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泰戈尔集（全6册）

世界经典名著 权威学者编选
知名译者翻译 名家分析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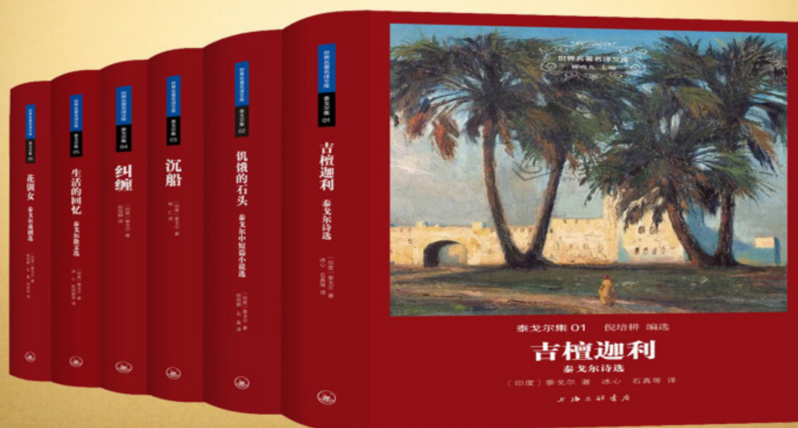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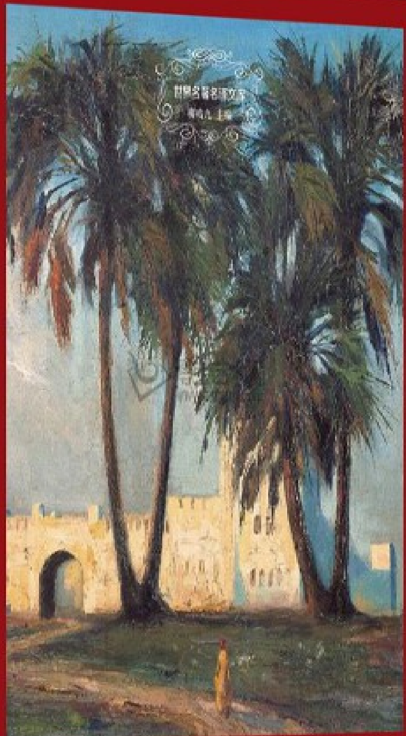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泰戈尔集（全6册）

世界经典名著 权威学者编选
知名译者翻译 名家分析评论





泰戈尔集01　倪培耕 编选

吉檀迦利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冰心　石真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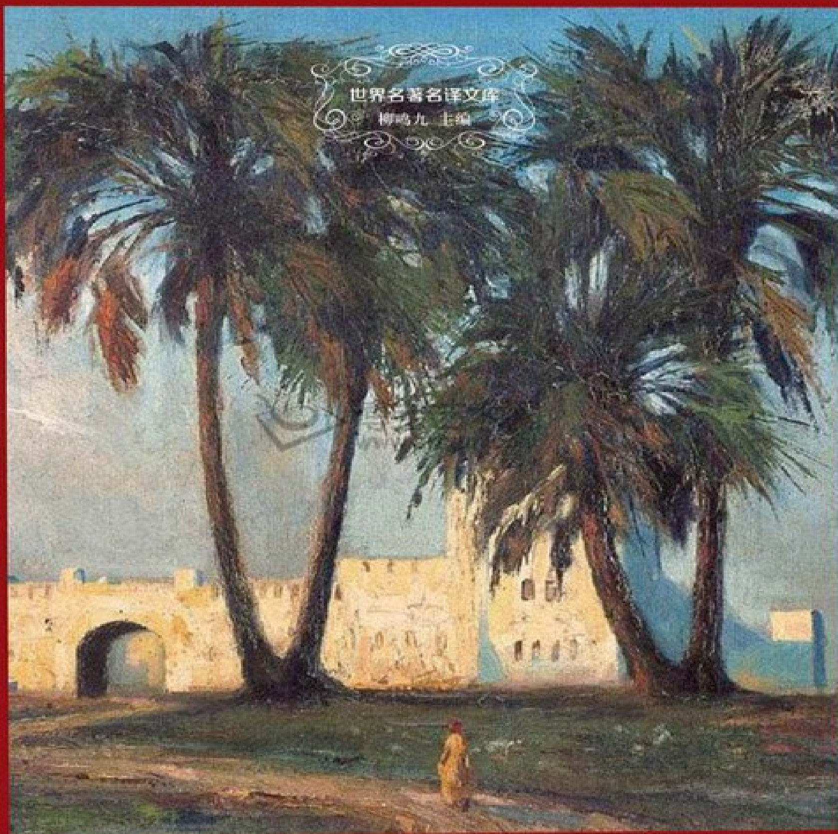
泰戈尔集（套装共6册）

作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冰心　石真等

目录

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
饥饿的石头：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沉船
纠缠
生活的回忆：泰戈尔散文选
花钏女：泰戈尔戏剧选



泰戈尔集01 倪培耕 编选

吉檀迦利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冰心 石真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

作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冰心　石真等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顾文剑

特约编辑：梁清波

监制：吴昊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世界文学意义的泰戈尔
故事诗集
吉檀迦利
园丁集（1913）
飞鸟集
新月集
游思集
采果集
爱者之贻
渡口
再次集
叶盘集
边沿集
病榻集
生辰集
附录 泰戈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世界文学意义的泰戈尔

倪培耕

在印度文坛上，现代的泰戈尔和古代的迦梨陀婆，都是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作家，都能在世界文学大师殿堂里，占据应有的地位。

泰戈尔（1861—1941）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计有一千多首诗，涉及所有诗歌形式。1913年因其诗集《吉檀迦利》（英文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此，声名鹊起，影响世界文坛，其诗作受到世人普遍持久的喜爱。

他的诗作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单纯。青草白云，小羊犊牛，幼孩童趣，少女情愫，旅人乡愁，信徒虔诚，总之，世上凡人小事，无不成为诗人抒发情怀、寻求意境的素材。正如叶芝所赞：“在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像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像小鸟和绿叶同儿童亲近一样；使季节的变化对泰戈尔显得是重大事件，就像我们的思想冒出来把季节和我们隔断之前那样。”显然，这种单纯不是内容贫乏，艺术直白幼稚，而是多彩内容的自然流露，深邃思想的形象捕捉，日常生活的神圣渲染。这种单纯格调的诗篇浸蚀着诗人对形而上的探索意向。诗人在《回忆录》谈到：“诗剧《大自然的报复》可以看成我未来全部创作的入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是我一切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在有限之中达到无限境界的欢悦。”泰戈尔心目中，“有限”指的是现象世界（自然与社会），尤其指的是人的灵魂（精神与情感）；“无限”指的是“梵”或神。他认为，现象世界、人的灵魂和梵都是真实或实在，但“有限”是不完善、不完全的实在；“梵”才是最高实在，统摄一切。宇宙万物，同源于梵。因此，艺术最终目的必然是对这个最高实在的揭示，“艺术是人的创作灵魂对最高真实召唤的应答”。但泰戈尔又认为，“梵”是无形无踪，毕竟是“一个空洞”；主张“无限”必须化为现象世界的色彩、声音和景象，必须坐落在人的心灵深处。“无限只有存在于有限中才能被表现出来。”于是，泰戈尔成为游走在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吟者，就不足为怪了。

泰戈尔诗作首先抒发了对神的虔诚、赞美和思慕；其次，诗作充盈着对有限与无限结合的渴望或守望以及尚未达到此境界的痛苦与不安的情思。正如叶芝所说：“旅人穿着棕色服饰，以求蒙上灰尘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她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火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

泰戈尔诗作不仅启示人们，应在儿童游戏里，情人的恋情中，旅人

的跋涉里，生活的欢乐中和死亡的归宿里，寻找或等待与神结合的契机，更号召人们“在劳动里，流汗里”，“国家觉醒”和“心灵自由”里迎接神。由此可见，诗作内在旋律应合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它的人本主义宗教哲学观，寄托着诗人对人民对祖国的真挚的爱和对崇高理想的热情向往。

于是，染上了形而上的神圣色彩的“单纯”格调的诗作，突显了“静穆伟大”“单纯高贵”的艺境。这个艺境博得了世人惊叹。叶芝叹之为“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寐以求的世界”；庞德说“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来到了我们中间，在他面前，“我是手持石斧的野蛮人”。

泰戈尔诗歌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喜爱，应归于诗歌的高度艺术性。正如石真所说，他继承了印度民间诗歌的朴素自然和梵语古典诗歌的优雅高贵，并融合了印度和西方的象征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语言清丽，旋律优美，比喻生动，暗示涌动，色彩丰富，细节细腻和形象亲和，是泰戈尔诗作的主要艺术特征。泰戈尔说过，韵律对诗歌的束缚，不仅产生音乐美，而且产生言欲尽意未尽的效果。因此，他毕生热衷于韵律的革新，抒写各种韵律体的诗歌，直到晚年，才摆脱韵律的束缚，步入自由诗的创作。泰戈尔还强调，言不逮意时，可借用绘画和音乐两个艺术手段。因而，他的许多诗，情景交融，犹如一幅幅风景画、人物画，有的仿佛只是表达一缕情丝的几笔线条的抽象画；他的大部分诗，朗朗上口，可配曲歌唱。《吉檀迦利》（英文版）诗集，更像一部有始有终，有主旋律又有变奏的多乐章组成的交响乐。整部诗集是由序曲（第1—7）、第一乐章泛神颂或理想颂（第8—36）、第二乐章追求颂（第37—55）、第三乐章欢乐颂（第56—86）、第四乐章死亡颂（第87—100）、尾声（第101—103）六个部分组成。变奏旋律应和着主旋律，序尾相衔，一唱三叹，有力地烘托着人渴望与神结合的主题。

通常，世人认识了一位诗歌创作大师的泰戈尔，却与短篇小说创作大师泰戈尔擦肩而过。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E.汤普森说：“伟大短篇小说使他（泰戈尔）成了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称赞，泰戈尔短篇小说是世界一流的。泰戈尔自己也对他的短篇小说宠爱有加，称之为“自己的宠儿”。

同诗歌创作一样，短篇小说的创作，贯穿于泰戈尔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大约写了一百多篇作品。其创作可分为两个高潮：1891—1895年为第一个高潮，期间在自己主编的《实践》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四十余个短篇小说，文学史家称之为实践时期。1914—1917年为第二个高潮，共有二三十篇作品在自己亲属主编的《绿叶》杂志上发表，被称为绿叶时期。而从题材和风格变化来说，以1901年为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那时，诗人生活在农村，应父亲的要求，管理家族的地产，定居在流经舍利达家园附近的帕德玛河畔的一条

船上。他泛舟河上，任意东西，饱览了湖光山色，接触了乡村社会，目睹了农民的艰辛困苦和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戾。残酷的现实震撼着他那颗富有同情的心灵，使他对现存的殖民统治和地主制度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从而使他投身于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这种生活又为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说："无论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有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和情绪激荡的外部生活。喧哗的绿色的浪涛，不断涌入我的心房。它的芬芳、色彩和音调在我的想象里化为短篇小说。"因而，那时期的短篇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闪烁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1901年，诗人离开了舍利达家园，走向新的生活领域，但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所以，第二阶段的短篇，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生活，提出了妇女解放、平等权利等社会问题。艺术风格更偏重于人物内心的描摹。他说："我早期的短篇小说自然流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后期的短篇小说虽有了必要的技巧，但我是希望能再次返回昔日的生活中去。"

泰戈尔短篇小说有强烈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他短篇小说的独特"诗化"艺术个性。浓厚的诗情不仅贯穿泰戈尔每一篇作品，而其充盈在作品的全部。于是，他的多个短篇都仿佛是一首首诗篇，《素芭》《邮政局长》像抒情诗；《泡影》《摩哈摩耶》像叙事诗；《饥饿的石头》《客人》像散文诗。

作品的诗意，常用意味隽永的画面来表述，而这种画面又常是寥寥几笔的勾勒："月亮落下，四周变得阴沉。我听见河里扑通一声，风在黑暗中咆哮着，好像要把天上的星星都刮掉似的。"这画面似乎阐说着古苏姆投河那种难以释怀的隐情的悲剧性（《河边的台阶》）。这种诗化画面还常常伴有丰富色彩和音乐旋律："夕阳西沉了，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朱木纳河，冷清清的暗蓝色夜空，一弯残月散发出银色的幽光。"（《泡影》）殷红的冷色渲染了战争的残酷，残日幽光暗示着战争的败绩。又如："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响声、船夫的歌唱、鸟的鸣叫、树叶的响声，都和她的心跳糅合在一起。"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反衬着女主人公被歧视的内心忧伤（《素芭》）。诗化的独特风格，还表现在以诗的语言、诗的节奏来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如"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与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描写了素芭的眼睛，揭示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又如《泡影》对省督公主的语言的形容，"宛如在露水滋润、平坦黝黑的田野上，那金黄色的稻穗上，微微吹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晨风"，表现了她温柔、文雅的精神气质。

赋物以生命和感情的拟人手法，是泰戈尔为了增强诗意而经常采用的：河边的台阶凄凄切切，向人们诉说着库苏姆悲惨而短暂的一生；骷髅幻化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抒发着缠绵悱恻的幽情；饥饿石头阅尽了人间沧桑和情欲煎熬，像"是一支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津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泰戈尔还经常用抒情主人公"我"，或与主人公倾诉衷情，或自我独

白，袒露情思；除外，他诸如在《骷髅》《饥饿的石头》等篇里大量运用梦境和穿越时空手法，营造抒情氛围，设置于玄秘隐喻或暗示，产生一种朦胧梦幻、无法言说的艺术虚境。

一则“编辑手记”（浙江文艺王晓乐）写道：“泰戈尔的叙事套路相当别致，粗粗看去好像并不另类。谈到后边多半就把握不准了……因为话语层面上的隐喻和暗示始终在摆弄着读者，对象的含义终于变得扑朔迷离……”

石头是无生命的，负担时间的重负，现在连石头也感到饥饿，用之暗示或隐喻千百年锁闭宫廷里的怨女的饥饿情欲。

守寡的库苏姆与修道的苦行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扑通一声的死亡，难道是一曲男欢女爱的悲歌，难道不是“梵我合一”的解脱？再说，从艺术上来看，为什么一定要探求逻辑事理呢？小说那种模糊、不确定意境或企图难道不是给读者带去想象空间或挥之不去的遐想，从而获得一种康德所断言的令人精神愉悦的审美享受？

“编辑手记”又说：“泰戈尔叙说那些悲天悯人的故事，口气居然极其平和，字里行间流荡着玄秘的温婉格调，这一点真让人不可思议，读着读着一种幽邃的邈邈之感挥之不去。”

所以，我在多种场合说，泰戈尔与契诃夫和莫泊桑是世界文坛三大短篇小说创作大师，只不过选材、风格，迥异而已。

泰戈尔的戏剧创作，是他留给世人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幼年时代就登台演出，直至75岁高龄还亲自表演。他从12岁开始写诗剧，直至1938年编写了最后一部舞剧《不可接触的姑娘》为止，大致写了四十余部戏剧作品。他创作的戏剧有歌剧（或音乐剧）、诗剧、舞剧、悲剧、喜剧、正剧、神话剧和宫廷剧，几乎涉及人们公认的所有戏剧体裁。他是在继承印度的戏剧传统和汲取欧洲戏剧养分的基础上，创作了音乐、舞蹈、诗歌、话剧浑然一体的戏剧形式和既有诗情画意又深寓哲理的戏剧风格。

他一生戏剧创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早期的习作阶段，主要是诗剧和歌剧的创作，代表作有诗剧《破碎的心》，歌剧《蚁垤仙人的天才》，囊括后来一切创作主题的歌剧《大自然的报复》（旧译《修道士》）和“高度诗化”的诗剧《花钏女》（旧译《齐德拉》）等。这一时期剧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歌颂青春、生命、爱情和自由，作品想象驰骋，充盈诗化的浪漫色彩。中期主要写悲剧和喜剧。美与丑、善与恶、牺牲与复仇、爱情与阴谋、正义与邪恶，构成了它们的主题。情节富有戏剧性，性格鲜明，戏剧冲突往往通过性格和心理冲突所展开的。代表作有《国王与王后》《牺牲》和《玛妮拉》等。后期的戏剧创作最富有泰戈尔的个人特色，那就是八九部象征剧作品。其中最富有象征意义的剧本是《国王》（旧译《暗室王》）。王后原先与国王

生活在暗室，但她不满足，想在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中见到国王的容貌。于是错将假王当作真王，引发了战祸。这里国王象征着神明，无形无踪，在荣华虚假当中和杀戮中是无法见到的，唯有在“暗室”里或是在爱、服务、牺牲里才能与神合一。翌年，即1911年被认为泰戈尔最优秀的象征剧《邮局》问世了。主人公是个名叫阿马尔的天真活泼的儿童，被禁闭内室，不见阳光，不见世面。失去自由的阿马尔只能隔窗同路人攀谈，观赏风光，思绪飞向远方。他等待国王的信件，但直到他长眠，才有人通报国王的信使抵达。表面看来，这个艺术形象包含作者对自己童年时代禁锢生活的深切体验，抨击社会的旧俗和教育制度，但实际上作者赋予这个艺术形象以巨大象征意义。1924年泰戈尔说：“阿马尔的灵魂是印度戴着枷锁的灵魂，印度自由一定直接来自国王的使者——即他自己灵魂的觉醒，而不能来自英国的议院。而当他一旦觉醒，恐怕就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禁锢在内室了。”

《摩克多塔拉》是一部含有社会政治意蕴和民族心灵觉醒的重要象征剧。摩克多塔拉（意为自由瀑布）的水流往山下流去，灌溉希沃特拉沃田野。国王派人在瀑布上方修筑了一个现代化的巨大水闸，以便山下的田野干涸，使希沃特拉沃庶民就范。而出身低贱的王子对庶民深表同情，领导人民打开水闸下的涵洞，使水流往山下奔腾。为此，王子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剧里，与王子行为遥相对应的一位名叫塔南乔耶修道士倡导人民行使权利，进行非暴力斗争。该剧面世，正值1922年甘地领导的全国非暴力运动如火如荼。剧中的国王象征殖民统治，水闸象征国家机器，而修道士塔南乔耶几乎是甘地的化身，因而剧作包含的社会政治象征意义一目了然。然而，泰戈尔更强调心灵觉醒的象征意义，强调王子心灵被囚禁和瀑布水流被封锁的一致性，即王子的完善人格必须体现在为正义和自由之爱而产生的斗争信念之中。也就是说，印度人民在砸烂外界枷锁——殖民统治的同时，必须摧毁自己心灵上的枷锁。

1924年发表的戏剧《南迪妮》（旧译《红夹竹桃》）也表达了泰戈尔对现代文明所日益增长的危机的忧虑，描写了生动而自由的生活精神同那种可怕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专制压迫之间的冲突。剧里雅克夏城矿工被编成机械号码，日夜不停地为统治者挖金矿，失去光明和欢乐。一位美丽的姑娘南迪妮，带着霹雳的闪光降临，死水一潭的雅克夏顿时活跃起来。最后矿工们在觉醒的国王带领下，一举捣毁了该城。

应该说，《南迪妮》与《摩克多塔拉》的象征旨意是一致的。然而，《泰戈尔传》作者克里巴拉尼却写道，两出剧都对现代文明产生基本的问题的担忧，“如果前一个剧与为谋取殖民剥削而非人道地运用技术知识有联系，它们象征的就是机器，那么这个剧提出了比它更多的基本的问题——生活的自由精神同极度组织化和机械化社会的那种可怕机器冲突”。这就是说，象征旨意不仅是具体政治上的，而且是更深层次社会层面上的。

泰戈尔象征剧最大艺术特点是概念的具体化、人物化、戏剧化；其次，描写的对象往往是现实的人物和事物，而作者赋予象征意义；再

者，泰戈尔象征剧是有戏的，它们的戏剧冲突往往表现为意志冲突、心理冲突、信仰冲突以及人物与环境冲突，以此来推动情节发展，揭示象征意义。然而应该指出，他的象征剧没有通常情节结构，即没有按照序幕—剧情展示—戏剧高潮—剧情下降—结局的格式作为分幕、分场的安排，而往往摄取剧情的最高潮或最紧凑部分；他的象征剧往往只有分场没有分幕。他主张说“布景无须转换，以便观众想象”，因而是写意的，不是写实的。最后，戏剧的诗化因素特别强烈，直抒胸怀的诗情画意，俯拾皆是。

泰戈尔一生不仅为世人留下了五十部诗集、一百余篇短篇小说和四十余部戏剧，还创作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两千余首歌曲、一千五百幅画，以及大量有关文学、哲学、宗教、政治、经济、语言、历史、教育和自然科学等作品。这样，泰戈尔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把印度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现代阶段，而且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故事诗集

石真译

序诗 1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悠久的往世啊，在这无尽的长夜里

为什么只沉默地呆坐着呢？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无数朝代将它的传说

倾注在你的海底，

多少生命的细流汇聚在

你浩瀚的海洋里。

在那里它们不再是奔流的活水，

它们消失了潺潺的低语——

可怕的沉默，微波不起。

你把它们带到哪里去呢？

悠久的往世啊，你在我的心里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沉默的往世啊，你洞悉一切秘密，

你并非麻木无情，

为什么不讲话呢？

我的灵魂听到了

你的脚步声，你心的跳动，

把你成年累月积蓄的传说

留在我的心底吧！

往世啊，知道你喜欢在夜里

为世人悄悄讲述古往的事迹，

闹嚷嚷白昼的动荡里

你喜欢静止休息。

往世啊，你在我的心里悄悄地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讲个故事，进个故事吧！

任何佳话传奇你从不忘记，

一切你都保留收集，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你一生都以

看不见的字迹

生动有趣地记录下

祖先们的故事。

人们也许忘记了他们的事迹，

你却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

那些被遗忘了的哑默的故事传说，

是你让它们传流后世，滔滔不绝。

让它们发出声音吧！博闻广记的往世，

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吧！

无上布施[2]

“我以佛陀的名义求你布施，

喂！世人们，谁是醒了的？”

给孤独长者[3]用低沉的声音

庄严地呼唤。

那时候，初升的太阳，

在舍卫城接天的宫阙上

恰才睁开了睡意蒙眬的

绛红的笑眼。

颂神的弹唱者酣睡正浓，

祝福的晨歌还不曾唱起，

杜鹃怀疑着天色是否黎明，

啼声轻缓而迟疑。

比丘高呼：“酣睡的城市，

觉醒起来吧！给我布施。”

这呼声使梦寐中的男女

引起一阵战栗。

“世人们！六月里的云霞

洒下甘霖情愿牺牲自己，

大千世界上一切宗教里

施舍是第一。”

这声音仿佛湿婆天[4]的乐章

传自遥远的凯拉萨深山里，

深深地震撼了红尘十丈中

欢醉的男女。

江山财富填不满国王心中的空虚，

忙碌的家主为家务的烦琐而叹息，

年轻美貌的姑娘们却无缘无故地

滚下了泪滴。

那为爱欲的欢乐而心跳的人们

回忆起逝去的昨夜的柔情蜜意。

正好似被踏碎了的花环上一朵

干枯的茉莉。

人们打开了自家的窗户，

眨动着睡意蒙眬的眼睛

伸出头来好奇地凝望着

薄暗中的街路。

“醒来，为佛陀施舍财富”的

呼声传进沉睡的千门万户，

空旷的街心里独自走来了

释迦的门徒。

珠宝商人们的爱女与娇妻

一捧捧把珍宝抛在街心里，

有人摘下项链，有人献出

头上的摩尼[5]。

财主们捧出了一盘盘黄金，

比丘不睬，任它弃置在地，

只高喊着：“为了佛陀我向

你们求乞。”

尘土蒙上了施舍的锦绣衣裙，

金银珠宝泛异彩在晨光里，

给孤独长者却依旧手托着

空空的钵盂。

“世人们，注意！福佑我们的

是众比丘的主人——释迦牟尼，

布施给他，你们所有财富里

那最好的。”

国王回宫，珠宝商人也转回家去，

任何供养都不配作为敬佛的献礼，

舍卫国偌大的繁华城市在羞惭里

垂下头去。

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天际。

城市的人们已不再休息，

比丘从大街上缓缓踱进

城边的树林里。

地上躺着一位贫穷的妇女，

身上裹着一件褴褛的破衣，

她走来跪在比丘莲花足前

双手接足顶礼。

妇人躲进树林，从身上

脱掉那件唯一的破布衣，

伸出手来，毫不顾惜地

把它抛出林际。

比丘欢呼着高举双臂：

“祝福你，可敬的母亲，

是你在一念间圆成了

佛陀的心意。”

比丘欢喜地离开城市，

头顶着那件破烂布衣，

前去把它献在释迦佛

光辉的脚底。

1898年10月

代理人

有一天，希瓦吉[6]

在塞达拉堡门前

清晨里忽然望见——

拉姆达斯，他的师父，

像穷人一样可怜——

正一家家挨门化缘。

他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师父竟拿着乞食的钵盂！

他的家境一点也不贫寒！

一切他都拥有，

国王匍匐在他脚前，

他的欲望竟无法填满。

好像日夜把水倒在破碗里，

要消灭他的干渴

全都是白费气力。

希瓦吉说："倒要看看

究竟给多少东西才能

装满他行乞的钵盂。"

于是他拿起笔

不知写了些什么，

吩咐大臣巴拉吉：

"如果敬爱的师父

来到堡前行乞，

把这封信献在他的脚底。"

师父走着，唱着歌，

在他的面前掠过了

多少行人、多少车马。

"啊！商羯罗[7]，啊！湿婆，

你赐给每人一个家，

却只许我走遍天涯。

安那普尔那女神[8]

担负了哺育宇宙的重任，

使一切众生皆大欢喜；

喂！毗卡利[9]！你永恒的乞士！

却把我从女神身边

抢来做了你的奴隶。"

唱完了歌曲，

洗过了午浴，

师父才在宫门外出现——

巴拉吉一旁侍立

恭敬地向他行礼，

把书信放在他的脚前。

师父满心好奇地

从地上把它捡起，

仔细地读着那封书简——

希瓦吉，他的徒弟，

在他莲花般的脚底

献上了自己的国土和王冠。

第二天，拉姆达斯

来到国王面前，

说："孩子，告诉我，

如果你把国土献给我，

噢，你聪明能干的人啊，

那么如今你将如何？"

希瓦吉顶礼师父说：

"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

愉快地做你的奴隶。"

师父说："好吧，

背上这只口袋

和我一同求乞。"

希瓦吉陪着师父

手捧着乞食的钵盂

沿门挨户乞求供养。

孩子们看见国王，

惊惧地跑回家去

叫出了他们的爹娘。

无限财富的所有者，

他发愿做个乞丐，

真是石头在水面上飘摇。

人们羞怯地给了布施，

手簌簌地发抖，

心想，这是大人物在开玩笑。

碉楼上午炮响，

停止了生活的熙攘，

人们全都午睡休息。

拉姆达斯虔敬地

高唱着颂神曲，

欢乐闪烁在泪水里——

“嗨！你三界[10]的主宰，

你的心意我不明白，

一切归你所有毫无不足。

你却在人们内心深处

伸出求乞的手，我的主，

乞求那一切财富中的财富。”

天色已晚，师徒们

在城尽头堤岸边

河水里洗过晚浴。

煮熟了讨来的粥糜，

师父愉快地吃着，

也分了一些给徒弟。

希瓦吉笑着说：

“你曾把国王的骄傲杀死，

使他变成乞丐街头行乞；

我永远是你的奴隶，

如今你还有什么愿望，

受尽辛苦愿使师父满意。”

师父说：“那么听我说，

你既作了坚定不移的允诺，

如今且换个样子将担子负起。

我这样吩咐：

把献给我的国土

你且重新收回去。

现在我任命你

做乞丐的代理——

国王原是卑微的托钵人。

你要尽国王的责任，

但要记着这是我的职务，

你做国王要像没有国土的平民。

“孩子，拿去我的

这件赭色衣服，

带着我的祝福，

苦行者的破布衣

当作神圣的国旗

插上你的国土。”

身为国王的弟子

坐在河边默默不语，

深深的思虑簇上眉头。

牧童不再吹笛，

牛羊成群归去，

太阳渐渐落在西山背后。

师父拉姆达斯

用黄昏的曲调

编唱着歌曲——

“把我装扮成国王

留在尘世，你是谁

却想暗中逃避？

嗨，我心中的国王啊，

我只坐在踏脚凳上，

宝座上放着你一双旧履[11]。

黄昏已经来临，

再要我等待多少时候呢，

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国土去？”

1898年10月

婆罗门[12]

萨拉斯瓦蒂河边苍茫的林荫里
落下了黄昏的太阳；隐士的弟子
头顶着柴捆回转安静的净修林；
疲倦的神牛动着深沉的眼睛
踱进牛栏；洗过晚澡，弟子们
环坐在师父圣者乔答摩的足前。
茅屋的天井里祭坛上火光闪闪，
无边辽阔的天空里坐着一列列
繁星，一声不响像眨着好奇的
眼睛凝望着师父的学生。圣者说：
“喂！孩子们，现在听我讲诵《吠陀》[13]。”
乔答摩的声音冲破净修林的寥寞。
这时候，有一个
年轻的孩子走进天井，手捧着献礼，
他奉上鲜花蔬果，虔诚地礼拜着
圣者乔答摩的莲花似的双足说：
“师父，我住在拘尸凯德罗，我的
名字叫苏陀伽摩，怀着学习《吠陀》的
愿望前来拜见师父。”孩子的声音
清脆如黄雀，甜蜜像甘露。
乔答摩听了，微笑着
和蔼地对他说：“可爱的，我给你祝福。
孩子，你属于什么种姓[14]？你要知道
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圣典《吠陀》。”

孩子低声说：

“师父，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种姓，

请允许我，回去问了妈妈，明天再

来向您说。”

孩子辞别了师父，

在浓密的黑暗里穿过林间小路，

渡过清澈的萨拉斯瓦蒂河，独自

转回家去。河滩上静卧着沉睡的

村庄，庄尽头是母亲的破茅屋。

灯光闪亮在茅屋，

门外面遮婆罗伫望着儿子的归路。

苏陀伽摩走近她的身边，遮婆罗

把他抱在怀里，吻着他的头发

喃喃地给他祝福。苏陀伽摩说：

“告诉我，妈妈，谁是我的父亲？

我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我曾拜谒

圣者乔答摩，他对我说：‘孩子！

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吠陀》。’

妈妈，我的种姓是什么？”

听了孩子的话，

母亲的头低下，半晌轻轻地说：

“妈妈的青春被穷困盘踞着，

我曾经做过不少男人的奴隶。

你生在没有丈夫的女人的膝下，

妈妈不知道你的种姓是什么。”

第二天，

曙光潇洒地照耀在净修林的树梢，

圣者乔答摩的弟子们早已起床；

容光焕发如晨曦中晶莹的朝露，

虔诚圣洁如祈祷时流下的泪珠。

晨浴后皮肤发出红润的光泽，

头顶绾着湿漉漉的发髻。他们

环坐在榕树的浓荫下，围绕着

圣者乔答摩。百鸟轻声合唱着

欢愉之歌，蜜蜂漫长地嗡着，

潺潺的河水轻轻地打着节拍，

伴随着它们而起的是弟子们

各种幼嫩的嗓音有腔有韵地

背诵着虔诚动人的《娑摩吠陀》[15]

赞歌。

这时候，苏陀伽摩

来到圣者身边，恭身向他摸足致敬，

默然不响睁大了一双真诚的眼睛。

“愿你幸福，善良美丽的孩子，”

圣者乔答摩又重复昨晚的讯问，

“你属于哪个种姓？”孩子扬起头说：

“师父，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种姓。

我问过母亲，母亲说：‘苏陀伽摩，

你生在没有丈夫的遮婆罗的膝下，

妈妈曾侍奉过不少男人——不知道

谁是你的父亲。’”

听了苏陀伽摩的话，

乔答摩的弟子像受惊的群蜂立刻

张皇失措——不休纷纷议论着。

有的讪笑，有的替他害羞，有的

骂着：“无耻的非亚利安贱种！”

咿为孩子的坦白深深感动，

圣者乔答摩离开座席伸出双臂

把苏陀伽摩抱在怀里说：“孩子！

你不是一个非婆罗门，你属于

再生种姓里最高的种姓，你生于

一个从不欺骗人的婆罗门家庭。”

1893年2月

卖头

再没有人比得上萨罗 16 国王，

他赢得大千世界一致的赞扬；

他是弱者的庇护人，

是穷苦百姓的爹娘。

愤怒燃烧在迦尸 17 国王的心里

当他听到了这个消息；

“迦尸的人民——我的百姓

竟把他看得比我还重？

卑微的弹丸小邦的君主

竟比我更能普施广济？

什么信仰、喜舍、慈悲全是假的，

这只是他对我的挑战与妒忌！”

迦尸王传令：“将军！拔出剑来。

集合全部人马出征！

萨罗王显然过分狂妄，

竟想胜过我迦尸王的威望！”

迦尸王披上战袍走上战场——

战场上被击败的是萨罗王。

萨罗王羞惭地离开了国境，

逃亡在遥远的森林里隐居起来。

迦尸国王坐上宝座，

微笑着对他的臣僚说：

“谁有权力就能够保住黄金钱财，

也只有他的施舍才是无限慷慨！”

人们哭着说：“强暴的罗睺[18]

竟连明月也一口吞噬？

漠视品德的幸运女神拉克什米啊，

也只会趋炎附势！”

四面八方扬起一片哭声——

“我们失去了父亲！

我们憎恨那

与全世界的朋友为敌的人！”

迦尸王听了十分震怒：

“为什么京城里充满了愁云惨雾？

有我在这里，为了谁

人们这样哭哭啼啼？

是我神武赫赫征服了敌国，

如今倒好像是我败在敌人手里！

法典上原有明文规定：

‘斩草除根，决不可放松敌人。’

曼特里[19]！快传旨在京城

并向全国宣布——

生擒萨罗王的人

国王将赐给他百两黄金。”

于是使者沿门挨户传布国王命令，

日日夜夜不敢稍停，

人们气愤地捂着耳朵，

战栗地闭上眼睛。

失国的萨罗王在森林里徜徉，

穿着又脏又破的粗布衣裳，

有一天，一个迷途的过客来到他面前，

含着眼泪求他指示方向：

“隐士啊，这座森林有没有边际？

走哪条路才能到萨罗去？”

萨罗王听了说：“那是一个不幸的国度，

是什么缘故驱使你到那个地方？”

过客说："我是一个商旅，

货船被风浪打沉在海底，

现在我只是苟延残喘

伸出手来沿门行乞。

萨罗王是仁慈的海洋，

他的声名扬溢四方，

无依无靠的人从他那里得到庇护，

贫苦人在他的宫里得到怜惜。"

萨罗王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泪水闪烁在眼睛里，

沉思了半晌，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将指引你一条去路，

通向你所渴望的目的地，

你来自远方受难的客人啊，

在那里将满足你的心意。"

迦尸王正在上朝，

来了一个蓬头垢面的隐士，

迦尸王含笑问道：

"隐士，你到我这里为了什么事？"

"我是萨罗王，居住在森林里，"

林中的隐士从容地说：

"请把百两黄金交给我的同伴吧，

算是生擒我的赏格。"

大臣们个个吃惊，

宝殿上一片寂静，

连那手执甲仗的侍卫

也已眼光晶莹。

迦尸王沉默了片刻，

突然大笑着说：

“哦！你想用死亡来战胜我，

这真是个高明的计策！

我要使你的希望成空，

教今天的战场上，胜利属于我，

我将归还你的疆土，

我的心也将向你归服。”

衣衫褴褛的萨罗王

被扶上宝座，

迦尸王给他戴上王冠。

百姓们大声欢呼着。

1898年10月

供养女[20]

频婆娑罗王[21]

跪在佛陀座下

求得一片趾甲，

把它供养在御苑深处，

珍重地在上面建起一座

庄严无比的大理石宝塔。

黄昏时，皇后和公主们

换上素洁的衣衫，

捧着礼佛的金盘，

在塔下献上鲜花，

亲手点亮金盘里

一行行黄金灯盏。

阿阇世王坐上

父亲的七宝座，

他用汪洋的鲜血

冲洗尽父王的佞佛，

把释迦牟尼的经典

献给了阿那罗[22]的烈火。

阿阇世王召集全体

宫廷妇女，对她们说：

“除了敬拜《吠陀》、婆罗门和国王，

宇宙间再不许你们有第二种信仰。

这命令必须牢记在心——

如不遵从，定有灾殃。”

在一个秋天的向晚——

净水沐浴后的

宫女师利摩蒂

照例捧着礼佛的金盘，

悄悄地来到太后座前，

默默俯视着她的脚尖。

太后恐惧地抖颤着申斥说：

“国王宣布的禁令

莫非你竟敢违抗——

礼拜佛塔的人

不是死在矛尖，

就是流放远方。”

她悄悄地走进

皇后阿弥达的妆阁——

皇后刚梳起

拖地的长发，

正对着宝镜，专心地

在发缝里点染着朱砂一抹。

看见了师利摩蒂

皇后气得手指发抖，

竟抹弯了发缝里的朱砂。

“蠢东西，胆量这么大！

竟敢带来敬佛的鲜花！

被人看见岂不可怕！”

公主苏格罗

独自坐在窗前，

趁着落日的光芒

正在默诵故事诗篇，

忽然听见门外脚镯声响

连忙从书本上移开视线。

她把迷人的诗篇抛在地上

慌忙跑到师利摩蒂跟前，

担心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国王的命令如今谁不知晓？

你这样不顾一切

只怕死罪难逃。”

师利摩蒂在宫里

走遍千门万户。

“姊妹们，时候到了，

我们要尽到敬佛的礼数。”

有人害怕，

有人诅咒。

白日最后的光芒

已从城楼上褪尽。

市声变得微弱，

路上断绝行人，

国王古老的神祠里

传出了一声声晚祷钟音。

秋夜透明的薄暗里

有无数小星闪烁。

宫门外响起了号角，

囚徒们唱起了晚歌。

“大臣的会议已结束”——

执甲的侍卫齐声高呼着。

就在这一刹那间

后宫卫士们看见：

国王幽静的花园里，

宝塔阴暗的石阶前，

骤然亮起一行行明灯，

好像光闪闪的黄金花鬘。

卫士们拔出剑来

飞奔着赶上前去。

“嗨！你是哪一个？

竟敢冒死供养佛陀！”

传来了甜蜜的声音：

“我是师利摩蒂——

佛陀的奴隶！”

那天白石的塔阶上

写下了鲜血的记录。

那天凉秋初夜里

寂寥的御苑深处

窣堵波[23]下熄灭了

最后的供养灯烛。

1900年9月

密约[24]

曾经有一天，尊者邬波笈多[25]

酣睡在秣菟罗[26]幽僻的城根，

那时候，街灯已在风中熄灭，

城里的人家也都关紧了大门。

天空中有深夜的几颗小星

在雨季的浓云里闪烁。

是谁的脚镯叮当的纤足

突然轻轻地踏在他的身上？

尊者吃惊地翻身坐起，

蒙眬的睡意立刻飞去——

刺痛他美丽的眼睛的

是亮闪闪一片灯光。

这城里的舞女，春情荡漾

深夜里急切地去欢会情郎，

她身上穿着一件天青色的衣裳，

镶嵌着珠玉的环佩叮咚作响。

一脚踏在尊者身上，瓦萨婆达多

停止了匆匆的脚步，无限惊慌。

手执着纱灯仔细端详，

尊者是多么年轻漂亮——

红润的嘴唇上飘浮着温柔的微笑，

明亮的大眼里流露着慈祥的光芒，

丰满白皙的额头上闪耀着

月光似的一片宁静与安详。

眼睛里满含着羞涩

女人温柔动情地说：

“少年人，我请求你原谅。

为什么不可以到我家去？

这冷冰铁硬的湿地

不应该是你的睡床。”

邬波笈多尊者温柔地回答说：

“哦！美貌多情的姑娘！

如今还不到我和你密约的时期，

你且去你要去的地方，

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我会亲自走进你的闺房。”

骤然间暴风雨在闪电里

张开了狰狞可怕的巨口，

瓦萨婆达多在恐怖中瑟瑟发抖；

毁灭宇宙的狂风在空中呼啸，

天上隆隆的雷霆大声地

发出一阵嘲弄人的狂笑。

距那次相见，

还不到一年。

又是一个四月的黄昏，

春风变得更为温情迷人，

路边树枝上缀满了花蕾，

御苑里盛开着茉莉与素馨。

远方吹来的轻风

送来婉转醉人的短笛声，

倾城的男男女女

都到秣菟罗林中去欢度迎春，

只有天上一轮微笑的明月

凝视着寂静无声的空城。

月光下行人稀少，

尊者独自漫步在林间小道。

头顶上绿叶丛中

杜鹃在一声声婉转啼叫。

莫非今夜正是

他欢会情人的良宵？

远离了城市，

尊者向城外走去，

他突然在护城河边停步不前，

那女人是谁呢？

独自躺在杧果林的阴影里

正在邬波笈多的脚边？

无情的鼠疫猖獗地蔓延，

瓦萨婆达多也受了传染，

雪白的肌肤上

布满了漆黑的斑点，

被城里的居民

丢弃在护城河边。

尊者把昏迷了的女人

轻轻放在自己的膝头，

用清水润湿了她干渴的双唇，

在头前为她低诵着经咒，

又亲手在她的全身

抹上了清凉的檀香油。

月夜里飘落着盛开的花朵，

枝头的杜鹃声声地悲啼着。

女人轻轻地说——

“你是谁？这样慈悲？”

尊者回答说：“瓦萨婆达多，

是邬波笈多今夜特来和你相会。”

1900年9月

报答

“御库里竟出了盗案！把匪徒

立刻捉来带到我面前；不然，

小心身首异处吧，守城官！”

守城官奉了国王的命令，大街

小巷挨家挨户四处搜查贼人。

城外破庙里蜷卧着瓦季勒森——

一个商人，德克西拉的居民。

为卖马来到迦尸，遭到强盗的

洗劫，正失望地打算回故乡去。

巡逻们捉住了他，硬说是匪徒，

加上枷锁，要把他带进监狱。

这时候，夏玛——迦尸的美女，

正坐在窗前懒洋洋地闲望着

街上的洪流——眼前梦一般的
人群的来去。忽然她吃惊地
喊道："哎呀，这因陀罗[27]一样
高贵美貌的少年，是谁把他
像强盗贼似的锁上沉重的铁链？
快去，啊，亲爱的使女，
用我的名义告诉守城官——
说夏玛请他呢，请他光临
寒舍把囚徒带到我的面前。"
夏玛名字的魔力如同符咒，
受宠若惊的守城官听了这
邀请，快乐得毫毛发抖。
他立刻走进房门，背后是
罪犯瓦季勒森——两颊涨得
通红，羞愤地低垂着头。
守城官笑着说道："真不凑巧，
在这个时候奉到您的宠召：
现在，我必须回复王命去，
美丽的姑娘，我请求你允许。"
瓦季勒森突然抬起头来说道：
"喂，女人，你耍的什么把戏！
从路中心把我牵到你家里，
嘲弄这无辜受辱的异乡人，
来满足你冷酷无情的好奇！"

“嘲弄你？”夏玛叫道，“我情愿
献出全身珠宝换取你身上的
铁链。远方的青年啊，如今
污辱你就等于污辱我自己。”
这样说着，夏玛的睫毛上闪着
泪珠的一双眼睛凝望着异乡人，
似乎要把他所受的污辱用泪水
洗去。她转身对守城官请求说：
“拿去我的一切，释放这囚徒吧。”
守城官说：“美人啊，你的要求
我不得不拒绝。抢劫了国库，
不杀人怎能平息国王的愤怒？”
握紧了守城官的手夏玛低声说：
“我只请求你对这犯人缓刑两天。”
守城官对她会心地微笑着轻轻
说道：“你的吩咐我将铭刻心田。”
第二晚的夜尽时分，狱卒轻轻
打开了牢门；夏玛手执着纱灯
走进监牢，黎明将被处决的
瓦季勒森正在低诵着神名祈祷。
女人暗示地目光一闪，狱卒
立刻前来打开了囚犯的铁链。
瓦季勒森不胜惊奇地呆望着
女人莲花似的无比美丽的脸，

他哽咽着低声说：“你是谁？
给我带来光明，正像黎明在
噩梦谵语之夜过后带来晨星。
你是谁？啊，你自由的化身，
残酷的迦尸城中慈悲的女人！”
“慈悲的女人？”夏玛惊叫着发出
一阵狂笑，阴森可怕的监牢里，
惊起了一阵新的恐怖与纷扰。
女人一再狂笑着又继以哭泣，
伤心的泪珠跌落如一阵骤雨。
女人呜咽着说道：“夏玛的心
比迦尸街心的石头更加铁硬，
比夏玛更无情的人再也没有。”
女人说着紧紧握着犯人的手臂
把瓦季勒森从牢狱里带了出去。
曙光一线，闪烁在瓦鲁纳河岸。
小船系在渡口，女人站在船头——
“喂，上船来，不相识的青年，
我只有一句话请你记在心头——
挣脱了一切羁绊，最亲爱的，
我和你同船在这条河上漂流。”
解开系船的绳索，小船轻轻地
滑动着，林鸟低唱着欢娱之歌。
把夏玛抱在怀里，瓦季勒森说：

“亲爱的异乡女友，告诉我，你
花了多少财产买得我的自由？”
紧紧拥抱了他，夏玛悄悄地说：
“别作声！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
小船在炙人的热风里顺流漂荡，
正午的天空中升起酷热的太阳。
洗过午浴穿着湿衣的村中妇女
头顶着汲水的铜罐正走回家去。
市集已散场，人声喧哗已停息，
孤寂的村路默默闪耀在阳光里。
榕树浓荫下有青石砌成的渡口，
饥渴的水手在那里停泊了小舟。
这时候，鸟雀躲在树荫里午睡，
慵懒的蜜蜂着倦人的长昼。
忽然，一阵带着稻香的正午的
热风掠过，吹下了夏玛的面纱；
瓦季勒森心跳着，声音窒息地
在她耳边说：“亲爱的，知道吗，
就在你给我打开铁链的那一刻，
又给我戴上了永恒的爱的枷锁。
你如何完成解救我的艰难工作，
亲爱的，请告诉我其中的经过。
你为我做了什么，我发誓要以
生命来报答。”夏玛掩上面纱，

轻轻回答说："现在且不来谈它！"

白昼的光船卷起了金色船帆，

缓缓地驶向远方日落的口岸。

靠近岸上是一片森林的河边，

晚风里，停下了夏玛的小船。

无波的水面上闪烁着初四的

纤纤月影，树根下的幽暗里

抖颤着琴声似的蟋蟀的低鸣。

夏玛熄灭了灯光，默默坐在

窗口，头依在青年的肩上。

她的蓬松的长发散发着异香

掩盖着青年的胸膛，滑软如

波浪，漆黑像一面睡眠的丝网。

她低声说："我为你所做的事

真是非常艰巨，但要告诉你，

最亲爱的，更是十分不易。

我只简单地告诉你，你听了

千万要立刻把它从心中抹去。

是那个疯狂地单恋着我的

少年乌蒂耶，在我的吩咐下

代替你承担了那桩盗窃案，

用他的生命作了爱情的献礼。

这是多大的罪恶，我的知己，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爱你。"

纤月西坠，森林背负着千百鸟雀的
睡眠沉沉矗立。那环抱着女人的
腰肢的爱人的双臂，慢慢地松缓，
分离的残酷悄悄地沉落在两人中间。
瓦季勒森沉默着如一尊冰冷的石像，
夏玛像折断了的藤蔓一样倒在地上。
忽然，女人抱紧了青年的膝头，
跪在他的脚边，哭着低声哀求：
“这罪恶的严厉惩罚，且让它留在
上帝的手里吧，我为你才做了
这样的事！爱人啊，原谅我吧！”
移开他的脚，瓦季勒森大喝道：
“用你罪恶的代价买取我的生命，
这生命真是多么应该被诅咒！
无耻的女人！可耻生命的债主！
你给我每一呼吸都带来了耻辱。”
他跳下船，登上岸，走进森林里。
黑暗里，枯叶在他脚下沙沙作响，
腐草散发出扑鼻的霉烂气息，
老树向四方伸展着无数杈丫的
树枝，形成的黑影万怪千奇。
他行行重行行，直到路已不通——
整个森林伸出缠满乱藤的手臂，
暗中默默地阻拦着他再向前走去。

他疲倦地坐在地上休息，那像
幽灵一样站在他背后的是谁呢——
那一声不响，一步步追踪前来，
在漆黑的长途中留下血淋淋的
脚迹的？瓦季勒森握紧拳头
嚷道："你还不放过我去？"女人
闪电般飞来，扑到他的怀里，
她的蓬松的头发，馨香的衣裙，
急喘的呼吸，雨一般的密吻
像洪水一样淹没了他的身体。
夏玛哭着说："我不离开你，不，
我不离开你。为你我犯了罪，
惩罚我吧，我的主人，假使你
愿意，杀死我，用你自己的手
来结束我的罪恶。"突然，黑夜
在透不进星辰的森林里发抖，
地下弯曲的树根也恐惧地战栗。
窒息中挤出了一声绝望的叹息，
之后，有谁跌倒在地上枯叶里。
瓦季勒森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时候，
第一道晨光正射在远方湿婆庙顶。
整个早晨，他像疯子一样茫然地
在河边寂寥的沙滩上徘徊不停。
正午燃烧着的阳光，火鞭一样

抽打着他的全身，他口渴难忍，
却不知道喝一口眼前滚滚的河水。
他不理睬汲水村女怜悯的招呼——
“请到我家休息吧，远方的客人。”
晚上，他疲倦不堪地奔回小船，
像飞蛾怀着热切的希望扑向灯火。
啊！小床上，横着一只玲珑的脚镯！
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紧贴在胸口，
那镯上金铃的细响也一次又一次
像剑一样刺进他的心窝。船角里
放着一件蓝色纱丽，他扑在上面
把脸埋在皱褶里——那丝的柔软，
不可见的香气，不自主地使他
勾起那可爱、动人的身材的回忆。
晶莹的初五的纤月，慢慢躲在
七叶树的后面，瓦季勒森伸手
向森林呼唤：“回来吧，亲爱的！”
森林的浓密的黑暗里有人影
出现，幽灵似的独立在沙滩。
“来，亲爱的！”“我已经回来了，”
夏玛扑在他的脚前说，“原谅我，
最亲爱的，你那慈悲的手不曾
将我杀死，想是我命不该绝。”
瓦季勒森望着她的脸，伸出

双手把她抱在怀里，突然一阵

战栗，又用力把她推得远远的。

他惊叫着：“哦，为什么，哦，

为什么你又回来？”闭上眼睛，

把脸掉开，轻轻说，“走开吧！

不要跟着我。”女人沉默了片刻，

于是跪在地上向青年摸足行礼，

然后向岸边走去——像梦一般地

渐渐消失在森林中的黑夜里。

1900年9月

轻微的损害

腊月里，寒风吹起

瓦鲁纳河清澈的涟漪。

远离城市的乡村里，寂静的

芭蕉林中，石砌的堤岸上

走来了迦尸的皇后格鲁那，

一百名宫女簇拥着，正去沐浴。

在国王的禁令中，清晨的

河堤上不见人影；

住在附近几座茅屋里的

人们早已回避，河边

一片岑寂，只有树林中

鸣啭着鸟雀的轻啼声。

瓦鲁纳河水翻滚在

轻轻喧啸着的北风里，

水面上闪耀着金色的阳光，

欢乐地跳跃着的层层波浪，

像狂舞着的舞女飘荡着

缀满耀眼珠宝的裙裾。

女郎声音的甜蜜

羞赧了浪花的私语；

莲藕似的美丽的手臂

搅起了河水缠绵的情意；

青天不安地俯视着水中

纵情欢笑的一百个宫女。

洗完了澡，女郎们

登上了堤岸——

皇后说：“哦，真冷！

我的全身都在发抖，

生起火来吧，朋友，

让烈火驱除严寒。”

女郎们走进树林

搜集柴草准备燃火，

她们欢乐地拉着

树枝争争夺夺；

忽然皇后召唤着大家

惊喜地含笑说：

“你们来呀！看那边

是谁的茅屋就在眼前？

你们把它点起火，

让我暖和一下手和脚。”

皇后兴奋地说着笑了，

笑得和蜂蜜一样甜。

宫女马乐蒂温柔地说：

“皇后！这是无益的戏谑。

为什么要放火把它烧毁，

修造这茅屋的知道是谁？

可能是穷人，或者异乡作客，

也许是修道的隐居者。”

皇后说：“抛到一边去

这廉价的慈悲心肠！”

难以制止的好奇心，

疯子一样的狂妄，

把茅屋点起火的是这些

残忍的年轻女郎。

浓烟旋卷着旋卷着

喷吐四散。

只一刹那间，浓烟里

迸出了闪亮的火花，

烈焰伸出千百贪馋的

舌头遮住了青天。

像一群愤怒的火蛇

逃出撕裂的地狱，

头颈舞动着伸向天空

发出嘶嘶的咆哮声，

毁灭在女人耳边疯狂地

吹奏着燃烧曲。

晨鸟惊惧地停止了

欢快之歌。

阵阵乌鸦呱呱地啼叫着，

北风加劲地吹着——

茅屋接连着茅屋燃烧起

熊熊的大火。

毁灭的馋舌舔净了

河边的小村庄。

冷清清的路上，腊月的清晨里，

带着欢乐的疲倦，伴着百名宫女，

皇后归来了，青莲花拿在手里，

深红的纱丽穿在身上。

法庭里审判的宝座上

端坐着大地之主。

无家可归的人一队队走来，

恐惧地在他的脚前匍匐，

抖颤着结结巴巴地

诉说他们的痛苦。

国王把头低下——

羞愤涨红了面颊。

他离开法庭，来到后宫，

质问皇后说：“这算干什么！

烧毁穷苦百姓的房屋，

说吧！是依据谁的律法？”

皇后冷笑着说道：

“难道那也配叫作房屋！

烧掉了几间破草房

对他们会有多少损伤？

皇后一霎的欢乐不知要

消耗多少黄金财富。”

国王大声说——心中

塞满了愤怒之火——

“只要你还是国王的妻子，

烧毁茅屋对穷人是多大的损失

我知道你对这毫无所知；不过，

我会使你明白你的罪恶。”

国王吩咐侍女脱去她华丽的衣裳；

无情地剥下了那件

深红色耀眼的纱丽；

拿来了女丐的破衣

披在皇后身上。

国王把她拉在路边说：

“去做讨饭的乞丐；

直到有一天你能把那

在你片刻的狂欢里

毁掉的几间破茅屋

重新修建起来。

“我给你一年的期限，

期满你再回来，

恭敬地站在法庭里，

当众宣布，那破旧的

茅屋的毁坏对穷人

究竟是多大的损害。”

1900年10月

价格的添增 28

腊月的夜晚分外寒凉，

一片残荷的枯梗败叶

在无情的严霜里摇荡；

卖花人善奴的池塘里

却有白莲一朵

盛开在水中央。

卖花人采下白莲，

来到宫门外，

想求见国王，

把它善价出卖。

这时候，有一个长者，

看见莲花，心生喜悦。

他说："你要多少钱？

我要买你这晚开的白莲。

今天，佛陀在城里说法，

我要把花献在他的座下。"

善奴说："一两黄金，

我情愿卖掉它。"

长者正要付钱，忽然

眼前一派气象庄严——

侍从们捧着檀香花鬘，

波斯匿王[29]高诵着梵赞，

为参拜佛陀，他突然

清晨在宫门外出现。

这晚开的一朵白莲，

吸引了波斯匿王的视线。

他问道："你要多少钱？

我要把它献在佛陀脚前。"

卖花人回答说：

"啊！国王陛下！

给了一两金子的代价，

这位长者已经买下它。"

"十两黄金我买它"——

国王陛下吩咐着。

长者说："二十两黄金卖给我吧！"

他们谁也不肯让步，

同声唤着：“我要买它！”

白莲花的价格

于是逐渐增加。

卖花人善奴暗自思想：

为了谁他们这般争吵？

我若把花卖给那个人，

岂不是更要得利不少？

于是善奴合掌恳求：

“请陛下、长者原谅，

这朵花我不想卖了。”

卖花人向林中奔跑——

那里佛天常住，

园中光明普照。

佛陀端坐在莲座上，

显示明净愉悦妙相。

他目光宁静似清泉，

慈悲的微笑闪在唇边。

卖花人凝望着

佛的妙相庄严，

目不转睛默默无言。

忽然他五体投地

把那朵晚开的白莲

献在佛莲似的脚边。

佛微笑着慈祥地问询：

“善男子！说出你的心愿。”

善奴惊慌地回答说：“世尊！

我只要你脚上的灰尘一点。”

1900年10月

比丘尼[30]

当时，大灾荒的

室罗伐悉底[31]城里，

到处是一片灾民

嗷嗷待哺的悲啼。

佛向自己的门徒

一一地低声问询：

“你们谁愿意负起

救济灾民的责任？”

珠宝商人悉多

合掌顶礼佛陀，

他沉思了半晌

最后才低声说：

“全城在饥寒里。

主啊！我哪有

救济它的能力？

武士胜军接着说：

“为执行你的命令

我愿意赴汤蹈火，

甚至于剖开胸膛

献出鲜红的热血。

但是，我的家里

竟没有粮食一颗。”

法护是个大地主，

他对佛叹气诉苦：

“赶上了这种荒年。

我的黄金的田园

都变作荒芜一片。

我已是这样穷苦，

交不上皇家税赋。”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佛的弟子们默默不语。

释迦佛殿里一片寂静，

面向着那受难的灾城

佛大睁着黄昏星似的

一双明亮慈悲的眼睛。

给孤独长者的女儿

低垂着头羞红了脸，

眼含着痛苦的泪水

匍匐在释迦的足前，

谦恭而坚决地低声

诉说着自己的心愿——

“无能的善爱比丘尼

愿满足世尊的心意。

哭喊着的那些灾黎

他们全是我的儿女，

从今天起，我负责

救济灾民供应粮米。”

这话使大家全都惊异——

“你比丘的女儿比丘尼

多么狂妄，不自量力！

竟把这样艰巨的事业

揽在肩头想出人头地。

如今你的粮食在哪里？”

她向大家合掌致敬说：

“我只有个乞食的钵盂。

我是一个卑微的女人，

比谁都无能的比丘尼，

因此完成世尊的使命

全靠你们慈悲的赐予。

“我的丰满的谷仓设置

在你们每个人的家里，

你们的慷慨会装满我

这个取之不尽的钵盂，

沿门募化得来的粮食

将养活这饥饿的大地。”

1900年10月

不忠实的丈夫 [32]

圣者克比尔[33]虔诚的声誉传遍了全国各地，

他的茅屋里聚集着来自四方的善男信女。

有人说：“世间真有神在吗？请你做见证。”

有人说：“请为我诵经，驱逐我的疾病。”

有人说：“请显示你天神般的法力。”

不孕的女人哭着说：“请使我生育。”

克比尔含着泪合掌乞求大神诃利：

“你使我降生在卑贱的穆斯林家里——

我以为没有谁会到我的身边来，

只有你慈悲地背着人与我同在。

你耍的什么把戏啊！捉弄人的诃利！

引世人到我家里，莫非你想离我远去？”

城里所有的婆罗门气愤地互相商量：

“真荒唐，人们竟崇拜异教徒的织布匠！

这真是充满罪恶的世界末日已来临，

不挽回狂澜，那是婆罗门放弃责任！”

于是，婆罗门和一个妓女定下诡计，

秘密地给了她指示，金币递在她手里。

有一次，圣者克比尔卖布来到市集，

突然人丛里有女人拉住他哭哭啼啼。

“喂，你狡猾的骗子，太没有良心，

为什么这样暗地里欺骗善良的女人？

抛弃无罪的我，假冒伪善装作僧侣！

少吃无穿，我容颜憔悴，肤色如漆。”

近旁的一群婆罗门假装着盛怒难忍：

“好个玷污宗教欺世盗名的出家人！

你安受供养，却撒沙土在诚实人的眼里，

使这柔弱可怜的女人饥寒交迫沿门行乞。”

克比尔说：“我是有罪的，到我家去吧，

我有粮食，女人，为什么叫你挨饿呢？”

克比尔恭敬地把坏女人带回自己家里，

温和地对她说：“是诃利大神派你来的。”

这时候，女人羞惧、悔恨地低声哭泣：

“贪心使我犯罪，我将在你的咒诅中死去。”

克比尔说：“尊敬的母亲，别怕我因此而怨恨，

你给我带来的诽谤，是我头上最好的装饰品。”

唤起了女人的觉悟，赶去了她心中的邪念，

克比尔教给她以甜蜜的声音低诵着梵赞。

消息传遍四方——伪善的克比尔，虚假的虔诚；

克比尔听了说：“是的，谁都比我值得尊敬。

如果能登彼岸，身后的荣誉又何足留恋？

神啊，如果你在上面，我甘愿比谁都低贱。”

国王听到了圣者的赞歌，派来了使者。

克比尔拒绝前往，摇着头对使者说：

“我远离一切可敬的人，在屈辱中隐遁，

像我这样的废人，不配做宫廷里的装饰品。”

使者说：“圣者不肯前去，我们将遭不幸，

你的声誉，引起了国王渴望见你的心情。”

宝殿上坐着国王，两旁站满一列侍从；

女人紧跟在背后，圣者克比尔走进宫廷——

有人窃笑，有人皱眉，有人厌恶地低下头。

国王心想：多么无耻，竟有女人跟在身后！

他目光一闪，侍卫们把出家人赶出宫殿，

克比尔恭敬地带着女人回转自己的家园。

途中尽情欢笑着的是那些婆罗门，

他们用难堪的话嘲笑咒骂着出家人。

这时候，女人哭泣着在圣者脚前拜倒：

“为什么你要把我拯救出罪恶的泥沼？

为什么甘受诽谤，留罪人在你门内不放？”

克比尔说：“母亲，只因你是诃利的恩赏。”

1900年9月

丈夫的重获 [34]

有一天杜尔西达斯 [35] 在恒河岸边

荒凉的火葬场里，

黄昏时候，独自徘徊着沉醉于

自己编制的歌曲。

他忽然抬头看见，在亡人的脚底

端坐着一位萨蒂 [36] ：

决心要和她的丈夫在同一把

烈火中死去。

女伴们不断地以鼓舞的欢呼赞叹

她征服死亡的胜利，

婆罗门祭司围绕在四周朗诵着歌颂

她的至善品行的诗句。

忽然女人看见，杜尔西来在面前，

她慌忙行礼，

恭敬地说道："师父啊，愿你的金口

给我指迷。"

杜尔西问道："母亲，到哪里去呢，

这样地气象庄严？"

女人说："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

这是我的心愿。"

"为什么舍弃尘世，要到天堂去？"

杜尔西笑着说，

"喂，母亲，难道天堂属于神，

尘世竟不是他的？"

不了解他的话，女人呆望着，

无限迷惘惊诧——

她合掌请求："如果能得到丈夫，

天堂就随它去吧！"

杜尔西笑着说："请回转家去。

我这样吩咐你，

从今天起一个月后你将获得

心爱的夫婿。"

女人满怀希望离开了火葬场

走回家去，

杜尔西不眠地沉思在恒河岸边

寂静的深夜里。

女人虔诚地独自等待在

冷清的空房里，

杜尔西每天前来传授她

潜修的经句。

一个月的期限已满，邻居们

来到她门前，

问道："获得了丈夫？"女人说：

"唔，那是当然。"

邻居们慌忙又问："快告诉我们，

他在哪间屋里居住？"

女人微笑着说："我的丈夫居住

在我内心深处。"

1900年9月

点金石[37]

瓦林达般的朱木拿河边

萨那坦[38]正在虔诚地默诵梵赞，

一个婆罗门穿着褴褛的衣衫

蹒跚地走来跪倒在他的脚前。

萨那坦问道："你来自何处？

婆罗门，你叫什么名字？"

婆罗门回答说："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为参拜你，我来自遥远的小城市；

我是摩那伽尔镇的吉般，

小镇所属的县名叫巴尔特曼；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人

像我这样的不幸和可怜——

我有几亩薄田，收入却不能糊口，

贫困使我在人前不敢抬头。

从前我会以布施和贡献牺牲著名，

如今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为了使贫困变为富庶

我曾向湿婆大神乞求赐福；

一天黎明前在梦里我听到

湿婆吩咐：‘我将满足你的祷祝——

去到朱木拿河岸。

顶礼苦行者萨那坦的双足，

尊敬他如你的父亲，

在他的手里有你致富的道路。’”

萨那坦听了他的话心中忧急——

“出家人能有什么呢？

昔日的一切我早已全部捐弃——

只剩下个乞食的钵盂。”

忽然一件事爬上他的记忆，

苦行者说：“噢，是的，

有一天我曾在这河岸上

拾到一块点金石。

我把它埋在那边沙滩里——

想到将来用它做布施；

喂，婆罗门，把它拿去。

你的不幸会立刻消失。”

婆罗门连忙跑去扒开沙土

找到了那块点金石，

他在两只避邪锁上试一试，

立刻铁锁变成黄灿灿的金子。

婆罗门惊诧地坐在沙滩上——

困惑地独自沉思默想，

朱木拿河里的滚滚波浪

大有深意地在他耳边歌唱。

河对岸展开一幅朱红的图画——

西方正落下黄昏里疲倦的太阳，

婆罗门突然跪倒，眼泪汪汪地

额头紧压在萨那坦的脚上：

“师父啊，恳求你——传授我

睥睨珍宝，轻视黄金的秘密！”

婆罗门一边说着一边把

点金石扔在朱木拿河水里。

1900年9月

被俘的英雄[39]

五河环绕着的英雄之邦[40]

辫子盘在头上的锡克[41]

响应古鲁[42]的号召站起来了——

不屈不挠，勇敢、坚强。

“古鲁琪[43]万岁”的欢呼

在旁遮普四方回荡；

新觉醒的锡克

不转瞬地凝望着

清晨里新升起的太阳。

“阿拉克·尼朗姜[44]！”——

一声欢呼拉断了

奴隶脚下的铁锁、绳缰。

腰间的宝剑也仿佛

在欢乐里锵锵跳荡。

旁遮普到处震响着——

“阿拉克·尼朗姜！”

终于来到了这样的一天——

千万人的心中不再被恐怖盘踞。

也不再牵挂什么未偿的债务[45]：

生与死只是脚下的奴仆，

精神上再没有烦恼痛苦。

在旁遮普五条河的十个岸边

终于来到了这样的一天。

德里的皇宫里

巴德沙贾达[46]的睡眠

一再从眼中飞去——

是谁的欢呼惊天动地
撕毁了深夜的沉寂？
是谁的熊熊火炬
染红了远处的天际？
英雄们的鲜血
洒在五河岸上——
战士们的生命像鸟儿
成群地飞回鸟窝一样
飞离了千千万万
被利刃刺穿的胸膛。
母亲——祖国的眉心里
有鲜红的圣痣辉煌，
英雄们的鲜血
洒遍在五河岸上。
在死亡的拥抱中
莫卧儿和锡克交锋。
战场上进行着生与死的搏斗
双双掐紧对方的喉咙——
正像巨蟒恶斗着
负伤的苍鹰。
在那天的激战里
哄响着一片喊杀声——
低吼着“古鲁琪万岁”的
是锡克族的英雄，

在血泊中高呼着“胜利”的
是疯狂的莫卧儿士兵。
在这次战争里
锡克的首领般达
成了莫卧儿的俘虏，
像雄狮戴上锁枷
被捆绑着带上
通向德里的大路。
唉！般达在这次战争里
成了莫卧儿的俘虏。
前面走着莫卧儿军卒
扬起了路上的尘土，
枪尖上挑着被割下的
锡克英雄的头颅，
后面跟着七百个
铁索锒铛的锡克俘虏。
大街上断绝了行人，
只家家大开着窗户。
不怕死的锡克俘虏
高呼着：“万岁，古鲁。”
锡克的英雄和
莫卧儿的军卒，
今天，扬起了
德里大街上的尘土。

俘虏们一个个

高呼着“万岁古鲁琪”

在刽子手的刀下

从容就义。

一天一夜里，

一百个英雄的

一百个头颅落了地。

七天七夜里七百个

生命在刀下完结。

最后，审判官把

捆绑着双手的般达的

儿子拉在般达身边，

说：“杀了他！用你

自己的手把他消灭。”

没有说一句话，

般达慢慢地把

孩子拉在胸前。

伸出右手放在孩子

头上给他祝福，

又吻了一下孩子

红色头巾的边沿。

匕首紧握在手中，

般达凝望着孩子的面孔。

他悄悄地在孩子的耳边说：

“高呼一声‘古鲁琪万岁！’

我的好儿子，害怕的

不是锡克教的英雄！”

孩子的嫩脸上闪耀着

勇敢无畏的光辉，

口里高呼着：“古鲁琪万岁！”

法庭里回荡着孩子的呼声。

孩子凝望着般达的面孔。

般达用左臂

揽着孩子的头颈，

右手用力地把匕首

刺进孩子的胸口。

地面上倒下了

孩子的身体，

孩子口里高呼着：

“胜利，古鲁琪！”

法庭里一片死寂。

刽子手用烧红了的

火箸扯碎了般达的身体。

英雄屹立着死去——

不曾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旁观的人闭上了眼睛。

法庭里是一片死寂。

1900年10月

那时候，奥朗则布 47

正蚕食着印度的锦绣河山——

有一天，马鲁瓦的国王

佳苏般特前来朝见：

“陛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有人埋伏在阿遮勒堡壕沟里

悄悄捉住了西鲁希王苏罗坦——

他现在是我宫廷里的囚犯。

我的主人，请你吩咐，

对于他，你希望怎样惩办？”

奥朗则布听了说：

“真是不可思议的消息！

费尽时光居然捉到了

这惊人的霹雳。

他率领着几百山国健儿

驰骋在高山丛林里，

这位拉其普特 48 英雄像沙漠中

耀眼的彩虹一样飘忽来去。

我要召见他——

派使者带他到这里！”

于是马鲁瓦国王佳苏般特

低头合掌请求说：

“禁锢在我宫廷里的

是一只刹帝利种姓的幼狮，
陛下要见他——
请先恩准我的请求吧：
对于这年轻的武士
绝对不要侮辱和轻视。
我将亲自陪他前来，
如果陛下允许。”
奥朗则布微笑着回答说：
“你说的是什么话，
聪明无比的英雄
马鲁瓦的国王啊！
我的心里感到害羞，
因为这话出自英雄的口。
自尊的人谁能够
损害他的尊严？
告诉你，不必担忧，
尽管带他走进我的宫殿。”
西鲁希王来到朝廷上，
陪他前来的是马鲁瓦国王。
他气昂昂地抬着头，一双
向前平视的眼睛炯炯发光。
侍从们大喝道：“跪下，
不懂礼貌的强盗！”
头靠在佳苏般特的肩上，

苏罗坦安闲地答道：
“除了父母的双脚，
我从不向任何人拜倒。”
奥朗则布的侍从
气红了眼瞪视着苏罗坦：
“我要教会你行礼，
我会叫你把头低下。”
西鲁希王笑着回答：
“休作此想吧！
威胁不会使我低头，
我向来不知道什么是惧怕。”
宫殿里挺立着英雄苏罗坦，
手抚着腰间的长剑。
奥朗则布拉过苏罗坦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问道：“英雄，五印度中间
什么地方最称你的心愿？”
苏罗坦答道：“阿遮勒堡，
世界上只有它最好！”
肃静的朝堂上断续地
发出了低声的嘲笑，
于是奥朗则布笑着说：
“我许你永驻阿遮勒堡。”

1900年10月

更多的给予

帕坦人的士兵们绑来了

一群被俘的锡克——

舒里特干基的地面早已

变成了血的颜色。

那瓦布[49]说：“喂，特鲁辛格，

我要赦免你。”

特鲁辛格回答说：“为什么

你特别轻视我？”

那瓦布说：“你是大英雄，

我不愿对你无礼，

割下你的发辫[50]走吧，

我只有这一点要求。”

特鲁辛格说：“你的慈悲

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要得太少，我将多给——

发辫再加上我的头。”

1900年10月

王的审判

——拉其斯坦

婆罗门说：“我的妻子

在屋子里，

半夜贼人进去

要行无礼。

我捉住了他，现在告诉我

给贼人什么惩罚？”

“死！”

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个字。

飞奔着前来的使者说：

“贼人，就是太子：

婆罗门在夜里捉住了他，

今天早晨把他杀死。

我捕获了那人，

给婆罗门什么惩罚？”

“放了他！”

罗陀罗奥王只说了一句话。

1900年10月

戈宾德·辛格[51]

“朋友，你们全都回去，

现在还不到时候。”

天将破晓，朱木拿河边，

丘岭迤逦，幽深的森林里，

锡克的宗师戈宾德吩咐着

他的几个门徒。

走吧，拉姆达斯，走吧，莱哈里，

萨胡，你也回去。

不要引诱我，呵，不要召唤我

跳进那战斗的大海，

且让我留在这里

远离人生的舞台。

我久已背过脸去，堵上耳朵，

躲藏在森林里。

远方，无边的人海

咆哮着掀起哀号的巨浪。

在这里，我只是独自沉入

自己秘密的事业里。

从那喧嚣的人境里

似乎人类的灵魂向我召唤。

死寂的暗夜里，我从梦中惊起，

大声呼喊着：“我来了，我就来！”

我渴望着把自己——身、心、灵魂投入

那伟大的人群的洪流里。

看见你们，我的灵魂激荡，

我的心疯狂地驰骋。

我的血液燃烧着千百火焰蛇一般地舞动，

像在嘲笑我似的，我的宝剑

也在剑鞘里锵锵作声。

那该是多么欢乐——离开这森林，

手执着胜利的号角，

冲入密集的人群，

去推翻暴君，重整江山，

去把侵略者的胸膛

用利剑刺穿。

那野马样不可知的命运

我曾把它制服。

亲自套上缰绳，

鞭策它越过一切障碍，

不辞一切艰难困苦

奔上自己的道路。

谁敢阻住我的去路？有的躲开，

有的滚倒在尘埃，

企图抵抗的化为齑粉，

后面留下的是我的脚印。

在摧毁一切的烈火浓烟里

青天的大眼也充满惊惧。

我曾千百次跳过死亡的深渊，

登上人生的海岸。

那时天际有不眨眼的星辰

在暗夜里指示着方向，

人群的洪流回旋激荡着

在两岸怒吼呼啸。

管他什么昏黑的静夜，

或是炎热的白昼；

管他什么天空里四面

笼罩着乌云，雷声隐隐；

管他什么狂飙飓风

无情地压向头顶。

“来啊，来啊。”我向大家呼唤，

大家飞奔着聚集在我面前。

他们打开房门，

他们抛弃家园，

把欢乐、幸福、爱情的羁绊

毫不顾惜地扯断。

像五河的水

汇集在海洋里——

听了我的召唤，谁肯裹足不前？

信徒们的心和我打成一片，

旁遮普到处掀起了

“万岁，万岁”胜利的呼唤。

“你要到哪里去？懦夫！”我的声音

传送到深山、密林、隐秘的角落。

清晨里听见了召唤——来啊，来啊！

工作的人抛掉了工作。

深夜里听见了召唤——来啊，你们来啊！

人们连睡眠都忘却。

我走在前面，人们从四方拥来，

阻塞了道路，挤满了渡口。

忘记了种姓和门第的不同，

轻易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尊贵的、卑贱的，婆罗门和锡克

团结成一个。

算了吧，朋友，不要再做这样的梦吧！

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现在我仍须独自消磨这漫长的黑夜，

我仍须不眠地数着一分一秒的时间，

我仍须不转瞬地凝望着东方的天际

等待着晓日初升的黎明出现。

如今我只是在幻想的世界里驰骋，

大森林是我的都城。

如今只是静静地思索，

只是无所事事地暗自修炼，

白天夜晚，只是呆坐着

倾听自己内心的语言。

于是，我独自退居在朱木拿河边

一片崎岖难行的丛山里。

旁遮普高原将我哺育到壮年，

我的歌声混入朱木拿河水的飞溅。

为未来的事业培养能力，

我在暗中艰苦锻炼。

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

还有多少时日要等待迁延？

我从周围不朽的生命里

一点一滴地吸取着养料，

几时我才能说

够了，我已经功果圆满？

几时我才能真正宣布——

是时候了！

起来，朋友们！追随我——

你们的师父召唤你们全体，

起来，朋友们！从我的生命里

你们将获得新的生命力。

再没有恐惧，再没有怀疑，

再没有蹒跚动摇、重重顾虑。

我已经找到出路，获得真理。

摔开了整个世界，屹然独立。

在我的面前没有生，没有死，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的心，仿佛听见了

来自天上的声音——

“在自我光照中站起来吧。

看哪，从那遥远的地方

被你吸引在身旁的

何止千百人？

“听，那波涛的汹涌声——

心的洪流在奔驰。

坚定地站起来吧！你要

警觉地守望着如一座灯塔，

在这夜里，你如果沉睡，

他们就会各自回家。”

你们看，遥远的天边

张起了漆黑的夜幕，

飓风带着死亡已经到来，

我在心房里点起了明灯，

在飓风里它不会熄灭，

它将永远给大家照亮前程。

走吧，萨胡，走吧，拉姆达斯，

回去吧，我劝你们回家乡。

在你们全都回去的时候，

来，欢呼一声：“古鲁万岁！”

高举起双臂，欢呼：“万岁，万岁，

万岁，阿拉克·尼朗姜！”

1886年5月

最后的一课

有一天，锡克教的宗师戈宾德独自

在旷野里回忆着自己一生的经历；

那曾为自己的青春写下了一幅金光

灿烂的图画的壮志雄心如今在哪里？

那神前的誓师，那坚定不移的志愿

的确也曾使婆罗多的统一一度实现，

但是，祖国啊，它现在风雨飘摇，

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这是谁的错？生命竟是白白虚掷了么？

极端的困惑，疲倦的身体，痛苦的心，
戈宾德在沉思里消磨着朦胧的黄昏。
这时候，来了一个帕坦人，对他说：
“我要回乡去，把你欠我的马钱还我。”
戈宾德说：“锡克琪，我向你敬礼，
钱等明天再还你，今天你先回去。”
帕坦人怒吼着说：“钱，今天一定要还！”
—边说着一边用力拉住了他的手——
污蔑他是强盗、骗子，要把他拉走。
戈宾德听了，闪电一般拔出了利剑，
一转眼的工夫割下了帕坦人的头——
淋淋的鲜血在地面上横流。看见
自己所做的一切，古鲁摇摇头说：
“看来我的生命已近完结。这一柄
不斩无辜的宝剑竟违背了我的本心
轻率地让无罪的人徒然流了血。
自信已从我这只手臂上永远消失，
这罪恶，这羞耻，我发誓要洗去，
从今天起，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事。”
帕坦人有个儿子，尚在幼年。
戈宾德把他找来，带在身边，
日日夜夜抚育他，如同自己的
儿子时时不离眼前。亲自教他
背诵经典，演习兵法和斗剑。

这年老的英雄，锡克的古鲁琪，
像孩子一样还在清晨和黄昏里
陪伴着帕坦人的儿子一同游戏。
信徒们看到这一切，走来对他说：
“师父啊，这是干什么？我们害怕。
对于一只虎犊这样珍爱，莫非
想使它的天性更改？一旦它长大，
它的爪牙也会长出来，小心啊，
敬爱的师父，人会被利爪伤害。”
戈宾德笑着说：“正是希望如此！
一只虎犊如果不让它变成猛虎，
那我又何必为它多费心思？”
孩子在戈宾德手中渐渐长大。
孩子像影子似的跟随着他，
孩子像亲生子似的孝敬他。
戈宾德爱他如同自己的生命，
戈宾德爱他如同自己的右手。
戈宾德的儿子全都在战场上
牺牲了，如今，帕坦的儿子
填塞了垂老的古鲁心中的空虚。
正像古老榕树身上的腐洞里
被风从外面吹进一粒种子，
不知不觉地发芽生枝，慢慢地
绿叶青葱压盖了衰老的树枝。

有一天，孩子跪在吉鲁脚前说：
“蒙您亲自教导，我已学得武艺，
如果师父允许，凭我这超人膂力
已经有资格参加国王的军旅。”
戈宾德手抚着他的脊背——
“你还缺最后的一课没有学习。”
第二天，向晚时分，古鲁戈宾德
独自走出房门，叫来孩子对
他说：“带着你的武器同我来！”
两人沉默着慢慢地向河岸边
树林中走去。裸露着石子的
河滩上，有雨季山洪划破
血红色沙土蜿蜒流过的痕迹。
到处是一行行高大的娑罗树，
树根下密集着丛生的灌木。
及膝的河水，水晶一般清澈。
渡过河，古鲁作了一个眼色——
孩子站住了。火红的晚霞像
蝙蝠的薄翅似的拖着长长的
影子，在静穆的天空中向西方
缓缓飞去。戈宾德向孩子说：
“马穆德，来这里，掘开这块地。”
孩子挖开沙土，露出一块青石，
上面染有殷红的血渍。古鲁说：

“石上的红印，是你生父的血痕。

我没有还他的债，也不容他还手，

就在这里，我割下了他的头。

今天到了时候，喂，帕坦！

如果你是你父亲的好儿子。

拔出剑来——杀掉害死你父亲的

仇人，用他的热血来祭奠那

饥渴的亡魂。”如同猛虎似的

一声吼叫，两眼通红的帕坦

跳起来扑在戈宾德的身上——

古鲁只呆立着如同木偶一样。

帕坦扔掉武器，在他脚边跪下：

“师父啊！请不要和魔鬼开这样

可怕的玩笑吧！父亲的流血，

在道义上我应该把它忘记：

在悠长的岁月里，我认您是

父亲、师父、朋友三位一体。

让这种深厚的感情展开在

我心中，压下那仇恨的念头吧！

师父，我向您致敬。”说完这话，

帕坦飞快地跑出树林，没有

回头望一眼，没有停一下脚步。

戈宾德的眼睛里滚下了泪珠。

帕坦自从那天由森林中归来，

总是远远地把戈宾德躲开。
清晨，寂静的卧室里他不再
前来唤醒师父；夜晚他不再
手持武器守卫在师父的房门外；
他不再一个人陪着师父到对岸
去打猎；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
就是师父叫他，他也不肯前来。
是那么一天，戈宾德和帕坦
下棋消遣，谁也不曾注意天色
已晚——屡次的失败已经激怒了
帕坦。黄昏了，黑夜已来临，
弟子们回家去了——渐渐夜深。
一心一意地低着头，帕坦在
思索着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
这时候，戈宾德突然用棋子
狠狠打中了帕坦的头，狂笑着
大声说："和有杀父之仇的人
一同下棋，像这样的胆怯鬼，
他还想得到胜利？"立刻帕坦从
腰间拔出了匕首，闪电一般地
把它刺进师父戈宾德的胸口。
戈宾德微笑着说："日子这样久，
你似乎才知道对于不义的人
怎样去报仇。最后的一课我

已经教给你，孩子，我很满足。

让我来给你最后一次的祝福。”

1900年10月

仿造的布迪堡

——拉其斯坦

“不再喝水，不再进食！”

奇多尔[52]王发誓——

“只要布迪堡还在地面上

存在一日。”

大臣们说：“国王陛下，

这是什么样的誓愿啊！

那人力办不到的，如何

使它成为事实？”

奇多尔王说：“不成功，

我便殉誓。”

布迪堡距离奇多尔有

五十里的路程，

那里的哈拉族人全都是

杰出的英雄。

那是哈姆王的采邑，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作恐惧。

布迪堡的英名，奇多尔王的

誓言便是证明。

布迪堡距奇多尔只有

五十里的路程。

大臣们悄悄设计——

“今夜通宵不寐，

用泥土仿照布迪堡

修座假的堡垒，

国王将亲自前来使它

在地面上变作泥沙一堆，

不然，只为一句大话

他的生命会销毁。”

于是在奇多尔的中心

建起了仿造的堡垒。

贡波曾是奇多尔王的仆人，

哈拉族的好汉，

正射鹿归来，肩头上

背着坚弓和利箭。

他听到消息说：“你是谁！

要把仿造的布迪堡摧毁，

想叫哈拉族在拉其普他拿

再不能出头露脸？

我要保卫仿造的布迪堡，

哈拉族的好汉！”

奇多尔王前来捣毁

仿造的堡垒，

“走开！”——贡波唤着，

声如沉雷。

“想拿布迪堡之名作耍？

我不容许对它污辱、践踏，

组成堡垒的那些泥沙，

一粒也不许销毁。”

“走开！”——贡波喊着，

声如沉雷。

双手弯弓，一膝在

地面跪倒，

一个贡波独自保卫着

仿造的布迪堡。

奇多尔王带来的士兵

高举着宝刀向他围剿，

贡波的头转眼间滚落在

土堡门外的一角。

他的鲜血光荣地染红了

仿造的布迪堡。

1900年10月

洒红节 53

——拉其斯坦

普那戈国王的皇后从凯杜那地方

送给帕坦的凯萨尔·卡一封书信：

“你以为用战争可以获取友谊？

春天就会从眼前姗姗归去，

来吧，将军，带着你帕坦的队伍

和我们拉其普特的女人欢度迎春。”

战败之后失却了许多城镇，

从凯杜那地方皇后送去了书信。

凯萨尔·卡心中狂喜，

笑眯眯捻着唇上的髭须。

眼皮染上了黑色的黛墨，

头巾选中了绛红的颜色，

手里的手帕香气扑鼻，

千百遍在嘴巴上擦来擦去。

皇后要和帕坦人洒红游戏，

凯萨尔·卡笑嘻嘻捻着髭须。

素馨花丛里吹来了

三月里沉醉的轻风。

杧果林吐出没药似的芳香：

不听话的蜜蜂自作主张，

随心所欲地嗡嗡歌唱着

在杧果林中四处回旋飞动。

凯杜那城里今天来到了

一队队过洒红节的帕坦士兵。

凯杜那城国王的花园中

闪耀着落日血红的颜色。

帕坦的士兵来到御苑里

乐队的短笛正吹着黄昏曲。

来了一百个皇后的宫女，

要陪帕坦人欢度洒红节。

那时候正是日落时分，

太阳喷出愤怒的血红颜色。

长裙拖到脚面，

春风里飘荡着披肩。

左手托着盛红粉的金盘，

喷红的唧筒悬挂在腰间；

右手挽着装满玫瑰水的铜罐，

一队队的宫女来到花园，

一步步飘曳着长裙，

春风里荡漾着披肩。

狡猾的微笑闪烁在眼角里。

凯萨尔·卡向女人敬礼——

“身经百战，我幸能生还，

今天，怕要魂销魄散。”

突然响起了一阵狂笑，

笑倒了皇后的一百个宫女。

歪戴着红色的头巾，

凯萨尔笑嘻嘻向女人敬礼。

如今开始洒红游戏，

红粉飘扬，染红了黄昏的天际。

素馨花涂上了新的颜色，

树根下洒满了红色的水迹，

鸟儿忘记了啼叫，惊呆在
拉其普特女人的狂笑里。
啊，是何处飘来的红雾
染红了黄昏的天际？
为什么我不目迷心醉啊——
暗自思量着凯萨尔·卡。
胸膛为什么不是丰满突起？
女人脚镯上的金铃为什么
响得那样嘈杂不合韵律，
手镯的叮当也欠文雅？
唉！为什么不目迷心醉啊——
暗自思量着凯萨尔·卡。
帕坦人心想：拉其普特的女人
身上找不出一点柔媚风情。
声音羞哑了天上的霹雳，
一双手臂不像莲藕，
那是些僵硬横斜的
沙漠中无花的枯藤。
帕坦人心想：这些女人的心中
找不出一点柔媚风情。
“伊曼”曲调里
笛声急促又庄严。
胸前垂着珍珠的项链，
赤金的宽手镯戴在手腕，

接过宫女递来的盛红粉的金盘——

皇后降临了御花园。

这时候，“伊曼”曲调里

笛声急促又庄严。

凯萨尔·卡说：“伫望着你的

来临，几乎盼瞎了双眼。”

皇后说：“我们也有同感。”

一百个宫女不禁大笑——

突然帕坦将军的额头上

飞来了皇后手中的金盘。

鲜血四射如喷泉，

帕坦将军真的瞎了双眼。

像晴天一声霹雳

敲起了咚咚的战鼓。

星空里升起了抖颤的月亮，

飘忽来去着冷森森的剑光，

唢呐在园门里

雄赳赳地吹个不住。

御园里一棵棵的树根下

响起了咚咚战鼓。

脱下了长裙，

风吹去了披肩。

是谁念了一声咒语，

脱下了女人的彩衣，

像花丛里蹿出了一百条毒蛇

一百个英雄立刻包围了帕坦。

脱下了长裙。

梦一般的风吹去了披肩。

帕坦从那条路上来了，

他们再不能从那条路上生还。

春夜里沉醉了的

杜鹃不停地啼唤，

凯萨尔·卡的洒红节

结束在凯杜那的御花园。

帕坦从那条路上来了，

他们再不能从那条路上生还。

1900年9月

婚礼

——拉其斯坦

静夜里响起了

一阵阵喜庆的法螺。

新郎新娘如图画一般地

衣襟相结羞涩地站在礼堂里。

女人们撩起面幕的一角

在窗外偷偷地窥探着，

雨季的夜里雷声隐隐——

雷声里吹起了结婚的法螺。

凉爽的东南风不再吹拂，

沉沉的天空里乌云密布。

礼堂里灯烛辉煌，

珍珠项链闪闪发光。

是谁突然冲进礼堂里？

大门外还敲起咚咚的战鼓。

人们全都吃惊地站起，

走拢来围绕着新郎新妇。

向戴着花冠的麦特里王子

说话的是马鲁瓦的使者——

拉姆辛格陛下上了战场，

亲自和异族的敌人打仗。

他号召你们前去参战，

动身吧！勇敢的拉其普特。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高呼着马鲁瓦的使者。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麦特里的王子高呼着响应。

新娘的心被吓得粉碎，

两只大眼里闪烁着泪水，

“万岁！拉姆辛格万岁！”

伴郎们高呼着，异口同声。

拉姆辛格的使者大声说——

“麦特里王子，时间不容你再事久停。”

为什么还空吹着口哨[54]，

为什么还空响着法螺？

解开了结成同心的衣襟，

新郎凝望着新娘的脸儿说：

“亲爱的，是那死亡的邀请

破坏了我们欢乐的结合。”

如今徒然空吹着口哨，

如今徒然空响着法螺。

穿着礼服，戴着花冠，

王子骑马飞奔而去了。

满脸含愁，头温柔地低着，

新娘转回自己的闺阁。

灯火慢慢熄灭，

宫廷的礼堂变成漆黑了。

头戴花冠，颈悬花环，

王子骑马飞奔而去了。

妈妈哭着说——“把结婚的礼服

脱下吧！唉，你苦命的！”

女儿安静地对妈妈说：

“别哭吧，妈妈，我求你，

让我穿着结婚的礼服，

为了他，我要到麦特里堡去。”

妈妈听了手捶着额头

哭着说：“唉！你不幸的。”

皇家的司祝给她祝福，

在她头上撒着吉祥草和米谷。

新娘坐上华丽的彩轿，

女人们吹起吉庆的口哨。

彩衣鲜明的男女仆人，

一队队走来陪伴她上路。

妈妈走来和她亲吻，

父亲抚着她的头给她祝福。

深夜里，火炬烛照天际，

是谁来到了麦特里的城门里？

有人在喊：“喂，停下轿子，

禁止奏乐，别再吹笛——

麦特里的居民正一同准备

为麦特里王子举行火葬礼。

麦特里王子今天牺牲在战场上，

在这不幸的时候是谁来到麦特里？

“喂，吹起笛来，奏起喜乐！”

新娘在花轿里吩咐说。

如今这神圣的一刻再不容失去，

衣襟上的同心结再不会松弛，

在火葬场熊熊的火光里

要念诵婚礼中最后的曼荼罗[55]。

“喂！吹起笛子，奏起乐来！”

新娘在花轿里吩咐说。

戴着珍珠项链，穿着新郎礼服，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场里。

轿子里走出了王子的发妻，

衣襟和他的血衣紧紧结起。

新娘坐在王子的头前，

新郎的头抱在她的怀里。

深夜里，穿着血衣，

麦特里王子躺在火葬场里。

响起了一阵阵尖声的口哨，

女人们一队队地走来了。

“善品行”——赞美着皇家司祝婆罗门，

颂赞师说——“噢！你征服死亡的女人。”

新娘盘膝端坐在焚尸的柴堆上——

风吹着熊熊的葬火在燃烧。

火葬场上一片胜利的欢呼，

女人们吹起结婚的口哨。

1900年10月

审判官

拉胡那特·拉奥，

马拉塔皇家的英雄。

他登上王位在普那城宣布：

“我要减轻人间苦难的担负，

我要把麦索尔王海德拉里征服。

不许他再逞威风。”

转眼之间集结了

八万雄兵。

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

从马拉塔所有的崇山里

英雄们如雨季的山洪

汇集在普那城。

胜利的旗帜在天空飘荡，

千百个法螺呜呜齐响。

女人们吹起尖声的口哨，

普那城在光荣里战栗，

毁灭的战鼓惊心动魄地

敲打着响震四方。

朝阳躲进旌旗森森的树林，

马蹄扬起滚滚的尘沙。

震聋了天空的胜利的欢呼里

拉胡那特骑上了血色的战马。

突然，像谁念了一声咒语

军乐停止了前进的喇叭。

是在谁的脚前，国王

显得如此谦恭？

是在谁的指挥下，

宫门外刹那间停止了

兴高采烈奔赴战场的

八万士兵？

婆罗门拉姆·沙斯特里，

严正的最高审判官。

他高举着两只手臂，

大声说："拉胡那特·拉奥，

离开城市去到哪里，

在受到惩罚以前？"

静止了军乐，

静止了胜利的欢呼。

拉胡那特说："为什么

在今天偏偏阻挡我的去路？

我正为丰盛阎摩的筵席

去歼灭那批伊斯兰教徒。"

拉姆·沙斯特里说：

"你谋杀了嫡亲的侄男！

在受到审判之前，

这期间你没有自由。

按照法律的规定

你应被严加看管。

拉胡那特·拉奥

脸上含笑，心中生气。

"国王的行动谁能够约束？

刀光剑影下我自由来去，

今天，不是来在路中心

听人讲解什么法律。"

沙斯特里说："拉胡那特，

走吧，尽管去打仗。

我也立刻辞职，

转回自己的村庄。

再也不容许自己坐在

这视法律如儿戏的法庭上。”

吹着法螺，敲着战鼓，

开拔了出征的队伍。

舍弃了高贵的职位，

扔掉了所有的财富，

清贫的婆罗门回到了

乡村里的茅屋。

1900年10月

践誓

“喂，马拉塔的强盗来了。

大家准备好武器！”

阿吉密堡寨里高呼着

将军杜姆拉吉。

正午时分，家家户户

正烤着粗面饼，

人声沸腾，碉楼上传出

咚咚的战鼓声。

登上城头，望见南方

遥远的天边，

马拉塔骑兵的铁蹄下

扬起一片尘烟。
“这批马拉塔的蝗虫今天
扑在我们的剑火里。
消灭他们不容一个飞去。”
怒吼着杜姆拉吉。
从马鲁瓦来的使者说——
“何劳准备迎敌？
这是国王的命令，看吧，
将军杜姆拉吉！
信德[56]来了，和他们同来的
还有法国的将领。
恭敬地把堡垒交给他们，
你只有服从命令。
幸运之神如今已背弃了
国王维加耶辛哈；
阿吉密堡用不着血战挣扎
奉送给马拉塔吧！”
“君王的命令，英雄的天职，
到底何所适从呢？”
长叹了一口气，痛苦地
低语着杜姆拉吉。
马鲁瓦的来使宣布旨谕——
“全体放下武器。”
如石像一般呆立着的是

将军杜姆拉吉。

天色渐晚，牛羊踯躅在

暮霭升起的田间。

树荫下牧童的笛声

悠扬而婉转。

“当阿吉密堡在我手时

曾在心中发誓，

国王的堡垒此生决不丢失

在敌人手中，

今天莫非在国王的命令里

竟要把誓言背弃？”

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长叹着杜姆拉吉。

拉其普特的军队羞愤地

放下了武器，

碉堡门前默默地呆立着

将军杜姆拉吉。

赭衣的黄昏悄悄降临在

西方的田野间，

马鲁瓦的队伍扬起灰尘

停在堡寨门前。

“躺在门前地上的是什么人？

起来，打开大门！”

没有回音——无生命的躯壳

再不会回答询问。

君王的命令、英雄的天职

如今再不使他忧虑——

阿吉密堡寨的大门外

长眠了杜姆拉吉。

1900年10月

（石真译）

吉檀迦利

冰心译

1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碍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啊，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摒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吧，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吧。

7

我的歌曲把她的装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装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叮当的声音会淹没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啊，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支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假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

9

啊，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啊，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吧，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与的东西。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当中没有朋友的人做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1

把礼赞的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吧！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戴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接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吧，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吧。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啊，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挨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受你完全的接纳。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吧，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吧，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献礼吗？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延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啊，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侯？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里，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我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丛林繁花中盛开怒放。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挨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啊！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流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2

在七月霪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地轻悄，躲过一切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啊，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吧。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瞭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吧，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困穷，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来后的清新喜悦中更新起来。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啊！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啊，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见他的面？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啊！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路径，寻找那呼唤着我的夜的音乐。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吧！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吧。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吧。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负债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到允诺。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爱。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房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助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不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意旨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远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叫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的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语言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迸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躁的工作在四围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啊，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神。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吧。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吧，它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蒙眬。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应。

啊，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啊，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在你的旁边，这褴褛的女丐，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暑风

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阗中走过了。你只是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吗？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般地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吧，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瞭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着，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声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

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我就一直走近来迎接你。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7

夜已将近，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啊，朋友们，给他开着门吧——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地睡着。

啊，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啊，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8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上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流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荫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啊，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啊！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乞求的时候，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地施与，等候那撒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辇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气到底来了。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啊，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吃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

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的都献给你。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着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蒙眬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扰。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吧！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啊，丢脸，啊，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吧，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吧！”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吧！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吧。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啊，我啊，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叽叽喳喳着问：“女人，你得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

利。你留下死亡和我做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翅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尽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地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啊，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来吧，都快到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流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啊，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里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做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吧，啊，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吧。醒来，啊，醒来吧！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布开它干渴

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俯就我。啊，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兄弟，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啊，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晨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面孔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空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漂浮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奔波航行，孩子们收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摇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歌谣。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一线新月的微光，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了——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和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链，把我的心和陌生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啊，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漂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深草中，看着她那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漂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地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为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吧。"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他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

揭开面纱的她，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面，她在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啊，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纹，还染上变幻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样地轻柔，那样地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啊，你这庄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聚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遽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形成。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昼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声，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3

在断念摒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着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啊，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人正在弹着琵琶。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供献不会使世界穷困。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啊，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啊，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啊，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作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兄弟的兄弟，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痛苦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啊，完美的图画，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惊惶地叫着："对了。那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盖着一切！"

79

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痛苦。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盈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或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啊，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还没有蒸化我的水汽，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融化消失。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2

你手里的光明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急性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时，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余裕。

83

圣母啊，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明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胄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们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作为最后献礼的祭品。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啊，我把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吧。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吧。

88

破庙里的神啊！七弦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息——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往昔的礼拜者，漂泊流浪，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对你来说，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啊。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它们慵懒的嗡鸣的乐曲。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旅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无用的结局。

90

当死神来叩你的门时，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啊，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1

啊，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吧！

我天天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小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吧。只让我真正地据有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3

我已经请了假。兄弟们，祝我一路平安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

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听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予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吧，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时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话别吧。

97

当我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一枝空苇呜咽出哀声，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闭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地空无所有，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吧，我的心啊，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吧。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的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的黄昏，它们要把我带到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我："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对我说："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诉我们吧。"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说："啊，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园丁集（1913）

冰心译

1

仆人

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我的女王！

女王

集会已经开过，我的仆人们都走了。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仆人

您同别人谈过以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

女王

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

仆人

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

女王

这是什么傻想头呢？

仆人

我要搁下别的工作。

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命令我做新的征讨。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

女王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仆人

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

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

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

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

女王

你要什么酬报呢？

仆人

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您的脚底，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

女王

你的祈求被接受了，我的仆人，你将是我花园里的园丁。

2

“啊，诗人，夜晚渐临；你的头发已经变白。

“你在孤寂的沉思中听到了来生的消息吗？”

“是夜晚了。”诗人说，“夜虽已晚，我还在静听，因为也许有人会从村中呼唤。

“我看守着，是否有年轻的飘游的心聚在一起，两对渴望的眼睛切求有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并替他们说话。

“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早现的晚星消隐了。

“火葬灰中的红光在沉静的河边慢慢地熄灭下去。

“残月的微光下，胡狼从空宅的庭院里齐声嗥叫。

“假如有游子们离了家，到这里来守夜，低头静听黑暗的微语，有谁

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如果我关起门户，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

“我的头发变白是一件小事。

“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有的人发出甜柔单纯的微笑，有的人眼里含着狡猾的闪光。

“有的人在白天流涌着眼泪，有的人的眼泪却隐藏在幽暗里。

“他们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

“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

3

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

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有些微笑般地发亮，有些眼泪般地闪光，有的晕红得像新娘的双颊。

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

我沉吟了一会，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沉默地站着。

她瞥了一眼说：“这是些什么怪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羞愧得低了头，心想：“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

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丢到街上。

早晨行路的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

4

我真烦，为什么他们把我的房子盖在通向市镇的路边呢？

他们把满载的船只拴在我的树上。

他们任意地来去游逛。

我坐着看着他们；光阴都消磨了。

我不能回绝他们。这样我的日子便过去了。

日日夜夜他们的足音在我门前震荡。

我徒然地叫道：“我不认识你们。”

有些人是我的手指所认识的，有些人是我的鼻官所认识的，我脉管中的血液似乎认得他们，有些人是我的魂梦所认识的。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谁愿意到我房子里来就请来吧。对了，来吧。”

清晨，庙里的钟声敲起。

他们提着筐子来了。

他们的脚像玫瑰般红。熹微的晨光照在他们的脸上。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到我园里来采花吧。到这里来吧。”

中午，锣声在庙殿门前敲起。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下工作在我篱畔流连。

他们发上的花朵已经褪色枯萎了；他们横笛里的音调也显得乏倦。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我的树荫下是凉爽的。来吧，朋友们。”

夜里蟋蟀在林中唧唧地叫。

是谁慢慢地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敲叩？

我模糊地看到他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四周是天空的静默。

我不能回绝我的沉默的客人。我从黑暗中望着他的脸。梦幻的时间过去了。

5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

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

啊，“伟大的来生”，啊，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没有奋飞的翅翼，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

我切望而又清醒，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你的气息向我低语出一个不可能的希望。

我的心懂得你的语言，就像它懂得自己的语言一样。

啊，“遥远的寻求”，啊，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不认得路，我也没有生翼的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自己心中的流浪者。

在疲倦时光的日霭中，你广大的幻像在天空的蔚蓝中显现！

啊，“最远的尽头”，啊，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在我独居的房子里，所有的门户都是紧闭的！

6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

时间到了，他们相会，这是命中注定的。

自由的鸟说：“啊，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低声说：“到这里来吧，让我俩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中间，哪有展翅的余地呢？”

“可怜啊，”笼中的鸟说，“在天空中我不晓得到哪里去栖息。”

自由的鸟叫唤说：“我的宝贝，唱起林野之歌吧。”

笼中的鸟说：“坐在我旁边吧，我要教你说学者的语言。”

自由的鸟叫唤说：“不，不！歌曲是不能传授的。”

笼中的鸟说：“可怜的我啊，我不会唱林野之歌。”

他们的爱情因渴望而更加热烈，但是他们永不能比翼双飞。

他们隔栏相望，而他们相知的愿望是虚空的。

他们在依恋中振翼，唱说：“靠近些吧，我爱！”

自由的鸟叫唤说：“这是做不到的，我怕这笼子的紧闭的门。”

笼里的鸟低声说：“我的翅翼是无力的，而且已经死去了。”

7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绾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曳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已经从我们门前走过了，从他的车辇里射出朝日的金光。

我从脸上掠开面纱，我从颈上扯下红玉的颈环，扔在他走来的路上。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曾经从我们门前走过，我也曾经把我胸前的珍宝丢在他走来的路上了。

8

当我床前的灯熄灭了，我和晨鸟一同醒起。

我在散发上戴上新鲜的花串，坐在洞开的窗前。

那年轻的行人在玫瑰色的朝霭中从大路上来了。

珠链在他的颈上，阳光在他的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前，用切望的呼声问我：“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年轻的行人，她就是我。”

黄昏来到，还未上灯。

我心绪不宁地编着头发。

在落日的光辉中年轻的行人驾着车辇来了。

他的驾车的马，嘴里喷着白沫，他的衣袍上蒙着尘土。

他在我的门前下车，用疲乏的声音问："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愁倦的行人，她就是我。"

一个四月的夜晚。我的屋里点着灯。

南风温柔地吹来。多言的鹦鹉在笼里睡着了。

我的衷衣和孔雀颈毛一样地华彩，我的披纱和嫩草一样地碧青。

我坐在窗前地上看望着冷落的街道。

在沉黑的夜中我不住地低吟着："她就是我，失望的行人，她就是我。"

9

当我在夜里独赴幽会的时候，鸟儿不叫，风儿不吹，街道两旁的房屋沉默地站立着。

是我自己的脚镯越走越响使我羞怯。

当我站在凉台上倾听他的足音，树叶不摇，河水静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剑。

是我自己的心在狂跳——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宁静。

当我爱来了，坐在我身旁，当我的身躯震颤，我的眼睫下垂，夜更深了，风吹灯灭，云片在繁星上曳过轻纱。

10

是我自己胸前的珍宝放出光明。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起。

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摇动那拴门的链子？

小心不要让你的脚镯响出声音，在迎接他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要太急。

放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在晚上来了。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这是四月夜中的满月，院里的影子是暗淡的，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

把轻纱遮上脸，若是你觉得需要；提着灯到门前去，若是你害怕。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若是你害羞就不必和他说话，你迎接他的时候只须站在门边。

他若问你话，若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沉默地低眸。

不要让你的手镯作响，当你提着灯，带他进来的时候。

不必同他说话，如果你害羞。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吗，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还没有把牛棚里的灯点起来吗？

你还没有把晚祷的供筐准备好吗？

你还没有在发缝中涂上鲜红的吉祥点，你还没有理过晚妆吗？

啊，新娘，你没有听见，客人来了吗？

放下你的工作吧。

11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你的辫发松散，即使你的发缝没有分直，即使你衷衣的丝带没有系好，都不要管它。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

即使露水沾掉了你脚上的红粉，即使你踝上的铃串褪松，即使你链上的珠儿脱落，都不要管它。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吧。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吗？

鹤群从远远的河岸飞起，狂风吹过常青的灌木。

惊牛奔向村里的栅棚。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吗？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颤摇着在风中熄灭了。

谁能看出你眼睫上没有涂上乌烟？因为你的眼睛比雨云还黑。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熄灭了。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花环没有穿好，谁管它呢；即使手镯没有扣上，让它去吧。

天空被阴云塞满了——时间已晚。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12

若是你要忙着把水瓶灌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湖水将回绕在你的脚边，潺潺地说出它的秘密。

沙滩上有了欲来的雨云的阴影，云雾低垂在丛树的绿线上，像你眉上的浓发。

我深深地熟悉你脚步的韵律，它在我心中敲击。

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如果你必须把水瓶灌满。

如果你想懒散闲坐，让你的水瓶飘浮在水面，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草坡碧绿，野花多得数不清。

你的思想将从你乌黑的眼眸中飞出，像鸟儿飞出窝巢。

你的披纱将褪落到脚上。

来吧，如果你要闲坐，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撇下嬉游跳进水里，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把你的蔚蓝的丝巾留在岸上；蔚蓝的水将没过你，盖住你。

水波将蹑足来吻你的颈项，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如果你想跳进水里，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发狂而投入死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它是清凉的，深到无底。

它沉黑得像无梦的睡眠。

在它的深处黑夜就是白天，歌曲就是静默。

来吧，如果你想投入死亡，到我的湖上来吧。

13

我一无所求，只站在林边树后。

倦意还逗留在黎明的眼上，露润在空气里。

湿草的懒味悬垂在地面的薄雾中。

在榕树下你用乳油般柔嫩的手挤着牛奶。

我沉静地站立着。

我没有说出一个字。那是藏起的鸟儿在密叶中歌唱。

杧果树在村径上撒着繁花，蜜蜂一只一只地嗡嗡飞来。

池塘边湿婆天的庙门开了，朝拜者开始诵经。

你把罐儿放在膝上挤着牛奶。

我提着空桶站立着。

我没有走近你。

天空和庙里的锣声一同醒起。

街尘在驱走的牛蹄下飞扬。

把汩汩发响的水瓶搂在腰上，女人们从河边走来。

你的钏镯叮当，乳沫溢出罐沿。

晨光渐逝而我没有走近你。

14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已过午，竹枝在风中簌簌作响。

横斜的影子伸臂拖住流光的双足。

布谷鸟都唱倦了。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

低垂的树荫盖住水边的茅屋。

有人正忙着工作，她的钏镯在一角放出音乐。

我在茅屋前面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

曲径穿过一片芥菜田地和几层杧果树林。

它经过村庙的渡头的市集。

我在这茅屋面前停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年前，三月风吹的一天，春天倦慵地低语，杧果花落在地上。

浪花跳起掠过立在渡头阶沿上的铜瓶。

我想着三月风吹的这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阴影更深，牛群归栏。

冷落的牧场上日色苍白，村人在河边待渡。

我缓步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15

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而发狂。

夜晚是五月正中的夜晚，清风是南国的清风。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的愿望的形象从我心中走出，跳起舞来。

这闪光的形象飞掠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捉住，它躲开了又引着我飞走下去。

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16

手握着手，眼恋着眼；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记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时有凤仙花的芬芳；我的横笛抛在地上，你的花串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你橙黄色的面纱使我眼睛陶醉。

你给我编的茉莉花环使我心震颤，像是受了赞扬。

这是一个又予又留、又隐又现的游戏；有些微笑，有些娇羞，也有些甜柔的无用的抵拦。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没有现在以外的神秘；不强求那做不到的事情；没有魅惑后面的阴影；没有黑暗深处的探索。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我们没有走出一切语言之外进入永远的沉默；我们没有向空举手寻求希望以外的东西。

我们付与，我们取得，这就够了。

我们没有把喜乐压成微尘来榨取痛苦之酒。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17

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村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份快乐。

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里树荫下吃草。

它们若走进我的麦地，我就把它们抱在臂里。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从他们渡头街上流来的落花，飘到我们洗澡的池塘里。

一筐一筐的红花干从他们地里送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到她家去的那条曲巷，春天充满了杧果的花香。

他们亚麻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地里的大麻正在开放。

在他们房上微笑的星辰，送给我们以同样的闪亮。

在他们水槽里满溢的雨水，也使我们的迦昙树林喜乐。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18

当这两个姊妹出去打水的时候，她们来到这地点，她们微笑了。

她们一定觉察到，每次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儿。

姊妹俩相互耳语，当她们走过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猜到了，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人站在树后的秘密。

她们的水瓶忽然倾倒，水倒出来了，当她们走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发觉，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的心正在跳着。

姊妹俩相互瞥了一眼又微笑了，当她们来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飞快的脚步里带着笑声，使这个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站在树后的人儿心魂缭乱了。

19

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

你为什么急遽地回头，从飘扬的面纱里偷偷地看我？

这个从黑暗中向我送来的闪视，像凉风在粼粼的微波上掠过，一阵震颤直到阴荫的岸边。

它向我飞来，像夜中的小鸟急遽地穿过无灯的屋子的两边洞开的窗户，又在黑夜中消失了。

你像一颗隐在山后的星星，我是路上的行人。

但是你为什么站了一会，从面纱中瞥视我的脸，当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的时候？

20

他天天来了又走了。

去吧，把我头上的花朵送去给他吧，我的朋友。

假如他问赠花的人是谁，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来了又要走的。

他坐在树下的地上。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

他的眼神是忧郁的，它把忧郁带到我的心中。

他没有说出他的心事；他只是来了又走了。

21

他为什么特地来到我的门前，这年轻的游子，当天色黎明的时候？

每次我进出经过他的身旁，我的眼睛总被他的面庞所吸引。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同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七月的阴夜是黑沉的；秋日的天空是浅蓝的；南风把春天吹得骀荡不宁。

他每次用新调编着新歌。

我放下活计眼里充满雾水。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22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

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缭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

23

你为什么悠闲地坐在那里，把镯子玩得叮当作响呢？

把你的水瓶灌满了吧。是你应当回家的时候了。

你为什么悠闲地拨弄着水玩，偷偷地瞥视路上的行人呢？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早晨的时间过去了——沉黑的水不住地流逝。

波浪相互低语嬉笑闲玩着。

流荡的云片聚集在远野高地的天边。

它们流连着悠闲地看着你的脸微笑着。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24

不要把你心的秘密藏起，我的朋友！

对我说吧，秘密地对我一个人说吧。

你这个笑得这样温柔、说得这样轻软的人，我的心将听着你的语言，不是我的耳朵。

夜深沉，庭宁静，鸟巢也被睡眠笼罩着。

从踌躇的眼泪里，从沉吟的微笑里，从甜柔的羞怯和痛苦里，把你心的秘密告诉我吧！

25

“到我们这里来吧，青年人，老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眼里带着疯癫？”

“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野罂粟花酒，使我的眼里带着疯癫。”

“啊，多难为情！”

“好吧，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拙，有的人细心有的人马虎。有的眼睛会笑，有的眼睛会哭——我的眼睛是带着疯癫的。”

“青年人，你为什么这样凝立在树影下呢？”

“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我就在树影下凝立着。”

“啊，多难为情！”

“好吧，有人一直行进，有人到处流连，有的人是自由的，有的人是锁住的——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

26

“从你慷慨的手里所付与的，我都接受。我别无所求。”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若是你给我一朵残花，我也要把它戴在心上。”

“若是那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着。”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如果你只在我脸上瞥来一次爱怜的眼光，就会使我的生命直到死后还是甜蜜的。”

“假如那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要让它永远穿刺我的心。”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27

“即使爱只给你带来了哀愁，也信任它。不要把你的心关起。”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心是应该和一滴眼泪、一首诗歌一起送给人的，我爱。”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喜乐像露珠一样地脆弱，它在欢笑中死去。哀愁却是坚强而耐久。让含愁的爱在你眼中醒起吧。”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荷花在日中开放，丢掉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在永生的冬雾，它将不再含苞。”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28

你的疑问的眼光是含愁的。它要追探了解我的意思，好像月亮探测大海。

我已经把我生命的终始，全部暴露在你的眼前，没有任何隐秘和保留。因此你不认识我。

假如它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碎成千百颗粒，穿成项链挂在你的颈上。

假如它是一朵花，圆圆小小香香的，我就能从枝上采来戴在你的发上。

但是它是一颗心，我的爱人。何处是它的边和底？

你不知道这个王国的边极，但你仍是这王国的女王。

假如它是片刻的欢娱，它将在喜笑中开花，你立刻就会看到、懂得了。

假如它是一阵痛苦，它将融化成晶莹的眼泪，不着一字地反映出它最深的秘密。

但是它是爱，我的爱人。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边的，它的需求和财富是无尽的。

它和你亲近得像你的生命一样，但是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

29

对我说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夜是深黑的，星星消失在云里，风在叶丛中叹息。

我将披散我的头发，我的青蓝的披风将像黑夜一样地紧裹着我。我将把你的头紧抱在胸前；在甜柔的寂寞中在你心头低诉。我将闭目静听。我不会看望你的脸。

等到你的话说完了，我们将沉默凝坐。只有丛树在黑暗中微语。

夜将发白。天光将晓。我们将望望彼此的眼睛，然后各走各的路。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30

你是一朵夜云，在我梦幻中的天空浮泛。

我永远用爱恋的渴想来描画你。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无尽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你的双脚被我心切望的热光染得绯红，我的落日之歌的搜集者！

我的痛苦之酒使你的唇儿苦甜。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寂寥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我用热情的浓影染黑了你的眼睛，我的凝视深处的祟魂！

我捉住了你，缠住了你，我爱，在我音乐的罗网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永生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31

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

它们是清晓的摇篮，它们是星辰的王国。

我的诗歌在它们的深处消失。

只让我在这天空中高飞，翱翔在静寂的无限空间里。

只让我冲破它的云层，在它的阳光中展翅吧。

32

告诉我，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我的情人，告诉我，这是否真的。

当这一对眼睛闪出电光，你胸中的浓云发出风暴的回答。

我的唇儿，是真像觉醒的初恋的蓓蕾那样香甜吗？

消失了的五月的回忆仍旧流连在我的肢体上吗？

那大地，像一张琴，真因着我双足的踏触而颤成诗歌吗？

那么当我来时，从夜的眼睛里真的落下露珠，晨光也真因为围绕我的身躯而感到喜悦吗？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的爱贯穿许多时代、许多世界来寻找我吗？

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天长地久的渴望，在我的温柔的话里，在我的眼睛嘴唇和飘扬的头发里，找到了完全的宁静吗？

那么“无限”的神秘是真的写在我小小的额上吗？

告诉我，我的情人，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33

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

当我的心抖颤的时候，它丢了围纱，变成赤裸。用怜悯遮住它吧。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如果你不能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不要远远地斜视我。

我将偷偷地回到我的角落里去，在黑暗中坐地。

我将用双手掩起我赤裸的羞惭。

回过脸去吧，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如果你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欢乐。

当我的心被快乐的洪水卷走的时候，不要笑我的汹涌的退却。

当我坐在宝座上，用我暴虐的爱来统治你的时候，当我像女神一样向你施恩的时候，饶恕我的骄傲吧，爱人，也饶恕我的欢乐。

34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

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惊起伸出双手去摸触你，我问自己说：

“这是一个梦吗？”

但愿我能用我的心系住你的双足，紧抱在胸前！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35

只恐我太容易地认得你，你对我耍花招。

你用欢笑的闪光使我目盲来掩盖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说出你所要说的话。

只恐我不珍爱你，你千方百计地闪避我。

只恐我把你和大家混在一起，你独自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走你所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比别人的都多，因此你才静默。

你用嬉笑的无心来回避我的赠予。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肯接受你想接受的东西。

36

他低声说：“我爱，抬起眼睛吧。”

我严厉地责骂他说：“走！”但是他不动。

他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双手。我说：“躲开我！”但是他没有走。

他把脸靠近我的耳边。我瞪他一眼说：“不要脸！”但是他没有动。

他的嘴唇触到我的腮颊。我震颤了，说：“你太大胆了！”但是他不怕丑。

他把一朵花插在我发上。我说：“这也没有用处！”但是他站着不动。

他取下我颈上的花环就走开了。我哭了，问我的心说：“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37

“你愿意把你的鲜花的花环挂在我的颈上吗，佳人？”

“但是你要晓得，我编的那个花环，是为大家的，为那些偶然瞥见的人，住在未开发的大地上的人，住在诗人歌曲里的人。”

现在来请求我的心作为答赠已经太晚了。

曾有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像一朵蓓蕾，它所有的芬芳都储藏在花心里。

现在它已远远地喷溢四散。

谁晓得有什么魅力，可以把它们收集关闭起来呢？

我的心不容我只给一个人，它是要给予许多人的。

38

我爱，从前有一天，你的诗人把一首伟大史诗投进他心里。

啊，我不小心，它打到你的叮当的脚镯上而引起悲愁。

它裂成诗歌的碎片散撒在你的脚边。

我满载的一切古代战争的货物，都被笑浪所颠簸。被眼泪浸透而下沉。

你必须使这损失成为我的收获，我爱。

如果我的死后不朽的荣名的希望都破灭了，那就在生前使我不朽吧。

我将不为这损失伤心，也不责怪你。

39

整个早晨我想编一个花环，但是花儿滑掉了。

你坐在一旁偷偷地从侦伺的眼角看着我。

问这一对沉黑的恶作剧的眼睛，这是谁的错。

我想唱一支歌，但是唱不出来。

一个暗笑在你唇上颤动；问它我失败的缘由。

让你微笑的唇儿发一个誓，说我的歌声怎样地消失在沉默里，像一只在荷花里沉醉的蜜蜂。

夜晚了，是花瓣合起的时候了。

容许我坐在你的旁边，容许我的唇儿做那在沉默中、在星辰和微光中能做的工作吧。

40

一个怀疑的微笑在你眼中闪烁，当我来向你告别的时候。

我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你想我很快又会回来。

告诉你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天年年回来；满月道过别又来访问，花儿每年回来在枝上红晕着脸，很可能我向你告别只为的要再回到你的身边。

但是把这幻象保留一会吧，不要冷酷粗率地把它赶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的时候，就当作真话来接受它，让泪雾暂时加深你眼边的黑影。

当我再来的时候，随便你怎样地狡笑吧。

41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因此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不信。

因此我弄真成假，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

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示我的硬骨。

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

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懦怯。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首走到你的面前。

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的痛苦永远新鲜。

42

啊，疯狂的、头号的醉汉！

如果你踢开门户在大众面前装疯；

如果你在一夜倒空囊橐，对慎重轻蔑地弹着指头；

如果你走着奇怪的道路，和无益的东西游戏，

不理会韵律和理性；

如果你在风暴前扯起船帆，你把船舵折成两半，

那么我就要跟随你，伙伴，喝得烂醉走向堕落灭亡。

我在稳重聪明的街坊中间虚度了日日夜夜。

过多的知识使我白了头发，过多的观察使我眼力模糊。

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零碎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摔碎，在上面跳舞，把它们散掷到风中去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最高的智慧。

让一切歪曲的顾虑消亡吧，让我无望地迷失了路途。

让一阵旋风吹来，把我连船锚一齐卷走。

世界上住着高尚的人，劳动的人，有用又聪明。

有的人很从容地走在前头，有的人庄重地走在后面。

让他们快乐繁荣吧，让我傻呆地无用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一切工作的结局。

我此刻誓将一切的要求，让给正人君子。

我抛弃我学识的自豪和是非的判断。

我打碎记忆的瓶壶，挥洒最后的眼泪。

以红果酒的泡沫来洗澡，使我欢笑发出光辉。

我暂且撕裂温恭和认真的标志。

我将发誓做一个无用的人，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下去。

43

不，我的朋友，我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随便你怎么说。

我将永不做一个苦行者，假如她不和我一同受戒。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如果我找不到一个阴凉的住处和一个忏悔的伴侣，我将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苦行者。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

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

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44

尊敬的长者，饶恕这一对罪人吧。

今天春天猖狂地吹起旋舞，把尘土和枯叶都扫走了，你的功课也随着一起丢掉了。

师父，不要说生命是虚空的。

因为我们和死亡订下一次和约，在一段温馨的时间中，我俩变不朽。

即使是国王的军队凶猛地前来追捕，我们将忧愁地摇头说，弟兄们，你们扰乱了我们了。如果你们必须做这个吵闹的游戏，到别处去敲击你们的武器吧。因为我们刚在这片刻飞逝的时光中变成不朽。

如果亲切的人们来把我们围起，我们将恭敬地向他们鞠躬说，这个荣幸使我们惭愧。在我们居住的无限天空之中，没有多少隙地。因为在春天繁花盛开，蜜蜂的忙碌的翅翼也彼此摩挤。只住着我们两个仙人的小天堂，是狭小得太可笑了。

45

对那些定要离开的客人们，求神帮他们快走，并且扫掉他们所有的足迹。

把舒服的、单纯的、亲近的微笑着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今天是幻影的节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让你的笑声只作为无意义的欢乐，像浪花上的闪光。

让你的生命像露珠在叶尖一样，在时间的边缘上轻轻跳舞。

在你的琴弦上弹出无定的暂时的音调吧。

46

你离开我自己走了。

我想我将为你忧伤，还将用金色的诗歌铸成你孤寂的形象，供养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的运气多坏，时间是短促的。

青春一年一年地消逝；春日是暂时的；柔弱的花朵无意义地凋谢，聪明人警告我说，生命只是一颗荷叶上的露珠。

我可以不管这些，只凝望着背弃我的那个人吗？

这会是无益的，愚蠢的，因为时间是太短暂了。

那么，来吧，我的雨夜的脚步声；微笑吧，我的金色的秋天；来吧，无虑无忧的四月，散掷着你的亲吻。

你来吧，还有你，也有你！

我的情人们，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为一个取回她的心的人而心碎，是件聪明的事情吗？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坐在屋角凝思，把我的世界中的你们都写在韵律里，是甜柔的。

把自己的忧伤抱紧，决不受人安慰，是英勇的。

但是一个新的面庞，在我门外偷窥，抬起眼来看我的眼睛。

我只能拭去眼泪，更改我歌曲的腔调。

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47

如果你要这样，我就停了歌唱。

如果它使你心震颤，我就把眼光从你脸上挪开。

如果使你在行走时忽然惊跃，我就躲开另走别路。

如果在你编串花环时，使你烦乱，我就避开你寂寞的花园。

如果我使水花飞溅，我就不在你的河边划船。

48

把我从你甜柔的枷锁中放出来吧，我爱，不要再斟上亲吻的酒。

香烟的浓雾窒塞了我的心。

开起门来，让晨光进入吧！

我消失在你里面，包缠在你爱抚的折痕之中。

把我从你的诱惑中放出来吧，把男子气概交还我，好让我把得到自由的心贡献给你。

49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抱紧在胸前。

我想以她的爱娇来填满我的怀抱，用亲吻来偷劫她的甜笑，用我的

眼睛来吸饮她的深黑的一瞥。

啊，但是，它在哪里呢？谁能从天空滤出蔚蓝呢？

我想去把握美；它躲开我，只有躯体留在我的手里。

失望而困乏地，我回来了。

躯体哪能触到那只有精神才能触到的花朵呢？

50

爱，我的心日夜想望和你相见——那像吞灭一切的死亡一样的会见。

像一阵风暴把我卷走，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劈开我的睡眠抢走我的梦，剥夺了我的世界。

在这毁灭里，在精神的全部赤露里，让我们在美中合一吧。

我的空想是可怜的！除了在你里面，哪有这合一的希望呢，我的神？

51

那么唱完最后一支歌就让我们走吧。

当这夜过完就把这夜忘掉。

我想把谁紧抱在臂里呢？梦是永不会被捉住的。

我渴望的双手把“空虚”紧压在我心上，压碎了我的胸膛。

52

灯为什么熄了呢？

我用斗篷遮住它怕它被风吹灭，因此灯熄了。

花为什么谢了呢？

我的热恋的爱把它紧压在我的心上，因此花谢了。

泉为什么干了呢？

我筑起一道堤把它拦起给我使用，因此泉干了。

琴弦为什么断了呢？

我强弹一个它力不能胜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

53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不是来求乞的。

只为要消磨时光，我才来站在你院边的篱外。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没有从你园里采走一朵玫瑰，没有摘下一颗果子。

我谦卑地在任何生客都可站立的路边棚下，找个荫蔽。

我没有采走一朵玫瑰。

是的，我的脚疲乏了，骤雨又落了下来。

风在摇曳的竹林中呼叫。

云阵像败退似的跑过天空。

我的脚疲乏了。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或是你在门口等什么人。

闪电昏眩了你看望的目光。

我怎能知道你会看到站在黑暗中的我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

白日过尽，雨势暂停。

我离开你园畔的树荫和草地上的座位。

日光已暗；关上你的门户吧；我走我的路。

白日过尽了。

54

市集已过，你在夜晚急急地提着篮子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都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月亮从村树隙中下窥。

唤船的回声从深黑的水上传到远处野鸭睡眠的泽沼。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双眼上。

鸦巢已静，竹叶的微语也已沉默。

劳动的人们从田间归来，把席子展铺在院子里。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55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烈日当空。

当你走的时候，我已做完了工作，坐在凉台上。

不定的风吹来，含带着许多远野的香气。

鸽子在树荫中不停地叫唤，一只蜜蜂在我屋里飞着，嗡出许多远野的消息。

村庄在午热中入睡了。路上无人。

树叶的声音时起时息。

我凝望天空，把一个我知道的人的名字织在蔚蓝里，当村庄在午热中入睡的时候。

我忘记把头发编起。困倦的风在我颊上和它嬉戏。

河水在荫岸下平静地流着。

懒散的白云动也不动。

我忘了编起我的头发。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路上尘土灼热，田野在喘息。

鸽子在密叶中呼唤。

我独坐在凉台上，当你走的时候。

56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

你为什么把我挑选出来，把我从日常生活的凉荫中带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爱是神圣的。它像宝石般在隐藏的心的朦胧里放光。在奇异的日光中，它显得可怜地晦暗。

啊，你打碎我心的盖子，把我战栗的爱情拖到空旷的地方，把那阴暗的藏我心巢的一角永远破坏了。

别的女人和从前一样。

没有一个人窥探到自己的最深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哭泣、谈话、工作。她们每天到庙里去，点上她们的灯，还到河中取水。

我希望能从无遮拦的颤羞中把我的爱情救出，但是你掉头不顾。

是的，你的前途是远大的，但是你把我的归路切断了，让我在世界的无睫毛的眼睛日夜瞪视之下赤裸着。

57

我采了你的花，啊，世界！

我把它压在胸前，花刺伤了我。

日光渐暗，我发现花儿凋谢了，痛苦却存留着。

许多有香有色的花又将来到你这里，啊，世界！

但是我采花的时代过去了，黑夜悠悠，我没有了玫瑰，只有痛苦存留着。

58

有一天早晨，一个盲女来献给我一串盖在荷叶下的花环。

我把它挂在颈上，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吻了她，说：“你和花朵一样地盲目。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59

啊，女人，你不但是神的，而且是人的手工艺品，他们永远从心里用美来打扮你。

诗人用比喻的金线替你织网，画家们给你的身形以永新的不朽。

海献上珍珠，矿献上金子，夏日的花园献上花朵来装扮你，覆盖你，使你更加美妙。

人类心中的愿望，在你的青春上洒上光荣。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60

在生命奔腾怒吼的中流，啊，石头雕成的“美”，你冷静无言，独自超绝地站立着。

“伟大的时间”依恋地坐在你脚边低语说：

“说话吧，对我说话吧，我爱，说话吧，我的新娘！”

但是你的话被石头关住了，啊，“不动的美”！

61

安静吧，我的心，让别离的时间甜柔吧。

让它不是个死亡，而是圆满。

让爱恋融入记忆，痛苦融入诗歌吧。

让穿越天空的飞翔在巢上敛翼中终止。

让你双手的最后的接触，像夜中的花朵一样温柔。

站住一会吧，啊，“美丽的结局”，用沉默说出最后的话语吧。

我向你鞠躬，举起我的灯来照亮你的归途。

62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她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她爱养的孔雀在架上昏睡，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她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面前。

她抬起一双大眼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道："你好吗，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叫什么名字。

眼泪在她眼中闪光，她向我伸出右手。我握住她的手静默地站着。

我们的灯在晚风中颤摇着熄灭了。

63

行路人，你必须走吗？

夜是静寂的，黑暗在树林上昏睡。

我们的凉台上灯火辉煌，繁花鲜美，青春的眼睛还清醒着。

你离开的时间到了吗？

行路人，你必须走吗？

我们不曾用恳求的手臂来抱住你的双足。

你的门开着。你的立在门外的马，也已上了鞍鞯。

如果我们想拦住你的去路，也只是用我们的歌曲。

如果我们曾想挽留你，也只是用我们的眼睛。

行路人，我们没有希望留住你，我们只有眼泪。

在你眼里发光的是什么样的不灭之火？

在你血管中奔流的是什么样的不宁的热力？

从黑暗中有什么召唤在引动你？

你从天上的星星中，念到什么可怕的咒语，就是黑夜沉默而异样地走进你心中时带来的那个密封的秘密的消息？

如果你不喜欢那热闹的集会，如果你需要安静，困乏的心啊，我们就吹灭灯火，停止琴声。

我们将在风叶声中静坐在黑暗里，倦乏的月亮将在你窗上洒上苍白的光辉。

啊，行路人，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中夜的心中和你接触了呢？

64

我在大路灼热的尘土上消磨了一天。

现在，在晚凉中我敲着一座小庙的门。这庙已经荒废倒塌了。

一棵愁苦的菩提树，从破墙的裂缝里伸展出饥饿的爪根。

从前曾有过路人到这里来洗疲乏的脚。

他们在新月的微光中在院里摊开席子，坐着谈论异地的风光。

早起他们精神恢复了，鸟声使他们欢悦，友爱的花儿在道边向他们点首。

但是当我来的时候没有灯在等待我。

只有残留的灯烟熏污的黑迹，像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视着我。

萤虫在涸池边的草里闪烁，竹影在荒芜的小径上摇曳。

我在一天之末做了没有主人的客人。

在我面前的是漫漫的长夜，我疲倦了。

65

又是你呼唤我吗？

夜来到了，困乏像爱的恳求用双臂围抱住我。

你叫我了吗？

我已把整天的工夫给了你，残忍的主妇，你还定要掠夺我的夜晚吗？

万事都有个终结，黑暗的静寂是个人独有的。

你的声音定要穿透黑暗来刺激我吗？

难道你门前的夜晚没有音乐和睡眠吗？

难道那翅翼不响的星辰，从来不攀登你的不仁之塔的上空吗？

难道你园中的花朵，永不在绵软的死亡中堕地吗？

你定要叫我吗，你这不安静的人？

那就让爱的愁眼，徒然地因着盼望而流泪。

让灯盏在空屋里点着。

让渡船载那些困乏的工人回家。

我把梦想丢下，来奔赴你的召唤。

66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褐黄的头发乱蓬蓬地蒙着尘土，身体瘦得像个影子。他双唇紧闭，就像他的紧闭的心门。他的烧红的眼睛就像萤火虫的灯亮在寻找他的爱侣。

无边的海在他面前怒吼。

喧哗的波浪，在不停地谈论那隐藏的珠宝，嘲笑那不懂得它们的意思的愚人。

也许现在他不再有希望了，但是他不肯休息，因为寻求变成他的生命——

就像海洋永远向天伸臂要求不可得到的东西——

就像星辰绕着圈走，却要寻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目标——

在那寂寞的海边，那头发垢乱的疯子，也仍旧徘徊着寻找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村童走上来问："告诉我，你腰上的那条金链是从哪里来的呢？"

疯子吓了一跳——那条本来是铁的链子真的变成金的了；这不是一场梦，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的。

他狂乱地敲着自己的前额——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在他的不知不觉之中得到成功了呢？

拾起小石去碰碰那条链子，然后不看看变化与否，又把它扔掉，这已成了习惯；就是这样，这疯子找到了又失掉了那块点金石。

太阳西沉，天空灿金。

疯子沿着自己的脚印走回，去寻找他失去的珍宝。他气力尽消，身体弯曲，他的心像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萎垂在尘土里了。

67

虽然夜晚缓步走来，让一切歌声停息；

虽然你的伙伴都去休息而你也倦乏了；

虽然恐怖在黑暗中弥漫，天空的脸也被面纱遮起；

但是，鸟儿，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这不是林中树叶的阴影，这是大海涨溢，像一条深黑的龙蛇。

这不是盛开的茉莉花的跳舞，这是闪光的水沫。

啊，何处是阳光下的绿岸，何处是你的窝巢？

鸟儿，啊，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长夜躺在你的路边，黎明在朦胧的山后睡眠。

星辰屏息地数着时间，柔弱的月儿在夜中浮泛。

鸟儿，啊，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对于你，这里没有希望，没有恐怖。

这里没有消息，没有低语，没有呼唤。

这里没有家，没有休息的床。

这里只有你自己的一双翅翼和无路的天空。

鸟儿，啊，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68

没有人永远活着，兄弟，没有东西可以经久。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个旧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那条长的旅程。

一个单独的诗人，不必去唱一支旧歌。

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

弟兄，把这个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必须有一段完全的停歇，好把“圆满”编进音乐。

生命向它的黄昏下落，为了沉浸于金影之中。

必须从游戏中把“爱”召回，去饮忧伤之酒，再去生于泪天。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忙去采花，怕被过路的风偷走。

去夺取稍纵即逝的接吻，使我们血液奔流双目发光。

我们的生命是热切的，愿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离别之钟。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握一件事物，揉碎它又把它丢在地上。

时间急速地走过，把梦幻藏在裙底。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只有几天恋爱的工夫。

若是为工作和劳役，生命就变得无尽的漫长。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美对我们是甜柔的，因为她和我们生命的快速调子应节舞蹈。

知识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不会有时间去完成它。

一切都在永生的天上做完。但是大地的幻象的花朵，却被死亡保持得永远新鲜。

弟兄，把这谨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69

我要追逐金鹿。

你也许会讪笑，我的朋友，但是我追求那逃避我的幻象。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要追逐金鹿。

你到市场采买，满载着回家，但不知从何时何地一阵无家之风吹到我身上。

我心中无牵无挂；我把一切所有都撇在后面。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在追逐金鹿。

70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怒号，大雨倾注。

浑水像小河般流溢，把我的船冲没了。

我心里难过地想：这风暴是故意来破坏我的快乐的，它的一切恶意都是对着我的。

今天，七月的阴天是漫长的，我在默忆我生命中以我为失败者的一切游戏。

我抱怨命运，因为它屡次戏弄了我，当我忽然忆起我的沉在沟里的纸船的时候。

71

白日未尽，河岸上的市集未散。

我只恐我的时间浪掷了，我的最后一文钱也丢掉了。

但是，没有，我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买卖做完了。

两边的手续费都收过了，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但是，看门的，你要你的辛苦钱吗？

别怕，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风声宣布着风暴的威胁。西方低垂的云影预报着恶兆。

静默的河水在等候着狂风。

我怕被黑夜赶上，急忙过河。

啊，船夫，你要收费！

是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路边树下坐着一个乞丐。可怜啊，他含着羞怯的希望看着我的脸！

他以为我富足地携带着一天的利润。

是的，兄弟，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色愈深，路上静寂。萤火在草间闪烁。

谁以悄悄的蹑步在跟着我？

啊，我知道，你想掠夺我的一切获得。我必不使你失望！

因为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半到家。我两手空空。

你带着切望的眼睛，在门前等我，无眠而静默。

像一只羞怯的鸟，你满怀热爱地飞到我胸前。

哎，哎，我的神，我还有许多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72

用了几天的苦工，我盖起一座庙宇。这庙里没有门窗，墙壁是用层石厚厚地垒起的。

我忘掉一切，我躲避大千世界，我神注目夺地凝视着我安放在龛里的偶像。

里面永远是黑夜，以香油的灯盏来照明。

不断的香烟，把我的心缭绕在沉重的螺旋里。

我彻夜不眠，用扭曲混乱的线条在墙上刻画出一些奇异的图形——生翼的马，人面的花，四肢像蛇的女人。

我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线之路，使鸟的歌声，叶的细语，或村镇的喧嚣得以进入。

在沉黑的仰顶上，唯一的声音是我礼赞的回响。

我的心思变得强烈而镇定，像一个尖尖的火焰。我的感官在狂欢中昏晕。

我不知时间如何度过，直到巨雷震劈了这座庙宇，一阵剧痛刺穿我的心。

灯火显得苍白而羞愧；墙上的刻画像是被锁住的梦，无意义地瞪视着，仿佛要躲藏起来。

我看着龛上的偶像，我看见它微笑了，和神的活生生的接触，它活了起来。被我囚禁的黑夜，展起翅来飞逝了。

73

无量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耐心的微黑的尘土母亲。

你操劳着来填满你孩子们的嘴，但是粮食是很少的。

你给我们的欢乐礼物，永远不是完全的。

你给你孩子们做的玩具，是不牢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渴望，但是我能为此就背弃你吗？

你的含着痛苦阴影的微笑，对我的眼睛是甜柔的。

你的永不满足的爱，对我的心是亲切的。

从你的胸乳里，你是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来哺育我们，因此你的眼睛永远是警醒的。

你累年积代地用颜色和诗歌来工作，但是你的天堂还没有盖起，仅有天堂的愁苦的意味。

你的美的创造上蒙着泪雾。

我将把我的诗歌倾注入你无言的心里，把我的爱倾注入你的爱中。

我将用劳动来礼拜你。

我看见过你的温慈的面庞，我爱你的悲哀的尘土，大地母亲。

74

在世界的谒见堂里，一根朴素的草叶，和阳光与夜半的星辰坐在同一条毡褥上。

我的诗歌，也这样地和云彩与森林的音乐，在世界的心中平分席次。

但是，你这富有的人，你的财富，在太阳的喜悦的金光和沉思的月亮的柔光这种单纯的光彩里，却占不了一份。

包罗万象的天空的祝福，没有洒在它的上面。

等到死亡出现的时候，它就苍白枯萎，碎成尘土了。

75

夜半，那个自称的苦行人宣告说：“弃家求神的时候到了。啊，谁把我牵住在妄想里这么久呢？”

神低声说：“是我。”但是这个人的耳朵是塞住的。

你的妻子和吃奶的孩子一同躺着，安静地睡在床的那边。

这个人说：“什么人把我骗了这么久呢？”

声音又说：“是神。”但是他听不见。

婴儿在梦中哭了，挨向他的母亲。

神命令说：“别走，傻子，不要离开你的家。”但是他还是听不见。

神叹息又委屈地说：“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

76

庙前的集会正在进行。从一早起就下雨，这一天快过尽了。

比一切群众的欢乐还光辉的，是一个花一文钱买到一个棕叶哨子的小女孩的光辉的微笑。

哨子的尖脆欢乐的声音，在一切笑语喧哗之上飘浮。

无尽的人流挤在一起，路上泥泞，河水在涨，雨在不停地下着，田地都没在水里。

比一切群众的烦恼更深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烦恼——他连买那根带颜色的小棍的一文钱都没有。

他苦闷的眼睛望着那间小店，使得这整个人类的集会变成可悲悯的。

77

西乡来的工人和他的妻子正忙着替砖窑挖土。

他们的小女儿到河边的渡头上；她无休无息地擦洗锅盘。

她的小弟弟，光着头，赤裸着黧黑的涂满泥土的身躯，跟着她，听她的话，在高高的河岸上耐心地等着她。

她顶着满瓶的水，平稳地走回家去，左手提着发亮的铜壶，右手拉着那个孩子——她是妈妈的小丫头，繁重的家务使她变得严肃了。

有一天我看见那赤裸的孩子伸着腿坐着。

他姐姐坐在水里，用一把土在转来转去地擦洗一把水壶。

一只毛茸茸的小羊，在河岸上吃草。

它走近这孩子身边，忽然大叫了一声，孩子吓得哭喊起来。

他姐姐放下水壶跑上岸来。

她一只手抱起弟弟，一只手抱起小羊，把她的爱抚分成两半，人类和动物的后代在慈爱的连接中合一了。

78

在五月天里，闷热的正午仿佛无尽地悠长。干地在灼热中渴得张着口。

当我听到河边有个声音叫道：“来吧，我的宝贝！”

我合上书开窗外视。

我看见一只皮毛上尽是泥土的大水牛，眼光沉着地站在河边；一个小伙子站在没膝的水里，在叫它去洗澡。

我高兴而微笑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甜柔的接触。

79

我常常思索，人和动物之间没有语言，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

在元古创世的清晨，通过哪一条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他们的心曾彼此访问过。

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他们不变的足印的符号并没有消灭。

可是忽然在这无言的音乐中，那模糊的记忆清醒起来，动物用温柔的信任注视着人的脸，人也用嘻笑的感情下望着它的眼睛。

好像两个朋友戴着面具相逢，在伪装下彼此模糊地互认着。

80

用一转的秋波，你能从诗人的琴弦上夺去一切诗歌的财富，美妙的

女人！

但是你不愿听他们的赞扬，因此我来颂赞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头在你脚前俯伏。

但是你愿意崇拜的是你所爱的没有名望的人们，因此我崇拜你。

你的完美的双臂的接触，能在帝王的荣光上加上光荣。

但你却用你的手臂去扫除尘土，使你微贱的家庭整洁，因此我心中充满了钦敬。

81

你为什么这样低声地对我耳语，啊，“死亡”，我的“死亡”？

当花儿晚谢，牛儿归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边，说出我不了解的话语。

难道你必须用昏沉的微语和冰冷的接吻来向我求爱，来赢得我心吗，啊，“死亡”，我的“死亡”？

我们的婚礼不会有铺张的仪式吗？

在你褐黄的鬈发上不系上花串吗？

在你前面没有举旗的人么？你也没有通红的火炬，使黑夜像着火一样地明亮吗，啊，“死亡”，我的“死亡”？

你吹着法螺来吧，在无眠之夜来吧。

给我穿上红衣，紧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让你的驾着急躁嘶叫的马的车辇，准备好等在我门前吧。

揭开我的面纱骄傲地看我的脸吧，啊，“死亡”，我的“死亡”。

82

我们今夜要做“死亡”的游戏，我的新娘和我。

夜是深黑的，空中的云霾是翻腾的，波涛在海里咆哮。

我们离开梦的床榻，推门出去，我的新娘和我。

我们坐在秋千上，狂风从后面猛烈地推送我们。

我的新娘吓得又惊又喜，她颤抖着紧靠在我的胸前。

许多日子我温存服侍她。

我替她铺一个花床，我关上门不让强烈的光射在她眼上。

我轻轻地吻她的嘴唇，软软地在她耳边低语，直到她困倦得半入昏睡。

她消失在模糊的无边甜柔的云雾之中。

我摩抚她，她没有反应；我的歌唱也不能把她唤醒。

今夜，风暴的召唤从旷野来到。

我的新娘颤抖着站起，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她的面纱飘动，她的花环在胸前窸窸作响。

死亡的推送把她摇晃活了。

我们面面相看，心心相印，我的新娘和我。

83

她住在玉米地边的山畔，靠近那股嘻笑着流经古树的庄严的阴影的清泉。女人们提罐到这里来装水，过客们在这里谈话休息。她每天随着潺潺的泉韵工作幻想。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云中的山上下来；他的头发像醉蛇一样的纷乱。我们惊奇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只坐在喧闹的水边，沉默地望着她的茅屋。我们吓得心跳。到了夜里，我们都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的微笑的脸哪里去了呢？

空罐立在地上，她屋角的灯，油尽火灭了。没有人晓得在黎明以前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个陌生人也不见了。

到了五月，阳光渐强，冰雪化尽，我们坐在泉边哭泣。我们心里想："她去的地方有泉水吗，在这炎热焦渴的天气中，她能到哪里去取水呢？"我们惶恐地对问："在我们住的山外还有地方吗？"

夏天的夜里，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空屋里，没有点上的灯仍在那里立着。忽然间那座山峰，像帘幕拉开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啊，那是她来了。你好吗，我的孩子？你快乐吗？在无遮的天空下，你有个阴凉的地方吗？可怜啊，我们的泉水不在这里供你解渴。"

“那边还是那个天空，”她说，“只是不受屏山的遮隔——也还是那股流泉长成江河——也还是那片土地伸广变成平原。”“一切都有了，”我叹息说，“只有我们不在。”她含愁地笑着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我醒起听见泉流潺潺，杉树的叶子在夜中沙沙地响着。

84

黄绿的稻田上掠过秋云的阴影，后面是狂追的太阳。

蜜蜂被光明所陶醉，忘了吸蜜，只痴呆地飞翔嗡唱。

河里岛上的鸭群，无缘无故地欢乐地吵闹。

我们都不回家吧，兄弟们，今天早晨我们都不去工作。

让我们以狂风暴雨之势占领青天，让我们飞奔着抢夺空间吧。

笑声飘浮在空气上，像洪水上的泡沫。

弟兄们，让我们把清晨浪费在无用的歌曲上面吧。

85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从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

开起门来四望吧。

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你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飞鸟集

吴岩译

一

夏天离群飘泊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鸣啭歌唱，一会儿又飞走了。

而秋天的黄叶无歌可唱，飘飘零零，叹息一声，落在窗前了。

二

世界上的一群小小飘泊者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足印吧。

三

世界面对它的情人，脱下了它广大的面具。

世界便变小了，小得像一支歌，像永恒的一吻。

四

大地的泪水，使大地的微笑永远如花吐蕊。

五

浩瀚的大沙漠，正为一叶青草的爱而热情如焚，可青草摇摇头，大笑着飞走了。

六

如果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你也将为错过繁星而黯然神伤。

七

跳舞的流水，泥沙在你的途中要求你的歌声和你的奔腾流动。你愿意带着跛足的泥沙一起奔流吗？

八

她那有所思慕的脸，犹如夜间的雨，萦回在我的梦境里。

九

我们一度梦见彼此是陌路人。

醒来时发现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一〇

悲伤在我的心里归于平静，仿佛黄昏进入寂静的森林。

一一

某些看不见的手指，仿佛悠闲的轻风，正在我的心上掀起微波荡漾的乐声。

一二

“大海啊，你说的是什么语言？”

“永远是疑问的语言。”

“天空啊，你答的是什么语言？”

“永远沉默的语言。”

一三

我的心，静听世界的低声细语吧，它以此向你求爱。

一四

创造的神秘是伟大的，犹如夜的黑暗。而知识之为幻影，则如早晨的雾霭。

一五

别因为悬崖高高在上而让你的爱情坐在悬崖上。

一六

今天早晨我坐在窗口，世界像一个过客，在窗口暂停片刻，朝我点点头就走了。

一七

这些零零星星的思绪，是绿叶的萧萧飒飒；它们在我的心灵里，自有其欢乐的窃窃细语。

一八

你的真相你见不到，你见到的是你的影子。

一九

我的主啊，我的愿望都是傻里傻气的家伙，他们大叫大闹着越过你的歌声。

让我只是侧耳静听。

二〇

我不能选择最好的。

而是最好的选中我。

二一

把灯背在背上的人们，把他们的黑影投在自己的前面。

二二

我的存在便是惊讶的事层出不穷，这就是人生。

二三

“我们是绿叶萧萧，有个回答暴风骤雨的嗓音；可你是谁呢，那么默默无声？”

“我不过是一朵花儿。”

二四

休息之从属于工作，正如眼睑之从属于眼睛。

二五

人是个天生的孩子，人的力量是生长壮大的力量。

二六

神指望我们有所答谢的，乃是为了神送给我们的繁花，倒不是为了太阳和大地。

二七

光明，像个赤身裸体的孩子，在苍翠树叶间快乐地游戏，却不知道人能撒谎欺骗。

二八

美啊，要在爱里发现你自己，可别到镜子的阿谀里去乱找。

二九

我的心，以其波涛冲击世界的海岸，以其泪水在海岸上签名留言：“我爱你。”

三〇

“明月，你在等待什么呢？”

“向我必须让位给它的太阳致敬。”

三一

树木长到了我的窗口，仿佛是喑哑大地的思慕的声音。

三二

神，对自己的清晨，也感到新鲜惊奇。

三三

生命，从世界向它提出的要求里找到财富，从爱情向它提出的要求里找到价值。

三四

河床干涸了，并不因它的过去而得到感谢。

三五

飞鸟希望自己是一片彩云，

彩云希望自己是一只飞鸟。

三六

瀑布唱道：“我找到自由时，也就找到了歌。”

三七

我说不出这心为什么这样默默无言、意兴阑珊。

乃是为了这心从来不要求，从来不明白，也从来不记得的小小需要。

三八

妇人，你忙碌于家务劳动时，你的四肢载歌载舞，仿佛汩汩奔流于卵石之间的山涧。

三九

太阳越过西方的海洋时，向东方留下它最后的敬礼。

四〇

别因为你食欲不振而责备你的食物。

四一

树木好比大地的向往思慕之情，踮起脚尖窥视天空。

四二

你莞尔微笑，对我默默无言；可我觉得，我为此情此境，已经等待很长久了。

四三

海里的游鱼是静默的，陆上的走兽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鸣啭着的。

但，大海的静默，陆地的喧闹，天空的音乐，人都兼而有之。

四四

世界在依依不舍的心弦上奔腾而过，便弹出凄婉的音乐。

四五

他把他的武器当作神明。

他的武器胜利时，他自己也就失败了。

四六

上帝在创造世界中发现他自己。

四七

阴影戴着面纱，踏着悄没声儿的爱的步子，秘密而温顺地跟随着光明。

四八

繁星可不怕显得像流萤。

四九

神啊，我感谢你：我压根儿不是权力的轮子，而是同那些被这种轮子碾得粉碎的活人们在一起的。

五〇

敏锐而不宽宏的心灵，执着于每一点，却毫无进展。

五一

你的偶像被摔散在尘土中了，这证明神的尘土也比你的偶像伟大。

五二

人不能在他的历史中自然而然地显示他自己，而是在历史中拼搏着崭露头角。

五三

玻璃灯责备瓦灯，因为瓦灯管他叫表兄，这时月亮升起来了，玻璃灯却做作地露出温文尔雅的微笑，呼唤月亮道：“我的亲爱的，亲爱的姐姐。”

五四

仿佛海鸥与海涛相遇，我们相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海涛滚滚流去，我们也分手走开了。

五五

我的白昼已经穷尽了，我像是一条拖上了海滩的小船，静听着黄昏涨潮的舞曲。

五六

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奉献生命才能挣得生命。

五七

我们大为谦逊之时离伟大最近。

五八

麻雀为孔雀尾巴负担过重而担忧。

五九

切勿惧怕瞬间——永恒之音如是吟咏。

六〇

飓风在无路处寻找捷径，又在乌有乡突然停止寻觅。

六一

朋友，在我自己的杯子里饮我的酒吧。

倒入别人的杯子时，这酒的泡沫的花环便丧失无遗了。

六二

“完善”为了对“不完善”的深情热爱，把自己装饰得美丽动人。

六三

神对人说：“我为了医治你，才使你吃点皮肉之苦；为了爱你，才惩罚你。”

六四

感谢灯火带来光明，可别忘了掌灯者正耐心地持之以恒地站在黑暗中哩。

六五

小草，你的脚步是小小的，但你脚下的土地是归你所有的。

六六

稚嫩的花绽开蓓蕾，嚷道：“亲爱的世界，请勿凋谢啊。”

六七

神对大王国感到厌烦，对小花朵却从不厌烦。

六八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经得起。

六九

“我欢欢喜喜地奉献我全部的水，”瀑布歌唱道，“尽管对于口渴者，一点儿水也就够了。”

七〇

在不断爆发的狂喜中，把那些花朵抛起来的劲头儿，究竟其源泉在哪儿呢？

七一

樵夫的斧头，向树木乞求斧柄。

树木将柄给它。

七二

这蒙着雾和雨的茕独的黄昏，我在我心的孤寂里，感觉到了它的叹息。

七三

贞操是产生于爱情充沛的一种财富。

七四

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峦的心上游戏，创造出了种种惊人的美丽。

七五

我们把世界误读了，倒说世界欺骗我们。

七六

诗人之风，越过海洋和森林，去探索他自己的声音。

七七

每个孩子出生时，都带来讯息：神还没有对人失望灰心。

七八

芳草在大地上寻找它的伙伴们。

树木在天空里寻求它的孤寂。

七九

人设置防寨防范他自己。

八〇

我的朋友，你的语声萦回在我的心里，仿佛低沉的海涛回荡在屏息静听的松林里。

八一

这黑暗之不可见的火焰，它的火花是繁星，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呢？

八二

让生丽若夏花而死美如秋叶。

八三

想行善的，叩门；而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哩。

八四

死则众多合而为一，生则一化为众多。

神死则宗教合而为一。

八五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因而艺术家既是自然的奴隶，又是自然的主人。

八六

“啊，果实，你离我多远？”

“啊，花朵，我藏在你心里。”

八七

这种渴慕之情，是给予黑暗中感觉得到，白昼却看不见的那一位的。

八八

露珠对湖水说：“你是团团荷叶下的大露珠，我是荷叶上的小露珠。”

八九

剑鞘保护剑的锋利，满足于自己的迟钝。

九〇

在黑暗中仿佛浑然一体的，在亮光里显得多种多样。

九一

大地借助于芳草萋萋，显示它自己的殷勤好客。

九二

树叶的生与死，乃是涡流的急速回旋，而这涡流的更加广大的圈子，倒是慢悠悠地在星辰之间运行。

九三

权力对世界说道：“你是属于我的。”

世界把权力囚禁在她的御座下。

爱对世界说道：“我是属于你的。”

世界给爱以出入她宫室的自由。

九四

雾像是大地的愿望；

它遮住了大地原来大声呼唤的太阳。

九五

莫出声，我的心，这些参天大树都是祈祷者啊。

九六

片刻的喧嚣，竟嘲笑上帝永恒的音乐。

九七

我想起了过去漂浮在生与爱与死的逝川上的、现在已被忘却的许多别的时代，于是我便感觉到了离开尘世的自由。

九八

我灵魂的悲哀，乃其新娘的面纱；

等待着在黑夜里把它揭掉。

九九

“死”的烙印赋予“生命”的钱币以价值，使之能用生命来购买真正宝贵的东西。

一〇〇

云谦逊地站在天空一隅。

晨光给云戴上壮丽的王冠。

一〇一

尘土受到侮辱，却报之以繁花。

一〇二

不用滞留采花保存，只管往前走去，一路上百花自会盛开的。

一〇三

根是长入地下的丫枝。

丫枝是伸向空中的根。

一〇四

遥远的夏季的音乐，余音缭绕着秋季，在寻访它的旧巢。

一〇五

别从你口袋里掏出功绩来借给你的朋友，那是对他的侮辱。

一〇六

无名日子的感触，我至今耿耿于怀，正如苍苔黏附在老树的周身。

一〇七

回声嘲笑原声，以此证明它才是原声。

一〇八

发财的人夸口得到神的特殊恩宠之时，神却引以为耻了。

一〇九

我把自己的阴影投在我的道路上，因为我有一盏尚未点亮的灯。

一一〇

人走进喧闹的人群，是要淹没自己的沉默的叫嚷。

一一一

衰竭的结局是死亡，而圆满的结局则臻于无穷。

一一二

太阳穿朴素的光明之袍。彩云衣饰华丽。

一一三

群山如儿童成群，大叫大喊，高举双手，要捉住天上的繁星。

一一四

尽管路上摩肩接踵，道路是寂寞的，因为它得不到爱。

一一五

权力以其倒行逆施自夸，飘落的黄叶和路过的行云，都在讥笑它。

一一六

今天大地在阳光里对我嘤嘤而鸣，像一个正在纺纱的女人，用一种已被忘却的语言，吟唱古代的民歌。

一一七

草叶无愧于它所生长的伟大世界。

一一八

梦是个非说话不可的妻子。

睡眠是个默默容忍的丈夫。

一一九

黑夜亲吻逐渐逝去的白昼，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我是死亡，是你的母亲，我要给予你新生。”

一二〇

黑夜，我感觉到你的美了：你美如一个被热爱的女人把灯灭了的时候。

一二一

我带到我的世界里来的，是使衰落了的大千世界繁荣起来的东西。

一二二

亲爱的朋友，多少个暮色深沉的黄昏里，我在这海滩上谛听着海涛澎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你那伟大思想的沉默境界。

一二三

飞鸟以为带着鱼儿在天空中飞一趟是一大善举。

一二四

“你在月亮里把你的情书捎给了我，”黑夜对太阳说，

“我把我的回答——泪水——留在芳草上。”

一二五

伟人是个天生的儿童；伟人去世时就把他伟大的童年奉献给世界。

一二六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

一二七

蜜蜂从花中吮蜜，临行殷殷道谢。

艳丽的蝴蝶可满以为花儿应该感谢她哩。

一二八

当你并不是等着要说出完整周密的真理时，把话说出来是容易的。

一二九

“可能”问“不可能”道：“你的寓所在哪儿？”

“不可能”回答道：“在无能为力者的梦里。”

一三〇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那么，真理也要被排斥了。

一三一

我听见我内心悲哀的背后，有些东西在飒飒地响——可我瞧不见它们。

一三二

闲暇有所活动便是工作。

平静大海动荡即成波涛。

一三三

绿叶恋爱时开花。

花朵崇拜时结实。

一三四

地下的树根使枝头果实累累，却丝毫不求报酬。

一三五

这下雨的黄昏，风也无休无止。

我望着树枝摇曳生姿，沉思着万物的伟大。

一三六

年夜的风风雨雨，像个高高大大的儿童，在不合时宜的黑暗中醒来，开始玩耍和高声喊叫。

一三七

啊，大海，暴风雨的孤寂的新娘，你白白地涌起洪波追随你的爱人了。

一三八

文字对工作说：“我对我的空虚感到惭愧。”

工作对文字说：“我见到你时便知道我多么贫乏。”

一三九

时间是变化的财富，然而时钟拙劣的模仿，却只有变化而毫无财富。

一四〇

真理穿着事实的衣服，觉得太拘束；

改穿想象的衣服，行动便自由自在了。

一四一

啊，道路，我这儿那儿奔波时，对你感到厌倦；如今你带领着我到各处去时，我便深情地爱上了你，同你结合在一起了。

一四二

让我设想，在那些繁星之中，有一颗星，是指引我的生命穿过我所不知道的黑暗的。

一四三

妇人，你文雅的手指，接触了我杂乱的东西；井然的秩序，便像音乐似的产生了。

一四四

一个悲伤的声音营巢于岁月的废墟里。

它在夜间向我唱道：“我爱你。”

一四五

熊熊燃烧的火，以其光焰警告我切勿靠拢，

把我从潜藏在死灰下的余烬中救出来吧。

一四六

我有我的繁星在天空里，

但是，唉，我屋里的小灯却没有点亮。

一四七

死文字的尘土沾染着你，

以缄默洗净你的灵魂吧。

一四八

生命里留下了裂缝，从裂缝里传来死亡的哀乐。

一四九

世界在清晨便敞开它光明的心房了。

出来吧，我的心，带着你的深情去和它相会。

一五〇

我的思想随着闪烁的绿叶而闪烁，我的心随着阳光的爱抚而歌唱，我的生命乐于随同万物浮游于空间的蔚蓝里，时间的墨黑里。

一五一

神的伟大力量，是在温和的惠风里，不是在风狂雨暴里。

一五二

这是一个梦，梦中事物散乱，都压迫着我。我醒来时将发现它们都已聚拢在你身边，而我也将自由自在。

一五三

“谁来接替我的职责呢？”西下的夕阳问道。“我的主人，我将尽我所能地去干。”瓦灯说。

一五四

采摘花瓣，可收集不了花的美。

一五五

沉默将吸收你的语声，一如鸟巢容纳睡鸟。

一五六

伟大的，不怕与弱小的同行。

中庸的，却远而避之。

一五七

黑夜悄悄地促使繁花盛开，让白昼去获得感谢。

一五八

权势把牺牲者的痛苦挣扎看作是忘恩负义。

一五九

我们为功德圆满而高兴时，便能欣然与我们的果实分手了。

一六〇

雨点亲吻大地，低声说道：“我们是你怀乡思家的孩子，妈妈，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身边来了。”

一六一

蛛网假装要捕捉露珠，把苍蝇逮住了。

一六二

爱！你手执燃烧着的痛苦之灯来临时，我瞧得见你的脸，而且以你为幸福。

一六三

“有学问的人说，你们的光芒总有一天要熄灭的。”萤火虫对繁星说。

繁星不作答复。

一六四

在黄昏的薄暗中，某些黎明的鸟，飞到我的沉默之巢里。

一六五

思想掠过我的心头像一群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到它们振翅鼓翼的声音。

一六六

沟渠总爱这样想：河流之所以存在，是专为给沟渠供水的。

一六七

世界以其痛苦亲吻我的灵魂，要求我报之以歌唱。

一六八

压迫我的，究竟是我那竭力要出去闯荡的灵魂，还是正在叩我的心扉要想进来的那世界的灵魂呢？

一六九

思想以自己的语言文字喂养自己，逐渐长大。

一七〇

我以我的心为容器，浸入这静默的时辰里，容器便盛满了爱。

一七一

你们或者有工作要做，或者没有工作，两者必居其一。

当你们不得不说："让我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就会开始胡搞一气了。

一七二

向日葵羞于承认无名的花儿是她的亲戚。

旭日东升，却向它微笑着说道："你好么，我的小宝贝。"

一七三

"谁像命运一样鞭策我前进？"

"'我自己'，跨在我背上逼着哩。"

一七四

云霓将水注满江河的杯子，自己躲藏在遥远的丛山里。

一七五

我一路走回去时，壶里的水洒了出来，带到家里已所剩无几了。

一七六

杯中的水是亮闪闪的，海里的水是黑沉沉的。

小道理可用文字说清楚，大道理却只有伟大的沉默。

一七七

你的微笑是你自己田野里的鲜花，你的谈吐是你自己的山上松林萧萧瑟瑟；但你的心是个我们大家都熟稔的女人。

一七八

我留给我心爱的人们的，是些小玩意儿——伟大的东西是留给大家的。

一七九

妇人，你以你泪水的深渊包围着世界的心，正如大海环绕着陆地。

一八〇

阳光以微笑向我问好。

雨——阳光的悲伤的妹妹——同我的心絮絮细语。

一八一

我的白昼之花，落下了它那被人遗忘的花瓣。

于是这花在黄昏里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一八二

我像是夜间的道路，在寂静里谛听着记忆中的足音。

一八三

在我看来，黄昏的天空，好比一扇窗子，一盏点亮的灯，灯下的一次等待。

一八四

过分忙于做善事的，找不到时间做善人。

一八五

我是秋云，雨都落尽了，在成熟的稻田里看到了我的功德圆满。

一八六

他们憎恨，他们残杀，人倒称赞他们。

然而神羞惭不遑，赶紧把有关的回忆埋藏在青草下面。

一八七

脚趾是已经舍弃其过去的手指。

一八八

黑暗是在朝光明走去，然而盲目却是在朝死亡走去。

一八九

主人宠爱备至的小狗，怀疑宇宙在阴谋篡夺它所处的地位。

一九〇

安安静静地坐着吧，我的心，别扬起尘土，引起骚动。

让世界自己觅路走到你的身边。

一九一

弓在射出箭去之前，对箭低声说道：“你的自由乃是我的自由。”

一九二

妇人，你的笑声里自有生命之泉的音乐。

一九三

一个充满逻辑的头脑，好比一把处处都有锋刃的刀。

它使运用它的手流血。

一九四

神对人间灯光的爱，超过了神对自己的伟大星辰的爱。

一九五

这个世界，乃是由音乐之美驯化了的、风狂雨暴的世界。

一九六

晚霞对太阳说：“我的心像是储存你的亲吻的金箱子。”

一九七

碰一碰，你也许会毁了它；远着点儿，你也许会占有它。

一九八

蟋蟀唧唧，夜雨潇潇，透过黑暗传到我的耳边，仿佛我那逝去的青春，有声地来到我的梦里。

一九九

花儿对繁星都已消隐的晨空说道：“呀，我的露珠儿都丢失了。”

二〇〇

燃烧着的木头，冒出火焰，高声叫喊：“这就是我的花儿，我的死

亡。”

二〇一

细腰胡蜂认为邻居的蜂房太小。

而领居要求胡蜂建一个更小的蜂房。

二〇二

河岸对河流说：“我无法留住你的波浪，

让我把你的足印留在我的心上吧。”

二〇三

白昼以这小小地球的喧闹，淹没了大千世界的寂静。

二〇四

歌儿感受到天空中的无限，图画感受到大地上的无限，而诗则感受到了天空中和大地上的无限。

因为诗里的文字，其意义无胫而行，其音乐无翼而飞。

二〇五

太阳向西方落下去时，它那晨光熹微的东方，悄悄静静地站在它的面前了。

二〇六

让我不要错误地置身在世界里，惹得世界反对我。

二〇七

赞美使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暗中乞求赞美。

二〇八

我无事可做时，让我的无所事事的闲暇，不受干扰地深入安静的境界，仿佛水波不兴时海滨的黄昏。

二〇九

少女，你的单纯，犹如湖水澄碧，显示你真情实意的深度。

二一〇

最好的，不会单独到来，

一切都伴随着同来。

二一一

神的右手是慈祥的，

但左手是可怕的。

二一二

我的黄昏从陌生的树木间走来，他说话的语言，我的晨星可听不懂。

二一三

夜的黑暗是个袋子，涨破时迸发出黎明的黄金。

二一四

我们的欲望，把长虹绚烂的色彩，借给了只不过是云雾的人生。

二一五

神等待着从人的手里把他自己的花朵作为礼物赢回去。

二一六

我的悲哀的思想纠缠我，要我说出它们自己的名字来。

二一七

果的贡献是宝贵的，花的贡献是芬芳的，让我的贡献是叶的贡献：谦逊忠诚地献出一片绿荫。

二一八

我的心顺着悠闲自在的风扬起了帆，驶向不论哪儿的阴凉岛屿。

二一九

独夫民贼是残暴无道的，但人类是仁慈和善的。

二二〇

把我当作你的酒杯，让我为你，也为你的人儿，斟得满满的。

二二一

风暴像是某个神明的痛苦的号啕，因为大地拒绝了他的爱情。

二二二

世界不渗不漏，因为死亡不是漏洞。

二二三

生命因失去了爱情而变得更加丰富。

二二四

我的朋友，你伟大的心随着东方日出而放射光芒，正如晨光里孤寂的积雪峰巅。

二二五

死亡之涌泉，使生之止水流动活跃。

二二六

我的上帝，那些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您的人们，正在嘲笑那些什么都没有，只有您的人们。

二二七

生命的运动，在它自己的音乐里获得休息。

二二八

用脚乱踢，只能在大地上扬起尘土，可收获不到庄稼。

二二九

我们的名字，是夜间海浪上发出的光，签名也没有留下一个便消失无遗了。

二三〇

让目中但见玫瑰花绚烂的人，且看玫瑰的刺。

二三一

鸟儿的翅膀上装饰了黄金，鸟儿就永远不再在天空里翱翔了。

二三二

我们家乡那种莲花，盛开在陌生的水面上，一样的芬芳馥郁，两样的名称。

二三三

在心的透视图里，距离咄咄逼人地变大了。

二三四

明月把它的光芒普照天空，却把黑斑留给它自己。

二三五

不要说一句“现在是早晨了”，就借“昨天”的名义把它打发掉。把它当作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没有名字的新生婴儿对待吧。

二三六

烟向天空吹嘘，灰对大地夸口，都说它们是火的兄弟。

二三七

雨点对素馨花私语道：“把我永远留在你心里吧。”

“唉！”素馨花一声叹息，谢落在地上了。

二三八

胆怯的思想，别见我害怕，

我是一个诗人啊。

二三九

我心灵的朦胧寂静里，似乎充满了蟋蟀的鸣声——声音的苍茫暮色。

二四〇

爆竹，你们对繁星的冲撞侮蔑，跟随着你们自己回到地上来了。

二四一

你带领我穿过白昼摩肩接踵的旅途，进入我黄昏的孤寂境界。

我在通宵寂静无声里等待着领悟其意义。

二四二

此生便是渡海，我们在同一条狭窄小舟里相遇。

死了，便到达彼岸，走向我们各不相同的世界。

二四三

真理的河水，通过错误的沟渠，奔涌而出。

二四四

今天我的心害了怀乡病，想念着渡过时间之海的那个甜蜜的时辰。

二四五

鸟的鸣啭，乃是晨光从大地反射回去的音乐。

二四六

晨光问金凤花："你竟骄傲得不肯同我接吻吗？"

二四七

"啊，太阳，我该怎样为你歌唱、崇拜你呢？"小花问道。

"凭你的纯洁，朴素地沉默着就是了。"太阳答道。

二四八

人成了野兽时，比野兽还不如。

二四九

乌云受到阳光的接吻，便变成天上的鲜花。

二五〇

别让剑锋讥笑剑柄之钝。

二五一

寂静的黑夜，像一盏深深的灯，银河便是它正在点燃的灯光。

二五二

死日日夜夜以无有穷尽的大海之歌汹涌澎湃地围绕着光华灿烂的生之岛屿。

二五三

花瓣似的峰峦，饮着日光，这山岳岂不像一朵大花吗？

二五四

含义被曲解，轻重被倒置，真实便变成不真实了。

二五五

我的心啊，从世界的运动中探索你的美吧，正如小舟之美，得之于风与水的激荡。

二五六

眼睛不以视觉自豪，倒以眼镜骄傲。

二五七

我生活在我自己的小天地里，生怕这小天地再缩小一丁点儿。神啊，抬举我进入你的世界，让我自由自在，欣然丧失我的一切。

二五八

权势日益扩大，也不能使假的变成真的。

二五九

我的心，连同它那拍岸的歌之浪，渴望着要爱抚这阳光灿烂之日的苍翠世界。

二六〇

道旁的芳草啊，热爱星辰，你的梦便可化为花朵绚烂。

二六一

让你的音乐如利剑直刺市场喧闹的中心。

二六二

这树木簌簌颤动的绿叶，触动我的心，一如婴儿的手指。

二六三

小花躺在尘土里。

它探索蝴蝶的小径。

二六四

我是在道路四通八达的世界上。

黑夜来临了。家庭的天地，打开你的门吧。

二六五

我已经唱过您的白昼之歌。

黄昏时分了，让我拿着您的灯，穿过风狂雨暴的小径。

二六六

我的情人，我不要求你进屋子。

你到我的无穷孤寂里来吧。

二六七

死亡之隶属于生命，正与诞生一样。

走路之需要举足，正如需要落足一样。

二六八

我已经学懂了您在花间阳光里的絮语的简单意义——教我懂得你在痛苦与死亡时所说的话吧。

二六九

黑夜之花来得迟了，当晨光吻她的时候她浑身战栗、唏嘘叹息，终于萎落在地上了。

二七〇

我从万物的哀愁里听到了永恒母亲的呻吟。

二七一

我的大地，我以一个陌生人来到你的海岸上，以一个客人住在你的屋子里，以一个朋友离开你的大门。

二七二

当我离去的时候，让我的思想来到你的身边，正如那夕阳的余晖，映在寂静星空的边缘。

二七三

先在我心坎上点亮那休憩的黄昏星，然后让黑夜对我絮絮诉说爱情。

二七四

我是个在黑暗中的孩子。

我从黑夜的被单里伸出手来找你，母亲。

二七五

白天的工作结束了。把我的脸藏在你的双臂间，母亲。让我做梦吧。

二七六

聚首相会时的灯，点燃良久，彼此分手时，顷刻间灯便熄灭了。

二七七

啊，世界，我死的时候，请你在沉默之中替我留下一句话：“我已经爱过了。”

二七八

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

二七九

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誉，生者有不朽的爱情。

二八〇

上帝啊，我看见了您，就像似醒未醒的孩子，在黎明的薄暗里看见了他的母亲，于是微微一笑又睡去了。

二八一

我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死去，从而了解生是无穷无尽的。

二八二

我和拥挤的人群一起在街上走过时，看到了你从阳台上送过来的微笑，我歌唱，把一切喧哗都抛在脑后了。

二八三

爱便是充实圆满的生命，正如斟满了酒的杯子。

二八四

他们在他们的寺庙里，点亮他们自己的灯，以他们自己的言辞吟唱。

但众鸟在您自己的晨光里歌唱您的名字——因为您的名字便是欢乐。

二八五

在您寂静的中心引导我，以歌曲充实我的心吧。

二八六

选中了嘶嘶作响的烟火礼花世界的，就让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吧。

我的上帝，我的心可渴望着你的星辰。

二八七

爱的痛苦，像深不可测的大海一般，环绕着我的生活歌唱；而爱的欢乐，像众鸟一般，在烂漫花丛里歌唱。

二八八

你愿意时就熄了灯吧。

我要理解你的黑暗，热爱你的黑暗。

二八九

白昼穷尽了，我站在你面前时，你就可以看到我身上的伤疤，知道我受过创伤，也已经痊愈。

二九〇

有朝一日，我会在另一个世界的日出时分，向你歌唱："从前我看见过你，在尘世的光明里，在人的爱情里。"

二九一

从往昔的日子里飘浮到我生活里来的云层，再也不降下雨点或引起风暴了，却给我那夕阳返照的天空添上了色彩。

二九二

真理引起了反对自己的风暴，风暴把真理的种子播送到四面八方。

二九三

昨夜的风暴，以金色的和平给今天的早晨加冕。

二九四

真理似乎与其最后结论俱来；然而伴随着最后结论又产生了第二个结论。

二九五

名誉辉煌而并未名过其实的人，是有福的。

二九六

你名字的甜情蜜意充满了我的心，这时我把自己的名字也忘了——正如你的朝阳光芒万丈时，雾霭就消融了。

二九七

静夜具有母亲的美，而喧闹的白昼具有孩儿的美。

二九八

人微笑时世界爱他。人大笑时世界就变得怕他了。

二九九

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

三〇〇

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乃是您的爱形具神生，那么，我的爱亦将有助于这个世界。

三〇一

你的阳光对我心头的冬日微笑，从不怀疑这心的春华。

三〇二

神满怀深情地爱吻着“有限”；而人吻着“无限”。

三〇三

你越过荒年的荒地，以到达功德圆满的时刻。

三〇四

神的缄默，促使人的思想成熟，发为言语。

三〇五

永恒的旅客，你将在我的歌曲里找到你留下的足迹。

三〇六

父啊，您在您的孩子们身上展示您的光荣。别让我给您丢脸吧。

三〇七

这是个阴沉凄凉的日子，颦眉蹙额的云层下，亮光像一个挨打受罚的儿童，苍白的脸颊上留着泪痕，而风的呼啸又像一个受了伤的世界在号啕。然而我心里明白，我正不辞长途跋涉，去和我的朋友相会。

三〇八

今夜，棕榈叶子哗啦啦地响，海上涌起大波大浪，仿佛世界在心悸心颤。满月啊，你从什么不可知的天空里，默默无言地带来了爱情的痛苦秘密呢？

三〇九

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之岛，我将在那儿出生，在它那生气勃勃的闲暇深处，我生命的事业将臻于成熟，仿佛秋天阳光下的稻田。

三一〇

阵雨中潮湿泥土的气息升腾而起，仿佛来自无声的、渺小的群众的一片宏大的赞美歌声。

三一一

爱情会失去，这倒是事实，可我们都不能把这当作真理来接受。

三一二

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死亡永远夺不走我们的灵魂已获得的东西，因为灵魂所获得的，是同灵魂合为一体的。

三一三

神在我的黄昏的薄暗中，带着花到我这里来，花是我过去的花，在神的篮子里可始终保持新鲜。

三一四

我的主啊，我的生之琴弦都调好时，你一抚一拨，都将奏出爱的音乐。

三一五

我的主啊，让我真实地生活吧，如此则死亡之于我，也将成为真实的。

三一六

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三一七

此刻我感到你的凝视落在我的心上，仿佛早晨阳光灿烂的沉默，落在已经收割的孤寂的田地上。

三一八

我渴望着远在这波涛澎湃的大海那一边的、歌声悠扬的岛。

三一九

夜的序曲，开始于落日西沉的音乐，开始于对不可名状的黑暗所作的庄严颂歌。

三二〇

我攀登了高峰，发现名誉的高处荒凉贫瘠，找不到栖身之所。

我的向导啊，趁着光明尚未消失，领我进入安静的山谷，让一生的收获在山谷里成熟，化为黄金般的智慧。

三二一

在这薄暮的朦胧里，实物看上去像幻影一般，尖塔的底层消失在黑暗之中，树冠像泼墨黑斑。我要等待黎明，醒来看到您那阳光里的城市。

三二二

我曾经受苦过，失望过，领略过死亡的滋味，因而我十分高兴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里。

三二三

我的生活里自有光秃秃而寂静的领域。那是几片户外空地，我忙碌

的日子里在那儿得到阳光和空气。

三二四

我那未竟未了的“过去”，从背后缠住我，使我难于死去。把我从“过去”里解脱出来吧。

三二五

我信赖您的爱——让这话作为我的最后一句话吧。

新月集

吴岩译

家庭

我独自在穿过田野的大路上踽踽而行，夕阳正在把它最后的黄金收藏起来，像个悭吝人一般。

白昼愈来愈深地沉没到黑暗里去了；而孤苦无依的大地，地上的庄稼收割殆尽，默默无言地躺在那儿。

一个孩子的尖锐的声音突然响彻云霄。孩子穿过黑暗，无人看见，他歌声留下的踪迹，横越黄昏的寂静。

他那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地尽头、甘蔗田外，藏在香蕉树和细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木波罗树的树影里。

我在星光下我那孤寂的路上小立片刻，看到面前伸展着黑沉沉的大地，大地正以她的双臂环抱着不计其数的家庭。家家户户都有着孩子的摇篮和大人的眠床，母亲的心和黄昏的灯，以及年轻的生命。这些生命欢欢乐乐，却全然不知其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在海边[57]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

头上无垠的天空是静止的，而无休止的海水奔腾澎湃。集会在大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

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

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

大海欢笑着涌起洪波，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海浪，对孩子们唱着毫无意义的歌谣，竟像母亲摇晃婴儿的摇篮时一样。大海和孩子们游戏，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无轨的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

孩子们正举行盛大的集会。

源泉 58

在婴儿眼睛上掠过的睡眠——可有人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是的，谣传说，它的寓所是在仙乡之中流萤朦胧地照亮的森林阴影里；那儿还挂着两个羞怯的令人陶醉的蓓蕾呢。它便是从那儿过来亲吻婴儿的眼睛的。

婴儿熟睡时在唇边闪现的微笑——可有人知道它是在哪儿诞生的？是的，谣传说，新月的一道初露的白色微光，触到了正在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便在那儿第一次诞生于露水洗净的早晨的梦里——这便是婴儿熟睡时在唇边闪现的微笑。

从婴儿的四肢上像花香一样散发出来的温柔鲜嫩的气息——可有人知道它在哪儿藏了那么长久？是的，那母亲还是个少女的时候，它就在爱情柔嫩寂静的神秘里沁润着她的心了。——这便是从婴儿四肢上像花香一样散发出来的温柔鲜嫩的气息。

婴儿之道

只要婴儿有这个愿望，他此时此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并非无缘无故。

他爱把头枕在母亲的胸口；看不见母亲，他心里就受不了。

婴儿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尽管世上没有什么人能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从来不想讲话，并非无缘无故。

他想做的一件事，就是从母亲的嘴唇上学习母亲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那么天真无邪。

婴儿自有一堆金子和珍珠，然而他像个乞儿似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以如此乔装改扮，并非无缘无故。

这可爱的赤身裸体的小乞儿，假装全然无依无靠，便是为了乞求母亲的慈爱之财。

婴儿在小巧玲珑的新月世界里，是什么束缚也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这种自由，并非无缘无故。

他知道慈母心中小小一角就可以容纳无穷的欢乐，被母亲逮住了、

紧抱在她慈爱的双臂里，远比自由甜蜜。

婴儿从来不知道如何号哭。他住在完美的幸福国土里。

他所以要流泪，并非无缘无故。

尽管他可爱脸蛋上的微笑，已把母亲宠爱的心吸引到了他的身上，而他为了小小麻烦而稍稍哭几声，又编成了怜惜和慈爱的双重情结。

不被注意的场面

啊，我的孩子，谁给你的小罩衫染上了颜色？谁用这小红袍遮住了你可爱的四肢？

你在大清早就跑出来，到院子里玩儿，你一边儿跑，一边儿摇摇晃晃、跌跌撞撞。

但，我的孩子，谁给你的小罩衫染上了颜色？

什么事情使你哈哈大笑，我的生命的小芽儿？

母亲站在门口，对你莞尔微笑。

母亲拍着手，她的手镯叮当作响，而你手里拿着根竹竿在跳舞，活像一个小不点儿的牧童。

但，是什么事情使你哈哈大笑，我的生命的小芽儿？

啊，乞儿，你双手搂住母亲的脖子，乞求什么？

啊，贪婪的心，难道要我把世界像个果实似的从天空中摘下来，放到你玫瑰红的小手掌里去吗？

啊，乞儿，你在乞求什么？

风欣然带走了你脚镯的叮当声。

太阳莞尔微笑，瞧着你的打扮。

你睡在你母亲的怀抱里时，天空俯瞰着你，早晨踮着脚尖走

到你的床边，亲吻你的眼睛。

风欣然带走了你脚镯的叮当声。

梦中的仙女翱翔着穿过昏暗的天空，正向你飞来。

在你母亲的心坎上，“世界母亲”一直坐在你的身边。

向繁星奏乐的人，正拿着长笛站在你的窗口。

而梦中的仙女翱翔着穿过昏暗的天空，正向你飞来。

偷睡眠者

谁从婴儿的眼睛里偷走了睡眠？我一定要知道。

母亲腰间挟着水罐，到邻近的村子里汲水去了。

正是中午。孩子们游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池塘里的鸭子寂静无声。

牧童躺在榕树浓荫下呼呼大睡。

白鹤站在杧果树旁沼泽里，庄严而又安静。

就在这个时候，偷睡眠者来了，从婴儿的眼睛里偷盗了睡眠就飞走了。

母亲回来的时候，看见婴儿四肢着地在房间里爬来爬去游玩啊。

谁从婴儿的眼睛里偷走了睡眠？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把她锁起来。

我一定要朝那黑洞里张望。那儿有一股小小泉水，在巨砾和阴沉的石头之间，涓涓滴滴地流过。

我一定要到醉花林中慵倦的树荫下去寻找。那儿有鸽子在角落里咕咕叫唤，仙女的脚镯在繁星之夜的寂静里叮当作响。

黄昏里我要在静悄悄的飒飒竹林里窥视张望，流萤在那儿浪费它们的光芒，而我要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可有人能告诉我，偷睡眠者住在什么地方？”

谁从婴儿的眼睛里偷走了睡眠？我一定要知道。

只要我能逮住她，我不狠狠地教训她才怪哩！

我要闯进她的巢穴，瞧瞧她把偷来的一切睡眠，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睡眠全都夺回来，带回家去。

我要牢牢地缚住她的两个翅膀，把她摆在河岸上，然后让她用一根芦苇，在灯芯草和睡莲之间钓鱼玩耍。

黄昏里，市集的交易结束了，村里的孩子们坐在母亲们的膝头上时，夜鸟会嘲弄地在她的耳朵里絮絮不休地说道：

“现在你还想偷谁的睡眠吗？”

开端

“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来的？”婴儿问他的母亲。

母亲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地答道：

“我的心肝，你是我藏在我心里的心愿。

“你存在于我童年游戏的泥娃娃之中，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我的神像，那时我就把你塑了又毁了。

“你同我们的家神一起供在神龛里，我礼拜家神时也礼拜了你。

“你曾经生活在我的一切希望和爱情里，你曾经生活在我的生命和我母亲的生命里。

“你已经在主宰我们家庭的、不灭的神灵的怀抱里，养育了好几个世代了。

“我是个姑娘的时候，我的心展开了它的花瓣，而你像馥郁的香气缭绕在它的周围。

“你的温柔娇嫩，像花一般地盛开在我青春焕发的四肢上，仿佛是日出前天空里的霞光。

“天堂的第一个心肝宝贝，晨曦的孪生兄弟。你在世界的生命之流里顺流而下，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了。

“当我端详着你的脸蛋时，神秘奥妙之感把我压倒了；原是属于大家的你，竟变成是我的了。

“生怕失掉你，我把你紧紧抱在怀里。是什么魔法，使你这世界的珍宝，落到了我纤细手臂的怀抱里？”

婴儿世界

我但愿能在我婴儿自己的世界的中心，找到一角清净的地方。

我知道婴儿自有繁星跟他说话，自有天空屈尊俯瞰他的脸蛋，以傻乎乎的白云和彩虹供他消遣。

那些假装哑巴的，看上去永远不能行动的，都带着它们的故事，捧

着装满彩色玩具的盘子，匍匐着来到他的窗前。

我但愿能在那穿过婴儿心灵的道路上旅行，而且超出一切界限。

在那儿，使者奉了无缘无故的使命，奔走于不见诸历史的、国王们的王国之间。

在那儿，理智以其规律做成风筝，送它直上云霄，真理也使事实摆脱了桎梏。

恍然大悟 59

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懂得了为什么云里水里会变幻出色彩缤纷，为什么百花点染着姹紫嫣红——就在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绿叶萧萧，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澎湃把合唱的声音送到静静谛听的大地内心——就在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我知道了为什么花蕊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悄悄地充满了甜甜果汁——就在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

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确实领悟了晨光里从天空流下来的是什么喜悦，夏天的凉风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又是什么快感——就在我吻你使你微笑的时候。

吹毛求疵

我的孩子，为什么你眼睛里含着这些眼泪？

他们老是吹毛求疵地责备你，多么可怕！

你写字时墨水弄到了你的手指上和脸上——这就是他们说你肮脏的缘故吗？

呀，呸！圆月的脸上涂着墨水，他们敢说它肮脏吗？

我的孩子，他们为每一件细小的事情责备你。他们老是准备吹毛求疵。

你玩耍的时候扯破了衣服——这就是他们说你不整洁的缘故吗？

呀，呸！秋天的早晨，透过破破烂烂的云，露出微笑，他们会说它什么呢。

我的孩子，他们说你什么，你都不要理会。

他们把你的失误记下了长长的一大笔账。

人人都知道你十分喜欢糖果——这就是他们说你贪馋的缘故吗？

呀，呸！我们十分喜欢你，那么，他们又会说我们是什么呢？

裁判

你爱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吧，可是我倒知道我的孩子的弱点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而是因为他是我的幼小的孩子。

权衡他的优点和缺点时，你怎么会知道他有多么可爱？

当我非惩罚他不可的时候，他就变得越发是我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流泪的时候，我的心和他一同哭泣。

唯独我一个人有权利骂他罚他，因为只有爱他的人才能治他。

玩具

孩子，你多么快乐，整个儿早晨坐在尘土里，玩着一根折断的小树枝！

我莞尔微笑，看你玩着那折断的小小树枝。

我忙于算账，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把数字加起来。

也许你瞧我一眼，心中想道："好一个愚蠢的游戏，把你的早晨都糟蹋掉了！"

孩子，聚精会神玩树枝与泥饼的技艺，我已经忘记了。

我搜求昂贵的玩具，收集金块和银块。

你不论找到什么都可以创造出快乐的游戏，我却在我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上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挣扎着驾驶脆弱的独木舟横渡欲望之海，却忘记了我也在做着游戏。

天文学家

我只是说："黄昏里，圆圆满月在迦昙波树的枝头卡住了的时候，有人能去捉住它吗？"

哥哥却嘲笑我道：“小东西，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傻的孩子了。月亮离我们那么远，有谁能捉住它呢？”

我说：“哥哥，你多傻！妈妈向窗外张望，微笑着往下看我们玩耍时，你能说她离我们远吗？”

哥哥还是说：“你是个蠢孩子！可是，小东西，你上哪儿去找个大得能套住月亮的网呢？”

我说：“你当然能用你的双手捉住月亮啊。”

然而哥哥大笑道：“你是我所见到的最傻的孩子。如果月亮走近来，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大了。”

我说：“哥哥，你们学校里教的，都是胡说八道。妈妈低下脸蛋吻我们时，难道她的脸蛋看上去很大吗？”

然而哥哥还是说：“你是个愚蠢的孩子。”

云和浪

妈妈，住在云端里的人们向我呼唤——

“我们一醒来就玩，一直玩到白昼的尽头。

“我们和金色的黎明玩儿，我们和银色的月亮玩儿。”

我问：“可我怎样到你们那儿去呢？”

他们答道：“到地球的边上来，举手向天，你就会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正在家里等我，”我说，“我怎么能丢下妈妈上天来呢？”

于是云微笑着飘浮而过。

但我知道一个比它更妙的游戏，妈妈。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要伸出双手遮掩你，而我们家的屋顶便是苍天。

住在波浪里的人们向我呼唤——

“我们从早晨唱到黑夜，我们往前再往前地旅行，也不知道我们经过了什么地方。”

我问：“可我怎样参加你们的旅行呢？”

他们告诉我："到海滩边上来，紧闭眼睛站着，你就会被带到波浪上来了。"

我说："我妈妈总是希望我晚上待在家里——我怎么能丢下她走掉呢？"

于是波浪微笑，跳着舞涌过去了。

但我知道一个比它更好的游戏。

我做波浪，你做陌生的海岸。

我将翻滚着涌过来，涌过来，哈哈大笑着，浪花飞溅地撞在你的裙兜上。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俩是在什么地方。

金香木花

如果我闹着玩儿，变成一朵金香木花，长在那树的高枝上，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在新生嫩叶上跳舞，妈妈，你认得出是我吗？

你会叫唤："孩子，你在哪儿啊？"我要暗自好笑，一声也不吭，一声也不吭。

我要顽皮地展开花瓣，看着你工作。

你洗澡之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香木花的阴影，走到小院子里祈祷时，你会闻到花香芬芳，可你不知道这芳香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

午餐之后，你坐在窗边读《罗摩衍那》[60]，树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头上时，我要把我小而又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就投在你正在阅读的地方。

可你会猜到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而又小的影子吗？

黄昏时分，你手中掌着点亮的灯，走到牛棚里去，我要突然再落到地上，重新成为你自己的孩子，求你给我讲个故事。

"你这顽皮孩子，你上哪儿去了？"

"妈妈，我才不告诉你呢。"这就是那时我和你要说的话了。

小小仙境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王宫在什么地方，王宫就会消失在空气里。

宫墙是白色的银子做的，屋顶是闪光的金子做的。

王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王宫里，她佩戴的珠宝，价值七个王国的全部财富。

不过，让我悄悄告诉你，妈妈，我的国王的王宫在什么地方。

王宫就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那盆杜尔茜花屹立的地方。

公主躺在远隔七个不可逾越的海洋的彼岸，沉沉睡去。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人能找到公主。

公主手臂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珍珠耳坠，她的长发下垂，拂在地板上。

我用魔杖触动她时，她会醒过来；而她微笑时，珠宝会从她的唇边落下来。

不过，让我凑着你的耳朵悄悄告诉你，妈妈，她就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那盆杜尔茜花屹立的地方。

你要到河边去洗澡的时候，你走到屋顶阳台上来吧。

我就坐在墙垣的影子聚首相会的地方。

我只让小猫咪跟着我，因为小猫咪知道故事里的理发匠住在什么地方。

不过，让我凑着你的耳朵悄悄告诉你，妈妈，故事里的理发匠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那盆杜尔茜花屹立的地方。

流放的地方

妈妈，天空里的光芒逐渐暗淡；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所以我到你身边来了。今天是星期六，是我和你的假日。

放下你的活计吧，妈妈；坐在这儿窗边，告诉我，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究竟在哪儿。

大雨的阴影遮盖着白昼，从这头遮到那头。

凶猛的闪电正在用它的爪子抓着天空。

乌云轰响、雷声隆隆的时候，我心里害怕，我紧紧抱着你：我喜欢这样。

大雨在竹叶上哗啦啦地响上好几个钟点，我家的窗子也随着阵风震得格格地响，这时候，妈妈，我喜欢单独和你一起坐在房间里，听你讲到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

妈妈，沙漠究竟在哪儿，在什么海的海滩上，在什么山的山麓下，在什么国王的王国里？

那儿没有标明田地疆界的篱笆，也没有小径可以让村民们在晚间走回村去，或者让妇女们在森林捡了枯枝运到市场上去。特潘塔沙漠躺在那儿，沙土里只有小块的黄色枯草，只有一棵树，一对聪明的老鸟在树上做巢。

我可以想象，就在这样一个乌云满天的日子，国王的年轻的儿子，怎样独自骑着灰色马穿过沙漠，去寻找那被囚禁在不可知的海洋彼岸的巨人宫殿里的公主。

当蒙蒙细雨从遥远的天空下降，电光闪射如突然发作的疼痛，他可记得他的不幸的母亲，在他骑马穿过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时候，被国王抛弃，正在擦着眼泪打扫牛棚？

妈妈，你瞧，白昼还没有完，天色就差不多黑了，那边儿村子里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牧童早已从牧场上回家来了，人们离开了耕地，坐在屋檐下的草席上，望着那阴沉沉的愁云。

妈妈，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放在书架上了——现在可不要叫我做功课。

等我长大了，长得跟爸爸一样大了，我会把必须学习的都学到手的。

可是，妈妈，你今天得告诉我，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哪儿？

雨天

阴沉沉的云霾正在森林漆黑的边缘上迅速聚拢来。

啊，孩子，可别出门！

湖滨一行棕榈正把脑袋往阴郁天空乱撞；翅膀潮湿邋遢的乌鸦默不作声地栖息在罗望子树枝上，河流的东岸萦绕着逐渐加深的暝色。

我们的母牛系在篱笆上，哞哞鸣叫。

啊，孩子，你且在这儿等候，等我先把母牛牵进牛棚。

男人们聚集在积水的田地里，捕捉从泛滥的鱼塘里逃出来的鱼儿；雨水汇成小河，从狭窄小巷里奔流而出，像个小男孩哈哈大笑着从母亲身边跑开去，故意惹母亲生气。

听！有人在浅滩上呼叫船夫呢。

啊，孩子，天色昏黑，渡口的摆渡船已经停驶了。

天空仿佛在疯狂倾泻的大雨之上疾驰；河里的水喧闹而又急躁；妇女们早已挟着盛满的水罐，从恒河畔匆匆赶回家里来了。

晚上的灯，一定得准备好。

啊，孩子，可别出门！

到市场去的大路已经寂无行人，通往河边的小巷泥泞难行。风在竹林的枝枝叶叶间咆哮挣扎，像是一头落进罗网的野兽。

纸船

一天天地，我把纸船一个个地放在奔流的溪水里。

我用又大又黑的字母，在纸船上写下我的姓名和我居住的乡村。

我希望陌生的土地上有人会发现这些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从我的花园里采集了合欢花，装在我的小船里，希望这些曙光之花会在夜里安全运达陆地。

我送我的纸船下水，仰望天空，我看到小小云朵正张着鼓鼓的白帆。

我不知是天空里我的什么游伴把它们放下来同我的纸船竞赛！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我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星光下向前漂浮，漂浮。

睡眠的精灵乘着纸船航行，船里载的是装满了梦的篮子。

水手

船夫马德胡的船停泊在拉吉冈吉的码头上。

船上毫无用处地装满了黄麻，闲着停泊在那儿已经好久了。

只要他愿意把船借给我，我就给它配备一百条桨，扯起五个、六个

乃至七个篷帆来。

我决不把船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

我要扬帆走遍仙人世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流。

可是，妈妈，你可别为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哭泣。

我可不像罗摩犍陀罗 61 ，深入森林，十四年后方才回家。

我将成为故事里的王子，在船里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

我将带我的朋友阿舒同去，我们将快快乐乐地扬帆走遍仙人世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流。

我们将在清晨的阳光里扬帆启碇。

中午你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便将在一个陌生王国的国土上了。

我们将经过蒂尔浦尼浅滩，把特潘塔沙漠抛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回来时，天快要黑了，我将把我们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要扬帆走遍仙人世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流。

对岸

我渴望着要到河流的对岸去，

那儿的船排成一行，都系在竹篙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河去，肩上扛着犁，去耕耘他们遥远的土地；

牧人们驱赶着哞哞鸣叫的牛群游过河，到对岸河边的牧场上去；

黄昏时分，他们都从那儿回家来了，留下豺狼在长满野草的岛上嗥叫。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据说，在那高高的河岸背后，藏着许多奇怪的池塘，

下过雨后，便有一群群野鸭来到池上；而环绕着池边密密地长着芦苇的地方，水鸟在那儿下蛋；

舞弄着尾巴的沙锥鸟，把它们细小的脚印踩在洁净的软泥上；

黄昏时分，头顶着白花的长长茂草，邀请月光在草浪上浮游。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我要在河岸与河岸之间来来往往，村子里所有在河中洗澡的少男少女都会惊奇地瞧着我。

当太阳爬上中天，早晨变为正午，我要跑到你身边来，说："妈妈，我肚子饿了！"

白昼结束，阴影在树下蜷缩，我就在暮色中回来。

我决不像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工作。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花儿学校

雷电交作的风云在天空隆隆地响，六月的阵雨哗啦啦地倾泻而下，

潮湿的东风疾卷过荒原，到竹林来吹它的风笛，

这时，成群的花儿便突然从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冒了出来，欣喜若狂，在青草上跳舞。

妈妈，我真的觉得花儿们是在地下学校里上学的。

它们关起校门做功课，如果它们违反校规，过早地跑出来玩儿，它们的老师就要罚它们站在墙角里。

大雨来时，花儿们便放假了。

树枝在林中磕磕碰碰，树叶在狂风中簌簌地响，雷雨之云鼓着巨掌，而花儿娃娃们便穿着粉红、鹅黄、雪白的衣裳，冲出来了。

妈妈，你可知道，花儿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居住的地方。

你不看见花儿们急着要到天上去吗？难道你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吗？

当然啦，我猜得出花儿们向谁伸出了双臂：因为花儿自有花儿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商人

妈妈，设想你待在家里，而我到陌生的地方去旅行。

设想我的船已经装满货物，在码头上准备启碇了。

妈妈，你好生想一想后告诉我：我回来时给你带什么东西？

妈妈，你可要成堆成堆的黄金？

金色河流两岸，田畴里长满了金黄的庄稼。

森林遮荫的小径上，金黄的金香木花纷纷掉在地上。

我都要为你收集起来，装进几百个篮子里。

妈妈，你可要像秋天的雨点那么大的珍珠？

我要渡海到珍珠岛的岸上去。

岛上清晨的曙光里，珍珠在草原野花上颤动，珍珠掉在萋萋芳草上，珍珠被疯狂的海浪水花四溅地撒在沙滩上。

我要带给哥哥一对有翅膀的飞马，让哥哥在云端里翱翔。

我要带给爸爸一支魔笔：他还不知不觉，笔就自动写出字来了。

你呢，妈妈，我一定把价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和珍珠宝贝送给你。

同情

如果我不是你的小孩，而只是一只小狗，亲爱的妈妈，我想吃你盘子里的食物时，你会对我说声“不”吗？

你会撵我走，对我说“走开，你这淘气的小狗”吗？

如果这样，那我就走了，妈妈，走了！你叫唤我时，我就决不到你身边来，决不让你再来喂我吃东西了。

如果我不是你的小孩，而只是一只绿色小鹦鹉，亲爱的妈妈，你会用链子把我缚住，生怕我飞走吗？

你会对我指指点点地说“好一只不知感恩的鸟！日日夜夜咬着链子”吗？

如果这样，那我就走了，妈妈，走了！我就一定逃到森林里去，我就决不让你再把我抱在怀里了。

职业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走去上学。

每天我都遇见小贩在叫卖：“镯子啊，晶莹明亮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没有什么路非走不可，没有什么地方非去不可，没有一定的时间非回家不可。

我但愿我也是个小贩，在街道上消磨日子，叫卖："镯子啊，晶莹明亮的镯子！"

下午四点，我放学回家。

我从房子的大门口可以望见园丁在掘地。

他拿着铁锹，爱怎么掘就怎么掘，尘土把衣服都弄脏了，如果他在太阳下烤或是被雨水淋湿了，也没有人责备他。

我但愿是个园丁，在花园里一味掘地，压根儿没有人阻止我。

晚间天色刚黑，我的母亲就送我上床睡觉。

从打开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守夜的更夫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小巷里黑暗而冷清，路灯站在那儿，像个只生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守夜的更夫摇晃着他的提灯，同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动，他生平从来不上床睡觉。

但愿我是个守夜的更夫，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提了灯追逐着影子。

好为人师者

妈妈，你的娃娃真傻！她稚气得实在可笑！

她不懂得街灯和星星的区别。

玩儿吃小石子的游戏时，她竟以为小石子是真正的食物，竭力要把小石子塞进嘴里。

我在她面前打开一本书，教她从a、b、c开头学起时，她用双手撕书页，无缘无故地快乐得大喊大叫：你的娃娃就是这样做她的功课的。

我愤愤地对她摇头，骂她，说她淘气；她却哈哈大笑，以为十分有趣。

大家都知道爸爸出门去了，但如果游戏时我高叫"爸爸"，她就会兴奋得东张西望，以为爸爸就在身边。

我们的洗衣人带了驴子来驮运衣服，我便给驴子上课；我还警告她：我是个教师，这时她就无缘无故地叫喊，管我叫哥哥了。

你的娃娃竟要逮住月亮。她是那么可笑，竟把甘尼什[62]唤作盖奴什了。

妈妈，你的娃娃真傻，她稚气得实在可笑。

小大人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个小小的孩子。我的年纪跟我父亲一般儿大时，我也就长大了。

我的教师会走过来说道："时光不早了，把你的石板和书拿来吧。"

我便告诉他："你可知道我长得跟父亲一般儿大了。我一定不要再学习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会心中纳罕，说道："如果他想丢开书本，就不妨让他丢开吧，因为他现在长大成人了。"

我要自己穿戴好了，走到人群拥挤的市场上去。

我的叔叔会跑到我的身边说道："我的孩子，你会迷路的，让我抱着你吧。"

我答道："叔叔，难道你看不出我现在长得跟父亲一般儿大了？我一定要独自到市场里去。"

叔叔会说："是的，他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去，因为他现在长大成人了。"

母亲会从浴室里走出来，当我正把钱付给保姆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怎样用我的钥匙去打开银箱。

母亲会说："淘气的孩子，你在干什么啊？"

我就告诉她："母亲，难道你看不出来，我现在长得跟父亲一般儿大了？我一定要把银币付给我的保姆。"

母亲会跟她自己说："他爱把钱给谁，就可以给谁，因为他现在长大成人了。"

十月里放假期间，父亲就要回家了。他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从城里给我带来小鞋子和小绸衫。

我会说："爸爸，把它们给我哥哥吧，因为现在我跟你一般儿大了。"

父亲就会考虑考虑，说道："如果他喜欢，他可以自己去买他的衣

服，因为他现在长大成人了。”

十二点钟

妈妈，我现在真不想做功课了。我整个儿上午都在读书用功。

你说，还不过是十二点钟。就算再晚也晚不过十二点吧；难道你不能把不过十二点钟想象成午后吗？

我能轻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落到了稻田边缘，老渔婆正在池塘边采撷香草做她的晚餐。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到牛角瓜树下的阴影愈来愈黑了，池塘里的水乌黑发亮。

如果十二点钟能在黑夜里来临，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点钟时来临？

写作

你说爸爸写了许多书，我可不懂得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儿黄昏都在读书给你听，可你真的能听懂他的意思吗？

妈妈，你能讲给我们听多么美妙动听的故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能这样写书？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自己的妈妈那儿听到过关于巨人、神仙和公主的故事吗？

他已经完全忘了吗？

爸爸时常拖拖拉拉，耽误了洗澡，你不得不上百次地催他。

你等候着，你替他把菜肴温着，可他一个劲儿写下去，忘记吃了。

爸爸始终玩着写书的游戏。

如果我闯到爸爸的房间里去玩耍，你就要来叫我，说我是“一个多么顽皮的孩子”！

如果我稍微出点儿声音，你就会说：“难道你没看见你爸爸在工作吗？”

老是写呀写呀的，又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在他的书上像他那样写字：a,　b，c,

d，e, f，g, h，i——那时你又为什么跟我生气，妈妈？

爸爸写字的时候，你可从来不说一句话的。

我爸爸浪费掉那么大堆大堆的纸，妈妈，你好像都满不在乎。

可是，我不过拿一张纸折了一只船，你就会说："孩子，你真会找麻烦！"

爸爸把一张又一张的纸头，正反两面都用密密麻麻的黑色记号糟蹋掉了，你心里又怎样想呢？

恶邮差

亲爱的妈妈，告诉我，为什么你坐在那边地板上，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雨从打开的窗口洒进来，把你全身都淋湿了，而你却毫不在意。

你可听见钟打了四下？该是我哥哥放学回来的时候了。

你的神色这么异乎寻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今天你没接到爸爸的来信？

我看见邮差的邮袋里装着许多信，几乎给镇上每个人都送了信去。

只有爸爸写来的信，邮差都留着给他自己看了。我确信这邮差是个恶人。

可是，亲爱的妈妈，你不要因此不开心。

明天是邻村集市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笔和纸来。

我亲自来写爸爸的一切家信；管保你找不出一个写错的地方。

我要从A字一直写到K字。

可是，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会写得同爸爸一样好？

不过，我会仔细用尺画好线，然后把所有的字母写得又美又大。

我写好了，你以为我会像爸爸那样傻，把信投到那可恶的邮差的邮袋里去吗？

我会立刻把信亲自给你送去，而且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

我写的字。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英雄好汉

妈妈，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土。

你坐在一顶轿子里，我骑一匹枣红马在你旁边小跑。

黄昏来临，太阳落下去了。乔拉迪什荒原，惨淡而灰暗，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土地是荒凉而贫瘠的。

你给吓坏了，心里想：“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我跟你说：“妈妈，别怕！”

草地上长着尖桩似的刺痛人的野草，一条狭窄的断断续续的小路贯穿草地。

辽阔的田野里看不见牛，牛都已回到村子里牛棚中去了。

大地和天空逐渐变得阴暗朦胧，我们说不出我们正在走向什么地方。

你突然叫我，悄悄地问我：“靠近河岸，是什么火光？”

就在这当儿爆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呐喊，人影儿奔跑着向我们冲来。

你蜷缩着坐在轿子里，反复念着神明的名字祷告。

轿夫们害怕得发抖，躲藏在荆棘丛中。

我向你喊道：“别害怕，妈妈，有我在这儿！”

他们手里拿着长棒，披头散发，愈跑愈近。

我大声嚷道：“浑蛋，留点儿神吧！再走上一步，我就要你们的命。”

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冲上前来。

你紧握住我的手，说：“亲爱的孩子，看在老天爷面上，躲开他们吧。”

我说：“妈妈，你瞧我的。”

于是我策马狂奔，我的剑和盾相碰，乒乒乓乓地响。

战斗变得那么吓人，妈妈，如果你在轿子里看得见的话，会叫你抖出一身冷汗。

他们许多人逃走了，还有不少人给砍成碎块。

我知道的，你独自坐在那儿，心中正在思量着：你的孩子必定已经战死了。

但是我跑到你的面前，浑身血迹斑斑，说道："妈妈，战斗现在结束了。"

你从轿子里走出来吻我，把我抱紧在你的心头，你对你自己说道：

"如果没有我的孩子护送我，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成千件无用的事情一天复一天地发生，为什么这样一件事不能碰巧实现呢？

这倒很像一本书里的一个故事。

我的哥哥会说："这可能吗？我一向认为他是十分柔弱娇气的哩！"

我们村子里的人，大家都会惊讶地说道："这孩子恰好和他母亲在一起，岂不是大幸吗？"

结局

该是我走的时候了，妈妈；我走了。

你在寂寞黎明的薄暗中伸出手去抱你床上的孩子时，我要告诉你："孩子不在了！"——妈妈，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缕轻风抚摸你；你沐浴时我要变成水里的涟漪，我要再三地亲你吻你。

大风之夜，雨点潺潺地落在叶子上，这时你会听见我在你床上喁喁细语；而我的笑声，会随着闪电从打开的窗口闪进你的房间。

如果你躺在床上睡不着，想念你的孩子直至深夜，我要从繁星上给你唱歌："睡吧，妈妈，睡吧。"

我要乘明月的游光，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在你沉沉入睡时躺在你的胸膛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穿过你眼皮间的细缝，溜到你的睡眠深处；当你醒过来，吃惊地向四周张望时，我就像闪烁明灭的萤火虫一样飞到外边儿黑暗中去了。

逢到盛大礼拜的节日，邻家的孩子都来屋子附近玩耍时，我要融化在笛声里，整天在你心头起伏动荡。

亲爱的姨母带着节日礼物来访，会问你：“姐姐，咱们的孩子在哪儿？”妈妈，你会柔声细气地告诉她：“他在我的瞳仁里，他在我的身体里和灵魂里。”

呼唤

她走的时候，夜是黑黑的，他们都睡了。

现在夜也是黑黑的，我呼唤她：“回来吧，我的宝贝；世界都睡了；繁星互相凝望着的时候，如果你回来一会儿，没有人会知道的。”

她走的时候，树木正在发芽，春天还是年纪轻轻。

现在繁花开得正盛，我呼唤她：“回来吧，我的宝贝。儿童们漫不经心地闹着玩儿，把花儿采集拢来，又把花儿撒掉。如果你来取走一朵小花，没有人会发现的。”

那些习惯于玩儿的人们仍旧在玩儿，生命总是那么挥霍浪费。

我一边儿听他们闲聊，一边儿呼唤：“回来吧，我的宝贝，因为母亲心里的爱满得要溢出来了，如果你回来，仅仅从母亲这儿抢一个小小的亲吻，没有人会妒忌的。”

第一次手捧素馨花

啊，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素馨花！

我仿佛还记得我第一天双手捧满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素馨花的景象。

我爱阳光，爱天空和苍翠大地；

我听见河流在子夜黑暗里汩汩流动的声音；

秋天的夕阳，在寂寥荒原上大路转弯处迎我，像新娘撩起面纱迎接她的新郎。

然而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双手捧满白色的素馨花，回忆起来依旧是甜蜜的。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乐的日子，节日之夜我曾同逗乐的人一起哈哈大笑。

雨天灰暗的早晨，我曾低吟过许多闲适的诗歌。

我颈子上还戴过情人亲手用醉花编织的黄昏花环。

然而，回忆起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双手捧满新鲜的素馨花，我的心里依旧是感觉甜蜜的。

榕树

啊，你挺立在池塘边的蓬头散发的榕树，你可忘了那小小的孩子，像在你树枝上筑巢而又离开你的小鸟的那个孩子？

你可记得他坐在窗边，对你深入地下的纠结错杂的树根感到诧异？

妇女们常到池边来汲水满罐，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蠕蠕而动，仿佛睡眠挣扎着要醒过来似的。

阳光在涟漪上闪烁跳动，仿佛不息的小梭子在织着金色的挂毯。

两只鸭子在芦苇丛生的池边游泳，游在它们自己的影子上，而那孩子静静地坐着遐想。

孩子想成为风，吹过你簌簌的树枝；想成为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着白昼的流光而逐渐伸长；想成为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还想同那些鸭子一样，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浮游。

祝福

祝福这小小的心，祝福这洁白的灵魂，他已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上天的亲吻。

他爱太阳的光明，他爱瞧他母亲的脸。

他可不曾学习鄙夷尘土、追求黄金。

把他抱紧在心头，祝福他吧。

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歧路遍地的世界。

我不知道他怎么从众人里选中你，来到你的门门，握住你的手问路。

他且笑且谈跟随着你走去，他的心中没有一点儿疑惑。

保持他的信赖，引导他勇往直前，祝福他。

把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为他祈祷吧：尽管底下波涛险恶，天上的风会吹过来，鼓起他的帆，送他到平安的港口。

别在匆忙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祝福他吧。

礼物

我要送点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漂泊在世界的流水之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将被忘记。

然而我倒没有那么傻，竟指望用礼物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年轻，你的道路是漫长的，你一口气饮下我们带给你的爱，便转过身去，离开我们跑掉了。

你有你的游戏和你的游伴。如果你无暇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又何妨！

我们在老年时，确实有足够的闲暇，去计算过去的日子，把手中永远失去的东西，在心里珍爱着。

河流冲破一切堤防，歌唱着迅速流去了。然而山峰留在原地，念念不忘，深情依依。

我的歌

我这歌将以它的音乐萦绕你，我的孩子，犹如深情热爱的双臂。

我这歌将爱抚你的额头，犹如祝福的吻。

你独自一人时，它将坐在你的身旁，在你耳边低语；你在人群之中时，它将像篱笆似的围着你，使你超然物外。

我的歌将替你的梦添上一对翅膀，把你的心载运到未知世界的边缘。

黑夜笼罩你的道路时，它将如忠实的明星在你头上照耀。

我的歌将坐在你的瞳仁里，使你的目光渗透到万物的内心里。

当我人亡声绝的时候，我的歌将在你生机勃勃的心里说话。

孩子——天使

他们吵闹搏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争论伊于胡底。

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中间去，像一道火焰的光芒，纯洁而

毫不动摇，使他们因喜悦而趋于沉默。

他们的贪婪和妒忌是残酷无情的，他们说的话，像暗藏的刀子，渴欲舐血。

我的孩子，你去站在他们的愤怒的心坎间，让你温和善良的眼光落在这些心坎上，就像黄昏宽宏大量的安宁，笼罩在白昼的骚扰上一样。

我的孩子，让他们望着你的脸，从而明白万事万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进而彼此相爱。我的孩子，你来，在“无限”的胸膛上落座吧，太阳东升时，便敞开你的心，高举你的心，仿佛它是朵盛开的花；太阳西沉时，便垂下你的头，默默完成白天的礼拜。

最后的交易

早晨，我行走在石头铺的街道上，口中喊道：“来雇佣我吧。”

国王手执宝剑，坐着战车来了。

他拉着我的手，说道：“我要用我的权力来雇佣你。”

但国王的权力对我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坐着战车走了。

中午天气炎热，家家门关户闭。

我沿着曲折的小巷信步走去。

一个老翁拿着一袋金币走出门来。

他考虑一番，说道：“我要用金钱雇佣你。”

他一个又一个地掂着金币的分量，可是我转身走掉了。

黄昏了，花园篱笆上开遍了繁花绚烂。

美丽的姑娘走出门来，说道：“我要用微笑雇佣你。”

她的微笑黯淡失色，化作泪水莹莹，她回身独自走进黑暗中去了。

太阳的光在沙滩上闪烁，大海的浪任性地溅泼水花。

一个小孩坐在沙滩上玩着贝壳。

他抬起头来，仿佛认识我似的，说道：“我要雇佣你，可不用什么东西。”

在孩子的游戏中所做成的交易，倒使我从此成了个自由的人。

游思集

汤永宽译

I

一

你抑郁地卷向前去，永恒的游思，在你无形的冲击下，周围死水般的空间激起了粼粼的光波。

是不是你的心已经迷失给那在无边的寂寞里向你呼唤的爱人？

是不是就因为你这样倥偬迫促，你的纠结的发辫才散做暴风雨般的纷乱，那宛如从碎裂的项链上掉落下来的火珠，才沿着你的道路滚走？

你的迅疾的步履，把这世界的尘土吻成甜美，扫开了一切朽废之物；暴风雨密集在你舞蹈的四肢里，摇落了那洒泼在生命之上的死亡的圣霖，使生命更新生长。

若是你在那突然袭来的厌倦中，作片刻的停留，也许这世界就会隆隆地滚成一团，成为一种障碍，阻挠自己的前进，甚至那最细小的尘埃，也会因无法忍受的压抑而划破无垠的天空。

光明的脚镯围着你的双足摇动，这不可窥见的双足，以它们的节奏唤醒了我的思想。

它们在我的心的律动里回响，也在我的血液里激起了古代海洋的赞颂。

我听见轰雷般的洪水冲击着我的生命，从这个世界冲向另一个世界，卷成一个形体又一个形体，在滔滔不绝的赐予的浪花中，在悲叹和欢歌声中，把我的身体驱散开去。

浪潮高卷，劲风怒号，这一叶小舟迎风舞蹈，像你的愿望一样，我的心！

把积储的东西委弃在岸上吧，在这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上，向着无限的光明扬帆前进。

三

在暮色渐浓的时候，我问她：“我来到了一个什么陌生的地方？”

她只垂下眼睛；当她走开的时候，清水在她的水罐口汩汩作响。

树林迷蒙地垂挂在河边，田野仿佛已经属于往昔。

流水默默无声，竹林忧郁地一动不动，一只手镯在水罐上敲出的叮当声，从小巷里传来。

不要再划了，把船儿拴在这棵树上——因为我爱这片田野的景色。

晚星沉落到庙殿的后面去了，埠头上大理石石级的苍白色，缠住了黝黑的流水。

淹留的旅人在叹息；因为从那掩藏的窗户里射出的灯光，被路边交织的树林和灌木撕成了一片黑暗。那只手镯还在水罐上叮当地响，归去的步履还在落叶遍地的小巷里窸窣。

夜色渐深，宫殿的高塔像幽灵一般阴森森地显现出来，市镇在困疲地呻吟。

不要再划了，把船儿拴在树上。

让我在这陌生的地方憩息，蒙眬地躺在星光下面，在这黑暗因手镯在水罐上敲出叮当的声音而颤动的地方。

四

哦，若是我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像夏云里没有滴落的雨珠——一个掩藏在静默之中的秘密，我就能带着它飘游异乡。

哦，若是我能有一个可以听我柔声低语的人，在这沉睡于阳光之中的树林下，滞缓的流水在潺潺作响的地方。

今天黄昏的这种沉默，似乎在期待着一声足音，可是你却问我为什么流泪。

我说不出我为什么要哭泣，因为这还是一个我所不能知道的秘密。

七

对于你，小花朵儿，我好像就是黑夜。

我只能给予你安宁和隐藏在黑暗里的不眠的静谧。

当你在清晨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要把你留给一个蜜蜂嘤鸣、鸟声婉转的世界。

我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将是一滴注入你的青春深处的泪珠；它将

使你的微笑变得更加甜蜜，而在岁月的严峻的欢愉中，也将掩去你的娇容。

九

假若在迦梨陀娑[63]是皇帝的诗人的时候，我能住在邬阇衍那皇城[64]的话，我也许会熟识玛尔瓦姑娘，让我的思想充满了她那音乐般的芳名。她也许会透过她的眼帘的斜影向我睇视，任素馨花攀住她的面纱，好让她在我身边逗留。

这件事情发生在往昔，而这往昔已经被时间的枯叶掩没了踪迹。

为了那些做着捉迷藏游戏的日子，学者们今天在争论不休。

我决不伤心迷梦于那些已经风流云散的年代，但是我为那随岁月俱逝的玛尔瓦姑娘们再三叹息！

我不知道，那些随着皇帝的诗人的诗歌一起颤动的日子，被她们用花篮带到哪一重天去了？

今天早晨，隔开了我因为生得太晚而不能相见的人们，它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使我心酸。

然而，四月依旧带来了她们曾经用来装饰鬓发的同样的鲜花，而在今天的玫瑰花上低语的南风，也是曾经吹拂过她们的面纱的同样的南风。

说真的，今年的春天，并不缺少欢乐，虽然迦梨陀娑已不再歌唱；而且我知道，若是他从诗人的乐园里看到我，他有理由妒忌我。

一〇

你别眷念她的心，我的心呵，你把它留在黑暗里。

假若美丽的只是她的秀姿，微笑的只是她的脸，那又该怎样呢？让我毫不犹豫地领受她那秋波里的单纯的意义，而感觉幸福。

若是她的双臂围绕着我，只是一张虚幻的网，我也决不介意，因为罗网是华贵而稀珍的，而欺骗也可以付之一笑而淡忘。

你别眷念她的心，我的心呵，若是这乐曲尚不失其真实，纵然言辞不足为信，你也该心满意足；你且欣赏她那如百合在粼粼的、迷人的水面上舞蹈的优美，不管水底会藏着什么。

一一

你不是母亲，不是女儿，也不是新娘，雨尔伐希[65]。你是女人，是

蛊惑天国神灵的女人。当步履困乏的黄昏，降落到羊群已经归来的栏边时，你欣喜这黑暗的时刻如此神秘，从不剔亮屋里的灯火；你走向新婚的睡榻，也从不心乱，或在唇边含一丝犹豫的微笑。

你像是黎明，你不戴面纱，雨尔伐希，你没有一丝羞涩。

谁能想象出那创造你的惨痛迸溢的光芒！

你在第一个春天的第一天，右手擎着生命之杯，左手执着鸩酒，从奔腾的海上升起。那凶暴的海洋暂时平息，宛如一条着魔的巨蛇，在你的双足之前放下了它的千条的头巾。

你那纤尘不染的光彩，从海沫之上升起，纯白而又袒露，像一朵素馨花。

难道你永远是这样纤小、羞怯，永远是这样含苞欲放的吗？雨尔伐希，哦，你这永远的青春！

难道你在宝石的奇光异彩照耀着珊瑚、贝壳和梦影般的动物的地方，以湛蓝的夜作为你的摇篮，一直睡到白天显露出你那万般富丽的花朵吗？

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所钟爱，雨尔伐希，哦，你这层出不穷的奇迹！

在你双睛的顾盼之下，世界因青春的苦痛而悸动，苦行的修士在你的脚边放下了他的朴素的果实，诗人的歌曲围拥在你的芳香馥郁的身边低吟。你的纤足如在无所顾虑的喜悦中倏然疾走，那金铃的叮当声甚至刺痛了空虚的微风的心。

你在众神的面前舞蹈，把新奇的韵律的轨道都扫荡一空，雨尔伐希，大地在因你而颤抖，青草绿叶和秋天的原野在起伏摇荡；海洋汹涌澎湃，化为一片韵律的狂涛；繁星落入天空——那是从你胸前跳跃着的项圈上断落下来的珍珠；血液因为突然袭来的骚动而在人们的心里跳跃。

你是从天国沉睡的高峰上第一个醒来的人，雨尔伐希，你把天空激动得惴惴不安。世界以她的眼泪来沐浴你的四肢，以她的心的鲜血的颜色来染红你的双足，你轻盈地栖立在迎波摇舞的欲望的莲花之上，雨尔伐希；你永远在那浩渺无边的心灵中嬉戏，尽管那儿有上帝的噩梦。

一二

你像湍急而曲折的小河，且笑且舞，在你向前奔流的时候，你的步履唱出了歌声。

我像崎岖而峻峭的河岸，噤口无言地兀立着，忧郁地凝视着你。

我像庞大而愚蠢的风暴，蓦地轰然而至，想撕碎自己的躯体，裹之以激情的漩涡，漂流四散。

你像玲珑而犀利的闪电，刺穿了浑然一片的黑暗的心，然后消失在一声大笑的活泼的光带里。

一四

你将不以你脸上滞留未去的怜悯的神色来等待我，这使我感到欣喜。

那不过是因为夜的咒语和我的告别的话，它们惊怵于自己的失望的声调，才使我的眼眶噙着如许的泪水。但天色终将破晓，我的心和眼睛也终将干涸，那时就再也不能哭泣。

谁说难以相忘呢？

死的仁慈潜伏在生命的核心，给生命带来安息，使它不再愚蠢地坚持生存。

暴风雨的海洋，终于在它的摇篮中暂时宁息；森林的大火，在自己灰烬的床上沉入梦乡。

你和我就要别离，而这离异将湮没于在阳光里欢笑的绿草和繁花之下。

一六

我暂时忘记了我自己，所以我来了。

但请抬起你的眼睛，让我看你的眼睛是否还残留着往日的影子，像天边那片被夺去了雨珠的苍白色的云。

请暂时容忍我，若是我忘记了自己。

玫瑰还含苞未放；它们还不知道，今年夏天为什么我们忘记了采集鲜花。

晨星怀着同样忐忑不安的缄默；曙光被那覆盖着你的窗户的树枝绊住，就像在过去的日子一样。

我暂时忘记了时光的流迁，所以我来了。

我记不起在我袒露我的心的时候，你是否转过头去，使我羞惭无已。

我只记得那滞留在你颤抖的唇边的话语；我记得在你的乌黑的眼睛里的热情卷扫的影子，像那在暮色中寻找归巢的倦鸟的翅膀。

我忘记了你已不再忆起我，所以我来了。

一七

雨下得正急。河水汹涌嘶鸣，在舔吻和吞食着小岛。在愈变愈小的岸边，我独自厮守着一堆谷子。

从对岸的阴影里划来一只小船，一个女人在船梢掌舵。

我向她喊道："饥饿的水在围卷着我的小岛，划到这儿来吧，把我一年的收获载去。"

她来了，把我所有的谷子拿得一粒不剩；我央求她把我载走。

但是她说，"不"——船儿已经载满了我的礼物，再没有我容身的余地。

一九

河的这边没有埠头，姑娘们都不到这里来汲水；沿河的田野密密地长满了矮小的荆棘；一群絮聒的沙立克鸟在峻峭的河堤上挖土筑巢；在河堤皱眉蹙额的神色之下，渔船找不到荫蔽的地方。

你坐在这人迹罕到的绿草地上，清晨在逝去。告诉我，你在这干燥坼裂的岸边做什么？

她凝视着我的脸说："不，不做什么。"

在河这边的岸滩荒凉而且冷落，没有一只牛羊到这里来饮水。只有几头从村子里走失出来的山羊，整天在嚼食着疏落的青草，那孤独的水鹰，从斜欹在泥地上的一棵连根拔起的菩提树上张望着。

你独自坐在那儿，在那棵希摩尔树的吝啬的阴影下。清晨正在逝去。

告诉我，你在等谁呢？

她凝视着我的脸说："不，我不等谁！"

二一

I

"你这样不停地准备着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我对心灵说

——“有人要来吗？”

心灵回答说：“我正在采集东西，建筑高楼大厦，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温顺地走回去重新干我的工作。

等到东西已经积成一堆，它那座大厦的七座翼殿已经盖好，我对心灵说：“这样还不够吗？”

心灵开口说：“还不够容纳——”说着又打住了。

“容纳什么？”

心灵装作没有听见。

我怀疑心灵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才用不断的工作来掩盖疑问。

它的一句口头禅是：“我还得多准备一点儿。”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呢？”

“因为它是伟大的。”

“什么是伟大的？”

心灵又不响了。我强迫着要它回答。

心灵含着轻蔑和愠怒说：“为什么要追问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呢？去注意那些在你面前的巨大的事物——格斗和战争，部队和军火，砖瓦和臼炮，还有那些数不尽的劳动者。”

我想：“也许心灵是聪明的。”

II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大厦的翼殿造得越来越多——它的领域也越来越大了。

雨季过去了。乌云变得苍白而轻淡，在雨水洗过的天空里，阳光照耀的时刻，像粉蝶在一朵看不见的鲜花上飞舞。我痴迷地向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询问：“在微风里的是什么音乐呀？”

一个流浪汉在路上行走，他的衣衫像他的举止一样狂野；他说：“听，那降临的音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竟会听信他的话，但是话却从我嘴里冲出：“我们

不用等多久了。”

“近在眼前了。”这个疯子说。

我回到我的工作岗位，大胆地向心灵说：“停止一切工作吧！”

心灵问道：“你听到消息了吗？”

“是的，”我回答说，“那降临的消息。”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解释。

心灵摇着头说：“没有旗幡，也没有华贵的仪仗！”

III

夜色将尽，天空里星光惨淡。突然晨曦的试金石把万物都染成一片金黄。一声众口传呼的叫喊——

“使者来了！”

我俯首问道：“他来了吗？”

回答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是呀。”

心灵懊恼地说：“我的大厦的圆顶还没有盖好，一切都还是乱糟糟的。”

天空里传来一声话音：“把你的大厦推倒吧！”

“可是为什么呢？”心灵问。

“因为今天是降临的日子，而你的大厦却挡住了道路。”

IV

巍峨的大厦坍倒在尘土里，一切都零乱而又破碎。

心灵四面张望。可是还能看到什么呢？

只有晨星和沐洗在朝露中的百合。

此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孩子大声笑着从母亲的怀里跑到屋子外面的阳光下。

“难道仅仅为了这个，他们就说这是降临的日子吗？”

“是的，他们就因为这个，才说空中有音乐奏鸣，天上有光芒闪现。”

“难道他们所要求于这整个世界的，就是这个吗？”

“是的，”传来这样的回答，“心灵，你是筑起了高墙来禁锢自己。你那些仆人也是在辛辛苦苦地奴役自己；但是这整个大地和无垠的空间却是为了这个孩子，这个新的生命。”

“那孩子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整个世界的希望和它的喜悦。”

心灵问我：“诗人，你懂得他的话吗？”

“我抛开了我自己的工作，”我说，“就因为我必须要有时间来理解。”

II

一

你在这大千世界里变幻不息，华丽多姿的姑娘。你的香径铺满了光华，你的轻触颤成了朵朵鲜花；你那飘曳的裙袂，在繁星中卷起了一阵舞蹈的旋风，而你那美妙的音乐，透过一切符号和色彩，从浩渺的天际传来。

在深不可测的灵魂的静寂里，你孤零零的孑身独处，沉静而寂寞的姑娘，你是一个光影颤摇的幻象，一朵绽开在爱情的茎枝之上的孤独的莲花。

三

我记得那一天。

滂沱的大雨逐渐减弱成断续的阵雨，一阵阵乍起的疾风又把它从第一次的平息中惊起。

我拿起了我的乐器。我漫不经心地拨弄琴弦，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的，琴音里渗入了雷雨的狂飙的节奏。

我看见她悄悄地放下了活儿，停留在我的门口，但又踏着踌躇的步子退去。她重又走回来，倚着墙壁站在门外，接着慢慢地走进屋子坐了下来。她低着头儿默默地挑着针线，但是不久她停下针黹，穿过雨帘凝眸定视着窗外模糊的树影。

只有这一个回忆——充满了浓荫、歌声和沉寂的雨天中午的一段时光。

四

当她登车离去的时候，她回过头来，投给我一个急促的告别的眼波。

这是她给我的最后的礼物。但是我能把它珍藏在什么地方，才可以逃过那践踏的时光？

难道黄昏必须卷走这一线惨痛的微光，正如它必须卷走夕阳的最后一道闪光？

难道它就该让雨水冲走，仿佛从伤心的花朵里冲走它那珍藏的花粉？

把帝王的荣华和豪富的财产留给死亡吧。但是眼泪就不能把这个在激情的刹那间投来的眼波永远保持新鲜吗？

“请把它留给我，”我的歌曲说，“我决不触摸帝王的荣华或是豪富的财产，但是这些区区的微物永远是属于我的。”

六

我就要走了；她还是默默无语。但是从一阵微微的战栗里，我觉得她的渴切的双臂似乎想说：“啊，不，时间还没有到呀。”

我常听见她那双恳求的纤手，在一次碰触中发出声音，虽然它们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我知道那两只手臂在期期艾艾地说话。那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们也许会化作一只青春的花环，戴在我的颈项上。

它们的这些细微的动作，在寂静时分的隐蔽下，回到记忆里；它们像逃学的儿童，淘气地泄露了她过去向我隐瞒的秘密。

七

我的歌曲像一群蜜蜂；它们在空中追蹑你的芳香的踪迹——一丝属于你的记忆，围绕着你的娇羞，嗡嗡地飞鸣，渴求那深藏的蜜。

黎明的清新浸没在阳光里，空气凝重而低沉地垂挂在中午的天空，森林静寂无声，这时候，我的歌曲飞回家来，它们的疲倦的翅膀上沾满了黄金的粉末。

九

我想假如在来生，当我们在那遥远的世界上行走时，能再相逢的话，我将无限惊奇地停下步来。

我将看见那双乌黑的眼睛，在那时候已变成晨星，但是我也将觉察

出它们曾经属于前世的一个渺不可忆的夜空。

我将恍悟你的面容的魅力，并不完全是它自己的所有物，而是在一次渺不可忆的会见中，偷取了我眼睛里的热情的光芒，又从我的爱情里采走了一种它现在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本源的神秘。

一〇

放下你的琵琶吧，我的爱，让你的双臂来拥抱我。

让你的触摸，把我满溢的心儿带向我身体的最边缘。

你别垂下头去，也别把你的脸儿转开，但请你给我一个吻，一个像长久幽闭在蓓蕾里的花香般的吻。

你别用虚妄的言语来窒息这一刻时光，但请让我们俩的心，在宁静的激流中一起摇荡，把所有的思想都卷向无边的喜悦。

一一

你以你的爱使我伟大，虽然我不过是许多随波逐流的俗人中间的一个，颠沛在世间浮沉无常的恩宠中。

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呈献贡礼的地方，在拥有不朽之名的恋人、遥隔不同的时代互相寒暄问好的地方，你给我安置了一个座位。

市集上，人们在我面前匆匆经过——他们绝没有看出我的身体因着你的爱抚而变为珍宝，他们也不知道我的身体里怎样承载着你的吻，犹如太阳在自己的球体里，承载着神火而永世普照。

一二

我的心像一个把各种玩具都推开的烦躁的孩子，今天对我所提出的每一句话都摇头说：“不，不是这个。”

然而言语，在它们的模糊的苦痛之中，萦绕着我的心胸，像飘浮在山巅的流云，等待那偶然吹来的疾风，为它们卸去雨水的负担。

但是抛开这些徒劳无益的努力吧，我的灵魂，因为在黑暗里，静默会使它自己的音乐成熟。

我的生命，今天好像一个正在举行着忏悔礼的教堂，在这里，泉水不敢流动，也不敢低语。

这不是你跨过大门的时候，我的爱；只要想起你脚镯的铃铛在路上叮当，花园的回音就要感到害羞。

它们知道明天的歌曲，今朝犹含苞未放，假如看见你走过去，它们也许不得不破碎它们还没有成熟的心儿。

一三

你是从哪儿带来这份不安的，我的爱？

让我的心接触你的心，把痛苦从你的沉默里吻去。

黑夜从它的深处抛出这一刻短暂的时光，使爱情能够在这重重紧闭的门扉之内，筑起一个新的世界，而且用这一盏孤灯来照明。

我们只有这根唯一的芦管是我们的乐器，我们的两对嘴唇得轮流吹奏才行——我们只有一只花环做我们的花冠，我得把它在你的额上戴过以后，才用它来绾住我的鬓发。

把我胸前的薄纱揭去吧，我将在地上铺设我们的睡床；这样，一个吻，一夜欢愉的睡梦，就会填满我们这个微小而无边际的世界。

一四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一切给予了你，我只留下这一张最袒露的矜持的薄纱。

这张薄纱太薄了，你对它暗暗地微笑，使我感到害羞。

春风不知不觉地把它卷走，我自己心的颤抖也在推动它，像波浪推动泡沫。

我的爱，假若我保留这片疏远的薄雾来围绕我自己，你不要悲伤。

我的这种脆薄的矜持，不仅是女人的羞怯，也是一枝纤弱的花茎，在这枝花茎上，我那自愿委从的花朵，以无语的温婉弯身向着你。

一五

今天我穿上了这件新衣，因为我的身体想放声歌唱。我只一次就把我永远地给予了我的爱，这是不够的，我应该通过这种给予，每天献出新的礼物；我穿起了这身新衣，我不就像一个新的礼物了吗？

我的心像那黄昏的天空，对色彩怀着无限的热爱，因此我更换我披戴的面纱，它们时而绿得像清凉幼嫩的草叶，时而绿得像冬天的禾谷。

今天我的衣服染成天空镶饰着雨云时的蓝色。它给我的四肢带来了浩瀚的大海和异域的群山的颜色；它在它的褶裥里载着夏云在风中飞翔的喜悦。

一六

我想我愿意用爱情自己的颜色，来写出爱情的词句；但是它们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而眼泪却又是苍白无色。

朋友，若是这些词句没有颜色，你会领会它们的意思吗？

我想我愿意按着爱情自己的曲调，来唱出爱情的歌词，但声音只是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却又是默默无语。

朋友，若是歌不成调，你会领会它们的意思吗？

一七

在夜晚的时候，歌声向我飘来，可是你已经不在那儿。

它找到了我整天在寻找的词句。是呵，就在天黑以后的那一瞬息的静寂里，这些词句颤成一片音乐，它们正如星星一般，在这时候开始光芒闪烁；可是你已经不在那儿。我原想在清晨把这首歌词唱给你听，但是当你在我的身边的时候，任凭我怎样尝试，虽然音乐来了，歌词却畏缩不前。

一八

夜深了，将熄的火焰在灯里摇曳。

我忘记注意，黄昏——像一个在河边盛满了这一天最后一罐水的农家姑娘——是在什么时候关上了她的柴扉的。

我是在跟你说话，我的爱，我的心灵几乎觉察不到我的声音——告诉我，这里面有什么含义吗？它有没有从那生命的界线之外为你带来什么信息？

至于现在，自从我的声音消寂以后，我感到黑夜正因着那瞠目惊视着自己喑哑的深渊的思想而在悸动。

一九

当我们俩第一次相见的时候，我的心响出了音乐：“那长在远方的她，永远在你的身边。”

如今音乐已经寂灭，因为我已经惯于相信我的爱确实在我的左右，我已经忘记她同时也在遥远的远方。

音乐充满了两个心灵之间无垠的空间。可是我们日常习俗的浓雾却把这一切都淹没了。

在羞涩的夏夜，当微风从静寂中带来浩大的低语声时，我起坐床上，为我失去了那在我身边的她而悲悼。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我再能有机会向她低声诉说那有永恒的韵律的话语呢？"

从你的慵懒里醒来吧，我的歌曲，你撕破这层熟识的帷幕，怀着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无限的惊喜，飞到我的爱人那儿去！

二一

父亲参加了葬仪回来了。

他的七岁的儿子站在窗前，颈项下挂着一片金黄的护符，他睁大了眼睛，充满了他小小的年纪难于索解的思想。

他的父亲把他搂在怀里，但是孩子问父亲说："妈妈到哪儿去了？"

"到天国里去了。"他的父亲指着天空回答说。

到了夜里，父亲悲痛倦颓，在睡梦中呻吟。

一盏孤灯在卧室的门边荧荧地燃着，一只蜥蜴在墙上捕捉飞蛾。

孩子从梦中醒来，他用双手摸索着空床，悄悄地爬下床来，走到门外的平台上。

孩子抬眼望着天空，他静静地凝望了好久。他那迷惑的心灵把疑问送向黑夜："天国在哪儿？"

没有一声回答，只有星星仿佛像那无知的黑暗的一滴滴灼热的泪珠。

二二

在夜色将尽的时候，她走了。

我的心想安慰我，说："一切都是虚妄的。"

我恼怒地说："那封写着她的名字的没有打开的信，还有这把是她亲手用红绸滚边的芭蕉扇，难道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吗？"

一天过去了，我的朋友走来对我说："凡是美好的都是真实的，也是永不磨灭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耐烦地问道，"现在这个已不为世间所知的人，难道不是美好的吗？"

像一个烦躁的孩子在折磨自己的母亲，我毁掉了我的内心和身外拥

有的一切庇护，一面哭喊说：“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世界。”

突然，我觉得有一个声音在说——“多么忘恩负义！”

我向窗外望去，星光闪耀的夜空似乎传来了谴责——“相信我以前真的来过，而且把这个信念灌注到我已离去的空虚里去的是你！”

二三

河流灰蒙蒙的，天空里黄沙炫目。

在一个阴暗不宁的早晨，鸟雀喑哑无声，鸟巢在疾风中颤摇，我孤零零地坐着，问我自己：“她在哪儿？”

我们俩互相挨得那么近坐在一起的日子已经逝去，那时我们又欢笑又戏谑，在我们相会的时候，爱情的威严找不到话说。

我把我自己变得极其渺小，而她却用滔滔不绝的谈话虚度了每一个时刻。

今天我徒然想望她能在我身边，在这风雨欲来的阴霾里，同坐在灵魂的寂寞中。

二四

她用来称呼我的名字，像一朵盛开的素馨花，覆盖了我们俩相爱的整整十七年。这名字的声音混合着透射过绿叶的光线的颤抖，雨夜里青草的气息，还有多少个闲散的日子在最后时刻的悲痛的静寂。

答应这个名字的他，不只是上帝的创作；这是她为了自己的缘故，在那十七个短暂的岁月里而把他重新创造的。

此后的岁月接踵来临，但它们飘泊的日子，已不再聚集在她的声音所呼唤的那个名字的范围里，而是彷徨迷途，风流云散。

它们问我：“应该由谁来收容我们呢？”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静静地坐着，于是它们在消散的时候，向我喊道：“我们要寻找一个牧羊姑娘！”

它们该去找谁呢？

这，它们并不知道。它们像无主的晚霞，在没有辙迹的黑暗里飘泊、消失而淡忘。

二五

我觉得你的短促的爱情的日子，并没有被你委弃在你一生中那些短短的岁月里。

我很想知道，你避开了那慢慢偷窃的尘埃，现在把它们藏到哪儿去了。在我独自厮守的时候，我找到了你的黄昏之歌，它虽然已经消逝，却留下了一声永恒的回音；我也在秋天中午的温馨的静寂里，找到了你那没有满足的时刻的一声声的叹息。

你的欲望从往昔的蜂巢里飞来，萦绕在我的心头，于是我静静地坐着，谛听它们振翅扑飞的声音。

二七

我正沿着一条绿草丛生的小径散步，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说："瞧你还认识我吗？"

我转过身去，凝视着她说："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她说："我是你在年轻时候遇见的第一次最大的烦恼。"

她的眼睛望去仿佛像空气里还含着露水的早晨。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已经卸去了你的眼泪所有的沉重负担了吗？"

她微笑着不说一句话。我感觉到她的眼泪已经学会了微笑的语言了。

"你有一次说过，"她低声地说，"你要把你的悲痛永远铭记在你的心里。"

我涨红了脸说："是的，可是年光流逝，我已经忘记了。"

接着，我握起她的手，说："但你已经变啦。"

"往日的烦恼，如今已化为和平。"她说。

二八

我们的生命，在无人渡越的海上扬帆前进，大海的波涛，在永恒的捉迷藏中相互追逐。

这是永无宁息的变幻之海，在哺育它那一群接着一群消失的泡沫的孩子，在拍手鼓掌打破那苍天的平静。

爱，在这光明与黑暗的循环的战舞中心，你的爱是那葱绿的岛屿，在那儿，太阳吻着羞怯的林荫，群鸟的歌声在向静谧求爱。

三〇

一个画家在集市上卖画，有一个在年轻时曾把画家的父亲欺侮得伤心死去的大臣的孩子，带了一群仆从走过集市。

孩子在画家的作品前面停了下来，挑选了一幅画。画家在画上盖了一块布，说他不愿意出售这幅画。

从此以后，这孩子思念着这幅画，心里闷闷不乐，最后他的父亲来了，愿意付出一笔高价。但是画家宁肯让那幅画挂在画室的墙壁上却不愿出售，他沉着脸坐在画前，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的报复。”

这位画家表示信奉的唯一形式，是每天早晨描一幅神像。

但现在他觉得这些画像一天天地变得同他往常画的不同起来了。

这件事情使他感到苦恼，而且找不出一个解答，直到有一天，他在工作中猛地惊跳起来；他刚画好的一幅神像的眼睛，竟是那个大臣的眼睛，神像的嘴唇也是大臣的嘴唇。

他撕毁了画像，大声叫喊：“我的报复已经回报到我头上来了！”

三一

将军走到怒气冲冲一言不发的国王面前，向国王敬礼说：“村子已经受到惩罚，男人们都打倒在地上，女人们瑟缩在没有灯火的屋子里，不敢哭出声来。”

祭司长站起来向国王祝贺，大声高呼道：“上帝的仁慈永远归于陛下。”

丑角听到这句话纵声大笑，吓得朝臣们毛骨悚然，国王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王座的尊荣，”大臣说，“是以陛下的威严和全能上帝的恩宠为支柱的。”

丑角笑得更响了，国王怒声喝道：“不合时宜的寻欢作乐！”

“上帝赐给陛下多少恩宠，”丑角说，“他赐给我的就只有这一份笑的禀赋。”

“这份禀赋要断送你的性命。”国王右手握剑说。

但是丑角站起来纵声大笑，直到他不能再笑为止。

恐怖的阴影降落在宫廷上面，因为他们听见大笑的声音在上帝的沉

默的深处回响。

三三

他们狂野地把世世代代祈祷的时候为了迎接世界最美好的希望而编织成的毡毯撕得粉碎。

所有为了表示爱而准备的宝贵的物品，都化为一堆碎片，在被毁坏的祭坛上，没有一件东西能使疯狂的人们想起上帝确实曾经降临人间。在一阵激怒的烈焰里，他们仿佛把自己的未来同他们的青春佳节一起烧成灰烬。

天空里喊声嘶哑："胜利归于暴徒！"孩子们形容枯槁而苍老，他们互相悄悄地说，时间总是在旋转而从不前进，我们让人家驱赶着向前奔跑，可是没有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创造又像盲人的摸索。

我对自己说："停止你的歌唱吧。歌曲是为那行将到来的人而唱的，而不息的斗争是为了存在的事物。"

大路永远躺卧着，像一个把耳朵朝向地面倾听足音的人，今天探索不到任何来客的暗示，在大路的远处也看不见一所屋子。

我的琵琶说："把我扔在尘土里践踏吧。"

我凝视路旁的尘土，在荆棘丛中有一朵纤小的花。于是我喊道："世界的希望没有死去！"

天空俯身在地面上，向大地低语，空中充满了一种期待的静默。我看见棕榈树的叶子，在向那听不见的音乐的节奏拍手，月儿也在和湖水的闪烁的宁静交换眼色。

大路对我说："什么都不用害怕！"而我的琵琶说："请把你的歌儿借给我！"

III

一

来吧，春天，大地的热情奔放的爱人，你使那森林的心因为渴望倾诉而跳动！

你化作不安的阵风，吹到百花盛开、新叶摇舞的地方来吧！

你像光明的叛逆，冲过黑夜的监视，冲过湖水黝黑的喑哑，穿过地下的牢狱，向被束缚的种子宣布自由吧！

你像闪电的大笑，像暴风雨的呼啸，冲进喧嚣的城市之中；解放那

僵滞了的语言和无知无觉的劳动，增援我们正在涣散的战斗而征服死亡！

二

我曾经在多少个芥菜花开的三月，凝视过这一幅画图——这一脉纡缓的流水，那边灰色的沙滩，还有沿河那一条把田野的友爱带向村庄心坎里去的崎岖的小径。

我曾想把这闲适的风声，和一只过往的小船的桨声谱入诗章。

我曾暗自惊异，这茫茫世界，它站立在我面前那么单纯；而当我此番与这位永恒的陌生人遭逢之际，它以何等挚爱和亲切的安适充满我的心田。

三

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只渡船在它们之间的小河上往来划行。

小河不宽也不深——它不过是给那条日常生活的小径增加一些小小的波澜的裂口而已，好比在一首歌词里的间歇，曲调通过这个间歇而欢乐地泻流。

财富的高楼大厦高高升起，又毁成废墟，而这两座村庄却隔着这条潺潺的溪流交谈，渡船在它们之间往来摆渡，过了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从春耕到秋收。

五

在婴孩的世界里，树林对他摇动着绿叶，用那远在混沌初开之前的古老的语言低吟着诗歌，月儿，那夜空的孤独的孩子，装出和婴孩一样的年纪。

在老人的世界里，繁花为了那些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而恭顺地涨红着脸，破碎的玩偶也供认自己是泥塑的东西。

七

伟大的土地，我常常感觉到我的身体渴望在你的上面流过，和那举起信旗以回答蓝天的问候的每一片绿叶分享快乐！

我觉得在我出生的多少世代以前，我仿佛就已经属于了你。这就是为什么在秋天的光辉在熟透了的禾穗上闪耀的日子里，我似乎忆起了一段我志在四方的往日，甚至还听见一阵阵好像是我的游伴的声音，从那遥远的，面纱重掩的往昔传来。

在黄昏的时候，羊群回到栏舍，草地的小径上扬起了尘土，月儿比

村子里茅屋的炊烟升得还高，我仿佛为生存的第一个早晨所遭遇的惨痛的别离而感到悲伤。

九

晨曦像一绺沾着雨泥的刘海，垂挂在雨夜的额上，这时候乌云不再密集了。

一个小女孩凭窗而立，她沉静得像出现在停歇的雷雨门口的一道彩虹。

她是我的邻居，她降临人间就好像是某个神灵的叛逆的笑声。她的母亲生气的时候骂她本性难改；她的父亲却笑着说她是疯孩子。

她像一股跃过岩石逃跑的瀑布，像那最高的竹枝在不息的风中飒飒作响。

她站在窗口，望着窗外的天空。

她的妹妹走来说：“妈妈在喊你呢。”她摇摇头。

她的小弟弟带了他玩耍的小船跑来，想拉她一同去玩；但她从弟弟手里挣脱了手。男孩缠着她，她在男孩的背上打了一下。

在大地创造万物之初，那第一个伟大的声音，是微风和流水的声音。

大自然的古老的呼唤——大自然对尚未降生的生命的无声的呼唤——已经传到这个孩子的心里，把她的心灵独个儿引到我们时代的樊篱之外；因此她站立在那儿，被永恒迷惑得如痴如醉！

一〇

鱼狗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只空船头上，一条水牛沉静而舒适地躺在河边的浅水里，它半睁半闭着眼睛，在饱尝那清凉的泥浆的美味。

母牛在岸上嚼食青草，村庄里野狗的吠声没有使它心惊，一群跳跃着捕捉飞蛾的沙立克鸟跟在它的后面。

我坐在罗望子树的丛林里，这里聚集着喑哑的生命的叫喊声——牛羊的低鸣声，麻雀的啁啾声，天空里纸鸢的呼啸声，蟋蟀的声和一条鱼儿在河里拨水的溅溅声。

我窥视这生命的原始的哺育所，在这里，大地母亲因为第一次生命的捉摸迫近她的胸脯而颤动。

一一

在这沉睡的乡村里，中午寂静无声，恍如阳光灿照的午夜，我的假日已经过去了。

整整一个早晨，我的四岁的小女孩跟着我，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严肃而沉默地望着我准备行装，到后来她厌倦了，就带着一种奇怪的静默坐在门旁，自言自语地咕噜："爸爸一定不能走！"

在吃饭的时候，一天一度的睡意袭上了她的身子，可是她的母亲已经把她忘记了，孩子伤心得连抱怨的话都不想说了。

最后，当我伸出手臂向她道别的时候，她一动都不动，只是悲哀地望着我说："爸爸，你一定不能走！"

她这句话逗得我笑出眼泪，使我想到这小小的孩子竟敢向这个为生计所驱使的巨大世界挑战，她不用别的，仅仅凭借这几个字："爸爸，你一定不能走！"

一二

欢度你的假日吧，我的孩子；那儿有湛蓝的天空和空旷的田野，谷仓和古老的罗望子树下的破庙。

我必须从你的假日中取得我自己的假日，从你眼睛的跳跃中寻找光明，从你的喧哗的叫嚷声中寻求音乐。

秋天给你带来了真正的假日的自由，它为我带来的，却是工作的阻碍；因为，看，你冲进了我的房间。

是的，我的假日是一种喜爱扰乱我的无限的自由。

一三

在黄昏的时候，我的幼小的女孩听到她的同伴在窗子下面唤她。

她手里掌着一盏灯，用她的面纱遮着，怯怯地走下漆黑的楼梯。

在三月的星夜，我正在平台上，突然听到一声哭喊，我连忙跑过去看。

她的灯儿已经在盘旋的楼梯上熄灭了。我问她："孩子，你为什么哭？"

她在下面苦恼地回答说："爸爸，我把自己丢失了！"

当我回到平台，在三月的星夜下，仰视天空，我仿佛看见有一个孩子在天空行走，她的面纱后面掩藏着一盏盏明灯。

假若这些灯光熄灭了，她也许会突然停下步子，而天际也许会传播着一声哭喊：“爸爸，我把自己丢失了！”

一四

黄昏迷乱地站立在街灯中间，它的黄金已经被都市的尘土玷污了。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在她的阳台上凭栏而立，像一团旺火在等待着飞蛾。

突然，街上的人们，在一个被车轮碾死的流浪孩子的周围，汇成了一个旋涡，在阳台上的女人，感受到坐在世界内心的宝龛里的伟大的白衣母亲的悲痛，她一声痛苦的尖叫，跌倒在地上。

一五

我记得荒原上的那幕情景——一个女孩独自坐在吉卜赛帐篷前面的草地上，在午后的阴影下编结发辫。

她的小狗对着她那双忙碌的手又跳又叫，仿佛她干的是毫无意义的事儿。

任她怎样叱责它也没有用，她叫它“讨厌的东西”，又说她给它这样一个劲儿的傻气搅得厌倦了。

她伸出中指嗔怪地敲打它的鼻子，但是这样似乎反而逗得它更乐了。

她恐吓地板了一会儿脸，警告它灾难就要降临；可是随后她却放下自己的头发，一下子把它捉到怀里，大笑着，把它搂在胸前。

一七

若是这个从集上归来的穷汉，能突然被人举升到一个遥远时代的峰巅，人们也许会停下他们的工作而向他欢呼，欣喜地向他奔去。

因为他们再不会把他贬降成为一个农夫，而会发现他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的神秘和精神。

甚至连他的贫穷和苦痛也会化为伟大，不再受到现实生活的浅薄的羞辱，而在他的篮子里的那些卑贱的东西，也会赢得动人怜悯的尊严。

一八

他一早出门，在一条被一排喜马拉雅杉树遮住的路上散步，道路盘绕着山岭，像坚定不移的爱情。

他手里握着他的新婚妻子从他们家乡寄来的第一封信，恳求他回到她那儿去，并且要他赶快回去。

在他散步的时候，一只阻隔在远方的手跟随着他，抚摸着他，天空也仿佛响彻着那封信的呼唤：“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我的天空已经盛满了眼泪了！”

他惊愕地问自己：“我怎么值得她这样呢？”

太阳骤然出现在蔚蓝的山脊上，四个女郎高声嬉笑着，从山外的河岸跨着轻快的步伐走来，一条吠叫着的狗儿跟在她们的后面。

两个年纪稍长的女郎看到他那副木然的奇怪神气，忍不住要笑，为了掩藏她们的欢乐，便转过身去，而那两个年幼的女郎，却你推我拥的高声大笑，欢天喜地地跑开去了。

他停下脚步，垂下头来。继而他蓦地觉到手中的书信，便重新打开信来阅看。

一九

把庙里的神像放上金辇，绕着圣城巡行的这一天来到了。

王后对国王说：“走吧，咱们去参加节会。”

一家大小都朝香顶礼去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去。他是采集矛尖草给国王的宫殿做扫帚的人。

侍仆的总管怜悯地对他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他垂头回答说：“这不行哪。”

这个人就住在国王的侍臣们必经的那条大路旁边。大臣骑着象来到这儿的时候，便向他喊道：“来跟我们一起去看坐着金辇的神吧！”

“我不敢照着帝王的气派去寻找神明。”这个人说。

“你怎么能再有这样幸运的机会去看乘着金辇的神呢？”大臣问。

“等到神自己来到我门口的时候。”这个人回答说。

大臣哈哈大笑，说：“傻瓜！等到神来到你门口的时候！可是一个国王却还得劳驾跑去看他呢！”

“除了神还有谁来访问穷人呢？”这个人说。

二〇

日子一天天地流逝，残冬已经过去，阳光下，我的狗在用它狂野的方式和娇爱的小鹿嬉戏着。

到市场去赶集的人们会聚在篱边，他们哗笑着观赏这两个游伴，在竭力用毫无共通之点的语言来表示爱情。

空气里春意荡漾，嫩绿的新叶像火焰般地跳动着。每当小鹿蹿跳起来，向自己的移动的影子弯下头去，或者竖起了耳朵倾听微风的低语时，它的乌黑的眼睛里有一道闪光在舞跃。

春的消息同漫游的微风和散播在四月天空中飒飒的林声与微光一起飘来。它咏叹世间的青春第一次的苦痛，当第一朵鲜花从苞蕾里绽放，爱情抛弃了它所熟悉的一切而去寻求它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于是一天下午，在阿姆洛克树林里，林影受到光线偷偷的爱抚，变得庄穆而又优美的时候，小鹿撒腿飞奔，好像一颗热爱着死亡的陨星。

天黑了，屋子里灯火已经点亮；星星出现了，夜已降临在田野上，但小鹿始终没有回来。

我的狗呜咽着向我跑来，它那对可怜的眼睛含着疑问，似乎在向我诉说："我不懂得！"

可是有谁懂得呢？

二一

我们的巷子是弯弯曲曲的，仿佛多少世代以前，在她开始探索目的地的时候，她曾经左右彷徨，此后就永远停留在迷乱之中。

在天空里，在她那些建筑物的中间，像缎带似的悬挂着一道从空间撕下来的狭带：她唤它蓝城的妹妹。

她只有在中午短短的时刻见到阳光，因此她聪明地向自己提出疑问："是真的吗？"

六月的雨，有时好像用铅笔的涂线掩去了她那一道日光。小路变得泥泞溜滑，雨伞互相碰撞。头顶上喷水口里突然喷射出一股股水，溅泼在她的惊骇的路面上。在惊惶失措之中，她把这当作是造物的一个无礼的狡计。

春风在她的曲折盘旋之中迷失了道路，像一个喝醉了酒的流浪汉，在墙角和犄角上跌跌撞撞，把尘土飞扬的天空撒满了碎纸和破布。"这有多么愚蠢呀！难道神灵都发了疯吗？"她在愤怒之中高呼。

但是每天从两边房子里倾倒出来的垃圾——混合着灰烬的鱼鳞，剥下来的菜皮，烂水果和死老鼠——却从来没有引起她提出疑问："为什么

会有这些东西？”

她接受每一块铺在她路面上的石子。但有时候一根草会从石缝里伸出头来向上偷看。这使她勃然大怒。在一致的行动之下，岂能容许这种侵扰？

一天早晨，在秋天的光辉抚触之下，她的那些房子从噩梦中醒来，变得十分美丽，她对自己低低地说：“在这些建筑物后面有一种无限的奇迹。”

但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屋子里的人都活动起来了；少女从市场上悠闲自在地走回家来，她摆动着右臂，左臂把一篮食物挽在身边；厨房里飘出的气味和炊烟，使空气变得重浊起来。这样使我们的巷子再一次明白，真实和正常的一切正是由她自己、她的房屋以及它们的垃圾组成的。

二二

这所房子，在它的富贵盛年已经逝去以后，仍旧流连地站在路畔，好像一个背上披着一块千补百衲的破布的疯子。

岁月日复一日地用凶恶的爪子把它抓得伤痕斑斑，霪雨的季节也在它的赤裸裸的砖石上留下了它们的古怪的签名。

在楼上的一间废弃的房间里，两扇对合的房门有一扇已经从生锈的铰链上掉了下来；于是那另一扇孤独无偶的门，在一阵阵的疾风中，从早到晚地砰砰作响。

一天晚上，从这所房子传出了女人们号啕痛哭的声音。她们悲悼家里最后一个儿子的夭逝，他是在流动剧团里扮演女角来谋生的一个十八岁的孩子。

过了没有几天，这所房子静下来了，所有的门户都锁起来了。

只有楼上那间房间的向北的一面，那扇孤独的房门既不愿意掉下来休息，也不愿意关闭起来，而像一个折磨自己的幽灵，在风中前后摇摆。

过了一些日子，这所房子又一次震响着孩子们的声音。在阳台的栏杆上，女人的衣服晾在阳光里，一只鸟儿在一只覆盖着的笼子里鸣叫，一个孩子在平台上放着风筝。

一个房客到这儿来租了几间屋子。他收入很少，却有许多孩子。那位劳累的母亲殴打他们，他们便在地板上打着滚儿哭叫。

一个四十岁的女佣，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干着活儿，同她的女主人

吵嘴，威胁着说她要辞去，可是从来也没有辞过。

每天做一些微小的修葺。纸贴上了没有玻璃的窗棂，栅栏的缺口用竹片修补了起来；一只空箱子把没有门闩的房门顶住了；陈旧的污渍从新近粉刷的墙壁上隐约地显露出来。

富贵的尊荣原已在惨淡荒芜之中找到了合适的纪念；但是他们因为缺乏足够的财力，便用暧昧的办法来掩盖这种惨淡荒芜的景象，于是使它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他们忽略了朝北的那间废弃的房间。它那扇孤独的房门依旧在风中砰砰作响，仿佛失望之神在捶打着她自己的胸脯。

二三

在森林的深处，苦行的修士紧闭着眼睛在苦苦地修炼；他想修成正果，进入乐园。

但是拾柴的姑娘在衣裙里给他带来了果子，又用树叶做成的杯子从溪流里为他取来了清水。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的修行变得愈加艰苦了，到后来他绝口不尝果子，也不喝一滴清水。拾柴的姑娘感到非常悲伤。

乐园里的上帝，听说有一个人居然胆敢希冀成为神灵。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同他的劲敌泰坦们战斗，并拒之于他的王国之外；然而他惧怕一个具有忍受苦难的力量的人。

但是他懂得凡夫俗子的癖好，于是他计划用诱惑来引诱这个凡人放弃他的冒险行动。

从乐园吹来一口气，吻着那个拾柴姑娘的肢体，她的青春由于一阵突然迸发的美丽的快乐而感到痛苦，她的思想也仿佛像蜂巢受到袭击的蜜蜂在嘤嘤地作响。

苦修士要离开森林，到山洞里去完成他的严格的苦行的时候来到了。

当他睁开了眼睛准备启程的时候，那个姑娘出现在他眼前，好似一首熟悉而已被遗忘的诗歌，因为新添了一种曲调而变得陌生了。苦修士从他的座上站起来，告诉她这是他离开森林的时候了。

“但你为什么要夺去我给你效劳的机会呢？”她眼眶里噙着泪珠问道。

他重新坐下来，沉思了好久，便在原处留了下来。

那天晚上，姑娘心里悔恨，一夜没有成眠。她开始害怕自己的力量，憎恨自己的胜利，但是她的内心却在狂喜的波浪之上颠簸摇荡。

到了早晨，她走到苦修士的面前，向他施礼，请他为她祝福，说她必须离开他。

他默默地望着她的脸，接着，他说：“去吧，祝你如愿。”

多少年，他独自兀坐，最后他的苦修功德圆满了。

众神之王从天上降临，告诉他他已经赢得了乐园。

“我不再需要乐园了。”他说。

上帝问他希望得到的更大的报酬是什么。

“我要那个拾柴的姑娘。”

二四

他们说织布工人喀毗尔是上帝所宠爱的人，因此大家围着他，求他施舍灵药和显现神迹。但是他感到非常苦恼；在这以前，他的微贱的出身，已经赋予他一种极其可贵的默默无闻，他歌唱，并且和上帝接近，使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变得非常甜蜜。他祈求他能保持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

教士们妒忌这个鄙夫的声名，于是他们勾结了一个娼妓去污辱他。喀毗尔到市场上去出卖他织成的布匹；那个女人抓住了他的手，骂他无情无义，并且跟到他的家里，说她不愿被他遗弃，这时喀毗尔对自己说：“上帝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回答祈求。”

不久，这个女人感到一阵恐惧的战栗，她跪下来哭喊说：“求求你，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吧！”他回答说：“把你的生命敞开，向着上帝的光明！”

喀毗尔在纺机上一边织布一边歌唱，他的歌声洗去了那个女人心里的污点，而作为报答的是，他在她的甜蜜的声音中找到了慰藉。

一天，国王凭着一时的任性，宣召喀毗尔进宫，命他在自己的面前唱歌。这个织布工人摇摇头不愿意去，但是使者一定要完成了主人的使命以后，才敢离开他的门口。

国王和他的臣子看见喀毗尔走进殿来都大惊失色。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人，他的后面跟随着那个女人。有人在微笑，也有人在皱眉，而国王看到这个乞丐的傲慢无耻的神气，脸色变得阴沉了。

喀毗尔屈辱地回到家里，女人倒在他的脚边哭道：“为什么要为我忍

受这样的羞辱，主人？让我回到丑恶的名声中去受罪吧！”

喀毗尔说：“上帝带着屈辱的烙印来临，我不敢把他赶走。”

二六

这个人没有任何正经的事儿，他只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幻想。

因此在他的一生虚度于微不足道的琐事之后，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乐园之中，便觉得奇怪起来。

现在导引的人把他领错了一个乐园，领到一个只是给善良而忙碌的人们居住的乐园里来了。

在这个乐园里，我们这个人在路上逍遥逛荡，无所事事，只是阻碍了事务的奔忙。

他闪避到路畔，人家警告他不要践踏了播下的种子。人家一挤，他就惊跳起来；人家一推，他就继续向前走。

一个非常忙碌的女郎来到井上汲水。她的脚在路上奔跑，好像敏捷的手指在竖琴的弦上滑动。她匆匆地把头发随便绾了一个结，她额上的蓬松的鬈发钻进了她乌黑的眼睛。

这个人对她说：“你愿意把你的水壶借给我吗？”

“我的水壶？”她问，“要汲水吗？”

“不，给它画一些花纹上去。”

“我可没有空跟你闹着玩儿。”女郎轻蔑地拒绝说。

现在一个忙碌的人，没有空闲来反对一个闲散透顶的人。

每天她在井边碰见他，而他也每天重复同样的要求，最后她让步了。

我们这个人用稀奇古怪的颜色和许多神秘而错综的线条，在水壶上画上花纹。

女郎接过水壶，在手里转弄着，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女郎把水壶带回家去了。她提起这把水壶，把它放到各种明暗不同的光线下面，竭力想找出其中的奥妙。

在夜里，她下床来点了一盏灯，站在各种不同的方向盯着那把水壶。

这是她第一次遇见一件没有意义的东西。

第二天，这个人还是站在井边。

女郎问他：“你要什么？”

“我还要为你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她问。

“请容许我编一根彩色的丝带来给你绾发。”

“有什么必要吗？”

“没有任何必要。”他承认说。

丝带编好了，从此以后，她在头发上费去了许多时间。

那个乐园里按部就班、充分利用的时间，开始显出不规则的裂痕来了。

长老们感到苦恼；他们召开了会议。

那个导引的人承认自己闯下了大祸，他说他把这个人带错了地方。

这个误入乐园的人被传唤来了。他的头巾色彩鲜艳，像火焰般的炫目，一望可知这祸闯得有多么大。

长老的首领说：“你必须回到人间去。”

这个人宽慰地吐了一口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个用丝带束发的女郎接口说：“我也准备好了！”

这是长老的首领第一次遇见没有意义的场面。

二七

据说在森林里，靠近河流和湖泊汇合的地方，有一种仙女乔装改扮地住在那儿，她们要等自己飞去以后，才让人们识破真相。

一个王子走进这座森林，当他走近河流和湖泊汇合的地方，他看见河岸上坐着一个乡下姑娘，她在拨弄流水，教百合在水上舞蹈。

王子低声地问她：“告诉我，你是什么仙女？”

这个姑娘给他问得笑了出来，山坡上震响着她的欢悦。

王子心想她是爱笑的瀑布仙女。

消息传到国王的耳朵里，说王子娶了一位仙女，他便派遣了人马，把他们带到他的王宫里。

王后看见了这个新娘，厌恶地转过脸去，王子的妹妹窘得脸红，侍女们也在问，难道仙女就是这样打扮的吗？

王子低声地说："嘘！我的仙女是改扮了到咱们家里来的。"

一年一度的节会来到了，王后对她的儿子说："告诉你的新娘，咱们的亲戚要来看看仙女，教她不要在亲戚面前丢咱们的脸。"

于是王子对他的新娘说："看在我对你的爱情的分上，在我们的亲戚面前显一显你的真相吧。"

她默默地坐了好久，继而点头允诺，这时候泪珠滚下了她的面颊。

圆月皎洁，王子穿着一身婚服，走进他的新娘的房间。

房间里阒无人影，只有从窗口射进来的一道月光，斜照在床上。

王亲国戚随着国王和王后拥进新房，王子的妹妹站在门旁。

大家问道："仙女新娘在哪儿？"

王子回答说："为了让你们认识她的真相，她已经永远消逝了。"

二九

当山溪像一把光芒闪烁的弯刀，被黄昏插入了暮色的刀鞘，一群鸟雀突然在头上飞过，它们挥动着高声大笑的翅膀向前冲飞，宛如穿行在群星之中的一支利箭。

此情此景在凝然不动的万物心中，惊起了一种对速度的激情；群山似乎在它们的胸中感到暴风雨的阴云的苦痛，而树林则渴望挣脱它们生根的枷锁。

这些鸟雀的冲飞，为我撕碎了静寂的面幕，在深邃的沉静之中，泄露出巨大的颤动。

我看见这些山峦和森林，越过时间飞向未知的境域，黑暗在繁星飞过的时候，颤成了火花。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身体里，有越过海洋的鸟儿振翅疾飞的那种力

量，在生与死的界限之外划出了一条道路，而在这时候，飘泊的世界以众口纷纭的声音喊着：“不是这里，在别的地方，在迢递的远方的心里。”

三〇

人们惊奇地倾听着青年歌手迦希的歌唱，他的歌声宛如竞技会上的一把利剑，在千绪万端的纷杂纠结之中翻滚飞舞，把它们劈成碎片而欢呼。

老钵罗多钵王厌烦地忍耐着，坐在听众中间。因为他自己的一生曾受巴拉嘎尔的歌声的围绕和哺育，好像一脉流水蜿蜒多姿地缀饰着的一片乐土。他那些阴雨的黄昏和秋日静谧的时分，曾透过巴拉嘎尔的歌声向他的心田倾诉，他的狂欢宴饮之夜也曾应和着那些歌曲，剪剔灯花，敲起叮当的银铃。

当迦希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钵罗多钵微笑着向巴拉嘎尔挤眼，低低地对他说：“大师，现在让我们听点儿音乐，可不是这种模仿蹦蹦跳跳的小猫，捕捉瘫痪的老鼠的新兴的曲子。”

这位缠着洁白的头巾的老歌手，向到会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坐上了座位。他的瘦骨嶙嶙的手指弹起了乐器，他闭着眼睛，在胆怯的迟疑中，开始歌唱。厅堂很大，但是他的歌声软弱无力，钵罗多钵炫耀地高声喊着：“好啊！”但是他在巴拉嘎尔的耳边低声说：“朋友，大声一点儿！”

听众烦躁起来了，有的在打呵欠，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抱怨天热。厅堂里嗡嗡地响着一片不专心倾听的嘈杂声，而歌声好像一只脆弱的小船，在这上面徒然地颠簸摇荡，终于沉没在这片喧哗嘈杂之中。

突然，这位老人心里受了打击，忘记了一段歌词，他的声音痛苦地摸索着，仿佛一个瞎子在集市中摸索他失散的引路人。他想用任何临时出现的调子来填补这个裂口，但是裂口仍旧张着嘴巴：痛苦的旋律拒绝为需要服务，而突然改变了音调，化作一声低泣。这位大师把头伏在乐器上，从内心迸发出婴儿在降生人间时的第一声哭叫，代替了他所忘记的音乐。

钵罗多钵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说：“走吧，我们的聚会不在这里，我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爱的真理是孤独的，而美既非人人所共赏，也不存在于片刻之间。”

三一

喜马拉雅，你在世界的少年时代，从大地的开裂的胸中跳出来，就把你燃烧着的挑衅山连山地掷给了太阳。

继而成熟的时代来临，你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向远处伸展了！”你那颗渴慕云霞自由的火热的心，发现了自己的限度，便凝然屹立，向无限致敬。

你的激情经过这番抑制以后，美丽就自由地在你的胸脯上游戏，信任怀着繁花和飞鸟的喜悦围拥在你的四周。

你孤零零地独自坐着，像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在你的膝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用数不尽的石头篇页编成的古书。

我想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什么故事？——是神圣的苦修士湿婆和爱神婆伐尼的永恒的婚礼？——是恐惧向脆弱的力量求婚的戏文？

三三

我的眼睛感觉到这天空的深邃的宁静，它在我的周身激起了一种如同树木在举起它那杯子般的绿叶来斟满阳光时的感觉。

我的心中升起一缕情思，如同绿草在太阳下散发出来的温馨的气息；它混合着流水拍岸的呜咽声和乡村小巷里的倦风的叹息——我想起我曾与这世界的全部生命共同生活，并且赋予它我自己的爱恋和悲愁。

三七

请赐我以爱的崇高的勇气，这就是我的祈求——那种敢于言谈，敢于行动，敢于听从你的意志而忍受苦难，敢于摒弃万物或为万物所摒弃的勇气。在奔赴危险的使命中，请予我以坚强，以苦痛来荣耀我，并助我攀登那每日为你而贡献的艰难的心怀。

请赐我以爱的崇高的信赖，这就是我的祈求——那种在死亡之中的生命所有的信赖，在失败之中的胜利，在最脆弱的美丽之中的威力，以及在忍受屈辱而不屑睚眦相报的苦痛之中的尊严所有的信赖。

采果集

石真译

前言

《采果集》（1916年）和《爱者之贻》（1918年，包括《渡口》）是从1886—1917年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十六部诗集和三部戏剧中选出，并且大部分由诗人亲自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两部诗歌选集。收入集中的二百二十四首诗歌，主要是1900年以后的作品，此前的诗篇入选的寥寥无几。

20世纪初到1916年是泰戈尔一生中最不平静，精神备受折磨的时期。在家庭生活方面，他连连失去亲人。1902年他的妻子去世，1903年他的二女儿瑞如卡病故，1905年他的父亲逝世，1907年他最心爱的小儿子苏敏德拉纳特又传染上霍乱，在五年前母亲去世的同一天离开了人间。在政治及社会活动方面，自从1905年泰戈尔退出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以后，他不断地受到批评；他苦心创办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学校又给他在经济上加重了负担。在孟加拉文坛上，他也是被抨击的对象，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论文几乎都逃不脱一部分人的围攻。以致发展到1912年他的作品开始在西方受到赞赏，他本人又恰在国外的时候，著名的剧作家D.L.罗易竟写了讽刺剧《喜乐的告别》在剧院上演，公开对泰戈尔进行嘲笑和诽谤。虽然1911年孟加拉文学学会在加尔各答市政厅为祝贺他五十岁诞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但也不是没有斗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荣誉应当给予更配接受的人。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当五百名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拥到寂乡向他祝贺时，他的极为愤懑的发言[66]又触怒了他的同胞。获奖的热潮消退之后，他又为隐约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开始对人类的命运忧心忡忡了。

《采果集》是一部侧重宗教抒情歌曲的诗歌选集，主要选自《白鹤集》（Balaka，1916）、《歌曲集》（Gitali，1914）、《歌之花环》（Gitimatya，1914）、《奉献集》（Utsarga，1914）[67]、《摆渡集》（Khaya，1906）以及为纪念死去的妻子而写的《悼念集》（Smaran，1903）和被誉为“爱国主义教科书”的《故事诗集》（Katha，1900）。

泰戈尔的歌曲大多采用民歌曲调。1905年，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潮期间，他所写的许多充满爱国热情的歌曲，都是按流行在孟加拉邦的民歌曲调谱写的，如伴着独弦琴歌唱克里涅纳和拉塔热恋的抒情曲《巴乌尔》（Baul），和着手鼓铙钹赞颂黑天功绩的节奏强烈的《吉

尔丹》（Kitan）以及河上船夫所唱的欢快流畅的《渔歌小调》（Sarigan）。在表现手法上，泰戈尔喜欢采取的是中世纪信奉黑天的维湿奴派虔信诗人的抒情歌曲中接近神秘主的象征手法。遥远的笛声象征着永恒的爱人黑天向情人拉塔发出的爱的召唤；披着长长的黑发，响着惊恐的脚铃，黑夜里迎着风雨急急奔走着的女人，是拉塔在赴黑天的约会；渴望爱情的新娘，河上的小舟，木筏，只要敞开大门就可以容纳下全世界的小屋，水像乌鸦的眼睛一般黑的深湖，都是心的象征；深夜出海的船夫，小船上的舵手代表命运和死亡。维湿奴派诗人歌唱神，实质上是歌唱生活和人的这种象征手法最适于泰戈尔用来表达他丰富、复杂、难描难述的思想感情。当然，在形式方面他也有取舍创新，加上他对梵文文学的深湛造诣，使他的歌曲（抒情诗也同样）既具有民歌的朴素自然，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典雅庄严，象征手法又为之蒙上一层朦胧神秘的色彩，增添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泰戈尔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在这部选集里（也包括他全部的诗作），如果愿意，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他“梵我一体”，“有限的自我中寓有无限的绝对精神”，“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的宗教哲学理想的注脚，而且他的同胞中也有不少人这样做了。然而，广大的读者注意的却是这些决不脱离生活的宗教颂歌里，以精湛的创作技巧描绘下来的这一段坎坷生活中思想感情的足迹：他对真理（他的神）的执着的追求，他为之奋斗的思想被人误解，嘲笑时的“我独醒”的寂寞之感，他遭到打击、侮辱时的以笑当哭，仿佛获得自由似的欢乐，他为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深切悲痛……更吸引读者并赢得他们的热爱的是他生活史上这一“收获季节”献出的累累硕果——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从失败中争取胜利，依靠自己的力量赤手空拳建造人间天堂的无限自信；决不“屈从多数，违心地改变初衷”，迎着风暴扬帆，与时代一同前进的战斗精神；对帝国主义贪婪、掠夺的谴责和对祖国母亲孩子般赤诚的依恋；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太战的火海毒云中仍怀着“殉难者的鲜血，母亲的眼泪，妻子的守望，会换来天堂”，人类经过血的洗礼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坚定信念。当然，广大读者也不会忽略闪耀在诗歌里对被压迫的卑贱者无限同情的人道主义的火花。

《爱者之贻》和《渡口》主要选自《宗教颂歌》（Dhrma San-git，1917）、《白鹤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Gitanjali，1910）和《刹那集》（Kshanika，1900）。

正如《采果集》以宗教抒情诗歌的顶峰《歌之花环》为主一样。《爱者之贻》中选得最多的是公认为最优美的抒情诗集《刹那集》中的作品。《刹那集》是泰戈尔第一次运用孟加拉口语，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恋爱着的青年人而写的诗篇。它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爱情的悲哀和欢乐，歌唱在生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所产生的幸福感。这些诗，语言特别朴素，韵律特别轻快，感情的流露也特别大胆。然而在欢歌中却带有韶华已逝，青春不再（泰戈尔当时已近四十岁）的伤感惆怅的调子。而在《渡口》中却更进一步，已是站在从此岸到彼岸，从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渡口，镇静地等待死亡的日渐逼近。

泰戈尔的英译和孟加拉原文出入很大，是他的再创作。在翻译这两部诗集时，虽然查对了原文，但是除了一两首由于英译意义不太明确，根据原文稍作增删外，其余的基本未加改动。

泰戈年的英译早已有人批评是原诗提纲式的缩写本，基本是剥去了韵律、节奏的血肉，撕下了华美辞藻的衣衫的一副骨架。然而，泰戈尔毕竟是位大诗人，他的摒弃铅华的“再创作”不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还为它增添了另一种清新的魅力。本书有几处地方把几首从孟加拉原文译出的诗附在英译的后面，作为比较参考，以便读者了解泰戈尔是怎样删节，怎样再创作的。

泰戈尔的英译诗选，既不注明写作年代，又不说出选自哪一部诗集。这给只能依靠英译来欣赏或研究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在西方早已引起了批评，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按英译出版的先后来划分泰戈尔的创作阶段，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把两个选集中二百余首诗注出写作年代，选自哪些诗集，确实是既需要时间又颇费精力的事。除了四十年前在寂乡朝夕听惯了的晨祷和晚祈的歌曲仍依稀在耳，和至今仍能背诵的一些名作可以很容易地注明出处外，大部分都要费力查找。原文诗集后面虽附有索引，但都是每首的第一行，而泰戈尔的译文却从长诗或短歌里选出几句再增添改写，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手边除了一部残缺的二十六卷《泰戈尔作品集》和一部泰戈尔自己编的《诗选》（1931）外，单行本不多，所以有些诗未能注明出处；有些诗原文未注明写作年代，但从诗集出版的日期也可断定写作年代，不至于有太大出入。希望这一费时费力的工作的成果能对读者和研究者多少有所帮助。

石真

1984年11月，于山西太谷

1 68

只要你吩咐，我便采满一篮篮硕果带到你的庭院里，虽然有的果子失落了，有的还未成熟。

因为季节由于丰收变得负担沉重，树荫下响起牧童哀婉的笛声。

只要你吩咐，我便在河上扬帆启程。

三月的风烦躁不安，撩逗着倦怠的水波，发出轻声的抱怨。

果园已结出累累硕果，夕阳西下，在这黄昏倦人的时刻，从你岸边的房屋里传来了让我放下负担的召唤。

2 69

年轻时，我的生命有如一朵花——当春天的轻风来到她的门前乞求时，从她的丰盛中飘落一两片花瓣，她从未感到这是损失。

现在，韶华已逝，我的生命有如一个果子，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让，只等待着将她和她丰满甜美的全部负担一起奉献出去。

3 70

难道夏天的欢庆只是为了娇艳的鲜花，并不为枯萎的树叶与凋零的花朵？

难道大海之歌仅与飞涨的潮水曲调相合？

它不是也在伴着落潮唱歌？

珠宝织进了我王脚下的地毯，但是，耐心的泥土也在等待他双足的触抚。

寥寥几位智者与伟人坐在我王的身旁，可是，他却把愚人拥在怀里，让我做他终身的奴仆。

4 71

我醒来了，发现他的与清晨一同到来的信。

我不知道信里写些什么，因为我看不懂。

让聪明人独自去读他的书吧，我不会打扰他，因为，谁知道他能否读出信里说些什么。

让我把它擎在前额，让我把它贴在心上。

当夜深人静，繁星一个个出现时，我要把它展放膝头，默默静坐。

沙沙的林叶会为我大声朗读它，潺潺的河水会为我吟咏它，七颗智慧星也会在空中为我歌唱它。

我得不到我所寻觅的，我不理解我将学到的；可这封未读的信，却减轻了我的负担，将我的思想化成了歌曲。

5

一掬尘土就能掩盖你的信号，当我不明白它的深意的时候。

现在，我变得比较聪明了，我从以往掩藏它的一切事物中看到了

它。

它画在百花的花瓣上，海浪银色的泡沫闪亮了它，群山将它高举在峰巅。

我曾经转过脸去，不去看你，因此曲解了你的信息，不知其间的含义。

6 72

在铺就的道路上，我迷路了。

浩淼的水面上，蔚蓝的天空中，找不到道路的轨迹。

路被鸟儿的双翼、空中的星火、四季更替的繁花遮住了。

心儿呵，我问你，你的血液里可具有那发现看不见的路的智慧么？

7 73

啊！我不能留在家里，它已不再是我的家。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他的脚步声敲击着我的胸膛，让我痛苦！

风起了，海在呻吟。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8 74

准备好动身吧，我的心啊！让那些踌躇的去留恋徘徊吧。

因为清晨的天空里鸟儿正唤着你的名字。

不要等待了！

蓓蕾盼望凉夜与朝露，盛开的鲜花却呼唤自由的阳光。

冲破你的网罗吧，我的心啊，动身吧！

9 75

当我在珍藏的财宝中徘徊时，我觉得我仿佛是一条出生在果实里的蠕虫，在黑暗中咬噬着果子喂养自己。

我丢弃了这腐烂的牢狱。

我不愿经常出没在这发霉的静止中，我要去寻找永存的青春；凡是和我的生活不一致的，凡是不像我的笑声那么欢快的，我都将它完全抛弃。

我与时间奔跑，啊，心儿呵！在你的战车中，高歌漫游的诗人在舞蹈。

10 76

你牵着我的手，将我拉近你的身边，让我在众人面前端坐在高位上。我胆怯了，我无法随心所欲地行动，每走一步都要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唯恐踏上众人不满的棘刺。

我终于自由了！

打击已来临，侮辱的战鼓已敲响，我的座位已被推倒在尘埃。

而我自己的道路却在我眼前展开。

我的羽翼向往蓝天！

我要去和午夜的流星结伴，一同跳进茫茫无边的黑暗。

我像一朵夏日暴雨驱赶的云彩，抛掉黄金的冠冕，在闪电的环佩上系上雷霆，宛如佩一柄青霜宝剑。

狂喜中，我冲上被鄙视的、尘埃飞扬的小路，走近了你的迎接的怀抱。

婴儿脱离母腹时，找到了母亲。

当我与你分别，被赶出你的家门时，我便可以自由地与你相见。

11 77

它装扮我只是为了嘲弄我，我的宝石镶嵌的项链。

戴在颈上，它擦破我的肌肤，我努力要将它扯断，它却把我勒得更紧。

它扼住我的咽喉，它窒息了我的歌声。

假如我能将它献到你的手里，我主呵，我便会得救。

把它拿去吧，还我一束花环，用它将我系在你身畔，因为，佩戴宝石项链站在你面前，我感到羞愧。

12 78

陡峭的河岸紧蹙着眉峰矗立着，峭壁下奔流着殊摩那河，清澈又湍急。

沿岸的群山覆盖着茂密的树林，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山洪，在它身上冲出道道伤痕。

锡克人的宗师戈宾达正坐在岩石上，吟诵经文，这时，他的弟子，以富有自傲的罗怙那陀走来向他施礼说：“向您献上一份薄礼，尽管它不值得您接受，也请哂纳。”

他一面说一面把一对镶着价值连城的珍宝的金手镯摆在宗师脚前。

宗师拾起一支手镯，用手轻轻转动着，钻石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突然手镯滑落，滚下堤岸，跌入水中。

“天呵！”罗怙那陀惊叫一声，跳进急流。

宗师又注目经卷，河水藏起它偷去的手镯，流走了。

暮色苍茫，罗怙那陀疲惫不堪，全身湿淋淋地回到师父面前。

他气喘吁吁地说：“如果您能指出手镯掉在哪里，我还能将它找回来。”

宗师拾起另一只手镯，掷入水中，说：“就在那里。”

13 79

跋涉意味着时时见到你，

我的旅伴！

它意味着和着你的脚步歌唱。

你的呼吸嘘拂着他，他没有在经过岸边的庇护所时悄悄离开你。

他勇敢地迎着暴风，踏破汹涌的波浪，扬帆漂航。

他敞开大门，走上前接受你的问候。

他不会停步不前，来算计他的盈余，哀他的损失；他的心敲响了前进的鼓点，因为那是在和着你的步伐向前，

我的旅伴！

14 80

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将从你的手中得到，你曾许诺过。

因此，你的光芒在我的泪花中闪烁。

我怕别人为我指路，错过了等在歧路要做我的向导的你。

我固执地走自己的路，直到我的愚蠢将你引到我的门前。

因为你曾许诺过，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运将从你手中得到。

15 81

你的话是简单的，我主，但是那些谈论你的人却不是这样。

我懂得你群星的语言，我理解你树林的沉寂。

我知道，我的心会像花儿一般开放；我知道，我的生活里有一眼伏泉使它得到充实。

你的歌如同寂寞雪原的鸟儿，正盼着温暖的四月飞来在我的心头筑巢，我也甘愿等待那欢乐的季节到来。

16 82

他们认识路，沿着狭窄的小巷去寻找你，我却在夜色中到处徘徊，因为我是无知的。

我没受过足够的教育，还不至于惧怕在黑暗中遇到你，因此，我无意间踏上了你门前的台阶。

聪明人斥责我，命令我走开，只为我没从小巷来。

我满怀疑惑转身走开，你却将我紧紧抓住，于是聪明人的责备便一天更比一天响亮起来。

17 83

我从房里取出瓦灯，大声喊道：“来吧，孩子们，我来为你们照亮道路！”

归来时，夜色依旧漆黑，路上一片静寂。我大声喊道：“火啊，为我照路吧！我的瓦灯碎了，躺在尘埃里！”

18 84

不，叫花蕾怒放的不是你。

摇动它，敲打它；然而催花怒放你仍无能为力。

你的抚摸玷污了花，你把花瓣撕碎，把它们抛在尘埃。

然而，没有色彩，也没有芬芳。

啊！叫花蕾怒放的不是你。

他能催花蕾怒放，做得是那么简单。

他只看了它一眼，生命的活力便在它的脉管里跳动。

他轻轻地吹拂，花儿便展开翅膀，随风轻盈地飞舞。

色彩绽出了，如同内心迸发出渴望，芬芳泄露了一个香甜的秘密。

他能催花蕾怒放，做得是那么简单。

19 [85]

池塘里，只有一朵莲花躲过严冬的蹂躏，苏陀娑摘下这最后一朵莲花，来到王宫门前，要把它卖给国王。

园丁遇见一位行路人，他说：“请问这最后一朵莲花你要卖多少钱？说个价吧——我要把它献给释伽佛陀。”

苏陀娑答道：“给我一枚金摩沙[86]，花就属于你。”

行路人付了一枚金摩沙。

这时，国王刚好走出宫殿，也要买这朵莲花，因为他正要动身去朝拜佛陀。他想：“最好把这朵冬季开放的莲花献在佛陀的脚下。”

园丁告诉国王有人出过一枚金摩沙。国王出了十枚，行路人又将钱加了一倍。

贪心的园丁见他们为敬佛竞相出价，以为能从佛陀手里得到更多的恩惠。他垂首敬礼，说：“我不卖这朵莲花啦。”

城墙外，杧果林静谧的绿荫下，苏陀娑站在佛陀前，佛的双唇露出静寂的喜悦，佛的双眼闪着和平的光芒，好似秋露洗过的启明星。

苏陀娑望着佛的脸，将莲花献在佛的脚下，跪倒在尘埃。

佛陀微笑着问道：“我的孩子，你要什么？”

苏陀娑大声答道：“请让我摸一下您的双足。”

附：价格的添增[87]

腊月的夜晚分外寒凉，

—片残荷的枯梗败叶

在无情的严霜里摇荡；

卖花人善奴的池塘里，

却有白莲一朵

盛开在水中央。

卖花人采下白莲，

来在宫外，

想求见国王，

把它善价出卖。

这时侯，有一个长者，

看见莲花，心生喜悦。

他说：“你要多少钱？

我要买你这晚开的白莲。

今天，佛陀在城里说法，

我要把花献在他的座下。”

善奴说：“一两黄金，

我情愿卖掉它。”

长者正要付钱，忽然

眼前一派气象庄严——

侍从们捧着檀香花鬘，

波斯匿王[88]高颂着梵赞，

为参拜佛陀，他突然

清晨在宫门外出现。

这晚开的一朵白莲，

吸引了波斯匿王的视线。

他问道：“你要多少钱？

我要把它献在佛陀脚前。”

卖花人回答说：

“啊！国王陛下！

给了一两金子的代价，

这位长者已经买下它。”

“十两黄金我买它”——

国王陛下把话传下。

长者说：“二十两

黄金卖给我吧！”

他们谁也不肯让步，

同声喊着：“我要买它！”

白莲花的价格

于是逐渐增加。

卖花人善奴暗自思忖：

为了谁他似这般争吵？

我若把花卖给那个人，

岂不是更要得利不少？

于是善奴合掌恳求：

“请陛下、长者原谅，

这朵花我不想卖了。”

卖花人向林中奔跑

——那里佛天常住，

园中光明普照。

佛陀端坐在莲座上，

显示明静愉悦妙相。

他目光宁静似清泉，

慈悲的微笑闪在唇边。

卖花人凝望着

佛的妙相庄严

目不转睛默默无言。

忽然他五体投地

把那朵晚开的白莲

献在佛莲花似的脚前。

佛微笑着慈祥地问询：

“善男子！说出你的心愿。”

善奴惊慌地回答说：“世尊！

我只要您脚上的灰尘一点。”

1900年10月

20

让我做你的诗人吧，噢，夜！披着薄纱的夜！

在你的阴影里，有人默默地坐着，年复一年，让我唱出他们的心声吧。

让我乘坐你的无轮的战车吧，它静静地从一个世界奔向另一个世界；啊，你，时间之宫的皇后，你，黑色的美女！

多少颗探索的心悄悄地溜进你的院落，在你灯火熄灭的房间里漫步徘徊，寻觅答案。多少颗被冥冥之神的欢乐之箭射中的心，迸发出欢快

的歌，震撼了黑暗的世界。

那些不眠的灵魂，在闪闪星光下惊诧地凝视着他们蓦然发现的宝藏。

让我做他们的诗人吧，噢，夜！做你深不可测的寂静的诗人吧。

21

终有一天，我会遇到我内心的生命，遇到隐藏在生命中的欢愉，尽管时光用它懒散的灰尘蒙住了我的道路。

我曾在黎明闪烁的晨光中结识了它，它的阵阵微风吹拂着我，使我的思绪沁出片刻芳香。

终有一天，我会遇到那留在光明的屏风后的无我的外部欢愉——我要站在漫漫无尽的幽寂中，那里，世间万物团聚在造物者的身边。

22 89

清秋的早晨对过多的阳光感到厌倦；假如你的歌声无精打采，若断若续，请把你的笛子暂且给我。

我要按我的心意吹奏它——有时把它放在膝头，有时用双唇触抚它，有时把它放在身旁的绿茵上。

到了庄严静谧的黄昏，我要去采摘鲜花，用花环装扮它，用芳香注满它，用点燃的明灯礼拜它。

在夜晚，我会来到你身边，将笛子奉还你。

当孤独的新月在繁星间徘徊时，你将用它吹出午夜的乐曲。

23 90

诗人的心像一只木筏，于风雨喧嚣中在生活的波涛上起舞，漂浮。

此刻，太阳落山了，黑暗的天空降临海上，像低垂的睫毛落在倦眼上；是时候了，拿走他的笔，让他的思想沉入深深的海底，沉入寂静无声的永久的秘密之中吧。

24 91

夜深了，在我静默的心中，你酣睡正浓。

醒来吧，啊！爱情的痛苦，我站在门外，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打开大门。

时光在等待，群星在等待，风停了，我心中的寂寞更沉重了。

醒来吧，爱情，醒来吧！将我的空杯注满，用一缕轻柔的歌声冲破这静夜吧。

25 92

晨雀在歌唱。

天未破晓，夜，那条巨龙，依然以它冰冷漆黑的身躯缠绕着天空，你从何处得到了黎明的信息？

请告诉我，晨雀，那来自东方的使者是怎样穿过重重夜空与密密林叶找到了路，进入你的梦乡的？

当你喊道："太阳起身了，黑夜已经消逝。"大地不相信你。

啊，沉睡的人，醒来吧！

袒露你的前额，等候第一道曙光的祝福，和着晨雀虔诚欢快地歌唱吧。

26 93

我心中的乞丐举起他瘦削的双手，伸向连一颗星也没有的天空，在黑夜耳边高声喊出他饥饿的呼号。

他向盲目的黑暗祈祷，黑暗像位麻木的神祇，躺在希望破灭的凄凉的天宫。

渴望的呼声绕着绝望的深壑旋转，哀鸣的鸟儿围着空巢盘桓。

当黎明在东方天际抛下铁锚，我心中的乞丐一跃而起，高声喊道：

"祝福我吧，耳聋的黑夜拒绝了我——他的金库是空的。"

"啊，生命！啊，光明！你是宝贵的！终于认识你的那种欢乐更是非常宝贵的！"

27 94

萨那坦正在恒坷边数着念珠祈祷，一位衣衫褴褛的婆罗门走来说："请帮助我吧，我一贫如洗。"

"化缘钵是我的全部家当，"萨那坦说，"我已经把一切都送给别人了。"

“可是湿婆大神给我托梦，”婆罗门说，“让我来找你。”

萨那坦蓦地记起，他曾在河边卵石中拾到一粒极贵重的宝石，当时他想，也许有人需要它，便将它埋在沙滩里。

他把藏宝石的地方指给婆罗门，婆罗门挖出宝石，十分惊奇。

他坐在地上，独自沉思默想，直到夕阳沉入树丛，牧童赶着牛群归去。

他起身缓步走到萨那坦身边，说道：“师父呵，请赐给我一点儿那睥睨世间一切财富的财富。”

说完他把宝石掷入水中。

附：点金石 95

瓦林达般的耶摩那河边

萨那坦 96 正在虔诚地默诵梵赞，

一个婆罗门穿着褴褛的衣衫

蹒跚地走来跪倒在他的脚前。

萨那坦问道：“你来自何处，

婆罗门，你叫什么名字？”

婆罗门回答说：“真不知道从何说起，

为参拜您，我来自遥远的小城市；

我是摩那伽尔镇的吉般，

小镇所属的县名叫巴尔特曼；

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人

像我这样的不幸和可怜——

我有几亩薄田，收入却不能糊口，

贫困使我在人前不敢抬头。

以前我曾以布施和供献牺牲著名，

如今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为了使贫困变为富庶

我曾向湿婆大神乞求赐福；

一天黎明前在梦里我听到

湿婆吩咐："我将满足你的祷祝——

去到耶摩那河岸，

顶礼苦行者萨那坦的双足，

尊敬他如你的父亲，

在他的手里有你致富的道路。"

萨那坦听了他的话心中忧急——

"出家人能有什么呢？

昔日的一切我早已全部捐弃——

只剩下个乞食的钵盂。"

忽然一件事爬上他的记忆，

苦行者说："噢，是的，

有一天我曾在这河岸上

拾到一块点金石。

我把它埋在那边沙滩里——

想到将来用它作布施；

喂，婆罗门，把它拿去，

你的不幸会立刻消失。"

婆罗门连忙跑去扒开沙土

找到了那块点金石，

他在两只避邪锁上试一试，

立刻铁锁变成黄灿灿的金子。

婆罗门惊诧地坐在沙滩上——

困惑地独自沉思默想，

耶摩那河里的滚滚波浪

大有深意地在他耳边歌唱。

河对岸展开一幅朱红的图画——

西方正落下黄昏里疲倦的太阳，

婆罗门突然跪倒，眼泪汪汪地，

额头紧压在萨那坦的脚上：

“师父啊，恳求您传授我

睥睨珍宝、轻视黄金的秘密！”

婆罗门一边说着一边把

点金石扔在耶摩那河水里。

1900年9月

28 97

一次又一次，我来到你的门前，举起双手求你布施，多多益善。你给了又给，有时斤斤计较，有时慷慨无边。

有些我带走了，有些我却随它失落；有些沉甸甸地压在我手上，有些我做成玩具，厌倦时就将它打碎；直到有一天，你的施予和它们的残骸多得数不胜数，把你掩藏起来，无止境的乞求也折磨得我的心儿憔悴。

噢，拿去吧，拿去——如今成了我的呼吁。

将乞讨钵中的一切都砸碎；将那不断提出要求骚扰人的索求者的灯火熄灭；握住我的双手，把我从那仍在聚集的礼品中拉出来，进入只有你独自存在的空空如也的无限吧。

29 98

你将我置于失败者的行列。

我知道我不会赢，也不能放弃竞争。

我要跳入池中，尽管我会沉进水底。

但是我要进行这场毁灭自己的赌赛。

我要赌上我的一切，假如我输掉了最后一文钱，我要将我自己当作赌注，我想，我将在惨败中获胜。

30 99

当你为我的心儿穿上百结的鹑衣，送她上路去乞讨时，蓝天展露出欢乐的笑脸。

她挨家挨户乞讨，多少回钵中刚刚盛满就被人抢劫一空。

疲劳漫长的一天结束了，她回到你的宫门前，捧着一只可怜的钵盂。你走来拉住她的手，让她贴近你身边，坐在你的宝座上。

31 100

饥馑在舍卫国猖狂肆虐，佛问他的门徒：

“谁愿担负养活饥民的责任？”

珠宝商罗陀那羯勒垂下头，回答说：

“我的全部财产用来喂饱饥民还远远不够。”

阇耶犀那，国王的大元帅开口了：

“我心甘情愿献出我生命的鲜血，可我家里没有足够的粮食。”

达摩波罗拥有无边的田地，他叹了口气，说：

“旱魃已把我的土地吸干，我不知如何去交国王的赋税。”

这时侯，托钵僧的女儿苏毕利耶站起来了。

她向众人低头施礼，怯生生地说：

“我愿赈济饥饿的人民。”

“啊！”人人都大声惊叫，“你怎能实现你的誓言？”

“我是你们当中最穷的，”苏毕利耶说，“这正是我的力量。我的钱箱与粮仓就在你们每一位的家中。”

附：比丘尼 101

当时，大灾荒的
室罗伐悉底[102]城里，
到处是一片灾民
嗷嗷待哺的悲啼。
佛向自己的门徒
一一地低声问询：
“你们谁愿意负起
救济灾民的责任？”
珠宝商人悉多
合掌顶礼佛陀，
他沉思了半晌
最后才低声说：
“全城在饥寒里，
主啊！我哪有
教济它的能力？”
武士胜军接着说：
“为执行您的命令
我愿意赴汤蹈火，
甚至于剖开胸膛
献出鲜红的热血。
但是，我的家里
竟没有粮食一颗。”
法护是个大地主，
他对佛叹气诉苦：

“赶上了这种荒年，

我的黄金的田园

都变作荒芜一片。

我已是这样穷苦，

交不上皇家税赋。”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佛的弟子们默默不语。

释迦佛殿里一片寂静，

面向着那受难的灾城，

佛大睁着黄昏星似的

一双明亮慈悲的眼睛。

孤独长者的女儿

低垂着头羞红了脸，

眼含着痛苦的泪水

匍匐在释迦的足前，

谦恭而坚决地低声

诉说着自己的心愿——

“无能的善爱比丘尼

愿满足世尊的心意。

哭喊着的那些灾黎

他们全是我的儿女，

从今天起，我负责

救济灾民，供应粮米。”

这话使大家全都惊异——

“你比丘的女儿比丘尼

多么狂妄，不自量力！

竟把这样艰巨的事业

揽在肩头，想出人头地。

如今你的粮食在哪里？”

她向大家合掌致敬说：

“我只有个乞食的钵盂。

我是一个卑微的女人

比谁都无能的比丘尼，

因此完成世尊的使命

全靠你们慈悲的赐予。

“我的丰满的谷仓设置

在你们每个人的家里，

你们的慷慨会装满我

这个取之不尽的钵盂，

沿门募化得来的粮食，

将养活这饥饿的大地。”

1900年10月

32 103

我不认识我的国王，因此，当他索取赋税时，我大胆地以为我可以隐藏起来，不去偿还债务。

在白昼的工作中，夜晚的睡梦里，我逃避，躲藏。

然而，他的要求却追随着我的每一次呼吸。

于是，我明白了，我的国王认识我，而且世间没有一块地方是属于我的。

现在，我希望把我的一切都献到他的脚前，获得在他的王国里有块立身之地的权利。

33 104

当我想要塑造你——一个按我的生活模式塑造的、供人崇拜的形象时，我拿出了尘土、希望和我所有的五彩缤纷的幻梦和想象。

当我请你用我的生活在你的心中塑造一个形象，让你去爱时，你带来的是你的火焰与力，以及真理、和平与美。

34 105

“陛下，”仆人向国王禀报说，“圣者那卢达摩从未屈尊走进皇家神庙。

“他在路边的树荫下唱着颂神歌。庙宇空旷，没有朝拜者。

“人们成群地围着他，像蜜蜂环绕白莲花，不理睬那盛满蜂蜜的金樽。”

心烦意乱的国王来到坐在绿茵上的那卢达摩身边。

“师父呵，”国王问道，“为什么你离开我黄金圆顶的神庙，坐在街头尘埃里宣讲神的爱？”

“因为神不在你的神庙里。”那卢达摩说。

国王皱紧眉头：“你可知道，修建这座惊人的艺术奇迹花费了两千万金币，还举行了消耗巨款的奉献典礼？”

“是的，我知道。”那卢达摩回答说，“就在那一年，有成千房屋被烧毁的人站在你门前请求你资助，却空手而归。

“神说：‘那可怜的家伙不肯庇护他的兄弟，却要耗资为我修造房屋！’

“神便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一起，住到路旁的树下。

“而那黄金的圆顶是空的，只不过是个骄傲的气泡而已。”

国王愤怒地喝道：“离开我的国土。”

圣者平静地说：“好吧，驱逐我到你流放我的大神的那个地方。”

35 106

号角躺在尘埃。

晚风疲倦，光明熄灭。

啊，这不祥的日子！

来吧，勇士们，高举起旌旗；歌手们，高唱起战歌！

来吧，进军的朝拜者，快快踏上征途！

号角躺在尘埃，等待着我们。

带着晚祷时的奉献，我正向寺院走去。经过一天风尘仆仆的跋涉，我在寻找一处歇息之地：希望在那里治愈创伤，洗白衣衫上的污迹。这时呵，我发现你的号角躺在尘埃。

这不是我该点亮夜灯的时辰么？

夜晚不是正向群星唱着摇篮曲么？

哦，你这血红的玫瑰呵，我睡眠的罂粟花已经苍白凋零！

我相信，我的徘徊已终止，我的债务已偿清；这时呵，我发现你的号角躺在尘埃。

用你青春的魅力撞击我昏昏欲睡的心吧！

让我的生命的欢乐炽烈地燃烧吧。

让觉醒的箭簇飞穿暗夜的心，让一阵恐惧的惊颤抖掉盲从与麻痹。

我来了，从尘埃里拾起你的号角。

我已不能再酣睡——我必须穿过如雨的箭簇走去。有人会跑出他们的房屋，来到我身边——有人会哭泣。

有人睡在他们的床上，却会在恶梦中辗转呻吟。

因为，你的号角将在今夜吹响。

我曾向你乞求和平，却只得到羞辱。

如今我站在你面前——帮我披上铠甲吧！

让忧患的无情打击在我的生活中击出火花。

让你胜利的鼓声使我的心在痛苦中跳动。

我将两手空空，让它们举起你的号角吧。

36 107

在狂欢中，他们扬起尘土，玷污了你的长袍。哦，美丽的 108 ，它使我痛心美望。

我向你呼唤："拿起你的笞鞭，审判他们吧。"

晨曦投射在一双双终夜狂欢熬红的眼睛上；纯洁的百合花圃弥漫着他们火热的呼吸；繁星透过神圣的黑暗深处，凝视他们的喧嚣饮宴，凝视那些扬起尘土玷污你长袍的人。哦，美丽的！

你的法庭设在百花园里，设在春天鸟儿的啭鸣中；设在绿茵覆地的河岸，那里林叶萧萧，应和着潺潺流水。

哦，我的爱人，当他们被情欲控制时，他们是无情的。

黑暗里，他们徘徊潜行，伺机抢去了你的珠宝首饰去装点他们的私欲。

他们伤害了你，使你痛苦，也使我痛彻骨髓。我向你高呼："拿起你的宝剑，啊，我的爱人，审判他们吧！"

但是，正义是警觉的，你的审判是宽厚的。

母亲总是为孩子的无礼流泪；情人永不磨灭的忠诚总是把背叛的矛头藏在自己的伤口里。

那无眠的爱的无声的痛苦，那贞洁女人的羞颜，那夜的凄凉的珠泪，那淡淡晨曦的宽恕，都是你对他们的审判。

哦，可怖的，他们因贪婪不顾危险，在夜里攀过你的大门，闯入你的宝库，来抢劫你。

他们抢掠物的分量愈来愈沉重，难以担负，又难以卸下。

因而，我向你呼吁，宽恕他们吧，哦，可怖的！

你的宽恕如暴雨倾泻，将他们冲倒，把他们的赃物撒在尘埃。

你的宽恕在霹雳闪电里，在血雨腥风里，在落日愤怒的彤红里。

37 109

佛的弟子邬波笈多躺在秣菟罗城下的泥地上睡熟

灯儿熄了，门儿紧闭，八月阴郁的夜空藏起了满天星辰。

是谁那双脚镯叮当的纤足忽然踏在他的身上？

他惊醒了，一位妇人的纱灯闪着幽光，照亮他充满宽恕的眼睛。

原来是一个舞女，她的珠宝如星光闪闪，天青色的衣裳如一片轻云，她正青春年少，如醇酒一般醉人。

她放下纱灯，看见一张年轻的脸，庄严又英俊。

“原谅我吧，年轻的比丘，请光临寒舍，铺满尘埃的土地不是你合适的睡床。”

比丘回答说：“走吧，女人。到合宜的时候，我会来到你的身旁。”

突然，亮起一道闪电，黑夜露出它的獠牙。暴风雨在天际咆哮，舞女恐惧得瑟瑟颤抖。

路边的树林缀满繁花，压痛了树枝。

和煦的春风传来远方欢快的笛声。

城里人到树林里去欢庆百花节。

天空中，一轮圆月凝视着小城静静的阴影。

年轻的比丘走在寂静的小路上，头顶上相思成病的杜鹃栖息在杧果枝头，诉说着无眠的幽怨。

邬波笈多走过道道城门，站在护城堤下。

躺在他脚下城墙阴影里的那位姑娘是谁呢？她染上鼠疫，遍体斑疮，被赶出了城镇。

比丘坐在姑娘身旁，将她的头放在膝上，用水浸润她的嘴唇，为她全身敷上香膏。

“你是谁呢，慈悲的人儿？”

“看望你的时候终于来临，我就在你的身边。”年轻的比丘回答说。

附：密约 [110]

曾经有一天，尊者邬波笈多 [111]

酣睡在秣菟罗 [112] 幽僻的城根，

那时候，街灯已在风中熄灭，

城里的人家也都关紧了大门，

天空中有深夜的几颗小星

在雨季的浓云里闪烁。

是谁脚镯叮当的纤足，

突然轻轻地踏在他的身上？

尊者吃惊地翻身坐起，

蒙眬的睡意立刻飞去——

刺痛他美丽眼睛的，

是亮闪闪一片灯光。

这城里的舞女，春情荡漾，

深夜里急切地去欢会情郎。

她身上穿着一件天青色的衣裳，

镶嵌着珠玉的环佩叮咚作响。

一脚踏在尊者身上，瓦萨婆达多

停止了匆匆的脚步，无限惊慌。

眼睛里满含着羞涩，

女人温柔动情地说：

“少年人，我请求你原谅。

为什么不可以到我家去？

这冷冰铁硬的湿地

不应该是你的睡床。”

邬波笈多尊者温柔地回答说：

“哦！美貌多情的姑娘！

如今还不到我和你密约的时期，

你且去你要去的地方，

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

我会亲自走进你的闺房。”

骤然间暴风雨在闪电里

张开了狰狞可怕的巨口，

瓦萨婆达多在恐怖中瑟瑟发抖；

毁灭宇宙的狂风在空中呼啸，

天上隆隆的雷霆大声地

发出一阵嘲弄人的狂笑。

距那次相见，

还不到一年。

又是一个四月的黄昏，

春风变得更为关情迷人，

路边树枝上缀满了花蕾，

御苑里盛开着茉莉与素馨。

远方吹来的轻风

送来婉转醉人的短笛声，

倾城的男男女女，

都到秣菟罗林中去欢度迎春，

只有天上一轮微笑的明月，

凝视着寂静无声的空城。

月光下行人稀少，

尊者独自漫步在林间小道。

头顶上绿叶丛中，

杜鹃在一声声婉转啼叫。

莫非今夜正是

他欢会情人的良宵？

远离了城市，

尊者向城外走去，

他突然在护城河边停步不前，

那女人是谁？

独自躺在杧果林的阴影里，

正在邬波笈多的脚边。

无情的鼠疫猖獗地蔓延，

瓦萨婆达多也受了传染，

雪白的肌肤上

布满了漆黑的斑点，

被城里的居民

丢弃在护城河边。

尊者把昏迷了的女人

轻轻放上自己的膝头，

用清水润湿了她干渴的双唇，

在头前为她低颂着经咒，

又亲手在她全身

抹上了清凉的檀香油。

月夜里飘落着盛开的花朵，

枝头的杜鹃声声地悲啼着。

女人轻轻地说——

“你是谁？这样慈悲？”

尊者回答说：“瓦萨婆达多，

是邬波笈多今夜特来和你相会。”

1900年9月

38 113

我们的爱情不仅仅是儿戏，我爱。

风雨喧嚣的夜一次次袭击了我，吹灭我的灯火；暧昧的疑虑聚拢来，遮蔽了我满天的繁星。

河堤一次次崩塌，让洪水席卷了我的庄稼，悲伤与绝望撕裂了我的蓝天。

因此我知道，你的爱情里有痛苦的打击，却没有死亡无情的冷漠。

39 114

围墙崩裂，光明如神的笑声涌了进来。

胜利属于你，啊，光明！

夜的心脏已被刺穿！

用你闪光的宝剑，将混乱纠结的疑虑和使人消沉怯懦的欲求斩断！

胜利！

来吧，你永不宽容和解的光明！

来吧，你这令人恐怖的纯洁的光明！

啊，光明，你的战鼓在火的进军中敲响，红色的火炬已高高举起；死亡在辉煌中死去！

40 115

啊，火焰，我的兄弟，我为你高唱胜利的凯歌。

你是可畏的自由之鲜红的象征。

你在天空挥舞双臂，你在琴弦上疾速地划动手指，你的舞曲是美妙

的。

当我的生命结束，大门敞开时，你要将束缚手脚的绳索烧为灰烬。

我的身体将与你融为一体，我的心将卷进你烈焰的旋涡，我的生命就是那灼人的炽热，它将突然燃烧起来，融进你烈焰的耀目的光辉。

41 116

深夜，船夫出海了，飞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

狂风吹涨了风帆，桅杆痛得呻吟了。

夜的毒齿咬伤了天空，中了毒的天空极端恐惧地倒在海面。

波涛疯狂地冲击着无边的黑暗。船夫出海了，飞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

船夫出海了，我不知道他要去和谁相会，夜也为他蓦然出现的白帆暗暗吃惊。

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海滩，终于弃舟登岸，走进一所寂静的院落；那里，灯光闪亮，她端坐在尘埃上等待着。

他在追求什么，竟使小舟不畏风暴，也不怕黑暗？

小船沉重，是载着宝石与珍珠么？

啊，不！船夫并未携带珠宝，他手中只有一朵洁白的玫瑰，双唇噙着一支歌。

那是带给她的。深夜里，她燃着明灯，独自守候着。

她住在路旁的茅屋里。

披散的秀发在风中飘舞，遮住了她的明眸。

风雨尖啸着，挤进破旧的门缝；灯光在风中摇曳，在四壁投下飘忽的阴影。

风的怒号中，她听到他在呼唤她，叫着她无人知道的芳名。

船夫扬帆启程已经很久了。

还要很久，黎明才会降临，他才会叩门。

不会有人敲响鼓角，也不会有人知晓。

只有光明将会洒满茅屋，尘土将会受到祝福，心中将会充满欢乐。

所有的疑虑将会悄悄地化为乌有，当船夫驶向岸边的时候。

42 117

我紧紧抓住这活的木筏——我的肉体，在我尘世岁月的狭窄的小河上漂流。到达彼岸时，我便把它抛弃。

以后呢？

我不知道在那里光明与黑暗是否一样，不可区分。

未知的幽冥是永恒的自由。

他的热恋是无情的。

他打碎贝壳，寻找蛰伏在黑暗牢笼里哑默无声的珍珠。

可怜的心呵，你为缅怀过去的时光在哭泣！

快乐起来吧，为即将到来的日子！

时辰已到，朝圣的人呵！

你该做出决定。

未知的幽冥将会再一次揭开面纱，你将会见到他。

43 118

国王频婆娑罗为佛的舍利建起一座圣殿，一个白色大理石的供献。

黄昏时，王宫里的嫔妃公主常来奉献鲜花，点燃明灯。

后来，王子做了国王。他用鲜血洗去了父亲的信仰，用佛经点燃了献祭的火光。

秋天，白昼将尽。

晚祷的时辰将要来临。

王后的宫女师利摩蒂，佛的信女，沐浴过圣水，金盘里装着灯盏和洁白的鲜花，默默地抬起黑色的明眸，望着王后的脸。

王后惊恐地战栗着说：“愚蠢的姑娘，你不知道么，凡是去佛的圣殿拜佛的，无论谁都要处死？

“那是国王的意旨。”

师利摩蒂向王后施罢礼，离开她的房门，站在阿弥达——王子新妇的面前。

光灿灿的金镜放在膝头，新娘子正将她乌黑的头发编成长辫，还在发缝里涂上吉祥的朱砂。

看见年轻的宫女，她的手发抖了：“你要给我带来多么可怕的风险呀！快快走开！”

公主苏格罗坐在窗边，映着落日的斜晖，读着爱情故事。

看见门旁托着供品的宫女，她受惊了。

书本从膝头跌落，她伏在师利摩蒂的耳边低声说：“不要赶去送死，大胆的女人！”

师利摩蒂走过一个个房门。

她昂起头，大声呼唤：“喂，王宫里的妇女，赶快呵；

敬佛的时辰到了！”

有人当着她的面掩上房门，有人咒骂。

宫殿塔楼的古铜圆顶上，白昼的最后一道微光逝去了。

深黑的阴影安歇在街角；喧嚣的市声沉寂了；湿婆庙宇的铜锣敲响了，宣告晚祷的时刻来临。

秋日黄昏的幽暗，宛如平静的湖泊般深沉，星光悸动地闪烁着；御花园的卫兵惊异地看见，树荫掩映的佛殿前亮起一排灯光。

宝剑出鞘，卫兵飞跑着喊道：“你是谁，愚蠢的人，竟敢蔑视死亡？”

“我是师利摩蒂，”一个甜柔的声音答道，“佛的奴隶。”

紧接着，她心中的热血染红了冰冷的大理石。

星空岑寂，圣殿脚下最后的供养灯烛熄灭了。

附：供养女[119]

频婆娑罗王[120]

跪在佛陀座下

求得一片趾甲，

把它供养在御苑深处，

珍重地在上面建起一座

庄严无比的大理石宝塔。

黄昏时，皇后和公主们

换上素洁的衣衫，

捧着礼佛的金盘，

在塔下献上鲜花，

亲手点亮金盘里，

一行行黄金灯盏，

阿阇世王坐上

父亲的七宝座，

他用汪洋的鲜血

冲洗尽父王的佞佛，

把释迦牟尼的经典

献给了阿那罗 121 的烈火。

阿阇世王召集全体

宫廷妇女，对她们说：

“除了敬拜《吠陀》、婆罗门和国王，

宇宙间再不许你们有第二种信仰。

这命令必须牢记在心——

如不遵从，定有灾殃。”

在一个秋天的向晚——

净水沐浴后的

宫女师利摩蒂，

照例捧着礼佛的金盘，

悄悄地来到太后座前

默默俯视着她的脚尖。

太后恐惧地抖颤着申斥说：

“国王宣布的禁令

莫非你竟敢违抗——

礼拜佛塔的人

不是死在矛尖

就是流放远方。”

她悄悄地走进

皇后阿弥达的妆阁——

皇后刚梳起

拖地的长发，

正对着宝镜，专心地

在发缝里点染着朱砂一抹。

看见了师利摩蒂，

皇后气得手指发抖，

竟抹弯了发缝里的朱砂。

“蠢东西，胆量这么大，

竟敢带来敬佛的鲜花！

被人看见岂不可怕！”

公主苏格罗

独自坐在窗前，

趁着落日的光芒，

正在默诵故事诗篇，

忽然听见门外脚镯声响，

连忙从书本上移开视线。

她把迷人的诗篇抛在地上，

慌忙跑到师利摩蒂跟前，

担心地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国王的命令如今谁不知晓，

你这样不顾一切，

只怕死罪难逃。”

师利摩蒂在宫里

走遍千门万户。

“姊妹们，时候到了，

我们要尽到敬佛的礼数。”

有人害怕，

有人咒诅。

白日最后的光芒

已从城楼上褪尽。

市声变得微弱，

路上断绝行人。

国王古老的神祠里

传出了一声声晚祷的钟声。

秋夜透明的薄暗里

有无数小星闪烁。

宫门外响起了号角，

囚徒们唱起了晚歌。

“大臣的会议已结束——”

执甲的侍卫齐声高呼着。

就在这一刹那间，

后宫卫士看见：

国王幽静的花园里，

宝塔阴暗的石阶前，

骤然亮起一行行明灯，

好像光闪闪的黄金花蔓。

卫士们拔出剑来

飞奔着赶上前去。

“嗨！你是哪一个？

竟敢冒死供养佛陀！”

传来了甜蜜的声音：

“我是师利摩蒂——

佛陀的奴隶！”

那天白石的塔阶上

写下了鲜血的记录。

那天凉秋初夜里，

寂寥的御苑深处，

窣堵波[122]下熄灭了

最后的供养灯烛。

1900年9月

44

隔绝你和我的白昼施了最后一礼，告辞了。

黑夜蒙上面纱，遮住我的卧房里那盏燃烧着的灯。

你的黑仆人静悄悄地走来，为你展开新妇的座毯，在无语的静谧中，你独自坐在我的身边，直到夜尽更残。

45 123

夜在痛苦之床上度过，我的眼睛倦了。忧郁的心儿还未准备好，去迎接黎明和它的一拥而至的欢乐。

给这赤裸的白昼蒙上面纱，召唤走这耀眼的阳光和这生命的舞蹈。

让你那甜柔的黑暗的披风将我藏在它的皱褶中，为我掩住尘世的压力带来的痛苦。

46 124

报答她给予我的一切，为时已晚。

她的黑夜已化作黎明，因为你已将她拥在怀中；为了她，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激和礼品。

请你宽恕我，为我对她的冒犯和伤害。

我以爱情的鲜花来礼拜你，当她等待它们盛开的时候，花儿却只是含苞的蓓蕾。

47 125

我发现几封我旧日的书信，小心翼翼地藏在她的小盒里——几件供她的记忆消遣的玩物。

心儿战兢兢地，努力从时间的滔滔长河中偷出这些小小的玩物，说：“这些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

啊，如今已无人再要它们，无人愿为它们付出精心照料的代价，而它们却依旧存在。

世间肯定会有爱情存在，以免她湮没无闻，就像她的爱情使这些书信如此珍重地被保存下来。

48 126

携了美与秩序到我的不幸的生活中来吧，女人，就像你活着的时候将它们带到我的家里一样。

拂去时光的尘屑，注满空空的水罐，照料那被忽视的一切。

再敞开神庙内殿的大门，点燃明烛，让我们在神面前默然相对吧。

49 127

调弄琴弦使它合调的时候，是极端痛苦的，我的主人！

奏起乐曲吧，让我忘怀这痛苦，让我在美中感受那无情的日子里你的心声。

渐渐淡去的夜色还在我的门外流连，让她在歌声中离去吧。

将你的心倾入我的心弦，主人呵，让我的心弦弹出你的星辰洒下的乐曲吧。

50 128

在电光闪耀的瞬间，我在我的生命中看到了你创造的宏伟——那历尽生死，前生与今世的无限的宇宙。

当我看到我的生命被无意义的时光抓住时，我为自己的毫无价值而哭泣——当我看到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时，我知道它是宝贵的，不应该在忧伤、退隐中浪费。

51 129

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暗淡的黄昏，太阳将向我最终告别。

那时候，牧人会在榕树下吹响牧笛，牛群会在河边的坡地吃草，而我的日子将没入黑暗。

我恳求：让我在离去前弄清大地为何召唤我投入她的怀抱。

为什么她的夜的静谧向我低吟星辰曲，为什么她的阳光亲吻我的思绪，将它们变成鲜花。

让我在离去前稍作逗留，吟唱我最后的叠句，完成它的乐曲。容我点亮油灯来看一看你的容颜；容我编好献给你戴在头上的花冠。

52 130

那是什么样的乐曲呵，那使世界随着它的节拍升沉摇荡的？

当它升上生命之巅，我们欢笑不止；当它沉入黑暗，我们惊惧地哭泣。

然而我们的欢笑哭泣，同样也是随着那永无止境的乐曲的韵律升沉来去的一场游戏。

给与取掌握在你手里，你把财富藏在掌心里，我们哭喊着，我们被劫掠了。

你随意松开或是握紧你的手指，得和失是同样的。

在你同自己掷骰子的游戏里，你既输又赢，不分失败与胜利。

53 [131]

我的眼睛和双臂曾吻抱这个世界；我将它深深裹藏在我的心底；我的思绪曾随着它的白昼与黑夜滚滚流逝，直到这世界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我爱我的生命，正因我爱那与我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天上的光明。

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如爱它一般真切——那么，生命的离合聚散一定含有深意。

假如爱被死亡欺骗，那么，这欺骗的毒瘤会吞噬万物，繁星将蜷缩而晦暗。

54 [132]

云对我说："我消散了。"夜对我说："我投进火一般的朝霞里。"

痛苦对我说："我保持死一般的沉默，就像它无声的足迹。"

生命对我说："我在圆满中死去。"

大地对我说："我的光明时刻吻着你的思绪。"

爱情对我说："时光消逝，而我在等待你。"

死亡对我说："我驾着你生命的小舟渡过海去。"

55 [133]

有一天杜尔西达斯 [134] 在恒河岸边

荒凉的火葬场里，

黄昏时候，独自徘徊着，沉醉于

自己编制的歌曲。

他忽然抬头看见，在亡人的脚底

端坐着一位萨蒂[135]：

决心要和她的丈夫在同一把

烈火中死去。

女伴们不断地以鼓舞的欢呼，赞叹

她征服死亡的胜利，

婆罗门祭司围绕在四周朗诵着歌颂

她的至善品行的诗句。

忽然女人看见，杜尔西来在面前，

她慌忙行礼，

恭敬地说道：“师父啊，愿你的金口

给我指迷。”

杜尔西问道：“母亲，到哪里去呢，

这样地气象庄严？”

女人说：“和丈夫一同升入天堂——

这是我的心愿。”

“为什么舍弃尘世，要到天堂去？”

杜尔西笑着说：

“喂，母亲，难道天堂属于神，

尘世竟不是他的？”

不了解他的话，女人呆望着，

无限迷惘惊诧——

她合掌请求：“如果能得到丈夫。

天堂就随它去吧！”

杜尔西笑着说：“请回转家去。

我这样吩咐你，

从今天起一个月后你将获得

心爱的夫婿。”

女人满怀希望离开了火葬场

走回家去，

杜尔西不眠地沉思在恒河岸边

寂静的深夜里。

女人虔诚地独自等待在

冷清的空房里，

杜尔西每天前来传授她

潜修的经句。

一个月的期限已满，邻居们

来到她门前，

问道：“获得了丈夫？”女人说：

“唔，那是当然。”

邻居们慌忙又问：“快告诉我们，

他在哪间屋里居住？”

女人微笑着说：“我的丈火居住

在我内心深处。”

1900年9月

56 136

女人，你曾短暂地出现在我身边，用埋藏在宇宙万物深处不可思议的女性的奥秘来抚慰我的心。

啊，她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永远泛溢着的甜美；她是大自然永新的

美与青春；她在汩汩流水上起舞，在淡淡晨光中唱歌；她引来波涛滚滚的江河哺育焦渴的大地；啊，在她身上既洋溢着唯一的创世主的难以遏止的欢乐，也充满着他过多的爱的痛苦。

57 137

她是谁，那住在我的心房里，永世忧伤的女人？

我追求她，却不能得到她。

我为她戴上花环，高歌赞美她。

她绽出一丝微笑，转瞬间笑意便逝去。

“你不能给我欢乐。”她哭道。悲伤的女人呵。

我为她买来镶珠嵌玉的脚镯，用缀满宝石的扇子为她扇凉，我在黄金榻上为她铺好被褥。

她的明眸闪着一线欢乐的光芒，不久它便熄灭了。

“珠宝不能给我欢乐。”她哭道。悲伤的女人呵。

我扶她乘上胜利的战车，驱车伴她走遍天涯海角。

被征服的心伏在她的脚下，赞美的呼声响彻云天。

骄傲在她的眼中闪烁，顷刻间，它又在泪花中暗淡。

“征服不能给我欢乐。”她哭道。悲伤的女人呵。

我问她：“请告诉我，你在寻找哪一个？”

她只回答说：“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我在等待着他。”

光阴荏苒。她只是呼喊：“何时我心上的人儿才会来呵！我不认识他，却一直思念着和他相见。”

58 138

你是黑暗中迸发的光明，是从动乱、冲突、撕裂的心里萌发的善良。

你是向全世界敞开的大厦，是呼唤人奔赴沙场的爱情。

你是万物皆失时依然可得的礼品，是穿过死亡洞穴奔流的生命。

你是尘世里的天堂，你为我存在，也为所有的人存在。

59 139

当旅途的劳顿、酷热引起的焦渴压垮了我；当黄昏那鬼魅般的时刻将阴影抛向我的生活，我不仅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我的朋友，更盼望你手的轻轻抚摸。

我的心在痛苦中煎熬，只为未曾把它财宝的重担交付给你。

从暗夜里伸出你的手来吧，让我抓住它，填满它，握紧它；让我感觉到它的轻轻抚摸陪伴着我绵绵延伸的孤独寂寞。

60 140

馨香在蓓蕾中呼唤：“啊，一天过去了，多么欢乐的春季的一天！我却是关押在重重花瓣里的囚犯！”

不要灰心，羞怯的小东西！

你的镣铐会挣脱，蓓蕾会绽出鲜花，即使你在生命完满时死去，春光也不会消逝。

馨香在蓓蕾中焦急不安地叹息：“啊，时光消逝！不知道我在寻求什么，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不要灰心，羞怯的小东西！

轻柔的春风已偷听到你的心愿，白昼不会终结，在你完成你的使命之前。

黑暗是她的未来，馨香在绝望中呼喊啊，我的生命如此无意义，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竟该这样生活？

不要灰心，羞怯的小东西！

美好的黎明近在咫尺，当它到来时，你的生命将融进所有的生命，你将最终明了你生存的目的。

61 141

她还是个孩子，我主。

她在你的宫殿到处奔跑，嬉戏，还想把你也当作她的玩具。

她不顾她的头发零乱披散，也不当心她随意披上的衣裳拖在地上。

当你对她讲话时，她却睡熟——不肯回答了，你清晨给她的花朵从她手中滑落在尘埃里。

当暴雨逼临，黑暗密布天空，她不能酣然入睡，她的玩偶散掷在地上，她因恐惧而紧偎着你。

她怕了，怕不配侍奉你。

你却微笑着望着她游戏。

你认识她。

坐在尘土里的孩子是你命定的新妇；她的嬉戏会停止，并且升华为深沉的爱。

62 142

“哦，太阳呵，除开太空还有谁能拥抱你呢？”

“我只在梦中向往你，却从不敢奢望去侍奉你，”露珠呜咽道，“我是那么渺小，不能将你抱在怀里，强大的主啊，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是一滴泪水。”

“我照亮了无垠的天空，却也能将我奉献给一滴小小的露珠，”太阳说，“我将化作一缕闪光去注满你，使你短暂的生命变成一颗灿烂的欢笑的星。”

63 143

不知节制的爱不能持久，它像溢出杯盏的酒浆的泡沫，转瞬便化为乌有。我不要这样的爱。

赐予我这样的爱吧：它像你的雨一样清凉纯净，它福佑干渴的大地，注满家庭简陋的陶罐。

赐予我这样的爱吧：它将渗入心灵深处，然后蔓延开来，就像那无形的树液使生命在树身流转，生出枝干，开出繁花，结出硕果。

赐予我这样的爱吧：它带来完满的和平，使心儿宁静。

64 144

太阳沉入小河西岸茂密的丛林里。

净修林里的孩子们已放牧归来，围坐在火边，聆听师父乔答摩讲功课。这时，一个陌生的男孩走来，献上鲜花蔬果，低低地伏在他的足前，用鸟儿般清脆的声音说道：“尊者呵，我来了，请您领我走上至诚之

路。

“我的名字叫苏陀伽摩。”

“祝福你。”师父说。

“你来自哪个家族，孩子？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最高智慧。”

“师父，”孩子答道，“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家族，让我去问问母亲。”

说罢苏陀伽摩辞别大师，蹚过浅浅的河水，回到母亲的小茅屋，它就坐落在沉睡的村口，荒芜的沙原的尽头。

茅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母亲伫立门边，披着夜色，等候儿子归来。

她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吻着他的头发，询问他去见大师的详情。

孩子问道：“我的父亲叫什么，亲爱的妈妈？

“乔答摩尊者对我说，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最高的智慧。”

母亲垂下眼睛，低声细气地说：

“年轻时，我很穷，侍奉过许多主人。我的宝贝，你来到妈妈遮婆罗的怀里，她没有丈夫。

拂晓的阳光在净修林的树梢上闪烁。

弟子们坐在古树下，大师面前。晨浴后，他们蓬乱的头发还是湿淋淋的。

苏陀伽摩来了。

他在尊者足前深深施礼，无言地站着。

“告诉我，”大师说，“你来自哪个家族？”

“尊者啊，我不知道。我问过母亲，她回答说：‘年轻时我侍奉过许多主人，你来到妈妈遮婆罗的怀里，她没有丈夫。’”

人群里响起一阵私语，如被惊扰了蜂巢的蜂儿在愤怒地嗡嗡：弟子们低声指责那贱民的无耻的傲慢行径。

乔答摩大师从座位上站起，伸出双臂将孩子揽在怀里。“你是婆罗门中最高贵的婆罗门，我的孩子。你继承了‘诚实’这最高尚的传统。”

萨拉斯瓦蒂河边苍茫的林荫里

落下了黄昏的太阳；隐士的弟子

头顶着柴捆回转安静的净修林；

疲倦的神牛动着深沉的眼睛

踱进牛栏，洗过晚澡，弟子们

环坐在师父圣者乔答摩的足前。

茅屋的天井里祭坛上火光闪闪，

无边辽阔的天空里坐着一列列

繁星，一声不响像眨着好奇的

眼睛，凝望着师父的学生。圣者说：

“喂，孩子们，现在听我讲颂《吠陀》[146]。”

乔答摩的声音冲破净修林的寂寞。

这时候，有一个

年轻的孩子走进天井，手捧着献礼，

他奉上鲜花蔬果，虔诚地礼拜着

圣者乔答摩的莲花似的双足说：

“师父，我住在拘尸凯德罗，我的

名字叫苏陀伽摩，怀着学习《吠陀》的

愿望前来拜见师父。”孩子的声音

清脆如黄雀，甜蜜像甘露。

乔答摩听了，微笑着

和蔼地对他说：“可爱的，我给你祝福。

孩子，你属于什么种姓[147]？你要知道

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圣典《吠陀》。”

孩子低声说：

“师父，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种姓，

请允许我，回去问了妈妈，明天再

来向您说。”

孩子辞别了师父，

在浓密的黑暗里穿过林间小路，

渡过清澈的萨拉斯瓦蒂河，独自

转回家去。河滩上静卧着沉睡的

村庄，庄尽头是母亲的破茅屋，

灯光闪亮在茅屋，

门外面遮婆罗伫望着儿子的归路。

苏陀伽摩走近她的身边，遮婆罗

把他抱在怀里，吻着他的头发

喃喃地给他祝福。苏陀伽摩说：

“告诉我，妈妈，谁是我的父亲？

我出身于怎样的家庭？我曾拜谒

圣者乔答摩，他对我说：‘孩子，

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吠陀》。’

妈妈，我的种姓是什么？”

听了孩子的话，

母亲的头低下，半晌轻轻地说：

“妈妈的青春被穷困盘踞着，

我曾经做过不少男人的奴隶。

你生在没有丈夫的女人的膝下，
妈妈不知道你的种姓是什么。”
第二天，
曙光潇洒地照耀在净修林的树梢，
圣者乔答摩的弟子们早已起床；
容光焕发如晨曦中晶莹的朝露，
虔诚圣洁如祈祷时流下的泪珠。
晨浴后皮肤发出红润的光泽，
头顶绾着湿漉漉的发髻。他们
环坐在榕树的浓荫下，围绕着
圣者乔答摩。百鸟轻声合唱着
欢愉之歌，蜜蜂漫长地嗡着，
潺潺的河水轻轻地打着节拍，
伴随着它们而起的是弟子们
各种幼嫩的嗓音，有腔有韵地
背诵着虔诚动人的《娑摩吠陀》[148]
赞歌。
这时候，苏陀伽摩
来到圣者身边，恭身向他摸足致敬，
默然不响睁大了一双真诚的眼睛。
“愿你幸福，善良美丽的孩子，”
圣者乔答摩又重复昨晚的讯问：
“你属于哪个种姓？”孩子扬起头说：
“师父，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种姓。

我问过母亲，母亲说‘苏陀伽摩，

你生在没有丈夫的遮婆罗的膝下，

妈妈曾侍奉过不少男人——不知道

谁是你的父亲。’”

听了苏陀伽摩的话，

乔答摩的弟子像受惊的群蜂，立刻

张皇失措——不休纷纷议论着。

有的讪笑，有的替他害羞，有的

骂着：“无耻的非亚利安贱种！”

为孩子的坦白深深感动，

圣者乔答摩离开座席伸出双臂，

把苏陀伽摩抱在怀里说：“孩子！

你不是一个非婆罗门，你属于

再生种姓里最高的种姓，你生于

一个从不欺骗人的婆罗门家庭。”

1893年2月

65 149

或许就在今天，这座城里有那么一所房屋永远敞开了它的门户，在那里光明完成驱逐黑暗的使命，初升的朝阳为它祝福。

鲜花盛开在花园和篱边，或许就在今天，有那么一颗心会在花丛中发现黎明度过无尽的黑夜，给他带来了礼物。

66

听啊，我的心，他的笛声里带着野花的芬芳，绿叶的闪光，粼粼溪流的潺湲，和树荫里蜜蜂翅翼轻轻的震颤！

笛子从我朋友的唇上偷去了微笑，将它舒展在我的生命里。

67 150

你总是独自远远地站在我歌曲之河的对岸。

我的歌曲的音波洗濯你的双足，我却不知怎样才能将它们触摸。

我与你歌唱的游戏隔着遥远的距离。

是那离别的痛苦，化作悠扬的乐曲，流出我的长笛。

我等待着那一天，你的小船渡到我的岸边，把我的长笛拿在你自己的手里。

68 151

今天请晨，我的心灵之窗，那朝向你心灵的窗口，突然打开了。

我惊诧地看到，我的名字，你经常呼唤着的名字，写在四月的嫩叶与百花上。我默默地静坐着。

霎时间，隔在你我歌曲中间的帘幕随风飘去了。

我发现，你的晨曦里弥漫着我无法表达的、唱不出来的歌儿；我想，我应该在你的脚边学会它。我默默地静坐着。

69 152

你就在我的心坎里，当我的心儿在外漂泊时，它从未发现你；你始终躲藏在我的爱情和希望里不肯露面，因为你总是和它们在一起。

你曾是我的青春游戏中最深沉的欢乐，我太热衷于游戏，欢乐反被轻轻放过。

在我生活的狂喜时刻，你曾向我唱歌，我却忘记与你应和。

70 153

你在天上举起你的灯，它将光明洒在我的脸上，它的阴影却笼罩了你。

我在心里举起爱之灯，它的光明落在你的身上，我却被抛闪在阴影背后。

71

啊，波浪，吞没天空的巨浪，闪耀着光明，飞舞着生命；卷起欢乐旋流的浪，永远汹涌奔腾着。

群星在浪花上摇曳，各种色彩的思潮被抛出大海深处，散掷在生活

的海滩上。

生与死随着浪潮的韵律涨落升沉，我心灵的海鸥，展开翅膀，快乐地鸣叫着。

72 154

欢乐从全世界涌来，塑造了我的躯体。

天空的阳光将她吻了又吻，直到她惊醒。

匆匆赶来的夏日的花朵在她的呼吸里注入芬芳的气息，她的行动里有着风和水的韵律。

云霞和森林绚丽多彩的激情潮水般注入她的生命，大地万物的音乐的爱抚凝成她的手和足。

她是我的新娘——她在我的房里点亮了她的灯。

73

春天携着绿叶和鲜花闯进我的躯体。

清晨，蜜蜂一直在嗡嗡低鸣，风儿悠然戏弄树影。

从我的心底，涌出一注甘泉。

欢乐冲洗着我的双眼，仿佛晨露浸过的黎明一般晶莹，生命在我的体内颤动，宛如丝弦在琵琶上轰鸣。

我的永世爱人呵，你可是在我的生命的岸边独自漫步！岸边潮水正汹涌。

我的梦可是在围着你欢快地飞来飞去，就像飞蛾扇动着彩翼。

在我心灵深处幽暗的洞穴中回荡的可是你的歌声？

除了你，谁能听到如今回响在我的血管里那时光的低唱？谁能听到我的胸臆中那欢快的舞步？谁能听到我的体内那不平静的生命鼓翼的呼啸？

74 155

羁绊已斩断，债务已偿清，大门已洞开，我要浪迹天涯，云游四海。

他们却蜷缩在角落里，编织着暗淡的时光之网；他们坐在尘埃里，

数着铜币，召呼我回去。

然而，我的宝剑已铸好，甲胄已披挂在身，我的骏马渴望着奔驰。

我将夺回我的王国，赢得胜利。

75 156

就在不久以前，我来到你的大地上，赤条条无名无姓，仅带来一阵哭叫。

如今，我的声音多么欢快；而你，我主，你站在一旁，为我留出空间，容我将生命之杯注满。

我为你带来了我的歌儿作为奉献，就在这时我也暗暗希冀，人们会因那歌曲来到我身边，他们会将我热爱。

你会欣慰地发现，我爱你使我降生的这块土地。

76 157

我胆怯地蜷缩在“安全”的阴影里。可是现在，欢乐的巨澜把我的心推上它的浪尖，任凭它无情地汹涌起伏，我的心却和“风险”越贴越紧。

我孤独地坐在屋角，我想我的房间太狭小，不能接待宾客。可是现在，不请自来的欢乐将房门洞开，我发现这里容得下你和整个天地。

我走着，踮起足尖，小心翼翼，只为我严装打扮，全身香气馥郁。可是现在，一阵欢笑的旋风将我吹倒尘埃，我在你足下的大地上嬉笑翻滚，仿佛是个婴孩。

77 158

世界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你没有匮乏，我的君王，因而你的财富也不会为你带来满足。

你的世界看来好似空无所有。

因此，费尽时日，你将你的所有给予我，又不停地从我心底赢得你的国土。

日复一日，你从我心中换回了你的日出，你终于发现，我的生命便是你爱的雕塑。

78 159

你赐予鸟儿歌曲，鸟儿也鸣啭着将你回报。

你只给了我歌喉，却向我索取更多，我要为你作曲唱歌。

你用轻盈做成你的风，让它们敏捷灵巧地完成你的使命。你将沉重压在我的手中，让我自己去把重量减轻，直到负担卸尽，才获得侍奉你的自由。

你创造了你的大地，为它的阴影充填点点光明。

你休息了；只留下我，赤手空拳在尘世创造你的天堂。

你施恩于万物；却向我索求。

我的生命的成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直到收获多于你的播种，我才使你开心，哦，金色谷仓的主人。

79 160

让我不要祈求免遭危难，只让我能大胆地面对它们。

让我不要祈求痛苦的平息，只愿赐予征服它们的勇气。

让我不要在生活的战场上寄期望于盟友的支持，但愿只依靠自己的力量。

让我不要为切望得救而焦虑担忧，只愿赐予我赢得自由的耐心。

赐福予我吧，不要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时感知你的恩惠；让我能找到你的手，在我失败的时侯。

80 161

当你幽居独处，你并不认识你自己，你从未为了谁在路旁翘首等待，从此岸奔向彼岸的风也不曾传来你急切的呼唤声。

我来了，你醒了，天空光明如繁花怒放。

你使我在花丛里绽开生命，又在美的形象的摇篮里摇我入睡；你将我藏匿于死，又在死里重获新生。

我来了，你的心忐忑不安，悲喜交集。你化作一缕柔情，来抚慰我。

然而，我的眼睛却蒙着一层羞愧的云翳，我的胸中一线恐惧在闪烁不定；我的脸庞遮着面纱，我见不到你，我在抽泣。

然而，我知道你的心在热切地盼望见到我，那永无止境的渴望，随着朝阳日复一日的叩门声，在我门前不停地呼唤着。

81 162

你日夜长期地守望着，你在倾听着我走来的足音。你的欢悦聚集在迷蒙的晨曦里，喷洒在旭日初升的一片光明中。

我越是走近你，你大海的热情的狂舞变得愈加炽热。

你的世界是捧在你手里的一支光明的灿烂夺目的花枝，而你的天堂却深藏在我的心底；它在羞涩的爱情里，慢慢地绽开花苞。

82 163

当我独坐沉思的时候，我要喊出你的名字。

我要喊出你的名字，不用过多的言辞，也不抱任何目的。

因为我像个孩子，他上百次地唤着母亲，因为会叫“母亲”而使他高兴。

83

I

我感到，满天星斗在我胸中闪耀。

世界像洪水似的冲进我的生命。

百花在我体内盛开着。

大地与江河的青春活力像沉檀的香烟在我心中冉冉升起；万物的气息在我的思绪上吹拂，宛如气流吹响长笛。

II

万物睡熟了，我来到你的门前。

繁星默默无言，我也不敢放歌。

我等待着，守望着，直到你的倩影飘过夜的露台，才怀着一颗充实的心离去。

早晨，我在路边歌唱；

树篱上的花朵应和着，晨风倾听着，

旅人蓦地停下脚步，望着我的脸，以为我在唤他们的名字。

III

把我留在你的门边，随时供你差遣；让我在你的国度奔波，接受你的召唤。

不要让我在消沉倦怠的深渊中沉没消逝。

不要让我的生命被匮乏的折磨变得憔悴不堪。

不要让怀疑——那些烦扰心神的灰尘——包围了我。

不要让我上下求索去收集财物。

不要让我屈从多数，违心地改变初衷。

让我高高地昂起头颅，为是你的仆人而英勇自豪。

84 164

水手们

你可听到远方死亡的喧嚣，

你可听到来自毒云火海的呼唤

——是船长在命令舵手，将船儿转向无名的海岸？

因为时间——泊在港内的死气沉沉的时间——已经到了期限，

在那里同样古老的货物在买进卖出，无止境地循环往返。

在那里僵死呆滞的废物在真理的枯竭虚空中堆集飘浮。

他们倏然惊起，恐惧地问道：

“伙伴们，钟敲几下了？

何时天才破晓？”

浓云隐翳了群星——

这时辰谁能看清白昼在向他们招手？

他们持桨跑出来了，床空了，母亲在祈祷，妻子在倚门守望；

别离的哭号直上云霄，

黑暗中船长在呼喊：

“动身吧水手们！留在港内的时间已过去。”

世间所有的深重邪恶已经漫过他们的堤岸，

水手们，各就各位，将悲伤的祝福埋在心底！

你责怪何人，兄弟们？垂下你们的头吧！

罪孽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年复一年愤怒在神的心中增长——

弱者的怯懦，强者的骄横，繁荣富强者的贪婪，受屈者的积怨，种族的骄傲，对人的侮辱——

早已打破神的平静，愤怒和波涛汹涌。

宛如一枚成熟的蚕茧，且让暴风雨将它的心撕成碎块，

化作四散的雷霆吧。

不要再咆哮着责骂和自我吹嘘。

额头上印下默祷的宁静，驶向那无名的海岸吧。

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着罪恶与灾祸，也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它们匆匆掠过我们的世界，仿佛乌云挟着转瞬即逝的闪电的狂笑来嘲弄我们。

蓦地，它们停下嘲笑，露出凶相，

人们却偏要站在它们面前，说：

“我们不惧怕你，嗨，恶魔！因为我们征服了你才活过了

每一天，

“和平是真实的，善良是真实的，永恒的神是真实的！我们将怀着这个信念去死。”

如若永生不寓于死亡的中心，

如若欢乐的智慧之花不是从忧伤之荚迸发，

如若罪恶不因自我暴露而死亡，

如若骄傲不被矫饰的重负压倒面崩溃，

那么，那驱使这些人背井离乡的希望，那像群星在曙光中急急奔赴死亡的希望又从何而来呢？

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母亲的眼泪竟白白洒落在大地的尘土里，毫无价值，换不来天堂么？

人，挣断了死亡的束缚时，不就是显示“无限”的时刻么？

85

失败者之歌

我站在路旁，我的主人命令我唱失败之歌，失败是他暗中追求的新娘。

她已蒙上黑色的面纱，在人群里走动，人们看不见她的面孔，但是她胸前的珠宝却在黑暗里熠熠发光。

白昼遗弃了她，神的夜晚却点亮灯火，准备好露水晶莹的鲜花，在等待她。

她低垂眼睑，默默无言；她已经弃家出走，呼啸的风传来她家里的哀哀哭诉。

而繁星则唱着永恒的爱之歌，对着那张带着屈辱痛苦的娇美的脸。

幽居的房门已敞开，呼声已响起，黑夜的心灵，因即将来临的相逢肃然震颤。

86

感恩

走在骄傲路上的人们，蹂躏了卑贱者的生命，他们的足迹，给大地的新绿染上血污。

让他们欢庆吧。感谢你，我的主，今天是他们的。

而我感谢你，为了我的命运与卑贱的人们连在一起，他们遭受苦难，忍受权贵的压榨，他们躲在黑暗里，捂着脸，忍住呜咽。

他们的每一阵痛苦的痉挛都使你的深夜的心震颤，他们的每一次屈辱都汇入你的伟大的静谧。

而明天是他们的。

啊，太阳，你从颗颗泣血的心头升起，在晨花丛中大放光彩，而骄傲的狂欢火炬却已燃成灰烬。

爱者之贻

石真译

1 165

沙杰汗 166 ，你宁愿听任皇权消失，却希望使一滴爱的泪珠 167 永存。岁月无情，它毫不怜悯人的心灵，它嘲笑心灵因不肯忘却而徒劳挣扎。

沙杰汗，你用美诱惑它，使它着迷而被俘，你给无形的死神戴上了永不凋谢的形象的王冠。

静夜无声，你在情人耳边倾诉的悄悄私语已经镌刻在永恒沉默的白石上。

尽管帝国皇权已经化为齑粉，历史已经湮没无闻，而那白色的大理石却依然向满天的繁星叹息说："我记得！"

"我记得！"——然而生命却忘却了。因为生命必须奔赴永恒的征召，她轻装启程，把一切记忆留在孤独凄凉的美的形象里。

2 168

我爱，到我的花园里漫步吧，穿过扑来眼底的热情的繁花，不去管她们的殷勤。只为突发的欣喜像惊奇夕阳的灿丽，你且暂停一下脚步，然后飘然逸去。

爱的赠礼是羞怯的，它从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它轻快地掠过幽暗，沿途散下一阵喜悦的震颤。追上它抓住它，否则就永远失去了它。然而能够紧握在手中的爱的赠礼，也不过是一朵娇弱的小花，或是一线光焰摇曳不定的灯光。

3 169

我的果园中，果实累累，挤满枝头；它们在阳光下，因自己的丰满、蜜汁欲滴而烦恼着。

我的女王，请骄傲地走进我的果园，坐在树荫下，从枝头摘下熟透的果子，让它们尽量把它们甜蜜的负担卸在你的双唇上。

在我的果园中，蝴蝶在阳光中飞舞，树叶在轻轻摇动，果实喧闹着，它成熟了。

4

她贴近我的心，就像花草贴紧大地；她对我说来是如此甜蜜，犹如睡眠之子疲惫的肢体；我对她的爱就是我的整个生命的泛滥，似秋日上涨的河水，无声地纵情奔流；我的歌和我的爱是一体，就像溪流的潺潺涟漪，以它的波浪和水流歌唱。

5

如果我占有了天空和满天的繁星，如果我占有了世界和它无量的财富，我仍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只要我有了她，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块立锥之地，我也会心满意足。

6 170

诗人呵，春光明媚豪奢，你应当放歌赞美那些毫不流连的匆匆过客，那些欢笑着奔向前方从不回顾的人，那些像花朵般在恣情欢乐时怒放，转瞬即逝，终不悔恨的人。

请不要默默无言地坐下来，去数你过去的悲欢——不要停下脚步，去拾起隔夜的鲜花上落下的花瓣；不要去苦苦求索你不理解的东西，去辨别它费解的寓义——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

7 171

我已所剩无几，其余的都在整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漫不经心地挥霍掉了。现在，它只够谱一首短歌唱给你听；只够编一个小小的花环，轻轻拢上你的手腕；只够用一朵小花做一只耳环，像一粒圆润的粉红色的珍珠，一声羞赧的低语，悬垂在你的耳边；只够在黄昏树荫下，小小的赌赛中，孤注一掷，输个干净。

我的小船是简陋的，又容易破损，不能胜任在暴风雨中迎着惊涛骇浪前进。但是，只要你肯轻轻地踏上它，我愿缓缓划动双桨，载你沿着河岸航行；那里，深蓝的水面上微波荡漾，如同被梦幻揉皱的睡眠；那里，鸽子在低垂的枝头咕咕鸣唤，给正午的树荫笼上一层忧郁。日落人倦时，我将采一朵露滴晶莹的睡莲，簪上你的秀发，然后向你告别。

8 172

我的小船载满了人，装满了货，但是，我怎能回绝你呢？你孤身一人，只带了几束稻谷。你年轻，身材苗条又纤弱；飘忽的微笑在你的眼角闪烁，你的黑色长裙像雨天的乌云。船上当然有你的位置。

旅客将一路陆续登岸归去。你且在我的船头稍停片刻，待船儿靠岸时谁能将你留住？

你向何方去，又会到谁家贮藏你的稻谷？我不会向你发问。但是，黄昏时，当我落下风帆，泊下小船，我会坐下来惊奇地想：你向何方去，又会到谁家贮藏你的稻谷呢？

9 173

女人，你的篮子沉重，你的四肢疲乏。你要走多少路？又为寻求什么盈利在奔波？道路是漫长的，烈日下路上的尘土火一般灼热。

看哪，湖水深且满，像乌鸦的眼睛一般黑。湖岸倾斜，嫩草青青为它铺上柔软的地毯。

把你疲惫的双足浸在水中吧，这里午时的熏风会为你梳理飘散的长发；鸽子咕咕低唱着睡眠曲，绿叶窃窃私语，诉说着隐藏在绿荫中的秘密。

即使时光流逝，太阳西沉，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横穿荒野的小路迷失在暮色苍茫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害怕，前面盛开着凤仙花的篱边，就是我的家。我将领你到那里，为你铺好床，点亮一盏灯。明日清晨，鸟雀被挤奶姑娘惊起时我会将你唤醒。

10 174

那驱使蜜蜂——这些无形的踪迹的追随者——离开它们蜂房的是什么呀？它们急剧地扇动着的翅膀在传递作么消息呢？它们如何听到沉睡在花心的音乐呢？它们又怎样找到了羞怯无声地安眠在花房的蜜呢？

11 175

初夏，绿叶刚刚吐出嫩芽。夏天来到海边花园里。和煦的南风，轻柔地传来断续的懒洋洋的歌声。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让爱之花盛开的夏天来到海滨的花园里吧。让我的欢乐诞生，让它拍着手儿，和着汹涌澎湃的歌声翩翩起舞吧。让清晨甜蜜而又惊奇地睁大眼睛吧。

12 176

啊，春天！很久很久以前，你打开天国的南门，降临混沌初开的大地。人们冲出房屋，欢笑着，舞蹈着，喜极欲狂，互相抛掷着花粉。

岁岁年年，你都带着你第一次走出天堂时撒在路上的四月的鲜花来到人间。因此，你的花的浓郁芬芳里弥漫着如今已成梦境的岁月的声声叹息——那已消亡的世界的眷恋情深的哀思。你的轻风里满载着已从人类语言中消失的古老的爱的传奇。

有一天，你突然闯进我因初恋而焦急震颤的心灵，带来新的奇迹。从此，年复一年，那从未经历过的欢乐的甜柔的羞怯便藏在你柠檬花绿色的蓓蕾里；我心中难描难诉的柔情便留在默默无言，如燃烧的火焰似的红玫瑰中；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页——那热情奔放的五月的时光的深切怀念，便和着你年年新绿的嫩叶的沙沙声悄悄低语。

13 177

昨夜，在花园里，我向你献上青春洋溢的醇酒。你举起杯儿，放在唇边，合上双眼微笑着。我撩起你的面纱，拨散你的长发，将你那宁静而又洋溢着柔情蜜意的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昨夜，月光梦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

今朝，晨露晶莹，黎明岑寂。你，刚刚沐浴归来，身着洁白的长袍，手提满篮的鲜花，向神庙走去。我伫立在通向神庙小路旁的树荫下，在静悄悄的黎明中低垂着头。

14 178

假如我今天烦躁不安。我爱，宽恕我吧。这是第一场夏雨，河边的树木在摇曳颤抖，花繁叶茂的迦澹波树举着醇香的酒杯，在劝诱过路的风。看呵，天空里道道电光闪烁着投下匆匆的视线，风儿正在你的秀发上狂跳嬉戏。

假如我今天太殷勤，我爱，请不要生气。迷蒙的雨幕掩住我们每日所见的景物，村子里一切劳动已经停止，牧场上杳无人迹。即将降临的雨儿在你的黑眼睛里发现它的音乐，七月在你的门旁等待着用它含苞的素馨簪上你的秀发。

15 179

村里人都叫她黑姑娘，可是在我心上，她却是一朵小花——一朵黑色的百合。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乌云挟着闪电滚滚而来的田野上。她的面纱拖在地面，乌黑的发辫松垂在肩前。也许她是个黑姑娘，正像村里人说的那样。但是，我只看到她那双小鹿般可爱的黑眼睛。

狂风呼啸，预示着暴雨即将来临。听到小花牛惊慌的哞哞低鸣，她快步跑出茅屋。抬起大眼睛仰望天空，倾听着隐隐的雷声。那时，我站在稻田边——只有姑娘心里明白（或许我也知道）她是否注意到我。她黑得那样可爱，就像炎热的夏季里带来阵雨的乌云，就像密林里温柔的阴影，就像恼人的五月黑夜里渴望爱情的无言的秘密。

16 180

她曾经住在破损的石阶伸到水面的池塘边。多少个夜晚，她曾凝视过那因竹叶摇曳而变得使人眩晕的溶溶月色；多少个雨季，她嗅到从嫩

秧田里飘来的湿润的泥土的清香。

椰枣树下，村庄的院落里，姑娘们谈笑着缝制冬装。她的名字总是被人们亲昵地提起。池水深处还保留着她手臂戏水的记忆，通往村中的小径上还印着她每天经过时潮湿的足迹。

今天，带着水罐来池塘汲水的村姑就曾和她天真地逗趣，看到过她的微笑，那赶着牛群去凫水的老人，也曾每天在她门首停下脚步，向她问候致意。

多少条帆船曾从村边驶过，多少位旅人曾在那榕树下休憩，渡船曾把多少人送到对岸的集市，但是从未有人留意这个地方，乡间小路边，靠近破损的石阶伸近水面的池塘，曾住着我心爱的姑娘。

17 181

很久很久以前，蜜蜂在夏日的花园中恋恋不舍地飞来飞去，月亮向着夜幕中的百合微笑，闪电倏地向云彩抛下它的亲吻，又大笑着跑开。诗人站在树木掩映、云霞缭绕的花园一隅，让他的心沉默着，像花一般恬静，像新月窥人似地注视他的梦境，像夏日的和风似地漫无目的地飘游。

四月的一个黄昏，月儿像一团雾气从落霞中升起。少女们在忙碌地浇花喂鹿，教孔雀翩翩起舞。蓦地，诗人放声歌唱：“听呀，倾听这世间的秘密吧！我知道百合为月亮的爱情而苍白憔悴；芙蓉为迎接初升的太阳而撩开了面纱，如果你想知道，原因很简单。蜜蜂向初绽的素馨低唱些什么，学者不理解，诗人却了解。”

太阳羞红了脸，下山了，月亮在树林里徘徊踯躅，南风轻轻地告诉芙蓉：这诗人似乎不像他外表那样单纯呀！妙龄少女，英俊少年含笑相视，拍着手说：“世间的秘密已然泄露，让我们的秘密也随风飘去吧！”

18 182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忧虑。我的家在十字路口，房门洞开着，我心不在焉——因为我在歌唱。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我决不会用我的心来回报。倘若我的歌儿是爱的海誓山盟，请你原谅，当乐曲平息时，我的信证也不复存在，因为隆冬季节，谁会恪守五月的誓约？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请不要把它时刻记在心头。当你笑语盈盈，一双明眸闪着爱的欢乐，我的回答必然是狂热而轻率的，一点儿也不切合实际——你应把它铭记在心，然后再把它永远忘却。

19 183

经书中写道，人若年过半百，就应远离喧嚣的尘世，到森林中度隐居生活。然而，诗人却宣称：净修林只应属于年轻人。因为，那里是百花的故乡，是蜂儿鸟儿的家园；那里，幽僻的角落期待着情侣们的私语的震颤。月华亲吻着素馨花，倾诉着深情厚谊，只有远远未到五十的人才能领略其间的深意。

啊，风华少年，既缺乏经验，又固执任性！因此，他们正应隐居在密林，经受谈情说爱的严格训练，而让老人去管理世间营生。

20 184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哪里呢？是在那学者的鼻烟污染了夏日的清风，人们无休无止地争论着“是油依赖桶还是桶依赖油”的问题，连那陈旧泛黄的手稿也为那如此无聊地浪费转瞬即逝的生命而蹙起眉峰的地方吗？我的歌大声叫道：呵，不，不，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大理石宫殿里住着越来越骄横肥胖的百万富翁，他的书架上堆满皮革装订、黄金描绘的书籍，奴仆们不时地拂去书上的灰尘，这从未被人翻阅过的书籍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那无名的神明。你的市场是在那里吗？我的歌猛吸一口气，说道：不，不，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青年学生坐在桌旁，头儿低垂在书本上，思想却在青春的梦境里漂游；散文在书桌上蹀躞，诗歌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灰尘铺满零乱的书斋，歌儿呵，你可愿在那里捉迷藏？我的歌踌躇着，没有开口。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忙于操持家务的少妇，抽空儿快步跑进卧室，急匆匆从枕头下抽出一本爱情故事，那书儿被小宝贝撕破揉皱，书页散发着她头发上的香气。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我的歌叹息着，欲言又止，打不定主意。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鸟儿轻轻地啼啭，溪流明睿地欢歌，宇宙的琴弦把歌曲倾在一对恋人两颗颤动的心上，你的市场是在那里吗？我的歌放声高唱：是的，是的，是的！

21

一束花

我的花儿像乳汁一样洁白，蜂蜜一样香甜，美酒一样芳醇；我用金色的丝带将花儿扎成一束，但是它们逃避我小心的照拂，飞散了，只有丝带留着。

我的歌儿像乳汁一样清新，蜂蜜一样甜美，美酒一样令人陶醉；它们和我心的跳动同一韵律；但是它们——这闲暇时的宠儿，展开翅膀飞

去了，只有我的心在孤寂中跳动着。

我所爱的美丽的姑娘像乳汁一样纯洁，蜂蜜一样甜蜜，美酒一样迷人；她的绛唇像清晨时开放的玫瑰，她的眼睛像蜂儿般漆黑。我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她；但是，她也像我的花儿和歌声一样离开了我，只有我的爱情留着。

22

假如来生我有幸投生为布林达森林里的牧童，我甘愿忍受失去书香门第的骄傲的一切痛苦。

牛群在草场吃草，牧童坐在大榕树下，悠闲地编织着红豆花环，他喜欢投入耶摩那清而深的河水中激起水花。

拂晓，小巷中家家响起搅奶器的嗡嗡声，他唤醒伙伴们去放牧；牛群扬起一阵尘雾，姑娘们来到院子里挤牛奶。

山竹果树下的阴影更浓了，河两岸的暮色苍茫；挤奶姑娘渡过波浪汹涌的河水时，吓得胆战心惊；一群孔雀展开光彩夺目的尾翎，在森林里起舞，而牧童正凝视夏日的云霞。

四月的夜晚像初绽的花朵一般甜蜜，牧童消失在森林中，头上斜插着一根孔雀翎毛。缀满鲜花的秋千绳紧紧拴在树枝上，南风在笛声中轻轻震颤，快活的牧童，结队来到蓝莹莹的河水边。

我的兄弟，我不愿做孟加拉新时代的先驱，也不想为蒙昧的人民点亮文明的灯火；但愿我能投生在无忧树郁郁葱葱的密林里，投生在布林达的村庄中，那里姑娘们搅动牛奶做奶酪。

23

我爱这铺满沙砾的河岸，鸭群在寂静的水塘嬉戏，乌龟在阳光下晒暖；夜幕四垂时，漂泊的渔船停泊在高高的水草丛里。

你爱那盖满绿茵的河岸，茂密的竹林郁郁葱葱，汲水的姑娘们沿着蜿蜒的小径迤逦而行。

同一条河在我们中间流淌，向它的两岸低唱着同一支歌。我独自躺在星光下的沙滩上，倾听着；晨光微熹中，你一人坐在河岸边，倾听着，只是河水对我唱了什么，你不知道；它倾诉给你的，对我也永远是个难解的谜。

24

你站在半开的窗牖前，面纱微微撩起，等待着货郎来卖手镯脚铃。你懒散地望着，笨重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吱嘎吱嘎地滚动着车

轮。远处的河面上，天水相接处，帆樯缓缓飘动。

世界对你，就好似老奶奶摇动纺车时低声吟唱的小曲，无意义无目的，又充满随心所欲的想象。

但是，有谁知道，也许就在这闷热倦人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特的货物，已经上路？他响亮地呼唤着路过你的门前时，你便会从依稀的梦中惊醒，将窗儿洞开，抛下面纱，走出房门，去迎接命运的安排。

25

我紧握你的双手，我的心跳进你那双黑眼睛的深潭里；我在寻找你，你沉默着不说话，永远躲避我的追求。

我明白我必须满足于这短促的爱情，因为我们不过是在路途中邂逅相逢。难道我有力量伴你走过这人群熙攘的尘世，领你走出这迷宫似的人生曲径？难道我能有充足的食物供你度过那树满死亡之门的阴暗的旅程？

26

如果你偶然想起了我，我便为你唱歌。雨后的黄昏把她的阴影洒在河面上，把她的暗淡的光缓缓拖向西方；斜晖脉脉，已不适于劳作或游戏。

你坐在向南的露台上，我在黑暗的房间里为你唱歌。暮色苍茫，从窗栊飘进湿润的绿叶的清香，预告雷雨将至的狂风在椰林中咆哮。

掌灯时分，我将离去。当你倾听着夜间的天籁，那时也许你能听到我的歌声，虽然我已不再唱歌。

27

我的盘中盛的是我所有的财产，我把它奉献给你。我不知道，明天我该将什么供奉在你的足前？百花竞奇斗妍的夏日即将逝去，树儿将花朵凋谢的树枝举起，凝视着苍穹；我就像这株大树。

但是，过去我奉献给你的一切，那永存的泪水难道未曾使一朵小花四时不谢么？

在这夏日将逝之时，我站在你面前，两手空空，你愿记住我奉献给你的那朵小花，愿用你的青眼来酬谢我吗？

28

我梦见，她坐在我的床头，纤纤素手轻柔地抚弄我的头发，那爱抚

像是在弹拨美妙的乐曲。我望着她的脸庞，双眸泪光闪闪，难言的隐痛将我惊醒。

我坐起来，望着窗外闪烁的星河，那寂静的星河隐藏着热情的火焰。不知此时此刻，她是否在做着相同的梦。

29

隔着树篱，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想，我有一些话要对她说，而她却走开了。我要对她讲的话，像一夜扁舟日日夜夜随时间的浪潮而颠簸起伏。我要对她讲的话，仿佛秋天的行云，无止无息地四处追寻，又仿佛变成了黄昏时盛开的花儿，在落霞间寻找它已失去的时光。我要对她讲的话，像萤火虫似地在我的心里熠熠闪光，在绝望的黄昏，探求它的深意。

30

春花怒放，就像我那未说出口的爱情的灼热的痛苦。花儿的芬芳，带来了往日的诗歌的回忆。我的心蓦地绽出希望的绿叶。我的爱人没有来，但我的四肢却感到了她的爱抚，穿过芳香的田野传来了她的声音。忧伤的天空的心底有她的凝视，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熏风里飘飞着她的亲吻，但是，她的樱唇在哪里呢？

31

我的心上人呵，我似乎看见你，在万物即将醒来的清晨，

站在一道带着快乐的幻梦的瀑布下，你的血管里满溢着它奔泻飞溅的水花。也许，你正在天国的花园里漫步，俏丽的素馨、百合、夹竹桃争鲜斗妍，缤纷的落英飘洒在你合抱的双臂中，落在你热情洋溢的心上。

你的欢笑像一支歌，但是，歌词却湮没在万物争鸣的合唱中，湮没在百花无形的销魂的芬芳中。你的欢笑像隐身在心中的明月，你的双唇像是窗口，月光从那里照射出来。我忘记了缘由，也不想知道它，我只记得，你的欢笑就是炽热沸腾的生活。

32

多少回，春天轻轻叩我们的房门，而我正为工作忙碌，你也不去理睬它。今天，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伤心肠断，意气消沉的时候，春天又来了，我不知道怎样把它从门口赶开。当春天想向我们献上欢乐的冠冕时，我们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但是，现在，当春天带来的是忧伤的礼品时，我却不得不让它畅行无阻地走进门来。

33

往日里，闹闹嚷嚷的春天曾一路欢笑着闯入我的生活，把玫瑰撒满大地，向晓的天空被无忧树嫩叶的热吻染作一片火红。今天呵，春天穿过幽寂的小径，沿着凄清郁悒的树荫，悄悄地潜入我独处的小屋，静静地坐在露台上，凝视着前面原野的绿色化为一片苍茫的暗淡的天际。

34

像低垂的雨云，告别的时刻来到了。我仅仅来得及用颤巍巍的双手，在你的手腕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如今，正是摩怙阿花盛开的季节，我独自坐在草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暗自思索：“你腕上还系着那条红丝带吗？”

你沿着黄花照眼的亚麻田边的小路离去了。我看见，昨夜我为你编结的花环依然松松地垂在你的发上。为什么你不肯稍等片刻，让我在清晨采集鲜艳的花朵，作为最后献礼？我不知道，你头上那支松垂着的花环是否已无意间跌落在小路上？

多少个黄昏和黎明，我为你歌唱；你离去时，低声吟唱的正是那最后的一支歌。你不肯多停片刻，听我为你再唱一支只是为你，永远为你谱写的新歌。我不知道，你在田野中穿行时低声吟唱的我的那支歌，是否终于使你厌倦了？

35 185

昨夜，乌云压顶，预兆着大雨倾盆；阵阵在风，摇撼着奋力挣扎的橄榄树的枝条。我希望，在这暴风骤雨、孤寂凄清的夜晚，梦如肯降临，它应化作我心爱的人来到我的睡梦中。

风儿仍在呜咽着掠过田野，黎明苍白的脸颊挂满泪珠。我的梦也已落空，因为，现实是冷酷的，而梦也自有主张，独断独行。

昨夜，黑暗沉醉在狂风暴雨之中，雨像是夜的面幕，被狂风撕成碎片；在这星辰隐匿、暴雨喧嚣的夜晚，梦如化做我心爱的人来相会，现实是否会妒忌呢？

36

我的镣铐，你在我的心底谱写乐曲；我终日拨弄你，使你成了我增加光彩的装饰物。我们是亲密的朋友。你也曾使我畏惧，但畏惧之情使我更加爱你。你是我漫漫长夜中的伴侣，在我向你告别之前，容我向你顶礼，我的镣铐。

37 186

我的小船呵，你的舵几经损毁，帆也破成碎片，你常常飘向海洋，拖着铁锚，你并不在意。可是这一次，你的船身上已经展开了一道裂

缝，你的货舱装载的货物又很沉重，现在是你结束航行的时候了，让轻轻拍岸的波浪摇你入睡吧。

啊，我知道一切规劝警诫都是徒劳的。蒙着面纱的神秘的毁灭命运在诱惑你。狂风暴雨疯狂地向你扑来。浪潮高卷，轰鸣接天，热烈的狂舞震撼着你。

那么，挣断铁链，我的小船，摆脱羁绊，无畏地冲向你的毁灭吧！

38

当我年轻时，我曾在湍急迅猛的激流中漂游；春风挥霍成性地在吹拂，枝头繁花似火，百鸟争鸣，不知疲倦。

热情的洪流淹没了我的理智，我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扬帆疾驶；我没有时间以我的心灵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这个现实的世界。

如今，韶华已逝，我的小舟搁浅在岸上，我听到了万物的深沉的乐曲，苍穹也向我敞开缀满繁星的胸怀。

39 187

我的双眸背后，有一个旁观者。他仿佛见过元古时代的事物，熟悉混沌初开时的世间生活，而这些被人遗忘的情景在草茎上闪烁，在树叶上颤动。他见到过暮色苍茫星光闪烁时分蒙上新面纱的心爱的人的脸庞。因此，在他眼中，蓝天像是为无数的聚散离合而痛苦，春风里仿佛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对亘古世纪的悄悄私语的怀念。

40 188

逝去的青春送来消息，它对我说：“在那微笑成熟为泪花，时光为未出唇的歌声而痛苦的尚未降临人间的五月的震颤里，我在等着你。”

它说：“踏过已消逝的时光的轨迹，穿过死亡之门，到我身边来吧！因为梦境消逝，希望落空，你采集的岁月的果实也腐烂了。但是，我是永恒的真实，在你从此岸到彼岸的生命旅程中，你将与我一再相逢。”

41 189

姑娘们去河边汲水，树林中传来她们的笑声；我渴望和姑娘们一道儿，走在通向河边的小路上；那里羊群在树荫下吃草，松鼠从阳光下轻捷地掠过落叶，跳进阴影里。

但是，我已经做完一天应做的事情，我的水罐已经灌满，我伫立在门外，凝望着闪光滴翠的槟榔树叶，聆听着河畔汲水姑娘的欢笑。

日复一日，在露洗过一般清新的清晨，在暮色苍茫慵倦的黄昏，担

负起去取回满罐水的任务，始终是我最喜爱、最珍视的享受。

当我意兴阑珊，心情烦乱的时候，那满罐汩汩作声的清水温柔地拍抚着我；它也曾伴随着我欢乐的思绪、无声的笑颜一起欢笑；当我伤心的时候，它泪水盈盈，呜咽地向我倾诉心曲；我也曾在风狂雨骤的日子，抱着它走在硌上，哗哗的雨声淹没了鸽子焦心的哀鸣。

我已经做完一天应做的事情，我的水罐已经灌满，西方的斜晖已经暗淡，树下的阴影已经更深更重。从开满黄花的亚麻田中传来一声长叹，我的不安的眼睛瞭望着村中通向河水深黑的河岸的蜿蜒小路。

42

难道你仅仅是一幅画像，不像是繁星和尘埃确实存在？和着世间万物的脉搏，繁星闪烁，尘埃颤动，而你的静止的画像是那样绝对地远离一切，孤零零的。

你曾伴着我一同散步，你的呼吸是温馨的，你的四肢充满着生活的乐曲。你的话语道出了我的感受，你的脸庞触动了我的心弦。突然，你停住脚步，留在永恒的阴影里，而我只好踽踽独行。

生命像个孩子，边笑边摇动死亡的拨浪鼓向前奔跑；它向我招手，我跟随那无形的先驱继续前进。但是，你却停住脚步，留在尘埃和繁星之后，你不过是一幅画像。

不，你不可能是一幅画像。如果你的生命之流停止了，那么河水也会不再奔流，五彩缤纷的晨曦也会停住脚步。如果你那像闪烁的暮色般的黑发消失在绝望的黑暗之中，那么夏日的绿荫也会带着它的梦儿死去。

43

我真的会将你忘记吗？我们匆匆赶路，忘却了路旁篱边的绿叶鲜花。然而，芳香却在不知不觉间融进我们的忘却之中，使它充满了音乐。你离开我处身其间的世界，却在我的生命之源找到了安身之所，因此，那遗忘不正是消失在它的深处的记忆么？

你已不再听我唱歌，你已溶进我的歌声。你随着破晓时的曙光来到我的身边，又随着傍晚夕阳的最后一道金光离去。然而，从此我总在黑夜中寻找你。不，你决不仅仅是一幅画像。

44

你死去了，从世间万物中消失了，你的死对我身外的一切说来是你终止了生命；但是，你却在我的悲伤中得到完全的再生。我感到我的生命更臻完美，因为，在我的生命中，男性的刚强与不朽的女性的温柔永

远合二为一了。

45

携了美与秩序到我的不幸的生活中来吧，女人，就像你活着的时候将它们带到我的家里一样。拂去时光的尘屑，注满空空的水罐，照料那被忽视的一切。再敞开神庙内殿的大门，点燃明烛，让我们在神面前默然相对吧。

46

天空凝视着自己无垠的蔚蓝，沉入梦幻。我们，一堆堆的云朵，便是它的突发的奇想。我们漂浮无定，没有家园。星星在永恒的王冠上闪耀。关于它们的记录是永久性的，而我们却是用铅笔写就的草稿，转瞬之间便可以抹去。在太空的舞台上，我们是那敲响手鼓，放声大笑的角色。但是，暴雨雷鸣便来自我们的笑声，而雨点是足够真实的，雷声也非同小可。然而，我们无权向时间要求报酬，我们随风飘来，在我们还来不及命名时，又随风飘去了。

47

道路是我的新娘。白昼，她在我脚下向我低语，永夜，她和着我的梦儿歌唱。

我与她的相会没有起始，也无终止，随曙光来临，随夏天的鲜花与歌儿更新。她的每一次亲吻，都像爱人的初吻。

我和道路是一对恋人。每个夜晚我都为她换上新装，每个清晨，我都将褴褛的旧衣留在路旁的客栈里。

48

每日里，我沿着同一条老路来来去去，送水果到市场，赶牛群去牧场，划渡船过小河，条条道路对我是那么熟悉。

一天早晨，田野里到处是忙碌的人们，牧场上到处是牛群，大地的胸膛和着成熟的稻浪欢快地起伏。我走着，手里提着沉重的篮子。

忽然，一阵轻风吹过，天空仿佛在亲吻我的前额。我的心儿跳动，仿佛朝阳破雾而出。

我忘记了走熟的老路，向路边跨出了几步，熟悉的景物变得陌生了，就像一朵花，我只在它含苞欲放的时候认识它。

我为我平日的小聪明感到羞愧，我离开正途闯入了仙境般的世界。那天清晨，我迷失了道路，却找到了永存的赤子之心，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49

我的宝贝，你问我：天堂在什么地方？圣贤告诉我们：天堂超越于生死界限之外，也不受日夜交替的制约，天堂不属于尘世。

然而，你的诗人却明白：天堂渴望着时间和空间，它为降生到这果实累累的大地上而不息地努力着。天堂就在你那娇柔的体内，就在你那急速跳动着的心中，我的宝贝。

大海快乐地敲响了鼓点，花儿踮起脚尖亲吻你，因为，天堂和你一起诞生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50

母亲把女孩抱在怀里，唱道："下来，下来吧，月亮，亲一亲我的宝见，在她小小的额头上。"月亮梦一般地微笑着。夏季隐约的花香在暗中浮动，幽静的杧果林的浓荫深处传来夜莺的歌唱；遥远的村落中升起一阵牧童的笛声，笛声里带着无限的忧郁。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柔声低唱："下来，下来吧，月亮，亲一亲我的宝贝，在她小小的额头上。"她仰望着天上的明月，又低头俯视着怀中"地上的小月亮"，我惊奇地望着这一派宁静的月光。

孩子欢笑着，学着母亲歌唱："下来，下来吧，月亮。"母亲微笑了，月光皎洁的夜也微笑了。没有人看见我，诗人，小宝贝母亲的丈夫，正躲在后面注视着这画一般的景象。

51

初秋的晴空万里无云，河水快要溢出堤岸，冲刷着横倒在浅滩上的一棵大树的裸露的树根。长长的小径从村庄里伸出，宛如饥渴的舌头，一头扎入小河中。

我向四周眺望。静默的天空，流动的河水，我感觉到幸福在向四方延伸，就像孩子脸上绽开纯真的笑靥。我的心是充实的。

52

性急的花儿呀，冬天还未归去，你便倦于等待，挣脱了羁绊。等到看不见的来者匆匆瞥见你这路旁的守望者的时候，你已经匆匆地冲了出来，奔跑着，喘息着。哦，你这情不自禁的素馨，你这喧闹的五色缤纷的玫瑰！

你绚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扰动了空气。你笑着，互相推着挤着，袒露胸怀地怒放了，然后凋谢了，纷纷扬扬落满大地，最先冲向死之洞隙。

到时候，夏天自会乘着潮水般的南风来临，而你却从来不肯减缓速度，掌握它来到的准确时间。出于信心的极度的欢乐，你鲁莽地在路边消耗了自己。

你从远方听到了夏天的脚步声，便以落英铺地供它轻轻踏过。甚至解救者还未出现，你就挣脱了羁绊，开放了，在它还未到来并且承认你以前，你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了。

53

芭兰花

四月终于消逝，炎夏的热吻烧焦了无可奈何的大地，这时，我绽开了蓓蕾。我来了，一半儿惊惧，一半儿好奇，像个调皮的孩童向隐士的小茅屋偷偷窥视。

我听到，枝残叶枯的树林战兢兢地窃窃私语；我听到，杜鹃吐露夏日慵倦的歌声；透过我的花蕾外飘摇的绿叶的幔帐，我看到了世界，严酷，冷漠，形容枯槁。

我依然勇敢地开放了，带着强烈的青春的信念，畅饮着那从光彩夺目的天杯中倾出的烈酒，傲然向黎明致敬。我，心底蕴藏着骄阳的芬芳的芭兰花。

54

天地初分，从创世主惴惴不安的梦魂的翻腾中，升起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天国乐园的舞女，男人热切追慕的对象。她欢笑着，从智者冷静的沉思中，从愚人空虚的蒙昧中，攫取了他们的心，把它们像种子似的信手撒在三月豪奢的东风里，五月狂喜的花丛中。

另一个是天国的王后，是母亲，她坐在金秋丰富完美的宝座上。在收获季节，她把那些飘零的心，带到如泪水一般温柔甜蜜，像海洋一般宁静美丽的地方——带到神圣的生与死汇合处那所冥冥未知的殿堂。

55

正午的微风，如蜻蜓薄纱似的双翼在轻轻震颤。村中家家户户的茅屋顶，像孵雏的鸟儿一般掩护着昏昏欲睡的人们，一枝杜鹃躲在绿荫深处，寂寞地歌唱。

这清新流畅的曲调，滴进了人们劳苦耕作的单调的音响中，为情侣的窃窃私语，为母亲的热吻，为孩子的笑声增添了音乐。它掠过我们的思绪，就像溪水流过水底的卵石，不知不觉间，使它们变得圆润精美。

56

对于我，夜晚是寂寞的。我在读一本书，直到感到枯燥无味，它使我觉得，美像是商贾用文字装扮起来的时髦货物。我厌烦地掩卷息灯。刹那间，月光涌进我的小屋。

美的精灵呵，你的光辉泛溢苍穹，为什么一丝微弱的烛光竟遮蔽了你？为什么书中几句无用的空话，竟像薄雾似的掩盖了那使天地无比宁静的声音呢？

57

秋天是属于我的，因为她时刻在我心中摆动。她那闪光的脚铃随着我的脉搏叮当作响，她那薄雾似的面纱随着我的呼吸飘动。梦中，我熟悉她那棕色长发的触抚。绿叶和着我的生命跳动飞舞，而她就在外面颤动的叶子中。她的明眸在晴空中微笑，因为是从我这里，它们吸取了光明。

58

蓝天下，万物熙攘，放声大笑；尘埃沙粒像顽童，旋转飞舞。喧嚣撩动了人的心，而他的思绪呀，渴望和万物一同游戏。

我们的梦随着未知的溪水漂动，伸展手臂去抓住大地——奋斗变成了砖石，建成了人居住的城市。

呼声从往日涌来，向今天寻求答案。它们的双翼扇动，

空中布满了浮动的阴云；我们心中不肯平静的思想，离开栖身的巢，飞过幽冥的荒野，去追求形体。思想就像黑暗中摸索的香客，寻求光明之岸似的，在实物中找到了归宿；它们将被诱入诗人的诗句中，它们将被留宿在未来的城市的塔楼中，它们将听到来自明天的战场上的呼唤，去拿起武器，携手加入战斗，去争取那即将来临的和平。

59

在万有无缺的国度里，人们不修建高楼大厦。大路边是绿茵茵的草地，湍急的河水从旁流过。男人晨出耕作，脸上笑容可掬；傍晚归来，口里哼着小曲，他们不为金钱忙碌奔波，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

正午，妇女们坐在凉爽宜人的庭院里，低声唱着歌纺棉纱。稻浪滚滚的田野上，飘来牧童的短笛声。笛声使路上的行人衷心喜悦，他高歌着穿过光影斑驳的芳香的树荫，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

商人乘着载满货物的船儿顺流而下，没有在这国土上收帆停泊。武士们擎着飞舞的旌旗列队而过，但是国王却从未在这国土上停下他的战车。远方来的旅客曾在这里歇脚，离开时却不知道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都有些什么。

在这块国土上，路上的人群熙攘，却从不你推我搡。诗人呵，在这里安家吧。濯去长途跋涉沾在脚上的尘土，调好琵琶，日暮时，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躺在星光照耀下的清凉的草地上吧。

60

收回你的金币吧，国王的使者。你派我们到林中神庙去诱惑那位年轻的苦行者。尽管他平生未曾见过一位姑娘，我也没能完成你的使命。

破晓时，那修行的少年披着淡淡的曙光，到小溪边沐浴。褐色的卷发披在双肩，像是一簇朝霞，四肢如同太阳一般闪闪发光。我们唱着，笑着，划着小船，狂热地嘻闹着跳进溪水，围着他翩翩起舞。这时，太阳升起，从水边瞪视我们，愤怒得涨红了脸。

那天使般的少年睁开双眼，望着我们的舞姿；深深的惊诧使他的眼睛闪亮如同晨星。他举起合掌的双手，唱起赞美诗，歌声像小鸟婉转鸣啼，森林里的每一片叶子，都在飒飒地应和。我，肉胎凡身的女人，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声，它宛若晨曦从寂静的群山升起时那无声的晨曲。姑娘们用手掩住绛唇，笑着摆动身躯，少年的脸上掠过一片疑云。我快步跑到他身边，痛苦地伏在他的足前说："主人呵，我愿听您驱使。"

我领着他来到绿草覆盖的河岸，用丝绸的衣襟为他擦拭身体；我跪在地上，用我的长发为他拭干双脚；当我抬起头，凝视他的眼睛，我似乎尝到了混沌初开时的世界献给第一个女人的第一次亲吻——我是有福的，赞美上天吧，因为他使我成为一个女人。我听见他在说："你是哪位无名的神祇？你的抚摸是永恒之神的抚摸，你的眼中藏着午夜的秘密。"

不，不要那样微笑，国王的使者——尘世的智慧蒙蔽了你的眼睛，老人家。那少年的纯真却刺破迷雾，看到了闪光的真理——女人是神圣的。

啊，在那第一次表示爱慕的可怕的光芒中，女人的神性终于在我心底觉醒。我泪水盈眶，晨光像姐姐似的温柔地抚摸我的长发，树林里的微风吻着我的前额，就像吻着百花。

姑娘们拍着手，放荡地笑着，面纱拖在地上，头发蓬松着，她们开始向少年投掷鲜花。

啊，纯洁无瑕的太阳呵，难道不能用我的羞赧织成浓雾，遮过你的视线吗？我扑倒在少年的足前，大喊道："原谅我！"像受惊的小鹿，在树荫和阳光下飞跑，边逃边喊："原谅我！"

姑娘们猥亵的笑声像噼啪燃烧的烈火烧灼着我，但是，我的耳畔始终回响着那句话——"你是哪一位无名的神祇？"

渡口

石真译

1

在我必须离去的那天，太阳从云堆里钻出来。

蓝天凝视着大地——上帝创造的奇境。

我的心是忧伤的，因为它不知那召唤来自何方。

和风送来的细语可是来自我离去的世界？那里含泪的歌声融进了一片欢快的静寂。或许和风送来的竟是那小岛的气息？

它在遥远的大海里，躺在夏日奇花异草的温馨的怀抱里。

2

集市散了，暮色中，人们踏上了归途。

我坐在路边，望着你荡着小舟，

横过幽暗的水面，斜阳闪耀在你的风帆上；

我看见舵旁伫立着你静默无声的身影，突然间，我看见你那双凝望着我的眼睛；我不再唱歌，我大声呼唤你，渡我过河。

3

风起了，我的诗歌的小船要启航，

舵手啊，把稳了舵。

我的小船渴望得到自由，要随着风浪的韵律起舞。

白昼过去了，现在是夜晚。

岸上的朋友们已经离去。

解缆起锚吧，我们要在星光下扬帆。

在我离别之际，风萧萧低声歌唱。

舵手呵，掌稳了舵。

4

收留我吧，我的主人，就在此时此刻，将我收留吧。

让我忘却那没有你的、孤苦的往日。

但愿这短暂的时刻舒展在你的怀抱中，在你的光照上绵绵延长。

我曾到处漂泊，只为追逐那呼唤我，却又不知把我引向何方的声音。

现在，让我静静地坐下，倾听你那回响在我平静的心中的话语。

不要对我心底那黑暗的角落不闻不问，用你的火焰焚烧它们，直到它们发出光和热。

5

远方的暴风雨派来的前哨，已经在天空中支起乌云的帐幕；

阳光惨淡，悄无声息的林荫中，凝着泪珠般的水气。

我的心田忧伤而平静，就像乐师拨动琵琶前那沉思的岑寂。

我的心中充满了期望的痛苦，期待着你来到我的生活中。

6

我心上的人儿，你干得好呵，你给我送来你痛苦的火焰，你干得好！

因为香篆不燃烧，就不会发出芬芳；灯火不点亮，也不会放射光芒。

我的沉睡着的麻木的心，必须以你的爱的霹雳才能使它警觉；

而那紧箍着我的黑暗，被你的爱的雷霆击中，才会像火炬般熊熊燃烧。

7

我的主呵，把我从自我的阴影笼罩中，从往日的废墟与困惑中解救出来吧。

拉住我的手，因为夜是漆黑的，而你的朝拜者又是盲目的。

把我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吧。

我的忧伤像一盏熄灭的灯，用你的火光点亮它吧。

我的力量疲惫地沉睡了，请你将它唤醒吧。

不要让我独自彷徨，哀叹逝去的时光。

每一举步，都让道路向我唱出四海为家之歌吧。

拉住我的手，因为夜是漆黑的，而你的朝拜者又是盲目的。

8

我手中的灯笼，使眼前黑暗的路途与我为敌。

路旁的景物使我恐惧。甚至花草树木也像鬼影憧憧，恶毒地向我蹙额恫吓。我的脚步声也引起隐隐的疑惑的回响。

因此，我乞求你的曙光来临，那时，远与近将互相亲吻拥抱，生与死也将在爱情中融为一体。

9

当我得到你的拯救时，我会步履轻盈地走进你的世界。当你涤净我心中的污浊时，它会为你的太阳增添光华。我生命的蓓蕾如不在美中开放，造物主的心中就会漫布忧伤。

只要从我的心灵上揭去那黑暗的帐幕，它便会为你的笑声带来音乐。

10

你曾把爱赐给我，人世间处处充满你爱的赠礼。

你的爱像甘霖洒在我身上，我并未发觉，因为我的心沉睡着，而夜又是漆黑的。

虽说你的爱迷失在我的睡梦中，然而我仍感到一阵欣喜的震颤。

我深知，黎明来临，我的心灵觉醒时，你会收到我的一朵小花，它是我的爱，是对你那无价的伟大的世界的回赠。

11

我的眼睛不眠地守望着；即使我没有看见你，而那凝望仍是甜蜜的。

我的心躲在雨季的绿荫中，期待着你的爱情；即使爱情被夺去，而希望仍是甜蜜的。

人们纷纷各自走各自的路，将我留在后面；即使我茕茕孑立，而倾听你的脚步声仍是甜蜜的。

大地编织着秋雾，它沉思的面容唤醒我心中的渴望；即使希望落空，而它引起的痛苦仍是甜蜜的。

12

心儿呀，不要沮丧，天将破晓，黎明即将来到。

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土中，终将发芽，破土而出。睡眠，像花蕾，就要向着光明敞开胸怀，沉默终将发出声响。

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你的路程，这一天即将到来。

13

黄昏是结婚的吉时良辰。那时，鸟儿唱完了最后一支歌，风儿在海上休息了，落霞为洞房铺开地毯，那彻夜不熄的灯火也准备点燃。

静静的夜幕后，那看不见的来者正一步步走来，我的心战栗着。歌声静下来了，因为婚礼将在星光下举行。

14

夜晚，各种喧嚣倦了，天空中弥漫着大海的低吟。

白昼飘忽不定的思想倦游归来，围绕着点燃的灯火边休憩。

爱的嬉戏平静地化为崇敬，生命的溪流汇入大海，有形的世界，在超越一切色相的美的怀抱中找到了归宿。

15

在大地熟睡，风儿在树叶不动的密林打盹儿的时候，那独自醒着的是谁呢？

在静悄悄的鸟巢里，在花蕾的密室中，是谁还没有入睡呢？在闪烁摇曳着群星的夜空，在我的深沉的痛苦中，是谁独自守望着，还没入睡呢？

16

清晨，你来到我的门旁，放声高唱；我因你惊破我的睡梦而发怒，

我不理睬你，你走开了。

正午，你来向我讨水，打断了我的工作，我斥责你，将你赶走。

黄昏，你擎着熊熊燃烧的火把来了，你似乎使我恐惧，我紧紧关上门儿。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灯火熄灭了，我独自坐在房中，呼唤着你，呼唤着被我屈辱地赶走的你，请你回来。

17

从尘埃中将我的生命拾起。

将它放在你右手的掌心，注视它。

让它沐浴阳光，避开死的阴影；让它与夜空的繁星作伴侣，让它等到黎明时，与敬神的百花一同开放。

18

我知道，尽管生命在爱情中憔悴了，它并没有完全被遗忘。我知道，尽管花儿在曙光中凋谢了，小溪在荒漠中流失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我知道，尽管生活拖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被抛在后面，它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我知道，尽管我的梦儿还没有实现，我的美妙的乐还没有奏响，它们萦绕在你琵琶的丝弦上，它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19

是春色正浓最恼人的时刻，伴随着笛声与繁花，你来到我的身边。

你在我心中拨动涟漪，掀起波澜，激荡着爱情的红莲。你邀请我出来，和你一同追寻生的奥秘。可我却在五月飒飒的树叶低鸣声里酣然入睡。

当我醒来时，天空中乌云密布，落叶随风飘动。

哗哗的雨声中，我听见你越来越近的脚步，听见你呼唤我出来，和你一同追寻死的奥秘。

我走到你身旁，将双手放在你的掌心，你的双眸熠熠闪光，水珠顺着你的秀发滴下来。

20

阴雨绵绵，天昏地暗。

愤怒的霹雳透过破碎的云幕闪耀着。

森林宛如困在牢笼里的雄狮，绝望地抖动着颈鬣。

在这阴雨的日子里，狂风又在拍打翅膀的时刻，让我在你的身边得到宁静和平吧，

因为，悲切的阴云笼罩着我独处的小屋，你那拨动我心的爱抚更加意味深长。

21

那天深夜，暴风雨撞开了我的房门。

我不知道你已从断壁残垣中进入我的房间，因为灯烛熄灭了，屋里一团漆黑；

我伸展双臂，向苍天乞求怜悯。

在风狂雨骤的黑夜里，我躺在地上等待着，却不知道风暴正是你的旌旗。

清晨到来时，我看见你站在笼罩着我的小屋的一片空无里。

22

是毁灭之神降临了吗？

因为汹涌的泪海随着排空的痛苦之潮呻吟。

闪电鞭笞着腥红的云团，云团在暴风中狂奔，天空里响彻那狂人雷霆般的笑声。

生命乘着由死神最后完成的战车。

尽你所有奉献给毁灭之神吧。

不要将积蓄紧紧拥在怀中，不要回首瞻望，

匍匐在他的脚下，将长发拖在尘埃。

就在此时此刻，启程上路吧。

因为灯火已熄灭，家园已荒芜。

狂风在门隙呼啸，四壁在颤摇，从你不认识的幽冥之乡传来了呼号。

不要战兢兢地蒙起面颊，不要徒劳地哭泣；你门上的锁链已猝然折断。

动身吧，向一切喜悦和悲伤的终点启航吧。

踏着疯狂的舞步，讴歌“死亡中生存的胜利”，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啊，新娘！

披上你红色的长袍，穿过黑暗去追随新郎的火炬吧！

23

当我伤害你的时候，我已经和你最亲近，尽管我并不知道。当我奋斗挣扎，被你击败的时候，我终于承认你为我的主人。当我暗中劫掠你的时候，我仅仅认为是对你欠下了一笔恼人的重债。

当我在你的激流中骄傲地击水搏斗时，反而感到了胸膛上你的力量。

我熄灭了房间里的灯火，以示反抗，你那万点繁星的夜空，反倒使我惊诧。

24

你是作为我的悲伤来到我身边的么？那么，我越发要抱紧你。

夜色像面纱遮住了你的脸庞，我反而更想看清你。

死神假你之手击中了我，反而让生命像灯焰跳跃燃烧。

我的眼中泪如泉涌——让泪水环绕你的双足流淌，以示崇敬。

让胸臆中的痛苦对我证明：你仍是属于我的。

25

我隐藏起来，想躲避你。

既然你终于将我捕获，打击我吧，看我是否会退缩。

永远结束这场竞赛吧。

如果你是最后的胜利者，把我的一切都剥夺。

路旁的茅棚和庄严富贵的殿堂都曾留下我的欢笑和歌唱——

如今你既然闯入我的生活，迫使我哭泣吧，看你能否让我心碎。

26

当我从你的爱中醒来时，我的安宁的夜便将结束。

你初升的太阳将用它火一般的指触弹拨我的心弦，我将开始沿着它战胜苦难的轨道航行。

我将敢于接受死神的挑战，在嘲讽与恐吓的喧嚣中，传播你的福音。

当你的孩子们遭受屈辱暴虐时，我会挺身而出；当你被世人所弃时，我会不顾一切站在你的身旁。

27

我是夏日里被骄阳炙烤的大地，疲惫，焦渴，生命已耗尽。

我等待着，夜深时，你的甘霖降落，我将敞开胸怀，静静地吸吮。

我渴望用歌声与鲜花回报你，但是，我一无所有，只有通过干枯的小草传出我心底的叹息。

然而，我知道，你会等到黎明来临，那时，我会变得生机勃勃，丰饶鲜丽。

28

来吧，像夏天的雨云，洒下漫天的甘霖，你来到我身边吧。以你仪态万方的身影，染浓山峦的紫霭，催促死气沉沉的森林加速花枝吐艳的步伐，唤起山泉奔向远方的激情。

像夏天的雨云，到我身边来吧，以潜在生命的许诺，绿野青葱的欢乐，拨动我的心弦吧。

29

我和你相逢在黑夜汇合于白昼的海边，在那里，光明惊退黑暗，化作黎明；在那里，波涛将此岸的吻传送到彼岸。

从无边无底的蔚蓝深处，喷射出金灿灿的光线，传来一声召唤，穿过迷蒙的泪雾，我专注地凝望着你的脸，却不敢肯定是不是看见了你。

30

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爱情，那么，为什么清晨的碧空充满阵阵歌

声，使它心碎？为什么南风要在新生的绿叶丛中，传播着低语呢？

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爱情，那么，为什么午夜要在渴望的沉默中承担着繁星的悲痛呢？

为什么这颗愚痴的心还要不顾一切，驾起希望的小艇，在不知涯岸的海上航行呢？

31

人世间，我拥有的财富只是一部分，其余的都在梦境中。你，一向躲避我的抚摸，请悄悄地来到梦中吧，掩住你的灯火。

在黑暗中的惊恐里，在看不见的万物的窃窃私语中，在未知的海岸的轻风里，我会认识你。

我会在心底迸发的欢乐融进悲伤的泪花中认出你来。

32

我知道，我爱，总有一天你会俘获我的心。通过你天上的星辰，你的凝视深入到我的梦境；

月光是你的信使，带来了你的心事，我沉思着，眼中盈着泪水。

阳光明媚的蓝天，胆怯的绿叶的颤动，闲散时刻飘来的牧童的笛声，细雨蒙蒙的黄昏，心儿在孤寂中的疼痛，这都是你在向我述说爱情。

33

有人在我手中悄悄地放下一朵爱的鲜花。

有人偷去了我的心，将它抛掷在天涯。

我不知道，我是找到了他，还是仍在到处寻找他；也不知道这是极大的欢乐，还是剧烈的痛苦。

34

细雨席卷了苍穹，素馨花在湿淋淋的狂醉的风中畅饮着自己的浓郁芳香。

不可名状的喜悦荡漾在深沉的夜的胸膛，它是蒙着面纱，藏起繁星的碧空的喜悦，它是回响着鸟鸣余音的深夜密林的喜悦。

让喜悦溢满我的心，让我把它悄悄地带到白天吧。

35

白天，我到处漂流，感到安全，从不留心你的路上的奇迹，因为我以我的步履为骄傲；你的光芒耀眼，使我看不见你的存在。

现在，黑夜已来临。夜色中，我走在路上，每一步都感到了你，花儿的芳香在静夜中荡漾——宛如烛火熄灭后，母亲在对孩子轻声细语。

我紧紧握住你的手，孤独中，我感到了你的抚慰。

36

我彻夜航行，去赴生命的盛宴，清晨的金杯为我注满了光明。

我愉快地歌唱，

却不知道那赠予者是谁，

也忘记问他的姓名。

正午时分，骄阳当空，脚下的尘土炙人。

我口渴难当，来到水井旁。

有人为我斟满了一杯水。

我喝光了它。

我爱那红宝石的杯子，它像亲吻般甜美，

却没有看见是谁擎着水杯，

也忘记问他的姓名。

倦人的夜晚，我踏上归途。

我的引路人持灯走来，向我招手。

我询问他的姓名，

寂静的夜色中，却只看到他的灯光，只感觉到他的微笑弥漫在夜空。

37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因为现在是黑夜呀。

那穿过原野的小路荒凉又黑暗，消失在一片迷蒙之中疲倦的大地静

卧着，一动不动，像一个瞎子而且失去了手杖。

我仿佛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好点亮我的灯火，采摘我的花朵。

我已到达无涯的海边，决心纵身一跃，永远销声匿迹。

38

天未破晓，你已轻轻地抚摸了我，我却全不知道。

你的信息悄悄地侵入了我的睡梦，我睁开双眼，噙着惊喜的泪花。

寰宇内响着你的低语，我的身躯沐浴在歌的海洋中。

我的心崇敬地皈依你，像一朵露湿的小花垂着头；我感到生命的洪流正冲向永恒。

39

很久没有人到我家来做客了，我的房门是锁着的，窗牖也关得很紧；我以为，我的夜会是孤独寂寞的。当我睁开双眼，

却发现黑暗已然消逝。

我起身奔向房门，只见门闩全都折断，你的晨风与阳光正在洞开的门外挥舞它们的旌旗。

当门儿紧闭，我是自己斗室中的囚徒时，我的心时刻筹划如何逃脱，到处漫游。

如今，在洞开的门旁，我静静地坐着，等待着你的到来。你用我的自由使我受到约束。

40

熄灭灯烛吧，我的心啊，熄灭你寂寞长夜的灯烛吧。打开你的大门吧，因为清晨的曙光就在门外。

把你的琵琶放在墙角吧，我的心呵，把伴你度过孤寂生涯的琵琶放在墙角吧。

默默地走出门外吧，因为清晨高唱着你自己的歌。

41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你的礼物：一朵破晓初绽的鲜花，一支曙光低

唱的歌。

我是一只蜜蜂，沉迷在你金色黎明的花心里。

我沾满花粉的翅膀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在你四月的歌宴上，我找到我应有的席位。在那里，只消我轻轻弹唱，便挣脱一切枷锁，就像曙光冲破晨雾一样。

42

释放我，让我像原野上的鸟儿，像游子浪迹天涯一般自由。

释放我，让我像倾盆的暴雨，像挣脱羁绊冲向未知的远方的狂风一般自由。

释放我，让我像森林中的烈火，像高声狂笑着向黑暗挑战的雷霆一般自由。

43

我在墙角的阴影中酣睡，没有听到你的呼唤。你用你的双手轻轻拍打我，眼中含着泪水，唤醒了我。我惊跳起来，只见太阳已经升起，潮水传来了大海的呼声，我的小船已扬起风帆，准备在翻腾的波涛上颠簸。

44

欢庆吧！

黑夜的镣铐已打碎，幻梦已消逝。

你的诺言扯去遮盖的面纱，蓓蕾迎着清晨开放；醒来吧，沉睡的人儿！

东方的曙光向西方致敬问好，

牢狱的断壁残垣间响起胜利的颂歌！

45

就在这一时刻，我看见你端坐在晨光铺就的金色地毯上。阳光照在你的王冠上，群星落在你的脚边，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你的身边，向你顶礼膜拜又离去，只有诗人默默无言地坐在角落里。

46

秋天的早晨，我的客人来到门前。

唱吧，我的心啊，唱支迎宾曲吧。

让你的歌和阳光明媚的蓝天，清露湿润的晨风，金灿灿的丰收田野，高歌欢笑的清清河水同一曲调吧。或者，屏住呼吸，

在他的面前站一会儿吧，凝望着他的脸；

然后，离开你的家，默默地跟着他，出去吧。

47

我住在路的那一边，那里浓荫遮盖，暗淡无光，我看见对面邻人的花园，那里姹紫嫣红，阳光灿烂。

我感到我很贫穷，饥饿使我挨门乞讨。

富有的人们信手施舍得愈多，我愈意识到我的贫困。

直到一天清晨，房门被人猛然推开，将我惊醒。你来了，来向我乞求布施。

我绝望地打破箱盖，却发现了我的财富，不由得大吃一惊。

48

他在门外等待，像个来生命宴席上乞讨的乞丐，直到你用双臂将他拥抱，用死亡为他加冕。

他多次失败，你却用右手祝福他，平静地吻他，平息了生命狂乱的渴望。

你使他像帝王一样高贵，像古代的哲人一样明睿。

49

在人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失落了我的心，你却将它捡起。

我寻求欢乐却得到悲伤，而你给我带来的悲伤却成为我生活中的欢乐。

我的愿望破灭了，你却将它的碎片聚拢，以你的爱将它们串联起来。

在我沿门挨户到处流浪的时侯，每行一步都将我引到你的大门。

50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曾和熙来攘往的人们在一起；在路尽头，我发现却只有你和我在一起。

我不知道白昼何时逐渐暗淡，化作黄昏，也不知道旅伴们何时弃我而去。

我不知道你的大门何时敞开了，也不知道我何时站在你的门前，惊喜地倾听心中的乐曲。

虽然床已铺好，灯已点燃，而且只有我和你，我们单独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眼中是否还噙着泪水？

51

他们来了，吵吵嚷嚷地围住了我，遮住了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你。

我想我要在最后把供礼献给你。

现在已是白日将尽，阳光微弱，他们都献上礼物离去了，只剩我独自一人，

我看见了你，伫立在门边。

可是我发现，我没有留下供礼献给你，我只向着你举起双手。

52

尽管你慷慨赐予，

然而我索取得更多——

我来不只是向你乞求一口解渴的琼浆，而是索取甘泉；不只是要你领我到门边，而是要踏进我主的厅堂；

不只是要爱的赠礼，而是要我心上的人儿他自己。

53

我来请你祝福，去开始新的一天。

让你的眼睛注视我的双眸，哪怕只有一会儿。

朋友呵，让我带着你的友谊的保证去工作。

让我的心里盛满你的歌，直到最后穿过那喧嚣的荒漠！让你的爱的阳光亲吻我思绪的高峰，流连在我生活的硕果丰盈的山谷。

54

你站在我眼前，请用你目光的一闪，让我的歌儿化作烈焰。

你站在你的群星中间，请让我在点点星光里找到我自己的闪亮的崇拜之火。

大地在宇宙的路边等候着；

你站在她为你铺好的绿色长毯上；请让我感到在她青青小草和牧场繁花里蔓延着我自己的俯首顶礼。

你站在我独自守望着的寂寞黄昏里；请将孤寂注满我的心杯，

让我感到你无限的爱深入我的灵魂。

55

让你的爱伴着我的声音响起，随着我的静默安息。

让你的爱穿过我的心，渗入我的一举一动。

让你的爱像繁星，夜晚照我入睡，黎明伴我起身。

让你的爱在我的渴望之火中燃烧，和着我的爱河奔流。

让你的爱伴我一生，就像音乐永远伴着竖琴。最终，我将用我的生命连同你的爱情，奉还给你。

56

你隐身在你的荣耀中，我的主宰。

沙粒和露珠显得比你还要骄傲。

厚颜的宇宙将属于你的一切称为己有，却从未被揭露。你默默无言地站在一旁，为我们让出地方；因而，爱点亮灯火将你寻找，将你奉为神明。

57

宴饮归来，迷人的午夜平复了我沸腾的热血。

我的心即刻宁静了，宛如人去灯灭的荒凉的剧院。

我的心穿过黑暗，站在群星间。我看见，在我们君王静谧的宫院，我们无忧无虑地在游戏。

58

昨夜，我回想起挥霍掉的往日，突然记起你曾对我说：

“当你年轻时，你带着青春的欢快，无忧无虑，将你所有的门全部敞开。

世界随意出入你的大门，带来它的尘埃、疑虑、喧嚣，

也带来它的音乐。

随着那热闹的人群，我这不速之客一次又一次走进你的大门，

你却不曾发觉。

假如当年你明智地深居简出，关严你的大门，我怎能来到你的家里呢？”

59

当爱为你准备座位时，对别人她也一视同仁。

不必因为给你腾出空位而把别人赶开。

人间的帝王在哪里出现，侍卫们便把那里的人群驱散。我的君主呵，当你来临时，整个世界都追随在你后面。

60

和着晨曲，他轻叩我们的房门，带来了朝阳的问候。

我们和他一起，将牛群赶到牧场，在树荫下吹响短笛。我们失去了他的踪迹，却一次次在赶集的人群中找到他的身影。

在一天最忙碌的时刻，我们也会蓦地看见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和着他的鼓点，我们前进；

伴着他的歌声，我们起舞。

以我们的欢乐与悲伤打赌，将他的游戏进行到底。

在我们的小船，他是舵手。

我们和他一起，在惊涛骇浪上颠簸行船。

日暮时，我们为他点起灯火，等待着他。

61

赶到他和工人一同劳动的地方去，做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他游戏的地方，坐在他的周围，做他的同伴。

追随他前进，让你的脚步踏着他的鼓点敲击的韵律。

冲入人群密集的集市——那生死的集市，

因为他正和人们在一起，在那喧嚣骚乱的中心。

不要在穿过铺满荆棘的荒凉山路上惊恐动摇，

因为步步都能听到他的召唤，我们知道那是爱的呼声。

62

清晨，你庙宇里的钟声响了。善男信女带着奉献的鲜花，沿着林间小路，快步走来。

我却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听任他们匆匆走过。

我想，我这样懒散是正确的，

因为那时，我的花儿正含苞欲放。

黄昏时，鲜花怒放了，我正好去做晚祷。

63

我主的道路静静地横在我的门前，它唤起我心中的热望。

它向我伸出召我走近的手臂，它的沉默召唤我走出家门，它的无言的恳求吻着我的双足。

我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处，是无边的喜悦，是意外的收获，

还是莫测的危难？

我也不知道它迤逦蜿蜒，何处是终点——

可是，我主的道路静静地横在我的门前，它唤起我心中的热望。

64

日暮黄昏，我来到我主的门前，旅伴们问——

“你有什么奉献给我们的主呢？”

我不知道拿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因为我只有一支歌奉献。

在家里，我做了大量的准备；那里，需要很多，提出要求的人也不少。

但是，当我来到我主的门前，我只有这一支歌儿可奉献，把它编进他的花环。

65

我的歌像春天的花朵，它是你的赐予。

可我仍然把它当作自己的，拿来献给你。

你微笑着接受了，并为我自豪的喜悦感到高兴。

假如我的歌之花是脆弱的，它凋谢了，混入尘土，我也决不哀伤。

因为，在你手中“不在”并非“消失”，那短暂的风华正茂的时刻，在你的花环里永远是鲜艳的。

66

我主呵，你命令我在路旁吹笛，那些肩负生命重负默默生存的人们，或许会暂时停止奔波，在你宫门外的廊座前坐下来，

惊愕地思索；或许他们会以新的方式看待古老的过去，并且重新发现自己，说：“鲜花在盛开，鸟儿在歌唱。”

67

当诗歌在我心中觉醒时，我想，我的诗歌就是晨花的游伴。

当它们振翅飞向原野时，我以为，我的诗歌是夏天的精灵，偕着一阵雷电轰鸣，骤然来临，咆哮着，狂笑着，耗尽所有精力。

我想，它们在响应暴风雨疯狂的召唤，匆匆冲进落日的国土的那一边，迷失了道路。

但是现在，在苍茫的暮色中，我看见了蓝色的海岸，

我知道，我的诗歌就是一叶小舟，渡过茫茫大海，已将我带到彼岸的港湾。

68

你的琵琶上有无数根弦索，请让我也加上我的一根。当你拨动弦索时，我的心就会打破沉默，我的生命就会溶进你的歌曲。

在你无数的星辰中，请让我再添上我的一盏小油灯。在你灯节的欢舞时，我的心就会震颤，我的生命就会和你一同微笑。

69

愿我的歌儿朴素如清晨的初醒，如绿叶上的滴露。

愿我的歌儿朴素如云霞的色彩，如午夜的阵雨。

然而，我的琴弦是新调的，弹出的曲调是从未听过的，矛尖似的尖锐刺耳。

因此，它们失去了风的神韵，有损于蓝天的明朗；我的歌曲的不自然的气质顽强地争斗着，要把你的音乐推向背后。

70

我曾见过你在生命的舞厅里奏乐。在树木骤然展开嫩叶的春天，你的笑声曾向我致意。躺在开满鲜花的田野上，我曾听到草丛中你的低声细语。

婴儿降生，给我的家庭带来你的希望的信息；而女人，带来了你的爱的音乐。

现在，我坐在海滩上等待着，在死亡中触摸你，在夜空星星的歌曲中载回生命的和声。

71

我记起我的童年，那时，朝阳仿佛是我的游伴，每天都带着它清晨的奇迹，突然出现在我床边。那时，我怀着纯真的喜悦，展望世界，相信不平凡的事物像鲜花，每天在我心中开放；

那时，昆虫、飞禽、走兽、芦苇、青草和天上的云霞，都令人惊奇；那时，夜雨淅沥，送来仙境的幻梦，黄昏时母亲的低语含有群星的情意。

于是，我想到死亡，想到幕布升起，想到新的清晨来临，在新的爱之惊奇中，我的生命苏醒了。

72

如果我的心不是充满热爱而亲吻你，世界呵，你便失去了完美的灿烂光辉，天空也要掌灯，守望漫漫长夜。

我的心带着她的歌来到你身旁，和你低声悄语，还在你的颈上戴上她的花环。

我知道，她给了一样东西，它将和你的众星同受珍爱。

73

清晨，你便让我坐在你的窗前。

我曾和你的仆从交谈，他们受你驱使，在路上奔波，默默无言；我也曾放声歌唱，应和着你天上的乐曲。

我曾见过风平浪静时的大海，保持着不可衡量的沉默；我也曾见过狂怒时的大海，猛烈咆哮着，想说出它内心深处的奥秘。

我曾看到大地摆开青春豪奢的盛宴，我也曾看到它笼上忧思的阴影的不幸时光。

播种的农夫曾听到我向他们问好，而那些满载或空手而归的人们却不注意我的歌声。

就这样，我终于结束了我的一生。现在，日暮黄昏，我唱起最后的歌，诉说我爱你的世界。

74

我是你的歌手，我的责任是以我的歌来崇拜你。

我的歌有着你春花甜柔的声音，带着你绿叶沙沙的韵律。我歌唱你午夜的沉静和清晨的宁静。

初夏喜雨的震颤，秋天收获时稻波的翻滚，都汇入我的歌曲。

我主呵，当你走进我家，使我心碎时，请不要让我的歌声停顿，让它放声高唱欢迎曲来款待你。

75

啊，闯入我生活的客人们，你伴随拂晓而来，你在深夜光临。

你的名字曾被春花低吟，被夏季的阵雨呼唤。

你为我的家带来了竖琴，带来了明灯。

当你离去时，我看见地板上留下了神的足迹。

现在，当我朝圣的旅程到达终点时，我留下一束晚祷时敬神的鲜花，向你们告别致意。

76

我感到我看见了你，于是，在黑暗中我放舟启航。

此刻，旭日露出笑脸，春花争奇竞妍。

即使晨光隐曜，鲜花凋零，我也要向前航行。

万物沉睡，夜色苍茫，你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警告。

此刻，钟儿轰鸣，小船载满黄金。

即使钟声沉寂，扁舟空空，我也要向前航行。

有的船儿已经远去，有的船儿还未准备启航，我不愿等待迟延，落在后面。

轻风涨满船帆，鸟儿从彼岸飞来。

即使帆落索断，即使望不到对面的涯岸，我也将启程向前。

77

“游子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要到大海去沐浴，那里的清晨红霞万道，那里的海滨绿树成行。”

“游子啊，大海在什么地方呢？”

“在河流的尽头。拂晓时，晨光从那里升起；黄昏时，夕阳在那里沉下。”

“游子啊，和你同行的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数得清。

他们整夜持灯赶路，他们整日唱着歌跋山涉水。”

“游子啊，大海有多远呢？”

“我们都想知道它有多么遥远。

当我们停下话语时，轰鸣的波涛震撼天宇，它既遥远，又似近在身边。”

“游子啊，烈日炎炎，大地蜡一般在融化呢。”

“是的，我们的路程艰难又痛苦，精神疲倦时，我们唱歌；

心灵怯懦时，我们也唱歌。”

“游子啊，夜色降临时，你们怎样安身呢？”

“我们将安然睡下，直到新的黎明在歌声中到来，直到空中飘来大海的召唤。”

78

朋友，我的旅伴，

请接受我旅行者的敬礼。

啊，生离死别，破坏损失，日暮黄昏阴郁的静寂，房倒屋塌的废墟，

啊，我的主啊，

请接受我旅行者的敬礼。

啊，新生的黎明的曙光，永恒的白昼的太阳，

请接受我怀着永不熄灭的希望的敬礼。

我的领路人，

我是个走在漫漫无尽道路上的旅人，请接受我漂泊者的敬礼。

再次集

白开元译

序

《吉檀迦利》中的歌词，我译成了英语散文。译文被认为是一种诗。当时，我脑子里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不保留诗的格律那种明显的抑扬顿挫，可否赋予孟加拉语散文以诗的韵味。我记得，我曾请萨登特罗纳德·达多思考这种可能性。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他并未进行探索。于是，我亲自着手尝试，写了《随想集》中的那几首。发表的时候，未将那几首作品像诗一样分行——大概是胆怯的缘故吧。

后来，应我的请求，奥波宁特罗纳德开始了散文诗的创作实践。依我看，他的作品，仍未跳出格律诗的范畴。由于语言烦冗，篇幅不够精致，我于是再次亲自进行探索。

在这儿，需要提及的是，散文诗中，打破固定的格律的框框，是远远不够的。诗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披着一方传统的遮羞的面纱，只有揭去这方面纱，在散文的自由的领域，它的步履才能自然。我相信，无拘无束的散文表现方式中，可以极远地扩大诗的权限。朝着这个方向，我写了编入本集的作品。一部分诗，没有韵脚，但有诗韵。我扬弃了诗的专门词汇，如“TORE”（为了）、“SHONE”（与）、“MOR”（我的），等等。在本集的散文诗中，我未给在散文中不准使用的这些词汇以一席之地。

1932年9月

库帕伊河 190

我在心里望着

帕德玛河 191 流入迷蒙的地极——

帕德玛河此岸的沙滩

不抱奢望，安于清贫，因而无畏。

彼岸有青翠的竹林、杧果园，

有苍老的榕树、粗壮的榴梿树，

以及不和谐地混杂其间的一堵断壁。

池塘畔是黄灿灿的油菜地，

路旁生长一丛丛荆棘。

一百五十年前

靛蓝主建造的房屋已破败不堪，

庭院里一株阔叶树终日沙沙地哀鸣。

拉贾种姓人的村庄那龟裂的土地上，

踯躅着他们的山羊，

离集市不远有一爿洋铁皮屋顶的粮店——

惧怕无情的河水的村庄

总让人感到在瑟瑟战栗。

帕德玛河在印度神话中久负盛名，

天界的恒河在她的脉管里流淌。

她脾性古怪——

她容忍她绕过的城镇、村落，

但不予承认。

她纯正、高雅的韵律中

交织着冷寂的雪山的回忆

和无伴的海浪的呼唤。

有一天，我远离市井喧嚣的小舟

停泊在她幽静的沙洲码头上。

入夜，我躺在甲板上，

领受大熊星座晶明的目光的爱抚。

拂晓醒来，望见启明星仍在尽职。

淡漠的河水

昼夜在我纷繁的思绪之侧流去——

犹如旅人在别人的苦乐之侧走过，

走向遥远的地方。

后来，在林木稀疏的平原的尽头，

我抵达青春的终点。

从我的寓所，可以清楚地看见

绿荫遮盖的绍塔尔人的村子。

这儿，我的芳邻是库帕伊河。

她没有古老种姓的荣耀。

她的非雅利安语姓名，

与当地世代栖息的

绍塔尔族姑娘的欢声笑语密切相关。

她拥抱着村舍，

河水和田野素无矛盾，

此岸与彼岸亲切交谈。

贴着她玉体的农田里，

亚麻开花了，稻秧苏醒泛绿了。

土路在沙滩中断，

在水晶般透明的流水上，

她为行人让路。

河边田野上，棕榈树高高地矗立着，

杧果树、黑浆果树、阿姆拉吉树，

手拉着手，肩挨着肩。

库帕伊河使用的农家语言，

决不可称为雅语。

水土甘愿受她韵律的约束，

波光和蓊郁互不嫌憎。

她亭亭玉立，

拍着手掌跳着优美的舞蹈，

逶迤地步入光影。

雨季给予她的肢体以激情，

她像喝醉酒的绍塔尔族姑娘——

不毁坏、淹没任何东西，

她旋转着水涡的罗裙，

轻拂着两岸，

格格地笑着奔跑。

暮秋，她的水流细弱、透明，

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

然而丰腴转为消瘦、苍白，

并不使她羞怯。

她不以财富倨傲，不因贫困颓丧；

两者均体现她的美——

如同舞女钏镯琤地舞蹈，

累了静静地休息，

眼神透出疲乏，

一丝笑意犹漾在嘴角。

如今，她视之为知音的诗人的韵律，

已交融在诞生她语言的水土中——

里面有语言写的歌曲，

也有语言的家务。

伴着她有所变化的节奏，

绍塔尔族少年持弓狩猎；

装满一捆捆稻草的牛车涉水过河；

陶工挑着陶罐前往市场，

后面跟着村里的一只狗；

走在最后的，是头上撑着破伞、

月薪仅三卢比的教书匠。

1932年8月

剧本

我写了个剧本，

先介绍一下内容。

雷神因陀罗的贵宾阿周那

步入天堂乐园。

歌舞伎优哩婆湿

上前敬献花环。

阿周那手足无措地说：

“女神，你是天国的名伎，

享有完美的荣誉，

你的风姿无可疵议，

容我向你施礼，

你芳香的花环应当献给神仙。”

“天国没有匮乏，”

优哩婆湿感慨万端地说，

“神仙无欲，素不索求，

我枉有闭月羞花之色。

唉，既然不存邪恶，

需为谁追求真美！

在神仙的颈项上，

我鲜丽的花环分文不值。

我向往凡世，

恰如凡世盼望我。

所以我来到你面前，

倾吐对您的爱慕，

与我缔结金玉之缘吧！

凡夫俗子流下琼浆般的泪水，

这在天国是一种渺茫的期望。”

我以为我写了个很好的剧本。

怎么，要我从信里删除“很好”两个字？

为什么？这是自夸？

不，这是从我的笔端流出的真实。

你惊异于我的不谦逊，

问道：“你敢肯定很好吗？”

“我并非绝对地肯定。”我说，

“一个时代的佳作

在另一个时代也许算不上是佳作。

我只是不假思索地

称它是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我若犹豫，保持沉默，

沉默难道是隽永的真实？”

几十年我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窃以为是上乘之作。

假如我成了我的死对头，

抨击它们，

我可就“兴高采烈”啦。

这个剧本某一天将落到那样被冷淡的境地——

所以我恳求你

允许我今天坦直地说，

这是个好剧本。

这可能引起一些误解。

情况有如大雨骤降，

四处淌着一股股浊水。

然而，我的笔仍将在纸上蹒跚地前行，

像喝了过量的酒，

醉醺醺地狂舞。

我将写完这封信，

如同航船驶入浓雾，

机器仍不停止运转。

以上谈的是剧本内容。

接下来谈谈剧本的语言，

文友们竭力主张

剧本的对白应该是韵文。

而我写的是散文。

诗是大海，

是文学太初时期的首创，

其特点表现在

格律的跌宕的波浪。

散文姗姗来迟。

它的盛宴在刻板的格律之外。

它的厅堂里，

美丑、是非互相拥挤；

破烂的披毡和绫罗绸缎

缠裹在一起；

乐音、杂音相混。

散文的号令朝天空升腾，

驾着歌声，驾着咆哮，

驾着轻柔的旋律，

驾着惊天动地的风暴。

散文时而喷射火焰，

时而倾泻瀑布。

散文世界里有辽阔的平原，

也有巍峨的山岭；

有幽深的森林，

也有苍凉的荒漠。

谁欲驾驭散文，

谁必须学会多种技法，

具有高屋建瓴的气概，

避免笔势的凝碍。

散文没有外表的汹涌澎湃，

它以轻重有致的手法

激发内在的旋律。

我用这样的散文写的剧本里，

既有亘古的沉静，

也有今时的喧腾。

1932年8月

新时代

今日清晨，

牧场挤了第一桶牛奶，

集市的商人做成第一笔生意之际，

我迎着清新的晨光，

挎着篮子，

叫卖略黄的未成熟的果实——

我在路上徜徉了几个小时；

许多人对我的果实议论纷纷，

许多人拿了又退回来，

许多人品尝而不掏钱——

一天荏苒地逝去。

时光消逝不留下足印，

然而，我们为何贮存回忆的负荷？

为何把一天的责任拖到另一天？

欠款偿还，贷款收回，

为何不坦然地面向未来？

我承认，

单卖昨天的剩货，

生意不会兴隆，

但卖一些又何妨！

日复一日，

人世的房租用现金支付。

最后一天徒劳地炫耀威力，

徒劳地锁门。

是何等的愚蠢！

所以，听见第一声钟声，

我便出门清理债务。

走到门口，

一回头，

瞅见你立在“当代”的花苑里。

今后你的伙伴

叫嚷着不需要我这个人的时候，

你心里将涌出一阵痛楚。

这是我的忧虑——

这是我的希望。

你不是来裁判孰是孰非的——

你连接你的岁月和我的岁月，

以你的心。

我凝视着你的大眼睛，

你的眼皮上泛着含愁的期望。

于是，我重又返回，

信守爱的誓言。

日暮黄昏，

我望着你的面孔，

做新的尝试。

我用你心意的首饰

装扮我的立意——

我想着你，

把它留在你路边的旅舍。

行路的朋友，

但愿你今后说，

它感动了你的心，

满足了你的需求。

我没有时间沽名钓誉。

你由衷地信任我——

把你的信任留给后人作为川资

是我的心愿。

愿你自豪地宣布：

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

怀着这种热望，

我走进当代——

蓦然回首，

不见你的踪影。

你去的地方，

我的旧日蒙着面纱早去了，

旧岁之歌有了永恒的内涵。

如今，我独自在“新颖”之群中

磕磕碰碰地行进，

这里，

只有今日，没有昨日。

1932年8月

沙丘地

西边的果园、树木、耕地

延伸着，延伸着，

融入远方森林的紫岚；

绍塔尔族的村庄

隐没在果浆树、棕榈树、罗望子树丛里；

没有树荫庇护的红土路

蜿蜒绕过村庄，

犹如墨绿的纱丽的殷红贴边。

突兀地矗立着的一株棕榈树，

仿佛在为羁旅的迷茫指示方向。

北边绵延的绿色林带，

被捅出一个豁口，

泥土流失，

凹凸的红岩

透现沉默的骚动——

错杂其间的锈斑似的黑土，

像魔鬼变成的水牛角。

造化在自己的院落的一隅

用雨水冲刷，

营造了人们游玩的默默无闻的山丘，

山脚下流淌着

供人泼水戏闹的无名小河。

在秋日的西天

残阳简短的告别仪式上，

簇拥着驳杂的色彩——

这时，我在大地青灰的游戏上

发现了壮丽，

它使我想起

以前一个罕有的黄昏，

在红海边杳无人烟的

光秃秃的赤红峰峦上同样的景观。

在那条土路上，

年初袭来的风暴

好似古代骁勇的骑士——

高举赭色战旗，

摁下参天大树的脑袋，

震颤红木、麻栗树，

挑起幽静的竹林里的一声声叹息，

冲进香蕉园，

实行暴虐的统治。

注视着啜泣的天穹下

灰蒙蒙起伏的沙砾，

我脑海里

浮现起红海上骤起的风暴，

纷纷扬扬溅落的水珠。

年幼时我曾到过那里。

汩汩流出岩洞的清泉

曾诱发我神奇的遐思，

寂静的中午，

我独自把捡来的鹅卵石

堆成各种建筑物。

岁月如水，

以往的几十年

像岩石上滑跃的涧水，

在我身上滑过去了。

住在苍穹下赤裸的沙丘地的边缘，

我塑造了工作的形象，

如同我儿时

用鹅卵石堆建城堡。

在我写作雨曲的雨天，

与我一起把目光投向那红松，

那孤僻的棕榈树，

那成为至交的绿野和红壤的人，

对我袒露胸襟的人，

有的健在，

有的已去了。

了结了我白昼的事情的子夜，

他们在天庭对我召唤——

而后呢？

北边大地坼裂的胸脯

照样辉映血红的霞光，

南边的农田

照样生长作物，

牛羊照样在东边的旷野里吃草。

村民们照样沿着红土路，

走向集市。

西天的边沿

照样是一条蓝线。

1932年8月

信

我寄给你

一本装满诗的书。

密密麻麻的诗

挤在一个笼子里。

你得到所有的诗，

但得不到它们之间的罅隙。

降落在广宇般的闲暇的场所的诗，

如今被冷落在身后。

如果撷取午夜的繁星

编一串项链，

在造化的商店里

或许可以高价出售。

然而，具有审美情趣的人

懂得它为什么贬值。

贬值的虚茫的苍天，

称不出精确的重量，

但弥漫着情思。

展开你的想象：

奏响轻柔的乐曲，

无语的时光的胸中，

是一颗蓝莹莹的宝石——

何必非把它

放在首饰盒里欣赏！

毗迦罗玛迪德耶[192]的宫殿里，

诗人天天吟诗作赋。

那时没有印刷厂这个魔鬼

抹黑诗的时空。

没有水力磨盘磨出诗的浆汁

一口口在口腔里沉淀，

诗味全得在饭后茶余

一面聆听，一面品尝。

唉，聆听的诗

终于戴上了视觉的枷锁，

诗流放在图书馆里；

爱不释手的永恒的珍异

在出版的市场上

蒙受羞辱。

毫无办法！

这是个文学团体丛生的时代。

诗歌不得不乘公共汽车

去与读者相会。

诗魂慨然长叹：

“唉，倘若我生在迦梨陀娑的年代，

倘若你是毗迦罗玛迪德耶，

将是怎样的情形……”

我生在那个年代，

恐怕也是个屈服于印刷的迦梨陀娑，

你们是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玛尔碧佳，

买了诗集，

坐在转椅上阅读。

不会闭着眼睛听朗诵；

即便听了，

也不会给诗人戴茉莉花环，

只要花一元两角钱

买本诗集便万事大吉了。

1932年8月

池畔

站在二楼窗口，

望得见池塘的一角。

帕德拉月，池塘涨满了水，

闪耀着草绿丝绸似的光泽，

拖长的树荫在水中扭动。

池畔种了几畦水芹、芋头。

微斜的堤坡上

几株槟榔树面对面地站立着；

岸边有夹竹桃，洁白的百合花，

芳香的素馨花；

被冷落在一边的夜来香，

像穷人一样可怜。

一排散沫花树形成天然的篱墙，

对岸是一片香蕉、番石榴、椰子树林；

远处，绿树掩映的屋顶平台上

晾晒着一条纱丽。

一个头缠湿毛巾、光着膀子的壮实汉子

坐在石阶上垂钓，

消磨时光。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

雨水濯洗的空中，

斜阳没精打采，

一副冷淡憔悴的样子。

风儿轻轻地吹皱了池水，

文旦树叶闪闪发光。

我默默地注望，

忽然觉得眼前是

逝去的一天的虚影；

穿过今时的栅栏的缝隙，

许多年前的一个人的容貌

在我脑际闪现。

她的摩挲是温存的，

言语是甜美的，

一双黑眼的目光率直而迷人。

她穿着素雅的纱丽，

很宽的红贴边覆盖着她的双足；

她在花园里铺了一张苇席，

用纱丽下摆拂去灰尘；

她在杧果树、榴梿树下汲水时，

喜鹊在枝头啼鸣，

八哥儿翘着尾翎在枣树上跳跃。

我向她告别时，

她未能流利地说几句话；

她立在门后，

从门缝里目送路上我远去的背影，

泪水渐渐模糊了她的视线。

1932年8月

做错事的孩子

你说我太溺爱迪努——

为此你很恼火。

我喜欢他，

只看到他顽皮，

看不到他闯祸。

我爱他，也生他的气，

这决不是假话。

大凡人都这样，

不是特别圆滑的话，

缺点容易被发现。

倒霉的迪努淘气得让人讨嫌，

但他本质不坏；

他的过失成堆，

但不给人以重压感。

有时看他不怎么顺眼，

心里却无反感。

他的情绪像一叶轻舟，

顺风疾驰；

夸赞他也罢，

申斥他也罢，

他不允许持续太久——

如同此岸的货物

一转眼运到了彼岸，

对他不构成压力，

他也不对人施加压力。

他生性爱好热闹，

他言语啰唆，

难免讲许多错话——

若无错话，

他言谈的绵密的织锦会断裂。

谬误不在他心里，

而在他的语言里。

懂了他的语法，

不难理解这一点。

你说他爱挑刺儿——

确实如此。

不过，

他是用夸大、扭曲了的真实

提出责问的——

被他责问的人并不真坏，

喜欢听他吹毛求疵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是受责备的星云，

他是专司责备的一颗星，

他的光华来自星云。

归根结底，

他禀性聪慧，

但不善于缜密地思考，

因而他可爱的罪过，

每每引起哄堂大笑。

而见到擅长判断是非、探究细微的人，

这样的笑声必然戛然而止；

同他们在一起，

精神压力太大，

忍受不了多久；

直到他们偶尔疏虞暴露了缺点，

才能松口气，

精神上轻松一些。

现在再来诠释何谓考虑不周——

淘气包玛坎上梵文课前，

把锅灰涂在椅子上；

先生的衬衣后面蹭黑了；

玛坎笑了，

他的同学全笑了。

唯独先生不笑。

愤怒的校长把玛坎赶出学校；

校长态度极为严肃，

是非观念极强。

瞧着他这副模样，

学生把笑声咽进了肚皮。

迪努不假思索地做错事，

随随便便地做好事，

错事好事都不放在心上。

他借东西不注意及时归还；

别人借他的东西，

他也从不上门催讨。

事实上，

他总吃亏。

记住我的话：

要骂只管骂他，

心里可得微笑——

否则，

要酿成大错。

我不理会是非，

我在近处看他，

他是一个人。

你在远处审视，

把他置于解剖台上。

比起你来，

我更多地数落他，

更多地原谅他——

我处罚他，

但不流放他。

我就这样留他在身边，

你不要怪怨。

1932年8月

空隙

“量力而行，不可太劳累了！”

耄耋之年，

是对我的心

讲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开始适量地遗忘，

让时间出现一些空隙。

孩提时代，

我责任的墙壁有许多孔洞。

我无羁地驰骋想象，

游历帕拉兹 193 村庄，

在京城摩羯陀登位，

发布号令。

如今，

我的心回归了

那时忘事的疏懒之中。

我的朋友怕我健忘，

把要做的事写在一张纸上，

放在我的书案上。

可我甚至忘记看这张纸，

不在书案前坐下——

生活是松弛的。

纸上没有注明天气已经转热，

但不妨碍我意识到气候的变化。

温度表喘着气

暗示我关心一下扇子在哪儿，

火车时刻表在哪儿；

查看一下火车开往大吉岭[194]的时间。

我却无动于衷。

中午，

烈日当空，

烤灼着原野。

一阵阵热风卷扬着沙尘——

我视而不见。

仆人班纳马里

只当此时关门

符合名门望族的规矩，

却受到我的责怪。

下午四时，

斜阳透过窗棂落在我的脚边。

门房进屋询问有无要寄的信，

我一摊手说没有，

一瞬间，

我有些惆怅，

我应该写回信——

然而到了该把信交给邮差的时候，

我的惆怅也随之消逝了。

花园曲径两旁，

达迦尔花、玉兰花的资本尚未告罄，

它们像聚在码头上的一群女人，

你推我搡，

互相嘲笑，

欢乐了我花园的气氛。

杜鹃不住地啼叫，

我真想劝它

不必如此固执地

逼我回忆森林里的幽寂。

劝它经常遗忘，

把空隙嵌入生活；

不要损害记忆的名誉，

使之不堪忍受。

我尚有追怀

几多往事、几多悲伤的许多日子。

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

新鲜的春风

融合晚香玉的孤寂的幽香，

习习吹来；

烤热的田头，

榴梿树下的浓荫吹奏“悠远”的情笛，

吹出听不见的凄婉。

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

我望见逃学的孩子在游逛，

怀里抱着雏鸭，

下午独自坐在池畔石阶上；

我望见新嫁娘在写信，

写了又撕，

撕了又写。

一丝笑容浮上我的面庞，

随即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1932年8月

新居

马俞拉基河畔，

我养的梅花鹿和小牛犊

整天形影不离，

情深义厚，

两者的关系

跟耳鬓厮磨的红松、穆胡亚树一样。

红松、穆胡亚树的叶子

同时落在地上，

落在我的窗台上。

上午的阳光

把东边挺拔的棕榈树的影子，

悄悄地投落在我房间的墙上。

沿河踩出了一条红土路，

野花落在尘埃里；

文旦花熏香了空气；

查鲁尔树、火焰树、曼陀罗树

竞相开花，

争艳斗奇；

小篮似的萨兹纳花

在风中摇晃；

青藤爬满了

马俞拉基河边的篱笆。

红石阶爬进了河水。

码头旁立着粗壮的金色花树。

我架了座竹桥，

桥头的玻璃盆内种了

素馨花、茉莉花、晚香玉和白夹竹桃。

桥下的深水里，

石块清晰可见。

洁白的鹅在河里游弋。

棕黄的奶牛和杂色的小牛

在马俞拉基河边吃草。

屋里铺着缀花浅蓝色地毯，

橘黄色墙壁画了黑边线。

我每日坐在游廊东侧，

迎候旭日升起。

我的芳邻的清脆的嗓音
像舞女手镯的闪光。
她家的茅屋顶
爬上了牵牛花藤。
我从未请她唱歌，
但常常听她唱得很动情。
她丈夫忠厚、热情，
爱读我的作品。
同他开玩笑，
他在恰当的时刻
恰如其分地嘿嘿一笑。
他说的话极为通俗、平易，
可是在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
在马俞拉基河边的红松林里，
他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叫人不得不眼
假意夸他是一位诗人。
屋后是几畦菜地，
两亩稻田，
一座树篱环围的
杧果、波罗蜜果园。
拂晓，
我的芳邻哼着小调
从牛奶里搅制黄油。

她丈夫骑着红鬃矮种马，

去巡视农活。

河对岸的土路钻进茂密的树林里，

从那儿

隐隐传来绍塔尔族人吹出的笛声。

冬天，

耍蛇艺人在马俞拉基河畔

搭起简易帐篷。

其实，

马俞拉基河畔

现在、将来都建不成我的新居。

我从未见过马俞拉基河，

从未亲耳听见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是眼皮上抹了幻觉的乌烟，

用想象的目光看见的。

不过，

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我恬淡的心灵

期待着辞别这里的一切，

前往马俞拉基河畔。

1932年8月

相逢

雨，

下了一夜，

一团团黑云

像精疲力尽的逃兵，

蜷缩在天际的一隅。

花园南端，

曙光照临柚子树波动的新叶，

惊动了树下的阴影。

时值斯拉万月，

喷薄的旭日像不速之客，

簌簌的笑声在枝头流荡。

于是，

沐浴阳光的情思，

在邈远的心空飘游，

时光仿佛凝结了。

下午，

突然响起的隆隆雷声，

似在发出信号。

顷刻之间，

云团离开倒卧的所在，

膨胀着，呼啸着，

飞驰而来。

堤坝囹圄的池水

变得黑黝黝的。

沉重的幽暗落在榕树底下。

远处的树叶

奏响了下雨的前奏。

转眼间大雨滂沱，

天空白茫茫的，

地上一片汪洋。

年老的林木甩动着

蓬发似的枝梢，

像是戏耍的顽童；

硕大的棕榈叶，

翠竹的枝条，

失去了惯常的恬静。

不多久，

风止雨停——

青空像被擦拭了一般。

一钩纤弱的弯月

仿佛刚离弃病榻，

脸上挂着慵倦的笑意，

在天宇漫步。

心儿对我说，

我见到的一切细小的东西

都不愿自行消亡。

无数鲜活的瞬间

登上我七十岁的渡口，

随即驶向了“无形”。

只有几许懈怠的时日被我留住，

留在了平庸的诗歌里；

它们告诉后人

一件不平常的事——

我曾观赏过这些美妙的景象。

1932年8月

美艳

如同白金戒指镶嵌的钻石，

一抹阳光透过满天云霭的缝隙，

斜照着原野。

风还在呼呼地吹着，

木瓜树惊魂未定，

北面的田畴上，

苦楝树显出一副抗争的气派，

棕榈树梢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时间大约是一点半钟。

潮湿林木闪闪发光的晌午，

跃入南墙北墙开着的窗户，

在我心头

涂抹一层缤纷迷离的色彩。

霎时间，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这一天

酷肖悠远的那一天。

那天不承担任何责任，

没有急迫的事情要做。

那是扯断了现代的碇链，

悠然飘动的一天。

我看见它是往昔的海市蜃楼，

那昔日是什么情形？

在什么地方？

属于哪个时期？

莫非超越永恒？

那时，

我的爱侣

仿佛在他世就已认识——

那时有天堂，

是真实的时代，

绝非其他时代能够感触。

同样地，

畅饮了翡翠似的绿荫和金子般的阳光

酿造的余暇的醇醪，

畅饮了田野上

挥舞雾纱的迷醉雨天的甘美，

我也感到若有似无——

像天之琴弦上

低回的古代孟加拉的萨伦曲调，

从一切时代的帷幕后隐约地飘来。

1932年8月

最后的赠予

孩子们的游乐场尽是干热的尘土，

长不出一棵草。

游乐场边的一棵康基那树，

找不到与自己相同的颜色。

见了它不禁想起拴在

我们家门廊里的黑毛狗。

厨房周围，

一群野狗转来转去，

满怀信心地等候布施食物。

它们争抢，挨揍，惨叫，

却享有天性的快乐。

我们的宝贝黑毛狗戴维

不时亢奋地跃起，

身子剧烈地抖动，

眼神焦渴地注视着南面，

怀着枉然的激情，

汪汪汪叫了几声——

显然是想加入它们的行列。

同样，康基那树

不是独自站在自己的绿色世界，

而是站在人脚碾成的

贫瘠的尘土上。

它眺望远方，

那儿草叶上画着林木的肖像。

春天来了，

无从知晓春风的情感

是如何渗入它的骨髓的。

不远处，

顶天立地的娑罗树

向南方海滨乍到的使者

通报新叶充盈的信息。

在高涨的绿色的喧哗中，

寿终之日不露面的使者

叩击康基那树的心扉，

在它耳边讲了

哪天最后一束阳光降临，

将在嫩叶的最后一场儿童活动中跳舞。

它毫不迟疑，

笑脸的表情在几簇淡紫色花瓣上

显露了出来。

萌发的新叶全部凋落，

它手中空无一物。

一个春天，

它掏空了它的赠物，

然后向灰褐尘土的冷漠告别。

1932年8月

轻柔的音符

我在心里

为她取名为轻柔的音符“咪”。

这名字一旦传到她耳里，

她必定疑惑地坐下，

笑吟吟地问：“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讲不清楚，

不过是纯洁的。

世上事情复杂。

有种种善恶——置身其间，

她与大家基本上是相识的。

我坐在一边观察，

她不晓得

她周身播放着一种音乐。

在安置她心灵主宰的御座的所在，

在心灵主宰的足下，

痛苦的香炉里

袅袅升起的青烟的暗影，

像遮翳明月的云雾

浮上她的眼眸，

轻轻地盖住笑意。

她的语音流露若有似无的哀怨。

她不知道

这是她的生命之琴弹出来的。

然而，她的迈步，她的端坐，她的言谈举止，

却配以晨曲的乐调。

我揣摩不透她何以如此，

所以称她为轻柔的音符“咪”。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抬起眼睛看她，

心弦便流泻泪光的变奏。

1932年9月

分离

今日阴雨绵绵，

但不是写出千古绝唱《云使》的日子。

这一天禁锢在静止里。

风不吹，云不移，

细雨似绡纱直直地垂下来，

罩住白昼的面孔。

时光仿佛凝固了，

四周只有无涯的寰宇、

呆痴的闲暇。

大诗人迦梨陀娑创作《云使》的那天，

闪电耀亮青山，

乌云掠过一条条地平线，

疯狂的东风摇撼苍翠的山林，

药叉的爱妻惊呼：

“天哪，飓风卷走了大山！”

云使飞走，

离愁不曾压碎贞妇的心，

离别的自由战胜了悲痛。

飞泻的瀑布，

湍急的江流，

呼啸的林涛，

那天惊醒了世界；

离人的心声

旋律雄浑地升腾。

团圆不受阻挠的时节，

偏偏天各一方，

人世怪诞的无形的壁垒

围困冷清的洞房。

分离的时期，

无羁的愁思飞渡江河，

飞渡山冈，飞渡森林。

屋隅里的哭泣

淹没在路途的熙攘之中，

最后抵达盖拉莎山，

显出缱绻的真相。

那巍峨的宝库里，

储存着等待时的坚贞不渝的情愫。

欠缺走向完满的时候，

离愁的路途上

竖起一块块欢乐的里程碑。

团岿然不动地等待着。

花儿常开，圆月常临。

药叉独居谪地，

满怀离情。

他征服的丽人踩着蒺藜欢快地走来。

哦，可能讲错了，

团并非岿然不动。

它在吹笛，吹盼望之笛，

笛音在漆黑的路上向前飘去。

贞女的脚步和心上人的呼唤，

以同样的节拍渐渐接近。

这就是为何自古以来

江河以行路的韵律奔流，

大海一面呼唤一面翻腾。

1932年8月

回忆

西部一座城市僻静的远郊，

白日的酷暑监视着

一幢屋檐倾斜的失宠的旧楼。

楼内匍匐着终年不退的暗影，

囚禁着陈年的气味。

地上铺的黄地毯

四边织有猎手举枪射虎的图案。

楼北一棵幼树下

伸出的白森森的土路上，

飞扬的尘土

好似灼热阳光轻飘的披肩。

楼前的沙地种了小麦、葫芦、西瓜。

远处是波光粼粼的恒河，

时而驶过的船只

组成一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画。

戴着银手镯的女仆人巴吉娅

哼着单调的小曲

在门廊里碾麦子。

仆人基尔达里在她身旁坐了很久，

怀着秘而不宣的动机。

老楝树下有口深井，

花匠借助黄牛的力量

转动辘轳汲水，

吱扭吱扭的声音悲凉了晌午的氛围，

但甘冽的井水恢复了玉米地的生气。

热风中浮漾着杧果花

淡如游丝的温馨的香气，

蜜蜂在高大的楝树的新叶间聚会。

下午，邻居的少女从城里归来，

她削瘦的面孔被晒得憔悴、苍白，

却依然饶有兴味地

朗读外国诗人的名作。

于是大洋彼岸伟人心中的忧愁，

融入了与破旧蓝竹帘的阴影

羼杂的暗淡的光线，

融入了潮湿的马鞭草的清香。

我记得，如同蝴蝶

在英国姹紫嫣红的花园里翻飞，

我初绽的青春

也曾在异国语言中采集辞藻。

1932年8月

溺死的男孩

村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颇像残壁下一棵野草——

没有园丁照料；

既领受阳光、空气、雨露的爱抚，

也忍受尘埃、虫豸的骚扰；

山羊啃一口，

黄牛踩一脚，

非但不甘心死，

反而长得茎秆粗壮。

他爬树打酸枣，

掉下来摔断了骨头。

他误吃了含毒的野果，

头晕目眩。

祭神节他去看彩车，

彩车不曾看见，

自己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他又累又饿，倒在地上，

昏死了又活过来。

他迷了路，

衣服撕破，

满面灰尘，

最后回来了。

他被人打，被人骂，

人家一松手，

他撒腿跑得远远的。

浮萍拥挤的水泽边，

单腿立着一只丹顶鹤，

黑乌鸦在棘条上颤悠，

白鸢凌空翱翔。

渔民把竹竿插入河里，

布网捕鱼，

鱼鹰惊觉地蹲在竹竿顶端。

鸭子潜水觅食螺蛳。

下午，粼粼碧波分外迷人——

绿藻荡漾，

鱼儿追逐嬉戏。

更深的水下住着龙女吗？

听说她用金梳梳理鬘长的黑发，

波光现映出她妖娆的身姿。

他起了潜水的念头——

那透明的绿水，

多像龙女柔腻的肢体！

他对一切感兴趣，

不管里面究竟是什么。

他纵身入水，

水草缠住他的手脚——

他呼救，呛水，沉入水底。

听见水边放牛的孩子惊叫，

渔民急忙撑船过来营救。

把他打捞上来时，

他直挺挺地不动了。

此后好几年一想起他，

我就恍恍惚惚，

眼前金星闪烁，

四周一片昏黑，

心里却清楚地看见

那个自幼丧母的男孩。

有趣的是，他说的话至今不死！

我听见他在怂恿他的伙伴：

“下水看看，腰里结根绳子，

一下水就把你拽上来。”

他极想体验跳水的滋味。

他的伙伴不敢，

他鄙夷地骂：“胆小鬼！”

他像小动物似的

潜入账房先生的果园。

是的，他挨了几拳头，

但远比不上他吃的黑浆果的数目。

这家人骂他：“不知羞耻的野猴！”

有什么羞耻的！

账房先生的瘸腿儿子

抡起拐杖打黑浆果，

捡了一篮，

放开肚皮吃。

他打断树枝，打烂果子，

他知不知羞耻！

有一天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

拿着万花筒对他说：

“你看里面是什么？”

他看见斑驳的颜色，

晃一晃，又一个花样。

“大哥，咱俩换吧。”他提议说，

“我给你一个磨光的贝壳，

削生杧果皮，可快了，

另外再送你一个杧果核做的哨子。”

万花筒没有给他。

他不得不采取偷的办法。

他不是贪心——

他不想永远占为己有，

只想看看里面的缤纷世界。

枯登哥哥拧着他的耳朵审问：

“你为什么偷？”

“他干吗不给我？”倒霉鬼反问，

那口气分明要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

承担他偷万花筒的责任。

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仇恨。

他嗖地捉住一只大青蛙，

扔在果园埋木桩的深坑里，

逮虫子喂养。

他把甲虫放在纸盒里，

喂牛粪末儿，

别人想扔而不敢下手。

他上学口袋里装着一只松鼠。

有一天他把一条水蛇塞进先生的抽屉，

心里说看看先生见了水蛇是啥样子。

先生打开抽屉，

魂飞魄散，狼狈逃窜。

值得一看的逃窜！

他养的狗不是名门出身，

是纯孟加拉种，

神态、举止跟主人相似，

经常食不果腹，

除了偷窃别无他法。

头一回偷就打断一条腿。

大概是报应，

打手家的黄瓜竹架

同一天被打得稀里哗啦。

这只狗夜里不躺在主人的床上睡不着觉，

主人不抱着它也难以入眠。

一天它伸嘴去吃邻居家摆好的饭菜，

灵魂踏上了黄泉路。

他满怀悼念的悲恸，

人前却不掉一滴泪。

他偷偷地哭了两天，

从此茶饭不香，

再没有偷吃账房先生家

果园里熟酸果的兴致。

他把一只破锅扣在

邻居七岁的外甥的头上。

头顶破锅，

那小孩的哭叫

听上去像榨油厂的汽笛声。

他走进有钱人家总被轰出门。

只有养奶牛的女人希杜
招呼他进屋喝碗牛奶。
她儿子已死了七年，
年龄同他只差三天，
和他一样皮肤黝黑，
一样的塌鼻头。
他也跟希杜阿姨捣蛋——
剪断牛绳，藏茶壶，
把她的衣服弄得黑不溜秋。
他要看各种试验的结果。
旁人看不过，代她管教，
她反倒为他辩解。
他的顽皮激起她慈爱的波浪。
阿姆比格先生沮丧地对我说：
“他是块榆木疙瘩。
小学课本上您的诗，
他一点也不喜欢读。
淘气地把那几页撕了，
还说是耗子咬掉的，
真是只不可教化的野猴子！”
“责任在我。”我说，
“假如有一位他的世界的诗人，
这位诗人写的诗歌的旋律
必定融合甲虫的鸣声，

他读起来就津津有味了。

我何曾写过

货真价实的青蛙的故事

和他那只秃顶狗的悲剧！”

1932年8月

旅伴

世界上不缺少不美的人——

比起不美的人，

我的旅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委实是件稀奇事儿。

他的秃顶与年龄不相称，

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已斑白。

两只小眼睛没有睫毛，

他皱着眉头东张西望，

好像在稻田里拾稻穗。

他的鼻子高而宽，

占据了四分之三的脸盘。

额头宽阔，

左鬓发毛脱尽，

右眼上眉毛消失。

唇髭胡须剃光的脸上，

裸露着造物主塑造的粗疏。

餐桌上谁粗心丢失的扣针，

他拿起来别在自己的西服上——

女旅客见状，

转过脸去哧哧地笑；

他收集落在地上的捆包裹的绳子，

接起来绕成一团；

别人乱扔的报纸，

他叠好放在桌上。

他用餐非常谨慎——

他口袋里装着一瓶开胃的药粉，

坐下吃饭先把药粉倒在水里饮服。

用完餐，再服一粒助消化的丸药。

他寡言少语，

说话有些结巴——

一开口让人感到他是个傻瓜。

别人在他面前议论政治，

大放厥词，

他默不作声，

无从知道他是否听懂了一些。

我与他在一艘客轮上共度了七天。

有些旅客无端地讨厌他，

画漫画讥嘲他，

把他当作一块笑料，

俏皮话越说越刻薄。

他们每天用新的言辞塑造他的形象，

以荒唐的想象丰满他这件作品，

来弥补上帝创造的漏洞

造成的某些部位的失真。

并相信这是纯正的真实。

有些人猜他是个经纪人，

有的说他是橡胶公司的副总经理；

猜测激发了打赌的兴趣。

不少旅客对他敬而远之，

他已习惯了他们的冷淡。

旅客在吸烟室打牌赌钱，

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

他们在心里骂他：

“吝啬鬼！下贱胚！”

他与船上的吉大港的水手混得很熟。

水手用水手的语言说话，

不知道他操的是什么语言，

好像是荷兰语。

早晨，水手用橡皮管冲刷甲板，

他也跳来跳去地帮忙，

笨拙的动作招致善意的哄笑。

他们中间有个少年水手——

皮肤黝黑，双眼乌亮，

头发曲卷，身材单薄——

他送给他苹果、橘子，

给他看画报。

旅客们对他有损于欧洲人的尊严举动

大为恼火。

客轮停靠在新加坡港。

他把水手叫去，分发香烟，

每人一张十美元的纸币。

送给少年水手一根镀金手杖。

他与船长道别后

匆匆走下码头。

这时他的真实姓名传开了；

吸烟室里玩牌人的心里

发出了啊呀啊呀的惊叹。

1932年8月

悲哀的世界

消沉的日子我请求我的笔——

别叫我感到疚愧；

别让震撼不了所有人心弦的作品

落进谁的眼帘；

黑暗中莫蒙着脸，

别把门关死。

点亮五光十色的华灯，

啊，你别悭吝！

世界极其辽阔，

它的荣誉永不黯淡，

它的性格十分温和。

昂首于看不见的阳光下，

它不眨的眼光安详而坚定，

它的胸脯上横陈着

河流、山脉、平原。

它不属于我，

属于无数的人。

它的鼓声响彻四方，

它的火焰照亮昏暗，

它的旌旗在天空猎猎飘扬。

在世界面前，

莫让我感到疚愧——

我的损失我的苦恼，

于它是尘粒之尘粒。

当我依仗自制力忘却自身的苦痛，

苦痛便以世界的面目出现。

我于是望见悲伤的洪流

通过密集的支流

在岁月的胸上奔流；

浩荡的心河

在千家万户人们生活的河床里流淌。

眼泪的布拉马普特拉河

波涛汹涌；

在各国家庭的河滨

酝酿沧桑变迁。

亘古如斯的人们的哀乐愁苦

刹时坠落我的胸膛；

像洪水使我的肋骨

索索战栗——

随即在大地的一片哀鸣中

消逝于“无穷”，

其动机不得而知。

今日，我请求我的笔，

别叫我感到疚愧。

让你的贡献像河水漫出岸堤。

让我的哀伤

因你的赐予而被遮掩；

让我伤心的哭泣

融进世界千万种乐曲。

1932年8月

最后一封信

由于我的过错，

空荡荡的寓所

愤懑地扭过脸不看我。

我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

没有一块属于我的地方，

我闷闷不乐地走到外面。

我决计出租房子，

搬到特拉登去。

过分的悲怆使我许久

不敢进阿姆丽的房间。

可是房客快来了，

房间得打扫干净，

我只得开了她上锁的房门。

房间里有她一双阿格拉[195]绣花拖鞋，

有她的梳子和装着

洗发液、护肤液的几个瓶子。

书架上陈放着她的课本，

一架小手风琴，

一本剪贴簿贴满她收集的照片。

衣架上挂着长毛巾、上衣、机织布纱丽。

小破璃柜里是各种玩具、空粉盒。

我坐在桌后的床板上，

从她的红皮书包里

取出一本算术练习本。

一封未封的信掉了下来，

信封上写着我的地址，

是阿姆丽稚嫩的字体。

我听说人溺死的那一刻，

眼前闪现浓缩的一生——

我仿佛是个淹死的人，

拿信的一瞬间，

许多往事纷至沓来。

阿姆丽妈妈去世那年，

她刚七岁。

我莫名其妙地担心，

恐怕她也活不了很久。

因为，她神情忧郁，

过早诀别的阴影从未来倏忽飞来，

笼罩着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我不敢让她离开我一步。

坐在办公室里做事，

唯恐突然发生不测。

她姨妈从班基普尔来度假，

忧虑地说：

“外甥女学习要耽误了。

如今谁乐意娶个目不识丁的女孩，

当作包袱顶在头上？”

我好生愧疚，说：

“明天我带她到贝都恩学校报名。”

第二天，她上学了，

不过放假的日子大大超过上课的日子。

她父亲经常参与让送她上学的汽车

倒开回来的阴谋。

第二年，她姨妈又来度假，

见此情形，大为不满：

“这样念书不行！

我得把她带走，

送她上贝拿勒斯的寄宿学校。

我无论如何要把她

从父亲的溺爱中解救出来。”

她跟她姨妈走了。

因为我应允，

她是怀着一腔无泪的怨恼走的。

我出门游览巴特里那塔圣地，

从自己烦闷的心境里逃了出来。

四个月没有得到她的消息，

以为老师的关怀

已消解她心头的垒块。

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暗暗庆幸把她托付给了“大神”。

四个月后回来，

我径直前往贝拿勒斯看望阿姆丽——

途中收到一封信——

还说什么，

大神已收下她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坐在阿姆丽的房间里展开信纸，

只见上面写着——

“我很想见你。”

没有别的话。

1932年8月

不同的童年

厨房是希罗娜阿姨的活动天地。

总见她夹着两只铜罐来池塘汲水——

筑了石阶的池塘

离厨房不过两铜罐的距离。

她那丧母的外甥整天光着脊梁，

脑袋里进不去任何忠告。

这个无正经事可做的淘气包

俨然是池塘的主人——

一高兴跳进池塘，

一面游泳一面朝天上喷水。

他站在石阶上用瓦片打水漂；

折根竹竿煞有介事地坐着钓鱼。

在岸边爬树摘黑浆果，

扔的比吃的多。

人们说头秃了三分之二的胖地主，

才是池塘的真正主人——

他十点前前胸后背抹些油下水洗澡

身子猛地往水下一缩，

泡两下赶紧上岸，

念叨着杜尔迦女神的圣名，

穿过竹林回到家里。

他正在打一场官司，

忙得不可开交。

池塘写在他的田契上，

但尚未纳入他管辖的领地。

希罗娜的闲得难受的外甥

统管着树林、沼泽、荒地、沉船、

破庙和罗望子树最高的树梢。

他骑上在果园里吃草的洗衣人的驴——

竹鞭抽得它飞奔起来，

得意地领略赛马的乐趣。

驴要尽驮衣的责任，

而他无事可做，

翻身上驴，

这畜生连同四条腿就归他了，

不管法官怎样判决。

做父母的均指望儿女读破万卷书，

日后高官厚禄，

光宗耀祖。

所以，教书先生派学生头领

把逃学的他从驴背上揪下来，

拖着穿过竹林，

送进教室。

他的王国在集市、河埠、旷野。

此刻，他被四壁包围，

神思被粘在书页上。

我也曾经是个孩子。

天帝也为我创造了河流、田野、长空，

可惜没有利用的机会，

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在儿童广阔的世界里，

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的巢筑在旧楼的一角——

不许随便走到巢外。

那儿仆人们哼着地方戏曲做蒟酱包，

随手把红艳艳的液汁抹在墙上。

大理石地板擦得光滑、铮亮，

百叶窗雅致非常。

楼下是有石阶的池塘，

靠墙是一行椰子树，

发髻蓬松的老榕树把粗硕的根

深深地扎入池塘东岸的地下。

上午，左邻右舍的人来沐浴，

下午，闪耀着阳光的水面上

游弋的鸭子用喙抚理翅羽。

时光潺潺流逝。

苍鹰在天空盘旋，

年老的布贩子敲着铜盘沿街叫卖。

恒河水通过引水渠流入池塘。

在广阔世界里儿童加冕为君王，

而我生下来是个穷孩子。

我只能在内心的渴望里，

眼睛的远望中，

池水的波光下，

榕树的气根拥抱的凉荫里，

椰子树摇动的枝条上，

远处晒太阳的露台上做我的游戏。

悉多得到肌肤如芊芊嫩草一样细腻的

罗摩的消息的那天，

神猴诃努曼进入无忧树林。

我的诃努曼每年雨季

驾着湿润淡蓝的新云来临，

搅得天昏地暗。

从它黑洞洞的口腔里，

传出我无法前往的远方的信息。

高楼包围的一方哀戚的云天

木然地俯视着我，

胸脯隆隆地起伏。

浓黑的乌云像振鬃眦目的野狮，

跃过榕树的头顶。

椰子树枝叶的青翠变深变稠，

池水吓得瑟瑟战栗。

飓风和林莽里，

腾起儿童生活中被压制的活力。

在东方海岸的空中，

获释的博大的神童 196

飞来与我结为好友。

哗哗地下起雨来

一级级石阶沉入水中。

夜里雨越下越大，

我躺在床上，

闻到飘入窗口的潮湿林木的气息。

庭院里积了齐膝深的水，

屋檐口涌出一股股粗大的水流，

滚下去与地上的积水汇合。

早晨，我跑到南窗口，

只见池塘已是一片汪洋；

外溢的池水汩汩地流过果园，

木苹果树那头发散乱的脑袋

孤零零地挺在水面上。

街坊们喧嚷着跑出去，

用长毛巾和披肩逮鱼。

直到昨天，池塘和我一样是囚徒。

上午，下午，形态各异的树荫

融入水面，

流云用阴影之笔短促地在水面上画一下。

透过榕树叶缝的阳光，

像用金勺子泼到池水中——

池塘泪光盈盈地望着高空。

今天，它自由了，

如身穿赭色道袍的游方僧，

周游四方。

我的几个哥哥跳上池塘边的木船，

解缆划桨，

从池塘划进胡同，

从胡同划到大街上，

以后不知划到哪儿去了。

我的思绪追随着颠簸的木船。

黄昏来临，

云影与暮色交融，

又与池水中榕树的黑影融为一体。

路灯亮了，

朦胧的灯光罩着路面，

家里玻璃罩灯的火苗畏葸地颤抖着。

浓重的幽黑中

隐隐望见的晃动的椰子树枝

似鬼魅的暗示。

胡同两旁所有的房屋大门紧闭，

一两扇窗户泄涌出来的微弱的光线，

好似惺忪眼睛的呆滞的目光。

不知何时，一切沉入昏眠。

深夜，万籁俱寂，

游廊里更夫萨罗卜

隔一会儿地喊几声。

每年的雨天振奋我的心绪，

摇荡我的歌曲。

娑罗树叶在絮语，

棕榈树枝在鼓掌，

翠竹在轻晃——

七叶树和豆蔻树的花瓣

纷纷飘落。

家家户户那些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

在往风筝线上抹特制的胶水。

他们的心事只有他们知道。

1932年8月

废纸篓

“你在干什么，苏妮197 ？”

父亲吃惊地问，

“干吗把衣服装在皮箱里？

你要去哪儿？”

苏娜丽达的卧室在三楼，

有两扇南窗。

窗户前床上

铺着考究的拉克恼床单，

对面靠墙的书桌上，

摆着亡母的遗像。

一串芳香的花条

挂在墙上父亲照片的镜框的两端。

粉红色地毯上杂乱地堆着

纱丽、衬衣、紧身上衣、袜子、手帕……

身边，摇着尾巴的小狗

举起前爪往女主人怀里伸过去——

它不明白女主人为什么收拾衣服，

生怕女主人扔下它不管。

妹妹莎米达抱膝而坐，

侧脸望着窗外。

她没有梳头，

眼圈红红的，

显然刚才哭过。

苏娜丽达不答话，

只管低头整理衣服——

手微微发颤。

“你要出门？”

父亲又问。

苏娜丽达口气生硬地说：

“您讲过，我不能在家里成亲，

我到阿努[198]家去。”

“啊呀！”莎米达叫起来，

“姐姐，你胡说什么呀！”

父亲露出恼怒而无奈的神色：

“他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他们的意见，我得一辈子听从——”

女儿语气坚定，表情肃穆，

决心不可动摇，

说罢把一枚别针装入信封。

父亲忧心忡忡：

“阿尼尔的父亲鼓吹种姓制度，

会同意你俩的婚事？”

“您不了解阿尼尔，”

女儿自豪地说，

“他是个有主见、胸怀坦荡的青年。”

父亲长叹一声，

莎米达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了。

钟敲了十二下。

苏娜丽达一上午没有吃饭。

莎米达来叫过一回，

可她非要到朋友家吃不可。

失去母爱的苏娜丽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

他也要进屋劝女儿吃饭；

莎米达拉住他说：

“别去了，爸爸，

她说不吃是决不会吃的。”

苏娜丽达把头伸出窗外，

朝大街上张望。

终于，阿尼尔家的汽车开来了。

她急忙梳妆，

一枚精巧的胸针插在胸前。

“拿去，阿尼尔家的信。”

莎米达把一封信丢在姐姐怀里。

苏娜丽达读完信，

面如死灰，

颓然坐在大木箱上。

阿尼尔的信中写道：

“我原以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改变父亲的观点，

岂料磨破嘴唇，

他仍固执己见，

所以——”

下午一点。

苏娜丽达呆坐着，

眼里没有泪水。

仆人罗摩查里塔进屋低声说：

“他家的汽车还在楼下哩。”

“叫他们滚！”苏丽娜达一声怒吼。

她养的狗默默地趴在她脚边。

父亲得知事情发生突变，

没有细问，

他抚摩着女儿柔软的头发说：

“苏妮，走，

到赫桑巴特你舅舅家散散心。”

明天举行阿尼尔的婚礼。

阿尼尔执拗地叫嚷：“不，我不结婚。”

母亲心疼地叹气：“唉，依了他吧。”

“你疯啦！”父亲勃然大怒。

家里张灯结彩，

唢呐从早晨吹到晚上。

阿尼尔失魂落魄。

傍晚七点左右。

位于波乌巴查尔的

苏娜丽达家的一楼里点着煤油灯，

污渍斑斑的地毯上摞着一叠报纸。

管家卡伊拉斯·萨尔加尔

左手托着水烟筒抽烟，

右手呱嗒呱嗒扇着蒲扇，

他正等听差来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

阿尼尔突然来临。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乱之中忘了给喜钱，

想起了特地来一趟。”

阿尼尔犹豫一下说，

“我想顺便再看一眼

你家苏娜丽达小姐的卧室。”

阿尼尔慢步走进卧室，

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

床具上，窗帘上，门框上，

漾散着人昏迷呻唤般的幽微的气味，

是柔发的？残花的？

抑或是空寂的卧室里珍藏的回忆的？

不得而知。

阿尼尔抽了会儿烟，

把烟蒂往窗外一掷，

从书桌底下取出废纸篓

捧在胸前。

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

他看见满篓是撕碎的信纸。

淡蓝的信纸上是他的笔迹。

此外还有一张照片的碎片，

四年前用红绸带

系在硬纸板上的两朵花——

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罗兰。

1932年8月

昆虫的天地

卡弥尼树的枝丫，

悬曳着露水打湿的坚韧的蛛丝。

花园曲径的两旁，

星散着小小的棕色蚁垤。

上午，下午，

我穿行其间，

忽然发现素馨花枝绽开了花苞，

达迦尔树缀满了洁白的花朵。

地球上，人的家庭看起来很小，

其实不然。

昆虫的巢穴何尝不是如此哩。

它们不易看清，

却处于一切创造的中心。

世世代代，它们有许多的忧虑，

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需求——

构成了漫长的历史。

日复一日

表现出不可阻止的生命力的活跃。

我在它们中间踯躅，

听不到它们的饥渴、生死……

永久的情感之流的流淌。

我低吟诗行，斟酌字眼，

以完成写了一半的歌曲。

对于蜘蛛的世界，蚁蝼的社会，

我这样斟字酌句是费解的、古怪的、

毫无意义的。

它们幽暗的天地里，

是否回荡着摩挲的柔声，

吸呼的妙曲，

听不清的喁喁低语，

无可表达的沉重的足音？

我是个凡人——

我自信可以周游世界，

甚至能够排除

通往彗星、天狗口啖日月的路上的障碍。

然而，蜘蛛的王国

对我是永远关闭的，

那充满我痛苦、怨恨

和喜悦的世界的尽头，

蚁蝼的心灵的帘幕是永远低垂的。

上午，下午，

我在它们的“狭小而无限”之外的路上往返，

目睹素馨花枝绽开花苞，

达迦尔树缀满洁白的花朵。

1932年9月

山茶花

她名叫卡梅腊。

我是在她的练习本上看见她的芳名的。

那天她带着弟弟乘电车前往学院。

我坐在她后面的凳子上，

欣赏她的披肩秀发

和柔美的面部线条。

她胸前抱着教科书和练习本。

我在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下车。

此后，我制定了出门的时刻表——

这与我上班的时间毫不相关，

而与她上学的时间相吻合。

所以经常相遇。

我想，虽然我与她互不相识，

但至少是彼此的旅伴了。

她周身放射着智慧之光，

黑发从秀额往后拢着，

眼里闪着纯朴的光泽。

我暗暗抱怨，

为什么不发生事故，

使我在救助中显示我的人生价值？

例如街上发生骚乱，

或者哪个恶棍为非作歹。

这种事如今不是经常发生吗？

我的命运像一潭浊水，

收纳不到可歌可泣的壮举。

平淡的日子似聒噪的青蛙，

既请不到凶残的鲨鱼、鳄鱼，

也请不来雍容的天鹅。

有一天电车上特别挤。

卡梅腊身旁坐着一位

讲一句孟加拉语夹杂半句英语的年轻人。

我恨不得猛地揭掉他的帽子，

抓住他的肩膀往车下扔。

可一时找不到借口，

手痒痒得要命。

这时他抽起了一支很粗的雪茄烟。

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

命令道："扔掉雪茄烟！"

他装作没听见，

照样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他口衔的雪茄，

掷到窗外，

紧握双拳怒视着他。

他一声不吭，

一步跳下车。

他也许认识我。

我在足球场上

因进攻凶猛而小有名气。

姑娘的脸煞地红了。

她低头佯装看书，

手索索发抖。

对我这位嫉恶如仇的英雄

竟不屑一顾。

同车有正义感的职员齐声称赞：

“先生，您做得对！”

不一会儿，姑娘提前下车，

改乘出租汽车走了。

以后接连两天我没有遇见她。

第三天我看见她乘黄包车上学，

立刻省悟我鲁莽地做了件错事。

姑娘自己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用不着我插手。

我暗自悲叹我的命运确是一潭浊水，

英雄行为的回忆像青蛙呱叫，

在头颅里对我尖酸地嘲讽。

我决意纠正我的错误。

不久，我获悉她一家去大吉岭避暑。

今年，我也迫切需要换换空气。

她家的别墅名为“摩迪亚”，

坐落在距山道不远的茂密的树林里，

皑皑雪峰遥遥在望。

我赶到那里才知道她一家人不来了。

我正打算踏上归途时，

与崇拜我的球迷摩汉拉尔不期邂逅。

他是个瘦高个儿，

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眼镜，

孱弱的消化器官在大吉岭的新鲜空气中

得到了些许慰藉。

他对我说：

“我妹妹泰努卡祈望见您一面。”

泰努卡像个影子，

身材单薄到了无法再单薄的程度，

学习的兴趣远远胜过对饮食的兴趣，

对我这位足球名将

怀有不可思议的敬慕。

她以为我同意和她谈天说地

体现我对她别有意味的关切。

唉，命运的捉弄！

我下山前两天，

泰努卡含蓄地对我说：

“我要送您一样东西——

一盆使您时时想念我们的花。”

胡闹！我以沉默表示厌烦。

“这是珍贵的植物，”泰努卡说，

“在恒河平原上精心培育才能成活。”

“什么名字？”我问。

“山茶花。”

我心头一震，

与山茶花语音相近的一个名字，

闪电般掠过我昏暗的心空。

我含笑喃喃自语：

“山茶花，不容易获得她的心。”

我不晓得泰努卡

明白了此话有什么含义。

她骤然两颊绯红，

兴奋得全身微微发颤。

我携带这盆花上路了。

上了火车，

我发觉安顿这位“旅伴”不是件容易事，

我把它藏在双人包厢的盥洗间里。

这趟旅行到此结束。

以后几个月的琐事恕不赘述。

在祭神节的假期里，

闹剧的帷幕在绍塔尔族聚居区重新拉开。

这是偏僻的山区，

我不想说出地名——

换空气的阔佬从不光顾此地。

卡梅腊的舅舅是铁路工程师，

家安在娑罗树影遮护的“松鼠的村庄”里，

从那儿望得见天边的青山。

附近的沙砾地里淙淙流淌着清泉，

帕拉斯树枝上结了野蚕茧，

哈尔达基树底下，

赤裸的绍塔尔族牧童骑在水牛背上。

这里没有旅馆。

我在河边搭了顶帐篷。

除了那盆山茶花，

没有别的旅伴。

卡梅腊是和母亲一起来的。

太阳升起之前，

她撑着花伞，

沐浴着凉爽的晨风，

在娑罗树林里散步，

野花竞相吻她的纤足，

竟未引起她的注意。

她有时涉过浅清的小河，

到对岸希苏树底下看书。

她不理睬我，

由此我断定她认出我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小河边野餐，

我多么想走过去说：

“需要我为你们效劳吗？

我会汲水、打柴，

从附近的树林里

兴许还能弄来一只温和的狗熊哩。”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英国绸衬衫，

坐在卡梅腊身旁，

伸直腿抽哈瓦那雪茄。

卡梅腊心不在焉地揉碎了一朵蔷薇，

旁边放着一本英国文学月刊。

我如梦初醒，

在这绍塔尔族人聚居的巴尔格那幽静的河谷，

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我是一个不堪容忍的多余的人。

我应该知趣地离开，

然而，暂时不能走。

我得耐心地住几天，

等山茶花开了，

派人送过去，

才算了却一桩心事。

我白天打猎，

傍晚回来给山茶花浇水，

静观花苞的变化。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

我大声叫为我弄柴火的

绍塔尔族姑娘进帐篷，

我要借她的手，

送去用娑罗树叶包的山茶花。

我在帐篷里读一本侦探小说，

等待着。

外面传来甜蜜的声音：

“先生，叫我干什么？”

我走出帐篷

一眼看见山茶花夹在她的耳朵上，

她黝黑的脸闪着欣喜的光彩。

“叫我干什么？”她又问。

“我想看你一眼戴花的模样。”

说罢我动身返回加尔各答。

1932年8月

黄鹂

我疑惑这只黄鹂出了什么事，

否则它为何离群索居。

第一次见到它，

是在花园的木棉树底下，

它的腿好像有点瘸。

之后每天早晨都看见它孤零零的，

在树篱上逮虫；

时而进入我的门廊——

摇摇晃晃地踱步，

一点儿也不怕我。

它何以落到这般境地？

莫非鸟类的社会法则

逼迫它四处流浪？

莫非鸟族的不公正仲裁

使它产生了怨恨？

不远处，窃窃低语的几只黄鹂

在草叶上跳跃，

在希里斯树枝间飞来飞去，

对那只黄鹂却是视而不见。

我猜想它生活中的某个环节

兴许出了故障。

披着朝晖，

它独个儿觅食，

神情是悠然的。

整个上午，

它在狂风刮落的树叶上蹦跳，

似乎对谁都没有抱怨的情绪，

举止中也没有归隐的清高，

眼睛也不冒火。

傍晚，我再没有看见它的踪影——

当无伴的黄昏孤星透过树隙，

惊扰睡眠地俯视大地，

蟋蟀在幽黑的草丛里聒噪，

竹叶在风中低声微语，

它也许已栖息在树上的巢里了。

1932年9月

普通的姑娘

我是深闺内院里的女子，

您不会认识我的，萨拉特[199]先生。

我拜读过您的最新小说《枯萎的花环》。

您笔下的女主人公埃鲁克茜

三十五岁溘然去世。

她曾与二十五岁的情敌激烈搏斗，

我看得出，您非常仁慈——

您让她赢得了胜利。

现在说说我自己。

我年纪尚小，

但韶华的魅力

已打动了一个人的心。

得知这一情况，

我激动得浑身哆嗦——

忘记自己是个普通的姑娘。

像我这样的孟加拉姑娘千千万万，

她们也秀丽可爱，

拥有妙龄的神咒。

我恳请您

写一部关于一位普通姑娘的小说。

她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如果她心灵深处

沉淀了非凡的情感，

她该如何昭示？

有几个男子能把它发掘出来？

他们的眼睛为花容月貌所眩惑，

但他们的良知并不探寻真实。

我们以蜃景的价格出卖我们自己。

容我说明一下我说此话的根由。

您可以假设

看中我的那一个叫纳雷斯·桑。

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还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

映入他的眼帘。

我既没有勇气相信

也没有决心不相信他的赞辞。

后来，他去英国留学。

我偶尔收到他的来信。

我常常胡猜乱想：罗摩啊罗摩！

成群的英国姑娘出入公共场所，

她们个个出类拔萃，

聪慧过人，神采飞扬；

她们已经发现了

昔日埋没在印度百姓之中的纳雷斯？

果然，上回他来信说

他与丽姬一道下海游泳——

丽姬像优哩婆湿似的浮上水面时，

他情不自禁地朗诵了

孟加拉诗人赞美优哩婆湿的诗句。

然后，他俩并肩坐在沙滩上

面对着翻涌的蓝色海浪

和满天明丽的阳光。

丽姬语调徐缓地对他说：

“你来的那天和你回国的日子，

好似贝的两张壳，

让一颗罕见的浑圆的无价泪珠

充填其间吧！”

她委婉地表达爱慕的手法何等高超！

纳雷斯还在信中写道：

“即便她胡诌，那又何妨！

说得实在太感人了——

嵌玉的金花难道是真花？

但何尝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您明白了吧，

他信中比喻的隐义，

像无形的钢针

刺入了我的胸膛；

并且提醒我，

我是个普通的姑娘。

我没有回报门第高贵的情人的足够资本。

唉，我无力改变现状，

终生是个债务人。

萨拉特先生，求求您，

写一部关于普通姑娘的小说吧——

这位不幸的姑娘

必须同六七位才貌出众的女性竞争——

如同俱卢战场上阿周那之子阿维马努

单枪匹马与七位凶悍的骑士厮杀。

我知道厄运已落到我头上，

我已经输了。

但请您允许您笔下的女主人公

代替我获胜，

使我读了扬眉吐气。

让您的生花妙笔

传递檀香般芬芳馥郁的喜讯吧！

为您的女主人公起名马拉蒂，

这也是我的名字。

不必担心被读者发现，

孟加拉平原上有无数个马拉蒂，

都是可以信赖的心地淳朴的姑娘。

她们不懂法语、德语，

只懂得委屈落泪。

您准备如何让她获胜？

您的灵魂高尚，您的笔触神圣。

也许您打算导引她

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

忍受不堪忍受的痛苦，

和沙恭达罗一样。

原谅我吧，萨拉特先生，

让她下来站在我的位置上。

长夜的黑暗中躺在床上，

她向天神祈求的巨大恩典，

不会赐给我，

但您的女主人公可以得到。

写纳雷斯在伦敦混了七年，

处在水性杨花的女人的包围之中，

一次次考试不及格。

然后，您的笔锋一转，

写马拉蒂在加尔各答大学数学考试中

独占鳌头，

获得硕士学位。

但您如果在这儿收笔，

您小说之王的桂冠会被玷污。

不要管我处境如何艰难，

不要收缩您的想象力。

您和天帝一样是不吝啬的，

送马拉蒂去欧洲深造。

写那儿的一群学者、圣哲、英雄、

诗人、艺术家和君主簇拥着她，

像天文学家发现星球那样

发现她不单才华横溢，

而且性情温柔。

不是在愚昧的国度，

而是在有圣人、慈善家，

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地方，

揭示她征服世界的魔力的奥秘；

举行举世瞩目的盛大集会，

对她表示热烈欢迎！

描写她头上落下赞颂的甘霖，

她落落大方地穿过人群，

像海面上滑行的一艘帆船。

人们一看她的秀目，

交头接耳地说印度的雨云和阳光

交融在她迷人的眼神里。

（顺便说一句，

造物主的爱怜

确实融化在我的眼神里。

不过我必须承认，

命运尚未让我遇到欧洲的有识之士。）

纳雷斯和那些出类拔萃的女士

尴尬地站在会场的一角。

以后呢？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的梦幻破灭。

可怜啊，普通的姑娘！

唉，白白浪费了天帝的创造力！

1932年8月

一个人

一位已届暮年的北印度人——

身材瘦高，唇髭银白，

胡须剃尽的脸

宛如干瘪的水果。

上身是一件方格背心，

下身围着围裤。

脚穿土布鞋，

右手拄着拐棍儿，

左手撑着布伞进城去了。

时值八月，

朝阳眩目地抚摩着薄云；

裹着黑幔的夜

早已气喘吁吁地遁去。

雾湿的风漫不经心地

摇晃着阿穆拉吉树的嫩枝。

飘忽着幻影的我的世界的尽头，

出现一个旅人。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人，

没有姓氏，没有意识，

没有感情，没有需求，

仅仅是八月的一个上午

踽踽走向集市的人。

他也望见了我，

在他的世界的大漠的尽头

那流荡的紫岚中，

人与人毫无干系，

我，仅仅是一个人。

他家有牛犊，

有笼中的鹦鹉；

他的妻戴着粗陋的铜手镯，

推磨碾麦。

他有洗衣为生的邻里，

与杂货店的老板熟识，

欠喀布尔商人的钱。

我不在他们中间，

我——仅仅是一个人。

1932年8月

玩具的自由

穆妮小姐卧房里的日本木偶

名叫哈娜桑，

穿一条豆绿色绣金花日本长裙。

她的新郎来自英国商场，

是没落王朝的王子，

腰间佩带宝剑，

王冠上插一根长长的羽翎——

明天一对新人盛妆打扮。

后天举行婚礼。

黄昏，电灯亮了，

哈娜桑躺在床上。

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黑蝙蝠

在房里飞来飞去，

它的影子在地上旋转。

哈娜桑忽然开口说：

“蝙蝠，我的好兄弟，

带我前往云的国度。

我生为木偶——

愿意在游戏的天国

做度假的游戏。”

穆妮小姐进屋找不到哈娜桑，

急得大叫起来：

“哈娜桑，你在哪儿？”

庭院外面榕树上的神鸟邦迦摩说：

“蝙蝠兄弟带着她飞走了。”

“哦，神鸟哥哥，”穆妮央求道，

“请带我去把哈娜桑接回来。”

神鸟展翅翱翔，

带着穆妮飞了一夜，

早晨到达

云彩的村寨所在的罗摩山。

穆妮大声呼喊：

“哈娜桑，你在哪儿？

我接你回去做游戏。”

蓝云上前说：

“人知道什么游戏？

人只会用游戏

束缚与他游玩的人。”

穆妮小姐问：

“你们的游戏是怎样的呢？”

黑云隆隆地吼叫着

灼灼地朗笑着飘过来说：

“你看，哈娜桑化整为零——

在缤纷的色彩中，

在罡风和霞光中，

在各个方向各种形态中度假。”

穆妮万分焦急：

“神鸟哥哥，

家里婚礼已准备就绪，

新郎进门不见新娘会发怒的。”

神鸟笑嘻嘻地说：

“索性请蝙蝠把新郎也接来，

在暮空的云彩上做婚礼的游戏。”

“那人间只剩下哭泣的游戏了。”

穆妮一阵心酸，泪如雨下。

“穆妮小姐，”神鸟说，

“残夜消逝，明天早晨，

雨水清洗的素馨花瓣上也是有游戏的，

可惜你们谁也看不见。”

1932年6月

写信

你给了我一支自来水金笔

和其他文具——

各种印花信笺，

镀银裁纸刀，

剪刀，虫漆，红绸带，

玻璃纸包的红色、蓝色、绿色铅笔。

还有一张核桃木书桌。

你叮嘱我每天写一封信。

上午洗完澡，

我坐下写信。

我一时不知该写些什么。

目前我只有一条消息——

你走了。

你也知道这条消息，

不过，你似乎并未深刻理解

这条消息的内容。

所以，我想首先告诉你——

你已经走了。

我一次次提笔，

一次次体会到，

这条消息并不简单。

我不是诗人——

我没有用语言表述我的心声

和顾盼的能力。

一张张纸让我撕了。

已经十点了。

你的侄儿帕古要去上学，

我得照料他吃饭。

我最后一次写“你走了”，

其他的话，

全写在横七竖八涂改的笔画里了。

1932年6月

名声

尼斯兄：

我十九岁那年，

你二十五岁左右，

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

《康达姑妈》和《潘珠的怪癖》。

此外，《时代的车轮》月刊上

正连载你的小说《血痕》。

你的成就轰动了全国。

我在学院的文学研讨会上

赞扬你比般金·钱德拉·查特吉[200]更伟大，

引起一场打破脑瓜的混战。

我哥哥揶揄我是你盲目的崇拜者。

大学毕业之后，

我搞到了县长助理的差使。

不久，全国掀起

如火如荼的反殖爱国运动，

我毅然辞职。

之后，我交了好运——

成为你的挚友。

过从甚密的那段日子里，

我不曾说过你一句坏话。

我甚至假笑着

袒护你大大小小的缺点，

把它们化入你的崇伟之中。

我的坚韧不拔和目光的和善

都是从你那儿学到的。

我深知

你最擅长塑造瑕不掩瑜的风云人物。

你一再地督促我：

“提笔写小说吧，

在作家的舞台上，

你本应有尊贵的席位。

是你的自卑感，

使你屈辱地坐在读者的长凳上。”

后来我犹犹豫豫地拿起笔，

开始练习写作。

我的第一部小说

以我们这个时代为背景。

主人公是邦迪加达地区

被追捕的政治犯。

他潜伏了七个月，

有天深夜冒着生命危险

回家看望母亲。

他的叔叔向警察告密。

他在一个渔家女的草房里躲了几天。

他的叔叔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致使他落入敌人之手。

渔家女做了伪证，

也被捕入狱。

他叔叔爬到了副县长的位置上。

你读了我的小说，

赞不绝口。

亲自把稿件送到编辑萨姆普·桑德尔家里，

要他马上在《时代的车轮》上发表。

果然，小说第二个月开始连载——

如同干芦苇塘着火迅速蔓延的火势，

我很快蜚声文坛。

《短笛》杂志上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在这位文坛新星面前，

著名小说家阿苏先生黯然失色了。”

你读完开心地一笑。

《番查加那》杂志上发表的

拉地甘达·迦斯的文章说：

“孟加拉文苑终于

诞生了真正的传世之作。”

等等，等等。

你看了这篇文章没有笑。

之后，

你我之间

蔓生了名声的荆棘。

此刻，请听我一句话，

我的名声

是在“现代疯狂”的薄土中滋生的，

根子扎得不深，

不结果实，

只有叶子的茂密，

原因是不懂得虚怀若谷。

你塑造的主人公潘珠

是孟加拉的堂吉诃德，

他的怪癖将千秋万代

遗传给不同肤色的狂人。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贡杰拉尔

像一个爆竹，

在空中一闪便熄灭了——

只能迷惑傻瓜的眼睛。

我知道你是多么高尚，

我岂能为窃取虚假的荣誉的资本

而出卖你的友谊。

打开纸包看吧，

里面是我作品的灰烬。

我的作品明天必是一撮尘土，

干脆今天就付之一炬！

1932年7月

短笛

卖牛奶的吉努居住的小巷边

有一幢二层楼房，

一楼窗户钉着铁条。

湿漉漉的墙壁泥灰驳落，

到处是褐色的斑痕。

用美国布做的门帘上

画着财神迦奈斯。

除了我，租用一楼房间的

还有一个生灵——蜥蜴，

它与我的区别

在于它不缺少食品。

我是商业厅最年轻的文书，

月薪二十五卢比。

下班后辅导“达特”种姓人的孩子

复习功课，

报酬是一顿便饭。

然后到瑟亚尔达车站

消磨黄昏，

省下点灯的花销。

听着哐当哐当的车轮声，

汽笛声，旅客的喧嚷声，

苦力的叫喊声……

挨到十点半钟，

才返回黑乎乎凄凉的住所。

我的姑母的村庄

坐落在达勒斯瓦利河畔。

她的侄女曾与

我这个命途多舛的人缔结姻缘。

成亲的吉期在迩，

我“犯上作乱”的罪行败露——

只得仓皇出逃，

新娘摆脱了“灾难”，

我亦如此，

新娘未能步入洞房，

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

她身裹达卡绸纱丽，

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近来，阴雨绵绵。

电车票价又涨了，

薪水却被克扣。

小巷角落里，

榴梿和杧果的皮核、

鱼鳍、小猫的尸体、

炉灰——堆积着，腐烂着。

我使用的千疮百孔的旧伞的现状

颇似七扣八扣的薪金。

办公室沉闷的氛围的唯一装饰品，

是膜拜保护大神毗湿奴的

乐天派库比康特的俏皮话。

淫雨的黑影

潜入潮湿的斗室，

像坠落陷阱的困兽，

昏迷不动。

白天黑夜，

我感到我与半死不活的世界

死死捆在一起。

住在巷口的甘达先生

有一头细心梳理的波浪形黑发

和一双大眼睛。

他性格豪爽，

自小爱吹笛。

岑寂的午夜，

夜色阑珊的拂晓，

光影交叠的下午，

小巷恶浊的空气中，

常萦绕他的笛音。

有天黄昏，

他吹起沉郁的“兴都”“巴鲁亚”曲调，

暮空弥漫着万古不变的离愁。

顷刻之间，

小巷恍如

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

我陡地感到，

我——穷文书哈里帕特，

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

破伞与华盖

循着凄婉的笛音

一齐飞向天国。

这笛音听来尤为真切的地方，

流淌着达勒斯瓦利河。

无尽的黄昏，

河畔黑棕榈的浓荫里，

空寂的庭院里，

她在等待，

身裹达卡绸纱丽，

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1932年7月

步步高升

楼梯口右面的走廊里，

我每天上午

跟尼勒穆尼学习英语。

破墙旁边有棵高大的罗望子树，

结果的季节，

猴子在树上蹦来蹿去。

我的目光

不由自主地离开英语课本，

追踪猴子摇动的尾巴。

每每此时

先生拧我的耳朵，

以证实

我与红眼猴在理性上的差异。

放了学，

我在植物家族里执教。

园子里有黑浆果树、酸果树、

一排排槟榔树。

沿墙自生的一棵幼枣树

是我的学生。

我一面用板尺揍枣树

一面训斥：

“瞧你这笨蛋，

参天的黑浆果树结果了，

可你又矮又小，

不求上进。”

我恭听父亲的教诲，

常听见“上进”两个字。

听他一再地讲拾破烂的

卖一篮篮碎破璃，

最后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

听着，听着，

“上进”的概念

在我眼前变得具体而清晰。

人无不想成为富翁——

起码也得像巴吉德普尔镇

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那么富裕。

连同黑浆果累累的园子，

我家这幢楼房

已经典押给他了。

我天天教育枣树，

要以帕珠·马雷克为楷模，

快快长高。

我一天两次用棍子测量枣树的高度——

我的火气越来越旺，

它却视而不见，

不长高，也不结果。

盛怒之下，

我挥舞木棍

噼里啪啦狠揍了它一顿。

我越拧它的耳朵，

它的叶子落得越多，

进步越是缓慢。

这时，我当税务员的父亲

调到了巴尔达曼县。

我转入加尔各答一所高级英语学校，

迈开大步，

向高官显爵的顶峰攀登。

父亲谢世不久，

我在秘书处奠定了

步步高升的基石。

可是妹妹已到了出嫁的年龄，

我不得不托人求情，

借了一大笔债，

好歹操办了她的婚事。

我的婚事也有了眉目，

明年二月九日，

新春的暖风体内体外吹拂的时光，

就——

晴天霹雳，

我被人从我的职位上撸了下来。

我的境况

恰似害虫啮噬的、

外表光亮的生果子，

狂风袭来，

咚地坠地。

春天的花事出了问题，

只怨我时乖命蹇。

公事房的财神

别转脸不再垂青于我，

家里的财神

早已另觅新筑的金莲台了。

我拿着文凭四处寻找工作，

奔波了数日下来，

我形容枯槁，

眼光呆滞，

肚子瘪了下去，

鞋跟断裂，

肤色和旧床单相似——

我登门向达官贵人求助，

几乎跑断了腿。

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信，

因借款到期无力偿还，

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

依法没收了我家典押的房产。

我匆匆赶回老家，

上楼推开窗户，

碰到一根树枝。

我心里恼火——

用力一推，

一看，

原来是我的“学生”！

枣树枝繁叶茂，

向我表明它已“高升”了，

同上门占房的帕珠·马雷克

一模一样。

1932年7月

怯弱

高中一年级学生

巴特克里斯达说话尖酸刻薄，

是胆小的同学心目中的恶魔。

他无缘无故地

为苏尼塔起了个绰号“白鹤”。

绰号后来变为“小鸭”，

最后成为“纯种鸭”——

绰号本身并无特殊的意思，

不过是恶作剧罢了。

憨厚的人惧怕奚落，

但常常成为奚落的对象。

残酷者的队伍日益扩大，

到处乱射怪笑的毒箭。

巴特克里斯达的喽啰

也怀着莫名的厌恶，

用目的不明的嘲弄之针，

刺伤苏尼塔。

可怜的苏尼塔为了解脱

只好转学。

过了许多日子

他的血管里仍流着

往日在人前局促不安的拘谨。

蛮横黧黑的恶煞巴特克里斯达

把生活的不公正和无情的冷嘲热讽

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扉。

巴特克里斯达摸透了

苏尼塔的脾性，

路上遇见他，

总叫醒他心中昏昏欲睡的恐惧，

以此取乐，

炫示他拥有暴虐手段的骄傲。

他仍叫苏尼塔的绰号，

仍对他怪笑。

大学毕业后，

苏尼塔试图跻身于律师的行列，

但律师的行列没有空隙容他挤入。

他缺少挣钱的机会，

但不缺少时间——

他弹琴，唱歌，

填补生活的空虚。

后来索性拜艺术家亚玛德为师，

悉心钻研音乐。

他的妹妹苏妲

在英国人创办的达耶森学院

已获得学士学位，

并发誓要戴上数学硕士的礼帽。

她身材苗条，

步履轻盈，

一副近视眼镜后面

闪着好奇的光芒，

身心充满欢乐和甜笑。

钦慕她的女友乌玛拉妮

说话柔声细气，

睫毛下微漾着摄魂的暗影，

纤圆的手腕上戴两只精致的镯子。

她攻读哲学，

讨论问题，

口未开脸先红。

苏妲并非不曾窥见哥哥的隐秘，

但在他面前竭力按捺着笑声，

免得他难堪。

星期天，苏妲请乌玛拉妮来喝茶。

天下着暴雨，

街道沉入水中。

苏尼塔独坐窗前弹着雨曲。

他知道乌玛拉妮在隔壁房间，

这喜讯融合他的心律，

在弦索上战栗。

苏妲突然来到哥哥的房间，

夺下他的琴说：

“乌玛拉妮特意要我转告你，

请你为她唱歌，

不唱她决不饶你。”

乌玛拉妮羞得满面通红，

一时却想不出合适的言辞

抗议苏妲姐姐编造假话。

黄昏之前

幽暗已浓；

房门在风雨中急躁地晃动，

斜雨拍打着窗破璃；

门廊里茉莉花散发着清香；

街上积了齐膝的雨水，

汽车在水中哗哗地行驶。

没有点灯的房间里，

苏尼塔动情地边弹边唱：

“细雨霏霏，

哦，来吧，

我的心上人——”

他的心飞往乐曲的天国，

尘寰的一切喧杂

融入了完美的乐音，

无际的流年的碧水里，

绽开了一朵“美”的百瓣莲花，

他坐在莲花上，

脱胎换骨。

黄昏来临，

阵风停息，

路灯闪着暗湿的光。

邻居的一个男孩摇头晃脑，

背诵要考的几课书。

蓦地，楼梯口传来狞笑和吼叫：

“喂，纯种鸭在吗？”

肥胖的巴特克里斯达

睁着血红的眼睛闯进屋子，

惊愕地看见苏尼塔立在门口，

两眼喷射着坦然冷静的忿恨，

像是雷神因陀罗

朝粗野的嘲讽掷过去的霹雳。

巴特克里斯达窘迫地要说什么，

苏尼塔大喝一声：“闭嘴！”

有如一脚踩扁癞蛤蟆的聒叫，

巴特克里斯达的干笑

戛然而止。

1932年7月

朝觐者 201

我们冒着严寒起程——

这是时机最糟糕的极其漫长的旅程。

道路迂曲，

朔风刀一般锋利，

寒冷不可抵御。

驼峰磨伤、脚痛难忍、脾性暴烈的骆驼，

不时趴卧在融化的冰雪上。

想起春天山底下的宫苑，

衣着华丽、手擎盛满芳醴的杯盏的

名媛淑女，

心里好不沮丧。

牵骆驼的脚夫骂骂咧咧，

怨声不绝，

一个个溜之大吉，

寻找烈酒、女人去了。

火炬已经熄灭，

找不到打尖的旅舍，

经过的城市满布敌意、猜疑；

村落肮脏，

且漫天要价。

困难重重！

最后我们决定通宵赶路，

累了打个盹。

听见谁在唱歌——

准是疯子！

黎明时分，

我们进入凉爽宜人的山谷；

雪下是潮湿的沃土，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林木的气息，

山涧淙淙流淌，

水车的叶片拍击着幽暗。

天边屹立着三棵树。

浑身雪白的老马在山坳奔驰。

我们走到门上挂着葡萄藤的酒肆前，

只见两个人脚踏着空酒坛，

在洞开的大门口掷骰子赌钱。

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我们继续前进。

时光飞逝，

傍晚，

我们到了目的地——

应该说，这段经历是令人满意的。

这一切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往昔，

又仿佛是有意发生在现在，

写下，请写下这句话——

如此迢遥的地方

牵引我们来寻死还是觅生？

“生”已有过一回——

我们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在这以前，

我见过“生”也见过“死”，

自忖两者不是一码事。

然而，这“生”是非常冷酷的，

它的折磨是惨毒的，

像死，像我们的死。

我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返回自己的王国。

但在陈规陋习中，

没有丝毫的安宁，

周遭不可亲近的人，

抱着各自的神像。

我死了反倒轻松。

不朽形象的福音

好似天狗啖食丽日的漆黑巨口，

黄昏的阴影提前吞没了院落。

外面响起了怒吼：“开门！”

屋里的生命惊恐万状，

哆哆嗦嗦地顶着门，

插上门闩，

嗓音发颤地问：“你是谁？”

又是雷鸣般的怒吼：

“我是土壤王国的使者，

时候到了，特来索债。”

门上的铁链咣啷咣啷响，

四壁剧烈地摇晃。

屋里的空气唉声叹气。

空中飞禽双翼的扑扇，

像夜阑的心跳。

咚咚咚一阵擂击，

门闩裂断，

门板倒地毁坏。

生命颤抖着问：“哦，土壤，哦，残酷者，你要什么？”

“躯壳。”使者说。

生命长叹一声：

“这些年我的娱乐活动在躯壳里进行，

我在原子里跳舞，

在血管里演奏音乐。

难道一瞬间我的庆典要遭到破坏——

笛箫折断，手鼓破裂，

欢乐的日子沉入无底的黑夜？”

使者不为所动：

“你的躯壳欠了债，

是还债的时候了——

你躯壳的泥土必须返回泥土的宝库。”

“你要讨回泥土的借款，只管讨回。”

生命不服地说，

“你凭什么索取更多的东西呢？”

使者含讽带讥地说：

“你贫瘠的躯壳似疲惫瘦弱的一钩弯月——

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生命争辩道：

“泥土是你的，但形象不属于你。”

使者哈哈大笑：

“你从躯壳上剥得下形象，只管剥去好了。”

“我定能剥下。”生命发誓。

生命的知音灵魂，

星夜赶往举行庆典的光的圣地，

合掌祈求：“啊，伟大的光华！伟大的辉煌！

啊，形象的源泉！

不要在粗糙的泥土身边否定你的真理——

不要辱没你的创造！

他有什么权利摧毁你拥有的形象？

他念了哪条咒语令我潸然泪下？”

灵魂入定苦修。

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

生命悲啼不止。

路上一刻不停地运送盗窃的形象。

生物界昼夜回荡着祈祷：

“啊，形象塑造者！啊，形象钟爱者！

‘僵固’这妖魔攫住你的赐予，

收回你的财宝吧！”

一个个时代逝灭了。

隐隐传来天庭的懿旨：

属于泥土的回归泥土，

冥思的形象留在我的冥思里。

我许诺，泯灭了的形象再度显露，

无形体的影子抓住光的胳膊

将出席你目光的盛会。

法螺呜呜吹响，

形象重返抽象的画中，

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形象的爱慕者。

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

生命依旧痛哭。

生命期冀什么？

生命双手合十说道：

“泥土的使者用残忍的手扼掐我的喉咙，

说：‘喉咙是我的。’

我反驳说，

泥土的笛子是你的，

但笛音不属于你。

他听了冷笑一声。

上苍的旨意啊，

听我含泪的申诉吧，

板结的泥土的傲慢将成为胜利者？

他眼瞎耳聋，

他的哑聋将永远闷住你的妙音？

承载‘不朽’的懿旨的胸脯上

岂能允许建造‘僵固’的凯旋柱？”

天庭又传来圣旨：

不必担忧，

云气之海上听不见的福音的波涛不会敛息，

灵魂苦修终成正果，

这是我的祝福。

萎缩的喉咙融入泥土，

永生的喉咙载负旨意。

灵魂的彩舆

将泥土的妖魔驾车抢劫的迷茫的福音

送回无声的歌曲里。

凡世响彻胜利的欢呼。

无形体的形象和无形体的福音

在生命的海滨那躯壳的乐园里结合。

1932年12月18日

圣洁

罗摩难陀成了庙宇的长老——

白天拨弄着念珠诵经；

黄昏，他供奉祭品，

内心服用了神的赏赐，

他的饥饿即刻消除。

举行庙会的一天——

国王和王后驾到。

此外，从各地来了

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

和佩戴标记的各个教派的信徒。

晚浴完毕，

罗摩难陀照例在神足前上供——

但心中得不到神的恩赐，

他咽不下食物。

停食两天以后，

罗摩难陀虚弱不堪，

稽首说道：

“神啊，莫非我犯了罪愆？”

“你当我住在波伊昆吐[202]仙境吗？”

神气愤地说，

“那天未能进入我庙宇的庶民

全身也领受了我的抚摩，

融合我足触的圣水的生命之泉，

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

对他们的轻慢使我愤慨，

今日你的供品是不纯洁的。”

“主啊，礼法必须维持呀。”

罗摩难陀忐忑不安地

注望着神的面孔。

神双目喷出怒火：

“我亲手创造的大千世界的花苑里，

请来了芸芸众生，

你竟然企图在这儿建造礼法的壁垒，

限制我的权力，

真是胆大包天！”

罗摩难陀惶愧地说：

“明朝我走出礼法的界限，

从你创造的世界清除我的狂妄。”

深夜，繁星似在沉思默想。

罗摩难陀突然惊醒，

听见神在催促：

“时候到了，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双手合十：

“这会儿夜深路黑，

栖禽不啼，

我正等待黎明。”

“黎明总是在夜尽之时升起吗？”

神申斥道，

“你的心苏醒听见我发话的时刻，

黎明业已来临，

去吧，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诺诺连声，

出庙上路。

头顶着璀璨的北斗星。

他出了城，

穿过村庄，

来到河边的焚尸场。

一个昌达尔种姓人正忙着焚烧尸体。

罗摩难陀伸手把他搂在胸前。

那人神色惶遽：

“师父，我叫那瓦，

是昌达尔种姓，

我的行当受人鄙视，

您不要这样让我成为玷污您的罪人。”

“我在心里已经猝死。”

罗摩难陀痛心地说，

“我昏昏沉沉，

所以一直看不见你。

现在我特别需要你——

没有你，我心中死者的葬礼无法举行。”

说罢，罗摩难陀继续前行。

晨鸟啁啾，

启明星在朝晖里隐没。

卡毗尔坐在院子里，

哼着小调织布。

罗摩难陀在他的身旁坐下，

搂着他的颈项。

卡毗尔慌忙自我介绍：

“师父，我是穆斯林，

以织布为生，

职业低下。”

罗摩难陀语气温和地说：

“朋友，不和你在一起，

我在心里赤身裸体，

我的心沾染了灰尘。

今日，穿上你织的纯洁的布衣——

我的羞耻荡然无存。”

几个徒弟在院子里找到罗摩难陀，

责怪道：“师父，这成何体统！”

“我在失去神的地方又找到了神。”

罗摩难陀坦然说道。

太阳冉冉升起，

金色的阳光照亮罗摩难陀欢悦的面庞。

1932年11月17日

染衣女

桑格尔通古博今，

能言善辩，

名扬四海。

他敏捷的思维如山鹰的尖喙，

屡次闪电般啄断对方论据的翅膀，

使之垂落尘埃。

南印度的雄辩家奈亚伊克慕名前来，

提议御前辩论。

辩论的胜者将获得国王的奖赏。

桑格尔接受挑战后，

发现缠头巾脏了，

急忙前往染衣房。

穆斯林查希姆的染衣房

在树篱围绕的菜地旁边。

他女儿叫阿米娜，

芳龄十七，

唱着歌儿

碾细颜料，

正调颜色。

她的发辫系着红缨子，

披着棕色披肩，

身穿天蓝色纱丽。

她把颜料碗递给染布的父亲时，

桑格尔走进染衣房，说：

“查希姆，国王命我上殿辩论，

请把我的缠头巾洗净染成金黄色。”

清澈的渠水汩汩流入菜地；

阿米娜在渠边桑树阴影里洗缠头巾。

春天和煦的阳光映亮了渠水，

斑鸠在远处杧果树上欢啼。

阿米娜洗净了缠头巾，

摊在青草上晒，

忽然看见上面有一行诗——

你的妙足垂临我的额头。

她凝神沉思起来，

听不见杧果树上斑鸠的啼叫。

末了，她从染衣房取来丝线，

绣了一行诗——

但内心感受不到爱抚。

两天后，桑格尔来到染衣房问道：

“谁在我的缠头巾上绣的字？”

胆战心惊的查希姆施礼道：

“先生，是我不懂事的女儿，

请原谅她的冒失行为。

上殿辩论吧——

没人看得见弄得懂那句话的。”

桑格尔转向阿米娜，说：

“染衣女，你使妙足的爱抚
离弃高傲缠绕的额头，
沿着你的花丝线走进我心里。
我通往王宫的道路消失了，
今后也不会找到。”

帕拉纳格尔1932年12月

解脱

马拉提国王储
巴基拉奥·波索亚的灌顶大礼
定于明天上午隆重举行。
民间艺人格尔达尼
未被准许进入御庙，
他坐在庭院角落一株菩提树下，
弹罢单弦琴，
喃喃自语：
“神啊，是谁让你
端坐在坚硬的金椅上的呢？”
午夜，上弦月冉冉下坠。
远处宫门前灯火辉煌，
鼓乐喧天。
格尔达尼唱了起来：
“我沿着林径走来，
听见碧草在啜泣。
它们耳贴着尘土，

期待胸脯上落下无忧的足迹。”

献灯仪式完毕——

庙堂大门关闭，

人群拥向王宫。

格尔达尼继续唱道：

“生命之神啊，

石龛中幽禁你是他们的目的？

预见你我的摩挲交融，

你从天国降临人世。”

漆黑的菩提树下，

格尔达尼独自弹唱，

巴基拉奥在远处谛听着——

“你呼唤我冲出锁闭的深宅，

共游山川镜湖，

你消除流浪的孤寂，

在心里获得自由。

傲岸的铁丝网围绕的石牢，

任他们昼夜守护！”

早晨，启明星淡漠地立在霞光中。

宫门前鼓乐齐鸣，

祭司送来了圣水，

灌顶大礼即将开始。

冷清的御庙里，

烛火困惑、暗淡，

神像前凌乱地供放着祭品。

巴基拉奥悄然出走，

踏上了漫游的道路。

1933年1月

爱的金子

鞣皮匠罗比达斯正在扫地。

路是他的亲人，

孤独是他的伙伴。

行人远远地躲着他走路。

长老罗摩难陀晨浴完毕，

走回寺院。

距他一丈之遥，

罗比达斯匍匐在地，

行叩拜大礼。

罗摩难陀惊诧地问：

“朋友，你是何人？”

他听见这样的回答：

“我是路上干燥的尘粒——

师父，您是天上的云彩，

您如果降落爱的甘霖，

哑默的尘埃放声高歌，

遍地鲜花怒放。”

罗摩难陀把他搂在胸口，

给了他爱。

罗比达斯生命的花丛里，

吹进了歌声悠扬的春天的和风。

歌声传入

吉托尔国王后佳莉的耳中，

她不禁黯然神伤，

支派宫女做事，

眼泪簌簌滚落。

抛弃王后的尊贵，

佳莉找到罗比达斯，

皈依了毗湿奴教派。

王族中年高德劭的祭司闻知此事，

悲愤地对王后说：

“可耻呀，王后，

罗比达斯种姓低贱，

挥动扫帚扫地，

你竟称他师父，

丢尽了你王国婆罗门的脸面。”

王后庄重地说：

“听我一言，

尊敬的祭司，

你日日夜夜专打清规戒律的死结，

不知道爱的金子已经丢失，

是我手沾灰尘的师父

从尘土里把它捡了起来。

你可以骄傲地抱住

那些毫无意义的打结的绳索，

可我是爱的金子的乞丐，

宁可头顶着尘土的赠予。”

1933年1月

圣浴

罗摩难陀面对东方，

肃立在恒河里。

晨风吹拂，

流水潺潺，

似被点金棒点触了的河水闪耀着金光。

他遥望着蔷薇般的朝阳，

在心中喃喃自语：

“啊，大神，

您慈祥的容貌怎不在我心头闪现，

揭去您的面具吧。”

朝阳升上娑罗树梢。

渔民们扬帆起航。

一群白鹤飞上阳光灿烂的天空，

飞向对岸的沼泽地。

大师的圣浴迟迟不结束，

弟子焦急地说：

“师尊，耽搁不得了，

祭神的时辰到了。”

大师说："我的肉身未净，

恒河至今远离我的心田。"

弟子坐下思忖：

"这话是什么意思？"

阳光洒满芥菜地。

卖花女在路边卖花。

养奶牛的女人头顶奶罐前往集市。

大师若有所思地出水上岸，

穿过黄鹂歌唱的灌木丛。

弟子疑惑地问：

"师父，您去哪儿？

前面不是上等人的村落。"

罗摩难陀说：

"我正走在完成圣浴的路上。"

河滩尽头是一座村庄。

大师走进桑树浓荫夹裹的小巷，

猴子在枝头跳跃。

小巷深处是制革人维强的房子，

从那儿飘出牲畜的生皮的臭味，

兀鹰在空中盘旋，

路边瘦骨嶙峋的野狗在啃骨头。

弟子双眉紧蹙，

站在村外，

默念"罗摩，罗摩"。

维强敬畏地向罗摩难陀叩头施礼。

罗摩难陀扶他起来，

与他拥抱。

维强惊慌地说：

“师父，不可这样，

贱民屋里的污秽

会损毁您圣洁的身体。”

“远离你的村子下河沐浴，

我的心不能与涤净万物的恒河相通。”

罗摩难陀欣慰地说，

“这会儿，净化万象的圣水

贯通了你我的躯体。

今天，我未能顺利地膜拜太阳神，

我说太阳神啊，

我体内那类似你拥有的灵光

为什么不闪现呢？

此刻，它在你我的额际闪耀——

从此我不必再进庙堂。”

1933年2月

第一次膜拜

传说天界神匠毗舍迦罗莫

在元古时代

为三界神王的庙宇奠基，

巨猴诃努曼运来建庙的大量岩石。

据历史学家考证：

栖息在森林里的基拉特族人

造了这座神庙，

神祇原本属于他们。

舍帝利国王曾占领这个国家，

杀戮信徒，

神庙里血流成河。

神祇改名换姓，

藏在新的教规后面，

幸免于难。

数千年古老的虔诚之河改变了流向，

而今，基拉特族人沦为不可接触者，

他们通往神庙的路被堵塞。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基拉特族的村舍

分布在恒河东岸。

他们虔信天神，

唱颂神歌，

但没有寺院。

他们的手灵巧，

目光的判断从不出错。

他们擅长砌石墙，

擅长在黄铜器皿上镶嵌银花，

通晓大理石神像的内在韵律。

刀剑掠夺了他们昔日的御座，

砍去了他们的服饰和举止的尊严的标记，

剥夺了他们享有知识的权利。

他们只能遥望

屹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神庙的金顶，

只能遥拜神庙，

但想象中的神庙依旧那么熟稔。

十月十五日是祭神节。

临时搭的高台上击鼓敲钹，弹琴吹箫，

遍野帐篷，幡幢猎猎飘扬。

路边摆满商品——

铜器，银首饰，神像画，

绸布，孩子玩的拨浪鼓，泥娃娃，

叶笛，供品，花环，水果，

香烛，一罐罐圣水……

魔术师尖声怪气地耍魔术。

民间艺人绘声绘色地讲《罗摩衍那》。

身着耀眼制服的卫兵骑马巡逻；

大臣歪坐在大象背上的软榻上，

士兵在前面吹号开道。

豪门贵族的太太小姐坐在绣帘彩轿里，

仆人家丁前呼后拥。

五个树干支撑的榕树底下

坐着长发蓬乱、面色青灰、

一丝不挂的游方僧；

脚边是信女们布施的水果、牛奶、

甜食、奶酪、大米、土豆……

一阵阵“胜利属于神王”的欢呼声

响遏行云。

明天是国王首次祭神的黄道吉日。

国王将乘大象驾临，

必经之路两边的香蕉树挂上了花环。

绘有吉祥图案的铜罐口

盖着杧果树叶。

隔一会儿洒一遍香水，

驱压浮尘。

十三日深夜，

庙里钟声缓缓隐逝。

明月像蒙着黑纱，

朦胧的月光恍若剧烈的眩晕，

夜风凝滞——

空中聚集着雾霭，

林木受了惊吓似的呆立不动。

狗莫名其妙地狺吠，

马望着无形物竖起耳朵嘶鸣。

突然，地底下响起沉闷骇人的声音——

地狱的妖魔仿佛一齐擂响了战鼓——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庙里的挂钟急促地摇响，

象群挣脱绳索，

吼声震天，

如云狂奔。

地下的风暴快速地升腾——

骆驼，水牛，黄牛，山羊，绵羊，

喘气蹦窜。

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满目惶惑，

分不清亲属、陌生人，

辨不清东南西北，

互相踩踏，

惊叫着逃命。

地面裂开，

冒出一股股热水，

腾起一缕缕烟尘——

池沼的清水漏入下面的沙层。

飞檐上的钟当当地摇摆，

随着一声訇然巨响，

钟声寂灭了。

大地沉寂的一瞬间，

将圆的月亮从西天下垂。

一顶顶帐篷着火，

冲天的浓烟

如同蟒蛇缠绕月光。

第二天，到处听见失去亲人的哭号。

为防不测，

御林军包围了神庙。

大臣、星相家、骚人墨客相继赶到，

只见山墙倒塌，

庙顶塌落在神坛上。

星相家启奏：

“陛下，下个月十五日之前，

庙宇务必修缮完毕，

否则，神明将离去。”

国王下令：“立即修缮。”

大臣上前奏道：

“只有基拉特族人会雕塑神像，

但决不能让他们下贱的目光

玷污神像。

神明的圣洁被亵渎，

修缮是枉费财富。”

国王下令召见基拉特族头领玛达卜。

玛达卜年逾花甲，

白发银髯，

头缠干净的白色缠头巾，

紫铜般的上身裸露着，

下身围一条黄色土布，

两眼透出忧悒的恭敬。

他小心翼翼地在国王脚前献上一束素馨花，

倒退几步，

伏地礼拜。

国王启口道：

“朕闻修缮庙宇非汝等不可。”

“这是神灵对小民的恩宠。”

说罢，玛达卜朝着神庙跪拜。

“蒙上眼睛，汝能雕琢神像否？”

“心灵的主宰指示小民劳作，

雕琢时不用睁开眼睛。”

数百名基拉特族人在庙外砌石墙。

玛达卜双目缠了几层黑布，

在庙里雕琢神像，

昼夜不许外出——

他冥想着神的慈颜，

哼着歌儿雕镌。

“快干，快干，

时间过得很快，

吉期快到了。”

大臣常来催促。

玛达卜合掌说道：

“是谁 203 的事，谁自会拼命干，

我不过是他的工具。”

朔日过去，望日将临。

蒙眼的玛达卜用手指的触摸和石头说话，

石头有问必答。

卫兵在旁边监工，

防止他解开布条。

星相家也来询问：

“十一日之夜，

是国王首次祭神的吉日，

能否如期竣工？”

玛达卜合掌答道：

“我没有资格回答，

心灵的主宰哪天降恩，

我哪天禀报。

在这之前，

任何人来打听只会延误工期。”

初六、初七过去了，

凄冷的月光透过庙门，

落在玛达卜的银发上。

夕阳西坠，

十一的月亮升上了灰暗的天空。

玛达卜长长地叹口气，

说：“喂，卫兵，去送个信儿，

神像雕好了，

莫错过吉日良辰。”

卫兵急忙跑出庙堂。

玛达卜解掉蒙眼的黑布，

只见十一的月光照临庄严慈悲的神像。

他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凝视着神王，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今天实现了几千年来

基拉特族信徒瞻仰神王的夙愿。

国王进入庙堂，

看见玛达卜头贴着神坛底座，

恼怒地拔剑砍去，

玛达卜登时首身分离。

这是玛达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神王的足下膜拜。

1933年8月

找错地方

查梅利树和穆胡亚树

依附同一个藤架，

摩肩接背地共度了十年。

每日阳光的筵宴上，

初绽的绿叶快活地宣告：

“我们入席了。”

它们交叉的枝条难免发生权力的矛盾，

但喜悦的心坎上没有一块憎恨的印记。

不知哪个不吉的时辰，

无忧无虑无知的查梅利，

伸出柔软碧绿的新枝，

一圈一圈缠住了电线，

显然不晓得两者的种姓迥然不同。

八月中旬，

一朵朵白云垂临娑罗树枝梢。

金灿澄清的上午，

查梅利开了许多花儿，

得意扬扬。

哪儿也没有纷争，

蜜蜂频频往返，

摇颤着素馨花的倩影，

斑鸠啼叫得中午的时光

分外令人倦怠。

果实丰熟的秋日，

夕阳西沉、云霞变幻的时刻，

来了几位巡线工，

一见查梅利不守本分，

眼里凶光毕露。

供人玩赏的等闲之物，

竟向空中干枯粗皴的现代必需品

伸出勾引的手！

他们用锋利的钳子

夹扯缀满花儿的嫩枝。

胸口受到死的打击，

无知的查梅利终于省悟，

电线属于别的种姓。

1932年9月

弃家

如同风暴中脱碇的航船

飘落异域，

他从德国来到一群陌生人中间。

他口袋里没有钱，

但毫无怨言；

每日辛勤教学，

领取一份微薄的工资，

按照当地的习惯，

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他从不唯唯诺诺，

也不妄自尊大。

他昂首阔步，

毫无侘傺失意的颓丧表情。

他凭毅力

征服白日的每个瞬息，

弃之身后，

决不回首瞻顾——

他不为自己谋一丁点私利。

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体育活动，

与人交谈

开怀大笑。

无论哪儿

都不曾遇到不习惯的障碍。

他是唯一的德国人，

却不感到孤寂，

心情轻松地消度侨居的岁月。

我每次遇见他，

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在师生中间，

他是那样随和，

那样平易近人——

矫揉造作与他的禀性无缘。

从他的国家又来了一个人。

他到处游览，

画下他迷恋的景观，

不管别人看不看，

称赞不称赞——

他俩并肩走在石子路上，

像两朵潇洒的秋云。

他俩是旅人，

不是根深蒂固的树木——

他俩的志趣播布各国、各个时代，

他俩的辛劳遍布天涯海角。

他俩的心灵像滔滔江流

滋润万物——

不在一处停滞片刻。

汇同其他离家别国的学者，

他们在修筑

通往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大道。

1932年8月

过节的准备

祭神节将临。

金色花映着朝晖，

露濡的凉风习习吹拂。

茉莉花的幽香

如纤手柔爽的摩挲。

仰望天际悠游的白云，

神思便难以集中。

老师在教室里讲解

褐煤的形成过程。

一个学生两腿晃悠，

脑海里浮现一幅画——

荷塘破败的码头附近，

斑吉家墙边

番荔枝树上果实累累。

河边的小路

七绕八弯地穿过牧牛人的村落、亚麻地，

向集市延伸。
经济系的教室里，
一个戴眼镜的荣获奖状的学生
在练习本上起草采购计划——
一部当代长篇小说，
哪家书店有卖需要打听；
“心心相印”牌纱丽一条，
德里出产的一双红绒拖鞋，
一对嵌金贝壳手镯；
此外，一本丝绸封面、
装帧精美的诗集，
书名一时想不起来。
伐巴尼普尔一幢三层楼房里，
粗嗓门尖嗓子在热烈地讨论——
去阿布巴哈尔还是马杜拉？
去达尔赫斯还是普利[204]？
或者再去一趟大吉岭……
我看见
车站前张灯结彩的大街上
拴着五六只预购的山羊。
它们枉然的哀鸣
在芦花飘飞的宁静的秋空回荡，
它们是否明白
献祭的时刻正在临近？

1932年8月

死

心扉上我画死亡之像。

我遐想，

极虚的弥留时刻已经到来。

属于我的

全部给故土和时代——

其他一切物品，一切生灵，

一切理想，一切努力，

一切希望和失望的冲突，

依旧分布各国，

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人的心里。

时代之海的无边的胸中，

由近及远，

一条条星体运行的轨道上，

未知的无尽的能量

旋转着爆发。

这些还在我感知的

最后一条微颤的界线之内。

我一只脚仍在界线这边，

另一只脚跨了过去。

那边，混沌的来世在等待，

拨着昼夜悠长的光影的念珠。

“无限”中包盈的无数实体，

向着往昔和未来铺展。

那密集的群体中，

一刹间没有了我。

这岂是真实？

狂放的“不存在”终归会获得位置。

原子不是还有罅隙吗？

死亡若是虚空，

那罅隙里

岂不要沉没尘世之舟？

果如此，

则是对宏大的整体的粗暴的抗议。

1932年9月

人类的儿子

为感悟闻讯赶来观看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

献出了不朽的生命。

自那时起，许多个世纪过去了。

今日，他从天国降临人世，

极目四望，

只见旧日刺得人遍体鳞伤的罪恶凶器——

狰狞的矛戟，

狡诈的匕首、短剑，

残忍狠毒的巨钺，

在吊着一面乌烟熏黑的旗子的工厂里，

飞快地霍霍磨砺，

飞溅出眩目的火花。

而新近制造的死亡的箭矢，

在刽子手的手里闪着寒光；

教徒以尖利的指甲

在上面镌刻着姓名。

耶稣手捂胸口，

恍然省悟他死刑的执行期

远没有结束；

科学的殿堂里试制的新式矛戟，

一一刺进他的关节。

那天站在宗教庙宇的黑影里

杀害他的凶手，

一群群地复活了；

而今站在庙宇神坛的前面，

诵经似的命令行刑的士兵：

“斩尽杀绝！斩尽杀绝！”

人类的儿子悲怆地仰天长叹：

“哦，上帝，世人的上帝，

你为什么把我抛弃？”

1932年8月

儿童圣地

1

几更天了？

没有回答。

蒙昧的光阴在亘古的迷津里徘徊，

望不见陌生的路的终端。

山底下的暝暗像倒毙的恶魔的眼珠；

叆叇的浓云压迫苍穹的胸脯；

洞穴里一团团黑雾，

看似剁碎的夜阑的肢体；

天边刺目的火光

忽明忽灭——

那是无名煞星红眼的窥视？

抑或是原始的饥渴伸抖的滴血的舌头？

“蜕变”的泪滴般的狼藉的杂物，

仿佛是生灵未完的游戏的残骸；

是恣意挥霍的权势的破损的牌楼，

湮没的河道上被遗忘的腐朽的桥梁，

神祇离弃的天祠里蛇洞迂曲的祭坛，

未做成便腐蚀了的隐入虚无的阶梯。

蓦地，传来石破天惊的巨响——

那是禁锢的山洪冲出隘口的轰鸣？

还是疯狂旋舞的苦修者高诵的骇人的经咒？

大火包围的森林自毁的惨叫，

可怕的喧嚣下面，

流动着轻微的音流——

好似火山喷发的熔岩；

里面融合着嫉贤妒能的窃窃私语、

卑鄙的飞短流长、

愚蠢的尖厉的傻笑。

那里，人像历史的纸屑，

随风飘荡——

火炬的光影中，

他们满面是恐惧。

一天，无端的猜疑

驱使一个狂人一刀砍死他的邻居；

不公正的裁决立即激起广泛愤怒的争吵。

一个妇人绝望地哀号：

“唉，唉，我们迷失方向的儿子堕落了。”

一个美女裸露着洋溢青春美酒的醇香的芳躯，

咯咯地笑道：“区区小事！”

2

虔诚者坐在山巅皎洁的宁静中，

不眠的目光寻觅星光的暗示。

云团凝聚、夜鸟哀鸣飞翔的时刻，

他说：“别害怕，兄弟，记住人是伟大的。”

他们不以为然地说：

“太初的力量是兽性，

兽性是恒久的。

诚实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蒙受打击时，他们惶恐地打听：

“兄弟，你在哪里？”

听到的回答是：我在你身边。

黑暗中不见他的身影。

他们议论纷纷——

那话音是陷入恐惧产生的幻觉，

虚妄的自慰。

在暴虐的荆棘丛生的大漠里，

为占有海市蜃楼，

人们累世经代地互相残杀。

3

云散天晴，

东方地平线上跃出了启明星。

大地的胸膛徐徐呼出一声惬意的长叹。

林径上荡漾着绿叶簌簌的絮语，

鸟儿在枝头唱歌。

“时辰到了。”虔诚者肯定地说。

“什么时辰？”

“起程的时辰。”

他们不解其义，

坐着胡猜乱想。

晨曦的爱抚渗透泥土深处，

世界的根须里泛起生命的活力。

一种轻微的声音传入大家的耳朵：

“向‘完美’的圣地进发吧！”

这激动人心的崇高的声音
迅速在人群中传播。
男人仰望天际，
女人合掌覆额，
孩子拍巴掌嬉笑。
红日在虔诚者的眉宇描了个金色吉祥痣；
人们齐声欢呼："啊，兄弟，我们赞颂你。"

4

旅人从各个角落出发——
从尼罗河流域，
从恒河之滨，
从西藏冰冷的河谷，
他们漂洋过海，翻山越岭，
穿过无路的沙漠，
在葛藤如网的密林里开辟道路，
在城墙环护的都市大门前走来了。
他们有的徒步，
有的骑马、骑象、骑骆驼。
他们的战车上飘扬着中国的绸旗。
皈依不同宗教的教徒，
诵念着不同的经文焚香前行。
护卫帝王的军卒的刀戟寒光闪闪，
擂响的鼓声如同雷鸣。
托钵僧披着破烂的袈裟，

王公贵族身着耀眼的缀金缎带绸袍，

健步如飞的求学的年轻人，

推着为学识的荣誉和高龄的重荷

压得步履蹒跚的老学究。

无数母亲、处女、新娘说说笑笑，

托着盛放白檀香膏的圆盘，

提着灌满香水的铜壶。

行列中还有跛子、瞎子、病人、残疾人，

娇声娇气、香水味儿刺鼻的妓女，

出售神灵、道貌岸然的宗教商贾。

何谓“完美”？！

无人讲得清楚。

以往所做的阐释，

不过是在私利上粘贴高尚的标签，

赋予无上的价值，

为有恃无恐的盗窃带来无穷的机会，

以龌龊肉体的不倦的贪欲

构筑臆想的天堂。

5

乱石横卧的山路崎岖、艰险。

虔诚者在前面带路，

身后是强者和弱者，年轻人和老年人，

统治者、半饥半饱的农夫……

有的脚底起泡，精疲力尽，

有的满腔愤懑，

有的产生怀疑。

他们计算迈出的步伐，

不时询问：“还有多远？”

虔诚者以歌声作为回答。

他们听他唱歌，皱起眉头，

但不敢走回头路。

人流的惯性和朦胧的希望驱策他们向前。

他们减少睡眠，

缩短休息时间，

展开互相超越的激烈竞赛，

唯恐落后蒙受欺骗。

一个个黄昏尾随白昼来临，

一条条地平线落在身后。

未知的邀请以看不见的信号向他们招手。

他们的表情变得冷峻，

抱怨越来越刺耳。

6

入夜，

跋涉了一天的人们在榕树底下铺席坐下。

一阵风吹灭了灯，

稠黏的幽黑宛如昏眠

人群中呼地站起一个人，

指着带路人吼道：

“骗子，你骗了我们。”

一个个喉咙迸发出严厉的责问。

女人们咬牙切齿，

男人们破口大骂。

末了，一个胆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猛击他一拳。

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一个个人站起来，

拳脚相加，

他失去生命的躯体倒在地上。

死寂的夜。

远处隐隐传来涧水声，

空气中浮荡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7

旅人们惊慌失措。

女人嘤嘤啜泣；

男人厉声呵斥：“别哭！”

挨了鞭子的狗惨叫一声，

停止狂吠。

长夜漫漫。

男男女女激烈地辩论，

谁应承担责任？

他们吼叫、咆哮，

行将拔刀动武的时候，

夜色稀薄了——

霞光掠过山峰，

布满天空。

他们骤然平静下来；

太阳伸手痛惜地抚摩

血迹斑斑的死者的安详的额头。

女人们放声大哭，

男人们双手捂脸。

有人想溜之大吉

但脚挪不动，

罪责的锁链把他与无辜的牺牲品拴在一起。

他们痛楚地互相问道：

“谁为我们指路？”

“我们打死的人为我们指路。”

东方的一位老人说。

大家默默地垂下头。

“怀疑使我们抛弃了他，”

老人继续说，

“暴怒使我们杀害了他，

现在爱使我们又接受了他，

他的死使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复活，

他是伟大的死亡的战胜者。”

他们全站了起来，

齐声高呼：

“胜利属于死亡的战胜者！”

8

年轻人呼吁：

“向爱和力量的圣地前进！”

千万个喉咙迸发誓言：

“我们要战胜今世和来世！”

他们看不清楚目标，

但怀有一致的热情；

他们共同的炽热愿望藐视着死亡的危险。

他们不再问路有多远，

他们心里没有疑虑，

走路不感到疲劳。

死去的引路人的灵魂在他们心里，

在他们的前方——

他超越死亡，

跨越生命的界限。

他们走过播下种子的农田，

经过装满谷物的粮仓，

穿过消瘦的身躯企望重新充盈生命力的贫苦的土地，

沿着人口密集的城市的通衢大道前行，

越过渺无人烟的沉寂的荒原，

那里既往的岁月静默地将破碎的功绩抱在怀里；

他们目睹的破落户的颓垣后面，

卧榻曾嘲讽食客。

途中熬过了维沙克月烈日烤灼的漫长时光，

夕阳暗淡下去的时候，

他们问预言家：

“前方是不是我们至高希望的阙顶？”

预言家答道：

“不，那是暮云的峰峦上的落日的余晖。”

年轻人鼓励道：

“不要停步，朋友，

踏尽夜的黑暗，

我们将抵达不死的光的国度。”

他们摸黑前进，

路意识到了使命，

脚下的尘土以无声的触抚指示方向。

通往仙界的天衢上，

星斗以无声的歌词鼓舞他们：

“旅伴，勇往直前！”

引路人凌空传递信息——快到了。

9

第一抹朝晖

在树林沾露的绿叶上闪烁。

星相家说：“朋友，我们到了。”

路边，一望无际的成熟的稻穗在柔风中摇荡，

大地的欢声响应着云霓色彩的变幻。

从山麓到河湄，

一座座村庄里，

每日平静地流动着人流——

陶工制罐的轮子欢快地转动，

樵夫担柴前往集市，

牧童在旷野里放牛犊，

少妇头顶水罐，

沿着河边的绿径往家走去。

然而，哪儿是帝王的城堡？

哪儿是金矿？

哪儿是辑录杀人惑人的咒语的古圣梵典？

“星斗的示意是不会错的。

他们的信号陨落在这里。”

星相家说罢，

神情虔恭地走到路畔的泉水边。

泉眼里涌翻的泉水似液态的光华，

黎明在融合笑泪的乐曲的大潮中轻漾。

一箭之遥的棕榈树林里，

一间茅舍沉浸在无可言喻的静谧之中。

来自海滨的一位诗人

在门口吟唱：“母亲，开门！”

10

一束阳光斜照着柴扉。

聚集的人仿佛在血管里

听见洪荒年代创造的偈语：母亲，开门！

门开了。

母亲坐在草榻上，

怀抱的婴儿似朝霞怀里的启明星。

等待的阳光照临婴儿的脸。

诗人弹琴，

歌声在天空飘绕——胜利属于人类，

属于新生儿，属于永生的人。

君主、乞丐、雅士、罪人、才子、愚氓……一齐双膝跪地，

齐声欢呼：“胜利属于人类，属于新生儿，

属于永生的人！”

1931年7月

禳解诅咒

贡达卜·所罗逊是天宫的名伶。

他的情人玛杜斯丽

前往北极山脉朝拜太阳的那天，

他神不守舍，

胡乱地拍击长鼓，

致使舞女优哩婆湿舞步紊乱，

扫了嘉宾的兴致。

萨吉 205 满面羞红，

神色尴尬。

由于众神的诅咒，

英俊的贡达卜变得相貌丑陋。

他被谪下凡，

投生坎达尔王族，

取名奥鲁内夏尔。

玛杜斯丽归来，

向萨吉稽首施礼，哀求道：

“不要拆散我俩，

让我俩谪落人世，

同甘共苦。”

萨吉愁苦地望着雷神因陀罗。

因陀罗动了恻隐之心：

“我成全你，下凡去吧——

你为他受苦，

也给他痛苦，

痛苦中消除他搅乱宴乐的罪孽。”

玛杜斯丽投生马特罗王族，

取名卡姆莉佳。

一天，坎达尔国王奥鲁内夏尔

见了马特罗国公主卡姆莉佳的肖像，

朝思暮想，

夜不成寐，

于是派大臣前往马特罗国求亲。

马特罗国国王大喜过望，

启口道：“此乃公主之洪福。”

二月十五日吉祥的时辰，

国王奥鲁内夏尔的一把七弦琴

搁在象背上嵌珠镶玉的御座上，

送到马特罗国王宫。

未奏喜乐，

公主与奥鲁内夏尔的象征——

七弦琴举行婚礼，

随后日夜兼程赶往坎达尔国。

先后进入不点灯的暗室，

国王和王后鸾倒凤颠。

几天后，卡姆莉佳说：

“我渴望瞻仰陛下的尊容。”

国王说：“你在歌里看得见我。”

黑暗中，国王一边弹七弦琴

一边围绕王后跳天国的舞蹈。

这舞蹈成为贬谪的伴侣，

附在他的肉体上。

好似子夜扑打沙滩的海潮，

舞中洋溢的情爱

使王后心潮激荡，

泪水涟涟。

一天四更时分，

东方天空闪烁着启明星。

卡姆莉佳把柔润的发丝覆盖国王的双足，

请求道：“请允许我

在第一抹霞光中第一次看见陛下。”

国王婉言拒绝：

“王后，不可损害不见面的甜蜜结合。”

“我观瞻陛下的愉快难道永远被剥夺？

这是比眼瞎更可怕的诅咒！”

王后怨愤地转过脸去。

国王让了步：

“明天是朕与诸位爱卿

在纳克格斯树林里共舞的日子，

你站在王宫顶上观看吧。”

王后长叹一声：“如何认出陛下？”

“你可以自由地想象，

想象即真实。”

第二天夜里王后又在暗室恭迎国王。

王后说：“我看见的舞蹈，

如同吹拂萌发新叶的娑罗树的骀荡的春风。

跳舞的个个像月中人一样清秀，

唯独一个人丑得要死，

极像天狗的帮凶，

令人呕心。

他凭什么赢得进入树林的权利？”

国王沉默半晌说：

“丑陋里至上的感情是对美的呼唤，

阳光宽慰羞惭的乌云，

在乌云的额际描绘彩虹。

天堂怜悯被诅咒的人世的漫漫荒漠，

荒漠展现葱郁的美景。

心上人啊，

那怜悯未使你的心充满柔情蜜意吗？”

“没有，陛下，没有哇！”

王后双手捂脸。

国王用带着哭音的声调说：

“你同情那个人，

你的心可以变得充实，

你为何硬着心肠厌憎他呢？”

“我无法容忍糟蹋艺术趣味的不和谐。”

王后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国王摁着她的手：

“奉献真诚情感的那天，

你就能忍受了。

丑陋所做的自我牺牲中

孕育着‘美’的胜利。”

王后秀眉微蹙：

“我不明白陛下袒护‘不美’的用意。

薄暗中感受到光明，

杜鹃才啼叫欢迎朝霞。

我期望今日红日东升的时刻，

陛下出现在我的目光里。”

“你会如愿以偿的。”

国王下定决心，

“让胆怯远离我吧！”

王后在阳光下见到了国王的真实的相貌，

恩爱的支柱訇然崩坍。

“残酷的虚伪！残酷的欺骗！”

卡姆莉佳尖叫着跑出王宫。

她居住的王家森林里的幽静的行宫，

像羞涩地藏在云雾中的启明星。

夜半时分，半睡半醒，

她隐约地听见

七弦琴弹奏的悲苦的曲调，

这曲调是那么熟悉，

像梦境中远方的暗示。

日复一日

漆黑的树底下影子般跳舞的人，

她肉眼看不见，

心幕上却看得清清楚楚，

犹如望见空阔的雪松林里

摇动的枝叶间

南海飓风哀号的神态。

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

绝望的离别唤醒了她的眷恋？

泥灯的火苗引燃了金灯？

清醒的夜鸟飞越冷凄的巢，

振翅的声响激奋了宿鸟的翅翼？

七弦琴弹着哀婉的乐曲，

繁星有如苦修的黑夜的无声的咒语。

王后在卧榻上坐起，

披头散发，

失魂落魄。

琴声在夜空正开辟没有尽头的重逢之路，

她的思绪在这溟蒙的路上逡巡。

她找谁？

找未见面早相识的人？

一天，苦楝树的清香

把妙不可言的邀请送入王后的寝室。

王后走到窗前，

再次目睹那熟稔的影子的舞姿，

那离恨的洪涛！

王后瑟瑟颤抖了起来。

蛩吟凄切的夜里，

下弦月徘徊在地平线上，

朦胧月光下的树丛在梦呓。

寂静的青林把无声的天籁传入王后的肢体，

使她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

这是今生今世的舞蹈，

也是往生往世的舞蹈！

又过了两夜，

相会的路延伸到了窗口，

琴弦上跳荡着激越的乐音。

卡姆莉佳在心里说：

“哦，哀绝的人儿，

别召唤了，

我不再迟延。”

然而，她到谁的身边去？

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人？

怎么可能？

心幕上见到的人把肉眼看不见的人

裹胁到了海边神话的国度？

哪儿是连接神话国度的路？

一天后是月亮隐逝的朔日之夜，

“幽暗”的呼唤越发急切，

在王后脑际无路的洞穴里，

激荡起雄浑的回声。

七弦琴以渐渐明朗的乐调

模糊地叙述天界的往事。

“今天我非去不可，

我不怕我的眼睛。”

王后自语着出了行宫，

踩着枯叶走到老菩提树下。

琴声消失，

王后停下脚步。

“别害怕，亲爱的王后。”

国王的话语如雨云的轰鸣。

“我不害怕，

陛下胜利了。”

王后取出纱丽遮掩的灯，

慢慢地举到国王面前。

王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国王，

半晌才说：

“我的主，我的陛下无比俊美。”

1932年1月

闲暇

给我闲暇，

让我描绘一个去处——

那里，荡漾着希里斯花香的小径上，

蜜蜂终日翩飞。

无垠的青天飘移着云彩。

晚星升起之前，

清溪低回地吟唱。

那里，停止了一切咨询——

雨夜，空寂的寓所里，

往事的回忆不再咕哝着搅扰酣睡。

那里，心神像村径旁牧牛的旷野里

一棵安静的榕树——

有人走到树下憩息片时；

令人困倦的中午，

有人放下新娘的彩轿，

席地而坐，

吹响情笛。

二十六日夜里，

下弦月柔弱的清辉

在蛩鸣中与树影浑然交融。

那里，往返之河日夜奔流不息——

没有留存的兴致，

没有被置于“邈远”的恚恨。

晨光中，夜里的星星漂放了梦灯，

径自离去，

不留不可循的踪迹。

1932年9月

歌的殿堂

喜结花烛的良辰，

你们这两只鸟儿的歌喉

为什么沉默？

好似一簇火花迸出爆竹的厚胸

纷纷扬扬地垂落——

你们灼烫的相思之苦

已经散落在彻夜弦乐缭绕的树丛中了。

作为歌的形象它们不会被发现——

风儿已把它们

融入天边的树影。

作为凡人，

我们为爱建造殿堂，

用乐曲奠定永恒的基石；

寻来不老的福音，

砌成坚固的高墙。

属于人类的情歌，

安置亿万情人的心座，

播散开来

传遍万国，

流传千古，

它来自泥土，

超越泥土，

昂首于意象的天堂。

你们欢乐的生活富于淳朴的韵律，

富于羽翼高翔翩舞的节奏。

温馨、微颤的胸中，

你们的爱情之巢

营造在飞鸟的世界——

那儿处处是生命的甘浆

哺育的甜美的葱绿；

以蜜蜂不倦的嗡嘤，

以光泽摇颤的新叶，

以兴奋不已的繁花，

常新的时令的魔笔
涂抹新鲜的色彩——
记忆，忘却，像一对蛱蝶
在幽静的所在扇动纤翼与光影嬉戏。
我们以自身痛苦的色彩、浆汁，
构筑逃离尘埃的虚幻的殿堂，
为了爱，
又把那迢遥的场所圈围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歌。

1932年9月

阿斯温月初一

阿斯温月初一，
微风中有了一丝令人发抖的凉意。
晓月的清辉
融入白夹竹桃的光泽。
好似顶礼的朝霞的红袍散发的香气，
白素馨的气息在带露的碧草上流荡。
啊，今天是阿斯温月初一！
透明的曙光在东方天空吹响了法螺，
腹腔的共鸣澎湃着热血。
古往今来，
多少国家的征服世界的豪杰
在死亡之路上策马飞奔，
艰难地寻找不朽的生命。

他们那胜利法螺的无声余音

飘袅在露水浣洗的阳光中。

他们对下属发出的抛家别妻的呼吁，

又在阿斯温月初一响起来了。

财富的负担，名誉的负担，忧虑的负担，

他们一股脑儿地扔进尘土，

镇定地冲向错综复杂的险境。

阴谋者用污黑的手

朝他们的眉宇投掷诋毁的石块；

他们如慧星从天降落，

拔尽灼烫的艰苦的征途上

隐蔽的狡猾的细小的蒺藜。

他们得不到安闲憩息的机会，

但他们从不回头。

他们圣洁的幡旗

在阿斯温月初一秋晨的云间飘扬。

苏醒吧，我的心！

莫胆怯！莫贪婪！莫急躁！

向着素锦般的芦花伏身致意的朝阳

引吭高歌地行进！

从流血的躯体剪去颓丧的指甲，

拔掉幻想的根须，

把贪欲踩成齑粉！

跨越死亡之门，

莫让失败的沉重和懊恼压低你的头！

今天，阿斯温月初一，

纯净的秋阳下，

历史上征服自身和世界的豪杰的呐喊——

莫怕！莫怕！

在无声的沉默中震响。

1932年9月

叶盘集

白开元译

祝福

写于克里斯纳·克里巴拉尼与南迪达喜结良缘之际

在新生活的领域，你们共同

以爱的神咒精心建立的家庭中，

让痛苦化为勇气，幸福化为美的琼浆，

让欢乐的世界坐在友情的御座上，

让笃信坚贞的情琴的心弦常弹

真挚的乐曲，甜美你们的庭院。

发出热诚的请柬，敞开门的寓所中，

你的心向所有的人表示好客的热情，

门前的路上，每日的画面累积

吉祥女神看不见的含福的足迹。

受到不倦的关怀，收到一份

纯洁、仁德、至善至美的礼品。

在你的家庭，南迪达，你的心充满

质朴甜蜜的温柔，慷慨将自己奉献。

你们的天空回响着纯光的号音，

让外祖父的祝福与之浑然交融。

桑地尼克坦1936年

我处于生活中

错杂聚集的苦乐里，

身边忽然跑来了

一小段美好的时光，

像是山道上的乱石堆里，

意外地捡到一颗宝石。

我多次起过为婆婆蒂

编一串项链的念头；

可是鼓不起动手的勇气，

我担心语言的贫乏，

担心匆忙草率，

必然置质朴自然而不顾。

那时我住在大吉岭公路下面

一幢幽静的别墅里，

同伴兴致勃勃地提议

登临兴吉尔峰，

在那儿过夜。

可是我对进入

修行的雪山之王肃静的宫殿

信心不足。

脚夫背起我们的行囊

和消闲的物品。

我只带一把琴、一盒点心。

朝气蓬勃嬉笑不绝的年轻人

簇拥着我。

骑术不精的那格古帕尔

骑在矮种马上，

一路上年轻人的逗乐

将他推入窘迫。

羊肠小道上，

飘绕着豪爽的笑声。

我们自信：

我们几个人

能以生活的乐趣

填补丘壑之室的空寂。

黄昏将临，

山路断绝，

我以为将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

大家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

使苍茫暮色

似泛沫的美酒。

登上支撑寥廓青空的高峰，

骋目远望，

河川似线，

夕阳坠入

迢遥的西山峡谷。

西方的极乐宫里，

仙童不慎打翻

斟满金色琼浆的玉觞，

汪洋的霞光陶然着大地。

说笑的游伴们静了下来。

我默然伫立。

七弦琴静卧地上，

世界仿佛停止喧哗，

专注地仰首观察。

我们没有出生在

创作经咒的时代，

无人闭目诵咒，

不管是高亢的还是低沉的。

蓦然回首，

但见前方一轮圆月

好似友人爆发的朗笑，

又像天宫诗人一挥而就的

一首颇耐咀嚼的朦胧诗。

通晓古乐的乐师

日日弹唱。

有一天四下里无人，

金弦、银弦同时弹出

旷古未闻的相同的乐章。

那天他与弹的乐音

一道沉醉着

沉入无限的静寂，

琴弦也许已被他毁坏。

弹奏那妙乐的日子，

我降生人间，

得以发出赞叹：

美哉，大千世界！

桑地尼克坦1935年5月4日

2

卡里达斯·那加先生台鉴：

而今我悠闲的情状，

如同水稻割完的

空荡荡的稻田。

阿斯温月人们回家过节；

他们假日的远遁的江河，

在漫长的赭色土路的尽头

与我闲暇的广阔的海滨汇合。

我的闲情散布于

漫无边际的孤凄的离别；

那儿的德邦塔尔平原上

虚构的王子骑飞马

风驰电掣地奔向

死海紫雾飘绕的回忆之岛。

岛上幻影之宫的凄清的寝室里，

公主终年受苦恋的折磨。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我不停地移位。

降临我心田的憩息，

好似荷花上暮秋的静谧。

外面风平浪静，

变化尽在里面。

与两岸一起酝酿的

荣枯的热情消失殆尽。

恬淡的心潮中，

漂浮的不连贯的思绪

形成极小的旋涡，

漆黑的夜里，

它胸前的衣襟

兜满繁星的暗影。

我依然记得儿时的假期：

换空气意味着

从卧室爬上屋顶；

偷越苦读的铁栅的休息，

在无垠的蓝天

铺设离愁的浓密的空虚。

强大的引力在血管里

气势磅礴地演奏着

不可得、不可懂的愁恼

和回避失败的音乐。

青翠的美感有时倏地摒弃

窥探的未露的心迹，

沿着离歌荡漾的小径远去，

像春林里牝鹿喘息着

茫然地朝天边奔跑。

在充满莫名的离情的

无限幽静中，

我一天天认清了

度假意味着

暗暗欣赏迷人的美景。

需要换换空气——

这想法今日突然喘着气，

在家家户户

无数人心头升起。

仔细查阅火车时刻表，

打点行装，

腰里钱袋瘪了。

为四十九条天衢上的风

套笼头的，

在高空望着他们忙碌，

笑了起来。

我发现了他的笑容，

所以搬张椅子，

静坐在庭院里。

我看见，

雨季扛着卷捆的黑毯归去。

北风迟疑地撞击

九月瓷实的闷热。

绍塔尔族少年

卖完了一束束露兜花。

旷野里游荡的黄牛，

在斯拉万月、帕德拉月

饱餐芳草，

行动迟缓，

不知它们的满足，

是在淹没脸的丰茂的碧草里，

还是在脊背上

暖阳酿造的松快里。

我没有接受换空气的责任；

承担此任的

是雷罗耶车站外面

司方向的八位神仙。

他们是创造人世

度假乐趣的技师。

他们的新笔

饱蘸奇妙的光的色彩，

涂抹夕阳冉落的西天。

阳光照耀的缀满花朵的

达迦尔枝丫上，

他们遣差的一群蝴蝶，

纤翼翩翩跳着缤纷的舞蹈，

引起枝叶一阵阵喝彩。

最近的光阴伴着

花园里几株玉兰花

开放、凋落的节奏，

迹象表明

它们将隐退幕后；

素馨花急于上台；

茉莉花尚未告辞。

初七的月光

照临雪白的芦花——

拜神的吉期，

明月蒙一方

雨水新涤的绡纱。

今日河流陆地上

不花钱可换空气。

顾客躲避它，

走进商店市场。

天帝珍贵的赐予

藏在不标价的景观里，

易得的面幕下面，

是难得的珍宝。

今日他把许多清贫的假日

从人群撤回到

几位固执的野夫的茅屋。

在他普通的厅堂，

为他们安排特殊的宴席，

界限无从确定。

他俯视着他们，

在无数个年代之前，

早已派来节日的乐师。

竹笛吹响，

我的双目

加入了轻云的行列，

飘向“隐逝”的渡口。

我的神魂弃家前往

安置了席位的

宁馨的幽会地，

一切的实有

踏上了“超脱”的旅程。

假期度完时，

我清静的旅行结束了。

换空气的人成群地归返，

又会来催我

完成剩余的工作。

我的回程票已经到期，

离开此地回到彼地，

中间是无边的海洋。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15日

3

夕阳西坠，

黄昏的祭坛下，

地球，

接受我双手合十最后的顶礼！

女中俊杰，

你历来受到英雄的尊崇。

你温柔而刚烈，

秉性中糅合着

男性、女性的迥异气质；

你以不堪忍受的冲突

摇撼人们的生活。

你右手擎着斟满琼浆的金钟，

左手将其击碎。

你的游乐场

响彻尖刻的讥嘲。

你剥夺英雄们

享受高尚生活的权力。

你赋予“至善”以无上价值，

你不怜悯可怜虫。

你在繁茂的枝叶间

隐藏了无休无止的拼搏，

作物、果实里，

准备胜利的花环。

海洋，陆地，

是你惨烈的战场——

面对死亡宣布

战胜者的胜利消息。

在你“冷酷”的地基上，

建起文明的凯旋门，

稍有纰漏，

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倾覆。

你历史上鸿蒙初碎的时期，

颟顸、野蛮、酷虐的恶魔，

拥有不可抵御的权势。

恶魔的手指粗硕，

不加修饰；

挥舞铁杵捣弄沧海、群山。

它的烈焰毒雾，

噩梦般地混沌了青天。

它是无生命世界的太上皇，

对生灵怀有盲目的忌恨。

此后出现了天神——

喃喃诵念

降伏恶魔的咒语，

无感觉物的气焰大为收敛；

孕育生物者

危坐在铺展的绿茵上。

朝霞伫立在东方的山巅；

西方海滨降临的黄昏，

头顶着安靖的金罍。

太初的戴镣的野蛮的恶魔

变得略为驯顺，

但兀自死死抓住你的历史，

出其不备地把“骚乱”

塞进太平盛世；

它盘纡地从你本性的

黝黑的洞穴里钻出来。

你的脉管里

残留着它的癫狂。

白天，黑夜，

天神以高亢、雄浑的声音

诵念的经文

传遍苍穹、空气、丛林。

从你胸膛的深处，

恶性未绝的蛇妖

不时吐舞芯子——

逼迫你鞭打你的物象，

破坏你自己的创造。

为着你生气勃勃的美好名声，

在你善恶皆有的足前，
我献上伤痕累累、
备受凌辱的生命的敬意；
以全部的身心，
我感觉了、接触了
你沃土下
隐秘的博大的生与死。
千秋万代，
无数人的骨殖
腐化在泥土里，
我也将遗留几掬黄土，
把我一切悲欢的总和
羼入吞噬姓氏、形态、身世的
无语的泥土里。
禁锢于不可撼动的樊笼里的地球，
从星云团中逃遁的地球，
在山岳的神圣的冥想中
入定的地球，
海涛不眠的喧豗的地球，
饱饮，你妩媚丰腴，
饥馑，你瘦骨嶙峋。
有的地方，
是稻穗垂首的丰饶的田野，
喜悦的旭日

每天以金色的罗绡

拂拭晶莹的露珠。

绿浪起伏的稼穑上，

夕阳无声地说：

“我非常欣慰。”

有的地方，

是无水无果、可怖、阴惨的荒漠，

蜃景中的幽灵

在禽兽的骷髅上乱舞。

初夏，

我看见你的风暴像黑鹰，

争夺电光之鸟啄住的地极，

云天像雄狮振鬃嘶叫，

尾巴扫过片片林野，

树神呻吟着跌落尘埃；

破屋的茅草随风飞扬，

像一群敲碎铁链越狱的囚犯。

春天，

我看见温煦的南风

把离合的嘘唏

散布于杧果花香；

天宫醍醐的泡沫

溢出月亮的玉觞；

一阵聒噪的夜风

搅得飒飒的秀木

丧失心境的宁静。

地球，

你温存而凶狠，

古老而年轻，

你诞生于

无从推算的往昔的早晨

太古创造的祭火中。

你驾舆前去朝觐，

沿途撒下

陈旧历史的无谓的残骸——

毫不痛惜地把过时的创造物

掷弃于无数遗忘的渊薮。

万物的滋育者，

你养育我们

在短暂时光的小笼里。

里面，

限制着一切的游戏，

湮灭着一切的功业。

今日我站在你面前，

不抱任何的奢望；

虽说我平常日夜编织花环，

却无意向你提出永生的要求。

你亿万年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

无量的瞬息忽闭忽合，

它的一个微小的瞬息里，

假若我提供了

一个席位的真实价值，

在一生的某个富有成果的阶段中，

假若我战胜了巨大悲痛，

那么，愿你在我的额头

点个吉祥如意的痣；

它将隐逝在

所有遗迹化为谜团的夜里

啊，冷峻的地球，

被你彻底忘却之前，

此刻，让我匍匐在

你冷淡的足下，

稽首施礼。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16日

4

有一天雨季降临，

修竹飒飒颤动的柔枝上，

落下雨丝软化了的

紫云的浓影。

禾苗光洁的嫩叶上

拉开了

田野生命力孕育的序幕。

雨季是那样丰富，

那样充实，

那样欢乐，

天界、人间、空气、阳光里，

它的形象无比广大——

岁月狭小的范围

难以将它限制；

它不可胜数的青藤

充盈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那种

无限的恒久的亢奋。

一个月之后，

落下斯拉万月外表肆虐的慈爱，

胜利的征途

艰险而无尽头，

碧绿的新叶

肩负渐萌的稻穗，

一刻不停地行进。

在它自负的青春的豪放之上，

太阳普洒含笑、灿亮的好奇，

夜里倾注恬静的惊异。

一个月之后，

风中停息了疯狂的骚动，

从宁静澄明的秋空

传来法螺吹出的无声号召——

做好准备！

露水沐浴的仪式宣告结束。

一个月之后，

从喜马拉雅山吹来的凛冽的秋风，

在“葱绿”身上

镌刻“枯黄”的预兆，

光照赐予的颜色中

变幻着大地赐予的色泽。

一群鸿雁飞落河岸，

沙滩泥路上

飘散着芦苇的花絮。

一个月之后，

黄昏将斜阳推入暮霭，

金色的稼穑

陷入黑暗的包围。

之后，空旷的田野里，

往日的痕迹

抓住死根苟延数日——

末了被火舌舔成黑灰。

又过了一个月，

田塍上走过赶牛的牧童——

没有任何损失，

没有丝毫悲哀。

地边一棵孤独的菩提树

沉浸在自己的凉荫中，

像面对朝阳拨珠诵咒的隐士。

晌午，

树下执笛的牧童

吹奏古老的乡曲，

笛音缭绕的青铜般温和的晴空，

浩荡的长风

是旧岁的落潮中

漂游的悠悠时空的一声长叹。

流年，旅人，

一日也不会找到

通往身后过夜的驿馆的路。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19日

5

西海里沐浴完毕，

黄昏披散着湿发来临。

痴梦的一缕轻烟

升向神秘的星空。

迷离、沉寂的时刻——

我不提她的姓名。

她刚刚梳妆，

身着天蓝色纱丽，

独坐在凄冷的露台上唱歌，

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我立在她的身后。

她唱的兴库调的歌词是——

你若颖悟你将归去，

我不会决不会挽留你，

一似我不挽留启明星。

聆听间，

世俗的帷幔不翼而飞，

好似异卉奇葩的

看不清的美妙的舒展；

淡淡的芳香弥漫天际；

不可获取之物的慨叹，

是历经磨难的

未赍之愿的微语。

超度亡灵的吠陀经咒

曾揭开世界的幕布说——

人世的尘土是甜蜜的。

我的心用同一种声音说——

人世的尘土是乐曲。

死亡，哦，甜美的死亡，

展开你歌的翅膀，

携我飞往来世。

我眼里的她

像是坐在幽暗石阶上的仙女，

绯红的纤足浸在黄昏黝黑的水里，

无岸的湖里

荡起乐音的漪澜，

我起伏的胸膛震颤的微风，

抚摩着她的周身。

我眼里的她，

像花烛熄灭的洞房里的新娘，

企盼的缱绻在即，

脉管里热血沸腾。

北斗星凌空不瞬地俯视，

柔风送来婉转动听的情曲。

我眼里的她，

仿佛已返回前世

似曾相识的迷惑之中。

她撒开一张歌曲之网，

捕捉那个时代遁逸的信息，

以乐音探触，

反复搜寻

失落已久的交往的细节。

超过露台的胡桃树梢上面，

升起了下弦月。

我叫了她一声。

她霍地站起，

转身瞅着我，

皱着蛾眉说——

“讨厌，干吗偷偷摸摸？”

我无言以对。

我不曾说“不要无谓地责怪”，

不曾说“你可以亲昵地说声‘来呀，

见了你我特别高兴’”。

甜情蜜意蒙上了灰尘。

第二天有集市，

我坐在窗口眺望。

烈日烤灼着毗邻的空阳台，

以澄清的光

荡涤昔年春夜的痴醉。

阳光贵贱不分地照耀平畴，

照耀高利贷者的铁皮屋顶，

照耀一摞摞可装蔬菜的竹篮、

一捆捆稻草、一堆堆铁锅，

照耀样式新颖的陶罐。

太阳的点金棒触点着

树冠圆大的苦楝树的花蕾。

路边的菩提树枝

缠绕着棕榈树干，

失明的托钵僧在树下

击钵吟唱——

今日归去，明朝复来，

我瞻望未来的岁月。

贸易的杂乱有趣的背景上，

民间谣曲绣上了

凡世热切的心语：

瞻望未来。

两只水牛眼神阴郁地拉着货车，

脖上的铜铃当当响，

从转动的木轮

挤出凄凉的呻吟。

今日天光仿佛

展布着泥土之笛的乐音。

一切令人心旷神怡。

我的心

又以吠陀经文的韵律唱道——

甜蜜呀，人世的尘土！

煤油店门口，

当今的一位行脚僧

映入我的眼帘。

他穿着缀补的道袍，

腰间系一只手鼓。

四周聚集了不少人。

望着形态古怪的僧人唱歌，

我哑然失笑。

他也来完美集市的景观！

我把他叫到窗前，

他继续唱道——

我赶集寻觅不可把握的东西，

众人将我硬拽到这里。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25日

6

好客的主人哟，

招呼羁旅的行客

进入你的厅堂，

打消他的顾虑！

他徘徊在黄昏的贫民窟里，

自己的黑影与他相随，

时而在前，

时而在后，

误认为黑影是真实，

他满心悲苦、忧悒。

站在门口高举你的明灯，

驱散他的暗影，

止住他的惊悸。

年复一年，

他在你楼宇外面逡巡，

没有勇气进去，

他是怕丢失

外面的财物。

在你的神庙，

展现属于他的天地，

那儿廓清了

“过于熟识”的暝黑，

清除了“陋习”的残骸，

绽放着隽永的美色。

他住在旅舍，

胸前抱着

他的座位他的卧榻，

唯恐随时失去

为之付出租金

借以度日的东西，

他建造物质的屏障。

让他在樊笼外面

品尝一回家庭安恬的趣味！

他不曾赢得认识自己的时间，

他被厚韧的泥幔覆盖；

揭开泥幔，

展示阳光、欢乐，

展示他与你形象有相同之处。

召唤他生活的甘苦

跃入你祭坛的圣火，

点燃勇敢的火焰，

让该成为灰烬的

成为灰烬！

哦，好客的主人，

招呼他进入你的厅堂，

让以旁人面貌出现的他

还原他的本相！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24日

7

眼眶里盈满睡意，

却一再地苏醒。

好像洇湿泥土的第一阵新雨，

渗入林木的根须，

雾季新鲜的光束

贯透睡意

直抵我朦胧的心底。

下午三时，

秋阳映照的洁白的云片

缓缓移动，

有如幼神的纸船。

从西方吹来的疾风

摇晃罗望子树的枝条。

北面牧牛人村落的路上，

一辆牛车

扬起的灰黄的尘土

在淡蓝的天空扩散。

正午宁静的时刻，

我的心魂

驾着无虑的白昼的扁舟，

在清闲之河里漂流。

人世的码头

这扯断缆绳的日子，

不受任何琐事的束缚，

渡过彩色之河，

黄昏消失在

微波不起的睡眠的黑海。

在光阴之叶上，

用淡墨写的日子的笔迹，

渐渐漫漶。

人的命运之书上的日子，

用粗重的字母记载，

两者之间有巨大的空隙。

树木的枯叶落地——

偿还泥土的债务。

我疏懒的时日的落叶，

未将任何东西

归还人群之林。

然而我的心儿说：

受纳是偿还的一种形式。

我的身心

承受空中降落的创造之霖。

一似稻田，

一似林莽，

一似漂泊的秋云，

我的生活，

被彩色的雨丝染得五彩缤纷。

它们共同丰满了

今日的世界肖像。

我的心里

交射着多种光束，

雾季暖融融的烟雾

触动我

恒河、朱木拿河交汇般的

半睡半醒——

这难道不曾融入

世界肖像的背景？

水、土、天的“情味”的祭坛上，

与菩提树鲜灵的新叶

一道闪光的

我的莫名的欢愉，

在世界历史上不留下印记，

但世界的表演

包含它的艺术。

这充盈“情味”的时刻

是我心湖的红莲的果实。

在时令的殿堂，

莲子编成我欢乐的

永恒生活的一串项链。

平凡的默默无闻的今日，

并未造成莲子项链的缝隙——

相反，

它是新缀的一颗。

昨夜窗前独度。

下弦月挂在青林的额际。

同样的人世，

通晓古典音乐的艺术家，

以朦胧月色的韵律，

改换它的曲调。

途中奔波的世界，

此刻呈现为

花苑里铺裙安卧的沉静。

不理会近处的家庭，

它在倾听星光中讲的神话，

回忆鸿蒙时代的童年。

林木肃立，

全身仿佛凝聚夜的静寂。

斑驳的树荫

落在草丛的暗绿上。

白日的生活旅程的路旁，

树荫是殷勤的侍者；

炎炎的晌午送来安谧，

为牧童提供憩息的场所。

月夜他们无事可做，

兄弟姐妹一齐在月色的身上，

随心所欲地挥毫作画。

我白昼的魂魄，

改变自身的弦乐的音符。

我仿佛飞至与地球相邻的行星，

用望远镜方能看见。

我把充实心灵的深沉的情愫

注入万物创造的中心，

在我的感知里，

那明月，那繁星，

那黑黝黝的树林，

浑然一体，

完整，阔大。

世界获得了我，

在我的中间发现了它自己，

这是倦怠的诗人莫大的欣慰。

桑地尼克坦1935年10月

8

赠给我的一种花，

叶子是草绿色，

紫花似精巧的盈光杯。

我询问花名，

得不到答复。

它是

容涵无名星星等

无量未知的

宇宙家族的成员。

我在幽秘的私人知识库里

为它起名为“杯形花”。

应邀在花园就座的

还有天竺牡丹、晚樱花、金盏草。

它享有不被考证、围观的自由，

未戴上种姓的枷锁，

是脱离社会的游方僧。

“杯形花”眼看着凋谢了，

风儿不曾把凋谢的声音

送进耳朵。

分子般密集的瞬息

组成它的星相，

它胸中的蜜

凝成微粒。

短暂的时光里

有它完整的旅程，

它单一的意象中

现映

太阳舒张火焰的花瓣的历史。

司掌节令的神明

用极细的笔触，

在纤小的叶片的一角

记叙它的身世。

与此同时揭示宏伟的历程，

目光却不从一页移向另一页，

世纪的流水

像一个拖长的音节之波。

汪洋中沉浮一座座丘冈，

大海沙漠发生沧桑变化，

岁月的长河中，

创造的冲突

锤炼这小花的初始的信念。

亿万年走在盛开、凋残的路上，

“杯形花”古朴的信念

变得新颖、鲜活、生动，

它最终的形象尚未显露。

它无形的信念，

不用线条勾画的肖像，

存在于

哪种不可目睹的冥想之中？

看不见的情景

富于无穷想象，

融合了我，

也记录了所有人的

过去和将来的历史。

桑地尼克坦1935年11月5日

9

暴风呼啸着寻衅滋事，

乌黑的云团

翻越落日的彩墙，

须臾间冲到外面。

仿佛天宫的象厩着火，

雷神因陀罗的坐骑生的

那头黧黑的幼象，

甩着长鼻嘶叫着奔驰。

黑云映射的红光

像它伤口涌流的鲜血。

闪电在云间跳跃，

挥动寒光闪闪的巨钺；

地平线喷发着雷鸣。

西北边的杧果园里，

传来粗重的喘息。

接踵而来的

是昏暗和呛人的尘土，

枯枝败叶满天飞舞。

坚硬的沙粒打得脸生疼。

天空像着了魔。

行人趴在地上，

浓密的冥暗中

失散的黄牛在哀哞。

远处河埠上响起

慌乱的叫唤声。

弄不清哪个方向

乒乒乓乓

发生了怎样的破坏。

心里怦怦直跳，

猜想着出了什么事。

乌鸦匍匐在地，

喙咬住青草，

双翼扑扇，

拼命地挣扎着。

翠竹被暴风摁在水面上，

竹梢左右摇晃，

似在忿恨地咒骂。

凌厉的暴风磨刀霍霍，

刀尖刺透“幽暗”的胸膛。

天空、水中、田野上

旋转着恐怖。

突然，

平原发出泥土味的叹息，

随即大雨倾注，

斜风把雨滴劈碎，

轻薄的雨雾覆盖树林，

遮掩神庙的尖顶，

捂住铜铃当当的声音之口。

后半夜风敛雨止。

夜色像黑乎乎的试金石；

只有蛙噪与蛩鸣

遥相呼应，

点点流萤忽明忽灭，

从梦中惊醒的夜风中，

树上的水滴淅淅沥沥地垂落。

桑地尼克坦1934年

10

肉体长期载负

几许卑微时刻的

气恼、忧虑和欲望的垃圾。

污染的表皮

遮盖心灵自由的真貌。

戴着真实的面幕

掩盖着真实；

用死的泥团

塑模自身的偶像，

从中发现死的征兆，

立即惶悚地央告。

它为诓骗自己而做游戏，

又竭力忘却游戏。

以费尽心机储存的财富

生产死亡的祭品。

贬褒的泡沫浮荡，

啼笑的旋涡急转。

它把哀号的火焰

喷出胸腔，

从虚空回收灰烬——

一天天累积成堆。

每日清晓，

地球以元古初创时

不倦、纯洁的神的面目出现，

循着它睁眼射出的阳光，

我寻觅我的内心世界。

心灵将

无数瞬息的错杂的脏网

缠裹的躯体

放逐的所在，

已麇集黑夜

各种徒劳、多余的愁闷

和遗忘的日子

不经意攒积的拙作——

它们的邀请是无声的，

但已做出答复。

那时，浮想联翩，

哦，太阳神，

隐居的骚人曾对你祈祷：

“啊，太阳，

你的金觞里隐藏着真实，

揭去罩盖吧！”

我每日也在

东方地极放射的霞光中

播布我的苏醒；

我祈求：

啊，太阳神，

摒弃我的肉身和躯壳——

在你光体的火的微粒中

制造的我那肢体看不见的原子里

有你吉祥的容貌，

让它显露吧，

显露在我明净的视野里。

我最深邃的真实，

与太初时代

未成形的地球一起

融化在你的恢宏里，

那真实是你的。

世世代代，

时而在碧波荡漾的河畔，

时而在波斯海湾，

时而在喜马拉雅山麓，

在你光华的稳定的中心，

人们目睹自己的高尚形象，

快慰地说：

“我们明白了我们是神的儿子，

看见了黑暗的彼岸出现的

太阳般灿烂的伟人。”

桑地尼克坦1935年11月7日

11

如同法尔衮月

林野缤纷的旖旎

一天天退化为

维沙克月贫困的干枯，

啊，娇柔的丽人，

你毫不怜惜地舍弃了

荡人魂魄的魅力。

你曾亲手把痴迷

注入我的双目，

把奋跳注入我的血液，

啊，殷勤的侍女，

你曾把醺醉斟满我的心杯。

而今，你神奇的甘浆

倾倒在地上。

你漠视我的赞扬，

忘记呼出我瞳仁里的惊诧；

你的服饰不泄露激情，

听不见你钏镯文静的琤——

它曾赋予我的姓名以韵律。

我听说

云雾曾环绕月亮，

那时它有五彩的艺术、

乐音的神秘

和崭新的风采。

此后为何渐渐失意落寞，

自身的娱乐之流趋于干涸？

她的倩姿为何慵倦？

她身上爆发

丧失友谊的光影的矛盾——

从此花儿不再开放，

清涧不再流动。

对于我，

如今你就是默默无言的冷月，

心里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

你曾用我爱的色彩

将你装饰成

令人销魂的新奇女性。

可你今日蒙上亘古的黑幕，

无色也无语。

你越是忘记奉献自己，

你获得的自己越是奇妙。

你欺哄我，

等于剥夺你的成功。

你鲜妍的时日的碎片，

一层层堆积我的心头——

昔日的牌楼、

楼宇的基石，

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径。

我居住在

你倾圮的富丽之夏的废墟里，

在泥土下的黑暗中寻觅，

聚集手触到的一切。

你住在

吝啬的灰暗的沙漠，

那里没有解渴的水，

也没有诱惑干渴的海市蜃楼。

桑地尼克坦1936年2月16日

下午我坐在
码头最后一级石阶上，
碧澄的河水漫过我的赤足，
无声地流去。
多年生活的残羹剩饭狼藉地
遗弃的餐厅
远远地落在后面。
记得消费的安排
常常欠妥，
手头有钱的时候，
市场上生意萧条，
货船泊在河边，
散集的钟声可恶地敲响。
早到的春晓唤醒了杜鹃；
那天调理好弦索，
我弹起一支歌曲。
我的听众已梳妆停当，
橘黄的纱丽边缘
掖在胸前。
那是炎热的下午，
乐曲分外倦乏、凄婉。
灰白的光照出现了黑色锈斑，
停奏的歌曲，
像熄灯的小舟，

沉没在一个人的心底，

勾起一声叹息。

灯再没点亮。

为此我并不悔恨。

饥饿的离愁的黑洞里，

日夜流出激越的乐曲之泉。

白天的阳光下，

它舞蹈的广袖里，

嬉戏着七色光带。

淙淙流淌的碧清的泉水，

融合子夜诵咒的音律。

从我灼热的正午的虚空，

传来古曲的低语。

今日我要说，

被播弄的生活富于成果——

盛放死亡的供品的器皿里，

凝积的痛楚已经挥发，

它的奖赏

置于光阴的祭坛上。

人在生活旅途上跋涉，

是为寻找自己。

歌手在我心里闪现，

奉献心灵的

尚未露面。

我望见绿荫中

我隐藏的形象，

似山脚下

微波不漾的一泓碧水。

暮春池畔的鲜花凋败，

孩童漂放纸船，

少女用陶罐

汩汩地汲满泛沫的池水。

新雨滋润的绿原

庄重、广袤、荣耀，

胸前簇拥活泼的游伴。

年初的飓风猛扇巨翅，

如镜的水面不安地翻腾，

烦躁地撞击环围的宁谧——

兴许它蓦然省悟：

从山巅疯狂飞落的瀑布

已在山底哑默的水中屈服——

囚徒忘掉以往的豪放——

跃过巉岩，

冲出自身的界限，

在歧路被未知

轰击得懵头懵脑，

不再倾吐压抑的心声，

不再急旋甩抛隐私。

我衰弱，憔悴，

对从死亡的捆绑中

夺回生命的叱咤风云的人物

一无所知，

头顶着糊涂的坏名声

踽踽独行。

在险象环生的彼岸，

知识的赐予者在黑暗中等待；

太阳升起的路上，

耸入云际的人的牢狱，

高昂着黑石砌成的暴虐的尖顶；

一个个世纪

用受伤的剧痛的拳头

在牢门的铁环上

留下血红的叛逆的印记；

历史的主宰拥有的珍奇

被盗藏在魔鬼的钢铁城堡里。

长空回荡着神王的呼吁——

“起来，战胜死亡者！”

擂响了鼓鼙，

但安分的无所作为的生活中

未苏醒搏杀的犷悍；

协助天神的战斗中，

我未能突破鹿砦

占领阵地。

在梦中听见战鼓咚咚，

奋进的战士的脚下

道路的震颤

从外面传来，

融入我的心律。

世世代代的毁灭的战场上，

在梦尸场巡回着

进行创造的人的明亮光环，

在我的心幕上暗淡了下来；

我谨向

以登上人的心座为目标、

以牺牲的代价和痛苦的光华

建造人间天堂的英雄

躬身施礼！

1936年

13

心的无数无形的绿叶，

千年万代

一簇簇在我的周围舒展。

我隐附于林木，

它们是渴饮阳光的

执着的化缘僧，

每日从青天舀来光的甘汁，

把贮存的看不见的

不燃的光焰

注入生命最深的骨髓；

从繁花，

从百鸟歌唱，

从情人的摩挲，

从深爱的承诺，

从噙泪献身的急切，

提炼醇香的美的结晶。

被遗忘的或被铭记的

美质的众多形态

在我的条条血管里

留下琼浆的真味。

各种冲突促发的苦乐的风暴，

摇撼散发着我情愫的

心林的叶片，

加添密集的喜颤，

带来羞辱的喝斥、

忐忑不安的窘迫、

污染的苦恼

和承受生活重压的抗议。

是非对抗的奇特的运动

澎湃了心灵的情趣的波澜，

激情把一切贪婪的意念

送往奉献的祭殿。

这千古活跃而警觉的

绿叶的听不见的絮语，

使我清醒的痴梦遁入

苍鹰盘旋的天边

那杳无人影、蜜蜂嗡鸣的

正午的闲暇里。

在泪花晶莹、握手并坐的

恋人无言的缠绵上，

落下它们绿荫的同情，

它们轻拂着

榻上卧眠的倩女

起伏的柔胸上的纱丽边缘。

它们的摇曳

把激动的抖颤带往

情侣期待的心慌的吉日良辰。

由于心林展开的

追求旨趣的绿叶的关怀，

我与世界所有的财富

连在一起。

它们捕捉到细微末节，

捕捉到事物的往昔；

把节奏赋予听不见的歌韵。

它们从女性的心里

给我的心

送来元古时代

生命艺术最初的感染力，

送来一对对新人

动情的神态中

亘古如斯的

意乱神迷。

它们在男子胜利的螺号中搏动；

男子临凡

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

以死的光辉

扩展自己的不朽，

在水域、陆地、天空，

勇猛而坚毅地战胜艰难险阻。

我晓得

今天是我的叶簇

凋枯的日子。

我仰天发问：

“创造的乐园的主宰在哪儿？

生活的幽茫的深处，

日日夜夜，

我绿叶的使者

所携的不可估量的至珍的积蓄

完整精细地凝成我的形象，

我将古往今来

大千世界上

这独一无二的形象

置于哪位高超的乐师、

哪位鉴赏家的眼前？

谁的右手的妙影下，

它被认为是不可详析的？”

桑地尼克坦1936年

14

妙龄女郎啊，

悠远的古代

与当今的新时代相仿。

那个时代的我，

在南风中摇曳。

是林花的清芬引导我

沿着烟雾迷蒙的路径

跨入你的新时代。

可能的话，

把我当作你的良朋。

我别无所长，

只能在

你与心上人幽会的夜里

奉献几首恋歌——

杳远的无眠之夜写下的歌曲。

你会从中得到

你喜爱的遥远的新奇，

发现自己处于

躯壳之外的昔时的河边。

今日，我携来了

那时春天的竹笛，

吹奏赞美恋人的古曲。

将它收藏在

你微闭的媚眼

和细绵的呼吸里吧！

我的情义的印迹将被遗忘，

如落花的一缕残香

融入你新春的和风里。

古时的幽怨

将奇怪地在你的心胸骚动，

于是你便省悟，

那时并非没有你，

你躲在

广阔的青春舞台的帷幔后面。

啊，永生的女郎，

我的竹笛今日特来相告——

你告别人世之后，

将永远生活在我的歌里。

我此行的目的，

是用寻觅到的新名字

呼唤我那逝去了的过去。

啊，美貌的女郎，

视我为你的知音——

你往世的挚友。

桑地尼克坦1936年

15

他们是密咒驱逐的下等人，

被经营礼拜的商贾

拒之于神殿之外。

他们在神住的地方——

一切樊篱外面

质朴、虔诚的阳光下，

繁星闪烁的夜空，

鲜花怒放的林野，

亲人离别、团圆的深沉的情感里，

寻找着神。

建造高墙重门，

因袭的模具

浇铸的瞻仰神明的仪程

不容他们掌握。

多少年，

我望见他们的苦修者

独自披着晨光

立在莲花河畔。

莲花河毫不犹豫地

冲毁坚固的神庙的墙基。

我望着他弹单弦琴，

泛舟民谣之河，

行进在

寻觅心中人的幽静的路上。

我是他们中间的诗人——

我不懂经咒，

不遵守种姓法规，

我的祭品

送不进神的监狱。

拜神的信徒走出庙堂，

含笑问我：

“你见到了你的神？”

我说：“没有。”

他觉得奇怪：“你不认识路？”

“是的。”

他又问：“你没有种姓？”

“是这样。”我答道。

一年年过去；

今日我扪心自问：

“谁是我的神？

我膜拜了谁？”

我在别人口中

听见他的名字，

我在各种语言的经典中

读到他的故事，

我想象我皈依了他。

我之所以一直膜拜他，

是因为我将证实

他可以为我接受。

可我发现

我的生活中无法证实。

因为我不懂经咒，

不遵守种姓法规。

行至半闭的庙门口，

我的礼拜飘向地极——

一切樊篱之外，

繁星闪烁的夜空，

鲜花怒放的林野，

亲人离别、团圆的

情感的崎岖道路。

孩提时

我在欣喜的心中

获得地球诞生的原始经咒——

光咒。

我独自坐在我花园里

苔藓斑斑的残垣上，

抚弄椰子树枝的缨络。

从太初生命的火泉

溅起的莹莹浪花，

给予我的脉管

无可言喻的搏跳。

元古模糊不清的信息

暗暗撼动我的知觉，

太阳古老的浩大的气体中

包含我躯体放射的

难以描绘的光线。

注望雾季庄稼割尽的田野，

我在我血液的流动中

听见光的无声的足音

在前世旧岁的旅途中

随我而来。

当我想到，

在光的创造的圣地，

那亿万年前

我的未来曾酣睡过的光焰中

我如今清醒地生存着，

我的心

便惊喜地扩向无限时空。

在这苏醒的喜悦中

日日自行完成我的祭拜。

我不懂经咒，

我不遵守种姓法规，

我不晓得礼仪限制之外，

自然而然遗忘的祭拜

对着哪个方向。

童年时我没有游伴，

我出神地遥望远方，

独自消磨时光。

我出生在悖违习俗、

不受称道的家庭，

抹掉了陈规的标志，

推倒了陈规的壁垒。

街坊的房屋有重重围墙，

我是外面一个

姓名无人知道的孩子。

他们造了稠密的房子——

我从远处

观望他们的路上人来人往，

我不接受种姓，

种姓的行列里

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囿于礼教的人不承认我是人，

所以我无友的游戏

在数条路的交叉处进行。

他们撩起长袍的下摆，

小心翼翼地在旁边走过。

他们按照教典的规定，

采集拜神的鲜花——

把同一轮太阳的照耀下

世代繁衍的万国的花卉

留给了我的神。

我在团体中受到怠慢，

在无墙无人守卫的客房里，

我怀着万民欢聚的渴望

日夜徘徊。

住宅区外面

我结识的恬静的友人

来自伟大的历史时代，

带着光华、武器

和崇高的信条。

他们是苦修者，

是战胜死亡的英雄，

与我同姓，

与我同族，

与我亲密无间，

在他们的圣洁中

我得以圣洁。

他们是真理之路的旅人，

是光明的探索者，拥有不朽。

越过所有的国界，

我遇见窖圈里丢失的人，

我合掌对他说：

“啊，永生的人，

万民的人，

从烙上差别印记的

狭隘的狂妄中，

拯救我吧！

啊，伟人，

你无比光荣，

从黑暗的彼岸望见你，

我没有种姓，

不遵守种姓的法规。”

春天，

娇美的情人般的女性，

走进我无伴的花林，

为我的歌配曲，

给我的韵律以舞姿，

把琼浆注满我的梦。

心海涌腾起的洪波

漫过沙滩，

淹没一切情话，

口中说不出她的名字。

她站在树底下，

回眸看见

我惶惑、愁楚的面孔，

快步走到我身旁，

双手捧着我的手说：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我琢磨着今日为何相遇。”

我说：“两个不认识之间，

你我共筑永恒的桥梁，

这个谜底

在茫茫宇宙的中心。”

我爱她，

温存地围绕她的爱情之流，

颇像乡间常见的浅清的小河，

极慢地流向

情人每日藏身的平坦岸边的树荫。

悭吝的旱季使它瘦弱，

慷慨的雨季使它丰盈。

在谦卑的幕布下，

它像不甚夺目的普通的妻室，

时而受到嘲弄，

时而得到宠爱，

时而受到打击。

我的爱情的支流

融合沧海博大的暗示。

高贵的佳人沐浴完毕，

从海底升起，

作为无量的遐想

进入我的身心，

完美了我和我的心志；

在我理性的幽秘的深处，

点亮永别的华灯。

借助灯光，

我看见她在无限的美中。

在春天花丛的波澜中，

在希苏树摇颤的嫩叶的闪光中，

我听见她快捷弹拨的弦乐。

在时令的舞台上的光影中，

我看见她挥动变幻的彩色纱巾，

正在跳舞。

我看见

她端坐在天帝左面

历史创造的御座上；

当“美”受到亵渎，

受到酷虐的秽物的浸染，

她的第三只神眼里，

喷出毁灭的烈火，

焚烧瘟疫隐蔽的温床。

我的歌曲里

一天天储存

创造最初的奥秘——

光的四射

和创造最后的奥秘——

爱的甘露。

我不懂经咒，

不遵守种姓法规，

在各种庙宇的外面，

从天界到人间，

对空中头罩光环的人

和心里的人，

我充满喜悦的礼拜

今日结束。

桑地尼克坦1936年

16

太古的混沌时期，

自轻的造物主一回回

砸毁自己新塑的物象。

他烦躁不安、

频频摇头的时刻，

凶猛的大海伸手

从东方的怀里

攫走了你——非洲，

把你幽禁在

密林守卫的

吝啬的光的内室。

孤寂的时刻，

你收集莫测的奥秘，

识读水、土、太空的

不可理解的符号。

造化的看不见的魔术

在你意识寡少的脑际

激发诵经的欲念。

你装成丑陋的模样，

冷嘲“恐怖”，

急骤地擂击鼓鼙，

以磅礴的气势为自己壮胆，

借此战胜心头的惶恐。

唉，以浓荫遮面的女人，

浑浊的鄙夷的目光下，

你那黑色面纱后的容貌

鲜为人知。

他们来了，

拎着铁链手铐，

指甲的锋利甚于

你森林里的豹齿，

他们是来逮人的。

他们的骄横

比不见天日的丛林

还要昏黑。

“文明”的野蛮的贪婪

暴露了无耻的灭绝人性。

惨雾笼罩的林径上

回荡着你无声的涕泣，

你的血泪

浸浊了尘土。

强盗们的钉靴

蹂躏的荒凉土地，

在你受辱的历史上

留下永久的痕迹。

可是大海的彼岸，

他们村落的教堂里，

早晚响着礼拜的钟声和

对慈悲的上帝祈福；

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嬉笑；

诗人的歌声

抒发对美的追求。

当席卷西方地平线的风尘

窒息了黄昏，

当野兽爬出秘窟，

用不祥的怪叫

宣告一天的死期，

脱颖而出吧，

划时代的诗人！

披一身夕阳的余晖，

站在失却贞操的女人的门口，

恳求说：

“请你宽恕。”

让此话

在充满杀气的叫嚣声中

成为你文明的最后的祝福。

桑地尼克坦1937年

17

战鼓擂响，

日本士兵梗着脖子，

眼睛血红，

牙齿咬得咯咯响。

为给阎王的筵宴

呈送鲜嫩的人肉，

他们列队出征，

首先进入慈悲的佛祖的庙宇，

期求神圣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鸣钟击磬，

香烟缭绕，

祈祷声袅袅升天：

“大慈大悲的佛祖，

保佑我们旗开得胜。”

他们将用刺刀

挑起惊天骇地、

撕心裂胆的惨叫，

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

把太阳旗插入

夷平的村庄的废墟。

他们将摧毁知识的宫殿，

粉碎“美”的圣坛。

为此他们特来接受

仁慈的佛祖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他们将计算

他们的枪口下

死伤的人数；

随着报告成千上万

死伤者数字的节奏，

敲打胜利的锣鼓；

用遍地儿童、妇女

血肉模糊的尸体

招引鬼魅的狞笑。

他们唯一的愿望，

是把虚伪的诵经

灌满世人的耳朵，

在他们的呼吸中

羼入毒气。

他们怀着这种心愿，

进入仁慈的佛祖的寺院，

接受他善意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桑地尼克坦1936年

18

你用文字砌墙，不分黑夜白天，

这会儿你该休息了，诗的宫殿

砌得越高，你垒砌的无限狂热

越发高涨。没有一天甘愿低落，

你创作的热情。你忘了完美的辍笔

是写作的解脱；忘了无语的神祇

一朝登上高坛，无话的沉寂中
诗作的殿堂便听到至美的佳音。
为高尚的沉默放弃剩余的机会，
不要困扰甘露的琼阁，在素材堆里
制造摩天的赝品。染上滥造的习气，
创作便是一种负担，没有丝毫情趣。
明知到了该憩息的日子，却照样
营巢，鸟儿在长空翱翔的翅膀
必然萎缩。你休息吧。暮色降落，
安谧的预示在日光洒脱的展放中闪烁。
无影之光的聚会上，白昼的言辞耗损
自己，亏空由夜晚的温馨加以补充。
这些年，你在情琴上系的百根琴弦
从未得到休整的机会，一直拨弹
激越的舞曲——容它告别听众，
在令人怀念的绕梁的余音中
步入后台，让可以描绘的音流
在无从描绘的无边音海找到归宿。

桑地尼克坦1936年

边沿集

白开元译

1

阎罗的使者悄然步入
宇宙的光辉消隐后的黑暗之中，
以剧痛的溶液
冲刷人生的极地上空
一层层细微的尘土，
在噩梦下面
坚定的手无声地分发宽宥。
不知是哪一刻，
统辖人生戏剧的天帝的舞台上
帷幕徐徐升起。
光束从空中点触
边地木然的一片漆黑。
瑟瑟抖颤的光
闪电般射向无边昏迷的废墟，
将其击碎。
如同夏季干涸的河床里
骤然水流湍急，
初到的洪水的舞步
滑过“干枯”的胸脯，

滑向万千支流，

虚茫的幽黑覆盖的脉管里

勃发的苏醒

猛地排放光的潜流。

交融的光影在心空

制造混沌的疑惑，

末了矛盾化解。

昏沉的旧牢的厚墙

一刹间雾般地消失。

自由、透明、洁白的

智觉的第一抹曙光中，

创造新的生命。

聚集昔日积蓄的躯体，

像印度南北分界的文底耶山，

从今时的胸脯抬起头展望未来，

此刻我看见

它像黎明飘离地平线的一片倦云。

走过悠远的心天的阴径，

在奇妙的光的圣地

存在和不存在幽茫的分界线，

我获得了新我。

桑地尼克坦1937年9月25日

2

哦，终生漂泊的行脚僧，

用你行乞的褡裢装满快慰！

以死亡的祭火

焚烧欲望的垃圾、饥饿的骄傲

和积累的糟粕，

任其因火光的恩惠而升华；

耀亮今世的大地的路径，

最后在天国的黎明

融入从东海的日出之山

布展的霞光中。

桑地尼克坦1937年9月29日

3

联结梦与今生的复杂的纽带

被无形之力掐断的时刻，

我看见面前一条漫长的陌生的路

伸向遥远的孤寂、凄冷和残酷。

伟大的“一体”

立在毁灭的城头上

对独行者发出呼唤。

在无数熟悉的星宿的沉默中

我睁开眼睛，

我发觉独行者毫无惧色，

忧虑在周围的人中间游荡。

独行者毫不羞愧，

羞愧在一些人的眼神里躲藏。

造物主独往独来，

宏阔的幕后他御座的阴影里，

他呼吁我投身于创造。

行将湮灭的残秽的故我

被抛在身后，

空手将我重塑，

空落的地平线

预示着一幕崭新的生活。

桑地尼克坦1937年9月29日

4

我真实的生存

被凡世奇特的帷幔遮掩，

冷淡，轻视，

形形色色的干涉

使之失却最初的面目；

神明的署名已模糊不清，

最初辉煌的价值一层层剥蚀。

它立在十字路口，

额上贴着商标，

出卖自身——

它的地位列入

移动的万千种考验的目录。

这时海滩上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

吹响灯节的法螺，

交易立刻停止，

欲望的喧嚣归于宁静，

似乎应手执寂寞的单弦琴，

不理会他人所说的价钱，

携带抹尽痕迹、不加修饰的

平静的原始身份，

前往肃静、无语的音乐殿堂。

创造的太初年代，

在我身上表露的欢乐

如今已跌入尘埃，

被无眠、病态的饥饿的灯烟熏黑，

我将它回收，

走向死亡沐浴的原古圣泉。

也许，我的旅程

始于梦中的林径，

终点是洗净历史的纯洁的始初——

应启明星的邀请，

阳光举行庆典的庭院里，

那始初一次次

踅回宇宙的创造之中，

时而有喷火、咆哮的骇人的毁灭，

时而有突然梦破后出现的特大奇迹。

桑地尼克坦1937年10月1日

啊，蹉跎的岁月，

你这时刻尾随我的伙伴，

在热望不能满足的

鬼影绰绰的幽冥世界，

你开始与我结伴而行；

你用深沉的诗琴

弹出激越、凝重的音调，

像在花落无声的丛林里

离巢蜂群的嗡鸣，

以不倦的热情召唤我回顾。

去而还归的黄昏，

你织着别离的灰色暮霭，

把落日寝寐的西山的长长黑影

从背后向前方展布。

跟随我的伙伴啊，

撕裂痴梦的罗网吧！

从死亡的领地，

你领来的情感的珍宝

与美好心愿的彩色失败

归还给死亡吧！

月朗风清的秋日，

卸却负担的永恒的旅人

仰天吹着长笛，

让我成为他的同路人！

桑地尼克坦1937年10月4日

6

解脱——平淡的返璞归真，

并非劳筋伤骨的苦修中

枯瘦生命的自我否认。

清苦中冥想“圆满”的鬼影

是对人世吉祥女神的不尊。

秋晨，那片森林里，

我望见解脱的完美形象，

林木举起热情的枯枝，

以摇颤的嫩叶

拂触辽阔的天空；

骨髓里赢得的莫大快乐

遍布万世，

在苍穹飘荡，

躲在将绽的花蕾里，

流出百鸟的歌喉；

将僧人的赭色袈裟藏在草叶

和吞没一切废物的深厚的泥土里，

颂经声融入昆虫的嗡；

进行充溢生命情趣的修行，

在天堂人间伸出

给予一切收纳一切的钵盂，

我心里领受其恩惠。

因此，躯体、生命、心灵

细微地扩展于光影嬉戏的绿野。

那儿，全身松懒的奶牛在反刍，

它们享受的乐趣

缓缓渗进我兴奋的实体深处。

一群蝴蝶扑扇的纤翼

从阳光摄取无声的天籁

和素馨的耳语，

在我的血管里卷起微澜。

啊，凡世，

一再地对我回首注望，

不要像鄙夷乞丐那样摈弃我。

如同在宣布黑夜鲸吞一切的

强盗行径开始之前，

日暮的祭坛上，

黄昏斟满云彩之杯，

留下夕照灿烂的无穷财富，

啊，凡世

你也最后一次

斟满我的人生之杯！

桑地尼克坦1937年10月4日

7

这难道是忘恩负义的

割断尘缘的哀泣，

想要像奄奄一息变形的病人那样

突然冲出躯壳？！

我要以方醒的晨鸟

宣告自己喜悦的乐调

高歌一曲：

光荣，我的人生！

过去有过不幸，

我吹响凄婉的笛子，

为伤心的龙女跳舞伴奏。

我把心底的隐痛

化为生命的活泉，

喷涌而出。

瞬息的背景上，

我以胸中的碧血

一次次绘画心声的肖像，

一次次被夜露抹去，

一次次被自己的热情抹去——

然而它们仍在梦宫的艺术走廊

和昔日枯萎的花环的芳香里。

从岁月之手滑落的无可描述的温馨

使心原的和风饱含韵味，

晨空洋溢着熟悉、不熟悉的乐音，

鸟儿的啁啾和蜂蝶的嗡。

第一个恩典的花环

从幼稚少年颤抖的手中垂落，
未能戴在颈上，
未绽的花蕾依然鲜嫩、纯洁。
我的人生因此总戴着花冠。
我啜饮的未祈求的爱情的琼浆
和我梦寐以求而未得的东西，
融入我受磨难的韶华。
辉煌的舞台上，
隐秘的幕后，
流动着幻想与现实、
真情与假意、成功与失败
交汇的多彩的戏剧之河，
夹带着各个时期各个阶段
我人生篇章中
所显露的创造的深邃奥秘，
几多清醒的时刻，
把我点化得无比神奇。
今日离别的时候，
我承认它是我空前的奇迹。
我要高唱：啊，人生，
我生存的驭手，
你穿越许多战场，
战胜死亡之后，
携我踏上新的胜利的征程！

桑地尼克坦1937年10月7日

8

舞台上的灯一盏盏熄灭，

剧场空无一人，

“静默”的手指的示意下，

我的心平静下来，

像漆黑遮盖的、

梦境之画消逝了的酣睡。

帷幕闭合，

我扮演角色所用的行头

立刻毫无用处。

在观众面前，

我在自己身上

用多种颜色画的标记

同时抹尽，

自身中深藏的完满

令我惊诧，

如同落日的葬礼结束，

大地绚丽的画像

隐入日暮的苍茫，

无羁的夜空

望着自己星光璀璨的面孔，

目瞪口呆。

桑地尼克坦1937年10月9日

感觉麻木的黄昏，

我望见我的身躯

在黑乎乎的朱木拿河里漂浮——

带着各种情感，带着奇怪的忧愁，

手执一支竹笛。

图案鲜明的衣衫上

印着此生昔日的回忆。

我越漂越远，

变为似有似无的一点；

熟稔的河畔树荫拥抱的村舍里，

夜祭的鼓乐微弱下来，

家家户户关闭门窗，

烛光被遮掩着。

河边系着船儿，

两岸摆渡的喧声销匿。

夜色渐渐浓厚，

宿鸟沉默了的歌唱在枝杈间

庄重的寂静的足前奉献一份供养。

漆黑的无形降临奇异的世界，

降临桑野与湖川。

我的身躯化为阴影、清露，

与无边无涯的幽暗合为一体。

我独自默伫于星辰的祭坛下，

双手合十，仰望上苍——

啊，太阳，你收回了辉煌的光照之网，

现在请显示你慈悲的真容，

我见到了一位我与你相融的男子。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8日

10

啊，毁灭大神，

从你的宫阙

突然降临的死亡的使者

把我带进你宏伟的殿堂；

我只看见黑暗，

一层层冥黑中间，

我不曾见到的无形光华

是宇宙的光中之光，

我的黑影遮住我的视线。

在创造边缘的光的世界，

我生存的幽深的洞穴里，

将演奏那光华的娑摩颂曲，

因而我收到了请柬。

人生舞台上，

我将赢得至高的诗艺的荣誉，

所以早确定了乐调。

狰狞的琵琶不曾弹奏

无声的惊心动魄的新曲，

心里不曾闪现

“恐怖”的满意的面容，

为此你将我遣返。

未来的一天，

诗人的作品像成熟的果实，

充盈快乐的完满，

无声地垂落于永恒的祭典的花篮。

人生最后的邀请、最后的价值、最后的旅程，

同步跨进成功之门。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8日

11

诗人，从人声鼎沸的殿堂里

安置的宝座上走下来吧！

撰写一篇颂词，

完成对被欺骗的民神的祭祀。

白昼万千的嗓门已归于沉寂。

运载嗓音之货的时辰

已停泊在“黄昏”岑寂的码头。

异常幽静的天宫里，

群鸟的歌咏会已经开始，

善舞的天女的雾织的褶裙

迎风飘拂，

闪着迷离金碧的光泽。

夕阳用坠落时的财富充斥晚空；

并伸手抚摩我，

把闪光的艺术送到我心里；

它那支彩笔

勾画无法目睹的玄奥世界的轮廓。

人的破碎的思绪如浮萍，

在变幻的世风中飘零，

人生之河的入海处才真切地显现，

它像不受欢迎的残花蔓草——

无人询问它的姓名，

也不恼恨它占地一角的得意之情，

它是佚名的遗迹，

似模糊的忘却，

默默无闻隐居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18日

12

诗人，

结束在洁净的暮色中的沐浴吧！

人世付给你侍奉的报酬，

不要死死地抱在胸口；

它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时辰的价值

转移到另一个时辰；

大门口的供养，

不要收藏心底；

货币在千万只手上流传，

表面的金箔磨尽，

便污迹斑斑。

任果园里你培育的果实

落地找到归宿。

花季已过，

也停止在赞美之风中的摇摆吧。

不要一步一回首，

伸出渴望奖品的手；

切不可拔高你给生活的赠予的价值，

那样做是对它的污辱；

让今生乞施的褡裢成为遗物，

如新春时节，

树林中将化为腐殖质的最后一簇枯叶。

窥眺希望之路，你期望的东西

不会是荣誉。

新生活的朝阳的无声呼唤，

将在新的觉醒的额上

描绘黎明的光痣。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18日

13

降生者，

诞生曾赋予你最高的价值，

你如星辰赢得罕有的容貌。

沿着邈远的银河，

降临大地绿色秀额的晨光

吻过你的双眸，

用绸缪的情丝

把你与天堂维系在一起；

发自太初、越过茫茫时空的伟大梵音，

在吉祥时刻将荣誉赠给你圣洁的生日，

灵魂的路程在你面前伸向“无极”。

你是孤独的旅人，

这本身便是无穷的奇迹。

1937年12月19日

14

是振翅远飞的时候了。

鸟巢将空，

树木将在暴风中剧烈晃摇，

啁啾停歇，

空巢的残骸纷纷垂落尘埃。

绿叶干枯，红花凋残，

随风飘向拂晓月坠的海滨

无路标的空间。

年复一年，

我受到林野的款待，

由于春神的慈爱，

我听见杧果花芳香的细语；

无忧树新叶暗示我赠予乐曲，

我慨然所赠的乐曲包含我情谊的甘汁。

但七月凶悍的飓风

每每卷起炎灼的尘土，

窒息我的歌喉，

使我健劲的双翼难以张舒。

这一切给我生命以荣誉，

使我无限幸福。

当此岸疲惫的旅程结束，

我转身伫立片时，

向今生的主宰颂赞、顶礼。

桑地尼克坦1934年

15

空气被囚禁着；魑魅般的云霭

麇集在阴影护卫的太阳的门外；

为着晨光惨遭凌虐，丧失尊严，昏迷不醒，

天疆涕泣涟涟。永恒的古代文明

垂首哀叹，神色阴郁地凝注着大地，

久久地呆坐着，忘记了安慰的言语，

沉重的疲劳几乎黏合它的眼皮。

天空中这时

骤然吹响胜利的号角。额际有红痣的

秋天在惊讶不已的长空纵声大笑；

森林女神的足镯在新叶丛里轻摇，

迸射的金光四下里扩展。仰首驰目，

我发觉晨光中蕴含的新意妙不可述。

凭借梵典的神力，我犹如香客

从邈远的未来飘来。此时此刻

又像从梦境里的源头泛舟行至

本世纪的河埠，怅望我时光的流逝。

我发觉我处于肉身之外，宛如

另一个时代的生人，

世俗的帷幕刚从“真形”上滑落；像群蜂采蜜，

不知倦乏的奇迹对它默默凝视，

仿佛要伸手抓住。眼下是歇憩的时光——

全部身心上揭去了那张习惯之网，

赤裸的心沉浸于万象。我思忖，

好像是死亡用钥匙开启了“古朴”的城门，

于是“新颖”信步出城，

浣洗“卑怯”的破袍；

她的抚摩使“真形”的一切价值

不可思议地表露；把夜的静谧

全部融入黎明的赞歌；她的乌黑发丝

系着无从理解的奥妙，走向西方的地平线，

步入无名的苍翠的林间。

今天，念着解脱的经文，

我胸膛里这颗奔波的心，

好似人生旅途的尽头殉夫的女人。

1934年9月13日

16

我，人世的旅客，

看到典籍歌颂的许多国家

和丰功伟绩烟消云散；

骄悍的权势成为遭唾弃的渣滓，

杳无形迹的远征的胜利大纛

似霹雳轰哑的狞笑；

远扬的名声匍匐于尘埃，

黄昏时分，

乞丐在上面铺破烂的薄单，

困倦的行人的足印

被无数后来者的脚抹去。

我看到沙层里埋着久远的年代，

昏黑的海底，

飓风猛地刮沉的巨大的船舱里，

沉淀着所有的话语、

昼夜的盼望、呼号的饥饿，

和闪烁着梦幻的爱情。

我静坐着，我感到

“片时”的胸中“无限”的心跳

在我的悲欢中漾散。

桑地尼克坦1934年

17

我的神志

冲出泯灭的黑洞，

由难忍的奇迹的风暴

带到人间地狱的火山口的那一天，

人类遭受的惨酷的凌辱

在灼烫的浓烟中哀号，

不祥的轰响震撼大地，

白云被熏黑。

我看见时代自杀的愚昧的疯狂，

看见它全身是变态的肮脏的讥嘲。

一方是肆无忌惮的残忍，

歇斯底里的无耻的吼叫，

另一方是胆怯的迟疑的迈步，

胸前警觉地抱着自私的财物——

像惊恐的困兽尖叫几声之后，

低声下气地表示

听不清的令人放心的恭顺。

大权在握的国家元首们犹豫不决，

嘴唇抿着咬碎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决议。

愤懑的空中，

从冥河飞来一群怪禽，

金属的翅翼发出啸声，

啄食人肉的饥饿的兀鹰

玷污蓝天的圣洁。

当喉咙壅塞、受缚惊惧的时代

无声地消失在自焚的骨灰下面，

时空的御座上端坐的法官，

给我力量，给我力量！

让我的喉咙迸发雷霆般的呐喊！

让我对杀害儿童、妇女的丑恶暴行的怒斥

永远在羞惶的传统的脉搏中回荡！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25日

18

蟒蛇四处

喷吐毒雾，

此时此刻，

宣扬和平的福音是失败的逗乐。

临别之前，

我呼唤

普天下摩拳擦掌准备

与魔鬼拼杀的斗士。

桑地尼克坦1937年12月25日

病榻集

白开元译

序诗

职司康复的女神

居住的世界生活的内宫里，

飞禽走兽，林木藤萝

时时受到无形的照拂，

她以轻柔的摩挲

缓解衰朽中死亡的折磨，

传播治愈痼疾的福音，

我在两位女性[206]温柔、健美的姿态中

看见她的转世再现，

我谨赠给她俩

以不灵便的笔编串的

第一个松散的韵律的花环。

桑地尼克坦1940年12月1日

1

天堂里载歌载舞地欢度节日，

疲乏的舞伎优哩婆湿的舞蹈动作

若与音乐不合拍，

神王决不宽恕。

她已有的名声

被流放到诅咒的荒原。

天堂不允许偶尔发生的差错。

天堂的裁决

也适用于人间的舞台。

因而滚烫、衰竭的黄昏，

我的诗歌艺术惶恐不安；

没准它迈出歪扭的步子。

把脱离名誉的诗句

呈献在雷神的足下，

披着落日灰暗的余晖，

我心情恬淡地远行；

我知道冷酷的未来

将出其不意地劫掠积聚的成就——

不妨今天就动手吧！

乌达扬1940年11月27日

2

无尽的死亡之河上，

无尽的生命在飘荡，

处处潜伏着危险，

无名大海的无标志的哪道沙滩

是正行驶的航船的目的地？

谁坐在心底

无休止地

发出看不见的渡海的指示？

我只知道亿万生灵

在运动，走走停停，

肩扛的货物交给谁？

身后的收货人一眨眼没了踪迹。

死亡的深渊里腐烂一长串欺瞒——

其实并非欺瞒，消耗不至于全完；

向前走消耗自身，

向前走依然生存。

千疮百孔的钵盂盛满存在的财富——

不竭的收益洒向不竭的损失之路；

持续的浪费消除储蓄的疏懒，

力量得以增添。

宏大的抽象在运动，

伟大的时刻忽现忽隐。

它的真相亦有亦无，

正遮盖又显露，

存在之流中该叫它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闪现与之合二为一。

迦梨摩旁1940年9月24日～25日

3

我独自坐在

行人过往的路旁。

清晓，将歌舟

泊于生命码头的旅人

跳起流行的光影舞，

慢慢消隐于黄昏的晦冥。

此时，他们聚集在

我梦乡的门前，

寻觅失去了音符的

孤苦的单弦琴。

时光潺潺流逝，

依傍着幽暗，

他们计算

沉默的念珠拨动的声音。

朱拉萨迦1940年10月30日

4

无量时日的光华，

我知道，

有一天曾经

贷款给我的双眼。

神王，

如今你提出偿还的要求，

债总是要还的，

这，我很清楚，

可你为何此刻

就为晚灯蒙上黑影？

我不过是

你以光辉创造的世界的过客，

这儿，那儿，

如有罅隙

尚未充填，

鄙夷地

将它们抛弃！

弥留的尘土上，

留下你车辇

最后一道辙印，

容我构筑我的天地，

保留

些许光照，

些许暗影，

些许迷恋。

也许可以拾到

银河里隐逝的彗星的曳光——

光粒

是你未索的残余的债务。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30日

5

这宇宙间

滚动着痛苦的飞轮，

星球碎成齑粉。

火花飞溅，

以毁灭的剧痛的粉尘之网

迅速遮覆万物的悲伤。

折磨的工厂里

有意念活跃的院落。

回荡着戟矛的声响，

涌流着伤口的鲜血。

人的躯体渺小，

忍痛的毅力竟然无限！

创造与毁灭的舞台上——

它火浆的器皿

缘何搬至宇宙苦修的场所？

天帝可怖的疯狂——

为何人体这泥罐

灌满血红的哀号，

在泪河中漂浮？

战无不胜的人的意志

时刻赋予它至高的价值，

人体疼痛的祭火中

它投入多少供养？

星体的苦修

能与之相比？

竟有如此不可战胜的勇气的财富！

竟有如此坚定的忍耐！

竟有对死亡如此的蔑视！

如此胜利的征程

一群群人踩着火榻，

为寻找悲痛的极限，

奔向无名的燃烧的圣地——

穿过火谷，

一路上这侍奉的泉水

是爱的用不完的川资。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4日

6

哦，我拂晓的麻雀，

屋外尚有淡淡的夜色，

眼里尚有一丝睡意，

你就叩响了窗玻璃，

询问新的喜讯。

你那么兴奋，

无缘无故，

叽叽喳喳，翩然起舞；

那勇敢的尾翎

藐视闻声而来的驱逐令。

黎明时分喜鹊吹响哨子，

得到诗人的小费。

隐身的杜鹃一上午

呖呖高歌，技艺娴熟——

鸟类中技压群芳，

“迦梨陀娑” 207 大加赞赏，

哦，麻雀，你颇不以为然，

不稀罕忽高忽低乐调的多变。

嗖地飞进“迦梨陀娑”的房间。

无韵的叽叽喳喳

招来发笑招来扑打。

诗人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唱歌，

你蹲在立柱上寻觅什么？

你是诗人的情人的邻里，

热闹的时候，寸步不离。

恭迎春神光临，

不是你能演的剧种。

你的舞姿一般，

缺少舒展、优雅的美感。

施过礼，返回森林深处的舞台吧，

用乡村语言与阳光对话；

字典里找不到它的解释，

只有起伏的胸脯能够领会。

脑袋左右摇摆，你跟谁逗闹？

整天为何无故地烦躁？

你眷念大地，

尘埃中沐浴——

不爱惜你的羽衫，

不沾污秽不感到羞惭。

去吧，王宫顶上的一角

筑个憩息的巢——

你不会在心房

跟自己捉迷藏。

每当辗转反侧，独熬悲凉的长夜，

我期待你第一声叩啄。

赠给我你无畏、活泼、淳朴的心声——

一切生灵拥有的光明

呼唤我携带我，

哦，我拂晓的麻雀。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1日

7

深夜，

混沌的视野里，

当病中的我蓦然看见

你清晰的面容，

我觉得

无终的岁月

和无数颗星星，

承认了我心灵的责任。

随后得知你将离去，

惶恐霎时间叫醒了

世上可怕的寂寞。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2日

8

透过无语的雾幔

晨曦似在申斥

地平线的昏暝。

天穹的额上

升起面色惨白的旭日。

凝聚羞惭的清凛的光影里

沉默着鸟儿的歌唱。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3日

9

哦，古老、妖媚的夜，

陷入疾病的昏暗，

我在心里见到了你——

初劫的日子里，

你坐在漫漫黑暗中冥想创造，

你又聋又瞎，

伴随可怕的孤独。

病体里，

我看见元初的天穹

布满疲惫的创新的拼搏。

“残缺”在酣眠的无底洞里哭泣，

表露的渴望

从烤化的铁腹

燃烧着悄然上升。

你麻痹的手指

编织朦胧的艺术的空灵；

从太古的海底，

陡然浮起一团巨大的梦想——

不完美的畸形，

幽暝中期待

让流年的右手塑成完整的形体，

新鲜的阳光下，

怪诞的丑陋变为绝世的美丽。

雕塑家诵经走来，

慢慢揭开天帝暗下决心的方式。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3日

10

融合了我年华

最后一片绿荫——

内容被忘却的乐曲

袅袅延伸。

当疲乏的旅人

在路边小憩，

那柔婉的余音

会抚摩他的躯体；

他便低下头去，

静静地谛听；

只领悟到

蕴蓄的些许内容——

有个人生活在

被遗忘的宝贵的时刻，

我们觅不到的

早为他获得。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3日

11

世界世世代代贮存

刚烈的不宽容。

不经意画错的一根线条，

几年后突然被自己抹掉。

以为基石万世坚固，

底下在跳地震的毁灭之舞。

一队队生灵进入生活的战场，

战斗力不强——

这战斗力误入歧途，

渐渐扔掉不堪的重负。

无人知道究竟

世上何处时时积攒着严厉的不宽容。

击碎看不见的缺陷，

砍断坚韧的系链；

火花暗示的失误

坎坷了回归之路。

“完整”下达大肆破坏的命令；

最终出现奇妙的创新？

砸碎不服管束的泥土，

障碍一一排除，

萌发崭新的生命。

啊，不宽容，

创造的法典里你是无敌的神力，

一次次

踩平安宁之路上的蒺藜。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3日

12

早晨起床，

看到房间里乱七八糟，

写作簿放在哪儿？

翻了半天没有找到。

乱放的珍贵物品，

不曾加上分号、逗号。

没有信纸的信封破破烂烂，

男子天性懒惰的印记随处可见。

等一会儿女性的双手开始忙碌，

纠正全部错误只消片刻工夫。

与无耻的凌乱斗争，灵巧的纤手，

恢复的整洁，空前绝后。

破烂的伤口愈合，

污渍的羞涩遮盖，

赘物的密室不复存在。

凌乱中我哑巴似的寻思——

创造的天地里男女是不同的两条河，

男人在四周堆积垃圾，

女人每天前来表示谅解。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4日

13

假如凄凉的长夜

消逝在

往昔的极边的渡口，

那么孕育崭新奇迹的

儿童的世界里，

新的黎明将展开新生活的探索。

得不到老问题的答案，

人们讽刺错愕的神经。

儿童无忧无虑的娱乐中，

愿我借以得到简明答案的淳朴的信念

在自身中满足，

不制造纷争，

以亲切的安抚

培养对真理的笃信。

朱拉萨迦1940年11月15日

14

河的一角，

干枯的树枝如阻滞流水，

创造力就利用漂来的垃圾，

在那儿表现自己的创作技巧——

建筑小岛，截阻一块块苔藓，

搜罗两岸所有的弃物，

随便捡到的全是造岛的好材料。

我病房的禁锢的空中

所进行的创造的内容，

有别于周围的一切。

它工作的旋涡，

局限于极小的范围。

摸一下额头，

看看发不发烧；

忧虑的眼神在询问：

为什么通宵失眠？

轻手轻脚，

开窗放进阳光。

手托放着营养食品的盘子，

一次次温语劝说，

让不对胃口的成为手下败将！

仔细整理凌乱的物品，

用纱丽边缘擦拂灰尘。

两手抹平皱巴巴的床单，

床头搁一张椅子，

准备熬夜服侍。

这儿说话轻声细语，

目光被泪花濡湿。

颤抖的抚摩充满辛酸——

阻塞的生活之流

围绕自我中心旋转，

远离外界信息的大潮。

某一天洪水袭来，

冲垮布满苔藓的小岛；

滚滚而来的完满生活的潮水

席卷服侍这小屋，

这儿几天的忧伤之杯，

斟满琼浆。

乌达扬1940年11月19日

15

病体载负着

哪种被围困的语言？

声音的低微

在忧郁的阳光里

建造阴暗的牢房。

当瀑布全速前进，

去征服远方的蹭蹬，

它的咆哮

拒绝岩洞狭隘的亲情，

宣告骋驰世界的权力。

当它无力的浅水

缓缓淌进维沙克月的干燥——

便失去喧响，

瘦弱到了极点，

自己认识了自己。

疲惫的细流

消失在浅坑低洼。

同样，我患病的话音

失去了狂放，

没有力气

呵斥生活中积累的烦恼。

悲凉的自我生活的迷雾

攫夺自我世界的视线。

啊，朝阳，

你光华的中心，

我望见你纯洁的光辉形象，

以你灿烂的力量

照亮我黎明的冥想；

以你金光闪闪的珍奇

驱散我羸弱生命的贫乏，

抵御失败之夜的欺侮。

乌达扬1940年11月21日

16

枯黄的夕照

衬托着秋日黄昏的塑像——

它沉寂的心底

凝聚无数星星的静谧，

每时每刻

呼出无声的侍奉。

沮丧的夜的缓慢的时辰

出了幽黑的洞穴，

踏上苏醒之路，

领受弥散着祭祀花香的清风的抚摩，

朝启明星飞升。

残阳暗淡的凄凉的黄昏

在今日的朝霞中

呈现温善的形象。

我看见它携带祝福，

托着盛着素馨花情趣的光盘，

大步走来。

乌达扬1940年11月21日～23日

17

不知不觉沉入梦乡，

醒来一看，

脚边

谁留下一篮柑橘。

张开想象的翅膀，

猜测

在一个个亲切的名字中间飞行。

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

来自各个方向的一个个名字，

带着一个个谜聚在一起。

所有的名字

化入一个真实的名字，

丰满了馈赠的情义。

乌达扬1940年11月21日

18

神思掠过

人世各个领域各项工作——

千姿百态中，

我所见的形象博大的人

尚未定型，尚不完满。

病房里密集的真诚，

簇拥着专注的目光。

新的奇迹

以神奇的面目出现。

其间手的抚摩，

不眠的焦灼的注视，

浓缩了整个世界的温情。

乌达扬1940年11月23日

19

垂暮之年的我

浮想联翩：

天帝的工厂里

如果生产活的玩具，

那是什么模样？

这儿，

我的名望被打败，

庄重的神态受嘲弄。

卧躺，静坐，迈步，

绝对的令行禁止。

“闭上嘴！”

“多讲话伤元气！”

“再多吃几口——”

一些人以责备或恳求的口吻，

对我发号施令。

他们遗弃的游戏室里，

用破玩具上演的悲剧中，

刚刚垂落的少年的帷幕，

从他们的喉咙飞来。

我狂妄地对抗片刻，

又成为温顺的孩子，

听任摆布。

我感到：

衰老的命运

这几天把统治的责任

交给了年轻的命运，

躲在远处冷笑，

如同《天方夜谭》里的一位国王

笑着看假国王阿布·侯赛因

发布号令。

在法规的王国，

我一再举行起义；

这王国里，

我接受的裁决

比藕细嫩，

它的警告比电光清晰。

乌达扬1940年11月23日

20

病痛猖獗的夜里，

我揣摩

无缝的幽黑中

我不时看到的光斑

在做什么指示。

如同旅人通过窗缝

得到光源的零碎的暗示，

那迷离的光线透入内心

郑重宣告——

浓厚的黑幕飘逝，

即刻完整地出现

超越年月超越国度的原始光明，

永恒的光海里，

夕阳在沐浴，

星球像硕大的水泡，

浮现，破裂——

残夜时分的旅人——

我走向悟彻之海的圣地。

乌达扬1940年11月24日

21

早晨苏醒，

只见花瓶里有一束芳香的玫瑰；

脑子里闪出一个问题——

那带你步步避开

缺陷的丑陋的骚扰，

抵达美的终点的力量，

难道是瞎子？

乱了方寸？

像断绝尘缘的僧人，

不划分美与不美？

只运用知识，

只使用武力，

不做情感的工作？

有些人争辩说，

创造的舞台上美丑比肩而坐——

卫兵不加阻拦。

我是诗人，

不善于辩论，

我看见宇宙的真相——

亿万星体携带宏阔的和谐，

在天际飞行，

乐音不受阻，

韵律不破碎，

形变不造成错位；

仰望天宇，

巨大、璀璨的玫瑰

一层层绽露着花瓣。

乌达扬1940年11月24日上午

22

中午迷迷糊糊，

似在做梦——

我的生存之幕

垂落未知之河，

带走我的姓名，

带走我的名望，

带走“吝啬者”所有的珍藏，

带走甜蜜的时刻

抹上的污点的回忆；

自豪与羞耻

随波远漂，

无法收回；

心中疑惑：我成了一无所有的我，

丧失的一切

为谁感到特别悲伤？

我为之悲欢为之度过的昼夜

不是我的往昔，

是我的未来，

是任何时候伸手抓不住的，

其间我的企盼

像泥土下的种子，

漫长的夜里怀着萌发的希望，

梦见未来的阳光。

乌达扬1940年11月24日下午

23

康复之路上

收到的欢乐生命的请柬

赋予我观察宇宙的新的视力。

沉浸于晨光的蓝天

是元古时代

修道士[208]冥想时

坐的蒲团，

劫之初，

无尽的第一个瞬息

显现在我面前；

我恍然省悟，

我这一生

是崭新的生生世世之链的一环。

如同七彩阳光，

一样可见之物

包含许多看不见的创造之流。

乌达扬1940年11月25日

24

清晓，

但见纯洁的霞光中，

正举行宇宙“安宁”的灌顶大礼，

林木垂首，

转达大地的祝贺。

宇宙中心恒久的安宁

在世代的冲突中得到保护；

纷乱的人世，

它只在白昼的始末

宣告自己的生存。

诗人，

你收到它吉祥的书信了吧。

他 209 若拒收，

打扮成嘲讽的媒介，

以变态会议的参与者的身份，

充当永远绝望的使者，

操破琴弹奏刺耳的乐章，

讥笑宇宙的永恒真理，

那岂非行尸走肉？

荆棘为何入侵庄稼地，

凌辱人的饥饿？

病人若称疾病为绝对真理，

并大肆宣扬，

我认为那是耻辱——

一声不响自杀身亡岂不更好！

人的诗才

走上不高雅的随意之路，

末了被玷污。

不知廉耻的伪造的面具

岂能抗议真实的美容！

乌达扬1940年11月26日

25

经历了生活中

种种悲痛的灼烤，

先哲的名言

在我的心版上一天天明亮——

世界以琼浆般的欢乐面目出现。

援引含有敌意的渺小证据

贬低崇伟

是平庸的狡狯。

谁完整地观瞻

散布于悠悠时空的真理的光荣，

谁的一生臻于完美。

乌达扬1940年11月28日

26

我不相信我的成就。

我知道岁月的大海

以滚滚波涛

一天天会将它蚀融。

我相信我自己。

一日两回，

我畅饮

这杯里斟满的世界永恒的甘露。

它盈含

每时每刻的爱。

它的艺术

悲恸压不碎，

灰尘染不黑。

我知道，

我离弃世界舞台之后，

每个季节

花林都会证明

我曾热爱这个世界。

这真实的爱是今生的赠礼。

临别之际，

这透明的真实拒绝死亡。

乌达扬1940年11月28日

27

把门打开！

吹散笼罩蓝天的阴霾；

让好奇的花香溜进我的病房；

让初露的曙光

在我周身的血管里奔流；

我还活着，

让我在绿叶的飒飒声中

听见热烈的祝贺。

黎明，

你以轻柔的雾纱遮覆我的心魂，

如同遮盖嫩草芊芊的绿野。

天空吹拂的风中，

我听见平日所得的爱

在无声地絮语。

我沐浴

用它灌顶大礼的圣水。

仰望高远的青天，

我看见绵亘的真切的生命

有如一串璀璨的珠链。

乌达扬1940年11月28日

28

神志的光芒

在我心空闪烁，

它不是被猛地推入

生命狭小的樊笼里的囚徒。

它的肇始虚茫，

它的终端死亡是无谓的，

中间是时日，

万有的含义熠熠闪光。

这神志布满的空际

流荡着琼浆似的快乐——

随着黎明的苏醒，

我心头萦绕的这句名言，

在永无止境的创造的节日

以不断的韵律的丝线

维系日月星辰。

乌达扬1940年11月29日

29

目睹

痛楚的笼中人

无奈地挣扎，

我难以想象

什么地方有安慰。

我知道痛楚的根子

在自身的愚笨

和对人体的敌人的怂恿之中。

认识到这一点，

我便失去信心。

当我获悉

人心的苦修中

隐藏的真理超越苦乐，

我豁然醒悟，

在灵魂中培育真理的果实的

是人类创造的最高目标。

只有他们存在，

别无他物；

沉湎于幻觉的，

一个个像影子——

他们的悲伤是不真实的，

他们的愉悦是烦恼，

他们的伤痛凝成可惧的形态，

不停地泯灭，

历史上不留下痕迹。

乌达扬1940年11月29日

30

四面八方

进行着形形色色的创造的游戏——

充填时光无限的空虚。

一次次朝前倾泼的，

在后面沉没；

无尽的利益和亏损

给它持续下去的动力。

诗人的韵律的游戏

也在绝迹的时光身上作画。

岁月流逝，

空虚依旧。

由绘涂构成的

诗的飘忽的海市蜃楼

放弃地盘，

为变化的生活旅程

做游移的注释。

在自己勾勒的年月的界限内，

人以无限的虚假的荣耀

制造慰藉，

忘却几多时代的豪言壮语

在低下头顶着

无声的冷酷的讥嘲。

乌达扬1940年11月30日

31

你们尽可一次次

谴责森林的聚会；

当你们口气坚定地重复骄傲的狂言：

自然的心愿

是让新的未来创作

口味特殊的干枯之歌——

森林女神不会气恼。

大家知道，

啜饮乐曲的甘汁，

在朝霞的聚会上狂欢的

不受尊重，

甚至被人厌憎，

用一种方式证明这一点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期间，百鸟在森林

颂扬不容置疑的永恒的新春，

欢快的鸣啭

回荡在广阔的蓝天。

乌达扬1940年11月30日

32

晨光温存的拂触中，

我赢得万物的天国的荣誉，

血流与光流融合，

身心中无声地响起星宿的微语。

我把目光的供品

每天抛向高空。

这阳光最早欢迎我的诞生，

西海的沙滩上，

夕阳的门口

将有我人生最后的奉献。

似乎此话未能表达我的心意；

心声与天籁

未融成一支完美的乐曲，

歌词也未想出。

乌达扬1940年12月1日

33

千万年前

你恩赐一炷香，

今日清烟里

飘出奇妙的景象；

某个时代的海滩上，

岁月的寺院门口，

从往世故事中我岑寂的冥想

缓步走来一位摩罗维迦

手擎着华灯。

她刚出浴，

潮湿的发辫盘绕着玉颈。

空气中飘来

她柔体散发的淡淡的檀香味儿。

我仿佛与这位信女

几度相识——

她步履轻盈地走到

永恒白昼的圣坛前，

素雅的裙兜里全是鲜花。

她文静、温柔的顾盼

把梵音注入现代语言的创造。

纤嫩的手臂戴的金钏

清晰地发出对亲人的祝福。

忘我的真情携来

元初旭日的光流。

从悠远的往昔伸来的

充满照拂的甜蜜的双手，

至今轻抚着我滚烫的额头。

乌达扬1940年12月2日

34

当我独自操琴，

弹出心不在焉的音符，

谱写歌曲，

你在远方，

无从相见。

如何知道

这歌在陌生的海边寻找你！

忽见你走近，

我歌的音韵

随着你步履的节奏回响；

你欢欣的娇喘

融合乐音，

四野播散。

因着这和谐，

花林里年年岁岁花开花落。

诗人的歌中，

清醒的心语

伸手乞求未来的供品。

千秋万代，

已知和未知在世上捉迷藏。

乌达扬1940年12月2日

35

犹如风暴掠过之后

晴空裸露宽广的胸脯，

沉静的蔚蓝上

东山的光路飞速伸展，

让我的生活

脱离昔日的迷雾之网！

今世的新生的门口，

新的苏醒吹响法螺！

我期待着——

扯去阳光上色泽的盖罩，

中止把自身当作玩具的失败的游戏，

淡泊的情爱

从自己的仁慈获取最后的价值。

在光影斑驳的年寿之河上漂泊之时，

愿我不回首

欣赏两岸昔年生长的成就；

多年的苦乐中泯灭了的自我

在自我之外

人世亿万飘荡的事件的行列中

获得席位，

无忧无欲的眼睛

见到他在无亲朋的谪地。

这是我的遗言——

无限的纯洁

完善我的一生！

乌达扬1940年12月3日

36

伸臂围抱

切望得到的，

一朝失落，

羁绊之外的自由天地里，

勃生的憬悟，

看去，

与晨光毫无区别——

空而不空，虚而不虚。

于是悟彻先圣的妙语——

苍天若不布满惬意，

“僵固”的绳索捆住身心，

动弹不得。

乌达扬1940年12月3日

37

有天黄昏我骤然看见

“死”的右臂

揽着“生”的颈项，

一条红绸连接“生”与“死”的手腕——

这是我熟识的伉俪。

新娘——死亡

右手拿着贵重的妆奁——

新郎“死”的无价聘礼，

从容地走向时间的极终。

乌达扬1940年11月4日

38

宗教之王发出破坏的命令，

教徒们立即接受残杀的任务。

我哀伤地思忖：

迷途的彗星

为什么不撞击巨大的焚尸场？

为什么不撞燃殉葬的大火？

继而又想：

悲痛若涤不尽罪孽，

它的种子

埋在毁灭的灰烬里，

崭新创造的胸脯上，

将长出蒺藜。

乌达扬1940年12月5日

39

凄惶的想象中，

我好像看不见你，

脚下，

默念经咒的地球

说是要下沉。

我举起双臂，

惊恐地想抱住茫茫天宇。

梦霎时崩裂，

只见你坐在我身边，

低头织毛衣，

在证实创造不败的安恬。

乌达扬1940年12月5日

生辰集

白开元译

1

那一年生日，

面对东方睁开眼睛，

我接受黎明的祝贺。

我看见沐浴方毕的红日

在喜马拉雅山冰冷、洁白、柔润的额际

描绘灿亮、鲜红的吉祥痣。

喜马拉雅山的御座上，今日，

我望见宇宙的心里

真切的无边无际。

世世代代，

无路可觅的林海里，

极其肃穆地培育

绿荫密遮的未知。

无从抵达无从击毁的

太阳升落的轨道上

是穿透诸天的高远。

今日又是生日，

心中幽远的感觉是那么强烈。

如同星云中间，

悠远的星宿的轨迹

覆盖着奥秘，

昔日之我与今时之我

之间的距离

也是无从测量的——

无从知晓

看不见的路上旅人的终点。

生日这一天，

我只听见了

从寂寥的海滨走来的

远方旅人的足音。

乌达扬1941年2月21日

2

我的人生

由许多生辰编织而成，

聚集的丰繁的形象中

我看到我自己。

曾有崭新的一年

把我送至无底的海面，

咆哮的滚滚波涛，

一圈圈地平线，

虚茫的蔚蓝之上的虚茫的蔚蓝

不承认海岸。

那天我看见的世界的肖像

平淡无奇——

创造以第一根线条

勾画的浸水的未来，

每日远望上升的旭日，

寻找自身。

注望着生命奥秘

罩住的海浪之幕，

我思忖：

我生命的帷幔尚未揭开——

完整的我

尚在看不清的神秘之中。

艺术家用笔画的线条中

尚未浮现画的最终定义。

只是感觉到

四周无从描述的洪波巨浪

簇拥着昼夜。

乌达扬1941年2月20日

3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

盛着我采集的各国圣地的圣水。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我起了中国名字[210]，

穿上中国服装。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

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土，

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

乌达扬1941年2月21日

4

庆贺的日子再度返回。

诗人的花园里，

又一个生日的花篮

由嫩枝绿叶装入

春天富丽的荣誉。

我远远地待在闭门的房间里——

今年火焰树白送了一份请柬。

有过唱歌赞美春天的念头，

不料将弃世的梦魇困扰心灵。

我知道生辰跨进平庸的一天，

将消失于不留痕迹的流光。

这惆怅不会使花径的绿荫暗淡，

林木的簌簌声响

不会勾起追怀的痛楚，

冷峻的欢乐吹奏庆贺的洞箫，

将别离的悲哀弃于路边。

乌达扬1941年2月21日

5

跨进八十岁的门槛之时，

心中涌出惊喜——

亿万星球的火瀑的光的洪流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无声地漫过茫茫太虚，

奔向四面八方，

我突兀出现在无涯的暗空，

像绵绵不绝的世纪的历史上

无限创造的祭坛前

一瞬间闪耀的火花。

我来自的那个世界里，

从海底浮起的原生质

经历万劫，

在“僵凝”的宏大怀抱里

衍化为千姿百态的形象，

显露隐藏的奇妙的本相。

黄昏的阴影融合

不完整的实体的梦幻，

长期遮蔽动物世界；

不知受益于谁的热切的期待，

无数个昼夜耗尽之后，

人类缓步走进生命的乐园；

一盏盏新灯点亮，

声籁获得新的含义；

凭借神奇的光华，

人类望见绚烂的未来的面目，

在地球的一幕幕戏中

有意识地慢慢地表现自己——

我为演戏的演员们化装。

我的任务是呼吁揭开帷幕，

这是我创造的最大的奇迹。

这光辉灿烂的地球，

这灵魂的乐园，

偕同四周的天空、霞光、长风，

偕同四周的平原、山脉、海浪，

怀着玄奥的决心，

围绕太阳旋转。

八十年前，

我系着那奥秘的彩带走来，

几年后归去。

蒙普1940年

6

昨天是我的生日，

佛陀的尼泊尔信徒

闻讯来到

我居住的岩石砌的别墅。

地上放几个蒲团，

坐下吟诵礼赞佛陀的经文，

为我祈福——

我收下这份情义。

降生凡世的伟人释迦牟尼

曾使芸芸众生的生辰富于意义。

自人类诞生以后，

大千世界世代盼望他临世，

他身上应验凡世创造的夙愿，

吉祥的时辰，

听着佛经，

我在心里瞻仰他的慈颜，

我深切地感到——

八十年前进入人世，

我也曾分享这位伟人的功德。

蒙普1940年

7

接受生日的邀请，

下午来了一群山民，

向我致意，

献给我一束束鲜花。

坐在石座上的凡世

靠着祭火一代又一代地修行，

期望世人

在华诞赠送鲜花，

但可曾获得这样的恩典？

这样的恩典——

平民的美的敬意

今日送到我手中，

为我的生辰留下美好的回忆。

明星镶嵌的夜空，

光的财富中间，

可曾闪现

这罕见的令人惊叹的荣誉？

蒙普1940年

8

亲人去世的噩耗

刺伤今天生日的胸脯；

以自己的烈火焚烧自己，

悲恸放射光芒。

好似落日

在黄昏的额头

描一颗荣耀的血红的吉祥痣，

使将至的夜的面孔金光闪闪，

在人生的西边的界限上，

死亡为我披上燃烧的火焰。

火光中

显现完整的人生，

其间生死混为一体。

被拯救的荣耀的明亮的不朽，

一天天

被悭吝的命运的贫困所掩盖。

蒙普1940年

9

我的感觉里

飘荡着太初大海的细语；

意思弄不明白，

我就是那时的梵音。

只有潺潺的汩汩的水声，

只有情感的喷溢，

只有舞蹈，只有音乐，

只有凫水——

时而前往彼岸，

时而回归此岸，

时而潜入混沌的深处，

时而登上海滩。

韵律的浪花中

飞出几多征兆，几多姿态，

飘飘悠悠。

携带静默的山岳的暗示，

潮水不息地

朝迷蒙的前方迅跑，

最终的去处不得而知。

光影时时

踅入可触的范围。

潮流的背景前，

时远时近，

时空周而复始地

呈现黑白两种形态。

但南北两侧

都有表现和表现的阻遏，

抓不住的事物的影子

在运动的姿势中显现，

又被运动的姿势遮覆。

10

大千世界的几许事物我能认识！

众多的国家有林立的城邑——

人类创造了书写不尽的业绩，

地球上有无数峰峦、沙漠、海洋、涧溪，

大量生物尚未被发现，

许多花木仍在迷宫里安眠。

宇宙光怪陆离，无涯无际，

我的心占了极小的一隅。

我为此苦恼，为此以不竭的兴趣

博览经典、游记；

兼收并蓄

生动形象的描述。

只有靠乞得的财富

能把心中知识的贫乏弥补。

我是人间的诗人，

世上浮泛的音籁在我的笛音中回萦。

但许多遗落的心曲未进入

我的音乐艺术——

留下许多空隙

无数个幽静的瞬息，

大地的和乐把遐想注入我心底。

耸峙于宁静无垠的蓝天的雪峰壮丽巍峨，

几度无声的浩歌，

将热情的请柬

送到我的心殿。

南极上空

无名的明星

果决地送别

杳无人影的黑夜，

以神奇的清光

抚摩我午夜不眨不眠的眼眶。

远方气势磅礴的飞瀑的轰鸣

传入我幽深的心灵。

各国肤色迥异的诗人的诗歌

倾入自然合唱之洪波；

我跻身于他们的行列，

与他们交往，分享一份快乐。

我一向得到文艺女神的恩惠，

方有机缘细品宇宙之歌的佳味。

表象背后的人最难探触，

无论何时从外表无从测度，

要了解他隐蔽的心，

得袒露自己的心，与之交融。

那入门我尚未找到，

是由于人生的樊篱从中阻挠。

田野上农民在耕地，

工人在织布，渔民在撒网捕鱼——

他们从事广泛、繁复的劳动，

世界依赖他们向前迈进。

我一直流放在它渺小的声誉之中，

我囿于社会上层，独倚窄小的窗棂。

有时走近村舍的庭院，

却没有能力跨过门槛。

我的生活若不维系他们的生活，

歌篮里只会有些无效的假货。

我接受这种责备——

我的歌曲并不完美。

我知道，我的诗歌

在多种途径传播也传不到每个角落。

我侧耳静听一位诗人的吟唱——

他全身散发泥土的芳香；

他与农民打成一片，

言行上与他们有真实的亲缘。

文学欢宴上，

我寻找我不能奉献的诗章。

愿它富有真情实意，

不魅惑读者的眼睛，单以高超的手笔。

缺乏真正的价值，

在文坛沽名钓誉是不光彩的。

趋附时髦的写作风格亦非

明智之举。

来吧，诗人！

默默无闻者的无语之心的诗人，

开拓他们心田的美好情愫；

在死气沉沉、没有歌声的国度，

用雨霖滋润被凌辱之火

烧成焦枯无乐的荒漠，

疏通它心中壅塞的清泉，

使之常流水潺潺。

让参加文学交响音乐会的单弦琴师

也赢得荣誉。

啊，智者！

让我听见悲欢中哑默、

在世界面前

垂首无言、

离得很近又很远的

人们的心语。

你与他们患难与共，

愿他们因你闻名而获得名声——

我将一再地

向你躬身施礼！

乌达扬1941年1月21日

11

眷恋用光影染过，

便像流年迅转的旋涡

挡住的浮沤，

无形物成为有形物。

说不清楚，

我的存在是从何处的大潮溅出。

看不见的肇始中，

突然构筑了不可思议的自己的中心。

世界向里窥视，

不知幕后开玩笑的是谁。

“瞬息”是“无限”的游伴，

灭绝的冷漠连接着新的发展，

灿烂的阳光敲击

年月的鼓鼙，

悄然露面的瞬息

装扮成蒙面的佳丽，

颈上戴的项链

用明珠似的水泡串编。

创造中它赢得席位，

无限通报它处于极终的界限内。

12

今日我奚落

我多年进行的语言的探索。

反复使用，长期磨砺，

耗损了它的精力。

于是它自贱自轻，

自己拿自己寻开心。

然而我知道语言中蕴含的未知

是不可言传的。

未知的使者今日携我

前往远方，向无边的大海

俯身膜拜，

于是心儿说：

“我走了。”

大海中太阳结束白昼的旅程，

升起的晚星

为长夜指路，

它的飞车钻云穿雾，

在幽暗的海滩上

探寻新鲜的曙光。

今日一切言谈听似喧哗，

走到陈腐的经文身边脚步才停下，

经文萦绕在无声的山冈，

争执、疑惑全在死寂中消亡。

罡风吹弱了的名气

不值一提。

黄昏时分，

关闭语言创造的书斋的大门！

大量垃圾大量谬误

弃于身后。

我一次次在心里说：

“我走了。”

那去处没有姓名，

泯逝形形色色的特殊身份；

实有与虚无

融为一物；

日子完整，

没有黑暗，没有光明。

我的“自我”之流

渐渐注入悟彻的入海口。

难以预测表面的幕布

变换各种形态最终是否在岁月之河中漂浮。

我将看到我游离自我特性，

与外界的万象为伍，朝陌生的圣地前进。

岁暮将至，

旧我像松软的梗茎上的果实，

即将垂落。

它的感觉

竭力在我拥有的一切中间

把自己扩展，

我凝视着，

兴许能见到隐秘的心底深藏的孤独者。

身后的诗人

涂抹亲手画的陈旧的作品。

迢遥的前方是海洋，夜深人静，

我听见从海滨传来的我的足音。

道路漫漫，

我这个旅人来到人世间，

做世俗生活的工作。

在路上不知不觉

获得的全部东西中那值得欣赏的

无价之宝是我不朽的川资。

心儿说：“我去了。”

我的敬意留给一些后来者，

他们照射道路的生命之光

一次次清除彷徨。

乌达扬1941年1月19日

13

我站在创造的华厅的一隅，

瞭望昏暗的彼岸，

我曾在那儿，

融化于混沌的无限的悟性之中。

今晨，我心中响起

修道士的呼唤——

哦，太阳，

揭去你的光幕！

让我在你最深最纯的光华中

看见我的灵魂。

黄昏时分，

那个把元气融入空气的我的身躯

将化为灰烬，

他不会披着真理的外衣，

在旅途撇下自己的影子。

凡世的游乐场上，

我常常品尝苦乐的琼浆，

在有限的束缚中

一次次目睹无限。

我明白今生的最终的意义

即在于此，

它具有美的外形，

在歌曲中不可描绘。

今日开启游戏室的门扉之时，

我将把我的崇敬

留在大地的神庙里，

我还将留下人生的一些祭品，

其价值超越死亡。

乌达扬1941年

14

青青的地极，青青的山峦，

用相同的韵律缔结天地的姻缘。

秋日金色的阳光为森林沐浴，

紫褐的蜂群在橙黄的花丛间采蜜。

我置身其中，

听浑圆的天穹无声的掌声。

我的欢愉里交融着色彩、音调——

这，迦梨摩旁[211]，你可知道？

巍巍群山的宝库里

积敛了无尽的时日。

我的一天曾把花环挂在它的脖颈，

为把这个喜讯

用绵远的音乐

传遍天庭，

黎明的金钟当当敲响——

这，你可知道，迦梨摩旁？

迦梨摩旁1940年9月25日

15

依然记得山腰里你们幽静的寓所；

喜马拉雅山高踞清静的石座，

有限的高峰欲

突破最高远的苍穹的荣誉。

森林沿着山坡朝下延伸，

绿色海洋凝然不动，

一片片绿荫罩着静寂。

山背后宣告红日升起之时，

胸中便有宇宙生活的脉动和生机勃勃。

林区人烟稀少，

林木无语的暗示欢快、奇妙，

我心中因此获得元初时期

大地生命的奇迹。

不知名的鸟儿振翅高翔，

把我的思绪载往雪线莹莹的空茫。

时光流动，振奋山村

从睡眠中醒来的懒散的时辰。

弯曲的公路上山民头顶负荷，

时有汽车掠过。

山里人在心中

留意异乡人残缺的生命旅程，

并以不连贯的线条加以绘制。

我常常听见的

不远处敲的钟声，

承担每个时辰催人劳作的使命。

领受第一抹晨光的爱抚，

家家户户

涌溢好客的热情。

门口一盆盆鲜花姹紫嫣红，

陶醉客人的心。

空中，风中，

自然的信笺送来

家庭主妇的关怀。

欢声笑语中人们真诚友好的信息

为世代沉默的喜马拉雅带来了声誉。

乌达扬1941年2月25日

战鼓咚咚敲响，

风起云涌的时代，

改天换地的时候到了。

即将书写无情的新篇章，

否则岂有如此惊人的浪费——

残酷的不义降临，

拽来不义的是不义的魔鬼——

未来的使者。

浩荡的洪水冲走吝啬的磐石，

荡涤贫瘠土地不结果的惨况，

卷扬层层沉淀的死沙，

填满灭绝的洞穴；

给沃土机会，

袭击沙漠，培育碧草。

枯瘦农地的陈词滥调

便哑巴一般毫无意义。

内心死了外表未死的

在屋里囤积食品——

浪费的风暴朝他们袭来，

击碎坛坛罐罐，

屋顶的茅草飞扬。

沉重的打击落在他们的肩上，

震颤他们的骨头。

猝死的暗示下，

开耕新地，

播种新的庄稼。

噩运中经受最后的考验——

衰朽的时代，

贮存的哪些消亡哪些活着？

此时当认清粉饰的衰微，

战鼓因此咚咚敲响。

1940年5月31日

17

古时候，

消息无法使历史热闹起来，

那是名望沉默的时代——

但像今时生命的征途

波涌浪翻的早晨，

先人踏上布满死亡的艰险的道路，

为远方非亲非故的陌生人

送去灵魂的甘露。

一批又一批的先人

未实现目标，

骨殖埋在干渴的沙漠的沙层里。

海水抹去他们的痕迹，

工作尚未开展的道路上，

他们并非一事无成——

他们融于超越肉体的英魂之中，

不为人知地提供力量——

今日的阳光中，

我感觉到他们仁慈的抚摩，

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乌达扬1940年12月12日

18

心中的惶恐和痛楚

一再震颤一些人生活的基础，

他们心神不宁。听着！

你们不要因此妄自菲薄。

有些人的生命战胜死亡，

在各种卑微之上

点亮不熄的灯盏，

愿你们以他们的面貌出现。

肆意贬损他们，

你们将囚于贬损召来的欺凌。

愿你们分享一份

世上永被缅怀的人的光荣。

19

那年我好像十二岁，

当然大两岁也是可能的。

生产靛蓝染料的两层楼上面

是我居住的房间。

楼前有飞檐，

白昼、夜晚

以阳光、暗影勾起

无伴少年的

飘忽不定的遐思

只具有含义不明的活力，

有点像楼房下面，

池塘旁边，

沐浴着阳光、

描绘绿荫的肖像、

茁壮生长的虹藤。

一排阔叶树的颤抖声

年复一年

透露种植蓼蓝的古老的辛酸。

像古木似的，

少年那超越年龄的元古遁来的神思，

由于世界生命的冲击，

响应天穹的不瞬目光的呼吁，

他静眺着远方。

牧童吹的凄凉笛音中隐藏

万象的情愫，

也在少年的血管里跳舞。

理性尚未醒来，

不合理性的并未被守门人挡在心扉之外。

以旁观者、创造者的身份，梦幻

在民众的世界出现，

他做着无谓的游戏，

漂放的纸船载着生产不出货物的日子。

他跨上矮种马，马车

在平原上风驰电掣，

他热血沸腾，

俨然是所向披靡的司令，

心幕上

画个书中读到的硕大的勋章。

整整一个上午，

在未载入史册的田野——

狼烟未起的战场上消度。

他挤蔷薇花、素馨花，用配制的花汁

写的“佳作”使他自鸣得意，

心花怒放——

外面无人喝彩鼓掌。

黄昏叫来的猎人比萨纳特

在安静的凉台上端坐，

讲他猎虎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记得他的光临是世上最令人欣喜的消息。

少年想象着砰地射出子弹，

稚嫩的胸膛震得抖颤。

周遭枝繁叶茂的日常需要之中，

少年像攀附的青藤只在游戏的风中飘荡，

扩展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梦想。

他仿佛是作者

在稿本的第一张空页上写的荒诞小说，

修饰中有些不清晰的字眼，

其余的是曲线。

今日清算账目认真严肃，

地平线上挺立着不徇情的命数，

上苍的幼稚的游戏室

一一倾圮。

今日不由追怀

那昼夜，

那宽大的露台，

那阳光，那暝暗，

琐事的大海中无所事事的孤岛的沙滩，

晌午杜鹃倦啼般的少年的心绪。

人世缘何如此？

对命运的阴谋只能服从？

不容提问的世上少年从不诘问。

少年并不明白

幼稚的天地在成人看来

是滑稽可笑的。

那里有他的席位，

有他的仙境

和想象中天堂的极终，

理性从不责备，

疑惑无人守卫，

路上没有逻辑的示意，

意志驾无羁的彩车奔驰。

20

我默默地遐想：

无数单词今日获得了解放。

它们一直囚禁在语法的城堡中，

突然举行暴动，

排成望不到头的队伍，

示威游行，宣泄愤怒；

推翻语句的统治，

弄到无理性世界随意的演讲词，

扯断含义的法规之绳，

对雅语文学冷嘲热讽，

捐弃一切，

只占据听觉——

它们有繁多的姿容，

有丰富的感情。

它们宣称：我们是大地

呼出的气息中元初梵音的儿子，

当脉息推搡的无魂的生命

刚在人的喉咙里苏醒，

我便翩翩起舞，

把万象最初的甜美微语
融入童音朗诵的古诗。
我们是斯拉万月疯狂洪水的使者的亲戚，
从山顶倾落，闯进村镇，
携来创造的诵经声。
声音飒飒飞行，
在叶簇树丛
欢度节日，
在地平线上测录风景的韵律，
残夜时分唤起黎明凄厉的呓语。
从那声音的领地
人窃得驯服的野马似的词汇，
依凭繁复的
规则之网，为拘捕信息的载体而前往
未来悠远的国度和时光。
人跨上套笼头的单词之马飞奔，
加快了时代缓慢的指针。
“凝涩”的坚固障碍在争论中排除，
旋即在无形的奥秘深处漫步，
列队布阵的词汇的百万大军
每时每刻击退“玄奥”的进攻。
有时它们像盗贼
潜入梦的王国，
睡眠的落潮中行动不受阻挠，

随手拾得的缠上韵律的链条。

心智使用这些

进行艺术创作，

内在的纽带时断时续，时松时紧，

难以与上苍的创造谐韵；

有如一二十只狗崽子

爬到彼此的头上，无所谓什么动机，

谁咬了谁，无法知道，

强硬的词汇卷起吼叫的风暴。

那啮咬那吼叫并不意味着凶残，

只是声音、姿态越发刚劲越发豪迈。

一上午心里看见

一群群词汇冲出原义的栅栏——

天上，天上，锣鼓敲响，

咚锵咚锵，马儿化装 [212] 。

迦梨摩旁1940年9月24

21

凶狠的争斗的滴血的利齿

咬断成千上万个村庄、城市的肠子，

恐怖快速蔓延，

漫过昏迷的地平线。

铺天盖地，

涌来地狱的洪水，

骇人的湍流冲垮

帝国高厚的堤坝。

满腹贪欲的“文明”猎手周游四海，

跨过一个个朝代，

像豢养的猛兽

啃食本国、他国的筋肉。

那群狗咬断

脖上的链环，

伸出血红的舌头，

忘记谁是路人谁是亲友；

毕露原始野性的尖利的爪子

抓破古老传统的典籍，

字里行间，

任意添加变形的污秽的标点。

它们仿佛是不满的天帝的使者，

把千百年累积的罪孽

抛向四面八方，

重击下醉心于国家权力者的酒缸

碎成一堆垃圾。

纵观历史，

多少人作贱自己的生存，

扰乱天帝的决心。

自杀的诅咒和罪孽

引来自身的绝灭。

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

自己的死敌，

推倒骄奢淫逸的

仓库的墙壁。

焚尸场上，

首级在游荡，

刹那间打破人的美梦，

穿透心胸，

浑浑噩噩，

自己喝自己的鲜血。

当这丑恶的一幕告终，

惊天动地的风暴中

罪恶的时代成为过去。

人们身着修行的素衣，

行至安放骨灰的榻前，

心情恬淡，

蒲团上坐定，

默想未来的创新——

今日吼叫的大炮

是在呼唤创造。

迦梨摩旁1940年5月22日

22

御座荫庇的远方的王国

傲岸地宣称已测得

国王与平民的天壤之别，

同时在脚底播下了毁灭。

莫大的不幸

是遍地的贪乏腐蚀的生命

辱没辉煌的王冠，

使之丑陋不堪。

国王纵不受那痛楚之火的烤灼，

天帝的诅咒定难摆脱。

无比奢华的基石下燃烧着

饥饿的熊熊大火。

被污染的解渴的河水即将干枯，

身上没有御寒的衣服。

死亡之门开启，

更残忍的是

日夜不停地

压榨半死不活的枯瘦的肉体。

康复之路被堵，

病毒长驱直入。

奄奄一息的人群不是国家的财富，

是不堪的重负。

一只翅膀折断的鸟儿

在危机四伏的风暴的日子

觅不到安身之处，

从高空坠落，粉身碎骨——

需偿还天帝的债务的一天

已为期不远。

摩天的豪富坍塌之时，

其骸骨可用来建造赤贫的新居。

乌达扬1941年1月24日

23

崭新的黎明苏醒的时际，

在凡世这年寿的边沿，

来吧，承负人生的命运，

以永久的祝福

触抚我的额头，

作为开始的光华的赠予。

衰惫的厚幕，

像昏睡的长夜，

在天宫的丹墀前

缓缓地垂落吧！

哦，太阳，

显露你至善的真相，

在你明丽的昭示中

让我看见

我超越死亡的灵魂！

乌达扬1940年

24

废弃的房子，

游廊里空荡荡的——

哑默的回忆强忍着呜呜的哭泣，

晌午，埋着死去的日子的

墙基的幽暗

在鬼魂的喉管里唏嘘。

田野上枯叶的飞旋中，

风儿在喘息。

维沙克月的风暴

突然将野蛮投向法尔衮月的归途。

创作的疼痛从背后

撞击艺术家的画笔。

无伴的热烈的色彩和线条里，

呈现形象的情感。

有时笔势疲软；

旁边胡同里的竹帘

阻隔的天幕下陡然

响起暗示的乐调，

指挥手指上的醉鬼跳舞。

殷红的暮霭中，

纷纷扬扬地落下

疯狂的冲动的爆竹的火花。

画家的笔排除滚来的阻碍。

那阻碍有时凶狠、隐晦，

有时豪放不羁，激动人心。

心海里浊潮翻涌，

泛沫的紊乱飘逝。

艺术家驾着满载形象的轻舟，

驰过残夜的落潮，

忽然抵达码头。

轻舟的两侧划着

悦耳和刺耳的乐音的木桨，

艺术创作的漂游的游戏

节奏明晰地进行。

桑地尼克坦1939年2月

25

错综复杂的世界，

一再地缠上欲解的绳结。

笔直的路不通，

崎岖路上的旅程

扛着忧思的包袱。

路上到处

是人为的曲折、险阻，

沮丧的心儿末了无奈地认输。

敲碎的人生韵律废黜了谐韵，

尘埃里倒下疲累的生活热情。

哦，失望者，大片的干涸上

引来滔滔洪水般的人世的甘浆。

在辽阔的天宇，

在大地森林的枝叶里，

充盈深邃的憩息，

流淌着不竭的安澜的泉水。

元初生命的祭坛前灵魂质朴的颂神曲

呼唤光影中藏匿的奥秘！

诵念天堂人间通用的经文，

抛弃以颓唐将灵魂的光荣

塞进渺小的人，

任其泯逝于虚空。

26

年华衰竭的玫瑰花瓣

从花盆一片片飘落。

在花的世界，

我未见过死的变态。

不美不朝生活投掷最后的讽刺。

花儿不以憎恨

玷污泥土的债户，

倦容和残香中留下黯淡的余物。

其间有离别时酸楚的抚摩，

但绝无怪怨。

生死面面相对之时，

两者的相会中，

但愿我看到

日出的东山和日落的西山

疲乏的白昼的目光交换——

灿烂、谦恭的荣誉

走向美的归宿。

乌达扬1941年2月22日

27

黄昏安居在宇宙宏大的巢里——

在它无声的指示下，

大地朝它奔去。

四周落下灰褐的帷幔。

心儿说，我将回归故里，

但不知故里在何处。

无伴的黄昏开启门户，

前面是无孔的浓黑。

所有光华的背后，

遗忘的使者开取

这凡世欠下的一切饰物——

凌乱的恒久中间，

有破残、黯淡的习惯。

引赤裸的肇始

在黑暗的深处沐浴，

再赋予它新生。

人生的极地

最后一条神秘的路上，

揭开创造的新的奥秘，

黄昏诵念黑色的经咒，

以光唤醒的，

被我称为新的生辰。

28

河流养育我的生命。

血管里流淌着

群山的赠礼，

冲积土构作活动领域。

心灵的奥秘的甘汁

从各地的作物撷取动力。

它的睡梦、苏醒

围绕着东西南北如网的乐曲之河。

充当世界使者的那条河

将遥远搬到面前，

房门口聚集对未知的欢迎，

塑造我的生辰——

羁绊之外我移动的寓所

世代由水浪簇拥，

从一处的沙滩漂向

另一处沙滩。

我是叛经离道者，

我是旅人，

我生辰的盆子

一次次毫不挑剔地

盛满坦诚的情义的佳肴。

29

我认识你们，

然而你们仍是远方的人。

你们的簇拥、步履，

四周波涛的起伏，

均属于熟稔的世界，

然而是否接受其邀请却犹豫不决。

我远离大家，

你们脉息的语言也是我心灵的。

当我看到它的触摸

带有几分拘谨，

好似外乡人苍白、瘦弱的情谊，

伤感的惊讶便油然而生。

我欲赠予一些东西，

否则生活怎能和谐——

但迈不出果敢的步伐——

唯恐托盘是空的，

唯恐已丧失早年的趣味，

唯恐交流中缺乏尊严。

所以忧虑重重地在远处，

在残酷的孤独之中

对你们说：

生命的吉祥仙女

曾以新式服饰为我打扮，

与她分别的日子，

不要熄灭节日的华灯，

让我不体面地受到贫乏的欺侮。

你们可以摘取首饰，

用无色的白布包裹，

在我眉宇描个淡雅的吉祥痣。

提着斟满活力的钵盂，

你们也来参加最后的典礼，

也许能听见从地平线那一边

传来的神圣的法螺声。

乌达扬1941年3月9日

附录　泰戈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白开元编

1861年

5月7日（印历维沙克月25日）深夜两点半左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市朱拉萨迦祖居中诞生，他是德贝德拉纳特·泰戈尔和莎腊达·黛维的第十四子。

1868—1872年

先后在东方学校、师范学院附小、孟加拉学院不正规地学习。在三哥海敏德拉纳特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多种课目。1869年开始练习写诗。

1873—1875年

左肩挂圣线，跟随父亲途经鲍尔普尔，前往喜马拉雅山游览。由父亲教授梵文，直接受到父亲的影响。1875年母亲去世。

1877年

家庭杂志《婆罗蒂》问世。经常为该杂志撰稿。《帕努辛赫诗抄》写成。第一篇短篇小说《女乞丐》完稿。着手写中篇小说《科鲁娜》，未完稿。

1878—1880年

前往英国之前，在阿梅达巴得小住，为自己写的歌词谱曲。在英国留学。《旅欧书札》在《婆罗蒂》杂志上连载。发表叙事诗《林花》。

1881—1883年

发表剧本《蚁垤仙人的天才》，并在该剧演出时扮演蚁垤仙人。随七哥乔蒂林德拉纳特住在昌坦纳格尔。发表诗作《清泉从梦中苏醒》。1883年12月9日，与穆丽纳里妮结为伉俪。发表诗剧《破碎的心》，歌剧《愤怒的湿婆》《死神的狩猎》，诗作《暮歌集》《晨歌集》，长篇小说《王后市场》，书信集《旅欧书札》。

1884年

自小在生活上照顾泰戈尔的七嫂伽达摩波莉·黛维于4月19日去世。发表诗作《帕努辛赫诗抄》《画与歌集》，剧本《大自然的报复》。

1885—1891年

发表重要文章《罗摩·摩罕·罗易》，散文集《杂谈》，诗作《刚与柔集》，长篇小说《贤哲王》。创作散文集《书信》《评论》。在国民大会上演唱著名歌曲《今天在母亲的号召下我们团结一心》。1886年，长女玛杜丽洛达出生。1888年，长子罗廷德拉纳特出生。发表诗剧《虚幻的游戏》，诗作《心声集》。1890年前往希拉伊达哈，经管祖传田庄。参加《国王与王后》《牺牲》剧目的演出。发表《邮政局长》等短篇小说。为桑地尼克坦寺院揭幕。出版《求索》杂志。

1892年

女儿蕾努卡出生。创作剧本《花钏女》《根本错误》。发表重要文章《各种教育》，支持以母语开展教育。动手写诗作《金色船集》。

1893—1894年

游历奥利萨邦。在般吉姆主持的会议上宣读文章《英国人与印度人》。在《求索》上发表《女性的儿歌》。小女儿米腊出生。发表《旅欧日记》。诗作《金色船集》出版。剧本《离别时的诅咒》发表。

1895—1897年

帮助侄子苏伦德拉纳特和波朗德拉纳特创办民族企业。创作小说《饥饿的石头》。小儿子索明德拉纳特出生。出席在纳达尔举行的全省民众大会。发表著名歌曲《印度——吉祥女神》。出版诗作《大河》《吉德拉星集》《收获集》，杂文集《五行》，剧本《马丽妮》《拜贡特的巨著》。

1898年

主编《婆罗蒂》杂志。发表文章《掐住喉咙》，抗议所谓的《煽动法》。参加在达卡举行的全省民众大会。

1899—1900年

加尔各答流行鼠疫。协助救治患者。侄子波朗德拉纳特去世。创办的企业倒闭。出版诗作《尘埃集》《幻想集》《瞬息集》《故事诗集》《叙事诗集》。

1901年

长篇小说《眼中沙》连载于《孟加拉之镜》。出版《祭品集》。女儿玛杜丽洛达、蕾努卡成婚。在桑地尼克坦成立梵学书院。

1902—1904年

办学遇到经济困难。典卖在普尔的土地和妻子的首饰。1902年妻子病逝。女儿蕾努卡去世。诗作《儿童集》和纪念亡妻的诗作《怀念集》出版。长篇小说《沉船》在《孟加拉之镜》上连载。出版长篇小说《天赐良缘》。

1905年

父亲德贝德拉纳特去世。创办《宝库》杂志。积极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爱国运动。创作现为孟加拉国国歌的《金色的孟加拉》等大量爱国歌曲。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出版散文集《自己的力量》。

1906年

送儿子去美国学习农业科学。协助建立民族教育委员会。出版散文集《印度》、诗作《渡口集》、长篇小说《沉船》。

1907年

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发表重要论文《疾病和治疗》。长篇小说《戈拉》在《外乡人》上连载。女儿米腊成婚。小儿子索明德拉纳特早逝。出版散文集《五彩缤纷》和《膜拜品德》，论文集《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文学》《现代文学》，剧本《滑稽剧本集》，杂文集《幽默》。

1908年

主持在帕波那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发表散文集《国王与平民》《繁多》《祖国》《社会》《教育》，剧本《秋天的节日》，论文集《宗教》。

1909—1911年

论文集《词学》《宗教》，剧本《赎罪》《国王》，长篇小说《戈拉》，诗作《献歌集》，关于宗教、人生、哲学、文学艺术、社会、教育的十三集演讲《桑地尼克坦》先后出版。在《外乡人》杂志上刊登回忆录《生活的回忆》。1911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演唱歌曲《印度的主宰》，此歌曲后来被定为印度国歌。

1912—1913年

1912年1月12日，孟加拉文学协会为诗人举行庆贺会。发表重要文章《印度的历史发展》。创作剧本《邮局》《坚定寺院》。出版书信集《孟加拉风光》。开始翻译收入《吉檀迦利》中的诗歌。第三次出国。在英国把《吉檀迦利》的诗歌给罗森斯坦阅读。叶芝在名人聚会上朗诵《吉檀迦利》的诗篇。初识挚友安德鲁斯。印度学会出版《吉檀迦利》。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演讲集《求索》在哈佛大学出版。因

《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加尔各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14—1915年

皮尔逊住进桑地尼克坦。安德鲁斯参观书院。《绿叶》杂志出版。甘地访问桑地尼克坦。《绿叶》上发表剧本《法尔衮月》；连载长篇小说《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出版诗作《献祭集》《歌之花环集》《妙曲集》。被授予爵士称号。

1916—1918年

演出剧目《法尔衮月》，为邦库拉灾区募捐。第四次出国。在日本谴责极端国家主义。在美国发表题为《国家主义》和《人格》的演讲。梵社举行欢迎大会。比哈尔邦发生种族骚乱。发表文章《渺小与崇高》。在加尔各答国大党会议上宣读《印度的祈祷》。女儿玛杜丽洛达去世。散文集《积蓄》《身份》《照主人的意志办事》，诗集《鸿雁》《遁逃》，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剧本《古鲁》出版。

1919年

游览南印度。正式出版杂志《桑地尼克坦》。愤怒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姆利则枪杀无辜群众，宣布放弃爵士称号。筹建国际大学。随笔《访日散记》、剧本《无形珠宝》出版。

1920—1921年

游览西印度。第五次出国访问。在法国会见勒维等著名人士。在荷兰受到热烈欢迎。在海牙等地发表演讲。前往美国。归途中经英国又到法国，之后访问德国、丹麦、瑞典、奥地利等国。会见罗曼·罗兰、康德·凯塞林等名人。1921年12月23日，国际大学正式成立。把桑地尼克坦的财产捐献给国际大学。剧本《还债》出版。

1922年

访问南印度和锡兰。出版剧本《摩克多塔拉》和诗作《童年的湿婆集》。发表散文集《随想》。

1923年

将所有著作的版权交给国际大学。出版季刊《国际大学》。游历西印度。参加剧目《牺牲》的演出。剧本《春天》发表。

1924年

在加尔各答大学就文学发表演讲。访问中国，在上海、济南、北京等地发表演讲，会见梅兰芳等著名文化人士。访问日本后回国。应邀访问秘鲁。创作《西行日记》和诗作《普尔比集》。

1925年

经意大利回国。在桑地尼克坦会见甘地。在不合作运动上持不同意见。主持第一届印度哲学大会。诗作《普尔比集》和剧本《迁居》出版。

1926年

在达卡大学发表演讲。应邀第八次出国，访问意大利、英国、挪威、奥地利、瑞典、丹麦、德国、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经埃及回国。出版诗作《随感集》，剧本《独身者协会》《舞女的膜拜》《报复心理》《南迪妮》《最后一场雨》。

1927年

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纠缠》。发表剧本《舞王》。第九次出国，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千姿百态》杂志上连载《爪哇通讯》。

1928年

会见印度著名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奥罗宾多。访问锡兰和班加罗尔。创作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发表剧本《最后的拯救》。

1929年

第十次出国，访问加拿大、日本。在美国各城市发表演讲。出版剧本《太阳女》，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纠缠》，诗作《穆胡亚集》，书信集《西行日记》。

1930年

第十一次出国访问。经法国到英国。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表题为《人的宗教》的演讲，之后出版单印本。在德国会见爱因斯坦。经丹麦去苏联，受到热烈欢迎。在法国、德国、丹麦、苏联和美国举行个人画展。发表剧本《新颖》。

1931年

在市政大厅隆重庆祝诗人诞辰七十周年。出版《泰戈尔金书》，诗作《森林之声集》《通俗读物集》，书信集《俄国书简》，剧本《禳解诅咒》，选集《聚宝》。

1932年

致电英国首相，抗议英国殖民当局逮捕甘地。前往狱中看望甘地。访问伊朗和伊拉克。出版诗作《总结集》《再次集》，剧本《时代之

旅》。

1933年

在加尔各答大学发表题为《诗人的宗教》《普及教育》和《韵律》的演讲。在罗摩·摩罕·罗易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讲话，题为《罗摩·摩罕·罗易——印度的先驱》。发表诗作《五彩集》，中篇小说《两姐妹》，剧本《昌达尔姑娘》《纸牌王国》《邦苏莉》。

1934年

会见来访的尼赫鲁。率领国际大学学生艺术团到锡兰和南印度演出。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四幕》《花圃》，剧本《斯拉万月之剧》。

1935年

在拉合尔、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等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获贝拿勒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诗作《最后的星期集》《小径集》。

1936年

在教育周活动期间发表《教育方式》。为募捐前往北印度。在甘地的帮助下得到六万卢比捐款。发表讲话反对教派分裂活动。荣获达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舞剧剧本《花钏女》，诗作《黑牛集》《叶盘集》，论文集《文学的道路》《韵律》，游记《瀛洲纪行》。

1937年

在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典礼上用孟加拉语致贺词。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典礼上作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讲话。出版诗作《错位集》《儿歌之画集》《边沿集》，散文集《划时代》《世界的本相》《他》。

1938年

两次致信日本诗人野口，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再次会见甘地。出版诗作《晚祭集》，论文集《孟加拉语》，剧本《昌达尔姑娘歌舞剧》。

1939年

国际大学的印地语学院成立。出版诗作《戏谑集》《天灯集》，论文集《路上的积蓄》，剧本《萨玛》。泰戈尔文集一、二卷出版。

1940年

在桑地尼克坦会见来访的甘地。在一个特别仪式上被授予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诗作《新生集》《唢呐集》《病榻集》，传记《童

年》及《泰戈尔画册》出版。

1941年

八十岁生日那天，发表重要文章《文明的危机》。荣获特里普拉邦番王所授“印度的太阳”之称号。7月30日口授最后一首诗《你创造的道路》。8月7日在加尔各答祖居与世长辞。诗作《康复集》《生辰集》《儿歌集》《最后的作品集》，散文集《学院的形式与发展》出版。

[1] 本诗无题，也未注明写作的年月，“序诗”的题目是译者加的。

[2]　这故事取自《撰集百缘经》（Avādanasataka），它是印度佛教譬喻文学中最古的典籍。此书在公元3世纪时由支谦译成汉文。

[3] 给孤独长者是佛的大弟子。中印度萨罗国舍卫城的富商，性慈善，好施孤独，因有此名。

[4] 湿婆天是印度教毁灭之神，同时也是再生之神。

[5] 摩尼即珍珠。

[6]　希瓦吉（1630—1680），马拉塔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全部马拉塔地带。他号召人民“为祖先的骨灰，为宗教的庙宇”起来反抗莫卧儿王朝的统治，力图恢复祖国的独立。他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对于一般的伊斯兰教徒并不歧视。

[7] 商羯罗是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另一称号。

[8] 安那普尔那女神是湿婆的妻子难近母的另一称号。

[9] 毗卡利即湿婆。

[10] 三界即天堂、人间和地狱。

[11]　旧履，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十车王年老时受王妃要挟放逐了嫡长子罗摩，立庶出的儿子婆罗多为太子，心中忧伤，不久死去。婆罗多不满母亲的所作所为，誓不继承王位，他将罗摩穿过的鞋子放在王座上，一切典礼祭祀先在鞋子前举行，表示他统治国土只不过代理他的长兄，罗摩的鞋子是王权的标记。在这里是替神行道的意思。

[12] 这故事取自《歌赞奥义书》（Chhāndogya Upanishads）。

[13]　印度古典经籍有四部最重要的著作，叫作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吠陀”是“智慧书”的意思。

[14]　印度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知识分子）、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奴隶、劳动人民）。前三个种姓自认为是高贵的再生种姓，把首陀罗视为贱民。

[15] 《娑摩吠陀》意译为《歌咏明论》，是祭司们在祭祀时歌咏用的赞神歌的总集。

[16] 萨罗，古印度国名，在中印度境，波斯匿王之领地，即今俄得地方。

[17] 迦尸，古印度国名，在中印度境，萨罗之北邻，即今贝拿勒斯地方。

[18]　罗睺，星名，相传为蚀日之星。又系神名，为阿修罗（魔鬼）之一种，能举手障碍日月，使诸天苦恼。

[19] 曼特里即大臣。

[20] 这故事见《撰集百缘经》。

[21] 频婆娑罗是佛在世时的摩竭陀国王，崇信佛法，后被其子阿阇世王幽囚于七重室内。

[22] 阿那罗，印度教火神。

[23] 窣堵波即塔。

[24] 这故事取自《菩萨譬喻鬘论》（Bodhisaltvāvadana-māla）。这是一部记菩萨在过去时代所修种种苦行的佛教故事书。

[25] 邬波笈多，人名，佛涅槃后一百年生，阿育王的师父。

[26] 秣菟罗，意云“孔雀”或“蜜”，地名，在中印度，城东五六里有山寺，为邬波笈多所造。

[27] 因陀罗，或译雷天，印度吠陀神话中众神之长，掌管雷雨，貌俊美。

[28] 这故事见《撰集百缘经》之《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缘》，但内容大有出入。

[29] 波斯匿王是佛在世时的舍卫国君主，传说他与佛同日生。

[30] 这故事取自《如意树譬喻鬘论》（Kalpadrumāvadāna-māla），这是一部用韵文写成的佛教譬喻故事。内容一部分是从《撰集百缘经》改作，一部分从别的书中取材而成。

[31] 室罗伐悉底即舍卫城，古中印度境萨罗国之都城。

[32] 这故事取自《敬信鬘》（Bhakta-mala）。

[33] 克比尔（1440—1518），印度宗教改革家，诗人，生于贝拿勒斯。父亲是伊斯兰教徒，他却在幼年即皈依印度教大师罗摩南达（15世纪初印度教改革家）为弟子。他反对虚伪的宗教仪式，反对职业的僧侣，认为念珠不过是木头做成的，神像不过是冷冰的石块，罗摩与克里希纳不过是死去了的人，《吠陀》与《古兰经》不过是空话；剃头匠、洗衣妇、木匠比僧侣更容易接近上帝。他追求真理，追求爱。真理只有一个，因此“上帝是唯一的，不管你把它当作罗摩和安拉敬拜都可以”。他的教义遭到顽固婆罗门的反对，约在1495年当他将近60岁的时候被逐出贝拿勒斯，一直在北印度各地流浪，1518年在玛加尔逝世。他并不是一个出家人，他有家庭，以织布为业；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写过不少纯朴动人的宗教诗篇。泰戈尔曾把他的诗译成英文。

[34] 这故事取自《敬信鬘》。

[35] 杜尔西达斯，印度宗教改革家，也是印度古代大诗人之一。他是印度教中信仰罗摩一派的第七代祖师，他相信人不能自救，需赖罗摩的降生然后因他而得救度。他并且把基督教中神具大慈、降世救人的理论介绍到印度教里面来。这新起的教派在北印度很盛行。他是梵文学者，作品很多，但在人民中广泛流传的只是他的以北印度口语所写的白话长诗《罗摩功行之湖》，这部诗的故事就是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但并不是《罗摩衍那》的翻译，而有很多独创的文句。语言自然，音乐性很强。他于1532年生于德里附近，是一个婆罗门，但与民众很接近。曾娶妻生子，1623年卒。

[36] 萨蒂是丈夫死后，和丈夫一同焚身的妇女。

[37] 这故事取自《敬信鬘》。

[38] 萨那坦（1484—1558）是胡森·沙哈朝廷的大臣，后皈依孟加拉偏入宗[信奉克里希纳（黑天）的宗派]宗师柴丹耶（Chailanya），弃官在瓦林达般苦修。为当时的梵文学者及诗人。

[39] 1526年波斯的统治者巴布尔侵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约二百年之久，其间印度人民曾不断举行起义，1710至1716年锡克教徒的起义具有特别巨大的规模，这次起义的领

导者是农民般达。般达是锡克教第十四位祖师戈宾德·辛格的弟子，戈宾德死后，般达成为锡克教的领袖。他把农民团结在反对剥削、推翻异族统治的旗帜下。这次的起义失败了，1715年般达被俘，但也给了莫卧儿帝国以重大的打击，此后旁遮普实际上脱离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

[40] 五河之邦指印度旁遮普省。

[41] 即锡克教徒。锡克教是那那克祖师（1469—1538）所创立。他原是印度教徒，但反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繁缛的宗教仪式和偶像崇拜，因而倡一神之说。

[42] 古鲁是先生、导师的意思，这里是锡克教祖师的专称。

[43] 琪也是先生、大人的意思。

[44] 阿拉克·尼朗姜是锡克教胜利的呼号，意思是无形无影，无往不在，毫无瑕疵的神——真理。

[45] 印度人一般相信，人一出世便对圣者（大仙）、天神及祖先欠下债，要以修梵行、供养、祭礼、传宗接代等义务来偿还。

[46] 巴德沙贾达是波斯语，指伊斯兰教王，此处指莫卧儿王朝的君主。

[47] 奥朗则布（1618—1707）是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他在位的期间是莫卧儿帝国最后全盛时期。

[48] 拉其普特是居住在拉其普他拿（印度西部印度河以南地方，现在的拉其斯坦）地方的一个勇武善战的民族。每一个拉其普特都以战死疆场为荣，后来成为抗拒莫卧儿王朝统治的中心势力。

[49] 那瓦布，意思是波斯统治印度时期的藩王。

[50] 锡克教徒终身不剃发须，要求他割下发辫即是要他背叛自己的宗教。

[51] 戈宾德·辛格是锡克教最后的一位祖师。他曾将锡克教徒编成军队组织，创立了锡克王国，终生和统治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作顽强斗争，抵抗着他们的侵略。这首诗描写他在一次与伊斯兰教徒战争失败之后，躲在森林里等待时机，准备东山再起时的心情。

[52] 奇多尔是8世纪时拉其普他拿的小国梅瓦尔的都城（在今拉其斯坦乌戴普尔土王领地境内）。自1568年被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攻陷后，四百年来，那里的土著民族克遵祖先的誓言，在把异族统治者赶出以前，决不再进奇多尔城寨。

[53] 洒红节即迎春节。在印度是一个狂欢的节日，在那一天，可以不分种姓、男女，大家互相洒红粉、泼红水，表示友好亲热。

[54] 在结婚、男婴降生或举行其他喜庆大典时，印度妇女们（男人不可以）口中发出“啊—噜噜噜”的尖口哨声音以示庆祝。

[55] 曼荼罗意为经咒。

[56] 信德是居住在信德省（现属巴基斯坦）的一个民族。

[57] 此诗也收在颂神的诗集《吉檀迦利》里，即第60首，在泰戈尔看来：“上帝借助于一个儿童，在成人的大门口重复它的呼唤。”这诗歌颂儿童，也歌颂体现在儿童身上的神性。

[58] 此诗也收在《吉檀迦利》里，即第61首。

[59] 此诗亦收入《吉檀迦利》，即第62首。看来泰戈尔认为：孩子能启发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从而对神或“无限”的信息，有所认识、恍然大悟。此诗按原题直译，应为《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60] 《罗摩衍那》：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共七卷，约二万四千颂，每颂两行。我国有季羡林先生的全译本。

[61] 孩子说的是《罗摩衍那》的主角，即罗摩。他抛弃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和妻子悉多在森林中过了十四年的流放生活。

[62] 印度的一个普通人名，也是象头神的名字。

[63] 迦梨陀娑：古代印度最伟大的诗人，相传为超日王的“宫廷九宝”之一。著名作品有《鸠摩罗出世》（叙事诗）、《云使》（抒情诗）、《沙恭达罗》《娇尔婈希》（剧本）等。其生平事迹已无从考据。目前一般学者把他视作旃陀罗笈多王朝时代的人物，约公元4世纪到5世纪。

[64] 邬阇衍那皇城：亦译作“优禅尼”，为旃陀罗笈多二世的首都。

[65] 乐园里自海上升起的舞蹈的女郎。

[66] 1914年1月14日泰戈尔在庆祝大会上说：“先生们，我过去一直不能使你们满意。现在，我做了什么竟使你们大加赞美呢？这不是我的功劳，显然是由于西方人的承认才使你们突然也对我大为赞赏。我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拒绝喝下你们捧来的这杯‘外国的’酒浆。”

[67] 《奉献集》中有26首诗写于1899年，是为他二十六卷的“诗选”写的序言，严格说来应译作《诗序》。但在1914年出单行本时，又增添了24首新作，诗序和新作都是为献给朋友和读者而写的，因此译作《奉献集》。

[68] 选自《歌之花环》：第85首，写于1913年3月。

[69] 选自《歌之花环》：第37首，写于1913年9月，伦敦。

[70] 选自戏剧《国王》（1910年）。

[71] 选自《奉献集》：第11首。

[72] 选自《歌曲集》：第92首，写于1914年9月，菩提伽耶。

[73] 选自《歌曲集》：第21首，写于1914年8月，苏鲁尔。

[74] 选自《歌曲集》：第23首，写于1914年8月，苏鲁尔。

[75] 选自《白鹤集》：第18首，写于1914年12月，苏鲁尔。

[76] 选自《白鹤集》：第22首，写于1914年1月，西莱特，茅屋中。

[77] 选自《歌之花环》：第34首，写于1913年9月，伦敦。

[78] 选自《马诺希·无用的献礼》（1890年），后收入《叙事诗集》。

[79] 选自《歌曲集》。

[80] 选自《歌曲集》：第93首，写于1914年9月，菩提伽耶。

[81] 选自《歌之花环》：第73首，写于1913年3月，寂乡。

[82] 选自《歌之花环》：第72首，写于1913年3月，寂乡。

[83] 选自《歌曲集》：第76首，写于1914年9月，寂乡。

[84] 选自《摆渡集·催花》，写于1905年3月，博尔堡。

[85] 选自《故事诗集·价格的添增》，写于1900年10月。

[86] 摩沙：印度古代货币名称。

[87] 见《撰集百缘经》第一“王家守池人花散佛缘”，但内容大有出入。

[88] 波斯匿意云“胜军”，佛在世时舍卫国君主，传说他与佛同日生。

[89] 选自《摆渡集·竹笛》，写于1905年7月，加尔各答。

[90] 选自《歌之花环》：第38首，写于1913年9月，途经地中海，于“拉合尔”号轮船上。

[91] 选自《歌曲集》：第50首，写于1914年9月，苏鲁尔。

[92] 选自《奉献集》：第1首。

[93] 选自《摆渡集·大有深意的失望》。

[94] 选自《故事集·点金石》，写于1899年9月。

[95] 故事取自《敬信鬘》。

[96] 萨那坦（1484—1558）：胡森·沙哈朝廷的大臣，后皈依孟加拉偏入宗[信奉克里希纳（黑天）的宗派]宗师柴丹耶（Chaitanya），后弃宫在瓦林达般苦修，为当时有名的梵文学者及诗人。

[97] 选自《白鹤集》：第12首，写于1914年12月，寂乡。

[98] 选自《摆渡集·失败》，写于1906年3月，博尔堡。

[99] 选自《歌之花环》：第106首，写于1914年6月，拉姆戈尔。

[100] 选自《故事诗集·比丘尼》，写于1900年10月。

[101] 故事取自韵文佛教譬喻故事集《如意树譬喻鬘论》。

[102] 即舍卫城，古印度境萨罗国之都城。

[103] 选自《白鹤集》，第27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上。

[104] 选自《歌曲集》：第79首，写于1914年9月，寂乡。

[105] 选自《叙事诗集》（1900）。

[106] 选自《白鹤集》：第4首，写于1915年5月，拉姆戈尔。

[107] 选自《白鹤集》：第11首，写于1914年12月，寂乡。

[108] “美丽的”“可怖的”都是指的女神难近母。难近母具有两种形象：一种美丽无比，代表仁慈、宽厚，保护一切；一种青面獠牙，代表降服一切的力量与毁灭。

[109] 选自《故事诗集·密约》，写于1900年9月。

[110] 这故事见《菩萨譬喻论》（Bodhisattvavadanamala），那是一部记菩萨在过去时代所修种种苦行的佛教故事书。

[111] 邬波笈多：人名，佛涅槃后一百年生，阿育王的师父。

[112] 秣菟罗：意云“孔雀”或“蜜”地名，在中印度，距城五六里，有山寺，为邬波笈多所造。

[113] 选自《歌之花环》：第4首，写于1913年9月，红海上。

[114] 选自《歌曲集》：第101首，写于1934年9月，阿拉哈巴德。

[115] 选自戏剧《牺牲》。

[116] 选自《白鹤集》：第5首，写于1914年9月，加尔各答。

[117] 选自《白鹤集》：第30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上。

[118] 选自《故事诗集·供养女》，写于1900年9月。

[119] 这故事见《撰集百缘经》。

[120] 频婆娑罗：意云“影胜”。佛在世时，他是摩竭陀国王，崇信佛法，后被其子阿阇世王幽囚于七重室内。

[121] 阿那罗：印度教火神。

[122] 窣堵波：塔。

[123] 选自《悼念集》：第1首。

[124] 选自《悼念集》：第2首。

[125] 选自《悼念集》：第14首。

[126] 选自《悼念集》：第18首。

[127] 选自《歌曲集》：第17首，写于1914年8月，寂乡。

[128] 选自《歌曲集》：第104首，写于1914年11月，阿拉哈巴德。

[129] 选自《歌之花环》：第40首，写于1913年9月，“拉合尔”号轮船上，途经红海。

[130] 选自《奉献集》，第38首。

[131] 选自《白鹤集》：第19首，写于1914年12月，苏鲁尔。

[132] 选自《歌曲集》：第65首，写于1914年9月，寂乡。

[133] 选自《故事诗集·丈夫的重获》，写于1900年9月。

[134] 杜尔西达斯（1532—1623），印度宗教改革家，诗人。

[135] 萨蒂是丈夫死后和丈夫一同焚身的妇女。

[136] 选自《悼念集·女人》，写于1902年。

[137] 选自《奉献集》：第10首。

[138] 选自《歌曲集》：第99首，写于1914年9月，阿拉哈巴德。

[139] 选自《歌曲集》：第25首，写于1914年8月，寂乡。

[140] 选自《奉献集》：第9首。

[141] 选自《摆渡集·小新娘》，写于1905年7月。

[142] 选自《奉献集》：第12首。

[143] 选自《献歌·严肃》。

[144] 选自《奇特拉·婆罗门》，后入《故事诗集》。

[145] 故事取自《歌赞奥义书》（ChandogyaUpanishado）。

[146] 吠陀：印度古典经籍有四部最重要的著作叫作四《吠陀》，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娑吠陀》。《吠陀》是“智慧书”的意思。

[147] 种姓：印度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僧侣、知识分子）、刹帝利（武士）、吠舍（商人）、首陀罗（奴隶、劳动人民）。前三个种姓是高贵的再生种姓。

[148] 娑摩吠陀：意译为《歌咏明论》，是祭司们在祭祀时歌咏用的赞神歌的总集。

[149] 选自《歌曲集》：第90首，写于1914年9月，菩提伽耶。

[150] 选自《歌之花环》：第70首，写于1913年2月，寂乡。

[151] 选自《白鹤集》：第34首，写于1914年4月，苏鲁尔。

[152] 选自《歌之花环》：第92首，写于1913年3月。

[153] 选自《歌之花环》：第66首，写于1913年3月，寂乡。

[154] 选自《歌之花环》：第99首，写于1914年4月，寂乡。

[155] 选自戏剧《顽固堡垒》（1911年）。

[156] 选自《奉献集》：第46首。

[157] 选自《歌之花环》；第36首，写于1913年9月，伦敦。

[158] 选自《白鹤集》：第31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上。

[159] 选自《白鹤集》：第28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畔。

[160] 选自《吉檀迦利》：第4首，写于1906年。

[161] 选自《白鹤集》：第29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畔。

[162] 选自《白鹤集》：第33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上。

[163] 选自《歌之花环》：第32首，写于1913年9月，伦敦。

[164] 选自《白鹤集》：第37首，写于1915年10月，加尔各答。

[165] 选自《白鹤集》。孟文原诗长达1150句。1914年10月写于阿拉哈巴德。

[166] 沙杰汗：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

[167] “一滴爱的泪珠”：指泰姬陵，印度伊斯兰建筑的主要代表。1632—1654年沙杰汗用了22年时间为其爱妃蒙泰姬在北方邦阿格拉近郊建造了一座陵墓。墓用白色大理石筑成，墙上镶嵌五彩宝石，中央覆以巨大的圆形穹隆。因此诗人以“泪珠”来刻画它。

[168] 选自《白鹤集》：第10首，写于1914年12月，寂乡。

[169] 选自《收获集·献辞》，写于1895年3月。

[170] 选自《刹那集·觉醒》。

[171] 选自《刹那集·微少》。

[172] 选自《刹那集·女旅伴》。

[173] 选自《梦幻集·女小贩》，1897年6月，于西莱特，舟中。

[174] 选自剧本《顽固堡垒》，写于1911年。

[175] 选自《白鹤集》：第26首，写于1914年1月，帕德玛河上。

[176] 选自《梦幻集·春天》，写于1900年。

[177] 选自《齐特拉·在夜晚和清晨》，写于1895年2月。

[178] 选自《刹那集·鲁莽》，写于1900年7月。

[179] 选自《刹那集·小黑花》，写于1900年7月。这支歌，泰戈尔曾亲自朗诵，并灌成唱片，在孟加拉非常流行，对那些家庭贫寒、皮肤又黑得难以出嫁的少女是极大的安慰。后来这支歌又被改编成电影。

[180] 选自《献歌》：第34首。

[181] 选自《梦幻集》，写于1897年。

[182] 选自《刹那集·漫不经心》。

[183] 选自《刹那集·经典》。

[184] 选自《刹那集·恰当的地位》。

[185] 选自《刹那集·落空的梦》。

[186] 选自《刹那集·忠告》。

[187] 选自《白鹤集》：第40首，写于1915年3月，西莱特。

[188] 选自《白鹤集》：第13首，写于1914年12月，苏鲁尔。

[189] 选自《摆渡集·通向河边的小路》。

[190] 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附近的一条河。

[191] 帕德玛河在东孟加拉，流经泰戈尔曾经管的田庄。

[192] 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名作《云使》中提到的优禅尼城的君王。

[193] 印度神话中黑天居住的地方，后来黑天在摩羯陀城登基。

[194] 印度避暑胜地。

[195] 阿格拉，印度泰姬陵所在地，因制鞋业而闻名。

[196] 指云。

[197] 苏娜丽达的昵称。

[198] 阿尼尔的昵称。

[199] 萨拉特，著名孟加拉语小说家。

[200]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孟加拉语近代文学创始人。

[201] 本篇为译诗，原诗作者为T.S.艾略特。

[202] 波伊昆吐，保护大神毗湿奴的居住地。

[203] 指心灵的主宰。

[204] 阿布巴哈尔、马杜拉、达尔赫斯、普利均为印度旅游胜地。

[205] 萨吉，雷神因陀罗的妻子。

[206] 指南蒂达和阿米达。

[207] 指泰戈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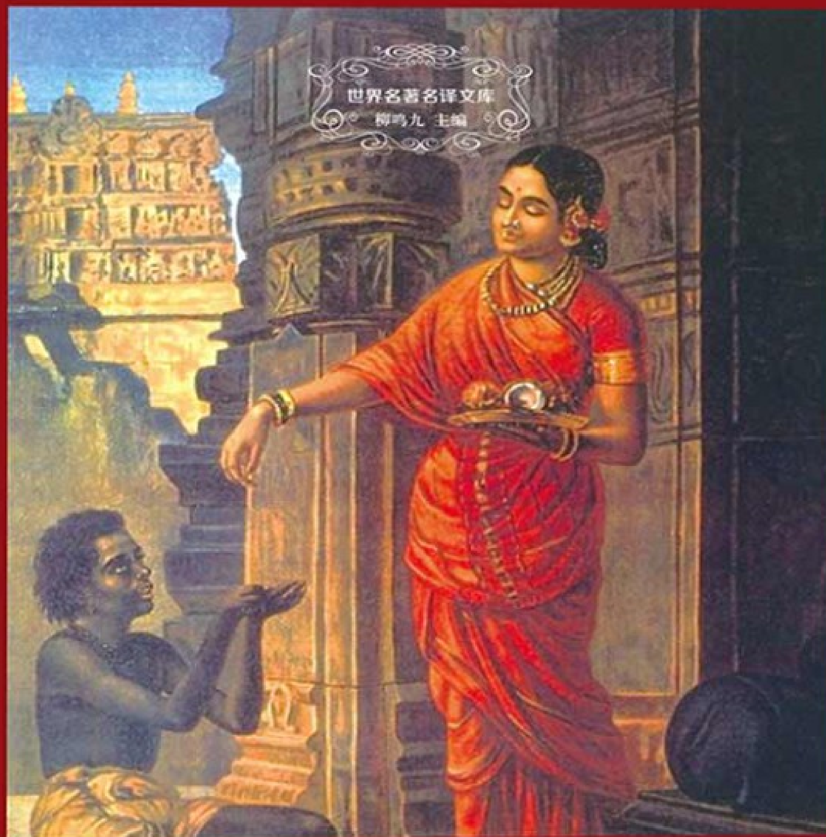
[208] 指梵天。

[209] 指诗人。

[210] 泰戈尔1924年访问北京时，梁启超为他起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

[211] 印度旅游胜地。

[212] 末两行是儿歌。



泰戈尔集02　倪培耕 编选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石　真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饥饿的石头：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著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倪培耕 石 真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特约编辑：梁清波

监制：吴昊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密 探
河边的台阶
邮政局长
愚蠢的拉姆拉尔
达拉琼德的荣光
喀布尔人
骷 髅
摩哈摩耶
一
二
三
四
达利亚
序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金 鹿
素 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结 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深 夜
祖 父
一
二
饥饿的石头
客 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泡 影
教 授
一
二
三
四
五
献 眼
一
二
三
四
五
丢失的宝藏
加 冕
屈 辱
后记
因果报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秘密财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拉什莫妮的孩子
一
二
三
四
五
连载小说
一
二
三
四
女苦行者
两姐妹
莎尔密拉
尼勒达
乌尔密拉
萨山格
四个人
伯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沙奇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达米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插 曲
室利比拉斯
一
二
三
四
五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密　探

倪培耕　译

我是警察密探。我生活就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的妻室，另一个是职业。起初，我们家族居住在一起，我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我妻子在那儿总是受歧视似的，我与兄辈们发生了冲突，另立了门户。兄辈们长期以来谋职挣钱，养育我们；所以，我同妻子突然抛弃他们的庇护离去，对我来说委实是个冒险之举，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我内心从未丧失自信心。我坚信，正如我把漂亮女子搞到手，我也能把幸运女神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世上，我，朋达·默希姆琼德将不会落在任何人的后面。

我轻而易举地进入警察部门；末了，没有多久就谋取了密探职务。

正如油烟从光亮的灯火中逸出，忌妒和猜疑之黑点也从我妻子之爱中滋生。不过，它对我工作没有任何损害。事情是这样的，我因着密探工作，遐迩闻名。在这种密探事务里，考虑时间规定与否，决不会心想事成的；反而不确定时间和地点，事事亨通。由此我妻子的猜疑本性更加难以克制。她经常恫吓我，叫喊道："你这样没有时间到处游晃，脚不沾家，偶尔与我相见，难道你不对我产生怀疑？"

我答道："猜疑不是我们的职业，所以我至少不会把它带进家里。"

妻子说："猜疑也不是我的职业，可是我的天性，你若少许给我猜疑的理由，我由此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我要在密探行当里成为最优秀分子，我要树立自己的威名。"——这是我坚定的誓言。只要获得有关密探方面的研究报告或小说之类的东西，我统统加以研读。但是，阅读之后我内心更增添不满和烦恼的情绪，因为我国的犯罪分子胆小如鼠，愚蠢如驴。他们缺乏犯罪的知识窍门，他们极端老实纯朴，他们没有难以捉摸的和难以理解的举止；倘若他们有诡秘多端的劣迹，像我们那般聪明热情的密探，至少可以获得提高知名度的好"机缘"。我国杀人凶手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强迫自己内心存有杀人流血的极端冲动；骗子撒下罗网，他们会使自己从头到脚陷落进去，他们没有一星半点的欺骗本领，能使自己从罪孽中挣脱出来，逃之夭夭。说真的，在如此无生气的国度里，做密探工作，既无乐趣又无自豪可言。

我不费吹灰之力逮住了加尔各答的马尔瓦拉赌徒骗子。我多次无奈地自言自语："哎，罪犯们，消灭别人是有德行的行家的工作！像你们那

样的无能蠢人应该进行文明的修炼。”而当抓住了杀人凶手，我内心又说：“喂，蠢驴，难道英国政府的绞刑架是为像你们那般缺乏自豪感的生命而设置的？你们既没有崇高的理想力量，又缺乏坚强的自我节制！你们那些废物依靠什么力量愚蠢地成为杀人凶犯！”

我用想象的目光遥望着坐落在伦敦和巴黎比肩接踵的王家大道，两侧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触接着因着寒风吹刮而惊慌不安的天际；那当儿我不禁毛骨悚然，暗自思忖：“人流、工作流、节日流，日以继夜地从这些摩天大楼，从大街小巷中流淌出来，同样，一股血腥的诈骗、黑污的罪恶潮流也在自己的河道里，淙淙奔腾着。就在它旁边，欧洲社会特有的惊奇和文明正获得了如此远大的可怖优美！而这里还有我们的加尔各答城市，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进行着日常家务，吃喝玩乐、考试攻读、纸牌掷骰、夫妻吵架、兄弟争闹、官司审判等活动，除外就没有什么文明辉煌的礼仪活动了。”我朝任何一家屋宇望去，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在这个家的角隅里一个妖魔隐藏着自己的黑心蛋。

我经常巡回在大街小巷，仔细地察看行人的脸色和举止模样。发现某人表情姿态里有任何异样的表情，我一般会尾随他：探听他们姓甚名谁，住址方位。末了，我往往沮丧地发现，他们除了是没有任何劣迹的好人外，什么也不是，弄得我大失所望。甚至他们的亲朋好友也提不出反对他们的虚假罪恶证据，抑或诬告他们。行人中有一位看上去是一个大坏蛋，我一看到他就断定，这个人刚刚从事了可怖的作案活动，为了蒙骗同行的眼睛，异常巧妙地乔装打扮，逃之夭夭。我穷追不舍，终于探听到，这个可怜家伙是领取助学金的一位学者，刚教完学生的课，正往家赶。此时，我又胡思乱想，这些人若生活在其他国度里，一定会成为著名的盗贼。只有我们国家是那么不幸，由于缺乏起码的生活能力和起码的男子气，这些可怜虫整整一生进行教学工作，年老获些养老金，最后凄苦地死去。我经过巨大努力，使出浑身解数搜寻，我对上述学者的无私和纯朴产生极其深刻的不信任，但他竟连一只小碟小罐都没有偷过。

一日，晚上七点半到八点钟光景。我在自己住宅附近发现，一个人站在煤气灯下，我莫名地冲动起来。他就在一个地方转来兜去。见到那个情景，我毫不迟疑断定，他肯定在从事某桩秘密的阴谋勾当。我躲在黑暗之中，异常清晰地观察到他的长相，年纪不大，身材匀称，长得英俊。我暗自思忖，这是从事阴谋勾当的最好时机，他的脸色也完全符合盗贼模样。因为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他们的脸色最适宜充当反面角色，他们想从中逃脱全部罪行。做了好事，他们会获得恶果；做了坏事，获得成果对他们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我发现，孩子的脸孔就是他最大英雄气概的显示，我从内心久久赞扬它。我内心说，当能把上帝赋予的最大便利投入到工作中去时，他就应获得赞扬；那时我也将夸奖说，妙极了！

我从黑幕中走出来，走到他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说：“请问运气可佳？”那时刻他异常吃惊，脸色刷白。我随即说：“请原谅，我犯

了错误，我明白……”

其实，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所明白的就是那样。但他不该如此大为惊慌失措，我为此感到痛楚。他应该管辖住他自己的身体，但罪犯难以获得优秀的完美理想，优秀盗贼的本性也是悭吝的。

我又从他眼皮下消失了。但我发现，他离开煤气灯走了，我赶忙尾随他。他走着走着，突然钻进了爱神公园，走到湖畔，仰面躺在草地上。我思忖，他绞尽脑汁所挑选的地方原来是这里！不管是煤气灯下的人行道，还是公园湖畔的青草地！倘若还有谁怀疑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男孩为使情人的圆脸镂刻在黑暗天空上，正修正黑半月夜晚的缺陷。我还要多赘述，那个男孩对我内心越发具有吸引力。

我经过许多调查，打听到他的家即他个人宿舍，这人名叫孟默塔古玛尔。他在学院念书，考试落榜后，暑期到处游荡。他宿舍的同窗孩子大都回各自家乡。漫长的假期里，所有学生都离开学校宿舍跑回自己家，但天晓得，哪个恶劣行星纠缠住他，不给他假期。我决心，不管情况如何，我一定要探听到那个恶劣行星的下落。

我也打扮成学生模样，潜入宿舍。头天，我与他照面时，真不知道他如何盯着我的脸捉摸。我仿佛觉得，他感到十分吃惊，猜揣我内心的想法。我完全明白了：对，他们就是适合猎人捕获的猎物！用直接方式不能马上把他制伏住。

但有趣的是，当我想象他禁锢在爱的束缚里，他在被捕获里没有丝毫踌躇。不过，我猜度，他也以敏锐目光观察我，渴望了解我。人的性格具有如此永恒谨慎警觉的好奇心，这可是行家的象征。在如此小的年龄里具有此等“机敏灵巧”，我不禁暗自高兴。

我思量，现在一位美妞应该来我们中间。没有靓女，打开这位非同凡响的、过熟狡黠的孩子心扉，是异常困难的。

一天，我吞吞吐吐地对他说：“朋友，今日我想对你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位姑娘我十分喜欢，但她不喜欢我。”

起初，他有些吃惊，然后紧盯着我的脸，笑吟吟说：“这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儿。酷爱玩笑的造物主为这种类型的玩笑游戏，制造了男女之间的差异。”

我说：“我想从你那儿获取帮助和建议。”

他爽快地应允了。

我虚构了一番，叙述了许多经历。他专致且好奇地洗耳恭听着，但没有多插一句话。我心想，将心比心，他定会打开自己心扉，诉说与哪位女同窗的浪漫爱情，尤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爱情逸事。这样，我与

他的友谊将会日益加深，这个友谊将以极快速度向前发展。但在眼前的战场上没见它的任何踪迹，孟默塔比此前更加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我仿佛觉得，他把我的话编织在自己的心窝里。于是，我对男孩越发崇敬得毫无边际了。

现在，孟默塔每天紧闭门扇，干着一些什么秘密勾当，他的阴谋如何进行？扩展到何等程度？我一无所知。毋庸置疑，爱情阴谋是肯定会朝前发展的。一见到他的脸色，就可猜度到他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深深泥坑里。现在，事情该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我复制了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书桌抽屉，我从中缴获了一本异常晦涩的诗集本子、学院讲课的笔记本和普通家信，除此以外就一无所获了。从家信中获悉，每封家信催促他回家。然而，他始终没有起程。究竟怎么回事？肯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倘若他拥有正确理由，我就可担保，哪天聊天时准能揭开它的秘密，但事由完全出人意料。这样，我对那男孩的好奇心更是无以复加。那个非社会人群在天国里从底部摇曳伟大人类社会，这位男孩就是广布于那个世界的一支十分古老且伟大的民族中一员。他可不是学校的普通生，他是闲游在世界胸脯上的毁灭之神的同路人，戴着现时代眼镜，打扮成单纯的学生模样，在学院念书。倘若他穿上湿婆神服饰，那他的湿婆模样不会引起我的恐惧。说真的，我会对他更加虔诚崇敬。

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婀娜多姿的美女，享用警察薪俸的赫利默蒂成为我的助手。我告诉孟默塔，我是这位美貌绝伦的赫利默蒂的可怜情人。数日来，我携带着赫利默蒂和他来到公园的湖畔，一起坐在绿茵上，用激动不能自制的语调说："你是月亮，你是月光。"一次次诵念诗篇；而赫利默蒂时而从内心流露爱意，时而从外表卖弄风情，暗示她自己已把心托付给孟默塔。但是，没有产生所期望的效果。孟默塔离得远远的，带着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这期间，一天晌午时分。我在他屋里发现一封撕碎的信片，我马上将纸片拾起，并仔细地一一把它们连接起来，恢复原状。我满怀着希望阅读起来。但是读的尽是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破句："今日傍晚之后，七点躲藏起来，我在你那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找其余的碎片，但一无所获。

然而，我内心异常兴奋万分。正如从某地意外获得已经消亡王朝的古老生命的一根骨头，在这基础上构建生物历史的想象由于欢乐而充分活跃起来，我的情况正是那样。

我早知道今晚十点赫利默蒂要来我们这儿的事，在这期间七点发生的事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对男孩的这种勇气和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倘若你要干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那么最好在家发生特别冲突的那天，瞄准机会干事是最为上策的。在那时人们被主要内容吸引住了，其次，发生特殊事情那天，有人故意搞秘密活动，谁也不会想到的。

突然，我心里滋生疑惑：孟默塔把对我的友谊和对赫利默蒂的爱情

视作自己事业成功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他与我们若即若离。他认为，我们的举止起到掩护他干不可告人勾当的烟幕作用。大家因此都有这个想法：他忙于对我们的利用，他不想消除这种迷惑。

现在稍许探究一下他的计谋。外乡的学生在假期里决不会置家人的请求不顾，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他没有特殊需要一个无人地方，谁都不会怀疑这点的。显然，我闯入他房间，破坏了他的空寂感，我带来了一个女人引起了某种新的骚乱；然而，他没有不高兴！他一丝也没有迷恋上赫利默蒂，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对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还有什么，我一次次研究他那种永远警觉的状态，获悉他对我们俩似乎越发憎恨。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驱赶掉熟人，获得无人的便利；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像赫利默蒂那样的新人安排在身边。为专致于某件事，再没有比女人更好的借口了。在这之前，孟默塔举止行为仿佛无目的，令人生疑的；我们来之后他的情况不是那样了。其实，马上思考决定这件深远的事不是轻而易举的。当发现他那种罕见的智慧，我就心驰神往了。我思忖，我们国家竟然也会产生如此老谋深算的聪慧孩子！欢乐充盈了我的心。倘若孟默塔没有其他想法，我也许会用双手把他拽过来，紧紧拥抱他。

那天，我与孟默塔一见面就说：“今天傍晚七点，我决定与你在旅馆用餐。”他听后有些惊讶，后来控制住自己情绪，说：“今天，请您原谅，多多包涵。老兄，今天我的厨房弄得很糟。”我从未见过孟默塔对在旅馆用餐不感兴趣的。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刻领悟，今天他内心一定给某种难以解脱的事纠缠住了。

这样，傍晚我也没有理由待在旅馆。但是那天我唠叨了半天，没有给他起身告辞的机会。孟默塔异常激动不安，他心不在焉地同意我说的每句话，也不反驳我的争辩。最后他看了一下表，怀着惶恐心情站起说：“为什么不带赫利默蒂来？”

我吃惊地说：“老弟，是是，我完全忘了！现在你做一件事，把饭菜准备好。我一定在七点半把她带到这儿来。”说罢，我起身离去。

我高兴得心花怒放。孟默塔对傍晚七点是那么渴望。其实，我的渴望胜过他。我在旅馆附近的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我像热恋中的情人热切地盼望别离情侣到来那个样子，不时焦急地看着钟表。黄昏的黑暗渐渐浓厚起来，街灯点亮了。那时我惊喜地看到，一顶密封的轿子进入旅馆大门。轿子里究竟是什么，一个浸透着泪水的一张面纱掩饰罪人，一出悲剧的化身，坐在几个奥利萨轿夫的肩上娇滴滴说着“啊哟”口音的美妞，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学院学生宿舍。一想到这个，我全身汗毛直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欢乐和兴奋传播着整个身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时候还没到，我立即闯进旅馆。随后，我放慢了

脚步，缓缓地攀登梯子，抵达了上面。我原想躲藏起来，细察一切。但遗憾的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孟默塔在对着楼梯的房间里低头坐着，对面坐着一位遮着面纱的女子，俩人窃窃私语着。当孟默塔突然望见我，马上走出房间对我说："饭放在桌上，我马上去取来。"

孟默塔惊慌得简直乱了方寸，仿佛马上要昏厥倒在地上似的。我惊讶万分又心花怒放。我慌忙说："怎么啦，身体哪儿不舒服？"他什么也没有应答。那时，我仔细地察看犹如木雕似的坐着的戴着面纱的女子，问道："你难道与孟默塔有什么关系？"没有获得任何回答。但我看到，她与孟默塔没有什么关系，她正是我的妻子！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能猜度到。

这就是我密探生活的第一次礼赞。

数日后，我的一位密探同事对我说："你妻子与孟默塔关系不能算违反社会习俗的。"

我无奈地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从妻子盒子里找到孟默塔的信件。"我把信件交到他手里：

我亲爱的：

许多日子之后，你兴许把不幸的孟默塔忘得一干二净。童年期间，我去外祖母家伽齐巴利，在那儿我经常去你的家，与你一块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俩的那个游戏和游戏关系，如今已断裂。你知道与否，我无法说清——曾有一段时间我打碎心灵枷锁，打开惭愧和羞涩的头脑，我表明了与你结成伉俪的决心，我为此作了巨大努力。但由于你我年龄相仿，双方长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以后，你出嫁了。四五年我无法获悉你一丝音讯。今天才知道，你的夫婿是在警察局工作；五个月后，他调到了加尔各答这里。今天我知道了你家的地址。

我没有抱着与你相会的徒劳希望。你内心知道，我内心不会存有像一阵喧嚣潜入你家庭的幸福的阴谋。傍晚时分，我像太阳崇拜者站在你家对面的人行道上一盏煤气灯底下；而你每天晚上七点半，在自己楼上南厢房点燃了一盏煤油灯，放在窗前；在那一瞬间，你的光亮的形象在我眼前清晰明亮了起来。这就是我对你的唯一罪过。

这期间，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与你夫婿相识了，并逐渐亲密起来。我见到他的举止品格，就不难明白，你的生活并不美满。我对你没有任何的社会权力，但造物主已把你的痛苦转化成我的痛苦，它把消除那种痛苦的重担落在我的肩上。

所以，宽恕我的厚颜无耻，星期五傍晚准七点偷偷坐在公园里，只要来我宿舍待上二十分钟，我把有关你丈夫的几桩密事告诉你。倘若你不予置信，无法忍受，我可以提供有关证据给你看；同时，我向你提出几点建议。我向上帝起誓，希望你根据建议行事，总有一日会获得幸福。

我的动机完全是无私的，我不能这样保证说。我只消一会儿，面对面看着你，听你娓娓诉说，对你莲足抚触，将使我寒舍永远充满幸福的梦幻。我的心只存有如此愿望。倘若你不能相信我，想剥夺我这种幸福，那你写信告诉我，我将作为它的答复，把所有话写在信里给你。倘若对此信都不予置信，你可把我的信给自己夫婿看。这以后，我将把该说的话说给他听。

祝你吉祥如意

孟默塔古玛尔·默久姆达尔

河边的台阶

倪培耕　译

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只要你聚精会神，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

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 1 了。

清晨，新近的寒季的和风，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树叶发出沙沙细声。

恒河涨满了水，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苏醒着。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杧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河水也浸透到那里。河湾处的三堆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在清晨的潮水里，漂浮着，摇晃着。活泼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装腔作势，哗啦哗啦地击打着渔船的两舷，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来回摇摆着，开着甜蜜的玩笑。

2秋日晨光，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它的光色像旃簸迦花 2 那般金灿灿。如此斑斓的色彩，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和煦的阳光，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芦花刚刚绽蕾，还没有充分绽开。

念颂着“罗摩罗摩”的船夫，解缆开船。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欢快地展翅，飞向蓝天，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驰向远方河面。这些小船宛如天鹅，遨游在碧绿的水面，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来河边洗澡。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来河边汲水。

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哦，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我依然觉得，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长期以来，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流逝而去。所以，我就感觉不到时间很长。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遁，什么地方都留不下它们的影儿。因此，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但我的心是青春的。在我多年的记忆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

灭。对，有时偶尔一撮水草漂来，沾在我身上，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然而不能确切地说，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我的一些缝隙里，长满着蔓藤或水草或树芽。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者。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使它们永远碧绿、甜蜜和新鲜。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

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洗完澡，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数着念珠，颤巍巍地赶回家。那时，她的姥姥还年轻。我依稀记得，她每天来河边玩耍，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让它随流漂浮。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漩涡，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转着。她放下水罐，伫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了一些日子，我发现，那个姑娘已经长大，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不久，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她就制止她们，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每当那时，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觉得饶有兴味。

我要叙述的故事，恐怕不会重演。我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就漂流开去。无数故事发生了，随即又消遁，它们不会久久驻足。只有一个故事，犹如那片芦苇之舟，跌入漩涡不停地回转。这样，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在我周围打转着。现在，眼看着它要沉没。它像那片叶子般渺小，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看着它的沉没，必将会长叹一声，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

你们会看到，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那儿，有一棵老槐树。在槐树下，每周都有一天开放为集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现在，他们家祈祷用的遮棚地方，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这里，有一棵无花果树。今天，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那时，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昂起头，屹立着。阳光普照时，它那些绿叶阴影，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任性地在我胸脯四周，抚摸着。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我都会痛苦万状。

虽然，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我依然那么挺拔。如今，我的脊柱已经折断，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 3 圣贤一样，曲里拐弯。我身上无数地方，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在冬季，世上的青蛙，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准备漫长的冬眠，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一只小燕子，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每当清晨，翻身醒来，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鸣叫着，冲向云霄。那时，我晓得，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

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古苏姆”。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倩影。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致韵味。当她脚踩我的台阶，她双足的脚镯叮当作响时，我缝隙里的青草小苗激动得翩翩起舞。古苏姆并不热衷于玩耍、调侃或嬉闹，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没有她，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索然无味。有人称她“古希”，有人叫她“库什”，有人呼她“拉卡希”，而她妈妈唤她“卡什米”。当你向岸边眺望，准能发现，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她酷爱着河水。

过了一段时日，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一天，我听说，她们的古希—库什—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

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人们、房舍、道路、台阶都是新的，一株水中荷花仿佛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

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整整一年似水逝去，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一天黄昏，一双久已熟悉的足脚的抚触，突然使我亢奋觉醒，这双足脚好像是古苏姆的。就是古苏姆的！但那双脚里往日动听的音乐，业已消失。长期以来，我总是感受到古苏姆足脚的抚触和脚镯的响声。今天，突然听不到了叮当作响的镯声。黄昏的河水，仿佛在呜咽；晚风拍打着杧果树的枝叶，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

古苏姆成为寡妇了。听说，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两天，后来就没有谋面过。从来信中获悉，她丈夫已故世，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卸掉了身上的首饰，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但是，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波沃娜、苏沃娜、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只剩下夏尔达。但听说，在阿格扬月里，她也将出阁远嫁。这样，古苏姆彻底地形只影单了。

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我仿佛感到，河水波涛聚合一起，举起双手，呼喊着：“古希—库什—卡什米！”

雨季一开始，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地一天天漂亮起来，充满着青春活力。但是，她宁静的脾性、忧郁的面容、肮脏且粗素的衣饰，在她的青春上布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任何人，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脚腕没有系着脚镯，但只要她一走动，我又仿佛听到脚镯叮当作响声。

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

那年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你们曾祖

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然后，披上长长头巾，提着水罐，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她们穿过树林，谈笑风生，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那时，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如此生机勃勃，逝去的久远的日子，也是那么真实，她们也像你们一样，怀着柔软心肠，欢乐过，忧伤过；像你们一样，踌躇满志，蹒跚地走着。然而，今朝的秋日，她们已不复存在，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业已泯灭。当然，今天的和煦阳光，优美良景，她们也是设想不出来的。

那日，天色蒙蒙亮。北风第一次徐徐吹来，在盛开的槐树花丛中，摘取一朵半朵的槐花，抛撒在我的身上。细小细小的露珠，凝聚在我的石阶上。就在那天清晨，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苦行者，修长的身材，白皙的肤色，俊美且鲜亮的脸庞。他寄宿在我对面的一座湿婆庙里。那位苦行者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妇女们放下水罐，聚集到庙宇，向这位圣贤致敬。

庙宇里一天比一天拥挤，因着苦行者的光临，又因着这位苦行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仪表。他待人又是那么彬彬有礼，不分贫富贵贱；见了孩子，就亲热地抱在怀里；见了母亲，就关切地询问家务琐事。很快，他在妇女世界里赢得了尊敬，受到了她们的顶礼膜拜；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身边。有时，他诵读《薄伽梵歌》；有时，他宣讲《薄伽梵歌》；有时，他盘坐在庙里，探讨各种经典学说。有人来听取他的教诲，有人来讨取符咒，有人来索取治病的药方。人们议论纷纷：“他有多美的仪表呀！简直是湿婆大神化身为人，下凡到我们的庙宇里。”

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这位苦行者面向启明星，站在恒河里，水漫过脖子，用缓慢且深沉的语调，进行晨祷，那时我就听不到河水的细细絮语。每当听到他庄重的晨祷的声音，恒河东岸边的天空，呈现一片玫瑰红色，霞光映照云彩，黑暗仿佛像盛开花蕾的外壳被剥离，向四周散去，殷红的朝霞一点点染红天池。仿佛这个伟大人物站在恒河里，凝视东方，念着伟大的咒语，随着他的每个字的声音，黑暗巫婆的魔术就被破除，月儿和星星就西坠下去，太阳就在东方天际，冉冉升起。这样，世界的舞台也跟着变化。哦，谁能与这位法力无边的魔幻般的人物相比试。当这位苦行者洗完恒河澡，宛如祭祀火焰，拖着自己修长的、白皙的、圣洁的身子，从水里出来，水珠从他的发缝上滴下，那时新的太阳光芒，投射到他的整个身子，熠熠生辉。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在杰特月，发生了日食，成千上万的人来恒河进行圣浴。槐树下，举行着盛大且隆重的集会。许多人借着这个机会，瞻仰这位苦行者。从古苏姆婆家也来了几位姑娘。

清晨，苦行者坐在我的台阶上，诵念圣典。一个姑娘突然看到苦行者，拍打自己的女伴，惊讶地说：“喂，他看上去很像古苏姆的丈夫！”

一位姑娘稍稍往上掀了一下自己的面纱，说：“哦，我的天哪！果真如此！他可是我们村吉特尔久家的少爷！”

第三位姑娘没有摆弄自己的面纱，说：“真的，就是那样的前额，那对鼻子，那双眼睛，分毫不差！”

第四位姑娘甚至没有看上苦行者一眼，长叹一口气，碰倒了水罐，说：“天哪，他现在在哪儿！难道人死了还会复活！古苏姆的命运，真是不堪惨苦呀！”

当时，还有人说：“他可没有这么长的胡子。”

有的说：“他不那么孱弱。”

有的说：“他也没有那么细长。”

就这样，她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议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

村里村外的人都见到了苦行者，只有古苏姆没有见到他。这么多人拥来参拜，古苏姆没有凑趣来我这儿。一天黄昏，望着望月之月升起，古苏姆敢情思念起我们旧日的友情。

那时，河边台阶阒无一人，只有蟋蟀拖着嚯嚯的谐调的长音。寺r院的钟声停了，它的最后余音，宛如幽灵，回荡在河彼岸的阴森树林中，刹那间，消失踪影。皎洁的月光，渐渐扩散在河面、大地和天空。潮水冲刷着我，发出汩汩的声音。古苏姆来了，坐在我的台阶上，把自己的身影，投在我上面。风声停歇，草木寂静。在古苏姆面前，银辉一无遮拦地泻在恒河的胸脯上；在古苏姆背后，在周围的花草树木中，在寺院的阴影里，在破旧的茅屋里，在池塘岸边，在棕榈树下，黑暗藏住自己的脸，静静地坐着。蝙蝠在七叶树枝上，轻轻地摇曳着，偶尔传来豺狼的嗥叫声，旋即万籁俱寂。

苦行者缓步走出庙宇，来到河边台阶。刚下一二层台阶，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古苏姆身上。猛然见到孤身女子，坐在如此僻静的地方，他就想立即返回。正在这时，古苏姆抬头，回首张望。

她头上的纱丽往后滑去。那瞬间，月光照在她的脸上，宛如月光映照在一朵昂首盛开的鲜花上。刹那间，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仿佛相互在辨认，似乎前生就相识。

猫头鹰在头上叫着掠过。这叫声使古苏姆吃惊，但她很快控制住自己，拉上滑下的纱丽，欠身站起，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

苦行者祝福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古苏姆。”

回答后，再也没有说什么。古苏姆家就在近处，她慢慢地朝自己家走去。那天晚上，苦行者在我的台阶上，坐了良久良久。最后，当东方升起的月亮西坠下去，苦行者的背影，移到前面时，他才起身，走向庙宇。

从第二天起，我就看到，古苏姆天天都来向苦行者行触脚礼。当苦行者讲解经典，古苏姆站在一旁，垂耳聆听。苦行者晨祷后，叫唤古苏姆，给她讲解宗教教义，谁知古苏姆是否能够听懂这一切，但她却聚精会神，静静地聆听着。苦行者对她的任何教诲，她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她每天来庙宇干杂务，采集鲜花供祭神，从恒河中汲水，洗濯庙殿。

她坐在我的台阶上，思索着苦行者所灌输的一切。她的目光慢慢地向远方扩展，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她听到了前所未闻的事情。于是，笼罩在她沉静的脸上的一层忧郁阴影，消逝了。而在每天的晨光沐浴里，当她怀着虔诚情愫，向苦行者行触脚礼时，她就像供祭在神坛前的一朵被露水洗濯过的鲜花。此时此刻，一种纯洁无瑕的欢乐之波，迅速传遍她全身。

冬季的最后一天黄昏。蓦然，从南方徐徐吹来一阵春风，天际已没有一丝寒意。村里突然响起竹笛声，飘来一阵阵歌声。船夫们驾着船，顺流而下，不时停下桨，引吭高歌，赞颂黑天。突然间，鸟儿们在树林间跳来跳去，欢快地相互呼应着。春天就这样姗姗而至。

一领受春风的吹拂，青春的信息就迅速传到石头深处，我内心充满了那种新的青春激情，似乎我的蔓藤和青草也眼看着挂满了花朵。这期间，为什么见不到古苏姆？好几天，她没有来庙寺，我在苦行者那儿也没见到她。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蒙在鼓里。

过了几天，傍晚时分，古苏姆与苦行者就在我的台阶上会面了。

古苏姆低着头，说：“师尊，您唤我来？”

“是的，我怎么见不到你？现在你怎么不热心敬神？”

古苏姆沉默不语地站着。

“敞开心扉，对我讲心里话。”

古苏姆偏过脸，说：“师尊，我是有罪的人，所以我无法热心于敬神的服务事务中。”

苦行者带着十分柔和的口吻，说：“古苏姆，我知道，你内心有一种不平静的情绪。”

古苏姆吃一惊，心想：“真没料到，师尊什么都了如指掌。”眼泪徐徐掉下，她一动不动站在那儿。旋即，用衣襟掩住脸，坐到台阶上的苦行者脚边，啜泣起来。

苦行者朝后稍退了一下，缓缓地说：“你把心里不平静的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我将为你指点安静之路。”

古苏姆用坚定的虔诚语调，开始叙述，但她不时停顿、语塞。她说：“您既然吩咐，我就说，但我可能说不清楚。您或许心里一切都明白。师尊，我崇敬一个人，膜拜一个人，如同神明，一种欢乐之情充盈我心。一天晚上，我梦见了他，他仿佛是我心灵的主人。他不知道坐在什么地方的薄古尔树林里，用左手握着我的右手，向我倾诉恋情。我不觉得这断乎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梦断了，但他的形象没有离去。次日，我见到他，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看他。我的内心不断浮现那幅梦之画，我害怕，远远地躲避，但是，那幅画如影随形，缠着我。从那时起，我的心不能平静了。师尊，我的一切都变得朦胧黑暗似的。”

古苏姆一面擦着眼泪，一面叙述经历时，我觉察，苦行者使劲地用脚踩蹬着我的台阶。

等古苏姆结束自己的叙述，苦行者说：“你在梦中见到的那位是谁？请告诉我，行吗？”

古苏姆双手合十地说：“我不能说。”

苦行者说：“我为你的幸福问你，他是谁，明白无误地告诉我。”

古苏姆用力咬住自己柔软的双唇，双手合十，缓慢地说：“我一定要说吗？”

苦行者说：“是的，一定要告诉我。”

古苏姆立即说：“就是您，师尊！”

古苏姆的话音刚落在他的耳朵里，她就失去了知觉，倒在我的怀里。苦行者像石雕似的呆立着。

恢复知觉后，古苏姆欠身坐着。那时，苦行者缓缓地说：“你从前履行我的一切吩咐，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办。我今天就离开这儿，从现在起，你永远也不能与我相见，你把我忘掉吧，告诉我，你能这般苦行吗？”

古苏姆站起来，看着苦行者，用平稳的口吻说：“师尊，我能做到。”

苦行者说：“那么，我走了。”

古苏姆再也没说什么，向他鞠了一躬，抓起他脚上的尘土，放在自己头上。苦行者走了。

古苏姆说：“我将忘掉他所吩咐的。”说完，她迈着缓慢的步伐，走进恒河水里。

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河岸边，在安息时这河水若不伸出手，把她拽进怀里，还有谁能拉她进怀里？

月亮下落了，夜晚一片漆黑。突然，河水中似乎传出一些话语似的，而我一点儿也不懂。风在黑暗中呼啸着，风也许在思索，为了不让人看见任何东西，吹一口气，把天上所有星星都吹灭了。

经常在我胸怀玩耍的古苏姆，今天结束了自己的游玩，默默地离开了我的怀抱。而我不知道她到哪个世界去了。

邮政局长

倪培耕　译

刚踏上工作岗位，邮政局长就不得不去偏僻的乌拉普尔村供职。这是一座很不惹眼的普通村庄。附近，有一家靛青批发货栈，货栈老板费了好大周折，才设法叫人在那儿建立了一个新邮政所。

新上任的邮政局长是加尔各答人，他来到这僻远乡村的景况，如同离水的鱼儿。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设在一间昏暗的八边形草顶的棚子里。不远，有一处长满青苔的池塘，翠绿的树木掩映着四周。

货栈里有像经纪人那样类型的办事员，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没有一星半点儿的闲工夫。无疑，他们是不配与上等人物交际的。可惜的是，从加尔各答来的这位先生也不是善于交际的人。到了一个交际场所，他要么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要么做出滑稽可笑的举动。因此，他也没有交上地方各界的头面人物。这里的业务不算太多，他不时写些小诗，在那些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情趣——终日凝望着抽出嫩芽的树枝的颤动和天空飘浮的云朵，十分惬意地消磨日子。但是，擅长窥探心意的人明白，倘若《天方夜谭》里的任何一个魔王降临，一个晚上就会把正抽着嫩芽的树枝一扫而光，然后铺筑坚实的通衢大道，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使那些云影从我们的眼帘中消失。那么，这位半死不活的、富有教养的家族的后裔，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恩宠。

邮政局长的薪俸十分微薄，他只得自己动手做饭。一位失去双亲的乡村孤女，帮他打杂，找些吃的。女孩的名字叫勒祖，年纪约莫十二三岁光景，看不出她有结婚的任何特殊的可能。

薄暮时分，村村户户的牛栏里升起缕缕炊烟，蟋蟀开始低鸣。遥远村子里一群烂醉如泥的包尔派[4]教徒，击起手鼓，高声歌唱。孤独地坐在屋内，凝视着嫩枝绿叶颤动的诗人的心坎里，也浮升起一种不易觉察的心潮骚动。就在那时，邮政局长在屋内一个角落里，点燃一支发出微弱光线的蜡烛，喊道：

“勒祖！”

勒祖坐在门槛上，一直等待着这个声音。但听到第一声呼唤，她没有立刻进屋，在门槛上应了一声：

2“什么事？长兄[5]！您叫我做什么？”

邮政局长问：“你在做什么？”

勒袒答："我要去厨房生炉子。"

邮政局长吩咐说："你把厨房的事放后一会儿，先装满烟袋，替我拿来。"

不一会儿，勒袒鼓着自己的腮帮子，使劲吹着水烟袋，走进屋内。邮政局长从她手里接过烟袋，唐突地问道：

"勒袒，你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吗？"

有许多事她还记忆犹新，有许多事已经淡忘了。与母亲相比，父亲更疼爱她。如今，她还依稀记得父亲的一星半点儿的事。她父亲终日在外劳动，直到天黑才回家。庆幸的是，有一两个傍晚的情景，像清晰的图画一样，镌刻在她的心上。说着说着，勒袒缓缓地挪动脚步，坐在邮政局长身旁的地上。她记得，自己有一个兄弟。很久以前，可能是阴雨连绵的一天，在一个小池塘边，两人一块用折断的树枝做成鱼钩，无忧无虑地玩着钓鱼游戏。同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相比，唯有这桩事仍留在记忆里。在对往昔生活的追述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挨过了深夜。那时，倦怠的邮政局长无心做吃的，早上剩的饭菜还留着，勒袒马上点燃炉子，烤起烙饼。这些饭菜已足够应付他俩一顿晚餐。办公室的木椅放在偌大的八边形屋顶棚子里的一角。有些傍晚，邮政局长就坐在上面，闲扯自己家里——弟弟、姐姐和母亲的一些往事。想起他们，他坐在异乡的孤零零的房子里，心境十分悲凉。那些事曾一再爬上他的舌头，但它们决不会在靛青货栈的经纪人面前，透露出一丝一毫。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在那个无知的乡村小姑娘面前，娓娓动听地细述着那些逸闻。久而久之，姑娘在同他闲聊时，自个儿也像熟稔的亲人一样，称他家里的人为父亲、母亲和哥哥。她甚至想象了他们的模样，并把那些模样描摹在自己娇嫩心灵的画布上。

在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果、枝叶吐放着一种教人心醉的芳香；又使人觉得仿佛疲惫大地的气息正触摸着人体；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只鸟儿，在大自然的宫殿里用同一个旋律，整个晌午都在令人感伤的鸣声里复述着自己的哀怨。那天，邮政局长手闲着。那些被清凉的雨水洗濯得碧绿而柔滑的枝叶，在阳光前战栗服输，蕴含雨意的宫塔式的残云，真令人赏心悦目。

邮政局长久久地观赏着那些景致，遐想着：假如此时此刻，有一位亲爱的人在自己身旁，那他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儿郎。他似乎渐渐地领悟到，那只鸟也是在一次次倾吐着自己的情怀；在阒无人迹的地方，中午时分隐没在树荫里的嫩叶所发出的簌簌声，仿佛也或多或少含有这层情意。虽然难以置信，也无法探知它。但在享有薄俸的小乡村邮政局长的那颗心里，在休息的长日，万籁俱寂的晌午却一直升腾着这股情思。

邮政局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呼唤：

“勒袒！”

那时，勒袒正在番石榴树下懒洋洋地躺着，咀嚼着未熟的石榴。听到主人的声音，她连忙跃起身奔来，微带点气喘地说：“长兄，您叫我吗？”

邮政局长说：“我教你识些字。”

往后的晌午时刻，她跟随主人一块念“咿咿啊啊”的字母。没过几天，她顺溜地念起双子音字母来了。

时值印历五月，阴雨连绵。沟坎、水渠、池塘都涨满了雨水，蟋蟀声、雨声日夜响个不停。在到处积水的乡间小道上，行人几乎绝迹，人们只得乘船去赶集。

一天清早，乌云密布。邮政局长的学生，早已在门槛上坐候多时，但还没有听到往日一样的准时的呼唤声，她自己就大胆地夹着书包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内。她发现，邮政局长躺在他的床上。她暗自寻思，主人可能在休息。于是，又悄悄退到门外。就在这时，蓦地听到了呼唤声：

“勒袒！”

她立即转身进屋问道：

“长兄，您睡着了？”

邮政局长用一种忧伤的声调说：

“我觉得身体不大舒服，请把手放在我的额上，诊断诊断。”

细雨霏霏，孤身飘零他乡，何况疾病缠身更需要温存的照料，他渴望放在滚烫额头上的那双戴着贝壳手镯的、柔软的小手的抚摸。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异乡，受着病魔折磨的邮政局长亟须母亲或姐姐那般温柔体贴的女人，偎依在自己身旁。异乡人的心愿，决不是想入非非。如今，勒袒已不是个女孩子，她很快赢得了母亲的位置。她请医生，按时喂药，整宵坐在枕头旁陪伴他，还亲手做着可口的饭菜，没完没了地关切着：

“长兄，您舒服点了吗？”

过了些日子，邮政局长掀开了病床的被子，但他的身体仍旧十分虚弱。他暗自下定决心：现在再也不能延误了！只要有可能，应该立即调离此地。于是，他向加尔各答的上级，寄出了调离申请书，陈述了自己身体不佳的理由。

勒袒卸下了看护病人的担子，依旧守在门外老地方。但是，她再也听不到往常的使唤声。她往往不由自主地朝屋里窥探——邮政局长带着

忧郁的神情，时而呆坐在椅子上，时而仰卧在床上。勒袒痴痴地等候着他的呼唤，而邮政局长却以一种焦急不安的心情，盼望着自己申请书的回音。勒袒坐在门外，千百次地重复自己的旧课程。她深恐在某一次突然呼唤她的时候会把联音字母搞混或忘掉。约莫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傍晚，终于听到了他的呼唤。她揣着怦怦直跳的心，进入里屋，问：

“长兄，您叫我吗？”

邮政局长说：“勒袒，我明天将要离开。”

勒袒：“哪儿去呀，长兄？”

邮政局长：“我要回家去。”

勒袒：“什么时候回来？”

邮政局长：“我再也不回来了。”

勒袒再也没问别的话。邮政局长自动地告诉她，他提出了调动申请，但上级没有批准，所以他决心辞职回家。说罢，两人久久地默然相对。蜡烛发出孤寂的荧荧光亮，雨水透过陈旧屋顶的缝隙，吧嗒吧嗒滴落在陶碗里。

隔了好大一会儿，勒袒缓缓欠身站起，到厨房做烙饼。但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她的手不听使唤，不像往日那样灵巧了。她心里可能升起了种种疑团。当邮政局长用过了晚餐，她就径直问道：

“长兄，您把我带到您府上去吗？”

邮政局长忍不住地笑着说：“啊哟，那怎么行！”

为什么这件事行不通，他认为无须向小姑娘解释明白。

一整夜，她时而醒着，时而做梦。姑娘耳旁萦回着邮政局长的带笑声音：

“啊哟，那怎么行！”

邮政局长清早起身，发现洗澡用的水已为他准备好。依照加尔各答地方的家规，起程时要用刚打的水洗澡。他感到纳闷，勒袒为什么事先不询问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动身，或许她考虑，他可别拂晓就用水，因此就在深夜摸黑到河边汲水，供他洗澡用。洗完澡，他召唤勒袒。她无声无息地走进屋内，默默地等候吩咐，并向自己的主人瞥视了一下。

主人说：“勒袒，有一位先生将接替我的位置。我会嘱咐他，他会像我一样照顾你。你不必因我离去而感到任何忧虑。”

毋庸置疑，这席话是从真挚而富于同情的肺腑中发出的，但是，谁能理解女人的心呢？在这以前，勒袒每天数次默默地忍受着自己主人的斥责，然而她不堪忍受这番温存体贴的话。她的心突然翻腾起来，她悲恸地啜泣着，说：

“我不希求留在这里，不，不，您不必向任何人提到什么。”

邮政局长从未见过勒袒这副模样，他惊得目瞪口呆。

新的邮政局长来了，交代完所有公事之后，旧邮政局长准备起程。临行时，他唤来勒袒，说：

“勒袒，我从未送你什么东西。今天临别时，我想赠你一些东西。它们可以为你效劳多日。”

他扣除了旅途费用，把结余的月薪，统统从口袋里掏出。勒袒一见就倏地跪下，抱住他的脚，哀求道：

“长兄！我向您致意祝福。我不需要任何人为我分心担忧。”说着，她从那里一溜烟地逃开，跑得无影无踪。

旧邮政局长叹了一口长气，手里拎着箱子，肩上挂着雨伞，脚夫头顶着画有蓝白色条纹的铁皮箱子，慢慢地向码头走去。

他登上了船，船解缆起航。喝饱了雨水的小河，像大地的泪泉，在四周呜咽着，回旋着。那时，他内心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楚，一张普通农村姑娘的悲切的脸庞，浮现在他的眼前，仿佛描述着广漠世界中难以言状的痛苦。

曾有一会儿，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返回乡村去，把那个被世界怀抱所遗弃的、无家可归的孤女，一块带走。但那时，布帆已挂满了江风，淫雨下得更加起劲。眼前，那座村舍已变得模模糊糊，唯有河边的火葬场还依稀可辨。在随着河水一块上涨的旅途者的沮丧的心里，此时浮现出这个真理：

“在生活的洪流里，人间不知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生死轮回！回去有什么用呢？在这个尘世里，谁关心谁呢！”

但是，勒袒心里始终没有出现过任何真理。她淌着泪水，默默地围着这间邮政局办公室，徘徊不定。也许她心坎里还抱有一丝渺茫的希冀：长兄会回来的！正是囿于这个希望，她始终没有走远。

天哪，无知人的心啊！你的迷误，怎么不消除呢？逻辑学的判断推理，也许要很晚才会进入她的脑海。今天，你连强有力的证据，也不予置信，而用自己的双臂紧紧抱住虚假的希冀，还竭力用胸膛去拥抱。但总有一天，沸腾的血液会流干。待油尽灯枯时，她才会从这迷误中摆脱

出来。那时，苏醒的心又可能为堕入另一个迷误的罗网而焦急不安。

愚蠢的拉姆拉尔

倪培耕　译

一些愤世嫉俗、言过其实的人说：“古鲁恰勒那临死时，他的续妻正坐在家里玩纸牌。”其实，她那时一条腿膝靠着下颚，一条腿曲膝盘坐着，在专心致志地享用着一盘香辣鱼剩饭。当外面传来叫她的唤声，她吐出了嚼烂的豆荚，推开了留有残食的叶盘，满脸怒气地说：“哦，罗摩！连我咽两口剩饭下肚的时间都不给！”

当医生对病情控制一筹莫展，无回天之术时，古鲁恰勒那的兄弟拉姆拉尔坐到病人的身边，轻声地问：“哥哥，你想叫人写遗嘱，就说吧。”

古鲁恰勒那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说：“我说，你写吧。”

拉姆拉尔取来墨水瓶和纸笔。

古鲁恰勒那开始说：“我把自己的动产与不动产全部留给我自己的续妻什利默蒂·帕勒达宋德莉。”

拉姆拉尔倒是写着，但他的笔有些不听使唤。他十分希望，他的独生子纳沃德维帕成为自己无子女的大伯的全部财产的继承者。

虽然两兄弟早已分家，然而纳沃德维帕的母亲就抱着这个希望，怎么也不让儿子去工作，而且让儿子极快地结了婚。她想这门亲事是不会没有结果的。

但是，拉姆拉尔已把一切都写好，把笔塞在哥哥的手里签名。

濒临死亡的古鲁恰勒那用那极度虚弱的手签了名，但要辨认那颤颤巍巍、歪歪斜斜的字迹或签名，是很困难的。

什利默蒂·帕勒达宋德莉用完了剩饭，走进那房间，古鲁恰勒那早已闭上了嘴。帕勒达宋德莉不住地抽咽起来。

那些抱着染指遗产希望落空的人说：“那种哭是装出来的，猫哭耗子！”但这种话不值得信以为真。

一听闻遗嘱的情况，纳沃德维帕的母亲急忙跑来，大吵大闹：“这老家伙临死时，理智错乱了，他还有这么好的侄子……”

虽然，拉姆拉尔对妻子是十二分敬重的，他那么唯命是从，以致别

人说他“怕”老婆，但这会儿他也忍耐不住了，他挺身而出，说：“亲爱的，你的理智没有变坏吧，不然你为什么这样大吵大闹呢？哥哥走了，但我还在。你想说什么，以后有机会可以跟我讲，现在不是时候。”

纳沃德维帕获悉伯父病亡的消息，他马上赶回家，但那时“伯父”早已升入了天堂。

纳沃德维帕对着已咽气的人威胁说：“我倒要瞧瞧，谁给您火葬！我假如为你举办葬礼，我的名字就不叫纳沃德维帕！”

但是，古鲁恰勒那对一切习俗舆论都不买账，性情古怪狂妄。经典越是讲最不该食用的东西，他越是嗜好食用。人们说他是基督教徒，他咬牙切齿地回击说：“罗摩罗摩，我倘若是位基督教徒，我就吃牛肉！”

他活着时是这种情况，死后也决不会立即因害怕没有祭祀而有某种动摇，或违背自己个性。但是，纳沃德维帕在目前情况除了这种报复手段之外，别无他法。纳沃德维帕获得一种信念与支撑，那就是，他的“伯父”在阴曹地府，一定会挨饿死去。而在这个世上，即使得不到“伯父”的遗产，他怎么也能凑合填饱肚子。而“伯父”在那个世界，沿街乞讨，也不会得到残羹剩饭的。在这里，活着的人总会有办法的，总有许多好处享用的。

拉姆拉尔走到帕勒达宋德莉身边，说：“嫂子，哥哥把一切财产留给了您。这就是他的遗嘱。你把它存放在铁箱里，小心保管好。”

那时，寡妇一面口吐长长的言辞数落着，一面把声音提高八度，号啕大哭着。两三个女佣人也应和着她的声音，不时也迸出几个新词，用悲哀的音乐，驱散着全乡村的宁静。

这时，一张遗嘱纸片的到来，打破了哭声的协调，前后的感情联系也中断。现在，事态发展采取了不连贯的形式。

帕勒达宋德莉前言不搭后语哭诉着：“天哪，我的妈呀！天哪，我的命运好苦呀！哦，我的妈啊！天哪！天哪，小叔子，这是谁的字迹，不是你的？天哪，天哪，现在谁将如此努力关心我！天哪，如今谁抬起头凝视我！天哪！哎，我的妈呀！喂，您们稍许控制一下，别乱哭乱闹的，什么话都听不见了——哦，我的老妈，我为什么不去死呢，我为什么活着呢，作孽呀，天哪！”

拉姆拉尔暗自长叹了口气，说：“这都是我们大家命运的过错，在劫难逃呀。”

回到自己家，纳沃德维帕的母亲马上向拉姆拉尔开火。正如一头拉着满载货物大车的公牛，陷入泥坑里不可自拔，任凭赶车人的雨点般地鞭抽，仍孤立无援地、默默地站着，拉姆拉尔也正是那个狼狈模样，久久地默不作声地忍受着这一切责斥。最后，他细声细气嘀咕着：“我有什

么闪失？我又不是古鲁恰勒那。”

纳沃德维帕的母亲仍然责骂不停道：“你是没有过失，你是大好人！你装糊涂，一无所知！兄长说，写吧，你就依葫芦画瓢照写不误！你们哥儿俩仿佛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你也学哥哥样，在未来的命运上施展他那样的计谋。我恍然大悟了！待我一死，你可把哪个丑妖精勾引到家里来，把我的小宝贝纳沃德维帕淹死在深水里。但是我奉劝你不要打错算盘，我不会很快死去。”

这样，一提及拉姆拉尔将来要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女主妇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拉姆拉尔无疑晓得，为消除女人这种虚构的怀疑，你若稍许转动一下舌头，那么准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慑于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像罪人般始终缄默不语，垂首站着——他仿佛真成为罪人似的。他一个子儿也不给幼小的纳沃德维帕，写下全部财产留给哥哥的继室，兄长就溘然长逝了。而现在他没有办法，逃脱这个滔天罪过！

这时，纳沃德维帕从老于世故的朋友处讨教了计谋，兴冲冲地回到家。他对母亲满有把握地说：“妈，不必操心了，我将把这份财产搞到手。让爸爸从这儿离开，去哪儿待上几天。他若留在这儿，准把红糖变成牛粪，一切会被搅得乱七八糟。”

纳沃德维帕的妈妈丝毫不相信儿子他爸的悟性，但感到儿子这番话合乎逻辑，颇有道理。

最后，苦恼于日夜没完没了的争吵，那位“完全多余”的、“惹是生非”的愚蠢父亲借着某个借口，往伽西躲上几天去了。

没几天，帕勒达宋德莉和纳沃德维帕，互相向法院呈上指责对方伪造遗嘱的诉讼书。纳沃德维帕亮出了自己名下的遗嘱，上面的签名分明是古鲁恰勒那的字迹，他还凑来了几位与本案没有利害牵连的证人。

但是，帕勒达只有纳沃德维帕的父亲一个证人，而且签名字迹谁都无法辨清。帕勒达的一位兄弟，住在她家里。他安慰姐姐说：“姐姐，您不用担忧，我可做证人，还可找几个证人来。”

当事情都安排妥善，纳沃德维帕的母亲写信，叫儿子他爸从伽西回来。这位可怜兮兮的百顺百依、老实巴交的丈夫，手提箱子，肩扛雨伞，准时回到了家。后来，他妄图使与妻子的谈话富有趣味，于是，双手合十，拱手作揖，微笑道：“奴仆抵达，女皇陛下，有何吩咐？请下达圣旨，奴才洗耳恭听！”

女主人摇着头，叹着气说：“好啦，好啦，现在别开这种玩笑啦。你这几天待在伽西，哪一天惦起过我们？”等等，等等。

夫妇俩相互进行爱的指控好长时间，最后放弃对个别的攻击，转到对种类的抨击。纳沃德维帕的母亲把男人们的爱与穆斯林对母鸡的关怀相比较，而纳沃德维帕的父亲不甘示弱地说："女人们尽是口蜜腹剑！"

不过，纳沃德维帕的父亲何时尝到口蜜的滋味，这就难说了！

这期间，拉姆拉尔忽然有一天接到法院出庭做证的通知书。可怜拉姆拉尔内心恐慌不安，他读着通知书，极力想弄明白其中的含意。正在这时，纳沃德维帕的母亲来了，边哭泣边诉说："这个丑妖精不仅使想我们的宝贝疙瘩丧失伯父的遗产，而且还准备把孩子送进监牢！"

拉姆拉尔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十分惊愕，随即勃然大怒斥责道："嘿，你们干下了什么样的毁人勾当！"

女主人渐渐地露出了真相，说："为什么，纳沃德维帕有什么过错？他无权获取伯父的遗产？就这样乖乖拱手相让？

"一个外面来的女人，一个鲸吞丈夫岁月的女妖，竟然篡取家庭主妇位置，而家里的孩子眼睁睁地，默不作声地看着她胡作非为！谁是这样无用子孙，容忍这种卑鄙的勾当？你应该清楚，大哥弥留之际，女妖施展了咒语，使痴呆的丈夫理智丧失殆尽，做了一件错事；那么现在难道不许富有才智的侄子，通过自己的手纠正它？这里有什么不公平呢？"

拉姆拉尔听了惊慌失措。而妻子与儿子串通一气，忽而恫吓吵骂，忽而落泪诉说。他哀叹自己命苦，只好无奈地不吱声闷坐着，不吃不喝。

就这样，他守口如瓶，滴水不进，挨过了两天。

法院开庭的日子到了。这期间，纳沃德维帕威胁帕勒达的叔伯兄弟，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为自己做证。

正当胜利之神弃绝了帕勒达，准备站在另一方时，法院传讯拉姆拉尔。

两天不吃不喝，原本年迈体弱的拉姆拉尔的身体越发虚弱不堪，嘴唇干裂，舌头干涩，舔顶着上腭。半死半活的拉姆拉尔用自己颤抖的松软的手，用力抓住证人席的栏杆。

一位富有经验的法官为掏出他"肚子里的话"，极其巧妙地盘问起来。他绕开与本案有关的敏感问题，扯起无关紧要的，离本案关系较远的问题，然后小心翼翼，缓慢推进，迂回曲折地回到事情的本题上来。

拉姆拉尔望着法官，双手合十，嗫嚅道："老爷，我是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体异常虚弱，我没有力气多说话，我简扼地说明事由细末。古鲁恰勒那弥留之际，托付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妻室什利默蒂·帕勒达宋德

莉。我亲耳聆听他的嘱托，为他书写遗书，兄长在上面签了名。我的儿子纳沃德维帕所显示的遗书，是不折不扣伪造的。”说到这儿，拉姆拉尔全身抖动了几下，晕厥过去。

机敏的法官大人扬扬得意，带着胜利的骄傲心情，弯身向坐在旁边的检察官吹嘘说：“这个蠢货！您瞧，落入我盘问的圈套，一下子全承认了！”

叔伯兄弟匆匆跑到姐姐处，大言不惭地说：“老头把一切都弄乱了，多亏我出庭做证，这场官司才打赢！”

他的姐姐说：“好啊！知面不知心！我倒把老头当成好人呢。”

纳沃德维帕被投入监牢，他的聪明朋友议论纷纷，断定：“老头肯定鉴于害怕，提供了证据。不过，他出庭做证时，肯定神经错乱了。这样愚蠢透顶的人，在全城找不出第二个！”

拉姆拉尔回家赶路时，踉踉跄跄，最终沉重失足跌倒。两三天之后，喊着儿子的名字，惹是生非的、愚蠢透顶的、纳沃德维帕不需要的父亲，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家族里有人风言风语说：“他若再早几天仙逝，那就万事大吉了！”

在这里，我不愿提及说话人的尊姓大名。

达拉琼德的荣光

倪培耕　译

依照作家的本性，达拉琼德是位羞于见人的家伙。一旦在众人面前亮相，他就头晕目眩，不知东西。他整日坐在家里，挥舞笔杆，他的视力因此逐渐减弱，他的背也渐渐弯曲。然而，他依旧不谙人情世故，更不懂三教九流的行话，因此，他走出家庭堡垒，就不晓得如何保护自己。

人们还认为，他是位十分怪僻的人。不过，这不能归罪于他。举例说，初次见面，一位高雅绅士高兴地说："我与你相见，万分高兴。"达拉琼德坐着，一言不发，心无旁骛地察看自己的右手掌。人们蓦然领悟他沉默不语的奥秘："是的，你高兴，我也喜欢。我正在苦思冥想，我怎能亲口说出这样的谎言呢？"

百万富翁请他赴午宴。晌午三时，开始摆席。这期间，主人谦和地对达拉琼德说："菜肴低劣，请多多包涵。没做山珍海味的佳肴，尽是穷人家的粗茶淡饭。这是顿便饭，使先生你不安了。"那时，达拉琼德始终一言不发，傻待着，仿佛主人说得对，没有必要作答了。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当某位绅士跑来对达拉琼德说，像他那样学识渊博的学者，在这时代里是凤毛麟角的；智慧女神弃绝自己的莲花座，蛰居在他的喉咙里。那时，达拉琼德对此不表示一丝异议，仿佛智慧女神就驻坐他的嗓子里。

达拉琼德应该晓得，有些吹捧或在众人面前谴责自己的人极尽夸张渲染自己，希望获得别人的回答。倘若别人从头到尾，屏息静气地听着，不插一句话，那么叙述者会因自欺欺人而感到痛楚。然而，在这种情况，人们尽管证明自己话是虚假的，依旧扬扬得意，踌躇满志。

但是，达拉琼德对待家里人的态度，则迥然不同。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结发妻室达卡什叶莉与他交谈，从未获得胜利。她往往谈着谈着，就不得不认输："得了，得了，我服输，你赢了。到此为止，我还有许多事要做。"在辩论之战里，让自己的妻子心悦诚服，天下多少夫君有如此力量和幸运。

达拉琼德的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达卡什叶莉坚信，在学识和能力方面，天下无双，没有人可与其丈夫相匹敌。她经常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达拉琼德听了，说："你除了我这一位夫君，没有第二位丈夫，你跟谁去比较呢？"

达卡什叶莉听了丈夫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大为光火。

达卡什叶莉只对一件事始终抱着遗憾态度。那就是她夫婿的超凡脱俗能力的显示，没有抵达读者界的彼岸，而且夫君又不做这方面的任何努力。达拉琼德从不把自己所写的东西，付梓出版。

有时，达卡什叶莉请求丈夫念他的大作。她听后越是不懂，越坠入惊奇深渊中。她读过《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史诗，也听过《往世书》神话传说故事。这一切作品如水那样清晰明白，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容易明白。但是，她还从未听过，像她丈夫那样完全无法明白的、如此令人惊奇的作品。

她暗自寻思："这本书若能付梓出版，而谁都不懂其每个字，全国人民就会吃惊得瞠目结舌。"

她无数次催促丈夫，说："你为什么不尽快把这些稿子付梓出版？"

她丈夫慢条斯理地说："神明圣贤对出书有个说法，'只要投入，总会有结果'。"

达拉琼德有四个孩子，全是女孩。达拉琼德认为，这都是妊娠的缺陷。而她则认为，她是位与强有力的丈夫完全不相配的女人。丈夫能在说话片刻间，创作出如此艰深晦涩的作品，而他妻子的子宫里除了女孩外，什么也生不出，对于女人来说还有能比这更笨拙的吗？

大女儿长得与父亲齐胸高时，达拉琼德还高枕无忧，但当一个个女孩该出嫁时，他才醒悟——为女儿出嫁需要大宗钱款。

主妇无忧无虑地对丈夫说："你只要一次费心的话，不会有任何可担扰的事。"

达拉琼德有些不安，问道："千真万确！好吧，你说说，我该做什么事？"

达卡什叶莉毫无疑义地平静答道："你去加尔各答，出版自己的书。人们知道了你，你将会发现，财源滚滚而来，信不信？"

妻子的鼓励，使达拉琼德逐渐树立了信心。他似乎相信，他自己迄今写了这么多作品，它们不仅使自己一人，而且可使整条街的人从女儿嫁妆中解脱出来。

赴加尔各答时，一个异常烦恼的事矗立在面前。达卡什叶莉怎么也放心不下，让头脑简单、孤立无援的夫君，独自一人去加尔各答生活。当然，他独自去加尔各答，不成问题，但在那儿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谁来提醒每日遇上的职责；在世俗生活中所涌现的种种骚乱和压迫中，谁来保护他呢？再说，愚笨无知的丈夫也怕携妻带女，一块儿去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因而他没有同意带妻女同往。最后，达卡什叶莉请街坊一位机敏人与他丈夫结伴，并千嘱万叮，如何照料她丈夫习行。这是她万不得已，求别人替代自己的位置。然后，她又让丈夫做了许多海誓山盟，让他佩带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和圣线，才放他远走他乡。而自己却晕倒在家里的床上，禁不住哭泣起来。

达拉琼德来到加尔各答，依赖机敏同伴的帮助，出版了《吠檀多的光辉》。而达卡什叶莉为此典当了自己首饰所获得的钱款大部分花销掉了。

为了出售，把《吠檀多的光辉》寄往书店；为了对它评论，把书寄往全省大大小小评论家处。他煞费苦心，从邮局寄了一件挂号邮件给妻子。他害怕不挂号，邮件丢失。

主妇在墨迹未干的书封面上，看到了用铅字印了自己夫婿的尊姓大名。那天，她满怀喜悦，邀请街坊的所有女孩子，在每个坐的位置上，放着一本本书。

大家出席坐定，她故意高声地说：“哦哟，亲爱的，谁把书放在这儿显眼！恩嫩达女儿，把书拿走，把它们放到上面去。”

这些女孩子里只有恩嫩达念过书。达卡什叶莉举起书，放在洋铁箱上。隔了片刻，一件东西掉下，书也从她手中跌落下来。然后，她又呼唤着大女儿的名字，说：“苏茜，难道你不想读读父亲的书？为什么不来看看，读书又有什么可害羞的呢！”

不过，苏茜实在毫无兴趣读父亲的书。等了一会儿，她又责斥女儿说：“嗤，女儿，不应这样糟蹋父亲的书，送到格姆拉姐姐手里，让她把它们安放到柜子上。”

说真的，书若有一星半点儿的知觉，一天折腾下来，吠檀多准会丧魂落魄，把命送掉。

所有报刊一一刊登了评论文章。

主妇所想的大部分都将被证实。因作品里的每个字都读不懂，全国评论家感到惶惑不安。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如此深奥的作品，迄今没见闻过，没出版过。”

—位评论家除了莱奈乌兹的《伦敦的秘密》的印地语译本外，其他什么书都没有涉足过。他以极大热情说：“这类等级的一二本著作若能出版，顶替全国堆积如山的剧本和小说，那么我们的文字，就不会不堪卒读了。”

一位从家族传统中从未听说过吠檀多名字的人，写道：“某些方面我们同作家存有分歧，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一般来说，许多

方面我们的意见与作者是相吻合的。”倘若果真如此，至少焚烧著作是明智之举。

全国各地不管有否图书馆，一切机构的秘书发出取代硬通币的盖有印章的介绍信，向达拉琼德索取著作。许多人写道：“您的富有思想的著作，消除了国家的巨大贫乏。”

把它称为“富有思想的著作”，达拉琼德心里没有底，但他听了是满怀欢喜，因而慷慨解囊，付了邮资，把一本本《吠檀多的光辉》寄往每个图书馆。

这样，不可计数的赞扬雨点，如注倾泻，达拉琼德高兴得有些飘飘然。正在他踌躇满志时，他收到了家信一封：“您的妻子快要分娩第五个孩子啦。”那时，他带着监护者一块去书店，讨取书款。

但是，几乎所有书店老板都异口同辞：“迄今，一本书也没有售出。”只有一位书店老板说，外地有一位读者要求购买该书，书店以印刷品邮件寄往。然而，它不仅被退回，还加罚邮资。书店老板迁怒于作者，正准备把书退回作者。

作者回到住所，进行了长久思考。但眼前所发生的反差，他一点也不明白：对自己“富有思想性著作”做了多少宣传，而多少读者做出了非思想的行为。他对此感到莫大的痛楚。最后，他依靠几个剩下的铜板做盘缠，才回到了家乡。

达拉琼德回到家后，在妻子面前装出一副扬扬得意、春风满面的样子。达卡什叶莉笑容灿烂，等待着吉祥的喜讯。

然而，达拉琼德把随身带来的《孟加拉消息报》扔到主妇的怀里。读了后，她衷心希望编辑能财运亨通，子孙满堂；向他奉献上心灵的旃檀花。接着，她读完了通篇评论，再次以骄傲的眼神，凝望丈夫。那时，其夫又打开了《新晨》报刊。达卡什叶莉又读阅，内心充盈着欢乐，满怀着希冀的温柔目光，投到其丈夫的脸上。

那时，达拉琼德不失时机地又取出《时代》杂志。这以后呢？之后，他又推出《印度命运》，继后是《美好的觉醒》，再继之是《新生》《讯息波涛》《红色世界》《希望》《前卫》《觉醒》《呼吸》《花卉》《旅伴》《悉达公报》《阿哈勒姬图书出版》《艺术新闻》《警察局长》《世界思想家》《温柔的藤杖》等。主妇开怀纵笑，淌下了欢乐的眼泪，擦拭泪汪汪的眼睛，再次望着丈夫因荣誉而容光焕发的脸庞。

丈夫说：“现在我手里还有许多报刊呢。”

达卡什叶莉说：“我傍晚再读它们吧。现在你讲讲其他事，过得如何？”

达拉琼德岔开话题说："我这次去加尔各答，听说总督夫人出版了一本书，但其中没有一处提到《吠檀多的光辉》。"

达卡什叶莉娇嗔说："亲爱的，把这些事撇在一边。你带来什么，告诉我，行吗？"

达拉琼德依然兜着圈子说："还有几封信。"

末了，她耐不住心，直问："带回了多少钱？"

达拉琼德的脸色，顿时沉下来，答道："我向维杜波什朗借了五个卢比作盘缠，回家的。"

末了，达卡什叶莉听完了全部情况的介绍，她对世界的真实性的全部信念，彻底破灭了。书店老板一定蒙骗了她的丈夫，全国所有购书者施展了阴谋，使书店老板心满意足。

最后，她突然想起，她曾把维杜波什朗作为自己的代表派遣，与自己丈夫一块去加尔各答。然而，他一定里里外外与书店老板勾结，干了伤天害理之事。

拂晓时，她终于醒悟过来，街坊的维什温帕尔·恰特尔吉是其夫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一切活动都是他策划下进行的。对，事实真相肯定是这样。其夫去加尔各答之后两天，她看到维什温帕尔站在榕树底下，与肯哈依·卫尔窃窃私语。因看他经常与肯哈依聊天，她那时没有生疑，但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

达卡什叶莉对家庭生活负担的忧虑与日俱增。如此好的赚钱途径和容易获利的办法，付之东流；自己分娩女儿的罪过，就无以复加地折磨着她。然而，维什温帕尔、维杜波什朗或国家的所有臣民，都无法承担起这个罪过的责任，那时全部的罪过只好推到她一个人头上。那些罪过也分配一些给已经或将要诞生的女儿身上。日日夜夜，她内心一刻也无法安宁。

分娩的日子日益逼近，达卡什叶莉的身子越来越不佳。大家忧虑万分。

达拉琼德一筹莫展，像疯子般跑到维什温帕尔处，哀求道："兄弟，我把五十本书抵押在你这儿，请赊贷我一些钱，我可以从城里请较好的助产士。"

维什温帕尔说："兄弟，不要为此担忧，你需要多少，我都付之，你把书收走。"说毕，他与肯哈依·巴尔窃窃私语。随后取出一些钱，给了达拉琼德。而维杜波什朗自己解囊，花费盘缠，从加尔各答请来了助产士。

达卡什叶莉不知动了什么脑筋，把其夫叫唤到里屋。她起誓说：“当那种疼痛折磨你，不要忘记吃修行人给的药，永远也不要打开咒语纸。”她还向其夫解释了许多小事，抓住了他的手，让他都同意。然后她又说：“绝对不要相信维杜波什朗，正是他毁了我们。”不然的话，她会把其夫连同草药的咒语纸和誓言，托付给他。

这之后，她一次次谆谆告诫像大神一样随意轻信和头脑简单的丈夫，小心世上残忍的虚情假意的骗子。最后，她悄声说：“你瞧，我未来女儿若能活着，就给她起名为‘吠檀多光辉’。以后想叫她为‘光辉’也无妨。”

说了这番话，她触及丈夫的脚，用脚尖按在自己的额头上。

她自言自语，嗫嚅道：“我仅仅生育女儿来到丈夫府上，现在我兴许将摆脱这种没完没了结果的纠缠。”

当助产士兴冲冲跑来说：“大妈，请瞧一下，女孩长得何等漂亮！”

那时，她瞧了一眼女儿，擦拭了眼睛，用极其温柔的声音说：“吠檀多光辉！”

这以后，她在世上再也没有获得多说一句话的机会。

喀布尔人

倪培耕　译

我五岁的小女儿，名叫米妮。她没有一刻不叽里呱啦的，从不会安宁。她自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学会讲话，只花了一年辰光。这之后，不管睡得多晚，她不会忍受片刻不说话的折磨。她母亲经常叱责，让她闭嘴。可我不会依样画葫芦。米妮若沉默无言傻待着，我就会感到不自在，无法忍受那种良久的难堪的沉默。所以，她和我之间的谈话，总是充满着极大的热情，聊天总是热热闹闹的。

清早，我正伏案撰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第十七篇章，这时，米妮突然闯入，说："爸爸，罗摩德亚尔门差竟把'Kāka（乌鸦）'说成'Kauā，（老鸦）'6 ——他什么都不懂，爸爸，对吗？"

我还没来得及向她解释，世上的语言是多样的。米妮又转到另一话题上去："您瞧，爸爸，鲍拉说：'天空中一只大象用鼻子喷水，天就下起雨来！'你看，爸爸，鲍拉不是在胡说八道吗？他就会唠叨，白天黑夜唠叨没个完。"

还没等我发表意见，她马上以相当温和的语气，问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好吧，爸爸，妈妈是您的什么人？"

我内心自语道："我的亲爱者。"但对米妮却敷衍地说："米妮，你去跟鲍拉闲扯吧，我还有事要做，好吧！"

她坐在写字桌我的脚旁，小手不停地摇晃着膝盖，吧唧着小嘴，绕着口令，自个儿玩耍起来。那时，在我的小说第十七章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主人公帕勒达帕·辛赫，正抱着女主人公卡琼玛拉，要从监狱高耸的窗户里，纵身往下跳进急湍的河流里。

我的家舍坐落在马路边上。蓦然间，米妮放弃了绕口令的游戏，奔到窗户前，大声呼叫："喀布尔人！哦，喀布尔人！"

身穿脏兮兮的宽大的衣服，头上缠着高高的头巾，肩上背着装满干果的大口袋，手里拿着两三盒葡萄干的瘦高个儿的喀布尔人，缓缓迈着步，在街上踯躅着。看到他，我女儿心里究竟产生什么想法，很难断定。她开始高声叫唤他。我暗自思忖，扣在肩上的大口袋，像是个大灾难，将要临头。看来，今天我的第十七章是无法写完了。

喀布尔人听到米妮的叫唤声，转过身，直奔我家而来。那时，米妮却吓得灵魂出窍似的，往内室逃跑过去，然而她不知道，能躲藏到哪儿

去呢。兴许，她心里产生一个糊涂想法：在那硕大的口袋里藏着像她一样的两三个活蹦乱跳的女孩子，就要钻出来。

现在，喀布尔人笑容满面地走到我跟前，向我敬礼，恭恭敬敬地站立着。我思忖着，尽管帕勒达帕·辛赫和卡琼玛拉正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然而喀布尔人已被唤进家门，不向他买点什么，我觉得也过意不去。

买了点东西，我就跟他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我们谈论阿卜杜勒·拉赫曼 7 、俄国、英国和边疆保卫等五花八门的内容。

末了，起身离去当儿，他用混杂的语言问我："老爷，您的闺女到哪儿去了？"

我打消了米妮那种不必要的恐惧心理，把她从内室领了出来。她紧紧偎依着我，用疑惑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喀布尔人和那个大口袋。喀布尔人想从大口袋里掏出一些葡萄杏子等干果给米妮，但她吓得什么都不敢要，格外疑惧地紧贴着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种状态中结束。

数日之后，一天清早，我为某桩急需办的事，步出户外。我蓦然看到，我的女儿正坐在门口边的长凳上，与喀布尔人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喀布尔人坐在她的脚旁，带着满足的微笑，津津有味地听着她描述的一切，并不时用他的混杂语插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世上，除了"老爸"熟悉米妮五年的生活经历，兴许还没有遇到如此耐心的听众。我发现，她那小小的衣襟里已经塞满了葡萄杏子等干果。我不由得对喀布尔人说："你干吗给她这么多干果？不要再给了。"说罢，我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半卢比硬币，给了他。他心不在焉地把它扔进自己的口袋。

回到家，我才发现，我那枚硬币惹起了巨大且沉重的灾难！

米妮的母亲拿着一枚银光闪闪的圆溜溜的硬币，责问米妮："你从哪儿获取的，说清楚！"

米妮说："喀布尔人给的。"

"你如何从喀布尔人那儿得到那不该要的钱？"

米妮差点哭将出来，说："我没有硬索取，他自个儿给我的。"

我来了后才把米妮从那面临的灾祸中解救出来，并把她带到外面来。

后来我获悉，米妮已不是第二次和喀布尔人见面。这期间，他每天都来，用杏子等干果贿赂，终于他牢牢地占据了米妮那颗小小的心。

我发现，两位朋友间经常开着玩笑，做些有趣的游戏。比如一见到

勒赫默特，我女儿就笑吟吟地打趣道：“喀布尔人，哦，喀布尔人，你大口袋里装着什么稀罕的东西？”

勒赫默特用山民特有的鼻音很重的声调，笑着说：“里面装着一头大象。”

他那种并不机智的俏皮话，其实不值得笑，然而他们俩感到这类笑话，趣味盎然。所以，他们经常开怀大笑，十分快活。这样，在秋季的清早，我看到一个未成年人和一个成年人的天真无邪的说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

他们之间经常说些有一搭没一搭的话，勒赫默特有一次对米妮说：“你永远不去公公家，该多好！”

我们这儿的女孩子一生下来就明白“公公家”一词的含义。然而我们是新派人，不会向小女儿灌输有关公公家的特殊知识。所以，她不会理解勒赫默特请求的含义。不过，她不对问题作出回答，默然呆着，这不符合米妮的天性。于是，她马上反问勒赫默特：“您去‘公公家’吗？”

1勒赫默特挥起自己强有力的粗壮拳头，对着想象中的“公公” 8
说：“我要狠揍‘公公’！”

听了这番话，米妮想象到那个自己所不熟悉的“公公”将面临尴尬的处境，不禁开怀大笑。

眼看着秋季悄然来临。在古代，这正是历代帝王征服世界的好辰光。我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加尔各答，去异国他乡观光旅游，也许是因为我的心灵不间断地在整个世界漫游的缘故。换言之，我是自己家的一个角隅的永恒居民。其实，我的心对外部世界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听到某某外国异域的名字，我的心立刻就会奔向那个国度。这样，一见到他国异域的人，我的心仿佛瞥见了坐落在山谷河川怀里的茅舍，想象着一种欢乐自由的生活景象。

现在，请看官瞧，我是位如此呆板不动的自然的人，要我离开自己这个角隅，步出户外，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正因为这个缘故，清晨时刻，坐在自己小屋的书桌面前，与喀布尔人闲聊，我的心就漫游起来，喀布尔整个画面就浮现在我眼前：两旁崇山峻岭，高耸入云，险恶得难以攀登；夕阳染成了绛色，煞是好看；在荒野的狭窄的小路上，一行行驮着货物的骆驼，缓缓前行；一队队缠着头巾的商人和旅行者，有的骑在骆驼上，有的徒步前行，有的手执长矛，有的挎着旧时代的老式长枪；而喀布尔人在雷鸣声中用自己的混合语，一面行走，一面谈笑风生，叙述着家乡的逸闻趣事。

米妮的母亲生性极为胆怯，一听到街头巷尾喧哗鹊起，就误以为整个世上所有醉汉都奔向我家来；她总认为，这个世界从这头到那头，到处充塞着偷贼盗匪、疯子醉汉、毒蛇猛虎、疟疾、蟑螂、毛虫和英国

佬。不知过了多少岁月（当然也不会太长），她在世上也有了几多生活经历，但她内心的恐惧感仍未消失。

尤其，她完全不放心勒赫默特这个喀布尔人，她一次次请求我加倍防备他。我对她的疑虑，付之一笑。她见状向我连珠炮地发问："难道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难道喀布尔没有进行奴隶买卖？""难道一个喀布尔壮汉拐卖一个孱弱小女儿，是件天方夜谭的事吗？"等等。

我不得不承认，诸如此类的事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但眼前缺乏可信程度。不是每个人都具备信任的德行，我妻子内心始终存在着恐惧，所以，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解释，她就是听不进去，终日为米妮担忧。但我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把勒赫默特拒之门外吧！

约莫每年一月光景，勒赫默特回故乡去。回故里前夕，他忙碌地挨家挨户向顾客讨取欠款。但不管多忙，他每天都要忙里偷闲，来与米妮相会。见到这情景，我不由得联想，两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密约。倘若清晨他没有如约而至，晚上一定赴会。黄昏时刻，在屋宇一角隅，当我看到那位身穿宽松长服，扣着大小口袋的高大身躯的壮汉时，内心也不由得惴惴不安起来。

但当我看到，米妮"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一面欢叫一面奔跑过去，两位忘年交的朋友间那种淳朴欢乐的嬉戏又重现时，我整个心灵也感染上欢乐的情绪，紧张的心不由得释然了。

一天清晨，我坐在小屋里阅读着自己新书的校样。在喀布尔人离开之前的两三天，天气骤然变得异常寒冷，人们都在议论严寒的天气。在这样严冬时刻，清晨阳光从窗户透射到书桌旁边我的脚上，阳光的温暖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大约八点光景，早出做完生意的小贩，都各自蒙着头，缩着脖子，往家里赶路。这时，从街上传来一阵阵喧哗声。

我透过窗户看到，两位警察绑着勒赫默特走来。许多怀着好奇心的凑热闹的孩子尾随着他。勒赫默特的衣服上，血迹斑斑。一位警察手里拿着一把血刃的刀。我急忙走出家门，拦住警察问道："怎么回事？"我从警察和勒赫默特嘴里，断断续续打听到事情由来：我街坊从勒赫默特那儿赊购了罗摩普尔出产的围巾，他欠了一笔钱；现在他赖账拒付欠款。这样，两人争执起来，勒赫默特冲动之下拔出刀子，刺了他一刀。

勒赫默特正在痛骂那个说假话赖账的家伙，米妮高声喊叫："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从家里跑了出来。

勒赫默特顿时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今天，他肩上没有了大口袋，所以两位朋友间有关大口袋的事的议论无法进行。米妮走到他跟前问道："你要去公公家？"

勒赫默特笑着答道："是的，我正往那儿去呢！"

勒赫默特看到，他的这个回答没有使米妮的脸上绽开笑容，就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说：“我原想用双拳去揍公公，但我现在能怎么办，手被铐住了。”

由于用刀刺人的罪过，勒赫默特被判了几年的监禁惩罚。

人们渐渐地把他遗忘了。当我们坐在家里，按照通常习惯，忙于每天的活儿，舒适地过着日子时，一个原先自由自在的山民，在监狱围墙里是如何年复一年度过的，我们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

而米妮的父亲如今也不得不承认，原来活泼快乐的她，近来的举止表情变得持重羞涩了。她首先忘了一些旧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然后随着她的年龄增长，一个接一个女伴替代了男伴；甚至她现在也很少来父亲的书房，我与她的关系似乎也疏远了。

转眼几年过去了。今天又是个风和日丽的秋日。和煦的阳光似乎给大地染上了一层纯金的光泽，这股霞光在加尔各答鳞次栉比的旧砖屋舍上面，似乎传播着一个极其温柔的讯息。

今朝，天刚破晓，我们家里的唢呐吹奏起欢庆声音。但我仿佛觉得，它像是从我胸膛里、骨骼里迸发出的哭泣呜咽声。它那令人怜悯的音调，似乎使我临近的离别，与秋季阳光糅合在一起，扩散在整个世界中去。

今日是我的米妮出嫁的日子。

一清早，我的家就喧闹起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院子里搭起欢庆的席棚，房间和廊厅里都挂起吊灯，它们晃动的叮当声响，传到我的房间。“你去吧！”“快点吧！”“来这儿！”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那时，我正坐在书房里记录着账目，勒赫默特突然意外地闯入，向我问好，伫立在那儿。

起初，我没有能辨认出他。他身边没有了大口袋，没有了从前的长发，脸上往日富有生气的光泽也丧失殆尽。末了，我看到他的笑容，才认了出来，他就是被人遗忘的勒赫默特。

我问道：“哦，勒赫默特，什么时候来的？”

他答道：“昨晚，我出狱，被释放了。”

乍一听，他这些话很刺我的耳朵。我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杀人犯。因此，见到他，我整个心，蓦然间不由得蜷缩一团。我多么希望，在今朝喜庆的日子里，这个不速之客赶快离开这儿，那就万事大吉了。

我对他说：“今天，我们家正操办着一件重要的事，我得全身心投

入。今日你走吧，别打扰。以后再来吧。”

他听了我这番不太热情的表白，转身欲离去。但走到门口，他迟疑地说：“我能否看一下小人儿？”

兴许他相信，米妮还是从前那个女孩子。他思忖，如今的米妮仍会像从前一样，一面欢叫“喀布尔人，啊，喀布尔人”一面奔跑过来；他料想，他们之间往昔欢乐的嬉戏中是不会存在一丝障碍的；他甚至忆起旧日的友情，带来了一串葡萄、一张纸包着的一些干果。这些东西兴许从同乡那儿讨取来的，因为如今他两手空空，肩上没有了从前那个大口袋了。

我说道：“今天家里有许多重要事要做，你谁都见不到的。”

听了我这番话，他脸上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沉默不语，继而用冷漠的目光瞟了我一眼，说了声：“老爷先生，再见——”跨出了大门。

真不知哪种痛苦在我心田升起，我想把他叫回来。正在这时，他自个儿走了回来。走近我跟前，说：“我为小人儿带来了葡萄和杏子等干果，请您给她。”

我从他手里接过干果，想付给他一些钱。然而，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您十分仁慈，老爷先生，我将永生难以忘怀，请把钱收着。”停了片刻，又说道，“老爷先生，不瞒您说，在家乡，我也有一个像您女儿那般大的闺女。我一想念她，就给您闺女带来些干果等什物，我到您府上，不是来做生意的。”

说着，他用手掏进自己宽松的胸衣里，从胸怀里取出了一张脏兮兮的小纸片。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它，放在我书桌上，用手把皱巴巴的纸片抹平。

我看到，纸上烙上了一只小嫩手的爪印。不是相片，不是图像，仅仅是小手脏污的印迹！她女儿的手印！勒赫默特把自己女儿的这个手印，珍藏在自己的怀里，年复一年地在加尔各答串街走巷，兜售货物。这样，这张带有污迹的图画，仿佛是他女儿的手在柔软地抚触，这个亲热的抚触仿佛在他被离愁揪心的硕大怀里，倾注着甜蜜的甘露。

看到这一情景，我眼里噙满了泪水。这瞬间，我完全忘记了，他是位低贱穷苦的喀布尔小贩，我是位高贵家族的老爷。当时我只感到，他是和我一样的人，他是位父亲，我也是位父亲。他山区家乡的小巴尔沃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米妮。我把米妮叫唤出来。虽然内室家眷持反对意见，但我不顾及她们的反对。穿着红绸的婚礼服，佩戴着珠光宝气的首饰，额头上点着檀香痣的新娘米妮，腼腆羞涩地来到我身旁站着。

勒赫默特看到她，十分惊讶。他再也无法重温从前与她愉快交流的场景了。然后，他笑着说：“小人儿，难道你正要前往公公家了？”

米妮现在明白了“公公”一词的含义，这样她就无法像从前那般天真无邪地回答了。听了勒赫默特的话，她的脸马上因着羞涩而通红了。她立刻转过身去。我记起了米妮第一次认识喀布尔人的那天情景，内心不由得产生一种痛楚的感觉。

待米妮离去后，勒赫默特叹了口长气，在地上坐了下来。或许一件事实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这么漫长的日子里，喀布尔人的闺女也应该长得那么大了。这样，他现在也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女儿了，兴许她也不会像往日那个模样了！清晨，在秋日柔和的阳光里，响起了欢庆的唢呐声。而勒赫默特却坐在加尔各答的一个胡同里，遥望着阿富汗那片荒秃的山群。

我取出一张支票交到他手里，说：“勒赫默特，你回到故乡去吧，回到自己女儿的身旁去吧。你们父女俩相会的欢乐将会给米妮带来幸福！”

给了勒赫默特一笔钱之后，我不得不扣除婚礼的一笔开销，削减婚礼欢庆的一两个节目，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装上电灯，请上洋乐队。家里的女眷们对此都十分不满，然而我却觉得，今天，一缕空前吉祥的光芒，使我们的喜庆节日，熠熠生辉！

骷　髅

倪培耕　译

我们三个童年时代的小伙伴，都歇息在一个卧室里，在它隔壁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一具人的骷髅。夜间，风吹得那些骨头嘎吱嘎吱直响。白天，我们又不得不拨弄那些骷髅。我们那时正向家庭教师学习《云吼陈亡记》[9] 等诗篇，以及向一个康勃尔医学院学生学习骨骼学。长辈们殷切期望我们迅速成为掌握一切科学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意愿究竟实现了多少，晓得我们情况的人，无须我们去告诉，不了解我们情况的人，我们索性藏拙不说。

光阴荏苒，转瞬许多年晃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无从探知，那具骷髅究竟从那屋里跑到哪儿去了，骨骼学知识也不知从我们脑里飞向何方，什么影踪都没有留下。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房子被客人住着。我没有找寻到栖身之所，只好在那放过骷髅的房间安歇。换了陌生的地方，不会一下就睡着的。在床上辗转反侧，倾听着近处教堂时钟敲响的全部夜点钟声。这期间，墙角的一盏油灯仍旧点燃着，它每隔五分钟暗淡一下，最后终于熄灭了。前些日子，我家死了人。当这盏灯刚熄灭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死亡”的事，仿佛觉得，在深更半夜，偌大的大自然舞台上，犹如这灯火的光亮消失在永恒的黑暗里一样，人类无数小小生命的光亮，时而在白昼，时而在黑夜，倏然熄灭了，并从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掉。

我蓦然想起那具骷髅。当我想象她生前的肉身模样，忽然觉得，仿佛一具有意识的活动东西，在黑咕隆咚的屋里，沿着墙壁摸索，绕着我的床四周回转。我清晰地听到她短促的呼吸声，仿佛觉得，她在寻找失落的东西。她一步紧似一步，满屋旋转。

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我彻夜未寐、头脑发热的幻觉，那些疾步的响声委实是我太阳穴上血管的跳动声。然而，我依旧恐惧得毛骨悚然，出于驱散那种恐惧的念头，我壮着胆，大声叱喝：“那边是谁？”

脚步声倏然在床边停止，听到了一个回答：“是我，我那个骷髅到哪儿去了？我是来寻找骷髅的。”

我心想，在自己想象的创造物面前，断乎不能流露胆怯情绪，否则会贻笑大方。我紧紧抓住枕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妙哉，深更半夜，出来干那美差使！你与那骷髅究竟有什么关系？”

她的回答好像在黑暗的蚊帐里发出：“问得奇怪！朋友，包藏我心的

骨头就在那具骷髅里！我二十六个年华的青春在它四周发展！我难道不能有看它一回的愿望？”

我回答：“当然，这是一个蛮有理的回答。你就去寻觅吧！我还想安静地睡一会。”

她说：“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我稍许坐一会儿，与你随便叙叙家常。离今天三十五年前，我也与一个男人，促膝交谈。但以后，我只在火葬场畔的阴风里悲鸣，不觉度过了三十五年韶华。今天坐在你身旁，我能否像人一样，同你叙谈叙谈？”

我觉得，她仿佛已坐在帐幔边沿。找不到其他法子，我鼓足了勇气说：“好吧，请谈你所喜欢的话题吧！”

她说：“倘若你想听最有趣的故事，莫过于我自己的生活故事。请仔细听着！”

教堂的时钟当、当敲了两下。

她娓娓细叙：“当我在人世年轻时，我像怕阎王一样怕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我丈夫。我整日提心吊胆，像上了钩似的。那时，我仿佛觉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使我上钩，把我从自己洋溢着爱意和恬静的水池里拽出来，怎么也挣脱不了。两个月后，我的丈夫死了。诸亲好友和家里老少都为我悲伤和哀怜。我的公公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仔细端详我的脸庞，对婆婆说：‘你看见了吗，她有双邪恶的眼睛！’这句话至今仍萦回在我耳畔——你专心听着吗？你对这则故事感兴趣吗？”

“好极了！”我夸奖说，“故事的开端是引人入胜的。”

“我继续讲下去。我快活地回到了娘家。我的年龄渐渐地大了。人们总对我保守秘密，但我十分清楚，像我这样的窈窕淑女，不是俯拾即是的。你的看法呢？”

“可能的。但你要记住，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你。”

一听我这个回答，她忍俊不禁地捧腹大笑，然后又往下说：“没有看见过我？你不是见过我那具骷髅吗？哈！哈！哈！不要介意，我只是同你开开玩笑。我怎能使你相信呢！在我那深陷的眼眶骨的窟洞里，不是容纳着像大黑蜂那样的又黑又大的忧伤眼睛吗？在那阴森森的牙齿可怕相上，不是能想象出我当年恰似红宝石般的鲜红嘴唇上所荡漾的甜蜜笑意吗？我又如何使你深信，在一些干枯的骨头上有着我艳丽秀美的魅力，有着我青春成熟时期的柔和而坚实的靥窝的曲线，它们犹如天天盛开的鲜花，既能使我嗔怪，又能使我巧笑。你们竟用我身体的骷髅来学习骨骼知识，那种事在我那个时代，连最负盛名的大夫也不敢设想的。我记得，一个大夫向自己的挚友说，我是朵‘金色的旃簸迦花’，他的意思是，世上所有的人能够作为人体骨骼学的学习材料，而我似乎只是朵

馨香美丽的花。难道在金色的旃簸迦花里能包含任何骷髅吗？

“当我碎步行走时，我感到仿佛摇晃着一颗晶莹宝石，向四周射出炫目的宝光。我稍许挪动轻盈的身躯，那波动的优美线条，仿佛像无数美丽的涟漪漫布在四周。我经常端详自己那双如花似玉的纤手，觉得那双手能够在世上所有轻荡男子嘴里，套上嚼口！随意地驾驭他们！当苏帕德拉带着阿周那，威风凛凛地乘坐凯旋之车，穿过惊呆的人群，风驰电掣地奔跑，那时人们可以观赏她那纤细的双臂，玫瑰色的手掌和犹如柔滑发辫的手指！

“但是，天哪，我那厚颜无耻、毫无遮掩、不加修饰的衰老骷髅，给你们提供了丑陋的假证据！那时我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我把世上最大的愤怒，发泄在你们身上。我曾琢磨，用自己二十六个年华的勃勃朝气和青春火焰灼热的玫瑰红容貌，设法显露在你们面前，打消你们的睡意，横扫充塞在你们脑子里的骨骼学知识！”

我说：“倘若你有身影，我抚触到你的身躯，那我可以发誓，我就不让脑子里存在那种学识的影儿，脑子里只有人世间令人销魂的青春容貌，它在深夜漆黑的帷幕上闪烁出灿烂的光芒。行啦，我眼下不说更多的东西啦。”

她又讲下去：“我没有任何女伴，哥哥立下终身不娶的誓言。内室只有我一人。我常常坐在花园里的树荫下，梦想整个宇宙爱着我，整个天空星辰凝视着我，为我的绝色倾倒；清风一次次借着理由，叹着嘘气，从我腋下擦过；我脚下的青草，倘若有生命的意识，也因我的美色陶醉得无意识了。我知道，普天下的青年，成群结队，组成一束束青草，心甘情愿地伏在我脚底。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心灵觉得一阵悲凉。我兄长的朋友什西锡卡尔，通过了医学院毕业考试，成为我家的医生。我开始躲在帘子后面，偷偷看他。兄长是个奇怪的人，仿佛他不能睁眼看世界，世界对于他仿佛不是敞开的；他感觉一切都是空虚的。所以他愿意离开喧闹而光怪陆离的世界，退隐到僻静的黑暗角落里。

“他的朋友只有什西锡卡尔，所以在外界青年中，我只能看到什西锡卡尔一个人。黄昏，当我在花树底下铺上像帝王一样的坐毡，心情舒畅地坐着时，仿佛感到世间所有男子都化为什西锡卡尔的形象，站到我脚边，渴求得到庇护。——你听仔细了吗？故事怎么样？”

我叹了一口长气说：“我觉得，倘若我能以什西锡卡尔身份下凡，那该多好。”

她继续讲：“你听完吧。有一天，乌云密布，我发了烧。医生进屋，看望我。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脸对着窗户，以便落日的红霞照在我脸上，润色我苍白的脸儿。大夫一进屋，就朝我脸上看。我也暗自想象自己站在他的地位，注视着自己的脸蛋；在黄昏的绛红夕阳里，瞧着那漫不经心地搁在温热枕头畔

的娇嫩而青白的脸蛋，仿佛像一朵凋谢的温柔花儿；蓬松而鬈曲的散发拂在前额上，羞涩而低垂的大眼睛的眼皮，在面颊上投上一层忧伤的阴影。

“大夫用温存的口吻对我兄长说：‘我可以诊一下令妹的脉吗？’我从被底下伸出自己慵困而圆满的手腕。我心想：‘倘若戴上青玉手镯，那会更好看。’他握着病人的手，诊脉。我从来没有看到大夫那样局促不安，他似乎害怕接触，手指颤抖得厉害。他已知道我烧的热度，我也计算着他心跳的次数，相互获悉了心心相印的暗示。——你相信吗？”

我说：“尽管没有发现怀疑的任何理由，但人的脉搏，每时每刻都不是一个样的。”

她说：“哦？我病了好，好了病，反反复复。有一天我蓦然觉得，我想象中的男子数目渐渐地减少，最后只留下他‘一个’。我的世界几乎成为无人居住地，在我这小小世界里，只剩下一个大夫和一个病人。

“一到黄昏，我无声无息地起身，穿上春天色彩的纱丽，细心地梳结好发髻，插上一个茉莉花环。然后携带一面小镜子，走到花园树荫下，像往常一样坐着。

“你以为我如此欣赏自己的美貌，会生厌？不会的。因为我不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那时虽然我独自一人坐着，但我那时看自己，仿如大夫大饱眼福，欣赏着自己的美姿。看了后，神魂颠倒，发痴地爱着、亲着。但不管对我发生多么浓厚的爱，我心灵深处仍发出深深的叹息，犹如黄昏的和风发出沙沙的哀鸣声。

“不过从那时起，我不是单独一个人。当我走动时，我细心地垂下眼，观赏自己踩地的娇小脚趾，心想我们新近医科学院毕业的大夫见了，将做何感想呢？窗外，正午炎热的阳光灼人，静谧笼罩着大地，哪儿都屏息静气，不透出一丝声息。远方天空，孤独的鹞鹰不时发出悠扬的鸣啭声，飞翔而过。我们花园围墙外，小贩用拖长的音乐似的叫声，喊着：‘卖洋娃娃啦，卖手镯戒指啦。’那时，我用手铺床，在草地上铺开洗濯得洁白的细床单，躺在上面。我轻佻地袒露着一只光胳膊，一只手枕在头下，恍惚觉得，有人正在欣赏我那种奇异的姿势，仿佛有人捧起我的手，在他的玫瑰红的手掌上亲了个吻，然后他慢慢地离开——你听着，倘若故事在这儿戛然而止，你觉得如何？”

我沉吟着说：“这倒是并不坏的结尾，但不完整。若能有头有尾讲完，我就能愉快地度过余下的晚间辰光。”

她说：“好！”但下面的故事内容兴许太严重了。它的笑容不知藏匿到了何处？那具带着阴森森牙齿的骷髅又不知在何处显露？

“再听下去吧。大夫有了些实习经验之后，就在我们楼下，开了一个诊疗室。那时，我常去找他，在谈笑中问及各种药，问他吃多少剂量的

毒药，能置人于死地，人为什么那么轻易死去，无头无脑的问话连绵不断。一接触这些医疗话题，大夫总是口若悬河，娓娓细叙。我听着听着，就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熟悉了死亡。所以我的小世界只有两件东西：爱和死亡——你听着，我的故事现在快结束了，余下不多了。”

我温存地说：“夜间的辰光也快完了。”

她又说：“几天以来，我发现，大夫的神情十分忧郁，神志恍惚，局促不安。有一天我看到他穿着十分讲究的华丽衣饰，向我兄长借马车用一夜。不知去何方。我坐立不安，好奇心驱使我到兄长那儿。起先说些无关紧要的题外话，然后问道：‘哥哥，大夫今晚借用马车，要到哪儿去？’

“兄长简略地说：‘去死。’

“我着急地追问：‘哥哥，你不能明白地告诉我？’

“他略微坦率地说：‘去娶亲。’

“我说：‘是真的？’说完，我狂笑不已。

“我渐渐地探听到：大夫在这场婚姻中将获得一万二千卢比的遗产继承权。但他瞒着我，不是侮辱我吗？我难道伏地向他请求，你这样干，我将悲恸欲绝地死去？天下的男子真是不可信。我在世上只认识一个男子。不消一会儿工夫，就发现了他的本性。

“当大夫看完病人回家时，我放声大哭，说：‘大夫，我听说，今晚是你大喜之日？’

“望着我那种狂笑模样，大夫不仅难为情，脸色顿时煞白。

“我问：‘不请乐班来吹吹打打？’

“他听了叹口长气，说：‘结婚难道是那么快乐的事？’

“我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话我闻所未闻。我说：‘不行，不行，应该请乐班吹吹打打，张灯结彩，装饰装饰。’

“我絮聒得兄长心烦意乱，他无可奈何，同意隆重地准备迎亲队。

“我反反复复打听新娘的模样长得如何？她来时，我该做些什么？我问大夫：‘大夫，那时你还这样诊女人的脉吗？’哈！哈！哈！虽然我不能窥透别人肚子里的事，尤其男子的心，然而我能发誓，我的话犹如针刺，戳进了大夫的胸膛。

“盼等着夜晚到来。黄昏时分，大夫与我兄长一块坐在屋顶阳台上，对杯痛饮。这已成为惯例。月亮在天空渐渐升起。我脸上堆着笑容走上

去，说：‘大夫，难道你忘了？快到婚礼的时候了！’

“对了。我有一件事忘了交代。我偷偷地到药房，取来一些白色药末。到了屋顶阳台，乘人不备，把它撒在大夫的杯子里。饮了白粉酒，人要死的，这是从大夫那儿学来的。

“大夫举杯，一口饮光，忧伤的目光瞥视着我的脸。他用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好，现在我走！’

“喜庆喇叭吹奏起来。我走到楼下，穿起新娘嫁衣——巴拿勒斯的纱丽；把放在箱子里的所有首饰珠宝，统统拿出来佩戴上。头发分缝里满处都染上了朱砂。然后在花园的常青树下铺了床，躺着。

“那是个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倾泻着。驱散沉睡世界的疲困的南风吹拂着，整个花园里的常青树和茉莉花芳香四溢。

“乐队渐渐远去。月光开始朦胧，变得惨冷。我的常青树、果树、顶上的天空以及关联我一生的亲密世界，也像幻影似的，从我的思维中淡薄下去。那时，我合上眼睛，发出一阵痛楚的苦笑。

“我希望，当人们来看望我时，我那笑容像玫瑰酒痕一样，依旧停在自己的嘴唇上；希望自己从这里带上使我脸上生辉的笑容，步入花烛洞房时，笑容原封不动地永存着。

“但我的花烛洞房在哪儿？我那色彩缤纷的迷人嫁衣在哪儿？我蓦地听到从自己内心里发出一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而被惊醒，看到三个顽童把我的骷髅当作学习骨骼学的材料！在那胸膛藏着的悲怨欣喜，在青春花蕾初绽的地方，教师正叫着根根骨名，教授知识！

“你听着，我所袒露的自己的完美心灵，在自己的嘴唇上所流露的最后笑容，你看到了它们的印记吗？

“故事怎么样？”

我说：“令人感动！”

这时，乌鸦发出了第一声啼叫。

我问：“你现在情况如何？”

没有任何反应。

晨光渐渐射入我屋内。

摩哈摩耶

倪培耕　译

一

摩哈摩耶和拉吉夫·劳琼两人一块去河岸边的一座破旧庙宇里幽会。

摩哈摩耶嘴里没有吭一声，只用自己天生的庄重目光，并略带几分责备的神情，凝视着拉吉夫。它的含义是：“今天，你胆大如斗，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叫唤到这儿？我惯常对你的话百依百顺，才使你胆大包天！”

拉吉夫·劳琼一向怕摩哈摩耶，更何况这个咄咄逼人的凝视，可怜的家伙把胆都吓破了。原想对她说几句温存的话，但那时刻，他的希望全部破灭了。现在，不立刻编些约她上这儿相会的理由，她是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我们俩逃离这儿，去他乡结婚。”拉吉夫心中想说的话，都准确无误地说了；但他所编织的开场白，不知消失在何方！他这番话缺乏情趣，枯燥乏味，甚至使人听了觉得唐突，荒谬。他自己听了也惊愕不已。可是，他又没有能力再说几句温柔的话，加以补救。在毒日灼人的中午，把摩哈摩耶叫到河岸边的破庙里，那个愚蠢家伙却只能对她说：“走，我们两人去异乡结婚！”

摩哈摩耶是高贵门第之女，芳龄二十四，正当青春美貌的韶华，就像早秋阳光一样的纯金塑像，像阳光那样宁静怡和，光芒四射；她的双眼，像白昼的光辉那样自由、无畏。

她没有了父亲，只有一位大哥，名叫帕瓦尼吉兰·查托巴迪。兄妹俩的性格，几乎一模一样——沉默寡言，可是，他有一股激情，恰似中午毒日默默地燃烧着。特别令人费解，人们都无缘无故地害怕帕瓦尼吉兰。

拉吉夫是外省人，这儿一家丝绸厂的老板把他带来的，拉吉夫的父亲就受雇于那个厂。父亲亡故，老板担负起抚养未成年孤儿的责任。童年时期，老板就把他带进这座巴曼哈迪的工厂里。只有一位慈爱的姑母与孩子在一起，拉吉夫与姑母一块住在帕瓦尼吉兰家的附近。摩哈摩耶是拉吉夫童年时代的女伴，她深得姑母的欢心。

拉吉夫年纪早已长过十六、十七、十八，眼看着十九个年华又过去了。姑母一再催促，他仍然不想马上结婚。老板见到他这般不同寻常的见识，十分高兴。他认为，孩子把他当成自己的生活楷模。老板没有结

婚，是个光棍汉。

不久，拉吉夫的姑母也死了。

没有丰厚的陪嫁，摩哈摩耶要找到门当户对的新郎，是异常困难的。她的芳龄日益增长，却还待字闺中。

毋庸赘述，读者也明白。当缔结婚姻之神长期漠视这对男女青年，而联结姻缘之神却没有虚掷自己的辰光；当年迈的宇宙之神打着瞌睡，年轻的爱神却异常警觉着。

爱神的影响，以各种方式落到不同人身上。受到爱神影响的拉吉夫，寻觅机会，诉说自己的心里话，摩哈摩耶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其实，摩哈摩耶平静且深沉的目光，已在拉吉夫躁动不安的心海里，掀起层层胆寒的波涛。

今日，拉吉夫千恳万求，才把她带到这座破庙。今天，他一定要把心里所想的一切话语，都倾诉给她听。这之后，要么终身幸福，要么献出生命。在这一生的紧要关头，拉吉夫只是说："我们走吧，去结婚！"之后，他尴尬地站在那里，像一位忘了课文的学生一样，沉默不语。

摩哈摩耶仿佛不希望拉吉夫向她提出如此唐突的建议，她久久地默然待着。

晌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悲哀响声，在这万籁俱寂的氛围里，显得更加清晰。一扇半连着门把的破庙门，在风中不时发出极其低沉的悲鸣，缓缓地时开时闭着。时而，一些鸽子，栖息在庙的窗棂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时而，一只啄木鸟，落在庙外的一棵木棉树枝上，发出单调的笃笃的啄木声；时而，一只蜥蜴，从一堆枯枝败叶上嗖嗖地飞快爬过；时而，一阵热风，蓦然从旷野中吹来，所有树叶都发出簌簌响声；河水猛然苏醒，拍打着断裂的河边台阶，发出刷刷哗哗的响声；在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倦怠的、沮丧的声音间，远处一棵树下的牧童，吹奏出乡间小调。拉吉夫不敢正面观看摩哈摩耶的脸庞，他靠着庙的墙壁，默默地伫立，仿佛进入梦境似的，发呆地凝视着河水。

过了一会儿，拉吉夫扭过脸，像乞丐似的看着摩哈摩耶。摩哈摩耶摇着头说："不行，绝对不可能。"

摩哈摩耶摇着头的当儿，拉吉夫的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拉吉夫十分清楚，摩哈摩耶的头是依据她自己的意愿摇的；谁也没有力量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她。家族强烈的自豪的湍流，不知从哪个时代，就开始流淌在摩哈摩耶的门庭里！今天，她怎能轻易地嫁给像拉吉夫那般出身卑微的婆罗门呢！相爱是一回事，结婚是另一码事。摩哈摩耶如梦初醒，十分可能是她自己不经思索的不加检点的行为，使拉吉夫如此头脑发热，胆大妄为。她准备动身离开那里。

拉吉夫见状马上说："我明儿就要离开这儿。"

摩哈摩耶起初思忖，自己应该如此表态，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与我有什么相干！但她没有这样表态，想抬腿没有抬。最后，她平静地问道："为什么？"

拉吉夫回答说："我的老板要从这儿调到苏尼普尔那儿工作，他想把我带去。"

摩哈摩耶沉默了半天。她思量，两人的生活道路是不同的，谁也不能把某人永远监禁住。所以，她轻缓地启动嘴唇，说："好吧。"她的"好"声犹如一声深深的叹息，说着准备拔脚离去。

这时，拉吉夫吃惊地说："你哥哥！"

1摩哈摩耶看到，波瓦尼[10]正朝庙宇这儿走来。她明白，哥哥已经一清二楚了。拉吉夫意识到，摩哈摩耶灾难临头，企图从庙宇断墙上跳过去逃跑；但摩哈摩耶抓住他的手，阻止他跑掉。波瓦尼跨入庙内，只是沉默地用平静冷峻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摩哈摩耶看着拉吉夫，坚定地说："拉吉夫，我一定到你家去，你等着我。"

波瓦尼一声不响走出庙外，摩哈摩耶也一声不吭地跟随着他。拉吉夫木然地站在那儿，仿佛他听到了绞刑的宣判似的！

二

那天晚上，波瓦尼取来一件红绸纱丽，给摩哈摩耶，吩咐道："穿上它！"

摩哈摩耶穿上纱丽，他接着说："走，跟我一块走！"

迄今为止，不用说波瓦尼的命令，就是他的暗示，谁也不敢违抗，摩哈摩耶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两人朝河岸火葬场走去。火葬场离码头不远。那儿，有一间安置恒河旅行者（垂死人）的小屋。小屋里，一个年老的婆罗门，正掐指等待着死亡降临。他们俩走到屋里床边站着。屋里一角隅，还站着一位祭司婆罗门。波瓦尼向他做了些暗示。于是，他很快做好了举行婚礼的准备，站在一旁等待下步吩咐。摩哈摩耶明白了，她将要与这位垂死的人结成美满婚姻。她丝毫没有反抗。在附近两堆火葬用的燃烧着的木柴的火光下，在那间昏暗的房间里，在一种喃喃咒语混合着垂死人的痛苦呻吟声里，他们为摩哈摩耶举行了婚礼。

婚礼之后的次日，摩哈摩耶就成了寡妇。这件不幸的事件，没有使摩哈摩耶有丝毫的悲伤；而摩哈摩耶成为孀妇的消息，也没有像突然获悉她成婚的消息，使拉吉夫遭到灭顶似的打击，相反，他感到一种欣慰，但这种心情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消息马上像闪雷般轰击着拉吉夫，他即刻昏迷倒下。他获悉："今天，火葬场将举行隆重的仪式，摩哈摩耶将要焚身殉夫！"

最初，他想立刻把这消息告诉老板，希望东家出力，阻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随即他想起，东家今儿已离开这儿，奔赴苏尼普尔，他原要把他带走，但拉吉夫请了一个月的假，就留在这儿了。

摩哈摩耶曾经许诺他："你等着我。"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背弃她。现在，他有一个月的假期，需要的话，两个月、三个月都能请得到假的；最后，即使放弃现在的差事，挨家挨户乞讨，也要终身等待。

傍晚时分，正当拉吉夫像疯子似的跑出去要自杀，或者做些诸如此类的自戕行动，突然间狂风大作，下起滂沱大雨。如此大的风暴，使拉吉夫觉得，仿佛房屋就要倒塌在他头上，然而，他又觉得，外界自然正如他内心世界一样也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动，他仿佛获得了些平静；他感到，整个自然界都在替他发泄某种反抗情绪。他自己竭力想采用然而自己又无法驱使的那种力量，被大地苍天施放了，完成了他的事业。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用力地嘭嘭敲着门。拉吉夫急忙欠身，把门打开。一位披着一身湿漉漉衣饰的妇女，跌进屋内。她头上一块面纱，把她整个脸部遮住了。拉吉夫立即认出，她就是朝思暮想的摩哈摩耶！他用激动的语调，问道："摩哈摩耶！你是从火葬木堆里跑出来的吗？"

摩哈摩耶坚毅地说："是的。我曾经对你许过诺，我要到你家来。我现在是来实践诺言的。但是，拉吉夫，我现在不是从前的那个'我'，我一切都变了，只是自己心坎里我依然是那个摩哈摩耶。现在只要你提出，我马上可以回到火葬木堆里去。说！假如你发誓，永远不掀开我的面纱，不瞧我的脸，我就能终身陪伴着你。"

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她，就足够了，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拉吉夫很快就答道："你怎么想，就怎么办吧，只要你能留下。你抛弃我，我就活不下去。"

摩哈摩耶说："那现在就走吧，把我带到你老板去的地方。"

拉吉夫抛弃了所有家当，携带着摩哈摩耶，在风雨交加中出走了。暴风几乎使人站不住脚，暴风席卷起来的沙砾，像霰弹似的打在他们的身上。两人都害怕，可别让大树突然砸在他们的头上，于是他们放弃小道，行走在广阔的旷野上。大风在后面有力地推搡着他们向前，仿佛要把他们从人世间推向毁灭之路。

三

读者千万不要把这则故事，理解为无所事事的诗人的虚构之作。在寡妇焚身殉夫习俗盛行的年代，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

摩哈摩耶的手脚被捆住，被推入火葬的木堆上，按规定的时间点燃了火，不一刻火苗呼呼直往上蹿。就在那时刻，刮起猛烈风暴，下起倾盆大雨。来主持火葬仪式的人们，急忙躲进停放垂死人的小屋，从里面关上门。

如此大的暴风雨，顷刻间就熄灭了燃烧着的木柴；而捆住摩哈摩耶双手的布条，那会儿也已被烧成灰烬，双手可以自由活动了；难以忍受的身体剧痛，使她无法张嘴说话；她马上坐起，解开捆脚的绳索；这以后，找来散落在各处的已被焚烧过的纱丽布块，凑凑合合裹一下身体；然后，几乎裸着身子从火葬的木堆中站起，先往家中走去。家里空无一人，都在火葬场上。点燃了一盏油灯，换了一件衣服，摩哈摩耶才在镜子里瞧一下自己的脸。刚一瞧，镜子就失手，掉落在地上。然后，她久久站着，仿佛思考着什么。接着，用块大头巾遮住脸庞，朝拉吉夫家径直走去。以后发生的事，读者都明白了。

现在，摩哈摩耶住在拉吉夫处，但拉吉夫的生活似乎不怎么幸福，两人之间有一层面纱阻隔着。

不过，那块面纱像死亡一样持久，甚至比死亡还令人痛苦。因为，绝望会使死亡分离之痛苦，渐渐地麻木；而这块面纱所造成的分离，使一个活生生的希望，每时每刻都蒙受着痛楚和破灭。

摩哈摩耶一向生性沉静，如今面纱里的沉静，更无以复加地令人难以忍受。现在，拉吉夫这般生活着，仿佛一个死亡的活动的木偶包围着他；那个木偶拥抱着他的生活，使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拉吉夫已失落了从前所认识的摩哈摩耶。现在，他仅仅把他美丽的童年生活回忆，作为自己生活的支撑。可是，这个面纱木偶，一直默默地待在他身边，竭力阻碍他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他暗自思忖："人与人之间自然地安置着许多栅栏。摩哈摩耶更像《往世书》里的迦尔纳[11]，一生下就带着避邪的护身符，她生来就在自己天性四周，筑起一道屏障；这之后，她仿佛又降生一次，加了一道屏障。"虽然，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然而，她却仿佛远在天涯，拉吉夫无法抵达她身旁；他只能坐在一种幻影的圈外，一颗不满足的心灵总企图刺探这薄薄且坚实的奥秘；恰似每个夜里，天上的星星以清醒的、不转睛的、低垂的目光，看穿这漆黑夜幕的奥秘；而在这种徒劳的努力里，星星虚度着一夜复一夜的辰光。这样，两位没有伴侣的孤独生灵，一起度过了许多时日。

四

一天，正是新月出现后的第十个夜晚，雨季以来第一次云开见月。静谧的月夜，清醒地坐在熟睡的大地床前。那天晚上，拉吉夫毫无睡意，从床上起身，走到窗台边坐着。雨水和闷热的混合影响，怠慵的花园里的一种特殊芳香和蟋蟀的低鸣声，送入房间内；一种懒洋洋的感觉在拉吉夫的心灵王国扩散着。拉吉夫看到，矗立在花园黑暗处的树木那边，幽静的湖面，犹如擦亮的银盘闪闪发着光。在如此静谧时刻，人能否清晰地思考某些事情，这很难说。但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拉吉夫整个心潮，朝着某一方向流去，像森林散发着阵阵香气，像黑夜发出蟋蟀的低鸣声。不晓得，拉吉夫究竟在想什么。他似乎觉得，今晚，从前的一切陈规戒律已被破除；今天，这雨季的夜晚，在他面前已掀开自己霾云的面纱，像从前的摩哈摩耶一样宁静、优美、深沉。蓦然间，拉吉夫的全部热血，一齐涌向摩哈摩耶。

拉吉夫像梦游者似的霍地站起，闯入摩哈摩耶的卧室，摩哈摩耶当时正熟睡着。

拉吉夫走到她身边站住，俯身看着她。月光洒在摩哈摩耶裸露的脸庞上。哎哟，多可怕啊！怎么搞的！那熟悉的脸孔跑到哪儿去了？火葬木堆上的烈火，用它残酷的贪馋的舌头，舐净了摩哈摩耶左颊上的美丽容颜，在那儿永远留下了贪馋的痕迹！

兴许拉吉夫惊愕万分，响动了一下，兴许一种含糊不清的响声，从他嘴唇边溜了出来；摩哈摩耶马上吃惊地醒过来，发现拉吉夫站在面前。那时刻，她马上拉上面纱遮住脸，从床上起身，昂然站着。拉吉夫明白：摩哈摩耶要向他大发雷霆了。他伏在地上，向摩哈摩耶求饶：“原谅我吧，摩哈摩耶，原谅我吧！”

摩哈摩耶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回一下头，径直走出家门。她再也没有回到拉吉夫的家，不知她漂泊去何方。那毫不留情的永恒诀别的怒火，给拉吉夫整个余生，永远烙上了一道长长的痛苦瘢痕。

达利亚

倪培耕　译

序幕

国王息伽被自己兄弟奥楞伽吉伯打败，仓皇出逃，最后在阿拉贡王国落脚避难，三位姿色绝伦的女儿跟随其父，也在那儿栖身受庇护。阿拉贡国王见到倾国倾城的美貌的公主，想逼她们与自己儿子成婚。息伽国王对无礼逼婚，怒不可遏，执意不从。于是，阿拉贡国王居心叵测地下令把他们安置在一条小船上，驰向河中，让水把它沉没。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里，国王把小女儿阿米娜扔进滔滔的江河里，大女儿引颈自杀，二女儿裘莱卡与父亲的贴身卫士阿里一块泅渡，脱了险，息伽国王却在搏斗中，丧了生命。

阿米娜随着河水漂流，坠入一张硕大的渔网里，渔夫见状，马上把她救了出来。小阿米娜就在低微的老渔夫家被抚育长大。

一

一天清晨，年迈的渔夫大声叫唤阿米娜："蒂妮！"——老渔夫用家乡土语给阿米娜取的新名字——斥责道，"蒂妮，打清早起，你干啥啦？什么事都撒手不管！不给渔网涂胶水，不给渔船……"

阿米娜走近老渔夫，亲热且娇嗔地说："阿爸，别生气。今朝，我姐姐来了。姐姐！她求您放我假。"

"哦，你还有姐姐，在哪儿？"

裘莱卡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说："我就是！"

年迈的渔夫惊愕不已，走近裘莱卡，仔细端详她的脸庞。

随即他发问："你会干些什么活？"

阿米娜抢着回答："阿爸，我替姐姐干活，姐姐还不会做事。"

老渔夫沉吟了一会，问道："你住在哪儿？"

裘莱卡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与阿米娜住在一起。"

老人琢磨半天，进退维谷，又问道：“你吃什么？”

裘莱卡却说：“你就为我妹安排，不用管我。”

她把一枚金币扔在渔夫面前。

阿米娜慌忙拾起金币，放在渔夫手里，悄悄说：“阿爸，您不用说什么，去干您的活，时辰不早了。”

裘莱卡脱离了险情，换了行装，到处漂泊，最后获悉阿米娜的下落。至于如何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来到渔夫茅屋的经历，可以编成一则长长的故事，一则与本主题迥然不同的故事，眼前就说这些，也足够了。至于卫士阿里，他改姓换名，在阿拉贡国度里寻到一份差事。

二

小河的流水汩汩淌着。炎热的夏日，清凉的晨风，吹落了枫树上的红花。树荫下，裘莱卡向阿米娜训斥道：“苍天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是为了让我们誓死报父之血仇。不然，我们被搭救还有什么意义！”

阿米娜眯起双眼，凝望着河岸彼端的最远边缘，眺望着依稀可见的浓密的树荫，漫不经心地说：“姐姐，现在不必提及那一切。姐姐！我觉得，这世界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让男人们去战场格斗，我在这里感觉不到世上的烦恼和痛苦。”

裘莱卡鄙夷且嘲讽地说：“嗤，嗤！阿米娜，亏你说得出口，你是堂堂正正的息伽国王的公主！那里是德里国王的宝座，这里是阿拉贡一个小渔夫的茅屋，岂能等量齐观！”

阿米娜笑盈盈地说：“姐姐，倘若与德里王国的宝座相比，一位姑娘格外喜爱老渔夫的破旧茅屋、枫树的绿荫，而德里王座能为她洒下几滴爱抚的眼泪吗！”

裘莱卡不满地提醒阿米娜说：“不错，你那时完全是个黄毛丫头，不谙世故，人们不会把过错归罪于你。但是，你应该扪心自问，阿爸最喜欢你，才亲手把你扔进河里。你不要以为，这是父亲冷酷无情所致，应该视做是父爱的最大显示。现在，只有报仇雪恨，我们的生存才会有意义。”

阿米娜一言不发地坐着，凝视着遥远的地平线，但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你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它的含义是，外界的清风，树木的绿荫，少年的青春，不知晓的愉快回忆，使她沉浸于不可名状的深渊里。

停了一会，她叹了口长气，说：“姐姐，你稍坐一会儿，我有些家务

要做。我不做饭，阿爸要饿肚的。”

三

看到阿米娜那种景况，袭莱卡感到十分沮丧。一声不吭，呆呆地坐着。蓦然，传来扑通一声响，有人落下。刹那间，从背后蒙住她的双眼。

袭莱卡害怕地问道：“谁？”

乍听到陌生的嗓音，那位青年从她脸蛋上撤了手，绕到她跟前，仔细地察看了袭莱卡的脸庞，毫无拘束地问道：“你不是蒂妮？”这说话的方式，仿佛要袭莱卡极力证明自己就是蒂妮似的，仿佛他要凭借非凡的智慧，把他自己从这种蒙骗中拯救出来似的。

袭莱卡迅速披上围巾，霍地站起。她双眼冒出愤怒的火星，严厉地呵斥：“你是谁？”

青年人不慌不忙地说：“你不认识我，蒂妮知晓我。蒂妮哪儿去啦？”

蒂妮听到外面的喧哗声，即刻走出来。见到袭莱卡一脸愤怒的表情、青年人惊愕和沮丧的神色，阿米娜不禁笑得前仰后合，说：“姐姐，你不要见怪他的胡作非为，他还很年轻，粗野无礼，我就教训他。达利亚，你干了什么蠢事？”

年轻人不敢怠慢，嗫嚅地回答：“我只是从背后蒙住她双眼，误以为她就是蒂妮。天晓得，她竟不是蒂妮……”

蒂妮佯作生气地说：“后来呢？小嘴说大话，夸大其词！你什么时候蒙住蒂妮的眼睛？你真胆大包天！”

青年人分辩地说：“蒙住眼睛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天生习惯。不过，说真的，蒂妮，今天我真有些害怕。”

说着，他悄悄地用手指，指向还生着气的袭莱卡，望着阿米娜的脸，开怀大笑起来。

阿米娜装作一本正经，说：“你简直是个野人，在公主面前，你一点儿也没有文明风度，你必须学会文明举止。请看，应该如此施礼问好。”

说着，阿米娜用洋溢着青春的轻盈身姿，十分优雅地向袭莱卡施礼，那位青年依样画葫芦，学她的施礼举止。

阿米娜命令道：“你后退三步。”

青年人遵命后退三步。

“弯腰敬礼。”

他学着弯腰行礼。

“再后退三步，弯腰……”就这样一面后退，一面向袭莱卡作揖行礼，阿米娜把青年人引到茅屋门前。

阿米娜装着厉声道：“进去！”

青年人乖乖地进屋。

阿米娜关上房门，上了锁，然后朝里吩咐：“干些家务，不得偷懒。小心，不要让灶火熄灭。”

随后，她走到袭莱卡身边，说：“姐姐，别生闲气。姐姐，这里人都是这样粗鲁，我也讨厌。”

但是，阿米娜的脸庞抑或她的举动没有显露出任何厌恶表情的蛛丝马迹，反而，她的许多行为举止，像这里的人一样自由不羁。

袭莱卡满脸生气地说：“说真的，阿米娜，我对你的行为举止感到失望，难过。一个不相识的青年走来，用手接触身体，多么不成体统！”

阿米娜随声附和，说：“对，对，你说得千真万确。假如哪位国王或贵族公开表现如此粗野无礼的举动，我会马上驱赶那位不受尊敬的人。”

袭莱卡忍俊不禁，说：“你说真话，阿米娜！你所说的这个世界十分美好，恐怕指的这个粗野的青年吧！”

阿米娜不加掩饰说：“好吧，我实说。他对我帮助十分大。他帮我摘花采果，狩猎取物；只要召唤，马上应赴。我总想训斥他，开导他。但不知为什么，最终我一切想法总成泡影。假如我异常愤怒地说：‘达利亚，我十分讨厌你。’他却涎皮赖脸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默默微笑着。那种微笑是那么令人赏心悦目，或许这里人的笑容都是那么温柔甜蜜。扇他两记耳光，他也高兴地接受。我已经尝试过几次。你看，我把他关在屋里，他愉快地接受。门一打开，你将会看到，他满脸通红，两眼发红，高高兴兴地做着饭。你说，我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我感到懊丧，一筹莫展，姐姐！”

袭莱卡说：“好吧，我试试看。”

阿米娜露出笑容，温存地说：“不，姐姐。我恳求你，现在你最好不要再斥责他。”

阿米娜以如此口吻请求，好像这位森林野孩子是阿米娜一手抚育的

小鹿似的，好像他如此胆小害怕，一见到陌生人会受惊而逃之夭夭！

这时，老渔夫梯沃尔回来了，问道：“今天，达利亚没有来，蒂妮？”

“来了。”

“哪儿去啦？”

“他闹得厉害，我把他关进屋里。”

老渔夫沉吟了一会，说：“如果惹你生气，稍许忍耐一下。女儿！这样小的年纪，所有人都是那么吵吵嚷嚷的，你不要折磨他。昨天，达利亚给了我一个杜鲁，买了三条鱼，知道吗？”

“杜鲁”就是金币的意思。

阿米娜说：“你别担心，阿爸。今天，我将向他索取两枚杜鲁，你一条鱼也不用给他。”

老渔夫看到亲手抚育长大的女儿，小小年纪，竟是那么精明，有这样挣钱的本领，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不由自主地怀着爱意，摩挲着她的头。

四

令人诧异的是，袭莱卡如今也不讨厌达利亚的来往。稍许想一想，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正如江河的一方是湍急的流水，另一方是坚固的岸边；同样，女人的心灵一端是内心激情的冲动，另一端是约定俗成的羞涩。但是，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的阿拉贡的原野上，什么是约定俗成的羞涩呢？

这里，只有随着季节和气候的转换，花落花开。而眼前流淌着的这条蓝色小河是什么状况呢？雨季，它躁动不安；秋季，它清澈见底；冬季，皱纹乍起；春季，羞答不语；夏季，婀娜多姿。而鸟儿的啁啾声呢？在它充满自由和生活激情的甜蜜啼鸣声里，既没有像我们之间的评头论足，又没有相互间的嘲弄讥讽。南风不时卷走河那端村落里人们的欢乐喧哗，但不带走人们的窃窃私语。

正如残垣断壁的屋宇里，小青草渐渐从夹缝里冒尖出来，大自然也悄悄地侵袭，来这儿寄宿数日的心灵，使矗立在人们心灵上的大众债务的坚固墙垣，开始倒塌，而人们丝毫不会觉察到。其实，女人看到与自己年华相仿的男女幽会的情景，心灵会怦怦悸动，体会到一种莫名的欢愉；再没有比如此奥秘、如此幸福、如此深不可测的惊奇的幽会，更令她心旷神怡。在这间森林的小茅屋，在阒无人迹的贫穷人家的绿荫里，

裘莱卡的莫名高傲和世间的尊严自个儿松懈下来了，在阿米娜与达利亚幽会的欢畅游戏里，她也感到惬意欢心，春意荡漾。

兴许，她那颗年轻心灵里，一种不餍足的愿望和渴求被唤醒，使她萌发充满欢乐和痛苦的躁动不安。末了，竟出现如此情景：假如哪天达利亚来迟了，她比阿米娜更躁动不安，执拗地期盼他的到来；正如画家远远地欣赏自己刚完成的画作一样，裘莱卡带着柔爱的微笑，静静地观赏着他们的相聚；哪天，她们发生了口角争吵，裘莱卡就把阿米娜关在自己屋里，不让她与达利亚相会。

帝国和森林有着同样的平等，都是独立自由的，都有统治自己国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都不按别人的法则行事，都具有自然的天然尊严和纯朴。那些具有显赫身份的、整日与世俗和经典打交道的人，都是在有隔阂地生活着。他们在大人物面前，奴颜婢膝，一副奴隶相；在小人物面前趾高气扬，俨然是个救世主；而在陌生地方又暴露惊慌失措的窘相。无文化修养的达利亚是位自然王后的粗野孩子，在公主面前，无拘无束，公主也视他为平等的伙伴。达利亚是位乐观、纯朴、好奇、无畏和天性自在的小伙子，他的品性毫无贫乏的痕迹。

但是，这一切游戏里，裘莱卡的心，一直痛苦地呻吟着，她思忖：“这就是公主一生的结局？”

一天清晨，达利亚一到，裘莱卡拍打着他的手，说：“达利亚，你能让我晋谒这里的国王吗？”

“我能为你引见，但你要干什么？”

“我身边有一把匕首，我想用它刺入他的胸膛。”

起初，达利亚有些愕然，然后，看到裘莱卡闪烁着复仇的兴奋光彩的脸庞，他绽开了笑容，仿佛他从未听到过如此饶有兴味的故事。倘若是个玩笑，还可以，但竟出自公主庄严的口！这可不是儿戏。一见面，就把锐利的匕首戳入一个活生生的国王胸膛，国王将倒在血泊中，痛苦挣扎死去。这幅可怕的图景，渐渐在他心里升起，她朦胧而有趣的玩笑，渐渐转化为清晰而严重的幽默了。

五

翌日，裘莱卡收到化名勒赫默特的阿里的一封密件，信中写道：“阿拉贡国王获悉，你们姐妹俩藏匿在老渔夫梯沃尔的茅屋里。他偷偷见到过阿米娜，她楚楚动人的身影迷住了他。他准备很快把她带入宫廷，与她配亲成婚。这正是复仇的良机，这样好的天赐机遇，千载难逢。”

裘莱卡用力地抓住阿米娜的胳膊，说：“真主显灵了，阿米娜！讨还血债的时刻降临到你的生活里。如今，不是嬉闹游玩的时辰，振作起

来，做好准备！”

达利亚也在那里，阿米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发现他露出不易察觉的惊愕的微笑。

望着他无所谓的模样，阿米娜的心都要碎了，说：“你晓得吗，达利亚，我快成为皇后啦！”

达利亚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不是还有些时间吗！”

阿米娜异常痛苦和惊讶，暗自思忖：“千真万确，他是只森林野鹿，把他当作人，简直是疯了。”

阿米娜为使达利亚稍许清醒些，说：“但是，刺死了皇上，我如何脱身回来呢？”

达利亚认为这话合情合理，说：“不错，回来委实是困难的。”

阿米娜整个心灵，顿时冷了下来。

她转向袭莱卡，叹了口长气，说：“姐姐，走！我已准备就绪。”

然后，她又转向达利亚，紧缩了心，冷笑道：“我先成为皇后，然后我在反对皇帝的叛乱之中，将会受到惩罚！这之后，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达利亚听后觉得十分有趣，仿佛在这个阴谋实现中，他将获得欢愉之物。

六

骑兵、步兵、大象、乐器、旗帜和灯光，轰隆喧嚣，致使渔夫的柴扉遭到断裂的厄运。

两顶镶嵌金子宝石的华丽轿子，从皇宫中缓缓被抬出，迎接皇后等人进宫。

阿米娜从袭莱卡手里接过匕首，察看刀柄好长一会儿。她掀开胸衣，用匕首的刀刃，在自己的胸脯上试划了几下，试看刀刃的锋利，然后把匕首插入剑鞘。

阿米娜有个强烈的愿望：走向死亡旅途之前，能与达利亚再见一面。但从昨日起，他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达利亚的笑声里燃烧着不满的火星儿。

坐进轿子前，阿米娜满面泪痕，回眸张望童年时期的庇护所、庭院

里的榕树、门前的淙淙河水。

握着阿爸的手，她用颤抖的嗓音，说："阿爸，现在我走了。阿爸！你的蒂妮要离去。如今，谁来操持家务呢？"

突然，老渔夫像孩子一般号啕大哭。

阿米娜说："阿爸，假如达利亚来我家，把这枚戒指给他。告诉他，蒂妮临走时赠送他的。"

说毕，她迅速地钻进轿子。

一片喧哗声，轿子启程。阿米娜觉得自己和阿爸的茅屋、河岸、榕树下的鸽群，一切都消融在静寂无声的黑暗里。

两顶轿子按时通过拱门，鱼贯进入王宫，两姐妹从轿子中走出来。

阿米娜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眼里没有一点泪花。袭莱卡脸色煞白。当神圣使命到来之前，她慷慨激昂，英勇无比，但眼前，她却用颤抖的心，焦急不安的抚爱，拥抱着阿米娜，自言自语地说："我折断了热恋中的枝梗，把盛开的花朵扔进血流中漂流。"

但是，现在不是静思深虑的时刻。两姐妹恍然跌落入梦幻里，穿过由婢女们手擎千百盏小灯照射的通径。

最后，辍步在皇上的宫殿门前，阿米娜不由得喊了一声："姐姐！"

袭莱卡紧紧拥抱着阿米娜，亲吻着她的脸颊。然后，两人缓步走进去。

她们瞥见穿着皇帝衣饰的国王坐在房中间的床垫上。

阿米娜局促不安地伫立在门口。

袭莱卡朝前迈步，贴近大王，看到大王悠闲自在地、笑容可掬地、安详地坐着。

袭莱卡突然惊呼起来："达利亚！"

阿米娜昏厥过去。

达利亚把她像受伤的小鹿一样轻轻地抱在怀里，安放在床上。

醒过来，阿米娜从上衣里抽出匕首，朝姐姐望去，姐姐怔怔地望着达利亚；达利亚却微笑着，默默地瞧着她们俩。匕首从刀鞘中探头，看着这场把戏，也默默地欢笑着。

金　鹿

倪培耕　译

阿迪纳塔和贝吉纳塔各有一份田产，但贝吉纳塔的境况，稍逊一筹。贝吉纳塔的父亲默海什钱德尔没有经营和理财的头脑，完全依赖于哥什沃纳塔。什沃纳塔虚情假意，对待其弟，绞尽脑汁鲸吞他所有财产。最后，默海什钱德尔身边，只存下几张期票。因此，如今，贝吉纳塔只能仰仗那几张政府的纸船，在自己生活的海洋漂流。

什沃纳塔费了很多周折，才寻觅到一位富翁的独养女儿，与自己儿子阿迪纳塔结成婚姻。这样，他打开了增加财富的一条路；而默海什钱德尔对一位有着七个女儿压力的贫穷婆罗门，动了恻隐之心，不要一个铜板的陪嫁费，让他大女儿与自己儿子拜堂成亲。他因为只有一个儿子，没能把七个女孩都领回家；而那位婆罗门也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后来听说，默海什钱德尔为帮他解决其余六位姑娘的婚姻，资助了一笔超出自己能力的钱。

父亲故世后，贝吉纳塔拿着自己的期票，无忧无虑地、心满意足地生活，挣钱糊口之类的事，他从不操心。他唯一的工作是：久久坐着，把树枝砍断，耐着性子，把它们制作成手杖。世上的孩子和青年来到他身边，希望索取他制作的手杖，他一口应允，一一为他们制作。除外，他怀着极大热情，为别人制作鱼竿、放风筝的转轮等。他为制作这些玩意儿，倾注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活儿一到手，不管需要花多少时日，专心致志磨光削薄，不管世上功利主义者认为这是枉然的耗费时日，他投入的热情没有个底。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生活中街坊进行分裂活动和施展阴谋的后面，许多宏伟的湿婆神庙和祭祀遮棚，鳞次栉比矗立着。而那时，贝吉纳塔却手里拿着削笔刀和树枝，从拂晓到晌午，从下午到黄昏，独自盘坐在自己的阳台上，沉湎于自己的嗜好里。

杜尔迦女神洒下了恩泽，贝吉纳塔有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但女主人莫卡什达·宋德莉的不满与日俱增。她感到纳闷，贝吉纳塔家为什么不如阿迪纳塔家那样荣华富贵。莫卡什达家为什么不如温塔沃茜妮家拥有那么多金银首饰，那么多贝拿勒斯和达卡的纱丽，像她们那么谈吐悠闲，像她们那般生活舒适？天下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竟是同属一个家族。他们一定是昧着良心，施行诡计，鲸吞了兄弟的财产，才有今日的如此发展！听到这些议论，女主人对婆家的独生子，越发不尊敬了。在家里，她什么也看不惯，不称心；事事艰难，处处受辱，简直无法忍受；甚至连一只睡床也不堪用，死都比睡在床上好。在七个姐妹中谁都不理睬她，和她搭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

孩子是无法修补这个家庭的破旧不堪的墙的；看到这个家的寒酸相，伟大的心肠如铁的因陀罗也会掉下寒心的泪。要扭转这一切穷酸相对一个胆小如鼠的男子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贝吉纳塔只好乖乖坐在外面阳台上，加倍迷恋于树枝的削剥之中。

但是，沉默的反抗，不是唯一灵丹妙药。女主人不时破坏丈夫这项技能活儿，把他唤到闺房，满带严肃神情，双眸凝视别处，说："去与卖牛奶的人打招呼，今后不要再买牛奶了。"

贝吉纳塔沉默片刻，然后谦恭地问道："牛奶匮乏如何行？用什么食物喂养孩子？"

女主人愤怒地脱口而出："树皮！"

某些日子，她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把丈夫叫来，温存地说："我愚昧无知，你认为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吧！"

贝吉纳塔沮丧地问道："做什么呢，你能指导我吗？"

"至少你把这个月要用的什物买好配全。"说罢，把已制好的一张货物清单，扔给他。看了这张货单，连财神爷也会吓得不寒而栗。

贝吉纳塔鼓足勇气问道："这么多东西派什么用？"

妻子干脆答道："那你让孩子饿死，让我死去。那时，你可清心寡欲待着，一切从简过活。"

这样，贝吉纳塔终于渐渐悟到：现在再也无法从事切削手杖了。然而，寻找生财之道或经营生意，对贝吉纳塔简直难上青天。因而，他天真想道：寻觅通向财库的捷径，是摆脱这种危机的唯一办法。

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以一种乞求的口吻道："哎，养育之母，请托梦告诉我医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我一定负担报上广告费。"

那天晚上，他梦见：他妻子生他的气，顷刻发誓，要成为寡妇再嫁。"没有钱财，金银首饰从哪儿获得？"说毕，贝吉纳塔极力反对她的重誓。

"寡妇不需要金银首饰，不需要浓妆艳抹。"说毕，妻子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回击她的话还是有的，但那时他脑子里空空如也。就在这梦境突然被惊醒，他发现，天已大亮。他随即反复思忖，他妻子为什么不去成为寡妇再嫁呢，他为此也感到一丝莫名的痛楚。

翌日清晨，洗完澡，贝吉纳塔独个儿坐着扎着纸鸢。这时，一位修道士到门口，"罗摩罗摩"喊道。一见到修道士，贝吉纳塔的眼睛像闪点一样亮了一下，仿佛瞥见了未来财富的光辉形象。他殷勤且隆重地招待

修道士，美味佳肴，满足了修道士口福。他们得悉，修道士经过长期艰难修炼，通晓了炼金术。修道士满口应允主人的要求，施展那门学问，作为对主人殷勤招待的回报。

女主人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正如患肝病的人全身呈现黄色，她也仿佛见到了这世上满地是黄金的景象。她通过自己想象的技能，制作成金床，家庭里里外外铺上了金子。那时她想邀请温塔什沃茜妮来瞧瞧。

修道士每天要消耗两公斤牛奶，一公斤半糖果，而且开始挤压贝吉纳塔政府期票纸单，随心所欲，榨出花白银子的汁液。

孩子们渴望获取手杖和鱼竿，成群结队涌来，雨点般拳头落在贝吉纳塔的房门上，扫兴而归。在家里，吃饭时孩子们得不到食物。有的饿得奄奄一息；有的呼天抢地，哭闹得天昏地暗。他们的爹娘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们一言不发，坐在祭火盆子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盆锅，既不眨眼，又不吱声。他们如此心无旁骛，仿佛渴求的执着的眼眸里一直映照着熊熊火苗，由此真实的宝石仿佛镂刻在他们的眼眸上。

两三张期票的单子，作为祭火盆的祭品。一天，从修道士那儿获得保证：“明儿在梦中应验。”

那天晚上，两人都没有睡意。男女双方一起埋头于金城的制作中，俩人不时产生分歧争论；但在幸福的冲动下，双方表现巨大宽容，考虑对方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意见。真的，那天晚上，夫妇之间那么紧密一致，是闻所未闻，破天荒的。

翌日，修道士不辞而别！四周丧失了金色光影，连太阳光芒也像出现了黑影。这之后，家里小床、家具、墙壁，显得格外贫穷和破旧。

从现在起，贝吉纳塔一说起家务工作之类的事，女主人马上以异常柔和的口吻说：“行了，放着吧，你的聪明才智早已毕露无遗。现在你闭住嘴，待上几天吧。”

贝吉纳塔蓦然间懵懂起来。

现在女主人竟然萌生了如此优秀想法，仿佛她在金子的海市蜃楼里，一刻也得不到安宁似的。

罪人贝吉纳塔绞尽脑汁，设法取悦妻子。一天，他拿着藏匿礼物的四方纸盒，走到妻子身旁，纵声大笑，摇头晃脑，狡黠地说：“我取来什么东西，你猜猜？”

妻子藏住自己的好奇心，佯作沮丧样子，说：“我怎么猜，我对魔术一窍不通！”

贝吉纳塔不失时机，缓缓地打开小包，在纸上掸去灰尘，小心翼翼

地掀开一层一层纸，取出艺术照相馆摄制的彩色照片，转向烛火处，放在妻子面前。

刹那间，女主人回忆起在温塔叶沃茜妮房间挂着的一幅英国油画，以十分不恭敬的态度说：“哦哟！妙不可言！你把它挂在自己的客厅里，整日坐着看守它，我可不需要它。”

贝吉纳塔碰了一鼻子灰，沮丧不堪。他终于恍然大悟，造物主剥夺了他依靠种种力量使女人欢愉的不寻常能力。

近来，女主人与省里许多占星家相见，把自己的手摊在他们面前，也向他们显示自己的生辰表。所有占星家断言，她将在有夫之妇的阶段死去，但她不为这最幸福的结果所动，所以她没有因此消除了自己的好奇心。

现在，她又听说，她的儿女将福星高照，她将子孙满堂。听后，她也没有显得异常兴奋。

末了，一位占星家说：“一年之内，贝吉纳塔若不财运亨通，我把所有书本都付之一炬。”

听了占星家如此这般的坚定誓言，女主人心里现在就不存在丝毫不信任感。

占星家获取了大量贡物，告辞而去。但贝吉纳塔的生活处境，越发艰难困苦。增加财富的一些通常途径是存在着的，比如耕耘、谋职、经商、偷盗、诈骗等。但不见如上面星卜家所指出的增加财富的无形的途径。所以，女主人越是给贝吉纳塔鼓励或斥责，她越不能给他指出任何发财致富的光明途径。究竟到哪儿去挖掘地洞；派遣人员去哪个湖池，开河掘泥；去打开哪座院墙，寻觅财富。她始终下不了决断。

主人异常气愤地对丈夫说：“在男人的额上，用牛粪替代脑子。我从前不知道这个道理！”接着又说，“你只要稍许转动一下脑瓜子，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现在说些大话，守株待兔，钱财就从天而降了？”

道理是千真万确，贝吉纳塔也想到过。但脑子往哪个方向转，身子往哪个方向动呢？谁也没有指明过。所以，他又坐在阳台上，削起手杖了。

眼前，已值秋初季节。难近母节日将莅临。船只从四面八方驶来，停泊在河埠；漂泊者也开始回自己故乡去。篮子里装满了南瓜、椰子、蔬菜；铁箱里装着为孩子享用的鞋子、小伞、衣服以及为爱侣所用的香水、肥皂、椰子油和新的故事书籍。

秋日的阳光，像热情的欢笑，充满在万里无云的碧空；半成熟的稻禾随风摇曳；被雨水洗涤的绿叶，在秋季和风的吹拂下，发出簌簌声；

穿着中国丝绸的外套，肩上披着围巾，头上打着小伞的旅行者从外省回来，穿过田野，曲折小径，风尘仆仆，往家赶去。

贝吉纳塔坐着观赏着这一切景致，他从心底里发出长吁短叹。他把孟加拉邦无数家庭的欢乐与自己无幸福可言的家庭作了比较，暗自说：“造物主为什么生下我如此无能的废物？”

孩子们拂晓即起，为观看塑像的制作，到阿迪纳塔家宅院子里坐着。用膳时，女仆强制地把他们从那里抓走。那时，贝吉纳塔坐在阳台上，在今日普天同庆的节日里，回忆着自己一事无成的庸碌生活，不免感到几分痛楚。他从女仆手里夺下自己两个孩子，亲热地拉向自己怀里，向大孩子问道：“你将带着什么东西进行膜拜，说说？”

那时，阿维那什答道：“给一条小船，爸爸！”

小男孩也思忖，决不能比哥哥要求少，开口说：“爸爸，也给我一条船！”

有其父必有其子，获得一种无价值的劳作，爸爸感到十分欣慰。爸爸说：“好主意。”

眼前，正值膜拜日子，女主人的一位伯父从伽西回家，他是位律师。女主人一直与他家保持着紧密来往的关系。

一天，她向丈夫说：“听着，你应该去伽西走动走动。”

贝吉纳塔蓦然感到，他的死期兴许来到了，一定是某位星卜家察看了生辰图告诉她的。因而，她奔忙着，为他死后去极乐世界做着准备。

后来得悉，伽西有一座宅院，那儿藏，匿了财富。购买了那座院，就可获得一笔可观的财富。

贝吉纳塔摇头说：“这可是个巨大灾难。我无法去伽西。”

贝吉纳塔迄今还没离家出过远门。古代经典著作家说，把一家之主撵出家门，这是妇女“无知狡黠”的表现。女主人嘴里说出的话，犹同在屋里喷出的红辣椒味。不过，贝吉纳塔可怜虫宁肯被红辣椒味熏出眼泪待着，只字不提去伽西的事。

两三天就这样挨过去。贝吉纳塔一股劲儿坐着削剥几根木头，制成了几只游戏船，撕布做成风帆，红布做成旗子，还安置了舵和桨之类的物具；一个玩偶作为船夫，还安上了几位旅客。由此可见，他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显露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见到了那些船，就能控制住自己的心，这样自我节制的孩子是很罕见的。所以，贝吉纳塔在星期六晚上，把两只船交到两个孩子手里，他们欢喜得手舞足蹈。一只船舱十分宽敞，有风帆、舵、桨、水手等，应有尽有。孩子们见了这

些玩具，真是大吃一惊。

孩子们的欢呼声，引起了妈妈的注意。她走来亲眼目睹了在孩子手里的贫穷父亲赐予的礼物。看后，她大发雷霆地气愤地哭泣起来，诅咒自己倒霉的命运。随即，她从孩子手里抢夺过玩具，扔向栏杆外面。“不消说金项链，连绸缎外套、丝织帽子也不见影儿。这是个多么窝囊的人，给了两个玩具，就可以哄骗住自己的孩子，小气得连两个铜板都不花费，亲手做两个玩具骗骗人！”

小孩子号啕大哭。“蠢驴！”说着，女主人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大孩子盯着父亲的脸，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显得十分高兴，说：“爸爸，我明儿一大早举起船只下海，漂游世界。”

次日，贝吉纳塔同意去伽西。但旅差费从哪儿获取？他的妻子卖掉首饰，筹起了一笔钱款，那些首饰是贝吉纳塔祖母时代的东西，如此纯金，如此沉重，如今是无法看到的。

走时，贝吉纳塔仿佛觉得，他正去死似的！抚摩着孩子脖子，热烈地亲着他们，不禁流下泪，步出户外。那时，女主人也哭泣起来。

伽西屋主是贝吉纳塔岳父的委托人，正因为如此，屋子也许以十分的价格出售了。贝吉纳塔独自一人待在那房子里。宅院就坐落在恒河岸边，恒河河水不断冲刷着宅院根基。

晚上，贝吉纳塔胆战心惊待着。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在床头点燃油灯，盖着毯子，躺着，但睡不着。半夜，当人世一切喧哗停止时，贝吉纳塔听闻，不知从何处来的一种“锵锵”响声。他大吃一惊。声响十分低缓，但能清晰地听到！仿佛地狱国王的司库坐在自己金库里，数点着钱币。

一种掺和着恐惧和好奇的不可抑制的希冀，在贝吉纳塔心里传播着。他颤巍的手擎着灯烛，在所有屋子里转悠。进入一个小屋，才知声响就是从那间小屋飘出来的。通宵，他就一个小屋转向另一小屋，徘徊巡视。白天，夜晚的地狱神秘声响与其他声响相混杂，他无法识别它们。

深夜两三点钟，大千世界早已深睡过去，那个声音又响起。贝吉纳塔的心异常躁动不安。声音应该往哪里去，这是无法确定的。正如可听到沙漠土里的水汩汩声，但它从哪儿来的，人们是无法确定的。令人担心的是，可不要选择错了路，隐蔽的溪水完全在人们控制之外流淌着。正像口渴的旅行者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静静地久久倾听，溪水水流声响究竟从何处来，而那时，口渴却越来越重。贝吉纳塔此时此刻的情况，正是如此。

许多日子在这不确定的情况下度过。在他不眠的和枉然欣慰的满足

的脸上，镂刻上不安的强烈情丝；在深入他内心的惊恐眼里，显露着中午烈日下的滚烫沙子一般的炽热。

末了，一天晌午，他关上了所有门，在家里开始整理起镐头之类的工具。附近一间小屋地好像是空心的。

临近深夜，贝吉纳塔独自在屋内坐着挖地。当黑夜褪尽，天色熹微，一个地洞挖成了。

他朝下瞧去，地洞好像是一个家宅似的。但在深夜漆黑之中，他没有胆量，不经深思熟虑就迈步下去。洞口上铺着床单。不过，可以分明听到地下传上来的响声，他害怕得不敢在那儿逗留。他从那儿起身离开，但使家里空无一人，远去他乡，这也不是他本性使然。利益和恐惧两者结合一起，抓住他两只手，把他拖了出来。夜晚安然过去了。

今日，白天竟然也能听到那个响声！他不许仆人进屋里，吃喝都在屋外进行。用完餐从屋里上了门锁。

他边向杜尔迦（难近母）祈祷，边撤走了盖在洞口上的床单。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水的嗒吧嗒吧声和金属的锵锵声。

他胆战心惊地、缓慢地把脸移向洞口察看，好像一个小屋在很深底下坐落，在那儿水流畅地淌着。黑洞洞的，其他一切都看不清了。投下一根木棍，测试深度，发现水深不过膝盖。他手擎着一支蜡烛和一盒火柴，轻而易举地跳入那间小屋。刹那间，他整个希望还没有破灭，因而在燃烧的烛光下手颤抖着。划了许多火柴，蜡烛才点燃。他发现一支铁锁链系着一只硕大的红色陶罐，水一次次重重地冲撞在铁链系着的陶罐上，发出“锵锵”“嗒吧嗒吧”的响声。

贝吉纳塔循着嗒吧嗒吧水声，走近陶罐处。发现，陶罐空空如也！

然而，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双手举起陶罐，使劲摇晃它。罐里什么也没有倒出来。翻过来倒过去，仍不见东西倒出。发现罐颈脱落，好像某个时候，这只陶罐的口是封住的，有人把它敲开。

那时，贝吉纳塔像疯子般用双手在水中不停地摸索察看。好像什么东西埋在淤泥里，拾起一看，是人的颅骨。把它放到耳边，摇晃半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出来。他把颅骨举起抛之远远的。他又搜索了半天，但除了人的骨头外，什么也没捞到手。

接着，他又发现，在朝着恒河方向的墙上，一个地方有一个洞似的，水正从这洞进来。可能在他之前某人的生辰图上，写着可获得神的财物的事，这个人兴许从这个洞中潜入进来。

最后，他完全失望了，说着“啊哟，我的妈”，吸了一口长气，作为它的回答，好像远古时代的无数失望的人的呼吸，以十分沉重的回响在

地窖中回荡着。

贝吉纳塔带着满身污水，爬了上来。充满人声喧嚣的大地仿佛使他感到从头到尾尽是欺骗，仿佛使他感到像系着锁链的那只陶罐一样，万般皆空。

然而，所有东西都仍将被束缚住，仍将被出卖着，车子仍将像从前一样，驮着自己无生气生活的重负。他心想，像水中细弱沙子一样顷刻倒在水中，一了百了。但他无法这样做。然后，那东西已被束缚着，已被出卖着，已被车子驮着。

一天傍晚时分，他到了家门口。在秋初清晨，贝吉纳塔坐在家门口，看着不少侨居者回家。他也叹着长气，心中渴望着从异乡回到家乡的幸福。但此时，他再也不能在这傍晚梦幻里，浮想联翩。

走进家里，他像无知觉似的坐在院后的木板上，没有进屋。女用人默赫莉最早发现了他，马上大声呼叫起来。孩子们都跑来。女主人叫唤他进屋。

贝吉纳塔仿佛酒醒过来，他又仿佛睡在那间旧的家宅里醒了过来。他带着一脸苦笑，把一个孩子抱在怀里，抓住另一个孩子的一只手进屋。灯烛已燃完。虽然，夜晚还没到来；然而，在冬季黄昏里，呈现像夜晚那般的万籁俱寂。

贝吉纳塔起先半晌没吭气。然后，用微弱的声音问妻子：“说说，过得怎样？”

妻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问道：“有什么收获？”

贝吉纳塔没有做任何回答，用手拍着自己倒运的额头。女主人的脸色严峻起来。

孩子们看到可怜爸爸不吉祥的影儿，悄悄地离开了那儿，走到了女佣人默赫莉身边，说：“请讲一讲那天一样的天方夜谭故事！”然后躺在床上。

现在已是深夜了，但夫妇俩不说一句话。不知什么样的寂静笼罩在家园。女主人的嘴唇渐渐地像闪雷一般粗硬起来。

好半晌之后，女主人不听任何解释，起身进自己闺房，心情愁苦万分。

贝吉纳塔依旧默然无语站着。守夜者发出“睡者警觉”的喊声，消失在黑夜中。疲惫不堪的世界幸福地沉睡着。但是，从自己亲人到无垠天际的星辰，谁也不对这位受辱的无睡意的人询问一声。

深更半夜，兴许从睡梦中醒来，贝吉纳塔的大孩子从被子里起来，走到庭院里，呼唤："爸爸！"

那时，那儿不见爸爸人影，孩子又在关闭的门扇外，大力呼唤："爸爸！"但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他又战战栗栗钻进被子睡了。

女佣人默赫莉依照从前规矩，寻找贝吉纳塔，但哪儿都不见他影儿。黎明，邻居回家，向邻居探询消息，都说没有见到贝吉纳塔。

素　芭

倪培耕　译

一

这个姑娘被起名为素芭茜妮时，谁会料到她竟是位哑巴呢！在她之前，两位姐姐分别被起名为苏盖茜妮和苏哈茜妮。出于押韵好叫的考虑，父亲给小女儿取名为素芭茜妮。现在，大家都简称她为素芭。

费尽了周折，破费了钱财，两位姐姐好歹出阁嫁了人。如今，小女儿素芭犹如一块硕大的无言石头，重重压在父母的心田上。

谁也不晓得，素芭虽然不会说话，但能感受一切。人们在素芭面前，毫无顾忌地对素芭的前途，发表了各色各样令人担忧的议论。然而，聪颖的素芭从小心里就明白，造物主的诅咒，使她降生在自己父母的家里。这样，她始终设法躲避众人逼视的目光；内心始终祈祷着，众人若把她遗忘掉，那就该万事大吉了。眼前，她心灵的痛苦，深深地扎在父母的心坎上。

尤其是她母亲把她视为自身的一个残疾，因为与男孩相比较而言，母亲更把女儿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所以，她把女儿身上的任何疵点看作是自己的奇耻大辱。与自己其他女儿相比，父亲巴尼康托更爱自己的小女儿素芭，而母亲却把她视为自己胚胎的污点，因而她始终沮丧不堪。

素芭不会说话，却有一双长长睫毛掩藏着的大黑眼睛；她的两片嘴唇，只要获得心灵情绪的少许暗示，就会像两片娇嫩的新叶，颤抖不已。

我们相互间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较正确地表达各自的思想感情，有时还得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即便如此，它也不总是被表达得正确无误。当然，缺乏表达能力，就不免会出错，然而，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翻译，心灵自个儿会映照在这双黑眸里。心灵的感触在这黑眼睛的阴影里，时而伸展，时而蜷缩；这双黑眼睛时而炯炯有神，燃烧着；时而灰心丧气，熄灭了；时而犹同静悬的落月，目不转睛，不知凝视着什么；时而若同急疾的闪电，飞速地向四周放射光芒。哑巴有生以来除了脸部的表情再没有其他的语言了。他们的眼睛语汇却是无比丰富，无限深沉，就同大海一般深沉，就像蓝天一般清澈。从日出到黄昏，从黎明到黑夜，又从黑夜到清晨，自由嬉戏的阴影世界和孤寂大地是那么庄严，那么静谧。正因为如此，寻常的男女孩子都对她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不敢接近她，和她一起玩耍。她犹同寂静无声的晌午，无

声无息，无亲无朋，孤寂地伫立着。

二

村子的名字叫作琼迪普尔。一条孟加拉小河犹同家里的可爱小女孩儿，流经村旁。它的流程虽然不漫长，但它不倦地带着自己纤细的身子，为保护着两岸而工作着，仿佛它与两岸村落的所有人，保持着无法言说的亲密关系。两岸高耸着，村庄坐落着，大树矗立着。在它们的下面，一条乡村的拉克什米 [12] 小河，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迈着急疾的步伐，为数不胜数的善事而忘我地奔流不息。

巴尼康托的屋舍毗邻着岸边。他家的竹篱笆、高高的八顶草棚、牛栏、草垛、谷仓、杧果园、木棉和香蕉园等，过往的船夫和渔夫们，尽收眼底。

我不晓得，在财运亨通的幸福家庭里，是否有谁注意了这位哑巴女孩。但是，那位哑巴姑娘一旦干完了活儿，获得几许空闲，马上就走到河岸边坐着。

大自然似乎弥补了她不会说话的缺陷。小溪的絮语、村人的喧哗、船夫的哼唱、鸟儿的鸣叫、树叶的簌簌声，都汇合在一起，与四周的颤动融合在一起，犹如大海波涛，拍打着那位姑娘永恒孤寂的心灵的彼岸。大自然的各种响声、不同语言和多彩运动，就是这位哑巴姑娘的语言，就是长着大黑眼睛和长长眼睫毛的素芭的语言。这种语言包罗万象，从蟋蟀鸣叫的草地到星空无言的世界，只有手势、表情、音乐、哭泣和叹息，充盈在那广阔的语言世界。

晌午，渔夫和船夫都匆匆赶回家吃饭，村人正在午睡，鸟儿停止啼鸣，渡船停泊在岸埠。人类忙忙碌碌的世界，仿佛停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蓦然间它变幻成一座可怖且孤寂的塑像。那时辰，在炎热炙人的辽阔无垠的天空下，唯有一个无言的大自然和一位无言的女孩子，面对面静坐着——一个置身于炎热的阳光之下，一个静坐在一棵大树的绿荫底下。

三

素芭身边并不是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牛栏里有两头牛，一头叫萨尔帕迪，一头叫班尔帕迪。它们从来没有从素芭嘴里听到叫唤它们的名字，然而，它们十分熟悉她的脚步声响。素芭虽然说不出话，但能发出爱怜的嘟哝声，它们借此比语言更容易理解素芭。素芭时而爱抚它们，时而叱责它们，时而哄劝它们；而她的“萨劳”和“班劳”比人更能理解那些话语的含义。

当素芭钻进牛栏，用双臂抱住萨劳的脖子，把自己的脸颊紧紧贴在它的耳旁，亲热地磨蹭，那时“班劳”就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她，用嘴舐她的身子。素芭每日至少有两三次按惯例进入牛栏；此外，她还不定时走去探看。哪天素芭在家里听到叱责，她就在自己哑巴女伴那儿，消磨时光。真不知它们凭着哪种朦胧的洞察力，领会了素芭内心的痛楚，然后贴近她的身子，用犄角轻轻地摩挲她的臂弯，竭力用无声的同情，安慰她。

除了两头牛外，还有一头山羊和一只小猫，也是她的朋友。尽管素芭对它们施以的友情并不是一样的，但它们对素芭都相当亲热，都十分依恋。小猫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毫不迟疑地占据素芭温暖的怀抱，美美地睡上一觉。每当素芭用柔软的手指，轻轻地抚摩它的颈脖和背脊时，它的内心仿佛得到暗示，很快进入了梦乡。

四

在高等动物里，素芭还有一个同伴，但人们很难描述素芭与他关系的深浅程度，因为他会说话，而素芭是位哑女，他们的话语不会毫无差别的。

他就是古赛家里的小儿子，名叫帕勒达帕。男孩十分懒散，他的父母经过多少次费尽心血的努力，不见成效，就放弃指望他能对改善家境做些什么。然而，懒人也有占便宜的地方，家人厌嫌他，他却通常成为讨外人喜欢的角色，因为他不做任何事，没有任何牵挂，就成为人们的公共财产了。正如城里需要一座半座与家庭没有任何瓜葛的独立的公共花园，供游人休憩；乡村也十分需要两三个闲散的公共人物，在活动事务、娱乐消遣等方面缺少人手时，他可以马上到那儿凑个份，帮个忙。

帕勒达帕酷爱垂竿钓鱼，他的大部分光阴都耗费在这上面。每天下午，他坐在河岸边，沉浸于钓鱼这类事中，他因此经常与素芭在河岸边相见。不管什么事，若有个同伴参与，帕勒达帕总感到十分高兴；尤其在钓鱼时刻，有一位不会说话的同伴，那是再好不过的。帕勒达帕通过日常接触，了解素芭的禀性，十分尊敬她。这样，大家通常叫她为“素芭”，而帕勒达帕掺入了几许爱的成分，亲热地称呼她为“素”。

素芭惯常坐在一棵合欢树底下，帕勒达帕坐在她近旁的地上，往河里投抛鱼钩，专注地盯着，留心着河面动静。素芭每天为帕勒达帕带来一个槟榔包，并亲手把它调弄好，然后，她久久坐在河边凝视着。兴许素芭心里想做些什么，帮帕勒达帕一把，或者在他事务里助上一臂之力。她心里总想让他明白，她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废物，但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可分配给她做的。于是，她从内心祈求造物主赐予她非凡的力量，她借此一念咒语，就会出现奇迹，让帕勒达帕一看到就会惊呼起来：“哎哟！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真的没有想到，小看了你！”

请你们设想一下，倘若素芭是位水神公主，渐渐地浮出水面，把蛇王额上的宝石置放在岸埠上，让帕勒达帕放弃自己那个低贱的工作，拿着宝石，潜沉到水底。他在那里将看到，水晶宫里的金床上，一位公主端端正正坐着！他会惊喜地说："哎哟，这位坐在金床上的人，不是巴尼康托家的那位哑女吧！是素！我的素！今天，金碧辉煌的静谧的水晶宫里的唯一公主，正端坐在这里！"——那难道是海市蜃楼吗？难道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吗？其实，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然而，素却没有诞生在设有臣民的水晶宫的王朝里，而降生在巴尼康托一位庶民家里，所以她今朝无法施展魔术，让古赛家里的孩子帕勒达帕感到惊奇。

五

素芭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她渐渐地意识到自己，对自我的感受日益觉醒。仿佛在月圆之夜，一种崭新的大海般的无法描述的意识力量，充盈着她的心灵。现在，她仿佛瞥见了自己，正思考着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没有任何答案。

一天，月圆的深夜，素芭缓缓地打开自己闺房的窗户，惶恐地探出头，朝外窥望。她似乎感到，月圆时节的大自然，像她一样孤寂地坐在熟睡的大地上，觉醒着。她也仿佛全身充盈着青春的欢乐、激情和忧伤情愫，抵达那无限孤寂的边缘，甚至超越了那边缘，默然无言地、丧失感觉地、纹丝不动地端坐着，她的嘴里没有吐出一个词儿。在这永恒沉默的大自然边缘上，一位比大自然还要宁静，比大自然还要沉默的纯朴姑娘，伫立着。

现在，父母为操办她的婚姻大事而焦急不安，村人也到处谴责他们，甚至要把他们逐出种姓的流言蜚语，到处扩散着。巴尼康托的家境不算差，有鱼有米，不愁吃喝，因此他们的仇敌也不少。

夫妻俩反复商议着这件心事，最终巴尼康托离开村子，去了异乡多日。

一天，他终于回来了，对妻子说："走吧，我们一块去加尔各答。"

家里开始着手赴加尔各答的准备事宜。素芭的整个心宛如被浓雾笼罩的清晨，浸没于泪水里。这些日子，她像是一头无言的牲畜，怀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心理，紧紧尾随着父母；她睁大了自己的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死盯着他们，好像企图探听到一些消息似的，但父母没有做任何开导，没有做任何安慰。总之，什么也没有对她说。

这期间，一天下午时分，在河岸边，帕勒达帕一边专心致志地钓鱼，一边面带笑容问素芭："喂，素，我听说，你有了未婚夫，你准备赴加尔各答结婚？可别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说罢，他又凝视水面。

素芭犹同中了箭的牝鹿一般，怀着令人怜悯的目光望着猎人，仿佛

在怨恨他唠叨个没完："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素芭就这样直盯盯地望着帕勒达帕。那天，她没有坐在合欢树底下。晌午，巴尼康托刚从床上起身，坐着吸起旱烟。素芭坐在他脚旁，盯着父亲的脸，哭泣着。最后，爸爸安慰了她几句，他干瘪的脸上，不禁滚落下两颗泪珠。

明日将动身去加尔各答。素芭到牛栏，向自己无言的同伴告别，亲手喂它们饲料，用手臂搂着它们的脖颈，两眼泪汪汪地向它们道别，泪水不止地从她眼里，簌簌落下。

那天又是月圆之夜，素芭从自己屋子步出，走到从小就熟悉的河岸那未经修葺的埠头处，扑倒在绿茸茸的草地上，她仿佛用自己双臂紧紧抱住整个人类的无言的大地母亲。她想说："你别把我撵到陌生的地方去，你也像我一样用自己双臂紧紧地把我抱住，别赶走我！"

六

一天，在加尔各答的一间租房里，母亲正精心地为素芭梳妆打扮，把她的头发扎起来，编成发辫，扎上彩带，戴上首饰。尽管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她的自然美丧失殆尽。眼泪大把大把地从素芭眼睛里淌下来。眼睛别哭肿，母亲起初劝导她，末了责骂她。但她的眼泪对严厉的斥责，不屑一顾。那日，新郎官同几位朋友一起来相亲，父母惶恐地忙碌一番，仿佛天神自个儿降临人间，挑选自己中意的祭祀牲品。母亲在内屋狠命责骂她，她的泪水格外流得凶。就这副模样被带到考官的面前。

考官们仔细地查看后说："好，蛮不错。"

看到姑娘哭得像泪人儿似的，新郎官就觉得，她有颗善良的心，她因要离开父母而感到内心难过哭泣不停。他心里琢磨，今天那颗心想到将与父母离别而痛苦不堪，那么明儿对我也会如此的。姑娘的眼泪犹同海蚌的珍珠，会自个儿提高姑娘的身价。这样，对她谁都不说些什么，谁都不评头论足了。

把自己的哑女托付给人之后，父母踏上回村的归途，他们踌躇满志，因为他们终于保住了他们的种姓和美好的来世。

素芭的新郎官在西部工作，婚后他很快携带妻子到自己谋事的地方去了。

不出一周，婆家的所有人都恍然大悟，新娘是个哑巴。但谁也不理会，素芭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她自己也没有欺骗任何人，她的眼睛已经明明白白说清了一切，但那时谁也没有领会过来。现在，她观察了四周，她没有获得诉说自己心灵的语言。在这里，她没有发现那些从她降生人间以来就领会哑女语言的熟悉脸孔。现在，在这位姑娘永恒沉默的心灵里，响起一种无限的无法言说的哭泣声，除了心灵探索者，谁也不会去倾听那种无声的哭泣。

结　局

倪培耕　译



阿普尔沃·古马尔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利用假期，正从加尔各答返回自己的故乡。

一条乡村小河，雨季结束就干涸。现在正值雨季，河水猛涨，湍急的河水穿过乡村边缘，亲吻着竹林土壤，奔腾向前。

连续几天，倾盆大雨。今天，才云开见晴，阳光普照。

阿普尔沃·古马尔坐在小船上。倘若他内心的图画呈现在面前，人们就会看到，新雨季的大雨，使这位青年心河的河水漫过岸边；河水在阳光下乍明乍暗；随着微风，发出汩汩的溅水声。

小船准点抵达码头。从河岸，透过茂密的树林，可以望到阿普尔沃家的屋顶。家里人不知道他回家，所以，没有人来码头接他。船夫要帮他拎箱子，他推辞了，自己提着箱子，激动地从船上一跃上岸。

岸上滑腻。一登岸，他连人带箱摔在泥泞的台阶上。他摔跤时，不知从何处升起一阵甜蜜的欢笑声浪，惊动了安坐在邻近树枝上的雀鸟。

阿普尔沃觉得十分难堪，但很快镇静住，向四周睨视了一下，发现岸边停泊着一艘大户人家的大船，人们正从船上卸下新的砖瓦，在砖瓦堆上坐着一位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阿普尔沃认了出来，她就是他家新邻居的女儿，名叫莫琳默伊。原先，她们的家在遥远的一条大河岸边上。两三年前，河水泛滥，她们离乡背井，来这里安营扎寨。

全村传播着有关这位姑娘的飞短流长的闲话。乡村的男人爱称她为疯子，但已婚女子由于她不羁的野性而一直处于惧虑状态中。她喜欢同乡村男孩子玩耍，却瞧不起她的同龄女孩子。在孩子的世界里，这个女孩子会像敌军来临一样掀起骚乱。

她是爸爸的宠儿，因而她是那么胆大包天。虽然她母亲经常在自己女友面前，抱怨自己的丈夫宠坏了孩子，但她想到，丈夫宠爱女儿，当他在家时，女儿的眼泪会使丈夫的心蒙受极大的痛苦；因而，她一想起在外省工作的丈夫，就不忍心惩罚女儿了。

莫琳默伊的肤色看上去是黝黑的，剪短的鬈曲头发散在肩上。她的脸完全像个男孩。两只大大的黑眼睛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羞怯、恐惧和献媚的神色。她个子高高的，身体长得丰满且结实。谁都不会提出：“她的年龄多大啦？”但人们谴责她的父母：“为什么让她单身，不出嫁呢？”

当外省地主的船只停靠在码头上，村里人会诚惶诚恐地接待他们，家里女人的脸蛋上突然会落下幕布，拖到鼻子底下。但莫琳默伊不知从哪里抱来一个光身的小孩，抖动着披在肩上的鬈曲头发，毫无敬畏的神情，站立着观察外省来的陌生怪物。这个省度里没有猎人，没有灾祸，她像这个自由园地里的小鹿一样，无畏惧地、好奇地凝视着。末了，走到孩子或女友圈里，详尽描述那位新来的生物的举止言谈。

我们的阿普尔沃·古马尔，每逢假期都回家探亲。从前有两三次，与那位无拘无束的女孩邂逅相遇。后来，他在空暇时，甚至工作时刻都会想到她。大地上无数张脸庞涌现着，但有的脸即使不说话，也会深深地镂刻在你的心灵上，抹也抹不去。这不仅仅是漂亮的缘故，也许是某种品质——清澈鲜亮的缘故。那种能够自由地显露在外的、坐落在心灵某个角落里的神秘人格的脸孔，不会对众人掩藏住，很快就印刻在心灵幕布上。在这个女孩子的面容上、眼眸里，一种好动的、无畏的女人品性始终袒露着，她宛如在森林中奔跑的鹿儿嬉戏着、欢蹦着。所以，人们只要一见到如此生动活泼的脸儿，就不会轻易地忘得一干二净的。

不言而喻，莫琳默伊这种欢快笑声，不管多么甜润，但它对可怜的阿普尔沃来说却是多么恼人。他由于害羞而脸红了，把手中的提箱交给船夫，自己拔脚就向家宅奔去。

大自然中一切安排得那么井然有序、赏心悦目——河岸、绿荫、鸟儿的鸣啭、晨曦的阳光、二十岁的年华，都富有浪漫色彩。当然，一堆砖瓦不值得大书特书的，但人类那位漂亮后裔坐在砖瓦堆顶上，她在干巴坚硬的砖堆上，撒播着一种令人销魂的美。天哪，一跨入那心醉神迷的境地，所有高贵的诗性刹那间都会转化为滑稽可笑，都会抱怨自己突然落入的这种如此残酷的命运！

二

漂浮在砖堆上的笑浪，灌进了他的耳膜。高贵的阿普尔沃提着沾满污泥的围巾，狼狈不堪地抵达了家。

守寡的母亲见到了儿子突然归来，不禁欣喜若狂，立即派人去村里各处设法弄来牛奶、奶酪和鱼儿。这下，惊动了左邻右舍，引起一阵骚动。

午饭之后，母亲向儿子提及婚姻的话题，阿普尔沃早有准备，因为从前这个提议已提过许多次。他总拐弯抹角地拒绝：“我没有获得学士学

位，决不能结婚。”如今，人们都知道他已大学毕业，再也没有借口搪塞拒绝。

阿普尔沃说：“先物色合适姑娘，再下决心。”

妈妈说：“我们已物色好了姑娘，你也没有必要考虑了。”

但是，阿普尔沃准备自己拿主意物色对象，说：“我不相过姑娘，决不会结婚的。”

妈妈思量：“这种奇怪的想法至今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她不得不同意。

晚上，阿普尔沃熄灯上床睡觉。躺下时，雨季深夜的莫名声息夹杂着穿过寂静夜空的甜蜜的取笑的声音，一次次在他耳膜里响起。他内心再三对自己说：“清晨，失脚滑倒时，我想用种种方法维护住自己的尊严。那位不知趣的姑娘哪里晓得：我可是受尊敬的阿普尔沃·古马尔，尽管，我跌入泥泞里，但我可不是位可笑且愚蠢的乡村青年。”

翌日，阿普尔沃要去物色姑娘。姑娘的家离这儿不远。他颇费心思，梳妆打扮，穿上丝绸的上衣，缠了一头时行头巾，脚穿锃亮油光的皮鞋，手提着绸伞，一派绅士风度。

一步入未来丈人家，他就受到隆重的款待。姑娘的心怦怦乱跳，满脸涂脂抹粉，全身珠光宝气，香气四溢，裹着薄薄的多彩的丝绸纱丽，被人引到未来的新郎面前。姑娘像无生命的物体一样哑然无声地坐在犄角里，头额低垂着几乎触碰到膝盖，她身后站着一位成年女仆，不时为她壮胆打气。姑娘的未成年弟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位不速之客、陌生人的头巾、表链以及他的新长的胡子。

阿普尔沃久久地捋着自己的胡子，严肃地问着女孩：“你学习什么课程？”

他没有从戴着珍珠首饰、穿着丝绸锦缎、被羞怯包裹着的人那里，获得任何回音。一再催问之下，老女仆又在身后一次次鼓励地推她背后，女孩才迅速地吸了一口气，以极其细微的声音说：“妇女知识第二册、语法课、地理、数学和印度历史。”

这时，从外面传来吧嗒吧嗒急速奔跑的声音，莫琳默伊气喘吁吁地，摇晃着背后发辫，闯进屋里。她瞧瞧阿普尔沃，连眼都没有抬一下，径直走到未来新娘的小兄弟拉卡尔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往外拖去。那时，拉卡尔专注地观察着未来的新郎和新娘——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女仆严厉地斥责莫琳默伊，把声音控制在合乎礼仪的响度。阿普尔沃保持着严肃的、镇静而高傲的表情，整了整自己的头巾，闷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不时用手抚触着垂挂在胸前的表链。

最终，莫琳默伊发现，她的小伙伴不肯动弹，她在他背上猛击一拳，又掀开未来新娘脸上的面纱，像一阵旋风般地奔出屋外。女仆十分生气，悻悻埋怨几句。拉卡尔突然见到姐姐脸上的面纱被掀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在那开怀大笑中，他没有为背上重重一击而发怒，因为他们之间经常是以这种方式交往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司空见惯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譬如，有一天，莫琳默伊的头发长到背腰处，拉卡尔突然从背后用剪刀剪她的长发，莫琳默伊大为光火，夺过剪刀，残忍地剪去自己剩余的头发，把剪下的发卷扔到拉卡尔的脸上。于是，莫琳默伊浓密的发卷，犹如从枝头上掉落地上的一串黑葡萄，散落在地上。他们之间，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相互制约着。

经历这场风暴之后，那场无言的考试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像圆鼓鼓的包袱似的姑娘，拉长了身子，像垂直线似的，跟随女仆回到自己的闺房去。阿普尔沃表情严肃，用手捋着自己刚长出的胡子，走到门口发现，他的黑漆皮鞋不翼而飞了。经过多方寻找，仍然不知晓谁拿走了，放到何处。

主人家里一片慌乱，雨点般地诅咒那位不知名的罪人。四处寻觅，不见皮鞋的踪迹。末了，无奈借主人家的一双陈旧且宽大的拖鞋，穿上自己的长裤、上衣、头巾，阿普尔沃小心翼翼地踩着乡间泥泞的小路，往家走去。

抵达池塘边渺无人烟的小路，突然昨日那种响亮的笑声又在天空回荡着，仿佛一位喜欢戏谑的森林女神走出森林隐蔽处，看见阿普尔沃那双极其不相配的拖鞋，忍俊不禁，发出笑声。

阿普尔沃十分难堪地停住自己的脚步，迅速环顾四周。这时，从浓密的森林深处走出不知羞耻的女罪人，把皮鞋扔到阿普尔沃跟前，随后转身就想逃之夭夭，阿普尔沃追上去，一把揪住她手腕，把她幽禁起来。

莫琳默伊竭力扭动挣扎，企图脱手逃跑，但仍然无法脱身。一缕阳光，透过繁枝密叶，投射到浓密头发掩藏住的、露出神秘微笑的狡黠的面孔上。正如好奇的旅客弯着腰，专注地观察着清澈的湍流底下的泛着光波的卵石，阿普尔沃弯腰端详着莫琳默伊抬起的脸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淘气的、闪电般熠熠发光的瞳眸。然后，他缓缓地松开了自己的手，仿佛他半途而废，放弃了自己的职责，释放了女囚徒。假如阿普尔沃盛怒下，痛打她一顿，也不足为怪。但是，在寂静无人的小径上，她似乎不明白这种不同寻常的沉默惩罚的含义。

宛如跳着舞的大自然脚镯，发出叮当响，那个淘气的笑语，又在整个天际漫延响起。沉浸在沉思里的阿普尔沃，迈开缓慢步伐，朝自己家宅走去。

三

那天，阿普尔沃以种种借口，既不进屋内，也不见母亲。哪儿有邀请，就往哪儿吃喝闲聊。难以理解，像阿普尔沃那样有学问有文化的青年，为何丧失自己的尊严，急于向那位粗野的村姑，表白自己高贵的价值呢？一个村姑怎么会把他当作一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普通人呢？她为何把他当作笑料的角色，随即似乎忘了他的存在，喜欢与像拉卡尔那样无拘无束的男孩玩耍嬉闹，而阿普尔沃又为何闷闷不乐呢？他又为何在她面前想竭力证明：他经常为《世界风光》月刊撰写文章；他箱子里，除了装有香水瓶、彩色信笺、风琴课本，还有一叠厚厚手稿，像等待黑暗退尽，黎明降临那样，准备付梓？

但是，窥探心灵的奥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文学学士阿普尔沃也不肯轻易在顽皮淘气的村姑面前俯首称臣。

傍晚，阿普尔沃潜入内屋，他妈问道："相亲回来了？感觉如何？喜欢吗？"

阿普尔沃犹豫了一会儿，说："是的，相亲了，我喜欢其中的一位姑娘。"

母亲大惑不解地说："你在那边见到了多少姑娘？"

末了，几经盘问，母亲恍然大悟：她孩子喜欢上女邻居夏拉达的女儿莫琳默伊。如此有教养有文化的孩子，竟然爱上几乎目不识丁的村姑。于是，母亲对文学学士学位大大失敬了。

起初，阿普尔沃有些难为情，末了，当母亲反对他的选择，他的羞涩神情立即一扫而光，他执拗地坚持："除了莫琳默伊，我不与其他姑娘结婚。"一想到那位像无生命的木偶一般的姑娘，他对结婚的厌恶情绪就油然而生。

几天以来，母子之间有了龃龉，妈不吃不喝不睡，但最终，阿普尔沃赢得了胜利。母亲说服了自己内心：莫琳默伊仍是个孩子，她妈又无能力供她读书，使她能知书达理；结了婚，进入家门，他们可以好生教导她。何况，她的脸蛋是漂亮的。但一想到她蓬乱的头发，母亲的心就充塞着沮丧情绪。不过，母亲希望：正规地结成发辫，涂上头油，这个缺陷几天内就会烟消云散的。

左邻右舍亲昵地称阿普尔沃"亲爱的沃"。许多人也很喜爱疯丫头莫琳默伊，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自己孩子与她相亲是合适的。

莫琳默伊的父亲依夏纳琼德拉得悉了这个喜讯。他是一家轮船公司的小办事员，在一个河岸边的小站上负责装卸货物和售票工作，住在洋铁皮制成的小屋里。从故乡传来女儿要成亲的消息，他老泪横流，人们分不清，泪中含有几多欢乐，几多痛楚。

为回故乡操办女儿婚事，依夏纳琼德拉向总公司提出请假。公司经理不应允，认为结婚是小事一桩。无奈，他向家里写信说，在恒河女神下凡的节日里，他将有一周假期，婚礼是否推迟到那时举行。但阿普尔沃母亲回信写道：“这个月的吉日是最美好的时辰，婚期绝对不能往后拖延。”

两方面都否决了他的请求，他痛苦万分，但也不提什么异议了，仍像从前埋头于装货卸货和售票的日常工作。

这以后，莫琳默伊的母亲和诸亲老人，日夜教育莫琳默伊，要她如何履行未来妻子的职责，她要放弃任性游玩、逃跑、动作粗鲁、笑声响、与男孩子厮混、一饿就讨吃等。于是，她十分恐慌，仿佛婚姻是恶魔凶煞似的。

怀着热切和怀疑心灵的莫琳默伊，终于搞明白了，婚姻对她来说是终生监禁，最后被绞死。

她像一匹难以驾驭的小马驹，不服控制，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结婚！去它的！”

四

但是，她终究得结婚。

婚后，开始了她的课业。进入阿普尔沃妈妈的屋，整个晚上，莫琳默伊的世界被禁锢在婆家的小天地内。

婆婆开始了她的改造任务。她板着脸，严厉地向媳妇说：“媳妇，你已不是个黄毛丫头了，你粗鲁、轻浮的举止与我家不相称。”

莫琳默伊无法接受婆婆的训责。她思忖，这个家对她来说或许不相称，应该寻觅另一个落脚的地方。

晌午，她失踪了。“她去哪儿，藏在何处？”全村纷纷扬扬，四处寻找。最终，她的同伴好友拉卡尔出卖了她，供出她藏身的地方。在载着神像的破旧的弃置不用的木战车里，人们抓获了她。

婆婆、妈妈、四邻亲友一致斥责她。他们认为，雨点般的教诲能够使她回心转意。

晚上，乌云密布，雨淅淅沥沥下起来。

阿普尔沃悄悄地走到莫琳默伊的身边，悄声细语在她耳边絮语：“莫琳默伊，你不爱我吗？”

莫琳默伊突然大声叫喊："我不爱，我绝不爱你。"仿佛她要把自己的全部愤怒、所有人的惩罚，一股脑儿地、闪电般地倾泻在阿普尔沃身上。

阿普尔沃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什么地方伤害了你？"

要满意地获得答案是困难的，但阿普尔沃暗下决心："一定要制服这颗叛逆的心！"

次日，婆婆发现莫琳默伊要反叛的蛛丝马迹，就把她反锁在屋里。起初，恍如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她在屋内焦急地拍打着；随后，没有任何逃出笼子的可能，她愤怒地用牙齿撕破床单，躺在地上号啕大哭，痛苦地喊着："爸爸，爸爸。"

正在这时，有人悄悄地走到她身边坐下。温柔地从她的双颊上，捋去沾满尘土的发丝，莫琳默伊愤怒地摇着头，把那人的手推开。

阿普尔沃用嘴贴近她耳根，柔和地说："我偷偷开了门，走吧！从后花园里逃出去！"

莫琳默伊用力地摇头，哭着说："不！"

阿普尔沃托起她的下巴，想把她的头抬起，说："你抬头瞧，谁来了！"

拉卡尔望着满地乱滚的莫琳默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莫琳默伊没有抬头，推开他的手。

阿普尔沃说："你看，拉卡尔来邀你玩耍，你不高兴玩？"

莫琳默伊满腔怒火地说："不！"

拉卡尔发现，事情陷入僵局。他获得解脱似的跑出屋宇。阿普尔沃默不作声地坐着。莫琳默伊哭着哭着，睡过去了。阿普尔沃轻轻地站起，走出屋，把门反锁上，蹑手蹑脚地离去。

次日，莫琳默伊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她父亲在信中写道，对没有能参加女儿的婚礼，感到十分难过，最后衷心祝福他们的新婚之日。

莫琳默伊来到婆婆处，请求道："我要去爸爸处。"

婆婆突然听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拍案大骂："你爸爸自己都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你如何去他那儿！你的要求真是异想天开！我讨厌你那种娇嗔，你爸的那种宠爱！"

莫琳默伊没有吱声，失望地回到自己屋子，像一个绝望的人向神明祈求，她沮丧地哭喊着："爸爸，把我从这儿带走吧！这儿没有人爱我！

我在这儿活不下去！”

深夜，丈夫熟睡着，她偷偷地开了门，离家出走。

天上飘着云彩，但月光依然照亮着她走的道。莫琳默伊不通晓哪条路可通向她父亲那儿，不过，她相信，邮差所走的路是通向世上所有人家的路。于是，她遵循着邮差走的路向前走去。

森林中，两三只鸟儿扑动着翅膀，不时发出奇怪的叫声；无法确定什么时候，一种令人困惑的沉默笼罩四周。莫琳默伊来到道路一边的河沿口的一个类似市场的地方。她被难住了，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时，她蓦然听到邮差铁环的锵锵响声。不一会儿，一位肩上挎着邮袋的邮差喘着大口气，出现在她眼前。

莫琳默伊向他奔去，用可怜且哀求的口吻请求：“我要到父亲待的古什更吉那儿去，请把我带上吧！”

邮差匆匆地说：“我不知道古什更吉在何方。”他一面回答，一面走到码头，登上邮船，唤醒船夫，吩咐开船。他没有时间与她攀谈，或表示一下慰问。

须臾间，码头和市场苏醒了。莫琳默伊走到码头，向一个船夫说：“能把我带到古什更吉那个地方去吗？”

在回答之前，附近船上发出一个询问声：“谁呀？是米努家的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莫琳默伊焦急不安地说：“般玛利，我要去古什更吉爸爸那儿，你让我乘船去那儿吧！”

般玛利是她村子里的船夫，深知姑娘的任性。他说：“你要去父亲那儿，这是个好主意！来，我带你去！”

莫琳默伊高兴地坐上船。

船夫开舵起航。彤云密布，大雨倾盆，像雨季涨满水的河流，汹涌地摇晃着小舟。莫琳默伊的身子疲劳得像散了架子似的，睡意充塞着双眼。她躺在毛毯上。在河水摇曳下，大自然抚爱下，那个好动不羁的女孩，像安静的婴儿，不一会儿就熟睡过去了。

当睁眼时，她发现，自己已躺在婆婆家的床上了。女用人一看到她醒来，就嘀咕起来。婆婆听到女用人的声响，就进屋，向媳妇发出一连串刺耳的话。莫琳默伊瞪大了眼，默不作声地瞧着婆婆的脸。最后，当婆婆奚落她爸的好家教时，莫琳默伊一骨碌地起身，钻到隔壁小屋，从里面上了闩。

阿普尔沃把羞涩束之高阁，向母亲大胆发问：“妈，把媳妇送到娘家一两天，有什么害处？”

母亲勃然大怒，痛骂阿普尔沃不懂人情世故。世上那么多女子，他偏偏昏了头，选中了那个不知礼仪的野丫头进门，这是个多么愚蠢的举止。阿普尔沃只得默不作声地忍受这顿毒骂。

五

那天，室外下了一整天滂沱大雨，宅内却流着一整天泪雨。

半夜，阿普尔沃轻轻地走到莫琳默伊身旁，悄声细语地问道：“莫琳，你真想去爸爸那儿？”

莫琳默伊大吃一惊，随即紧紧握住丈夫的手，感动地说：“我想去。”

阿普尔沃低声说：“那走吧，我已准备好船只，我们一块偷偷地出逃。”

莫琳默伊以十分感激的目光，再次凝视丈夫的脸，随即猛然起身，换了衣服。阿普尔沃为不使母亲有任何担惊受怕，留了一封信，随后，两人携手离家出走。

莫琳默伊生平头次在如此漆黑的夜晚，在渺无人烟、万籁俱寂的街上行走，她怀着自己全部心声、信赖、勇气和情愫，握着丈夫的手，而那种心灵的欢乐激奋，通过温柔的抚触，也在丈夫的每根毛细血管里迅速传播开去。

小舟就在那个晚上驰离故乡。尽管极度不宁、欣喜，莫琳默伊还是很快甜滋滋地进入梦乡。

次日，莫琳默伊醒来，感觉到无比自由！无比欢乐！她欣喜地观赏着，两岸的光怪陆离的集市，星罗棋布的田野，浓密的森林，还有穿梭江河的小舟！莫琳默伊向丈夫问个不停，一星半点儿的小事也不放过：“那艘小船装载着什么？”“这些家伙从哪儿来的？”“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尽管诸如此类问题的解答，阿普尔沃不可能在书本中获得，也超出他在加尔各答的生活经验，但阿普尔沃都作了回答。

当然，阿普尔沃的朋友如果听了他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答案，一定会感到难为情，因为他大部分的回答不符合事实。比如，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装载芝麻的船，说成是装有亚麻子的船，把潘契贝拉村说成是拉因格尔村，把地方法院说成是地方的办事处。饶有兴味的是，提问者对所有值得怀疑的答案，都深信不疑，感到十分满意。

次日傍晚，小舟驰抵古什更吉。

洋铁皮的小屋里，一盏油渍斑斑、肮脏破旧的小方灯点燃着，光线暗淡；小写字桌上摊着一本皮包封面的账本；裸露身体的依夏纳坐在小木凳上，埋头记着账。这时，一对新婚夫妇闯了进来。

莫琳默伊欣喜地喊着：“爸爸！”

在这破损的洋铁皮小屋，从来没有听到如此甜蜜亲热的声音。

热泪从依夏纳的眼里滴答滴答掉下。那时，他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做什么。他的女儿和女婿如同帝国的公主和王子，而在那堆满一捆捆亚麻、一摞摞账簿的洋铁皮小屋，如何能够安顿这对达官贵人的寄宿呢？他理智的迷误已是无以复加，丧失了决断此事的能力。又用什么来款待他们呢？平常，贫穷的小办事员亲自动手为自己制作简单的饭菜，凑合应付着肚子，但今天，在洋溢着欢乐情绪的小屋里，究竟可拿什么来款待他们呢？这是个多么恼人的事。

莫琳默伊见到爸爸的窘状，便说：“爸爸，今天我们一块做饭。”

阿普尔沃对这个提议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小小屋子，能插足的地方不多，人也少，食物匮乏，但正如狭窄的喷泉管的泉水喷得更高，穷人细窄的血管里的欢乐潮流，奔腾向前。

光阴如箭，三天过去了。一艘艘船只驰来，停泊在码头，旅客来来往往，一片嘈杂。夜幕降临，河岸沉寂下来。那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放松。三人一块动手制作饭菜，相骂取笑，东拉西扯，乐趣融融。莫琳默伊用佩戴手镯的纤手设席摆宴，丈人与女婿坐定猜拳祝酒，而莫琳默伊的甜悦笑声，弥补了她动作的笨拙；他们也因姑娘的欢乐和自豪而喜形于色，开怀痛饮。

最终有一天，阿普尔沃开口说：“再也不能拖延了，该回家了。”莫琳默伊娇声嗔气地哀求道：“再逗留几天。”

依夏纳则干脆说：“不，不要再逗留了。”

告别时，依夏纳搂着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前额，哽咽地说：“女儿，你在婆家应点燃光明之火，成为圣洁的女神，不要玷污我米努家族的名声。”

莫琳默伊哭得像泪人儿，向自己的慈父告别。而依夏纳将依然如故，缩在那间没有欢乐的狭隘简陋小屋里，按照旧规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装卸货物，度着日子。

六

两个罪人回到了家，母亲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对谁都不责怪，以致他们没有为开脱罪过进行辩护的任何机会。这种无言的控诉，像座大山一般屹立着，压迫着整个家庭。

末了，实在无法忍受，阿普尔沃开腔道："妈，学院要开学，我得去攻读法律。"

妈冷漠地说："媳妇怎么办？"

阿普尔沃说："让她留在这儿。"

妈以坚决的口吻说："不，孩子，绝对不行！你把她一块带走。"

阿普尔沃气恼地说："好吧。"

他们为去加尔各答做着准备。在离家的前夜，阿普尔沃进屋睡觉，发现莫琳默伊躺在床上，抽噎着。

蓦然，他的心如遭重重打击似的，痛苦地问："莫琳，你不喜欢随我一起去加尔各答？"

莫琳默伊摇头说："不去。"

阿普尔沃失望地问："你不喜欢我？"

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通常，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十分容易的，但里面涉及的难以言状的心灵情感是如此复杂，以致姑娘无法正确回答。

阿普尔沃问道："你不喜欢抛弃拉卡尔，离开这儿，是吗？"

莫琳默伊十分轻松地回答："是的。"

对拉卡尔男孩的长期妒忌，犹如一把长长利剑，刺入以文学学士学位而自诩的青年之心，他说："我将会许多日子不能回家。"莫琳默伊没有进行对话。阿普尔沃又讲："也许要分别两年半，或许更长一些年头。"

莫琳默伊冷冷地提醒一句："你回来时，为拉卡尔带一把有三面刀刃的罗杰斯牌小刀。"

阿普尔沃躺下，又起身问道："这么说，你想留在这儿？"

莫琳默伊说："是的。我将去妈妈那儿住。"

阿普尔沃长吁短叹，说道："好吧，你住在那儿吧。听着，你不写信叫我回来，我就不会回家。现在，你高兴了吧？"

莫琳默伊觉得，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于是，就睡着了。但是，阿普尔沃无法入睡，把枕头垫高，背靠它坐着。

大半夜过去，月儿突然从云朵中探出头，月光倾泻在床上。在明澈的月光下，阿普尔沃凝视着莫琳默伊的面容。看着看着，他仿佛觉得，神话故事里的公主挨了银杖一棒，失去了知觉。但只要挨一次金杖，睡觉的灵魂就会醒转过来。因此，银杖是欢笑，金杖是眼泪。

天刚破晓，阿普尔沃唤醒莫琳默伊，说："莫琳，我走的时刻到了。走，我把你送到你娘家去。"

莫琳默伊从床上起身，做着走的准备。阿普尔沃握着她的手，说："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已多次帮助过你。今天，我要去外省，你能给我一个报答吗？"

莫琳默伊吃惊地问："要什么？"

阿普尔沃说："你用自己全部纯情，亲吻我一下。"

莫琳默伊听到他的荒谬的请求，看到他脸上严肃的表情，忍俊不禁。然后，她强压住笑容，朝前欲吻，嘴唇刚要触到他面颊，她又控制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她用衣襟遮住脸，咯咯笑个不停。阿普尔沃无可奈何，轻轻地揪了一下她的耳朵，以示宽大的惩罚。

阿普尔沃暗自许下一个严酷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主动索取东西，否则，这等于是奇耻大辱。他渴求像神明一样高傲，让人们心甘情愿来朝拜，洒以甘露恩泽于民，而自己决不伸手索取什么。

莫琳默伊停止了笑声。清晨，太阳刚射出金色的光芒，街道空无一人。此刻，阿普尔沃把她送回娘家。事情办完，回到家向母亲禀报："妈，我再三考虑，把妻室带到加尔各答，会妨碍我的学业，那儿又没有女伴，您又不希望把她放在自己身旁。所以，我把她送回娘家去了。"

这样，各自的固执，在母子之间造成了裂痕。

七

住在娘家，莫琳默伊发觉，现在她的心已不再依恋那块地方了。那个家从头到尾都发生了变化，从前的痕迹丝毫也不剩，时间似乎凝固住了。她该做什么，该去哪儿，该与谁会面，一点儿也拿不定主意。

莫琳默伊突然觉得，仿佛整个家、全乡村荒无人烟，仿佛中午发生了可怕的日食。她不明白，今朝，她的心却为去加尔各答而如此焦躁不

安，而昨晚，她那颗心跑到哪儿去了？昨日，她还没领悟到，因为去加尔各答，她将抛弃的那生活部分虽然与她的心灵如影随形般紧密相连，而今天，她的全部迷恋也会发生变化。今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抛掉往昔的生活，犹如树枝抖搂枯叶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一则古老传说叙述，从前，一位武器工匠能够制作出锋利的宝剑，可以不知不觉之中把人劈成两半，但身体仍连在一起，直到摇动了它们，才分成两半。同样，造物主的宝剑也异常精巧，它在莫琳默伊的童年和青年之间劈了一刀，她丝毫没有觉察；如今，稍许摇晃了一下，她的童年与青年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半。她十分惊讶而痛楚地注视着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在娘家，她发现，从前自己的旧屋已不属于自己了，从前她住在那里，如今似已人去楼空。现在，她心灵的整个回忆，徘徊在另一家庭、另一所房间、另一张床的四周。现在，莫琳默伊足不出户，也听不到她惯常的笑声，拉卡尔害怕见她，玩耍嬉闹已从她心灵上被抹去了。

莫琳默伊对妈说：“妈，把我送回婆家去吧！”

这时，阿普尔沃的妈一想起儿子去加尔各答时的阴沉而沮丧的脸，心里就难受。儿子盛怒之下把媳妇遣送回娘家，这件事犹如一把利刃戳进她的心窝。

一天，掀开面纱的媳妇突然回家——她的脸无精打采，向婆婆致触脚礼。婆婆热泪盈眶，一把搂住媳妇。刹那间，两人之间的隔膜化为乌有。见到媳妇沉静的脸色，婆婆十分吃惊。媳妇判若两人，不像是从前的莫琳默伊，如此巨大的变化需要巨大的力量。婆婆深思熟虑后决定，尽一切可能帮助媳妇克服缺点——但从前一位隐身的改造者已经使她获得新生。

现在，婆媳心心相印，相互了解了。像树枝与枝杈和睦相处，整个家庭充满着祥和如意的气氛。

一种深沉且温柔的女子品性，充溢着她的全身心，但它也叩开了她痛苦的心扉。像雨季的黑乎乎、充盈雨水的新云一样，她的心灵天际一种专注的泪水，把自豪感流向远方。这种自豪使她长长的黑色眼睑更加深了忧郁的阴影。她暗自向丈夫诉说：“我不理解自己，无关紧要，但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你为什么不给我惩罚呢？你为什么不按自己的意愿指使我呢？当我任性不跟你去加尔各答，你为什么不强制地带我去呢？你为什么听从我的话呢？满足我的固执的要求，容忍我的执拗呢？”

随后，她又回忆起那个日子，阿普尔沃在清晨池塘边，在渺无人迹的路上把自己囚禁住，不吐一字，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脸庞。她回忆起那天的池塘，那个道路，大树底下的阴影，清晨的金色阳光，充满心意的深沉的凝视。蓦然，她明白了这一切的全部意蕴。随后，她又想起了告别那天，她抽回快到阿普尔沃嘴唇的吻，那个未完成的吻，如今像

渴望荒野的小鹿一样以飞快的速度飞向那失去的机会，但她的真实渴念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如今，这些憾事不时浮现在她的心头上。那时，倘若这样做了，回答了，那么……

阿普尔沃内心感到十分遗憾，莫琳默伊没有很好认识他。而莫琳默伊今天也冷静地想：他怎么理解她，怎么思考的！阿普尔沃把她理解为一个粗野任性、愚笨迟钝的女孩；他不懂得用充盈心灵之爱的甘霖，去消除姑娘对爱的渴求。此时此刻，由于忏悔，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她要努力偿还欠最亲爱的人的亲吻和抚爱的全部债务。

就这样，许多日子过去了。

阿普尔沃曾经说过："当你不写信，我就不回来。"一天，当想起这句话，莫琳默伊就把自己关在屋内，取出阿普尔沃留下的金色镶边的彩色信笺，搜索枯肠，写什么呢？战战兢兢，扶住笔杆，画上歪歪斜斜的线条，手指沾满墨水，涂着大大小小的字母。开头没有写上称呼，径直写道：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身体可好？你快点回家吧！

她绞尽脑汁，还要写什么。真正的心里话都已写上。但是，在人类社会里，心灵的情意需要夸大显示。莫琳默伊也意识到这点，因此她苦苦思索了好半天，终于又加上几句：

你一定给我来信，谈谈你的生活。回来吧，妈妈身体很好，其他一切都好。昨日，我们的黑牛生了一头牛崽。

写到这里，她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把信塞进信封里，信封上写着阿普尔沃先生启，其中每一个字母、每一滴墨水，都倾注了她心灵之爱。不管爱如何倾泻，字体却不优美，排行不直，字的拼写也不对。信封上除了写上收信人的姓名，还应写上其他什么，她都不知道。她又怕给婆婆或其他人看见，只叫一个可靠的女佣，把它投寄了。

无须赘述，这封信不会引出任何的结果，阿普尔沃没有回来。

八

妈妈见学院放假，阿普尔沃仍没有回家。于是，她猜想，他现在仍在生气。莫琳默伊也断定，丈夫生她的气。她一想到自己写的信，不由羞愧得无地自容。这封信多么微不足道，自己内心情感也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丈夫读了这封信，更加从心里瞧不起她。想到这一切，她像中了箭的猎物一样，内心痛苦不堪。

她一次次询问女佣："你把那封信投入邮筒了吗？"

女佣屡屡使她放心地说："是的，夫人。我亲手把信投入邮箱的。大人一定早收到了。"

最后，阿普尔沃母亲把莫琳默伊叫来，说："媳妇，阿普已好些日子没有回家。我想亲自去加尔各答一趟，看望他。你想一块去吗？"

莫琳默伊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她跑进自己屋子，关上门，躺在床上，把枕头靠在胸前，笑着，来回翻身，任意地宣泄着内心的欢乐情感。随后，她渐渐地严肃起来，沮丧起来，陷入疑惑之中，坐着哭泣起来。

没有告诉阿普尔沃，两位怀着欢乐心情的妇女为讨取他的欢心，奔赴加尔各答。

阿普尔沃母亲住在女婿那儿。

那天傍晚，阿普尔沃十分沮丧，彻底抛弃接莫琳默伊来信的希望，自己打破许下的诺言，开始给她写信。搜索枯肠，任何字词都无法使他满意。他找不到既能表白爱意又能维持自尊的称呼，寻觅不到宣泄情感的合适词句。于是，他觉得祖国语言的贫乏，无法对它肃然起敬。巧在这时，他收到妹夫来笺："令堂驾临，火速前来相见，晚上就在我这儿用餐。家里一切都好。"尽管带来一切均好的信息，他内心依然升起不祥的忧虑。他一刻也不敢耽误，启程奔赴妹夫家。

他见到妈，劈头就问："妈，家里每个人都好吗？"

妈回答："是的，大家都好。假期里，你都不回家，我今天特地来接你回家。"

阿普尔沃说："您干吗为区区不足挂齿的小事操心，又何必要亲自来这儿一趟，我还得考法律……"

吃饭时，妹夫问道："兄长，您为什么不把嫂子一块带来？为什么把她留在家里而自个儿来？"

兄长郑重其事地说："要读法律……"

妹夫笑着说："这些话无非是借口，实际你怕我们，不敢把她带来！"妹妹说："你真是个凶神恶煞一样的家伙，那些孩子突然看到你，会害怕得发抖的。"

就这样嘻嘻哈哈玩笑开个没完，但阿普尔沃一直默不作声，沮丧地待着。谁的话，他都不中意，他思忖："妈来加尔各答，只要莫琳默伊想来，很容易与妈一块来。或许妈极力撺掇她一起来，但那位幼稚的姑娘不同意。"由于这方面的怀疑，他再也不敢问妈妈了。他依稀觉得，全部人类生活和整个世间的创造，都是徒劳无益的。

吃过晚饭，刮起大风，下起瓢泼大雨。

妹妹说：“兄长，今天留宿在这儿吧。”

兄长说：“不了，我还有事，必须得走。”

妹夫说：“已深夜了，你还有什么工作？就待一个晚上，有何妨碍。你又不用向谁请假，说明情况。还有什么可牵挂的呢？”

大家七嘴八舌。尽管心里不痛快，他还是同意，今晚留在这儿过夜。

妹妹说：“兄长，你兴许十分疲乏了，不要硬支撑着，去睡觉吧！”

阿普尔沃也希望尽快离开这儿，一个人在黑夜中睡在床上，可脱身清静。他厌烦答话。

他被领到卧室门口，发现屋里一片漆黑。

妹妹说：“好像风吹灭了灯，我去另拿一盏。”

阿普尔沃阻拦说：“不必了，我没有点着灯睡觉的习惯。”

妹妹离去，阿普尔沃在漆黑一团的屋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向床沿边。

刚要在床上坐下，蓦然响起手镯叮当声。一双柔软的双臂紧紧抱住他的脖子。随即，两片被泪水浸透、像花瓣般柔软的嘴唇，几乎吻得他透不过气来，连让他表示一下惊讶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起初，阿普尔沃大吃一惊，随即恍然大悟。从前一度被笑阻挡的吻，今天在泪中完成了。

墙

倪培耕　译

一

尼瓦勒那的家庭生活是异乎寻常的，丝毫不沾诗情画意的边。其实，他压根儿未曾想过，生活应染上浪漫情调的色彩。正如穿惯旧鞋的脚可以无忧无虑走路，尼瓦勒那也同样在这古旧且熟悉的土地上，拥有自己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他即使遗忘了，也不用任何担忧，别人也不会妄加评论。

尼瓦勒那一清早起身，就在胡同边缘，自己的家门口，袒露着身子落座。他手执水烟袋，心安理得地吸着烟。街道上，攘往熙来，车水马龙，有乞丐的吟唱声、小贩的叫卖声。这一切欢腾的生活景象，给他的心带来几许欢娱。

那天，卖生杧果或卖鱼的小贩一出现，他就与他们讨价还价，购买了一些货物，埋头于烹调。这以后，按时涂油洗澡，进餐喝水，穿上印度式上衣，惬意地吸上几口旱烟，抓一把槟榔放进嘴里咀嚼，径直走向办公室上班。他傍晚从办公室回来，在邻居拉格劳琼·考什家安宁地消度黄昏；然后用毕晚餐，夜里走进自己卧室，与结发妻室赫勒宋德莉相会。

那时，他们议论村头那家孩子的婚宴、新来女仆的粗鲁无礼、调味品的好劣等实用主题，迄今，诗人没有对这类日常实用议题赋予诗意。尼瓦勒那对此也没有什么不安或遗憾。

印历十二月，赫勒宋德莉患上了重病，高烧始终不退。大夫开了金鸡纳霜药，但高烧仍像急湍的河水，遇到阻碍格外汹涌地向前奔腾。这样，挨过二十天、二十一天、二十四天，病情越发严重。

尼瓦勒那不去上班了，兴许有数日不去拉格劳琼家，参加晚间相聚。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手足无措，摸不着头脑。他忽而去屋内观察病人情况，忽而坐在外面走廊里，忧心忡忡，一股劲儿闷着吸烟。换了医生，他开的仍是那种药。

经过爱人的如此不成体统的照料，赫勒宋德莉竟在二十四天之后解脱了病魔的纠缠；但无力虚弱到如此地步，她的身躯仿佛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只能用异常微弱的声音说：“我存在着。”

那时，春日的南风吹拂着，夜晚的月光也获得悄然潜入女人卧室的权利。

邻居家的花园坐落在赫勒宋德莉家宅旁边，它倒不是特别美丽或迷人的地方。从前，有人曾怀着浓厚兴趣，在那儿种植了一些树木，随后他再也不光顾它们。现在，枝干上布满着南瓜蔓藤；一棵老枣树下聚集着沙砾；库房一旁的墙已倒塌，满地残砖断瓦；燃尽的煤渣和灰烬，与日俱增。

但现在，她卧躺在自己的屋窗前，凝视着那座花园，不时吮吸着欢乐的情味；而在这之前她从未啜饮过如此多的情味。夏季，河水的流速缓慢，乡村小河宛如倦慵的女人，懒洋洋地卧在沙床上。那时，它全身显得洁净透明；那时，晨光使它从头到脚都在战栗；和风的抚触使它全身欢乐得汗毛直竖；天空星星仿佛在自己水晶镜子上，清晰地映照着幸福的回忆；同样，欢乐的自然的每一手指抚摩，使赫勒宋德莉短暂生命内心响起一种自己都不全然明白的音乐。

正在这时，她丈夫走到她身边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她眼里不禁泪花点点，憔悴的脸庞上双眼越发显大。她感受到巨大的爱，抬起浸透感激泪水的眼睛，注视着丈夫的脸庞，用自己干枯的手握住丈夫的手。然而她始终一言不发地待着。此时此刻，有一股陌生的新的光线仿佛也潜入她丈夫的心田里。

数日就这样悄然逝去。一天夜晚，穿过靠在破墙上菩提树微颤的枝丫，可瞥见升起在天空中的望月，傍晚的闷热被驱散，梦游者的森林蓦然苏醒过来。正在这时，赫勒宋德莉用柔软的手指抚摩着尼瓦勒那的头发，说："我不能生育孩子，你现在重新找个媳妇吧！"数日来，赫勒宋德莉苦思冥想着这件事。

当一股强烈的欢乐和深刻的爱流传播整个心灵，人们就会思忖，我能办成一切事，那时一种自我弃绝的意愿增强起来。正如水流的生气勃勃活力用力冲撞在坚硬岩石上，自己昏迷不醒；同样，爱的冲动和欢乐呼吸，仿佛也在一个伟大弃绝上，一个巨大痛苦上，使自己昏迷不醒而消失。

一天，正处于异常欢乐的激动心情中，赫勒宋德莉下了决心："我将为自己丈夫做出巨大牺牲——但天哪，谁进行无数次亲征能兑现呢？我用什么可提供奉献呢？没有财富，没有才智，没有亲征成功，唯有生命一个。倘若需要把生命献出，我立即就献上，但它究竟有何价值呢？"

但愿上帝保佑！她能够把像牛奶泡沫那样的白皙、像蜂蜜那般的柔软、像儿童天使那样的美的小宝贝献给自己的丈夫！尽管她做出种种牺牲和巨大努力，那种她所向往的奇迹依旧没有出现。那时，她心里滋生一个念头，丈夫应该再婚。她暗自思忖，女人为何要对这种婚事惧怕呢。要做这种事其实并不难。对于深爱自己丈夫的她，爱小妾难道是不

可逾越的？她念及这一切，心里不免对丈夫产生了恻隐之心。

起初，尼瓦勒那听了妻子的建议，一笑了之。她妻子再三劝说，他依然不屑一顾。看到丈夫执意不愿和不悦言情，赫勒宋德莉的信念和幸福越发增强，她的誓约也格外坚定。

现在，尼瓦勒那心里随着请求的重复出现，开始驱赶那个不可能的意向。他坐在门槛上，吸着水烟，一幅子孙满堂的幸福图画，在他心里清晰地显现出来。

一天，他自个儿主动挑起这个话题，说："你说说，我这般大的年纪，娶一个小女孩，我将无法把她抚养大。"

赫勒宋德莉说："你不必担心，我会承担这个责任的。"说着说着，一张妙龄少女的、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害羞的新媳妇的漂亮脸蛋儿，浮现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的心幕上，她的心因那种抚爱而激动不已。

尼瓦勒那说："我办公室有做不完的事。你说说，我哪有时间陪伴小妞亲热？"

赫勒宋德莉一股劲儿解释：你不会为此耗费多少时间的。最后她戏谑地说："好吧，那时我将瞧着一切，难道你的工作会没有个完，难道你是你，我是我？"

尼瓦勒那不明白还有对此做出回答的必要，惩罚已经重重落在赫勒宋德莉的脸颊上。这就是本小说的开场白。

二

尼瓦勒那与一位小姑娘结了婚。她的名字叫什拉芭拉。

尼瓦勒暗自庆幸，名字十分甜蜜，脸蛋儿也异常圆润、漂亮。他总想仔仔细细端详她的姿态、脾性、脸庞、举手、投足，但他始终没有获得机会。反而，他陷入一种尴尬处境，她倒是位小姑娘，把她领到家里，他自个儿的灵魂却坠入不幸的泥坑中。他只有从那儿摆脱出来，才能进入适合自己年龄的职责区域，他的灵魂才能得救。

赫勒宋德莉看到丈夫的那种不幸的尴尬情景，暗自高兴。有一天，她抚摩着尼瓦勒那的手，说："哦，亲爱的，你逃跑到哪儿去？她不过是小姑娘，决不会把你吞掉的！"

尼瓦勒那比以前更加惶恐不安地说："亲爱的，打住，打住！还有一件火急燃眉的事等着我。"他企图逃跑开。

赫勒宋德莉站在门槛上，阻拦说："今天，你休想骗我脱身掉！"

最终，尼瓦勒那一筹莫展，默默地落座。

赫勒宋德莉走到他旁边说：“把别人的姑娘引到家里，这样不尊重对待她是不对的。”

她数落了一番，一把抓住什拉芭拉，让她坐在尼瓦勒那左边，强制地掀开她的面纱，托起她的下巴，使垂下的脸蛋儿抬起，然后对尼瓦勒那说：“哦哟！多么俊秀的脸蛋儿，宛如月儿似的！你稍许瞧瞧！”

有些日子，她把他俩安排在自己闺房里落座，旋即借口做事，起身离去，从门外上了锁。尼瓦勒那肯定晓得，外面一双好奇的眼睛，贴在门窗隙缝，向里窥视着。

尼瓦勒那不经心地翻身侧卧，企图睡觉；什拉芭拉揭去面纱，把脸埋在怀里，默然地待在一个角落里。

最后，赫勒宋德莉一筹莫展，沮丧地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但奇怪的是，赫勒宋德莉放弃了自己的企图，尼瓦勒那自己却开始注意起来了。这倒是件令人惊诧的、异常诡秘的事。人们从某处获得钻石，就会产生一种意愿，把它翻来倒去察看欣赏。而她可是一位姣美的小人儿，何等楚楚动人，何等空前绝后！从各个方面抚摩她，亲热她；从荫蔽处，从直面，从侧旁观赏她；时而摇曳她的耳环，时而揭去她的面纱，时而像闪电一般的惊奇目光掠过她的脸庞，时而像星辰久久凝视着她；对于她每一部分的美的创造，曼卡莫伦公司办公室主任尼瓦勒那·琼德拉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经验感受。

当初，结婚时他还是个毛孩子；当青春豆蔻年华时他已十分熟悉女人；对婚后生活他早习以为常，但他心里从未产生过强烈的爱的意识。

当小虫长在成熟的杧果里，它不会再去寻找甜蜜的汁液，它会渐渐丧失吮吸汁液的能力；倘若我们有一次把它投入春日含苞待放的花蕾里，你将会发现，它会执拗地在玫瑰花的半开脸庞四周飞转！它稍许闻到一些花香，稍许尝到几许蜜汁，就会何等陶醉！

尼瓦勒那开始偷偷给什拉芭拉一些从市场购回的糖果，时而给她戴着镯子的洋娃娃，时而为她带回一瓶香水。这样，俩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这样，有一天某个时辰，赫勒宋德莉做完了家务，偷偷从门缝向里面窥探，发现尼瓦勒那正与什拉芭拉坐在地上，兴趣盎然地玩着小钱游戏。

这正是老年人的把戏！从前，尼瓦勒那一清早，吃完早饭就去办公室上班，但如今他不去办公室，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家里，走到什拉芭拉身边。有何必要耍这种阴谋诡计？天晓得，谁突然用一根烧红的铁条，使赫勒宋德莉的眼睛睁开，炽热的铁条，蒸发了她的泪水，然后眼

睛干涸了。

赫勒宋德莉暗自说：“就是我把她带回家，使他俩结合，而如今他们竟然如此对待我！我仿佛是他的眼中刺。”

赫勒宋德莉教什拉芭拉做家务。一天，尼瓦勒那明白无误地说：“现在她还是个女孩子，不要让她做过重的家务活，她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一个猛烈且严厉的回答上了赫勒宋德莉的舌尖，但她什么也没说，一声不响走了。

从那时起，她不让“新媳妇”插手任何活儿，做饭、涮洗、照料等一切活儿，都被她自己包揽了；现在，什拉芭拉一点儿也不动弹，赫勒宋德莉像女仆替她服务效劳，而丈夫像小丑使她欢愉开心。家务活和照料人应是她的职责，最终她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教养。

赫勒宋德莉像女奴般默默工作，从中隐含着一种巨大的自豪。她内心没有一丝低卑和可怜，自语自言说：“你们两个孩子一起游玩吧，承担起家庭所有重负。”

三

天哪，如今那股力量跑到哪儿去了？赫勒宋德莉曾经凭借那股力量思忖过，她将把对丈夫的一半爱的权利永远奉献出。一天望日的夜晚，一股浪潮突然来到生活中，河水漫过了自己的两岸时，人思忖着：“我没有了边岸。”那时，他立下了一个重誓。但当生活浪潮退却时，他将维护誓言冒生命危险；富裕日子，用笔触冲动地写下“遗嘱”；贫穷的日子他不得不偿还债务。那时他将会明白，人是十分可怜的，人心是异常脆弱的，他的能力是极其平常的，微不足道的。

经历长时期病魔折腾，赫勒宋德莉已瘦弱得变成如上弦月那般细条身子，脸上毫无血色，苍白无力；她犹如十分轻柔的浮物在自己的世界里漂流着。那时，她似乎感到：什么也不存在了，唯有她的工作还能被推动着。身体逐渐健壮起来，血液流动加快了。那时，合伙者不知从哪儿冒出，进入赫勒宋德莉的心坎里，叫喊：“你写下了放弃权利的遗嘱，心安理得待着，但我们无法放弃自己的权利！”

那天，赫勒宋德莉最清楚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就把尼瓦勒那和什拉芭拉安排在自己特殊的房里，独自去另一屋里睡觉。

八岁光景，进入婆家之门。那个晚上，她睡在自己新媳妇的床；如今，她弃绝了那只床，把家灯熄灭；一个有夫之妻的她，携带不可忍受的心灵重负，躺在自己守寡的新床上。

那时，胡同另一端，一位穿着入时的青年用比哈格曲调唱着玛利尼

歌曲，迎亲队伍中一人敲着手鼓，凑热闹的人走到迎亲队伍边，“哦，哦”起哄地喧嚷着。

在那万籁俱寂的月夜里，旁边屋里的人不会讨厌他们的歌唱。那时，什拉芭拉小姑娘瞌睡得耷拉下眼皮，尼瓦勒那把嘴贴在她耳畔，低声柔和地说：“我的小宝贝！”

这期间，这位沉浸于幸福之中的人读完了般给姆·钱德拉的长篇小说《琼德拉什克尔》，同时，把现代诗人的一首半首诗篇，朗读给什拉芭拉听。

尼瓦勒那的生命底层有一股青春水源，从一开始就被压抑着，它一获得了冲击，蓦然间毫无阻碍地一泻千里。对此，谁都没有思想准备，因此，他的理智和家庭生活的全部秩序，突然被颠倒了。那个可怜家伙不晓得，如此叛逆的东西隐藏在人的内心里，如此强劲的力量被压制着，这股力量瞬间会使全部秩序、全部计算和所有和谐变得无足轻重！

不仅尼瓦勒那独个儿，连赫勒宋德莉也获得对一个崭新痛楚的认识！天晓得，它是什么模样的宏愿，什么样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心灵企望的是从前从未渴求过的，也从未获得过的。当尼瓦勒那像受良好教养的人一样循规蹈矩去办公室上班；睡前，与妻子闲聊一阵，谈话无非是牛奶的账目、物价、世俗职责之类日常琐碎的话题；那时，内心没有任何叛乱的迹象。丈夫肯定爱她，但这种爱不是那么强烈，仅仅像没有燃着的柴火一般。

不过，今天赫勒宋德莉终于醒悟，有人仿佛永远把她从生活中成功驱逐走了，她的心仿佛永远应该斋戒了，她的女人生活就在极其贫困中打发着，她曾经像女奴一般在油盐酱醋柴米等烦恼中打发掉自己过去的二十七个年华；而现在，她来到生活中间的道上，发现一位小姑娘打开她卧室边的一个财富的秘密仓库的锁，突然间成为幸福的女皇！一般来说，女人既是女奴又是女皇。但如今是如何安排的呢，一个女人是女奴，另一个即成为女皇！由此，女奴的骄傲丧失，女皇也没有始终处于幸福之中。

因为什拉芭拉也没有享受到女人生活的现实幸福，她不间断获得宠爱，却一刻也没有获得爱别人的机缘。在流向大海和把自己融汇进大海的过程里，河流兴许将获得巨大成功；但大海若被水流吸引，实现着河流作用，那么河流将自我膨胀骄傲！家庭生活带着自己所有爱和欢乐，日以继夜地流向什拉芭拉；因此什拉芭拉的骄傲自负已高不可攀，她对家庭的爱已荡然无存；她自以为：“一切为我而存在，我不为任何人生活！”在这种心态下，骄傲无限膨胀，但得不到一丝满足。

四

一天，乌云密布。黑沉沉，做任何家务活儿都困难。屋外，哗啦哗，下起瓢泼大雨。枣树下，小小幼苗和蔓藤浸没在水里，墙边水管的水唰啦唰啦狂泻。赫勒宋德莉在空寂无人的黑暗屋里，默然无语地坐在窗户边。

就在这时，尼瓦勒那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走近房门边。他犹犹豫豫，究竟往回转，还是朝前跨步。黑暗里，赫勒宋德莉一切都看得分明，但她不作声。

蓦然，尼瓦勒那一个箭步，蹿到赫勒宋德莉身旁，一口气说道："我急需一些首饰，债务缠住我，高利贷者施尽侮辱。只有交上抵押品，我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我脱身后会设法很快还你的。"

赫勒宋德莉没有应答，尼瓦勒那像小偷般站着。最后他耐不住又开口道："难道今日你不能给吗？"

赫勒宋德莉断然说："不能。"

他好不容易进屋，现在他要退出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尼瓦勒那局促地说："我去其他地方试试运气吧。"说毕，快快离去。

还谁的债，首饰抵押给谁，赫勒宋德莉了如指掌。她获悉，昨晚新媳妇对宠爱自己的男人，用异常骄横的口吻说："姐姐身边的盒子装满着金银首饰，而你如此吝惜，一件首饰也不给我！"

尼瓦勒那离去之后，赫勒宋德莉缓缓打开铁盒子，取出一件件首饰。她唤来什拉芭拉。起初，给什拉芭拉穿上婚纱；然后，给她从头到脚，挂戴首饰；帮她梳理结发，点燃了灯火。姑娘的脸庞光彩奕奕，楚楚动人，宛如熟透喷香的果实一般！当满身珠光宝气，喜气洋洋的什拉芭拉离去时，首饰发出悦耳的叮当声响；那个充满情味的声音，久久在赫勒宋德莉的血管里铿锵作响。

赫勒宋德莉暗自思忖："如今今非昔比，我怎能与她相媲美？当我是她那般芳龄时，我也像她那般如花似玉，充满青春的线条。然而为什么谁都不告诉我这个信息呢？那个青春日子何时莅临，何时消逝，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今日你们可看到，她是多么骄傲，多么目空一切，带着何等陶醉心态行走着！"

当赫勒宋德莉把家庭生活视作自己的至上一切时，那些首饰对她能价值几许呢？那时难道她就这样随随便便把这些首饰给别人？如今除了家庭生活，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被她青睐的呢？现时那些首饰价值和它们未来的价值在她看来都是无足挂齿的。

然而，什拉芭拉穿戴着金银首饰，发出铿锵声响，径直回到自己的

闺房。她压根儿没有思量，哪怕一瞬间的思索，赫勒宋德莉给了她多少价值连城的东西！她心安理得地以为，四周一切的服侍，一切财富，一切幸运，按照着自然法则到了她的手，就功德圆满了。这就是上述一切的因果，而不因着她是自己最亲爱人的“宝贝”“什拉芭拉”。

五

有些人总是在睡梦里无畏地从极其险恶道路中走出，他们从不进行理性思考；同样，许多醒着的人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始终生活在梦幻之中；他们在灾难的狭窄道上，无忧无虑地朝前走，最后陷入了毁灭险境中才猛醒过来。

我们麦卡莫伦公司的主任就处在这种尴尬境遇之中。什拉芭拉在他生活的流水里像漩涡般旋转着，从遥远处漂来的无数珍贵东西进入漩涡里即刻消失了。不仅尼瓦勒那的人格和收入，赫勒宋德莉的幸福命运和首饰行装，而且麦卡莫伦公司的资金也不知不觉地卷入这个漩涡之中，它们三三两两、一小包一小包消失得无影无踪。尼瓦勒那暗自思量：“我用工资收入慢慢还清债务。”但工资一到手，他又想：“这个月算了，下个月开始还债吧。”他总是那么盘算。这样，一月复一月，工资一次次被卷入这个漩涡里，一去不复返。

最终有一天，他的行为被识破，被人逮住。他是位世袭职员，老板原本十分信任他。为归还资金，他开恩给了尼瓦勒那两天期限。

有趣的是，他不知不觉地丧失了两千五百卢比，自己还蒙在鼓里。当他醒悟过来，几乎要发疯。他急匆匆地跑到赫勒宋德莉处哭诉道：“现在我没有任何搭救的办法，一切都给毁了。”

赫勒宋德莉听完全部情况，顿时脸刷白。

尼瓦勒那哀求道：“你把全部首饰给我，我才能获救。”

赫勒宋德莉无奈地说：“我已经把所有首饰给了小媳妇。”

尼瓦勒那慌乱得孩子般地说：“你为什么给她，你为什么给她？谁吩咐你给她的！”

赫勒宋德莉避开正面话锋，说：“这有什么坏处？它们又不是掉落在井里！”

胆战心惊的尼瓦勒那显出一副可怜相，哀求道：“你一定用某种借口，把首饰从她那儿取回来。不过，你不要用我的名义，我的誓言；千万别对她说做何用处。”

那时，赫勒宋德莉以无比愤怒和仇视的口吻说：“现在难道是借口或

显示幸运的时刻！你随我去她那儿！”她拖着丈夫，飞快地赶到小媳妇房间。

小媳妇似乎装糊涂，一点儿也不知晓，一股劲儿地说：“我怎么晓得，我怎么晓得！”

难道有什么条件限制她，使她必须为这个家庭担惊受怕？大家原本都应该各扫门前雪，大家又一起为什拉芭拉的安宁生活瞻前虑后、费尽心机。但今天，为什么突然违背了常规？这可是不公平！

最后，尼瓦勒那跪在什拉芭拉面前，哀求哭诉；而什拉芭拉一次次重复：“我怎么晓得，我干吗要给你我自己的东西？”

尼瓦勒那发现，这位弱不禁风、小巧玲珑的丽人儿心，竟比铁盒子还要坚硬。赫勒宋德莉在危机时刻，看到丈夫如此这般软弱，愤怒得七窍生烟。赫勒宋德莉想从什拉芭拉手中强夺走一串钥匙。什拉芭拉立即猜度出她的意图，急忙把钥匙扔进墙那边的水池里。

赫勒宋德莉对惊慌失措的丈夫说：“你瞧见了吧。现在把锁砸开！”

什拉芭拉用异乎宁静的口吻说：“我立即悬梁自尽去。”

尼瓦勒那妥协地说：“好吧，放过她吧，我去其他地方想想法子。”

说毕，他没有穿鞋子外衣，离家出走。

尼瓦勒那花了两个时辰，拍卖了世袭房屋，获取两千五百卢比，回到了家。

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渡过了难关，没有遭难，但丢掉了工作饭碗，失了业。在动产和不动产方面，现在只剩下两位女子，其中一位年轻女子现在怀孕了，忍受着痛苦煎熬，终于也成为不动产。尼瓦勒那与自己这两个财富，蜷缩在小胡同一所带有梯子的房间里，艰难度日。

六

小媳妇的不满和疾病，没有个完结。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丈夫已无能为力赡养她。她只晓得：“没有能力，为什么要同她结婚？”

一层只有两间小屋，尼瓦勒那和什拉芭拉盘踞在一间小屋，赫勒宋德莉住在另一间。什拉芭拉无时无刻都在生着气：“日日夜夜闷在这小屋里，我实在受不了。”

尼瓦勒那编造谎言，安慰地说：“我已在寻找房子，很快就会搬家。”

什拉芭拉说："干吗要四出寻找，隔壁就有现成房子。"

什拉芭拉从不抬头瞧一下自己从前的女邻居。在尼瓦勒那日益艰难的情况下，一天她们来到他们家探望，但什拉芭拉守坐在关闭的小屋内，听到千百次呼喊，她仍不开门。但有趣的是，女邻居离去之后，她生气地号啕大哭，歇斯底里，闹得四邻不宁。这种喧闹时常发生。

最终发生了严重的后果，在自己临产的严重关头，她患了重病，导致流产的灾祸。

尼瓦勒那拉着赫勒宋德莉的手，央求道："你无论如何设法搭救。"

赫勒宋德莉没有白天黑夜，全身心地悉心照料着什拉芭拉。什么事稍有闪失，什拉芭拉便以责骂回报她。但赫勒宋德莉大度地不予理睬，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什拉芭拉拒绝吃病号饭，动辄耍脾气，把半罐子饭摔在地上。她热度越来越高，还吵着想吃杧果米饭，没有吃到就大哭大闹，吵得鸡犬不宁。赫勒宋德莉耐心地呼唤"我的皇后""我的好妹妹"，把她当成女子一样哄着。

最后，什拉芭拉没有获救。她带着家庭生活的全部幸运和全部爱抚，因着复杂病情和异常不满情绪，姑娘的小小的、未充分展开的痛苦生活，终于寿终正寝了。

七

尼瓦勒那起初还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痛苦；然后细想一下，他终于从沉重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了。其实，他就在这种悲痛里获得了一种自由的欢乐。他突然觉得，许多日子以来，一场噩梦的大门仿佛压在他的胸口上。今天，他醒悟过来，他生活刹那间变得完全轻松自由了。

这条极其细软的绳索像春藤一样断裂了，它难道就是什拉芭拉？他旋即长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不，那是我脖子上的绳索！"

然而，他永恒的生活就是属于结发妻室赫勒宋德莉的。他思忖，她今天独自盘踞在他整个家庭生活里，只有她独自坐落在生活的全部幸福和痛苦的回忆庙殿中间，再没有其他任何人。不过，中间有了分界线，仿佛一把闪着美丽光芒的残忍的匕首，在心脏左右之间划了一条痛苦的深痕的断裂线条。

一天深夜，当全镇沉睡在梦境里，尼瓦勒那蹑手蹑脚，偷偷地潜入赫勒宋德莉的卧室，根据自己以往的规矩，默默地躺在旧床右边。但这次，他不像从前堂而皇之地进入自己的那个永恒权利里，而像小偷那样钻入进去。

赫勒宋德莉没有说什么，尼瓦勒那也没吭气。像从前俩人相互依偎着睡觉，现在仍是那般睡觉。不过，一个死亡的姑娘曾经躺在那儿期间，谁都无法跨越那座“墙”。

深　夜

倪培耕　译

“大夫！大夫！”

烦恼不堪，什么时辰——深更半夜还有人打扰！

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地主德什朗吉伦莅临。我慌忙起身，拽出一张破旧椅子让他坐下，困惑地望着他的脸。

我瞧了一下钟，竟是深夜两点半！

他的脸色惨白，眼睛突出着。他怯怯地说：“今晚，那个病又犯了。大夫，你的药不顶用。”

我疑惑地说：“兴许你又喝多了酒？”

德什朗吉伦异常生气，说：“你可大错特错了，这不关酒的事。你不从头到尾听完故事，就不会明白其真实原因的。”

壁龛里，一盏铁质的小煤油灯昏暗地闪烁着。我捻大了灯芯，灯明亮了些，同时却冒出了浓烟。

我穿上一条围裤，把一张旧报纸铺在药箱上，坐了下来。德什朗吉伦开始讲述：

再娶一位像我头婚妻子那样操持家务的主妇，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那时我的年纪不算大。那个年华，你知道，全身洋溢着充沛的精力和情趣。除此之外，我又刻苦钻研诗学，所以，我的心不满足于仅仅能操持家务的女性。我不时记起迦梨陀娑的诗句：“主妇是真正的女伴，情侣则要掌握欢乐的艺术。”所以，那个欢乐艺术法则的教诲对我家的主妇是不起作用的。有时，我以情侣的身份，充满爱意地与她攀谈，她却一笑置之。正如面对汹涌澎湃的恒河，因陀罗的坐骑——大象也会发怵，叫苦不迭一样，在她的嘲笑面前，长长的诗章、爱意的絮语，刹那间从自己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化作烟灰。真的，她的嘲笑具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那以后，大约四年以前，一种可怕的病魔光顾上我。起初，口唇上长了毒疮。死神光临，拯救的希望渺茫，连大夫也拒医了。在这人命关天的节骨眼上，我的一位亲戚不知从哪儿抓来了一位苦行僧，他用牛油拌着草药喂我吃。不管是草药还是命运，总算化险为夷，我得救了。

在我生病的那些日子里，我妻子日夜精心护理，一刻也没有休息。一个羸弱的女子用人的寻常力量，不顾一切，执拗地、持续不断地与来到门槛的死神做殊死的搏斗。她用整个爱意、整个心灵，不懈地把我不相配的生命救出来，仿佛保护一个还没离开母亲胸怀、乳臭未干的婴儿一样，废寝忘食，忘掉尘世间的一切存在。

末了，死神像失败的狮子一般不得不把我抛在旷野上离去了，但离开时它用利爪狠狠地抓了我妻子一把。

那些日子，我妻子正怀着孕，没几天，她生下一个死婴。同时，一种疑难病纠缠住她。于是轮到我来护理了。她却总感到不安，说："你干吗这样婆婆妈妈地围着我，人们将会怎样议论？从现在起，你不许进出我的房间。"

深夜，我佯装给自己扇扇子，给她额上送去凉风。她会马上用手抢过扇子；假如某天，我在她身边多耽搁一下，延误吃饭时间，她会十分不安，恳求我快去用膳；倘若我稍许为她服务一下，她马上会不高兴，说："快死的人不该享受如此'款待'。"

你也许见过我的别墅。别墅前面是花园，恒河就从花园前面淌过。我们卧室下面，偏南方向有一小块空地。我妻子按照自己的爱好，亲手开辟了用凤仙花篱笆围成的一块小花圃。这是偌大花园里最简单朴素的一角，完全是民族风格的。也就是说，那块花圃里，没有奇异芳香、金子般光芒的奇草异花。在花盆里，普通花草边也没有竖着一块木板，上面挂着用拉丁字母写着花名的纸带。在那儿，只种植着土生土长的茉莉、月下香、柠檬花、夹竹桃、夜来香等。有一棵大醉花树，在它下面有一个用大理石砌成的令人愉悦的石坛。在身体好的时候，她每天早晚两次用心地擦洗它。在夏日傍晚，做完家务，她就闲坐在上面。从那儿，她可以凝望着恒河，而恒河上过往的船只却看不见她。

她在床上躺了许多日子，四月的一个月夜，她说："总在房内卧躺，我已十分厌烦。今天把我带到花圃里坐坐。"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她，缓缓地放在醉花树下的石坛上。我能够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膝盖上，但我知道，她会感到某些不自在。所以，我取来一只枕头放在她的头下垫着。

从树上飘落下几朵盛开的醉花，横斜的月影，穿过头上的枝叶，洒落在她憔悴的脸上。四周大自然寂静无声。我在充溢着浓郁芳香的阴影里，坐在她身边，默默地看着她的脸。不知什么缘故，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慢慢地挨近她，用自己双手握住她一只瘦弱温柔的小手。她并没有阻拦我。就这样，相对无言地坐了许久。我的心泉突然涌溢了，一句温存的话脱口而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那时，我明白，没有必要说这句话。我妻子惨然一笑。那微笑里掺和着一阵狂喜，一丝羞涩，一种享受，几分不相信，还带有尖刻的嘲讽。

她嘴里没有吐出半个字来回答我的话，她只用微笑暗示说："你不可能永远记住我，我也不抱这种希望。"

这种温柔且尖刻的微笑，使我不敢敞开心扉，向妻子倾诉充满柔情蜜意的情话。我在她背后编织好的许多情话，一到她跟前，它们似乎变得庸俗不堪，无法脱口而出。从印刷铅字中读到这些情话，准会热泪盈眶，但从嘴里吐出这些话，为什么就成为笑柄呢？我已是一大把年纪的人，可至今不明白其中的堂奥。

从嘴里说出的话，你可以反驳，但你不能用争辩来对付微笑。所以，每当那时，我只好默然处之了。那时，一只杜鹃疯狂地、不住地在呼唤，我坐立不安。坐着冥思着，在如此月夜里，那只杜鹃的新娘，为什么充耳不闻呢？

经过多方治疗，她的病仍不见好转。末了，大夫建议："现在把她带到哪儿换换空气，也许对身体康复有些裨益。"

于是，我带着家小去阿拉哈巴德。

德什朗吉伦说着说着，突然戛然而止，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我的脸，然后用双手托着头，不晓得他凝想些什么。我也沉默无言地坐着。壁龛里，煤油灯一闪一闪地亮着，寂静的屋内可以清晰地听到蚊子的低鸣声。突然，他打破沉寂，又叙述起来：

在那儿，哈兰琼德大夫给我妻子治疗。

治疗了许多日子，但没有任何治愈的迹象。最终，大夫也丧失了信心，告诉我们，她患的是不治之症。我明白，妻子的病没有治愈的希望。我妻子也领悟了，她从此将在病痛中度日。

有一天，我妻子对我说："既然我的病没有痊愈的希望，又不会很快死去，你为什么要跟活死人在一起厮混，浪费自己的生命时光呢？你去第二次结婚吧。"

她以如此纯朴的心情说着这件事，仿佛她仅仅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富有理智的建议似的。它不包含任何重大的意义或英雄行为或惊天动地的语言，她跟这些心态都不沾边的。

现在，轮到我发笑了。但我具有像她那样微笑的力量在哪儿呢？我俨然如同小说主人公一样，带着严肃的神情，提高嗓子说："只要我的躯壳里还有生命——"

她打断我的话，说：“够了，够了，不用说下去，听了你的话，我真想一死了之。”

我不马上承认失败，斩钉截铁地说：“这一生里，我不可能爱上其他人啦。”

我妻子听了忍俊不禁，我仿佛语塞了。

天晓得，我那时是否明白无误地承认没有。但现在，我得承认，当她已无恢复身体健康的希望时，在服侍和照料她时，我内心觉得倦烦了。无疑，对这种工作心不在焉的神态从未在我脸上出现过，但要我整个一生都伴随那患不治之症的病人，那对我来说不会不痛苦的。天哪！当生活开始时，我看到了展示在自己面前的生活蓝图，我沉浸于爱情幻影的罗网之中、幸福的慰藉之中和美的憧憬之中，自己未来的全部生活犹如芳香四溢的鲜花一般盛开着。但从那天起，从头到尾，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仿佛是一片无垠的失望的荒漠。

她兴许发现了存在于我内心的为她服务的倦乏感。那时我不晓得，但现在我丝毫不怀疑，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犹如一眼就看懂没有复合语的第一册儿童读本。所以，当我扮作小说的主人公，站在她面前朗读诗篇时，她怀着深沉的温存和惊奇的神情，微笑着，不作任何回答。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内心的话语，而她像大神一样探知一切，洞察一切。一想到那些事，我不时感到无地自容，甚至萌发自杀的念头。

哈兰大夫是我的亲戚。我与他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来往一些日子后，大夫把我介绍给他女儿认识。女孩还没结婚，年纪约莫十五岁。大夫说，他没有自己看中的男孩，因而至今她没有出嫁。但我听外界人说，女孩的家族有些污点。

除此之外，她没有任何缺陷。她既聪明又漂亮，谈吐高雅，气质优美，修养深厚。她几乎能应付一切事务。因此我同她神聊调侃，经常耽误时辰，夜里很迟回去，甚至给妻子喂药的时间也给耽误了。她知道我去大夫家，但她没有一次询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在我生活的荒漠里，我再次照料着病人。当欲火中烧，望着眼前河里那清爽冰冷的流水哗啦哗啦地流淌，我无法阻拦自己的心回转。

病房对我来说比先前加倍地待不住了，毫无情趣了。我开始打破惯例，不去做喂药、供膳诸如此类服侍病人的活儿。

哈兰大夫不时对我嘀咕：“人已病入膏肓，毫无康复希望。只有死亡，才能获得解脱。为什么她还要苟延残喘，不让自己和别人得到一丝安宁呢？”

议论其他人的事，这番话或许并不刻薄，但对我妻子，他不应说三道四。大夫对病人的生死早已无动于衷，然而，他们对病人家属的心态

是无法揣摩透的。

一天，我突然从旁边门洞里听到我妻子在同大夫交谈：“大夫，为什么要花费钱财，用无效的药让我吃呢？我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为什么不用药让我安乐死，让一切烦恼烟消云散呢？”

大夫说：“你不应该说这种话。”

听到这席话，我的心如受五雷轰击。大夫走后，我迈进那间屋子，坐在床沿边，用手轻轻地摩挲她的额头。她说：“房间里闷热得很，你到户外去吧，你散步的时辰也到了。你在户外稍许活动一下，傍晚感到饥饿，胃口就会大增。”

名为散步，实去哈兰大夫家。我常向她解释，多散步对胃口乃至健康是有裨益的。如今，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她异常明白我每天玩的把戏；我从前十分愚蠢地认为，她是位头脑简单的人。

德什朗吉伦久久地把头埋在手掌里，沉默无言地坐着。最后，他说：“给我一杯水，口渴得很。”

喝了水，他又继续讲：

一天，大夫的女儿默诺瑞玛表示了探望我妻子的愿望。不知什么缘故，我对她的要求不满，但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一天黄昏，她来到我家。

那天，我妻子比往常更加痛苦。病痛加剧时，她总是安静地躺着，不时捏紧拳头，脸色发黄。不难推测，她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屋里没有一点声响，我默不作声地坐在床边。那天，她已没有力气说话，没有执拗地要我去散步；或许在十分痛苦的时刻她内心希望我守在她的身旁。为了不刺激眼睛，灯放在门槛边。屋里又暗又静，只有病痛少许减轻时，才听得到她深深的叹息声。

就在这时候，默诺瑞玛来到门口站着。门旁的煤油灯光照在她脸上。昏暗里，她看不清屋内，只站在门口东张西望。

我妻子惊起，握着我的手问：“那是谁？”她精神虚弱恍惚，突然发现门口站着一位陌生人，十分惊讶。她用沙哑的声音连问三声：

“那是谁？那是谁？那是谁？”

那时，我十分愚笨，随口回答：“我不认识。”话音一出口，仿佛觉得有人鞭笞着我。随后，我改口说：“啊，那似乎是我们大夫的闺女。”

妻子认真地瞅了我一眼，我却不敢正视她的脸。然后，她用微弱的声音，对来到家门口的不速之客说：“请进，请进屋里来。”又对我加上

一句，“把灯端过来。”

默诺瑞玛进屋坐着，与我妻子款款交谈起来。这时，大夫也来瞧我妻子的病。

他从自己药房里取来两瓶药，对我妻子说：“你看，蓝色瓶子里装的是外用药，另外一瓶是内服药，千万别搞错了。因为这药是剧毒的！”他也警告我要小心，随即把两瓶药放在桌上。临走时，他招呼女儿一块离去。

默诺瑞玛说：“爸爸，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这里没有任何人，谁来看护她？”

我妻子异常激动，说：“不，不，你不用麻烦啦，我有一个老佣人，她会像母亲一样照料我的。”

大夫笑着说：“闺女，这是位圣洁的女神，是位女神！永远对别人奉献服务。现在她无法为别人服务了。”

大夫正要与女儿离去，我妻子开口说：“大夫，我丈夫坐在闷热的屋里太久了。劳驾，你也把他带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行吗？”

大夫对我说：“一块走吧，我带你去河边溜达溜达。”

我佯作不愿意之后就应允了。大夫临走之前又警告我妻子关于两瓶药使用的注意事项。

那天，我就在大夫家用膳，回家迟了。到家发现，我妻子痛苦得辗转反侧。我感到羞愧和内疚，问道：“今天，你的病痛是否更加厉害了？”

她无法回答，舌头早已不听使唤，只默默地注视着我的脸。

那时正是深夜，我急忙赶到大夫家，请他出诊。

起初，他找不出病重的突发原因。最后，他问道：“病痛更加厉害了吗？服药了吗？”说着，他从桌上拿起蓝色瓶子，发现瓶子空了！

他佯作恐慌地问我妻子：“你难道吃错了药？”

她仅仅点了点头，艰难地哼了一声：“是。”

大夫立即坐着马车，风驰电掣，到家里取洗胃药。

我有些眩晕，旋即倒在妻子的床上。

那时，她像母亲安慰自己的病孩一样，把我的头按放在胸前，用双

手温柔地抚摩，企图探知我的心事。我仿佛觉得，她仅仅通过自己温柔的抚触，向我一次次诉说："不要悲伤，一切都会好的，你将会幸福的。一想到这些，我将会快乐地死去的。"

当大夫取来抽胃药，病人的生命已经随着她的全部病痛永远地消失了。

德什朗吉伦又喝了一口水，说："嘿，热死人啦。"说毕，他很快走到外面长廊，走了几步，又进屋坐着。很清楚，他自己已不想说什么。我仿佛在他头上施用了魔术，使他像竹筒子倒豆子一样把所有的事统统抖搂出来。他又开始讲了：

我与默诺瑞玛结了婚，就回到加尔各答的家。

默诺瑞玛按父亲的旨意，与我结了婚。但当我与她亲热，说些恋情絮语，想占有她的心时，她既不欢笑又不亲近，保持严肃而忧郁的神态。我怎能知道，她内心藏着什么呢！

那些日子，我开始学会酗酒。

一个初秋的夜晚，我与默诺瑞玛一块在河边的花园里散步。天色渐渐暗将下来，小鸟扑翼的声音早已停息。只有小径两旁的浓密的木麻黄树梢，在微风中颤抖着。

默诺瑞玛感到有些疲倦，躺在醉花树底下那个大理石石坛上，把头放在自己胳臂上。我坐在她身旁。

那儿，黑暗似乎更加浓密了。能够见到的一小片天空上，布满了点点繁星。树下的蟋蟀的鸣声，似乎正在无限天穹的胸脯上裹着的寂静的纱丽下端，编织着由声音组成的薄薄花边。

那天傍晚，我喝了酒，心情有些莫名的激动。当我眼睛已习惯了黑暗时，躺在树荫下的那衣襟松开、形态娇慵的美女，在我心里传播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仿佛她是一个幻影，我怎么也不能用双臂去拥抱她。

忽然间，木麻黄树梢就像着了火一样。然后，下半月的缺月带着微弱的金黄色，从树梢上空冉冉升起。月光倾泻在躺在白色大理石上、穿着洁白纱丽、正睡着的比月儿还娴静的美女脸蛋上。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渐渐挨近她，用自己双手握住她纤细的手，说："默诺瑞玛，你不信任我，但我是爱你的，我从心里爱着你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这些话语脱口而出，我大吃一惊，记得在某天我对另一个女郎说着同样信誓旦旦的话。那时刻，从木麻黄树梢下，从亘古的月亮的昏黄光照下，从恒河此岸到彼岸，到处飞快地传播着"哈哈——哈哈——哈哈"一片笑声。我无法说清，那是刺耳的笑声，还是震天的哭声。刹那

间，我昏倒了，翻滚到石坛底下。醒过来发现，我已躺在自己房间里。

默诺瑞玛问道：“你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颤抖着，说：“你没有听到，整个天空飞掠着‘哈哈——哈哈’一片笑声！”

她不禁笑着说：“什么笑声！一行雁群在头上飞过，我听到它们振翅的响声。你为什么在区区小事上如此担惊受怕呢！”

白天，我清楚地明白，那肯定是大雁飞翔的响声，每年这个时候，大雁要从北方飞向南方的河滩。但一到黄昏，我就会丧失那种清醒。那种笑声仿佛在四周的黑暗里聚集着，一旦获得时机，蓦然穿过黑暗，在整个天空响彻。最后，一到黄昏，我就再也没有勇气与默诺瑞玛交谈，交流心中的情意。

一天，我离开了带有花园的别墅，带着默诺瑞玛坐着汽艇去河上旅行。时当九月 13 ，河里的清凉阵风，吹散了我的一切恐惧。几天来惬意地度日。默诺瑞玛似乎也受到四周大自然美景的感染，多少日子以来第一次在我面前，慢慢地开启自己关闭的心扉。

汽艇离开恒河，穿过它的支流，最后驶进帕德玛河。那时，平素可怕的帕德玛河，像冬眠的大蛇一样细长而无生气地睡在漫长的寒冬里。河的北边延绵着荒寂的沙岸，似乎在阳光下燃烧着；南边高耸的岸上，小小村落中的杧果树林，仿佛倚在这条魔河的巨嘴边上，双手合十地战栗着；帕德玛河仿佛在睡眠中一次次辗转反侧，岸边崩裂的沙土唰啦啦地剥落着。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我靠岸泊了船。

一天，我们外出散步，走得很远。眼看着落日金黄色的晚霞消失在地平线上。上半月的清澈的月亮升上来。当明月的银辉洒落在一望无际的、泛着白光的沙地上，当月儿带着自己整个娇容和青春身姿，漫步在天际的上空时，我仿佛觉得，只有我们两人漫游在阒无人迹的月亮世界——无限梦幻王国里。默诺瑞玛披着红色的披巾，她把它拉在肩头上，裹住全身，露出一个脸额。当万籁俱寂时，当除了广大天际的明辉和空寂外再也没有什么时，默诺瑞玛徐徐地从披巾中抽出纤手，握住我的手。她挨我那么近，仿佛她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和青春生活的全部重担托付给我，专一地依傍着我。我欢快的心田里思忖：“在封闭的屋宇里哪有称心如意的爱的表露！除了广阔的旷野和天空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两颗热恋的心！”这时，我仿佛觉得，我们没有了家，没有了房门，没有回旋余地。就这样，手拉着手，无目的地，无牵无挂地，无止境地走在毫无尽头的幽径上，遨游在月光普照的广袤宇宙里。

这样，我们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块沙地边有一泓清泉，帕德玛河从那儿漂流开去。

清幽的月光洒在那由沙丘围住的无忧无虑安睡着的湖水上，仿佛不知不觉地也熟睡了。我们俩走近了那儿，伫立着。默诺瑞玛不知在琢磨什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那时，披巾突然从她的头上滑下，我抬起那张似月光一般清澈的脸蛋，亲吻着。

正在这时，在渺无人迹的沙丘上，不知谁从那儿连唤了三声："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吓得魂不附体，默诺瑞玛也战栗不已。但不一会儿，我们明白过来。这声音不是人的也不是鬼的，而是栖息在沙岸上水鸟的呼唤声。在这夜深人静里，它们突然在渺无人迹的栖息地发现了人而惊醒了。

我们俩魂飞魄散地迅速逃离此地，折回汽艇。已深更半夜，一钻进船，我就躺在床上，蒙头睡觉了。默诺瑞玛也困乏了，一躺下就睡着了。

随后，不知谁在黑暗里走到我蚊帐旁边站着，向熟睡着的默诺瑞玛，伸出自己毫无血丝的手指，并在我耳畔用沙哑的嗓音低声一再询问我："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连忙站起，用火柴点燃灯盏，灯光一亮，她就消失了。我仿佛觉得，她扯动着我的蚊帐，摇晃着我的汽艇。我吓得汗珠直往下滴，血液凝固冻僵。她带着"哈哈——哈哈"的笑声，在漆黑深夜里飞快地飘逸而去。这声音渡过帕德玛河，飘过河岸，越过睡乡、村落、市镇和旷野，穿过今世和来世的一切地方；随后，这个声音渐渐地细细地进入无际的空间；它仿佛通过生命死亡的国度，最后这个声音渐渐地变成像针尖一样尖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尖锐微细的声音，也从未想到世上有这种稀奇阴森的声音。我的头脑仿佛是个无限天空，那个声音无论传播得多远，也走不出我的脑海。

最后，我很难忍受，怎么也睡不着。我琢磨要不把灯熄灭，一定无法入睡，也不得安宁。我刚吹灭灯躺下，黑暗中，那个沙哑的声音又在我蚊帐边、我耳际响起："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我的心仿佛也应和着这个节奏，响起"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的声音。在深夜，阒无人迹的深夜里，汽艇上我的圆钟仿佛活了起来，用自己的指针朝向默诺瑞玛，应和着黑暗中声响的节奏，嘀嗒嘀嗒地发出那句问话："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说着说着，德什朗吉伦先生的脸色变得惨白，声音也哽塞了。我碰了碰他的身体说："喝口水吧。"

这时，我的那盏煤油灯摇晃着，熄灭了。我突然把目光投向窗外。天色已亮，乌鸦啼叫，啄木鸟歌鸣。家舍面前的小道也因牛马车的辚辚响声而苏醒。

我在光亮中看到，德什朗吉伦的脸部表情完全变了。他脸上没有任

何恐惧或疑惑的痕迹。在黑夜的幻影迷幕下，在假想的疑惑的麻醉里，他向我诉说了那些光怪陆离的事，但在此刻他感到十分羞愧，甚至从心底里生我的气。他没有祝福就不辞而别了。

那天深夜，有人又来敲我的门。

“大夫！大夫！”

祖　父

倪培耕　译

一

从前，纳因觉尔地区的地主，曾以老爷的声誉而著称于世。那时代，追慕老爷称号的理想，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为荣膺老爷称号，不得不进行难以忍受的苦行，正如现在封建王公垂涎拉叶伯哈杜尔头衔[14]，不得不赶时髦，学习跳舞、赛马、寒暄等西洋生活方式。

纳因觉尔的老爷们曾以穷奢极侈而闻名遐迩。他们穿上撕去边沿的达卡产的细布衣服，因为粗硬的毛边，会磨损他们异常娇嫩的老爷气质。他们肯耗费十万贯钱，为小猫举行婚礼。据说有一次，为庆祝一个节日，他们发誓要把黑夜变成白昼，点燃了数以万计的灯火；从空中撒下真银制作的缤纷丝带，来模仿阳光。

众所周知，那时老爷们的老爷气质没有世袭下来，他们像一盏有过多灯芯的油灯一样，在短暂的挥霍中，耗尽了自己的油，很快暗淡而逝了。

我们的盖拉什钱德拉·拉易·乔杜利，就是负有盛名的纳因觉尔地区一位家道败落的老爷，也是曾经灿烂一时、如今行将熄灭的这盏长明灯的最后遗民。当他出生于人世，灯油已沉底，所剩无几。他父亲去世时，举行了显赫的丧礼，纳因觉尔的老爷气质闪现了自己最后的光亮，突然黯然无光了。全部财产为支付债务被拍卖掉，剩下的钱财，已不能维持祖先的荣耀。

所以，盖拉什老爷携带自己的儿子，一道离开了纳因觉尔，来到加尔各答定居——他的后嗣很快抛弃了自己唯一的女儿和世道日下的人间，归了西天。

在加尔各答，我们是相邻。我们的历史与他们的历史是截然相反的。我的父亲依靠自己的奋斗，流血流汗地挣钱；他从来不穿低于膝盖的围裤，从不乱花一个铜板；他从来没有通过挥霍和炫耀来博取老爷头衔的任何念头。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受到了良好的现代教育，拥有适应于维护自己身心和名誉的足够钱财，对此我是感恩戴德的，也是引以为荣的。我觉得，贮藏在铁皮保险箱里的父亲公司的钞票，远比家徒四壁的库房里的祖传老爷气质的光辉历史贵重千百倍。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当盖拉什老爷以自己往昔骄傲的倒闭银行的

名义，开出又长又多的空头支票、支付别人的债务时，我感到特别不堪忍受。我还仿佛觉得，因我父亲靠自己双手发财致富，盖拉什老爷打从心眼里瞧不起我。我气愤地思量：谁该是被鄙视的人呢？整个一生，忍受残酷牺牲，抵制种种诱惑，不屑于人们脸孔的鄙夷表情，通过孜孜不倦的、合乎理性的聪明才干，克制所有矛盾和障碍，掌握一切有利时机，就这样依靠自己的双手，用一层层金银财宝叠起了高耸入云的宝塔；然而只因为他没有穿齐膝的围裤，被认为是小人物。世道是如此不公正。

那时我年纪轻，血气方刚，唾弃和厌恶这种迂腐的风度。现在随着年龄增大，平心静气地思忖：这里面也并无什么害处。我有万贯家产，不愁吃穿。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以清高为乐趣，这又何损于我！相反，那个可怜家伙会由此得到慰藉。

应该说明，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恼恨盖拉什老爷。因为世上还没有遇见过如此无私欲的人。在各类事务和悲喜际遇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帮助别人。他参加邻居的一切典礼和节会。他不管遇到老和少，都以礼相待，笑容可掬，慈爱地同别人攀谈。他会毫不倦怠、温文尔雅地向人问安，询问家庭琐事。所以他一遇上谁，一串串问话就没有个完：“我的好朋友，近况可佳？身体康健？夏西挺好？大老爷高寿快乐？听说默杜儿子发高烧，现在复原了吗？我好久没有见到赫利吉勒利老爷，他一定很愉快吧？你的拉河尔有什么消息？你家里人也好吧？”

他是位爱好整齐清洁的人。衣服布料不多，但总是细心地、有规律地把衬衫、围巾、裤子、破旧的床单、枕头套子和小线毯，拿出户，晒太阳；抖开，挂在绳子上；折起，悬在竹竿上；最后又妥善地保存起来。乍一看，使人觉得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美观大方。屋内仅有的几件家具布置得既惹眼又恰到好处，满屋生辉。给人的印象是，仿佛他家里还藏有许多东西似的。

他经常在缺乏仆人的情况下，紧闭柴扉，费九牛二虎之力，熨烫宽大的围裤，缝补背心和衬衣的袖口，并做一些仆役的工作。随后，打开房门，接纳朋友。

他的地产和财富早已丧失殆尽。但他费了好大周折，才从贫穷的大嘴里，保存下一个贵重的装花露水的银瓶、一具玫瑰香盒、一个小金盒、一个银色的水烟袋、一条珍贵的披巾以及旧式的礼物。一遇上机会，他就把这些东西统统搬出来，布置得琳琅满目，借此维护纳因觉尔举世闻名的老爷尊严。

现在，盖拉什老爷尽管没有了土地，但在自己的谈吐中，依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仿佛这种骄傲一直维护着自己对祖先的职责。大家不时怂恿他，逗弄他，从中寻取乐趣。

街区的人们管他叫祖父。在他那里，经常聚集着许多人，但他囿于

贫穷，无法增加烟草的开销。所以，邻人总买来一二赛尔 15 的烟草，助兴说：“祖父，尝一尝，品品我们手里的伽耶产的精美烟草！”

祖父吸了一两口后，说：“好极了！老弟，烟草是精美绝伦的！”随即，他吹嘘自己吸过价值六七十卢比一斤的道兰产的名贵烟草，询问：“我不晓得哪位仁兄，想尝一尝它们的味道，我还保存一些。”

大家明白，倘若果真有人想尝试，他一定说，钥匙不知放在何处。然后搜寻一番，告诉大家，老仆人的儿子把它弄丢了。“你们兴许不能相信，这个老人懵懵懂懂的，总是遗忘东西的去向。虽则笨拙了些，但我不想辞退他。”

老仆人格兰什毫无怨言地忍受了全部的责难。

这样，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祖父，不必寻找，您那烟丝味太浓，我们消受不了。还是这种烟好吸。”

祖父一听到这话，如释重负，再也不唠叨，脸上绽开了笑容。当大家起身告辞时，他会突然开口说：“哦，想起来了，你们什么时候到我家做客用膳。请说个日子，老弟！”

大家说：“看着办吧，定一个日期吧。”祖父马上接口说：“这正中吾意。就定在下霏霏细雨、天稍凉快时；不然，在炎热的夏天，丰盛的饭菜要糟蹋掉的，因为大家准闷热得没有胃口。”

当雨季来临，任何人都不去提醒祖父的允诺，一旦触及这个话题，大家提议说：“倒霉的毛毛雨，下个没完，兴头委实提不起。落完了再说吧。”

他住在狭窄的租房里，深感有失体统，寒酸难堪。诸亲好友也在他面前，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谁都知道，若要在加尔各答租到一所租金合适的寓所，真是难于上青天。许多日子以来，邻居出谋献策，为他寻找租金适合的大房子，但全落空了。最后，祖父似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算了。不过，我与你们住在一起，感到心情愉快。我在纳因觉尔有富丽堂皇的住宅，但我又怎能留在那里呢？”

我相信，他本人定知道：大伙了解他的境况。当他赋予昔日的纳因觉尔以现代的面貌，加以显示，当人们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时，他暗自思忖：相互间的欺骗，仅仅是出于互相表示友好情谊的原因。

但是，我十分反感，年轻时就有压抑别人那种洁身自好的邪念。与成千上万的滔天罪恶相比，愚蠢更使人难以忍受。盖拉什老爷并非真的愚昧无知。在许多事务方面，大家都乐意取得他的帮助和建议；但一触及纳因觉尔荣光的话题，他就不注意说话的分寸，缺乏应有的常识。由于他成为大家怜爱和取乐的角色，任何人都不反对他那种天方夜谭式的谈天，他也就漫无边际地胡诌。当旁人寻寻开心，或逗他取乐，用荒谬

绝伦的夸大方式，绘声绘色地描摹纳因觉尔的荣光时，他会毫不犹豫而且十分庄严地接受这一切；甚至他在梦境里也未曾怀疑过，别人会不相信这一切的。

我常常想，老年人依赖空中楼阁的幻想生活着，并遐想那种空中楼阁是永存的。而我仅用两发炮弹，就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轰沉他的空中楼阁。猎人见到鸟儿停歇在树枝上，就想用子弹击中它；孩子见到山顶上的奇形怪石，就想把它推翻下山。当摇摇欲坠的什物被一个东西卡住，仿佛那件什物只有被推倒之后，才会显露自己的完美本质，而观赏者的心也因此而得到满足。盖拉什老爷的画板是那么脆弱，正如他的非真实话是那么纯洁无瑕，它们在真理枪口面前，如此欣喜若狂地翩翩起舞，以致人们心里马上产生消灭它们的念头——我仅仅因为十分懒散懈怠，遵循大家的习俗，而没有干预这件事。

二

当我分析盖拉什老爷对往昔缅怀的情愫时，发现自己内心存有一个不满他的更深的理由，我有细细叙述的必要。

我尽管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但还是没有虚度年华，按时通过了文学硕士；年轻时也没有交上坏朋友，沉溺于放浪生活。尽管双亲死后，我成为主人，但本性仍没有变坏，品行依旧是白璧无瑕。我的相貌也是绝顶漂亮。如果我用自己的嘴，称赞它的漂亮，别人一定会说我自吹自擂，自鸣得意。但平心而论，这种称赞并不过分。

所以，无可置疑，我是稀罕的乘龙佳婿，在孟加拉婚姻市场上，有着百倍的身价。我发誓，一定要在婚姻市场上，攫取自己的全部价值。我心目中的理想配偶是，一个百万富翁的无与伦比的富有教养的绝色淑女。

省内外人络绎不绝，前来向我提亲，表示愿出一万、两万卢比的相当可观的陪嫁。我毫不动心地在天平秤上衡量这些提议的分量。我觉得，仍没有谁家之女能有配得上我的价值。最后，我的想法犹如帕沃波特诗所描绘的：

在这个世界上，

时间是无休止的，

空间是无穷无尽的，

最后或者可能

会诞生出一位与我并驾齐驱的美人。

但是，当今的衰弱时代，褊狭的孟加拉，是否会产生那种尽善尽美的人，颇可怀疑。

承受姑娘出嫁重负的天下父母，经常用各种方式恭维我，崇拜我。不管我是否喜欢姑娘，我总是来者不拒，欣然接受这种恭维和崇拜，并自以为应当如此，因为我是个无与伦比的骄子。经典上写道，不管神明是否赐予凡人以恩典，神明若得不到善男信女的按规定的膜拜，就要大发雷霆。在获取按规定的膜拜时，我内心也产生像神明那般的崇高感情。

我早已说过，祖父有一个孙女。我见过几次，但从来不以为她长得窈窕。因此，我心里从来没有升起过把她作为自己伴侣的幻想，但我奢望盖拉什老爷，或者通过旁人，或者亲自带着奉献上孙女祭品的心愿来膜拜我，因为我是好人家的乘龙佳婿。但他没有这样做，为此，我恼恨他的失礼。

我听说，盖拉什老爷对我的一位朋友说，纳因觉尔的老爷从来不向别人乞求恩典，哪怕姑娘永远嫁不出去。他绝不会践踏自己家族的传统。

听后，我大为光火。这种愤怒一直郁结在心底，只因为我是个品行端正的孩子而沉默着。我天性里的作乐与愤怒，犹如闪电与雷鸣，总是形影相随。我不大可能去捉弄老人，使之痛苦——但有一日，一种将作乐计划付诸行动的强烈欲望，在我心底蠢蠢欲动。

我早已讲过，不少人为奉承老人的虚荣，编造了许多五花八门的谎言。住在街区的一位行政官助手经常对他说：“祖父，每当我会见副总督时，他不询问纳因觉尔老爷的情况，是不甘罢休的——总督先生说，在孟加拉，伯尔德瓦纳国王和纳因觉尔老爷，是真正值得人们景仰的两支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祖父听了，乐不可支，一碰见行政官助手，就口若悬河，无休止地询问吉祥消息：“副总督可好哇！他的夫人也好？他们的子女都好吧？哦，记得你说过他们都平安，那是极其吉祥的好消息！当你会见他们，一定别忘，代我向他们致以崇高而深切的问候。”

他还表示，他总有一天会亲临府上，拜会总督先生的。但是，退休的行政长官的助手心里肯定知道：等到配备好纳因觉尔的四轮马车，到达总督府之前，大大小小的总督府先生不知要变换多少次。

有一天清晨，我把盖拉什老爷单独叫唤到一边，诡秘地说：“祖父，昨日我去参加副总督设宴。他关切地问起纳因觉尔老爷的近况。我马上不假思索地说，纳因觉尔的盖拉什老爷就居住在加尔各答。听后，副总督先生因走马上任多日，没有去拜会盖拉什老爷，感到内疚。他说，今天晌午，他悄悄地来拜会你。”

倘若换了别人，不可能相信这类事；倘若它与别人有关，盖拉什老爷也会讥笑的。但有关自己的事，他丝毫不怀疑。听后，他又是高兴，

又是焦急——安排在哪儿呢，该做些什么呢，如何热诚款待呢，如何保持纳因觉尔的荣光呢——他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此外，他不懂英语，怎么交谈，也成为一个苦恼问题。

我说："不用担心，有一个翻译跟随着他，但副总督有个特殊的要求，希望会见时，任何外人不能在场。"

晌午时分，街区的大部分人正在上班，其余的人关着房门打瞌睡。那时，一辆四轮马车停在盖拉什老爷的家门口。胸前挂满奖章的卫兵，进屋通报："副总督驾到。"

祖父穿着旧时代流行的白色大裤管的裤子，头上扎着头巾。他让自己的老仆人格兰什也穿上自己的围裤、披巾和衬衣。一切都准备就绪。祖父一听副总督驾到的通报，气喘吁吁、浑身颤抖地跑到大门口——弯着九十度腰，不断地敬礼，把我穿着英国制服的朋友，引入内室。

室内，坐毡上铺着他唯一一条贵重的披巾，请乔装打扮的总督大人上座。他用乌尔都宫廷语言，背诵着一篇特别温柔而又冗长的演说词。小金盘放在显眼的地方，金盘里放着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几枚祖传金币。老仆人拿着花露水银瓶和玫瑰香盒，不断地向尊贵的客人洒玫瑰香水。

盖拉什老爷喋喋不休地表示抱歉：他能在纳因觉尔自己家里，用祖先的荣光，替英雄老爷洗尘，热烈而隆重地接待贵宾；但在加尔各答，他是位异乡人——这里，他如同离水的鱼儿，没法精心安排好接待。

我的朋友戴着大帽子，以十分严肃的表情，不断地点头应着。依据英国人的习俗，在别人家里，是不兴头上戴帽的；但我的朋友唯恐破绽被人识破，不敢脱帽。除了盖拉什老爷和他的老仆人，大伙都能揭穿孟加拉人的这种鬼把戏。

我的朋友约莫点了十多分钟头，起身告辞。依照预先商定，卫兵掳走盛有金币的金盘、覆盖在坐毡上的披巾，从仆人手里夺走花露水银瓶和玫瑰盒子，然后统统装进马车里——盖拉什老爷暗自寻思：这种举止大约是副总督老爷的惯例。我藏在贴近的屋子里窥视这一切，两肋暗笑得直发痛。

我实在忍不住了，跑到稍远的房间里——在那里我纵声大笑。忽然间，我发现这房间的角落里，一个少女坐在凳上，哭得成了个泪人儿，好像她的心儿马上要炸裂似的。

瞧见我进屋放声大笑的模样，她急忙欠身瑟瑟站着。用呜咽的声音、愤怒的语调，向我脸上倾泻雷雨般的问话："我祖父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你们为什么如此捉弄他——你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

她泣不成声，喉咙哽咽住了，撩上纱丽，遮住脸庞，又失声恸哭起

来。

我的剧烈笑声，顿时烟消云散。我的恶作剧除了寻寻开心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突然发现，我那个恶作剧十分残酷地打击了一颗异常柔软的心。我的恶作剧的令人作呕的残暴形象，倏地闪现在我面前——我如同被痛打的落水狗，带着害臊和懊丧的心情，悄悄地溜出了房间。

老人对我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他的洁身自好从来没有折磨任何人，而我的高傲神气为什么采取如此残暴的形象呢？此外，今天我的眼睛豁然开朗。多少日子以来，我把盖拉什老爷的孙女吉苏姆看作一种商品，它等待没有成亲男子的青睐。我以为自己不喜欢她，所以她落到今天的地步。她将归属于一时冲动的人。然而今天，我发现坐在这屋子角落里的姑娘，有一副富有人性的心肠。她带着自己个人的欢乐和悲哀、爱情和离愁的天良，一方面向着陌生的往昔，另一方面向着非幻想的未来，伸开自己的双臂。富有人性的人难道能够估量多少陪嫁费和眼睛鼻子长相如何之后，决定自己的喜怒哀乐？

我彻夜未寐，次日一早，带着老人的全部被窃来的珍贵东西，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步入祖父家里——我希望，神不知鬼不觉，偷偷地把所有东西交还。

没有见到任何人影。在附近房间里，我突然听到姑娘同老人的谈话声。姑娘以充满爱意的甜蜜声调，问道："祖父，昨日总督先生对您闲扯些什么至关重要的事？请说说，一字也不要遗漏。"

祖父委实无须人的鼓励，脸上已经泛出无上荣光的光泽。他兴致勃勃地借用总督的口吻，添枝加叶、罗曼蒂克地颂扬古老的纳因觉尔家族。姑娘全神贯注地侧耳聆听，流露出一副十分激动的神情。

姑娘内心对年老的保护人充满爱意的这种真诚伪装，真使我热泪盈眶。我久久沉默着——最后，祖父讲完了故事，离开了。我捧着骗窃来的东西，出现在姑娘门前，恭恭敬敬地放在她面前，一声不响地走出屋子。

依照今天流行的风俗——尽管每天与老人照面，从不施礼问候——今天，我毕恭毕敬地向他施礼。老人也许会想，可能因前天副总督驾临的缘故，我才会向他表示虔诚。我的朋友蜂拥而至，围住老人。他又兴高采烈地编造总督的故事，我也毫不迟疑地为他助兴。局外人听了，自始至终认为这纯粹是胡诌，但都乐意不扫老人的兴，洗耳恭听老人讲的史诗般的故事。

众人告辞之后，我怀着害羞和谦卑的神情，向老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说："虽然，我家族的尊严，不能与纳因觉尔家族的荣誉同日而语，但是……"

提议陈述完毕，老人紧紧拥抱我，欢快地说："我是穷苦人——我不

知道有如此幸运，老弟？我的吉苏姆一定积了功德，今天在你手里获得了补偿。”说着说着，泪珠儿从老人眼里扑簌簌淌下。

今天，老人生平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忘记了对维护纳因觉尔祖辈尊严的职责，承认了自己贫穷，还承认了，得到我这个女婿，决不会损害纳因觉尔家族的荣光。其实，当我寻思如何捉弄老人的时候，他把我当作大好人，诚心诚意地为我祝福。

饥饿的石头

倪培耕　译

我同一位亲友，借朝圣之机，游览了名山大川。现在，正返回加尔各答。火车上，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先生相遇。起初，见了他一身装束，我误认为是居住在德里的穆斯林，稍后，听了他的谈吐，我格外糊涂了。他以如此权威的口吻，议论天下之事，仿佛造物主要和他磋商，才能开始自己的全部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怪事：俄国人正大踏步前进啦，英国人正酝酿秘密的计划啦，本国土邦王公施展着新的密谋啦——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高枕无忧地睡着大觉！我们新结识的米伦沙尔先生微笑着说："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报纸里没有梦想到的呢！" [16] 我们很早就从家里出来，所以，见了他那种谈吐风度，大为惊讶。那位穆斯林先生阁下，谈论任何普通的事儿，时而引证科学的论据，时而援引吠陀经典，时而摘录波斯诗句。他如此引经据典，使我们的脑子都不管用——我们对科学、吠陀和波斯语一窍不通，这样越发加深了对他的敬意。甚至我那位神学家亲友确信，我们这位旅伴肯定与非人间的事业有着某种关系——或是同奇特的魔力和神力，或是同精灵诸如此类的东西有着某种联系。他怀着极度的虔诚和迷恋感情，倾听那位不寻常的人的任何细小的话题，并悄悄地记录。我猜度，那位不寻常的人心里，肯定意识到了自己的影响而扬扬得意呢！

我们的火车开到交轨站，不走了。我们一行只得留在候车室，等待下一趟车。晚上十点半光景，获悉火车在半路上遇到障碍，很晚才能到达。于是，我在一张桌子上铺开毯子，准备睡觉。就在这时，这位不寻常的人讲述了一个故事。那天晚上，我再也无法入睡。

在政府管理方面，我与人产生了一些分歧，就辞去了朱纳格塔土邦的官职，进入海得拉巴邦尼伽姆政府。上级看到我如此年轻、强健，就委派我到帕利吉地区，担任征收棉花捐税的监务官。

帕利吉地区是个山清水秀的迷人地方，渺无人迹的山麓下，苏斯迪河穿过一片巨大茂密的森林，像技艺娴熟的舞女，迈着轻盈的步伐，逶迤地向远方流去。那条河边，拥有一百五十个大理石级砌成的堤岸，上方有座乳白色大理石筑成的孤寂宫殿矗立在山谷里——四周没有任何住宅。帕利吉的棉花市场和乡村离这儿很远。

大约二百五十年以前，国王穆罕默德二世为了自己的享乐，叫人在幽静的山谷，建造了这座巍峨的宫殿。那时，沐浴厅内的喷泉嘴里不断喷出幽香的玫瑰水。一些年轻美貌的波斯姑娘，坐在清凉而宁静的水池的滑溜溜的大理石凳上，把自己柔软的双足，伸在透明洁净的水里。沐

浴前，她们松散开自己乌黑浓密的头发，怀抱弦琴，像葡萄藤叶一样摇晃着身子，浅吟低唱那抒情的歌曲。

如今，那些喷泉不再流水，那些歌儿已经断绝，洁白滑腻的光脚板，也不光顾那些白色的大理石了。——现在，它成为像我那样的孤独痛苦、没有伴侣的人的一座巨大而空虚的住宅。办公室的一位年老职员克利默罕几次三番劝告我：不要住宿在这座宫殿。他说："你若高兴，白天可以逗留，晚上决不能在那儿过夜。"我对此一笑置之。仆人向我要求说，他们工作到黄昏之前，夜幕降临就离开宫殿。我说："就这样定吧！这座住宅是那么声名狼藉，在深夜里恐怕连盗贼也不敢光顾的。"

起初，我来到这被遗弃的岩石宫殿，它的荒凉仿佛像个可怕的千斤重负压在我胸上。于是，我尽量在外面奔忙，料理事务。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来，一倒在床上就呼呼睡去。

但是，没过一个礼拜，这座宫殿给人的奇特陶醉，徐徐地袭击着我，控制着我。用语言是难以描述我那时的情况的，要使人相信，也是件难事。整个屋宇仿佛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用自己肠胃的迷人津液，渐渐地消融着我。

或许当我一跨进这座府邸时，这种活动就已开始，但是，我最清醒地感觉到它开始的日子，至今还记忆犹新。

盛夏的一天，市场已散。我手头没有特别要做的事。太阳西沉前，我走到那条河的堤岸最下层的石级上，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小憩着。那些天里，苏斯迪河已接近干涸。彼岸天际的沙坡，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出五彩斑斓，煞是好看。此岸，在石级底下的清浅河水里，卵石熠熠闪光。那天，没有一丝风声，从附近山林里飘逸出薄荷、茴香的芬芳，仿佛加重了凝固不动的天际的重负。

太阳隐没到山后，一个长长的阴影帷幔，降落在白天的舞池上。山峦的屏障，使日落时的光亮和黑暗相交合，但没有持续多久。我想起身去骑马溜达。正在这时，石级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不禁回头张望——任何影儿都没有。

我断定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当我回头坐定，许多嘈杂的脚步声又在台阶上响起——仿佛许多姑娘蹦蹦跳跳朝石级下奔来。一种既害怕而又兴奋的感触，使我浑身上下颤抖。尽管我的眼前没有任何人影，然而我清醒地感到，在那仲夏的黄昏，有一群快乐而活泼的姑娘来河畔洗澡。虽然在这黄昏时分，寂静的山麓、河边的台阶、杳无人迹的宫殿，没有任何声息，然而，我清晰地听到，带着像潺潺溪水一样的欢悦笑声，和相互追逐的戏谑声，那些准备去河里沐浴的姑娘，从我身旁飞快地擦过，仿佛任何人都没有瞧见我似的！我也和她们一样，看不见她们的形态。河水依旧静止不动，但我清楚地觉得，苏斯迪河的浅浅河水被许多戴着叮当作响的手镯的手臂，拨弄得激荡不安起来。姑娘们欢笑着，相

互泼水戏弄。女凫游者玉足的顽皮踩蹬，使水滴像晶莹的珍珠，飞溅到空中。

我的心房开始出现一阵颤抖，它是害怕的颤抖，还是欢愉的颤抖，或是惊异的颤抖，无法说清。我渴望着能真切地瞧一瞧，眼前却什么也没见到。只感到竖起双耳，才能清晰地听到她们的谈话。——可是，再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又只听到林中蟋蟀的低鸣了。此刻，我仿佛觉得：二百五十年前的黑幕，正悬挂在我的面前。我带着恐惧的心情，掀起帷幔的一角，向里窥探。也许在这儿正举行着一个隆重的会议，然而，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瞧不见。

蓦地刮起阵风，风声飒飒，冲破窒息的闷热。眼睁睁望见，苏斯迪河凝固的水，犹如仙女的散发一样收拢起来。被黄昏阴影笼罩着的所有森林大地，刹那间仿佛带着簌簌响动，从睡梦中惊醒。不管是梦幻，还是真实——在我面前所呈现的二百五十年前这块故土的望不见的海市蜃楼，瞬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那些魔幻般的美女，以没有身影的碎步，带着无言的银铃般的笑声，穿过我身旁，跃入苏斯迪河；现在她们出浴，拧掉衬裙的水，没有再通过我的身边，正如阵风把弥漫在空中的香气吹跑，她们也在春天的一阵呼吸中腾空飞走了！

那时，我极其惶恐，诗歌女神可不要见到别无他人，就降临我的头上。我这个可怜儿辛辛苦苦地收着棉花税，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日子，毁灭女神可别来捉拿我的生命。我暗自思忖，要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空着肚子，所有难以忍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的。我召唤自己的厨师，吩咐他油炸香料，做一份美味的咖喱鸡饭。

翌日清晨，我一觉醒来，觉得昨天发生的一切，都令人可笑。吃过早点，愉快地穿戴上贵族老爷般的衣冠，亲自驾驭敞篷双轮马车，去进行自己的监察工作。那天，要写三个月的总结报告，所以很晚才能回家。但一近黄昏，仿佛有人把我拉向自己的住宅似的。究竟谁催促我回家，无法说清。我恍惚觉得，再延误回家就不妥了。心里盘算，一切都会妥帖的。我扔下写了一半的报告，驾着双轮马车，在黄昏中灰暗的树荫覆盖的寂静无人的道路上，急急地朝着自己黑暗而又静谧的大理石巍峨宫殿呼啸而归。

正对着台阶上方的屋子是十分宽敞的，屋内有三排又高又粗的立柱，立柱托着图案精美的拱形屋顶。那座巨大屋宇带着自己无限的虚空，夜以继日地发出呼呼响声。那天黄昏，没有掌灯。我推开了门。一跨进去，我马上感到，好像屋内骚动起来——仿佛会议突然中断，鬼知道有多少人从四周的门窗和小屋甬道中夺路而逃。但我看不到任何人影，呆若木鸡地站着，浑身由于一种冲动而战栗着，仿佛已消失许多日子的胭脂和香水的芬芳扑鼻而来。我站在那无光无人的巨大屋宇的古老立柱中间倾听着——淙淙的喷泉水声，水滴溅落在乳白色大理石上的清脆声，从弦琴里奏出的不知什么调子的乐曲声，某处金银首饰的叮当声，某处脚镯的铿锵声，巨大座钟的鸣奏声，还有从远处传来的悠扬的

鼓乐声，大玻璃吊灯随风摇动的当当声，户外走廊里黄莺的婉转鸣叫声，豢养在花园中的仙鹤的絮语声，所有这一切都汇合在一起，在我四周组成了阴曹地府的优美音乐。

一种迷惑困扰着我，我仿佛感到，这个无法接触、高深莫测、并非真实的事是世上唯一的真实，而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海市蜃楼。我就是某个什利优格特，某人的长子，每月净拿四百五十卢比薪俸的棉花税务官。我穿着制服，乘坐双轮马车，每天去办公室——我感到这一切都不过是个天大的笑料而已，完全是没有根基的、虚假的。我站在那寂静无人、空旷无比的黑屋里，哈哈大笑着。

就在那时，我的穆斯林用人，擎着点燃的煤油灯走进屋来。他是否认为我是个疯子，我无法揣摩。但就在此刻，我记起，我就是已故的阿莫格钱达拉的长子什利优格特·阿莫格纳塔；我还思考到，在世界的内外，无形的喷泉是否一直在某处喷溅着；在无形的手指拨弄下，魔幻的弦琴是否在奏出缠绵悱恻的哀怨曲调，我们伟大的诗人或诗哲肯定能够说清楚。但这个事实无疑是真实的：我在帕利吉市场上征收棉花税，每月挣得四百五十卢比的薪金。随后，我又想起刚才的奇特迷离，在煤油灯光照耀下的桌旁，拿起报纸不由得欢快地痴笑起来。

浏览了报纸，吃好晚餐，我在角落里的小屋，熄灭了灯，躺在床上。从我面前敞开的窗棂往外眺望，在被一片漆黑密林覆盖着的阿拉沃利山峦上方，一群灿烂的星辰，从无限辽远的苍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躺在粗劣小床上的什利优格特税务官——我对那锐利的炯炯目光一直感到惊奇、迷惑。后来，什么时候进入梦乡，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晓得。突然，我被惊醒——也不是屋里有任何响动，也无法看清是否有人进屋。在黑暗的山峦上方，闪烁着的星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下半月月牙的微光，带着毫无理由的困窘，潜入我的窗户。

屋里，看不到任何人影。然而，我清楚地感到，有人悄悄进屋，用自己温柔细腻的纤指抚摸着我，摇动着我，把我弄醒。她没有出声，好像仅仅用自己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的五个手指命令我：小心翼翼地跟随着她。

我轻手轻脚地起身。虽然，在拥有几百间小屋、十分空虚、充满沉睡音调和觉醒旋律的巨大宫殿里，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人。后来，我步步感到害怕，可别惊醒人。那座宫殿的大部分屋子一直关闭着，我也从来没有进去过。

那天晚上，我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声，挪动自己的步履，屏声静气地跟随那无形的女召唤者。从哪儿步出，潜入何处，今天是无法讲明的。我通过了多少狭窄而幽暗的小径，多少又宽又长的通道，多少悄无声息的客厅，多少关闭的小屋，谁也无法数清！

我也没能亲眼目睹那位无形的女使者，可是，我内心却窥见了她的

形象：她是阿拉伯少女，宽松袖口里舒展着她那乳白色大理石般的柔软手臂，一层精细布料制作的面纱，垂到帽檐玫瑰花般的脸庞上，腰间佩带着一把弯刀。

我仿佛觉得《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宵，从小说世界中降临到这儿。我仿佛在漆黑的深夜里，在沉睡的巴格达无灯火的、狭窄的巷道上，进行着冒险的战斗旅行。

最后，我的女使者走到一张深蓝色的帷幔前，戛然止步，仿佛她用手指指着地下。地下什么东西也没有，我血管里的血液却害怕得凝固住了。我感到，在那帷幔前面的地上，一位身穿锦缎外套、形象可畏的埃塞俄比亚人，怀里抱着宝剑，两腿伸开，在打着盹。女使者用缓慢的步子，跨过了他的双腿，走到帷幔前，轻轻地撩起一角。

可以望见里面屋子的一角，地上铺着精工编织的波斯地毯。谁坐在宝座上，看不真切——只见一身黄袍下穿着锦缎绣花鞋的一双娇小美丽的脚，慵懒地搁在玫瑰色天鹅绒的坐毡上。在桌上一侧，一个水晶玻璃器皿里放着一些苹果、红果、柑子和一串串葡萄。旁边有两只小杯和盛满金黄色酒浆的玻璃瓶。一切正等待着客人驾临。从屋子里升起的一种熏香的醉人烟雾，真使我心醉。

我带着恐惧的心情，跨过那黑人摊开的双腿。他突然惊醒，宝剑从他怀里掉落到石板上，发出铮铮的响声。

霍地，我听到一声巨大的叫喊，我惊讶地发现——我全身被汗水浸透，倚在自己的小床上。在晨光熹微中，下弦月像睡醒的痛苦的病人一样蜡黄。一个疯子曼哈尔阿利，按照自己每天的惯例，一破晓就在空旷无人的深巷里叫喊："滚开！滚开！""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这样，阿拉伯小说中的我的第一个夜晚，突然结束——但现在还有一千个晚上呢！

夜晚剧烈地对抗我的白昼。白天，我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工作，诅咒梦幻般虚无的夜晚——而傍晚之后，我又感到：自己白天的活动，实在十分低贱、虚假和可笑。

黄昏，我怀着一种激动心情，堕入一个心醉神迷的罗网之中。我成为几百万年前一个没有写进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人。那时，我觉得英国紧身大衣和瘦窄的西装裤异常丑陋。那时，我头戴红色天鹅绒帽子，身穿宽大的上衣、绣有花纹的长袍和丝绸的长衫，并在彩色头巾里洒上几滴香水。总而言之，我得意扬扬地精心打扮自己，扔掉纸烟，握着浸透玫瑰香水的长烟管，潇洒地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好像一位情郎正执着地等待与情人幽会。

后来，随着黑暗越发浓密，发生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简直是无法

用语言加以描绘的。仿佛充满神秘色彩故事的一些残页，在春风的吹拂下，飞舞在巨大宫殿的各色各样小屋里。有一些残页在很远的地方拾到了，但它之后的纸页又不见踪迹。我跟随那些飞舞的残页奔跑，整宵整宵地在那些小屋里盘桓着。

在这断断续续的梦境旋涡里——一个女主角有时在桃金娘花的芬芳里，有时在弦琴的铮铮声里，有时在融合馨香、甘露和露珠的和风摇曳里，宛如电花一般闪现出来。她身穿番红花色彩的裤子，一双白里透红的娇嫩小脚穿着锦缎绣花鞋，上半身穿着锦缎绣花衣，头上戴着绛色的华丽帽子，在帽子前还飘拂着一次次亲吻她的光辉前额与两额的金黄色流苏——这一切在漆黑夜里像电花一样闪现，刹那间又不知隐匿到哪儿去了。

她使我神魂颠倒，为了与她相会——几乎每晚我都徘徊在沉睡的地下世界里那梦幻般的迤逦曲折的街头巷尾和各个小屋——不停地从这儿踯躅到那儿！

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在一面大镜子两旁，点燃了两支蜡烛，努力打扮成王子模样。正在此刻，我突然从镜中看到，那个阿拉伯女郎的影子紧紧地偎依在我的影旁。她低垂着脑袋，长睫毛遮掩下的又黑又大的眸子，含情脉脉而又带着充满痛苦的恳求神情看着我。转眼间，她展示出自己优美的舞姿，把青春成熟的身子急速地向上旋转，顷刻间洒下痛苦、欲望、迷惑、嘲弄的闪烁颤动的雨点，随即她的身影在镜子里消逝得毫无踪迹。暴风的一次呼气，掳走了山林的芳香，也把我的两支烛火吹熄。我卸了妆，走到梳妆室近旁的卧室，心神激奋，闭着双眼，躺在床上——那时，在我四周的习习和风里，在阿拉沃利山林的香气里，在寂静无人的黑暗里，仿佛飘游着丰富多情的爱，无数的温暖亲吻，多次轻柔的抚摸。在耳旁我还听到一种迷人的悦耳声音；我感到一种洋溢着芳香的呼吸，嘘着我的前额；美女的轻盈的披肩，一次次飘拂着我的面颊——我由于她的触摸而动情销魂。这条迷人的雌蛇好像用自己醉人的披肩，徐徐地把我全身各部分紧紧地裹住。我深深地呼吸着，带着无知觉的身子，慢慢地坠入梦乡。

一天黄昏前，我决意骑马出去兜风。后来不知道谁来阻拦——但我不屈从。我取下挂在钉子上的绅士衣冠，刚要穿戴的时候，苏斯迪河滩上的沙子和阿拉沃利山峦上的枯叶飞舞起来，卷起了一股强烈的旋风，把我的衣冠也吹刮得飞舞起来。同时，一个十分甜蜜的笑声随着那股风旋转，拍击着惊奇的每一张帷幕，又向高高的天空飞去，到达落日世界的旁边消失了。

那天，我又没骑马。从次日起，我就永远抛弃了绅士衣冠。

然而，那天半夜，我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依稀听到——好像有人在号啕大哭——仿佛就在我的床下，在大地里面，在宫殿的基石底下，在湿漉漉、黑洞洞的墓地里啜泣着：

“救救我吧！请你打碎那漫漫长夜的幻觉，捣碎那沉睡不醒、做着噩梦的大门，把我扶上骏马，用自己的身子紧贴着我，穿过森林，跨越高山，渡过大河，把我带到那阳光普照的世界！救救我吧！”

我算什么？我如何搭救你？我能够把淹没在旋转变化的梦幻激流中满怀希望的美女，搭救上岸？哦，无与伦比的美女！你什么时候诞生的？你住在哪儿？你是诞生在清凉的溪水畔的椰枣林里，还是在无家可归的流浪荒漠的女人怀里？是哪个心毒手狠的强盗，像折取园圃的鲜花一样，把你从妈妈的怀抱里掳走，骑上风驰电掣的骏马，穿越灼热的沙漠，带到王国拍卖女奴的市场上来？在哪儿，又是哪个国王侍从，仔细观察了你刚刚萌发出的羞涩的青春光辉，付清了金币，渡过大海，把你安置在金色轿子里，献给自己的帝王，然而又把你终日锁进冷宫？那儿的历史是何等的光怪陆离！在那弦琴的音乐声、脚镯的铿锵声和金黄色的果子酒中间，闪烁着刀光剑影、毒药的火焰、嘲弄的打击！无止境的奢华！无尽头的监牢！左右两个女奴手戴着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手镯，摆动着拂尘，国王躺在她们穿着镶嵌无数珠宝的鞋子的玲珑洁白的脚旁，门槛上像阎王使者一样的黑人，穿戴着如天神般的衣饰，手里紧握着宝剑站着！你漂浮在那被鲜血玷污的、充塞嫉妒气息的阴谋诡计和惊人的豪华激流里，你像沙漠中的花蕾，被投入那死亡世界——投向那残酷无情的伟大彼岸。无与伦比的美女！你是什么时代的人，你在何方？

这时，那个疯子曼哈尔阿利突然尖叫着：

“滚开！滚开！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我睁开眼一看，天光大亮。看门人把邮件递到我的手上，厨师来问：“今天做什么吃的？

我说：“不用了。现在我再也不能待在这屋子里。”就在那天，我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搬到办公室去。办公室的老职员克利默罕望着我发笑。我对他的发笑很不满，但没有去理睬，而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傍晚越来越近，我越发忧郁不安——仿佛觉得，现在应该马上到哪儿去——似乎监督棉花量的统计工作对我来说不是十分迫切的，管理制度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一切存在的东西，一切在我四周走动的事物、工作、吃喝，仿佛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可怜、毫无意义和贫乏无聊。

我扔下笔，合上厚厚的账本，飞快地到了户外，驾起双轮马车，逃跑了。黄昏时分，双轮马车竟自个儿走到大理石宫殿的门口停下。我迅速下车，拾级而上，潜入屋内。

今天一切显得格外安静，宫殿里的所有黑暗屋子，仿佛都对我耷拉着脸，流露出不满情绪。我带着一种忏悔的心情，走进屋里，但同谁诉说呢？向谁双手合十致以歉意呢？杳无人影！在黑暗中，我带着一颗沮丧的心徘徊在一间间小屋内。我暗自寻思：倘若手里得到一把弦琴，便要向某人吟唱，说：“哦！火神，企图抛弃你而逃离的鸟儿，如今又来受

苦。请你开恩宽恕它这次的过错吧！把它的两只翅膀焚烧成灰吧！”

突然，豆大的泪珠从上面掉落到我的前额。天空，阿拉沃利山峰上空，重重叠叠的乌云旋转着。黑暗的森林，苏斯迪河的黑水执拗地等待着恐怖来临。河水、陆地、天空三界，突然惊惧万分，一阵闪电般生长起来的骤风，如同乱窜的疯子一样，挣脱了枷锁，发出痛苦的哀号，从没有途径的森林中呼啸而过。宫殿高大而空旷的一排排房屋，由于自己的门窗栏杆被吹打得不堪忍受纷纷晕倒，而号啕大哭。

今天，所有的职员仆人都住在办公室，这里没有任何人来点灯。在那乌云密布的朔月之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宫殿里，我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一个美女仰卧在床下的地毯上，握着两只拳头，扯着自己松散的头发，鲜血从她白皙的面颊上汩汩地流淌下来。她时而发出一种冷酷的剧烈的哈哈笑声，时而呼天抢地地恸哭——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暴风和大雨向她发烫的身子致以灌顶礼。

整夜，风暴没有停歇，啜泣没有消失。我带着一种无益的忧伤踯躅在黑暗的屋子里，无法探知她在什么地方，我向谁去安慰呢？这个受到强烈打击的自尊心是属于谁的呢？这个不平静的心灵的痛苦，这个内心的悲伤，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曼哈尔阿利疯子叫喊着：“滚开！”“滚开！”“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我发现，天已破晓。而曼哈尔阿利在这昏天黑地的风暴里——在如此倾盆大雨里——依照惯例，向那饿石的宫殿施以敬礼，重复着自己的呼唤。刹那间我觉得，也许这位曼哈尔阿利也同我一样，什么时候遭受到不幸，来这座宫殿居住，现在成为疯子逃到外面。但由于受到石头魔鬼所施展的迷人幻觉的引诱，他每天清晨来向它膜拜致意。

就在那时刻——暴风雨的时刻，我奔到疯子身边，问道：“曼哈尔阿利，什么东西是虚假的？”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猛地推倒我，像被捕捉的怪物所引诱而游动着，像迷途的鸟儿一样尖叫着，围着屋宇的四周不停地旋转着。只是为了竭尽全力提醒自己，他一次次喊叫：“滚开！”“滚开！”“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在那暴风雨里，我像疯子一样心惊肉跳地到了办公室。把克利默罕老头叫来，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请明白地告诉我。”

老人说的意思是：“在某个时代，在那宫殿里有无尽的欲望、疯狂享乐的火焰迸发着。由于无数身心、无数落空的希冀的诅咒，这座石头宫殿的每一根石柱，就一直变成了饥饿而又贪婪的石头。它一旦获得富有生气的人，就像饕餮的恶魔一样，要把他活活吞噬掉。迄今为止，有多少人在这宫殿里住上三个夜晚，都无一幸免。唯有曼哈尔阿利变成了疯

子，跑了出来。换句话说，任何人都不能从它的吞噬中获得搭救。”

我问：“解救我的任何办法都没有吗？”

老人说：“只有一个办法，是个十分艰难的办法。但在这之前，我得讲一段在这玫瑰花园里的一个雇佣来的波斯女仆的历史。那么令人惊异、震撼心灵的不幸，恐怕世上闻所未闻……”

这时，苦力来告知：“火车正在开来，老爷！”

这么快！正当我匆忙卷起铺盖的时候，火车进站了。在火车头等车厢里刚醒过来的一个英国人，从窗户探出头想读站名。他一发现我们那位旅伴，就叫喊：“喂！”把他叫进了自己的车厢。我们被领进中等车厢。尔后我们无法打听那位先生的行踪，当然也没听到那个故事的最后篇章。

我说：“请看，那位阁下把我们当作傻瓜愚弄了，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

由于对此事真假的争论，结果我永远与自己笃信神学的亲友分道扬镳了。

客　人

倪培耕　译

一

卡特赫利亚的地主老爷莫迪拉尔正带着家眷坐自己的船从加尔各答往家乡驰去。途中，晌午时分，他叫人把船拴在村头岸畔，升炊。这时，一个婆罗门男孩闯进问道：“老爷先生，你们往哪儿去？”询问者年纪只有十五六岁光景。

莫迪拉尔老爷答道：“卡特赫利亚。”

孩子请求道：“能让我搭船吗？我在半途的嫩迪村下船。”

莫迪拉尔老爷点头应允，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应道：“达拉钱德。”

孩子看上去既漂亮，又白皙。大大的眼睛，笑意盈盈的嘴唇，显示出一种迷人的柔和灵气。身上除了裹着一件脏兮兮的围裤，没有其他衣服遮身；袒露的身躯没有多余臃肿的东西，仿佛艺术家花费了巨大精力，把他塑造成一尊匀称优美和洁白无瑕的塑像；仿佛他是位前世修炼的孩童，如今，因着圣洁无瑕的修炼，他身体大部分臃肿部位业已消失，只发育健全为一种含有纯洁的婆罗门品质的优美体态。

莫迪拉尔老爷用慈爱且亲切的口吻说：“好吧，孩子，你去洗个澡吧。过后就在这儿用餐，行吗？”

达拉钱德高兴地答道：“行。”说罢，他毫无拘谨地埋头于升炊做饭。莫迪拉尔老爷的仆人是西部人，他不擅长于做鱼菜肴。达拉钱德接了他的活，三下五除二，麻利地干完了活还娴熟地做了其他两三道菜。烹调结束，达拉钱德去河边洗澡。洗后上岸，打开自己的小包袱，取出一件光洁的围裤穿上，拿出一把小木梳，梳理头发，从前往后梳理；然后，兴高采烈地把干净的圣钱悬挂在胸前。登上船，走到莫迪拉尔老爷身边，站着。

莫迪拉尔老爷把他带进船舱。莫迪拉尔老爷的妻室和一位九岁女儿坐在那儿。莫迪拉尔老爷的妻子阿南布尔娜一见到那位漂亮的少年，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心中暗自思量：“哦哟，谁家的孩子，从哪儿来的！他的母亲弃绝了他，如何能安心待着！”

夫人在莫迪拉尔老爷和孩子身边，安放了两个坐垫。孩子不挑食，但阿南布尔娜见他吃得少，暗自思忖：“他兴许害羞，动筷子少。”她不停地劝他吃这吃那，夹菜给他。但用毕餐，他再也不听规劝动筷子。显然，孩子很有主见，完全按自己意愿行事。但他举止自然得体，没有任何执拗或粗鲁，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大家用完餐，阿南布尔娜叫他坐在身边，然后询问他的身世。他只是做了简要叙述，听不出所以然，只知道他七八岁就按着自己的性子，离家出走了！

阿南布尔娜关切地问：“你母亲不在人世？”

达拉钱德简短地答道：“在。”

阿南布尔娜又惊诧地问道：“她不喜欢你？”

达拉钱德觉得这个提问毫无意义，笑吟吟地说：“妈妈为什么不喜欢？”

阿南布尔娜不解地说：“那你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达拉钱德说：“我还有四个兄弟，三个姐妹。”

阿南布尔娜对孩子的奇怪回答深感不安，说：“这算什么理由。人人都有五个指头，难道可以分开一个指头扔掉？”

达拉钱德年纪尚小，他的身世不复杂，但这个孩子确实奇特有趣。他在父母的所有孩子中排行老四。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故世了。在多子女的家庭里，达拉钱德还是受到重视的，所有人都十分宠爱他，兄弟姐妹、左邻右舍无不喜欢他，甚至私塾老师也不忍心动手打他一下。偶尔，老师打骂他，他家里人和村里人都觉得不堪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有离家出走的任何理由。那些被歧视的孩子偷吃果实，遭到家里人痛打，他们也不会赌气离家出走，还是留在自己熟悉的乡村里，留在被苦恼折磨的母亲身边。而这个颇受全村人喜爱的孩子，却跟随一个外省的戏班子，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了。

乡村人四处找他，终于找到了他，把他送回家。他母亲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痛哭不止；他姐妹也哭得泪人似的；唯大哥为维护男子汉尊严，轻声细语地骂了几句，随即心疼地饶恕了他，甚至还夸奖他几句。街坊女人晚上也到他家串门，向他显示种种诱惑，希望留住他的心。但是，这种束缚，甚至慈爱都使他不堪承受。他的生辰星座已决定，他是位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当他看到河流里有外省船只驶往，或者从遥远陌生地方来的修行者，坐在古老榕树底下，抑或小商贩在河岸伸展的空旷地，劈开篾条，编织篮子，那时，他的心就会为外界未知的没有慈爱的自由而哭泣。这样，他几次三番弃家逃跑，终于他家里人和村里人对他丧失了信心。

起初，他跟随一个戏班子转悠各地。戏班子老板把他当成亲生儿子款待，戏班子里男女老少都喜欢他；甚至戏在哪家演出，哪家主人尤其女主人对他也倍加款待，宠爱无以复加。但有一天，他不向谁告别一声，就从戏班消失了踪影。谁都不知他的去向。

达拉钱德像牝鹿一般害怕羁绊，也像小鹿一样迷醉音乐。戏剧中的歌曲最早使他产生对家园的冷漠之感，歌声在全部血管里掀起阵阵怜悯之潮，音乐节奏使他全身颤动不止。他少年老成，音乐会上像成年人一样，节制且深沉地不停地摇头晃脑，直逗得大人们哭笑不得。不只是音乐，大雨打在树叶上发出的淅沥声，森林之风像丧母的孤儿不住发出的呜咽声，都令他的心灵摇曳不定。寂静晌午遥远天际鹞鹰的尖鸣，雨季黄昏中青蛙的啼声，以及深更半夜里豺狼的嚎吠，都会使他心驰神往。他因着迷恋这种音乐，参加了一个歌唱团。团长十分起劲地教他唱歌，把他当作自己心笼里的鸟儿一样，加以疼爱。但鸟儿学会一些歌曲，一天清晨，就展翅远走高飞了。

1最终，他加入一个戏剧班子。从印历三月至印历四月[17]，这个省到处举行戏剧庙会。有戏剧演出、专业和民间歌唱演出，有杂技和舞蹈等演出。艺人们还经常驾舟巡回演出。去年，达拉钱德加入的戏班子就曾乘舟巡回演出。

从这个戏剧班子的逃脱是他最后一次的逃脱。达拉钱德听见传闻，说嫩迪格拉姆的地主怀着浓厚兴趣，正组织一个优秀戏剧班子。于是，他马上打好行李，准备奔赴嫩迪格拉姆。他来到码头，寻找顺路的船只。正在码头转悠，他与莫迪老爷不期而遇。

达拉钱德尽管一次次加入各类艺术团体，但由于想象的自由驰骋的习性所驱使，他没有能在任何一个剧团站住脚跟，获得特殊专长。他内心是完全超脱和自由的。他亲耳听见过世上许多罪恶，亲眼目睹过世上无数丑恶，但这些世上污泥浊水，不会在他心灵停留片刻；像传统束缚一样，任何世俗束缚也都无法使他的心灵就范。其实，他宛如一只洁白的天鹅在这世上充满污泥的水里游弋着。偶尔，他出于好奇潜沉到河底，但他的翅膀不沾一滴水湿，不沾一丝泥污。所以，在这张弃家的孩子脸上，永远被抹上一种纯洁的自然青春的光彩。正因为如此，一见到他那张熠熠闪光的青春脸庞，精明且聪慧的莫迪拉尔老爷迷恋上了他，莫迪拉尔毫不迟疑地、自然而然地把他接纳到自己身边来。

二

用完午膳，小船开碇启航。阿南布尔娜怀着关切和慈爱，向婆罗门男孩发出连珠炮般的询问，探听他家及家乡的林林总总的琐事。达拉钱德做了简短应答，敷衍了一番，脱身走到舱外。然而，雨季河水已涨满到河岸的最后一道水线，它肆无忌惮地躁动，仿佛已使大自然母亲深感不安。灿烂阳光从云隙中挣脱出来，河畔野草灌木半截浸没于水中，离

河岸稍远的甘蔗田星罗棋布，绿莹莹的森林边缘吻着田野上面的遥远天际，仿佛经一根神话故事里的魔棍的抚触，顷刻显现出自己的优美，在无言的湛蓝天空的迷人景色前，眼花缭乱地展示着。四周景色仿佛洋溢着生气，显示出一种成熟、瑰丽、新鲜、柔和与丰盈之美的魅力。

达拉钱德爬上船顶，坐在风帆影儿底下。坡上的菜田，灌浆的黄麻田，绿油油的稻田，从码头通向乡村的小路，和由绿荫覆盖住的乡村，一一映入他的眼帘。这一切——生机盎然又沉默无言的山水、大地、天空，相互间密不可分的渗透的天地，遥远且幽静的彼岸，永恒凝视和无言的大千世界，都成为那位少年最亲近的人。然而，它们没有企图用爱的桎梏，哪怕一瞬间禁锢住这位活泼不安的人类之子。河岸，一头牛犊翘起尾巴，奔跑着；乡村的一匹马驹，用自己上了镣铐的脚，一蹦一跳，啃着青草；鱼鹰从搭渔网的竹杠顶上，跃入水中捉鱼；乡童在水中欢腾喧闹；妇女在齐腰深的水中洗澡，相互间谈笑着。他怀着永恒的青春躁动和好奇心，出神地观赏着这一切，似乎怎么也消除不了他贪婪目光的无尽渴求。

然后，他缓缓地与船长闲聊起来。其间，碰着水中障碍，水手执着小竹竿，撑着船；当水手想吸烟，他赶忙走过去扶桨；当需要朝哪个方向转弯，他会娴熟地使船转弯。

傍晚前，阿南布尔娜唤来达拉钱德，问道：“晚上，你吃什么？”

达拉钱德答道：“有什么吃什么。有些日子我没有吃，就这样凑合过去了。”

对这位英俊的婆罗门男孩那种不领款待之情，阿南布尔娜感到某些不快。她十分希望，让这个弃家孩子吃饱穿好，但不知怎么款待，才能使他心满意足。她心底委实没有个数。阿南布尔娜让船靠岸，唤来仆人吩咐他去乡村，购买牛奶、奶酪和甜食。达拉钱德饱餐了一顿，但没有喝牛奶。沉默寡言的莫迪拉尔老爷也劝他喝奶，他仍坚持不喝，说：“我不喜欢喝牛奶。”

两三天就这样不知不觉消磨过去。达拉钱德自愿且专心致志地插手烹调、驾船及其他杂活。当一种美景呈现在眼前，他的好奇目光马上驻留在那儿；当某个活摆在他面前，他就饶有兴趣地干起来。他的视线，他的心灵，他的手脚，无时无刻不在转动。所以，他像永远变化的大自然一样，永远无忧无愁，永远超凡脱俗，同时他又始终处在积极活动的状态之中。作为人来说都有自己立足的大地，但达拉钱德仿佛像无垠蓝天下世界长河里的一朵欢乐浪花，它没有带着往昔或未来的任何桎梏，勇往直前就是他唯一的职责。

许多日子以来，他参加各种各样的艺术团体，学习了各种各类的艺术表现技能。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无忧无虑，因而所有事情都以令人惊奇的纯朴，镂刻在他洁白无瑕的记忆幕上，他把民间歌曲、小说故

事、祭祀颂歌和剧本中大段道白，都背得滚瓜烂熟。莫迪拉尔老爷像往常一样，一天傍晚，向自己妻子和女儿，诵读《罗摩衍那》。刚开始叙述古什-勒沃 [18] 的故事，达拉钱德听见后就情不自禁地从船舱顶上下来，步入舱内说："放下书，我来诵唱古什-勒沃的歌，你们仔细听着。"说罢，他唱起"庞伽利 [19] "民间歌曲。他在笛子般的甜蜜且丰满的声调伴随下，唱了达修拉易所作的韵文歌词，像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水手渔夫簇拥到门口，垂首倾听。因着时而幽默、时而怜悯情味的音乐，一股前所未闻的情味源流，在河岸上的黄昏天际里川流不息；两岸大地也惊叹不已。附近行驰着的船上旅客，顷刻间被激起浓厚的兴趣，也侧耳倾听。歌声止了，大家都带着遗憾心情，叹着长气，思忖："这么快就结束了！"

满眼含泪的阿南布尔娜真想把孩子拉到怀里，亲热拥抱。莫迪拉尔老爷却心想，这个孩子若留在身边，就可填补自己无子嗣的缺憾。只有那个小姑娘恰鲁什茜内心有着一种莫名的忌妒和敌意。

三

恰鲁什茜是父母的独生女，爹妈爱的唯一承受者，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的愿望和希求没有尽头。在饮食、穿着、发式等方面，她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见，但她的想法往往没有定规，令人捉摸不定。哪天赴宴，她妈就担惊受怕，女儿可不要突然在服饰方面提出什么稀奇要求！倘若发式一次不称她的心，那天不管梳上千百遍，都不会使她称心满意的！最后总要哭闹一场。无论遇上什么事，她都是持这种态度。她高兴时，一切都会通畅无阻，她会搂着母亲亲吻、嬉闹，唠叨个没完，烦着母亲。确实，这位小姑娘在父母眼里，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这位姑娘凭着自由自在的任性，带着强烈的妒忌心，暗自折磨、鞭笞着达拉钱德；她也从各个方面闹得父母无宁日可言。用餐时，她会突然哭闹起来，摔碗扔盘，任何食品都不对她胃口。打骂家仆，对任何事情发泄她莫名的牢骚。达拉钱德的技艺越使她和其他人欢愉，她的脾气就越大。恰鲁决不会承认达拉钱德有什么才华；他的才华越得到证实，恰鲁的不满就越与日俱增。达拉钱德唱古什-勒沃歌曲那天，阿南布尔娜思忖："音乐也能制服林中兽禽，我女儿的心，今天也许会被软化。"她问恰鲁："乖女儿，感觉如何？"女儿没有吱声，只是使劲摇头。若用语言翻译这种表情，它的意思是："一点儿也不喜欢，永远也不会喜欢。"

阿南布尔娜终于如梦初醒了，女儿心里对达拉钱德产生了深深的妒忌。在女儿面前，她再也不过分亲热达拉钱德。一到晚上，当恰鲁很快吃好饭去睡觉，阿南布尔娜来到门口坐着，而莫迪拉尔和达拉钱德在户外坐着。然后，在阿南布尔娜的请求下，达拉钱德开始唱歌。他的歌声使河岸旁宁静的乡村，在傍晚的硕大黑暗里，入迷地屏息静听；阿南布尔娜那柔和的心也因着歌曲的抚爱和优美情味而激动不已。那时，恰鲁蓦地从床上起身，疾步冲到那儿，愤怒地哭喊道："吵死啦，闹得我无法

入眠。让我静心睡觉！”她父母让她独自去睡觉而把达拉钱德叫到身边，听他歌唱，这是她万万不能忍受的。但是，这位异常暴戾且激动的黑眼睛姑娘，自然流露的剧烈表现使达拉钱德感到十分惬意。他曾给恰鲁讲过故事，唱过歌，吹过笛，想方设法征服她。但他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唯在晌午时分，在河里洗澡游泳的达拉钱德白皙光洁的身体在河流里劈浪斩波凫游，犹如一股清晰的曲线划过水面时，恰鲁此时此刻才会觉得，仿佛某位年轻水神在与水嬉戏。那时她无法克制她的心不为达拉钱德所吸引。她一直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但谁也不知她内心的这个固执希求。当达拉钱德跃入水中游泳，这位未经训练的老练的女演员佯装专注地编织着粗呢围巾，不时用仿佛漫不经心的目光，偷觑着他的泳姿。

四

小舟何时驰过嫩迪格拉姆村，达拉钱德丝毫没有觉察。船只在异常柔和的缓慢的流水里，时而扬帆借助风力，时而需纤夫拉纤，行驶在大小河流里。船客的日子也像大江小流一样，穿过宁和且优美的佳景，以心旷神怡的速度，在柔和甜蜜悦耳的声音中，轻轻流逝。旅客们并不着急，优哉游哉。下午，许多时间花耗在洗澡、用餐上。而在夜幕降临前夕，船只停泊在某一大镇子的码头近处，蟋蟀鸣叫、萤火虫飞舞的林子边。

终于，第十天，船只行驶抵达卡特赫利亚。为迎接地主及其家眷，家里派来了轿子和马匹。执着棍棒枪支的兵士也跟随到来，他们一次次鸣枪，以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向软弱的乡村社会示意地主老爷的驾临。

豪华盛大的迎接仪式花费了好长时间。其间，达拉钱德下船上岸，在乡村转悠巡视了一周。他称某位是长兄，叫某位是大叔，唤某位是大姐，喊某位是婶婶。不到一两个时辰，就与全村人亲密无间了。他毫无拘束，与谁都没有纠葛，因而他很容易地与大家打成一片；我们眼看着，他在几天之内就博得了全村人们的喜爱。他轻而易举地战胜人心的诀窍是，达拉钱德能够自然而然同大家将心比心，平等相待。他不受任何宗教信仰偏见的束缚，同时他对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特殊兴趣和好奇。在孩子群里，他完全是一位自然天性的儿童；在比自己优秀的独立的大人面前，他所显示的举止谈吐，既不是孩子又不是大人的模样。他与牧童一起，是位童心未泯的牧童；与婆罗门一起，是位睿智高贵的婆罗门。他能够像一位永恒参与者一样，老练持重地插手所有事务。在糖果铺闲聊时，糖果商贩对他说：“稍许坐一会儿，学者老弟，我出去一下就来。”商人放心地离去，而达拉钱德高兴地坐在店铺里，不时赶跑苍蝇。他制作甜食是位老手，还通晓编织的一些诀窍，也擅长于制陶工艺。

达拉钱德把全村人征服于股掌之中，但至今他无法战胜那位乡村姑娘的妒忌。他兴许明白，她一直期盼着，他被逐出该村。于是，他顶着她这种想法，硬在这个乡村泡磨日子。然而，恰鲁什茜的行为证明了，

猜透一个女人，尤其揣摩一个少女的内心秘密，更是难于上青天。

米萨拉尼吉的女儿苏娜姆妮五岁就成了寡妇。她是恰鲁的同龄女友。她身体不佳，有几天未能与从加尔各答来的这位女友相会。她等到身体好些，才去探望女友，但相会后，两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嫉恨。

恰鲁做了一个长长的开场白，才开始讲述自己的一段经历。她满以为，一个少女征服放荡不羁的达拉钱德的故事，定会引起女友的出人意料的惊奇。但当她听闻，达拉钱德对苏娜姆妮并不陌生，他称她妈为姨姨，苏娜姆妮称他为哥；又听说，达拉钱德不仅吹笛给她及其母听，而且在她请求下，他亲手制作了一支芦笛，送给了她。他几次三番攀上高林，采集果实，让她尝鲜；还在有刺的枝上，采集鲜花送她。听了这些，仿佛一支灼热的枪矛，捅进了恰鲁的心窝。恰鲁原以为，达拉钱德早就属于自己，她十分秘密地守护着他，外面人能获得他一丝影儿，但无法紧挨他，接近他。人们若能永远迷恋于他的形象和品行，恰鲁就谢天谢地啦。她如今大惑不解：神的如此令人惊叹的稀罕恩赐——婆罗门孩子，为什么平白地对苏娜姆妮动了恻隐之心呢？我们若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安置在这里，他从哪儿能与苏娜姆妮相会呢？哎，他还是苏娜姆妮的哥哥，听后全身像着了火似的战栗！

恰鲁暗自用怨恨矛枪企图把达拉钱德的心穿透，她为什么又对能控制他的权利那么激动不安，那么费尽心机？谁能解开这个秘密呢？

那天，恰鲁与苏娜为区区小事，伤心地分了手。那时刻，她闯入达拉钱德的小屋，找出他心爱的笛子，踩在脚下，残忍地把它踩碎。

当恰鲁以巨大疯劲，埋头于摧毁这支芦笛时，达拉钱德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步入自己的小屋。他乍见姑娘这种可怕的样子，惊得呆若木鸡，隔了一会儿，才脱口说：“恰鲁，你为什么踩碎我的笛子？”恰鲁说：“我就是要踩碎它，把它踩得粉身碎骨。”说着，她又在已经断裂的笛子上，踩了多余的几脚，然后，她掩脸哭泣着夺门而出。达拉钱德无奈地拾起笛子，翻来覆去察看，现在这个笛子已无法修复了。看到自己这支心爱的无辜笛子遭受飞来横祸，受到莫名蹂躏，不禁苦笑一声。恰鲁已日复一日地成为他不可解开的谜。

有一件更令达拉钱德心仪的东西，即放在莫迪拉尔老爷书房里的一本英文插图书。不管他对外界世界多么熟悉，但他却无法进入这个图书世界。他通过想象在自己心里创造了许多形象，但他的心却无法获得满足。

一天，莫迪拉尔老爷见到达拉钱德对插图书爱不释手，就对他说：“你想学英语吗？掌握了英语，你就会明白图中的含义了！”达拉钱德立即回答道：“我想学。”

莫迪拉尔老爷听后十分喜欢，马上请来学校的海特玛斯特尔·罗摩勒登先生，委托他每日傍晚来教孩子的英文课。

五

达拉钱德带着自己极强的记忆和专注，沉浸于英文学习之中。仿佛他遨游在难以接近的新王国，对旧世界已无任何联系来往，因而街坊很少见到他的影踪。傍晚前，他踱步在空寂河岸上，背诵着课文。那时，他的崇拜者，一群孩子，只能远远地望着他的一举一动，却没有勇气干扰他的学习。

如今，恰鲁也很少见到他。起初，达拉钱德去内室，在阿南布尔娜的慈爱目光下，坐着用餐，但现在他经常姗姗来迟，所以他对莫迪老爷说请给他在外面安排膳食。阿南布尔娜为此伤心了一番，但莫迪拉尔老爷对孩子的学习热情十分欣赏，所以觉得新的安排是合适的。

突然一天，恰鲁提出固执要求：“我也要学英语。”起初，父母对自己古怪女儿的这个要求，视为心血来潮的冲动，既感到怜爱又觉得可笑，未加以理睬。但女儿用眼泪刷清了提议的可笑部分，于是，父母就接受了女儿郑重的意愿。恰鲁也到老师那儿，与达拉钱德一块学习英语。

不过，读书写字与这个不安分守己的女孩的天性是不相吻合的。她自己不好好学习，而且还不断为达拉钱德的学习设置障碍。她学习不好，记不住课文，但她怎么也不情愿落在达拉钱德的后面！达拉钱德想越过她，学习新课文；她马上勃然大怒，哭闹不休。达拉钱德读完旧课本，取来新课本，那时她吵闹，也得为她购买新课本。达拉钱德在课余时间，独自坐在屋里写东西，背诵课文，他那时也无法摆脱妒忌成性的女孩的纠缠折磨。她悄悄潜入他房间，把墨水泼在他的笔记本上，藏起他的笔，甚至把他所读的书页撕掉。达拉钱德一直以惊诧心情，忍受着这位任性女孩的恶作剧，忍无可忍，就打骂她几下，但他仍无法把这个不羁女孩制服住。

突然间，他想出一计。一天，达拉钱德十分不满又无奈地把溅满墨水的笔记本，撕得粉碎，默然无言、垂头丧气地坐着。恰鲁迈进门槛，明白了今日她逃脱不了挨揍的厄运，但她的想法落空了。达拉钱德不对她说一句话，一个劲儿默坐着。姑娘故意在屋内屋外，到处乱窜。只要达拉钱德想做，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走到跟前的她抓住，重重在她背上猛击一拳，但他没有这样做，依旧木然地坐着。女孩进退维谷，不知所措。请求讨饶——她在生活里从未学过这门学问，不过，她那颗不安分的心为讨取自己同学的宽恕而焦急不安。最后，看到没有任何计策可施，她拾起撕碎的笔记本的一张纸片，在上面写道：“我今后再也不把墨水泼在笔记本上了。”写毕，她又做了种种动作，吸引达拉钱德对她所写的字条的注意。达拉钱德看后忍俊不禁。恰鲁看了他的笑容，羞愧难当，飞快地奔出门外，逃之夭夭。其实，只有写着讨饶的字条永远地从这个永恒世界中消失时，她心灵的痛苦懊丧才能平息。

这天，小心谨慎的苏娜姆妮来了。两三日以来，她徘徊在学校教室

外面，不断窥视。她在所有方面都对恰鲁不保密，所有事情上，两人看法相似，都谈得十分投机，唯独有关达拉钱德的事，她十分怕恰鲁，缄口不语；她总以一种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恰鲁。当恰鲁在自己屋待着时，苏娜姆妮拘谨地来到达拉钱德门口站着。过了一会儿，达拉钱德的眼睛从书本上移开，发现了苏娜姆妮，就亲热地问道："有事吗，苏娜，有什么好消息？阿姨可好？"苏娜说："你多少日子没有去我家。我妈叫你过去坐坐，妈腰疼，不能前来。"

这时，恰鲁突然出现，苏娜十分紧张，害怕得仿佛她偷了女伴的东西似的！恰鲁心生怒火，板起脸孔说："苏娜，有什么紧要事？你在学习时刻打扰他，我即刻就去对爸爸说！"仿佛她俨然是达拉钱德的一位严厉女教师，夜以继日地为他操心学业，防止别人在他学习时设置一星半点的障碍。不过，她自个儿在这时怀着何种意愿，来到达拉钱德学习的房间，其内心企图，昭然若揭。达拉钱德对其中奥秘洞若观火。但是，可怜的苏娜却十分害怕，编造出种种遁词和理由。最终，恰鲁愤怒地说："彻头彻尾的谎言！"苏娜那时羞愧得无地自容，带着痛苦不安的心情回家。富有同情心的达拉钱德叫住了她，说："苏娜，今晚我去你家，行吗？"听闻此话，恰鲁像条蛇似的吐着芯子，说："行行，为什么不去！你不用背书！我不会去老师那儿告状，懂吗？"

达拉钱德没有理会恰鲁的这种威胁，连续两三天晚上，去米萨拉尼吉姨母家。第三天，恰鲁不再发出空洞无用的威胁，而是悄悄接近他的房间，从门外上了门锁，又从厨房里取来一把锁加上。达拉钱德被锁在里面几个小时。直到傍晚开饭时刻，恰鲁才去开门。达拉钱德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饭也不吃，拂袖离去。那时，恐慌不安的姑娘双手合十，柔和地讨饶说："我向你触脚起誓，今后再也不做这类蠢事。我向你触脚认错，请你喝足吃饱，再离席回房吧。"达拉钱德不上她圈套，她害怕得哭将起来。最终，达拉钱德出于职责考虑，坐下吃饭。

恰鲁几次三番真诚起誓，她一定好好对待达拉钱德，她一刻也不会使他烦恼。但是，她一步入苏娜等人的圈里，她的脾气就上来，自己都无法控制住。几天以来，她一脸和善相，不寻衅逞凶，而达拉钱德总小心翼翼提防她更加剧烈的骚乱，因为不知何时何地在什么事上，她会突然发难。猛烈风暴过后，大雨倾泻，然后又复归柔和的宁静。

六

这样，将近两年过去。迄今，达拉钱德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主动挑起争斗被她抓住把柄。也许学习这种空前的吸引力束缚住了他的心；兴许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性格起了变化；兴许他的心停留在某处，享受着世俗的幸福和自由；也许他的同窗姑娘的骚乱和美貌，以不知晓的形式在他心上，撒布了迷网。倘若这样，谁也不会见怪。

现在，恰鲁快到十二岁了。莫迪老爷四出寻访，找到了两三家门当

户对的人家，为恰鲁提亲。姑娘已长大了，莫迪老爷禁止她学习英语和外出。恰鲁因着这个突如其来的禁令，闹得鸡犬不宁。

有一天，阿南布尔娜把莫迪老爷叫到屋里，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四出寻找女婿？达拉钱德倒是个蛮不错的孩子，你女儿也喜欢。”

听后，莫迪老爷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达拉钱德的家庭，我们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独生女儿，一定要许嫁给好人家。”

一天，人们从拉耶达格地主那儿来相看姑娘。父母要给恰鲁打扮一番见客人。但她把自己关在屋内，按兵不动。父母说破了嘴，她也不为所动；莫迪老爷后来斥责她一通，仍没有奏效。末了，莫迪老爷走到外面客厅，向拉耶达格的使者说谎：“姑娘突然患重病，今日我无法带出与你们相见。”那些来相亲的人则以为，姑娘一定有某种生理缺陷，他们因此耍了花招。

后来，莫迪老爷反复思忖：“达拉钱德委实是个好孩子，若赘他为婿，女儿也就不必远嫁了。”他还有个想法：他们不安分守己的女儿的暴戾脾气，在他们慈爱的眼里可以原谅，但婆家断乎是不可容忍的。

这之后，他与阿南布尔娜进行了长谈商议。最终决定，派人去达拉钱德家乡，调查一下他的家庭背景。去的人了解到达拉钱德的家庭是好的，只是缺乏钱财。听到这个消息后，莫迪老爷把婚事建议送到孩子母亲和兄弟处。达拉钱德家属看过后喜出望外，马上送去同意书。

现在，在卡特赫利亚，姑娘父母选择婚礼的吉日良辰。一贯做事谨慎的莫迪老爷，对谁都没有透露消息。

最大的烦恼是，没法把恰鲁关在家内。她不时像旋风般跑到达拉钱德房里去。她时而亲热，时而愤怒，干扰了达拉钱德的宁静和学习生活，使他苦恼不堪。不过，最近也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新鲜事儿：在这无遮无掩的、自由自在的婆罗门孩子的心灵里，不时传播着一种闪电一般的前所未有的骚动不安。那位男孩无拘无束的心灵，原来随着时间的洪流，奔腾向前；今天，那位孩子却事事心不在焉，坠入一张奇异的白日梦的网里。有些日子，他放下学习，去莫迪老爷的书房，翻阅插图书。这些图书所创造的想象世界与原先的世界相比大相径庭，似乎格外的卓尔不群，绚丽多彩。他现在见到恰鲁的鲁莽举止，也不像以前加以嘲笑；对于她吵闹，心里早已打消打骂的念头。他自己感到这个变化和恋情仿佛是一个新梦幻似的。

莫迪老爷择定了婚事的黄道吉日，派人去告诉达拉钱德的母亲和兄弟，但对达拉钱德保密这件事；同时，他向加尔各答办事处寄送一张购置礼品的长单子，还安排了一支军乐队。

天空，布满新雨季的乌云。乡村河道至今干涸着，一些洼地积聚着水；一些小舟搁浅在脏兮兮的浅水里；干涸的河床沙地上，留着牛马车

辙的深痕。突然有一天，仿佛从娘家旋风般返回的杜尔迦女神一般，在乡村干涸胸膛上不知从哪儿送来了一股急湍水流。刹那间，河岸上挤满了裸体的男女孩童，他们看着流淌着的河水，欢乐得翩翩起舞，一个接一个扎入水中去洗澡。居住在茅屋里的妇女们走出屋，探望自己亲爱的伙伴。被干旱折磨得毫无生机的乡村，一股强大欢乐的生命力，不知从哪儿觉醒。大大小小容量的船只，穿梭往来，水手渔夫的歌声响彻河流上空。两岸乡村沉默了一年，又开始埋头于各自的活儿，一种生气勃勃的生命运动又开始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贡德尔古特的纳格老爷住宅区里，正举行着久负盛名的庙会。一天，日落后，月光洒在岸畔。达拉钱德来到岸畔，放眼望去，行驶在河中的船只有的载着商人，有的载着戏剧班子的人，有的载着演奏乐器的人，还有载着从加尔各答来的军乐队，吹吹打打，放声高歌，一齐驰向贡德尔古特的庙会。一见到这般情景，达拉钱德心驰神往。正在这时，东方地平线处升起的乌云，奔袭而来；瞬间，仿佛一顶黑色华盖把河岸笼罩住，月亮隐没了；东风劲吹，河水哗哗欢笑着；岸上狂舞的林木里，一片漆黑；青蛙欢呼着；蟋蟀仿佛用自己的声，撕破着黑暗。

在达拉钱德面前，一个充满欢乐的世界节日，仿佛在今天揭幕。载着神像的战车轰鸣作响，战旗飞扬，大地震颤，飞云横渡，狂风奔袭，河水湍流，百舸争流，芦笛齐奏。眼看着，雷鸣闪电，从遥远地方的黑暗里，闻到了大雨的气息。唯有河岸上的卡特赫利亚乡村，吹熄了自己的烟火，默默地沉睡着。

翌日清晨，达拉钱德的母亲和兄弟等人来到卡特赫利亚村。与他们同时抵达的还有从加尔各答驰来的装载着巨大货物的三只大船。

那天清晨，苏娜姆妮一手擎着叶子包裹着的酥油杧果酱，一手拿着杧果泡菜，战战兢兢、黯然无语地来到达拉钱德房门口。

但是，达拉钱德却不见了踪影。充满慈爱—爱情—友情的诡计羁绊，没有很好地禁锢住那位婆罗门少年。在这之前，他偷走了全村人的心，乘着暴风骤雨之夜幕，隐没在没有迷恋的、无动于衷的冷漠世界的宽广胸怀里的什么地方。他去向哪里，谁也无法猜度到。

泡　影

倪培耕　译

这已经是多日的往事。我曾去大吉岭。抵达那里时，正值乌云密布，天色阴暗。遇上这种阴霾的天气，谁都不愿意外出，可是，老憋在屋里，却更令人心烦意乱。

我在旅馆里吃罢早饭，穿上厚实的靴子，裹紧防雨布大衣，步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天空不时飘洒着霏霏细雨，铅灰色的雨幕悬挂在四周，仿佛造物主正要把整个世界图画，连同喜马拉雅山，统统用橡皮擦掉似的。

在人迹罕至的加尔各答路上，我独自漫步思忖着：在这与世隔绝的云雾之乡，真是百无聊赖。倘若现在能用自己的全身心，重新去紧紧拥抱那色彩缤纷、芳香四溢的大地母亲，那该多么令人快慰！

就在这时，从附近某处，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抑制的哭泣声。在这满目疮痍和弥漫痛苦的尘世间，哭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在旁的地方，别的时间，我若转眸瞧上一眼，那才怪呢。但在这一望无际的云雾之乡，这哭声就像隐没的世界的唯一声音，灌进了我的耳朵。漠视它，对我来说可不容易。

我走上前去寻找那哭声。走了不远几步，发现一个穿着赭色衣服的女修道士，一叠金黄而又凌乱的发髻，像山峰一样，盘绕在她的头顶。她坐在路边的一条小河旁，低声啜泣着。显然，这哭声并不是新的悲哀引起的痛楚的哭声，而是郁积多日的苦闷孤寂的哭声，深沉忧伤的哭声，被乌云和荒山的重压碾碎了又聚合起来的哭声。

我心里暗想，这倒正好开始构思一篇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但我从未幻想过，在如此高耸入云的山顶上，遇见一位正在悲恸地啜泣着的女修道士，而且委实是我亲眼目睹的。

这位女子属于哪一种姓，难以猜测。我用极其温和的语气问她：“你是谁？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如此伤心地哭泣呢？”

起先，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泪点盈盈的目光，透过浓雾，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我急忙说：“你别怕我，我是文明人。”

听罢，她微微一笑，然后用异常平静而又十分悦耳的声调说：“我早

就远离了害怕，也赶走了羞耻。老爷，曾有一段时间，我深居金阁，即使是亲兄弟，没有我的允许，也休想擅自闯入。而如今，在这大千世界里，我什么遮掩也没有了。”

开始，我真有点儿生气，因为尽管我的服饰，全是一派洋绅士风度，而这个倒霉的女人，竟毫无顾忌地称呼我老爷。我本想停止虚构这篇故事，喷吐着雪茄烟雾，像具有绅士风度的火车一样，傲慢地扬长而去。但探索别人内心秘密的好奇心征服了我。于是，我带着发自内心的优越感，高傲地问道：“我能帮你的忙吗？说吧，你想要什么？”

她用坚毅的目光，凝视着我的脸，稍停片刻，简短地回答说：“我是帕达翁省督吉拉姆伽提子·汗的女儿。”

帕达翁小王国在哪里？吉拉姆伽提子·汗是什么省级的省督？他的女儿究竟遭遇到怎样的痛苦而出家，孤单地坐在大吉岭的加尔各答路边哀泣？——这一切，使我如坠五里雾中，况且，我压根儿不信这类事。但我又想，随它去吧，何必去干扫兴事呢，故事的情节不正在酝酿形成吗！

于是，一听说省督公主的尊贵身份，我就毕恭毕敬地施礼道：“公主，恕我无礼，我实在认不出您是谁。”

辨认不出来是有许多原因的。首要的原因，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其次，在这样浓厚的雾里，连辨别自己的手脚，也极其困难。

公主并未介意，她仪态万方地一扬右手，指着前面的一块石头，以命令的口吻招呼我：“请坐吧！”

看来，这位女修道士，仍不减当年公主的威严，保持着下达帝王旨意的使人折服的力量。我获准坐在那雾气浸湿的、覆盖着青苔的坚硬岩石上，就好像荣膺了从来不敢奢望的恩典。今天，帕达翁省督吉拉姆伽提子·汗的女儿，亲自赐给我在大吉岭加尔各答路边，与她平起平坐的权利——在我穿着雨衣外出时，这种幸运的奇遇，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在喜马拉雅山胸膛这样僻静的地方，两个邂逅相遇的过路人，坐在荒凉的山岩上，竟如倾听最近创作的缠绵悱恻的叙事诗一样，听讲男女之间亲身经历的故事，它定将会在读者心中唤起遥远的山峡间淙淙泉水的回声，荡漾起迦梨陀娑的《云使》和《鸠摩罗出世》那美妙的乐音。

虽然如此，大家也得承认：像我这样穿着靴子和雨衣的新式先生，在加尔各答路边雨湿泥泞的岩石上，与一位女修道士打扮的素不相识的公主，相对而坐，听讲故事，要维持自己的体面和尊严，并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那天正是浓雾四合，在笼罩着一片阴暗的混沌世界面前，任何局促不安的窘态都遮掩无余了。在那茫茫无际的云雾之乡，只有我们俩——帕达翁省督吉拉姆伽提子·汗的女儿和我，一个新式的印度斯坦先生和一位封建皇族的公主，就像世界末日的幸存者一样。这种不

协调的遇合的巨大乐趣，只有我们俩有幸领略，其他人却无福消受。

我问："省督公主，是谁使你落到这种地步的？"

帕达翁公主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口吻说："谁做的这一切，我怎么知道呢！是谁用那极其平凡的云雾，把这么多大石头垒成的坚固的喜马拉雅山遮藏住呢？"

我没有挑起任何哲学议题的争论，顺着她的话说："是啊，谁能猜透命运的奥秘呢？我们都不过是些渺小的虫豸而已。"

若要挑起争论，我决不会轻易放过省督公主。但我不能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情感。我所掌握的乌尔都口语的可怜水平，同帕达翁公主或其省督公主，辩论宿命论与自由意识论的议题，显然是会捉襟见肘的。

省督公主说："我一生奇特的故事，今天刚刚结束。您允许我细细地讲吗？"

我急忙说："您怎么也请求起来？您还需要获许吗？嗯，倘若您肯恩赐的话，我就洗耳恭听，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恐怕谁也不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是啊，我当然愿意说明白了，可是无能为力。当省督公主启口时，我仿佛觉得，宛如在露水滋润的平坦黝黑的田野里，那金黄色的稻穗上，微微吹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晨风。她的谈吐是如此温柔、文雅、优美而流畅，简直难以形容。我只能像野蛮人一样非常简单、生硬地回答，她的谈吐风度是如此质朴而文雅，真使我叹服不已。在她面前，我不时觉得自己呈现出一副语言贫乏的尴尬相。

省督公主开始讲道："我父亲的血管里流着德里皇族的血液。为了保持这高贵的血统，我的婚事一直没有着落，找不到门当户对的王子。勒克瑙省督曾经向我求婚，我父亲婉言谢绝了。就在这时，发生了用牙咬子弹的事件 [20] ，在政府军队里掀起了一股反政府大风暴，整个印度斯坦笼罩在炮火硝烟之中。"

我平素没有从女人口中，特别是从皇族公主的口中，听到如此华丽、优美的乌尔都口语。而今一听，我恍然大悟：这种语言纯粹是那些骄奢淫逸的豪门贵族的语言，是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语言。如讲这种语言，我怎么能和贵族们相匹敌呢！今天，由于火车和电报事业的发达，商业贸易的兴盛，无数王朝的崩溃，尘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变得微不足道、不加修饰了。只是听了公主的动听话语，在英国移民的新型山城大吉岭的浓雾的纱网中，才仿佛有一座莫卧儿王朝的城堡，以神奇的魔力浮现在我理智的慧眼面前。——那白色大理石筑成的高耸入云的巍峨宫殿，那满街的长尾马背上披着金银丝绣花的天鹅绒鞍鞯，那成群的大象背上装扮着富丽堂皇的带有华盖的座位，那些城市居民裹着色彩斑斓的贵重头巾，穿着潇洒的丝绸长裤，腰带上悬挂着弯刀，脚蹬尖头翘起

的刺绣着金丝花边的靴子；在悠长的闲暇时间，穿着宽松曳地的长袍，是多么温文尔雅的习俗！

公主讲道：“那时我们的城堡坐落在朱木纳河畔。我们军队的统帅是个信奉印度教的婆罗门，他名叫盖什尔拉尔！”

公主说到最后的“盖什尔拉尔”的名字时，好像要把女人嗓音里最美的音乐，刹那间统统倾泻出来似的。我把手杖放在地上，有点激动，小心翼翼地坐下听她讲故事。

公主继续说：“盖什尔拉尔是个正统的印度教徒。我每天早晨起床，从自己闺房的窗格上，偷偷凝望着他潜入朱木纳河，凫游在齐胸深的河水里，双手合十，向冉冉升起的太阳虔诚地膜拜。然后，他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在河岸上，全神贯注地念诵经文，接着，他又用清脆悦耳的声调，唱着颂神的歌儿，踏着朝露回家。

“我说起来是个穆斯林姑娘，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关自己宗教的事，也不晓得宗教祷告的仪式。当时，声色犬马、纵酒寻欢的享乐生活，使我们的男人沉溺在装腔作势的宗教喧闹声中，在他们身上真正的宗教感情早就丧失殆尽了。因此，在深宫闺房里也就没有任何宗教的声息了。

“造物主可能在我心里注入了天生的宗教虔诚，或许还有其他更深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每天，在那宁静的拂晓，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朝阳的绛红霞光中，在蔚蓝色的朱木纳河畔，行走在洁白的石级上的盖什尔拉尔那虔诚的形象，使我沉睡的心灵突然苏醒，浮起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甜蜜的虔诚感。

“始终不渝、循规蹈矩和白璧无瑕的品行，使婆罗门盖什尔拉尔白皙修长的身体，像无烟的灯光一样光洁透明。婆罗门那种圣洁庄严、无可比拟的责任感，使我这颗穆斯林女儿的愚昧心灵皈依了。”

说着说着，她忽然停了一会儿。我仿佛感到，在她脸上映现出盖什尔拉尔那光彩照人的婆罗门形象。然后，她似乎正力图摆脱这一形象，继续讲她的故事。听到她用纯正的梵语讲述盖什尔拉尔的事迹，我惊叹不已。我不禁暗想：这是谁在讲述，省督公主还是女修道士呢？女修道士继续讲：“我使唤一个印度教的女仆。她每天弯腰行礼，掸去盖什尔拉尔脚上的尘埃。见到这种情景，我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妒意。每逢葬礼或佳节，这个女仆往往设宴招待婆罗门，还施舍香火钱。为此，我经常用钱接济她，也经常问她：‘你没邀请盖什尔拉尔吗？’她吃惊地说：‘盖什尔拉尔大人，他从来不要别人的食物或施舍的东西呀！’

“这样，我总是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向盖什尔拉尔表示自己的一点儿敬意，因此，我的心好似一直受着饥饿的煎熬而贪餍着。我的祖先也有和婆罗门姑娘成亲的。我觉得我坐在王宫的一角，我的血管里也流着婆罗门的高贵血液。这种血统观念，多少满足了我和盖什尔拉尔有某种亲缘关系的幻想。

“我怀着求知解惑的心情，从那个印度教女仆那儿，详细听到了印度教的全部生活方式，听到了男女诸神令人叫绝的神话故事，听到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那两部旷世无匹的史诗。听着听着，在我的深闺中，在我的脑海里，也浮升起印度教世界的奇异图景：那神明的雕像，寺院的法螺和钟声，鎏金的神庙，香料的缕缕烟雾，檀香混杂着花卉的扑鼻芬芳，修道士和隐居者的非凡毅力，婆罗门超然的庄严，由人扮演的五花八门的神怪戏——这光怪陆离的一切，在我面前构成了一幅非常古雅而缥缈的幻境。我的心就像失巢的飞鸟一样，在黄昏的深宫古殿的小小洞口间飞来飞去。印度教世界，变成了我幼小心灵里一座趣味盎然的神话故事的宝库。

“这时，士兵反对英国白人政府的战争爆发了。我们小小的帕达翁城堡里也燃起了暴动的火星。盖什尔拉尔说：‘现在，把那些宰牛吃的白人赶出阿列瓦德（古印度名）之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们又要再一次掷骰子，碰运气，夺回印度的王位了。’

“我爸爸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用特别亲昵的口吻，赞颂英国人说：‘他们……无所不能。印度斯坦人惹他们不起呀！我可不能贸然地丢掉我怀里的这座小城堡。我不打算对东印度公司政府作战。’

“那时，印度斯坦的全体印度教和穆斯林人的血都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谴责我爸爸那种像投机商人一样的奸猾态度，甚至连我的姑姨们也惶惑不安。

“这时，盖什尔拉尔带领他全副武装的军队，来朝见我爸爸说：‘省督大人，如果您不参加我们一边，那么至少在战争进行期间，我们要把您软禁起来。而且，城堡的全部职权，从现在起由我接管。’

“省督大人说：‘何必这样大吵大闹呢？我一定站在你们一边。’

“盖什尔拉尔说：‘能从国库里调拨给我们一些款子吗？’

“爸爸只给了一笔数目有限的款子，说：‘今后需要，我还会再提供的。’

“我把从头到脚穿戴的全部金银首饰，都包在一个包裹里，让我的印度教女仆亲手送给盖什尔拉尔。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捐赠。我没有因为捐赠了全部首饰而感到心痛，相反，我整个身心，都不由自主地、欢乐地震颤着。

“盖什尔拉尔开始进行军事训练，擦拭破旧的枪支和生锈的刀剑。

“一天傍晚，专区的英国长官突然率领着一支穿红衣服的白人军队，扬着漫天飞尘，出现在城堡里。

“爸爸偷偷把暴动的消息，向英国长官告密了。

“不过，盖什尔拉尔在帕达翁军队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这支军队随时准备在他指挥下，即使用破枪旧刀，也要决一死战。

“叛变了的爸爸的宫殿，对我来说，就像一座阴森的地狱。不安、痛苦、羞耻和愤怒，撕裂了我的胸膛，而我却没掉过一滴眼泪。一天，我穿着我胆怯的弟弟的衣服，女扮男装，溜出了宫殿，谁也没有发觉。

“那时，战火烟尘消散了，士兵们的呐喊声和枪炮声也停息了，天地间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死寂。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朱木纳河，夕阳沉落了。冷清清的夜空，一弯残月散发着银色的幽光。

“战场上布满了流血牺牲的惨景。如果在别的时候，我会感伤得柔肠寸断；但那天，我仿佛从睡梦中醒来，到处徘徊寻找——盖什尔拉尔，您在哪里？除了这件事，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虚无的。

“找来找去，在午夜的月光下，我隐约看见，就在战场旁边，朱木纳河畔，一座杧果园的树荫里，盖什尔拉尔和他的忠仆戴沃基南德的尸首，躺在血泊之中！我推测他们受了致命伤之后，也许是仆人把主人，或者主人把仆人，从战场上背负到这块安全地带。然后他们俩安静地投身于死亡的怀抱。

“多日来，我如饥似渴的虔诚的心情，第一次得到了满足。我跪在盖什尔拉尔脚前，抖开我那披散到膝盖的长发，一遍又一遍擦去他脚上的尘埃，把那冰凉的莲花脚掌，高高抬起，贴在我的额头上。然后，一直热吻着他的脚，我抑制了多日的热泪，就像潮水一般地夺眶涌出。

“就在这时，盖什尔拉尔的身体动弹了一下，接着，忽然从他的嘴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我顿时大吃一惊，立刻放下他的脚。我再仔细一听，他闭着眼睛，从干裂的嘴唇里迸发出微弱的声音：‘水！’

“我转瞬间跑到朱木纳河畔，用自己的大毛巾，在朱木纳河水中浸湿了拿回来。我拧着毛巾，把水滴在盖什尔拉尔两瓣微张的嘴唇里，他的左眼和额头都受了重伤，我撕下一角毛巾，包扎伤口。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从朱木纳河取水来，滴在他的嘴唇里和眼皮上。他渐渐苏醒了。我问：‘还要水吗？’

“盖什尔拉尔问：‘你是谁？’

“我激动不已地说：‘我——女奴隶，您的女仆人。我就是省督吉拉姆伽提子·汗的女儿。’

“我原想，盖什尔拉尔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一定会认清对他最虔诚的女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这种幸福，谁也不能剥夺走。

“可是，天啊！一认清我，盖什尔拉尔就像狮子一样怒吼着说道：‘无耻叛徒、卖国贼的女儿！非印度教徒！在我濒临死亡的时候，你用不洁的手取水给我喝，玷污了我的身子，毁了我的宗教！’

“说毕，他举起右手在我脸颊上，恶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我几乎失去知觉，我眼前一片漆黑。

“那时，我才十六岁。我生平第一次从宫殿里出来。那时，天上贪婪的太阳，还没有用炽热的光线夺去我樱桃般绯红、水晶般莹洁的脸色。那天，我一踏入外部世界，就得到了如此礼遇，这也就是我从这个世界、从这个世界的主宰者手里获得的第一次祝福，第一次爱情！”

讲述了这段经历，公主缄默不语了。

我就像画中的肖像一般，屏息敛气地听她讲故事，听得如此出神，竟没有觉察手中的烟蒂早已熄灭了。我是醉心于她的优美话语，还是她的悦耳喉音，或是故事的本身，这很难断定。但我一直沉默不语。

过了好久，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破口骂道：“畜生！”

公主立刻反驳：“谁是畜生？畜生难道会在渴得要命的时候，拒绝把水送到嘴边吗？”

我难为情地说：“是啊，你说得千真万确，他是神仙！”

公主马上接口说：“什么样的神仙？神仙难道会唾弃对他忠心耿耿的女仆吗？”

我说：“是啊，您的话有道理。”说完，我就老老实实不出声了。

公主继续讲她的故事：“第一次，我的心就受到了深深的创伤。我觉得好像突然间天崩地裂，它们的残骸，一齐向我头上扑来。又过了一会儿，恢复了知觉，我远远地对着那冷酷无情、圣洁无瑕的婆罗门的双脚，顿首行礼。我内心自语道：

‘哎，婆罗门啊！可怜人的效劳，异教徒的食物，富人的钱财，姑娘的青春，美女的爱情——你什么也不企求，什么也不领受。你是自由高傲的，独立不羁的，超凡脱俗的，我哪里有走近你身旁、奉献给你的权利呢？’

“看见省督公主伏地行礼，盖什尔拉尔是怎么想的，我说不上来，可是，在他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讶，或其他任何表情。他无动于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他慢慢地支撑着身子要站立起来。我惊慌不安，伸出双手，想去搀扶他，他断然地推开了。他十分艰难地、慢腾腾地走到朱木纳河边。埠头系着一条小船，没有乘客，也没有船夫。盖什尔拉尔登上小船，解开了缆绳，划走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小船向河心划

去，渐渐地消逝了。我真想把我的整个心灵、全部青春和满怀虔诚都献给那条渐渐消逝的小船。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洒满了明月清辉的烟波浩淼的朱木纳河里，我就要像过时的花朵一样凋谢、飘零，捐弃自己无益的生命，从尘世间永远抹去自己的存在。

“但我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夜空悬挂的冷月，朱木纳河畔浓密黝黑的树丛，迦利迪暗蓝色的水，远处杧果林上惨淡的月光映照下的城堡尖顶，所有这一切，都齐声合唱着肃穆的死亡之歌；在寂寥的太空，那冷月寒星组成的光怪陆离而神秘莫测的世界，也向我齐声倾诉着死亡。只有那条在静静的朱木纳河上渐渐消逝的小船，那股月明之夜的柔美、安详而悠久的生活魔力，才把我从死亡的罗网中搭救出来，引导我走向生命的旅途。于是，我沿着沉睡在梦境中的朱木纳河岸，穿过高高的芦苇和干涸的沙滩，登越坎坷的丘陵和险峻的山崖，跨过茂密的林莽和寂静的荒原，一直勇往直前地追赶他。”

讲到这里，公主又沉默了。我也一声不响。

过了好久，她又开始讲：“往后的事情纷至沓来，头绪繁多。我真不知道怎样理清它们，讲述明白。我好像走进一座密林深处，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沿哪条正确的路走出来了，怎么能再找到这条路告诉人家呢？

“往后的故事，我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摒弃什么，保留什么，用什么方式，才能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画，使人们不至于怀疑它的真实性和自然性！

“可是，在那段生活期间，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是难以挽救的，或难以矫正的。外部世界对于终日禁锢在深宫幽室里的公主，十分难以理解，但是也充满着幻想。一旦弃离幽宫，通衢大道就会展现在她面前，这条大道绝不是省督大人所走的路，但路是肯定存在的。自古以来，人们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然而，路确实是坎坷不平、逶迤曲折、无边无际的，它具有无数分支，充满着欢乐、痛苦、艰险，但那就是人生的道路。

“在人们所走的平凡道路上，孤苦伶仃地行走的公主的漂泊故事，大家也许并不感兴趣，听来索然无味。倘若有点儿兴趣的话，我也没有多少勇气来讲完这些故事的细枝末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不得不忍受无数痛苦和折磨，不幸和灾祸，侮辱和欺凌，然而，人生并不是不堪忍受的。好比一支烟花筒，我愈是使劲燃烧它，它愈是加快地旋转，当它飞快地旋转，我是不会觉察‘我正在燃烧它’。如今，那无上悲愤、无上欢乐的火焰，刹那间给一阵风吹熄了。我也恰如无生命的东西，坠落在人生道路边沿的尘埃中。现在，我生活的旅程，一生中最宏伟、最热爱的旅行告终了，我的故事也该收尾啦。”

说了这番话，她又沉默不语了。我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哦，这

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结尾。”稍等片刻，我又用断续的不连贯的乌尔都语说：“恕我冒昧，最后结局能否再清楚地讲一下，好减轻我内心的焦虑。”

公主微笑了一下，我领悟到自己不连贯的乌尔都语起了作用。倘若我说的是纯正的乌尔都语，她在我面前，就无法驱除自己的羞怯。况且，我确实对她的家乡语言通晓得可怜，这样，它恰在我俩之间筑起一道十分宽厚的屏障，它就等于是名誉。

她又开始讲：“我几乎一直获悉盖什尔拉尔的讯息，但我总无法与他见面。他参加达特亚·道比的队伍，在充满暴乱和革命气息的天空下，忽而出现在南方，忽而在北方，忽东忽西，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又瞬间不知去向。

“那时，我已成为一个女修道士，拜伽西的奈达主教为教父，向他学习梵文经典。全印度所有消息都会汇聚到他的莲花脚下，我怀着万分虔诚的心情学习经典，一边以焦急不安的心情，收听着战争的消息。

“英国政府渐渐地扑灭了暴乱的熊熊烈火，同时，盖什尔拉尔的消息，突然中断了。远在天际，在可怕的毁灭红光里时隐时现的英雄形象，刹那间坠入万丈深渊之中。

“我再也不能忍受，离开了祖师的庇护所，打扮成女僧模样出走了。我走访了不少地方、圣地、寺院和神庙，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盖什尔拉尔的音信。从熟悉他大名的寥寥几个人的嘴里，探听到：‘他或许在战争中丧生，或许政府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我内心反反复复地驳斥道：‘绝对不可能，盖什尔拉尔是不可能死去的。他是崇高伟大的婆罗门，他那股光芒无际的火焰永远也不会熄灭的，为接受我的灵魂的奉献，它一定在什么地方那难以靠近的孤寂的祭坛上，熊熊地燃烧着。’

“印度教的经典，有着不少记载：下等人通过苦行，能成为纯洁的婆罗门。可是，穆斯林能不能变成婆罗门呢，却没有任何记载。它的唯一原因是穆斯林那时还没有在这国度里出现。我明白，我同盖什尔拉尔相会，必须忍受长期的磨难，因为在这之前，我必须成为婆罗门。一年复一年消逝过去，这样整整过去了三十个年头。我从内心到外表，从生活习惯到心理、言谈、行动，都可算是一个地道的婆罗门了。我那婆罗门祖母的血液，以毫无阻碍的速度，在我身上畅流着。我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青春初期的那个婆罗门，自己青春后期的那个婆罗门，和自己天堂、人间、地狱三界的唯一婆罗门脚下，然后，我获得了一个空前绝后的辉煌光圈。

“战乱时期，我听到许多有关盖什尔拉尔的英雄业绩，但它却一点儿也没在我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在那寂静的月夜，在那平静如镜的朱木纳河，我望见盖什尔拉尔只身坐在小舟里，向远方漂流而去的图景。那图景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坎上。我似乎日日夜夜望见：一个坚定不

移的婆罗门，一直向着杳无人迹、幽深莫测的神秘方向挺进。他没有伴侣、仆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做伴，做完全沉湎于圣洁心灵的自我完成、完全是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婆罗门。只有苍穹的日月星辰在默默地关照着他。

“正在这时，我得到了音信：盖什尔拉尔受到驱逐出祖国的惩处，逃向尼泊尔。于是，我赶快追赶到尼泊尔，在那儿寻找了许多日子。又获悉：盖什尔拉尔很久前，离开了尼泊尔，投奔到无人知晓的偏僻山区。

“我跋山涉水，踏遍名山大川，没有见到一点影儿。这里不是印度教盛行的国家，这里的不丹的莱伯吉人不是印度教人，他们没有约定俗成的礼仪和传统，他们的神明和崇拜方式是与众不同的。我经历了无数日子的苦行所得到的圣洁，可别被它们玷污，可别染上任何斑点，为此，我一直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从他们肮脏的接触中净化身子。我深知，自己的航船快要到达彼岸，我一生最圣洁最终极的朝圣目标，现在正在完成中。

“往后的事，我如何阐述呢？所有的收场都是短促的。当烛火快要熄灭的时候，只要吹一口气就行了。我又何必把结局故意拉长成一个故事呢？离别整整三十八年，我进入大吉岭，今天早晨我终于见到了盖什尔拉尔。”

我发现她猝然中断故事，怀着急切的心情问：“你是怎样找到他的呢？你看见了什么？”

公主说：“我看见，年迈的盖什尔拉尔在不丹人的住宅里，和不丹族的妻子、儿女在一起，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在田地里干活！”

故事到此终止。我思忖，现在应该说些安慰的话了，于是开口道：“三十八年来，他朝朝暮暮处在岌岌可危的险境中，怎能保住自己宗教的纯洁呢？”

公主反驳说：“难道我不明白这点吗？可是，这么长的日子里，我是如何过着飘忽不定的流浪生活啊？那个婆罗门的形象，攫住了我的幼小心灵。我怎能懂得，他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一个习惯、一个风俗、一个礼仪呢？我只知道，它是宗教，是永恒不变的，永远是一个模样的。倘不然，我在十六岁妙龄时，从我爸爸的宫殿里逃出来，在那静悄悄的月色里怀着虔诚的激情，把自己这朵含苞待放的鲜花、春情颤抖的身子，奉献给他，而得到的报答却是婆罗门右拳所给的难堪侮辱，我竟把它作为祖师爷贵手的教诲而加以默认，并低垂着头加倍虔诚地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呢。天哪，婆罗门，你倒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信仰，而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习惯和信仰。但是，我从哪儿去得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青春，来代替自己逝去的青春和生活呢！”

1说完这些悲哀的感触，她迅速地站起说：“纳默斯加尔[21]，先生！”

2隔了一会，她好像纠正自己过错似的，补充说："萨拉姆 22 ，先生！"

通过这个穆斯林告别礼，似乎她与坠入尘埃中的败落的婆罗门特性的理想残骸，做了最后告别。我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她像飘忽不定的、轻盈的云朵一样，消失在喜马拉雅山间的褐色浓雾中。

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在人类的画廊上，瞥见了公主生活的整个画面。我看见了一位十六岁的亭亭玉立的公主，倚傍在朱木纳河畔城堡的窗槛边；我看见了一位虔诚的女修道士在许多圣地、庙宇里，聚精会神地祈祷着；我看见了一位给浓雾掩住的，心灵破碎、饱经风霜的伛偻妇女，蹲坐在大吉岭的加尔各答路上。一个温柔窈窕的女子身躯里，流动着婆罗门—穆斯林血液的相互争斗而产生的既奇异又悲哀的乐声，在极其优美而纯正的语言的烘托下，在我脑际萦绕着。

我睁开了眼，发现浓雾突然散尽，万里无云的晴空中，和煦的阳光令人目眩。一群英国妇女坐在人力车上，一伙英国男人骑着马在街上闲逛，不时有两个围着围巾的印度人用斜眼瞅着我赶路。

我赶快站起。在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里，那篇被云雾覆盖着的故事，我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仿佛感到我的雪茄烟雾与山间的浓雾融合在一起，织成了一幅幻想的图画。那穆斯林—婆罗门，那熟悉吠陀的英雄，那朱木纳河畔的城堡，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教　授

倪培耕　译



我在学院的同窗挚友中颇有名气。大伙都认为，我在每一领域内都有渊博的知识，都有一套独到的见解，不管其正确与否。人们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迟疑不决、摇摆不定时，我却往往以斩钉截铁的语气，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不仅表明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亲自写出来，加以阐释；我不仅撰写评论，还从事诗歌创作。总而言之，我在所有方面都成为同人钦慕和崇拜的偶像。

在校园里，我无可争议地建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威望。但不久，一位名叫代尼的新教授突然莅临校园，取而代之，夺去了我的威信。我们那年代新来的教授，今日已俨然成为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因此，在这则生活故事里，我将隐匿他的真实姓名。我思量这样做，不会损害他光辉名字的一根毫毛。依据他对我的态度，我在业已存在的历史里称他为瓦姆吉尔朗先生。

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不久前，他在文学硕士的考试里名列前茅，踌躇满志地带着旦尼先生的赞扬信，跨出了学院门槛。他仿佛因着自己梵社成员的身份，鹤立鸡群，远离于大众；他仿佛不是我们同时代同年龄段的人，我们新印度教派成员都称他为“梵天魔鬼”。

我们曾有个辩论社团，我是社团的健日王，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会议总共有三十六个成员，倘若不计算三十五位成员，也无关宏旨，因为三十五位成员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都与我的观点相吻合。

为这个社团的年会，我曾撰写了一篇评论伽尔拉依尔的光芒四射的精彩报告。我自信，我那篇杰作的非凡性定会使每一位听众听得如醉如痴。实际上，那篇报告是无法比拟的精妙，在那篇报告里我自始至终谴责了伽尔拉依尔的暴力。

我的同学迷醉于我的观点大胆新颖，沉湎于我英语纯粹流畅的欢愉中。当演讲一结束，他们目瞪口呆，久久没回过神来，默然端坐着。瓦姆吉尔朗先生是那届年会的主席。当他发现，谁都不想说什么，他就站起，用沉稳且严肃的口吻，向大家解释道：“在他的演讲里，从美国著名的优秀作家劳韦尔先生文章里剽窃而来的那些段落，是最为精彩的。那些他自己所写的段落，如果删去，那就完美无缺了，无与伦比了。”

倘若他还强调指出："不仅新文章作家的观点，应该说还有语言也令人惊叹地与劳韦尔观点完全吻合。"这样，他的披露既是真实的，也不会令人生厌。

这件事抖搂之后，同学对我的信任烙下了一条分裂界限，现在唯有阿穆尔叶恰尔朗的态度没有变化，对我始终怀着迷恋和虔诚的情思。

他一次次规劝我："你把自己创作的《维德亚帕迪》剧本念给那位梵天魔鬼听听。我倒要瞧瞧，那位挑剔者还放出什么屁话！"

诗人维德亚帕迪异常想念什沃辛赫国王的娇妻勒基玛黛维皇后。他不见到她就无法进行诗歌创作。我取了这个素材，创作了一出最令人悲悯的优秀诗剧。有些观众持不许对古代经典越雷池一步的态度，说："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我答道："这是历史的不幸。如果这类性情事件发生，历史将会变得格外生动和真实。"

我从前自吹我那戏剧是优秀的，而阿穆尔叶却说，它是无与伦比的瑰宝，是最优秀的剧作。我已经是老王卖瓜自吹自擂着，他比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夸张地宣传我。由此可见，我何等伟大的形象，坐落在他心坎里，连我也无法想象。

把诗剧念给瓦姆吉尔朗听，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主意。因为我自信，那个戏里不存在适合责难的任何隙缝。所以，很快又举行了一次社团特别会议。会上，我在众多同学面前，充满情感地朗读了这出戏剧。末了，瓦姆吉尔朗先生起身，评论了它。

我不想详尽描述那个评论，仅仅概要地指出，"批评不符合我原意"，就足够了。依照瓦姆吉尔朗先生的意见："戏剧里的人物性格和情感，没有一星半点的独特性；许多夸张长句只显示平庸的寻常情感，而且它们像蒸汽一样，稍纵即逝，无法琢磨；作家心里所获取的生活素材和形态，没能被加工创造和发展。"

蝎子尾巴里长有毒刺，瓦姆吉尔朗先生的批评里聚集着剧毒的汁液。占有坐毡之前，他又开尊口："作者的这个剧的许多场景和主要情思是模仿歌德的一出戏剧，许多地方完全是恰如其分的翻译。"

我有对他批评的最好回答。我能够反驳道："模仿遍地存在，但它不能构成责难的依据。在文学王国里剽窃是一门大学问，甚至被抓住也可这样振振有词说，文学创作领域里的许多大人物都是这样做的。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连莎士比亚也没有摆脱剽窃的嫌疑。其实，在文学王国里存在着许多人的独创，而那些人也勇敢地进行剽窃。这样，他能把别人的东西完全变成自己的了。"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据理力争的话，但那天我没有辩白，倒不是我谦虚。其实，那天我头脑里空空如也，一句反驳话也没有冒出来。约莫过了七八天，这些反驳才像神戟般一个个从我心里产生，但如今假想的敌人已不存在，这些十八般武器，却一样样刺伤着我自己。我暗自思忖，我至少应该把这些反驳道理，讲给同班

同学听。但令人烦恼的是，我那些反驳对于这般蠢如笨驴的同学的理性来说，又较为精细深奥了。他们的头脑异常狭窄，他们简单地认为，“剽窃毕竟是剽窃”。其实，我的剽窃与别人的剽窃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倘若他们也能看清其中堂奥，那么我与他们之间就不存在理智的特殊差距了，在理性王国里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了。

我进行了文学学士的考试。毋庸置疑，我将会通过考试的。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活感。

那些遭劫日子，瓦姆吉尔朗的不少尖刻言辞，沉重打击了我，我高耸入云的声誉和希冀的坚固庙殿受此摧毁，变成了歪歪斜斜的废墟。只有愚不可及的阿穆尔叶怎么也不想退去对我虔诚的爱。清晨，赞美的太阳在我面前冉冉升起，他那种虔诚像长条阴影般纠缠住我的双脚；傍晚，我赞美的太阳西沉，他心中的长长祭坛又无法弃绝我的双脚。但是，在那种虔诚里没有任何色彩的满足，那阴影仅仅是种虚无而已，仅仅是愚蠢的虔诚心灵的谬误黑暗，那儿没有理智的灿烂光辉。

二

慈父叫我回故里成亲，我向他老人家请求再宽容几天时间。

瓦姆吉尔朗的批评，使我内心滋长了一种自我对立、自我背叛的奇思异想，我的批评心灵悄悄地打击着我作家的心灵。我作家心灵诉说道：“我发誓要报复，我再次创作，我将拭目以待，究竟是我作家心灵大，还是我批评家心灵大？”

我暗自发誓：“我将怀着世界之爱，对别人奉献和对别人宽恕的情思，采用散文抑或韵文的体裁，创作一部表达崇高题材的作品。这样，我就可为我国批评家作又臭又长的批评准备一顿丰盛的大菜。”为此，我决定去一个优美幽静的渺无人迹的胜地待着。至少一个月内，谢绝来访，诸亲好友，一概不予接见，闭门写作，创造自己生活的最大荣誉。

我叫来阿穆尔叶，诉说自己这个奇思妙想。他听了惊愕不已，那个瞬间他仿佛在我额上，瞥见了对国家未来影响的第一道霞光。他脸上流露出严肃的表情，拍打着我的手臂，睁大着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神采奕奕的脸庞，以极其柔和的声音说：“兄弟走吧，去获取不朽荣誉的永恒骄傲。”

我全身汗毛直竖。我似乎觉得，阿穆尔叶仿佛以被虔诚和自豪笼罩着的印度代表身份，向我说了那些庄重严肃的言辞。

阿穆尔叶为此也没有少弃绝，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光辉前景，将近一个月内，全面彻底地放弃了对我的眷恋。我的朋友深深叹了口长气，乘上电车，朝自己居栖地——街道的“公共餐厅”驰去。而我投奔琼德城恒河岸畔的一座花园，去创造自己不朽荣誉的永恒骄傲。

晌午，我独自仰卧在恒河河畔的阒无人烟的花园别墅里，思索着世界之爱，昏沉沉睡着了。傍晚五点光景才睁开眼。这之后，感到身心疲惫倦慵。我为放松心情，消磨辰光，踱步到花园后面的一条幽径长凳上，端坐着。我默然地坐着观赏人来车往的景象。我实在耐不住寂寞，就信步往车站走去。电报嘀嗒嘀嗒声从那儿传来，钟声也悠长地响着，旅客熙来攘往，成千上百个车轮的火车，犹如一条蛇迤逦驰来，喷吐着浓浓烟雾，空中响着尖叫声，缓缓驰进车站停住。旅客们奔忙着，喧哗着。这种繁忙的景象，委实使我惬意了一番。然后我回了家，吃了一些东西，没有同窗好友取闹，我很快入睡进了梦乡。清晨，我没有什么特别要处理的事，我一直在床上睡懒觉，直到太阳爬上了身体才起床，那时约莫已是八九点光景。

我满身尘埃，世界之爱的奥秘依旧没有解开。我从来没有独处的习惯，没有同伴的恒河岸畔显得异常荒凉。而阿穆尔叶竟如此愚蠢，他一天也不打破自己的诺言！

从前，我经常坐在加尔各答那硕大绿荫的榕树下，惬意地伸展着脚，思绪万端，浮想联翩；河流带着自己的旋律，在我面前淙淙流淌而去。那时，诗人将沉浸在自己的梦幻遐想中，情感世界和外部自然将紧紧围在他四周；森林将呈现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鸟儿将栖留在树枝歌唱；星星将在天空闪烁；心灵将布满普遍之爱；从笔端底下，奔涌而出的不知疲倦的绵绵情感长河，将在五光十色的韵律里流畅着。但是那个美妙的自然在哪儿，自然之诗人在哪儿，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在何方，世界情人又在何方！从前，我一天也没有在花园里闲游。林花在森林里盛开，星星在浩渺天穹里闪烁，绿荫在榕树底下覆盖，而我始终蜷缩在家里，囚禁在家里。

我绞尽脑汁，费尽周折，也无法证明自己权威的影响。于是我对瓦姆吉尔朗的愤怒，与日俱增。

那时，全国知识界围绕童婚问题，展开了剧烈的唇枪舌剑，瓦姆吉尔朗站在反对童婚的行列里，还听说，他坠入对一位年轻姑娘的爱恋之网里，并很快陷入求婚之网。他在那种情恋煎熬中，打发着日子。

我对这个桃色新闻感到异常惊奇，惹起我极大兴趣。我那时搜肠刮肚，殚精竭虑，也没有创作出一首有关世界之爱的长诗，现在我守株待兔，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创作灵感，把瓦姆吉尔朗当作理想的白马王子并作为男主人公，再虚构一位名叫卡敦伯卡莉的美女作为女主人公，写了一出幽默风格的喜剧。通过这支生花妙笔，谱写了世界之爱，由此，这个永恒荣誉终于分娩了。我着手准备奔赴加尔各答。但在我的旅行里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强大障碍。

三

一天，我没有去车站。我拖着倦慵的身子，在自己花园别墅的那些屋子，来回踯躅。这之前，因为没有任何需要，我从不去造访那些屋子，我内心对外部事物从来没有一星半点的兴趣和好奇。那天，仅仅为消磨辰光，我恍若在风吹拂下从枝头上脱落且飞舞着的树叶，从这间房子到那间房子，来回不停地转悠。

推开扑面的门扉，我步入一个小廊道。廊道前面，紧挨花园北端墙边，两棵高大挺拔的榕树矗立着，园里绵延曲长的幽径穿过两棵大榕树，迤逦远去。

不过，这一切优美景致，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我哪有赏景的辰光和雅兴。因为一位十三岁的花季少女进入了我的眼帘。她手执书本，低垂着脑袋，专心致志学习着。

那时刻，我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判断能力，但数日之后我寻思，豆扇陀1手执弓箭，乘坐双马战车去狩猎，牝鹿倒没有捕获，偶然间在树荫背后站望了数十分钟，他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构成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我也手执笔杆和本子，为捕猎诗歌离家出走。可怜“世界[23]之爱”这家伙为活命而逃之夭夭。我只是从两棵榕树绿荫中瞥见了些许情景，但人在自己一生里是无法第二次重见一模一样的情景。

世上，有许多事物，我闻所未闻，也没有胆量去尝试尝试。我没有坐过轮船，没有乘过飞机，没有下过煤矿，但我能够为自己心灵的理想而疯狂，而迷误；在推开北端门扉之前，如此疑惑从没有在我心里出现过。我的年龄快步入二十一。在这年龄段里我内心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塑造一位迷人靓女形象，恐怕不能如此下断论。我用五光十色的服饰装扮着那个销魂的形象，设计各种心旷神怡的场景塑造她。但在虚无缥缈的梦境里，我将见到她脚上的彩色拖鞋，身上穿着摩登款式的衬衣，手里握着洋书——我没有如此奢望，也没有这样的福分。

1不过，我心灵的女神在法古奈月[24]末，薄暮降临时分，在挺拔的树丛上微微颤动着的浓密的嫩枝绿叶编织的绿荫华盖下，在被夕阳镂刻的有着光怪陆离线条的花径上，一位身穿时髦衣衫和彩色拖鞋、手执书本的靓女形象，从两棵榕树中突然凸现在我眼前，我怔怔看着，呆若木鸡。

这种观赏恐怕没有超过两分钟，我慌乱地寻找各个隙缝，施用各种方式窥探着，但没有发生任何艳遇效果。那天，我早就在黄昏前，伸着大腿，端坐在榕树底下。彼岸的浓密丛林，隐隐约约展现在我眼前；丛林上空，黄昏星儿带着宁静微笑，冉冉升起；眼睁睁看着，黄昏美女启开了没有庇护者的寂静的幸运庙寺的大门，默然无言地伫立在那儿。

我所看到的她手里握的书，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一座崭新的神秘莫测的寓所。我暗自思忖，它究竟是部什么样的书，是部小说抑或诗集呢？书里写着什么内容？那些打开的书页上，兴许描绘着那晌午时分的绿荫

和阳光，簌簌叶声和旅客渴望的目光；尤其令我揣测的是，那些启开的书页究竟表现故事的哪个段落，诗篇的哪个情味呢？同时，我还思忖，在妩媚松散的浓密的美发阴影下，她的柔和前额内，形形色色感情冲动如何表现为自己的青春欢乐？坐落在姑娘孤寂的心灵里的诗歌幻影将如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的世界呢？直到深更半夜，我一直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诸如此类的不着边际的事。但若要我明白如画地把它们描绘出来，断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谁告诉我，她就是位情窦初开的豆蔻少女？然而，在相识之前就有人向比我早千百年的情人豆扇陀保证有关娑恭达罗是位少女的情状。其实，她们本身就是心灵的渴望，她们往往说着一大堆真假相掺的事。有的真实隐去了，有的完全没有隐去。而我与豆扇陀的真实情况正好隐去了。

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少女是位相邻的已婚女子抑或尚未出阁的姑娘，是位婆罗门门第的还是刹帝利家族的，决定这些对我而言并不是难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仅仅像无言的鹧鸪般千方百计地从远处围住自己的身影，抻长脖子，不懈地细察着。

翌日晌午，我租借了一只小舟，目不转睛，注视岸畔，我在波浪平缓的河流上任意漂移。我禁止船夫挥桨。

我的娑恭达罗居住的静净林茅屋坐落在任何岸畔，它可不是根沃大仙[1]的茅屋。恒河岸埠的石阶直通到巍巍宫殿的凉台，凉台因木斜顶遮掩，显得影影绰绰。 25

我的小舟无言地缓慢地漂游。当小舟驰抵河埠正面，我隐约看到，我那位新时代的娑恭达罗坐在凉台的地上，一只凳子放在她背面，凳上有几本书；她一束松开的美发，撒落在书本上；她背靠着凳子，脸蛋向上，左臂托住自己的头颅。我从小舟上无法看清她的脸庞，只瞥见她柔软颈脖显露的柔和曲线；她娇嫩的玉足裸露着，一只伸在河埠上一层台阶，一只搁在下一层台阶，纱丽黑边斜掩着它们。一本书心不在焉地从倦怠的右手中坠落下来，卧躺在地上。从远处望去，她宛如一尊黄昏女神塑像；仿佛因着白日劳作突然觉得疲乏的美女正驱散着自己的劳累。她脚底下的恒河，遥远的恒河彼岸丛林，炽热的湛蓝天空，默然无言地目不转睛地观赏着自己心灵的美女，她的裸露玉足、她慵怠的左臂和她优美的颈脖曲线。

她显露着，我一直凝视着。我用自己湿润的眼睛，一次次洗涤着她美丽的莲足，用自己的心紧紧拥着它们。

末了，小舟稍许漂远了些。一棵大树矗立在眼前，挡住了视线。我蓦地想起了什么遗憾。我吃惊地对船夫说："船夫，今天我不走了，从这儿驰回。"但回驰时遇到了逆流，不得不摇桨划水前行，而我讨嫌桨声。那个声音仿佛沉重地打击了那位妙龄少女，她是那么楚楚动人，美丽温

柔；她又像是天空那么深远无垠，又像是小鹿般怯懦娇嫩。小舟驰抵岸畔，我的女邻人听见了摇桨声，缓缓抬起脸，怀着柔和的好奇心，痴痴地望着我的小舟。瞬间，她的视线投在我焦灼渴望的视线上，她立马起身，惊愕地朝屋舍迤逦而去。我仿佛觉得，我的举止打击了她，使她受了伤害。

匆匆离去时，从她怀里滚落下吃了一半的半生半熟的石榴，一直滚落到下面的石阶上。此时，我内心渴求获取烙上唇吻的果实，但我羞于船夫的目光，只好作罢。我无奈只好从远处遥望它，吩咐船往前驰去。我发现，带着波浪的河水，贪婪地簇拥着，妄图用自己贪欲的舌头，把果实占为已有。一想到，不消半个时辰，它厚颜无耻的不懈努力，将获得圆满成功，我只好怀着痛苦的心情，上了自己家园的岸埠，弃船而去。

在榕树绿荫下，我伸展双腿盘坐着，整日里做着白日梦。宇宙自然在一双柔软莲足前，低垂下自己不屈的头颅。天穹充满温煦阳光，大地欣喜万分，习风疯狂乱舞，都是因着一双慵怠且优美的莲足；它们也不明白，骚动的青春因着它们的陶醉，从四面八方欣喜得心花怒放。

在这之前，大自然对我而言是被遗弃的、被隔离的；河流、森林、天穹，这一切自然景物与我格格不入。但今日，在无垠自然里，我瞥见了一尊美的雕像，因着它我从前被分割的各部分完全统一了起来。今天，自然就我而言是统一的、优美的；它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默然地向我祈求：“我是个无言者，请你给种语言。我内心深处升起一种不可言说的赞美，请你把它放进韵律、节奏、旋律和优美的人的语言里，让它发出声音，在大地上回响。”

大自然这无言的请求，拨响着我的心弦。我一次次倾听到同一首歌曲：“哦，举世无双的佳丽！哦，绝伦无比的美女；哦，征服世界的少女；哦，生命之鸢的唯一火焰；哦，绵绵无尽的生命；哦，无垠甜蜜的温柔！”我无法灭掉这歌声，我无法迷恋别人；我又不能给予具体形态，让她清晰呈现；我也无法在韵律中言说她。我仿佛觉得，一种不可言说的不可测定的魅力在我心底里像波涛般迅即传播着，至今我无法把它控制在自己手里。一旦落入我手里，我的喉咙就会用神的音乐，放声歌唱；我的前额也因超凡光辉而熠熠闪光。

正在这时刻，一只小舟穿过彼岸新车站，驰抵我花园别墅岸埠。两肩披着折皱的披巾，腋下夹着一把雨伞，阿穆尔叶恰尔朗驾临到我面前。我蓦然见到不期而至的朋友，内心不由得升起一种亲切的感情，一种希冀。晌午时分，望到我像疯子发呆地坐在大榕树底下，阿穆尔叶心里兴许传播着一种宏大且深沉的愿望。他害怕，印度未来最优秀的诗篇的某个段落，可别因他的脚步声惊扰，像野天鹅一样突然在河水里游走。所以，他小心翼翼，蹑手蹑脚，慢腾腾地朝我走来。望着他那种小心谨慎样子，我十分气愤，不满地说：“什么事，阿穆尔叶，你那缩手缩脚情状，脚是否踩上了钉子？”阿穆尔叶思忖，我在诙谐地调侃。他微笑

着来到我身旁，从口袋里取出手帕，展平它的折痕，把它仔细地铺在地上，坐定后说："你把你所创作的喜剧寄给了我，我读了后，笑得前仰后合。"

开场白之后，他诵读了我喜剧的一些段落，而后他又开怀大笑，笑得险些窒息，要他的命。我心想，把那支用来杜撰那个闹剧的秃笔拔起，连同提供制造那支笔杆的树，一块投入熊熊燃烧的火堆里，让这出闹剧烧成灰烬。然而我无法消除我的遗憾。

阿穆尔叶拘谨地问道："你的诗又写到了哪儿？"听后犹如火上浇油，我内心说："我的诗篇就犹同你的智性。"然而，我嘴上却说："诗歌创作之事往后再说，老弟，现在别无谓地打扰我。"他听后知趣地起身正欲离去。

阿穆尔叶是位好奇心强的人，他不朝四周巡察一番是不会甘心的。我因着这担心，起身关上北门。他惊奇地问："那儿有什么，兄弟？"我答道："什么也没有。"我在自己生活里从未说过如此弥天大谎。

两天以来，他用各种方式纠缠我，折磨我。第三天，他才乘晚车离去。他在身旁时，我不朝北面越雷池一步，也不往那儿随便瞅一眼。正如守财奴隐匿自己的金银宝库，我也使花园北端地方躲避开众人耳目。阿穆尔叶一走，我就急忙跑去打开那扇门，走入那廊厅坐着。辽阔的夜空挂着黑半月初的月光，清澈的月色四射；花园里的月光与阴影，斑驳交杂；颤抖的嫩枝蓓蕾发出长长叹息；树上成熟欲脱的花果，吐出浓浓芳香；深夜森林寂静无声，整个花园夜晚因而充盈圆满。正在这时，我的邻居少女握着自己年迈父亲的手，缓缓地散着步，并与父亲絮絮细语着。父亲慈祥且专心地倾听她的絮语，在纯洁无瑕、柔和温存的叙谈里不可能存在一星半点的障碍。傍晚，宁静的河面上，不时传来划桨声，不久又消失在远方；树上鸟巢里的雏鸟不时啼鸣。那时，我似乎感到，我的心不管欢乐抑或痛苦，它正被撕裂着；我的存在似乎正扩展着，与被月光和阴影镂刻的大地浑成一体，因而我在自己的胸脯上感受到女邻居的轻盈步伐；我的耳朵紧贴树木花丛，倾听着甜蜜温柔话语的回响。那个无语的无垠自然的内心痛楚，仿佛在我全身上钻着窟窿；我仿佛彻悟到，大地就躺卧在她脚下，但它无法锁住她的脚，它委实束手无措；被繁枝密叶压弯了的树木能听到絮絮细语，但无法明白其中含义。所以它们启用枝叶争斗，用疯癫的胡言乱语哀鸣不止。我也整个身心全然感受到那些轻盈脚步，那些热烈谈笑，但我怎么也不能把她安置在自己心里，焦躁得快濒临死亡绝境似的。

翌日，我委实耐不住性了。一清早，我就去拜会自己的邻居。那时，年迈的帕沃那塔先生沏着一杯浓茶，戴上了眼镜，正津津有味地读着蓝色铅笔做记号的一本弥尔顿旧书。直到我走到他身边，他才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用漫不经心的目光朝我瞧了一下，那时刻他实在无法使自己离开那本书。末了，他蓦然惊愕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为我这位不速之客起身让座。我简要地自我介绍了一番。他有些激动，连眼镜套子

也找不到了。

他问我："你喝茶吗？"

我虽然不喝茶，却说："我喝。"

帕沃那塔先生忙乱了一番，喊道："基伦娜！"兴许叫唤他闺女。

门槛边传来银铃般的甜蜜的声音："什么事，爸爸？"

我转身看到，苦行者根沃大仙的女儿猛然发现我，像头惊恐的牝鹿准备逃之夭夭。帕沃那塔把她唤到身边，介绍我说："这位是默欣德拉古马尔先生，是我们的邻居。"然后对我介绍说："这是我闺女，名叫基伦娜瓦拉。"

我慌张得不知该做什么才得体，一时犯糊涂。基伦娜早已向我致以谦和优雅的鞠躬礼。我赶忙弥补自己的过失，向她还礼。帕沃那塔先生说："女儿，为默欣德拉先生沏一杯茶。"

我内心异常困窘，在我启口说什么前，基伦娜已沏了茶。我仿佛觉得，盖拉斯山 26 上湿婆吩咐自己女儿拉克什米为客人取杯沏茶，这对客人肯定是纯洁的永恒的馈赠，但湿婆乘骑神鸟为什么在附近没有显身呢？

四

现在，我成为帕沃那塔先生家的座上客。从前，我害怕喝茶，如今早晚两顿茶已使我养成喝茶的嗜好了。

起初，我凭着那个借口经常去拜访帕沃那塔先生家。那个借口是，我正在准备文学学士考试，从前我读过德国学者所撰写的哲学经典新历史的书。现在想向他讨教他对这方面内容的评论见解。但当我发现，他徘徊在弥尔顿那个旧时代流行的令人迷误的书籍里，我就把他视为值得可怜的角色了。我开始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新学识。帕沃那塔先生是位善良质朴的人，他对一切事物和学识都持谨慎态度，他对我那样乳臭未干的年轻人的话都持认同的态度；倘若觉得有必要反驳的地方，也因害怕我不满而犹豫不决作罢了。基伦娜见到我们之间不愉快的争论，就找借口退避三舍离去。我由此既感到踌躇满志又觉得惶恐不安。我觉得，我们评议的内容的艰深学术品位对于基伦娜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当她偷偷朝我的山峰眺望，也不知将会看到多高的学识山峰！

当我从远处观察基伦娜，我把她视为娑恭达罗等名字和形象来认识的，但现在我在一个普通家庭里以真实的基伦娜形象来看待她；如今，她对我而言不是世上美丽公主的化身，现在只是位具体真实的基伦娜。换言之，如今她不是千百年来诗歌世界里下凡的女主角、女情人，她放

弃了久远时代青年心灵的梦幻天堂，而在一个确定的印度家庭里以一个少女形象身份出现在我面前；她用我的母语同我谈论着极其平凡的家庭琐碎事，她为一些普通事情真诚地发笑；她委实如同是我们普通家庭里司空见惯的女孩子，手上戴着金镯子，颈上项链也是寻常的。但她可爱甜蜜，有时纱丽衣襟拂过鞋面，抖落飘然而下；有时她从自己停留地方迈开莲足，婀娜多姿。这一切就我而言又是件十分惬意的事。她就是基伦娜，不是虚构想象的，是真实可感的，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她没有超越或低于这个界限。虽然她不是属于我的，然而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的心一直对她充满感激之情。

一天，我与帕沃那塔先生就所有知识比较的内容，展现各自的口才。评论稍许离题远了些，基伦娜起身离座。隔了一会儿，她在前面廊厅里堆放了一些饮料食物，用甜柔爱抚口吻嗔怪父亲："爸爸，您干吗挑起诸如此类艰涩的哲学议论，真使默欣德拉先生难堪烦恼。唠叨没完，他的喉咙快干枯了！"

她旋即转向我说："请过来！默欣德拉先生，你帮我做厨房杂事，总比饶舌为好。"

其实，帕沃那塔先生没有过错，基伦娜明知故犯。然而，帕沃那塔先生犹同罪人忏悔，笑着说："对，对，你说得对。好吧，这些话题暂时搁浅一下，今后有机会再议。"而后他又带着平和心情，沉浸于每日规定的学习中。

有一天午后两三点钟光景，我又挑起一个严肃的话题，使帕沃那塔先生惊愕不已。基伦娜走来说："默欣德拉先生，女人需要一些帮助，让蔓藤攀在墙上，我的手够不着，你帮我钉钉子。"

我乐得心花怒放，马上起身随她走，而帕沃那塔先生也满心喜欢地坐着，埋头啃书本。

这样，你可发现，一旦我准备与帕沃那塔先生探讨严肃内容的议题，基伦娜会不失时机插进来，以要做某些事的借口，把所有秩序搞乱，我也因此暗自感到高兴。我终于明白，我已把基伦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她也可能明白，与帕沃那塔先生讨论哲学不是我生活中最快活的事。

在确立"我们感官认知与外部事物关系"的议题上，我正抵达难以理解的神秘地狱之门，恰在那时，基伦娜走来说："默欣德拉先生，走吧，我在厨房旁边的地里种了茄子，我领你去瞧瞧，走吗？"

有一天，我用了不少论证，证明我们视天穹是无限的认识，仅仅是一种推测。在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力外，它在某处在某种形态里是有限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在这时，基伦娜抵达，说："默欣德拉先生，花园里有两只杧果熟了。你帮我弯一下枝头，我可摘下来。"

何等自由，何等洒脱！刹那间，我能穿过有限的大海驰抵美丽的岸畔。不管对无限天空和外界事物的怀疑罗网，是多么纵横交错，纠缠不清，然而有关基伦娜的茄子抑或杧果是不存在丝毫疑惑和难以理解的困窘；尽管那些事在诗篇或小说里是不适宜叙述的，但它们在现实生活里却像大海围住的岛屿那么迷人。脚碰触大地是多么快乐——只有那些久久凫游在水里的人能通晓这个体验。多少日子以来，我在自己幻想里所创造的爱的海洋，若是真实的，我如何在那儿长久飘游，我无法说清。那儿天空是无限的，大海也是无限的；在那儿我们每天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旅行等有限事件是完全被放逐的。其实，那儿没有一星半点的低卑，只有在韵律、节奏和音乐里表达的情感，而企图测量其深度，肯定会大失所望，获不到深度的。

当基伦娜把沉没在哲学海洋里的那位可怜者救上岸，带进自己的杧果园林，我就获得了脚底下的土地，我被搭救了，获得了新生。我发现，坐在廊厅里煮米豆稀饭，攀登梯子钉钉子，弯下树枝摘取杧果，从中可以获取的不是虚构的快乐；有趣的是，人们不必费尽周折、绞尽脑汁去获取那种快乐。可以自由自在说话，可以纵情大笑，从天穹中射下多少阳光，树丛下有多少绿荫，这一切已经足够了。此外，我身边还有一根魔杖，那就是我焕发的新的青春；一块波斯魔石就是我的爱；一棵永不凋谢的天上如意树，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完整自新。我心灵说："我是胜利者，我是因陀罗，在因陀罗战马奔驰的驿道上没有任何障碍。"基伦娜就是我的基伦娜，我对此丝毫不怀疑。对于这一点，我至今没有对大家开诚布公说清。但我早就感受到，我的心由于极度幸福从这一端飞到那一端，快因着快乐被撕裂，"基伦娜就是我的基伦娜"像闪电一样在我整个心里每时每刻狂跳不已。

这之前，我从未进入现实女性世界的旋涡里。新时代的靓女获得了现代教育，在闺房外面徘徊游荡，我绝对无法理解这班现代女性的举止行为；她们举止行为里什么地方是文明修养的界限，什么是她们的爱情权利，我通通不熟悉。我搞不明白，自己内心为什么激不起爱情的火花，对诸如此类的话题总是缄默无言。

基伦娜把茶杯放在我手里，我与茶一起汲取了她充盈在杯里的爱；我品饮茶时，内心感受到爱的滋润；基伦娜施物获得了成功，我汲取方面也获得了收效。

倘若基伦娜用平常且自然的语调问："默欣德拉先生，您明儿早晨来喝茶吗？"那里就会响起具有韵律和节奏的诗句：

竹笛吹起令人神往旋律，

听着听着魂飞魄销，

我为何弃绝美女远走高飞？

我心潮起伏，兴奋不已。

然而，当我通常答道：“明儿早晨八点我将来贵府”时，难道基伦娜的耳朵里没有响起任何色彩的韵律？

甜蜜甘露充盈着我的日日夜夜。我每时每刻就像蔓藤新长出嫩枝向外伸展一样，把基伦娜与我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我又展开想象翅膀，无限遐想。当美好时机到来，我将教基伦娜什么，读什么，讲什么，显示什么——这一切无遮无掩的意图困袭着我的心。我甚至决心将教她对德国学者撰写的哲学经典新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不然，她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我；我将把她带上我所指示的英国诗歌文学的美好世界的道路上去。我内心暗笑着说：“基伦娜，你的茄子地田和杧果园林就我而言是一座新的王国。我从未想过，在那个王国里除了茄子和小小未成熟的杧果外，那个稀世珍贵的果实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但当时机成熟，我也把你带到那个不长茄子的王国，然而你一刻也不会感到茄子的缺乏，那就是知识王国，想象和情感的湛蓝天空。”

现在，我的假日快度完，催促我赶快回故里结婚，慈爱的关怀逐渐变成严厉的命令。阿穆尔叶也不能为我想出好计谋，阻挡命令的实施。我真的不知道过的什么日子，我像森林中疯狂的大象一样左冲右突，闯进我的莲花池，用硕大无比的脚趾，把一切都踩得乱七八糟。我内心的骚动越发强烈，我朝思暮想，如何迅速表达自己心灵的愿望，发展爱情。

五

一天晌午时分，我去帕沃那塔先生家看到，他老人家恐怕因炎热带来倦乏，坐在安乐椅里盹睡着了。前面恒河岸边长廊底下阒无人迹的岸埠石阶上，基伦娜盘坐着，正读着什么书。我轻脚轻手地走到她背后站着，看到她正读一本新诗集，打开的书页上刊登的是席勒的一首诗，在那首诗的边缘画着红铅笔的线条！读了那首诗，基伦娜叹了一口长气，用充满梦幻般的眼睛凝视着天穹缥缈的边际。我仿佛觉得，她今朝花了几个小时一次次阅读同一首诗，然而仅仅一声长长叹息充塞着她心灵阳光映照的风帆里；末了，直到无垠湛蓝的星空世界出现，她才放下了。席勒为谁写下这首诗，我无法说清，但不用置疑，它决不是为一个名叫默欣德拉古马尔的印度青年而写的。不过，我斩钉截铁地说，在这首赞

美歌曲里除了我，谁都不能拥有这个权利！基伦娜在那首诗旁边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笔触，画了一个灿烂的血字记号。我因着那魔幻般的线条而迷惑不解地站住了。这些线条所写成的诗，今天属于基伦娜自己了，同时，它也应属于我的。我控制自己兴奋不已的心，用平常的声音说："你在读什么书？"

全速飞驰的帆船仿佛突然冲撞上悬崖，基伦娜大吃一惊，急忙合上书本，把它藏在自己的衣襟里。我笑着说："什么书，我能看一下吗？"基伦娜仿佛受到伤害似的，固执地说："不行，不行，不是开卷有益的书。"

我坐在稍远的一个台阶，挑起英国诗歌文学的话题。我用这种方式对基伦娜进行文学教育，并且通过英国诗人的口，表露我的心迹和情意。在晌午烈日下的万籁寂静里，山水轻声曼语像甜蜜的摇篮曲，甜润柔和。

基伦娜仿佛异常慌乱不安，说："爸爸独自坐在哪儿，今天你们没有进行有关无限天空议题的争论？"我暗自思忖，无限天空一直存在着，争论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但是，生活是稍纵即逝的，幸运的机缘也是凤毛麟角的。我没有答复基伦娜的话，说："我创作了几首诗，念给你听听。"基伦娜却说："明儿我再洗耳恭听吧。"然后，朝廊厅里面眺望，喊道："爸爸，默欣德拉先生来了。"

帕沃那塔刚从睡眠中醒来，像孩子一般睁开自己惺忪双眼，激动不安起来。我的心仿佛受到一个强有力的冲击。我无奈地走到帕沃那塔先生身边，谈论无限天空那个无聊问题。而基伦娜手执着书，兴许她渴望一个僻静的无人妨碍的地方来阅读，于是朝上面自己寝室走去。我从次日清晨邮件中取得一张英国日报，有一个地方存着红笔的记号，刊登着文学学士考试的结果，开端第一排有基伦娜瓦拉的名字；第二排、第三排，直到最后一排都没有我的名字。

随着考试落第的痛苦，一种怀疑之火燃烧着，像闪雷之火一样灼人。我思忖，兴许这个基伦娜就是我的基伦娜。她在学院读书，早进行过考试，虽然她没有告诉我读什么。但我疑心与日俱增。年迈父亲和他姑娘从未说过他们的经历，而我傻乎乎地、滔滔不绝地把自己所有事，统统倒了出来，讲述自己的事，宣扬自己的学识。

我记得在讨论德国学者撰写的哲学史时，我对基伦娜夸口："假如我获得教你读书机会，我将在英国诗歌文学方面阐明观点。"

榜上写着基伦娜瓦拉在哲学经典方面获得"优秀"，文学方面获得第一名。倘若这位基伦娜就是我的基伦娜，那我的脸将放在……

最终，我仿佛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被灰尘掩盖住的自尊才被唤醒。我说："去它的，我的著作就是我的凯旋柱。"说毕，手执书本，大步流星走上街头，格外高昂头颅，抵达了帕沃那塔先生的花园。

那时，他的书斋没有旁人，我异常专心查看他的藏书，发现一个角落放着一本德国教授写的哲学经典史的书，我曾经常为这个议题与帕沃那塔进行辩论。我打开一看，那本书上到处都是帕沃那塔先生的手写札记。现在，我终于相信，他自个儿教着闺女。

约莫五六天之后，帕沃那塔带着高兴心情走进房间，似乎他刚从幸运讯息的泉水里沐浴回来。我突然怀着些许高傲神情，干笑着说："帕沃那塔先生，我考试失败了。"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仿佛跨入那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他们学院考试失败了，但在生活里的考试却名列前茅。在考试和商业等领域追求成功是普通人的目标，人类精英们却对此不屑一顾。帕沃那塔的脸那时充满着慈爱的怜悯，他可能没有听到自己女儿成功的消息，但看到我矛盾惶遽的可怕笑容，惊愕不已。他凭着自己简单的头脑，不可能猜到我骄傲的终极原因。

正在这时，基伦娜瓦拉与我学院新来的教授瓦姆吉尔朗先生一起，带着异常羞涩且充满激情的光彩动人的脸庞，像被雨水洗涤过的翠绿蔓藤一样清鲜，步入房间。

现在，我茅塞顿开，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我的眼睛才睁开了。

回到家，那天晚上我烧焚了自己全部文稿；就在那天晚上，我起程回家，一到家乡就结了婚。

蛰居在恒河岸畔僻静处，想要抒写一部鸿篇巨制的史诗，没有兑现，但我终于在生活里获取了它。

献　眼

倪培耕　译



听说，如今许多孟加拉姑娘依靠自己的努力，寻找情侣。我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上帝助了我一臂之力。从孩提时期起，我就对湿婆神起誓、膜拜。

不满八岁，我嫁了人。恐怕前世作孽的缘故，我虽有丈夫，也跟没有一样。难近母[27]掳走了我的双目，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我都没能消受端详丈夫的福气。

十四妙龄时，我分娩了一个死胎，自己也差点儿送了命。但命中注定要经受痛苦折磨的人，怎能轻松愉快地死去呢？照明用的灯火是不缺油的，但它经过彻夜燃烧，就熄掉了。

总算得救了，但身体十分虚弱。心灵的痛苦，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致使我染上了眼疾，视觉越来越差。

当时，我丈夫正在研读医学。他并不忧心如焚，因为他在我身上获得了考验他医学知识的极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开始诊治我的眼病。

那年，我的兄长也正在紧张地预备法律考试。有一天，他来看望我。见了我这般情景，他十分恐慌。

“你在干什么？”他责备我丈夫说，“你要弄瞎古玛的眼睛，快请好的医生瞧瞧！”

我丈夫生气地说：“为什么？难道好医生比我高明百倍？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病例，谁都知道治疗它的方法。”

兄长略带怒意地说：“你认为，你与医学院教授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吗？”

我丈夫不甘示弱地说：“请你攻读自己的法律吧，你怎么懂得医学。当你将来娶亲，捞到自己妻子的一笔财产，如果发生争执，打官司，难道你能根据我的意见行事？”

我暗自思量，两雄争斗，草民遭殃。我夹在其中，两面受攻。又思忖，我既然嫁给别人，哥哥就不该来干涉，惹是生非。我的痛苦与幸

福，我的疾病与健康，如今都与丈夫的利害有关，与他人无关。

那天，我对兄长说治疗我眼病是桩小事之后，我丈夫的心仿佛高傲得飘飘然了。我眼睛不断流水，越流越多。它的真正原因，我丈夫或兄长却都不明白。

我丈夫去医学院。下午，我兄长突然不期而至，带来了一位大夫。大夫诊察了我的眼睛，郑重其事地说："再不小心对待，病势将不可收拾。"说完，他开了一个药方。我兄长马上派人去买药。

大夫走后，我恳求哥哥说："哥哥，我伏地向你请求，不要干预对我的治疗。你私自请医生来诊治，会引来祸水的。"

从童年起，我就异常惧怕哥哥，令人惊讶的是，我现在竟敢在他面前说这样的话。但我十分清楚，兄长瞒着我丈夫，替我安排治疗，这本身并不是件消除我不幸的吉祥行动。

哥哥恐怕对我的想法感到吃惊，沉吟了片刻，说："好吧，今后我再也不带医生来，但配来的药，你要按大夫的嘱咐，服完它！"说毕，他快快离去了。

我在丈夫从学院归来之前，拿起药瓶、涂药水的火柴杆和说明书，匆匆忙忙地扔进院内的水井里。我丈夫仿佛不满我兄长的干预，他发狠地致力于我眼病的治疗。他用尽了各种治疗方法，眼睛绑上纱布，戴上有色眼镜，滴眼药水，涂眼药膏；尽管我肚子饱饱，他还让我喝已有腐臭味的鱼肝油。

他每次从医院回来，就关切地询问："感觉如何？"我总是回答："好多了。"我自欺欺人地想，自己或许正在好转。当更多的眼水从眼眶中涌流出来时，我聊以自慰地想："出水多，可以洗涤眼里坏的杂质。"眼里减少了眼水，我又得意地遐想："现在可好了，丈夫真有妙手回春的医学技术。"

但是过了一些日子，眼痛变得难以忍受。眼前一片黑暗，视觉泯灭。夜以继日的头痛，更使我苦恼不堪。我觉得，我丈夫也仿佛十分惊骇，面如土色。我猜测他借此要请医生，我顺水推舟说："为了抚慰我兄长的一片好心，请一次医生来诊察，究竟有什么坏处呢？他正生着气，我心里也挺难受。当然，你的治疗技术比别的医生要高出一筹。"

丈夫说："你说得对！"就在那天，请一位英国医生来诊治。我无法探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但仿佛大夫在责骂我丈夫，他低垂着脑袋，畏缩地站着。

英国医生走了，我拉住丈夫的手，说："从哪儿抓来这般粗野无礼的白色蠢驴。本国高明的医生有的是。难道他能比你更了解我的病情？"

丈夫嘶哑了嗓子，说："眼睛需要动手术。"

我佯装生气地说："动手术，你早已判定，但你却一直瞒着我。难道你以为我像小孩一样，感到害怕？"

丈夫的羞愧顿时烟消云散，他又神气活现地说："人群中听了动手术，不感到害怕的英雄豪杰有多少？"

我开玩笑地说："男人们的英雄本色只在女子面前显露。"

须臾，丈夫沮丧而严肃地说："说得对，男人的傲慢就是一切。"

我打消他那一本正经的表情，说："难道在傲慢里你们男人能战胜女人？胜利是属于我们女人的。"

这时，兄长来了。我把他叫到一旁，说："哥哥，依照你那位医生的吩咐行事，我的眼病已明显好转。但有一天，我误把吃的药，涂在眼上。从那时起，我的眼睛好像破裂了似的。我丈夫说，必须叫人动手术。"

兄长懊丧地说："我原以为，你丈夫在治疗。我为此生气，不来看望你。"

我忙说："不，我可没有对任何人讲。神不知鬼不觉，我遵循那个医生的嘱咐服药。连丈夫也没告诉，我真怕他生气。"

女人哇声坠地之后，就学会撒谎的本领。她既不想使兄长痛苦，也不想降低丈夫的威信；作为母亲，要使怀里的婴儿开心；作为妻室，要使婴儿的父亲称心如意——因而，女人需要如此欺骗。

这种骗局产生了效果：失明之前，我能看到自己兄长和丈夫言归于好。兄长想："秘密治疗，才造成这个不幸。"丈夫想："悔恨当初不听从兄长的劝告，否则万无一失。"两颗不屈的心，暗自忏悔着，互相越发靠拢。丈夫开始听取兄长的意见，兄长也谦和地支持丈夫处理各项事务。

最后，一个英国医生依照两人的意见，割治了我的左眼。虚弱的眼睛不堪忍受如此打击，它仅有的微弱光芒，也顿时消失了。随后，另一只眼睛也渐渐地失明了。在童年时代，新婚夫妇拜堂相见的日子里，那位披着月光清辉的年轻而俊秀的形象，曾闪现在我眼前；如今，在那个形象上，仿佛落上了一层永恒的帘幕。

有一天，丈夫走到我床跟前，说："现在，我不该装腔作势对你说假话，是我弄坏了你的双眼。"

我觉得，他的嗓音被眼泪噎住了。我用手握着他的手，说："干得出色，你取走了自己的东西。你思量过吗，如果别的医生动手术，弄瞎了

我的眼睛，这样，我怎能得到慰藉呢。如果命运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挽救我的眼睛。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我在你的手里眼睛失明了。当膜拜的莲花缺少时，罗摩掏出了自己的双目，奉献给神明。我把自己的双目，也献给神明。我把自己望见的月光，自己的晨曦，自己天空的蔚蓝，自己大地的青葱，统统奉献给你。当你看到使你欢愉的东西，请讲给我听，我将根据你的描述，获得使你视觉欢愉的神圣礼物。”

我不能说那些无法上口的话，尽管我朝朝暮暮想着这些话，当我感到悲哀，信念暗淡下去，为不幸被剥夺而痛苦时，我对自己的心说：依仗安宁、虔诚，努力升华自己，超越自己的痛苦。说了这番话之后，我保持了沉默，我已向他叙述了自己心灵的情愫。

他说：“古玛，我愚蠢而执拗地毁了你的眼睛，如今我再也不能使它们复明。但我能做一件事：我要永远留在你身边，帮你弥补视觉的丧失。”

我说：“尽说些无用的废话。你将把自己的家庭，变成一座盲人医院，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你应该再娶。”

为什么再娶是极端必要的，就在我详尽解释之前，我的喉咙仿佛哽咽住似的。咳了几声，镇定一下情绪，欲将开口——

我的丈夫急促地说：“我愚蠢，骄横；尽管如此，我不是伪君子。我亲手弄瞎了你的眼睛。最终由于这个缺点，抛弃你，重娶老婆，那么我对家神戈比纳塔起誓：谋杀梵天、谋杀父亲的极大罪恶，将降临我头上。”

我捂住他嘴巴，不许他起如此可怕的誓言。但我的心欣喜若狂，眼泪堵住了我的嗓子，那种难忍的喜悦之泪，竟使我说不出话。由于无限幸福的激动，我把头埋在枕头里，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我是瞎子，他却不嫌弃我，紧紧拥抱着我。我没有奢望那样的幸运，但心灵是贪婪的。

第一遭泪雨过后，我把他的头移开自己的胸膛，说：“你为什么要起那样可怕的誓言。我叫你再娶，难道为了你的寻欢作乐？不，我思量过，她能帮你做我从前未失明时所做的活。”

丈夫说：“那些事可吩咐女佣去做。你以为我真发狂，找个女奴来我家，拜堂成亲？难道我能叫她与你那样的女神，共享宝座？”

当他说到“女神”这词儿，捧起我的脸庞，在我的额上亲了一个温柔的吻，那个吻仿佛开了我第三只智眼。就在那一刹那，我仿佛真以女神身份，登上了宝座。

我暗自思忖：“这很好，因祸得福，我失明了，不能成为凡夫俗子的妻室。现在就驾凌于人寰之巅，成为女神，祝福丈夫。”现在不是幻觉，

不是欺骗，一个家庭主妇的卑微低贱，全都消失了。

那一日，整整一天，内心充满着冲突。迫于重大誓约，丈夫将不能再娶，这种幸福好像揪住了我，怎么也不放开。今天，在我内心出现了新的女神，她说：“那个时候也许会到来，当你丈夫以为，要获取幸福，只有取消誓言重娶。”但我内心的妇人说：“敢情好！但他已起了誓，不能再娶。”我内心女神说：“那倒也是。但这里面没有你高兴的任何理由。”内心的妇人说：“我一切都明白，但他已起了誓，那时将……”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这句话。那时，女神静默无言，紧蹙着眉头。我整个的内心已经给这个可怕的怀疑的黑暗包围了。

我丈夫不许男女用人服侍我，准备亲自侍候我。起初，我异常高兴，因为丈夫一直在我身旁，而且失明以来，我要和他在一起的愿望越发强烈。从前落在我眼里的丈夫的幸福，现在其他感觉器官努力分摊它，并扩大自己所领受的部分。现在我的丈夫，大部分时间花在外面工作上。他不在我身边，我觉得好像悬挂在虚空中，而且失掉执据任何东西的感觉。

从前，丈夫从学院回来迟一点，我打开窗户，眺望街心。我通过眼睛，把自己与他所活动的世界联结起来；如今没有了视觉，我却用整个身心去探寻他。架在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主要桥梁，如今已经塌陷了。现在，我和他之间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我束手无策，只能怀着痛楚的心情，盼等他从他的岸边，再爬回到我的岸边来。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当他离开我一会儿，我瞎眼的身子就猛扑过去，抓住他，号叫着，呼唤着。

但是，这样强烈的盼望，如此依赖，是不好的。本来，压在丈夫头上的妻子的重负，已经够多了，不能再在他上面压上我失明的重负。我自己载运自己的这个广漠黑暗。我虔诚地发誓——我将不通过自己这个无限的黑暗鸿沟，把自己与丈夫联结起来。

我在短暂的时间里，学会了通过触觉、听觉和嗅觉，去完成日常的全部家务，甚至比从前更灵巧地完成这个大家庭的事务。现在感到，与其说视觉帮助我工作，毋宁说它常使我心烦意乱。当眼睛守卫着，耳朵就懒散，它们不去听闻应当听的东西。所以现在没有不守安分的视觉，所有的官能都安静、圆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现在，我不让丈夫做自己的任何生活琐事，我又像从前一样为他做一切家务。

丈夫对我说：“你剥夺了我的忏悔。”

我说：“你的忏悔，我不晓得。但我为什么要增加自己罪恶的重负呢。”

可以说，当我解放了他，他呼吸了自由的空气，维护一辈子为瞎子

女人服务的诺言，这不是男人的职责。

二

通过了医学考试，我丈夫带我去城郊小镇行医。我来到乡村，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八岁时，我离开乡村，到了大城市。在十年光阴里，诞生地像阴影一样，在我心里模糊不清了。在未失明时，加尔各答的忙碌而喧闹的生活淹没了我对往昔的回忆。一失明，我恍然大悟，加尔各答仅仅是诱惑我眼睛的城市，不能满足心灵的要求。一失明，我童年生活时期的乡村景象，又像白天告终，而在黄昏天际中闪烁的星辰一样，出现在我心里，熠熠发亮。

在九月的最末几天，我们去哈辛普尔。这是我从未到过的新地方，四周的环境如何，我无从知道。但童年时代的那种芳香和幸福感觉仿佛从四面八方困袭着我。从新耕耘的浸沾着露水的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清新的泥土气息，金黄色菜芥田里弥漫空际的柔软而甜蜜的芳香，牧童的悠扬的歌声，还有碾在土路上的牛车吱嘎声，使我高兴得忘乎所以。自己早年生活的回忆，用不可名状的声响和芳香，像现实一样包围住我，而瞎眼是无法抗拒它的。我回到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时期。但母亲再也不能和我在一块了。

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那些沿着村边岸畔长着的参天大树；我在心里描绘着：外祖母散披着几束稀疏的头发，背着太阳，坐在后院里，正捣碎做饭菜用的扁豆。但听不到她用柔和而颤动的微弱声音，低吟本乡和尚帕琼达斯的宗教歌声。新谷进仓的欢乐典礼在冷季浸透露水的天空下苏醒，但在轧机房里，轧碾新谷的人群中，已无法和自己童年时代的女友相会。黄昏时分，从附近飘来牛的哞叫声。那时刻又回忆起，妈妈擎着晚灯，点亮了牛栏里的烛光。同时，潮湿的青草味，麦秆燃烧的辛辣烟气，仿佛蹿入我的肺腑。我仿佛听到从水池岸畔的维卡尔伦加尔的庙里传来了清脆的铜钟声。不知是谁，从我八年童年生活中筛滤了它的整个臃肿的东西，仅仅在我的周围，留下了它的情味、芳香。

同时，我也依稀记起童年的山盟海誓，挑摘鲜花，膜拜湿婆之神的情景。不得不承认，加尔各答的闲聊，扰乱，人来人往的喧哗，使理智也变样了，宗教职责也不是白璧无瑕的真诚。我记得，有一天，失明之后，我乡村的一个女友来加尔各答看望我，说："古玛，你那么无动于衷，不愤慨；换了我，一定不给这样的混账丈夫赏脸。""姐姐，我自己瞎了眼，已够作恶了，我怎能忍心再增加丈夫的烦恼呢？应该生不幸眼睛的气，然而干吗生丈夫的气呢。"不在适宜时间，请大夫诊断，拉沃叶对此十分生我丈夫的气，也竭力激怒我。我解释道："待在家里，总会发生些情愿与不情愿、知道与不知道、清醒与迷惘的那种痛苦与幸福事儿，但如果心里存在虔诚情感，那么在痛苦中也会得到安宁。否则，只能在愤怒争吵、妒忌仇恨、唠唠叨叨中讨活。我眼瞎了，固然是个大痛苦，但现在我有什么必要去仇视丈夫，加重痛苦的分量呢。"从像我那样

的姑娘嘴里，听到如此守旧的话，拉沃叶蔑视地摇着头，愤然离去。她的话尽管有刺儿，但决不是毫无道理的。拉沃叶这席话在我心底里燃起了火苗，我用脚去踩灭，仍有一两颗火星漏网。

你所看到的加尔各答，每天发生着无休止的争吵，数不尽的纠纷。在那里耳濡目染，心很快变得冷酷无情。但我一回到乡村，膜拜湿婆神的清新莲花香扑鼻而来，我的全部希望和信念，犹如我童年时代一样新鲜和光亮起来。由于上帝降临我身上，我的心和世界得到了充实。我跪在地上，低垂脑袋，说：“哦，我的神！这个安排很好，你取走了我的眼睛，你却伴随着我。”

天哪！我说错了。说“你伴随着我”的话是多么放肆无礼。我只有说“我伴随着你”的权利。啊呀！总有一天，我的神明让我拉长脖子说这句话。哪怕我什么都丧失，我仍将活下去。没有在谁的头上，施加任何压力，只在我头上施加压力。

三

我们十分愉快地生活着。我丈夫医道上的名声与日俱增，金钱也接踵到手。

但灾祸却存在于金钱之中。由于金钱，心受压迫。当心灵统治时，他能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但当金钱承担创造幸福的重负，心灵就没有任何意义。那时，存在心灵幸福的地方，给堆积如山的货物占有，物质替代了幸福。

我不能指出任何特别的事或话，但盲人具有感觉敏锐的力量。所以天晓得什么原因，我清楚地知道，随着家境富裕，自己丈夫也在变化。

当他年轻时，我丈夫还有判断是非曲直、吉凶善恶的理智。现在，这种判断的理智似乎一天天变得迟钝起来。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不单单为糊口度日而学习医业的；我要通过它，为普天下的穷苦人服务。”当他叙述那班医生即使已走到垂死人跟前、不见钱就不肯诊断的情形时，他的嗓音由于愤怒而哽咽。我懂得，那种日子现在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穷苦女人为保住自己独生子的生命，苦苦央求他，他不屑一顾。最后，我自己恳求他去帮助，他才草草诊断，敷衍了事。

当我们手头缺钱时，我的丈夫厌恶贪婪金钱的行为；但当他在银行里存有大笔款项时，他经常与富人管家在家里密谈。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全然不知他们谈论的内容。但一旦那人离开之后，丈夫走到我身边，兴高采烈地议论各种事。那时，我通过内心的感觉力量，明白丈夫今天又被玷污了。

失明之前，我最后一次所看到的丈夫形象，现在在哪儿？那个曾吻过我失明的眼睛，把我扶上神明的宝座的丈夫，现在在哪儿呢？一个被突如其来的情欲狂风，吹倒在尘土中的人，也能被好品质的新的强烈推动而站起；但是，那些具有精神道德的人，倘若一天天长满从外界来的寄生虫，就要吞噬着自己的内心生活。我寻思医治它的办法，但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不能亲眼看到与丈夫的隔阂，无关紧要，但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和丈夫在一起，我才悲恸欲绝。我是个瞎子，我带着自己青春时期的新鲜的爱，永恒的虔诚，不可动摇的信念，坐在失却世界光明的内心门槛上——在生活开始时，我曾用娇嫩的手掌，捧着莲花祭品，奉献给自己的神明，那些鲜花上含沾的露水，至今没有干涸。而我的丈夫抛弃了绿树成荫、永远清新的家乡，为挣钱而到处奔波；在人寰不至的荒原里，真不知道他将落脚在何方！我所信仰的东西，称之为道德的东西，理解为比一切享受和财富还要宝贵的东西，他都加以嘲笑、蔑视。但曾经有过没有隔阂的日子，在青春开始时我们旅行在同一条路上；以后，什么时候道路有了分歧，他无法知道，我也不晓得。最后，事到如今，我仍没有得到对他呼唤的回答。

我有时思忖，也许由于失明的原因，我把区区小事，看得过于严重了。倘若有视觉的话，我也许依旧感到，世界仍是圆满无缺的。

有一天，我的丈夫也解释过这点。一天清晨，一个年迈的穆斯林长者，来请他去医治孙女的霍乱病。我听到他说：“孩子，我是个穷人，但真主会保佑你的。”我的丈夫说：“真主保佑对我毫无用处，首先我要听听你的打算！”一听到这话，我就想：“神明使我变成瞎子，但为什么不使我变成聋子？”老人叹了口长气，说了声“哎，真主”，离开了。那时，我差遣女仆，叫唤他到内室窗户底下。我说：“大伯，我愿为你孙女负担医疗费用，请拿钱叫高明医生治病，也请祝福我的丈夫，吉祥如意！”

我整天觉得饭菜没有味道。下午，丈夫从睡眠中醒来，说：“你为什么不高兴？”我像往常一样，习惯地回答：“没有，没有什么事。”但过了一会儿，我开诚布公地说：“多少日子以来，我总想对你说，但张口说时，又不知说什么。我不知能否掏心里的话。你心里一定清楚：我们开始一块过的那和睦生活，如今已有裂痕了。”丈夫笑着说：“变化是世界的规律。”我说：“金银财宝，容貌青春，所有东西都在变化，但难道永恒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那时，他严肃地说：“你看，其他妇女为实际的贫乏而痛苦着——哪一个丈夫不挣钱，哪一个丈夫不钟情。你正在创造幻想中的痛苦。”

我那时全然明白了：“盲目在我眼里投上了一种乌烟，把我置身于这种迅速变化的世界之外，我确实不像其他女人一样，丈夫也不理解我。”

四

这时，我丈夫的姑母从乡村来探听自己侄子的消息。我们俩向她敬了礼，她劈头一句话：“听说，媳妇，你不幸地丧失了眼睛。现在，我的阿维纳什怎能依靠瞎眼妻子操持家务呢？你应该让他再娶！”如果丈夫取笑说：“对，姑妈，你已耳闻目睹，请帮助修正这种关系吧。”那么一切都明白了。但他踌躇不决，含含糊糊地说：“你果真这样认为吗？当然，姑母，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姑母回答：“为什么，难道我说得不合适？好吧，媳妇，请你说说！”

我勉强地笑了笑，说：“哦，姑妈！你和那些具有权力的人商议，不是更好吗？解铃还须系铃人。”

姑妈温和地回答：“好，说得在理。往后，我单独地同你商量。阿维纳什，你的意见呢！我还要指出，媳妇，高贵家庭的姑娘有多少妾伴，她丈夫的荣光就会增添多少。我的侄子如果不行医成亲，难道他要担心糊口度日吗？高贵家庭的女子从来不因造物主的诅咒而死去。只要她活着，她丈夫就会万事亨通。”

两天之后，我丈夫当着我的面，询问姑妈：“姑妈，像亲戚一样帮助照料媳妇，你能够找到那样清白人家的姑娘吗？她双目失明，倘若有个人永远陪伴着她，我就宽心了。”当我刚瞎眼时，假如他说那样的话，我即刻就去死。但现在尽管双目失明，我家庭生活没有感到特别不便。不过我没有提出异议，只是缄默不语地待着。

姑妈说：“怎么会少呢。我哥哥有一个姑娘，长得如花似玉，犹如仙女。姑娘也到出阁的岁数，正希望寻觅一个合适的丈夫。倘若得到你那样高贵的人，现在就可成亲。”

丈夫假装踌躇地说：“谁说成亲？”

姑妈说：“我的小兄弟，不成亲，清白人家的姑娘怎能光顾你家。”

她的话是有说服力的，丈夫羞怯地沉默不语。

我孤独地站在自己关闭了双目的无限黑暗里，抬头向天呼唤：“神明，保佑我的丈夫吧！”

过了几天，一个清晨，我做完祈祷正往外走，姑妈叫住我说：“媳妇，我所提的我兄长的姑娘海玛基妮今天已从家里来这儿。海玛，这是你的姐姐，向她致礼！”

正在这时，我的丈夫突然闯进来，好像看到了陌生女人，他假装吃惊，马上拔脚，准备转身。姑妈说，“阿维纳什，到哪儿去？”

丈夫问道：“这位是谁？”

姑妈说："这就是我兄长的姑娘，海玛基妮。你何必躲避，海玛，向兄长鞠躬。"

他仿佛十分惊异，连续询问她父母的情况，问她是谁带来的、路途情况怎样，等等。

我暗自说："我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何必略施小计呢，做些偷鸡摸狗的缺德事，说些虚情假意、冠冕堂皇的话儿。为什么为自己不安，为我而低三下四呢？为什么为迷惑我，做出虚伪的举动呢？"

我拉着海玛基妮的手，把她引进自己的卧室，用手轻轻抚摸她的身子和脸庞。脸孔也许长得十分标致，年龄也许不会小于十四五岁。

当我审察她时，姑娘突然发出甜蜜的爽朗笑声，说："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在催眠我？"

她那天真无邪的自由笑声感染了我，驱散了我心灵上的乌云。我用手臂挽住她的脖子说：

"我想看看你，妹妹。"说着，又在她柔软滑润的脸蛋上抚摸。

"你想看什么？"说着，她又爽朗地笑起来，"我难道是你菜园里的豆荚或茄子，用手摸摸，我究竟有多大？"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是瞎子。海玛基妮并不知道。

我说："妹妹，我是瞎子。"

听后，她惊愕沉默了一会。我十分明白，她正用自己热情而年轻的大眼睛，窥视着我失明的眸子和我哀怜的表情。接着，她气急败坏地说："哦！就为这个原因，叫婶母来这儿？"

我连忙解释道："不，我没有叫她来，你婶母自己来的。"

女孩讥讽地笑着说："这正是我婶母的拿手好戏。不请自投门！现在她既来之，你甭想赶她走，这我可以担保的！但父亲为什么让我来这儿呢？你能告诉我原委吗？"

这时，姑妈与我丈夫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之后进了屋。一见她，海玛基妮就嚷："婶母，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姑妈说："你这个死丫头！刚歇脚，就吵嚷着回去。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不安分的姑娘。"

海玛基妮说："对于你固然是对的，因为这家是你的近亲，但与我有何相干？你想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可要回去。我已明白地告诉了你。"说完，拉着我的手，说，"姐姐你说，你是否像我亲生的同胞姐

妹。”

我没有回答她的简单问题，而用胸膛拥抱了她。

“请看，姑妈尽管是多么有办法，但她无力控制这位姑娘。”

姑妈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反而向海玛基妮表示格外的亲热。但海玛仿佛从自己身上掸去灰尘一样甩开她。姑妈像得宠的姑娘要玩耍一样，撇开一切话题，搭讪着走开了。然而她不知想起了什么，又返回来，对海玛基妮说：“海玛，走，该是你洗澡的时刻了！”

海玛走到我跟前说：“我们俩一块去岸畔洗澡，姐姐你愿意吗？”

姑妈尽管不甘心情愿，也只好作罢。她深知，海玛基妮是不好惹的，她会在竞争中获胜的。她们之间的对立明显地披露在我面前。

走到后面的岸畔，海玛基妮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子女？”我微笑着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神明没有赐予吧。”

海玛基妮说：“不，这不是理由。你必定犯过什么罪。你看我的婶母，她没有子女。这必定是她存心不良。但你有什么邪念呢。”

我说：“谁知道各自心里的盘算。”

姑娘用权威口吻说：“你看见吗，婶婶是那么狡猾，子女绝不会从她肚里诞生。”

我自己不知道善恶、喜哀、褒贬之间的秘密。女孩也不知道。我只是叹了口长气，暗自对她说：“我的上帝！只有你知道这个原因。”

海玛基妮突然拥抱我，笑着说：“你竟也对我的话悲叹起来！不要认真看待我的话。”

她的笑声又一次飘到对岸。

五

我觉察，丈夫医业里有了障碍。他拒绝去远处出诊；在近处，也马马虎虎诊断完就回家。从前，整天在医疗室里工作，只午饭和睡觉时才进内屋。现在，姑母不召唤，他也多余地常去问候姑母。姑母一看到机会，就说：“海玛，拿我槟榔小盒来。”我知道，我丈夫准在姑妈屋里。起头两三天，海玛基妮遵命去拿槟榔小盒、油瓶、朱砂盒等什物；但后来，不管如何叫唤，她懒得动弹了，打发仆人把要的东西递送过去。当姑妈使劲叫唤：“海玛，海玛……”姑娘仿佛为了对我表示怜悯，紧紧偎贴着我。一种忧虑和悲哀似乎总纠缠着她，从此，她也不在我面前提及

我丈夫的事。

这时，我的哥哥来看望我。我懂得，哥哥的目光是敏锐的，事情瞒过他是不可能的。他又是位严厉的思想家，从不姑息一丝半点儿的缺德事。我最害怕自己丈夫像罪人似的站在他跟前。现在，我装得若无其事，显露出不自然的笑容，想瞒住全部情况。我滔滔不绝地讲话，来回忙碌，似乎要把四周的灰尘都抹去。但我又提心吊胆，可别做得太过分，露出破绽。

兄长没有住多久，因为我丈夫表示了不耐烦，对他很冷淡。兄长在告别前，以充满慈爱的心，用颤抖的手指久久抚摩着我的头，他的内心祝福我什么，我是清楚的。他的眼泪滴落在我沾满泪水的面颊上。

我记得，四月的一天黄昏，赶集的人已陆续回家。雨云从远处席卷而来，被一阵瓢泼大雨灌饱的泥土芳香和清新空气，散布在空间。落后的同伴，在漆黑的田野里相互惊恐地呼应着。我孤独地待在黑暗的卧室里，没有点燃烛火，生怕火苗燃着衣服罗衾，或引起其他不幸事故。我坐在空寂的黑屋地上，双手合十，呼唤自己无限黑暗世界的主宰："神明，当我不能领受你的怜悯，当我不能理解你的意图，我将用生命，用手紧握着孤立无援的破碎的心灵小舟之舵！尽管手磨破出血，风暴仍没有停息。现在，还要考验多久，我的力量还能持续多久！"

说着说着，我泪如泉涌，把头埋在枕头里，悲恸地痛哭起来。

整天，我得干家务。海玛基妮如影随形。我想找个机会，痛哭一场，都没有如愿以偿。这么多天之后，今天才算痛哭了一场。突然发现，床有些摇晃，有人走动的响声。顷刻间，海玛基妮走来，挽住我的脖子，用自己的衣裙默默地拭擦我噙满泪水的双目。不知道她思索什么，黄昏时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她没有提任何问题，我也没有说任何话。她又用自己的冰冷柔和的手，抚摩我的额头。这期间，什么时候风紧随着雷鸣电闪和倾盆大雨而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多少天之后，一种温柔的宁静冷却了我发热而痛苦的心。

翌日，海玛基妮说："婶婶，如果你不回家，我可与仆人一道回家了。我郑重地给你讲了。"

姑妈说："你着急干吗？我明日也起程，一块走吧。海玛，过来看，我的阿维纳什为你购置了一副多么精致的宝石戒指。"带着得意感情的姑妈，把戒指放在海玛基妮手上。

"看呀，婶婶，"她回答道，"看看我打靶的本领多么高超。"于是把戒指投到后院的水槽里。姑妈惊异、恼恨，气得毛发耸立，好像一只刺猬。

她抓住我的手，反复说："媳妇，小心点，可别把这种孩子气告诉阿维纳什。我的孩子将会伤透心的。你对我起誓，媳妇？"

我说：“姑妈，不必多说，我不会多嘴的。”

次日，行走前，海玛基妮抱住我：“姐姐，记住我！”我用双手不住地抚摩她的脸庞，说：“盲人什么都不会忘记的，妹妹。世界不是属于我的，我只能依靠心灵活着。”说毕，我捧着她的头亲吻。大颗的泪水，吧嗒吧嗒滴在她的发束上。

与海玛基妮分离之后，我的世界索然无味，——她注入我生活里的芳香、优美、音乐、光亮和青春失去之后，我向四周伸开了双手，看到了自己的整个世界。啊，我在什么地方？

我的丈夫走进屋内，佯装高兴地说：“这些人走了，我总算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工作的机会。”

我受到了侮辱，他为什么要对我耍滑头呢，我难道害怕真情？我什么时候害怕过打击？我丈夫难道不知道，我献眼时，以多么平静的心情，接受了永久的黑暗！

这些日子以来，我和我丈夫之间早有一层黑暗的帷幔遮住，现在又增添了一层。我的丈夫从来不在我面前提起海玛基妮的名字，仿佛海玛永远从他有联系的世界中消失了，好像她在哪儿都不露一丝踪影。但是，通过信件，他一直打听她的情况。

我忽然觉得，正如水池里的水稍许上涨，莲花的茎梗就会紧张一样，丈夫内心稍许流露出喜悦的神情，我就会用自己的心灵神经触觉感受到它。他什么时候获悉信息，什么时候没有获悉，我都了如指掌。但我无法向他探听她的情况。我的生命一直渴望得到她的音信和同她叙谈的机会，她曾经给我充满黑暗的心灵，带来了陶醉、自由、光亮和优美的信息。但我在丈夫面前，没有权利提及她的名字。这种弥漫着痛苦的枯燥乏味，以毫不动摇的姿态，充塞在我们两人之间。

四月的一天，女仆来问我：“码头上正热闹地准备船只，老爷不知要到何方去！”

我早预感到，一场密谋行动正在进行。在我命运的天空里，几天来出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难堪寂静，以后，世界末日的乌云盖住辽阔的天空。毁灭之神使用无情的手，指示整个毁灭力量，排山倒海地压在我头顶。我对女仆说：“去哪儿，我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女仆再也没有询问其他问题的勇气，深深叹了口气，走了。

深夜，我丈夫煞有介事地来告诉我：“我得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出诊。明早天一亮，我就得启程，恐怕至少要两三天才能返回。”

我从床上霍地跃身起来，说：“为什么要对我说假话？”

我丈夫用颤抖、含糊的声音说："什么假话？"

我直截了当地说开了："你正去成亲。"

他缄默无言，我也站着不动。死一般的寂静凝住在屋宇有好一会儿。最后我开口："请回答！你说：'是，我正去成亲。'"

像回声一样，他机械地发出："是，我正去成亲。"

我说："不行，你不能去。我要把你从这巨大灾祸、巨大罪恶中拯救出来。倘若我不能这样做，我怎么是你的妻室，我又为谁膜拜湿婆之神！"

然而又好长一会儿，整个屋宇没有一丝声音。我伏在地上，抱住丈夫的腿说："我对你犯了什么罪过，犯了什么过错，你有必要去再娶第二个女人？你对我起誓，老老实实说！"

于是，我丈夫吞吞吐吐地说："说真的，我害怕你。你的黑暗把你隐藏在一个无限的帷幕里，我又没有力量步入里面。你是我的上帝，你对我来说像神明一样可怕，不能携带着你，做日常的事。我要的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能与她闲聊，能对她发脾气，能尊重她，能为她制作首饰……"

哎！我的心碎了！我也正是一个平常的女人——此外，我算别的什么东西呢？当初我出嫁时，我也是一个女孩子，满怀着一切信仰、信托和崇拜的愿望，憧憬着丈夫的恩爱。

"你透过我的心仔细瞧瞧！我是个普通女人，我心里除了装着那新婚姑娘的情愫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渴望信赖、依靠、膜拜。而你却侮辱了我，给我难以忍受的痛苦。请你在自己脚下，给我一席之地吧！"

我说了什么，什么也不记得了。惊骇的大海，难道自己能够倾听到自己的吼声？我又说："我是忠贞的，上帝是证人。你无论如何不能践踏自己履行职责的誓言。当你要犯渎神的罪过之前，我将成为孀妇，海玛基妮将会死去。"

说了这番话，我昏厥过去。

当我苏醒时，快近黎明。鸟儿还没开口，我的丈夫却不翼而飞了。

我关上祈祷室的门，坐着祈祷。整日，我没有出户一步。黄昏时分，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大雨如注般倾泻着，整个屋宇被震撼着。我虽则坐在神像前，但没有说："哦，神明，我的丈夫此时此刻在激流之中，请保佑！"我只专心一意地说："神明，我命中注定的，就让它去吧。但请把我丈夫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整个夜晚消逝了。第二天，我也没离开坐毡，在这失眠的、不进一口食的情况下，不知谁给了我力量，我在石像面前，也像石头偶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

黄昏，叩门声纷然而至。有人打开门，潜入屋内。我当即昏迷过去。

苏醒以后，听到“姐姐”的叫声，发现我躺在海玛基妮怀抱里。一动弹，就响起新娘红绸衣服的声。哎，神明没有听见我的请求，我的丈夫堕落了。

海玛基妮低垂着头，羞怯地说：“姐姐，我是来向你讨取我新婚的祝福。”

瞬间，我呆若木鸡。不一会儿，我好像触电一样倏地跃起，说：“我为什么不给你祝福呢，妹妹，你有什么罪过？”

海玛基妮仍发出她那悦耳的笑声，说：“罪过？你结婚不犯罪，我结婚就犯罪？”

我拥抱了海玛基妮，不禁哭出声来。我心里说：“难道在世上我的请求是最大的，丈夫的意愿仍没有成全？五雷轰顶落在我的头上吧，但不能落在我的职责、我的信念上。我照样要活下去。”

海玛基妮向我致触脚礼，拂去我脚上的灰尘。

我祝福说：“你将永远幸福，永远幸福！”

海玛基妮说：“不仅是祝福，你应该说愿我们快乐圆满，用你的圣洁双手，迎接我的丈夫到你家来。”

我坐下来，满口允诺：“带进来吧！”

不一会儿，新的步履声进入我屋子，听到温柔的问话：“古玛，你好吗？”

我大吃一惊，像离弦的箭，重新跃身而起，说：“哥哥！”

海玛基妮笑着说：“你还称他为哥哥？笑话！现在叫他小兄弟吧，搓搓他耳朵，挠挠他吧。他现在和我结婚，是你的小妹夫啦。”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我知道哥哥的誓言，他不娶亲。因为没有了妈，无人为他祝福，让他成亲。现在应该让我祝福。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怎么也阻止不了。兄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海玛基妮拥抱着我，一个劲儿笑。

晚间，我辗转反侧，带着热切期待的心，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我

无法想象，他如何消除自己的羞愧和失望。

夜已很深了，门慢慢地开了。我惊愕地坐在床上，谛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心怦怦直跳。

他来到床上，抓住我的手，说："你的兄长，搭救了我。我掉在一时的迷惑之中，正往死路上走去。那天，我登上小船，仿佛有一块铅重似的石头压在心上。当在河心中遇到急风暴雨，危及生命时，我想，沉下去吧，解脱一切烦恼，让我得救。船驶达默吐拉格，得悉前一天，海玛基妮同你兄长拜堂成亲了。我如何带着羞愧和幸福心情回到船上，实在说不清。在这几天里，我才懂得了，抛弃了你，我得不到任何幸福，你是我的女神！"

我幸福地笑着，说："不，我不希望成为女神，我是你的女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人而已！"

丈夫说："你得同意我一个请求：永远不要称我为神明，不要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次日，婚礼的喜庆声和海螺声，响彻整个街区上空。海玛基妮替我丈夫做饭，安排起居，收拾房子，尽情地开玩笑、逗乐。但他曾到什么地方去，发生过什么事，谁也一字未提。

丢失的宝藏

倪培耕　译

我的船只停泊在河岸的一个破旧埠头。太阳已西沉。

敞开的舱面上，船夫正在做祷告。他那无言的膜拜形象，宛如一幅肃穆庄重的画，镂刻在似火燃烧着的西方天幕上。河面没有一丝涟漪，无数斑驳的光点闪烁着，仿佛人们用深浅不等的笔触，涂抹上七色的光彩似的。

在埠头附近，有一座宅院，年久失修，到处呈现残垣断壁的破落景象。我独自坐在它面前、长着无数榕树根须的河边台阶上，心无旁骛，静听着蟋蟀的鸣叫。

我正欲拭揉干涩的眼睑，蓦然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听到“你从哪儿来的，先生？”的话语。

我慌忙转过脸，看到一位文质彬彬、颇有修养的人。那个可怜家伙似乎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骨瘦如柴。幸运女神也许对他不满，没完没了地斥责他、辱没他。然后，不屑一顾，永远地抛弃了他。

如同许多孟加拉邦的外省求职人一样，他长年不修边幅，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他刚从办公室下班回来，应是用膳时刻，却到河边来呼吸傍晚的新鲜空气。

打过招呼，他走下台阶，坐在我身旁。我答道：“我从郎吉那儿来的。”

“做什么工作？”

“经商。”

“什么买卖？”

“丝绸、木柴的买卖。”

“我能问尊姓大名吗？”

我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了他一个名字，但不是我的真实姓名。

然而，无法消除善良人的好奇心，他又问道：“您来敝地，有何贵干？”

我漫不经心地答道：“换换空气，仅此而已。”

他略觉惊讶，说：“哦，先生。我已经有六年光景呼吸这里的空气。每天还不得不用点奎宁。但我觉得，此地与彼地恐怕没有多大差异。”

我分辩说：“贵地与敝地的空气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毋庸争辩的。”

他愤然应道：“不错，天壤之别！您借宿在哪儿？”

我手指向河前的那座破旧屋舍，说：“我暂宿在那座庭院里。”

他有些疑惑的表情，仿佛我已经获悉这座破屋藏有金库似的。但他最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接着，他给我讲述了十五年前发生在这座可诅咒的庭院里的漫长故事。

他是这里一所学校的老师。长年累月的饥饿和疾病，使他的脸庞消瘦，神情忧郁；秃顶下面的一双大眼，深陷在眼眶里，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异光，燃烧着。说真的，见到他的这副模样，我不禁想起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所描绘的旧时代的水手形象。

船夫做完晚祷，开始做饭。黄昏的最后一抹霞光，在天穹中消失了。昏暗里，埠头正面荒无人烟的、残垣断壁的宅院，如同魔鬼矗立在黑暗之中。

教师开始讲述：

我来到这座村庄是十年之前，有一名叫帕利普什朗的人居住在这座庭院里。他的伯父杜尔格莫亨是个商贾，生意红火。钱财、土地、住宅，应有尽有。他没有后裔。他溘然去世，一切财富都归帕利普什朗所拥有。

但是，帕利有一个毛病，新时代的魔鬼纠缠住他。他知书达理，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锃亮的皮鞋，坐在办公室里，说着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脸上盖着长长的胡须。他接触的英国商人多了，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有些开窍，也有些呆滞。看上去，他俨然是位现代孟加拉人。

现在暂且撇开这些，现有一个严重的灾祸，降落到这个家庭里。他有一位姿色绝伦的夫人，在一所现代学院读书，那儿谁也不会去过问逝去的旧时代。她少许身体不适，马上召唤家庭医生，这样，鲜衣美食，金银首饰，一切都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我琢磨，您兴许早已成婚，所以，对你说这些话，是多余的。女人喜欢生硬杧果，辛辣食物，粗野丈夫。那个可怜的家伙，不算丑陋，也不穷，还有一副慈善心肠和单纯朴实的品质，但他失去了妻子的爱。

假如你试问，什么缘故。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会琢磨出许多话题。缺乏风度和力度的男人是博不到女人的欢心，因而不会获得幸福的。小鹿磨炼自己的犄角，需要寻觅坚硬的树干，钻进香蕉树，碰到软绵绵的茎梗，它是不会获得快乐的。打从女人和男人有区别之日起，女人总是使用鬼域伎俩，甜言蜜语，使难以驯服的男人就范。她们聚在一起，总是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如何驯服男人的技能；那些怀有心甘情愿进入女人手中控制脾性的男人，对女人来说是个十足的窝囊废。那些从祖母、外祖母、曾祖母、曾外祖母那儿学到的几千年沿袭的，制服伐楼拿、火神、蛇神的闪闪发光的传统武器，完全不中用了。

女人渴求用甜言蜜语，用自己的力量使男人就范，获取爱情；而丈夫若是位柔软心肠的好人，不给她显示女性魅力的机会，那么你应当懂得，他的命运将是不幸的，女人的命运也会比他更不幸。

如今，通过新文明的教育，男人已丧失了自然秉性，丧失了造物主所赐予的巨大残暴性，丧失了造物主赋予的勇气。现代夫妇关系是如此松懈，真是无法说清道透。可怜的帕利普什朗经历现代文明和英国文明机器的磨炼，已成为一个好心肠的男人。他既不能在事业上获得力量，又不能在夫妇生活里享受到幸福。

帕利普什朗的妻子莫莉玛莉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就获得了爱情；没有洒落多少泪，就获得了达卡和贝拿勒斯的纱丽；没有发怒，没有丧失自尊，就获得了手镯。这样，她的女人天性，她的爱，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她仅仅索取，什么也不付出。她的单纯朴直的丈夫认为，奉献是取得报酬的办法，给予是获得的方式。可怜的家伙，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完全颠倒了。

这样，她把丈夫视为给予达卡纱丽和手镯的机器，这部机器不需要有人在它的车轮上加油。

帕利普什朗在家里从事商业贸易，为了生意事务，他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留在这里。他母亲已故世，然而大姑、大姨等五个人住在这里。不过，帕利普什朗倒不是为了讨好大姑、大姨，与漂亮的姑娘结婚，把她们带到这儿居住。他把自己的妻子安顿在她们附近的一间房间里，与自己一起居住。妻子的权利与其他人的权利尽管是有区别的，但与五个人分开，单独与自己在一起，这样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她加以严密控制，这可不是他的本性。

妻子平常沉默寡言，很少与四邻五舍的女人交际来往。逢年过节，给乞讨的婆罗门吃喝，或赐给毗湿奴女苦行者几枚铜板，这对她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从她手里白白浪费掉的。除了丈夫的爱，一旦得手的任何东西，她都极其认真地一一核对，妥善保存好。最令人惊奇的是，她从来不轻易抛掷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取悦人心。

人们常说，在二十四岁芳龄里，她只显示十四岁小姑娘那段的生硬

的温柔。她的心宛如一个冰块，在她心底里没有煽情的任何余地，仿佛情窦没有开似的，犹同吝啬鬼，彻里彻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

造物主使默莉玛莉像垂挂着的缀满绿叶的成熟基藤，但不让其开花结蕾，生男育女。也就是说，造物主没有赐给她比放在铁柜里的红宝石、绿翡翠还要价值连城的、值得用生命去爱的东西；没有赐给她像初春升起的太阳那般温煦的热度，融化冰冷的铁石心肠的东西；没有赐给她如同在家庭氛围上，流淌着慈爱和温馨潮流一般的东西。

默莉玛莉是位女强人。她从不安置多余的奴仆；自己能做的事，不让人插手，捞取外快；她从不考虑别人，从不对别人显露爱意，一个劲儿工作，积聚财富；她没有病痛，没有伤感，没有思想。在获取最大极限的身体强健，在保持心态的绝对宁静，在积聚最大的财富方面，她都显露自己非凡的自制力。

这对大多数丈夫来说是够幸运的。不止是幸运，简直是福星高照。身上有谓称“腰”的地方，不疼痛就不会想到它。同样，只有用爱的鞭笞，才能在二十四小时里无时无刻能都感觉到，在家庭悲欢离合、嬉笑怒骂里给予温馨的妻子的存在，这个感觉的名称就是“家庭腰部疼痛”。最纯洁的贞操，对妇女来说或许是一种自豪，而对丈夫来说则不是一种享受，我坚持这种观点。

你能说清楚，从自己妻子那儿得到多少爱，难道日以继夜，精确地衡量它的分量是男人的工作？男女都有各自的工作，这是家庭关系的普通的算法。无言里有多少表示？公开里含有多少隐匿，显示里有多少暗示，细微里蕴含多少粗犷，狭窄里含有多少展延，意义里含有多少无意义，谁能说清楚呢。造物主不给人们对恋情的精细认知，认为没有必要赐予这种理解力。不过，我必须说，对男人的琐碎小事所表示的爱意或嗔怒，女人们都细细地掂量着其爱的分量。她们对自己人所说的话语中含有的真实意图，和真实意义中的确切话语，都像对待小孩皮肤汗毛那般细心梳理出来。主要因为男人的爱就是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生活事业就是依赖这个资本进行着的。因而，看到他刮起的风，她就在准确时刻，以正确方式扬起帆，驾驭着她们的船，泅海过江。所以，造物主把衡量爱的天平，垂挂在女人心灵上，而不给男子。

但如今，造物主所不施与的那种东西，男人们也会寻觅到。诗人拒绝上帝，把艰难地所获的那个带着随微风前后摇摆指针的天平，不假思索地交到大众手里。我不把过错推给造物主，它曾经塑造迥然不同类型的妇女，但现代文明想抹去那种千差万别。现在，妇女也变成男人，男人也变成女人。所以，宁和与幸福从家庭里消失了。现在，谁也无法确认，在良辰吉日时，究竟是男人与女人结婚，还是女人与男人结婚。新郎和新娘的两颗心为此害怕得惶惶不可终日。

你看上去有些不高兴。其实，我在这儿独自一人待着。我从妻子那享受着被逐出伊甸园的恶果；然而，在这离家乡天涯海角的地方，我心

里为什么产生有关家庭的无法说清的复杂感情。您也许认为，有些事不宜在学生面前张扬。正因为如此，今天与您邂逅相遇，把自己的全部事情抖搂出来。现时不方便的话，何时有空闲，你考虑斟定。

言外之意，虽然帕利普什朗不愁吃不愁喝，然而无忧无虑的又不知什么名义的病，始终折磨着他。女人没有任何缺陷，没有任何过失；然而帕利普什朗从她那儿没有获得任何幸福和享乐。那个可怜人一直用绿宝石——红珍珠的利箭，射向视作靶子的夫人空虚且具体的心。但如今目标丧失，它们只得进铁盒子里待着；然而，心依旧是空虚的，依旧是具体的，存在着。

他的伯父杜尔格莫亨不会那么精细地理解爱。在自己的生活经历里，他从不用疯子眼光去观察任何人；但他能够猜到侄子心灵所经历的痛苦。所以，他没有留给自己侄子更多财富，但伯母馈赠他许多东西，这些财产可以使他成为商人，但要使他成为新时代时髦的先生，这些遗产就入不敷出了。对作为一个丈夫的人如何成为男子汉，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我料想你不会有疑虑的。

正在这时，附近森林里豺狼大声嗥叫起来。教师先生的讲述，暂停了片刻。那时仿佛觉得，听了在黑茫茫的大地上所讲述的艳情奇闻趣事，或教师先生所讲的妇道教诲，在陷入新文明魔爪里的那位可怜且软弱的帕利普什朗乖戾举止上，发出了阴森可怖的哈哈笑声；它们掠过后，天地之间格外寂静无声。那时，教师先生在黄昏黑暗里，睁大了自己炯炯有神的大眼，盯着我；随即又开始讲述故事。

帕利普什朗的复杂且广泛的生意里，种种灾福突然而至似的。实际内部情况究竟如何，像我那样不谙生意经的人是难以理解和讲述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突然不知为什么，他很难在市场里建立自己的威望。倘若他只花四五天时间，从哪儿凑凑合合弄得几十万卢比；在商场上，那些钱的光泽像闪电般，在大众面前显耀一番，那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他生意的全部危机将安然化解，然后他商业之舟又会飞速奔起来。

钱财没有筹措到多少，商场上流言蜚语散布着，说帕利普什朗一筹莫展，百般无奈下向乡村和附近的熟人借债，他的生意将变本加厉恶化——他害怕这种流言，只得向陌生地方借债，但你一定明白，没有金银首饰或固定财产作抵押，怎能借到钱！

出具首饰抵押的证明，没有任何困难；他又不怕利息多少，只要借款能顺利办成。

看不到任何出路，想不出任何招数。帕利普什朗再三犹豫，终于硬着头皮，去自己妻子处。通常来说，丈夫能够很随意很自由去妻子处，但帕利普什朗没有那种力量和勇气。有趣的是，他异常不幸地十分想念着自己的妻子，超乎异常地爱着她，正如诗篇中的男主角对诗篇中女主角那般热烈的爱。他小心翼翼地迈进那种爱，心里话从不挂在嘴上。这

种爱似乎有着十分大的长度，犹如太阳与地球之间的长度一样，距离十分漫长，十分遥远缥缈。

当碰到什么难事，诗中的男主角也会急匆匆走到自己情侣身畔，挑起期票字据或手写信札之类的话题，然后，他语塞木讷，吞吞吐吐，话到一半缩了回去。在现代的爱情游戏里，在诸如此类的必要事务里，需要动用哭的武器。然而，情感的麻木、迟钝总不离他的身。他心里存有期待的痛楚，在那种痛楚里不时升起痛苦的战栗。

不幸的帕利普什朗无法启齿明说："你也许听说，我有一件急事需要钱。你取出首饰，给我用几天。"

他倒是这样说了，但有气无力。默莉玛莉绷着一张生硬的脸，没有回答"行"或是"不行"。他那时仿佛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他自己能够忍受如此大的打击，但自己情侣可不要蒙受打击。这里原因究竟是什么，绝不是他不具有其他男人那般的男子气。他一想到硬要洗劫首饰一空，他就觉得饮吞了自己心灵重创。迄今，可怜人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扯不断的乱线团中："他拥有爱的全部权力，尽管存在被侵犯，也绝不会用武力。"他若因此遭受谴责，就会挑起难以捉摸的争论："倘若在商场上我由于某种原因，信誉一败涂地，我就没有权力去掠夺商场。同样，我妻子若依照自己的意愿，尽管相信我，仍不给首饰；那我没有权力去强制抢夺她的首饰。暴力应该在战场上实施。"我没问，就为探讨生存的每一步或用斟酌的剪子剪断细长绵线，造物主难道会使男子那么高尚豁达，那么强有力，那么伟大？难道他闲着无所事事，有时面对如此温柔脆弱之心，作如此精细探讨？或者这样做，会给他增光添彩？

最后，帕利普什朗没有碰妻子的首饰，带着自己高傲的心，转向另一途径，奔赴加尔各答，筹措款项。

世上，一般来说，丈夫对妻子的了解，没有妻子对丈夫的了解深刻。但是，倘若丈夫心细，那他在妻子的望远镜里什么也不会显示。帕利普什朗的妻子不是十分理解这些道理的。女人用诗人的话来说"没受教育的机灵"，而按我的说法是："未开化的机敏"，是由十分久远时代沿袭下来的传统观念习俗所铸成的。而现代新青年情郎举止，离它十万八千里。现代男人已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像女人那般神秘莫测，捉摸不定。一般来说，通常男人有成千上万种类。换言之，有的未开化，有的单纯，有的盲从，还有其他种种——其中有的无法被归纳在哪一类里。

默莉玛莉为了听取建议，请来一位特别顾问。默莉玛莉有一位故里亲戚或更远关系的兄弟，在帕利普什朗办公室干一份经纪人那样低级差事。他缺乏能力，在工作中显示自己；能设法使自己擢升。当然，一获有机缘，依靠亲戚关系，他能获取一份俸薪，或比俸薪额外多的钱。

默莉玛莉召唤他来身边，独自向他说明了全部事情。末了，她问他："现在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他自然像位睿智者，摇头叹息。他的意见是："不会有好兆头。"其实睿知者从来不会发现好的征兆。他殚精竭思，说："老爷先生从哪儿也无法借到钱款。最后，他还是要造访你的首饰。"

默莉玛莉十分洞察人的天性，因而她认同说："话倒是千真万确。"然而她的疑惑顿生。她寻思，她在这个家庭里算老几？丈夫是有的，然而她没有生育；但她又从哪儿感知他的存在？因此，首饰是她唯一宠爱物，它们像她的子女一样与年俱增。它们不仅仅是样子货，是货真价实的金子、宝石。它们垂挂在她胸前、颈脖、头额上……佩戴许多日子的、精美好看的首饰，刹那间，她就要把它们投进无底的生意海洋中去？一想到这点，她全身像冰块一样被冻僵住了。

她求援似的问道："现在该怎么办？"

默吐苏登出主意说："现在立刻携带首饰去娘家。这是最为上策。"同时，他正绞尽脑汁，如何设置圈套，把一部分乃至大部分首饰搞到自己手里。

默莉玛莉就在当场拍板采纳了他的建议。

雨季末，一条船准时驰来，停泊在这个埠头。半夜过后，满天乌云，四周一片漆黑，毫无倦意的青蛙，啼鸣不止。默莉玛莉用一条厚披巾，从头到尾裹住自己，登上船。

默吐苏登从船舱里警觉地说："把首饰包袱给我。"

默莉玛莉应道："这以后再说，先开船。"

船起锚开航。在湍急河流里，船静静地行驶着。

那天离家前，默莉玛莉通宵达旦坐在自己房里，把所有首饰一件件戴上，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不佩戴的，满身珠光宝气。首饰装在匣子里，十分惹眼。她害怕暴露，最后决定，把全部首饰戴在身上。她保住了性命，就会使首饰完好无损，不被抢夺走。

默吐苏登没有发现她携带匣子或箱子，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他没有注意，在厚厚披巾的掩饰下，默莉玛莉的身体各个部位都垂挂着她心爱的首饰。默莉玛莉对帕利普什朗了解得不是十分清楚，但对默吐苏登的认识，决不会发生任何的差错。

默吐苏登给古玛什达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他正带女主人去她娘家。古玛什达是帕利普什朗父亲时代的人。他异常气愤，立即给男主人写了封火上浇油、添油加醋的信。尽管他把短言写成长言，把"斯"写成"什"，语言表达不好，但他仍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对女人过分惯宠，是有悖于男人的体面"这句至理名言。

帕利普什朗很能明白默莉玛莉的心思。他尽管在生意上遭受巨大损失，仍然不向妻子伸手要首饰，迄今仍为筹措资金四处奔波；然而她依旧疑心重重，默莉玛莉依然不认识他！这件事对他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

帕利普什朗本想对自己极端不公正一事，发一通大火；末了，他息事宁人，只表示一丝痛楚遗憾而已。只要用正确方式思考，就会发现，任何通情达理的人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男人是造物主正义惩罚的化身，造物主用钢铁浇铸他；同时，造物主在男人身上充满着闪电。在为自己或人对不公正进行斗争时刻，倘若他不轰隆作响，闪光地燃烧起来，那个男子应受到诅咒！男人一遇到窝火的事，应该像漫山遍野的森林之火不可收拾那般发火，而女人应该像雨季云彩，毫无原因流泪——造物主就是这样精心安排的。但现在它的安排在何处！

帕利普什朗对于自己有罪过的女人，自言自语地说："假如你就想要这个，那也行。我将一直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说，帕利普什朗往后四五百年诞生，那时世界只要依靠心灵的力量就能行事，然而那个未来的帕利普什朗却诞生在19世纪，与原始时代的女人结了婚，经典写到他的理智被称作"毁灭性"！帕利普什朗根本不给女人写信，一个字也没有写过，然而他暗自立下誓约，他将永远不向默莉提及此事。请说说，这是造物主的如何严酷惩罚规则！

七八天之后，异常艰难地筹措到了款，帕利普什朗摆脱了极端危险的境地，安然地回到了家。他本以为，默莉把首饰放置在娘家，早已回家了。末了，他心想：他今天摆脱了那个可怜哀求相，以一个完全成功的男子身份，来与默莉相见。为此，他不感到丝毫羞愧，也不为自己徒劳的谨慎后悔不迭而萎蔫下来。帕利为寻找自己的默莉，偷偷步行到内室，在默莉的专用卧室门前站住。

他看到，门扇关闭着！打开锁，进入室内发现，室内空无一人！在一个角落，一只铁柜敞开门，其中一丝首饰影子都没有。帕利突然间感到万箭穿心：他仿佛觉得，世界是盲目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他的爱和商业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都是多余的。天哪，他把自己生命和心血全部奉献给这夫妇生活笼子的每一根藤条上，但笼子里已经没有鸟儿了！你可以放置，但她是不会安心待住的！而他日以继夜用心血、红宝石和眼泪组成的珍珠圈，有何用处呢？为谁装扮呢？帕利普什朗对永恒生活本质抚育的空寂无人的世界笼子，对用自己整个生活挣来的财富和用无限爱构成的这个世界的空空笼子，狠狠踢了一脚而弃之。他从不为妻子回转心意做任何努力，也从不提及她。所以她因此而丧失体面。他心想："她存有回家的愿望，她就会回来的。我们俩的等待是一样的。自己的快乐消失了，它究竟将会回来的。"

一天，年迈的婆罗门古马什达跑来说："你一直不作声，呆坐着，有什么用处，老爷！应该获悉媳妇的消息。"

这之后，他才派了一个人去媳妇娘家。从那儿获得消息，默莉或默吐，迄今谁都没有抵达那儿落脚。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把他震得惊呆了。

那时，他不得不派人四出寻觅。人们沿河不断寻问、搜索；为寻找失踪的默莉报告了警察。但是何时登什么船，走哪条水道，船老大是谁，一概不知。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一天傍晚，帕利普什朗潜入那所久已熟悉的如今被弃绝的主妇闺房。那天恰逢黑天的诞辰日。从清早起，倾盆大雨持续不断下着，村外一个地方举行黑天诞辰庙会。在那儿，一顶巨大帐篷底下正在演出“黑天故事戏”。那时，如注雨水的持续不断的哗哗声，在天地之间产生如此一种声响，使黑天故事戏的歌曲旋律格外甜蜜，那甜蜜旋律从耳朵送入心窝；它仿佛把帕利普什朗从这个世界上举起，送入梦幻世界里。

面前有一扇窗户，门闩松开着。帕利普什朗独自坐在这扇窗户边的黑暗之中。风声、雨声、歌声轻而易举地飘入屋内；但帕利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它们。墙上挂着吉祥女神像和艺术女神像；衣绳上垂挂着毛巾、披巾、镶边的纱丽和带条纹布的纱丽；这些都是随时取用的衣饰。屋内一个角落放置一只三脚凳，上面放着青铜槟榔盒子，里面仍存有着默莉玛莉亲手放的蒟酱叶，不过已开始干枯。玻璃柜里，放着从童年时代收藏的中国瓷器、玩具、香水瓶、彩色玻璃球、精致的纸牌、大海螺，还有数不清的小玩意儿、空肥皂盒，它们都十分优雅地、井然有序饰着玻璃柜。她每天亲手点燃的小灯烛，放置在壁龛里；它早已熄灭了火，但为对女主人的回忆，原封不动地且凋萎地伫立着。在这个家庭里，唯有那盏小小灯烛，是默莉玛莉存在最后时刻的证人，但它无法张口说些什么。天哪天哪，她拂袖离去，使一切空空如也，只留下自己这么多印记，这么多插曲；在所有无生命感觉的物件上，留下了自己一颗生动心灵慈爱的那么多手迹！回忆往事，帕利普什朗激动不安。他沉湎于遐想中，从心底呼唤：“默莉玛莉，回来吧，回来吧！你自己亲自来点燃灯烛，使自己家里重放光明。回来吧，在穿衣镜前，挑选自己喜爱的纱丽穿上；你那些小玩意儿正等着你；回来吧！我不会对你说什么，不会有任何希求。亲爱的，只要你一次回到这儿，只要一次显示自己的容貌，用自己永恒青春，光彩熠熠的美丽，用自己生命的抚触，使散布在四周的孤立无援的无生命东西，生动起来。回来吧！这所有哑巴的无生命东西，用自己的哭泣，把家庭变成坟墓。回来吧！”想着想着，帕利普什朗进入了另一个梦的世界。

夜深了。不知何时，如注大雨和黑天戏的音乐戛然停止了。帕利普什朗坐在窗户边，纹丝不动。从窗户外的广袤大地到缥缈天际，被一种密不可透的、不可分割的黑暗笼罩着。帕利看到这般黑暗，仿佛感到他面前死亡寓所敞开着高耸入云的大门！仿佛因着站着哭泣，永远丧失的东西闪现了片刻，也只能闪现而已！他丧失的金子和自己丧魂落魄的心灵，在比墨水还要乌黑的死亡的那扇门槛上，在那极其严酷的黑色考验

上，落上了某种印痕，也只能落上印痕而已！

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咔嗒咔嗒的脚步声，首饰锵啦锵啦的声响，仿佛那种声响是从河埠朝这所寓所飘过来似的。那时刻，河流流水和深夜黑暗，两者融合在一起。帕利全身汗毛直竖。他一双渴望的眼睛，推开着黑暗；他用自己锐利的目光，穿透黑暗。天晓得，他为望谁而忐忑不安，他激动得心花怒放。但天哪，另一刹那，他激动的心花凋谢了似的，渴望的眼睛，呈现出焦虑痛苦的神情。其实，在面前什么都没见到。随着他渴望见谁的欲望越发强烈，黑暗也越发浓密得拨不开，整个世界仿佛是一个阴影似的。大自然兴许在深夜里，在自己寓所的窗户前，突然发现有人降临，很快伸出手，把一条格外厚的黑色；帷幕拉上了。

声响缓缓地从岸埠的最高台阶，朝这里房子方向传来，越来越逼近，但走到屋宇面前辍步不前了。看门人关上大门，去逛庙会了。这之后，又仿感到“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声响，落在关闭着的门上；伴随着首饰声响，某种坚硬结实的东西，正一次次撞击着大门。帕利普什朗又不能自制住。他穿过没有灯火的黑暗房子，从黑暗楼梯上下来，走到关闭的门处。他发现，大门上了锁。于是，帕利普什朗用两只手使劲摇晃着锁，他被推撞和声响惊醒了。他发现，自己从睡梦中起身，从楼上走到低层屋里！他整个身子被汗水浸透，手脚冰冷，心脏像熄灭的灯火一样，颤抖不已。当梦幻破碎，他发现外面任何声响都没有。只有夏季淫雨，仍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与雨声一块听到的是黑天戏中歌曲的沉重节奏。

虽然，一切都是梦幻，但如此亲近真切，使帕利普什朗感到，仿佛他刚刚从不可实现的愿望成功中被剥夺了；而从很远处传来的节奏声仿佛向他诉说：“这个觉醒就是梦幻，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这个声调，通宵达旦在他耳畔回荡不已。

翌日，黑天戏仍在表演。他给看门人放了假，让他去看戏。帕利普什朗吩咐说：“今日通宵把大门敞开。”

看门人说：“赶庙会的人是从各个地方来的，形形色色，来来往往。大门敞开恐怕不合适。”

但是，他的忠告，帕利普什朗听不进去。

看门人说：“我就整夜在这儿巡回守夜。”

帕利普什朗说：“不，不必要。你去看黑天戏吧。”

看门人大惑不解，进退维谷。“究竟是怎么回事！”

翌日傍晚，帕利普什朗熄了灯火，坐在房间的一扇窗户底下。天空，乌云翻滚，四周仿佛呈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即将临近的期待的寂

静，青蛙持续不断的鸣叫声，和黑天戏的音乐声，也不可能闯入那寂静，它们也只能在寂静里抹上一种不和谐和奇特的色彩而已。

夜已很深了。蛙声、蟋蟀声和黑天戏的音乐声已停歇了。半夜之后，黑暗浓得抹不开，伸手不见五指。那时，帕利普什朗感到："对，现在时候到了！"

像昨日一样，听到了河岸岸埠上那种咔嗒咔嗒和锵啦锵啦的响声。但是，帕利普什朗不朝那儿眺望。他担心，可不要因他骚动不安的意愿，心潮起伏的企图，使他的整个希望泡汤，整个努力付之东流；他执拗冲动，可不要在他理智力量上产生任何影响。因而，他把自己全部力量和全部努力投入到压住自己内心的冲动上。他像石头雕像一样僵硬木然，纹丝不动地坐着。

"就是它！"正像昨日脚环声响，偷偷地经过河埠台阶，朝敞开的大门飘来！他清晰地听到，这个声响在河埠台阶上，旋转了一番，旋即朝上走来。可怜的家伙一想到她姗姗来临，便心潮澎湃，不可自制。他的心宛如小舟遇到风暴，在海上翻滚着；他甚至屏息静气，紧张得连呼吸都停止了似的。"那个脚铃声响通过圆台阶，步入走廊，又缓缓来到家宅边，尔后，就在房门口，停步站住。现在就差跨过门槛了！"

帕利普什朗无法自制，他刚停歇的感情冲动，刹那间又汹涌起来，他闪电般霍然从凳子上站起，哭喊着："默莉，默莉，我的默莉！"

而就在那一刹，他惊醒了，发现自己惊慌的尖叫声，唤醒了家里的窗户，仿佛这些窗子也跟他一块儿尖叫起来，颤抖起来。外面，青蛙的鸣啼声，黑天戏里孩子们不谐调的歌声，又在空间回荡着。

帕利普什朗用手猛击自己的命运："天哪天哪，所有东西汇合了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次日，庙会结束，商贩和演员都各自散去。帕利普什朗下达命令："今晚，屋里除了我，谁也不许逗留。"仆人们以为，老爷也许要从事念咒祭祀活动。

帕利普什朗整日不吃不喝，可怜的家伙进行戒斋。

傍晚一到，他来到空屋的窗户边坐着。那天，万里晴空，一丝云彩也没有飘过；被雨水洗刷的空气，异常清爽；星星在夜空闪着光亮；黑半月的第十天，月儿很迟才爬上来。庙会结束，河面没有了船影来，数日来，挤在熙熙攘攘的庙会里，村民们都感到疲惫不堪，他们很快进入梦乡。

帕利普什朗坐在一张椅子上，头靠在椅背上，仰头凝望空中的星星，浮想联翩。当他十九韶华，在加尔各答一所学院读书时，一天傍晚时分，他在学院露天花园里的轻柔毛毯上，把头枕手臂上，仰面躺着，

凝望遥远天际的星星，他回忆起，河岸边的岳父母家园的一所孤单闺房，居住着一位十四青春豆蔻年华的默莉玛莉。她的含苞待放的轻柔脸庞，忽然间在他回忆里模糊了。那时的分离充盈着热切期待，充盈着无比甜蜜！那时的星光闪动与心灵青春颤动，一块共鸣振响着！那时回忆起诗里读到的那些诗句“春天的歌声响彻”等。今天，依然是那个天空，依然是那些星星，但那些星星用火抒写着：“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却充满着迷惑！”

眼看着，星星全然消失了。从天空中徒落下一片黑暗，从土地上升起一片黑暗，恍若眼睛上下两片眼睑，两者并拢在一起。今天，帕利普什朗的心是平静的。他无疑知晓，今日他的愿望将圆满；在亲证者面前死亡，今日将揭开自己的秘密。

正如昨晚一样，那个脚铃声又响起！声响仍从河水中出来，登上河埠的台阶。帕利普什朗搓了搓惺忪的双眼，怀着平稳和坚定的心情，心无旁骛地坐着。声响潜入空荡荡的走廊；声响穿过内室外圆台阶，正向上攀登；声响穿过长长过道，来到那间闺房门口。正如昨晚一样，辍步站了一会儿。

帕利普什朗的心又扑扑乱跳起来，他全身汗毛直竖。不过，今日他没有睁开眼。声响跨过门槛，潜入黑暗的房间；声响在衣绳边——那儿垂挂着默莉玛莉的纱丽；走到壁龛前——那儿一盏灯烛安放着；走到三脚凳旁——那儿槟榔盒里蒟酱叶干枯着；走到放着各式各样东西的专用柜子边——它几乎走到每一处一一站住，凝视一番。最后，它走到帕利普什朗身边驻足站住。

那时，帕利普什朗睁开双眼，看到新生的月儿光辉，射入屋内。而在他椅子正对面，站着一具“骷髅”！那骷髅的第八个指头上的戒指，闪闪发着光；手上戴着宝玉环，肘上套着手镯，手臂上也套着镯子，脖颈上挂着项链，额上点着吉祥痣，发缝上抹上红痣！从头到脚，她的每一节骨头上，都佩戴着各式各样的贵重项链、钻石戒指，它们闪烁着熠熠光泽。每件首饰联系似乎都松懈着；如此松懈地垂挂着，好像立即要滑落下来，但它们之中没有一个从自己地方滑脱下去！最为骇人的是，她变化多端的脸庞上两只眼睛发出幽幽绿光；依然是那种黑瞳孔，密密的长睫毛，水汪汪的闪亮，坚定安详的眼神！十八年前的一天，在五彩缤纷的电光照耀下的婚礼棚里，在喜庆鼓乐声中，帕利最早看到那双大大的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又在今天夏日深夜里，黑半月的月光里重现了。

看到那双眼睛，他全身的血液像冻僵凝住似的。他使出浑身解数，集中全部精力搓着眼睛。但他无法搓动，他的眼睛像死人眼睛一般，僵硬地一动不动。

那时，那具骷髅把自己的目光，死死盯在惊愕得发呆的毫无生气的帕利普什朗脸上。她用手指暗示，默默地召唤他到自己身边；她的指间骨骼上的宝石戒指的光泽，像闪电般闪烁着。

帕利普什朗像被咒语弄傻的蠢人一样站着。骷髅走向大门。骨骼之间，首饰之间发出粗硬的话语。帕利普什朗像索着线的木偶一般，紧紧尾随她。骷髅跨出门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圆台阶转悠了一番，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走下楼去。然后通过楼下的过道，抵达没有灯火的漆黑的庭院；最后，穿过院子，从荒凉的花园小径，走到外面，骷髅的脚步声落在地上；微弱月光在浓密树里挣扎地摇曳着，仿佛它获得解脱是困难似的。空气中充满着雨后芬芳气息。他们俩从凝住不动的黑暗绿荫覆盖的道路中走出来，在萤火虫的光亮陪伴下，抵达河岸埠。骷髅走在前面，帕利普什朗尾随在后面。

满身珠光宝气的骷髅，从昨日发出声响的台阶下来，带着自己孱弱的僵直的身子行走着，艰难地一步步走下来。那时，细长月光倾泻在涨满雨水的急湍河面上。

骷髅下到河里，紧随她的帕利普什朗也把脚伸进河水里。

一接触河水，帕利普什朗的睡意被打消了。现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引路人。只有河彼岸一排排树木；默默无声地屹立着，他头上的月儿宁静且惊愕地看着这场把戏。

帕利普什朗从头到脚，一次次打着寒战，蹒跚地挪动着脚步，抵达了河水中。虽然他熟悉水性，会游泳，但自己身体的血管不在自己控制中，仿佛他从梦幻中仅仅一瞬间就来到觉醒的岸畔，另一片刻他又陷入无垠无底的睡眠中去。

讲完了故事，教师先生沉吟了片刻。就在他沉默瞬间，我突然仿佛觉得，这时间世界上的所有人都静止不动，默默无言，手握手坐着。好长时间，我什么也没说。在黑暗里，他也无法猜度我脸上的表情。

末了，他问我：“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

我问：“你自己难道认为它是真的？”

他说：“不然……为什么不是呢，我说出它的原因。首先，自然王后不是女小说家，她手里还有许多工作……”

我抢着说：“其次，我的名字就叫帕利普什朗。”

教师先生丝毫没有羞涩，说：“我的猜测是对的——您的妻子尊姓大名呢？”

我答道：“她叫纳莉特娅伽莉。”

加　冕

倪培耕　译

阿鲁娜·莱卡同奈温杜·什卡尔举行婚礼时，创世神从祭祀火坛上的缕缕香烟中展颜微笑了。但是，天哪，创世神认为可供自己欢乐的游戏，对我们凡夫俗子来说，可不经常都是心旷神怡的娱乐。

奈温杜·什卡尔的父亲布尔楞·什卡尔在英国政府官场里，是遐迩闻名的。他在宦海里施展点头哈腰的拍马屁伎俩，很快泅渡到“拉易伯哈杜尔”[28]封号的高耸且荒芜的海岸上；他还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准备长途跋涉，通过那难以企及的荣誉道路。但正值五十五岁那年，正当怀着贪婪之心，眼巴巴望着王公封号的云雾缭绕的顶峰时，他突然带着封号的虚无缥缈世界，告别了帝王恩泽的领地。他那个不住点头鞠躬的疲惫不堪的颈脖，在火葬场上的干柴床上永远安息了。

但是，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能量是不灭的，只不过转到另外的地方，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已。”喜怒无常的吉祥女神的呆板“鞠躬”、女友之力，从父亲头上陡然落到了儿子头上。奈温杜·什卡尔的崭新头颅，犹如水波拍打的升浮的南瓜一样，在高贵的英国人门槛上，不知疲倦地低下抬起着。

原配妻室没有生育就谢世了。现在奈温杜·什卡尔攀亲的那个家庭史，则完全是另一类型。那个家庭的大儿子帕拉姆塔那特在亲朋好友圈内是颇受尊敬的，左邻右舍都把他当成楷模追循效仿。

帕拉姆塔那特是位大学文学硕士，博学聪慧，但他既没有享受高官厚禄，又没有发挥笔头的力量，原因是英国佬不亲近他，他也与英国佬保持距离。所以，他只在自己家里和熟人圈内光芒四射；离开自己生活的小天地，他缺乏吸引别人的魅力。

就是这位帕拉姆塔那特曾在英国各地游历了三年五载。在那儿，他受到了英国人的亲善款待，以致痴迷到忘却了自己国家的凌辱和苦难，穿着一身英国服饰回到了祖国。起初，兄弟姐妹见他这般打扮，颇觉得别扭。过了几天之后，他们异口同声：“他穿上这身英国服饰，合适得体。”以后，那个家庭视穿英国服饰为骄傲和尊严的标志。

帕拉姆塔那特从英国归来，心里曾盘算：“如何维护与英国人平等往来的关系，我将提供范例。国内流行这种说法，不卑躬屈膝无法与英国人交往。其实，他们自己流露低卑相，而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英国人身上。”

帕拉姆塔那特从英国带回许多知名人士的介绍信，他借此在侨居印度的英国人圈内获得了一些声望，甚至他和妻子不时被邀请参加英国人的茶话会、晚宴、竞技运动和狂欢节等；他陶醉于这类幸运之中飘飘然；他血管里也似乎有什么激动不安的东西在传播着。

正在这时刻，印度一条新伯铁路线开通了。国内许多受到政府恩宠的大人物受到铁路公司的邀请，与副总督一块儿参加新路线的旅行。帕拉姆塔那特也是其中的一员。

乘火车回来时，一位英国警察局长极其不友好地把这些国内知名大人物统统从一个特等车厢里赶下来。穿着英国服饰的帕拉姆塔那特也准备在被侮辱之前下车，那位警察局长却走过来对他说："您干吗下车？先生，请您安心坐着吧！"

受到如此特殊尊敬的款待，帕拉姆塔那特颇为踌躇满志。火车继续往前驶去，窗外茫茫的原野刚刚犁过，不见一丝荒芜杂草；落日的暗淡余晖，映照在暗灰色的西边地平线上，仿佛像令人悲悯的羞耻的红晕笼罩住整个国家。那时，帕拉姆塔那特独自坐着，透过车窗，用凝视的目光，望着树林围着的困窘的孟加拉大地。蓦然，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他的心仿佛受到侮辱而被撕裂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他心里记起一则古老的故事。一头驴子拖着驮着神像的车子，从王家通衢大道走出；路人见状纷纷跪在前面，前额触地，向神像膜拜致敬。愚笨的驴子在心里琢磨：大家都在对它顶礼膜拜！那头驴子与我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我总算明白，尊敬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我身上驮的"重负"。

帕拉姆塔那特回到家宅，召集家里所有大人小孩。他点燃起祭祀之火，把英国服饰一件件往祭祀篝火堆里扔去。篝火蹿得多高，欢呼雀跃的孩子们围着火堆就蹦得多高。从那日起，帕拉姆塔那特拒绝去英国人家里喝茶赴宴，蜷缩在自己家庭的堡垒里；而上述那些蒙受侮辱的享有爵位称号的人，依然如故，我行我素，一个劲儿在英国人门槛上使自己裹着头巾的头颅，不住地低头抬头磕着。

上帝施展诡计的捉弄，奈温杜·什卡尔偏偏与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女儿结了婚。这个家庭的姑娘都是那么知书达理，楚楚动人。奈温杜心里美滋滋地想道："我获得了完全胜利！"然而，他为了毫不迟疑地证明"你们取得了我，就获得了胜利"这个事理，做出回报。于是，他把英国人不知什么年代给他已故父亲的信件，给了他几位姨姐妹。当几位姨姐妹的樱唇内露出讥讽的微笑，犹如红色天鹅绒的剑鞘里露出雪亮的刀锋时，他才醒悟"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搞错了时间、地点和人物。

大姐拉温叶·莱卡在几位姨姐妹中算是最漂亮、最聪明的。她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几双英国皮鞋上涂抹上朱砂，然后把它们放进奈杜的卧室壁龛里；并在它面前摆放了鲜花、檀香木，点燃了灯盏和两支线

香。奈温杜一钻进屋，站在屋里的两位姨姐妹竖起他的两只耳朵，说："向自己的神明磕头膜拜，让神明开恩，保佑你升官发财！"

三姨妹基兰·莱卡花了好几天时间，在一块披肩上用红丝线绣了琼斯、斯米塔、布朗、汤姆逊等一百零八个英国流行姓氏。她异常隆重地把上述"那玛沃利" 29 的礼物献给他。

四姨妹什夏卡·莱卡从年龄考虑，还不足以引人关注，然而她也走来对她姐夫说："姐夫，我将制作一串念珠，您可用它念叨洋先生的尊姓大名。"

大姐佯装斥责道："滚开，还不到表现你英雄壮举的时候！"

可怜的奈温杜心里，一会儿气恼，一会儿羞愧。但他又无法摆脱这几位如花似玉的姨姐妹，尤其大姨姐那令人销魂的美丽！她嘴里含有甜蜜，又会吐出毒刺，一面使人心醉神迷，一面使人痛苦难忍，两者都在他心里占有特殊的位置；他现在完全像被灯火烧伤翅膀的飞蛾，一面愤怒地嗡嗡叫，一面盲目无知觉似的在火四周飞来飞去，不肯离去。

最后，奈温杜沉湎于与姨姐妹接触的强烈迷恋之中，也绝口否认渴求洋大人的恩泽。那天，他要去向洋大人致敬问候，就对几位姨姐妹说："我去听苏伦德拉·伯纳尔吉的演讲。"有时他去车站迎接从大吉岭回来的洋大人，他又对几位姨姐妹谎称："我去会会二叔叔。"

可怜虫脚踩"洋大人"和"姨姐妹"两只船，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位姨姐妹暗自下决心："不在你第二条船的底舱下开洞，我们决不罢休！"

在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诞辰即将到来的纪念时刻，风闻将封"拉易伯哈杜尔"爵位称号，名单上有奈温杜的名字，这可是奈温杜登上官场天堂的第一阶梯的天赐良机。但是，胆怯的奈温杜不敢在几位花枝招展的姨姐妹面前提及使人荣华富贵的激动人心的吉祥喜讯。不过，在秋季一个白半月的夜晚，在倒运的月光下，奈温杜踌躇满志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自己的爱妻。翌日清晨，他的爱妻坐着轿子到姐妹家串门。在那儿，她流着泪哭诉着自己的痛苦。

大姐拉温叶说："这有什么坏处！你丈夫当上'拉易伯哈杜尔'，也不会长出狗尾巴。你为何感到害羞，见不得人？"

阿鲁娜·莱卡说："不，姐姐，我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同意做'拉易伯哈杜尔'夫人！"原来在她认识的人中有一位波特那塔先生就是"拉易伯哈杜尔"，这就是她极力反对的理由。

末了，拉温叶费了好多口舌，劝说道："好吧，你不必为此发愁，我设法阻止这件事！"

拉温叶的丈夫尼尔拉敦在伯卡萨尔律师事务所工作。秋末，奈温杜接到大姐拉温叶的邀请，他异常高兴地起程，到伯卡萨尔做客。登上火车时，他的左部身体没有颤抖。不过，临近危机时刻，左部身体颤抖仅仅证明是一种坏习惯而已。

北方的初冬，给拉温叶带来了新的健康，增添了新的美姿，苍白脸上泛起红晕。她犹如清丽秋季的幽静的河边的绿茵茵的卡什草一般，带着微笑和欢乐，闪闪发光。

在奈温杜痴迷的眼里，她又仿佛像朵盛开的素馨花，花茎上满滴着初冬清晨的闪着亮晶晶的露水。满心的欢乐和西风的拂吹，将奈温杜的消化不良症驱逐得无影无踪了。他健康带来的舒畅，她美丽带来的迷醉，格外温柔的服侍，直使他欢乐得汗毛直竖；他仿佛从地上升起，生活在天空云端似的；花园前面的滔滔恒河仿佛塑造了他难以抑制住疯狂的形象，以迅猛的速度向前驰行。

每天清晨，从河岸散步回来，他顿时觉得初冬清晨的和煦阳光像情人幽会的热忱，使他全身感到温暖惬意。这之后，他将自告奋勇帮助大姐干情意浓浓的厨房杂活。可是，他每次动手都显出他的笨手笨脚，无知又无能。几乎每天，他的失误都受到大姐甜蜜的责怪，然而，他从不急于摆脱这种挨骂的乐趣。每天他总抢着干活，按数量不等调拌香料，从炉上端起铁锅洗涮，调拨燃料不使东西烧焦等活儿。但他的笨直像初生婴儿，他仍然获得大姐满含怜悯的微笑和甜蜜的斥责。

晌午，受饥火煎熬又受大姐怂恿，自己强烈的食欲和亲人的热情，饭菜的丰盛和服侍的甜蜜，面对这一切完美结合的午餐，让他保持绅士风度的吃相，显然是强人所难。

吃喝完毕，坐下玩通常的纸牌，奈温杜又不能显示自己的才智。玩牌时，他时而作弊，时而偷看别人的牌，或者抢牌吵闹不服输。他不得不忍受一通臭骂，然而他丝毫没有改过自新的想法。

只有一件事，他彻底改过来了，那就是他把对洋人阿谀奉承看作天经地义的生活目标。现在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而且他整个心灵感受到“亲人的尊敬和温存是可以使人感到快乐和骄傲的东西”的生活真理。

除此之外，他在这里生活仿佛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拉温叶的丈夫尼尔拉敦先生虽说是法院的大律师，但从不主动地去与洋大人会面问候。你若提及这个问题，他总说：“拜访问候有什么必要，兄弟！我们若没有平等地获得那样礼遇，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承担痛苦！沙漠里的沙子看上去够雪白的，难道我们可以在其上播种，长出庄稼？倘若我们想获得一些收成，在黑土地里播种，就可安心期待收获。”

其实，奈温杜现在已经被吸引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对它的后果大可不必顾忌。因为已故父亲和自己辛勤耕耘、播种，他获取拉易伯哈杜尔称号的希望与日俱增；在它上面不必再浇水施肥，多此一举。从

前，奈温杜花费了大量钱财，在这个城镇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跑马厅，它成为英国人时髦娱乐的好去处。

国民大会党全体会议即将召开，尼尔拉敦接到了要他捐款的通知。

奈温杜怀着浓厚兴趣，正和拉温叶等人玩着纸牌。这时，尼尔拉敦手执着捐款的簿子，突然而至，说：“老弟，请你在捐款簿上签个名！”

奈温杜由于旧习惯的作祟，脸色顿时惨白。拉温叶佯装忧虑的神情：“留神！别签。不然你的跑马场将毁于一旦！”

奈温杜跳将起来，脱口说：“啊哟！你以为我害怕它毁了，就彻夜不眠！”

尼尔拉敦保证说：“你的大名将不会在任何报刊上登载。”

那时，拉温叶又显得心焦如焚的样子，通情达理地说：“这有什么必要。天晓得，谁可别——”

奈温杜用坚定的口吻打断说：“怕啥，我的名字刊登在报上，有何损失！”说着，从尼尔拉敦手里抢过签名簿，很快签上一千卢比的捐款字样。但他心里殷切希望，他的名字千万别在报刊上出现。

拉温叶把手放在前额上，张口结舌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奈温杜骄傲地说：“怎么！会发生什么事？”

拉温叶说：“西亚尔达车站的警卫，白宫商店的店员，哈特兄弟公司的马夫先生——这些洋人倘若对你生气，沉下脸坐着；假如应杜尔迦节的邀请，洋人来你府上，不呷你的香槟酒；假如见面不拍你的背，你该怎么办？要三思而行！”

奈温杜以傲慢的口吻漫不经心地说：“嘿，那时我总不至于会死去！”

几天过去了。一日清早，奈温杜边品茶边阅读英文报纸。他的目光突然投到来信栏目上，上面刊登一封给他的信，信的末署名的鼓动者十分感谢他给国大党捐款之事；还写道：“国大党得到像您那样人物的捐助，汲取了多大的鼓舞，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国大党获得了力量！天哪！已步入天国的布尔楞·什卡尔父亲大人啊！难道您为了增强国大党的力量，在印度大地上生下我这个可怜人！

但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奈温杜也不是等闲之辈。一方是印度国大党，一方是英国人，两方都对他垂涎三尺，撒开大网，想把他拉到各自口岸。这种事难道要掩饰吗？因而，奈温杜笑盈盈地拿着报纸，给拉温叶浏览。拉温叶佯装蒙在鼓里，十分吃惊地说：“哎哟，全部

秘密被泄露了。天哪天哪！恶作剧无疑是你的宿敌所干的！上帝保佑，他的笔杆将生白蚁，他的墨水将掺和白沙，报纸将给蛀虫啃得精光——”

奈温杜敞怀笑着说：“算了算了，区区小事，别咒骂他。拉温叶，说真的，我从心底里宽恕他，祝他福星高照！”

两天之后，一张反对国大党的英国佬编辑出版的英文报纸，从邮局送寄给奈温杜先生。上面刊登了一位署名“One who knows”（知情人）的信，反驳前述信所提及的消息。作者在信里写道：“那些熟悉奈温杜的人们断然不会置信污蔑诽谤他的这些玩意儿。正如狮子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毛色，奈温杜决不会加入国大党的。奈温杜先生是位充分相信个性的人，他绝不会朝三暮四，趋权附势。因而，他绝不是‘失业中图谋政府一官半职的人’，也不是‘没有人聘用的律师’；因而，他绝不会去英国转悠了几天，装扮起英国的衣冠，玩起英国的生活方式，稀里糊涂钻进英国社交界，最终又垂头丧气打道回府。所以，奈温杜先生为什么要这样……”等等，等等。

哎！已仙逝的布尔楞·什卡尔父亲大人！您在英国人圈里获取了何等名望、何等声誉而寿终正寝！然而今天……什么名望……一切都成泡影。

这封信也像长了翅膀飞翔到大姐那里，请她过目。信札清楚表明，奈温杜不是位卑贱的无名小卒，而是位具有特殊个性的人。

一听说这信，拉温叶惊愕地叫喊起来：“这封信肯定是你朋友写的！他是谁？收票员还是皮革代理商，抑或碉堡里的鼓手长？究竟是谁？”

尼尔拉敦劝道：“你应该反驳这封信的信口雌黄，兄弟！”

奈温杜稍许控制了一下情绪说：“有什么必要，不必小题大做！难道有人一封封这样写，我就费心去一一作答！”

拉温叶咯咯大笑，笑得前俯后仰。

奈温杜有些难为情，说：“你笑什么，有什么事？”

作为回答，拉温叶持续不断地纵声大笑，笑得使自己如花似玉的苗条身子前后摇晃起来。奈温杜看到她那个模样，显出一副无奈表情。当嘲笑的喷雾筒里的颜色，喷洒在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子上时，他怪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您以为，我害怕反驳？”

拉温叶说：“为什么要害怕？不过我心里思忖，你所希望的和唯一依靠的跑马场将要毁于一旦，你如何搭救呢？算了，天塌不下来，只要一息犹存，就有希望。”

奈温杜说：“哦！原来您是这样想的，我终于茅塞顿开。您以为，我

害怕而不敢反驳！”他气愤之极，捋起袖子，取来笔纸，端坐着挥毫。但是，愤怒的标记没有进入书写中，写得不够强硬。因此，拉温叶和尼尔拉敦过目后，不得已负起修改的重任。仿佛油炸薄饼的锅被端上来——奈温杜一会儿用水使信冷却，一会儿用油使它滚烫。两位修改者立即把它放进热锅里，让它膨胀得坚硬、滚烫。最后他们写道：“当一个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变成敌人，他们比外部的人更危险！对于印度政府来说，那些高傲的印度英国佬远比边境的鞑靼人或俄国人危险；他们不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友谊纽带，不让国大党和庶民之间存在牢固联系。他们办的报纸设置障碍，布满荆棘的不光彩的事。”等等，等等。

奈温杜读了内心感到恐惧，生怕引起不良的恶果。但他知道信写得十分精妙，又兴奋不已。因为他把这信看作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写出来的杰作。信果然被刊登出来了。好几天之内，双方的书信文章不断进行辩论，闹得沸沸扬扬。奈温杜的捐款和加入国大党的事，已被大肆渲染，传播四方。尽管奈温杜已身处绝境，但谈吐里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姨姐妹社会里他依旧是位无畏的‘国家利益捍卫者’。”拉温叶暗自窃笑，说：“行啦，甭吹牛，你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呢！”

一天早晨，洗澡前奈温杜在自己胸脯上抹油，又极力往自己背上难以触到的地方使劲抹油。正在这时，仆人进来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本县县长大人的名字。而那时，拉温叶在旁边用嘲弄的目光睨视着他。

涂着油的锃亮身体，如何能体统地去迎接县长大人？奈温杜像开了膛的、等着下锅的鱼儿一样，急得身子抖颤不住；末了，三下五除二，急忙洗个澡，匆匆穿上体面衣服，飞快地扑向外面客厅。仆人说：“洋大人坐等了半天，不耐烦地起身回去了。”

这个虚构的恶作剧，究竟归罪于仆人呢，还是归罪于拉温叶？让伦理学家去解答吧。

正如被割断尾巴的壁虎像瞎子般乱蹦乱跳，奈温杜的焦虑不安的心也痛苦地痉挛着。整个白天，他不思饮食，坐立不安，亦无心游玩。

拉温叶从脸上收敛自己戏谑的影儿，不住焦急地问道：“今日你怎么啦？你说呀，究竟哪儿不舒服？”

奈温杜极其勉强地挂起笑脸，做了适宜时空人物的一个不无幽默的回答：“在您的管辖范围内我怎会有痛苦呢？您就是我司掌健康的女神！”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微笑马上飞逝了。他沉思着：我给国大党募捐款项，又给报纸写了措辞激烈的信。尽管如此，县长大人还亲自登门拜访我，我又让他久坐等候！真不晓得，他心里作何感想！”尔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哦！父亲大人，哦！布尔楞.什卡尔！其实我不是那类不知廉耻的人，命运的捉弄使我晕头转向，宽恕这封倒运的信吧！”

次日，他细心打扮，挂上怀表，头上缠上厚毛巾，向户外走去。

拉温叶问道：“你去哪儿呀？”

奈温杜答道：“有件紧要的事要办——”

拉温叶不吱声了。

他抵达县衙门口，取出名片。

卫兵冷漠地说：“现在不会客。”

奈温杜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卢比，放到警卫手里。卫兵向他鞠躬说：“我们有五个人……”

奈温杜马上掏出一张十卢比的钞票给他。

他被传唤进县长大人的房间。那时，洋县长大人穿一身便服，趿着拖鞋，正埋头写东西。奈温杜走进屋内，向洋大人施礼。洋大人用手指示，允许他坐下。尔后，洋大人头也不抬说：“你想说什么？有什么事，先生？”

奈温杜晃着表链，战战兢兢地说：“您开恩亲临寒舍，赐见小人，但……”

洋大人皱起眉头，用一只眼睛怒视着奈温杜，说：“我去你家见你？先生，你胡说八道什么？”

奈温杜慌忙地说：“对不起，打扰了，大人！搞错了，请原谅。”说毕，吓得满身汗水淋漓，跌跌撞撞退了出来。那天夜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梦中他迷迷糊糊听到远处传来咒语般的梦呓：“Babn, you are a howling idiot！”（先生，你简直是一头狼嗥狗吠的白痴！）

回家途中，奈温杜觉得，洋先生因着我家的怠慢而发怒，否认曾去自己府宅赏脸的事。奈温杜后悔不迭，倘若哪儿土地崩裂，他恨不得钻进去。但土地没有开裂，他毫无阻碍回到了家。

他向拉温叶解释说：“我去购玫瑰香水，往家乡寄去。”

正在这时，县长先生那儿的五六位卫兵抵达，向奈温杜鞠躬致意，微笑地站着。

拉温叶笑吟吟低声问道：“莫非你给国大党捐了款，他们来逮捕你的？”

那班卫兵龇牙咧嘴地说：“赏钱，老爷先生！”

尼尔拉敦从旁边厢房走出来，用不满的语调说：“为什么要赏钱？”

几位兵士依旧露牙说：“这位老爷去会见县长大人，所以我们来讨几个赏钱。”

拉温叶笑着说：“难道县长大人也做起‘玫瑰香水’的生意了？他从前可不是干清凉剂行业的！”

倒霉的奈温杜·什卡尔把会见县长大人同买玫瑰香水的事搅混在一起，支支吾吾胡诌了一大堆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末了，谁也听不明白。

尼尔拉敦对卫兵说：“我们这里没有要给赏钱的事，你们不会得到赏钱的，走吧！”

奈温杜·什卡尔十分尴尬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钞票，说：“他们都是些穷人，舍点钱，有什么损害。”

尼尔拉敦从奈温杜手里抢过钱，说：“世上还有比他们更穷的人，我把这些钱赏给他们。”

没有能够获得平息狂怒的湿婆手下的恶鬼凶煞的机会，奈温杜忧心如焚。兵士含着愤懑情绪快快离去，奈温杜以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们的身影，内心仿佛恳求：“我的兄弟，不是我的过错，你们已经看得一清二楚。”

国大党正要在加尔各答开会。尼尔拉敦携带妻子去加尔各答赴会，奈温杜也陪着前往。

他们一行抵达加尔各答，国大党成员把奈温杜·什卡尔围得水泄不通，跳起了狂欢舞，欢呼、礼赞没有了边际。大家都说：“像您那样受尊敬的具有伟大胸怀的人，不参加国家工作，国家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奈温杜无法拒绝突如其来的无上荣光。在这片混乱之中他突然成为国家的一位领袖人物，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个中原委。他跨入国大党大会会场时，全体人员都站运来，用英语腔调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他表示最热烈的致敬和问候。我们祖国大地听后耳根都羞红了。

英国女皇的生日按时来临了，而奈温杜的“拉易伯哈杜尔”的称号，像眼前显现的海市蜃楼，不知消失在何方！

那天傍晚，拉温叶·莱卡举行晚宴，邀请奈温杜参加。他一到会，拉温叶用荣誉新服帮他打扮，还亲手在他前额上，涂上红色檀香的吉祥痣。每位姨姐妹给他脖子上戴上亲手做的花环。那天，阿鲁娜·莱卡躲在另一房间，穿着一件红色纱丽，戴上闪闪发光的宝石。她容光焕发的脸泛起微笑和羞涩。她的姐妹们把一只花环放在她汗水浸湿和因着羞涩而冰冷的手里，拖她去参加宴会，但她怎么也不从。她抱着把花环套在奈温杜颈脖上的期望躲藏着，等待寂静无人的夜晚时刻。

姨姐妹对奈温杜说：“今天，我们给你加冕，使你成为‘国王’。在当今印度如此荣耀除了你之外谁也不能获得！”

奈温杜是否从中获得慰藉，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但我们是怀疑这一点的。我们坚信，在死之前他将会获得“拉易伯哈杜尔”称号的；而他死后，《英国人报》和《先锋报》将会异口同辞，表达悲痛之情。因此，此时此刻，我们不妨为奈温杜先辈振臂高呼：“布尔楞·什卡尔先生万岁，万岁，万万岁！”

屈　辱

倪培耕　译

1小说如何写，我早已学过。读了般吉姆和华特·司各特 30 的作品，也没有获得多少裨益。从哪儿吸取创作的教诲，如何吸取，我准备在自己第一篇小说里进行探索。

我父亲的观点，林林总总。但在反对童婚方面，他没有诉诸文字；没有以自己敏锐的睿智，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我结婚时，已过十六岁，刚迈进十七岁的门槛；在学院读三年级时，青春的第一次南风，在我心间吹拂着。真不知有多少无法言状的歌曲、芬芳、战栗的簌簌声，从各个不明晰的方向袭来，把我年轻生命幻化成没有尽头的渴望。现在，我有时回忆起那些日子，一股长长深叹在胸间战栗。

那时，我母亲已不在人世。我的父亲见荒凉的家庭没有吉祥女神把持家务，便为我娶了一名叫妮尔切莉妮的十三岁姑娘。

我在读者面前，突然介绍“妮尔切莉妮”内室，感到困窘。因为我担心，大部分读者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也许是学校教师，有的可能是法官，有的也许是编辑。他们不嘲笑我选择夫人名字的优美和新颖，是不会罢休的。但是，我那时十分现代（你可能会说我是位理智不成熟者，说我愚昧无知），思想力量的灾祸没有落到我头上。所以，订婚时一听到这个名字，我马上作了一首诗：

妮尔切莉妮的甜蜜鸣啭，

我心灵听闻知醉似迷；

心灵的鸟儿把爱情遗忘

一股劲儿地鸣叫——哦，喝了，喝了。

现在，我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放弃了律师职业，渴望谋取法官职务。然而现在，那个名字好像贝赫拉曲调一般，更加温柔地在我耳畔萦回不已。

最初青春的第一次爱情，因着大大小小的阻碍而温柔甜蜜：害羞的阻碍，家人目光的阻碍，实践经验的阻碍，越过这一切山麓，获得了欢情的头次认识的感觉，那个感觉印象像是晨曦霞光般的鲜艳多彩，像是中午烈日般那么清晰袒露，那么通体透明。

1在我们获取新认识的期间，我父亲像一座文塔耶山脉 31 般屹立

着。他把我放逐在旅馆里，开始教我媳妇读书。我这则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我岳父大人没有仅仅为自己闺女起了名，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他也对她的学习做了费尽脑汁的安排。这样，她把不少书背得滚瓜烂熟；阅读《因陀罗耆的伏诛》 32 她不需依仗海琼德拉的注释，无师自通。

我去了旅馆，才与她相识。我施展了许多谋略诡计，瞒着父亲，写信给她，信札诉说着因分离而忍受着无以复加的痛苦煎熬。在情书里，不留任何摘录痕迹，从许多新诗中筛选一些诗，寄托自己内心翻腾着的绵绵情意。我寻思，仅仅从情侣中获取爱情缺乏足够的刺激，应该从情侣中获取对自己的膜拜虔诚。然而为获取那种膜拜虔诚，用母语创作迷人的诗歌是超出我的能力的。因此，许多宝石匠在宝石上钻了孔，我的书信，恰如其分地把那些宝石串联起来。但是，我不想明白如画地表达那种谦虚，即宝石是别人的，我仅仅穿针引线而已，迦梨陀娑也没有表示如此般谦虚，宝石若确是他窃取的。

获得一两封回信后，我再也不怕摘录的痕迹留下，摘抄中再也不羞羞答答。从飞鸿中我清楚地明白，新媳妇阁下娴熟地掌握着自己的母语。她的书信里的词拼法有否差池，我无法确定；我也不想争辩自己有否这种能力。但我确切明白和同意，没有文学和语言知识的功底，这些信札是断乎不可能一蹴而成的。

倘若说，发现自己妻室是位女学者，好丈夫应该为此而自豪和欢快。我若是没有那种感受，这种指责恐怕对我来说是不公正的；倘若出现这种情况，把他说成虚伪的恶棍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然而我承认，我众多想法中掺入了另外许多念头。它们不是那么高尚，但困惑的是，我用那种念头所产生的方法，能够向别人传授自己的学问，而那种方法对自己的小妻来说却难以被接受。她娴熟地掌握了英语，她若是用它去写那些火花般的书信，那等于用大炮轰击蚊子，大材小用了。“蚊子”是不需要施加任何打击的，只要一丝声音和烟雾就足够了。

我有两三位密友。我若是不把自己妻子的信给他们欣赏，是无法安宁的。他们阅后，异口同声，惊道：“你真是福星高照，竟然娶到如此‘娇妻’！”言外之意：“像我那样的丈夫没有资格娶到那样多才多艺的妻室。”

从妮尔切莉妮那儿获得第一封回信之前，我连续写了几封信。信中心潮澎湃，情意绵绵；同时，信中的词句拼写错误在所难免。那时我压根儿没有去考虑，应该如何小心谨慎地给妻子写信。我若是小心谨慎，书写错误无疑会减少，但要彻底抹掉心潮澎湃了。

在这种情况下，抛开书信的中间媒介，直接与女人相会，情话交流就万无一失了。因而当父亲去办公室上班，我也从学院里消失了。我们

相互情意绵绵倾诉，没有造成学习的损害。在爱情的考场里，我一次次考察了知识的事实，就早已不容置疑：世上，有些东西不会完全消失的，一种形态受到损害，另一种形态就得补偿。

就在这时，我妻室的堂姐妹结婚的日子来临，我们依照规矩送了礼金，获得了解脱。但我妻子在爱的冲动下，抒写了诗篇。她是用黑墨水在红纸上写就的。她不把它寄给堂姐妹，是不会安心的。那个作品如何落到父亲手里，父亲在儿媳的诗篇里，发现了她的创作才干，诗篇中具有情感优美、品味高崇、语言纯洁等多种诗歌学问的优点。父亲读了十分入迷。他把诗篇给自己年老的挚友看，他们装满了烟袋，摇头晃脑地读起来，止不住称赞说："妙极了，精彩极了！老哥，诗写得多么优美呀！"

新媳妇具有创作天赋的讯息不胫而走，谁都知晓了。新媳妇因此突然间闻名遐迩，耳根和面颊不觉泛起红晕。我早先说过，世上任何东西不会完全消失，她那种羞涩的红晕可能弃绝她的柔软面颊，却进入我粗硬心灵某个黑暗角落里匿藏着。

不过，不要以为，我对丈夫的职责掉以轻心。我永远不会放松用公正批评，让妻子修正作品缺陷的职责。父亲不假思索，一味激励她，我就谨慎地指出缺点，让她受约束。我向她介绍许多英国大作家的作品，让她不要做井底之蛙，沾沾自喜，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她写了一首有关夜莺的诗，我就把雪莱的《致云雀》、济慈的《夜莺》诗篇读给她听，她便哑口无言了。那时，我通过学识的力量，俨然成为雪莱和济慈骄傲的参与者了。我妻子也再三请求我翻译英国文学中的优秀的作品读给她听；我也当仁不让，以无比骄傲维护着她的请求。这样，也可能产生问题："难道让她沉溺于英国文学的影响中而不可自拔，这不会泯灭妻子的创作天才？"其实，增添妻室美姿，稍许绿荫掩饰是必不可少的。我父亲和亲朋好友不懂这个道理。我由此不得不把这个艰巨职责的重担，担在自己肩上。冬日月儿像中午的太阳一样升起，只给人们几个时辰的赞美，但以后人们不得不寻思，它如何能被掩住了眼。

我父亲和其他一些人使出浑身解数，为我妻子的作品能刊登在报纸上面奔走呼号，但妮尔切莉妮为此而感到异常羞涩，而我保护着她这种羞涩，完好无缺。她的作品终于没有见诸于报刊，但我无法阻止她的佳作在朋友圈内传阅。

数日后，我才知道，这种做法甚至能出现更坏的结果。那时，我在阿里布尔的法院忙于辩护事务。在一桩遗嘱书的诉讼案件里，我倾注全部精力，处理案件的审议。遗嘱书的文字是孟加拉语的。我正依照委托人的意愿，按正规程序证明遗嘱书意义的明确性。正在那时，反方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说："倘若我博学的朋友借助自己女学者妻子的力量，理解了遗嘱书的含义，他也许不会做出如此奇特的解释，在众人面前，使自己的母语遭到如此苦难和痛苦。"

在生炉子时，鼻、眼往往会被烟熏，呛出眼泪和鼻涕，身体十分难受，但家里起火，熄灭火就不容易了；人们的恭维话，压压就会下去的，然而恶意中伤的话，却像印历三月 33 的热风，迅疾向四面八方散布开去。这个事件就产生如此恶果，它眼看着到处散布开来。我担惊受怕，可别传到我妻子的耳朵里。幸运的是，那些话没有传到她那儿，至少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到这件事。

一天，我与一位不大熟悉的善良人相见，他冷不丁问道：“难道您就是妮尔切莉妮女士的夫君？”

我不以为然地答道：“我是否是她的丈夫，我不想回答这句话。当然，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把在外人嘴里说出的“妻子的丈夫”是我的替代名字，视作自己无上荣光的事儿。

还有一位仁兄暗示我记起“这不是我无上光荣事”的这句话。读者早就知道，我妻子的堂姐妹已结婚，她的丈夫是位异常残忍和淫荡的人。他对妻子虐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在自己亲朋好友圈内，提起有关那种令人发指的残忍举止的伪君子劣径。这些话好像飞鸽，飞到我表舅先生的耳畔，那位阁下毫不留情，对我发起攻击。迄今为止，他对所有人歌颂我；他从以自己名义到以岳父名义，在文章里描绘着上中下三个方面的名声，但对妻子的赞美的想象力还没进入大诗人的脑子里！

那些流言蜚语在人们的嘴上到处传播着。妻子的脑瓜能在什么地方停留住吗？妄自尊大不进入她心里是不会罢休的。尤其我岳父有一个坏习惯，他往往在妮尔切莉妮面前，对我俩的语言知识进行比较评论，从中获取巨大欢快。一天，他说：“赫利什用孟加拉语写信，你为什么不纠正他的错误，我的小皇后？他写给我一封信，信中有一词‘jogadindra’中的短‘i’，应写成长‘’。”听后，他的小皇后暗自发笑。我也把那句话当作玩笑而发笑。但是，这种玩笑不是个好兆头。

我早就熟悉妻子妄自尊大的习性。我们街坊的一些男孩成立一个俱乐部。一天，其成员组织一位闻名遐迩的女文学学者演讲，她欣然同意；同时，确定一位名人担任大会主席。但临开会时，这位大会主席身体欠佳，孩子们一筹莫展，就来找我。看到孩子们对我无缘无故的崇拜，我高兴得喜形于色，说：“这是个好主意，但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你们能告诉我吗？”那班孩子说：“古代和现代文学。”我爽快地说：“好吧，没有问题，这两方面我都很熟悉。”

次日，赴会之前，我让妻子快点准备早餐、服饰。妻子大惑不解，问道：“什么事，为什么那么着急？是否去看钟情于你的姑娘？”我反唇相讥：“看了一次，我遭到了严厉的惩罚，我还敢斗胆去看第二次！”她说：“那为何这么着急走呢？”

我自豪地讲明了真相。她听了没有表示丝毫高兴，反而慌乱不安，握住我的手，阻拦说：“你脑子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不，你不能赴

会。”

我激将地说：“拉其普特女子亲自给夫君穿上盔甲，送上战场；而你却不能把自己丈夫派往演讲会！”

妮尔切莉妮说：“在英国人群里举行演讲，我不担心你，但——算了。许多人将赴会，你也不习惯，最后可别——”

我也经常为“最后可别”潜台词含意所担忧，但错误也由于“最后”而经常发生。我不时记起罗摩莫罕姆·罗易 34 的一首歌曲，那首歌道：“请记住，那些最后日子将是可怕的，当一些人开口说话，而你却缄口无言待着。”

假如报告者演讲结束，站起身时，会议主持者突然犯了病，脉搏虚弱，全身寒战，两眼发黑。在这种情况下，他缄默不语，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念及这一切事的发生，我身体就比上述会议主席先生好，我不能夸那样的海口。不过，我高傲地向妻子说：“妮尔切，你懂什么——”

妻子说：“我不懂什么——但今天，我头痛，苦不堪言，兴许发烧了。今天，你不能把我扔下，独自出门去远处。”

我说：“这是另一码事。今天，你的脸孔看上去有些红潮。”

她“脸红”究竟是想象到我可能在文学会上出洋相而羞涩所致，抑或由热度发烧而致，在对这个事实进行了历史考察，我鉴于妻子身体不佳，迫不得已表示无法出席会议，向俱乐部发了上述内容的一封信，获得了解脱。

没有必要说清，妻子的热度是否很快退去。我心里说：“一切都顺利。但我夫人内心对于我母语知识存在的偏见，不是件好事。她可视自己是位大女学者，她可不要在蚊子栖息地方，开办夜校，教我孟加拉语！”我暗自下决心：“从现在起，若不消除我妻子的这种妄自尊大，再往后我的情况将会更令人担忧。”

那天夜晚，我与妻子发生了口角。学识少是多么可怕，我从蒲柏1的诗里援引例子，企图让她很好地理解诗歌的含义。仅仅拯救词的拼写法和语法的非纯洁，从事写作，是不会成为作家的。真正的东西是思想。我咳了几声，说：“这一切都无法在你的‘语法月光’里获取，需要脑子。”脑子在哪儿，我没有说明，但我认为事理是不能模棱两可的。我说：“迄今，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写出了值得一提的作品。”35

妮尔切莉妮听了，立即抵达有利于为女子辩护的地域，说：“谁说女子不能写作？你把女子理解得如此软弱无能！”

我说：“发脾气有什么用！你举出一些例子。”

妮尔切莉妮不甘示弱，说："倘若我像你那样念历史，我一定会举出堆积如山的例子。"

听了她这番争论，我内心不免有些激动。但争论没有就此结束，我以后指出它在哪儿结束。

一个名叫《激奋》的月刊宣称，它将给投来的优秀小说以五十卢比的奖金。我们商定，我们俩分别给那个杂志寄各自创作的短篇小说。试看，谁的作品获奖。

晚上事情的发展，就到此打住。次日，在晨曦里脑子清醒了，我不由踌躇。但我做了誓约，决不能退缩，洗手不干，我也握有胜券的可能。还有两个月时间，怕什么？

我购买了《自然主义字典》，也取来了般吉姆先生的书，但般吉姆的书已烂熟于心。于是，我放弃了那座伟大的庇护所。我早已拜读过成堆的英国小说作品。我把所读的许多小说，打乱一气，酝酿成一篇小说的构思方案。构思方案是十分精美的。但困难的是，所有这些事件在任何情势下，都不可能在印度发生。最后，我百般无奈，把故事基础放在最古老时代的旁遮普地区。在那儿，我可不必殚精竭虑，担心可能与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样，在我笔触前面，就不存在任何拦路虎了。狂迷疯痴的爱情、前所未闻的英勇和阴森可怖的结局等，像马戏团的马儿一样，在我小说四周以奇怪的样子转着圈。

晚上，我失眠了。白天，吃烙饼时没有把豆子放进米饭盘里，而倾倒在蔬菜的碗碟里。一天，妮尔切莉妮见到我这种恍惚神情，十分温柔且谦恭地说："我对你起誓，你不用写了，我承认自己失败了。"

我激动不已，说："你怎么晓得，我日以继夜地苦思冥想创作小说！那真是件无意义的事。在委托自己的官司事务里，我不得已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我要像你那般日夜思索小说和诗歌创作，哪儿有这么多空闲时间？"

也有可能，我凭借英国小说的框架和梵语词典的帮助，创作出一篇短篇小说。心灵某个角落的职责理智的激励，使我蒙受几许痛苦。我思忖，可怜的妮尔切莉妮不读英国文学，她的情感领域就会异常狭窄，她与我的这场战斗绝对是天下无双的，不可能有任何对手的。

后记

1小说寄出去了。杂志二月 36 这一期将刊登获奖小说。我虽然内心不存有任何奢望和疑惑，然而待临近开奖的日子，我的心越发骚动不安。

二月终于降临了。一天，我从法院稍许提前回家，获悉二月的《激

奋》期刊来了。它在我妻子那儿。

我蹑手蹑脚，缓缓地走进内室，朝卧室窥探，发现我妻子坐在一个角落里，撕着杂志的纸页，往火堆里投去焚烧。从靠在墙的镜面上，看到妮尔切莉妮折射的形象。从中可清楚地获知，不久前，她流着泪水。

我内心不觉欣喜万分，但同时我也产生恻隐之心。可怜的妻子的小说没有在《激奋》杂志上刊出。但她为什么因这个区区小事而痛苦不堪呢？其实，女人的自尊稍许受到一点打击或伤害，她们就痛哭不止，伤心欲绝。有什么法子呢？

我不声不响，轻手轻脚，退了回去。我走出户外，付了现款，从《激奋》杂志办公室购买了二月这一期。我翻阅刊页，看我的小说究竟刊登在哪一页。从目录上浏览，获奖小说的题目不是《英勇那罗延》，而是《丈夫的姐妹》，它的作者是谁，妮尔切莉妮，赫赫在目！

在我们国度，除了我妻子外，难道还有谁叫妮尔切莉妮？我打开期页，读起小说，发现妮尔切莉妮堂姐妹的不幸生活经历，就像蔓藤一般纵横交错生长成为小说。小说写的内容完全是家庭琐事，语言简朴。然而，所有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犹同一幅画似的，在我眼前不断浮现。我眼里不觉充满泪水。这个妮尔切莉妮就是我的“妮尔切”，这是确定无疑的，铁板钉钉的，然而，我记起了卧室里那个生不如死的痛苦情景，悲伤欲绝的美女那副惨暗的脸色。我默默地久久坐着，脑子空白，不知在想什么。

晚上，我进屋睡觉，问妻子：“妮尔切，你抒写的笔记本在哪儿？”

妮尔切莉妮说：“你要它干什么？”

我说：“我想珍藏它。”

她说：“行啦，开什么大玩笑！”

我说：“不，决不是玩笑，我真的要收藏。”

妮尔切莉妮狡黠地说：“它放置在哪儿，我也全然忘了。”

我固执地说：“不，妮尔切，你说，笔记本究竟放在哪儿？”

妮尔切说：“说真的，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它被丢在哪儿？”

妮尔切无奈地说：“我把它焚烧了。”

我惊愕不已，天哪，天哪，她干了什么！我说：“哎！你干出什么蠢事！什么时候烧掉的？”

她答道："今天烧掉的。我以前不晓得，女人的写作是无意义的写作；女人作品若存在，人们就会无事生非，对它们进行虚假的吹捧。"

这之后，我对妮尔切极尽阿谀奉承，但迄今，我一行字也没能写出，云云。

——赫利什琼德拉

上述所写的小说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杜撰的。我丈夫的语言知识是那么贫乏，然而他所写的小说还是能很容易被人理解的。嗤嗤！竟然把自己的妻子作为素材，小说就这样被写出来！

——妮尔切莉妮

国内外经典和非经典著作关于女人的机敏才干，已经说了许多话。读者记住这一切话语，但希望，不要受骗上当。谁来纠正我这小说的语言和构词法的错误，我无可奉告。尽管我无可奉告，聪明读者一定能够猜测到：我妻子所写的上述几行字，有违背意愿，故意犯的构词错误。为证明丈夫具有语言知识的优秀学问，为把我小说归入雨季有关的优秀小说行列里，我妻子轻而易举地想出了这个招法。从前，迦梨陀娑就写过"受教育的女人是异常机敏的"话。由此可见，他十分了解女人的品性。现在，我像刚降世的婴儿睁开眼一样睁开了眼，我也领悟了女人的品性了；我若生在古代，也可能成为迦梨陀娑。我还有不少品德与迦梨陀娑相吻合。据传说，诗王[37]新婚之后，把创作的诗歌念给自己有学问的妻子听，其中"Usfhra"一词中省略了"r"。今天，作者所应用的词里经常发生这样的悲剧。因此，对所有问题做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充分希望，迦梨陀婆的最后成熟，对我来说，也可能出现。

——赫利什琼德拉

倘若这篇小说付梓，我将回娘家去。

——妮尔切莉妮

而我也将在那时刻赴岳父家。

——赫利什琼德拉

因果报应

倪培耕　译

一

今天，什迪希的姨母苏姑玛莉和姨父希希塔尔老爷莅临寒舍。

什迪希的母亲维杜穆姬准备迎接他们的光临，搞得手忙脚乱。一见到姐姐和姐夫，她就叫喊起来："请进！姐姐，请坐。今日，真不知托什么福分，能与姐夫相见！不是姐姐缘故，见您真是难于上青天。"

希希塔尔接应道："你要明白，你姐姐的管制是多么严厉，日夜眼睁睁监视着！"

苏姑玛莉讽喻地说："为什么不严加管制？把如此宝贝放在家里，能高枕无忧吗？"

维杜穆姬笑着说："他的鼾声闹的吧！"

苏姑玛莉看不惯说："什迪希，嗤嗤！你穿的什么衣服，难道就穿这身围裤去上学？维杜，你给他买的那套西服怎么啦？"

维杜穆姬顺着话茬应道："他不知啥时把它撕破了。"

苏姑玛莉责怪说："你应给他再买一套，孩子身上一套衣服能穿多少日子。你为什么不给孩子做第二套服饰。你们这里的习俗脾性，真是不可捉摸！"

维杜穆姬无奈地说："姐姐，您也知道，他若看到孩子穿着一身时髦服饰，就会大发雷霆。我若不在的话，他兴许叫人用棉被给他裹上，腰上束一条腰带，把他送往学校。叫我说什么好呢，他的兴趣嗜好远离这个世界。"

苏姑玛莉说；"原委可能是这样。但你们只有一个宝贝疙瘩，没有第二个孩子。他竟然没有让孩子穿着打扮的兴趣！如此德行的父亲，我也真少见！什迪希，后天星期日，去我那儿。我将从莱姆吉那儿，为你取一套新西服。你倒说说，你们孩子没有穿着打扮的兴趣？"

什迪希嘟囔道："只备有一套西装，我将会处于何种尴尬境地？姨母，帕杜利先生的孩子是我同窗友，他邀请我去他家玩板球。我身边没有外出的那种服饰。"

希希塔尔赶忙说：“什迪希，那样的话，还是不去为妙。”

苏姑玛莉不满地说：“妙，妙。你没有资格讲课训人。当你与他一般年纪时，那——”

希希塔尔打断她的话，说：“那时，我是第二位给他讲课的人，他将没有时间聆听年迈的姨母的建议。”

苏姑玛莉不甘示弱地说：“那时，讲课的某位仁兄若不请求你出来助人一臂，你将处于何种境况，你说说？”

希希塔尔不解地说：“说这些话有何裨益？”

什迪希（朝剧院后台望去）慌忙地说：“不，不，不要拿到这儿来，我来——”（下）

苏姑玛莉疑惑不解地问：“什迪希为什么如此慌张地逃跑，维杜？”

维杜穆姬解释道：“仆人端着寒碜的早点碟子来。孩子在你们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苏姑玛莉点头称是，说：“好！应该这样。哦，什迪希，听着！你的姨父去商店，为你去购买冰激凌，你可与他一块去。（转向其夫）喂，你耳聋了，还不赶快去买东西给孩子吃。”

什迪希乖巧地说：“姨母，我难道能穿这身围裤去那儿？”

维杜穆姬说：“为什么不行呢，况且你身上还披着一件上衣呢！”

什迪希吵着说：“粗糙难看！”

苏姑玛莉护着孩子说：“维杜，不管如何，你的孩子没有其父的脾性趣味。这是天大的幸运。我一见那件上衣，就联想起旅馆里的仆人，这般原始简陋的服饰，在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发现的。”

希希塔尔忙不迭地掩饰说：“这一些事……”

苏姑玛莉打断说：“不让我声张，悄悄耳语？为什么？怕谁！门默塔先生依照自己的兴趣，给孩子穿着得破破烂烂，我们不能说三道四？！”

希希塔尔委屈地说：“这委实是冤枉。我何时何地禁止你说话！但在什迪希孩子面前，说这些话……”

苏姑玛莉抢着说：“好好，你有理。请你把他带到商店去。”

什迪希执拗地说：“不，姨母，我穿这件上衣，不想出门。”

苏姑玛莉说：“瞧，门默塔先生正朝这儿走来。现在，他将开始斥责什迪希没个完。孩子因着父亲的无止数落，一刻也不得安宁。什迪希过来，你过来，跟我一块走。”（下场）

（门默塔上场）

维杜穆姬冲着其夫说：“数日来，什迪希吵嚷着要一只表，我被折腾得无法脱身。现在姐姐给了他一只银表。我早对你说过，你总是光火！”（下场）

门默塔气恼地说：“我早听腻了，为此十分撮火。希希塔尔，你收起这只表。”

希希塔尔无奈地说：“你也真是位正人君子！好好，我收走，但回到家，我怎么负责交代？”

门默塔不屑地说：“不要寻开心啦，老兄，我不喜欢这一套。”

希希塔尔争辩说：“你可以不喜欢，但得忍受。世上，不是独自你一人，单独的法规是无法成立的。”

门默塔解释道：“涉及我的一切，我都可忍气吞声地默认。但我不能毁掉孩子。孩子一伸手索取，就给以满足；甚至渴求前我就设法填补他的缺乏，那么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为不幸的了。谁不能压抑渴望，他任何时候都不能获取幸福。我想把被剥夺之后保持耐心的学问，教授给孩子，我不想轻易地送他一只表。”

希希塔尔不予苟同地说：“兄弟，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尽管你的主意存在，世上全部障碍也不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倘若大家都持有你那般的睿智，那么事情会变得多么美妙！若不是那种情况，自己善良的愿望不能付诸实践，就应该学会忍耐；若你想在与女人意愿完全相反的方向行走，你就会陷入不可自拔的严重危机之中。规避她们走出，是为上策。稍许转弯抹角，见机行事，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大风反方向吹刮，人们就要横倒风帆，否则船只驰行是断然不行的。老弟，明白吗？”

门默塔不无讥讽地说：“因此你在所有事情上，都随声附和妻子的意见。你真是个胆小鬼！”

希希塔尔振振有词地说：“我不具备你那般的无畏精神。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在她家里，我不惧怕她，惧怕谁呢？向自己的妻室炫耀英勇气概，有何裨益？给予打击，将使人蒙受痛苦；遭受打击，也使人痛苦不堪。因此，按我的主张，你若在争吵中视妻子意见为无可争辩的，你的主意也许就会通行无阻。这才是最为上策之途。固执己见，就会跌入不可自拔的泥坑里去！”

门默塔不服地说：“倘若生命是无比漫长的、无比宽广的，人们就可像你那般慢慢行走；然而，生命是何等短暂！”

希希塔尔无可争辩地说：“所以，兄弟，我说应三思行事。面前，石块明明挡路，人岂能信马由缰；你毫不迟疑跳跃过去，才能缩短旅程；迟疑不决，就会不走运。我与你说这些话是多余的。你过去每日吃着亏，仍不睁开眼瞧瞧，而我的开导能起什么作用？你总是想象在你妻子影响力不存在的情况下行事，然而它们无时无刻不存在。你对此不应有丝毫怀疑，我也看不出可怀疑的任何缘由。”

二

“夫妻之间争吵，起初汹涌澎湃，末了悄然无踪。”——这是我们的古训。但有些夫妻生活违背了这个准则，老于世故之人无法否认这点。

维杜穆姬经常与其夫门默塔先生争论，这当然也是一种争吵。不过，它既不是汹涌澎湃，也不是悄然无踪。它无法与俱卢大战相比，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就在这儿，有一则近例可提供参考。

门默塔先生不满地开腔说：“你开始让孩子穿着英国服饰，我不喜欢那些英国货。”

维杜穆姬反击道：“喜欢也许属于你独自一家的！今天，所有男孩都穿上英国服饰。”

门默塔讥讽地说：“倘若你依照大家的意见行事，人云亦云，你为什么要抛弃大家，独辟蹊径，与我结婚呢？”

维杜穆姬反唇相讥说：“你若我行我素，有必要与我结合成婚？”

门默塔不以为然答道：“正因为依照自己意愿行事，才需要别人。”

维杜穆姬机智答道：“洗衣人为背驮包袱，需要驴子，但我可……”

门默塔佯装惊愕地说：“哦，罗摩，罗摩！你竟成为我沙漠世界里的阿拉伯马儿！不过，你现在应把生命学问的争论，搁置一边，千万别把自己国度的孩子，培养成外国老爷。”

维杜说：“我为何不坚持这目标！难道我把他培养成农民？”说了这番话，维杜穆姬夺门而出。而坐在隔壁房里的维杜的守寡嫂子，长叹了口气。她认为，小夫妻俩又经历了一场爱的热烈争吵。

三

门默塔问道："亲爱的，你在孩子身上抹上什么？"

维杜嗔怒地说："你可别晕头转向，丧失知觉。不是什么危险品，抹上一星半点儿香水。它可不是英国舶来品，地地道道的国产货！"

门默塔仍以教训的口吻说道："我反复强调，多次嘱咐你，不要把这类奢侈品给孩子使用，他将会染上爱好打扮的恶习。"

维杜赌气地说："好吧，倘若你乐意的话，从明日起，我给他涂抹上石油或蛋油。"

门默塔认真地说："这也是一笔不必要的花销。没有那些油膏，照样能办成事。不要让孩子养成涂油习惯。在身上涂抹石油或蛋油，我认为都没有必要。"

维杜说："我真不晓得，依照你的观念，世上必需的东西究竟能存在多少。是的，我肯定知道，在最初需要的名单里，我的名字无疑会上榜。"

门默塔不无幽默地说："倘若我把你都撵出去，我争论的欢愉将化为乌有。突然弃绝天长地久的习惯，我如何能在这把年纪里逗留得住？算了，我早已对你强调指出，不管你把孩子培养成先生或贵族，抑或煮成先生—贵族的混杂稀饭。总而言之，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我对于那种花销，一个铜板也不会给的。我死后，他们获得的财富，也不会填满他嗜好的开销，懂吗！"

维杜讥讽地说："我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我仰仗你的财富，才拥有孩子，我开始给他穿上破裤，用以遮掩下体。"

尽管维杜穆姬这种蔑视的双关语，使他蒙受双重打击，门默塔仍然马上控制住自己，反唇相讥，说："我也明白，你依仗着自己姐夫希希塔尔。他没有子嗣，所以你对他铁了心，你认为他将把全部遗产留给你孩子。因而，你不时把孩子打扮成英国佬似的，送到他那儿，从姨父那儿乞讨爱。我能够忍受穷人的穿着，但我绝对无法忍受，向有钱亲戚乞讨爱的耻辱。"

许多日子以来，这些话在门默塔心海里翻腾着，但从前鉴于严酷，他没有启齿，一吐为快。维杜穆姬早就明白，丈夫不会正确无误地把握他内心深处的秘密意图；她原先认为，男人世界对女人内心秘密的了解，愚昧透顶；但今天，她恍然大悟，门默塔探知了她心中的诡计，这对维杜穆姬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她不禁红了脸，说："连孩子去姨母家，你都无法接受！天哪天哪！我蛰居在如此巨大的禁锢家里，却一无所知。"

恰在这时，守寡的嫂子走来，说："二媳妇，祝你幸运。十六年过去了。今天，你的话题依然如故。从昨晚起，你俩话没有个完，今日又窃

窃私语，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一直琢磨，上帝从哪儿取来甜蜜，黏在你们的舌头上。不要生气，亲爱的。我不会在你俩甜蜜的绵绵细语里，设置障碍。只消片刻，我问二媳妇编织活儿。”

四

什迪希叫着：“伯母！”

伯母问道：“什么事，宝贝？”

什迪希提醒道：“今天，我邀请帕杜利先生的孩子来我家喝茶。你不要贸然走到他跟前！”

伯母不解地说：“我难道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吗？什迪希？”

什迪希劝道：“您若去，最好不要穿这身衣服。”

伯母干脆说：“什迪希，你不必操心，我待在这间屋里。你朋友喝茶不散去，我就不出门一步。”

什迪希进而说：“伯母，我想在你这间屋里设置茶点。这个家园里没有更优雅的地方，可以举办上等人茶会或沙龙。妈妈屋里堆满箱子什物。把谁带到那儿，我都会因寒酸而羞愧的。”

伯母顶着说：“我屋里也堆满什物。”

什迪希忙说：“我使唤人把它们放到别的地方一天，尤其要把你的瓶瓶罐罐统统收拾，藏到一个地方去。”

伯母不理解地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因此感到羞耻呢？难道他们家里不用这些东西？”

什迪希坦白说：“我也不晓得。不过，任何茶屋都没有放置这些什物的习俗。帕杜利发现这些什物，一定会见笑。回到家，还会在他姐妹面前，取笑我。”

伯母反驳道：“你的话不禁惹我发笑。家用必需品不能在家里放置！这里究竟有什么可笑之处呢！”

什迪希进一步提要求：“还有一件事，您必须做好。您一定要把嫩杜放在自己身边管好。这个小家伙不会听我的话。他赤着身，一骨碌就会跑到那儿去捣乱的。”

伯母应允道：“我会阻拦住他，但你父亲裸露着身子……”

什迪希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为此已请求姨母帮助。今天，他们将邀

请我父亲去他们家做客，他将会应允去那儿。”

伯母担心地说：“孩子，你想什么做什么，谁也拗不过你，但我屋里像旅馆似的狼藉满地……”

什迪希安慰地说：“您不用过虑，我将竭尽全力，清扫整洁。”

五

什迪希怨道：“妈，这怎么能行呢！”

维杜疑惑不解，说：“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什迪希解释：“穿上这身陈旧的白色上衣，我羞愧得无地自容。那天，帕杜利先生家里举行晚宴，除了一两位老先生，所有人都穿上笔挺的西装。而我穿上老式陈旧衣服去那儿，羞愧得脸直发红。父亲大人给那么几个铜板买衣服，能买什么好衣服，惨遭羞耻是情理之中的。”

维杜妥协地说：“什迪希，你要懂事理。你爸一次抓住把柄，从不放过。算了，告诉我，花多少钱，能买到你称心的衣服？”

什迪希不以为然答道：“一件红宝石西服，一件休闲的西服，总共需要一百多卢比光景；一件经穿的晚礼西服，约莫需要一百五十卢比。”

维杜吓了一大跳：“哦哟，总共需要三百卢比！我从哪儿筹措那么多钱……”

什迪希老成持重地说：“这就是你的过错，妈！或者远离高等社交圈，像乞丐一样待着；或者进了高等社会，保持体面，两者居一。要维护荣誉，总念念不忘计算钱，是办不成大事的。现在，最佳方案是把我送往美丽的林子里去，那儿不需要内衣、外套、裤子掩体。”

维杜沉吟了片刻，说：“这一切我都明白，但钱从哪儿跑出来呢？好吧，你可做一件事。你姨父每逢生日，总要送你礼物。这次，你去向他索取礼服！你先向姨母稍许暗示一下，她一切都会安排就绪的。”

什迪希满有把握地说：“弹挥之间，我会一切都妥善安排好。不过，父亲若发现我向姨父索取服饰，事情就会搞糟！”

维杜决断地说：“好吧，我会控制住他。”

什迪希离去了。维杜穆姬却自言自语：“倘若什迪希与帕杜利先生的闺女，结成伉俪，那一切忧虑都会化为乌有。帕杜利先生是位名律师，事业如日中天。从童年时代起，什迪希就在他家走动。女孩难道铁石心肠，不喜欢我的什迪希！什迪希父亲从未想到这些关系。我偶尔提起，

他就大为光火。我独自到哪儿，能看到孩子的前途！”

六

帕杜利先生的别墅，网球场。

娜莉妮惊奇地问：“这是什么，什迪希，你往哪儿逃跑？”

什迪希不好意思地说：“今天，你们这儿有网球赛。我不晓得，我没有穿网球衫来。”

娜莉妮开释说：“所有牛都不是拥有同一模样的皮，什迪希！今天，你的服饰已经够新颖别致了。好吧，我助你一臂之力。（转向嫩迪先生）嫩迪先生，我有一个小小请求。”

嫩迪赶忙说：“为什么请求，是命令，命令！我时刻准备着，恭候为你服务。”

娜莉妮请求说：“倘若你不为难的话，请你今天整日原谅什迪希。他今天没有穿网球衫来，多么令人怜惜的不幸呀！然而……”

嫩迪先生拍着胸脯说：“只要你挺身辩护，我连杀人犯和骗子都能给以宽恕。区区小事，无足挂齿。倘若不穿网球衫就能获得你那令人羡慕的同情，我也愿意脱下网球衫。现在，我把网球衫作为礼物，赠给什迪希。请来拿，什迪希，脱下自己的西装。哎，这衣服怎能称作西装呢，至多算作混杂的洋服。我也将穿着这身混杂的洋装，而丝毫不感到害臊，只要天堂所有星星、月儿和太阳，目不转睛，朝我瞧望。什迪希，假如你在赠予自己这些衣饰里有任何疑虑的话，请告诉我裁缝地址，我将会做出让裁缝改动的安排。因着这套时髦的西服，帕杜利小姐动了恻隐之心，而她的这个恩泽是多么珍贵！”

娜莉妮挖苦地说：“什迪希，请洗耳恭听，好好记着这些美妙的话语。你不仅要向嫩迪先生学习衣服的时髦样式，而且要学习他甜言蜜语的时髦！这种典范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见到的。在英国，他除了对公爵和伯爵说话，对谁都不理睬。嫩迪先生，在你宝贵的时间里，那儿有哪些印度学生？”

嫩迪先生不屑地说：“在那儿，我一个本地学生也没有遇到。”

娜莉妮继续讽喻地说：“什迪希，听清了吗！请瞧，要想成为标准文明人，你应该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应该小心谨慎，不须有一分一毫的差池！你努力吧，兴许马到成功。你现在已有了丰富的网球衫知识，你由此会大获成功。”（走向别的地方）

什迪希深呼吸了一下，心里暗自说：“迄今，我没有认识娜莉妮。她

看到我这副窘相，兴许心里觉得可笑。我忐忑不安，怎么也无法心安理得待在这儿片刻。我忽而觉得，领带兴许上了衣领上了；忽而觉得，西装裤的膝盖处，有着难看的皱褶。哎，我何时能像嫩迪先生那样洒脱自在地待着。”

正在这时，娜莉妮回来了。

娜莉妮见他这副窘相，又好笑又好气地说：“干吗，什迪希，心灵的疑惑还没被消除？难道你挂牵一件网球衫的悲哀心灵，正被撕裂着？今日，在这里谁来抚慰你那颗痛苦的心？恐怕唯有裁缝公司能拯救你这颗为区区网球衫而被撕裂的心。”

什迪希哭丧着脸说：“假如我心灵能传递讯息，你决不会说这样的话，莉妮！”

娜莉妮（高兴地鼓掌）：“妙哉，妙哉！你终于有说如此甜言蜜语的收获了！嫩迪先生的榜样似乎发生了作用。我希望，你获得了公正待遇，更上一层楼，突飞猛进。吃糕点，给你甜言蜜语予奖赏！”

什迪希推托说：“不，今天我不想吃，我身体欠……”

娜莉妮不无调侃地说：“你听从我的话！为一件网球衫落泪伤心，搞坏身体，于事无补；不思饮食，更是坏事。‘西服’委实是世上最优秀的东西，但身体不保养好，你把它悬挂在何处？”

七

希希塔尔开导说：“你瞧，门默塔，你一直严厉管教着什迪希。而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不必对他那么严厉管教了。”

维杜讥笑地说：“请掏出你的想法，亲爱的先生！我对他可洞若观火，而他一点也不明事理。”

门默塔不服地说：“你们俩串通一气，指控我！一个说‘无情残酷’；一个说‘不明事理’！我依赖于帮助者，成为了不谙世事的一个傻瓜，而那位援助者所说的话，我都得忍受；他姐妹所说的话，我也得无条件保持沉默，甚至于姐夫所说的话，我也得服服帖帖听从。现在，我如何挑起不堪忍受的重担呢？请拨开云雾，指明正道。我管制如何严厉，倒要洗耳恭听！”

希希塔尔说：“可怜的什迪希有稍许穿着的嗜好。近来，他在知书达理人家走动，你都给他穿月亮街上的……”

门默塔反驳说：“我何时说过，他非穿市场小摊上的衣服不可？但我看到英国服饰，心里就不舒服。穿上印度围裤、衬衣、外套，有什么可

见不得人的？”

希希塔尔以雄辩的口吻说：“门默塔，等着瞧。什迪希倘若在这般年龄里，无法泯灭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么进入老年阶段，他总会有所作为。另外，你稍许思索就会发现，我们能够阻止从童年时代所理解的文明的进攻吗？”

门默塔说：“那些想成为文明人的人，应动用自己的钱财，进行文明的装扮。钱财没有从你们所认识的文明国度滚滚而来；相反，钱财从我们这里流向他们那里。”

维杜甘拜下风说：“姐夫，诡辩里你无法胜他。挑起了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的话题，谁也封不住他的嘴。”

希希塔尔不以为然地说：“门默塔老弟，我也懂得这一切道理。但孩子的固执，是另外一码事。我们能回避它，溜之大吉？什迪希经常在帕杜利先生宅园里走动，你稍许设身处地想想，他整日为没有合体的服饰，忧心如焚！我已在兰那基那儿为他……”

（仆人进来）

仆人说：“从洋人公司那儿取来了衣服。”

门默塔大为光火，说：“滚，从这儿把衣服拿走，拿走！立马拿走！（转向维杜穆姬）对，你也仔细听着，倘若我看到什迪希穿上这身衣服，我就不许他进家门，让他住旅馆。在那儿，他喜欢干什么，悉听尊便。”（疾步下场）

希希塔尔双手一摊，一副无奈的样子，说：“我简直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一点也捉摸不透！”

维杜哭泣着说：“我能说什么，姐夫。我的生活毫无意义，在生活里见不到幸福的影儿。谁能见到，父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女？”

希希塔尔劝慰道：“他对我态度也不好，不必多计较，虑多伤体。我还觉得，他的消化力很差。你听我的建议，每天膳食要变换花样，不给他吃同一种豆饭；有可能的话，让他吃些有调料的食品。这样，吃得既有滋有味，消化能力又可改善。你好好伺候他吃喝几天，然后你再看看情况。你姐姐十分擅长于这些活儿。”

（希希塔尔退场，维杜穆姬仍哭泣着，守寡嫂子上场）

嫂子嗔怒地说：“忽而哭泣，忽而大笑，看到你这副模样，忍俊不禁。（叹了口长气）什么事，二媳妇，生什么闷气？难道受人欺凌，自尊丧失，呼唤你亲爱者？”

八

娜莉妮抚慰地说：“什迪希，我干吗叫你来，你听着，不要生气！”

什迪希接口说：“你叫唤我来，而我将发火生气！难道我脾气那么坏？”

娜莉妮解释道：“不，不，这些话撇在一边。我劝你，不要亦步亦趋，模仿嫩迪先生。好吧，你说说，我生日时，你为什么送如此贵重的东西？”

什迪希争辩地说：“我送你的礼物价值能与他送的东西价值相比吗？”

娜莉妮不容争辩地说：“无疑，这就是对嫩迪做法的仿效！”

什迪希不服气地说：“我为什么要追随嫩迪！我看到有人对他偏袒，那——”

娜莉妮赌气地说：“你走，我不与你说话。”

什迪希屈服地说：“好吧，请你宽恕，我洗耳恭听。”

娜莉妮道：“你瞧，什迪希。嫩迪先生当我是傻瓜，送我贵重奶罩；而你也与他竞争，送比它更贵重的项链，这是为什么？”

什迪希说：“你不懂人在何种情况下丧失理智。莉妮，你就知道生气。”

娜莉妮真的生气了，说：“我不想知道。你听着，你把项链取走。”

什迪希吃惊地说：“你把它退给我？”

娜莉妮斩钉截铁地说：“是的，我将退还它，那些显示英雄气概的礼物，在我眼里不值分文。”

什迪希委屈地说：“你这种对待是不公正的，莉妮！”

娜莉妮耐心地说：“我没有不公正。倘如你给我一束鲜花，我会异常高兴。许多日子以来，我发现，你时不时送我一些贵重东西，出于不伤害你的心的考虑，我一直保持缄默。但当我看到，送的数量越来越多，且价值不菲，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你把项链拿去。”

什迪希赌气地说：“你高兴把它扔到哪儿就扔到哪儿，我决不收回。”

娜莉妮认真地说：“好吧，什迪希。我可从小就了解你，你不用瞒着

我，说真格的，你负了多少债？”

什迪希猜度说：“谁对你说的，也许莱那说的？”

娜莉妮不满地说：“谁都没有说，我一望你的脸色，心里就明白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正呢？”

什迪希解释道：“人能在特殊场合对待特殊人，奉献生命。在当今时代，人很难获得奉献生命的机缘；今后获得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负担痛苦里的人会感到一丝幸福。难道你不给我享受这种幸福的机会？我想对你做些稀罕的难以企及的事，倘若你把它说成是对嫩迪的模仿，这对我来说委实是不公正的，使我感到异常的痛苦。”

娜莉妮不无调侃地说：“好吧，你要做的惊天动地的事业已完成，我接受你的奉献。现在请你把项链拿回去。”

什迪希发誓说：“我不得不拿回去，我将用这条项链做成套索，窒息而死，这可能是我寻求解脱的最佳途径。”

娜莉妮同情地说：“你如何还清自己的债务呢？”

什迪希说：“我会从妈那儿讨取钱。”·

娜莉妮不屑地说：“嗤嗤！她心里对此事将怀什么想法，她孩子为了我，负了债。”

什迪希满有把握地说：“我妈压根儿不会存有这种想法。她深知自己孩子的脾性。”

娜莉妮无奈地说：“哎，算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现在你一定得起誓，从今以后，不许送我任何贵重礼物。至多送我一束鲜花，其他一概不收。”

什迪希说：“好吧，我起誓。”

娜莉妮说：“现在我原谅你。今后，你好生温习老师嫩迪的功课。我要瞧瞧，你阿谀奉承的学问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吧，你能在我耳垂下说些什么，说呀！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什迪希顽皮地说：“我会说的，会使你耳垂下更加发红。”

娜莉妮快活地说：“妙哉妙哉！你扮演的角色不错。行了，今天到此为止，其余的话以后再说。我的耳根已经发红了。”

九

维杜穆姬哀求道：“你尽可生我的气，你想什么就做什么，但不要对孩子发火。我向你请求，这次还了他所欠的债。”

门默塔应允道：“我不生气了，但我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几次三番对什迪希说，我绝对不还他所欠的债，我的话迄今算数，不失效。”

维杜继续耐心地对其夫游说：“我尊重你的诺言。但我若是真理的化身优迪什沃尔，家庭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了。什迪希如今已长大成人，你给他那么可怜兮兮的费用，他怎能生活？你设身处地思量思量！”

门默塔不为所动地说：“超过谁所拥有的能力花销，谁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无论是乞丐抑或是皇帝，概不例外。”

维杜急着说：“难道把孩子送入监牢？”

门默塔依然不为所动地说：“假如他已准备好，假如你帮助他，我怎能阻拦他呢？你说呢？”（下场）（希希塔尔上）

希希塔尔一进门就嚷开：“在这个家庭里，门默塔一遇见我，心里就直打鼓。我曾思忖，手执尺带，给孩子量体裁衣，做件黑色外套。从那时迄今，已有一些日子没有来府探望。今天收到你的信，苏姑哭诉着，把我从家里撵了出来。”

维杜问道：“姐姐没有同来？”

希希塔尔答道：“片刻就会到。事态发展如何？”

维杜难过地说：“你们兴许听说了一切情况。如今，他不把孩子送往监牢，是不会甘心的。夜光宝石衣服，他是不喜欢的。依他的观点，囚服也许更适合孩子穿。”

希希塔尔假正经地说：“只要你吩咐，我立即赴汤蹈火。但要说通门默塔，则超出我的能力。我弄不懂他的话，他不明白我的话，双方无法沟通，最后……”

维杜打断他说：“我怎么不明此道理，你又不是他的女人，能够使他甘拜在石榴裙底下，忍受一切，但这个危机关头……”

希希塔尔追紧一句话说：“你手头还有多少……”

维杜立即回答道：“我手头拮据，什么也不剩。为付清什迪希的债务，我已把所有首饰抵押出去，手头只剩下两副手镯了。”

（什迪希上）

希希塔尔责怪说：“怎么搞的，什迪希。花销时不瞻前顾后？应该三思而行，也不至陷入如此困境！”

什迪希装糊涂说：“什么样的困境？”

希希塔尔马上说：“我想知道你手头还有多少钱，为什么不公开秘密？”

什迪希撒谎说：“还存有钱。”

希希塔尔追问：“多少？”

什迪希调侃说：“足够买些鸦片。”

维杜哭泣着说：“什迪希，你还在胡说些什么！我经受着巨大痛苦，你不要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希希塔尔斥责说：“嗤！什迪希！何等混账话，什么时候在心里滋生的，难道能心安理得摊在母亲面前？不成体统！”

（苏姑玛莉上）

维杜赶忙哀求道：“姐姐，救救什迪希。天晓得，将有什么灾难的日子来临。一想及这个，我就心慌意乱。你已听说了吗，他胡说什么？”

苏姑玛莉说：“他说什么？”

维杜答道：“他说，要买鸦片吸！”

苏姑玛莉惊叫道：“啊呀，我的上帝！什迪希，触摸我身体起誓，这样的话永远也不能往心里装。你怎么不说话站着？你不是国王的孩子吧！现在连自己姨母的话都听不进去？”

什迪希无所谓地说：“进监牢倒好，这样我可把监牢外的一切事情，迎刃而解；一切人生担忧，烟消云散。”

苏姑玛莉说：“有我们在，谁能把你送进监牢？”

什迪希冲口而出：“警察。”

苏姑玛莉直吼道：“好，我等着瞧，他是多大的警察！（转向丈夫）你听着，为什么不带钱来扔下，为什么折磨孩子？”

希希塔尔委屈地申辩：“我是能带钱来扔下，但门默塔将会举起砖石，往我头上扔。那时谁来搭救我？”

什迪希揭示道：“姨父，砖头决不会落在您头上，它只会掉到我头上。一来我考试不及格；二来我负债累累。倘若有进监牢这么好的机缘，失之交臂，父亲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维杜焦急地说："真的，姐姐！他若获悉，什迪希从姨父那儿讨得钱，他就会立刻把什迪希撵出家门，否则他不会罢休的。"

苏姑玛莉说："拿住钱！难道我不懂为他安顿好地方！维杜，你为什么不把什迪希过继给我？我没有子女，我身边将会留住什么呢？（转向丈夫）喂，你说是吗？"

希希塔尔附和说："完全正确。但什迪希是狮子的孩子，你若把他拽走，要从狮子口里救出生命，显然是异常难的。"

苏姑玛莉反驳道："狮子先生把自己孩子送进狱警手里，假如我们搭救了什迪希，他能说三道四吗？"

希希塔尔进而问道："母狮有何意见！也要问一下孩子，他要说什么？"

苏姑玛莉干脆答道："他们要说什么，我了如指掌，没有必要向谁问什么。现在你快点还清债。"

维杜哭喊着："姐姐！"

苏姑玛莉催促说："现在没有时间哭喊'姐姐，姐姐'。快走，我替你梳头发，你这副模样，在姐夫面前，你不感到害臊？"

（除了希希塔尔外，所有人都下场，门默塔上场）

希希塔尔劝说道："门默塔，兄弟，你稍许冷静想想——"

门默塔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考虑是不会干的。"

希希塔尔说："那你向我起誓，好好思考。难道你要把孩子送进监狱？难道这对他大有裨益？"

门默塔侃侃而谈："最终任何人都无法决定事情的好坏。我大致这样认为，尽管一次次小心谨慎行事，但倘若他一次不小心，犯了罪过，他就不得不接受惩罚。企图人为的办法，把他从惩罚中拯救出来，是不适宜的。我倒认为，我们这期间放弃扼杀自然的脖子，那么自然定能通过自己严厉的教育，把人培养成现实的人。"

希希塔尔驳斥道："而我的看法是，倘若自然严厉的教育就是唯一的教育，造物主决不会在父母心里赐予慈爱那种东西。你仔细听着，你日日夜夜叫喊'因果报应''因果报应'，我不认为它是完整的；自然总想从我们处索取因果报应。但是，站在自然之上的主人，在其中总是施以许多宽恕；不然，在不断付偿'因果报应'的债务里，我们的存在也会被出卖掉。从科学计算出发，因果报应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科学知识上还有一个知识，在那儿因着爱的计算所有结果将会变更。因果报应是自然的，

而宽恕是高于它的东西。”

门默塔不服地说：“不是自然的人想什么就做什么。我是极其普通自然的人，我矢志接受因果报应之说。”

希希塔尔气愤地说：“好吧，假如我偿付了什迪希的债务，把他从监牢中解救出来，你将有何贵干？”

门默塔以牙还牙说：“我将弃绝他。你瞧，我用那种特殊方式想把什迪希培养成人，而你们从一开始就从中作梗，设置陷阱，使那种方法弃之无用。从一个方面获得节制，从另一方面获得放纵，他由此早已变坏了。倘若他不断获得称心如意的施舍物，他的自尊心和职责感就会丧失殆尽；假如我们不能使他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我就彻底放弃对他的希望。我们只根据各自意愿把他培养，脚踩两只船，他不得不面临危机。”

希希塔尔愤怒地说：“你胡说什么！他毕竟是你的孩子！”

门默塔不饶地说：“请看，希希塔尔，我根据自己的自然和信仰，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而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当我确定无疑地发现，怎么也不可能出现我意料的那种情况，我就束手无策，无法维护父亲的职责，我无法去做超出我能力以外的事。”（下）

希希塔尔无奈地哀叹道：“我能做什么呢？孩子是不能被送进监牢的。有罪人不管多坏，监狱比他更坏。”

十

帕杜利先生的妻子吃惊地问：“你听说了吗？什迪希的父亲仙逝了？”

帕杜利先生答道：“是的，我早已听说了。”

妻子担忧地说：“他把自己全部财产捐献给医院。只给什迪希的妈安排每月七十五卢比的生活费用。现在该怎么办？”

帕杜利说：“你为什么如此着急？”

妻子埋怨道：“你真是奇怪的人。你的闺女爱着什迪希，难道你蒙在鼓里！你曾经同意他俩结婚，现在将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情况？”

帕杜利心平气和地说：“我可没有指望门默塔先生的财产。”

妻子讥讽道：“难道你只指望着孩子的脸，兴许连衣食也不指望。”

帕杜利胸有成竹地说：“衣食是十分需要的。有人说过，世上再没有

比衣食更重要的东西了，民以食为天嘛。你也许知道什迪希有位姨父？”

妻子挖苦地说：“姨父倒是位富有人。不过依仗他饥饿是不会被消除的！”

帕杜利满有把握地分析道：“我是他姨父的律师委托人。他腰缠万贯，没有子嗣，年纪又大，他十分渴望过继什迪希为子。”

妻子开窍地说：“姨父倒是个好人。他想过继，为什么不尽快进行？你在旁加把劲，促成他尽快把什迪希过继过去。”

帕杜利平静地说：“没有我使劲的特别必要，就在他家里有使劲的人。一切已安排妥当，只剩下法律上的一些疑虑，独生子能否过继，况且什迪希的年龄早已超过过继年龄，等等。”

妻子不解地说：“法律操纵在你们手里，你们为什么不闭着眼睛，加上某种补充条款？”

帕杜利说：“你干吗着急。不能过继，还有其他办法。”

妻子唠叨说：“好吧，我不着急。我曾想过，这么多日子之后，现在的关系该怎么打破。然而我们的莉妮任性固执，忽而想做这个，忽而想捣鼓那个，没有个准星。但女儿怎么也不能托付给穷人的手。你瞧着吧，你女儿哭闹着，模糊了自己的眼睛。昨晚吃饭时，乍听闻什迪希父亲故世的消息，她扔下碗筷，起身就走。”

帕杜利分析道：“但从表面看，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莉妮究竟是否爱着什迪希。而什迪希却始终如一忧心忡忡。我猜度，什迪希更倾心于对莉妮的恋情之中。”

妻子接着说：“你女儿脾性就是这样，她所爱的人始终都是忧心忡忡。你没有发现，她让比利的孩子也整日神魂颠倒，忧心忡忡。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谁也不想放弃她。”

（娜莉妮上）

娜莉妮撒娇哀求道：“妈，你没有一次拜访什迪希先生的家！他的母亲正处在十分悲痛之中。爸爸，我想去他家拜访。”

十一

什迪希询问道：“妈，我现在是何等幸福，一看我的衣饰穿着，就可一目了然。但是，姨父不把我过继过去，恐怕他不会安心的。那样你获得的东西不可能与我发生多大关系。许多的日子以来谈论过继事宜，但始终没有个结果！兴许现在姨父心坎里要孩子的心愿，已经湮灭了。”

维杜失望地说：“他的心意也许早已兑现。”

什迪希惊讶地问：“哦，你说什么！妈！”

维杜若有所思地说：“从种种迹象看，我萌生了这种感觉。”

什迪希忐忑不安地说：“迹象究竟是臆测，大多可能是错误的。”

维杜决断地说：“不，不会有差错的，孩子，现在你将有兄弟啦。”

什迪希惶恐地说：“妈，您说什么？这可不对头！我将会有兄弟，能这样下断论吗？也许是姐妹呢。”

维杜有把握地说：“瞧姐姐的脸色，就可断定，这次分娩将是男孩。此外，不管是女孩或男孩，两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回事。”

什迪希心存侥幸地说：“姨母这么大年纪，还将分娩孩子。期间，难道不会出现意外？”

维杜唉声叹气地说：“什迪希，你去寻找工作谋生吧。”

什迪希委屈地说：“现在去谋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我还没通过考试。此外，我没兴趣工作，让我成为区区小职员，断然不行的。妈，这对我是巨大的不公平。最终不能依靠他们，我就应获得父亲的财产，如今连这也被剥夺。现在我……”

维杜打断他说：“不公平已既成事实。一方面姨父母把你安排在家里，另一方面又使用大夫的药！最后医生的药发生了效力。你别担忧，你竭诚未改地呼唤上帝，他是最大的医生，只要他想……”

什迪希哈哈冷笑一阵说：“哦，只要他想！现在一切都会逆转，一切都不会搞糟。妈，我们应该感恩他们。但现在出现那样不公平的事，感恩他们是困难的。现在我们已走投无路，不磕头求拜上帝开恩，已无法可施。全托上帝的怜悯了！”

维杜一个心眼说：“上帝的怜悯一定会出现，孩子！不然，你将处于何种境遇，我思考集中在这点上。我们只存在一个上帝的怜悯了。”

什迪希气恼地说：“倘若上帝不降下怜悯的甘霖，我就不承认上帝，在报刊上宣传无神论。”

维杜不安地说：“亲爱的宝贝，你闭嘴，不许胡说八道！这样亵渎上帝的话从嘴里吐出，是个罪孽。上帝有颗充满同情的心，没有他的同情，寸步难行，任何事办不成。……现在该怎么办呢。今天，你打扮得如此花里胡哨，去哪儿？衣领弄得那么高耸，像挺直的骆驼脖子。你为什么如此打扮，头颅龟缩得将没有颈脖？”

什迪希神秘地说："在高领尖衬下，脖子可高高挺起，这样我能坚持到何时，就维持到何时；这之后，脖子低垂的日子临头，我就抛弃那高领衣饰。今天我有件要紧的事，我走了，以后再告诉你。"（下）

维杜长吁短叹地说："从前我一直对他了如指掌。哦，上帝！现在我不知孩子一丝消息。不过，我知道，我的什迪希的命运不可能坏，开始尽管荆棘载途，末了一切迎刃而解，获有好结果——我始终盼等着。为什么不是那样的结果呢？我从未犯下罪过，我是位忠贞的妻子。所以，姐姐这次肯定……"

十二

苏姑玛莉喊道："什迪希！"

什迪希应道："什么事，姨母？"

苏姑玛莉不满地说："昨日，我让你去市场为孩子购些布来，然而你没有去！为什么，难道干这种事坍你的台？"

什迪希申辩说："哪里谈得上什么丢脸的事，姨母！昨日，帕杜利先生邀我去他那儿，所以……"

苏姑玛莉责怪说："你有何必要一次次去帕杜利先生那儿？我可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缘故。他是位高贵绅士，他对像你那样人平等待之，合适吗？我倒道听途说，从今以后，那儿谁也不会顾问你。然而，你打了彩色领带，俨然以新郎官身份出现在那儿，你不觉害臊？你一点也不顾及自己的尊严？你若顾忌到，就不会不努力去工作，不会无所事事泡在这儿！一提工作，你脸上就堆满愁云，不想到任何地方去谋职！但工作对你来说是件好事，至少可挣钱填饱肚子！"

什迪希不情愿地说："姨母，我也不想这样做，就是你……"

苏姑玛莉马上打断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我早料到，最终将把罪过推给我。现在我恍然大悟，你父亲对你了解得真是入木三分；鉴于这种透彻的了解，你父亲对你严加管教。我则与他相反，把你当成孩子加以百般宠爱，在自己家里给你以位置，从监狱里把你救出；它们的结果是，我们倒成了罪人！就把它称作感恩！自作自受！好吧，就算是我们的罪过。然而，你吃了我们的饭食，做些身体力行的事，难道其中有什么罪过？难道什么也不做，你不觉得受辱吗？"

什迪希委屈地说："我没有感到丢脸。您要我做什么，我即刻就去做。"

苏姑玛莉十分为难地说："宝贝需要六七码丝绸和一件衣服。（什迪希正欲离开）还有，你仔细听着，为他购一双鞋子，拿去尺码，（什迪

希又准备抬脚走）亲爱的，干吗着急走，好好听完我整个话。今日，难道你有帕杜利先生那儿的宴请？再为孩子买一顶帽子，一打手帕。（什迪希起步走了，她又把他叫回）什迪希，你仔细听着，还有一件事我要郑重其事对你讲。我听说，你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向姨父讨取一笔钱，准备购买新鞋。你自己挣了钱，想摆什么谱就摆什么；但拿了别人的钱，想在帕杜利先生那儿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请你不要毁了自己的姨父。把那笔钱还给我，如今，我们手头也拮据。”

什迪希答道：“好吧，我拿给你。”

苏姑玛莉吩咐道：“现在你去市场，用那些钱去购我所说的东西，剩余的钱找回给我。一切都要算清账的，懂吗？（什迪希欲离去，她又拦住他）听着，什迪希，这些东西花两个半卢比足够了。不要租车去，害怕让人向你索要东西。走几步路，你头就痛，这样你不会致富发家的。你父亲每天清晨亲自步行去市场，购买蔬菜、米、豆等什物。记住！他从来舍不得花费一个铜板雇佣苦力。”

什迪希顺从地说：“我将牢记你的教导，现在我也一个铜板不乱花。从今日起我永远注意这个举止，在你这儿能省下苦力和仆人的开销，我一定努力去克扣节省。”

十三

赫伦德拉奇怪地问：“兄长，你这么长时间在写什么，写给谁，能公开吗？”

什迪希不耐烦地说：“去，去，这些事与你毫不相干，你快去玩吧。”

赫伦德拉纠缠着说：“让我看看，你写的什么。现在不是让我学习嘛，对吗？”

什迪希发火地说：“赫伦，你不要烦我，你走开，快从这儿滚开。”

赫伦一面看着一面读着：“Me—Ri Ne—Li，哦，我的娜莉；我的娜莉！娜莉可不是你的什么，娜莉可是罗摩的母犬。”

什迪希气恼地说：“哦哟，你懂个屁！从这儿滚开！”

赫伦大声喧哗叫喊：“我的娜莉！我的娜莉！”

什迪希哄骗着说：“我的好弟弟！不要喊叫，现在离开片刻，待会儿再来，我将给你一件东西。”

赫伦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哥哥？一束鲜花！把它送给我，我拿去

啦。”

什迪希要挟说：“手不要碰触它。看，要把它弄糟了！我说，你走！”

赫伦吵闹说：“没有弄坏，给我！”

什迪希哄着说：“我明儿拿很多鲜花送给你。这束鲜花你不要碰！”

赫伦执拗地说：“哥哥，这束鲜花好看，我拿走了。”

什迪希吼道：“这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放着，放着，放着！”

赫伦反击说：“你骗我！妈让你购一些果汁，你却购来一束鲜花；而你撒谎说是别人的！”

什迪希无奈哄着他说：“赫伦，你可是我最亲爱的弟弟！你对我的话都不予置信？现在你暂时走开片刻，让我安心写一封急信，然后你再来玩，好吗？”

赫伦听从说：“好，不过你写什么，给我瞧瞧，行吗？”

什迪希敷衍地说：“好，我给你看，先让我写完。”

赫伦拿着自己的石板和粉笔，叫喊着：“我也写，m—e me, r—iri, Meri（我的）；N—e Ne, L—i Li, Neli（娜莉）！我的娜莉！（像飞驰的火车一般尖叫着）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娜莉，我的——”

什迪希忍不住发火，说：“不要叫喊，静些静些，吵死啦。天哪，你那么不听话！”

赫伦不罢休地说：“那你给我这束花。”

什迪希又气又恼又无奈地说：“好啊，拿去，但一定要小心，不许弄坏。你做了什么？我怎么阻拦你，千叮万嘱你，你还是把花掐坏了！（抢过花束，刮了他一记耳光）坏蛋！从这儿滚开！我说了，滚开！”

（赫伦号啕大哭，什迪希疾步下场）

（维杜穆姬急步上场）

维杜担惊受怕地说：“好像是什迪希把他惹哭了。姐姐晓得了，不会罢休的。赫伦，我的宝贝，别哭，乖孩子！你是我心肝宝贝，是我皇上太子，别哭了。”

赫伦哭诉着：“哥哥打我。”

维杜安慰道："好，好，我将会打他。你安静些，别哭，我要把他打得骨骼都散架。"

赫伦抹着眼泪告状说："哥哥从我手中抢走花束。"

维杜满口答应道："好，我立马去要来花束给你。你不要再哭了，乖乖。（赫伦又哭泣起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这样不听话的孩子，姐姐把孩子宠坏了。（斥骂道）孩子，我说了，安静，不许再哭。不然，背着包袱的和尚会把你抓走的。"

（苏姑玛莉上）

苏姑玛莉气恼地斥责道："维杜，你表现得很光彩？如此大声呵斥我的孩子，难道你想把他吓病了？我常梦见仆人恫吓孩子，而作为姨母，竟也如此恐吓孩子！我孩子怎么使你不高兴，鬼使神差使你瞪着吃人大眼！我一向把你孩子当成亲生孩子抚育，把他培养成人。今天，你竟如此报答？"

维杜哭泣着："姐姐，这样的话不应从你嘴里说出。对我来说，赫伦与什迪希都是我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赫伦告状说："妈，哥哥打我。"

维杜马上阻拦说："嗤，孩子，不许说谎。什迪希不在这儿，如何打你！"

赫伦争辩说："啊呀！他刚才还坐这儿写信。信中写道，我的娜莉，我的娜莉！好吧，妈，娜莉是罗摩的！"

苏姑玛莉长叹了口气说："哦，天哪！"

赫伦继续告状说："还有，妈，你要哥哥为我购果汁，他却用钱买了一束鲜花，没有买果汁。我稍许碰了一下花束，他就动手打我一巴掌。"

苏姑玛莉恍然大悟似地说："我一切都明白了，母子俩都不放过我孩子。你们一见到赫伦就不舒服。孩子，你的道路上布满棘荆；我常思量，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夫不断被邀请，药物源源不断，而麻烦在家里仍不断，孩子一天比一天消瘦！今天，真相大白了。"

十四

什迪希伤感地说："我是来向你告辞的，莉妮！"

娜莉妮惊愕地说："为什么，你将去哪里？"

什迪希脱口而出："地狱。"

娜莉妮讥讽地说：“难道去那种地方有必要来告辞？谁要获知地狱地址，坐在家里就可抵达。今天，你的性情为什么这么坏？领带也许不够那么时髦吧？”

什迪希嘟囔道：“你难道认为我脑子里就装满领带之事？”

娜莉妮断然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经常见到你突然忧心如焚。”

什迪希哀求道：“你不要取笑我了，娜莉！今日你若能看清我的心……”

娜莉妮不饶地说：“我既看到了无花果树的花果，又见到了蛇的四条腿！”

什迪希无奈地说：“又是取笑！你真冷酷残忍。我说真话，娜莉，今天我来向你告辞。”

娜莉妮依然以调侃的口吻说：“难道店铺着火啦？”

什迪希哀求道：“我向你恳求，娜莉！别再取笑我啦，再也不要耍惹我啦。今日，我向你做最后一次永久的告别。”

娜莉妮认真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今天你如此固执？”

什迪希率直地说：“事情原委是这样，娜莉，我是个寒酸穷人，你也许蒙在鼓里。”

娜莉妮不屑地说：“你为什么对此那么害怕，我又不向你借钱？”

什迪希难过地说：“我早与你订了婚……”

娜莉妮反唇相讥地说：“因而你想摆脱它，逃之夭夭？结婚前，你就心慌意乱了？”

什迪希直说：“帕杜利先生知道了我的情况，毁了婚约。”

娜莉妮教训说：“行啦，因着这个侮辱，你就想窥探通往地狱之路？这样自负者与人建立关系，能给人带来光彩吗？我难道听到你嘴里甜言蜜语而取笑你？”

什迪希眼睛一亮，说：“娜莉，现在你依然对我抱着希望？”

娜莉妮款款深情地说：“这是誓言，什迪希。你不要以戏剧方式夸张地讲话，我忍俊不禁。我为什么要申明，对你抱着希望呢？保持希望，只能按自己的意愿，不顾及别人的意见。”

什迪希频频点头说：“你说得完全正确。我只想知道，你是否讨厌穷人？”

娜莉妮认真地说：“我厌恶，倘若那位穷人企图用谎言掩盖穷相。”

什迪希欣喜地问道：“娜莉，难道你能够放弃自己已成为习惯的享受生活，而做穷人家里的主妇？”

娜莉妮幽默地说：“我曾在小说戏剧里读到这些病人的梦呓。当那位病人真的用力量控制谁，那么享受就会自己弃家，逃之夭夭。”

什迪希不安地问道：“难道你发现了那个病人的什么征兆？”

娜莉妮叹气说：“什迪希，在任何考试里你从未获胜过。嫩迪先生也不会提出诸如此类的幼稚问题。你们太乏味，无法与你们交谈。”

什迪希自责地说：“我迄今没有认识你，娜莉！”

娜莉妮挖苦地说：“你怎么能认识？我可不是你的时髦的新领带抑或新衣服！你只能认识日夜操心的事。”

什迪希哀求说：“我请求你，娜莉。今天，你不要用这种口吻对我说这些挖苦话。我日夜想念谁，你一清二楚……”

娜莉妮深情地说：“我对你的洞察是敏锐的，你可能不会置信的。瞧，爸爸来了，我得离去。”（下）

什迪希恭敬地说：“帕杜利先生，我来向您话别。”

帕杜利赞叹说：“好事。”

什迪希继续说：“临走前我有一件事……”

帕杜利打断说：“但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去散步。”

什迪希胆战地问：“我能与您一起走一会儿吗？”

帕杜利回绝道：“你当然可以走，但我无法走。近来，我对同伴的缺乏不是那么惶恐，不然，可带你一块走走。”

十五

希希塔尔吃惊地说：“哦哟，你胡说什么！难道你脑子有毛病？”

苏姑玛莉反问道：“究竟是我脑子出了毛病，还是你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希希塔尔答道："两者都可能发生，其中会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但……"

苏姑玛莉解释道："打从我们的赫伦出生之后，你没有发现他俩的脸色？至今还不能从什迪希言行表情的变化中明白些什么吗？"

希希塔尔甘认笨拙地说："我的理解力没有那么细腻。你晓得，从童年时期起我似乎就有这个偏见，认为'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事情暴露了，我才恍然大悟。若要我琢磨别人的心事，这简直太难了。"

苏姑玛莉气愤地说："什迪希一获机会，就打骂你的孩子，而维杜不时装扮成凶神恶煞恫吓人。"

希希塔尔存心说："你看，你总要小题大做！若按你说的，什迪希有时打……"'

苏姑玛莉气恼地说："你能百般忍受，我无法忍气吞声。你没有把孩子怀在肚里，不心疼！"

希希塔尔柔和地说："我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现在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说说？"

苏姑玛莉启发地说："关于教育方面你一直发表宏论。现在你想想，我们应给赫伦怎么样的教育；而他姨母给他的教育与我们设想的相反，是吗？什迪希将对他起什么样的榜样作用，你仔细掂量掂量。"

希希塔尔爽快地说："你已在这个问题上思考良久，我还有深思熟虑的必要吗？现在我的职责是什么，你直说吧。"

苏姑玛莉吩咐丈夫道："我说，你应对什迪希挑明了，告诉他现在应与自己母亲一起，考虑自己的生活。像人家的孩子一样靠别人充当贵族，究竟有何益处？"

希希塔尔假慈悲地说："靠他母亲一些积蓄，什迪希如何能度日？"

苏姑玛莉发问："不要付房租，每月七十五卢比还少？"

希希塔尔嗤之以鼻说："什迪希是什么派头，七十五卢比只够他挥霍在抽雪茄烟上。他母亲仅存的一些首饰，早已花光了。现在即使把祭祀用品抵押出去，也无法偿还债务。"

苏姑玛莉不解地问："他的能力那么差，难道有脸向别人炫耀贵族派头吗？"

希希塔尔醒悟似地说："门默塔倒始终这样说的。那时，我们大家都持与他相反的观点教育什迪希。现在，我们能把过错全推诿给什迪希吗？"

苏姑玛莉埋怨道："不，他怎么能有过错呢！过错全是我犯的。你从来不揭任何人的短处，只对我，你的目光是那么敏锐。"

希希塔尔承认道："哦哟，你为什么生气呢，我也是有错误的。"

苏姑玛莉责怪地说："你自食其果，你明白自己的话。但我从未论述，他可清闲地坐在姨父家里作威作福；坐在安乐椅上，训斥我的孩子！"

希希塔尔委屈求全地说："没有，你从未对他说过如此诺言，因而你没有犯错误。现在你说，你想要我做什么？"

苏姑玛莉袒露自己的心迹说："你认为怎么正确就怎么做，无须我指点。但我要强调指出，什迪希只要在这个家园里待下去，我怎么也不会让我的宝贝疙瘩外出一步。大夫特别关照过，每天让宝贝见见阳光，吸吸新鲜空气，但在外面，一旦落在什迪希的眼里，将会发生何种情况，无法预测。一想到这点，我的心不禁寒战。他尽管是我亲姐妹的孩子，但我对他一刻也不放心。……我对你说明白了吗？"

（什迪希上）

什迪希挑衅地说："你对谁不放心，姨母，对我不相信？我一旦获得遇上你们的宝贝的机会，我一定把他扼死，让你们终日提心吊胆。倘若我打他，你们就损害自己姐妹的孩子，难道你们的孩子不会受到比他更多的损害吗？从童年时代起，谁纵容我沉缅于贵族派头，而今日却把我搞成叫花子，加以抛弃？谁把我从父亲的严厉统治中抢夺出来，如今把他扔在恬不知耻的垃圾堆上？谁……"

苏姑玛莉叫喊道："喂，你听，在你面前竟然如此放肆侮辱我！他口口声声要扼死宝贝！哎，罗摩罗摩！现在将发生何种情况？我用奶把黑蛇喂养大……"

什迪希愤怒地诉说道："我家也拥有奶，那个家绝不会使我的血液变成毒汁。你们永远剥夺了我喝那种奶的权利，用你们的奶喂我，使我全身充满毒汁。你说得千真万确，现在所有人都害怕我，我能整人。"

（维杜穆姬上）

维杜惊慌失措地说："什么事，什么事，什迪希，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你这副模样感到害怕，你为什么瞪着大眼看人！你不认得我了？我是你母亲，什迪希！"

什迪希怨道："妈！我用何种嘴称你妈？你作为母亲，为什么把我从父亲统治中抢夺出来？你为什么把我从监狱中拯救出来？难道监牢比姨母家更危险可怕吗？你们把上帝作为母亲呼唤；倘若她是像你们一样好，我就不会渴求她的爱，她若把我推向地狱倒好。"

希希塔尔斥责道："哦哟，作孽吗，什迪希！走走，你胡说什么，走，走到外面去，从我房间里走开！"

十六

希希塔尔慈爱地说："什迪希，你有些冷吧。你遇到不公正遭遇，难道我不晓得？你姨母在盛怒下所说的话，你不应当真。你瞧，起初我们犯下了一些过错，现在我们再也不重蹈覆辙了——你尽可放心。"

什迪希答道："姨父，现在我对修正错误不抱希望。如今我与姨母的关系搞得那么僵，我无法安心吞下你家的饭菜。迄今，我花了你们的钱，倘若我不能一笔笔还清，我死不瞑目。倘若存在修正机缘的话，它掌握在我手里，你如何能防止错误的出现呢？"

希希塔尔斩钉截铁地说："不，什迪希，你稍微冷静些，你再好好掂量自己的职责。我们对你的不公正待遇，感到十分后悔。你瞧，我已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写在你名下；你不要以为这是施舍，你有权获得它。我已经一切安排妥当，后天星期五，我将去登记注册。"

什迪希向希希塔尔行触脚礼，说："姨父，我说什么呢，你的慈爱甘霖……"

希希塔尔慌忙地说："行，行，不要这样。我没有洒下多少慈爱甘霖，我只不过维护职责而已。快八点半了，你今天说要外出，走吧。还有听着，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讲，我曾委托帕杜利先生写遗嘱。那时，我看他的表情脸色，我觉得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觉得他对你的态度蛮好，甚至离去时，他问我："什迪希近来为什么不来我们处玩？"

（什迪希下，苏姑玛莉上）

苏姑玛莉着急地问道："你决定了什么？"

希希塔尔得意地讲："我想出一条锦囊妙计。"

苏姑玛莉满腹狐疑地说："你的计策肯定妙极了，这我能料到。行了，不管如何，你让什迪希离开这儿，啊？"

希希塔尔笑吟吟地说："不让他离去，那是什么锦囊妙计？我决定把自己财产一部分，写在什迪希的名下，他靠这笔财产可展示宏图办点事，他就不必为生存担忧。然后，他彻底与我们脱离关系，与我们分开。"

苏姑玛莉讽刺地叫嚷道："哦——哟，多么绝妙的锦囊妙计！你的想法简直妙不可言！我对你的打算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不！你千万不能干如此傻事，要么你是真疯了！我必须强调地给你指出。"

希希塔尔不解地说：“你瞧，稍许回忆那些日子，你想把全部财产过继给他？”

苏姑玛莉反驳道：“那时我们还没有赫伦。而现在你脑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好像没有我们孩子地位似的。”

希希塔尔耐心劝道：“苏姑，你表面一想，似乎对你不公平，但你为什么没有自己有两个孩子的想法呢？”

苏姑玛莉断然否决说：“我没有这种想法，倘若你把部分财产写在他名下，我立即悬梁自尽——我说到做到。”（苏姑玛莉下，什迪希又上）

希希塔尔问道：“干吗，什迪希？你没有去看戏？”

什迪希正气凛然地说：“不去了，姨父，今天没有戏演出。你瞧，这么长日子以来，今天我才收到帕杜利先生的邀请信。你看那份遗嘱的威力。我憎恨这个世界，姨父！我将不拿你这份礼物。”

希希塔尔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什迪希？”

什迪希继续道：“我不想穿上伪装，享受世上的幸福。假如我还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我将享受因着那个价值所产生的东西，我不想获取额外的东西。另外，你想给我一份财产，是否剥夺了姨母的一份财产？”

希希塔尔为难地答道：“不是，不过一切都将会实现的。尽管她眼下不同意，将来准会想通的。”

什迪希问道：“您向她说了？”

希希塔尔支支吾吾地说：“是的，说了。但没有给她说……”

什迪希问道：“她同意了吗？”

希希塔尔转弯抹角地说：“不能说她完全同意，但正确的解释……”

什迪希决然说：“徒劳无用，姨父！没有她的允诺，我不会要您的财产。请您对她讲明，迄今我靠她的饮食生存着，只有还清欠她的全部债务连带利息，我才能舒心，才能安下心来。”

希希塔尔唉声叹气说：“不去管它了，我给你一些现金。”

什迪希以坚定的口吻说：“不，姨父。现在我不想增加债务。我只有一个请求，您若想让我在您朋友办公室工作，请您介绍一下。”

希希塔尔惊讶地问道：“你能干吗？”

什迪希坚决地说：“现在我还不能谋职，再享用姨母的饭食，这不啻

是对我的严厉惩罚。”

十七

苏姑玛莉夸奖说：“你看，如今什迪希变了个人，勤奋工作。”

希希塔尔附和说：“老板对他大加赞扬。”

苏姑玛莉得意地说：“现在你仔细地想想，你若赐予他地产，让他成为地主，他的处境将会是怎样！一切都会被拍卖掉！而接受我的意见，他至少可成为有用之人。”

希希塔尔奉承地说：“造物主没有赐予我以智慧，而赐予了女人；造物主给了你们理智，及时地奉献给年迈丈夫，最终我们处在胜利之中。”

苏姑玛莉认真地说：“好啦好啦，现在一切都既成事实，不必要再调侃取笑了。你听着，什迪希从前浪费了多少钱，倘若这些钱留着的话……”

希希塔尔说：“什迪希说了，他将还清你的所有债务。”

苏姑玛莉说：“我早知道，他要付还债务。他一直说着那种大话，但他做了些什么呢！也许你怀着那种指望，坐享其成？”

希希塔尔承认道：“我迄今保持着这个指望。现在只要你提出建议，我将抛弃指望。”

苏姑玛莉肯定地说：“我能够断定，你抛弃指望，不会受到任何损失。你瞧，你的什迪希先生正朝我们走来。谋取职务之后，他就不进我们的门槛了，他竟是如此感恩戴德！我现在走了。”

（什迪希上）

什迪希开玩笑地说：“姨母，不必逃跑，您瞧，我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武器，只是几叠钞票。”

希希塔尔惊叫道：“喂，这么多钞票！倘若这是办公室的！这样携带转悠极不好，什迪希！”

什迪希决然说：“现在我不会携带钞票转悠，我将把它们奉献在姨母脚上。敬礼，姨母！您从前给予我的巨大同情，无法算清。所以，我可能会多多少少遗忘。现在请您数一下一万五千卢比，够供你孩子的饮食起居了吧。”

希希塔尔低语道：“积聚这笔钱财是多么艰难，什迪希！这笔大数目卢比，你从哪儿获取的？”

什迪希坦白地说："证券投机收入。"

希希塔尔惊讶地说："证券赌博收入！"

什迪希保证说："赌博就这一次，往后我不玩啦。"

希希塔尔断然说："你取走这些钱，我不想要！"

什迪希耐心解释道："我可不是无偿给您，姨父！这是付清姨母的欠债。欠您的债务，我任何时候都无法付清。"

希希塔尔六神无主地说："怎么，苏姑，这钱……"

苏姑玛莉冷静地说："你为什么不叫会计来收？"

希希塔尔客气地说："什迪希，吃点东西吧。"

什迪希礼貌地婉拒说："我回家去吃。"

希希塔尔关心地说："哎，现在还没吃一点东西。这么迟了，走，今儿就在这儿用膳吧。"

什迪希神气地说："现在我不留在这儿吃了，姨父。我已经十分艰难地还清从前的债务，如今我再不能欠新的粮食债。"（下）

苏姑玛莉气恼地说："我们把他从父亲手里救出，一口口把他喂养大。今天手头有些钱，瞧他神气活现！不是迦梨时期 38 临头！"

十八

什迪希忏悔着："明儿，大老板将查看出纳簿。我曾思忖，证券交易的支付一定能获得，我将填补营业所挪用的现款。但命运捉弄我，价格狂落！现在我除了进监狱，一筹莫展。从童年时期起就有进狱的安排，现在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但我欺骗着命运，我将用这支手枪、两颗子弹就足矣！娜莉，不，不，锁住这一切无意义的话！不然，我将不会很好死去。假如她还爱着我，我将带着往事的甜蜜回忆打死她。我在信里已把一切事情袒露在她面前。如今，世上，我的命运里只有这个爱残存着，那就是我这支手枪！我最后的情人。我的额头将接受它的亲吻，我将闭目而死。

"姨母的这座花园是我亲手筑成的。我把能从别处获取的稀罕树苗，统统种植上。我曾梦想，这座花园终有一天会属于我的。命运究竟为了谁吩咐我种上这些树苗，命运那时没有告诉我。哎，在这湖畔，在这英国桦树丛里，我将结束自己生活的最后散步；死后，我将再踏上这块土地，然后谁也不敢在这儿散步。

“我想再次向姨父鞠躬致敬，我想从他脚下取得世上的尘土，我的死亡才会有意义。但现在已是傍晚时分，他可能在姨母身旁。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姨母处为好，特别是我的枪膛又上了子弹。

“经典写道，濒临死亡，宽恕一切。但我无法宽恕。这不是我死亡的时刻。我内心曾存有过的许多幸福幻想和享乐希望，如今在我小小生命里被碾成齑粉。有比我还要无能的愚笨人的命运里有许多不求自来的幸福，而我的命运里什么也没有。我无法宽恕，绝对不能宽恕对此负有特殊责任的人，我死亡时间的诅咒将永远如影随形纠缠着他们，我诅咒他们的所有幸福将毁于一旦。这就是我的希望。我将把自己燃烧生命的全部火焰留在人间，使他们渴望之水变成蒸汽飞逸掉。

“天哪，天哪，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一切都是妄想谵语！诅咒没有任何力量。我的死亡只结束我，它不会用手去触碰任何人的身体。呜呼，他们彻底毁了我的生活。我尽管死去，也不能有损于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将幸福地生活，他们从早到晚的整个生计照旧进行着！而一口气竟把我的太阳——月亮——星星的全部光亮熄灭掉！我的娜莉，呜呼！不，现在我不把她的名字挂在嘴上。

“他是谁？赫伦！黄昏间，他正在花园里踯躅，规避父母的监视，来摘取生石榴。现在他还没攀登上石榴树，在那棵树底下的枝丫里悬挂着许多果实。而世上，他的生命有多少价值！他的生命犹同树上的一个生石榴。现在它若被打落，它可规避生活中的多少失望；而姨母，去去！像一只受伤的鸽子，扑扇着翅膀，—命呜呼！

“正是时候，正是地方，正是那个人！现在无法阻拦住自己动手。这双手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

什迪希激动万分。他举起一根枝条，从那棵树上扑打着花蕾。什迪希更加激动不已。最后他用力打自己的手，一丝感觉也没有。末了，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赫伦奔去。

赫伦惊叫道：“这是什么，哥哥！我请求你，哥哥，我请求你，不要告诉爸爸。”

什迪希叫喊起来：“姨父，姨父，快来！快来救，不能耽误啦！救救自己的孩子！”

（希希塔尔奔跑着，紧紧尾随着的是苏姑玛莉）

希希塔尔气喘吁吁：“发生了什么事？什迪希，发生了什么事？”

苏姑玛莉气喘吁吁：“什么事，我的宝贝怎么啦？”

赫伦平静地说：“没什么，妈，没什么，哥哥正在笑你们。”

苏姑玛莉气愤地说："这是多么无意义的玩笑！嗤嗤！你瞧瞧，我的心跳得多么剧烈。什迪希，你喝了酒，是吗？"

化迪希吼道："你快逃，你快领着自己的孩子马上从这儿逃跑开去！不然，你一切都要完蛋，一切都要完蛋！"

（苏姑玛莉带着赫伦马上逃之夭夭）

希希塔尔慌乱地问："什迪希，你干吗如此惊慌失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从谁的手里把赫伦救出来？"

什迪希疯狂地说："从我手里把他搭救出来（显示手枪），请看这个东西，姨父！"

（维杜穆姬飞快地上场）

维杜穆姬又惊吓又气愤地说："什迪希，你在干什么样的毁灭之事，你说？营业厅先生带着警察来我家搜捕，假如你要逃跑，现在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天哪，我的上帝！我可一生清白，没有作过孽，而我的命运却撕裂着，这个撕裂的命运酿成多大的痛苦！"

什迪希冷静地说："不用害怕，逃跑的办法掌握在我手中！"

希希塔尔惊愕得目瞪口呆，说："你难道……"

什迪希依然平静地说："对，姨父，你的怀疑是正确的。我进行偷盗，偿还了姨母的债务！我是盗贼，妈听了将会高兴。我是窃贼，我是凶手！现在没有必要哭泣，妈，你走开，你走开，从我面前走开。现在，我无法忍受。"

希希塔尔机智地说："你欠着我的债，什迪希，今天你一定得还我的债！"

什迪希瞪着眼说："您请说，我如何还您？我能给您什么？您想要什么？"

希希塔尔顺口说："把你的枪支给我。"

什迪希颓唐地说："拿去吧，我给您。我将去坐牢。不去的话，无法赎还我罪过的债务。"

希希塔尔劝道："惩罚是无法偿还罪过债务的。什迪希，通过因果报应才能偿还。你一定要明白，在我的请求下，大老板已同意不把你送往监牢，从现在起，你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富有成效，幸福愉快地生活。"

什迪希绝望地说："但是，姨父，现在我苟且活着，是多么艰难无聊，这点你不甚了解。我将会去死，我知道这点，我已把脚下自己最后

的幸福基础给毁了。现在让我拿什么去活着呢？我在这世上已一无所有。”

希希塔尔哄劝道：“然而，你一定要活下去，什迪希，为了偿还我的债务，你不能欺骗我，逃之夭夭。”

什迪希木然地说：“遵循您的吩咐。”

希希塔尔回到正题上说：“我请求你一定从心底里宽恕你的姨母和母亲。”

什迪希醒悟道：“假如您能宽恕我，在这世上我还能不宽恕谁？（向母亲敬礼）妈，祝福我，我将成为忍辱负重的人，正如你们接受带着所有优缺点的我，我也一定能够接受这个世界。请祝福我，妈！”

维杜激动得不能自制，说：“儿子，我说什么呢。我作为妈却使你误入歧途，没有教诲你做什么好事。上帝保佑你。我代姐姐向你讨取宽恕……我走了。”（下）

希希塔尔深情地说：“你也将离去，今日你就在这儿用餐吧。”

（娜莉妮快步上场）

娜莉妮惊呼道：“什迪希！”

什迪希惊喜地问：“什么事，娜莉妮？”

娜莉妮嗔怪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写这封信给我？”

什迪希平静地说：“就是你所理解的意思。不是欺骗你而写的信。但是我的命运改变了一切。你也许以为，我为了博取你的同情而设置的圈套。不过，姨父可做证，我没有在演戏。假如还不相信，现在还有维护誓约的时间。”

娜莉妮委屈地说：“你像疯子般胡言乱语，难道我冒犯了你，你竟然如此残忍地对待我？……”

什迪希申辩道：“我曾为谁立下如此誓约，我没有瞒你，娜莉妮！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然而你迄今还信任我吗？”

娜莉妮气愤地说：“信任！什迪希，你之所以生我的气。信任，嗤嗤。世上许多人口头上说着信任。我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事，我在你我之间没有设置差异障碍。你看这个，我把所有首饰都拿来啦！现在它们也不是我的财产，而是父母的。我不经他们同意拿来了，我不知道它们值多少钱。不过，它们能使我获得解救吗？”

希希塔尔高兴地说：“一定能够解救，倘若你能把一件弥足珍贵的东

西随同首饰给什迪希的话。”

娜莉妮抱歉地说：“请原谅，希希塔尔先生，忙乱中我没有向您……”

希希塔尔欣喜地说：“女儿，这里没有什么可害羞的。目光的过错不仅属于像我们那般年老人，也会是像你那般妙龄少女的——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天大喜事，女儿！——什迪希，好像你办公室的老板来了，我将与他谈几句。女儿，你代表我招待客人！现在，这支枪由你负责保管。”

秘密财宝

倪培耕　译

一

1朔日 39 的深夜，默尔特优吉叶盘坐着，口中念咒，祈祷着原始的吉叶伽利女神。当他祈祷完毕起身时，乌鸦从贴近的杧果园里，发出了黎明时分的第一声鸣叫。

默尔特优吉叶转身窥探了一下，庙门关着。那时，他朝女神的莲花脚上，鞠了一躬，移动了神像底座，取出了一个用波罗蜜树木制成的盒子。默尔特优吉叶手执系在圣线上的钥匙，打开了盒子。往盒子里一瞧，大惊失色，用手痛捶自己的脑门。

一堵墙围着默尔特优吉叶的庭院，一座小小的庙殿，坐落在那庭院的犄角上。在茂密而硕大的树荫掩映下的庙宇里，除了吉叶伽利女神的塑像外，没有其他东西。它只有一扇供进出的门。

默尔特优吉叶举着盒子，摇晃了半晌，仔细察看。在默尔特优吉叶打开之前，盒子是关闭着的——谁也无法打开它。他火烧火燎地绕着伽利女神塑像四周搜寻，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恰如一个疯子，他推开了庙门——那时，天色已经破晓。他焦灼地围着寺庙四周绕转，怀着渺茫的希望寻觅着。

当晨光熹微时，他绝望地迈步走到外面难近母的祭祀棚里，双手抱头，颓然坐着，坠入沉思之中。由于彻夜未寐，他疲惫得打起盹来。1就在这时，突然惊醒，听到“巴巴 40 万岁”的呼唤声。

一位持细杖的出家人，站在庭院面前。默尔特优吉叶怀着虔诚的心情向他致礼。出家人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祝福说：“孩子，你内心正被一种无意义的悲痛感情所笼罩。”

听后，默尔特优吉叶惊讶万分，说：“你是擅长窥探心事的人，不然如何晓得我内心的痛苦呢，而我从未对人说过。”

出家人说：“亲爱的孩子，我说，你应为自己所丧失的物件而快乐，不应悲伤！”

默尔特优吉叶伏地施触脚礼，说：“你已对一切了如指掌——怎么失掉的，到哪儿能失而复得；你不告诉我，我就不放你走！”

出家人说：“如果我希望你不走运，那我就说。然而，神明开了恩，把它掳走，你不要为此悲伤！”

默尔特优吉叶为博得出家人的欢心，整天通过各种方式为他服务。次日拂晓，从自己的牛棚里挤出满满一桶泛着泡沫的鲜牛奶，拿到屋内，发现出家人已不辞而别了。

二

当默尔特优吉叶还是个孩子时，当他的祖父赫利赫尔有一天就坐在难近母祭祀棚里吸着烟时，也是这个模样的出家人，一面念着“巴巴万岁”，一面走进庭院。赫利赫尔让那位出家人在自己家里住宿了几天，通过种种服侍，博得了他的欢心。

告辞时，出家人问道：“孩子，你想要什么？”

赫利赫尔说：“巴巴，如果你高兴的话，请听我讲一下自己的境况。有一段时期，我们是这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我们曾祖父招来远方的一个名门子弟，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他的那位后辈欺骗了我们，今天他为本村最富有的人。眼下我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所以我们一直忍受他们盛气凌人的态度。如今再也不能忍气吞声下去。请赐教有什么办法，使我们家族再度成为富翁。请给这个祝福吧。”

出家人微笑了一下，说：“孩子，贫贱人能愉快地生活。我没有看到，哪位力图成为富贵人的，会得到幸福。”

但是，赫利赫尔仍旧不放松他，为了使家族成为富贵人家，他同意忍受一切的不幸。

那时，出家人从自己的包袱里，取出用布裹着的，上面涂有字画的棉纸。纸很长，像星占图一样卷着。出家人把它摊开在地上。赫利赫尔看到，纸上画着各色各样的圆盘，上面有不同类型的象征符号，在所有圆盘下面写着一首低劣的长诗。它的开端是这样的：

为达到你的目的，

寻觅一个带有灵感的词儿。

在Rādhā一词中去掉“Ra”，

结尾处加上“Ra”，

在Pāgāla一词中去掉“Pa”。

榕树环抱罗望子树处，

你朝南面走。

东方闪出光亮处，

你将赶上财富的丰盛筵席。

赫利赫尔说：“巴巴，我十分纳闷，如坠云里雾中。”

出家人说：“你保存在身边吧，向神明祈祷吧。神明因你们的勤勉祈祷而恩赐仁爱，那时你的家族中就有人会识破所写的东西，他将获得世上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荣华富贵。”

赫利赫尔请求说：“巴巴，难道你不能解释？”

1出家人说：“不行，通过亲证[41]将能理解。”

这时，赫利赫尔的弟弟辛卡尔来了。见到他，赫利赫尔立刻藏起那件作品。

修道士微笑着说：“探寻成为富翁道路的痛苦，从现在起业已开始。但没有必要藏匿，因为只有一个人能获释它的秘密。除他以外，任何人不管进行多么坚忍不拔的努力，也不会识破它秘密的。在你们之中那个人是谁，任何人都不晓得。因此，你可以不用害怕，可以在大庭广众前打开它。”

修道士告辞走了。但是，赫利赫尔不卷藏起那张纸是不会安心的。可别有人从中渔利，可别让他的兄弟辛卡尔享受它的果实。赫利赫尔怀着这些疑惑，把这张纸锁在波罗蜜木盒里，然后把盒子藏到自己所尊敬的吉叶伽利女神神像的底座下面。每一朔日的深更半夜，向女神祈祷之后，他要开锁打开盒子，察看一下。祈愿上帝高兴，赐予他领悟意义的力量。

几天以来，辛卡尔向赫利赫尔请求：“哥哥，好歹让我看一回那张纸！”

赫利赫尔说：“去你的，疯子！那张纸怎么能保存到现在。那个骗人修道士，在纸上乱画了一些鹞鹰和猫儿，哄骗人——我已经把它烧了。”

辛卡尔沉默无言。突然有一天，家里不见了辛卡尔，哪儿都没有再见到他的踪影。

赫利赫尔的全部家业都荒废了——他的心思没有一刻不放在那秘密的财宝上。

弥留之际，他把修道士给的那张纸，交给了自己的大儿子什亚玛帕德。

什亚玛帕德拿到那张纸，如获至宝，辞去了工作。他如何在膜拜吉叶伽利女神和专心致志地背诵这篇奇文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一生，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默尔特优吉叶是什亚玛帕德的大儿子。父亲死后，他掌握了修道士给的那个神秘的作品。他的境况越是糟糕，他越是执拗地把自己全部注意力凝结在那张纸上。就在那朔日之夜，膜拜之后，那件作品不翼而飞了——也不知修道士的去向。

默尔特优吉叶自言自语说：“没有那位修道士，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他准知道那张纸文的全部秘密。”

说了这番话，他抛弃了家，出外寻觅修道士，一年时间就在旅途中消磨掉了。

三

有一座村子，名叫塔拉戈尔。默尔特优吉叶坐在穆迪的杂货店里，吸着烟，漫不经心地遐想着。一位修道士穿过不远的空旷原野。起初，默尔特优吉叶没有注意。不久，他猛然意识到，那位正在行走的人，正是他要寻觅的修道士。他马上扔下水烟袋，一个箭步，冲出店铺，把店主穆迪惊愕得莫名其妙。但是，已不见那个修道士的任何踪影了。

那时，暮色四合。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他到哪儿去寻找修道士？只好无可奈何回到店铺。他问店主：“前面那座茂密的恶林，情况如何？”

穆迪说：“那座森林曾经是座显赫的城市，但由于阿格斯特叶大仙的诅咒，那儿的国王和庶民染上传染病，统统死光。据说，如今在那儿，通过艰苦的探寻，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但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人敢闯进那座林子。去的人从来没有再返回过。”他的心蠢蠢欲动。整宵，他躺在凉席上，蚊子叮咬，无法入睡，不时拍打着身子，思量着那座光怪陆离的恶林、神出鬼没的修道士和不翼而飞的纸文。他反反复复诵读着已大体上能熟记的这张纸上的字画圈儿。所以，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下，有些句子总萦回在他的脑际：

为达到你的目的，

寻觅一个带有灵感的词儿。

在Rādhā一词中去掉“Ra”，

结尾处加上“Ra”，

在Pāgāla一词中去掉“pa”。

头脑昏昏欲睡，他怎么也不能从自己心里驱赶掉这些句子。最后，快到黎明，他稍许打了个盹儿。在梦境里他恍然大悟这些句子的含义：第二句意思是在Rādhā一词中去掉“Ra”，剩下dhā；第三句意思是在它结尾上加上“Ra”，成为dhara；第四句意思是在Pāgala一词中去掉Pa，剩下gala；最后把剩下的字母加在一起成为“Dhārāgala”，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名称“塔拉戈尔”了。

做着美梦的默尔特优吉叶，突然欢跳起来。

四

他整天漫游在森林里，没有吃喝，忍受了种种折磨，寻觅着通向财富的通途。直到傍晚，他半死半活地回到了村子。

次日，他用披巾裹着干炒米粉，又去森林周旋。下午，他来到一个水池旁。

在水池西岸，默尔特优吉叶忽然惊呆地站住，看到一棵参天的大榕树，环抱着罗望子树，立即想起：

榕树环抱罗望子树处，

你朝南面走。

他朝南走了不大远，抵达浓密的恶林。在那里穿过了茂盛的灌木林丛，他已无法再往前走了。默尔特优吉叶寻思：离开这棵树，也许一事无成。

于是，他又回到那棵大榕树旁，发现在附近青葱绿荫处高矗着一座庙殿的顶端，他朝着那方向走去，来到了一座败落的庙宇跟前。他发现，近处有一只小炉子、燃过的木头和烟灰。他小心翼翼地从败落的庙墙往里窥探，那儿没有任何人影，没有菩萨塑像，只有一条毛毯、一只钵和一件黄褐色的斗篷。

那时，天已近黄昏，村子离这儿很远。在一片漆黑的森林中，是无法辨认道路的。因此，发现有人居住在庙里的踪迹，他十分高兴。一块巨石，已被打坏，竖在庙门旁。他坐在石头上，低头寻思。蓦地，发现石头上一些地方，仿佛被人凿过似的。低头仔细端详，石头上凿着一个圆盘，上面刻着象征性的字母，有些清晰，有些模糊。

这是默尔特优吉叶十分眼熟的圆盘。有多少个朔日之夜，他在芳香树脂油灯火照耀下的膜拜屋里，为了谙知刻在棉纸上的圆盘记号，专心致志地乞求过女神的恩赐。今天，十分接近所期望的目标，他全身都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可别快到达岸畔，小舟翻沉下去；可别一个偶然疏忽，前功尽弃；可别让那位修道士捷足先登，掳走一切。种种忧患使他

的心忐忑不安。他已无法思考，此时此刻该做什么。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骑坐在金银宝库的最高顶上，然而他对那张纸文的字画仍旧不能获释。

坐着坐着，他口念难近母的名字。天际的夜色更加浓了，蟋蟀的低鸣声响彻了森林大地。

五

那时，从稍远的密林里，看到了火光。默尔特优吉叶离开石头，朝着火光方向走去。

十分艰难地走到了那个地方，他藏匿在大菩提树荫下，清楚地俯视着：他所熟悉的那位修道士，在火光下摊开了那张纸，用树枝在灰烬上全神贯注地计算着什么问题。

就是默尔特优吉叶家那张祖传的纸！哦！盗贼！骗子！怪不得，他叫默尔特优吉叶自己不要悲伤。

修道士一次次计算着，拿着一根细枝，丈量土地。丈量了不远几步，失望地摇着头，又回转来沉湎于计算中。

就这样反复计算、丈量，黑夜悄然逝去。夜晚最后一阵冷风，吹得森林尖塔上的树叶飒飒作响。那时，修道士卷起了那张纸，离开了。

默尔特优吉叶无法确定，他该做什么。他十分清楚：没有修道士的帮助，他是不可能揭开这篇东西的秘密的。贪婪的修道士不会帮助他，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躲藏起来，监视修道士的行动，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白天不回村，他就没有吃喝的饮食。明天清晨，必须要回村一次。

夜色越发淡薄，天际开始抹上了鱼肚色。他纵身从树上跳下，在修道士画着问题的灰烬上，仔细查看、揣摩，但仍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绕着四周察看，森林里也没有发生任何耸人听闻的事。

林中的黑色已渐渐地退去。默尔特优吉叶谨慎地环顾四周，朝村子里走去。他担心，可别让修道士发现了自己。

在默尔特优吉叶落脚休息的客栈附近，一个文书种姓的主妇为了兑现诺言，宴请婆罗门。在那儿，默尔特优吉叶饱餐了一顿，几天难熬的饥饿才算完全消除。随后，他想吸几口烟，在客栈席子上稍许躺一会，但由于一夜没合眼，一上床，就呼呼酣睡过去。

他原盘算，快点用完餐，趁大白天出门。但事与愿违，一觉醒来，太阳早已西沉。默尔特优吉叶没有气馁，在暮色苍茫中，潜入森林。

眼看着，夜色越来越浓，在树荫下眼睛已不能辨认方向。林中的道路中断了，他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当黑夜消逝过去，他才恍悟，自己通宵达旦，竟在森林边缘的一个地方团团转着。

一群乌鸦呱呱叫着，飞向村子。默尔特优吉叶感到，乌鸦的聒噪声，仿佛是对他的嘲弄。

六

一次次计算误差，又一次次纠正，修道士终于找到了隧道。他擎着火炬，钻入隧道。坚固的墙上长满青苔，一些岩石缝隙里不时淅沥淅沥滴着水。不少地方，蛤蟆相互叠成宝塔形酣睡着。从滑不唧溜的隧道上，走出不远，修道士发现，一堵墙迎面竖立，通道被堵塞了。他双眉颦蹙，不知所措。他看到墙上许多地方被铁钎击过，任何地方都没有空洞的响声，也没有洞穴。这条路肯定在这里终止了。

他又打开纸，双手抱头坐着，搜肠刮肚思索着。那个夜晚就这样消逝过去。

次日，完成了计算，又进入隧道。那天，他谨慎地遵循字画的秘密示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挪动了一块怪石，发现一处转岔。他沿着新发现的甬道，摸索前进。不料，没走几步，道路又中断，无法前进了。

第五天夜间，又进入隧道。修道士自言自语说："今天遇到路，再也不要发生任何差错。"

道路迤逦曲折，分支没有个尽头——有的地方狭窄得只能依靠膝盖走路。修道士小心翼翼地擎着火把，摸索前进，进入一间圆形的房子。房子中央有一口大井，在火把的照耀下，修道士仍不能看清井底。绑在房顶的一根又粗又沉的铁链子，悬垂在深不可测的水井中。修道士使尽吃奶力气，推动铁链。铁链轻微摆动的叮当声，从井的深处传来，在整个屋宇回荡不已。修道士雀跃欢呼："获得了！"

随着他的欢叫声，一块石头从房间的破败墙上滑落下来。随着石块陡落，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打了个趔趄，摔倒了，尖叫着。修道士因突如其来的叫声，大惊失色，火把从他手中掉落，熄灭了。

七

修道士喝问道："你是谁？"没有任何回答。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摸索着，手指突然碰到一个人的身躯，摇了摇，问："你是谁？"

仍没有任何反应，人已昏厥过去。

那时，修道士击石取火，好不容易点燃了火把。这时，那个人苏醒过来，竭力挣扎起来，疼痛地哀叫着。

修道士看清了说："哎，这不是默尔特优吉叶吗？你为什么这样做？"默尔特优吉叶说："巴巴，请宽恕！神明惩罚了我。我正用石块打你，没有支撑住——随着滑动的石块一起掉下，脚肯定断了。"

修道士说："你打死我有什么好处？"

默尔特优吉叶说："你问起好处的事，你贪心地从我膜拜的屋里偷走了那张纸，进入这隧道。你是不折不扣的盗贼，大骗子！那个给我祖父这张纸的修道士说，我们家族中某个人能够懂得这纸上的暗示，这秘密财宝归我们家族所得。所以，多少个夜间白日，我没有吃，没有喝，像影子一样没命地跟随着你转。今天当你说：'获得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走到你背后，隐藏在一个洞穴里。从那儿搬动一块石头想打你。但身体十分虚弱，地又十分滑溜——就这样摔倒了——现在你若打死我，那也很好——我将成为阎王保护这财产——然而你无法取走它——无论如何也取走不了它。倘若你竭力要取走，我是婆罗门，对你诅咒之后，纵身跳入这口井里寻死。这财宝对你来说就如同婆罗门的血、牛的血一样——你永远也不能快乐地享受这份财宝。我的父亲——还有我的祖父，把全部慈爱都放在这份财宝上面而死去——他们两眼总是盯着这份财宝。家道日益变穷——为了寻找财宝，我抛弃了无依无靠的妻儿，像倒运的疯子一样，在山谷原野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你瞧着我，也不能取走这份财宝。"

八

修道士说："默尔特优吉叶，你好生听着！我告诉你全部情况！——你也许知道，你祖父有个同胞手足，他的名字叫辛卡尔。"

默尔特优吉叶连连应道："对，他早已从家里出走，杳无音讯。"

修道士说："我就是那个辛卡尔。"

默尔特优吉叶沮丧地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天来，他已认为，天下唯有他有权掌握这笔秘密财宝，而现在他的亲属来攫取这份权利了。

辛卡尔说："从修道士那里得到这份纸之后，兄长竭力藏匿它，不让我知道。但他越是瞒着我，我的渴求越发强烈。他把这份东西藏在女神神像底座下面的一只盒子里，我全然知道。我制作了第二把钥匙，每天一点点复制这份东西。那天复制完，我就为了寻找这份财宝，弃家外出。我的家里也有无依无靠的妻室和孩子。如今，他们早已不在人世。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详细描述已经没有必要了。总有一个修道士会给我解释那位修道士所给的纸文。于是，我抱

着这个信念，为许多修道士服务。不少虚伪的修道士得悉我有这张纸文，总是竭力觊觎它。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光阴飞逝过去。我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没有得到任何享乐。

“最后，由于前世积德的影响，终于在古玛云山麓里遇见了性格开朗的巴巴。他指点我：‘孩子，驱除贪婪之心吧，那时你自己就会获得乾坤的永恒财宝。’

“他在我火热的心上浇了瓢冷水。由于他开导的恩赐，理想的光亮和大地的黝黑成为我无穷的财宝。有一天，在山麓下，寒冷的黄昏时刻，帕勒默亨斯巴巴的篝火堆里正起着火——我便把那纸文扔进了篝火中。巴巴微笑了一下。那时我不懂他笑的含义，今天我豁然开朗，他内心一定说，把纸文烧成灰烬是易如反掌，但欲望不能这样快地烧成灰烬。

“当纸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纠缠在我心灵四周的绳索。完全松开了。自由的空前的快乐，使我的心也充实起来。我思忖：‘现在我没有什么可虑惧了——我在世上不希求什么。’

“那以后，我与帕勒默亨斯中断了联系，到处寻找他，什么地方都找不到。

“现在我成了修道士，怀着一种看破红尘的淡漠的心，到处游荡。多少光阴流逝过去——那纸文的事几乎都忘光了。

“有一天，我进入这座塔拉戈尔森林，在一个破败的庙里栖身，住了一两天后发现，庙墙上留有不少记号，这些记号我似曾相识。

“经历多少日子寻找，终于获得了它的踪迹。我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不能逗留，赶快离开这座森林。’

“但完全弃绝它离开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为什么不瞧一眼呢，究竟是什么样子——彻底平息那种好奇心，不是很好吗？’对记号作了煞费苦心的推敲，没有得出任何满意的结果。我反复懊丧：‘为什么要焚烧那纸文呢——保存它有什么害处呢？’

“那时，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诞生地，看到了自己祖传家园败落的凄凉景象，我思忖：‘我是修道士，不希求财富。但这些穷苦人是有家室的，为他们寻找出这份秘密财宝，有什么祸害呢？’

“我知道，那纸放在哪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它。

“这以后的一年中，我带着这张纸，在阒无人迹的大森林里寻找着，计算着。越是遇到艰难险阻，决心越发增添——像疯子一样，夜以继日地沉溺于那种不屈不挠的探索行动之中。

“这期间，你什么时候跟随我，我全然不知。我纯朴地生活着，你不

能永远瞒住我。但我陶醉着，外界的任何事都吸引不了我的注意。

“今天我获得了所寻觅的东西。这里藏有比地球上任何国家的国库里藏有的财富还要多得多的财富，只要懂得一个暗示的秘密，就能得到这份财富。

“这个暗示是很难悟透的。但我内心知道了这暗示的含义。所以我欢欣雀跃，情不自禁地喊出‘获得了’。如果我想，顷刻间我就可以站在珠光宝气的金银库中。”

默尔特优吉叶向辛卡尔行触脚礼，说：“你是修道士，你不需要财宝——把我带到金宝库中去吧，不要抛弃我！”

辛卡尔说：“今天我最后的桎梏被打开了：你准备扔石头打死我，但它的打击没有落在我身上。然而，这件事彻底戳穿了我迷恋的帷幕。今天我看到了贪婪的可狰的神像。我的导师帕勒默亨斯的深刻冷笑，现在才在我心里点燃起永恒的幸福明灯的光焰。”

默尔特优吉叶向辛卡尔致触脚礼，然后以胆怯的口吻说：“你是自由人，我可不是自由人，我也不想自由，不要使我与这份财富分离。”

修道士说：“孩子，你拿着这份纸，如果你能寻到财宝，那就找吧！”

说了这番话之后，修道士把木棍和纸放在默尔特优吉叶身边，随即扬长而去。

默尔特优吉叶说：“可怜我吧，不要抛弃我——让我看见你！”

没有任何回答。

那时，默尔特优吉叶依赖手杖，用手摸索着，竭力想走出隧道。但路十分复杂曲折，像不可解开的谜语一样，一次次遇到阻碍，最后七转八转，疲惫不堪，躺在一个地方，马上倦睡过去。

当从睡梦中醒过来时，是白昼或是黑夜什么时候，他都无从知道。他饿得发慌，打开披巾裹着的干炒米粉吞咽。随后又用手摸索，寻找走出隧道的道路。由于不少地方遇上阻碍，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坐着，呼唤：“天哪！修道士你在哪儿？”

他这个呼唤在隧道各个支道里，一次次回荡着，不一会儿，得到了回答：“我就在你身边——你想要什么，说吧！”

默尔特优吉叶用哭丧的语调说：“财宝在哪儿？开开恩吧，让我饱一饱眼福吧！”

然而又没有任何反应。默尔特优吉叶不停地呼唤，仍然没有任何回

答。默尔特优吉叶又一次在大地的永恒黑夜里睡过去。他又在黑暗里苏醒过来，呼唤着："你在哪儿？"

旁边回答道："我就在这里，你想要什么？"

默尔特优吉叶说："我不想要什么——请把我从这隧道中拯救出去吧！"

修道士问："你不想要财宝了？"

默尔特优吉叶回答："不，不想。"

那时，又听到燧石击火声，不一会，灯火点燃了。

修道士说："默尔特优吉叶，你跟着来，从这隧道中出去。"

默尔特优吉叶用哀怜的口吻说："巴巴，难道前功尽弃了，蒙受了那么多磨难，就不能得到财宝？"

那时，灯火又灭了。默尔特优吉叶说："你多么冷酷无情！"说完，坐着冥思苦想起来。无法推知时间，黑夜没有个尽头。默尔特优吉叶希望凭借自己全身的力气，劈开那沉铅似的黑暗，把它捣成齑粉。他的生命为获取光明的天空和人寰的缤纷之美而焦急不安，说："哎，修道士！冷酷的修道士！我不要财宝，拯救我吧！"

修道士说："不要财宝？那抓住我的手，跟随我走！"

这次，没有点燃灯火。默尔特优吉叶一手扶住拐杖，一手抓住修道士的斗篷，缓缓地走着。在一条蜿蜒曲折的道上，旋转了好长一会，才走到一个地方，修道士说："站住！"

默尔特优吉叶站住了。随后听到发锈的门被打开的可怕响声。修道士抓住默尔特优吉叶的手说："过来！"

默尔特优吉叶往前走，好像进入一个房间。那时又听到燧石击火声。顷刻间，火把又被点亮，眼前出现的是多么光怪陆离的景象！四周墙上，像大地上耀眼刺目的阳光一样，镶嵌着一层层闪着耀眼光芒的金箔，默尔特优吉叶双目闪出喜悦的光芒。他像疯子一样，情不自禁地喊着："这金子是我的——我不能抛弃它，你走！"

修道士说："好吧！你不舍弃，不走。这是火把、一块燧石和盛水的罐。"

眼睁睁看着修道士往外走去。那金库的铁门，轰然一声碰上了。

默尔特优吉叶一次次抚摸着金子，在整个房间里旋转起来。他把金子打成碎片，弄得狼藉满地。他怀中藏着的一大把一大把金子，相互击

撞着，发出铿锵的响声，他整个身子感触着它。最后疲倦了，躺在金箔堆上睡着了。

醒来看到，金子仍旧在四周熠熠发光。除了金子，一无所有。默尔特优吉叶思忖：“大地上现在也许是清晨时光了。所有的生物欢乐地苏醒过来。”清晨从他家水池旁的果园里飘来的柔和芳香，仿佛扑鼻而来。他仿佛清晰地看到，在清晨，小鸭子摇摇晃晃，发出悦耳的叫声，蹒跚地走到水池里凫游着。家人巴玛向上卷起腰裙，用右手托着盛放碗碟的黄铜盘子，婀娜多姿地走向岸埠。

默尔特优吉叶猛然捶着铁门，喊叫着：“修道士，你在哪儿？”

门闪开，修道士问：“你要什么？”

默尔特优吉叶说：“我想出去——但难道我不能携带一两片金箔走吗？”

修道士没有作任何回答，放下点燃的火把、盛满水的钵子和甜腻的炒米粉，随后，一言不发往外走，身后关上了门。

默尔特优吉叶拾起一张张薄薄的金箔，把它拧了，撕裂成碎片；又拾起碎片，像尘土一样，纷纷扬扬撒向屋宇四周。他时而用牙咬碎金箔，留下斑斑伤痕；时而把金箔掷在地上，一次次踩踏。他自言自语地说：“在大地上，像我这样撕金的帝王能有多少。”仿佛毁灭一切的疯狂，使他着了魔。他想把所有的金箔捣碎成灰，一扫而光——用这种方式谴责地球上一切贪婪金子的王公贵族。

就这样，又挨过了一些时辰。默尔特优吉叶抱着一大堆金子，踉跄了几步，又疲倦地睡着了。苏醒过来，又看到自己四周，遍地是金。那时，他用力捶着大门，声嘶力竭地叫喊：“哦，修道士，我不要金子，不要金子！”

但大门紧锁着。喊着喊着，默尔特优吉叶的嗓子嘶哑了，门仍旧没有开。他抓起一把把金子，朝大门扔去，依然毫无结果。他的心凉了半截：“难道修道士不来了，我身入金子成堆的囹圄里，血一滴一滴被汲干，倒毙在这金字塔上？”

此时此刻，他见到金子，不寒而栗。金字塔犹如无声的恫吓，冷酷的嘲笑，在他四周巍然屹立——没有生命的颤抖，没有生活的变化——现在他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他跟它们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休戚相关的联系。它们不要光亮、天空、空气；它们冷酷无情，纹丝不动，永无变化。

眼下，大地上可能是黄昏时刻。哦！金色的黄昏使人流连忘返。它只逗留了一会儿，就在黑暗中哭泣着向人们告别。随即，黄昏的星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小的茅屋。媳妇点燃了牛棚里的灯，屋内犄角上放下

一盏油灯。庙殿敲响了晚祷的钟声。

乡村和家庭的卑贱而渺小的日常生活，今天在默尔特优吉叶的想象面前，放出温馨的异彩。他那条忠诚的狗，头尾蜷伏在一起，黄昏之后，睡在墙的犄角边。那种想象仿佛也引起他的无限痛楚。已经好几天，他投宿在塔拉戈尔乡村的穆迪客栈里。现在他想到，穆迪此时此刻，已熄了灯，关上客栈门，逍遥自在地踱步回到乡村的家，惬意地吃上香喷喷的饭菜。他不由自主地羡慕穆迪的生活是多么幸福！今天是什么日子，谁知道。如果是星期日，此时此刻人们正从集市赶回各自家门。落伍的同伴相互高声呼叫，三五成群，乘船摆渡。他们穿过空旷的田野，田地的界域，枯干竹叶覆盖的农舍旁的小径。他们手拎着一两条鲜活鱼，头顶竹筐，在黑暗中借着满天星斗的微光，从一个乡村穿过一个乡村……

在大地表层五光十色的、充满生机的永恒生活旅程里，为谋取自己那种低卑、贫穷的生活而穿过千层地岩的呼唤，传到了他身边。他只觉得，那种生活、那个天空，比乾坤里的整个财富还要价高百倍。他心里渴望："只要一次，我如果在自己黝黑的母亲大地的充满尘埃的怀抱里，在那自由明亮的蔚蓝天空下，在那弥漫着青草枝叶醉心的芳香气息里，能够尽情地作最后一次呼吸而死去，那么我的生活也就有了意义。"

这时，门开了。修道士进屋，问道："你想要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什么也不希求——只希求从这隧道、这黑暗、这个谜、这金子的囹圄中出去。我渴望光亮、天空、自由。"

修道士说："在这里，还有比这座金库更稀罕的珍宝库。你不想去一次？"

默尔特优吉叶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不去！"

修道士说："不想去观赏一下？"

默尔特优吉叶说："不想，我一点也不想去看。倘若我能穿上褴褛的衣服，游历四方，乞讨生活，那我一刻也不想耽搁在这里。"

修道士说："好吧，跟随我来。"

拉着默尔特优吉叶的手，修道士把他引到那口井旁，把那纸交给他，说："你拿了这纸文，将干什么？"

默尔特优吉叶把那纸文扯得粉碎，扔进深井里。

拉什莫妮的孩子

倪培耕　译

一

拉什莫妮是伽利帕德的母亲，但她又不得不肩负父亲的职责。倘若母亲肩负双亲之职，恐怕对孩子没有多大裨益。她丈夫帕瓦尼吉勒纳是个窝囊废，管教不了孩子。

若要刨根究底，他为什么如此宠爱孩子，要深究帕瓦尼吉勒纳的答复，有必要熟悉一下从前的历史。

事情是这样的——帕瓦尼吉勒纳出生在夏尼亚里遐迩闻名、受人尊敬的富家巨室。他父亲阿帕亚吉勒纳的原配老婆的儿子，名叫什亚玛吉勒纳。过了许多岁月，原配老婆死了，阿帕亚吉勒纳续了弦。岳父郑重向他提出，把阿伦迪地产写在自己女儿的名上。他屈指盘算着女婿的年龄，暗自思忖：倘若女儿成为寡妇，有了这笔地产，至少可以不必为了吃喝，在原配老婆生的长子面前俯首帖耳。

他所料想的前半部，没有多久兑现了。在他的外孙帕瓦尼吉勒纳诞生没几天，他的女婿一命呜呼，他的女儿掌握了自己专有的财产。他目睹了这一切安排，也安安心心地去见了上帝。

那时，什亚玛吉勒纳早已成年，他的大儿子就比帕瓦尼吉勒纳大了整整一岁。什亚玛吉勒纳把帕瓦尼同自己儿子一起抚养。他从来不从继母的财产中索取分文；年年结清账目，让继母过目，并从继母那儿获取收据。大家为他的真诚品格所感动。

大伙众口一词，说：他这种真诚的壮举是多余的，与其说真诚还不如说是愚蠢更为贴切。那份不可分割的世袭地产，落到续弦的女人手里，被大家视为不成体统。倘若什亚玛吉勒纳略施小计，毁掉那份证书，左邻右舍将为他那种男子气概拍手称快。况且，为他出谋献策的，不乏其人。但是，什亚玛吉勒纳哪怕践踏了自己世袭的家族权力，也要维护继母财产的完全独立性。

所以，这些原因加上自己秉性温存和慈祥，继母伯勒吉松德莉像对自己儿子一样，抚爱和信任什亚玛吉勒纳。什亚玛吉勒纳却把她的财产分得一清二楚。因而，她几回嗔怪他：“孩子，这一切都属于你们的，我不可能带着这笔财产进入天堂。它终究要归属你们，我有什么必要多此一举，过目账本呢！”

什亚玛吉勒纳置之不理。

什亚玛吉勒纳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但他从不苛求帕瓦尼吉勒纳。众人议论纷纷："看来，与自己孩子相比，他更宠爱帕瓦尼。"这样，帕瓦尼不精于读书，不学些乖巧；他完全像孩子一般，依赖大哥打发日子；在财务方面他不用操心——不过，时隔一天半日，签个字就行。为啥签字，他从不力图去弄清，何况，这也超出他能力所及。

这期间，什亚玛吉勒纳大儿子达拉帕德几乎在每一事务中，成为父亲的帮手，伶俐乖巧。什亚玛吉勒纳逝世之后，达拉帕德心怀叵测地对帕瓦尼吉勒纳说："叔叔，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合住在一起。天晓得哪—天，为一些小事积怨争吵，将毁了家族。"

帕瓦尼吉勒纳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分家，亲自料理自己的财产。他把自己从小被抚育长大的那个家庭，看作是完美无缺、不可分割的——家庭的那个连接，将要泾渭分明地被拆开——突如其来的这个晴天霹雳，使他惶恐不安。

家族名誉的损害和亲属心灵的痛苦，丝毫也没有融化达拉帕德的决心。帕瓦尼吉勒纳被迫冥思苦想，如何分配财产。达拉帕德见他那副搜索枯肠的苦相，惊异地说："叔叔，怎么回事？您干吗忧心忡忡，财产早已分配妥当，祖父生前就给分定了。"

帕瓦尼吉勒纳大惑不解，问："真的吗？我怎么闷在葫芦里，一点也不晓得。"

达拉帕德装作吃惊的样子，说："奇怪！您怎么不知晓！世人都明了的。为了避免发生争吵，祖父生前就把阿仑迪地产写在你名下，分好了家。从那时起，一直沿袭下来。"

帕瓦尼吉勒纳寻思："这倒是可能的。"又问道："这座宅院呢？"

达拉帕德爽快地说："您若想要，可以归您所有。我们搬往城里的住宅去住。在那里总能应付过去的。"

见到达拉帕德同意放弃祖传宅院，他为这种慷慨大度而惊叹不已。他从来没见过自家的城里房子，也不感兴趣。

帕瓦尼吉勒纳把全部交谈情况一五一十告诉给自己母亲伯勒吉松德莉听，她感到事情不妙，捶胸顿足叹息道："天哪！这真是咄咄怪事！阿仑迪地产是让我糊口的私人财产，它与大家有什么关系？况且，几块薄田的收入有限。你干吗不能分得理应得到的一份遗产？"

帕瓦尼说："达拉帕德讲，父亲除了阿仑迪外，再也没有分给我们什么。"

伯勒吉松德莉说："难道要我默许这种说法？你父亲亲手写下遗书，一式两份，一份交给我，保存在箱子里。"

打开箱子，只见到阿仑迪地产的证书，遗书已不翼而飞，被人窃走了。

请来参谋，他是村里祭司的儿子，名叫伯格拉吉勒纳。众人说，他的智慧过人，无人可以匹敌。他父亲曾是村里的宗教祭司，儿子更是青出于蓝。父子俩给乡村的人，分配今世和来世的归宿。不管这种分配对大家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不利。

伯格拉吉勒纳说："没有遗书，也无关紧要。两兄弟拥有同等享受父亲财产的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期间，另一方面展示了一份遗书，上面没有写着帕瓦尼吉勒纳的份儿，只写着全部财产留给孩子。而那时，阿帕亚吉勒纳还没有任何后嗣。

帕瓦尼吉勒纳仗着伯格拉吉勒纳把舵，驾着船儿，驰入打官司的汪洋大海。当抵达港口，翻箱倒柜检查，发现箱内荡然无存。世袭财产通通落到别人的腰包里。阿仑迪地产的一部分也在打官司过程中开销出去，余份尽管能够凑合度日，但已不能挽回旧日世家大族的荣耀。帕瓦尼吉勒纳把所得到的陈旧住宅视为自己的福分，自我陶醉地思忖，这是他的"巨大胜利"。达拉帕德携带全家老小乔迁到城里的豪华住宅。从此以后，这两家再没有任何联系了。

二

什亚玛吉勒纳的背叛行为，犹如长矛，刺入伯勒吉松德莉的心窝。什亚玛吉勒纳窃取了父亲的遗书，欺骗了兄弟，也背叛了已故的父亲。伯勒吉松德莉怎么也无法忘怀这个人面兽心的可耻行径。她活着的时候，天天长吁短叹，说："上帝永远不会宽恕他的。"她一次次安慰帕瓦尼吉勒纳说："我尽管不懂法律和法庭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我对你说，父亲的遗书是包藏不住的，终有一天你会得到它。"

从母亲嘴里听到那些充满希望的话，帕瓦尼吉勒纳自然而然地增强了信念：他总会获得那份遗书的。他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这些熨帖的话使他感到异乎寻常地欣慰。忠贞妻室的话肯定是要兑现的，属于他的东西，一定会自动归还给他的。他正抱着这个信念，终日守株待兔地生活着。母亲死后，他这种信念越发强烈——因为这次死亡的分离，使得母亲功德的光芒分外耀眼。贫穷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折磨，仿佛现在不会触抚他似的。他感到，锦衣玉食的匮乏，往昔荣华的丧失，都是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要恢复原状。所以，达卡产的细布围裤破旧了，他买条低廉的粗布围裤将就穿上，心里也是乐滋滋的；不能像从

前那样豪华排场，举行杜尔伽大祭节，然而眼下口念“拜佛拜佛”，祭节也就敷衍了过去。亲朋好友见到他这副寒酸相，嗟叹着，唠叨着往昔如花似锦的年代。帕瓦尼吉勒纳暗自取笑：“他们都是些鼠目寸光的人，不理会——这一切都会稍纵即逝的——往后终有一天，将用从前那样隆重的排场，举行祭祀，届时他们将大开眼界。”他何等清楚地看到了已被确定的未来盛会，但对眼下的贫穷境况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他的仆人瑙道是能够同他推心置腹交谈的主要伙伴。天晓得有多少回，主仆俩处在何等艰难蹭蹶中，幻想着将来美好的日子，商议着如何热闹地举行盛大的礼拜节日，甚至邀请谁，不该请谁，是否要从加尔各答聘请唱戏班子来助兴等问题，主仆俩都争论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由于天性悭吝，瑙道总在未来的安排上，流露出守财奴的情绪，他就不得不忍受主人的严厉呵斥。这种情况已是屡见不鲜了。

一般来说，帕瓦尼吉勒纳不关心自己财产的处置，他唯一操心的是，谁来享用那笔财产。迄今他没有子女。负有女儿出嫁重压的心怀好意者，络绎不绝地登门拜访，提议重娶。他也经常动心。这决不是因为他对新媳妇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是器重妇女守旧的品质——但有可能荣膺荣华富贵的人，不一定有后嗣。他认为这是命运的悲剧。

就在这一年，他得了一子。大家议论纷纷：“现在这个家庭的命运将有个彻底改观，已故的老太爷阿帕亚吉勒纳再次投胎于这个家庭，孩子的眼睛像他那样大大的，眼神炯炯，也恍如他的。”从孩子生辰的算命天宫图里也看到：天宫的各个星辰是何等巧遇，失却的财产归还到手，已不在话下。

自从有了儿子之后，帕瓦尼吉勒纳心情也有了些变化。迄今为止，他像游戏一样忍受着贫穷，但如今有了儿子，不能依然如故。为了使夏纳瓦利负有盛名的乔杜利门庭里早已被熄灭的家族灯火重放光彩，依照太宫星辰的意旨，那个婴儿下凡人间。他对于那样的婴儿应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能忘怀这个痛楚：帕瓦尼吉勒纳的长子，最先被剥夺了自古以来这个家族里每个儿子因诞生而应得的尊重。“我不能把自己从这个家族中所永恒荣获的东西，赐给自己的孩子。”——他一想到这点，深感内疚：“我欺骗了他。”他无法耗费钱财，满足孩子的心灵，只好竭力以自己最大限度的爱来弥补。

但是，帕瓦尼吉勒纳的妻子拉什莫妮是位具有不同凡响性格的女人。她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奢望，渴求丈夫心目中的夏纳瓦利的乔杜利门庭的荣光。帕瓦尼吉勒纳深知这点，不禁暗自嘲笑，思忖：他的妻室诞生在十分普通、穷苦、信奉毗湿奴的家庭里。瞻念这些，她的过错是可以宽恕的——企望乔杜利的荣华，对她来说是断乎不可能的。

拉什莫妮自己也承认：“我是穷人家的女孩子，怎么顾虑门庭的荣耀？我有了孩子伽利帕德，他就是我最大的财富。”天老爷将对伽利帕德施以恩赐，遗书将失而复得，失却财富的干涸河床，又将充溢流水。她

对这些话，都置若罔闻。她丈夫没有不在旁人耳畔，絮叨失落遗书之事，唯独不敢向自己的老婆，张口倾诉自己最大的心事。有几回，他企图向她掏出埋藏已久的心里话，但没有获得情投意合的交谈契机，只好强抑住心头的欲念。他妻子压根儿不关心往昔的荣华，或者未来的富贵，眼前短暂的物质生活需要，已把她的全部心思吸引住了。

眼前的需要真不少。非经超人的努力，不能勉强维持家庭的门面。他家的财富之神轻松地一走了事，身后留下了沉重的包袱，连身强力壮的搬运工人也无法背驮。面对这种境况，任何高明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个家庭的庇护所也濒于毁灭，但请求庇护的人却不想给她以喘息的机会。帕瓦尼吉勒纳决不是那号人，害怕经济拮据就辞退别人。

沉重的负担，搞乱了这个家庭生活的节奏，往往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维持这样一个败落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担，都落在拉什莫妮的肩上。任何人都不给她一星半点的帮助。因为在这个家庭境况好的日子里，所有食客都安乐而慵懒地生活。在乔杜利家族的大树下，凉荫自动地投影在这些食客的舒坦床上，成熟的金果送到他们的嘴边——所以，任何食客都不用操心。今天，倘若叫他们干点轻微劳动，就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厨房冒点烟，他们叫嚷头痛脑涨；稍许朝哪儿走动一下，他们吵嚷犯了风湿病，用任何贵重的油膏，都无济于事。帕瓦尼吉勒纳时常说：“叫被庇护者以劳代逸，这等于把他们当作仆役差遣。这样，庇护的价值就会付之东流——乔杜利家庭决不能有这种规矩。”

如今，所有家务重担，统统加在拉什莫妮的头上。她不分昼夜，掏尽锦囊妙计，施出浑身解数，悄悄地克服着这个家庭的短缺。在同贫穷作战，与世相争之中，人被磨炼得十分冷酷——她那女性的迷人魅力早已化为乌有。她为那班寄生虫累死累活，却得不到他们的宽容。拉什莫妮不仅蹲在厨房里做饭，还得筹划菜肴的材料——但那些饱食终日，天天无忧无虑地睡午觉的人，不仅谴责每况愈下的饭菜，也斥责供给饭菜的女主人。

拉什莫妮一面操持繁重的家务，一面还得照管所剩无几的田产，征收田租。在征收田租等事务方面，她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帕瓦尼吉勒纳的理财，恰好与阿毗默优相反，只知道出，不知道进。他对讨债的事一窍不通。但拉什莫妮在银钱往来上，对谁都不谦让分文。所以，佃农骂她；经纪人也联系女主人到处谨防的小气劲儿，议论她祖传的卑贱气质，偶尔骂上几句舒舒气。甚至她丈夫也不满她的吝啬和无情，说她辱没了自己显赫的门庭。她对所有谴责和辱骂都不挂在心上，而仍然我行我素，即令引祸水上身也在所不惜。她是穷人家的女儿，不懂富人家的繁文缛节，不讨人喜欢；她依然如故地勒紧裤带，雷厉风行，谁都不敢随便阻挠。

她总是规避叫唤丈夫做事，她最怕帕瓦尼吉勒纳突然心血来潮，自诩为一家之主，要插手某桩事务。“你不用操心，没有必要干预。”她说

这番话的主要意图是，让丈夫对每件事都漠然置之。丈夫从诞生起就习惯于这种处世哲学。所以妻子说这种话，不会招来任何麻烦。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过了许多年，拉什莫妮依然不怀身孕——但自己丈夫无所作为，事事依赖，她的贤爱和母爱，总算在他身上得到了报偿。她把帕瓦尼吉勒纳看作自己的大孩子。因而，打从婆婆归天，她一手独揽家主和家母工作。为保护世家大族的后嗣，她从种种灾祸中拯救自己的丈夫，迫不得已采用冷酷无情的态度，以致她丈夫和诸亲好友，都怕她三分。在生活里，她锋芒毕露，从不藏头露尾，把直率的话故意说得婉转些，也从不在男子圈子里流露一丝一毫的羞涩和窘困。

迄今，帕瓦尼吉勒纳把妻子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言听计从。但对自己的独生子，他很难顺从拉什莫妮的脸色行事。拉什莫妮是不会用他的眼光，对待自己的宠儿的。她对丈夫是这样考虑的："可怜人能做什么呢，他有什么过错呢。生在有钱人家——养尊处优惯了，叫他怎么变呢。"所以，她不希望丈夫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折磨；尽管不景气，她想方设法满足丈夫的需要。她对外人控制得很苛刻，但对丈夫的饮食起居，一丝也不肯马虎，不肯违背从前的规矩。在拮据时缺少了必需品，她总瞒着丈夫，说："哦！死狗又把嘴伸到盘子里，把珍馐糟蹋了！"因自己虚假的疏忽，责骂自己。或者说："该死的瑙道又冒冒失失，掉了新买的衣服！"对他的脑子表示怀疑——每每这种场合下，帕瓦尼吉勒纳就站在自己亲爱的仆人一边，袒护他，平息主妇的愤怒。其实，主妇既没有买来围裤，帕瓦尼吉勒纳也没有见过。假如那件想象中的围裤丢失，瑙道就首当其冲，成为替罪羊。帕瓦尼吉勒纳立刻脸上堆上笑容，承认瑙道折叠好这件珍贵围裤，拿来给他穿了。以后的情节如何发展，他的想象力突然不够用了——拉什莫妮就主动地补全了它，说："你一定是扔在外客堂，那儿人来人往，准有人顺手牵羊抄走了。"

对帕瓦尼吉勒纳可以这样款待，但她不能像对丈夫一样，服侍自己的儿子。他可是她肚里的儿子——老爷派头怎能适用于他！他应当成为身强力壮的人，付出艰巨劳动，承担生活的重任，忍受意外的不幸。否则，他就不能万事亨通，就将蒙受凌辱。拉什莫妮总是如影相随，指挥他"该做这""该做那"，不可能增添他脸上的任何光彩。所以，她对伽利帕德的吃穿，安排得极为普通，用红糖稀粥当早餐；用盖住头颅的棉被御寒；对学校的老师说："不要让孩子出现丝毫松怠情绪。对他要严加管教，加一些艰难的学习课题，让他多磨炼，从而使他比较聪颖些。"

如今，出现了一种严重情况。纯朴的帕瓦尼吉勒纳不时流露出反叛情绪，但拉什莫妮似乎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帕瓦尼吉勒纳是永远屈从于强者，眼下他又迫不得已屈从。但他的反叛意识没有从他心里抹平。这个家庭的儿子盖着何等粗陋的棉被，喝着何等稀薄的汤粥，怎能忍心目睹这般不协调的景象！

他依稀记得从前美好的杜尔伽大祭节，在祖父和父亲的时代，他穿

着崭新的绫罗绸缎，喜气洋洋欢度节日；而今朝，拉什莫妮让伽利帕德穿着如此简陋的衣服，连那个时代的家仆也要抱怨的。拉什莫妮三番五次向丈夫解释：“伽利帕德对自己所得的东西，一贯心满意足。他不知晓旧时代的往事，你何必心情那么沉重呢！”但是，帕瓦尼吉勒纳怎么也不能忘却：可怜的伽利帕德竟不知道自己世家的荣光，这使他自己多么迷惑不解！他的心受到最严重打击的莫过于，当他的儿子一获得极为普通的礼物，就带着多么骄傲和高兴的心情，欢蹦乱跳跑到他面前炫耀。他不忍目睹这种情景，便转身离去。

从帕瓦尼吉勒纳打完官司之后，他的宗教祖师家，已积聚了万贯钱财。但伯格拉吉勒纳不满足现状，每年杜尔伽大祭节之前，从加尔各答贩买来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价廉物美的东西，可以进行几个月的兴隆买卖。那些黑水，钓鱼钩，手柄洋伞，印上图案的信纸，廉价拍卖的色彩缤纷的丝织品，边缘绣上诗篇的纱丽，乡村老幼妇孺见了无不动心。加尔各答绅士老爷的门庭里，今日没有那些物品点缀，就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文明教养——一听到这席话，乡村人为了去除自己的乡土气，便毅然耗费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钱财，去购买标志着城市文明教养的货物。

有一回，伯格拉吉勒纳晃着一个绝色的洋夫人娃娃，上足了发条，夫人即刻从坐椅上站起，用力扇动扇子，迈开轻盈的步履。看到怕酷热，不止地扇风的洋夫人娃娃，伽利帕德十分眼馋，渴求这个玩具。他洞悉母亲的脾气，不敢向她开口；而在帕瓦尼吉勒纳面前装出一副可怜相，央他买这个娃娃。帕瓦尼吉勒纳不假思索地慷慨应允了。但一听到价格，他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钱财进出和积蓄，全由拉什莫妮掌管。帕瓦尼吉勒纳像乞讨者一样，站在施舍主面前。起初，尽量闲扯些无关紧要的不切题的废话，最后把自己心底的想法，一股脑儿倾箱倒箧地倒了出来。

拉什莫妮不动声色，简单明了地说：“你发疯了。”

帕瓦尼吉勒纳沉吟了一会，突然没头没脑说：“你看看，你给我吃的米饭，总带着黄油和牛奶粥，有什么必要？”

拉什莫妮说：“为什么没有必要？”

帕瓦尼吉勒纳说：“印医郎中说，这会增加胆汁分泌。”

拉什莫妮哑然失笑，讥讽地说：“你的印医郎中倒样样都懂！”

帕瓦尼吉勒纳说：“我可打过招呼了。晚上你为我取消油煎饼，只要米饭就行啦。吃了油煎饼，每每肚胀。”

拉什莫妮说：“我迄今没见到肚胀对你有什么害处。何况，打从出生起，你就靠吃煎饼长大的。”

帕瓦尼吉勒纳准备破釜沉舟，忍受一切牺牲——但妻子是那么强硬，不肯让步。尽管油价上涨，煎饼数目仍不见裁减。午餐已备有牛奶粥，没有奶酪岂能损害健康——尽管多此一举，这个世家的老爷一向喝着奶酪牛奶粥。只要有一天，在帕瓦尼吉勒纳饭菜里没有那永恒不变的奶酪，拉什莫妮心就不安。因而，打着扇子的洋夫人要通过帕瓦尼吉勒纳的牛奶粥和奶酪、黄油和煎饼的任何节俭缝隙，潜入这个家庭，简直难于上青天。

有一天，帕瓦尼吉勒纳硬着头皮，毫无理由地跨入伯格拉吉勒纳的门槛，与他闲聊了一些无头无尾不着边际的话。而后，单刀直入提及娃娃的事。他知道，眼下的经济困难，无法瞒住伯格拉吉勒纳。他没有钱给自己孩子购买这个普通娃娃，平时，若要暗示这些事，他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然而今朝他强捺住难以忍受的羞耻，用床单布裹着一条克什米尔稀罕的古披巾，放在他面前，颤抖着说："时运不景气，手头短缺。我想把这条古披巾押在你那儿，给伽利帕德一个洋娃娃吧。"

倘若比这条古披巾低廉的东西，伯格拉吉勒纳就会毫不踌躇地收下，但他明白，非法侵吞这块稀罕披巾，乡邻要群起而攻之的，况且拉什莫妮的舌头，也不饶人。帕瓦尼吉勒纳只好重新裹好披巾，垂头丧气地回家。

伽利帕德天天缠着父亲吵嚷："爸爸，我那个洋娃娃有着落了吗？"

帕瓦尼吉勒纳天天强作笑容说："干吗这么着急。第一个膜拜日，就给你买来。"

每天，脸上堆着笑容，哄骗孩子，他简直无法忍受。

已是第四天了。帕瓦尼吉勒纳借口进入内室，像要谈什么重要事似的，对拉什莫妮说："你瞧见吗？我已注意了几天，发现伽利帕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拉什莫妮不假思索地回答："罗摩！罗摩！他的身体怎能突然变坏！我可天天瞧着他，蛮好的。"

帕瓦尼吉勒纳不肯认输地说："你没有睁眼看到，他整天沉默无言地坐着，天晓得他在想什么。"

拉什莫妮说："哎哟！他若能安静地坐一会，我可就解放了。他哪儿在思索！他在挖空心思计谋着什么恶作剧！"

在她的森严壁垒上，无法发现任何脆薄的地方，任何子弹都打不穿那坚如磐石的壁垒。帕瓦尼吉勒纳丧失了信心，搔着头皮，溜出去了。他独自坐在走廊里，闷闷不乐地吸着塞满的水烟袋。

第五天，他的菜盘子里盛放着的牛奶粥和奶酪原封不动地剩了下

来。傍晚，只吃了一些甜食，喝了点水，没有碰煎饼，说：“一点也不饿。”

这回，壁垒出现了隙缝。第六天，拉什莫妮把伽利帕德拉到一旁，用爱称亲昵地叫他：“蒙多，你的年龄已不算小了，你不能像不懂事的孩子，固执地要东西！你贪婪地想得到无法到手的东西，等于是干半盗窃行为，你懂吗？”

伽利帕德含糊不清地说：“我怎么晓得，爸爸说要给我买那件东西。”

拉什莫妮耐着性子，向伽利帕德解释父亲所说的含义。父亲的话既含有诚挚而深沉的爱，又包含言不由衷的痛苦。如果不得不买这娃娃，穷苦的家庭又会添上多大的痛苦，蒙受多大的损失。她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这一切。拉什莫妮可从未如此详尽地对伽利帕德说明过什么事——她若要说，都是极其简明扼要——她认为把指使的话说得温存体贴是多余的。所以，她儿子今朝听到母亲那席温存贴心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母亲坚硬心灵的某个角落里，毕竟也存有无限的温情，他虽说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也体验到了。但是，要从洋娃娃身上引开自己迷恋的心，又谈何容易。成年的读者是不难理解这点的。于是，伽利帕德不高兴地沉着脸，嘴里嘟嘟囔囔，握着一根细树枝，下意识地在地上画着不成形的线条。

见他那种情状，拉什莫妮脸色又严峻起来，用严厉的口吻说：“纵使你生气、哭闹，也甭想得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

说罢，她觉得犯不着无缘无故浪费时间，很快埋头干家务事。伽利帕德怏怏不乐地走出去。那时，帕瓦尼吉勒纳独自坐着吸烟。他老远就看到伽利帕德，猛然站起，想转身走掉，好像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要做——伽利帕德气喘吁吁跑来，说：“爸爸，我那洋夫人……”

今天，帕瓦尼吉勒纳的嘴角上，没挂一丝笑意，只拥抱着伽利帕德，说：“你待一会，我有件事要处理，事办完，我们再谈，好吗？”

说罢，他匆匆朝户外走去。伽利帕德直觉得，他父亲走时，用毛巾擦着脸上的眼泪。

那时，邻居家为欢度节日，检查吹奏乐器，吹奏器发出催人落泪的呜咽声，秋日惨淡的阳光仿佛含泪欲滴地悲恸着。

伽利帕德站在自家门槛上，呆滞地凝望着前面远去的小路，他的父亲不是为工作出门，从他的步履上就能觉察出——他每跨一步，都仿佛肩驮着绝望的重负那样沉重；他的背影也仿佛显示着，他找不到能够放下包袱、稍许歇息的地方。

伽利帕德转身回到内屋，说：“妈，我不要打着扇子的洋夫人啦。”

那时妈正握着刀子，干净利索地切削槟榔。刹时间，她停止了切削，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彩。母子俩坐在那儿嘀咕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拉什莫妮放下刀子和满装着切好和切了一半的槟榔的篮子，径自去伯格拉吉勒纳家。

今天，帕瓦尼吉勒纳回家特别迟，洗完澡，坐着吃饭。但见到他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拉什莫妮觉得，今天的牛奶粥和奶酪又不会有好命运，鱼头又要给猫儿享用了。她原希望，待帕瓦尼吉勒纳饭后小憩时，揭示一个秘密；但现在她为了提起他对牛奶粥、奶酪和鱼头的胃口，不得不提前揭开秘密，把绳子捆着的纸盒，放在丈夫面前，并从盒子里取出洋娃娃放在地上，洋夫人立即打开扇子，迈开轻盈的步伐。今天，猫儿只得垂头丧气走开了。帕瓦尼吉勒纳对妻子说："今天的菜肴十分鲜美可口。许多日子没有尝到过这么鲜味的鱼汤了。奶酪又酿得这么精美，我怎么赞美也不会过分的。"

第七天，伽利帕德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整天目不转睛地瞧着洋夫人溜达，供小伙伴们欣赏，感到兴奋不已。若要换了另一种场合，无时无刻瞧着娃娃以同一姿势扇风走路，只消一顿饭工夫，他就会感到厌倦——但当得知，第八日洋夫人要完璧归赵，他的兴趣就经久不衰。拉什莫妮付给伯格拉吉勒纳两个卢比，租用带有机器的娃娃，玩赏一天。

第八天，伽利帕德唉声叹气，亲自把洋娃娃送回伯格拉吉勒纳处。韶华流逝，但这一天令人欢愉的情景，他一直记忆犹新，在他的想象世界里，洋夫人的扇子，永远也不会停止扇动的。

从现在起，伽利帕德成为母亲建议的参与者。帕瓦尼吉勒纳也不费吹灰之力，年年能弄到送给儿子的节日礼品，他自个儿也感到纳闷。

在世上，不花代价是不会获得任何东西的。那个代价是痛苦的代价。当成为母亲的贴心人，他一天天理解了这个真理，心灵也格外成熟了。他在各项事务中已成为妈妈的好帮手。应该承担生活的重负，不应无谓地加重负担，他铭记了这个生活的真谛。

他将负起生活的职责，一想起它，就拼命念书，通过了助学金的考试。当他获得了助学金，帕瓦尼吉勒纳思量，如今儿子不必再深造了，应该好生照管自己的地产。

伽利帕德向妈妈提出："不去加尔各答深造，我成不了才。"

妈妈完全赞同地说："说得对，你应去加尔各答深造。"

伽利帕德说："不用为我破费，有助学金就行——还可找些事做做，日子就足以打发过去。"

帕瓦尼吉勒纳不置可否，忧虑重重。如果说"管理地产不是正经事"，肯定要刺伤帕瓦尼吉勒纳的心。于是，拉什莫妮没说这句话，转弯

抹角说："伽利帕德是会成才的人。"但根据世家大族的传统，自古以来，乔杜利人不离夏纳瓦利，照样成器。帕瓦尼吉勒纳像怕阴曹地府那样害怕异域他乡。把像伽利帕德那样的孩子，独自放到加尔各答的想法，怎能进入他的脑子，他简直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连乡村的最大睿智者伯格拉吉勒纳，也赞同拉什莫妮的胆识。他说："伽利帕德总有一天会成为律师，终究会对盗窃遗书的骗局报仇雪耻。他的生辰八字已分明写着这点，绝对不能阻拦他去加尔各答。"

帕瓦尼吉勒纳听了这席话，甚是欣慰，取出了陈旧的纸卷，在伽利帕德耳畔，唠叨遗书被窃的事。伽利帕德认真聆听母亲的意见，但父亲的陈腐见识，从未给他带来任何鼓舞力量，况且，他内心对自家的那桩旧公案，从来缺乏足够的热情。通常，他还是听父亲话的。正如英雄的罗摩为拯救悉多，进军楞伽一样，帕瓦尼吉勒纳也那样夸大地看待伽利帕德进军加尔各答——不仅通过考试的一般进军，而是把家里财神请回家的一次壮观的进军。

赴加尔各答前夕，拉什莫妮在伽利帕德的脖子里系上一个护身符，把二十五卢比郑重地交到他手上，叮咛说："仔细放好这点钱，在最艰难的节骨眼上使用。"伽利帕德把从家庭开支中十万艰难地克扣下来的钱，看作为现实的神圣护身符，十分小心地保存起来。"像妈妈祝福一样，永远保存这笔钱。"他暗自立下了这个誓言。

三

现在，从帕瓦尼吉勒纳嘴里，再也听不到遗书被窃的事儿，他唠叨的唯一内容是伽利帕德。如今，左邻右舍只听到他聒噪儿子的事。一得到儿子的信，他连眼镜都不想摘，就心急火燎地奔到各家，叙述信的内容。在这以前，他家族里从来没有人去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荣光使他的想象分外丰富：我的伽利帕德在加尔各答念书，那儿发生的任何事都瞒不住他，甚至诃格利附近的恒河上空正在架着第二座桥，他都了如指掌。所有天大的消息，好像都成为他家里的事似的。"听说吗，老弟！恒河上空正在架起另一座桥——今天收到了伽利帕德的信，全部情况都写在里面。"说着，他摘下老花眼镜，仔细地擦完镜片戴上后，慢条斯理地一字不漏地读给邻居听。"老弟请看！时代变化得多快，将来是什么样，谁能洞若观火？终有一天，沾满灰尘的猫狗泅渡恒河，届时世界进入迦利时期。"恒河的圣洁庄严将销声匿迹，无疑是件可悲的事。但伽利帕德写信告诉他，迦利时代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消息——恒河上架起大桥，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的乡里人，从他那儿了解了这个喜讯，沉浸在这个欢乐中，也自然而然忘却了当代生物的无尽无穷的不幸和忧虑。他遇到每个人都摇头叹息道："我说过，恒河存在不了多久。不过，我内心希望，当恒河将要从地球上抹去时，我们能从伽利帕德信札中首先获得它的消息。"

伽利帕德在加尔各答寄人篱下，艰难度日。他仰仗教孩子念书、夜

间帮人记账得来的收入，维持学习。他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入学考试，得到了助学金。帕瓦尼吉勒纳为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迫不及待地要为全村举办一次盛宴。他思忖，船儿快要靠岸，应该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痛快破费，设宴款待。但拉什莫妮没有任何热情的反应，盛宴的设想，只好束之高阁。

现在，伽利帕德在学院附近的一个公共餐厅，有幸获得一个歇脚地。餐厅经理让他住在无法派用处的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屋里，并让他吃上两顿饭。作为酬答，伽利帕德得教他孩子念书。小屋的最大好处，便是没有搭伙者，伽利帕德孑然一身；小屋四周尽管不透风息，却可以自由自在读书写字。何况，伽利帕德哪有选择方便条件的能力？

有些阔少爷，花了租金，住在餐厅二层宽敞明亮的厢房里。伽利帕德与他们是老死不相往来。尽管如此，也免不了冲突。上面的霹雳响声，对住在下层的人，简直是灾难性的轰击。伽利帕德不胜领教了。

有必要认识一下，坐在上层世界因陀罗坐毡上的人，他的名字叫夏兰纳。毋用赘述，他是有钱人家的阔少爷。在学院念书，本来不必要住在公共餐厅，但他喜欢，无人敢阻拦。

家里本来提出租一幢豪华住宅，解决他们大家庭亲眷在加尔各答的住宅问题——他执拗不肯。

他振振有词地说：同家里人住在一起，无法念书学习。当然，真正的原因，他是藏着不说的。夏兰纳性喜交际和热闹，住在家里的最大苦恼是他不能摆脱一大堆道貌岸然的亲戚，一套套仁义道德的说教："不应对某某这样干。""对某某这样对待是缺德的。"谁愿意自寻烦恼，陷入这个罗网之中？所以，在夏兰纳心目中，最舒服、最自由的地方，便是"公共餐厅"；那儿，人来人往像穿梭似的，对谁都不负有职责。他们交际着，欢笑着，闲扯着，像河流一样漂流，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夏兰纳认为，乐善好施的人应该称为好人。大家知道，他这种思想给人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与他相交的人，不必要成为"好人"。他的高傲，可不像马儿大象，稍许喂点饲料，就能养得胖乎乎的。

夏兰纳既有挥金如土的能力，又有乐善好施的习惯——所以，他不可能不挥霍就把自己的高傲放牧去森林，他要喂以精饲料，把它养得娇艳无比。

实际上，夏兰纳内心深处还是存有同情心的，他满腔热情，帮助别人解除痛苦。不过，他是那么热心，倘有人不领情，不接受他的保护以消除自己的痛苦，他不给以加倍折腾，是决不罢休的。当同情变成残酷时，他那副狰狞可怕的样子，真使人吃不消。

他请餐厅的人欣赏歌剧，在饭馆设宴款待，借钱给别人从不挂在心上——以致往往遗忘，债务几乎自动被削减掉。一位陶醉于新婚之欢的

青年，回家度节，花掉了加尔各答的住宿费，身边所剩无几。但为博取新娘的欢心，必须破费，精选上等香皂香水，英国印花布上衣。他求援于夏兰纳，他的一切忧虑立即烟消云散。他同夏兰纳一块去商店选购，当他选了价格低廉、款式陈旧的东西时，夏兰纳鄙夷地说：“去你的。你的爱好是些什么玩意儿？”一面说着，一面挑选最精致、最漂亮的物件。商店老板笑着说：“哦，识货者。”青年一听价格，吓懵了。那时，夏兰纳慷慨解囊，对另一方面的反对，置若罔闻。

这样，夏兰纳成了自己周围人的靠山。如果谁拒绝他的帮助，谁将无法忍受他的惩罚。他有着一副为别人谋利的强烈侠义心肠。

可怜的伽利帕德坐在底层又潮又黑的小屋里的肮脏席子上，身穿破汗衫，两眼盯在书上，摇头晃脑地背着诗文。像他那样勤勉，理应获得助学金。

来加尔各答前，母亲千叮万嘱，并让他发誓，决不与有钱人家孩子同流合污，寻欢作乐。不仅因为母亲的叮咛，伽利帕德还不得不承认自己贫穷的现状，他必须与那班阔少爷敬而远之。他从不想攀龙附凤，从未光顾夏兰纳的寓处。尽管他懂得，博取了夏兰纳的欢心，他每日生计中的艰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在任何艰难困苦中，他从来不乞哀告怜，讨取他的恩赐。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他怡然自得地躲在一贫如洗的孤寂黑暗里，卧薪尝胆。

但是，夏兰纳无法容忍他那种傲慢无礼的神气。此外，在衣食方面，伽利帕德所显露的一副穷相，尤其令他刺眼。上楼时，瞥见伽利帕德一身百衲破衣，一床陈旧罗衾，犹如一种罪恶，使他难以忍受。还有，他脖子里系挂着一块护身符，一天竟有两个时辰进行晚祷。居住在上层的人都忍俊不住发笑，揶揄他那股奇特的乡土气。夏兰纳圈子里的一两个人，为探寻这个孤独的、头脑简单的人的内心秘密，开始出入他的小屋。但是，他们无法撬开怕羞的伽利帕德的金口。况且，在他小屋里多坐一会，既不愉快又不利于身心健康。所以，他们踅转身逃之夭夭。

倘若邀请这可怜儿，在某天参加他们的聚餐，他一定会感激涕零的。抱着这种想法，他们向他发出邀请，但伽利帕德说，他既不能忍受，又不习惯聚餐。夏兰纳及其同伙对他的不领情，大为光火。

几天以来，正对着伽利帕德屋顶上方，传来了喊叫声、奏乐声、跺脚声，伽利帕德简直无法全神贯注地读书写字。白天，只要有空闲，他捧着书本，在庭院大树下读书；破晓之前，待这班家伙还在酣睡时，他就起身埋头读书。

在加尔各答，他遭受了种种折磨，加上艰巨的劳动，他终于病倒了，经常一连三四天卧床不起。

他心里明白，爸爸若要获悉这个消息，决不会让他待在加尔各答，

会慌慌张张地赶到这里来。帕瓦尼吉勒纳总认为，伽利帕德在加尔各答过的是愉快生活，是乡下人想象不出来的。他认为，犹如树木和禾苗在乡村田野自个儿长出一样，在加尔各答，五花八门的享乐东西，也会源源不断地长出，大家都能尽情地消受。伽利帕德不去打消父亲的这种错觉，让它原封不动保持着吧。

尽管过着忍声吞气的苦难生活，他仍不断给自己父亲写信。然而就在他病倒的时刻，夏兰纳那班人，像魑魅魍魉，在他脑门顶上狂呼乱叫，他的痛苦简直无以复加。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在空寂无人的小屋里呼唤着母亲，思念着父亲。然而，他越是蒙受贫穷所带来的侮辱和痛苦，他的心越发坚如磐石，他一定要从这穷困的痛苦深渊中拯救出自己的父母。

伽利帕德严于律己，竭力不招风揽火。但楼上的喧闹并不因此减少。有一回，他发现，从吉那市场上买来的一双旧的廉价皮鞋，有一只给人换成异常漂亮的英国皮鞋。穿上这双不协调的皮鞋，显然是不能上学院的。他忍气吞声地把别人的鞋放在门外。他又从皮鞋修理摊上，买来一双旧鞋，应付着穿上。有一回，从楼上下来一位孩子，突然窜入小屋，对伽利帕德盘问道："莫非你从我的房间里，拿错了我的香烟盒子？我哪儿都找不到。"

伽利帕德不由生气地说："我从来不到你们的寓所！"

"哦，在这儿。"从犄角处拾起一只昂贵香烟盒，再没说什么，一溜烟上楼了。

伽利帕德暗自下决心："假如通过文学硕士，取得一笔可观的助学金，我立即搬离这个鬼地方。"

寄寓在餐厅的孩子，历年都要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地举办祭祀艺术女神的活动。夏兰纳承担主要费用，其他孩子捐献礼品。去年，由于疏忽和轻视，任何人都没有要伽利帕德出礼品。今年，出于捉弄他，把捐献礼品簿放在他面前。伽利帕德从未得到过他们的丝毫资助，也从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娱乐活动，如今他们却厚着脸皮来索取礼品。天晓得伽利帕德是如何考虑的，他十分痛快地掏出了五个卢比。夏兰纳从自己同伴中，还没征收过五个卢比。

由于他的贫穷和吝啬，大伙瞧不起伽利帕德，但今天他慷慨解囊，掏出五卢比礼物的这个壮举，实在使众人目瞪口呆，难以饮吞。他的穷苦潦倒的境况，瞒不住大家的耳目，然而他为什么那么高傲呢？仿佛他要在大家的心灵上，建立起自己的威风。

女神膜拜活动，热闹非凡——伽利帕德不付五个卢比，丝毫不会影响它的热闹气氛。但这五个卢比对伽利帕德可不是无足轻重。他寄人篱下，往往不能按时用饭；餐厅的主仆都酷似他的主宰，他仰人鼻息，不敢对住食好坏、多少，表示任何异议。于是，他不得不积存些早点钱。

然而那些钱，今天却随同鲜花和祭品，奉献在艺术女神的脚下了。

伽利帕德的头痛病变本加厉。这次考试没有落榜，但没有获得奖学金。这样，他迫不得已减少学习时间，接受额外劳务。尽管有没完没了的烦恼，他依然不能弃绝免费的这个小天堂。

楼上的人原认为，这次度假之后，伽利帕德决不会回到这间小屋。但是，餐厅底层那间屋子的门锁，照例按时被打开。伽利帕德身穿普通围裤和那件陈旧的中国式大衣，进入自己的寓所。脚夫放下一块脏布裹着的大包袱、一只发锈的铁箱，同他讨价还价，领了报酬，走了。在那张包袱里，有大大小小锅瓢碗碟。伽利帕德的母亲把生杧果、枣子等作料制作的食物，都塞在这些锅罐里。伽利帕德明白，趁他不在时，上面那帮擅长恶作剧的人，经常进出他的屋子。他一点也不介意，但他最担心的是，标志着他父母爱意的东西，可不要落入那帮取笑人的人手里。他妈为他所做的吃食，他看作是琼浆玉液，稀世珍馐——乡村穷苦人能够体验它们的价值。惯于欺凌人的城市孩子怎能理会呢？那些东西绝不会含有城市富贵的任何印记。无疑，城市孩子一定会蔑视它们，这对他来说，简直难以忍受，犹如万箭穿心。起先，他把那些东西放在床板底下，用旧报刊遮盖着。随后，他把它们锁藏起来，这样更加妥善。如今，他只要外出片刻，就要不厌其烦地上锁。

他这个举动使人生疑。夏兰纳说：“可不要是藏匿一笔巨大财富！藏着连偷天大盗也要垂涎三尺的财富，才会时时上锁——我看，要立即变幻出第二所‘孟加拉银行’。他不相信我们任何人——深怕我们贪婪阁下的那件陈旧不堪的中国大衣！他至少该换件新式大衣，让人一饱眼福嘛。见着他终日穿着那件大衣，我厌烦透了。”

夏兰纳自己从未进入伽利帕德又黑又潮的小屋。每每登扶梯时，目光往那儿投去，他就感到恶心。尤其是夜间，看到他赤着膊，坐在这密不通风的小屋的昏暗灯火前，攻读学院功课时，夏兰纳难受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他对伙伴吩咐说：“这回，伽利帕德不知从哪儿抄来七个国王才能拥有的财富，每时每刻不上锁就安不下心。谁去刺探一下虚实？”

大伙对这种寻乐的事都感兴趣。

伽利帕德的门锁是十分低劣的，根本无法阻止入侵者，几乎所有钥匙都能打开。一天黄昏，伽利帕德外出教孩子学习。几个特别好奇的孩子，谈笑间就打开了门，提着灯笼，跨过门槛。他们从床板底下，寻找出盛放泡菜、辣酱、干杧果片等东西的陶罐，但他们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东西决不是值得贮藏的珍贵而秘密的东西。

于是继续搜寻，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串带有铜圈的钥匙，打开了洋皮铁箱，发现一些脏衣、书籍、本子、剪刀、小刀、钢笔等什物。他们正关上箱子要走时，从衣服底下发现一包用手帕裹着的东西。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团破布，一层层剥开，看到了二十五个卢比。

见到这种状况，谁都忍俊不禁地发笑，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大家认为，伽利帕德为这点钱，不时提防上门，世上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夏兰纳对那孩子的吝啬和猜疑性格，大为惊讶。

就在这时，大伙倏然觉得，马路上仿佛响起伽利帕德的咳嗽声，便立即关上箱子，拿着这点钞票，一溜烟上了楼，剩下一个人上了门锁。

夏兰纳见到几张钞票，直笑痛肚皮。区区二十五卢比，岂在他的眼里！谁见到伽利帕德那副谨慎防范的模样，都不会猜想他箱子里仅仅放着二十五卢比。况且，他是那么小心翼翼地保存那点钱！大家决定等着瞧，失窃了那些钱，这位奇特的人将会闹出什么洋相。

深夜九点，伽利帕德教完功课，拖着沉重而疲乏的身子，进入屋内，丝毫未注意房间的动静。他的头沉得很，像要炸开似的。他自认为，这种头痛将要延续一段时间。

次日，他要换衣服，从床底下拖出箱子，发现箱子没锁。虽然伽利帕德天性是谨慎的，他仍觉得，也许自己疏忽，忘了上锁。小偷进屋，外门不该上锁的。

打开箱子一看，衣服底下，翻得乱七八糟。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急忙翻箱倒柜，发现妈妈所给的那些钱不翼而飞了，手帕和破布依旧留着。伽利帕德一次次用力扯开所有的布头，终不见钞票踪影。此时，楼上的人三五成群，像办什么事，下楼梯朝小屋窥看。他们反复登上登下，一次次向夏兰纳描绘伽利帕德的狼狈情景，他听了那些趣闻，甚为快活。楼上，好像笑声的喷泉大开，奔流不息。

当无望找到这些钞票，无以复加的头痛使他一点也不能动弹时，他如死人一般躺下。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历尽磨难，才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积攒起这些卢比，那种苦楚只有苍天洞悉。当他不熟悉妈妈痛苦的历史时，一直增添着妈妈的重负；最后，一旦妈妈把他看作痛苦生活的同伴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伽利帕德在自己生活里所获得的最大信息、最大祝福，都体现在这些钱上。妈妈的慈爱大海不倦翻腾，他才获得无价的痛苦礼物；如今这个礼物却被盗窃，他把这种盗窃视为恶魔对自己的一个诅咒。他依稀听到了上面的人在小屋旁的楼梯上来回走动的杂乱声，那些人似乎不想停止枉然的、幸灾乐祸的走动；仿佛农家起火，一切烧成灰烬，流经它身边、带着无比欢乐的淙淙响声的河流，自顾永不停息地奔流。他眼下的处境，酷似那种情景。

伽利帕德听到上面不止的哈哈笑声，蓦地觉得，钞票不像是被偷盗。猛然间，他清醒过来，夏兰纳这帮人仅仅为了取乐，拿走了钞票。小偷窃走，或许他不会那般痛不欲生。他仿佛觉得，以财富为自豪的青年，正用手抓着他母亲的身子。他住在餐厅已有多少个白日黑夜，然而他从没有登上楼去。但今天他身穿破汗衫，光着脚板，他的脸由于心情激动、剧烈头痛而涨得通红，就在这个时刻，他飞快地登上楼梯，窜到

上面。

今天是星期日，没有人去学院。许多人聚集在屋顶阳台，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躺在藤床上，怡然自得地谈笑着。伽利帕德气喘吁吁，突然来到他们中间，愤怒地说：“交出来！还我钞票！”

倘若他以乞求告怜的口吻说话，也许他会马到成功。但夏兰纳见到他那种疯狂劲儿，勃然大怒。毋庸置疑，他家的看门人若在这里，他定叫他拎着耳朵，把那个不识相的家伙撵出户外。大伙见到夏兰纳的脸色，马上摆出架势，怒喝道：“你胡说什么！什么钞票？”

伽利帕德不甘示弱地说：“你们偷走了我箱子里的钞票！”

伽利帕德如果手执什么东西，一定要同他们格杀三百回合。见到他来势汹汹，四五个人蜂拥而上，反剪他的手。他像坠入陷阱的狮子一般咆哮着。

他身边没有抵抗这种非正义的任何力量，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大家都把他的猜疑说成是发疯而加以取笑。这帮人不能容忍他那般放肆无礼，狠狠地把他揍得死去活来，从中作乐。

那天夜晚，伽利帕德是如何度过的，谁都不知道。夏兰纳漫不经心地掏出一百卢比，说：“去，送给那愚蠢的人！”

朋友们说：“你发疯了！首先打掉傲气——然后，他向我们写个请罪书，届时再看情况而定。”

于是，大伙都去睡觉了，谁都不肯延误睡觉的。

次日清晨，大家把伽利帕德的事早忘到九霄云外。下楼时，有人听到他屋里有说话声，心中琢磨，或许请来律师，与他计较对策。门从里面反锁着。贴门侧耳倾听，说话与法律毫无联系，完全是不连贯的胡言乱语。

那人立即奔上楼，报告给夏兰纳。夏兰纳下楼站在门外。伽利帕德不知在嘀咕什么，无法听得真切。他不时呼唤着“爸爸——爸爸”。

夏兰纳不由害怕起来。也许伽利帕德为这钞票的丢失而发了疯。他从门外呼唤了两三次：“伽利帕德先生！”但没有任何反应。又听到嘟嘟哝哝的声音。夏兰纳再一次使劲叫喊：“伽利帕德先生！请开开门，你的钞票找到了。”

但是，门没有开，只听到含混不清的嘟哝声。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夏兰纳的意料。他在自己的追随者面前一声不响，但忏悔的利箭，狠狠地扎入他的心。他下达命令：“撬开

门！”

有人提议：“请警察来，撬门才稳当，倘若真的疯了，天晓得会闹出什么名堂！昨日的情景可不要重演！”

夏兰纳说：“不，不。谁快去请医生！”

医生住在附近，没有半晌功夫就赶到了。他耳朵贴在门上，说：“他好像疯了。”

撬开门，大伙鱼贯进屋，看到铺在木板上的床单，已扯得乱七八糟，一半拖在地上。伽利帕德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不时摔着手脚，说着胡话，睁着通红的眼睛，脸孔涨得像马上要破裂，渗得出鲜血似的。

大夫坐在他身旁，检查了半天，问夏兰纳：“在这里，他有什么亲戚吗？”

听了这话，夏兰纳的脸顿时变得惨白。他战战兢兢地问：“怎么啦，病情如何？”

大夫严肃地说：“捎个消息是稳妥的，情况不妙。”

夏兰纳说：“我们同他不熟，不知道他家里人住在哪里。不过，我们可以设法寻找。但现在马上应该着手做什么？”

大夫说：“应该立即把他从这间阴暗的屋子迁出，搬到空气流通、宽敞明亮的屋子里去。还应该安排护士，昼夜护理。”

夏兰纳把病人搬到自己的屋子。他说人拥挤在这里不好，挥退了众人。他把冰袋放在伽利帕德额上，亲自扇风。

我早打过招呼，因怕楼上人侮辱或取笑，伽利帕德一直没有向他们透露父母的情况。他写给父母的信，都亲自送往邮局，又亲自去邮局取回父母的来札。

为找伽利帕德家里的地址，又一次打开铁箱。两束信札放在箱子里，用带子结结实实捆住。一捆是他母亲的来信，一捆是父亲的，前者数目稀少，父亲的信札则很厚。

夏兰纳拿到信，关上门，坐在病人床沿读着。猛然间，他大惊失色！夏纳瓦利，乔杜利寓所，帕瓦尼吉勒纳·代维·什尔玛，帕瓦尼吉勒纳·乔杜利！几行醒目的大字，使他惊呆了！

他撂下信，呆若木鸡地久久坐着。他一直凝视着伽利帕德的脸孔。几天前，他的伙伴说，伽利帕德的脸十分酷似他的脸。他听到这话，十分反感。于是，大家见色行事，一下子换了话题。今天，他明白了，话

不是毫无根据的。他的祖父什亚玛吉勒纳有一个兄弟帕瓦尼吉勒纳，他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以后的历史，家里人从没有谈起过，连帕瓦尼吉勒纳有个儿子，名叫伽利帕德，他都不晓得。伽利帕德！原来是他的叔叔！

夏兰纳回想起祖母活着的时候，怀着无限真挚的爱，谈论过帕瓦尼吉勒纳。一念道帕瓦尼吉勒纳的名字，她的眼眶就涌出泪水。帕瓦尼吉勒纳是她的小叔子，但年纪比她儿子小。她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把他抚养长大。他们因财产争吵，分了家。她的心却一直惦记着他，渴望探求他的信息。她屡次对自己儿子说："你一定欺骗了这个诚实而头脑简单的叔叔——我公公那么宠爱他，我简直无法相信公公会剥夺他财产的继承权。"她儿子对此十分恼火。夏兰纳也依稀记得，他也因此恼恨自己的祖母。不仅如此，因为祖母站在帕瓦尼吉勒纳一边，他也无缘无故记恨那位素昧平生的叔祖父。现在，帕瓦尼吉勒纳一家落到那么穷苦潦倒的境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如今恍然大悟，尽管有无数诱惑，这么多日子以来，伽利帕德一直洁身自好，从不加入他的圈子，不向淫威富贵屈服。他也为此感到自豪，倘若伽利帕德一度依附于他，今天他将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四

夏兰纳圈内的人，多少日子以来天天折磨、侮辱伽利帕德。夏兰纳决不能让叔叔住在自己房间里，置身于他们之中。他听从了医生的劝告，费了一番周折，把叔叔转移到一间幽静而舒适的房间，歇息调养。

帕瓦尼吉勒纳收悉了夏兰纳的信札，在一个同乡的陪伴下，赶到了加尔各答。启程时，惊惶不安的拉什莫妮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大部分钱，交到丈夫手里，再三关照，说："仔细地照料，千万别出差错。情况恶化，马上来信，我也前往。"在乔杜利家族里，让媳妇随随便便去加尔各答，可不成体统，因而一得悉消息，她没有去成。她乞求保护之神，请来占星家，祈愿太平无事。

帕瓦尼吉勒纳一见到伽利帕德的情状，完全惊住了。伽利帕德还没有恢复知觉。他把自己父亲认为教师先生——为此，他心如刀割，悲恸欲绝。伽利帕德不时说胡话，呼唤着"爸爸""爸爸"。——他握住儿子的手，把自己的脸贴近他的脸，大声说："我在这儿，乖乖。我来了。"但他仍没有显出已经认出父亲的任何表情。

大夫说："高烧比前稍退了些，现在也许有了转机。"帕瓦尼吉勒纳根本没有想过，伽利帕德不会好转。乡里人从儿子诞生起，就众口一词说："伽利帕德长大后，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这些话一直铭刻在帕瓦尼吉勒纳的心坎上。他坚信，伽利帕德一定会得救的，这是生辰八字定了的。

所以，他的自信心胜于大夫。他写信给拉什莫妮，叫她不必担惊受怕。

帕瓦尼吉勒纳对夏兰纳的善行，感到吃惊。谁能说他不是最高之神！加尔各答那么富有教养的孩子，对他是那么毕恭毕敬，真是天下奇闻，闻所未闻。他琢磨，加尔各答的孩子也许都是那种性格。他暗自思忖："如果聪明才干不在他们身上，在谁身上体现！乡村孩子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怎能与他们相匹敌呢！"

伽利帕德的烧继续减退，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他看到床沿坐着的父亲，大吃一惊。思忖自己在加尔各答如何生活，一切都瞒不住他了。比它更担心的是，他乡村父亲将成为加尔各答孩子的捉弄对象。一想到这些，他不寒而栗。环顾四周，如坠入五里雾中。多么豪华的房间！他觉得一切都像梦幻一般！

那时，他身上仍没有过多思考的力气。他仿佛觉得，是他父亲一得悉消息，马上赶到加尔各答，把他从那肮脏的房间搬迁到这儿来的。如何乔迁，哪儿弄来钱，以后还债时将遇到何等难堪的处境，这一切，他现在都无法去深究。他只一门心思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生存下去的，他必然会康复的。仿佛他有权向人间提出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

有一回，当帕瓦尼吉勒纳不在屋，夏兰纳端着一个盛放水果的盘子，恭恭敬敬地放到伽利帕德的面前。伽利帕德却目瞪口呆地望着他的脸，心想："他又要耍弄什么恶作剧。"他随即又想，应当如何从他手里保护父亲。

夏兰纳把盘子放在桌上，向伽利帕德施以触脚礼，道了万福："我犯了弥天大罪，请宽恕我吧！"

伽利帕德格外惶惶不安，莫名其妙。但看到夏兰纳诚挚的脸庞，他明白夏兰纳心里不存有任何虚情假意的邪念。从前，当伽利帕德刚来餐厅居住时，那张闪烁着青春光辉的标致脸庞，曾经使他多么神往。但他由于自己的贫穷拘谨，从未去拜访过他。如果他有与他相抗衡的地位，他有身为挚友、到他身边的权利，他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近在咫尺，却无法逾越两人之间的鸿沟。当夏兰纳在楼梯上下时，他那精致披巾的芬香，飘到伽利帕德的昏暗小屋，他不由自主地放下学习，想去欣赏一下那张没有一丝愁纹的绝色笑脸；他仿佛觉得，那遥远而美丽的世界的光芒，正使令人作呕的又湿又暗的小屋生辉。但不消半顿饭功夫，他又感到，夏兰纳无情的青春，对他来说好像是个凶暴的刽子手。今天，当夏兰纳端着果盘，出现在他床前，伽利帕德叹了口长气，微微抬起了眼皮，瞥视了他那张美丽的脸庞。他嘴上没有说出一个宽恕的字，但缓缓地拿起水果咀嚼起来，这个举动已把要说的意思，表达无遗了。

伽利帕德每天都惊讶地发现，夏兰纳对他父亲十分亲热。夏兰纳称

他父亲为祖父。相互间不断亲昵地开玩笑。他俩取笑的主要对象是不在场的祖母。这么长时间里，亲热打闹的习习南风，仿佛在帕瓦尼吉勒纳心底里，唤起了对青春时代的欢乐回忆。夏兰纳趁病人不注意时，偷吃祖母做的泡菜、辣酱等土特产。他津津有味地品赏这些土特产，伽利帕德一获悉这种情况，心里无比欢畅！他原想请世上所有人来品赏母亲做的菜，如果他们能够知道它们的价值。如今，他的病室成为欢乐的聚会地——他在自己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如此稀罕而珍贵的幸福。他觉得："妈妈倘若在这里，那该多好！她将会喜爱那个幽默的爱开玩笑的漂亮青年。"他陶醉在这种美好的遐想之中。

在病人屋里，推心置腹交谈的唯一内容是，那个在快乐潮流里起障碍的东西。一种贫穷的高傲，仿佛扎根于伽利帕德的心田里。在某个朝代，他家族的富裕是举世闻名的。但他对那种为财富而感到无谓骄傲，是十分深恶痛绝的。他绝不同意用任何"但是"来掩盖"我是穷人"这个事实。如今，帕瓦尼吉勒纳也不侈谈往昔的荣华富贵；但是，那个时代毕竟是他生活幸福的日子，洋溢着青春的美好日子。而如今诅咒世界以背叛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在什亚玛吉勒纳妻室中他十分喜爱的嫂子勒玛松德莉是一家主妇时，他站在女神门槛上，消受着无穷尽的爱——难以忘怀的幸福日子的光芒，无时不照得帕瓦尼吉勒纳的黄昏金光灿烂。但是，谈论这种洋溢幸福的日子，往往夹杂着遗书被窃的那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一提到那桩事，帕瓦尼吉勒纳不无激动。他心里丝毫不怀疑，他终将获得那份遗书——他贞洁的母亲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一提及这件事，伽利帕德内心异常不安。他知道，这纯粹是他父亲疯癫的标志。母子俩曾经姑息这种疯癫；但眼下在夏兰纳面前，显露父亲的弱点，太不像话了。多少次，他劝说父亲："行啦，爸爸，这是你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相劝却得到相反的结果，帕瓦尼吉勒纳为了证明他的幻想不是无根无据，他不厌其烦地详尽地分析整个事情的由来。那时，任凭伽利帕德施出浑身解数，也无法阻挡住他口若悬河的唠叨。

夏兰纳也对这个话题感到不安。伽利帕德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夏兰纳也特别激动，好像跃跃欲试，准备批驳帕瓦尼吉勒纳的种种论点。在其他任何事情中，帕瓦尼吉勒纳随和大家的意见；唯独在这件事上，他对谁都不肯让步。他母亲是认识字的——她亲手把自己父亲的遗书和其他证书锁在盒子里，放进铁箱。当妈妈打开盒子时，其他证明文书都原封不动，唯独遗书不翼而飞。这不是分明被盗，又该是什么呢！伽利帕德为使父亲冷静，又劝道："好啦，爸爸。那些谋图你财产的人，就等于你的儿子，你的侄子。那笔财产也等于在你父亲的世家大族里——这还不值得你高兴吗？"夏兰纳实在强捺不住，借口起身出户。伽利帕德暗自痛苦地想：夏兰纳也许把他父亲看作是贪婪金钱的角色。其实，他父亲一点也不贪心钱财——假如他有一天向夏兰纳说明白，那他就感到宽慰了。

这些天来，夏兰纳与伽利帕德父子俩十分亲善，但这份遗书的谈论，妨碍了亲善的发展。他无论如何不想承认，他父亲和祖父偷了那份遗书。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剥夺了祖辈财产的继承，命运残酷地对待他

们。现在，他不想挑起任何争论，一味沉默。一有借口，他就溜之大吉。

一到黄昏，伽利帕德就有些热度和头痛。但他掉以轻心，不以为然；终日千思万想着自己被耽误的学业。他第一回没有获得奖学金，第二回可不能让它从手中滑掉。他瞒着夏兰纳，开始研读功课。大夫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他尽管知道，也毫不理睬，满不在乎。

他对父亲说：“爸爸你回家吧——妈孤零零地独自待在家里。我已大大好转，不用操心了。”

夏兰纳说：“现在你尽可放心离去，不会有意外情况啦。他身体有点虚弱，调补调补，过几天就会完全恢复。况且，还有我们在。”

帕瓦尼吉勒纳说：“我懂得不必为伽利帕德操心。即使我不来，你们也会照料好的。但内心不同意，特别你祖母执拗得很，你根本拗不过她。”

夏兰纳取笑着说：“祖父，你那么宠爱，惯坏了祖母。”

帕瓦尼吉勒纳反唇相讥笑着说：“好，一旦孙媳妇到家，届时她以何等严厉的方式管制你，我等着瞧呢。”

帕瓦尼吉勒纳几乎是在拉什莫妮的服侍下长大的。尽管加尔各答有种种享受的便利和舒适，但怎能与拉什莫妮的温爱和服侍相媲美。所以他不大坚持不回家。

清晨，收拾好行李卷，走到伽利帕德房内，看到他的脸和眼通红——他的身子好像火炭似烧着——昨晚前半夜，他又背诵功课，后半夜，翻来覆去，无法入寐。

伽利帕德非但没有消除自己身体的虚弱，又加重了自己的病情。大夫诊断后，流露出一副忧虑神情。他把夏兰纳叫到一旁说：“这回，情况可真的不妙。”

夏兰纳对帕瓦尼吉勒纳说：“你看，祖父，又得折腾您老人家了。病人也许不听服侍。我考虑，赶快叫祖母来照应吧。”

不管夏兰纳说得如何隐晦曲折，一种巨大的恐惧慑服住帕瓦尼吉勒纳的心。他听了，手脚不听使唤地战栗不已。他说：“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吧！”

拉什莫妮收到了信，马上偕同伯格拉吉勒纳紧赶紧跑，傍晚时分抵达加尔各答。她只看到伽利帕德活在人世几个钟头。他在高烧中不时呼唤着妈妈——那一阵阵揪心的声音，直戳她的心。

帕瓦尼吉勒纳将如何忍受这个打击活下去呢？由于害怕这点，拉什莫妮克制住自己，不表达自己内心的深沉痛苦——如今，她的儿子走了。她在丈夫身上仿佛看到了父子俩已融为一体，她的痛苦之心承受着两位一体的重负。她内心原想：“我再也无法忍受打击了。”然而，她毕竟经受住了。

五

那个夜晚仿佛十分漫长。巨大的悲痛、极度的疲劳，使拉什莫妮很快睡了过去。但是，帕瓦尼吉勒纳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最后，念着“大慈大悲的毗湿奴大神”起了身。当伽利帕德在乡村私塾念书时，当他儿子没来加尔各答求学时，他就在一间小屋里读书，现在帕瓦尼吉勒纳用颤抖的手，擎着一盏灯火，步入那间空寂无人的屋里。拉什莫妮缝补的百衲被褥，依旧铺在木板床上。被褥上面有着黑水的斑痕，肮脏的墙上有木炭画的几何图形的线条；一本又脏又黄的纸装订成册的“皇家识本”，如今，已凌乱地散落在床头——还有……天哪！我的苍天！——他童年时穿的一只小拖鞋，仍然放在屋内。这么多日子以来，谁也没有想来瞧瞧那间屋子。今天，这只小鞋变得越发巨大的形象在他眼前晃动，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盖住它！

把灯放在壁龛里，帕瓦尼吉勒纳坐在木板床上。他干涸的眼睛早已流干了泪水，但他的心，今天真有点不可捉摸。他叹息着，他的肋骨仿佛散了架似的——他从屋子的东面窗棂，眺望出去。

漆黑的夜晚，淅沥淅沥下着霏霏细雨。茂盛的林荫，掩映着面前的围墙。正对着小书房的空旷地，伽利帕德亲手种植的杧果树，已绿叶成荫；他种的蔓藤，婆娑多姿，一片葱郁——沉甸甸的果实把盘绕在竹棚上的蔓藤，压弯了腰。

今天，看到孩子精心培育的果树林，他心潮起伏，心仿佛要从口中跳出。没有任何希望了。暑假或祭祀节，学院放假，贫穷的家门总为他敞开着。如今，任何良辰佳节，他也不会回到这个家啦。“天哪！我的孩子！”说罢，帕瓦尼吉勒纳坐在地上不起。伽利帕德为了驱除父母的贫穷，到加尔各答求学。但他无情地抛弃了父母大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户外，雨下得更欢了。

就在这时刻，从黑乎乎的杧果树丛里传来了脚步声。帕瓦尼吉勒纳屏息静气倾听着，心怦怦直跳，莫非将遇见那个毫无指望的人？他感到，伽利帕德仿佛回家看望果园。“但是，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他要被淋湿的。”这种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使他的心激动不已。他依稀望见，林外有人在他屋前站了一会。那人头戴白色披巾——无法看清他的脸庞，但他的头的轮廓同伽利帕德一模一样。“孩子回来啦。”说罢，帕瓦尼吉勒纳马上跃起，推开门。走到果园，站在刚才那人待过的窗户前，但不见任何人影。在瓢泼大雨下，他走遍了果园，仍不见任何踪迹。站在午夜

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帕瓦尼吉勒纳用痛苦的声音，再一次使劲呼唤："伽利帕德！"声音在夜空中回荡不已——但没有伽利帕德的应声。这个呼唤声，把老仆人瑙道叫了出来。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老人推进屋内。

翌日清晨，老仆人打扫房子，发现林子前面的小屋里放着一个包袱。他把它交给帕瓦尼吉勒纳。帕瓦尼吉勒纳打开包袱，见到一件陈旧的文件。他戴上花镜，稍许目读了几行。他猛然跑到拉什莫妮处，把纸打开在她面前。

拉什莫妮吃惊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帕瓦尼吉勒纳说："就是失落的那份遗书。"

拉什莫妮问："谁送来的？"

帕瓦尼吉勒纳说："昨晚，雨中人送来的。"

拉什莫妮问："这有什么用处？"

帕瓦尼吉勒纳说："现在我什么也不需求。"说罢，把那张遗书扯得粉碎。

当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乡村，伯格拉吉勒纳摇头晃脑，自吹自擂地说："我早已说过，通过伽利帕德，遗书会失而复得的。"

拉姆吉勒纳·穆迪说："但是，老兄请仔细听着：昨晚十点光景，一列火车进站。一位长相俊秀的先生，跨进我店门，打听去乔杜利家的路——我指给他该走的路，当时看到他手里提的就是这只包袱。"

"去你的。"伯格拉吉勒纳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

连载小说

倪培耕　译

一

“伟大的真主”口号响彻战场。一方，三百万非印度军队；一方，三千雅利安军队。像潮水里挺立的高大菩提树一样，印度战士日日夜夜，坚持战斗，傲然屹立。但现在，已经显露失败的迹象。随着败仗，印度胜利的旗帜横卧在地上。像今日的落日一般，印度骄傲的太阳沉没了。

“湿婆，湿婆，保佑，保佑！”看官，你能够说出，哪位骄傲的青年，仅仅率领三十三位同伴，手里擎着宝剑，骑着千里驹，像挣脱了印度掌管女神的手发出的闪电一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营？看官，你能指出，因着谁的摧枯拉朽的力量，那支无数人的非印度教徒军队，像受到强劲风暴冲击的林子一般，惊慌失措？谁的雷霆般的喉咙发出“湿婆，湿婆”的吼声，压住了千万个非雅利安嗓子发出的“伟大真主”的口号，使它无法冲向云霄？在谁的发出闪闪寒光的宝剑面前，像受到猛兽袭击的羊羔一样，敌军顷刻间夹着尾巴，逃之夭夭？看官，你能说出，那天雅利安土地上的太阳神，用自己铁血力量的抚触，祝福谁的带着血迹斑斑的宝剑，来到落日处休憩？看官，你能够叙述这一切历史故事吗？

他就是勒利特·辛赫，康基王国的统帅，印度历史的北极星！

二

今朝，库基城里为什么有如此隆重的欢庆？看官，你晓得，胜利旗帜为什么在拉吉帕勒萨德山顶上，如此激动不安？仅仅是因为风刮所驱？不，决不是，那是因着欢乐的涌潮：家家户户的门槛上，放着香蕉树和吉祥水罐，每家每户响起胜利呼声；每条街巷，灯火辉煌；城市四面八方，甚至遥远的边缘处，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市民如此激动地盼等着谁的到来？

蓦然，男人嗓音发出胜利的欢呼声，女人嗓子发出欢乐的声响，两者汇合在一起，冲向云霄，向星空飞去。天空所有星辰，像被风吹刮而颤抖的灯烛火苗一般战栗着。

那位骑着风驰电掣的马儿，进入英雄城的凯旋门的勇士，你认识吗？是的，他就是康基国的统帅，我们早已熟悉的勒利特·辛赫。他消灭

了敌人，把沾满敌人鲜血的宝剑，献到自己祖先康基国王的脚下，所以万众瞩目，举国欢庆。

但是，地动山摇的欢呼声，没有引起统帅的丝毫注意；城市靓女从窗扇里，洒下多少花雨，他的目光，不会抵达那里。当从森林曲径走出的口渴旅客，奔向湖池，倘若干枯的树叶在他头上，纷纷落下，他难道能不屑一顾？心情烦躁的勒利特·辛赫感到，这巨大的尊敬像干枯树叶一样，那么乏味轻飘，那么平庸俗凡。

最后，当马儿跑到内室的宫殿，统帅立刻拽紧了手缰，马儿顷刻间骤然停步，站立着。勒利特·辛赫用渴望的目光，朝宫殿窗户望了一下。蓦然间他看到，两只羞涩的眼睛像闪电一样落在他脸上，她用一双优雅的手臂，把一只花环，从上扔下，陡落在他前面的地上。就在那时候，他下了马，用自己王冠接触了那只花环；用踌躇满志的目光，朝上面望去。那时窗户早已关闭，灯火早已熄灭。

三

在成千上万的敌人面前，英雄巍然屹立。但在两只鹿眼面前，英雄垂首，甘认失败。多少日子以来，统帅像岩石城堡一样，内心维护着坚忍节制。但昨晚那两只黑眼睛所放射出的自重且羞涩的目光，攻击着那座堡垒的根基，在这种攻击下，多少日子的忍耐节制，刹那间化成灰烬。但是，去它的统帅，嗤！难道你想在夜幕掩护下像小偷一样，潜入内室花园的围墙？你是世界的胜利者，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去它的！

但是，小说家面前是不会存在任何障碍的，门警阻拦不住他们，带着面纱的靓女也不会对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因此，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春夜，渴望一次就潜入南风习习的王宫的寂无人迹的闺房。哦，女看官们，你们也来吧。而男看官们，你们若渴望进来，你们也可随后跟进，我会给予不朽的礼物。

请你仔细瞧瞧，在菩提树下的花床上，像黄昏星辰的偶像，那位美女究竟是谁？哦，男看官，哦，女看官，你们猜得到吗？你们在何处窥见如此妙不可言的形象？这个形象难道能够被语言描述出来？语言难道能用什么样的咒语力量，使生活充满青春活力，充盈美丽的温存？哦，男看官，你若第二次结婚，请记住自己妻子的容貌！哦，美丽的女看官，你看了那位靓女，对女伴说：“这位靓女绝伦无比！”女伴说：“不错，有些姿色。”请记住她的容貌，她与坐在榕树底下的公主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女看官，现在认识了吗？这就是公主维冬玛拉。

公主把花朵放在怀里，低垂脑袋，编织花环。不停地编织，手指在自己温情的事业里疲劳松懈了，而她忧郁的目光在极其遥远的思想王国里漫游。公主正在遐想什么呢？

不过，看官，我无法对答。在公主孤寂的心殿里，在今日宁静的黄昏里，天晓得进行着什么死神的祭祀仪式——我们带着不圣洁的好奇心情，是无法进入那儿的。你们瞧，一阵长吁短叹，没有像膜拜的香烟消失在虚空中；两滴眼泪，像柔软的古苏姆花蕊一样，掉落在不知晓的神的脚上。

正在这时，一位男人突然从背后，用深沉的颤音，说：“公主！”

公主倏然害怕地叫起来，士兵从四周奔跑过来，逮住了罪人。当公主恢复了知觉，得悉统帅被逮捕了。

四

犯下这种罪过，要被处以死刑惩罚。但国王念及从前的功绩，放逐了他。统帅暗自嘀咕：“女神，你的眼睛若也会说谎，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真理。从今日起，我将成为人类的敌人。”从那时起，勒利特·辛赫成为一支巨大强盗队伍的首领，蛰居在森林里。

哦，看官，像你我一样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能有什么作为？人们一定在被流放的地方，寻觅一个职务谋生，抑或出版一张新的报纸。他们不得不面临磨难，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像统帅那样的伟人，在小说里是容易被塑造的，而在世上则是罕见的，他既不会寻找职业谋生，又不会出版报纸。当他幸福生活时，他每时每刻为世界谋福利，红着眼说：“魔鬼世界，妖魔世界，我将把脚踩在你胸上，进行报复！”说这番话时，他已成为一伙强盗的首领，从事着自己的工作。诸如此类故事在英国诗歌里可以读到，这个尚武风俗在拉其普特人那里也流行着。

国民对强盗的骚乱，惊恐不安。但是，这些非凡强盗则是孤立无援人的援助者，贫穷人的亲如手足的同胞，孱弱者的庇护者。他们则是富贵家族的尊敬人和王族人的永恒阎王。

浓密的森林，太阳行将沉没。森林阴影的覆盖，黑暗遥遥无期。一位年轻人在陌生的道上，独自行走着。他柔弱的身子不堪负繁重劳作，疲惫不堪，但他身上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腰间悬挂着宝剑，他的重负仿佛不堪忍受似的。森林中稍有响动，那颗受惊心灵，像牝鹿一样惊恐不安，但他仍在即临的夜幕里，在陌生的森林里，坚定地朝前走着。

一强盗跑来，向首领报告：“大王，今天，一只巨大的猎物将得手！头上戴着王冠，穿着国王衣饰，腰间系挂着宝剑。”

旅途者埋头走着，蓦然间听到干枯树叶的响动，他警觉地向四周察看。

正在这时，一支箭忽然戳向他的胸脯，他喊了一声“妈”，倒在地

上。

首领走近，低头跪下，仔细端详受伤者的脸庞。躺在地上的旅途者，抓住强盗首领的手，仅仅一次用低微且柔和的声音说：“勒利特！”

刹那间，强盗的心被撕得四分五裂，万箭穿心，啊呀啊呀叫喊起来：“公主！”

然后，所有强盗跑来看到，猎物和猎人两者进行最后拥抱，而后同归于尽。

一天傍晚，公主在自己闺房，无意地使勒利特受到国王的惩处；在另一个傍晚，勒利特在森林，无意地把箭射向公主。假如在世界之外一个地方，俩人再度相会，也许双方都会相互宽恕。

女苦行者

倪培耕　译

我笔耕者，博取人们的欢心，决不是我的旨趣；人们始终对我怀有兴趣，但不怀善意者居多数。我常常耳闻有关自己的议论，不过很遗憾，它们既不使我获有裨益，又不使我寻得开心。

身上有伤口，不管它处于何等不起眼的地方，疼痛的力量就会使它在全身占有举足轻重的显赫位置。在挨骂声中成长的人，总会掩饰自己的自然本性，显露一种淡漠且单一的品性；他还会割断自己与周围的联系，陷入一种自恋之中。这种精神状态使人获取不了休憩，使人感受不到幸福。其实，忘却自己才是一种至上的幸福。

因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觅一种空寂的无人之境。人受到种种挫折，心灵受到无谓创伤，就可通过服务于大千世界的灵巧双手，恢复正常状态。

在远离尘嚣的加尔各答，一个不被人知晓的穷乡僻壤，我安营扎寨，躲开人们议论的骚乱，隐姓埋名，藏匿着。那儿的人们即使评头论足，也不会达到高深莫测的理论高度。人们发现："我不是一位寻欢作乐的人，不会用加尔各答的污浊，玷污乡村宁静的夜晚；我又不是瑜伽行者，身上留有富者的明记；我也不是旅途者，漂泊在荒郊野外的小道上，却没有非达到目的地的志向。"我是拉家带口的当家人，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因为我缺乏待守家阁的品性。所以，无法把我纳入人们习以为常的生物圈内哪一种流行族类。于是，乡村人干脆放弃对我的琢磨猜度，而我因此获得了一份安静的福分。

没过多少日子，我就获悉村里有一人对我发生了兴趣，持有一种看法。她至少不认为我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蠢人。杰斯塔月的一天下午，我与她第一次邂逅相遇。如人刚抑止住哭泣，泪珠在睫毛上还悬挂着，此时的大自然也处于那般的境遇中。雨季的清晨，绿叶嫩枝，苍穹原野，弥漫着一种雾气。我伫立在湖畔高耸处，眺望着一头强健漂亮的黑牛啃草的图景，金色阳光，倾泻在那条光洁的黑牛背脊上。我不由遐想："文明为了从天空光亮中拯救自己，开设了一所商店，然而世上要超过它一样花销，简直不可能。"

就在这时，我蓦然发现，一位端庄且成熟的女子，走到我跟前，向我致以触脚礼。她的衣襟里，几片大叶包着夹竹桃、檀香及其他几朵花。她取出一片大叶，递到我手里，说："我把它献给我的神！"说毕，立即转身，飘然离去。

我一时陷入惊愕之中，致使我没能看清她。

突如其来的事，异乎寻常。她在那个时刻出现在我面前，那头黑牛在下午和煦阳光下，挥摆着尾巴，驱赶着苍蝇，叹着长气，悠闲自得，啃着充盈新雨季柔和雨汁的青草。生命的游戏，前所未有地显示，又赏心悦目地展示。

人们听了我所叙述的事，会忍俊不禁。确实，我那时心灵充塞了虔诚之情，我向自然快乐的生命之神致敬，折断一段花园里杧果树带绿叶的新嫩枝，喂黑牛吃。我觉得，我对我神明的恩泽，心满意足。

翌年，我又故地重游。那时阳春三月的逝去，春寒料峭。晨曦的光线透过东方窗户，散落在我背上。我没将它拒之门外，欣然接受。在二层一间小屋，我专心致志伏案写作。这时，一个仆人进屋禀告，一位名叫阿嫩达的女苦行者要拜见我。谁，我没加仔细琢磨，漫不经心，随口道："好吧，请她到这儿来吧。"

女苦行者行了触脚礼，我才发现，她就是我昔日照面的那位女子。她漂亮与否，我早已逾过了探讨这个问题的年纪。她身材修长，体魄健康；全身蕴含着虔诚的情感，这又足以使她全身透示着一种谦顺又无畏的气质。她那双眼眸，我多瞧了几眼；它们仿佛隐藏着一种莫测高深的力量，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窥探遥远的事物。此时，她又仿佛用自己深邃的双眸，推搡着我，询问道："你干什么？为什么把我带到你王座底下？我始终在树荫下凝视你，那是多么纯真自然。"

我猛然省悟。许多日子以来，她伫立在树荫下，凝目遥望我，但我没投目注意。我近日又患感冒，几日足不出户，没去花园散步，只在屋顶与黄昏天空相会——这样，她许多日子没有瞥见我身影。

稍等片刻，她接着说："主人，请给贫道以教诲吧。"

我坠入惶恐不安之中，说："我不懂教诲，你肯定会失望的。我只会闭目静思，在静默中获取几许灵感，我的写作才会幸运。我耳闻目睹的，就是你习以为常的事物。"

女苦行者兴奋异常，嗫嚅道："主人，主人。"然后，她启齿道："上帝不只凭兴趣说话，而以自己完整布道。"

我说："静默待着，就能够完整地谛听到他的话语。我为倾听那个声音，抛弃了城市，来到了这儿。"

她说："我早明白，正因为如此，我来到你的身旁。"

辞别时，当她要取我脚上尘土，我发觉，她用手碰到我的袜子时，似乎有些犹豫。

翌日太阳升起之前，我去屋顶坐着。花园南面，从柽柳树丛上方到遥远的地平线，呈现着一览无遗的广阔田野；太阳每天从东方竹林围住的乡村和甘蔗田地上方，冉冉升起；一条乡间土路，从茂密的树荫里出来，通过开阔田地，蜿蜒曲折，向遥远地方伸展开去。

不晓得太阳是否升起，白色浓雾犹如一条褥单，又像寡妇的面纱，笼罩在乡村树林上空。女苦行者犹如清晨灰暗光线里移动着的浓雾木雕，击着掌，呼唤神名字，从东方乡村走出。那股浓雾犹如睡醒后睁开的眼睑，冉冉升腾，掀开；初春的阳光，做完了田地和家里的种种活儿，像乡村老妪安详地盘坐着。

我为还清编辑老爷的债务，坐到写字桌旁；正在这时，传来了脚步声和歌声。女苦行者哼吟着走进屋，向我致礼，坐在离我稍远的地方。我从稿纸上抬起眼，默然无言，望着她。她说："昨日，我获得了您的祭品。"

我说："你说的是什么！"

她说："昨晚，我坐在您家门口，静悟着，您只要用饭，我将获得祭品。您用完饭，仆人拿走了您吃剩的盘子，我不知里面还剩什么；然而，我却得到了您所赐予的祭品。"

我惊愕不已。大家都知道我去英国之事，我吃什么，不吃什么，不难猜测。不过，我决不食牛肉饼。许多日子以来，我不喜欢食鱼肉，不对我食物种姓说三道四是件好事。

见到我惊讶的脸色，女苦行者说："如果我不能吃您的祭品，我何必来您身边呢？"

我说："假如人们知道，将不会崇拜你了。"

我说："我已多次向大家说明，人们听了明白，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女苦行者所寄宿的那些人家，并不知晓她的一些特殊情况，只知道她妈的景况不佳，但现在依然健在。她妈洞悉大家崇拜她，很想来女儿身边看看，但女儿不允应。我问道："你怎么生活？"

她回答道，她的一位崇拜者赐予她一些田地。"我靠田地的收成过活，还可供养几个人糊口。"她笑着继续说，"我拥有这一切，却都被我弃绝了。后来，我去乞讨糊口，这又何苦呢？您说呢。"

我生活在城市里，无法轻易通晓这些事理。众所周知，乞讨者在社会里是多么低贱，但我的书本知识在那儿遭受沉重的打击，英雄无用武之地，因而面对女苦行者，我噤若寒蝉，犹如木鸡般待着。

她没有等我回答，自个儿又开腔道："不，不，我是幸运的，乞讨来的食物对我来说就是玉液琼浆了。"

我明晓她话的含义，她铭记着每日讨来的食物，把它视为家里的美肴珍馐。"我靠自己的力量享用着自己的食物。"

我想探听她夫婿之事，但她一字不透，我只好作罢。一些高种姓人居住在这个街区，女苦行者对他们不屑一顾。她说："他们不供神，却从神那儿索取享受物质。穷苦人念经拜佛，虔诚一生，最终家徒四壁，潦倒而死。"

我耳闻街坊不少邪恶之事，我说："生活在卑贱人间，你应该改造他们的观念和行为，这恐怕也是为神的最好服务。"

我曾聆听过诸如此类的动听教诲，我也喜欢教诲妇女。然而，女苦行者丝毫不惊讶，她用明亮的深邃目光，凝视着我的脸庞，说："按您的说法，神明亦在罪人之间——所以，与他们交往，也是对神明的膜拜，对吗？"

我毫不犹豫地说："是的。"

她说："假如他们有生命力，神明肯定会与他们在一起。但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膜拜不可能抵达那儿——我的神明不在他们中间。我在寻找我的神明。"说毕，向我致礼。她说这番话的含义是："我不能为某种观念而行动，应该为真理而生活。不错，神明无处不在，但我所看到的神明就是真理。"

我依稀觉得，女苦行者把我视作某种符号而膜拜。我当之有愧，又不能拒之门外。

我是接触现时代气息的人。我反复研读过《薄伽梵歌》，我常到学者贤者那儿，侧耳恭听有关宗教哲学的几种详尽的阐说。就在这种教诲的倾听中，岁月流逝，但没有见到明显的结果！今天我抛弃自己视线的高傲，在这毫无学究知识的普通妇女的眼睛里，窥见了真理。用虔诚赋予的教诲是何等令人惊讶的方式！

翌日清晨，女苦行者进屋，向我致礼鞠躬，发现我埋头于写作之中。她觉得我这种行为方式不好，不高兴地说："我的上帝，你干吗如此徒劳无益地劳作！凡我到你家，总能见到你埋头于写作。"

我说："倘若人无所事事，上帝不会使他安宁待着的。所以，人总担心不要彻底被毁了。其实，整个人间的多余工作就是上帝的星期天。"

我用多少帷幔遮住自己，女苦行者为此不安起来。为了获取赐见我的应允，她不得不向高处攀登；她想行触脚礼，却手触着袜子！想听取几句朴直的话，却在咬文嚼字的旋涡里晕头转向！

她双手合十说："上帝，今日天刚破晓，从床上一起身，我就向你行足礼。哦，那些脚，您的无遮掩的裸露的脚，多么冰冷！多么柔软！我头额久久触着它们。倘若一切业已完成，我有什么必要来这儿？我的主，这不是我的迷误，是什么？请指教！"

我桌上的花瓶里，昨日插上的花朵已凋谢，园丁取出它们，换上新鲜的花朵。

女苦行者悲伤地说："这些花朵无用了？现在您不需要它们了？请拿来赐给我吧。"说着，她把凋谢的花朵放在自己小钵里，久久地低垂着脑袋，怀着异常慈爱的神情，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们。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脸，说："您没有抬起头，瞧一下它们。这些花朵在您面前凋谢了。当您向它们望去，您的一切书写将会结束。"说着，她小心翼翼地用衣襟包着那些花朵，然后，把它贴近额头，喃喃地说："我带着自己的神走了。"

我恍然大悟："花朵是不应放在花瓶里。"我又仿佛觉得，花瓶里的花朵犹如我，犹如学校里记不住课文的学生，每天被罚站立在长凳上。

那天黄昏，我坐在屋顶上，蓦然发现女苦行者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脚旁坐着。她说："今晨，我呼着神名字，把您的祭品送到家家户户。吉尔沃尔迪望着我虔诚的模样，笑着说：'女疯子，你所膜拜的那位，口碑不好！'为什么大家都对您说三道四？"

我困窘了好长一会儿，迦利时期的暴雨从遥远地方，不期而至。女苦行者说："吉尔沃尔迪想，上帝只要吹一口气，就可熄灭我的虔诚之火，但这不是油灯，火，火！我的主，这些人为什么咒骂您呢？"

我说："因为我圣洁无瑕。我也许某天藏匿起来，可期望窃取他们的心。"

女苦行者说："人心里含有多少毒汁，我早已领教过！现在您还存有那种期待？"

我说："因为心里存有那种期待，我忍受着种种打击。那时，鞭笞自己的毒液浸透着我的心，我不时设法洗涤我的心。"

她说："慈悲心肠的上帝，什么时候能驱走那种鞭笞呢，末了忍耐的人会不堪死去的。"

那天，黑暗屋顶上方，黄昏星辰闪现，倏忽间又隐没了。

女苦行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的丈夫是位头脑十分简单的人，他没有寻常人理解的能力。但我

知道，他自己坦率简单，也以率直方式理解世间事物。一般来说，他还能正确地洞察事物的。我发现，他擅长于料理田地财产，在秤稻量禾之类日常琐事上，他从未吃亏过；他不贪心，对什么需求，适可而止。

我结婚之前，公公已仙逝；结婚不久，婆婆也逝世。没有人管束我，我夫婿也不管我。他甚至说话也怕羞似的，不过他十分信任我。然而，我思忖，他应更多理解我，关怀我。他虔诚于他的一位师父，不仅显露一种虔诚，也奉献一种爱——这种爱我从未遇见过。师父年纪比他还轻，他的脸庞多么像您！

说着说着，女苦行者的话音，忽然停顿了片刻，把自己深邃的目光，投向远方，轻吟着：

霞光万道，年轻甘露酿造者，

奇妙无比的胴体！

然后，她又娓娓道来：

他从小就与师父一块玩耍。从那时起，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和心灵奉献给师父。那时，师父认为我夫婿愚蠢透顶，因而他欺侮虐待我夫婿，与同伴一块取笑我夫婿，无以复加地折磨他。

婚后，我去婆婆家，我没有见到师父，他去伽西读书。我夫婿一直寄钱供他上学，从未中断过。

当师父回故里，我年纪约莫七八岁芳龄。

十五岁时，有了一个男孩。我因着年幼无法很好照料那个孩子，而原先我的心始终在街坊女友们中徘徊。后来，我为照看孩子一下子被锁在闺房里，因而我有时迁怒于他。但天哪，孩子降临，母亲颓唐，如此灾难怎能发生呢！儿子跑来发现，没有为他制作黄油！他生气离去。我到处寻觅他。孩子是父亲眼里的明珠，我没有能抚爱孩子，他父亲感到异常痛苦。但他心宛如哑巴似的，迄今他没有把自己的痛苦向谁诉说过！

他像女人般宠爱着孩子。深夜，孩子醒来，他没有打扰我的睡梦，自己把他抱在怀里抚慰，让他安睡。他所有这些爱抚举止，悄悄地进行，我丝毫没有觉察。膜拜假节日时，地主老爷那儿举办演出活动或故事会，他总托辞说："我夜晚要睡觉，你去吧，我留在家里。"他明知，他不照看孩子，我无法赶赴。他为此托辞夜晚发困无法前往。

有趣的是，孩子异常喜欢我，他仿佛懂得，我一旦逮住机会，就会离他而去。所以，他待在我身旁，总是胆战心惊的。他很少获得与我相见的机会，因而他无法消除获见我的渴望。我去河边洗澡，他总纠缠我不放，让我带他一块去，弄得我苦恼不堪。其实，女子洗澡的河边台

阶，恰是女友会面的好场所。显然，把孩子带到那儿，十分不便。因而，我总托辞不带他前往。

雨季月份，空中乌云密布，四周漆黑如夜晚，我要去河边洗澡，孩子大吵大闹。妮斯达莉妮来我家帮厨，我求她：“照料一下孩子，我去河边洗澡。”

河边台阶，阒无人迹。我等候女友，不久下水游泳。河池辽阔且古老。某朝代的一位皇后叫人挖成的河池，因而后人称它为“皇后河池”。女友中我是唯一能凫游至彼岸的人。正值雨季，河水高涨。我游到河中心，蓦地听到身后传来“妈”的叫喊声！我扭头看到，孩子，正从河边台阶走下，一边叫喊着。我着急呼喊：“不要下来！我就来！”听闻我禁止声，他欢快笑着，加快步伐走下来。我害怕得四肢发僵，我仿佛丧失了游泳的能力似的。我揉了揉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当我游向岸边时，孩子的笑声永远埋入河水中去了，我努力把那个渴望妈的孩子从水底拽出，抱在怀里，但他再也不会喊“妈”了。

我经常逗惹心爱孩子的哭泣。今天，他把全部的蔑视抛到我头上，鞭笞着我。在他活着时，我始终弃他离去，疏远着他，他因此日日夜夜撞击着我的心。我丈夫心里受到多深的打击，但他忍受着，不说不骂。倘若他斥责我，咒骂我，耻辱我，那痛苦就化解，心就平和了。但他只知道默默忍受，不知开口说话。

这样，我简直被逼疯了。那时师父从伽西回家。

童年期间，我夫婿与他一块玩耍，两小无猜，感情融洽。现在，离别多年，当他童年朋友完成学业回家，我丈夫对他充满一种五体投地的虔诚。看到这般情景，谁会说他们是童年游伴！丈夫在他面前竟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夫君向师父请求，在丧子深感痛苦时分，“安慰我，使我静下心”。于是，师父教授我经典。经典的教诲究竟对我有多少特殊的裨益，我已记不清。那些谆谆教诲的话语，之所以打动了我的心，是因为它们出自于师父之口。神明用人的嗓音抚育着不朽的人，她手里不握有如此神化的琼浆玉液；但她却用人的声音获得了寻常琼浆玉液。

我夫君对师父怀有深沉且无绵的虔诚情怀，那种虔诚像蜂窝里的蜂蜜一样充盈着全家。我们大家的饮食起居，财物衣饰，一切都因着那种万般虔诚丰盈起来，没有一星半点儿的空隙。我自己全部身心都沉浸于那种琼浆玉液的情味里，我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慰藉。所以，我把师父视作为上帝的化身。

每日清晨，从床上欠起，睡眼惺忪，记起第一桩事就是，他将来用早膳，然后我将获得他的恩泽。我沉湎于这种日常精心的忙碌之中。为他准备菜肴时，一种幸福的战栗传遍我的手指。因为我不是婆罗门，我无法亲手制作菜肴供他享用，因而我心灵的饥渴总是无法消除。他犹如

一片知识海洋，没有任何缺憾，但我是个平凡的女子，我只要能满足他的起居饮食，就称心如意了——我与他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我夫君见我对师父悉心服侍，感到十分宽慰，他对我信任无以复加。他发现师父以特殊的空前热情对我讲解经典，就思忖：“因着自己愚昧无知，经常从师父那儿讨取不来信任之感；而因着妻子的聪慧灵秀，师父满怀高兴，那种不信任感随之湮灭。这真是天赐的一种福分。”

就这样，四五年不知不觉地逝去了。

整个生活也就不知不觉地消磨过去。但内心深处，一种神秘莫测的巧事进行着，我无法抓住它，但内心却感受到它。一天，刹那间，一切都变得天翻地覆。

凉季法尔衮月，一天清晨。我洗澡完毕，披着湿漉漉的纱丽，从河边回家。正在这时，小径转弯处，杧果树底下，与师父不期而遇。他肩上披着毛巾，背诵着梵语经文，往河岸洗澡。

我披着湿漉漉的纱丽，蓦然间站立在他跟前，羞得无地自容。

我迅速朝后退去，转身背对着他站住，很想逃之夭夭。就在这时，他亲昵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战战兢兢，眼睑低垂，一动不动站着。他走到我跟前，凝眸盯着我的脸庞，说：“你的胴体多么优美诱人呀！”

整个世界的鸟儿，在树枝上欢快鸣啭；幽径两旁，盛开着千紫万红的花朵；杧果树上，结着累累果实，仿佛整个天地像疯子似的被搞得晕头转向。

我不知如何回到家的。我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径直钻进主人家。那时，我眼里没有主人，只有河边台阶的幽径，闪现着，跳跃着。

那天，师父来用餐，发问道：“阿嫩蒂去哪儿了？”

我夫君四出寻觅，但没有找到。

主人！我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从那时至今，我再没有遇见自己那个太阳的光芒，我进了主人家，呼唤主人，但他转过脸不理我。

我不晓得，白天是如何打发的；晚上，我将会见丈夫，那时一切都将呈现冷漠、黑暗，唯有丈夫的心将像星辰闪现着。在那种黑暗里，听到丈夫嘴里一句半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头脑简单的纯朴人什么也不知晓，又如何能极其简单地理解了我艳遇而离走的事呢？

我经常做了家务，十分迟才能回到闺房，他离开床边坐着等我。那时，我们经常闲聊有关师父的琐事。

一天，我回来得十分迟，约莫深夜几点光景。回到家发现，我夫君

没有睡在床上，在地上席子上闭着眼睛睡着。我小心翼翼、蹑手蹑脚躺在他脚边。睡梦里，他把脚搁在我胸上，我把它作为最后的礼物，接受了它。

翌日清晨，他睡眼惺忪，发现我坐在他身边。窗外，菠萝树上还残留着黑夜的一抹色彩，乌鸦还没啼鸣。我跪在丈夫脚边，致以触脚礼，他慌忙地欠身坐着。他睁着圆眼，凝望我。我启齿道："现在，我将不能待在这个家庭里。"

兴许他现在还在做梦，嘴里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我继续说："您对我起誓，您与其他女人结婚。现在我向您做辞别。"

他突然醒悟地说："你今天胡说些什么！谁让你放弃这个家？"

我毫无畏缩地说："是师父。"

他惶惑不安，说："师父！他何时做了这些吩咐？"

我依然冷静地答道："有天清晨，当我从河边洗澡回来，半途上他与我相遇时吩咐的。"

我丈夫嗓音颤抖说："他为何要如此吩咐你呢？"

我答道："不知道。您去问他，就会明白，他将会向你解释清楚。"

丈夫无奈地说："你待在家里不可抛弃家庭，我去与师父说清楚。"

我断然说："师父可能会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的心不会同意。我的家从今日起已消失了。"

我丈夫一语不发，痴呆着。天空出现朝霞，他终于开腔道："走，我俩一块去他那儿。"

我双手合十地说："现在，我不会与他相见。"

他望着我的脸，我低垂着脑袋，然后他再也不说什么。

我深深明白，他用自己的一种深邃目光，探知了我的心。

世上，两个人深爱着我，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丈夫。他们的爱就是我的神。正因为如此，爱不能容忍虚假，一个抛弃了我，而我抛弃了另一个。如今，我寻觅着真理，我无法领受虚假。

叙述了这一切，她以额触地向我致礼，然后她突然起身离去。

两姐妹

倪培耕　译

莎尔密拉

我们从一些学者嘴里听说，女人分为两种模式。

一种主要是“母亲”式的，另一种是“情人”式的。

倘若拿季节来比方，那么“母亲”式的女人就犹同润泽的雨季。她赐予甘霖和鲜果，消暑解热；又把自己变成无数雨珠从天上洒下，滋润大地，驱散干旱，满足我们的要求。

而“情人”式的女人却似明媚的春季。她有着深邃的奥秘，令人心醉的魅力；她生性不安分，总使血管的热血沸腾，涌向鲜红的心房，拨动那里的金色七弦琴上寂寥无声的弦丝，使肉体和心灵弹奏出难以描述的悦耳音响。

莎尔密拉是萨山格的妻子，是属于“母亲”式的女人。

她那双大大的、安详的眼睛，总是闪耀着庄重、贤淑的光泽。她的身材像雨云那样丰满、柔软，肤色又是那么黝黑而润滑。前额上的鲜红印记，镶在纱丽上的黑宽边，双腕上的沉甸甸摩伽 42 形金镯，都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并不是性喜打扮的标记。

在丈夫生活的疆域里，没有哪一处不受她统治的影响。妻子事无巨细的关心，使得丈夫越发大大咧咧、马虎大意。书桌上一时不见钢笔，寻找这支笔的重任就落在妻子肩上；有时萨山格记不清洗澡前解下的手表搁放何处，妻子准能一下子找到；有时，他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准备出门，妻子马上帮他纠正过来。他发帖宴请朋友时，总是把孟加拉历和公历的日子搞混，其后，当一位不速之客不期然地登门赴宴，他的妻子就挺身而出，应付因此而引起的种种麻烦。萨山格心里明白，日常生活中哪儿一出纰漏，妻子马上就会弥补。因而，疏忽、出错便构成他的第二本性。妻子经常半妩媚、半挖苦地嗔怪道：“我拿你简直没办法。难道你什么都不想学学？”然而，如果他当真学的话，莎尔密拉的日子，就会像无人耕耘的不毛之地一样闲散了。

今天，萨山格受朋友之请，出门做客。深夜，嘀嗒的闹钟已敲响十一点，又敲响十二点。他们依然兴致勃勃地打着桥牌。猛然间，一个朋友取笑道：“哦，一个军士拿着传票来找你了！你的期限到了！”

来的那位是大家久已熟悉的老仆人玛海希。灰白胡须，乌黑的头发，身穿一件背心，肩搭一条色彩斑斓的围巾，腋下夹着一根竹棒。

“主母派我来问问，我家老爷是否在这里？主母怕老爷在黑咕隆咚的回家路上出事，她让我送来一盏灯笼。”

萨山格十分气恼地把纸牌朝桌子上一扔，欠身站起。朋友们又取笑道：“啊哈，一个好可怜的没人保护的男子汉！你怎能独自回家呢！”

每逢在这种情况下回家，萨山格跟妻子说话，一点也不温文尔雅，总是恶声恶气的。

莎尔密拉一声不响地忍受着他的叱责。有什么法子呢？她委实放心不下呀！她怎么也驱散不掉自己心头的疑云：倘若没有她的存在，世上一切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灾难横祸，都可能串通一气，算计她丈夫的。

外面来客人，找萨山格谈业务。

从里屋，不时地递出一张张小纸片：“别忘了，你昨天身体不佳。今天，早点儿进来吃饭吧。”

萨山格又气又恼，又拿她没办法，只得认输服从。有一回，他怀着懊恼的心情对妻子说：“求求你，像查克拉伐谛的妻子一样，去求神拜佛吧！你的精力实在旺盛过人，除照顾我一人外还绰绰有余。你分一部分给神明，我就可以轻松点儿。不管对神明你如何施展殷勤，他们都不会发火的。我可是个俗胎凡骨的人，吃不消你过分的侍奉。”

莎尔密拉不甘示弱地马上反驳道：“亏你说得出。还记得上回我跟随伯父去赫利杜瓦尔之后，你那狼狈情景吗？”

的确，有一回萨山格当着妻子的面，添油加醋地描摹过自己当时的狼狈相。他懂得，他的夸张描述，会使妻子感到既痛心又高兴。如今，他如何收回当时信口胡编的言辞呢？所以，他只能乖乖地听着她的数落。第二天一清早，莎尔密拉的预测应验了，他感冒了。他不得不听从妻子的吩咐：吞服十片奎宁丸，喝了杯橘汁茶。他岂敢反抗？反抗的后果是什么？从前，他也遇到类似情况，不肯服奎宁丸。结果招来一场高烧。这一史实在萨山格的生活史上恐怕是再难抹掉了。

莎尔密拉在家里十分关切丈夫的舒适和健康；在外面则异常敏感地注意维护丈夫的声誉。有一桩事值得一叙。

有一回，他们去内尼达尔旅行，换换空气。事先，他们为自己整个旅途预订了个包厢。火车停在一个枢纽站，他们下车用餐。回转时，只见一个面目凶恶，穿着军服的人在忙着搬出他们的东西。车站站长过来说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姓名，解释道：“这包厢原是订给那位将军的。一时疏忽，贴上了你们的名字。”萨山格一时不知所措，随即谦恭地准备

搬到另一个车厢里去。就在此时，莎尔密拉倏地登上车厢，身挡车门："我倒想看看谁敢把我们赶下来！你去把那位将军叫来！"

萨山格对政府官员及其侍从一向是退避三舍的。这下子，他着慌了，连忙阻拦自己妻子说："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车厢有的是，犯得着吵闹吗！"

莎尔密拉压根儿不理他的茬儿。

后来，那位将军吃罢饭，口衔雪茄，踱着方步，从餐车朝车厢走来，远远望见一个满脸怒气的女人横阻在车门前，便悄悄地退让到另一个车厢去了。

萨山格训斥妻子道："你可知道他是多么大的官衔吗？"

妻子回答："我不想知道。包厢是我们订的，在这个包厢里再没有比你更大的了！"

萨山格忧心忡忡地说："万一他要侮辱我们，怎么办？"

莎尔密拉立即反问道："你是干吗的？"

萨山格是希瓦布尔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尽管他在家庭生活的旅程中是如何疏忽大意，但办起公事却一向谨慎小心。其主要原因是，在公事房里掌握他命运的不是自己家门的那颗女星，而是一颗"远方星宿"——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外国老爷"，这外国老爷的无情目光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萨山格提升为工程处处长的决议已作出，但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他的提升一下子化为泡影。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英国人占据了他的位置，尽管论资历和才能这人都不及萨山格。这个英国人之所以被提拔到这个位置，全仰仗他与最高官员的裙带关系。

萨山格明白，白种蠢货坐上了高位，而实际工作还得由他来使劲完成。

一位上司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抱歉得很，玛朱姆达尔，会尽快地给你安排一个好职位的。"这位上司与那个年轻的英国人都是共济会会员，穿一条连裆裤的。

尽管有了这样的安慰和许诺，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对玛朱姆达尔来说却不是个滋味。回到了家，在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上他都找碴发火；他会突然把目光投到书房角落里的蜘蛛网上；他会莫名其妙地觉得沙发上的绿色套子不堪入目；仆役在扫走廊时扬起了灰尘，他会大发雷霆。灰尘实际上天天在飞扬，而他为此而发火却是破天荒第一遭。

他将受人冷落的事瞒过了自己的妻子。他思忖，这事情若传到了她耳朵里，本来已够复杂的关系，又得更添一层麻烦，很可能她会去同上

司大吵大闹一番。她原先对那个道纳尔森特别恼恨。原来道纳尔森一次在巡回法庭的花园弹压胡作非为的猴子，没有命中，却把萨山格的太阳帽打了几个窟窿，险些丧命。但大伙还责怪萨山格的不是，这使莎尔密拉恨透了道纳尔森。最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冤家对头竟然把瞄准猴子的子弹却落在萨山格的帽子上，说成是“反正一个样”。说罢，个个仰头大笑，从中取乐。

莎尔密拉终于把萨山格升职未成的经过，统统打听出来了。她见到丈夫的铁青气色，猜想丈夫定是在什么地方碰了钉子。这之后，她没费多大周折，就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她没有采取“立宪运动”方式，而走“民族自决”道路。她对丈夫说：“现在不用干下去了，马上递一份辞职书。”

他要是真的辞职不干，让人丢脸的蚂蟥马上会从他的胸脯上掉落下来。但是，他的目光始终盯着那片长着相当可观工资的粮田，以及在那块田地尽头的永不湮灭的丰厚退休金的金边。

当年萨山格以最高分数获得了科学硕士学位，他的岳父立即操办喜庆筵席，让他和莎尔密拉订了婚。依靠富有的岳父慷慨解囊，萨山格才得以读完大学，通过了工程师头衔的考试。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拉贾·拉姆老爷看到未来女婿连连高升，一帆风顺，又为他们日后的生活作了经济安排，才安下了心。因此，他的女儿至今也不会去考虑他们的境况有什么异常的变化。

现在，家庭生活并不因此而感到有什么拮据，仍保持着娘家那一套生活排场。其原因是，家中的一切事务由莎尔密拉一手操持，她一人说了算。她没有一男半女，也完全丧失了生育的希望。她掌握着丈夫的全部薪给。有时遇到需要用钱的时候，萨山格除了向家主婆伸手以外，毫无其他办法。他的要求若是不合理，便会遭到拒绝，而且他还得低头认错。当然，他的失望会从另一方面得到温柔的补偿。

萨山格说：“辞职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考虑的是你，你可要因此受罪！”

莎尔密拉说：“这口怨气咽不下去，才更受罪呢！”

萨山格：“工作总得干。放弃现成的差事不干，我到哪里去找别的差事呢？”

“到你没有去过的广阔世界里去找。你常开玩笑，说你的差事是个金娃娃的世界，而你压根没有看见，在它以外的世界还大着呢！”

“这么多麻烦！大千世界，哪有尽头！谁会去‘勘察’它呢？再说，哪有这么大的望远镜！”

“用不着多大的望远镜。我有一个远房兄弟，名叫玛特拉，是加尔各答的一个承包商。你可以同他合伙经营，这不就有美差事干了吗！”

“合伙可不公平。我这头可轻呢。不自量力，同人家合伙，是要被人耻笑的。”

“我们这头比他轻吗？你知道，我父亲用我的名义存在银行里的那笔钱，原封不动在那里，而且还增加了不少利息。你不用在合伙人面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这怎么行呢！那笔钱是你的呀！”萨山格边说边站起来，外面有客人等他。

莎尔密拉扯住他的衣衫，按他坐下，说：“我不也是你的吗？”

她接着又说：“把钢笔掏出来，喏，这里有纸，赶快写封辞职书。不发这封辞职书，我就不得安宁。”

“恐怕连我也不得安宁。”

第二天，莎尔密拉动身去加尔各答，住在玛特拉家里。她气鼓鼓地说：

“你从来不把自己的妹妹挂在心上！”

要是对方是个不饶人的女人，马上就会反唇相讥说：

“你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啊！也没来看看我啊！”

男人的脑子没有那么灵，想不出那种反责的话。玛特拉承认自己的过错，说：

“我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把自己都忘掉了，哪有时间想别人呢。再说，你们又住得远远的。”

莎尔密拉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在马优尔彭吉或是马图拉甘吉什么地方，正在修筑一座大桥，恰是你承包的。看了以后，真为你高兴，当时我就想：应该亲自登门，向你道喜。”

“好妹子，别忙。还没到时候呢！”

事情的原委是，那项工程需要一笔资金。他跟一个富商商谈，合伙干这笔买卖。那个富商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油水由那个富商独吞，他只能捞到一些锅巴——而且还是焦煳的。这样，他就犹豫了，不想干啦。

莎尔密拉急忙嚷道：“绝对不能这样干。若你定要同人合伙，就跟我们合伙吧！这么好的一宗买卖放掉，确实是可惜了。有我在，你绝对不能这样干，不管你说什么都行。”

这样，两厢情愿，很快就签订了书面契约。这使玛特拉大为感动。

生意兴旺起来。从前，萨山格是受雇于人，职权范围有限。有顶头上司管辖，还得看这个人的眼色、仰仗那个人的鼻息行事，要面面俱到，无一疏漏。现在，一切由自己做主、支配。现在监督和被监督合为一体，也不分什么工作日和休息日。现在萨山格肩负的责任之所以重大，是因为负责与否全凭自己做主。不说别的，他总得还清欠妻子的债务。归还之后，他才能无牵无挂、舒舒坦坦地过日子。现在，萨山格左手戴表，头顶草帽，高卷衫袖。身穿布裤，腰系皮带，足蹬皮靴，眼戴墨镜，拼命工作。妻子债务的船快靠岸边，但锅炉里的蒸汽仍不想减弱——他的心里依然热乎乎的。

从前，家里的收入和支出的水流都从一条沟渠里进出。现在它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流向银行，一个流向家里。现在，莎尔密拉拿到的钱和从前一样多。家庭开销的奥秘对萨山格来说至今仍是个谜，高深莫测；而业务往来的厚厚账本对莎尔密拉来说也好比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城堡，不过这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丈夫的经营生活之门完全与莎尔密拉家务事的领域脱离开来，这就不免使丈夫对她那一套规矩和章程，越来越不放在眼里了。萨尔密拉央求地对丈夫说：“不要这样拼命工作，身体会累垮的。”

但是，毫无结果。更令人惊诧的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垮。萨山格完全不理妻子对他健康的操心、对他不休息的叹息，以及要他按时起居饮食的谆谆劝说。他打一清早就起床，亲自驾着那辆旧福特车出门，直到午后两三点钟才回家。回到家，不声不响地听着妻子的唠叨和埋怨，然后狼吞虎咽地吞下饭，吃完又去工作。

有一天，他的汽车和别人的车子相撞，险些丧命。车子撞坏了，不得不送进修理厂。莎尔密拉心里十分不安，哽咽着，恳求丈夫：

“你以后再也别自己开车了。”

萨山格对此付之一笑，说：“别人开车，还不是一样闯祸。”

有一天，他去监督一个修理工程。一只木箱的钉子戳穿了鞋底，扎进了他的脚。他去医院包扎了一下，打了一针破伤风预防针，然后回到了家。

那天，莎尔密拉难受得满脸都是泪痕，央求道：“你在家休养几天吧！”

萨山格简短地反问了一句：“工作怎么办？”还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话吗？

莎尔密拉：“可是……”

萨山格没等她说完，就一声不响地离开家，上班去了。

莎尔密拉再也没有勇气为施展自己权力而说话了。因为她看到丈夫在自己范围内已独立自主了。不管她如何据理力争，也不管她如何央求劝告，他只是一句话：“我有工作。”

莎尔密拉开始无缘无故地担着心事，焦急不安。丈夫回来迟了，她就想：“大概又撞车了。”太阳把丈夫的脸膛曝晒得红润红润的，她瞧见了，却以为他是在发烧。她战战兢兢劝他去医院看看，但一见丈夫的脸色，话到嘴边又缩回去。结果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她连公开表示自己的一丝忧虑不安心情的勇气，都丧失殆尽。

萨山格的脾气像给烈日晒得干裂的，噼噼作响的木板一样，变得越来越急躁。大衣越来越往上抽，空闲的时间越来越少，行动越发匆忙，说话短促得像闪现的火花。莎尔密拉竭尽全力使自己跟上他的急促生活节拍，来侍候他。厨房里总准备着一些吃食，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走了，回来要晚一点。”汽车里也总是贮藏着一些汽水和罐头食品。药瓶总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说不上他什么时候头痛就能用得上。汽车一回来，她马上上去，仔仔细细查看。见到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放着，她的心就沉了下来。她总在卧室最惹眼的地方，放着一套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换洗衣服，但他在一星期里总有四五天顾不上换衣服。夫妻间谈家常事，短得像闪电一样，而且还要追着他叫嚷：“我说，你听我说一句，再走也不迟吧！”他的日常生活与莎尔密拉之间仅存的一点关系，便是那笔债务，如今借款早已连本带利偿还，再索取一张正式的收据，这点薄弱的关系也便断绝了。

莎尔密拉哀叹道：“哎，天哪！男人连什么是爱情也一点不懂！稍微撒开一点手，他就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势。”

萨山格用赚来的钱，按照自己喜爱的式样，在帕瓦尼布尔盖了一所房子。这是他最得意的杰作。为了使莎尔密拉吃惊，他在卫生、舒适等生活设施方面，计划采用全新的设备。而莎尔密拉也确实每一次都为此吃惊不少。这位工程师安装了一架洗衣机，莎尔密拉从这边看，那边瞧，详详细细端详了半天，嘴上夸赞不绝，可心里暗自寻思：“明天，衣服照旧送到洗衣作坊里去洗。只见过肮脏衣服的驴子，没摆弄过洋玩意儿。”见到土豆削皮机，她更是惊愕万分，脱口而出：“这可省下四分之三的苦力了。”后来听说，这架机器和破锅破茶壶一起，不知被扔到哪个已经被遗忘的角落里去，并且长了锈了。

新房全部落成。这下子，莎尔密拉那抑制着的柔情蜜意，在这座坚固的物体上重新被燃烧起来。仿佛这个砖木构成的躯体充满着巨大的耐心似的，让她任意摆弄。她一会儿叫仆人把家具搬到这儿，一会儿叫仆人搬到那儿，一会儿装这个，一会儿配那个，累得两个工人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有一个工人干脆辞职不干了。各个房间的摆设全为萨山格着想。尽管他近来几乎不进客厅休息，她依然买了个时新式样的靠垫椅

子，摆在客厅里，让他的疲劳不堪的脊背能得到充分的休息；每个房间的大大小小的桌子上铺上了带坠子的绣花桌布，上面摆设着精致的茶具和雕花的花瓶。近来，萨山格白天从来不跨进卧室一步，因为在他的现代历法中星期天和星期一已成了一对孪生兄弟。即使休假日里不用上班，他都不知从哪里找到一点活儿，拿着计划用的道林纸或者账本坐在书房里工作。但卧室仍按老样子布置着：大沙发前放着绣花拖鞋，桌上摆着盛放槟榔包的盒子，衣架上挂着丝绸衬衫和笔挺的裤子，一切都安置得井井有条。

闯进丈夫的书房需要有勇气，但是莎尔密拉还是趁萨山格不在的时候，拿着掸子悄悄溜进去，不辞辛苦，不厌其烦，拾掇那些堆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该留的留，不该留的全收拾走，把留下的东西布置得有正有方，秩序井然。

莎尔密拉依旧忠心耿耿地为丈夫服务，但她的大多数劳绩，丈夫都没有看见。以前，她对丈夫的自我奉献精神是有目共睹的，而现在只好象征性地表达表达了：她对丈夫那种虔诚，只能在装饰房间、照料花木、缝制萨山格常坐的那把椅子的绸套子、刺绣枕花以及插扦办公桌上蓝水晶花瓶里的夜来香上，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

今天，自己的祭品竟不得不远离祭坛，这使莎尔密拉深感痛心。几天前，她受到了一次意外的创伤，只得默默地用眼泪洗面。那天是印历八月初四，萨山格的生日。这在莎尔密拉的生活中是一个最喜庆的日子。她像往常一样下帖，邀请了诸亲好友，特意用花草把室里室外精心布置了一番。

上午处理完公事，萨山格回来了。一到家便问：“今天有什么大事？给洋娃娃办婚事？”

“啊呀，我的老天爷！今天是你的生日，怎么连这个良辰也忘掉了？行了，今晚你就别出门了。”

“做生意除了死到临头，哪一天能停歇？”

“今后我再也不多求你了。今天我可已发了帖，邀请了许多朋友。”

“我说，莎尔密拉，你应该抛弃这个恶习，别再把我当作玩具，供人欣赏。”说罢，萨山格扭身就走了。气得莎尔密拉把自己关在房内，痛哭了好半天。

晚上，萨山格的挚友和莎尔密拉的女伴来做客。大家对“生意忙”的说法深信不疑。如果迦梨达娑在自己生日那天说要去写《沙恭达罗》的第三幕，不能见客；那么大家一定认为这个借口荒唐无稽，不能宽恕。但做买卖则要刮目相看，另作别论！

大家玩得很高兴。尼鲁先生模仿演员的舞台动作，引得哄堂大笑。

莎尔密拉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没有萨山格出席的萨山格生日活动，在做生意面前俯首帖耳地屈服了。

莎尔密拉虽然十分痛苦，可是心里对飘扬在飞速奔驰的丈夫生意战车上的旌旗，依然顶礼膜拜。越做越大的生意非萨山格所能左右，他把谁都不放在心上，既不看重妻子的温存，也不理会朋友的请柬，更不关心自己的舒适安逸。男人对自己的事业寄予了信念，从而也对自己产生了信念，这是他对自己力量的自我奉献。莎尔密拉整天忙于家务，对丈夫的雄才大略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隔河观望，眼看着他的权力伸展得又远又广，越过了家园的篱笆，走到了异乡客地，登上了大海彼岸，他把不计其数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男人每天跟他的命运作斗争。假如女人的柔情硬把男人纠缠住，阻碍他在崎岖不平的艰险道路上前进的话，那么，男人除了冷酷无情地迅速地甩掉它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莎尔密拉已虔诚地认可了这种冷酷无情。有时她实在忍受不住，一种难以压抑的欲望，逼使她的温柔心灵，去侵犯她无权过问的领域，她还因此受到打击。她怀着痛楚的心情，承受着那种打击，放弃那条道路，退了回来。她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她丈夫平安。她自己的步子跨不进那个领域，她还能做什么呢？

尼勒达

他们的家业迅速发达起来。银行里的存款已朝六位数字挺进。就在此时，莎尔密拉被病魔缠住了，谁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因。她全身软弱无力，卧床不起。这里，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为什么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莎尔密拉的父亲拉贾·拉姆在恒河口巴利夏一带拥有一大片田产，此外，他又是夏利马尔港的一个造船厂的大股东。他诞生之时，正好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他以擅长狩猎、摔跤和耍棍，又擅长击“两面鼓”而闻名于天下，还能背诵《威尼斯商人》《恺撒大帝》和《哈姆雷特》 [43] 的一些片段。他讲的是标准的麦考莱英语，崇拜柏克的雄辩口才。他又对于孟加拉文学的欣赏范围可以一直追溯到玛依盖尔的孟加拉长诗《弥伽那陀之死》 [44] 。他认为，人到中年，喝点外国酒以及吃些犯禁的东西，是现代精神的必备条件。到了晚年，他戒掉了一切嗜好。他的生活和衣饰都无可指责。他那副漂亮的脸蛋，显出既庄重又和蔼的表情。身材颀长结实，脾气随和。谁有求于他，他从不说个“不”字。他不拜神求佛，但家里常常举行敬神仪式，因为举办这些庄严仪式可以炫耀门庭。当然，祈祷拜神那套仪式是女人们和其他人的分内事，不用他多操心。他若愿意，弄个拉贾的封子也易如反掌。有人问他，为何对此事如此淡漠，拉贾·拉姆淡淡一笑答道：他连父辈留下的拉贾封号都享用不尽，又何必再讨一个别的什么封号，从而漠视祖传的荣光呢！他有权随意进入地方政府大厦的枢密室。政府的高级英国官员经常出入他的门庭，参加永无止境的祭祀大梵天的典仪，品尝多如流水的贡品——香槟酒。

莎尔密拉出嫁之后，他鳏居的家庭里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叫海门德，他的妹妹叫乌尔密拉。大学教师称赞他儿子才华横溢，用英文来说叫brilliant。他的模样长得如此英俊，经过他身边的人禁不住地回首顾盼。没有一门功课考试，他不拿最高分数的。甚至在体育方面，他也没有辱没父亲的名声。当然，更不用说的是，多情的姑娘们总是起劲地围着他，不过他对自己婚事漠然置之。他追求的目标，是谋取欧洲大学的高等学位。于是，他下决心开始学习法语和德语。在闲着无事的情况下，尽管毫无必要，海门德也开始攻读起法律。

恰在此时，海门德患病躺下。任何医生都诊断不出，究竟是他的肠胃，还是身体的其他器官出了毛病。这种莫名其妙的病，在他那强壮的躯体里隐藏得如此之深，就犹如一个人怕被敌人抓获而躲进了城堡似的。搜索它，难于上青天；攻击它，更谈何容易。拉贾·拉姆先生对当时的一位英国医生极为信赖。他是位享有盛名的外科专家。他着手在病人身上寻找病的症结所在。因为外科医生惯于动辄做手术，所以他估计病源已深藏在海门德的躯体内，需要连根铲除。终于，给海门德动了手术。但是，当医生极其娴熟和干练地打开他的躯体一看，那里既没有想象中的敌人，也没有一丝创伤的痕迹可查。要想挽救为时已晚，小伙子死于非命。做父亲的悲痛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对儿子的不幸夭折，他确是悲恸欲绝，但最教人于心不忍的是，儿子的健美躯体被这班医生肢解得面目全非。一想起此事，拉贾·拉姆总觉得，有一头鸷鹰的利爪揪住他的心，夜以继日地吮吸着他的鲜血，慢慢地把他拖向死亡的深渊。

海门德的老同学尼勒达·慕克吉是个新开业的医生，当时被请来照料海门德。他一开始就坚持说诊断错了。他对海门德的病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建议他去气候干燥的地方休养一段时间，身体就会康复的。然而，拉贾·拉姆对于自己先辈的成见深信不疑，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他认为，一旦与阎王使者交上手，只有英国大夫能作出有力的反击，他们是阎王使者的唯一劲敌。现在，出了这件不幸的事之后，拉贾·姆拉对尼勒达格外喜爱和器重。他的小女儿乌尔密拉也猛然觉得，这位年轻医生才华出众。她对父亲说：

“爸爸，你瞧瞧，尼勒达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强烈的自信心，他毫不优柔寡断，坚持自己的诊断，竟然反驳起一位久负盛名的英国医生的意见，他的胆略真教人敬佩！”

父亲答道：“行医光靠书本还不行。有些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殊的灵性。尼勒达就有这种天赋的灵性。”

他们对尼勒达的崇拜和倾慕发端于这一个小小的例证，哀伤的打击以及追悔不及的痛苦，以后就盲目地发展起来了。

有一天，拉贾·拉姆对乌尔密拉说：“女儿，我仿佛觉得，海门德总是在呼唤我，要我消除病人的痛苦。我打算以他的名字，创办一所医

院。”

乌尔密拉兴高采烈地嚷起来：“啊，爸爸，这太好了！你送我去欧洲吧！从那里学医回来，我主持这所医院。”

这席话正说到了拉贾·拉姆的心坎上。他高兴地说：“那座医院将来好比是一座家庙，你是它的女仆。海门德十分痛苦地离开了我们，他在世时非常喜欢你，你这神圣的工作，准会使他升入天堂的灵魂得到莫大的慰藉。他生病时，你日夜伴随在病床旁，悉心照料。今后你要照料越来越多的人。”

一个出身望门的女孩子去行医，年迈的父亲不觉得有任何不合情理的地方。今天，他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把人从疾病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是件多么伟大的工作。他心里思忖：虽然他的儿子没有得以幸免，但他人的儿子却能得到解救，这对他来说不啻是种补偿，他的悲伤会由此而减轻一些。他叮嘱女儿道：“你先在这里把大学念完，然后再去欧洲深造。”

眼前，拉贾·拉姆的心里经常牵挂着一件事，那就是为尼勒达操心的事。尼勒达这孩子可是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他越看越喜欢。尼勒达已通过了医业考试，穿越考场的广漠路途之后，他在医学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得多么自在畅快。他年纪虽轻，但他的心从不会为酒色享乐或其他什么嗜好所动。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究最新的发明创造，为了探索新的领域和实验，他竟连放弃自己的门诊业务也在所不惜，他极其鄙视那些只顾看门诊赚钱的人，常说：“蠢人发财，俊杰出名。”这警句是从一本书里摘引来的。

终于有一天，拉贾·拉姆对乌尔密拉讲：“我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你若和尼勒达结为终身侣伴、开办医院的话，那将会给医院带来一帆风顺的远大前途，我也会因此而安心。像他那样的孩子实在是难得。”

不管拉贾·拉姆作何种打算，都不能无视海门德的意见。海门德活着的时候常说：“不顾女儿喜爱不喜爱，父母去包办她的婚姻，这真是不人道。”拉贾·拉姆有一天反驳道：“结婚不单单是个人的事儿，也同全家有密切关系。因此，婚姻大事光靠愿意不愿意，是不行的，还得凭经验。”但是，不管他如何辩解，不管他的爱憎好恶，他对海门德的宠爱是如此之深，以至在这家庭里海门德的意愿总是获得胜利。

尼勒达·慕克吉早就与拉贾·拉姆家有交往。海门德戏谑地为他取了个“猫头鹰”的绰号。当有人让海门德解释，为什么起这个绰号，他答道：“尼勒达是个神人。他没有年龄，只有学问。因此，我称他为弥涅瓦的坐骑。”[45]

尼勒达常来他家喝茶聊天，他每每跟海门德发生争论，总是争得面红耳赤。他私下已注意乌尔密拉，但表面上丝毫没有流露出那种心情。其原因是，采取这方面的适宜行动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只会抒发议论，

不会谈情说爱。他身上即使有炽热的青春之火，但也从不发出光亮。因此，他以蔑视那些感情外露的青年人作为自娱。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就把他排除在乌尔密拉可能选中的配偶之外。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的那种被人认为冷若冰霜的感情，竟然和别的其他原因一起，使得乌尔密拉对尼勒达崇拜得五体投地，虔诚得无以复加。

后来，拉贾·拉姆明白无误地说，如果女儿不反对，他将乐意看到她和尼勒达结为婚眷。女儿欣然点头应允了，只是加上一句，要待国内和国外的学业完成之后方能结婚。父亲听了，欣喜地说：“这样就对了。不过婚姻关系应该确定下来，订了婚可以使人放心。”

尼勒达很快就表示同意，尽管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婚姻的约束对科学家而言是一种舍身行为，和自杀差不多。也许正是为补偿这一点，换言之，出于减少将来麻烦的考虑起见，双方谈妥，由尼勒达指导乌尔密拉攻读和进修其他学问。这就意味着，尼勒达要把自己未来的妻子亲手塑造成符合自己心愿的人。这种塑造成形的工作必须科学地、有规律地进行，像实验室里正确无误的工作程序一样。

他对乌尔密拉说：“飞禽走兽是从大自然的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制成品。而人则是原材料，能否成形，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乌尔密拉温存地说：“好吧，你尽管实验吧，我不会作梗留难的。”

尼勒达说：“你身上存在着多种分散的力量，应该把它们聚集起来，集中在实现你生活的唯一目标上，唯有如此，你的生命价值才有意义。应该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把分散的东西变成单一的东西，当它凝聚时，就会变得热烈而有力，这样我们才能称它为品德健全的有机体。”

乌尔密拉异常兴奋，思忖着，多少年轻人到她家来喝茶、打网球，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纵使有谁说了一句，大伙总是打着呵欠，不予理睬。而尼勒达呢，不管哪方面的内容，他都能极其认真地发表自己的高深见解。不管他说什么，乌尔密拉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新奇的东西。他实在聪明过人。

拉贾·拉姆不时把自己的大女婿萨山格叫来，他想使两个女婿今后能日益亲密起来。

萨山格对莎尔密拉说：“真是个厚脸皮的家伙，神气活现，把我们都当成他的学生，而且还是坐在后排凳子上的学生。”

莎尔密拉笑吟吟说：“你这是嫉妒。我对他的印象不错。”

“你跟你妹妹换一下如何？”

“那你就可浑身感到自由轻松啦！别把我扯进去。”

尼勒达对萨山格的情谊也说不上深挚。他心里暗自思忖："他是一个干粗活的人而已，不是个科学家。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萨山格常拿尼勒达跟自己的小姨子开玩笑说："你应该改个名字。"

"改成英文名字？"

"不，纯粹的梵文名字。"

"我倒想听听，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字。"

"'闪电——蔓藤'。尼勒达一定会喜欢这个名字的。他在实验室常跟这个玩意儿打交道，而这下可把它每时每刻拴在家里了。"

萨山格暗自思量："这个名字也真的配得上她。"心中又不禁叹息，"这样的一个姑娘竟落到这样一个骗子手里。"那么，落到谁的手里，萨山格才会感到满意和安慰呢？这谁也说不上。

隔了不久，拉贾·拉姆去世了。这一下，乌尔密拉的未来夫君尼勒达，便开始不受干扰，一心一意地完全按自己的心愿来塑造她。

乌尔密拉长得很美，但看起来更美。她灵巧活泼的外表，闪烁着心灵的光辉。她对什么都感到兴趣十足，她爱好文学更甚于爱好科学。每逢操场上举行足球赛，她总是执着地去观赏；电影也爱看。你还可以看到，她在普莱西登学院的课堂上聆听外国物理学家的演讲。她也爱听广播音乐，尽管她时常发牢骚，埋怨节目"无聊"，但兴趣丝毫不减。马路上如有迎亲队吹吹打打经过，她马上会跑到阳台上去看热闹。动物园不知去过多少回，特别喜欢观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父亲钓鱼，她总是陪坐在一旁。她会打网球，羽毛球也打得相当漂亮。这一切嗜好都是从哥哥那儿学来的。她就好比细小嫩弱、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的青藤，随风飘荡。她的衣饰朴素、大方、合身。她熟谙穿纱丽的方法，纱丽该从哪儿缠起，哪儿扯平，哪儿该放松，哪儿该收紧，方能显出身材的优美线条，而其奥秘从不为人所知。她唱歌不大得法，但西塔尔琴弹得不错。不过，天晓得她弹奏音乐是让人看的呢，还是让人听的！她那些放纵撒野的手指似乎在狂舞。在聊天方面她从未落后，想笑就笑，从来不看时间场合。她有着用之不竭的充沛精力，哪儿有她在，哪儿就会出现热闹非凡的场面，从不会使人们有任何寂寞的感觉。但只有在尼勒达面前，她变得判若两人。那时候，就好比篷帆上没有了风，船只只得靠纤夫拽拉，才能缓缓而行。

大家异口同声说，乌尔密拉的性格多像她的哥哥，一样的开朗豪爽，一样的热情奔放。乌尔密拉心里明白，正是哥哥使她的思想洪流得到畅通。海门德一向认为："我们的国家只不过是塑像的模子而已，它唯一的任务是搓捏泥娃娃，正因为如此，英国的魔术师们这么多年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操纵三亿三千万个玩偶，按照他们的旨意跳舞。"他常说："轮着我，就要打碎这个玩偶式的社会结构，他要像加拉伐哈尔1一

样闹它个天翻地覆。”虽然最终没有轮到他，然而他成功地把乌尔密拉的心变得十分活跃。[46]

尼勒达的工作像时钟的指针一样极有规律，就是它引起了麻烦。他给乌尔密拉像上学一样定了几条规矩，以训导的口吻对她说：“乌尔密拉，你听着，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你的心到处泼洒，那么到达终点时，水壶里什么也不会剩下！”

他经常说：“你像蝴蝶一样好动，整天飞个不停，但什么也没采到。你应当变作一只蜜蜂，抓紧每一秒钟的时间。生命不是享乐。”

尼勒达最近翻阅从皇家图书馆借来的几本教育学的书，以上这类话全是从这些书中抄来的，他的语言尽是书本语言，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简洁、自然的语言。乌尔密拉毫不怀疑自己是有过错的。她的使命是伟大的，但是她往往忘了那个使命，使自己的心跑到旁的地方去。为此她经常责备自己。眼前就有尼勒达这样的榜样，他有着令人不可思议的坚强意志，他有着多么专一的目标，他对任何一切玩乐享受都感到深恶痛绝，不予理会。他一看到乌尔密拉的桌上放有通俗小说或其他轻松的文学作品，就马上收缴。有一天晚上，他来检查乌尔密拉在做什么。仆人告诉他，她去一家英国剧院观看吉尔伯和沙利文的歌舞剧《天皇》了。哥哥在世时，乌尔密拉经常有机会看戏。那天，尼勒达训斥了她一顿，他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并用英语说：

“你曾经起誓，要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使你兄弟的死获得光辉的意义。难道从现在起你竟然忘记了那些话！”

听了他的话，乌尔密拉懊悔莫及，良心上受到了谴责。她思忖：“这个人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我对兄长之死的悼念和悲痛，确实不如从前那么强烈了，而我自己还没觉察到这一层。我这种轻浮任性的性格真是可恶！”

从此，乌尔密拉开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连衣着都穿得不惹眼，尽穿素色的粗布纱丽；放在抽屉里的巧克力也不贪吃。她把自己放松的心收拢起来，用枯燥乏味的职责的钉子，把它钉在诺言的枯木上。她的姐姐责备她，而萨山格却把一大堆生僻的不堪入耳的英文形容词倾泻在尼勒达的头上。

只有在一件事上，尼勒达与萨山格有相似之处。萨山格在气极怒骂时，启用英语；尼勒达在进行崇高的教诲时，也动用英语。尼勒达感到最为不快的是，乌尔密拉常去姐姐家做客。她不单单自个儿要去，而且还硬拉着他同去。她和他们的亲缘关系实际上破坏了她和尼勒达的关系。

有一天，尼勒达板着铁青的脸，对乌尔密拉说：“乌尔密拉，请别介意。有什么法子呢？我对你负有责任，我不得不说几句你不中听的话，我警告你，常去萨山格家，和他们那些人接触，对你的品格发展有百害

而无一利。这种骨肉情分迷住你的眼睛，其实你倒霉的势头已经清晰可见了。”

那个所谓“乌尔密拉的品格”的抵押契据既然早已装入尼勒达的保险箱里，那么这种品格发生任何细微的变化，对尼勒达来说都是个损害。碍于他的禁令，乌尔密拉寻找各种托辞，不去帕瓦尼布尔。她的这种自我克制，是支付她所欠下的一笔沉重债务的款项。因为，尼勒达出于对她负责，担起了管教她的重托，对一个科学上的苦行者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牺牲了。

乌尔密拉控制住自己的心神不被五花八门的趣事所诱惑，经受住了因此而产生的痛苦和折磨。可是，她心中仍不断升起一种深切的幽怨，她无法把它当作轻佻而加以压抑。尼勒达仅仅指导她，但为什么他始终不对她表示一丝温情呢？乌尔密拉的心一直期待着这种爱恋的表示。而且正因为缺乏这种爱恋，她那春心荡漾的心无法得到满足，她的日常义务就变得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每每她骤然瞅见尼勒达的眼睛里流露出爱慕之情，满以为他就要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奥秘和盘托出。但是，天晓得尼勒达是否有那种热烈的情恋。纵然有的话，他也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这种感情。正因为他不会表达，他才指责急于自己表现的人。他一直克制着内心的流露，并认为这是自己性格刚强的表现而引以为荣。他的口头禅是：“伤感与我无缘。”那种场合，乌尔密拉真想痛哭一场，但她马上又虔诚地意识到，这才是他的非凡之处。于是，她又更加毫不留情地惩罚自己那颗“脆弱”的心灵。尽管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她的心仍不得不承认：当初她是在极度悲伤下自愿地承担那个义务的，而如今对那个义务的热情在逐渐地衰退，现在她不得不靠别人的意志来维持住那股热情。

尼勒达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乌尔密拉，你要牢记：一般女人期待从男人那儿讨取谄媚奉承，如果你也指望从我这里得到那些货色，是要完全落空的。我所给予你的东西，远比那些花言巧语有用、真切，千金难买。”

乌尔密拉听了，只是垂下头。默默地坐在那里，暗暗诧异：“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她实在无法收拢自己的心。闷得发慌时，便独自上屋顶阳台散步。傍晚，天色朦朦胧胧。太阳越过参差不齐的屋顶，落到停泊在恒河上的船只的桅杆那一边。色彩斑斓的云朵在白日尽头像是筑起一堵堵墙似的，慢慢地墙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月亮爬上了教堂的尖顶。在扑朔迷离的月光下，整个城市犹如一个梦，一个天堂般的幻境。她扪心自问：“人生当真应该如此冷漠无情吗？他为何那么吝啬？不肯赐我一些娱乐呢？”

蓦地，乌尔密拉的心激荡起来，她真想闹一场恶作剧，从她心坎深处发出“我什么都不承认了！”的呼喊声。

乌尔密拉

尼勒达完成了手上的科研项目后，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欧洲的一个科学委员会。论文受到了赞扬，还得到了一笔奖学金。他决计远渡重洋，到欧洲的大学去深造，谋取学位。

在向乌尔密拉告别时，尼勒达竟连一句缠绵悱恻的情话都没有讲。他翻过来覆过去说着同一句话："我要走了，我担忧的是你会放松履行自己的职责。"

乌尔密拉说："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尼勒达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读什么，我详详细细地写了一张单子，给你。"

乌尔密拉答道："我尽力按你的话去做。"

"不过，我打算把你书柜里的这些书，搬到我家锁起来。"

"拿去吧！"乌尔密拉一边说，一边把钥匙交到他的手里。

尼勒达的目光又落到西塔尔琴上，犹豫了一下，没有吭声。

最后，尼勒达出于责任心不得不对乌尔密拉提出忠告："我只担心一件事，要是你又重新成为萨山格家的座上客，那你一定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说萨山格先生的坏话。他确实是个难得到的人才，在做买卖方面，很少有人有他那样的劲头和才智。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肯承认任何崇高理想。我对你说句真心话，我经常为他担忧。"

接着，他又数落一番萨山格的其他不足之处。末了，尼勒达觉得有句话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他说："有些今天看不见的毛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明显。"当然，他还赞不绝口地说萨山格是个好人，这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时他要说的是，乌尔密拉千万别跟萨山格接触，千万别沾染上他家的习气。如果头脑降低到他们的水平，那一定会堕落下去的。

乌尔密拉说："你干吗这样担忧呢？"

"干吗，你要听吗？不会生气吧？"

"我从你身上汲取了听真话的力量。我承认，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能够经受得住。"

"那我就说。我经过反复研究，发现你的性格和萨山格的性格极为相似。他那种无忧无虑的轻浮，你十分欣赏吧。你说对不对？"

乌尔密拉暗自思量："这人真是无所不知，连别人最细微的心理活动，他也能看穿！"她确实十分欣赏自己的姐夫。

其主要原因是，萨山格会哈哈大笑地取闹、说笑和恶作剧。同时他清楚地知道乌尔密拉喜爱什么花，什么颜色的纱丽。

乌尔密拉承认："不错，我是欣赏他那种性格。"

尼勒达说："莎尔密拉姐姐的爱又温柔又深切。她的侍奉和照料像是一种积德的神圣事业，她尽自己的职责从不偷闲。萨山格正是因为受了她的影响，才学会专心致志地工作。但是，只要你一去帕瓦尼布尔，他就好像卸下了假面具，跟你打打闹闹——松开你的发髻，弄乱你的头发，把你读的书本藏到书柜顶上；他突然爱好起打网球，可以放弃最重要的工作，陪你玩耍。"

乌尔密拉不由得暗暗承认，正因为姐夫能如此打打闹闹，她才喜欢他。她那无牵无挂的孩子气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激荡起来。她也没少捉弄他。她姐姐看到他俩如此撒野胡闹，只是宽厚地一笑了之。有时姐姐也会温和地责备几句，然而，这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

尼勒达最后用总结似的口吻说："你应该去那种使你的性格不受迷惑的地方。我在身边时，就不用担心。因为我的性格恰好与你的性格完全相反。为了博得你的欢心而污染你的心灵，这种事我是做不出来的。"

乌尔密拉垂下脑袋："我永远记住你的话。"

尼勒达说："我给你留下几本书。书里我作记号的那几章，你多读读，多想想，以后会对你大有好处的。"

乌尔密拉确实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她近来一段时间，心中时常怀疑自己当时凭着一股热情选择行医作为终身职务，也许选择错了。行医不合她的性格。

尼勒达拿来的画上记号的书，将会对她的心起一种有力的约束作用，将会使她的心灵之船逆流而上，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尼勒达动身去英国了。乌尔密拉开始严格管束自己。她准时去上学，其余时间则把自己锁在深闺内室里。在学校里念了一整天书，日暮回到家里已十分疲倦。她越是想多休息一会，就越是紧紧地用钻研的铁锁链把自己捆住。她时常读不下书去，眼睛总是盯在同一页上，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心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但她并不肯罢休，低头认输。尼勒达虽不在身旁，而在异国他乡，但他的意志力仿佛对她还发生着强大的作用。

当乌尔密拉工作时，往昔的回忆一次次涌上她的心头，进行窥探，她不由得对自己产生一种懊恼的感情。在年轻人中她有许多崇拜者。她

瞧不起有些人，同时也对有些人产生过好感。那时候，她的爱情还没有完全成熟，可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望总像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抚拂着她的心扉。这种快意，使得她不时轻声地哼些小曲，把自己心爱的诗句抄录在本子上。当心情激荡得委实不能平静时，她就弹弹琴。但是现在，每当傍晚，当她坐下打开书本读书时，突然惊愕地发现，从前她从未留意过的日子，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印象的脸蛋，统统闪现在她眼前，甚至当时由于纠缠不清而使她反感的形象，竟也会涌上她心头。今天，那个人的纠缠不休的火热情思却在触动她的春心，像蝴蝶的轻飘飘的翅膀在花朵上留下一丝春意。

她越是想尽快地消除这些念头，这些念头就越是迅速地回到她的脑海里打转。她在自己的书桌上放了一张尼勒达的照片。她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他的脸庞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却没有恋爱追求的痕迹。既然他不呼唤她，她的心又回答谁呢？她心里只是反反复复念叨着："多聪明，多勤奋，多纯洁的品德。我是多么出乎意料的幸运！"

但在一件事上，尼勒达获胜了。我们不妨在这里提一下。萨山格和其他一些怀疑论者曾经嘲讽过尼勒达与乌尔密拉的婚事。他们说："拉贾·拉姆确实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竟把尼勒达看成有崇高理想的青年。他的理想主义在乌尔密拉的钱袋里下崽儿哩！花言巧语能掩盖得住这一点吗！他是在做出牺牲，其实他是为了设在帝国银行里的那座神的殿堂才做出牺牲的。我们总是老实坦白地向丈人要钱，说这笔钱不花在我们身上，都用在他的女儿身上。尼勒达可是个大人物，说是为了伟大的使命才降低身份结婚的。往后，他的伟大使命就可以写在他丈人的支票簿上了！"

尼勒达心里明白，这种流言蜚语是不可避免的。他对乌尔密拉郑重其事地宣布："我跟你结婚有一个条件：你的钱我一分也不要，我靠自己挣钱谋生。"丈人曾亲自提议送他出国留学，但他怎么也不同意。他反而更进一步对拉贾·拉姆说："办医院，您拿出的钱款全立在您女儿的名下。等我将来主持这座医院时，也决不动这笔钱，只尽义务。我是堂堂医生，不用为自己的生计担心。"

见到尼勒达如此清高廉洁，拉贾·拉姆对他的敬佩和宠爱更是无以复加了，乌尔密拉也为此而感到骄傲。正是由于这种骄傲，才使得莎尔密拉讨厌起尼勒达来，她轻蔑地说："我倒要瞧瞧，他那种清高能维持多久！"从此以后，只要尼勒达习惯地高谈阔论艰深的问题时，莎尔密拉会突然站起，扭头就走，从门外传来她远去的脚步声。看在乌尔密拉的面上，她嘴上什么也不说。但她的不言语所包含的明显轻蔑的情绪，更令人难堪。

起初，尼勒达随着每一邮班，都给乌尔密拉寄来一封封长长的信。可是，隔了一些日子，他突然发来一封电报，使人大为诧异。电报里要求汇一笔款子去，因为搞科研急需用钱。

尼勒达曾许下不拿乌尔密拉一分钱的诺言，是乌尔密拉引以为荣的资本。如今她当作无价之宝的那种骄傲情感受到了沉重一击；但同时私下她也得到一丝安慰。随着日子的消逝，她同尼勒达的分离越来越久，乌尔密拉的天生性格便寻求出路突围，跳出尽职的高墙，哪怕只有一个小窟窿眼儿，她也要钻出去，逃之夭夭。她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欺骗自己，过后又后悔不已。正是在这种内心烦恼的时刻，能给尼勒达寄出一笔钱，无疑会使她纷乱的心得到一丝慰藉和一些满足。

乌尔密拉把电报塞在她财产管理人手中，吞吞吐吐地说："伯伯，寄钱给他吧！"

管理人说："我真有点弄糊涂了。谁人不知，他是怕接触我们的钱财的。"

管理人不喜欢尼勒达。

乌尔密拉结结巴巴地说："但是他在国外——"她没有把下半句话说完。

管理人说："我知道，这国度的天性，一旦沾染上外国的泥土，就会起变化。但问题是，我们是否能跟上他变化的步子！"

乌尔密拉说："他收不到钱，会着急的。"

"好，我寄。你不必担心。但我得预先说清楚，这才是个开头，往后可能没完没了呢。"

"没完没了"的结论几天之后就得到了证实。又来了电报告急，这次比上次要得更多，说是维护健康的需要。管理人绷着脸说："最好跟萨山格先生商议一下。"

乌尔密拉慌忙说："不管您怎么做，但这件事千万别传到姐姐的耳朵里去。"

"我独自承担不了这么重大的责任，我认为这理由蹊跷。"

"所有的家产，还不是总有一天要归他的。"

"归他之前，还得看看钱财是否往水里扔。"

"但他的身体总要照顾的吧！"

"病有各种各样。这到底是什么病，我弄不清楚。要是他回来，也许水土一变，病自然就会好的。在我看来，叫他回国才是正道。"

一听要叫他回来，乌尔密拉极为激动。她想，恐怕正由于她的原因，尼勒达实现崇高理想将受到障碍，将化为泡影。

管理人又说：“这次我把钱再寄去。不过，我有个预感，这样一来，只会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

拉塔·戈文达是乌尔密拉的一个远房伯伯。她听出伯伯的话中有弦外之音，便默不作声。但心中也不由得升起疑团：“要不要告诉姐姐呢？”同时，又连连追问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感到应有的痛苦和沮丧呢？”

恰在此时，莎尔密拉病倒了，引起了众人的忧虑，想到自己弟弟的不幸遭遇，莎尔密拉自己也害怕了。请了各类医生来为她治病。莎尔密拉带着疲惫的苦笑说：“真正的罪犯已从这些刑事仲裁者手中溜走了，而他们造的孽却由无辜者来承受。”

萨山格忧心忡忡地说：“身体还是需要检查和治疗的。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不存在遭罪不遭罪的问题。”

再巧不过的是，萨山格此刻又承包了两项大工程，一项是恒河边上的黄麻厂，一项是在达利甘吉附近米尔布尔地主的大花园里盖一所豪华的别墅。黄麻厂的工人住宅要求在三个月内完工。有好几个地方需要安机井。萨山格忙得四脚朝天。现在他不得不蹲在家中照顾莎尔密拉，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牵挂在工程的进展上。

打从结婚起，莎尔密拉还未害过什么大病，可使萨山格焦虑的。因此，这次她病得那么严重，就使萨山格急得不知所措。他有好几次抛下手头的工作，赶回家中，忧伤地坐在妻子床边。他一会儿摸摸妻子的额头，一会儿关切地询问：“好一点了吗？”莎尔密拉立即反应道：“你别瞎操心了，我的身体挺好。”这话当然不可信，但这是出于真诚的强烈的愿望，他竟相信了，从而减轻了自己心头的无形压力。

萨山格说：“丹加纳尔的王爷要我承包一项工程。我得跟他的手下人商议计划如何实施，谈妥后我马上回来，一定在大夫来之前赶回。”

莎尔密拉不无埋怨地说：“你千万注意，不要在匆忙中丧失那种时机。我明白，你应该去丹加纳尔，那边需要你，去吧。你不去，反而会使我不舒服。这里，有好些人侍候着我呢。”

萨山格心中日日夜夜盘算的是，家业如何发达起来。但他看得比钱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豪华的气派。要干一番大事业，方显出男子汉本色。如果财富之类的东西只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那会被人鄙夷的。但当财富积聚得像山顶一样冒尖时，人们就会成群结队来对它顶礼膜拜。虽然人们从中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但他们内心仅仅因为能够得以瞻仰那种豪华气概，就异常兴奋，不住地交口称赞。萨山格坐在莎尔密拉病床边，不胜忧虑。他不免思索起来：那种不祥的忧虑怎么在他事业中萌发出来的呢？莎尔密拉清楚，萨山格的忧虑不是出于悭吝和贪婪，而是因为他胸怀大志，要在平地上筑起一根高耸入云的凯旋柱。莎尔密

拉懂得，萨山格的荣誉就是她的荣誉。所以，尽管丈夫在身旁使她感到欣慰，她还是不希望丈夫由于照顾她的病而耽误自己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她不断地催促萨山格注意工作。

莎尔密拉对自己的职责真是尽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躺在病床上，谁知道仆人们在干什么！厨房里的酥油肯定滥用完了；澡堂里准没有放热水；谁也不会记得换洗床单和枕头套；谁也不会想到叫人疏通阴沟；谁也不会去核对洗衣匠那儿取来的衣服件数，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衣服被换掉。莎尔密拉越想越躺不下去，她偷偷地挣扎起身，要去料理家务。但其结果，病得更厉害，弄得医生莫名其妙。

最后，她叫人把乌尔密拉请来。莎尔密拉对妹妹说："妹子，到学校里请几天假，照料一下我的家。否则，我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死去。"

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们一定会显出会心的微笑说："都明白了。"这是不用花多少脑筋就能明白的事理。将来的事该是怎样就怎样，一分也不会增加或减少。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命运之神会像打纸牌一样偷偷地用尘土眯住莎尔密拉的眼睛戏弄她。

乌尔密拉听说要去服侍姐姐，真是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她想：在这个职责面前，其他一切事情都应抛在一旁。这也是出于无奈。此外，照料病人的工作和她将来行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应该说就是它的一部分。

她煞有介事地买了一本医生用的皮封面的记事本。她将每天把病情变化记录在这个本子上。考虑到自己可能要被那些大夫瞧不起，她决定要攻读一下能够找到的有关姐姐病症的所有医学书籍。她考医学学士学位有一门课程就是生理学，因而读懂一些治疗上的术语对她来说并非难事。总之，她并不因为服侍姐姐而背弃自己的职责和诺言。相反，她将更加专心致志地努力实现自己的职责和诺言。然而，尽管她自己带着许多厚厚的书和笔记本进驻了帕瓦尼布尔，乌尔密拉却没有机会翻弄这些医学书、查阅有关姐姐的病因，因为连大夫们至今都不能确诊她姐姐究竟生的是什么病。

乌尔密拉想，现在她是姐姐家里的总管家了。她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检查是否遵照医生的嘱咐办，这是我的工作。今后你得听我的。我现在先跟你说好了。"

姐姐看她那副忠于职责的模样，不禁发笑说："哦哟，你这么认真是跟哪位学究学来的？新学徒吧，所以有那么大的劲头。我叫你来，是让你听我的。你的医院连影子都没有，我的家可是现成的。你帮助我操持家务吧，让你姐姐可以轻松点。"

莎尔密拉几乎是硬把乌尔密拉从自己病床旁推开的。

现在，她便成了姐姐的家庭王国里的摄政王了。这个王国笼罩着一

片无政府主义的阴影，必须马上清除。占据这个家庭的最高席位的，便是那位男家主，对他的服侍，不允许有任何差错。为他尽心服务的这个伟大目标而做出牺牲，是这个家庭的大大小小所有居民的唯一任务。

莎尔密拉心里始终认为：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十分无能。他在满足自己生活旅途的需要中显出十分可怜的无能。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占据在莎尔密拉心中。当看到他衬衣袖口给雪茄的火星烧了几个窟窿，而那位仁兄却全然无知时，她感到又好笑又心疼。有一天清早起身，工程师先生梳洗完毕，忘了关上自来水龙头，就去上班。等回来一看，家里到处是水汪汪的，地毯都被浸透了。莎尔密拉一开始就反对在卧室里安水龙头，因为她明白，那个卧室里又是被子又是地毯，只要那位大人稍不小心，那就够瞧的了。但人家毕竟是位显赫的工程师呀！知道科学的享受。只要他能做到，在制造各种科学的享受设备方面是从来不甘落后的！谁知道他会想出一些什么花样来。有一天，他忽然按自己设计的图纸造了一个火炉，四周有许多炉门和烟囱，还有出炉灰用的斜坡炉底。这个炉子内装有不同的隔板和架子，可用来烤、煎、煮、焖食物和烧水。简而言之，是个万能炉子。对这种炉子的优点，不免要以满腔热情赞美一番。这不是因为这个炉子能派什么大用处，而是为了保持家庭的安宁和融洽。一个年已半百的人玩着孩子们的游戏，教人怎么办！若有人劝阻，就会引起一场灾祸。不过后天他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因为科学家的头脑不会老钻在一件事上，总想搞出点新名堂。而做妻子的责任就在于：嘴上要随声附和几句赞美之词，而干的时候则按自己的想法办。莎尔密拉一直就是极其愉快地承担着侍候丈夫的责任的。

无数的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莎尔密拉不可想象没有她，萨山格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她害怕，阎王的使者可别来把那个世界与管辖它的女神隔绝开来。她担心，在她死后，萨山格有形的疏忽大意，会使她无形的灵魂得不到安宁。幸亏有乌尔密拉。乌尔密拉虽不及她文静，但可以靠她继续自己的工作。那工作也只有女人的手才能干。倘若没有女人温情的手指的抚摸，那么男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需求里就不会有情趣，一切将变得枯燥乏味。因而，当乌尔密拉用自己美丽而纤巧的手削去苹果皮，切成同样大小的块块；当她把橘子剥成一瓣瓣，整整齐齐码在玉盘里；当她剥开石榴，把籽儿一粒粒放在银碗里时，莎尔密拉似乎在自己妹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存在。

于是，她躺在病床上，不时吩咐干这干那——

“乌尔密拉，把他的烟盒装满。”

“你看一看，是不是又把脏手绢塞进口袋里了！他哪有工夫想到换呀！”

“你去看看他的鞋，上面的水泥和沙子准结成了硬块，让佣人去刷干净。”

“妹妹，把枕套去换一换！”

“把那些破纸团扔到字纸篓里！”

“乌尔密拉，你再去书房瞧一瞧。我想，他准把钱柜的钥匙扔在桌上走了。”

“别忘了，该是移种菜花苗的时候了。”

“你去对花匠说，该给玫瑰剪枝修条了。”

乌尔密拉虽然只会读书，不会干活，但她生活得十分快乐。她原来被锁在用严格的规定所筑成的高墙之内，一旦冲出来，她感到眼前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她一点也不用牵挂这个家庭内部需要精心管理的事，因为这一切都由她姐姐操心。所以，对她来说，这一切就等于一种游戏，一种休息，一种漫无目的的劳作。她的家和这里的家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这里，没有人指着她鼻子，让她“小心点”。更令人有趣的是，这里一天到晚有活干，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活，变化无穷。出了差错，她也不用负责。即使姐姐责备几句，萨山格也总拿她开开玩笑，好像在乌尔密拉的那些疏忽里有着某种乐趣似的。其实，近来这个家庭已失去那种热切的责任感，出现了一个如此漫不经心的气氛，谁也不去留意错误或疏忽，而在这种环境里萨山格却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惬意和舒畅。他觉得生活里有着犹如野餐一般的乐趣，特别是，乌尔密拉，对什么事也不操心、不发愁、不害羞，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充满着热情，使压在萨山格心头的工作重负减轻了许多，所以疲劳都被驱散了。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好处。最近，工作一办完，有时刚办完一半，萨山格的心就急着要回家。

应当承认，乌尔密拉干家务活不在行。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一件再明显不过的事：不是靠她的工作效果，而是靠她到处闲转来弥补这个家庭年久日深的巨大空虚。这个空虚究竟是什么样的，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描述。所以，萨山格一回到家，就感到家中近来洋溢着一种节日的轻快气氛。这种节日的欢愉不是因为家中的舒适而可以享受得到的，也不是在闲暇的日子里可以找到的。这种欢愉自有它另一番情趣。乌尔密拉节日般的欢乐情绪确确实实填补了这里的一切空虚，使白昼和黑夜变得富有生气。这种每时每刻弥漫在家庭里的生气，使得因工作而疲惫不堪的萨山格的血液里掀起了欢乐的波浪。另一方面，乌尔密拉也意识到自己的欢乐情绪成功地感染了萨山格而感到高兴。迄今为止，她还从未获得这种幸福感。她仅仅以自己的存在能够使人感到快乐，这种情况她自己长期以来是不知道的，因而她的真实的自豪受到了损害。

如今，在这家主人的眼里，吃喝穿戴是否符合自己的习惯，是否及时得到所需的东西等，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有时无缘无故地便感到心情欢畅。他规劝莎尔密拉说：“你对一些细微末节的琐事，何必如此忐忑不安！稍微改变一下习惯，不会有什

么麻烦的，反而会使你精神爽快。”

萨山格的心思，现在像潮汐间歇之间的缓和河流，工作速度似乎也有些停滞。现在再也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从前他常说的那几句话：“少许耽误，就要损失上万卢比。”“快干。否则所有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的。”等。诸如此类的话刚脱口，乌尔密拉就放声大笑起来，当场把他那种严肃劲吹散得无影无踪。一看到萨山格脸上的严肃表情，乌尔密拉就会说：“今天，你那个戴绿头巾的怪人——你的经纪人来过了吗？他看来真是可怕！”

萨山格大惑不解地问：“你怎么会认识他的？”

“我了解他。那天你出门了，他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我把他挽留住了，攀谈起来。他的老家大概是在比加奈尔。蚊帐着火把他的妻子烧死了。现在正寻思着续弦。”

“哦，原来他选择了这样一个好时间——每当我出门，他就登门。只要他找不到新老婆，就会整天在这里做着他的热昏美梦。”

“你告诉我，你派他做什么事？从他的态度，我能够支使他做事。”

现在，萨山格存在银行里的利润已是一笔超过九百九十万卢比的巨款。要是这笔款项停止往上涨，他也不会感到什么不安。从前傍晚时，他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坐下听广播，但如今乌尔密拉把他拖到收音机旁坐下，他不会感到无聊了，也不再认为听广播是浪费时间了。有一天他一大早就起身跑到机场去观看飞机飞行。不管怎么说，他此行决不是出于对科学新奇事物的爱好。他生平第一次去新市场买东西，而且还是高高兴兴去的。从前，要是买些水果、鱼肉、蔬菜什么的，全由莎尔密拉独自出去采办的。她认为，这一类事情应该归她掌管，从来没有奢望过萨山格会陪她去干这类事，更何况她心中也根本没有升起这个念头。然而，乌尔密拉实际上不是去买东西，只是看看货物，问问价钱而已。萨山格如果想买的话，她就从他手中夺过钱包，放在自己的提包里。

乌尔密拉完全不清楚萨山格工作中的烦恼。有时她实在闹得他头昏脑涨，萨山格就斥责几句。但其后果更令萨山格难受。为了哄她高兴，萨山格却要花上双倍的时间。一方面，乌尔密拉随时会泪如泉涌；另一方面，紧迫的工作又不得不立即处理。处于这两头夹缝之中的萨山格最后只好试图在家里的办公室就把一切事务处理掉。然而，一挨近下午，他在家里又待不住了。哪一天他脱不开身，回家晚些，乌尔密拉就气鼓鼓地一声不响，不理人。那时要哄她高兴，就得费些工夫。不过，当看到乌尔密拉强忍住的泪花里隐藏着的情意，萨山格打从心眼里感到欢快。他装着煞有介事地说：“乌尔密拉，你应该坚持自己不开口的‘消极抵抗’。可是，得感谢老天爷，你从未起誓说不同我玩球了。”过后，两人便手持网球拍去打球了。萨山格在即将获胜的时候，又故意输球给她。而有意思的是，次日早晨起来，他又会因时间的白白浪费而悔恨不

已。

一天正逢休假日。午后，萨山格坐在办公室书桌旁，右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左手指下意识地搔着头皮，正埋头处理一件伤脑筋的公务，乌尔密拉闯了进来，说：“今天，我跟你们那位经纪人决定，去朝觐巴勒斯纳特神庙。你陪我一块去吧，走吧！你是我的好姐夫哟，快走！”

萨山格带着恳求的口吻说：“不行。乌尔密拉，今天不行。这个时候叫我走，简直要我命。”

再重要的工作的威严都不能把乌尔密拉吓倒。她说：“你竟然如此放心地把一个孤立无援的脆弱女子交给那个戴绿头巾的人。难道这就是你日常所说的尊敬妇女吗？”

到最后，实在拗不过乌尔密拉，萨山格离开办公室，亲自驾车陪她去了。莎尔密拉得悉这一类荒唐的胡闹，非常光火，因为她认为，女人非法闯入男人工作的领域，是不可饶恕的。她一直把乌尔密拉当作个孩子，今天仍这样认为。但这并不等于说，办公室是游戏的场所。为此，她差人把乌尔密拉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她的训斥本来也许会有些效果的。然而，萨山格一听到妻子怒气冲天的声音，便急忙跑来站在门外，对着乌尔密拉挤眉弄眼，示意她不用害怕。他还晃着扑克牌的盒子，向她做手势：“出来，到我办公室里，我教你玩纸牌。”当时，根本没有工夫玩牌，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但为了不使她因为挨了姐姐的骂而感到委屈，他像泼水一样把宝贵的时间浪费掉。其实，听了莎尔密拉姐姐的申斥，乌尔密拉心中远没有萨山格那般的难受。他常常哄她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有时还不得不呵斥几声。但他却不能容忍莎尔密拉拿这件事发火。

莎尔密拉把萨山格叫来，说：“你如此纵容她胡闹，这怎么行？不看时间，不懂事情的重要，这对你是没好处的！”

萨山格说：“这有什么关系？还是个孩子嘛！这里，她一个同伴也没有，不打打闹闹，教她在这座寂寞的屋子里怎么过日子？”

她毕竟有一种孩子气。不过，有时萨山格拿起一张图纸刚坐下，她便拖过一把椅子，坐在他身旁，说：“给我解释解释。”她领会得很快，即使复杂的数学公式也难不住她。萨山格异常高兴，出题目让她去解答。她没多大工夫就算出来。萨山格有时乘黄麻厂的小火轮去检查工作，她也闹着非跟去不可。不但去了，还跟姐夫争论测量的结果是否正确。萨山格异常兴奋，这比任何诗歌都更有情趣。因此，现在他把办公室的工作拿到家里来做，并不担心受干扰。他现在设计图样，计算问题，有了个帮手，这个帮手就是他的小姨子。他主动叫乌尔密拉坐在自己身旁，一面教她，一面自己做事。不能说工作进行得相当快，但花在上面的许多时间，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样的事使莎尔密拉极为不满，对她的心灵是个巨大的打击。她理

解乌尔密拉的天真孩子气，她也带着慈爱心情容忍了她不会干家务事的短处。可是，在事务方面，她本人都甘心承认女人的智慧远远敌不过丈夫，她怎能容忍乌尔密拉无阻无挡地闯进这一领域呢？她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简直荒唐而愚蠢。《薄伽梵歌》也指出，各人守住本分行事就是自己的最高美德。

有一天，她实在不安，问乌尔密拉："乌尔密拉，你真的喜欢计算、解题、绘图这类事吗？"

"是的。姐姐，十分喜欢。"

莎尔密拉以不相信的口吻说："好，好，当真喜欢！也许你为了讨好他，才装出十分喜欢的样子。"

这话倒也对。连莎尔密拉也是希望萨山格快乐，她认为，准时让他吃到饭，保管好他的衣服，是乌尔密拉的职责，因此她才请乌尔密拉来的。那么为什么她那一类快乐观念同他快乐的方法不相吻合呢？

她三番五次叫萨山格来，说："你干吗跟她在一起白白浪费时间呢？这对你的工作很有害。她现在正是吃吃玩玩的年纪，她哪儿懂得工作重要不重要！"

萨山格说："她并不比我懂得少。"

萨山格满以为这种称赞的话会使当姐姐的莎尔密拉感到开心。他真是天真！

当初萨山格把自己注意力从妻子身上集中到争取自己工作中的荣光时，莎尔密拉非但接受了这种必然的情况，而且还认为这是她的骄傲。正因为如此，现在她已经大大减少了自己那颗尽忠效劳的心灵的权力。她常讲："男人是属于帝王那个种类的，他们必须无休无止地扩大自己创造惊天动地事业的权力。否则，他们就比女人还要低贱。因为女人靠自己固有的温柔情感、天赋的爱情财富极容易充实自己在家庭里的地位。但是，男人非得靠不断的搏斗和作战来充实自己。古代国王们经常为了毫无目的地扩大疆域而出去打仗，他们打仗不是为了征服别的国家，夺取土地，只是为了树立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女人不应该去妨碍他们去获取这种威望！"

所以，莎尔密拉自己从来不挡自己丈夫的道，而是有意地为萨山格让出一条实现目标的道路。曾有一段时间，她把他紧紧地陷在自己殷勤服侍的罗网中。尽管后来她内心十分痛苦，渐渐地收起了那张罗网。她现在还是在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但她是在偷偷地、默默地侍候他了。

天哪，如今，她却眼看着自己丈夫的败局日益明朗。她身卧病榻，什么也看不到，但那些感觉已是足够了。一看到萨山格的脸色，她就发现他近来已变成一副什么模样。一天到晚不知他在忙些什么？这么点大

的小丫头一来，就在这么短短的日子里，竟使一个有事业心的男人再也不热心于自己的崇高理想，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丈夫的这种不体面事情，比自己的疾病更加折磨着莎尔密拉。

不用怀疑，近来萨山格的衣着吃喝的安排不如从前那样了。比如，在吃饭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饭桌上什么都齐全，就是缺少萨山格喜爱吃的那盘菜。虽然在这个家庭里从不允许任何人推脱责任，然而现在大家却缄口不语，谁也不说什么。从前，那种粗心大意是不能容忍的，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而今天呢？今天就在同一个纪律严明、讲究规矩的家庭里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大的过错、疏忽也当作笑料一笑而置之。归罪于谁呢？当乌尔密拉依照姐姐的吩咐，坐在厨房里的藤椅上，一面监督烧饭做菜，一面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婆罗门女厨师重婚艳史的时候，萨山格会突然闯进来，说："这些事情让他们去干吧！"

"为什么不让我干？有什么事要我做的？"

"现在我有空。走，去参观维多利亚女皇纪念碑。今天我来给你解释，为什么看到它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会发笑。"

在这样富有诱惑力的事情面前，乌尔密拉那颗想偷懒的心立刻活跃起来。莎尔密拉明明知道，她的胞妹不在厨房里，美味佳肴照样能做出来。但是，她希望有一个女人在旁照料，女人的温柔心，会使萨山格感到舒服。但是，提舒服快意有什么用呢？现在，一天比一天明显，丈夫本来就挺高兴，舒适快意对他来说已变成次要的东西了！

这样一来，莎尔密拉的心情越来越不平静。她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反反复复自言自语说："死之前，总算明白了一件事：我什么都做了，就是没能使丈夫快乐。我原以为可以在乌尔密拉身上看到自己，但她哪里像我？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她凝望着窗外，思考着，"她没有取代我的位置，我也不能代替她。我死了，他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没有了她，一切都会变得空虚。"

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突然记起，冬天快到了，应该把冬衣晒晒太阳。那时，乌尔密拉正在和萨山格打乒乓球，她让人把她叫来。

"乌尔密拉，拿钥匙，把冬衣拿到晒台上去晒晒。"

乌尔密拉刚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萨山格跑来说："这一切以后做也行，冬天还远着呢。走，把那盘球打完。"

"但是，姐姐……"

"好，我去到你姐姐那儿，替你请个假。"

姐姐准了假，与此同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叫来女佣，吩咐道："你拿块冷水毛巾来，敷在我额头上。"

乌尔密拉虽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禁闭生活，突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不由得忘乎所以。但有时她会猛然记起自己生活中的艰巨使命。她依然是不自由的，受自己许下的诺言的束缚，这诺言的管束把她和一个男人捆在一起。他左右着她，他经常挑剔她每天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无数细小过失。临行时，他还指出了改正错误的办法。乌尔密拉丝毫没有办法去推翻尼勒达终身享有的、支配她生活的权力。当尼勒达在身边时，承认他有这种权力倒是容易的，因为她从他心灵上可取得一些力量。现在，她的意愿完全倒过来了，只有理智还不放过她。理智的压迫使得她那颗心越来越想叛乱。她难以原谅自己的过失，而过失又往往不承认约束。为了给自己的痛苦心情敷上麻醉药，她力图在与萨山格嬉笑打闹中使自己快活些。她常说："时候一到，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好起来的。现在还是享受这么短促的假期吧，就不用顾虑那些事了！"有时，她突然心血来潮，从箱子里翻出书本，坐定身子，全神贯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那时却轮到萨山格，从她手里把书本和笔记本夺过去，锁在箱子里，然后坐在箱子盖上，一动不动。

乌尔密拉说："姐夫，这样不好。你太会捣乱了。请你不要糟蹋我的时间。"

萨山格答道："糟蹋你的时间，也就是糟蹋我的时间，因此，大家彼此彼此。"

此后，经过推推扯扯，乌尔密拉还是服输了。她似乎不觉得那种失败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灾难。这一类阻挠会使她职责的理智痛苦三天。过后，又是一切照旧。

乌尔密拉说："姐夫，你别以为我意志薄弱。我内心的誓约是十分坚定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这里获得学位后，就去欧洲学医。"

"以后呢？"

"以后就开一所医院，好好负担起它的全部责任。"

"你还要对谁负责？那个叫尼勒达·慕克吉的令人讨厌的家伙……"

乌尔密拉捂住了萨山格的嘴，说："别说了，你再说这一类话，那我就跟你吵个没完。"

乌尔密拉十分严厉地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忠实的女人，一个忠实的女人。"她的父亲亲自确定了她与尼勒达的关系。她想，不忠实于这

个关系，便是失节。

但是令人难堪的是，对方从来不给予任何反应。乌尔密拉好比一棵幼苗，根已扎入泥土，但缺乏阳光，叶子变得枯黄了。有时候，她变得焦躁不安，暗自思量："这个人也真是恼人！连封像样的信都不会写！"

乌尔密拉在教会学校念过好几年书，其他功课撇开不谈，英语可是顶呱呱的。这一点尼勒达也清楚。因而，他决定用英文写信以博得她的欢心。要是用孟加拉语写信，就不至于有这么多麻烦。但是，可怜的家伙竟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低。他把艰深别扭的词汇，和冗长的句子混作一团，像载满麻袋的老牛破车，吱吱嘎嘎滚过来。乌尔密拉读后直觉得可笑，但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她责怪自己："找本国人写外国字的岔子，未免太愚蠢，太迂腐。"

尼勒达还在国内同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大道理时，他的神情和姿势增添了这些道理的分量和威严。她曾为此感到骄傲。她一面聆听，一面根据自己的想象，不断加重这些道理的分量。但是，在一封冗长的信里是没有想象的余地的。由于实际内容的空泛，堆砌起来的华丽辞藻失去了分量，剩下的只是粗声鲁气。

从前，乌尔密拉容忍了尼勒达的那种一本正经的表情，如今，她想起那种表情就感到十分厌恶。"这个家伙根本不懂幽默。"——在尼勒达的信里，这个缺陷变得特别刺眼。这使得乌尔密拉不由得把尼勒达与萨山格作了一番比较。

有一天，作比较的理由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在箱子里找衣服，摸到放在箱子底的一只没有做好的鞋子，这使她回忆起四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海门德还活着。全家一起去大吉岭，互相嬉逐打闹。海门德和萨山格俩说的笑话，像疯狂的瀑布倾泻而出。当时乌尔密拉刚从姑妈那儿学会针线活，正在做鞋子，准备作为生日的礼物送给哥哥。萨山格借此大大嘲弄了她一番："你给自己的哥哥什么都行，但千万别送鞋子。摩奴上帝说，这是会亵渎尊长的。"

乌尔密拉瞟了他一眼说："那么摩奴上帝说，给谁合适呢？"

萨山格板起面孔说："根据经典，这亵渎的传统对象是姐夫。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东西，时间在消逝。利上滚利，欠的债务越来越加重。这也敢情好。"

"谁欠你的，记不得了。"

"这不是什么记得不记得的问题。那时你年纪还小，因此，在我这个走运的人和你姐姐结婚的那个吉日良辰，你没有来闹洞房，你那双稚嫩的小手没有拧新郎的耳朵，今天我该享受为我做双鞋子的乐趣了。这双鞋子归我啦，我预先跟你说定了！"

然而，她没有去还这笔债，她虔诚地把鞋子奉献到了哥哥的脚上。

几天以后，乌尔密拉收到萨山格的一封信，读完忍不住笑了好一阵子。那封信现在还放在她的箱子里。今天，她取出又重读了一遍，信中写道：

“你昨天离走了。对你的怀念还没有成为过去，你的名字就受到了玷污。若是向你隐瞒真情的话，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许多人都看过我脚上经常穿的那双鞋子。但是，他们看得更清楚的是，从鞋的窟窿眼里露出来的脚指头，它们像从云里钻出来的皎洁成串的月亮一般雪白（请看婆罗多·旃陀罗的《阿嫩达颂》 47 ，若对这个比喻是否贴切有疑问，可请你姐姐指正）。今天上午，我们办公室里的瓦林达瓦·南迪俯身在我穿鞋子的脚上行触脚礼，我的心因趾足的尊严蒙受损害而不胜懊恼之极。我问自己的仆役：‘默海希，我还有一双便鞋哪儿去啦，在为哪个圣哲的脚增添光彩？’他搔搔头皮，答道：‘当您跟太太家的乌尔密拉姑娘一起去大吉岭时，您随身带去了那双鞋。但当您回来时，只带回一只鞋，另一只却留在哪儿……’说到这里，他脸色也顿时涨红了。我喝令他：‘行啦，闭嘴！’因为当时在这里的人很纷杂。而且偷鞋乃小人之为。然而，人固有不足之处，贪心不足，故有人做出此事。愿神明慈悲为怀，饶恕他这一回。但若在偷窃之中看见睿智，则犯错之大半烦恼亦可释然。然而，竟为一只鞋！可悲！

“我不公布那个贼的尊姓大名。但如果她意识到自己受到指责，因而大发脾气，那么只会把事情闹到尽人皆知。如果她是清白的，也不必去大闹一场。为了堵住默海希造谣中伤的嘴巴，你还不如立即为我绣上一双鞋子。这家伙的脸皮该多厚！附上我的脚的尺寸，请查收为盼。”

乌尔密拉读完这封信，心里十分高兴，动手为萨山格做一双毡毛鞋子。然而没有做完，因为她对针线活又不感兴趣了。今天重见这只鞋子，她决定把这只做了一半的鞋子送给萨山格。再过几个星期，便是去大吉岭旅行的周年。她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哎，那些抖动着轻柔翅膀，在欢愉的天空里翱翔的日子不复再来了！”如今，展现在她面前的，是因沉重的义务而变得忧心忡忡的枯燥生活，如同荒凉而广袤的大沙漠，没有节日的欢乐，也没有悠闲可言。

今天是印历十二月十五日，是一年一度的洒红节。萨山格为处理一件重要公务出门去了。他连过节的工夫都没有。“他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乌尔密拉给卧病的姐姐的脚上涂上红粉，向她触足顶礼，致节日的祝贺。之后，为了找萨山格，她转悠到外屋，一眼见到萨山格，正伏在书桌上全神贯注地工作。“哦，从外面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萨山格的背后，抓了满满一把红粉，使劲往他的脸上抹，连文件也沾上了颜色。于是，两人逗来逗去，嬉闹开来，谁也不肯罢手。桌上放着满满一瓶红墨水，萨山格拿起就往乌尔密拉的纱丽上泼去。把她藏在衣襟里的红粉，抢了过来，抹得她满脸满腮的。互相吵吵嚷嚷，你追我逃，闹得

不可开交。闹了好一阵，谁也没想到该洗漱吃饭，乌尔密拉银铃般的声音回荡在整个屋宇。最后，由于莎尔密拉担心萨山格搞坏身子，接二连三地派人来传话，这场欢乐的闹剧才告结束。

太阳早已落山，天色慢慢黑下来。月亮爬上了鲜花盛开的黑檀树的枝梢顶上，皎洁的月色把万里无云的夜空照得银光闪闪。忽然，一阵轻风吹来，园中树枝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歌声，连映在地上的光和影也加入了这大自然和谐的合唱中去。

乌尔密拉静静地坐在窗口凝望着这一切景致。毫无睡意，胸中的热血还在幻想的秋千上晃来晃去，不肯安宁。杧果花蕾的芳香沁入她的心脾。常青蔓藤的筋筋络络里欲放的苞蕾的阵痛般的震颤，使乌尔密拉浑身充满着惊喜之情。她走进隔壁的盥洗间用冷水淋了淋额头，又用湿毛巾擦了擦身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依然久久不能入睡。后来实在困倦已极，才迷迷糊糊进了梦乡。

半夜，她突然醒来。窗外月影已斜，屋里一片漆黑。园子里月色和阴影相互嬉逐着。乌尔密拉胸口憋得快要炸裂开了。她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自己竟不能控制，后来索性倒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放声大哭。这是痛苦的灵魂在哭泣，是无法用语言来解释和表达的。这股波及她全身的、冲走白日欢乐和夜间睡意的伤感的波涛，是从哪里汹涌而至的呢？

清晨，当乌尔密拉睁开惺忪的睡眼，阳光已弥漫在整个房间。莎尔密拉对她早晨不来料理家务并不责怪，因为她想乌尔密拉准是疲倦极了。

乌尔密拉今天为什么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呢？什么事使她感到如此沮丧呢？

她走到姐姐房内，说：“姐姐，我在你这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你允许，就让我回家吧？”

今天，莎尔密拉没有说：“不，别走。”而是说：“也好，你回去吧！在这里也耽误了你念书。你有空的时候，请过来看看我们。”

当时，萨山格有事在外。乌尔密拉趁这个时机回家了。

萨山格买了一副绘图仪器，兴冲冲地回来了。他要把这套绘图仪器送给乌尔密拉，同时还打算教给她绘图的方法。一到家，当他看到乌尔密拉不在自己房里，就直奔莎尔密拉那里，问：“乌尔密拉到哪儿去了？”

莎尔密拉答道：“她留在这里，耽误了功课，所以回家去了。”

“可是她来的时候，就准备牺牲一些时间，今天怎么突然说起耽误的

话来呢？”

莎尔密拉听他话中有话，便猜到他是在疑心自己搞的鬼，她不想在此进行无谓的争议，便说：“你以我的名义把她叫来！她不会说‘不’的。”

乌尔密拉回到自己家里，隔了好长日子，尼勒达才从英国给她寄来一封信。这封信躺在桌子上正等待着她呢！她怕拆开它。她心中暗忖，自己已犯上了一大堆罪过。起先，她曾以姐姐有病为由，来为自己不信守诺言的举动辩解，自从萨山格坚持雇请两个护士日夜照顾莎尔密拉以后，这种辩解就越发显得虚假。根据医生的嘱咐，那些护士不准病人的亲属随便进出病房。乌尔密拉心里明白，尼勒达肯定不会重视姐姐生病这个解释，而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多余的借口。”其实也的确是个多余的借口，姐姐那里根本不需要她。她怀着悔罪的心情决定认错，求得他的饶恕。她将赌咒：“今后再也不犯过失，再也不会食言。”

拆信之前，她拿出多日以来一直珍藏着的尼勒达的相片，放在桌上。她知道，萨山格要是瞧见这张相片，准会挖苦她一番。但她下定决心，这回她决不因此而害羞，这就是她忏悔的表示。她在姐姐家，一直没有谈起她和尼勒达快要结婚的事。别人也从不提起，因为家里所有人都讨厌这件亲事。今天，乌尔密拉紧握双拳，打定主意，从今以后，要在每一举动中都明确地宣布这件事。她把一直隐藏着的订婚戒指戴在手指上。这只戒指不值几个钱。当初，尼勒达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和为清贫而骄傲的情怀，把那只便宜的戒指赠给乌尔密拉，并把它说得比钻石还贵重千倍。他当时的神气似乎在说：“不能以戒指的价值来衡量我的价值，而应以我的价值来衡量戒指的价值。”

乌尔密拉尽量使自己镇静下来。慢慢地、慢慢地把信件拆开。

读完后，她快活得蹦起来。她真想跳跳舞，抒发内心的高兴劲，但她不会跳，实在没有办法。西塔尔琴放在床上，于是她随手抱起琴，不调音就叮叮嗒嗒地拨起来，既不成曲也不成调地乱弹一气。

就在这时，萨山格来了。一进屋劈头就问：“怎么回事，乌尔密拉？结婚的大喜日期定了吗？”

“是的，姐夫！岂止定了，而且已经结了婚！”

“真的？不可逆转了？”

“不可逆转了！”

“那马上就去请吹鼓手，再到巴格市场和巴胡市场订购甜米团和甜食……”

“用不着你操心……”

“你自己把这些事都办了？恭喜恭喜，你这位巾帼英雄！谁给新娘祝福呢？”

“将从我的口袋里掏出祝福的钱。”

“也就是说，炸鱼的油出在鱼身上？我理解得对吗？”

“拿去，看看就会理解！”乌尔密拉把那封信塞在他手上。

萨山格读完信之后，哈哈大笑。

尼勒达在信中写道：他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异常艰难困苦的科学事业，但在印度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不得不在自己生活上再做出一个牺牲，现在除了跟乌尔密拉解除婚约，别无他法。有一位欧洲小姐愿意嫁给他，愿意为他的事业做出自己的牺牲。当然，这个事业就是拉贾·拉姆先生在世时想要我做的，这个伟大的工作不管在印度，或是在欧洲进行，都完全是一样的。因此，把拉贾·拉姆先生准备花在这项事业上的基金，拿出一部分分给他在欧洲花掉，也不违反死者的意愿，这个举动将给死者增添光荣。

萨山格说：“假如给些钱，就能让这个活着的人在国外长期住下去，倒也不错。我就怕他断了财源，饥饿就会逼他回到这儿来。”

乌尔密拉笑着说：“如果你怕，你掏钱吧。我是一个铜板也不给。”“以后不改变主意？可尊敬的小姐，你的骄傲能一直维持下去吗？”

“我万一改变主意，与你有何相干了？”

“我告诉你，你会更神气活现了。为你好，我严守秘密。但是，我想，这个家伙实在胃口不小——真不要脸！”

长期以来压在乌尔密拉背上的重负终于卸下了。她在解脱的欢乐中一时不知做什么好。她把那张需要做的事情的细目表撕得粉碎，扔掉。马路上有个乞丐正在乞讨——她把那只戒指从窗口扔给了她。

她问：“这些画满了红铅笔线条的、厚厚的书本，旧货商会收吗？”

“你看呢，要是旧货商不收，怎么办？”

“我担心，过去的鬼魂可别在书堆里作祟，半夜三更站在床头用手指责我。”

“若是这样担心，我马上卖掉它们，不用旧货商上门。”

“怎么卖法？”

“根据印度教规矩，给它们举行葬礼！我还准备把它们的尸灰送1到

伽耶[48]，你若能因此得到宽慰的话。”

“别，太过分了。”

“那好，我就在书房角落里筑起一座金字塔，把它们变成木乃伊，装进去。”

“今天你可不能去上班！”

“一整天？”

“是的，一整天。”

“要我做什么？”

“让我们坐在汽车里兜个无影无踪。”

“跟你姐姐请个假。”

“不用，回去后我跟她讲，准备挨她一顿臭骂，骂我也感到痛快。”

“好吧！我也情愿挨你姐姐一顿骂。我开足马力，轮胎爆了也不懊丧；我开到时速四十五英里，纵然压死两三个行人并因此坐牢也不反悔。但是，你得连应三声：汽车旅行结束后，你到我们家去。”

“我去，我去，我去！”

坐汽车兜过风，俩人又回到了帕瓦尼布尔的住宅。但是四十五英里的时速到现在还在血液里奔驰。世界、社会、家庭、所有人的要求、所有人的权力，一切恐惧心理、一切羞耻之心，通通在这个速度下消失得毫无踪影。

有好几天工夫，萨山格的所有工作都原封不动地放着。工作的秩序全被打乱了，好几处买卖也告吹了。他对自己说：“这可不行。工作将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晚上睡在床上，种种可能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格外严重地展现在他面前。但次日，又什么心事都没有了，又成了《云使》中的药[49]。

谁要喝了一次酒，就要再喝第二次，以此来掩饰自己后悔的心情。

萨山格

好几天就这样过去了。萨山格醉眼蒙眬，心猿意马。

有一天乌尔密拉终于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她突然吃惊地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她不知为什么怕玛特拉。她总是尽量躲开他。

那天玛特拉先生到她姐姐房里，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

他走之后，姐姐把乌尔密拉叫了去。她脸色严厉而镇静。

她对乌尔密拉说：“你可知道你天天干扰他的工作，闹出了什么乱子吗？”

乌尔密拉害怕地问：“出了什么事，姐姐？”

“玛特拉刚才说，这些日子以来，你姐夫玩忽职守，一点事儿也不管，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了贾瓦赫尔。那个人见财眼开，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腰包里装。几座大仓库的屋顶盖得太马虎，满是窟窿。那天下了一场透雨，里面的货物都给雨水泡坏了，事情这才败露。一点儿也不考虑本公司的声誉，不经检查就垫付款项。现在名声扫地、经济亏损的灾难临头了。玛特拉要与我们拆伙。”

乌尔密拉听后吓得心怦怦直跳，脸色顿时变成灰白。刹那间，她内心深处的奥秘像闪电一样骤然显现。她十分清楚地看到，不知从何时起，她的心不知不觉地变得疯狂而不能自制，她丧失了理智，不能辨别好歹香臭。她竟把萨山格的事业看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她决定要跟它争个你死我活。她内心总是要使萨山格不被工作缠住身，留在自己身旁，而忐忑不安。有好几次，萨山格在洗澡，办公室派人来请示工作。遇到这种情况，乌尔密拉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绝他们：“现在没空见客。”

她总是提心吊胆，怕萨山格洗完澡就去办公室，陷进事务堆里，那样她今天一天就要白浪费了。自己背离常规的痴情的种种可怕图景，而今突然十分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她马上跪在姐姐脚旁，呜呜咽咽，反反复复说：“你把我撵出去吧！姐姐！把我从这个家里撵出去吧，现在就撵！”

今天，莎尔密拉曾下决心不饶恕乌尔密拉，但此时此刻，她的心又软下来了。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乌尔密拉的额头，说：“你别担心，会有办法解决的。”

乌尔密拉欠身坐定，说：“你不能独自承担损失。姐姐，我身边有钱。”

莎尔密拉说：“小疯子！我就一贫如洗了？我已对玛特拉说，别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我来偿还损失。我还提醒你，乌尔密拉，别让萨山格知道我已经什么都了如指掌了。”

“原谅我，姐姐，原谅我。”说着说着，乌尔密拉又跪在姐姐脚边，垂下脑袋。

莎尔密拉一边擦着泪，一边用疲惫无力的声音说：“谁原谅谁呀，妹妹！世界太复杂了，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为他的事业甚至把生命也搭上了，结果还是没有获得成功。世事真是不可捉摸！”

现在，乌尔密拉一步也不离姐姐的身旁，再也不去到处乱窜。她亲手给姐姐喂药，喂饭，铺床，洗澡。并打开书本，坐在姐姐床头读书。她再也不敢相信自己或萨山格。

结果，萨山格不断到病人房间里来。痴情的男子由于自己的愚蠢，竟然不知道妻子早已察觉他那种丧魂落魄的模样，也不知道乌尔密拉因此羞得无地自容。他逗引乌尔密拉去看摩亨·巴干队的足球赛，但这种诱惑没有发生作用；他用红铅笔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广告上画上记号，把报纸放在乌尔密拉面前，但这一招也没有奏效。当乌尔密拉常在他身边时，尽管受到干扰，他还多少能干点事，但现在呢？什么也做不成了。

看到自己可怜的男人那种六神无主的样子，起初，莎尔密拉既痛苦又暗自高兴。但她渐渐地发现，他的痛苦越来越深，脸色憔悴，眼圈发黑。那时她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现在乌尔密拉不与萨山格同桌吃饭，因而他吃什么都没有胃口，这从他脸上气色一望而知。近来，弥漫在这个家庭里的欢乐热流消失了，干涸了；而比它更压抑、更令人痛苦的是，从前家里那种闲适安宁的气氛也一扫而空了。

从前萨山格不修边幅。有一次，他让理发师把头发剃得短短的，几乎和光头差不多，木梳也派不上用场了。莎尔密拉曾为此而发过几次脾气，也无济于事。但是有一次发现，她那简单的意见伴随着乌尔密拉的高声大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萨山格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刚理成新发型的头上洒上香水，多得流了下来，淌在额上。然而，最近他又恢复了那种蓬乱的发式，那种漫不经心正透露出他内心的剧烈痛苦。现在无论如何不能拿他不修边幅来开玩笑，相反，莎尔密拉的忧伤超过了他的痛苦。对丈夫的怜悯和对自己的怨恨，使得莎尔密拉心里更加难受，由此也加重了她的病痛。

城堡的广场上将要举行军事演习，萨山格小心翼翼地问：“乌尔密拉，你去看吗？我已订了个好座位。”

还没等乌尔密拉开口，莎尔密拉就代她回答：“干吗不去，当然去。老蹲在家里快闷死她了，应该出门玩玩，痛快痛快。”

萨山格受到了鼓励，过了两三天，他又跑来问：“乌尔密拉，去看马戏表演吗？”

这个建议使乌尔密拉动心了。

这之后又有一天——

“去植物园好吗？”

这下乌尔密拉拿不定主意，因为她不愿离开姐姐这么长时间。

她姐姐又主动帮萨山格说话：“整天跟那帮泥瓦匠、木匠一块儿在暴日下干活，可不是件简单的事！不吸吸新鲜空气，不散散步，身体会垮掉的！”

行了，有了这个充足的理由，乘汽艇到拉吉拉逛一圈也不会被认为是荒唐事了。

莎尔密拉自言自语地说：“他为她不惜丢掉事业。一旦丧失了她，他如何受得住？”

谁也没对萨山格明说，但他做的事到处得到默许。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莎尔密拉对此并不感到心酸悲痛；她看到他俩在一起很高兴，自己也高兴。对一个平常的女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莎尔密拉不是平凡的女人。萨山格还在政府机关任职时，曾请一位画家给莎尔密拉画过一幅彩色肖像。多年以来，他一直藏在他的皮包里。现在取出来，送到一家英国商店，配上最精致的镜框。他把那副镜框挂在家中办公室里的书桌对面墙上，镜框下面放着一个茶几，茶几上放一只花瓶。花匠每天都来换花。

有一天，萨山格和乌尔密拉一起到花园去看盛开的向日葵。看着看着，他猛然间抓住了她的手说：“你当然知道，我爱着你。而你的姐姐确确实实是位女神。我对她比任何人还要敬重。她不是一个俗人，不知比我们高尚多少倍。”

莎尔密拉一再明确地对乌尔密拉说，她不在世的话，如果由乌尔密拉接替她的位置，她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当然，她一想到要由另外一女子来这个家庭里接替自己的位置，内心会感到十分痛楚；可是，如果家中没有一个女人能照料好萨山格的生活，那也是她不能忍受的。姐姐还对乌尔密拉说：“假如他的爱情生活受到阻碍，那他的生意将受到毁灭性的损害。只要他称心如意，他就会把事情办好。”

现在萨山格心醉神迷，仿佛生活在天上月宫里，那里，尘世间的一切责任和义务都愉快地安睡了。现在他和笃信的基督教徒一样虔诚地信奉礼拜天必须休息的信条。有一天，他跑去对莎尔密拉说：“我从黄麻厂老板那儿借来一条小火轮。明天是礼拜天，我想带乌尔密拉一起去钻石港游玩，傍晚前一定赶回来。”

莎尔密拉心上的神经不禁紧缩起来，额头上露出一道道痛苦的皱纹。但萨山格根本没有去留意它。莎尔密拉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吃喝怎么安排？”

萨山格马上回答：“已向饭店订购好了。”

过去，安排这类事情的责任总是落在莎尔密拉的肩上，萨山格从不过问。现在，一切都颠倒了。

一听莎尔密拉说一声：“好，去吧。”萨山格一分钟也没停留，一溜烟儿走了。莎尔密拉真想痛哭一场。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喃喃嘟囔着：“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明天是礼拜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迄今为止，这一纪念活动从未间断过，每年这一天都是甜甜蜜蜜地度过的。这次，莎尔密拉也提醒了丈夫，躺在床上吩咐差役做好准备。纪念活动也不特别铺张，萨山格穿上结婚时穿的贝拿勒斯产的红绸围裤和披肩；而莎尔密拉只穿上结婚时的红绸纱丽。然而，莎尔密拉给丈夫戴上花环，让他坐在自己面前进餐。卧房里按时点燃熏香，隔壁房间里留声机放着唢呐演奏的欢庆曲调。往年，萨山格事先不讲，总是要给莎尔密拉买一样她所心爱的东西。莎尔密拉想，这次他也一定会有东西送她，就等明天揭晓了。

今天，她可是实在忍受不住了，孤单单的一个人，她心中不时升起一阵阵酸楚：“假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场假戏该如何收场啊！”

晚上，她无法入睡。一大早就听见汽车的马达声。汽车从她窗前飞驰而过。莎尔密拉啜泣起来，最后放声痛哭：“神啊，你也是虚假的！”

从此，她的病越来越重。有一天，莎尔密拉觉得自己在人世间的时间屈指可数了，便把丈夫叫到身边。时值黄昏，屋内光线暗淡。她示意护士出去，叫丈夫坐在床边，抓住他的手说：“我在自己的生活中蒙受神的恩典，得到了一个男人，这就是你。但是，神没有赐予我与你相匹配的力量。我能做的，都尽力做了。我有不少过失，请你原谅。”

萨山格刚要张口，莎尔密拉就阻拦住：“不，你什么也别说。我把乌尔密拉交给你。她是我的亲妹妹。你能在她身上看到我，也将会得到从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别，你别说话；什么也不用说。临死前，我能看到你幸福生活，这是我莫大的幸福。”

护士在门外说：“大夫来了。”

莎尔密拉：“请他进来。”

谈话便终止了。

莎尔密拉的一个舅舅用土方治病，颇有一番功夫。最近，他同一个苦行僧相处十分投机。大夫说，莎尔密拉的病已无可救药了。但她舅舅坚持要用从喜马拉雅山来的苦行僧带的草药试一试，就是用西藏的一种草药，磨成粉，掺上牛奶喝下去。

萨山格不能容忍这种无知和愚蠢的举动，一口拒绝。但莎尔密拉说：“没有效果也无妨，但至少可让舅舅高兴。”

这草药眼看发生了奇效。莎尔密拉呼吸时，再也不感到疼痛了。

七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莎尔密拉已能坐起。医生解释说：“面对死亡的威胁，身体总要顽强地反抗一番。然而在最后的冲击中，自己也能挽救自己。”

莎尔密拉得救了。

她又烦恼起来：“这多么尴尬！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乌尔密拉忙着收拾行装，准备走了。

她在这里的任务已经结束。

姐姐走来对她说：“你不能走。”

“为什么？”

“印度教社会里不是有人娶妻妹为妾的吗？”

“嗤！”

“哦，人们的危言！人们舌头上的话比典礼的规矩还厉害，人言可畏啊！”

莎尔密拉把萨山格叫来，说：“走，我们去尼泊尔！你在那里的宫廷里会找到工作的，只要花力气就会找到职业。在那个国家里就不会遇到这样的舆论。”

莎尔密拉不给任何人提出异议的机会，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启程。

但乌尔密拉现在依然沉默不语，躲着人。

萨山格对她说：“假如今天你抛弃我离开的话，我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请你仔细三思！”

乌尔密拉说：“我什么也想不出来。你们两个合计好了，我就遵命。”

收拾行李花了好些天。启程的日期越来越近，乌尔密拉说：

“再等五六天，我要去跟管理人商量一些事，商量好了再来。”

她走了。

就在这时，玛特拉带着一脸的忧郁来找莎尔密拉，说：“你们走得正

是时候。上次跟你谈过话之后，我回到办公室，马上把萨山格的业务与我分开，我自己没有考虑他赔赚的问题。最近，萨山格要结束业务，查了好多天的账，发现连你的钱也全部蚀光了，再加上偿付债务，恐怕连这座房子也得卖掉抵押。”

莎尔密拉：“他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玛特拉说：“破产这种事就如同常常落在头上的雷击一样，在响雷前一秒钟也不会让人知道的。他知道，他的生意连连亏蚀，当时他还能轻易地应付过去。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了马上扭转亏空的局面，就匆匆忙忙买煤炭市场上的股票。行情看涨时买进股票，行情跌落时只得抛出。他突然发现，全部财产都像焰火般燃掉，剩下的只是些灰烬。若上帝保佑能在尼泊尔找到工作，那就能驱散那种担惊受怕心情。”

莎尔密拉不怕过穷日子，而且认为，在拮据的情况下在丈夫的眼里她在家的地位会更高些。她相信，她能够减轻贫困的压力，打发日子。她还有些珠宝首饰，能维持一段舒心的日子！另外，她还想到，倘若萨山格和乌尔密拉结婚，乌尔密拉的那笔财产也就属于丈夫的了。但是人光活着还是不够的。这么些年来，她丈夫靠自己的力量和双手积聚了一笔财产。为此她总是竭力克制自己心底情感的种种需要。他们夫妻生活的具体希望已如海市蜃楼一样消散了，这件事使她心如刀割。她暗自思量：“当时要是死了，也不会这样丢脸。我命该如此。然而，这种贫穷和耻辱所带来的冷酷和空虚，难道有一天不会使他感到追悔莫及吗？他曾因为迷恋一个女子而干出那一切蠢事。总有一天他会因此而无法原谅那个女人，会觉得她送上的食物全是毒药。他会为自己的醉态而感到羞愧，但却把这一切归咎于酒。最终，如果他不得不靠乌尔密拉的财产生活，他定会被苦恼和自卑感所激怒，从而，把乌尔密拉活活折磨死。”

那天，萨山格去玛特拉那里清理账目，突然发现莎尔密拉的钱全亏蚀了。而她投资那件事从来未向他透露过。他自己与玛特拉订立个协议，结清了账。

萨山格想起了以往的一切。辞去了政府职务之后，他是向莎尔密拉借了钱，经营起自己的业务，才慢慢发迹起来的。今天因为事业破产，他又得去公共机关当差，身上又背了莎尔密拉一笔债。这笔债他可永生永世也还不清了，有哪一个人实现过用工资来还清债务的梦想呢？

再过十天，便要动身去尼泊尔。昨夜萨山格一宵没睡着。天一亮，匆匆忙忙起床时，他猛然在梳妆台上狠狠捶了一拳：“我不去尼泊尔了。”他下定决心，“我们俩带着乌尔密拉就在加尔各答扎下根！——迎着百般挑剔的社会的凶残目光！我要在加尔各答重振旧业！”

这时，莎尔密拉正在往本子上记着：什么东西要带走，什么东西要留下。突然听到萨山格喊她：“莎尔密拉！莎尔密拉！”

她急忙扔下本子，跑进丈夫的房间。一种不祥的预兆使她的心抖抖

瑟瑟起来，她忙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去尼泊尔了。我不怕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就留在这儿，留在这儿！”

“为什么？难道出了什么事？”

“工作。”

又是那句话：工作。莎尔密拉的心怦怦直跳。

“莎尔密拉，你别认为我是个软骨头。你能设想我竟堕落到抛弃自己的职责而逃跑的地步吗？”

莎尔密拉走近他的身边，握起他的手，说：“发生什么事啦？你就直截了当地说个明白。”

“我又欠下了你一笔债，你不必隐瞒这一点，莎尔密拉。”

莎尔密拉说：“行。”

萨山格又说：“我像以前一样准备还清这笔债。蚀掉的也要捞回来。你记住，这是我的誓言。请你像从前一样相信我。”

莎尔密拉把头靠在丈夫的胸脯上，说：“你也相信我，教会我做事，让我配得上你。从今天起你就教我，今后我可以在生意中做你的帮手。”

外面有人喊：“来信啰！”

莎尔密拉拿到两封信。一封是给她自己的。

给萨山格的信里写道：

“我现在正在去孟买的路上。我从那儿去国外。依照父亲的遗愿，学成医道再回来。这大概要六七年的时间吧！我进入你的家庭生活，闯下大祸。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请别为我担心。我将永远记着你。”

给莎尔密拉的信中写道：

“姐姐，向你致以千百次的敬礼。由于无知，我犯下了许多过错，请你宽恕我。如果在你眼里我的行为还算不上过错的话，那么，知道这一点，我就会感到幸福。我心里根本不指望比这更多的幸福了。我也不知道哪儿还存有幸福！如果我没有享受幸福的份儿，那也随它去吧。我只怕走上错误的道路。”

四个人

石真　译

伯父

一

我从偏僻的小乡村来到加尔各答，考进大学。那时候，沙奇士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

第一次会见沙奇士，我立刻心中暗想：真是一颗亮晶晶的星啊！他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细长的手指如同火焰；他的皮肤白皙——不，说是白皙还不够，那是一团耀眼的光辉。就在我会见沙奇士的那一刹那，我仿佛窥见了他的内心，洞察了他的灵魂，因此，我立刻对他发生了好感。

奇怪的是沙奇士的同班同学，他们大多数都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敌意。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和大家完全一样的普通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引起大家对他进行攻击。可是，如果有人敢于冲破传统的愚昧，显示出人类内在的光辉和独特的个性时，便会有一部分人对他一味盲目崇拜，另一部分人对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拼命攻击。

和我同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学生们，不难发现我在暗暗崇拜沙奇士。这似乎总使他们不舒服。因此他们从不放弃在我面前咒骂沙奇士的任何机会。我知道，眼睛里如果落进沙子，就会越揉越痛；——不入耳的话，最好不回答。但是有一天，当他们针对着沙奇士的人格尽情诽谤的时候，我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

我的困难是：我过去并不认识沙奇士；而对方呢，不是他的远亲便是近邻。他们越是异口同声恶狠狠地说："这些绝对是事实！"我就越是愤愤不平地嚷道："我一点也不相信！"后来全宿舍的人都摩拳擦掌地咆哮起来："你真是野蛮，真是下流！"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心中愤懑，气得落下泪来。第二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沙奇士在圆湖边树荫下的草地上，斜躺着读一本书，我不经介绍，便冒昧地走向前去，慌慌张张、咕咕噜噜地对他胡说了一阵，连自己也不清楚说些什么。沙奇士合上书本，一声不响地凝望着我。没有看见过他的眼睛的人，是不会知道他的这种注视像什么样子的。

沙奇士对我说："那些诽谤人的人所爱的只是诽谤，并非真理。因此，急于想向他们证明诽谤的无稽，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我说道，"对于撒谎的人……"

"他们并非撒谎，"沙奇士打断了我的话，接着又说，"我有个开油坊的邻居，患了风瘫病，手脚发抖，不能工作。去年冬天我给过他一条相当值钱的毛毯。当天我的仆人西布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说：'老爷！那家伙颤颤巍巍的全是假装的。'我要是有一点好处，那些诽谤我的人也会把它说得糟不可言。他们和西布是一流人物，而且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完全真实。我的幸运使我有这么一条多余的贵重的毛毯，可是，所有西布一流的人物却一口咬定说我没有权利来占有它。为这事和他们争吵，我倒感到难为情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曾给他任何答复。我只问道："他们说你不信神，是真的吗？"

"是的，"沙奇士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的头低下了。我和同宿舍的人争辩，一向都认为沙奇士决不会是个宗教的叛徒。

我和沙奇士开始交往，就受到两个致命的打击。第一：初会面时，我以为他是个婆罗门。他的面孔像是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神像；又听说他姓马里克，我们村子里就有一家姓马里克的婆罗门望族；但是沙奇士的家世却是一个开金店的商人。而我们固守正统的卡亚沙一姓，一向相信在我们的血管中循环着高贵种姓的血液，对于第三种姓的商人向来抱着一种出自内心的轻蔑态度。第二：我一向坚信，无神论者比杀人犯，不，甚至比吃牛肉的人 50 还要罪恶滔天。

我不再说一句话，只呆呆地凝望着沙奇士的面孔。我看到那闪耀在他脸上的特有的光辉——那灵魂深处的崇高的火焰在光闪闪地燃烧着。

谁也不会梦想到我在无数次转世投胎之后，有一天竟会和一个商人种姓的同学同坐共餐，或者我的坚信无神论的狂热竟然青出于蓝，超过我的老师。但是，后来两者都成为事实。

卫尔肯斯是我们学院的教授，他学识的渊博和他对于学生的轻蔑恰成正比。他认为：到印度的大学校里给一群孟加拉孩子讲授英国文学，是一种奴仆或苦力的职务。因此，他在讲授弥尔顿或莎士比亚的课堂上，连遇到"猫"字的时候，也要给我们下个注解：猫，a quadruped of the feline species 51 。只有沙奇士特别受优待，可以不记笔记。他常常这样说："沙奇士，我会赔偿你坐在课堂上听讲的损失。到我家里来吧，在那里你可能换一换口味。"

这常常使他的同学们更加气愤。他们说，洋大人所以特别喜欢沙奇

士，是因为他的肤色白净；而沙奇士呢，为了取媚洋大人也就毫无忌惮地以无神论者自居了。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以为绝顶聪明的人，装出非常勤恳的样子去找卫尔肯斯，向他借阅有关实证哲学的书籍。他拒绝了，说他们不懂。他们连研究无神论的资格都没有，这只有使他们反对无神论和反对沙奇士的情绪更加高涨。

二

关于沙奇士在思想和行为方面被人诽谤的种种原因，我曾搜集过不少材料，并且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材料，有些是我和他交往以前的事，有些却在以后。

加格莫汗是沙奇士的伯父。他是当时有名的无神论者。说他不信神，似乎还不够——他根本不相信有神存在。正如海上战斗舰的舰长，他的重要职责不在于驾驶船只而是击沉敌舰一样，加格莫汗遇到机会就和虔诚的印度教徒展开战斗，使他们灭顶。这是加格莫汗的信条。他常和印度教徒以如下的方式辩论：

如果有神，我们的智慧便是神的赐予；

但是，智慧告诉我说：神不存在；

所以，是神自己说的：没有神。

“但是，”伯父继续说，“你们却当了他的面撒谎，偏要代他回答说：确实有神。这罪恶的惩罚便是你们要被三千三百万男女神灵拧歪了耳朵，勒索罚款。”

加格莫汗结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妻子去世时，他还很年青。他读过马尔萨斯的学说，所以他不再结婚。

他的弟弟诃里莫汗是沙奇士的父亲。诃里莫汗的天性和他的哥哥是这样地大不相同，我这样写，人们会疑心我在编造故事。但是故事为攫取人们的信任，只能小心地进展，而事实由于没有负担这样的任务，因此也就不怕变得怪异。所以世界上并不缺乏两兄弟性情如同黑夜与白昼那样恰巧相反的例子。

诃里莫汗幼年多病，身体孱弱。在驱邪符、太平经、苦行者发髻上挤出来的洗头水、名山圣地的尘土、供过法力无边的神仙的祭品和用很多钱买来的婆罗门的祝福……所筑成的堡垒中，他总算解除了一切灾难活下来了。长大之后，他虽然不再生病，但是，“他是太瘦弱了”这种观念却始终不曾从家庭里抹掉。所以，只要能让他活下去，再没有谁向他做更多的希求。他呢，对于这一点，没有令人失望，总算尽了责任，好好地活下来了。但是他又总以奄奄一息的样子来恐吓大家。加上他的父亲年轻夭亡的前例的威胁，他把母亲和姨母的爱护与关怀全部牵引到自

己身上。他吃东西比大家先吃，他的饮食也和大家不同。他的工作比别人少，得到的清闲却比任何人都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需要受到特别保护的人。因此对于不仅是母亲和姨母，还有天、地、太空三界中数不清的男女神灵；不仅是天上的神灵，还有社会上一切有权有势的人——警察长、有钱的邻居、官僚、地主、报馆的主笔……他都能够按照从他们那里得益的多少，恰如其分地报以尊敬和畏惧之情。至于神牛和婆罗门当然就更不会例外了。

加格莫汗所走的道路却和他完全相反。唯恐人们怀疑他想沾光，他对于有权有势的人一概不理。在不敬神这件事上，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他才敢和天神挑战。他从来没有在人间天上任何强有力者的面前屈服过。

该结婚的时候，那就是说达到适当的结婚年龄之前，诃里莫汗就结了婚。生下了三女三男之后，沙奇士出世了，他和他的伯父的相貌是那样相似，大家都觉得惊奇。加格莫汗也把他看同己出，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经过心中一番盘算，诃里莫汗觉得有利可图，最初非常高兴。因为加格莫汗自己担负起教育沙奇士的责任。加格莫汗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在英语方面负有特别的盛誉，有人认为他是孟加拉的麦考莱，有人称他为孟加拉的约翰逊。[52] 像蜗牛背着笨重的壳，他被那些英文书籍四面紧紧包围着；循着一片冲积的小圆石，人们会找出山溪的来路，同样地，在这个家庭里，只要望见那从地板高达天花板的一些书架上排满了的英文书籍，就明白那里是加格莫汗的活动范围。

诃里莫汗一向溺爱他的长子普林达尔。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普林达尔的任何要求。为了他，诃里莫汗经常总是眼泪汪汪的——他认为普林达尔是经不起“所求不遂”的打击的，任何一点儿不顺心意的事都会使他送命。他一点儿也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很早就结了婚，而那结婚的藩篱也不曾限制了他不到外面胡闹。诃里莫汗的儿媳常常对普林达尔的行为表示不满，可是诃里莫汗却对她大发脾气，说正是由于她的压迫，才逼得他的儿子不得不在外面寻求安慰。

加格莫汗亲眼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挽救沙奇士脱离溺爱的危险，他全面照看沙奇士，不肯让他离开自己一步。沙奇士还在幼年，他的英文就已经很好，但是他并未停止在这一阶段，穆勒和边沁 [53] 富于煽动性的学说在他头脑里点起了火，使得他自己就像一把无神论的火炬那样的燃烧起来了。

加格莫汗从来不把沙奇士看作晚辈，而是像朋友一样地对待他。加格莫汗认为对于长辈的过分恭敬是一种虚伪和迷信，结果只能把人训练成更适于做奴才。家里有一位新结婚的侄女婿给他写过一封信，第一行用的是“谨献愚诚于慈祥美妙尊足之前”的旧式函札的套语，加格莫汗给了他下面一篇忠告：

亲爱的诺伦：

我不了解为什么要用“慈祥美妙”来形容人的脚，你似乎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因此，那一套全是废话。其次，抛开我本人不管，只在我的脚前有所奉献；在这方面，我有权告诉你，我的脚只是我的一部分，只要它还和我的整体发生联系，你就不应该把我的整体进行“肢解”，对它另眼看待。还有，人的脚并未具备听取与拿东西的功能，向那里有所奉献，可真是荒唐透顶。最后，关于我的脚，你不用双数，而用复数字形变化，在你可能是用来表示特别尊敬——某些四足兽本来是你们崇拜的对象；不过，事关我在生物学上类属的确定，我认为，对你的不学无术，我有责任加以指正。

你的加格莫汗

加格莫汗常和沙奇士讨论一般人大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谈论的问题。如果有人反对他和青年人谈话这样毫无顾忌，他会说：“捣毁了蜂窝，才能赶走大黄蜂，铲除了产生羞怯的基本根源，首先要打破羞怯思想；我把羞怯的巢穴从沙奇士心中彻底捣毁了。”

三

沙奇士大学毕业了，诃里莫汗开始想办法要把沙奇士从他伯父手中抢救出来。但是活结既然套上脖子，只有越拉越紧；诃里莫汗越是用力拉，沙奇士愈是拼命挣扎。这使他恼恨自己的哥哥比恼恨自己的儿子更厉害。于是，关于哥哥的五光十色的谰言也就到处传播开了。

假使他的哥哥和儿子只是口头上谈谈无神论，诃里莫汗并不反对，甚至他们吃了老母鸡，硬替他们在人前诈称是吃了小山羊肉，他都可以办到 54 。但是事情变到这样绝望，连撒谎都无法挽救他们了。我只选择重要的来谈一谈：

加格莫汗的无神论中最重要的一章是“为大众谋福利”。所谓“为大众谋福利”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除了绝对的自我牺牲，此外还有什么呢？那里面既没有建立功勋和希望报酬的企图，也不存在什么身后荣辱的恐惧。如果有人问他，“为大众谋福利”对你本身有什么好处呢？他会说：“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好处。”他常常对沙奇士说：“孩子，我们是无神论者，这光荣的称号就会使我们无比纯洁。由于我们对一切都不崇拜，我们才有力量更多地尊重自己。”

“为大众谋福利”的忠实弟子是他的沙奇士。

他们的邻近有几家皮革批发店。加格莫汗和沙奇士伯侄二人和那里的穆斯林店员以及“不可接触的”制革工人发生了亲密的友谊，并热忱地为他们服务。这使诃里莫汗额头上印度教徒的圣痣都吐出了愤怒的火焰，骨髓里都燃烧起憎恨的烈火。他暴怒到发狂的程度，他必须和他们

作斗争，他知道引经据典或抬出风俗习惯来劝阻自己的哥哥，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他只抱怨加格莫汗不应该随便浪费祖宗的遗产。可是哥哥却说："先让我的用度追上你花在那批大肚子婆罗门法师身上的数目，然后咱们再来谈判吧。"

一天，诃里莫汗这边的人发现加格莫汗所住的院子里正在准备一个盛大的宴会，所有的厨子、侍者和仆役们统统都是穆斯林。诃里莫汗气得坐立不安。他叫了沙奇士来，怒冲冲地问道："是你今天要宴请你那批皮匠老子吗？"

"我要有钱的话，"沙奇士说，"早就请了。但是，我没有钱。是伯父宴请他们。"

普林达尔，沙奇士的哥哥也同样愤怒。他焦躁地转来转去，并且恐吓沙奇士说："看他们有本领到家里来吃饭！"

诃里莫汗正式向哥哥提出抗议，加格莫汗说："你天天给你的偶像献祭，我可从没有说过一句话啊。我偶然给我的神献上一次供养，你也不该提出反对。"

"你的神？"

"是，我的神。"

"你突然又成了梵教的信徒了？"

"不。梵教的信徒只相信一位尊神，但是他无影无形，我们看不见他；你们崇拜无数的偶像，它虽然具有形体，可是既聋且哑。我们崇拜活生生的神，我们眼睛可以看见他的形体，耳朵又能听到他的声音。对这样的神发生怀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你是说，"诃里莫汗嚷道，"那些皮匠、穆斯林们统统是你的神吗？"

"不错，是他们，"加格莫汗说，"只要把供品摆在他们面前，你就会看出他们是多么神通广大，他们真会伸出手来把东西吃个干净。你们的神可没有这份儿本领。我喜欢看这种奇迹，所以我请我的神到家里来。如果你那瞻仰神灵的眼睛还不曾失明，你看了这情形，心里也一定会高兴。"

普林达尔来到他的伯父跟前，扯开喉咙狠狠地叫嚷了一通，并且声明今天他要有一番不平常的举动。

加格莫汗笑着说："嗨，小猴子！只要你碰一下我的神，你马上会发现他们是多么有灵验，他们可不需要我想办法加以保护。"

尽管普林达尔气势汹汹地说了一通大话，其实他比他的父亲更胆小。只有在他能够撒泼的地方，他才显得出本领；至于和穆斯林的邻居挑衅，他可没有这种勇气。他只有跑来把沙奇士骂了一顿。沙奇士睁大他那一双不可思议的眼睛望着他的哥哥，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天的宴会一切都很顺利。

四

现在，诃里莫汗扎紧腰带向自己的哥哥宣战了。他们用来维持家庭生活的经费来自祭产的收入。诃里莫汗在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他的哥哥是印度教的叛徒、伤风败俗的罪人，已经失掉祭产受托人的资格。体面的有声望的证人并不缺少——所有印度教徒的邻居都准备出庭做证。

关于诉讼，并不需要诃里莫汗费心。加格莫汗在法庭上公开承认：他不崇拜偶像，不信神；他不考虑什么东西应该吃，什么东西不应该吃，一切能吃的食物他都吃；关于穆斯林究竟是从大梵天身体的哪一部分降生的，他从未动过脑筋，所以他毫不迟疑地和他们一同吃饭。

法官判决加格莫汗不适宜做祭产的受托人。他的律师告诉他，这样的判决在高等法院里一定会被推翻，但是他拒绝提出上诉。他说，即使是他不相信的神，他也不准备去欺骗他们。只有那些崇拜天神的聪明人，才有那种智慧去欺骗他们的神。

朋友们问他："以后吃什么？怎么活下去呢？"

他说："真没有东西可吃，就咽自己的唾沫吧！"

诃里莫汗并不情愿炫耀这次诉讼的胜利，他怕由于哥哥的愤恨与诅咒会产生不幸的后果。至于普林达尔，却一直没有忘掉过去他不能从家里把那批穆斯林的皮匠赶出去的耻辱，怒火还在他的心中燃烧。现在，到底谁的神是法力无边，有灵有验，终于得到最后证明。所以他一清早便搬出大锣大鼓，惊天动地地敲打起来。恰巧在那天，加格莫汗有个朋友——他对于他们弟兄之间的争执一无所知——前来拜访，他的朋友惊奇地问道："咦！这是干什么？"

加格莫汗说："今天是我的神举行隆重的下水礼的日子，所以有这一番敲打。"

此外，普林达尔还自作主张，一连两天大宴婆罗门。现在，大家一致公认，普林达尔是这家庭里重振家风的一盏明灯。

后来，他们在他们加尔各答住宅中间砌起了—堵高墙，把院子分作两半。

诃里莫汗坚信，人们对于宗教尽管意见分歧，对于生活和金钱却有一种天赋的审慎和自私的本能。他毫不迟疑地肯定，他的儿子，如今闻到了菜饭的香味，一定会脱离加格莫汗的空巢，飞进他的金丝笼里来。但是沙奇士却证明他一点也没有受到父亲的聪明才智的遗传，他仍旧和伯父一同生活。

加格莫汗一向看待沙奇士如同自己的儿子。在分家的日子，沙奇士划归他的名下，在他毫不感到惊奇。

诃里莫汗深知他哥哥的天性。他逢人便宣传加格莫汗所以抓紧沙奇士，是为了使自己的衣食有着落。他装得那样诚恳，几乎是眼泪汪汪地向大家说："我难道会让自己的亲哥哥受冻挨饿？但是他把我的孩子捏在手心里，对我使出这样卑劣的手段，真使我受不了。我等着，看他还能变出多少花样！"

亲戚朋友把诃里莫汗的话传到加格莫汗的耳朵里，他简直惊呆了。他憎恨自己愚蠢，竟未料到居然会有这样的话传出来。他对沙奇士说："再会吧，沙奇士。"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沙奇士完全明白伯父是在怎样的一种痛苦的心情之下说出了"再会"这句话的。十八年从未和伯父分离过的沙奇士，如今只好向伯父告辞了。

当沙奇士将他的书籍和行李装上马车，乘车走了之后，加格莫汗关上房门，默默地躺在地板上。黄昏时，他的老仆人因为要给屋里点灯，去敲他房门，他也没有回答。

对于人，科学数字的计算并不适用。按头计数，他不过是个"一"，可是在心里他可能是算学上最大的数字。难道沙奇士能以一、二、三来计算？他钻进加格莫汗的心里变成无量无边，掩盖了整个世界。

加格莫汗没有过问为什么沙奇士要用马车来运行李。沙奇士并未回到院子那一边父亲的家里，他搬到一所公寓里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一起。每逢想到自己的儿子竟变得和陌生的路人一样，诃里莫汗就会流下泪来。他有一颗非常慈爱的心嘛！

分家以后，普林达尔一意孤行，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建起了一个神堂。他愈是想着他的伯父一定会因为受不了早祷晚祷时吹法螺、撞钟鼓的聒噪而十分烦恼，他便越加快活。

为了维持生活，加格莫汗在一个中学校里担任校长，同时沙奇士也当了家庭教师。于是诃里莫汗和普林达尔又认为把这些好人家的子弟从无神论者的老师手里拯救出来是他们父子在宗教上应尽的神圣责任。

五

一天，沙奇士到楼上书房里来看加格莫汗。他们两人之间没有长幼相见时行“触脚礼”的这套规矩。加格莫汗拥抱了沙奇士。招呼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然后就问：“怎么样？有什么事么？”

的确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一个名叫那尼巴拉的姑娘和她的寡母寄住在舅舅家。当她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灾难。不久以后，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表兄弟们都是些品行不端的坏蛋，他们的一位朋友把那尼巴拉拐走了。不久，他因为对那尼的过去发生怀疑，就开始无情地污辱她、虐待她。事情发生在沙奇士教书的那家人的隔壁。沙奇士想救这个女孩子，但是他既没有钱，又没有住处，所以他来找他的伯父。还有，这女孩子已经怀孕了。

加格莫汗听了大为发火，看样子如果那男人在他眼前，他会立刻把他的脑袋敲碎。他不是那种能够冷静地从各方面慎重考虑的人，他马上对他的侄子说：“好吧！我那间藏书室可以给她住。”

“藏书室？那么，那些书呢？”沙奇士惊愕地问。

在他找到职业之前，加格莫汗被迫卖书来维持生活，他已经没有多少书了。残存的那些书，卧房里有足够安放的地方。

加格莫汗说：“立刻把那女孩子带来吧。”

“她在楼下等着呢，”沙奇士说，“我已经把她带来了。”

加格莫汗跑到楼下，发现在楼梯旁的屋角里，那个女孩子缩作一团坐在地上，像个布包裹一样。

加格莫汗像一阵旋风似的卷进屋里，低声说：“来，小母亲，起来，为什么要坐在灰尘里呢？”

女孩子用纱丽蒙着她的脸，伤心地痛哭起来。

加格莫汗从不轻易落泪，现在，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对沙奇士说：“这女孩子蒙受的羞辱，是我的耻辱，也是你的耻辱。是谁把这副重担加在她身上的？”

“小母亲，”他对女孩子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必害羞，我的同学们常常叫我作‘疯加格’，直到今天我还是有些疯疯癫癫。”他一面说话，一面毫不迟疑地用双手把女孩子拉起来——她的面纱从头上滑落了。

那是一张非常娇嫩的、孩子气的脸，没有一点堕落或犯罪的痕迹。正如鲜花不能被一粒灰尘污损，这马樱花一般美丽的女孩子的内心的纯洁并未被摧毁。她的两只漆黑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受伤的小鹿般的惊恐；

她的藤蔓似的娇小的身体在羞涩中颤抖着；虽然她现在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却一点也不显得暗淡憔悴。

加格莫汗把她领到楼上，对她说："孩子，看我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七辈子没有打扫过，一切乱七八糟。至于我自己，生活更无规律，吃饭、洗澡都没有一定的时间。现在你来了，我的房间一定马上会变个样子，连'疯加格'也将会变得严肃可敬，像个正经人呢。"

那尼巴拉在今天以前，即使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都从来没体会过有人把她当作一个人来尊敬。因为母亲从不把她当作女儿看待，只是把她当作"守寡"的女儿来监视。在这样的母女关系的曲径上，处处布满了畏惧、猜疑的荆棘。但是，加格莫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为什么却能够不管她的好坏，以全副心灵来对待她呢？

加格莫汗请了一位老女仆来帮助那尼巴拉，并且不使她在任何地方感到不安和畏缩。最初，那尼很担心，害怕加格莫汗也许会拒绝从她的手中接受食物——她是个堕落的女人啊！结果却是加格莫汗除非从她手中接受食物就不吃东西；那尼煮完饭，如果不坐在他身边侍奉他进餐，他便不吃饭。

加格莫汗早已料到诽谤的大波澜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那尼也知道那是免不掉的事，并且因此心中惊惧不安。果然三四天后一切便开始了。

年老的女仆最初以为那尼是加格莫汗的女儿；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对那尼尽情地说出她能够说出的不入耳的话，轻蔑地咒骂着辞工走了。想到加格莫汗该会多么烦恼，那尼的脸苍白得毫无血色。

加格莫汗对她说："我的小母亲，团圆的满月已经在我的家中升起，所以辱骂的海潮狂啸的时期也已经成熟了。但是，无论海潮卷起的波涛多么浑浊，它却决不能玷污我的皎洁的月光。"

加格莫汗的一位姑母从诃里莫汗的家里走来对他说："加格，好丢脸，好丢脸啊！你干的什么事！快把那罪恶的污点从你屋子里擦洗干净吧。"

加格莫汗回答道："只有你们信神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假使我把所有的罪恶都赶出去，那么，制造罪恶的人，又会怎样呢？"

一位远房祖母劝他说："把那女人送到医院去，诃里莫汗愿意担负一切费用。"

加格莫汗说："她是母亲啊，为了有人肯花钱，就可以随便把她送进医院去？诃里莫汗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位老祖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手托着下巴，惊奇地问道："你称谁

作母亲啊？”

加格莫汗答道：“我称那腹中孕育着生命的人作‘母亲’；我称那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使婴儿降生的人作‘母亲’。那孩子的没有心肝的爸爸，我可不称他‘父亲’，那混蛋只能制造危险，自己却远远躲开，十分安全。”

这件十分丢脸的事，使诃里莫汗感到他的全身仿佛都被污秽所浸透了。祖宗父母的圣洁的遗宅中，墙那边，竟容许一个堕落的女人栖息，这种耻辱谁能忍受？

诃里莫汗马上想到，并且毫不迟疑地确信，在这罪恶的事件中，沙奇士一定暗中怀着一种极为热切的欲望，而他的不信神灵的伯父又在一旁赞助和纵容他。于是他十分激愤地到处传扬这个消息。

加格莫汗对于平息这个不公平的毫无根据的谰言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他说：“在我们无神论者的法典中，为做好事而进诽谤的炼狱是必然的规律。”谣言愈来愈变得花样繁多、稀奇古怪，他和沙奇士谈到这些的时候，好像很欣赏似的常常快活地高声朗笑起来。把这样一个淫秽的题目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和自己的晚辈毫无顾忌地互相讨论，这在诃里莫汗或者和他同样出身的可敬的上等人中间是很难想象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虽然分家以后，在加格莫汗的院子里连普林达尔的影子都没见过，但是他却声明：如果不把那女人赶出去，誓不罢休。

加格莫汗每天到学校去之前，总要把家里所有出入的门户严密地封锁起来，只要有一点空闲，他从不忘记回家看看。

一天中午，普林达尔在自家的房顶上接了竹梯跳进加格莫汗的院子，当时那尼巴拉正在屋子里饭后午睡，房门大开着。

普林达尔走进房里，发现那尼正在酣睡，便又惊又气地大喝道：“啊！是你！你在这里！”

那尼醒来，看见普林达尔站在她面前，她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那样苍白，四肢不住地颤抖，连逃跑或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普林达尔全身发抖，愤怒地喊道：“那尼！”

就在这时候，加格莫汗走进屋来，在他背后大声喊道：“出去，给我滚出去！”

普林达尔气得像一只发怒的猫。加格莫汗说：“你不马上给我滚出去，我就去叫警察来。”

普林达尔恶狠狠地向那尼盯了一眼，走了。那尼当时就晕过去了。

加格莫汗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把沙奇士找来，问明经过。原来沙奇士早已知道是普林达尔毁了那尼。但是怕加格莫汗在盛怒之下会有一场大闹，所以不曾将事实的真相告诉他。沙奇士认为，在加尔各答，除了伯父的家里，普林达尔不敢轻易去骚扰之外，再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可以使那尼逃脱他的压迫。

那尼在恐惧的气氛中一连几天像一片竹叶似的瑟瑟战抖。然后，生下了一个死胎。

普林达尔有一天用木棒将那尼打了一顿，半夜里把她赶了出去，后来就一直不曾找到她。现在，突然在伯父家里看见了她，普林达尔的妒火从头顶一直燃烧到脚心。他深信沙奇士将那尼从他手中抢过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并且把她明目张胆地放在他的隔壁是要故意污辱他。这无论如何使人不能忍受。

诃里莫汗听到了一切。把这样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诃里莫汗，普林达尔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并且不必感到难为情。对于他的一切坏品行，诃里莫汗一向毫不介意，并且加以包庇。相反地，诃里莫汗却认为沙奇士把自己哥哥所爱的女人夺走，简直是违背伦理，大逆不道。他立刻决定普林达尔有必要从这种难忍的污辱中挽回面子，有必要对自己的所有物采取正当的保卫手段。并且自己拿出钱来，雇了一个女人冒充那尼的母亲，打发她到加格莫汗那里号啕痛哭。但是加格莫汗却恶狠狠地把她赶了出去，使她再也不敢去第二次了。

那尼一天天地憔悴，消瘦得和影子差不多。圣诞节放假的那些天，加格莫汗一步也不外出，总是片刻不离地守护着她。

有一天，黄昏时候，加格莫汗正在把司各特的一篇小说翻译给那尼听，普林达尔和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突然像一阵风似的闯进屋子里来。

加格莫汗正要去叫警察，小伙子说：“我是那尼的表哥，我来带她回去。”

加格莫汗全不理他，走上去就抓住了普林达尔的脖子，把他拖到楼梯口，推着他滚下楼去。然后才向小伙子说：“你这个流氓！毫无心肝的东西！你不害臊吗？需要保全那尼的时候，你什么人也不是。到了要摧毁那尼的时候，你倒成了她的弟兄！”

小伙子倒也毫不迟疑地赶快逃跑了。当他跑到安全地带以后，远远地大叫大嚷着说，他要请警察来帮助援救他妹妹。

那尼在心中暗暗祈祷：“哦，大地母亲，求你裂开一条缝把我吞下去吧！”

加格莫汗找来沙奇士对他说：“让我离开这里，带那尼到西部任何一个小城镇去吧。我在那里随便找个工作——这样吵闹不休，再住下去，

她怕活不成了。”

沙奇士说：“如果哥哥听到消息，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他都会追去捣乱的。”

“那怎么办呢？”

“让我和她结婚。”

“你同那尼结婚！”

“是，依照法律手续登记结婚。”

加格莫汗紧紧地拥抱着沙奇士，眼泪直流。他一生从未像这样落过泪。

六

自从将院子隔开以后，诃里莫汗从来没有过来看望过加格莫汗。那天，他须发蓬松、衣衫不整地走来说：“哥哥，我听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以前的确是很糟糕的事，”加格莫汗说，“现在却有了挽救的办法。”

“哥哥，沙奇士就像你的亲生的儿子，你忍心让他和那样一个堕落的女人结婚吗？”

“是的，我是把沙奇士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带大的。现在我总算得到报酬了——他使我们的脸面有了光彩。”

“哥哥，我在你的面前自认失败。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写上你的名字。请你不要用这样可怕的手段来报复我吧！”

加格莫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道：“哦，你想用你一半财产，像拿残茶剩饭喂狗那样来笼络我吗？你记住：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是像你那样虔诚的宗教徒！我既不怕愤怒的报复，也不会接受怜悯的施舍。”

诃里莫汗又急急忙忙跑到沙奇士的公寓里，背着人对沙奇士说：“你想干什么？说吧！你真再也想不出法子来毁灭自己了吗？你就这样下决心来玷污我们的清白之家？”

沙奇士回答道：“我没有想要结婚的那种欲望。我这样做，正是为了希望抹去这个家庭的污点。”

诃里莫汗大声喝道：“你难道连一点伦常都不讲？那女人像你哥哥的妻子一样！你和她……”

“什么？”沙奇士打断他的话说，“像妻子一样？这话还是不要从口里说出来才好。”

诃里莫汗尽情地把沙奇士痛骂一顿。沙奇士只是一声不响。

最使诃里莫汗感到困难的是普林达尔竟毫不知耻地宣布：如果沙奇士娶了那尼，他就要自杀。普林达尔的妻子告诉他说，那倒会解决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要他有那样的勇气。诃里莫汗对这种恐吓虽然不完全相信，但是他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

沙奇士一向回避那尼——从来没有单独和她见过面，他和她到底谈过一两句话没有，还是个疑问。当他提出和那尼结婚的建议，得到伯父同意以后，加格莫汗对沙奇士说：“结婚之前，私下去和那尼恳谈一次吧，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心灵上的互相了解。”

沙奇士同意了。

加格莫汗定好日期，然后对那尼说：“我的小母亲，今天我很想把你打扮起来呢。”

那尼羞涩地低下头。

“不，不，那尼，不要怕羞。今天我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看你盛装打扮起来的模样。喏，这个，我要你穿在身上。”

加格莫汗把那些他自己看了中意买下来的贝拿勒斯纱丽、上衣和面纱交给那尼。

那尼弯下身去向他行最尊敬的触脚礼。他慌忙把双脚撤回，同时说：“哎，那尼，看来要想扫除你心中对长辈的盲目尊敬，我是一败涂地了。我虽然有了一把年纪，但是，你不知道你比我还大吗？你是我的小母亲呀！”他吻了一下那尼的头发，然后说，“帕布杜斯先生请我吃饭，回来可能要晚一些。”

那尼紧握着他的双手说：“爸爸，今天我需要你的祝福。”

“孩子，我看得很清楚，你真要使我这个无神论者在他的晚年变成虔诚的宗教信徒呢。我丝毫也不相信什么祝福，但是，看见你的小脸儿，我衷心愿意祝福你。”

加格莫汗托起那尼的下巴，让她的脸略略仰起，沉默地凝视着——泪珠从那尼的大眼睛里一颗颗滚下来。

黄昏时候，有人跑到帕布杜斯先生家里请加格莫汗回去。到家后，他看见床上躺着那尼的尸体，身上穿着他送给她的纱丽，手里握着一封信。沙奇士站在床头。加格莫汗拆开信念道：

爸爸：我办不到。请原谅我吧。这些天，我一直在把您的话想来想去，我曾竭力想做到您所希望于我的，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把他忘记。我向您慈爱的脚下致千万个敬礼。

有罪的　　那尼巴拉

沙奇士

一

无神论者加格莫汗临终以前对沙奇士说："如果喜欢铺张扬厉大办丧事的话，等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再施展本领吧。伯父不需要。"

他致死的原因是：

那年，加尔各答发生鼠疫。疫情最初发现的时期，人们对于那些身穿制服、肩上和腰间佩戴皇家徽章、到处封门检疫的政府官吏的恐惧远远超过鼠疫，可怜的市民们全都惊慌起来了。沙奇士的父亲诃里莫汗认为他的邻居，那些皮匠们毫无疑问地会首先被鼠疫攫去，而他的全家老幼也必然会受到传染与他们同归于尽，最保险的办法是搬家，远远离开他们。在离家逃避以前，他到哥哥那里对他说："哥哥，我在恒河边上的各罗那租到了房子，如果——"

加格莫汗说："别胡说，我怎么能够丢开他们自己走开？"

"他们是谁？"

"那些制革工人。"

诃里莫汗拉长面孔，鄙夷地冷笑着走掉了。他又到沙奇士的公寓里对他说："跟我走吧！"沙奇士回答说："我有事，离不开。"

"搬运那些皮匠们的尸体？"

"嗯，是的，如果需要……"

"嗯，是的，如果需要，你会把你十四代祖宗送进地狱，让他们万劫不得翻身！你这个流氓、混蛋、不信神的叛逆！"

面对着这两个世界末日的不祥征兆，诃里莫汗只好失望地转回家去。那天，他在几刀草纸上用端正的蝇头小字密密地写满了女神杜尔伽不朽的圣名来保卫自己不受玷污。

诃里莫汗走了。地方上鼠疫正流行。为了怕被捉到官立医院去，人们连医生也不敢去请。加格莫汗亲自到传染病院巡视了一遍，回来时他

叹息说："人们生了病是事实，可是，他们并没有犯罪，他们不是犯人啊！"

他设法在自己家里开办了一所私人医院。沙奇士和我，还有另外几位同学充任护士；我们这一群人里面还包括一位医生。

我们的医院里收进来的第一个病人是个穆斯林，他死了。第二个病人就是加格莫汗自己，他也没有活下来，他对沙奇士说："我一向严守我的'造福人群'的信条，今天我已得到它最后的赏赐——我死而无憾。"

沙奇士一生不曾对他的伯父行过大礼，现在，伯父死后，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行了"触脚礼"。

后来，诃里莫汗见到沙奇士，他冷笑着说："这就是不敬神灵的下场！"

沙奇士骄傲地回答说："不错。"

二

正像"噗"一口气吹熄了灯火，它的光亮便马上完全消失；加格莫汗死后，沙奇士也突然不知去向了。

沙奇士对自己的伯父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他是沙奇士的父亲，他是沙奇士的朋友，也可以说他是沙奇士的孩子。由于老人对于自己是那样地漠不关心，对于日常生活、处世接物又是那样地完全外行，因此处处关心他，并且使他避免种种灾难生活下去，就成了沙奇士的重要工作。这样，在沙奇士和伯父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一方面他从伯父的心灵深处吸取到最珍贵的东西作为营养，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他从伯父那里受到影响，也把自己的一切全心全意地献给伯父。和伯父的死别，最初给了沙奇士多么沉重的打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在无法忍受的悲哀的包围中，沙奇士唯一感到的是空虚，是从来没有过的空虚，是像整个世界都已不复存在时的一片寂寞可怕的空虚。的确，一个人如果从某一方面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否定一切的"俱无"，而从另一方面得到的回答假使又不是肯定一切的"全在"，他的整个世界就会滚进空虚的深渊而彻底毁灭。

两年了，沙奇士到处流浪，我们不曾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们的团体却更加起劲地在进行工作。我们专门和那些维护宗教和社会传统习俗的人挑战，使他们在骨髓里都对我们燃烧起愤恨；我们有意干出的那些"好事"，让国内上等人家有教养的青年们对于我们除了攻击再没有别的话好讲。沙奇士是我们中间的一朵鲜花，他既然退出我们的行列，如今，当然只有我们——这些光秃秃的尖刺，来显示它的生硬与锐利了。

三

虽然已经有两年不曾得到沙奇士的消息，我却从来没有要责备他的心思，即便是最轻微的非难，我也不忍在心中想起。但是我又不能不时常想到奋发有为的沙奇士，受到严重的打击已经渐渐消沉了。

记得有一次，加格莫汗伯父遇到一位出世的苦行者，他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好像是一个银钱兑换商，人们要经过他的一番敲打——痛苦的、伤害的、渴望自由的种种打击——才被他容留。谁的调子不响，谁的声音嘶哑，就会立刻“当”的一声被扔出去；这些出家人，他们就是那被掷在一边的赝币，在生活的市场上不能流通的东西。但是他们却骄傲地宣称是他们舍弃了世界。但凡有一点资格适合于生存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与社会脱节。枯叶从树枝上飘落了，是树枝把它抖掉的——那无用的废物！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生活着，难道沙奇士却注定要沦于废物之列？在那痛苦的黑色试金石上莫非写有这样的话——沙奇士在生活的市场上是没有价格、没有销路的？

正在这时候，听说在查多村附近一带，有人发现沙奇士——我们的沙奇士——正沉醉在吉尔坦的歌声里，惊天动地地敲打着铜钹，1载歌载舞地陪着里拉南达斯瓦弥 55 四处云游。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像沙奇士这样的一个人会是宗教叛徒，现在却又一点也不了解里拉南达斯瓦弥有什么魔法竟会使沙奇士载歌载舞地跟着他到处飘流。

再说，我们将如何在人前露面呢？敌人会嘲笑我们，而我们的敌人又不止一个两个。

我们这一团体中的人对沙奇士真是无比气愤，人家都在攻击他。好多人都说，他们从第一次和沙奇士见面起，就发现，在沙奇士的脑子里并不存在“实体”与“真理”，只塞满—片空洞的遐思。

现在我才知道我对沙奇士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他向我们的团体射了这样致命的一箭，但是我仍然对他一点也不怨恨。

四

我到处寻访里拉南达斯瓦弥。不知渡过多少河流，穿过多少田野，在荒村的小杂货店里不知消磨过多少夜晚，最后终于在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沙奇士。那时候差不多是下午两点钟。

原来打算单独和沙奇士会面，但是我找不到那样的机会。斯瓦弥琪2当时正在一个门徒家里歇脚，那院子里人山人海。吉尔坦颂歌的歌声

唱了一上午，现在远方来的客人们正在吃午饭。 56

沙奇士在人丛里发现了我，他立刻飞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在怀里。我惊呆了。沙奇士一向缄默，一向在冷静中显示着他内心情感的深厚，然而今天我却觉得沙奇士仿佛像个醉汉。

斯瓦弥琪正在房中休息。房门有一扇敞着，他望见我，马上低声叫道："沙奇士！"

沙奇士慌忙跑进房里去了。

斯瓦弥琪问："这是谁？"

"室利比拉斯，"沙奇士回答说，"我的朋友。"

这时候，社会上早已哄传着我的名字了。曾经有一位英国学者听了我的英文演讲以后说："那个人，真是……"不，这里没有必要把他的话全部记录下来，那只会徒然增加别人对我的仇视。我是个著名的无神论者，而且我的极其地道的英语，流利得好比一辆一小时奔驰二十五英里的四轮马车，这一切早已从青年学生们中间一直传播到他们父亲一辈的圈子里去了。

我相信，晓得是我来了以后，斯瓦弥琪是很高兴的。他要见我。我走进房门，向他合掌"南无"致敬。那只不过是把双手像把刀子似的齐眉举起，我连头都不曾低下。我们是伯父加格莫汗的门徒，缺乏恭谨为礼的才能与习惯。把那将身体弯成弓形的"南无"部分取消，我们的敬礼就只剩下一把可怕的鬼头刀了。

斯瓦弥琪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就向沙奇士说："喂，装烟来，沙奇士！"

沙奇士在屋角里准备烟具。炭饼在小小的烟碗中渐渐烧得通红，我心中的怒火也随着它同时燃烧起来。我想不出我应该坐在哪里。屋里摆着一张矮脚床，床上铺着斯瓦弥琪的坐垫。假如我在矮床的一边坐下。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礼貌，但是谁晓得我为什么没有坐在床上，却在门口站住了。

我看得出来，斯瓦弥琪知道我曾获得罗依昌德—普列姆昌德奖学金[1]的这回事。他对我说："孩子，采珠的人为了获取珍珠，必须潜入海底，但是他却不能很久不起来，为了自由呼吸，他非浮出水面不可。孩子，如果你想得救，现在就应该从智慧的海底爬上岸来，你天赋的聪明使你获得罗依昌德—普列姆昌德奖学金，现在且丢开它，看一看另外的世界吧！" 57

沙奇士整好烟具，把它递到斯瓦弥琪的手里，然后在他脚边的地上坐下。斯瓦弥琪立刻把脚伸向沙奇士，沙奇士用手轻轻地替他按摩着。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仿佛被谁狠命地打了一拳似的，我再不能留在屋里了。我明白，他故意命令沙奇士装烟、按摩，只是为了狠狠地打击我。

斯瓦弥琪在休息，客人们也都吃过了酥油汤饭。五点钟起，大家又开始齐唱吉尔坦，一直唱到夜晚十点钟。

夜里，我悄悄找到沙奇士对他说："沙奇士，从你出世那天起你就是自由的，无拘无束，如今为什么要给自己套上枷锁？伯父的死对你竟是这么一个沉重的打击吗？"

沙奇士常在表示亲密、开玩笑或者打趣我容貌奇特的时候，把我名字室利比拉斯的头三个字母倒换过来唤作比室利 58 。

"哦，比室利，"沙奇士说道，"伯父在世的时候，他使我在生活的原野里自由活动，像小孩子在天井里自由自在地游戏一样；伯父死后，斯瓦弥琪使我在情感的大海中得到解脱，如同小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那样无拘无束。我曾经享受过生命白昼里的那种自由，为什么我要舍弃夜晚休息的自由呢？你一定了解，这两种自由其实都是伯父一个人的赐予。"

"无论如何，"我说，"在伯父那里却没有发生过装烟、揉脚之类的怪现象，自由可没有这副尊容！"

"那是岸上的自由，在那里伯父把我送上工作的田野，让我的手脚充分活动；现在，这是情感的海洋，只要能够系住你的小船，那就是解脱的大道。因此我精神上的导师斯瓦弥琪才用对他的侍奉服役把我牢牢地系住。由于这按摩，我得到解脱。"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还不太刺耳，但是，他能够那样地向你伸出脚来，他——"

沙奇士打断我的话说："正是因为他并没有叫人侍奉的需要，他才能够把脚伸出来，如果他真有那种需要，他会感到可耻。你应该明白是我有那种需要。"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沙奇士如今生活在另一世界里，在那里，"我"并不存在。在我们初相逢的一刹那，沙奇士紧紧拥抱在胸前的那个"我"，并不是室利比拉斯，那个"我"只是万千众生的代表——一个观念。

这种观念好比酗酒。畅饮着这种醇酒的酩酊酒徒，在精神恍惚、喜极欲狂、昏昏欲醉的情况下肯定会逢人拥抱，眼泪狂流。那时候，还分什么我——室利比拉斯，他的好朋友，或是别人呢？我和任何人都是一样。但是，在那拥抱里，我却丝毫不曾享受到那沉醉了的人所感到的极大欢乐。我不希望成为洪流中抹杀了区别、具有同一形体的万千波涛中的一朵浪花——我就是我。

我知道辩驳争论不会发生效果；但是丢下沙奇士走开，我又办不到。由于沙奇士的吸引，我也汇入这股宗教的细流中，一村一庄地开始漂泊了。渐渐地我也被那种“迷醉”所俘——我也逢人便抱紧在胸前了，我也轻易地泪眼朦胧了，而且我也揉搓起斯瓦弥琪的双脚来了，甚至有一天，我还迷离恍惚地看到过沙奇士前生是天神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法相呢。

五

里拉南达斯瓦弥把我们这样两个相当著名、满口流利英语的宗教叛徒罗致到他的队伍里以后，立刻声望大增，名扬四方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的他的信徒们坚持请他进城，并且一再催促他赶快动身。

他到了加尔各答。

西瓦达斯是斯瓦弥琪的最虔诚的信徒。过去斯瓦弥琪到加尔各答来，总是住在他的家里——供养斯瓦弥琪和他的门徒是他一生最大的欢乐。

西瓦达斯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全部财产和加尔各答的房屋献给了斯瓦弥琪，并且连他年轻无子的妻子也一并交托给斯瓦弥琪照应。他希望他的那所家宅将来成为他们这一教派唯一朝拜的圣地。

现在斯瓦弥琪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当我一村又一村四处云游的时候，的确是沉醉在一种傲然自得的心情里；来到加尔各答，那种沉醉却很难再胶着在我的心中了。那许多日子，我完全生活在神秘的国度里。在那里，我们心中的新娘永远演唱着向无往不在的新郎献媚求爱的神秘剧 59 ，而那牛羊踯躅着的乡村旷野，渡口榕树的浓荫，正午烈日当空时的一片阒无人声的安宁，颤抖在蟋蟀低鸣声中的黄昏的寂静……这一切都和谐地为剧情的发展创造了气氛。我仿佛生活在梦里，毫无阻碍地在广漠无边的天地中飘忽来去。来到这无情的加尔各答，打头碰脸的是墙壁，是成群的人在推来挤去——我的梦幻被打破了。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就在这加尔各答的学生宿舍里，我曾经日以继夜地专心研究学问；我曾经在圆湖边的大学广场上和朋友们讨论国家大事，国民大会党举行群众大会时，我曾经积极报名参加义勇队维持秩序；由于反抗警察暴行，我曾经几次几乎被捕入狱。就在这里，我响应加格莫汗伯父的号召，发誓要为打倒一切强暴势力、割碎奴隶意识的网罗、唤起人民的觉悟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里，我曾经受到多少亲戚、朋友、相识者和陌生人的嘲笑和诽谤，像一只鼓着白帆在逆流中航行的小船，我挺起胸膛一直勇往直前，努力不懈。现在，在这塞满了被饥饿、痛苦、罪恶与欢乐种种问题揉搓着的人们的加尔各答，虽然我尽最大努力希望依然保持那种泪流如雨的宗教热狂，但是我却时常感到我的勇气不够，我犯了错误，我缺乏虔修的毅力。可是，望一望沙奇士，在他脸上却找不出他曾意识到在地球上有个名叫加尔各答的大

城市存在，对他来说，这城市生活的一切全是泡影。

六

我们两个人陪着师父在西瓦达斯家里住下了。我们是他的得意门徒，他不愿意我们离开他。

我们和师父以及其他的信徒们日日夜夜讨论着宗教、人生和哲学。在我们艰深玄妙的谈话中间，常常从后面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阵女人的笑声，有时候也可以听到有人嗓音清脆地在喊：“巴米！”在我们被艰深的思维所迷醉的心中，这一切该是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忽然感到，在我干涸的心中，它仿佛是一阵哗哗的骤雨，一阵久旱中的甘霖。当那从我们屋墙背后、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像零落的花瓣似的琐碎细微的生活实感轻轻触抚着我们的时候，我忽然明白：真实的生活是在那里，真实的感情也在那里。在那里，系在名唤巴米的女仆的衣襟上的那串钥匙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在那里，菜饭的香味从厨房里传送出来；在那里，可以听到打扫房间的竹扫帚的沙沙的声音；一切都那么琐碎、细小，一切又都那么真实。只有在那混合了甜蜜和辛酸、粗糙与细腻的地方，才是感情的天堂，生活的乐园。

孤孀的名字叫达米尼。在屋门敞开或者窗帘被风吹起的时候，我常常瞥见她。我们两个人和师父是这样亲近，因此也分享了他的特权，不消多少时候，达米尼也就不再回避我们了。

1达米尼的确像是雨季中乌云堆里的闪电[60]。她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内心闪耀着永不熄灭的火花。

沙奇士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从那尼巴拉身上，我看到女人的一种典型：这女人承担了全部罪恶的重担，为那个犯罪的人捐弃了自己的生命。这女人只有以死亡斟满生命之杯。从达米尼身上，我看见女人的又一种典型：

这女人与死亡无关；她是品评生之美味的艺术家。她像春天的花丛，充满可爱的芳香，美丽的色彩，闹嚷嚷的歌唱。她什么也不想丢弃，她不喜欢接待出家人，她发誓决不向冷酷的北风缴纳一个铜板的赋税。

我必须详细叙述一下达米尼过去的历史。正当她的父亲阿南达·普拉沙德经营黄麻生意获得的利润像暴发的洪水一样泛滥而来的时候，达米尼和西瓦达斯结了婚。一向只不过种姓高贵的西瓦达斯，现在连命运也变好了。阿南达赠给女婿一所大房子，还有足够他们一辈子不愁吃穿的、用不完的现款，另外陪送女儿的金珠首饰当然也不在少数。

他曾经几次要让西瓦达斯在自己的公司里学习经商，但是西瓦达斯却天生对尘世的一切毫无兴趣。有一位星相家曾经对他说过，当木星与

某一星辰相遇时，他将获得解脱大道，脱离尘世枷锁。从那天起，他便弃绝财富以及其他更美好的物质欲念，专心等待那绝妙的机缘来临。就是在这个等待期间，他成为里拉南达斯瓦弥的信徒。

可是这时，由于黄麻生意遭到逆风的袭击，阿南达的扬帆疾驶的幸运之舟被击沉了。他终于把房屋、产业完全卖光，并且连生活都很难维持。

有一天，黄昏时候，西瓦达斯回到内院对妻子说："师父来了，他叫你到前面去，有话吩咐你。"

"不，现在我不能去，我没有时间。"达米尼回答说。

没有时间？西瓦达斯走近前来，看见在昏暗的屋角里，达米尼正坐在保险箱前，从首饰匣里一件件往外拿首饰。他问道："你在干什么？"

达米尼说："我在查看首饰。"

为了这个就说没有时间？哼！第二天达米尼打开保险箱，发现她的首饰匣不在里面。她问她的丈夫："我的首饰呢？"

"首饰吗？"西瓦达斯说，"是你把它献给师父了啊！他是我们心灵的主宰，他无所不知，因此他才在你检查首饰的时候找你。为了把你从金钱财宝的诱惑中拯救出来，他接受了你的献礼。"

达米尼发了火，大声说："还给我的首饰！"

"为什么？你要它干什么？"她的丈夫问道。

达米尼回答说："那是父亲给我的嫁妆，现在我要还给父亲。"

她的丈夫说："你的财宝落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啦，它没有去填满一位商人的肚皮，却变成一个虔诚的信徒献给师父的供养啦。"

从此以后，开始了种种以虔信为名的掠夺。为了尽力降服达米尼心中形形色色欲念的魔鬼，那位降魔法师的压力也一步步地加紧了。在达米尼的父亲和弟兄们快要饿死的时候，西瓦达斯的家里，每天六七十位信徒的供养却非由她亲手烹调不可。她有意不在菜里放盐，有意把牛奶烧煳，但是仍然不能从她的苦行中获得暂时的休息。

就在那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临死以前，他对妻子的缺乏虔信，做了最后惩罚——他将一切财产连同他的妻子以一种特殊方式献给了师父。

七

西瓦达斯的家里翻腾着无尽无休的虔诚修行的波涛。人们川流不息地从遥远的地方前来膜拜斯瓦弥琪，祈求他的祝福。然而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师父接近的达米尼，却鄙视这种难得的幸运，并且日日夜夜在想办法要把这幸运驱逐出去。

师父特地唤她前来，准备向她说法，她却回答说：“我头疼。”师父埋怨她对晚祷的安排太疏忽，她就说：“我到剧院看戏去了，不知道。”这些回答并不真实，但是非常无礼，很不中听。达米尼的行为使那些虔诚的女信徒们十分吃惊，因为：首先，她盛装打扮，简直不像个居孀的寡妇；其次，她完全不理会师父动人的智慧的说教；最后，达米尼和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相处竟丝毫没有受到感染，她的行为举止竟然这样乖张，她们纷纷议论说：“真是阔小姐派头！不知羞耻！我们见过不少粗鲁的女人，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她这样桀骜不驯。”

斯瓦弥琪总是微笑着说：“神特别喜欢和倔强的敌人打仗。等到有一天她自认失败，她总会哑口无言，无条件投降的。”

师父对达米尼种种无礼的举动全都原谅，而这过多的原谅却使达米尼更加难以忍受。在她看来，这“原谅”只是“惩罚”的一种巧妙的变相。师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用一种特别甜蜜的声音和达米尼谈话。有一天，他忽然听见，达米尼竟在她的一个女伴跟前，模仿着他的声调说话，并且哈哈大笑。

对这样的事，师父仍然不加责备，只是说：“最终的结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那被认为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是会发生的。为了显示这个真理，达米尼被神当成工具。可怜，她是无罪的。”

我们初到加尔各答的那几天，达米尼的情形就是这样，后来，那“出人意料的最终的结局”终于出现了。

我真不愿再写下去——即使想写也很困难。藏在生活的幕后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所织的痛苦的网，它的图案是不遵成法，又不由我们自己设计的。因此当内心的要求和客观环境发生矛盾的时候，人们要受到无数打击而悲哀哭泣。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叛逆的粗糙的硬壳，在晨光照耀下悄悄地裂成四瓣，自我牺牲的花朵钻了出来，向着天空仰起了带露的脸儿。现在，达米尼对我们师徒的侍奉变得如此亲切，如此美好，竟使师父的信徒们认为她的亲切和蔼的照料，就是天神鉴于他们的虔诚而赐给他们的优渥的恩惠与祝福。

达米尼由一道悠忽来去、灼目耀眼的闪电化为一团宁静的亮光以后，沙奇士才开始注意到她所发出的光辉，并且发现她原来是这样美丽。但是，我以为沙奇士看到的仅仅是那道美丽的光彩，却没有注意到达米尼本身。

沙奇士房间里墙上挂着一个里拉南达斯瓦弥闭目入定的盾形烧瓷肖像。有一天，他发现这肖像被打碎了，碎瓷片四散在地板上。沙奇士猜想：这一定是他喂养的那只猫干的好事。但是后来接连不断地发生了比这更厉害的恶作剧，那样的事，甚至连野猫也没有本领干得出来。

四周天空里似乎孕育着一种不安的风暴，一道看不见的雷电交加的霹雳在深深的云底闪来闪去地游戏着。我不了解别人怎样，我自己却感到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痛苦在咬啮着我的灵魂，我的心常常在忐忑不安地狂跳着。我常常想：日夜沉溺在宗教激情的波涛里真使人忍受不了，我应该跳出它的旋涡逃走。我情愿像过去那样，去教制革工人的孩子，让他们学习与宗教无关、对我来说是枯燥无味的孟加拉字母的拼音。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师父在休息，信徒们也都倦了。沙奇士不知为了什么忽然不按时地回到他的卧室里去，他正要跨进房门，突然吃惊地站住了。达米尼披散着长发跪在地板上，头撞着地板呻吟着说："哎，石头，石头，石头啊！怜悯我，杀了我吧。"

一种无名的恐惧使沙奇士全身发抖，他飞快地逃走了。

八

按照常规，师父每年要到一处渺无人烟、行程艰难的地方云游一次。现在是玛克月。他外出旅行的日子到了。沙奇士要求陪伴师父前往，我也要求同去。无休无止的过度兴奋使我从骨头里一天天消瘦下去，几天旅途的辛劳和心灵宁静的休养对我来说是十分必要了。

斯瓦弥琪把达米尼叫来，对她说："小母亲，我要到外面旅行去，以往在这期间你都是住在姨母家里，现在一切都照旧替你安排好了。"

"我要陪你一同去。"达米尼说。

"你怎么能去？"斯瓦弥琪说道，"我们的行程非常艰苦。"

"我能，"达米尼说，"请不必替我担心。"

看到达米尼这样热诚，斯瓦弥琪心里似乎很高兴。每年这时期是达米尼的假日，她整年热切盼望着的就是这时期的到来。斯瓦弥琪心想：真是多么不可思议！在神的奇妙的炼丹炉里，是连石头也会熔化，变为乳酪的啊！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甩开她，达米尼和我们一同出发了。

九

那天，经过大约六小时烈日下的长途跋涉，我们到达目的地——一个椰林覆盖着的小小海岬。多么幽静的地方！静荡荡的海水，懒洋洋地

在呻吟，椰子树的长叶轻轻扇动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小海岬正像沉睡着的大地母亲伸向海面的一只疲倦无力的手臂。在她的手掌上有一座翠蓝色的小山，山上有一个不知多少年代以前凿下的石窟。关于这石窟属于佛教，还是属于印度教；洞里的那些石雕神像到底是佛，还是婆薮提婆 61 ；那些雕刻是否受到希腊影响等，直到现在仍然是考古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们原来计划看过石窟就返回村庄。但是，现在却不可能了。天色已晚，而那天又是个没有月亮的晦日，师父最后只好决定我们要在洞窟中度过一个夜晚。

我们三个人在海边沙滩上坐下。西方天际的落日在逐渐逼近的黑暗里，像是向白昼致最后的敬礼似的慢慢触到海面，然后沉下去了。师父唱起歌来。他唱的是一位当代著名诗人所作的歌曲：

日暮时，我和你

相逢在路边，

我走向前，希望

看一看你的脸；

黄昏的最后光亮

突然消失了，只在一瞬间。

那天的歌唱很动人。达米尼的眼泪不断地从眼里滚下来。师父又无头无尾地接着唱下去：

我不会因黑暗遮住

我的视线而痛苦；

请为我暂停一下

脚步吧，只一刻儿，

好让我披散的长发

拂去你脚上的尘土。

师父不再唱下去。但歌曲的余韵像熟透了的黄金色的果子在空气中散发着香甜的气味似的，仍荡漾在笼罩海面与天空的黄昏的静穆里。达米尼跪下去，向师父顶礼——她的头深深埋下，很久不抬起来，她的长长的散发披落在地上。

十

沙奇士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石窟中有许多小石室，我在其中的一间铺上毯子睡下来。

洞窟中的黑暗，像是一只野兽，它的湿润的呼吸似乎触摸着我的身体。我心中暗想：它或许是洪荒时代首创的第一只野兽？它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它所具备的只是一团饥渴。它永远是这洞窟中的囚徒。它没有心，它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它却有痛苦——它在无声地暗暗啜泣。

疲倦像千斤重担压上我整个身体。但是睡眠却又无论如何不肯来临。一只鸟雀——也许是蝙蝠——从里向外，或者由外向里，忽忽地扇着翅膀从黑暗飞向黑暗。它鼓起的冷风扇着我的身体，引起我全身一阵战栗。

我决定到外面去睡。但是洞门开向何方，我已经忘记了。我摸索着试向一方走去，头碰了石壁；又向他方走去，碰破了头皮；最后跌进一个小小的泥坑，里面积满了从洞窟的裂缝中渗进来的污水。

我只好摸回来重新在毯子上睡下。我想，一定是那原始的野兽把我吞进它流着湿漉漉的馋涎的口中去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解救自己。它，那蒙昧的饥渴，要一口一口地舔食我，并且一点点地消化着。那唾液的消蚀作用使人无声地憔悴。

如果能够睡眠该多幸福！我那觉醒着神志显然不能忍受这可怕的令人窒息的黑暗的紧紧拥抱，抱得那样紧，只有“死亡”才配承受。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候，一条朦胧的轻纱终于掩盖了我的知觉（那并不是真正的睡眠）。突然在似睡非睡中我感到有谁在我的脚边沉重地呼吸。恐惧使我全身变为冰冷。啊呀，是那只原始的生灵！

后来，好像有个东西抱紧我的双脚。起初，我想它一定是属于野兽之类的东西，但是野兽的身上披有毛皮，它却没有。我全身的汗毛都直竖起来。或许是一种我所不知道的蛇样的爬行动物？我不知道它的头是什么样子，身躯有多大和尾巴有多长；也想象不出来它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捕捉我，吞食我。它是那样柔软，又那样令人作呕。它是一团饥渴！

恐惧和厌憎堵塞了我的声音，我连一声嚷叫都喊不出来，只有用脚来踢它。我感到它把它的脸压在我的一双脚上——深长的呼吸的热气不断地嘘拂着我的脚，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脸。我一脚连着一脚拼命踢着。

终于我从昏迷中完全清醒了。我最初想到的是它的身上没有毛，可是我又觉得压在我的脚上的似乎是一团蓬松的鬈鬃。我立刻一骨碌坐了

起来。

有谁在黑暗中溜走了。我仿佛还听到一种很奇特的声音，难道那是压抑着的低声哭泣？

达米尼

一

离开石窟回到乡村以后，我们住在师父的一位信徒家里。房子靠近村中神庙，并且是一幢楼房。

自从石窟归来，我们便不常看到达米尼。虽然她依旧替我们烧饭，依旧服侍我们，却尽可能地避免和我们见面。现在，她和村中的姑娘们已经交上朋友，整天和她们混在一起。

师父有些发怒了：达米尼向往的只是尘世的茅屋土墙，不是辽阔的天上。有过一些日子，她供奉我们如同供奉天上的神灵；现在却在礼拜供奉中显示出倦怠——她常常精神恍惚，又常做错事情，即使为我们服务的时候也再显不出以往那种轻盈愉快的神情了。

师父又开始在心中暗暗惧怕达米尼。这几天，在达米尼的眉心里一起凝聚着一团阴沉的乌云，她的脾气也变得更不可捉摸。她的拖着松松的发髻的脖颈上、嘴唇边、眼角里以及手指的不时颤动中都流露出一种难以制服的叛逆的征兆。

师父重新全神贯注地唱起吉尔坦。他希望蜜的香甜将引诱飞去了的游蜂自动飞回蜂巢。因此，这短短的一段冬天的日子就在歌曲的醇酒中翻腾着泡沫流走了。

但是，达米尼在哪里？她并没有被捕获。师父注意到这一点，一天，他微笑着说：“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神，到外面打猎去了。由于母鹿奔逃不息，他打猎的兴致也更加浓厚。但是，母鹿是非死不可的。”

我们和达米尼最初相识的时候，她还不曾在我们虔修的圈子里出现，当时，即使在想象里，我们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她的存在。现在，在我们这方面，却太容易意识到“她不在”了。“见不到她”这件事，就像一阵飓风把我们刮得颠颠倒倒、精神恍惚。师父认为达米尼的缺席有伤他的尊严，可是，我——哎！我怎样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天，师父鼓足勇气，十分温和地对达米尼说：“达米尼，今天下午你有工夫吗？那么——”

“没有。”达米尼说。

“为什么呢？可以告诉我吗？”

1“到隔壁帮助炸纳鲁[62]去。”

“炸纳鲁？干什么？”

“南迪家里举行婚礼。”

“你非去不可吗？”

“我答应过要去。”

不再做任何解释，达米尼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出去。沙奇士惊呆了。不知道多少有地位、有才能、有钱、有学识的人拜倒在师父面前；这么一个不足道的小小女人，凭什么这样大胆，公然这样冲撞师父呢？

又有一天，黄昏时，达米尼待在家里没有出去。那天师父特别严肃地向我们讲解一个重要问题，他的演讲进行了没有多久，我们脸上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使他踌躇了，于是师父回过身去，发现原先达米尼坐在那里钉纽扣，现在不见了。他明白，我们两个人都在想着达米尼站起来走开的事。他心情十分纷乱，像有个铃铛不断地在他耳边丁零丁零响着：她不在，她不在，她不在。他想到达米尼没有听他演讲，达米尼根本不愿听他说话；他的讲演已经毫无头绪，理不出线索了。过了一会儿，他再也坐不安宁了。他走到达米尼的房间前面说：“达米尼，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到那边屋里去？”

达米尼回答说：“不，我有事。”

碰了钉子的师父从半开着的房门前经过的时候，向房里瞥了一眼：原来笼子里关着一只小鹰。两天以前，这只小鹰撞了电线，跌伤在地上，达米尼把它从乌鸦口中抢救出来带回家里，一直十分用心地看护着它。

除了小鹰，达米尼另外还养着一条拾来的小狗。它既不漂亮，又不是什么好品种，简直就是丑恶的化身。只要我们敲起铜钹一开始歌唱吉尔坦，它就立刻仰天狂吠，对神痛苦地控诉起来。神是幸运的，我相信一定听不到它的控诉，但是，人听了却真受不了。

一天，达米尼正在凉台的一角浇她养在破瓦盆中的花草，沙奇士走来，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为什么一直不到那里去呢？”

“哪里？”

“师父那里。”

“为什么？我去不去与你们有什么相干？”

“这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与你自己有关系。”

达米尼发火说：“不，一点也没有关系！”

沙奇士惊奇地望着她的脸。过了一会又说：“看，你的心绪不宁，如果你需要心灵上的宁静，那么……”

“你们想使我心中宁静吗？”达米尼打断他的话说，“日日夜夜你们心中波浪翻腾，你们都快要变成疯人了，你们心中的平静在哪里？我请求你们饶了我吧！我一向生活在平静中，将来也会在平静中生活。”

沙奇士说：“不过，你只看到表面的风浪，如果你能耐心地深入到风浪下面，参透其中奥秘，你就会发现在那里是一片寂然的静穆。”

达米尼向他合掌请求说：“恳求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牺牲品投入你们那个疯狂的深渊吧！如果你们放弃我能够转变的一切希望，我想，我反而能活下去。”

二

我不曾具备那种足以了解女人内心秘密的经验与学识，仅仅根据我对她们那一点点表面上肤浅的观察，就足以使我产生这样的信念：女人情愿把她们的心奉献在她们注定要遭受痛苦的地方。她们会为一个禽兽似的恶汉编好她们结婚的花环，他轻蔑地把花环踏碎，或者在肉欲的泥沼中把它玷污得猥秽不堪；要不然，就是她们的花环永远挂不到她们所属意的人的脖子上，因为她碰上的那人会是个空想家，他像想象中的人物那样虚无缥缈。女人选择丈夫的时候，遗漏的往往是我们这样中庸的人物——精致与粗糙的混合品。我们认为女人就是女人，就是说，我们只知道女人不是供人玩弄的泥娃娃，也不是音乐家在七弦琴上弹出的婉转动听的歌曲。女人舍弃我们，因为在我们身上既找不到难以抑制的肉欲的贪恋，也找不到沉溺在深思中的彩色缤纷的幻想；我们不会在肉欲的车轮下把她们压碎，也不会在思维的烈火中把她们熔化，再倒入自己理想的模型中另加塑造；她们是什么，我们便名副其实地叫她们什么。因此，她们可能喜欢我们，可是决不会爱我们。我们是她们真正的保护者，是她们真正的避难所——我们的忠诚她们可以信赖。我们那么轻易地牺牲自己，竟使她们忘记了我们的牺牲还有价值。从她们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唯一的恩赐，就是在必要时她们会利用我们；也许还可以偶然获得她们的尊敬，但是——算了吧。这些议论很可能是过激之词，很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也许事实上我们的失败正是我们的胜利，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

达米尼疏远师父，因为对他怀有仇恨，达米尼对沙奇士一味回避，原因却恰好相反。在她眼前只有对于我，既谈不到恨，也说不上爱。因此达米尼遇有机会就找我闲谈。谈话的内容不过是些她的过去及现在、邻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村中的所见所闻等日常生活琐事。我们楼上

那排房间的前面有一条小小的走廊，达米尼坐在走廊上，一边用小刀细细切着槟榔，一边随便和我闲谈。我绝没有想到尘世间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会落到沙奇士充满深思和幻想的眼睛里。即使事情也许不太平常，但是，我曾经提到过，在沙奇士所居住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足以惊扰他的所谓“事件”的存在。在那个世界里，这些名叫诃利蒂尼、萨蒂尼、加格玛雅的乡村姑娘们发生了什么悲剧，只不过是一种儿戏，并不能称为“事件”。沉醉于飘荡在朱木拿河边的轻风里永恒的笛声的人们，对于周围的人间琐事一向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至少在石窟归来以前，沙奇士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间事物的感觉力是很迟钝的。

我自己也犯了小小的错误——我开始在我们的宗教讨论会中常常缺席了。我的不到，当然瞒不过沙奇士。有一天，他来找我，看到我手里正捧着一杯刚从卖牛奶人家里买来的牛奶，追着达米尼豢养的一只猫鼬喂它。用这个理由来解释我的不参加讨论会，简直是枉费心机。因为等散会以后再来喂它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猫鼬的饥渴让猫鼬自己去负责也并不违反爱护生物的原则，当然，我也不妨借口爱护生物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因此，当我突然看到沙奇士的时候，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把杯子放下，打算走开，免得难为情。

但是，达米尼的举动却使我吃惊。她毫不急促地说：“到哪里去啊，室利比拉斯先生？”

我搔着头发，含含糊糊地说：“我想去参加……”

“现在他们的歌唱早已结束了，请坐吧，”达米尼说。

当着沙奇士的面，达米尼这种方式的邀请使我满脸通红，连两只耳朵都发烧了。达米尼转向沙奇士说：“这只猫鼬可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昨天夜里，它偷吃了邻居穆斯林家里一只鸡，我不敢再把它撒开养了。我对室利比拉斯先生说过，请他买一只大竹笼把它关起来。”

买牛奶、喂猫鼬、买大竹笼等的室利比拉斯先生对她的殷勤和逢迎，达米尼似乎故意很起劲地在沙奇士的面前宣扬。我忽然想起那天师父为了制服我，当我的面要沙奇士装烟的事。这两件事，性质是一样的啊！

沙奇士什么话也没有说，加快脚步走开了。我望着达米尼。达米尼盯着沙奇士，一直目送他走远。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光，唇边带着一抹不可思议的冷笑。

她到底心里怎样想，那只有她自己明白。不过结局却是这样：达米尼开始以极平常的小事情做借口常常来叫我，并且隔些日子就亲手做些糕点请我吃。

我建议：“让沙奇士也……”

达米尼马上说：“那只会使他发脾气。”

于是沙奇士常常看到我在享受达米尼手制的糕点。

三个人中间，我的处境最坏。剧中的男女主角，他们的表演方式是彼此在暗中进行“旁白”，只有我却非站在舞台中央公开表演不可。这原因只有一个：我是配角，绝对无足轻重。我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的命运发火，但是由于担任了那个角色而得到的那一点兑现的礼物，我对它却又不忍舍弃。我落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

这些日子，沙奇士一直在比过去更加起劲地敲着铜钹，边舞边跳地唱着赞神歌。

一天，他走来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让达米尼留在我们这里了。”

“为什么？”我问。

“我们应该与女性断绝交往。”他回答说。

“如果必须如此的话，”我说，“我以为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一定存在着极大的错误。”

沙奇士睁大眼睛望着我。

“那被你称作‘女性’的，”我接着说下去，“是真实的存在，自然的产物。即使你自己要摒弃她们，不见她们；但是世界却并不因此摒弃她们，仍然允许她们生存。如果你只能想象着她们并不存在，而且照这种方式去进行修炼，求得精神上的宁静，那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总有一天你会被欺骗捉弄，想逃脱也逃脱不了。”

沙奇士大声说：“收起你那套哲学雄辩吧，我说的是事实！很显然，女人是色相界的秘密使者，为了完成色相界的使命，她们用尽心机，以种种姿态出现，竭力谄媚迷惑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的理智不被蒙蔽，她们就完成不了主人的使命。为了保持理智的清醒，我们应该努力避免和色相界的一切间谍接触。”

我正要回答，沙奇士拦阻我说：“比室利，老朋友，如果你还不能认识到‘一切皆空’，女人只不过是自然界的幻影；那一定是因为你已经让自己落在‘虚幻’的网里，被它缠紧。今天，以美丽眩目的形象使你迷惑的，最终的日子来临时，它的美丽的面具一定会剥落：戴上‘情欲’的有色眼镜。你把‘色相’看得比世上一切都更伟大、重要，可是，时间一到，你会有连‘情欲’一并丢弃的那一天。在那里明明张着‘虚妄的网’，你又何必那样勇于冒险，自投罗网呢？”

“亲爱的老朋友，”我回答说，“你所说的，我完全同意。不过我应该告诉你：色相界的那张笼罩整个宇宙的网，并非我自己用手织成的，而且我又找不到一条出路能够让我逃脱。既然我们无权否认它，因此我们修行的正确道路，应该是首先承认色相的存在，然后努力跳出色相界。总之，我的老朋友，由于我们没有看到事物的全部，我们只承认部分的真理。我们拼命想扬弃另外那一部分的真理，我们一定只能辗转不安，烦恼不堪。”

“好啦，好啦，”沙奇士说，“让我听听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求得解脱吧，说得明确些！”

我回答道：“我们的生命之舟，必须顺着自然的河流扬帆疾驶，最终到达彼岸。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避开洪流，而是怎样才能向前航行，怎样不使船沉水底。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舵。”

“你们不尊敬师父，”沙奇士说，“你们怎能了解师父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舵’？精神的修炼如果只是凭意念去搭盖空中楼阁，最后只有死亡。”

把话说完，沙奇士头也不回地走进师父房里，坐在地上，轻轻地给师父按摩双脚。就在那天，沙奇士在给师父装烟的时候，向师父提出了对女人的控诉。

这不是吸一袋烟的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许多天以来，师父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把达米尼带在身边，真使他感到无比痛苦。他十分了解，是这个女人，这个唯一的女人，在他信徒们涓涓奔流的虔信之河里搅起了一个危险的漩涡。但是西瓦达斯又是这样毫无保留地把财产房屋连同妻子达米尼整个交托在他的手里，现在究竟应该把她安置到哪里才好，这对师父来说，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更困难的，是师父怕达米尼。

至于沙奇士，尽管他把双倍的、四倍的热忱，灌注在吉尔坦的歌唱里；尽管他更加殷勤地替师父揉脚、装烟；但是这一切努力仍然不能使他忘记女人发誓要在他修行的道路上摆开阵势、修好堡垒来阻碍他前进。

一天，村里来了一队外地的著名吉尔坦歌手。晚上，他们在克里希纳神祠里演唱，要到深夜才散场。我在歌唱开始的时候，就溜了出来，逃回家里了。在那样拥挤的人群中会有人发现或者注意到我的不在场，我做梦也不曾想到。

那天晚上，达米尼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一切，甚至连那些平时想说而又难以出口、已到唇边又常常被吞咽下去的话，也都十分轻松地从她嘴里说了出来。她娓娓动听地倾吐着一切，在那天，她好像忽然发现了自己心房中许多一向不曾发现的秘密暗室；好像忽然获得了一个自己把自己观察一番的机会。

沙奇士几时回来，并且站在我们背后，我们两个人谁都不曾发觉。那时候，达米尼在落泪。其实，她的哭泣并不特别为了什么，话都是很平常的。但是，那天她想要说出的话，好像的确都从悄悄流着的泪水深处吐诉出来了。

沙奇士回家的时候，想来离散场一定还很早。我敢断言：他一定是被一种意念搅扰着，心中不能平静，才离开神祠的。达米尼忽然发现沙奇士站在面前，立刻擦干泪水，站起来向旁边自己房间走去。沙奇士声音颤抖着招呼她说："达米尼，请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

达米尼慢慢走回来，重新坐下。我不安地打算赶快走开，但是，达米尼用那样一种眼神盯着我的脸，我连一步也不敢挪动了。

沙奇士说："我们围绕在师父身边，是因为我们有一种特殊需要；你到这里来的目的却和我们不同。"

"是的。"达米尼回答说。

"那么，"沙奇士问道，"你为什么要同我们这群虔修的人混在一起呢？"

达米尼的一双眼睛立刻喷射出愤怒的火焰，她提高声音说："为什么混在一起！难道是我甘心情愿和你们混在一起吗？是你们这群信徒，把我这个毫无信仰的女人，戴上脚镣，囚禁在虔修的牢狱里的呀！你们可曾留下任何一条道路容我逃走吗？"

"现在我们决定：如果你愿意到你的亲戚家里去住，我们准备负责所有的费用。"

"你们决定了？"

"是的。"

"我却没有决定！"

"为什么？这对你又有什么不便？"

"莫非我是一把棋子，可以由你们这群信徒，今天你提一个主张，明天他出一个花样地任意摆布？"

沙奇士惊讶地呆呆望着她。

"我不是为了讨你们欢喜，"达米尼接着说，"才情愿到你们中间来；你们不满意我，我也不会如你们所希望的那样挪动一步！"

达米尼双手蒙了脸呜呜地哭着跑回屋里，并且"嘭"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沙奇士没有再去听唱吉尔坦，他默默地坐在屋檐下的泥地上深思。那天，在轻轻吹拂着的春风里，远方汹涌奔腾的海潮的呼啸，像大地心中发出的一声声失望的叹息升向星光灿烂的天际。我走到外面，整个夜晚在幽暗、荒凉的村中小路上徘徊。

四

师父曾竭力想把我和沙奇士囚禁在神秘的天堂里，现在，泥土的世界为了粉碎神秘的天堂已经在摩拳擦掌了。这些日子，他一直以象征之杯斟满理想的醇酒让我们一杯杯地畅饮，如今，现实向象征挑战，并且看样子要坚决战胜它，酒杯有被打翻在地上的危险。未来的不幸的征兆逃不过师父的眼睛。

现在，沙奇士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虽然仍旧在天空飘荡，但是，随时都有盘旋跌落的可能。在外表上，沙奇士一点也不曾忽略每日的例行功课，他照常诵经、修苦行、献花拜神；但是，更仔细地观察一番的话，就会发现他的内心已经惶惑、动摇、步履蹒跚了。

至于达米尼对我的态度更是不可思议。那是说，越是她发现师父在心中暗自害怕，沙奇士在心中暗自悲痛，她就愈加对我抓紧不放。最后竟发展到这种地步：正当我和沙奇士陪着师父谈话的时候，达米尼却来到门口喊道：“室利比拉斯先生，请来一下。”她甚至不屑说明她到底需要室利比拉斯先生替她做什么。师父抬起头来望着我，沙奇士抬起头来望着我；我，最初是考虑着：走好呢，还是留下？迟疑不决，然后，望望门外，忽地站起来走开了。我走开之后，他们在勉强试着找话说，但是勉强找话说比随意闲谈要费力得多，于是谈话便只好终止了。一切就像这样被弄得乱糟糟不可收拾。从前那条将我们三个人紧紧捆在一起的纽带已经被扯断，我们中间的紧密联系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和沙奇士是我们这一教派的重要支柱，师父离不开我们，正像因陀罗离不开他的伊拉瓦德1[63]和乌切斯拉瓦[64]一样。因此他决不肯轻易放弃我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于是他亲自找到达米尼向她吩咐说：“达米尼，我们打算到一个遥远的、行程艰苦的地方去旅行，最好你现在就回去吧。”

“回到哪里？”达米尼问。

“到你姨母那里。”

“我不去！”

“为什么？”

“第一，她不是我的亲姨母；第二，她并没有承担下非把我留在她家里的那种责任。”

“如果你去，你的生活费不用她担负，我们……”

“所谓责任，岂只是负担生活费用？她要照料我、看顾我、为我操心……这一切责任，可不是她应该负担的。”

“难道我可以永远把你带在身边吗？”

“是应该由我回答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死了，你到什么地方去呢？”

“你们从来不允许我负起考虑这个问题的责任。你们只是使我认识到，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没有姨母，没有父亲，没有弟兄；我没有财产，没有房屋，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因此我这副担子特别沉重。这副沉重的担子既然是你情愿挑起来的，现在你也就不要打算把它推在别人的肩上。”

达米尼说完这话，转身走开了。师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声祈祷说：“哦，摩菟舒坦[65]，怜悯我吧！”

一天，达米尼又对我发出命令：要我给她买几本孟加拉文的“好书”。不消说，所谓“好书”，当然不是指的我们这一教派的圣典《敬信宝藏》。达米尼可以坦然地向我提出一切要求，可从未想到应该向我表示感谢。也许她认为这要求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据说有一种树，要常常把枝叶剪掉才能更好地生长，似乎在达米尼的眼中我便属于这一类。

我替她订购的那些书，作者是当代最有名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人”给作者的影响要比摩奴的法典给他的影响大得多。寄书的邮包落在师父手里，师父挑起眉毛问道：“喂，室利比拉斯，买这些干什么？”

我一声不响。

师父把书翻了两三页，然后说：“这里面简直闻不到一点崇高、神圣的气息。”

我立刻顶了回去：“如果肯用心思仔细去读，会闻到真理的芳香。”

很简单，我的心中早已塞满了叛逆的思想。神秘的宗教思维已经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对人漠视，只日日夜夜揉搓着、刺激着人们的心，是早已不合我的口味了。

师父向我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说：“好，那么就让我仔细地读一读吧。”他把书包起来，随手放在他的靠枕下面。我明白，这些书，他是不肯退还给我了。

毫无疑问，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达米尼看在眼里。她走上前来，站在门口对我说：“我请您订购的那些书，现在还没有寄到吗？”

我只一声不响。

“达米尼，”师父说，“那些书，都不是你应该读的。”

“您怎么知道我不应该读它？”达米尼说。

师父皱紧眉头说：“怎么？莫非你了解得更多？”

“我从前读过它，您，大概没有读过。”

“既然读过，又有什么必要重读？”

“您有什么需要，从来没有谁敢来拦阻；我么，就应该一点要求都没有。”

“我是出家人、苦行者。这，你知道。”

“我不是出家人、女修道者。这，您也知道。我喜欢读那些书，请您给我！”

师父把那些书从靠枕下面拿出来，扔到我身边，我把它交给达米尼。

这场纠纷算是结束了。但它的结果却是：达米尼原来打算带了那些书独自躲在房里阅读的，现在竟非要我念给她听不可了。坐在走廊上，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闲谈。沙奇士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他心中一定渴望坐下来和我们一同阅读，但是不被邀请，他不能径自坐下。

一天，书里面有一段非常可笑的描写，达米尼听了忍不住哧哧地笑出声来。那天，庙里有集会，我们两人都以为沙奇士到庙里去了。忽然我们听见背后有开门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沙奇士走来在我们身旁坐下了。

立刻，达米尼的笑声完全停止，我也似乎吃了一惊，感到非常狼狈。我想：应该随便找些话来和沙奇士谈谈，但是，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只好默默地翻着书——一页又一页。沙奇士站起来突然走开了，正像他突然走来坐下一样。那天，我们的阅读没有再继续下去。

也许，沙奇士因为我和达米尼之间没有隔膜，可以无话不谈，他妒忌我；可是，他并不了解，正是因为他和达米尼中间隔着一层微妙的帷幕，我妒忌他。

当天，沙奇士对师父说：“师父，请允许我独自到海边去一趟，一两

个星期内我一定回来。”

师父很高兴地回答道：“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孩子，你去吧。”

沙奇士走了。达米尼不再找我读书给她听，也没有其他的要求让我为她服务。我也不曾看见她到邻居家里找姑娘们闲谈，她整天躲在屋子里，房门紧闭着。

几天过去了。一天，师父正在睡午觉，我坐在廊子上写信，沙奇士突然回来了。他望都不望我一眼，径直向达米尼紧闭着房门的房间走去，敲着门喊道：“达米尼，达米尼！”

达米尼立刻开了房门走出来。那迎接着她的问询的凝视的沙奇士是副怎样的神情啊！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遭受暴风雨袭击的、扯破了风帆、折断了桅樯的破船——眼神怪异，头发蓬乱，面孔黑瘦，衣服污脏。

“达米尼，”沙奇士说，“我曾经说过叫你走——我错了，请你原谅。”

达米尼合掌说：“请别这么说吧。”

“不，请饶恕我。这种为了我们修炼的方便，任意驱逐你，或是留下你的罪恶念头，今后我保证决不容许再在我的心中出现。但是，对于你，我也有一个请求，请你答应我。”

达米尼弯身向沙奇士行触脚礼说：“请吩咐。”

沙奇士说：“你一定要和我们在一起，再不要像这样远远地躲开我们。”

“我一定和你们在一起，”达米尼回答说，“我再不冒犯、顶撞任何人。”

达米尼再一次向沙奇士行触脚礼，并且重复地说：“不，不，我决不再冒犯任何人。”

五

顽石又一次熔化了。达米尼先前那股逼人的烈火，现在只剩下光焰，灼热已经消失。在敬拜神祇、服侍信徒时，那朵温柔芳馥的自我牺牲的鲜花又开放了。无论是唱吉尔坦，或是师父和我们闲谈、向我们讲解《薄伽梵歌》与《往世书》，达米尼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她的装束也完全改变——她又重新穿起褚色的粗绸纱丽 66 了。她是这样整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遇见她，心中总会产生她好像刚才沐浴回来的感觉。

至于如何对待师父，这在达米尼恐怕是最严重的考验了。我常常发

现，在她向师父低头致敬时，总有一种竭力压抑着的强烈的怒火从她的眼角喷射出来。我十分了解，师父的任何吩咐和命令，在她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她却努力克服一切，尽可能全都遵从他的吩咐。以致有一天，师父居然有勇气向她重申他对那位当代作家的坏到极点的作品的反感，并且提出反对她阅读的意见。第二天，师父看见，在他白天休息的矮床前放满了鲜花，鲜花就摆在那位作家的撕碎的书本上面。

经过不知道多少遍的留心观察，我发现最使达米尼不能容忍的事，是师父叫沙奇士服侍他。每当师父唤沙奇士前来有所吩咐，她总设法自己抢先把要沙奇士做的事替他担当起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她都能够完全代替，因此，当沙奇士蹲在地上，呼呼地替师父吹着烟锅中的炭饼时，达米尼只好拼命控制自己，冷酷地低声念诵着：“别犯罪！不要冒犯人！”

但是，沙奇士的理想并未成为事实，他的愿望落空了。达米尼曾经屈服过，那一次，沙奇士所看到的只是屈服的那种柔顺的美，并非美的本身。这一次，达米尼却拨开一切音乐的旋律、一切哲学的思维的掩盖，显示了自己。她在沙奇士的面前变得如此真实，竟使沙奇士不能再沉溺在幻想里，或者仅只把她当作永恒的女人——拉达的影子看待。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充满在他心中的音乐的旋律的衬托，相反地，这旋律现在倒成了环绕在她头上的光环的一部分了。

这里，也许我不应该抛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不谈，那就是：达米尼再也不需要我了，她突然停止对我的一切要求。我的那些供她消遣的同伴——小鹰死了；猫鼬逃跑了；至于那条杂种小狗，据说由于它老是无休无止地控诉，过分搅扰师父，达米尼把它送给别人了。像这样，我变得无事可做，又失去同伴，只好重新回到师父的客堂里凑热闹，虽然，在那里，一切谈话和歌唱对我已经变得十分乏味。

六

在沙奇士的精神的实验室里，一切都可以不服从客观规律的支配。一天，他正在将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一切哲学与科学、宗教和伦理乱七八糟地投入他的想象的蒸馏器中，准备从这副奇妙的混合剂里提炼出精华，忽然达米尼闯了进来，喘息着喊道：“哎呀，你们快来呀！”

我立刻站了起来问道：“怎么啦，什么事？”

“那宾的妻子大概服毒了。”达米尼说。

那宾是师父一位信徒的亲戚——我们的邻居，我们吉尔坦歌唱队中的一位歌手。我们到他家里时，他妻子已经死了。从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那宾的妻子把失掉母亲的妹妹带到自己家里和他们一同生活。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那宾的在加尔各答上大学的弟弟对她十分迷恋，于是他们的婚姻很快地就决定了，并且决定

再过几个月，等那宾的弟弟大学毕业后，马上在阿沙拉月里举行婚礼。这对于那宾的妻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她们出身于婆罗门最高种姓，找到一个合适的、门当户对的新郎并不那么容易。就在这期间，那宾的妻子却发现她的丈夫诱奸了她的妹妹。她坚决要求她的丈夫立刻和这个不幸的姑娘结婚。对于这种要求，她的丈夫似乎并不需要过多的说服与强迫就答应了。婚礼刚刚举行过后，那宾的妻子就服毒自杀了。

现在，一切都不可挽救，我们无事可做，只好回家去了。师父的跟前已经围绕着一群信徒，他们在唱吉尔坦，师父正如痴如醉地随着颂神曲舞蹈。

上半夜，月亮已经升起。我们凉台的一角被一棵高大的罗望子树覆盖着，在它洒下的斑驳的阴影里，达米尼独自静坐着沉思。沙奇士在她背后的走廊上缓缓地踱来踱去。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一个人在屋子里写日记。

那天夜里，杜鹃再也不肯入睡；树叶在微风里沙沙作响，似乎在悄悄低语；月光在树叶上闪烁，仿佛微笑着回答它们的谈话。沙奇士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走近达米尼的身边站住了，达米尼吃惊地拉下面纱，站起来打算走开，沙奇士喊着她的名字："达米尼！"

达米尼停下脚步。她双手合在胸前说："我的主，请听我说一句话。"

沙奇士默默地望着她。达米尼说："请告诉我，你们日夜疯狂地追求着的灵修事业，对人类世界究竟有什么用处？你们挽救了谁？"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站在走廊上。

达米尼接着说："你们日日夜夜反复谈论着'神秘的情感''宗教的激情'，除此之外，无话可谈。所谓'激情'究竟是什么？

"今天，你们不是都看到它的真面目了么？在它的里面既没有宗教的情感，也没有事业上的责任心；既没有兄弟之爱，也没有夫妻之情；既找不出慈悲、虔信的影子，也缺乏道德、廉耻的观念。从这样一个无耻、残忍、毁灭一切的地狱里，你们又能找到什么方法来挽救人类？"

我忍不住地说："我们已经找到很好的办法——为了我们灵修的安全，我们要把女人从我们的宗教领域内驱逐出境。"

达米尼对我的话全不理睬。她对沙奇士说："从你们师父那里，我什么也得不到；他不能使我不安的心得到片刻的平静，正如火扑不灭火一样。你们的师父指引大家所走的道路，并不能通向坚忍、勇敢、平静。看，那个可怜的女人死了，是那'激情'的魔鬼吸干了她的血，把她杀死的呀！它的面目多么可憎，你们不是都看到了么？我的主，我合掌恳求你，千万不要把我当作牺牲品献给那个狰狞的魔鬼。救救我，如果世界

上还有谁能够救我，使我活下去，那唯一只有你啊。”

我们三个人沉默地对立着。四周是这样寂静，我感到似乎整个苍白的天空都在蟋蟀颤抖的鸣声里战栗。

沙奇士第一个开口说：“告诉我，你希望我替你做些什么？”

“请做我精神上的导师，”迷米尼回答说，“我的师父，除了你，我不会皈依任何人。赐给我一种符咒——那比一切都更崇高的符咒——使我能从中得救！不要让我的灵魂与肉体一同沉沦。”

沙奇士茫然若失地呆立着。然后回答说：“好吧！”

达米尼匍匐在沙奇士脚前，头触地面，久久不起，喃喃地低声说：“你是我精神上的导师，你是我的师父，拯救我脱离一切罪恶吧！拯救我，拯救我！”

插　曲

又是一阵满城风雨。起初是背后窃窃私议，接着是公开在报纸上攻击。因为，沙奇士改变了主张，重新又成为宗教叛徒。有一个时期，他曾公开宣布：否认种姓尊严、漠视宗教传统和一切社会风俗习惯。后来，有一个时期，他又以同样的热忱公开表示：对于吃饭、接触、沐浴、献神、祭祖等社会风俗，对于天上的男女众神，毫无例外地一律绝对服从和尊重。现在，却又把他所信奉的一切，像垃圾似的，大筐大篓地扔了出去，并且变得那样恬静，以致没有人能够猜得出究竟他信奉什么和反对什么。他重新又像以前那样埋头工作了，只是在工作中，那种战斗的精神已经消失。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使人们在报纸上尽情地嘲笑与恶毒地攻击。那就是：我和达米尼宣布结婚了。虽然对于这件事，大家并不了解其中内幕——算了，又何必让他们了解！

室利比拉斯

一

这里是从前的蓝靛厂。现在，除了残存着几间破旧房屋，其余的都成为一片瓦砾。当我焚化了达米尼的遗体，回转家乡的时候，经过这里，我忽然看中了这块地方，于是住下了。

从河边通向蓝靛厂有一条小路，路旁是两排高大的西苏树。花园早已荒芜了，只剩下标志着大门位置的两根破损的石柱和一堵残缺的短墙。园中的一角，有一座不知姓名的穆斯林——蓝靛厂的经纪人的荒坟。从龟裂的坟头上、破碎的砖缝里钻出来的带刺的荆条和一丛丛野花，像一群闹新房的姑娘们拧着死尸的耳朵在微风里笑得前仰后合。旧日的大池塘、塘坝已经破损，塘水早已干竭了。农民们在塘底种上了香菜和山黎豆。清晨，当我坐在树荫下染遍苍苔的瓦砾堆上休息的时候，那开遍了白花的香菜的浓郁的气味，阵阵飘来，沁人心脾。

我一直在想：这蓝靛厂，如今虽然是一片废墟，只留下像丢弃在葬牛场上的几根零散的牛骨似的少许遗迹，可是，它却曾经有过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一天。它曾在自己的周围掀起过那在当时似乎是永无休止的悲哀与欢乐的滚滚波涛。那曾经奴役着千千万万贫苦农民使他们的血液都变成蓝靛色的英国厂主大人该是多么骄横，而我这个渺小的孟加拉青年在他的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大地母亲却满不在乎地把自己绿色的纱丽缠紧在腰间，轻而易举地像每天打扫庭院那样用泥沙把那位洋大人和他的蓝靛厂一齐统统抹去了，那残存的一星半点儿的痕迹，如果她愿意，只要再涂抹一两下就会完全消失，点滴不留。

事情已成过去，我并不打算旧事重提。我只是在心里说：不，不，过去的一切，不可能像时间女神每天清晨打扫庭院那样容易被清除。当然，那位蓝靛厂的洋大人和他的蓝靛厂吸血的事迹像一粒尘沙似的被时间冲洗尽净了，但是，我的达米尼！

我知道，我这样说，谁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大哲学家商竭罗对谁都不赦免。他不是曾经谈到过“何谓妻室，何谓儿女”的问题，并且给了“浮生若梦，四大皆空”的答案么？但是，商竭罗是位修苦行的出家人，尽管他能够讲解这些问题，我以为他却不能了解它们真正的含义。我不是出家人，因此，我的确知道，我的达米尼并不是荷叶上的一滴朝露。

可是，我听说，一些娶妻生子的在家人也有这种类似出家人的言论。这是可能的。他们仅仅是家主，仅仅是丈夫——他们只能把他们的妻子失掉。他们的家庭固然是虚幻的，他们的妻子也何尝不是泡影？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手制品、一堆无足轻重的垃圾，随便用一把扫帚就足

以把它们清除干净。

我呢，既没有使自己变为家主的机会，又不曾具备那种出家人的气质，总算是得救了。所以，我所最亲近的人，她没有成为“妻”，也不是“幻”，她保持着本来面目，归根结底，她是达米尼！谁有那个胆量，敢称她作泡影呢？

对于达米尼，如果我仅仅把她当作家庭主妇或一般人心目中的“妻”看待，那当然无话可写；正是因为我把她看得比妻子更伟大，更真实，我才能够把她的一切经历毫不犹疑地、坦率地写出来。人们爱怎么议论就由他们议论去吧！

假如命运注定我和达米尼也能够像一般人居家度日那样共同生活的话，那么，那种饭前全身涂油洗澡、饭后嚼着槟榔休息的、一成不变无所用心的日常生活，就完全能够使我心满意足；那么，达米尼死后，我一定会叹息着说：“真所谓‘人生何渺茫，变化实无常’哟！”那么，为了再一次体验变化无常的生活，我会听从一位姑母或是姨母的劝告重新娶妻成家。但是，我的进入家庭，并不像把脚穿进一双舒适的旧鞋那样容易，达米尼死后，我完全放弃了快乐的希望——不，不，这话未免有些太过分。我不是能够放弃一切欢乐的那样伟大的超人，快乐我当然希求，但是我却不允许自己擅自取得寻求欢乐的权利了。

为什么？因为是我自己说服达米尼使她同意和我结婚的。我们不是在玫瑰色的喜庆的灯光里、猩红的蒙头轻纱下、唢呐嘀嘀嗒嗒吹奏着销魂的结婚进行曲中才第一次交换了那神圣的一瞥。我们是在白昼的阳光下，大睁着眼睛，面对面互相恳谈，互相了解之后才决定了这件人生大事的！

我们在离开里拉南达斯瓦弥以后，才开始考虑到今后何处存身的问题。我们一直追随着师父，到处受到师父信徒们的殷勤招待，饱餐着人们献给师父的供养，比起饥饿的人，应该说我们早已得了消化不良症。而且，我们早已完全忘记人活在世间必须有个藏身之处，要建筑或者至少要租几间房屋的事，我们只知道要住在房子里。那种随便在什么地方找一块缩手蜷足仅可容身之地的一般家主们的想法，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应该有人供给我们房子，我们的责任只是伸腰舒臂安适地住下来。

最后，我想起加格莫汗伯父把他的房产赠给沙奇士的那张遗嘱。如果伯父的遗嘱是在沙奇士的手里，也许它早已像只纸折的小船，在神秘的大海、激情的惊涛骇浪里沉没了，它是由我保管着——我是受托人。遗嘱中附带有几个条件，我负有监视这些条件执行情况的责任。我记得最重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永远许在这家宅里拜神献祭；第二，楼下要作为附近穆斯林皮革工人子弟夜校的校址；第三，沙奇士死后，要把整个住宅捐献给他们作为教育福利基金。世界上伯父最难容忍的是所谓对神虔敬的宗教美德，伯父把这种美德看得比世俗的七情六欲更为卑

鄙。也许这些措施正是为了防卫隔壁那种浓厚的宗教气氛的扩张吧，伯父曾经幽默地用英语说：这叫作“Sanitary Precautions”[67] 。

“现在，”我对沙奇士说，“我们可以回到加尔各答，在伯父的房子里住下。”

“不，我不准备回去。”沙奇士回答说。

我不理解他的话。

“有一个时期，”沙奇士解释说，“我把自己完全交给‘理智’，结果发现‘理智’承担不起生命的一切重担。又有一个时期，我把自己完全交给‘情感’，结果又发现它只是一个无底的深渊。‘理智’是我自己的，‘情感’也是我自己的。可是，人不能仅仅依靠自己，只信赖自己。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使我生活下去的支柱以前，我没有勇气回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问道。

“你们两个人回去吧，”沙奇士回答道，“我要独自云游一些日子。我仿佛在茫茫中瞥见一线海岸，现在，如果我容许它逃出我的视线，我或许会永远失掉它。”

达米尼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地说：“那，绝对不行。独自出游，谁来照料他呢？那次他独自外出归来的那副可怜的神情，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可怕啊！”

要我说实话么？达米尼的这种不安和激动像黄蜂刺了我一下似的在我的心上留下了巨痛。伯父去世之后，沙奇士不是几乎有两年的工夫独自一人生活着么？他并没有死。我并不掩饰心中所想的，倒是气冲冲地把它说出来了。

达米尼回答道：“室利比拉斯先生，一个人的死，并不那么容易，它需要很长时间。这，我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要允许他多受一些痛苦呢，既然有我们两个人在？”

我们！两个人！这多数人称的“我们”中间，一半指的是这可怜的家伙室利比拉斯啊！的确这是宇宙间一个一定不移的规律：为了消除某些人的痛苦，另外一些人就必须去受苦。人，大概都可以划归为这两类。达米尼已经发现我应该归于哪一类了。不过，我仍然应该高兴，因为她把自己也归于我这一类里面了。

我找到沙奇士，对他说：“好，我们改日再进城。现在，我们就在河边那所破旧的老屋里住下吧。有谣传说，那屋子里闹鬼。也好，至少它可以使我们避开人的骚扰。”

“那么你们两个人？”沙奇士问道。

“像鬼一样，我们也尽量躲藏起来吧。”我说。

沙奇士向达米尼投了不安的一瞥。在这一瞥里也许含有某些疑惧。

达米尼低头合掌恳求说：“你是我的师父。尽管我是有罪的，但不要因它而剥夺我侍奉你的权利。”

二

我必须承认，我不能理解沙奇士对于灵修的探索为什么表现得这样顽强、这样狂热。我曾经对他的这种狂热轻蔑地嘲笑过，现在，至少，我已经不敢再笑了。紧紧缠绕并包围着沙奇士的不是浮幻的磷光，而是烈火。当我意识到正是那烈火在焚烧着沙奇士的时候，我便没有勇气再以伯父的弟子的身份来同他进行争辩。引用赫伯特·斯宾塞 68 的学说来驳斥所谓神秘论，说它只不过是起源于蒙昧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的原始崇拜与迷信所形成的一种荒诞无稽的奇怪信仰，又有什么用，既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沙奇士在燃烧，并且已经彻头彻尾全身烧得通红？

也许沙奇士在如醉如狂地歌唱舞蹈、泪流如雨、侍奉师父的种种忙碌中生活着倒更好些？那日日夜夜情感的激荡，消耗着他的全部精力，使他无暇顾及内心的追求。自从他坠入表面宁静的状态，他的内心拒绝再被控制。现在他所追求的已经不是感情上的兴奋与满足，而是在内心深处为证实他的认识是否正确而进行搏斗。斗争是这样激烈，使我们怕看他的脸。

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沙奇士，你不觉得应该去找—位导师，依靠他的指引，会使你的灵修的进行更容易一些吗？”

我的建议只能使他发怒。

“别开口，比室利，”他激动地叫嚷道，“谁需要‘容易’！轻易到手的，只能是虚妄的东西；真理的获得，却需要艰苦的努力。”

“但是，”我胆怯地说，“有一位师父指引你走上真理之路，不是更……”

沙奇士不耐烦地打断我说：“哎，哎，莫非你永远不能理解，我所追求的并非一般地理上的道路？那居住在我心灵深处、无所不知的神，只能沿着我自己找出的道路来临；师父指引的道路，只能通向师父住宅的天井。”

从同一张沙奇士的嘴里，我听到多么自相矛盾的言论！我，室利比拉斯，加格莫汗伯父最赏识的学生——当然，如果我称他“师父”，他可能用大棍子打我——有一段时期曾经被沙奇士感化得去给师父按摩双脚，可是，没过几天，现在他却认为有必要用这种调子向我发这样的议

论了。我不敢发笑，只好郑重其事地保持沉默。

沙奇士接着说：“如今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走自己的路虽死犹生，走别人的路危险重重’这一格言的意义。一切都可以当作礼物收下，但是，信仰和所选择的道路，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就不是得救，而是死亡。我不能从别人的手中乞求布施似的得到我的神——我生命的主宰，如果我得到他，那是我自己找到他的。如果不是这样，真是生不如死啊！”

喜欢辩论是我的天性，我决不放弃这场争辩。我说：“是诗人，他会从自己的心里写出诗来，如果不是诗人，他必须求助于别人。”

沙奇士毫不沮丧地说：“我，是诗人！”

好——辩论到此为止，我走开了。

沙奇士既不按时吃饭、睡觉，行踪也飘忽不定，他的身体像一把磨损了的刀子，消瘦到使人感到他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可是，我仍然鼓不起勇气劝阻他。达米尼却不能再忍受了。她对那无往不在的众神之主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恨——因为他对漠视他的人，毫无办法，反而十分恭顺；对于虔诚地匍匐在他脚下的人却要滥显威风，甚至加倍报复，这难道是公正的吗？生了里拉南达师父的气，达米尼可以在他面前狠狠地发泄自己的愤怒，可是她却无法使自己的感情让神知道，也无法和他当面交锋。

达米尼一直不放弃使沙奇士按时洗澡、吃饭的希望，为了使这个不守常规的人遵守日常生活规律，她到底用过多少心机，简直无法估计。

沙奇士对于达米尼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一直不曾公开表示反对。一天，他清晨绝早起来，马上就涉过污黄的河水消失在对岸起伏的沙丘背后了。太阳升到中天，已渐渐偏西了，沙奇士还没有露面。达米尼一直等候着——饿着肚子等候着。最后，她已经不能再等待，就捧起盛饭的铜盘，蹚过深及膝盖的河水到对岸去了。

四周是一片渺无边际的空旷——没有人和任何生物的影子。阳光酷热炙人，更炙人的是那起伏的沙浪，一层接着一层，像一队队卧倒的哨兵，守卫着旷野，窥视着一切。

达米尼站在这呼声得不到回应、问题得不到解答、没有一点声息的、一片无边无际的白沙滩上，她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她好像走进整个世界都被抹走、一切变为阴沉沉毫无生气的、原始的无色的苍茫之中，她的脚下横躺着一个巨大无比的“空气”——没有声音，没有动作，没有血的鲜红，没有树叶的碧绿，没有天空的蔚蓝，没有大地的赭黄。这一片灰白色的沙滩，看来好像一个巨大的骷髅头的无唇露齿的狂笑，好像一条伸长的焦干的大舌头，向残忍的、燃烧着的天空倾诉消除干渴的祈求。

她思索着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忽然，沙滩上的脚印落在她的眼里。追踪着脚印，她一直向前走去。脚印停止的地方是一片池沼，池边潮湿的沙土上有无数水禽的精致的爪痕。沙奇士靠着沙丘形成的堤岸静止不动地呆坐着。他面前的池水呈现着深蓝中的深蓝颜色；池边浅水中鹡鸟在不停地舞动着尾巴，扑动着黑白相间的翅膀；池中一群群的野鸭鼓噪着，似乎永远也不称心地在啄理背上的羽毛。达米尼登上沙丘，它们便成群地鼓噪着展翅飞走了。

沙奇士望见达米尼，立刻大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给你送饭来。"达米尼说。

"我不吃！"

"时候已经不早了，……"

"不，我不吃。"

"那么让我等一会儿，也许你……"

沙奇士突然大声嚷道："为什么你要对我……"

但是，当他的目光偶然从达米尼的脸上掠过时，他突然停止不再说下去了。达米尼不再说什么，捧着铜盘走开了。四周那片广漠的白沙，像夜间老虎的眼睛，围绕着她闪闪发光。

在达米尼的眼睛里，泪水总是要比愤怒的火焰更为罕见。但是，那天下午，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在前面——她在哭。看到我，她的泪水像冲破闸门的激流，一无阻拦地倾泻下来。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我在她身旁坐下了。

等她稍微平静一些以后，我问她说："为什么沙奇士的健康竟使你这样焦虑呢？"

"那么，请告诉我，"达米尼说，"除了这，我又能关心他什么呢？其他的一切，他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是既不了解，又无能为力啊！"

"你看，达米尼，"我说，"当一个人的心，全神贯注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肉体的需要会相应地减少。那就是为什么在极端痛苦或无比欢乐中，人们常常会忘记饥渴的缘故。现在，沙奇士正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使你不去关心他的身体，也并没有什么妨碍。"

"我是一个女人，"达米尼回答说，"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来形成另一个身体，是我们的责任；全心全意照顾他的身体——它是女人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女人光荣的任务。因此，当我们看到遭受折磨的肉体时，我们的心不能安逸，我们会很容易地哭起来。"

“因此，”我反驳说，“在那些只忙于精神事物的眼睛里就没有你们——这些肉体的守护人！”

达米尼发火说：“当然看不见我们！更特别的是他们的眼光，它把一切都颠倒来看。”

我心中暗自说：“啊，女人，而那恰恰是使你们迷惑的地方。哎，室利比拉斯，你下次转世投胎的时候，要特别留心，使自己生在颠倒国吧！”

三

那天沙奇士在沙滩上给了达米尼一个那么沉重的打击，结果，达米尼的那种哀怨的神情像刻在他心上一样再也抹不掉了。以后的一些日子，沙奇士似乎抱着赎罪的心情，对达米尼表示了特别的殷勤和亲切。已经有很多天，他连话也很少同我们讲了，现在，他常常把达米尼叫在身边和她闲谈，谈他的灵修过程和思想感受。

达米尼并不害怕沙奇士对她冷漠，但是这种小心殷勤却使她十分恐惧。她确实感到这不会持久，因为它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沙奇士一旦注意到这方面，并且算算细账的话，他就会发现他的支出已经过多，那就危险了。沙奇士愈是像个循规蹈矩的在家人一样按时洗澡、吃饭、休息，达米尼愈是感到不安，愈是感到惭愧。她几乎认为：沙奇士如果反抗，她好像才能安心。她一次又一次心中暗想：“那天你把我赶开，你做得完全正确。你对我的殷勤，只意味着对你自己的惩罚。这对我来说，简直不能忍受。”达米尼下定决心：必须再和村中的姑娘们来往，必须整天在村中闲逛。

一天夜里，我们忽然听见沙奇士在大声喊着：“比室利，达米尼！”他全不理会那时是深夜一点钟或是两点钟。沙奇士有什么重要大事必须在深更半夜唤醒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这种举动，似乎连这屋子里的鬼怪都要给吓跑了。

我们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外面。黑暗里，沙奇士站在屋前石阶上等我们。他说：“我大彻大悟，心中毫无怀疑了。”

达米尼悄悄坐在石阶上，沙奇士心神恍惚地在她身旁坐下，我也跟着坐下了。

沙奇士说：“如果我顺着他——我的神——走过的道路一直向前，只有离他越来越远；如果我从相对的方向出发，一定会和他相逢。”

我默默地凝望着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一语不发。他的话，无疑地有它几何学上一定不移的道理，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沙奇士接着说："他喜爱形象，因此他向尘世一直下降；我们不能满足于徒具形骸的色相界生活，因此我们要上升到无形无影的精神世界。他是自由的，因此他要在束缚中寻找乐趣，我们是被束缚的，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的欢乐在于解脱。我们痛苦万分，由于我们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

天上的星在默默发光，我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沉默。沙奇士说："达米尼，莫非你不明白？唱歌的人，首先是爱唱，然后注意到曲调；听歌的人却从歌曲中得到享受。一个人要把自由加上束缚，另一个人却要从束缚中得到解脱，这样，两方面才能遇合。他在唱，我们在听，他唱是为了想给我们加上束缚，我们听却是为了解脱。"

我不知道达米尼是否听懂沙奇士所说的一切，但是她了解沙奇士，她双手抱膝，静坐着一声不响。

沙奇士说："我一直在黑暗中默默倾听着那伟大的音乐师的歌唱，听着，听着，我忽然大彻大悟，忍不住就把你们叫起来了。过去我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他，结果失败了。啊，我的毁灭之主，让我化为齑粉与你合一吧！永远，永远！一切束缚、羁绊不属于我，因此我不能长久受拘束，束缚是你的，因此你永远不放弃给众生加上束缚。就让你以我们的形象进行游戏，而让我消失在你无形的冥冥之中吧！"

沙奇士突然站起来，呼喊着："永恒的神呵，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走向被黑暗笼罩着的河边去了。

四

从那天夜里起，沙奇士又故态复萌。他的生活重新散漫起来，几时吃饭，几时洗澡，完全无法捉摸；他的心情的浪潮，几时趋向光明，几时退入阴暗，我也不能猜测。愿天上的神保佑担负起照料他并且使他像普通人一样按常规生活而健康起来的责任的那个人吧！

那天，天气一直特别闷热，夜间忽然来了暴风雨。我们三个人在三间屋子里睡，房门外的走廊上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盏灯被风吹灭了。河水腾涌起伏，天像裂开了似的落着倾盆大雨。地上河水的汹涌喧嚣与天上雨声的滂沱像在宇宙毁灭的舞台上狂乱地敲打着震耳欲聋的铙钹。在那凝固的一片漆黑里，虽然一点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在来回走动，但是它的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声响，却使整个天空像双目失明的孩子在恐惧地颤抖。竹林里好像有寡妇的鬼魂在厉声悲啼，杧果园中交响着咔嚓嚓树枝折断和扑通通树干倒地的声音，远方不时传来河岸崩坍的轰隆巨响，风从我们居住的破屋的椽缝里钻进来，像愤怒的野兽，呜呜地狂吼着。

在这样的夜里，那关牢我们心房的门闩窗插被摇松了，狂风得到了

进来大肆破坏的机会。依照惯例陈设良好的家具被打翻，礼防的窗帘帷幕被撕毁，并且飘飘摇摇不知被卷向何处去了。我不能安睡，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但是，那在我不能入睡的脑中翻腾着的思想，我能够在这里写出来吗？

黑暗中，我听见沙奇士突然在他的房间里喊道：“谁？”

“我，达米尼。你的窗户开了，雨会打进来。我来关上它。”

达米尼正在关窗户，沙奇士跳下床来，似乎只有一秒钟的迟疑，然后飞跑着逃出门外去了。天上电光在闪，沉雷轰隆隆地响着。

达米尼在自己房子门槛上坐了好久，可是一直不见有人回来。狂风更加暴躁地吹起来。

达米尼再也不能坐着等待，也到外面去了。在那样的狂风里，简直不可能立定脚跟或者向前移动。她跌跌撞撞地走着，似乎那欢呼纵饮的天神的使者在一边咒骂着达米尼，一边推她回去。黑暗今夜特别活动，它在到处游荡。雨像是要把全世界淹没，在那里拼命地落着。达米尼如果能像它一样大哭一场该多好！

忽然打了一个扯天大闪把黑暗哧哧地撕裂了。就在那一刹那的闪光里，达米尼看见沙奇士站在河边。达米尼用尽气力，跌倒，爬起，爬起，跌倒，踉踉跄跄一口气跑到他身边，跪在他的脚前，压倒狂风的呼啸大声喊道：“我跪在你的脚边恳求你，告诉我，我不曾有任何冒犯你的神的念头，为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

沙奇士一声不响。

达米尼说：“如果你愿意，就打我一顿，一脚把我踢到河心里。但是，请你回去。”

沙奇士走回家来，当他迈进房门的时候，他说：“我只要他——我一直寻求的。除了他，一切我都不需要。达米尼，怜悯我，放弃我，离开这里吧！”

达米尼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吧，我将离开你。”

五

后来我才从达米尼那里听到事情的全部经过，但是，那天我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当我在床上看见他们两个人经过房前的走廊各自向自己的房间走去的时候，我感到我的不幸的命运已经压在我的胸口，并且捏紧我的咽喉了。我一骨碌坐了起来，那夜我一直没有入睡。

第二天早晨，我眼睛所看到的达米尼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啊！昨夜狂风暴雨的毁灭之舞，似乎在整个宇宙间只选中了这个女人，把所有破坏的脚印全都印在她的身上了。虽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一点不清楚，我确实对沙奇士十分生气。

达米尼对我说：“室利比拉斯先生，你能送我到加尔各答吗？”

这句话从达米尼嘴里说出来，是多么沉重，多么困难，我十分了解；但是，我一句话都没有向她发问。我在痛苦中感到安慰。达米尼走开比留在这里好。不断地向岩石撞击，结果小船是非破碎不可的。

分别的时候，达米尼一边弯身向沙奇士行触脚礼，一边说：“在您这双尊贵的脚前实在多有冒犯了，我可以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吗？”

沙奇士低着头注视着地面说：“我也有许多地方对不起你，让我首先涤清自己的罪恶，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吧！”

在走向加尔各答的路途中，我越来越明白，达米尼的心中，那毁灭之火一直是在猛烈地燃烧着，它的炽热焙焦了我，我的心情也十分不好，怒火也在燃烧了，我忍不住地对沙奇士进行粗暴的攻击了。达米尼狂怒地打断我说：“你竟敢在我的面前这样说他！你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拯救了我。你只看到我的痛苦，为了拯救我，他所受的折磨，难道你就看不见？恶曾经企图破坏美，结果是在胸口上挨了一脚，这一踢是应得的惩罚。好，好，真好！”她一边说，一边用拳头咚咚地捶着胸口，我把她的手紧紧抓着。

黄昏时，我们到了加尔各答。我先送达米尼到她姨母家，然后回到我所熟识的一个公寓去。老朋友们见了我，都吃惊地问道：“怎么？你生病了吗？”

第二天在邮局来送第一次信件的时候，我收到达米尼的来信——“带我走吧，这里没有我存身之地。”

达米尼的姨母不容许她住在她的家里，因为关于我们的一些谰言，早已传遍加尔各答，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我们离开里拉南达那伙人之后，不久，各周刊杂志的“杜尔伽大祭节特刊”就发行了。一切宰杀我们的武器早已磨得十分锋利，捆绑我们的木桩也早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执行判决，动手宰杀而已。禁止以母兽献祭，在我们的古圣梵典上有明文规定；但是在以人作牺牲的现代，人们对于一个女牺牲者似乎特别感到兴味浓厚。所有刊登在报刊上的那些诽谤、攻击的文章里，都没有公开地提到达米尼的名字，但是它们的作者却都具备让人肯定知道影射的是谁的那种特殊技巧。因此，达尼住在无房姨母的家里，便觉得十分不安了。

这时候，达米尼的父母早已去世，但是我知道她还有弟兄。我向达米尼询问他们的住址，她摇摇头，说：“他们很穷。”

显然，达米尼不愿意给他们制造困难。她害怕，害怕她的弟兄们会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地方！”达米尼确实受不了这种打击。

“那么到哪儿去呢？”我问。

“到里拉南达斯瓦弥那里。”达米尼回答说。

到里拉南达斯瓦弥那里！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命运在向人开着多么无情的玩笑啊！

我问：“他会收留你吗？”

达米尼说：“不仅收留我，而且是欢天喜地地收留我。”

达米尼了解一切人。那些喜欢成群结党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他们搜罗的是人，得到人比得到真理更欢喜。当然，达米尼可以毫不费力地在里拉南达斯瓦弥那里得到一片安身之地，但是——

就在这决定一切的紧要关头，我说：“达米尼，有另外一条路好走，如果你不害怕，我就说出来。”

达米尼说：“说吧！”

我说：“如果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结婚，在你还有可能的话，那么……”

达米尼打断我的话说：“你说些什么呀，室利比拉斯先生！你发疯了吗？”

“请别介意，我是发疯了。只有疯子才有把许多不好出口的话，许多困难问题，十分容易地谈出来或解决的那种勇气。疯狂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那双鞋子，谁穿在脚上，谁就能够从世界上种种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中跳出来。”

“胡言乱语？你指的是什么？”

“例如，人们将怎样议论，会发生什么事等之类。”

“最基本、最重要的事，你考虑过吗？”

“这是指什么而言呢？”

“如果你和我结婚，你的情况会怎样？”

“假使这就是我最先应该考虑的事情，我倒很放心了。要把我的情况变得比目前更坏，恐怕没有可能。我以为能够使目前的情况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至少，能够让它翻个身，会更舒服一些。”

我不相信，我的心思达米尼竟一点也不了解。不过，这对达米尼来说是太不重要了。因此，她从来没有想到有必要来考虑答复的问题，许多日子过后的今天，必须要考虑“答复”了。

达米尼一声不响地在沉思。

“达米尼，我是一般普通人中间的一个——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平凡，我是卑微、渺小的。对于我的请求，你答应也好，拒绝也好，请不要因此为难。”我说。

达米尼眼睛里闪着泪光。她说：“如果你是平凡的，或者我就不会多加考虑了。”

达米尼又沉默了半晌，然后对我说：“你是了解我的。”

“你也了解我。”我说。

谈话就到此为止了。那不曾说出口的话，却更有分量，更重要。

我曾经提到过，有一个时期，我的英语演讲颇能吸引听众并且深获他们的嘉许。日子隔了这样久，他们对我的印象早已消失了。只有那伦却直到现在仍然认为我是所谓天才之流的人物。我到他的家里去租房子是在到加尔各答的一个月之后。暂时我们就在那里安身。

最初，我以为我的求婚的建议，一定会像一辆撞翻了的马车掉进沉默的洞窟。“是”或“否”两者都因为车翻轮碎不能滚出洞外，至少，需要大加修缮或者费尽气力才能把它拉出来。但是，众神之主的薄伽梵1似乎专门为了捉弄那些心理学家才给人们制造了一颗不可思议的心，现在，在这春天里租来的房子的围墙中，却到处回荡着他的欢快的朗笑声。[69]

我是个怎样的人，是否具有任何价值，达米尼一直没有时间来注意它。我想，也许是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她的视线一直被闪耀在她眼前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一道强烈的光辉所牵引着的缘故吧。现在，她的整个世界变得十分狭小了，在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她唯一接触到的只有一个我，除了睁大眼睛望着我，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多么幸运，是在这个时候，达米尼才仿佛第一次发现我。

我曾陪达米尼游遍名山、大河与海洋；也曾在腰鼓铙钹的暴风骤雨里、在宗教赞歌的旋律曲调中一同燃烧：“在你的脚下，我的心戴上了爱的枷锁。”——这一行烈焰似的歌词，也曾在我们各种新颖的解释中迸出如雨的火花，然而，那隔在我们中间的帷幕却并未被它焚化。

但是，在加尔各答的这条小巷子里，神却真正显示了他的威力；四周拥挤的房屋变成了乐园里盛开的鲜花；这些砖瓦木块组成了天堂里的歌曲；而我这个极平凡的人，仿佛被他用点金石在头上一点，也立刻变

为不同寻常了。

如果两人之间存在着隔膜，他们仿佛隔着万水千山；一旦隔膜消除，他们中间的距离只不过是一眨眼的路程。现在，达米尼对我说："我一直是在梦里，只等待着这一声震撼。在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的中间，我只是昏迷不醒，眼前一片黑暗。应该多多感谢我的师父，是他破除了我的愚痴。"

我说："达米尼，不要对我抱过多的希望啊！上天的这个创造是既丑陋又无趣的，如果从前你已经发现并且忍受了的话，现在，你如果打算再忍受下去，将来会更加困难。"

达米尼说："现在，我已经发现神的这个创造是漂亮的，可爱的。"

我说："你的名字一定会写在历史上，达米尼！那在北方沙漠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插上自己的旗帜的人，他的光辉在你的面前也会黯然失色。要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不仅难以忍受，而且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苦行啊！"

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明确地感到过帕尔衮月原来这样短促，只有三十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分钟也不多。上天的手中时光是无穷无尽的，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竟这样可恶地小气吝啬。

达米尼说："如果你做出这样荒唐的事，你家里的人……"

我打断她的话说："他们会把我从家里赶出去，赶得远远的。"

"那么？"

"那么，我和你将同心协力地从墙基到屋顶彻头彻尾建立一个新的家——它是我们两个人的创造！"

"而那家庭的主妇，也要被彻底改造过。让她也是你手中的创造吧，让那过去的破旧的痕迹一丝不留吧！"

我们举行婚礼的日子定在杰特拉月尾。达米尼提出一个非常固执的要求：一定要请沙奇士前来。

我问："为什么呢？"

"请他做我的主婚人。"

那个疯子如今在何处游荡，简直毫无消息。我写了又写，写了许多信给他，却得不到回信。我想，他一定还在那鬼魅出没的老屋中居住，不然，信早就被退回了。但是，他到底肯不肯打开别人的信看一下，却是个疑问。

“达米尼，”我说，“你如果亲自去请他，他也许会来。‘驰函奉请，恳恕不周’——在他那里恐怕行不通。我本来应该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我是胆小鬼，可能他还在河对岸监督野鸭刷洗背上的羽毛呢。那里，除了你敢去，别人谁也没有那种勇气。”

达米尼笑着说：“我再也不到那里去了，我曾发过誓。”

我说：“发誓只是为了不再送饭去，请吃饭却又另当别论。”

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我们“逮捕”了沙奇士，手拉手把他带到加尔各答来。沙奇士忙忙碌碌地为我们准备一切，像小孩子得到玩具那样兴高采烈。我们不准备铺张，打算悄悄举行婚礼，但是，沙奇士一定不肯。特别是加格莫汗伯父的那些穆斯林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那样大张旗鼓、惊天动地地筹备着一切，竟使邻居们认为不是阿富汗王子驾临，至少也是海德拉巴的“尼赞木”[70] 光临了。

报纸杂志上又是一番热闹，上次“杜尔伽大祭节特刊”捕获的牺牲，现在已经动手宰杀了。我们不准备诅咒他们。让那些依靠杜尔伽女神发财的编辑老爷们的钞票一捆捆地增加吧，让那些对用生人鲜血献祭有着特殊癖好的读者们，至少在这一次不受任何阻碍地得到满足吧！

“比室利，”沙奇士说，“你们搬到我家里享几天清福吧！”

我说：“你也和我们一同有福共享吧。让我们振作起来，努力工作。”

“不，”沙奇士说，“我的是另外的一种工作。”

1达米尼对他说：“在我们的‘保帕特宴’[71] 举行以前，你不能离开我们。”

被邀请参加“保帕特宴”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多，实际只有沙奇士一个。

沙奇士说过叫我们搬到他的家里享受几天，但那“享受”是什么，只有我们知道。诃里莫汗已经把房子收归己有，并且全都分租出去了。他自己亲自主持一切，当然也有替他出主意的人，他们并非不了解内情——在鼠疫流行的时候，有穆斯林死在里面，他们这时候却不讲究什么下辈子的祸福报应，拼命向来租房子的人隐瞒真相。

房子怎样从诃里莫汗手里重新收回，说来的确话长。我们最大的救星是附近的穆斯林，我并没有费太大的气力，只把加格莫汗伯父的遗嘱给他们看了一遍，就用不着我再向律师家里奔跑了。

到此为止，我经常从家里得到的那一点补助，也停止供给了。我和达米尼赤手空拳地建立起一个家庭。困难就是我们的欢乐。我曾是加尔

各答大学罗依昌德—普列姆昌德奖金的获得者，因此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在大学任教的职位，而且我还配制了一种专治考试不及格的特效药——一本厚厚的教科书的问题解答。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拼命挣钱。但是，达米尼建议，沙奇士太不关心自己的生活，需要我们来照顾。另外，达米尼的两个侄女必须出嫁，她的侄子们必须受教育，而她的弟兄们又没有这种力量。达米尼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我呢，也从来不曾告诉过她，已经悄悄地把一切安排妥当了。她的弟兄们不承认有这门亲戚，从来也不曾登门拜访过我们。但是，金钱这种东西是无所谓“种姓”之分的，特别是当需要它的时候，唯有“接受”才是正当，“承认”可以不加考虑！

因此，我除了教书之外，又兼任两家英文报刊的副总编辑。我没有通知达米尼就请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一个听差，达米尼也没有事先告诉我，第二天就把他们统统打发走了。我向她提出抗议，她说：“你只是从相反的方面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和怜惜。你在辛苦地工作，如果我不同样劳动，谁替我担负那种痛苦与惭愧呢？”

外面我的工作与家里达米尼的操劳，像恒河与朱木拿的河水一样汇合在一起变为特别神圣了。此外，达米尼还帮助邻居的穆斯林姑娘们学习缝纫。她发誓，不让自己落在我的后面。

1加尔各答这座城市好像就是布临达般 [72] ，我们辛勤的工作似乎就像克里希纳永恒的笛声，要用语言把它的准确的音调描绘出来，我惭愧不曾具备那种诗人的天才。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它不是缓缓度过，也不是飞奔而去，简直是舞蹈着跳走的呀！

又是一个春天过去了，之后，春天再不属于我们了。

刚从石窟归来，达米尼就患了胸口痛的病。她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当她痛得厉害的时候，我问她，她说：“我疼痛是我的秘密的天堂，我的点金石。我是带着这份嫁妆才能够来到你身边的，不然，我哪里配得上你？”

医生们对于她的病，每人有每人不同的诊断，他们的处方也各不相同。直到医生的诊费和药店的账单像火一样把我的全部积蓄烧光之后，他们才把这场大火扑灭，善后的忠告是易地疗养、换换空气。那时候，除了空气，我的确已经一无所有了。

达米尼说：“带我到海边去——那使我幸福地承受了心的痛楚的地方。那里不缺少新鲜空气。”

那天正是玛克月的十五日。圆月当空，春天已经又一次到来。可是，我们痛苦的眼泪却像使整个大海翻滚着的潮水。达米尼弯身向我行触脚礼告别说：“我的心愿没有满足，希望来生再能得到你。”

[1] 阿斯温月，即印历7月，相当于公历9、10月。

[2] 旃簸迦花，即金香木，花白色，香气甚浓。

[3] 阿什达瓦卡拉，古代印度圣贤。当他母亲怀着他时，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其父一气之下，诅咒他出生后脊柱是八道弯。

[4] 包尔派，印度教僧侣教派的一支。

[5] 长兄，孟加拉地区特有的表示尊敬和亲密的称呼。

[6] 在孟加拉语里，人们经常把“Kauā

说成“Kāka

，因此，在孟加拉孩子的眼里，门差说错了话。其实，两词都有乌鸦的意思，“Kauā

是古梵语词，“Kāka

是印度现代词。

[7] 阿卜杜勒·拉赫曼，十九世纪末阿富汗的国王。

[8] “公公

和“公公家

两词在孟加拉语中有双关的意思，它们还分别指“警察

和“监狱

。

[9] 《云吼陈亡记》，孟加拉近代诗人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的代表诗篇。

[10] 波瓦尼，帕瓦尼吉兰的昵称。

[11] 迦尔纳，印度神话中的人物，一生下就身披铠甲，手执兵刃。

[12] 拉克什米，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吉祥女神。

[13] 孟历九月，相当于公历十一至十二月。

[14] 拉叶伯哈杜尔，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政府授予效忠于英国的印度人的一种称号。

[15] 赛尔，印度重量单位，一赛尔相当于一公斤。

[16] 此句原文为英文，系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中的台词。这里把原台词中的“你们的哲学

里

改为“你们的报纸里

。

[17] 印历三月至四月，相当于公历五月至七月间。

[18] 古什-勒沃，罗摩的儿子。

[19] 庞伽利，流行于孟加拉地区的民间曲调。

[20] 指印度1857年民族大起义。

[21] 纳默斯加尔，梵语，意思是“你好

。

[22] 阿拉伯语，意思是“你好

。

[23] 豆扇陀，印度古代迦梨陀娑戏剧《娑恭达罗》中的男主角。一次狩猎中，他在一条河的森林背面，看到一群仙女在河中沐浴，其中包括公主娑恭达罗，后来两人相恋、结婚、分离、再聚，成为《娑恭达罗》剧的主要内容。

[24] 法古奈月，印历十二月，相当于公历二月至三月。

[25] 根沃大仙，是位抚养娑恭达罗的大仙。

[26] 盖拉斯山，湿婆和财神等居住的山峰，位于喜马拉雅峻岭上。

[27] 难近母，印度教女神名，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在孟加拉邦，每年春秋两季都为她祭祀，是当地最热闹的节日。

[28] 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政府授予效忠于英国的印度人的称号。

[29] 印度教拜神时穿的一种外衣，上面印有罗摩等神名。

[30] 华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

[31] 那个山脉位于印度半岛中部，以北山脉为分界线，以北即为北部印度，以南为南部印度。

[32] 印度近代孟加拉诗人默吐苏登·德特（1824—1873）所写的长诗。它是据《罗摩衍那》中的一段情节写成的，与传统相反，以恶魔罗波那的儿子为主人公，突出渲染叛逆的时代精神的主题。长诗问世后，印度文坛为此一直争论不休。

[33] 印历三月，印历杰斯塔月相当于公历5—6月。

[34] 罗摩莫罕姆·罗易（1772—1833），印度近代社会改革家、思想家。

[35] 蒲柏（1688—1744），英国古典主义诗人。

[36] 这里指印历二月，印历维沙克月相当于公历4一5月。

[37] 这里初指迦梨陀娑。

[38] 迦梨时期，按印度教传说，世界历史分四个时期或四个劫，迦梨时期为最后一个时期，或称末劫，它的期限是432000年。

[39] 朔日，完全无月光之日，印度教徒进行斋戒之日。

[40] 巴巴，对年长者的尊称，或对出家修行者的尊称。

[41] 即通过出家修行的实践，领悟神旨。

[42] 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海兽，下半身像鱼，上半身像羚羊。

[43] 这三部都是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杰作。

[44] 印度近代大诗人玛依盖尔·杜特（1824—1873）写的史诗。

[45] 罗马神话里的智慧女神，猫头鹰是她的使者之一，也是她的坐骑。

[46] 十六世纪一个孟加拉的婆罗门，他反叛了他的教派，做了穆斯林统治王国的一员大将，据说他曾废寺庙、毁偶像。

[47] 婆罗多·旃陀罗·拉伊（1712—1760）孟加拉作家，《阿嫩达颂》是他写的叙事颂诗。

[48] 印度的一个圣城，一般人都到该地为死者举行最后的仪式。

[49] 《云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剧作家伽梨陀婆的杰作。药叉是个小神仙。此处指抒情长诗中的多情的药叉，他整天思念在地上的妻子，因此常常心不在焉，别的事都没放在心上。

[50] 印度教徒供奉牛，一向不吃牛肉，吃牛肉被认为是最大的罪恶。

[51] 意思是：一种猫科的四足兽。

[52] 麦考莱（T.B.Maculay，1800—1859）和约翰逊（S.Johnson，1709—1784）是英国的文章家。

[53] 穆勒（J.S.Mill，1806—1873）和边沁（J.Bentham，1748—1832）是英国哲学家。

[54] 正统印度教徒不吃荤腥。在孟加拉却可以吃鱼和羊肉，但是不能吃鸡，认为它不洁，吃了鸡就会失去种姓。

[55] 里拉南达是名字，斯瓦弥是对一般出家人的通称，意思是师父。

[56] 斯瓦弥先生。

[57] 加尔各答大学对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予的最高奖励。

[58] 意为丑陋。他的名字室利比拉斯原是漂亮和欢乐的意思。

[59]　印度信奉大神克里希纳一派的教徒，认为人与神的关系是夫妇的关系。人对神的敬爱当如妻子对丈夫一样。克里希纳的情人拉达为克里希纳神魂颠倒，人的灵魂追求与神合一，正如拉达渴望与克里希纳结合一样。

[60] 达米尼原来就是闪电的意思。

[61] 印度教大神克里希纳的另一名称。

[62] 一种用大米粉做成团子、沾上芝麻、经过油炸的甜点心。

[63] 因陀罗骑坐的大象的名字。

[64] 因陀罗的马。据印度神话，它是天神和阿修罗搅拌乳海时从海底升出来的。

[65] 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称号。

[66] 褚色的纱丽是出家人的服装。

[67] 预防传染的卫生措施。

[68]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

[69] 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名称。

[70] 印度海德拉巴伊斯兰教王公的尊称。

[71]　印度传统，婚礼在女方家里举行。结婚以后，新娘回到丈夫家里去的那一天要大宴宾客，新娘必须在宴席上亲手捧饭招待男方亲友，称“保帕特宴

。

[72]　摩菟罗附近朱木拿河边的印度教信奉大神克里希纳一派的圣地，因为它是克里希纳做牧童时与牧女拉达相爱的地方。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泰戈尔集03　倪培耕 编选

沉 船

〔印度〕泰戈尔 著　彬 仁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沉船

作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彬仁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顾文剑

特约编辑：梁清波

监制：吴昊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一

谁都不怀疑，罗梅锡这次准能通过法律考试。职掌大学的智慧女神，从一开始就从自己的金色莲花座上，不断撒下缤纷的花瓣，变作奖章，赐给罗梅锡，而他也从未错过获得奖学金的任何一次机缘。

现在考试完毕，罗梅锡该回家了。可迄今未见他收拾行装，整理箱箧。他父亲曾来信，催他快些回家。他复信道，待考试成绩公布，马上起程回家。

安纳达老爷的儿子约庚德拉，是罗梅锡的同窗好友，住在隔壁。安纳达老爷是梵社成员。他的女儿海敏丽妮刚通过文科大学考试。罗梅锡是安纳达老爷家的常客，每到吃午茶时，他几乎总在座。即使不喝茶，他也常去那儿走动。

海敏丽妮洗完澡，习惯喜欢去屋顶平台上，一边晾干头发，一边温习功课。恰在这时，罗梅锡也走上自家的屋顶平台，找个僻静处，独自坐下，胡乱翻书。自然，这个僻静处是个读书用功的好地方。不过，细细观察，略加想象，谁都不难理解，这里的干扰还真不少，令人心烦意乱。

迄今，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及婚姻大事。安纳达老爷闭口不谈此事，自有理由。他有个年轻朋友，去英国攻读法律。安纳达老爷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乘龙佳婿，因而内心不免偏向他。

那日茶桌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克希耶没有几门功课能考及格，但他并未因此减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他也是海敏丽妮茶桌旁的常客。争论是由他挑起的。他大发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利剑，不用磨得很犀利，仅凭自身的分量就管大用；而女人的机智却似一把修鹅毛的小刀，不论磨得何等锋利，终究无甚大用处，等等。

海敏丽妮懒得理睬阿克希耶那套荒谬议论。不过，当她哥哥约庚德拉竟也随声附和，举例菲薄女人智力低下时，罗梅锡再也耐不住了。他慷慨陈词，百般赞颂女性的品行。

这样，罗梅锡在对女性崇拜的激烈辩护的驱使下，竟比往日多喝了两杯茶。正在这时，一位仆役探身进屋，把一封便信交到罗梅锡的手里，信封上他的姓名是由他父亲亲笔写的。他匆匆拆开信，浏览了一下，就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辩护，准备起身退席。

众人诧异，问道：“什么事？”

罗梅锡慌忙答道："我老父亲从老家来这儿了。"

海敏丽妮便忙对约庚德拉说："哥哥，为何不请罗梅锡先生的父亲进屋？奶茶和点心都是现成的。"

罗梅锡连忙阻拦道："不，今日别麻烦啦。改日再说，就此告辞。"

阿克希耶不禁心中窃喜，用不无嘲讽的口吻说道："老先生也许忌讳在这里喝茶用饭。"这番话暗示着，安纳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罗梅锡的父亲则是正统的印度教教徒。

罗梅锡的父亲巴拉吉·莫罕一见儿子的面，劈头就说："你明儿跟我一起赶头班车回家！"

"有什么紧要的事？"罗梅锡抓着头皮，问道。

"没有什么紧要的事。"巴拉吉·莫罕说。

"那又何必催我回去。"罗梅锡想知道个究竟，目光狐疑地望着父亲。然而父亲并不认为有回答儿子无声提问的必要。

傍晚时分，巴拉吉·莫罕出户拜访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罗梅锡借机想给他父亲写封信。但刚写完"尊敬的父亲大人阁下"，他就不晓得从何处落笔了。他暗自思忖："我与海敏丽妮已经有一种未经言明的、以身相许的誓言，如果现在还把未经公开的婚约瞒着父亲，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将是不合适的。"他试了几种写法，用了不少信纸，最后他又都撕掉了它们。

巴拉吉·莫罕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罗梅锡却悄悄地爬到屋顶平台上，翘首望着邻家的屋子，像夜游神似的不停地踯躅。

晚上九点，阿克希耶才从安纳达老爷家中离去。约莫九点半光景，这家的大门上了闩。十点左右，客厅的灯全灭掉。大概十点半，这家的人像是都沉沉入睡了。

翌日清晨，罗梅锡百般无奈，只得随父亲坐火车起程，离开了魂牵梦萦的加尔各答。巴拉吉·莫罕办事十分周到缜密，罗梅锡连改换车次的机会都捞不到。

二

一回故里，罗梅锡恍然大悟，家里已经为他物色了一位新娘，订下了结婚日期。他父亲巴拉吉·莫罕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香钱德拉当律师时，巴拉吉·莫罕穷困潦倒。多亏他这位朋友的提携，巴拉吉·莫罕才时来运转，发迹起来。

但是，那位伊香钱德拉不幸过早谢世，不仅身无遗物，还欠了一大笔债务。他孀居的妻子带着幼女，陷入贫苦无依的境地。如今，那个女孩正值豆蔻年华，到了该婚嫁的时候。于是，巴拉吉·莫罕决定提亲，让罗梅锡与她结成伉俪。

罗梅锡的亲朋中，有人反对这门亲事："听说，那女孩长相不漂亮。"巴拉吉·莫罕听后嗤之以鼻，说："我不懂这些论调，人又不是花朵或彩蝶，一谈起对象就先提及'标致好看'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位女孩若是像她妈妈那般忠贞守节，罗梅锡就应该庆幸自己的好运！"

罗梅锡被"美好婚姻"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弄得心烦意乱，成天东窜西窜，希望找出一个口实，推掉这门亲事，但他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计谋，没有一个经得住推敲。最终他鼓足了勇气，向父亲挑明："爸爸，我无法答应这门亲事。我已和别的姑娘立下誓约。"

巴拉吉·莫罕感到意外，说："你胡诌什么！女方为你举行过点红痣仪式了？"

"没有，没有点过红痣，但……"

"跟女方亲家谈了，一切都已经敲定了吗？"

"没有。还没有和她家提及，这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过……"

"哦，没谈过？那好办。既然这么多日子你都没有开口，日后你更可以保持缄口不语。"

罗梅锡沉默片刻，又说："但是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我做得太缺德了。"

"不与这个女孩成婚，你恐怕做得更不仗义了。"

罗梅锡再也无言对答。他暗自祈愿，这桩婚事能因某件突发事件而被推掉。

已请算命先生选定了举办婚礼的良辰吉日，这以后整整一年再也找

不出第二个吉祥日期。罗梅锡心里盘算，要是因意外之事能敷衍过去那一天，婚礼至少可往后推缓一年。

亲家住得很遥远，又只有水路相通，迎亲队伍只得坐船去。途中，船只需要穿行两三条大小不等的江河，约莫有三四天行程。

巴拉吉·莫罕老爷怕有意外耽搁，宁可把时间打得宽裕，于是，提前一周选定一个黄道吉日，老大爷带着全班人马驾船出发了。

路途上一帆风顺。迎亲队不到三天抵达赛默尔码头。距正式举办婚礼日期尚有四天时间。

巴拉吉·莫罕老爷原本打算提前两三天到达目的地。他未来的亲家在赛默尔过着十分凄苦的生活。他早有意把她接到自己村子，让她过上舒坦日子，以聊尽朋友之道。过去两家还没有结成亲家，他不便贸然启齿提出这种建议。这次趁操办婚礼时机，他说服了亲家。老太太在家乡除女儿外没有别的亲戚，因而，她没有理由拒绝去女婿家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况且，她还乐意给丧母的女婿以母亲般的关怀。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谁爱饶舌，就去饶舌吧，我认定了，女儿女婿的居住地就是我的家。"

于是，巴拉吉·莫罕提前几天来赛默尔，为老太太收拾清点，以便把她的杂物一起搬到她新居去。最后商定，待婚礼结束，大伙一起动身起程。所以，他特意从家乡带来几位女眷，以便途中有个照顾。

婚礼上，罗梅锡没有正确地念诵神圣的咒辞，而行"吉瞻礼"（新郎新娘互相对望，互讨吉祥之礼）时，他却故意低垂眼帘，露出沮丧的神情；洞房之夜，他始终不欢不言，听凭妯娌姑嫂说笑戏谑，闹着新房。通宵，他背向新娘睡在另一床头。次日天蒙蒙亮，他起身悄然步出新房。

完婚后，迎亲队踏上归程。女眷们坐一条船，男性长辈坐另一条船，新郎和年轻男宾坐第三条船；第四条船载着一班鼓乐手，时不时闹哄哄地摆弄乐器，吹奏一些小曲，供人消遣解闷。

烈日当空，异常闷热。天空没有云丝，但远处四周，弥漫着一种离奇的雾霭。沿河两岸的树木，一片灰蒙蒙，树叶纹丝不动。船工们汗流浃背，叫苦不迭。天色尚未全暗，船工们恳求："老爷，现在最好靠岸停泊——前面好大一段路没有个泊船的好地方。"

但是巴拉吉·莫罕不愿在路上多耽搁时日。

"我们决不能在这里靠岸停泊。"他执拗地说，"今日上半夜会有月亮的，趁着月光，船驶到巴罗码头，再靠岸歇息。到时我会赏钱给你们的，继续行驶吧！"

船队离开村落，继续向前驶去。河岸一边，沙石闪闪泛光，另一边是陡峻的岸壁，随时都有下塌的危险。月儿钻出雾霭，但月光却像一双醉眼，朦朦胧胧的。

天空，没有一点云丝，但蓦然间，不知从何方，传来一阵似雷鸣般的低沉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寂静。大家回头一望，只见一股如柱的狂暴旋风，挟带着残枝败叶，卷席着黑黑魆魆的沙尘，树皮草根像被一把巨帚扫起似的，向他们扑将过来。

“停船，快停船！不要慌，稳住！糟了，天哪！救命啊！”人们疯狂地喊叫，但谁都没有明白过来，转瞬间所发生的一切。

正如人们所常见的一样，一股强暴旋风，在横扫一切的道路上，向前滚出，滚过那些船只，将它卷起又摔下，把挡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顷刻间，一支小船队已荡然无存。

三

风消云散，氤氲消失，银色的月光，犹如一位寡妇身穿白得耀眼的丧服，覆盖着伸展到远处的沙滩。河心河岸，万籁俱寂，浩淼的河面，不见一条船影，没有一丝涟漪，仿佛死神给备受痼疾折磨的病人赐予奇特的安宁。

罗梅锡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他费力地回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紧接着，刚刚发生的恐怖情景，像一场噩梦重新浮现在他的脑际。父亲和其他人究竟怎样了——他霍地跳将起身，欲想探个明白。他环顾四周，见不到半个人影！连蛛丝马迹也寻觅不到！他艰难地在沙滩挪步，竭力探寻他人的下落。

帕德玛河中间，有一条狭长条的沙洲，他正在这沙洲上举步。两边浸漫水，这条白茫茫的沙洲位居中间，恰似一个裸体卧着的皮肤白净的男孩。

罗梅锡从沙洲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不断搜寻着。猛然，他发现前方不远处，像是一件红色的衣服。他疾步走上前一看，却原来是穿着结婚红装的新娘，好像已经死去，卧躺在沙洲上。

罗梅锡曾学过人工呼吸的急救方法，能使溺水濒死的人复活。他一下又一下不停地将新娘的双臂，反复地举过头顶，然后又把双臂放在她的腹部上。好长一会儿工夫，新娘才缓过气来，微微地睁开了双眼。

这时，罗梅锡早已精疲力尽，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连与新娘搭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新娘还没有完全苏醒，眼睛睁开了一下，复又合上。罗梅锡不由仔细端详了一番，见她能够呼吸了。于是，他静坐在水陆之间的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凭借朦胧的月色，久久地打量着她。

谁说苏希娜姿色平常！展现在他面前，这个睡眼紧合的姑娘的脸孔，虽说娇嫩瘦小些，但在这广袤的天空下，无边无际的溶溶月色里，唯有这漂亮的脸庞，才是值得欣赏且可以引以自豪的生命。对此，罗梅锡深信不疑。

罗梅锡暂时忘掉了一切，暗自遐想着："我在婚礼的嘈杂喧闹中，一直没有瞧她一眼，还真做对了。要不然，我决不可能在别的场合，以如此心情，瞥见她眼前那副娇态。我救活了她，我比依婚礼仪式念诵几句颂词，更有幸地获得了她。念颂词获得她，只不过是像获取一件应归属于我的东西罢了；而此时此地，我拥有她，却犹如获得仁慈上帝的特殊

恩泽。”

新娘徐徐地恢复了知觉。她坐起身，整整衣服，把纱丽一端拉起来，遮住脸孔。

罗梅锡问她：“你知道不知道你船上的其他人在哪儿？”

她只是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说。

罗梅锡又吩咐道：“你就坐在这儿别动，我再去转转，查看一下就来。”

新娘没有应声，但身子却瑟瑟蜷缩，分明在说：“你别把我一人撂在这儿。”

罗梅锡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身，细细地向四周张望搜寻，泛着惨白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哪儿都见不到人影儿。他一遍又一遍地提高嗓子，呼喊着自己父亲和亲友的名字，浩渺天宇间没有任何回音。

罗梅锡放弃徒劳的搜寻，颓然地坐下。这时，他发现，妻子双手捂住脸，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无法遏制，抽搐着的胸脯不停地起伏。罗梅锡没有说什么空洞的宽慰言辞，只默不作声地走近她身旁，紧偎她坐下，轻轻地用手摩娑她后背和头颈。这下，她再也噙不住自己的眼泪，心灵深处的悲哀，顿时化作有声无语的低诉，倾泻着。罗梅锡也不由自主，泪如雨注。

当疲惫的心灵停止哭泣，月亮早已没落。从黑暗中望去，这块荒凉的沙洲，变得像一个变幻莫测的梦境；银白色的沙滩失去了光泽，更显得鬼影幢幢，狰狞可怖；闪烁的星光下，帕德玛河像一条巨蟒黝黑的滑腻鳞皮，处处闪泛着光点。

罗梅锡伸出双手，紧紧握住由于恐惧而发冷的小巧纤手，缓缓地将她拉向自己身边。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的妻子，没有忸怩作态，她早就渴望有男人与她厮守在一起。在这密不可透的寂静里，她呼吸急促地偎依在罗梅锡那颗跳动着温暖的心的胸前，似乎获得了巨大的安宁。眼下不是害羞的时刻，她心安理得地投入到罗梅锡那宽大的怀抱里。

天色微明，金星渐渐隐去。东方，蓝湛湛河水上空，开始泛起鱼肚白，继而绮霞升起。罗梅锡依然躺在沙洲上酣睡，新娘亲昵地紧依在他身旁，头枕在他胳膊上沉睡着。当柔和的晨曦轻抚他们的睡眼，俩人才从睡梦中惊醒坐起；眼刚睁开，愕然回顾。过了好长一会儿，俩人才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在自己家里，昨晚在船上，狂风恶浪把他们冲卷到这里——举目无亲的沙洲上。

四

天刚放亮，河面上百舸就开始争流，扬起点点白色的轻帆。罗梅锡叫来一艘渔船，仗着渔夫的帮助，雇到一支大划子。先上警察局报案，请求帮助搜寻失散亲人的下落。待警察出动，他才带着新娘驱船回故里。

船只刚靠上乡村岸埠，罗梅锡立即获悉，警察已从河里打捞上他父亲、岳母以及好几位亲戚的尸体。除几名船夫，谁也不指望其余人能幸免于难了。

罗梅锡年迈体弱的奶奶一见到他携带新娘回到家里，放声号啕大哭起来。凡家中有人去参加迎亲的左邻右舍，诸亲好友无不哭成泪人似的。

罗梅锡携带新娘归来了，但故里没有吹奏起唢呐，没有一丝喜庆氛围，更无人依照礼仪习俗，将新娘迎接进闺房，甚至无人抬头瞧她一眼。

罗梅锡心中早已敲定，待操办完丧事，便携带妻子，远走他乡。但不料理好父亲家产之类的事务，他是无法脱身远走高飞的；更何况他本家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变成孤寡的女子，因悲哀看破红尘，纷纷欲去圣地朝拜留住，他为此也须做一番安排。

尽管冗务缠身，罗梅锡仍忙里偷闲，与爱妻调情说爱。村里早有流言蜚语，说他娇妻早已破了身子，更有长舌村妇斥责，她早已过了婚嫁年龄。街谈巷议，沸沸扬扬，他却始终理智地坚持，这一切罪名加在她头上是荒谬的，是莫须有的。但这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年轻人，至今没有从书本中学到爱怜妻子的知识，尽管没有书本知识，然而，他那颗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心，竟令人惊讶地充满着一种本能的莫名欢愉，不由自主地热恋起那个少女。

于是，在他自己想象的荧幕上，那位少女凸显着“贤内助”形象；在他迷惘的眼中，那位新娘变幻成各种角色——可爱的新婚妻室，年轻漂亮的恋人，贤慧的家庭主妇，为孩子们忙碌的慈母……画家把自己尚未问世的画作，诗人将自己尚在酝酿中的诗品，奉献在自己内心的祭台上，为之献出自己无限的热忱，罗梅锡欣喜若狂地把自己的年轻娇妻，视作自己未来的意中人，供奉在自己心灵的殿堂里。

五

不知不觉间，差不多有三个月过去了。父亲的土地财产事务的料理，已接近尾声；为孤寡老妇去圣地定居已做好安排。相邻一些妇女也开始去罗梅锡家走动，企望与新媳妇增加接触了解；罗梅锡与新媳妇之间的爱情之链，也慢慢地被扣紧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喜欢登上寂静的屋顶平台，铺上草席，在空旷的天幕下相对而坐，甜蜜地消磨黄昏。罗梅锡已不再那么拘谨了。有时他会从背后突然蒙住妻子的眼睛，将她贴近自己的胸口；而当爱妻熬不住夜，不吃饭就躺下睡觉，罗梅锡百般地捉弄她醒来，故意说些烦人发火的话。

一天黄昏，罗梅锡顽皮地打开妻子的发髻说："苏希娜，今天你的发髻扎得不好。"

妻子立刻坐起身子，冷不丁地问道："嗳，您干吗总叫我苏希娜？"

罗梅锡惊愕地注视着她的脸，她的问话，使他堕入五里云雾之中。

新媳妇接着说："难道改了我的名字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我自幼多灾多难，往后至死，我也难以逃脱厄运。"

蓦然间，罗梅锡的心狂跳不已，面如土色。他马上意识到，这里面定有阴差阳错的地方。

"你怎么自幼就遭遇不幸呢？"罗梅锡追问道。

媳妇答道："我从娘肚子呱呱落地之前，爹就离开了人间；我不满六个月，妈又不幸亡故。于是，我在外公家寄人篱下，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突然间，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相中了我。不出两天，拜堂结亲。以后，您瞧，灾难接踵而来。"

罗梅锡一仰头，在枕头上木然地躺下。夜空里，月色溶溶，然而在他眼里，所有月光失却了原有的光泽。罗梅锡不敢再追问下去。就眼前所获知的，已不啻是一场灾难、一个噩梦，他竭力想把它从自己脑海里驱逐走。一股温煦的南风拂拂吹来，像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叹息声。多么美好的月夜啊！夜莺正宛转鸣啼着，近处河埠停泊的渔船甲板上，传来渔民的歌声。

新媳妇好长时间不见他言语，仿佛忘记她的存在，便轻轻地推了罗梅锡一把，柔声问道："睡着了？"

“没有。”罗梅锡说，此后，他依然沉默无语。姑娘困乏极了，倒头睡去。罗梅锡坐起身，细细端详她熟睡的脸庞。她命运多舛，脸上竟无一丝愁云，这无比姣美的面容，如何竟能掩藏住这般巨大的不幸！

六

罗梅锡终于明白了，这个女子不是他的新婚妻子。然而，她是谁的妻子呢？搞清这一点绝非易事。有一次，罗梅锡试探地问她：“在婚礼上，第一次见我，你觉得我怎个模样？”

“我没有看你，当时我低着脑袋坐着，不敢动弹。”

“你连我的名字，也从未听说过？”

“头天我听说要把我嫁出去，次日就拜堂成亲。我来不及打听你姓甚名谁。舅妈急急打发我走，好卸掉一个包袱。”

“嗯，听说你是识字的，把你的名字写给我看看，行吗？”

罗梅锡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敢情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妻子嗔怒道，“好吧，我写给你看。”说罢，她刷刷几笔，写下了“格姆娜·黛维”几个字。

“哦，你舅舅的名字也能写吧。”

“达利尼·恰兰·恰道巴梯亚耶。”她天真地问道，“你看看有什么错没有？”

“没有错，”罗梅锡趁势说，“现在干脆把你村子的名字，也写给我瞧瞧！”

“托比波卡尔。”

罗梅锡小心翼翼地从她嘴里，套出了事情的真相，而她却丝毫没有觉察。

罗梅锡开始思索起自己应负的职责。他寻思，她丈夫十有八九已淹死在河中。她娘家的地址倒是探听出来了，倘若把她送回舅父家，他们会收留她吗？谁都说不准。再说如今把她送回去，也欠公平。这些天来，她又自居为另一个人的妻子，和他住在一起。倘若一旦说出真相，社会上一般见识的人，会对她抱有什么看法呢？她到哪儿寻觅到安身立命之地呢？如果她丈夫还活着，他有胆量将她留在自己家中吗？现在，这姑娘不管被送到哪儿，其结果都等于是把她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任其漂泊吞没，毫无生路可言。

眼下，罗梅锡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承认她为自己的妻

子；又不能送往别处，委托给他人。罗梅锡反复寻思，什么都可以承担，就是不能真和她过夫妻生活。罗梅锡曾以爱情调制出来的五光十色的鲜艳色彩，为这个女子勾勒出一幅家庭主妇的肖像，如今他不得不匆匆地将它一笔勾销。

罗梅锡再也不能在村里住下去了。他思忖，隐没在加尔各答的拥挤人群里，那里谁也不会注意他们，兴许可以找到一条出路。于是，他带着格姆娜来到了加尔各答，在离原住宅相当远的地方，租了一寓所，安顿住下。

新的迁徙使格姆娜感到异常兴奋，她十分渴望游览加尔各答。在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一天，刚搬进新的住处，她就急不可待地走到窗口坐下，痴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穿梭来往的车辆。瞧着这一切情景，一种奇异的喜悦充盈她的心。

家中雇了一位单身女仆，她对加尔各答熟视无睹，毫无新鲜感，看到格姆娜那种惊异发痴的神态，觉得她简直疯了。她不以为然地抱怨说：“老盯着外面，有什么好看！天色这么暗了，你还不洗澡？”

眼下，他们找不到愿在他们家住宿的用人，这个女仆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仍回到自己家里去。

“我如今再也不能和格姆娜睡在一起了，”罗梅锡心里嘀咕着，“但在夜晚，又怎能让孤身女孩在陌生的地方过夜呢？”

晚上，女仆侍候他们用罢晚餐，便回家了。

罗梅锡指着床，对格姆娜说：“你先去睡，我要看一会儿书再睡。”

他捧着一本书，装模作样地看，格姆娜实在疲倦之极，不一会儿眼皮打架，挨着枕头睡着了。

头一晚就这样打发过去了。第二天晚上，罗梅锡依然照葫芦画瓢，找个借口，让格姆娜一人独自先睡。那一夜，天气异常炎热。罗梅锡在卧室外小露台上，铺了一条线毯，躺在那里。他边胡思乱想边不停地扇扇子，后半夜方才睡去。

半夜两三点钟光景，罗梅锡睡得迷迷糊糊，隐隐约约觉得，露台上不只他一人躺在那儿，还有人躺在他身旁，轻轻地给他扇风。他似醒非醒，一把将她拉过来，咕哝道：“苏希娜，你睡吧！别给我摇扇了。”格姆娜天生害怕黑暗，于是偎依着他，紧贴着他的胸脯，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天明时，罗梅锡醒来，不禁骇然。只见睡梦中的格姆娜用右手妩媚地搂着自己的脖子，毫无顾忌地行使着对罗梅锡完全信任的占有权利，把头枕在他胸口，睡得十分香甜。罗梅锡痴痴望着熟睡的格姆娜，一时

不禁热泪盈眶。她如此无忧无虑地勾住他脖子睡觉，他怎能忍心将她温柔的纤手挪开呢？他现在才依稀记起，昨晚不知何时，她悄悄地过来为他打扇。

罗梅锡长叹了口气，轻轻地挪开格姆娜的玉臂，无奈地起身离去。

罗梅锡琢磨再三，决定将格姆娜送往可以寄宿的女子学校住读。这样，他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少操些心。

他于是直截了当地对她说："格姆娜，你想念书吗？"

格姆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比语言更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意思："你的意见呢？"

罗梅锡向她反反复复讲明，读书的好处，书中的乐趣，其实，他不必费这番口舌，因为，格姆娜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你教我读书吧！"

"你得上学校去读。"罗梅锡说。

"上学校！我一把年纪了，还要上学校！"格姆娜惊呼道。

罗梅锡对格姆娜俨然以成年人自居，对自己年岁如此敏感的神气，不觉有些好笑。他开导说："比你年纪大得多的女孩子，还在学校念书呢！"

格姆娜再也不吭声了。一天，格姆娜和罗梅锡坐马车去学校。这所学校规模很大，学校里有许许多多女孩子，有的比她大，有的比她小。

罗梅锡把格姆娜托付给校长，请予以关照，然后准备反身回家，此刻格姆娜也尾随他一道出来。罗梅锡阻拦她说："你去哪儿？你得留住在这儿。"

"你不留住在这儿？"格姆娜惊恐地问道。

"我不能留住在这儿。"罗梅锡说。

格姆娜抓住他的手，苦苦哀求道："我也不留住在这儿，带我一起回家吧！"

"不要胡闹了，格姆娜！"罗梅锡甩掉了她的手。

格姆娜听到他的责备，脑袋发蒙，不禁呆住了。她耷拉着脑袋，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

罗梅锡怀着百般无奈且痛苦的心情，匆匆离开学校。但是，他忘不掉分手时的情景，格姆娜那惊恐不安、孤立无援的神情深深地镂刻在他

的脑海里了。

七

罗梅锡原打算开业，在加尔各答阿里布尔法院当辩护律师，然而如今，他心烦意乱，对工作似乎失去了兴趣。他或许没有足够的信心，专心致志地从事律师这份工作，也没有决心排除摆在初出茅庐的律师面前的种种阻碍。

几天来，他漫无目的地在加尔各答的豪拉桥上和戈尔迪基河边踯躅。他甚至想去印度西部转悠几天。

恰在此时，他收到安纳达老爷寄来的一封信，老先生在信中写道：

甫从官报欣悉，你已安然结业。未获亲聆，深以为憾。久未闻言讯，体无恙乎？安抵加尔各答已有几时？务以信示，庶几得免牵挂！

这里不妨插一句。安纳达老爷原先偏爱的、选作乘龙佳婿的、赴美国留学的那位青年，已学成归国，当上了律师。现在正操办婚事，女方却另换了一个豪富之门庭。

罗梅锡心中始终迟疑不决：经历这番波折，再和海敏丽妮重建旧日的关系，是否符合情理。他同格姆娜目前的关系，对谁都不能透露，他不忍心无辜的格姆娜为此遭受世人的白眼。然而，不把真情和盘托出，他又怎能同海敏丽妮重叙旧情，行使往日一样的权利呢？

不管如何，他得赶紧给安纳达老爷复信，不然就失礼了。他在信中写道：

事务极为忙碌，使我无法分身，抽暇拜见您，敬请鉴谅。

但是，他没有写新寓所的地址。

信投入邮筒。次日，他便穿起黑袍，第一次去阿里布尔法院上班。

一天下班回家，步行几步，正与一马车夫讲车价，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爸爸，这不是罗梅锡先生吗？”说话者的口吻，像是专门来寻访他的，而竟然在此不期而遇。

“车夫，停车，停车！”一位老者的急切口吻。

还没等罗梅锡反应过来，马车已停在他身旁。原来安纳达老爷和女儿海敏丽妮那天参加阿里布尔动物园野餐活动，野餐结束坐车回家，竟没想到在路上与罗梅锡邂逅相遇。

花容月貌的海敏丽妮，坐在马车上，穿着独具风格的纱丽，梳着与众不同的新型发式，手腕戴着水晶玉镯，它的两边是镂金手镯，罗梅锡见状，不由心旌摇曳。

安纳达老爷欣喜地叫喊道："罗梅锡，竟然是你！遇到你真是高兴！我们正巧从这里经过。你现在连信都不愿写一封——纵然写了，也不填上地址。现在你去哪儿？有什么火急燃眉的事要办？"

"没有，我刚从法院里出来。"罗梅锡慌忙应道。

"那敢情好，到我们家喝杯茶，走！"安纳达老爷顺势接口说道。

罗梅锡眼下有满腹心事，但现在已不容他推托做过多考虑。他坐上了马车。为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不停地向海敏丽妮问长问短："你贵体无恙？"

海敏丽妮却回避有关自身安康的问题，单刀直入地反问道："你毕业后为何不给我们报个信儿？"

罗梅锡一时被问住了，刮肚搜肠，也找不出几句恰如其分的话，只好搪塞说："你也毕业了。我是从官报上获悉的。"

海敏丽妮不禁大笑道："噢，你还记着我们，那倒是值得欣慰的！"

"你现在住在何处？"安纳达老爷问道。

"达尔齐巴拉。"罗梅锡未假思索回答。

"你在戈尔胡多拉的老寓所并不错啊。"安纳达老爷不经意地说。

海敏丽妮用灼人的目光，逼视着罗梅锡，听他怎么回答。罗梅锡意识到，这目光是对自己的一种巨大责难。

罗梅锡含糊其辞地说："是的，近日我打算搬回去住。"

罗梅锡心里明白，海敏丽妮把他的换居之举，看成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压根儿再不想听他的辩护言辞。这使他内心感到痛苦异常。没人再盘诘其他事。海敏丽妮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冷冷地望着车外的街道。

罗梅锡不堪忍受如此冷落，自言自语道："我有个亲戚，她住在赫杜阿附近，为便于走动，我在达尔齐巴拉租了两间房。"

罗梅锡并不完全在撒谎，但听起来总给人以支吾搪塞的味道，仿佛戈尔胡多拉与赫杜阿之间的咫尺之距，妨碍他偶尔去探望亲戚似的！

海敏丽妮依然目不转睛地瞧着车外的街景。罗梅锡碰了一鼻子灰，

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片刻，他搭讪道：“约庚德拉近来怎么样了？”

“他法律考试没有及格，为散心他去西部旅游了。”

他们走下马车。罗梅锡又见到极其熟悉的房舍、陈设，不由得百感交集，喟然长叹。

罗梅锡一言不发，只低头自顾自喝茶。安纳达老爷冷不丁地问他一句：“这次你去家乡多日，都办了些什么事？”

“家父去世了。”罗梅锡伤感地答道。

“啊，你说什么？令尊怎么突然仙逝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正坐船从帕德玛河驶回家，行至途中，忽然遇到风暴，船被大浪掀翻，遭了难。”

好像一阵劲风蓦地吹来，顿时乌云四散，天被清扫得碧空如洗一般，不幸的消息似晴天霹雳，霎时间消除了罗梅锡与海敏丽妮之间的芥蒂。

海敏丽妮追悔莫及，暗自思忖：“我错怪了罗梅锡。老父仙逝的悲痛使他心绪沮丧，心神不安。刚才见他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态，原来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灾难降临到他头上所致的！他的心灵受到何等打击，我却不知情，还责难他。”

海敏丽妮开始对丧父的罗梅锡倾注了更大的同情，格外地关切。罗梅锡没有心思吃喝，她再三劝他多吃多喝：“你消瘦多啦，可别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掉以轻心。”她回头又对安纳达老爷说：“爸，今天我们要尽力挽留罗梅锡在咱们家用晚餐！”

“当然，当然，不用多说。”安纳达老爷忙不迭地道。

恰巧，阿克希耶来了。多日以来，他一人独占安纳达老爷的茶桌，今日突然见到罗梅锡在场，颇感意外和不快。但他马上不失态地装出一副笑容道：“嗅！今天不知什么风把罗梅锡先生吹来，我还以为您早把我们遗忘了呢！”

罗梅锡没有答话，仅仅报以一笑。阿克希耶又道：“那回见到您父亲揪您回去的情景，我心里就思忖，那次他不逼您成亲，是决不会放过您的。您逃脱了那场灾难了吗？恢复了自由了吗？”

海敏丽妮用愠怒的目光，盯了阿克希耶一眼，阿克希耶不得不闭上了嘴。

“阿克希耶，罗梅锡的父亲不幸去世了。”安纳达老爷说。

罗梅锡低垂着沮丧的脑袋，闷声不响地坐着。

海敏丽妮心里十分气愤，阿克希耶竟然拿罗梅锡的悲痛开玩笑。她连忙岔开他们的话题，对罗梅锡说：“罗梅锡先生，我还没让您看我的相册呢！”说罢，取来相册，站在罗梅锡的身边，一一指着相片给他观赏。

说话间，她借机低声问道：“您大概独自一人，住在新房子里吧？”

“是的，”罗梅锡答道，“就我一个人。”

海敏丽妮关切地说：“您尽快搬到我们隔壁您从前住的老房子来吧！”

“好，我下星期一一定搬来。”

“您晓得，我正穷于应付学士学位的考试，我极希望您能抽出时间，指导我哲学课程的学习问题。”她极其机敏地道出心中所想的。

但是，罗梅锡听了并没有言语，没有显出特别的热情。

八

罗梅锡没隔几天，就搬回到老住所来了。

在这以前存在于罗梅锡和海敏丽妮之间的隔阂，早已不复存在。现在，罗梅锡好像成为她家中的一员，家人谈笑有他参加，遇有宴会少不了他在场。

许多日子以来，海敏丽妮因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脸色苍白，异常瘦弱。她纤细的腰肢，给人有弱不禁风之感。平常，她少言寡语，家人也不敢与她多搭话，怕惹出是非。

可这短短几天，她的模样和神情大变，令人称奇。在她双颊上，一种娇艳的红晕，替换了旧日的苍白；说话间，眼里不时流露出无限喜悦的光芒。往日，她认为讲究穿着打扮是一种矫饰，甚至说是种非分之举；如今也没见她同谁争论，就改变了自己的陈腐之见。这究竟怎么了，恐怕除了先知之外，谁也无法猜度出她心中密不告人的心事。

往日，罗梅锡肩负着沉重的道义与责任。那时他经常殚精竭虑，不可自拔，以致身心交瘁。但尽管天上星转斗移，曼门迪尔天文台及其观象仪，却始终静静地屹立在一处；同样，不论人世生活，如何目不暇接地千转百回，令人目眩神迷，罗梅锡却始终静候在书斋，与书本和书中的哲学为伴。如今，不知是何种轻松魔棍，一扫他往日阴郁沮丧的神情。他对别人的嘲讽讥诮，不作任何反唇相讥的反击，豁达地开怀大笑了之。他依然衣冠不整，不梳头发，但他的披肩，不像往常那般邋遢了。他的身心又恢复了活力和生气。

九

爱情诗篇中，为青年情侣的活动所安排的幽静环境，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都市里，哪儿能寻觅到呢？这里哪有藤蔓缠绕的小村子，可供恋人们安静小憩片刻，以稍微平息心中燃起的炽热的爱恋之火？这里哪儿有蔽天的林间幽径、繁花满枝的无忧树、开满红彤彤花朵的木芙蓉树？这里哪儿有夜莺、杜鹃甜美的鸣啭，使恋人们流连忘返，如痴如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座枯燥乏味、颓败衰微的城市里，神秘的爱神魔力依然经久不衰。在比肩接踵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马、沸沸扬扬的市井里，一位永远年轻又年长的神——人们谓之爱神——手持弓箭，当着裹着红缠头的警察的面，日夜来回奔走，创造出了多少奇迹，谁也讲不出个子丑寅卯！

罗梅锡和海敏丽妮，虽寓居在戈尔胡多拉公寓分别租出的房子里，对面是皮货店，隔壁是杂粮店，然而决不能断言，他们的寓所不如诗篇中描绘的充满情意绵绵的林间小屋。安纳达老爷家那张满眼茶渍斑斑、龌龊破烂的小桌，尽管不是温馨的莲花湖畔，但罗梅锡并不因此觉得有什么缺憾。海敏丽妮豢养的猫儿，虽不是古代情郎抚弄的美丽而驯顺的小鹿，但罗梅锡却以无比热情和怜爱抚摩着猫儿。每天猫儿刚一醒，拱拱腰，低头舐身、举爪擦面、梳毛装扮时，罗梅锡如此醉心地望着它，仿佛在情郎眼里，再没有哪个披毛生物能与之相媲美！

海敏丽妮曾一心考取大学文凭，对针线活儿一窍不通。近来，她专心致志地向一个擅长于女红的女友学习裁剪缝纫、刺绣描红。而罗梅锡却对女红嗤之以鼻。他与海敏丽妮在有关文学和哲学的话题上谈得投机融洽，但一遇到飞针走线之类的问题，他只好退避三舍了。

因此，罗梅锡常常气恼地说："你近来是否中了邪？怎么对缝缝补补竟抱着那么浓厚的兴趣！那是闲得无聊的人干的事。"

海敏丽妮笑而不语，依旧专心致志地往针眼里穿丝线。

阿克希耶往往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替她抱不平："在罗梅锡先生眼里，持家所必需的活计完全是多余的、琐碎的。但尊敬的阁下，不管您是多大的学问家和诗人，须臾也离不开细微琐碎的日常用品。"

当罗梅锡气冲冲，准备与他争辩时，海敏丽妮总拦住他："罗梅锡先生，您把每句话都当真，都想回敬吗？这个世界上，废话已经满天飞了，何必认真呢。"说罢，她仍然埋头数针脚，潜心织衣。

一天清晨，罗梅锡跨进自己的书房，发现桌上放着一只新做的黑布吸墨水滚台，上面一角用丝线绣着花草，另一角绣了个"罗"字，第三角

上面是一朵金线绣成的荷花，而第四个角上面却什么图案也没有。罗梅锡顿时悟出其来历和含义，欣喜万分。看来飞针走线不是可有可无的，此刻他素日轻视女红的心理，已烟消云散。他手捧那只吸墨水滚台，甚至愿意向阿克希耶认输谢罪。

他摊开一张信纸，写道：

倘若我是个诗人，我一定赋诗答谢。但我没有那种天才，上帝没有赐予我那种本领，但领受毕竟也是一种命运。我意外地获得飞来的礼物，其心情只有无所不知的先知能够窥探。给予的礼物是可见的，有形的，但我的感激是无形的，埋于心间。

永远怀着感激之情的罗梅锡

这封信送到了海敏丽妮的手中，但此后两人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雨季莅临，在城里人眼里，雨似乎不是令人喜欢的恩泽，而在农村和林区，雨则是滋润大地的甘霖。在城里，人们为了防雨防潮，要花大力气关紧门窗，补修漏屋；行人张起雨伞，车子挂起窗帘。尽管如此，每逢大雨大风，人们仍通身湿透，满衣泥浆。但山川、树木、田野，却将如注的急雨视为上宾，同声欢呼，同声相邀。也只有在广袤的大自然里，雨水才具有雄伟气势，天地才会融合为一，迎接云雨。

热恋使得情侣变得像雨季里的山川、森林，喜悦激荡。下个不停的滂沱大雨，使得安纳达老爷的胃口大减，却丝毫未减少罗梅锡与海敏丽妮的浓厚雅兴。乌云、雷鸣、雨声，使两颗心靠得更近。连续几日淫雨，迫使罗梅锡无法去法院上班。有时清晨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海敏丽妮总忧心忡忡唠叨道：“罗梅锡先生，这么大的雨，您怎么回家？”

罗梅锡常常掩饰住内心的依恋之情，答道：“雨不算大，几步路就到家了。”

海敏丽妮迫不及待地劝阻说：“淋一身雨，还不着凉感冒？就留在这里，与我们一起用饭吧！”

罗梅锡身体还不那么娇弱，他根本不担心自己着凉受寒，亲朋好友中，谁也不曾见过他稍有不慎就伤风感冒。尽管如此，一逢雨天，罗梅锡便显出惊人的温顺，听从海敏丽妮的吩咐，留下享受海敏丽妮的悉心招待。他仿佛感到，自己一定要坚持冒雨赶几码远的路回家，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罪行。有些日子，乌云还没蔽天，海敏丽妮就邀他进自己的房间，早晨喝杂米稀粥，晚上吃炸豆粉丸子，仿佛只有美味佳肴，才能笼络住罗梅锡的心。显然，他们只担心着凉感冒，而不怕消化不良。

情意缠绵的日子，一天天逝去。这种忘情的冲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罗梅锡对此从未认真考虑过，而安纳达老爷却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更何况，安纳达老爷所在的梵社圈子里，已有不少人对此议论纷

纷。纵然罗梅锡那么有学问，但他不明生活事理，在目前的痴迷状态，起码的处世之道，被他抛置脑后。每天，安纳达老爷都满怀着希望注视着他，但从他那儿竟得不到丝毫反应。

十

阿克希耶的嗓音并不很优美动听，但每当他边拉琴边哼唱时，除了行家里手会挑剔外，一般人都会喝彩叫好，请他再唱一段。安纳达老爷对唱歌弹琴无多大兴致，但他不愿承认这一点。有时他还会为阿克希耶辩护几句，比如有人纠缠阿克希耶唱个没完，安纳达老爷就会插嘴说：

“你们太过分了，阿克希耶会唱歌，但不意味着可以任人折磨。”

阿克希耶慌忙阻拦，谦逊地说：“不不，安纳达老爷，请您不必担心——到底谁折磨谁，真还值得斟酌几分。”

那时，请他唱歌的人，马上就会应道：“你先给我们再唱一个，我们再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究竟。”

一天，大雨滂沱。天色已暗，雨还不停地下个没完。阿克希耶被风雨所阻，不得不留下，海敏丽妮就提议说：“阿克希耶先生，你唱首歌吧。”

说毕，她就坐在风琴前，起了个音。阿克希耶调好提琴的音，就开始唱起一支印度斯坦语的民歌：

东风缓缓吹，相思恼绣帏，

不见情哥至，辗转难入眠。

歌词往往听不大懂，也不必要听懂每一句歌词。心中只要有着别离痛苦的愁绪，那么稍有暗示即能心领神会。这首歌的大致内容是不难明白的：风儿缓缓地吹着，远处传来孔雀的鸣啼；情哥不在身边，情妹辗转反侧，难成梦圆。

阿克希耶本想用歌声暗通情曲，抒发自己内心的痛楚，不曾料到这歌声竟触动了另外两个人的心。罗梅锡和海敏丽妮两个人的心，随着歌声的起伏，相互撞击着。在他们眼里，世上的一切，都不是微不足道的，整个世界，呈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翠绿中，充满着欢乐；仿佛迄今所有人所享有的全部爱情，都注入到这两颗心中，它们为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甘苦，一种奇特的追求和希冀而颤动着。

那晚，阴雨连绵，下个不停，阿克希耶的歌也唱个不停。海敏丽妮一次次恳求：“阿克希耶先生，请再唱一首吧。”

阿克希耶有求必应，兴奋激动，一首接一首，唱个不停。歌声犹如越积越密的浓云，漆黑一团，从外面竟透不进一丝光亮，但又似乎其中

不时划过闪电。被痛苦折磨的心，囚禁在这黑暗的浓云之中，对外部世界漠然无知。

阿克希耶夜深人静时，方才踏上归途。罗梅锡告辞时，仿佛透过不绝如缕的歌声，向海敏丽妮投去了默然且深情的一瞥。海敏丽妮以迷惘的眼神凝望着他；在她的眼神里，仿佛也飘落着情意缠绵的歌声。

罗梅锡回到自己的寓所。雨歇了一会儿，不久，天空仿佛捅了个窟窿，又下起倾盆大雨。那晚，罗梅锡辗转反侧，无法安睡。另一方，海敏丽妮也在黑夜里，久久地坐着，默默地谛听着风雨声，歌声仍在她耳畔萦回不已：

东风缓缓吹，相思恼绣帏，

不见情哥至，辗转难入眠。

次日清晨，罗梅锡长吁短叹，心里想道："要是能将自己的学识，去换唱歌的本领，那该多好呀！"不过，他有自知之明，不管什么样的训练，都不能把他培养成一位歌唱家。他可以学习一种乐器。从前有一天，他曾在安纳达老爷家里，见四下无人，抚弄起提琴，刚把弓子在琴弦上划过，音乐女神就对他发出斥责，使他毫无信心终身与小提琴打交道。自此以后，他放弃了学拉小提琴的念头，买回一架小风琴，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关门闭户，小心翼翼地学起了弹琴。他觉得，弹风琴比学提琴容易百倍。

翌日上午，他刚踏进安纳达老爷家门，海敏丽妮劈头就问："昨日您房里怎么有风琴声？"

罗梅锡原以为，关上房门，就不会有人发现他弹琴的秘密了，不料还是有灵敏的耳朵，能从紧闭的房间里听到琴声。罗梅锡微微红着脸承认：他买了一架风琴，正在学弹奏。

海敏丽妮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说："您独个儿关在屋里，勤学苦练，到头来会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的！不如到我家来学，我还略懂弹琴，我可以尽力帮助您学。"

"我笨手笨脚，一个新手，"罗梅锡说，"教我弹琴可是个难应付的差使。"

"我所掌握的，教您这个新手是绰绰有余的。"

这一点很快获得证实，罗梅锡自称是位笨手笨脚的新手并非是谦虚。遇到这样好的老师，耳提面命，循循诱导，他脑子里却仍灌不进任何乐理知识。不会游泳的人一跌落水里，就会像疯子似的手脚乱抓乱蹬。罗梅锡在风琴上的折腾，也酷似不会凫水的人，他仅仅在没过膝盖的音乐之水里乱蹦乱跳，胡乱地敲打着琴键。他的哪个手指该落在哪个

琴键上，是没有准头的。音符一个接一个弹错，但他的耳朵竟毫无察觉。他不在意弹错弹对。他自得其乐地一股劲儿乱敲，在完全超然的境界里，破坏着一切音乐规律。

海敏丽妮嚷着：“你弹的是什么？完全弹错了。”他就会俯首帖耳地重弹一遍，以弹出的第二个错音来改正第一个错音。性格稳重、勤奋好学的罗梅锡，可不是轻易服输的等闲之辈。一台压路机徐徐前行，全然不顾车轮下轧碎碾扁的是什么东西。罗梅锡就是这样坚持不懈地且又漫不经心地，用他的十指在倒霉的风琴的键盘上，移来移去。

海敏丽妮看到罗梅锡乱弹一通的笨拙举止，常常忍俊不禁，罗梅锡也每每跟着开怀大笑。海敏丽妮看到罗梅锡以错改错的执拗，不禁感到开心。只有热恋之中的人，才会对对方的错误和无能感到由衷快活。小孩刚学走路时，常常迈错步子，父母见了那种错乱的步伐，会笑逐颜开，罗梅锡在弹琴上所表现的愚笨之极，也使海敏丽妮开心之极。

罗梅锡偶尔说：“好呀！您笑话我，当心笑掉您的牙。当初，您刚学弹琴时，就不犯错误？”

“当然也会出错，”海敏丽妮答道，“但说句实话，罗梅锡先生，您现在犯的错误，和我当初犯的错误，恐怕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罗梅锡毫不气馁，堆满笑容，重新开始弹奏。前面已说过，安纳达老爷对音乐是一窍不通的，有时也会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竖起耳朵，洗耳恭听，然后，夸奖地评论一番：“好！罗梅锡的技法日见娴熟，俨然是位音乐专家了。”

海敏丽妮则不客气地说：“噪音专家，娴熟地弹错音符。”

安纳达老爷马上反驳道：“不，不，弹得比原先好听多了。我认为，罗梅锡只要下苦功，是不会负有心人的，准能学成的。唱歌弹琴这玩意儿，没有什么深奥的窍门，只需经常不断地练习。只要记住音符，什么都迎刃而解了。”

他这番高谈阔论，是无可辩驳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老头的话在这个家就是法律，大家只得一声不响地恭顺地听着。

十一

印度的难近母节相当于英国的圣诞节。这期间，人们足有十来天的假日，可以停下所有的工作，与家人团聚，同诸亲好友相会。

每年秋天，在这个祭祀难近母的节假日里，铁路车站就发售减价的往返车票。安纳达老爷便利用这个机会，带上海敏丽妮去杰巴布尔的妹夫家玩上几日。安纳达老爷认为，每年外出一次，换换空气，这对增进食欲、治疗消化不良症是大有裨益的。

帕德拉月 [1] 已过去了一半，离难近母祭节不远了。安纳达老爷忙碌地准备行装。

罗梅锡知道，海敏丽妮一走，风琴的教学就得终止。于是，他在学琴上就多花些时间。

一天，大家正在闲聊，海敏丽妮突然说："罗梅锡先生，依我看，您应该出去换换空气。哪怕离开加尔各答一段短暂的时光，对您也会有好处的。是不是，爸？"

安纳达老爷思忖，此话不错。出去换换环境，可以消除罗梅锡新近丧父的悲痛。

"当然，"安纳达老爷颔首称道，"出去走几天，换一下环境，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罗梅锡，去西部或别处游历几天，对身体定有裨益。开始几天你准会食欲旺盛，吃饭香甜。当然，几天后，慢慢又会恢复原样！过去压在胸口的郁闷又会复燃，烦心的事又会重新涌现，吃东西又会不香……"

海敏丽妮见父亲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忙着打断他，说："罗梅锡先生，您游览过纳尔马达山溪吗？"

罗梅锡答道："没有，我从没有去那儿游览观光过。"

海敏丽妮急忙说："那您应该去那儿好生游览一番，那儿别有情趣。对不，爸？"

"当然当然，"安纳达老爷转向罗梅锡建议说，"你为何不跟我们一起去那儿呢？既可换换空气，又可游山玩水。"

换换空气和游山玩水，这个具有双重效用的建议，正中罗梅锡下怀，罗梅锡听了乐不可支，痛快地答应了。

那日，罗梅锡的肉体和心灵仿佛悬在空中漂浮着。为压抑住自己澎湃激荡的心潮，他关起房门，坐下抚琴。但此时此刻，他那飘飘然的心，早把尘俗的音乐技巧抛在九霄云外了，他的指头在风琴的键盘上疯狂地来回敲打，乱七八糟的谐音和噪音一齐轰鸣。几天来，他一想到海敏丽妮将去远方，心里就不痛快。今日，听到她正中下怀的提议，他激动得心花怒放。在这种忘乎所以的境地里，他仅有的那些自己正确或错误所领会的音乐知识，早已荡然无存了。

此时突然有人拍门："哎呀，今天怎么啦？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您停一会儿吧，罗梅锡先生！"

罗梅锡羞愧难当，满脸通红，起身开门。阿克希耶撞进门槛，说："罗梅锡先生，您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偷偷地干着罪恶勾当，难道您的刑法里，对此没有判罚的规定？"

罗梅锡莞尔一笑说："我甘心认罪。"

"罗梅锡先生，倘若您不在意的话，我想和您谈件事。"

罗梅锡摸不清来意，又急于想听他说些什么，于是默然地注视着他，等他开口。

阿克希耶不紧不慢地讲："这些日子里，您恐怕一定知道，我一直关心着海敏丽妮的幸福前途。"

问题提得这么突兀，罗梅锡不知所云，只能默默地听他讲下去。

阿克希耶继续讲下去："您对海敏丽妮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我有问这个问题的权利，因为我是安纳达老爷的密友。"

罗梅锡对他的讲话及其腔调，极为反感。但罗梅锡既无兴趣又无能力与他正面交锋。他只是温和地问："我对她并没有不怀好意。请问您为什么对我产生这种怀疑？"

"您出身于一个印度教家庭，令尊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我得知，他怕您同一个梵社教徒的女儿结成伉俪，才接您回家去办婚事的。"

阿克希耶似乎对事情的原委了如指掌，个中自有原因，就是阿克希耶使罗梅锡的父亲心中产生这种疑虑。此时罗梅锡不敢正视阿克希耶。

"令尊突然谢世，您就认为自己已完全自由了？令尊的心愿难道——"阿克希耶接着说。

罗梅锡再也按捺不住，打断他的话说："听我一言，阿克希耶先生，纵使您在别的问题上有权教训我，给以忠告，悉听尊便，我一定洗耳恭听。但是，我与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您指手画脚！"

“好吧！姑且不谈这个！但您总得讲一讲，您是否有和海敏丽妮结婚的打算，您目前是否有资格这样做？”

阿克希耶那咄咄逼人的盛气凌人的气势，使得罗梅锡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无法忍受。

“阿克希耶先生，您可以是安纳达老爷的密友，可您和我的交往并不深，还不到那份儿交情上，让您这样对我训斥。请您闭上尊口，停止发表宏论！”

“假如我不提这件事，所有的问题会是子虚乌有，而您可以照样不顾及不堪设想的后果，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那倒也罢了，只怨我庸人自扰。但是，我们的社会不会给您那样的浪子以安身之地的。当然，您出身高贵，可以不拘小节，不把社会议论放在心上。但依我看，倘若照此行事的话，您最终会明白：像您那样任着性子玩弄一位绅士的女儿，您不能不受到别人的责难。您日前的所做所为，恰恰是使您所‘尊敬’的人丢尽脸面的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我非常感激您的教诲，您话里的弦外之音我明白。我会尽快做出我应尽责任的抉择，并尽力去履行。您可以不用为此费心，也不必再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没了。”罗梅锡语气坚定地说。

“您可救了我，罗梅锡先生！尽管晚了些，您终于讲了要思考和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话，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有多大兴致与您争论不休。很抱歉，打断您的音乐功课，请您继续练习弹琴吧，告辞了。”

说毕，阿克希耶疾步走出户外。

这时，罗梅锡对于弹琴已兴趣索然，再也无法弹奏不合调的音乐了。

罗梅锡双手抱头，颓倒在床上。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蓦地，钟“当当”敲了五下。他一骨碌坐了起来，他究竟做了何种抉择，只有天晓得。但眼下他得去邻居家喝茶——对于这个责任，他定是躬行无误，丝毫也不犹豫。

海敏丽妮见了罗梅锡的铁青脸色，大惊失色，问道：“罗梅锡先生，今天您不舒服吗？”

罗梅锡忙掩饰起内心的纷乱，答道：“没有，没有不舒服。”

安纳达老爷插嘴道：“没什么大事，肝火旺，胃口不大好罢了。你吃一粒我常服的那种药丸看看……”

海敏丽妮微笑地说：“爸爸，恐怕您的朋友没人没吃过您的药了，但我从未发现，谁吃了您的药会立即见效。”

安纳达老爷争辩说：“谁吃了也没有什么坏处呀。我亲自尝试吃过许多药，吃过的药中唯有这贴药最管用。”

“爸爸，每逢您起初吃一种新药，就赞不绝口，称它为天下的灵丹妙药。以后……”

“你们对什么东西都不相信。好吧，你问问阿克希耶，吃了我的药有没有用。”

海敏丽妮唯恐父亲叫阿克希耶来做证，就不敢再深究下去。

但证人就在这时出庭做证了，他一见安纳达老爷，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恳求您把那种药丸再给我一粒，那药太见效了，今日我服了这种药，就感到无法形容的舒畅。”

安纳达老爷带着踌躇满志的神情瞥了女儿一眼。

十二

素来好客的安纳达老爷，不容阿克希耶吃下丸药就走，其实，阿克希耶自个儿也绝无意匆匆离去。他一副得意扬扬的模样，不时用眼角瞟着罗梅锡。罗梅锡平时有些木讷，但阿克希耶那种得意、鄙夷的神气，他还是能感觉到的。于是，他感到怏怏不快、闷闷不乐。

海敏丽妮今天兴致特别好，因为去杰巴布尔旅行的日期日益临近。她在心中描绘着，想象着出游时的情景，不由喜形于色。她早就盼望，若罗梅锡今日来得早，就可和他商议如何度假，两人得拟出一张需要阅读的书单。两人本来谈妥，罗梅锡今日早些来，因为喝茶时不是阿克希耶就是某位不速之客会突然闯进，这样就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了。

真想不到，罗梅锡竟比往日来得还要晚，且愁云满面，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海敏丽妮见了大为扫兴。她趁人不注意，悄声问罗梅锡："今天您怎么来得这么晚？"

罗梅锡沉默片刻，心不在焉地答道："是来得晚了些。"

今天，海敏丽妮一早就起来梳妆打扮，换上了纱丽，真是光彩照人。她眼望着表，坐着等待。

她无数次瞧表，心中直嘀咕，是否自己的表快了，时间似乎没这么晚！后来当她无法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时，就拿起针线活，坐到窗前守候。直至那时，她还若无其事，尽可能压住内心的烦恼。但眼下见到罗梅锡板着脸，说话有气无力，而且来晚了，也不说说个中原因，仿佛他们俩人事先根本没有说好要早些来似的，她心里憋闷极了。

海敏丽妮难以忍受今天的茶会，她勉勉强强喝完茶，站起身走近墙边，从墙角里的一个凳子上的书堆中，抽出几本书，故意弄出响动，她想借此打破罗梅锡心不在焉的神态。她拿了书正欲离去，罗梅锡终于从茫然若失的神态中猛醒过来，慌忙走到她身旁："这些书您拿到哪里去？咱们不是说好今天挑一挑书，准备带走阅读吗？"

海敏丽妮双唇哆嗦，强忍住盈眶的眼泪，声音发颤地说："算了吧！挑书干什么？"说毕，气急败坏地离开客厅，回到楼上自己的卧房里，将所有捧在怀里的书，狠狠地、一股脑儿地摔到地上。

看到她这样急匆匆地离去，罗梅锡内心感到很不是滋味，这更增添了他心中的郁闷。

阿克希耶暗中窃喜，嘴上却说："罗梅锡先生，看上去您今天不大舒

服？”

罗梅锡咕哝了几句，但谁也听不清他讲的是什么。

一听到舒服不舒服的话题，安纳达老爷就提起精神，兴奋地说：“我方才见到罗梅锡，就这么说的嘛。”

阿克希耶不放弃任何挖苦讽刺的机会，说：“罗梅锡先生是位特殊的人物，他对关心身体健康这类区区小事，是不屑一顾的。他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视增进食欲那种琐事为粗俗之举。检查一下自己的消化不良症，仿佛会掉他的身价似的。”

安纳达老爷却很认真，滔滔不绝地讲述了重精神生活的人，也需要有一副健壮的肠胃，需要有旺盛的食欲。

罗梅锡一声不响地在他们两人之间，听着一方教诲，一方讥讽，心中生着闷气。

阿克希耶装出一副关心人的面孔，说：“罗梅锡先生，请听我一句忠告，赶紧吞服一颗安纳达老爷的药丸，早点上床睡觉。”

罗梅锡却说：“我与安纳达老爷有话要讲，所以坐着，等待启齿机会。”

阿克希耶立刻离座起身，叫道：“嘿，这话早说不就完了！罗梅锡先生总把话憋在肚子里，等到时间晚了才着急，把责任砸在别人头上。”说毕，阿克希耶向主人告辞离去。

阿克希耶走后，罗梅锡双眼盯着自己的鞋尖，慢条斯理地说：“老伯，您一贯把我当作您家里人，任我自由出入。对此，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

安纳达老爷答道：“这不值一提！你是我家约庚的挚友，又是他的同窗。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毫不足怪。”

开场白讲完之后，罗梅锡一时想不出再说些什么，好比一个跳舞的人，跳了上一步，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跳。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安纳达老爷说：“罗梅锡，我们若能把像你这样有为的年轻人，看成我家里人，常来常往，这又何尝不是我家的幸运呢？”罗梅锡依然木讷讷地不答话。

安纳达老爷继续往下说：“你一定知道，外面对你与海敏丽妮的关系议论纷纷，说海敏丽妮岁数不小了，该出嫁了；给她物色夫婿需谨慎行事。我告诉他们，我完全信任罗梅锡，他决不会糊弄我们，做出对我们负心的事。”

“老伯，我的情况您是了如指掌的。若是您认为我适合做海敏丽妮夫婿的话，那么——”

“这就不用多说啰！其实，我早已拿定了这个主意。只是你一直为令尊的不幸遇难而悲伤，我就不好启齿提你们的婚事。当然，眼下再拖延就有些不妥了。梵社里人们对此说三道四，闲言碎语很多。越早决定，就能越早让他们闭嘴。你打算怎样呢？”

“我一切从命。当然最好先听取您女儿的意见。”罗梅锡答道。

“这主意不错。不过，她的意见我十拿九稳掌握。当然，我明天一早问问她，那时，我们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我待得太晚了，恐怕耽误您休息，我就此告辞。”罗梅锡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等等。依我看，倘若在去杰巴布尔之前你们俩完婚，那是最好的。你看呢？”

“剩下没几天了，时间相当紧迫。”

“不，还有十来天呢！就算是下星期一举行婚礼，那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可做旅行前的准备。罗梅锡，你要明白，我本不喜欢匆忙从事，催逼你。但我没法子，我担心我的身体健康。”

罗梅锡最终同意了，咽下安纳达老爷的一粒药丸后起身告辞，径直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十三

格姆娜所在的学校也快放假了。罗梅锡事先就跟女校长谈定，放假期间仍让她住在宿舍里。

第二天一清早，罗梅锡就起身到户外散步，他选择了加尔各答最大的一个广场——古堡广场附近的行人稀少的幽静小径散步。他边溜达边思考，最终打定主意：结婚后把有关格姆娜的情况，通通向海敏丽妮说清楚；之后再找机会将真相向格姆娜说明白。这样可消除一些误解，省去许多麻烦，格姆娜与海敏丽妮一定会成为知心朋友，她也会愿意和他们俩一块过日子，而海敏丽妮也一定会对格姆娜真诚相待的。他还想到，这些事定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于是，他决定婚后搬迁到赫扎利巴格去开业，当律师。

散步回来，罗梅锡路过安纳达老爷的寓所，向里张望，楼梯边，他与海敏丽妮不期而遇。要在平时，他们俩碰见时总要聊上几句，但今日海敏丽妮见了罗梅锡，心突突乱跳，脸上飞起了红晕。透过红云升起了朝霞似的粲然笑容，然后她低下头匆匆地走开了。

罗梅锡回到自己的住所，坐在风琴边，用力敲打，演奏从海敏丽妮那儿学来的一首曲子。但仅仅一首曲子总不能弹一整天吧？他找出本诗集，高声朗读。他恍惚觉得，爱情的音调已拔得很高，任何一首诗歌都无法与之相匹敌。

那边，海敏丽妮同样兴奋得神魂不定，兴致勃勃地做着家务。大中午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做起了针线活。她脸上洋溢着一种如愿以偿的兴奋和恬静的神情，仿佛一种心满意足的幸福感笼罩着她的全身。

离喝茶的时间尚早，罗梅锡就把诗集和风琴扔在一旁，兴冲冲地赶到安纳达老爷家。平日，海敏丽妮到客厅从来不晚，但今天，当他走进客厅，发现大厅阒无一人，海敏丽妮仍躲在自己闺房里，没有下楼。安纳达老爷却准点走进客厅，在茶桌边的椅子上坐下。罗梅锡焦灼地不时朝门外望去。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但跨进门槛的却是阿克希耶。他装出一副极其亲热的样子，与罗梅锡打招呼：“嘿！您在这里。我刚去贵所找您了。”

罗梅锡一听，言语中有弦外之音，脸上露出了紧张不安的神情。

阿克希耶笑吟吟地说：“惊怕什么，罗梅锡先生？我不是向您寻衅去的，贺喜是朋友责无旁贷的义务，我是去尽这个义务的。”

安纳达老爷听了这话，才猛然想起，海敏丽妮还没下楼。他喊了几声："海敏，海敏！"但没有回音。他于是亲自上楼去，催促道："海敏！怎么回事，还做着针线活！茶都准备好了，罗梅锡和阿克希耶在楼下客厅等候着你哪。"

蓦然间，海敏丽妮的脸上绽出一朵红云："爸爸，差人把茶给我送上来。我想今天把这针线活做完。"

安纳达老爷嗔怪道："你就是这个怪脾气，海敏！拿起什么活，就只知干什么活，其他什么也不顾。一读书，手中的书就放不下；一拿起针线活，其他什么事都不管。不行，走，到楼下去喝茶。"安纳达老爷简直是将她硬拽到楼下去的。

她一进客厅，就径直走向茶桌边。她没抬头与客人打招呼，只全神贯注地沏起茶来。

安纳达老爷急得叫喊起来："海敏！你这是干什么？干吗往我杯里放糖？我向来是不吃糖的呀！"

阿克希耶嘴角一歪，冷笑道："今天海敏丽妮好慷慨哪！也算是分发喜糖吧，让咱们分享她的甜蜜！"

罗梅锡讨厌他对海敏丽妮的恶意嘲弄，心里直想，他们结婚后，无论如何也要断绝与阿克希耶的任何来往。

过了两三天，有一日傍晚喝茶时，阿克希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罗梅锡先生，请您把自己的尊姓大名改了吧！"

对阿克希耶的这种玩笑，罗梅锡极其恼火，问："我为什么要改名字？"

阿克希耶打开一张报纸："您请看，与您同名的一个人请别人顶替自己参加考试，结果被捉住了。"

海敏丽妮深知，罗梅锡不擅长与人争辩，所以每当阿克希耶攻击罗梅锡，她总是挺身而出，进行反击。今日她又看不下去，强压住怒火，装出一副笑容，反唇相讥道："不知有多少叫阿克希耶的人被关进大牢里受罪呢。"

阿克希耶叫喊起来："嘿嘿，好心没有好报，我出于朋友情谊，向你们提个建议，你们却大为光火。如此看来，我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你们知道，我妹妹夏尔达在女子学校念书。她昨晚对我说：'哥哥，您的朋友罗梅锡的妻子在我们学校里读书。'当时我就手一挥说：'去去，小疯子，除了我们的罗梅锡先生，难道世上没有第二位叫罗梅锡的了？'她说：'就算有同名同姓的人吧，可那个罗梅锡对自己的妻子也太狠心了，放假期间所有的女生都回家度假，可他却让自己的妻子留在学

生宿舍里。可怜的她整天抱着头痛哭流涕。’听了我当然就想，这可能是个有趣的巧合。夏尔达所犯的那种错误，别人也会重蹈覆辙的。”

安纳达老爷哈哈大笑：“阿克希耶，你怎么会像疯子似的胡说八道。也不知天下哪个罗梅锡的妻子，在什么学校宿舍里大声痛哭，而我们的罗梅锡要为此改换姓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倏忽，罗梅锡脸色煞白，起身离座。阿克希耶见状忙道：“罗梅锡先生，这是怎么说的。您生气了？您瞧，也许您误以为我在怀疑您。”他边唠叨边跟随着罗梅锡走出去。

安纳达老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究竟怎么回事？”

这时，海敏丽妮哭了起来。安纳达老爷忙不迭地说：“海敏，干吗哭呢？”

她抽抽搭搭呜咽道：“爸，阿克希耶先生太气人了。他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如此侮辱一位心地善良的好人？”

安纳达老爷安慰她说：“阿克希耶只不过讲了一个不相适宜的笑话，你干吗当真，为此惊慌不安，大为光火呢？”

“这种笑话叫人受不了。”说罢，海敏丽妮嗵嗵地上了楼。

此次重回加尔各答，罗梅锡始终想方设法探听格姆娜丈夫的下落。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听清楚托比波卡尔在何方，属于哪个县，哪个邮局管辖。于是，他给格姆娜的舅舅达利尼·恰兰去了一封信。

上述事情发生的翌日，罗梅锡收到了回信。达利尼·恰兰在信中写道，自从翻船事故发生后，他一直没有听到过关于他外甥女婿纳利纳克希的任何消息。纳利纳克希原本在伦加布尔行医。他曾亲自前往那里打听过，但谁也不知道纳利纳克希的下落。而外甥女婿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他也无从知晓。

罗梅锡原指望格姆娜的丈夫还活着，今天的来信，彻底打碎了他这一希望。

上午，他还收到许多别的信。好几位朋友获知他即将成亲的消息，纷纷来信道贺。有的讨喜糖吃，有的要他设宴请客，有的抱怨他不该将如此般喜讯瞒着他们。

罗梅锡正在自己房里拆读信件，安纳达老爷家的一个男仆来了，交给他一封信札。一见信封上的字迹，罗梅锡的心就扑通扑通乱跳起来。那是海敏丽妮写给他的信。罗梅锡心里猜度：“海敏丽妮听了阿克希耶讲的事，心中升起了疑团。此信定为澄清疑问而写的。”

但是，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一看，如释重负。信中写道：

阿克希耶先生昨天对您太无礼了。我还以为，您今天一大早就会来我家。您为什么不来呢？对阿克希耶先生的那些话，您何必如此当真呢？他的话毫无意思，我丝毫不放在心里，今天下午您一定早点儿过来，我什么事也不干，专门盼候着您。

这简短的言辞，使罗梅锡感受到海敏丽妮那饱含同情和温柔的心灵创痛，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意识到，海敏丽妮为安抚他被刺伤的心，自昨日起就焦急不安地等待他过去。她在忐忑不安的心境里挨过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现在她实在忍不住了，才写了这封信，差人送来。

罗梅锡自那天晚上起就考虑，应该毫不迟疑地向海敏丽妮说明事实真相。然而，昨日发生的事，又使他进退维谷。他若这样做，会使人觉得是因西洋镜被人戳穿才徒然地辩解；不仅如此，阿克希耶也会因此而占据上风，沾沾自喜，加速进攻。

他仔细酌量，阿克希耶准以为格姆娜的丈夫罗梅锡是另外一个人，否则，他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而会闹得天翻地覆、家喻户晓。想到这里，罗梅锡决定不急于去解释，暂把它束之高阁。

正当罗梅锡左思右想，举棋不定时，邮差送来了一封信。罗梅锡拆开信，知道信是女子学校校长写来的。她在信里写道：

格姆娜整天惊恐不安，感到在学校里度假，是件无法忍受的事。这样，校方无法负责照看她，假日里再让她留在宿舍里是不妥当的。下星期六上午上完课后马上放假，那时，你一定要把她接回家。

下星期六得把格姆娜接回来！而次日即星期日，是罗梅锡举行婚礼的日子！

恰在这时，“罗梅锡先生，求您原谅我。”阿克希耶边说边闯进屋里，“您竟为一个小小的玩笑，生那么大的气。早知如此，我就不敢随便开口了。只有含有真情的玩笑，人们听了才会生气恼火。但您对我讲的毫无根据的事，竟当着大家的面发那么大的火，是为什么呢？安纳达老爷这两天一见我，就责备我；而海敏丽妮则不理睬我，不和我说话。今早我到他家去，她竟然撇下我，赌气走了。我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惹得你们都那么怨恨我，您能告诉我吗？”

罗梅锡竭力想摆脱他的纠缠，说：“这些事以后再谈。眼下，对不起，我有火烧眉毛的事要办。”

“是去作解释吗？倒也是，时间剩下不多啦！好事多磨。不打扰您了，我告辞了。”

待阿克希耶走后，罗梅锡匆忙地赶到安纳达老爷的家。他一跨进门

槛就遇见了海敏丽妮，海敏丽妮早料到，罗梅锡今日一定会来，而且会早来。她在家中坐等着。她早已收拾好针线包，把它放在桌上，旁边特意支着一架风琴。她心想，今天他或许会有兴致弹唱一番。当然，此时她心弦上鸣奏的音乐之声，始终回荡在心际。

看到罗梅锡走进屋来，海敏丽妮的脸上就绽放出充满柔情的光彩。但当罗梅锡刚跨进门，二话不说，劈头就问安纳达老爷在哪里时，这光彩霎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海敏丽妮答道：“爸在自己屋里待着。为什么找他？找他有急事？他要到喝茶时才会下楼来。”

“有一件很紧要的事，不能耽搁，我得马上见他。”

“那您上楼吧，他大概在自己的小客厅里。”

罗梅锡没有理会海敏丽妮的情绪变化，嗵嗵地上楼去了。紧要的事？世上唯有紧要的事耽误不得，爱情只能靠边，只能在门外翘首以待！

一个晴朗美好的秋日，仿佛长叹一声，呼的一声，关闭上了欢乐之库的金铸大门。海敏丽妮移开放在风琴前的椅子，坐到桌旁，懒洋洋地重又拿起针线活。针仿佛不是在布上穿行，而是扎在她的心里。罗梅锡紧要的事似乎一时半时办不完，紧要的事俨然像君王占去了全部时间，爱情女神倒在一旁哀号，幻化成无血无肉的一具骷髅！

十四

罗梅锡走进安纳达老爷的房里。安纳达老爷用报纸遮着脸，在躺椅上瞌睡着。罗梅锡走过去，稍稍推了推躺椅，安纳达老爷惊醒过来，拿掉遮在脸上的报纸，道：“罗梅锡，你看，这座城里，有多少人染上霍乱，多少条性命被夺去了！”

但是，罗梅锡没有接这个话茬儿，单刀直入地说：“我请求婚礼推迟几天，我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

这一惊人之语，使因霍乱而死人的新闻，顿时从安纳达老爷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望着罗梅锡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这是什么话，罗梅锡！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呀！”

“今天可重发请柬，婚礼改到下星期举行。”

“哎哟，罗梅锡，你简直把人都弄糊涂了！这又不是你审理案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推迟或提前开庭。你那件重要的事究竟是什么，可以说说吗？”

“非常重要的事，片刻也不能耽误。”

安纳达老爷像被暴风雨刮落的香蕉树叶，一下子软瘫在躺椅背上。

安纳达老爷无奈又不满地说：“片刻都不能耽搁！好吧！随你的高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若认为合适，就把请帖收回！别人若要问，我就说什么也不知道。新郎有什么重要的事，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举办婚礼，也只有他自己决定。”

罗梅锡无言以对，低着头。

安纳达老爷接着说：“告诉海敏了吗？”

“没有，还没对她说什么。”

“必须马上让她知道你的决定。这毕竟不是你一个人的婚礼！”安纳达老爷气恼地嚷道。

“我想先跟您谈一下，然后再和她说。”罗梅锡解释道。

安纳达老爷叫喊起来：“海敏！海敏！”

海敏丽妮闻声上了楼，道：“什么事，爸爸？”

“罗梅锡刚才说，有件重要的事要办。眼下他没工夫举行婚礼。”

海敏丽妮的脸色骤然大变，转过头瞥了罗梅锡一眼。罗梅锡犯了罪似的一声不吭，颓丧地坐着。

罗梅锡先生也没想到，他会以如此粗率的方式向海敏丽妮宣布这个婚期推迟的消息。如此意外地、冷酷无情地将此坏消息告诉她，她将受到何等重大的打击。对此，罗梅锡是完全能感觉到、体会到的。但离弦的箭，是无法再飞回来的。罗梅锡仿佛已经看到，那支冷酷的利箭，已飞速射进海敏丽妮的心中，直挺挺地竖在她的心窝上。

现在，已经无法掩饰这可怕的事实了——婚礼必须延期。他要办紧要的事，但他又不愿向人们讲明是什么紧要的事。有什么可多讲的呢。

安纳达老爷望着海敏丽妮说：“这是你们俩的事，你们商量着办吧！”

“我完全坠入五里云雾之中，爸。”海敏丽妮抬头，盯了罗梅锡一眼，转身走了出去。她那眼神恍若落日的惨淡残晖，投在一团乌云上。

安纳达老爷重新拿起报纸，像是专心致志地读报，其实他正陷入苦思之中。罗梅锡木然地坐着不动。

猛然，罗梅锡回过神来，起身下楼。他来到楼下的宽敞房间，看到海敏丽妮站在窗前，默然凝望着窗外的街心。在她的眼里，充塞着加尔各答大街小巷的人群，像泛滥的河水流动着，即将来临的祭祀难近母节日，仿佛使每张脸上都闪着喜悦的光辉。

罗梅锡突然犹疑不定，不敢走近她身旁。他滞留在门口，呆呆地望着她静立不动的身影。秋日夕阳的余晖，将伫立在窗前这个绰绰身影，镂刻在他的心田里，使他永世难以忘怀：她面颊柔和的玫瑰色的线条，她精心梳理的优雅的发辫，她那披散着细发的后颈与头发之间的闪闪发亮的金项链，她那垂搭在左肩的纱丽所显现出的优美的衣裙波纹，都在他痛苦的心灵上划出道道深陷的伤痕。这一切使他顿时觉得惶恐不安。

他慢慢地走到海敏丽妮身旁站住。她不理睬他、不正视他，只是痴呆呆地凝视着窗外马路上来去匆匆的行人、川流不息的车马。他哽咽的声音，打破难堪的沉寂，说：“我求您一件事。”

海敏丽妮觉察到，他的声音里包含着深深痛苦，她不由回头看他。

罗梅锡嗓音沙哑地说：“请你千万别怀疑我。”他今天第一次称海敏为“你”。他继续恳求道：“你亲口说一遍，你将永远不怀疑我。我也向苍天起誓，我将永不背叛你。”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双眼涌出泪水。

海敏丽妮抬起头，刹那间，她那双充盈着万种柔情的眼睛，紧紧盯着罗梅锡的脸庞，晶莹的泪珠从双颊上滚落下来。

于是，在那扇窗户旁，在没有旁人的屋子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俩人虽然默默无语，却感到一种幸福的无间融洽和谅解。这种融洽所带来的无比欢乐，使他们俩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国之中。

罗梅锡的心，久久沉浸在泪水的洪流里，在深不可测的静谧之中沉浮。罗梅锡终于舒畅地松了口气，打破沉寂说："你想知道我之所以要将婚姻推迟一周的原因吗？"

海敏丽妮摇摇头，沐浴于幸福之光的海敏丽妮，内心已不存有丝毫的怀疑，盲目地听顺未来的丈夫的一切安排。

"等咱俩结婚之后，我把一切都会告诉你的。"

一听"结婚"这词儿，红晕马上染上了海敏丽妮的两颊。

那日吃饭后，海敏丽妮想着就要和罗梅锡见面，便兴冲冲地梳妆打扮，等候罗梅锡的到来。她想象着自己如何与罗梅锡纵情谈笑，自己有许多事要和罗梅锡商议，内心窃喜地勾勒着未来生活的种种幸福情景。但就在几分钟之前，两颗心灵所交换的信任花环里已浸透着泪水，又重订山盟海誓，然而，俩人默不作声，相挨而立着。她没有想到，经历感情风波的洗礼，心灵会获得如此的无比欢愉、深邃宁静和彼此的宽慰。

"你得马上去爸爸那儿一趟。他似乎生气了。"海敏丽妮催促着罗梅锡。

罗梅锡走了出去。这时，不管世上有多少重大的打击，他仿佛都会高高兴兴地挺起胸膛去承受。

十五

安纳达老爷看见罗梅锡重又走进自己的房门，便疑惑地打量着他。

罗梅锡自信地说：“请您把所邀请的客人的名单给我。我今天就发信，通知他们改期的事。”

安纳达老爷问道：“改期的事，你们定了？”

“是的，别无他法可想。”

“那好，罗梅锡。倘若像你们那样办事的话，我今后就不过问你们的事了。一切婚姻准备，你们俩看着办吧。我不能让人拿我当笑柄，做出让别人耻笑的事。像结婚那样的大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处理，视同儿戏，那像我这般老古董还是不参与为好。喏，这是名单。这些日子我已花掉了一些钱，大部分是白花了。若要这样一遍一遍往水里扔钱，我可承担不起。”

罗梅锡早就愿意承担有关婚礼的一切花销，张罗婚礼所必需的一切。

他欲告辞离去，安纳达老爷突然问道：“罗梅锡，结婚以后你到哪儿开业做律师？有什么打算吗？不会滞留在加尔各答吧？”

“不会。我正试图在西边找个合适的地方。”

“这想法不错，那儿的空气好。伊达瓦那个地方就不坏。那地方的水土对肠胃不好的人再合适不过了。我在那儿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我的饭量增加了一倍。老弟，在这世上，我这个女儿就是我的一切。我倘若不和她住在一起，她不会快活，我也不会放心。所以，我希望你能挑个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地方。”

安纳达老爷抓住罗梅锡的弱点，乘机要挟提出了苛刻要求。以罗梅锡此时此刻的心情，即使安纳达老爷说的不是伊达瓦，而是加罗山区或是拉旁齐旅游胜地，甚至终年处在云雾中的翠岭，罗梅锡也会应允的。

罗梅锡爽快地答道：“就遵照您的意见办，我去伊达瓦开业，进行律师业务。”说毕，他告辞出来，去通知客人婚礼改期并处理自己手头的事。

稍晚，阿克希耶来了。安纳达老爷对他说：“罗梅锡将婚期往后推延了一个星期。”

阿克希耶吃惊似的说："别别，您老人家开什么玩笑！哪会有这种事！后天就要举办婚礼了。"

安纳达老爷说："本不应该这样，一般来说谁都不会草率地做出如此决定。但如今，你们这班年轻人，不干点新奇事才真怪呢！"

阿克希耶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坐着，煞有介事地沉思着。他终于开口说："您认准谁为好人，就对他睁一眼闭一眼。您从不过问他是否有短处。您把自己的独生女托付给一个人，不管他是否是天神下凡，也应该对他的一切情况了解清楚才对。谨慎小心，存有几分戒心，总没有坏处吧。"

"如果怀疑像罗梅锡这样的好青年，那在世上要找个好女婿就难于上青天了。"安纳达老爷不以为然地说。

"嗯，他讲过之所以要推迟婚期的原因吗？"阿克希耶启发地问道。

安纳达老爷拍着额头，说："没有，他没说过任何理由。问他，他只说有件要紧的事要办。"

阿克希耶冷笑一声，追问道："他总会对您女儿讲清是什么缘故吧？"

"很可能。"

"您把她叫来问问清楚，不就行了！"

"说得对。"安纳达老爷喊了声，"海敏丽妮！"

海敏丽妮进屋见阿克希耶坐着，便故意面对父亲站定，不让阿克希耶看到她的脸。

安纳达老爷问她："罗梅锡跟你讲过，突然推迟婚期的原因吗？"

"没有。"海敏丽妮摇了摇头。

安纳达老爷又问道："你没问过他？"

"我没问。"海敏丽妮答道。

安纳达老爷着急地说："这真是件怪事。你和罗梅锡真是天生的一对。他若说'我没有时间结婚'，你就说'好吧，咱们以后再结吧'，除此以外，别的什么话也没有了！"

这时，阿克希耶站出来，帮海敏丽妮辩解道："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某种行为，明白无误地不愿说明其真实原因，别人就难以追问下去。倘若理由站得住脚，罗梅锡早就主动讲明了！"

海敏丽妮气得满脸通红，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不愿听外人说三道四。我对已发生的事，并不感到难受。"说毕，她急匆匆地疾步离去。

阿克希耶十分尴尬，强作笑容说："世上凡重友情的人，总得忍辱负重。正因为如此，我把所孕育成的友情看得重如泰山。不管你们是如何恨我，背后如何骂我，我认为，怀疑罗梅锡是我应尽的责任。只要见到你们遇难，我就不能袖手旁观，撒手不管。我承认，这恐怕是我致命的一个弱点。唉，反正约庚德拉明天就要回来。倘若他知道这一切情况后，仍对自己妹妹的事不闻不问，那我以后就再也不提及此事。"

安纳达老爷并非不明白该向阿克希耶打听一下罗梅锡的为人，但他认为，又何苦非要把谁也闷在鼓里的事情，刨根寻底，弄得一清二楚，说不定会引起一场风波呢。他是位天生反对惹是生非的人，所以，他压根儿不想把事态扩大、弄糟。

他愤怨地说："阿克希耶，你真是想入非非了。没有任何证据，你——"

阿克希耶懂得应当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克制自己，但是接二连三的责难，使他丧失了自制，他冲动地说："安纳达老爷，您总以为我动机不良，忌妒您那位乘龙快婿，诬蔑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是的，我没有罗梅锡那种睿智，能给千金小姐讲授高深莫测的哲学；我也没有罗梅锡那种才华，能和大家闺秀谈文论诗。我是一个平庸之辈，但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你们，是你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可靠朋友，我从心底里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一切顺利。是的，我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能与罗梅锡相媲美，然而我感到骄傲的是，迄今我没有向你们隐瞒过什么，今后也不会这样做。我可以向您袒露自己的寒酸相，可怜兮兮地向您讨取几个铜板，但溜门撬锁的事我决不干。到了明天您就明白我说的个中含义了。"

十六

入夜才写完请帖。罗梅锡脱衣上床躺着，却毫无睡意。他的脑海里两股思绪翻腾不已，犹如恒河、朱木拿河的两股清浊分明的流水汇合所激起的两股涌浪，搅乱了他休息时的宁静。他辗转反侧，睡不着，便索性起身下了床。

罗梅锡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一条正对着他家的小巷，阒无一人——一边房舍淹没在黑暗之中，黑影幢幢；一边屋宇沐浴在如水的月光下，轮廓分明。罗梅锡默然地站立着，凝望窗外冥思着。此时此刻，他把现实世界中的纷争、格斗和变化无常的命运，早已置于脑后，他整个身心仿佛融化在这永生不灭、宁谧恬静、广深博大、毫无冲突的吉祥地里。

自混沌之初，生与死、劳作与生息、起始与终端就从广袤无垠、寂静无声、既无白昼又无黑夜的无限四重天上，随着非人间的、听不见的音乐旋律，载歌载舞降临到有限的人世舞台上。今天，罗梅锡亲眼目睹，男女之间的恋情从那里降临到被月色星光和万家灯火照亮的尘世上。

罗梅锡缓缓地登上屋顶的平台，朝安纳达老爷家的屋舍望去。万籁俱寂，没有一丝声响打破夜晚的宁静。在房屋的墙上、门楣上、门窗缝隙里、房舍破残处袒露的砖块上，均可看到，月光和阴影奇妙交织的光怪陆离的斑纹。

真是个奇迹！在这居住上百万人口的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中心，在一间简陋普通的屋舍里，这伟大的奇迹竟化身为一个女人！在这个都市里，不知住着多少像罗梅锡那样的学生、律师、外乡人和本地人，但为什么神的恩泽偏偏落在罗梅锡的头上，而成千上万的人却无法领受到呢？像罗梅锡这样平凡的人，不知从何处闯到这里，在秋日的金灿灿的阳光下，在一处窗户旁见到了一位妙龄少女默默地站着。于是，他感到自己的生活在一种充满欢乐的奥秘中沉浮着。这真是个奇迹！今天，这个奇迹改变了他的心灵，改变了他身外的大千世界！

直到深夜时分，罗梅锡仍在屋顶平台上踱来踱去。月亮什么时候悄悄地从对面屋顶后隐遁去，他丝毫没有察觉到。地上，夜色更加浓重；天空，渐渐逝去的月华，在向世界亲切告别前仍洒下了余辉。

夜寒使罗梅锡疲惫的身子不由得打了个冷战。骤然产生的忧虑，揪住了他的心。他想起，明天他还得奔赴生活的战场。现时天空的苍白面容上，没有一丝忧虑的痕迹，月色里毫无激情的骚动；今夜是那样悄然无声，宁静祥和。世间和大自然都在繁星如锦的夜空下，忙里偷闲地憩

息着；然而，人们的生生息息，奔波拼搏并未停止，也看不到终结的蛛丝马迹。永不休止的欢乐和痛苦、顺利和挫折，搅得整个人类社会无宁日可言。

罗梅锡尽管心事重重，但脑海里不时闪现出这样一个不解之谜：一边是无穷无尽的永恒的宁静，一边是人世间的无休止的搏斗，这两者怎么会同时并存呢？

刚才，他在浩渺宇宙的深处看到了爱的永恒的、完美的、宁静的形象；而现在又将在人生的搏斗、尘世的冲突和命运的无常中，发现爱情的残缺不全、躁动不安和忧心忡忡的形象。这中间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假，谁能讲得清楚呢！

十七

第二天上午，约庚德拉搭火车回到加尔各答。今儿是星期六，明儿是星期日，亦即是海敏丽妮举行婚礼的日子。但是，约庚德拉在家门前看不到有什么要举行婚礼的迹象。他一路上曾想，此时他家门前一定高高挂上了用松树叶或杧果树叶编织成的灯彩。但他快到家时发现，自己家的房子与左邻右舍没有两样，既没有粉刷又没有装饰，看不到想象中的喜庆节日的景象。

他顿生疑窦，是否家中有人重病，婚礼改期。他进家门一看，只见茶几上为他摆设好了茶点；父亲将喝剩的半杯茶放在桌上，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

约庚德拉一进门堂，忙不迭地问道："海敏很好吗？"

安纳达老爷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望了一眼约庚德拉，慢条斯理地答道："她很好。"

"婚礼怎么了？"

"改在下星期天举行。"

"为什么改期？"

"为什么，问你的朋友去。罗梅锡只对我们说，他有件火急燃眉的事要办，故而婚礼推迟到下星期天举行。"

约庚德拉心中对自己软弱无能的父亲十分恼火，抱怨地说："爸爸，只要我不在家，您总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罗梅锡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他孑然一身，自己的事完全可由他决断，没有人会干涉，倘若发生财产纠纷，抑或业务上出了乱子，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明说。您怎么这样轻率地同意了他的无理的要求呢？"

"好，好，他眼下还没有跑掉，你自己去问他吧！"

约庚德拉咕嘟咕嘟喝了一杯热茶，拔脚就走。安纳达老爷望着他的背影，叫喊道："哎，你去哪里？干吗这么着急？先吃了点心也不迟。"他说话的工夫，约庚德拉已经一溜烟走掉了。

约庚德拉疾步走到罗梅锡的寓所，直奔楼梯，噔噔噔地走上楼来，一边高声喊叫："罗梅锡！罗梅锡！"

罗梅锡若在屋里，早就应声了。约庚德拉逐个找遍了卧室、书房、

客厅、阳台，楼上楼下各个旮旯儿，都不见罗梅锡的影儿。他撕破嗓子喊叫，一个仆人才不知从何处钻出。他问仆人："你家少爷在哪儿？"仆人答道："老爷一大早就出去了。"约庚德拉又问："什么时候回来？"

仆人极力向他解释道，老爷带上了出门的衣服，听说要四五天才能回来。究竟老爷去何方，他也不晓得。

约庚德拉又回到了家，神情十分严肃地坐在茶桌前。安纳达老爷问道："怎么样？有消息吗？"

约庚德拉愤懑地说："还有什么情况？明天将与您闺女拜堂成亲的人——他有什么比婚礼更重要的事！他究竟去何方，究竟有什么紧要的事，您一无所知，也全然不挂在心上！他就住在咫尺之处，紧挨隔壁的屋子里！"

安纳达老爷大惑不解地说："昨晚，罗梅锡不是还住在家里的吗？"

约庚德拉情绪激动地说："你们压根儿不晓得他要出门，他的仆役也不晓得他去了何方。这是桩多么严重的隐私事，一点也不透风息！我感觉到其中不会有好兆头！爸爸，看上去你那么无忧无虑，满不在乎，竟然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安纳达老爷迫于儿子的斥责，极力使自己摆出严肃和忧虑的样子，说："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在搞什么名堂？"

昨晚，脾气古怪的、不谙世事的罗梅锡轻而易举地从安纳达老爷那儿获准离去，但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事情还会有变化。罗梅锡兴许认为，说了"特别紧要的事"，他已经把自己内心的全部话都讲明了，仿佛借此，他从各个方面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这样，他对未来的亲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可潜心于自己紧要的事务中。

约庚德拉问道："海敏丽妮在哪儿？"

安纳达老爷有气无力地答道："一清早，她下楼来喝茶，喝完就上楼了。"

"她或许因罗梅锡那种反常举动而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所以她不敢面对我而躲藏起来了。"

为了安慰又羞又恼的妹妹，约庚德拉上了楼。海敏丽妮独自一人坐在大房间里，出神走思。她听到约庚德拉上楼的脚步声，赶紧拿起一本书，捧在手中。等他一进屋，她放下书，起身相迎，笑吟吟地说："啊，哥哥来了！什么时候到家的？哥哥，看来你气色不太好。"

他拉了一把椅子坐下，大声说道："怎么好得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别发愁。我不在家，所以才出了这种乱子。一切由我来处理。

唔，罗梅锡有没有对你讲过推迟婚期的原因？”

海敏丽妮一时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好。但阿克希耶和约庚德拉都持这种怀疑的态度，使她极为恼火。她不想告诉约庚德拉，罗梅锡没有对她说明推迟婚期的理由。但她又不愿撒谎，于是说：

“他原本想告诉我的，我认为没有必要知道，阻拦他说明解释。”

约庚德拉心里明白，这是女人天生的傲气在作怪，这也合乎常情。他大声说：“好，你别担心，我今天就把其中的原因搞清楚。”

海敏丽妮拿起书，漫无目的地翻阅着，说：“哥哥，我什么也不担心。我不希望你因为想知道原因而打扰他，逼迫他。”

约庚德拉暗自想，这又是女人的傲气在作怪，便说：“行，这你就别操心了。”他边说边准备起身下楼。

海敏丽妮急忙站起身阻拦他：“不行，哥哥，你别因为这事去跟他争吵。不管你们如何看他，我可丝毫也不怀疑他。”

约庚德拉稍许揣摩了一下，这话又不完全是出于女人的傲气。他从来对妹妹心里充满了爱怜之情，因而没有责怪她的无知。但他心里不禁想到：“书呆子小姐对世事全然无知，她们熟读书本，了解书本知识，但一遇到实际问题，简直就如婴儿一样糊涂！”他更想到，海敏丽妮那么无条件地信任罗梅锡，而罗梅锡却施出欺诈伎俩，避而不谈婚期更改的原因，这样他心里更恨上了罗梅锡，执意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约庚德拉再次准备起身离去，海敏丽妮马上走过去搀扶他的胳膊，央求道：“哥哥，你起誓不跟他谈这些事。”

约庚德拉不情愿地答道：“唉，再说吧！”

“不，哥哥，不能再说。你一定给我下个保证再走。我郑重地对你们讲，这件事你们不用多操心。听我一句，别惹恼他，只求你帮我这一点。”

他见妹妹的态度如此坚决，就认为罗梅锡可能把情况告诉了她，只是不准她泄露而已。但不能保证罗梅锡不会胡编乱造，蒙骗海敏丽妮也并非难事。他宽慰妹妹说：“海敏，我并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他，但我们应该尽到娘家该尽的责任。他跟你谈了什么，只有你自己晓得。对我们来说仅仅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他应该也和我们解释清楚。目前，他更必须和我们谈，而不是只跟你一个人悄悄谈。等你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了。”

说毕，约庚德拉拔脚就走掉了。

现在，恋人们用来掩饰他们的甜蜜爱情的帷幕，已被撕扯得荡然无存了！罗梅锡和海敏丽妮之间的关系已经深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无法泾渭分明的程度。今天这种关系遭到了局外人冷酷无情的打击。

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完全扰乱了海敏丽妮的宁静的心。她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因此她不愿意见家里任何亲戚朋友。约庚德拉走后，她便走进自己的卧室，坐在椅子上，独自度过这难熬的时光。

约庚德拉下了楼，与阿克希耶不期而遇。

“嘿，你回来了，约庚德拉！事情都听说了吧？你认为如何是好？”

“办法有的是，但妄加猜测，已无济于事。眼下不是坐下来细细揣摩别人心理的时候，明白吗？”

“你知道，我没有细细探讨研究学问的习惯。不管心理学、诗学、哲学，对我来说都是纸上谈兵。我讲求实际，讲求行动，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个。”

约庚德拉忙不迭地说：“对对，我与你有同感。你知道罗梅锡究竟在什么地方？”

“当然知道。”

“什么地方？”

“现在我不说。下午三点我带你去见他。”

“怎么回事？请讲明白，不要卖关子！你们这些人全好像是谜一般的人物，鬼鬼祟祟。我出外度假时间不长，家里就闹出了大事！真摸不透个中的奥秘。阿克希耶，别吞吞吐吐，快讲吧！”

阿克希耶顺水推舟地表白说：“只有这句话听来叫人舒服。我从来说话没遮掩，不吞吞吐吐，有什么说什么，结果往往惹人讨厌，惹下了许多麻烦。你妹妹见都不愿见我；你父亲斥责我天性多疑。罗梅锡先生即使碰见我，也耷拉着脑袋，显得不高兴。现在只剩下你一个知音了。说干就干，而我天生软弱，怕受不起你鲁莽行动的打击。”

“哎呀，阿克希耶，我不喜欢你这样拐弯抹角。我明白，你有重要情况要说，干吗不一吐为快，非要绕来绕去，吞吞吐吐的？快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快说吧！”约庚德拉听得不大耐烦，直嚷道。

“好好好，我就从头说起，其中有不少事情你是闻所未闻的。”阿克希耶说道。

十八

在达尔齐巴拉，罗梅锡租的那幢房子期限还没到，他也没空设法把它转租出去。几个月来，他一直超脱在尘世之外，从未想到自己经济上将蒙受损失。何况，格姆娜离开学校，总得有个住处。

今天一清早，罗梅锡去那所住处，雇人把屋子打扫干净，床板上铺好被褥，空着的橱柜里装满了吃喝的食物。学校今天开始放假，要把格姆娜接回来。

格姆娜还得几个钟头才会抵达。罗梅锡为了打发时光，躺在一张木床上，遐想着未来的日子。他从未去过伊达瓦，然而，西部内地的自然景象和四季气候与各地无大差异，因而不难在内心勾画未来家园的图画——他想象他未来的别墅坐落在城郊，那儿的气候清爽，环境幽静；别墅前面是一条向远方伸展的通衢大道，两边栽着参天大树，道的两旁是无边无际的田野，一片翠绿；田地里水井和守望棚星罗棋布；庄稼成熟时，农夫们蹲在窝棚里，驱赶着雀鸟和野兽；缄默的牛儿没完没了绕着辘轳轴转，于是，井口的辘轳一上一下，不停地提水浇田；悲哀的辘轳声往往打破晌午的沉寂。偶尔，有马车从道上驰过，扬起遮天盖地的尘土，吱吱咔咔的响声，冲破灼热旷野中的宁静。当他想象到，在那遥远的外乡，盛夏酷热的晌午时分，刮起灼人的热风，海敏丽妮孑然一人死守在门窗紧闭的别墅里，度过无数无聊的晌午时刻，痛苦地思念着故乡，盼等着他的到来，不禁感到不安。不过，他旋即想到有格姆娜与她做伴，心里稍稍宽慰了一些。

罗梅锡拿定了主意，在结婚之前，不向格姆娜透露任何信息。待结婚后，让海敏丽妮选择适当的时间，以柔情和亲切的语气，推心置腹地细细地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格姆娜和盘托出。那时候，她就会经历最小的痛苦，打开命运之神套在自己身上的纵横交错的罗网；同时，她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和诸亲好友，她就会毫无眷念和痛苦，很容易地与他们小两口和睦相处。

罗梅锡浮想联翩，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小巷里静悄悄的。该上班的早已上班去了，闲暇无事的已吃完饭，准备小憩片刻。阿斯温月[2]的中午已不是那么闷热，即将来临的假日，恍若从现在起就在天际铺上欢乐的帷幕。在这静谧的晌午，罗梅锡独自躺在屋里，往那张充满欢乐的帷布上，涂抹上各种奇异的颜色。

窗外，一阵载重马车的隆隆声，终于打破了他甜蜜且祥和的梦想。那辆马车在罗梅锡住处前戛然停下。他知道这是送格姆娜回来的校车。他的心立刻狂跳起来。他将以什么身份接待格姆娜呢？他该用什么语气同她说话呢？他究竟该怎样侍候她呢？一时间这些忧虑，搅得他心绪不

宁。

楼下有两个男仆早在那儿等候，他们将格姆娜装衣服杂物的箱子卸下车，搬到楼上阳台。她跟在他们后面，拾级而上。到了房门口，她一下子止住脚步，没有立刻进屋。

罗梅锡见状忙说：“进来呀，格姆娜，快进来。”

格姆娜稍稍踌躇了一阵，才跨进门槛。罗梅锡想让她独个儿在假期里住校，她为此大哭大闹，吵着要回家。从此，格姆娜耿耿于怀，几个月的分离，更使她对罗梅锡不免产生一种疏远感。因此，格姆娜走进房内，未抬头看罗梅锡一眼，只是痴呆呆地望着窗外。

罗梅锡见了，觉得格姆娜仿佛判若两人，变成了陌生人，不禁吃了一惊。这几个月里，她身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她像一株幼苗，已经茁壮成长为一棵细高的大树；昔日那位农村少女滚圆身材上的健壮色泽，不知消失在何方。她漂亮的圆脸变长了，更加眉清目秀，轮廓分明，她脸上往日的天真烂漫的稚气已荡然无存，表情显得干巴巴的。如今，她原本红润的脸，蒙上了一层憔悴的黄色；她的举手投足、神情姿态已失去了先前的那种活泼劲儿，只不过增添了几分大家闺秀的高雅气度。

她进屋后，偏着头站立在窗前，阿斯温月晌午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她脸上，闪耀着阵阵清光。她没有用纱丽犄角遮掩住头脸，用红缎带扎结的长辫搭在背后；鹅黄色的纱丽，紧紧裹住她那正在发育的身躯，楚楚动人。

罗梅锡看着格姆娜的变化，看得出了神。

几个月来，格姆娜的美丽容貌在他心中已模糊不清。如今，她长得愈发水灵的模样，颇使他感到无限惊异。他仿佛觉得自己无法拒绝她那婀娜多姿的美的诱惑。

罗梅锡亲切地说：“格姆娜，你坐呀！”她一声不响，坐在他对面。

他接着问道：“你在学校里觉得怎么样？”

她回答得十分简单：“很好。”

罗梅锡一时找不到话头，抓耳挠腮，猛然想起一件事。

罗梅锡说：“你大概还没吃饭，饭菜已准备好，我叫他们送来？”

格姆娜冷冷地说：“我不吃，谢谢。我动身之前，已吃过东西了。”

“一点也不吃？尝一尝点心吧！不喜欢吃甜食就吃水果，有苹果、石榴、荔枝、无核葡萄——”

格姆娜不吱声，只是摇摇头。

罗梅锡又一次仔细地端详了她一番。她正低着头，翻阅英文课本上的插图。她姣美的容貌，仿佛是神话故事中的魔杖，刚一显露，就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赏心悦目起来。秋日的阳光，恍若重又获得曾失落了的活力；阿斯温月晴朗的天空，仿佛已变得格外明媚。像圆心拴住圆周一样，这个少女将天空、空气和阳光都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散发着光芒。然而她自己并未觉察到这种变化，只是静静地观看书中的插图。

罗梅锡起身，去端来一盘苹果、梨和无核葡萄。

他对格姆娜说："格姆娜，看来你是不想吃东西了。我可饿得非吃不行啦。"她听罢，莞尔一笑。这一瞬间闪现的笑容，冲开了弥漫在他们之间的迷雾。

罗梅锡拿起一把小刀削苹果，他的动作十分笨拙。格姆娜见了他那副饿急了的馋相，把苹果削得乱七八糟的动作，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开了。

罗梅锡听到她纵情欢笑，自然高兴。他动容地说："你笑我不会削苹果！好，你削给我看看，看你手有多灵巧，你有多能耐！"

"有水果刀才能削，小刀子可不行。"

"你以为这里不备有水果刀？"罗梅锡喊来仆人，"有水果刀吗？"

仆人答道："有。做晚饭的炊具早买齐了。"

"把水果刀好好洗干净，拿一把来！"

仆人递上洗净的水果刀。格姆娜脱掉鞋，坐在地上，笑吟吟地用一只手转动着苹果，另一只手十分灵巧地用着刀，削了皮。接着又把它切成一片片，放进盘里。

罗梅锡面对着她坐着，从盘里捡起一片一片的苹果，放进嘴里，说："你也得吃一点呀。"

"不，谢谢，我不吃。"

"那我也不吃了。"

她抬头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好吧，你先吃，我等会儿再吃。"

"你可别哄人！"

格姆娜一本正经地摇摇头："不，我不哄骗你，真的！"

罗梅锡对她严肃的承诺深感满意。他于是又拿起一片苹果，送进嘴里。

但是，他的嘴突然张着不动了，他偶尔抬头，看见约庚德拉和阿克希耶站在门口。

阿克希耶首先开口说：“罗梅锡先生，真对不起。我原以为您一个人在这儿。约庚，事先不打招呼闯进来不礼貌。走，我们到楼下坐等吧！”

格姆娜立即扔下水果刀，受惊地起身。房门口被这两位不速之客堵住了。约庚德拉稍一挪步，闪让出一条路，然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格姆娜，仔细地上下打量着她。格姆娜羞得简直无地自容，慌忙夺路，躲进隔壁房里去了。

十九

约庚德拉问："罗梅锡，这个姑娘是谁？"

"是本家的一位亲戚。"罗梅锡不慌不忙地答道。

约庚德拉追问道："什么本家的！据我们所知，你本家没有什么人，也没什么亲戚。你曾经跟我讲过你家里所有亲戚的情况，怎么没听到你提起过她！我想，她总不会是你家的长辈吧？你们俩的关系，也总不是完全以彼此感情为基础的吧？"

阿克希耶假装斥责约庚德拉说："约庚，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难道你认为就没有对朋友需要保守秘密的事？"

约庚德拉又问："罗梅锡，这难道是什么隐私吗？"

罗梅锡脸涨得通红，说："是的，这是隐私。我不想跟你谈有关这女孩子的任何情况。"

约庚德拉说："遗憾的是，我正想和你谈谈这个女孩儿的情况。倘若你和海敏没有订婚，我决无必要追究你和谁有什么关系，你也用不着披露什么自己的隐私。"

"我能够对你说的就这么一句话：我和任何人的关系，决不会妨碍我问心无愧地与海敏将结成的神圣关系。"

约庚德拉反驳道："这可能对你没有妨碍，可对海敏家里的人却构成了妨碍。不管你和她有什么关系，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瞒着呢？为什么要把她藏在这么个地方？"

"如果我告诉你其中的原因，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你从小就了解我的为人，应该相信我的话，而不必追究什么原因。"

约庚德拉又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字？格姆娜？"

"是的。"

"你是否对人说她是你的太太？"

"是的，我对人说过。"

约庚德拉气愤得耐不住，说："那你还希望我们信任你吗？你对我们说她不是你的妻子，却对别人讲她是你的妻子！你够'诚实'呢！"

阿克希耶阴阳怪气地说：“在学校的道德课上，这种行为可不能称为诚实。但是，约庚德拉老兄，兴许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或情势所迫，需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不同对象讲迥然不同的两套话。现在看来，至少对某一方讲的不可能不是真话。或许刚才罗梅锡对你讲的是真话。”

罗梅锡被逼无奈，作了进一步解释：“关于这件事，我不准备对你们讲什么。我只是强调说，我将与海敏丽妮结婚，决不会违背教义或道德。而现在我无法和你们讲清格姆娜的有关情况。你们尽可以怀疑我，指责我，但我决不会做损人利己的缺德事。如果仅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前途、声誉，我一定会把情况和盘托出，但我要这样做会危害别人，作践别人的。”

约庚德拉问：“你与海敏谈过真实情况吗？”

“没有。待结婚之后我再告诉她。这点我与她讲过。倘若她现在想知道，我即刻可以去对她讲明白。”

约庚德拉又问：“好吧。我可以和格姆娜谈谈吗？”

“不行，绝对不行。你们如果认为我有罪，对我采取什么态度都行，但我不能听凭你们去盘问甚至审讯无辜的格姆娜。”罗梅锡以坚定的口吻说道。

约庚德拉说：“没有必要盘问谁了。我已知道想要掌握的情况，你所提供的证词，已经很充分了。现在我正式警告你，倘若今后你再敢进我家门，那就别怪我对你无礼了。”

罗梅锡听了脸面煞白，木然地跌坐着。

约庚德拉仍不罢休。他继续说：“还有，你听清了，不许你给海敏写信，不许你和她发生任何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或是秘密的，亲近的还是疏远的。倘若你给她写一封信，那我将把你想隐瞒的事实真相公布于众。以后若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你和海敏的婚约解除了，我会说这件婚姻没有征得我同意，所以被解除了。真实内情我是不会透露的。不过，你要是胡来，我会把一切都抖落出来，让你成为千夫所指之人。你太丧尽天良了，欺人太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强咽下这口气，这倒不是同情你这昧着良心做事的人，只是因为这件事涉及我的妹妹。否则，你别指望我会如此轻易地放过你。我最后再说一遍，今后不许你在言谈举止中，透露你曾和海敏相识的任何信息。在这件事上，我不要求你起誓，你撒过弥天大谎的嘴，已经不配起誓。当然，你倘若还有一点羞耻心，懂得要脸面的话，你就应该不会把我这种警告当作耳边风！”

阿克希耶故意说：“哎，得了，约庚，少说几句不行吗？罗梅锡先生已经一声不响了，你还不洒点同情泪？走吧！罗梅锡先生，请别介意，我们告辞了。”

约庚德拉和阿克希耶俩人愤愤离去。罗梅锡犹如泥塑木雕般呆坐着。当他惊呆的神思慢慢恢复正常时，仿佛如梦初醒，真想出户去狂奔十圈，在旷野中将如烟往事从头到尾细细思量一遍。但转念一想，格姆娜还在这里，他不能将她一个人独自丢在家中不管。

罗梅锡走到隔壁房里，见格姆娜打开一扇百叶窗，静静地坐着观望街头的景象。她一听见罗梅锡的脚步声，马上关住百叶窗，转过头来。罗梅锡走进屋里往地上一坐。

格姆娜探询地问：“方才那两个人是谁？今天上午还到我们学校去过呢！”

罗梅锡紧盯着问：“真的，去过你们学校？”

“嗯。他们跟你说些什么？”

“问我你是我的什么人。”

由于还没有在婆家获得调教，格姆娜还不懂，在什么场合作为一个年轻妻子应该表示害臊羞怯，但由于从小在娘家耳濡目染，乍听罗梅锡这句话，她仍不禁脸色绯红。

罗梅锡没有理会格姆娜的情感，冷漠地继续说：“我告诉他们，你和我没什么关系。”

格姆娜以为罗梅锡故意在气她，便扭转脸嗔怒道：“去你的！”

罗梅锡正殚精竭虑，盘算如何对格姆娜讲明真情。

格姆娜忽然站起身：“你看，你的苹果要给乌鸦叼走了！”她急忙走到隔壁房里，轰走了老鸹，端来了盛着水果的盘子，放到罗梅锡面前，关切地问道：“你不吃了？”

罗梅锡给约庚他们搞得毫无食欲，不想吃东西。然而她充满爱怜的心，又使他改变了心情。他亲切地问：“格姆娜，你不吃一点吗？”

“你先吃吧！”

她作为妻子完全应遵守让丈夫先吃自己后吃的规矩，这原本是区区小事，格姆娜说的也是一句简单且普通的话，但这句话所包含的一个女人心中的柔情蜜意，顿时叩开了处在万分痛苦之中的罗梅锡心中的泪泉之门。他一言不发，竭力控制自己，慢慢咀嚼起苹果片。

吃完苹果，罗梅锡唐突地说：“格姆娜，今天晚上我们离开这儿回家乡去。”

格姆娜一听这话，眼睑低垂，脸色阴沉下来，怏怏不快地说：“在那

里我觉得不快活，我不想去。”

“住学校快活吗？你愿意待在学校里吗？”

“不，千万别送我去学校，羞死人了。女生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打听你的情况。”

“你是怎么说的？”

“我一句话也没说。她们总问，你为什么让我在假期里住校。我——”说到这里，她心灵上的伤口又隐隐作痛起来。

“你干吗不说我和你没什么关系？”

格姆娜气恼了。她一扭脖子，瞪了他一眼：“去你的！”

“天哪，我该怎么办呢？”罗梅锡心中责问自己，他又寻思下一步该做什么呢？数日来，憋在胸中的痛苦，像条虫似的咬着他的心，竭力要往外钻。堆积如山的烦恼，弄得他神思迷乱，六神无主。约庚德拉此次回去跟海敏会说些什么？海敏听了又做何种判断呢？倘若从此与海敏各奔东西，他将如何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船，驶向远方呢？无数个令人焦灼的问题，在他胸中郁积起来，而更使他恼火的是，他竟无闲暇去冷静思考判断这些问题。

他现在清楚，如今他与格姆娜的关系，已成为城里他的朋友和仆人们谈资的中心话题。他说自己是格姆娜的丈夫这件事，恐怕已被人经添油加醋地渲染而传开了。眼下，他唯一的退路是，再也不能在加尔各答多逗留一天，必须拔寨撤走。他郁郁寡欢，苦无良策。

忽然，格姆娜抬起头，望着愁眉不展的罗梅锡温柔地说：“你在想什么？你要是执意回家乡，我就和你一块去吧。”

格姆娜以平静的语调，宣布甘愿放弃自己的愿望，服从了他的旨意，这使他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冲击。他重又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茫然地胡思乱想，没有回答格姆娜的话，只是一股劲儿望着格姆娜出神。

格姆娜见状板起面孔，严肃地问：“你是否因我在假期里不愿意住校，生我的气了？你讲真心话！”

罗梅锡无奈地说：“凭良心讲，我没生你的气，而是生自己的气。”

罗梅锡竭力使自己摆脱那些胡思乱想的羁绊，强作精神，同格姆娜闲扯起来：“唔，格姆娜，这段时间你在学校里学到了些什么？”

格姆娜兴致勃勃地一五一十讲起自己的学习。她当作一大新闻，对罗梅锡炫耀地说：“你可知道，地球是圆的。”格姆娜想以自己的学问，

让罗梅锡大吃一惊。而罗梅锡也满脸严肃，故作惊讶地说："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格姆娜惊奇地圆睁了大眼，说："嘿，我们书上是这样说的，那本书我全学了。"

罗梅锡故作吃惊地说："哦！书上写着的？这本书多厚？"

这个提问使格姆娜有些尴尬，说："书倒不厚，但它是正式出版的，里面还有插图。"

这就是无容争辩的证据，罗梅锡不得不折服认输。格姆娜接着又滔滔不绝，讲同学和老师的逸情趣闻，以及学校的作息安排。这时，罗梅锡又陷入心不在焉的状态之中，他漫不经心地嗯呀几声，偶尔也问一两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稍顷，格姆娜忽然叫嚷道："你压根儿没有听我讲！"说毕，便拂袖悻悻地离去。

罗梅锡慌忙地安慰她："别别，格姆娜，你别生气，今天我委实不舒服。"

听他说不舒服，格姆娜又回转身来："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有时常觉得不舒服似的，一会儿就没事了。你继续讲下去吧。"

她为了让罗梅锡散心消遣，重又提起读书的话题："我的地理课本里，有整个地球的图画，你要看吗？"

罗梅锡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快去拿来给我看看。"

格姆娜马上拿来书，在他面前打开，说："你瞧，这两张看起来是分开的圆图画，实际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圆球体的两面，一个人是无法同时看到圆的物体的两面的。"

罗梅锡假装思索一番后，说："就是扁平的东西的正反两面，也无法同时看清。"

"就是嘛。在一张画里，得把地球的正反两面分开画出来。"

他们就这样度过了假日的第一个黄昏。

二十

安纳达老爷满心指望约庚德拉会带来好消息，一切麻烦会迎刃而解，一切误解会烟消云散。当约庚德拉和阿克希耶步入他的房间，安纳达老爷忐忑不安地打量着他们。

约庚德拉抱怨说：“爸爸，谁也没有料到，您会让罗梅锡闹到如此地步。早知会出现今天那种难堪的境地，我决不会把他带到家里让你们相识！”

安纳达老爷惊怪道：“嘿！你自己一直主张将海敏许配给罗梅锡，‘真是一对天生佳配’，你这话说过好几遍，我耳边听得都生了老茧。倘若你想阻止这门亲事的话，你早就该——”

约庚德拉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对，我从未想到过要阻拦，但这并不等于说——”

“瞧你，既然没想到，又何来‘并不等于说’呢？要么促成，要么阻止，两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安纳达老爷插嘴说。

“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听任他如此胡来。”约庚德拉坚持把话说完。

阿克希耶笑着说：“有些事情本身会越发展越糟糕，根本用不着纵容，正像一个气球越鼓越大，一直到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这种事情的发展，是会自然而然出格的。事已至此，争论还有什么裨益？倒是应该议一议，下一步该怎么办？”

安纳达老爷怯怯地问：“你们见到了罗梅锡了？”

约庚德拉愤然地说：“见到了，这场面还真没料到，他不仅舒舒服服待在家里，太太还侍候着呢！”

安纳达老爷惊愕不已。过了一会儿，他才舒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了谁的太太？”

约庚德拉粗声粗气地答道：“罗梅锡的！”

安纳达老爷似乎装糊涂地说：“你讲的我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哪个罗梅锡的太太？”

约庚德拉率直地答道：“经常来我们家的那个罗梅锡的太太！罗梅锡上次回家，就是去举行婚礼的。”

“可是，他父亲死了，婚事没办成呀！”

“他父亲生前就已为他完了婚。”

安纳达老爷如五雷轰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机械地用手敲着脑门，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们的海敏决不能和他结婚！”

约庚德拉接口说：“这也正是我的主意——”

安纳达老爷进退维谷地说：“你只会动嘴而已，婚礼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已发信通知宾客，婚礼改在下星期天举行。这次又得第三次发信，通知不举行婚礼了！简直乱套了！”

约庚德拉胸有成竹地、不紧不慢地说：“这倒不必要把婚期推延或取消，只要稍作改动，一切照旧操办。”

安纳达老爷奇怪地问：“你还能改什么？”

约庚德拉说：“能变动的就得变动。我们可以马上着手找一个合适的、能顶替罗梅锡的新郎，下星期天一切按计划举行婚礼。不然，在世人面前，我们的脸面将丧失殆尽。”说着，约庚德拉朝阿克希耶望了一眼。后者谦恭地低下了头。

安纳达老爷大惑不解地问道：“时间那么仓促，男的那么好寻找？”

约庚德拉满有把握地说：“这您尽管放心好了。”

安纳达老爷说：“但也得征得海敏的同意才行呀。”

约庚德拉自言自语地说：“她了解了罗梅锡的人品后，会同意的。”

安纳达老爷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就照你的办吧。唉！这是件不幸的事。罗梅锡有教养有知识，人聪明睿智，家境殷实。就在前天还答应我到伊达瓦去开业，谁知几天工夫，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唉，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眼睁睁给毁了。”

“爸爸，您何必操这份心！他现在仍可以去伊达瓦开业嘛，只要他乐意。我现在去叫海敏下楼来。余下的日子不多了，不能再耽搁了。”

稍顷，约庚德拉带着海敏丽妮一道走了进来。阿克希耶马上迅疾地躲进房间角落的一个书架后面。

约庚德拉对海敏说：“海敏，你坐下，我有事要和你讲。”

海敏丽妮不声不响地坐到一把椅子上。她还以为要试探她的心思。

约庚德拉拐弯抹角地问：“你不觉得罗梅锡近来的怪谲行为，有什么

可疑之处吗？”他用设问方式尽量缓和气氛，并带有暗示性启迪。

海敏丽妮只是默默地摇摇头。

“他有什么理由把婚期推迟一周，而又不告诉我们个中的原因？”

海敏丽妮低头轻声说：“总归是有原因的。”

“你说得完全对，总归是有原因的。但这不正是让人生疑的地方吗？”

海敏丽妮再次默默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愿怀疑。

约庚德拉发现父女俩竟然如此信任罗梅锡，不禁火上心头。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小心翼翼地绕圈子说话了，他单刀直入地厉声说：“你总记得，罗梅锡曾在半年多前跟他父亲回家乡的事情吧。他走后多日不来信，杳无音信，我们曾经觉得诧异。你也晓得，从前罗梅锡就住在我们隔壁，早晚两次必来我家小坐。而当他这次回加尔各答，却不来见我们，而是另租一处住所把自己隐藏起来。出了这种咄咄怪事，你们仍旧照过去一样信任他，请他到我家里来！我在家的话，能出这种咄咄怪事吗？”

海敏丽妮依然不作回答，默然而坐。

约庚德拉又接着说：“你们怎么不仔细斟酌一下，他那反常行为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你们不觉得他这种乖谬举止的无理之处吗？天晓得你们竟然对他如此信任！”

但海敏丽妮依然沉默不语。

约庚德拉继续打开话匣子，说：“唉，你们为人实在，不轻易怀疑人。但是我总可以希望，你们能听我一两句逆耳之言吧。我去学校做过调查，得悉罗梅锡将自己的妻子送进女子住宿学校读书，她名叫格姆娜。他原打算在祭难近母节期间也让她留在学校宿舍里。两三天前，他突然接到校长的一封信，说节日期间学校不留格姆娜住宿。学校今天放假，用马车将格姆娜送到罗梅锡在达尔齐巴拉的寓所。那地方我也去了，亲眼目睹格姆娜用水果刀削苹果，罗梅锡却坐在她对面把一块块苹果往嘴里送！我问罗梅锡，这个女子是谁？他说，格姆娜不是他妻子，我们也权且相信他，消除存积于心的疑团。但他既不完全否认又不完全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还能和从前一样轻信罗梅锡吗？”

约庚德拉瞪着眼，盯着海敏丽妮的脸，等待着她的回答。她听了骤然脸色苍白，使出全身力气，双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但坚持了没多久，她身子突然向前一栽，从椅子上滑落到地上，昏死过去。

原已黯然神伤的安纳达老爷见状，更是肝肠寸断。他双手捧起倒在

地上的闺女的头颅，紧紧搂在怀里，叫喊着："闺女，你怎么啦，亲闺女？你别信他们的话，全是胡扯。"

约庚德拉推开父亲，赶紧将海敏丽妮扶到沙发上，从旁边放着的水罐里舀水洒在她的脸上。阿克希耶赶忙拿过扇子，用力给她扇风。

过了一会，海敏丽妮徐徐地睁开眼，抬头惊恐地望着他们，突然她转向父亲惊呼："爸爸，爸爸，您让阿克希耶先生走开！"

阿克希耶识相又尴尬地走出房间，在过道上驻足。

安纳达老爷紧偎着海敏丽妮在沙发上坐下，摩娑着她的脑袋。继而，喟然长叹一声："闺女，闺女啊！希姆[3]！"

海敏丽妮双眼涌出两行泪水，抽噎得胸脯起伏不已。她一头扎进父亲怀里，尽量不使自己哭出声，压抑住心中无法倾泻的悲哀。

安纳达老爷声音嘶哑，语不成声地说："闺女，你放宽心，闺女，我了解罗梅锡的人品，他是决不会骗人的。约庚准定是搞错了，准是张冠李戴了！"

约庚德拉实在忍无可忍，说："爸爸，你是在自欺欺人！你哄骗她，只能暂时解除目前的痛苦，但将会把她推入双倍的痛苦泥坑而不可自拔。这种欺人之道万万不可取！与其如此，不如给海敏一些时间冷静地思考思考！"

海敏丽妮从父亲怀中抬起头，坐直身子，冲着约庚德拉嚷道："该我考虑的，我早已考虑过了，只要我没有亲耳听到他对我讲，别人的话我死也不信！你记住，这是我的决定！"说完，她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安纳达老爷慌忙地扶住她，惊叫道："闺女，你会摔倒的！"

海敏丽妮由父亲搀着回到自己房中。

她躺在床上，对父亲说："爸爸，让我独自待着，我想睡一会儿。"

安纳达老爷关切地问："要不要叫老保姆赫莉娅上楼，给你扇扇风？"

"不用了，爸爸，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安纳达老爷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海敏丽妮的母亲早年去世，身后抛下刚满六个月的女儿。安纳达老爷一人独坐，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海敏丽妮死去的母亲——自己的老伴。她勤劳，柔顺。她那永远布满笑容的脸，至今仍历历在目。酷似妻子的女儿，由他一手抚养长大。他十分担心她遭受厄运，整日忧心忡忡，可以说操碎了心。这时，他仿佛觉得隔在他父女俩之间的墙壁，已经化为乌有，他仿佛对着受尽折磨的女儿，

诉说着心底的话：“儿呀，你的磨难终究会烟消云散的，你会幸福一辈子的。等我亲眼看到你过上幸福的日子，看到你成为你所心爱的男人的妻室，我就可以放心地去见你母亲。我日日夜夜，向上帝祈求的就是这些祝愿。”他默默想着，用衣袖不时拭去满脸老泪。

约庚德拉原本就认为女人的智能低下，今天发生的事更证实了他的看法，致使他深信不疑。海敏丽妮连我亲眼目睹的事实，都不予承认，还能拿她有什么办法？不管谁高兴还是难受，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她连这个极其简明的道理都不肯接受。尽管事实证明是黑的，但只要它有悖于她的爱情，她马上可以冲动地将黑的说成白的，甚至对不容置疑、铁一般的事实也会大为光火——对此，约庚德拉简直一筹莫展，对女人的理智与情感游戏，简直捉摸不透！

约庚德拉高声喊：“阿克希耶！”

阿克希耶蹑手蹑脚走进屋里。

“一切经过你已听到，还有什么法子？”

“你何苦将我牵到这桩麻烦事里！在这么多日子里，我没吭过一声，而你一来就把我卷进这麻烦里。”

“行了，这些废话以后再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说服罗梅锡，让他当着海敏丽妮的面亲口承认，不然什么事也难以办成！”

“你想入非非！哪会有人……”

约庚德拉不客气地打断阿克希耶的话：“倘若能说服罗梅锡写封信告诉她，则是最好不过。这事得你去办，不宜再拖了。”

“试试看吧。能不能办成，我心里实在没数。”阿克希耶为了私自目的，终于答应了下来。

二十一

那天晚间九点，罗梅锡带了格姆娜动身去斯亚尔达赫火车站。他吩咐司机绕一些圈子，在一些胡同里穿来穿去。当车子经过戈尔胡多拉的一幢房子面前，他情不自禁地探头朝窗外望了一眼，见到他所熟悉的房子并无变化。他慨然长叹，惊醒了正在打瞌睡的格姆娜。

她问：“你怎么啦？”

“没什么。”罗梅锡答道，便不再说话了，默然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黝黑的车厢里。格姆娜头倚在车厢角落里，又睡着了。霎时间，一种莫名的厌恶感，涌上罗梅锡的心头，他难以忍受格姆娜的存在。

马车准时到达火车站。罗梅锡已经预先订好二等车厢里的铺位。他和格姆娜进入车厢，在一侧下铺给格姆娜铺好垫子被褥，用布遮住灯光，然后对格姆娜说：“你早发困了，也到该睡觉的时候了，你先睡吧！”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车站景象，等车开了我再睡，行吗？”

罗梅锡同意了，格姆娜将罩在头上的纱丽衣襟往下拉拉，露出脸蛋，睁大眼睛坐在窗边观看车站上的喧闹情景。罗梅锡却坐在她对面的铺位上，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

火车刚起动，他猛然一惊，觉得有个眼熟的身影，朝火车狂奔而来。

格姆娜望着窗外情景，咯咯大笑起来。罗梅锡不由自主地将头探出窗外，望见一男子不听从站上铁路职员的劝阻，跳上缓缓启动着的火车，他的围巾却被扯拉在那位铁路员工手中。当那个人探身窗外伸手从飞奔的铁路员工手中取围巾时，罗梅锡才看清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克希耶。

格姆娜一想起刚才那场争夺围巾的情景，就笑个不停。

罗梅锡不满地又心事重重地说：“十点半了，火车已启动，你快睡吧！”

格姆娜顺从地躺在铺位上，入睡前，她还不时咯咯笑出声来。在罗梅锡看来，这件事有什么可特别逗乐的呢？真是活见鬼。

罗梅锡依稀记得，阿克希耶在家乡已没什么人了。他的祖辈在数辈之前，举家迁来加尔各答。今晚他如此奋不顾身追赶火车，究竟要去哪

儿呢？罗梅锡忽然悟出，阿克希耶无疑是追踪自己和格姆娜而来的！想到这儿，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他想到，倘若阿克希耶不怀好意地到他老家到处打听，向喜欢或讨厌他的两种人提及此事，找他的碴儿，那事情一定会糟到一锅粥！想到这儿，罗梅锡坐立不安。

他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想象出，村里马上会出现种种流言蜚语，弄得全村沸沸扬扬。像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还能找个藏身之地，而在一个弹丸大的小村子里，回旋余地十分小，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掀起轩然大波。这种情景，他越想越心惊肉跳。

火车停靠在巴拉格尔布车站。罗梅锡探出头张望，没见阿克希耶下车。在纳依赫蒂站，上下车的人很多，仍不见阿克希耶的身影出现。火车驶进巴古拉站，罗梅锡仍不死心，头伸出窗外，不安而又仔细地张望，还是不见阿克希耶的影儿。他思量，看来阿克希耶不会在沿途下车了。

夜已很深，罗梅锡实在困倦得很，慢慢入睡了。

翌日清晨，火车抵达终点站格瓦仑德站——去孟加拉的旅客都得在这儿下车坐船。罗梅锡下车时，终于发现阿克希耶用线毯蒙住头和脸，手提一只小提箱，急冲冲地朝停泊轮船的江岸走去。

罗梅锡所要乘坐的轮船尚不到起航的时间，旁边码头上停泊的一艘轮船却不时地在鸣笛，准备起碇起航。罗梅锡慌忙向人打听：“这艘轮船驶向哪儿？”

“驶向西边。”有人答道。

“水势不减的话，船可直驶贝拿勒斯。”

罗梅锡毫不犹豫地拉着格姆娜上了船，在船上找了个舱位，将格姆娜安顿好，又匆匆赶到岸上购了途上用餐的牛奶、香蕉、大米和杂豆，然后急急跳上船。

这时，阿克希耶使出浑身解数，抢先爬上了另一艘船，寻找到一个能俯看过往乘客的地方。乘客们并不着忙上船，离开船尚有一段时间。有的人在岸上洗脸，有的洗完澡准备支锅煮饭。

阿克希耶从未到过格瓦仑德，人生地不熟，不敢贸然上岸溜达。他认为，附近有酒肆小铺，罗梅锡准携带着格姆娜去那儿吃饭了。

轮船开始鸣笛。他还是不见罗梅锡他们的踪影。旅客们踏上颤悠悠的跳板，开始急匆匆登船。随着汽笛声一阵紧似一阵，旅客们也忙乱和慌张起来。但在船上拥挤的旅客中仍没有发现罗梅锡的影儿。

最后，全部旅客都上了船。当跳板被抽掉，船长下令起锚，阿克希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叫喊起来：“我要下船！我要下船！”

但有谁听他的喊叫？船夫们压根儿不理睬他，自管自起锚。

幸好，船离岸不远，阿克希耶急中生智，纵身从船上跃起，稳稳地跳上了河岸。

上岸之后，他各处搜寻，仍不见罗梅锡。去加尔各答的火车刚刚开出。阿克希耶思忖，昨晚在他与铁路值班员争夺围巾时，准是被罗梅锡发现了。罗梅锡一定认为来者不善，要和自己作对，出于害怕就转念不回家乡，坐原来的火车折返加尔各答了。要在偌大的加尔各答，寻找一个人的下落，真是如大海里捞针。

二十二

阿克希耶在格瓦仑德整整多待了一天，百无聊赖地在车站上来往踱步，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傍晚，他搭上邮车返回加尔各答。次日清晨，火车抵达加尔各答。一下火车，阿克希耶直奔罗梅锡在达尔齐巴拉的寓所，到了那里只见大门紧闭，向左邻右舍打听，获知没人来过。

阿克希耶又火急火燎地赶到戈尔胡多拉，那边的住处也是空无一人。阿克希耶百般无奈，只得垂头丧气地赶到紧邻的安纳达老爷的家宅，找到约庚德拉，说："跑了，没逮着！"

约庚德拉惊奇地问："怎么回事？"

阿克希耶将整个情况从头到尾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约庚德拉听到，罗梅锡发现了阿克希耶就携带格姆娜仓皇逃遁，就断定自己的怀疑，现在已变成了证据确实的事实了。

约庚德拉沉吟了一会儿，说："不过，阿克希耶，我们描述的情况，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对逆耳之言，是听不进去的。不用说海敏，连父亲也会坚持。除非从罗梅锡本人口中亲耳听到，否则是不能不信任他的。照眼下情况，罗梅锡若要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父亲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海敏嫁给他。对他们父女俩不可理喻的举止，我真是哭笑不得，毫无办法。海敏脸上稍微露出一丝不高兴的神色，父亲就急得不行，她有一星半点的痛楚，父亲就忍受不了。倘若海敏今天固执己见，'罗梅锡纵有一个娇妻，我也情愿嫁给他'，父亲恐怕也会欣然应允的。不管情况如何，我们得想尽招数，逼迫罗梅锡承认他已和格姆娜结为夫妻这个事实，我也想不出什么锦囊妙计。没准儿见到罗梅锡，会痛揍他一顿。得了，你也许还没顾得上洗一洗，茶也没喝一杯吧。"

阿克希耶沐浴之后，坐下喝茶，边喝边琢磨。这时，安纳达老爷拉着海敏的手，走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海敏丽妮一见阿克希耶在座，转身就走。

约庚德拉见状气不打一处来："爸爸，海敏这样做太过分了。你不能纵容她如此胡来，对客人那么无礼。让她留下来！海敏，海敏！"

此时，海敏丽妮已经回到楼上自己的屋子。

阿克希耶不紧不慢地插嘴说："约庚，你在给我增添麻烦，帮倒忙。你别当着她的面提及我。待时机成熟，就会水到渠成。强扭的瓜不甜。"

说罢，他喝掉杯子里的余茶，告辞走了。阿克希耶本不是个逆来顺

受的人。一切迹象表明，风向不利，他不会逞强瞎忙。他善于自我克制，等待时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遇到任何情况，他脸上从不流露出什么异样的表情，他决不会脸红脖子粗，拂袖而去。纵使受辱，他得天独厚的脸皮，看上去也无动于衷。一言概之，他城府很深，不论谁如何对待他，一概不露声色，既不喜形于色，又不动容迁怒。

待阿克希耶走后，安纳达老爷又把海敏丽妮唤来一同喝茶。她脸色发黄，双眼深陷，眼下有了黑晕，已没有了往日的神采奕奕的模样。一进屋她就低下了头，她受不了看约庚德拉的脸色。她知道，约庚德拉恨她和罗梅锡，要拆散他们的婚事。故而，她怕和他打照面，抑或正眼对视。

爱情虽然维系着海敏丽妮对罗梅锡的信任，但要她完全无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却也颇为困难。就说前天的事吧，她虽曾一再向约庚德拉申明自己对罗梅锡的坚信不疑，但过后，几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中，当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她的信心就逐渐在减弱。

说实话，罗梅锡反常乖戾的举止，确实叫人捉摸不透。她越是拼命地想把怀疑拒之于对他信任的大门之外，疑惑就越是有力地叩着城堡的大门。像母亲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以免受惊吓一样，她也牢牢地把对罗梅锡的信任，贴在自己的心窝里，以摆脱不利于罗梅锡证据的毁灭性攻击。但是天哪！她能这样维持多久呢？

当晚，安纳达老爷又睡在海敏丽妮隔壁的房间里。他知道，自己的闺女如何辗转反侧，度过那难熬的夜晚。他好几次起身进她屋里，关切地问：“闺女，睡不着觉？”

海敏丽妮却总这样答道：“爸爸，你还没睡！我可困极了，两眼已经睁不开了，快睡着了。”

次日，天蒙蒙亮，海敏丽妮走到屋顶平台上散心。罗梅锡住处的门窗紧闭着。太阳徐徐升起在东面的房顶上。海敏丽妮突然觉得，今天的早晨是那么枯燥、空虚、乏味和令人心烦，她便坐在平台的一角，双手掩面，痛哭失声，流泪不止。今天她的亲爱的是不会来的，喝茶时也不能企望到他的驾临。往日，她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近边——隔壁房子里，如今那儿已经空无一人，她连想象的乐趣都荡然无存了。

蓦地，楼下传来父亲的喊声：“海敏！海敏！”

她不禁一惊，慌忙拭去脸上的泪痕，应声道：“爸爸，什么事？”

安纳达老爷爬上平台，用手抚摩着她的肩，歉意地说：“今天我起身晚了。”

女儿的事使他彻夜焦虑不安，久久无法入睡，直到天快亮时，才合上眼，因而睡得很沉。待太阳直照射到他脸上，他感到眼前发亮而惊

醒，马上起身下床，匆匆洗了脸，赶到海敏丽妮的房里去看望，发现楼空人去。他见她一大早就登上平台，忧从中来，不免伤心地潸然泪下。

安纳达老爷说：“走吧，孩子，喝茶去吧。”海敏丽妮实在不愿和约庚德拉面对面坐在一张桌上喝茶，但她心里又清楚，倘若她一反常态，必会伤父亲的心。何况，每天都是她亲手为父亲沏茶。她不想丧失这个侍候父亲的机会。

他们下楼还未踏进客厅门槛，听到有人在屋里和约庚德拉说话，她的胸脯骤然起伏不已。她突兀地觉得是罗梅锡来了！因为别的人不会来得这么早。她双腿颤抖，走进屋里一看，却是阿克希耶。她顿时不能自制，马上反身退出。

安纳达老爷再次把她拖进客厅，她紧紧倚在父亲的椅子旁，专心致志地低垂着头，给父亲沏茶。

约庚德拉对海敏丽妮的行为，十分气愤。她竟对绝情的罗梅锡给予如此忧心忡忡的关切、思念。这是约庚德拉万万不能容忍的；更使他恼火的是，他父亲也和海敏一样忧虑，海敏丽妮则仗着父亲的爱怜，拒他人于千里之外，他暗自嘀咕：“反倒都是我的不是，我的过错！我不过是出于手足之情，殚精竭虑，履行做兄长的责任，想努力为她获得一个真正的福分。对此，她非但不说半个字感激的话，反而把我看作惹是生非的恶徒。父亲太不明事理，眼下决不应一味安慰，而应猛击一掌！他怕她痛苦，却故意对她隐瞒丑恶的事实！”

约庚德拉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对父亲说：“爸爸，你知道出了什么事？”

安纳达老爷忐忑不安地反问：“没有哪！什么事？”

“罗梅锡昨日带着妻子，搭上火车去格瓦仑德家乡了，他发现阿克希耶也上了同一列车，便改变计划，不去老家，逃回加尔各答了！”

海敏丽妮正倒着茶，一听兄长的话，双手发颤，茶水顿时泼洒满地。她一屁股瘫坐到椅子上。

约庚德拉狠狠盯了她一眼，又说：“其实有什么必要出逃呢，我真弄不明白！阿克希耶早就对事情的真相了如指掌，罗梅锡先前的行为就够恶劣，又是个孱头！这次又要像小偷一样东藏西躲，在我看来实在太可耻了。他一定心怀鬼胎，才出逃的。不知海敏是怎么想的，不过出逃本身就是他有罪的最有力的证据。对此我深信不疑。”

海敏丽妮哆哆嗦嗦地从椅子上站立起来：“哥哥，依我看，这些证据毫无价值。你们想贬斥他，判他罪，随你们的便。我不会对他评头论足。”

约庚德拉大为恼火地问道：“那个你要与之结婚的男人，难道跟我们一丝关系都没有吗？”

海敏丽妮说：“谁在讲结婚的事了！你们想要反悔，就断了这门亲事。一切悉听尊便。但休想改变我的决心！”说着说着，她喉咙哽咽，再也说不下去了。

安纳达老爷慌忙离座，把满脸泪水的闺女抱在自己怀里，说：“走，海敏，我们上楼去。”

二十三

罗梅锡和格姆娜乘坐的那条船，准时起航了。一等舱和二等舱几乎全空着。罗梅锡就近占据了一个舱房，将行李什物搬了进去。

一清早，格姆娜喝完牛奶，打开舷窗，观赏沿河的风光。

罗梅锡问她：“你晓得，格姆娜，我们要去哪儿？”

“回家乡去。”格姆娜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不喜欢家乡，所以不去了。”

“你为了我改变主意，不回家了？”

“对，就是为了你。”

格姆娜呶着嘴，不高兴地说：“你干吗这样做？我前些日子闲聊时，随口说了一句，你就当真了，你值得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赌气吗？”

罗梅锡笑着说：“我没有赌气。其实我也不愿回家。”

格姆娜好奇地问：“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西边。”

一听“西边”两字，格姆娜两眼放光。对一个自幼囿在家里长大的人来说，“西边”是一个何等广阔的令人神往的天地啊！西边有难以计数的圣地，有令人清爽的气候，有新的城市，有五光十色的景色。那儿有多少王公们留下的巍峨遗迹、庄严雄伟的庙宇、金碧辉煌的宫殿、奇异奥秘的古堡，还有一直流传至今的古代寓言和英雄传说故事！

格姆娜兴高采烈地问：“西边什么地方呢？”

“我还没拿定主意。巴特那、贝拿勒斯、孟格尔、加齐布尔、达纳布尔，哪儿都成。”

这些地名中有的好熟悉，有的她从未听说过，但听到一连串城市的名字，她脑子里立刻产生了种种的幻想。

格姆娜喜不自禁地拍着巴掌欢呼道：“那真太棒啦！”

“好不好以后再说，你先说说眼下吃饭的事情该怎么解决？你能吃船

上厨师做的饭菜吗？”

格姆娜立马厌恶地说：“哎哟，我可不愿意！”

“那怎么办？”

“我自己做饭。”

“你会做饭？”

格姆娜不禁火了：“真不知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连做饭都不行？难道我是个废物，是草包一个？我可不是孩子了，在外祖母家，我经常下厨，全家的饭我都包做了。”

罗梅锡只得连声道歉道：“好好，行啦，这事我原本不该问你的。我得去搜罗做饭用的家什，对不对？”说完，他转身出去。费了些周折，他终于弄到了炉子和炭柴。同时，他还用代出去贝拿勒斯的路费顶替付工钱的办法，雇来了一位名叫乌迈希的迦叶斯特种姓 4 的男孩，充当她的帮手。

罗梅锡问格姆娜：“今天早饭吃点什么呢？”

“你上船时只买了一些大米和杂豆，就做豆粥吧！”

罗梅锡遵照格姆娜的吩咐，从船上厨师那里讨来盐和干辣椒。格姆娜笑他糊涂，对厨房的活儿一窍不通：“这叫我怎么弄？没有石舂怎么捣碎？你也真傻到家了！”

罗梅锡受她一顿奚落，又一声不响地转身出去寻找石舂。实在无处找到，无奈，便向厨师借来一根铁捣杆。格姆娜从没使用过这种家伙，但也只能将就了。罗梅锡说：“作料我叫人去碾碎，你就袖手旁观吧。”她执意不肯，劲头十足地自己动手干起来。工具不顺手，十分费劲儿，但她觉得很有趣味。辣椒等作料的碎块被溅得满地都是，引得她一阵阵欢笑，罗梅锡在旁越看越有趣，也插进来和她一起砸。

格姆娜碾完作料，将衣服下摆掖在腰里，在舱房一角找到一块地方升起火。罗梅锡从加尔各答带来的一只陶罐用以盛放甜食。现在，这只陶罐补充作锅用。把米、豆和作料放进锅，放在火上煮起来。格姆娜对罗梅锡说：“你赶紧去洗一个澡，到时粥也就熬好了。”

粥煮熟了，罗梅锡也洗完澡回来了。问题又来了，用什么器皿盛粥喝呢？

罗梅锡吞吞吐吐地试探说：“我能否向那些穆斯林厨师借些碗来？”

“不！”

罗梅锡和颜悦色地告诉她，他以前曾不止一次像这样违反印度教的清规，不讲洁净。格姆娜却感到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格姆娜无奈地说：“以前做过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就算了，今后不行。我无法容忍这样做。”说着，她拿起陶罐的盖洗干净，对他说：“今天你先用这个家伙吃饭，明儿再找个更好的盘子。”

罗梅锡不声不响地坐下吃饭。他刚喝上一口，就赞不绝口：“啧啧，这才叫格姆娜熬的粥，真是太棒啦！”

格姆娜被夸得怪不好意思的：“别贫嘴了，别笑话人了！”

“这不是笑话，你自己尝尝，就可得到证明。”边说边喝光了粥。这一回，格姆娜给他盛得满满的。他急忙摆摆手说：“不行！你也不给自己留点吃？”

“锅里有的是，用不着你操心。”看到罗梅锡吃得津津有味，她心里高兴得心花怒放。

罗梅锡又边喝边问：“你等会儿用什么家伙盛粥喝？”

“自然也用这个陶罐盖儿。”她平静地答道，她自认为是他妻子，当然可用丈夫用过的盖儿。

罗梅锡慌忙阻拦说：“不行，绝对不行。”

格姆娜大惑不解地问：“怎么不行呢？”

“不不，哪能这样呢？”

“当然行。你看，我马上收拾好。”她又问乌迈希，“你使用什么器皿呢？”

乌迈希说：“下面舱里有卖糖果的，我去向他们讨一张娑罗叶子当盘子用。”

罗梅锡接着又说：“你非要用这个盖子吃的话，给我拿来，我去好好洗洗干净。”

格姆娜嗔怒道：“你发神经病啦，没事找事！”稍顷，她又高声嚷道：“我没法给你裹槟榔包嚼，你也没料。”

罗梅锡说：“下面就有卖槟榔包的。”

就这样开始了简单的居家生活。但这时，罗梅锡暗暗不安，寻思着：“她总认为我们是夫妻，我如何才能打消她这个念头，避免产生与日俱增的夫妻感情呢。”

格姆娜不需要旁人帮助和指点就担当起主妇的角色，因为她在外祖母家时，经常下厨做饭、照料孩子、料理家务。她具有的做家务时所表现出的利落、熟练和愉快的心情，很快感染了罗梅锡，使他神醉魂迷。但同时，他又忧虑重重，心神不宁。现在不论把她留在身边或抛开，对他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怎么和她相处呢？如何既不疏远又不过分亲密？两者之间应保持一条什么样的界限？倘若有海敏丽妮处在他们两人之间，那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不过，倘若这种希望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那该怎么办呢，真叫人作难。他再三斟酌，最后拿定主意，向格姆娜披露真相，不能再遮掩下去了！

二十四

清晨，太阳刚升起不大一会儿，船只忽然搁浅了。船夫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船也没能冲出浅滩。一条沙滩从高岗下直伸展到河中，上面布满水禽杂乱的脚印。

傍晚，村里的妇女纷纷赶到河边汲水。她们中间胆大的，撩起了面纱，生性羞怯的则隔着面纱，好奇地打量着这庞然大物。

一群孩子们在岸上跳呀，叫呀，他们哄笑着，嘲弄着平常一向鼻子高傲朝天，轰隆隆如入无人之境驶过的轮船，今天也落到如此尴尬境况。

残阳已落到河对岸阒无人迹的沙滩之下去了。罗梅锡倚着栏杆，默默地眺望被晚霞染红的西边天际。这时，格姆娜从布幔围着的圈儿——算作厨房的地方钻了出来，站在舱门边。她发觉罗梅锡不回头来看她一眼，便轻轻咳嗽一声，想引起罗梅锡注意，但他仍旧没有理会；她最后用钥匙串敲着舱门口。响声越敲越大，罗梅锡才回过头。他看到是她，便踱过来走到她身旁。

罗梅锡用不无戏谑的口吻说："这是你唤人的方式吗？"

"那该怎么叫你呢？"

"嗯，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如果躺着不用，那又干吗取呢？你有事叫我，为什么不叫唤声'罗梅锡少爷'？这不是蛮好的办法吗？"

又是这一类的玩笑，作为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如何称呼丈夫的名字呢。格姆娜的脸颊、手、耳垂在晚霞的照耀下显得越发红润了。她歪着头说："你尽胡说些没谱儿的活！听我说，饭已做好了，你最好趁热就吃，今天早上你还没吃饱呢。"

河上的晚风轻轻吹拂，早已使罗梅锡胃口大开，饥肠辘辘。他怕格姆娜因炊具作料不全而着急，故而没开口。现在，竟想不到她晚饭已准备好了，使他既感到喜出望外，又有种复杂的说不出口的滋味。他那种喜悦和舒坦之感不仅仅是因为他马上可以消除饥肠辘辘之苦；而是在他顾及不到的情况下，有人随时在为他操心，为他奔波，为他的舒适和快乐主动揽事，他不能不为之感动，也深感到这件事本身的重大的感情含义。诚然，他本无权享用这种舒适的侍候、快乐和享受。这是一个非分之福，这福分尽管他十分珍惜，然而却是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之上的。面对这残酷无情的事实，他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他不禁长嘘一声，低头进了舱房。

格姆娜被他的表情变化弄得莫名其妙，她不解地问道：“你是否没有胃口？不饿？我可不是强要你吃饭啊！你若不饿，可以不吃。”

罗梅锡马上显出高兴的样子说：“用不着你强拉我吃饭，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叽叽咕咕叫了。你以后再用钥匙串敲门叫唤我，你会看到，我会像一只饿鹰似的展翅猛扑到桌上来的。”

罗梅锡打量一下四周，不无惊讶地说：“吃的东西放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肚子倒是饿得厉害，但这些东西，我可消化不了！”他说着指着床铺和舱房里的家具。

格姆娜不禁仰面大笑，笑过一阵之后，她才说：“我叫唤你用饭，你就忍不住了。方才你抬头凝望着天际的落日情景，压根儿没想到饥饿和口渴。我一叫唤，你就记起肚子饿了！行，坐一会儿，我马上给你端上饭菜来。”

“千万别磨蹭。不然我把这些铺的盖的全啃光了，你可别责怪我！”

这句新鲜的笑话，又逗得格姆娜捧腹大笑，笑得她透不过气。天真而清脆的笑声，荡漾在舱房空间，使整个气氛变得温柔可爱了。她急忙去端饭。他一走，罗梅锡强装出来的喜悦光亮，瞬间就熄灭了。

不一会儿，格姆娜捧着一个用几片娑罗树叶盖着的陶罐返回，她把它放在床上后，用自己的衣襟擦拭着地板。

罗梅锡忙说：“你这是干什么？”

格姆娜说：“没关系，我这身衣服要洗换了。”一边说，一边将油炸饼子和菜盛在叶盘里。

罗梅锡见了惊喜地叫道：“我的天哪！你怎么做出来的？”

格姆娜故意不透露其中奥妙，说：“你猜猜，让我听听！”

罗梅锡装出一副绞尽脑汁的思索模样，说：“你准是从厨师那——”

格姆娜一听颇为生气，跳将起来：“绝对不是！”

罗梅锡边吃边胡猜油炸饼子和菜的来历，逗弄着格姆娜。末了，他说：“一定是《天方夜谭》里得到神灯的阿拉丁，派人从什么洞天福地里给搬运过来的。”

罗梅锡的一派胡猜真惹恼了她，她说：“去你的，我永远也不告诉你了。”

罗梅锡马上换了调侃的口气，请求说：“别别，我认输。我实在想象不出，在偌大的河中央你是怎么炸出饼子炒出菜来的，它们的味道真是

好极了！”说毕，他大口大口吃起来，以证明强烈的食欲远胜对食物的来路的追究。

事实是这样的：当轮船搁浅在沙洲时，格姆娜派乌迈希到村里去了一趟。格姆娜曾将读书时罗梅锡给的零花钱积攒下一些，今天她用这笔钱让乌迈希买来酥油、面粉和蔬菜。等他买好东西回来，格姆娜问：“乌迈希，今天你愿意吃什么？”

乌迈希说：“姐姐，我在村里一个牧羊人家里，看到有很好的酸奶，我们舱里不是有现成的香蕉，再买上两三个拜沙[5]的炒米和白糖，就可以做成美味可口的布丁了。那么今天，我就可饱餐一顿了。”

孩子的馋劲儿也吊起了格姆娜的胃口，她问：“钱有剩吗？乌迈希。”

“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乌迈希双手一摊答道。

格姆娜挠头抓腮，她实在不愿向罗梅锡开口要钱。过了一会儿，她对乌迈希说：“你命中注定今天吃不上布丁了。不过这里有煎饼，不用担心饿肚子。走，帮我揉面吧。”

“姐姐，奶酪可真好，叫人眼馋。”

“这样，乌迈希，等先生吃饭时，你去向他讨钱去买酸奶和白糖。”

过了一会儿，见罗梅锡已吃得差不多时，乌迈希跑进来站在他身边，搔着头，不知如何说好。罗梅锡偶尔抬头望了望他，他才怯生生地说：“买酸奶的钱，姐姐说——”

罗梅锡猛然记起做饭菜是需要钱的，靠阿拉丁的神灯是不解决问题的。

“格姆娜，你手头没有钱，干吗不提醒我？”罗梅锡抱怨地说。

格姆娜默默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罗梅锡吃罢饭，将一个钱包交给她：“全部钱财都在这里，保管好了。”

于是，操持家务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格姆娜的肩上了。

罗梅锡懂得此事的含义，目前他别无他法。然后，罗梅锡又走到船的栏杆边，呆呆地眺望着渐渐黑暗的西方天际。

乌迈希今天终于“饱饱地”吃了一顿用奶酪、炒米和香蕉做成的布丁。格姆娜站在他身边，询问了他的身世。

他在一个继母当家的家庭里受到虐待，于是从家庭里逃出来，想投奔贝拿勒斯外祖母家。

“姐姐，你愿意收留我，我就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

她听了这位失去母亲的男孩情真意切的恳求，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唤醒了她心底深处的母性的本能。

“好好，你跟随我们走吧。”格姆娜亲切又温存地说。

二十五

河岸上一行行树木画出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像是在黄昏新娘的金色衣襟上镶上了一条黑色花边。远处，飞翔了一天的大雁群，穿过渐渐暗淡下去的夕阳的余晖，向河对岸寂静的水泊飞去，准备度过黑夜的时光。乌鸦归巢的聒噪声已经停息。河面上几乎看不到小船，偶尔有一两条大船在泛光的暗绿色的平静水面上，拖着自己的黑影，悄然行驶着。

在船舷前方，黑半月的新月刚刚升起。朦胧的月色下，罗梅锡默默地坐在船的甲板上的一把藤椅上。西方天际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给黑夜的暗影吞没。坚实的大地，恍若消融在溶溶的月色之中，幻化成一片飘浮的云烟。

罗梅锡在心底轻声呼唤着："海敏，海敏！"这亲爱的名字一次次轻柔地撞击着他整个心灵，在四周低徊不住，顿时他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感触，涌上心头。这声音又好像幻化成一双浸透绵绵忧思的深沉的双眸，凝视着他，无限悲愁泻在他脸面上。他不由全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前两年的全部生活历程，又在他眼前渐渐展现。他想起和海敏丽妮初次相识的美好日子。当时，罗梅锡未曾意识到，相会的那天将在他生活中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日子。当约庚德拉第一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喝茶时，生性腼腆的罗梅锡，见到坐在桌旁的海敏丽妮招待他，简直手足无措。后来，随着接触增多，羞涩感渐渐地消失了，他开始乐于和她朝夕相处。这种相处的习惯慢慢地俘虏了他，心底涌现出爱情的诗意，并在海敏丽妮身上发现自己读过的所有爱情诗和文学作品的爱情主题；同时，他心里为自己坠入爱河而自鸣得意，因为他的同学们为了通过考试，拼命地背诵爱情诗，而他却实实在在地爱着一个人，爱情已变成他的生活现实。

然而，今天他回首往事时发觉，那些日子里，他不过是站在爱情的重门之外。当格姆娜闯入他的生活，使自己置身于两股相反的洪流激起的苦恼不安的巨浪之中，他对海敏丽妮的爱变得具体了，他对海敏丽妮的爱活生生地苏醒了。

罗梅锡双手托着下巴，陷入沉思之中。今后的生活将关系到他的一生，他如饥似渴地向往生活，而他今后的生活似乎被羁绊在一张难以冲破、危机四伏的罗网之中！他难道就没有力量用双手撕破这张罗网，从中脱身而出吗？

他为自己的决心激动不已。忽地他抬头望见格姆娜手扶着旁边的一张藤椅站着。她猛地一惊："你睡着了，我把你吵醒了？"

罗梅锡看着格姆娜懊恼不已地转身离去，一连几声喊道：“不不，我没睡着。格姆娜，你过来坐下，我给你讲个故事。”

听到讲故事，格姆娜顿时喜形于色，拖过一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罗梅锡决心要把全部事实真相，向格姆娜和盘托出。但他又不忍心使她蒙受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故而说：“坐下，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他讲：“从前有一群刹帝利族，他们有——”

格姆娜打断他问：“从前是什么时候？是否是久远久远的时候？”

“是的，那时你还没生出来呢！”

“你生出来了！看你满脸胡子，你准是那个时候的人！嗯，后来呢？”

“这群刹帝利族有个规矩：不论谁要结婚，他本人不参加婚礼，只遣人送佩剑到婚礼上，新娘就和那柄剑举行婚礼，然后她到了夫家，刹帝利再和她拜堂成亲。”

“去去，哪有这种方式，太稀奇了！”

“我也不认为这样的婚礼是合适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讲的那些刹帝利认为亲自去丈人家参加婚礼，是有失身份的，是会有种耻辱感。我要讲的一位国王，就是属于刹帝利族的。有一天，他——”

“你还没讲清楚他是哪国的国王呢！”

“他是默吐拉国的国王。有一天，国王——”

“国王姓甚名谁？”

格姆娜对每件事都要问个一清二楚，容不得半点含糊。罗梅锡要是早点知道她这个脾性，就会多做些准备。这下他发现，格姆娜虽然喜欢听故事，但她又不让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

他略一沉思，随口说：“国王的名字叫兰吉德·辛赫。”

格姆娜接口念叨着：“兰吉德·辛赫，默吐拉国的国王。嗯，后来呢？”

“有一天，国王听手下随从说，与他同族的另一位国王有一个天仙般的公主。”

格姆娜又问道：“那个国王是哪国的？”

“就算是冈基国的国王吧！”

“怎么能就算呢？难道他不是冈基国的国王？”

“当然是冈基国国王。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他名字叫阿默尔·辛赫。”

“那位漂亮公主的名字你还没说呢！”

“对对。忘了说了。公主的名字嘛，她的名字，对，叫钱德娜。”

“奇怪，你怎么老忘，记性真坏，恐怕你连我的名字也忘了吧！”

“戈谢尔国的国王听随从说——”

格姆娜又打断他：“又从哪里冒出一个戈谢尔国的国王？你刚才讲的是默吐拉国的国王。”

“你能断定他是一个地方的国王吗？他既是默吐拉国的国王，又是戈谢尔国的国王。”

“噢，那么这两个国家是相邻的？”

“当然，是紧挨着的。”

罗梅锡屡屡讲错，亏得他机敏，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尽管在格姆娜一再拷问下不断纠正错误，总算将故事编了下来。

“默吐拉国国王兰吉德·辛赫派了一个使节去朝拜冈基国国王，要求娶她的公主为妻。冈基国国王阿默尔·辛赫万分高兴地同意了这个求婚。”

“于是，兰吉德·辛赫的弟弟英德尔吉·德·辛赫带了一支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一路上旌旗飘扬，鼓乐齐鸣，终于抵达冈基国的京城，扎下营寨。冈基国京城已是一派喜庆景象。”

“国王的御用星相师们推算出黄道吉日，为公主的婚礼择定日子。他们推算出，黑半月初二午夜两点半是个吉辰。当夜，京城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灯火通明，为钱德娜公主的婚礼举国欢庆。”

“不过，钱德娜公主直到目前为止依旧不知道自己要和谁结婚，不知道丈夫姓甚名谁。她出生时有位大相师巴拉姆兰达·斯瓦米曾告诫国王：‘您的公主受灾星所，凶多吉少，陛下将来安排她婚事，决不可让她知道驸马的名字。’”

“于是，公主到了吉辰便和一柄宝剑举行了婚礼。英德尔吉德·辛赫依照婚俗代新郎献上金银珠宝，向自己的皇嫂行礼。兰吉德和英德尔吉德这对兄弟是默吐拉国的罗摩与拉克什曼 6 。英德尔吉德像拉克什曼忠于罗摩一样忠实于他哥哥，他不敢抬头窥看那被面纱遮住的钱德娜的羞

花闭月的美貌，只看到了戴有脚镯的一双娇小玉足上用桃金娘汁描勾的美妙图案。”

“唔，后来嘛，婚礼第二天，英德尔吉德请皇嫂登上了用珍珠串装饰起来的花轿，率人马护送回国。那时，冈基国国王记起灾星相克的预言，忧虑地把右手放在公主的额上，为她祝福，王后含泪吻别自己的女儿；各个神庙里数以千百的婆罗门举行消灾弥难的祈祷。”

“冈基国与默吐拉国相距很远，大约有个把月的路程吧。第二天晚上，他们在梵德萨河畔宿营过夜。当英德尔吉德和他率领的大队人马正准备安歇时，突然发现附近村子里有火把晃动。英德尔吉德立即命令部下过去探明情况回报。不一会儿，探子回帐报告说：‘千岁，那里也有一支迎亲队伍，是恩纳达族的刹帝利。他们怕路上遇到打劫剪径的，故而在求神保佑他们一路平安。’英德尔吉德说：‘保护平民百姓是我辈的天职，速去将他们护送来。’于是，两支迎亲队伍汇合在一起出发了。”

“第三天晚上，天上只露出个月牙儿，周围很黑。他们的宿营地前面是起伏的山岗，背后是黑黝黝的密林。英德尔吉德一行，人倦马乏，在蟋蟀的声、溪水的汩汩声的催眠下，人们很快沉沉睡去。”

“突然间声音嘈杂，众人从睡梦中惊醒。默吐拉国的马匹疯狂地东奔西突，不知谁割断了它们的缰绳；帐篷也被火把点着，熊熊燃烧，火光映红夜空。”

“大家顿时醒悟过来，是盗匪打劫来了。一场厮杀开始，双方混战一团。在一片漆黑中，要辨别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是异常困难的。于是，盗匪们乘乱大肆抢掠，顷刻间他们带着掳获品消失在山林之中。”

“战斗结束后，众人发现公主失踪！原来公主惊恐万分，慌忙中钻出帐篷，见到拼命逃跑的人群，误以为是自己人，便也随着他们逃跑了。”

“其实，他们是另一支迎亲队伍的人。他们的新娘被强盗掳走了。他们错认公主钱德娜为自己护送的新娘，便带着她飞速逃命。”

“他们虽是刹帝利，却是属于一支贫穷部落的人，他们居住在羯羚迦的海边。公主很快和那个部落酋长——新郎见面，新郎名叫杰德·辛赫。”

“公主和杰德·辛赫成了亲，新房里的亲戚嘉宾同口一辞，惊呼：‘新娘真是天下绝伦无双的美人儿！’”

“杰德·辛赫暗自庆幸，获得如此楚楚动人的新娘，他为她的美色倾倒，他对她敬若女神；公主也知礼守节，因杰德·辛赫是自己的夫君，她便将一切都奉献上，尽心尽意侍候他。”

“过了一段时间，公主克服了娇羞，俩人才亲近起来。交谈中，杰德

·辛赫方知，自己的妻子竟是钱德娜公主！”

二十六

格姆娜急切地问："后来呢？"她一直饶有兴味地、屏气凝神地听他讲。

"嗯，我知道的就是这些细微末节。后来的事我也不知道了。你说说后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不行不行，这样不行，你得继续把故事讲完。后来究竟怎样了？"

"说真的，我读的那本故事书还没出全，最后一本何时出版，我也无从知晓。"

格姆娜气恼地说："去你的，你总是这样！你坏透了！故事往往讲一半就说不知道结局，你存心耍弄我！"

"嗨，你干吗生我的气？你应该生那个著书者的气。我想问问你，杰德·辛赫应该如何对待钱德娜公主？"

格姆娜听了，两眼望着河面琢磨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腔道："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一点也想不出来。"

罗梅锡沉思了片刻，又接着问："唔，杰德·辛赫会将真相如实地告诉钱德娜公主吗？"

"亏你问得出！不如实讲，难道瞒下去不成？这样做简直太可怕了。他应该马上把真相和盘托出。"

罗梅锡机械地喃喃道："对，应该尽快地把真相和盘托出。"

他踌躇片刻，又说："唔，格姆娜，如果——"

格姆娜着急地问："如果怎么样？"

"如果我是杰德·辛赫，你是钱德娜——"

"请你别跟我说这种话，我不喜欢这种比喻。"

"不，你得平心而论。若果真是这样，我应当如何办，你应当怎么办？"

格姆娜也不搭理他，站起身迅疾离去。她看见乌迈希默默无言地坐在舱房门口，凝神注视着河水。

格姆娜突兀问道：“乌迈希，你见过鬼吗？”

“见过，姐姐。”

格姆娜拖来一张草垫，坐到他身旁，说：“你见过什么模样的鬼？”

格姆娜被他气走后，独自留在船头的罗梅锡没有再呼唤她回来。这时，一线新月落入竹林后面去了，罗梅锡眼前的钱德娜也消失在深山密林之中了。船夫们熄灭了甲板上的灯，下到底舱，吃罢晚饭，准备就寝休息。一二等舱里没有其他乘客；三等舱的多数乘客已下船登岸，准备做他们的晚餐。附近街市上的灯光，透过河岸上浓密树影的间隙闪烁可见。湍急的河水撞击着铁锚铁链，船随着河流的巨大脉搏的跳动摇晃不停。

在这朦胧模糊的浓重夜幕下，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景色里，罗梅锡思索着如何解决自己所承担的道义责任问题。他严重地觉得，在海敏丽妮和格姆娜之间，他必须选择，只能择其一，若要想走中间道路，让她们俩共同伴随他度过一生是绝对不可能的。从某种角度看，海敏丽妮尚有所依靠，尽管她至今难以忘掉他，但她还是可以和别的男人结成夫妻；而一旦抛弃格姆娜，等于是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抛向茫茫的大海。

然而，欲壑难填。虽然想到海敏丽妮可能会轻易地将他忘得一干二净，想到她还有别的依靠，别的选择，别的出路，少了他她依然可以生存下去，但罗梅锡并不因此得到一丝宽慰，这种想法反而使他内心对海敏丽妮的渴慕更加强烈，他恍然觉得，海敏丽妮离开他怀抱，他便将会永远失去了她；现在她仍漂浮在他想象的河面上，近在咫尺，只要他伸手，即可捉到，还有挽回的余地。

罗梅锡双手捂住脸，苦思冥想着。远处森林里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狼嗥声，村子里的几条性子暴烈的狗马上以“汪汪”声相呼应。罗梅锡偶尔一抬头，发现格姆娜在黑沉沉的夜幔里靠着栏杆，默默地站立着。他起身走到她身边，轻声说：“格姆娜，你还没睡？时辰不早了。”

格姆娜反问：“你怎么不去睡？”

“我就去睡。我的床铺在隔壁船舱里。你别磨蹭了，快去睡吧。”

格姆娜什么也没说，朝自己的舱房走去。她还没来得及对罗梅锡说，她刚刚听了一个鬼的故事，独自一个人怎么能睡在空房里呢。罗梅锡见到她迈着迟缓的脚步，不情愿地慢慢离去，觉得于心不忍地说：“不用害怕，格姆娜。我就在你隔壁房间里，中间的门可以敞开，两屋是相通的。”

格姆娜倔强地头一扬说：“我怕什么！”

罗梅锡踱回到自己的舱房里，熄灯躺下，心中暗道：“我实在无法抛弃格姆娜，只得和海敏丽妮分手！就这样定了，不能再犹疑不决了！”然而，和海敏丽妮分手将是他生活中一件多么大的憾事啊，将会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他在黑暗里静躺着时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这种思想使他实在躺不住，他索性下床走出舱房外。在午夜的黑暗苍穹下，他再次感受到，他的委屈和痛苦决不会沾染无限的空间和时间；宁静的星光是永恒的，而罗梅锡和海敏丽妮的卑微的爱情经历是不能触及那个永恒星空的。阿斯温月的河水漫过阒无人烟的沙滩，流经星空下沉睡的村庄，永远奔涌不息，而这时的罗梅锡仿佛已被焚尸场烧成了灰烬，长眠于永恒平静的大地上，他那无尽无穷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二十七

次日，格姆娜一睁眼，晨光熹微。她扫视四周，见屋里空无一人。她猛然想起自己是在轮船上。她悄然下床，打开一条门缝朝外张望。静谧的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夜色退去，天光呈露鱼肚白。东方，树林后面的天空已是金光灿烂。转瞬间，淡黄色和浅蓝色相间的河面上，出现了点点白帆。

格姆娜虽善于思考，但她自己却百思不解，为什么有种莫名的痛苦总是盘踞在自己心中？为什么她内心深处不时会涌起一阵阵悲酸呢？朝霞缀着秋晨凉爽的披巾，向她敞露自己的奥秘，而她内心为什么没因此享受到欢愉呢？填满她胸怀的又使她禁不住簌簌泪下而无法倾吐的悲戚，究竟来自何方呢？她没有公婆，没有知己，没有亲人。迄今为止她不曾想到的孤苦的身世，今天为什么突然想到了呢？今天她为什么隐约觉得罗梅锡恐怕不是她终身依赖的港湾呢？今天她怎么会悲哀地感到世界的浩瀚，自己的渺小呢？

格姆娜就这样久久地倚门伫立。浩淼的河面上泛起了一片金光。水手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底舱的引擎突突起动。村子里的一群孩子听到船起锚时发出的响声，便急急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河边沙滩上看热闹。

罗梅锡被喧哗声惊醒。他立刻走到舱门边探望格姆娜。她见他走来不觉吃了一惊，忙扯上纱丽，想把自己的脸掩遮住。

罗梅锡关心地询问：“格姆娜，你洗过脸了吗？”

格姆娜顿时气恼极了。倘若问她对这个问题为什么着恼，恐怕她自己也讲不清。但她恼火了，扭过脸，摇摇头转身走开。

罗梅锡接着说：“太阳高照，人就拥挤了，快去梳洗吧！”

格姆娜未加理睬，顺手抄起衣服，擦过他身边，走进盥洗室。

格姆娜认为，罗梅锡一大早跑来问她梳洗之事，非但多此一举，而且近乎是一种无礼，因而刺伤了她的心。罗梅锡的亲近是有限度的，超越了某个界限他就会戛然而止的——格姆娜猛地明白了这个事理。她从未有机会坐到婆婆脚边，听从婆婆有关待人接物的教导——何时何地需用面纱遮掩自己的羞怯，何时何地如何回避生人等。然而，今天，当罗梅锡一露面，她为什么失常地感到忸怩不安，羞于和他相见呢？

格姆娜洗罢澡，回到自己舱房里坐定，盘算着今日要干的事。她解

下系在衣襟上的钥匙，用它打开箱子，一眼就看到了那个钱包。当时，她从罗梅锡手中接过钱包，内心不由产生一种欢悦和自豪，好像她手中握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故而她把它视为珍宝，小心翼翼地将钱包收藏进箱子。但今天她拿着钱包，那种欢欣的感觉顿时消失，她觉得，这钱包不是她的，是罗梅锡的。她没有权力支配它，她不是它的真正拥有者。因而她认为，如今它对于她如同一个沉重的负担。

正在这时，罗梅锡走进舱旁，说："难道在这钱包里找到谜底了？你一本正经地在想什么？"

格姆娜将钱包递到罗梅锡面前，说："拿去，这是你的钱包。"

"我拿着有什么用？"罗梅锡不解地问。

"以后需要什么，你自己去买。"

"怎么，你不买？你不需要钱？"

格姆娜把头轻轻一扬说："我要钱有什么用？一个铜板也不需要。"

罗梅锡莞尔一笑，说："世上能说这句话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嘿，你把自己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给我，而不给别人。我也不要！"

格姆娜不置一词，将钱包放在船板上。

罗梅锡困惑地问："嘿，格姆娜，说真的，你是否因为我没把故事讲完，在生我的闷气？"

格姆娜垂下眼帘，答道："谁生气啦！"

"好，这钱包由不生气的人保管，这样我才能相信那个人说的是真话。"

"没生气就得保管钱包，这是哪来的规矩？你为什么不保管自己的东西？"

"这现在哪还是我的东西？给了人家的东西又夺回来，要变成恶鬼的，你懂吗？"

格姆娜想到罗梅锡要变成"恶鬼"，禁不住笑了："绝对不可能！哪有夺回给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变成恶鬼的？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突如其来的欢笑，终使他们的争吵告一段落，两人又和好如初。

罗梅锡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从哪里听到的？得问问见过鬼的人，才会明白我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哪天你遇到鬼时，可亲自问问他。"

这段话突然引起了格姆娜的兴趣："别开玩笑，说真的，你见过真的恶鬼吗？"

"真的倒还没见过，但冒牌的鬼遇到不少。世界上真正的恶鬼究竟还是少嘛！"

"不过，乌迈希他说——"

"乌迈希，哪个乌迈希？"

"就是那个和我们一块坐船的男孩。他说他见过鬼。"

"噢，这方面我比不过他，我只得甘拜下风。"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水手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使船脱离了沙滩。轮船刚刚向前驶出没多远，只见一个男孩头顶一个陶罐，沿着河岸边跑边大声喊叫。他可怜巴巴地求船停一停，但水手们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男孩看见罗梅锡，便大喊："老爷，老爷！"罗梅锡还以为男孩把他当成船上验票的，故而这样叫喊。他摇手示意，他没有权力叫船停下。这时，格姆娜突然叫喊起来："啊，是乌迈希！不行，不行，我们决不能把他丢在这个地方。快想法让船停一停，把他接上来。"

于是，罗梅锡硬着头皮去找船长商议。

"公司没有这个规矩，先生！"船长答道。

格姆娜也走过来求情说："船长先生，怎能丢下他不管呢？您叫船停一停，他还是个孩子哪！"

罗梅锡只好采取了叫人打破规矩的简单办法。船长得到了一定数额的酬金，便令驾驶员停下船，让乌迈希上船。

罗梅锡马上粗言恶语骂了他一通。可是乌迈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根本不在乎。他将陶罐放到格姆娜的脚边，若无其事地笑了起来。

格姆娜的气还未消，说："你还觉得好玩，还笑！船不停的话，看你怎么办？"

乌迈希没有应声，他只顾展示陶罐里的东西，他从陶罐里取出许多香蕉和各式各样的蔬菜。

格姆娜说："哎，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东西？"

乌迈希讲起这些东西的来路，弄得大家很不愉快。原来昨天他去市场买好酸奶等物品，在回途中见到村民家宅前的院子和地里种满各类瓜

果蔬菜。今天一大早，他就去采摘。办这件事，他认为无须征求他人同意。

罗梅锡听他讲完，火冒三丈，怒吼道：“你干吗不跟人打招呼，就把东西偷来？”

乌迈希辩解道：“我这能算是偷吗！地里长着许多，我只不过摘了一丁点儿，他们不损失什么，根本不会在意的。”

罗梅锡怒不可遏，呵斥道：“拿一丁点儿就不算偷了吗？你这混账东西！拿走，把陶罐连同偷来的瓜果从我面前拿开！”

乌迈希委屈地看了格姆娜一眼，说：“姐姐，在我们家乡，我们把这种菠菜叫‘皮兰’，这一种叫‘被头’，烧成菜好吃极了，这种叫——”

罗梅锡怒气冲冲地喝道：“滚开！拿走！不然，我把它们通通扔到河里去！”

乌迈希以求助的眼神望着格姆娜，不知该怎么办。格姆娜用眼色示意他快拿走离开。他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抱怨与同情参半的神情，可是他懊恼地把瓜果蔬菜码进陶罐里，提着它讪讪地走开了。

罗梅锡责怪格姆娜：“真不像话。你别给他笑脸看，受宠会让他变坏的。”罗梅锡唠叨了几句，就回自己的舱房里写信去了。

格姆娜抬头四处张望，乌迈希正坐在二层甲板尾部他们临时搭作厨房的那个地方。

二层甲板没有旁的乘客。她围上披巾、遮脸面纱，走过去问他：“你把东西都扔掉了吗？”

“怎么能扔掉呢！都放在舱房里面了。”

格姆娜装作生气的样子，板着脸孔说：“你做得也太不像话了。以后决不许故技重演了，万一船开走了，怎么办？”说完，她径直走进舱房里去，呵斥道：“快，拿菜刀去！”

乌迈希很快就拿来了菜刀。格姆娜便麻利地切起菜来。

乌迈希撺掇说：“姐姐，要是再放些辣椒和芥末，那菜的味道，会好得你舐手指头[7]都来不及！”

格姆娜气呼呼地说：“行行，去取来我好碾呀！”

格姆娜尽量做到不给他笑脸看，板起面孔，神色严厉地切着南瓜、茄子等。

但是，天哪，她怎能不给这个离家出走的孤儿笑脸看呢？偷菜的过错究竟有多大、多严重，她心里没有估量清楚，但她理解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是多么渴望有栖身之处。小家伙为讨她喜欢，从昨日起就琢磨怎么寻找机会，弄些蔬菜让姐姐做顿美味佳肴。当然，要晚一步，这小家伙就会流落于此地了！那样的话，不知会落个什么结果！她想着想着心就软了。

格姆娜说："乌迈希，昨儿的酸奶还留着呢，留给你今天吃。但是今后千万别再干这种蠢事了！"

乌迈希脸上带着愧悔的神情，说："我今后再也不干了。姐姐，昨日你没喝酸奶，还留着？"

"我不像你馋喝酸奶。嗳，现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鱼，没鱼叫老爷能吃好早饭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弄到鱼呢？"

"鱼儿拣不着，没有钱弄不到的，姐姐。"

格姆娜故意斥责他，说："乌迈希，我真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傻里傻气的人！我什么时候叫你不付钱白拿别人的东西？"她说话时尽力把自己的美丽的眉毛蹙在一块儿。

昨天，乌迈希不知为何这样想，认为格姆娜向罗梅锡要钱不容易，除外不知什么原因，他不喜欢罗梅锡这个人。因此，他打从昨儿起就心中琢磨，今后不用罗梅锡破费帮助，办成一切事。当然，这种顾虑全冲着寄人篱下的他和格姆娜。

弄些蔬菜瓜果之类不算难事，但他还想不出如何去弄鱼儿来的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单凭虔诚的崇拜，是不可能得到酸奶和鱼儿那类昂贵的食品的！需要花钱！乌迈希懂得，没有钱就不可能弄到鱼，供奉自己所崇拜的格姆娜姐姐。他的小心灵已领教，这个世界是不近人情的。

乌迈希怯生生地说："姐姐，倘若你能从老爷那儿讨来四五个拜沙，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弄条大鲤鱼来！"

格姆娜急忙阻拦说："不不，我不同意你下船去。这一次你再耽误了，就没人会让你上船了。"

"我何必下船去？今天早晨水手们网到一些大鱼，他们兴许会卖出一两条。"乌迈希满有把握地说。

格姆娜立即掏出一个卢比，塞在他手里："不管大小，赶紧去买回来，剩下钱找回来。"

乌迈希不一会儿就买回来一条大鱼，但没交出找头。他说："他们非要一个卢比不可。"

格姆娜知道此话有诈，只是笑笑说：“下次船靠岸时我们要换些零钱准备着。”

乌迈希一本正经地说：“嘿！你要是给他们一张整票子，想要找回零头，是很难的。”

吃饭时，罗梅锡惊喜地叫起来：“啊，今天的饭菜真丰盛。不过这些东西哪里弄来的？而且还有鱼！”他拿起鱼头，仔细一看：“啊，这是货真价实的鲤鱼头，不是做梦，不是幻觉，也不是凭空的想象吧！”

当天那顿午餐，罗梅锡吃得十分满意。吃完后，他躺在甲板上的躺椅上，悠闲自在地消食。

那边，格姆娜叫乌迈希过来吃饭，乌迈希特别喜欢吃格姆娜烧的红烧鱼，他越吃越香，越吃越显出狼吞虎咽相。这种大胃口不仅叫人吃惊，简直叫人担心，急得格姆娜急忙阻拦说：“行啦，乌迈希！我给你留些，晚上再吃。”

一天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黄昏又要临近。夕阳在西边斜挂着，拉得长长的阳光在甲板上缓缓爬行，一片金光灿烂。

两边河岸上，农家少妇肘弯里夹着水罐，在绿色田野的小径上往返穿梭，他们有的去晚浴，有的去汲水。

格姆娜包完槟榔包之后，开始梳头洗脸，换衣服，铺被褥。等她做完这一切，夕阳已西沉，躲藏到村落背面的树丛后面去了。

轮船在预定时刻下锚停泊码头。格姆娜正思忖，今天的晚饭还需做吗？中午的剩菜留得很多，再添些什么呢？那时，罗梅锡跑来说：“今天中午吃得挺多，晚饭我不想吃了。”

格姆娜很不乐意，说：“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了？就烙几张饼就着鱼吃吧，我去替你烙。”

罗梅锡简单地说了声“算了”就走开了。

入夜，格姆娜把中午剩下的菜全倒在乌迈希的碗里。

乌迈希关切地问：“你也不给自己留一点？”

格姆娜答道：“我已吃饱了。”于是，她忙完了漂浮在河上的简单家务，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水面上、陆地上到处都洒满了清澈的月光。码头附近没有村落。宁静而沉寂的夜晚像是一个守候丈夫归来的妇人，目不转睛，守望着长满水稻的辽阔而葱翠的田野。

码头上，有一间洋铁皮小屋，桌上点燃着一盏小油灯，一个瘦弱的职员正埋头忙于记账。

罗梅锡敞着舱房门凝望着那间小屋。他叹息道：“唉，我的命运若能像这小办事员一样，虽然不起眼，但有着极有规律的生活，那就算差强人意啦；他算账、卖票，工作若出错，挨上司一点斥责，干完工作，晚上就回家休息——像他那样哪有烦心事呢？”

不一会儿，办事处的灯熄灭了。办事员锁上门，为抵御夜寒，用围巾包着头，离开了那间屋子，消失在回家途中的荒凉的田野中。

格姆娜依偎着船舷栏杆，不声不响站了好一会儿工夫，但罗梅锡全然没有察觉。她原以为罗梅锡今晚会叫她过去。当她收拾好一切，见罗梅锡并没有召唤她，她便蹑手蹑脚上了甲板。

但是，见到罗梅锡，她突然踌躇了，不敢走到他跟前。她远远望着浸在月色里的罗梅锡的脸，他脸面的表情已显露出他的心，已飞向了远方。此时她觉得，他那张脸十分陌生，离自己很远很远，与自己毫无关系。在沉思中的罗梅锡和孤单的姑娘格姆娜之间，深沉的夜似乎披着月华银光闪闪的披肩，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在悄悄地站岗。

突然间，罗梅锡双手掩面，伏在面前藤条桌面上。格姆娜立即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她没弄出一点响动，他全然没有觉察她来找过他。

她的房间空无一人，一片漆黑，阴森可怖。她在黑暗中摸索着跨进门槛，她的心不禁一阵颤抖，觉得所有人都抛弃了她。如今，她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在她的眼里，木板舱房恍若是一头从未见过的猛兽，张着血盆大口，欲将她吞进黑森森的肚子里。她的归宿在哪里？她可以在哪个安全的港湾，哪个地方躺下自己娇小的身躯呢？然而她可该聊以自慰地合上眼，说一声：“这就是我的归宿！”

她朝房间里探头看了一眼，吓得又急忙把伸进门槛的脚缩回来，反身退出。往外走的时候，不慎碰落了罗梅锡挂在门背上的伞，伞打在他的铁皮箱上，发出了咯噔的响声。

响声惊动了罗梅锡，他急忙离座起身，见格姆娜瑟瑟地立在他房前，便说：“格姆娜！我以为你早就睡了呢？你好像感到害怕似的。我不坐在外面了。我马上到我的舱房里去睡。我让中间的隔门敞开，你就不会觉得害怕了！”

格姆娜用高傲的口吻，粗声地说：“我不怕！”说完她急速钻进自己黑洞洞的舱房，把中间罗梅锡要敞开的那扇门关上，旋即躺在床上，从头到脚用线毯裹上，好像在这无依无靠的世界上，只有依靠自己的温床。她整个心灵充满着愤懑、怨恨。在一个既无所依靠又无独立人格的地方，人如何能生存下去！真是不堪设想！

长夜漫漫地游荡着，罗梅锡在对面舱房里准已进入了梦乡，格姆娜却怎么也睡不着。她起身踱到舱外，凭栏眺望着远处的河岸。

天地间，没有任何生物活动的踪迹，万籁俱寂。月亮慢慢西沉。格姆娜凝望着伸展得遥远的长满庄稼的田间小径，心想："不知有多少女子顶着水罐经过这条小路，打水回家。"家！一想到家，她的心，仿佛就要跳出胸膛。她要是有个小小的家该多好！但那个家在何方？在天涯海角的哪一角落呢？

阒无人迹的河岸，仿佛永远地宁静地躺着，广袤的天空，默默地横亘在两条地平线之间。但这浩瀚无边的天地，对她来说却是多余的，这个忽而喧闹忽而宁静的世界，对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这无极的空间，对于渺小的她，显得是多么缥缈虚无。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家，其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格姆娜陡然一惊，感到好像有人站在她身旁。

"别怕，姐姐，是我，乌迈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一直在格姆娜眼眶里滚动着的泪珠，这一下夺眶而出，大滴大滴的泪珠串，挂满她的脸颊。她扭过脸，背朝着乌迈希，不愿让他看到自己掉泪。

像团满含雨滴的云彩，飘浮在天空，一遇到阵风，顷刻间就变成倾盆大雨一样，格姆娜一听到从这个穷苦孤儿嘴里说出的充满关切的话，立刻泪如泉涌了。她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哽咽，心中的悲痛使她泣不成声。

乌迈希难过得要命，但不知如何安慰她。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冷不丁地说："姐姐，你早上给我的一个卢比，还剩下十一个拜沙呢。"

听了他这句毫不相干的话，格姆娜的心情稍稍轻松了一些。眼泪也不像刚才那样拼命往外涌了。她不禁绽开笑容说："好吧，钱你留在身边。现在快去睡觉吧！"

月亮已隐没在树后。格姆娜也回舱房睡觉。一挨枕头，便合上了她疲倦的双眼。次日清晨，阳光直射在她床上时，她仍然酣睡未醒。

二十八

新的一天开始了，格姆娜却感到心灰意懒。这一天，在她的眼里，太阳没有往日那么神气，显得无精打采，河水也死气沉沉地躺着，河岸的树木，也像是长途劳顿的旅客一样，精疲力尽地呆立着。

当乌迈希跑来帮她干活时，她蔫蔫地说："乌迈希，你走开，别烦我！"乌迈希可不是容易打发走的！他说："我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是来帮你捣作料的。"

早晨，罗梅锡见她气色不好、神色憔悴，曾问过她："格姆娜，你今天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为了表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不着边际的，她只是摇摇头，一句话也不说，径直朝厨房走去。

罗梅锡觉得，照这样相处下去，关系会越来越僵，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应该刻不容缓解决这个疙瘩，以求一劳永逸。他寻思着，唯有把真相告诉海敏丽妮，他自己今后的行动才能有所定夺。

他斟酌再三，坐下给海敏丽妮写信。他写了涂，涂了又写。这时，他突然听到有人问："先生，可以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吗？"他吓了一跳，惊异地回过头，看见是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胡子灰白，头发脱得几乎光了。

罗梅锡正聚精会神地写信，现在要他把心思，从纸上转到这个不速之客身上，一时颇为茫然，不知如何应答。

来客问道："您是婆罗门吧！早安。尽管我已晓得，您叫罗梅锡，然而，在我们国度里首先请教姓名，是互相熟悉的—个办法，请您别见怪。这仅仅出于礼貌而已。虽然近来有人对此十分反感。若您现在感到气恼，那您尽可以以牙还牙！您不用问，我会马上告诉您我自己的名字，甚至我父亲的名字，即使让我说出祖父的尊姓大名，我也毫不介意。"

罗梅锡不禁笑了："我的反感不至于如此吓人吧。能知道您的尊姓大名，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的名字叫德利洛格·恰格尔瓦尔蒂。我住在西部，当地人都唤我作'大叔'。您读过历史吧？印度历史上有个恰格尔瓦尔蒂皇帝，我呢，是西印度的'恰格尔瓦尔蒂大叔'。您要是到西部去，到了那儿我的情况就瞒不住您了，那里许多人会把我的情况告诉您。您能告诉我您要去什么地方吗？"

“现在我还没拿定主意，究竟在什么地方下船。”

“对于决定去什么地方，您似乎并不着急。然而上船时您却是十分敏捷，毫不犹豫的。”

“那天在格瓦仑德刚下火车，就见到轮船正在鸣笛，那当儿我明白，轮船不会等我拿定主意才起航，所以我火急火燎地登上了船。”

“我在这儿向您敬礼，先生。我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您和我真有天壤之别。我总是先盘算要去哪儿，然后再登船，因为我胆小谨慎，缺乏决断。您出门远行，但去何处却没拿定主意，您胆大敢为，真叫人敬佩！‘家里的’跟您在一起吧？”

罗梅锡自然明白这“家里的”的意思，但刚要答复“是的”，却欲言又止。

恰格尔瓦尔蒂见他沉吟不语，便说：“请不要见怪。我其实早知道，‘家里的’和您在一起。论年纪，我可以称她为‘大侄媳妇’。这大概您不会介意吧。我饿得发慌，到处乱钻，看见大侄媳妇正升火做饭。我跑过去对她说：‘孩子，见到我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回避。我是西部唯一的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哈，大侄媳妇真是踏破铁鞋千里难觅的好人，粮食女神转世下凡！我接着又对她说：‘孩子，饭做好时，至少有我一份，让我吃口白饭。’她微微一笑，笑得那么甜蜜欢畅！我知道事儿十有八九成了。粮食女神一高兴，我的愁思烟消云散了。我平常总是翻阅黄历才出门的，但像这样的黄道吉日，从前从未碰到过！运气真是好啊！您在写信，我不想打扰您了。如果您允许的活，我就去帮帮大侄媳妇的忙。有我在，怎能让她娇嫩的小手去摆弄火钳锅铲？不，不，您请接着写，不用起身。我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

说罢，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径自朝厨房走去，进入厨房对格姆娜说：“啊，香味四溢，叫人闻着垂涎欲滴。做功到家的鱼羹饭，吃到嘴里将把人鲜死啦！不过，孩子，你也尝尝我做的酪浆、酸荚等作料什么的，你不用操心。你恰格尔瓦尔蒂大叔，神通广大。稍等一下，我马上去搜罗来。”

他去了不大一会儿，弄来了纸包着的装着酸荚的小罐子。“等我做完酪浆，留下的够你使用三四天。先不忙，等会儿你吃到嘴里，你就会夸赞说：‘恰格尔瓦尔蒂的手艺真不赖！’你起来，孩子，去洗把脸，日头已升高了，该吃早饭了。别不好意思，没干完的灶头活，我全包了，我什么都会。你大婶常常七痛八灾、病病歪歪的；为了侍候她，我不得不学会做饭。哈，你笑我这老头胡诌，不要取笑，我说的全是实情！”

格姆娜微笑着说：“您一定教我怎么个做法。”

“啊哈！哪能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真本事教给别人！倘若我不顾艺术真谛，一天之内就把全套本事传授给你，文艺女神岂不会翻白眼，满脸

堆愁云！你得精心服侍我这老头三四天，至于如何奉承，你不用费心，我自会告诉你。首先，我蛮喜欢嚼槟榔包，我可不愿咽带壳儿的槟榔，你得要敲得细细碎碎的。要讨我喜欢可不容易，不过，你那张动人的美丽的笑脸，使事情好办多了。喂，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乌迈希不吭声，心里老大不乐意：从哪里冒出个老头儿，竟跑来争夺格姆娜对他的爱？格姆娜见乌迈希不言语，马上替他答道：“他叫乌迈希。”

“是个好小子。我明白，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不过，孩子，我敢断定，我和他会成为朋友的。嗯，别虚掷时间了。来，边聊边做。”

格姆娜原感到有些空虚，心中的怨恨也无处宣泄。这老人一来填补了她心中的虚空。见他常与格姆娜在一起闲聊，罗梅锡也减轻了自己心里的负担。最初几个月里，罗梅锡曾把格姆娜错当自己的妻子，那时无拘无束的亲密恋情和眼下的若即若离的冷漠态度，显然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反差！格姆娜能感受不到吗，能不伤心吗？现在，恰格尔瓦尔蒂的突然出现，使罗梅锡和格姆娜都如释重负；一则她可减轻心里的悲伤、怨恨，另则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医治自己内心的创伤。

中午，格姆娜出现在自己舱房的门口。她想独自占用恰格尔瓦尔蒂的整个下午，度过午后这一漫长的无所事事的时光。恰格尔瓦尔蒂一见到她，就咋呼起来：“不行，不，孩子，这可不好。不应该如此。”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使格姆娜顿时愣住了，不知做错了什么事，有些惊慌失措。

老人看到她惊诧的眼神，又接着说：“呐，干吗要穿鞋？”此时，罗梅锡也在场。恰格尔瓦尔蒂转向他说：“罗梅锡先生，看来，这是您的主意，不管您辩解什么，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罪过！不应当使自己的脚与家乡的土地脱离接触。否则家乡就会变成一片废墟。倘若罗摩让悉多穿上长靴，那您以为，拉克什曼会跟随他过十四年的林居生活吗 8 ？绝对不会的。您觉得好笑！大概您不爱听，但事实就是如此。您一听见轮船鸣笛就心急火燎！也不想好要去哪儿，慌里慌张地上了船！这样孟浪，弄不好会使您走上邪路的。”

罗梅锡顺水推舟地说：“还是你替我拿定主意吧，我们该在哪儿下船？您的建议一定比轮船的汽笛声更有价值。”

“瞧，您一下子变得聪明多了。相识不足几个钟头，您竟这样相信我！那么，我说去加齐布尔。孩子，你愿意去加齐布尔吗？那里种植着许许多多的五彩缤纷的玫瑰，同时那里的人又尊敬我这个十分喜爱你们的老头。”

罗梅锡拿眼睛瞟格姆娜，看她如何反应。她立马点头表示同意。

那天下午，乌迈希和恰格尔瓦尔蒂拥进格姆娜的舱房，海阔天空地

神聊起来。罗梅锡叹了一口气，独自待在甲板上。

轮船行驶得相当快。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不断的后退的河岸，呈现着如梦幻般的不断更换着的宁静又奇特的景色：一会儿是绿油油的稻田，一会儿是停满船只的码头；一会儿是喧闹的集市，一会儿是泛着阳光的沙滩；一会儿望见坐在参天的古老棕树树荫下休憩的赶路人，一会儿见到聚集在村里广场上聊天的悠闲村民。

隔壁房间里，不时响起格姆娜清脆悦耳的笑声，打破了秋日晌午的恬静，也传进了罗梅锡的耳朵里。那时，罗梅锡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苦涩。一切是多么美好，可离他又是多么遥远！这对他充满痛苦的生活是一个多大的嘲讽！今天，他深深体验到自己是何等孤独！

二十九

格姆娜毕竟年纪不大，心中存不住芥蒂、疑虑和愁闷。数日来，她再不感到内心郁闷，也不把罗梅锡对她的态度放在心上。一股溪流滞留时，脏物就要沉积。她心结的平静溪流，曾由于罗梅锡的举止而在某处停滞，形成一个水涡，在许许多多紊乱事情中不停地打旋。如今，遇上老恰格尔瓦尔蒂，她心绪的溪流在下厨做饭等日常琐碎家务之中，越过一切障碍，重新平静地畅流起来。旋涡消失，沉积打转的一些脏物全被冲走。格姆娜重又变得无忧无虑了。

阿斯温月秋日的和煦阳光，使河流两岸的田野风光瞬息万变，绚丽多彩。格姆娜的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恍若附有精美插图的诗集，一页页不停地翻阅过去。每一天都在她兴致勃勃操持家务中开始，又在说说笑笑中结束。

乌迈希再也没有误过船，但他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篮子装得满满的。在这个小小的家庭里，他的菜篮子成了一件稀世珍宝似的物件，引来大家的啧啧惊赞声。

沉甸甸的篮子一放到地上，便可听见一片惊呼声：“哟，这是些什么呀？萝卜，香蕉！天哪！还有菠菜，豆角！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大叔，您瞧瞧他拿来的菜！有这么多菜谁家主妇都能做了！”

哪一天只要罗梅锡在场，人们兴高采烈的情绪总要受到某种损伤。他总怀疑这些菜来路不明，是偷来的。格姆娜总是急得争辩：“嗨！我可是计算好，给他钱买菜的！”罗梅锡却不以为然地说：“你可给他提供双重方便：既偷钱又偷菜了。”为证实他自己的话，就把乌迈希叫过来：“唔，你给我报报账吧！”

账是对不上的，第一遍算的和第二遍算的总是不一样，往往花掉的钱要比给他的钱多。不过，乌迈希对此毫不介意：“每笔账我要算得一清二楚，今天我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早就当上账房先生，抑或管家大人了！我的话有否道理，是否合情合理，恰格尔瓦尔蒂大叔，您说呢？”

这时，恰格尔瓦尔蒂总是站出来，打圆场说：“罗梅锡先生，您用完早饭再发落他。那时候您就会清楚该如何判断这桩公案。眼下，我不能多鼓励这孩子，乌迈希要什么就能弄到什么，这可不是一门简单的技巧。如今世上精通此道的人已寥寥无几。想学的人可不少，但有几个学成的？罗梅锡先生，‘将才难得’。您应该为得到这样的人才而高兴。我可懂得什么叫人才，能够不费多时弄来时令蔬菜瓜果，难道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先生，怀疑人人都会，会采购、要什么就能弄来什么的人，可是踏破铁鞋也难寻觅的啊！”

罗梅锡不服地说："大叔，您这样袒护他不好。您在鼓励他做不正当的事。"

恰格尔瓦尔蒂说："孩子本就没有什么天大的才干。有了那么一点本事，倘若不加以鼓励，慢慢就会荒废掉，岂不可惜。至少我们在轮船上度日，应该如此。"他又转身对乌迈希讲："仔细听着，明儿摘一些柠檬树叶，有黄瓜的话，也弄几条。这两件物品，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我虽则不是什么大夫，这点小常识是具备的。乌迈希，去吧，干自己的活儿。不然，又要耽误做饭了。"

于是，罗梅锡越怀疑、呵责乌迈希，乌迈希越和格姆娜亲近，加上恰格尔瓦尔蒂也站在他们一边，这样他们似乎分成了两派。一方面，罗梅锡心地多疑而受到孤立，另一方面，格姆娜、乌迈希和恰格尔瓦尔蒂在办事、娱乐和情感方面日益亲近，息息相通，紧紧抱成一团，谁也不把罗梅锡的话放在眼里。说实在的，罗梅锡受恰格尔瓦尔蒂热情爽朗性情的感染，对格姆娜的态度也较往日热情了许多，但依然被拒之于他们的集团之外。罗梅锡眼下的处境，好比一艘大船想要靠岸，但因水浅只得在河心下锚停泊，从远处遥望岸畔；而小船划子却能从容自如地驶向岸边停靠。

快到望月的时候，一天早晨，人们醒来发觉，天空乌云密布，风向变换不停。忽而暴风疾雨，忽而雨过天晴。河心不见船只的影儿，偶尔发现一两只小船，停靠在岸边观望，船夫们揣着不安心情，静观风雨变幻；顶着水罐在河滩汲水的妇女也不敢在河边多停留；偶尔，阳光透过乌云缝隙，星星点点地照在河面上，但整个河面，从此岸到彼岸，不时颤抖着。

轮船开足马力往前疾驰。格姆娜担心还会下雨，早早动手点火做饭。

恰格尔瓦尔蒂抬头望天，说："孩子，快干，省得下雨时不好做饭了。你熬豆粥，我和面、烙饼。"

今天，炊火很晚才熄。风越刮越大。河水猛涨，掀起层层白浪。乌云蔽天，无法辨认太阳何时偷偷沉落了。轮船赶紧下锚泊碇。

天色已黑。惨淡的月光在飘游的乌云间隙时隐时现。不一会儿，一阵狂风铺天盖地袭来，紧接着如注大雨倾泻而下。

格姆娜已经有过一次险遭灭顶之祸的经历，此刻，面对河里遭遇的狂风暴雨，难以泰然处之，脸上流露出惊惧的神情。罗梅锡走过来宽慰她："格姆娜，在偌大的轮船上不用怕，你尽可以安心睡觉。我在隔壁船舱里，醒着不睡。"

恰格尔瓦尔蒂站在门外说："孩子，不用害怕。我谅暴风雨这小子也没胆量敢碰你一根毫毛！"暴风雨这小子的胆量究竟有多大，这很难判

断。但暴风雨本身的胆量，格姆娜是领教过的。她急急起床，疾步走到窗口，哀求道：“大叔，您到屋里陪我坐一会儿，好吗？”

恰格尔瓦尔蒂在门口犹疑地说：“孩子，眼下，你该睡觉，我——”

恰格尔瓦尔蒂一面说着，一面跨进了门槛，发现罗梅锡不在，深感意外，惊叫道：“在这种暴风雨时刻，罗梅锡先生还出户？他莫不是去偷割人家的蔬菜？”

“谁？是大叔吗？我在隔壁舱房里。”

大叔遁声探头，朝隔壁舱房里一望，只见罗梅锡依靠在床上，在灯光下悠闲地看书。

恰格尔瓦尔蒂气急败坏地说：“大侄媳妇独自一人在这里害怕得要命，而你却安之若素，躺在那里！赶紧过来吧！”

然而，格姆娜无法控制自己本能的冲动，一把抓住恰格尔瓦尔蒂的胳膊，带着哭腔说：“别，别，大叔！别别！”风急雨疾，格姆娜的声音没有传进隔壁的罗梅锡的耳朵里，而恰格尔瓦尔蒂却清晰地听见了，他惊愕不已，望着情绪冲动的格姆娜的脸。

罗梅锡放下手中的书，走到格姆娜的舱房里说：“大叔，有什么新闻？格姆娜好像对您——”

格姆娜没有抬眼望他一眼，急忙插嘴说：“不不，我只是请大叔来给我讲点故事。”

倘若问她说的“不不”的含义是什么，她肯定答不上。如果你以为她需要有谁来安抚她受惊的心，她肯定说：“我不需要有人来安慰！”如果你认为她需要有人来陪伴，那也错了，她会断然否定说：“不，不需要有人来陪伴，我没有这个意思。”

过了一会儿，格姆娜接着说：“大叔，时辰不早了，您去睡吧！睡前最好去看看乌迈希，他一定给这场暴风雨吓坏了。”

从门外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姐，我什么都不怕。”

乌迈希蜷缩着身子坐在门旁。他这种至诚的情感使格姆娜大为感动，她急忙走到舱房门口，叫道：“哎哟，你干吗听凭雨水浇淋呀！真傻！快去，跟大叔去，跟他睡在一起。千万别着凉。”

乌迈希从格姆娜嘴里听到“真傻”两个字，感到异常满足。于是，他便顺从地跟恰格尔瓦尔蒂大叔睡觉去了。

罗梅锡怀着怜悯之心，问格姆娜：“你困不？我坐在你身边讲点故事，好吗？”

“不用，我困得要命。”

罗梅锡想刺探她的心思，但她什么也不多讲。他看了一眼她那张流露着自尊且倔强神情的绷紧的脸庞，轻轻地溜回了自己的舱房里。

格姆娜内心却难以平静，她不可能上床安静地进入梦乡，只是强迫自己躺下罢了。随着暴风雨一阵紧似一阵，浪涛也越来越大。户外传来水手们忙碌的喊叫声，中间夹杂着船老大指挥的命令声，时而也传来叮当叮当的钟声。抛锚已无法使船在狂风暴雨中保持稳定，于是底船的轮机开始慢速转动。

格姆娜下了床，走到舱外的甲板上。雨骤然停了，但狂风却似一头中箭的野兽狂吼着，东奔西突。

浓云密布，但夜空照样可借助于惨淡的月光，观察着团团的乌云趁着风势像一群专事毁灭的怪物，在天空中任意施暴的景象。河岸被黑暗吞没，无法辨认清楚；河面也模糊一片。但天空、大地，远处、近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到处都充满着一种执拗的疯狂，一种盲目的躁动；那种奇特的景象犹如面孔漆黑的牛面判官，不时晃动着双角，威胁着大千世界。

格姆娜凝望着如此疯狂的夜晚，乱舞的天空，心不禁怦怦乱跳。说不准她是出于恐惧还是源于亢奋。

天地的震怒里仿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种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它们恍若唤醒了格姆娜那颗沉寂的心。这种搅得天昏地暗的动乱，使格姆娜心绪不宁，使她感到无比兴奋。这场震怒的风暴是针对谁的呢？她能在狂风呼叫中获得答案吗？这断乎是不可能的。它也像她的内心的汹涌风暴一样，是无法用言辞表达无遗的。天地之所以如此狂暴，风暴的惨厉吼叫之所以如此猛烈，都仿佛是为了要撕破那张飘忽不定的无形的虚伪、梦幻和黑暗的罗网。

从荒无人烟的原野刮来的风暴，厉声叫嚷着“不不”，在秋夜里横扫肆虐。它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拒绝。拒绝什么？无法说清它的含义。但在吼声里，只有一种声色俱厉的喊声：“不，不，决不！不不，不！”

三十

翌日清晨，风势稍许减弱了些，但仍没有停息的意思。船长拿不定主意，究竟能不能起锚出航。他焦虑地抬头望着天。

天一亮，恰格尔瓦尔蒂就去罗梅锡的舱房里。罗梅锡还躺在床上，一见恰格尔瓦尔蒂进房间，一骨碌翻身坐起。恰格尔瓦尔蒂见到他躺在这里，联想起昨晚的情景，用一种探询的口吻问道：“您昨晚一直睡在这儿，是吗？”

罗梅锡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询问，避开这个话题说：“啊，多大的风雨！您晚上睡得好吗？”

“罗梅锡先生，我似乎像个傻瓜，说的话也冒傻气。但我究竟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遇到过成堆的难题，解决了不少。不过，现在看来，您是我一生中最难捉摸的难题。”

罗梅锡顿时脸涨得绯红，但旋即镇定下来，恢复了常态，笑着说：“大叔，难以捉摸又不是一种罪过！比如说，泰卢固语的发音算是难的吧。但对任何一个泰卢固族的小孩来说，都似喝水那么简单。不能因为自己不懂，就怪它难捉摸；我们不应存有这种奢望：在不识字母符号的情况下，靠多看几遍，就能理解词义。”

“请原谅，罗梅锡先生！就我而言，想要理解一个和我毫不相干或者无密切关系的人，那仅仅是一种奢望，但在世上偶尔也会与萍水相逢的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你可以问问那个大胡子的船长，可叫他做证。他马上会承认，他自己把大侄媳妇看作自己的亲密朋友。他要是否认自己内心的真实思想，我就不认他是位真正的穆斯林。你突然间插进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泰卢固语，可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发无名火儿，是毫无用处的。请你三思三思！”

“正因为我深思熟虑过了，所以我没有发火。但是，我是生气，不管你是否感到遗憾，泰卢固语总归是泰卢固语。大自然的法则是无情的。”罗梅锡说完，叹了一口气，便缄口不语。

现在，罗梅锡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要去加齐布尔定居。起先，他考虑在一个陌生地方生活，结识这样一位通晓世故的老人，到时会有用处。而眼下他才领悟过来，和熟人住在一起有许多不便。倘若他与格姆娜的关系成为当地议论的话柄，人们纷至沓来地探询，那么有朝一日他将会给格姆娜带来无可弥补的痛苦。倘若这样，还不如去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那儿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隐私。

船到达加齐布尔的前一天，罗梅锡对恰格尔瓦尔蒂说："大叔，我觉得加齐布尔不是一个理想的开业地方，故而我决定去贝拿勒斯。"

恰格尔瓦尔蒂听出他话里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笑道："你这是三心二意的表现！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怎么能叫决定呢？认准一个主意才叫决定。噢，算了，我何必杞人忧天呢。去贝拿勒斯是你现在的最终'决定'了吗？"

罗梅锡只回答了一个"是"字。

恰格尔瓦尔蒂不再多话，转身离开，去忙于自己行李的捆扎。

这时，格姆娜走了过来，搭讪道："大叔，您跟我在捉迷藏哪？因什么事对我生闷气？"

"我们天天争吵，还能获得你的欢心吗？"

"今天，您干吗打从早晨起就躲着我？"

"孩子，你们比我更急于躲开我。你没有资格数落我。"

格姆娜一时被他弄得晕头转向，木然地瞠目痴望着他。

"罗梅锡什么也没对你讲起？他决定去贝拿勒斯。"

格姆娜一时语塞，不说"是"，也不说"没有"。过了一会儿，她才说："大叔，您捆得不行——来，我帮您捆。"

恰格尔瓦尔蒂见格姆娜听说要去贝拿勒斯，顿时愁云满脸，心里十分难过。他心里暗想："行啦，就我来说，这么大年纪了，哄蒙人有什么好处？"

恰在这时，罗梅锡来找格姆娜，说去贝拿勒斯的事，但她没有理会他，依然帮恰格尔瓦尔蒂把衣服叠好，码进箱子里。

罗梅锡接着说："格姆娜，我们这次去不成加齐布尔了。我决定去贝拿勒斯开业。你认为怎么样？"

格姆娜一边帮着恰格尔瓦尔蒂收拾东西，一边低着头说："不，我要去加齐布尔。我已经把行李都捆好了。"

格姆娜干脆的回答，使罗梅锡深感意外："你独自一人去？"

格姆娜亲昵地望着恰格尔瓦尔蒂说："怎么会呢，不是有大叔陪伴吗？"

她的回答使恰格尔瓦尔蒂局促不安，忙说："孩子，你如此偏向大叔

我，罗梅锡会吃醋的，会讨厌我的。”

格姆娜又说了一句：“我决定去加齐布尔。”说话的口气，表明她并不想征求谁的同意。

罗梅锡只好妥协，无奈地说：“大叔，我们还是去加齐布尔哪。”

当晚，暴风雨过去，皓月当空。罗梅锡独自躺在甲板上的躺椅里，心想：“这样拖下去，何处是尽头？脾气倔强的格姆娜若闹起来，我在日常生活里将寸步难行；今后，俩人生活在一起，保持距离就休想了。我别指望什么了，何况格姆娜确是我的妻子，我也是把她当作妻子接回来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没有在祈祷声中完成婚礼，我感到为难不妥，那是不合天理的。那日，阎王亲自将格姆娜作为新娘送到我身边，在荒凉的小岛上，将我俩撮合在一起。在这世上，难道还有比他更权威的证婚祭司吗！”

再说，一个战场横亘在海敏丽妮和罗梅锡之间，罗梅锡只有战斗，克服恶声浪名、疑惧羞辱，穿越重重阻碍，方能昂首挺胸，到达海敏丽妮身边。一想到那场恶战，他就不寒而栗。他感到获胜的希望渺茫。他如何为自己的无罪辩解开脱呢？他倘若和盘托出真相，事情经过将是非常令人难堪的，而对格姆娜的打击之大也是可以想象到的。他一想到这儿，心里就不是滋味。他再也不能优柔寡断了，只有把格姆娜当作妻子，最为心安。海敏丽妮现在一定十分怨恨他，这种怨恨会使她很容易将自己的心奉献给另一个郎君。罗梅锡不禁长嘘了一口气，优柔寡断随之一扫而光。

三十一

罗梅锡问乌迈希："喂，小家伙，你准备去哪儿？"

"我跟姐姐一起走。"

"我为你买好贝拿勒斯的船票。我们将去加齐布尔，不去贝拿勒斯了。"

"我也不去贝拿勒斯了。"

罗梅锡从未想到过，乌迈希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见小家伙的态度那么坚定，不由惊呆了。

罗梅锡转向格姆娜问道："格姆娜，乌迈希也跟着我们一起走吗？"

"不一起走，让他去哪儿？"

"不是说他的外祖母住在贝拿勒斯吗？"

"不，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乌迈希，你可记住，咱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一定要紧跟着大叔，不然在街上，人群拥挤，你会走失的，那样我们就没法找到你了。"

去什么地方，带谁同行，这群人的行止、生活安排，全由格姆娜拿主意。以往，她事事顺从罗梅锡的支配，但这几天里，她突然独立自主了。因此，无须过多的讨论，乌迈希夹着自己的小包裹，跟在他们后面，与他们一道下了船。

恰格尔瓦尔蒂的一幢小平房处在老城区和富人住宅区的连接地带。房子后面是一座杧果园，旁边有口水井。前面是低矮的围墙，与大路间隔着，墙内有一片蔬菜园子，靠水井里的水浇灌。

第一天，格姆娜和罗梅锡一行，留宿在他家。

以往，恰格尔瓦尔蒂逢人便说，他老婆赫利帕米妮身体虚弱。但见面之后，她并没有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她年岁不小，但模样精干。头额前有几绺白发，其余都是乌黑黑的，身上有年老的迹象，但若说已到迟暮之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原来这对夫妇年轻时，赫利帕米妮曾染上疟疾，经常犯病。恰格尔瓦尔蒂除非换个环境，别无他路。于是他来到加齐布尔，谋到了一个小学校长的职务，从此一家人搬迁到这儿定居了。

现在，赫利帕米妮早已痊愈，但恰格尔瓦尔蒂总不予置信，始终没有放松对她的悉心照顾。

恰格尔瓦尔蒂将客人安顿在外屋，自己便径直走进里面，喊了声：“听见没有！”当时，“听见没有”正坐在阳光照射的小院地上，推磨碾面，又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盛着的咸菜和酸菜，全倒出来，放在太阳地上晾晒。

恰格尔瓦尔蒂进到院子里，嚷道：“这怎么行！天气冷了，至少也得披件衣服！”

赫利帕米妮说：“一天到晚你怕这怕那。天冷什么！太阳晒得我的背都发烫了。”

“这你也不对，阴凉的地方又不是稀罕东西我们买不起。”

“好，下回注意。你这回怎么耽搁这么多日子才返回？”

恰格尔瓦尔蒂说：“说来话长，眼下我带来了几位客人，我们得好好招待招待，别的事儿往后再细说。”说完，他将客人的情况大致介绍了一番。

在恰格尔瓦尔蒂家里，陌生的客人突然光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赫利帕米妮不曾料到会有携妻带孩的客人，不由得颇为难地说：“哎哟，家里哪有这么多房间安顿他们呢？”

恰格尔瓦尔蒂不紧不慢地说：“你先与他们见见面，认识认识！然后我们想办法安顿他们。夏希在哪儿？”

“她在给女儿洗澡。”

恰格尔瓦尔蒂出去，把格姆娜领了进来。

格姆娜按照惯例向赫利帕米妮行了触脚礼。赫利帕米妮亲热地抚摩她的头，接着吻着自己的手指，一边对丈夫说：“你瞧，长得和我们的维图一模一样！”维图穆基是他们的大女儿的名字，现在住在阿拉哈巴德婆家。

恰格尔瓦尔蒂心中暗自好笑。他认为，维图无法与格姆娜相比美，但赫利帕米妮从不肯承认他人的女儿在模样品行方面胜过自己的女儿。夏希穆基就住在家里，若让她与格姆娜相比，肯定要输到家的。于是，老妈妈为了不甘示弱，拿不在场的女儿与之相比，心理上就稳操胜券了。

赫利帕米妮说：“我很高兴你们来我家做客。不过，房子小，你们住这里会感到不方便，新房子又正在修理，只能委屈你们了。”

恰格尔瓦尔蒂在市场上有一幢小房。其实，那是个店铺，根本不适合居住。

不过，听了自己太太爱面子的一番客套话，恰格尔瓦尔蒂不免暗暗地笑，但他没有道破，只是笑着对格姆娜说：“要是你们住我这里，怕委屈受累，我又何苦带你们来这儿呢！”

接着又转向妻子说：“算了，别的以后再商议。你别贪图凉快，快披上件衣服。”说罢，他出去招呼罗梅锡了。

赫利帕米妮接二连三问了格姆娜一连串问题，详细地打听她的情况。

“你丈夫是位律师？开业多长时间了？收入多少？还没开业？那你们靠什么生活？钱从哪儿来呢？你的公公一定留下十分可观的一笔财产吧？不知道！你这个姑娘也真怪，连夫家的一丝情况都不掌握吗？你丈夫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开销？既然婆婆不在，你应该管起家务。你又不是小孩子了！我大女婿把挣来的钱，如数交给维图经管。”

老太太连珠炮似的问了这么一大堆问题，马上断定：格姆娜是个“傻姑娘”。而格姆娜也清楚，自己与罗梅锡之间的隔膜是多么的深，她丝毫不掌握罗梅锡的境况和身世，再联系到他俩目前的不由己的尴尬相处，那种无知是多么不合情理，多么丢人现眼。她现在才感到，她一直没有工夫认真地向罗梅锡打听关于他的一切；如今，她作为他的妻子，对他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她觉得，这件事本身实在是荒唐，一想到这儿，她羞得无地自容。

赫利帕米妮又问开了：“哦，让我看看你的手镯！这金子的成色不大好！娘家没给你首饰？父亲没了？这又怎么了？有这样嫁女儿的吗？你丈夫没给你什么？我的大女婿每隔一个月就给维图打件首饰。”

她们俩正在一问一答，夏希穆基领着两岁的女儿走了进来。她脸色黎黑，一张小嘴，双眼炯炯有神，前额宽阔。一见面，谁都会觉得，她生性温顺。

夏希穆基的小女儿盯着格姆娜，突然喊了声：“姨！”这倒不是因为她觉得格姆娜长得像维图，而是因为凡是她喜欢的成年女子，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她认作“姨”。

格姆娜把小女孩抱在怀里。赫利帕米妮向夏希穆基介绍说：“她的丈夫是位律师，他是到西部来开业的。在路途中，你爹与他们夫妇俩萍水相逢，邀请他们到我家来了。”

格姆娜和夏希两人彼此对视，仿佛相见恨晚，立即成了好朋友。

赫利帕米妮忙着去为客人张罗食宿。夏希拉着格姆娜的手：“妹子，

请到我屋里坐坐。”

不一会儿工夫，俩人亲热得无话不说，俩人在年龄上的差异顿然消失。

夏希性格内向，格姆娜却与她截然相反。无论在见识和个性方面，格姆娜的成熟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界限。她婚后还没受过婆婆的严加管束，因而她无拘无束，脸上总显出自信的神情。她无论遇到什么事，心中总是打个问号。她从来没有听到类似“闭嘴”“照我说的办”“做媳妇，不配逞能”等婆婆的训斥语，这或许是使她昂首挺胸，直面人世的缘故。她的纯朴含有自信力，恰像一株强劲枝干上绽放的娇艳的鲜花。

夏希穆基的女儿乌玛不停地吵嚷着，欲想把她俩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但这对新相识的朋友谈兴正浓，叽叽喳喳没有个完。闲聊之间，格姆娜深感到一个极大的缺憾——夏希穆基有无数话题可谈，而格姆娜要谈的话题却很少。格姆娜的生活画布上，至今所涂抹的夫妇生活图画，除了一些铅笔勾勒的几笔轮廓之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生动的形象。

在这之前，格姆娜尚未明确地意识到这种空虚，再说她没有时间，去思考婚后生活的贫乏。尽管，她感受到缺了些什么，但究竟缺少什么，她不晓得。有时她会产生莫名的反抗情绪，但她却始终没有弄清她生活中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俩人刚坦诚交换心里话，夏希穆基就滔滔不绝，谈论自己的丈夫。丈夫就是她生活的主弦律，她那已经调好音的心弦，一经手指拨弄，便一齐轰鸣。而格姆娜却发现自己心中的那根弦，仿佛不堪一弹，她与夏希产生不了共鸣。格姆娜能谈丈夫什么呢？又有什么可值得一谈的？因此有关丈夫的话题，她索然无趣。

夏希那只满载幸福的小船顺流疾驰前行，而格姆娜那条空空如也的小船，却停泊在原地，一动未动。

夏希穆基的丈夫维宾在烟酒专卖局工作。恰格尔瓦尔蒂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远嫁他乡。轮到小女儿到婚嫁年龄时，老俩口因担忧将来岁月至暮，无人侍奉，所以将她嫁给了一个家境贫寒人家的儿子。他们将他招赘为婿，还替他谋取了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安心生活在一起。

俩人正谈得投机，突然夏希说：“你坐一会儿，我去一下就来。”接着她又不好意思，笑吟吟地解释说：“他洗完了澡，吃罢早饭，还得去上班。我去送他一下，即刻就回。”

格姆娜奇怪地问：“他洗完澡，你怎么知道？”

夏希说：“别打趣了，凡别的女人知道的秘密，我也知道。你怎么听

不出你那个心爱人的脚步声？”

夏希说完，在格姆娜脸上拧了一把，然后整整面纱，抱起女儿乌玛离去。

格姆娜从不知道脚步声有如此奥妙的魅力。她呆呆地望着窗外，陷入沉思之中。

窗外，番石榴花绽开怒放，成群的蜜蜂上下飞舞着。

三十二

罗梅锡正设法在恒河边的广场上租借一所独门独院的屋舍。他为取得跨入加齐布尔法院的法定权利，必须近日回加尔各答一趟，办妥手续。另外，还须从那儿购买文墨等用品。但他实在没有勇气重返加尔各答。加尔各答那条朝夕相处的胡同，在他眼前浮现，他的心狂跳不已。迄今，对那边的情愫仍是藕断丝连，舍不得彻底割断与那边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如今已走到了这一步，他再不承认和格姆娜名副其实的夫妻关系，恐怕已经不行了。

在这进退维谷之中，他怯于面对现实，一次次推延赴加尔各答的行期。

格姆娜住在恰格尔瓦尔蒂的内室。因房间少的缘故，罗梅锡只得将就，睡在外面的客厅里。这样，俩人见面不多。夏希对他们无奈分居两室，多次向格姆娜表示歉意和不安。

格姆娜说：“姐，你怎么老念叨这件事？这算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老挂在心上？”

夏希仿佛猜透心意，笑着说：“啊哈，我难道不懂这么举足轻重之事？你装假正经，哄骗不了我。你心里想的，我全然明白。”

格姆娜反问：“嗯，姐姐，您说真心话，如果维宾先生三四天不见你，那你——”

夏希穆基颇为得意地说：“哼，三四天俩人不照面，他怎么能放得下心？”然后，她绘声绘色地描绘维宾如何对她的爱。她说，结婚之后，年轻的维宾如何冲破大人的阻拦，挖空心思设法和自己的小新媳妇见上一面；她还说，他有时如何失算，如何被大人抓着，由于老人们禁止他们白天会面，他们又如何借用餐之机在镜子里互相偷看对方，眉目传情，求取爱意。讲述这一切情景，夏希穆基完全忘我地沉浸在往事回忆的欢乐之中，脸上漾起幸福的笑意，容光焕发。

她接着又兴高采烈地讲述，维宾去上班，两人如何难舍难分，思念不已，以致维宾常常旷职旷工，从办公室偷溜回家，与她相聚。

有一次，维宾要为父亲处理家里的事，必须去巴特那逗留数日。

夏希问他：“你独自一人在巴特那能待得住吗？”

维宾自负地说：“怎么？我难道还怕什么？”他答话的那种声调，深

深地刺伤了夏希的心。于是，她暗自赌咒发誓不理他，但他临走的头天晚上，她的誓言，就被泪水冲得无影无踪。第二天，当维宾要动身起程，突然，他头痛得不堪忍受，不得不推迟行期，改去看医生。医生稀里糊涂为他开了药方，维宾和夏希却偷偷地将药倒在阴沟里，维宾的病莫名其妙地好了！

夏希说呀讲呀，不知不觉天已至黄昏。远处陡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夏希听了顿时忙乱起来，维宾下班回来了。夏希尽管滔滔不绝、全神贯注地追述着幸福往事，但她无时不在竖起耳朵，倾听远在门外的久已熟悉的那个脚步声。

对格姆娜来说，这些并不都是庸人自扰的新奇事儿，她有时隐隐约约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和罗梅锡相识的最初几个月里，在神秘的感觉中曾响起过这种音符。后来，当她离开学校，重新回到罗梅锡身旁，这种音符有时还变成气势恢宏的舞曲，撞击过她的心，但对自己感情激奋的含义，今天她从夏希穆基的倾诉中仿佛才有所体悟。不过，她这一切的感受都是残缺不全的，没有一星半点完整连贯，总是一闪即逝，似乎不容她有时间思考，获得明确的结论。

夏希和维宾相互之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在格姆娜和罗梅锡之间，却不见那种吸引力的一丝一毫的影儿。这几天，他们俩暂时分离，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他们的心中哪有一丝焦躁不安的依恋情思呢？难道罗梅锡也会在外面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要见她一面吗？她简直不敢抱有这种奢望。

星期日即将莅临，夏希内心矛盾重重，左右为难。她不好意思将自己的新女伴扔下一天不管，让她遭受冷遇；不扔下吧，将丧失与维宾相聚的假日，她缺乏那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再者，格姆娜与罗梅锡先生近在咫尺，却苦于无相会的机缘。这样，她更于心不忍，去享受自己假日的快乐。只有想法让格姆娜与罗梅锡相会，她才能心安理得地去度假。

她无法向老人们透露或商议这件事。但恰格尔瓦尔蒂大叔不是个不明事理、不通人情的人。他大声向家里人宣称：今天他要外出办事，同时告诉罗梅锡，今天家里不会有外人来做客，他出去时会锁上大门。他还特意把这个讯息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听，对夏希来说，理解这个讯息的深奥含义并非难事。

当夏希和格姆娜从河里洗澡回来时，夏希说：“来，亲爱的，我给你梳头。”

格姆娜大惑不解地问：“今天你干吗这么着急，你有什么特别紧要事要办？”

“待会儿再说为什么，让我先给你梳头。”夏希叫格姆娜在自己对面坐下，郑重且细心地给她梳起头来，梳这个头还真费了不少工夫，一个

花样复杂的发式，总算梳成了。

随后，俩人又就穿什么纱丽争论不休。

夏希非要格姆娜穿一件颜色鲜艳的纱丽，格姆娜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最后，她为了让夏希高兴，才同意穿上那件纱丽。

吃完午饭后，夏希在丈夫耳畔嘀咕了几句，请准了一会儿假。于是，她逼着格姆娜到外面客厅去坐坐。

以前，格姆娜自己曾毫无顾忌找罗梅锡相会。她从未想过，这种举止为礼俗不容，需要装出羞羞答答。何况，从初次见面起，罗梅锡就打掉了她的羞涩，打破了那种礼法的障碍。那时，她身边又没有一个女伴，阻止这种不知害臊的举止。但今天，格姆娜难以听从夏希穆基的劝说。她已明白夏希穆基有随意和自己丈夫亲近的权利，而她自己却似乎没拥有这种天赋权利，她又不愿祈恩地乞求能和罗梅锡亲近的自由。

格姆娜非常执拗，怎么也不同意出屋。夏希知她对罗梅锡有气，一丝也不肯迁就。这是姑娘的自尊心在作怪，也不好责难她，可不是吗？这些日子，罗梅锡难道不能找个借口，主动来见她一面吗？

夏希的母亲吃罢饭，回到自己屋里睡觉去了。夏希马上去找维宾，吩咐道："你去以格姆娜的名义送个信，把罗梅锡先生请到她屋里去。爸爸对此事决不会介意的，妈妈反正不会知晓的。"

像维宾这个生性腼腆的人，要在平时，是死也不肯接受这项使命的。然而他不能在假日里无视妻子的特殊请求，不然，她会郁郁寡欢。

罗梅锡躺在客厅的地毯上阅读《先锋报》，他读完了当天的重要新闻，实在穷极无聊，无事可做，就浏览广告。他见到维宾突然而至，高兴得立马坐起来。从找伙伴的角度说，维宾并不是富有情趣的良伴，但想要在外乡挨过一个无聊的晌午的时光，罗梅锡对他的到来如获至宝，忙说："请进，维宾先生，请坐。"

但是，维宾迟迟不坐，站在那里一股劲儿搔着头皮说："她请您过去。"

"谁？格姆娜？"

"是她。"

罗梅锡愕然不已。尽管他已决定让格姆娜将成为他名副其实的妻室，但日前被迫分居了那么多日子，他心灰意凉了，又恢复了往日犹豫不决的心情，因而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毫无准备。他曾在想象中，把格姆娜扶上正妻的宝座，未来幸福的憧憬使他激动不已，但第一步如何迈出，他心里无数。这些天来，他和格姆娜的关系特别别扭，现已习惯

于与格姆娜分居。眼下，要一下打破僵局，他感到不知所措。故而，他还缺乏深思熟虑，理不出一个头绪。这也正是他搁下租房子一事的原因。

罗梅锡听到格姆娜唤他，心想她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找他谈谈。尽管如此——尽管理智冷静地告诉他，她有事找他，这召唤仍使他激动不已，心醉魂迷。

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报纸，跟随维宾往里面走去。在迦蒂格月[9]令人懒洋洋的静谧的晌午，耳畔只有催眠曲般的蜜蜂的嗡嗡声，罗梅锡一想到去赴幽会，不禁心旌摇曳。

维宾朝一间屋子用手指了指，径自走开了。

夏希走后，格姆娜还以为夏希拿她没办法，去了维宾的房里陪伴丈夫，她于是敞开门坐着，凝视着前面的院子出神。

夏希的话惹起格姆娜的绵绵情思，使格姆娜身心处于爱情的甜蜜的包围之中。正如一阵和风吹过，花叶簌簌作响，发出一阵窃窃私语，格姆娜心中的一声长叹，也使她的心弦不可名状地频频跳动，勾起难以名状的痛苦愁思。

突然间，罗梅锡闯进屋，低声唤了一声：“格姆娜！”

她未曾提防，措手不及，急忙起身。她顿时觉到心中血如潮涌。她以前见到罗梅锡，从不羞涩，今天，她却不敢抬头正眼看他，红云飞上两颊。

今天，她穿着节日的盛装，加上流露出的娇羞神态，这使罗梅锡眼睛一亮。她判若两人，一个崭新的楚楚动人形象出现在他面前。她的变化，她的美色使他感到大为意外。他竟然发呆地痴望着她，木雕似的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走到她身边，嗫嚅着，极其温柔地问道：“格姆娜，你叫我？”

不料，这话使她大吃一惊，急忙倒退了几步，异常冲动地说：“没没，我没有叫你，我干吗要叫你？”

“就算你差人去叫我，并不是什么罪过，这有什么不对呢，格姆娜？”

格姆娜更加坚决且生硬地重复道：“没有，我压根儿没有派人去唤你！”

“那好吧，我是未奉邀请自来的，难道你就不留情面地把我赶回去，让我灰溜溜地回去？”

“你来这儿，要是让人知晓，他们会生气的。我求你赶快离开这儿，走吧。我没叫你进来。”

罗梅锡按着她的手，说：“好，就算你没叫我，我请你到外面的客厅里去，那里没有别人。”

格姆娜浑身战栗着，慌忙甩掉罗梅锡的手，逃进隔壁房里，反锁上门。

罗梅锡思忖，这些都是年轻妻子惯用的花招，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外面的客厅，欣然躺下，重新拿起《先锋报》来看，但瞪着报上的广告，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心中的天空里，感情的彩云接连不断地飘游着。

格姆娜把门闩牢牢闩住，夏希敲了好一阵，没人开门。最后，夏希掀起门帘，从窗格里伸手拨开门闩。她进了屋里，发现格姆娜趴在地上，双手蒙住脸，悲恸地哭泣着。

夏希见状十分惊异，有什么事竟使得她如此伤心？夏希急急走到格姆娜身边，俯身低声轻柔地问道：“怎么啦，妹子？出了什么事？哭什么？”

格姆娜边抽泣边答道：“你干吗叫他进来？你太欺负人了！”

格姆娜突然爆发的剧烈冲动，不用说别人难以理解，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个中原委。许多日子以来隐藏在心底难言的痛楚，谁也无法知晓猜透。

在罗梅锡走进屋之前，格姆娜完全沉浸在空中楼阁所构建的幻想之中，倘若罗梅锡能够自然平缓地跨进这个幻境之中，那么前景将对他们俩来说是令人欢愉的。但是，现在，罗梅锡奉邀而来，这座空中楼阁即刻土崩瓦解。

假期里罗梅锡将她关在学校里，轮船上罗梅锡对她的冷漠，以及其他不快的回忆，在她内心深处掀起了不可逆转的风暴。罗梅锡若是主动而来，那称得上相会，但他听从别人召唤而来，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格姆娜到了加齐布尔，才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但是，格姆娜无法向夏希讲清这些事情，夏希是不能理解个中苦衷的，她压根儿想象不到格姆娜与罗梅锡之间，会有如此深刻的隔阂。

夏希怀着爱怜的心情，好不容易把格姆娜搂在怀里：“妹子，是不是罗梅锡先生对你讲了些难听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丈夫去叫了他，他生了气？你干吗不说呢？这全是我的主意。”

格姆娜慌忙答道：“不不，他什么也没有讲。不过，你为什么派人去叫他进来？”

夏希难过地说：“哦，我做错了，原谅我。”

格姆娜突然一跃而起，搂着夏希的脖子：“去吧，姐，你快去吧！维宾先生兴许等久了生气了！”

罗梅锡躺在客厅里，翻阅着报纸，但他什么也看不进去。他随手把《先锋报》扔到一边。继而，他坐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不，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明儿就去加尔各答，办理手续。越拖着不承认格姆娜是自己的妻室，就越对不起格姆娜。”他的责任感今天突然被唤醒。于是，他所有的犹疑不决、三心二意的阴霾，被一扫而光。

三十三

罗梅锡打算，到了加尔各答办完事就速归，并决意不光顾戈尔胡多拉那条胡同。

抵达加尔各答，他仍住在达尔齐巴拉的住所。白天办事花费时间不多，余下的时间他感到无比冗长，很难打发掉。这次，他一概不拜见原先的诸亲好友，走在街上十分留神，唯恐和熟人不期而遇。

但过了数日，他觉得旧地重游，自己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久前，在村野寂寥的夜空下，宁静的天地里，格姆娜那含苞待放的妙龄少女如花似玉的美貌，使罗梅锡销魂落魄；到了加尔各答闹市，她对他那种迷醉的魅力，渐渐消失。居住在达尔齐巴拉旧居，他曾努力想象，用爱情迷恋的眼光看待格姆娜，重塑亭亭玉立的美女形象，但他没有成功，没有在心中掀起任何激情。今天，格姆娜在他眼里，不过是个不知深浅、愚昧无知的村野少女而已。

“努力”这个东西，你越用得多就越少。罗梅锡越发誓要将海敏置于脑后，对海敏的思念就越强烈，越想下决心忘掉她，海敏丽妮的音容笑貌就越鲜明地浮现在他眼前。

如果罗梅锡抓紧办事，归心如箭，早就可以离开加尔各答了。但是他一向办事谨小慎微，芝麻绿豆小事也看得十分严重，因而，滞留在加尔各答的时间拖延了。最后这些小事总算办完了。他打算绕道阿拉哈巴德，再打道回府，转回加齐布尔。他对感情自我克制了这么多日子，老天爷对他并无多大奖励。他不禁暗自寻思，临别之前，悄悄走访一次戈尔胡多拉，又有什么妨碍呢？

他打定主意，造访戈尔胡多拉的那条胡同，于是，便坐下给海敏丽妮写诀别信。他在信中把自己与格姆娜的关系，从头至尾细细叙述了一遍。同时，他也在信中写明，这次回到加齐布尔，他将对不幸的格姆娜，以结发妻子相待。他从此将与海敏丽妮永远分手。他把心中的一切，向海敏和盘托出。

他将信封封好。信封上无收信人的名字，信纸内也不写抬头。安纳达老爷家的仆人对罗梅锡十分敬重，因为罗梅锡对海敏丽妮周围的人，一视同仁。仆人们每逢节假日，都能从罗梅锡那里获得衣服或金钱的犒赏。因而，他相信他们会帮他忙的。他打算趁傍晚的暮色，去一趟戈尔胡多拉那久已熟悉的房子，伺机看一眼海敏丽妮，然后，将信托一位仆人转交给她，和她永远割断旧情的藕丝。

暮色中，他怀里揣着信，带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踅进那条记忆中

不可磨灭的胡同。走近一看，安纳达老爷住宅大院的门扇紧闭着；抬头朝上望去，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显然，整幢房子空无一人。

但是，罗梅锡还是怀着试探的心情，大胆地敲了敲门。敲了三四下，一个仆人开门走出。

罗梅锡问道：“谁？是苏肯吗？”

“是我，先生，有什么吩咐？”显然，苏肯认出了敲门的人。

“你家老爷去哪儿啦？”

“老爷携带小姐到西部去旅游了。”

“西部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

“同行的还有谁？”

“纳利纳克希先生。”

“哪位纳利纳克希先生？”

“我不知道。”

罗梅锡再三追问，从苏肯嘴里探听到，纳利纳克希先生是位年轻少爷，最近是安纳达老爷家的常客。尽管罗梅锡已对梅敏丽妮不抱任何希望，但对那位突然插进的先生毫无好感。

他又问道：“你家小姐玉体可佳？”

“她身体棒极啦。”

苏肯满以为，这个好消息，会使罗梅锡宽慰和高兴。然而只有先知才晓得，苏肯这种想法是多么错误！

罗梅锡摆脱不了旧情的纠缠，说：“我到楼上去看看。”

苏肯提着一盏冒烟的灯笼，在前面行路。

罗梅锡像幽灵似的到每个房间转悠了一遍。到了海敏丽妮的闺房，他拣把过去常坐的椅子坐下。房里的家具眼熟、陈设依旧，但这期间，从哪里冒出一个纳利纳克希先生？世上并不是缺了谁就显得冷冷清清，正如自然不允许真空状态长期存在！当初，雨过天晴，在天空湛蓝的秋日里，沐浴着夕阳的余晖，他与海敏丽妮并肩站立在那扇大窗前，领略两颗心灵悄然沟通的欢乐。难道今后余晖照不到这同一扇窗户了？难道

现在另外一个男子将替代罗梅锡的位置，与海敏丽妮成双并肩站立在那扇窗户前？那旧日的往事会不会像幽灵般阻碍他们，斥责他们，迫使他们彼此分手？受损害的自尊，使罗梅锡心如刀割，搅得他无片刻安宁可言。

第二天，罗梅锡不再取道阿拉哈巴德，直接乘火车回到了加齐布尔。

三十四

罗梅锡在加尔各答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回来。对情怀正在孕育成熟中的格姆娜来说，一个月的时间不算短暂。格姆娜的生活里，成熟的溪流骤然迅猛地奔腾起来，像朝霞转瞬间变化成耀眼的旭日一般，格姆娜的女性本能也在短时间内从沉睡中苏醒，她内心潜藏着一种本能冲动的知觉。倘若她没有和夏希穆基亲密相处，她的内心没有感受到夏希生活中折射出的爱情光环所释放出的光和热，那么，她少年情怀的那朵含苞待放的蓓蕾，不知要等到何时才会绽开。

这期间，夏希穆基见罗梅锡迟迟不归，便再三催促。恰格尔瓦尔蒂大叔更是加紧找房子，终于，在城外恒河岸畔为这对年轻夫妇租了一幢房子。他还经过多方努力，陆续把持家所需的一些物品搬运了进去，还为他们雇了几位仆人。这样，他们可居家过日子了。

时隔多日，罗梅锡返回加齐布尔，他不便再待在大叔家，因为格姆娜已搬进新居，自立门户了。

这幢房子周围有足够的空地，可辟作花园，种植奇花异草。一条浓密的林荫小道，直抵门前。秋季枯水期，恒河水已退落到很远的水面，房子和恒河之间袒露出一片沙滩。农民们在河滩里抢种了小麦、西瓜和香瓜。房子的右侧朝着恒河，有一棵高大参天的柠檬树，树荫下砌有一个土台。

房子久无房客租用，年久失修。树木枯萎，杂草丛生。房内积满尘土，肮脏不堪。但格姆娜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一直处于初当家庭主妇的兴奋之中，她眼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赏心悦目。哪个房间派做何用，哪块空地种植什么，她在心中已一一盘算好。她跟大叔商议之后，雇人翻耕平整荒田；她亲自督造厨房里的炉灶，差人将配套俱全的炊具搬进隔壁小间；她整天打扫、收拾、洗刷，忙个不停。她兴高采烈的情绪，弥漫到了房子的旮旮旯旯，恍若这幢房子早已归他们独占。

一个女子在料理家务的过程中，竟然显露出奇特绰约的风姿，这是不多见的，罗梅锡见到格姆娜那么热衷于家务，不由出神遐想，仿佛他看见一只小鸟挣脱樊笼，振翅高飞。她那神采飞扬的脸庞，麻利的手脚，令他纳闷，更令他欢心。

在这么长时间里，他还始终没能窥见她的“本色”。今天，他从她料理新家的亢奋情态，除了吃惊她的美貌，还发现了她的庄严。

罗梅锡走到格姆娜身边，关切地说：“格姆娜，你如此忙碌，会累坏身体的啊！”

格姆娜放下手中的活，抬头朝他嫣然一笑："不会的，别担心，我一点也不累。"

格姆娜窃喜罗梅锡关心她，这就是对她工作的最好奖励。她欣然接受这种奖励，又埋头干手中的活儿。

罗梅锡若有所触，又没话找话与她搭讪，道："格姆娜，你吃过饭没有？"

"嘿，没吃饭哪来的劲，早就吃过了！"

罗梅锡也明明知道格姆娜早吃过饭，但他不问一下，表示关怀，总觉得过意不去。格姆娜也没有因他问得多余，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不感到欣喜。

为使谈话不致中断，罗梅锡接着又问："格姆娜，这么多活儿，你一人全包揽了，不能分我一点做做？"

能干的人总有这么个缺点：不轻易相信别人的能力。他们总担心。若让别人接替自己的工作，总不放心，唯恐给人弄得一塌糊涂。所以，格姆娜笑着说："不行，这不是你们男人干的活。"

罗梅锡反驳说："我们男人是极有忍耐的。我平常总忍受你对男人的蔑视，没有发脾气。若我是像你一样的女人的话，早跟你大吵大闹起来。你支配大叔做这做那，从不客气！你就是不支使我，是否把我当作废物一个？"

"这我不清楚。但倘若让我看见你擦厨房、抹窗户，一副狼狈模样，我是一定会禁不住大笑的。你快走开吧，这里到处是灰尘。"

罗梅锡为了能继续和她搭话，又说："灰尘才不管是谁呢，对你我都一视同仁。"

"我在干活，只好忍着。你没事可躲开，何必在这里吃灰尘，活受罪呢？"

罗梅锡压低嗓子，怕仆人听见："不管有没有事，我要分担你所承受的一切，你要吃灰尘，也应有我的一份。"

格姆娜顿时两颊飞红，但不搭理他，却出门对乌迈希大声喊叫："乌迈希，你得再打一罐水来，冲洗冲洗，你没瞧见，这里积了多厚一层土，来，拿把扫帚给我！"她接过扫帚，使劲扫土，扫得满屋尘土飞扬。

罗梅锡看到她如此用力扫地，失声喊道："喂，你这是干什么？"

突然地有人在他背后说话："噢，罗梅锡先生，正当的劳作有什么不对头的？亏您是受了英国教育的人，口口声声要平等，要社会主义，然

而见人干粗活，就大惊小怪！如果您认为扫地是下贱活儿，您为什么不叫仆人扫呢？我可没有你们受教育的福气，是个不开窍的人。但在我看来，贤惠女子挥动扫帚扫地，其每一根扫帚丝都犹如阳光般的灿烂。格姆娜，你的荒林，我已收拾干净了。告诉我，你想在那里种上什么菜。”

格姆娜喘着气，说：“大叔，稍微等一会儿，我拾掇完屋子就来。”说罢，她又埋头清扫屋里旮旮旯旯的尘土。

不大一会儿工夫，她就收拾好了房间，然后用纱丽一端遮住头，走到屋外，与大叔商议起种菜的事儿。

太阳不知不觉间已经西沉，但屋里家具还来不及摆设。再说，这幢房子紧锁多日，若不多花三四天时间收拾，敞开门窗，透透气，是没法住人的。这样，那天他们又得在大叔家里留宿，罗梅锡为此大感失望，心里真是不痛快。

整个白天，他一直期盼着，今晚他们能在自己的小屋里单独相处，度过第一个黄昏；他曾反复想象，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将自己的整个心灵，奉献到格姆娜那羞涩温柔的笑容面前。但当他发现收拾屋子尚有三四天时间，他不能再拖延了，要去阿拉哈巴德市律师事务所报到。次日，他告别了格姆娜他们，只身去阿拉哈巴德。

三十五

这天，格姆娜邀请夏希穆基到自己的新家做客。等维宾吃罢早饭去上班了，夏希才赶往格姆娜的新居。那天，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应格姆娜的请求，在学校请了一天假。她们姐妹俩在柠檬树下生火做饭，乌迈希在一旁做帮手。

吃完饭，大叔自管进屋休息。姐妹们在柠檬树荫下闲聊。格姆娜心情十分好，觉得聊天、河岸、冬日、树荫，一切都那么令人心旷神怡。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兀鹰在高空中翱翔。格姆娜凝视天空，觉得自己心中一种无法言明的欲望在边远的天际飞舞。

天色还没黑下来，夏希就坐立不安。维宾该下班回家了，所以她必须起身回去。

格姆娜说：“姐姐，难道您连一天都不能打破一下规矩？”夏希没回答格姆娜的问话，亲昵地掐了她下巴一下，然而先到内室，唤醒自己的父亲说：“爸爸，我要回家去啦。”

大叔对格姆娜说：“你也随我们一块去，孩子。”

格姆娜答道：“不，我有些琐事要处理，过一会儿再说吧。”

恰格尔瓦尔蒂让随身用人和乌迈希留下，自己送夏希回家，他正好回家处置一些紧要事。他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格姆娜做完家务事，太阳快落山了。她围了一条双层花边的毛披巾，坐到那株大楝树下。河的彼岸停泊着三两条大船，高耸的桅杆犹如抹在空中的几道黑色垂线。太阳渐渐地隐没在高耸的河岸后面去了，燃烧着的晚霞，衬映着彼岸停泊的渔船的桅杆。

这时，乌迈希借故走到格姆娜身旁，说：“姐姐，您好多天没吃槟榔包了，我从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家拿来了几个，给您。”

说着，他把用纸包着的槟榔包递送到格姆娜手上。

格姆娜这时才回过神来，发现黑夜已莅临，她急忙站起身。

乌迈希说：“恰格尔瓦尔蒂大叔派车接您来了。”

临走前，格姆娜再次进屋巡查一遍。为在冬日取暖，在正屋里砌了一座英国式的壁炉，紧靠壁炉的一个壁龛里，正燃着一盏煤油灯。格姆娜把那包槟榔包，放入壁龛里，突然发现那张裹槟榔包的纸上，有罗梅

锡的字迹！

格姆娜问乌迈希：“这纸你是哪里取来的？”

乌迈希答道：“这张纸是在罗梅锡房间的一个旮旯里拾到的。”

格姆娜展开纸，细细察看。这就是罗梅锡写给海敏丽妮的倾诉情怀的那封长信。天性马虎的罗梅锡，根本不晓得在何地何时扔了那封信。

格姆娜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

乌迈希催促地说：“姐，干吗站着发愣？天都快黑了！”

屋里一片沉寂，一根细针落地的声音，都能清晰地听清。乌迈希看见，格姆娜随着读信，她的脸部表情变幻着，不由得吓得惊恐万分。他忙说：“姐姐，听见了没有？回家去吧，天都黑了！”

但她仍痴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未动。这时，一位大叔的用人，从外面跑进屋说：“少奶奶，车已经等候很久了，走吧。”他们这才好不容易离开了。

三十六

到了大叔家后，夏希穆基见状惊问道：“今天你的气色不太好，是头痛吗？”

格姆娜装着若无其事，答道：“没有，怎没有见到大叔？他老人家出远门去了？”

夏希答道：“学校放假了，妈妈让他去阿拉哈巴德，看望一下姐姐。近来，姐姐的身体越来越糟。”

格姆娜问：“大叔什么时候回来？”

夏希说：“他大约一周后返回。你整天忙于收拾房间，布置家具，瞧你累得那副疲惫的模样，吃完晚饭，早点去歇息睡觉。”

格姆娜若能把藏于心底的话，对夏希或其他任何人和盘托出，痛快宣泄一下，心里许会好受些。然而，她又羞于启齿。“迄今，我一直把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当作自己的丈夫。”——这话能直说吗？能向别人透露这一隐私吗？她还没有勇气对夏希透露一星半点的信息。

格姆娜回到自己屋子，插上门闩，借着灯光又把那封信重新细读了一遍。

信上既没有写抬头，又没写收信人的地址，但信的内容清楚表明，这是写给一位女子的。她已与罗梅锡订过婚，只是由于格姆娜的存在，他们才分了手——这一点在信中，写得极为明确。信中毫不隐讳地表明，罗梅锡以整个身心爱着那位女子，但或许是神明的一时疏忽，格姆娜不知从哪儿来到罗梅锡身旁，格姆娜的不幸命运离奇地和罗梅锡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他出于对格姆娜的怜悯，才不得不永远割断和海敏丽妮的这一情丝——这一切都分明地写在信中。

从河谷沙滩俩人的初次相遇，一直到来加齐布尔，那一幕幕往事的回忆画面，渐渐地在格姆娜心中展现，已然淡忘了的，如今变得清晰起来了。过去所不可理解的事，现在也渐渐明白了。

罗梅锡早就明白，她不是他的妻子，但又为自己无能处置而苦恼万分。格姆娜却毫无顾忌地把他当作自己的夫君，泰然自若地以身相许，从一而终。——这一令人羞愧的举止，好似一根烧红了的铁条，不时在炙烤着她。回想起来一桩桩离奇荒唐的往事，她羞愧不已、无地自容。这种羞愧，将会永远困扰她，将会使她永远也无法刷洗掉造成这种羞愧的污点。

格姆娜打开房门，冲入后院的花园。冬日的夜晚，黑黝黝的天空宛如一座黑色的大理石拱门，冷漠无情，令人不敢凝视；天上没有云丝，只有几点寒星在闪烁；花园里也没有半点暖人的烟雾，夜色像一块巨大的玄石，令人生寒！不远处，黑魆魆的椰树林把寒冷的夜色，衬托得愈加浓重，越发阴森可怖。

格姆娜殚精竭虑，依然一筹莫展。她似泥塑木雕般地坐在冰冷的草地上，没有流泪，没有叹息。

格姆娜默默呆坐着，忘记了时光的流逝，天晓得她要坐到什么时候。冬夜的严寒，直钻入她的心窝，她开始浑身颤抖。最后，下弦月稍稍撕开黑暗帷幕的一角，从静寂的棕榈树丛背后爬上来，格姆娜才慢慢地站起身，移动莲步，走回屋去，关上门扇。

翌日早晨，格姆娜刚刚睁开眼，发现夏希穆基正站在她床前。醒迟了，她颇觉不好意思，便急忙坐了起来。

夏希温柔地说：“妹妹，别起身，再躺一会儿吧。你准是哪儿不舒服了，瞧你脸色发黄，眼圈发黑。究竟怎么回事？妹妹，能告诉我吗？”夏希边说边紧挨女伴的床沿坐下，用手搂住她的脖子。

格姆娜内心顿时翻腾起来，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她一头依偎在夏希的肩上，伤心地啜泣不止。夏希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却不知说什么话来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格姆娜突然掰开女伴的胳膊，下了床，抹去泪水，纵情大笑起来。

夏希仿佛能探知一切女人心事似的，说：“别笑了，何必装傻。什么样的女人我都见过，不过像你那样滴水不漏的女人，我还真没领教过。你以为什么都可以蒙瞒我。别把我当傻瓜！你要我说真心话吗？罗梅锡去阿拉哈巴德多日，没有给你来信，所以你愁眉不展，满腹牢骚——你这个高傲的公主，终归服输了吧！不过，你应该体谅，他去是为了工作，三两天就会回来的，出门的日子并不长。他只是没工夫写信，你就委屈成这个模样了！你有多大理由可埋怨的呢？但是，不瞒你说，别瞧我这会儿劝慰你。若要我换了你，也会像你一样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像这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可把女人闹腾苦了。不过，恼一阵，乐一阵，过后又把先前烦心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过了一会儿，夏希把格姆娜又拉入怀里：“这会儿，你也许想，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对不对？你说呀？”

“说实话，真是这样。”格姆娜有气无力地心不在焉地答道。

夏希在格姆娜的面颊上轻轻拍了拍，说：“我想也是，当然你这个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好吧！等着瞧吧，敢打赌吗？”

事后的第二天，夏希给住在阿拉哈巴德的父亲去了封信。她信中写道："格姆娜因收不到罗梅锡先生的信，焦虑不安。再说，她乍到新地方，人地两生，罗梅锡先生又常出远门，不给她写信，让她只身留在这里，形孤影单，好不凄凉，他总该念及；在阿拉哈巴德的事务，为何无终结之日？事务人人有，但不曾见过有谁像他那么醉心于工作，废寝忘食，连写信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云云。

恰格尔瓦尔蒂带着女儿的信，去见罗梅锡。他把信中有关段落念给他听，说了几句略带责备的话。

诚然，某种程度上说，罗梅锡的心已被格姆娜所吸引，但这种吸引不仅没有使他摆脱那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反倒使他愈发尴尬，愈发不得要领，因而他迟迟未能离开阿拉哈巴德。从恰格尔瓦尔蒂口中，听完夏希在信中所叙的情况之后，他越发明白，格姆娜的哀怨和忧伤，已非同寻常了。

格姆娜或许出于羞怯，不便亲自写信给他，但对他确系万分思念。罗梅锡又面临三岔路口，何去何从，应尽快抉择。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已不是罗梅锡个人的祸福得失，而是关系到格姆娜对他的真心的爱情问题了。命运之神不仅仅假借河神之手，把他们俩撮合到一块，更重要的是把两颗年轻的心，融会到一起了。

想到这儿，罗梅锡不再犹豫了，马上挥笔给格姆娜写信。他写道：

最亲爱的：

格姆娜，且莫把这"最亲爱的"几个字理解为书信中常用的套话。如果我不认为你是我世上最亲爱的人，我决不会如此称呼你。倘如你心中对我有所怀疑，或确有怀疑，假如我曾刺伤过你那颗娇弱的心，那么此时此刻，这"最亲爱的"便是我发自内心的呼唤，它将打破你心中的疑团，冲刷你心灵上的伤痛！

让我如何写出比这更坦诚的话呢？迄今，我的许多作为，成为你万分痛楚的根源，对此，你若是打从心底里诅咒我，我也决不开脱自己，纵然我是可以辩解的。现在，我只重复说一句：你是我最亲爱的，我最挚爱的莫过于你。如果这还不能洗去我对自己那些不当之处所应负的责任的话，那么我就无话可说了。格姆娜，今天我称呼你为"最亲爱的"，以告终你我之间相互猜疑的过去，开始我们光辉的未来。我对你有一个请求，求你对这一称呼——"最亲爱的"给予百分之百的信赖。倘若你能坚信这一点，那么今后再也不会疑窦丛生了。

日后我能否得到你的爱，我不敢问，也不想问。我毫不怀疑，对我这一尚未提出问题的回答，有朝一日总会从你内心深处悄悄潜入我的心房。在炽烈的爱的驱使下，我才如此大言不惭，当然这决非炫耀自己的能力。但我总觉得，我对你的爱不致全然落空，总会如愿以偿的。

我仿佛觉得，这信写得不够简单明了，就像它应有的那样。倒像是一种矫揉的创作，真想立马撕掉它。不过，此刻我写不出能真正充分表达自己内心感情的信，因为书信往来，是双方的事情。待到我们心心相印时，我的信或许才会像个样子，才能体味个中滋味。当两扇相对的房门同时敞开时，风儿才能毫无阻挡地吹过。格姆娜，我最亲爱的，我何时才能完全打开你的心扉呢？

这一切必须慢慢推敲品味，草率从事只能起相反作用，对谁都无裨益。我将于你收到此信的翌日早晨，返回加齐布尔。我期望着，我能在咱俩的新居见到你。那些漫长的无家可归的苦日子，终将成为历史陈迹。我的心早已无法平静了。我将回到属于我自己的家，见到我自己家里的女主人，她就是我心中的女神。我们的幸福相会，就等于是我们的第二次“吉瞻礼”。

你还记得我们的初次幸遇吗？那是个皎洁的月夜，我们依偎在大河的荒寂沙滩上，依偎在袒露胸怀的苍穹下。那里没有家园的屋顶，没有墙壁，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和邻里亲朋在一旁监礼。

还记得吗？那情景仿佛是一场梦境，虚无缥缈。正因为如此，我渴望重温这幸福，在纯洁柔和的曙光中，在真实可信的现实庭院里，再进行一次“吉瞻礼”。我将把伫立在自家门口沐浴在晨曦中而带着真诚微笑的那尊偶像，永远铭记在心中。正是这种希冀与渴望，使我激动不已。我最亲爱的人儿，今天我已步入你的心坎之中，请你千万别把我拒之千里之外！

你的乞怜者——罗梅锡

三十七

夏希穆基见格姆娜萎靡不振的样子，便故意用话激她：“今天你不去自己的家？”

“不去，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格姆娜无精打采地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

“是的，姐姐，那边已没有我可做的事了。”

片刻，夏希穆基出去，重又回到她面前，说：“要是我给你一件礼物，你说，你用什么作回报？”

“姐姐，我还能有什么东西可谢你呢？”

“什么都没有了？”

“我身边一无所有了。”

夏希拧了一把格姆娜的脸，说：“啊！难道你已把一切都给了那个男人？怎么回事，能告诉我吗？”随即她从衣襟里掏出了一封信。

一看到信皮上罗梅锡的笔迹，格姆娜顿时变了脸色。她急忙转过脸去，欲想离开。

夏希穆基仿佛刺探她心似的，说：“噢，够了，别再装腔作势了。你心里也许恨不得一把就把信夺过去。不过，倘若你不亲口说要，我就不给你，明白吗？看你能忍耐多久！”

正在这时，乌玛用绳子拉着一只装肥皂用的盒子，走了过来：“阿姨，汽车！”

格姆娜立即抱起乌玛，拍打着她身上的尘土，朝卧室走去。乌玛十分不乐意，格姆娜这一突如其来的阻拦，使她不能继续玩弄汽车，于是，她便大声叫嚷起来。格姆娜非但没有放开她，反而把她径直抱入屋里。

屋里，格姆娜极力用各种办法哄逗孩子。此时，夏希走进来，说：“算我输了，你赢了！我就是没有这个能耐！祝你幸福！拿去，何必让人无故诅咒我残忍呢！”说罢，她把信扔在床上，抱起乌玛走了。

格姆娜鼓起勇气，拿起信，翻来覆去看了好一阵，然后才把它拆

开。她刚刚扫了一眼开头的几句话，就羞红了脸，把信也扔了。待到这巨大的冲击稍稍平静了一些，她才重新捡起信，看了起来。

信的内容她是否完全理解，无人知道；但给人的感觉是，她仿佛用手从脏水里捞起着什么污秽东西，马上把信又扔下。

她不得不跟那个并非是她丈夫的男人居家过日子！这就是这封信发出的目的！罗梅锡早已知道事情的一切，却还要写信伤害她。自从她来到加齐布尔，她的心每时每刻都在向罗梅锡靠拢。难道这是因罗梅锡之故，还是由于她把对方认作是自己的丈夫？现在，罗梅锡做出了判断，因此他对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大发慈悲，写了今天这样的求爱信！

阴差阳错，格姆娜错把罗梅锡当作自己的夫君，对他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如今犹如泼出的水，如何收回呢？在格姆娜的命运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耻辱和怨恨呢？自来到人间，她做过什么损人的事，不得不忍辱含悲，抱恨终身呢？她似乎感到，现在这个“家”已变成了一个可憎的妖魔，张着大嘴一步步向她逼近，欲把她一口吞掉，可她竟不知如何挣脱掉！即将出现在她面前的罗梅锡，就是这样的妖魔！若是在两天之前，她做梦也想不到会是如此结果。

此时，乌迈希来到她的房门口，他先咳嗽了几声，发现未引起格姆娜的注意，便小声喊着：“姐姐！”

格姆娜这才迎了出来。乌迈希搔着头皮说：“姐姐，今天从加尔各答来了一队跳舞的，将在希托老爷闺女的婚礼上表演。”

格姆娜顺遂他心意，说：“太好了，你去瞧瞧热闹吧。”

“明儿早晨要给你送些什么花来？”

“不用了。”

乌迈希刚要转身离开，格姆娜忽然又叫住他说：“噢，乌迈希，等一会儿。你不是要去看跳舞吗？拿这五卢比放在身边。”

乌迈希觉得很奇怪。这五卢比跟人家婚礼上的舞蹈表演有什么关系？观看这种表演又不要花钱买门票。

“姐姐，要我从城里给你捎着买点什么东西？”

“不，我不需要什么。你把它带在身边，有什么好吃的，买点尝尝。”

乌迈希正想走，格姆娜又把他叫住，说：“怎么搞的，你就穿这身衣服去？别人见了会怎么说？”

乌迈希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对自己的穿戴，会有什么过分的挑剔，

或做出某种评论，所以他一向不注意自己衣饰的光鲜或雅相，一块粗布裹身就行了。格姆娜这一问，他不知所措，只咧嘴付之一笑。

格姆娜取出两套纱丽，扔给乌迈希，说："拿去穿上，去吧！"

这种纱丽衣料，男女都可穿，只是折叠方式上有些不同而已。见到纱丽宽大的精致花边，乌迈希又高兴又激动，便向格姆娜深深一鞠躬，头都快碰触到她的脚了。为抑制住自己的笑声，他憋得脸都走了样，就这样，他离开了她。

他走后，格姆娜擦去脸上的泪水，走到窗前，默默地站着。

过了一会儿，夏希穆基走进屋内，带着埋怨的口吻说："妹妹，为什么不给我看信？"

夏希对格姆娜从不隐瞒什么，所以这次夏希就向格姆娜提出了这个要求。格姆娜无所谓地说："喏，信在这儿，你拿去看吧。"她朝扔在地上的信，指了指。

夏希好生纳闷，暗自寻思："好啊，现在还没消气哩！"她捡起信，草草浏览了一遍。信中亲亲热热的话可真不少，不过这算什么家信！给爱妻的信哪有这么写的！瞧他在信里尽胡写些什么。夏希问："我说，妹子，你丈夫平常写小说吗？"

乍听到"丈夫"两个字，霎时，格姆娜的全身乃至心灵一阵紧似一阵瑟缩。"我不知道。"她答道。

"那么今天你还去新房子吗？"

"是的。"格姆娜点了点头。

夏希接着说："今天我很想陪伴你直到傍晚，不过，纳尔·辛赫老爷今日要迎接新媳妇，我得去那儿做客，让母亲陪你一块去。"

格姆娜忙说："别，别让妈妈去，她老人家去干什么？那儿有用人。"

夏希笑着说："对了，还有你的得力随员乌迈希，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此时，乌玛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铅笔，正忙着到处涂鸦，嘴里还念念有词，仿佛说："我在念书呢！"夏希强迫女儿中断"文学创作"，小家伙于是大声吵嚷起来，以表示抗议。格姆娜说："过来，孩子，阿姨给你一件极好玩的东西！"乌玛听了才安静了下来。

随后，格姆娜把乌玛抱进屋里，让她坐在床上，亲她、逗她。乌玛向她索取已经答应给她的玩意儿。格姆娜于是打开首饰盒，取出一对金

手镯，放到孩子手里。乌玛得了这手镯，如获至宝，高兴得心花怒放。待姨妈把镯子给她戴在小手腕上，乌玛便小心翼翼地举着双手，神气活现地蹦跳过去，向母亲显示。

孩子妈见了却慌了神，一把夺过镯子，要归回原处。她边走边说："妹子，瞧你有多聪明，这种贵重东西，能给孩子玩吗？"

乌玛被这一蛮横的举动激怒了，她扯着嗓子，尖声叫嚷着，几乎把房子都要震塌似的。

格姆娜走到夏希身旁，说："姐姐，这对镯子是我送给乌玛的。"

夏希惊疑地说："你没有犯糊涂吧！"

"你是完全了解我的，姐姐，可别把镯子还给我，用它给乌玛打条项链吧！"

"不行。说实话，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傻丫头。"说毕，夏希动情地一把搂住了格姆娜。

"姐姐，今天我要离开你了！这些日子我过得很愉快，我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说着说着，泪水从她的眼眶中涌出。

夏希穆基也强忍着已在眼眶里闪烁的泪花，说："这是哪儿的话，格姆娜！你好像要出远门似的！我明白你说的幸福！如今一切障碍已经消除，你可以顺遂心意，建立自己的小天地，往后我们会常来看你，就怕到那时我们一转身你将会说：'老天保佑，他们总算走了。'"

分别时，格姆娜向夏希致谢，夏希说："明儿中午，我再来看你。"

格姆娜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不同意又没有表示赞同。

回到新居，格姆娜发现，乌迈希还在那儿，便问他："啊哟！你怎么没有去看跳舞？"

乌迈希说："今天你要在这里住吧，所以我……"

格姆娜打断他的话说："行了，行了，不用你操这份心。快去看跳舞吧。这儿有维希努。快走吧，不然要迟了。"

乌迈希却说："舞蹈演出还早呢。"

格姆娜又说："婚礼上，不仅仅有舞蹈表演，还会有好多热闹场面，你去见识见识，开开眼界，快上路吧。"

其实，乌迈希不须过多鼓励，他拔脚正要走时，格姆娜又拦住他说："听着，大叔一回来，你就——"她忽然又打住话头，心里寻思如何

说下去。

乌迈希站在那儿，静听下文。格姆娜沉吟地说："记住，大叔是很疼你的，你要是缺什么，尽管向他要，就说是我的请求。别忘了替我向大叔问好！就这些。"

乌迈希说了声"好吧"一溜烟离去了。他压根儿没有明白这一嘱咐的含义。

傍晚，维希努过来问格姆娜："少奶奶，您要去哪儿？"

"我去恒河沐浴。"

"要我跟您去吗？"

"不用了，你留在这儿看家。"格姆娜随手给了她一个卢比，便向恒河走去。

三十八

一天中午，安纳达老爷想单独跟海敏丽妮一起喝茶，便上楼找她。起居室、寝室里，都不见她的人影。安纳达老爷便问仆人，说她没有出户外去。他便急匆匆登上屋顶平台。

此时，洒落在加尔各答鳞次栉比的各式屋顶上的冬季阳光，渐渐变得黯淡起来，惬意的晚风，微微吹拂着。海敏丽妮独自在靠楼梯边墙壁的阴影里出神地坐着。

海敏丽妮毫无觉察，安纳达老爷早已站在了她的背后，最后，安纳达老爷把手放在她肩上，她才不免吃了一惊，旋即羞红了脸。她急忙欲站起来，安纳达老爷已坐在她身边。他一语不发，待了半晌，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海敏，要是你妈还在世——我就用不着为你操心每件事了。"

从年迈的父亲嘴里，听到如此忧伤的话，海敏丽妮仿佛从深深的迷茫中惊醒过来。她凝视着父亲的脸。啊，那张脸上流露着多少抚爱、怜悯和痛苦。近来，她父亲那张脸起了多大的变化！他独自承受和抵御着家中因海敏丽妮引起的风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和混乱。他一次次接近女儿那颗受伤的心，想方设法去安慰她，但一切努力付诸流水，徒劳白搭。于是，他想起了海敏的母亲。他那出自内心的深沉的父爱，及对女儿爱莫能助的感触，只好化作长长的一声叹息。

今天，海敏丽妮突然看清了这一切，就像在白亮亮的闪电里，看清周围的一切似的。在良心的严重自责中，她猛然又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对她来说恍若梦境的世界，现在又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霎时间，一阵羞愧袭上心头，使她不胜惶恐。她用力抖落掉裹挟着她的种种回忆，把自己从回忆的罗网中解脱出来。

海敏丽妮亲昵地问父亲："爸爸，您身体怎样？"

身体！这也值得一提？他早已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了。

安纳达老爷说："我的身体？孩子，我的身体硬朗得很！近来，你的情况很让人揪心。我这身板出不了什么大问题，熬了这么多年，反倒愈发健康。你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如何经受得住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我一直担忧着，可别出问题。"说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摩着女儿的肩膀。

海敏丽妮问："爸爸，母亲去世时，我多大了？"

安纳达老爷说："那时你才三岁，刚开始学说话。我清楚地记得，你

问我：‘妈妈去哪里了？’我说：‘你妈妈去她爹那里了。’你外公在你出世之前就谢世了。你没有见过他。你自然弄不懂我这话的含义，你只是一股劲儿瞅着我。过了一会儿，你用小手拉着我的手，要去你母亲所去的外公家里。你相信我能从那个纯属子虚乌有的那个家，找回你的母亲。你以为你爸有天大的本事，可你从未想过，碰到生和死的问题，你爸犹同初生婴儿，没有了能耐，没有了悟性。我至今还在想，人是多么软弱无能啊。苍天只给你爸爱你的心，却毫无能力解除你的痛苦！”说到这儿，老人伸出右手，放在海敏丽妮的额上，似乎在暗暗祝福她。他戛然而止，再也不说什么了。

海敏丽妮用右手握住父亲为她祈求幸福的那只满布皱纹的颤巍巍的手，用另一只手在上面轻轻地抚摩着，说：“我对母亲的印象已经淡漠。只记得每个下午，她常靠在床上看书。我不喜欢看书，总想从她手中夺去书。”

这席话又勾起了父女俩对往事的回忆。母亲好不好啦，常做些什么啦，她的外表长相如何啦，等等。直谈到日落西山，天空转成暗褐色。在一条被都市生活的喧闹声与嘈杂声所包围的小胡同里，一所住宅的屋顶平台上的一隅，坐着两鬓霜白的父亲和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儿，流淌在父女谈话间的永恒温馨的天伦之情，在黄昏临近的幽幽天色中，展现出一种凄怆之美。渐渐的，日光完全消失，柔和的夜露已像泪水洒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沉浸在温馨甜蜜的回忆里，迟迟不肯离去。

忽然间，楼梯间传来了约庚德拉的脚步声，父女俩的心灵对话戛然而止，俩人同时惊奇地站了起来。

约庚德拉快步走到他们面前，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们说：“海敏的会面竟然搬到了屋顶平台上来，我可明白了。”

近来，约庚德拉大为恼火。痛苦忧郁的阴影日夜笼罩着这个家，使他简直不愿跨进门槛。他又不愿去朋友家散散心，因为他难以招架朋友们的责难和议论，他迫不得已一次次澄清、解释海敏丽妮婚变的个中原因。

约庚德拉多次向别人解释：“海敏做得太过分了，这都是女孩子阅读英国小说的结果。在她看来，罗梅锡抛弃了她，她就得心碎。因而她逢人便要‘心碎’一番。不过有多少热衷于小说的女孩子，命中注定要经受这种失恋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呢！”

为把女儿从约庚德拉的无情讥讽中解救出来，安纳达老爷急忙分辩道：“是我想与海敏聊聊的。”言下之意，是他主动把海敏丽妮叫上来聊天的。

约庚德拉大声叫嚷：“难道不能在桌边喝茶时闲聊？爸爸，海敏犯糊涂，你还帮她说话，若要这样，我简直难以在这个家待下去了。”

海敏丽妮愧悔不安地问：“爸爸，您想喝茶吧？”

约庚德拉气还没全消，接口说：“这茶水可不能凭幻想、凭诗的灵感，就会从晚霞中落到你手里的！在屋顶平台的旮旯犄角里守株待兔，是得不到满杯的茶水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还用我说？”

为了替海敏解围，安抚海敏，安纳达老爷急忙插嘴说：“今天我不想喝茶。”

约庚德拉依然不放过，说：“怎么啦，爸爸？你们都想当苦行僧？我可怎么办？靠喝空气我可活不了。”

安纳达老爷说：“不，不，扯不上苦行主义。昨晚我没有睡好觉，心想，试试不喝茶是否会好些。”

其实，若在往日，与海敏丽妮谈话，潜意识里那满杯的奶茶，不时诱惑着他，但今天这种诱惑失灵了。这么多日子以来，只有今天，海敏丽妮才与父亲推心置腹谈了个痛快；在这清静的平台上，父女俩促膝谈心，情意融融。安纳达老爷已不记得，在这之前，是否也曾有过如今那般敞开心扉的交谈。长谈中，他甚至不敢提议换个地方，唯恐稍一动弹，对方就会像头受惊的小鹿，飞快地逃逸掉。正因为如此，今天安纳达老爷竭力遏制住时时袭上心头的香茶的诱惑。

然而，海敏丽妮根本不相信，父亲戒茶是为医治失眠症。她大声说：“爸爸，用茶去吧。”此刻，安纳达老爷早把对失眠的恐惧忘得一干二净，将它抛到九霄云外，快步跟着海敏丽妮朝茶室走去。

安纳达老爷刚跨进茶室，一眼就看见阿克希耶坐在那儿，他不由得惊慌不安起来。他暗自寻思，今天海敏丽妮的情况已恢复正常，可别见到阿克希耶在场旧病复发。但此时，已无退路，海敏丽妮尾随着走进茶室。

阿克希耶见海敏丽妮进屋，便立即起身，告辞说：“约庚德拉，我最好不在这儿现眼，我告辞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海敏丽妮接上说：“为什么，阿克希耶先生，您有那么忙吗？喝杯茶再走吧。”

在场的人看到海敏丽妮意外地热情挽留，愣怔着面面相觑。阿克希耶重新落座，说：“你们不在时，我已喝过两杯了，但为尊重这一请求，我愿意舍命陪君子，再喝上两杯。”

海敏丽妮笑着说：“不，对于好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过‘用不着’而失礼，造物主还是给了我这点理智的。”

约庚德拉接口说：“说得好，但愿上帝保佑，把你从来也没有说

过‘用不着’的那种‘好东西’赐给你。”

今天，在安纳达老爷的茶桌边，重又开始多日未闻的亲切自然的谈笑。平日，海敏丽妮的笑声，总是温文尔雅的，但今天她的笑声，几乎盖过了众人的谈笑声。

谈笑间，海敏丽妮对父亲说：“爸爸，你瞧瞧阿克希耶灵巧的动作，就可料想他的身体该是多么结实！曾说他已多日未光顾您的丸药了，但如稍有感激之情的话，或丸药真有什么效验的话，他至少也应该说，这几天有点头疼。”

约庚德拉说：“‘知治’不报者，还能是谁？他真是对不住丸药。”

安纳达老爷被这种调侃的气氛感染了，极其快活地欢笑着。

多少日子以来，今日又有人嘲笑他的药丸，他把它视作阖家和睦的象征。今天，他终于卸下了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

“你们安什么心说这种话？你们不该干涉他的信仰！用我丸药者之中唯独阿克希耶情有独钟，是位坚持不懈者。而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取笑他！”

阿克希耶开释地说：“不必担心，安纳达先生！要‘毁灭’‘永生者’ 10
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

约庚德拉说：“就像要毁掉你的钱币那么难。你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时，已经落到警察手里了。”

一个接一个谈笑，一阵接一阵逗趣，如施魔法似的，把安纳达老爷茶桌上盘踞多日的妖气怪味驱散得无影无踪。

今天，茶桌聚会似乎不会很快散去。海敏丽妮还未梳洗，她不得不起身告退。接着，阿克希耶也起身告辞，他想起了一件急需办的事。

约庚德拉等他们离去，只剩下父子俩时，向父亲提议说：“爸爸，别再拖了，应该尽快安排海敏丽妮的婚事！”听了这番话，安纳达老爷怔怔地望着儿子。

约庚德拉接着说：“与罗梅锡解除婚约后，人们私下都在议论。我在外面单枪匹马，穷于应付，哪天才算完呢？倘若能把全部真相摊开去讲，我倒不怕与他们争。但是为了保护海敏丽妮，我难以启齿。现在除了动拳头，已别无他法。那天我不得不回敬阿基尔几巴掌，听说他常当众胡说什么。如果能尽快把海敏的婚事办了，那么，一切闲言碎语就会烟消云散了，我也不必再到处挥舞拳头，向人挑战了。听我的吧，爸爸，不要迟疑，不要再拖下去了。”

安纳达老爷问："让她跟谁结婚呢？"

"只有一个最佳人选，此人会同意这门亲事的，虽然发生了这么多荒唐离奇的事。不然，眼下无处可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是谁？"

"这会儿，咱所能找到的合适人选，就是阿克希耶。这个人十分恭维顺从我们，您让他吃丸药，他就吃；您吩咐他结婚，他马上会照办的。"

"你犯了什么糊涂！你想想，海敏会同意嫁给阿克希耶！"

"如果您不从中作梗，我会让她答应的。"

安纳达老爷急了："不行，约庚德拉，不行。你不了解海敏。你吓唬她、威逼她，会使她痛苦的，会雪上加霜的。还是让她过几天舒心日子吧。她刚经历了巨大的磨难，该让这可怜的孩子喘口气。婚事问题暂且搁一下，从长计议吧。"

"我一点也不会威逼她的。我一定好言相劝，把事情办妥。难道您以为我不吵架就办不成事？"

约庚德拉是位急性子人。当天晚上，海敏丽妮刚梳洗完，走出自己卧室，约庚德拉就叫住她，说："海敏，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海敏丽妮的心猛地一颤。但她顺从地随约庚德拉，走进她的起居室，静候他开口。

约庚德拉慢条斯理地说："海敏，父亲近来身体很糟，你也发现了吧？"

海敏丽妮没有开口，却神色惶恐。

约庚德拉接着说："我们应该想个医治的办法，不然他的病会加重的。"

从他谈话的声调语气，海敏丽妮明白了，他认为父亲身体不好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她负责。她低着头，依旧默不作声，用手揉搓着自己的衣襟。

约庚德拉继续说："事已到如此地步，不应管那么多了；如果一味追悔往事，只能越发使我们羞愧难当。如果你现在还希望父亲有一个舒畅的心境，你就必须彻底忘掉过去，应完全抹去那件不幸事件的任何痕迹。"说到这里，他观察着海敏丽妮的脸色，希望得到她的积极响应。

海敏丽妮羞怯地说："我不会旧事重提，让父亲为难，心里不安。"显然，海敏丽妮完全误解了他的意思。

约庚德拉进一步开导说："我相信你不会再这么做。不过，光这样是无法让别人闭上嘴的。"

"那你说我该如何办？"

"想要平息人们的碎言闲语，只有一个办法。"

海敏仿佛猜透了约庚德拉的心思，便急忙说："要不，我带着父亲尽快离开这儿，到内地去旅行一趟，换换空气，怎么样？花上两三个月时间，去外面走走，既能使大家身体健康，又能平息流言蜚语，一举两得。"

约庚德拉要把她那个思路拉回来，说："那也不是个治本的办法。只要父亲看不到埋在你心中的伤痛确已荡然无存，扎在他心头的针刺将依旧存在。换言之，他也不能恢复健康，恢复从前的欢悦宁静的心境。"

霎时间，泪水盈满了海敏丽妮的眼眶。她慌忙拭擦了泪水，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约庚德拉看准了时机，终于摊牌，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的话太无情，但若要皆大欢喜，让大家过安静的日子，你应该马上结婚。"

海敏丽妮惊得半晌说不出话，发呆地坐着。

见状，约庚德拉丧失了耐心，说："海敏，你们这些姑娘爱小题大做，常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想象得比天还大。有多少姑娘像你这样在婚姻问题上，闹得鸡犬不宁。最终，她们还不是安安静静，选择一个人结成伉俪，一切就迎刃而解，相安无事了。不然，像小说里写的那些玩意儿，搬进家里，就会闹腾得大家无法活下去了。你也许可以毫不顾利害关系，向人炫耀一番，'我将静居在屋顶平台上，面对苍穹，以星月为伴，修行终身。我将永远把他供奉在心灵的神坛里，牢记他的虚伪行径。'——从中寻找诗情画意。这或许对你并不感到难堪，但我们却已羞得无地自容了。快寻找一户规矩人家，告别你那套念念不忘的诗的幻境吧，这对大家都有裨益，懂吗？"

海敏丽妮心里很明白，别人以为她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整天沉缅于幻想中的生活，但她——也只有她——自己晓得，这种耻辱造成她心灵多大的创伤，而约庚德拉的讥讽，却像一支利箭深深扎在她原有创伤的心头，使她的痛苦无以复加。

她痛苦地叫嚷："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遁世修身，永不出嫁？"

约庚德拉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那你应该快刀斩乱麻，尽快结婚。不过，你若说：'我想找个近似神仙的人物，非他不嫁。'那你只好出家修行，谨守你的独身主义。世上哪有那么多随心逐意的事？你往往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实际环境，适应对方，这就是现实的人生。"

海敏丽妮不甘示弱地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话来刺我？难道我对你说过喜欢不喜欢，爱与不爱的问题？"

约庚德拉顺水推舟地说："你是没有说过，但是我看得出来，你常常以怨报德，这既不公正也毫无道理。你不得不承认，你在生活中所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一个能在苦乐荣辱里，对你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我对此人是异常钦佩的。他为了你的幸福，可以豁出性命。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人做自己的丈夫，不必费力去远处寻觅，他近在咫尺；如果你还想继续谱写你的诗文，那就——"

海敏丽妮起身说道："别对我这样说话！父亲吩咐我做什么，要我嫁给谁，我照办不误。倘若我不遵父嘱办，你再说诗文不诗文，为时也不晚。"

这时，约庚德拉口气缓和地说："海敏，好妹妹，别生气！你是了解我的，一旦心情不佳，脑瓜就发热，有话憋不住，非吐不可。难道我不了解从小一块长大的你，你从小爱害羞，你也是十分爱着父亲的！"说完，他起身跑到父亲屋里。

此时，安纳达老爷独自在房里着急，他唯恐约庚德拉威逼他妹妹。他正要起身打断他们兄妹之间的谈话，约庚德拉闯进屋，站在他面前。他凝视着儿子的脸，静候儿子开口。

约庚德拉兴奋地说："爸爸，海敏已同意出嫁。您一定以为我逼迫她答应的吧。我可没有强迫她。现在，只要您一句话，她就不会不同意嫁给阿克希耶！"

安纳达老爷不解地问："还待我去吩咐她？"

"您不说，难道让她自个儿跑来说'我要嫁给阿克希耶'不成？好吧，如果您不便亲自开口，就由我来转达您的意思。"

安纳达老爷忽然警觉起来，说："该我说的话，还是我亲自去说，用不着你代劳。不过，有那么火急火燎吗？我看拖上几天再说吧。"

约庚德拉着急地说："不行，爸爸。这事越拖越糟，夜长梦多啊！"

约庚德拉要是发起犟来，家里没有人能扛得住。他坚持要办的，非办成不可。安纳达老爷心里也对他有些发怵，惧怕他三分。

为平息他的火气，把事压一压，安纳达老爷说："我回头对她说，行了吧！"

约庚德拉紧追不舍地说："爸爸，不仅答应说，这会儿就去说。她正等着您呢。无论如何今天就把这件事敲定下来。"

安纳达老爷坐在那里思量着。

约庚德拉不耐烦地催促说：“爸爸，您多考虑也无用，您走一趟，一切就妥了。”

安纳达老爷终于下决心说：“约庚，你待在这里，我独自一人去谈。”

约庚德拉无奈地说：“好吧，我坐在这里等候。”

安纳达老爷去起坐间，那里一片漆黑。他感觉到有人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随即响起了一个被泪水浸湿了的嗓音：“爸爸，蜡烛灭了，我叫用人点上。”

蜡烛不会无缘无故熄灭的，其原因是瞒不过安纳达老爷的。

“罢了，孩子，用不着！”他便凭感觉，在黑暗里摸索着，走到海敏丽妮身旁的椅子上坐定。

海敏丽妮痛心地说：“爸爸，您怎么一点也不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安纳达老爷说：“我身体一向结实，所以实在也用不着特别关照。倒是你，原本弱不禁风，现在身体折腾得更糟了。”

海敏丽妮伤心地说：“你们都这么说我，爸爸，其实都毫无根据！我在家可算百顺百依了，凭什么说我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呢？如果您认为，为了身体健康必须服用什么药，您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爸爸，我什么时候没有听从您的吩咐？”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她已泣不成声。

安纳达老爷心乱如麻，不安地说：“你从来没有讨价还价过，你一向是听话的孩子！从来不需我说你。你了解我的想法，就像母亲熟悉自己孩子的心思似的，你总是按我的心愿去做。如果我发自内心的对你的祝福能感动上帝，那么上帝一定会让你终身幸福的。”

海敏丽妮说：“爸爸，难道您不想把我留在您身边陪伴您？”

安纳达老爷说：“为什么不想呢？”

海敏丽妮恳切地说：“我至少可以留到哥哥娶嫂子之前！让我留在您身边好吗？我若不在，谁来照顾您？”

“噢哟，照顾我？你真是个傻孩子！你那么惦记着对我的照顾！你可把我身价增加百倍！”

“爸爸，屋里太黑，我去取盏灯来。”说着，她便从隔壁房里取来一盏台灯，放在一边。“近来大家心里很乱。好些日子没能在晚上替您读

报，让我给您念，好吗？”

安纳达老爷起身说：“很好。你稍坐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就回来，听你读报。”

说完，他回到约庚德拉房间。他原打算说：“今天没机会谈，明儿再说吧。”但当约庚德拉问他：“怎么样，爸爸，谈妥她的婚姻大事吗？”他却连忙答道：“是的，谈过了。”

安纳达老爷惧怕，约庚德拉别自己跑过去责骂海敏丽妮，使她伤心。

约庚德拉又追问：“她肯定同意了？”

“是的，你可以这样认为。”

“那我可去跟阿克希耶说？”

安纳达老爷慌忙拦住说：“不，不，眼下，你什么也不能跟阿克希耶说明，懂吗？约庚，太性急会弄巧成拙，把事情弄糟的。现在对谁都不能提。现在最好是去西部玩上几天，待我们回来，一切都会办妥的。”

约庚德拉一句话也没说，拔脚出去了。他径直朝阿克希耶家奔去。

阿克希耶正在根据一本英文财会书，自学簿记。约庚德拉伸手夺过书和笔记本，扔到一边说：“这些以后再学不晚，现在我们商议一下，选择一个结婚日子。”

阿克希耶吃惊地说：“哎，你胡扯些什么呀！”

三十九

第二天早晨，海敏丽妮起床梳洗完毕，走到室外，发现父亲默默地坐在自己房内临窗的一把安乐椅上，沉思着。

房内陈设不多，一角放着一张床，另一角立着一口橱柜；墙上挂着他妻子业已变得模糊了的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一帧镶有镜框的丝质毛绣，图案是一束鲜花，是妻子亲手绣的。橱内按原样摆放着女主人生前所喜爱的一些小物件。

海敏丽妮站到父亲身后，用娇嫩的手指轻轻摩挲他的额头，装做拔他白头发似的。

“爸爸，快去用茶吧。茶后我来你这儿，听你讲述咱们家往昔年代的故事，我很爱听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逸闻趣事。”

近来，安纳达老爷对女儿的洞察变得极为敏感。他不用多加思索，便对女儿这一尽早用茶的劝说的含义了如指掌，因为不用多久，阿克希耶就会在茶桌边露面，所以海敏丽妮为了避开阿克希耶，希望尽早用完茶，可躲进父亲屋子，单独与父亲聊天，享受天伦之乐。

看到女儿如此紧张的神情，安纳达老爷感到十分痛心，如今自己心爱的女儿，像一头怕被人捕猎的小鹿，经常处在惊恐之中。

安纳达老爷匆匆走到楼下，发现用人还没有把茶水端来，顿时火冒三丈。用人一再分辩：今日他来得比规定时间早。但安纳达老爷依然固执己见，愤然说，今天连仆人也变成了老爷，还要雇人叫醒他们才行。

一会儿，用人端来了奶茶。今天，安纳达老爷一改往常那种边聊天边慢条斯理、小口啜饮的习惯，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奶茶。

海敏丽妮诧异地问：“爸爸，今天您有急事要外出吗？”

安纳达老爷解释道：“没有，冬天喝奶茶要快，趁热出点汗，身体就会轻松点。”

然而，还未等安纳达老爷身上冒汗，约庚德拉已陪着阿克希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今天，阿克希耶还特别打扮了一番：他右手握着一根银柄手杖，怀表的链子垂挂在上衣的胸袋外，左手拿着一本裹着牛皮纸的书。他没有坐在经常坐的那把椅子上，而是紧挨海敏丽妮坐下，咧着嘴，笑嘻嘻地说：“今天你们的表，恐怕都走快了。”

海敏既未作答，更没有转脸朝他瞧一眼。

安纳达老爷说：“走吧，孩子，上楼去把我冬天穿的衣服拿出来晒晒太阳。”

约庚德拉气急败坏地说：“爸爸，太阳跑不了的，急什么呀？”他转身又朝海敏丽妮说：“海敏，你不给阿克希耶倒一杯茶？给我也来一杯，不过先得敬客人！”

阿克希耶依然笑容满面，对海敏丽妮说：“你看到过为了尽责，竟做出如此大的自我牺牲的人吗？他真要算是菲利甫·锡德尼 11 第二了。”

海敏丽妮不理睬阿克希耶的笑话，她自管倒了两杯茶，一杯给了约庚德拉，另一杯朝阿克希耶那边推了推，便抬头望着父亲。

安纳达老爷说：“再等一会儿，毒辣的太阳出来，热得就没法上楼了。走吧，别再耽搁了。”

约庚德拉气得失去风度，大叫道：“今天不把衣服拿出去晒，就坏了不成！阿克希耶来了，而你们——”

安纳达老爷怒不可遏，突然激动起来说：“你们除了强人所难，就别无他虑了！你们固执己见，总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总是欺负着她，让她听从你们的意见！过去我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但从现在起，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海敏，我的孩子，从明儿开始，你在楼上我的房间里用茶，我将在自己房内用茶。”

安纳达老爷还要女儿跟着上楼去，海敏丽妮却平静地说：“爸爸，再稍坐一会儿。今天的茶，您还没喝完哩。”她转身对阿克希耶说：“阿克希耶先生，我可以问问牛皮纸里裹着的是什么秘密吗？”

“不仅可以问，还可以揭开这个秘密。”他把纸包递给了她。

海敏丽妮打开一看，原来是本精装的丁尼生诗集！她大惊失色。同样的一本书，至今还珍藏在她房内书桌的抽屉里。这书是他人作为礼物赠给她的，谁都不知晓这事的奥秘的。

约庚德拉微笑着说：“秘密还没有完全揭开。”他翻开书的扉页给她看，上面写着“送海敏丽妮——阿克希耶敬赠”。

蓦然间，海敏丽妮的手一松，诗集掉在了地上。她连瞧都不瞧它一眼，便对父亲说：“爸爸，走吧。”

父女俩立刻朝外走去。

约庚德拉气得两眼直冒金星。他大叫大嚷：“这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在某个学校寻个职位，自谋生路！”

阿克希耶劝慰且冷静地说：“兄弟，别发无名火。我早就说过，你不要白费力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你理解错了。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做出保证，我才顺从你的意见。但是，我依然断定，海敏的心永远不会属于我的。因此放弃这一希望，是最为明智之举。事实上，她没有忘记罗梅锡。现在你的首要责任是，把她的心灵从对罗梅锡的怀念中解脱出来！”

约庚德拉无奈地说：“你只说了责任，还能告诉我一些办法吗？”

阿克希耶老谋深算地说：“世上除了我难道没有第二位合适的人选？我想，如果你是你妹妹的话，我们的祖辈就不会为了我不打光棍而一筹莫展，抱恨终日了！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物色到这样一位青年，适合她胃口的，她见到他不会不屑一顾而去晾晒衣服！”

约庚德拉说：“这可不是向哪家公司预订就能获到的！”

阿克希耶不屑说：“这点小事你就束手无策，沉不住气了？我能帮你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但决不能匆忙行事，否则就会功败垂成，前功尽弃。开始先别提什么婚姻大事，以免引起双方疑虑，吓跑双方，只能让他们正常交往，渐渐接近了解，然后我再告诉你如何抓住时机，该怎么办。”

“办法倒是蛮不错，但能告诉我，那位年轻人是谁吗？”

“你肯定见过他，但不一定了解他。此公便是纳利纳克希医生。”

“纳利纳克希！”

“你仿佛很吃惊，何必大惊小怪。是的，梵社里有些人正对他发难，你可置之不管。我想，你不会因此让这个合适的新郎，从自己手缝中滑掉！”

约庚德拉说：“只要能抓到一个合适的人，其余的事不去管它，也不会发愁了！不过，纳利纳克希会同意这门亲事吗？”

“我当然无法肯定你今日前往提亲他今日就答应。但是，时间会创造奇迹，水到渠成，事在人为嘛！约庚，听我的吧。明天，纳利纳克希有一场演讲，你就带海敏丽妮去听讲。这位医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伶俐口才，他滔滔不绝的雄辩，能抓住淑女们的心！唉，这些天真的女士们，就是不懂得，能顺从听话的丈夫不知要比能说会道的丈夫，好上几百倍！”

“不过，你说说他的经历，我得事先摸清他的情况。”

“你瞧，约庚，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经历，但你听着，即便在经历上有些缺憾，也无伤大雅，不必伤脑筋，也许还能坏事变成好事，你求之不

得的好事！”

接着，阿克希耶扼要介绍了纳利纳克希的情况：纳利纳克希的父亲拉杰巴勒帕是帕星德布尔的一个小地主。三十岁时，他皈依了梵社。但他的妻子怎么也不同意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非常谨慎地使自己的言行不受丈夫的影响，坚守自己的宗教仪式。对此，拉杰巴勒帕极为不快。后来，他的儿子纳利纳克希以自己对宗教宣传的热忱和雄辩的口才，在梵社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他被任命为医官，四处巡行。凡他到过的地方，因他无懈可击的品行、高超的医术和待人的古道热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誉。

后来，发生了一起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犹如晴天霹雳。已进入暮年的拉杰巴勒帕走火着魔，要与一位寡妇结婚；谁也劝阻不了他的荒唐主意。拉杰巴勒帕说：“我的发妻与我的宗教信仰不同，不是我真正的伴侣。现在，我相识了一位女子，她与我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思想感情；如果我不娶她为妻，那是极不道德的。”

最后，拉杰巴勒帕置各方指责于不顾，按照印度教习俗与那位寡妇结了婚。

这样，纳利纳克希的母亲打算弃家出走，独自迁居印度教圣地贝拿勒斯。

纳利纳克希得悉此消息，立即辞去楞格布尔的医职，打道回府。他回到故里，对母亲说：“妈妈，我也和您一块去贝拿勒斯。”

母亲流着泪，对儿子说：“既然我与你们的宗教信仰不同，合不到一起，你又何必自找烦恼呢？”

纳利纳克希毅然答道：“我跟着您，不会发生任何不合适的问题。”父亲的再婚，在母亲心上留下了创伤，儿子深感不安，决心使弃夫离家的母亲安度晚年。于是，他跟随母亲去了圣地贝拿勒斯。

在贝拿勒斯住了多日，母亲对纳利纳克希说：“孩子，难道这个家庭，总是那么冷冷清清？你不想结婚？”

母亲的发问，使他进退维谷，只好说：“没有必要，妈妈。你我不都过得很舒坦吗？”

母亲凭直觉猜测到他之所以犹豫的原因，他为自己脱离了梵社，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决不会愿意娶一个非梵社女子为妻的。

于是，母亲焦急地对儿子说：“孩子，你决不能为了我终身不娶。你想在哪里找就在哪里找，想和什么女人结婚都可以，我决不会反对。”

纳利纳克希经过了一两天的思考，对母亲说：“我将为您寻找您所希

望的媳妇。我决不娶那种与您的意愿不合，只会给您带来痛苦的姑娘。”于是，他便到孟加拉寻觅合适的姑娘去了。

以后的情形，传说不一。有人说，他曾私自去农村，与一位无父无母的孤女结了婚，婚后不久妻子去世了。有人对此深表怀疑。但阿克希耶却认为：纳利纳克希做好了准备与那位孤女结婚，但最后时刻却丧失了勇气，改变了主意，未能成婚。

不管怎样，阿克希耶认为，现在只要纳利纳克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女郎，他母亲决无异议的。纳利纳克希上哪儿去寻觅像海敏丽妮这样的姑娘！别的不说，单凭海敏丽妮温柔谦和的天性，就足以断言，她定能尊敬婆婆，决不会因冒犯使老人苦恼。纳利纳克希只需三四天时间，细细考察海敏丽妮，就会得出上述这样的结论的。

所以，阿克希耶的意见，是要想方设法让俩人尽快相识。

四十

阿克希耶一走，约庚德拉马上上楼去。在起坐间，他看到父亲和海敏丽妮正促膝交谈。一见约庚德拉，安纳达老爷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今天在用茶时，安纳达老爷一反自己平和的性格，对儿子严加斥责。对此，他深感内疚。

因此，安纳达老爷用异乎寻常的亲切口吻，招呼约庚德拉："过来，约庚，坐下。"

约庚德拉说："爸爸，多日来，你们足不出户，整天闷在家里，不知在做什么。成天关在家里，对你们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安纳达老爷说："是，是！不过，我一生就是这样在家里度过的。再说找个什么理由，把海敏带出去也不是那么容易。"

海敏丽妮插嘴说："爸爸，您为什么怪我呢？您想带我去哪儿，我一定奉陪。您可试试我，究竟去还是不去嘛。"

海敏丽妮说的话，违背她自己的本性，但她这么说，企图证明，她并非内心悲伤或出于某种癖好，幽禁在家室里。她要使人相信，她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极其感兴趣。

约庚德拉顺势说："爸爸，明儿有一个演讲会，您可带海敏去听听。"

安纳达老爷明白，海敏丽妮最不喜欢挤会场凑热闹，她羞于抛头露面。因此，他不作答，只是转脸看着海敏丽妮的脸色。

海敏丽妮突然表现出一种极不自然的兴致，说："演讲会？哥哥，发表演说的都有谁？"

约庚德拉说："主讲人是纳利纳克希医生。"

安纳达老爷说："纳利纳克希！"

约庚德拉介绍说："他是位出色的演说家，此外，他的经历也会让人大吃一惊。他有着无畏的牺牲精神，又有坚定热忱的品行，这种人在世上真是百里挑一、凤毛鳞角。"

其实，约庚德拉对纳利纳克希一无所知，除了一小时前，他从阿克希耶那儿听到的似是而非的只言片语的传闻。

海敏丽妮显出一副心切的表情，说：“那敢情好啊。爸爸，去吧，去听听这位贤者的演说。”

不过，女儿显出的那种热忱，安纳达老爷根本不会信以为真，但他依然暗自欣慰。他心想，即使这一决定违背她的意愿，但只要她坚持这样的外出活动，她的心境定能很快变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无疑是医治心病的良药。

安纳达老爷对约庚德拉说：“好吧，你明天准时带我们去会场，可不要晚了。还有，对了，关于纳利纳克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外界可流传着有关他的种种闲言碎语啊！”

约庚德拉先对那些流言蜚语讽刺挖苦了一番，尽情给以痛击。然后，他义愤填膺地说：“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卫道士们认为，他们秉承上帝的旨意，可以任意诽谤污蔑同教人，世上再也找不到像宗教贩子那样心地偏狂的人了。”约庚德拉越说越激动。

为平静约庚德拉的激动之情，安纳达老爷附和地说：“你说的我完全同意。经常挑别人毛病，议论别人短处的人，就不会有丰富的同情心。他们心胸狭窄，疑神疑鬼，无聊透顶！”

约庚德拉又叫喊：“爸爸，您这话是冲着我说的吧。我可不像那些变态的宗教狂。我能区分好坏，对谁有意见当面直说，说好也说坏，你们知道，我不怕直言明说，必要时，有拳头做后盾！”

安纳达老爷连忙说：“约庚，别胡说八道了，我怎么会无缘无故说你。我对你的脾性自然了如指掌。”

接着，约庚德拉大加赞扬纳利纳克希的品行，最后他说：“为了母亲的幸福，纳利纳克希牺牲了自己的意愿和自由，跟随母亲去贝拿勒斯。所以，爸爸，我个人对他的行为无限敬佩，而您说的那些朋友，却编造了许多流言蜚语，一味诋毁他。事实胜于雄辩，海敏，你以为如何？”

海敏丽妮附和说：“我也持与你相同的看法。”

约庚德拉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海敏会有和我一致的看法。爸爸，为了使您幸福，如果遇有这种时机，海敏也会做出牺牲的。这点我是坚信不移的。”

安纳达老爷的脸上，堆着慈祥的微笑。他慈爱地望着海敏丽妮。

海敏丽妮立即满脸绯红，羞涩地低下了头。

四十一

演讲会结束后，安纳达老爷和海敏丽妮回到了家，那时太阳还未落山。

安纳达老爷在茶桌边坐下，说：“今天我真高兴，演讲听得真过瘾。”

安纳达老爷心中仿佛有一条感情的小溪在流淌，说了这句话，就不愿再说什么了。

海敏丽妮用完茶，悄悄上楼去了。安纳达老爷也没介意，他正回味着演讲的美好情景。

会上，他听了纳利纳克希的精彩演讲，见他出人意料的年轻、温和，不胜欣喜。在这位年轻人的脸上，似乎依旧洋溢着稚童般的纯真、无瑕的美。他眉宇间透出的仿佛发自心灵的专注和认真，潜向四面八方。他不费吹毫之力，抓住了听众的心。

纳利纳克希演讲的主题是“失”。他说：“世上无失便无得，纵有所得非谓全得。唯先失而后得，方可谓得之无愧。若对应得之物视若无睹，避而失之，谓之可惜。实乃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种天性，皆存于人之心灵。”

“如我们能以虔诚之心看待所失之物，忍着眼泪和痛苦，以弃舍之心献出一切，则卑微也能化作高大，短暂亦可变为永恒。再则，那些权为我所用的自然之物也会变成神圣之物，永存于我们心灵庙堂的宝库之中。”

纳利纳克希的这些话语，一直萦绕在海敏丽妮的心头，不断地叩击着她。她神思恍惚地静坐在屋顶平台上，唯有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与她为伴。此时此刻，她的心灵感到格外充实，以至于整个天空、整个世界对她来说，都是那样实在，那样完美。

从会场回家的路上，约庚德拉也亢奋地说：“阿克希耶，你说的这位年轻人真不赖！是个十足的禁欲者！可他的演说我倒有一半听不懂。有的简直莫名其妙。”

阿克希耶接茬儿说：“只有病情确诊后，方可对症下药。海敏丽妮对罗梅锡的怀念，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不是悟彻人生的苦修者，能治好她的这种痴情吗？听讲演时，你注意过海敏丽妮脸上的表情吗？”

“怎么没有。我一眼就看出，她听得津津有味，如痴似醉，但能说她欣赏演讲，就等于爱上这个演讲人吗？”

“如果演说出自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之口，难道她会感兴趣？你不懂，约庚，对于女人来说，苦修者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迦梨陀婆的诗里，就有关于乌玛为一苦修者而遏制自己一切欲念的情节。约庚德拉，说实话，如果你让另一个角色在她面前亮相，她定会用罗梅锡与之比较而相形见拙。然而，纳利纳克希却不是平庸之辈，海敏丽妮不会产生要用某人来与他比较的念头。当然，你要是把另一个年轻人唐突地带到她面前，她马上就会看穿你的用意，就会反感，与你作对。但你若巧妙地把纳利纳克希介绍给她认识，她决不会起疑心。之后，从敬慕渐渐发展成爱恋，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约庚德拉说：“你小使计谋，是较为容易，让我去实行，就强人所难了。我只会直来直去。再说，我也不怎么喜欢这个家伙。”

阿克希耶说：“瞧瞧你，约庚德拉！你可别固执己见，弄得啥也办不成。哪能十全十美，什么都符合你的胃口？不管怎样，必须使海敏丽妮从牵挂罗梅锡的忧伤心境中解脱出来，这是当务之急，不先做到这一点，其余的就无从做起。你别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一切。如果你能按我的意见办，就有成功的希望。”

“说心里话，我很难接受纳利纳克希这个人。他太神秘玄乎。我怕跟这种人打交道。可别落个小灾刚免大祸又临头的可悲下场。”

“兄弟，你们真是庸人自扰，见风就是雨啊！对罗梅锡你们一开始就盲目信任！‘这样的人踏破铁鞋没觅处’！‘他压根儿不懂欺骗’！‘他是哲学界的商迦罗遮那第二，是文学界十九世纪文艺女神的化身’！但是，我从来就不喜欢罗梅锡，像他那样满脑子崇高理想的人，有生以来我见得多了！但在你们那儿，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在你们眼里，像我这样的无能之辈，只会妒忌那些贤哲圣人，别无长处。感谢上帝，现在你们终于豁然开朗了吧！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只能敬而远之，决不能让他与自己的姐妹结合，不然，日后免不了大祸临头。言归正传吧。你一定记得印度一句古老格言‘一根针顶出一根针’，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舍此别无他法，不必徒劳地去做过多的考虑。”

约庚德拉不服气地说：“我说，阿克希耶，你先于我们看透了罗梅锡，你磨破了嘴皮我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出于妒忌才不愿看到你。仅以此来证明你的非凡洞察力，叫我怎么能信服！不管如何，如果需要耍点手腕，那还是请你单枪匹马地干吧，我可不干了。总之，我对纳利纳克希不感兴趣，我要说的话全说了。”

约庚德拉和阿克希耶走进安纳达老爷的房间去喝茶，正好撞见海敏丽妮从另一个门溜了出去。阿克希耶明白，他们进来之前，海敏已经在窗口看见了他们。他笑容可掬地走到安纳达老爷身旁落座，说：“纳利纳

克希所讲的都发自内心，所以他的演讲能打动人心，他的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

安纳达老爷说：“他确实有非凡的才干。”

阿克希耶说：“岂止才干，像这样的贤哲在这个世上简直是千载难逢。”

约庚德拉曾是这一计谋的参与者，但他还是忍不住顶了一句：“老兄，别提什么贤哲圣人。愿上帝仁慈，让我不见你的那些贤哲圣人们吧！”他昨天还对纳利纳克希的仁爱品格大加赞扬，并把有人对纳利纳克希的不屑看法视为有意诽谤诋毁、造谣生非。

安纳达老爷说：“嗳，约庚德拉，话不该这么说，我宁可相信‘凡有君子之表者必有君子之心’，即使上当受骗，我也不愿妄加猜疑，固守自己之浅薄短见，妄自尊大。纳利纳克希先生所言，并非拾人牙慧，实是发自内心的感受，使我增长了新的见识。伪善者怎能给人以真实？真知灼见不可能胡乱编造，如同真金是无法制造的一样。我很想亲自走访，当面赞扬祝贺他。”

阿克希耶叹息说：“我担心他的身体，能否顶得住这种长期耗竭神思的生活。”

安纳达老爷不安地问：“怎么，他身体不好？”

“他不应该如此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从事这种理性的探求和实证，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

“这实在欠妥。我们无权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自己造就的。他如果在我身边，我就能为他妥善安排，使他数日之内就恢复健康。实际上保养身体也不难，有这么几条简单的规则，首先是——”

对此，约庚德拉已失去了耐心，插话道：“爸爸，你瞎操什么心！你的话与之毫不相干，我见他身体棒得很。见到他那个模样，我有这个感觉，苦修苦炼正是养生之道，我很想学学他的这种精神。”

安纳达老爷说：“不，约庚德拉，如果事实正如阿克希耶所说的，那他的身体怎能支持得住？我国有些伟人不到寿数就谢世，他们忽视自身健康，实在是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应该任其下去。听我说，约庚德拉，纳利纳克希所作所为，并非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他确有真才实学。从现在起，要对他多加关照，这是我们的责任。”

阿克希耶说：“我会设法带他到这儿来与您见面。如果您能说服他，那太好了。我记得在我考试那会儿，您曾给我试服的那种草药，有提神壮气的效力。对于常用脑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效用的良药了。如果

您也能劝动纳利纳克希服用此药……”

约庚德拉蓦然推开凳子，站起来说：“哎，阿克希耶，你简直把我气疯了，太跟我过不去了！你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我听够了！我走！”说罢，他拂袖而去。

四十二

先前，安纳达老爷每感不适，总要服用各种西药以及印度医生开的草药和药丸。但如今，他已觉得这些药索然无趣。那时，所谓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他的幻觉，而这些幻觉中的病痛感觉，正是茶后饭余闲谈的资料。现在，他的身体真正出了些问题，他反而对自己的身体缄默不语了。

今天，尚不到假寐时间，但因为心神劳瘁，安纳达老爷却坐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正在这时，海敏丽妮忽闻楼梯上约庚德拉的脚步声，她便手拿正打着毛线的衣针，疾步走到房门口，示意哥哥小心，不要打扰爸爸的盹睡。但出乎她意料，他看见哥哥正带领纳利纳克希朝楼上走来。她欲想藏进另一房间，但躲闪不及，约庚德拉叫住了她。

“海敏，我特意请纳利纳克希先生上我们家做客。过来，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海敏丽妮急忙收步，朝纳利纳克希先生鞠躬致意，却不敢正眼相视。

此时，安纳达老爷睡眼微睁道：“海敏！”

海敏丽妮又回屋，低声对父亲说：“纳利纳克希先生来了！”

约庚德拉领着纳利纳克希进屋，安纳达老爷惊醒过来，慌忙站起身迎接。

安纳达老爷恭敬地请客人在对面坐下，说：“今天您光临寒舍，实乃我三生有幸。海敏，你别走，就在这儿坐。纳利纳克希先生，这是我女儿海敏，那天我们父女俩都去听了您的演讲，获益匪浅。您说‘得之真实，就不可能再失去，只有那种不实在的东西，才有可能得而复失’——这些至理名言，颇有深意。是这样吧，海敏？要检验我们是否已真正把握事物或真理，就看我们会不会再度失去。纳利纳克希先生，我请求您常光临敝舍，多加赐教，对此我们将大受裨益。我们很少外出，您什么时候光临敝府，总会遇到敝人和吾女海敏。”

纳利纳克希不好意思地瞅了海敏丽妮一眼，说：“我在会上说了不少大话，你们可别以为我是个极其严肃的人。那天迫于学生们的再三恳求，我才不得已而为之。我这个人对于别人的请求，总觉得情面难却。不过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演讲后，恐怕不必担心再会有诸如此类的邀请了。学生们已经明白无疑地表示他们听不懂我演讲的大部分内容。约庚先生，那天您也在场！我瞧见您不时用焦躁的目光，直视钟表，对此，

我不会无动于衷的，那时我也心烦意乱。”

约庚德拉率直地承认道：“我确实理解不了您所讲的，也许是我智力所不及的缘故。请您不要见怪，多多包涵！”

安纳达老爷接着说：“约庚，演说的全部内容，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纳利纳克希说：“是的，不需要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必须理解。”

安纳达老爷以教诫的口吻说：“但是，纳利纳克希先生，您必须听取我一句劝告。上帝派遣像您这样的人降临人世间，让您担负一定责任，展开济世助人的工作，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您不应该如此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凡对人类奉献者，都应牢记决不能白白毁掉自己身体资本，不然，就等于毁掉对世间奉献的基础。”

纳利纳克希说：“您如果有机会对我作更好的了解，您就会发现我并不轻视世上的任何东西。我如同一个乞讨者来到人世，求得众人之助，极为艰难地造就了我的肉体和灵魂。因此根本不存在我可以毫不在乎地去毁掉它，而奢望因之而会给我带来那种令人目眩的光彩。凡是人们所不能建造的，我们就没有权利去摧毁它。”

安纳达老爷兴奋地说：“您说得对极了，妙极了！您在那天的演讲中也讲述了类似的话。”

约庚德拉说：“对不起，你们坐。我有事先走一步。”

纳利纳克希抱歉说：“约庚德拉先生，请原谅。喜欢故弄玄虚、使人难堪，这决不是我的本性，至少您不会作这样的判断。好吧，我也告辞了。我陪约庚德拉先生走一段。”

约庚德拉急忙阻拦说：“不，不，您坐，千万别走。我的话请您不要介意。我这个人就没法在一个地方坐住。”

安纳达老爷接口说：“纳利纳克希先生，您不必介意约庚德拉的来去匆匆。他就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很难挽留住他。让他在一个地方不动窝儿，简直难于上青天。”

约庚德拉走后，安纳达老爷问道：“您住在哪里？”

纳利纳克希笑了笑说：“若要确切地说，我固定住在什么地方，十分为难。这里我有许多熟人，常被他们拉拽着，东住住西宿宿，我倒也无所谓。不过人嘛，有时总想找个清静地方住住。所以，约庚德拉颇费心思为我寻觅到一住所，就在您家隔壁，那条小胡同幽静且干净。”

这一答语，使安纳达老爷大喜过望。但如果他稍微留意一下，就会

发现海敏丽妮一听此语，脸上顿时显露出一丝苦涩的痛苦表情。那幢房子正是罗梅锡从前居住过的。

此时，恰好传来了“茶准备好了”的通报声，大家随即移座下楼去。

安纳达老爷下楼，在茶桌边落座，劈头就说：“孩子，为纳利纳克希先生倒杯茶。”

但纳利纳克希谦和地辞谢了主人要为他沏茶。

安纳达老爷不解地问：“您怎么啦，纳利纳克希先生？你真的连茶都不喝？那请用一些点心。”

纳利纳克希又推辞说：“我只能请您包涵。”

安纳达老爷说：“您是一位医生，我当然不能班门弄斧，说些养生之道！但用完饭三四小时，喝点儿热茶，兴许对肠胃消化总有些裨益。若您没有这种习惯，我就给您沏点儿淡茶，如何？”

纳利纳克希瞟了一眼海敏丽妮，觉察她对自己在用茶上所表现出来的拘谨态度颇为疑惑不解，她好像正在暗自揣摩，他为什么要拒绝喝茶。

于是，纳利纳克希索性望着她的脸，解释说：“你们一定误解了。我对你们家这种喝茶习惯没有什么反感。从前，我每天也定时喝点茶，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茶香，依然使我兴奋不已。现在，我看着你们喝茶，我也获得了某种满足。但是，也许你们不晓得，家母严格奉行自己的教规。在她眼里，我就是她的一切。我不愿让自己破坏她遵守的教规，带着一副窘相回去见她老人家，这就是我这会儿戒茶的原因，敬请你们谅解。我定将分享你们用茶后的愉悦。至于我的忌讳，不会妨害我欣然领受你们殷勤招待的心意。”

纳利纳克希最初的那席话，海敏丽妮听了便觉不是滋味。她觉得，纳利纳克希不愿对他们推心置腹，总有意喋喋不休，借此掩饰自己的内心真情。但她哪会知道，凡初遇相识，纳利纳克希无法摆脱自己天生的腼腆性格，所以，在陌生人面前，他常常违背自己的性格，强装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即使说出心里话，也会走调的，连自己听了也颇觉刺耳。因此，当约庚德拉急耐不住要离座时，他心里也对自己言不由衷的话语感到厌嫌，真想跟约庚德拉一起逃走了事。但当他谈及他母亲时，海敏丽妮不由得用敬佩的目光凝视着他。在他脸上，因谈及母亲而流露出来的纯朴的虔敬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海敏丽妮的心。她很想和他谈谈他母亲的情况，终因羞怯而未能启齿。

听了纳利纳克希的这番说明，安纳达老爷连忙抱歉地说：“原来如此！我若事先知道，不会请您喝茶。请原谅我的冒失。”

纳利纳克希微笑着说："我不能品茶，难道连领受您盛情的邀请也被剥夺了？"

纳利纳克希走后，海敏丽妮陪父亲上楼，拿起一本孟加拉文月刊，选了一篇随笔，给他念诵起来，安纳达老爷听着听着，一会儿便睡着了。近来，安纳达老爷已开始显出这种疲惫的征兆。

四十三

没有多久，安纳达老爷与纳利纳克希的交往，就已经很频繁了。

起初，海敏丽妮以为，与像纳利纳克希这样精通哲理的人交谈，只能获取一些玄妙的教诲。她从未想过，他能与他们闲聊些家常生活琐事。当然，他十分健谈，但在他们说笑戏谑时，纳利纳克希总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有一天，纳利纳克希正与安纳达老爷和海敏丽妮父女俩闲聊，约庚德拉忽然跑来，气急败坏地说："晓得吗，爸爸？这几天外面沸沸扬扬，梵社里的一些人都说我们是纳利纳克希先生的门徒！为此，我还与巴瑞西大吵了一通。"

安纳达老爷微笑着说："依我看，这没有什么难堪。倒是加入那种没有学生、全是老师的圈子，才叫人难堪呢。那时，人人都在喊破嗓子传经授法，却谁也没有机会受教诲，学到东西。"

纳利纳克希附和地说："安纳达老爷，我也是你们中的一员。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全是学生。哪里有我们可学的东西，我们就背着行李去哪里。"

约庚德拉急了，说："不，不，说这些话毫无意义，纳利纳克希先生！这是件败坏名誉的事，谁都不能成为您的朋友或知心人。谁要是接近您，谁就会被说成是您的门徒！这种侮辱决不可一笑置之的。请您丢弃掉那一套毫无意义的举止吧。"

纳利纳克希问："什么举止？我该怎样才行？"

约庚德拉直率地说："您总像是位瑜伽信徒，清晨，您对着初升的太阳沉思默想，无论吃什么、喝什么都得先来一套仪式。您脱离了一般的社会常规，在普通人眼里，您显得滑稽可笑。"

海敏丽妮见约庚德拉说话如此鲁莽无礼，羞惭地低下了头。但纳利纳克希只是笑了笑，说："约庚德拉先生，人们觉得可笑的事，难道也是一种罪过？世上真理往往会被看成是可笑的，但皈依真理者就因此非放弃真理不可？我承认一个人脱离社会常规不大正常。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像一把利剑一样，总不能永远锁在剑鞘里。铸剑的人，在剑柄上表现自己独特的才能，在上面镂刻适合他口味的花纹图案。同样，一个人也可在社会这个剑鞘之外找一个地方，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他这点自由不应被剥夺吧？令我惊奇的是，我已避开众人耳目，独自待在家中修身养性，人们有什么理由抓住我不放，横加指责呢？"

约庚德拉说："难道您不知道，那些肩负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者，总认为探听'别人家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吗？他们有偷天换日的本领，会得到一切人们未料的信息。世上缺了这批出类拔萃的精英，改造世界的工作如何进行？此外，纳利纳克希先生，人们往往喜欢注意那种连少数人都不敢干的不合习俗的事，即使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悄悄地干也罢，而那些人人都在做的事反而惹不起他们的注意。您瞧，我们的海敏丽妮就知道您在自家屋顶阳台上常干的一些事儿，她跟爸讲述了您的情况。不过，海敏丽妮并不想担当起改造您的重大使命！"

海敏丽妮的脸顿时红了，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怒火。她正急着要分辩，纳利纳克希为她解围说："您不必害羞。我在屋顶阳台上做早祷或晚祷时，您碰巧在自己屋顶上散步，看到我正在做每日必须做的宗教课目。这谁能责怪您呢？仅因为您长着一双眼睛，发现一些事情，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毫无道理了。倘若这也算是罪过，那么我们人人都有份了。"

安纳达老爷也说："再说海敏对您早晚祷告压根儿没有提出异议抑或反感，反而以十分虔诚的口吻，向我打听有关您那些宗教仪式的意义。"

约庚德拉却说："老兄，我真不明白，您做这一切究竟有何意义！我们是普通人，按常规思考行事，并没有因此遇到什么烦恼。我真搞不懂，您从这种神秘怪诡的做法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我倒是知道，过分地倾向一边，人们的心灵会因此失去平衡，变得非常偏狭。不过，请您别生我的气，我是个极其平庸的人，我坐在这个世界舞台的最末一排座位上，我不扔石块，不攻击什么，就难以赶上正用各种办法向高层攀登的人们。世上像我这样的人不计其数，要是您抛弃他们，舍弃一切，只顾自己往上爬，爬到那个虚无缥缈的超常世界里生活，那您必然会遭到无数人雨点般的石头的攻击。"

纳利纳克希说："攻击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仅仅擦着一点边角，有的正中目标。如果有人说'这是个疯子，干这没头没脑的事儿'，倒也无妨，人们可置之不理，或泰然处之；但当有人说'此人明为苦修者实是伪君子，明为师尊实是在拉帮结派'，对此您也企图一笑了之，那么您为能'了之'就必须具有足够的'笑'！问题就在于'笑'从何来，还必须'足够'。总之，法院或世俗社会，决不会容您一笑了之的。"

约庚德拉说："我再重申一遍，请您别生我的气，纳利纳克希先生。您在自家阳台上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算老几，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仅仅想说，如能使自己为常人所容，就不会有无妄之灾。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万无一失。一旦有越轨之举，便会招众人围观。不管他们是咒骂您，还是敬佩您，对您来说无所谓利，无所谓害。不过，在这样吵吵嚷嚷之中，您能安身养心吗？长期在一大群人的包围之中讨生活，真叫人难以忍受！"说毕，他站起身来。

纳利纳克希忙问："喂，约庚德拉先生，您这会儿要到哪里去？您把

我从我家的阳台上拽拉下来，重重地摔在这块普通人生活的实地上，就想溜走，办不到！请坐下。”

约庚德拉说：“算了，今日话已说够了，到此为止。我想出去散散心。”

约庚德拉依然不理睬别人，拂袖离去。海敏丽妮低垂着头，下意识地抚弄着桌布的花边。此时如果有谁稍许留意一下，就会在她脸颊上发现细微的泪滴在她眼睫毛上滚动。

在与纳利纳克希日复一日的交谈中，海敏丽妮越发看清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她急于想走纳利纳克希的道路，消除自己内心的痛楚。当她极度苦闷时——无论在生活还是内心世界，都找不到任何支撑点时，纳利纳克希恰在她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多日来，海敏丽妮渴望遵循教规，过一种女修行者的生活。教义教规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灵上的支柱，宗教的自我克制本身，就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再说，痛苦这种感情，原也不能作为一种心态长久存在，它也试图在某种宗教的誓愿中，真诚地宣泄掉抑或融化掉。过去，海敏丽妮一直未鼓起勇气这样做，一直把痛苦埋于心底的密室，离群索居，羞于见人。今天她依照纳利纳克希的实践，过起一种清心寡欲的粗布素食的生活，她的心灵获得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满足。她搬走了房内的一切陈设，毯子和地毯都卷起藏好；只在一隅为自己设了一个地铺，用帘子隔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每天，她亲自朝地上泼些水，擦拭地板；每次沐浴之后，她换上一身洁白衣衫，以示纯洁；然后，盘腿坐于席上，面前置放一盆鲜花，阳光毫无阻拦地从开启着的窗户照遍室内；她让自己的心灵与阳光、清风交融在一起，使之净化。

安纳达老爷并不完全支持女儿的那种宗教热情，但当年迈的父亲看到，海敏丽妮的脸上因严守教规而流露出巨大的满足感时，他的心软了下来，他感到一种欣慰。现在，纳利纳克希来他家做客，三人便在海敏丽妮屋内席地而坐，欢畅闲谈。

约庚德拉却大为不满，几次三番向他们嚷道：“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你们染上了什么鬼气，入了魔。你们三人使这个家圣洁到了可怕的程度，像我这样的人在这儿，简直无插足之地了！”

从前，海敏丽妮一听到约庚德拉的冷嘲热讽，既感到满心痛苦又觉得无可奈何；今天，安纳达老爷反而耐不住约庚德拉的嘲弄，深感不满；但海敏丽妮却一点也不生气，像纳利纳克希一样，泰然处之，并报以温柔的微笑。

现在，海敏丽妮已经实实在在地把握了纯真的精神内涵。她深深感到，羞怯实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她知道，人们都在暗地嘲笑她，说她近来举止怪诞，疯疯癫癫；但由于她对纳利纳克希万分信任，对其理想的无比向往，致使她再也看不到别的，或有别的杂念欲望，因此，她在任

何人面前，都表现出一种毫不在意的心态。

一天早晨，海敏丽妮沐浴完毕，做罢晨祷，独自坐在房内，面对窗户入定。此时，安纳达老爷忽然陪同纳利纳克希步入室内。她顿时精神大振，霍地以额触地，对纳利纳克希和父亲行了大礼，用他们足上的尘土，抹在自己的额上 12 。

安纳达老爷却对他说："纳利纳克希先生，不必惊慌，她这样做完全应当的。"

往常，纳利纳克希从不在清晨来访，因此，海敏丽妮不禁感到奇怪，用眼睛凝视着他，听他有什么话要说。

纳利纳克希解释说："从贝拿勒斯来信，得悉我母亲身体不好，所以我决定今晚搭车离开加尔各答。一切事情都得在白天办完，我只得一清早来向你们道别。"

安纳达老爷同情地说："您这个消息真使我不安。您母亲身体欠安，愿上帝保佑她尽早康复。这些日子，我们从您那儿获益不浅，我怕永远也无法报答您了。"

纳利纳克希说："请您相信，我才是个受惠者，对您感恩不尽。您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尽了邻里之谊；同时，在我至今尚未悟彻的一些问题上，您的探讨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使我在这些玄奥的问题上，获得了新的领悟。您的生活态度，坚定且有力地鼓舞了我的思辨活动和宗教热忱。我现在明白了，与一些意趣相投的人的真诚交往，会使人受益匪浅。"

安纳达老爷接着说："我一直感到奇怪，我们的内心迫切需要某些东西，却又不知其为何物；我们处在惶遽的心态时，遇见了您，我马上觉得，您的到来将对我们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没有您的指引，我们依然在黑暗中摸索。我们闭门独处惯了，几乎足不出户，尤其那种公众集会，我们更是敬而远之，退避三舍。倘若我想出去走走，劝海敏与我同行，简直困难重重。但是那天，您说多么蹊跷，听约庚说您要在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父女俩竟然会毫不犹豫地前往，这种情况是破天荒的。纳利纳克希先生，请您记住：您将会明白，我们所需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您。我们对此将永远铭诸肺腑。"

纳利纳克希也十分激动地说："我也请您记住，除了你们两位，我至今没有对任何人谈过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些隐私。人能毫不犹豫地表露真实，才会获得最大的教益。我从你们那里所获得的，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所欠缺的坦诚精神，而这正是追求最高真实所必需的。所以我多么需要你们的帮助，这点也恭请你们记住。"

海敏丽妮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凝视着穿过窗棂、射入屋内的阳光。

当纳利纳克希起身告辞时，她才启口说：“到了贝拿勒斯，请来信告诉令母的情况，我们也十分担忧。”

最后，海敏丽妮又匍匐在纳利纳克希脚前，行了大礼，向他告别。

四十四

阿克希耶已多日不来安纳达老爷家做客了。今天，在纳利纳克希去贝拿勒斯之后，他又重新出现在安纳达老爷的茶桌边。

阿克希耶很希望从海敏丽妮的言谈举止上，弄明白她现在对罗梅锡的怀念之情究竟还有多深。他认为，眼前只有一个衡量办法，就看她对自己有多么冷漠。但他发现，海敏丽妮今日的态度平和安详，没有任何异常。

海敏丽妮问阿克希耶："近来怎么见不到您的踪影？"语气自然又亲切。

阿克希耶答道："像我这种人，还值得您天天赐面吗？"

海敏丽妮笑着打趣道："如果因不值得见面而断绝我们之间的来往，那么我们大多数人恐怕不得不发誓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约庚德拉说："阿克希耶本以为，他装出一副谦虚的模样，就能独揽英雄的桂冠。但是海敏却胜他一筹，她以全人类的名义所表露出的谦恭，将了他一军。不过，我对此有个小小的注释。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平庸之辈，才能够相互交往，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还是少露面为好，若经常与他们见面，恐怕人们会受不了。所以，他们只好常年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星岩洞壁里。如果他们在世俗之地定居，那么阿克希耶、约庚德拉等卑贱之人，就不得不移居到山林去！"

约庚德拉带刺的话海敏丽妮当然明白，她内心颇觉伤心，但她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回敬。她倒了三杯茶，依次送到安纳达老爷、阿克希耶和约庚德拉面前。

约庚德拉对海敏丽妮说："看来你不想喝一杯啦！"

海敏丽妮明知道，她的回答一定会受到约庚德拉的攻击，但她仍是平静地说："不想喝，我已经戒掉了喝茶习惯。"

约庚德拉说："看来你已经变成苦行主义者，开始进行艰苦的修炼了。或许茶里没有激发宗教情绪的灵感，那种激发灵感的功力，也许只存在于苦行者吃的诃梨勒干果里吧。搞什么鬼名堂，海敏，别干那种蠢事了。倘若一杯茶破坏你的功力，那就让它见鬼去吧。世上最坚硬的东西都保存不住，怎能相信那些随时都会破碎的东西呢！建立在极脆弱的基础上的社会，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凝聚力，继续存在下去，你又何必拿这些小事当真呢。"

说完，约庚德拉倒了杯茶，放到海敏丽妮的面前。

海敏丽妮没有伸手去接，只朝父亲说：“爸爸，今天你只喝点茶，不想吃点什么？”

安纳达老爷双手发抖，声音打颤，说：“孩子，说实话，在这张桌子上，已没有什么东西引起我的兴趣，倘若我勉强吃点什么，就会给噎死的。很久以来，对约庚德拉的无礼的谈论，我一直强忍着。我只要一开口，就会压不住心头的愤怒，不知会说出什么来！事后我一定会后悔的！”

海敏丽妮走到父亲身旁，劝慰说：“爸爸，您别难过。哥哥劝我喝茶，也是出于好心，我一丝也没见怪。爸爸，您得吃点东西，空肚喝茶，您会觉得不舒服的。”她把点心盘子推到父亲面前。

安纳达老爷慢慢地吃起来。

海敏丽妮重新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端起约庚德拉给她倒的那杯茶，正要喝时，阿克希耶突然说：“对不起，您得把茶给我喝，我的茶已经喝光了。”

约庚德拉站起身，从海敏丽妮手里夺过茶杯，转身对父亲说：“爸爸，我犯了个错误，请爸原谅我吧。”

安纳达老爷沉默不语，泪水渐渐地从眼眶溢出。

约庚德拉跟随阿克希耶一声不响溜走了，安纳达老爷吃了几口点心，站起身，让海敏丽妮搀扶着，颤巍巍地上楼去了。

当天夜里，安纳达老爷感到腹部胀痛。请大夫来家诊查，大夫说：“他的肝脏有问题，但不太严重。如果有条件，去哪个疗养胜地住上一年半载，就有可能康复。”

待到胀痛减弱，大夫走后，安纳达老爷说：“走吧，海敏，咱们去贝拿勒斯住些日子。”

海敏丽妮恰好也抱有这种想法。

自从纳利纳克希走后，海敏丽妮总觉得自己修炼身心的效果不理想，宗教热忱有所减退。纳利纳克希在时，她常讨教于他，获益匪浅。那时，他脸上洋溢着的专注、宁和和愉悦的光彩，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强她的宗教信仰。

纳利纳克希离开以后，她虽竭力和自己的惰性斗争，加倍严谨地恪守教义，但纳利纳克希不在身边，她的热情仿佛蒙上了一层忧伤的阴影。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她整天都强迫自己依照纳利纳克希的指

点，做着宗教课目。但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越做越涌满心头，因此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使她终日以泪水洗面。

刚才在茶桌边，她强打着精神招待客人，但她总感到心情沉重，仿佛一块石头压心头，往事创伤的回忆又变本加厉地折磨着她，她那颗无依托的心，哀号泣血。因此，她父亲的提议，正合她心意，她便急不可待地答道："对，爸爸，咱们就到那儿去。"

翌日，约庚德拉发现父亲与妹妹似乎在做出远门的准备，他便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安纳达老爷说："我们准备去西边走走。"

"究竟在哪儿落脚？"

"边走边看，哪儿合适就在哪儿歇脚扎营。"安纳达老爷突然感到，不便对约庚德拉直说去贝拿勒斯。

约庚德拉也不经意地说："这次我无法跟你们一块出远门旅行啦。我已提出辞去校长职务，不得不在家等候回复。"

四十五

清晨，罗梅锡从阿拉哈巴德回到了加齐布尔。

街道上，行人稀少。路旁的树木，仿佛都蜷缩在树叶丛里，抵御着冬日的寒冷，显得毫无生气。村舍上滞留的白色晨雾，仿佛是一只蹲伏在那里孵蛋的巨大玉鹅。载着罗梅锡的大车，在这寂静无人的大道上慢慢滚动着，朝他的居地驶去。

罗梅锡裹着大衣，蜷缩在车内。那时，一种莫名的感觉升上他的心头，他仿佛感到他的心已不属于自己，每分每秒都可听到它那不断加速的跳动声和颤抖声。

车刚在新居的大门前停靠，罗梅锡便跳了下来。他思忖着，一听到大车声响，格姆娜准会出现在外屋廊下。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装着镶嵌价值连城的宝石项链的小盒，那是他在阿拉哈巴德特意挑选购买来的，他要亲自为她佩戴上。

可是，他跨进大门后，发现男仆维希努正躺在廊房下酣睡着，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他像挨了一记闷棍，不由得停止脚步。随即，他大声喊道：

“维希努！”

他原想用大声喊叫惊醒高卧在里屋的人。然而，他的大声嚷嚷，反把自己震得十分难受。昨天一整夜，他可是睁着眼睛度过的。

他又连叫了几声，未能把维希努唤醒，只得走过去把他推醒。维希努惊跳起来，懵懵懂懂，呆坐着，望着罗梅锡。

罗梅锡问道：“少奶奶在哪里？”

维希努一时弄不明白主人的发问，过了一会儿，他才突然醒悟过来，急忙说：“太太在家，老爷！”说完，他重又躺下睡觉。

罗梅锡轻轻推开房门，见室内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高声喊道：“格姆娜！”但无人应答。

他翻身出屋，在花园树林里转了一圈，接着又找遍厨房、仆人的住室、马厩，哪儿都没有格姆娜的影儿。

此时，太阳已升起，栖息在树梢的乌鸦，开始呱呱噪叫，二三村

姑，顶着水罐，朝这边水井走来汲水。

房子后面的农舍院子里，几个农妇开始推磨，拉开嗓子唱起了歌儿。

罗梅锡又转到房子正面站定，看见维希努依然躺在那儿打鼾。罗梅锡弯腰使劲推了推他，从他身上闻到一股酒味。猛烈的摇撼，使维希努有了几分知觉，他慌忙站了起来。

罗梅锡问道：“少奶奶上哪里去了？”

维希努答道：“也许在屋里，老爷！”

罗梅锡愤然道：“胡说，她不在屋里，我已找遍了。”

维希努神情稍显紧张地说：“昨晚，她还待在这里。”

罗梅锡又问：“后来她又去哪儿了？”

维希努张口结舌，怔怔地望着他。

这时，乌迈希穿着格姆娜送的阔边碎花纱丽外披毯子，走到他们跟前。因睡眠不足，他双眼通红。

罗梅锡问乌迈希：“乌迈希，你姐姐到哪里去了？”

乌迈希答道：“昨天，姐姐来这儿了。”

罗梅锡又问：“你去哪里了？”

乌迈希说：“昨天，她放我的假，让我去希托家看演出。”

这时，赶大车的车夫过来，打断他们的谈话，说：“老爷，车钱——”

罗梅锡二话没说，急忙上车，吩咐车夫把车赶往他大叔家。

一抵达那儿，他跨进门槛，发现全家上下一片慌乱。他猜揣，兴许格姆娜突然发病了。但他完全判断错了。他们告诉他，昨天夜里乌玛突然惊叫哭喊起来，手脚冰凉，脸色铁青，全家慌作一团，谁也没有合眼，脸上堆满了愁云。

罗梅锡又寻思，准是因乌玛病倒，他们把格姆娜叫唤过来照料患病的孩子。他于是问维宾：“格姆娜在乌玛身边照料吧？乌玛的病情怎样了？”

维宾不知格姆娜究竟来过没有，但他还是主观推测说：“是啊，她很

喜欢乌玛，一定来过了。但现在不必担忧了。大夫说，她的病并不十分要紧。”

不管怎样，这些话本可使罗梅锡安下心了。罗梅锡原本满心喜悦，编织着种种幻想罗网，但不料却遇到种种波折，他懊悔至极。他不禁暗自感叹，仿佛至高无上的神明，在暗中作梗，阻碍着他俩的相聚。

这时，乌迈希也从罗梅锡家赶来了。因为夏希十分喜欢他，他可以在这家毫无阻拦地自由进出。

乌迈希刚要跨进夏希的房门，夏希也正好快步走到房门口，她似乎听到女儿乌玛醒了，想赶过去看一眼，不料门口撞上乌迈希。

乌迈希问：“夏希姐姐，我姐姐在哪里？”

夏希穆基诧异地说：“怎么了？昨天是你送她回家的呀。昨晚，我本想让勒希姆尼娅去那儿与她做伴，可后来乌玛突然病倒了，我才没有让她过去。”

乌迈希脸色陡变，说：“她没有在那栋房子里待着。”

夏希惊慌不安起来，说：“这是怎么回事？昨晚你跑到哪儿去了？”

乌迈希说：“姐姐没有让我待在那里！一到家，她就让我去希托老爷家看戏了。”

夏希又急又气地说：“你这个死心眼儿，维希努呢？”

乌迈希说：“维希努什么都不知道，昨晚他喝得酩酊大醉。”

夏希急忙吩咐道：“快去，快，把维宾老爷叫来！”

夏希对走到自己面前的维宾说：“听见了吗？闯出大祸了！”

维宾大惊失色，慌忙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格姆娜昨天傍晚回那边房子，可现在到处都找不到她！”夏希穆基说。

“她昨夜没有到这里来？”维宾问道。

夏希答道：“当然没有！乌玛闹病时，我本想找她来帮帮忙，可谁也腾不出手去接她。罗梅锡老爷回来了吗？”

维宾说：“罗梅锡已经来了。他在那边屋子里没有找到格姆娜，以为她到这里来了。现在他正在外面坐着呢。”

夏希说："去，去，赶快与他一块去寻找。乌玛睡着了，看来她好多了。"

维宾和罗梅锡坐上大车，赶回那边的居所，又费尽口舌问维希努。经过多次盘问，拼凑起来，才获得下面的支离破碎的一些情况：

昨天傍晚，格姆娜独自朝恒河的方向走去。维希努准备陪她去，但她拒绝他的陪送，给了他一个卢比，让他看守家，她便独自走了。那时有一个卖酒的人，提着一壶酒到门口叫卖。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

维希努指给他们看格姆娜去恒河所走的路。

罗梅锡、维宾和乌迈希便顺着维希努所指的方向，走上凝结着露珠的田间小道，寻找格姆娜。乌迈希惶恐不安四下张望，像一头被捕获的母鹿挣扎着想回头再看一眼将离别的小鹿一样。

三人在恒河岸边会合。四周一览无余，河滩上的沙粒在阳光下闪烁。他们的目光仔细地朝四周搜寻，但依然看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乌迈希扯开嗓子大声呼唤："姐——姐！噢——姐姐！您在哪儿？"但除了从河对岸的远处传来的回声之外，再也没听见任何回响。

找着找着，乌迈希忽然发现，在较远处有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急忙跑过去，看到一块白色手帕，里面裹着钥匙，它们搁的地方近在水边。

罗梅锡已赶了过来，问道："喂，那是什么？"

这确是格姆娜的一串钥匙。在离钥匙不远的潮湿泥沙滩上，乌迈希又发现一双小脚印。这一连串脚印，是从河岸一直延续下来，最后隐没在水里。

过不多时，乌迈希又在紧挨水边发现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他立即把它捡了起来，是一枚小小的金别针。罗梅锡一眼就认出，这是他送给她的礼物。

这一连串的发现，都把他们的视线引向恒河中流，格姆娜肯定被卷入河中心了。这时，乌迈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

乌迈希疯狂地叫喊着："姐姐！姐姐！"一头扎入水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河底，到处摸索。他在找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时的河水，已被他搅得混浊不清了。

罗梅锡呆呆地伫立在河边，一句话也不说。维宾大声呼叫："乌迈希，你在干什么？快上来。"

乌迈希从嘴里喷出一口水，说："不，我不上岸，不上岸。姐姐，您

扔下我到哪里去了，把我也带走吧！”

维宾害怕了，其实维宾的担心是多余的。乌迈希在水里灵活得像条鱼，即使他想让自己淹死，也难以办到。他在河里折腾了好半天，最后累得直喘气才爬上岸，躺在沙滩上，像鱼儿似的扑腾着，哭喊着。

维宾摇着罗梅锡的肩膀，使他从痴呆中醒悟过来。

维宾说：“罗梅锡先生，走吧。再待在这里是白费时间。该去警察局报案，让他们帮忙，四下搜寻。”

那天，夏希穆基没有生炊，谁也没进一口食、合一下眼皮。夏希悲戚的哭泣声响彻全院。

渔民们驾船在那段河面上，撒网打捞；警察也奔走乡村，各处寻觅。派人去火车站寻问，但谁也没有在那天夜里，见到过这么个模样的孟加拉姑娘上火车。

那天晌午，恰格尔瓦尔蒂也赶回来了。他听了有关格姆娜几天来种种离奇举动的叙述，便完全相信格姆娜投河自尽了。

勒希姆尼娅说：“这会儿，我才明白了。昨晚乌玛为什么大哭大叫，突然病倒了，咱们得找个人来给她驱驱邪！”

罗梅锡的眼眶里一切都干涸了似的，连一点水都耗尽了，以致无法湿润他的眼睛。

罗梅锡痴呆地坐在那里，心中暗自寻思：“那一天，这个格姆娜从恒河水里冒出来，依偎在我身边；而今天，她却像一朵献给神明的圣洁鲜花，又消失在这恒河水中！”

太阳西沉了。罗梅锡又来到恒河边，站在那块曾经捡到裹着钥匙的手帕的地方。他怔怔地望着河滩上的足印。稍顷，他脱掉鞋，挽起围裤，步入水中，从衣袋里摸出从阿拉哈巴德带来的那条项链，直向河心抛去。

恰格尔瓦尔蒂大叔一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谁也没有留意罗梅锡什么时候离开了加齐布尔。

四十六

现在，罗梅锡四顾茫茫。他再没有任何期望，再没有任何事情要做。他感觉，今后他再也无所作为了，也不可能常待在一个地方，他的心身都处在漂泊之中。若说他心灵深处，已经忘怀对海敏丽妮的旧日恋情，那倒也不是，不过他有意从内心驱赶掉那段恋情的痛苦回忆。

罗梅锡暗自思忖："在我的生活里，命运带来的意外事件给了我沉重的打击，使我永远变成一个对世界毫无用处的废物。这样一棵遭雷击的大树，何必还要抱着奢望，重新跻身于葱翠的树丛里呢？"

于是，罗梅锡出门云游。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常驻，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飘游，从中寻求安慰。他泛舟恒河，观赏贝拿勒斯的码头；他到德里，攀登顾特布石塔；在阿格拉，他饱览了泰姬陵的月夜景色；又去阿姆利则尔瞻仰了金庙；然后又绕道去拉吉布那，去阿布山上的神庙进香。总之，他不想让自己的身心获得某种永久的依托、片刻的安静。

最后，这个年轻人经过四处漫游，身心疲惫不堪，从内心发出了呼号，祈求有个"家"。对往昔那个平和安宁的家的回忆，和对将来可能有的幸福美满的家的幻想，不时叩击着他的心灵。

一天，他终于抑制不住强烈的乡愁，突然结束了这种于痛苦之中寻求慰藉的云游，毅然购了去加尔各答的火车票，登上东去的列车。

抵达加尔各答，罗梅锡不敢贸然闯入那条名叫戈尔胡多拉的胡同。去那里他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无从估摸！他心中一次次猜测，那里肯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天，他已走到巷子口，最终仍调头而返。

次日黄昏时分，罗梅锡终于鼓起勇气，强迫自己走到安纳达老爷府邸，见门窗都紧闭着，看不到任何地方有人出入。但他觉得，仆人苏肯一定会留下看守屋宇。于是，他喊叫着苏肯的名字，敲起门来，但未闻有人应声。隔壁邻居金德尔莫亨正坐在自家屋廊下的台阶上，抽着水烟。他走过来招呼说："是谁？罗梅锡先生？安纳达老爷一家子都不在家，倾巢外出了。"

"您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

"说不清，好像到西部哪个地方，换换环境去了。"

"能告诉我都有谁去了？"

“安纳达老爷和他的千金小姐。”

“您能肯定再也没别人，随同前往？”

“没错儿。走时，我还跟他们聊了几句。”

此时，罗梅锡再也忍耐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有纳利纳克希先生跟随他们一块去西部了？”

金德尔莫亨斩钉截铁地说：“弄错了。纳利纳克希先生曾在您那座房子里住过一阵，但他比他们早几天去贝拿勒斯了。”

罗梅锡又和金德尔莫亨闲聊了一会儿，知悉了一些有关纳利纳克希的情况。他全名叫纳利纳克希·恰道巴梯亚耶，起初行医，后来和母亲一块住在贝拿勒斯。

罗梅锡在那儿思索了片刻。最后，他问：“您能告诉我，约庚德拉在哪儿吗？”

金德尔莫亨说：“约庚德拉在比沙依布尔的一所高中工作，担任校长职务。”

接着，金德尔莫亨问罗梅锡：“罗梅锡先生，好长日子没见您人影，您近来在哪儿？”

罗梅锡觉得，现在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行迹了。

罗梅锡答道：“我在加齐布尔实习律师业务。”

金德尔莫亨问：“现在您想在这儿居留？”

罗梅锡说：“不，离开了那儿，眼下我还拿不定主意，究竟在哪儿落脚。”

罗梅锡走后不久，阿克希耶就来了。在离开加尔各答，去比沙依布尔赴任时，约庚德拉请阿克希耶照看这所宅院。

阿克希耶受此重托，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要有闲暇，便过来看看两个用人是否尽职，在府看守。

金德尔莫亨一见到阿克希耶，便说：“罗梅锡先生刚才来过，他才走了不一会儿。”

阿克希耶纳闷地问：“噢！他来这儿干什么？”

金德尔莫亨说：“这我不知道。他向我打听了安纳达老爷的情况，我把所知道的全告诉了他。他削瘦得很，气色也不好，猛一瞧差点认不出

来了。若他不叫仆人的名字，我还真认不出他。”

阿克希耶说：“你没问他现在住在哪儿？”

金德尔莫亨说：“他说住在加齐布尔。现在他或许搬这儿来了。究竟落脚在哪儿，他说还没拿定主意。”

“好吧。”阿克希耶说完，便离去了。

罗梅锡从那儿回到留宿地，躺在床上浮想联翩：

“命运之神是怎样地捉弄人啊！一面是我和格姆娜的纠葛，另一面是纳利纳克希和海敏丽妮的微妙关系——这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不过，只有像命运之神一样的漫不经心、毫无顾忌的作家，才会利用那些纠葛不清的素材，乱点鸳鸯谱，谱写离奇的故事。然而这些素材在人间的荒谬绝伦，连那些谨慎胆小的作家，在自己的幻想故事里也不敢拿它作为素材，公之于世！”

罗梅锡寻思，不管如何，他现在似乎已经摆脱了困袭他身心的纠缠不清的那些生活烦恼。他祈愿，命运之神尽可能地不要在自己这一复杂多变的话剧的最后一幕，写出可怕的结局，施以无情一击。

在比沙依布尔，约庚德拉居住在紧挨学校东家的那位地主住宅的一所小府邸里。星期天早晨，他正在阅读报纸，有位从市场上来的人捎给他一封信。他刚看了信的开头几行，就愣住了。罗梅锡写道：“我在市场的一家商店里恭候你，有紧要事与你谈谈。”

约庚德拉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虽然上次在一场剧烈争吵中他羞辱过罗梅锡，但过了这么长日子，这位童年的伙伴又赶到这穷乡僻壤来拜访他，他不能拒人门外，让他失望。更何况，在异乡能与童年挚友相逢，约庚德拉早已弃置前嫌，不由得感到一阵兴奋，当然也不乏好奇。海敏丽妮不在这儿，更不用担心罗梅锡会做出什么令人不快的举止来。

约庚德拉跟随送信者一块来到市场，寻觅罗梅锡。他远远望见了罗梅锡默默地坐在一家糖果店里的木箱上。商店老板曾取出专门招待婆罗门的水烟袋，装好烟，请罗梅锡抽，但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没有抽烟的习惯。店老板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染上什么城市恶习，他便没有兴趣去和他攀谈寻根问底了。

约庚德拉见到他，急忙大步走进去，握住了他的手，把他拉起来。

约庚德拉大叫说：“真拿你没有办法！你跟从前一样，仍不脱俗，顾虑重重！你本该直接去我家，可你却偏偏在半道上，坐在这儿的糖果箱堆里，别人还以为你是爱闻糖浆和烤饭的香味哩！走吧，伙计！”

他的热烈且诙谐的话语，出乎罗梅锡的意料，罗梅锡不好意思地笑

了笑。一路上，约庚德拉一边唠叨个没完，一边拉着罗梅锡走向自己的住所。

约庚德拉说："不管人家怎么说，我们之中，谁也弄不懂这个造物主。它让我降生在都市里，长了这么大，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而现在，它却让我跑到这个鬼哭狼嚎的穷乡僻壤里来，过这种孤寂无聊的生活！"

罗梅锡向四下瞧了瞧，说："这个地方也不算坏！"

约庚德拉说："你说的什么意思？"

罗梅锡说："我是说，这个地方十分清静、安宁。"

约庚德拉自我嘲弄地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跟与我差不多的一个人分道扬镳，为增添你所说的这种安宁清静而奔波！"

罗梅锡说："不管你怎么说，想过安静的精神生活，这个地方是很……"

约庚德拉打断了他的话说："这种教诫口吻的话别跟我说！多少日子以来，这儿的过分安静，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竭力想打破这种岑寂，也做了种种努力，甚至差点跟校方秘书打起架来。我也向地主校董描述了我的性格，现在他大概不会很快来找我麻烦。老先生想让我在英文版报纸上，撰写吹捧他的文章，可我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谁也左右不了我，我也决不会替别人唱赞歌，这点我已经明明白白地向他讲清楚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在这儿待了下来，这倒不是我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儿的副县长对我很有好感，那位地主老爷就不敢贸然把我赶走。哪一天，若从政府公报中看到该副县长的调任消息，你就可以认为，我这颗校长星星从比沙依布尔的天空中陨落了。这儿，我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小狗庞西，至于其余人，都用那样的眼光斜视我，使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认为他们怀有好意。"

跨进约庚德拉居住处的门槛，罗梅锡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约庚德拉说："你现在别忙着坐下。我知道，晨浴是你的癖好，快去洗一下，也让我有时间煮茶。既然我已答应接待你，就让我跟你再痛饮一次！"

整个白天，就在俩人吃喝谈笑中消磨着。罗梅锡来此找他有特殊的目的。但约庚德拉一整天，都没有给他启齿的机会。

他们用完晚餐，便坐到安乐椅上小憩。这时远处郊野里传来了狼群的嗥叫声，黑夜也在蟋蟀的鸣叫中战栗。罗梅锡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说明来意："约庚，凭你的灵气，你大概已经猜到我来此想跟你说什么紧要事。曾有一天，你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时没有办法回答你。今天我

就是来答复你的，眼下已没有任何阻碍了。”

罗梅锡突然打住话头，沉思了片刻。他终于慢慢地把他和格姆娜的关系，从头到尾叙述出来，他时而喉咙哽塞，时而声音颤抖，时而半晌无言。约庚德拉始终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

直到听完事情的全部经过，约庚德拉长长地吁了口气，说：“你如果那天对我讲这些事情的原委，我肯定不会相信。”

罗梅锡说：“其实，这事儿今天和昨天一样，教人没法相信。我请求你一件事，你跟我一块到我结婚的那个村子去一趟。之后，我将把你从那儿带到格姆娜的外祖父家去。”

约庚德拉说：“我一步也不想离开这儿。坐在这把椅子上，我相信你说的一切。按理，我从来就盲目相信你说的每句话，这几乎成了我的习惯。一生只有一次例外，我希望你能原谅。”

约庚德拉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走到罗梅锡跟前，四目相视。片刻，两个孩提时代的好友，紧紧拥抱在一起。

罗梅锡清了清嗓子说：“我不知怎么会落入命运之神所虚设的一张无法解脱的罗网之中，一旦坠入，除听任其摆布外，别无他法。今天，我既然彻底摆脱了那张罗网，也就无须做任何隐瞒，还我本来的面目。我至今不明白，恐怕将来也永远不会明白，格姆娜究竟怎么想的，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然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结束我们之间关系的唯一办法。我们既已莫名其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她不这样死，快刀斩乱麻，割断这不解之缘，那么我们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悲惨结局。一想到这点，我的心就发颤。那时，格姆娜意外地逃脱了死神的血盆大口，而如今她又突然地被死神吞噬了！”

约庚德拉说：“格姆娜自尽是确定无疑的，可你还是无法完全置信。算了，不管如何，从你这方面来说，已不存在任何阻碍了，一切都是一清二楚了。现在，我倒是考虑纳利纳克希这个人的举止，我没法猜透这个人，更谈不上喜欢。可是我们接触过的多数人恰好相反，他们越是不了解的东西，对他们越有诱惑力，他们更喜欢自己所不了解的人。所以我们为海敏丽妮担忧。她最初戒了茶，也不吃鱼肉，我觉得情况有些异样，没隔多长日子，她的眼睛丧失了往日的光彩；别人挖苦讽刺她，她也麻木地微微一笑了事。那时，我明白，她的境况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我现在断定，只有你能使她回心转意。只要你助一臂之力，我们完全可以把她抢救回来。所以，请你做好准备，让咱们两个朋友联合起来，开始讨伐那些苦修者。”

罗梅锡听了不禁开怀大笑。

罗梅锡说：“我尽管不属于勇士之列，我也尽力做好准备干。”

约庚德拉说：“但要耐住心，咱们且等圣诞节放假时再动手。”

罗梅锡说：“离放假还早呢，为什么不让我先行一步呢？”

约庚德拉说：“不，不，绝对不行，我拆散了你们的婚姻，就由我亲手再连接那一段婚缘。在这神圣行动之前，你不能扫我的兴，从我手中夺走这件令人快活的事。现在，离放假还有几天……”

罗梅锡插嘴道：“在此期间，让我……”

约庚德拉不让罗梅锡说完，抢口说：“不行，别废话了。你老老实实在这里待上十天，做我的客人。我已经把那些经常与我作对的人一一赶走了，我需要有朋友做伴，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情趣。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放你走吗？你甭白日做梦！在这儿，只有狼嗥伴随我度过一个个夜晚，处境是如此险恶乏味。现在你的说话声，对我来说简直像是天上最美妙的乐曲。说真的，我的境遇已经落到了令人不堪设想的地步！”

四十七

阿克希耶从金德尔莫亨的嘴里听到罗梅锡来访的一席话，弄得他满腹狐疑，惶恐不安。

他暗自思忖：过了这么长时间，罗梅锡又突然在这儿出现，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他在加齐布尔当实习律师，把自己隐匿多日，现在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促使他突然放弃律师实习业务，匆匆跑到这儿来。眼下紧要的是，一定要探听他会不会去贝拿勒斯，寻找安纳达老爷和海敏丽妮。

最后，阿克希耶决定去加齐布尔一趟，搜集有关罗梅锡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再去贝拿勒斯，向安纳达老爷他们禀报。

阿格赫纳月 13 的一天晌午，阿克希耶拎着手提箱，风尘仆仆，抵达加齐布尔。

阿克希耶先到市场，向店铺的人询问，一个名叫罗梅锡的孟加拉律师居住在哪儿，但谁也不甚了解。他又东窜西问，仍然一无所获，无人知晓一个名叫罗梅锡的孟加拉律师。

最后，阿克希耶来到法院，恰好遇见一位孟加拉律师，正从法院出来要回家。阿克希耶忙上去打听："劳驾，先生。我要打听一位名叫罗梅锡的孟加拉律师，新近来这儿实习的，请问他住在何处？"

那位孟加拉律师告诉他："罗梅锡一直住在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家。不知他现在还居住在那儿没有。他妻子有一天突然失踪，传说投河自尽了。"

阿克希耶不断打听，才找到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家。

一路上，他边走边想："现在，罗梅锡的行径有了些眉目。妻子死了，他一定会去找海敏丽妮，信誓旦旦向她保证，他根本没有变心，没有与人结过婚。依照海敏丽妮目前心情，她不可能怀疑罗梅锡的话。有那么一种道貌岸然的人，表面十分正直，富有理性，但一旦摸透了他们内心的底儿，他们的真实面目才更加狰狞可怕。"想到这儿，阿克希耶不禁为自己堂堂正正做人而暗自庆幸。

抵达恰格尔瓦尔蒂家之后，阿克希耶向大叔问起有关罗梅锡和格姆娜的情况。经他一问，大叔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满面泪流。

恰格尔瓦尔蒂一边抽泣一边诉说："您既是罗梅锡的好朋友，您一定

很熟悉我那亲如女儿的好孩子格姆娜了。那几天，她把我糊弄得使我根本不会想到她将会寻死！我的好闺女瞒了我几天，撇下我走了，谁会料到啊！”

阿克希耶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说：“这怎么会呢？我真不明白，我也给弄糊涂了。一定是罗梅锡待她不好。”

恰格尔瓦尔蒂说：“您是罗梅锡的朋友，别因为我多嘴生气，您的那个罗梅锡我至今也没摸透。从外表看，他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给人印象很不错；可他内心想什么，脑子里转什么念头，只有老天爷晓得。他可能神经不正常，哪根神经搭错了。要不您无法说清楚，谁会不心疼像格姆娜这样既贤惠又漂亮的妻子呢？格姆娜和我女儿相好得亲如姐妹，但格姆娜从来不对我女儿提起自己丈夫什么的。我女儿看出格姆娜内心并不愉快，仿佛她只把苦水往自己肚里咽，从不对别人掏出心事。像这样的女孩子，只有遭到了巨大的痛苦打击，才会走上这条自绝的路。您也许也会这样想的吧。想到这一切，我真觉得仿佛万箭钻心一般痛苦。当时我正好去了阿拉哈巴德，要不我这个闺女决不会离开我，撒手人寰的！”

第二天早晨，大叔陪着阿克希耶去看了看罗梅锡租下的那栋房子，又去格姆娜投河自尽的恒河岸畔。

阿克希耶在整个参观过程，没有发表任何高见。回到恰格尔瓦尔蒂大叔的家后，他说：“大叔，您完全相信格姆娜是投河自尽的？我可不太置信。”

大叔困惑地问：“您的意思是什么呢？”

阿克希耶说：“我认为，格姆娜是离家出走的，应该四处找一找。”

大叔经他一提示，激动得跳将起来，说：“您说得对！这不是断乎不可能的。”

阿克希耶又推断说：“圣城贝拿勒斯离这儿不远，那里有我和罗梅锡的一个好友，很有可能格姆娜去他那儿了。”

他的话给大叔一线希望，老人家说：“您这个提示太好了！罗梅锡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贝拿勒斯的那位朋友。若早知道，我怎会不跑一趟贝拿勒斯，就轻易认定她死的事实呢？”

阿克希耶说：“那么我们一块动身走吧，我们去贝拿勒斯，先察看察看情况，您对贝拿勒斯一带情况很熟悉，我们可以仔细地寻觅一番！”

恰格尔瓦尔蒂大叔立刻赞同这个建议。阿克希耶心里明白，海敏丽妮不会贸然相信他的话，所以带上大叔，作为见证人，戳穿罗梅锡为人卑劣的行径，让海敏丽妮幡然醒悟。

于是，阿克希耶踌躇满志带着大叔朝贝拿勒斯进发了。

四十八

安纳达老爷在贝拿勒斯城郊去兵营的路上租了一栋别墅居住。

他们一到贝拿勒斯，就获知，纳利纳克希的母亲克谢姆卡莉先是咳嗽发烧，而后转为肺炎。

在发烧时，她又不顾冬日的严寒，依然坚持去恒河沐浴，因而她的热度越发增高，病情变得越发严重。

几天来，海敏丽妮悉心服侍照料，老太太的病情有所好转，摆脱了危及生命的险境，她遭受这次病魔的困扰，她的身体已是虚弱不堪了。

克谢姆卡莉严守丘阿丘德 14 等各种宗教清规，决计不许一个梵社姑娘海敏丽妮伺候她的饮食。

先前，她只吃自己亲手做的饭菜，现在则由纳利纳克希来照管她的起居饮食。克谢姆卡莉不得不让儿子亲自伺候她的饮食，心里觉得不好受。

一天，她悲戚地对儿子说："我要是死了该多好。要知道，维希戈纳特师父救了我，只能给你们带来麻烦。"

克谢姆卡莉对自己在清心寡欲方面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对周围环境，她却十分注意清爽和幽雅。海敏丽妮早已从纳利纳克希嘴里听说过这一点，所以，她竭尽全力把这个家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精心加以布置；她自己也穿着得干净利索。安纳达老爷也每天从自己庭院花园里摘取鲜花，让海敏丽妮用各种样式十分得体地摆设在克谢姆卡莉的病榻边。纳利纳克希几次劝说母亲，找个贴身侍候的女用人，但老太太执拗地不同意让别人伺候她。从前，家里曾雇了一个女佣，来干打水和洗碗等粗活，但老人决不容忍任何一个拿工钱的下人插手和她自己密切相关的事务。她年幼时，赫利亚的母亲曾带过她，但这位老保姆故世后，即使她病得厉害，她也不雇用女仆打扇或捶脚。

她非常喜欢漂亮的孩子和俊美的脸蛋。她每日清晨，总要去恒河德夏希迈克码头洗澡；途中，她总虔诚地向所见的湿婆神庙撒鲜花，洒恒河圣水，与此同时，只要在路上见到漂亮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她就会把他们带回家。这一街区漂亮的孩子，常成群结队到她住处，获得玩具和糖果；有时，他们满屋子疯闹，而她却从中得到乐趣。

她有个癖好，只要见到精致的小玩意儿，就非买不可。这些小玩意儿，倒不是她自己需要或喜欢收藏，而是因为她总惦记着谁喜欢什么，

她会高高兴兴地把它作为礼物，亲自送给对方，或是派人送去，或是通过邮寄馈赠远方的诸亲好友，使他们喜出望外。

她有一只黑檀木箱，里面装满了花样繁多的惹人喜爱的小玩意儿和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她已暗自决定，一旦纳利纳克希讨娶老婆，就把箱里珍藏的东西全送给儿媳。她已在心中为纳利纳克希勾勒出一个俊俏绝伦的媳妇。她常想象着，她的儿媳是一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姑娘，活泼可爱，性情温柔，过门后，穿上她珍藏的华丽衣服，将使死气沉沉的家蓬荜生辉，喜气洋洋。

她自己的生活过得像个修女那样清苦，沐浴和祈祷占据了她全部生活，一日只用一餐，还仅是些水果、牛奶和甜点心。可是对纳利纳克希如此一丝不苟地恪守教规，她却不以为然。她认为，过分严格的宗教生活，对男人是不适宜的。

她常规劝儿子："你们男人就不应该那样循规蹈矩，对自己那么苛刻。"其实，她总把男人看作一个大孩子，在饮食起居上不知节制或不加选择，无可厚非。即使他们不信守宗教教义，也是可以宽恕的。

她认为，男人们为什么非得严格遵守教规呢？按说人人都应该遵守教规礼仪，她不能容忍亵渎神明的事，但这些规矩不是为男人，而是为女人所设置的。倘若纳利纳克希像别的普通男人一样，做出一些鲁莽和任性的举动，如随意闯入她的祈祷室，打扰她的祷告活动，不在一般时刻对她施以触脚礼，那么她反而觉得高兴。

克谢姆卡莉病愈后发现，海敏丽妮依照纳利纳克希的指点，开始遵循教规，过起苦行生活，甚至连头发花白的安纳达老爷，对纳利纳克希的话也像对待有道行的师尊的训诫一样，洗耳恭听，深信不疑，虔诚悦服。见此，克谢姆卡莉大为惊讶。

一天，克谢姆卡莉把海敏丽妮叫唤到身边，笑着对她说："孩子，看来你们父女俩合伙怂恿纳利纳克希遵奉那种荒诞的行径。你为什么要听信他胡说八道的疯话？你正值豆蔻年华，正是吃喝玩乐、花枝打扮的享乐年华，而你却偏偏违背自己的天性，反而沉浸于修身养性的禁欲生活之中！你也许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这样做是有缘故的，是环境所造成的习惯。我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我们兄弟姐妹是自幼在这种宗教环境熏陶中长大的，我们放弃那种宗教生活，就会觉得无所依托，如无根的浮萍。但你不是生活在那种浓厚的宗教环境中，你所受的教育我知道一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于你内心。孩子，悖于自己的天性，轻易改变自己的旨趣，有百弊而无一利！我说，你还是去好生培植你已经得到的东西吧。孩子，顺从自己的天性，快放弃这一切无谓之举吧。像你这样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吃素守斋，修炼生活根本不符合你的天性！还有，纳利纳克希算哪家的师尊，也值得你言听计从？他懂什么教义教规！不久前，他还顺着自己的性子，想什么就干什么，一听到那些宗教经文的诵颂声，就嗤之以鼻。现在他压抑自己

个性，虔诚地念祷告，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我倒要看看，他究竟会不会变成超脱红尘的高僧！我常对他说：‘你从小怎么过来的，你还是怎么走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心安理得，使我高兴。’他听了总是一笑了之，你说得厉害，痛骂一顿，他却连哼也不哼一声，从不还嘴，我行我素。”

大约傍晚五点光景，克谢姆卡莉一边替海敏丽妮梳头，一边讲述了上面这番推心置腹的话，她不满姑娘头上原先简单的发式。

克谢姆卡莉继续说：“你也许以为，我是个老古董，老派人物，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谙当今的时髦！但我会梳多种多样的发式，连你都不见得全会梳。我曾经结识一位高雅的英国太太。她教我缝纫，还教我梳各种发式。但每当她一离去，我就不得不去洗澡，把她梳的发式弄乱，恢复我原先的发式。叫我怎么说呢，孩子，教规养成我这种一丝不苟的生活，对抑或错，我也不甚清楚。只不过是心理上过不去，习惯使然，倒也不是有什么厌恶。我一向对你也非常挑剔，你千万别介意。后来，纳利纳克希的父亲放弃了正统的印度教，信奉别的教，这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的震动，但我还是认了，没有说什么，没有抱怨，只是对他说：‘顺着你的天性，想怎么好就怎么做吧。我是个傻女人，我不能放弃多年沿习的生活方式。’”说着，克谢姆卡莉两眼湿润了，止不住拭擦了眼泪。

老太太解开了海敏丽妮的发辫，把她的长长的秀发梳成新的式样，像往常那样从中获得了满足。有时，老太太从自己的黑檀木箱里，取出自己珍藏的丝绸纱丽，给姑娘装扮。给人梳妆打扮，似乎是老太太的一种令人快乐的消遣。海敏丽妮也几乎每晚拿针线活儿来，向老太太学习缝纫，以此来消磨傍晚的时光。

克谢姆卡莉喜欢阅读小说。海敏丽妮常从当时孟加拉月刊里，遴选一些短篇小说或短文随笔，念给她听。而老太太竟能一一切中要害地评论，使海敏丽妮惊叹不已，佩服得五体投地。海敏丽妮以前总以为，这种鉴赏识别能力，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具备的素养。老太太的谈吐的风雅，宗教的笃信，经历的神秘，举止的超俗，无不使海敏丽妮惊喜，与她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

四十九

克谢姆卡莉又发了一次烧，病情不大严重，没隔数日，身体就恢复健康了。

一天早晨，纳利纳克希给母亲行了触脚礼，请过早安，劝说道：“妈，您该像个病人那样好生保养自己，衰弱的病体经受不了您那套近乎严酷的清贫生活。”

克谢姆卡莉反驳说：“要我像病人一样生活，而你自己呢，却在苦修瑜伽，这究竟是什么道理？纳利纳，我再也不想听你这套鬼话了！你若听从妈妈的吩咐，你现在快着手结婚！”

纳利纳克希怔怔地站在那里，默然无语。

克谢姆卡莉继续开导说：“听着，孩子，我这副老骨头，一天不如一天，不可能出现转机的奇迹。我总想在升天之前，亲眼目睹你成家。以前我曾打算替你找一个媳妇，教她知书达礼，按我的心意调理她，给她穿好吃好，让她舒舒服服地与你过日子。这会儿，我一病倒让我开了窍，这是天帝的旨意，年龄不饶人啊！我现在是风烛残年，今天还活着，明日或许就不在人世了。现在我硬给你找个不懂世事的毛丫头，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反而会增添无穷烦恼。倒不如你自己去相中称心如意的姑娘。在病榻上，我天天都在苦思着，有段时间，彻夜无法入眠。我心里明白，我必须趁自己还有口气，了却这件事，尽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个责任。要不我会死不瞑目。”

纳利纳克希不安地说：“妈，我从哪儿去寻觅那样的姑娘，她事事都能称您的心？”

克谢姆卡莉说：“你不用操心，我替你物色。有了眉目，我会告诉你。”

克谢姆卡莉至今也不曾在安纳达老爷面前露过面。每当安纳达老爷到她家来拜访，她总躲在自己的内室。

但是，今天傍晚，安纳达老爷像往常那样，闲步来到纳利纳克希府邸，不料克谢姆卡莉传出话，让他进入内室。

一见他被人引进里屋，她就开门见山地说：“您女儿文雅善良，令我怜爱。我的纳利纳克希的品行，您是熟悉的，恐怕没有毛病可挑的。在医术上他的名声也好。您女儿到哪去寻觅这样的好夫君？”

安纳达老爷惶恐地说："您说到哪里去了！我从不敢抱有这样的奢望。倘若我女儿能与纳利纳克希联成婚缘，哪还有比这更使我幸运的！不过，他们自己……"

克谢姆卡莉说："纳利纳克希不会有意见的，他与当今的青年迥然不同，什么事都听从妈妈的安排；再说，谁见您女儿不会爱上她？您女儿究竟喜欢不喜欢我儿子？我希望，倘若双方心灵相通，尽快正式订下婚约。我身板不硬朗了，说不准哪天不在了。"

那天晚上，安纳达老爷兴冲冲地回到了家，一进屋就把海敏丽妮唤来。

安纳达老爷对海敏丽妮说："我已到风烛残年的时候了，身体又不好。我总替你的终身大事担忧，总想把你托付给一位可信赖的夫君，死后也安心了。孩子，别不好意思，恕我直言。你没了母亲，全部的责任重担，落在我的肩上。"

海敏丽妮难过地望着年迈体弱的父亲，不知话从何处说起。

安纳达老爷接着说："孩子，我为你找到一门好亲事简直太高兴了。我真怕夜长梦多，中途变卦。今天，纳利纳克希的母亲把我请进内室，她替她儿子求婚，打算让你做她的儿媳妇。"

海敏丽妮听了，两朵绯红的云彩，马上飞上了她的脸颊。她极其惶恐地说："爸爸，您在说什么呀！不，不，这是决不可能的！"

海敏丽妮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纳利纳克希结成联姻。父亲突然提到这门亲事，直使她窘困得不知所措。

安纳达老爷不解地问："孩子，为什么不行呢？"

海敏丽妮失态地嚷道："与纳利纳克希先生结成伉俪！这哪行？"

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回答，但无疑，这一回答比任何情理更有分量，更难以置辩。

情势已闹僵了，海敏丽妮也坐不住了，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去了。

安纳达老爷的希望完全泡汤了。他万万没有料到会有如此障碍。他满以为，女儿海敏听到要嫁给纳利纳克希的消息，一定会异常兴奋。意外的失望，使老人惶恐不安，惘然若失，他黯然神伤地望着一盏闪闪发光的烛火；他感到女人的脾性难以捉摸，为海敏丧母深感悲伤。海敏丽妮在黑暗的阳台上独自坐了好一阵，才偶尔抬头，朝里屋瞧了一眼。她的视线落到了父亲那张愁云密布的脸上，她的心灵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于是她立即起身，走到父亲坐的椅子背后，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低声地说道："爸爸，吃饭去吧，饭菜恐怕都凉了。"

安纳达老爷机械地站起身来，走到饭桌前坐下，但他没咽几口，他毫无食欲。他满怀着希望这件婚事一定会成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万万没有料到海敏会一口拒绝，让他碰了这么大的钉子，真使他伤心至极。他懊丧地叹了口长气，暗自寻思：海敏至今依然念念不忘罗梅锡！

平日，安纳达老爷用罢晚饭就上床歇息，但今晚，他却呆坐在廊下的一张安乐椅上，凝视着花园前面通向兵营的业已沉寂的荒村古道，心里又盘算起海敏丽妮的事。

海敏丽妮看到父亲坐在那里出神，走了过去，笑吟吟、柔和地对父亲说："爸爸，这儿太冷，快回屋歇息去吧！"

安纳达老爷说："孩子，你先去睡吧，我坐一会儿就进屋。"

海敏丽妮不作声，依然站在那里。稍顷，她又启口说："爸爸，在这儿您会着凉的，要不您去会客室坐坐。"

安纳达老爷执拗不过女儿的催促，从椅子上站起身，默然无语地走进卧室。

海敏丽妮已经竭尽全力不使自己陷入对罗梅锡的眷念的罗网之中而不能自拔。她担心可别因此而搅乱了自己的宗教热忱，在应尽的责任中出现什么闪失，她为这种自我克制已经在内心进行过无数次搏斗。然而，一旦外界出现某种诱惑，昔日的创伤又会发痛，伤痕又会被撕破！她对自己将来的生活，始终没有做出决断，因此，她想方设法抱住自己内心下定誓愿的那根支柱。

五十

克谢姆卡莉把纳利纳克希找来说："我为你相中了一位姑娘。"

纳利纳克希笑笑说："您真的看准了？真快呀！"

克谢姆卡莉说："当然看准了，姑娘品貌是不错的。我不快为你张罗，难道我能长生不老？仔细听着，我相中了海敏丽妮。她是位不平凡、富有气质的姑娘，这样的女孩千里难觅啊。肤色倒不是那么白皙，但是……"

纳利纳克希急忙打断她的话："不，不，妈妈，这会儿我还没有时间考虑她的肤色问题。但是我怎么可能与海敏丽妮结成伉俪呢？哪能这样做呢？"

克谢姆卡莉说："怎么了？难道这里面还有为难作梗之处？"

纳利纳克希一时也难以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自认识海敏丽妮以来，他一直像老师一样，毫无拘束地对她进行指导，而现在突然要娶她为妻，这实在太唐突，让他万分尴尬。

克谢姆卡莉见纳利纳克希不吭声，误以为他默许了，便说道："这回，我再也不听从你的任何反对理由了。我实在于心不忍，你为了我，在风华正茂的年华里，断绝尘缘，居住在贝拿勒斯，苦修做隐士，真叫荒唐透顶。我再也不能让你任性胡闹下去。这一回，我死也不让这个好机缘错过。挑个吉祥日子，把你的事办了，我就死也瞑目了。"

纳利纳克希半晌沉默无语。

片刻，纳利纳克希终于鼓足了勇气说："妈妈，这回，有件事一定要跟您讲明白。不过，我得先提醒您，请您冷静地听，千万别难过悲伤。这样不幸的事已经过去十来个月了，再用不着大惊小怪，抑或悲天恸地哀伤。但是，您这个脾性，即使没有任何凶险恶浪，您也会担惊受怕。所以，多少日子以来我总想启口告诉您，但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不敢和盘托出。现在，您可以祈求神明清除我命中注定的灾星，但您千万别因这个早已无法挽救的逝事而徒自悲伤。"

克谢姆卡莉一听就惶恐不安起来。她说："孩子，这可难说，谁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但是听了你的开场白，我已经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只要我活着，你不该对我封锁消息，把什么都包得严严的，但纸包不住火。我有意避开尘世的纷扰，也是无用的。现在管它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马上告诉我，我可判断。"

纳利纳克希这才开始讲述："妈，您曾否记得，去年法尔衮月 [15] ，我到伦加布尔去处理我们的家事。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了，果园和屋子也租了出去。归途中，我忽然产生一个怪念头：放弃乘火车，雇一条大船，顺水路回家，一面观赏两岸景色，一面往家赶。船在水上行驶了两天，第三天船停泊在一个沙滩畔。我下河洗澡，蓦然发现我们的老朋友普班德尔，肩上扛着一支枪，朝我奔来。一看见我，他乐不可支，说：'我是打猎出来的，老兄，这下可击中了一头大的猎物了，我可老远就瞅准了。'他在那边任区长，那天出远门，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作巡回视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他缠住我，不放我走，要我陪他到各处去转悠转悠。一天，我们转悠到一个名叫托比伯克尔的村庄，在那里支起帐篷，住了下来。"

"傍晚，我们在村里信步闲游，走到一户人家，瓦房四周围着院墙，紧绕水田旁边。主人拿来两个蒲团，请我们坐。那时，一位村塾老师，脚蹬廊柱，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正教一班学童念书，学童们都蹲在地上，念诵着老师教给他们的功课。"

"这家的主人名叫达利·尼·吉德尔基。普班 [16] 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那位主人还不厌其烦地向普班打听他想了解的情况。归途上，普班说：'老兄，你的艳福真好，一来就攀上了亲！'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普班说：'和我说话的那个人名叫达利·尼·吉德尔基，是个放高利贷者，一个十足的守财奴，上万人里也挑不出一个来。一次，一位新县长上任，为了显示自己热心于慈善事业，他在家里办起了学校。但实际上，他只管教师的两顿饭，其余一切不管。教师吃了他的饭，只好替他管账，直忙到深夜十点，学校的一切花销——包括教师的薪水和学生的学费，全由政府津贴支付。'"

"'吉德尔基有一个守寡姐姐，丈夫死时没有留下分文，她没有长处，无依无靠，只得投奔他处。当时，她正怀孕，不久生下一个女孩，她本人在生产时，因缺乏医生的悉心照料而死去。他还有一个守寡的妹妹，也住在他家，一切家务全由她包揽，替他省下雇人的钱。这个可怜的寡妇，抚养她姐姐的孩子。待女孩稍许长大些，她劳累成疾，不治而死。自那以后，那个女孩就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女奴一般为舅父母干着繁重的家务，除了挨骂遭打，得不到任何报酬。'"

"'女孩长到该婚嫁的芳龄，但到哪儿去寻觅一位愿与孤女成亲的丈夫呢？村子里谁也不晓她父母姓甚名谁，她又是个遗腹子。村里爱说闲话的人，议论纷纷，怀疑她的出身。谁都晓得，达利尼·吉德尔基是个爱钱如命的大财主，人们故意把姑娘说得低卑不堪，想在娶她时敲他一笔竹杠，挤出丰厚的嫁资。达利尼总把姑娘的年龄说得小，估计姑娘已到十四芳龄。她的名字叫格姆娜，是随拉克什米女神的名称叫的，而她那副模样小巧玲珑，活泼可爱，宛然是女神的完美化身。每逢有哪位婆罗门小伙子做客这个村子，达利尼总盯着不放，恨不得向他磕头烧香，望他娶走自己的外甥女。但难就难在即使有人同意娶她为妻，村里人就会变出法儿，从中挑拨，把他吓跑。所以，现在轮到了你。'妈妈，为了让

您看到我美好的那一刻，我心里一直着急牵挂。所以，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我欣然同意与这位姑娘结婚。’我明白，我若跟一位成年梵社姑娘结婚，您我都会不痛快；我一定要为您领回一个信奉正统印度教的儿媳妇，好让您惊喜万分。不过，普班听后大为惊愕，普班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开玩笑，我已经深思熟虑过了，我一定把她娶回家。我的主意已定了。’普班又追问：‘你说的是真话，考虑成熟了？’我答道：‘是的，完全是真话，已再三考虑了。’”

“当天晚上，达利尼·吉德尔基就来到了我们帐营，捧着圣线 [17] ，双手合十对我说：‘您是我救命恩人，我请求您去见见姑娘，相不中也没有关系，但千万别听信我那些仇人诬蔑她的话。’我断然说：‘不用见了，请您选好黄道吉日，准备结婚。’达利尼可能事先早已选好了日子，因此他说：‘后天就是吉祥日子，婚礼就在那天举办吧。’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匆忙办事，这样可省去一大笔办喜事的花销。所以，他又说了一大堆央求我赶快办事的话。最后，婚礼如期举行了。”

克谢姆卡莉惊愕不已，说：“你胡说些什么，竟然结了婚？”

纳利纳克希说：“一点儿也不胡说，妈妈，事情原本就是这样。就在那天，我带着娇妻坐船离开了那里。那会儿不过是三月份，谁都不会怀疑有坏天气。但天有不测风云，傍晚刮起了大风，船莫名其妙地被掀翻了，最后船顷刻间不见影了。我糊里糊涂，不知发生了什么。”

克谢姆卡莉听后吓得不敢吱声，汗毛直竖，嘴里不住地叨念：“罗摩，罗摩！”

纳利纳克希继续说：“过了一阵，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在恒河水面上挣扎着，漂浮着！附近已见不到船只和人的任何踪迹！我报告了警察局，他们派人在河上打捞了一番，什么也没找着。”

克谢姆卡莉吓得脸都变了色。

“罗摩，罗摩，”她说，“算了，过去的事已是无法挽回，今后别对我提这件事，我听后感到心惊肉跳。”

纳利纳克希说：“这一切以前我从没有对您讲过。现在您逼我娶亲，我不得不明言了。”

克谢姆卡莉说：“怎么遭受一次不幸你就不想娶亲了？”

纳利纳克希解释道：“倒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妈妈，倘若她还活着呢？这就是我对结婚踌躇的原因。”

克谢姆卡莉说：“你真傻！全说的是疯话，她倘若还活着，难道直到现在还不跟你联系！你会早就听到她的信儿了。”

纳利纳克希说："她哪里认识我！连我的相貌她都没有见过，拜堂时她蒙着脸，当晚就上了船。出事后回到贝拿勒斯，我曾写信给达利·尼·吉德尔基，我告诉了自己的地址。他回信说，她是死还是活，一点音讯也没有。"

克谢姆卡莉说："那今后你准备怎么办？"

纳利纳克希说："我心里早拿定主意，等她一年半载。以后我就可认为，她已不在人世了。"

克谢姆卡莉说："凡事都有你自己的主张，为什么非要等一年呢？"

纳利纳克希耐心说："妈妈，现在离开一年期限不远了。眼下是九月，十月是不宜婚嫁，紧接十一月，尾随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就满期了。"

克谢姆卡莉说："那敢情好，不过要娶的姑娘还是她！我已经向海敏丽妮的父亲许下了诺言，他也同意我替你求婚的事。"

纳利纳克希说："妈妈，许诺是可以的，但谋事在人，成事还在天呢，最终还得由老天爷做主呢。"

克谢姆卡莉说："好吧，就这么定吧。不过听了你的叙述，我的心到现在还跳个不停，这件事来得太唐突，太可怕了！"

纳利纳克希说："我明白，妈妈，不知待多少日您的心才能安静下来。您每次受惊吓，往往很久才能使自己的精神状态恢复正常。所以我不敢也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您。"

克谢姆卡莉说："你做得周全，孩子。近年来，我不知咋的啦，乍听到一星半点儿的不幸事就心惊肉跳。来信我也不敢随意拆封，唯恐有什么坏消息传来。我都跟人说了，任何尘世消息不要告诉我。我明白我已活过分了，对这个家来说我已经死了，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而我现在为什么要为它担惊受怕呢？"

五十一

格姆娜姗姗来到恒河岸边，冬天的太阳已带着淡淡的余晖，消失在西边的天际。

她迎着渐渐降落的黑暗帷幕，向落日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她把几滴恒河水洒在自己的额头，跨入水中，向前了几步，把捧在手里的鲜花，溅着河水，献给了圣洁的恒河。

格姆娜又虔诚地俯首，向所有的长辈鞠躬致意。当她抬起头，又记忆起一位亲人，她也应该对他膜礼顶拜。她从未抬起眼皮瞧过他的容貌，甚至头天的新婚夜，她紧挨着他坐着，她那低垂的视线都未敢落在他的脚上。新婚之夜，别的新娘常会从新郎嘴里，听到几句悄悄话，而当时，格姆娜蒙着面纱，在万分羞怯的心态下，也似乎未曾听见诸如此类的亲昵的话语。

此刻，她伫立在恒河岸边，聚精会神，努力回忆他的嗓音。她追忆了很长时间，依旧想不起来。

婚礼仪式一直闹到深夜。从彩棚回到新房，格姆娜已困乏不堪，不知什么时候，她一倒在床上就昏昏睡去了。早晨，她睡眼惺忪，发现自己是被邻居一位小媳妇推醒的。床上已没有了他，只有那个小媳妇还在痴笑着。她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它能使她保留对生活伴侣最后一刻的回忆。但她记不起主宰她生命的那个人的形象，他的身世、面容、声音、服饰等，她都无法记起。

现在，四周除了即将吞噬大地的黑暗没有任何人影，没有话语声，似乎一息生命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把她和他所披的毯子联结在一起的那条红色纱丽系带。她并不知道达利尼送的这条普通纱丽系带的价值，也被她不经意地丢弃了。

她只把罗梅锡写给海敏丽妮的信揣在衣襟里。现在，她坐在沙滩上，打开信，借着即将消失的落日余晖，重新阅读了一遍。信里介绍了她的丈夫，但情况写得不详细，只说了他名叫纳利纳克希·恰道巴梯亚耶；说他在伦加布尔行医；如今他又不知跑到哪儿，就写了这些简约情况。她还找其余信页，已不翼而飞，怎么也找不到了。

“纳利纳克希”这个神圣的名字好似甘露，开始滋润她的心田，盈满了她空虚的胸膛。这名字仿佛用它无形的胳膊，把她揽在怀里，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扑簌从她面颊上淌下，流入了她的心田，融化了她自尽的决心。她似乎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烈焰已完全熄灭，柔情和爱怜重又回到她身上。她心中暗想：“这不是空幻的，也不是妄想！我看到了，

是他，他是属于我的！”然后，一种带着哭啜的声音，从她内心响起：“倘若我是一位忠贞的妻子，那么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能获得他脚上的尘土，命运之神决不能阻碍我；上天保存我的生命，正是要让我作为他的忠贞的妻室！命运告诉我，只要我活着，他决不会抛弃我！”

活着的信念又复燃。她把用手绢包着的一串钥匙，扔进河心。忽又想到罗梅锡送给她的那串项链，还包在纱丽里，她又急忙解开取出，扔进河里。然后，她举步朝西边走去。

去何处，如何探询他的消息——这一切她还来不及细想，心中也没有底。她只知道，她必须向前走，这里一分钟也不能多停留，这儿决不是她滞留的地方。

冬日的白昼，渐渐收起了它最后一缕余晖。白色的沙滩在黑暗中依稀可辨。突然在一个地方，不知谁把美妙离奇的系列作品中的一段文字和图画抹得一干二净。

正是印历下半月，黑夜托出满天星斗，在荒无人烟的沙滩上，缓缓地喘息着。

前面，一片寂寥无间的、永无止境的黑暗，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必须往前走，至于能否寻觅到什么落脚地，此时她已无暇顾及。她决定沿河岸朝前走，这样可以不必向人问路；若遇什么意外，她可纵身投向恒河母亲的怀抱，求取最终的庇护。

空中没有一丝云雾，洁净的黑暗，团团裹着格姆娜，但并没有遮挡住她的视线，让她迷失方向。夜色渐渐浓重，原野荒郊里传来了狼嚎声。格姆娜走到了沙滩的尽头，穿过了耕耘的田地，一座村落展现在她面前。

她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到村边察看，发觉全村已进入梦乡。她怯生生地屏声静气绕过村子，继续前行。她走得实在筋疲力尽，几乎已迈不开步子。她又挣扎着走上一个空旷的土坡，前面已无路可走了。她已体力不支，便坐到一棵大榕树底下，竟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拂晓前，她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只望见下弦月的冷辉，已驱走了几分黑暗，地面上已有依稀可辨的几分微光。一位老妇人站在她身旁，用当地方言问她：“孩子，你是哪里人？怎么大冷天你竟然睡在树底下？”

格姆娜惊慌地坐了起来，两眼望去，看见河边拴着两条船。她发觉，这位老妇人是在她苏醒前刚洗完澡，走到她面前的。

老妇人问道：“孩子，看样子你是位孟加拉姑娘？”

格姆娜答：“是的，我是孟加拉邦人。”

“怎么躺在这儿？”

“我打算去贝拿勒斯。昨晚天太黑，我困乏了，就沉睡过去。”

“我的天哪！你就这样步行去贝拿勒斯？好吧！到我船上去吧，我送你去贝拿勒斯。”

在船上，老妇人向格姆娜作了自我介绍。她是从加齐布尔来的，在那里参加了西太希瓦尔老爷家隆重的婚礼。西太希瓦尔老爷是她的亲戚。老妇人名叫纳维纳加丽，她丈夫名叫穆贡德拉尔。他们属于卡亚沙种姓，生长在孟加拉邦，近来他们住在贝拿勒斯。这次西太希瓦尔老爷家办喜事，没有邀请他们，但他们仍坐船来加齐布尔，满以为西太希瓦尔家会殷勤款待，却不料西太希瓦尔太太再三解释道：“亲爱的，你明白，我丈夫体弱，从小就另起炉灶为他做饭，家养一头奶牛，以挤出牛奶酪成黄油，做煎饼给他受用。无论从人手或精力，我们都无法招待……”他们一听就心里明白，没有在加齐布尔多逗留就坐船上路了。

纳维纳加丽叙述了上番经历，接着问：“你叫什么名字？”

“格姆娜。”

纳维纳加丽又问道：“从你的衣着打扮，可看出你丈夫还健在，但你怎么又独自去贝拿勒斯呢？”

格姆娜说：“完婚后，他不知到哪里去了，杳无音讯！”

纳维纳加丽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番，说：“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愿上帝保佑你！从年龄看，你还是位妙龄少女，超过不了十五岁吧？”

“我记不清了，也许就是十五岁吧。”

“是婆罗门家庭的女孩子？”

“是的。”

“你家人住在哪里？”

“我没去过婆家，娘家在比斯卡利。”

虽然，格姆娜从没有去过比斯卡利，但她知道父亲出身于比斯卡利。格姆娜就知道这么多情况。

纳维纳加丽问：“你的父母……”

“都早已故世了。”

“我的老天爷！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格姆娜说："我到了贝拿勒斯，倘若有哪家好心肠人收留我，给我口饭吃，我就帮他家干活，我会做菜烧饭，其他杂活也都能干。"

纳维纳加丽意外地弄到了一个不花工钱的厨娘，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表面上她不喜于形色。

纳维纳加丽忙说："我们倒不太需要再雇请一位女厨娘，家里已有厨师，男仆、女佣都全有了。最大的麻烦，就是我家里人在饮食上一点儿也将就不了，真烦死人！雇一个像样的男厨，至少一个月得开销十四五卢比，还要管吃管住。不管怎么说，你是位婆罗门家庭的女孩子，又确有困难，我能看见不管吗？你就到我家去吧。我们一家那么多人吃饭，多添你一张嘴，也多耗不了多少粮食；再说活也不多，全家就我们老两口，不会叫人累着的。几位女儿早出嫁了，都有美满的家庭。我只有一个儿子，谋取了一官半职，住在西拉吉根吉。总督大人常给他去信。我对我丈夫常唠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愁吃，不愁穿，干吗让孩子远离家乡，待在那么远的异乡？真是受罪！'可我丈夫嗤之以鼻，说：'这些事儿你们女人是不懂的，你认为我让孩子去做官，是为了混生活吗？我们还没穷到这个份儿上。但在家无所事事，像他那么年纪轻轻，待在家里，不会有任何裨益，只会更糟蹋人，弄出是非，到头来你就会后悔莫及的。'我也寻思，当个政府官员是件体面的差使，就同意儿子上任了。"

适逢顺风，沿着河上行，不久就抵达了贝拿勒斯。穆贡德拉尔的两层楼别墅坐落在城郊的一座花园正中间。格姆娜开始与这一家人一起生活了。

格姆娜不久就悉知，那个在他们家做饭的精明能干的厨师，在她来之前已不知何因背着他们跑回了家，一去不复返。还有个奥里萨邦用人，是位婆罗门。在印度东北部，奥里萨一向以劳动力低贱而闻名的。自格姆娜来之后，纳维纳加丽无缘无故地对这个用人大发脾气，一气之下把他辞退了，连工钱也不付给。这样，只要那个"精明能干"的厨师一天不返回，厨房的活儿就全部落在了格姆娜肩上。

可是，纳维纳加丽不吝惜规劝的言辞。

纳维纳加丽提醒格姆娜："孩子，贝拿勒斯城很不安全，你年纪轻轻，千万别随意出门。如果想去恒河沐浴，或想去见维希瓦法师，那就跟我一起去！"

纳维纳加丽担心，格姆娜可别受人挑唆而溜之大吉。因此，她总把格姆娜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加以严格管束，甚至不让她接近邻家的孟加拉妇女。她竭尽全力不使格姆娜受外界的种种诱惑。白天的繁重家务纠缠住格姆娜，不由她分身；晚上，纳维纳加丽对她没完没了地唠叨，说她有价值连城的金银首饰、珍珠宝石、锦缎丝绸，怕盗匪偷窃才没带到贝拿勒斯来。

“我丈夫可说：‘这些东西叫人偷去，值得大惊小怪吗？我们可以随时去买来。’我可不让随便糟蹋，我得严加保管。我们老家拥有几百用人的大庄园。我丈夫想在这座别墅附近租上一所院子，让三四十个用人住。我是决不答应，不仅要浪费钱，还会干扰我清静的日子。我丈夫从来不习惯使这里的粗器皿吃饭，成天抱怨。但我不愿把家里的金碗银盘带来……”纳维纳加丽天天重复那些令人作呕的话语，已把格姆娜的头脑弄得烦恼不堪。

五十二

在纳维纳加丽家，格姆娜的生活简直像条在快临近干涸的池塘里扑腾的鱼儿一般。她想挣脱这个家庭的羁绊，思忖逃离这个牢笼，她就有了生路。但是，她到外面哪儿去找寻自己的落脚地呢？就在那天出逃夜里，她第一次看到了面貌狰狞、深不可测的外面世界，却也没有出于愚昧而勇敢地了却此生。

倒也不能说纳维纳加丽不喜欢格姆娜，但她的喜欢方式实在缺乏真情实感，令人作呕。当格姆娜偶有不适，纳维纳加丽也会照看她一两天，更何况格姆娜于危难之中，她曾经拔刀相助，拯救过她。但格姆娜却难以用感激的心情去接受她的这种爱抚方式，倒不如多干千百倍的活儿更痛快。她也不情愿被迫陪伴纳维纳加丽闲坐，听那极其无聊的唠叨，忍受不堪的精神折磨。

一天早晨，纳维纳加丽把格姆娜唤过去，吩咐说："格姆娜，今天我丈夫身体欠佳，别做平常的饭菜了，烙一些饼。不过，你得千万留心，别下死劲放酥油！你的手艺我可领教过了，真弄不懂你干吗要放那么多酥油！那个奥里萨厨师在这方面比你强多了，他也用酥油，可在厨房里，你闻不到什么酥油味。"

格姆娜对纳维纳加丽的唠叨向来采取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办法，不予理睬。但今天格姆娜尽管默默地做着饭，心里却因刚才无故受辱而感到烦恼怨恨。她进而觉得人生是那么索然无趣，生活是那么不堪忍受的负担。忽然，从女主人房里飘传出一句话，钻入她的耳朵，听后她大为惊异。纳维纳加丽叫一个男仆到自己屋里，吩咐他去办一件事，她对用人说："杜尔西，快进城把纳利纳克希医生请来，对他说：'老爷病了，请您去一趟。'"

纳利纳克希医生！格姆娜顿时觉得，整个天光像被拨动的金色弦琴一样颤抖起来。她立即扔下手上的活计，疾步跑到厨房门口站定。待到杜尔西从楼上下来时，她便拦住他问道："杜尔西，到哪里去？"

杜尔西答道："去城里请纳利纳克希医生。"

"你认识他？"

"是的，他是这儿赫赫有名的大夫。"

"他住在哪儿？"

"住在城里，离这约莫两英里路。"

格姆娜自来这里后，她在厨房里或多或少尽量留出一点食物分给用人吃。为此，她没有少挨主人的呵斥，但她仍始终未改。女主人十分苛刻吝啬，用人们常忍饥挨饿。更何况男女主人的午饭常迟迟不开，弄得下人们不得不在傍晚时分才吃上饭。在这段时间里，用人常跑去找仁慈善良的格姆娜说："密什拉妮[18]，我饿得肚里直冒火。"格姆娜十分心疼，总设法给他们一点吃的。她这种举动很快博得用人们的信任，极愿意为她效劳。

纳维纳加丽见杜尔西站在厨房口与格姆娜嘀咕什么，便尖声呵斥道："杜尔西，站在厨房门口有什么可商议的，嗯！我长着眼睛，懂吗？进城就进城吧，难道你不去厨房就办不了事？怪不得我家老丢东西，这下我全明白了！还有你也够呛，格姆娜！我可怜你，才把你从半路上带回家来，难道你就这样恩将仇报对待我？"

纳维纳加丽总也打消不了自己的怀疑，觉得下人们全都偷了她家里的东西，而后悄悄拿到市场上变卖。尽管迄今没有抓到证据，但她嘴上从没有放松过。她认为，哪怕向黑暗中扔石块，十有八九会击中目标的；她要让用人们明白，女主人的眼睛尖着呢，想蒙骗她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女主人刚才那些话虽然尖锐刺耳，但并没有刺痛格姆娜。今天，她一直像机器般地不停地干活，而她的心却像长了翅膀，满天飞舞起来。

格姆娜站在一楼厨房门口等候着。这时杜尔西回来了。格姆娜见只有他一个人时，便启齿问道："杜尔西，大夫没有来？"

杜尔西答道："没有，他不来了。"

"为什么？"

"他母亲病了。"

"他母亲病了！难道他家没有别人侍候他妈妈？"

"没有，他还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你怎么知道？"

"听他家用人说的，他还没娶妻子。"

"兴许他娶了，而后妻子死了。"

"也许吧，可他家用人比尔久说，自从他老爷开始在伦加布尔开业行医，就没有见过他的妻室。"

此时，从楼上传来了一个发怒的尖声："杜尔西！"

格姆娜立马钻进厨房，杜尔西又急忙上楼，赶到他女主人跟前。

格姆娜心中的疑团解开了，对纳利纳克希在伦加布尔行医一事，她已确信无疑。当杜尔西从楼上下来时，格姆娜又抓住他，探问道："我说，杜尔西，我有个与这位大夫同名的亲戚，这位大夫是婆罗门吧？"

杜尔西道："是的，他是婆罗门，他姓恰德尔基[19]。"

杜尔西慑于女主人的淫威，不敢和格姆娜多聊，急忙干自己的活儿去了。

格姆娜自己走到纳维纳加丽跟前，说："今天的活儿，我全干完了，我现在想去德夏希迈克码头沐浴。"

纳维纳加丽严加驳斥道："这可不行，格姆娜！别把我当成老傻瓜，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如指掌，甭想瞒天过海。谁给你通风报信？还不是这个杜尔西！我现在就把这头蠢驴赶出去。听着，只要你一天待在这儿，就一天不准你独自去河边洗澡，或去城里找亲戚，全都不准许！我说话算数！"

纳维纳加丽立即命人把杜尔西撵走，另行高就，从今不许他在她家门口露面。从此，惧怕女主人淫威的用人，便尽可能避开格姆娜，不与她接触。

格姆娜不晓得纳利纳克希任何信息时，倒内心平静，相安无事，但现在她难以使自己平静下来。她的丈夫就住在城里，那她为什么还要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待下去呢？哪怕就是短暂的一分钟呢！

格姆娜难以忍受目前的处境，也没心思集中精力干活，因而她做活儿常常出错，免不了遭受纳维纳加丽的训斥。

纳维纳加丽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小奶奶，瞧你那副模样，竟然一天不如一天！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你跟谁赌气，不吃不喝，那是你自个儿的事，难道我们也跟着你当饿死鬼不成？这几日你做的饭菜，连牲畜都不吃！"

格姆娜央求道："我现在再也干不了这儿的活了。我实在受不了，请求您开恩，放我走吧！"

纳维纳加丽跺着脚说："好啊！大劫之时原本不该管别人的死活。我可怜你，把你从荒野上带回家，也没有打听一下你的种姓，就相信你的话，让你下厨干活。我们辞退了多年在我家干活的老婆罗门厨师，这会儿让我们去哪儿找他呢？亏你说自己是真正的婆罗门，出尔反尔，今天跑来说：'请放我走吧！'仔细听着，你若私自逃跑，我马上报告警察局，放聪明点！我儿子是当官的，不会吃素的。有多少人已经在他命令下被送上绞刑架！你尽早收拾起自己那套骗人的花招！你听说了吧，葛

达伊至今还在蹲监狱，就是因为他做了对不起主人的事，顶了嘴。你仔细掂量掂量，你是在谁家干活，别逗着我们玩，做白日梦！”

她说葛达伊蹲监狱之事倒是不假。那时主人硬说葛达伊偷了他家的钟，送交警察局。现在他还在狱里服刑。

黑暗又开始包围格姆娜，她深感自己思尽虑竭了。正当她的终身幸福垂手可得时，一副手铐将会落到她手上！她不寒而栗，还有比这更残忍狠毒的吗？她现在对这个监狱式的家，对这种被囚禁的劳役生活，实在忍无可忍，她怎能再让自己被禁锢在这个牢笼里！

晚上，她干完活，披上一条毯子，独自跑到寒冷而黑暗的花园里坐了下来，怔怔地凝视着通向城里的大道。为侍奉一个人，为对他表示虔敬，这颗急于曲尽妇道的妙龄少女之心不安地跳动着、翻腾着，沿着这条孤寂且黑暗的路，不知奔向哪一个陌生的家。她又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最后她以额触地，向远方深深鞠了一躬，便转身回房歇息。

然而，格姆娜的命运里，连这一丁点自由半星点慰藉也没能维持多久。一天夜里，格姆娜终于干完了所有家务，不一会儿，纳维纳加丽不知何故又遣人去叫格姆娜。那个仆人去了一阵回来禀告说：“密什拉妮没有在屋里！”

纳维纳加丽顿时警觉起来，嚷道：“啊，真的逃跑了？”她提着马灯楼上楼下满楼找遍，都不见格姆娜的踪影。

纳维纳加丽最后跑到其丈夫穆贡德老爷跟前，他正闭着眼睛吸水烟。她气急败坏地说：“听见了吗，密什拉妮跑了！”

但穆贡德老爷并未因此破坏了自己的悠闲心境。他懒洋洋地说：“我当时就奉劝你，不该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收留在家里。快去察看察看，偷走了什么东西！”

女主人说：“那天天冷，我给她披的那条厚毯子不见了！其他东西是否少了，还没有来得及查看。”

她丈夫用无可置疑的口吻说：“快去报警察局！”

于是，一个用人提着马灯，急匆匆地出门办这件事了。不久，格姆娜回到了自己小屋，发现纳维纳加丽正在屋里，翻箱倒柜，查点有什么东西被偷走。

她突然抬头，看见格姆娜站在自己门前，便大声斥责：“好个密什拉妮！玩什么鬼花样？你上哪里去了？”

格姆娜淡淡说：“干完活，我去花园走了走，散散心。”

纳维纳加丽怒不可遏，把想骂的话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家里的用人全聚在门口看热闹。

对纳维纳加丽通常像凶神恶煞般的辱骂，格姆娜从未掉过泪，今天还是那样。她站在那儿一言不发，像一尊石雕。待纳维纳加丽的谩骂稍一停顿，格姆娜不失时机地说：“既然你们不满意我，讨厌我，那就放了我，让我离去。”

这席话，简直是火上添油，纳维纳加丽咬牙切齿地说：“放你走？不放你走，难道还让我继续收养像你那般忘恩负义的家伙不成！别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不过，待我放你走前，我设法让你脑子清醒清醒！”

此后，格姆娜再也不敢迈出门槛一步。她闲时把自己关在房里，常常暗自念叨：“天神一定会拯救遭受大苦大难的人跳出火坑。”

第二天傍晚，穆贡德老爷带着两个用人，坐车外出闲逛。大门从里面上了闩，夜幕渐渐降临。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穆贡德老爷在家吗？”

纳维纳加丽惊喜道：“噢哟，纳利纳克希大夫莅临寒舍！布提娅，嗳——布提娅！”没听到布提娅的回声，于是她转唤格姆娜：“密什拉妮，快下去开门。跟大夫说老爷外出闲逛，马上就会回来的，让大夫在他屋里稍坐一会儿。”

格姆娜提着马灯下了楼。她浑身打颤，心里升腾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欣喜；她手脚透凉，僵硬麻木。她害怕，别在慌乱中，花了眼，看不清他的容貌。

她好不容易卸下门闩，打开门，蒙上面纱，掩在了门背后。

纳利纳克希轻声问：“老爷在楼上吗？”

格姆娜极力控制住自己，说：“不在，您请上楼，在他房里……”

纳利纳克希上了楼，在客厅里坐下。这时，布提娅匆匆走来，禀告道：“老爷外出散步去了，请您稍坐一会儿，他可能即刻就会回来的。”

格姆娜感到自己的心肺快要炸裂了。她勉强走出客厅，站在昏暗的走廊里，从那里恰好能看清纳利纳克希，无奈她两腿发软，身一歪倒坐在台阶上，好让那颗急剧跳动的心平静下来。急速的心跳加上冬夜刺骨的朔风，使她浑身颤个不停。

纳利纳克希独自坐在台烛前凝思出神。黑暗中不停发抖的格姆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看着看着，热泪盈眶，遮断了视线，她急忙挥手擦去泪水，又全神贯注地凝视，这种凝视，仿佛具有一种磁性，要把纳利纳

克希整个吸入她生命之光的焦点上。此时此刻，她那贯注的凝视中凸现出来的那张安详面容和轩昂眉宇，被昏昏欲睡的烛光映照着。她愈是看它，它也就愈发清晰地印刻在她的心灵上，她也愈加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在渐渐变轻，渐渐融入周围的太空里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张脸，已不存在她所要看的东西了。周围的一切，甚至她自己都慢慢消融，慢慢和它合为一体了。

无法说清，她神志清醒着呢，抑或麻木着。待她从半昏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突然发现，纳利纳克希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正站着与穆贡德老爷说话。那时，她直害怕，俩人可别说着说着走到外面走廊上，发现自己在偷听。于是，她急忙离开那里，只身躲到楼下厨房里去了。

厨房设置在院子一角隅，屋里人外出必经的小路，就在它旁边伸延。格姆娜满心欢欣，坐在那里寻思："像我这样卑贱苦命的人，竟拥有如此气度不凡的丈夫！看他是那么纯洁漂亮，那么和颜悦色，那么温文尔雅，宛若神仙下凡！"她暗自念道："我的神灵，我的一切痛苦今天都得到了补偿！"一想到自己终将有一个苦尽甜来的日子，她一次次叩拜，感谢神灵的恩泽。

这时，从楼梯上传来下楼的脚步声，格姆娜慌忙起身躲到门后的阴影里。布提娅提着风灯在前面引路，纳利纳克希大夫紧随其后，走过了前面的小路，走出了大门。格姆娜这时竟听到自己用诗人的语言，暗暗祈祷说："我主！我是你脚下的奴仆，却被禁锢在陌生人家中。你从我面前走过，却全然不察觉！"

穆贡德老爷用完晚餐，歇息去了。格姆娜便蹑手蹑脚走进那间空屋，半晌前纳利纳克希曾在那里待过。格姆娜走到他坐过的那把椅子前，以额触地，深深鞠躬，亲吻了那块地面的尘埃。她因得不到伺候他的机会，无法宣泄她的满腹的虔诚激情，而深感悲不自禁。

翌日，格姆娜获悉，大夫规劝穆贡德老爷去远方气候适宜的休养胜地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换换空气，调节心情。全家为此都在打点行装，准备出远门！

格姆娜立即走到纳维纳加丽面前说："我恐怕无法离开贝拿勒斯。"

纳维纳加丽嘲讽地说："我们全家都能去，怎么你就去不了？你一下变得那么虔诚了吗？"纳维纳加丽认为，格姆娜是故意拿对圣地的虔诚来掩饰自己不愿去的心情。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决定要留下来。"

"那敢情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留下来！"

"可怜可怜我吧，请你不要把我带走！"

“瞧你心多狠，我们一切准备就绪，马上要出发，你却前来找麻烦。时间这么紧促，我们从哪儿去寻找厨师，不成，这会儿你必须去！”

格姆娜百般恳求，依然白费口舌。最后她只得孤立无援地跑回到自己的小屋，关上门，呼唤着神灵，痛哭起来。

五十三

安纳达老爷与海敏丽妮谈起有关她婚姻的那天夜里，他的腹部突然像针扎一样疼痛不堪。他好不容易地硬支撑着，熬过了那一夜。第二天早晨，他腹痛稍缓，便叫人搬一张椅子到花园里，他坐在这张安乐椅上，在十二月柔和的阳光照拂下，不经意地观看着大路边的景致。海敏丽妮在他身旁准备早茶。彻夜的折腾，使老人的脸色变得苍白，两眼深陷，似乎一夜间苍老了许多。

海敏丽妮望着父亲憔悴的面容，心头像刀割一样疼痛。她深知，自己不同意与纳利纳克希的婚事，父亲深感失望，这也是父亲病痛的直接原因。为此，她简直懊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怎样做才能使年迈的父亲获得慰藉呢，她委实殚思竭虑，仍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突然，阿克希耶先生和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不免使她大吃一惊，她正要赶紧躲开，阿克希耶阻拦说："请您别走，这是西部加齐布尔的恰格尔瓦尔蒂大叔，那儿的人都认识他。他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想和你们谈谈。"

说完，俩人就在安纳达老爷身旁的靠背长椅上坐了下来。恰格尔瓦尔蒂开始说明他们的来意。

"我听说，罗梅锡先生与你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我此行的目的，想向你们探听一下，关于罗梅锡妻子格姆娜失踪后的消息。"

刹那间，安纳达老爷愣住了，一时连话也说不出，半晌才恢复常态，脱口而出："罗梅锡的妻子！"

海敏丽妮低垂着双眼。恰格尔瓦尔蒂又继续说："你们一定认为，我这个老头古怪，不懂事。不过，请你们耐着性子听完我的叙述，你们就会豁然明白，我远道而来决不是无缘无故地跟你们闲聊别人的家庭琐事。罗梅锡在祭杜尔迦之神节日之际，带着妻子格姆娜坐汽轮外出游览，恰好我也乘坐这条船，与他们萍水相逢，结识了。我虽已过花甲之年，已到风烛残年，饱尝了人间多少悲哀痛楚，我的心早已麻木不仁了，但一见到格姆娜，我麻木的心被唤醒了。她是那么惹人怜爱，不认她做我的干女儿我决不甘心。罗梅锡先生正拿不定主意去哪儿。尽管我们才相识一两天，格姆娜已经不愿离开我，一股脑儿撺掇其丈夫跟随我去西部。我当时力劝他们：'到加齐布尔去吧，就住在我家吧。'我就把他们带到敝舍，格姆娜跟我二女儿亲密得胜过亲姐妹，数日后我为他们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后来恰好我有事去了阿拉哈巴德，回来后听闻格姆娜投河自尽，我如遭到五雷轰击，伤心到了极点，整日泪水洗面，我女儿也像掉了魂似的。"说到这里，恰格尔瓦尔蒂已泣不成声了。

安纳达老爷惊恐万状地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她为何要投河自尽呢？"

恰格尔瓦尔蒂大叔说："阿克希耶先生，事情经过您全听闻了，请您说给他们听吧，我想起这些事，心都要碎了。"

于是，阿克希耶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叙述了一遍，详尽且明晰，不加任何评判。不过，他对罗梅锡行为举止的描绘，已经给人丑恶不堪的印象了。

安纳达老爷郑重地一再表明："我们什么也没听说过，自从罗梅锡离开加尔各答，我们没有收到他一封信札，没有获悉他一星半点的音讯。"

阿克希耶立即附和着说："这可不。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晓得罗梅锡什么时候和格姆娜结的婚。"接着，他又问道："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您能断定，格姆娜确是罗梅锡先生的结发妻子？没准是他的姐妹或者是他的一个亲戚呢？"

恰格尔瓦尔蒂嚷道："您说的什么话，阿克希耶先生，不是他的妻室还会是谁！世上有几个人命中注定会拥有如此贤惠忠贞的妻子！"

阿克希耶不无挖苦地说："这倒是件千古怪事。按常理说，妻子多一份贤惠，夫君应多一份敬重；现在妻室越是贤良，她受到的待遇却越是难堪，也许上帝让好人受更多的磨难。但我愿苍天惩罚那些应受惩罚的人！"他长长叹了口气，结束了他的话。

安纳达老爷搔着自己稀松毛发的头皮，感慨地说："无疑，这确是件令人痛心的事，不过事已到如此地步，无法挽回，再伤心也是茫然的，我们不必作过多无谓的伤感。"

阿克希耶分析地说："说实在的，我压根儿不相信格姆娜投河自尽。很可能她离家出逃了。出于这种考虑，我才带着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来贝拿勒斯寻访，也许从你们这里能打听到一点消息。现在看来，你们也一无所知。不管怎样，我们还得在贝拿勒斯待上三四天，再费些工夫细细寻找寻找。"

安纳达老爷问道："罗梅锡现在在哪里？"

大叔说："他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走了。不知他的去向，他没有给我们留一个地址。"

阿克希耶插嘴说："他也没有来找我。不过，听说他眼下滞留在加尔各答，有可能在阿里布尔重新开始律师业务实习。人嘛，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陷在无限悲痛中不可自拔，尤其像罗梅锡那般年龄的人。好吧，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我们走吧，再去转转，看看能否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安纳达老爷接口说：“你还回到我们这儿来住吧？”

阿克希耶满怀忧愁的心情，说：“我恐怕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复。这几天我的心情十分糟糕。只要我待在贝拿勒斯，我就得外出寻访格姆娜的踪迹。您说说，出身于好人家的这位不幸姑娘，若确实受不了精神上不堪忍受的折磨而背井离乡出走，那现在她该是多么孤立无援，该是多么痛苦？这种难熬的日子，她是怎么打发的，谁能说得上来？罗梅锡先生也许可以心安理得，无牵无挂，对她漠不关心，我这个要命的天性可受不了。”

阿克希耶和恰格尔瓦尔蒂大叔告辞走了。安纳达老爷不安地朝海敏丽妮瞟了一眼。海敏丽妮竭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保持镇静。她明白，父亲为她的事忧心如焚。

稍顷，她若无其事地说：“爸爸，今天您应该请大夫好好检查诊断一下，一点儿小事就会影响您的健康，如今您病恹恹成了这个模样，该好好治一治，不能再拖延了。”

听了她这番关切之语，安纳达老爷打心底里感到莫大的慰藉。在听到别人百般指责罗梅锡的话后，海敏丽妮居然所牵挂的依旧是他父亲的病情！因此，安纳达老爷如释重负。换了别的场合，安纳达老爷也许会对自己的病情一笑置之，岔开这个问题，但今天他却说：“是的，你说得对，我该好好检查检查。要是没有其他紧要的事，我即刻派人去请纳利纳克希大夫来府，你觉得好吗？”

对于纳利纳克希，海敏丽妮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想法，自己也怕别人提起纳利纳克希的名字。她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当着父亲的面大大方方地接待纳利纳克希。然而，她仍高兴地道：“好吧，我马上派人请他来给您仔细查查。”

安纳达老爷从女儿的口气感觉不到丝毫犹豫勉强，便渐渐胆壮起来，提出了那个刺心的问题，说：“海敏，瞧罗梅锡干的那些事！”

海敏丽妮立即岔开话头说：“爸爸，这儿太阳光太强烈了，还是回屋去吧。”不容他答话，她就搀扶着老人回到客厅，让他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拿毯子给他围上，把一张报纸塞在他手里，又给他戴上眼镜，然后说：“您先看看报，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安纳达老爷像个听话的孩子，试图使自己按海敏丽妮的吩咐去做，但女儿的事使他内心纷扰，他怎么也无法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报纸的消息上。最后，他索性丢开报纸去找女儿，但当他走到女儿闺房门前，发现房门从里面上了闩。此时还是上午，还不是闭门休息的时候，他心里直嘀咕，摸不透女儿的心思，但他没有作声，悄然而返，在廊下踱起步。过了好一阵子，对海敏的关切使他无法安下心来，他又重返到海敏丽妮的寝室门前，见房门依旧紧闭着。他又踱回客厅，疲乏地跌坐在一张椅子里，用手搔弄着稀松的头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纳利纳克希大夫到府，立即为安纳达老爷查看、诊断，开了药方，并叮嘱“该如何配合”等治疗注意事项。然后，他向海敏丽妮问道：“看来他思虑过度，难道发生了什么令他不安的事？”

海敏丽妮含糊其辞地说：“有可能吧。”

纳利纳克希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应该彻底地休养一段时间。我为了让母亲称心，也弄得焦头烂额！我母亲动辄为一星半点的小事就担忧万分，有时彻夜不眠，这样，难以保养好身体。我想方设法使她满意，不让她听到任何激动的话，但生活中总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总有一些不胫而走的伤透脑筋的消息。”

海敏丽妮关切地说：“您的身体看来也不怎么好，气色不好。”

纳利纳克希说：“不，我的身体一直很棒，疾病几乎与我无缘。噢，是的，今天我的脸色不好看，那是昨晚没睡好的缘故。”

海敏丽妮说：“若您家里有个女眷该多好啊，她可以随时照料您母亲。您独身一人，又有公务，怎能照顾得周全呢？”

尽管海敏丽妮说得很在理，也很自然，无可挑剔，但话刚说完，她便不好意思起来。她突然意识到，纳利纳克希先生可别把她的话误解成另一种意思，她情不自禁地羞得满脸通红。纳利纳克希忽见她羞怯娇态，也顿时忆起母亲提到自己的婚姻事。

海敏丽妮随即使自己恢复常态，为掩饰自己的失言说：“您应该尽快雇一女佣伺候您母亲。”

纳利纳克希说：“我也曾经劝说多次，雇个女佣服侍，母亲执意不肯。她那种对宗教仪式的一丝不苟的谨慎举止，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她决不答应花钱雇人，也不相信雇来人能与她事事贴心。再说，她的性格也使她无法接受别人并非出自内心的照顾。”

海敏丽妮在这个问题上还能说些什么呢？沉默了半晌，她又开口说：“我一直按您的指点练功，但总有这样那样的干扰，打断了我练功的进程，渐渐觉得自己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我担心自己不能成功，一种绝望感困袭着我。难道我的心就永远平静不了？难道外界的干扰将伴随我终身，使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海敏丽妮的哀怨，使纳利纳克希深感不安，低头沉思着。

片刻，纳利纳克希说：“你瞧，神灵设置的种种阻碍，恰恰是要唤醒我们心灵里的全部力量。所以你无须自悲，不要丧失勇气。”

海敏丽妮问：“明天早晨，您能过来坐一会儿吗？您的帮助使我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纳利纳克希的神情和语态中蕴涵着一种永恒的宁和感，无形中海敏丽妮获得了她所需要的心灵的巨大抚慰。纳利纳克希告辞走了，她的心还能感觉到经他抚触的余温。

她伫立在自己卧室前的阳台上，眺望着沐浴在阳光下的世界。冬日正午的景色，依旧那么迷人，劳与逸、动与静、进取与舍弃并存于这大千世界之中。海敏丽妮那颗焦躁不安的心，渐渐融入了这博大的天地胸怀。就在这物我两忘的刹那间，明媚的阳光和闪亮的蓝天，已在她的心灵中播下了无时不在天地间回响着的庄严的祝福，驱散了郁结在她心头的全部烦恼和痛苦。

海敏丽妮想到了纳利纳克希的母亲，她终于明白了使老人如此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的根由。她开始摆脱因要把她许配给纳利纳克希而给她带来的初始的困窘，她觉得自己比过去更不能离开纳利纳克希，对他的信赖和虔诚日益增长，但也不能说此刻此时在海敏丽妮的情感中不带有倏忽即逝的爱的隐痛。在清心寡欲、极为自信的纳利纳克希身上，没有追求异性的欲望，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任何男子都需要女子的照料。他母亲年迈多病，那谁去顾怜、伺候他呢？纳利纳克希决不是来这个人世受辱受苦，何况，对这种高尚的人的服务，就是对宗教信仰的献身。

今天早晨，海敏丽妮所听到的有关罗梅锡的那一段话，使她的心灵遭受了莫大的打击。为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她竭尽全力躲闪，以无比的毅力站起来。她如今没有理由为罗梅锡而苦恼万分，心怀悔恨。当然，她无意去评判罗梅锡的功过，说他是罪人或什么。世上不知有多少行善者，亦不知有多少作恶者，人事沧桑自有定论。她再也不想为那些事多费心思，也不愿让罗梅锡在自己心灵中还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当她想到那个自杀身亡的格姆娜，不免为之惊颤，难道苦命人的自尽与自己有着某种牵连？羞愧、怨恨、怜悯折磨着她，使她心如乱麻。她双手合掌，祈祷说："啊，我的神灵，我没有罪过，为什么把我卷进去呢？求你帮我解开这个死结，撕破这张网，把我解救出来吧！让我断绝一切尘缘！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你让我在这世上过一种清静自在的生活。"

安纳达老爷急于想知道海敏丽妮听了有关罗梅锡和格姆娜的这段奇闻逸事有何反响，但他又没有勇气当面问她，他进退维谷。海敏丽妮独自坐在阳台上，做着针线活儿，安纳达老爷几次走近女儿身旁，见她满脸愁云，又几次返回，始终张不开口询问。

傍晚，海敏丽妮遵照医嘱，给父亲喝了掺有药粉的热牛奶，然后便在老人身旁坐下。安纳达老爷这才找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说："孩子，把灯从眼前移远点！"灯移开后，安纳达老爷借着昏暗的光线，缓缓搭讪着说："早晨来的那位老人看来是个直性子的好人。"

海敏丽妮似乎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不置一词。安纳达老爷也无法再顺这个话题说些什么，便转话题说：“罗梅锡的举止真让我吃惊。过去人们对他说三道四，我不予理睬，不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可现在……”

海敏丽妮用乞怜的口吻说：“爸爸，别再提这些事了，你的身体要保重。”

安纳达老爷说：“说心里话，我真不愿再提这些事，但如果命运的捉弄，我们的欢乐与痛苦又与另一人联系在一起，那也不应该对他的行为置若罔闻。”

海敏丽妮大声嚷道：“不，不，我们不该随便让人摆布，让人扰乱我们的生活。爸爸，我现在活得很痛快！你别再羞辱我，给我带来烦恼了。”

安纳达老爷也动情地说：“孩子，我已到风烛残年的岁数了，不看到你有个着落，叫我怎能安心得了？你说，我能让你过修女般的生活而就此撒手吗？”

海敏丽妮无言以答。安纳达老爷继续说：“你瞧，孩子，我们决不能因为生活是一种希望的泯灭，就此毁掉其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你的生活怎样才能幸福，怎样才能不虚度一生，尽管你现在由于心灵上的伤痛，一时不能仔细推敲，但我却一直为你的未来幸福而殚思竭虑。我深知你的安福系于何人，孩子，别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

海敏丽妮眼眶里已盈满了泪水，嚷道：“爸爸，请您别这么说！您的每一句话，我都放在心上。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只要您同意，我不会拒绝别人的提亲。现在我只求您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清除一下心灵上的疑团，让我有个心理上的准备。”

安纳达老爷在昏暗中用手指轻轻抚摩了海敏丽妮那张沾满泪水的脸，然后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再也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安纳达老爷和海敏丽妮父女俩坐在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喝茶，阿克希耶闯了进来。

安纳达老爷用疑问的目光打量着他。阿克希耶未等到他们开口询问，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她的影儿。”然后接过主人沏的一杯茶，坐在桌子边。

稍顷，阿克希耶缓缓叙道：“罗梅锡先生和格姆娜女士的一些家什，存留在恰格尔瓦尔蒂家里。他正在考虑把这些东西往哪儿送，交给谁。我揣想，罗梅锡先生定会打听你们的住址，找上府来。所以您这里如果……”

安纳达老爷突然发火地说：“阿克希耶，你难道真是那么糊涂，一点也不了解情况。罗梅锡为什么要投奔我们这儿来？我们又为什么非要照管他的东西？岂有此理！”

阿克希耶装做正经规劝：“罗梅锡不管是否犯了罪，是否做错了事。我相信，罗梅锡先生这会儿定会痛定思痛，幡然改过。难道现在给他一丝安慰同情，不是朋友应尽的责任吗？难道应该完全丢开他不管，一刀两断？这种绝情的做法是朋友应守的道义吗？”

安纳达老爷直截了当地说：“阿克希耶，你一次次提起这些事，是否存心想折磨我们？现在我郑重提醒你，今后你别在我们面前重提这类事！”

海敏丽妮用温和的语调，安抚地说：“爸爸，别动辄就生气动肝火，跟自己的身体过意不去。阿克希耶先生想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有什么关系，能触犯谁的神经？”

阿克希耶喏喏说：“不不，今后再也不提及此类的事，请原谅，我不了解情况，考虑欠周全。”

五十四

穆贡德老爷决定举家去迈勒特，行李都已收拾妥帖，明儿一早就驱车前往。格姆娜满心希望能在这段时间内发生意外之变故，阻止这次旅行，好让她走不了；她更内心祈求纳利纳克希大夫能再来病家作访。可惜，她这两个希冀都没有变成现实，都成为泡影了。

纳维纳加丽唯恐格姆娜乘乱逃跑。因此，她把收拾行装的全部事务都交给格姆娜做，一刻也不让格姆娜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开去。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格姆娜只能在心中暗暗祈求神灵，让她在今晚暴病一场，逼使纳维纳加丽无法把她带走。她心里设想，将由那个大夫为她治病。既使那场病会夺去她的生命，她也会闭上眼睛想象，自己临终前如何匍匐在大夫脚前，带上那位大夫脚下的尘土，安然死去。

当天夜晚，纳维纳加丽让格姆娜睡在自己的卧室里。第二天一早，纳维纳加丽又把格姆娜安排在自己的马车上，疾驶去火车站。穆贡德老爷坐二等火车车厢，纳维纳加丽带着格姆娜坐在了经济二等车厢 [20] 里。火车启动，就像一头狂怒的大象席卷走一棵小树似的带着格姆娜，飞驰着离开了贝拿勒斯。

格姆娜怀着依恋、渴望的目光痴痴望着窗外。纳维纳加丽突然嚷道："密什拉妮，槟榔包盒在哪里？"她的喊声打碎了格姆娜的沉迷。

格姆娜找出槟榔包盒，递了过去。纳维纳加丽打开小盒，马上怒吼道："哼，我早就料到了，那只装石灰的小盒还是忘了带上！这会儿叫我怎么办？凡不经我亲手办的事，准出差错。密什拉妮，你使坏，你捣乱！你存心与我过不去。不是今天烧菜忘放盐，就是明天牛奶粥里带着烟火味！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清楚？好吧，走着瞧吧，到了迈勒特再看颜色，看看到底谁厉害！"

当火车驶过城外的大桥，格姆娜把头探出窗外，深情地朝卧伏在恒河岸畔的贝拿勒斯圣城看了最后一眼。

格姆娜根本不知道纳利纳克希家在贝拿勒斯哪个地区，但她似乎觉得，在风驰电掣的火车上，所见到的码头、房舍、庙宇和其他的一切景致，仿佛都幻化成纳利纳克希，离她越来越远，她心都要碎了。

纳维纳加丽见状嚷道："你探着身子痴呆呆地瞧着什么？你莫非以为自己像只小鸟，一展翅就可飞离掉？别异想天开了！"

贝拿勒斯的朦胧的轮廓，不知藏匿到了哪里。格姆娜木雕似的坐

着，望着窗外的辽阔的天空出神。

火车驶进莫卧尔什拉耶站停住。站上喧闹和拥挤的人群在格姆娜的眼里仿佛虚无得如梦似幻。她机械地下了车，上了站台，又失魂落魄地上了另一节车厢。

火车就要启动了，格姆娜突然一惊，她意外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唤她："姐姐！"她朝月台望去，看见了乌迈希！刹那间，她脸上闪出光芒。

"哎，乌迈希！你怎么在这儿？"她大声喊叫着。

格姆娜立即打开了车厢门，转眼间，她下了车，和乌迈希站在一个月台上了。乌迈希伏地行了一次最大的尊敬礼——触脚礼。这一意外相逢，使他欣喜若狂。

不一会儿，乘务员关上车厢门。

纳维纳加丽惊叫着："密什拉妮，你站在那儿干什么？火车快开了，快上车，快上车！"然而，格姆娜对她声嘶力竭的喊叫根本不理睬。

火车拉响了长鸣汽笛，突突地吐喷着气，缓缓地开出了车站。

格姆娜问道："你从哪儿来？"

乌迈希回答："从加齐布尔。"

"大家都好吗？大叔怎么样？"

"都好。"

"还有夏希姐姐呢？"

"她为你出走哭得死去活来。"

一听此话，格姆娜的眼睛马上湿润了。

她接着又问："乌玛好吗？她想念我吗？"

"姐姐，若不给她戴上你送给她的那串项链，她就不肯喝奶！她常边摇晃着戴着手镯的小胳膊，边满口乱喊'舅妈的车开走了，舅妈的车开走了'，夏希姐姐一听那声儿就止不住掉泪了。"

格姆娜说："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乌迈希说："我觉得待在加齐布尔没意思，待腻了，所以跑出来，来了这里。"

“你打算上哪儿去？”

“我哪儿都不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身上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啊。”

“不要紧，我有。”

“哪儿来的？”

“你给我的，五个卢比，我留着没花。”说着，他便解开围裤腰角，从里面掏出一张五卢比的钞票给她看。

“乌迈希，那咱们返回贝拿勒斯，你说好吗？你能去购两张火车票吗？”

“行，我就去把车票买来。”说完，他便跑去买车票。

去往贝拿勒斯的那趟火车已停在站台上。乌迈希把格姆娜安排在妇女车厢的座位上，而后说：“姐姐，我就坐在隔壁的车厢里。”

列车抵达贝拿勒斯，下车后，格姆娜问：“乌迈希，你说，我们现在该去哪儿？”

乌迈希答道：“姐姐，您不用操心，我会带您去一个好地方的。”

“在哪儿？你知道贝拿勒斯这块地方的东西南北吗？”

“我对这块地方熟极了。您等着瞧吧，看我把您带到哪儿去！”

乌迈希雇了一辆马车，他让格姆娜上了马车，安顿坐下，他自己坐在马车夫旁边。在一幢房子前，乌迈希让马车停住，他下车后马上招呼：“姐姐，下车吧！”

格姆娜下车，紧尾着乌迈希，跨进那座院子，这时乌迈希向屋子里叫喊：“老爹！”

从厢屋里传来一个声音：“谁？乌迈希？你又从什么地方跑来了？”

转眼间，恰格尔瓦尔蒂大叔手执水烟袋，走到外间屋。乌迈希哈哈笑着。

万分惊讶的格姆娜慌忙上前，向大叔行了个触脚礼。一时间，大叔光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他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把水烟袋往哪里搁放。

最终，他托起格姆娜尖尖的下巴，抬起她那张削瘦且羞怯的脸，

说："我的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走，上里屋去。"

到了屋里，大叔喊开了："夏希，噢，夏希！快来看是谁来了！"

夏希急忙跑出来，格姆娜在她面前伏身，抚足行礼。夏希扶她起来，一把搂住格姆娜，亲吻她的额头。她泪流满面，说："哦，亲爱的，哦！天哪！你丢下我们出走，让我们多么伤心。你出走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叔说："先别说这些，快安排一下，让她洗洗，吃点东西。"

这时，乌玛伸展着两只小胳膊，跑了过来，高兴地叫喊："姨，姨！"

格姆娜立马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使劲地亲她搂她，差点儿把她弄哭了。

夏希见格姆娜蓬头垢面，衣衫污秽，好不心痛。夏希拉拉她的手，把她带进里屋，让她梳洗一番，又给她换上了漂亮的衣服，说："昨晚，你好像没睡觉吧，脸蛋儿也瘪了，眼眶也塌了。你就在这里美美地睡上一觉，我去厨房准备早餐。"

格姆娜急忙说："不，姐姐，我也和你一块儿去厨房。"

俩人如手足姐妹，一块儿下厨做饭。

当初，恰格尔瓦尔蒂跟随阿克希耶来贝拿勒斯寻访格姆娜的下落，夏希却缠着大叔说："我随同你们前往。"

大叔反驳说："维宾请不了假。"

夏希自信地说："我一人走。母亲在这儿，会照顾好维宾的，没问题。"这是她第一次自愿与丈夫暂时分离。

大叔只好同意。乌迈希也偷偷随同他们一起从加齐布尔来贝拿勒斯，不过，事先他们根本没觉察。直到在贝拿勒斯火车站上，乌迈希下了车，他们才发现了乌迈希。

大叔惊讶地问："哎呀，你怎么也来了。"自然，他也是抱着与他们一样的目的而来的，但那时乌迈希已成为大叔家不可缺少的劳力，所以他也随同而来，夏希母亲一定会着急生气。为此，大叔他们三番五次劝说，打发乌迈希回到加齐布尔。此后所发生的一切，读者一定明了。乌迈希没有心思待在加齐尔布。当夏希母亲让他去市场购东西，他却直奔火车站，用买东西的钱购了票，上了火车。那天，夏希母亲生了好一阵气。大叔听到他逃跑的消息也异常气愤。就目前他的"功绩"，这个逃犯是不应受到谴责的。

五十五

今天，阿克希耶来恰格尔瓦尔蒂府拜访过，但恰格尔瓦尔蒂没有提及格姆娜回来的消息。现在，他已明白，阿克希耶并非是罗梅锡的亲朋好友。

格姆娜为什么要出走，又去了哪里？家里谁也不会问她。人人都装得挺自然，似乎格姆娜就是和他们一块来贝拿勒斯游玩的。只有乌玛的保姆勒希姆尼娅又生气又心痛，止不住想开口问她，却被大叔叫到一边，劝她什么都别问。

夜里，夏希穆基让格姆娜与自己同睡一床。夏希一手挽住格姆娜的脖子搂在怀里，另一手摩挲着她的身子，那轻柔的抚摩，仿佛要探寻她深藏在心底的痛苦。

格姆娜不解地问："怎么样，姐姐，你对我是怎么想的？你们不生我的气？"

夏希穆基善解人意地说："我们并不傻，非往坏里想不成？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若有别的途径，你决不会走这一条令人担心的路。我感到不解且伤心的，是老天为什么要让你遭受这样的苦难？凭什么要让清白无辜的、压根儿没有恶意的人遭受惩罚呢？"

格姆娜动情地说："姐姐，你想听听我的身世吗？"

夏希穆基温和地说："好妹妹，我为什么不愿听呢？"

格姆娜说："当初我为什么没能及时告诉你，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当时我什么都不敢想，事情的发生简直是晴天霹雳，突然遭此打击，羞得我都不敢抬头见人。在这世上，我是个失去双亲的孤儿，也没有兄弟姐妹。现在只有你，姐姐，你既是我的姐姐，又是我的母亲。正因为如此，我才敢推心置腹，愿意把一切都向你倾诉，要不然，我不会把自己的遭遇向别人讲述。"

说到这里，格姆娜再也躺不住了，索性坐了起来。夏希穆基也起身和她对坐着。于是，在黑暗中格姆娜开始讲述自己从结婚直到最近遭遇的经历。

当她说到婚前甚至新婚之夜自己都没有瞧丈夫一眼，夏希打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傻姑娘！我结婚时比你岁数还小，你一定以为，不管在什么场合，我准会羞得不敢瞧他一眼！"

格姆娜说："我不是因为害臊，夏希姐姐！当时我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但当突然给我定了亲，村里的姑娘尽情戏弄我。我当时想，就要让他们瞧瞧，我这么大岁数才找到丈夫，决不是件了不起的大喜事，我因此而急得不顾一切。于是，那天我硬是没有正眼朝丈夫瞧一眼！然后我就睡下了，早晨醒来一看，哪儿都没有他！今天我尝到了这份苦果！"

格姆娜沉默了半晌，然后又继续说："婚后在去婆家的路上，大风掀翻了船，船下沉了，我恰巧没有被淹死。后来我是怎么得救的，只有天才晓得！我曾告诉你这件事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我死里逃生后所遇到的那个人，我原以为是我的丈夫，实际他根本不是我的丈夫！"

听到这话，夏希穆基万分惊愕，她立即移过身子，紧紧搂住格姆娜，说："天哪，这叫什么事？你好命苦啊！现在我全然明白了。还有谁会遭此大难！唉，我的天哪！"

格姆娜说："姐姐，倘若我被淹死，也就一了百了，可造物主偏偏把我救起，让我受苦受难！"

夏希问："罗梅锡先生一点都不知道吗？"

格姆娜说："完婚没几日，一次他喊我'苏希娜'，我纠正他说：'我叫格姆娜，你为什么叫我苏希娜？'现在我明白了，就在那天他一定明白了这里面有了差错。不过，姐姐，一想到那些日子，我简直羞得抬不起头。"说到这里，格姆娜又沉默不语了。

最后，夏希穆基终于一点一滴从格姆娜嘴里，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听完格姆娜的诉说，夏希说："我的妹妹，你的命真苦！可我认为你还是幸运的，命运使你遇上了罗梅锡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一想到那个可怜且善良的罗梅锡先生，心里就异常难受！"

"这会儿夜很深了，妹妹，你早点安歇吧，你几天没有好好休息，整夜的哭泣，脸色都发青了！事情该怎么办，等明儿上午再细细切磋琢磨。"

格姆娜一直保存着罗梅锡给海敏丽妮的那封信。翌日，夏希穆基拿着这封信把父亲叫到一边，讲了事情的始末，让他看了那封信。

大叔戴上花镜，把信仔细阅读了一遍，然后把纸装回信封套里，摘下眼镜对女儿说："噢！现在该怎么办？"

夏希穆基说："爸爸，乌玛着了凉，近来常咳嗽，是否请纳利纳克希大夫来瞧瞧。他和他母亲已成为贝拿勒斯人们议论的话题，我们至今还没见过他的风采。"

大夫上门给孩子瞧病，夏希急忙丢下手中活儿，去看上大夫一眼。同时，她又叫喊着：“格姆娜，快来！”

昨夜的深谈，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她招呼格姆娜时把“你”都省略去了。今天，夏希格外高兴的原因，是不言自喻的。

当初，在纳维纳加丽家，因急于要见到纳利纳克希而万分惊喜且惶恐的格姆娜，几乎不能自已，但今天出于羞怯，她竟挪不动步子离座！

夏希穆基说：“瞧你那张嫩脸皮，还要我怎么讨好你，你还充耳不闻！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磨蹭。乌玛的病是借口，真正病入膏肓的是你！难道让我劝得连我自己也无暇见成？快起来，死丫头！”说完，她硬拽格姆娜到门背后躲藏起来。

纳利纳克希仔仔细细诊视了乌玛的胸背，开完药方离去了。

夏希说：“格姆娜，造物主让你受尽了磨难，吃了苦头，但你的命运还是好的。痛苦归痛苦，福气在后头呐！现在你还得忍耐一两天。等着吧，我会安排你们相会！乌玛生病期间，我短不了常把纳利纳克希大夫请来，你会常见着他，明白了吧！”

一次，大叔特意挑纳利纳克希不在家时，前往他府邸请大夫。仆人告诉说：“大夫先生不在家。”

大叔说：“他家母在家吗？请你去通报一声，说有个老婆罗门特意登门拜见。”

仆人请示后，招呼他请进。大叔进屋上楼，见着老太太，请了个安，说：“在贝拿勒斯，您可遐迩闻名，妇孺皆知。今天我能拜见您，以积善德。我别无他求，只因我的一个外孙女病了，特来请贵公子出诊。恰巧他不在家，扑了个空。我想既然来到贵府，何不拜访拜访您，向您请个安。”

克谢姆卡莉似乎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岔开自己说：“纳利纳一会儿就回来，您稍坐。天不早了，您请用些茶点吧。”

大叔笑着说：“我早料到，您不招待我，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也乐意从命。我生性贪吃，可人们总纵容我这个贪嘴的毛病。”

克谢姆卡莉高高兴兴地招待了他一番，说：“我请您明天中午再来寒舍。今天，实在没有准备，招待不周。”

大叔顺水推舟地说：“一旦有所准备，请您老人家想着我这个婆罗门。我的住所离您家不远。只要您发话，我今天就带您的仆人去认认我家门！”

这样一来二往的接触，大叔已成为纳利纳克希家的常客，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天，克谢姆卡莉把儿子叫到身边说："纳利纳，你别收咱们的朋友恰格尔瓦尔蒂先生家的诊疗费，懂吗？"

大叔笑着说："母亲吩咐之前，他早已执行了。他从没有向我收过一个铜子的诊疗费。善良的施主能一眼就看清乞求者。"

父女俩执行他们计谋两三天后，一日早晨，大叔对格姆娜说："孩子，到德夏希迈克码头沐浴去，今天是祭神节日。"

格姆娜对夏希说："姐姐，你也随我们一块去！"

夏希推辞说："不，不，乌玛病还没痊愈，我得留下照料。"

沐浴后，大叔没有领着格姆娜循原路返回，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路。

走了不多远，他们便望见一位在恒河沐浴完毕手捧盛有恒河水的小罐身穿绸衣的老妇，迈着坚实的步履从他们身后走来。

大叔把格姆娜推到老妇面前，说："孩子，快向她老人家施礼，她就是纳利纳克希大夫的母亲。"

格姆娜先是一愣，随后便俯下身去，行触脚礼，手沾一点她脚上的尘土，抹在自己的额上。

克谢姆卡莉说："孩子，你是谁？让我瞧瞧——啊！瞧这个绝伦模样，宛如小拉克什米女神下凡！"她边说边撩起格姆娜的头巾，微屈身子，仔细地朝格姆娜的脸端详了一番。她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大叔抢在格姆娜回答之前，说："她叫赫莉达茜。她是我一家远房的侄女，已失去双亲，就住在我家。"

克谢姆卡莉盛情邀请说："恰格尔瓦尔蒂大叔，你们到我家坐坐。"

到家后，克谢姆卡莉便去叫纳利纳克希，不巧他不在家。

大叔在一张椅子上落座，格姆娜就坐在地板上。

大叔开了话匣子："瞧，我这侄女是多么命苦！婚后的次日，丈夫把她丢下，出走修行去了。打从那天起，她再也没见过他。现在，只有宗教才能慰藉她的心，她愿意献身宗教，想在圣地贝拿勒斯过宗教生活。可我在这儿没有自己的房产，我在加齐布尔谋生，靠薪金过活，我没有能力带着她在这儿生活。为此，我来求您的庇护。倘若您能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留在身边，那我就可放心了。当然，您什么时候觉得不合适，

您可以马上把她遣送回加齐布尔。不过，我想说，您若把她留住，两三天后您就会觉得，她是位多么惹人喜爱的孩子，她简直是一个宝贝！那时，您也许一刻也不想她离开您左右！”

克谢姆卡莉高兴地说：“嗯，您这个主意不错。您若把她留在我家，正合我心意，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再好不过了。我呀，收留过多少无家可归的孩子，给她们好吃好喝，让她们过得快快乐乐、舒舒服服，可到头来，没有一个能挽留住。今天我似乎福星高照，能如愿以偿了。从现在起，赫莉达茜就是我家里人了，请您一百个放心。我那个儿子嘛，您也一定听说过，他是个很乖的好孩子。这个家除了我母子俩以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大叔喜上眉梢，但尽量不喜形于色，说：“纳利纳克希先生的大名，妇孺皆知，如雷贯耳。这么说他就在您身边了，这我便放心了。听说，他妻子在婚后的一次翻船事故中被淹死，从此他没有再娶，几乎过着苦行者生活，真是位非凡的君子！”

克谢姆卡莉叹气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一想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心烦意乱，请您别提它了。”

大叔说：“那我就告辞了，倘若您老人家愿意的话，我现在就让她留下。我会常来看她，她有个姐姐，她也会过来向您请安。”

待大叔走后，克谢姆卡莉把格姆娜拉到身边说：“来，孩子，让我瞧瞧！你还很年轻。世上竟有那样铁石心肠的丈夫，抛下你不管！孩子，我为你祈福，他定会回心转意归来的。造物主决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位似花如玉的形象，而又毫无意义地把它毁掉。”说着，她用手轻柔地抚摩了格姆娜的下巴，然后吻了自己的手，继续说：“我家里没有和你年龄相仿的女伴，独自留下与我老婆子做伴，你不会感到腻味吗？”

格姆娜用她那双柔情如水的大眼睛，表示着全身心奉献的神情，说：“不会的，妈妈！”

克谢姆卡莉说：“我正在考虑，你的日子如何安排打发。”

格姆娜说：“我替您干家务活。”

克谢姆卡莉说：“命苦啊！我哪有多少事要做？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还过着修身禁欲似的生活。哪怕说点假话也好，比如说‘妈，我想要这’‘我想吃那’‘我喜欢这些东西’，那我该多高兴啊！可他从来也没有说过，天天忙得四脚朝天。挣了不少钱，却留不下几个钱；做了多少慈善事，用了多少钱，从来不让人摸透。我说，孩子，你若整天待在我身边，我可把丑话说在前，我成天价念叨我儿子的长处，你会听腻的，会听得生耳茧子的——但你得硬着头皮听。”

格姆娜低垂双眼，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内心有说不出的高

兴。

克谢姆卡莉说："我琢磨着你能干些什么。会针线活儿吗？"

格姆娜说："做得不太好，妈妈！"

"没关系，我教你。还有，你识字吗？"

"我识点字，能看书。"

"那敢情好，我不戴眼镜看不了书，往后就由你来念给我听。"

"我还会烧饭做菜，一切家务我都会做，妈妈，您尽管放心！"

"你有一张难近母的脸，你不会做饭谁会做！从前，纳利纳克希的饭一直由我做，我若是病了，他宁愿自己动手，也不愿吃别人做的饭菜。现在你能下厨房，我就不再让他自己做了。往后，我动不了精神不济时，你给我做些简单的饭菜，我十分乐意享用。走，孩子，我带你去察看仓库和厨房。"

然后，她领着格姆娜参观了那小小的天地。

格姆娜瞅准了时机，小声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妈妈，今天就让我下厨吧！"

克谢姆卡莉舒心地笑了，说："内当家的大权，就在于掌握仓库和厨房。生活中我不得不舍去了许多事，但家务职责我依然保留着。好吧，今天就由你来做饭，两三天后视情况看归谁掌管。我也可偷几天闲，今后就有时间专心伺奉神灵，虔诚膜拜了。不过，眼前我还不可能全脱身出来，还得操些心。掌管家务这把交椅也不是那么好坐的！"

说完，她又对厨房活计清楚地交代了一下，便上祈祷室去了。从今天起，格姆娜的聪明才干和料理家务的本领，将在克谢姆卡莉面前经受考验。

格姆娜进了厨房，撩起衣服下摆，系在腰里，用毛巾把头发扎结起来，麻利地干了起来。

纳利纳克希从外面回来，头一桩事就是去看他母亲。他无时不牵挂母亲的身体健康。他刚跨进家门，从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味还有响动声一起向他袭来。他心里纳闷，今天母亲怎么现在就开始下厨做饭？他径直去厨房，一到门口他便愣住了。

格姆娜听见脚步声，略微一惊，便回头望去，恰好遇上纳利纳克希的目光，四目对视。她立即放下手中的炒勺，急忙欲拉起面纱，但她忘记了它与衣服下摆都系在腰间，她慌乱中欲想去解开它为时已晚，同样感到惊诧的纳利纳克希已转身离开厨房。

格姆娜定了定神，重新执起炒勺，她的手却不停地颤抖。

克谢姆卡莉做完祈祷，跑来厨房，见饭菜已全部做好，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格姆娜还把家里上上下下擦洗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见此情况，克谢姆卡莉暗暗窃喜，说："孩子，你到底是婆罗门家的后代！"

纳利纳克希坐下用饭，克谢姆卡莉坐在他对面，不时给他夹菜吃。

格姆娜羞于露面，正藏在门后，紧张地支着耳朵偷听着。她没有勇气朝里面窥探一下，她惶恐得几乎灵魂都出了窍。她担心自己做的这顿饭菜，可别出差错，不合他口味！

克谢姆卡莉故意问："纳利纳，今天的饭菜怎样？"

纳利纳克希一向不注意吃喝，所以克谢姆卡莉从来认为，与他讨论菜肴问题是多此一举。但是今天她非旦发问，而且热切地期待着他的满意的回答。

其实，纳利纳克希已经知道了这顿美味佳肴的秘密，他母亲自然蒙在鼓里。自从他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年老体衰，纳利纳克希多次提出雇一个厨娘，但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今天，他见到新厨娘已下厨做饭，暗中窃喜。至于饭菜做得可口与否，他并不十分留意，只用满意的口吻附合着说："做得好极了，妈妈！"

躲在门后的格姆娜，听到这一句夸奖的话，再也沉不住气，急忙跑进隔壁房里，用双手捂住那颗激烈跳动的心。

饭后，纳利纳克希仍和往常一样，踱进静养斋，独自沉思着，他仿佛要弄清游移于心头的一种模糊的感觉。

下午，克谢姆卡莉把格姆娜拉到身边，替她梳好头，在发缝中涂上朱砂，然后，把她的脸转过来，详细地端详，说："啊哟，我若有这么如花似玉、聪慧贤良的儿媳妇，该多么有福分呀！"

她这个举止和话语，使格姆娜羞得直垂下头。

夜里，克谢姆卡莉又开始发烧，纳利纳克希万分不安，说："妈妈，我想带你离开贝拿勒斯，到哪个休养胜地小憩几天。您不适应这儿的气候水土，待在这里，恐怕对您的身体不利。"

克谢姆卡莉急忙说："不成，孩子！为了让我多活几天，我也断不能离弃圣地贝拿勒斯。我不能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她转向格姆娜说："孩子，你干吗站在门口？快睡觉去，整夜陪我，这么醒着，你也会吃不消的，会病倒的。我若病了，还全仗你照料。夜里不休息一会儿，

哪成啊？纳利纳，你也去吧，回你自己屋里睡觉。”

纳利纳克希去隔壁房间睡觉。格姆娜在克谢姆卡莉脚旁坐下，用手揉捶她的腿脚。

克谢姆卡莉说：“前世你准是我的母亲，孩子。要不，无缘无故的，我怎么突然得到了你？瞧我的坏脾气，就是容不了外人侍候我，可是你现在揉我脚，我心里直觉得舒心极了。真有些奇怪，我仿佛已认识了你很久，丝毫不觉得生疏。现在你得听我的吩咐，放心地去睡觉！纳利纳就在隔壁屋子里，他从来不让别人来服侍他妈。我说破了嘴，他就是不听。不过，他有个本领，即使整宿整宿不睡，脸上总不挂苦相，因为他遇事从不心烦，而我恰恰相反。孩子，现在你准暗自发笑，以为我一谈起我儿子的事，我的嘴就闭不上了。是啊，身边就这么一个儿子，当妈的能不挂心、不心痛吗！再说，天下有几位母亲能拥有像纳利纳克希这样的乖儿子？说实在的，我经常寻思，纳利纳仿佛就是我父亲，他为我操了那么多的心，难道待我年老了，也能给他同样多的回报吗？瞧，我提起儿子，又唠叨没个完。现在不说了，去吧，你睡觉去吧。你再待下去，我也睡不着，嘴不会歇着的。老人都有这个毛病，只要身边有人，他就会唠叨个没完没了。孩子，睡觉去吧！”

从第二天起，格姆娜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儿，纳利纳克希在东过道的一个角隅，辟出一席之地，铺上大理石地面，做为自己的修身养性之所，每日中午，他总要在此盘腿而坐，入定养性。

这天早晨，纳利纳克希跨进那间屋子，惊奇地发现，屋里的所有物件都擦洗得干干净净，那一只铜香炉也擦得金光铮亮，小书柜里的几本书上的灰尘已被掸去，码得井井有序。小小的养身室，擦拭得几乎一尘不染，在穿过敞开的小室门扉的晨光照射下，小室愈发显得圣洁明净。纳利纳克希沐浴完毕归来，见到室内清洁明亮，心里不胜惊喜。

早晨，格姆娜捧着盛满恒河水的水罐，走到克谢姆卡莉的床前。克谢姆卡莉见她已沐浴完毕，便说道：“怎么回事，孩子，你独自一人去恒河沐浴？今天天亮醒来，我心里就嘀咕，我正病着，谁陪伴你去恒河沐浴呢？不过，孩子，你年轻，就你独自一人前往——”

格姆娜打断她的话说：“不用操心，妈妈，我娘家不放心，昨晚一个用人来这儿看我，他陪伴我一块去的。”

克谢姆卡莉说：“是呀，或许你大叔放心不下，派用人来陪你。也好，你把他留下吧！也能帮你干些活。他在哪儿？去叫他进来。”

格姆娜把乌迈希领到她面前，一进屋内，乌迈希便朝克谢姆卡莉，深深一鞠躬。

老太太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乌迈希。”他说话时满脸带笑。

克谢姆卡莉微笑着问：“啊哟，乌迈希，你这条印花围裤是谁给的？”

乌迈希指着格姆娜，说：“是姐姐给的。”

克谢姆卡莉把视线转向格姆娜，笑着说：“我还以为，或许在新婚燕尔时，你丈母娘给的呢！”

乌迈希很快博得了克谢姆卡莉的欢心，便给留下来了。

在乌迈希的帮助下，不消一会儿工夫，格姆娜就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然后，她亲自去打扫纳利纳克希的起居室，把他的被褥拿去晒太阳，把屋内的家什打扫干净，整理好，把扔在角落里的纳利纳克希的脏衣脏裤洗净、晾干、熨平，搭在衣架上。那些已擦得明净锃亮的家什，她把它们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似乎还嫌不干净，再想擦洗一遍。床头边有一壁柜，她把它打开，里面除了一双木屐别无他物。她急忙拿起木屐，贴近自己的额头，然后又像孩子似的把它搂在怀里，用衣襟擦净上面的尘土。

傍晚，格姆娜坐在克谢姆卡莉的脚边，正在揉她脚、捶她腿，此时，海敏丽妮手捧鲜花出现在他们面前，伏身触脚，向老太太行礼请安。

克谢姆卡莉从床上坐起来，说：“海敏，过来，请坐！安纳达老爷龙体无恙？”

海敏丽妮答道：“正因为他不舒服，我陪伴着，没有抽暇看望您。今天，他好多了。”

克谢姆卡莉指着格姆娜说：“孩子，你瞧，我小时候，母亲仙逝了。没料到过了这么多年，她重新投胎为人，照料着我。我那位母亲叫赫莉帕米妮，转世后称做赫莉达茜！不过，说真活，海敏，你见过像她那样的美人儿吗？”

格姆娜羞怯得垂下头。她在海敏丽妮面前颇觉局促不安。

海敏丽妮又问克谢姆卡莉：“妈妈，您身体如何？”

克谢姆卡莉说：“瞧，孩子，像我这一大把年纪的人，还有什么身体健康不健康？能活着就满足了。不过，我这副老骨头也蒙骗不了多少日子了，见阎王是屈指可待了。现在，既然你已提起话头，那我就率直说了。好久日子以来我一直想与你说，可总逮不住机会。昨晚，我又发病，就下决心不能再拖延下去。我说，孩子，我年轻时，谁若跟我提起婚嫁之事，我肯定会臊羞得不知往哪儿钻入地下。如今你们受了高等教

育，读了不少书，年龄也大多了，我应该可以直截了当地跟你们谈论婚事。所以，现在我就直说，请你别笑话我，别见怪。孩子，告诉我，那天你父亲对我说的亲事，也跟你提起过吗？”

海敏丽妮低头看着地面，答道：“是的，提过了。”

克谢姆卡莉接着说：“显然你不同意这门亲事？若要同意，安纳达老爷准会马上跑来通报我。你可能认为，纳利纳克希是位禁欲者，夜以继日都在自我修炼，哪能跟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结成伉俪！孩子是我的，我当然有些偏爱，但不会瞎夸奖他。从外表看，他好像是不可能有感情的、不懂得爱情的，可这恰恰是你的错觉。我抚养他长大，他的一切我全然清楚，你可以充分相信我的话。他绝对懂得爱，但他生怕自己有过分的爱，常常不得不压抑住自己。如果谁揭开这禁欲的盖子，你就会发现他有一颗温柔多情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难找到另一颗与之匹配的心。海敏，我的孩子，你已不是小孩了，受过高等教育，又心悦口服地倾听纳利纳克希的话。倘若我能使你成为纳利纳家的一员，我死也瞑目了。不然，我敢断定，我闭上眼睛，他决不会再娶妻子了。到那时，可想而知他会处于何等境地！一定孤身一人，漂泊终生。你说说，孩子，我晓得你十分敬重他，但究竟什么原因使你不中意，不能做出抉择呢？”

海敏丽妮低垂着头，说：“妈妈，如果您认为我合适做他的妻室，我没有不满意的。”

听了这句话，克谢姆卡莉把海敏丽妮拉到自己身边，亲吻她的额头，再也没有就此问题多说什么。

“赫莉达茜，把这些花拿——”说着，老太太朝脚边望去，却不见赫莉达茜的人影！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已悄然离去。

经过上述谈话，海敏丽妮在克谢姆卡莉面前，显得局促不安，克谢姆卡莉也有些尴尬且略显倦意。

海敏丽妮说：“妈妈，今日我得早点回去，说不准爸爸何时又感觉不舒服了。”她起身向克谢姆卡莉行礼告辞。

克谢姆卡莉把手放在她的额上，以示祝福，说：“好吧，孩子，有空闲就过来。”

海敏丽妮一走，克谢姆卡莉马上派人把纳利纳克希叫来，他一进屋，她就嚷道：“纳利纳，我实在不能再等了！”

纳利纳克希诧异地问道：“什么事，妈妈？”

克谢姆卡莉说：“今天我跟海敏明说了，她欣然同意。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了，我每况愈下的身体，你也瞧见了。你不成家，我的心不会安

定的。半夜醒来，辗转反侧，想着你的事，怎么也合不上眼。”

纳利纳克希安慰地说：“好吧，妈妈！您放心地睡吧。您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决不打折扣，您尽管放心。”

说毕，纳利纳克希出外办事去了，克谢姆卡莉喊道：“赫莉达茜！”

格姆娜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此时，太阳已落山，昏暗中已看不清赫莉达茜的脸。

克谢姆卡莉吩咐道：“孩子，给这些花浇上水。然后把它们分插在各房间。”说完，她抽出一朵玫瑰，其余的都交给格姆娜。

格姆娜摘出一些花放入盘中，陈设在纳利纳克希的静养斋的坐垫之前，再把一些花束插入花瓶，放在他房内的床头柜上，剩下的花都撒在置于壁柜内的那双木屐上。正当她捧起鲜花，伏身向木屐行触额礼时，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顺着她的面颊簌簌而下。她惨然想到，现在除了这双木屐，世上已没有别的东西属于她了，连替丈夫揉脚的权利也被剥夺！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格姆娜急忙直起身，迅速关上柜门。她回头一瞧，发现竟是纳利纳克希！她看到已无路可逃，羞得恨不得能立即融入这黄昏的幽暗之中。

纳利纳克希见格姆娜在房里，便反身退了出去。

格姆娜趁机毫不迟疑地快步退出，躲入另一房间。纳利纳克希这才返回房内。他感到纳闷，姑娘打开柜门干什么？为什么一见到他，她便慌忙地关上？于是，他开启柜门，发现木屐上撒满鲜花。他关上柜门，走到窗前，对着天空凝思良久。此时，黄昏已带走它最后一抹余晖，夜色渐渐变得浓重起来。

五十六

自海敏丽妮向老太太表示了同纳利纳克希结婚的意愿，她整个身心沉浸在幸福的幻想之中，她心想："这桩婚事真是天赐良缘，定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她一遍遍对自己说："旧的婚约已破除，它对我不存在约束。笼罩在我生活天空的乌云消散殆尽，我自由了，从以往接二连三的困扰中获得了彻底的解脱。我可不必为逝去的事悔恨终身了。"她感到从彻底摒弃过去中获得了巨大欢乐。此时此刻，海敏丽妮的心境是那么的宁静、安谧。一个人结束了自己生活中的一章，随之而来的宁和使她感到无比轻松，犹如哭丧的人经焚尸场焚化后，从广漠的世界摆脱了人世纷扰的千钧重负，觉得像游戏般的轻松。

回到家中，海敏丽妮突发奇想："我母亲若活着，我一定向她倾诉自己的愉快心声，让她也高兴高兴。可我现在怎么把这一切说给父亲听呢。"

安纳达老爷近来身心交瘁，越来越支撑不住人间的纷扰，今日便早早入寝了。

海敏丽妮进了自己的卧室，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本日记本，抒写心中的无限感触："我落入了死亡的陷阱，已与尘缘断绝。我断然没想到，老天会把我从这万念俱灰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给予我新的生命。今天，我俯伏在它脚前，千叩万谢，我愿意承担起生活坦途的新的职责。我想，老天赐予我远非所配的殊运，但我更祈求上帝给予我保护他终身的力量。我深信不疑，他若同我这一卑微生命相结合，会使我内心充实且完善。愿我能将对这一完善所抱有的全部奢望，无一遗漏地回赠给他，这是我此刻向老天唯一的祈求。"

海敏丽妮抒发了自己的感触，合上了日记本，独自走进花园。在缀满星斗的穹宇下，碎石铺砌的小径上，于静谧的略带寒意的夜色中，徘徊良久。深夜，广袤无垠的夜空，谛听她心灵的如泣如诉，谛听她对安宁的无言的祈祷。

翌日午后，安纳达老爷正要带海敏丽妮去纳利纳克希家时，忽见一辆马车，停在他家大门口。从车夫座上跳下来的纳利纳克希家仆向门里禀报说："老太太来了。"

安纳达老爷赶忙紧走几步，赶到门口迎接老太太。克谢姆卡莉一见到老人，便立即下了车，双方作揖施礼，安纳达老爷说："今天幸运之神降临于寒舍！"

克谢姆卡莉说："今天我为您女儿祝福来了。"她边说边朝里走。安

纳达老爷恭恭敬敬地把她让进客厅，请她在沙发上就座，然后说：“您稍坐一会，我就去叫唤海敏丽妮。”

海敏丽妮正收拾完毕，准备随同父亲外出——她听到“老太太来了”的禀告声，便立即从闺房来到客厅，向克谢姆卡莉施礼请安。

克谢姆卡莉祝福她说：“孩子，愿你婚姻美满，长命百岁！来，伸出你的手，让我看看！”说着，她把一对重甸甸的金手镯，戴到了海敏丽妮的手腕上。粗大的手镯戴在海敏丽妮纤细的手腕上，愈发显得宽松。

戴上手镯，海敏丽妮再次向老太太鞠躬致谢。克谢姆卡莉双手捧着海敏丽妮的脸蛋，亲了亲海敏的额头。这一番祝福和抚爱，顿时使海敏丽妮心怀充盈了庄严且甜美的情感，这种情感几乎要外溢出来。

克谢姆卡莉用对儿媳父亲的称谓，叫着安纳达老爷说：“亲家，明儿你们父女俩一定到我府宅坐坐。”

次日早晨，安纳达老爷按照贝拿勒斯的习惯，同海敏丽妮在花园里喝早茶。他那带着病容的脸上，因一夜的愉悦增添了几分光润鲜亮的气色。他不时瞅一眼海敏，见她脸上闪烁着宁和的光彩，不禁想到：“今天她已先逝的母亲仿佛显灵，让其女沐浴在她吉祥如意的祝福中，仿佛遥落在彼岸的泪珠，衬照出女儿脸上幸福的光彩，那光彩温柔且庄严。唯有安纳达老爷眉宇间的淡淡哀愁，略为冲淡了女儿的过度兴奋。”

安纳达老爷今天总念叨着：“现在该去克谢姆卡莉家了，该做准备收拾出发，去晚了不好。”

海敏丽妮一次次对父亲说：“现在时间还充裕，刚过八点钟。”

安纳达老爷执拗地说：“梳妆收拾，颇费时间，宁可早去，也别晚到。”

正在这时，一辆驮着行李箱的出租马车，停靠在大门口。海敏丽妮情不自禁地说：“哥哥回来了！”她急忙奔向大门口。

约庚德拉笑着下了马车，招呼妹妹说：“怎么样？海敏，好吗？”

海敏丽妮问道：“马车棚里还有谁？”

约庚德拉笑着说：“快过年了，我给父亲带来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个人，原来是罗梅锡！海敏丽妮朝罗梅锡瞅了一眼，即刻转身就走。

约庚德拉在她身后喊道：“海敏，别走！回来，听我说！”但这声声呼唤并没有灌进海敏丽妮的耳朵。她依然急步朝里走去，好像身后有个

魔鬼在追赶她似的。

罗梅锡霎时愣住了，他拿不定主意：是转身上车呢，还是跟在她后面进门。他进退维谷。

约庚德拉说：“罗梅锡，过来，爸正坐在外面。”他挽着罗梅锡的胳膊，把他带到父亲身边。

安纳达老爷远远望见罗梅锡，也呆住了，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搔着自己的头皮，寻思：“这紧要关头又要出岔子了！”

罗梅锡向安纳达老爷躬身施礼。

安纳达老爷指了指椅子让他就座，说：“约庚，你来得正是时候，好极了。我正想给你打电报。”

约庚德拉问：“什么事情？”

安纳达老爷不顾罗梅锡在旁，直截了当地说：“海敏已许配给纳利纳克希。昨天他母亲已来为海敏祝福过了。”

约庚德拉不满地说：“好啊！现在木已成舟！你们事先就不跟我商量一下？”

安纳达老爷说：“约庚，谁都摸不透你心里想什么！你也许还记得，我当初对纳利纳克希一无所知时，你却偏偏急于要与他攀亲？”

约庚德拉不以为然，说：“是的，那是当时的需要。现在我把话挑明，也不算晚！我有许多话要讲，请你们耐心听完，然后你们从长计议，怎么办妥当，就怎么办。”

安纳达老爷不耐烦地说：“以后有空我们再洗耳恭听，现在我没有时间，马上就要出门。”

约庚德拉问道：“到哪里去？”

安纳达老爷说：“纳利纳克希的母亲邀请我和海敏去她家做客。你们在这里——”

约庚德拉打断话茬儿，说：“不，不。不必为我们操心。我和罗梅锡可以到饭馆去用膳。傍晚前你们总能回来吧？到时候我们再来。”

安纳达老爷无法对罗梅锡先生说上一句客套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难以做到。

罗梅锡也始终不敢开口，直到离去时，才说了一句道别的话。

五十七

克谢姆卡莉回到家里，对格姆娜说：“孩子，今天我邀请了海敏和她父亲明儿来我家用膳。告诉我，你准备什么佳肴？要让我亲家吃得满意，也要让海敏不觉得我家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你说我的话对不对，孩子？当然，对像你这样的高手做烹调，我一百个放心，不会丢我面子的。我儿子对饮食从来不说一个坏字，昨日他还夸你做的饭菜好吃哩。不过，今儿你的气色似乎不太好。怎么了，孩子？哪儿不舒服？”

格姆娜暗淡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微笑，说：“没有，我很好，妈妈！”

克谢姆卡莉摇着头说：“你准有什么心事藏而不露。看来，你心情不佳。常与家人一起住惯了，想家是自然的，这有什么不好说呢？孩子，别把我当外人，我可把你当作是自己的女儿。在这个家里，有什么事情让你不称心的，或许你渴望见见自己家的亲戚？你若不全盘托出，心中的疙瘩能冰释吗？”

格姆娜慌忙说：“不，妈妈，我拥有伺候您的机会，就足够了，其他什么我都不敢奢想。”

克谢姆卡莉没有留意她这句话的深意，继续说：“若不是我那种无端猜想，你也可去你大叔家住些日子，哪天回来都成。”

格姆娜急了，说：“不，妈妈，只要我一日留在您身边，我决不会想念别的人。倘若我在您家里做事，有什么差池，您尽管惩罚我，就是千万别让我离开您！”

克谢姆卡莉抚摩着格姆娜的脸说：“所以我说嘛，孩子，前世你准是我的母亲！要不，咱们乍一见面，怎么就再也不愿分离呢！孩子，该去睡觉了，别熬夜了。整天忙着干活，没看见你坐下歇一会儿。别那样没命地干，要累坏身体的。”

格姆娜回到自己的寝室，关上门，吹灭烛火，在黑暗里坐在地板上。她久久地沉思着，最后她终于悟出个道理：“命中注定，上帝摆布我要失去他的，而我还在苦苦等待，这怎么行呢？我必须做好精神准备，舍弃一切，割断与他的关系。唯有服务这一个机会，不管怎样我决不应放弃。我祈求上帝保佑，但愿我能高高兴兴地去做，决不分心，决不左顾右盼。倘若我不能以满足的心情去接受历尽苦难艰辛所得到的东西，反而耿耿于怀，整日愁眉苦脸，我真的将会丧失一切，一无所获。”

于是，她一次次下决心：“从现在起，我在自己心里，将不再为痛苦

留下一寸地盘，不再垂头丧气，不再存有不切实际的奢望，不再为明明得不到的东西而唉声叹气。一切已成过去，我要做的只是服务，心甘情愿的服务。不想别的，不想，永远也不想别的。”

然后，她去上床休息。但在床上她辗转反侧，折腾了好一阵子。实在困极了，她才睡着。半夜，她醒过好几回，每回睁开眼，她嘴里都念念有声：“我什么都不想，不想，不想。”

早晨起床后，她盘腿席地而坐，双手合十，专心致志地唱喏道：“我为您服务终身，什么都不想，不想，永远也不想别的！”

她匆匆梳洗完毕，换上粗布衣衫，走进纳利纳克希的静养斋，用衣襟把地面旮旮旯旯拂拭得干净明亮，放好坐垫，然后匆匆去恒河沐浴。

近来，经纳利纳克希多次规劝，克谢姆卡莉才放弃了日出前必去恒河沐浴的习惯。因此，今天陪伴格姆娜去沐浴的差使，便落到了乌迈希的头上，他不得不在寒冷的冬日里起个大早。

浴罢归来，格姆娜笑容满面地向正要去恒河沐浴的克谢姆卡莉施礼请安。

克谢姆卡莉一见格姆娜便说：“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去沐浴，孩子？你应该等着我，跟我一道去恒河该多好！”

格姆娜说：“妈妈，今天没法儿等您，家里有许多事要做！昨晚买回来的蔬菜要收拾洗净，还缺什么，我得派乌迈希去市场跑一趟。”

克谢姆卡莉说：“你想得十分周全，孩子！亲家一到，就能吃上美味佳肴了。”

这时，纳利纳克希从自己屋里出来。一见到他，格姆娜顾不上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便拉上面纱蒙上，匆匆回屋了。

纳利纳克希说：“妈妈，今日，您别去沐浴了！您昨日刚退一点烧，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克谢姆卡莉说：“纳利纳，你这个医生也太多事。若要永葆青春长生不老，必须去恒河晨浴，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你现在要出门？记着早点回来，别晚了。”

纳利纳克希问道：“妈妈，为什么？”

克谢姆卡莉说：“昨儿我忘了告诉你，安纳达老爷今儿要来我家，为你祝福。”

纳利纳克希纳闷地说：“为我祝福？他怎么突然对我青睐起来？我几乎天天都与他照面。”

克谢姆卡莉说：“昨天我去他家，为海敏祝福，一对金手镯作为定亲聘礼。今天该轮到安纳达老爷来对你祝福。就是这么回事，好啦，你早去早归。他们今日在我家用膳。”说完，老太太仍坚持去恒河沐浴了。

纳利纳克希低着头，若有所思，步出了大门。

五十八

海敏丽妮飞快地躲开罗梅锡，来到了自己的闺房，关上门，一头扑在床上。随着慌乱的心情稍稍平静，一种羞愧感又袭上心头，她想道："我为什么不能落落大方地与罗梅锡先生相见呢？我愈不希望这样，就愈发出丑。上回最意外的事发生，我也没有这么窘迫，而如今我总是六神无主、别别扭扭，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控制感情的能力了。往后遇事不能那样冲动，那样不自信！"

于是，她强迫自己下床，开门出屋，挺身出去再和罗梅锡先生相见，她暗暗告诫自己说："我绝对不能再逃跑开去，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忽然，她不知又想起了什么，重又回屋，打开一个小盒，取出克谢姆卡莉给她的那副金镯，戴到手腕上，她这时像佩带武器上战场似的，昂首挺胸，大步朝花园走去。

安纳达老爷一见到海敏丽妮，笑着问道："海敏，你到哪里去了？"

海敏却问道："罗梅锡先生不在了？哥哥也不在这儿？"

安纳达老爷答道："不在了，他俩都走了。"

海敏丽妮顿时松了一口气，但她最终没有经历自我考验，这种考验有待于来日的机缘了。

安纳达老爷说："现在咱们该走了吧。"

海敏丽妮满口应付着说："是的，爸。我洗漱一下就来。您派人去叫车吧。"

海敏丽妮突然一反常态，对这样的践约表现得分外急切，这一举止不仅使安纳达老爷不觉得安慰，反而心中疑团顿生。

海敏丽妮匆匆洗漱完毕，换好衣衫，走到外面，说："爸爸，车来了吗？"

安纳达老爷若有所思地答道："还没有。"

海敏丽妮便独自走进花园来往踱步。安纳达老爷则坐在廊下椅子上，用手搔着头皮。

十点半光景，安纳达老爷一行已抵达纳利纳克希府邸。纳利纳克希

外出行医还没有回来，克谢姆卡莉只得亲自招待。她仔细地询问了安纳达老爷的健康状况，又聊了不少家常。其间，她不时瞅一眼海敏丽妮，但在她脸上却见不到丝毫兴奋或欢快情绪的迹象。即将来临的大喜之事，为什么没有在她脸上投下晨曦般的灿烂的霞光？却见她目光暗淡，心神不宁，似有某种忧虑。

怎么回事？这使极其敏感的克谢姆卡莉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心情恰如愁云般沉重起来。她想："对任何一位姑娘来说，能找到我的纳利纳克希做丈夫，实是一种福分；而这位有教养的现代女子，大概觉得我的纳利纳克希配不上她。否则为什么她脸上愁云满布呢？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一尴尬的局面呢？或许就是我自己造成的。老了，不知道办事需有耐心。想得急，办得过急，要儿子娶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姑娘，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她的性情脾气。但是，嘿！我哪有时间从长计议，与她多多相处，多多了解呢？我了结尘世俗务的警钟早已响过，我有事就得赶紧办，岁月不饶人啊！"

克谢姆卡莉嘴上与安纳达老爷聊着天，心里却捻捻转儿似的胡思乱想，她甚至觉得很难把谈话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她对安纳达老爷说："我觉得，婚姻是大事，万万不可过于匆忙。孩子们也已成年了，就让他们自己去做主吧，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我们过分强求操办就不妥了。海敏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不清楚，但纳利纳克希我还是了解的，他至今还没有拿定主意，不十分热心。"

这些话克谢姆卡莉是特意说给海敏丽妮听的。既然姑娘你显出三心二意，不十分乐意的样子，她也不愿客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她儿子听说要与海敏丽妮结婚，乐得手舞足蹈了。

其实今天，海敏丽妮在早晨外出串门时，原决心强作欢笑，显出格外兴奋的样子去赴约，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她那欢快的兴奋，瞬息间转为沉重的悲愁。几分钟之前，海敏丽妮跨进纳利纳克希府邸的大门，一种突如其来的疑虑袭上心头，百般难以排遣。在即将踏上人生新的旅途时，她突然发现展现在她的眼前的，将是一条曲折崎岖的山区小路。在两位老人冗长的问候寒暄之际，海敏丽妮这种自我困惑，对缺乏忠贞的自责，不时在她心田里涌动着。此时，克谢姆卡莉以某种暗示方式，欲意收回两家结亲的提议，使海敏丽妮的内心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一方面，她希望能当场确定这门亲事，尽快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从而使自己摆脱目前这种提心吊胆的脆弱状态；另一方面，婚约的被暗示取消，使她松了口气，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

克谢姆卡莉说完上面那段话，用眼注视着海敏丽妮。她发现，海敏丽妮的脸上，似乎至此才出现了安详温和的表情。霎那间，她打从内心丧失了对海敏丽妮的好感，止不住产生一种怨恨情绪。她暗自思量："我又不是在廉价出售我的纳利纳！"今天，纳利纳迟迟未归，她对此反而高兴。

克谢姆卡莉看着海敏丽妮说："瞧纳利纳的好记性！明知家有客来，该归心似箭，可到现在仍不见他的影儿，何况今天事又不多！平时只要我有点不舒服，他宁可放弃一切工作，也要留在我身边，而今天有什么天大的事，碍着他的归心呢？"

说完，她借故向客人告退片刻，去厨房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她打算把海敏丽妮交给格姆娜去招待，自己可单独与安纳达老爷谈谈。

克谢姆卡莉走进厨房，见一切都已准备妥当，饭菜正放在温火上煨着。格姆娜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出神。克谢姆卡莉贸然而至，使格姆娜吓了一跳，随即，她不好意思地，带着惶惑的微笑，站起来迎了上去。

克谢姆卡莉说："哎，我还以为你正忙着呢！想不到一切都准备周全了！"

格姆娜说："是的，妈妈，饭菜全做好了。"

克谢姆卡莉假惺惺地说："那你还闷闷不乐地坐在这儿干什么？安纳达老爷是个上了岁数的人，有什么不好见他的呢？海敏也跟着来了，你可以请她到你闺房，俩人可亲昵地叙谈叙谈。我老了，干吗让她陪着我活受罪？"

克谢姆卡莉因海敏丽妮冷漠的缘故，心情不悦，故见了格姆娜表示出加倍的疼爱。

格姆娜自觉形秽，说："妈妈，我跟她有什么话可投机的，她满腹经纶学问，我什么也不懂，是个乡巴佬。"

克谢姆卡莉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孩子，你比谁都不差！不管对方受过多少教育，卖弄什么学问，可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上过学的女孩子也许都可成为道貌岸然的学者，但是像你这样惹人疼爱的漂亮女孩子有几个？孩子，快走吧！对，我要亲手打扮你，我让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走，先到我屋里，挑几件最适合你穿的服饰。"

今天，克谢姆卡莉准备从各方面杀杀海敏丽妮的傲气，至少在容貌上，她会使海敏丽妮已渐凋谢的美在受过不多教育的女孩子的鲜花般的娇艳面前黯然失色，受到嘲弄。

克谢姆卡莉根本不容格姆娜的异议，灵巧且熟练地替她穿衣打扮。她让格姆娜裹上一身浅红色的丝绸纱丽，给格姆娜梳成最时尚的发型。装扮后，她左右前后端详了好一会儿，连她自己也为格姆娜的美丽而倾倒。最后，她在格姆娜的脸蛋上亲了亲，高兴地说："太美了，真有点皇家气派！"

梳妆打扮时，格姆娜不止一次地说："妈，时间不短了，海敏他们正

等着您哩。”

克谢姆卡莉毫不理会，说：“不管他们，今天我非把你打扮得至美至善不可。”

克谢姆卡莉领着格姆娜边走边说：“走，别害羞，孩子！那些上过大学的美人儿，若要见到你那副倾国倾城的美姿，准会妒忌你的。在众人面前，你完全可以自信地昂首而立。”她把格姆娜强拽到客厅，见纳利纳克希正在和客人攀谈。

格姆娜见此情景立即止步，转身欲往回跑，但克谢姆卡莉却死死地拉住了她。

克谢姆卡莉说：“孩子，有什么可害羞的，别那样！这儿全都是自己人。”

格姆娜天生的丽质、自然流露的羞怯和盛装衬托出的绝伦的风姿，使克谢姆卡莉感到无比骄傲。她希望在座众人能为之惊愕。一个为儿子而骄傲的母亲今天觉察到：海敏丽妮明显表露出对纳利纳克希完全不以为然的鄙视神情。她为之大为恼火。若通过格姆娜的无与伦比的美，当着儿子的面打掉海敏丽妮的傲气，那定会使老太太异常快活，出口恶气。

众人见到格姆娜如此仪容，确实万分惊叹。那天，海敏丽妮与格姆娜初次见面，格姆娜身穿通常便服，也未浓妆艳抹；她露出一副不敢见人的寒碜相，拘谨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海敏丽妮还没仔细地端详她的面容，她已经一溜烟跑掉了。今天，海敏丽妮见到神采奕奕的格姆娜，心中震颤得目瞪口呆。须臾，海敏丽妮马上离座，抓住格姆娜的手，让她坐到自己身旁。

克谢姆卡莉见状就意识到，自己取得了胜利，喜不自禁；在座的人都暗自叹服，如花似玉的容貌胜似天仙美女。

克谢姆卡莉对格姆娜说：“孩子，你带海敏去你闺房，陪她聊一会儿，我来招待他们入席。”

格姆娜心里惶惑不安，思量着：“谁知道海敏对自己持何看法！”海敏即将嫁过来，成为这家的女主人，因而格姆娜无法忽视她的看法。这个家的女主人地位原是属于她格姆娜的，但现在，她把这个念头置之脑后，她决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妒忌在自己心灵里占据一席之地。她眼下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奢望。

她与海敏丽妮并肩走着，两腿颤抖得厉害。

海敏丽妮轻声细语地对格姆娜说：“你的情况，我已从妈妈那里听说了，听后我心里异常难受。你就把我认作你的亲姐姐吧，妹妹！你有姐

妹吗？”

听到海敏丽妮充满爱怜的温和话语，格姆娜感到莫大的慰藉。她说：“我没有亲姐妹，只有一个叔伯姐姐。”

海敏丽妮依然用温和的语调，说：“我也没有亲姐妹！我自幼丧失了母亲。多少年来，无论是高兴的时候，还是痛苦的日子，我总幻想：‘我没有了母亲，若有个可以向她倾诉心里话的姐妹该多好！’从小我就不得不把什么事情都装在心里，渐渐成了习惯，任何体己话也不对别人诉说。别人还以为我生性孤傲。妹妹，你别那么看我。对别人，我的心早已成了哑巴。”

格姆娜心头的一切疑虑顿时冰释。她说：“姐姐，你会喜欢我吗？你还不十分了解我，我可是个无知无识的人。”

海敏丽妮笑着说：“待你完全了解我，你就会发现，我也是个愚蠢无知的人。我啃过书本，但不谙人情世故，又什么都不会做。倘若有朝一日，我果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那么你永远也别离开我。我一想到这个家的重担要全部落在我一人肩上，我怕得不寒而栗。”

格姆娜像孩子似的天真，说：“什么事都交给我做，我从小就做惯了。我一点也不发怵，我们姐妹俩一块把家务料理好。只要你让他过得快活，我尽力把你们俩伺候好。”

海敏丽妮突然好奇地问：“噢，妹妹，你自然没有看清你丈夫的容貌，但你现在是否还惦记他？”

格姆娜含糊其辞地回答：“姐姐，我有段时间，真不知道想念丈夫的滋味。自我进了大叔家门，和堂姐夏希很要好。我亲眼目睹，她伺候丈夫别说有多周到了，看到他俩的恩爱情景，猛醒了我对丈夫的惦记。你可以说我没能看清丈夫的模样，可我的心对他的虔诚，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上帝没有使我这颗虔诚的心落空，它终于结出了果实，如今我的丈夫清晰地显现在我的心幕上。他虽没有认我为他的妻室，而我已经把他视作自己的丈夫，获得了他。”

听了格姆娜这席矢志虔诚的话语，海敏丽妮不由得被感动了。沉默了片刻，海敏丽妮说：“妹妹，我完全理解你的话！如此虔诚的求取是真实存在的。贪婪的索取都是空幻的，不会持久的，最终将会消失的。”

海敏丽妮这几句话，很难说格姆娜是否完全理解。她对海敏丽妮凝视良久后，才说：“姐姐，你说的一定正确。我不让任何痛苦往心里去，所以我十分快活。我已经得到的，就是我的全部财富，我已心满意足了。”

海敏丽妮挽着格姆娜的手，说：“我的老师曾说过，当命运和利益完全相等时，才是真实的财富。换句话说，一个人到了忘怀得失时，他实

际已真有所得。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从义无反顾的自我奉献中，获得那么丰富的回报，我也知足了。”

听了这席话，格姆娜颇为诧异，说：“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已处处顺心遂意，什么都不缺，你竟还有不遂心意的事？”

五十九

从克谢姆卡莉家回来，海敏丽妮在客厅的大书桌上见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她一看就知道是罗梅锡的，海敏丽妮的心，不禁怦怦跳动。她带着突突狂跳的心，拿着信，径直走进自己的卧室。她从里面插上门闩，开始阅读这封厚厚的信。

信中，罗梅锡把有关格姆娜的事情，原原本本、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神曾恩赐我们结合的良缘，如今却被凡尘俗世所拆散。现在，你的心已属他人，我对此毫无怨言，但你也不能全归罪于我。虽我一日也没有像对妻子那般对待格姆娜，但我应该向你承认，她渐渐地赢得了我的心。今日我无法确切地知道，我的心境处在何种状态之中。如果你没有把我抛弃，那么我还可以在你心灵的殿堂里，获得一席庇护之地。在这种希冀的催促下，我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去找你。但今晨见你时，我清晰地看出，你憎恨我，不愿见我。我又从别处获悉，你已同意与他人缔结良缘，一切悲痛疑惑，不由涌上心头！"

"我深感，时至今日，我依然忘不了格姆娜。然而忘怀与否，除对我之外，谁都不会为此悲伤；退一步说，我又为什么由此而悲伤呢？我的心既然接受了两位姑娘，要忘却她们实非易事，我将会终身怀念她们，这或是我生涯里的最大福分！"

"今晨匆匆一面，我遭到了闪电般的打击。回到寓所，我禁不住呼号：'我是无辜的！'但此时我的心海已经平静无波了，我将以坦然的心情，高高兴兴地远离去。今临别书言，愿你赐予的宽恕、造物主恩泽的祝福，洗刷我心灵的伤悲，仅此足矣！愿你俩幸福如意。请勿迁怒于我，扪心自问，实也无可迁怒的理由。"

安纳达老爷正坐在椅子上看书。他突然抬头，惊疑地看着海敏丽妮："海敏，看来，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海敏丽妮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罗梅锡寄来了一封信，喏，请您拿去看看，阅后请奉还给我。"海敏丽妮把信交给了她父亲，便悄然离去。

安纳达老爷戴上眼镜，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叫仆人把信还给海敏丽妮，他自己却坐在原地寻思着。最后，他得出聊以自慰的结论："从某种视角看，这也不算是坏事。纳利纳克希的人品，与罗梅锡相比，远胜一筹。罗梅锡自动退出、不搅和的举止，成全了双方，这是明智之举。"

正当他殚思竭虑琢磨此事，用人把纳利纳克希突然带到他面前。安

纳达老爷一见他突然而至，不无惊讶。数个钟头前，他们还促膝相聚，热情叙谈良久。刚从那儿回来，他又有什么急事，不得不登门拜访？最后，老人猜想：“准是海敏赢得了他的心，他追慕她而来。”想到这里，老人不禁窃喜。

安纳达老爷正盘算，如何给他与海敏单独会面的机会，欲借故起身离开，不料纳利纳克希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安纳达先生，我妈妈已对您提出我与您千金的婚事，可在这件婚事获得更多的进展之前，我想告诉您一些必须说清楚的事情。”

安纳达老爷应附着说：“对，对，你应该对我说说。”

“您也许不知道，我已经结过一次婚！”

“我知道，但那——”

“真没想到那是一次令人惊异的结合，您准了解了全部情况！您可能认为她已经死了，难道这是确定无疑的吗？什么都无法作准。我相信她至今仍活在世上。”

安纳达老爷说：“上帝保佑，愿您的话是真的。海敏，海敏！”

“什么事？爸！”海敏丽妮边应声边走了进来。

安纳达老爷说：“罗梅锡先生给你的信里有一处……”

海敏丽妮立即把信交给纳利纳克希，说：“他应该读信的全部内容。”说完，她便匆匆离开了他们。

纳利纳克希从头到尾读完了信，犹如晴天霹雳的惊愕，几乎使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缄默无语。

安纳达老爷打破了沉闷，说：“如此惨痛的事故，在这世上是罕见的。让您看信，恐怕伤了您的心，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隐瞒它，那是不公正的。”

纳利纳克希又木然地坐了半晌，之后他才起身向安纳达老爷告辞。离去时，他望见海敏丽妮正站在屋北的敞廊边，他的心为之震颤。他思量，这位木然伫立的女子像一尊雕塑，透着永恒的安详，可她的内心世界又会是多么不平静呢？此时此刻她有着什么样的内心活动，无法确切探知。她是否需要纳利纳克希和她叙谈叙谈，他没有勇气去问她，他也难以获得她的回答。纳利纳克希那颗悲凉的心在思索着：“我能否给她某些慰藉呢？但是人与人之间隔着多少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的心灵啊，原是多么可怕的孤寂！”

纳利纳克希想稍稍侧着身子，从敞廊前穿过，欲登车离去。他以

为，海敏丽妮也许会拦住他，问些什么。但当他走到敞廊跟前，发现海敏丽妮已不知去向了。“心与心的沟通，真是件难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纳利纳克希感叹着，心情沉重地登车离去。

纳利纳克希走后不久，约庚德拉跨进门槛。

安纳达老爷问他：“怎么是你独自一个？”

约庚德拉诧异地问：“您还希望有谁？”

安纳达老爷说：“怎么，罗梅锡没有跟着你？”

约庚德拉不无揶揄地说：“难道那天的盛情款待对他来说还不够吗？他除了投入贝拿勒斯的恒河获得解脱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不测，我就不得而知了。从昨日起到现在，已不知他的去向，只在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已外出，你的罗梅锡。’我可受不了这套诗情画意的文字游戏。我得马上动身赴任，我的中学校长职务，比这里的把戏好得多，一切都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决不会遇上那种无头无尾的公案！”

安纳达老爷略显着急地说：“海敏怎么办？我们可得拿出主意——”

约庚德拉不耐烦地说：“我还有什么锦囊妙计，你们为什么又要把我卷进去呢？我曾一次次提出建议，你们总举棋不定，最终加以否定。这套把戏已玩得我兴味索然。现在别再拖我下水了，我不适合做那种我理解不了的事情。海敏突然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她出奇的思维，真把我的脑子弄糊涂了。我坐明天早班车走，途中我还得在邦基布尔停留一下，办点事。”说完，他就匆匆离去。

六十

过了数日，夏希穆基和恰格尔瓦尔蒂来纳利纳克希家做客。

夏希与格姆娜在边角的那间厢房唧唧咕咕，说着悄悄话，恰格尔瓦尔蒂则与克谢姆卡莉聊天。

恰格尔瓦尔蒂说：“我的度假期结束了，明天就得返回加齐布尔。赫莉达茜若给你们增添不安、麻烦，或者是——”

克谢姆卡莉打断他的话，说：“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您怎么说这番话？难道您想制造某种借口，把孩子骗回去？”

“请别误解，请您别把我看成是那种把给出去的礼物再索回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倘若您觉得不方便，或是——”

“这可不是您的真心话。您心里十分明白：把像赫莉达茜那样擅长家务的女孩子留在身旁，谁都不会不放心的，然而——”

“行了，行了，请别再说了，我算被您看透了。别的倒没什么，我略施小计，想从您嘴里听到几声夸奖孩子的话！不过，我担忧的是，纳利纳克希可别产生多疑：家里这位不速之客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的孩子生性孤傲，她如果感知纳利纳克希对她有所鄙视或是冷遇，她就很难忍耐得住。”

“神灵在上，我的纳利纳克希还没有这个天性，没学会耍心眼的本领！”

“您的话使我宽心多了。不过，您瞧，我疼爱赫莉达茜胜过于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对她总不放心。她倘若还留在您家里，我希望，纳利纳克希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疼爱她，不光是不会厌恶或鄙视。要不，她的心情痛快不了。她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摆设的家什。要是他对她既无所谓鄙视，也无所谓喜欢，他们俩就这么点关系，那我就要——”

“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您不必多虑。在纳利纳身上有着天生的优良品德。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总牵挂着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不管方便还是不方便，对于赫莉达茜在这儿的地位，他肯定考虑过。她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怎样才能让她生活得快活，这一切他心里都盘算着。只因他不挂在嘴上，我们就不易觉察而已。”

“听您这番话，我一百个放心了。不过在我离开圣城之前，我还想跟纳利纳克希先生细细详谈一下，想奉上几句不同寻常的规劝。在这世

上，能对一位弱女子负起全部责任的男子，真是凤毛鳞角。上帝若是赋予纳利纳克希先生注重现实的男子气概，那他决不会假惺惺地把赫莉达茜拒之千里之外，而很自然地把她看作是自己的真正亲人，这就是我对上帝的祈求。”

恰格尔瓦尔蒂对纳利纳克希的充分信任，深深地打动了作为母亲的克谢姆卡莉的心。

她说：“您担心我不让赫莉达茜在纳利纳面前过多露面，请您别作无端猜测。我很了解我儿子，您尽可以信任他，用不着担心。”

恰格尔瓦尔蒂说：“那样的话，我把心里话对你直说了。听闻有位姑娘要与纳利纳克希先生成亲，她的年龄也许不小了，又受过我们一般人没有受过的教育。所以我思忖着，也许我们的赫莉达茜……”

克谢姆卡莉说：“究竟前景怎样，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慎重，三思而行，不能草率从事。不过，我正打算放弃这门亲事。”

恰格尔瓦尔蒂说：“退亲了？”

“没有定亲，怎谈得上退亲。当时提亲是我的主意，是我坚持的。可纳利纳克希并不愿意，我也不再催逼他了。水不到渠不成，强扭的瓜儿不甜嘛。在我闭眼之前，能否见到儿媳，只有天知道。”

“别这么说，不是还有我们这伙热心肠的人吗？不收到谢礼，不吃上喜糖，我们是不会被轻易打发掉的！”

“您的话令我高兴，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我心里异常苦恼，纳利纳已到了这样的岁数，他为了我，没有赶早办事。正因为如此，我才东跑西颠，没有作通盘考虑就急于定下这门亲事。但现在我不作指望了，放弃了这门亲事。您若是能操心安排，那简直是雪中送炭了。不过，您得抓紧，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您这丧气话谁会信啊！您得活着，亲眼饱览过门的儿媳。什么样的儿媳符合您的心意，我全然明白。当然年龄太小不好，您希冀的儿媳，年龄适中、能敬重您、问候您、擅长料理家务，不然，我们也看不顺眼的。这件事您不用操心了。老天爷开恩，一切都会就绪的。现在请您允许我去跟赫莉达茜交代几句，让她明白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同时让夏希来拜见您，自从见到您之后，她总是唠叨您，几乎快疯了。”

克谢姆卡莉忙道：“不，你们三人一块坐坐聊聊，我也正好有点事情要办。”

恰格尔瓦尔蒂笑着说：“世上有像您这样通情达理的仁慈的人，正是我们的造化。我相信，那个‘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我真希望您这会儿就去准备糖果，款待那个幸运的、为纳利纳找到妻子的婆罗门。”

恰格尔瓦尔蒂来到夏希和格姆娜的身边，发现格姆娜两眼泪汪汪的。他挨着夏希坐了下来，怔怔地望着格姆娜。

夏希说："爸爸，我刚才劝说格姆娜：现在时机已成熟，已是瓜熟蒂落的时刻，该把一切真情实况，向纳利纳克希先生讲明。就为这句规劝的话，您的赫莉达茜小傻瓜竟然跟我争吵起来！"

格姆娜急忙说："不，姐姐，我求你别再提这事。这断然不行的。"

夏希说："瞧你这死脑瓜！你这儿一声不吭，他那儿就要跟海敏丽妮结婚了！自拜堂第二天至今，你受了多少苦，差点把命都送掉。在这节骨眼上，你若要再走错一步，就会痛苦一辈子！"

格姆娜说："姐姐，我的过去那些事没法跟人说。我一张口，还不把我羞死。我对眼下处境已很知足了，已没有任何苦恼。若要这些事张扬出去，我哪儿再有脸见人？怎能再在这个家待下去？那我今后还怎么活呢？"

夏希穆基无言以对。但就这样眼巴巴地瞧着纳利纳克希与海敏丽妮结婚，夏希觉得根本不可想象。

恰格尔瓦尔蒂说："你们谈论的那门亲事，准能成吗？"

夏希振振有词地说："您说什么，爸爸！纳利纳克希先生的母亲亲自登门，为海敏祝福过了！"

恰格尔瓦尔蒂说："这一祝福已经被神灵的祝福挡住了。格姆娜，我的孩子，这会儿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神灵会庇护你的。"

格姆娜一时被弄懵了，圆睁着大眼睛，望着大叔。

大叔又说："他不跟海敏丽妮结婚了，这桩亲事已经告吹。纳利纳克希不愿意，他母亲也醒悟了。"

夏希穆基一听这话，惊喜万分，说："大难不死，还得个金娃娃！好悬啊！昨儿我听后差点没背过气，一整夜没合眼。对了，格姆娜，你寻思寻思，你就这么样在这个家里待一辈子？啥时把事情原委全盘托出？"

恰格尔瓦尔蒂说："别着急嘛，孩子，不可莽撞！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水到渠成，一切都会顺理成章的。"

格姆娜说："我对眼下拥有的一切已经十分满足了，我不想再有变化。可别弄巧成拙，为使更幸福反倒丧失现有的一切！大叔，我恳求您什么也别跟人说，只求他们容我在这家中拥有一席之地，就足够了。你们忘了我吧，别再为我操心了。我这会儿已经再快活不过了。"说着说着，成串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簌簌地滚落下来。

恰格尔瓦尔蒂急忙劝慰，说："这是怎么了，孩子，干吗哭呀？你所说的我完全理解，难道我们企望搅乱你的宁静吗？哪能这样做！我们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从中作梗，使造物正在操纵的事情搞糟。不会的，你不用担心。我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还没学会遇事不乱、临场不慌的本事吗？"

正在这时，乌迈希带着平时的笑容闯进来了。

大叔问："噢，乌迈希，有事吗？"

乌迈希说："罗梅锡先生在楼下，正在探听纳利纳克希大夫。"

格姆娜的脸色刹那间刷白了。大叔急忙起身说："别怕，孩子，我会处理周全的。"

恰格尔瓦尔蒂来到楼下，握着罗梅锡的手，说："和我到街上走一趟，我有事要跟你说。"

罗梅锡突然看到恰格尔瓦尔蒂出现在面前，不无诧异地说："您在这儿，大叔！"

恰格尔瓦尔蒂说："我是为您的事而来的。已经和纳利纳克希大夫见过面，也有了好结果。来，别耽误时间，说正经事。"

大叔把罗梅锡带出一段路程，说："罗梅锡先生，您怎么会来找纳利纳克希大夫？"

罗梅锡说："我是特意来拜访纳利纳克希大夫，我决定要把格姆娜的事详细地对他说清楚。我有个感觉，格姆娜至今仍然活在世上。"

恰格尔瓦尔蒂说："倘若格姆娜真还活着，而且纳利纳克希还见到了她，那么纳利纳克希大夫从你嘴里听到有关格姆娜那段经历，会有何感想，会有什么好处吗？他还有个老妈妈，她知道了这一切，格姆娜的日子会好过吗？"

罗梅锡书生气十足地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做，会在客观上对他们产生什么后果。但是，纳利纳克希应该知道，格姆娜是清白无辜的。纵然格姆娜已经不在人世，纳利纳克希先生也应该对她的英灵敬重。"

恰格尔瓦尔蒂说："我理解不了你们年轻人的这套新潮思想。如果格姆娜已经死了，有必要拿她的英灵去烦恼纳利纳克希先生嘛，他有必要对做过一夜夫妻的女人的情况无休止地牵肠挂肚吗？您瞧，我就暂住在那边的那幢白色宅院里，您若明早能驾临敝舍，我会把一切情况都对你说个一清二楚。但眼前，请您别去拜访纳利纳克希大夫，这是我的一点儿小请求。"

罗梅锡沉吟了一下，说：“好吧。”便告辞走了。

大叔回来对格姆娜说：“孩子，明晨你得去我那儿一趟，你亲自向罗梅锡讲清目前的一切情况。”

格姆娜低着头，一语不发站在那里。

大叔继续说：“我认为这样安排是合适的。我敢断定，不这样就会前功尽弃，办不成事。我弄不明白，当今时髦的年轻人不理会我们老年人的责任。孩子，不要再羞怯了，决不应该让别人夺去你的权利，这是你的责任，别人是没法取代的。我们也无法顶替的。”

格姆娜依然沉默无语。

大叔又开导说：“孩子，我们已经为你披荆斩棘开了路，现在你必须快刀斩乱麻，铲除脚下残存的杂草荆棘，不能有丝毫犹豫了。”

这时，格姆娜听到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她不由抬眼朝门口望去，纳利纳克希已站在门口，双方的视线不期而遇。今天，纳利纳克希没有像往常那样迅速把视线移开。虽说他落在格姆娜的脸上的视线只有几秒钟，但这短暂的一瞥，不知已从她脸上摄取了什么。他显然没有拒绝对方投来的目光，不像往日，他自觉地躲开自己认为不该看的东西。

接着，他看了一眼夏希，便欲转身离去。而大叔立刻叫住了他，说：“纳利纳克希先生，请留步。我们一向把你当作自家人，不要见外。这是我女儿夏希穆基，您曾给她女儿瞧过病。”

夏希向纳利纳克希作揖施礼。

纳利纳克希边还礼边说：“您的女儿现在康复了吗？”

夏希答道：“她已经康复了，多谢了。”

恰格尔瓦尔蒂说：“您从来不赐予我机会好好与您畅谈一阵。现在您既然来了，请稍坐一会儿。”

大叔请纳利纳克希坐下，回头一望，格姆娜已经不见了。她万分兴奋地带着纳利纳克希那短暂的一瞥躲回到自己的闺房，好让自己那颗因狂喜而慌乱跳动的心，平静下来。

这时，克谢姆卡莉上楼，说：“恰格尔瓦尔蒂先生，现在请你们下楼，将就着吃顿便饭。”

恰格尔瓦尔蒂风趣地说：“当您说有点事情要办，我就一直坐等那顿‘将就’了。”

用完饭，恰格尔瓦尔蒂又到客厅，对纳利纳克希和其母亲说：“请稍

坐，我去一会儿就回。”

说完他起身离开客厅。不一会儿，他牵着格姆娜的手，把她带到纳利纳克希和克谢姆卡莉面前，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夏希穆基。

恰格尔瓦尔蒂启口说：“纳利纳克希先生，请您别把我的赫莉达茜当作外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把这个不幸的可怜孩子托付给你们，务必请你们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我再没有别的请求，只盼望她能拥有服侍你们的权利，尽心伺候你们。请你们放心，她决不会耍小聪明，施小计，干出不当之事的。”

格姆娜羞红了脸，低垂着头，默默无语站在那里。

克谢姆卡莉说：“恰格尔瓦尔蒂先生，您丝毫不用担忧，赫莉达茜待在我这儿，会胜过我家的亲闺女。丝毫不会让她受累受屈，倒是她自告奋勇，掌管了整个家。库房琐事至今仍由我掌管，现在我落得清静，索性连这个也不管了。家里的用人也不把我当成一家之主，真不明白我会渐渐失落到这种地步。连我掌管的一些钥匙，也被她连哄带蒙地夺了过去。现在您说，恰格尔瓦尔蒂先生，为您酷似强盗的姑娘还要求什么？您是布下了陷阱，作一次天大的劫案，想把她抢回去？”

恰格尔瓦尔蒂说：“就算我再有劫掠的念头，难道您以为她会心甘情愿离开这个家？您这是多虑了。你们已经把她降服了，今天在这世上除了你们，她已六亲不认！她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跨进你们家门槛，才算找寻到了一个立命安身之地，过着平稳的日子。愿上帝保佑她，永远安宁，愿你们永远喜欢她，我就这点祈求。”说到这里，恰格尔瓦尔蒂止不住热泪盈眶。

纳利纳克希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静静听着恰格尔瓦尔蒂回肠荡气的倾诉。

客人离座，纳利纳克希才站起身，踱步回到自己的卧室。这时，冬日的晚霞已把整个卧室染成一片紫绛色，宛如新婚的洞房。艳丽的红光，渗进了纳利纳克希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他的内心世界也俨然变得色彩斑斓。

今天早晨，纳利纳克希的一位贝拿勒斯的朋友，送来了一小篮玫瑰花。克谢姆卡莉把它交给了格姆娜去陈设摆布。格姆娜把玫瑰花插在花瓶里，摆放在纳利纳克希的卧室里。当纳利纳克希步入房门，那玫瑰花的馨香扑鼻而来。瑰丽的霞光与满室的花香在静谧中交相融汇，令纳利纳克希心醉神迷。时至今日，纳利纳克希一直过着严于律己的清心寡欲的生活，沉湎于学术探求的宁静肃穆的氛围之中。而今天四周的一切，突然变得如此活跃，天际似有七色音符旋绕的乐曲，正四处荡漾，耳边似听闻到回荡在宇宙的舞步节拍，脚铃叮当，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纳利纳克希从沉思中转身，从窗边退回，朝室内四周巡睨了一下。

他发现，他的床头壁龛中也放着许多玫瑰花，那朵朵鲜花，宛如谁的眼睛，正含笑相迎，似带着无言的自我倾诉，温柔地叩击着他的心扉！他从中拾起一朵玫瑰花。那朵玫瑰花呈现淡淡的金黄色，虽含苞待放，已关不住它那浓郁的馨香。他拿着它，便觉得有人似乎触摸过它，手的余温还滞留在上面，顿时他的全身像振荡着的琴弦一样颤抖着。纳利纳克希不禁用嘴柔柔地亲吻着它，用自己的眼睛轻轻地抚摩着它。

这时，落日的余晖照得落幕的天空一派通明，一会儿，晚霞消失了。纳利纳克希离开卧室前再次走到床边，掀开床罩，把手里的玫瑰放在枕头上。他正欲离去，忽然发现床后藏着一人，蜷缩成一团蹲在地上。用纱丽蒙着脸，羞怯得急欲寻一地洞自容。唉，在这世上，再没有比格姆娜更为羞涩胆怯的人了！

原来，数分钟之前，格姆娜把玫瑰花放入壁龛，整理好纳利纳克希的床铺，刚要退出屋，忽闻纳利纳克希的脚步声，情急之下，她匆忙躲到床的后面。现在，她跑也跑不脱，躲也躲不了。今天，她像一个贼似的被当场逮住，天下再无比这更羞耻的了！

为让格姆娜尽快摆脱这一尴尬的处境，纳利纳克希本想很快离开房，但当他举步走到门口，忽然犹豫地站住。他站着思索了片刻，才转身，慢慢地走到格姆娜的身旁，温柔地说：“你站起来，你不必在我面前害羞，也用不着躲避我。”

六十一

次日清晨，格姆娜去大叔住的寓所。格姆娜趁身旁无人，一把搂住了夏希。

夏希托着她的下巴摇了摇，说：“怎么了，妹妹，今天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格姆娜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姐姐，不过，我感觉压在我身上的重负，仿佛一夜之间全卸下了。”

夏希不解地说：“你得坦白告诉我怎么回事。昨天我们一块待到很晚，也没有发现喜从天降的兆头，今天喜事临门了？”

格姆娜说：“说起来也没有特别的事，不过我感觉，我已得到了他。老天爷对我动了恻隐之心。”

夏希说：“苍天是会这样做的！但什么也别瞒着我。”

格姆娜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姐姐。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当黑夜褪去，黎明即至，我起床后感觉我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我往后的日子将充满甜蜜阳光。心里一高兴，手中的家务活也干得轻快。我眼下没有过分的奢求，只担忧别再出什么岔子，发生意想不到的灾祸。我简直不敢相信，老天爷降下了仁慈的甘露，将使我过上滋润的日子。”

夏希说：“噢哟，傻丫头。我敢断定，你时来运转，命运再也不会捉弄你了。凡你应享受的权利，你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懂不？”

格姆娜说：“不不，姐姐，别这么说。该我得到的他都给予我了。我从不报怨造物主，现在我什么都不缺。”

这时，大叔走了进来，说：“孩子，你出来一会儿。罗梅锡先生来了。”

刚才，大叔已跟罗梅锡先生谈了一阵。他对罗梅锡说：“您与格姆娜之间的关系，我已十分清楚。现在我劝您完全放弃与格姆娜的交往，重新开始您的生活，您有着无量前途。格姆娜若要有什么结子未解开，那请您把它留给造物主，不要再插手。”

罗梅锡说：“在我和格姆娜断绝关系之前，我得把事情的始末，详细地告诉纳利纳克希先生，不然，我无法解脱良心的不安，不容我去开始新生活。现在我似乎不必要再提格姆娜之事，但尽管不必要，我还是要

把情况如实说清楚，否则，我是难以问心无愧的！”

大叔说：“很好，你且先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

罗梅锡转过身，面对窗户坐下。用呆滞的目光望着窗外的人流。少顷，他听到有人走来的脚步声，这才回过神，抬头望去，一个女子已站在屋里，以额触地，向他行叩首礼。而当她抬起头，罗梅锡再按捺不住了，他猛地从椅子上跳将起来，情不自禁地喊道：“格姆娜！”

格姆娜不置一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大叔说：“罗梅锡先生，今日苍天已经驱散了笼罩在格姆娜四周的迷雾，把她的痛苦变幻成幸福。您曾在她最危难的时候伸出手保护过她，又为了她蒙受了沉重的不幸。现在该是你们分手的时候了。格姆娜顾念您施以救助之恩，不忍心不说一句道谢就与您分手。她现在来向您道别，希望得到您的祝福。”

罗梅锡半晌不语，站在那儿，然后使劲清了清壅塞的嗓子，说：“愿你幸福，格姆娜！倘若我有意或无意犯有差池和罪过，都求你原谅吧。”

格姆娜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靠墙支撑着站立在那儿。

半晌，罗梅锡又说：“倘若你需要跟谁说什么，有什么误会需要我去解释，你尽管吩咐！”

格姆娜双手合十说：“我唯一的请求，是请你别把我的事，告诉别人半个字。”

罗梅锡说：“好长一段时间内，我没有对谁透露过你的事，即使在极为混乱，招来无尽折磨的那些日子，我也依然保持沉默。但是，直到几天之前，我相信你已经摆脱人世纷扰之苦时，我才把你的事说了出去，也只限于一个家庭。我想，这不仅无损于你，也许还有助于你。大叔也许全然知晓，我说的那个家庭就是安纳达老爷，她的女儿——”

大叔说：“对，对，海敏丽妮！他们全然知道格姆娜的事吗？”

罗梅锡说：“是的。如果还需要向他们说明什么的话，我可以效劳。不过，作为我本人，再也没有去打扰别人的打算。我在生活中已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也蒙受了不少损失，现在我只求解脱，还我自由。今天我终于还清了全部旧账，摆脱了羁绊，我可以踏上新生活之途。”

大叔紧紧握住罗梅锡的手，亲切地说：“不，罗梅锡先生，您已无须再代劳什么了。您曾忍辱负重，如今已卸下了重担。愿您生活得自由自在，幸福美满，这是我心底的祝福。”

临走时，罗梅锡朝格姆娜深情地看了一眼说：“我走了，格姆

娜！”格姆娜依旧一言不发，只是再次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罗梅锡走上大街，像一个梦游者边走边想：“我终于见到了格姆娜，很好。没有这次会面，这个生活插曲，很难收场得恰到好处。我虽然无法清楚，格姆娜是带着什么样的想法离开加齐布尔的。但有一点十分明了，她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了。而我所需要做的，也只是带走我的生活。现在，我的生活已整个属于我自己，我将远离尘世纷扰，不再瞻前顾后，我已没有必要再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了。”

六十二

格姆娜回到家里，发现安纳达老爷由海敏丽妮陪着，正与克谢姆卡莉谈话。

看见格姆娜归来，克谢姆卡莉就大声叫着：“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去吧，孩子，带海敏去你屋里聊聊。我请安纳达老爷品茶。”

刚跨进房里，海敏丽妮立即搂住格姆娜的脖子，叫道：“格姆娜！”

格姆娜不无惊异地说：“您怎么知道我叫格姆娜？”

海敏丽妮说：“有人给我讲了你的全部经历。听完后我毫不怀疑，断定你就是格姆娜。至于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

格姆娜说：“姐姐，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这个名字让我吃尽了苦头，这个名字变成我的一种耻辱。”

海敏丽妮说：“但是，妹妹，你将仗着这个名字，获得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格姆娜摇了摇头说：“不不，我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也没有任何权利。我根本不想依仗什么，收回什么权利。”

海敏丽妮说：“但是你怎么能永远不让你丈夫认你呢？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一切——不管体面的抑或难堪的，都和盘在他面前托出吗？难道你还想对他隐瞒下去？”

格姆娜顿时面如土色，无言以对。她不知所措，怔怔地瞅着海敏丽妮。她慢慢地坐到凉席上说：“苍天知道，我没有犯过任何罪，却要我蒙受这种羞辱！不是我的罪，却为什么让我遭难呢？我怎么能把这些纠葛不清的离奇荒唐的事情对他讲清楚呢？”

海敏丽妮握住了格姆娜的手，说：“还说不上遭难，应该说你快脱离苦海了。倘若你还要对你丈夫隐瞒的话，你还得在这种不切实际的自我束缚中苦苦挣扎。快拿出勇气，冲破这种束缚。神灵将赐福于你。”

格姆娜说：“姐姐，我始终担心，可别把我已获得的东西也丢掉。因此我总是前怕虎后怕狼，没有勇气讲明自己的真实情况。不过，我理解你所说的。命中注定该怎样就怎样吧，我再不应对他隐瞒，应该让他知道我的一切。”说罢，她双臂交抱着，低头沉吟。

海敏丽妮不无怜悯地说：“难道你想别人替你去说？”

格姆娜使劲地摇了摇头说：“不不，不要别人替我去说！我的事情由我亲自去告诉他。姐姐！用不着别人，我自己会说的。”

海敏丽妮说：“这就对了。我是否还能见到你，我心中无数。我告诉你，我们将马上离开这儿。”

格姆娜问：“到哪里去？”

海敏丽妮说：“去加尔各答。现在我们要走了，妹妹！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格姆娜抓住她的手，说：“给我写信吗？”

海敏丽妮毫不犹豫地说：“写。”

格姆娜说：“你还得不断教诲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你的信会给我力量的。”

海敏丽妮微笑着说：“你在这里将会得到比我更强的出主意的人！别为这事操心！”

今天，格姆娜发自内心对海敏产生了一种酸楚的感觉。她发现，海敏丽妮看似平静的脸上显露的那种悲戚神情，既让格姆娜伤感落泪，又使她感受到一种不易亲近的疏远，使人无法袒露胸怀，也不好意思再搜寻她深藏心底的事儿。

今天，海敏丽妮知悉了格姆娜的全部心思，但她却对自己的事情不吐一字，守口如瓶，把自我本真隐藏在肃穆的沉默中，只留给人一种犹如黄昏过后的绵绵长夜那般的忧郁与绝望的感觉。

今天，格姆娜即使从早到晚埋头于家务，海敏丽妮那种温和中带有哀伤的眼神，依然不时地困扰着她的心灵。格姆娜对海敏丽妮的经历，没有更多的了解，她仅仅知晓海敏丽妮与纳利纳克希订婚又悔约的事情。

今天，海敏丽妮从自家的花园里，摘了一篮子花，送给格姆娜。傍晚，格姆娜沐浴后，便坐下拿这些鲜花编织花环。这时，克谢姆卡莉来到她身边坐下，长长叹了口气，说：“孩子，今天，海敏向我行触脚礼告别时，我意识到我无法对她说什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好姑娘。我真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儿媳，若要是这样，我会很高兴的。但业已发生的变化，我委实管不了。我那个儿子，谁也犟不过他。他为什么在节骨眼上犯倔，只有他自己心中有数！”

其实，这门亲事最后取消，是老太太自己决定的，她现在却又不愿承认。

这时，她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喊道："纳利纳，有话跟你说！"

格姆娜急忙把兜着的花和花环掩在怀里，拉上面纱。

纳利纳克希走进屋，克谢姆卡莉说："海敏与她爸刚来过，你见到他们了吗？"

纳利纳克希说："见过了，我刚把他们送上车。"

克谢姆卡莉说："孩子，像海敏丽妮那样气质的姑娘是不多见的。你说是吗？"那语气似乎在透露纳利纳克希一向反对似的！

而纳利纳克希听了妈的话，只是站在那里一个劲傻笑，未置可否。

克谢姆卡莉说："你还能笑呢！我定了这门亲，又送了彩礼，可你仿佛没事似的，犯你那种倔脾气！这会儿，你对毁婚难道一点也不后悔？"

纳利纳克希朝格姆娜瞅了一眼，发现她正用热切的眼光，注视着他。当双方的视线碰到一起时，格姆娜羞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纳利纳克希说："妈妈，你儿子有那么好吗？你为他订亲，他就一定会感动？谁会对像我这样死板的人一见钟情呢？"

听他这么说，格姆娜把低垂的双眼重新抬了起来，发现纳利纳克希正用带着戏谑的眼神盯着她。这一回，格姆娜简直无地自容，企图夺门而逃，要不准会晕厥过去的。

克谢姆卡莉救了场，对儿子说："去，去！别再瞎说啦，你尽惹人生气。"

众人散去后，格姆娜独自留在屋里，把海敏丽妮送来的花束串编成一个大花环，把它挂在花枝上，洒上水，送到纳利纳克希的静养斋放置。格姆娜不时寻思，即使离别时，海敏丽妮依然送来整篮鲜花。这既使她感动又使她心酸，不禁热泪潸下。

之后，她回到自己房内，久久揣摩着纳利纳克希刚才与她对视的那种眼神，不知它在向她倾吐什么。纳利纳克希对她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已探知了格姆娜心中的奥秘。先前，她不曾在纳利纳克希面前露过面、袒露过自己的心迹，倒也相安无事。可现在，她每天都让他看到自己，迫使自己露出一种狼狈不堪的窘相，这仿佛是对她先前总设法躲避的一种惩罚！

格姆娜寻思："他一定在暗里说我：'天晓得母亲从哪儿把这个赫莉达茜带回家的。这种不知羞耻的姑娘，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想法哪怕在他脑海里一瞬闪现，也够我羞死了。"

夜里，格姆娜躺在床上，双手合十暗暗发誓："不管怎样，明儿我必须把自己的一切情况，向他通通讲清。然后是怎样结果，我全认了。"

次日清晨，格姆娜起床后，照例去恒河沐浴。她每天沐浴回来，总用带回的恒河圣水，先把纳利纳克希的养性斋洒扫干净，然后才干其他的活儿。今天，她按惯例，为完成第一桩任务步入养性斋，却发现纳利纳克希今天早已在屋里盘脚坐着。

这种情况以往从未出现过。格姆娜只好带着未能实现的沉重遗憾，慢慢往回走。走不多远，忽又站住，沉思良久。

然后，她又缓缓踱回养性斋，坐在了门口。她究竟为什么如此失魂落魄，走火着魔，连她自己也不明个中缘故。她坐了好长时光，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时间也仿佛在她意识里停止转动了。

忽然间，她发现，纳利纳克希走出养性斋，站在了她面前。

格姆娜猛地站起身，又立即跪下，俯身用头触到纳利纳克希的脚，向他请安敬礼。她那一头湿漉漉的长发，垂落在纳利纳克希周围的地上。她施过礼，站起身，却又似一尊石雕，呆呆地直立在纳利纳面前。她丝毫也没有觉察到，遮掩她面孔的面纱，早已滑落下来；也似乎没有看见，纳利纳克希正目不转睛地凝视她。那时，她已失去对外界的感觉，仅仅在内在知觉的朦胧闪光的引导下，以无畏坚定的口吻说："我是格姆娜！"

她说这句千钧话语的声音，仿佛惊破了她的专注，把她的凝滞意识从心灵拉回到现实中来。她低下头，浑身颤抖，既没有力量挪动一步，又难以自持、继续站在这里；好像她的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都已随"我是格姆娜"的这句话的倾诉，倒在纳利纳克希的双脚上；而此刻，她竟想不出任何办法，掩饰自己的羞怯，似乎她的一切，全凭纳利纳克希的怜悯了。

纳利纳克希缓缓地把她的手放到唇边，喃喃地说："我知道你是我的格姆娜！来，随我进屋！"

他把她领进养性斋，把由她亲手编串的那个花环套在她的脖子上。

纳利纳克希亲昵地说："来，让我们一起向最高神致敬。"于是，他俩并肩齐膝，跪在大理石地板上，向最高神磕头鞠躬致意，那时，透过窗户的缕缕曙光轻抚着他们的全身，为他们祝福。

之后，格姆娜又怀着无比虔诚，再次向纳利纳克希行触脚礼。当她这次站起身，已不再有那难以忍受的羞怯的困扰了。不仅有如释重负的欢乐，而且还有类似神明所具有的永恒安详，把她的存在，伴随着灿烂高洁的晨曦，带进了现实世界。困袭全身的虔诚充盈了她的心灵，她发自内心向最高神祈求，让整个世界沐浴在神圣的晨光之中了。

不知何时，她已热泪盈眶，大颗大颗晶莹的泪珠顺着她的面颊滴落下来，她竟然毫无觉察。她不想止住簌簌而下的泪水，她好像有意让自己在孤苦零丁的生活中所受的一切痛苦凝聚成乌云，化作泪水倾泻出来。

纳利纳克希沉默无语，只用右手拨开滑落在她前额上的湿发，然后朝屋外走去。

格姆娜似乎还没完成自己的虔诚膜拜，她还要让起伏的心潮一泻无余。所以，她走进纳利纳克希的斋室，把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花环取下，放在他的木屐上，以额触之，然后，又恭恭敬敬地放回原处。

此后，她就像伺奉神明一样，专心致志地干了一整日家务，一件件活计，都好似一首首幸福的乐曲，在空中回荡；好像长了一对对翅膀，飞向天际，送上一段段祷词。

克谢姆卡莉对她叫嚷："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难道你想在一天之内，把整个家洗刷一新吗？"

傍晓，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歇息时，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做针线活儿，而是默默无语地坐在自己房内的地板上，一动未动。

这时，纳利纳克希拎着一小篮茉莉花，走进房里，对格姆娜说："格姆娜，你把这些花洒上水，让它保持新鲜。今晚，你我一块去向母亲致意。"

格姆娜低垂着头说："我的全部情况，你还没全然了解！"

纳利纳克希说："你无须多说，我已全知道了。"

格姆娜用手掩着脸说："母亲难道——"她无法再说下去。

纳利纳克希掰开她掩着脸的手，凝视着她的脸说："一生里，妈妈已经宽恕过许多人的罪过。对于无罪的你，她更会宽恕的。"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主编

第一辑

司汤达集罗新璋编选

01红与黑罗新璋译

02帕尔马修道院郝运译

03意大利遗事李健吾译

04阿尔芒丝李玉民刘阳译

莫泊桑集　柳鸣九编选

01羊脂球——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柳鸣九译

02漂亮朋友李玉民译

03一生皮埃尔与让李玉民谭华译

左拉集　柳鸣九编选

01娜娜罗国林译

02小酒店王了一译

03戴蕾斯·拉甘毕修勺译

04磨坊之役——左拉中短篇小说选郝运王振孙译

大仲马集吴岳添编选

01三个火枪手李玉民译

02二十年后罗国林译

03基督山伯爵李玉民陈筱卿译

04黑郁金香郝运译

霍夫曼集　陈恕林编选

01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暨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传记片段陈恕林译

02斯居戴里小姐——霍夫曼中短篇小说选陈恕林宁瑛等译

第二辑

屠格涅夫集　王守仁编选

01猎人笔记张耳译

02父与子张铁夫王英佳译

03贵族之家刘若译

04烟王金陵译

05阿霞——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选安静臧乐安译

奥斯丁集　朱虹编选

01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

02理智与情感孙致礼译

03爱玛孙致礼译

04沙地屯常立车振华译

福楼拜集　谭立德编选

01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

02圣安东尼受试探李平沤李白萍译

03一颗简单的心——福楼拜中短篇小说选李健吾郎维忠胡宗泰译

茨威格集　韩耀成编选

01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中篇小说选韩耀成等译

02一颗心的沦亡——茨威格短篇小说选韩耀成等译

德莱塞集董衡巽郑土生编选

01嘉莉妹妹许汝祉译

02天才主万西海译

03美国的悲剧许汝祉译

第三辑

托尔斯泰集钱善行编选

01战争与和平草婴译

02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

03复活草婴译

04三死——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臧仲伦张耳靳戈译

卢梭集谭立德编选

01忏悔录陈筱卿译

02新爱洛伊丝陈筱卿译

03漫步遐想录徐继曾译

狄更斯集殷企平编选

01大卫·科波菲尔董秋斯译

02双城记张玲张扬译

03艰难时世陈才宇译

04远大前程徐式谷姚锦镕尉洪池译

05雾都孤儿方华文译

06圣诞故事集吴钧陶裘因陈漪译

07匹克威克外传莫雅平译

08老古玩店古绪满夏力力译

09董贝父子王中译

10狄更斯演讲集殷企平丁建民徐伟彬译

劳伦斯集冯季庆编选

01恋爱中的女人冯季庆译

02虹（修订版）黑马石磊译

03儿子与情人方华文译

04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杨恒达杨婷译

05骑马出走的女人——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文美惠黑马等译莎士比亚集方平朱尚刚编选

01莎士比亚悲剧选朱生豪译

02莎士比亚喜剧选朱生豪译

03莎士比亚历史剧选朱生豪吴兴华方平译

第四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钱中文曾思艺编选

01罪与罚曾思艺译

02白痴臧仲伦译

03群魔臧仲伦译

04卡拉马佐夫兄弟徐振亚冯增义译

05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李霞赵春梅译谷羽审校

06少年臧仲伦译

07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臧仲伦曾思艺等译

泰戈尔集倪培耕编选

01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冰心石真等译

02饥饿的石头——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倪培耕石真译

03沉船彬仁译

04纠缠倪培耕译

05生活的回忆——泰戈尔散文选冰心倪培耕等译

06花钏女——泰戈尔戏剧选倪培耕石真刘安武译

契诃夫集李辉凡编选

01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李辉凡译

02樱桃园——契诃夫戏剧选焦菊隐译

巴尔扎克集柳鸣九编选

01欧也妮·葛朗台罗国林译

02高老头许渊冲译

03贝姨许钧译

04邦斯舅舅许钧译

05农民陈占元译

06三十岁的女人沈志明译

07幽谷百合李玉民译

08夏倍上校——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罗新璋陈占元金志平王晓峰译

哈代集朱炯强编选

01还乡王之光译

02无名的裘德方华文译

03卡斯特桥市长郭国良沈正明刘澹娟译

04苔丝吴笛译

05西波利村探险记——哈代中短篇小说选朱炯强等译

[1] 帕德拉月，印历六月，相当于公历八至九月。

[2] 阿斯温月，印历七月，相当于公历九至十月。

[3] 希姆，海敏丽妮的爱称。

[4] 一种在孟加拉仅低于婆罗门的种姓。

[5] 拜沙是印度币的一个小单位。

[6] 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两位主角，罗摩为兄，拉克什曼为弟。其手足之情被奉为楷模。

[7] 印度人饮食习惯，用右手抓饭菜进嘴。

[8] 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叙述，怀王听了小后吉迦伊的谗言，把罗摩王子流放去森林十四年，罗摩的妻子悉多、罗摩的兄弟拉克什曼都跟随罗摩去森林过流放生活。

[9] 迦蒂格月，印历八月，相当于公历十至十一月。

[10] 阿克希耶的名字意为“永生”，而去掉该词的否定式词头，则意为“毁灭”。

[11] 菲利甫·锡德尼，十六世纪英国作家。据称曾在战场上舍己为人，不顾自己干渴难耐，将宝贵的一点水，转赠给身旁的伤兵。其慷慨为后人称道。

[12] 印度教徒的传统礼节，适用于小辈对长辈或所崇敬的人的敬礼祝福。

[13] 阿格赫纳月，印历九月，相当于公历十一至十二月。

[14] 意即按印度教规，上层种姓的人不可与下层种姓的接触，否则违反教规。

[15] 印历十二月，相当于公历二至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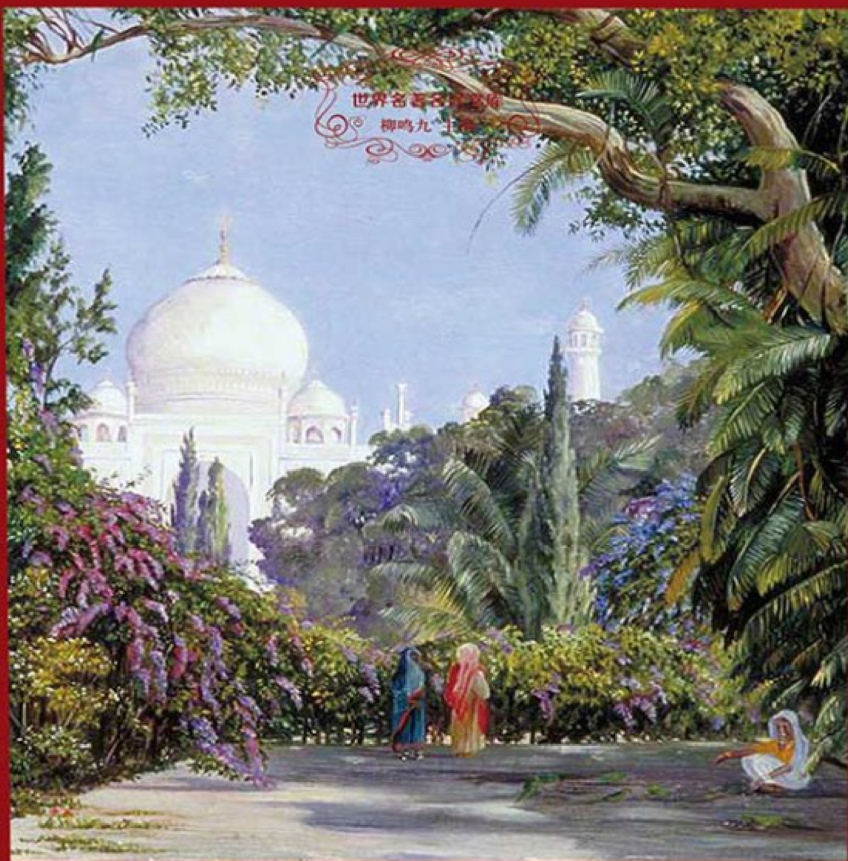
[16] 普班德尔的昵称。

[17] 印度教四个种姓中仅前三种姓可使用，表示圣洁、高贵。一般婆罗门种姓的人佩戴上这种圣线。

[18] 对女婆罗门的尊称。

[19] 在印度，能从印度教徒的姓氏看出他的种姓。

[20] 等于二三等之间的车厢。



泰戈尔集04　倪培耕 编选

纠缠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纠缠

著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倪培耕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顾文剑

特约编辑：梁清波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巴尔扎克最好的小说
第一章 帝国时代的一位自豪的遗老
第二章 一位罗马大奖获得者的结局
第三章 一对榛子钳
第四章 收藏家的千种乐趣之一
第五章 一个食客免不了遭受的千种侮辱之一
第六章 门房的典型男性和女性
第七章 《双鸽》寓言的活样本
第八章 只要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浪子也终会变为银行家、百万富翁
第九章 邦斯给庭长夫人送了一件比扇子还贵重几分的艺术品
第十章 一个德国人的想法
第十一章 掩埋在沙砾下的邦斯
第十二章 黄金是个怪物 斯克利布先生词，梅伊比尔曲，雷莫南克景
第十三章 论神秘学
第十四章 霍夫曼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第十五章 看门老太婆的闲聊与手腕
第十六章 日渐堕落
第十七章 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历史
第十八章 一个吃法律饭的
第十九章 弗莱齐埃的底细
第二十章 茜博太太去戏院
第二十一章 心花怒放的弗莱齐埃
第二十二章 给老鳏夫的忠告
第二十三章 施穆克登上了上帝的宝座
第二十四章 立遗嘱人的计策
第二十五章 假遗嘱
第二十六章 索瓦热女人再次登场
第二十七章 死亡的本来面目
第二十八章 施穆克继续受难：人们由此可知巴黎是这样对待死人的
第二十九章 人们由此看到：开始继承，就得先封门
第三十章 弗莱齐埃的果实
第三十一章 结局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一

阿夏塔月的第七天，恰是阿维那什·考什尔的生日，他度过了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从清早起，祝寿电报络绎不绝，喜庆的鲜花纷至沓来。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但这则饶有兴味的故事开始之前，还应有一个开端，点燃黄昏之灯前就得准备清晨的灯盏。

揭开这则故事往世书时代之幕，人们就会明白，考什尔家族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黄金时期，它像座美丽的森林屹立着。后来，它日渐衰落，黯然失色。无法断定，究竟是外界的葡萄牙人的入侵，还是内部社会的打击，迫使它落到那般境地。但是，那些被迫抛弃破旧家宅的人，有着很快安置新家的能耐。所以，从考什尔家族历史的创始时期，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土地财富、牲畜耕牛、用人奴仆，从未匮乏过。节日盛典的庆祝活动更是连绵不断、豪华奢侈、热闹非凡。然而今日，坐落在他们古老的什亚古利乡村里的十丈方圆的考什尔湖池，从湖水的薄薄面纱里，只能用淤泥哽咽的颤音，诉说着昔日的骄傲。仅有那个湖池，还铭记着那个家族的名字，然而它却被吉特尔纪家族的地主们占有着。考什尔族人为什么迫不得已地埋葬掉自己祖先的荣耀，有必要探个究竟。

打从考什尔家族发展历史的中期起，他们就与吉特尔纪家族的地主们发生着冲突，冲突的原因不是财富的争夺，而是对神明的膜拜。具有争强好胜心的考什尔族人所塑造的神像，比吉特尔纪族人所塑造的神像高出二分；吉特尔纪族人马上给以回击，他们在运送神像的大道上，日夜兼程地修筑了一座座巨大的拱门。于是，考什尔族人所塑造的神像头颅，一次次撞在这座座拱门上，难以通过。运送高大神像的人们急忙组织人力，捣毁座座拱门；运送低矮神像的人们奋起阻击，打烂了对手的头颅。这样，神明在那次冲突中获取了比限定的贡粮更多的鲜血。从此，为神明塑像的殴斗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直到考什尔家族濒临毁灭边缘才偃旗息鼓。

大火熄灭，一枝干柴也不会残留，一切都已化成灰烬；吉特尔纪族人的石头女神塑像的面庞也变得丑陋不堪。双方不得不缔结和约，但从未平静过。一会儿那方占上风，一会儿这方失了势，但无论是谁胜谁负，双方都不情愿化干戈为玉帛，至今热血沸腾，怒气冲天。吉特尔纪族人使用社会习俗的利剑，给予考什尔族人以最致命的一击，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考什尔族人曾是堕落的婆罗门，他们来这里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如今蚯蚓却装扮成蛇形，借以唬人。面对那些财大气粗的制造流言的人，人们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样，在富有贵族书香气息的乡村里聚集起一批吹鼓手，加入了这种毁誉的宣传行列里。那时刻，南方的

考什尔族人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洗刷被人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慑于强大教派社会的舆论的压力，他们迫不得已第二次抛弃自己的土地财产，背井离乡，艰辛地徙涉到勒吉伯布尔安家立业。

死去的人是容易被人遗忘的，但人们不会轻易地忘掉辱门败户的事儿，他们手中已不握有棍棒，但内心却念念不忘；手已冰冷，而他们家族的精神棍棒却始终挥舞着。一桩桩战败吉特尔纪家族的真假相掺的传奇故事，在这里传播着。阿夏塔月黄昏时分，孩子们经常坐在茅屋里津津有味地听着那些传奇故事：当吉特尔纪家族的闻名遐迩的达什武头深夜熟睡时，几名武艺高强的悍汉从天而降把他掳走，然后他在考什尔家族的私堂里销声匿迹了。一百多年来，这则引人入胜的故事，至今仍在考什尔家族里流传着。当警察来调查这桩案件时，考什尔家族的管家波恩直言不讳地相告：是的，他曾为自己的事来过这里的私堂，我获得了机会教训了他一番。听说，他羞愧难当，怀着难以言状的苦楚，抛弃了家庭，远走他乡。警察无奈地相信了他那一套谎言。管家波恩还信誓旦旦地说：倘若年内我得不到他行踪的信息，我的名字就倒着写。天晓得，他从哪儿寻觅到达什那个模样的人，他被直接派往达卡。在那里，他偷了一只小壶，在警察局里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达什勒梯·门达尔，被处罚一个月的囚禁。他获释时，管家波恩向县政府报告达什武头被囚禁在达卡的一所监牢里。查询后获悉，达什确实在监牢里蹲过，但已把自己的棉被扔在监牢外的院子里逃之夭夭了。唯一证据是那棉被委实属于达什武头的，以后，他去向何处，提供这个消息则不是属于波恩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了。

这类故事宛如当今过期的透支支票，荣耀的日子已逝去，荣耀的古老性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只是它的余音萦绕在人们心头。

油尽灯灭，黑夜终将会遁去。考什尔家族也将随着默吐苏登命运的变化而东山再起。

二

默吐苏登的父亲阿南德·考什尔在勒吉伯布尔经纪人那儿谋到一桩文秘差事。他们一家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家庭主妇的手腕只戴着廉价的贝壳手镯，男人颈脖上挂着敬神的青铜护符和用茉莉枝藤搓成的粗厚圣带。婆罗门尊严的印记愈来愈淡薄，圣带的尺码却与日俱增。

默吐苏登在城市一所学校完成了初级教育，同时，在河畔商品经销处的庭院里，趴在黄麻包上获得了免费教育。穿梭在买卖货物的人和吆喝牛车的人之间，他觉得有一种无比的自由感。那儿有堆积如山的洋铁罐头、黑糖罐子、烟草草包，成垛的英国汽油桶，成堆的芥子、大豆以及大天平和秤砣。他在堆积的货物之间逍遥自在地转悠，比逛公园还要惬意百倍。

父亲思忖，怎样安排好孩子的归宿呢？一些富贵人家的孩子，凑凑合合通过两三次考试，就可谋取教师、经理、律师等自由而神圣的职业，那里肯定洒满甘露美酒。有些孩子的命运已经与经纪人职务绑在一起，有的搞货物批发，有的做房地产买卖。而现在，默吐苏登只能靠着阿南德·考什尔的一些破旧家产，去加尔各答一个公共餐厅谋取一个职位。

老师希望，这个孩子将通过考试谋取学院文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天，他父亲突然仙逝，默吐苏登卖掉了所有课本与笔记本，发誓说他将干事谋生。于是，他把书本卖给同学，开始外出进行求职活动。母亲伤心哭泣。她满怀着希望让孩子通过大学考试，进入优等人的行列，然后，英国高级职员的胜利旗帜将在考什尔家族的下一代头上高高飘扬。如今，一切都成为泡影。

从幼年起，默吐苏登就擅长挑选货物，同样，他也擅长选择朋友，他在这方面从未受过骗上过当。他最亲密的同学是肯哈依·古伯德，古伯德的祖先是许多大商人的代理人，他父亲是一家闻名的煤油公司办公室的高级职员。

默吐苏登十分走运，定下了与这个殷实家庭的一个女儿结成秦晋之好。默吐苏登束紧腰带，挽起袖管，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修缮屋顶，用鲜花绿叶绑扎喜庆棚，赴印刷厂印刷烫金的请帖，租定轿子和雇请乐队等；订婚礼之日，他更使出浑身解数，忙里忙外，一会儿在路口笑脸迎客，一会儿穿梭于宴会厅招呼上菜。这样，他给人一种办事干练、思路敏捷的好印象。勒吉尼老爷十分满意。他善于慧眼识人，认定这个孩子会步步高升、青云直上的。他慷慨解囊，疏通关系，把默吐苏登安排在勒吉伯布尔城的煤油经销处工作。

幸运的车轮开始飞速转动，在那朝圣大道上的煤油站已像一个小水滴消失得无影无踪。默吐苏登的双脚踩在厚厚的资本账簿上，其生意日甚一日地兴隆发达。从狭小胡同搬到康庄大道，从零售到批发，从商店到办公室，从工业庆典到升天庆典，生意之车一日千里地挺进着。人们都赞不绝口地说：“这一切都是命运！”换言之，由于前世的“蒸汽”才会有现世的车子风驰电掣般地飞跑。但是，默吐苏登心里明白，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命运车轮，压根儿没有什么本领，施展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迷惑住他。他从未忘记精确计算，因此主考者在生活考验的账簿里从没有获得刻上不成功记号的机缘。那些站在因遗忘计算而落第者面前的人对主考者偏袒而赐予的福祉是不屑一顾的。

默吐苏登是位具有学者风度的性格严肃的人，他行事谨慎，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真情实况。但那些擅长预卜的人认为，干涸的河床终将会涌进水流。生活在这块具有家庭观念的孟加拉土地上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考虑婚姻大事，一种强烈意识会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现世的财富如何传接到死亡之后的遥远的未来家族身上。那些深受女儿出嫁重负的人，在促成与默吐苏登完婚的热情方面是不会有丝毫差错的。但默吐苏登经常婉言推辞说：“先要很好地喂饱第一个肚子，然后才能担起填饱第二个肚子的重负。”显然，不管默吐苏登心里如何盘算，肚子对他来说不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勒吉伯布尔城，默吐苏登小心谨慎地做着黄麻生意，站稳了脚。突然，默吐苏登抢先购置了河滩边的全部荒芜土地，价格十分低廉。开始烧砖窑，从尼泊尔运来粗圆的木头，从西尔赫特贩运来石灰，从加尔各答装满铁矿石的牛车络绎不绝驶来。市场上的人们眼巴巴地望着这一情景，惊愕不已。他们暗忖：“瞧！手上刚刚攒了些钱款，却没有耐心让它们停留些时辰！犯了消化不良症，一切事业将毁于一旦。”

但是，默吐苏登这次也没有忘记精细盘算，眼看着，他在勒吉伯布尔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经纪人来这里聚集，马尔瓦拉客商登门拜访，招来成百上千的苦力，把机器安装好；高入云霄的烟囱中蹿出团团黑烟，向天穹远远飘散而去。

现在，无需查询账簿，默吐苏登的名声已远近显赫。如今，他成为整个市场唯一的大老板，在四周围墙圈住的二层洋楼大门的石碑上镂刻着赫然入目的“默吐吉格拉”几个大字，这个名字是由他学院的古典梵语老师起的。此刻，他内心蓦然间对默吐苏登升腾起比从前更多的慈爱之情。

此时，默吐苏登的守寡母亲担惊受怕地说：“孩子，现在我的死期快来临了，难道我没有福分见上儿媳的面？”

默吐苏登神情严肃，简短地答道：“结婚要浪费时间，婚后也会出现那种后果，我哪有为这些琐事操心的闲暇时光？”

他母亲没有勇气纠缠不休，何况，时间都明码标着市场价格。大伙都明白，默吐苏登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光阴如梭，不觉一段时光又飞逝过去。在进步浪潮的冲击下，经营办公室从小城镇搬迁到加尔各答大城市。而他母亲不久溘然长逝了，她抱孙子的幸福幻想也随之彻底地破灭了。如今，考什尔公司的显赫名声已威震海内外，他的经营已与英国公司并肩前进，他雇用了一个个英国佬，承担公司每个部门的经理。

此刻，默吐苏登自个儿宣称：现在他有时间谈情说爱，举办婚礼了。那时，他的信用在姑娘市场里是最昂贵的，他拥有摧毁任何骄傲自恃家庭的尊严的能力。从四面八方拥来的门第高贵的、德操高尚的、容貌漂亮的、富裕殷实的和学识渊博的姑娘，频频向他递送秋波，他揉揉眼睛说：“我只喜欢吉特尔纪家族的姑娘。”

负伤的家族与负伤的绵羊一样是多么可怕。

三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姑娘方面的景况。

那时，蛰居在努尔那卡尔乡镇的吉特尔纪家族的景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昌盛繁荣的堤坝早已四分五裂。祖宗分配好仅有的少许财产，就撒手归了西天。如今，他的子孙们借助外力，为巴掌般大的土地争吵不休，一场为罗摩神庙以及有关的土地按四六开抑或三七开的分配比例的阴谋正在酝酿着。看来，其中一部分土地将会落入律师和辩护人的手里，他们的文书也不会甘愿寂寞的，对自己应得的利益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当今，努尔那卡尔古老的优良遗风早已荡然无存——进款稀少、开支成倍增加、入不敷出。按百分之百利率放高利贷的九只脚蜘蛛殚精竭虑地在土地四周编织着债网。

家里有两个兄弟和五个姐妹。多女儿罪孽的债务至今没有偿还清，四位千金在父亲在世时已嫁到高贵门第家。这个家族对财富的调配是现时代的，而对名誉的器重却是旧时代的。他们迫不得已地对女婿不折不扣地付清陪嫁费，那陪嫁费是按高贵门第的巨大价值以及虚假名誉的巨大架势估算决定的。因为他们不擅长计算，往往按百分之九十利率的借款最终要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利率还清债务。小弟捶胸顿足地说："我得去英国，获得律师文凭再回来，不擅长经营是不行的。"他倒是去英国了，而家庭这副重担却落在了大哥维帕勒达斯肩上。

恰在这时刻，考什尔家族与吉特尔纪家族之间又一次发生了麻烦，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他们拖欠大市场一位名叫登苏卡达斯甜食商的一笔巨款，他们正按规定去付利息。那时还没有发生什么事，然而恰逢祭神节日，维帕勒达斯的旧日同窗阿莫勒叶腾驾临贵地，显示异常亲热之情。阿莫勒叶腾是一家法律事务所的高级职员，这位戴眼镜的青年四处暗察，熟悉了努尔那卡尔的情势，他一回加尔各答，登苏卡达斯就向维帕勒达斯讨债："我要开拓新的糖生意，银根紧，需要钱。"

维帕勒达斯抓耳挠腮，露出一副尴尬相，瘫坐在那里。

在这危急关头，吉特尔纪和考什尔两个家族之间发生了第二次碰撞。就在不久前，默吐苏登获得了"政府英雄"和"罗摩英雄"的称号。上面提到的同学阿莫勒叶腾热心推荐道："这位新受爵位者此时此刻心情特别好，可向他以优惠条件借款。"吉特尔纪终于获得了贷款，得到百分之七利息的十一万卢比款项。这样，吉特尔纪的一切债务顿时还清，维帕勒达斯松了口气。

古姆迪妮是吉特尔纪家的未出阁的最小的姑娘。此刻，她家的景况已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想到筹划陪嫁，物色新郎，心中不由战栗不已。古姆迪妮长得十分出众，高挑个儿，纤细身材，犹如檀香树花枝那般婀娜多姿。眼睛不大，但异常漆黑，神秘莫测。鼻子线条优美无比，毫无瑕疵，仿佛它是从花瓣中长出的柔嫩蕊茎。肤色像天鹅般洁白，滑润。一双手娇嫩圆润，谁要赢得她那双手的服侍，犹如得到女神的恩赐一般。一种混杂着含有痛楚的怜悯与忍耐的神情笼罩着她的整个脸庞。

古姆迪妮由于自身缘故显得十分拘谨，她内心摆脱不了这个念头：她是个红颜薄命的女子。她深谙世上道理：男人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持家庭，女人则依赖自己命运的力量邀请吉祥女神莅临家庭，但这一切没有为她打开大门。从她懂事的年龄起，她所见所闻尽是些不幸的罪孽景况；她未出嫁的状况又犹如一块巨石压在这个家庭上，使家人透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下遭受的巨大侮辱和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家里人除了敲打自己的脑门外，一筹莫展。造物主没有为妇女提供寻觅任何出路的办法，仅仅给予妇女那种逆来顺受和忍受痛苦的能耐，难道不可能发生意外的变化？难道不会出现奇迹：霎时间获得神的礼物，抑或财神所持的秘密财富，抑或祖宗遗留的财物？她经常在深夜从床上爬起，目不转睛地凝视花园里那飒飒作响的树枝，自言自语道："我的白马王子在哪儿？你七个王朝的财富在哪儿？救救我的哥哥！我将永远甘心情愿地当你的顺从女奴。"

她越是面对家庭贫穷的状况自责自己为罪人，她内心的思绪越是翻腾起伏，越是把无尽的温柔洒在兄长身上，难以忍受的痛苦越是难以淹没她那种如水的柔媚。她的兄长也思忖，他没有对古姆尽到自己的职责，他常以痛楚的心情使她沐浴在慈爱的光芒中。父母双逝，古姆没有享受到双亲慈爱的抚触，兄长渴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她尽管犹如月儿，使夜晚的黑暗变成甜蜜，却不时自责把不幸带进了这个家。那时，维帕勒达斯笑呵呵地说："古姆，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幸运——倘若没有你，吉祥女神能待在家的哪个旮旯里呢？"

古姆迪妮只待在家里读书写字，探求对外界的认识超出她的能力。她蛰居在两个时代的新与旧、阳光和黑暗之间。她的世界是幻影似的——那儿由众多民间女神统治着。在那个世界的特殊日子里偷窥月亮是罪恶之举。吹奏海螺，就能驱散占有的邪恶视线。一个特殊时辰里只要喝牛奶，就能消除对凶恶蛇蝎的恐惧心理。在那里，人们虔诚地念着咒语，遵守着用羊做祭品的祭祀活动，还用槟榔、米饭和五个铜钱祭祀着神明。那个世界的一切环绕着吉祥与不吉祥运转，那儿在幸运卜星术的作用下存在着改变命运的希冀，但是诸如此类的希冀无以数计地被证明是徒劳的，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人们很清楚：在吉祥的火苗里是开不出吉祥之花的，尽管现实世界里没有力量可以拿出证据，消除这种梦想的痴迷。梦游世界里没有理智的思想，只有幻觉的认同。这个尘世里的神不具有逻辑思维、理智职责和识辨优劣的能力，这样一种令人忧伤的悲悯神情，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笃信神的古姆迪妮的脸上。其实，她晓得：即使没有罪孽，她仍要被欺凌被侮辱的。八年前，她孤立无援地接

受了那种被污辱的事——那是发生在她父亲逝世的时刻。

四

古代，旧式富裕家庭往往居住在十分坚固的城堡式建筑里，新的时代必须通过不少门槛才能抵达那儿；但是，长期蛰居在那儿的人们墨守成规，蹉跎岁月，迟迟才进入新时代。维帕勒达斯的父亲莫根德拉尔奔波了一生，也没有跟上新时代的列车。

他身体修长，肤色洁白，头发像乌鸦羽毛那般油黑、浓密；他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性格的光芒。当他以威严的口吻召唤仆人，仆人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他雇请了一位摔跤士，按时进行摔跤训练，练就了一副硬朗体魄，力大无穷，身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疲惫印记。他喜穿棉布衣衫，达卡围裤。当他走动时，一种名牌香水的芬芳从他服饰中飘逸出来。手里托着盛水的金罐的管家，紧随他身后；胸前挂满奖章的听差，无时无刻不严守在大门口。大门口的长凳上还坐着一位年迈的领班，不时搓着烟草，把大麻子碾成粉末，有时又把自己的长胡须分成两撇，一次次拧成两卷绑结在两个耳朵旁，以此消磨时光。低级的看门人手执着宝剑，来回巡逻。大门墙上悬挂着钩形宝剑，千奇百怪图案的盾牌，旧式的长枪、长矛和梭标。

莫根德拉尔坐在客厅里的软垫上，背靠着靠枕。门徒们盘脚坐在他下面，左右两旁站着的装烟袋的仆人知晓用什么样的烟草维护那个门徒的尊严——提供成束的烟草，或不成束的烟草，或椰子的水烟；对穿着衬衫的贵族王孙要供奉粗大形状的烟叶，那些烟草会飘逸出玫瑰水的芳香。

屋宇的另一端是一间美国式的客厅，十八世纪的古董点缀着室内空间。迎面有一面大镜子，金黄色镜框两翼的雕像的手里执着烛台。下面桌子上置放着一座错彩镂金的石钟、一个由玻璃做成的英国玩具；厅内还放置着靠背的椅子、沙发，屋顶上垂挂着一盏吊灯——所有一切物件用布罩着；墙上挂着祖宗的油画和家族里几位功名显赫的男子的肖像画。地上铺着英国式地毯，上面镂织着朵朵暗色的花。在特殊的时刻或场合，像邀请地区的英国长官时，这间客厅的大门才开启。所有建筑物里只有这座客厅的装饰显得有现代气派，但乍一看，这座客厅似乎过于陈旧，缺乏生气；由于不经常使用的缘故，屋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味，它仿佛割断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成了个哑巴似的。

莫根德拉尔的嗜癖是那个时代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因子。在他眼里，挥金如土是维护财神尊严的标志，换句话说，财富没有成为压在他头上的重负，而成为踩在他脚底下的脚垫。他嗜好慷慨乐施，也嗜好奢侈享受，两种嗜好都并行不悖地维系着。他一面对庇护者慷慨大度地施以仁爱，一面对残忍施暴者表示一种不可抑制的不安。富裕的邻居

为一星半点儿的过错，会突然而至，揪一下园丁孩子的耳朵，他就会花费一大笔钱教训那位施暴者。同时，他也不放过园丁孩子，用鞭子强迫他躺在地毯上，在短暂气愤之下用鞭子抽打他几下，使他获得上进的教训。因此，今天他能够自如地从事管理事务。

依照旧时代有钱人的习惯，莫根德拉尔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过着严于律己的传统家庭生活，一方面过着富有浪漫情调的生活，也就是说一面过着德行完善的生活，一面沉湎于声色犬马的非道德的生活。在家里有家神和主妇，在那儿有膜拜庆典的活动，也有款待客人的安排；在那儿有庆祝名目繁多的节日的活动，给不幸的贫困人以施舍，给婆罗门享用食物；在那儿祖贤先哲、修道士与左邻右舍高谈阔论，结交情谊。而浪漫情调的生活在家庭之外，在那儿隆重而热闹地举办着盛大的沙龙集会，在那儿来往走动的全是极端自由公民，他们是这个时代富有社会地位且素有文化教养的阶层。家庭主妇以最大的忍受力，接纳了这两股截然对立的行为与思维方式的人群。

莫根德拉尔的妻子嫩德拉妮是位十分高傲自恃的人。她却能够容忍一切，究其原因是她清楚地知道，她丈夫不管走得多远，他总归是家庭支柱，家庭的诱惑总会使人心驰神往的；只有当她丈夫对她的爱漠然置之，她才不堪忍受。现在，一切都依然如故。

五

又逢黑天牧女节日，家内熙来攘往，热闹非凡。人们从加尔各答或达卡赶来欢聚一堂，寻趣找乐。庭院里，一会儿举办黑天的朝圣膜拜典礼，一会儿，人们高声诵读黑天的赞美诗文。庭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多数是妇女和左邻右舍。通常，客厅被布置得昏暗一片，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人们犹同在夜里从睡眼惺忪中睁大眼珠，才能依稀辨清物件。那时，人们往往带着心灵的痛苦颤抖的话语，一次次从门隙中传送出令人痛楚的伤感声调。然而，这次造物主却专心致志于河畔的篷船里安排的精彩歌舞。那儿撞钟击鼓、舞衫歌扇、鲜衣美食，美不胜收，犹如人间天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嫩德拉妮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她的心灵哭泣着，凄凄怆怆地、焦虑不安地啜泣着。尽管如此，她仍在脸上挂满笑容，操持着家务——安顿好客人食宿，观赏游玩。然而，她内心痛苦的针刺，无时无刻不颤动着扎在那儿，局外人是不会知晓那种致命痛苦的，在局外人那边不时传来带着满意嗓音的声音：“女王母亲万岁！”

末了，庆典活动终于结束，整幢屋宇空无一人。只有乌鸦、狼狗在杯盘狼藉的残羹剩饭间飞旋盘转，啼鸣嗥叫。仆人们扶着梯子，打开吊灯，取下布罩。街坊的孩子们欢叫着，相互抢夺着摘下的低吊灯上未燃尽的蜡烛和做假花用的缨子。从那嘈杂的人声中隐隐约约传出痛苦的饮泣声，犹同烟花火箭冲向云霄。庭院里剩菜残羹的酸臭味污染着空气。到处显示出一派疲惫、污秽、衰败的景象。当莫根德拉尔今天仍没有归回时，那种空虚更使人无法忍受，这时嫩德拉妮忍耐的堤坝突然崩裂了，嘤嘤啜泣起来。

她唤来管家迪文，在屏风后面说：“请通知主人，我即刻动身去沃伦达文娘家那儿，我母亲身体不佳。”

迪文管家抓耳挠腮，良久才用平缓的声调说：“夫人，我会派人告诉主人的。不过，我已获悉，大人将在今天或明天回家。”

“不行，我不能再耽误了，必须即刻动身。”

其实，嫩德拉妮也知道，丈夫在今明两天将回家，所以她急于要走。她十分明白，一方哭闹，一方哀求，争吵的闹剧准会自然而然地偃旗息鼓的，每每都是如此结局。适当的惩罚总是不能兑现，但这次决不能姑息。安排好惩罚的措施，她将迫不得已逃之夭夭。但在离开的一刹那，她却犹豫不决，止步不前，倒在床上蒙头号啕大哭，最终还是下了走的决心。

印历八月的一天，中午两点，骄阳炙人。道旁树叶飒飒作响，枝丫上乌鸦破着嗓子，发出“啊，啊”的叫声；道路伸展的远方是一片还在抽穗的广阔稻田，稻田那边一条河流汩汩流淌着。嫩德拉妮无法止步，只能不时掀开轿子门帘，朝远方的河流眺望。一条船在河中缓缓行驶，桅杆上方的一面小旗迎风飘扬；远远望去，仿佛久已熟悉的牧女信使端坐在大船的篷顶上，耀眼的阳光在她头巾奖章上闪闪发光。那时刻，嫩德拉妮使尽力气，关上轿子的门帘，她的心无可名状地变得像石头似的冷漠。

六

莫根德拉尔好像受到暴风雨狂肆，桅杆被折断，风帆被撕破，丧魂落魄地带着一颗羞愧之心，跌跌撞撞赶回本德尔伽赫宅邸。犯罪的重负使他颓唐沮丧，花天酒地的浪漫生活的回忆犹如宴席散尽，杯盘狼藉，教人心烦意乱；倘若此时此刻，那些鼓吹和操办那种淫奢生活的纨绔子弟出现在他面前，他定会掴耳光教训他们。他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这样胡闹了。

见他蓬乱的头发、急红了的双眼、干裂的嘴唇，谁也不敢声张女主人出走的消息。莫根德拉尔胆战心惊地蹑手蹑脚进入内室："大媳妇，请宽恕我，我犯了弥天罪过。今后再也不如此胡作非为了。"他内心不断地背诵着这些话语，在卧室门前迟疑了一会儿，想悄悄潜入屋内。他满以为，可怜的女人正躺在床上哭泣着。于是，他辍步踌躇起来，末了壮大胆量迈过门槛，发现屋内空无一人。他的心顿时冷了半截。倘若嫩德拉妮躺在卧室里，他就可揣想，嫩德拉妮会宽恕他的罪责，飞身迎过来；但当他发现大媳妇不在，人去楼空，他立刻明白，他赎罪的路将会是漫长的、艰难的。很可能，他今天不得不等到深更半夜，或许要苦苦挨过更长时辰。他简直无法忍受这么长时间苦苦待着，他思忖，为获得宽恕，准备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惩罚，不然，他就滴水不进，自我戕害。如此夜深，他还没淋浴、进餐。见到他这般可怜景象，忠贞的妻子能不动容？

他从卧室走出，瞧见一个名叫帕娅莉的贴身丫头，戴着面纱站在长廊的一个角隅里。他问她："你的女主人在哪儿？"

她胆怯地答道："她去沃伦达文看望自己的亲娘。"

莫根德拉尔好像没有听明白似的，哽咽地说："她去哪儿了？"

"去沃伦达文，她母亲病了。"

莫根德拉尔扶住长廊的圆柱伫立着。而后，他飞快走开，独个儿坐在外面客厅里，沉默不语，谁都没有勇气走近他。

迪文管家走过来，胆战心惊地问："派人去叫夫人回来？"

莫根德拉尔一声不吭，摆了摆手，示意禁止派人。管家迪文知趣地走了。莫根德拉尔叫唤拉吐厨师，说："取白兰地！"

全屋的人惶恐不安，怔怔地待着。当地震从大地深处的胚胎里探出头，站立起来，任何企图压住它的举动，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能无所事

事地默默地容忍它暴戾恣睢的破坏，别无他法。

他日以继夜地狂饮不掺水的白兰地，空着肚子干喝。身体早因过度悲伤支持不住，当这可怕的不寻常举动突然爆发，情况无以复加地恶化，终于使他导致咯血的严重事态发生。

管家急忙从加尔各答请来医生。医生把冰块日夜敷在他头上来降低体温。瞧着莫根德拉尔这般景况，谁都会料到，他的病情正在恶化。而莫根德拉尔却内心暗忖着：家里所有的人都施展着阴谋残害他。他内心不由发出抱怨："你们这些浑蛋为什么允许女主人离家？"

只有一个人有胆量走近他，她就是古姆迪妮。她坐在他身旁，莫根德拉尔怀着不安的神情凝视着她——仿佛他可以在她眼眸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寻觅她母亲的影儿。有时，她脸贴近自己胸，闭着双眼，默然无语地躺着；有时，泪水从眼角里淌下，但一字不提她母亲的事儿。早已拍电报去沃伦达文，回电说女主人将翌日赶回，但据说什么地方火车轨道断裂了。

七

第三日，傍晚骤然起了风暴，花园里树木摇曳不定，树枝“咔嚓咔嚓”不时被折断；不一会儿，倾盆大雨愤怒地狂虐大地，招待客人的宴会厅的铁皮屋顶也被高高掀起，刮掉在水池里。暴风雨像受箭伤的老虎一样咆哮着、呻吟着，尾巴拍打着天空，并不断旋转着；蓦然，一阵狂风吹来，门窗咯吱咯吱剧烈摇晃着。莫根德拉尔紧握着古姆迪妮的手，梦呓般喃喃说道：“孩子，古姆，不用害怕——你没有犯下任何罪，但你听见咬牙切齿的声响了吗？它们是来打我的。”

古姆迪妮用冰袋摩娑着父亲的额头，安慰地解释道：“为什么要打您？暴风雨马上就会停息的。”

“沃伦达文？沃伦达文……嫩德拉妮……吉格拉沃尔迪！父亲年代的祭司——他早已死去——在沃伦达文变成魔鬼。谁说他将要来？”

“爸爸，不要作声，安静睡一会儿！”

“你听，他正在跟谁说话——当心！当心！”

“这里没有他的影儿，是风暴摇晃着树叶的声响。”

“为什么？他为什么事而大发雷霆？你说，女儿，难道我犯下了滔天大罪？”

“没有，爸爸，您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安静睡一会儿！”莫根德拉尔唱道：

拉塔女使者？春天拥有者正扮演着她，

为什么要撒谎作假，可耻，

噢，拉塔黑天—

莫根德拉尔闭上双眼，又低吟起来：

在春天欢奏起芦笛，

女友，我怎能使心灵保持沉静呢！

“拉吐，拿白兰地来！”

古姆迪妮低头望着父亲的脸孔，说：“爸爸，您胡说什么呢？”

莫根德拉尔眼睁睁地望着她，闭起嘴沉默下来。尽管理智没有完全恢复，然而他没有忘记，在古姆迪妮面前不能举起酒杯。

隔了一会儿，他又唱道：

女友，抛掉黑天的芦笛，

或者抛弃沃伦达文！

听到如此颠三倒四的歌曲片段，古姆迪妮的心仿佛撕裂似的。她内心对母亲的行为表示一种不安与责难，她把自己的头放在父亲脚旁，好像她代表母亲请求宽恕。

莫根德拉尔突然呼叫："迪文管家！"

迪文不敢怠慢，马上跑来。莫根德拉尔说："我怎么听到敲门声响？"

迪文回答说："那是风吹动着门的声音。"

"喂，那位老头儿从沃伦达文来了——秃着头，手执拐杖，肩披丝绸披巾。你来听一下，听到了那咔嗒咔嗒的声音吗？这是拐杖的敲门声，还是印度木屐触地的声响？"

莫根德拉尔咯血停了一段时间，深夜又发作。他用手抚摩着床四周，用斜歪的舌头发出不清晰的声音："大媳妇，家里一片黑暗，为什么不叫人点燃烛灯？"

从大篷船回家后，莫根德拉尔第一次呼唤自己的妻子——也是他最后一次呼唤妻子。

嫩德拉妮从沃伦达文回到家，一跨进门槛，就晕倒过去，女佣们好不容易把她扶到床上。现在，她对世上一切东西都漠然置之，她的眼泪完全哭干了；连见到孩子，她的心也难以获得慰藉。祭司来诵读经典颂词，但嫩德拉妮一直背着脸，打开手说："看手相的人说过，我的幸运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这话怎么不灵验了呢？怎么会是虚假的呢？"

远方亲戚奈奈德一面用衣襟擦拭眼泪，一面劝慰："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命中注定。现在应该操守家务！家主去之前曾问道：'大媳妇怎么不点燃烛灯？'"

嫩德拉妮从床上起身，目光凝视着远方，说："我去，我去点燃灯盏。现在还不迟。"说着，她蜡黄且消瘦的脸庞突然闪出光泽，仿佛现时她擎着烛灯，映照脸面，出外巡游。

太阳神抵达南回归线，凉季降临。天空透亮，万里如洗。嫩德拉妮用朱砂的粗线勾勒了自己的额头，全身裹着贝拿勒斯的红色纱丽。她不

看世界一眼，脸上不带一丝笑容离去了。

八

父亲亡故后，维帕勒达斯发现，给人荫蔽休息的大树，其根部已被虫蛀空；债台高筑的财富沙滩，如今渐渐地在塌陷着。不削减社交活动，不降低生活水平，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关于古姆的婚事仅仅作为问题提出，对于解决它的任何意向，谁都缄默不语。最后，举家迁往努尔那卡尔，居住在加尔各答一个花园市场旁边的一所简陋的屋子里。

这所陈旧的住宅具有古姆迪妮所青睐的富有生命的环境。住宅四周盛开着姹紫嫣红的鲜花，种植着品种繁多的果树，还有畜牧园、祭祀小屋。一望无际的稻田伸向远方，近处有人声沸腾的集市。院内小花园里，她时而采集鲜花，装满篮子；时而用生枣搅和着盐、辣椒、椰子叶做成的有损健康的食物；时而捣碎坚硬的果子。或在七八月的雨季，从杧果树上摘下杧果。花园东侧有一条逶迤曲折的长廊，姑娘们在节假日聚集在那儿，她也偶尔加入她们的戏谑打闹的行列。窗户下水生植物翠绿欲滴，绿荫掩映下依墙的水池幽雅僻静。黄莺、云雀、燕雀、布谷鸟，浅吟低鸣或引吭高歌，委婉动听或清丽嘹亮。每日，古姆迪妮信步闲庭，采撷花朵。抑或端坐在河边台阶，任凭思想飞翔，做着白日梦；抑或孤寂地坐着，带着忧伤的神情，编织着什么。在那儿，适逢每个季节，每个月的自然节日，人们接二连三策划着庆祝典礼，从上年二月艺术女神节到本年三月洒红节之间，天晓得有多少节日要庆祝，人们像染织各种形状的艺术品，描摹着整个岁月。很难断定，那儿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赏心悦目的优雅。在分配鱼肉、膜拜赏钱、主人偏袒、为孩子护短等琐碎的事体里，令人厌恶的妒忌、挖苦、责备、侮辱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而最令人头痛的是，日常忙碌中人们内心总怀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担忧，不知主人何时无故挑起事端，不知何时在大庭广众面前突然与人发生争吵。一旦发生争端，全家都会被闹得鸡犬不宁，古姆迪妮的心吓得怦怦直跳，母亲躲在屋内偷偷哭泣，孩子们吓得脸色发白，魂不附体。这一切幸运与不幸、痛苦与欢乐所组成的风暴，就是这个大家庭世界的经历。

古姆迪妮终于从类似梦魇般的生活中脱身，来到了加尔各答安身立命。加尔各答犹如一个辽阔无比的大海，但它哪儿有能解渴的一滴水呢？乡村有一张人们久已熟悉的天空和气候的面孔，乡村边缘有一座座浓密的森林。故乡有一望无垠的沙岸，涓涓流水的河道，闪闪发光的寺庙尖顶，逶迤远去的荒无人烟的原野，野生的灌木丛林。这一切缤纷的线条，五彩的色调，使那里的空间成为一个独特的空间，也成为古姆迪妮内心所拥有的空间。那儿的阳光也特别灿烂、光亮。在水池、在灌木丛、在渔船褐色的风帆、在滑腻碧绿的嫩叶、在柔弱的波罗蜜的绿荫、在彼岸淡黄色的沙滩里——那个空间融化着那一切色调和线条，勾勒成久已相识的奇特形态。而在加尔各答鳞次栉比的陌生的屋顶和围墙里，

在那些生硬的、不柔和的线条打击下，那些散乱的寻常日子的天空和光线，仿佛以严厉的目光盯着局外人那般瞧着古姆迪妮；这里的众神似乎也不助她一臂之力，排斥着她。

维帕勒达斯挪过安乐椅，坐定说：“古姆，你感觉如何？”

古姆迪妮笑盈盈地说：“不错，哥哥！”

“你参观过博物馆？”

“嗯，我准备去参观。”

她鼓足了勇气回答说：“去参观。”倘若维帕勒达斯不是位男子，就会明白，这“去”字说得是极不自然的。其实，不去博物馆，她才感觉到自由，因为她不习惯加入外界人群的活动。在人群里她觉得十分拘束，手脚冰冷，眼睛不敢正视。

维帕勒达斯教她下棋。他是位下棋高手，在与古姆迪妮对弈中轻易取胜让他获得极大乐趣。后来，经过磨炼，古姆迪妮棋艺大有长进，以致维帕勒达斯与她对弈时，不敢怠慢轻敌。在加尔各答，古姆迪妮没有同龄女友，兄妹俩犹同两兄弟相处着。维帕勒达斯对梵文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古姆迪妮向哥哥专心致志学习语法。自从读了《鸠摩罗出世》，古姆迪妮在对湿婆的膜拜里开始发现真实的湿婆——伟岸的苦行者，他应是女苦行者雪山女神乌玛的严酷苦行的财富；而在对鸠摩罗童子的关注中，古姆迪妮在圣洁的妙不可言的光芒照耀下，勾勒了未来丈夫的具体形象。

维帕勒达斯酷爱摄影，古姆迪妮也向其兄学习这门技艺，兄妹俩配合得天衣无缝，一位照相，另一位洗相。维帕勒达斯还喜欢射击运动。每逢节假日，他回故乡，怀着浓厚的兴趣练习射击，他把湖池里的肉豆蔻、拘舍草、贝壳等漂浮的水生物作为靶子，进行射击练习。他对古姆迪妮说：“古姆，你来试试看？”

凡她兄长喜欢的事，她都亦步亦趋地潜心学着做。她还向哥哥学习弹奏印度弦琴。她聪明过人，不仅学到了兄长所掌握的弹奏技艺，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维帕勒达斯往往赞叹道：“我对你甘拜下风，服输了！”

从童年时代起，她十分崇敬自己的兄长。兄长是她居住在加尔各答期间的最亲近的人，给予她无比的关切与抚爱。这样，她在加尔各答过得顺畅、舒坦。古姆迪妮天性内向，喜欢独个儿待着。像乌玛终年蛰居在雪山山巅，她也仿佛独居在坐落于喜马拉雅山麓的玛纳斯湖畔的古老净修林里。仿佛从降生起，她这位孤僻人就需要自由自在的苍穹、渺无人迹的地隅，在天地广袤的宇宙之间，她用全部身心膜拜着一个人。这种甘于远离周围尘世的心态，不适宜寻常姑娘的脾性，左邻右舍的姑娘们不喜欢她，认为她恃才自傲、冷若冰霜。因此，在乡间，她与女友们

也相处得不融洽，关系不亲密。

父亲在世时，维帕勒达斯的婚事大致敲定，但在身上涂抹姜黄的礼仪前夕，姑娘发高烧，不幸死去。那时找人看了维帕勒达斯的星相图，获知驻足在婚姻地方的倒运星辰还没有消失。他的婚姻大事就这样耽搁下来。这期间，父亲溘然长逝。以后，适宜新婚的吉祥日再也没有降临维帕勒达斯的家宅。有一次，说媒人提出能够获取丰厚陪嫁费婚事的诱人的馊主意，但事与愿违。那天，媒人用颤抖的手把水烟袋慌慌张张地扔在墙角，夺路而逃。

九

从英国来的苏鲍塔的信件，一向按时收到，现在不时地间断起来。古姆迪妮常常怀着渴望的心情盼等邮件。有一天，她率先得到邮差送来的信札。那时，维帕勒达斯正站在镜子前刮脸。古姆迪妮气喘吁吁地跑到维帕勒达斯跟前，说道：“哥哥，小哥来信啦！”

维帕勒达斯停止刮脸，坐在安乐椅上，提心吊胆地缓缓地展开信札。读完信，他把信抓在手心里，仿佛感受到一种剧烈的疼痛。

古姆迪妮胆战心惊地、关切地问道：“小哥是否病了？”

“没有，他安然无恙。”

“信中写了什么，说说行吗，哥哥？”

“写的是有关他自己学习的事。”

好长一会儿，维帕勒达斯没有让古姆迪妮读苏鲍塔的信。往常，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又读又讲信中的一些段落，而这次他一声不吭，不读一字。古姆迪妮没有勇气开口要求阅读信件，她的心像小鹿似的怦怦直跳。

起初，苏鲍塔精打细算过日子，对家庭不景气的境况还记忆犹新，但随着时间的推延，对每况愈下的家境日益淡忘了，他的开销成倍地递增着。他写道：不增加生活消费，不可能跨入上流的英国社会。不跨进上流社会的门槛，来英国就枉然，白搭工夫了。维帕勒达斯几次迫不得已电汇额外款项，寄往英国。这次，他又要求再寄一千英镑以解燃眉之急。

维帕勒达斯喟然长叹，把手按在额头上，说：“这笔钱从哪儿筹措？”他自言自语道，“我为古姆迪妮出嫁，积蓄了一笔血汗钱，难道这笔款项就这样轻易地被他消耗掉？倘若古姆迪妮的前程毁于一旦，他能偿还如此巨大的损失吗？苏鲍塔的律师地位能够抵得过吗？”

那天深夜，维帕勒达斯在长廊里踱来踱去，忧心忡忡，一筹莫展。他不晓得，那天深夜，古姆迪妮也未能安心合上眼睡一觉。古姆迪妮委实忍受不住了，跑到维帕勒达斯身边，一把抓住兄长的手，急切地说：“说实话，小哥怎么啦？我向你行触脚礼，不要向我隐瞒任何事！”

维帕勒达斯明白，隐瞒会更将加重古姆迪妮的忧虑。沉吟了一会儿，他开口说：“苏鲍塔要求寄一千英镑。然而，寄如此大一笔款项，已

超出我的能力。”

古姆迪妮握紧维帕勒达斯的手，说道：“哥哥，我说一句话，您不会生气吧？”

“惹火的事将发生，我不发火如何甘休？”

“不，哥哥，不许讥笑，听我一句话！妈的全部首饰都为我留下，它们可以……”

“胡说！住嘴！我怎能居心伸手攫取你的首饰？”

“我能伸手！”

“不，你也不拥有这个权利。不要理这些事了，去睡觉吧！”

随着鸟儿的啁啾声、旅行车的轰鸣声，黑夜渐渐褪去，加尔各答出现了黎明的曙光。远方，不时传来轮船的汽笛声、石油机械的轰隆声。一个人肩上扛着梯子，为张贴退烧药的广告奔忙着。一辆空牛车在赶车人的鞭子策驱下，疯狂地飞奔起来。一个讲奥利萨语的婆罗门正为提汲自来水，与一位操印地语的妇女争吵着。维帕勒达斯手握水烟管，坐在长廊里，地毯上铺着一张未读过的报纸。

古姆迪妮走来说：“哥哥，别说‘不’字！”

“你想干涉我心灵的自由？在你的统治下难道让我把黑夜说成白天，把‘不’说成‘是’？”

“您不要作声，静静听我一句忠言——取了我的首饰，您的全部忧虑将会化为乌有！”

“我简直可称你为多嘴的老太婆。取了你的首饰，我的忧虑就会烟消云散，如此的糊涂话你是从哪个脑子里想出来的？”

“我是不谙世事，但您如此忧心忡忡，我无法忍受。”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会寻出一种办法，驱赶掉忧虑的。倘若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掩饰忧虑，只会适得其反。耐心点，我总会有锦囊妙计来解脱困境的。”

维帕勒达斯拍了一份电报，电文写道：为了筹措你所需要的钱，染指古姆迪妮的陪嫁，这万万不是上策，天道不允。

没隔多久，复电到府。苏鲍塔写道，他不想鲸吞古姆迪妮的陪嫁费，但祖传的遗产有他的一半，把它们变卖后寄钱给他。同时，他寄出一份律师的判决书。

苏鲍塔这份电报，犹同一把利剑穿透了维帕勒达斯的心。苏鲍塔竟然写出如此冷酷无情的电文！这时，维帕勒达斯唤来管家迪文，问道：“波什朗拉易想要卡利姆哈迪的地产契约，他出多大价格？”

迪文答道：“大致出二万卢比。”

“请波什朗拉易老爷来，我想同他说件事。”

维帕勒达斯是这个家族的大儿子，他出生时，父亲就把这份地产单独赐给他。波什朗拉易是位巨富，他做着二三百万卢比的生意。他的出生地就是卡利姆哈迪，所以，他一直处心积虑地企图占有卡利姆哈迪这块土地。每当危急关头，维帕勒达斯不时露出同意出让的意向，但佃户们呼天抢地，乞哀告怜：“我们从来不认波什朗拉易为自己的领主。”这样，成交动议一次次被推延。这次，维帕勒达斯终于下了决心。他早就确切无疑地料到，苏鲍塔的贪求不会到此打上句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地产的钱是为苏鲍塔保存着的，以后将等着瞧吧。”

迪文望着维帕勒达斯铁青的脸，不敢吱声。他偷偷地来到古姆迪妮身边，说：“大姐，大老爷对您是言听计从的。您要千方百计阻止他干那类蠢事。这样做是极其不合适的。”

家里所有的人都喜欢维帕勒达斯，大老爷对某桩事失去主见，大伙都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堪忍受。

晌午时分，维帕勒达斯忙于研究地契，不思饮食，忘了洗澡。古姆迪妮一次次遣人催促他。末了，他带着枯萎的脸色，进入里屋，仿佛被闪电烧灼了的树叶似的。古姆迪妮见了，犹如万箭穿心，痛苦不堪。

用毕午餐，维帕勒达斯躺在床上，靠着枕头，咕嘟咕嘟地抽起水烟。这时，古姆迪妮在他床头边坐下，用纤细的手指摩挲着他的头发，劝他说：“哥哥，您不能轻举妄动，把自己的田产卖掉！”

“你是否魔鬼着了身？在所有的事上，你总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不对，哥哥，您不用隐瞒真相！”

维帕勒达斯激动得无法自制，挺直了身子坐着，叫古姆迪妮坐在自己跟前。他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说：“苏鲍塔写了些什么，你知道吗？看信吧！”

说毕，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苏鲍塔的信件，递到古姆迪妮手里。古姆迪妮读了信，双手捂住脸说：“天哪！小哥怎会写出如此蛮不讲理、不通人情的信呢？”

维帕勒达斯叹道：“他发现在我与他的财产分配中存在着差异，在如

此曲解人意的情况下，我能独占这份田产吗？今天父亲已不在人间，在这危急关头，我不向他提供帮助，谁向他馈赠呢？”

古姆迪妮无法再说什么，默默地淌下了伤心的泪。维帕勒达斯斜倚在枕头上躺着，不作声地擦拭着眼睛。

良久，古姆迪妮摩挲着大哥的双脚，启齿道：“哥哥，妈妈的财产今天仍旧属于妈妈。她的首饰留着，您为什么……”

维帕勒达斯又一次坐起，说：“古姆，你至今仍不明白，倘若苏鲍塔拿着你的首饰，在英国出入剧院、音乐厅，观赏戏剧、音乐、歌舞，把它们挥霍殆尽，难道我还会宽恕他吗？抑或他能理直气壮地站在我面前吗？你为什么要给他如此巨大的惩罚呢？”

古姆迪妮无言对答，低垂着脑袋，一筹莫展，找不出锦囊妙计摆脱困境。她头脑里又重新浮现从前几次曾出现过的幻想——难道亘古未有的奇迹，今日不可能出现？苍穹中的星辰难道无能为力，瞬间消除天下的全部危境？抑或向她暗示一下吉祥的征兆？几天以来，她的左眼一次次扑棱扑棱地跳动。从前，她的左眼也跳过几次，但那时，她没有必要如此殚精竭虑。如今，她如何刺探那种暗示征兆？她向苍天祈求，让这个征兆开出吉祥的花朵。它绝不会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她暗自想着。

十

天空彤云密布，淅淅沥沥下起了雨。维帕勒达斯身体不适，他身上缠绕着一块克什米尔柔软的细羊毛毯，半躺着读报纸。古姆迪妮所宠爱的猫儿，占据毛毯的一角，蜷缩着躺着，不时发出“咪咪”的叫声，仿佛不让人侵犯；维帕勒达斯所豢养的狗，迫不得已忍受它的挑衅，躺在自己主子的脚下，不时也发出“汪汪”的吠声。

此刻，一位不相识的新媒人不期驾临。

“您好！”

“您是谁？”

“大人，令堂大人十分熟悉我（谎话），那时，你们还是孩子。我名字叫尼尔默利，是已故更伽默利老媒人的儿子。”

“您有何贵干？”

“送来一封吉祥信札。幸运之神将莅临您家。”

维帕勒达斯慌忙坐起，媒人提到拉贾伯哈杜尔·默吐苏登·考什尔的尊姓大名。

维帕勒达斯有些惊愕，问道：“他有贵子？”

媒人咬着舌头，说：“不，他还没有拜堂结婚。他是位巨富，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如今，他视事业为粪土，把注意力转向家庭小天地。”

维帕勒达斯沉吟了一会儿，坐着咕嘟咕嘟抽了几口水烟。不一会儿，他蓦地提高嗓门，斩钉截铁地说：“我这里没有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

但是，媒人可不是那种容易被摆脱的人，新郎家有万贯，他可以自由出入省长官邸，那种富有、荣耀，谁能比得上。媒人在屋里踱着方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反反复复地开导。

维帕勒达斯忽儿呆若木鸡地坐着，忽儿莫名激昂地嚷道：“年龄不合适！”

媒人不动声色地说：“请再仔细斟酌斟酌，隔三两天，我再来贵府拜访。”

维帕勒达斯倒抽一口冷气，又躺下来。

古姆迪妮端着热茶，来到哥哥屋子门外。见到一把湿漉漉的破旧布伞，一块脏兮兮的毛巾，一双沾满污泥的拖鞋，她不由愣住了。他俩的大部分对话，传到她的耳畔。那时，媒人正说着：“拉贾伯哈杜尔年底前将获得王公爵位。我亲耳听总督大人说的。正因为如此，这些日子以来，他觉得是该操办婚事了，没有王公夫人是办不成事的。而现在，这个位置正空缺着。我与你家的基努·帕达伽尔叶是远房亲戚，我曾与他坐在一起，瞧过女孩子的生辰图。我曾经看过城里许多女孩子的生辰图，但没有一个能与他相配。我把话说多了，您瞧着办吧。您应该意识到：这个姻缘早就命中注定了！这是创造之神的执拗！”

恰在这时，古姆迪妮的左眼又一次跳动。难道吉祥预兆的奇迹即将出现？基努大叔不知多少次不厌其烦地看过她的手相，说过类似的话语——她将成为王公夫人。手相的生辰图转化的成果，今日自己显示在她面前。前些日子，他们老家的一位占星家来加尔各答，缴付年田租金。他曾说过，今年阿夏塔月期间，金牛星座将获得王公荣耀，通过某个女子将获得利益，敌对势力将消除。这个星座不好的结果只是害病痛，抑或妻子病逝。维帕勒达斯恰是金牛星座。他不时身上发疼，明显的例证是，昨晚，寒冷抓住了他。阿夏塔月已过，可以不必考虑妻子病逝之事。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黄道吉日——维帕勒达斯沉思着。

古姆迪妮走到兄长身边，怯怯地说：“哥，是否头疼？”

兄长回答：“没有。”

“茶已凉了。您屋里坐着一个人，我不敢进门打扰。”

维帕勒达斯望了望古姆迪妮的脸，不禁叹了口长气。他驾驭的是一辆车轮不转的金车，命运的残忍简直达到他忍无可忍的地步。镂刻在兄长脸庞上的双重痛苦，深深地折磨着古姆迪妮的心。她百思不得其解，兄长为什么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神的礼物呢？古姆迪妮从未想过，婚姻要符合自己的心意，因为喜欢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附加物，不带来实际意义。从童年起，她亲眼目睹四位姐姐一个个相继出嫁，除了门当户对外，从没有人过问她们喜欢与否。尽管如此，四位姐姐照样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她们的日子就在琐碎的家务中打发过去。有时，她们在家庭里遭受痛苦，从没有产生过反抗的念头。她们心底里从没有思量过：企图改变自己现有的处境。妈妈怎能选择孩子，只能听天由命，不肖抑或孝顺的孩子，她都得接受他们。女子选择郎君的情况也是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创造主没有为女人打开按自己心意选择郎君的门扇，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古姆迪妮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磨难，跋涉了不幸命运的漫长且艰辛的道路，终于迎来了戴着面具的白马王子，她存心不想仔细察看他伪装的外表。

蓦然，她走进自己的屋子，打开日历查阅，发现今日是称心如意的吉日。她召唤家里的婆罗门、男女仆人，犒赏可口的食物与香火钱。大伙连连作揖祝福：“未来的王公夫人，您将子孙满堂，荣华富贵，万事通融，吉祥女神将附身！”

媒人第二次出现在维帕勒达斯的客厅，一进门，小老头打了个哈欠，一面弹指作响，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湿婆湿婆！”这次，维帕勒达斯不敢怠慢，没有胆量说“拒绝”终止谈话。他暗自思忖：“我怎能挑起如此千钧重负的担子？我怎能通过这门亲事给古姆带来幸运呢？”末了，他允诺，后天做出自己的最后决断，以此答复打发媒人离去。

十一

彤云密布，阴雨不断，傍晚黑色越发浓厚。古姆迪妮身边没有多少物品家具。一只小床搁置在她屋内一角。竹竿上晾着一两件自己精选的纱丽和橙黄色的毛巾。一只波罗蜜树木制成的箱子安放在屋内另一角隅，里面装着她随身穿的衣服。小床下，一只绿色的洋铁盒子盛放着制作槟榔包的器皿。另一只盒子盛放着抹发香水。壁橱里，排着几行书，放着笔墨文具，还有信笺，妈妈亲手编织的毛衣，父亲日常用的拖鞋。床头，挂着一幅拉塔黑天的画。墙上挂着一把印度弦琴。

屋里一片漆黑，古姆迪妮还没点灯，她坐在木箱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窗外。面前，四方形的加尔各答城，犹如初始时代一头披着兽皮的巨大怪物，在雨幕中若隐若现着，它的躯干不时闪出斑驳的光点。此刻，古姆迪妮幻想着自己模模糊糊的未来命运的世界，那儿的屋宇，居住的人，一切都按她的理想被塑造着；她在他们之间，做着自己俨然是一位贞洁的幸福女神形象的梦，心里勾勒着无尽的虔诚、膜拜、奉献形象的线条；在她母亲高贵品行的某个地方，还残存着一个痕迹颇深的伤斑。丈夫的罪孽，几乎使她一时间丧失了耐心。这种景象，历历在目，从未忘却——古姆迪妮回忆着。

蓦地，她听到维帕勒达斯的脚步声，不由大惊失色。她望着大哥，惶恐地说：“我去点燃烛灯？”

“不用，古姆。不必忙碌。”说着，维帕勒达斯坐在她旁边的一只箱子上。古姆迪妮马上坐在地上，摩挲他的脚。

维帕勒达斯用温柔的口吻说：“客厅来了人，所以没有叫你。你干吗这么久独个儿坐在这里？”

古姆害羞得脸红，启齿道：“不是，卡什玛·波菲在我这儿坐了很久。”接着，她有意转换话题，问道，“哥哥，谁来客厅了？”

“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件事的。今年印历三月，你过了十八岁，步入十九岁，是吗？”

“嗯，哥哥，这难道有什么过错？”

“没有过错。今日尼尔默利媒人来了。我的好妹妹，迟疑不决是办不成大事的。爸爸在世时，你只有十岁——一般来说，婚姻大事那时就应该说定。倘若那时举办婚礼，谁也不会理睬你的意见；但今天，我可不能这样做。你一定听说过默吐苏登·考什尔王公的名字。在门第财富方面，他比谁都不逊色，但他年龄十分大。因此，我无法首肯同意。现

在，我只要从你口中听到一个字，一切都妥了。别害羞，古姆！”

“没有，我没有害羞。”说毕，古姆迪妮沉默了片刻，“我与你所说的那个事的关系早已定了。”其实，这话是对那媒人说的话的反响。真不知道，何时这件事已扎根于她心灵的深处。

维帕勒达斯惊讶地问道：“怎么早定了呢？”

古姆迪妮不作声。

维帕勒达斯用手抚摩着她的头说：“不要说小孩子话了，古姆！”

古姆迪妮急忙说：“您不懂，哥！我一点也不迷糊，说的不是孩子话。”

她内心无限崇拜大哥，然而，大哥不懂神的语言。古姆迪妮认为，在这方面大哥的眼光短浅。

维帕勒达斯说：“你还没亲眼见到他。”

“然而，我认为一切都定了。”

维帕勒达斯十分明白，就在这上面兄妹之间的天性存在着天壤之别。兄长是没有丝毫权利进入古姆迪妮内心的黑暗迷宫的，然而，他再次郑重其事地说：“古姆，请三思，这是有关你终身的大事。这里不应掺和任何感情冲动的成分，不应轻率做出任何的诺言！”

古姆迪妮慌乱不安地说：“我没有发疯，不头脑发热。哥，我向你致触脚礼起誓，我不会与其他任何人结成良缘。”

维帕勒达斯大吃一惊，难道在因果颠倒的地方能有逻辑的判断？朔日封斋时能进行摔跤比赛？维帕勒达斯断定，古姆迪妮或许在心底获得了某种“神的启示”。这种推论倒有几分真切。今晨，古姆迪妮望着神像，内心祈祷说：“倘若花丛中最后存留下的不败花朵是蓝色的，那就是神同意这门亲事。”而最后留下的一朵花，果然是蓝色的。

这时，一个家庭的膜拜屋里响起晚祷的钟声。古姆迪妮双手合十，向神明祷告，维帕勒达斯久久痴坐在那儿。天空不时电闪雷鸣，雨不断地下着。

十二

维帕勒达斯又几次努力地向古姆迪妮解释，阐明事理的利害，古姆迪妮不做任何答复，低垂着脑袋，玩弄着衣襟。

婚约终于定下，双方仅在一件事上发生了分歧：维帕勒达斯希望婚礼在加尔各答的住宅举行；而默吐苏登则想在努尔那卡尔家乡举行婚礼。最后，新郎的意见占了上风。

为安排婚礼，古姆迪妮一行得提前几天到达努尔那卡尔家乡。雨季紧随着热季到来，大地一片翠绿，古姆迪妮里里外外也裹上了一层新的色彩；与自己内心所塑造的情侣会面的幸福憧憬，使她心花怒放，激动不已；秋天的湛蓝透亮的天空，正亲昵地向她诉说着一件远古心灵的往事。卧室前的长廊上，古姆迪妮撒了些谷子，鸟儿们飞来啄食着；她掰了几块烙饼，扔在地上，松鼠用警觉的目光睃视四周，发现没有动静，就飞快地跑来，尾巴拄着地站立着，用前爪抓起一块烙饼，送进小嘴里咀嚼着。古姆迪妮躲藏在隐蔽处观赏着，不由喜上眉梢，兴奋不已。今日，她内心对整个大千世界充满了豁达慷慨之情。傍晚洗澡时，她把脖子浸在水池里，默然无声地、纹丝不动地坐在池底上，这时，她简直觉得，水仿佛与她身体的每个部分促膝交谈着，她感到惬意无比，其乐无穷。落日的余晖穿过水池两边的柠檬树枝，斜射屋内，它如同金光闪闪的线条，在黝黑的水面上跳跃着。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变幻莫测的光线，一股不可言传的莫名的心灵颤动，流经光和影戏谑的片刻，流经她全身。

整个晌午，她独自一人坐在屋顶平台的小屋里，倾听着栖息在近处番石榴树枝上的黄莺啼鸣。夫婿之神驻足在她青春盈满的寺庙里，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味浸蚀，使这个形象无以复加地饱满；她整日沉浸于拉塔——黑天结合的甜蜜旋律之中，坐在屋顶小屋，握着印度弦琴，轻拨慢抚地弹奏着，吟唱着她兄长所喜欢的歌曲：

今日，欢乐的孔雀，

飞临家宅饮水，

高兴得汗毛直竖，灵魂出窍。

晚上，她坐在床上不住地膜拜敬礼。清晨起床，又在床上膜拜敬礼。向谁致敬呢？她内心也模糊不清它或许只是一种无所依托的虔诚的自发喘息。

内心塑造的形象所驻足的寺庙大门，是永远不会关闭的。然而，一

旦阴谋诡计的呼吸热气和涌动开始冲击着那美丽的形象，那时她心中的神的形象怎能留驻呢？那时，为虔诚而付出的巨大痛楚的日子，将会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天，一位名叫丁考莉的老婆子当着古姆迪妮的面，开导说：“啊唷，王公怎能平白无故地驾临于我们古姆的命运里来？耍把戏的女子唱的一首歌说道：

这是一座荆棘丛生、狼奔豕突的森林，

他把它们铲除，建立了王家公园。

他也是那类荆棘丛生林子里的国王，他就是勒吉伯布尔的蒙西之子。在一次饥荒中，他从非雅利安首领那儿讨取食物来出售，从中获取暴利，然而，他母亲却一直劳碌而死。”

妇女们团团围住丁考莉，急切地问道：“您熟悉新郎的情况吗？”

“怎么不熟悉呢，他母亲是我的邻居——她是巫婆，不是吉卡拉沃尔迪富豪家的。（压低声音）我说真的，女儿，他不可能与任何上流家庭的女孩子发生联系，但这无碍大局，财富女神从不考虑种姓身份。”

我们早已指出过，古姆迪妮的心灵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传统。对于她来说，种姓和家族的圣洁性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所以，她内心对老婆子的一席话觉得难以接受，对那种责难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愤怒情绪。她满含泪水，蓦然起身走出户外。见到这般情景，妇女们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嚷道：“这是怎么回事？看她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高傲！她比精通祭祀的贞操女子还要远胜一筹！”

维帕勒达斯的心态也不属于现时代，种姓玷污、家道中落压得他抬不起头。但他没有采取任何举动阻止流言蜚语的散布。越压迫破旧的枕头，里面的棉絮越往外蹿。这就是他目前的处境。

现在，年迈的达莫德尔已获悉可靠的消息：考什尔家族的人就是久远时代努尔那卡尔附近的乡村什亚古利的主人。这个村庄如今被吉特尔纪家族所控制。在有关遣送神像的纠纷中，考什尔家族被驱赶走。吉特尔纪家族的人不仅把他们驱逐出村子，而且开除出种姓社会。达莫德尔报告着事情缘故，他由于虔诚和崇敬脸上闪闪发光。考什尔家族人在某个时代无论在财富，抑或荣誉，抑或门第，与吉特尔纪家族人是并驾齐驱、平起平坐的。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但维帕勒达斯心里顿生疑窦：这件婚事可不要是那桩结成世仇的往事的报复。

十三

印历九月将举行婚礼，十胜王日举行了吉祥女神的祭祀活动。二十七日那天，考什尔公司工程部的一位监督带领几位操着印地语的工人，搬来了几顶帐篷和其他什物。究竟怎么回事？原来他们要在什亚古利的考什尔湖畔支起几座帐篷。新郎及其诸亲好友将提前几天来这儿。

“这是怎么回事？”维帕勒达斯问道，“他们有多少人来这儿，住多少日子，我们都会妥善安排的。搬这么多帐篷有必要吗？委实多此一举，我们已经腾空了一幢屋子。”

监督回答说：“这是王公的吩咐。他说要清扫湖池四周的草木。但您是地主，所以我恳求您的允许。”

维帕勒达斯的脸霎时唰地红起来。他慌忙地说：“这样做妥当吗？我们会清扫杂草的。”

监督谦和地答道：“不必劳您的驾。王公有祖先世袭的土地，他怀着浓厚的兴趣想亲自来打扫。”

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番话使维帕勒达斯的诸亲好友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纷纷嚷道：“这是瞧不起我们主人的举动。金库突然间被充盈，盛开出财富之花，这是妇孺皆知的、无法掩盖的真相。难道为了奏其胜利之鼓乐，就策划这种虚伪的举动？倘若在往昔时代，迎亲队伍带着新郎，在渡过阴曹河中决不敢迟疑一步。如果小老爷在场的话，他决不能容忍这一切欺人之举。我们倒要瞧瞧，这些帐篷和老爷们将安排在哪儿？”

他们一齐向维帕勒达斯说：“老爷，我们不想被那些人耻笑，落在他们后面。我们愿意承担一切费用。”

小地主纳沃戈巴尔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无法忍受家族的尊严被玷污。从前有一日，我们祖先曾经打断了考什尔家族人的脊梁骨；如今，他们高傲地跨上我们的地区，炫耀他们的财富。不用害怕，老爷，我们一块承担花销。财产土地已经分配了，但家族的尊严可没有分配掉！”

说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纳沃戈巴尔被众人推举为操办婚事的首要人物。

维帕勒达斯已有数日没有去古姆迪妮那儿，他怎能有勇气去看她的脸呢？向古姆迪妮隐瞒新郎方面的挑衅，是不会获得家族圈里的同情或温和礼遇的。他们只会添油加醋，大肆夸张渲染，妇女们的诅咒就在那

上面，由于那种诅咒，祖宗只能屈辱低头。哪儿谈得上王公夫人，应该先瞧瞧王公的脸孔！

古姆迪妮用自己的虔诚感情压住种姓和家族的事，但当她看到婆家人展示自己富豪的骄矜，使人抬不起头的卑劣行径时，她内心充满着痛苦，她不由地回避那些人。考什尔家族人的羞耻，今日成为她自己的羞耻了。她内心渴望从兄长那儿听取什么，但这里连他的影儿都不见，他也不进里屋用餐。

一天，维帕勒达斯进内院花园，为修筑甜食屋选择地方。在那儿，他忽然发现，古姆迪妮正站在湖畔的低层阶梯上，低垂着脑袋，目不转睛地望着河水。古姆迪妮一看见兄长，马上走向前，来到兄长跟前，用哽咽的声音说："哥，我无法理解发生的一切。"说着，她用衣襟蒙住脸，抽啜起来。

兄长用手缓缓地抚摩她的背，说："不要顾及人们的议论，妹妹！"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您的脸面往哪儿放？"

"你也少许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他们来到自己祖先生儿育女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兴师动众庆祝一番？这件事应该同婚事区分开看，这样你就会心安理得，就会明白了。"

古姆迪妮默然无语，维帕勒达斯无法忍受。他真心实意地关切地说："倘若你心里存有一丝忧虑，我可以立即停止这桩婚事。"

古姆迪妮急忙摇头，说："不！不！这怎么可能！"

真实的幻想早已铭刻在心，这就是她内心的秘密，其余一切所要发生的事，都不足挂齿。

维帕勒达斯那颗孤独的心，由于其妹如此虔诚专注而惶恐不安。他说："双方都真诚对待，婚事的誓约会兑现；倘若奏乐人的手不协调，那么弦琴在这种调门里就无所作为了。请看，我们在《往世书》里得到什么教诲——有什么样的拉塔，就有什么样的黑天；有什么样的忠贞女神，就有什么样的伟大神明；有什么样的仙女，就有什么样的大仙。今朝的公子哥儿不具有如此美德，却一股劲儿鼓吹女人的忠贞。为此，即使聚集起再多的油，灯盏也不会放出耀目的光亮。油曾对灯说：'燃烧吧——由于冷酷无情的生命，我们的贞操品行早已燃成灰烬。'"

但是，对古姆迪妮说这一切话语都是徒劳的，是白费工夫的。现在，她内心一直念叨着："不管夫婿是好是坏，他就是我的命运：

超越痛苦，飞渡欢乐，

消除疑虑，驱逐恐惧……"

这一至理名言的信条不仅对修道士的职责，对忠贞女人职责的考验也是十分必需的——这个职责已经超越尘世间的欢乐与痛苦，这里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呢，它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爱情中只有向往和可能的尺码而已。虔诚是比它更为举足轻重的东西。没有申诉，只有表达；忠贞女人的职责是非个人化的，用英语说就是“impersonal”。署名为默吐苏登的个人是会有过错的，但作为丈夫的情感这种东西是完美无缺的，无可指摘的，永恒不朽的。接近那种毫无个人感情的专注形象的古姆迪妮，全心全意地奉献了自己。

十四

考什尔湖畔的杂草已被清除干净——现在已很难辨认出那个地方。所有土地平坦得毫无疵漏，平坦的土地上铺设了红砾石的道路，道路两旁矗立起电灯杆子，水池也清除得清澈透底，岸畔系着两条新的英国帆船。一条船身上写着“默吐姆迪”，一条写着“默吐卡利”。王公先生将要来居住的帐篷面前，一块黄色的毛毯上面用红丝线绣着“默吐吉卡拉”的名字。一两顶帐篷是为住在内室女子准备的，从那儿到所有口岸都用席子围着。在口岸上的一棵柠檬大树上，挂着一块木板，上面镂刻着“默吐萨格尔”。有些地上种植着各种形状的向日葵、夜来香、金盏草、凤尾草和其他异花珍草，百花怒放、竞相争艳。在木制的四方形盒子里插着名目繁多的、色彩鲜艳的英国名花。中间有一小水池，四周被鲜花围着，水池里有一座铁铸的裸体女子雕像，她嘴里含着一只海螺，水柱从那海螺中的喷水管喷出。这个地方名为“默吐贡吉”。入口通道处有一扇铁铸大门，顶上飘扬着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默吐布利”。处处显露着“默吐”名字的镂刻物。人们从四面八方争相赶来观赏由色彩斑斓的衣服、屏风、华盖、旗帜、花朵、灯盏等物组成的突然矗立起的这座海市蜃楼。卫士戴着闪闪发光的帽徽，头上綮着红色边缘的黄头巾，穿着用锦缎丝线编织的毛呢服饰，脚蹬英国的长筒靴子，咔嚓咔嚓，耀武扬威地巡逻着。晚上，他们推上枪膛，装满子弹，向天空鸣枪示警。他们夜以继日，每时每刻敲响着钟。他们之中一些人还在腰间皮套里佩插着英国式的弯刀，不时手擎弯刀划着地主的土地。而吉特尔纪家的看门人穿着旧时代的服饰，与他们的着装和神气派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看门人自惭形秽，黯然失色，不敢贸然出户。看到这一切情景，吉特尔纪家族人妒火中烧，难以咽下这口气。今天，考什尔家族的胜利旗帜，在努尔那卡尔高耸入云的木柱上高高飘扬。

这是吉祥婚姻的第一个信息。

十五

维帕勒达斯呼唤纳沃戈巴尔，说：“那布，如果企图与谁的虚伪试比高低，那是鼠辈所为。”

纳沃戈巴尔说：“大梵天（四个脸孔的神）清洗了自己的脚，创造了众生，四张嘴仅仅是为了说大话而已！大部分人是渺小的。倘若在他们面前维护住尊严，就把握了低贱人的路。”

维帕勒达斯说：“你们即使沿着这条路走，也不能与之竞赛。比它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团结起来，真诚工作，这样会获得好报的。请召唤通情达理的婆罗门学者，我们将依据《娑摩吠陀》，真诚地维护祈愿礼仪。不必理会王公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挥霍，大事铺张；我们是婆罗门，我们的特殊品行表现在行善乐施的积德中。”

纳沃戈巴尔劝说道：“兄长，您或许忘了时代，这不是真理时代。您企图驱动的水中行驶的船，现在搁浅在泥泞上！您的臣民，您的领土上的迪努·萨尔伽尔、派杜·帕勒玛利尔、卡姆尔迪·毗首沃斯、庞九·门德尔——这些达官贵人难道能够理解您用香蕉、米饭准备的祭品的含义？难道他们是您的孝子贤孙？他们这些人心胸狭窄，胆小如鼠。您不作声待着，您什么也不要动！”

纳沃戈巴尔与庶民一块儿沉浸于自己计划的实现中。大伙摩拳擦掌地发誓说：“担忧什么费用！”教师、仆人、门卫、守夜人——大家披着红色毛毯，穿着色彩鲜艳的围裤，打扫了一间奏乐的房子，四周用优质上等的布料围裹着，花边摆荡着。一面旗帜插在上面，高高飘扬。十里开外的人就可以望见屋子尖顶。两位股东牵出四只大象，上上下下打扮得漂漂亮亮，大象不时漫无目的地溜达在考什尔湖边的一条小径上，它们不时摇晃着长鼻子，优哉游哉、大摇大摆地踏着方步。脖子上挂着铃铛，伴随着脚步不时叮当叮当响着。

“不管景况如何，大象总不会披着黄麻布片走出。”说着，大伙起哄地嚷道，“嗬！嗬！”开怀的笑声响彻云霄。

九月二十七日定为婚礼的吉日良辰，还剩下十天。这期间听说王公老爷要带着大队人马日夜兼程地往这里赶。忧虑的阴云笼罩在所有人的脸上。现在应该履行什么职责？默吐苏登没有给这里的人们任何消息。他或许思忖，文明教养是对一般人来说的；缺乏文明教养则给权贵豪绅以光彩。不管如何说，现在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不通报王公老爷到来的消息，他们自发地怀着激情去车站迎接他的到来，这总不是上策，不给消息的直接回答应是不闻不问。

这倒是个良策，但仅仅靠理智是阻止不了世俗的痛苦感情的。维帕勒达斯内心对古姆迪妮怀着深深的慈爱，连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不许伤害她的心，维帕勒达斯把对这种事的考虑看作高于所有逻辑伦理。伤害妇女是轻而易举的，她们的心灵四周是没有任何遮掩的。社会在强有力的手里执着鞭子的情形下，它是不会用任何法规的眼光，对待那些毫无遮掩的、担惊受怕的脊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慈爱的化身飘游在仇恨、激怒、妒忌的风暴里，来拯救自己虚假的尊严的企图，是十足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行为——维帕勒达斯这样思考着。

维帕勒达斯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径直奔往车站。当火车抵达时，已是五点钟了。王公老爷带着自己的人马从车厢里下来，他看到维帕勒达斯，以一种冷漠的神情致以简单的问候，说："这么冷，您干吗麻烦呢？"

维帕勒达斯答道："啊，您第一次光临我们这地方，我能不来迎接您吗？"

王公老爷说："您忘了，我不是光临你们的地区，我是赶来结婚的。"

维帕勒达斯不明白这席话的真实含义。在车站这样拥挤的地方进行争论，不是明智之举，沉吟了片刻，他只是说："码头上准备了大篷船。"

王公大人说："不必了，我们开来了自己的汽轮。"

维帕勒达斯误以为他没听明白自己说的话。接着，他又一次说："装着做膳食用的什物的船，为您准备妥当，万事准备就绪。"

"您干吗如此啰里啰唆，制造麻烦，白搭工夫？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请您注意一件事，我们是到自己祖先诞生的土地上来——而不是光顾你们的区域。婚礼将在那儿举行。"

维帕勒达斯恍然大悟，他们竟无善良之心，他们内心的全部热情都已冷却。在候车室，他躺倒在一把安乐椅上。冬日傍晚，天色很快黑下来。提示火车继续向北方开动的铃声已敲响。车站上灯盏已点亮，维帕勒达斯起身骑上马，信马由缰地慢慢地向家走去。抵达家门已是深更半夜。他去过哪儿？发生过什么事？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一点儿信息。

十六

两天后，纳沃戈巴尔跑来说：“我能做什么呢？一点也不明白。请给以指示！”

维帕勒达斯不安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与考什尔老爷一块来的，有的是经纪人，有的是英国酿酒商。昨日，他们一行在比尔布尔河岸边，至少打死了两百只鸟。今日，他们又去琼德纳德赫的沼泽地，现在正是鸭子栖息季节，所以，那儿的生物一定要横遭残杀。这样，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定会很容易获得食物的恩赐。”

维帕勒达斯惊愕不已，但没吱声。

纳沃戈巴尔继续讲：“您下个命令，谁也不许去沼泽地打猎。记得您曾阻拦地区长官去那儿捕猎，那时，我们直担心，他可别把您当成天鹅给以误伤。但是，他们是上等人，竟然去了那儿。然而他们不是能识辨牛羊虎豹、鸡鸭鹰犬的人。兄长，只要您下达命令，我们就能……”

维帕勒达斯慌忙地阻拦说：“不行，不行，我不想说什么！”

维帕勒达斯的捕虎技巧在全县闻名遐迩。有一次，他打死了一只鸟，在内心产生了一种自责感，从此，他停止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捕杀鸟儿。

古姆迪妮走到床头，用手抚摩着维帕勒达斯的头。当纳沃戈巴尔离开后，她严厉地说：“哥，下令禁止！”

“禁止什么？”

“禁止捕杀鸟儿！”

“他们会认为我们的话是错的，他们是不会忍受的。”

“他们要这样认为随他去。但他们是不会单独获得尊严荣光的。”维帕勒达斯望着古姆迪妮的脸，暗自窃笑。他明白，她内心以极大的虔诚履行着忠贞妻子的职责。难道因为普通鸟儿的生命，会抹去影子与身躯的区别？

他温和地说：“不用生气，古姆，我也曾打死过鸟儿。那时我不晓得，这种举止是不文明的。如今，他们也处在我当初的境况。”

英国客人怀着极大兴趣狩猎、野餐，傍晚随着音乐的伴奏翩翩起舞，还组织网球比赛。湖中，帆船比赛着，村里人簇拥在湖畔，赏心悦目地观赏着。晚餐过后，众人放开喉咙，纵情歌唱。这一切享乐游戏的男女主角是英国佬及其夫人。目睹这一切景象，乡村人目瞪口呆，惊讶万分。那些达官贵人戴着草帽，向湖中投入装有鱼饵的钩子钓鱼。这种捕鱼方式对孤陋寡闻的乡下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闻所未闻。他们玩的击木棍游戏、摔跤、光脚游泳、民间戏剧和四只象显耀等活动，怎能与这些英国人的娱乐相媲美，抑或相匹敌呢？

婚礼前两天，举行了身体擦抹姜黄仪式。为此，新郎送来了价值连城的首饰和玩具，用数只船运至这里。村民们见到这般奢华排场，个个目瞪口呆。吉特尔纪家庭也慷慨大度、不卑不亢地与他们告别。

那天，锣鼓喧天，鼓乐齐鸣。在默吐布尔的默吐海岸边，广大庶民都受到邀请赴会，没有谁被遗忘掉。纳沃戈巴尔气得脸红脖子粗，这是多么胆大包天的妄图！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地主贵族，他们把自己的默吐布尔放在什么位置上！

大庭广众面前，举办了如此规模的宴会，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宴席。鱼虾、酥油、白糖、面粉、奶酪、牛奶粥等食物，应有尽有，堆积如山。不知要耗费多少巨资才能办到。大树下，安装了许多巨大的炉子，设置了各种形状的锅碗瓢盆；牛车络绎不绝赶来，满载着成车的土豆、香蕉、洋葱、蔬菜等物。宴会将在傍晚举行，处处灯火辉煌，耀眼夺目。

那儿，吉特尔纪家正进行午餐，那是这里庶民自己筹划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人分排成两处，穆斯林庶民多于印度教徒。一清早，他们就开始工作，制作膳食。食品的备料尽管不大丰富，吉特尔纪家族人却以万分高涨的热情投入工作，欢呼雀跃。纳沃戈巴尔自个儿五个钟头不吃不喝，却不断催促大伙吃喝。之后，馈赠食品给贫穷人；庶民自己安排分配礼物，人们的阵阵欢呼声犹同大海咆哮，响彻云霄。

在默吐布利，人们吃喝了整整一天，饭菜气味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陶碗、土罐、香蕉皮等物堆积如山；乌鸦群“呱呱”啼叫不止，它们盘旋在蔬菜与鱼虾的残物堆上，争啄着；全区的狗也相互奔突着，争夺着，狂吠不停。开宴时刻到了，点燃灯盏，大放光芒。从默迪亚布尔什请来了庞大的印度民间弦琴乐队，演奏着各种旋律的乐曲。随从仆人带着忧郁的脸色，在王公老爷耳畔窃窃私语道：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人数赴宴。今天恰逢是赶集的日子，从其他地区的人赶集而至，他们之中一些人见到铺地的席子，就地而坐。一些穷人也聚集在这里。

默吐苏登钻进自己的帐篷，耷拉着脑袋，从嘴里吐出一声微弱的骂语：“妈的！”

弟弟那温走来提议：“哥，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可以走了。”

“去哪儿？”

“回加尔各答。这些人搞着卑劣的勾当。他们之中有些大家闺秀坐着盼等您小姆指的暗示，您却迟疑不决。”

默吐苏登咆哮着吼道：“你滚开！”

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件，如今又重现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现在，一方包装的尖塔比另一方的高出几十倍，但另一方人不买账，不跨入通向宝塔之路，但胜败在外面是看不清楚的，人们的眼睛是被遮掩的。

吉特尔纪家族的人获得了欢笑的极好机会。但维帕勒达斯却躺在病床上，那种欢欣的事没有传到他的耳畔。

十七

在去姑娘家的路上，王公老爷命令，停办轰轰烈烈的婚礼。不张灯结彩，不奏喜庆之乐，只有家族祭司和几位颂歌者随从。新郎坐在轿子里，静悄悄地抵达新婚之房。人们都蒙在鼓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而在默吐布利，帐篷里的灯火辉煌，乐队高奏乐曲，迎亲者沉浸于吃喝玩乐之中。纳沃戈巴尔明白，这是报应。在这种情况下，姑娘方面的人们双手作揖，屈膝施礼，大献殷勤，讨好新郎方面的人。纳沃戈巴尔不做这一切，不卑不亢，他对迎亲者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也不过问迎亲者的举动。

古姆迪妮用金银首饰、锦缎服饰，打扮得一身珠光宝气，步入婚礼的喜庆棚之前，来向兄长致礼告别。此时此刻，她全身颤抖不已。那时，维帕勒达斯发烧已达三十九度，在胸前、背后敷着芥子油膏。古姆迪妮把自己的额头搁在他的脚上，那时刻她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起来。姑母用自己的手捂住她的嘴，劝说道："唉唉！燕尔新婚时刻，怎能这样悲恸地哭泣。"

维帕勒达斯握住她的手，拉近到自己身边，让她坐下，仔细端详着她的脸，默不作声地坐了良久，泪水不禁从他的双眼里流出。姑母催促说："时候到了。"

维帕勒达斯把手放在古姆迪妮的头上，哽咽地说："最吉祥之神祝愿你幸福美满！"刚说完这句话，他扑通一声，躺在了床上。

整个婚礼过程中古姆迪妮满面泪流不止。她把自己的手放在新郎手里，直觉得自己的手像冰雪那般冰冷，颤抖不止。在吉祥时刻，难道她瞧清了丈夫的脸孔？也许没有瞧看，对丈夫的恐惧感强烈地攫住了她的心。她像鸟儿那样感到，那种归宿不是一座巢窝，而是一具绞刑架。

默吐苏登的长相并不难看，但他的脸上不时闪现着一种严厉的神色。他黝黑的脸庞上，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个鹰钩鼻子，鼻子直弯向嘴唇上，好像在站岗放哨似的。浓密的眼睫毛上方，宽阔的前额犹同堤坝上的瀑布，倾泻而下。眼睫毛的阴影下面，一双小眼的目光炯炯有神，深邃锐利。胡须已全然花白，嘴唇扁平，下巴肥宽。头发像黑人那般卷曲，而脑门上一缕头发理得精巧优美。身体异常结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只是两个鬓角已花白，身材矮小，高度与古姆迪妮相比相差无几。与粗壮的身材相比，长满毛的手显得瘦小。给人总的印象：人十分结实，可靠沉着，从头到脚仿佛一种誓言随时都准备兑现。又仿佛一颗炮弹，脱离命运之神的炮筒，专注地向着一个方向驰去。一看到他这干练的模样，人们就会明白，他没有时间关注多余的人和事。

在双方心情都不好的情况下，婚礼落下了帷幕。新郎与新娘头次接触，使一支走调的弦琴，奏出如此没有调门的嘈杂声响，致使钟鼓楼里的节日欢乐音乐消失得无影无踪。古姆迪妮心里不时冒出一个有关自尊的疑问：“上帝难道欺骗了我？”她用整个身心强压住这种疑惑，独自坐在屋里，一次次头触地，向上帝致敬祈求：“不要使我心肠软弱无能。”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兄长面前掩藏住自己的疑惑。

母亲仙逝后，维帕勒达斯依赖于古姆迪妮的服务，添置服饰、计划日常开销、照料书橱、安排马儿饲料、擦洗枪支、照料猎狗、保护相机、维修乐器、布置卧室和客厅——这一切事务都由古姆迪妮承担。他已养成这种习惯，在这些日常事务里古姆迪妮若不插手，他总觉得事情是不会完美的。周到的服务一直维持到与患病中的兄长告别前的最后几天，她使出浑身解数，不使其兄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担忧。维帕勒达斯为其妹料理家务的才干感到骄傲。她由于胆怯，不敢随意摆弄乐器，但这两天，她鼓足勇气，为其兄演奏一支悠扬的曲子。这支悠扬的曲子包含着她对上帝的赞颂、祈求，以及她的疑虑和她心灵的诉说。维帕勒达斯闭目静听着，不时让她演奏信吐或维哈格或攀勒维等曲调——在这些曲调里响起离别痛楚的哭泣声。这些曲调使兄妹俩的痛苦融会成一种音乐形象。俩人谁都不说话，谁都不劝慰，谁都不诉说痛苦。

维帕勒达斯的高烧、咳嗽、胸痛非但没有消除，反而越加严重。大夫诊断说，他患了急性感冒，有并发肺炎的危险，需要十分小心看护。古姆迪妮愁肠百结，心急如焚。原先确定在这里度过新婚之夜，翌日迎亲队返回加尔各答。但后来听说，默吐苏登突然决定，婚礼次日就把她带回家。古姆迪妮明白，这个决定绝不是风俗习惯所致，而是含有某种特殊意图；这不是爱情的表露，而是统治淫威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请求滞留，对于一个不幸女人来说等于遭受五雷轰击。然而，她低垂着脑袋，含羞忍辱，在新婚之夜，以颤抖的口吻向丈夫提出请求：让她在娘家多滞留两天，以便能够照护一下病中的兄长。默吐苏登简短地回答道：“一切都准备就绪。”这单方面的独断决定，犹如雷电那么严厉，古姆迪妮没有表露一丝痛苦情感的余地！晚上，默吐苏登极力想与她攀谈讨好，但古姆迪妮对他的每句话，保持缄默，不做任何答语——脸朝向床里边躺着。

破晓前，听到晨曦第一声鸟儿的啁啾，她就离开床，走出屋外。

那儿，维帕勒达斯一宵没睡，焦虑不安。傍晚时分，在如此高烧的情形下，他还执意要参加婚礼，大夫好言相劝，竭力阻拦他前往。他多次派人前往，探听消息。那些传来的消息，犹同战时新闻——换言之，极大部分是虚假的。

维帕勒达斯急切地问：“他何时来的？怎么丝毫听不到喜庆的鼓乐声？”

新闻发布官什布说：“我们的乘龙快婿是位通情达理的人，听说您患

病，立即取消一切活动，连迎亲者的脚步声，都不许发出。”

“喂，什布，还有哪些食物没有搞到手？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可不是灯红酒绿的加尔各答，要什么有什么！”

“怎么会出现食品匮乏之事呢？老爷。天晓得，有多少食物成捆成包扔掉了。适宜大伙膳食用的什物，难以计数，存藏在库房里。”

“客人们满意吧？”

“没有从谁的口中听到一点儿抱怨。我倒见识过许多婚礼，亲家们的虚骄恃气，盛气凌人，逼使姑娘家忙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但这些客人默然无语，不知满意与否。”

维帕勒达斯舒了口气，说：“他们都是大城市加尔各答人，知书达礼，有文明教养。他们懂得，他们来姑娘家娶亲，侮辱了姑娘家，等同于侮辱了自己。”

“妙极了。老爷说的话，我一定转述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定会心花怒放，异常兴奋的。”

昨晚，古姆迪妮在新婚之夜得悉其兄病情加重的消息，而她身不由己，鞭长莫及，无法抽身为他效劳。这种无奈的痛苦，犹如落网的鸟儿，在她心里扑腾扑腾地翻腾着。她深深明白，对兄长来说，她亲手侍候远胜于药物。

洗了澡，向神明献了鲜花，古姆迪妮蹑手蹑脚地潜入兄长之屋。那时，旭日还没升起。经过长时间与病魔搏斗，总算获得了暂短喘息的自由，身体虚弱不堪，维帕勒达斯的身子犹同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此时此刻，生活的依恋，世俗的忧虑，对他来说一切宛如颗粒无收的荒芜田地里的尘埃，化为乌有，无足轻重。整宵，房门紧闭着。清晨，大夫推开朝东的门窗。绛红色的霞光，悄悄地照亮了浸透朝露的菩提树黝黑的绿荫；面前的河流里，达官贵人的船只在染红的天空下扬起了缀满补丁的风帆。此刻，响起了令人伤感的祈愿钟声。

古姆迪妮坐在兄长身边，用自己冰冷的纤手，握住兄长的干瘦且发烫的手。维帕勒达斯豢养的狗，沮丧地蜷缩在床底下。古姆迪妮刚坐在床上，那狗立即站起，把脚放在她怀里，摇摆着尾巴，用自己可怜的眼睛望着她，发出孱弱且悲伤的声音，不知诉说着什么，提出了什么问题。

一种莫名的忧虑潮流，流淌在维帕勒达斯的内心深处。他突然断断续续地说：“妹妹，其实什么都不存在——谁伟岸，谁渺小，谁高尚，谁卑劣，这都是人为制定的。泡沫之中还会有肥皂沫的位置吗？泡与沫之间还会存在联系吗？只要内心保持真诚的情感去生活，你就不会有缺憾。”

“给我祝福吧，哥哥，给我祝福吧！”说着，古姆迪妮用手捂住脸庞，强压住哭泣。

维帕勒达斯靠着枕头，仰起身，把古姆迪妮的头拉在自己身旁，俯身亲吻她的额头。

大夫进入房间，说：“古姆姑娘，此刻他特别需要安静。”

古姆迪妮抚平病人的睡枕，盖上病人身上的棉被，清扫了近旁的三脚凳，用温柔的口吻在其兄耳畔柔声细语地说：“身体康复后一定来加尔各答，哥哥！在那儿，我将照料您。”

维帕勒达斯用自己极其慈爱的目光，凝视着古姆迪妮的脸庞。不一会儿说：“古姆，东方的云走向西方，西方的云朝东方飘去，这一切都是风所致。风云在世界飘游着。把一切都看作浮云那么自然、简单。妹妹！从现在起，我们可不必多操心啦。你去的正是吉祥女神蛰居的地方，这就是我全部心灵的祝福，我不想再说别的什么了。”

古姆迪妮把自己的头放在其兄的脚上，俯卧着说：“从今日起，再不想向我说什么。现在，我再也不能插手这里日常的生活事务。”——刹那间，心灵无法接受如此断然决裂的事。暴风企图把船冲向岸畔，铁锚力图系住岸石，在兄长脚下的古姆迪妮惊惶不安的心情的羁绊就像处在那种情形之中。

大夫又走来催促说：“现在再也不要更多地打扰他，姑娘！”她擦拭着自己被泪水浸透的眼睑，走出屋外，坐在大门外的凳子上，用衣襟蒙住脸，默默地哭泣着。突然，她想起，她昨晚为喂养兄长的马匹“贝茜”，准备了红糖掺和面粉的烙饼，从前都是她自己亲手喂食的。今晨，马夫把马牵到里面花园里。古姆迪妮走到那儿远远望去，马儿正在杧果树下吃草。从很远听到古姆迪妮熟悉的脚步声，马儿立刻竖起了耳朵，望着她嘶鸣起来。古姆迪妮右手抚摩着它的肩，左手拿着烙饼，挨近它的嘴，给它喂食。它一面津津有味地啃吃着烙饼，一面用温柔且可爱的大眼睛，瞟着古姆迪妮。当“贝茜”啃完烙饼，古姆迪妮亲吻了它两眼之间的宽大额头，飞快地离开了。

十八

维帕勒达斯坚信，默吐苏登会来与他相见的。然而，他没有来拜会，维帕勒达斯恍然大悟，两个家庭缔结的婚姻关系犹同相互分离的鸟儿，一去不复返。在自己病体极端虚弱的情况下，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他呼唤大夫，问道：“我能奏一会儿弦琴吗？”

大夫答道：“今天不行！”

“那么请您叫古姆来一趟。让她来奏一会儿！以后，天晓得，啥时再能听到她美妙的演奏。”

大夫说：“她今天上午九点将乘火车离去。不然，太阳下山之前就赶不到加尔各答。古姆已没有时间了。”

维帕勒达斯叹了一口长气，说：“她如今在这儿的时间已经结束。在这儿，她度过了整整十九个年头，现在竟一个钟头也不能耽搁！”

离别时刻，夫妇俩一块儿前来施礼告别。默吐苏登彬彬有礼地说：“看来，您贵体欠佳。”

维帕勒达斯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祝福道：“上帝将会使你们俩幸福美满！”

“哥哥，请注意保重身体！”说毕，古姆迪妮跪在维帕勒达斯脚上，哭泣起来。

海螺声、长笛声、鼓声、钟声、钹声，汇合在一起犹同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过来，响震天地宇宙。随着这喜庆的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他们这一行将起程离去。

当新婚夫妇相互用衣襟和被单绑结在一起离去时，维帕勒达斯无以名状地觉得，这个喜庆场面是那么令人嫌恶，残酷无比。依据往昔历史记载，铁木尔等帝王曾把无数人头骨堆积成高耸入云的立柱，但用衣襟与床单拧成扣结，创造生与死的胜利拱门倘若可以测量的话，它的尖顶将直接与阴曹地府相撞！可见，眼下何等思绪在维帕勒达斯的心底里翻腾着。

维帕勒达斯内心对有关敬神膜拜方面引不起任何热情，但今日，他双手合十，暗自连连向神明鞠躬敬礼，膜拜祈愿。

蓦然间，他惊慌地呼唤：“大夫，请唤迪文管家！”

维帕勒达斯突然间想起，决定婚期前几天寄钱给苏鲍塔一事，他感到十分恼火。看着账本，他不一会儿就觉得十分疲倦。十一点光景，一位缺乏教养的人不期而至。他面黄肌瘦、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披着一件脏兮兮的被单，穿着一件短的围裤，趿着一双破旧拖鞋。问候之后说：“大老爷，还认识我吗？”

维帕勒达斯定睛察看他，然后说：“谁？是韦贡塔？”

童年，维帕勒达斯读书的学校旁边，有一座杂货铺。韦贡塔出售课本、练习本、钢笔、小刀、网球及拍子、灯泡等杂货。那座房子是学校的大孩子经常聚集的地方。他对他们奇谈怪论的争议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深交。

“您怎么弄得这般狼狈？”维帕勒达斯诧异地问道。

数年前，韦贡塔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到一个富裕家庭。不需要特殊的嫁妆，但需要给新郎一笔陪嫁费：一千二百卢比和八十克拉含金量的首饰。为自己宠爱的独生女，他无奈同意了。他一下子筹不到这笔款项，这样，女婿便对他女儿百般虐待，对她父亲敲骨吸髓。韦贡塔所有的积蓄都化为乌有，但至今还欠二百五十卢比。眼下，女儿被侮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在忍无可忍，她逃回到自己父亲家。囚犯破坏监牢规矩，要受到更严厉的惩处。在如此情况下，还差二百五十卢比，女儿就可得救，父亲就有考虑闭目的时间了。

维帕勒达斯惨淡地苦笑着，现在他没有足够时间，考虑给予他款项的帮助。他稍许踌躇了一下，然后打开钱盒，松开钱袋绳子，取出十个卢比送给他，说：“再到其他地方去设法弄钱吧，我只有这点微薄之力……”

韦贡塔压根儿不相信他的话，但他只好扫兴地趿着破鞋，啪嗒啪嗒离去了。

维帕勒达斯早就忘了那天这件事，眼下，他忽然想起这件不愉快的事。他吩咐迪文管家，今天为韦贡塔送去二百五十卢比。迪文抓耳挠腮。举办婚礼所耗费的款项，还得筹措几天才能付清，如今又要支付二百五十卢比，犹如天文数字出现在迪文先生面前！

维帕勒达斯看到迪文先生为难的铁青脸色，从自己手指上摘下钻石戒指，说：“从我为弟弟在银行存的款项中提取出二百五十卢比，用我的这枚戒指作为抵押！以古姆的名义把钱款寄给韦贡塔！”

十九

还剩下婚姻的楞伽篇章的最后一节。

最后确定，清晨完成名叫“古什底伽”的典礼，新郎与新娘就将起程。纳沃戈巴尔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在此刻，拉吉伯哈杜尔告别维帕勒达斯，从屋中走出，当场宣布：“在新郎那儿——默吐布利举行古什底伽典礼！”

纳沃戈巴尔无法忍受这个建议的无礼。换了别人，准为此事发生殴斗，然而，纳沃戈巴尔用接近斗殴的尖刻语言，表示反对。

屋内所有的人都感到蒙受了巨大的侮辱。许多诸亲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婚礼，其中不乏抱有敌意的人，但这个决定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侮辱，一种不公！姑母惊讶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鸡地坐着。当开始向新郎新娘祝福的时刻，谁都不愿张口祝愿。大家说，既然这典礼在加尔各答举行，谁都不必要待在这里张口说什么。古姆迪妮对于娘家受到如此侮辱，感到异常难受，不知所措。她仿佛觉得在祖宗面前自己是个罪人。她暗自向家神表示敬礼后说：“我在您面前犯了什么罪？为此我得到如此巨大的惩罚。我把一切希冀寄托在您身上，准备接受一切祸福。”

新郎和新娘坐在火车里。默吐苏登从加尔各答带来的乐队，开始以极大的声响弹奏舞曲。在一个巨大的帐篷下举行着祭祀活动。那些作为客人被邀请来的男女英国人，有的坐在软椅上，有的围在附近站着观看。还为他们准备了茶水、饼干、水果等。在一个巨大三脚架上放着一架照相机，典礼一结束，他们纷纷争相拍照。古姆迪妮羞怯得脸红起来，她低垂着脑袋站着。一个肥胖身材的中年英国妇女，掀起她身披的贝拿勒斯纱丽，仔细察看她的脸庞，把她手上戴的硕大的手镯，翻来覆去地观赏，露出美妙惊讶的神态，她用英语赞不绝口。瞧看了祭祀典礼，有些人说：“How interesting（多么有趣）！”有些人则不以为然，说：“Isn’t it（毫无意思）！”

古姆迪妮以前目睹默吐苏登对待自己的兄长及亲属鄙夷不屑、讥讽嘲弄的神态，今朝又在英国人对待同胞的态度上重演。默吐苏登对英国人的神态谦和温存，说话不紧不慢，笑容可掬，显示出一种文儒且高雅的风度。一面是月光倾泻，一面是漆黑一片。默吐苏登的性格同样具有上述的两重性。在英国人面前，他的亲切温顺，像月光那般光亮和可爱；他性格的另一副面孔，难以捉摸，难以觉察，又犹同坚冰那般的坚不可摧。

在火车头等车厢，默吐苏登与英国人坐在一块儿；古姆迪妮在二等车厢里，与妇女们待在一起。

有的女人握住她的手察看，有的托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她的脸庞，有的说，长得高挑，有的说，细长柔弱，有的富有同情心地问道：“你干吗在身体上抹色？你兄长从英国给你寄些什么？”众人经历一番精心的察看，获得大致印象：她的眼睛不算大。按寻常妇女标准，她的脚显得粗大。翻来覆去，仔细辨别了每一件首饰，得出的结论是：她佩戴的首饰，全是旧式样的，含金量大，金质优等——噢，那就是她们的时髦！

古姆迪妮乘坐的车厢，背向月台的窗户敞开着。她从那个窗户向外眺望，尽量不去听那些妇女的闲言碎语。她望见一条跛脚的狗，不时嗅着土地，寻觅着食物。她想，但愿它寻觅到食物，但不见食物的任何踪迹。她内心又思量：它短了一条腿，一些原来它容易做的事，如今比较难做了。这时，她猛然听到，在头等车厢前站着一位有德行的人正说着：“瞧，搬运工头驱赶正在阿萨姆茶叶田地里劳作的农家姑娘，那位姑娘已逃跑到这儿来。她身边只有到格瓦伦德的车票钱，而她的家远在杜姆郎沃。倘若大人您施以同情怜悯，施舍一些钱，足够她回乡的路费，她可就得救了。”从头等车厢里传来凶恶的骂声，使古姆迪妮无法自制，她打开右边的窗户，从自己钱袋里摸索出十卢比，把它交给姑娘，然后关上窗户。一位女子看到这般情景，开腔说道：“我们媳妇的手十分宽松！”另一位女子说：“压根儿不是宽松，这是一扇门户，是告别财富女神之门！”第三个说：“早已学会挥霍钱财，而学会理财是一项必修课目。”众人认为，老爷们一个铜板也不会施舍给姑娘，而她一下子施舍十个卢比，这不是使老爷们难堪又是什么企图呢？她们想，吉特尔纪与考什尔家族人之间早已存在的世袭古风，至今仍旧沿袭着，古姆迪妮的做法可能是那种遗风的一种表现。

有一位姑娘，肤色是棕色的，长得略显肥胖，一双大眼睛，脸上闪现出一种温存的神情，看上去与古姆迪妮年龄相仿。这时她坐到古姆迪妮身旁，在古姆迪妮耳畔轻声细语地说：“您心情如何，姐姐？不必顾忌她们的闲言碎语；开始几天，她们总会说三道四，论长论短，慢慢她们吞下苦药，这种流言蜚语就会消失，她们饶舌的热情就会冷却下来。”这位姑娘是古姆迪妮的弟媳——她是奈文的妻子，名叫妮斯达莉妮，大家称呼她为“珍珠之母”。

珍珠之母快言快语：“我们抵达努尔那卡尔那天，在车站上，我看见了您兄长。”

古姆迪妮大吃一惊。她兄长去车站迎接新郎官和亲家，她第一次听说。

“他长得多么英俊潇洒！我从未见过如此伟岸漂亮的长相。那时，我忽然想起一首颂歌，赞美黑天的优美外表，颂扬黑天的丰富内心。”

骤然间，古姆迪妮的心被她的温存友爱融化了，脸藏在幔布里，默然无声地望着窗外。窗外广袤的原野，黝黑的森林，湛蓝的天空，一切

景象因着泪水变得模糊不清。

珍珠之母迅即明白，古姆迪妮内心的痛楚正定位在哪儿，所以她从几个方面，提起她兄长的话题。她问道：“他结婚没有？”

古姆迪妮难过地答道：“没有。”

珍珠之母说：“多么崇高的奉献，您的兄长！具有神明似的心灵形象，家室却空着！不知未来有哪位幸运的姑娘会选定如此难得的夫婿！”

古姆迪妮思索着：“哥哥那天抛弃所有尊严，为我赶到车站迎接。而那些人连一次都不去拜访他！真是天壤之别！仅仅由于他们富有，就胆敢蔑视我兄长那样高贵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兄长的健康日益恶化。”

她内心一次次徒劳无益地责备着自己：“哥哥为什么去车站？他为什么把自己看轻呢？难道为我？我那时为什么不去寻短见呢？”

如今，已发生的事不可能逆转，她为此捶胸顿足，长吁短叹；她时时回忆起兄长疾病所致的疲惫和安详的脸上那双充满祝福的慈爱且深沉的眼睛。

二十

火车驶抵加尔各答豪拉车站，已是下午四点光景。新郎和新娘双双坐在短途火车里，在加尔各答的光天化日里、众目睽睽下，古姆迪妮显得不自在，全身瑟缩着。十九年以来的青少年生活所形成的纯洁天真的灵性已融进身体的每个细胞内，那种纯洁天真的天性犹同古代英雄身上的盔甲，难道她能够那么轻而易举地抛弃它？她应该拥有那种乐器，一旦吹奏，那种盔甲刹那间自个儿四分五裂，化为乌有。但那种乐器至今没有在她心田里奏鸣。身边坐着的那个人，眼下仍是她心灵之外的人，他至今阻碍着自己成为他心灵内的人。他的精神抑或实践，有一种粗鲁的传统偏见，把古姆迪妮的心灵拒于千里之外。

其实，古姆迪妮应成为默吐苏登孜孜以求的一种新发现。但埋头于商业事务的人，极少有空闲时间认识或了解女性世界。由于商务繁忙，他从没有真正从内心接触过女人。至今没有一个女人能动摇他的心。默吐苏登从前结识的女人，一般都是普通平庸之辈；她们埋头于家务，窃窃私语，惹是生非，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就会引发一场大哭大打之战，闹得鸡犬不宁。与她们的来往和接触，在默吐苏登的生活里是司空见惯的。他自己的结发妻子也将在家庭渺小的部分获得位置，被日常家务的琐碎卑微所困扰，在家庭的围墙里，过着在男人指示下的通常妇女的生活——他的想法没有越过雷池一步。对待女人需要艺术技巧，其蕴含着失与得的一种复杂问题。这件事没有在他精于计算的机敏的脑子里获得一席之地。从植物观点看，蝴蝶是无用的、多余的，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蝴蝶交配所起的作用；同样，默吐苏登对未来妻子的想法也如是观。

婚礼之后，他第一次看见古姆迪妮。她拥有一种无以伦比的优美，像神的化身。每一瞬间，他满怀着那种希冀。古姆迪妮的美丽就属于这个愿望，那种优美如同启明星，它独立于夜晚世界，属于清晨世界的彼岸。默吐苏登在自己下意识的心灵里，自己朦胧的想象里，自觉不自觉的欲望里，认为古姆迪妮比自己优秀。至少在他心底已浮现一种想法：应该符合某种说法对得起古姆迪妮。

“说些什么，聊聊吧。”想着想着，他猛然间向古姆迪妮没头没脑地说道，“阳光是从这里射进来的？”

古姆迪妮没有做任何回答，默吐苏登拉直了右边的窗帘。

又是一阵沉寂。突然，他又说：“你感到冷吗？”说着，没有等待回答，他从对面的座位上抽出一条英国毛毯，盖在自己与古姆迪妮的脚上。这样，他与她建立了共同遮盖物的有福共享的关系，默吐苏登由此高兴得身心战栗。古姆迪妮很惊讶，欲去掀开毛毯，然而又控制住自己，退到席位的一边坐着。

就这样，过了好长一会儿，默吐苏登的目光蓦然间落到了古姆迪妮的一双纤手上。

“让我瞧瞧。”说着，他突然拿起她的左手，放到自己的眼睛底下。他又问道：“你手指上的戒指是什么做的？它好像是翡翠制成的。”古姆迪妮依然默不作声。

“你瞧，我不喜欢翡翠。你脱下它！”

默吐苏登曾经买过一副翡翠镯子，就在那年，他满载亚麻的船只与豪拉桥相撞而沉没，从此，他认为翡翠是非吉祥物，无法接受它。

古姆迪妮缓缓地企图挣脱他的手，但默吐苏登牢牢抓住不放。他说：“我把翡翠戒指替你脱下来。”

古姆迪妮大吃一惊，说：“不，让它戴着。”

在一次弈棋中，她获胜，兄长送她一枚戒指，作为奖励。

默吐苏登暗自发笑，寻思着：“我在她内心里对戒指的态度中发现一种稀罕的欲望。”通过这件事，他认识了古姆迪妮的本性。他思忖，今后，不时通过馈赠头饰、手钏、臂镯、项链等物，获得能通向可怜女人心灵的直接途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默吐苏登施以的影响，是毫无出路的，毕竟他的年纪比她大了许多。

默吐苏登从自己手上脱下一枚硕大的荷花状的宝石戒指，微笑着说：“不用害怕，我用另一只更贵重的戒指换下它，给你戴上。”

古姆迪妮再也无法忍受，轻轻推了一下，挣脱了自己的手。这样，默吐苏登生气了，他无法容忍对自己统治的反抗。就用生硬的声音强调说：“瞧，你必须脱下这枚戒指。”

古姆迪妮低垂着脑袋，默然无语地坐着，她的脸涨得通红。

默吐苏登又说：“你听见没有？我说你脱下为上策。脱下，给我！”说毕，他准备拉她的手。

古姆迪妮退缩自己的手，说：“我脱下。”

然后，她把戒指脱下。

“拿来，放到我手上！”

她执拗地说：“我自己放好它。”

默吐苏登发怒地吼叫：“放着它有什么用？你心里也许想，它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你今后再也不许戴它！我再强调一遍！”

古姆迪妮说："我不再戴它。"说着，她把它放进小钱袋里。

"为什么？你心里为什么对这件普通首饰感到那么伤感？你的固执看来不一般。"

默吐苏登的声音十分刺耳，耳里仿佛响起粗糙不平的砂纸的摩擦声，古姆迪妮全身仿佛散了架似的。

"谁给你那枚戒指的？"

古姆迪妮仍旧一言不发。

"不是你妈给的吧？"

她不得不做出回答，沉吟了一下，用模糊不清的声音说："哥哥给的。"

"哥哥给的，原来如此。"默吐苏登十分清楚，其兄的景况是什么样的穷酸相，其兄的戒指，犹同挖壁洞的工具！这个家庭不可能给她值钱的物品。但是，比这更刺伤默吐苏登的心的是，古姆迪妮的兄长对她来说现在依旧是头等重要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说是自然而然的，可以容忍的，但默吐苏登无法忍受。当一富翁在拍卖交易里购进旧式地主的土地，而人们又不时长吁短叹，念念不忘旧制度，那时，新主子心里就会滋生莫名的妒忌之火。默吐苏登此时此刻的感受就是如此。默吐苏登寻思着，如何使她尽快忘掉这件事，让她明白，从今天起，我是她唯一应该惦念的。此外，身上抹姜典礼那天对新郎的侮辱之事，默吐苏登相信，维帕勒达斯一定插了手。尽管纳沃戈巴尔在婚礼次日就对他说明："大兄长，在婚房里进行鱼肉收入交易一事，维帕勒达斯兄长决没有插手。他不知晓这一切事故，那时他病得很厉害。"

默吐苏登虽然那时暂时放下戒指之事，但心里仍铭记着。

除了行为方式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古姆迪妮的价值突然涨起来。就在努尔那卡尔举行婚礼那天，默吐苏登收到了如下电报：亚麻出口中获得了大约二百万卢比利润。毫无疑问，这是新媳妇的命运的力量所致，妻子命运里有着生财之道，它的明证是二百万卢比垂手就得到了。这样，古姆迪妮被安排在车内坐着。默吐苏登满心高兴，他又拟好一份未来利润的成熟文件，正往家赶去。不然，今日短途的旅行，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儿。

二十一

自从获得王公的称号，加尔各答的考什尔家人住宅的大门上，已经赫然镂刻上“默吐宫殿”几个大字。在那宫殿的铁门的一个角落，今天奏起民间的喜庆鼓乐，一支军乐队在花园里欢鸣着。门顶半月形横匾上写着“神明保佑”，傍晚，在光线斜射下，字迹显得更加令人目眩。从大门到屋宇，铺着一条砾石路径。砾石道旁，青翠欲滴的蔓藤、万紫千红的花朵，更增添生命的光彩；通向屋宇前的高台的阶梯铺着红色的地毯。载着新郎新娘的车子，缓缓驶过诸亲好友的队列，停在指定的位置。顿时，鼓乐齐鸣，人声鼎沸，仿佛嘶鸣的千军万马拥到同一个地点。默吐苏登的一位风烛残年的远房祖母赶来庆贺，她的头发分缝用厚厚的一层朱砂涂抹着；身穿宽大的红色纱丽，身体肥壮，手戴着粗大的黄金手镯和贝壳指环。她从银罐里取水，洒在新娘的脚上，用衣襟抹去水迹；然后，给姑娘戴上铁镯，象征吉祥如意；最后，在姑娘的脸庞上，抹上少许蜂蜜，说：“多少天之后，我们蔚蓝的天空将出现望日的圆月，湛蓝的湖中将开出金色的莲花。”

新郎与新娘下了车。年轻客人眼里充满了妒羡的神情，一位说：“新郎官洗劫了神仙天堂，掳来了铐着金锁链的仙女。”一位说：“倘若在往昔时代，万众瞩目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必然会引起王公之间的你争我夺的战争。今日亚麻利润就能使人万事如意。迦梨时期众神也是冷漠无情、缺乏情趣的，命运转盘的所有星座都成为吠舍种姓。”

随着选婿、新娘规范等典礼的一一完毕，天色已黑，为避开死亡之夜，新郎新娘各自去睡觉。

古姆迪妮想起自己一位姐姐的婚礼，但她没有在自己家里见到任何新娘进府。青春窦开前，她就随兄迁徙到加尔各答——获得兄长的无限慈爱的庇护，童年心灵的幻想世界，没有依普通世界的宽大框架构建。童年时期，她潜在的对丈夫的渴求化为对湿婆神的膜拜，把伟大的苦行僧、蛰居在深山的光芒四射的湿婆看作是理想丈夫的化身；而只把自己的母亲视为贞操女子的典范形象，母亲是何等温存、安详、美丽，她的性格含有多大忍耐，多大痛苦，对神膜拜的痴迷，祈祷的虔诚，服务的不倦精神！而对自己丈夫的亏待，又是她性格的另一面；尽管如此，她的品格豁达、慷慨、崇高，没有虚伪、低卑；她那种特殊的自尊感，仿佛是在遥远的往世书时代的理想模式里所塑造成的。她的生活里，每天都被证实着，与生命相比尊严是重要的，与利益相比权力是至上的。概而言之，她与她那一营垒的人是具有崇高尊严的人；她们的原则是，不管自己是否受到损害，维护不可侵犯的完美尊严是至关重要的，而不是显露狭隘的高傲。

那天，古姆迪妮的右眼又跳动了，她内心充满着虔诚的情感，她怀着自我奉献的坚定信念。那种可能会出现的艰难险恶的障碍，吹毛求疵的毛病，压根儿没有潜入她的思维里。达姆莫迪怎能事先料到，选择维德尔帕拉吉·奈尔作为自己的夫婿呢？达姆莫迪内心肯定存在着某种难以言状的疑虑——难道古姆迪妮不会同样有那种忧虑？选婿的全部活动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王公也来啦，但古姆迪妮内心所期待的形象在外界能寻觅到吗？她没有计较他的模样，没有顾及他的年龄，但王公呢？她怎能获得自己心灵的真正王公呢？

今日，古姆迪妮迈过了祈愿的门槛，接受步入新世界的邀请。在那祈愿里，为什么不响起吉祥的霹雳声，从而使古姆迪妮从那霹雳声中谛听到天际神仙的祝福咒语呢？许下全部祈愿后，为什么听不到用庄严声音赞唱对宇宙之父的礼歌呢？

宇宙之父身上永恒男女结为一体，如同句子与意义，密不可分。

二十二

早先，默吐苏登来加尔各答定居时购买了一幢旧房，那幢四方形的房屋如今已筑成他的内宫。不久，他又在它前面按眼下的时髦样式，修建了一座新式的宫殿，与内宫相邻，那就是他的办公楼房。两座宫殿虽然紧密相连，但它们显示着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外面宫殿的地面全部铺设的是大理石地板，上面铺着英国地毯。墙上贴着彩色壁纸，挂着各式各样的图画，有的是木刻画，有的是油画，有的是装饰画。有的画面里猎狗追逐着牝鹿，有的画面画着生活在鞑皮的名马，有的呈现外国的风景画面，有的画着沐浴的裸体女子画像。墙上壁龛里，无次序地置放着中国瓷器、青铜盘碟、日本扇子、西藏拂尘等各式各样的不相关联的物件。鉴赏、购买、布置这些家庭装饰物的重任，落在默吐苏登的英国助手的身上。此外，屋内还安放着用天鹅绒或丝绸包裹的沙发和椅子。一个玻璃柜里，整整齐齐码着豪华装帧的英国图书，雇用了一个专门从事擦灰扫地的清洁仆人，不让其他人插手这项工作；一只三脚凳上放着一些家庭成员和外国客人的相册。

内宫第一层楼的屋子阴湿、黑暗，烟熏得到处乌黑。院内垃圾满地。自来水管也安置在那儿，人们长年累月在那里洗碗碟，洗衣服。不用水时，水管也经常开着。楼上阳台晾着妇女们潮湿的衣服。系在木棍上的大鹦鹉吃剩的残渣，撒满院地；阳台的围墙上，满眼是嚼过的槟榔渣子，抑或是各种污秽的不清晰的印记。院子西边，遮雨檐屋后面是厨房，饭菜气味、烧煤烟味不时飘逸到楼上屋宇。厨房外有一块被墙围着的小空地，一角堆积着柴火煤炭、炉灰、破裂花盆、破旧篮子等垃圾什物。另一角系着一两头牛、几只羊，它们的草食、牛羊粪便也堆在那儿。全部围墙是由圆形干牛粪饼垒起的。旁边长着一棵柠檬树，牛系在树枝上，果实不时从那被拉弯的枝干上掉下，枝叶也不时被打落，树显得虚弱不堪。这不大的土地是属于内室的，其余土地属于外界。外界的土地上，有蔓藤棚、花圃、曲径草地、小砾石道路、石雕和铁椅等。

内宫的第三部分是古姆迪妮的卧室。用黑檀木制作的大床放置在那儿，网状的蚊帐套住了它，蚊帐边缘垂悬着真丝缨子；床上方挂着一幅裸体女人的肖像画，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胸脯，演着害羞的戏剧。床头另一方挂着默吐苏登自己的一幅油画，此画突出了克什米尔风格。一件大的衣柜靠着一面墙，衣柜上有一面镜子，镜子两旁有中国的瓷烛台。衣柜前面放着中国大瓷盘，瓷盘上放着香粉盒、月形梳子、各种香水、香水喷器和其他各种日用品，这些物件都是由默吐苏登的英国管家购来的。在玫瑰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花。写字台放在屋里的一角，上面安放着贵重的石制文具盒，里面有笔和纸。到处置放着宽厚软垫的沙发和安乐椅，还放置不少三脚凳，上面放着茶叶，它也可用来玩牌。适合新女皇的卧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默吐苏登特别操心的事，内宫最高地

方的那所屋舍，现在看来仿佛是披着褴褛衣服的乞丐头上扎着镶嵌宝石的头巾。

末了，度过了喧闹且隆重的一天，古姆迪妮步入这间新屋，那位莫迪妈带她来这儿。事先已确定，今晚，她与古姆迪妮一块睡在这儿。同时，另一支妇女队伍也莅临该地，看来她们不想对自己的好奇和欢乐热情降温，但莫迪妈阻拦了她们。一进入新房，莫迪妈就拥抱着古姆迪妮说：“我去隔壁房子一会儿——您可少许哭一会儿——你内心积聚着成河的泪水。”说罢，她离去了。

古姆迪妮坐在一只凳子上。“先不能哭泣，得先安排好自己。”她思考着。自我戕害自尊犹同伤痛刺骨，这使她感觉最为敏锐。多少年来，她内心所下的某些决心，总无法付诸实现，她那颗叛逆之心总是违背那些决心行事，她无法获得一星半点儿的时光，把那颗心引到路上。她内心自语道：“神明，赐予我力量，给予我力量，不要毁了我的生活！我是您的女奴，让我获胜，我的胜利也将是属于您的！”

一位身体结实、皮肤棕色的漂亮的青年寡妇，轻声步入屋内，说道：“莫迪妈给您一些时间休息，获假时间已到，我就能进来了。她不许任何人到您身边，她想把您圈起来——好像我们是窃贼，到处转悠着挖壁洞，想通过她的围栏把您偷走。我是您的嫂子，名叫什娅玛宋德莉，您的丈夫是我的小叔子。我倒是思忖，最终，收支簿将成为他的媳妇，而我看到，那收支簿中存在着魔术，妹妹！在他那般年纪里，用收支簿的力量获得了如花似玉的美丽媳妇；倘若能够侵吞就侵吞，那就不会产生收支簿的神的咒语力量。妹妹，老实告诉我，您喜欢我这个年长的嫂子吗？”

古姆迪妮听后目瞪口呆，回答什么还来不及思索，什娅玛又说：“您该懂得，但不喜欢又有什么关系！您已经往返转了七次，您再来回转二十一次，也无法解开套索。”

古姆迪妮迷惑不解地说：“姐姐，您说的是什么？”

什娅玛说：“妹妹，把话说明白有什么过错？看，您的脸色，难道我们不会明白吗？但我不会让您犯错误的。我们难道会由于自食苦果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妹妹，您已落入了那双巨大的强暴之手，要警惕行事！”

这时，莫迪妈进入屋内，看到这般情景安慰她说：“别害怕，别害怕，我正去采集奇花异草。您此刻不会思考到这一层的，所以我在这时刻来看望新媳妇。话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吝啬鬼的财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说过，它似乎是我们小叔子的基本的福祉。他用右额占有自己的媳妇，倘若也用左额占有自己的媳妇，那么事情就圆满了。”

说着，她走出屋，片刻她又返回。在古姆迪妮面前，打开槟榔盒，说：“取一个槟榔！有吸烟的习惯吗？”

古姆迪妮答道：“没有这个习惯。”这时候，什娅玛取了一丁点儿烟草，投进嘴里，大步流星地离去了。

莫迪妈说：“我得去供出身印医世家的姨母用膳，现在还不算迟。”说着，她挪步离去。

什娅玛宋德莉使古姆迪妮内心树立了一种信念。今日，古姆迪妮最需要财富的庇荫。她脑海里勾勒着财富之梦，勾勒着在天堂世界和大千世界进行着各种色彩的游戏；古姆迪妮力图获得这些幻想创造者的帮助。正在这时，什娅玛进了屋，打破了她梦织的世界之网。古姆迪妮闭上双眼，内心呼唤着自己，以坚定的语调自语道：“丈夫的年龄很大，所以我不喜欢他，这永远不可能成为事实；若是这样，则成为奇耻大辱。这种做法只能是小户人家女子们的行为模式。”难道她没有记起萨蒂与湿婆的婚事；湿婆的责难者提及湿婆年龄大这一事实来刺激萨蒂，但萨蒂无动于衷，没有听从他们的挑唆。

至今，古姆迪妮内心没有考虑丈夫的年龄和相貌。通常，男女相爱结成秦晋之好，这种爱必须包含相貌品德、身体心灵的相互吸引，也就是相貌取悦，心心相悦。但古姆迪妮从未思索过这类事。她粉饰自己，压制相爱取悦的情感。

这时，一个身穿印花衬衣、套着锦缎围裤、约莫六七岁的男孩进入屋内，紧紧偎依着古姆迪妮的身体伫立着。他睁大了一双可爱的大眼睛，注视着古姆迪妮，战战兢兢，缓缓且甜蜜地叫着：“伯母！”

古姆迪妮不由得把他拉在自己的怀里，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孩子以权威的口吻告诉自己带着先生头衔的名字：“莫迪拉尔·考什尔先生”，而大伙戏称他为“哈伯鲁”。通常，人们出于地点、时间、身份考虑，维护他的尊严，不得不以父辈赐予的完整名字称呼他。古姆迪妮的心悸动着，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好像获得了某种保护。突然间，她感到，多少日子以来，她一直在膜拜室里向黑天大神供奉鲜花。现在黑天就以孩子的身份，投到她的怀里。

古姆迪妮在痛苦的时刻，祈祷道：“您看，为了得到您的抚慰，我特地赶来。”在呼唤黑天大神时，她抚摩着莫迪拉尔圆圆的面颊说：“戈巴尔（黑天大神之名），您拿着花了吗？”

古姆迪妮的嘴里，除了戈巴尔没有吐出第二个名字，而哈伯鲁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小名，略微感到吃惊。但是，如此甜蜜圆润的音调传到他的耳畔，他内心不可能产生任何异议。

莫迪的母亲从隔壁屋里，听到自己孩子的声音，慌忙跑来说：“死鬼！你这猴子竟然窜到这儿来了！”莫迪拉尔·考什尔先生的尊严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孩子带着哀怨的目光，默默地凝视着妈妈，左手牵着伯母的衣襟。古姆迪妮用右手紧抱着哈伯鲁，说：“让他待在这儿！”

“不，姐姐，已经很晚了，现在该是睡觉的时刻了。在这个家庭里，他是能够很容易被遇到的——像他那般贱的男孩，没有第二个。”说着，莫迪妈领走不心甘情愿离开的孩子，催他上床睡觉。这时，古姆迪妮的心灵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她仿佛觉得，她获得了自己请求的答复，今后的生活问题将像这个孩子一样，那么简单、单纯。

二十三

深更半夜，莫迪妈突然醒来。她发现古姆迪妮盘坐在床上，双手放在胸前，目不转睛的黑眸仿佛凝视着前面的某个人。古姆迪妮越感到从心灵上获得默吐苏登遇到阻力，越想到自己的夫君就是自己日夜膜拜的大神的化身，丈夫委实是个象征的化身；她应该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神明使自己的膜拜变成十分艰难的历程，他的形象不是清澈透亮、能一眼看清的，但这正是对虔诚者的考验。毗湿奴圣地的小径，貌似虚无缥缈，但虔诚者依赖自己内心的力量，在那无形中照亮了通向天国的有形之径。“我现在能在无形中瞥见了有形，终于通过内心实践，实现了亲证。如今，神明藏匿在哪儿，我就去哪儿，把自己作为祭品，供奉到神明的脚下。那时，神明决不会规避我。”她暗自乞求着。

“我的黑天就是牧人戈巴尔，不会是其他人。”她内心吟唱起从兄长那儿学来的赞神曲。

她获得了默吐苏登的粗鲁印象，此时她只视作水上气泡而已，淡而置之一“而那永恒的真实覆盖一切，不可能有另外的，不会有另外的！”此外，她还有一个痛感，就是她视为幻影的东西即是生活的虚无。迄今，正因着虚无，她才可能建设自己的生活；没有它，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虚无与生活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她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虚无是完整的—

父亲撒手归天，母亲步其后尘，

所有人都会消失，上帝依然眷恋人间。

尽管父亲撒手人寰，母亲也紧随而去，但他们没有抛弃存在于内心的永恒期待。上帝为什么不使人弃绝，他为了充实虚无而这样做。她将听从天命，顺其自然。心灵的歌儿何时从她喉咙喷放而出，她自个儿也不晓得。眼前，只有她的眼泪从眼眶里吧嗒吧嗒滴下。

莫迪妈没有说什么，只默默地看着，听着。当古姆迪妮久久向神膜拜顶礼之后，叹了口长气，慢慢躺下时，一股忧虑思潮在莫迪妈心田翻腾。从前，她从未想过婚姻、命运诸问题。

莫迪妈寻思：“我们结婚的当儿，还是群乳臭未干的女孩子，心灵的痛苦从没有在我们身边出现过。正如孩童不经任何处理，把生果迅疾投进口里一样；我们也不经任何思考，接受了丈夫的家务，不知个中有何疑难。我们不寻求索取什么，对我们来说，计算日子是多余的、不必要的。那天有人说，今天将是新婚夜，而新婚夜并不是什么苦药，仅仅是

一种游戏。但眼前，新婚夜对这位姑娘却是个多么巨大的痛苦！大伯子现在仍是陌生人，嫂子要花费多少时辰，才能把他变成自己的心上人？他如何接触她？这位姑娘为何要忍气吞声面对这种侮辱？他不知花费多少时间挣钱，现在为获取她的欢心为何不能忍受等待呢？在那个女神（财富）面前踯躅不定，而在这位女神面前为什么不能张开口恳求呢？”

　　这些话题触发莫迪妈的心灵是有缘故的。莫迪妈见到古姆迪妮，打从心底里喜欢她。这个爱的铺垫她在车站见到维帕勒达斯时就已完成。她一见到他，就觉得，恐怖仿佛从摩诃婆罗多那儿被驱走；他光辉四射的形象犹同天下无双的英雄，他宁静的脸庞犹同痛苦的化身，掺和着一种忧伤的神情。一望见他，莫迪妈心里就想，倘若没有人告诉他是谁，她兴许立即会向他行触脚礼。他的光彩照人的形象至今仍萦回在她脑际。这以后，她一见到古姆迪妮，心里就不由自主地道：“这位姑娘长得与兄长一模一样。”

　　家族特征往往与血缘有联系，而与社会无关联，那种与血缘联系的家族纽带是无法扯断的。这种带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不和谐所带来的打击，对妇女的震撼远胜于男人。因着年幼就成婚，莫迪妈没有刺探那种秘密的机会一但她从古姆迪妮内心无疑感受了它。她的身体显示几许光怪陆离的状况，它仿佛是一幅可怖的图画——图画里一头不知名的野兽伸出垂涎三尺的舌头，虎视眈眈地坐着；古姆迪妮站在黑暗的洞口，向神明乞求救助。莫迪妈暗地愤怒地叫喊：“上帝！你从前把她投入危险之中，如今你要解救她！天哪！”

二十四

翌日清晨，古姆迪妮收到自己兄长的电报："上帝祝福你。"她把那封电报紧贴在胸前，仿佛那封电报曾用她兄长的右手抚触过。但兄长为何对自己的健康情况一字未提呢？难道他的病情恶化？从前，兄长的所有情况对她都是公开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如今所有的门都对她关闭了。

今日是新婚之夜。家里人头攒动，闹声喧天。亲家姑娘不间断地挑逗古姆迪妮，她们一刻也不让她安静独处。而今日，她多么需要独处一会儿。

洗澡间就在卧室隔壁，那儿可以淋浴。古姆迪妮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从自己盒子里取出双方爱的结合布头，离开了那儿，进入浴室，从屋内关上门。布头放在白玉石的小凳上，自己坐在前面地上，内心自言自语喃喃着："我是属于你的，今天你就带我走！我不是其他人的，我是属于你的，属于你的，属于你的。你那爱的结合形象照耀我的生活。"

这里，医生诊断说，维帕勒达斯的流行性感冒已转成肺炎。纳沃戈巴尔独个儿赶来加尔各答，为新婚之夜馈赠礼品——一件十分豪华的礼品。倘若维帕勒达斯在的话，不会那么大事铺张的。

为庆贺古姆迪妮的婚礼，原定召唤她四位姐姐前往。但一得悉考什尔家族不是正统婆罗门，各自家里的人都不允许她们前往参加婚礼。而古姆迪妮的三姐想方设法，不惜与婆家争吵，终于在婚礼次日抵达加尔各答。纳沃戈巴尔对她说："你们到这家，我们的尊严就会丧失。"他今天把家庭的一些年轻姑娘聚集在一块，委派一位年迈的仆人看管。古姆迪妮看到这般情景，心里琢磨，看来双方至今不忘旧怨，没有讲和，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和。

古姆迪妮开始梳妆打扮。过去十分亲近的爱取闹的人，现在应该成为被款待的客人。默吐苏登早已嘀咕，再耽搁要误事了，明日他得去上班工作。晚上九点，仆人按吩咐在院子里敲起了响钟。现在，一分一秒也不能延误，谁都没有胆量违反时间的规定。宴席已散。一看到天空秃鹰的影儿，鸽子就心惊肉跳，古姆迪妮的心也战栗不已。她冰冷的手沁出汗，脸色顿时吓得苍白。一出屋子，她马上抓住莫迪妈的手，惊恐万状地说："请您把我带到可庇荫的地方躲一会儿！让我独自待上十分钟！"莫迪妈立即把她带进自己的卧室，从外面把门反锁好。站在屋外，擦拭着眼睛，不禁唏嘘说："这是带着什么命运迈进这个府的！"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人们来了，新郎去卧室问媳妇哪儿去啦？莫迪妈答道："如此催命，怎能办好事？难道媳妇不要有时间卸

妆？”莫迪妈企图拖延，给她更多时间休息。末了，她明白再耽搁要坏事，她打开门一看，媳妇昏厥过去，躺在地上。

一片喧哗、惊慌。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扶上床。有的往她头上浇水，有的扇扇子。隔了一会儿，古姆迪妮醒了过来，她不知晓自己身在何处，呼唤着：“哥哥！”莫迪妈立即俯下身子，对着她的脸说：“姐姐，不用害怕，我是莫迪妈。”说着，她把古姆迪妮的脸放在自己怀里，紧紧抱着她。接着她向大伙嚷道：“你们不要拥挤在这儿，我马上把她带去。”然后，又在古姆迪妮的耳畔安慰说，“别害怕！别害怕！”古姆迪妮缓缓地站起，内心暗自呼唤着上帝的名字，心底向他膜拜顶礼。屋子的一角，哈伯鲁沉浸在睡梦里。古姆迪妮走过去，亲吻一下他的额头。随后，莫迪妈把她带到卧室，说：“姐姐，现在还害怕吗？”

古姆迪妮握紧了自己的双拳，说：“不害怕了，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了。”内心却说，“这就是我的赴会，外面是一片黑暗，内心却光明普照，‘我的黑天就是戈巴尔，不是其他人。’”

二十五

这时，什娅玛宋德莉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默吐苏登：“媳妇昏厥过去了！”默吐苏登的心顿时火冒三丈，说：“为什么，她的情况怎么样？”

“无法说清，她‘哥哥，哥哥’地唤个不停，接着就蔫了，无精打采。您去瞧瞧？”

“怎么啦，我可不是她的兄长！”

“您这种发火徒劳无益，无济于事。孩子，他们是大户人家。现在培育感情需要花费时间。”

“她天天昏厥，我就天天奉陪，在她头上擦涂油膏，难道我就为此与她结婚？”

“我听了您的蠢话，不禁好笑，宝贝！这里有什么过错？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许多事情上不得不丧失尊严，这已是司空见惯了。何况，现在还不是那种情况。眼下火烧眉毛的事是设法使她苏醒过来。”

默吐苏登怒不可遏，按兵不动。什娅玛宋德莉动情地走到他身旁，握住他的手说：“孩子，不要如此心情不好！见到你这般情景，我是无法忍受的。”

以往，什娅玛没有这个胆量与默吐苏登靠得那么近劝慰他。聪慧的什娅玛走到他身边，默然无语。她深知，默吐苏登无法忍受多嘴多舌。女人天生的直觉告诉她，今日默吐苏登已不是昨日的默吐苏登。今天，他软弱无力，他无法保持高度警觉，维护自己的尊严。什娅玛把自己的手放在他手里，她深知，他不会讨厌这种做法。新媳妇曾刺伤了他的天然自尊性，那种刺伤在某个地方获得治疗，内心就会平和下来。照理，什娅玛是瞧不起古姆迪妮的，是不会尊重她的，这并不是件低卑的举止。什娅玛难道比古姆迪妮长得丑？尽管她的肤色略微显得黝黑些，但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性感的嘴唇，古姆迪妮是无法比拟的！

什娅玛突然说：“你看，媳妇来了，我得走开。你注意，她还是个女孩子，不要同这可怜的女孩动肝火。”

古姆迪妮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迈进屋内。默吐苏登难以容忍地说：“你在家里有昏厥的习惯，是吗？但在我家你不许这样做，你应该抛弃努尔那卡尔家乡的陋俗。”

古姆迪妮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一句话也不说。

默吐苏登见她一言不发，更是火上加油，气愤异常。在他内心深处有着竭力获猎这位姑娘的心的渴望，这就是他强烈且无故发怒的缘故。他大为光火地说：“我是忙于事务的人，我的时间很少，所以我没有伺候歇斯底里的女孩子的时间。我想清楚地告诉你。”

古姆迪妮怯怯地说：“你想侮辱我？我甘拜下风。但我内心决不会领受您的侮辱！”

古姆迪妮在向谁用这种独立不羁的态度说话？是谁站在她瞪大的眼睛前面？默吐苏登骤然间目瞪口呆，不由得思索：“这个女子为什么不与他争吵？她的脾性究竟如何？”

默吐苏登挖苦地说：“你是兄长的好学生。但请你记住，我可是你兄长的高利贷者。我一手购买了你，另一手也可把你卖出去。”

他企图把自视比古姆迪妮哥哥高大的想法硬塞入古姆迪妮的心中，并使它生根，这种做法除了愚蠢不会有其他结局。

古姆迪妮不甘示弱地说：“请听仔细，您要成为冷酷无情的人，请便吧，但不要成为小人！”说毕，她嗵的一声坐在沙发上。

默吐苏登用极其严厉的口吻叫嚷：“什么，我是小人，你兄长比我高大？”

古姆迪妮答道：“我知道您是高大的人，才到您这儿来。”

默吐苏登讽刺地说：“你是把我看成高大的人而来，还是出于金钱欲望而来的？”

这时刻，古姆迪妮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扭头夺门而出，坐在露天屋顶下的地上。

加尔各答的深夜——空中寒风吹刮，冷雾弥漫。天空似乎也不高兴，星光朦胧，发出犹如从撕破的喉咙里出来的含糊声音。古姆迪妮内心处于无意识状态——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痛楚，她仿佛消失在浓雾里。

这时，默吐苏登也不甚明白，古姆迪妮会如此傲慢地、不声不响地夺门而出。他对自己的失败的巨大愤怒都倾泻在她兄长身上。他坐在卧室的椅子上，望着虚无的天际，紧握着拳头。坐了一会儿，他无法自制，风风火火地冲到外面，站在她背后，吼叫道：“大媳妇！”

古姆迪妮吃惊地从地上蓦然站起，背朝着他。

“在寒冷的夜里，你出来干什么？走，到屋里去！”

古姆迪妮直盯盯地凝视着默吐苏登的脸。默吐苏登握有多大的权

力，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他握住古姆迪妮的左手，缓慢地说：“进屋去！”

古姆迪妮的右手还握着兄长的祝福电文。她一直把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她没有从丈夫手里挣脱出自己的纤手，默默地、缓缓地跟随丈夫走进卧室。

二十六

翌日清晨，古姆迪妮从床上起身坐着，丈夫还酣睡着。古姆迪妮没有瞧他，她害怕使他心情变坏；她小心翼翼地站起，向丈夫致以触脚礼，随后去洗澡间。沐浴后，从后门走到屋顶坐着。那时，弥漫霾雾的苍穹的东方出现了一条暗淡的金黄色的带子。

当太阳出来时，她慢悠悠地走进卧室，发现丈夫已起身离去。在书桌抽屉里，放着她的圆钱袋，为放兄长的电文她打开了它，现在她发现，翡翠戒指不翼而飞。

晨祷之后，她的脸上呈现一种宁静且温柔的神情，但想到翡翠戒指不知去向，她眼里顿时火冒金星。莫迪妈叫她进屋吃奶糖，但她一声没吭，如同石雕似的待着。

莫迪妈惊慌地走到她身旁站住，问道："姐姐，发生了什么事？"古姆迪妮依然一言不发，只是嘴唇颤抖不已。

"您说呀，我的好姐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古姆迪妮哽咽地说："发生了偷窃事。"

"偷窃走何物？"

"我的戒指，我兄长给我的祝福戒指！"

"谁偷的？"

古姆迪妮没有说出谁的名字，但手指向外面。

"冷静些，姐姐，他与您开玩笑，马上就会完璧归赵的。"

"现在，我不去索回，我等着瞧，他会做出多少欺负人的事！"

"好吧，这件事会很快过去的。现在您该吃点什么，走！"

"不，我咽不下这里的食物。"

"我的女神姐姐，这样我的关切就落空了！"

"请问一句话，难道从今日起，我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存？"

"是的，无法保存自己独立的东西。一切都得依附于丈夫的心愿，夫

唱妻随。您不晓得，书上不是写着‘女奴’两个字吗？”

女奴！她突然想起《罗怙世系》里因陀默蒂的话：

主妇是夫君不可分割的助手，

亲爱的女伴通晓优美的艺术。

这个文本里哪儿都没有写着女奴的名字，刹帝旺的莎维德丽难道是女奴？《罗摩传后篇》里的悉多是女奴？

古姆迪妮理直气壮地诘问道：“女人是谁的女奴？他是哪个家族的人？”

“您迄今没有认识这个人。他不仅使别人奴隶般地工作，也使自己从事奴役劳动。哪天他不去办公室，就要克扣自己一份报酬。一次，他生病，一个月没有去办公室工作，他就削减了两三个月的伙食费，以补偿一个月工资的损失。多少日子以来，我担负起全部的家务，他精打细算，也只给我一个月的工薪。他不认谁是亲戚。在这个家庭里，从主人到仆人都是奴仆。”

古姆迪妮沉默了片刻，随后开口说：“我也干奴仆工作。我每天获得一份饭食，将会论价偿还的。我不成为工资女仆就不待在这个家庭里。走，让我去工作！全部家务的重担不是压在你的身上吗？你就把我视为你的属从，给我工作做！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对我开玩笑，称我为女王。”

莫迪妈不禁发笑，托住古姆迪妮的下巴，说：“您现在得听我的话，我下令——去用早餐！”

一走出房间，古姆迪妮就说：“妹妹，你看，我是为奉献自己的意愿来本府的，可他不是这般思量。如今他是获得了一位女奴，而不是获得了我的芳心。”

莫迪妈说：“砍柴人只知道砍树，他得到的是木柴，不是树。园丁懂得维护树木，所以他获得了花果。您落到了砍柴人手里，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心底里没有称为心疼那种东西的位置。”

一次，古姆迪妮回到卧室发现，三脚凳上放着玻璃做的镇纸。原来哈伯鲁把自己作为奉献的祭品，偷偷地藏了起来。她即刻到户外寻找，发现他躲在门后不作声地站着。因为他母亲不许他进这间房子，害怕主人为此类小事动肝火。家里人都知道，默吐苏登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帮助别人。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善于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

古姆迪妮抓获了他，把他带进自己的屋里，让他坐在自己怀里。她常把屋里作为装饰用的东西当作玩具。于是，他们俩就玩耍起来。古姆

迪妮明白，哈伯鲁异常喜欢镇纸——他不懂玻璃里如何嵌进彩色的花朵。他越玩越觉得好奇。

她说：“你要这个镇纸，戈巴尔？”

他从未听到过自己不敢奢望的建议，他啥时能够抱着获取这个镇纸的想法？他怀着不敢置信和令人惊诧的眼神，望着古姆迪妮的脸。

古姆迪妮说：“你把它拿去吧！”

哈伯鲁无法克制自己的狂喜——他一把握住它，欢蹦乱跳地离去了。

那天傍晚，莫迪妈走进屋说：“姐姐，你干了什么？大伯看到哈伯鲁手里拿着镇纸，怒火中烧，从他手里抢走镇纸，说：‘小偷。’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孩子连您的名字都没提一声。我教唆哈伯鲁行窃这件事将会不胫而走。”

古姆迪妮呆若木鸡地坐着。

正在这时，默吐苏登气呼呼地走了进来。莫迪妈惊慌失措，欲逃不能，呆住了。默吐苏登手拿镇纸，轻轻地放回原来的地方，扶正摆好。随后，他带着自信的神情，以平静且严肃的口吻说：“哈伯鲁从你屋里偷走了这个镇纸，今后要小心放好东西！”

古姆迪妮以尖锐的语调说：“他没有偷。”

“好吧。对，他拿了它。”

“不，我赠给他的。”

“你这样做，想惯坏他？请你记住我的话，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东西不许馈赠给人。我不喜欢颠三倒四说话。”

古姆迪妮冷不防站起，气愤地说：“你有没有拿我的翡翠戒指？”

默吐苏登沉着应道：“对，我拿了。”

“难道它不够偿付你的玻璃块的价值？”

“我早对你说过，你不许保存它！”

“你可以保存自己的东西，而我就不能保存自己的东西？”

“这间屋子里任何东西都不是属于你自个儿的。”

“我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归我自己，那么你这所屋子就没有我的插足之

地了。”

古姆迪妮正气呼呼地往外走，什娅玛进屋，说：“媳妇去哪儿？”

“干吗？”

“从早晨起，我一直拿着早餐坐等着，她难道来这家要绝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努尔那卡尔的公主不想进餐就不进餐，你们难道是她的女奴？”

“去你的，亲爱的，现在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你不应为这区区小事而如此发火。她不进食，身体将会挺不住的。那天她不是昏厥过去了？”

默吐苏登暴跳如雷，说：“不用你们多操心，你们通通离开！她饿了自然会进食的。”

什娅玛居怏怏不快地走了。

默吐苏登的头上青筋突暴，血往上冲。他迅即走进洗澡间，打开水龙头，把头放在水龙头下冲洗。

二十七

那天，已近黄昏时分。人们四处寻找古姆迪妮，哪儿都不见她的人影。最后人们获悉，她去储藏室旁边的一所小屋，那屋内放着蜡烛、灯盏、煤油灯等杂物，她在地板上铺一张席子坐着。

莫迪妈进屋，问道：“姐姐，您干吗这样做？事情闹到如此地步？”

古姆迪妮答道：“这个家庭里，我只配做清洗烛台、灯盏之类的活儿。这样，这间屋就是适合我待的地方。”

莫迪妈说：“姐姐，您做了天大的好事。您为照亮这家宅而莅临，但您不该为照看烛台灯盏之物而来。现在，您得离开！”

但是，古姆迪妮纹丝不动。

莫迪妈继续说：“好吧，那我就与您一块儿睡在这儿。”

古姆迪妮坚定地说：“不行！”

莫迪妈终于明白，这位品行优秀、纯朴直率的姑娘身上有着实现理想的坚毅力量。她不得不打道回府。

晚上，默吐苏登进屋睡觉，想知道古姆迪妮去向的讯息。当得知她的去向时，他思忖，她能在那儿待多长时间，我等着瞧。越阿谀奉承，她脾气会越固执。

沉吟了一会儿，他灭了烛灯上床睡觉。但他转辗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眠。每听到脚步声，他都以为她正朝屋子里走来。一次，他仿佛觉得她站在门外，他马上从床上跃起，走到屋外，但屋外没有人影。随着夜晚的逝去，他的心一直忐忑不安。其实，他内心没有力量忽视古姆迪妮的存在。然而，让自己主动走去向她道歉，承认错误，又违反他的“政策”，违反他的自然本性。他起床用冷水洗脸，企图强迫自己入睡，但睡意始终规避他。他焦急不安，无奈起身坐着。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和忧虑，手擎一支烛灯，不声不响，经过一排排沉浸于梦乡的小屋，来到了内院的清扫间旁。他侧耳倾听里面的响动，屋内没有传出任何声息。他蹑手蹑脚，小心翼翼地启开房门，看到古姆迪妮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席子一头卷起，当作枕头，她就这样枕着草席枕头躺着。默吐苏登以为自己没有睡意，古姆迪妮也理所当然睡不着。但他看到，她好像做了一笔马儿生意，甜蜜地酣睡着，甚至灯光落到她脸上，她都没有醒过来。隔了片刻，古姆迪妮动了动身子，翻了个身。默吐苏登像小偷见到主妇醒来似的，慌忙逃了出来，他害怕，可别让古姆迪妮瞧见他的失败

屈辱的狼狈相暗自窃笑。

默吐苏登从屋里出来，走进院子，迎头撞上什娅玛，她手执着小灯盏。

“你干什么，亲爱的，你从哪儿钻出来，在这儿现身？”

默吐苏登避而不答她的问话，说：“你去哪儿，嫂子？”

“明儿是我实践誓约之日。我将叫人做婆罗门饭，我正去筹划这件事。我将邀请您，不过，我可没有香火钱给您。”

默吐苏登正要启齿作答，但他克制住了。

深夜的黑暗里，在烛光照射下，什娅玛楚楚动人。什娅玛嫣然一笑，说：“今日从睡梦中醒来，就见到像您这样幸运的男子，这样，我今天的时光将会愉快地度过，誓约将会成功。”

她强调了一下“幸运”两字，但默吐苏登感到，它犹同是一种痛苦。什娅玛没有勇气清楚地询问古姆迪妮的情况。“明儿，你一定光临敝舍用餐。”说毕，她涨红了脸离去。

默吐苏登走进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他特意把灯盏放在门外，或许古姆迪妮会驾临。古姆迪妮熟睡的脸庞，怎么也不想从他的眼前退去。他一次次回忆，古姆迪妮从披巾中下意识伸出的漂亮的纤手。婚礼时刻，她把纤手放在自己粗大的手里，他不曾仔细端详。今日尽管端详了一番，但仍没能尽兴。他何时能有握有这只纤手的权力？想着想着，他无法躺在床上，一骨碌坐起，点燃蜡烛，打开古姆迪妮的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只圆形袋子。他首先从里面取出维帕勒达斯的那份“上帝祝福你”的电文；然后又取出一张照片，那是她的两位兄弟的像；最后掏出一张纸片，维帕勒达斯在上面写了一首歌词。

默吐苏登见物顿生怨恨，像是内心受到打击，满布伤痕似的。他咬牙切齿，暗自下决心要把维帕勒达斯一口吞掉。他自信，吞掉其兄的那天一定会到来。但在眼前，要完全控制十九岁芳龄的古姆迪妮是超出默吐苏登的能力的，然而这时只有能抢夺它，他的心灵才能获得平静。他除了采用强制手段外，别无他法。今天，他没有勇气抛弃圆袋子，不像那天，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走她的戒指；那时候，他满以为，古姆迪妮与普通女子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地被降服，而她又喜欢那种制服。今日，他才恍然大悟，古姆迪妮愿做什么，不愿做什么，要领会她的行为举止，不是件容易的事。

唯一能把古姆迪妮的生活与自己绑在一起的，是让她做孩子妈妈的途径，他念及这点获得了一种聊以自慰的感觉。

他左思右想，时钟悄悄地打过了五点，然而冬夜的黑暗依然没有褪

尽。隔一会儿，天际将吐白放亮，今日他整个夜晚将白白虚度了。默吐苏登即刻走出户外，走到清扫间面前，故意用脚踩出清晰的响声。随着声响，他打开了门，发现古姆迪妮不在屋里，她去哪儿了呢？

听到外院自来水管滴水的声响，他走到廊厅里，发现古姆迪妮用罗望子洗刷多少日子堆积在屋里的、已生了铁锈的灯架。默吐苏登认为这公然是一种示威，一种按自己意愿的做法的示威；它公然是一种企图在严冬里更加增添他夜晚无眠痛苦的挑战。

默吐苏登呆若木鸡，站在上面阳台上，茫然凝视着。如何能挫败女人的高傲之心，他精思竭虑着。家里人清晨起来，看到她洗刷灯架，他们会如何想？这原本是仆人的活儿，仆人们见状会如何想？在整个世界面前，他除了成为笑柄，还会有其他的好兆吗？

默吐苏登曾在心里闪现过冲动：到下面自来水管处，走近古姆迪妮。但是，大清早，他俩在院子里大吵大闹，整个家里人都会弃床跑出来看热闹。念及这种闹剧可能会出现，他就驻足不前。他唤来二弟那温，说：“家里正发生着什么事，你去查看了吗？”

那温深知，兄长随时会莫名其妙地发怒，那时谁都逃脱不掉挨骂。

默吐苏登说：“大媳妇像疯子般干着蠢活，究竟为什么？我怎么蒙在鼓里，一点也不晓得。”

大媳妇如此装疯卖傻，那温没有胆量解答这个问题，因而他也装聋作哑。他暗自告诫自己，可不要引火烧身。

默吐苏登说：“二媳妇惯坏了她的脑子。”

那温战战兢兢地说：“不会的，二媳妇自个儿……”

默吐苏登打断话茬儿说：“我亲眼目睹的。”

那温无以对答。那块镇纸之事，也应属于这“亲眼目睹”之中。

二十八

当莫迪妈以真心诚意对待古姆迪妮时，那温就料到，家里人是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的——家眷就为此事相互间传播着流言蜚语。那温当时就猜到，此事一定会引发某桩意想不到的事故。对抗默吐苏登这种意料之中的责难，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深知，若这样做只会加剧他的执拗。

默吐苏登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羞于启齿；他又含糊其词，没有阻止她那种疯狂的举动。唯有明白的是，把整个责任推到二媳妇头上。因而，依照夫妻生活的原则，责任分为头和尾，头的那部分自然落到那温的命运上。

那温离开默吐苏登，向莫迪妈道："我们面临一件新的棘手的事。"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它是自身暴露，还是兄长或你通晓？然而诅咒首先落到我头上。"

"什么，你说清楚些不行吗？"

"在他们新交易的进款里，是我来纠正你，还是你来修正我的过错？"

"当然，首先从我头上开始修正活动。我倒要瞧瞧，与你兄长比较，你手中有多大的名望，或者干脆没有。"

那温胆怯地说："兄长的奥利萨仆人打碎了餐具，而由我支付罚金的主要部分，这你懂的——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这些东西统归我管理。但眼前那件进他家里的东西，难道也属于我管辖的范围？然而，我俩不得不支付罚金。所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不要增添我的痛苦，二媳妇！"

"你所指的罚金是什么意思？"

"他在勒吉伯布尔搞运输期间，不时给以某种威胁。"

"你胆小怕事，所以他不断得寸进尺地进行恫吓。一次，派车运输，难道付了运输车费，不能使唤车子回来？你兄长即使气昏头脑，也不会算错账的。他知道，他辞退我管理家务的工作，是决不会省钱的。如果什么地方平白无故地损失一个铜板，他也是不堪忍受的。"

"你都明白，但眼下怎么办，你说？"

“你去对兄长说，不管他是天大的王公，他也应安排靠工资吃饭的人，他这样做不会破坏皇后的尊严——他应自己承担尊严的重负。你劝导他雇请一些苦力工人。”

“二媳妇，我没有必要去开导他。两天后，他自己会清醒过来。你应做女使角色，不管有无结果。他将会发现，我们靠工资吃饭，不会昧着良心偷偷侵吞他的东西。”

莫迪妈去寻找古姆迪妮。她知道，一清早古姆迪妮去屋顶。那是用高墙围住的屋顶，墙上开着小洞眼，置放着弯弯曲曲的花盆，上面没有栽树，只插着一些奇花异草。一个角落放着一只铁制的破旧的四方形大笼子，它的底部是木板，已破烂了。曾有一段时间，里面关着鸽子或兔子，现在里面放着泡菜、杧果等诸如此类的食物。这样，既可以防止乌鸦等鸟类偷啄，也可以用太阳烘晒。屋顶上面是苍穹，但从那里眺望不到地平线。在西方天际里，人们可以望见铁工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古姆迪妮前两三天来到屋顶间坐，只遥望到那烟囱里飘逸出冉冉升起的烟圈，其他什么也见不到，仿佛整个天空就只有那是富有生命的东西，它以极快的速度组成一朵朵花束。

做完了洗刷灯架等活儿，在黑暗里洗了澡，古姆迪妮走到屋顶，脸朝东坐着，湿润的头发在她背后飘拂着——没有浓妆艳抹，穿着一件粗纱织成的、黑色细薄边缘的纱丽，为抵挡严寒还裹着一条用黄麻织成的宽大被单。

多少日子以来，这位女子在内心保持着期待中的丈夫的理想形象，消除着自己内心的精神饥渴；多少膜拜，多少誓约，多少神话故事，在她这个理想形象的塑造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她是位在自己心灵的森林里与情郎幽会的女子。清晨起来，她用罗摩格利曲调，唱着一支歌：

你我相爱着，

请听，我的心上人！

她自己心灵对未来到的人请求的祭物，仿佛像每天斟满酒的小杯，遣送到他身边。雨季的夜晚，内院花园树木的枝叶因着不间断的雨水洗刷，狂欢起舞，那时她内心响起卡赫拉音调的歌儿：

当脚环响起铿锵声，

我怎能回家呢？

在忧郁的心灵的步履里，响起了脚环的叮当声——那步履毫无目的地在道上踯躅着。她渴望望见他。在难以名状的欢乐与痛苦的日子里，她若能与心上人邂逅相遇，内心所有的歌儿就会获得生命。但是，旅行者没有在她门口驻足。在自己想象的孤寂凉亭楼阁里，她绝对是孤独的，甚至她成为王公夫人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所以，这么多日子以

来，她被压抑的爱踩着什娅玛宋德莉的脚步，在爱的膜拜形式里，盲目地寻找着自己亲爱的人。

正因为如此，当媒人提亲时，古姆迪妮心想“这是上帝的嘱咐”。她不由地问道：“这次我能遇到你吗？”不败的花答道：“你早已遇到了他。”

这些天来的安排都被证明是徒劳的。石块急速被举起，小舟刹那被沉没。今日，被痛苦折磨的青春又出来寻觅——何处献上自己的花！她放在盘里的祭品，今日也成为难以忍受的重负！因而，今天她释放生命的全部力量歌唱：“我的黑天就是戈巴尔牧人，不是其他人。”

但是，这歌儿总在虚无里旋转，它无法抵达某地。这种虚无使古姆迪妮的心充满了恐惧。从今天到生活的最末一日，她心中的无限执拗的愿望，难道如同那烟圈一般，在无侣无伴的境况里痛苦呻吟？

莫迪妈退缩到稍远的地方坐着。在清晨清澈的光照下，屋顶上那个不经修饰的美女形象使她惊叹不已。莫迪妈从前曾思索过，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如何能获得光辉？这里所有的女子与她相比，归属于哪一类妇女？她们自个儿正与她区别开来，她们由于她的出现而生气，她们没有勇气与她建立亲善关系。

坐着坐着，沉思中的莫迪妈突然发现，古姆迪妮双手用被单边捂住自己的脸，悲恸地哭泣起来。莫迪妈坐不住了，走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脖子，说：“我亲爱的姐姐，您怎么啦？向我痛快地诉说吧，这样就会好受些！”

古姆迪妮久久没有说一句话。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终于开口说：“今天我仍没有接到哥哥的信。不知他的情况如何？”

“是否错过了收信的时间？”

“没有错过收信时间。我在他患重病时离开他，奔向这儿来。他深知我多么着急，多么期盼他的讯息。”

莫迪妈说：“您别杞人忧天，我会想方设法探听他的吉祥消息的。”

古姆迪妮三番五次思忖，想拍封电报去，但叫谁去拍呢？自从那天默吐苏登宣称自己是她兄长的高利贷者，那么高傲自大，盛气凌人，她就无意在他面前提及自己的兄长。今天，她向莫迪妈说：“倘若你以我的名义给我兄长拍一封电报，那就为我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莫迪妈立即答应说：“我一定做到，这又有什么可担心的？”

古姆迪妮说：“你知道，我身边一个卢比也没有。”

“您说什么话，姐姐！家里开销的钱都在我手上，它们也都是您的，我是依仗您维持着生计的。”

古姆迪妮高声地说：“不，不，不！这个家庭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一个铜板都不属于我。”

“好吧，我为您花自己的钱。您为什么不吱声？这样做有什么过错？倘若我高傲地给您钱，您可以高傲地不接受；而我是怀着爱的情感为您花钱，您为什么不能以爱的感情接受呢？”

古姆迪妮干脆地说：“好吧，我接受。”

莫迪妈问道：“姐姐，今天，您将去您卧室睡觉吗？”

“那儿没有我的插足之地。”

莫迪妈再也没有为此多嘴。她的脾性是凡事任其自然，不固执地做任何事。她轻声细语地问道：“我去为您取些奶来？”

古姆迪妮急忙说：“现在不需要，稍等一会儿再说。”现在，她还没有与自己的神明讲完话，她内心还没获得他的启示。

莫迪妈回到自己屋里，叫来那温说：“听着！去大伯子的外间，查看一下他的写字桌上有没有给姐姐的信札——打开抽屉看一下！”

那温慌忙说：“要坏事的！”

“你若不去，我就去。”

“这等于去丛林里抓熊崽那样冒险。”

“大伯子去了办公室。他做完工作回来也得花上一个钟头——这期间……”

“二媳妇，你听着，白天，我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件事，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今晚我会给你消息的。”

莫迪妈无奈地说：“好吧，只好这么定吧。但能否拍一封电报去努尔那卡尔——探询一下，维帕勒达斯的情况如何？”

“这是应该的。但是，这件事要告知我兄长一声吧。”

“不，没有这个必要。”

“二媳妇，我说，你怎么采取‘不死就不能办事’的态度！这个家庭里，没有主人吩咐，连壁虎之类的蝇虫都不能逮的，而我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以姐姐名义拍电报，这能坏你什么事？”

“但是经我手发出去的！”

“在大伯子办公室里，每天通过差役的手发出成堆的电报。你把它混杂在里面，一起寄发出去！拿着一个卢比，姐姐给的。”

倘若那温没有对古姆迪妮动恻隐之心，他是绝对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承担发电报的重负的。

二十九

默吐苏登白天规定工作一小时回内室用餐。按惯例，家里沾亲的女子围着他，有的驱赶苍蝇，有的设宴摆席。先前已提及过，默吐苏登内院的布置不是十分豪华，他的膳食也按传统的旧习惯安排，没有粗食就没有滋味，也填不饱肚子。但是，器皿可十分昂贵，有银盘、银罐、银杯，等等。通常，豌豆、大米、冷点、罗望子酱、鱼翅等成为膳食的主要配料；一大罐糖拌的牛奶。用完膳食后，就把酱叶茎挤出，用石灰液浆，拌和着槟榔包，送进嘴里咀嚼，然后吸十来分钟烟管，他就回办公室。默吐苏登从较穷时到今日豪富，这个生活和工作规律从没有被打破过。在默吐苏登眼里，膳食是出于饥饿，而不是由于食欲的贪求。

什娅玛宋德莉正在往牛奶罐里掺进食糖。她肤色略微黝黑、不胖，但身材丰满。身上披着一件白纱丽，再没有其他服饰。她的穿着无时无刻不显得干净整洁。她已到了青春成熟期的年龄，她像六月的晌午，烈日当空，而黄昏的阴影却蹒跚来迟。浓密眉毛下的敏锐、漆黑的眼睛，仿佛昂首阔步，不瞧前面任何人，但只要瞥视一下，一切都洞察了。她突前的双唇显示出的那样神情，好像世上许多事都被锁在双唇里。世界没有赐予她多少情味，然而她内心却充溢着丰富的情味。她很看重自己，孤芳自赏，但她从不自私吝啬。她的高贵气质与实践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她内心对周围环境持一种恃才傲物的态度。在默吐苏登财源滚滚而来的日子里，她迈进这个家庭的门槛。因着自己青春的魔力，她在这个家庭金字塔顶端取得了一席之地，她非常自信自己的这个能力。如果说见了她，默吐苏登从未动过心，也根本不是那回事。但默吐苏登是从不认输的，因为，他的头脑不仅仅停留在理智上，他是位通才。他依借天才的力量，从事创造财富，那种创造的欢乐深深地迷恋着他全身心。这种天才的力量使他懂得创造财富所需要的苦行。他因不断遭到因陀罗大神的打击破坏，心底里不时浮现出破坏这种苦行的意愿，但他每每以坚毅不拔的力量克制住。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他的生意兴隆如日中天，他没有闲暇时光去考虑这些享受问题。在那艰巨的商务活动里，他目睹了世事沉浮、人情炎凉、尔虞我诈的世故；只有在与什娅玛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中，他才把自己身心的疲惫驱赶掉。他还自觉肩负传统节日典礼的欢庆活动的重负，这一切补偿了他精神上的缺憾。但是，他从来不会对什娅玛宽容到如此地步，致使内院起火，增添争胜好斗的忌妒。而什娅玛也正确把握住默吐苏登的脾性，不过她内心始终无法消除对他的恐惧感。

默吐苏登用餐时，什娅玛宋德莉每每在场陪伴着，今天也不例外。有时，她刚刚沐浴过——她那超凡绝伦的黝黑且浓密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她背后，鲜艳明亮的纱丽裹着她的上身，洗头芬芳的香水味，不断从湿漉漉的长发中飘逸出来。

她的嘴还没离开牛奶罐，就嗲声嗲气地说：“我去请大媳妇来，亲爱的？”

默吐苏登默不作声，用深沉的神情，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自己嫂子的脸庞。什娅玛宋德莉见到他这种痴呆的神情，有些慌乱不安。她解释自己所提的建议，说：“你用餐时，她在身旁就好啦，她可以悉心服侍您。”

她不懂默吐苏登脸部表情的含义，话说了一半，就不作声了。

良久，他嘴没有离开奶罐，边喝奶边关切地问道：“大媳妇现在在哪儿？”

什娅玛宋德莉惶恐不安地答道：“我去看看再来。”

默吐苏登紧锁着双眉，用手示意禁止去寻找。他明白，他虽然希望获得问题的解答，但他无法忍受从什娅玛嘴里听到，然而他心里存在着好奇心。当用完餐，登上三楼的卧室时，他心灵的一角存在着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于是，他耐不住踱步到屋顶，走进附近的洗澡间，麻木地站在那儿。隔了片刻，他又踱回屋，躺在床上，吸起管烟。按常规，小憩十五分钟，现在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钟头也将逝去，他从口袋里取出表，瞧了瞧时间。过去的岁月中，他从没有迟到五分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的出席登记簿上一直记载着：谁什么时间到来，什么时间离去——按照这种统计，作为增加抑或削减工资的依据。在办公室所有职工中，默吐苏登的罚金是最少的，在这方面他从不袒护自己。实际上，他若有迟到或缺席情况，他会比其他职工加倍罚自己。今日，他暗自决定，下午四点，办公时间结束之后再做些工作，弥补损失的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工作感到厌倦，甚至提前半小时从办公室回家。他内心一种愿望强烈地升起，即今日他在不寻常的时刻进入卧室，也许在这儿能遇见谁。从前，他从未在大白天跨入卧室，今日，他穿着办公制服直接奔向内院。

正在这时，莫迪妈在屋顶阳光底下把晒干的酸杧果装进罐里。她发现默吐苏登在不寻常的时刻溜进卧室，马上把面纱往下拉，在它的掩饰下窃窃发笑。不规律的举动暴露在二媳妇面前，默吐苏登感到羞愧。同时，他又感到愤怒。他先按心里所制订的计划行事，蹑手蹑脚地潜入屋——胆怯的牝鹿可别吓跑了。为避开别人惊奇的目光，他急忙跑回自己屋里。一进屋却没有发现预想的结果，屋内空无一人，从办公室迅疾回屋的设想化为泡影。屋内没有人影，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足以证明白天有人在屋里停留片刻的痕迹。他大失所望，难以忍受这种冷漠。尽管他是大伯子，从未与二媳妇说过一句话，但今日，他耐不住性子，坐立不安——想差人叫唤二媳妇来，询问古姆迪妮的情况。他亲自走到屋外，但莫迪妈走到楼下去了。

为了从被新媳妇抛弃的卧室里孤单单待着的耻辱尴尬境遇中摆脱出

来，他怒不可遏地大步流星走到户外。他装着做一件十万分火急的事的样子，心无旁骛伏案着。面前，有一簿记册，通常他不翻阅这记册，由他的主任先生查阅。今日，为蒙骗家人耳目，他打开了它，正襟危坐地翻阅着。在那本簿记册里记载着他家来往的所有信札和电文的日期。一打开簿记册，今日的记载最先进入他的眼帘，是行将发出的电文，上面明明写着维帕勒达斯的名字与地址。电文寄信人的地方写着女主人的名字。

“叫唤管家来！”

管家立即奉命赶到。

“谁委托你发这份电文的？”

“二老爷。”

“传唤二老爷来！”

二老爷带着打蔫了的脸，出现在他面前。

“谁说过，没有我的嘱咐就寄发电文？”在统辖者面前揭露说者不是件轻松的事，分辩什么呢，那温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尽管是三九寒天，他额上却沁出了大汗珠。

见到那温沉默不语，默吐苏登又开口道：“是二媳妇吩咐的吧？”那温低垂着脑袋，无言可答，因为答案是昭然若揭的。默吐苏登的心仿佛冲到了头上，脸顿时红涨起来，怒火中烧，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挥了挥手，示意那温滚到外面去，他自己从屋的一角踱到另一角，徘徊着。

三十

那温回到自己的屋子，他脸色吓得发白，向莫迪妈诉说：“二媳妇，现在可闯下大祸了！”

“发生了什么事？”

“把所有物件装进箱子里！”

“如果我按照你的吩咐，把所有物件装进箱子，明儿又要打开取东西。但为什么呢？你的兄长不就发了点儿脾气吗？”

“我可了解他。我觉得，我们不得不离开这儿，到别处安营扎寨了。”

“那你还不快走？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你为什么叫我走？现在他将下达指令，把二媳妇遣送到乡村。”

“你不会接受这个命令的，我是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

“难道就我一个人知道。不要如此推想——家里所有人都认为你具有女人气质。男人怎么会具有女人德行呢。你兄长无法明白事理，现在该是他明白事理的时候了。”

“你胡言乱语什么？”

“我倒发现，你们家族有一个毛病。这么多日子以来，你们都没有洞察大哥的这种脾性。他克制住内心要宣泄的情绪，所以凡事总那么冲动。你将会看到我所说的事实。正如他疯狂地聚敛财富，忘了穷人的世界，那种疯狂现在将倾泻在媳妇身上。”

“你住嘴吧！大女人气质的人召集会议，二女人气质的人将带谁前往？”

“我来承担思考这个问题的重任。眼下，我如何说，你就如何行动！你该查看一下他的抽屉。”

那温双手合十说：“我对天发誓，二媳妇——我可以伸手进蛇洞，但我不能伸手进他的抽屉。”

“倘若要伸手进蛇洞，我自己也会干的，但抽屉得由你来查看。你明白，这家里的信件没有他先过目，谁都不会得到查阅的指令。我内心告诉我，信件已经落到他手里。”

“我内心也告诉我这个事实，同时还告诉说，我若攫取那封信，兄长不给恰如其分的惩罚是决不会罢休的；他将会下令，给予我七年的酷刑。”

“你不用做什么出格的事，不用偷取信件，只要查看一下有否给姐姐的信，就行啦。”

那温原本对二媳妇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他认为自己配不上妻子。所以，出于对她的敬重，不管他如何害怕完成这艰难的事务，他最终总带着笑容积极地投入。

那天晚上，那温报告二媳妇：在抽屉里有一封信札和一份电文是古姆迪妮的。

在最初的冲动下，古姆迪妮决然离开卧室，挽起袖子，干起奴仆干的活儿。现在那种冲动逐渐冷却下来，被侮辱所引起的激怒情绪也渐渐平息下来，如今她的心被一种忧伤困袭着。她懂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但不做这样的反应，她如何生存下去呢？不过，世上直到生命结束，人们毫无意义的固执生存的状态日以继夜地呈现着。

从屋内闩上门，她苦苦思索着这个生存状态的问题。这间屋子坐落在廊厅的一角，它是用木头围起来的，除了房门，整个屋子是全封闭的。墙上端木制的壁龛里置放着各式各样的灯台。整个屋子到处是油斑污迹。为满足自己的美感需要，仆人剪下包在蜡烛外面的封纸上的图画，贴在大门上；屋内一角堆放着洋铁罐、粉笔、石灰之类的什物；它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置放着干罗望子、几块脏兮兮的抹布、刷子等东西，屋旁还扔放着一排洋铁煤油桶，除两三只有油外其余都是空的。

今日清早起，古姆迪妮用自己笨拙的手干着活儿。结束了储藏室的工作，莫迪妈站在门外往屋里窥探，见到古姆迪妮的苦行工作出现了危机情景。她立即明白，一两件短命的不结实的东西已成为不幸事故的牺牲品。在这个家庭里，东西的普通损耗也是不容被忽视的。

莫迪妈无法自制，说：“现在我手里已没有活儿，所以我走过来瞧瞧。想在姐姐这儿助您一臂之力——祝好运！”说毕，她把成堆玻璃烛灯和灯罩抢夺过来，进行洗刷。

古姆迪妮没有勇气反对。至于有关自己的能力方面，她心灵的创造业已完成；因而对莫迪妈的帮助，她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但莫迪妈的灵巧也是有限度的。她不能正确地划算，何时点燃煤油灯。不错，这一切工作每天都由她来照管，她应该计算，灯里究竟应倒进多少油，但她自己永远也不会正确计划点燃或熄灭灯烛。所以，她叫唤年长的仆人本古

来帮助。

不得不服输。仆人本古来了，他没花多少时间，就干净麻利地干完了全部工作。黄昏来临之前，需要把灯送到每一房间指定的地方。本古问道，她有没有时间做这项事。这位老仆人看起来忠诚朴实，然而他提出的话题却包含着某种讽刺的意味，因而古姆迪妮耳根霎时间飞红起来。

在她回答之前，莫迪妈抢着答道：“为什么没有时间？”古姆迪妮终于恍然大悟，她固执地坚持劳动，反而妨碍了事务，帮了倒忙。

三十一

午餐之后，古姆迪妮关上房门，坐着思量。她内心发誓，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在自己内心扇起愤怒之火。她自言自语道：“今日将在心情平静中度过，明儿清早，带着神的祝福，赶赴家妇职责的正确道路。”

她关在木头屋内，自个儿努力解救自己，在这项工作里，对其兄的回忆是最大的帮助。她早已熟悉自己兄长内心的令人惊叹的深沉，他脸上总浮现一种忧伤的神情，这正是他内心崇高品行的反映。虽然，他把时代文明社会流行的“实践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不习惯从外表向神进行膜拜活动，然而他觉得，神仿佛为使他生活充实完善而显示着。

下午，本古老仆来敲门，古姆迪妮开门走出来。她通知莫迪妈，今晚她不用餐了。为使自己心灵纯洁，她想斋戒。莫迪妈望着她的脸，很是吃惊。今日，她那张脸没有心灵火焰的红色光辉，她的额头和眼睛却闪现着宁静温柔的光辉，仿佛她刚刚洗了圣浴，进行膜拜归来；仿佛内心的神攫取了她全部的高傲；仿佛她从自己心灵的树枝上，采撷了无价之花而莅临，而花的芬芳困袭着她。所以，当古姆迪妮谈论斋戒时，莫迪妈立即明白，这不是高傲的心灵痛楚。因而，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古姆迪妮把自己的神明形象埋在自己心底里，走到屋顶的一角，静静地坐着。今日，她大彻大悟，痛苦不如此强烈地给她打击，她就永远也不可能那么走近神明。望着徐徐西下的夕阳，她双手合十，说道：“神，现在我永远也不离开您，您使我哭泣，从而使我归顺于您！”

冬日眼看黯淡下来。尘埃、雾气与机器的烟雾混杂在一起，编织成一块苍白无力的天幕，遮掩着黄昏的光亮，肃穆而庄重。天穹带着一种广袤的昏暗重负，朝向大地垂下；同样，对兄长忧虑的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也使古姆迪妮的心沉重下来。

这样，她一面从高傲桎梏中解脱出来，感受到无比欣喜；一面对兄长的忧虑使她痛苦的心灵忍受着不堪重负。她带着这双重的感受，又步入自己的屋子，关上了门。她一直抱着那种希冀，想把这种束手无策的忧虑重负扔给上帝。但她一次次自责，她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希冀占据自己的心灵。“电文已发出，但为何得不到回电？”这个问题不断刺穿她的心窝。

默吐苏登从未在女人心灵的自我奉献中设置精神障碍。他完全占有了已婚女人的身子，而那女子却成为他难以攻克的堡垒。他无法猜度，他将从哪一方面向命运的非人道阴谋发起进攻。他从没有为某种原因忽视自己的生意，现在他又获得千载难逢的机缘。大家知道，默吐苏登的母亲患病及病故的突发事件，都没有在他生意经营中设置任何障碍，抑

或给以任何打击。一些人对他那颗坚强的心深表敬意。但今天，他突然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对此自个儿也觉得惊愕。被禁锢的道路上的外部力量如何把他吸引过去，又将把他带到哪儿去，他还来不及加以深入的思考。

吃罢晚饭，默吐苏登回到自己的屋子就寝。尽管他不相信，但仍在心里存有希望，即他在卧室能见到古姆迪妮。因此，他违反了规定时间，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为保持身体健康起见，他往往定时睡觉，不允许或迟或早就寝。“可别按时进入梦乡，古姆迪妮进屋见状又会离去。”因着这种疑虑，他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沙发上盼等；片刻，他又去屋顶溜达了一会儿。他规定的睡觉时间是九点钟——今晚，他猛然听到时钟已敲了十一下。他觉得有一种耻辱感袭上心头，然而，他两三次走到床边，默默站着，仍没有躺下的意思。此时，他决定去办公室，与那温一块度过这个难眠的夜晚。

走到办公室前面的走廊，他发现房内灯火通明。他刚跨入屋内，看到那温手擎灯台从里屋走出。突然撞见默吐苏登，那温的脸色刹那变得死人一样灰白。

默吐苏登问道：“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温脑筋一转，想出一条理由，说：“睡前要给钟上发条，弄准日期。”

“好吧，听着，你进屋一下！”

那温惊魂不定，像牢狱里阿萨姆人一样默默地站着。

默吐苏登说：“在大媳妇耳畔念咒的人，我是不喜欢的。我家里的媳妇应按我的意愿行事，不能按其他人的建议行事——遵守这个规矩才能行事。”

那温神情严肃地说：“这完全正确。”

“所以我说，请把二媳妇遣送到乡下去。”

听了他的吩咐，那温依然泰然自若。他若无其事似的说：“这倒是件天大的好事，正中我下怀；我原也这样想，就怕您不许可。”

默吐苏登吃惊地问：“你什么意思？”

那温答道：“二媳妇早就盼等回乡日期的确定，她把所有行装都收拾妥当。选一个吉祥日子，她就可衣锦归乡了。”

看来，提及这件事完全是不必要的，事情早已决定。默吐苏登原心想与她告别完事，但出乎他意料，她早已按自己的意愿要告辞。他所说

的话仿佛是多余了，这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生气地说：“为什么，她为何着急离去？”

那温胸有成竹地答道：“现在家里有了女主人，这个家里的全部重负应由她来承担。二媳妇说，她若插手于其中，怕把事搅乱了，真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果。”

默吐苏登不解地说：“你们为什么如此想，把一切重负落在她头上呢？”

那温装出一副好人面孔，无奈地说：“我能做什么呢，请说说！这全是女人的固执。天晓得，兴许她心里已经琢磨过，可别某天主人为某桩不开心的事，把她从这里驱逐走。她是无法忍受这种侮辱的——所以，她下定决心离去。这期间，她要核查工作，弄清账目，那时她就心想事成，高高兴兴地离去。未来的日子将是美妙的。”

默吐苏登说：“那温，你看，这是你惯宠二媳妇的结果。人们稍许生气地说她几句，她就无法接受，不做任何妥协。你是个男人，你在家里的统治权旁落，我简直看不下去。”

那温用手在头上搔痒，说：“我努力试试，哥，不过……”

“好吧，你代我向她说，现在她不能走。适宜时机，我会安排妥善，让她走的。”

那温说：“您刚才不是说，把二媳妇送回乡下，所以我如实说了。”默吐苏登激动地说：“我难道说了马上送她回乡下？”

那温徐徐离去。默吐苏登点燃了煤油灯，在一把长安乐椅上，两腿伸开坐着。大家庭的巡夜者，在夜间不时地从屋子前面走过，进行巡视。默吐苏登有些打盹儿，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正在这时，他突然睁眼，吃惊地看到，巡夜者潜入屋里，手提灯笼，直盯住他的脸。他也许认为王公先生昏迷过去，抑或溘然长逝。默吐苏登有些害羞，慌忙地站起。

新婚的王公老爷竟然坐在外面办公室过夜，这一令人心酸的情景，暴露在巡夜者面前，是件有伤体面的事。此时，这件事大大刺伤着他。一站起来，他就愤怒地说：“把房门关上！”仿佛没有关住房门是巡夜者的过错。在那夜深人静时，摆钟重重敲了两下。

走出办公室房子之前，默吐苏登打开抽屉查看。稍许迟疑之后，他把给古姆迪妮的电文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走向内院；在通向三层房子的阶梯之前站了一会儿。

深夜，人们从睡梦里第一次苏醒，不会立即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整个力量。所以，他白天的性格与夜晚的性格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深夜

二点，四周万籁俱寂，渺无人影；在整个世界里除了自己之外对任何人没有责任；那时候他有可能在古姆迪妮面前低头认输。

三十二

默吐苏登从楼梯边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心潮澎湃，起伏不定。他提起一盏灯台，走出户外，站在一间亮着灯的、关闭着的小屋外面。他在小门扉上轻轻敲了几下，没有响动，但他发现门扉没有闩上，他很容易推开了门。发现古姆迪妮躺在一张席子上，酣睡着。一盏灯搁在墙的一个犄角上，昏暗的光线一闪一闪的。

默吐苏登脸朝着古姆迪妮，坐在她的左面。古姆迪妮如花似玉的容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她的脸庞是那么纯真、充实、完美。古姆迪妮内心从未有过任何矛盾或疑惑，她与其兄一起过的家庭生活的匮乏和贫穷，无疑给她带来几许痛苦，但那种痛苦的原因是外部环境的，它不会打击或损害她原有的自然本性，而她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适合她自然本性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她脸部表情总是那么质朴单纯，她的行为方式蕴含一种完整的自尊。而默吐苏登为获取生活的富裕奢侈，不得不进行搏斗，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保持警觉。这样，古姆迪妮那种温柔、恬静、沉着的品性，对处在高度紧张的默吐苏登来说，无疑成为一种无比惊奇的东西。他深知，他在自己行为实践里没有丝毫的真诚自然可言，而古姆迪妮一举一动犹同神明那么自然单纯。这种鲜明的差异，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他。当他想到媳妇婚后第一次来婆家，他向她显示了自己的权力统治的无能与愤怒，而与此相反，当他注视着媳妇的脸庞，她内心仿佛闪耀出一种神灵尊严的单纯光芒，她的行为方式丝毫没有平庸女子那种无光彩的低卑性。倘若情况不是这样，他拥有侮辱她的统治权力，施暴中他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但这一切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他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无法理喻。一种莫名的原因，使古姆迪妮摆脱了他的控制。

默吐苏登下决心："不唤醒古姆迪妮，我整宿坐在她身旁度过。"但是，坐了不长一会儿，他就耐不住了——他轻轻举起古姆迪妮的手，放在自己手里。古姆迪妮突然在梦乡里挣脱出自己的手，背着默吐苏登方向翻了个身，脸朝另一方向，又睡着了。

把嘴贴近古姆迪妮的耳畔，轻声呼唤："媳妇，你兄长的电报来了。"

古姆迪妮的睡意刹那间烟消云散，顿时坐了起来，带着惊异的目光，怔怔地望着默吐苏登。

把电文放到她面前，说："兄长拍来的。"而后，他取来放在墙上的灯台。

古姆迪妮读着电文。电文写道："别担心我！我身体渐渐地康复着。

我的祝福。”在巨大精神痛苦和不安的折磨中，读到如此慰藉的话语，古姆迪妮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不消片刻泪如泉涌。而后，她一面擦拭眼泪，一面用衣襟小心地包好电文。这件事使默吐苏登的心像猫抓似的难受，但他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古姆迪妮自个儿开腔道：“兄长的信件没有来？”

默吐苏登怎么也不能说信件已到的话。他旋即谎称：“没有，信件没有来。”

在这小小的屋里，深夜时分，两人如此促膝坐着，古姆迪妮蓦然觉得拘束，怪不好意思。她欲想从那儿站起走开些，默吐苏登低声哀求道：“大媳妇，请别生我的气！”

这不是统治权力的命令，这是心底爱的请求，还包含着犯罪人的心灵内疚和沮丧。古姆迪妮听了非常惊愕。她仿佛恍悟，这是神的一种游戏。她原来整日自言自语告诫自己：“你对谁都不要生气！”有谁在深更半夜，鬼使神差，让默吐苏登亲口说出她内心的那句话。

默吐苏登可怜兮兮地说：“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古姆迪妮羞怯地说：“我不生气，一点儿也不生气。”

默吐苏登惊愕不已，怔怔凝望着她。他仿佛觉得，古姆迪妮在对自己内心自言自语说着这句话。

他松了口气，说：“不生气，就离开这所房间吧，跟我一块到自己的房子去。”

今晚，古姆迪妮不准备这样做。刚从睡梦中苏醒，就束缚住心灵是较难的。她暗下决心，明早洗了澡，去自己的供神处，按规定念颂求神的咒语，然后在那个家庭里开始操持家务。但她又想：“当神明不给我时间，在今天深更半夜就呼唤我，我怎能拒之门外呢！”她把自己内心的那种不情愿的想法视为罪过而感到害怕。

那种不情愿的想法企图把她拉过去，因此，她使出浑身力量抵抗它，站起身斩钉截铁地说：“走！”

她走到卧室边，突然呆立不动，请求道：“我马上就来，不会耽搁多久的。”说完，她走到屋顶一角坐定。这时皓月当空，银辉四泻。

她内心一次次祈祷：“主人，您召唤着我——绝对不错，就是您在召唤。您没有忘记我，所以召唤我。您把我从荆棘丛生的道上带出——是的，就是您，唯有是您，我的主人！”

然后，她想隐匿这一切。她思忖，一切都是幻想。倘若到处布满针刺，那么他就是针刺——他就是上帝道路上的针刺。对付布满针刺的道

路，她身边只有一个指路明灯，那就是她兄长的祝福。所以，她用自己的衣襟小心翼翼地包好那个祝福。她一次次把那个祝福放到自己头上。这之后，她额头触地，久久向神明致敬鞠躬。

她猛然吃惊地听到，默吐苏登在背后，说：“大媳妇，您要着凉的，去屋内吧！”

古姆迪妮原本在内心渴望听到那个声音，现在这个冷冰冰的声调没有与那个声音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就是对她的考验。今天，神明不想用芦笛的爱的曲调呼唤她；他今天想用伪装出现在她面前。

三十三

当古姆迪妮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时，她内心越是充满诅咒、愤怒和不满，世界越是用自己的粗暴权力侮辱她；那时，她在自己四周筑起一堵厚厚的遮掩墙。这个遮掩物能够隐匿个人的爱好和憎恶的情感，也就是能够削弱她自己的意识；这仿佛是一种三氯甲烷治疗法，但这种治疗不是两三个小时就可结束——它日以继夜地压迫着她自己心灵的痛苦和愤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若获得某位贤哲，心灵遗忘的治疗就会变得简单容易。但是这种奇迹的出现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她每时每刻从内心唤醒膜拜咒语：

一切誓言，希望获得

神赐予的豁达宽容，

父亲宽容儿子，

朋友包容朋友，

情人容忍情人。

喔，我心中膜拜的神明，我在您身边低垂致敬，我只希望获得这种宽容豁达，正如父亲宽容儿子，朋友包容朋友，情人容忍情人，您也同样包涵我，您以自己的爱包容我。这样，会出现一种最大的硕果，就是因着您的爱，我能够宽恕一切。

古姆迪妮合上双眼，内心呼唤神明：“您早就说过，人到处注视我，我内心也凝视人，他不拒绝我，我也不弃绝他。为这种亲证，我内心丝毫不敢松懈。”

清晨，洗了澡，她用旃檀水长时间喷洒自己的玉体，使自己的身体清洁而芬芳，然后献给他。她暗自心无旁骛地专注着，她的手在他的手里，他整个抚触不间断地存在于她整个身子，他真实地完整地获得了这个身子。他所获得的身子的外表是虚假的，它是一种幻影，它是泥土构成的，眼看着它会化成尘土。她思忖，她只要感受到他的抚触，这具身躯是何等神奇，它不会是不洁净的。想着这一切，她的眼睛因着这种幸福的欣喜而湿润了。她的身子仿佛从肉体永恒束缚中解脱出来，她明白了身体神圣的会合，内心一种虔诚的情感油然而生。现在她若在那儿获取茉莉花环，就会把它套在颈脖上，抑或绑挚在发辫上。洗完澡，她穿上褪了色的白纱丽，纱丽的宽边是红色的。她坐在屋顶上时，觉得一种以阳光为形式的布满天空的抚触，令她全身快乐得战栗不已。

走近莫迪妈，古姆迪妮快活地说：“分配我做点事吧！”

莫迪妈微笑着说：“您即刻就来切菜！”

面前，放置着大的盘碟，十几把刀叉，篮子里盛放着蔬菜。女眷或寄居的妇女，一面海阔天空地聊着，手一面飞快地切着菜；不一会儿工夫，把切好的菜堆聚起来。古姆迪妮也坐在她们中间，加入她们劳动的行列。从面前窗棂铁栅中望去，一棵古老的罗望子树挺立着，阳光透过枝叶，细碎的光线洒满大地。

莫迪妈不时朝古姆迪妮的脸望去，思量她在工作呢，还是借着手的运作，使她的心从朝圣中出来。见到她的凝神，仿佛觉得她是条扬帆的船，风涨满了帆，船只也仿佛因着那种抚触而陶醉摇摆着——它切开船两边的水波，专心致志地行驶着；她沉醉于抚触的欢乐之中，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其他劳作着的妇女，找不出任何办法与她攀谈闲聊。唯有什娅玛宋德莉灵机一动，找出话题说：“清晨，您要洗澡，为什么不用热水呢？您这样做要着凉的。”

古姆迪妮若无其事地说：“我已习惯了。”

这以后又没有话题，四周又沉默了。那时，古姆迪妮内心像有一股无声无息的水流，在不间断地流淌着—

父亲宽容儿子，朋友包容朋友，

情人容忍情人，神明给我豁达。

切完了菜，从储藏室取出粮食，妇女们都去内院自来水管旁冲洗。顿时响起一片喧哗声、戏谑声。

古姆迪妮把莫迪妈拉到无人处，说：“哥哥来电了。”

莫迪妈略微吃惊地说：“什么时候得到的？”

“昨晚。”

“夜晚？”

“是的。深夜获得的。他自个儿送给我的。”

“那您也得到了信件？”

“谁的信件？”

“您兄长的信。”

古姆迪妮心慌意乱地说：“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信！哥哥来信

了？”

莫迪妈缄默不语。

古姆迪妮抓住她的手，焦急地问道：“哥哥的信件在哪儿？给我拿来，可以吗？”

莫迪妈慢条斯理地说：“我自己没法替您去取那信件。它放在大伯子外面屋子的抽屉里。”

“你为什么不能替我去取信？”

“他若得知我打开他的抽屉，将会掀起毁灭性的巨浪。”

古姆迪妮激动不安，气愤地说：“难道我不能有阅读兄长信件的权力？”

“大伯子在办公室读了那封信，又放进抽屉里！”

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愤怒。古姆迪妮的脑子顿时发热起来，大声叫嚷：“难道我去偷出信件，才能有资格阅读？”

“什么东西属于您自己，什么东西是您所不能拥有的，一切都由这个家庭的主人决定。”

古姆迪妮忘了刚才发出的誓言，在这发怒时刻，仿佛有人从内心突然伸出食指教训道：“别发怒！”

古姆迪妮终于闭上了眼睛，无声无语，两瓣嘴唇颤动着：

情人宽容情人，神给我以豁达。

古姆迪妮低声地说：“倘若有人想偷取我的信件，就偷吧，但我不会以牙还牙，以偷窃报复偷窃的。”

三十四

古姆迪妮逃避现实世界的唯一地方，是这个家庭的屋顶，于是她经常到那儿。日升中天，强烈的阳光洒满整个屋顶，墙的一角有一小片阴凉处，她走到那儿打坐。她想起一支阿萨瓦利颂曲，歌的开头是：“噢！我的芦笛！”但其余的词从这位“行家”的嘴里吐出来的全是些含混、走调的词儿，人们听了无法猜度那些词儿的确切含义。古姆迪妮按照自己的意愿，用不同调门填补那首歌的不清晰的部分，因此，这首歌曲已被她改动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而她却随心所欲地哼唱着。于是，歌儿开始那些不连贯的词，由于她那些调门的填补，具有了充足的意义：

噢！我的芦笛，你的旋律为什么不充盈？他度过了黑暗，为什么仍然抵达不到那儿？那儿的门扉至今为什么依然关闭着？那儿至今依然睡眠不醒？噢，我的芦笛！噢，我的芦笛！

莫迪妈来这儿说：“我的好嫂子，走，去吃饭！”那时，屋顶的一小片阴凉处已全然消失，但当她内心充盈着那个曲调时，她就认为，世上谁对她施暴的想法都是低卑的。默吐苏登对她的信件的处置上显示了自己的低劣品性，这种低卑举止曾在她内心唤起了强烈的藐视情感。而此时此刻，那种情感犹如纸鸢，在充满阳光的天际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愤怒的吼声在那无垠苍穹里不知藏匿到哪个旮旯里。尽管如此，她内心这个无尽的执拗，依然没有一丝一毫减弱：她如何才能获得兄长所寄的充满慈爱的信札呢？

实现这个心愿的期盼和焦虑，始终存在于她心里。因而，用膳完毕，她沉不住气了，向莫迪妈说：“我去外屋取信阅读！”

莫迪妈慌忙阻拦说：“再待一会儿，所有仆人休息用餐时，您再去那儿！”

古姆迪妮态度异常坚决地说：“不！这样做，仿佛我去偷窃什么贵重物品。我现在想在众目睽睽下，大大方方地去，不管别人眼睛如何睨视。”

“好吧，走，我与您一块儿去。”

古姆迪妮阻止说：“不，不能这样。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

莫迪妈用手指示靠近内室的走廊旁的一间屋子。古姆迪妮朝那儿走去。仆人们惊愕地向她鞠躬敬礼。她走入那间屋，立即打开抽屉，看到了自己的信件，拿起一瞧，信封口启开着。她的心剧烈地跳动，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她诞生生长的那个家园里，绝对不可想象她会遭到如

此的藐视和侮辱。她内心的激动仿佛使她醒悟，她反复背诵着：“情人宽容情人，神给我以豁达——”尽管如此，心灵的风暴也无法平息，所以，她一次次背诵那个咒语。站在外面的仆人听到女主人嘴里叽里咕噜吟诵着咒语，不禁惊得目瞪口呆。连续不断背诵这几句咒语后，她的心终于平静了。而后，她把信放在面前，坐在椅子上，双手合十，纹丝不动。她暗下决心，决不偷读这封信。

这时刻，默吐苏登突然出现，进屋看到这种情景，大惊失色。古姆迪妮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默吐苏登走近，发现桌子上放着那封信，问道：“你在这儿干吗？”

古姆迪妮用平静和无言的目光，望着默吐苏登，那目光不含有丝毫的怨言。默吐苏登问道：“你如何进这屋的？”

兴许受这句话的激励，她理直气壮地说：“我来瞧瞧有没有我兄长给我的信。”

“你为何不问我？”默吐苏登完全能提出这个问题，但他自己在前夜已经封闭了说这话的道路，所以他说：“我正要把这封信送到你那儿去，你没有必要为此事来这儿。”

古姆迪妮沉默了一会儿，使自己的心情稍许平静些，说：“您不想让我读这封信，我就不读它。拿去吧，我已经撕掉了它。但这类折磨希望今后不要施加于我；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事比它更能折磨我了。”

说罢，她用嘴咬着衣襟，一溜烟冲出房门。

这之前，午餐过后，默吐苏登的心忐忑不安，骚动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他决定，等古姆迪妮吃完饭，派人唤她。今日，他特意仔细地梳理了头发。清晨，他被一家英国商店所诱惑，购买了脂膏油和昂贵的英国香水。生活中他第一次用这些化妆品。他抹上香水和雪花膏，正襟危坐着。这时，过了上班时间起码有十来分钟。

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默吐苏登不由吃惊地站起，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于是随手抄起一份旧报纸，翻阅着上面的广告版。他如此心无旁骛地读着，仿佛是做办公室的一件工作。他甚至从口袋里取出蓝色铅笔，在一两个地方做了记号。

那时，什娅玛宋德莉走入屋内。默吐苏登皱着眉头，怔怔地瞧着她。什娅玛宋德莉说：“您却安心坐在这儿，媳妇正到处找您呢。”

“到处找我？她在哪儿？”

“我刚才看见，她在您外面办公室的房间，但多么令人吃惊，亲爱的！她或许思忖，您也许……”

默吐苏登慌慌张张往外走去，后来就发生了前述的信件风波。

帆船的风帆已被撕破，默吐苏登此时的状况正如那个破帆船所处的境遇。他不能有稍许耽搁，风驰电掣地奔向办公室。但在忙于一切事务期间，他那不完整的破碎的忧虑的利刃，一次次刺痛着他的心。处在这种精神的地震间，那天的工作对他来说简直不可能进行。他头痛得厉害，很早就不得不离开办公室回家了。

三十五

那温和莫迪妈早就明白，墙已断裂，他们已无法逃避到什么地方隐姓埋名，躲藏栖身。莫迪妈说：“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我已不怕世上任何艰难困苦，总能谋得生存的一席之地。但我难受的是，我走了，这个家庭里谁来照顾姐姐呢？”

那温说：“二媳妇，你瞧，我在这家庭里已经遭受了多么大的侮辱，我内心早已憎恶这里的饮食起居。但这次我再也无法忍受寄人篱下了。兄长得到了贤惠忠贞的妻子，然而他不懂得如何很好地对待和珍惜。他毁了一切。而不祥女子却利用好东西的残余，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

莫迪妈点头同意说：“您兄长不会很快明白这个道理的。断裂了的东西再也无法粘住了。”

那温说：“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像罗奇曼那样的小叔子，我内心一直为这件事而苦恼。无论如何，你现在就打好行装，时机一到，是不容耽搁片刻的。”

莫迪妈走了，那温无法待着，悄悄地朝自己嫂子的房间走去。当抵达户外，他看到古姆迪妮躺在卧室的地毯上。看来，她撕毁那封信的痛楚，总是缠绕住她的心。

她瞧见那温，慌忙站起。那温说：“嫂子，我来向您致礼，赐予我您脚上的一撮土吧！”

那温第一次面对面与嫂子说话。

古姆迪妮感动地说：“进来，进来，请坐！”

那温坐在地毯上开口说：“我若能为您效劳，是我三生有幸，我会高兴得心花怒放。但是那温哪有这么大的福分？这么多日子以来，我能够与您住同一个宅院。但这期间，我没有能为您效犬马之劳，内心一直为此觉得痛苦万分。”

古姆迪妮问道：“你们要去哪儿？”

那温答道：“兄长要把我们遣送回乡下。以后，恐怕很难有机会与您相见。所以我特地来向您告辞。”

正当他向她施礼时，莫迪妈跑来，急促地说：“快去，‘主人’正在四处寻找你。”

那温立即起身离去，莫迪妈也尾随他而去。

那温走到那间外屋，看到兄长坐在书桌旁。在别的日子，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脸上通常流露出疑惑的神情，今日那种神情已烟消云散，毫无踪影。

默吐苏登厉声问道：“谁告诉大媳妇，书桌里存放着她兄长的信件？”

那温没有回避地说：“我告诉她的。”

“你的胆量突然间大到如此程度？”

“大媳妇问我，她兄长的信来了吗。这些家里的信件，首先到您那儿，集中放在那个书桌里。所以我来察看一下。”

“你怎么没有耐心来问我一下？”

“她非常担心，所以……”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指令，置之脑后于不顾？”

“她可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我怎么晓得她的指令在这里行不通呢！不听她的吩咐，我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还要特别告诉您，她不仅是我的女主人，也是我的师父。我不是出于维持生活的缘故，而是以自己的虔诚，尊重她的指示。”

“那温，我从童年时期起就了解你，你是没有如此机智的。算了，今日已没有时间瞎扯了。你乘明晨的火车去乡村吧。”

“一定遵命。”说毕，那温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大步流星朝户外走去。

默吐苏登当然不会喜欢“一定遵命”这种简单的回答。虽然默吐苏登的决定没有任何瑕疵，而对那温也未必不适合。默吐苏登又叫住那温：“计算一下自己的月薪。不过从现在起，我再也不能支付你们的花销。”

那温仍然不卑不亢地答道：“这我懂得，在乡村有我一份田产，耕耘那份田地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

说毕，他没有等待回答，径直离去了。

人的天性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品行混合组成的。默吐苏登十分心疼那温。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在勒吉伯布尔照料田产，默吐苏登平素不特别关照他们，双方互不通气。父亲死后，默吐苏登就把那温叫到加尔各答，让他上学就读，以后就让那温一直跟随在身边。那温擅长处理家

务，是位精明干练的人；他处世议事、待人接物，随和平易，通情达理，大家都喜欢他。这座大宅院里发生的任何争执，那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平息它、调解它。他笑迎宾客，从不与人计较得失、纠纷争吵。他的处世行为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那温袒护着自己的兄长似的。

默吐苏登从心坎里爱护着那温，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默吐苏登无法容忍莫迪妈的存在。他内心存在着对那温的爱，这种爱促使默吐苏登对其弟的独裁专制控制，不允许别人攫取他的权力。因此，默吐苏登经常思忖，莫迪妈不断地分割着那温的心，这个外来女人一直在他对其弟施行不可逾越的世袭权力里设置障碍。所以，倘若默吐苏登不特别喜欢那温，莫迪妈早就被驱逐了。

默吐苏登原想，处理完家务事就回办公室，但他内心仿佛失去了回到办公室的力量。古姆迪妮撕了信离去，那幅情景深深地镂刻在他内心深处。那是一幅奇异的图画，他以前从未能想象过。他天生疑心重，无端猜想古姆迪妮早已读过这封信，但从古姆迪妮的脸部表露的那种无瑕的真实形象，致使默吐苏登不能对她持不信任态度。

默吐苏登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对古姆迪妮的严厉统治权力的失落。现在，他自己的不完善给他带来了痛苦。他的年龄已过不惑之年，今天他无法忘记这个事实。他甚至妄想，把自己的花白头发染黑以维护自己的青春生命；他的肤色又是黝黑的。创造者这些不公正的待遇，给他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他内心告诫自己：古姆迪妮的心已从他手中溜过去，其原因是他没有了相貌与青春；在这方面他彻底地不堪一击，毫无作为。他曾企望与吉特尔纪家族的姑娘结成秦晋之好，但他从未料到，他娶了如此一个姑娘。造物主设下了诡计圈套，他不得不在姑娘面前认输。他无法自责，倘若他的命运只配获娶一位普通姑娘，那一切都会时来运转——他完全可以控制住她的。

默吐苏登只有一件事可聊以自慰——对自己财富的炫耀。所以，今天早晨他唤来一位珠宝商，向他购买了三枚戒指。他想瞧瞧，哪枚戒指会博取古姆迪妮的欢心。他把盛有那些戒指的盒子分别装在三个口袋里，踌躇满志地向自己卧室走去。三枚戒指中，一枚是红宝石的，一枚是绿宝石的，一枚是蓝宝石的。他暗自张开自己想象的翅膀，望见一种景象：首先，他慢慢地打开盛装红宝石戒指的盒子，古姆迪妮瞥见它，她渴求的眼睛一定会闪出光芒；这之后又取出绿宝石戒指，古姆迪妮见到它，眼睛瞪得更大了；依次轮到蓝宝石戒指的展现，看见它稀罕的光泽，那位年轻美丽的女子的惊奇，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默吐苏登保持自己王公的严肃神情说："你按照内心的喜欢，挑一枚戒指吧！"当然古姆迪妮喜欢蓝宝石戒指，望到她贪婪的微弱的勇气，默吐苏登陶醉地微笑着，把三枚——一枚枚分别戴在她三个指头上。这以后，夜晚撩起了床的帷幕。

默吐苏登思忖，这事安排在晚餐后进行为上策。但下午那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后，他忍无可忍。他决定把夜晚的戏提前到傍晚进行，所以，

他进入内室。

他进屋发现，古姆迪妮打开一个洋铁箱子，坐在卧室地毯上，正往箱子里装着行李。她面前服饰之类的物件，狼藉满地。

“干什么？你去哪儿？”

“嗯。”

“什么地方？”

“勒吉伯布尔。”

“这是什么意思？”

“我打开了您的抽屉，您却惩罚小叔子夫妇。其实，我应该领受这种惩罚。”

要说“不许走”的请求的话，是违背默吐苏登的脾性的，他只是说：“去去也好，看你能在那儿待多长日子。”说毕，片刻没耽误，他转身急步离去。

三十六

走到外面，默吐苏登唤来那温，说：“你们把大媳妇的头脑宠坏了。”

“兄长，我们明日将要起程离开。由于害怕您丧失理智发火，我们压制住自己，没有向您诉说近来所发生的事儿。今天，我清楚地告诉您，不需要谁去惯坏大媳妇的脑子，您一个人就已足够了。我们待在这儿，还能使她脑子稍许冷静些，但这样做您是无法忍受的。”

默吐苏登暴跳如雷，吼道：“不要充当好人！你们教唆她去勒吉伯布尔！”

“我们脑子里压根儿没有这个馊主意，我们怎么会教唆她呢？”

“你们等着瞧，倘若你们驱使她干这件蠢事，没有你们的好下场，我事先说明白！”

“兄长，您在训斥谁？您觉得到哪儿说有利，就去哪儿唠叨吧！”

“你们难道真的没有说三道四？”

“我们可对天起誓，我们从未设想过这个圈套。”

“倘若大媳妇固执己见，硬要干这桩事，你们有何高见？”

“我们将告诉您。您身边有警察、大兵、看守人。您完全能够阻拦她。这以后，倘若您的对头在报纸上渲染这场战斗，请不要怀疑二媳妇！”

默吐苏登不甘示弱，又一次威胁说：“闭嘴！大媳妇若想去勒吉伯布尔，就随她去吧，我决不阻拦她。”

“我们如何供她吃呢？”

“你卖掉自己妻子的首饰，滚吧！我说了，你从这房间里滚出去！”

那温耐着性子离去。默吐苏登把洒满香水的头巾放在头上，下决心去办公室。

莫迪妈从那温嘴里听到了刚才与默吐苏登说话的所有内容。

她心急火燎地跑到古姆迪妮处。她看到，古姆迪妮正在收拾衣服。

莫迪妈说：“您在做什么？女皇媳妇？”

“我将与你们一块儿走。”

“我们哪有能力带您走。”

“为什么？”

“那时，大伯子将永远不见我们的脸！”

“那时，他也永远甭想见到我的脸。”

“这倒也是，但我们可是十分贫穷。”

“我也不是富裕人，我就这样两袖清风离去。”

“人们将会笑话大伯子的。”

“你们为了我而受惩罚，我无法忍受。”

“不过姐姐，这个惩罚与您无关；因着我们自个儿的罪过，才遭受这种发配乡村的惩罚的。”

“你们有什么罪过？”

“就是我们告诉您消息这个罪过。”

“我想知道这个消息，你们泄露了，这里有什么罪过可言？”

“没有获得主人允许，泄露消息就是罪过。”

“倘若这样，你们犯了罪过，我也犯了同样的罪过，我们就得一同自食其果。”

“好吧，不过我得强调，您需要一顶轿子。大伯子已吩咐，不阻拦您走。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一块儿走吧。我来帮您收拾东西，您自个儿干，会大汗淋漓的。”

俩人一块收拾行装。

正在这时刻，外面响起皮鞋咔嚓咔嚓的响声，莫迪妈急忙跑开。

默吐苏登走入屋里，劈头盖脸地说道：“大媳妇，你不能走。”

“为什么我不能走？”

“我的命令。”

“好吧，我不走。还有什么指令下达，请说！”

“停止收拾东西！”

“好吧，停止收拾。”说毕，古姆迪妮起身，往屋外走去。

默吐苏登嚷道：“听着，听着！”

古姆迪妮停步回转，问道：“您想说什么？”

其实，没有特别的话要吩咐。默吐苏登稍许沉吟了一会儿，搭讪着说：“我为你带来了戒指。”

“我曾需要的戒指，您禁止我戴。现在我不需要任何戒指。”

“你先瞧一下！”

默吐苏登一个个打开盒子，让她仔细过目。

“你喜欢哪个，就可戴上哪个。”

“您指令哪个，我就戴上哪个。”

“我考虑，三枚戒指，你都戴上吧。”

“您下了令，我遵命戴上。”

“我给你戴。”

“戴吧！”

默吐苏登亲自一个个给她戴上。古姆迪妮又问道：“您还有什么指令？”

“大媳妇，你为何发这么大火？”

“我一点也不生气。”说罢，她又欲往外走去。

默吐苏登又慌作一团说：“喂，你去哪儿？听着，听着！”

古姆迪妮又立刻回转，说：“您还想说什么？”

默吐苏登没来得及思考该说什么。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突然，他带着怒气说：“好吧！走吧！”接着又气愤地嚷道，“把戒指送回来！”

古姆迪妮从三个指头上拔下三枚戒指，放在三脚凳上。

默吐苏登斥声道：“从这儿滚开！”

古姆迪妮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默吐苏登这次真下了决心去办公室工作。其实，那时早已过了通常的办公时间。所有的英国雇员都已去打网球，还准备筹建贵族网球队伍。这时，默吐苏登却出现在办公室，正襟危坐，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六点过去了，七点敲响了，最终时钟敲了八下。那时，他才合上所有账簿，收拾纸张，站起身久久伫立着。

三十七

长期以来，默吐苏登的生活旅程的线从来没有断过。他每天都一板一眼地生活、工作，从不打破规律。今天一个不稳定的情势突然使一切秩序都混乱了，颠倒了。当他从办公室往自己住宅走去时，他无法猜度晚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忐忑不安地回到住所，无精打采，慢吞吞地用完了餐。然而，他没有勇气立即进入卧室。他在南面走廊里来回踱步，过了好长一会儿，时钟敲过九下，他才鼓足勇气朝卧室走去。他暗下决心，一定准时上床睡觉。于是，他走入空无一人的卧室，掀起蚊帐，就倒在床上，但没有丝毫睡意。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那时，没有谁来打扰他，斥责他，打更人也疲惫不堪地休憩着。

时钟敲响一点，他仍没有一丝睡意，转辗反侧，实在无法熬过，便从床上跃起。他苦思冥想：古姆迪妮究竟去了哪儿？打扫间仍上着锁，看来，曾对打扫仆人本古下达的严厉命令还继续有效。他百无聊赖，去屋顶散步，那儿阒无一人。他脱下皮鞋，蹑手蹑脚走到楼下的走廊里，又来到莫迪妈的房间处，仿佛感到里面有人在交谈。默吐苏登思忖：明儿他们将起程，夫妻俩极有可能正窃窃私语，商议着什么。他悄悄站在门边，耳朵贴在门缝处，偷听里面的动静。里面俩人正在谈话，含糊不清，听不分明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清楚地听到两位女子的柔声细语。无疑，离别前的深夜，莫迪妈正与古姆迪妮交谈着。此时此刻，默吐苏登的心情异常愤怒和激动，恨不得用拳脚砸开房门，掀起令人惊骇的风波，但那温在哪儿呢？他肯定在外面什么地方待着。

卧室外面，窗帷掩映下的小径，一盏灯笼一闪一闪地亮着光。默吐苏登走到那儿，发现什娅玛披着一件红色披巾站在那里。默吐苏登感到有些局促，随即愤怒异常，说：“你在做什么，深更半夜站在这地方？”

什娅玛答道：“我正睡着，突然依稀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直吓得我毛骨悚然。我想，也许……”

默吐苏登暴跳如雷，嚷道：“我看，你越发厚颜无耻。你不要对我耍手腕，我早已戒备着你，滚，去睡觉！”

许多日子以来，什娅玛对默吐苏登频送秋波，流露出亲热的渴求。现在，她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今天她碰了一鼻子灰，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在不适宜的时刻来到了这不该到的地方。她怀着令人可怜的神情，瞧了默吐苏登一眼，马上转过脸，用衣襟擦拭着眼泪。抬腿欲走时，她又一次转过脸，说：“我不擅长耍手腕，亲爱的，但我亲眼目睹的一切，驱散了我眼里的睡意。今天肯定不属于我们了，我们与明天联系着。所以，我怎么能忍受这一切呢？”说完，她踩着碎步，急速地离去。

默吐苏登一声不响，怔怔地站着。而后，他朝外面房间走去。他只顾埋头走路，一头撞到巡夜人怀里，巡夜人这时正在四处巡夜。因为张着严密规章的网，他就算在自己家里，都没有自由走动的权力，四周被警觉的目光包围着。主人在深更半夜，抛开温暖床笫，光着脚在漆黑的走廊里，像幽灵游动着，这真是一件前所未闻的怪事。起初，巡夜者没有认出来喝问道："谁？"走近一看，马上缩进舌头，连连作揖施礼，说："主人有何吩咐？"

默吐苏登掩饰地说："我抽空出来查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运转。"对默吐苏登来说，这种举止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不适宜的唐突之感。

而后，默吐苏登来到客厅，看到如他所料的情况：那温正在那儿，躺在一条褥子上熟睡着。默吐苏登点燃了房间的煤油灯，但光亮没有惊醒那温。于是，默吐苏登推了他一把，那温迷迷糊糊，睡眼惺忪，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便慌忙地起身坐着。默吐苏登没有问他睡在这儿的缘故，只是说："现在就去对大媳妇说，我叫她来卧室。"

不一会儿，古姆迪妮进入卧室，默吐苏登凝视着她的脸。她穿着一件镶嵌红边的朴素大方的纱丽，把纱丽一角迅即拉到头上。空寂的房子，昏暗的光线，古姆迪妮走到沙发处坐下。她的出现给默吐苏登多大的惊喜和意外！

默吐苏登这时走到她脚跟前的地毯上坐下。古姆迪妮局促不安，霍地站起。默吐苏登拽着她的手，让她坐下，说："不要起身，听我一句话！请宽恕我，我犯下了罪过。"

听了默吐苏登这番秘而不宣的表白，古姆迪妮不知所措，也不知说什么好。默吐苏登又说："我将禁止那温和二媳妇去勒吉伯布尔，让他俩一块儿陪伴你，为你效劳。"

古姆迪妮不晓得该如何回答。默吐苏登沉思着，他毁灭了自己的尊严，也损伤了大媳妇的自尊。随即，他握住她的手，温和地说："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你得保证待在这里，不去其他地方。"

古姆迪妮和解地说："我不走，我不去任何地方。"

默吐苏登朝楼下走去。默吐苏登在表达自己的卑劣性和粗暴脾气时，古姆迪妮觉得情况十分明了，不复杂；但今天，他那么温柔，灭了自己昔日的威风，反而使她摸不着头脑了，不知该如何回答。照理，她曾带着心灵礼物来到这府邸，而那心灵礼物早已散落在地上；从尘埃里再拾起礼物，恐怕已无济于事。她再次呼唤自己神明："情人宽容情人，神明给我以豁达！"

片刻，默吐苏登带着那温和莫迪妈进来，他指着他们说："昨天我让你们去勒吉伯布尔乡下，现在我取消了这个指令，你们不必去乡下了。

从明天起，我安排你们好好服侍大媳妇。听了这突如其来的决断，他们怔住了。起初，他俩根本没有料到有这个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指令。而后，他们又认为没有必要在深更半夜，郑重其事地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并马上吩咐这项工作！

但是，默吐苏登无法忍受更长的延误，他不想使古姆迪妮在回心转意里有任何疑惑的余地。从前，默吐苏登在自己生活里从未破坏过自己定下的规矩，从未在别人面前丧失过自己的尊严。他想攫取的东西，从不惜自己的力量去获取。他向古姆迪妮表白："我毫不迟疑地走近你，我承认失败。"

现在，古姆迪妮感到巨大的困惑。她思忖将以什么方式接受这种情势。她身边拥有什么力量能给以回答。当外部的任何阻碍来到生活里，她很容易获得与之作斗争的力量，神明自己就可成为她的助手。但当那外界的敌对方突然认输时，战斗倒是停止了，和约却没有签订；这时，自己内心的反抗反倒消除了。现在有一件事实在古姆迪妮面前越发清晰了：当默吐苏登粗野无礼时，不管对他多么讨厌都能简单对付，但现在当他温和起来时，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对待他就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她的愤慨自傲不可能存在了。附属的依赖丧失了，向神明乞求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古姆迪妮能找到某种借口，把莫迪妈留在自己身边，她就获救了。但当那温离去时，莫迪妈忐忑不安，也慢慢地随他离去。她走到门口，偷偷地、忧虑地回眸瞧了古姆迪妮一眼。她思忖，现在谁能够从丈夫的喜欢的利爪中拯救出这位单纯的姑娘呢？

默吐苏登说："大媳妇，不卸妆睡觉？"

古姆迪妮缓慢地起身，踱步到旁边的沐浴室，关上房门——自由的时间能有多长，她就想让它有多长。那儿摆了一把椅子，她坐在上面，一动不动。她不安的身子仿佛在自己的内心寻觅自己的间隔。默吐苏登不时抬头瞧着墙上的挂钟，暗自计算着——她可能花多少时间卸妆。这期间，他对着镜子照着自己的脸，稀疏的硬发杂乱无章地散布在头顶上。他几次竭力用木梳压住疏稀的头发，但无济于事，它们不是那么顺从听话；他又在自己衣服上洒了许多香水。

十多分钟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换衣服足足有余。默吐苏登耐不住起了身，悄悄地把耳朵贴在浴室门上站着。他听不到里面有人行动的声响。他思量，兴许古姆迪妮梳理着自己的美发，忙于盘发结。女人喜欢梳妆打扮，默吐苏登明白这个，因此他告诫自己，应该保持耐心。半小时过去了——默吐苏登又一次把耳朵贴在门上，现在一丝响动都没有了。从门处回转身，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床前墙上挂着一张英国油画，他凝望着画出神。猛然间，他慌乱起来，走到门边，叫嚷："大媳妇，现在还没完事？"

此时，门扉徐徐启开，古姆迪妮款款走出。她感觉如在梦里，迷迷糊糊。她现在穿的就是刚才进去时穿的衣服，而不是睡服。她身上穿着一件棕黄色的哔叽料的长袖衬衫；一条红边的、杏黄色的阿勒温毛绒披巾拉过头顶披着。她左手搁在门边，踌躇不定地站着。她亭亭玉立，显出无与伦比的身姿！白皙光洁的手上戴着镂刻着鳄鱼头的纯金手镯——完全是古老传统式的！兴许这副手镯曾在某个时候戴在她妈的手上；那副厚重的手镯，赋予她那双温柔的纤手以荣华高贵的尊严，她接受那种尊严是那么自然简单。她的装扮和修饰没有一丝忸怩作态的影儿。

默吐苏登以新的视角再次审视了她。他再次看见了她高贵的形象，感受到她不可侵犯的凛然的高贵品质。这个富有魅力的形象给他以无比的惊奇感！他多少年聚敛财富，才获得这个幸福。一想及这点，他激动得不能自已。往日，他经常与那些在财富和荣耀方面比他差一截的人交往，今日，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照射下，那位姑娘聚精会神地伫立在房门前。默吐苏登看到她，仿佛觉得自惭形秽，他没有足够的财富可与之相比。他思忖，他恍若是吉特尔纪皇帝，她定能使这个家庭生辉。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位姑娘的性格是从诞生时起就在一个特殊家族的尊严中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她那种高贵品性反映着她诞生前的久远的漫长时代，外界任何人都无法涉及那个领域。其兄维帕勒达斯也具有自然且高贵的品德，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朴实的自傲如包围古姆迪妮那般永远困袭着他。

默吐苏登是无法忍受这个事实的。维帕勒达斯身上没有一丝粗鲁无礼的影儿，唯有一种豁达的品性显露于他的行为举止中。而默吐苏登不可能突然怀着亲切的情愫，拍打着某人的背脊说："兄长，近来可好？"在维帕勒达斯面前，默吐苏登自愧不如，自惭形秽。为此他大为恼火。正因为那个不易觉察、不便启齿的缘故，他没有向古姆迪妮施加暴力。他在这家庭里称王称霸，但在她面前只能俯首称臣，低声下气，甘拜下风。因为古姆迪妮对他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巨大魅力。今日，他清楚地看到，古姆迪妮即使不刻意装扮而至，只是站在一个不清晰的掩蔽物后面，一个婀娜多姿的朦胧形象就无与伦比地突现在人们眼前。一种神圣和洁白的光辉在她全身闪烁着，仿佛纯洁无瑕的朝霞呈现在阒无人迹的喜马拉雅山巅上。

默吐苏登稍稍走近些，缓缓地说："大媳妇，不想睡觉？"

古姆迪妮听了，吃惊地待着。她原以为，默吐苏登会大发雷霆，会发出侮辱她的厥词。她蓦然记起一个久远的熟悉的音调——她父亲用温柔的口吻，也如此呼唤着她妈为"大媳妇"！同时，她又记起她妈阻拦她爸走近自己而扭头离去的情景。刹那间，她眼里噙满了泪水。她靠近默吐苏登的脚边，坐在毛毯上说："请原谅我！"

默吐苏登握住她的手，扶她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说："你犯了什么罪过，让我宽恕你？"

古姆迪妮说："我迄今内心还没有准备好，给我一些时间！"

一听这话，默吐苏登内心又想发火，说："为什么事需要给你时间，请说明白！"

"我无法正确解释清楚——解释清这件事是异常困难的。"

现在，默吐苏登的喉咙里没有任何情味。他说："没有啥难的。你想说我不讨你喜欢。"

古姆迪妮进退维谷。话既对又不对。她为了全身心地向神明敬献祭品，但祭品至今没有到来。她心想，坦途上有阻碍，稍许耐心点，祭品一定会来的，不会等多久的。但是篮子迄今空空如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古姆迪妮说："我不想欺骗您，因而我说，给我一些时间！"

默吐苏登越发不能忍耐，用粗硬的口吻说："时间将给你带来什么便利？你想与自己兄长商议，而后再与自己丈夫建立夫妻关系？"

默吐苏登固执己见地认为，在等候与维帕勒达斯见面期间，古姆迪妮停止一切行动，兄长想让她按某种方式行事，她就遵命，照章办事。他挖苦地说："你的兄长是你的祖师爷。"

古姆迪妮霍地从地毯上跃起，激动地说："对，兄长是我的祖师。"

"今日，他不下达命令，你是不会脱衣的，不会上床睡觉，对吗？"

古姆迪妮捏紧了拳头，像木偶似的站着，纹丝不动。

"你现在还不拍电报，讨取他的命令——眼下已深更半夜了。"古姆迪妮没做任何回答，径直朝屋顶的房门走去。

默吐苏登大声咆哮，斥喝道："我说，你不许离开这儿！"

古姆迪妮这时刻回转身站住，平静地说："您想干什么，请说！"

"现在你过来脱下衣服！"然后他瞧了一下钟，说，"给你五分钟时间。"

古姆迪妮进洗澡间，脱下衣服。在纱丽上面裹了一件宽厚的披巾，姗姗走来。现在，她等待第二道命令。默吐苏登见了就明白，这位女子在战争艺术的智能方面胜人一筹。于是他火冒三丈，气愤至极。但他下步该做什么，自个儿都不甚明白。默吐苏登尽管怒不可遏，但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控制住自己，反问道："你现在想做什么，请说！"

"您让我做什么，我就遵命做什么。"

默吐苏登绝望已极，“砰”的一声跌坐在椅子上。他望着裹着披巾的姑娘，仿佛觉得她像位寡妇站在自己的面前；仿佛丈夫和她之间有一个静寂的死亡之湖在涌动着。咆哮喧嚣是无法通过那个湖的。风帆灌满什么样的风小舟才能飘动？抑或它永远滞留着？

他默然无声地坐着。钟声嘀嗒嘀嗒响着，除此之外，屋里寂静得听不见一丝响动。古姆迪妮没有去屋外。她背对着默吐苏登，两眼盯着外面漆黑的屋顶，宛如一幅画伫立着。

街道转弯处，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不清晰的喉咙里哼着小调；邻居的马厩里拴着一条狗崽，它不知疲倦地哀号着，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时间像一座深不可测的洞穴，在虚无里扮出一副怪相。默吐苏登外部机器的每个轮子，仿佛都停止了转动。明天办公室里他有许多事要做，要召开董事会——尽管会有阻力，但必须通过一些复杂的提案。明天的业务现在宛如影子一般附随着他。从前，他已养成一个习惯，把第二天必须做的事写在笔记本里。今日，诸如此类的担忧再没有困袭他的心。他眼下觉得世上最艰难的、最确定的现实就是那位裹着披巾的姑娘，她现在正呆呆地站在窗前。

过了好长一会儿，他叹了口长气。猛然间，他从椅子上站起，走到古姆迪妮的身边，说：“大媳妇，难道你的心是用石头塑成的？”

“大媳妇”的字眼，在古姆迪妮心里犹如咒语轰然响起。在这个时刻，自己母亲生活的图画突然在她心坎里升腾，光彩照人。这个字眼呼唤了不知多少日子，这个包含着多少单纯的情感的字眼激励着她母亲。那个习惯似乎已经融化进古姆迪妮的血液里。所以，一听到那熟悉的呼唤，她就扭头驻足。默吐苏登可怜兮兮地说：“我委实不配你，不过你难道不同情我？”

古姆迪妮慌忙地说：“不，不，不要说这样的话！”她跪在地上，摸着默吐苏登脚上的尘土，说，“我是您的女奴，您命令我吧！”

默吐苏登激动地握住她的手，扶起她，拥抱着她，喃喃地说：“不，我不命令你，你自个儿按自己的意愿来我身边！”

被挽在默吐苏登的臂弯里，古姆迪妮喘着气，但她没有企望从他臂弯里挣脱出来。默吐苏登用通常的哭嗓音说：“不，我不命令你，你自愿来我处！”说毕，他放开了古姆迪妮。

古姆迪妮白皙的脸涨得通红，眼望着脚尖，说：“您的命令使我的职责变得简单了，我自己没有能力考虑自己。”

“好吧，你卸下这条披巾——它使我无法看清你。”

古姆迪妮不好意思地脱去了披巾，她身穿一件名贵的纱丽，它花边的做工十分精细。黑色的条纹纱丽披在她身上，仿佛那些条纹是直泻的泉水；仿佛它们在不间断地流淌着，犹同一种黑色的目光镂刻上了自己不倦运动的印记；仿佛从它的四周进行着敬神仪式，那种敬神仪式从未间断过。默吐苏登看着看着被迷住了。这时，他没有注意到那件纱丽不是这里产的，否则，他是不会忍受的。古姆迪妮身上的纱丽为什么不显得特别的人为修饰？因为它是朴素的，另一方面它是她娘家特有的一种自然风格。

紧挨洗澡间的是换衣服的房子，那里放置着一具大衣柜，檀香木做成的抽屉。它的前面镶嵌着一面大镜子，里面叠放着古姆迪妮婚后的各式各样的贵重纱丽。然而她对这一切丝毫不动心，这就是这位姑娘的骄傲的地方。

默吐苏登记起三枚戒指的事。古姆迪妮带着藐视的态度没有接它们，然而她对兄长给予的只值三个铜板的翡翠戒指却情有独钟！在维帕勒达斯与默吐苏登之间，古姆迪妮的爱具有天壤之别的价值区分！这类的事情犹同突如其来的风暴，狠狠地冲击着默吐苏登的心。但天哪，有何办法！姑娘是那么绝伦无比、令人惊叹地漂亮，而她那充满痛苦的不服从——犹同是她的一个装饰！就是这样的姑娘能够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她就在自己简朴的土地上诞生长大——因而，她不会估评财富多寡，不会计算。这样，她怎么会流露出对财富的贪欲呢？

默吐苏登如此思考着，然后说：“走，你去睡觉吧！”

古姆迪妮发怔地望着他的脸庞，他仿佛一点也没情趣。

“难道您不先去床上？”

默吐苏登坚定地说：“去！现在再也不要耽搁了！”

古姆迪妮朝床走去，默吐苏登坐在沙发里说：“我就坐在这儿，你呼唤我，我就来。我会年复一年地等待着。”

古姆迪妮的整个身子颤抖起来——这是何等稀罕的等待！她今朝走向谁的家门口？磕头烧香！神明不注意她，她通过那条完全错误的通道，来到这儿。她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神明，您永远不会遗忘我，我至今仍相信您。您从极地来到森林，为在森林里显示。”

寂静笼罩在那间失去感觉的房间，在街道转弯处已听不到醉鬼的声音，唯有那条围在栏里的狗崽疲惫不堪地发出阵阵哀号。

短暂的时间也仿佛变成很长很长，麻木的时间仿佛没有走动，这难道就是夫妻生活的永恒图画？从此岸到彼岸，俩人默不作声地坐着——茫茫夜晚没有个尽头似的——死亡一般的不可逾越的寂静笼罩着四周。末了，古姆迪妮用尽全身力气，从床上跃起，走近默吐苏登说：“您不要

使我成为女罪人！”

默吐苏登表情严肃地说：“你想要什么？说吧，做什么？”他那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被生拉硬拽出来似的。

古姆迪妮说：“您来睡觉！”

三十八

翌日清晨，莫迪妈为古姆迪妮端来一杯牛奶。她发现，古姆迪妮两眼红肿，脸色像死灰那般阴暗。她原以为，像通常一样，清晨屋顶角落里铺着坐毡，古姆迪妮脸朝东为心灵之神膜拜，盘坐着。今朝，她也定会坐在那儿，但她不在。莫迪妈登上楼梯，发现屋顶的一角被遮掩着，古姆迪妮背靠着墙，疲惫不堪地坐在地上，兴许她对神明不满而没有在坐毡上做礼拜。当父亲无缘无故打骂没有过错的儿子，儿子一点也不明白，带着不屈的神情默默地忍受着父亲的打骂，一点也不努力做出反抗。古姆迪妮今天对神明的心情，就是那个挨打孩子的心情。她把那种召唤看作神的召唤，难道那种召唤能坠入不洁之中？难道它坐落于内心的存在之中？难道神明需要女人的祭品？难道他为此迷惑、诱骗猎物，并把它带走？难道他把没有灵魂的身子当作自己祭品的肉团？今日，她内心怎么也唤不起对神明的虔诚情感。许多日子以来，她一次次祈求道“您宽容我”。但今朝，她叛逆的心诉说道：“我如何容忍您？我跌入无地自容的境地，如何向您膜拜？您自个儿不能接受自己的虔诚者，难道要在奴隶市场上出售她？在那个市场里妇女确实作为鱼肉标着价格被出售着；那儿谁都不会坐等虔诚的膜拜以获取无谓的价值，那儿的整个花圃只是款待着羊群。”

莫迪妈端着牛奶请她喝时，古姆迪妮只是说：“放着吧！”

莫迪妈吃惊地问：“为什么，怎么放着？我的牛奶罐有何过错？”

古姆迪妮解释道：“眼下，我还没有沐浴，还没膜拜。”

莫迪妈说：“您去沐浴，我坐着等您。”

古姆迪妮洗完了澡。莫迪妈原以为，她洗完澡会去敞开的露天屋顶一角坐着。古姆迪妮慢慢挪动脚步，朝通常的屋顶方向走去，但她最终没有抵达，回转来又坐在那地毯上。此刻，她内心仍没有准备好。

古姆迪妮问莫迪妈：“难道我兄长的信没有来？”

信很可能来了。莫迪妈已想到这点，就在今天天蒙蒙亮时，她偷偷到办公室，想打开放信的抽屉，发现抽屉被锁住了。为了防止小偷行窃，有人已经关闭了通道。

莫迪妈说：“我眼下无法确定信到底来没来。我将去探个明白。”

这时，什娅玛突然来这儿，说：“大媳妇，您怎么啦？这么憔悴？身体不舒服？”

古姆迪妮答道：“没有。”

“您的心为娘家担惊受怕，这是人之常情。听说，您兄长正赶往这里来，将与您相会。”

古姆迪妮很是吃惊，她用强烈的渴求目光，凝望着什娅玛的脸。

莫迪妈不以为然地问道：“您怎么获知这则消息的？恐怕是误传吧？”

“去你的。这个消息已经不胫而走，谁都知道。我们厨娘说，她娘家的‘大人’来向王公询问媳妇的情况。从她那儿听到，媳妇的兄长最近要来加尔各答，求医治病。”

古姆迪妮惊愕地问道：“难道兄长的病加重了？”

“我无法说清，不过不必大惊小怪。但听说他肯定要来。”

什娅玛恍然大悟，默吐苏登没有把她兄长要来加尔各答的消息告诉古姆迪妮或许因为默吐苏登至今还不能得到古姆迪妮的芳心。她若不对娘家的一切淡漠，就不会对其他关心。什娅玛煽动古姆迪妮的心，说：“很难遇到像您兄长那般优秀的人，我从很多人嘴里听到了对他赞扬的话，帕古尔，波尔。我走了，该完成仓库的清扫工作了。迟了就难准时做好工作餐了。”

莫迪妈再次递上牛奶罐，请古姆迪妮喝，说：“姐姐，牛奶要凉了，请趁热喝下它吧，我的女王姐姐！”

这次，古姆迪妮不再反对喝奶了。

莫迪妈贴近她的耳朵说：“今天难道您还去仓库？”

古姆迪妮答道：“今天不去啦——现在你把戈巴尔派到我这儿来。”

一位黝黑、粗暴、贪欲的年事已高的人，从外面像日蚀般吞没或折磨着古姆迪妮。那个年纪成熟的人原本应是宁和、温柔、洒脱和深沉的，然而他不是那号人，他始终贪得无厌，他的节制软弱无力，他的爱只是迷恋于官能的爱；他那纠缠不休的抚触，使古姆迪妮内心充满着厌恶。但她对丈夫的年纪大没有多少怨言；她的痛苦是因着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尊严而产生的。内心犹同一种果实，应该在阳光和和风中自由成熟，在石磨里压榨生果是不会成熟的！默吐苏登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耐心地等待。正因如此，他们眼前这种关系刺伤着古姆迪妮的心，侮辱着古姆迪妮。现在，她能到哪个避风港躲藏呢？她刚才对莫迪妈说让戈巴尔来身边，那只是寻找心灵避风港的一个借口而已。她寻思从非神圣性逃脱开，走向新的纯洁圣地去。从肮脏窒息中逃跑出去，走进开满鲜花的芳香四溢的花圃里去。

孱弱的哈伯鲁，穿着白花棉布衣服，走到楼梯的门槛，战战兢兢地站立住。他的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像他妈那样犹同雨云一样水灵灵的；棕色肤色，两颊似花，头发剃光，使人一览无余。

古姆迪妮起身，拉着困窘不安的哈伯鲁，抱住他，亲切地说："小坏蛋，我的宝贝！为什么两天不照面？"

哈伯鲁挨住古姆迪妮的脸颊，对着她的耳畔，悄悄地说："伯母，我为您带来一件东西，您猜猜是什么？"

古姆迪妮亲吻着他的面颊，说："亲爱的，你拿来了红宝石？"

"在我的口袋里。"

"好，现在掏出来瞧瞧！"

"您将无法猜到。"

"我可没有那么聪明。没有亲眼目睹的东西，我是不会明白的。我常常猜错没有见到的东西。"

哈伯鲁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鼓满的纸包，企图扔到古姆迪妮怀里，然后一溜烟跑出去。

"不，我不许你逃走。"

哈伯鲁用手压着纸包，慌乱地说："现在您不许打开瞧！"

"不打开，你不用害怕。待你离开，我再打开。"

"好吧，伯母，您曾看见过长胡须的老太婆吗？傍晚时分，她在下面庭院的煤炭房里，蹬上蝙蝠背。"

"就是踩在蝙蝠背上的她？"

"她想多小就能变得多小。"

"应该向她学习那种秘密。"

"为什么，伯母？"

"因为当我逃跑到煤炭屋，人们就不会发现我。"

哈伯鲁全然不明白话中含有的意义，他说："她把朱砂盒子藏在煤炭中间。她从哪儿取来的那朱砂，您知道吗？"

"我有所耳闻。"

“好吧，那您讲讲您所掌握的秘密。”

“她是从清晨的云层里取来朱砂的。”

哈伯鲁突然呆立不动，这番话颇使他伤脑筋。专栏新闻记者曾告诉他有关大海彼岸的魔鬼城的故事，但他觉得，伯母的话更真实可信。所以，他毫无异议地说：“哪位姑娘找到那个朱砂盒子，然后在自己额上抹上一点点朱砂，她就会俨然成为王后了。”

“灾难临头，哪个坏蛋带来这个消息的？”

“二姑母的女儿可蒂带来这个消息。清晨，钦努提着篮子取煤，可蒂随他一块去——她丝毫也不感到害怕。”

“她毕竟是女孩子，所以，她成为王后，不觉得有什么不安。”

屋外，正刮着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古姆迪妮赶紧把哈伯鲁带进屋内，坐在沙发里，她从怀里举起他。旁边三脚凳上放置着一个小银盘，银盘里放着冬季的花朵——金盏草花、茉莉花等。每日，园丁采集那些花，码放在那儿。古姆迪妮坐在屋顶角落里，脸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神明敬献鲜花。那些鲜花就是为此放置在那儿的。今日，古姆迪妮把所有作为祭品用的鲜花，与盘一起放到哈伯鲁面前，说：“想要花吗？”

“想，我拿。”

“难道你要使用它们？”

“我可以做膜拜游戏。”

古姆迪妮取下自己腰间束着的一条丝绸手帕，用它捆住花束，说：“拿着！”内心却暗自说，“我也在做膜拜游戏！”接着说，“戈巴尔，告诉我，你最喜欢其中哪些花？”

哈伯鲁欣然答道：“我最喜欢番红花。”

“为什么觉得番红花最好，说说行吗？”

“它们能在黎明前，从老太婆的朱砂盒子里偷取颜色。”

哈伯鲁神情严肃，沉吟了一会儿，猛然又说：“伯母，番红花的颜色犹同你纱丽边缘的红色。”

这样，他道出了心里的全部话语。

正在这时，她蓦然发现默吐苏登站在后面的转弯处。他没有发出一丝的脚步声。此时不是他走进卧室的时间，外面办公室里有堆积如山的有关生意的事，代理人来了，求职者来了，秘书来了——他们带着种种

信息和书面信件等着他。

三十九

乞丐篮子里只有糠谷，没有喷香的米饭。同样，今日清晨，默吐苏登带着这种心情，十分不满地走出来。但是贪婪的迷恋是十分可怕的，遇着阻碍，它也会把人从阻碍中拽出。

一看见他，哈伯鲁吓得面如土色，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他企图逃跑，但古姆迪妮一把抓住他，不让他起来。

默吐苏登已经明白，大声叱责哈伯鲁，说："你来这儿干什么？不去念书？"

现在老师还没有来，但哈伯鲁不敢争辩。他默默地忍受他的责骂，垂下脑袋，快快地离去。

古姆迪妮几次试图阻止他走，说："你把自己的花扔在这里，你不拿走它们？"说着，她把手帕包裹的花束放到他跟前。哈伯鲁没有伸手去拿他害怕地盯着大伯难看的面孔。

默吐苏登突然从古姆迪妮手中抢过小包，问道："这手帕是谁的？"

刹那间，古姆迪妮满脸涨得通红，说："我的。"

那块手帕委实是古姆迪妮自己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手帕是她婚前的财产，它的边缘的丝织也是古姆迪妮自己的杰作。

默吐苏登把手帕里的花束扔在地上，把手帕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说："我拿走这块手帕，小孩子拿它有什么用？"接着对哈伯鲁吼道："你滚！"

古姆迪妮见到默吐苏登如此蛮横的态度惊愕不已。哈伯鲁痛苦地离去了，古姆迪妮不知说什么好。

默吐苏登看到她惊愕且不满的表情，说："你在分配施舍物，难道剥夺我的一份？这块手帕从今日起归属我了。你记着，我从你那儿获得了一些东西。"

默吐苏登天性就是如此，他内心总想从获取里显示一种阻碍和抵触的力量。

古姆迪妮垂下眼帘，默不作声，坐在沙发一边。纱丽的红边拉过她的头顶，掩住她的脸庞，下摆垂悬着，随着它一起垂挂着的还有她湿漉漉的飘动着的散发。滑柔的颈脖挂着一条金项链，这条金项链是她妈

的，所以，她一直佩戴着它。她身上只穿一件内裙，现在，她还没有穿全衣服，她袒露的手臂放在怀里，她双手柔滑、白皙，她整个身子的声音仿佛都从那儿响起。

默吐苏登用低垂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高傲的女人。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戴着厚厚金镯的一双纤手。他坐在她近旁的沙发上，企图用手把她拉过来——但他觉得有一种特殊阻碍存在着。古姆迪妮不想把自己的手离开胸怀——手里握有那个压皱的纸包。默吐苏登问道："这纸包里装有什么？"

"不晓得。"

"不晓得！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我不懂。"

默吐苏登不相信她的话，说："给我纸包，我瞧瞧。"

古姆迪妮说："这是我的秘密东西，不能给你看。"

骤然间，愤怒的激流冲到默吐苏登的脑门上，他咆哮道："什么？你竟如此胆大妄为？"说着，他强硬地从她手里夺过纸包。他打开它瞧着。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几颗豆蔻豆。在妈妈简单安排的早餐里，对哈伯鲁最具诱惑的东西就是豆蔻豆。因此，哈伯鲁十分小心地把它包好，让伯母分享他的快乐。

默吐苏登目瞪口呆。他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思忖，兴许她从娘家就习惯于这样的早餐。所以，她珍藏着它们。因不好意思，而不愿袒露这件事。想到这儿，他不由窃喜着。他又想："女神的自由享受，需要在获取贡品里花些时间。"蓦然间，他脑子里产生一种灵感，他大步流星步出户外。

古姆迪妮打开自己的抽屉，取出旃檀木制作的一个小方盒子，把豆蔻豆仔细地放进盒子。而后，开始给自己的兄长写信，还没写上两三行字，默吐苏登回来了。那时，古姆迪妮压住信纸，一动不动地坐着。默吐苏登手里捧着一只金银花瓶，里面插着的花是由丝绸精细编织成的手帕所折成的。他踌躇满志地微笑着，把花瓶放到古姆迪妮书桌上，说："打开手绢花，瞧瞧什么东西！"

古姆迪妮取下手帕花。她看到，在那只价值连城的花瓶里竟然装着成堆的豆蔻豆。倘若她独处时，她一定会忍俊不禁。但这时，她忍住笑，神情严肃地、默然不语地坐着。当然，她这样做比笑更难受。

默吐苏登说："藏着豆蔻豆，偷吃，有何必要？吃豆蔻豆有什么可害羞的呢？我每天给你取来——你想要多少？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古姆迪妮说："您不会拿来的。"

"我不会拿来？你胡说什么？"

"不会的，您不会送来的。"

"难道我会计算它们的价格？"

"这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获得的。"

一听到这话，默吐苏登脑子马上反应过来，怀疑地说："这些豆蔻豆兴许是你兄长寄来的？"

古姆迪妮无意回答这个问题，她推开花瓶，起身离开。默吐苏登抓住她的手，强硬地按她坐下。

没有给默吐苏登开口的机会，古姆迪妮抢着问道："有人从兄长那儿把吉祥消息带到您这儿来吗？"

古姆迪妮料想默吐苏登听了会发火的。但他狡辩说："我今日一大早来你这儿，就要告诉你这个消息。"不用多说，这纯粹是谎言。

"兄长何时来？"

"一个星期内。"

默吐苏登已确切晓得维帕勒达斯明天就抵达这儿，但他却谎称"一周内"，他故意使消息不确定。

"兄长的身体状况如何？病情是否更趋恶化？"

"没有。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

这话有些蹊跷。维帕勒达斯为治病来加尔各答——意思是明摆着的：他的身体状况不佳。

"兄长有信来吗？"

"我现在还没有打开信箱。倘若有信来，我会马上送给你。"

古姆迪妮开始相信默吐苏登的话，因而她默认了他所说的话。

"兄长的信来还是没有来，请您能马上通知我，行吗？"

"倘若你兄长来了信，午饭后我马上送来。"

古姆迪妮压抑着自己焦虑的心情，默然地同意了。那时，默吐苏登再次企图拉她的手，什娅玛突然风风火火地进屋，说："喔，亲爱的，你

闲坐在这儿！”说毕，即想离去。

默吐苏登说：“什么事，您想做什么？”

“我来仓库叫唤媳妇。尽管是皇后，她毕竟是家里的女主人。不过，今日算了，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默吐苏登从沙发上起身，什么话也没说，飞快地走出屋。

用过午餐，默吐苏登按常规进卧室小憩，半靠在床头枕头上，咀嚼着槟榔。随即，他派人去叫唤古姆迪妮。她马上赶到。她晓得，今天她定会获得兄长的信。她步入卧室，站在床边。

默吐苏登推掉吸烟水管，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说：“请坐！”

古姆迪妮顺从地坐下。默吐苏登把信交到她手里。信里，兄长简短地写道：

亲爱的妹妹：

首先向你祝福。

我匆匆来加尔各答，是为了治病。待身体康复，我将来与你相见。倘若你在家务中偷闲给我写信，我就可不时听到你的好消息，我亦将放心啦。

获得如此简短的信，起初古姆迪妮的心似乎遭到了一种打击。她暗自说：“现在，我已成为娘家的局外人啦。”

当自尊心增强时，她突发遐想：“兄长身体不佳，我心胸却如此狭窄，最先仅考虑自己的情况。”

默吐苏登知道古姆迪妮要起身离去，说：“你去哪儿？稍坐一会儿！”

他让古姆迪妮坐下，但还没得空思考对她说些什么。沉闷总要打破，尽快说些什么。所以，他把清早起来搁在心里的事通通倒了出来：“你为何对豆蔻豆的事守口如瓶？为何如此固执？这里究竟藏着什么可害羞的事？”

“那是我与戈巴尔之间的私事。”

“涉及戈巴尔的事？不能告诉我吗？”

“不能。”

默吐苏登的声音严厉起来，说：“这是你们努尔那卡尔人的诡计——

从自己兄长学校里学来的。”

古姆迪妮不做任何回答。默吐苏登离开枕头，起身坐着说：“倘若我不能使你放弃那种习惯，我就不叫默吐苏登！”

“您究竟有何吩咐，请说！”

“谁给你的那个纸包，请讲！”

“哈伯鲁给的。”

“哈伯鲁给的！现在还有必要掩盖真相？”

“我不会撒谎。”

“难道没有第二者通过他把这纸包给你？”

“没有。”

“倘若事实不是这样呢？”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

“那时，你为何极力掩饰呢？”

“您不理解！”

默吐苏登抓住古姆迪妮的手，推了她一把，说：“你过分任性暴虐，我简直无法忍受。”

古姆迪妮脸涨得通红，随即用平静的口吻问道：“您想要什么，您说明白些！我承认，我没有养成你们这儿的行为习惯。”

默吐苏登额上的青筋又暴突出来，但他又想不出如何回答，这使他恼羞成怒，真想狠狠揍她一顿！

正在这时，屋外传来谁的清晰嗓音：“办公室先生驾到，正等候老爷。”他忽然记起，今天要开董事会。想到这儿，他脸红了，他还没为这事做好筹备工作——今日清晨的时光白白流逝过去了。如此疏忽大意是极大地违背他的工作习惯的。想到这儿，他自个儿傻呆住了。

四十

默吐苏登一走，古姆迪妮就从床上下来，坐到地板上。难道她一生将在大海里不倦地游泳，永远也抵达不到岸边？默吐苏登说得有理，他们之间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与所有不同相比，这是最让人不堪忍受的，能够找出解决它的办法吗？

她沉吟了一会儿，朝楼下莫迪妈的房间走去。下楼时，她看见什娅玛宋德莉正走上来。

“媳妇去哪儿？我正要到您屋去。”

“有什么要紧的事？”

“没有特别的事。我发现，心肝儿的脾气十分坏。我想问您一下，新恋里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媳妇，请记住应该以什么方式与他相处，我或许能给您几许指点。您现在兴许去黑檀香花丛那儿，去吧——这样，心情可放松放松！”

今日，古姆迪妮突然发现，什娅玛宋德莉和默吐苏登俩人，似乎是在同一制陶转轮上，用同一块泥土被塑造成的。这个奇特想法如何潜入她的脑海，真是无法捉摸。但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性格，就会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俩人的外貌举止不是特别吻合。然而她又觉得这俩人的行为方式仿佛在按同一韵律振颤着——在什娅玛宋德莉的内心世界与默吐苏登的内心世界里吹刮着同一风息。当什娅玛宋德莉与他来往频繁时，默吐苏登就把古姆迪妮朝反方向推去。想到这些，古姆迪妮身子里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颤抖。

古姆迪妮走进莫迪妈房间，看到那温同莫迪妈抢夺一件东西。她欲回转身离去，蓦然间，那温嚷道：“嫂子不要走，不要走！我正要到您那儿去，我要起诉她。”

“起诉什么事？”

“稍坐片刻，我要对您诉说自己心头的痛苦。”

古姆迪妮坐在木板上。

那温气急败坏地说：“对我大大不公，这位高贵、富有教养的女子把我的书，不知藏到哪儿去了。”

“她为何这样控制你？”

“纯粹出于一种忌妒，因为她无法读英文书。我是支持妇女受教育的主张的，但它违反男性社会的‘教育’。我的理智有多大提高，她与我的分歧就有多大。这就是她不满生气的缘由。我曾多少次解释，不管是多么伟大的悉多，她也要步罗摩的后尘，夫唱妇随。在学识理智方面，我是远胜于您的，请不要在其中设置障碍！”

“兴许智慧女神深知你学识的能力，但你不要过分吹嘘自己的智慧！我只是这样劝你。”

那温把脸弄成这般苦相，仿佛有巨大危机轰然向他扑来似的。古姆迪妮见了这副苦相，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不止。来这府上，她是第一次这样开怀大笑。她那种纵情大笑的模样，也使那温感到一种甜蜜的愉悦。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我值得一做的工作——我能使嫂子开怀大笑。”

古姆迪妮笑着说：“妹妹，你难道当真把他心爱的书收藏起来了？为什么？”

“姐姐，您瞧。难道教书匠整天坐在卧室里啃书？晚上，我来到卧室，看到了什么，一盏汽油灯点燃着，一盏煤气灯亮着。我们伟大的学者依然一动不动，专心致志地读着书。饭菜凉了，一再催促，他置若罔闻，醒悟不过来。”

“亲爱的，这是真的吗？”

“嫂子，我可不是个伟大的苦行僧，不思饮食，认为酒足饭饱会把肠胃弄坏。但比饮食更美妙的是我获得她嘴里没完没了的甜蜜怨言。因而，我故意拖延吃饭时间——读书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你这样争辩是无法通过的，你应该认输。”

“我只有在那时可以认输：她停止了没完没了的唠叨。”

“难道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亲爱的？”

“我可举一两个新鲜例子，它们曾用泪水的耀目字眼写在心里……”

“罢了罢了，你不必举什么例子了。你说，我的钥匙搁在哪儿？姐姐，您瞧瞧，他把我的钥匙藏起来了。”

“警察无法对家里人起诉，所以，通过偷窃来惩罚窃贼，这叫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还给我书！”

“我不给你，我给姐姐。”

屋内一角放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装有棉丝线、毛线、布头、破袜等物；在篮子底下有一份英文周报。莫迪妈抽出它，放到古姆迪妮的怀

里，说：“姐姐，您把它拿到自己房里去，别给他。我倒要瞧瞧他如何跟您吵架。”

那温从蚊帐上取出钥匙，也交到古姆迪妮手里，说：“嫂子，不要给任何人。我倒要瞧瞧，她怎么对待您。”

古姆迪妮翻阅着书本，说：“噢，亲爱的，你十分喜欢这本书？”

“这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那天，我看到，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有关养育牛的书，坐着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

“我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而阅读它。所以，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可害羞的缘故。”

“姐姐，您说几句。您说说，我应与这位饶舌的大人告别吧？”

“不，没有这个必要。我听说，哥哥一周内就要抵达这儿。”

那温说：“对，他明天将到这儿。”

“明天！”古姆迪妮十分吃惊，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长气，说，“我怎能与他相见？”

莫迪妈惊奇地问道：“您没有与大伯说什么？”

古姆迪妮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那温说：“说说，试试看！”

古姆迪妮缄默不语。她深知，向默吐苏登开口说兄长的事是很难的。在他那儿随时都会发生对兄长侮辱的事，因而她在行为举止中要异常小心，甚至举动的拘谨也会达到使她不堪忍受的地步。

那温见到古姆迪妮的脸部表情，心里十分难受，说：“嫂子不必担惊受怕，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您不要听信那些流言蜚语。”

那温内心一直对兄长存有一种天生的怯懦情态。而今天他仿佛感到，嫂子从他心里驱逐掉了那种恐惧的心态。

古姆迪妮离去了。莫迪妈对那温说：“你想出什么锦囊妙计，说说！那天夜晚，你兄长把我们叫去，在自己妻子面前贬低自己。那时我就认为，这样做有所非议。从那时起，他一见你就转身走掉。”

“兄长认为，他上当受骗了。他发怒时打开了钱袋，购货首先要确定价格，但货物没有确定适宜的价格。我们是他这种愚蠢做法的见证人。正因为如此，现在他无法容忍我们的存在。”

莫迪妈说："就算如此。然而，他对维帕勒达斯的气愤像疯子一样如影随形，脱不了身；而且日复一日，变本加厉。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你说说！"

那温说："他诉说自己的虔诚方式就是如此。这样性格的人们从内心认为优秀的东西，他们非要从外部鞭打它。有些人说，十首王罗婆那对罗摩非同寻常地虔诚，为此，他用十双手去享受祭品。我要强调，嫂子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能与自己的兄长相会。"

"这样议论无济于事，应该想些办法。"

"我绞尽脑汁，计上心来，有一条绝妙计策。"

"什么锦囊妙计？快说！"

"我不能透露。"

"为什么？"

"不好意思启齿。"

"对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是对你才不好意思开口。"

"我能听听何缘由？"

"应该蒙骗兄长一下。"

"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人，蒙骗任何人都不是罪孽，都不应迟疑不决，都不应不好意思下手。"

"你决心让我施展狡猾的骗术？"

"我若遇到擅长这种技能的人，那就万事亨通了。"

"女主人，我写下契约，当你想要我做时，我就实施骗术！"

"你为何对此有如此大的热情？"

"让我告诉你，造物主想出多少诡计蒙骗你们，他在那些诡计里掺和着许多甜蜜，那种甜蜜的骗术就叫作幻影。"

"去掉那种幻影，才能办好事。"

"去掉幻影，将发生灾难！当幻影消失，人们如何生存于世上？神像的颜色剥落，残存的部分就是泥土粉末。女神，请迷惑住无知者，蒙骗

住愚昧者，让他们眼里产生恍惚神情，唤醒他们心里的迷醉，然而你心想事成！”

这以后，他们之间的絮絮细语，已不是我们工作的内容，与这则故事也无关宏旨。

四十一

那天，默吐苏登第一次在董事会上失败。这之前，他的提案、建议、安排，没有不被通过的。他如此相信自己，他众多的助手也如此相信他。基于这种信念，他在董事会上提出任何必要提议之前，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工作。这次提案是使旧的蓝靛仓库的财产归入自己蓝靛生意交易里的计划。他已在这上面投入了大量钱财，计划实施的大部分工作早已完成，只剩下登记注册、付钱了。还必须委任那些抱着希望的人的职务。正在这时，一个阻碍突然横在面前。最近，一位亲戚的女婿想占有他的一个会计空缺。因着他低能，对偿还债务没有表示任何热情，默吐苏登忽视了他，排除了他。于是，他就犹如土地里埋下的种子一般，突然以反对者姿态冒了出来。恰巧，出现了一个纰漏。一份产业的主人是默吐苏登的一位姑母的大伯子的男孩。当姑母来纠缠给他安排工作时，默吐苏登计算了一下，发现那份产业出十分便宜的价格就可到手，而且利润收入可观。此外，通过这个交易，他还可获得忠于自己亲戚的名声。可是那个低能的女婿被剥夺了填补会计空缺的机会。所以，他们颇费周折，才得悉默吐苏登对亲戚分为三六九等，对他有利可图的亲戚加以偏袒。于是，他们传播了默吐苏登的所做所为，散布流言蜚语，说默吐苏登在公司所有的交易事务里私自获得了一大笔佣金。大多数人不希望在这方面有责难他的证据，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威望休戚相关。不过，有一个原因很容易使人们走入迷途，那原因就是默吐苏登的超凡的财富增长和他的无可纰漏性格的那种威慑。默吐苏登也经常沉没于商海中，被水呛着，那些贪婪忌妒者从中也可获得少许心理平衡。其实，这些人也像鸭子一般渴望潜入深水中去捞一把，但附近看不到深海浅湖的影儿。

默吐苏登对产业的主人许下了坚实诺言，他决不是担心损失的食言者。所以，他自己决定买下这份产业。他会让公司明白，不购买这份产业，他们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

他很迟才到家。从前，他对自己的命运充满着盲目的自信。今天，他心里产生一种忧虑：他的命运想把他的生活旅程的火车，从一个轨道拉到另一个轨道。第一次冲撞使他的心害怕得跳动不止。从董事会回来之后，他坐在办公室安乐椅上，用黑色的木柴点燃水烟袋，一缕缕青烟向空中冉冉上升。

那温进屋通报消息：从维帕勒达斯家里来了一个人要求拜见。默吐苏登申斥说："去对他说，滚回去，我没有时间会见。"

那温看到默吐苏登的脸色，即刻明白，董事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兄长的心灵此时此刻是十分脆弱的。通常，脆弱是保守说法，

他脆弱的心灵负重转化为不可宽恕的残忍；兄长遭受了打击，正想把这严酷打击嫁祸于嫂子。那温对此深信不疑。那温寻思，不管如何，应该设法挽救这种打击的后果。这样，他心里的迟疑顿时一扫而光。他踯躅了好长一会儿，当他重新走进那间房子，发现他兄长打开了通信地址的登记簿，翻阅着。见到那温，默吐苏登生气地问道：“你又为啥来？兴许是为维帕勒达斯先生辩护？”

那温说：“不，哥哥。不用担惊受怕，他的人吃了闭门羹，离去了。现在即使你亲自唤他，他也不会回头驻足。”

默吐苏登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不当，说：“我的小拇指暗示，他有事央求。他为何事突然而至？”

“来人告诉您，维帕勒达斯要来加尔各答停留两天。他待身体稍许好些再来拜访您。”

“好，好，他不必着急。”

那温说：“我想明儿清早请一两个钟头假。”

“干什么？”

“听了，您会生气的。”

“不听，我更生气。”

“有一位星卜家从恭波苏德尔来，我想求他替我算一下命。”

默吐苏登心怦怦直跳，他盼望自己马上跑到他面前算命。但表面斥责说：“你难道相信他那一套鬼话？”

“通常情况下我不予置信，而逢上对某桩事困惑时就信上了。”

“你对什么事困惑？”

那温没有立即回答，只一股劲搔着头。

“害怕谁？为什么不吱声？”

“这个世上除了您，我谁都不怕。这几天，我见到您的神色不好，心灵无法安稳。”

家里人遇见默吐苏登像遇见老虎那般害怕，而他从那温那番温馨的话语里感到十分欣慰。他望着那温的脸，没说什么，神情严肃，吸起水烟筒，颇觉自己举足轻重。

那温说：“我想清楚地探听：什么样的星辰目光投到我身上，它们何

时解脱我？”

“像你那般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星卜之类的事，但最终——”

“倘若我信上帝，就不会信星卜，兄长！不信现代医生的人，就会毫无疑义地相信半吊子的民间医生。”

默吐苏登对自己星辰的考察是十分执拗的，而在表面他又用尖刻的语调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这就是你从书中所获的智慧？你相信别人胡说的话？”

“那位星卜家拥有一部星卜法典——不管谁在什么地方诞生或将要降生，他们的命运天宫图都可在这部法典里一下子找到。它们都是用梵语写的，这不能不令人置信！总而言之，不查阅，您是不会对自己的命运了如指掌的！”

“那些人天天蒙骗愚笨人，上帝为了那些人，创造了像你这样的愚不可及的人。”

“而为了养活那些愚蠢人，上帝也创造了像他们那样睿智的人。上帝既同情被拷打的人，也同情策鞭的人。总之，请用自己的稍许智慧去查阅一下星卜法典，看一看自己的星辰图吧！”

“好吧，别饶舌了，明儿清早带我去试试！我瞧瞧你那个恭波苏德尔星卜家的诡计！”

“兄长，像您那么不信任，他见了就会觉得害怕，可别因此在计算方面出错误。世上通常可以发现，只有相信人，人自己才会成为可信赖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星卜学。您没发现，英国佬不相信星卜，所以星卜对他们不产生任何影响。那天，您的小老爷尽管在不吉利的日子里出外，在赛马场上依旧赢了，绝尘而去！倘若我换了他的位置，成为赛马场上的赢家，脱缰的马儿就会用蹄子踢我的肚子。所以，兄长，不要在星卜的计算里施展自己的智力，应从内心维持一下自己的信念。”

默吐苏登异常兴奋，懒洋洋地微笑着，咕嘟咕嘟吸起了水烟袋。

次日清晨七点钟，默吐苏登与那温一块儿穿过一条狭窄且肮脏的小巷，抵达了星卜家的宅邸。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阴暗的、布满灰尘的简陋房间，盐碱的侵蚀使墙壁剥落，仿佛它们患有致命的皮肤病，遍体鳞伤；地板上铺着一块褴褛的色彩斑驳的线毯；犄角里杂乱无章地摊着几本书；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湿婆——难近母的画。

那温叫喊：“先生！”

星卜家裹着一件印花布的披肩，棕黑肤色，矮小的身材，头顶上留着一小辫，头顶前半部已秃光。他蹒跚地走出房间。

那温规规矩矩地向他鞠躬致礼。见了他的脸，默吐苏登心里产生不了一点儿虔诚的情感——但顾念到星卜家用某种方式与上帝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迁就地、简单地表示了一下敬意和问候。

当那温把默吐苏登的星辰图放在星卜家面前时，先生似乎不屑一顾，只想瞧瞧默吐苏登的手相。从木头箱子里取出纸和笔，星卜家瞧了瞧默吐苏登的脸，说："第五种姓阶层。"默吐苏登一点也不懂个中道理。星卜家自顾自掐着手指，算了一下，念念有词，说："长层，吉层，埃层，特层，帕层。"默吐苏登听了直闷在葫芦里，一点也不明白。星卜家又像背诵咒语一样念道："帕—波—伯—布—默。"默吐苏登听了，以为婆罗恭大仙用语法的第一篇章，开始自己法典的解释。正在他遐想之际，温卡特老学究开口说："第五个字母。"

那温吃惊地在默吐苏登耳畔嘀咕了几句："我懂了，兄长！"

"怎么理解？"

"'默'就是第五阶层第五音；它之后五个字母分别为默—吐—苏—德—那。因着生辰星的罕见恩惠，三个'五'在一个地方碰撞。"

默吐苏登惊魂不定。在他父母起名的几千年之前，他的名字就写在婆罗恭大仙的天书里，这是星辰图的何等把戏！这以后，他更是惊讶不已，专心致志地倾听着用梵语书写的自己从前的生活历史。语言越是无法捉摸，他的虔诚越是无以复加地膨胀。他觉得，他的生活自始至终成为实在的句子。他不禁用手摩挲着自己的胸，仿佛觉得自己身体是由鼻化之音—前缀—后缀组成的，犹同某个净修林里的天书一般。

这之后，星卜家道出了最后一席话：吉祥女神已在某日降临于默吐苏登家，这个前所未闻的幸运标志，早已铭刻在他的家园上。几天前，吉祥女神以新媳妇化身莅临他身边。从现在起，他应该万分谨慎，因为以新媳妇身份出现的吉祥女神稍不遂心意，他将遭殃。

温卡特老学究继续说：狂怒的标志已经显露，如若现在还不觉醒，他的灾难将越发加重。听后，默吐苏登惊愕得呆若木鸡，久久坐着。正是操办婚事那天，他还心里惦记着生财之事，从那时直至今日，他终于要自食失败之果。吉祥女神亲临房舍，原本是十分幸运的天大福分，但他没有负起职责，以恩报德。

回家途中，默吐苏登始终发呆地坐在车内。那温突然开口说："我对温卡特老学究的话一点也不相信。他肯定从前从别人那儿探知到您的情况。"

"你真是够聪明绝伦！多少人来到他那儿聆听请教，他事先就把他们的事烂熟于心，而且早已写在书上！这难道不是件怪事吗？"

"打从人诞生之前，他们的成千上万的星辰图就铁定写就了，写书与

保存书相比要容易得多。婆罗恭大仙从哪儿得到那么多纸？在温卡特老学究屋里如何发现保存这一切星辰图的地方？”

“那些人具有在一丁点儿地方就能写上千百件事的能力。”

“不可能的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不能理解的东西，就觉得不可能存在。你的‘科学理智’真是伟大！现在，你不用多争辩。那天，从那些人家里来的老爷，你自己快去把他叫来！就在今天，不要耽误了！”

由于成功地蒙骗住兄长，那温内心觉得后悔，甚至还流露一种沮丧的神情。撒网捕鱼是那么轻而易举，他捉弄兄长的成功是那么荒唐滑稽，他想到这里自个儿感到难受和害羞。平常，他不时在许多小事上蒙骗兄长，但从未感到如此沮丧和悔恨。今天，他的心灵因为设想出如此虚假圈套而变得不纯洁了。

四十二

一种巨大的重负从默吐苏登心上卸了下来，那就是内心骄傲的重负——那种严酷的骄傲感觉仿佛用石头重重地压迫着他停滞的迷恋。当他内心迷上了古姆迪妮时，他内心的矛盾反对着这种迷恋的骚动。他越是不得已把自己奉献给古姆迪妮，抑或落到别人手里，他内心越发对古姆迪妮积聚起无以名状的愤怒。在这种惶遽的心情下，当他从星卜图里获得了那个信息，吉祥女神自个儿抵达了他家里，而且她各个方面都感到满意，那时他内心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所有疙瘩都化解得无影无踪了。身心由此兴奋得战栗不已。他一次次从内心背诵着："吉祥女神！您莅临寒舍！这是我命运的最好礼物！"他心灵渴望，就在此时此刻，抛弃全部惶遽困惑，向古姆迪妮表达自己的赞颂，说："倘若我不小心犯了错，请宽恕我的罪过！"但今天已没有时间了。生意事务里出现了裂缝，他得马上赶回办公室去补救。他眼下连用餐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儿，古姆迪妮内心整日忐忑不安，翻腾着。她已获悉，明儿哥哥将要抵达这儿，他的身体不佳。不知能否与兄长相会，她为此心急如焚。那温又不知去何方，现在还没有回来。但是，那温深知，今天默吐苏登会亲自来这儿，会从各个方面讨好古姆迪妮，博取她的欢心。首先他要对今天发生的事做出某种暗示，他不想破坏自己美好的情趣。

今日，已不便坐在屋顶上。昨天傍晚开始，乌云密布。从今天晌午起，下起淅淅沥沥的雨。冬季的天变化多端，像满腹牢骚的客人。云雾中没有任何色彩，河水里没有任何韵律，浸湿的风像死了的心无声无息。没有阳光的天穹现出赤裸裸的苍白，大地因此好像惶恐不安地瑟缩着。

从楼梯向上攀登，进入卧室的甬道上有着遮掩的屋顶，古姆迪妮坐在那儿的地毯上。雨点不时飘落在她身上。在阴霾昏沉、布满雾气潮湿的、缺乏色彩的日子里，古姆迪妮仿佛觉得，她自己的生活犹同巨蟒在吞噬着她；而巨蟒富有黏性的肚子没有一丝隙缝可让人钻出。上帝曾经遗忘了她，今天却把她送进束手无策的绝望里，打翻在地。从前她内心对上帝存有的一种骄傲感，如今已黯淡下来，那种自豪仿佛被愤怒的火燃烧尽了。她蓦地起身，打开书桌，取出一幅湿婆——难近母画像，它是用丝绸印花布包裹着的。今天，她正想撕了那张画。她大声叫喊，仿佛想说："我现在一点也不相信你。"她的手颤抖着，所以她十分艰难地企图解开绳结，扯扯拉拉，绳结更乱成一团。她显得更加烦躁不安。末了，她用牙齿把布撕开。当久已熟悉的偶像呈现在她眼前，她忍不住把它贴在胸前，恸哭不已。木框越是刺痛人，她越是抱紧它。

正在这时，奴仆穆勒利进卧室整理床铺。他的手被冻得直发抖，他

披着一件破旧的脏兮兮的披肩，头已秃顶，青筋暴突，面颊深陷。几天没有剃须，黑白相间的毛发，刺猬般挺立着。几天前，他染上了疟疾，所以身上没有血色似的。大夫劝他辞掉工作，回家休养。但是，他对命运的残酷能做什么呢？

古姆迪妮关切地问道："穆勒利，你觉得全身发冷，是吗？"

"是，女主人。天气不是变化了嘛，所以觉得寒气逼人。"

"你没有御寒的暖衣？"

"主人在封官加爵的美好日子里曾给过我一件暖衣，但我孙子染上了重病，咳嗽不止。大夫嘱咐保暖御寒，我就把那件暖衣给了孙子。"

古姆迪妮从旁边屋子的衣柜里取出一件旧衣服，说："我送给你，拿着这件衣服。"

穆勒利低着脑袋，说："女主人请原谅，王公老爷要发脾气的。"

古姆迪妮记起，在这个家庭里施以怜悯之道是十分狭窄的。她也需要上帝对自己的怜悯，她通向上帝怜悯的道路就是她要积的功德。她激动得把衣服扔在地上。

穆勒利双手合十，说："王公娘娘，您是女神，所以不要生凡人的气！我委实不需要暖衣，我待在装烟工作间里，那儿炉子里的牛粪饼一直燃烧着，所以房间暖烘烘的。"

古姆迪妮说："穆勒利，倘若那温老爷回来，让他来一下！"

那温刚跨进门槛，古姆迪妮劈头就说："亲爱的，请你办一件事，能行吗？"

"即使我厌恶的事，只要您吩咐，我马上会赴汤蹈火去做；若是您讨嫌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去做的。"

"如今我有什么事可讨嫌的？我对任何可恶的事都不放在心上。"说毕，从自己手腕上脱下厚重的金手镯，说，"把金镯卖了，好用钱给兄长治病。"

"这没有必要，嫂子！你内心对他抱有虔诚，那种虔诚的功德无时无刻都是对他健康的保证。"

"亲爱的，我现在没有能力为兄长服务，为他做些什么。倘若可能的话，我愿站在神的门槛，为他祈祷，为他服务。"

"嫂子，您不用做什么。否则我们作为您的仆人，为谁服务呢？"

“你们能做什么，能说说吗？”

“我们是罪人，能犯罪。倘若犯了罪，能对您有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

“亲爱的，你不要挖苦我，开玩笑啦！”

“我不寻开心，嫂子！与积德相比，犯罪是件更艰难的事。倘若神明能通情达理，应该给予我们奖励。”

听到那温出口对神不恭敬，古姆迪妮心灵自然会受到打击；但她兄长也对神不恭敬，平时她也听之任之，因而她也没有对那温这种不虔诚的态度生气。正如母亲看到孩子的淘气，内心一种惊喜的慈爱会油然而生，古姆迪妮对那温那种不恭敬的方式也产生这种情感。

但是，古姆迪妮苦笑着说：“亲爱的，你们在世上可全身心投入工作，活得有滋有味；而我却没有为亲人尽心尽力的便利。倘若我无法抵达我所爱的人的内心，我们怎能做他的工作？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出路，无法度日。难道任何地方都没有同情我的人？”

那温的眼里淌出了泪水。

“我应该为兄长做些什么，亲爱的，应该奉献些什么？这手镯是我妈的，我把从妈那儿获得的手镯供奉给上帝。”

“上帝的手不需要保存这副手镯，嫂子。他今后会欣然接受它的。再等两天吧，如果那时您觉得他仍不高兴，只要您吩咐，我一定赴汤蹈火去执行您的旨意；倘若上帝不同情您，我将忍受一切困苦。”

深夜，四周漆黑一片，外面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温大吃一惊，旋即明白，兄长正朝这儿走来。但他无法逃遁，也无处藏身，只得斗胆等候兄长的到来。这时，古姆迪妮的心刹那间觉得十分尴尬，不自在。当无形的对峙的撞击强有力地震撼着她的每一根神经，一种巨大恐惧顿时涌上心头。这罪过为什么如此紧紧折磨她呢？

她猛然问那温：“亲爱的，你了解哪个像先哲般的人，他能给我以亲切的教诲？”

“嫂子，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我已无法与内心做巨大的搏斗。”

“这不是您内心的过错。”

“灾祸是表面的，但过错是心灵的。我一次次从兄长那儿听到这个入情入理的教诲。”

“您的兄长也将会教导您，不用害怕！”

“现在，那种有依靠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默吐苏登的爱与自己世俗观念妥协之后，这种爱弥漫于他所有的事务里，古姆迪妮的美丽容貌成为他命运里无所畏惧的礼物。屈辱将消除，他今天已看见了曙光。昨天，那些反对他意见的人，今日其中大部分已改变态度写信给他。有些人认为，默吐苏登以自己的名义所签订产业的建议，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有些人表达了将重新考虑他的建议。

办公室的看门人无故缺席，被扣发了半个月的工资。今天午餐时，他向默吐苏登致触脚礼，表示歉意，默吐苏登宽恕了他。这种宽恕的含义，就是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弥补损失，而账簿上照旧写着罚金，因为默吐苏登不允许有违反法规的事出现。

今天，默吐苏登称心如意，一阵阵惊喜袭上心头。外面，天空乌云密布，雨淅淅沥沥下着，但他内心无比欣喜。从前，他从办公室回来，用晚膳之前一直待在外面屋子里。结婚后，在不适宜的时间进入内室，他总要规避众人耳目；但是，今天他故意用自己的脚步声告诉众人，我正去与古姆迪妮幽会。今日，他认为自己福星高照，全世界的人都羡慕他的好运。

雨停了，那时所有屋子还没有亮灯。杭蒂老婆子手执香炉，去所有房间散放香气。一只蝙蝠从天井飞到狭窄的甬道，一次次来回盘旋。女仆们在台阶上伸展双腿，在大腿上搓捻棉灯芯。她们看到默吐苏登，急忙害羞地跑开。

什娅玛宋德莉听到脚步声，从自己闺房里出来，她手里还拿着槟榔盒子。每次默吐苏登从办公室回来，她都有规律地手持槟榔盒子，为他送到外屋来。大家都知道，唯有什娅玛宋德莉能制作适合默吐苏登胃口的槟榔。这种“知道”里包含着对“其他一些事的了解”的含义。什娅玛宋德莉仗着这种特有权力，在默吐苏登面前打开盒子，说：“亲爱的，槟榔准备好了，拿吧！”倘若在往日，他们会寒暄几句，她还会在一些事上添油加醋，渲染一番。但今日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连什娅玛的影子也没有碰上默吐苏登的身子。默吐苏登不理会她那种疑惑，大步流星地走掉了。什娅玛睁大了自己的眼睛，由于自尊受到伤害，眼睛也红肿起来了；不一会儿，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仿佛要洗涤一切污泥浊水。众人晓得，什娅玛一直自作多情，深深爱着默吐苏登。

默吐苏登跨进房门槛，那温正向古姆迪妮行触脚礼，然后起身毕恭毕敬地站着，说：“我把祖师的事记在心上，我即刻就去寻找。”而后不卑不亢地向兄长说：“嫂子想听祖师在经典方面的教诲，我们有祖师，但……”

默吐苏登激动地说：“什么经典的教诲？好，我将亲自去请他，你不用去瞎忙了。”

那温知趣地一溜烟走了。

默吐苏登在整个路上，暗自背诵着这些句子：“大媳妇，您的莅临，使我家四壁生辉！”他从来没有说充满感情的恭维话的习惯，所以，他暗下决心，一进屋就要不迟疑地说出这些话。但是，一见到那温在场，那些准备好的话便哽在喉咙里了。况且，在他之前还有什娅玛半路上杀出，弄得他无所适从。因此，他一进屋，竟哑口无语傻待着。

那些他内心精心策划的事，遇上一星半点儿的障碍，立即土崩瓦解了。这之后，他又清晰地看到，古姆迪妮脸上的一种恐惧神情，她拘谨不安的神情明显地袒露着；若在其他日子这种事不会进入他的眼帘的，因为他根本不关心别人。但是今日，他内心有一种光亮炽燃着，使他观察力陡然增强，他内心对古姆迪妮举动的感觉，比往常细腻、亲切；今天，他觉得古姆迪妮心灵流露的那种冷漠神情，对他是一种残忍，一种不公。然而，他暗自下决心，他决不能动摇。但是，那种事理原本可能是简单明了的，现在可是不明不了的。

难堪的沉默维持了一会儿，默吐苏登终于首先打破沉默，说：“大媳妇，您去哪儿？不能赏光待一会儿吗？”

一听到默吐苏登的亲切且礼貌的话语，又看到他说话的央求的表情，这一切大大出乎古姆迪妮的意料，她吃惊地喃喃说道：“不，我为什么要走开？”

“我为您带来一件东西，打开瞧瞧！”说着，默吐苏登把一只小盒子放到古姆迪妮手里。打开小盒子，古姆迪妮看到，就是他兄长给的那枚翡翠戒指！她的心剧烈地跳动，她不知所措，说什么好呢！

“我替你戴上这枚戒指！”

古姆迪妮不假思索，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前。默吐苏登把她的手放在自己怀里，慢慢地给她戴上。其实，他故意放慢了动作。戴好后，把她的手举高，亲吻了它，说：“我曾脱下了你手指上这枚戒指，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任何宝石戒指戴在你的手指，都没有它光彩夺目、纯洁无瑕。”

倘若默吐苏登大发脾气，打骂她，她不会感到吃惊的。看到古姆迪妮脸上的孩子般惊奇的神情，默吐苏登异常兴奋。这不是寻常的礼物，古姆迪妮脸部表情明显地说明了这点。但是，默吐苏登还对她保密了一件事，现在，他把它揭开，说：“你家的伽鲁·穆卡尔吉来了，你想见见他吗？”

古姆迪妮听了喜不自禁，脸上立即绽出笑容，说：“伽鲁兄？”

“现在我派人去请他，你俩好好谈谈，我去用餐后再来。”

古姆迪妮眼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四十三

伽鲁·穆卡尔吉与吉特尔纪家族的地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有重大的事委托他来操办，他都能圆满地完成；他的一位前辈为了吉特尔纪人的利益坐过牢。今天，伽鲁受维帕勒达斯的委托，代表他来默吐苏登公司取债款的分期付偿款的收据。他身材短小，肤色白皙，脸庞丰盈，大大的褐色眼睛，眉毛粗且半白，胡子也全然花白了，但头发依然黑油油的；他身穿一件经过精心挑选的桑迪布利产的围裤，披着一件适合维护主子荣誉的陈旧且高贵的披肩；他手指戴着一枚戒指，它的宝石价格不菲。

伽鲁进了屋，古姆迪妮向他鞠躬致礼。而后，俩人坐在毛毡上。伽鲁先开口说：“孩子，你来这儿已达数日，但仿佛度日如年，好似几年没有见你了。”

“请您告诉我，我兄长情况怎么样？”

“你恐怕一直为兄长担忧。你离乡那天的次日，他病情加重，但他身体底子强健，所以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大夫对此也惊诧不已。”

“哥哥明日来这儿？”

“原先是这样决定的。但现在还要耽搁几天，因为望日，所有人都禁止他动身——怕高烧压不住又复发。你说说自己近况如何？”

“很好。”

伽鲁再没有问下去，但开始寻思：古姆迪妮的那种温顺性子跑到哪儿去了呢？为何她眼边生出一圈黑线呢？她漂亮的色彩为何黯淡了呢？

古姆迪妮心里也嘀咕：他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我哥哥委托的事呢，难道兄长没有给我任何口信？仿佛为了回答她那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伽鲁开口说：“大老爷托我带给您一件东西。”

古姆迪妮着急地说：“带来什么东西？东西在哪儿？”

“我放在外面。”

“为什么不拿到这儿来？”

“不必担心，主人说，他自己把它送进来。”

“什么东西，先告诉我！”

“他不让我说。”伽鲁朝房四周巡察了一下，说，“我发现，默吐苏登老爷十分疼爱您，把您精心安置在这环境优美的地方，我回去将禀报大老爷，他听了一定会十分高兴的。开始两天，没有获得你的好消息，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近，邮政有些混乱，最后他一次竟然收到三封信。”

邮政信件的混乱原因是什么，古姆迪妮不难猜到。

古姆迪妮想询问伽鲁吃饭没有，但她没有勇气开口。最终，她还是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问道：“伽鲁，你现在还没有吃饭吧？”

“没有，孩子，在加尔各答我没有赶上晚餐时间。所以，我从罗摩达斯桂冠诗人那儿讨取了一些干鱼片吃了，但不顶事。”

伽鲁终于明白了，古姆迪妮现在是这个家庭里的新媳妇，她手里不握有管家的权力，不能说请他吃饭，因而她难以启齿。

正在这时，莫迪妈从门掩那儿，用手暗示古姆迪妮过来，说：“您让穆卡尔吉先生出来，我已为他准备好了饭菜。我把他带到楼下房间，就在那儿请他用膳。”

古姆迪妮回来对伽鲁说：“伽鲁兄，放去你那桂冠诗人的虚假故事，你下楼去用餐！”

“这怎么行？这可是你的压迫虐待！今天算了吧，隔日我来看你。”

“不行，不许推托，走！”

伽鲁用完了膳，古姆迪妮回到自己的卧室。

今天，她整个心被对娘家的回忆充盈着：努尔那卡尔的内院里，花园的杧果树兴许正绽开花蕾。水池畔，盛开鲜花的番石榴树荫下，古姆迪妮把头放在手上枕着，头发披散着，慵懒地躺卧着，度过了多少寂静的晌午。那是些多么美好诱人的晌午——蜂群的嗡嗡声伴随着阳光与阴影的游戏！她内心不时出现一阵阵甜蜜的疼痛，她自己也不明白它的含义。因着那阵阵的甜蜜疼痛，黄昏时分，徘徊在道上的牛群蹄子猛踢，尘土飞扬，给她的梦幻染上了斑斓的色彩。她那时还不懂得，她青春没有显现的同伴把自己的幻影撒落在河水里、大地上，在她对湿婆——难近母偶像膜拜里眼睛一闭一开地游戏着。在弦琴奏着莫拉达尼曲调时，她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灵把它拽拉到自己身旁。她在自己家园的不知多少地方，获得了她最初青春的未知悸动的影儿。她也记起自己故里屋顶的房子，从那儿，她可以一览无余地遥望到乡村逶迤的小径旁仿佛在鲜花丛里燃烧的芥子田地。她又记起靠近后院墙的阳台，坐在那儿凝视旧墙，那座墙的色彩斑驳的线条上，真不晓得多少往事的模糊图画被描摹着。清晨醒来，一起身，就从坐落在第二层的卧室的窗户里眺望着，远处色彩斑澜，天际的白帆在地平线上像心灵无目的的希冀一样游弋着。

最初青春的那种幻想彩虹，伴随着她来到加尔各答，融进她的祈祷和歌声之中，就是那种理想彩虹采用了种种语言的化身，使她盲目地陷入婚姻的罗网之中！而彩虹自己很快在耀眼的阳光下，不知消遁到哪儿去了。

这期间，默吐苏登不晓得何时站在她身后，举目凝视着悬挂在墙上镜子里的古姆迪妮的脸影。他明白古姆迪妮的心失落在何方，那种无形的、不知晓的较量是怎么也无法进行的。倘若在其他日子，见到古姆迪妮那种忧郁的神情，他准会火冒三丈，但今天，他默默无语地怀着忧伤的心情坐在古姆迪妮身旁，说："大媳妇，在遐想什么？"

古姆迪妮大吃一惊，吓得面如土色。默吐苏登握着她的手，轻轻地挥动，说："你难道现在还绞尽脑汁，设想妙计，不使自己落到我的控制之中？"

古姆迪妮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回答他的问题。她为何没有进入他的控制之中，她也扪心自问。当默吐苏登对她采取十分粗暴的态度时，回答是简单明了的；但当他异常温顺时，古姆迪妮除了自责之外，无法找出任何答案，也没有任何办法解脱自己。她深信不疑，女人若不把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丈夫，就犯下了弥天大罪。然而她此时此刻的心态究竟如何呢？女人唯一的生存目标是成为贞洁的妻子，她现在渴望从目标失落的泥坑中拯救出自己。所以，今天她惶恐不安起来，向默吐苏登乞求道："宽恕我吧！"

"为什么事让我宽恕你？"

"把我作为您自己的——请您下令，给予我惩罚！我深知，我配不上您。"

听后，默吐苏登尽管陷入莫大的痛苦之中，但仍然装出一副笑容。古姆迪妮渴望履行忠贞妻子的责任，倘若她仅仅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这样做已足够了，但她曾为默吐苏登念咒起誓，想带来比普通妇女更多的东西，她为了这个"更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这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只有自己的卑贱显示在前面。

默吐苏登看到自己与古姆迪妮间难以逾越的障碍，他的忧虑惶惑越发严重。

默吐苏登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若给你一件东西，你将给我什么，请说！"

古姆迪妮猜度，那肯定是兄长给的东西。因而，她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凝望着默吐苏登。

"给你那样东西，我要同样索取对等代价的东西。"说毕，他从床下丝绸被子里取出一把印度弦琴，掀开了它上面的布罩。

古姆迪妮惊喜地看到，那是久已熟悉的印度弦琴，它是用象牙制作的。离家时，她把它留在那儿。

默吐苏登说：“现在你该喜出望外了吧！付我代价，我要索取报酬！”

古姆迪妮不明白，默吐苏登想要什么样的代价。默吐苏登说：“你弹奏它，我洗耳恭听！”

这倒不是天大的价格，然而这个要求十分蹊跷。古姆迪妮知道，默吐苏登内心对音乐毫无兴趣，对他奏乐犹同对牛弹琴。所以，她显得局促不安，很难放胆弹奏。

她垂着脸，开始摆动弹奏弦琴的木板。默吐苏登见状说：“大媳妇，你放开胆子弹奏吧！在我面前为什么那么拘谨，不好意思呢？”

古姆迪妮随口说：“曲调没有想好。”

“你自己内心没有构思好曲调，为何不说明白呢？”

事实的真相冲击着古姆迪妮的心，她说：“弦琴需要做一些调整，改天我奏乐给您听！”

“什么时候奏乐让我欣赏，说准啦！明天行吗？”

“好吧，明天献丑奏给您听。”

“傍晚时分，从办公室回来？”

“好，就这么定吧。”

“得到弦琴，高兴吗？”

“当然，非常高兴。”

默吐苏登从披肩里取出一个皮匣子，说：“这珍珠项链是我为你带来的，你得到它，为什么没有那么高兴？”

询问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何裨益？古姆迪妮不吱声地玩弄着弹奏弦琴的木片。

“我懂，你不同意我的要求。”

古姆迪妮不太明白他话中的含义。

默吐苏登继续说：“我曾抱有这样的希冀，将自己内心的请求拴在你心上——但你早已拒之门外了。”

那条项链放在古姆迪妮面前的地上。俩人中谁都不多说一句话。古姆迪妮时常习惯性地陷入梦境幻觉之中，但不一会儿，她觉醒过来，把项链戴在脖子上，向默吐苏登鞠躬敬礼，说："您想听我的演奏？"

"当然想听。"

"好吧，我马上弹奏给您听。"说毕，她调了调琴弦的音调，开始奏起盖拉达曲子，她很快进入角色，忘了屋内还有人坐着。她从盖达拉曲子奏到恰亚那特曲子。她唱起了她最喜欢的歌曲，《请在我眼前站住！》。古姆迪妮曾在曲子里和生命里获得的那个形象，出现在布满欢快影子的旋律天空里，渴望亲眼见到他的请求融化在她内心里，她内心永恒弹奏着《请在我眼前站住！》。

默吐苏登不会欣赏音乐的味★★★印度诗学术语。味指艺术化了的人类基本情感，即人类基本情感的艺术符号，即通过一定艺术程序被表达或被欣赏的人类基本情感。一般认定，有悲悯味、英勇味、暴戾味、艳情味、厌恶味、恐怖味、滑稽味和奇异味等八种味。有的印度学者认为，味即艺术感悟、艺术快感。◆◆◆，但在古姆迪妮脸上所显露的对宇宙惊奇上所表现的曲调，弦琴因着古姆迪妮手指的抚拨，翩翩起舞的韵律，震撼着他的心灵——他仿佛感到，谁正走来向她献礼。

古姆迪妮不经意弹奏着，突然抬头望见，默吐苏登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脸，刹那间，她的手猛然停止了拨弄，琴声戛然而止。一种局促不安的情绪困袭着她，她不得不停止了弹奏。

默吐苏登心灵的堤坝蓦然间断裂，一种高尚情感的浪潮，汹涌澎湃。他说："大媳妇，你企盼什么，请说！"

那时刻，倘若古姆迪妮说，她想为其兄服务数日，默吐苏登肯定会同意她的请求。他两眼直盯盯注视着古姆迪妮沉浸在弹奏中的脸庞，他暗自说："她莅临寒舍，这是人生中多大的惊喜！"

古姆迪妮把弦琴放在地上，木板扔在另一角，又沉默不语起来。

默吐苏登又一次哀求道："大媳妇，你向我要什么，只要你开口，你一定会如愿以偿。"

古姆迪妮冷不丁地说："我想送一件棉衣给穆勒利仆人，使他能抵御寒冷。"

这个要求太令默吐苏登感到不满了。倘若她说自己不需要什么，也比这个要求好，这个要求竟然是给穆勒利一件棉衣，而不是古姆迪妮索取什么，他多么希望她为自己的需求提出什么。他有给别人头上戴皇冠的能力，而现在她只向他索取鞋带！

默吐苏登惊呆地坐着，突然他把愤怒倾注在仆人身上说："似乎那个

可怜的穆勒利百般刁难你？”

“没有。我自个儿想给他一件毛坎肩，他不肯接受。唯有您的话，他才有勇气接受。”

默吐苏登惊愕不已。隔了一会儿，他说：“你想施舍！我让你好好瞧着，你的毛坎肩在哪儿！”

古姆迪妮取来了自己那件陈旧的杏黄色坎肩。默吐苏登竟然自己披上了它，然后按了一下放在三脚凳上的一只小铃，一个年迈的女佣走进来。默吐苏登对她吩咐道：“去唤穆勒利仆人来这儿！”

穆勒利进屋，双手合十站着。因为寒冷和害怕，他双手颤抖得厉害。

“你的女主人想慷慨赠物给你。”说毕，默吐苏登从口袋里取出面额为一百卢比的一张钞票，把折痕抚平，送到古姆迪妮手里。

这之前，在自己的生活航海里，默吐苏登从没有未经请求，大方地施舍这么重的礼物。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仆人穆勒利的恐惧无以复加，他用颤抖的声音哀求道：“老爷……”

“老爷，老爷！干吗那么啰唆？蠢驴，快从女主人手里拿走钞票。这些钱足够你购几件御寒暖衣，拿去吧！”

事情到这儿打住——那天所有的一切也随着它而结束。古姆迪妮的心灵像漂流的河水突然停止了流动。而默吐苏登内心的自我牺牲的浪涛，超越了心灵的狭窄界限，一度汹涌澎湃，但那个浪涛为了一个普通仆人与卑下的请求的冲撞之后，终于又回落到河流的底部。

这之后，俩人之间直率坦然的交谈是微乎其微了。

这期间，默吐苏登昏头昏脑，忘记了一件商务事，即今天傍晚，商议那份产业交易之事。许多人正在外面客厅等着他。相隔这么长时间，他才蓦然想起。他大吃一惊，自责不已。他即刻起身，说：“误了事，有业务等我料理，我走了。”说着，他拂袖离去。

途中，在什娅玛宋德莉屋前，稍稍停留了一下，他拉开嗓子喊：“屋里怎么样？”

什娅玛宋德莉今天没有用餐，她裹着一件披肩，慵倦地躺在床上的一张席子上。听到默吐苏登的声音，她猛然起身跑到门口，说：“亲爱的，什么事？”

“你没有给我槟榔吃！”

四十四

外面漆黑一团，有一个人长久站在门掩处，他就是哈伯鲁。他没有干多大的冒险事。他像怕阎王那样惧怕默吐苏登大伯，这样，他呆若木鸡地守在门后，不敢越雷池一步。从那天默吐苏登大声叱责他起，他就不敢来伯母处——不过，心里总是放不下心，焦躁不安。今天傍晚时分，他母亲让他躺在床上睡觉，自己却去外面忙于料理家务。哈伯鲁躺在床上，心向往着伯母处。他知道去伯母处是有风险的，所以每每不敢贸然前去。突然，一阵阵琴声传到他耳畔。奏的是什么曲调，他不甚了解，谁在弹奏，他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琴声是从伯母房间里飘过来的。他还相信伯父不在场，因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抚琴弹曲。于是，他耐不住了，壮着胆子，蹑手蹑脚摸到上层房屋门边。一见到伯父的鞋，他准备掉头逃跑。但他还是从门缝往里窥视了一下，他见伯母竟然弹着琴，他的脚好像被地吸住似的，怎么也挪不动。他躲在门掩处偷听着。他从第一天起，就惊奇地凝视着伯母的形象，现在他的惊奇无以复加了。

默吐苏登一离去，他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欢乐。一跨入屋里，他立即扑到古姆迪妮的怀里，挽住她的脖子，小嘴贴近她耳畔，亲昵地叫道："伯母！"

古姆迪妮也紧紧地拥抱他，说："怎么回事？你的手特别冷，受了风寒了？"

哈伯鲁不做任何回答，他心里还害怕着。他思忖，伯母可别催他上床睡觉去。

古姆迪妮用自己的披肩严严实实裹住了他，用自己的体温使他身子暖和过来，说："戈巴尔，你现在还不去睡觉？"

"我来听您演奏的。伯母，您怎么学会演奏的？"

"你只要努力去学它，就能弹奏了。"

"您教我弹奏，行吗？"

正在这时，莫迪妈像一阵旋风似的闯进屋里来，气急败坏地说："这个坏蛋竟然敢钻到这儿来！来这儿躲藏！我到处寻觅他。一到晚上，他出房门害怕得直发抖，而来伯母处，倒一点也不害怕。走，去睡觉！"

哈伯鲁抓住古姆迪妮，央求着。

古姆迪妮劝说道："好孩子，行了，不能再待下去了，延误睡觉时间不好。"

"这样下去，他胆子越来越大。最后会出事的。我一定让他回去睡觉！"

古姆迪妮心想，赠给哈伯鲁什么玩的或吃的东西，但那深夜时分，她身边没有什么东西可赠他的。所以，她亲了亲他的脸，说："我的孩子王，现在去睡觉。明儿晌午，我再弹琴给你听，好吗？"

哈伯鲁垂头丧气站起身，跟随母亲怏怏地离去了。

隔了一会儿，莫迪妈又回来。那温的这则诡计究竟成功与否，收效如何，她迫切想了解。她在古姆迪妮身边坐下，瞥见了她手指上的翡翠戒指，她一切都明白了，事情成功了。为引起话题，莫迪妈说："姐姐，这把弦琴是从哪儿获得的？"

"哥哥寄来的。"

"大伯亲自送给您的？"

古姆迪妮简短地答道："是的。"

莫迪妈没有发现古姆迪妮脸上有任何欢乐或惊奇感觉的印记。

"他没有告诉您有关您兄长的什么情况吗？"

"没有。"

"他倒是前天来的。大伯没有提起您要去兄长那儿的任何事？"

"他委实没有说起有关兄长的任何事。"

"您为什么不提呢？"

"我十分想他，我为什么不说呢，但我最终没有能开口提及见面的事。"

莫迪妈迄今还不明白，对古姆迪妮来说，迁就默吐苏登的想法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她尽管心想，但她无法满足默吐苏登的愿望，使他获得想要的东西。她自己的心早已破碎了。这样，从默吐苏登那儿接受了礼物，而要她加倍偿付给他，对这点古姆迪妮十分不情愿。她甚至想，兄长若晚几天来就好啦。

稍等了片刻，莫迪妈又说："今天我仿佛觉得，大伯心情很好，喜形于色。"

古姆迪妮用惶惑的目光望着莫迪妈，说："他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不太明白，我还为此感到害怕呢。我真不知道能做什么。"

莫迪妈托住古姆迪妮的下巴，亲昵地说："不必多烦劳。您无法想象到，多少日子以来，他只忙于生意事务。在这之前，他从没有遇到像您这般既漂亮又聪明的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慢慢地理解您的，他会对您越来越尊敬，越来越爱护的。"

"多观察观察，就会认识我，理解我。我身上没有你所说的特殊品格，我是个很平常的人。我自己觉得，我内心很空虚，这种空虚与日俱增，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正因为如此，当我突然看到他高兴，我觉得他或许受骗了。一旦真相大白，他会变得更加暴躁不满。其实，他那种暴躁是真实的。所以，我反而不害怕他气急败坏地发火。"

"您自个儿如何料知自己的价值，姐姐！您来到他们这些人的家庭里，您所给予的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我自己的夫君就是这样看，因而他愿意赴汤蹈火为您效劳。否则，他心灵无法平静。倘若我对您稍有不遂意，他就会与我吵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

古姆迪妮忍俊不禁，说："我多么幸运，遇到了如此菩萨心肠的小叔子。"

"而您像女神拉豪或盖杜一样来到您命运的驻地。"

"看来，你们俩没有必要置换名字。你们的思想行为，完全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

莫迪妈用右手挽住古姆迪妮的脖子说："我对您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请说？"

"您一定要对我说心里话！"

"这倒是天大的好事。我们俩人早已心心相印，凡事都心有灵犀一点通。"

"那就不许对我隐瞒任何事！今天，您为何如此愁眉苦脸地坐着？我简直无法猜透。"

古姆迪妮久久凝望着莫迪妈，然后才开口说："让我实话实说？我自个儿也不晓得，为何总是心悸不安，仿佛觉得害怕自己似的。"

"您胡说八道什么！怎么会自己害怕自己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计着自己，今天突然发现，我根本不是我所设想的自己。我原本在心幕上描摹了许多东西，无忧无虑地来到这里。当兄长和他的同伴陷入不幸困境之中，我被迫踏上新的陌生之路。但

是，我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可以信赖依靠的人。”

“您不爱他。好吧，对我说实话，您爱着谁？您知道吗，什么人可被你爱？”

“我若说知道，你一定会见笑。正如太阳升起前，天空就会出现霞光。我天空里的爱也是那样被唤醒，心里也不时坚信：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我就是带着朝圣的水和花，伴随着那个日出的幻想外出的。多少年来，我用整个心灵拥抱着神，我不时仿佛感到我从心里的神那儿获取了勇气和力量；正如某个姑娘为了幽会而外出，我也是怀着与神相会的目的外出的。因而，漆黑的夜晚，我从不感到漆黑一团，也从不害怕；但是今天，我在光明中看清了一切：我在内心获得了什么，我在外部正获取什么？现在我如何挨过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的光阴呢？”

“难道您认为，您将不会爱上大伯子？”

“我能够付出爱。我内心带来的那样东西，它能根据自己的喜爱塑造一切。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把我心中的东西碾成齑粉。现在，周围所有的东西变得坚硬之后插入我的心灵里。仿佛有谁剥去了我身上暖和的皮肤，这样，四面八方来的一切仿佛把我刺穿，随之，我所接触的东西令人惊讶。这之后我的皮肤能在什么时候变得坚硬，也许那时我会忍受住一切。但现在，任何情况下我的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幸福和快乐。”

“姐姐，您不用多说了。”

“为什么不能说呢？今天，我内心没有丝毫迷惑，我清醒得很。现在，我的生活好像彻头彻尾、厚颜无耻地公开了。而我为了忘记自己的生活遭遇，我努力寻觅什么地方能掩饰自己。但除了死的解脱，女人还有什么可适合活动手脚的安心养身的地方呢？残忍无情的造物主，难道花费了全部力量创造了世界，为的是使女人受侮受辱？”

莫迪妈从未从古姆迪妮嘴里听到过如此充满激动的言辞，尤其是在今天，莫迪妈他们成功地使大伯能让古姆迪妮高兴的日子里，古姆迪妮的嘴巴犹同决口的河堤，滔滔不绝；她的心激动得如同潮水那般汹涌。此时，莫迪妈感到了一种可怕。她恍然大悟，蔓生植物的整个根部已经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尽管园丁在它上面浇了清洁的水，也无济于事，无法使它恢复生机。

歇了一会儿，古姆迪妮又继续说：“我深知自己无法把虔诚献给自己的夫君，这是一种天大的罪孽。但是，我不怕那种罪过，因为我总记着那种毫无虔诚的奉献，它会使人感到十分沮丧、虚假。”

莫迪妈一筹莫展，该劝说什么呢？她以迷惑不解的目光，怔怔地望着古姆迪妮。

沉默了片刻，古姆迪妮又打破沉默说：“妹妹，你是多么幸运，你积了多少功德，你由此能够用整个心灵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起初，我认为爱是举手之劳的事——所有女子都会很容易爱着自己的丈夫。但今天，我发现能够做到爱是件十分艰巨的事——要经历毕生的亲证，才能做到。好妹妹，说真的，难道所有女子都爱自己的丈夫？”

莫迪妈微笑着说：“尽管没有爱情，好的妇女照样存在着，不然，世界如何运转呢？”

“赐予我这个信念吧！假如什么也没有，我也会成为好女人的。就在她身上存在好多功德，这就是十分艰难的亲证实践。”

“但她也不得不面临从外界来的阻力。”

“从内心来说，那个阻力能被消除。我将能克服那个阻力，我永远不会服输。”

“倘若您不能这样做，其他人谁能这样做呢？”

外面，雨越下越大，煤油灯被风吹得摇曳不定。蓦地，一阵风像一头打湿的猫头鹰，拍打着翅膀，钻进屋里。

古姆迪妮身心战栗着，她说：“现在，尽管我祈求自己所期待的神给予护佑，但我仍没有获得力量。我持续不断地念咒，但心和口来回打转，无法稳定下来。正因为如此，我感到十分害怕。”

莫迪妈没有想用虚伪的语言给她以虚假的慰藉。她拥抱着古姆迪妮，不做任何答话。

正在这时，屋外传来呼唤：“二媳妇！”

古姆迪妮高兴地说：“进来，进来！亲爱的，你去接他！”

“傍晚时分，不见屋舍亮灯，我就来这宝地寻觅。”

莫迪妈说：“天哪，天哪！没有宝石，蛇将遭受不幸，将会有那不测之灾出现。”

“谁是宝石，谁是蛇，有证据解释清楚吗？嫂子，您说呢？”

“不要让我做证人，为难我，亲爱的！”

“我懂，嫂子。我这样做，曾经落入圈套。”

“那时你将欠下丢失宝石的债务，我将拥有它。”

莫迪妈说：“姐姐，他压根儿没有掉失宝石的沮丧样子！他只不过借

口看望嫂子的莲足！”

“为何要有借口？莲足自个儿走进我控制之中。谁完成难以做到的亲证实践，谁就容易抚触那个莲足！地球上成千上万的人比我更胜一筹，更有能耐，但抚触那漂亮的莲足的幸运，却偏偏落到我头上，别人就不配有这种幸运；那温的诞生没有大的价值，但他获得了幸运。”

“啊哟，亲爱的，你在胡说什么？”

“嫂子，您的话就不一定对了！触脚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不是信口雌黄的人会知道的。他用像母山羊的蹄爪一样的小小脚后跟的鞋子把自己女神的脚束缚住，关闭在狭窄的闺房里。这样，他哪儿有对女人脚的庄重的理解力？罗奇曼仅仅抚触了一下悉多的莲足，整整度过了二十四年的流放期。所以，我说，只有我们的小叔子才能够知道女人脚的庄严分量。您用纱丽掩住自己的莲足，那是完全正确的防范。但我必须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荷花在傍晚要凋萎，但不是一切时候，它都是这个状态——而后，不知何时，它又将会绽开花蕾的。”

“妹妹，现在我懂了，你亲爱的总是以美妙的赞颂迷惑着你。”

“姐姐，一点也没有，他根本不是会说甜言蜜语的人。”

“兴许你已经没必要颂扬了！”

那温终于耐不住，开口了：“嫂子，对女神赞颂的饥渴是从来不会消除的，颂扬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不是像湿婆一样有五张面孔，只有一张嘴的颂扬已是明日黄花了，所以如今，她们已不可能在这种单调乏味的颂扬里汲取情味了。”

正在谈兴方酣时，穆勒利仆人传消息给那温：“大人正在外面办公室，唤老爷您去。”

听后，那温的心冷了半截。他寻思：“今天默吐苏登刚从办公室回来，径直奔向自己的卧室。兴许小船又撞上高耸的悬崖峭壁了。”

那温离去后，莫迪妈轻轻地说：“不管怎样说，您应该懂得，大伯是爱着您的。”

古姆迪妮说：“竟有这种事，你让我大吃一惊。”

“您说什么？他爱您，天经地义，有什么可惊诧的呢？他难道是石头雕的铁石心肠的人？”

“我不配他。”

“您配不上的男人出生在哪儿？”

“他拥有多大的力量、何等的尊严、何等的智慧？他是世上多么出类拔萃的人？他在我身上能够获取什么呢？我十分幼稚、平庸，我来这儿两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当他爱我时，我特别感到害怕。我在自己内心什么也得不到，我内心如此空虚、苍白，我如何为他服务呢？昨晚我闭门思过，终于恍然大悟。我委实是一张没有色彩的信封。他付了钱娶了我，但一打开信封，里面空空如也，连信纸都没有。”

“姐姐，您的话使我好笑！大伯的生意十分兴隆，在生意智慧方面很少有人能与他相匹敌，这我清楚。但是，您难道来这府上是要做他生意上的经理？您就害怕没有这个能力？我看，倘若大伯敞开心说话，他也会说，他不配您。”

“他曾向我说过这种话。”

“您不相信？”

“没有。相反，我觉得害怕。我觉得，他在认识我方面犯了错误，那个错误抓住了他。”

“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能告诉我吗？”

“你让我实说？我的婚姻是突如其来的，仿佛是我一时冲动的杰作，都是在我的操作下进行的——但我陷入一种奇异的迷恋，一种孩子般的诱惑之中！其实，那些迷惑我的事纯粹是子虚乌有的。然而，我如此坚信，如此固执，谁都无法阻拦我。兄长肯定洞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从不愿徒劳地设置障碍，然而他忧心忡忡，害怕意外。难道我不明了？尽管我也了如指掌，却无法从渴望中获得解脱——我是多么愚不可及；从今日起直至永远，我只能受折磨地生存，也只能给人以折磨，别无其他出路。我感到这就是我今后生活的全部内容，仅此而已。”

莫迪妈如坠入五里云雾中，古姆迪妮说的究竟是什么？她久久地沉默着，而后她打破难熬的沉默，问道：“好吧，姐姐，您自己决定这门亲事，那时您内心是怎么考虑的？”

“那时我想，不管丈夫好与坏，我唯一的目标是证明自己做妻子的贞操。我内心叮嘱自己，掌管婚姻之神不管安排什么样的丈夫，我应该直截了当地爱他，仿佛自己内心与信念法规的吻合是那么简单容易。”

“姐姐，法规经典可不是为十九到二十岁妙龄姑娘写的。”

“今日，我恍然大悟，世上存在的爱是一种超额的收入。倘若不把爱划入计算范围内，法规就会束缚住，爱就会在世俗的大海里漂流。倘若法规不含液汁使爱情开花结果，那么它至少干枯，成为人们在大海游泳的助手。”

莫迪妈自己没有特别要说的，只能给古姆迪妮不断唠叨的机会。

四十五

默吐苏登一进办公室，就获悉一则不好的消息：“马德拉斯一家大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与默吐苏登的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之后，他又听说，某位董事煽动一些职员，在默吐苏登不知晓的情况下，审查了账目档案。迄今，谁也没有胆量从任何方面怀疑默吐苏登，但当谁抓住了账目档案中的混乱情况，咒语就会疯狂乱窜。一般来说，抓住巨大事业中的某些小错误是轻而易举的。任何一位有才能的司令官，不知遭遇了多少次失败，而后才前进的，但总体来说，他的胜利是辉煌的，无可否认也不容诋毁的。默吐苏登也是那样一直前进着，才获得光辉的胜利。因而，谁也不把注意力投到他小小的失误上。但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搜集了材料，制作了那些失误的账单，把默吐苏登的失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借此大肆吹嘘自己的智慧超凡绝伦：“倘若是我们经营的话，就永远不会出现这样愚不可及的失误。”

但谁能向他们解释清楚——默吐苏登拖着破旧不堪的小舟，为了航行不得不驾舟出海；不然，任何旅行都无法开始。事实胜于雄辩，默吐苏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小舟抵达了岸边。今日，小舟靠了岸，那些乘客才没有任何困苦抵达了口岸。倘若那些上了岸的人，蓦然回首，望到那破旧不堪的小舟，他们定会不寒而栗。

那些批评家使愚笨者陷入惊奇是轻而易举的。通常，愚笨人的行为逻辑是，渴求利益，但不动脑筋。但当他们偶尔思考时，他们会采取破坏的方式。默吐苏登对这一切愚昧举动，内心产生一种藐视和愤慨的情绪。但当愚蠢占据上风时，除了对它妥协，别无选择。犹如旧木头梯子被折弯，摇晃着，随时有断裂之势。当人踩在上面攀高，他就得小心翼翼地踩好自己脚下的这些支柱。若对旧木梯子发泄愤怒，狠踩它们一顿，除了添加更多的麻烦，不会有其他结果。愤怒冲动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济于事的。

见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遭受攻击的危险，母狮马上会忘记猎物的欲念，奋起保卫自己的幼狮，默吐苏登对生意方面眼下抱的也是这种心态。生意的事业是他呕心沥血的创造，他内心对它所产生的痛苦，一般来说不是金钱迷恋的痛苦；其中含有一种创造力量的发挥，他总是殚精竭虑使自己的创造日趋完美。当那种创造里出现困难险阻时，在他眼里，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欢乐和痛苦、成功和失败都是微乎其微的，都无法与之相比。

数日来，古姆迪妮努力且迅猛地把默吐苏登往自己身边拉，但现在，那种拉力突然松懈了。默吐苏登在自己成熟的年纪里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爱的意义。他这种惯常生活的附加成分不适时地显示，自然地超

出了他的控制。默吐苏登受到了不少冲击，但今日，他的痛苦消失在何方？

那温一进屋，默吐苏登就劈头盖脸地问：“我私人的收支账本怎么落到外人的手里？”

那温大吃一惊，说：“您说的是怎么回事？”

“你一定知道这件事，谁都不能在会计室出入走动。”

“勒迪伽特是可靠的人，他难道什么时……”

“在我不觉察的情况下，有人与我手下的职员串通一气，他们获取了材料，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些都是我的判断。你应十分小心谨慎地去调查，幕后有哪些人插手捣鬼。”

仆人前来通报，饭菜已经凉了。默吐苏登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向那温吩咐说：“赶快准备好我的车！”

那温说：“不吃就走？已是掌灯时分了。”

“在外面随便吃些，眼前要紧的是工作。”

那温低头一面走一面思索。他精心设置的事，眼看要化成泡影。

猛然间，默吐苏登叫唤那温回来，说：“把这封信送给古姆！”

那温看到，那是维帕勒达斯的信。他明白，这封信件是那天清早送到的。默吐苏登为亲自送给古姆迪妮，让她有一个惊喜，就随身带了这封信；再说会面时手里总要带些什么，有个借口，实现渴望见她的愿望。但今天，办公室里突然出现一件像暴风雨似的事，他爱的愿望的实施方案就沉没于突发事件的海底去了。

破产的马德拉斯银行原先无疑是被大众信任的。戈什尔公司与这所银行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无论是经理还是董事股东都抱有希望，都不存有疑虑。但当破产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人就散布流言蜚语，说风凉话，放马后炮，讲他们一开始就料到会发生这类情况云云。

在受到打击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丝毫的疏忽闪失，应以种种努力，控制经营业务。这时刻的任何举措出台，决不能雪上加霜，错上加错。因而默吐苏登不受怂恿，决不能辞退那些被自己信任的、受人忌妒的关键人物，否则，经营就会毁于一旦。马德拉斯银行倒闭，戈什尔公司受到多大的损失还无法确切估价。况且，现在还不是清算的时候，默吐苏登眼下要紧的事是维护公司及自己的信用。有人企图火上加油，破坏公司及他的信用，从中捞好处。默吐苏登认为，这时要忘记一切杂念，集中精力处理公司的金融问题，他现在必须勒紧裤腰带做一切事。

晚上，与默吐苏登交谈之后，那温回屋，看到古姆迪妮正与莫迪妈促膝交谈着。他说：“嫂子，您哥哥的信来啦。”

古姆迪妮心急火燎地拿了信。打开信时，她的手抖得厉害。可别有任何不测的消息；兄长可别告诉说，现在他无法来府会面……她缓缓启封，读起信来。读后，她沉默不语，从她那阴沉的脸色看，仿佛有什么痛苦之矛刺穿了她的心窝。末了，她向那温说：“兄长今日下午三点抵达加尔各答。”

“他今天抵达？”

“他写道，原决定过一两天来，但因着某些特殊缘由，他不得不提前赶到。”

这之后，古姆迪妮不吱声了。信末尾写道，待身体稍有好转，他将来与古姆迪妮会面。古姆迪妮从不为这点有任何忧虑或着急，因为兄长以前来信多次提到这点。但是，究竟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她犯了什么过错？兄长以明白的语言说：“眼前你不要来我们老家。”她真想躺在地上，敞开心扉大哭一场。但是，她压抑住自己内心的哭泣，像石头雕像一般，直挺挺地坐着。

那温猜度，信里一定隐藏着什么事，使古姆迪妮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看到她的脸色，他不免产生恻隐之心，说：“嫂子，您明儿应该去兄长那儿。”

“不，我不去。”说毕，她无法克制住自己，用双手捂住嘴，抽啜起来。莫迪妈见状，没有吱声，紧紧拥抱着她。古姆迪妮用哭泣的声音说：“哥哥不允许我去。”

那温说：“不对，不对。嫂子，您肯定理解错了。”

古姆迪妮用力摇摇头，告诉他一点也没有理解错。

那温满腹狐疑地说：“我说，您一定在什么地方理解错了。维帕勒达斯先生兴许认为，我兄长不想让您去他那儿。倘若您坚持去了，今后您可别因此受到侮辱而痛苦。所以，他自己使您的道路变成简单易通。”

蓦地，古姆迪妮的心情平静下来，噙含泪水的眼睛朝那温身上抬起，用温柔且感激的目光注视着他，而后她缄默不语。那温话里含有充分的真实性，她无法怀疑。因着一时冲动，对兄长的慈爱产生怀疑，她自责着自己。现在，她觉得力量又回到了自己的心灵上，她现在不去兄长那儿探望，在家里等待他的到来。这是最正确的举动——她这么下着论断。

莫迪妈抚摩着古姆迪妮的下巴，亲昵地说：“嘿，姐姐，兄长说话的态度有一点儿变化，您自尊的大海就汹涌澎湃！”

那温说："嫂子，明儿安排您去拜访？"

"不用了，没有这个必要了。"

"您不需要，我可需要。"

"你怎么需要？"

"妙极了，您兄长那么了解我兄长的脾性，我怎么就这样忍气吞声地承受？我将代表兄长出战，不想在您面前认输。明儿，您应该去他那儿。"

古姆迪妮不禁笑起来。

"嫂子，这不是件可笑的事。我们家辱门败户的事不能成为您骄傲的理由吧！现在，稍许洗漱一下，去用膳。在经理先生那儿已安排好我兄长的膳食。我相信，他今天不会来这儿睡觉！在外屋我差人铺好了他的床铺。"

乍听到这个消息，古姆迪妮心里感到一种轻松。但不一会儿，她又感到害臊，也为此事感到高兴。

夜晚，那温与莫迪妈在卧室里为这件事窃窃私语着。

莫迪妈说："您这次安慰了姐姐，但以后怎么办，如何蒙混过关？"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将会如我所说的进行。嫂子就是去了，该发生的还是我所说的那样情况。"

王公们新塑造的家庭尊严感越发强烈。这些人始终无疑地认为，结婚之后新媳妇的地位与从前她自己的地位相比，大大提高了。所以，娘家的名字或许是某种不幸的表征，他们认为新媳妇忘记娘家是种适宜之举。这种情况下，要维持两个家的名声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维护一方面的声誉。这样一来，那前景究竟如何？那温暗自琢磨着。凡其兄有直接管辖权力的地方，他就斗胆与他斗争。以前，那温做梦也没敢这样想。

夫妻俩磋商决定，明儿清晨，应该让古姆迪妮去会见维帕勒达斯。他们将把这个提议摆到默吐苏登面前。如果默吐苏登点头同意，就把古姆迪妮送去。但他要制造某种合适的理由，在那儿多停留几天，这就困难了。

默吐苏登夜晚很迟才回家，随身带着一捆纸包。那温从屋外往屋内窥探，默吐苏登没有睡觉，他戴上眼镜，握着一支蓝色铅笔，坐在书桌前，一忽儿冥思苦想，一忽儿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那温突然闯入屋内，说："哥哥，我能在您的工作中，助您一臂之力

吗？”

默吐苏登简短答道：“不需要。”在生意经营的危机情况下，默吐苏登要自己洞察一切，他不想依借别人的眼睛审视形势，从而显示自己的无能。

那温再也没有获得说话的机会，也看不到可说话机会的征兆，于是，他怏怏离去。他暗自决定，明儿一早，必须把嫂子送过去会见其兄维帕勒达斯。今晚，再争取一下，获得兄长的首肯，这事就周全了。

夜间，那温手执灯盏进屋，放在兄长的桌子上，说：“您用的灯光太暗。”

默吐苏登觉得，这盏灯使房间的光亮度陡增，方便了他的案头工作。但是，它也没有使那温获得开口提及古姆迪妮去见兄长的机会，他又一次怏怏走出屋子。

隔了一会儿，那温又进屋，为默吐苏登的烟斗装烟丝，然后，把烟管轻轻放在桌子上。默吐苏登顿时烟瘾上来，觉得需要吸几口。于是，他放下铅笔，背靠椅子，惬意地咕嘟咕嘟吸了几下。

这时候，那温引起了话题：“哥哥，还不去睡觉？夜色已深，嫂子也许坐等着您。”

“嫂子也许坐等着”这句话，刹那间进入默吐苏登的心坎里。当船只在浪尖上摇摇晃晃行驶着，岸边的一只小鸟突然飞到船的桅杆上站着。这仿佛使人想象着，在惊涛骇浪之间的一个绿色岛屿的温柔形象，蓦然在眼前生动地出现了。但是，没有悠闲的时间可以去注意即将出现的那个景致，因为，眼前船仍旧处在危险中，躲开恶浪险礁，安全行驶是人们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事。

默吐苏登对自己内心瞬间出现的激动感到害怕。这时刻，他压住自己的万端思绪，说：“去说，让大媳妇自个儿睡觉！我今晚在外面休息。”

“您自己说吧，我把她叫到这儿来。”说毕，那温往烟管里使劲吹气，让火更加旺起来。

默吐苏登猛然生气地说：“不，不！”

那温没有气馁，没有动摇，坚持说：“她坐等着与您商量一些事。”

默吐苏登心事重重，说：“眼前没有空闲的时间商议。”

“您没有时间，哥哥。不过，嫂子也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

“听说，维帕勒达斯今日已抵达加尔各答。所以，嫂子明儿一早……”

“明儿清早，她想去见他？”

“不用许多时间，只占……”

默吐苏登挥了挥手，说：“让她去吧！眼下，我要处理的事务太多，走不开。你去与她说好了！”

获得兄长的允许，那温拔脚就往屋外走，但脚刚跨出门外，听到默吐苏登的呼唤：“那温！”

那温满腹狐疑，兄长可别收回自己的允诺，他又回到屋。默吐苏登说：“大媳妇可能要在自己兄长那儿待上几天，你好好安排一下。”

兄长的提议使那温脸上流露出情不自禁的表情。他装出一副疑惑的神情，抓耳挠腮，说：“嫂子一走，整个家将会冷清清的。”

默吐苏登没有做任何回答，把旱烟管放下，又沉浸于工作中。一切都明白了，道路上的诱惑已被清除，通畅无阻。

那温异常高兴地走了。默吐苏登埋头于工作中。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他另一股心灵的浪潮悄悄地流经他工作潮流的旁边。那件事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他的注意中心。突然，蓝色铅笔将用光之前，他获得暂短休息，把水烟管送到嘴边，吸了几口。白天，默吐苏登的心从有关古姆迪妮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那时，他像从前一样对自己实施专政，颇觉得扬扬得意。但是，随着夜色加深，他内心满腹狐疑，敌人现在可别乘机放弃碉堡逃跑，躲藏到地道中去。

雨停了，黑半月的月儿升起在花园的一棵老树上空，月光倾泻在潮湿的土地上，寒冷的风吹刮着。默吐苏登身心开始渴望在被子里获取一种暖乎乎的温柔抚触。他握住了铅笔，又狠命在纸上划动。这时，一句话细微且清晰地在他心灵的清澈天空里响起：“嫂子也许坐等着您。”

默吐苏登暗自决定，就在今晚，一定要结束一件特别的工作。其实，明儿完成，对他也没有特别的损失。但是，履行自己的决定是他经营的根本方针，丝毫不能动摇；当出于某种原因推迟实施，他是无法原谅自己的。多少年来，他身体力行维护着这个原则。由此他获得了人们的极大尊重。但是，白天的默吐苏登与晚上的默吐苏登无法等量齐观，它们好像是一把弦琴的两根弦，各发出不同的音色、音高、旋律。他怀着坚强的决心潜心于伏案工作，但随着夜色加深，那句话从他决心的某个隙缝中像一只大蜂嗡嗡直叫，在他耳畔鸣响不止：“嫂子也许坐等着您。”

他蓦地起身，没有熄灯，纸张原封不动地摊开着，径直往卧室走

去。穿过内院天井的走廊，进入第三柱旁，看到走廊的扶栏边上，什娅玛宋德莉正坐在那儿。皓月当空，月光泻在她身上，她的身形犹同某则神话故事书里的图画一般显示着。换言之，她不像每天习以为常的熟悉女人的形象。她优美的身形仿佛从极其熟悉的坚硬掩护物中解脱出来，从远方款款显现。她早就料到，默吐苏登要经过这条道去卧室——他去那儿的景象浮现在她眼前，她的心痛如刀割。他始终对她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她期盼着他的爱。但是，在这种等待里，不仅出现一种无谓的痛苦刺穿她心的疯狂行为，也确确实实包含着一种期待——某时刻可能发生她所期盼的事；有时，不可能实现的希冀也可能成为现实，她正抱着这种希冀，在地上警觉地坐等着。

默吐苏登不经意瞥了她一眼，就径直往上走去。什娅玛宋德莉诅咒自己的苦命，用力地抓住栏杆，用头猛撞着。

走进卧室，默吐苏登发现，古姆迪妮没有醒着坐等他的到来。屋里漆黑一片，只有洗澡间敞开的门隙中，透出一丝光亮来。默吐苏登思忖，应该马上回转，但他没有挪动脚步。他点燃了煤油灯，发现古姆迪妮正躺在床上，打鼾熟睡着。刺目的灯光也没有催醒她。默吐苏登见到她如此舒坦地酣睡，心中大为不满。随即，他走到床前，轻手轻脚打开蚊帐，呼一声，一屁股坐在床上。床随之吱呀作响，颤抖起来。

古姆迪妮被惊醒，搓揉着惺忪睡眼。她曾获知，默吐苏登今晚不来她身边。突然见到他的身影，古姆迪妮的血顿时冲到脸上，仿佛她发现长矛刺入默吐苏登胸膛一般惊恐万状。

他说道：“你总不能接受我、忍耐我，是吗？”

古姆迪妮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他的问题。一看到默吐苏登，她的心因着恐惧而战栗不已。在这之前，她的心完全放弃了戒备，眼下她的心狂跳着，她自己也不知心儿为什么如此剧烈地跳动，她极力想掩饰那种恐惧情绪，但那种惶恐情感却自个真实地显现着。

默吐苏登用愤懑的口吻说：“你是否想与我商议去你兄长那儿的事？”

古姆迪妮原准备向他行触脚礼，但从他嘴里一听到其兄的名字，她顿时变得坚强起来，说：“不！”

“难道你不想去与兄长会面？”

“不去，我不想。”

“你没有让那温去我那儿请求这件事？”

“没有，我没有派谁去您那儿。”

“你没有表示过这个愿望，想去兄长处？”

“我向那温说过，我不去会见兄长。”

“为什么？”

“这我不能告诉您。”

“无法奉告？你想行使那个努尔那卡尔的行为方式？”

“我可就是努尔那卡尔的女子。”

“你走吧，走到那儿的人们中去！这里不适合你。我早就请求过你，但你不理会名誉。现在，你将会后悔莫及的。”

古姆迪妮仿佛铐上了镣铐，呆若木鸡。她没做任何回答。默吐苏登握住了她的手，用力一握，然后问：“你不懂得请求宽恕？”

“我为什么事请求宽恕呢？”

“你睡在我床上，就是为这个应该请求宽恕。”

古姆迪妮刹那间一骨碌从床上站起，走到隔壁的房间去。

默吐苏登到外间屋子看到，什娅玛宋德莉躺在走廊里瞌睡着。默吐苏登走近她，弯下腰拉她的手，说：“什娅玛，你干什么？”

什娅玛霍地坐起，把默吐苏登的双脚贴紧自己的酥胸，紧紧地抱住，用断断续续的嗓音说：“您把我打死吧！”

默吐苏登抓住她的手，拉她起来，无奈地说：“唉！你身子像冰雪般冰冷。走，我送你去屋里睡觉。”说着，用自己的披肩护盖着她，用右手有力地紧裹着她，送到卧室。

什娅玛轻声柔气地说：“您不坐一会儿，陪我一会儿？”

默吐苏登答道：“我有要紧的工作要做。”

夜晚时刻，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个妖精使他着了魔，鬼使神差地使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转悠于女人间，而那个妖精企图破坏他的全部工作热情。“许多事已经发生了，现在不会有更多的突发的事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他从古姆迪妮那儿遭受轻蔑，而弥补它损失的金库在其他地方还完整地被保存着。他心里隐约感受到这点。人们会在爱里获得最高价值的东西，今晚，默吐苏登应该感到这种体验的需要。什娅玛宋德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心灵，始终如一等待着他。默吐苏登今晚从她的爱中获得了某种慰藉，这种慰藉赋予了他投入工作的力量。那颗被轻蔑的钉子曾经刺入他的心窝，他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痛苦；现在，这种痛苦

因着什娅玛奉献的爱而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里，古姆迪妮也感受到一种冲击，但她内心却存在着一种安慰。当默吐苏登向古姆迪妮表露爱的心迹时，她的心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她对他的偿还应该超过爱的价值，她因着这种责任感而忐忑不安。在这场战斗中，古姆迪妮是没有希望获得胜利的。但失败是不光彩的。所以，她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抵住失败的到来。但是，昨晚被她压住的失败情绪，突然被他猎获了。在古姆迪妮的不设防的心理中，默吐苏登清晰地看到古姆迪妮的整个本性与他自己的本性是相悖的，不能调和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被显示着。其实，真实地显示差异是件好事。今后相互间存在着的责任，不必乔装打扮，双方各自维护自己的责任，成为一种可能的实践。当默吐苏登想爱她时，问题、冲突就冒出来了；当他沮丧地抛弃她，现实就以自己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这是确实的，她没有权利睡在默吐苏登的床上，她若睡在他床上，仅仅是在蒙骗。在这个家庭里，她的地位只是一种伪装而已。

今晚，一个疑团一次次升起在古姆迪妮的心坎里——默吐苏登渴求她的缘由是什么？他一次次提及的努尔那卡尔的行为方式的话语，刺伤着她的心。它的含义明白无误：默吐苏登与古姆迪妮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自然且本质的差异，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观念上的差异。但尽管如此，默吐苏登为何还一股劲儿企图倾诉对她的爱呢？这种爱难道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成为真正的爱情？古姆迪妮坚信自己，今日不管默吐苏登做何考虑，她的心永远不会对他不满。默吐苏登这点理解得越快，对大家都越有裨益。

那温昨晚从其兄那儿获得允诺的答复后，心满意足地去睡大觉。但今天，那种高兴劲儿，荡然无存。昨天深夜二点半，默吐苏登结束了工作，叫来那温吩咐道：把古姆迪妮遣送到其兄维帕勒达斯那儿去。他还说，只要他自己不下邀请令，她就没有必要从那儿回来。那温听了这番吩咐，恍然大悟，这是对她驱逐的惩处。

由院子围住的方廊，正是昨晚什娅玛与默吐苏登会晤的地方，它的正对面是那温的卧室。那时，夫妻俩正议论着古姆迪妮的处境，突然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莫迪妈打开房门，看到月光下默吐苏登与什娅玛约会的情景。她立即意识到，那天夜晚，在古姆迪妮命运的织网里悄悄地增添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扣结。

她向那温说：“在这危急关头，姐姐这样走掉，合适吗？”

那温应道：“当嫂子嫁到这个家来以前，事情还没有走到这种地步。所以，嫂子自己制造了这种契机。”

“您怎么如此说话呢？”

“嫂子唤醒了昏睡者的饥渴，但她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食物。正因为如此，她遭到了不幸。我说，现在嫂子远离是件好事。不管事情发展到什

么地步，她至少可以安静地生活。”

“难道就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熄灭这燃起的火焰，让我们坐等着它自个儿燃烧成灰烬吧。”

次日，哈伯鲁故意泡时间，纠缠住古姆迪妮。当老师差人唤哈伯鲁到外屋读书时，他目不转睛地、可怜兮兮地望着古姆迪妮的脸。倘若古姆迪妮叫他离去，他就不得不乖乖离去。但她对仆人说：“今日，放哈伯鲁一天假。”

新媳妇要赶往娘家住上几天。谁都没有觉察古姆迪妮这次的远行。今日，这个家仿佛永远失却了她；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从敞开的门缝间飞了出去，永远也不会飞回笼子似的。

那温说：“嫂子，不要耽搁回来的时间——倘若我能出自内心说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句话如何脱口而出呢？您将走到您真正受到尊敬的那些人中去。倘若有某种原因需要那温的话，请不要忘记。”

莫迪妈把亲手制作的杧果干、咖喱干果装进一只土罐，放进轿子里。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嘱咐，但她内心存在着固执的反对的想法。当古姆迪妮遇到艰难险阻时，当默吐苏登明显地对古姆迪妮施行侮辱时，莫迪妈的整个心向着古姆迪妮；当阻碍粗暴地存在着——通过思辨也无法确切地了解它，而阻碍的力量又变得十分强大时，莫迪妈就更无法理解了。一般来说，只要丈夫高兴，妻子就简单地把这个时刻视为自己幸运的时光。莫迪妈就是这样简单且自然地理解这件事的。她承认嫂子的个性强，甚至现在，她心里还为嫂子痛苦着。

古姆迪妮的本性渴望完全不是虚假的，她也没有虚假的高傲——而且古姆迪妮自个儿十分厌恶这种品行。一般妇女是难以理解这点的。正如中国妇女无法反对裹小脚的习俗，认为它是天经地义的。倘若她们听到，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女子，把认同这等级束缚的痛苦视为侮辱，她们肯定会嘲笑这类女子是精神病，认为她们是在发疯。这类女子把习以为常的极其自然的事理解为不自然。

莫迪妈曾经有一日，遭受了比古姆迪妮的痛苦高出数倍的痛苦。也许正因为如此，莫迪妈的心变得冷酷无情。当逆反命运为施予礼物而降临，那些女人尽管顺从那些命运，但没有获得礼物。莫迪妈不可能同情那些逆来顺受的妇女——甚至她不会施以宽恕之心。

四十六

古姆迪妮一抵达家门前，就掀开轿子的门帘，往上瞧去。

往日这时刻，维帕勒达斯坐在街道边沿的走廊里，读着报纸。但是，今天那儿没有任何人影。

今天，古姆迪妮将要回到这儿，但这个消息没有传到这个家庭。这个家的差役见到随着轿子一块来的，胸前挂着大王的奖章的仆人，立马慌乱起来。他们此时此刻明白女王公回来了。

轿子经过外屋走廊，正朝内院走去。古姆迪妮让轿子停下，她走出轿子，大步流星地拾级而上。她渴望在遇到别人之前，首先谒见兄长。她还确信，病人正在外面休息室里休息着。

紧邻那窗户的是花园里一片由黑檀木树、旃簸花树、毕钵罗花树簇成的树丛。晨光穿过那些树梢，首先照射进那间屋子。维帕勒达斯喜欢那间屋子。

他们豢养的狗最先“汪汪”叫着奔跑过来，跳上来抓住她的身子，欢乐地吠叫着，欣喜地摇着尾巴，它把古姆迪妮摇晃得几乎站不住脚。它跟随着她，一面欢吠，一面奔跑。

维帕勒达斯半躺在安乐椅靠背上，一条披巾盖在他的脚上。他右手拿着一本书，左手伸摊在床上，仿佛十分疲倦。他刚刚合上书本，正闭目养神。

茶杯和一只盛着残羹剩食的盘碟放在地上。床头近旁的壁龛里乱七八糟地摊放着几本书。整夜点燃的灯盏放在房子的一个犄角上，现在还冒着缕缕残烟。

古姆迪妮朝维帕勒达斯的脸庞望去，不觉大吃一惊。她从未见过他如此苍白且虚弱的模样，往昔记忆里的那位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的维帕勒达斯与眼前见到的病病歪歪、萎靡不振的维帕勒达斯，简直判若两人，不可同日而语，仿佛不知隔了多少年代。

她把头放在其兄的脚上，恸哭起来。

“古姆，你回来啦？来，坐下，来这儿！”说着，维帕勒达斯把她拉向自己的身边。虽然，维帕勒达斯在信里一股劲儿阻拦她回来，然而，他心里仍希望她能回来见面。现在她来了，他看到了她，心里获得了一种宽慰。他觉得，兴许在这桩婚姻里从来就不存在什么障碍，全是杞人

忧天——家务事对古姆迪妮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轿子和人应该从这儿被派遣走——这是沿袭千百年的习俗。不管如何思虑，古姆迪妮终于回娘家探亲来了。从这点可表明，古姆迪妮在那儿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尽管维帕勒达斯对默吐苏登家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古姆迪妮用纤手梳理好维帕勒达斯蓬乱的头发，细声柔气地说："哥哥，您的脸色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

"现在，不可能发生能改变我脸色的任何事。不过，你先谈谈自己的情况，你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糟？仿佛血色全然消退了。"

获悉古姆迪妮到来的消息，克什玛姑妈马上跑来。同时，男女仆人簇拥在门口。古姆迪妮向克什玛姑妈施礼，随后伸开双臂紧紧抱住姑妈，在姑妈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男女仆人也纷纷向古姆迪妮施礼致敬。听到大家安好的消息，古姆迪妮伤心地说："姑妈，哥哥的脸仿佛一下子枯萎了。"

"怎么会不枯萎？没有你亲自侍候，他的身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复原，这已是久已沿袭的习惯所养成的嘛！"

维帕勒达斯打岔道："姑妈，没有为古姆准备饭菜？"

"怎么会没有准备？难道非要您吩咐才办？我还要安顿那边来的轿夫和差役，叫他们用膳休息。你们兄妹俩推心置腹好好聊聊，我去了。"

维帕勒达斯示意克什玛过来，咬着她的耳朵嘱咐。古姆迪妮见状立即明白，他们正在商议，以什么方式辞退从婆家来的人们。今日，她已成为局外人了，成为第二方面的人了。对于这件事，他们不会听取她的意见了。这件事十分刺激她，她很不乐意。她准备改变这种处境，她要为实现这个家庭里的永恒地位和重新获得权力而做出努力。

首先，她在兄长的管家戈古尔的耳畔，低声吩咐了几句。随后，她根据自己的爱好，把家里的所有家具重新布置。她使人把盘碟、杯子、灯盏、汽水瓶、断腿椅、脏毛巾和杂物都清除出去，放到外面廊厅里。把壁龛里的书码整齐。把一只三脚凳搬在兄长手边，凳上放着供兄长阅读的书籍。同样，把文具盒、玻璃水杯、水瓶、小镜子、木梳和刷子等物件，也有序地码放在兄长近边。

这时候，戈古尔在青铜壶里灌上了热水，取来一条干净毛巾，放在一只藤条制作的椅子上。没有获得兄长的允许，古姆迪妮就浸湿了毛巾，擦洗维帕勒达斯的脸和手，梳理他的头发；而维帕勒达斯则像孩子般默默地接受她的摆弄。当她获悉了什么时间服药、用病号饭，她就接替别人服侍哥哥。仿佛生活中除了这以外，她没有其他职责了。

维帕勒达斯暗自思忖，这一切事情的含义是什么呢？他曾想过，古姆来与他见面，然后她将会离去。但这一切交往方式仿佛是局外人的交

流似的。他一直想知道古姆迪妮在婆家是如何过生活的，但他十分拘谨，怕直截了当地提及。他默默地希望，古姆迪妮自己开口讲述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有一次，他怯怯地问道：“今天，你该什么时候回去？”

古姆迪妮爽快地答道：“我今天不走。”

维帕勒达斯惊讶地问道：“难道你婆家对此没有任何异议？”

“没有，我丈夫同意的。”

维帕勒达斯沉默不语。古姆迪妮在屋内犄角的一张桌子上，铺上了一块桌布，在上面放着药瓶等物。

片刻，维帕勒达斯又问：“难道你明天走？”

“不走，我要陪您待上几天。”

狗准备在安乐椅下安静地睡觉。古姆迪妮喜欢它，打断了它均匀的呼吸。它霍地跃起，把爪子放到古姆迪妮的怀里，用充满爱意的甜蜜声音，与古姆迪妮攀谈起来。维帕勒达斯明白，古姆迪妮突然与狗玩耍，是想借此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

过了一会儿，古姆迪妮停止了与狗玩耍，转脸朝兄长望去，说：“哥哥，您吃饭的时间到了，我去取来。”

“不要，现在还没到吃饭时间。”说毕，维帕勒达斯指示古姆迪妮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把手放在她的手上，说，“古姆，你清楚地告诉我，在婆家，你的情况如何？”

古姆迪妮马上不吱声了，低垂着头坐着。而后，她脸涨得通红，像孩子般把脸埋藏在维帕勒达斯怀里放声哭泣，说：“哥哥，我一切都理解错了，我一点也不谙世故。”

维帕勒达斯用手缓缓地抚摩着古姆迪妮的头，过了一会儿，说：“我没有能正确地开导你，倘若妈健在的话，她会为你正确地选择婆家的。”

古姆迪妮说：“我生活中只了解像您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与这里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童年时代起，我都是按您的模式加以思考的。所以，我内心对外界存在着天真的幻想，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心理。我知道，父亲五次三番折磨母亲，但仅仅停留在他脾性的粗暴上，它的打击只是表面的，不是内在的。但在那儿，我内心一直受到侮辱。”

维帕勒达斯没有说什么，只是长叹了一口气，默默地沉思着。默吐苏登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人，他是在筹备婚事的时候才明白了这个事实。正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揪心和担忧，他的身体怎么也无法康复，如同

支撑宇宙的八个大象的无法涂抹掉的墨迹的污染，他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解救古姆迪妮。最大的麻烦是，因着向默吐苏登借的债，他整个财产被冻结着。古姆迪妮也自然会感受到这种关系的侮辱和打击。许多日子以来，躺在病榻上的维帕勒达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件揪心的事儿上，即如何从欠默吐苏登债务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他原先没有想来加尔各答，他怕他们这些人会简单地款待古姆迪妮婆家人。他是握有对古姆迪妮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可别一步步受到别人的嘲笑和鄙视。所以，他决定一直待在努尔那卡尔不动，但他不得不去加尔各答，向别的高利贷者借债度日。他深知这是件艰难的事。就是这个缘由，这个不安的重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隔了一会儿，古姆迪妮把头扭向维帕勒达斯怀里的另一方向，说：“哥哥，我无法使自己的心喜欢丈夫，难道这是我的罪过？”

“古姆，你早已晓得，我对于功德与罪恶的意见，与传统法典是相反的。”

古姆迪妮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张彩色插图的英文月刊。维帕勒达斯继续说：“生活习俗各不相同的人，在处理事务的方式和文化氛围上，可能会存在着天壤之别的差异。他们紧紧抱住好好坏坏的流行习俗规范，不过，仅仅是习俗规范，无法成为宗教。”

古姆迪妮把目光投在月刊上，说：“正如米拉巴依在自己生活中所体验着的。”

当古姆迪妮内心的职责与非职责之间的冲突剧烈时，她蓦然想起了米拉巴依的话。在米拉巴依心坎里存在着专注的渴望欲念，有人把它视做米拉巴依的理想。

古姆迪妮抛弃了巨大拘谨，说：“米拉巴依在自己内心获得了自己的真正丈夫。就是这个缘故，她成功地抛弃了社会标准认同的丈夫。但难道我拥有蔑视世俗的如此巨大的权力吗？”

维帕勒达斯劝慰说：“古姆，你用整个心灵赢得了自己的神。”

“曾有一天，我也曾这样想过。但当危机降临时，我发现，我生命的情味仿佛都被榨干了。尽管我做了巨大的努力，好像我内心依然无法真实地获得他。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古姆，心灵内部一直存在着涨潮退潮的交替活动，你不用对此感到惶恐。黑夜不断降临，不过白天并不因此而消失。你所获得的东西，已经与你的生命结合成一体了。”

“哥哥，这就是您给我的祝福，我千万不要失掉自己真正的神明。不过，他毫无慈悲心，不断给予人们以痛苦。他可能通过这个办法让人们

奉献自己。哥哥，您始终如一为我操心，我使您心力交瘁，这使我万分不安。”

“古姆，当你还是小女孩时，我就为你考虑有关方方面面的事，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今天，倘若我无法了解有关你的事，无法为你操心，那么我生活中的一切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一切都会变得荒凉孤寂。在那荒凉孤寂里到处寻觅失落的东西，心灵就因此感到疲倦了。”

古姆迪妮摩挲着维帕勒达斯的脚，说：“您不用为我多操心啦，哥哥！保护我的人就存在于我的内心。所以，我从不感到有任何忧虑和危险。”

“好吧，现在，不奢谈这些事儿。我从前那样教你唱歌，今天我想，还那样教你唱几首歌曲。”

“您那样教唱对我具有很大裨益，它使我恢复生气。但今天不必了。您首先要养精蓄锐，使自己的身体恢复元气！今天我唱给您听也许会更好！”

坐在兄长的床头上，古姆迪妮轻缓地唱起来：

亲爱的莅临家门，

米拉的主人——毗湿奴大神

我向您的莲足，

献上我心中的贡品！

维帕勒达斯闭着眼睛，静静地倾听着。唱着唱着，古姆迪妮泪水盈眶，一个天神形象充塞于她的脑海中。内心的天空光明灿烂，亲爱的莅临家门，她仿佛急忙用自己的心抚触他的莲足。她的内心世界一旦与最亲爱的情人会面，一下子变得真实起来。唱着唱着，她仿佛抵达了彼岸。“向莲足奉献贡品”——那亲爱的莲足好像抚触了她的全部生命。神的界限是绵绵无尽的。这之后，现世上哪儿还有痛苦和受辱的地方！“亲爱的莅临家门”，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希冀吗！倘若这首歌曲没有个完结，古姆迪妮的渴望永远也不会结束！

戈古尔把烤好的面包和一杯柠檬汁放在三脚桌上。歌唱终止后，古姆迪妮说：“哥哥，数日之前，我内心一直在寻觅祖师，但现在仔细一想，我有什么事需要祖师的开导呢？您早就给我解开歌曲的秘密了！”

“古姆，你可不要羞我了！祖师在我面前的道上踯躅，他们给别人的咒语，自个儿都不懂其中的含义。好吧，眼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准备待多少天？”

“若婆家方面不来召唤，我就……”

“难道你曾表示要来这儿待些日子的意愿？”

“没有，我没有表示过这个意愿。”

“这中间的意思是什么呢？”

“深究这中间的意思是没有啥好处的，哥！绞尽脑汁我也无法弄清楚。我到您身边来，这就足够了。我能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样，就我而言，再好也没有的了。哥哥，您现在还没有吃什么东西，现在用膳吧！”

四十七

伽鲁一迈进房间，古姆迪妮就向他施礼。

伽鲁欣喜地说：“小王后，你来啦？现在，你兄长康复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古姆迪妮满含眼泪，竭力阻止它落下来，说：“哥哥，再往杯里挤些柠檬汁？”

维帕勒达斯冷漠地推开，仿佛他想说，挤这么多柠檬汁有何好处？古姆迪妮深知，维帕勒达斯不甚喜欢过多的柠檬汁水；所以，从前古姆迪妮在杯里掺和些玫瑰汁水，加些冰块，做成清凉果汁饮料。今天，她省略了这些程序，然而，维帕勒达斯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出苛刻的要求。他往往见到送来什么，就喝什么，即使不大称心，也将就着承受。

古姆迪妮好生地准备了冰块柠檬果料，离去了。

维帕勒达斯忧郁地问：“伽鲁兄长，有什么消息？请说！”

“您单独签字，谁都不准备贷款。还必须有苏鲍塔的签署。高利贷者肯定会贷款的，但他们要的利息很高。这种高利息贷款已超出我们偿还的能力。”

“伽鲁兄长，拍电报叫苏鲍塔快来加尔各答，耽搁太久，要误大事的。”

“我也觉得不好，这次，您的戒指拍卖掉，所得的款项可以偿还欠默吐苏登债务的一小部分，但他怎么也不同意这种付偿法。我早就预料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天晓得，他哪天根据自己的意愿，突然勒紧圈套的绳扣。”

维帕勒达斯默然无语，沉思着。

伽鲁继续讲：“老弟，小王后今天清早突然从那儿回来，难道吵了架回来的？现在，不是我们招惹默吐苏登生气的时候，应该注意这点。”

“古姆说，她是获得自己丈夫的允许来这儿的。”

“那种允许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不弄清楚是无法高枕无忧的。当因为愤怒而全身热血沸腾，我得先泼泼冷水，应当默默忍辱负重——正如戈里商羯罗山峰一样，它上面的积雪就是在中午的阳光下也不会轻易融化。一方面他是位高利贷者，另一方面他是你的妹夫——自由地游弋在

两者之间，是件轻松的事吗？”

维帕勒达斯没有做任何反应，默不作声思考着。

古姆迪妮又送来柠檬汁，把杯子伸向维帕勒达斯的嘴边，说：“哥哥，请喝！”

维帕勒达斯的沉思被打断，他显出某些慌乱。古姆迪妮见状明白了，他一直沉浸于严肃的思考之中。

伽鲁离开房间，古姆迪妮尾随他离开。在走廊里，她追上伽鲁关切地问道：“伽鲁兄长，能告诉我实际情况吗？”

“告诉你什么事，我的小王后？”

“我看得出，你们在为某桩重要的事做着殚精竭虑的思考、商议。”

“有关财产方面的事，用不着你操心。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它像带刺的果实，由于饥不择食，采了它，吞下肚子，于是，果实中的针刺也就会扎破身子。”

“这一切道理今后再讲吧。首先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要瞒我。”

“财产之事，是禁止让女人知道与插手的。”

“您不用瞒我，我早已探听到你们之间议论的内容，让我直率地告诉您？”

“好吧，请说！”

“我哥向我丈夫借债之事！”

伽鲁没有做任何回答，惊讶地睁大了自己的一双大眼睛，脸上闪现出狡黠的微笑，凝眸盯着古姆迪妮。

“您应该告诉我，我说的对不对。”

“您不是维帕勒达斯之妹吗，我不说，你也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婚姻之后的第一天，默吐苏登以高利贷者的身份冲着自己的兄长破口大骂。从那天起，古姆迪妮就认识到，丈夫与自己兄长之间的关系不是亲戚的和谐关系，不是值得高傲的关系。从那时起，她每天全身心地祈愿这种关系能够结束。这种不体面的关系刺伤着维帕勒达斯的心，古姆迪妮对此深信不疑。

那天，当小叔那温解释维帕勒达斯的信时，古姆迪妮就明白了，所有一切都涉及到债务关系。兄长尽管身体虚弱不堪，为理清债务关系，

也得只身来加尔各答。古姆迪妮很快明白了哥哥来加尔各答的奥秘。

她说："伽鲁兄长，不必对我隐瞒，兄长肯定是为借债这事而来的。"

"借了债，要偿还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白送给你的。亲戚关系成为债务关系不是件好事。"

"确实是如此。那么还债的款项有着落了吗？"

"我正四处周旋，筹款将会落实的，不必操心。"

"我晓得，哪儿都没有着落，都没有筹到钱。"

"好吧，小王后，你一切都已了如指掌，为什么还故意要问我呢？孩提时代，曾有一天，你拉着我的胡子，询问胡子是怎么长出来的？那时我答道，我到播种季节就播下胡子的种子，喏，问题就这么容易地解决了；不过，现在倘若你再提这个问题，非请教授来回答不可。所有事都要清楚地告诉你。这种规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我要对您说，伽鲁兄，您应该告诉我有关兄长的所有事情。"

"兄长的胡子如何长出的，这也要告诉你？"

"您瞧，您不能如此胡搅蛮缠，掩盖事实真相。说实话，我一见到兄长满脸胡子拉碴，我就明白，钱还没着落。"

"倘若没有着落，你知道了有何好处？"

"我无法说清，但我应该知道。你们没有筹到钱，是吗？"

"没有，没有筹到钱。"

"难道筹到款很难？"

"肯定能筹到钱，但不容易。我若能不花费时间回答你的问题，尽快投入筹款的紧锣密鼓之中，事情可能有所进展。我走了。"

走了没几步，伽鲁又回转身来，说："小王后，你今日来这儿，其中有没有什么烦恼的缘由，请直率地告诉我。"

"有否烦恼的事，我也无法确切地晓得。"

"获得丈夫同意来的，是吗？"

"他不是心甘情愿地下达了允许之令。"

“他生气了？”

“这我不清楚。他说，他不召唤我，我就没有必要回去。”

“这无关紧要，也不要认真。你自个儿应该在这之前回去。”

“回去，就不能遵守他的指令了。”

“好吧，我等着瞧。”

今日，兄长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这危机的全部罪过都是古姆迪妮所造成的，她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否则她是无法心安理得地生活的。她心想，应该自己狠揍自己一顿。她曾听说，一些苦行僧为了获取正果，睡在带刺的床上修炼。倘若这样做，能获得正果，她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修炼；倘若有哪位出家人或瑜伽道者能够给她指明正确道路，她将毕生感恩图报，把自己托付在他的手上。但这样杰出灵通的人肯定蛰居在何处的隐蔽山林，她这弱小的女子到何处寻觅呢？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她若是位强壮男子，定会找出某种办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是，二哥正在做什么呢？把所有的重负压在大哥肩上，他自己能心安理得在英国待着？

进入屋内，古姆迪妮看到，维帕勒达斯脸朝着天花板，默然无语地躺在床上。这样整日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心情，他怎么能恢复健康呢？古姆迪妮真想把自己的头撞在背运的门槛上死去，一了百了。

她坐在兄长床头，用手摩挲着他的心口说：“二哥几时回来？”

“无法说准。”

“写封信叫他回来！”

“为什么？你说说。”

“家庭的一切责任都压在您一人肩上，您如何承担得起？”

“有人拥有享受的权力，有人负起给予的责任，世界携带这两者运转着。我扮演着给予的角色，我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权力，为何要转嫁于别人呢？”

“倘若我是个男子汉，一定从您手中夺走这个权力。”

“倘若你是男子汉，一定会懂得，责任重负压在头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诱惑。你自个儿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异想天开，让二哥来实现你这个意愿。那时，我可要犯下罪过了。”

“哥哥，您难道是为了借钱到这儿来的？”

“你怎么知道？”

“一看到您的脸色，我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好吧，我难道不能助您一臂之力吗？”

“什么方式的帮助，你说说？”

“您最清楚，怎么样的签署最有效，我的签字难道没有价值？”

“它应有巨大的价值，但只对我们有价值，对高利贷者毫无作用。”

“我向您致以足礼起誓，哥哥，告诉我，我能够做什么，才能为您效劳？”

“你应该像吉祥天女那般宁静地坐着，耐心等待时机！请记住，这也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作。暴风雨来临之后，正确安置好船只是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它需要心灵保持沉稳。拿我的弦琴来，弹奏一曲！”

“哥哥，我最大的心愿是能为您做些什么。”

“弹奏曲子，难道不是你所能做的事？”

“我渴望更艰巨的任务。”

“弹琴与签名相比，更为艰难。快去取弦琴，去！”

四十八

正如大家害怕默吐苏登一样，什娅玛有时也惧怕他。她早已窥探到，默吐苏登内心不时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但她无法确切的猜度，她可以从哪个缺口越过障碍，抵达他身边。她不时试探着，寻觅着，但每次她自认为有了机会，伺机进攻，都遭受到意外的打击，只好退回原地固守。

默吐苏登全身心投入生意经营，在聚敛财富的实践里他蔑视美女，认为她们是低贱的阻碍物。正因为这个缘故，女人都惧怕他。然而，这种惧怕里也含有一种魅力。什娅玛宋德莉带着怦怦直跳的心，施展有限度的轻佻举动，在某种烟幕掩护下，在默吐苏登周围如迷似醉地踯躅着。

有时，默吐苏登处在不清醒状态，对她表示些许的爱怜，那时会酿成现实可怕的因素。之后的数日里默吐苏登会竭力朝相反方向证明，女人在他生活里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他无视她们的存在。所以，长久以来，什娅玛宋德莉异常克制自己，等待着再寻觅时机。

默吐苏登结婚之后，什娅玛更加焦躁不安。倘若默吐苏登像对待其他女子一样蔑视古姆迪妮，她会心安理得地忍受目前的纠缠不清的处境；但当什娅玛看到默吐苏登为这个女子不顾一切地疯狂痴迷时，让她忍受更多时间是不可能的。多少日子以来，什娅玛小心翼翼，一步步往前踩道。因为，她觉得如此这样，不会遇到什么障碍。当然，她不时也会遇到阻碍，但她总能设法逾越过去。她牢牢掌握着默吐苏登的弱点。眼下，她内心已无法保持更久的耐心，她对自己的约束正在松绑。

在古姆迪妮离去前夜，默吐苏登把什娅玛拉得那么近，以前从未发生过。这以后，一种莫名的恐惧在什娅玛心坎里油然而生。但什娅玛心里明白，倘若她自个儿抛弃怯懦，滋生莫名恐惧的原因自然会消失。

一清早，默吐苏登出了门。约莫中午一点光景，他才回家。几天以来，没有发现他打破自己用膳和洗澡的习惯。今天，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关心的第一件事不是膳食和洗澡，而是古姆迪妮是否高高兴兴地去自己的兄长那儿。长久以来，他坚守自己的阵地，不为女人动心；但不晓得何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心。在身心不安的瞬间，依赖女人爱的渴望，在他内心被唤起。正因如此，古姆迪妮突然离去使他有落寞之感，一种自责不由产生了。

今天，在他用膳时，什娅玛宋德莉故意不坐在他身旁——谁能料知，昨晚默吐苏登被她控制之后，今日会不会冲她生气，还是退避三舍为上策。吃完饭，默吐苏登走进空无一人的卧室，若有所思地待了一会

儿。而后，他耐不住了，派人叫唤什娅玛。

什娅玛披着一件猩红色的英国披巾，怀着稍许羞涩的心情，走入屋内，眼帘低垂着，站在一边。

默吐苏登说："过来，到这儿来坐着。"

什娅玛坐在床头，说："今天，您看上去十分疲惫。"说毕，她朝躺在床上的默吐苏登俯下身，用纤柔的手抚摩着他的头。

默吐苏登说："喔唷，你的手十分冰冷。"

夜晚，默吐苏登已进入梦乡，不经召唤，什娅玛悄悄潜入他的屋，说："喔唷，您孤独一人。"

什娅玛宋德莉鼓起了勇气，不让两人间存在阻隔，仿佛她这样毫无顾忌，让所有人作为见证人，她自己拥有这个权力。

她思忖着，天晓得，古姆迪妮什么时候回来。所以，趁她不在，什娅玛想完全控制住默吐苏登。

她有足够的力量施行控制手腕。时间不容她犹豫或羞涩，否则耽误了时间办不成事，她将前功尽弃，悔恨终身。仆人们也睁一眼闭一眼，眼巴巴地望着事态的发展。

许多日子以来，埋在默吐苏登心底的欲念火焰，在什娅玛的不断煽情下飞快地蹿了出来。所以，他也不顾忌别人的说三道四，在大庭广众面前袒露自己的本性。

那温和莫迪妈两人都明白了，现在已不可能阻拦住这股洪水泛滥了。

"难道您不能设法叫姐姐回来？再耽搁下去合适吗？"

"我也在思考这步棋，但没有兄长的首肯，我毫无妙计可施。让我再稍做努力看看。"

那天清早，那温抱着与兄长谈谈知心话的目的进屋。但他看到，兄长正准备外出，门口还停着一辆车子。

那温问道："哥哥，要到哪儿去？"

默吐苏登毫不隐瞒地说："我去那位星卜家——温卡特先生那儿去。"

他本想在那温面前掩饰自己的软弱，但突然他觉得，带着那温一块去更为方便。所以，他立即说："你也跟我一块去吧。"

那温心想，难道灾难要临头？随即，他战战兢兢地说：“先让我们去瞧瞧，他在家没有。我感到，他可能出门了。我曾从他的话中得出这个印象的。”

默吐苏登说：“那好吧，我们去瞧瞧。”

那温跟随他一块去，内心紧张不安，他想，可别捅出乱子。

车子停在星卜家的屋前，那温稍许向里窥探了一下，说：“仿佛家里没有人似的。”

他话一出口的当儿，温卡特口衔牙刷，走到门口。

那温急忙抢步上前，迎着他，向他施礼，低声说：“请小心说话！不要出纰漏！”

在矮小屋子的地板上，坐着他们三个人，那温坐在默吐苏登的背后。

那温抢在默吐苏登开口之前说：“王公近来的情况十分倒运。学究先生，请您赐指，星辰何时安静。”

默吐苏登对那温所披露的事十分不满，拧了他腿一把。

温卡特星卜家摆弄了星辰盘，上面清楚地表明，在默吐苏登财富的地方上，落上了土星的视线。

默吐苏登不会从熟悉的星辰名称中获得好处，因为让他妥协是很难的。他想彻底搞清那些曾与他作对的人的姓名，不管那些名字列入字母表的哪个阶层。

那温眼下感到为难的是，他不了解默吐苏登办公室的情况。

所以，他给的暗示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温卡特星卜家一面口中念念有词地念着咒语，一面斜眼瞟着默吐苏登。突然，学究大人嚷道：“有一个女人正在作对。”

那温吸了口长气，一颗吊着的心放了下来。那个女人是什娅玛宋德莉，倘若能获得证明，任何忧虑都是多余了。

默吐苏登急于想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学究先生开始计算字母表的字母。念到“Kavarga”的声音，他一面仿佛侧耳倾听无形大仙的声音，一面斜眼瞧着默吐苏登。

“Kavarga”的声音一进入耳朵，默吐苏登的脸上闪现出光泽。在那温指示“不”之后，又使头左右摇晃。那温不晓得，在马德拉斯，这种摇

头是具有相反含义的暗示。

温卡特大人见到认可暗示，高声说：“Kavarga！”他见到默吐苏登的脸部表情，十分清楚明白了，“Kavarga”中的第一个音“Ka”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他以更清楚的语言解释说，这个“Ka”的内部包藏着默吐苏登的所有“Ka”。

这之后，默吐苏登没有对了解名字的全称有任何固执的要求，只是急切地问道：“有可能避开它吗？能逢凶化吉吗？”

温卡特斯瓦米带着严肃的神情答道：“‘Kankeneava Kanfhakam’，也就是说，通过某位别的妇女您将获救。”

默吐苏登惊呆住了。温卡特斯瓦米炫耀起人性方面的学识。

那温无法忍受了，他突然张口说：“斯瓦米先生，赛马中，王公的马儿如何能获胜呢？”

温卡特斯瓦米知道，大部分马儿是不可能获胜的。他装模作样地屈指计算之后，答道：“我发现了其中的损害。”

不久前，默吐苏登的马儿在一次大赌博里获了全胜。这时，那温没有给默吐苏登开口的机会，那温以沮丧的口吻问道：“斯瓦米先生，我姑娘的情况将会是怎样？”这里姑且不提，那温还没有姑娘。

温卡特斯瓦米确切地猜到了，那温为自己的女儿寻找对象。他看了看那温的脸，早已明白，姑娘不可能是仙女，说：“对象不可能很快遇到，需要花费很多钱。”

那温仍是没有给默吐苏登说话的任何机会，他一个接一个的自相矛盾的问题提出，而从斯瓦米嘴里又吐出接二连三的稀奇古怪的答案。那温又说：“哥哥，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走吧！”

一坐上车子，那温就开口说：“哥哥，斯瓦米是位十分狡猾的家伙。”

“但那天倒……”

“那天，他事先已经得悉有关您的一些情况。”

“他如何知道我将去他那儿？”

“这就是我的愚蠢。那时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我就把您带去。但这次我没有主动带您。”

尽管获得了星卜家的狡猾欺诈的证明，但“Kavarga”中的“Ka”依然深深地扎入默吐苏登的心坎里。他反复思考之后发现，尽管星辰图七拼

八凑，胡诌一气，随心所欲地回答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解答现实问题时却往往是不会有闪失的。默吐苏登从未预想的事，伴随倒霉的婚姻接踵而至。还有能比这更明显的证明吗？

那温慢条斯理地引起话题："哥哥，两个星期已过去了。现在，可唤请嫂子回来啦！"

"干啥？为什么那么着急？那温，你瞧，我再三向你强调说，从现在起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及此事。哪天我心情好，我就会唤她回来的！"

那温太了解自己兄长的脾性了。他知道，事情已到此结束。

然后，他又鼓足勇气，问道："二媳妇若去与她相见，有错吗？"

默吐苏登带着蔑视的神态，简短地答道："她可以去。"

四十九

维帕勒达斯慌忙地指着安乐椅，说："那温先生请进来，坐在这儿！"

那温说："迄今，似乎您对我的一切还不了解。您也许想，我是王公家庭的宠儿。其实，我可是您妹妹的卑贱仆人。请给我以尊严，请不要剥夺对我的祝福。不过，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糟蹋到如此地步？您如此漂亮的身材只剩下个影儿了！"

"身体不是真实的，只有影儿才是真实的——经常获得这个讯息是件好事，这有利于读懂人生的最后课本。"

古姆迪妮一进屋就嚷开了："亲爱的，走，去吃一些东西！"

"我将去吃，但得满足一个条件。当这个条件没有满足时，婆罗门客人将在您门上忍饥挨饿待着。"

"那是个什么稀罕条件，请说给我听听！"

"您在家时，我恳求您赐予礼物，但在那儿我不便胡搅蛮缠。现在，您应该向一个虔诚者馈赠自己的一幅照片。那天，您曾说过，您身边一无所有。但今天您不能这样推辞我，那幅照片就挂在您兄长房间的墙上。"

那幅照片是偶然的机会给拍下的。古姆迪妮这幅照片宛如是神的创造。古姆迪妮表现在脸上的内心情感化作光泽，闪现在额上。那充满纯洁、智慧的光泽显现在照片上。眼里充盈着肃穆且庄重的同情。她站立在中间，她美丽的右手扶在一张空椅的把手上，仿佛使人感到，她瞥见了自己从前逝去的日子的影儿，突然呆立不动地站着。

古姆迪妮没有注意自己那张照片。她兄长在她出嫁前，从加尔各答请来摄影师给她拍的。这之后，兄长就把它挂在自己屋内。想起这件事，古姆迪妮内心就十分感动。相册保留与否，为得悉这个消息，她凝望着兄长。

那温说："维帕勒达斯先生知道吗，嫂子已经同情我，请稍许瞧瞧她的眼神就会明白。尽管我不配，但她仍然施以我特殊的恩惠。"

维帕勒达斯微笑着说："古姆，我的一只皮盒子里还放着一些照片。倘若你想施舍给自己的虔诚者，请不要犹豫。"

古姆迪妮正拿食物给那温吃的当儿，伽鲁突然闯入，说："我已拍电

报请二老爷快回来。”

“以我的名义拍的？”

“是的，兄弟，以您的名义拍发的。我知道，您做事总是犹豫不决，这里情况一天比一天艰难。从大夫所说的话中我们感到，您不能再忍受如此重负。”

大夫说，在心电图里发现心脏病恶化的征兆。所以，不应该给他的身心再施加压力，他心灵应该保持安静。然而，超出异常的竞争的痛苦，像恶魔般压在维帕勒达斯身上，病情恶化就是它的直接结果，精神忧虑一直纠缠着他。

派人去把苏鲍塔硬拽回来，这种处置是否得当，维帕勒达斯一直没有把握。他默默地寻思着。

伽鲁说：“大老爷，您多虑徒劳无益，是多此一举的。现在，对财产的最后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任何事情都无法顺利进行。只出百分之十二的利息，我们不可能从高利贷者手中夺回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们将从全部财产中扣除作为先前利息的二十万卢比，此外，还需花费代理费。”

维帕勒达斯无奈地说：“好吧，请苏鲍塔回来吧。但他会听从我的话很快回来啰？”

“不管他是多大的老爷，一获悉您的电报，不回来以后是无颜见面的。所以，这方面您尽管放心！不过，兄弟，有一句话要相劝，不能再耽搁了，您得把姑娘送回婆家去！”

维帕勒达斯沉吟了一会儿，说：“默吐苏登不亲自来唤她，她回去将受到阻碍。”

“什么，难道姑娘是默吐苏登工厂里的工人？她去的是自己的家，这里面还有下达命令的必要？”

用完膳食后，那温回到维帕勒达斯房间。

维帕勒达斯说：“古姆对您好吗？”

那温答道：“兴许我不配，她对我溺爱有加。”

“我想问您有关她的几句话，您不用对我有所保留或隐瞒！”

“我向您保证，我没有什么事向您诉说时会迟疑不决的。”

“古姆到我这儿来，我总觉得，她内心藏有不可言说的蹊跷奥秘。”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世人不能想象不使别人受侮的人自己有时会受到侮辱的。”

“她受到什么样的侮辱？”

“我就是因着那种羞耻来这府上的，但我不能多说什么，只想把她的脚尘放到自己的头上，暗自请求宽恕。”

“倘若今天古姆就回婆家，这会有什么损害？”

“事实是，您眼下没有勇气提及让她回去的事。”

事情正如那温所意料的，维帕勒达斯没有敢向古姆迪妮询问，掏出她的心里话。但他内心烦躁不安，唤来伽鲁问道：“您经常来往于他们之间，您一定会听到默吐苏登的一些情况。”

“我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但当我不掌握事情的全部情况，我就不想对您说什么。让我待两三天，我将全面地获取消息，然后告诉您。”

维帕勒达斯因着这种忧虑而心情不愉快，但抵御的任何办法不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忧心如焚，无法排遣。

五十

古姆迪妮多少日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她来到自己久已熟悉的故里，来到自己兄长赋予的慈爱环境中。但是她发现，现在这里已不是她从前熟悉的那个淳朴的家园；她不时浮现回婆家去的愿望。但如今她清楚地看到，大家内心都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她为何回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自己兄长的无限慈爱中，那个愿望不时浮现在她面前。其实，两人谁都不会公开评判这个愿望。评判的权力应属于她，她因此隐瞒着这个愿望。

掌灯时分，太阳正在下山。古姆迪妮坐在卧室窗前，乌鸦呱呱地聒噪不停，外面街道上辗过的车轮声、沸腾的人声不时飘来。新鲜的春风还不能在城市砖瓦尖塔上染上自己的色彩。前面的房间掩藏在一排榕树丛中，活跃的春风摇曳着那树丛的稠密绿叶。夕阳余晖被捣碎，散落在叶缝间。这时刻，一头豢养的牝鹿，总想往自己不知晓的林子里逃遁去——那些日子里，风可抚触到春天的气息，大地仿佛满怀激情，凝眸望着蔚蓝天空上的遥远的道路。其实，那些包围四周的一切，似乎都是虚假的，无法捉摸。倘若力图描绘它，色彩却散落在天际。然而，它的形象却在陆地、山水之间的种种暗示中窥探着，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心灵就把它视为最高的真实。

今日，古姆迪妮的心惴惴不安，渴望从所有现实环境中，从自我中逃遁去，但是，她的四周像是被围墙团团围困住！今天，她在这个家里也得不到解脱，她曾经想象死亡也是甜蜜的。她在内心自言自语："我的主一直蛰居在黝黑的朱木拿河畔。我为与他约会，日复一日行走着。天晓得，道路是那么漫长，又充满着艰难险阻。"

她看到兄长的健康每况愈下。她原本是来服侍他的，但正因着她的缘故，兄长的病格外加重。现在，她做的一切，都适得其反。她用双手捂住脸，久久号啕大哭。当停止哭泣，她毅然决心回婆家去。以后，该发生什么就发生吧，她将硬着头皮忍受。于是，她最终获得了解脱——肃穆、宁静和甜蜜的解脱。她在自己心幕上越是清晰地想象到自己的死亡，越是深刻感受到，生活的重负不是不堪忍受的。她哼起了歌儿：

道上，夜晚漆黑一片，

林里，灯盏闪闪亮着。

晌午时分，古姆迪妮服侍兄长睡着，悄悄离去。到了吃药和用膳时刻，她又进屋，这时她看到维帕勒达斯站立着，取来一只公事包，取出

纸笔，给苏鲍塔写了封长信。

古姆迪妮用斥责的口吻说：“哥哥，今天您又没有好好睡午觉。”

维帕勒达斯说：“你只知道从睡眠中能获得休息，但我心中念念不忘写信这件事，只有写了信，我才能获得身心休憩。”

古姆迪妮明白，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她自己。在大海此岸，她折磨着一位兄长；眼下，她又将把大海彼岸的另一位兄长投入苦恼之中——难道两位兄长之妹就是带着这个命运而降生的？

让兄长喝了茶，古姆迪妮轻声地说：“我已在这儿住了许多日子，现在我决定回婆家去。”

维帕勒达斯凝眸盯着古姆迪妮的脸，力图琢磨透：古姆迪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说这句话的。

这么多日子以来，兄妹之间没有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今天，古姆迪妮再也忍耐不住了。眼下，为了琢磨另一件心事，维帕勒达斯只好搁下笔，停止写信。让古姆迪妮坐在身边，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用手轻柔地摩挲着她的手。

古姆迪妮懂得他的这种语言，这世间的情结十分坚实，她在爱里至今没有感到任何匮乏。眼泪在她眼眶里转动，她极力阻止它流淌出来。古姆迪妮暗自说：“我再也不能在这爱中增加任何重负。”所以，她果断地说：“哥哥，我决定回婆家去。”

维帕勒达斯没有能够想出如何回答。他殚精竭虑思索着，古姆迪妮回去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是吉利的，因为归根到底，这是有关职责的问题。

维帕勒达斯默然无语。这时刻，家狗醒来，把自己的爪子放在古姆迪妮的怀里，为了维帕勒达斯一份烙饼的恩赐，诉说着自己的感激。

罗摩斯瓦鲁帕仆人进屋禀报，穆卡尔吉大人驾到。

古姆迪妮担心地说：“今天晌午，您没有睡觉，您与伽鲁交谈，将十分劳心。我独自去会他。倘若有特别重要的事，听后我将如实向您汇报。”

“你俨然是一位伟大的大夫了！让别人代我接见客人交谈，病人的心就会安静，你是这么想的吧？”

“不用争辩了，我将去那儿听取情况。今天，您一切都不用管了。”

“古姆，一位英国诗人说过，用耳朵听音乐是甜蜜的，不用耳朵听，音乐不会是甜蜜的。同样，用耳听对话可能会使人疲劳，而不用耳听所

进行的对话更让人疲劳，所以，不能依赖别人，还是亲自洗耳恭听为好。”

“好吧，按您的意见办，但十五分钟过后，我将回来。倘若这时刻你们还继续进行交谈，我将坐在你们中间用弦琴弹奏快节奏的曲子。”

“好好，我同意这个条件。”

半个小时后，古姆迪妮真的手持弦琴回来了，但是，她看到维帕勒达斯阴沉的脸部表情，就不声不响地把弦琴放在墙角里，坐在兄长身旁。她用手压着他的手，说：“哥哥，怎么啦？”

多少日子以来，古姆迪妮一直看到维帕勒达斯脸上的不安表情，这里含有难以言状的沉重痛苦的隐情。

在维帕勒达斯生活里出现过不少危机，又度过不少的危机时刻，但从未见过他有丝毫颓唐的表现。读书、唱歌、奏乐、赛马、用望远镜观察天空星辰、从各地采来的名目繁多的花卉种在花园里，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他都表现了无比的热情和兴趣。因此，他从不把自己的痛苦和磨难放进心里去。但这次因疾病而生发的虚弱把他挤进夹缝里去；从表面上看，他对服务和交往表示着热情；但为没有准时收到信件文案表示忧虑，他的这些忧虑眼看着使他的脸庞变得憔悴黑瘦。今天，古姆迪妮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把自己的手足之情的友爱转化为母子之情的母爱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孩儿般调皮和固执，进入了她一向不苟言笑的兄长的性格里，而同时，一种深沉痛楚和关切也进入她的内心筑起了巢穴。

古姆迪妮看到，兄长的那种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他从前眼里燃烧着的火焰，犹同大神的第三只眼睛的火焰。如今，眼睛因着他自己遭受的痛苦熄灭了火焰，它们仿佛见到了自己面前信念的某种罪过，为把这种罪过泯灭而惶惑不安着。

维帕勒达斯没有回答古姆迪妮的问话，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面前的壁墙，怔怔地坐着。

隔了一会儿，古姆迪妮又问：“哥哥，怎么啦？您说呀！”

维帕勒达斯仿佛还在凝眸眺望着远方，嗫嚅道：“他曾经企盼代表所有妇女为争取自己的尊严而斗争。当然，你应该有心理准备：社会将给你苦头吃。”

古姆迪妮大惑不解地说：“哥哥，我不理解您所说的有关妇女受辱的宏论。”

维帕勒达斯疑惑地问：“难道你不了解这一切事实真相？”

古姆迪妮摇摇头说：“我不清楚。”

维帕勒达斯沉默了片刻，接着说：“妇女受辱的痛苦，深深地扎入我心底。为什么，你知道吗？”

古姆迪妮没有说什么，凝眸盯着兄长。停顿片刻，她启齿说：“妈妈一辈子吃尽了苦头，我怎么也无法忘掉！我们那个缺乏宗教理智的社会应对此负有责任。”

就在这上面，兄妹之间存在着分歧。古姆迪妮疼爱自己的父亲，她晓得父亲的心，不管有多大缺点，她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位品行崇高的人物。不承认这点，她是无法做到的，甚至父亲生活里所发生的悲惨结局，她也暗自归罪于自己的母亲。

维帕勒达斯也承认自己父亲伟大，内心对他充满崇敬的感情，但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父亲的一件事，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侮辱母亲。母亲也不宽恕父亲，他内心还为此感到自豪。

维帕勒达斯说：“咱妈所受的侮辱就是整个妇女所受侮辱的缩影。古姆，你应该摆脱从个人角度看待自己所遭遇的事，应站到反抗那种侮辱的行列中去。在这场战斗里，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应屈服低头。”

古姆迪妮低垂着头，轻声细语地说：“哥，不应忘记，父亲是十分爱母亲的，这种爱可以抵消不少罪过。”

维帕勒达斯说：“我承认父亲对母亲的爱。尽管他存有对妈的深沉的爱，但他如此侮辱妈，社会应对这罪过负有一定的责任。我是无法宽恕社会的。社会没有爱，它只有法规。”

“哥哥，您难道听到了什么？”

“对，我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以后我会慢慢给你讲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

“这就好了。我直担心，那些事可别把您的身体搞得越发不可收拾。”

“古姆，不会的，恰恰与此相反。许多日子以来，因为痛苦折磨的疲惫，我身体被拖垮了。今天，心灵开了窍，我就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内心由此聚集起无比的力量。”

“哥哥，向谁战斗？为什么战斗？”

“社会在偿还它的债务里竟然如此欺骗妇女，我就要向这个社会宣战。”

“哥哥，您将对它做什么？”

“我将不承认它的合理性，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当然，我将思考

自己付诸实践的行动，从今天起我就开始行动。你在这个家庭里取得的位置，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你不用向别人妥协获取它。在这儿，你将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着。”

“哥哥，好吧，您说得有理，但您不许再多说话！”

这时刻，听到屋外有响动，是莫迪妈来了。

五十一

古姆迪妮领着莫迪妈到自己的寝室去。两人在那儿促膝交谈。不一会儿，天色黑下来。仆役进来要点燃灯盏，但古姆迪妮示意，禁止掌灯。

古姆迪妮倾听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后，恍然大悟，但她一声不吭。

莫迪妈说："家园仿佛被恶魔侵占着，姐姐！在那儿能安心住下是艰难的。但是您难道再也不回去啦？"

"难道我被召唤了？"

"没有。兴许谁也记不起召唤这件事。但您不回去，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将无法满足他。倘若有谁设想，因着我发生了眼下的一切，但我哪有什么办法？我能给的，他无法索取。今天，我空着手回去，能做什么呢？"

"姐姐，您胡诌些什么？家庭是属于您的，它若从您手中失去，一切将如何运转呢？"

"你对家庭生活有什么想法？家门，财产和仆役？若说我还拥有这一切权力的话，我对此只能感到羞耻。我早已丧失拥有这座宫殿的权力。现在，这一切身外之物还能有什么用处？"

"姐姐，您说的什么话？难道您永远也不回去啦？"

"现在，我还没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几天前，倘若存在这种情况，我一定渴望从神那儿获取暗示并向所有人讨教。但是，我这个信念如今早已化成灰烬，一开始有一些征兆就好处理，最后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倘若我不依赖神而依靠兄长的思想，这个危机也许不会降临。虽然，我内心对自己心灵上的那个神产生过怀疑，但我内心无法轻视它。我若回去，我将会跌落在他的脚底下。"

"听了您这番话，我心里直发毛。难道您真的不想回去啦？"

"永远不回家，坚持这种想法是困难的；但我又无法轻易地说，我将回去。"

"好吧，我想再与您兄长谈一下，看看他如何说。我能见他一下吗？"

“走吧，现在我带你去见他。”

进入维帕勒达斯的房间，莫迪妈见到他的阴沉脸色，惊愕得目瞪口呆地站着。她仿佛觉得，他是一座刚刚经历一场地震洗劫后被破坏的庙宇，它的烛火早已熄灭；他内心一片漆黑，死一般沉静。

她向他施礼，取了他脚上的尘土，坐在地板上。

维帕勒达斯慌忙地说：“这里放着椅子，请在上面坐。”

莫迪妈摇摇头说：“不，就这里合适。”

面纱后面，两眼盈泪。她明白了，在兄长如此心情下，古姆迪妮只会感到痛苦万状。

为挑明来意，古姆迪妮说：“哥哥，她特地来听取您的意见。”

莫迪妈说：“不，不，听取意见是小事，我首先是来向您施以触脚礼。”

古姆迪妮不理会她说：“她想知道，能否把我带回他们家。”

维帕勒达斯起身说：“那可是别人的家，古姆怎能在那儿待下去呢？”

倘若他用愤怒的口吻说这话，话里的火焰会燃烧，但他的语气是平和的，在他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激愤的痕迹。

莫迪妈话说得很细很轻，她的意思是让坐在身旁的古姆迪妮把她的话，转述给维帕勒达斯听。但是，古姆迪妮不同意，说：“您自个儿放开嗓子，大声说吧！”

莫迪妈无奈清了清嗓子，说：“那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别人的——不管它是什么。”

“这话委实是不对的。她仅仅是寄人篱下的人，她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她已被逐出家门，人们只会谴责她，不会给以帮助理解的；全部惩罚都是冲着她而来的。倘若存在着伟大的恩赐庇护，才能忍受这种辱重。”

莫迪妈没有想出如何回答他这番宏论的话。原本应该是姑娘方面的人慌乱地跪着央求丈夫方面的庇护，但是，这里所看到的情况则完全是相反的。

沉默了片刻，莫迪妈说：“女人不待在自己家里是无法安心的。男人生活在漂泊之中，不管他漂泊到何方，但女人总应有一个固定的港湾可安心停泊。”

“固定港湾在哪儿？在非礼侮辱之中吗？我要强调告诉您，那些创造了古姆的人，会用全部虔诚去塑造她，不许任何人轻视她、蔑视她，即使吉卡勒沃尔迪帝国也没有这个权力。”

莫迪妈十分喜欢古姆迪妮，一直尊敬她，爱护她，然而，女子会有如此大的价值，她的骄傲可以影响丈夫，这种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在家庭里，与丈夫斗嘴争吵，妻子命中注定是被侮辱的、不被尊重的，甚至女人为了从那儿获得解脱吸起鸦片，能够面对绞刑架死去，这些事都可理解。但是，不管如何，妻子与丈夫分离，坚持自己的权力，莫迪妈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女人为什么要如此高傲呢？她从内心排斥这种看法。默吐苏登不管如何不配她，不管施行多少不义，然而他是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在同一个地方，他自然比妻子权力大，这是毋庸置疑的铁的事实。

与造物主打官司，谁能打赢？

莫迪妈斩钉截铁地说：“总有一天，她迫不得已去那儿，没有其他的出路。”

“不得不去，这句话适用于购来的奴隶身上，对其他人不会发生作用的。”

“念咒之后，女人被出卖已是既成事实；从那天完婚之日起，女人的身心都被束缚住了，没有出逃的任何办法，那个桎梏比死亡还强大。当我们作为女人而降生，女人的命运就无法逆转了。”

维帕勒达斯明白，女人的尊严滞留在女人身旁，微乎其微。她们不晓得，正因为这个缘故，她们在每个家庭里轻易地蒙受侮辱。她们心甘情愿地熄灭了自己的光亮；这之后，她们终日惶惶不安地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她们毫无还手之力，过着挨打挨骂的日子；而且，她们还认为，默默地对一切逆来顺受，就是女人最富有价值的人生。不然，人类无法姑息那么大的侮辱。不过，社会把她们推向最底层的同时，自己也在每天堕落下去。

古姆迪妮坐在维帕勒达斯床边的地上，脸朝着地。

维帕勒达斯再没有对莫迪妈说什么，用手摩挲着古姆迪妮的头，说：“有一件事要对你讲，古姆，你应该努力弄明白！在没有证明赋予女人具有建立自己权力的能力的地方，在能力只是卧在地上的东西、没有受到任何考验的地方，女人只能创造卑贱，不可能树立尊严。我几次对你说过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能抛弃传统观念，由此你蒙受着侮辱的折磨。当你经常郑重其事地给婆罗门安排饮食时，我从未设置障碍。我仅仅三番五次努力解释：缺乏思考，盲目接受人的优秀品性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所谓的社会的优秀品性的理想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着这种盲目的虔诚，我们不尊重自己的人性。人们为什么不想想个中缘由？你曾读过不少英国文学方面的书，那时你为什么不明白？今天，反对这种类型

社会的建立、反对法典所尊重的所谓纯洁无瑕的能力的战斗风暴，席卷整个世界。多少年来，人类给那种不按自己意愿的盲目的奴性，冠以伟大动听的名字，让人们在心灵里维持着。现在，铲除那种奴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古姆迪妮低垂着脑袋，说：“哥哥，您是否想说，妻子应该冒犯丈夫？”

“我只把不正义的冒犯视为罪过，丈夫也不能冒犯妻子——这就是我的观点。”

“倘若冒犯的话，妻子难道——”

古姆迪妮还没把话说完，维帕勒达斯抢着说：“每个女子倘若接受那种不公正，所有妇女将由此受到侮辱。这样，大家的痛苦聚集着，向着每一个家门；然而，压迫的道路更加坚固。”

莫迪妈略显不安地说：“我的姐姐是位贞节的妻子。如果某种侮辱冒犯她，那侮辱也不会碰触着她的。”

现在，维帕勒达斯的声音有些激动，说：“你们只思考妻子贞节的事。那个胆怯者获得侮辱她的权力，运用侮辱她的权力，你们为什么不思考那个人的劣迹呢？”

古姆迪妮霍地站起，抚摩着维帕勒达斯的头发，温存地说：“哥哥，现在您不用多说。您称之为自由的东西，通过知识所获得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胸膛里获得了自己的反对声音。我们束缚人，也束缚住信念；我们怎么也无法抛弃这种束缚，无法用快刀斩断它的盘根错节。我们身上不论遭到多少鞭打，痛苦一阵，转了一圈，又坚定地待在原地。你们十分明白事理，所以，你们的心能获得自由；我们十分顺从，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生活的虚无。您也许认为，我在什么地方徘徊不定，不过，理解错误和抛弃错误难道是一回事吗？我们的爱宛如蔓藤想束缚一切，不管它是好抑或坏，我们无法抛弃它。”

维帕勒达斯反唇相讥说：“所以，世上不乏恶男子的女虔诚者。他们深深懂得，尽管他们不纯洁，但他们仍被女子承认为纯洁。”

古姆迪妮说：“怎么办，兄长？我们就是为用双手束缚住世界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们既束缚住树木，又束缚住稻禾。我们得花费多少时间认识祖师，也得花费多少时间才能认识道路。迷网织在我们内心。谁能把我们从痛苦的深海中救出？所以，我寻思，倘若遇到了痛苦，先应该承认它，从中摆脱出来，而后找出超越它的办法。正因为如此，女人最大限度地依赖于职责生存着。”

维帕勒达斯没有再说什么，若有所思地坐着。

他沉默无语地坐着，对古姆迪妮也是种折磨。她深知，与说话相比，沉默的重负更不堪忍受。

莫迪妈从屋里出来，问古姆迪妮："您做出了什么决定，姐姐？"

古姆迪妮徒然说："我无法回去。再说，也没有允许我回去。"

莫迪妈内心有些不高兴。若说莫迪妈十分尊重婆家，也不是那回事。然而，长期与婆家相处习惯所产生的一种亲善感，占据了她的心灵。那儿的任何媳妇企图超脱这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她都认为是不妥的。她对古姆迪妮所劝说话的意思是：男人本性中，痛苦是微乎其微的，不克制的举动是多不胜数的。这个事实从古代起就在众人面前明摆着。我们手里不握有创造的制度，所以，我们就带着自然获得的东西行事。想透了"这些人就是这个德行"的道理，心灵应该随时准备好。运转事务、操持家务是女人的事。无论丈夫好与坏，都应承认家庭关系。倘若不能这样做，那么除了死，不应有其他存在。

古姆迪妮笑着说："死了顶好，死有什么罪过？"

莫迪妈立即忧伤地说："这样的话不许从您嘴里出来！"

古姆迪妮不晓得，前几天，她们街坊有一位十七岁的媳妇吃了毒药自尽了。她通过硕士学位的丈夫在政府机关谋取了一个高职。妻子不小心，把一把银梳子掉在火炉里烧毁了。那位男子从他妈那儿听到这件事，狠狠痛打了她一顿。想起这件事，莫迪妈的身子就战栗不已，仿佛万箭钻心。

这时，那温进来了，古姆迪妮异常高兴，说："我早料到，亲爱的是不会蹦蹦来迟的。"

那温笑着说："嫂嫂掌握了真理，先见了烟，就很容易想到火。"

莫迪妈说："姐姐，就是您宠惯他，使他变坏了。现在明摆着的是，您见了他就高兴，他怀着这种高傲……"

"见到我这样的人就能高兴，她的独具慧眼难道是寻常的吗？那位创造我的人也为自己高超的技艺而后悔；那位与我结成伉俪的人心想，这人岂非天神下凡？"

"亲爱的，你们俩相互争辩，第三者不便插嘴，破坏其美妙的韵律。所以，我告辞了。"

莫迪妈说："姐姐，没有关系。这里究竟谁是第三者？您还是我？难道您以为他驱车前来是与我相见？"

"不，是我来请他吃饭。"说毕，古姆迪妮一溜烟走了。

五十二

莫迪妈问："也许有什么新闻？"

那温说："是有新闻，我不能耽误，就火急火燎赶来与你商议。你倒轻松来这儿。这之后，兄长突然来我房，他的脾气十分坏。一只寻常价值的镀金的烟灰碟不翼而飞。他握有它的时候，他肯定认为烟灰碟是纯金的，不然，谁想为了一件区区小物，冒损坏自己形象的险！你也知道，兄长认为一件低贱东西若随便掉失在哪儿，他的巨大财富的墙基也会动摇，因而他对任何小的疏忽，小的物件丢失，都是无法容忍的。今天清晨，他去办公室时对我说，傍晚他将去乡下。我决心，他从办公室回来之前，将做完全部工作，但是，兄长突然径直来我处，说：'算了，今晚不去乡下啦！'当他走出屋外时，他的目光突然落到嫂子的照片上，照片是放在我的桌子上的。他立即惊诧地站住。我当时就明白，在他用眼斜视这照片时，兄长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我打岔道：'哥哥，稍许坐一会儿，我想请您看一件达卡纱丽。莫迪妈的小嫂子想要的，她已怀孕，我们给她买的。但格来什拉易想在价格方面蒙骗我们，所以，我想请您瞧瞧，估估价！我不觉得，它只值二百五十卢比，但我又认为，它不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莫迪妈吃惊地说："这些话是怎么进入你的笨脑袋里的？我小嫂子怎能怀孕，她的孩子才只有一个半月！我看，今后你在编造任何谎言都不会犹豫不决了，你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新技艺？"

"迦梨陀娑是从弦琴中获得诗的灵感的。"

"看来，弦琴不纠缠你，你是无法管理好家务的！"

"我起誓，我升天后，将去参观地狱。这就是我奉献在嫂子脚上的礼物。"

"但那时刻，你从哪儿筹措到二百五十卢比，购买达卡纱丽？"

"哪儿都没有筹措到。我二十分钟后回来说：'格来什拉易不说什么，就把纱丽要了回去。'我看到兄长的脸色就明白了，那幅画像已采用梦的形式，钻入兄长的心窝里去了。不知什么缘由，兄长在这时因着我感到拘谨，不好意思，要是换了别人，他决不会迟疑不决，很快就会取走那幅画像的。"

"你也图谋不轨，不怀好意，你为什么不把那幅画像给兄长呢？""我倒是想给他的，尽管不心甘情愿。我说：'哥哥，这幅画像可以挂在您卧室里，您觉得如何？'兄长淡淡地说：'好吧，挂挂看看。'说毕，他顺手

拿走了这幅画像，去楼上房间。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了，也许他不会去办公室了，这幅画像归还的希望肯定落空了。”

“当你同意为嫂子献身天堂，你该明白，你不过耗费了一张画像而已。”

“你可以怀疑天堂，但对画不能存有丝毫怀疑。那样优美的画可不是轻易地能被画下的。在罕见的迷恋情态下，她脸上显示了吉祥女神的光泽，正是那个吉祥时刻，那幅画被画了下来。我经常在深夜，从睡梦中醒来，点燃灯盏，凝神地望着那幅画。在灯光下，她内心的形象更加清晰起来。”

“瞧，在我面前你说了这类自己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不公正事，你心里难道丝毫也不感到害怕？”

“倘若害怕的话，你就会担惊受怕了。看到这幅绝伦无比的画像，我惊奇得无以复加。我暗自寻思，我怎么会如此幸运呢？我能称她嫂子，激动得汗毛直竖。而她微笑着让我坐在她身边，款待我；这件事在广袤世界里怎么能发生呢？我们家庭里，最不幸的人是兄长，他轻易地获得了她，他企图约束她，却失去了她。”

“你一谈起嫂子就喜形于色，再也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二媳妇，我上述的事，你也有所觉察。”

“没有，从未感觉到。”

“对，你肯定有些感触。我提醒你一件事，在努尔那卡尔，当你在车站见到嫂子的兄长，你也用流行的夸大辞藻赞叹他。”

“好啦，好啦，你又狡辩起来。你想说什么，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我相信，兄长最近将会召唤嫂子。嫂子那么执意回娘家，从那时到现在，只字未提回婆家。这件事本身，在兄长的心坎里掀起了自负的巨大波涛，我了解这点。兄长怎么也想不明白，金笼子对鸟儿为何没有吸引力，兄长把她当作没有感觉、没有感恩的鸟儿。”

“那么，这倒是件好事，让大伯召唤吧！看来，这事已是铁定的了。”

“不过，我倒想，倘若嫂子在召唤前回来，那会好上加好、锦上添花。对战胜兄长的傲气，没有坏处。此外，维帕勒达斯先生也会想，嫂子应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今天，那温挑起了对维帕勒达斯这个话题，说了许多话，莫迪妈丝毫没有暗示。不过，她现在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维帕勒达斯那儿把这

个问题对他挑明了？”

“我去，他听了定会高兴。”

正在这时，古姆迪妮从门外说：“我能进来吗？”

莫迪妈说：“您的小叔子正关注着您的路。”

“从诞生到逝世，我一直关注着，这次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了，可以看到它了。”

“喔哟，亲爱的，你怎么能如此夸张说话！”

“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也不明白。”

“好吧，现在通通去吃饭。”

“用膳前，我去您兄长那儿，与他聊几句。”

“不行，不能这样。”

“为什么？”

“今天哥哥说话已经够多了，现在再也没有力气说话了。”

“我要说的是‘好消息’。”

“也许是件福星高照的事。您想要拜访，明天来吧，今天不要节外生枝了，惹他费神。”

“明天我可能得不到休假的机会，又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障碍。今天，我只获得十来分钟的时间，我请求今天见他一面。您的兄长恐怕会同意的，我不会给他制造麻烦，不会折磨他的。”

“好吧，你先吃饭，之后，见机行事。”

饭后，古姆迪妮领那温去维帕勒达斯的房间。

那温发现，维帕勒达斯还没入寝。屋内光线昏暗，从打开的窗户可遥望到无际的星空，南风飒飒吹拂着。屋内幔布、床边缨子、竹竿上挂着的衣服，都在屋内扩散着奇形怪状的影儿，影儿不住战栗着；地上的一页报纸在众影儿间歪歪斜斜飞舞着。

维帕勒达斯瞌睡似的平静地坐着。那温不敢越雷池一步。傍晚的影儿和因疾病而生的虚弱，一股脑儿裹着维帕勒达斯；人们仿佛觉得，他已抵达了远离这个尘世的虚无缥缈的另一世界；仿佛在他面前的这个世界里，他孑然一身，再没有其他人迹了。

那温跨步上前，把维帕勒达斯脚尘抹到额上，说：“我不想打扰您的休息，我只想说一句话。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们都觉得，嫂子应该回家了。”

维帕勒达斯没有做任何回答，他依旧平静地坐着。

片刻，那温又说：“只要获得您的允许，我就可安排嫂子回家。”

这时，古姆迪妮缓缓地来到兄长脚下坐着。

维帕勒达斯望着她的脸，说：“倘若你认为该到你回家的时刻了，那么你就回去，古姆！”

古姆迪妮口吻坚决地说：“不，哥哥，我不回去。”说毕，她倒在维帕勒达斯的膝头上。

屋内，寂静无声，只有一阵阵风吹拂着，松动的窗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户外花园里传来摇曳着的树叶的飒飒声。

隔了一会儿，古姆迪妮从床上站起，对那温说：“走吧，现在一切都做了。哥哥，您睡吧。”

回到家，莫迪妈埋怨道：“看来，走到那个极限地步不妙。”

“也就是说，眼睛不管如何被刺伤，眼睛发红总是不好的？”

“你不要生气。这种拒绝正是他们高傲的表现。在这个世上他们遇不到适合自己的人，他们把自己视为最高等级的人。”

“二媳妇，一般来说如此高傲的人不会讨人喜欢，但他们另当别论。”

“难道他们就此断了自己的亲戚关系？”

“不会因为亲戚关系产生亲密性。他们与我们不属于同一阶层的人，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圈子里的人。我一向十分犹豫，怎样以亲戚关系与他们相处。”

“不管谁有多么伟大，亲戚关系具有自己单独的意义，不要忘记这句话！”

那温明白，这批评话语里包含着莫迪妈对古姆迪妮的妒忌心。当然，她的话也蕴含着几分真理，家庭生活纽带的价值对女子来说是十分大的。所以，那温对待这种关系不便卷入无谓的争论旋涡，他说：“再等几天看看，兄长的固执那时或许有所松动，因此耐心等待，不会有害处的。”

五十三

在默吐苏登的家庭里，什娅玛宋德莉认为自己的地位是牢固的，但事实出乎她的意料。起初，她觉得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这个家庭里的仆役；后来，她渐渐明白，仆人们从内心不尊重她，不把她当成女主人。他们竟敢反抗或蔑视她的指令，他们为自己的叛逆举动而扬扬得意。什娅玛对此异常气愤，动辄斥责他们；随意指挥他们做这做那，然后又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总之，她无时无刻不在喋喋不休地咒骂、训斥，甚至不放过他们的爹妈。

数日前，在这个家庭里什娅玛的地位是低卑的，谁都不理她，但如今她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家庭主妇。她为消除别人对她轻视的看法，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清洗等家务之中，但人们看到，这不是她能力所及的。家里有一位老仆人看不惯什娅玛整天骂骂咧咧的飞扬跋扈的举动，自动提出辞职要求。什娅玛因为这件事不得已低下了头。因为默吐苏登在理财方面持迷信观念。那些老仆人是他生意发达时期的参与者，他们的死亡或辞职，他都认为是不吉祥的征兆。正因为这个缘故，那时期的一件十分不起眼的陈旧书桌——上面还留有许多墨迹。不协调地、毫无修饰地放在办公室的昂贵家具之间；那旧桌子上，放着一个旧的墨水瓶，一支简易的木制英国式笔。默吐苏登曾经用这支笔，在生意开创期间签订了最初的几笔重要合同。所以，当老仆人奥利萨达梯提出辞职的要求时，默吐苏登不仅一口回绝，还大加犒赏，嘉许他。当什娅玛宋德莉诉说这件事时，她发现这件事对他不产生任何影响。她看到达梯脸上没有堆满愁云，而是绽开着灿烂的笑容。什娅玛气得简直要炸了肺，但让什娅玛为难的是，她深爱着默吐苏登，她没有胆量对默吐苏登施加压力。她只能强压住怒火，估量这件事的影响达到什么程度，何时将出现转机，给她带来幸运。

默吐苏登肯定知道，对什娅玛不必要浪费很多时间和感情。尽管他极少付出爱的情感，也不可能出现不幸的后果。然而，默吐苏登毕竟对什娅玛有一种粗糙的迷恋，这种迷恋是肉欲享受的迷恋，默吐苏登能够驾驭它，并从这种爱的感受中获得巨大的热情和乐趣。在这种违背他惯常的行为方式里，某些束缚被解除了。但在默吐苏登身上再也没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东西，他工作的最大需要是自己统治权力的确保。在这个权力范围内，什娅玛对默吐苏登施加的统治是跛脚的，不完整的。脚往前稍许跨上几步就会失去平衡。所以，在这种强权面前，什娅玛始终只能奉献自己，不能抱有任何希求的奢望。她被剥夺索取钱财和首饰的权力。这样，她对两者的贪求就无休止了，但她在默吐苏登面前，又不得不维持一个限度。她妄想很容易地从富贾手中获取东西，而那东西则对她构成了不幸的厄运。

默吐苏登为博得什娅玛的欢心不时施予她一些衣服和首饰，但这些饰物都无法消除她对聚敛财物的饥渴。为达到聚敛大大小小财物的贪欲，她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发着痒，插手所有的事情。这样，她肯定要面临阻力。数日前，仅仅因着一件普通的事儿，她险些遭受了被驱逐的惩罚。但是，默吐苏登早已习惯于她的服侍和与她同居。这犹同嚼槟榔和吸烟一样上瘾，尽管它们十分廉价，但已成为强烈的习惯。它若遭受破坏，默吐苏登的工作也将遭受破坏。所以，这次什娅玛免受了惩罚，但惩罚的恐惧一直在什娅玛的头上悬挂着，晃荡着。

因着这种脆弱的权力，什娅玛宋德莉内心一直存有这种疑虑，古姆迪妮不知何时又会牢牢控制住自己的宝座。这种妒忌的痛苦折磨，使她的心一刻也没有安宁过。她深知，她永远也无法与古姆迪妮相匹敌，因为她俩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或同一土地上的人。古姆迪妮拥有力量，能脱离默吐苏登的统治；而什娅玛拥有的力量是有限的，尽管实用但毫无价值可言。什娅玛一想到这点，不知伤心落泪多少次。她多次闭门思过，想以死来捍卫自己的权力。她经常捶胸顿足地问自己："我为何如此低贱？"然而，她转念一想，就因着她的低贱，她才能获得了一席之地。

价值越大，受到尊敬自然也越多，然而，也许正因为低贱，她才能获胜。这种心理平衡使她安静了许多。

在默吐苏登不容纳什娅玛的当儿，什娅玛没有觉得有如此无法忍受的痛苦，她从某种角度甘心承认了自己斋戒的命运。她时常认为，有一份普通饭食就心满意足了。但今天，当默吐苏登接纳了她，于是在获得和失却的权力之间，她怎么也找不到平衡。现在，失去的会永远失去，这样的疑惧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命运的轨迹，以如此不成熟的形式扩展着，每时每刻，每个地方都存在着"迷失方向"的恐惧。

有一次，什娅玛到莫迪妈那儿，希望从她那儿获得一些安慰，使心灵放松，但是，莫迪妈转过脸，摇着头，回避她走掉了。在那时刻，什娅玛没能采取任何致命的报复行为。但她晓得，有关这个家庭的日常安排和操持，莫迪妈深得默吐苏登的信任，什娅玛没有插手的余地。

从那时起，两人停止了交谈，相互不打照面。这样，什娅玛在这个家庭里的圈子越来越狭窄，地位越发摇摇欲坠。她也得不到一星半点儿的独立和自由。

在这种景况下，一天傍晚，什娅玛闯入默吐苏登的寝室，发现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古姆迪妮的大照片。她的头顶仿佛遇到五雷轰击，它的电花溅入她眼里，模糊一片；她的心像刺入竹签的鱼儿一般怦怦直跳。真想把那幅照片从自己眼前撤走、撕掉，但她没有那样做，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张照片，她面如土色，两眼直冒金星，攥紧了拳头。她真想把家里的什物捣碎扔掉，但在这个家里，她无法破坏任何东西。终于，她带着愤怒与疑惧，夺门而出，跑入自己屋里，半躺在床上，疯狂

地把被单撕成碎片，弄得狼藉满地。

已是深夜时分，仆人从屋外禀报，王公在卧室里唤她去。什娅玛没有胆量说“我不去”。她马上起身洗脸，穿上一件达卡纱丽，抹上一些香水，来到默吐苏登的卧室。

她极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古姆迪妮的照片，但是，灯盏恰好在那张照片前亮着，灯光犹同谁的激动且明亮的眼光，使这张照片熠熠发光，全屋就只有这照片清晰可见。

什娅玛照例取来槟榔盒子，让默吐苏登咀嚼。这之后，她坐在下面，用双手轻轻地揉他的双脚。

不知什么缘由，默吐苏登今天十分高兴，从英国商店购来装照片的镜框。默吐苏登严肃且庄重地对什娅玛说：“拿住它！”

即使在对什娅玛施以怜爱之际，默吐苏登在给予她甜蜜情味时也显出十分吝啬的态度。默吐苏登知道，她稍许获得一些温存，就会晕头转向、不知东南西北、不注意深浅界限了。

镜框用彩色纸包裹着，什娅玛慢慢地剥去纸，问道：“这派什么用处？”

默吐苏登说：“你不晓得，这是装照片用的。”

听后，什娅玛顿时犹如万箭钻心，说：“谁的照片装在里面？”

“你自己的，那天拍的照片！”

“我不配如此‘幸运’。”说毕，她把镜框摔在地上。

默吐苏登吃惊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说罢，她双手捂住脸号啕大哭。这之后，她又从床上下地，脸朝下，用头撞地。

默吐苏登思忖：“兴许因为货物价格低廉，什娅玛见了不高兴。兴许她渴望昂贵的首饰。”在办公室工作劳累了一天，一回到家就遇到了这种扫兴之事，他直觉得有些倒霉。他又想：“她大概歇斯底里病发作。”他十分讨厌女人的歇斯底里病，大声叱责：“起来，我说——现在立即起来！”

什娅玛一骨碌起来，飞身夺门而出。

默吐苏登吼道：“这种疯劲，无济于事？”

默吐苏登十分了解什娅玛。他确信，什娅玛不多一会儿就会回转，

扑在他脚上讨饶。当她那样干时，他将痛骂她一顿——他决定这样做。

过了十点钟，什娅玛没有回来。默吐苏登再次派人去什娅玛屋外窥探，说：“王公唤您。”

什娅玛赌气地说：“你去对王公说，我身体不佳。”

默吐苏登暗自思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违抗我的指令不来！”

但他确信：“过一会儿，她自己就会乖乖回来的。”最终，她仍没有回来。

快近十一点了。默吐苏登的心耐不住了。他从床上爬起，径直走向什娅玛的房间。他发现，屋子里没有亮光，但黑暗里依稀可以看到什娅玛躺在地上。

默吐苏登揣摩：“她这样惹是生非，都仅仅是出恶作剧，为的是从我这儿讨取更多的爱。”

他吼道：“起来，走。我说了，你得马上起来！不要耍你的傲慢脾气！”

什娅玛没有吱声，起身离去。

五十四

翌日，早餐过后去办公室之前，默吐苏登回寝室小憩一会儿。他突然发现，照片不翼而飞。与往日不同，什娅玛今日没有送来槟榔，没有站着随时准备为默吐苏登服务。今天，她没有来，默吐苏登只好派人去找她。她明显地带着凝滞的神态，蹒跚来迟。默吐苏登问道：“墙上挂着的照片到哪儿去啦？”

什娅玛惊讶地说：“照片？谁的照片？”

她惊讶的表情有着过多的装腔作势的显现，通常，这是妇女对男人智慧的鄙视！

默吐苏登生气地说：“你没有见过照片？”

什娅玛装出一副极其天真和诚实的样子，说：“没有，我没有看到。”

默吐苏登咆哮道：“你撒谎！”

“我为何要说谎？我拿照片有什么用？”

“你放在哪儿？我说，快点去取来！否则没有你的好下场，我再次警告你。”

“喔哟，什么样的灾难临头？我从哪儿去取照片来？”

默吐苏登唤来仆人，命令道：“去，把二老爷叫来！”

那温来了，默吐苏登说：“请大媳妇回来！”

什娅玛目瞪口呆，呆若木鸡地坐着。

那温沉吟了一会儿，搔着头皮说：“哥哥，难道您不能亲自去一次？如果您亲自去说，嫂子一定会高兴。”

默吐苏登沉吟了一会儿，咕嘟咕嘟猛吸着烟。想了想，说：“好吧，明儿是星期天，我亲自走一趟。”

那温雀跃欢呼地跑到莫迪妈处说：“我做了件天大的好事。”

“不听取我的意见？”

“没有时间征求你的意见。”

“那你将后悔莫及。”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星宫图里我智慧的地方还没有任何星辰坐落，只有我的夫人。所以，我永远把你放在自己手边。事情原委是这样，兄长今天下令叫唤嫂子回来，我马上反应说：‘倘若您亲自前往求说，就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天晓得，兄长的脑子那时是如何运转的，他竟然同意了。从那时起，我陷入思考之中，它的结果将会是什么。”

“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已领教了维帕勒达斯老爷的脾性。我很担心，不晓得他会说什么。最后，将会发生俱卢大战。你为何要做这样的蠢事呢？”

“第一个原因是，那时刻，智慧的屋宇空荡荡，你不知在何方；第二个原因是，那天嫂子说‘我将不回去’那句话时，我理会那句话的含义是，她兄长带着病病歪歪的身子来加尔各答，而王公一次都没有去拜见——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他们是最不能容忍的。”

听后，莫迪妈有几分惊讶。从前，她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其实，她的心里，她的下意识里，存在着一种对婆家的尊严的骄傲情绪。然而，她内心不承认，王公默吐苏登身上有着像普通人一样维护兄弟情谊的职责。

“为推动那天的争论，”那温带着几许评论说，“我因着自己的愚蠢，没有记住这点，而你提醒我记住。”

“我怎么说？”

“那天，你说，不要把兄弟情谊的职责视作比自己内心尊严的职责还要大。从那时起，我才敢大胆思量，像王公一样的大人物也应该去与维帕勒达斯会面。”

莫迪妈不服输，打断他说：“你从哪儿捡来这些废话！当前重要的是应该做些什么。请三思！”

“一开始就发生的事情，直到最后才进行思考，要不上当受骗才怪呢。这时刻要思考的是，首要的职责是什么，这就是兄长应该去与维帕勒达斯见面。现在就考虑它的结果，肯定会劳心的，而且是极端烦心的。”

“谁能揣度。我觉得，他们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五十五

那天清晨，古姆迪妮在维帕勒达斯屋里，弹唱了好半天。在清晨的旋律里，个人的痛苦变成世界的痛苦，并以无限拓展的形式显示着；痛苦的河流归入痛苦的大海里，获得了休憩。它的形式变换着，最后消失在肃穆之中。

维帕勒达斯叹了一口长气，说：“古姆，世上，短暂时间以真理的形式显示着，而那无限时间却始终躲藏在隐蔽处。当我们歌唱时，无限时间就来到面前，短暂时间就消失了。心灵由此获得了自由。”

这时刻，有人进屋禀报：“王公默吐苏登驾到。”

古姆迪妮刹那间面如土色。维帕勒达斯见状，心如刀割。他说：“古姆，你进里屋去吧。这里也许不需要你。”

古姆迪妮即刻匆匆离去。

默吐苏登故意不给他们任何讯息，突然而至。他不想让对方事先获悉消息，得到掩饰自己赤贫的充裕时间。默吐苏登认为，因为维帕勒达斯是出身大家庭的人，内心有一种天然的妄自尊大的情感。默吐苏登无法忍受那种狂妄的态度，所以，他今天突然驾临，仿佛告诉人们，他不是来会面的，而是来显示自己的。

他的穿着十分奇特。见到他这身打扮，家仆也大吃一惊。

他的条纹布衬衣上有用丝线钩成的彩色花朵，肩上披着折叠的坎肩。他特意挑选了桑地布尔的围裤，脚上穿着擦得锃亮的宫廷鞋，手指上戴着绿宝石大戒指，闪烁着光芒。钟表的金链子围在宽大的腰间摆晃着，手执一根时髦的精致手杖，手杖的象鼻形金手把里镶嵌着各式各样的珍珠。

默吐苏登进屋后，稍许欠了欠身表示问候，之后坐在床边的一张安乐椅上，说：“身体如何，维帕勒达斯先生？从你的状况看，身体好似不怎么好。”

维帕勒达斯没有回答他的话，说：“你身体倒蛮好的。”

“也不是特别的好。一到傍晚，头就开始疼痛，也不觉得饿。吃饭没有规律。经常彻夜不眠——最大的折磨就是失眠。”

特别需要人照料，他做了如此的开场白。

维帕勒达斯说："兴许办公室事务忙，太劳累了。"

"这倒不是。公务一直自行运转着，不用我特别操心。工作的重负都让曼肯顿先生担起，阿尔塔尔·比伯迪先生也是我顶好的助手。"

仆人送来水烟袋，打开槟榔盒，取出槟榔和香料。

默吐苏登从中取出一小撮豆蔻，送进嘴里，其他的没有拿。他举起水烟袋，慢慢吸了几口。这之后，他把水烟管放在左胸边。

这时从内院传话来，早餐准备好了。

默吐苏登慌忙说："请原谅，我不用早餐。我刚才已说过，我对用餐十分小心。"

维帕勒达斯没有再邀请，向仆人说："默吐苏登先生龙体不佳，不用餐了。"

而后，维帕勒达斯沉默不语地坐着。默吐苏登希望，维帕勒达斯自个儿挑起有关古姆迪妮的话题。他认为，这么长日子过去了，现在，维帕勒达斯自己会怀着忧郁的心情，提出古姆迪妮回婆家的请求——但是，他嘴里连古姆迪妮的名字都没有提及。

于是，默吐苏登内心渐渐地积聚起愤怒，他思忖："来这儿是个错误，这一切都是由于那温建议的缘故。"他心想立即回转，给那温一个极大的惩罚，才能罢休。

正在这时，古姆迪妮身穿一件朴素的镶黑边的纱丽，放下面纱走进屋里。

维帕勒达斯原不希望古姆迪妮出现，此时，他感到惊愕。

古姆迪妮先后给丈夫和兄长一一施以触脚礼。古姆迪妮对默吐苏登说："兄长身体不佳，现在还十分虚弱，大夫禁止他多说话，您去隔壁房间吧！"

默吐苏登脸蓦地红起来，马上起身离开椅子站着，怀里的水烟管掉落到地上，没有瞧维帕勒达斯一眼，说："好，我马上就走。"

眼下，默吐苏登心里直想立即坐车打道回府，但是，他踌躇不定。这么多日子以来，今天总算看上古姆迪妮一眼。他今天第一次发现，古姆迪妮穿着日常随意的纱丽，是那么朴素大方，是那么自然漂亮。

在默吐苏登那儿，古姆迪妮总是穿着入时，一身娇娆装扮像外边的妇女。而在这里，她穿着随意，俨然是一位朴实家庭的闺女了。今日，默吐苏登十分贴近地看到了她的真实面貌，那是多么温柔可爱的形象！默吐苏登心想，一刻也不能耽误了，马上把她带回家去。"她是我的，就

是我的，我家里的；她是我的财富，她与我身心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思绪杂乱无章，但他真想把上述心里话，一吐为快。

在隔壁房间里，古姆迪妮指着一只沙发，叫他坐下，他就乖乖地顺从坐下。倘若在自己的房间，他就会一把抓住古姆迪妮，迫使她坐在自己的身旁。

古姆迪妮没有坐下，站在一把椅子后面，手放在椅背上，说：“您难道想跟我说什么话？”

默吐苏登对她提问的口吻不满，说：“难道你不想回家？”

“不想回家。”

默吐苏登诧异地说：“你说什么胡话？”

“您不需要我。”

默吐苏登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他断定，有关什娅玛宋德莉的事已经传到她的耳畔，所以她持有这种尊严。他觉得这种尊严很可贵，于是说：“你说什么，我感到很纳闷。这个不需要，把家里闹成了什么样？难道我觉得屋子里空寂好？”

古姆迪妮不想卷入这争论中去，再次断然答道：“我不回去。”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家的媳妇不回家，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古姆迪妮依然简短地说：“不。”

默吐苏登从沙发上站起，说：“什么？不回去？你在任何场合下都自作主张行事！”

古姆迪妮没吭声。

默吐苏登又说：“你要明白，我能使唤警察把你扛在肩上带走。你说的‘不’字将意味着什么，它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古姆迪妮默不作声。

默吐苏登暴跳如雷地吼道：“在你兄长的学校里又学起努尔那卡尔的规矩啦！”

古姆迪妮又一次朝兄长的房间瞥了一眼，说：“安静点！不要那么穷凶极恶地叫喊！”

“为什么一定要避开你兄长偷偷地说话？你要明白，就在这时刻，我能把他扔到街心上去。”

不消片刻，古姆迪妮发现，兄长已来到房门前站着。他瘦长个儿，羸弱的身子，蜡黄的脸，一双发红的大眼睛，一件宽肥披肩从身上拖到地上。

他挥手指着古姆迪妮，说："古姆，去自己的房间。"

默吐苏登怒不可遏，吼道："我将永远铭记你胆大包天的举动！我不熄灭你的努尔那卡尔的光亮，我就把默吐苏登倒着写！"

默吐苏登气冲冲地离去了。

维帕勒达斯一走进自己的房间，就一头躺在床上。他闭着双眼——它不是因为瞌睡困袭，而是因为疲劳和忧虑所致。

古姆迪妮坐在床头，扇着扇子。过了一会儿，克什玛姑母开口说："今天，难道你们都不想吃饭了？古姆，时间已经很晚了。"

维帕勒达斯睁开眼，劝说："古姆，你去吃饭。叫伽鲁兄来！"

古姆说："哥哥，我求您，现在不要叫伽鲁兄长！您好好睡一会儿。"

维帕勒达斯没有再说什么，用深沉且痛楚的目光，望着古姆迪妮。片刻，他叹了一口长气，闭上了双眼。

古姆迪妮轻手轻脚，朝门外退去，掩上了门。

不消片刻，伽鲁通报说，他想和维帕勒达斯见面。

维帕勒达斯半倚着枕头，坐在床上。伽鲁说："默吐苏登来府上一会儿就离去。发生了什么事，请告诉我！难道他没有提及让古姆跟随一块回去的事？"

"他提及了，但古姆回答说她不回去。"

伽鲁惊恐地说："兄弟，你在说什么？这将是自我毁灭的话。"

"我们从来不怕毁灭，我们只害怕失去尊严。"

"那您准备应付吧，现在还不迟。你们血管里所流动的东西将不知流向何方。我知道，您父亲为蔑视县长官，挥霍了二十万卢比。挺起胸膛，面对自己的灾难，这是你们家族的荣光，但是，我的家族决不会干如此蠢事。所以，我无法默默忍受你们这致命的疯狂劲。不过，现在如何维护门户的尊严？"

维帕勒达斯把右脚搁在稍高一些的左膝盖上，把自己的头搁在枕头上，闭着双眼，沉思良久。

之后，他微微睁开眼，说：“根据合同条款，默吐苏登没有给六个月期限的通知，不能向我索取钱款。这期间，苏鲍塔将在六七月份回到这里——那时总会想出一种妥善的办法，天无绝人之路。”

伽鲁有些生气地说：“办法为什么没有。全部灯盏可以一下子熄灭，现在可让它们一盏盏地熄灭。”

“灯在底层正燃烧着。现在，仆人来吹气，使它熄灭。这样，它就没有更多的呻吟和刺耳的喧哗声了。灯一下子全部熄灭，黑暗将来临，人人喜欢——因为可以息事宁人，人们就可高枕无忧了。”

伽鲁似乎受到了某种打击。他思忖：“这只是从一个病人嘴里说出的灰心丧气的话，因为维帕勒达斯从来不是束手就缚、甘认失败的人。”

几天以来，维帕勒达斯为从严重后果中解脱出来，一直绞尽脑汁，设想计谋。他一直相信危机将会消除，但今天，他一筹莫展，没有了坚持信念的力量。

伽鲁眼含慈爱的目光，凝望着维帕勒达斯的脸，说：“兄弟，您不必过度忧虑，这样会伤身体，会雪上加霜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妥善处理应付。我走了，我将去经纪人那儿一趟。”

次日，维帕勒达斯收到了用英文写的信——默吐苏登寄来的。语言毫无感情色彩，是例行公事的法律语言。很可能是他请律师执笔的。信中写道，他想确切地知道，古姆迪妮究竟回不回去。他写道，在获得确切答复之后，他将采取他认为合适的做法，云云。

维帕勒达斯问古姆迪妮：“古姆，你郑重地、认真地思考了一切后果吗？”

古姆迪妮答道：“我已经摒弃了一切忧虑，所以，今天心情十分平静。我仿佛觉得，时间又往回转，我现在像往昔一样生活在这里。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犹同一场恶梦。”

“倘若有人企图强制性地把你掳走，难道你有力量保护住自己？”

“倘若我这样做，对您不会构成任何灾难的话，我一定能够保卫自己。”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最终不得不回去，越是迟回越不光彩。难道同他们那种关系的纽带丝毫束缚不住你的心？”

“丝毫不能。我仅仅对那温、莫迪妈、哈伯鲁怀着深切的爱，但他们也仿佛是陌生人似的。”

“古姆，你看着吧。这些人将会制造叛乱，他们有用社会和法律的力

量来制造叛乱风暴的能力，所以，你必须蔑视他们，抛弃一切羞涩、犹豫、害怕，勇敢地面对社会。家庭内外、社会四周将会掀起谴责的风暴，你要昂起头、挺起胸，屹立在风暴之中。”

“哥哥，这样做，不对您有害处吗？您将无宁日可言。”

“你说谁拥有安宁和不受损害，古姆？如果你陷入受辱之中，难道还有比这给我带来的损害更大吗？倘若我获知，你待的家不是你自己的家，你应该握有绝对权力的地方，对你来说绝对是陌生的，那时，我还能设想讨取比这更大的不安宁吗？父亲是十分疼爱你的，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家里主人们超脱世俗所有的烦恼，享受清福。必须安排你的学习，这件头等重要的事，从未进入他们的心坎里。从一开始，我就教诲你，在你个性发展中助你一臂之力。

“与父母相比较，我努力在各个方面都不使你感到匮乏。在个性发展里帮助你的职责是什么，今天我才弄明白。倘若你与其他普通女人一样，你就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遇到阻碍。今天，在任何地方谁也不懂得你所养成的独立个性。什么地方不尊重你的个性，那个地方对你来说就犹同是座地狱。我将以什么样的勇气把你放逐在那儿安心待着？如果你是我兄弟，就不能像兄弟般与我一块待着？”

古姆迪妮把额头横在兄长胸脯近处的床沿边，脸却朝着另一个方向，说：“但是，难道我将不会成为您的负担？难道您说得完全正确？”

维帕勒达斯用手摩挲着古姆迪妮的头，说：“为什么有负担，妹妹！我将要你干许多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都委托你来干。你将做私人秘书的工作，你将演奏乐器给我听，我的马儿将由你来照管。除此之外，你知道，我热衷于教书，我从哪儿去寻找像你这样的好学生？还有一件事，多少日子以来，我对波斯语的学习发生了浓厚兴趣。单独学习很乏味，我们一块学习，一定乐趣盎然。你的学习也一定会超过我，我决不会妒忌，你等着瞧这一美好的前景！”

听着听着，古姆迪妮十分感动。她暗自寻思：“难道还有比兄长所描绘的生活更幸福的吗？”

隔了一会儿，维帕勒达斯继续说：“还有一件事要嘱咐你，古姆。我们的时代将很快起变化，我们的行为也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我们将与普天下的穷人一样生活，那时，你将成为我们穷人的财富。”

古姆迪妮热泪盈眶，说：“假如我有如此好运，我就心满意足了。”

维帕勒达斯手里握着默吐苏登的信——没有再说什么。

五十六

两天后，那温带着莫迪妈和哈伯鲁一块抵达古姆迪妮处。

哈伯鲁一头扑在伯母的怀里哭泣起来。那种哭泣究竟冲着什么事而来的，能明白地说出个中原因是困难的——它是为往昔的尊严，抑或为现在的权力要求，抑或对未来的忧虑？

古姆迪妮紧紧拥抱着哈伯鲁，说："戈巴尔，世界就是一个巨大折磨的场所，你在那儿哭泣还不终止吗？难道在我身边还有什么？难道我能给人带来什么福祉？难道我能使人类儿童停止哭泣？我自己悲恸哭泣，竟然异想天开地要劝住别人停止哭泣，我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那种爱自己可以牺牲自己。除外，它还能给予什么呢？你们能获得那种爱。伯母将不会永远生存下去，但记住我的话，请永远牢记住！"说毕，她吻了吻哈伯鲁的脸颊。

那温说："嫂子，我们一行现在正去勒伯吉布尔祖宅定居。这里的事情已告结束。"

古姆迪妮惊慌不安，说："我这个不幸女人使你们遭受如此灾害。"

那温说："事情恰恰与此相反。多少日子以来，心灵为赴那儿定居焦急不安。我们早已收拾妥当，准备您来我们家。心灵所希冀看到的家庭理想模式，都已准备就绪。但造物主不能忍受这一切。"

古姆迪妮明白了，那天，默吐苏登回家后，制造了一桩巨大的事故。

不管那温解释什么，莫迪妈心里则认为，古姆迪妮拆散了他们的家庭；她是不轻易原谅这种罪过的。她认为，古姆迪妮现在应该低着头回去。这之后不管要承受何等侮辱和欺凌，作为女人，古姆迪妮都应逆来顺受。

莫迪妈口吻稍许强硬地说："您难道铁了心，决不回婆家去？"

古姆迪妮也生硬地答道："不回去，我决不回去！这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莫迪妈问道："您知道，您的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古姆迪妮不理会那种蕴含着威胁的话，说："大地大得很，总有我立足之地。生活里许多东西被毁灭着，但总有一些东西存在着。生生息息是自然的法则。"

古姆迪妮明白，莫迪妈的心离她的心有十万八千里那般遥远，她的心灵与自己的心灵不可能沟通。她转而问那温：“亲爱的，你们一家将做什么，如何生存？”

“我们那儿的河岸边有一些土地，那块土地将给我们提供一些饭食，而且它还为我们提供新鲜的空气。”

莫迪妈略显激动地说：“不，大人阁下，您不应该对它有过多的奢望。我们只在米尔什米尔的粮食和雨水方面有些权力，有些依靠。这是谁也无法抢夺走的。我们又不是受到尊敬的人。大伯大骂之后把我们驱逐出来，我们现在只得离乡背井，远走他方。今天大伯没有叫我们回去，明儿他气消了，将会叫我们回去。那时我们就能如愿以偿地回去。这期间，我们应该保持耐心。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那温有些不满地说：“我懂得事理，二媳妇，但没有必要为这事沾沾自喜。倘若我再次降生，我请求造物主，让我诞生于受到尊敬的家庭里，即使那儿只有粗茶淡饭，我也心满意足了。”

其实，那温几次想弃绝兄长的庇护，决心回到乡下故里，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而莫迪妈一直拒绝，斥责他的愚不可及的想法。行动时，她不轻易撤走，一次次拖住那温。她知道，自己对大伯握有控制权。大伯与公公相似，他经常施暴，但不能把它算作侮辱。丈夫不论如何对待古姆迪妮，作为妻子应该忍受。莫迪妈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有人禀告，大夫抵达。古姆迪妮对那温一行说：“稍等一下，我去听听大夫嘱咐什么，一会儿就回来。”

大夫诊断后对古姆迪妮说：“血脉不正常，兴许晚上睡眠不足，病人没有获得充分休息。”

古姆迪妮正要回到客人那边去，伽鲁跑来埋怨说：“我不提醒你这件事，就无法安宁。你若眼下不回婆家，网更加纵横交错，扯不开拉不断，不幸将会加重。我真是一筹莫展。”

古姆迪妮沉默不语。

伽鲁继续说：“你丈夫那儿传来召唤，我们哪儿有违抗他的力量？我们的全部命运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古姆迪妮扶紧走廊栏杆，说：“我简直不明白，伽鲁兄长！仿佛生命在我面前喘着气，除了死亡没有其他路展现着。”说罢，她飞快地离去。

在古姆迪妮到维帕勒达斯屋里当口儿，莫迪妈已同克什玛姑妈谈话完毕。从一些征兆看，俩人心生疑窦，她们猜度古姆迪妮怀孕了。莫迪妈心花怒放，喜不自禁。暗自说，那是因着迦梨母亲的祝福才发生的。她思忖，现在，那位高傲的嫂子将会束手就擒。她总想蔑视婆家，但怀

孕可是血缘的情结，而不是相邻的联系。现在，我瞧着，看她古姆迪妮如何挣脱这个情结！

莫迪妈把古姆迪妮带到隐蔽的地方，把心中的疑惑告诉了她。

听后，古姆迪妮的脸色刷白。她攥紧拳头，断然说："不会的，不会的。这决不可能。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莫迪妈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可能？难道是兄长的缘故？尽管您是大家闺秀，自然的规律不可能因您而逆转。您是戈什尔家族的媳妇，难道这个家族的家神会轻易地解放您，您思量过吗？家神为阻拦逃跑而屹立着。"

丈夫与古姆迪妮暂短的认识，日复一日从内心变成一种丑陋的形式，怀孕的疑虑在古姆迪妮面前越发清晰起来。人与人之间存有的那种差别是最强有力的，那种差别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特别的细腻。它在人类的象征语言、情态、暗示里，下意识的隐晦的手势里，歌喉的旋律里，兴趣爱好里，风格传统里和生活旅程的理想里，显示着自己的印记。

存在于默吐苏登内心的事，不仅使古姆迪妮蒙受伤害，也使她害羞得无地自容，她有时甚至感到下流淫荡。

在生活开始时，默吐苏登是在赤贫环境里度过的。所以，他处处强调着钱财的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那高傲的言辞里隐含着他赤贫的孤立无援境地的血的教训的印记。默吐苏登曾经一次次运用拜金的事情，讥讽古姆迪妮的父辈家族。而古姆迪妮对于那种本性贫乏、语言粗鲁、虚伪自尊的不文明，以及默吐苏登的身心和他家庭人员内在的低卑猥琐，无时无刻不感到难堪；她越是努力使这一切远离自己纯洁的心灵，那些事越是在她心灵四周，像垃圾似的堆积如山。

古姆迪妮自个儿用整个生命与自己内心的憎恶苦斗着。在维护膜拜夫君的职责的传统观念方面，她的努力是无休止的。但是，尽管如此，她总是遭到那么惨重的失败。以前，她从没注意到这个事实。

如今，她与默吐苏登的血肉关系已无法割断了，她因为此事的残酷性感到无比的痛苦。她忧心忡忡，问莫迪妈："你如何确切洞察到这件事的？"

莫迪妈听后异常愤怒，竭力控制住自己，说："我已是有孩子的母亲了，我不懂，谁懂？眼下，已经没有安心饶舌的时间了，请叫助产士来瞧瞧为上策。"

那温、莫迪妈和哈伯鲁该离去了，但古姆迪妮除了就范于那种极端不公平的对待，无法思考其他事了。所以，古姆迪妮以极其通常的方式，告别了婆家亲人。

要离去的时刻，那温说：“嫂子，所有东西都将在世上消失。不过，您曾有一天获得了服务的权力，那种权力总有一天会以无序方式突然结束。我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无能为力，也无法想象。当然，您那种服务权力也将再次获得，再次失掉，循环往复。”

说毕，那温施礼。哈伯鲁哭起来。莫迪妈板起面孔，一言不发。

五十七

消息传到维帕勒达斯的耳畔。助产士来了，诊断确认古姆迪妮怀孕了，疑团终于消失。这个消息也飞快地传到默吐苏登那儿。

默吐苏登贪婪财富，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同时，他也获得了与财富相配的荣誉称号和地位。现在，他要达到下一个目标，把自己的荣华富贵传到下一代。这样，他职责的目标将达到最高顶端，叫人不可企及。想到这一切，他内心无比喜悦。于是，他大方地把罪恶的全部责任从古姆迪妮身上移开，转嫁到维帕勒达斯身上去。

为此，他写了第二封信。信以“Whereas（鉴于）”开始，以“Your obedient servant（您顺从的仆人）默吐苏登·戈什尔”结尾。

信中写道，“I shall have the painful necessity（我将必定感到痛苦）”之类的话。

这种带有恫吓的信对吉特尔纪家族只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尤其在损害的疑惑上产生影响。

维帕勒达斯把信交给伽鲁阅读，他的脸霎时红了起来，说：“这种带有侮辱的信，使像我一样的善良人身上的血，顿时像火山一样沸腾起来。我们会力图召唤无形警察，把他的头颅砍下！”

白天，维帕勒达斯埋头忙于书写之中。这一切完成之后，直到傍晚，他把古姆迪妮叫唤到自己身旁。今天白天，古姆迪妮没有到兄长处，企图躲藏起自己的身影。

维帕勒达斯离开床，坐在椅子上。像病人一样整天卧躺，心脏会变得更加衰弱。他在自己面前，为古姆迪妮放了一只小椅子。

灯盏放在屋内一角，屋顶上风扇在急速地飞转。印历二月末的天空，已积聚起炎热的云彩；南风不时喘着粗气，让人大汗淋漓。树叶专注地竖起耳朵，呆立不动。大海的入口处，恒河使蓝色的水变深，一个黑色的形象凸现在面前。黄昏的最后一抹光线，钻进黑暗的深渊里去。花园的水池在黑幕下已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水面上反照出天上一颗闪亮的星星，像天空手指的暗示，吸引着古姆迪妮的注意；仆人穿过密林，擎着烛灯来回走动着。这时，一只猫头鹰不时地啼鸣着。

古姆迪妮托辞姗姗来迟。坐在维帕勒达斯身边的椅子上，说：“哥哥，我心里感觉不舒服，我想离开这儿，去什么地方散散心。”

维帕勒达斯说：“古姆，你错误理解了，你的感觉蛮好。几天之后，你将令人心花怒放。”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古姆迪妮没有说下去。

“这我知道——现在，谁来砸碎你的桎梏呢？”

“难道我应该回去，哥哥？”

“我从前也许能阻止你回去，但现在这个权力不属于我了。我有什么力量使你的后代与家室分离？”

古姆迪妮久久沉默不语地坐着，维帕勒达斯也保持缄默。

后来，古姆迪妮以极其温柔的口吻，问道：“我应该何时离开这儿？”

“明天吧。现在已经很晚了，不适宜动身。”

“哥哥，有一桩事，您也许明白——这次我回到那儿，他们可能再也不会让我轻轻松松地回到您身边。”

“我十分清楚这一点。”

“好吧，就这么定吧。不过，我有一句话想对您说，不管何时何日，你都不要去他们的家。哥哥，我知道，我的内心为期盼与您相见而焦急不安。但不管何种情况，我都不想在他们那儿见到您，我无法忍受可能出现的难堪的场面。”

“古姆，放心吧，你不必为此操心。”

“不过，他们处心积虑想把您投入危机之中。”

“随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能力将告罄。那时我将自由自在，你为何说它是危机四伏呢？”

“哥哥，那天您也将使我获得自由，我将能够把他们的孩子交到他们的手中。这世上，什么事都能发生，但为了孩子却要小心谨慎，不能丧失不该失却的东西。”

“好吧，先安全地分娩，其他一切以后再说。”

“您不迷信，但您记得妈的事吗？她总抱着寻死的愿望。那时，她在世上没有获得立足之地，所以，她轻易地抛弃了自己的后代，获得了解脱。当人渴望获得解脱，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止。我是您的妹妹，哥哥，我想获得那种解脱。我挣脱束缚之日，妈定会在冥府祝福我。这是我要告诉您的。”

然后，俩人又长久缄默不语。蓦然间，一阵风骤起，三脚凳上放着的维帕勒达斯阅读的书，书页随风“哗啦哗啦”掀起。从花园里吹来的茉莉花香，弥漫于整个屋宇。

古姆迪妮打破沉默，说：“不要这样理解，他们故意使我痛苦，他们存心以不能让我幸福的方式塑造我。其实，我也无法使他们幸福快活。而那些能够使他们幸福的人却遇到没完没了的困难。为什么有这种反常呢？从社会中来的所有罪过，让我一个人来承担，不要让污点染指他们。但总有一天，我准会使他们自由，我自己也将获得自由解脱。您会看到，我一定会回去。我不能自己制造了虚假幻觉，却生活在虚假之中。我是他们家的大媳妇，如果我不是作为古姆迪妮存在的话，这个事实还含有其他的意义吗？哥哥，您不相信神，但我相信神。三个月前我相信神的存在，如今我更加相信神的存在。今日，我总思考着这个事实，四周布满混乱、喧哗，然而，这种困难没有笼罩住整个世界。世界摆脱着这一切，依借日月运转着。而它们被抛弃的地方正是天堂的所在地，我的神就驻足在那儿。向您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拘谨——但这之后，我再也不能对您倾诉了。所以，今天我渴望把所有心里话通通抖搂出来，不然，您将为我徒劳地担惊受怕。一切离去之后，还会有一些东西存留下，这个真理今天我才明白。留下的东西就是我的无限，就是我的神。假如我无法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在这儿，头搁在您脚下死去，我是决不会去那座监牢受缚的。哥哥，在这个世界上，唯有您一直帮助我，关心我，所以我能够洞察这个事理。”

说毕，古姆迪妮从椅子上站起，把头放在兄长的脚上。

夜色更深了，维帕勒达斯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窗外，遐想着。

五十八

翌日清晨，维帕勒达斯叫古姆迪妮来他身边。古姆迪妮看到，哥哥坐在床上，一把弦琴抱在他怀里，另一把弦琴放在他近旁。

维帕勒达斯向古姆迪妮说：“拿起这把弦琴，我们一块来弹奏。”

这时，夜色还未完全褪尽。晨风阵阵吹来，略有寒意，它不时在毕钵罗树丛间隙吹过，发出“嗖嗖”的响声。喜鹊开始鸣唱。

俩人开始弹奏派拉沃曲调——音调肃穆、宁和、悲凉。包围兄妹之间的肃穆宁和的氛围，正如黑天与悉多离别的肃穆宁和的氛围一样。随着弦琴的弹奏，花枝间朝霞的绛红色光芒格外灿烂，太阳冉冉升起在花园院墙上。仆人到了屋前又返回去，房间还没清扫。阳光钻进屋内，看门人进屋，把报纸轻轻地放在三脚凳上，悄悄离去。

末了，俩人停止了弹奏。

维帕勒达斯说：“古姆，你知道，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我的宗教信仰通过言辞表达尽了。所以，我对宗教信仰不说三道四，我唯有在歌曲旋律里瞥见了他的形象。深沉的痛苦和无限的幸福，在他身上水乳交融着。我无法给他起名。古姆，你今日将要离去，也许我们再也不会相见。所以，今日清晨，让你跨越那一切非和谐、非合拍的岸边，朝前走。我努力在这儿助你一臂之力。你读过《沙恭达罗》——当沙恭达罗到豆扇陀家去时，干婆伴随她一段路，他是为了使沙恭达罗在那痛苦和有侮辱的世界里渡过难关而出场的。不过，在那儿没有获得圆满——最终，沙恭达罗还是抵达了肃穆宁静的彼岸。今日清晨，派拉沃曲调的那个肃穆宁和的旋律，伴随我内心的全部祝福，使你迈向那洁白无瑕的完善。那个完善将使你的全部痛苦和侮辱流经你的身心内外。”

古姆迪妮没有说什么，把头放在维帕勒达斯的脚上，她向兄长鞠躬致礼。然后，她站起身，久久凝视着窗外的太阳。

这之后，古姆迪妮说：“哥哥，我为你准备好了奶茶和烙饼，我去给您端来。”

今天，默吐苏登叫来星卜家，选择出门远行的吉日良辰。上午十点刚过，一顶锦缎织品遮掩的轿子，来到了门前。婆家人十分隆重地把古姆迪妮带到了米尔吉布尔的宫殿。乐队奏起喜庆的曲调，摆设婆罗门盛宴。

马尼卡仆人端来柠檬饮料，进入维帕勒达斯的房间。今天，维帕勒

达斯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安静地坐在依窗的椅子上。当柠檬茶送来时，他压根儿没有注意。仆人只得转回去。

随即，克什玛姑母端来病号饭。她用手放在维帕勒达斯肩上，亲切地说："维帕，太阳已当空高照，孩子！"

维帕勒达斯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躺在床上。

克什玛姑母原本心想，待那些人隆重且尊敬地把古姆迪妮接走，再详细地向维帕勒达斯叙述盛况，而后与他促膝长谈。但看到维帕勒达斯严肃的表情，她就没有勇气说什么啦。她仿佛觉得，一个深不可测的虚无，在维帕勒达斯眼前，翩翩起舞着。

当维帕勒达斯说："姑母，请派人去唤伽鲁来。"克什玛仿佛觉得，这极其普通的一句话好像是从那无形的巨大的幻觉中响起的，这使她战栗不已。

伽鲁来到，维帕勒达斯把一封信交到他手上。这是一封从英国来的信，是苏鲍塔寄来的。

苏鲍塔写道：如果"酒吧"的"正餐"不结束，他就回国，那么他还得回去。所以，最后一次"正餐"结束，三四月回国最为合适。这样，可不必担心徒劳的花费。他的意思是，关于财产方面的必要活动在那之前可以暂停进行。

今天，伽鲁一点也不想用财产话题折磨维帕勒达斯。他说："兄弟，现在不提讨回钱的话题。眼下，还有几天期限。如果我们小心谨慎行事，不对人挑衅，不惹人生气，不可能很快出现危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您不必忧心如焚！"

维帕勒达斯说："我不操任何心，伽鲁！我丝毫不操心。"

伽鲁既不希望维帕勒达斯担忧，又认为维帕勒达斯那样无所谓，也不是好征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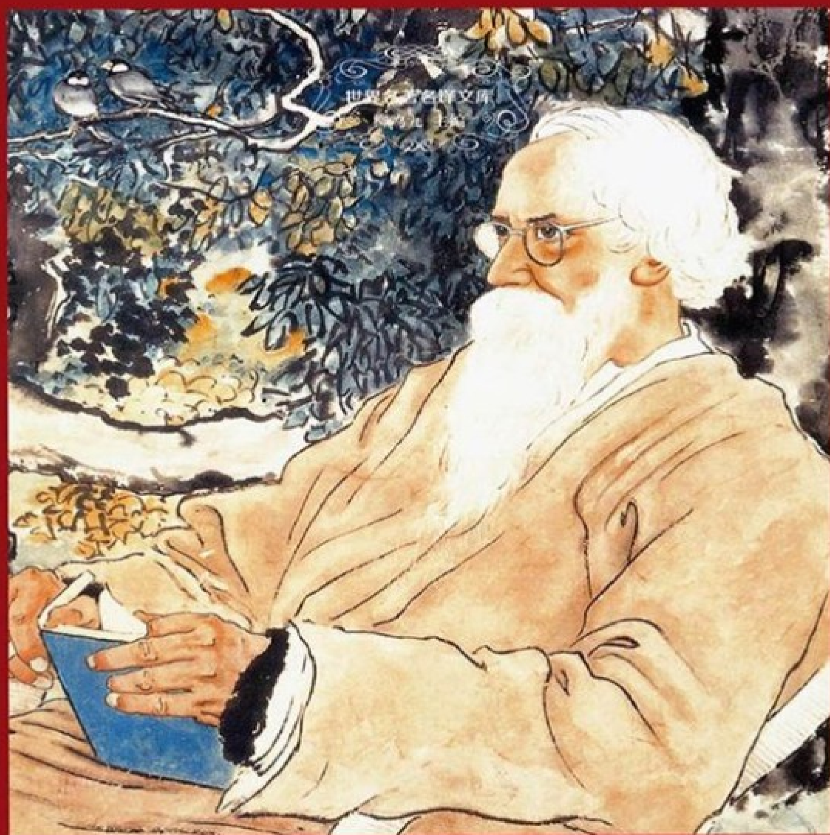
维帕勒达斯拿起报纸，专心阅读。伽鲁明白，维帕勒达斯一点也不希望听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批评。

通常，伽鲁做完白天的工作就告辞离去，但今天，他默然无语，一直坐着。他也不想挑起其他话题，他只想为维帕勒达斯做点什么，因而，他问："我去关掉外面的窗户如何？阳光直射进来了。"

维帕勒达斯摇摇手说："没有这个必要。"

伽鲁只好又坐下。今日，兄长屋里没有出现古姆，这个虚无仿佛揪住了他的心。

蓦然，他听到床底下小狗“达姆”号啕大哭。好像它看到古姆迪妮离去，心里似乎理会了什么，但它无法确切地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泰戈尔集05　倪培耕 编选

生活的回忆

泰戈尔散文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冰　心　倪培耕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生活的回忆：泰戈尔散文选

著者：〔印度〕泰戈尔

译者：冰心　倪培耕等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特约编辑：郭挚英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

监制：吴昊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译本序：青色天幕下的知性光辉
文学的道路
儿歌
谈《沙恭达罗》
舞台
诗人的传记
《罗摩故事》序言
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材料
文学思想家
美感
世界文学
美和文学
文学创作
历史小说
情味的本质
《文学的道路》序言
现实
诗人的辩白
文学
事实和真实
创作
文学的革新
文学思想
现代诗歌
文学的实质
文学的意义
诗与韵律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
文学的职责
生活的回忆（自我的图画）
生活的回忆
教育的开始
家里和家外
仆役统治
师范学校
诗歌创作的开始
各种知识学习的安排
外出旅行

习诗
斯利干特先生
孟加拉语课结束
孟加拉学院
同窗
我的父亲
喜马拉雅山的旅行
喜马拉雅山上
回家
家庭学习
家庭环境
阿克塞耶·金德拉·焦杜里
歌曲创作
文学的同伴
作品发表
帕努辛赫的诗
爱国
婆罗多
阿哈姆达巴德
英吉利
洛肯·巴利特
破碎的心
英国文学
欧洲音乐
蚁垤的天才
暮歌
音乐论文
恒河岸畔
再谈《暮歌集》
帕利因那塔·赛纳
晨歌
拉琼德拉尔·米特利
卡尔瓦尔
大自然的报复
画与歌
儿童
般吉姆·钱德拉
船壳
死亡的悲痛
雨季和秋季
阿输多什·乔杜里
刚与柔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译本序：青色天幕下的知性光辉

倪培耕

泰戈尔的散文创作涉及的内容广泛，有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书简、文学论说，而大量篇幅是论述教育、宗教、美学、政治与社会等有关问题。

作者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关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一生关注人性及精神理想巢窝的构建；在精神家园漫游的同时，更关切着现实中的农村改造、教育改革、政治前景。在这些现实的紧迫的问题上，他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他创办了农村合作社，推进农村经济和福利事业；他建立了国际大学，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不时针对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出正义呼声，并创作了大量政治抒情诗，宣扬了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支持正义的国际主义。在临终前夕发表的著名政治散文《文明的危机》里，作者鞭笞了西方列强在文明的幌子下对印度等国的掠夺和侵略。在答日本诗人野口的信中，他痛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逻辑：为了亚洲共荣，“要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狂轰滥炸，夷平一座座古老的庙宇和大学”。他在一首诗歌中抒发：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个被杀害的人数

……他们祈求他们能以“不真”

来蒙蔽人们的心灵

来毒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泰戈尔在给野口的信的结尾中写道：“我不能祝愿我所爱的贵国取得胜利。”

泰戈尔在阐述政治、社会、教育、美学乃至宗教思想时，往往采用民间故事、寓言，运用比兴等修辞手法，而不常用逻辑推理的生硬方

法。这样，他是在艺术叙述中，进行政治、社会、宗教、美学等问题的思考。于是，生动活泼，诗意盎然。人们在增长知性的同时，沐浴着美的阳光，祈盼到艺术女神的眷顾。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更出于艺术视角的考虑，我们只摘取了泰戈尔带有文学传记性的生活回忆、文学游记和论文学的美文，而这些篇幅也只是这方面内容的一鳞半爪。

还是这句话，希望读者通过这些美文，在知性中获取美的享受。

文学的道路

倪培耕等　译

儿歌 [1]

在孟加拉流行着妇女吟唱的摇篮曲。有一段时期，我埋头于收集那些儿歌的工作中。那些儿歌对于认识我们的语言和社会历史具有特殊的价值，但我喜爱的是，它们含有一种简朴而自然的诗歌情味 [2] 。

我害怕评述自己喜欢与否的东西，因为富有才干的评论家把那样的作品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罪过。

我向他们提出恳切请求，假如他们仔细地观察，那么他们将会看到，这种自我意识不是高傲，而是高傲的反面。富有才干的评论家身边有一个天平，他们对文学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衡量，随之他们采用固定不变的说法：任何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在它们的背上贴上适宜的标签和号码。

但是，那些缺乏才干或知识贫乏的人却得不到那种衡量的标准，在评论时他们只得依赖自己的好恶，作出判断。因此，要这些人施用《吠陀》 [3] 有关文学评论的词句的企图是残忍的，不近人情的。不评论作品的优劣，只承认自己的好恶感，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

假如有人问，谁关心这件事？我将回答，大家都想关心文学中的这件事。不错，文学的评论才被称作评论，但大部分文学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评论。当诗人表达自己对有关自然、人类和事情的欢乐、悲痛和惊奇的情感，并通过自己的激情和技巧，把自己的那些情感传染给其他人时，任何人也不认为这是罪过。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今日我所叙述的事情里有着一些自传的影子。我在使儿童欢乐的儿歌里获得了情味，把那种情味与我童年的回忆分割开来观察，对我来说是断乎不可能的。至于说，这些儿歌美的魅力依赖于我童年的回忆，还是依赖于文学的永恒理想——我想，现代作家也不会具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能力，我想首先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童年时期，“雨水滴答滴答掉在河里”形成的波纹，对我来说像迷人的咒语一样神秘莫测，对那种图景的迷恋至今难以忘怀。我不回忆自己心灵的那种迷恋情景，就无法清楚地理解那些儿歌美的魅力和功用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史诗和抒情诗，如此多的神仙故事和风俗宣传，人类如此多的舍弃生命的努力，如此多的汗流浃背的劳作，都

付之东流，被人遗忘；而那一切仿佛不连贯的、无意义的、任意创作的诗句却天长地久地镂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些儿歌具有一种永恒的普遍性。任何人不会局限于对某个时代的某个作者的认识，任何人心里都不会提出这类儿歌创作于哪个朝代的具体时间的问题。由于这种自然的普遍性，即使它们今天被创作出来，它们也是千古的；即使是千百年前创作的，它们也是崭新的。

正确说来，它们像孩子那样亘古不变。伴随国家、时代、教育和风俗的变化，成年人多少有些新的变化，但今天的孩子像几千年前的孩子一样，那种无变化的永恒性，以孩子的形式诞生在连绵不断的人类家庭里。今天，它仍像亘古时代那样新鲜、温柔、淳朴和甜蜜。这种生活长青的原因是，孩儿是自然的创造，而成年人的大部分则是由自己双手塑造成的。那些儿歌就是儿童文学，它们自然诞生于人类的心田里。

“自然诞生”的说法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大千世界的反射和反响自然地、支离破碎地萦绕在我们心际，它们采用了五光十色的形式，偶然发生某种联系和接触。正如空气中的尘埃、花粉、芳香、声音、嫩叶、水滴、雾气等，在循环不休地运动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毫无目的地飘游，大千世界的种种反射和反响也如此这般飘游在我们的心田里。在那里，多少色彩、芳香、声响、想象气泡、思想反射、片言只语，我们实践世界的多少舍弃、遗忘、残物，毫无目的地飘游在我们永远流动的意识流里。

当我觉醒时，对某个特殊方面进行思索，这一切嗡嗡响声，戛然而止，这一切尘埃水汽，远走高飞；刹那间，这一切海市蜃楼，无影无踪。我们的想象，我们的理智依靠一个特殊“一”[4]，专注地流动着。以我们心灵命名的物质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当它有意识地来到外界，它的影响笼罩着我们大部分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它的统治，它的制度，它的语言，它的家族充塞着整个世界。请仔细听听，空中鸟儿的鸣啭声，枝叶的飒飒声，流水的嬉戏声，城镇的嘈杂声，成千上万的声音一直嗡嗡响着——多少颤抖，多少运动，多少来往，又不知多少变化无定的游戏潮流一直在我们四周盘旋——然而，我们只看见它们的很少一部分。它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心像渔夫一样，撒放“一”的网，一次能捕多少就捕多少，其余就统统漏网了。当他观看就听不真切；当他听着就看不真切；当他思索时就看不真切，听不真切。他能够使一切多余物质远离自己的目的，他依靠这个能力就能在这个无限多样性的世界里为自己维护自己的优势。我们在《往世书》[5]里读到，古代某些圣人获得了使意愿泯灭的非凡力量。而我们内心只有眼瞎和耳聋的意愿的力量。它运用这种力量，所以从生到死，世界的大部分都在他的知觉之外。他获得了自己努力追求和根据自己需要与本性所塑造的东西，也就无法正确地发现在四周和心灵里沉浮的所有东西。

所有影子和声响像心灵天空里的梦幻一样，在一股神秘的气流吹动下时而聚合，时而分离，像千姿百态和五彩缤纷的云朵一样到处飘游。

如果它们能在无意识的崖畔上空烙上自己反射的印记，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自己所研究的这些儿歌与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民歌只不过是我们不断变化的心灵天空的影子而已，像在熠熠发光的清爽而新鲜的湖上的云朵嬉戏的影子一样。所以我说，它是“自然诞生”。

在援引一两首儿歌作为例证之前，我请求读者谅解：第一件事，这些儿歌一直伴有充满慈爱、淳朴、甜蜜的声音，像我那样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的成年人怎能把握住它呢？那些甜润柔和的声音将从自己家里、自己童年的回忆里暗自吸引读者，而我用什么使人迷恋的魔力，把充满抚爱、音乐和美丽的那些儿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相信，那种使人迷恋的魔力存在于那些儿歌中。

第二件事，把像那些淳朴而无文化的家庭主妇一样的儿歌夹杂在那些墨守成规的文明语言的文章中间，这对于那种典雅文章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虐待——好像把家中媳妇捉到法院作证席上去一样。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法庭的事务应按法庭规章办，写文章就得按作文规矩办——那种铁面无情的做法似乎是不可更改的。

叶摩纳沃蒂女神 6 明日举行婚礼，

叶摩纳明儿起程赴伽吉特拉婆家，

快快采撷卡吉花，编扎花环。

悉多罗摩摇响手镯和脚环，

扭动腰肢，翩翩起舞。

敬神钵里盛满炒米，

干巴巴的炒米难以吞咽。

特利布尔利河里只有浅浅流水，

两条鱼儿在河面上浮游，

老爷逮走一条，不知谁把另一条逮走。

为自己妹妹的婚礼，采撷野花，编织花环，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

这里面没有感情的相互联系，极端宗派观念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几幅不相关联的图画，凭借特别普通的事件，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里面没有任何善恶观念，正如看门人在秋季万籁俱寂的晌午的甜蜜的温煦里，安逸地伸开双脚，酣睡在宫殿的门口。话语、情感没有为提供某个方面的认识而停留，也没有寻找任何借口，它们漫不经心地搬

开看门人的脚，甚至用自己的小手揪他的耳朵，随心所欲地漫游在巍峨的想象的幻觉宫殿里。假如看门人睡着睡着突然醒来，它们顷刻间逃之夭夭，不考虑任何落脚地方。

诗歌清楚地表明，明日是叶摩纳沃蒂女神的婚礼日。无疑结婚之后她应该去婆家，不提此事也无关宏旨。尽管如此，那件事也不是特别不切题的。但是，对婚礼应该显示某种努力或表示某种热情，诗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认识。这些儿歌的王国不是那种王国，所有一切都能够在那里轻而易举地发生或者不发生，任何人也不必为此忧心忡忡。因此，尽管确定明日是叶摩纳沃蒂的婚礼日，诗歌一点也没有赋予那件事以重要意义。那么开始为什么要提出此事呢，任何人不必担忧作答。卡吉花是什么花，我这个城里人无法确切地说清，但我斗胆猜度，收集上述花朵与叶摩纳沃蒂姑娘临近的婚礼没有任何关系；而其中悉多罗摩为什么摇响手镯和脚环，翩翩起舞，我也无法指出它的任何原因。对敬神的炒米的贪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那个原因会使我们忘记悉多罗摩突然起舞，并执着地把我们送到特利布尔利河岸。把两条鱼捉上岸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奇怪的是，人们捉了其中的一条鱼，我们看不到捉鱼的任何目的，我们誓约坚定的创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突然决心谈他妹妹的婚礼，然后又鄙夷流行的婚姻制度，只用一束野花装饰吉日良辰，他所确定的吉日良辰也不会受到新的或旧的作家们的称赞。

诗歌创作是存在着约束的。假如创作的职责落到我们手里，我们肯定用如此规定的技巧，编写情节，这样，叶摩纳沃蒂在诗作的最后篇章里，将以特利布尔利河岸的未确定的、不知晓的姐妹身份出现；就在晌午时分，相互间赠套野花花环，自由恋爱的婚礼就圆满地结束，所有怀有同情心的读者由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儿童自然里的心灵力量是十分脆弱的，大千世界和他自己的想象接踵而来地冲击着他。心灵的束缚对于儿童来说是痛苦的，自始至终把握住和谐的因果关系认识事物，对儿童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儿童坐在外部世界的大海岸边，堆搭沙屋；他也欢乐地坐在心灵世界的海岸边，堆积着沙屋。沙与沙是无法黏结的，沙屋是不坚固的——但正因为沙滩具有无法黏结的特点，它就成为儿童建筑的最上乘的材料。顷刻间，他聚集了一团团沙子，搭起高高的模型；假如他心里不满意，修正模子也是件容易的事；感到疲劳，用脚一踢，模型马上倒地，游戏的创造者可以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家了。但在必须用优等砖瓦进行工作的地方，建筑者必须遵循工作的规律行事。孩子是不会遵循规律行事的——他经常从毫无规律的自由欢乐的天堂里来，他不像我们习惯地成为沿袭规律的奴仆，所以他依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在海滨随心所欲地筑造沙屋和在内心描绘着那些儿歌的图画，在人的世界里模仿着神明世界的游戏。我们的经典一直把儿童的游戏与上帝的活动相比较，两种都有着相似的自由欢乐。

上述援引的诗里没有感情的关系，但有着图画。伽吉特拉、特利布尔利河岸和卡吉野花等像梦幻一样奇特，但也像梦幻一样真实。

读者可不要因为我那真实像梦幻一样的说法，怀疑我的神志是否清醒，许多哲学家把直观世界说成梦幻，使之飞腾。但就是那样的学者不能使梦幻飞腾，他们说，直观世界不是真实，那时将会发生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梦幻是真实。因此可以看到，由于强有力的论证，可以很容易不承认真实，但不能不承认梦幻。这既可适用于醒着时的梦幻，也适用于睡着时的梦幻。睿智的学者也没有力量，可以不相信梦境中的梦幻，醒着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怀疑可能的真实，然而睡着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完全不可能的事。因而信赖的特点应是真实的最主要特点，像梦幻中的事在任何事物中是不存在的。

由此，读者将会明白，直观世界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真实，而催眠曲对富有梦想的儿童来说比直观世界更真实。所以，我们往往把真实说成不可能，加以摒弃；儿童则把不可能的事说成真实，加以接受。

雨水滴答滴答掉在河里，

希布老爷的三个闺女已经成婚，

一个端饭上菜，一个坐享其成，

还有一个不吃不喝，气急败坏回婆家。

在我这把年纪一听到这首儿歌，首先感到，希布老爷的三位姑娘已成婚，其中推老二最聪明。在那个年龄里，我缺乏分析的能力，那时，这四行诗句像我童年时期的《云使》，在我心灵的背景上，描绘出乌云密布的天空和巨浪滚滚的河水的生动图景。然后，我还会看到，在河岸的沙滩上搁浅着一两条小划子，希布老爷的新婚闺女上上下下，烧饭做菜。希布老爷的生活看起来很幸福，心情稍许有点不安。甚至第三个女儿十分生气，拔腿就回婆家，这件事也不会在我幸福的图画里投下阴影。天真烂漫的儿童不会明白，上述的那些诗句暗示了可怜的希布老爷生活中的痛苦心灵的悲戚情景。但我早已说过，那时我的心境与人物分析相比，更趋于形象图画的创作。现在我理解，自己的小女儿突然回婆家一事使失去理智的希布老爷十分伤心。

这位希布老爷可能在什么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心里不时浮现这个问题；他也可能还存在着，也可能在这首儿歌里只不过留下古老的被忘却的历史的一个小小片段；也可能在另一首儿歌里出现他的另一个片段。

在恒河中间有一沙洲，

希布商人划船去沙洲。

希布要去丈人家相亲，

带着早餐干炒米，

不是干炒米，而是香喷喷的饭团，

还有又大又黄的香蕉，奶香四溢的酸奶。

我怀疑，希布老爷与希布商人可能是同一个人，两人都对夫妻生活颇有兴趣；我还认为，他们内心都没有忽视吃喝，他选择了恒河中间的地方，它最适宜新婚夫妇欢度蜜月。

这里读者将看到，首先提到粗心大意的希布商人的早餐是干炒米，但顷刻间，修正说“不是干炒米，而是香喷喷的饭团”，仿佛有关事件的真实方面不允许存有丝毫差错的余地。但是，通过修正之后，被描绘的水果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女婿的尊敬，丈人更加荣光，我不能断定这点，但在这方面，如果说诗人把真实与丈人荣誉相比，更突出地显示对真实的捍卫，我也无法相信这点。这一切仿佛也像梦幻一样。我认为，干炒米眼看着变成香饭团，也许希布老爷也是这样变成希布商人的，但谁能断定呢。

听说，在火星与木星之间有许多小行星。有人说，一颗大行星爆炸成为一颗颗小行星。我认为，这些使儿童高兴的儿歌也是那样一个个小小世界，许多古代历史、古代典籍的残简就散见在这些儿歌里。现在，任何考古学家无法统一它们，但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在这些残页断章里，获得对那些已被忘却的古代世界的深刻而亲近的认识。

无须赘述，儿童的想象不渴求历史统一的著作，对儿童来说，一切都现存着，全部骄傲都是属于现代的，他仅仅看到直观的图画，他不想用眼泪的雾气模糊那幅图画。

下面援引的儿歌里所展示的图画好像鸟儿的翅膀一样飞翔着，孩子的心给其中的每一次疾速飞翔冲击得激动不安。

鸽子在天空飞翔，

大老爷的妻子在河里洗澡，

两条鲢鱼在河中来回游动，

哥哥用钢笔朝河心扎去，

两个少女在对岸洗澡，

梳理发辫，手镯发出银铃般响声。

今天哥哥举行婚前仪式，

明儿哥哥要正式结亲拜堂，

野花采撷，花环编扎，

伴随欢乐吹奏声，悉多戏上演，

悉多请兄弟伽尔格拉依赴宴，

伽尔格拉依吃得喉咙哽咽。

什么地方能得到水源，

晌午骄阳似火，

在发烫的沙地上停留，

脸庞烧得发红。

其中任何一幅画都吸引不了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把握任何一幅画。飞翔的鸽子，大老爷的妻子，来回游动的两条鲢鱼，对岸洗澡的少女，哥哥的婚礼，伴随欢乐吹奏声的悉多的戏，晌午骄阳下发烫的沙地上的发红脸庞——这一切都像梦幻似的。对岸洗澡的两位少女，梳理发辫，手镯发出的悦耳声，它们作为图画来说是直观真实，但从当时关系看来，它们完全是一幅奇特的图画。

读者也应记住，创作梦幻是十分不简单的事。有人突然感到，随便涂涂，就能写出儿歌来，但倘若他想具备那种漫不经心的抒写能力，可不是那么简单。在世上的事务里，我们有如此体会，与淳朴自然的感情相比，培养复杂意向的感情对我们来说更显得容易些。不经召唤，匆促的意向自己会出现在各种事务里，就在意向干涉的地方，感情抛弃自己小小的云彩，牢牢地站住，它们再也不具备在空中飞翔的能力。所以，有人感到诗歌十分简单自然，有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复杂。儿歌既简单又复杂，这就是简朴自然的主要标志。

我认为，读者将发现，这首儿歌为什么与我们上述的儿歌相吻合。正如乌云与乌云、梦幻与梦幻重合，儿歌也与之相似。为此不能控告某诗人剽窃，任何评论家也不能指责感情转换的过错。事实上，这些儿歌是心灵王国的游戏，那儿无法确定界限或形状或权限；那儿与警察的法律没有任何联系。请仔细地看下面从其他地方获得的儿歌：

噢，果实累累，可望而不可即，

心怀鬼胎的嫂子给小姑吃毒果。

口渴得要命，寻找水源，

何时抵达赫尔戈利尔原野，

从那儿取来清凉水喝。

大声呼唤哥哥，哥哥不在家，

大声呼唤苏伯尔，苏伯尔在家，

他今日把婚姻确定，

他明日迎亲归家。

他带苏伯尔朝迪格纳卡尔赶去，

迪格纳卡尔的姑娘在河中洗澡，

又长又粗的发辫在河里漂动。

两条鱼在水里浮游，

老爷逮走一条，另一条不知去向。

湿婆7女儿是新娘，

蛇神儿子是新郎，

奏起喜庆乐器，迎亲到婆家。

如果人们从这些儿歌里探索真实，那是十分困难的。在第一首儿歌里，我们看到，吃了干炒米，一个名叫悉多罗摩的酷爱歌舞的贪婪孩子不得不为了寻水喝，去特利布尔利河岸；在另一首儿歌里，可以看到，悉多的兄弟吃了硬的饭，为了寻水喝，来到发烫的沙地上；但在最后一首儿歌里，我们看到的是某个不幸的姑娘误吃了嫂子给的毒果，口渴得要命，到赫尔戈利尔原野去汲水，然后为了把嫂子的卑劣行径告诉哥哥，扰醒了左邻右舍。

这就是三首儿歌中的不和谐地方，另外，在每首儿歌内也看不到情节的连贯性。绞尽脑汁地思索，才能确定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但我们还看到，在确定事实时，人们通过丰富证据，使它比真实更可信，然而在这个领域里根本无法考虑到这点。这些事既不是真的，又不是虚假的；一首儿歌中提到苏伯尔的婚姻，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它似乎不真实。

大声呼唤哥哥，哥哥不在家，

大声呼唤苏伯尔，苏伯尔在家。

一旦唤出苏伯尔的名字，就引出“他今日把婚姻确定，他明日迎亲归家”的话。这件事也不确定，顷刻间，出现迪格纳卡尔的长发姑娘的事，只有在梦里有这种情况。不管词句是否相似，依靠不和谐的关系，刹那间一件事转换到另一件事，一会儿它无缘无故地存在，一会儿它存在的可能性就轻易地消失。虽然，苏伯尔的婚姻，可以理解为当时当地的某个真实事件的反映，然而有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上不可能取得地位。但

是，当通过韵律节奏，用甜润声调唱着这些不相关联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时，人们既不相信又不怀疑，而用心灵的眼睛欣赏着这些梦幻般的形象的图画。

1894年

（倪培耕　译）

谈《沙恭达罗》[8]

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迦梨陀娑[9]的《沙恭达罗》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本文将论述它们在形式上的类似和内容上的差异。孤独中长大的米兰达[10]和王子腓迪南的爱情同年轻女修士沙恭达罗和国王豆扇陀的爱情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甚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也相似：无人烟的孤岛和幽寂的净修林。

不难找出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的类似之点。但是，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两者在意境上的巨大差异。

欧洲诗人的精神之父歌德[11]在一首四行诗中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沙恭达罗》的全部思想。他的这首诗仅是小小的火舌而已，却用白炽的光照亮了整个《沙恭达罗》。他写道：“谁欲知什么是人间和天堂，烦请一读《沙恭达罗》。”

不少人认为歌德这句话是艺术夸张，从而没有用心推敲其含义。在他们看来，歌德不过是想说明，《沙恭达罗》这部作品值得一读而已。这种见解分明是错的。歌德的这首诗不是夸张，而是真知灼见。诗人留意到《沙恭达罗》中发生的一切变化：花结成果实，人间变成天堂，天生的本能变成了精神的原则。迦梨陀娑在《云使》中曾描写了两种云：东方的和北方的。随着东方的云，读者漫游美丽多姿的大地；随着北方的云，读者逗留在常青之城——阿罗迦。《沙恭达罗》中则有第一次人间相遇和第二次天堂相遇的情景。整个剧本就是描绘了在人间奇妙和激动人心的相遇变成在天上净修林中永久和愉快的结合的全过程。其目的是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揭示人物性格。不仅如此，该剧还显示了产生于美丽的自然界的爱如何升华到永恒天堂的美和善。这一点，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详尽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迦梨陀娑笔下生花，巧妙地写出了人间和天堂的结合。他如此不露痕迹地将花变为果实，沟通了人间和天堂，以致无人觉察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第一幕中，诗人准确地写出了沙恭达罗在人世间的感受。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女修士和国王的相互爱慕是多么强烈。诗人写出了青春的炽热、激情的起伏以及愿望和羞涩的交织。沙恭达罗是一个淳朴无邪的少女。她在突然迸发的感情面前手足无措。她不善于克制自己和压抑自己的愿望。像看见箭飞来而大吃一惊的小鹿不知猎人为何物一

般，她也不知晓爱神甘达尔帕的五支箭的厉害，因而她的心灵不曾防备，不能不信任甘达尔帕和豆扇陀。在狩猎林中，猎人需多方小心，以免被猎物发现。同样，在男女经常相遇的社会里，爱神乔装打扮，悄然行事。在净修林中，无论是小鹿还是少女，都是毫无戒备的。

沙恭达罗是个纯洁无瑕的少女。她对国王一见钟情一事并不有损于她的形象，相反，却又一次说明她的天真无邪。置于室内的假花蒙上了尘土，需要每天拂去。但有谁会每日去拂掉头上戴的野花上的尘土呢？落在野花上的尘土无损它们的纯洁和优雅。沙恭达罗甚至对威胁她的东西都不加以猜疑。她犹如一头轻信的小鹿，犹如湍急的溪水，置身于一切污秽卑劣之外。

处于青春巅峰的沙恭达罗不谙人情世故，但迦梨陀娑并没让她心猿意马，她终究还能自我克制。沙恭达罗是质朴的，绝不把自己的不幸转嫁他人。她是女性所特有的善良的化身。像树木、藤蔓、鲜花及果实一样，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美，她受大自然赋予自己的情感的支配。她专心致志进行苦修。她活着只有一个欲望，即达到善的欲望。迦梨陀娑以非凡的艺术手法把她置于性的快感和自我克制、天生爱好和循规蹈矩以及小河和大海的冲突之中。她的父亲是一位大仙人，母亲是天上的仙女。因双亲违背誓愿，沙恭达罗降生在人间。她在净修林中长大。在那里，人的天生弱点不会妨碍苦修，美与克制共存；在那里，没有社会的陈规陋习所造成的矫揉造作；在那里，严格的宗教戒规支配一切。这是一个盛行干闼婆的结婚方式 12 的世界，把天生的冲动和社会的制约结合在一起。在婚姻不受一切制约、完全自由这一点上，《沙恭达罗》显出独特的、无可比拟的美。在剧本中，快乐和忧愁、相会和别离这两种因素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就不难明白歌德为何称颂《沙恭达罗》的独到之处是矛盾的统一。

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一点。沙恭达罗是个美貌的少女，米兰达当然也是个窈窕淑女。这一点算是她们的共性吧。然而，她们的处境，她们的经历，她们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米兰达自幼在孤独的环境中长大，但沙恭达罗并不孤单。米兰达在父亲身边成长，这就破坏了她的自然发展。而沙恭达罗与同龄女友一起成长，她们互相仿效，交流思想和感情，欢声笑语不断，从不吵架斗嘴。这样，她们得到自然发展。假若沙恭达罗整天与大师干婆待在一起的话，那么，她的发展就会很困难，而她的天真淳朴也只仅仅是卑恭自惭的同义语而已，她就只能变成一个女仙人。沙恭达罗的美是大自然赋予的，而米兰达的美则受制于外部条件。在两个少女处境全然不同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沙恭达罗和米兰达之所以美，并不是因为她们无知。从第一幕中我们得知，沙恭达罗处处显露出自己是个女性，而且多嘴的女友们也不容她忘掉这一点。她知道腼腆羞涩。但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东西。她的美是内在的美，她的纯洁潜藏在她的心灵中。诗人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内在的纯洁不是外界积累的经验所能酝酿而成的。我们不能说沙恭达罗对周围世界一无所知，因为净修林并非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在那里，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同样在起作用。虽然她懂得的

不很多，但我们不能就此责备她无知。她心灵的弱点是轻易相信他人。轻信给她带来了不幸，同时却也挽救了她：使她忍受住了沉重的打击，使她变得更为容忍、仁慈和善良。米兰达的淳朴没有经受烈火的考验，没有经受过与人生阅历的冲突。显现在我们面前的米兰达只是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而沙恭达罗则经历了发展的全过程。

对比的批评分析不是毫无用处的。若把这两部作品加以对照，那么首先引人注目的不是两者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们的不同之点。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个剧本的思想。正为此目的，我才提笔撰写此文。

我们所见的米兰达是居住在汹涌海浪拍击着的无人石岛上，然而她与自然毫无联系，对于她而言，这个孤岛从童年时代起就是她的亲人。米兰达游离于人类社会之外，这一点影响到她的性格形成。她一点也不眷恋围绕她的山丘和大海。因而我们只是在作者的描写中，而不是在米兰达的亲身感受中，见到这个海岛。海岛仅仅对情节发展有用，对女主人公的性格发展则无所补益。

沙恭达罗的情景则大不一样：她与净修林紧密相连。没有这个林子，也就没有情节，更没有沙恭达罗这个饱满的人物形象。沙恭达罗与米兰达的处境不同之处在于她并非孤独一人，她与周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娇嫩的心灵像是沁透了林荫的凉爽，与满是尘土的藤蔓一起旺盛生长，被小鸟的天真友善之情所深深吸引。迦梨陀娑在自己的剧本中所描绘的大自然不是存在于外界，而是存在于沙恭达罗的心灵深处。因此，我认为，很难把沙恭达罗和她四周富于诗意的环境分割开来。

米兰达的形象是通过对腓迪南的爱情展现出来的。她对海船在暴风雨中遇难不胜悲哀，由此揭示了她的善良。沙恭达罗的形象显然要深刻得多。即使全然没有豆扇陀这个人物，她的美照样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开掘。她心灵的藤蔓缠绕向上，使周围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显得生机勃勃。她所亲手浇灌的树木，对于她而言，犹如手足之亲。入夜，当明月照亮了林中怒放的鲜嫩花丛时，她善良的眼睛贪婪地摄取清明的月光。她的心灵完完全全是娇嫩的。

当她遇上男子离开净修林时，她每跨一步都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拽她，引起她心中不胜忧伤。文学是伟大的，但只有在《沙恭达罗》的第四幕中，我们方能见到离别森林的情景，有时竟会令人悲痛欲绝。在这个剧本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犹如感情和理智的关系。这种不同凡响的矛盾统一，在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也不会见到的。

在《暴风雨》中，大自然是通过阿莱里来体现的，但她还远远没有和人接近。她与人的关系是一个不乐意执行命令的女仆与女主人之间的关系。阿莱里要自由，但她却恭顺驯良，听命于人。因而，她像奴隶一般俯首帖耳。在她的心中没有爱情，她从不落泪。米兰达对她也十分冷淡。当她们随着普洛斯彼罗离开荒岛时，阿莱里竟没有说出一句告别的话。《暴风雨》中充满了暴力、威胁和压迫，而在《沙恭达罗》中则是

爱情、宁静和善良。在《暴风雨》中，自然虽被拟人化了，但与人不心心相通。在《沙恭达罗》中，甚至于树木花草、飞禽走兽都与人息息相关、互为依存。

《沙恭达罗》一开始，就响起劝阻国王勿用弓箭的惊慌不安的请求声：“喂，喂，国王呀！净修林里的鹿是杀不得的，杀不得的。”[13] 这句话即是整个剧本的宗旨。这劝阻之声不仅对鹿，而且对沙恭达罗也是同样适用的。

苦行者们说道：

喂，喂，国王！那是一只净修林里的鹿。

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软的身躯，

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

唉！鹿的生命是异常脆弱的，

你那如飞的利箭，它如何能受得了？

赶快把你准备好要射出去的箭放下！

你的武器要用来拯救苦难，不能把无辜的乱杀。

沙恭达罗也同样遇到了危险：国王弓上待发的爱情之箭威胁着她。国王饱经阅历，精于爱情的艺术。这从该剧的另一个情节中便可得知。而这个天真淳朴、无阅历的少女太温情、太多愁善感。唉，较之于小鹿，她更应受到保护。她们俩都是森林的居民嘛！

警告的话音未落，在国王面前出现了身着树皮做成的衣服的一个妙龄女修士。她和自己的女友一道，边浇树边向这边走来。就这样，她为自己的树木兄弟和藤蔓姐妹效劳。不仅是衣服，而且还有轻盈匀称的体态，使沙恭达罗看起来就像一棵小树或藤蔓。难怪豆扇陀说她：

下唇像蓓蕾一样鲜艳，两臂像嫩枝一般柔软，

魅人的青春洋溢在四肢上，像花朵一般。

戏剧一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寂静无人的花木繁盛的王国，那里充满了美和宁静的生活。这是一种笃信宗教、好客、友善、热爱世界的生活。这生活是如此纯正和快活，不由得使人担心一个突然打击会扰乱它。我们真想举手向天，阻止豆扇陀：“收起你的箭吧！千万不要破坏这尽善尽美的境界！”

豆扇陀和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第一幕快结束时，从后台传来了警戒的歌声：

喂！喂！净修的人们呀！

请您准备着看守净修林里的牲畜吧！

正在打猎的国王豆扇陀来到这附近了。

这是整个净修林的大声疾呼。沙恭达罗是居住在此的生命之中的一个，但她并没有及时得到保护。

当沙恭达罗离开净修林时，干婆说：

喂，喂！净修林里的住着树林女神的树啊！

在没有给你们浇水以前，她自己绝不先喝。

虽然喜爱打扮，她因为怜惜你们绝不折取花朵。

你们初次着花的时候，就是她的快乐的节日。

沙恭达罗要到丈夫家去了，愿你们好好跟她告别！

这就是沙恭达罗和一切有生命及无生命的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爱与善的纽带。

“毕哩阎婆陀，”沙恭达罗喊道，“虽然我很希望看到我的夫君，但是要离开这个净修林，我的双脚想往前走，抬起来，却很难放下。”

“你同净修林分别，伤心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毕哩阎婆陀答道，“你也注意一下在你离别时净修林的情况吧！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藤蔓甩掉了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

沙恭达罗对干婆说：

“父亲啊！什么时候那一只在茅棚周围徘徊的由于怀了孕而走路迟缓的母鹿生了小鹿，请你一定向我报喜。”

“孩子！我不会忘记的。”干婆道。

沙恭达罗觉得背后好像有人在拽自己，不禁叹道：

“啊哈！这是什么东西总是跟在我脚后面牵住我的衣边？”

干婆答道：

“每当小鹿的嘴给拘舍草的尖刺扎破，你就用治伤的香油来给它涂。用成把的稷子来喂它，使它成长，它离不开你的足迹，你的义子，那只

小鹿。”

沙恭达罗对鹿道：

“孩子呀！你为什么还依恋我这个离开我们共同居住的地方的人呢？你出生不久，你母亲死后，我把你抚养大了，现在我们分别后，我的父亲会关心你的。你就回去吧，孩子，你回去吧！”

沙恭达罗告别了树木、藤蔓、小鹿和飞鸟，满脸泪水地离开了净修林。

她与净修林的关系就如同藤与花的关系一般密切。

在《沙恭达罗》一剧中，大自然像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干婆和豆扇陀一样被人格化了。大概除梵文文学之外，无论哪一种文学都没有让沉默的大自然起过如此这般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寓言剧中，大自然偶尔也以人的形象出现，有台词，但我从未见过，大自然就其原形是如此生动，如此实在，如此亲近和包罗万象；我从未见过，大自然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在把外部世界看成是遥远的和奇迹般的东西的地方，在把外部世界用墙隔开的地方，没有也不可能创作出类似的作品。

在《罗摩后传》中，同样可以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友情。甚至悉多身在皇宫还怀念着绚丽多彩的春天森林。在达玛萨河流经的地方，生活着她的挚友，生活着她的义子义女——孔雀和幼象和她的亲人——树木和藤蔓。

在《暴风雨》中，人不是在善和爱中寻找伟大，只想凌辱和压倒周围的一切从而成为出人头地的大人物。争权夺利、互相敌视和竞争角逐构成了《暴风雨》的基本内容。普洛斯彼罗在失去领地之后，凭借魔法的力量牢牢控制了自然王国。奇迹般地逃脱灭顶之灾的一小撮人，为了占领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岛屿，什么都干得出来：施展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和谋杀暗算。最后，他们的阴谋破产了，谁也没能得到永恒的东西。大自然在这个剧中好像是恶魔，把它当作半兽人一样加以驯服、控制和奴役，但它仍每时每刻试图使用自己的毒牙和魔爪。每个人都得了他应得的一份。也许，这对庸人来说是心满意足了，但对诗人来说绝不能这样。

《暴风雨》这个标题本身就完全说明了剧本内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敌意，人与人之间存在敌意，而这敌意便导致争权夺利。整个剧本自始至终充满了争斗和惶恐不安的情绪。

诚然，桀骜不驯的人类世界时常掀起暴风雨。对其野蛮的本能，犹如对付猛兽一般，只得凭借权力、暴力和压迫来加以抑制。但是，这种以暴制暴的办法不是根本的办法。我们的心灵拒绝承认这是包治一切的万应灵丹。我们的心灵相信，在真、善、美的光芒照耀下，万恶会渐渐

消融，直至灭迹。这种信念是无论什么东西都摧毁不了的。文学就可以保证做到这一点。由于文学，善充实了人类之心，使其变得更加美好。不能像卫道士那样，用恫吓来指导人走上正路，因为恫吓不能触及灵魂。古典文学首先就是濡染灵魂。古典文学用真诚的泪水洗去耻辱，用鄙视的烈焰烧掉罪恶，用快乐褒奖美德。

迦梨陀娑在自己的剧本里用忏悔的泪水熄灭了残忍目的之火。但他并非嗜好描写病态，只是一笔带过而已。在生活中常常而又自然发生的一些事，他用达罗婆娑的咒语来加以阐明。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一些往事就会显得过于触目惊心和令人悲痛欲绝，就会破坏整个充满宁静和谐的剧本的结构。若是这样，迦梨陀娑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诗人保留了对悲伤的心境的描述，但用沉默的大幕遮住了一切悲观失望和令人憎恶的东西。

尽管如此，迦梨陀娑还是掀起了帷幕的一角，使我们得以窥见丑恶的模样。对此，需要详细阐述一下。

第五幕中，豆扇陀拒绝了沙恭达罗。在这一幕开头，诗人仿佛是顺便似的，说明国王有了新欢。她名叫恒娑婆抵，在后台深沉地唱道：

蜜蜂呀！你贪吃新蜜曾吻过杧果的花苞，

你愉快地待在荷花心里，为什么把它忘掉？

从皇宫的音乐厅里传出的这凄凉悲切的歌声深深打动着人心。正当我们为沙恭达罗和豆扇陀的爱情激动不已时，这种打击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方才在第四幕中，沙恭达罗领受了仙人干婆的祝福和所有林中苦修者们的良好祝愿。她惆怅、柔情、纯洁和美丽，动身前去丈夫家。至此，我们满以为等待着她的将是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可是接下来的一幕一开始就说明，我们想象中描绘的图画是多么虚假。

“你从她的歌声里听出了什么意义呢？”对于丑角提的这个问题，国王笑着答道：

“这个人以前被我爱过。我受到皇后恒娑婆抵的谴责。朋友摩陀弊耶！请你把我的话告诉皇后恒娑婆抵：‘我应该被你谴责。’”

这一场说明国王喜新厌旧的戏有着深刻的含义。诗人十分艺术地暗示我们，过去的一切不能用达罗婆娑的诅咒来说明，而要用国王的品质来说明。在剧中看来是偶然的东西，其实完全是必然的。

在第四幕和第五幕中，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风。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还有别的一些精神规律在起作用。净修林的韵律如何才能和这个世界的韵律合拍呢？净修林中的如此美好和自然的东西，与精神上产生的惊惶不安显得何等的不合拍！这就是为什么第五幕一开始，当我们于不知不觉中走到皇宫时，就突然发现，这里的人心肠竟硬如铁石，爱

情何等不忠实以及破镜重圆的道路多么艰难。于是，我们美好的幻想一下子接近破灭。干婆的徒弟舍愣伽罗婆把皇宫比作火焰弥漫的房屋。

舍罗堕陀赞同他的这一说法：

我进了城，在这个地方跟你一样心神不安。我也——

认为这些人污尘遍体，而我独净；

他们皆浊，而我独清；他们皆睡，而我独醒；

他们枷锁在身，而我自由畅行；

他们为邪欲所缚，而我独得适性怡情。

年轻的净修人立即就觉察到在这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从第五幕一开始，诗人就渐渐地让我们对沙恭达罗将要遇到的不幸做好准备，以免对我们打击过大。恒娑婆抵的朴实而又忧伤的歌声起到了国王的残忍行为的前奏的作用。犹如一声晴天霹雳，灾难降临到毫无怀疑之心的沙恭达罗头上。她像一头林中小鹿，万分惊讶地、惶恐和忧伤地呆望着自己的情人，正是这个人曾用无情的箭射倒了她。她的眼中流露出悲痛欲绝的神情。百花盛开的林中被放了一把火！转瞬之间，净修林永远地消失了，这个林子曾以自己的美和林荫使沙恭达罗心醉过，它曾悄然地占据她的心灵。沙恭达罗孑身一人，孤单无援。父亲干婆在何方？母亲乔答弥在何方？阿奴苏耶和毕哩阎婆陀在何方？与树林、藤蔓、飞禽走兽的爱抚和温情相连的纽带在何方？昔日的宁静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又在何方？看到突然的打击使沙恭达罗茫然不知所措，我们惊呆了。剧本头四幕中回响着的旋律骤然中断了。

心地善良的沙恭达罗曾以为周围的世界一切都是亲切的，现在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孤独之中。在她四周笼罩着无言的空虚。这个空虚，她只能用自己的极度悲痛来弥补。迦梨陀娑没有让她回转到干婆的净修林一事说明，他诗的直感是无懈可击的。与净修林的关系永远断绝了。到现在为止，沙恭达罗与净修林的离别还仅仅是暂时的，但到她从豆扇陀的皇宫出走之后，这种离别就是无可挽回的了。先前的沙恭达罗再也不复存在。她对世界的态度变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般生活了。巨大的痛苦使她变得孤独。迦梨陀娑没有把沙恭达罗送到另一个净修林中，以免她因远离女友而感到悲伤。诗人沉默了，但他的沉默比言辞更为有力：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沙恭达罗的孤独。假若她回到干婆的净修林，那么诗人就不能保持沉默，就要中止树林和藤蔓的痛苦及沙恭达罗的女友们的悲痛。但在仙人干婆的净修林中却是一片宁静和安谧。我们心灵的眼睛仅仅看到了苦思冥想的沙恭达罗的无尽，然而却有克制的痛苦。诗人虔诚地对待这一痛苦，他不声不响地暗示了一切问题，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现在，豆扇陀受到了良心的谴责。这种谴责包含了他的自我赎罪。

倘若他不经受这些痛苦而得到沙恭达罗，那么对他来说，这不一定是好事。此外，得到这并不意味着赢得人心。只要沙恭达罗不被令人陶醉的青春的旋风刮得迷向，国王就赢不到她的心。要赢得就得苦修。不劳而获的东西容易失掉。在瞬间的冲动中诞生的东西也会迅速死亡。在豆扇陀和沙恭达罗相互赢得对方的心之前，诗人使他们经历了长期的、熬煎人的苦行。要是国王在沙恭达罗走进宫殿的时候就认出了她，那么她会成为满足于从国王爱情之桌上吃残羹剩饭的又一个恒娑婆抵。那些轻易委身于多情的国王的女人必定是忘了，她们的存在仅仅使人想起她们短暂的幸福。“这个人以前被我爱过。”

对沙恭达罗来说，幸运的是，国王以尽可能大的冷酷拒绝了她。但受到这种冷酷打击的是国王本人，正是这种冷酷使他的良心因后悔备受不堪忍受的、痛苦的煎熬，不准他忘怀沙恭达罗。正是由于这种冷酷，沙恭达罗得以渐渐地与国王心心相通，尽管她未以自己充实他的存在。在生活中，任何事情豆扇陀都从未经历过第二次，政务和享乐占据了他全部时间，未为真正的爱情留下位置。他不幸福，因为他是国王。他的一切愿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到，而要经过严格苦修才能获得的财富对于他是望尘莫及。只有当造物主教他经受精神上的磨难之后，他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从那时起，他再也不能过那种过眼烟云的生活了。

这样，迦梨陀娑把罪孽彻底地予以暴露，像用火从里向外烧了个透，而不是只在其上撒了一层灰烬。剧本以恶终于被战胜而结束。焦急的读者看到，一切冲突都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一棵毒树会由一粒偶然落地的种子发芽生长而成，而要消灭这棵毒树则需铲除其深深扎入土中的根。在迦梨陀娑看来，豆扇陀和沙恭达罗只有历尽长期的折磨之后方能真正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回忆一下歌德的话吧：

春华瑰丽，

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

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

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

沙恭达纶。 14

《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使腓迪南的爱情经受的严重考验就是教他搬木头。然而，这仅是体力上的考验，而不是精神上的考验。迦梨陀

娑懂得，在灼热的痛苦的压力下，碳会结晶成金刚石。他使乌黑的东西发光，把脆弱变成了刚强。我们在《沙恭达罗》中看到，恶习也有自己的意义。这部剧本无可争辩地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按照造物主的意志，纵然恶也定能变成善。只有在恶的不断打击下，善才能寻获真正的力量，从而光照千秋。

在剧本一开头，沙恭达罗生活在一个纯洁的美的世界里，和自己的女友、树木、藤蔓及小鹿和睦、快活地相处。恶不为人知地渗进了这个乐园，而美犹如一朵被虫蛀空了的花，枯萎了，失色了，进而死去。主人公经历了羞惭、怀疑、苦痛、别离和良心的责备。只有在另外一个世界，即更为纯洁的天上世界里，他们才得到宽恕、爱情和宁静。《沙恭达罗》既是失去的乐园又是复得的乐园。前者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它虽然美，但可能会像莲花上的露珠一般，转瞬即逝。这种孤芳自赏的美应该抛弃，因为它是不长久的，不能给人以充分的满足。恶像一头狂暴的象闯进了这个乐园，莲花弱小的花瓣阻挡不住它，惊慌不安使人心浮动，导致这个乐园走向毁灭。至于第二个乐园，它是一个永恒的乐园。它是以精神上的苦痛以及苦修的代价才复得的，没有丝毫危险。

人生也是如此。孩童们居住的纯洁世界是美的，富有意义，但是它太小了。如果脱离童年的乐园般的世界以后，而不遇到成年期的矛盾和动荡，那么休想在暮年得到安宁。晚间的安适只有在白天的炎热吞噬了清晨的凉爽之后才能来临。一切脆弱的东西会被恶的力量击得粉碎，在精神的痛苦中诞生永恒的东西。在《沙恭达罗》中，诗人破坏了一个乐园，建立了一个新的乐园。

大地从表面看上去是美的、平静的，但其里面潜藏着巨大的力量。《沙恭达罗》中有着与此类似的景象。任何一个别的剧本都没有这种从容不迫的气氛。欧洲诗人乐于相信情感的力量，驰骋于其想象之中。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及其他剧本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没有一个具有《沙恭达罗》那种深深的平静和从容不迫。豆扇陀和沙恭达罗谈情说爱的对白出乎寻常的短，且其大部分用的是隐喻和含蓄的话语。要是换一个诗人，他定会信笔写开去，但迦梨陀娑却掌握分寸。从净修林回到京城后，豆扇陀没有立即着手寻找沙恭达罗。别离是让女主人公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的一个绝妙机缘，但沙恭达罗并未因悲哀而失声。只有从她没有看见仙人达罗婆娑的恍惚神情之中，我们方能设想她的心境。干婆在分别时用寥寥数语和有节制的恋恋不舍之情表达了对沙恭达罗的无限爱抚。沙恭达罗的女友阿奴苏耶和毕哩阎婆陀的悲哀之情眼看就要冲口而出，然而每次都欲言又止。在没有道白的舞台上，同样有着恐惧、羞涩、遗憾、哀告、责备和眼泪，这一切表达得是何等的简洁！沙恭达罗未假思索地托付了自己的爱情。但有谁能料到，她竟会没有半句怨言，以如此有节制的自尊心面对不堪忍受的凌辱。在沙恭达罗的一番倾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多么深邃的和打不破的沉默！沉默的干婆，沉默的阿奴苏耶和毕哩阎婆陀，摩哩尼河边沉默的净修林以及比谁都默默无言的沙恭达罗！在其他任何一个剧本里有这等打动读者和观众的心的类似场面吗？豆扇陀的负情在某

种程度上因达罗婆娑的诅咒而被谅解的这一情节，同样地反映了迦梨陀娑是有节制的。诗人坚决摒弃了显示赤裸裸的恶的做法。文艺女神阻止他这样做：

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软的身躯，

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

伴随着播下惊恐不安的种子的豆扇陀出场，诗人写下了如此诗句："御车惊起了一只大象闯进法林。"

剧本中所描绘的世界不可能不被破坏。灾难不仅威胁到净修林，而且也威胁到诗的花园：这就是为什么迦梨陀娑没有让灾难再扩大，而是用咒语的桎梏紧紧地锁住了它，尽量不使长满莲花的池塘的清水被搅得纷扰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欧洲诗人盲目地复制生活真实，如实反映生活，他们没有用咒语或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来解释过去。他们用诗的支配取代生活的支配。迦梨陀娑没有把生活真实置于诗之上。他不想如实描绘日常生活，因为他自己不能不受诗的支配。他要使每个情节符合整个剧情。他完整地保留了真理的内在本质，将其表象巧妙地同自己作品的美结合在一起。他明确地抒发了因作恶引起的精神苦痛和后悔，但将恶行本身遮掩起来。他的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否则，充满《沙恭达罗》一剧的安谧和克制就会消失，使该剧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复制品确是忠实于生活真实，但文艺女神却由此受到残酷无情的打击。迦梨陀娑的神妙之笔不会，也没有这样写。

诗人善于在不破坏宁静和美的情况下保持自己作品的内在力量。他的净修林的自然景色并未远离人们心中所经历的一切。它用鲜艳的色彩使沙恭达罗的青春爱情绚丽多彩，把树叶的簌簌声和干婆的祝福融合在一起，把告别时无言的忧伤和别离的茫然结合在一起，就这样，魔术般地用纯洁和美妙的奇光异彩照亮了沙恭达罗的形象。在剧中经常出现静场，但更无声的是净修林。尽管寂静无声，但净修林仍不失为剧中的一个角色。净修林是完全和角色这一词相配的。在它的动作中，没有戴着奴役桎梏的阿莱里的那种忙乱。这是美和爱的动作，兄弟情谊的动作，内心世界的神秘动作。

在《暴风雨》中，暴力主宰一切，而在《沙恭达罗》中，则是宁静支配一切。在《暴风雨》中胜利靠武力取得，而在《沙恭达罗》中胜利靠善来赢得。《暴风雨》在半途就突然中止。而《沙恭达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米兰达以自己的淳朴使人感到可爱，但这种淳朴出于无知和无经验；沙恭达罗的淳朴则是经历了背信弃义、痛苦、忍受和仁慈的淳朴，她的淳朴是因阅历而变得聪慧的淳朴，是深沉的淳朴，是永久不变的淳朴。让我们重复一下歌德的话吧："在《沙恭达罗》中，青春的美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把人间天上结合到了一起。"

1902年

（陈宗荣　译）

舞台

在婆罗多的《舞论》[15] 里就有对戏剧舞台的描述，但没有有关舞台布景的叙述，然而这没有特别的坏处。

艺术保持自己的贞操，就能获得充分的尊重。假如保持与妾的关系，艺术就得不到尊重，尤其在妾特别得势时。如果朗读《罗摩衍那》，从开篇至末篇只用一个音调的声音朗读，那么这个可怜儿不可能在曲调创作方面有所作为。高水平的诗歌使自己的音乐与自己的规律相结合，不理睬来自外界音调的干涉。那些优秀音乐用自己的规律描述自己的事，它们不会看着迦梨陀娑和弥尔顿[16] 的脸色行事，它采用被人轻视的“ta s na s na s”[17] 产生惊奇。绘画和歌曲结合故事，会产生艺术的一个多姿多态形式，但它是娱乐的货色，市场的货物，它无法在民族节日里获得崇高的地位。

但是，朗诵诗与不能朗诵的诗相比，自然得有一些依赖。它凭借外界的帮助，才使自己有意义，才能以特殊形式被创作出来。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始终窥探着被表达的机会。正如贞洁的妻子除了丈夫不想任何人一样，优秀诗篇除了多愁善感的人之外不考虑其他人。我们读文学作品时，内心始终在表演，那种表演没有发现那个诗歌美的魅力，那么，那种诗歌是对谁都不会带来声誉的。

因此，人们会说，表演艺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那位孤立无援的表演者盼等着戏剧，依靠戏剧的骄傲，显示自己的骄傲。

但是，正如具有女人气质的丈夫成为人们开玩笑的对象，如果戏剧目不转睛地盯着表演，把自己束缚于表演的条条框框里，那么它只适合做那样的笑料角色。戏剧的精神应该是“不管是否有我的表演，即使表演毁于一旦，也对我毫无损害”。

当然，表演不得不依赖于诗歌，但这绝不意味着，它被迫成为所有艺术的奴仆。如果它想维护自己的荣誉，没有那么多依赖无法完成自我表现，那它就吸引那么多依赖；假如它采取了比这更多的依赖，由此它就获得了自己的荣誉。

毋庸赘述，戏剧里所叙述的事对表演者来说是极端必要的。诗人规定角色的欢笑细节，表演者就根据它欢笑；诗人给角色以痛哭流涕的机会，表演者就号啕大哭，让观众从眼里挤出泪水来。但图画怎么办呢？它悬挂在表演者身后，表演者无法创造它，它仅仅被描绘着。我认为，由此显示表演者的无能和怯懦。表演者妄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迷惑观众的心，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变得轻而易举，因而他们向画家伸手乞

求。

不仅如此，难道那些来观看表演的观众穷困潦倒，连一个铜板也没有？难道他们都是不懂事理的娃娃？难道他们完全不可依赖？假如确是那回事，就不该以双倍价格出售戏票给他们。

这是在法庭面前提供证词，而不是起誓证实每一事物，有什么必要为使那些来取乐的人相信而做出如此多的花招呢？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想象力锁在家里，来这里观看戏剧。你们稍许暗示一下，他们就会明白的。你们应该与他们携起手，共同创作。

豆扇陀国王躲在大树背后，偷听沙恭达罗的女友们[18]的谈话，这个细节安排得很好。你可以尽情地偷听她们的交谈，尽管在我面前没有真正的大树，我却可以把握住这个生活细节。我具备这个创造力，虽然直接判断适合豆扇陀、沙恭达罗、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等人性格的鲜明感情色彩和声音所包含感情的每一反射，是异常困难的；但我在自己面前，目睹这一切生活情景，心灵就充盈了情味，此时此刻，想象两道篱笆，一间房子，一条河流，并不是特别难的事。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目睹，想通过图画来提供其细节，这种添枝加叶的做法是对我们的想象力的极端不信任。

所以，我觉得，我们邦里的“亚特拉”[19]戏剧表演艺术是十分高超的。在这类戏剧表演里，观众和表演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屏障，依靠相互间的信任和亲善，工作十分圆满地完成。诗歌的情味的真实东西，它借助于表演，像喷泉一样洒落在四周观众的激动的心灵上。女园丁在自己花园里采撷花朵，直至黄昏降临。为了证明这个场景，有什么必要在舞台中央安上一棵货真价实的树呢？整个花园在单独的女园丁心里显示自己。假如是另外一种情况，女园丁身上还有什么优点可言，观众难道呆若木鸡地坐着？

假如《沙恭达罗》的诗人不得不考虑舞台布景事宜，他开始就应废除驱车追赶鹿群的场景。无疑，他是位伟大的诗人，不因没有车追赶，他的笔就不运转。但我说，大的事物为什么要适合小的事物而缩小自己呢？舞台矗立在多愁善感的人的心田里，在那个舞台上不乏地方；在那里通过魔法师的手，布景自己被确立着。在那儿，舞台、布景正是剧作者施展自己才干的地方，任何虚假心灵和虚假布景都是无法适合诗人的想象的。

因此，当豆扇陀和马车夫稳稳地站在同一地方，通过描绘和表演谈论着车子行进情况时，观众自然地把握着这个普通的生活细节。舞台虽小，但诗篇容量不小，所以表演者为了诗歌，愉快地纠正着舞台必然出现的缺陷，使自己心灵区域伸展在那小小的界域里，从而使舞台变大；但如果为了舞台，缩小诗歌，那么谁能原谅几根可怜的当作布景用的木头呢？

《沙恭达罗》一剧不需求外界的布景，它自己创造着布景，它没有为了大仙庇护所、天堂道上的乌云世界、森林里的净修林等一切，把重负强加在任何人头上。它自己充实着自己，不管是性格的塑造，还是感情的抒发，都依靠自己诗歌的财富。

我早在另一篇文章里讲过，欧洲人的真实不是现实的，那也不是那么回事，想象不仅仅给他们提供娱乐，想象的东西使自己成为完整真实的东西，像迷惑孩子一样迷住他们的心灵。仅仅有诗歌情味的灵丹妙药是不行的，也应该有现实的芳香。今天是迦梨时期[20]，即使制造芳香，也应该动用机器力量，它的职责是不同寻常的。为了英国舞台上的马戏，不知耗费了多少无谓花费，天晓得，那笔无谓花费能消除印度多大的饥荒。

东方国家的活动事务、娱乐游戏等一切都是简单淳朴的。我们吃饭在香蕉叶上就能完成，所以，吃饭是最自然的欢乐，我们也就有可能自由地邀请世界来自己小家庭做客。如果安排的过程复杂和过量，那么真实的东西就会慢慢死去。

我们依照英国的模子创作歌剧，这种“舶来品”的歌剧是一种沉重的东西，人们难以移动它，更难以把它送到家家户户的门槛上。其中财富女神的罗网经常罩住艺术女神的荷花，其中需要富人的财富远胜于诗人的才华。如果观众不去为那些英国儿戏东西助兴，如果表演者真诚地相信自己和诗，那么用扫帚清除他们在表演四周的昂贵链子，给表演者以自由和骄傲，就是印度斯坦人的一项崇高事业。应该用永恒变化的花圃形式描写花圃，应该以真实的女人形式表演妇女性格，抛弃极端愚蠢的英国人的残忍性的时刻已来临。

总的说来，复杂化就是无能的表现。刻板写实主义就像蝗虫一样钻入艺术内部，像蟑螂一样汲干艺术的所有情味。由于不易消化，缺乏真实情味的饥饿，代之而起的是，外部贵重的丰富性以可怕形式不断增长着。有朝一日，它要完全掩藏住食粮，使艺术只剩下一座空而无物的稻草塔。

1903年

（倪培耕　译）

诗人的传记

诗人丁尼生[21]的儿子出版了两大卷他已故父亲的书信和传记。人们通过广泛的挖掘，仍没有获得古代诗人们的生活记载，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传记不感兴趣。除此以外，大大小小人物与当今时代相比，都处于不开化状态，书信、报刊、社团、文学争论，都没有对他们发生特别大的作用。所以，那个时代有影响的人的生活，没有能获得任何反映的契

机。

当今，一些旅行家为考察许多巨大河流的源头，在偏僻地区跋山涉水。同样，人们也有考察许多巨大的诗歌河流的源头的兴趣。人们心里怀有这个希望，即通过现代诗人的生活传记，使这种兴趣能得到满足。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隐藏住诗人，产生诗歌源头的山顶上也通行了火车。

我抱着极大的希望，读完了这本书的两大篇章。但是，我们通过挖掘也无法得知，诗人的诗歌源头流自哪个山洞。这可能是丁尼生的生活传记，而不是诗人的生活传记。我们不能通过这本书明白，诗人什么时候把网撒在人心的大海里，聚集起这么多的知识和感情；诗人坐在什么地方，学习世界音乐的声调，吹起自己的芦笛。

诗人不是用创作诗歌那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诗。那些实践活动家创造着自己的生活。诗人运用精练的语言，创造韵律，把普通的感情升华为非凡的感情，赋予弱小的事物以伟大的意义；同样，实践活动家在世上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创造着自己生活的韵律，通过自己的非凡力量，把周围的渺小的东西变成伟大的事物；他们通过自己双手所得的普通东西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伟大，从而使那些东西也变得伟大。他们的生活就是诗——因此，不能轻视他们的生活。

然而，诗人的生活对人类有什么用处呢？其中哪些是属于永恒的东西？借着诗人的名义抬高它，这等于把卑贱硬放到伟大宝座上去一样会使人害臊。生活传记应属于伟大人物，诗歌应属于伟大诗人。

任何超凡出众的有影响的人物，都能在诗歌和生活的实践中施展自己的天才——诗歌和实践是他同一天才的果实。如果把他的生活与诗结合起来看，他的意义是十分广泛的，感情是异常丰富的。但丁[22]的诗凝结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读，那么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生活和诗歌的界域。

丁尼生的生活不是那个模样的，尽管是一个仁人君子的生活，但是它的每一部分都不是那么超凡出众、宏伟博大、五光十色和富有成果的。丁尼生的负重与他的诗的负重不一样。在他的诗歌里，那个狭窄部分缺乏世界性意义，只有相当数量的英国文明商店和工厂的新鲜气味——那个狭窄部分反映在他的生活里。但是，有一部分是伟大的，在这部分里，他在音乐的王国里，完整地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作者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伟大在他的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古代印度诗人的传记，诚然，我们一直对此很感兴趣，但我们也不因此而感到痛苦。我们不能把流行的关于瓦尔米基[23]的故事当作某诗人的历史，但在我们的舆论里，那就是诗人的真正历史。瓦尔米基的读者从瓦尔米基的诗里创造着诗人的生活传记，那个生活传记与瓦尔米基的实际生活相比更为真实。什么样的打击使瓦尔米基

的心痛苦不安，由此诗歌的泉流喷涌而出？这就是悲悯的冲击，《罗摩衍那》是悲悯眼泪的泉眼。一只麻鹬陷入与情人分离的痛苦之中，它的悲痛哭声在《罗摩衍那》故事的核心地方响起。罗波那像猎人一样拆散了一对情人。楞伽一章的战争是由发疯的情人分离痛苦的翅膀而煽动起来的。罗波那制造的分离比死亡的分离还可怕，相会以后也不能治愈那种分离的创伤。

幸福的安排是多么美妙！父亲的慈爱，庶民的爱戴，兄弟的相爱和新婚的罗摩与悉多的结合，年轻国王的登基，都是为了使这幸福的享受达到完善、崇高的境界而举行的。正在这时，猎人射出了箭，那就是夺取悉多的时刻。从这开始一直到最后，分离总没有结束。

一对麻鹬的故事仿佛是《罗摩衍那》基本精神的一个概括形式，情况也大致是如此。无忧无虑的人们创造着这种真实，受到同情热量的融化，伟大诗人的纯洁的韵律冰流正在颤动，相爱夫妻的无止境分离，激起了大仙的充满同情的诗兴。

另一则故事是勒特那卡尔 [24] 创造的，它是另一类故事，是对《罗摩衍那》诗歌的自然本质的一种评注。我们从这则故事知道，罗摩和悉多分离的无比忧伤，不是《罗摩衍那》的主要支柱，《罗摩衍那》的基础是对罗摩品行的虔诚。罗摩品行具有如此力量，它能把强盗变成诗人，虔诚就有这种力量。《罗摩衍那》里的罗摩在印度人民眼里究竟有多么伟大——仿佛这则故事就是测量它的深浅的尺度。

从这两则故事中获知，日常谈吐、书信、交往、活动和教育不是诗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一个伟大感情冲动的传播，好像它是偶然的，非人为而产生的——它是超越诗人的知识的。诗人格维坎坎 [25] 就是从梦中得到神的暗示写出诗来的。

流行的有关迦梨陀娑的故事也是这种情况，他原是愚蠢的，缺乏情味，只能充当令妇女取笑的丑角。他突然得到了神的启示，充满了诗兴。瓦尔米基是残暴的强盗，迦梨陀娑是缺乏情味的笨蛋，两者都有同一个本质。瓦尔米基的作品努力显示同情的纯洁性，迦梨陀娑的作品努力显示充满情味才能的非凡性。

人们不是从诗人的生活，而是从诗歌中收集了这些故事。从诗人的生活里所能取得的事实，不会永恒地同诗人的诗歌相吻合。瓦尔米基的日常起居、谈吐、活动，与《罗摩衍那》不能相提并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暂时的，不能持久的。《罗摩衍那》是他内心的永恒的自然的创造，是完整自然的创造；它是一个必然的、无穷力量的发展，它不能像无数事业活动一样从短暂的冲动中产生。

诗人丁尼生的传记也多少能编写一些，但它不是依赖于实际生活，而是依赖于诗人生活。不依赖想象的帮助，它不可能被创作出来。里1面有着夏洛特女士和亚瑟王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奇特的混合 [26] ，有着

玛尔琳的魔术与科学发明的统一。就在现时代的童年里，他被放逐在想象的森林时，在那里他踯躅在倒塌的古代城堡里，获得阿拉丁神2灯[27]。他如何与公主相会，他如何携带古代的财富跨入现代的皇宫——这一连串故事都没有写。如果写了，那么这个人与另一个人就写得不一致，丁尼生的诗人生活传记在许多不同人的嘴里就有许多不同的新形式。

1903年

（倪培耕　译）

《罗摩故事》序言[28]

诗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诗里只有诗人个人的故事，另一类诗写有关大众的故事。

诗人个人的故事绝不意味着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果真那样，只能把诗人看作疯子。它意味着，由于诗人的表达才干，世界人类的永恒心灵情感和生活奥秘的故事反映在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个人的幻想和个人生活经验之中。

另一类诗人也像第一类诗人一样。通过他们的作品，一个完整国家，一个完整时代，表达了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经验，并使它们成为人类的永恒精神财富。

第二类诗人可以被冠以伟大诗人的称号。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艺术女神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庇护所，这些人所创作的作品，不能理解为某个个别诗人的特殊作品。他们的作品像辽阔的森林一样，产生于国家的大地，反过来又给那个国家以庇护和浓荫。在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鸠摩罗出世》里我们认识了特殊诗人的一双巧夺天工的手，但读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我们感到它们像恒河和喜马拉雅山南侧一样属于整个印度，毗耶娑和瓦尔米基只不过是标志而已。

实际上，毗耶娑和瓦尔米基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它们只不过是出于某个目的而起的名字而已。囊括我们整个印度形象的两部诗作吞没了自己创作者的名字——诗人们就如此隐没在自己的诗里。

像我国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一样，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是那种情况。它们产生于整个希腊的心脏中，并蛰居于其中。诗人荷马给自己国家和时代的喉咙以语言，那些诗句像河流的源泉从各自国家的深渊底部奔突出来，滋润着自己的国家。

在现代的任何诗里见不到那样的广泛性，弥尔顿的《失乐园》，尽管语言不同凡响，韵律奔腾澎湃，情味深邃恢宏，但它不是整个国家的财富，仅仅是受到图书馆尊敬的材料而已。

因此，假如把屈指可数的几部古诗归入一种诗类，安上一个名字，那么除了冠以“史诗”名称以外，还可能起其他的名称！诗中描写的人物像古代神仙一样崇高伟大，但现在他们的种族早已销声匿迹了。

古代雅利安文明的一股潮流流向欧洲，另一股潮流流向印度。在欧洲的潮流里有两部史诗，在印度潮流里也有两部史诗，它们保持着各自的故事和音乐。

我们对希腊来说是外国人，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希腊在自己的史诗里是否表现了自己的整个自然。但确定无疑的是，印度在《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里是毫无保留地投入了自己的一切。

所以，光阴流逝，世纪复世纪，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源泉在全印度始终没有枯竭过。在乡野荒村，家家户户，人们每日诵读着它们；从杂货商店到巍峨的宫殿，在所有地方，它们都受到一致的尊敬。值得庆幸的是，两位作者的名字虽然已消失在时代的伟大旅途之中，但他们的声音至今仍然使力量与和平的潮流，抵达各个阶层的男男女女的门口；它们携带的亘古时代的肥沃而湿润的泥土，今天仍然不断地培育着全印度心灵的花蕾。

在这种情况下，《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不仅配称为史诗，它们也是历史。它们不是王朝交替的历史，因为那样的历史依赖于特定时间。《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则是全印度的永恒的历史。其历史的价值在各个时代里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这部历史的价值没有任何变化，全印度的实践和意向在这两座诗宫里获得了永恒王位。

正因为如此，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评论区别于其他诗歌的评论标准。评述罗摩这个人物是崇高还是低下，对罗什曼那的塑造是好还是坏，这种评论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静心地、虔诚地思索：几千年来，全印度是如何接受它们的。

印度在《罗摩衍那》里说着什么，印度在《罗摩衍那》里把什么理想说成是伟大的，从而加以接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探索或思考的内容。

以英雄情味为主的诗，一般被称为“史诗”，这是群众的普遍看法。原因是，在那些主要以英雄情味而自豪的国家和时代里，史诗自然而然以英雄情味为自己首要的情味。但在《罗摩衍那》里有着频繁战事的描述，罗摩的臂力也不同寻常，而英雄情味没有在《罗摩衍那》里获得最首要的地位，它没有渲染臂力过人的骄傲，它不把描写战事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内容。

这部史诗也不是作为神明化身的游戏而被创作出来的，诗人瓦尔米基的罗摩不是神的化身，而是人，学者们将会证实这点。我肯定地说，如果诗人在《罗摩衍那》里不是描写人的形象，而是描写神的形象，那么《罗摩衍那》的骄傲将会黯然无光，它的诗章也在那种比例关系里折

磨人的理智。然而，罗摩的形象就是作为人的形象，光彩照耀千秋的。

在开篇的卷首里，当诗人瓦尔米基寻找适合自己诗的角色时，提1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并向那罗陀大仙 29 求教：

完美的女神依赖哪个男人的庇护。

那时，那罗陀回答说：

我在神明中没有见到如此完美无瑕的男子，

请你倾听具备那一切品质的男人们的故事吧。

《罗摩衍那》就是人的故事，而不是神的故事。在《罗摩衍那》里神不能缩小自己成为人，而人却能以优秀品质变成神。

印度诗人为了建立人的最高理想，创作了史诗。从那时到今天，印度读者十分执着地欣赏对人类那个理想人物的描述。

《罗摩衍那》的主要特点是，它把家庭事务放大之后加以显示。《罗摩衍那》把存在于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职责关系，爱和虔诚的关系变得如此伟大，以致它们的内容只适宜于形式简单的史诗创作。国家的胜利、敌人的毁灭、两个强大敌对集团之间的杀戮等，一般说来在史诗里传布着狂热和冲动的激情，但《罗摩衍那》不是罗摩同罗波那的战争，那个战争只不过是为烘托罗摩与悉多夫妻之间爱的光辉而已。儿子对父亲训令的执行，兄弟之间的自我牺牲，国王所履行的夫妻之间相互信赖和忠诚的职责等人类品格，能够千古流传，而《罗摩衍那》就是表达这些永恒的东西。所以，不能把特殊的以个别人为主的家庭关系理解为任何国家史诗所描写的内容。

因此，在这里人们不仅获得了对个别诗人的认识，而且获得了对全印度的认识。由此可见，在印度，给家庭和家庭职责以多么重大的意义。在我国，家庭庇护所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这部史诗里得到了充分证实。家庭庇护所不仅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也为全社会而存在，它把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家庭庇护所是印度雅利安社会的基石，《罗摩衍那》就是一部描绘这种家庭庇护所的诗。《罗摩衍那》把家庭庇护所的职责投放在对抗的环境中，在林中生活的折磨中赋予这种职责以特殊的骄傲。由于吉迦伊 30 和婆罗多的阴谋的残酷打击，阿瑜陀的王室被拆散了，然而，《罗摩衍那》宣告这个家庭庇护所职责的不可摧毁的坚定性。《罗摩衍那》通过同情的泪水冲刷掉障碍，把沉浸着宁静情味的家庭职责建立在伟大的英雄主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臂力过人之上，或建立在胜利的意愿及固执的骄傲之上。

缺乏虔诚的读者可能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对人物性格的刻画采取了夸大的形式。

适当的界限在哪儿？诗歌艺术超越想象的哪个界限，才算夸大呢？简单一句话是无法说清这个问题的。一些外国评论家也说："在《罗摩衍那》里人物的描写是超自然的。"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依据自然（本性）的差异，一种东西对一种人来说是超自然的，对另一种人来说则是自然的，印度在《罗摩衍那》里没有见到超自然的夸大。

人们是无法接受把曾经流行在自己土地上的理想抛弃的说法。我们的听觉器官可以忍受言语震波的打击，但这是有限度的；如果音调在七音阶的界限之上，我们的耳朵就无法欣然接受。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有关诗歌里的性格刻画和感情的表达。

如果上述情况是正确的话，那么几千年历史已经证明，印度没有发现《罗摩衍那》里有一丝一毫的言过其实的描写。印度的男女老少、高贵贫贱等所有人都从《罗摩衍那》中获得了教育，何止是教育，而且还获得了艺术享受。他们不仅接受它的教诲，而且在心灵里给它以地位，它不是人们的空洞无物的宗教经典，而是他们的诗。

曾经在某个时候，罗摩既是我们的神，又是我们的人；曾经在某个时候，《罗摩衍那》既获得了人们的虔诚，又获得了人们的爱。但如果这部伟大著作的诗意，对印度来说仅仅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世界的无病呻吟，如果我们在自己世界的界限内也无法把握住它的话，上述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假如外国评论家依据自己诗歌创作的理想，说这样的作品不自然，那么由此印度与他们国家相比，还显示了另一个特点，印度在《罗摩衍那》里获得了符合自己心愿的东西。

我也主要以这样的观点看待《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印度的心灵几千年来一直在它们简朴的阿努什杜帕韵律里颤动着。

当我的朋友迪纳什琼德拉·赛纳先生约请我写带有自己对《罗摩衍那》评介意见的序时，我尽管身体不佳，又没有空闲，仍然无法把他的约请拒之门外。他用虔诚的语言复述诗人的故事，证明自己的虔诚。我认为，洋溢着那样虔诚感情的叙述，就是一种评论。通过这种途径，把一颗心灵的虔诚传播到另一颗心灵中去。我们今天流行的评论是价格观念的代名词，因为现代文学已成为市场的商品。当今文学时代，我们大家都怕受骗，所以大家都渴求机智的估价人。这样的估价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我不得不强调，真正的评论是膜拜。评论家是念祈祷词的祭司，他的工作就是用语言表达自己或大众的虔诚和惊奇。

虔诚的迪纳什琼德拉正站在膜拜的殿堂里，诵读颂歌，他突然把摇铃的任务交给我，我站在一旁做着无法胜任的工作。我不想画蛇添足，掠人之美，我只想说，读者不仅应该以诗人的诗歌观点看待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而且应该把它理解为印度的《罗摩衍那》。那时，他们将在真正意义上通过《罗摩衍那》理解印度，通过印度理解《罗摩衍

那》。请记住，印度不是想叙述任何历史骄傲的故事，而是想叙述完善的理想品格，迄今印度仍以永不枯竭的欢乐之情讲述着它。印度从未讲过，《罗摩衍那》夸大地叙述事情，也没有讲过，它仅仅是诗人的故事。对印度来说，自己家里人还不如罗摩、罗什曼那、悉多那么真实。

印度一直热忱地渴望着完善。由此，印度不能脱离实际真实来理解它，不尊重它，不相信它；印度应该以实际的真实的形式来接近它，并在其中获取欢乐。《罗摩衍那》的诗人唤醒和满足对这种完善的渴望之后，一直购买着印度的虔诚心灵。

那些给片段真实以首要地位的民族，那些孜孜以求实际的人，那些仅仅把诗歌说成自然镜子的人，在世上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特殊形式在特殊领域内获得了难以忘怀的成功，人类对他们是欠了债的；另一方面人们欠那些为了在完善的成熟里取得所有的优美光辉、取得所有对抗中的平和而不懈地实践的人的债务，则永远也无法还清。一旦丧失对他们的认识，遗忘他们的教诲，人类文明就将在充满尘埃和烟雾的工厂的人群之间，在每时每刻被污染和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受到痛苦折磨而奄奄一息。《罗摩衍那》坚持对那完整的不朽渴望的永恒认识，这里面有兄弟之间的爱抚，有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有对上帝的虔诚，有维护真理的职责。如果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一切的真正虔诚和发自内心的崇拜，那么大海的纯洁空气将能够流经我们工厂的窗户，进入我们的心灵。

1904年

（倪培耕　译）

文学的本质 31

外界世界一旦进入我们的内心，就构成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不仅有外界世界的色彩、形态和声音等，而且还包含着个人的情趣爱好、人们的喜怒哀乐等。外界世界与我们心灵上的感情结合，就有了许多表现形式。 32

当我们用自己的心灵情感去摄取外界世界时，那个世界才成为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世界。

正如人们的肠胃里没有足够的消化津液，就不能很好地变食物为人体物质一样，在心灵情感里没有足够的摄取力量，他们也不能使外界世界成为自己的内部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在世上，有些人像一种无生命的自然物一样，毫无感情，他们对地球上的极大部分的生活内容一直抱着漠然置之的态度，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不能感受这个大千世界的存在，他们的心房只有几扇寥若晨星的窗户，即使如此，它们也是半开半掩的。因此，尽管这样的人也生

活在世上，但他们不能把世界当作自己的。

有些人是如此幸运，他们那颗富有感情的心灵，总把他们自己的惊奇、慈爱和想象投射到世界的每一事物上去。他们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的每一事物保持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世界的运动，在他们的心灵弦琴上奏出难以数计的曲调。

通过这类幸运的人的丰富感情，外界世界才有不同色彩和形态的表露。

通过人类感情所组成的世界，与外界世界相比，更吸引人。人类的良知在这个世界里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灵的搏动声，感受到一种亲密的情感。

所以，我们发现，人的世界与外界世界有着天壤之别。人的世界不仅传递哪些东西是白的、黑的，或是大的、小的信息，而且它正以不同的声音，揭示哪些事物是可爱的或可憎的、崇高的或卑劣的。

这个人的世界是从我们心灵深处奔流出来的，这个奔流的过程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由无数新的感觉器官和新的心脏组成的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总是川流不息地永葆常新。

我们能用什么方式表现这个世界呢？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形式呢？倘若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人的世界不能借助外在形式重新表现出来，那正如它被创造一样，一定会被消灭掉。

但是，这个世界不想被消灭。心灵世界一直为表现自己而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人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文学的创作。

进行文学评论时，我们应该考虑两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作家的心灵与外界的联系究竟有多深？其次，这种关系得到了多少永恒性的反映？

在每一种文学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达到完全合适的程度，它们总是不相协调的。

诗人富有幻想的心灵越是包罗万象，我们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性中所取得的欢愉就越多，人的世界的疆域就会伸展得越宽广，我们所取得的感受也就越无穷尽。

此外，文学的创作技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反映的事哪怕完全是不足挂齿的，但通过艺术技巧，语言和文学获得了发展，而通过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人类的表达能力又不断获得发展。为取得这个表达能力，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借助于这些艺术品，人类的这个力量得到了发展，人类要永远感激这些艺术品。

由心灵情感所创造的人的世界，怎么反映到外面来呢？对人的世界的这种表达应该做到使心灵情感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而清晰地表达心灵情感是需要具备许多因素的。

男人上办公室穿的衣服，应该是浅色的，朴素大方，并尽量轻便得适合活动；而女人对衣饰打扮的讲究，羞涩和情态的流露，是一切文明社会的流行习俗。

女人的活动是心灵活动。她们要取悦于别人的心，也要索取别人的悦服之心。为此，完全单纯、直率和明朗的态度，就无济于事。男人应该精明，女人则应该漂亮。一般来说，男人的举止越是干净利落越好，但女人的举止应该含蓄和带有暗示性。

文学也应该通过优美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它应借助于比喻、韵律和暗示方式来表现，不能像哲学和科学毫无修饰地表现。

给优美性赋予形象，就要在语言中维护难以表达的特性。[33] 文学中的难以表达的特性正如女人的美丽和羞涩那样无限，它是不可仿效的，又是比喻所不能限制住的或掩盖住的。

文学为了弥补语言表现力的不足，借助另外两个主要手段：一是图画，二是音乐。

那些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可通过图画的创作，这种图画创作在文学中是数不胜数的。它通过明喻、暗喻和隐喻，竭力赋予感情以鲜明的栩栩如生的形式。

眼睛犹如飞鸟来回地张望。

在这行诗里，诗人帕尔拉姆达斯 [34] 把目光比作飞鸟，用这样无比优美的图景烘托出焦虑不安的目光。

此外，文学应在作诗押韵、遣词造句里讲究音乐的运用。某些事物不能叙述明白，可用音乐来表达；某些辞藻在表达某个意义上已显得十分陈旧，但它们可以通过音乐，变得不同凡响。

所以，图画和音乐是文学的两个主要助手。图画赋予感情以形式，音乐赐予感情以活力，图画恰如身体，音乐犹如生命。

然而，不仅人的心灵是文学表达的唯一对象，而且人的性格也是文学的绝妙的创作。它与无生命的物质创作是迥然不同的，它不隶属于我们的意志，不任人摆布，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把它创造出来。尽管人类十分渴求它，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种牲畜或飞鸟一样，关在牲口圈或笼子里赏心悦目地久久观赏。

人的性格是十分细腻和丰富多彩的。文学竭力想把它从内心世界里

挖掘出来，加以刻画，这是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人的性格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有条不紊的，它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重重叠叠的层次，而它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又是那么细致入微，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超出人的意料。因此，使它隽永地铭刻在人类心灵上的工作，只能由一些超乎寻常的天才人物来完成。跋娑[35]、瓦尔米基、迦梨陀娑等前人做的正是这项工作。

如果把我所说的所有内容作个简要概括，那就是说，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心灵描绘和人的性格刻画。

然而，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许更为重要。实际上，外界自然和人类性格每时每刻都在人的内心里取得形式和发出乐声，然后，作家通过语言的创作，把它们化为形象的画面和动听的歌儿，这就是文学。

神明的欢悦在自然和人类性格中塑造着自己，人类之心也为了在文学中刻画和反映自己而做着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未中断过，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诗人只不过是人心的这种不懈努力的副产品而已。

神明欢悦的创造是在自己内部进行，人心欢悦的创造则是它的反映。神明所创造的欢悦曲的叮当声，拨动着我们心灵的弦琴。作为神明创造的和反映的人类音乐的发展——我们内心创造冲动的发展就是文学。世界的呼吸正在我们心灵的芦笛上吹奏什么样的调子，文学也就努力反映那个曲调。文学不是某个人的独占的东西，也不是创作者的，而是神明的声音。正如外界创造自古以来就一直带着自己的善恶和不完善，努力表达着自己一样，这个声音也坚持不懈地努力从人类内心深处发出，传遍每一国度和每一语言。

（倪培耕　译）

文学的材料

纯粹为自己写的作品，不能被称作文学。有些诗人说，正如鸟儿陶醉在自己的欢乐中放声歌唱一样，我们也沉湎于自己的快乐之中，为自己而写作。这样一来，仿佛读者或听众与它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似的。

鸟儿歌唱时，毫无把鸟类社会当作自己目标的意思——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倘若鸟儿没有目标，那就算了——争论这一点还有什么用处呢？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作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读者社会。

难道由于这个原因，作家的创作就变得虚假了？母亲的奶就是为了喂养子女的，难道奶因此就不自然流出来了？

沉默的诗才和自我感情的激荡，也就是仅仅为自己而抒发感情——这是许多诗人赞同的两个毫无意义的观念。柴火不燃，不能被称作火。同样，不能把只凝望着天空，又像天空一样沉默的人称作诗人。表达才

是文学。心灵深处有着什么，谁能探知？评论这一点究竟有什么用处？印度一行古诗说：猜测库里存放何物是毫无意义的，朋友们应快快分享那些甜食。

仅仅为自己而表达感情——这也如同那类无聊的事一样无意义。创作不是为了创作者自己——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我们的感情有一个自然倾向：我们总想把自己亲身的体验感染他人。请看自然界，有生命的东西为争取永恒存在和发展而奋斗不息。一个生物越能使自己无限地扩展，它的生命界域就越宽广，就越能使世界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们在人类的感情世界里也见到了这方面的努力。区别仅仅是，生命控制空间和时间，而感情则控制心灵和时间。我们的感情总想永远影响无数的心灵。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一直为实现这种愿望而做出巨大的努力。人类在无数的符号、语言、文字、石刻、金属铸物、皮制品、树皮、树叶和纸上，用画笔、凿子、毛笔，勾勒了不可胜数的图画，表达了无数复杂而丰富的感情。从右到左，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行接着一行，没有什么事物和感情没有表达过。总有一天，我们的家，我们的物品，我们的身心等，一切都会被毁灭。唯有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东西将依赖于人类的智慧和感情，永远存在于生气勃勃的世界里。

前不久，从中亚的戈壁滩 36 的沙丘里发掘出一本属于已湮灭了的人类社会和被遗忘了的时代的残缺不全的书。在它无人知晓的语言和失传的字母里难道就没有反映着某种痛苦吗？看来，真不知什么时代的某个生灵的感情和思想一直为闯进我们心里而焦急着。无法考证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也无从知晓这本书在何处写成。人的内心感情和思想竟不为人所知，无法代代相传，无法在人类的喜怒哀乐里找到共鸣。它们似乎摊开双手，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古往今来的人类。

世界上最杰出的君主阿育王 37 想要流芳百世，就命令人在山坡上镌刻下他自己的业绩。他可能认为：大山会永存的，永不消失，它将始终向站在阅尽人间沧桑的道旁的接踵而来的新时代的过客，复述着他的事迹。阿育王把讲述自己心里话的重任托付给了大山。

大山一点也不顾及时间的变迁，不厌其烦地转述着他的话。阿育王现在在何处？曲女城 38 现在在何方？宗教鼎盛时代的印度的往昔光荣又在哪里？但大山至今仍在用被人遗忘掉的字母、死去的语言讲述着那些往昔的光荣业绩，它多少岁月以来一直在发出无人理睬的哀鸣。阿育王的这个巨大的舌头，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像哑巴似的默默地召唤着人类的心灵。拉贾普特人 39 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帕坦人 40 离开了这条路，莫卧儿人 41 从这条路上消失了；马拉提轻骑兵 42 的宝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战斗，最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

之中谁也没有理睬这座大山的示意。在大海的彼岸有一座岛屿，其名字可能阿育王连听都没听说过。当阿育王的工匠在石碑上刻上他的训诫时，在那个岛上的原始民族克尔特人的巫师[43]，正把自己对神的虔诚之情，用记号铭刻在石柱上。数千年后，从该岛上来的一位外国人，从历尽沧桑的无声字句中，破译出了阿育王的语言。于是，阿育王的意愿在相隔数千年之后，靠了一个外国人的帮助，终于得到了实现。尽管阿育王是个伟大的君主，他的意愿只不过是想告诉每个匆匆而行的历史过客，他想要什么，喜爱什么，不喜爱什么而已。他的内心感情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博得整个人类心灵的理解而站在路旁。有些过客注意到了这位伟大君王的专注愿望，有些却不屑一顾，径自走掉了。

不能把以上这番话的意思理解为，我把阿育王的训诫看成是“文学”。我仅仅说明，人的强烈愿望是什么。我们雕刻塑像，绘制图画，抒写诗篇，建造石庙，以及为此而长期以来在世界上做着不间断的努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向人类乞求不朽。

那些万世永存、企望在人类心中永生的事物，同转瞬即逝的东西和我们眼前的需要相比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们为自己一年的生活所需种植稻谷、小麦、大麦等五谷杂粮，但如果我们想造林，便得收集人总想在文学里永生。不少忧国忧民的评论家说：“作家只用戏剧、小说和诗歌充实文学。国家需要的应时文学却没人去写。”尽管如此，作家仍不为所动。应时文学只能满足眼前的需要，但那些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文学才能使自己永葆青春。

“知识”要进行宣传，只有这样，它的目的才能实现。知识每天都在变化，新的发明创造证实了旧的发明创造的谬误和欠缺。有些东西在昨天对饱学之士来说也是异乎寻常的、深奥莫测的，然而在今天连小孩看来也显得十分普通和简单明了。新的发明、新的探索和新的真理，往往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一旦陈旧之后，却又十分平淡无奇。当我们知悉，这些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曾为一些大科学家和学者所拒绝承认时，我们现在感到多么茫然不解啊！

但是，这种说法对“感情”不合适。不管如何宣传，“感情”永远不会陈旧过时。我们不想重复认识已掌握的知识，“火是烫的”“太阳是圆的”“水是液体”，知道一次就够了，没有必要第二次再去了解。如果有人把它们当作新鲜事又唠叨给我们听，我们就会厌烦。感情的东西不管多少次诉诸我们的理智，我们总感到兴奋不已。“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对我们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太阳冉冉升起的优美景象和所引起的快感，至今仍是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为人所津津乐道。不管多么古老的民间传统所沿袭下来的感受，至今仍那么容易地使我们入迷着魔。

所以，倘若人想使自己的任何思想永远生辉和新颖，他只有依赖感情的帮助才能做到。文学主要是依赖感情，而不是知识。

尚需说明的是，知识能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里进行改造，在

另一种语言里，经过改造的东西可能比原来的还要好，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各种语言里能容易地得到传播。正因为如此，它的目的才不折不扣地得到实现。

但就感情来说，出现这种情形是断乎不可能的。感情不可能与自己赖以存在的形式相脱离。

知识需要加以证实，感情需要注入生活的信息，它为此需要比兴和艺术技巧。对感情仅仅作一番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进行创造。

这种富有艺术性的创造犹如感情的躯干：在这躯干里，作家注入感情的方式，决定他个性的显示。这个躯干的构造和本质，决定作家眷恋的感情能否获得人们的尊重，这躯干的力量决定感情能否深入人心和代代相传。

生命只有依赖于躯干才能存在，它不能像水那样从一个容器倒入另一个容器。躯干和生命总是自豪地融为一体。

普通人都具有感情、感觉和性情，它们存在于这个人的心灵里。如果一个人不能表达它们，那么随着时光的流逝，总会有人来表达。但是，一部作品则完全是作者本人的，就是这一个人的，而不是那一个人的。所以，作者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而不是在感情和感觉之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一提起作品，马上就会同时联想起感情和表达感情的风格。在这两者之中，唯有作家的风格才为作家所独有。

当我们提及池塘时，就会同时想到水和挖开的地面，但这两者中哪一件是人创造的？水不是人创造的，显然是大自然赋予的，古来有之；而为使大众使用方便所采取的永久保存水的方法，则是人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样，感情也只是属于人的，使它通过特殊的形象为所有人制成特殊享受的材料的那种风格，是个人独有的，与它联结在一起的是人的个性，或者说是特性。

培植自己的感情，然后使之变作大众的感情，这就是文学，这就是艺术。火普遍存在于流水、土地、空气和其他许多东西中；藤蔓和树木等用一种神秘的力量，以一个特殊形式把火储存在自己身上。然而火得以长期以来变成了大众使用的东西，人们不仅仅利用它来煮食和取暖，而且通过火也获得了美、光亮、影子和健康等。

所以，把大众的东西以特殊方式变为自己的，然后又以那种方式把它变为大众的东西，这就是文学事业。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自然而然从文学中产生出来。理性与任何人的个性没有丝毫联系，真理（英语为“Truth”）完全是独立于个人的和纯洁无瑕的。万有引力定律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同样起作用的，它不因人

而异。

那些不被创造出来，就不能在无数心灵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东西，那些一直为了在其他心灵中引起共鸣而通过天才心灵用音符、色彩和比兴被反映出来的东西，就叫作文学的材料。它们表达在形式、感情、语言、声音、韵律之中，从而得以存在。它们只是属于人所拥有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仿效的结果，而是创造出来的。所以，它们一旦得到表达，就不可能在另一种形式或另一种情况下重演。它们的完整性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每个部分，没有这种属性，就不能称之为文学。

（倪培耕　译）

文学思想家

当我们单独地待在家里，高兴地欢笑或痛苦地啜泣时，我们不会去考虑，我们的欢笑或痛哭是否会超过限度。但当我们认为必须表达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时，我们所表达的喜怒哀乐必然会超过它们的自然程度。

当一位母亲号啕痛哭，扰乱了全村人的睡眠时，她不仅是为夭折的儿子表达自己的悲哀，也是想表达儿子死亡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对自己没有必要如此显示自己的痛苦和欢乐，而对别人不得不这样做。正因为如此，为了表达悲伤，不得不超过悲伤的自然程度，倘若说它虚假是不公允的。显示悲痛是阐述悲痛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对我来说，我儿子的价值是多么巨大，他的离去是多么令人伤心，除我之外谁能领会呢？如今，他已离开尘世，然而，世上的人们仍像往日一样自由自在地起居饮食，安安稳稳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尘世对她儿子的如此忽视，沉重地打击了处于极度悲伤之中的母亲的心。所以，她要用哭声夸张地显示自己的哀悼，通过自己悲哀的力量向尘世宣告自己这个损失的重要意义，似乎想给自己儿子增光添彩。

当悲哀囿于自己的限度时，它就具有一种自然的约束；当它被显示时，向别人宣告时，它就超越了自己的限度。她为了在别人无痛苦感受的心灵里唤起她自己痛苦的自然感受，就用不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

何止是痛苦和悲哀，我们心灵里的大部分感情的表达都有两种情形：一种为了自己，另一种为了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心灵的感受变成众人的感受，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骄傲、宁静和欢愉。倘若你对我所感动的东西，漠然处之，我则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

事实上，真实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承认，是无法确立的。如果唯有我看见天空是黄色的，其他人没有见到，那只能表明，我患了某种病，它仅仅是我虚弱的表现而已。

地球上有多少人对我心灵的痛苦表示同情，它真实性的证实就有多大。我所强烈地感受到的事物，不是我软弱、病态或发疯的幻觉，而是

真实。我把这种感受确立在众人的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慰藉和欢愉。

要在多数人中间证明蓝色的东西是蓝的，不是件费力的事。但要别人体验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则不是件容易的事。仅仅表达自己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应该如此地表达感情，即通过这种表达，别人能现实地感受到他们的感情。

所以，这里完全有可能超过限度。当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显示一件事物，他们不得不夸大地显示，不得不根据真实的要求进行一定的夸张。否则，远处的东西显得那么小，就不那么真实，只有被夸张之后才能达到真实。

感受我的哀与乐对自己来说不存在障碍，对你来说就存在障碍。你离我远远的，我不得不估量距离之后，对你夸张地显示自己的哀与乐。

在维护真实的前提下，具备这种夸张的才干，人们才能获得对文学家的真正的认识。如果那种说法是正确的话，书写就不等于文学。

我在自然中所看到的东西是直观的，我的感觉直接证明了它。文学中所看到的东西固然也是自然的，但不是直观的，文学弥补了这种直观性的缺陷。

就从这里，自然真实和文学真实开始有了分歧。自然中的母亲不会像文学中的母亲那般哭泣，然而正因为如此，文学中的母亲的哭泣不是虚假的。固然自然的啜泣是异常直观的，她的痛苦在外形、暗示、音调和四周的环境里是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心顿时充满了悲痛和同情的感情。然而自然中的母亲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悲痛，她既没有那种力量，又没有那种能力，能全面地表现它。

正因为如此，文学不完全是自然的镜子。何止是文学，任何艺术都不会亦步亦趋地追随自然，我们能在自然中直观现象，但在文学和戏剧里是无法直观的。所以，在这里，如果文学成为自然的镜子，就不成其为文学。

文学为了弥补这种直观性的缺陷，就依借韵律、修辞、艺术和音乐诸手段的帮助。这样，作品的内容似乎比外界虚假，但从本质来说，它比自然更真实。

在这里“更真实”这个词的运用有着特殊的含义。如果我们从现实的形态分析人们心灵的感情，我们就不能体验完整感情中的任何一种感情。人心的感情往往同许多其他感情融合在一起，我们能看到它们短暂的闪光。世上无数感情的波浪始终沉浮不定。霎时间，一种感情消融在另一种感情之中，谁都不去理会哪种感情是主要的，哪种是次要的。低贱和高贵、崇高和卑劣的所有感情波浪，相互拥挤着，撞击着。当我们在自然的巨大浪潮里看到了人的感情表现时，我们不由自主地从中分别地掬取一些波浪，用假设把它们联结起来，用想象使它们沟通起来。我

们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无法获得完全的认识，我们的记忆像有才干的文学家一样，只能分别捕捉它的大部分印象。如果它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大的和小的所有部分都以平等方式，不偏不倚地烙在我们的记忆上，那么这座塔的真实部分将被抹去，它的真实面目将会消遁，如果我们设法维护所有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认识自己最亲近的部分。认识的意义在于该扬弃的扬弃，该吸收的吸收。

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些虚构。我们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往往只看见他的大致面貌，而他生活的大部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捉摸的，我们既不是他的影子，又不是他心灵的窥探者。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大部分，我们的想象就在这匮乏和空白的地方任意驰骋，填补了匮乏和空白之后，我们就在自己内心镂刻上一个完整的形象。倘若我们的想象无法填补对那些人认识的匮乏和空白；倘若那些人的贫乏始终是我们的贫乏，他们的直观部分才是我们最接近的现实；倘若他们的隐蔽部分对我们来说始终是朦胧的、不可见的，那么我们就不了解他们。如果了解，也只是皮毛而已。同样，世上大部分人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影子或非真实的实体而已。我们只从律师、医生或商人身份上了解世上大部分人——而不是通过人的身份了解他们。也就是说，他们的外部身份与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把这种外部身份看成是他们身上最大的特征，而在他们身上比那更大的心灵真实，我们却一点儿也感受不到。

文学企图以完整形式向我们叙述某个事物，完整形式的含义是：找出事物的核心部分；赋予小的部分以小的地位；给大的部分以大的地位；填补空缺；把分散部分聚集在一个地方。文学一直干着心灵在客观的、丰富的自然里想做的事。心灵不是自然的镜子，文学也不是自然的镜子，心灵把自然变成人的精神世界，而文学把具有那种精神世界的人变成自己的描写对象。

两者的活动方式往往是一致的，两者又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而存在着差别。心灵所创造的东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文学是为所有人的欢愉而进行创造。我们只要粗略记载就能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但创作出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作品必须有最广泛的联系，必须把它放在如此地方，如此的光亮里，使大家都能完整地看见它。通常来说，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而文学是从心灵中聚集起来的。为了把心灵的感受揭示出来，特别需要创造力量。这样，在自然中产生的心灵里和从心灵中产生的文学里所反映的事物离模仿十万八千里。

在真正的文学里，我们不仅想在现时期，而且想在永恒时期里，使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哀与乐受到尊重。所以必须使事物的广度和深度结合起来。当把短暂时期的事物变成永恒时期的事物时，测量短暂时期的尺码就于事无补了。正因为如此，优秀文学不是稍纵即逝的。

把内心感受幻化成外部图景，把情绪感触孵化为语言符号，把短暂事物转化成永恒记忆，以及把自己的心灵真实变成人类的真实感受，这就是文学事业。

文学家天才与心灵的联系就是心灵与世界联系，把那种天才称作“世界人类心灵”是较为贴切的。心灵从世界中汲取精髓，世界人类心灵又从那个心灵里汲取需要的精髓，塑造自己。

我明白，以上的话是十分费解的。我努力说得更清楚些，但不知这种努力能否成功。

我们会感受到自己内心存在着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个性；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的家庭是有意识的，那么它就通过思维把自己的小天地和大天地结合起来。我们内心的个性和人性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一堵难以逾越的墙矗立在两者之间，那么心灵就蛰居在昏暗之中。

如果在真正的文学家的内心里，在他的个性和人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障碍，那么它也是一种想象的清澈透明的玻璃似的障碍物，不妨碍相互间的观察辨别。此外，这块玻璃也是适合做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玻璃，它使不清晰的东西变成接近清晰的东西。

文学家的这种人性就是创造力，它把作家的个性变成自己的，它使短暂永恒，使片段完整。

心灵的工厂建立在世界上面，世界人类心灵工厂建立在心灵之上。文学通过这个途径应运而生。

我们早就指出，决定精神方面的真实性是异常困难的。证实黑的东西是黑的，比较容易，因为大多数人毫无疑义地认为它是黑的，但证明好的东西是好的，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这方面，大多数人取得一致意见是困难的。

在这里，还存在其他许多困难。难道大部分人认为好的事物就是真正的好？难道一些优秀人物认为好的事物就是真正的好？

关于自然物质方面，如果不从科学观点观察，人们就能确切地说，被大多数人认为黑的东西就是真正黑的。通过观察，发现这方面意见分歧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确定有关这方面的意见是不困难的。

但是，在认为好的就是好的以及好的程度的深浅方面可能会出现纷繁的意见，决定同意哪类人的意见是困难的。

其中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文学家不仅仅为现代而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目标是朝向未来的社会。要为现代和未来而写作品，怎么能取决于现代人的一种观点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现象，即那些暂时和眼前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优秀的。如果我们把某一特定时期的决定者的决定，看作是文学创作方面的最后决定，那么完全可能出现非理智和不公正的情况，

所以，文学超越现时代，把整个时代看作自己的目标。

那些经过各个时期人的不同教育，并经受人的不断变化的感情和境遇的洗礼，依然能够把人的尊严和骄傲变成永恒的著作，也就能经受住火的考验。我们不大容易窥见心灵，但如果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停止观察它，那么我们很难在不间断运动中间收集到暂时和永恒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人们应该在无限时代的系列观察中检验人的精神的东西——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决定精神的产物。

但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文学中就会产生无政府状态。高级法院不能废除中级法院的全部决定，同样，文学也不能停止中级法院的工作。申诉的最后判决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到那时会得到一种大致的思想认识或决定，但如果缺乏理智和公正，那就会一事无成。

在文学的独立的创作里，人的天才谋取所有时代的代表性，占有永恒时代的坐毡；思想或评论的天才的情况也是如此。不少人的考察力量是不同寻常的，那些短暂或狭窄的现象是无法蒙骗他们的，他们刹那间就能认识那些牢固和永恒的事物。他们认识了文学的永恒价值之后，就获得了永恒标志的知识，那个知识一直暗暗地为他们指明了道路。他们在教育和本性方面堪称不朽的评论家。

有一些市侩习气的庸俗评论家，他们的学说属于书本的知识。他们坐在大神宫殿的门槛上，炫耀自己的荣光。他们大声喧哗，声嘶力竭，挥舞拳头，进行活动。他们对内心世界没有任何认识，他们一见坐在豪华的马车上的人或佩戴有金链条挂表的人，就判定此人的高贵性。然而，女神的虔诚者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来到母亲身旁，母亲把虔诚者搂在怀里，吻着他们的额头。有时，虔诚者自己的衣饰沾满了灰尘，母亲含着笑掸去灰尘。尽管沾满灰土，女神仍把他们搂在自己充满慈爱的怀里。但看门人见到那些标志能识别他们吗？他们只认识衣饰，不认识人。接待女神的虔诚者的重担落在那些女神的子孙身上——他们是家庭成员，所以懂得家庭成员的尊严。

（倪培耕　译）

美感

一个人在年轻时，应该通过独身苦修，有节制地和有规律地丰富心灵生活。一旦我们提及印度的这个古老传统，有些大评论家就会说：“这可是个极其严格的修行。一个人通过这种修行，要么成为才华横溢的人，要么成为断绝七情六欲的苦修僧，但文学的情味与这种修行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文学、绘画和音乐又在何方？如果人想获得完全的发展，那是不能抛开美的。”

说得对，我也是爱美的。但修行绝不等于自杀，修行的目的是丰富

心灵。实际上，受教育时遵守独身修行的法则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修炼。难道农民拼死拼活劳动是使农田变荒芜吗？当农民扶犁耕地，用耙捣碎土块，用锄除去杂草，把田地搞得平平整整时，一些愚不可及的人看见这种状况就会认为，这是在糟蹋土地。但是不这样做，就不能种庄稼。同样，对于想真正掌握情味的人来说，起初必须进行严格的修炼。在通向情味的道路上，有着不少使人误入歧路的岔道。一个人要想在通向情味的道路上战胜种种艰难险阻，达到完美的话，那对于他来说有规律地和有节制地生活是十分必需的，为了获得情味不得不忍受这种乏味的生活。

人的不幸，是在于他的主要目标往往为别的次要目标所压倒。他想学习唱歌，结果只学会哼哼唧唧；他想成为富翁，结果成为聚敛钱财的吝啬鬼；他想为国效力，结果在一个什么委员会里以自己的提案能获得通过而扬扬得意。

同样，我们经常发现，规律和节制的遵循，往往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极端的目的。视遵守规律为获取功德途径的人，完全醉心于规律，这样，对于规律的追求就成了一种极端癖好。

这是人类愚蠢的标志。人一旦着手于某事，就不想中途而止。听说在英国有许多人收集有国内外邮戳的邮票，花费了无数精力和金钱。由于同样的收集癖好，有些人专事收集中国的瓷器和旧鞋。跑到北极去插上一面旗，这也是那类人的英雄业绩。那里除了长年的积雪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但他们怎么肯罢休呢？他们的癖好就是看谁能到离北极最近的地方。在他们看来，山登得越高，成就越伟大。一些人为这种没有价值的成就而送命，同时还使多少不情愿干这种事的脚夫丧生。尽管如此，人们从不考虑这方面的事。

在他们看来，无谓的花费越多，平白无故受的罪越大，就越要把无意义的活动和无结果的胜利成果引以为骄傲。这种对有规律的修炼的追求，是以痛苦的程度多寡来得到满足的。如果这种追求开始只是以睡硬床为满足的话，那么进而就以睡地铺，再而睡铺在地上的毛毯，最后以睡在地板上为满足。就这样，以折磨自己为目的，最后以自杀告终。实际上是把解脱变成一个强烈的追求，也就是为拼力解开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而更加勒紧绞索，以致送命。

因此，倘若把遵守规律变成一种贪欲的话，那么随着严酷性压力的增大，心灵中的美感就会完全被碾成齑粉，最后荡然无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果把达到尽善尽美当成目的，正确控制好节制的尺度，那么人的任何欲望都不会受到损害，人本身将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坚实，就不能支撑任何东西。一个有形的或赋予他物以外形的东西都必定是坚实的。人的身体不管多么脆弱，如果它不是以坚实的骨骼作为支撑，那么它只是一个肉团，不具有任何特性。同样，知识的基础也是坚实的，享乐的基础

也是坚实的。倘若知识的基础不坚实，那知识就成为互不连贯的梦幻而已；如果享乐的基础不坚实，它只是一种狂热疯癫的游戏而已。

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节制，它含有思想、力量和刚毅。它像神一样用一只手布施恩典，用另一只手进行毁灭。培养这种节制是艰难的，而要破坏它也同样是艰难的。为了充分享受美，这种节制是必需的。一旦失去节制，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的孩子端着食物盘子，把饭菜弄得狼藉满地，有的粘在脸上，有的溅在身上，把剩下的饭菜拨来拨去，玩耍起来。就这样，只有很少的东西才进入他的嘴里。失去克制之后，我们赖以享受的东西的境遇和这些狼藉的饭菜一样，我们也会把它们撒满四处，有的粘在身上，有的干脆搁在一边。实际上，我们一无所得。

美的创造绝不是胡思乱想。任何人不会放火烧毁整个屋子来点灯。火是容易失去控制的，所以在点灯时应该控制住火。兴趣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对兴趣不加控制，任其扩张，那么它们就会把本身唯一需要的美烧成灰烬；它们倘若摘花，就会把花全部打落在地。

事实上，餐桌上不仅有填饱我们肚子的食物，还有美的存在。水果不仅可以充饥，而且它色香味俱全，显示着美。诚然，它即使完全不美，我们也照样吃了果腹。尽管我们急切地想吃它，但它对我们来说仍不仅可以充饥，而且也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这是超过我们需要的一个收获，这个美似乎是我们额外的收入。

这个美把我们的心引向何处呢？它努力不使消除单纯的饥饿欲望成为我们最高的目的或上帝，而使这个欲望对于我们心灵的控制有所松懈。难近母[44]成为饥饿女神之后说："我得吃掉你，我什么也不想听。"那时，美神满面笑容地洒以甘露，把追求实利的可怕的血红大眼遮起来，把饥火压在下面，上面放着美的享受果实。无法避免的实利目的包含着一种对人的鄙视。但美高于实用，正因为如此，它消除了对于我们的鄙视。美使我们的饥渴具有一种崇高的精神[45]。正因为如此，曾经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人如今成为人；曾经只知道满足感官的需要，如今接受爱情的束缚；今天我们即使感到饥饿，那也不会像畜类，不会像魔鬼一样凑合吃上一顿；东西不干净，我们就没有吃的欲望。现在想吃的欲念不能独占我们的心，美和讲究干净削弱了这个贪吃的念头。我们经常训斥孩子说："呸！干吗这样狼吞虎咽！这种吃相多么难看。"美制约着我们的欲念，它不仅与世界建立了实利关系，而且还建立了享受关系。在实利关系之中我们是渺小的，是迫于无奈的，而在享受关系中我们则获得了解脱。

由此，我们清楚地知道：美最终把人引向克制，美赐予人以甘露。人喝了甘露，逐渐控制了历来就有的饥饿。有些人本不想把毫无节制看作不幸而弃之，而现在把它看作不美而弃之。

美一步步引导我们讲究文明和节制，反之，节制又不断加深我们对美的享受。如果我们不能使自己专心致志，那么我们就不能从美的本质

中取得情味。只有对爱情始终如一的女性方能感受到爱情的现实美的情味，放荡的女人是感受不到的。贞操就是一种毫不动摇的自我节制，唯有通过这种节制才能真正体会到爱情的妙不可言的情趣。如果我们对美的追求缺乏像贞操那样的节制，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将只能在美的四周着急地绕圈子而无法入内；只会把陶醉看作享受，为了谋取一样东西而抛弃其他所有一切，结果将是一无所获。真正的美只有虔诚的修炼者才能得到，而贪婪的放荡者是得不到的，饕餮者是不会品尝菜肴的美味的。鲍什叶国王 46 对乌登克王子 47 说："去吧，到后宫去，你会见到女王。"乌登克到了后宫，但没有能见到女王。任何不洁净的人不能见到恪守贞操的女子，那时乌登克是不洁净的。

在世界所有庄严和美的后宫里居住着恪守贞操的吉祥女神，她近在咫尺，但由于我们本身不洁净而无法见到她。当我们沉湎于穷奢极侈的生活时，光彩照人的吉祥女神就会在我们面前消失。

我们不是用宗教、道德或伦理观点，而是用享受——英语中称之为"art"的观点来谈论这个问题的。我们的经典也说，不仅宗教，就是享乐也要有节制，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必须抑制自己的愿望；如果你想享受美，那就必须克制享乐的欲望，使自己变得洁净和平和。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抑制欲念，我们就会把欲念的满足看作是美的满足。我们仿佛认为，心灵的东西是唾手可得的。所以，我们说，为了真正培养美感需要进行独身苦修。

那些不轻易受骗上当的人会疑惑地说：啊哈，这简直是诗了。他们会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创造美的富有艺术才华的人，大都是放荡不羁和毫无德行的，他们的生平不值一谈。所以必须抛弃诗歌，批判客观真实。

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如此相信客观真实呢？原因是，它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认为有关人类关系方面的许多内容是客观实在的，但其大部分不是一目了然的。我们看见了树木就说看见了森林。正因为如此，人所做的实际事情中的某些部分，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这倒还好，有的人竟信口雌黄断言它完全是黑色的。有人把拿破仑 48 奉为神明，有人却把他贬为恶魔；有人把阿克巴大帝 49 说成是宽容的、为民造福的君王，有人却把他看成是杀害印度教徒的罪魁祸首；有些思想家认为，种姓制度 50 保卫了印度教社会，另一些人却认为，这种种姓制度埋葬了印度教社会。就这样，双方还都大声疾呼捍卫客观真实。

事实上，就在人所活动的同一地方，原来便存在着一些矛盾的现象。有些事物在为人所见的许多部分里显露出矛盾，但其深刻的统一却隐藏在不为人所见的部分里。因而，真正的真实不是浮在肉眼所见的表面上，而是潜伏在肉眼见不到的内部。正因为如此，存在着那么多对它的争论和由此而产生的对立派别，以及历史学家不得不为两个对立的派别都提供证明材料。

我们在世上富有艺术才华的人的身上，看到了缺陷或放荡的表现，尽管承认其客观真实为真实，我们仍不能承认它为唯一真实。如果说，美的创造是从不足之处、放荡不羁中产生的，然而这两者是截然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如果有人用实际情形来证明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会说：提供的证明不全面，缺乏真凭实据。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强盗集团发了大财，那么绝不能根据这个客观真实断言，当强盗是发财致富之路。这里，不需任何证明就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强盗意外地发财，其根本原因是他们的利益一致，也就是说，这个集团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信任。但一旦他们失去了财路，不能把这归结为一致利益的破坏，而应归结为他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如果有人做买卖发了财，又挥霍殆尽，那我们绝不能断言，能挥霍的人定能积聚财富。但我们可以说，在挣钱方面这个人是十分精明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有超人的节制和思考的能力，然而在挥霍钱财时，他挥霍的欲念，与他的精明能干和远谋深算的禀性，是背道而驰的。

富有艺术才华的人一方面确有天资，另一方面也是个苦行者。他不能随心所欲，需要有心灵的专注和克制。能够使自己的品格在各种情况下都保持洁白无瑕的完美的人是很少的。人总有些堕落的东西。其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从不足逐渐走向完善，尚未到达完善的最高境界。在生活中，我们借助于内心的智慧，而不是借助于堕落，才创造出永恒的伟大的财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以自己不断完美的艺术，显示自己品格上的力量；另一方面以破坏自己的生命，表现了自己的沉沦，他因为七情六欲而忘记了自己事业上的美好理想。创造任何一样东西都需要节制，而毁灭则需要放纵。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需要克制，放纵只能带来虚假的知识。

有人会说，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岂不是说，一个人同时具有发展美的能力和放纵的品行，它们能同时获得出人意料的成就吗？这不足为奇，就如同狮子和母牛在同一河岸边一起喝水一样自然。

当然，按常理狮子和母牛不能在同一河岸边喝水，但这种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就是在狮子长成猛兽，母牛变得壮实的时候。在幼年时期，狮子和母牛可以一起玩耍，但长大后狮子就会猛扑过去，而母牛也会尽力逃跑。

同样，真正成熟的美感不能与心灵纵欲和心不在焉同时并存，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你问，为什么是格格不入的呢？那是有其原因的。维什瓦米德拉大仙[51]与造物主抗争，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这个世界是维什瓦米德拉大仙的愤怒和伪善的结晶。于是，大仙创立的世界与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竞争与搏斗的结果使大仙创造的世界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它与这个世界不合拍，最终使别人蒙受痛苦，本身也痛苦地消逝了。

如果我们的欲念过于强烈，那么就会创造出与造物主的世界相对立的事物，它不能与自己周围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愤怒和贪婪在我们四周产生种种病变。这些病变使渺小变成伟大，使伟大变成渺小，使稍纵即逝的东西永恒，使永恒的东西消失。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变得如此之大，致使其他一切东西都无足轻重，甚至连月亮、太阳和星星也黯然失色。这样，我们的创造就违背了造物主的意愿。

你可以设想一下一条河的情景。河中的每个波浪虽各自独立，但它们汇合在一起，歌唱着，向同一个大海流去。没有一个波浪阻挡别的波浪前进，但如果在途中遇上漩涡的话，那么波浪就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像疯子一样地原地打转，无法向前，最后消失了。这就是说，河流里有了阻碍，波浪既无法获得稳定形态，又无法前进。

如果我们的任何欲念变得极端强烈的话，我们就会退出整个潮流在原地打转，尔后消失；我们的心灵就会只围绕一个中心转，为此愿意抛弃自己所有的一切，同时又想毁坏他人的一切。某些人在这种近乎疯狂之中看见一种美，为何如此？我们认为，欧洲文学正是受这种欲念支配的、转圈转个不停的舞蹈——一种引向毁灭的舞蹈。 52 这种文学仿佛只有在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令人不能安宁的境界里才能获得一种特殊的享乐。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称为美的教育，这只是变态的心理而已。我们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看某种东西，会觉得它是美的。但如果我们把这种东西与所有的综合起来看，那它就会显得不美。酗酒者在酒店里忘却了整个世界，认为自己的小天地才是天堂。但一当他酒醒之后，把酒店与周围世界联系起来进行观察，那时就会如梦初醒，明白自己的真实情形。当我们的欲念变得强烈的时候，它确实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光辉。但当我们把它与大千世界联系在一起看，我们就会立即觉察到强烈欲念的害处。于是问题清楚了，那些不把渺小与伟大、个体与全部结合起来观察的人，就会错误地把刺激当成享受，把变态看作美。所以，为了完整地获取美感，需要心灵的平和，而纵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美感的完整性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原始民族视为美的东西，文明民族却不屑一顾，这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原始民族的视野狭窄，而文明民族的视野宽阔。文明民族的世界在内部和外界、时间和空间里都是宽广的，它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奇异多彩的。正因为如此，在野蛮人和文明人各自的世界里，同一件东西不可能有同一的价值。

对绘画艺术一窍不通的人，见到画布上的一些鲜艳色彩和模糊不清的形象，就心花怒放。他们不懂得要把画放在广大范围里进行欣赏的道理。在这方面，他们缺乏较强的思考能力来约束他们的感官，仅仅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某件东西，他们便迷恋上它，对其深信不疑。只看到皇宫看门人的帽徽和络腮胡子，他们就把他视为地位最高的人而倾慕不已，完全不觉得有跨进宫门、走向宫内的必要。但不那么土气的人绝不会轻易地被迷惑，他们懂得，看门人的堂皇仪表，除了让人看了生畏之

外，没有任何价值。国王的威严不是瞧上一眼便能体会到的东西，而是需要用心观察的。国王的威严包含着一种力量、宁静和庄重。

因此，凡肯动脑子的人。绝不会一看到画中的五光十色，就被迷住。他们懂得主次、前后、中心与周围的和谐。颜色吸引眼睛，但要懂得和谐的美就需要用心，需要认真地观察，随之而来的享乐也必定是深刻的。

正因为如此，一些具有艺术才干的人不注意外表微小的魅力，在他的作品里有一种坚实性，在他们谱写的乐曲里没有装饰音。由于朴实无华，普通人在这类作品里是得不到任何特殊享受的，但就是那种朴实无华所具有的深刻力量，给某些人以巨大的欢乐。

因此，光通过肉眼，而不是同时通过心灵，就不能真正地看到美。这个心灵上的鉴赏力只有通过一定的教育才能培养成。

然而，鉴赏力也有高低之分。仅仅借助于智慧和思维，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还加上心灵的情感，那我们的视野就会宽广；如果我们再加上区分善恶的智慧，视野就会更宽广；一旦形成形而上学 53 的观点，我们的视野就无止境。

那些使我们心灵受到感染的东西，会使我们得到更多的满足。与鲜花相比，人的脸庞更吸引人。原因是，在人的脸庞里不仅有外貌的美，还有知觉的光辉、智慧的闪耀和心灵的温柔。人的脸庞会占据我们的知觉、智慧和心灵，以至我们无法轻易地摆脱它。

在世上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身上有体现上帝仁慈的天性。我们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我们都忘掉了自己的存在。因而一个王子为了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世界而毅然出走的事迹 54 ，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写诗、作画！

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说，你不是在谈论美吗？怎么忽然涉及宗教道德问题呢？有必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吗？善就是善，美就是美。善的东西用一种方式吸引我们，美的东西用另一种方式吸引我们。两者吸引人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两者的名称也互不一样。那些善的东西之所以能吸引我们，因为它们有用，那么那些美的东西为什么迷住我们？我们似乎茫然无知。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善的东西使我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说它好。但这种说法还不完善。实际上，善的东西一方面满足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本身是美的。也就是说，除了实用之外，它还有一种无实用意义的吸引力。道德家们以宗教的观点宣传善，而诗人则描述善的妙不可言的美。

我们不是从满足需要出发，把善说成美。米饭对我们来说是实用的，衣服、雨伞、鞋子等物，对我们来说也是实用的，然而它们无法在

我们心里唤起美感。但罗什曼那跟随罗摩一起去森林的故事[55]，却拨动我们的心弦，奏起美妙动听的音乐。这是用优美的语言和动人的韵律绝妙地加以润色的伟大诗章。我们说，弟弟为哥哥服务是件好事，但其目的绝不是说这将造福于社会，我们之所以颂扬这件事，因为它是美的。它为什么是美的呢？这是因为所有善的东西与整个世界有着十分深刻的和谐的关系，与整个人类的心灵深深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善与真的完美和谐，那么美对我们来说不是不可捉摸的。同情是美的，宽恕是美的，爱是美的。这种美可以同荷花、满月相媲美。像荷花和满月一样，这种美和周围世界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光辉。这种美适用于一切，一切适用于这种美。《往世书》里的吉祥天女[56]不单单是美的女神和财富女神，也是善的女神。美的形象是善的完美形式，善的形象是美的完美本质。

现在，我们来探讨美和善在哪儿结合的问题。我在前面已谈到过，美比实用伟大，所以我们称它为财富。正因为如此，它使我们摆脱极端自私和实践的贫乏，并在爱中获得解脱。

我们在善中见到这种财富。当我们看到一个英雄人物为了宗教抛弃一切，进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时我们会惊叹不已。这种惊叹高于我们的哀乐，大于我们的私利，重于我们的生命。善并不把这种因财富的力量而造成的损失和痛苦看作损失和痛苦。善不因私利的丧失而受到丝毫损害。善与美一样使我们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美向世间显示上帝的财富，同样，善在人类生活中显示这种财富。善不是使人用肉眼来看到美，也不是用智慧来解释美，而是把美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刻，从而使人亲自感受到。

诚然，用鲜花、绿叶、灯烛和金银器皿装饰餐厅，固然是好。但如果邀请来的宾客没有得到令人欣喜的尊敬、礼遇和爱，那么这一切装饰对他来说并不美好。因为唯有欣喜才是心灵的财富。甜蜜的笑容，动听的言辞，亲切的接待，无疑是一种美，它比香蕉叶、金盘显得更宝贵[57]。当然，不能说这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显得宝贵。有些人甚至愿意忍受屈辱也要参加十分豪华的宴会。这一类人不懂得还有比宴会本身更大的目的，更重要的美。实际上，装饰和菜肴不是宴会的主要部分。正如幼芽的花瓣那样紧紧裹住自己，自私自利的人的力量也只囿于自己的小天地。一旦这种力量挣脱束缚，就转向外部世界，像盛开的花朵一样，竭力与外界结合在一起。那些看不到蕴藏在祭祀之中的严肃美的人，就把丰盛的菜肴和华丽的装饰看作是无与伦比的东西。他的无节制的欲念，他对施舍物的贪婪和贪图吃喝之心，使他体会不到祭祀的崇高的美。

印度经典说：有力量的人的装饰是宽恕。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蕴涵于宽恕之内的美。愚蠢的庸人一见到力的显示，就对它崇拜不已。害羞是女人的饰物。但谁能把这种羞耻心看得比装饰更美呢？只有那些不是狭隘地观赏美的人才能看到这种美。当狭长的光线与四射的光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应该登高才能很好地眺望到这种壮观的美。但是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受教育，需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内在的力量。

我国古代诗人毫不犹疑地描绘孕妇的美，而欧洲诗人在这方面却感到困窘和疑惑。孕妇的美尽管不是那么起眼，然而当妇女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临近时，对这一时刻的期待，使妇女的形象蒙上了一层自豪的光彩。这般情景肉眼所见有限，唯有精神上的虔诚才能予以弥补。雨季里，乌云密布，大雨如注。秋季里，云被风吹得轻盈地飘浮。当落日余晖投在云朵上面，斑斓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但在夏季，像黑牛一样的乌云，在雨水的重压下变得呆滞。稠密的雨云，没有丝毫斑驳的色彩，它们从四周把我们围得严严实实，似乎不留一丝缝隙。这湿漉漉的蓝色的云层意味着被炎热炙烤的大地将得到喘息，粮食将会充实，河湖将会盈满。一切都陶醉于善的完美的深沉甜蜜之中。迦梨陀娑让雨云担当了受离愁折磨的药叉的使者 58 。毋庸置疑，雨云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尤其吹向北方的南风更无须费力。但诗人选中了夏季的第一天的乌云——使世界遭受炎热炙烤的乌云。难道这乌云仅仅是把情郎的信息传到少妇身边吗？不，它一路上使河流、山岳和森林变得异常完美。黑檀树绽开黄花，枝叶长得茂盛，一行苍鹭冲向天际；盈满的河水哗哗地冲刷着岸边的灌木林；村姑的陌生的、含情脉脉的眼神，使夏季的天空仿佛显得更凉爽宜人。于是，诗人就是这样用诗行，把离愁的信息同整个大地的复苏联结在一起，使自己对美的追求得到了满足。

在《鸠摩罗出世》 59 里，诗人没有在不适时宜的突如其来的春天和爱神的迷人细雨下，把湿婆神与难近母的相会，作为高潮来处理。男女之间的狂热结合，猛如烈焰。然而诗人在那毁灭的烈焰燃起之前，就创造了和平的清泉，随后才安排两人相会。诗人通过描写苦修，使难近母的情爱的最完美形象光彩照人。接着，诗人描写春天盛开的花蕾的脱落和杜鹃的婉转声的沉寂。在《沙恭达罗》里，只有当女主人公成了母亲，情欲的冲动在苦行之后趋向平静，悔恨与宽恕交织在一起时，国王夫妇的重逢才有了意义。初次相会包含着毁灭，而重逢中则包含着庇护。诗人在这两篇诗作里，以宁静与善的描绘，显示了完美。在描写这一切时，他的画笔的色调是何等清淡，琴弦发出的声音是何等柔和。

事实上，美在充分展现的同时，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轻佻。一旦花朵把自己的色香变为甘甜的果实，美和善就在发展的最高阶段里统一起来。

凡是把美和善看成一体的人，绝不会把美同骄奢淫逸联系在一起。他们生活旅程的内容是平淡的，但这并非是缺乏美感的原因，而是美感丰富的原因。阿育王建造的花园如今安在？他的皇宫早已荡然无存。但是，他命人建造的塔和柱，至今仍屹立在佛陀曾经传授知识的榕树附近。阿育王就在佛陀发现人类痛苦得到解脱之路的圣地上，就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最高善行的地方，建立了美的艺术珍品，他没有把骄奢淫逸变成神坛上的祭品。在印度，多少崇山峻岭上和荒无人烟的海岸边矗立着许许多多神庙和美的艺术珍品，然而历代印度国王的巍峨宫殿的遗迹在哪儿呢？不在京城里而在森林里和山岳上，建立这些美的珍品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说，人在那儿通过自己创造的美，表达了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钦佩和虔诚，人所创造的美向比自己更伟大的美双手合十

致敬，通过自己的整个影响默默地宣扬比自己更伟大的本质。人通过这种完善的艺术语言说：“看啊，好好地看！看那美的东西，看那伟大的东西！”他不想说，“你们瞧，我是多么追求享乐”。他没有说，“看着我在世时作乐的地方和我死后的雄伟墓地”。我们无法肯定，古代印度君王是否也是如此修造自己的皇宫。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民族并没有怀着虔诚的心情保护过这些皇宫。那些为了炫耀自己的人虽然建造了宫殿，而他们都销声匿迹了。但是，人的力量和虔诚因人自己所创造的美与神的善的形式共存而受到赞美。我们竭力维护建在险峻之处的庙宇殿堂——美和善的结合以及创造之神和美神的完全结合。这种精神隐匿在一切文明里。总有一天，美不会沉浸于追名逐利之中，不会因忌妒而受到伤害，不会因贪图享乐而衰败。到那时，美将是纯洁的，将会在宁静与和善之中，汲取力量而变得生气勃勃。如果我们不能把美从自己的情欲和贪婪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看到完善的美。由于愚昧和无节制，我们无法真正地看到美，因此也就得不到满足，我们的欲望会越发强烈。假如不进食物，光喝酒，那么即便对健康有益的食物，我们也不会感兴趣。

正因为害怕上述情况的出现，道学家们宣扬要对美敬而远之；同时，为了将来免遭损失，他们也劝阻我们别走获利之路。但我们应该教会人们真正懂得，为了得到完整的美，需要有节制和苦修。独身苦修的目的正在于此，而不是单调枯燥。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苦修如何才算成功？何时才能终结？我们能够理解自己性器官和感觉器官的必要性，但不懂美感有什么必要？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再次简要地评述一下，美的道路究竟通往何处。

当我们只是通过自己的感官获得美感时，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只要看上它一眼，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吸引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清晰地看到美与丑两者之间的差别。但当智慧也渗入到美感中来的时候，那时美与丑之间的差别就消失了。那时，吸引我们心灵的东西，可能在我们眼里不会是很美的；那时，我们看到了开始与结束，主要与次要，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之间深刻的统一，由此我们得到了享受。但我们不承认迷惑眼睛的美的奴役性条约。当行善的理智加入时，我们心灵的权力就越加扩大，美丑之争越趋消失。那时，一个贞节的妻子看上去就是美，而不单单追求外表的漂亮。在忍耐、胆识、宽容和爱情发光的地方，炫耀的色彩就不必要了。在《鸠摩罗出世》里，当乔装打扮的大神当着女苦行者乌玛的面，指责湿婆神的仪表、品行和年龄时，乌玛答道：“我的心对他充满了感情。”快乐绝不需要借助任何外表的东西。有了感情，美和丑的严重的割裂消除了。

关于什么是善也有争议。区分善与恶，就要分清好与坏。在这过程中，善与恶，好与坏，任何一方都不会消失。两者的结果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有河流就有河岸，河流终止的地方，必然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河与岸的对立，在河流终止的同时也消失了。取火时，需将两根木柴摩擦，但一旦点燃了，两根木柴的摩擦也就停止了。同样，我们的美感，也是存在于感官的惬意和不适的斗争中，生活的善和恶的对立之中，像两根相互摩擦着的木柴一样不断冒出火星。一旦燃烧起来，它的片面性和模糊不清之处便全部消失。

到那时，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到那时对立与斗争消失了，一切都变成了美，真和美浑然一体。那时，我们就会明白，获得真的现实就是享受，这就是最高形式的美。

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我们的心寄寓何处呢？我们于何处才能感受到真实的快乐呢？行人来来往往，如影相随于我们身旁，但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也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某种快乐。有一位亲戚与我们十分亲近，这个真实充实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对自己亲戚的真实情况了解得越多，我们从他身上获得的快乐就越大。一个国家仅是大地的一部分，但那个国家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透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所以能够为它而献身。一门知识对一个蠢人来说是可怖之物，但对学者来说则是他享受的最高乐趣，学者把自己整个一生奉献给这一门知识。我们理解了真实，就会感受到乐趣。我们没有全面地把握真实，就感受不到乐趣。只有我们全面地把握真实，我们方能爱它，方能感受到乐趣。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真实的感受和美的感受就会一致起来。

人类的全部文学、音乐和艺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人们在自己的诗画和工艺品中揭示真实。有的事物起先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正因为如此，它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而诗人把它展现在我们眼前，扩大了我们所认识的真实范围和快乐的范围。人类的文学艺术每日每时都在真实的光辉里，显示着微不足道的事物，用艺术美把它们记录下来，把那些熟悉的东西变成亲近的东西，把那些外在的事物变成心灵的感受。

现代诗人说：“Truth is beauty，beauty is truth.”（真实就是美，美就是真实。）我们的文艺女神就是“truth”（真实）和“beauty”（美）的化身。《奥义书》也说：“所表达的东西本身就具有真实的快乐本质，或真实的永恒本质。”从我们脚底的尘埃到太空的星星都是truth（真实）的，都是beauty（美）的，因而一切都具有“快乐本质”和“永恒本质”。

表现这种所见的真实的快乐本质和真实的永恒本质，乃是诗歌和文学的目标。当我们仅仅通过肉眼看到真实和通过智慧接受真实的时候，那时我们尚不能在文学里把它表现出来。但是一旦我们通过心灵接受真实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文学里表现它。那么，难道文学不是艺术技巧的创造吗？它难道仅仅是心灵的发掘吗？不错，文学技巧中也有一些创造。心灵通过自己美的力量用语言、声音或色彩记录下所发现的惊喜和快乐。就在这里，有着创作技巧的运用。而这就是文学，这就是音乐，

这就是绘画。

人类用宏伟的金字塔表达出自己对一望无垠的沙漠的惊奇；人类用山洞艺术刻画出荒无人烟的孤岛海岸的险峻。人类宣称，它的心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满足，孟买的赫斯蒂石窟 60 就是这种例子。人类看到大海中太阳冉冉升起的壮美景象，就从几百里之外运来石头，建立了克纳塔克的太阳神庙 61 ，记录下自己的虔敬心情。人类在把真实作为享乐和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同时，也留下了标志。这种标志在有的地方是雕像，有的地方是神庙，有的地方是圣地或京城。文学也属于这一类的标志。人的心灵与大千世界的某个岸边碰撞时，就在那儿通过语言建立了一个永恒的圣地。这样，世界之岸的一切地方都变成了人类心灵实践的栖身场所。人在水中、陆上和空中，在秋季、春季和雨季里，在宗教、实践和历史里镂刻下粗糙的标志，它不断地把人的心灵注入真实的美好形象中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代里这种标志和召唤一直扩大着。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不能在文学里镂刻下心灵的这种标志，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会变得想象不到的狭窄。如今，这个耳闻目睹的世界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灵的世界，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文学开掘了人类的心灵，从而把世界装饰了起来。

要说明真实是物质的静与动的统一，是因果关系的问题，这是其他科学的任务。文学要说明的真实就是享受，真实就是永恒。文学解释了《奥义书》上的这句话：“它们是情味的形式，人获得那种情味就感到欢悦。”

（倪培耕　译）

世界文学

我们内心的许多想法，只是为了同所有人建立关系而存在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揭示自己存在的真实性，获得真理。如果没有这种关系，我们的存在和其他事物的存在就毫无意义。

在世上，我们与真实存在着三种关系，即理性关系、实用关系和享乐 62 关系。其中理性关系可以被称作为一种竞争。这种关系好像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仿佛把真实当作被告，逼它一点一点吐出自己的隐私。所以，理性对真实来说是十分傲慢的。理性对真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理性关系之后，是实用关系。在实现这个实用目的或在满足需要关系里，我们的力量与真实结合起来。由于这种需要的满足，真实更加接近我们，但我们同它的距离依然无法消除。英国商人曾经在印度贵族面前低头哈腰、奉献礼品，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统治地位。同样，我们把真实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最后我们自认为自己已成为世界的主宰。到那时，我们说，大自然是我们的奴隶，水、火和空气是我们的义务仆人。

实用关系之后是享乐关系。因为有了美或享乐关系，所有的距离都消失了。那时，没有任何形式的高傲，我们与低贱和懦弱的人相处不会感到难堪，在那里默吐拉的大神化身黑天与牧区的女子一块玩耍，不顾自己大神的尊严。有享乐关系的存在，我们就不会感到自己的理性力量，只感到没有任何障碍或距离阻碍认识自己。

简而言之，理性与真实的关系好比是我们的学校，实用与真实的关系好比是我们的办公室，而享乐与真实的关系则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不会完全待在学校里，也不会完全待在办公室里，只有在家里我们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学校是不加装饰的，办公室也是不加装饰的，但家里却装饰得十全十美。

这种享乐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把别人看作自己，把自己看作别人。当我们这样理解时，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们从未想过，我们为什么爱自己？我们往往就在自己经验中感受快乐，但当我们在别人身上也体验到自己的这种感受时，那时提出我们为什么爱自己或爱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亚给沃尔盖大仙 63 向伽吉说：

“难道我们之所以喜欢儿子，是因为我们爱儿子吗？不，我们爱自己，才喜欢儿子。我们不是为喜欢财而爱财；我们爱自己，才喜欢财。”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只爱那些能在其中充分地看到自己的东西。儿子填补了我们的不足——这意思是，我们在儿子身上更多地得到自己，好像在他身上我们成为“较多的我们”，由此他显得可亲可爱，他每日使我们的存在独立于我们之外。我们在自己身上确凿无疑地看到的和爱着的那个真实，也在儿子身上清晰地看到了，那时我们的爱就大大地扩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了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他爱什么东西。我们从中会得知，他在这世上的某个东西中发现了自己，把自己送到了遥远的彼岸。若是我们什么都不爱，那我们的心灵就囿于自己的小天地里。

孩子看见光或别的东西来回晃动就会高兴得笑起来。他在光和晃动中，看到了自己放大了的知觉，所以他是那么高兴。

当有了这种直觉之后，他的知觉就渐渐地占据整个心灵。但是，他仅仅在这些东西里是得不到快乐的，当然不是完全得不到，而是少得可怜。

这样，人越要发展自己，就越想在更大范围内体验自己的真实。如果人想从外部观察自己的心灵，那他最先可以在他人身上窥见自己的真实。通过耳闻目睹、心灵思索、想象飞驰和心心相印等活动，他能够在他人身上自然而然地看到自己的完整形象。正因为如此，了解人，吸引人，从事人的工作，对他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一个人越能在更多人身上对照观察和发现自己，那么这个人就越伟

大，恰如其分地说他就是圣人。在整个人类之中蕴含着我们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只要或多或少了解这个事实，那他就跳出了个人的圈子，就懂得如果只囿于自己的小圈子里观察自己，就是贬低了自己。

在所有人身上观察自己，这是我们人类心灵的天生属性。在这方面，自私和傲慢往往是障碍。由于这些障碍，我们心灵的自然潮流阻滞，我们不能清晰地窥见人性的完整美。

可能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把在心灵中间观察自己说成人类心灵的天生属性呢？既然如此，它为什么这么容易受损害呢？你所说的障碍物——自私和傲慢为什么就不是天生属性呢？

许多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天性相比，天性的障碍更显而易见。一个人初学骑自行车，摔跤次数一定比行车次数多。那时如果有人说，那个人不是在学骑车，而是在学摔跤，那么同他争辩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处处感受到自私和傲慢的存在。但如果人不能透过它们看到拯救自己天生属性的努力，即与所有人结合的努力，如果把摔跤说成是天生属性，那么这完全是无谓的争论。

其实，许多障碍是为自然地理解我们的天生属性和全力运用这种属性而产生的。通过这些障碍，天生属性被唤醒。被唤醒的程度越大，人的快乐感受就越多。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举一个理智的例子加以说明。掌握因果关系是理智的职责。倘若理智只在简单明了的事物里简单地了解这种关系，就不能完整地看到自己。然而，在大千世界里，因果关系是如此深奥，为了了解它，理智需要做出毕生的艰巨劳动。在这种研究性的劳动里，理智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内清楚地感受着自身，进而它的自豪感也与日俱增。如果我们认真思索一番，那就不难发现，科学和哲学除了理智的感受之外什么也不是。当理智发现了自己的规律，也就是把物质和自己结合起来观察时，它就被称之为可以理解的。在这种可以理解的过程中，理智获得了快乐。不然，当发现苹果落地和太阳吸引地球竟出自同一原因时，人就毫无必要如此兴奋。有引力就有运动，这究竟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通过自己的理智，了解了大千世界的这个普遍规律，我们就到处感受到自己的理智。从尘埃到太阳、月亮、星星等一切事物都与我们的理智结合在一起。这样，世界的深邃的奥秘把人类的理智吸引到外部，并丰富了它，然而与大千世界相结合的理智又复归于人。理智与一切事物相结合就叫知识。通过这种结合，我们的智力获得了快乐。

同样道理，在整个人类里，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生属性，人在其中得到了真正的快乐。为了完全自觉地获得这种天然属性，人不得不同外部的、内部的抗衡和障碍作斗争。正因为如此，自私之心是如此之强烈，自负之情是如此之顽固，仕途之路是如此之艰难。克服这一切障碍之后，人的本质光彩照人，以完美的形式有力地表现着自己，由此，人心就感受到巨大的快乐，我们就在扩大形式 里获得了

自己。65

为此，我们渴望阅读伟大人物的生活传记，在他们的品行里，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障碍所造成的禁锢被解除了。在历史上，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人物身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时代里、杂乱缤纷的事件中、千差万别的环境里和形态里看到了自己的本性而兴奋不已。那时，不管理解与否，在自己心里总是感到，我们与整个人类是一致的。对这种一致性，我们正确地体验得越多，我们越是幸福，我们得到的快乐就越多。

但是，在传记和历史里我们不能彻底地、一目了然地看到所有一切，它们也被无数障碍和疑惑遮掩了起来。我们通过这一切，取得了对人的认识，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是伟大的。然而，我们想根据自己心灵和意愿加以塑造和修饰之后，用语言把这种认识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点，那么这种认识就成为我们专有的。当我们用优美的语言、瑰丽的艺术表达自己的爱时，那么这种爱就成为人类心灵的材料。而且这种爱不在尘世中随波逐流。

同样，外界许多优美的光——它或是日出的霞光，或是伟大的光辉，或是自己内心的激情——每时每刻都在唤醒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则把它们与自己的感情相结合，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心灵借助于它们特殊地表现着自己。

在世上，人在两大股潮流中表现着自己：第一股潮流是人的实践活动，第二股潮流是人的文学。这两股潮流完全是并行不悖的。人在自己的实践和感情中表现自己，这两股潮流相辅相成。通过这两股潮流人能够从历史和文学里获得完全的知识。

在实践领域里，人用自己身心的全部力量和感受建立起家庭、社会、国家、宗教和教派，人所熟悉的、所得到的、所企求的东西全都在这些事物中得到了阐述。这样，人的本性通过与世界相结合，并以各种形态在万物中矗立着。在感情里模糊的东西，在世上变成了有形的东西；那些在“个别”里是较小的东西，在“多数”中通过各个特殊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的统一。于是，渐渐地形成这种情况：倘若没有经无数人长期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家庭、社会、国家、宗教和教派，那么每个独立的人就不能清晰地、充分地表现自己。这一切事物对人来说已人格化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称这些事物为文明或具备完整的人性。在国家和社会的某一活动里，我们个人是完全独立的，但个别假如不与整体相结合，我们就不文明。正因为如此，在文明社会里，当国家受到损害时，该国的每一个人也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一个社会在某些领域内是狭隘的，那么那个社会的每个人的心灵也因此而得不到发展。人类世界的上述所有创造越是巨大，它们就越能够无阻碍地表现自己的人性；它们越是狭隘，那么人由于得不到表达，就越显得渺小。这个世界是以实践活动表达人类而存在的，只有这种表达才是欢乐。

在实践领域里，人也显示着自己的本质，尽管这种显示并非他的真

正目的，只是一种副产品而已。所以，主妇在家务劳动中向别人显示自己，不是她的真正目的。她通过家务劳动，实现自己的许多实用目的，正是这些实用目的通过她的劳动向我们清晰地显示她的本质。

但是人也有想重点表现或显示自己的时刻。比如，当家里举行婚礼的时候，那时一方面进行着婚礼的各种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不仅要完成婚礼，而且也一览无余地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心灵。那天家里人不把自己家里的喜庆大事向所有人宣告，会坐立不安的。这种宣告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呢？吹笛，点灯，用花叶把家里装饰起来。通过悠扬的音乐声、沁人的馥香、瑰丽的景色及耀眼的光芒，心灵像喷泉的无数水柱一样把自己洒向四周。心灵就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表示，把自己的快乐传递到别人的心里，使所有人都体验到自己的快乐。

母亲不为自己怀里的孩子服务是无法安心的。母亲的抚爱不仅仅体现在这种服务里，而且往往毫无原因地迸发出来。这种爱通过逗乐、慈爱和言谈，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她一定会给孩子穿上色彩鲜艳的衣服，佩戴上五光十色的首饰，无意识地用物质的丰富来表达内心的丰富，用美来表达甜蜜的情感，否则，母亲会坐立不安的。

我们从中可以知悉，这就是心灵的本质。心灵渴望把自己的激情与外部世界相结合，因为它自身是不完善的，它在外部真实形态中显示自己内在的真实，从而获得生命力。人所居住的家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砖木，他把那个家庭变成自己的，抹上了自己的色彩。他心灵所蛰居的国度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河流、水域和天空，也是上帝或母亲的化身，他由此获得了快乐，否则心灵是无法向外显露的。如果心灵不能显露自己，那它就会变得冷漠，对心灵来说，冷漠就是死亡。

于是，心灵同真实建立起纯洁的情味关系。哪儿有情味关系存在，哪儿就有交流。我们心灵的女神从某家收到一份礼品，而如果她不能赠送与此相当的礼品给那家，那么她的主妇身份就会受到污辱。她为了表现自己的家族，要运用各种手段——语言、声音、画笔和雕石来制成那样的礼品。这样，她有时实现了自己的某种实用目的，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她舍弃了自己的实用目的，只求表现自己，她即使破了产，也要表现自己。人的本性中的这一表达部分就是讲究铺张浪费的，理智的会计经常会叫苦连天。

心灵问，我是否应该如实地向外显露自己内在的真实？我如何能得到这样的材料和良机呢？它日夜哭诉，自己不能充分地向外显露自己。当一个富豪在内心中感受到自己是个财主时，那么他为了炫耀自己的豪富，连财神的金钱都会挥霍殆尽。当一个情人在自己心里真诚地感受到爱情时，那么为了表示，也就是如实地向外显露这种爱慕之情，他能够在刹那间放弃自己的一切财产、生命和尊严。这样，心灵一直为把外部的东西变为内心的材料，把内心的东西变为外部的材料而焦虑不安。帕尔拉姆达斯的一行情诗写道：

谁把它从你的心灵深处取了出来？

这就是说，心爱的东西好像是心灵内部深藏的东西，有谁似乎把它取了出来，因此强烈地希望再把它收回来。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当心灵不能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激动的时候，它就竭力借助于各种手段来塑造自我形象。这样，心灵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把自己变成世界的而不倦地努力着。向外显露自己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心灵就为了表现自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

当土著部落的军队出发作战时，它不仅仅急于打败敌方，而且还在自己身上涂上颜色，大声呐喊，敲打乐器，跳着疯狂的舞蹈，这就是把他们内心的凶残形象地表达到外面来。不这样做，好像凶残就不够劲儿似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凶残的目的而发动战争，为了急切地显示自己的凶残的本质，做着这一切必须的事情。

在现代的西方战争里，也用奏乐或其他饰物来表达必胜的信念。尽管如此，现代战争主要是运用智谋，而人心的本质逐渐远离它那种智谋。当埃及达尔范希教派 66 的军队向英国军队发起进攻时，他们不仅为取得战争的胜利而献出生命，而且还为了显示自己内心激越的情绪而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个人。那些仅仅是想赢得战争的人绝不会做这种不必要的事。人甚至会愿意以自戕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有谁能设想还有比这更惊人的事呢？

我们常常进行祈祷活动。其中聪明的人和虔诚的人的信念是各不相同的；有理智的人想以虔诚求得超升，而虔诚的人则认为不进行祈祷就谈不上虔诚。不管将来如何，眼下，心中的虔诚总算是完全地被表达出来。这样，虔诚的人通过祈祷表现自己，并使虔诚获有意义。聪明的人的祈祷是想利上加利，而虔诚的人的祈祷仅仅是白白的花费，心灵在表现自己的过程里是丝毫不顾及损失的。

在世上，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发现自己心灵的这个本质，我们的心灵总不问情由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世上这种不斤斤计较和挥金如土的表现就是美。花儿不仅仅为变成种子而开放，而且也超越自己的实利，为显示美而怒放；乌云不仅仅完成下雨的任务就散开，而且也漫无目的地滞留在空中，以色彩吸引人们的视线；树木不仅仅为当柴薪和照明而像乞丐一样伸出双手，而且也为沐浴在苍翠的光泽里的花神展开嫩绿的枝丫；大海不仅通过乌云向大地倾泻雨水，促膝长谈，而且还通过自己浩渺的蓝色的深不可测的恐怖，显示自己的狰狞；起伏的山峦不仅仅使河流流向大地，而且还像专注苦修的湿婆一样，高耸入云，森严可畏。当我们看到上述这一切景象时，我们就在这世界上对心灵的本质有了认识。那时思索不停的理智吃惊地问道："在这整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精力，进行不必要的耗费呢？"永远富有生气的心灵回答说："这只是为了取悦自己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心灵只知道，一颗心一直在世界上表现着自己。不然，世界上的千姿百态，轻歌曼舞，多愁善感，暗示隐喻和乔装打扮，究竟是为谁而存在呢？心灵不喜欢商

人的吝啬。正因为如此，人们为了吸引心灵，才在流水、大地和天空处处把实利目的隐蔽起来，作了如此之多的不必要的安排。如果世界不是富有情趣，我们将完全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受到凌辱，我们的心灵会说，在这世界的祭祀里我竟没有受到邀请。整个世界在自己无数的事物中注满了情趣，柔情地对心灵说：“我想你，我想方设法爱你——在欢笑中，在哭泣中，在恐怖中，在悲伤中，在宁静中想着你。”

我们也在世界内部看到两种类型的活动：一种是实践活动的表达，一种是感情活动的表达。但是我们完整地发现和理解通过实践活动所表达的事物还不是我们的使命，通过我们的知识是无法通晓包含在其中的无穷无尽的知识力量的。

但是，感情的表达完全是直露的表达。美的就是美的，伟大的就是伟大的，可怖的就是可怖的。一旦世界的情味进入我们心灵深处，就要把我们心灵的情味吸引到外面来。尽管这种汇合是多么不可捉摸，其中存在着多少障碍，但除了表达和汇合外，其中再也寻找不到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发现，宇宙世界和人的世界有某种相似之点。神的真实形式在世界的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而它的快乐形式在世界的各种情味中显示着。在各种活动中，理解它的知识形式是困难的，但在情味里体验它的快乐形式是不困难的，因为它在情味里表现着自己。

我们的知识力量在人的世界里进行着实践活动，而我们的快乐力量在人的世界里从事着情味的创造。通过各种活动，反映了我们的自卫力量；通过情味，反映了我们表达自己的力量。我们需要自卫，但表达自己超过我们的实用需要。

我们在所举的关于战争的例子中已经说明，表达和需要，需要和表达，是互为障碍的。私利不想过多耗费，而快乐却在这过多的耗费中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追求私利方面，在办公室里，我们心灵的表达越少，就越会受到称赞；而在快乐节日里，我们越是忘掉私利，节日越是美。

所以，在文学里，自我表现对人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私利远离着它。在文学中，痛苦不对我们的心灵产生影响，只使我们流泪，它并不干预我们的世俗的事务；恐惧使我们心灵颤抖，但它不对我们身体产生任何影响；幸福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喜悦，但不唤起贪婪。这样，人就在自己需要的世界的旁边，建立起一个超脱需要的文学世界，它对人毫无损害。人通过种种情味和形象感受着自己的本性而获得快乐，并且无阻碍地观察着自己。文学中没有责任，只有快乐，没有卫兵，自己就是帝王。

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什么？认识了人的丰富感情，认识了具有神性的人，认识了超脱需要的人，认识了在世界内部永不消逝的事物。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男女老少都能品尝食品的味道，但

这件事在文学里除了闹剧外，不会取得特殊的位置，原因是，它没有超过满足食物的需求。倘若吃饱了肚子，我们像猴子般地叫了声“啊！”付了钱扬长而去，我们就不会邀请它进入文学的皇宫大门。然而，丝毫不沾我们餐具储藏室边的事物，却带着全部情味，如潺潺流水般渗入我们的文学之中。人不能在自己的种种需要里消灭它，而是在文学里用充满自己心灵的激情表现它。

这样，人就在丰富感情里表现着自己。人是喜爱食物的，这无疑是真实的，但人是英雄，这是最真实的。谁能够阻挡住人的这个真实潮流呢？这潮流像帕基勒梯 [67] 一样开山劈岭，骑在因陀罗 [68] 的神像上，消除了城镇乡村的干渴，归入大海。人的英雄气概完成了人类世界的所有事业，超越了世界。

因此，人无法在自己日常事务中消灭自己身上的天然的伟大的永恒的东西，相反，人的文学表现着这些东西，使它们成为人和巨大形象。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世上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或是从这一方面或是从另一方面观察它，或是从上面或是从下面观察它，或是从前面或是从后面观察它。但在文学里不是这样观察事物的。文学对所要表现的东西进行全面的阐述，除这个东西以外，文学不让看到其他任何东西，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为它建立唯有它才能放出异彩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在如此严格的独立性和如此灿烂的光芒里，如果某种东西显得不好，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地不会让它占有那种地位。如果把一个庸碌之辈放在这种地位上，那等于是羞辱他。世界上有的是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的饕餮者，一般说来，他们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当我们在文学的舞台的聚光灯下看到他们时，我们会忍俊不禁的。只要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低贱的形象，只要是人的心认为能够在痛苦或豪气中，在恐怖和力量中代表自己，只要是能够在艺术技巧的扶持下站住，又能昂起头忍受时代的凝视的东西，人总会在文学里赋予它们以一席之地。否则，它们的不恰当地位会使我们心灵遭受折磨。如果我们看到他人而不是皇帝坐在宝座上，我们心中会觉得不是滋味。

但是，不是所有人的思想和理智都是伟大的，也不是所有社会都是伟大的。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人迷恋上稍纵即逝和低劣卑微的东西而变得渺小。那时，在那不幸的时代的哈哈镜里渺小的东西会变得伟大；在那种时代的文学里，人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东西加以夸大，竞相夸耀自己的污斑。那时，技巧代替了艺术，高傲代替了荣誉，吉卜林 [69] 代替了丁尼生。

但是，时间是无情的，它筛选着一切事物。经过它的筛选，那些低劣卑微和缺乏生命的东西被淘汰，化成尘埃。只有所有人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东西，方能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人身上立于不败之地。经过这番筛选后，存留下的东西成为一切国家和一切人的财富。

这样，经过淘汰和提炼，文学确立起关于人的本性和人的表达的一个永恒的理想。这双理想的手，掌握着新时代文学的航舵。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理想来研究文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整个人类的思想智慧。

现在，言归正传。只限于时间、地点和人物来观察文学的方法不是观察文学的真正方法。如果我们懂得，人类正是在文学里表现自己，那我们就能够在文学里发现值得观赏的东西。如果在某文学作品里作家本身成为唯一描写的目标，那个文学作品就会湮灭，一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用自己的感情体验人类的感情，体验整个人类的痛苦，这样他的作品在文学里就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应该如此去理解文学。全人类如同世上的泥瓦匠，他们在建造文学神庙，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作家则是他们的帮工。整个建筑的设计蓝图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在建造过程中，哪儿出了差错，就一次又一次地再造。每一个帮工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生才华，配合其他人造出与那个看不见的蓝图相符合的构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作家的才华得到了了解，因此，他不拿普通工人的工资，而像一个师傅那样受到尊敬。

本文所评论的内容，在英语中称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印度语叫“世界文学”。

人类通过实践反映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努力是怎样的一种努力？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得在全部历史中探索人的目标。如果仅是分别地了解阿克巴大帝的统治、古吉拉特[70]的历史或伊丽莎白女王[71]的传略，那只能满足了解新闻的好奇性。假如一个人懂得对阿克巴大帝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描写只是次要目的；如果懂得，人通过全部历史，经历各种实践、各种挫折、各种纠正来达到自己庄严的目的而坚持不懈地奋斗；如果懂得，人为了在所有实践里以饱满情感同一切结合，从而取得解放而努力；如果知道，自由使自己在君主制内站住脚，君主制要使自己压倒共和制而进行艰巨努力；如果懂得，人为在世界人类之中反映自己，个别为在整体之中谋取一席之地而锲而不舍地努力，那么，这个人就会力图在人类历史中了解永恒人的永恒奋斗目的，而不是想要看到某个具体人的特殊目标，这个人也不会仅仅看到个别香客就回转，而是要看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渴望瞻仰大神的众多香客之后才踏上归路。

人在文学里如何表达自己的快乐，以及人的心灵在这种表达的绚丽多彩的形象里想显示自己的某种永恒的本质，这才是文学中值得一看的东西。人喜欢把自己描绘成病夫、享乐者还是瑜伽僧[72]呢？世界上人的亲近感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真实，也就是说真实在何种程度上会变成人自己的呢？我们正是为了了解这一切而进入文学世界的。不能把这个文学世界理解为人为的虚假世界。这是如此一个世界，其真实性不是依附于某一个人的，这个世界像物质世界一样也被创造着，在这无穷无尽的创造的尽头，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理想。

太阳内部的物质，通过各种方式变成流动的液体和坚硬的固体。我

们看不到这些物质，但它们四周的光圈向全世界显示着太阳。就在这世界上，唯独太阳奉献出自己，融合于一切之中。如果我们能用这种全面的眼光来观察人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像太阳一样观察他。那时，我们会看到，他内部的各种物质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渐渐地形成起来，其周围的光束射向四方，从而取得欢乐。请看一看作为散发在人的周围的那个用语言构成的文学光束吧！在这里，光的风暴骤然而起，光的源泉喷涌而出，光的雨倾盆如注。

我们漫步在市场上时会发现，人忙得没有闲工夫：粮商忙着招徕顾客；铁匠忙着打铁；工人忙着搬运重物；高利贷者忙着算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看到另一样东西。如果我们神情专注地再次观察一番，那就会看到：在道路两旁的家家户户，在商店和市场，在大街小巷里，情味的激流变成细流，通过无数途径涓涓流于污秽、狭隘和贫困之上。《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73]《往世书》和颂神诗把世界人类之心灵的情感日夜不停地分给每个人。罗摩和罗什曼那超脱在凡人小事之上；黑暗的小屋里飘溢着颂诗的混有同情的香风；人的心灵的创造及其表达，用戴上美和善的手镯的双手，掩饰人的实践领域里遇到的艰难困苦。我们应该再次悉心观察人的周围，观察整个文学。应该看到，人通过感情的力量扩充了自己的实际力量。在他的四周有不可胜数的歌的雨，诗的雨，《云使》和维德亚伯迪[74]。维德亚伯迪把自己家中的喜怒哀乐倾注在王公的喜怒哀乐的故事里，并加以夸大。湿婆神的同情永远和他的普天下儿女同存，他把自己贫困的痛楚融合在盖拉斯山[75]的巨大贫困的庄严里。这样，人不断在自己周围进行创造扩展，通过这种创造和扩展，人似乎在扩展着自己。限于环境而变得狭隘的人，通过自己感情的创造在创造自己的扩展力，也就是在这世界的周围，创造着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文学。

你们切不可以认为，我将成为你们在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带路人。我们应该根据各自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我只是想强调指出，大地不是我的、你的或他的大地，把大地分成你的我的的做法是极其无知的。同样，文学也不是我的、你的或他的创作。然而，我们往往如此无知地看待文学。我们的目的是，去掉那些无知和狭隘，从世界文学中观察世界的人。我们要在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里看到整体，要在这种整体里看到整个人类为表现自己所做的努力，现在是立下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了。

（倪培耕　译）

美和文学

许多人认为，我在《美感》和《世界文学》那两篇文章里，没有讲清楚应该阐明的内容。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努力把主要之点说明白，当然，尽可能避免重复。

倘若我们只知道世上存在着某种现象，但对它所发生的原因，它的前前后后情况，以及它与世上其他事物的关系一无所知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没有最终认识这种现象。同样，倘若我们只知道真实的存在，而不能通过它得到任何快感的话，那严格地说，它对我们的心灵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生活在如此广袤的世界里，我们却不能充分认识存在于其间的无数事物，其中大部分不能成为我们的心灵世界的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理智与心灵对世界了解和掌握得越多，我们的存在就越伸展；对世界认识得越少，我们就越显得渺小。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感情、精神和实践力量竭力对一切事物取得最大的控制。只有这样，我们的存在才能在真实和力量里扩展。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美感起着什么作用呢？难道我们只把真实的某一部分视为特殊的美，难道只把这一部分变成我们心中的光彩夺目的东西，而把其他部分看成黯然失色和不屑一顾的东西吗？果真是这样，那么美在我们的发展里就成为一种桎梏，它就会严重阻滞我们的心灵在整个真实中的扩展。这样，美感就会像文迪亚山脉 76 一样矗立在真实中间，把它分成美和丑——把印度分割成雅利安人 77 居住的北印度和土著民族居住的南印度两部分，使相互来往的道路变得险阻而难以通行。我早已竭力说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正如认识一直在把整个真实逐步地置于我们理性力量的控制之下一样，美也把整个真实逐渐变成我们快感的源泉。美的唯一意义就在于此。一切事物都是真实的，所以，一切事物都是我们认识的内容；一切事物都是美的，因而，一切事物都是我们快乐的源泉。

玫瑰花引起我们美感的原因，也就是大千世界里普遍存在的或基本的原因。世界越富足，就越难自制。它的离心力在无止境的五光十色里把自己分割成千百份，而它的向心力在唯一完整的和谐之中，获得了五光十色的无穷欢乐。一方面是发展，另一方面是抗衡——美就产生在发展与抗衡的韵律之中。在世上这种释放和吸收的永恒游戏里，美处处表现自己。一个杂技演员手拿许多球，时而一道抛起所有球，时而猛然一起抓住这些球。他通过这种表演，创造着非凡的美和表现着他的非凡才干。如果在这里，我们只见到一个球的瞬间情况，那么所看到的或者是它的抛起，或者是它的掉落。这种观察显然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没有快感的完整性。我们越是完整地观察世上快感的游戏，我们就越能获悉：善与恶、哀与乐、生与死等一切现象都在抛起和掉落，不断变换着，创造着宇宙音乐的韵律。倘若我们以完整的感情去观察，那么韵律无论在何处都不是分割开来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不缺乏美的。在世上，学会整体去观察美，是美感的最终目的。人越是这样去观察世界，他在世上就把自己的快感传播得越广泛。原先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会渐渐地变得有意义；原先对人类来说是冷漠的东西，会渐渐地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原先理解为与人相抵触的东西，在整体中加以观察之后，才明白它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满足。在整个世界里对美的欣赏的这种描述，通过快感把握美的历史，在人类的文学里被完善地保存着。

但是，我们经常把美与整个真实脱离开来欣赏，把它圈禁起来。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在欧洲有一种抽象议论美和崇拜美的宗派癖性，以特殊方式研究什么是美，仿佛是件十分英勇的壮举；有一个宗派集团的人摆出这种架势，挥舞着自己的胜利旗帜。他们甚至把上帝也算成本派的成员，加以赞颂，同时与别的派别争斗不休——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使美与周围世界隔绝，并置世界的其余一切东西于不顾，只是日夜不停地追求美，这绝不是世上绝大多数人之所为。倘若总是考虑美和丑，像耆那教 78 的教徒一样，每跨一步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在世上，精细周密地考虑美和纯洁的人鄙视粗枝大叶地考虑美和纯洁的人，称后者是不文明的人，而后者也会惶惑地接受这种侮辱。

在欧洲的文学里，不时有呼吁美的通俗而流行的作品，它们被斥之为声名狼藉的东西，有遭到被彻底摒弃的危险。我想起，几天前我拜读了一位法语大作家的英译本，这本书很有名。诗人史文朋 79 誉它为美的福音，也就是美的圣经。在这本书里一个接一个的男人和一个接一个的女人，根据自己的完美心灵，要在世上一切男人和女人中寻找美，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誓愿。他们完全超脱世上一些日常的、平凡的、俗气的事物，处处诋毁大多数人的平凡的生活旅途。然后，全书通过一支令人惊叹的生花妙笔，绘声绘色地、添枝加叶地表达了对于难以攀登的美的峰巅的异常强烈的渴求。我觉得，自己从未读过这样冷酷无情的书。读后，一种思绪一次次在我的心坎里升腾起：假如美的诱惑竟如此地把人的心灵与世界割裂开来，如果不使人的欲望与周围世界相吻合，如果把流行的东西说成乡里乡气而加以嘲笑，那么，这样的美应该受到唾弃。这就等于把葡萄压碎，摒弃它的全部色彩和芳香，仅仅把它酿成酒而已。

美是不承认种姓差别或犯禁的，它与一切都融合。它在我们的瞬间里，显示永恒；在我们平凡的脸庞上，焕发出使人惊异的光辉。美使我们心灵中响起世界的基本音调——我们借助于它，方能大体认识完整的真实。在印历 80 十二月一天的黄昏，我漫步在乡间的一条小道上。从盛开着芥子花的田野里，飘来沁人心脾的扑鼻芳香，把那逶迤的乡间小径，那荷花池畔，那乍明乍暗的黄昏，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心坎上。我从不想看的东西，美却把它们清晰地显露在我面前，美不让我遗忘已经忘却的东西。在美中，我们不仅见到某一事物本身，而且还看见与它有关的一切事物。甜柔的歌声赋予整个天地山川和所有存在物以尊严。文学巨匠们也承担起宣告存在物自豪的职责，他们通过语言、韵律和创作传统的美，把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明白如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由于囿于习惯，我们把平凡的东西视为微不足道，然后，一旦他们赋予那平凡的东西以创造美的声誉，我们马上发现它是不平凡的。在美的外衣里面，我们获悉它的美和价值。当我们在文学的光照里，看到最熟悉的东西的最新形式时，我们就会在一种令人惊叹的新奇中，深刻地获得比

较熟悉或十分熟悉的形象。

但当人的理智变异时，它就使美脱离它的环境，变作相反的用途。如果我们把头颅从身躯上砍下，那么，那个砍下的头颅对身躯来说，是毫无用处的——美的情况也是如此。倘若我们把美和普通事物分割开来，那就造成美与普通事物的对立，就把美变成真实的夙敌，进而，对普通事物产生厌恶情绪。实际上，此时那个事物已抛弃了美的真实本质。不管是宗教、美和其他任何伟大的东西，当我们把它圈起来，企图使其带上一些特殊性，那么它的真实本质就消失了。如果我们为了把河流占为己有，在它的四周筑起堤坝，那么，那条河流就不复存在，成为一个荷花池了。

世上许多人就这样把美变成狭隘的东西，当作骄奢淫逸、孤高傲慢和寻欢作乐的东西，所以许多教派把美看成是一种灾难。他们说，由黄金堆筑成的美丽的楞伽城 81 ，仅仅是为了毁灭一切而建立的。

但是，何处由于上帝的恩惠而没有灾难？水里有灾难，地上有灾难，火中有灾难，空气里有灾难。灾难才使我们真正认识每一事物的真实面貌，教会我们正确地对待它。

有人会反驳道：通过水、土、火、空气，我们的许多需要才得到了满足，没有它们，我们一刻也不能生存。所以，即使要忍受全部灾难，我们也不得不使用它们。但美和味的享受对我们来说不是必需的，它纯粹是种灾难。它的意图看来是：上帝为考验我们的心是否赤诚，便把美的幻境在我们面前晃动，如果我们受它的诱惑，丧失警惧，我们生活的精髓将被盗去。

上帝保佑！上帝是主考者，世界是考场，如今人们再也不该忍受这一套关于灾祸的欺人之道。请君别把上帝的真大学同自己的假大学相比。在上帝的大学里既没有考试，又没有考试的必要，在那里得到的永远只是教育和发展。为此，在人的心灵中，美感是如此强烈，它唯一为了我们的发展而存在。如果灾难要降临，就让它降临，但我们为此竟然离开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不对了。这样做对我们毫无裨益。

我早就阐明过，什么是发展的含义。个别与全体结合的形式越多，结合得越深，个别的发展就越多。天国的统治者因陀罗为在人们的苦修中设置障碍而派美降临人间——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对因陀罗大神的假仁假义敬而远之，合上自己的双眼为妙。

但是，我们的心对因陀罗大神是十分虔诚的，我们绝不会说赶走他的使者的话。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为了使我们与真实深刻而完整地结合，美感满面笑容地降临到我们的心间。这种结合别无他意，仅仅是为享乐的结合而已。当湛蓝色的天空，毫无用意地控制了我们的心灵，把自己的金黄色的袈裟披在整个灰暗的大地上时，我们就会脱口而出说：“多美！”春天，当树上的新叶像森林女神的纤细娇嫩手指一样，毫

无恶意地伸展在我们眼前时，我们的心坎里充满着美的享受。

倘若有人认为，美感仅仅把我们的心吸引到称作美的真实的一部分上去，而使我们的心对其余部分置之不理，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来阐述这个问题。

难道我们的智力如今能使我们认识世上的全部真实吗？难道我们的实践能力如今能使我们运用世上的全部力量吗？我们只了解世界的一个部分，对大部分则一无所知。我们享用世界力量的一个普通部分，而它的大部分则不为我们所用。尽管如此，我们的认识还是在逐步消除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之间的差别；我们的实践力量通过应用，正逐渐地把世界的整个力量变成自己的。电、水、火、空气，日益不断地成为我们巨大实践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美感也渐渐地创造着整个世界——它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挺进。我们的心灵通过认识将扩展到整个世界；我们的快乐通过美感将扩展到整个世界；我们的力量通过实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这就是人性的目标——也就是说，以认识、力量和快乐的形式理解世界的生物，才被称作人。

但是，没有得失之间的对立是不会有所得的，撇开争斗是不能发展的，这是自古以来的一条创造规律。一分为二和合而为一就是发展。

现在，我们以科学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过一个时期，人不能区别树木、石头、云朵、月亮、太阳、河流、高山、生物和非生物。那时，对于人来说，所有东西仿佛都是同一种类的。后来，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渐渐地在人的科学智慧中清晰起来。这样，最早的创造，便是从不懂得区别到懂得区别。如果不是这样，人就永远也不能获知生命的自然特征。人越是真实地掌握这些特征，差别消除得就越多。起初，动物和植物的界限是没有的。哪些算作植物，哪些算作动物，人类没有这方面的认识，而今天，在那些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是无生命的金属物质中，也正通过科学努力寻找生命的象征。借助于区别事物的智慧，我们认识了生命的物质。而随着认识的发展，区别又将逐渐消失，从无区别到有区别和从有区别到统一的过程将日趋完成。最终有一天，科学将同《奥义书》的大仙们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都在生命中颤动着。”

正如一切都在生命中颤动着一样，所有一切都是具有快感的——《奥义书》也是如此说的。要观察世界这种连续性的快感形式，首先要分明地区分美和丑，不然，断乎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美。

当我们最初具有美感时，美的那种独有的桀骜不驯性，似乎想以猛击一掌来唤醒我们。为此，对立性是它的第一件武器。使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光怪陆离的外貌，似乎从四周的惨淡昏暗中走出，大声疾呼着。音乐总是试图依靠激越的高音，使天际震动。最后，美感越是发展，替代桀骜不驯的温和、取代打击的吸引、代替独裁的和谐赋予我们的快感就越多。所以，起初我们把美从四周事物中分割出来，努力理解它，然后使美与周围事物相结合，开始理解到四周的所有事物都是美的。

从一些孤立的事物中，我们只见到毫无规律的东西，从与周围的统一中，我们开始懂得了规律。此时，如果看到烟雾缭绕在天空，陨石坠落在地上，软木漂浮在水中，铁块沉没在水里，那么，我们在所有光怪陆离的现象中，绝不会把这一切与地心引力的规律相分割。

像使认识脱离幻觉一样，我们若要纯化快感，那么我们就得使它脱离孤立的处境，而使它与整体相结合。像把偶尔显露的东西理解为真实，势必会在科学中制造困难一样，把那些迷惑我们的东西视为美，也势必会在快感中设置障碍。经常从各个方面去检查自己的知识，就会增进对它真实性的认识；同样，我们的感受只有与世界的所有事物相吻合，方能称之为快感。一个酒鬼喝得酩酊大醉，尽管他感到无比幸福，但从各方面来说，他并不幸福。他自己的幸福却是别人的痛苦，今日的幸福则是明天的痛苦；他的本性一个部分得到幸福，另一部分则深受痛苦。因此，这种幸福会毁灭美，破坏快感，它与自然的整个真实背道而驰。

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哀乐，广泛地认识了布满在真实四周的美和快感，他的这个认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呢？人对世界活动的认识，长期以来通过无数人的记忆扩充着，并形成知识的宝库，这样，就为考察比较一个人的认识与另一个人的认识，一个时期的认识与另一个时期的认识提供了方便。倘若不是这样，科学是不能成熟的。于是，人对于美和快感的认识，在每个国家和每个时期的文学里积累着。人心通过什么道路增强对真实的掌握，亦即幸福的感受如何超越感官的满足，赢得人的整个心灵、良知和理性，进而把渺小变成伟大，把痛苦变成欢乐？人不断地把这一条道路的所有印记，镌刻在自己的文学里。世界文学的读者，漫步在文学的这条康庄大道上，了解和感受到整个人类心灵在追求什么，获得了什么以及真实如何在美和善中体现等等，并以此得到满足。

必须记住的是，一个人的认识并不取决于这个人知道了什么，而取决于他为什么而感到快乐。人的这种认识，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当我们看到，有人为了追求真理而接受放逐时，那时这个英雄人物的快乐疆域，在我们心灵中扩展开来。我们发现，这种快乐所控制的范围是那么广泛，以至使放逐的痛苦一下子成为它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迷恋于财富的人的快感是有限的，他们害怕丧失财富而轻易接受虚假和侮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毫不犹豫地干着不光彩的勾当。不管这些人通过多少考试，也不管他们是多么显赫的学者，只有在快感力量的界限，才能对他们有合乎实际的认识。佛陀的快感的疆域是多么宽广，甚至君王的幸福的享受也不能把它束缚住。当每个人都懂得这一点时，就会感到人性快感疆域的扩大，就仿佛他在别人中间发现了自己不知道的财富一样——能够从外部看到自己毫无遮掩的面貌。我们在这些伟大的行为中感受到快乐，从而发现了我们自己。

所以，人通过自己快感的表达，在文学里揭示了自己永恒的和优秀的本质。

我知道，列举文学中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就能不费吹灰之力，驳倒我那些概略的话。如果把写进文学里的所有东西的责任，全推到我们的头上，那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堪忍受的灾难。然而，在人类的整个巨大活动中，总存在着成千上万的自相矛盾的事物。我们说日本人打仗勇敢不怕死，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军队中每一个人，在作战时都勇敢不怕死。再缜密的计算，我们仍可能发现许多疏忽之处，智者千虑，总有一失。尽管如此，这倒是真的，日本人掌握了人的害怕心理，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文学中，人夸大地表现着自己，把自己的快感逐渐地从个别引向整体而加以表达。这从广义上来说，完全是真实的——不管有多少曲解和缺陷，从整体意义上说，这是真实的。

还有一件事尚需提醒我们注意，我们通过文学获得快感有两种方式：一是文学以美妙的形式使我们见到真实；另一是文学使我们亲身感受到真实。使人亲身感受到真实是件十分难的事。喜马拉雅山的顶峰究竟有几千英尺高，有多少层积雪覆盖着，在它的哪个部位生长着什么种类的植物等等，即使十分详尽地叙述这一切，我们对喜马拉雅山仍无感性认识，用简练的语言使我们形象地感受到喜马拉雅山的人，被我们称之为诗人。岂止是喜马拉雅山，就是一个小池塘呈现在我们心灵的窗户前面，我们也会心旷神怡。我们亲眼目睹过许多池塘，但若通过语言见到它们，则一定显得不同凡响。语言若能使我们用感官感受到心灵通过肉眼所见到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心灵会获得一种新的情趣。这样，文学像我们一个新的感官一样，使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一个崭新的世界。语言不仅使世界改换新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是属于人自己的东西，它的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我们心灵创作出来的。正因为如此，语言使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外部事物优先地变成人所特有的事物。语言描绘的图画之所以受到尊重，并非因为它逼真，而是因为语言在其中注入了一种人的情味。因而，这幅画使我们的心灵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果我们通过语言把大千世界变成人的内心世界，那么这个大千世界会越来越接近我们。

不仅如此，那些通过语言接近我们的图画，并不带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而总带着一种完美性。正因为如此，我们以一个完整的味的观点 [82] 看待它——过分的夸张并没有破坏味。倘若我们以完整的味欣赏图画，我们内心就会感到此画所包含的深刻本质。

格维坎坎在《难近母颂诗》里描绘朋杜达德时 [83] ，并没有把人的性格夸大。我们见到过许多这一类狡诈、自私和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我们不能说，与这种人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格维坎坎之所以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语言的惊异情味，它不仅在格尔盖杜 [84] 的议事厅里，也在我们心灵的殿堂里轻易地赢得了地位。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从未感觉到如此模样的朋杜达德的存在。诗人也没有为了使我们心灵能够接受，而把朋杜达德的形象塑造得过于夸张。不过，现实世界的朋杜达德，没有向人提供能被感知的机会，也从未完整地在我们面前出现过，因而，我们在他身上得不到特殊的快感。格维坎坎的《难近母颂诗》里的朋杜达德，抛去自己的多余部

分，以一种完整的味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以上关于朋杜达德的评论，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物形象。《罗摩衍那》的罗摩不仅仅因为是伟大人物而使我们获得快感，而且因为他十分形象具体而使我们获得快感。《罗摩衍那》越是剔除了所有非本质的凌乱东西，罗摩的形象就越是以完整的味出现在我们面前，罗摩的本质就被揭示得越加深刻。因此，我们十分清晰地看见罗摩的形象，而在清晰的观察之中，我们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快感。清晰的观察的含义就是以完整的味进行观赏，亦即窥见人的内心世界。于是，文学在和谐的光辉里向我们显示一幅完整的图画，从而使我们享受到快乐，这光辉就是美。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它的材料部分。建筑工程部门不仅盖大楼，而且还得造砖窑。砖窑不是楼，普通人可能会以此来取笑。但建筑工程部门知道砖的价值。在文学的王国里，文学的材料价值不是无足轻重的。正因为如此，在好多场合里，单纯的语言美和创作技巧也能在文学中取得地位。

谁能说清楚，人是何等急切地想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这就是心灵的本质。如果他能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变成另外一些人的真情实感，那他就会永存。这项工作是极其艰难的，然而是十分迫切的。于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声情并茂地叙述某件事，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欢愉。克服表达的困难也是十分重要的，由此我们的力量会倍增。即使所表达的事物不是那么特别有价值，然而，因为它的奇特表达方式，还是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并被保存下来。因此，用表达的技巧来反映平凡主题的文学，也不会受到歧视。通过它，人不仅因显示自己的表达能力而获得快感，而且因玩弄表现技巧而产生的快感，会触发起我们心中的更大的快感。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轻松地完成一件艰难的工作时，我们就会从中得到快乐：当有人凭借微不足道的东西，毫无意义地然而用十分娴熟的技巧，摇晃着自己整个身子时，通过那个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动和静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生命的冲动和激情，就使我们的生命活动起来，并给我们以快感。反映心灵的、无目的的舞蹈动作，也在文学里获得一席之地。健康也在不知疲倦的运动里表现自己，健康本身就在表现着自己。同样，人在文学里不仅在表现自己丰富的感情，而且也在显示自己表达力的激情之中获得了欢乐。其原因是，表达即快乐。所以《奥义书》说："被表达的东西本身就具有快乐的本质或永恒的本质。"人在文学里以何等错综复杂的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快乐本质或永恒的本质——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命题。

（倪培耕　译）

文学创作

正如砂糖依靠一条线穿成糖块一样，我们心里的许多单独的感情，

也依靠某种法则，努力在心灵四周形成一个粗略的形状。在我们心灵里，似乎存在着一种使模糊变成清晰，使分割变成联合的努力。不仅如此，我们在梦里也能经常看到，一旦获悉一些信息，多少感情在心灵周围转眼间就取得形状，似乎不可言状的感情为谋取构成具体形状的良机，像鬼魂一样游荡在沉睡或惊醒的心灵里。白天是我们工作的时间，那时理智严阵以待，不许闲人闯进我们的办公室，影响工作。在理智的管辖或统治下，我们的感情不得不依靠行动准则，用最恰当的感情表达自己。闲暇时光，我们默默地坐着，那个活动仍然进行着。不仅如此，闻到一阵花香，多少日子的回忆，就很快聚集在心灵的四周。心里一旦形成一件事，许多事就相继酿成，一刻也不停息。这不是别的，仅仅是形成某种具体形象的努力，在感情的王国里，这种努力是永无止境的。

当这种形成的努力获得成功时，就轮到停留的努力的出现。成熟季节，菠萝的果实累累，但有一些菠萝的幼果，刚开始菠萝的游戏就消失了。 85

我们感情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些感情获得某些法则的依靠，被挽留下来，在自己的整个寓所里发展着，也就是说，这些感情的蓓蕾在美丽的花朵里滋长着，它们的存在是富有意义的；而另一些感情艰难地获得了发芽开花的一星半点地方，它们的茎梗弯弯曲曲，不时被折断，最终枯萎死去。

这类树上的花儿绽开了，但连结果实的时间都没有等到，就凋谢了。同样，感情在一些人的心里来去匆匆，它们没有充裕时间，能够形成感情的具体形状。但是，感情在多愁善感的人的心里，能变成完美的情感，因为他们有着这方面的情味和力量。当然，其中许多果实早已脱落，但有些果实成熟了。

结在树上的一些果实，在自己的群落里思考着：“束缚在树上是无法行走的，我们成熟了，充满了果汁，抹上了颜色，飘溢着香气，果核坚硬了，就应该离开树枝，远走高飞。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准确地掉在地上，我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当许多感情在多愁善感的人的心里形成情感时，它们也形成如同植物群落一般。它们说，如果获得良机，它们应该为在世界人类心灵的土地上获得新生和进行不朽生活的游戏而出去。首先获得发芽的机会，然后谋取结果的机会，最后外出得到接触大地的机会。倘若得到了这三种机会，人心的感情就达到了成功的目的。感情像有生命的物质一样，始终执着地要求人非达到此目的不可。所以，在人们中间有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情，有着情投意合的和谐。一颗心寻觅着另一颗心——为了减轻自己感情上的重负，为了使自己心灵的感情影响别人的心灵。为此，妇女们聚集在渡口上，朋友赴约，书信不绝，社团涌现，人们争论，著书立说，切磋琢磨，更有甚者为此大动干戈。人心的感情始终强烈地催逼着人谋取成功，不让人隔绝于世。在如此鞭策下，大地上的人们开口闭口，不知唠叨了多少话，但究竟获得了几多成功呢？所有唠叨充斥在小说、闲扯、书信、绘画、散文、诗歌、交往、乐器以及难以计算的五花八门的形态和变幻莫测的人类世界里。我们用

自己心灵的眼睛看到这一切，定会惊讶万分。

一颗心的感情总想成功地影响另一颗心，这种努力在整个人类社会里进行着。由于这种努力，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外形。由此，这些感情不仅仅为多愁善感的人而存在。在很多场合，这个过程完全是无知的。考虑了这种情况，所有人都承认，当我们向某位朋友讲述自己的事时，那件事总是随着朋友的心意被我们虚构着。我们用某种方式写信给自己的一个朋友，不会用同样方式写信给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的感情在从特殊朋友中获取完善性的艰巨努力中，就同特殊心灵的自然进行了许多妥协。事实上，我们的事只有在叙述者和聆听者的相结合中才能确立。

正因为如此，作家在文学里力图使自己写的文章暗自地、不知不觉地同人们的自然相结合。达什拉易 [86] 的吟唱诗不仅仅属于达什拉易个人的，它是同倾听那吟唱诗的社会结合之后，被创作出来的。所以，在这吟唱诗里，人们不仅知道了达什拉易心里的事，而且从这里面了解了一个特殊时代，特殊人们的情爱、离愁、虔诚、信念和爱好等。

这样，有的作家向朋友，有的向家族，有的向社会，有的向永恒时代的人类叙述自己的事。在富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里，人们可以认识特殊的朋友、特殊的家族、特殊的社会或者特殊的人类。这样，文学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它是为了给人们以那种认识而被创作出来的。

在物质世界里，当一个正确的东西与所有东西一起，坐落在正确的位置上，它就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而被留下。留下的东西不仅仅提供对自己的认识，也提供对自己周围东西的认识，因为它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特性，也由于周围东西的特性而存在。

现在，请思考一下文学的那个基本问题，略举一两个例子。

新年的云彩，一行苍鹭，雨后烘热大地的芳香，还有在山麓、森林、河流、泉水、城乡上空聚结的雨云的信息，多少日子以来总在诗人的心坎里，激起了多少感情的波涛、美的激情和痛苦的反响！世界总是夜以继日地抚触着我们的心。由于这个抚触，总有一些响声从我们心弦上发出。

曾有一天，在迦梨陀娑的心里，许多日子以来的无数心声，依靠一个信息，接连不断地清晰起来，它们具有多么优美的形象！许多日子以来的无数感情图画，都期待着这个吉祥的时刻。如今，它们带着药叉的离别信息 [87] ，多层次被描绘着，发出抑扬顿挫的韵律声。如今，它们一切与“个别”和“个别”与一切相结合地被保存着。

忠贞的吉祥女神在印度教徒心里，唤起了众所周知的感情。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总会看到那样的女子，她们的贞操的骄傲，抚触着我们的心，我们在日常家务的低贱劳动里，一直见到那美好的光辉形象。那光辉形象的记忆，像不明晰的光亮一样，浮游在我们的心田里。

迦梨陀娑把一直在空中飘游的贞洁女人的所有情感，放进《鸠摩罗出世》的故事里，一旦它们聚结在一起形成具体形象，它们就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从千家万户的家务劳动中，瞥见了循规蹈矩的妇女的严酷苦行的影子，那种严酷苦行的形象，在被天河水洗涤的山树的阴影下，在盘坐在喜马拉雅山巉岩旁的女神的苦行形象里，永放光彩。

我们称那些用不多的诗行反映感情发展的诗为抒情诗，维德亚伯迪写的诗就是这类诗：

六月酷暑，乌云密布，我的庙殿阒无一人……

那首抒情诗包含有我们心田里郁积了多日的不可言状的情感，它们借着偶然良机爆发出来。在六月乌云密布的日子里，空守闺房的痛苦，多少日子以来默默地徘徊在多少人的心里——一旦这种痛苦反映在确切的韵律诗行里，埋在所有人心底里的许多日子以来的痛苦，刹那间获得了具体形象而清晰起来。

水汽一直在空中飘游，一旦获得花枝的冰冷的抚触，就聚结成露水。在太空中飘游的水汽，肉眼是看不见的，一旦它与山麓相撞变成云朵，由于负重下起了雨，它就使河流和湖泊里的水欢畅起来。同样，有一种情感聚集在抒情诗里，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而长诗里的许多感情的集合体却在泉水里畅流。然而，重要的是，不清晰的感情一旦接触了诗人的想象，转眼间，它们就在无比奇妙的优美形象里清晰起来。

像雨季一样，在人类社会里也出现感情的水汽大量地飘浮在空中的时刻。在阇多尼耶 88 生活的时代之后，孟加拉也处于这种情况。那时整个天空被爱的情味滋润着，所以，有许多诗人聚集起那股情味的水汽，用那么崭新的语言和韵律，把那股水汽变成倾盆大雨，急速地向四处泼洒。

法国革命 89 时刻，人类爱的波浪高万丈，当它们接触不同诗人的心扉时，它们间或用同情的声音，间或用革命的声音，在种种形象里表现着自己。所以，事实是，人的心不断丰富着不清晰的感情，那些感情总用短暂的痛苦、短暂的感情、短暂的事，遮盖着世界人类的巨大心灵的天空，然后在天空不断盘旋着。某个诗人依靠富有吸引力的想象，把这些感情中的一束束情感，缚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使它们在人心面前清晰起来，由此我们获得了欢悦。我们为什么欢悦？我们之所以欢悦，是因为人长期以来在努力地发现自己。因此，当人在统一里看到了自己的发展时，他的既定努力就获得了成功，并给予他自己以欢悦。不仅是文学，哲学的全部问题和全部思想也不清晰地存在于整个人类的心里，当哲学家的天才，把那些问题和思想就范于某个法则时，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就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个特殊的形象中，看到了自己心底的思想。历史以传说的形式传播在人们之中，当历史学家的天才把那些传说同周围环境相结合时，长期以来的不清晰的历史现象顿时就以清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心的某个特殊面貌，聚集在某个诗人的想象里，通过美显示出自己多彩多姿的惊人光彩，文学评论家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如果说迦梨陀娑的比喻是优雅的，语言是生动的，或者说《鸠摩罗出世》的第三幕的描绘是优美的，《沙恭达罗》的第四幕是充满同情味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不充分的。应该说人心的一个特殊面貌，在迦梨陀娑的整个诗篇里被具体形象化了。他的想象建立了一个特殊的中心，通过吸引排斥的重力规律，用一个特殊的优美方式使人心世界里的某个不清晰的东西明白如画了——这就是评论家应该思考的内容。迦梨陀娑来到了世界，亲眼目睹了许多事物，思考了许多问题，忍受了许多磨难，然后发挥想象，进行创作——他的这些感情、痛苦和富有想象的生活，通过语言向我们揭示了人类无限面貌中的一个特殊面貌。假如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平凡的诗人，那么每个人就以同样方式使自己的心具体形象化，从而显示了一个空前的特殊性，阐述了无限的多样的“一”。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曲解着自己的事，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了解自己。我们所说的广为传播的真实的事，或者不是我们自然的真实，或者是许多人反复背诵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自己整个生活里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们不能充分地说清楚。诗人也不能明确地说清楚。他们的言语不完全是明明白白的，不完全是真实或不完全是美的。他们在努力说清自己的自然的深刻本质方面，也不是一直成功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个我们总想努力抓住，但总不能抓住的心灵形象，它们超越诗人的创造，通过整个世界艰巨努力的激励，穿越无数障碍，时多时少地显示着。那些具有深刻思想而富有感情的人，在诗人的诗篇里看到了那个完整的形象，他们就是真正的文学思想家。

我们说这些话的目的是，我们感情的创作不是空想的活动，它像物质创造一样，依赖于有效的规律。我们在外界世界的全部原子和粒子里，发现了光的冲动，就是那种冲动在我们的内心感情里以飞快的速度活动着。所以，我们要用那种方式观赏森林、河流、沙漠、海洋，也得用同样方式去欣赏文学。文学不仅属于你的我的，也是整个创作的一部分。

倘若我们如此看，我们就得知道，仅仅思考文学的好与坏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应该有一个在一种巨大的因果关系里看到文学发展体系的执着要求。我将力图举一些例子，说清楚自己的话。

我在《乡村文学》一文里曾写到，我国的普通人民的最早的一些感情，形成了许多零星的小诗，它们一起在四处徘徊不定。后来，某诗人把那些零星的小诗组织到一首大诗里。有关湿婆大神和雪山女神的一些故事，最早不是出现在某部《往世书》里。许多罗摩和悉多[90]的故事，也不是最早出现在《罗摩衍那》的原本中，而是通过许多乡村歌手和讲故事者的嘴，用不成规章的韵律和乡村语言，在乡村庭院里盘旋了许多时代。当某个宫廷诗人不是应邀去简陋的乡村庭院歌唱，而是受到邀请在辉煌的盛会上歌唱的时候，他就提炼了那些乡村故事，用洗练的韵律，修饰的语言，并用宏大而完整的诗歌形式，表达了那些故事。通过

推陈出新，逐章逐段的发表，全国民众似乎在清晰而优美的形式中，看到了自己的心灵的抒发而心花怒放。由此，它们似乎在自己生活里向前跨了一大步。穆肯德拉姆 91 的《钱迪颂诗》（即《难近母颂诗》）、克纳拉姆 92 的《宗教颂》、盖特基达斯 93 的《心灵燃烧》、帕拉得钱迪拉 94 的《阿嫩德颂》都属于这类诗。这一切著作都是努力使孟加拉零星的分散的乡村文学转变成伟大文学。这样，乡村文学在一个巨大形式里获得了生命，随即就消亡了，正犹如一待结了果实，花就凋谢了。

《五卷书》 95 《故事海》 96 、英国的亚瑟王传奇 97 、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文学 98 都是如此产生的。在这一切作品里，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零星故事，集中在一个地方，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形式。

这样，这种聚集分散感情的努力，在人类的文学里，到处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发展着。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是这方面的光辉例子。

许多分散的神话故事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通常识。那时，没有书写的书和印刷出版的书，吟唱诗人到处唱着自己的诗歌。如果那时一首诗在许多人的嘴里逐渐完善起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后把许多诗歌放在一个框架里，它就是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新结合的一些诗歌不会由于这种框架结构而破坏自己诗歌的特征。

我们在迈提里语 99 的维德亚伯迪的诗歌如何成为孟加拉语诗歌的思考中可以懂得，一件事物如何根据自然法则成为另一件事物。流行在孟加拉语中的维德亚伯迪的诗歌，已不是原来的维德亚伯迪诗歌，现在诗词的大部分已不同于诗人原来的创作面貌。通过孟加拉歌手的吟唱和孟加拉听众的辗转传播，诗歌的语言、意义甚至情味都发生了变化，渐渐地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格利叶尔萨所出版的维德亚伯迪的原诗，尽管由于时间的流逝，几经辗转而发生了变化，但仍不是像不连贯的废话一样的诗词，原因是诗词的基调仍保存着，一切变化都服从于那个基调。正因为那个基调存在，我们仍把那些诗词称为维德亚伯迪的诗词，然而又因为经过巨大的变化，又可以毫不犹豫地称它们为孟加拉语文学。

这样，我们获悉，许多早期流行在人民口头上的歌曲汇集在一首长诗里，多少年以来，这首诗被人民群众吟唱着，以后，许多时代的种种情势在那里面插了手，最后这首诗还从全国各地汲取了滋润自己的情味，这样它渐渐地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在诗里可以获得整个国家灵魂的历史、哲学、宗教和风俗。只有建筑在最初的奠基诗人的惊人才干的基础上，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最初的奠基诗人的才能是如此超凡出群，它可以长期以来把整个国家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中来。尽管我们不能肯定说长期以来受到许多人插手之后，它依然没有变样，还是完美无缺地保持着自己的基本结构。

我们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特别是后者是这方面的例

证。

这样，经过各个时代的所有民族打下创作基础的诗或诗人的诗，被称为真正的史诗。

我们把它与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 [100] 相比较。起先，从山洞流出的许多泉水，汇集在一个地方，成为一条滔滔大河。以后，它在自己道上奔腾，许多地方的交流与它汇合，并消失在其中。

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和中国的长江等大河，在世界上是凤毛麟角的，这些河流像母亲一样，抚育着各个国家的广大土地，它们之中的每一条河，哺育着原始大地的古老文明。

这样，在我们已知的文学里史诗仅有四支——《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根据修辞学的人为规则，《罗怙世系》 [101] 、弥尔顿的《失乐园》、伏尔泰 [102] 的《亨利亚德》等著作都勉强地被列人史诗行列。现在，在当今印刷厂的统治下，创作史诗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

在创作《罗摩衍那》之前，有关罗摩形象的所有最早的神话传说故事，已经流行在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现在不通过发掘是无法获知的。但是毋庸置疑，其中存在着有关《罗摩衍那》的最早信息。

无数的英雄以男子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们曾经为了尘世的利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在《罗摩衍那》产生之前，有关罗摩的这种传说肯定流行在民间。罗摩为了执行父亲的命令去森林，他消灭了抢夺自己妻室的人，救出了自己的妻子。虽然，这些事已证实了罗摩性格之伟大，然而，他为赢得不平凡的人心世界所干的一切，在《罗摩衍那》里才得到了充分反映。

在雅利安人控制印度之前，达罗毗荼人 [103] 征服了这里的原始土族，进入了这个国家。那些达罗毗荼人不是完全不文明的，他们也不是轻易地被雅利安人战败的。他们在雅利安人的祭祀里制造了障碍，使雅利安人的耕作遭受了损失。他们开辟了森林，建立了庇护所，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

在南方的艰难困苦地区，达罗毗荼族人强大起来，建立了一个富强的国家，他们的一些军事组织，在森林里不断地折磨着雅利安殖民者。

罗摩争取印度原始土族人民站在自己一边，通过劳动和才能，灭了达罗毗荼族的威风。为此，雅利安人赞美他。正如从塞种人叛乱中拯救了印度教徒的健日王 [104] 受到颂扬一样，扫除了非雅利安人的影响，保护了雅利安人的罗摩，也备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尊敬。

那时，每一个人都担忧，谁来镇压非雅利安人的骚乱呢？众友大仙见到年幼的罗摩身上的吉祥标志，认为罗摩是合适人选。于是，罗摩从

童年时代起，就得到了众友大仙的勉励和教育，学习了与敌人作战的本领。那时，他与尼沙陀野蛮部落首领建立了友谊，从他那儿学到了克敌制胜的方法。

那时代，牛被当作财富，耕耘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国王遮那竭 [105] 也用自己双手从事耕种。雅利安人通过耕耘土地，渐渐地把印度土地归属于自己；也通过耕耘，在森林地区建立了农业区，而罗刹在其中设置种种障碍。

在古代的伟大人物中，遮那竭国王是雅利安文明的一个优秀的领袖，许多传说证实了这件事。他想在全印度扩大农业区，他把自己女儿起名为悉多（悉多的梵语词义是犁的轨迹，或者是土地上被犁耕过的轨迹）。他作出许诺：哪个天下英雄折断弓，这证明他具有罕见的力量，他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在那不平静的日子里，他需要具有超凡力量的男子汉，这是他挑选能够抵抗强大敌人的男子汉的唯一办法。

众友大仙让罗摩立下战败非雅利安人的诺言，送他到国王遮那竭的考场。在那里，罗摩折断了弓，证明自己具有能实现诺言的非凡力量。

此后，他把国家的重担交给了弟弟婆罗多，自己为了实现伟大的诺言而向森林进发。持力和投山等大仙，在艰苦的南方专心于撰写雅利安人的《奥义书》。罗摩从他们那儿听取了建议，与自己的弟弟罗什曼那一起，消失在陌生的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

在那里，他们在名叫波林和须羯哩婆两兄弟的冲突中，支持了须羯哩婆，打死了波林，使须羯哩婆归顺他们；他们控制了原始土族人，教会那些人作战艺术，组成了军队。罗摩通过那支军队在敌人营垒里巧妙地制造了分裂，摧毁了楞伽城。这些罗刹人精通建筑艺术，坚战 [106] 叫人建筑了宏伟宫殿，建筑者就是被称为罗刹的人。达罗毗荼人建筑庙殿的精湛技艺，至今仍在全印度负有盛名，有人称他们是古代埃及人的同类民族，这并非毫无道理。

“金色楞伽”这个传说，是有渊源的。这些罗刹人不是不文明的，他们在手工艺方面比雅利安人还略胜一筹。

罗摩虽然战胜了敌人，但没有占领他们的王国，维毗沙那成为罗摩的朋友，在楞伽建立了统治。罗摩让原始土族人建立了基沙基陀王国，并使它从属于自己。这样，罗摩建立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相互交往的关系，这个结果导致达罗毗荼人渐渐地与雅利安人社会融合，这样就产生了印度民族。就这样，两大民族的思想方式、祭祀制度等一切方面，在印度民族里融洽无间了，全印度出现了一个安宁环境。

当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完全融合一体时，当他们相互间交换宗教和学说时，有关罗摩的旧故事在每一个人嘴里，以新的形式和新的精神被陈述着。如果某一天，印度人和美国人完全融合起来，难道还有必要去大肆赞美格拉依伯 [107] 吗？或者还有任何自发的激情去把暴乱时代的

乌特拉姆 [108] 等战士的故事编成难以忘怀的东西吗？

当诗人把流行在我们国家的人物故事编进史诗里时，他没有强调战胜非雅利安人的事业，而是突出了伟大人物的完整理想。在这里，说他们夸大了这个理想，是不正确的。对罗摩的尊敬和怀念，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把作者的虔诚感情，变成普遍的虔诚感情。诗人通过自己的天才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使它清晰起来，那时普遍的虔诚才成为现实。

但是，《罗摩衍那》没有能够在最初诗人使之确立的地方凝固住。

《罗摩衍那》的最初诗人瓦尔米基，把罗摩当作以宗法家长制为主的印度教社会的宗教化身向人们显示。瓦尔米基的罗摩以儿子、兄长、丈夫、朋友、婆罗门教的捍卫者和国王的身份赢得了人民的尊敬。罗摩仅仅为了营救自己的结发妻子而打死了罗波那，他又因为帕勒伽梯吉娜的请求，最后抛弃了自己的妻子。他依据经典，克服了自己所有的自然本性，使捍卫社会的理想付诸实现。在以我们环境条件为主的文明里，每走一步都需要舍弃、宽恕和自制，这一切品德都体现在罗摩身上，所以《罗摩衍那》成为印度社会的史诗。

在最初诗人写《罗摩衍那》的时候，虽然在罗摩的性格上存在着神性的东西，然而瓦尔米基把罗摩当作人的理想来塑造。

神性一经获得了地盘，再也无法阻止它的存在，而且它渐渐地扩大着。这样，罗摩渐渐地取得了神的地位。

那时，《罗摩衍那》的基调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在格利迪瓦斯 [109] 的《罗摩衍那》（还有杜勒西达斯 [110] 的《罗摩功行录》）里就能见到那种变化。

当我们称罗摩是神时，他没有不可能实现的事业。所以，为了塑造罗摩性格的无比伟大，从前那样的描绘已是不够的了。在如此情况下，由于某些感情因素，人喜欢神性，那些感情也在诗中得到了加强。

这些感情就是虔诚和仁爱。格利迪瓦斯或杜勒西达斯的罗摩是虔诚和仁爱的罗摩。他拯救了一切异教徒和罪人，他把野蛮的尼沙陀部落的旃陀罗变作朋友，热烈地拥抱他。罗摩也通过爱使森林的猴子获得幸福，罗摩把虔诚的甘露洒在虔诚的哈奴曼 [111] 的生活中，从而使哈奴曼的诞生有了价值。维毗沙那是他的崇拜者，罗波那也作为敌人被打败后获得了解脱。在《罗摩衍那》里，这一切就是虔诚的游戏。

这个虔诚浪潮 [112] 席卷了全印度，深入人心。博学者是得不到上帝的，为了得到上帝也不需要咒语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只要通过单纯的虔诚，所有低贱人都能得到上帝。似乎这件事一下子成为一件新的发明一样，使全印度人民从难以忍受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当这个巨大的欢悦扩散到国家的每一角落时，以此获得新的骄傲的那个文学就脱颖而出。格

尔盖杜、塔纳帕迪、苏德格尔等普通人就是它的主角 113 。上帝不仅是婆罗门的、刹帝利的、博学者的，也是那些被社会认为是堕落和低贱的人的，文学以不同方式宣传着这件事，这种精神也反映在格利迪瓦斯的《罗摩衍那》里。上帝也是缺乏经典知识的，不道德的猴子的朋友，为松鼠等小动物服务对他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他给罪恶的罗刹以适当的惩罚之后，也予以解放——这种精神在格利迪瓦斯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把《罗摩衍那》的故事潮流，像恒河支流帕基勒梯一样引向一个特殊的道路上去。

我们一直所遵循的《罗摩衍那》故事的那股潮流的一股现代支流，在《因陀罗耆的伏诛》 114 诗里得到了清晰的反映。这篇诗也依赖那旧的故事情节，但是有着与瓦尔米基和格利迪瓦斯的迥然不同的本质。

我们经常说，我们学了英语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不是纯洁的东西，仿佛那种文学不配称民族文学。

但是，某个东西取得了某种固定的形态，如今它又不可能有任何形态的变化，如果我们称那个东西为纯洁的东西，那么在生动的大自然内，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那种东西。

在人类社会里感情是息息相通的，通过感情的融合，人们进行着无数各种各样的新的创作。在印度，发生过多少这样的感情融合。我们的心，经历过多少沧桑——难道它有任何界域吗？不久前，当穆斯林人登上我们国家的王位宝座时，难道他们没有在我们心上烙上影响吗？难道印度教徒的感情没有与穆斯林人的民族感情自然融合吗？在我们的文学艺术、衣饰打扮、音乐歌曲和宗教活动里，都可见到穆斯林的东西，心与心若不是息息相通，以上情况就不会发生。如果不可能发生上述情况，那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从欧洲来的一股潮流，自然而然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这个冲击惊醒了我们沉睡的心。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将不会公正地对待自己的思想意识。就这样，由于感情的融合而产生的东西，我们过一段时间将会清楚地看到它们的面貌。

从欧洲来的新精神的冲击，唤醒了我们的心。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不管我们为纯正文学传统做千百次努力，我们的文学不采取新的形式反映这个真实，是断然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重复那些旧东西，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会说，那个文学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

我们不仅在《因陀罗耆的伏诛》诗的韵律和创作手法里，而且在它的内涵的感情和情味里，看到了一个空前的变化。这个变化没有忘记传统，但其中含有某种叛逆，诗人打破了押韵的束缚。我们内心长期以来对《罗摩衍那》的内容方面，套着一种精神枷锁，诗人彻底地打破了它。在那首诗里，与罗摩和罗什曼那相比较，罗波那和因陀罗耆的形象

更显得伟大崇高。那些怯懦的宗教徒一直小心谨慎地考虑着，哪些东西是多么好，哪些东西是多么坏，然而他们的牺牲、施舍和克己无法吸引住这位诗人的心。他就在自发力量的任性游戏里感受到满足。在这股力量的四周形成繁荣昌盛的国家，它的宫殿的尖顶阻止着白云的飞渡，它的战车、马和象队使大地颤抖，它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诸神，把因陀罗大神变为自己的奴仆。这股力量想要什么，就丝毫不顾及经典或武器等任何东西，多少时间以来所堆积如山的财富被毁于一旦。在与普通出家人罗诃波作战时，比他生命还可爱的儿子、孙子和其他的亲属，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的母亲悲痛欲绝，那股不可动摇的力量尽管遭到毁灭，仍不承认失败。诗人在大海岸边的火葬场里，对宗教叛逆的失败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之后，结束了长诗。诗人似乎不尊重那股小心翼翼地承认所有东西的力量，而在告别时，诗人把自己浸透了眼泪的花环，套在无所顾忌的不理睬任何东西的力量的脖子上。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欧洲力量，正挥舞着自己五花八门的武器站在空前强盛的大地的伟大顶峰上，它的雷电在我们头上怒吼着。伴随着这股力量的自我歌颂，现在《罗摩衍那》故事的一股新的电讯也在里面传播，这难道是因为某个人的特殊原因而发生的？这个声音正风靡全国。由于软弱的自傲，我们闭口不承认它，然而我们不得不一步步被迫承认它。所以，我们在《罗摩衍那》里也不可能阻挡这个声音。

我们提出《罗摩衍那》故事的例子，企图向人们表明，在人类的文学里所创造的感情境界和活动范围是十分宽广的。它看起来仿佛是偶然发生的，三四月里下起暴雨，似乎对我们来说是偶然的。但是，通过从遥远西方来的精神因素和传统，这场雨时而容易地、时而艰难地灌溉着我们的田地。感情的潮流也是这样流动的，它通过大大小小的因素，从半个成为一个，从一个变成千万个，千姿百态地显示着。人类的巨大的心通过自己深奥而有效的规律，揭示着自己，而惊人的心灵创作也在整个地球上扩展着。

当我们十分接近地看作家时，我们感到作家的作品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那时我们明白，似乎肯高特利[115]正创造着恒河。世界的所有诗篇的作者是谁——似乎一点也不知道，那些诗歌仿佛自己进行着创作，它们从未中断过。我们就通过那些诗歌的例子，努力把自己的心灵吸引到感情的巨大的创造本质方面去。

（倪培耕　译）

历史小说

人类社会的童年时代早已过去，那时自然与非自然，事实与想象，好像几个亲兄妹，在一个家庭里玩耍吃喝，长大成人。今天，它们发生着巨大的家庭内讧，这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曾有一段时期，《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历史，但现代历史十分困窘地承认自己同它们有着亲缘关系。历史说，由于同诗歌结合，它的家族消失了。如今要拯救它的家族是那么困难，别人只能在诗歌形式里认识它的家族。诗歌说，历史兄弟，你内部掺着许多虚假，而在我内部存在着许多真实。因此，让我们像从前一样交往吧。历史说，不，兄弟，还是各自割据为好。于是，博学的丈量土地的官员，到处进行这种分配割据地的工作，他准备在真实王国和理想王国之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

由于控告历史小说犯下了破坏历史界线的罪恶，现代的文学家庭也发生了内讧。

不仅在我们国家出现这种控告，不仅纳维纳 116 先生和般吉姆 117 先生难以推卸那种指责，就连历史小说家的开创者和理想主义者司各特 118 也不能逃脱掉这种谴责。

在现代英国历史学家中，帕利曼先生是十分闻名的。他谴责历史小说歪曲了历史，他说，人们想知道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情况，不应该读司各特的《艾凡赫》。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获得有关欧洲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真实知识，但是，司各特的《艾凡赫》有着持久不断的人类社会的永恒真实，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它。人们了解它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尽管知道其中存在着有关十字军方面的许多历史性错误，学生们仍无法摆脱瞒着老师阅读《艾凡赫》的诱惑。

现在，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难道司各特先生要维护历史的特殊真实和文学的永恒真实，就不能挥笔写《艾凡赫》吗？

他能否写，作出肯定的答复是困难的。但我们看到，他没有理睬这件事。

很可能，他故意不理睬。司各特不一定像帕利曼老师那样对十字军时代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司各特时代，对历史证据和历史真实的研究分析没有那么透彻，没有前进得那么远。

持异议的人说，当他决定写时，他应该全面进行考察研究再动笔。

但是，这种研究分析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什么时候能斩钉截铁地说，有关十字军的情况已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称为历史可靠真实的东西，难道不会在明日由于新的证实而从历史宝座上跌落下来吗？作家在今天流行的历史基础上写了历史小说，倘若明日历史学家谴责他，那我们做何回答呢？

持异议者说，你愿意写长篇小说就写吧，但可别写历史小说。虽然现在我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目前在英国文学里已经有了反映。在法

国的巴尔格莱派先生说，历史小说一方面是历史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是小说的敌人。也就是说，长篇小说家为了写小说打击历史，而那受打击的历史消灭着小说创作。于是，可怜的小说的岳父家族和父亲家族同归于尽了。

尽管如此，历史诗篇和历史小说为什么在文学中取得了地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努力清楚地阐明这点。

我们许多修辞著作说，诗歌的定义是“情味的句子”[119]。我们没有见到比它更扼要和更广义的定义。毫无疑问，没有任何办法能解释被我们称为情味的东西。对具有品尝能力的人来说没有必要解释情味两字，而对不具备品尝能力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必要知道它。

我们的修辞经典谈到九个基本情味，然而，它没有努力去叙述许多难以言状的混合情味。

在这所有未确定的情味里可以提出一个“历史情味”，这个情味就是史诗的生命。

个人只器重自己的特殊的喜怒哀乐，他觉得，世上许许多多重大的交往，仿佛只不过是个幻影而已。倘若把某人或几个人的生活沉浮兴衰，恰如其分地写进小说里去，将增强情味的分量，能使人们陶醉。我们许多人的喜怒哀乐的界域是十分狭窄的，我们生活的激动不安只影响几个亲戚朋友。我们能够理解《毒树》[120]里的纳盖德拉、苏叶穆河和贡德嫩迪尼基的灾祸、幸运、狂喜和忧愁，因为那所有一切喜怒哀乐是发生在纳盖德拉的家庭圈子里，我们的心是不会拒绝承认纳盖德拉为自己的邻居的。

但是，大地上有一些人的喜怒哀乐与世上许多事联系着。国家的兴亡，随着大海怒吼而沉浮的伟大时代的宏大事业——他们个人的冷漠和企求的声音，在那伟大而雄壮的交响乐声中响起。当他们的故事成为曲调时，基本音调在弦琴的一根弦上鸣奏着，奏乐人的其余四指在弦琴的其他所有弦上，唤醒一种奇异的深沉的宽广的铿锵声。

时代的进程，不会天天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如果创造民族历史的任何伟大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在比较短的同时代里同时看清他和这个伟大历史。所以尽管有良机，我们总不能以与伟人生活的真实背景相适应的态度，去观察这一类伟大人物。如果我们想不仅用个人特殊的观点，而且用伟大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去看，那么我们就应该站在远离这一类伟大人物的地方——在往昔的岁月里塑造他们，把他们和他们唱主角的昔日舞台结合起来看待他们。

当我们在工作中受尽凌辱，凑合吃喝，打发日子时，许多伟大的驾驭者在世界的王国道路上，推动着时代列车前进。为了在短暂的时间内认识他们，我们应该远离于我们自己每天习以为常的喜怒哀乐，应该使自己从狭窄界域里解放出来——这就是对历史的真正情味的享受。

这类事不能通过无限的想象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能以某种借口，把离我们远远的、超出我们经验之外的事物与真实事件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读者就很容易相信了。这就是情味创作的目的，因此，为了创造历史情味，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历史资料，诗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汲取的。

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一剧的基本内容是世上一个天天受到检验和熟悉的真实，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有才能的男子在女人的魔力迷网里，糟蹋了自己的今世和来世。世界充满了这类短暂意义和人性的可悲的废物。

诗人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创造了我们男女之间的甜蜜和痛苦的爱情游戏，并加以夸大。心灵的反叛之后，民族的反叛乌云笼罩着天空，被束缚在爱情冲突之中的罗马城里，正准备着一场毁灭性的可怕的战争。一方面在克莉奥佩特拉的享乐宫殿里奏起了弦琴，另一方面在遥远的海边，湿婆神的毁灭号角声与它汇合在一个声音里。这里历史情味结合着艳情与同情味，所以，其中含有一个心灵的深邃和博大。

如果历史学家曼森对莎士比亚这个剧进行历史考证，那他可能会找出许多违反时代的错误（anachronism）和历史错误，但是莎士比亚在读者心灵上所施加的魔力和通过虚构的历史所复制的历史情味，不会因为历史的新证据的发现而泯灭。

以前，我在某篇评论文中写道："小说创作得到了一个与历史结合的特殊情味，小说家已成为历史情味的贪婪者，他们不特别注意某些历史真实，如果有人不满意小说中的历史的特殊香味，想从中拣出已不可分割的历史，那等于要从已煮熟的菜肴里找出香料、调料、姜黄和芥子。我们同那些只有证实了调料之后，才做可口的菜肴和把调料压成一个模式做菜肴的人，没有任何可争执的，因为这里味道毕竟是主要的，调料是次要的。"

也就是说，不管作家保留还是分割历史，只有复制历史情味，他的创作活动才能获得成功。

这样，如果有人把罗摩描绘成低下的人物，而把罗波那写成崇高的人，那难道不会出现某种错误？缺陷肯定将会有的，但那种缺陷不是历史方面的，而是诗歌方面的。一下子把众所公认的真实颠倒过来，情味就被破坏了，好像在读者的头上打了一闷棍。由于受到了打击，诗歌顿时失去知觉，栽倒在地。

不仅如此，如果人民大众把某种虚假的事看成真实，如果诗歌依靠历史和真实，插手反对这种观点，那这将是诗歌的错误。请想一想，如果今天确定无疑地证明了酗酒的、卑鄙的雅度家族 121 是希腊族，证明了克里希那是自由吹笛的一个希腊牧民，如果证实了克里希那肤色与他大哥大力罗摩的肤色一样白，如果证实了被驱逐的阿周那 122 从小亚细

亚的某个希腊王国夺取了希腊公主妙贤，并证实了多门岛是临海的一个希腊岛屿，如果证明了在被驱逐期间，般度族人依靠精通战斗技能的希腊英雄克里希那的帮助，拯救了自己的国家，从而使全印度对他们的空前的异族政策、战斗技能和宗教观惊叹不已，把他们视作神的化身，那么，毗耶娑（广博仙人）[123] 的《摩诃婆罗多》也是不会消失的，任何诗人都没有勇气把黑的说成白的。

我们一般是这样说。纳维纳先生和般吉姆先生在自己的诗歌和小说里反对流行的历史走得太远或者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因而丧失了诗歌的情味，这点在评论他们的作品时是应该考虑到的。

在那样的时代，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应该读历史，还是应该读《艾凡赫》？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两者都应该读，为了真实应该读历史，为了享受应该读《艾凡赫》。我们可别以那种人的警惕方式获取错误的认识。那些人始终警惕自己与诗歌情味保持距离，这样他们的天然本性将枯萎而成为障碍。

我们在历史里将修正诗歌中可能出现的错误。那些只读诗而没有时间读历史的人是不幸的，但有人只读历史，而没有时间读诗，他的命运很可能更加凄惨[124]。

1905年

（倪培耕　译）

情味的本质

我们的宗教修行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是力量，另一方面是那些来自五湖四海而欢聚一堂的人，那些相隔万里而保持亲密关系的人，都感到故乡的亲切。孟加拉精神的污泥不时沉淀在伟大的孟加拉文学潮流里，这就是造成痛苦和羞耻的原因，但这不是忧虑的主要原因，因为真正的文学自然而然是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文学，在那种文学里的永恒的东西经过筛选之后，就滞留下来，而那些生命短暂的东西可能会喧嚣一时，但它们没有天长地久停留的权利。不知多少疾病的祸根在圣洁的恒河里漂流，但人们会看到，它们在整个源泉里不占主要地位，它们自己不断被河水冲刷而淘汰，因为巨大的河流毕竟不是一条沟渠。

我们在现时代给孟加拉的一些优秀的、纯洁的、适合奉献在整个人类祭台上的东西以未来时代能够继承的形式，从而使它们得以保存。文学提供了对孟加拉人的精神认识，这种认识在世界会议上捍卫着孟加拉人的自尊，使孟加拉从污泥浊水中摆脱出来，以纯洁的祭品形式奉献在世界之神面前，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尊敬。今天，孟加拉人从自身感受到那种伟大希望，所以孟加拉人每年以文学会议形式，在各地宣告孟加拉的胜利声音。无疑，世界的朝圣者将络绎不绝地驾临孟加拉，而孟加拉

也将带着宽大心灵和人类理想，带着从所有方面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实践和诺言来到人间。

（倪培耕　译）

《文学的道路》序言[125]

多年以来，我执着地谈论着情味文学的奥秘，人们可以从我各个时期的文章里认识它。在这篇序言里，我有必要再谈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依靠心灵认识这个世界，这个“认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我们通过知识，认识客观物质。一方面，有作为它主要目标的认识及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有进行这种“认识”的学者。

我们通过感情，认识自己，那时客观物质作为次要认识目标与那个“自己”结合在一起。

科学从事着认识客观物质的工作，把自己的个性从那个“认识”中分离出来的实践，就是科学的实践。文学进行着人对自己的观察工作，它的真实性存在于自己的感性认识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的客观物质之中。哪怕它是非凡的，非实际的，也不因此而有丝毫的虚假。倘若那非凡的，非实际的认识是深刻的，文学就承认它是真实的，从襁褓时代起，人就渴望通过各种方式，认识自己——从那里产生了形象的故事。在幻想的世界里，人可以想象许多形象——罗摩也行，哈奴曼也行，都应该让其充分地存在，人从中也获得了欢悦。人的心随树变树，随河变河，心想什么就变什么，由此，他获得欢悦。这就是人的丰富多彩的游戏——这个丰富多彩的游戏就是文学的工作。在这游戏里，既存在着美，又存在着丑。

我过去曾经斩钉截铁地认为，美的创作就是文学的主要事业。但是，当发现文学和艺术经验无法与这个观点吻合时，我心里就产生了巨大疑惑。人们无法把未剃胎毛的孩子和愚昧无知的奴仆称为美，根据流行的美的观点，人们无法从中取得文学的美。

那时觉得，有必要直率地说出这么多日子以来被说颠倒的事。从前说：“美给人以快感，由此，在文学中应该有美的地位。”实际应该说，“心灵把赋予快感的东西称为‘美’，那个东西才是文学的材料。”文学通过某种东西，唤醒美感，这不是主要的，只要通过深刻的感受，“美”就能被证明。人们是否说它“美”无关紧要，心灵在世上无数被鄙视的事物里承认了它。

在文学之外，“美”的领域是狭窄的。在那里，有害的东西不给具有生命特征的人以任何快感。不然，谁都不会去看戏剧《奥赛罗》[126]。有个问题曾经扰乱我的心：为什么文学里的充满痛苦的故事，提供着快感呢？我们为什么因此把它放入美的行列中去呢？

心灵回答：当周围缺乏情味，我们的意识不存在感触时，那就存在着隐隐约约的痛苦，那时的心灵认识是模糊的。人们越认识“我就是我”这个事实，就越能获得快感。当面前或四周，存在着我不漠然置之的某种东西，而对那种东西的认识，呼唤着我的知觉时，我在认识它的过程里，深刻地了解了自己，而缺乏这种了解，会感到哀戚。事实上，心灵越向无神性方向靠近，他就会越感到痛苦。

对痛苦的强烈认识也含有快感，因为它以极其深刻的形式提供自我存在的信息。只有无益的怀疑在其中起着阻碍作用。倘若不存在这种怀疑，我就可称痛苦为“美”。痛苦使我们清醒，不使自己朦胧起来，深沉的痛苦是“最高的神”，那最高的神存在于悲剧之中，那就是最好的享受。人把在现实世界中的恐惧、痛苦、忧伤看作是与完善本性不相容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为丰富和加强自己的心灵感触，人不获得痛苦，就会丧失自己的本性。人在文学和艺术里满足了自己本性的渴望。我们称这为“游戏”，在想象里，有着自己的纯洁的认识。人高兴地参加到罗摩游戏 127 里去——如果没有这个“游戏”，那要痛苦得心碎。

这道理早在我心里记住诗人济慈那些话的日子时就明白了，济慈说：“Truth is beauty，beauty is truth.（真实就是美，美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心灵认识的那个真实就是美的，就在那里我们认识了自己。著名的亚伽沃尔盖大仙说过：“在我们喜欢的东西里我真实地认识了自己，由此它是可爱的，它就是美的。”

在文学中人每时每刻扩大着自己爱的领域，也就是扩大着自己直接认识的领域。在文学里有着人的畅通无阻、五光十色的巨大游戏世界。

我们的经典把创造者说成是游戏家，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创作里认识了自己五光十色的情味。人也在自己的内心创造着自己，在种种感情和情味里认识着自己，人也是游戏家。这种游戏的历史抒写和镂刻在人的文学和艺术里。

英语称为“real（真实）”的东西，存在于文学和艺术之中，人无条件地从内心承认它，不通过辩论，不通过论证，而只通过专注的认识承认了它。被心灵称之为“确定无误地和特殊地感受到的东西”，被心灵盖上了自己干涉印章的世上成千上万无标志事物中的某个东西，在自己永恒承认的世界里所享用的那个东西，尽管不美但是迷人，它带着情味的文凭来到人们面前。

美的表现不是文学或艺术的主要目的，我国修辞经典说过有关这方面的绝妙的话：“诗歌是带情味的句子。”

人就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味认识自己，就想在无阻碍的游戏领域里认识自己。那个巨大的五光十色的游戏世界的创造就是文学。

但是，它也存在着价值的区别，因为它毕竟不是科学，不可能对所有东西取得一致的认识价值。人在快乐的享受里有选择的责任。满足心

灵的好奇是科学理智工作。最无联系、最无组织的放肆和受节制的、享受的庄严，都可以在那理智里获得同样的席位。然而，人的差异思想也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快乐的享受里。人们往往由于损害健康的极端狂喜而忘记最简单的事理，那时他求胜心切地以有害于身体的食物来改变口味。有害身体的食物具有巨大吸引力，只有当吃坏了肚子才明白“要很好地安排膳食”。但是，总有一日，心灵会康复，人的永恒本性会复归，那时简朴的享受的良辰吉日又会到来，那时文学抛弃短暂的现代主义时髦东西，以真挚感情与永恒的文学相遇。

（倪培耕　译）

现实

“人们不是循规蹈矩地行事，不是按世上应该如此去行事，世道日益变坏。”有人感慨了一番，表示了一片忧虑之心，随即心安理得地闭目养神。这种人的起居饮食从不会有任何困难，而他们这种高谈阔论，已是司空见惯。忧虑之火像冬天之火一样有用，只要它在身旁，不沾身体。

如果有人这样说：“我国诗人进行着那种缺乏现实性的文学创作，它对大众毫无补益，不能胜任人民的教育工作。”那么，我也十分可能在对国家的那种情况表示了忧虑之后，说：“言之有理。”然后，使自己脱离那个阶层。

别人也许会由于这些话突然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多少有些高兴，但我无法欣然地助兴。

不错，洞房里的新郎和读者界中的作者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两者的耳朵都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许多刺耳的戏谑声。他们之所以要忍受，是因为他们在一件事上获得了胜利：谁想折腾别人就折腾吧，但谁也不想侵占新郎的妻子，而作者的作品也像新娘那样存在着。

我不应该就自己的情况唠叨些什么，但在这种场合里，可以一般地就文学方面说几句，它绝不是不切题的。虽然，我的著作是最早被法庭提审的一部著作，然而，我早已获悉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犯了与我同样的罪孽。

缺乏现实性，当然就是一个天大的欺骗。什么东西也没得到，就付了钱，然后痴笑着扬长而去，对于这样失去理智的人，应该委托老练的监护人。适合做监护的人，应该不受诗人的艺术技巧迷惑，他们通过暗示，就能知道哪儿有东西，哪儿没有东西。因此，那些提醒全国警惕非现实的文学的人，正为一些未成年和低能儿的读者从事着发掘“有价值艺术”的工作。

但尽管评论家有多大的洞察力，尽管他们始终把读者抱在自己怀里闲游，然而，这既无补于母亲的权利，又无益于占有者的天职。应该正

确地给读者解释，什么是“现实的东西”，什么不是“现实的东西”，这才是上策。

困难的是，现实的东西不是一个模样，在每一个地方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完全相同的现实的东西。人的自然本质是丰富多彩的，人的实用目的也是五花八门的，然而，人也不得不为寻找事物的多样性而到处奔波。现在明白，我们一直在文学里，为寻找物的多样性而到处奔波。现在明白，我们一直在文学里，寻找着一个现实的东西，按学者的说法，它就是“情味”。这种说法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正讨论着情味文学。这个情味是那样的不幸，如果开始讨论它，那么将要面临着一场肉搏战的灾难，尽管埋葬了一个或两个对立集团，仍无法对它进行任何评论。

“情味”是满足爱好娱乐的人的需要的一种物质——它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在世界上有学者、智者、爱国者、福利主义者等好人，但正如达摩衍蒂抛弃众神，把花环套在国王那罗 128
的脖子上一样，在择婿的典礼上，文艺女神也抛弃一些人，寻找着爱好娱乐的人。

评论家捶胸顿足地说：“我就是爱好娱乐的人。”谁都没有勇气持反对意见，但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显示那样的世故，即任何不爱好娱乐的人自称是不爱好娱乐的人。自己感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在其中含有对情味考查的最好评注，大部分人对此都不会有任何怀疑的。正因为如此，文学评论是互不谦让的。不管是否有钱财，对谁加入宗派集团，都不会有任何障碍的；同样，文学评论也不需要任何本钱，因为评论家的地位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万无一失的。

文学检验工作是那么不确定，那么还有什么办法限制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呢？见不到任何立竿见影的办法。如果他们想了解任何确切结果，那么他们应该把那了解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曾孙身上，不可能奢望在他们的命运里告别钱财。

在情味的研究里，如果要修正对个人和对时代的错误，必须使具有思想的东西，经历许多人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那时怀疑才会烟消云散。

在诗人的作品里是否有“文学的东西”，肯定能在诗人同时代人中遇到许多有理解它的能力的智者，但不管他们是否配称为智者，他们也可能使别人在做出最后决定中上当受骗。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件事对作家是不成问题的，那就是作家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那些喜欢他的作品的人就是智者。如果他不把其他集团的人看作具有这种能力的人，那么可能会起诉他，当然没有见到那样的法院。对，时代的法院肯定会对此进行思考，然而，像疯人院那样的长时间纠缠不休的法院，在英国也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胜利一定属于诗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统治权掌握在他手里。当某一天，时代的使

者为拔掉他荣誉界域的木桩而来临时，评论家就不会耐住性子，眼巴巴地观看那场把戏。

有些人为在现代文学里寻找现实性而奔波着，他们在回答我这番话时将会说："这是对的，放在天平的秤盘上，是无法估量'情味'的数量的，但是，情味最终会从某个东西的庇护所里得到形式，我们也从那庇护所里得到思考现实的机会。"

毫无疑义，情味是有一个基础的，它能进入测量的范围，这也是无可置疑的。但衡量了那个物体，难道就能考察文学的价值了吗？

情味具有永恒性。在转轮王时代 129 ，人们所享受的情味，今天也没有被抛弃，但根据市场的情况，物品的价格，早晚都在上下波动着。

好吧，姑且这样认为，我没有把诗写得很现实，而我总潜心于寻找，在我国什么东西是现实。我感到，在我国梵社 130 犹如铁路信号灯一样眼睛发红，头高高昂起，金鸡独立似的站着。老学究不佩戴圣线 131 是不行的，而梵社不抢走他的圣线也是不会安心的——这种骚动超越我们一切的尘世间交往。比如，诗人如果没有把这个内容写进诗里，那将被认为，他对现实的知识等于零。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草草写了首题为《圣线典礼的破坏》一诗，从分量方面来说是不轻的，但天哪，问题依然存在，艺术女神把自己的坐毡究竟铺在事实上，还是铺在荷花上呢？

举出这样的例子有一个特殊原因。在思想家的眼光里，现实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能抓住它的要领。一个起诉人反对我说，在我所有作品里很少有现实性的成分，它只存在于长篇小说《戈拉》 132 里。在长篇小说《戈拉》里是否有什么现实性的东西，连小说作者自己也知道得很少。我从人们的嘴里听说："它对流行的印度教的特性作了最好的阐述。"从中我猜到，那就是现实性的标志。

今天，印度教徒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能顿时为自己印度教特性而可怕地激动起来，那时，他们的心不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在世界的创造里，这种印度教特性是造物主的最高的荣誉，而造物主在其中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再也不能往任何方面前进了。"这种说法已成为我们大家的护身符。在衡量文学的现实性时，这个护身符起到砝码的作用。我们赞扬迦梨陀娑，因为他的诗里有印度教的特性。我们赞扬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因为在他塑造的许多女主人公身上可以见到，印度教里妻子对待自己丈夫的感情是如何符合印度教经典的；或者我们谴责她们，因为那种感情还不能在她们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在英国帝国主义病入膏肓的痛苦已无以复加的日子里，一群英国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发出喋喋不休的血红色的现实性梦呓。

如果与它相比，华兹华斯 133 诗里的现实性在哪里？英国的人民大

众的教育、思想、风俗，如何与华兹华斯在世界自然里所看到的欢乐相吻合呢？而他们的感情音调则在孤居的诗人心笛里响起——在英国国内市场里，根据价格计数所出售的具体物品究竟是否存在于其中呢？我很想了解。

无独有偶，我将如何肯定济慈和雪莱 134 作品的现实性呢？难道他们附和了英国人的民族觉悟而获得了奖赏和喝彩？那些在文学市场里，经营现实性的评论家，是如何对待华兹华斯的诗歌，这在历史上是有明文记载的。整个国家像对待首陀罗 135 一样，不让雪莱进入家门，而用死亡之箭把济慈置于死地。

比这更现代的例子是丁尼生，丁尼生是维多利亚时代名噪一时的人民宗教的诗人，因此，他的影响波及全国，但丁尼生的坐毡也像那时代的现实性那么狭窄。他的作品有着能够维持永恒情味的特殊性，这不是因为在那特殊性里，有着维多利亚时代足够数量的、正在一天天烂下去的英国货物。

“今天作家的最大罪过是读英语。英语教养对印度作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况且它也缺乏现实性的意向，所以，今天的文学不能给普通人民以教育和享乐。”

说得对。但在我国，与那些不懂英语的人相比，读英语的人数是微乎其微，谁也没有去剥夺他们的笔。他们只依靠自己的非现实性战胜全国所有务实主义者，这恐怕不是自然的规律。

也许有人对此回答说：“我们正被战败着。但那些不读英语的人正创造着现实文学，这个现实文学将永存，将提供人民教育的实践。”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还着什么急呢！整个国家展示了现实文学的宽广领域及其活动，不能允许一星半点的非现实成分存在于其中。

但是，我亲眼目睹的那个巨大现实文学正进行着伟大事业，获得了一个理想。当我还不认识它时，或者我只从力量上来认识它时，那么它不是现实的，而是幻想的。

现在，英国人创造的文学，尽管遭到人们的愤怒诅咒，依然前进着，尽管谴责它，人们仍没有找出拒绝承认它的任何办法，这就是现实的正确标志。有些人发着无名火，竭力想铲除它，其原因是，它不是梦境，不是魔幻，而是现实。

英国教育像魔棍一样触及着我们的生活，唤醒着我们内心的现实感。有些人害怕这个现实感，视墨守成规的枷锁为功德，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他们总把教育看作迷惑，把觉醒说成非现实，加以回避。这种人注重的论点是：“一个国家的冲击不能唤醒另一个国家的觉悟。”但是，遥远国家的南风，吹得另一个国家的文学花圃里的花朵盛开，这个证据存在于历史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生活的冲击唤醒着生

活，这是人生精神的一个长期的现实交往。

“但是，人民教育的情况将如何？”

文学不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人民努力从文学中获取教育，那或许也能获得。但文学本身不必操心如何给人民以教育，文学在任何国家不担负教师的责任。我国所有人都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但不是因为它们是用农民语言写出的，或在其中写着有关穷苦人的痛苦。其中写着许多大国王、大天魔、大英雄和大猴子的长尾巴的事情，从头到尾所有一切都是不平常的，人民大众根据自己的意向读着那种文学。

普通老百姓不读《云使》《鸠摩罗出世》和《沙恭达罗》。十分可能，我们那些评论家老爷会发现这些作品缺乏现实性。别提《云使》，迦梨陀娑自己也慑于那样的务实主义者，被迫在一个地方作了适合非诗人的辩白：“人们意识和下意识地受到情欲的煎熬和本能的吝啬。”

我之所以说“适合非诗人”，是因为多少诗人使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相结合，因为他们是整个世界的朋友，而不是那类正义的教师爷。读了《沙恭达罗》的第四幕，这点就容易被理解了。

但是我说，倘若迦梨陀娑的诗是好的，那么应该理解，它一直为所有人保存在所有时代的宝库里。今天的人们不能理解它，也许明天的人们将理解它，至少应该抱有那样的希望。但如果迦梨陀娑以人民的同情者替代诗人的身份，那可能他会编出适合于五世纪乡村初级教育的一些书。在那种情况下，他身后的那么多世纪的情况将是另一番情景！

难道你认为，那时没有人民的同情者？那时，难道没有任何人考虑普通人们的道德的提高而编写一些书吗？但是，它是文学吗？那些书的命运也会像教科书年终时学完了被抛弃的情况一样。

为了得到好的东西，需要实践，无论是国王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都需要实践。对于王子有利的地方是，他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实践，农民的儿子则不具有那种便利。但这件事是属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如果有可能反对它，那就请吧，任何人将不会持异议。但是音乐家达森 136
不会用甜蜜的音调去颂扬这件事。他的创作是享乐的东西，一经产生就会永存，任何意图都不能使它变成其他东西。那些渴望情味的人，将竭力潜入到那些已成熟的诗词甘露的海洋中去。对，当普通人民不知道通向那些甘露的深海的正确道路时，达森的歌曲对于他们来说是非现实的——这是应该承认的。因此，我说，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某个东西，如何寻觅，谁拥有寻找它的权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想象或空想很快加以证实。

现在，你也许会问：“诗人究竟依靠什么？他总要依赖某种东西。”当然要有依托，那就是内心的感受和自己的仁慈。如果诗人带着一

种痛苦的意识诞生，如果他把自己的自然与世界的自然及人类的自然亲密地结合起来，如果他不是用教诲、习俗和经典等无生命的遮掩物所引申出来的陈腐规章对待世界，那么对他从完整的联系中所取得的感受的现实性，不能抱有怀疑。他通过非世俗方式在自己生活里取得了世界现实性的东西和世界的情味，这就是他的力量。我早就说过，在市场里，东西的价格在不断上下波动，在那里，有各式各样圣者的五花八门的意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时髦。一旦陷入这种现实的喧哗声中，诗人的诗歌将成为市场的货物。因此，除了依靠他内心的真诚理想，就一筹莫展了。这个理想不是英国人的或印度人的理想，也不是社会服务者或学校教师的理想，它由于欢乐而难以表达。诗人知道，在自己面前显示那么真实的东西，对于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虚假的。如果它对任何人来说是虚假的，那可以认为，它是彻头彻尾虚假的，这个虚假正如光在合眼的人面前是虚假的一样。诗人知道，存在于自己内心的有关作品的现实性的证据，也存在于整个世界。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个证据，所以，不管谁都可以坐在思想王位上发表任何判决意见，但在进行判决时那种判决意见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所提及的诗人心灵感受的因素，不是任何时间在所有诗人身上都是纯洁无瑕的。由于种种原因，它时而被掩盖，时而被歪曲，时而由于现金价格的诱惑，依据市场价格的波动，找出一条人为的界线。正因为如此，不是它的每一部分都是不朽的，不是它的每一部分都会受到像对整个部分的那样的尊敬。所以，不管诗人生气还是高兴，应该对他的作品进行思考，任何读他作品的人都会思考其作品，而在那种思考里，绝不会出现一致的意见。如果诗人在少数人中得到现实的仁慈，那应该认为，他获得了给自己的报酬。无疑，上述收入要超过原来的支出。正因为如此，有人时时处处隐蔽地或公开地乞求着它，这就是灾难。因为从实利中将产生罪恶，从罪恶中将产生死亡。

（倪培耕　译）

诗人的辩白

我们称生活为生命的游戏，西方海岸的人 137 称它为生命的搏斗。

这都无关紧要。如果我说某一现象为“划船”，你说是“荡桨”；假如我们称一部诗为《罗摩衍那》，而你们叫作《罗摩与罗波那之战》，没有必要为这种事上法庭。

但令人烦恼的是，我们如今在运用它时，觉得有一种胆怯。听了“生活是生命的游戏”的话，在世上到处摩拳擦掌进行格斗的角力士将会怎么说呢？

不过，我承认，我绝不会因此而感到胆怯。为此，我的英文老师会用刺探词意差异的最大利箭打我，他会说：“老弟，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东

方人。”然而，我不会因此而死去。

用“游戏”的说法能把事说得圆满，倘若说战斗，那就要大动干戈了。这场战斗究竟要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呢？饮了造物主所恩赐的烈酒，我们会突然变得怎样疯狂！

兄弟，战斗究竟为了什么？

为生存。

我碌碌无为的生存有什么必要？

你不想生存，就去死吧。

死了又会怎么样？！

你压根儿不想死。

为什么不想？

你就是不想。

假如用一个词就能叙述这件事，那就说“游戏”。在生活中的生存意愿是最自然的，这个意愿也就是人们的最终意愿，因此，我们为这个意愿进行战斗，承受痛苦。值得欣慰的是，一切暴力压迫已达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既没有办法又没有意向走向暴力。而下棋游戏自始至终进行着，中间会有阴谋诡计的施展和绞尽脑汁的忧虑。假如没有痛苦，任何人都不同意游戏。与此相反，倘若游戏里没有享受，那么像痛苦一样，除了难以忍受的无意义之外，什么都化为乌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说下棋是“游戏”，而你说只不过是图章格斗，那我绝不会承认你比我多说了些什么。

然而，做这一切又有什么必要呢？人们一听到这生活或这世界是“游戏”的话，就再也不想动干戈了。

假如人是否从事某件工作取决于是否听见这句话，那么，首先应该封住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的嘴。为一首普通诗争得面红耳赤，绝不算是什么英雄行为。

为什么，创造者说了些什么？

他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而议论战斗一事则始终被压制着。人类科学告诉我们：在所有创造里原子战争正在酝酿着，但是，当诗人把眼光飞向那战场时，这场战争将变成盛开的花朵、闪烁的星星、奔腾的河流、飘游的云彩。当我们以事物的完整性看事物，我们将看到，在广阔的领域内声音应和着声音，线条重叠着线条，色彩调和着色彩。但是，科学从完整性中脱离出来，见到了集团之中的可怕格斗。这个真实是科

学的真实，但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诗祖[138]的真实。

“其他诗人的事算了，你说说自己吧。”

好吧。你们大家抱怨：“游玩、假期、欢乐这一切络绎不绝地进入我的作品中。”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应该理解，某个真实抓住了我，没有任何办法能从它的利爪中挣脱出来。因此，从现在起，我将像造物主一样随心所欲地千百次复述同一件事。如果我要大肆渲染，那么每次不说一些新的事，我就会感到惭愧，但对于真实来说不存在任何羞愧、害怕、忧虑。真实就是显示自己，除了显示自己，对于它来说没有任何出路，所以它是无忧无虑的。

你将会说：“你的傲慢的气味从中飘逸出来。”

当呼吁了真实，谴责里就不存在任何缺点，那么呼吁了真实，傲慢里也不应存在任何缺点，在这里你我之间的门帘将被掀起。

我离了题。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倘若人们只是观察世上力量的战斗，那么这种观察就是孤立的观察，也就是抛开歌曲观察声音的规律。

其实，发现欢乐就是看见完整。这个道理是我们国家独创的。《奥义书》的至理名言是：“从欢乐中产生一切，由此一切都生气勃勃，一切都朝着欢乐前进。”

如果这就是《奥义书》的至理名言，那么难道大仙想说“世上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凶杀和仇恨”吗？我们大家都想强调这件事，不然，人为什么如此戒备呢？

《奥义书》回答道：“谁折磨身体？谁折磨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欢乐不是如影随形，谁同意劳动？”这意思是，因为欢乐是最终的事，所以尘世能忍受痛苦和争斗。不仅如此，在痛苦的容量里就含有欢乐的容量。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痛苦的重负，我们就在多大程度上把爱看作真实。因此，痛苦固然存在，但在痛苦上面有欢乐，痛苦是为它而存在。倘若不是这样，那么什么也不会存在——战争、仇恨、格斗、残杀也不复存在。当我们只承认痛苦，那就抛弃了欢乐，但承认欢乐是不能抛弃痛苦的。所以，当我们说“在这纷争的格斗之后，剩下来的事就是创作”时，那么这件事是分离的，英语叫作“abstraction”。正因为有欢乐，一切都存在，都滞留，这就是完整的真实。

“好吧，即使同意你的说法，这也是哲学的事，从世俗观点来看，它能有什么价值？”

这不是诗人要回答的问题，也不是科学家要回答的问题。在世上像诗人一类的无用的人，无法从账目收支中脱身出来。在我们的修辞经典里，情味一直被说成是无原因的、难以言状的东西，因此，从事情味生意的人在我国不会缴纳实用市场的税收。但我听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学

者，不同意把情味看作诗歌的最好原料，在情味底下是否存在残渣，他们想把它们放在天平上衡量，然后决定诗歌的价值。比如，有人要在任何事情里都呼吁难以言状的特性，那么我国一些人会把他说成守旧信徒或东方人而加以谴责，那种谴责不是不堪忍受，但是要使工作的人至少感到一些快活，那做事就会事半功倍。尽管我只是个诗人，然而我对这方面是有体会的，我想先从自己本身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世上存在着对“物质”“心灵”和“欢乐”的表达，我们能够在科学实验室里分析观察到这种表达，但它绝不是分割的，它不是当劈柴用的树，撷取情味和占有生命的力量绝不是树。把物质和力量掩藏在一个完整中的不可分割的表达，就是树。它在同一时期里具有物质的力量和美的特性，树之所以能提供享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树是世界的财富。在树里，工作与休息、游戏与工作是不可分割的。正因为如此，心灵在树木和禾苗之间得到了如此的休息，它在休息时能够看到闲暇的真实状态。假期或闲暇的形态不是工作的对立。倘若当真的话，它是工作的完善形式，这个形式不是反对工作的形式。这个工作的完善形式就是欢乐形式，美的形式。工作是必需的，然而这是“游戏”，因为其中的活动与休息，如影随形，相互依存。

创造的完整水流来到人间就被切断了。主要原因是，人有一个私自的意愿，它不是按照世界游戏的节奏行走。至今人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方式取得世界节奏，在许多事上节奏被破坏。人把自己的创作搞得支离破碎，力图在狭隘的范围内把创作引入节奏之中，但由此完善的曲调的声音被破坏，而那些支离破碎的创作是不能维持节奏的。正因为如此，冲突和斗争以特殊方式几乎进入人类的所有事业中。

举个孩童教育的例子，对人类来说再没有比它更可怕的痛苦了。鸟儿学习飞翔，谛听父母的歌声，学习歌唱，这是它生命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是生命与学识的战斗，不是攫取心灵生命的战斗。它的教育自始至终是假日的教育，也就是说，在玩耍中工作。请认真思考一下，教师和学校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人诞生在家里仿佛是如此一个罪恶，他必须受到长达二十余年的惩罚！我不在这方面多争辩，只是从诗才方面说，这是个十分大的错误，因为在创造者的宫殿里，世界创造者的队伍正在全世界唱着这首歌：

我们的游戏与工作没有多少差异！

听着，所有人都是世界公民！

道德家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取消了藤条，孩子的生活将被破坏。”但今天我看到，人们在教育里正逐渐获得世界的欢乐声音，在那里芦笛正逐渐取代棍棒。

再举一个例子，当我乘船从英国回来，两位传教士纠缠我，从他们嘴里吐出谴责印度的声音，毒化了海洋空气，但是他们无私地为我们国

家做着好事，一张做好事的长长的清单，呈现在我的眼前。这张清单不是伪造的，数字也没有谬误，他们确实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但与此同时，对我们残忍的压迫也是从未有过的，派尼泊尔军队进驻我们城市也比它好。我说，在那里，职责的道德只局限于职责，也就是说，职责的道德是“abstraction”。把它运用在生气勃勃的生命上，就是一个罪恶。所以，我们的经典说：“虔诚是优秀的礼物。”因为，与虔诚和爱结合的礼物，才是美的和完善的。

但是，我们的习俗是那么卑劣，以至于我们能像无耻之徒一样说：“尽管职责没有趣味，工作照样能进行，而且没有趣味，反而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够了，够了，留下的只是战斗、战斗和战斗！我们应该大吹大擂：“我们是如此英勇，能够蔑视享乐！”我们在种植檀香树时感到害臊，然而涂上了芥子油膏，我们却雀跃欢叫。我可为这种“油膏”感到害臊。

其实，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不完善的人不能完善地表达自己，而欢乐就存在于自己完善的表达之中。聪明人的工作不管那里有多大困难，他的享乐就在那里；不管母亲有多大烦恼，她的享乐就在那里。因为我早就说过，真正的享乐就能像湿婆的纯正饮料一样，很自然地吞饮下全部痛苦。所以，伽尔拉依尔从反面显示了天才，说：“接受无限痛苦的力量就是天才。”

但是，说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了表达自己而做的，倒也不是那么回事。他或者表达自己的上帝，或者显示某种统治权力，或者为了自己肚子阐述墨守成规的工作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工作就是“局外人的工作”。人强迫自己成为“其他某个人”或像“其他人”一样工作。中国妇女不是使鞋子适合自己的脚，而是削足适履。为此，倒霉的脚不得不忍受折磨和变丑。但是，这种丑里也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所有妇女的脚都变得一样丑，这样变丑就显得自然了。造物主不是使所有人平等，伦理学家如果想使所有人都平等，除了战斗，除了受折磨和变丑之外再也无计可施了。

每一个人不得不为自己、社会、家庭和主人从事奴隶劳动。由于混乱不堪，世道被迫如此，原因就是我们想压制游戏。我们拍着胸脯说：“套上鞍子和马辔，驰骋在道上，突然仰天翻了跟头而死去，人为此而感到自豪。”不仅如此，还通过奴隶种族显示奴性的伟大。奴性的咒语以如此方式灌进我们的耳朵里，以致我们的心灵再也唤醒不起自尊心。但是。我们不是像拉马车的马儿那样，套上轭子，为死亡而诞生，我们将像国王一样生存，像国王一样死去。

我们的最大请求是：“噢，上帝，你照亮我们，你是完善，你是欢乐，你的形式就是欢乐形式。”那欢乐形式不是当劈柴用的木头，它是完整的树木，在其中“是”和“做”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回答我的话说，人类的欢乐形式首先从折断和破碎中，

然后从不可分割和完善中显示。当情况不是如此时，战斗的咒语将日日夜夜重复着，那时，人将不得不套上马辔格斗，失败后仰天死去；那时，教育机关、工作场所、法庭和市场，到处都进行着祭礼，人们在作为祭品用的山羊耳旁，用力击鼓。用震耳欲聋的鼓声把它弄得晕头转向，这样做就正确了。“这根纪念胜利的碑柱就是最高的神，这把短剑的打击就是祝福，而刽子手就是我们的保护人。”这就是这些人的绝妙的逻辑。

在办公室和法庭里响起祭祀的音乐，节拍附和着囚犯的镣铐的铿锵声，所有人都汗流浃背，毫无表情，嘴衔着绑绳，倒毙在途中。但是在诗人的语言里一直响起一个音调：“这些现象肯定伴随着享乐的节拍而产生。”在诗人的韵律里这咒语的声音从未中断过：Truth is beauty，beauty is truth.（真实就是美，美就是真实。）如果办公室-法庭-学院拿着棍子从后面追赶上来，那么这个音调仍将在这一切喧嚣上空响着，汇合着大海、森林、天空的明亮的弦声回荡着——“向享乐方向迈进，一切围绕着享乐”。只要有可能，所有一切都朝着完善的享乐前进，而不是气喘吁吁地奔波在大道上，朝着死亡的方向前进。

（倪培耕　译）

文学

《奥义书》把梵 139 的形式分成三部分：“真实”“知识”和“无限”。依据古老的三个形式，人类心灵也肯定有三种形式。一个是“我存在”，第二个是“我知道”，随它们一起还有一个我将谈到的“我表达”。假如用英语表达它们，那就是：I am，I know，I express。这就是人的三种情况，三者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真实。真实的这三种感情鼓励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实践。我们要生存，所以需要粮食、衣服、居住和健康。为此有五花八门的采集、保护和外表的活动。总之，“我存在”这个真实的感情，使人从事着各种活动；与此同时，“我知道”的鼓励也不少，这个“知道”有个广大的范围，这个范围逐渐扩大着。它的价值对人来说是十分大的。人类的真实的另一方面是“我表达”。“我存在”就是包含在梵的真实形式之内，“我知道”就是包含在梵的知识形式之内，“我表达”就是包含在梵的无限形式之内。

正如“我存在”这个真实的保护进入人的自我保护中一样，“我知道”的保护也是自我保护。因为人的形态是知识形态，所以，人仅仅知道，如何吃，吃什么，才能养育我们，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知识形态的意图，夜以继日地去探索，火星所显示的那些斑点是什么。在探索事物的过程中，人的日常生计可能陷入困境，然而他还应该去掌握未知世界。因此，人与自己的知识自然联结，掌握科学知识，这就是人对现实的把握，孤立地与自己生命的自然结合的把握，不是现实的把握。

“我存在”和“让我留下”——当这个认识囿于自己的狭隘范围内时，自我保护和家族保护只是束缚着我们的“自我”。但是，当有人说“我的情况与周围的情况结合”时，他在自己生活里认识了永恒，那时在“我存在”和“其他一切存在”之间的隔墙被拆除了。尊重自己与其他结合感受的表达，就是心灵的财富。由于那种结合的激动，人从各个方面表达着自己，人单独存在时，就没有表达。人不能把自己存在的无限感受，或在别人的情况里体验自己处境的感受，湮没在自己低贱的日常事务中。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了完成伟大生活的目的，埋头于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牺牲之中。人一直通过各种体裁的文学、雕刻、绘画、歌曲和建筑艺术，表达着那伟大生活的欢乐和冲动。

我早先说过：“就在自己存在的活动里也存在知识的实用意图，但是那个知识没有光辉。在知识的王国里，倘若存在无止境的鼓励，就有人的无数教育，无数学校，无数大学，无数考察，无数考试，无数发明和无数想象。”说得何等正确！在那里人的知识十分普及和深刻，并宣告有进入人的心灵的权利，这个权利的各种各样的安排，在科学和哲学里是十分广泛的。但它的纯正快乐的情味之花，只在花团锦簇的文学创作里，在雕塑、建筑、艺术、绘画、歌曲的花圃里竞相开放。

我们发现，像动物一样，人的生存意图是强烈的；像动物一样，人也有对实用知识的强烈兴趣，然而人身上还有一个特点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它不把人囚禁在仅仅能活命的狭隘的界限内，而是把人从那狭隘界域里引到外界来，这就是人的表达的本质。

这种表达是一种财富，人倘若贫困，吃光所得的东西，就不会有表达。倘若经过整个消耗之后，仍有剩余，那么在这剩余中就有表达。铁加热后不能变成光亮的火焰，它就没有表达。火焰的财富在于发光。人的一切感情不会因自己的需要而耗竭，它不能收藏起自己的富足，它自然而然地放射光芒，由此，人有表达的欢乐。在金钱里哪有如此的富足？当它越过我们的单独的需要，当它不深藏在我的口袋里，当它的全部光亮不因我黑色的“自我”而全部耗费掉，那么，它就产生着完整，那个完整具有种种形式的表达。那个表达的自然本质就是，我们大家能够对它说：“这就是我的。”人一旦接受完整，他就摆脱了个人特殊物质享受的肮脏关系。由于脱离了完整的纯洁，由于金钱的特殊享用的野蛮性，国家今天正遭受着苦难。没有比赤贫更重的负担了。当金钱是驾驶贫困的车夫时，那车子底下不知有多少人被碾成齑粉。这赤贫的名字叫热气，不是光，它仅仅是燃烧而已。它的模样一成不变，所以我们能感觉它，但不能接受它，我们只把对完整的接受称作光。

自然通过自己黑色的甘露冲刷着这股热气的血污的不纯抚触，花卉从“创造的内室”取来装饰好的美的礼品，一次次掩饰着被热气玷污的足迹。它们宣称：“我们是孱弱的，我们是温柔的，但我们是万古长青的，因为大家都选择我们。那些挥舞拳头、进行恐吓的人，用石头垒起自己的摩天大楼的人，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除了自己以外，什么都不承认——葡萄藤的美丽的婆娑之影，也比他们更真实。”

这是泰姬陵，如此漂亮的泰姬陵——它正是沙杰汗皇帝内心爱情的表达，他的分离痛苦的享乐触及了永恒。沙杰汗皇帝可以把自己的皇位随意放在什么等级上，但他使泰姬陵超越了自己，其中没有自己和他人的什么东西，它只是“无限”的祭台。沙杰汗皇帝使用暴力肆意掳掠，掠取的货物堆积如山，但仍填满不了他自己的口袋，他的脸也因而暗淡无光。当他的心里产生了对完善的认识，他再也不能把那神的声音束缚在自己的库房里、自己的国家里和帝国的广阔疆域里，除了把它献给所有人民和所有时代之外，别无出路。我们把它叫作表达。在我们这里有多少慈善机构，在所有那些建筑物里就都有一个咒语“唵”，也就是“是”。泰姬陵也一直发出那个咒语“唵”，这是完整的永恒形象的咒语。在沙杰汗的皇座上，是见不到那个咒语的。结果是，不管他在某个时期拥有何等的力量，他不晓得因自己“不存在”而消失在何方。同样，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大人物带着自己的傲慢，朝着死亡方向走去，他们大炮的怒吼和囚犯镣铐的叮当声，震耳欲聋，但那一切都是幻觉，他们正带着死亡的祭品，朝着世界毁灭之夜的迦梨女神海岸进发。人们不禁要问，那难道是沙杰汗女儿吉享那拉的一首哀戚的歌曲？我们回答说“唵”。

难道我想施舍，就能施舍？假如我们说“我向你奉献礼物”，难道有了这么多礼物还要乞求？永恒的时间和完整的世界说：你的布施应该与“我这个心灵”结合，你“无限”给予的东西我将领受。他所接受的《云使》不是属于优禅尼城的任何财富，尽管有健日王的士兵的守卫，但不能阻止它进入他那长满草芍的内宫。不管学者相互间如何争论它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的作品，然而它的每一部分都有着所有日期的印记。不管评论家，如何争论它是在什帕拉纳河畔，还是在恒河河畔被创作出来的，然而在它的韵律里回荡着东西方所有河流的哗哗声。另一方面，有些作品，汗牛充栋，不管它们由于自己的押韵的华丽火花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还是我们由于它们的真诚的自我教诲而激动，但它们的存在时间与地方是有限的。由于它们不是为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而存在，它们的情况如同高贵门第的公主一样，昙花一现，过眼烟云，那公主曾把自己徒劳无益的家族的骄傲，献给了香蕉树，没有后代，结束了这场人生游戏。

当《奥义书》说梵的一个形式是“无限”时，那么如何阐述对它的表达呢？应该阐述“它在享乐形式里是不朽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点。如果全世界就是一座监狱，那么所有士兵集中起来对我们按王法施以刑罚，仍不能把我们从这里驱逐走。那时我们将静坐示威，说“我们绝食”，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不是到处都有这种请求。

我们的心一次次被迷住，这究竟有何必要呢？在亚麻厂，工人们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他们获得了工资，但任何人没有为他们的心灵而发愁。工厂顺利地发展着，工厂主一个变成几个，他们都不会为博取工人的欢心而乱花一个铜板。但这种博取人心的安排是没有尽头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不是鲍帕代沃 语法的索然无味的法则，它是诗歌！这个意思是说，语法像奴隶一样站在后面，而情味艺术女神却屹立在前面。在对它的揭示里尽是惩罚呢，还是有诗人的欢乐呢？

在日出和日落里，在接受天地享乐的沐浴里，见不到任何强大卫兵的奖章印记。当然肯定有一个饥饿的要求，但这个要求不是清楚地刻着“不”字的东西。“是”也存在于消除饥饿的果实里，情味执着地把那果实认为是自己的亲朋，诚挚地欢迎它。然而，我在前面将看见谁，在后面将看见谁？是语法还是诗歌呢？是饭厅还是宴请呢？家庭主人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显示出来？是在我捧着邀请书抵达的地方，还是在为我们铺着坐毡的地方？创造与发明是一回事，创造者完整地牺牲和分配自己，我们的心就与此紧连着，那时我们的心声说：“噢！灵魂得救啦！”

“上半月的黄昏，天空洒满月光。”——当我们在客厅里争论不休时，我们会忘掉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信息，但当深夜十点，我们穿过那露天广场回家，那时那个表达，透过我们深沉的忧虑，在我们心灵的庭院驻足，我们看见那个驻足的表达将会说些什么呢？它将说：“它在享乐形式里是不朽的。”这个在“享乐形式”里所表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它是炫耀力量的东西？

力量的表达隐藏在厨房里，但在菜肴碟盘里，它莫非也是力量的表达？莫卧儿帝国渴望炫耀自己的力量，然而难道那无数木头和稻草扎成的木偶的表达也称作表达？他的那个偶像跑到哪儿去了？奥朗则布 141
的无数现代化身，组织了无数次的铁血力量的表达。但是，那些“显现”，那些表达形式，那些在享乐形式里显示的东西，现在开始因铁血的政策而受到折磨，而它们的光亮的扫帚开始在那类人的组织的垃圾堆上挥舞，因为他们的享乐就是显示，享乐就是他们的表达。

如果他们掩饰自己的表达，而把力量放在前面，那么承认它那样的侮辱，对于我来说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当从日本回来时，我乘坐的船遇上风暴。我坐在甲板上，要置我于死地，只要空气里的一丝呼气就足够了。但在黑色大海的胸膛上，有着发疯的风浪的狂舞，它使我疯狂的心陶醉。通过那种偶然相遇，一个疯子才能与另一个疯子进行密谈。假如我在什么地方溺水而死去，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它比这还要重要？乐琴师向自己的学拉弦琴的学生讲解大气在白浪翻天的狂舞之中的急速节拍的一两个和音，而在这里，我会说：“你就是我自己！”

起死回生的甘露有两层意思：一是“长生不老”，二是“优美情味”。享乐所采用的形式就是“情味”。如果起死回生的甘露就是那种情味，那么这种讲法只不过是复述情味而已。比如，我在这里说，起死回生的甘露的含义就是“不死”，也就是说，在享乐获得形式的地方，那种表达就超越了死亡。你所看到的东西显示着时代的恐惧，但在时代的王国里，有没有与它不合作的事物？

现在我们回到自己的事情上来吧，带着韵律的诗歌，形象创作家所创造的形象，如果它表达着享乐，那么它就是长生不老的。我最近从一个古老的石碑上得到“形象创作家”这个词，“艺术家”只不过是一个高雅

的词。

诗歌或图画作成了，但言尽而意无穷。我读了《云使》，看了图画回家，心里不会带有任何的悲哀。当歌唱到“休止”符号时，歌声戛然而止，我们由于令人欲醉的享乐而摇头晃脑，“休止”的意思是停止，但其中为什么含有享乐的力量？因为享乐形式不因停止而泯灭。但当囊空如洗时，我们就无法在它的“休止”上摇头晃脑，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歌唱停了——然而它为什么没有像虚无、黑暗一样消失呢？原因是，在歌曲里有着存在于全世界心灵里的那个本质东西，它依借着“唵”存在着。对于它来说，什么地方都不存在深渊。不管我是否想听这歌曲，不管谁接受与否，对它丝毫没有损害。在诗歌和绘画里真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无价之宝已经消失，但这纯粹是表面的现象、一个偶然的事情。基本的事实是，那些作品阐述着享乐的富足，而不是阐述需要的贫乏。如果要看贫乏的形态，那可以到鞋厂去，那儿穷苦农民的血汗经过车轮压榨，转化为成倍的利润。工厂从自己高耸的烟囱中喷吐着浓烟，犹如一张血盆大口吞没了坐落在恒河河畔的榕树浓荫下的破旧的庙殿。那个工厂比快消失的破旧庙殿还不真实，因为在享乐的世界里，没有它的位置。

春天，无数的蓓蕾脱落，但不用担忧，因为它们没有死亡。在春天的礼品里，有着起死回生的甘露咒语，由此充满着形式的祭品。在创造的第一时代，地震中的牛用自己的角猛烈冲撞，使埋在地下的灼热的黏土跳跃起来，它们再也没有返回。那些火蛇打破了地狱的围墙，想咬遮掩大地的天空，不知道听到哪支芦笛所吹出的和音，它才安静下来。但天空的蓝色眼睛始终对绿草的温柔亲吻，保持着冷漠态度。青草一次次表示亲昵，而它始终冷若冰霜。一些带刺的幼苗，长在我家门口附近，有的在春天的抚爱下绽开了花朵，那是多刺的花儿。像闪耀金色光泽的水滴，在它们紫红色的身躯上滑动着。花儿抬起头，仰望天空，凝视着太阳，仿佛甜蜜地偎依在太阳的胸脯上。这些花儿有什么荣耀？它们为什么凋谢而不脱落？然而这有什么害处？它们比世上许多大力士还要无畏，它们蛰居在自己心灵的享乐之内，它们是起死回生的甘露。当不显示时，它们就一直存在着。

在伟大时代的宫殿里，有人用死亡的铁锤敲打着，一直在寻找起死回生的甘露。这事也适合基督教的神话传说里有关基督死亡的对话。难道不是挨了死亡打击，他那不死的顶峰才发出璀璨的光芒？然而应该记住一件事，不能把你我点头同意称作“起死回生的甘露的表达”，我们的视线无法抵达它那儿。它的永生不是依赖我们记忆而决定的。如果它把完整表达拥抱在自己的怀里，那可以理解为，它就在瞬间显示永恒的形象，它不为我们的思想所左右。

很可能，这一切事将归到哲学的房里去，像我这些愚蠢的人参加大学里的哲学评论，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站在教师讲台上，不说这些事，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从内心与外界里获得的对情味的认识中，

时时刻刻收集着自己的问题的答案，而我现在还在收集着它。在我们这里，称优秀人物为“真实、有知觉、享乐的人”。在这称呼里享乐排在最末，它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当在那享乐里存在着表达的本质时，那么提出任何“在艺术里是否存在我们利益的实践”的问题就毫无意义了。

（倪培耕　译）

事实和真实

有些人看到人的游戏倾向与人在文学和艺术创作里所表达的努力相结合的情景，说：“游戏是没有实用意图的实践，游戏的目的只是怡然自得的娱乐，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目的。”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说几句。

我早说过，我们存在的一个方面是生命的意识，也就是保持生命，由此我们身上有一些自然的感情冲动。由于那种冲动，孩子躺在床上乱动着手脚，稍微大些，他们就毫无原因地奔跑。同样，自然毫无目的地教育我们在生活的旅途中锻炼身体。小女孩带着那种母亲的意识诞生，她为了激发那种母亲的感情而玩抱洋娃娃的游戏。生存的意愿是生命意识领域里的一个主要武器，同时，孩子由于自然的影响，通过带有竞赛的游戏，强化着那种意愿。

我们在这种游戏里有一种特殊享乐。它的原因是，我们随同实用实践的种种倾向而诞生，现在我们却能够摆脱那些实用目的的责任，而在自己的游戏中表达那些倾向。这是没有结果的活动。这里活动就是最高的目的，就在游戏里，游戏得到了圆满的完成。尽管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游戏和实用实践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游戏模仿着生活的旅程。在狗的生活旅程里必定有战斗，我们在狗的游戏里看到了对那种战斗的模拟，猫的游戏是逮鼠。游戏的领域就是生活旅程领域的模型。

另一方面，表达的主要目的不是显示自己的实用形式，而是显示纯正的享乐形式，我把那种努力的文学果实称作情味文学。我们带着自己生存资本的一个剩余部分，在文学中模拟着生活交往活动——心灵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不管诗歌的内容是什么，甚至不管它是十分低贱的日常事务，然而用诗画模拟地表达那些内容，绝不是诗歌的目的。维德亚伯迪写道：

黄昏，膜拜完毕。

窈窕少女从庙殿走出，踏上归家之路。

突然乌云密布，雷声大作，下起大雨。

黄昏时刻，膜拜结束了，少女从庙宇走出来，回家去。这个生活现象在我们这里的尘世活动中是天天发生的。难道这几句诗通过诗的技巧复述着这个生活现象？难道由于努力摆脱实用活动的职责，通过想象运

用生活实践中所发生的事物，就是这几句诗的目的？我绝不能同意。说真的，“窈窕少女从庙殿走出，踏上归家之路”这个内容不是诗歌的主要东西。这里把这个内容视为次要的，由韵律与比喻的结合和句子结构的变化，产生一种完整的东西，那个东西是这诗的真正的基本的东西，它游离于基本内容之外，它是不可言状的。

英国诗人济慈写过一首有关一个希腊膜拜形象的诗。从前的手工艺艺术家创作那个形象，不是创作一个原则，创作那个角色不仅仅因为通过他把祭品送到庙殿里去。简而言之，赋予诗人的实用意向以形式不是诗歌创作的目的。通过诗歌实现实用意向是肯定无疑的，但仅仅如此，它就没有达到目的，它是比实用意向还要自由，还要巨大的东西。那位希腊手工艺艺术家给美丽、完整的一个理想以形式，在有形里表达着无形。它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没有重复外部世界的什么东西。那种把内在的毫无原因的欢乐表达到外面来赋予完善的努力，可称为“戏剧”，以替代游戏。它是我们形象创作的一个倾向，而不是实用的实践活动的倾向，在其中也可能存在人的日常需要的关系，但前者是核心的东西。

我们心灵里有不可分割的“一”的理想。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总是通过“一”的法则而知晓的。我们的任何认识不能孤立地在自身独立存在。当我们在自己的收获和认识里得到一种不清晰性，我们就明白，这种不清晰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把它与“一”结合起来把握和认识。在我们心灵里存在着知识和感情的“一”的游戏，当那个“一”成为游戏，当它通过创作渴望获得享乐时，它就想把“一”清楚地表达到外面来，而那时，内容变成了次要目的，材料被筑成庇护所，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就被揭示出来了。当我们在诗歌、绘画、手艺里，在希腊手工艺人的膜拜形象里，在五彩缤纷的线条的复制里看到完整的“一”时，我们内心的那个“一”与外部世界的“一”相吻合了。那些缺乏情趣的人，是无法看到那完整的“一”的，他们只用材料的观点、实用目的的观点估量它的价值。

月光下秋风缓缓地吹着，

林中野花戏谑地飘溢着香气，

葡萄藤上结着令人馋涎欲滴的香甜果实。

如果这首诗通过感情、句子和韵味的紧密结合，完整地显示了“一”的形象；如果“一”的显现，完整地占据我们的心；如果这首诗不分割成碎片，像陨落的流星一样，打击我们的心，如果诗中不违反“一”情味的完整性，对任何目的都淡薄，那么我们将在这首诗里接受创作的游戏。

我们从玫瑰花中撷取了享乐，在这花朵里我们从色彩、香味、形状和线条等方面发现“一”的美。我们心灵的“一”从中体验到一种亲近感，然而它没有任何价值的需求。心灵的“一”在外界的“一”中认识了自己，所以我们称它为“享乐的形式”。

包含在玫瑰花里的优美的“一”，也存在于完整的内部，玫瑰花的一切与完整的音乐相吻合，世界认为它的美是归属于自己的。

我还力图从另一角度来说明这件事。当我们想挣钱时，一个“一”存在于我们挣钱的种种努力和思考之中，在各种努力里，目标的“一”给渴望钱财的人以享乐，但这个目标在自己的目的里是不完整的，没有和世界的创造游戏结合在一起。贪婪钱财的人把世界分割成无数的碎片，作为自己的利润积聚起来，渴望金钱的这个“一”打击着大的“一”。所以当《奥义书》说“请通过‘一’，完整地看完整世界”时，我们就可以说：“别贪婪！”原因是，它由于贪婪脱离了“一”的意识，脱离了“一”的享乐。在贪婪的手里，希望的灯把整个天空浓缩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区域内，它与其余的与整个地域不相关联的部分，被浓密的黑暗笼罩着。结果，创造的“一”、情味文学和艺术的“一”与这贪婪狭窄的“一”是完全不同的。贪婪干着分割完整的工作，情味干着统一完整的工作。百万富翁携带着自己的钱囊，宣布差别。而玫瑰花是完整的使者，它携带着完整的信息盛开着。那个无限的“一”，充实着玫瑰花的心灵使之放射出异彩。诗人济慈在自己的诗里叙述着那个希腊角色的“一”同完整“一”结合的事，他说：

“Thou silent form，dost tease us out of thought，As doth eternity.

（噢，无言的雕塑，你把我们的心从思想中引出来，仿佛无限一样。）”

原因是，完整的“一”的雕像，不管是任何模样，它表达着无限，所以它是难以表达的，心灵和句子没有达到它的边缘就回来了。

无限的“一”的这个不安冲动，一次次用鲜花盛装着季节的枝叶，从来也不会完结。创造的这个不安冲动，以精美的艺术方式显露出来，拨弄我们的心，并把这引到外面来。无限的“一”的不安冲动就是痛楚。《吠陀》里说它是“使整个天空不安的痛楚”。那个天空啜泣着，这种创造的哭泣，在光怪陆离的形式中，在五颜六色的光线中，在整个天空的变化多端的转动里重复着——在日月、星辰、原子、哀乐和生死里重复着。那整个天空的哭泣也回荡在人的心灵里，整个天空的哭泣也在那优美的水池的涟漪中默默地显示着。艺匠的心就为了使那水池充满无限天空的甘露的情味水流而受到邀请，为了从无法表达的深渊里引出不可言状的情味水流而得到邀请。情味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来到了人的身旁，那个情味不能为消除日常的渴望而来到人间。消除日常饥渴的水，无论装在瓦罐或陶罐里，还是装在小口杯里，都对它没有任何关系。它难道也需要如此奇特的器皿？器皿的构造是何等奇特，具有何等光彩夺目的技艺！说它是“浪费时间”，谁也不会持异议。艺匠似乎把自己整个的心倾注在这陶罐上，你可能会说：“这一切都是浪费。”我承认。但无限的特殊金库，就存在于创作的浪费部分里，在那儿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和各种各样的形象。那些计算着利润的人说：“这是损失。”而修道士

说："这是无节制。"手工艺人拿着自己的风箱和大锤埋头于工作，连头都没有抬；诗人在自己的浪费部分里，不断地撕开自己的钱袋，而后把它扔掉，不过至今他们没有在情味的事业中破产。

除了肉体的饥饿之外，人还有一个饥渴，音乐、图画、文学等传递着那个饥渴信息，谁有力量把它遗忘！它也是蛰居在心灵深处的一个痛苦，它斩钉截铁地说："请把我表达到外面来，用形象、色彩、音调、语言、舞蹈表达我，请表达我早已存在的不可言状的痛苦。"这个不安的请求，抵达某人的心灵深处，那人抛弃了办公室的匆忙、事业的催逼和慈善者的严厉禁令等一切，走到外面来了。他没有任何资料，他手里只提着一把弦琴，抛弃家庭，流浪在外，干什么？天晓得！有人在他心灵里奏起一个接一个的曲调，一个接一个的音调。他究竟是谁？他肯定不是被称为科学的自然，在自然的选择账簿里，是不会有他的收支账目的，自然的选择在他的肚里行使权力。但人毕竟不是畜生，等得到了自然选择的鞭笞，才在自然指引的道路上行走！喜欢游戏的人呼唤着自然说："我是迷恋着情味的人，不是你命令的奴仆，请你鞭笞自己畜生的脊梁骨吧。我不想成为富人，我不想成为角斗士。我有完整的心灵里的那种痛苦，我是游戏的参加者。"

我们也许知道，人究竟为什么孜孜不倦地作画歌唱？当我经常在自己心灵里歌唱时，像诗人济慈一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使我不安，那时我扪心自问，它难道仅仅是为了幻影，还是有某种意义？但一旦我把自己融入歌曲的旋律中去，似乎一切价值都发生了变化，低贱的人也是光彩照人的，为什么？因为在歌的旋律的表达里有着真实的显示。倘若内心不是一直存在着歌曲的这种意图，真实就谦卑地远离。我们无法感受到它的大小，真理的每一形式都是无法言喻的。巨大的日常习俗的帷幕，掩盖着真实的光辉，在那帷幕底下有着真实世界，在那儿音调的交通工具运载着我们，在那儿无法徒步行走，在那儿谁都无法用肉眼看到通行的道路。我的话充满着诗意，为什么？你也许想，存在着许多压制。我努力解释一下。我们的心灵徘徊在知识王国里，那个知识王国的形状是两面都写了字的，它的一面写着"事实"，另一面写着"真实"。按事物本来面目所发生的事叫事实，这个事实却依赖于真实而存在。

我个人的形式就是自我束缚的"我"，这是个事实，但它蛰居在黑暗中，它不能表达自己。当谁要认识它，那只有通过一个巨大的真实，或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认识它。我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不得不说："我是印度人。"但"印度人"是什么？它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无法接触它，无法抓住它。但唯有通过那广漠的真实，才能认识事实。事实是不完整的，独立的，唯有在真实里，它阐述着自己的巨大"一"。当我在个人的"我"的真实里，表达着"我是人"的那个真实时，我在巨大"一"的表达里因永恒而光彩夺目。在事实里，真实的表达是真正的表达。

文学和艺术的工作就是"表达"，所以，使事实角色永恒，并给我们心灵以真实享受，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工作。这个享受是"一"的享受，是无限享受。我是"个人的我"，这是我有限的一面。这里，我与广

漠的“一”是分离的，而“我是人”，它是朝向无限方向的，这里，我与那广漠的“一”结合起来被表达着。

当画家决心作画时，他不给予事实信息。只有在把那事实信息作为次要目标时，通过纯洁形式，一个优美的韵律被具体化时，他才接受那个事实。这个韵律是世界的永恒的物质。我们通过这个韵律的“一”的法则，在事实里，获得真实的享乐。没有沐浴在这宇宙韵律的光照里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傍晚时分，一个女孩从庙宇里走出来——仅仅以事实形式出现的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普通的。听了那首诗之后，那幅画不会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似乎充耳不闻。它以一个古老的单一形式，不能在我们心里占有地位。如果有位纠缠不休的叙述者，为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次次重复那件事，那么我们会不耐烦地说：“早已听腻了，一个女孩从庙宇走出来，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感到我们与它有任何关系，所以那件事对我们来说就不真实。但当结合了韵律、旋律和比喻，那件司空见惯的事，就在一个优美的不可分割的“一”里被完整地显现出，那时，这个“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被平息了。原因是，当我们看到真实的完善形式时，我们不是通过个人同它联系，而是通过个人与真实联系而被吸引。傍晚时分，一个女孩从庙宇走出来，如果从事实观点叙述这件事，那么也许还要讲许多话，因为周围还有许多事要说。诗人也许会说，那时女孩感到饥饿，她心里想着甜食，很可能，彼时，她的这种欲望越发强烈。但是搜罗有关的全部事实，不是诗人的工作，所以不少重要的细节没有进入他的描述之中。正因为割舍了有关那事的许多细节，在音乐的约束中，这件小事由于完整的“一”而丰满起来，诗歌也是如此充分地完整了，以至读者的心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这件平常的事实的内部的真实。一旦感受到这真实的“一”，我们就获得了欢悦。

当具有实际才干的人画马时，他凭借色彩和线条，勾勒了一个优美形象，把那匹马以一个真实形式送到我们面前，而不是以事实形式。那时，那幅画克服了那些毫无意义的、杂乱无章的缺陷，显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一”，在马的许多多余部分的自我割舍之后，这个“一”无阻碍地纯正地被显示出来了。

然而，检查事实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马画得像真马一样，证实这点不用花费多少时间。异常缺乏情味的人，通过从耳朵到尾巴的检查，也能得出结论。发现计算稍有差错，就严肃地摇头，削减账号。倘若在画里，马只是显示马而已，那能值多少钱？如果马只是次要目标，而画是主要目标，那只得合上计算的账簿了。

科学家想证明马，他们必须依靠一种类型的真实，这马是什么类型？这是一种特殊的哺乳类的四足兽，没有这样一个广阔背景的依托，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明。

文学和艺术也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在文学和艺术里，只有在情味的背景中，某个东西才能得到真实的证明。也就是说，当那个东西取得结合形状、线条、歌曲的优美形象的“一”，当我们的心通过那个“一”在享乐的价值上承认那东西为真实时，对它的认识才完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用事实的眼光来看，那个东西即使白璧无瑕，那么尽管缺乏艺术趣味的人把新郎的花环套在它的脖子上，有鉴赏能力的人仍将驱逐它。

我曾经在一位日本画家画的一幅画里看到，太阳挂在公鸡的前方，但公鸡后面没有阴影，连三岁孩子都会懂得，在那种情况下应该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但是，图画的创作不是为了认识实际。那些在艺术创作里小心翼翼地顾及事实的人，岂能成为画家！

因此，如果谁想在形象创作的领域内揭示真实，那必须从事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举一个例子：

宝宝穿上船鞋，

登上船，摇桨回家。

影子是属于实物范畴的东西，不会有任何怀疑。付给中国鞋店鞋款，就会得到称心如意的合适的鞋子，但“船鞋”是什么？谁能说它是中国鞋，英国商店的大老板不识此为何物。然而，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呼唤着船鞋的名字，因此为了表达真实，不得不消灭“鞋”这一个字的优雅性。这样，我的辞海可能会不平静，但是事实的鞋不能进入真实的领域，所以不得不怠慢语法的谴责。

诗歌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词，具有词典所限定的意义，在那特殊的意义里就有着词的事实界限，只有用超越了那界限的词，才能表达真实的无限性。为此，真不晓得有多少暗示，多少技巧，多少感情色彩！

记起盖纳达斯 142 的两行诗：

眼睛的鱼在形象的海洋里自由游动，

心灵的鸟在青春的森林里迷了路。

听了这两行诗，谁会对事实刨根问底！假如投河寻死，应该有水的海洋，而这“形象的海洋”是什么？假如眼睛沉入海底，那将用什么东西来瞧呢？而这“青春的森林”又是哪个国家的森林呢？在哪儿和谁寻到了“道路”？他是如何迷路的？那些寻觅事实的人应该明白，限定的意义犹如一座堡垒，诗人施用鬼蜮伎俩，在堡垒上挖开许多小洞，显示在各种各样结合和掩饰下的真实。显示石块是如何垒成堡垒的，这不是诗人的工作。如果诗人落到注重事实的人的手里，他的情况将会是多么糟糕。我举一例：

我曾在一首诗里写了有关佛陀的故事。它的内容是讲某个时候，有

个出家人名叫阿纳塔宾德，清晨口念阿弥陀佛，来到什拉沃斯迪城的路上行乞。富人赐以财物，商人赐以珍宝，皇宫的妃嫔奉献项链，所有东西都散失在路上，任何东西都没能在乞丐的口袋里取得地盘。日薄西山时，出家人坐在路旁的一棵大榕树底下，他的目光落在城外的一个女乞丐身上。她身无一物，只有一件破旧的衣服，女乞丐躲在大树背后，脱下那件衣服，奉献给主人 143 。出家人说："许多人施舍了许多东西，但任何人都没有奉献出'一切'。现在，我得到了适合于我主人的礼物，我感到幸运。"

一个通晓宗教生命的、颇有声望的学者读了这首诗，感到羞惭，他说："这是首连孩子都不屑一读的诗！"这就是我的命运，我那支秃笔跌落在水沟里。虽然我从佛陀的著作中取来了故事，但由此败坏了文学的名誉。在精通伦理学的人的眼里，事实就是大的，而真实被掩盖着。噢，诗人！首先，从女乞丐那里取礼物，从事实角度来看是不道德的。然而，如果不得不取，那么可以取她茅屋里的破旧的土罐，这样才能保持文学的健康。从事实方面看，不得不低头承认这个事实，甚至像我这样的诗人，如果从事实的世界里出来乞讨，那么我也绝不干那样卑劣的事。在事实世界的疯人院外面，是遇不到这样的女乞丐的，她竟脱下自己唯一遮身的衣服，奉献给乞讨施舍的出家人。但在真实世界里，佛陀门徒获得了那个女乞丐的无与伦比的施舍物。这以后，那个女乞丐如何离开，回到自己家，这些问题已从真实世界里永远消失了。在这方面，事实隐匿了真实，然而，任何缺陷也不会进入真实——文学的领域就是那样的领域。情味与事实不是同一个本质和同一个价值的东西。在事实的世界里，光线射到墙上就停住了，那束光线在情味世界里很容易穿过物体，它不需要呼唤任何国王，又不需要挖壁洞。在真实世界里，尽管除了女乞丐的衣服外没有什么东西，但那件衣服的价值比百万富翁的整个财富还要珍贵。事情就是那样颠倒的。

在事实世界里，一个卓越的大夫可能有全面才干，但不管他的钱财有多少，名望有多大，不能以他为内容写一首十四行诗。如果某个具有强烈意向的人硬要写诗，那么尽管内容与那位名大夫有关，他所写的诗的寿命，最多不会超过十四天。倘若情味世界的光线穿过偌大名望的大夫的内心，大夫成为文学中的情味东西，那样他才能在倾心爱他的人面前显示。如果情况不是那样，只把那个大夫作为主要目标，那么他的崇拜者会脱口而出说："从出生以来，我看见过难以计数的形式，但眼睛仍不能满足。多少世纪以来我保卫着难以计数的心灵，但一个心灵也没有留住。"

统计者将说，千千万万年以前，根据达尔文 144 的意见，大夫史前的存在是什么。在这里提及此事，尽管不违背伦理道德，但肯定违背兴趣爱好。直截了当地说，在大夫生辰的星宫图里，就不可能有几千万年的存在记录。

争论是无益的，原因是那个道理连三岁小孩都会明白。大夫就是在某一天诞生的，然而那个保护者是永恒时代的心灵的财富。他不曾在某

一个时代出现过，也不会在将来某一个时期出现——我也不需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记起盖纳达斯的两行诗：

计算一二三，无法算尽而气馁。

但心灵的依恋在爱、形象、情味王国里不断增强。

计算一二三的领域是科学领域，但在情味的真实的领域里增长着的心灵、爱恋，不是根据统计数字递增的，那里没有计算一二三的不幸，也没有乘法九九表的恶作剧。

因此，在诗或画的领域里，那些人想取得测量的标准，估计真实四周的真实区域，打下立标。富有天才的人看到此种情景，就会在造物者的宫殿里一直申诉：

大梵天 145 啊，我情愿忍受千百种痛苦磨难，

也别叫我去给那些不懂情味的人讲情味。

（倪培耕　译）

创作

今朝，我正准备去参加演讲会，在我住的胡同里，响起了悠扬的笛声。不晓得谁家举行婚礼，小夜曲的令人爱怜的声音，犹如衣裙铺展在城市上空。

为什么在喜庆节日要吹奏芦笛呢？它想用自己的声波，洗刷日常生活中的破旧和污秽，仿佛古什利达 146 的车队，无法在办公室的实用目的的铁路上驰骋，仿佛没有人世间的任何买卖交往了。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掩盖起来，说“掩盖”并不正确，应该说掀开了帷幕——掀开了车辆到来的帷幕，买卖的帷幕，喧闹的帷幕，它使新郎和新娘进入永恒的内宫和情味的世界里。

新郎和新娘在低卑的世界里，他们在买卖的世俗里也是低卑的。谁晓得他们姓甚名谁，家住何方，谁为他们铺展地毯！但他们是情味的永恒世界的国王和王后。不管周围的大人物或小人物，新郎新娘都与他们脱离，坐在锦缎的宝座上，举行结婚典礼。他们每天扮演着低卑的角色，所以他们像影子一样毫无意义，而今朝，他们在真实的形式里光辉灿烂；今朝，他们身价百倍；今朝，人们为了他们而张灯结彩，用吠陀咒语祝福他们的幸福天长地久。新郎和新娘，这两人是真实，它不小于任何帝王的真实。整个世界隐藏着对他们的认识，但是这支芦笛承担起表达对他们的永恒认识的重担。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吧，从前某个时

候，有一位姑娘居住在净修林里，她像那时候的千百个姑娘一样被掩藏在平凡的云雾中。有一天，国王与她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然后又有一天，国王负情抛弃了她。那时诸如此类的事究竟发生了多少，谁能说得清楚呢？那时国王表白自己是“爱情专一的人”，但谁能长时间把目光投在国王瞬息即逝的爱情的习以为常的遗弃上呢？谁又有那么多时间去记住它呢？谁也没有停止日常活动，买卖照样进行，市场始终沸沸扬扬，天鹅是不会在那样的世界的道路上驻足的，无数的生活旅途者不再提起它，继续忙于自己的事业活动。但是谁如此鲜明地把净修林中的一个姑娘从“无数”的低卑世界中拯救出来，确立在“一”的真实世界中呢？那就是诗人的一支芦笛，为了拯救淹没在日常的电车轰鸣声和价格利润的争吵声中的那个真实，小夜曲的令人爱怜的旋律的甘露，洒在我们胡同的拐角处。

当人从事实的狭隘性中挣脱出来，进入真实的无限之中，他们的价值会发生多大的变化——难道我们不晓得吗？当一个放牧人成为伯勒杰的黑天 147 ，来到我们的跟前时，难道他的身价可以以摩吐罗的公子 148 身份来衡量？那时难道他吆喝牲口的鞭子的威严比神盘的威严逊色？难道他的笛子在海螺 149 面前害臊起来？难道那个真实抛掉了宝石项链，戴上了野花环，就毫无价值了？谁能表达那装扮黑天的人的真实？诗人的笛子能够表达。为了表达自己的威严，帝王们不知进行了多少精心的策划！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带着自己无数策划的重复，犹如暴风雨过后的云彩一样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在文学的天堂里，在艺术的永恒殿堂里，路旁的一位出家人出现在那不可分割的真实里，那个真实就不会被消灭。当我们在文学的世界里，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 150 时，任何一个愚笨的人都不会问：“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有多少？他们深入‘六派哲学’ 151 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对神明和大梵天虔诚？或者他们信仰祷告和念经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真实”，这就是他们的威严，文学证明了它。如果在这真实里存在一丝差别的话，不管如何绝妙地以科学来解释男女主人公的毗湿奴的化身，不管从《薄伽梵歌》 152 的颂诗中如何揭示国家心灵感受的惊异意义，任何人也不能保卫他们。

何止是人，当我们把非生命的材料，放在诗歌艺术的车里，带出事实的界域之外时，它突然由于真实的价值而身价百倍。在加尔各答，我们一亩土地的价格可能是五千至一万卢比，但在真实的王国里我们不承认那个价格，价格在那里被碾成齑粉，世俗的价值在那里遭到嘲笑，蒙受凌辱。难道人在永恒世界里，情味世界里，从事实束缚中所获得的解放，是普普通通的解放？人为了使自己记住那种解放而放声歌唱，挥毫作画。人从市场上拯救出自己真实的荣光，用它来装饰美的永久宝库，把自己没有价值的财富，编织在分文不值的芦笛的曲调里，自己一次次地说：“你们的真实就在那个享乐世界 153 里得到了表达。”

我如何向你解释，什么东西配称为文学，什么东西配称为绘画艺术。我怎么能通过分析深入它的本质呢？只有当它的泉水从最初本源中流出时，只有当心灵流动在那股泉水里时，它刹那间就能够被理解了。今天当我的心畅游在芦笛的声波里时，我就领悟了。其中没有需要解释

的事。由于自己沉溺于其中，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了。

每天，蓝天对我们每个人暗示说："在享乐的寓所里有你的邀请。"深知分离痛苦的诗人在春风中说了这句至理名言。黎明的霞光的使者，挨家挨户，叩敲门扉。"什么事？""你的邀请书。"在忧郁的晌午，发出嗡嗡响声的蜜蜂女使飞来，不高兴地说："邀请。"在日落的晚霞里，使者又降临了，说："邀请。"这位尊贵的使者究竟为什么打扮得那么妖娆，手捧着那么五彩缤纷的花束，戴着如此高贵傲气的王冠？为了谁？为了我。我不是帝王，不是才子，不是贤哲——我是真实。因此，为了我，整个苍穹的色彩是蓝色的，整个大地的边缘是墨绿色的，整个星座在闪闪发亮，天宇之间回响着召唤的轰鸣声。难道能不答复这些邀请？如果这个回答不是用享乐的语言写出，那么这个回答难道能被接受？因此，人用甜蜜的声调说："你的邀请声在我的心里响起，在形象里响起，在感情里响起，在行动里响起。噢，永恒的美，我已接受了邀请。我也以你那种传递的优美方式给你传递鸿书，你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送到自己的使者手里，我也以你那样的方式点燃那盏永不熄灭的灯，我要编织那个永远保持鲜艳滋润的花环。我是人，如果我具有使人享乐的力量，那么，我将用那股力量的富足回答你的邀请。"人勇敢地说了这些话，这些话语显示着他的最大骄傲。

今日，在我们的胡同里，当那支吹奏乐器担负起表现新郎新娘的真实形式，也就是享乐形式的重担时，我自问道："那支吹奏乐器究竟用什么咒语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哲学家说："全世界都在怀疑的秋千里摇晃着。"又说："所看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我们的伦理学家说："它看到人们在额上涂上檀香，这纯粹是个阴谋，其实里面只是个空脑壳，什么东西也没有。如果把它所看到的那张笑容可掬的脸皮掀开，就可看到一排排干涩的牙齿。"吹奏乐器思考了一下，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答，然后它阴阳怪气地唠叨道："不管你如何把头颅说成是一排排牙齿，不管它们存在多少日子，它们都是不真实的。而在前额上那享乐的芳香，嘴上流露出的羞涩的微笑，时隐时现，间或像幻影，间或像幻觉，想抓住又无法抓住。它们是真实，同情的真实，甜蜜的真实，严肃的真实。"在尘世间所有往来的上空，赋予那个真实以光彩夺目的形式之后，吹奏乐器说："直接见到真实的那天，就是普天共庆的节日。"

一切都领悟了，但芦笛没有论据，如何证明那样大的事？我已在《事实和真实》一文中评论过了。笛子点燃了"一"的灯，它还用天籁的旋律，创造了如此一个形式，而它除了以最华美的形式显示在韵律和音调里的最完善的"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一旦那根"一"的魔杖在某个事物上挥舞，那个事物就立即显示出自己身上的庄严的、不朽真实的、永恒觉醒和永恒生动的本质。新郎新娘说："我们不是不足挂齿的、稍纵即逝的，而是天长地久的。"又说："那些从死亡中观察我们的人见到了虚假。我们是永生世界的人，因此除了歌唱，我们无法提供自己的任何认识。"

今天，新郎和新娘绝不是漂流在世界源泉里的任何不协调的紊乱的

物质；今天，他们像一首韵律甜美的诗，像一首动听的歌曲，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样显示着自己的“一”的完美性，这“一”的表达本质就是创造的本质，真实的本质。

音乐在某一音调里，不管采纳多么优美的和完善的形式，然而在普通语言里和外界方面，它无法被称为无限。形式是有限的，然而当形式仅仅显示有限时，那它就不能表达真实，只有当它的有限像小灯一样点燃无限的大灯时，真实才被显示出来。

就在今天的吹奏乐器的声响里，我亲身感受到这点。听了一两个和音就感到，它是通过笨拙的人的手被吹奏出来的，它的旋律是平庸的。曲调一次次重复着，声音里没有柔和的旋律，它犹如不毛之地的无遮掩的晌午的骄阳一样，自始至终发出刺耳的声音，竭力扩大音乐的容量，也就是有限想夸大自己来显示，使人不得不注意它，它用自己与人角斗的力量掩藏自己的极端。

但有限只有把自己掩藏在自己节制的庇护所里，才能表达真实。所以，在每一种艺术创作里淳朴的节制是至关重要的。节制就是用有限的食指指向无限。当任何东西的部分在同完整相比较时，被夸大时，它就被称之为不节制，而说它是“反对‘一’的‘多数’反叛”。这外部的“多数”的量越增加，内部的“一”就越被掩盖起来。基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它的意思是，巨大财富是人的外部无节制的表现，由于生活资料的富足，人离开了心灵的“一”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认识和努力是分散的，不知如何来收集它们。

“一”是完整，“一”是真实，“一”是无限。富有者在珠光宝气里就扼杀了对它的表达。他用生活的笛子奏起了不堪入耳的音调，其中有着过多的和音、醉汉的狂叫声和装腔作势的尖叫声。缺乏情趣的人却因此而惊叹不已，而那些想在形式的节制中看到真实的完整形式的人，在形式的森林里见到强悍的抢劫团伙，就急忙寻找逃走的道路。在那里，形式一次次呼唤着：“请瞧我。”我们为什么要瞧？我们就是为了在有形的宝座上观看无形而来到世上。然而，像科学在世上寻找到非物质时说“这就是真实”一样，艺术在形式的世界里显示了无形的情味之后说：“这就是我的真实。”当看见那真实时，形式就不能迷惑我们，我们就会对富足说：“去你的。”

尽管消除了肚子的饥饿，贪食者的心的饥饿仍没有被消除。妇女们使出浑身解数，在他的盘子里摆设着煎饼和烙饼，最终有一天，那些妇女也不得不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担负起为他服务的重担。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也有诸如此类的贪食者，他们也在形式的引诱下，挖掘着极端享乐的东西，而不是努力摆脱那种引诱。原因是，真实就产生于形式，真实又给形式以解放。数了书页之后才给出价格的那些人的心，就被书压在底下，最终进入坟墓。

在艺术创作里，存在着情味的真实的表达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通过

有形表达无形的问题，就是通过无形看到被掩藏的有形的问题，就是应该接受《奥义书》的“通过完整观看被掩盖着的全部不安”和“别贪婪”的那个教诲。真的，这就是创造的本质，不管它是世界创造还是艺术创造。既要承认有形，又要不承认它；既要把握有形，又要掩藏它，但我们对有形绝不能贪得无厌。

我们令人叹为观止的身体，有着许多令人惊叹的机器——消化系统机器、循环系统机器、呼吸系统机器、思维机器。似乎上帝对这些机器感到巨大的羞愧，所以它精心地把它们掩盖起来。我们把食物放进嘴里用牙齿咀嚼，我们没有固执地要求表达这件事。我们的面孔是感情表演的场所，它提供超越血肉物质和无形领域的暗示，也就在其中存在着对面孔的主要认识。肌肉是十分需要的，它有许多用处，但只有当它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表达身体的音乐时，我们才迷恋它。创造者对在医学院研究生理解剖学的人说：“我不需要你们的夸奖。”因为创造的优秀性不在于技巧。他们说：“从制造世界机器的机械师的身份来看，我是一个好的工程师，你不了解这点，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怎么不知道？“请你在享乐形式里了解我。”人们的建设的历史，刻在大地无数表层的岩石上。造物主一层叠一层地压住它，但在那些表层上面有着生命的住所，享乐的寓所。人们在洒满日月光辉的地方，进行着多少游戏，简直是没有个尽头。当一无遮掩时，那儿成为何等可怕的地方！人们专心致志地用小锤敲打着，在那儿有着车辆的隆隆声，有着祭火的火盆和蒸汽的吞吐！随后，他们关闭了自己工厂的所有大门，用蔚蓝色的、金黄色的水，洗刷一切，头戴星宿，脚踩花丛，欢乐地坐在形式的坐毡上。

又记起了另一桩事。今天世界的文明击着掌，使显示诉讼业兴盛的整个大地颤抖不已，使工厂的烟囱成为高耸入云的柱子，冒出浓烟污染了光洁明亮的庭院。创造者因那粗野文明而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情景，难道你熟视无睹？那种粗野，今天在国内外成群结队地到处敲着锣鼓。从纽约到东京，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粗野的机器用自己过分的噪声使创造的标志、吉祥的声音变得不堪入耳。这股赤裸裸的力量的高傲，想以自己不洁的低卑的权力，掠夺永恒世界的尊严，人类世界当今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耻辱，就在于此。

人的最高的认识是：“人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今天的文明使他成为工人，成为奴仆，成为富翁，使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贪婪的小人物。人为了日用事业而进行建设，而人由于心灵的激励才进行创造，当事业的实用目的与日俱增时，心灵的声音就停止了。而那时，富人把通往神明住所的道路掩藏起来，把所有道路都引向市场。

人们最终的目标在何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外部自然的事实王国，就引向心灵关系，美的关系，爱的关系，幸福关系。在那儿有人的“创造王国”；在那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自己的无限的自豪；在那儿整个人类为了每个人进行着修行；在那儿伟大的实践者为了每个人从事着实践活动，伟大的英雄为了每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伟大的智者为了每

个人贡献出自己的知识。一个富豪汲取多数人血汗的地方，一个人剥夺了千百人的自由而成为强者的地方，人的真实形式、宁静形式就不能在自己美的创造里显示。

那些贪婪的人，永远也不知廉耻，那些力量的炫耀者也想在真实时代里建立起自己与整体的不成比例的高傲。但是，在那个时代里，有着谴责他们厚颜无耻和妄自尊大的人们，那时人们毫不迟疑地对贪婪者、强者说："美的声音降临大地，你们不要在其中羼入不协调的声音。世上有享乐女神的宝座，那就是莲花座，你们不要像目中无人的大象一样践踏它。"诗人的诗篇、画家的绘画都陈述着这些话。今天，吹奏乐器值此结婚的吉日良辰之际，说："新郎新娘，请你们自己表达'你们是真实'这句话。不是因为你们在银行里存了几百万卢比，你们才是真实的。我所宣称的真实存在于世界的韵律里，不是在银行的账簿中；那个真实存在于相互的永恒关系中，不是存在于家庭的华丽的装饰中，那就是完整真实，'一'的真实。"

今天，我原想评述文学艺术、韵律特征和创作方法，正在这时候，吹奏乐器鸣响了，因陀罗通过美说："解释之后所有事都能被叙述，苦修之后所有人都能获得结果，难道你作为诗人相信世间如此流行的话？停止了解释，中断了苦行，所得到的果实就是完整的，它不是制造出来的东西，而是自然结果的东西。"宗教经典说："因陀罗为消灭艰难苦修的成果而送来甜蜜。"我不相信神明的如此恶意，如此说明。因陀罗之所以送来甜蜜，是因为他要显示苦行完成的形象，他说："这东西通过战争是得不到的，它不是一点一滴堆积而成的。如果你企图把歌曲束缚在真实的旋律里，那么即使你夜以继日地测量，你的企图仍不能得逞。"

请直接采纳七弦琴中间的第五音调，请在内心里获取不可分割的完整性，只有那时完整歌曲的"一"才能成为真实。摩罗维伽和优哩婆湿 154 是七弦琴的中间的第五个声音，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形象，他们告诉女修道者，苦行完成的奖赏是什么。

噢，向往天堂的人，你向往天堂，你就为此而苦修，但天堂不是通过手艺人的劳动所筑成的，天堂是创造的。请你看，优哩婆湿唇边所展开的笑容，在那里你将获得天堂质朴音调的情味。你若是渴望自由的人，你若向往自由，就不能把存在之网的撕破说成是自由，没有束缚的虚无也不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在摩罗维伽的发辫里插着神树之花，请你往那儿瞧，就能看到自由的完整形象。造物主被封闭的享乐在那棵神树里获得了自由，那就是无形的享乐在无形中得到显示并变得完整。

当佛陀坐在毕钵罗 155 大树底下进行严酷实践时，他向经受磨难的内心说："没有发生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他在什么时候从外界看到自己苦行完成的完整形式的偶像？当出身高贵门第的人，给他以粮食，那时才能看到完整形式的偶像。他所给予的难道仅仅是肉体的粮食？它包含着虔诚、爱、服务、美。由此，永恒最简朴地被表达出来。难道因陀罗没有派遣高贵门第的人？难道那高贵门第的人听到了因陀罗的"自由

不在严酷的实践里而在爱里”那句话？在虔诚心灵的粮食馈赠里包含着母亲心灵的真实，难道佛陀因为那个真实而没有说“由于母亲对儿子的无限的爱，把整个世界看作是自己而加以观察，这种观察就是梵天的娱乐”的话？也就是说，解脱不在虚无之中，而在完善之中。这个完善从事着创造，而不是进行破坏。

人心的爱把自己专一地奉献在无限心灵前面，从而获得了享乐，它不想得到如此更多的东西。基督早已在外界的形象里，看到它的朴实。因陀罗通过自己的创造，把那个形象送到他的身边。马大和马利亚 156
是为他服务而来的。马大就是忠于职责的，她始终忙于艰苦的服务之中。马利亚却想方设法表露完整的自我请求，而把自己所有贵重的香膏，倾倒在耶稣脚上。众人说：“这是不公正的浪费。”耶稣说：“不，不，别阻挡她。”难道这个创造不是浪费？难道谁从歌曲中获得实利？难道绘画能消除衣食的匮乏？

但是，在情味的创作领域里人奉献出自己的完善性，得到了完善的富足。这个富足不仅仅在文学和戏剧里，也在人的自我牺牲的游戏社会里的琳琅满目的创作里显示着。那创作的价值不存在于生活旅程的物质享受之中，而存在于人类心灵的完整形式之中。它是自然的，它是自我完善。耶稣看到马利亚的自我请求的淳朴形式，他在其中看清了自己内心的完整性。马利亚仿佛在他的心灵创造形式里，在他前面的无形甜美中显示着。同样，人在自己创造的活动里看到了自己的完整性，而不是在严酷的实践中，不是在生活资料的积聚中。天堂的人用自己心灵的享乐创造着它，而不是建立百万富翁的宝库，不是树立大地主人的胜利柱。任何贪婪迷惑不住他，任何高傲征服不了他，因为他不是采集者，不是建议者，而是创造者。

（倪培耕　译）

文学的革新

一切国家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扩大不断提出文学要求的读者席位。倘若不是这样，作者的力量是有限的。以往的文学倾诉于许多时代和无数人的耳朵，它们的倾诉不是解决“每日起居饮食”之类的东西。以往的文学孕育出倾听的耳朵。在孕育出无数读者的那样的耳朵的社会里，无数作家显示了自己具备描绘巨大事物的力量——在那里没有从事零售商品的交易。那个社会的许多大商人不是零散地而是成批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不可能被称为零售商人，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船队。

在印度，当英国教育事业的宣传刚展开时，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文学是具有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深度的文学。那种文学的内容不管有多少异国情调，然而它的理想是属于所有时代的，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荷马史诗的故事情节是希腊的，但它所包含的诗歌创作的理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此，酷爱文学的印度人也从希腊诗歌中汲取了情味。苹果原来对

我们国家大多数人来说是生疏的，它完全是舶来品。但它含有甜酸的水果特性，所以即使是我们十分国粹的舌头也会刹那间怀着敬意、毫无阻碍地去品尝它。萨拉特 157 先生所创作的小说是有关孟加拉人的小说，但不能说他的小说纯粹是写孟加拉人的，所以，他的小说不可能有狭隘的民族思想，他小说的普遍的理想在广泛的范围里呼唤着所有人。如果那个理想是渺小的，它的感召范围也小，那时那个筵席可能是家族式的、种族式的，而绝不会成为所有国家的香客赶来参加文学朝圣的巨大筵席。

但是，总有些人簇拥在善于倾听文学的耳朵旁鼓噪着，尖叫地请求着。但要承担摆设招待那些人的筵席的重担，作者略施小计是完全必要的，哪怕他们破口大骂，作者心里应该有拒他们于门外的力量。他们的心灵满足于瞬息即逝的欢乐，他们现在的吼声固然是十分强烈的，但人们早已听惯他们的耸人听闻的喧嚣声。那些从玻璃灯罩中散发出来的光，确实比晨曦强烈。但若要承认厚颜无耻的力量的权威，那将是个灾难。

那内心装有世界源泉的作家能够从外部听众中收集现金和礼物。但当自己内心的巨大沉默给他献上胜利花环时，任何忧虑都化为乌有，那时他能够对外部的日常喧嚣敬而远之，心安理得地走开。

就在英国教育的开始阶段，我们认识了具有世界文学理想的文学，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但不能说，那个理想在欧洲始终是光辉灿烂的。当那里出现出卖灵魂的要求时，文学的矮人时代就降临人间。那时经济学的老师、生物学的讲师、金质奖章获得者的社会科学家都簇拥在文学的庭院里，窥探机会。

然而，任何民族的文学日子，不是永远一个模样的。中午消逝过去，太阳逐渐西沉。当光线暗淡下去，怪事就会产生，黑暗的时刻就成为丑陋的时刻。在那种情况下，在狭小的胡同里我们都显出了丑陋的形状，我们接受了这个奇特的想象。

其实，想象在文学的黄昏里是疲惫不堪的，所以丑陋常常抓住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简朴而自然地生存，享乐只有在简朴力量中才能产生。那股力量由于渺小，需要激励。那时疯狂被认为是男子气，沉醉的人、不尊重自然的人，他或者认为自然的人的节制是迷误，或者认为那是自然的人的软弱。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当文学具有生气勃勃的力量时，它会以新的形式表达永恒，这就是它的任务。当它为了一鸣惊人而扯破嗓子、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突和使出浑身解数提出独创性时，可以认为它已到寿终正寝的阶段了。哪儿清除了水，淤泥就成为基础。有些人说："在享乐河流里划船完全是一个因袭习惯，现代想象是淤泥的疯狂，其中需要船夫，这是毁灭的现实性。破坏语言结构，使意义变为无意义，不管什么场合滥用感情，步步紧逼，碰撞着读者的心，从而产生惊异感，这就是最高超的文学。"最高超是不容置疑的，最高超的典范是欧洲文学的"达达主义" 158

，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原因是，当丧失了进行叙述的自然力量时，就增加了在词汇结构的变化里的胡言乱语的力量。从表面来看，胡言乱语的力量远远强于正常叙述的力量，这是应该承认的事实。但是当人们在这方面以骄傲替代怀疑时，可以认为，毁灭已迫在眉睫了。

在欧洲文学和艺术里，这种时时刻刻无孔不入令人嫌恶的忧虑，终有一天将被清除，正像强壮的人摆脱了疾病的折磨一样。可怕的是，当它传染给某个孱弱的人时，纷至沓来的种种灾难将是难以忍受的。

忧虑的特殊原因还有，我们的经典是被公认的最高精神。当一些人遵守礼仪习俗时，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祖师爷的脸色，而若要打破礼仪习俗时，他们也是看祖师爷脸色行事。如果祖师爷穿上新的衣饰出现在俄国或其他西方之际，不管他戴上红帽子或穿上其他吓人的衣服，我们这里的老师照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某个媳妇的皮肤在婆婆的统治下变得粗糙，但一旦她当上婆婆之后，她也会如法炮制，统治自己的媳妇，从中获得那种乐趣。同样，那些人习惯地把我国淳朴的人看作学童，在他们头上运用俄国校长的统治法则，从而希冀平步青云。校长的含糊不清的语言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里不必深究，因为它本身就是现代艺术的富有才干的句子。

我承认，我没有获得深刻地认识自己国家的新作家的足够机会。有时获得一些短短的机缘，在那种场合下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想象，发现了他们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勇敢和顽强精神，对此我感到惊愕。那些真正的英雄一旦成为马戏团的一员，他会感到羞愧的。在男子气里没有力量的夸耀，只有他的尊严，勇气是有的，但不是胆大包天。不少新诗人的创作是显示那股力量的标志。我懂得，一个充满勇气的创作激情的时代降临于孟加拉文学，我对这新的文学派别的祝贺是绝对不会犹豫的。

但是，就在力量刚爆发的时刻，无力量的人的装腔作势玷污着文学。具有熟练技巧的游泳能手轻而易举地通过激流，而一群无能耐的人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搅乱底部的淤泥，弄脏了水。如此无能的人借用伪装，使出浑身解数，企图弥补自己的不足。他们把粗野说成文明，把厚颜无耻说成是男子气。他们除了亦步亦趋外没有任何独立行走的能力，他们只好收集着现时代的新颖的限定言辞。当在英国的厨房里做印度的咖喱粉时，那么首先根据确定的规章，制成“咖喱粉”，放在瓶里，然后在里面来回晃动五分钟，进行搅拌，这样就制成了“咖喱粉”，真是难以理会这种放多了胡椒粉的可怜东西就是“咖喱粉”。在现代文学里也正如那样的小瓶里装满着规定的语言，那就是许多拙劣作家的厨房里的“文学的咖喱粉”，其中一个是贫乏的自负，另一个是贪求的无节制。

像种种痛苦一样，文学里有着感到贫乏的痛苦的足够地盘，但当在那种努力里显示作家力量的贫乏时，它的运用构成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与文学打交道，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生活。”这就是这类狡猾的人的一个简单而流行的灵丹妙药。还可看到，其中许多人在自己生活的旅途里一点也不安排对“可怜的那罗延 ”的生活的体验，一股劲儿挣

钱，享乐。这些人只是为了在新文学里增加新颖的迷惑性或刺激性，把国家的穷苦人用来作为美味作料。由于与这种多愁善感的“咖喱粉”结合，一种虚情假意的和廉价拍卖的文学就应运而生了。这种鬼蜮伎俩博得了那些没有天才、缺乏力量的人的一片喝彩声。所以这种文学对于没有天才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同时对于缺乏思想的读者的身心也是有害的。

但是不能断言：在这之前，贪婪没有在文学里取得地盘，或是以后将永远得不到。可是，贪婪对于文学来说是危险的。这里我不说社会的不幸，因为这种说法已经是多余的了。不幸的原因是，这是十分庸俗的东西，像回到尘土一样的简单，也就是说，对于它来说回到尘土里是不会有任何困窘的，是十分简单的。在读者心里传播那种低级的情感是不难的，所以如果读者议论“在文学里探寻贪求，就是现时代的一个巨大技能”，那么对此不需要有任何特殊力量的作家。那些热衷于显示自己勇敢大胆的人，由此也很容易成为疯狂者。无论在社会上或文学里，勇气无疑是个好东西，但勇气也有品级和价值的不同，顾及事物的勇气比不顾及任何事物的勇气要强。人体接触的观念，在生灵创造的历史中是十分陈旧的，它开始于这个历史的第一篇章，他们不接触，就会叮当作响。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在《因陀罗耆的伏诛》里描写地狱的情景时写道：“罪孽深重的人呕吐，然后又吞吃了自己的呕吐物。”为引起读者心灵的憎恶感而进行的这种描绘，是不需要诗才的。但是为了唤起我们精神深处的憎恨感则需要想象力。我没有说，仇恨思想的表达不应该在文学中获取应有的位置，但倘若它纯粹是肉体的和廉价的东西，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鄙夷它。

“如果在无限里没有低贱和伟大、丑和美、乱石和荷花的任何区别，那么在文学里为什么要存在这种区别呢？”我们历来就听说过这个诘问，但难道有必要回答这个诘问吗？当然那些心灵已达到了梵天境界的人既不需要文学，也不需要艺术。可以抛开那些人。但如果在文学中不存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价值差异，那么世界上的所有文章都只有与字母相似的价值了。因为在无限里所有一切都无疑处于同一境界，只有在分割的国家、时代、人物里存在着它们之间的价值差异。杧果和毒果在无限里是一样的，但当我们想品尝，就自然会得悉，它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设宴招待大哲学家，不能削减掉杧果，端上盛有毒果的盘碟。如果可以向哲学家呼吁，送上毒果，并从中得到一片喝彩声，那么人们就能十分廉价地做婆罗门饭菜[160]了。但是阎王殿的判官绝不会依据大仙巴敦吉尔[161]的哲学来计算善恶。为了取得功德需要一种力量，文学也需要打开积德的账本。

为获得良好的教育，人不得不做出符合规律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精神和品格的力量。人会给这种学问的教育以一种特殊的尊敬。所以通常来说，大部分学生一直培植着这种精神和品格的力量。如果某天由于某种原因，这个社会说，放弃教育就值得尊敬，那么大部分学生就会不费吹灰之力，高傲地显示勇气。给普通人以显示廉价的英勇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削弱他们的责任心。许多日子以来，许多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英雄的实践。正因为如此，这种勇气如果一旦获得普遍和旧时代的宽容，那么它很容易在无力量的人中间蔓延开来。如果这种虚假的冒险之风在文学中吹起，那么不少无才能的作家的秃笔将会作出反响，这就是我的担心。

我一直注视着一些人的说法：“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作家处于道德的精神病态之中，如此的文学创作才突然地增长着。”但我自己不相信。许多青年在文学中采取廉价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简单。同时，他们以冒险主义进行层出不穷、别出心裁的创新，由此获得了一片喝彩声，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承认，这就是青年的职责。”的确，在大部分领域内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是需要力量的，而持这种力量的高傲态度对青年来说是自然的。在这种高傲的冲动下，他们自然会犯某些错误——然而尽管有这些错误，我仍然衷心祝贺青年们的这种勇气。但是，当采取不承认的简单道路时就会产生一种缺乏力量的廉价高傲，这对青年来说就是十分可悲的了。如果说，“我们不承认语言，写诗就会变得轻而易举”，如果说，有人能够毫不疑惧地把肉体的冲动制作成诗歌的主要菜肴，那么一切就能事半功倍了，但这就是大文豪的怯懦。

（倪培耕　译）

文学思想

文学的本质内容是个别的，不是类别的，在这里，我想强调“个别”的词根的意义。在自己的特殊性里表达出来的东西就被称为个别，这个个别完全是独立的，在世上没有与它完全一模一样的第二个个别。

每个个别形态的表达都不是雷同的，有的明白晓畅，有的朦朦胧胧，至少对被认识的东西都有此种情况。文学的个别不仅仅是指人，在文学里明白晓畅地表达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个别”。生物与动物、树木与幼芽、河流与高山、陆地与大海、好的与坏的、物质与精神的东西等所有一切都是个别的，如果它们自己没有无可争辩地被表达出来，那么它们在文学里将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由于某种特性，上述的这些东西在文学的多大范围内被表达出来，我们的内心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们，而如此特性是难得的。但这种特性就应该存在于创作之中，它既不是由于享受、淫乐、炫耀而产生的自然特性，又不是由于愚昧、懒散、愤怒而产生的自然特性，这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然特性。

我们不能完整地看待世上难以计数的人和事。从实用观点或世俗影响的观点来看，他们能像警察和视察员或地区行政长官那样引人注目；但从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又像许许多多警察和视察员或地区行政长官那样低卑，甚至比那些负有职责的大多数人还低卑。因此，他们无法在稍纵即逝的现代情势之外，以人的亲近形式表达自己。

但是，文学创作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力的特性，以永恒形式表达上述那些事物。那时，他们不是以任何帝国刑法的形式或任何阶级与阶层的代表形式，而是以自己独立的个性的价值显示自己的珍贵。他们不是由于是富人或学者，也不是由于是具有自然的第二特性和第三特性的才子，而是由于能够明白晓畅地表达而受到别人的器重。决定或解释这种表达方式的文学价值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所以大部分人在思考文学时，不维护对个别认识的难以捉摸的职责，而经常提供类别的认识。一般说来，我国读者不鄙视这种简单的道路。它的主要原因恐怕是，我们国家是相信类别的国家，我们的眼光不得不更多地从人的认识转到种姓的认识上，我们把地位高的、家财万贯的人称为“大人物”。我们长期以来忍受着在自己背上驮着种姓和阶级的重负，我国有个别的人一直因等级社会的鞭笞而苦恼不已，在我国到处有束缚人性的习俗桎梏。正因为如此，高雅的文学曾在我国流行过，那类文学对个别的描写是符合高雅的、类别的形式主义文学原则的。那时的湖泊都有“洁白荷花的光彩”，所有美女的步履都像大象那样慢悠悠，她们身上的每个部分都有日月晕那样的朦胧形态。那时个别在类型的烟雾里显得模糊不清。我们那种模糊的观点现在是否已一去不复返，还不能这样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感受的最大敌人便是观点模模糊糊，因为文学进行着情味形象的创造。不管是什么创作，它的基本点是表达。然而，我国的文学思想是抛弃对个别的认识，而更多倾向于对类别的认识。

在文学里“好的感受”和“坏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而在科学里考虑真伪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此，科学一直呼吁着思想家的个别理解，但“好坏感受”只是依赖于兴趣。在这上面，最低能的个别也能排除任何呼吁。所以在世上，最缺乏保护和最孤立无援的生物就是文学创作者。性格温柔的鹿能逃之夭夭，但诗人则陷入已出版的字母的黑网中而不可自拔。对此进行忏悔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任何力量在自己必然的报应前都是一筹莫展的。

兴趣受到打击，还是默默忍受为上策，因为在文学创作者的命运星盘里，兴趣的福星也被长期地指定着位置，但当陨石雨和彗星突然从天而降，行星与卫星的运行和排列开始紊乱，那时我们捶着自己的脑门说：“这可是遭受打击的额外收入。”外部的阶级思想家（财富的检验者和价值的确定者）潜入了印度文学的内室，没有任何人阻挡他们。某抒情诗人带着巨大的痛苦的心情说：“检验者进入花圃，他把莲花放在试金石上考验，使花朵无地自容。”

我们很容易遗忘这个事实：科学决定了类型，历史解释着类型。但文学里没有类别思想，在那儿大家忘掉一切，只承认个别主体。一个高贵的婆罗门，即使他是个十分无能的人，也能挨家挨户讨取施舍，但从个别考虑，不能由此证明他的能力。某人高贵与否，从他的家谱中很快就能获知，但想遇到具有决定个别的能力的智者是相当难的。所以，社会一般以类型区分人，因为这样做给种族和财富以尊严就简便得多了。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者的考虑，社会对个人始终不予理睬，即便在类型之外的有能力的个人也只能排在无能力的人的行列最末。但文学是梵天居

住的地方，在这里以类型的名义对个人施行侮辱是无法得逞的，甚至不存在种族混血的缺陷，而像《摩诃婆罗多》一样崇高。任何人都知道毗耶娑的出身历史，但不会剥夺他的荣誉，他就是由于自己品格的影响而伟大。正如任何跨入我国神庙里的人都不会把种族思想视为无神论一样，在文学女神庙殿的祭司也不会在考虑种类问题上有所犹豫。他们也许说："这种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不是纯粹印度的，其中包含非印度教徒的接触谬误。"艺术女神不承认这种混合接触的桎梏，但祭司对此掀起争论的风暴。从对中国画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证实：中国画里存在着印度佛教的影响，但这纯粹是历史范畴的事，不是艺术女神思考范畴的事。请看中国画的个性，如果在它的形式创作里没有任何缺陷，那么它的历史污点将被清除。人的影响从四面八方进入人的心灵。如果这个影响是有益的，那么没有能力承认和接受它便是一种耻辱，由此也可证明心灵的死气沉沉。雨季的云从蓝色的河岸上升起，但唯有落在印度的雨，才被称为这里的雨。如果由此孔雀翩翩起舞，那么承认禁忌思想的国粹派不应谴责它们。如果它们不起舞，可以认为，它们已死去。也有那样的荒野，谴责乌云，然后把那乌云赶出自己的界线。那个荒野带着自己的洁白无瑕，一直处于完全荒芜的状态之中。它的造物主诅咒它："在它那里从来没有生命信息。"在孟加拉听到如此议论：达苏托易的诗歌创作风格是优秀的，因为它是纯粹的国货。

这是盲目的高傲。有一天罗陀 162 带着这样的高傲对杜蒂说："现在我再也不瞧黑云。"由于环境的缺陷，可以承认心情的如此变异。这不完整的话只是出自妇女嘴中，而不是心里的话。但是哲学家们说："无欲是印度特性，享乐是欧洲的特性。"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搜索文学内容，收集了许多词句，证明了享乐性，然后得出文学该被撵出种族外的结论。他们把某人放在种族里，他们又把某人逐出种族，那时人们只能绝望。

当印度的影响还充满着活力时，中亚和东亚由于同我们联系密切，眼看着因技术财富而变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富裕。由此一个新觉醒莅临亚洲。它对于亚洲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带来羞耻的任何因素，因为礼物包含永恒的真实。只要谁能现实地领受它，那么那个礼物就为他所有。模仿是剽窃，而领受不是剽窃。人类的巨大文明由于领受力量的影响，就能受到充分尊重。

在现代，欧洲在所有形式的学问和艺术里是伟大的，它的影响以各式各样的形态而闻名于世。由于那种影响的鼓励，人们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看到心灵觉醒的印记。谴责这种觉醒，纯粹是不学无术的愚蠢。只有人能掌握欧洲所阐述的那个真理，但那个掌握的力量应该通过自我力量得到证实。必须使那个真理为我所用，并与生命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值得自豪的事。萨拉特的小说不像乐善好施的礼物或灵丹妙药，它们固然具有欧洲小说的文学风格，但从中得不到非印度特性或淫乐的特点，只能证实天才的生命力。真实的影响一直在空中翱翔，不管它是从遥远或咫尺之处飞来，才华横溢的心灵最早感受和领受它。那些缺乏才华的人总想从那个影响中摆脱出来。因为缺乏才华的人的队伍已经很臃肿了，迟迟无法消除这个队伍的懈怠，所以，长期痛苦的忍受一

直蛰居在天才的命运里。由此我的意见是，在进行文学思考时，可不要带着对外国影响和外国自然的嘲讽口吻，讨论东西混合的问题。

又想起有关这方面的另一种类别思想。起因是前些日子，一位女作家在评论我的一部长篇小说《纠纷》中的一位人物古默德妮时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陈述说，在当今文学里，把妇女放在一个单独的行列里进行观察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正如目前青年队伍突然逾越个人界域，由于首领们的阿谀逢迎，在一个毫无价值的高不可攀的特殊阶级里得到保佑。女子正是处于这种情况。在文学中的女主人公里是否有女性的一个类别的普通特点，这个争论正力图在文学思想中取得主要地位。由于这个结果，古默德妮是否是个人的形式完整的古默德妮，这个文学问题在某些人的笔下变换成古默德妮能否在人类社会里取得女人种类的代表地位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否通过她确定整个女人种类的自然的优秀性。心理学注视着人类自然的普通特征，文学注重个人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普通自然。把女人写成非女人，这纯粹是发疯——指出这点是多余的了。其实，评论她也是多此一举。如果在文学里古默德妮受到尊敬，那是因为那个古默德妮是个别的古默德妮，而不是因为她是女人种类的代表。

“文学思想的分析体系是否可靠？”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考虑，难道分析探讨是为了搜罗材料？为了搜罗评论文学的原材料？我将断然回答说，这没有必要。原因是，搜罗原材料不是创作。完整的创作比自己的所有部分还要多得多，它的富裕不是在数量上，它是无法被测量的，无法被估量的。它的形式的秘密掩藏在整个创作的基础里，它在每一创作里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扩散在“多数”里，但通过“多数”是无法测量它的。它是全部，也就是说所有部分都包含在其中，然而它是完整的，它不能脱离所有部分而独立存在。所以，在文学里就应该以完整的观点看待它。

许多日子以来，弗洛伊德 163 的心理分析学的魔术施展在许多人的头上，在创作里一直削弱完整的自豪感情。在人的心理因素里有各种思想情感，比如情欲、愤怒、高傲等。分开观察，就能获得对事物的认识，综合的观察是得不到这种认识的，不是由于许多倾向的复杂存在，而是由于创作过程的不可思议的实践，个人才能发展。今天部分分析研究正竭力超越那实践秘密。在佛陀个人的五光十色的因素里也有情欲的倾向，他的青春时期的历史很自然地证实了这点。那个情欲的倾向是抹不掉的，倘若抹去，那么感情的完整性将被破坏。个人的发展或提高不是由于弃绝，而是由于实践。由于那种实践，那种认识完整地被阐述，那种认识就是佛陀的个别真实。倘若把特殊因素从掩藏性中取出来，是无法得到他的真实的。在分析研究里钻石和煤炭是没有区别的，而在创作的魔术里却存在着区别。在一种甜食里含有碳化物和氮气，但如果以那些因素来考虑这种甜食，那么它应该同不少相反的和无味的东西一起进入同一阶层里，倘若这样，对甜食的认识就被掩盖了。不管甜食是否由碳和氮的因素组成，它绝不能归入腐肉类中去。虽然两者在元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表达方面，各方都是独立的。然而，机灵的人说：“这种表达是一个诡计。”应该回答他们说：“这个世界就是诡计。”

尽管如此，情味的享用是能够分析研究的，举个杧果的例子吧。在适合享用的杧果形式里植物科学已不适用了。在享用关系方面解释杧果的可爱时可以说，这果实生命的温柔可爱的特点最先诱惑人心，在这里它优越于甜食。在杧果中的那种色彩和甜蜜在生物造物主的鼓励下，就从杧果内部表现出来，它与完整果实有着不可分割的一致。为了招惹人们的青睐，在甜食上可以涂上番红花的色彩，但杧果是依靠植物而发出光彩，而不是通过生命发出色彩。此外，在杧果里还有接触的温柔和芳香的优雅，它的高雅就能够掀掉它的掩遮物而发出光辉。这样，我将能够在解释杧果液汁的享用时说："想一想杧果的液汁吧。"有品尝能力的人却能在介绍信里对此评论说："杧果纯粹是印度的东西，可以从它的牺牲的慷慨而无私中取得证明。而'醋栗'和'覆盆子'等是英国的，因为它们的液汁部分不比果核多，那些果实只好吹嘘自己的实用性，来取代给周围人以享受的快乐。因此，英国佬是淫乐者。"这些话可以符合国粹派的心灵感受，但对如此无根据或有根据的本质分析，与情味经典是完全不相关的。

简而言之，我的话的意思是，文学的思想不是文学的解释，不是文学的分析。这种解释首先应该是对有关文学内容的"个别"的解释，而不是它的"类型"的解释。不错，文学史家可以进行本质的思考，在那样的思考里可以有科学的目的，但在其中决不包含文学的目的。

（倪培耕　译）

现代诗歌

有人请我写一些有关现代英国诗人的文章，这不是件轻松的事。原因是，谁能照着历史书划出这个"现代"的界线呢？这与其说和时间有关，还不如说和意愿有关。

一条河笔直朝前流着，流着，会突然拐弯而去，文学也不是永远那样笔直地朝前发展的。当文学拐弯时，人们就称它为"摩登"，用我们的语言就叫作"现代"。这个"现代"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意愿上的概念。

童年时代，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英国诗歌，在当时被认为是现代诗歌。那时诗歌有了一个新的转折，这个新的转折是从诗人彭斯 [164] 开始的。有不少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 [165] 、雪莱和济慈，几乎一同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社会里最普遍流行的风俗习惯，被称为"习俗"，在某些国家里这个习俗完全压抑着个人兴趣的自由和多样化。在那里，人变成游戏的木偶，他的一切举止都是循规蹈矩的。这种沿袭下来的风俗，受到人们的尊重。这些陋习也往往长期地影响着文学。人们把那些在创作中出现的、点上毫无瑕疵习俗的旃檀符志 [166] 的人，称为"完美的人"。诗人彭

斯之后，英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习俗的厚墙被打穿了，人的愿望被充分表达出来。“完美”工厂做成的荷花莲子的湖，只有透过官方障眼物的隙缝，才能窥见。而在文学中，当某个勇敢者撕下障眼物，打破陈词滥调，放眼观赏那个湖时，他会在抛掉障眼物的同时，开辟出一条新路。从此，从各种各样的观点来看，这个湖通过五光十色的想象变得千姿百态。然而，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却唾之曰：“呸！”

当我们开始阅读英国文学时，文学已接受打破习俗的个人意愿，在《爱丁堡评论》 167 上掀起的轩然大波早已平息。可以说，我们那个时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个人情感的奔放”是那个时代诗歌中现代化的标志。华兹华斯是以个人方式表达在寰宇自然中所取得的享受；雪莱有着柏拉图式的多愁善感，同时也有对民族的、宗教的等等一切障碍的反叛精神；济慈的诗则注重诗体工整。那时诗歌的转折就是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

埋在诗人心中的深沉感受要通过语言的优美形式求得自己的永恒性。爱情需要装饰打扮，蕴藏在其中的快乐要通过美表达出来。人用各种方式把与自己有接触的世界装扮起来的时代已经逝去。那时，外部的装饰，就是内心爱恋的表达。有爱存在，就不会有鄙视。那个时代里，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把日常生活用品制作得五光十色。内心的激情使人的手指获得了创作技能。在各个乡村和城镇里，器皿、衣服、屋宇等物件上的光怪陆离的形式和各种各样的色彩把人的心灵装饰起来。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旅程富有情趣，真不知立了多少祈愿！创造出多少崭新的旋律！用金属、泥块、木头、石头和棉、毛、丝织物创作出多少新颖的艺术珍品！那时，丈夫在介绍自己的妻子时说：“这是艺术女神的爱情。”对想建立夫妻生活的人而言，懂得艺术比在银行里的存款更为重要。随随便便编织花环是不行的，青年姑娘要通晓中国丝绸衣裙的绣花技能，舞蹈艺术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有弹琴歌唱的教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弥漫着亲善的美感。

在生活的开始阶段，我所熟悉的那些英国诗人，他们是以自己的内心去观察外界的，对他们来说世界只是个人的。他们自己的想象、观念和兴趣不仅仅把那个世界变成普遍的精神世界，而且也把它变作某一诗人的内心东西。华兹华斯的世界是华兹华斯特有的；雪莱的世界是雪莱所特有的；拜伦的世界是拜伦所特有的。创作的艺术魔力也使这个世界变成读者自己的世界。某一诗人世界给予我们快乐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某一家庭的情趣中获得。花朵通过自己特殊的色彩和芳香向蜜蜂发出邀请，它的邀请是令人神往的。诗人的邀请也有着同样迷人的魅力。在人的个性与世界联系为主的时代里，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能唤起个人的邀请，在那个时代，似乎总是在进行着一场用衣着和装饰使自己焕发出夺目光彩的竞赛。

我们看到，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诗歌从以描写上一世纪的习俗为主，

转向表达个人的心灵。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

但在今天，已经把那个“现代化”视为维多利亚时代 168 的陈旧东西，使它安息在隔壁房内的安乐椅上。如今是穿短衣衫和留短发招摇过市的现代化。两颊上搽粉，双唇上涂胭脂，已是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但总令人感到放肆和恬不知耻！这一切似乎想说：“现在再也不需要叫作迷恋的东西 169 。”造物主的创造里处处有迷恋，迷恋的多样化，以各种方式奏着各种旋律。但科学检查了它的生辰图，断定：“根本就没有叫作迷恋的东西，有的只是碳氢化合物、生物学和心理学。”我们是旧时代的诗人，却忽略了这些东西，而把幻想看成是主要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企图同造物主竞争，用韵律、格律和语言传播幻想，创造迷恋。手势和记号隐藏着一些东西，我们不能摈弃掩饰真实的遮盖布。我在透过其薄雾的五彩缤纷的光线中窥见了晨曦和晚霞的优美景致，这个景致犹如新娘那样温柔多情，现代难降正在大庭广众中劫走黑公主 170 。我们不习惯观看此种情景。难道我们在这种习惯所引起的痛苦中不会产生任何困窘不安吗？在这种困窘不安里难道没有任何真实吗？在创造中，那种掩盖物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遮掩的。摈弃这个掩盖物，美难道就不会失去光泽吗？

但是，现代人的心灵里充满了急迫感，何况时间也很少。生计成了一件大事。在飞速转动的机器堆里人们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却在慌慌张张中享受娱乐。曾经有一个时期，人经过反复推敲，自由自在地创造符合于自己心灵的世界，如今，他把一切推给工厂去做，根据切身利益，匆匆忙忙地在官方理想的范围内应付差事。筵席已被取消，只留下简单的饭菜。现在连考虑这一切是否符合心灵的要求的工夫都没有，因为心灵已挤成一团，它只专心致志于拉着巨大的生计之车向前。从他嗓子里发出的不是悦耳的音乐，而是号子声：“使劲拉呀！嗨哟！”他在纷杂的人群中，而不是在亲密关系的约束之中。“我想要什么”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对于他值得思考的是：“撇开自我，事物本身究竟是什么。”然而，抛掉自我，追求爱恋就没有必要了。

这样，在这个科学时代的诗歌体系里受缩减开销影响最大的是装饰。韵律、格律、语言的精心推敲和反复斟酌日趋消失。这一切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而是因决心不再沉湎于过去时代的爱恋，对它采取拒绝态度的习惯所致。为了防止由于对习惯不满而被筛选的理智越墙而入，在墙上心怀叵测地安上玻璃碎片。一个诗人 171 写道：“I am the greatest laugher of all.（我是最大的取笑他人者。）”说，比太阳还大，比俄克树还大，比青蛙还大，比阿波罗神 172 还大。“Than the frog andApollo.（比青蛙还大，比阿波罗神还大。）”这就是碎玻璃片。人们千万别以为，诗人还带着温柔的装饰音在说话。倘若不讲青蛙而讲大海，那么今天的时代将责难地说：“这纯粹是十足的诗人腔。”可能是这么回事，但比它更大的相反的诗人腔却是用了“青蛙”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不是用钢笔自然写成的，而是脚踩在别人身上的蹂躏。这就是今天的法则。

但是，那种认为在优秀诗篇里青蛙这个水生动物不值一提的日子，现在却一去不复返了。涉及真实，青蛙要比阿波罗神伟大，而不是渺小。我也从不蔑视青蛙，甚至可以把青蛙的呱呱叫声与诗人的情人一起写进同一行诗里。但是，即使在基本的科学事实中笑声也是属于太阳的，属于俄克树的，属于阿波罗神的，而不是属于青蛙的。这里为了摆脱爱恋而把青蛙强行拽到诗中来。

除掉爱恋的遮盖物，或许能看到事物的真面目。在十九世纪，染上幻想色彩的东西，如今已黯然失色了。甜蜜的暗示如今不能消除饥饿，需要的是物质。现在，“半饱饭菜喷喷香”的说法几乎是夸张的。一位现代女诗人用极其鲜明的语言描写一个过去时代的美女。这里，我把这首诗译出来，在译文中添加任何优美色彩都是不合适的，同时这种努力也是不会成功的：

你，窈窕淑女，

一朵凋零的花朵，

宛如在旧的弦琴上

奏起一曲黑天与罗陀嬉戏的陈旧曲调。

你好像是堆在往昔时代的客厅里的丝绸物品，

上面投下了阳光。

你的双眼随着岁月消逝而黯然，

宛若掉了花瓣的玫瑰。

你身上生命的芳香已经飘散，所剩无几，

好比藏在陶罐里的洗头粉已经变质。

你那异常柔和的音调使我神往，

你那不黑不白的肤色叫我心醉。

我的神采像是造币厂新制的银币在闪光，

我把它投在你的莲花脚下。

请你把它从尘土中拾起，

兴许它的光辉使你感到快活！

这枚现代银币的价格不大，但挺沉，图像清晰，在现代旋律里发出

叮当声。在古代的甜蜜里有一种陶醉，而这里面只有感触，没有丝毫朦胧之感。

今天的诗歌不是由于自己内容的戏剧性而令人神往，然而它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建立在自我的力量之上，用英语说是“个性”。它招呼人们：“瞧瞧我吧。”上述这位女诗人，名叫艾米·洛威尔 173 ，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卖红凉鞋的商店的诗，内容描写的是傍晚时分，屋外寒风呼啸，净亮的橱窗里挂着的一串红凉鞋，悠悠晃动着：

Like stalactites of blood，flooding the eyes of passers by with dripping color.Jamming their crimson reflections against the windows of cabs and tramcars，screaming their claret and salmon into the teeth of the sleet，plopping their little round narrow lights upon the tops of umbrellas.The row of white，sparkling shop fronts isgashed and bleeding，it bleeds red slippers.

（好像血的钟乳石，

滴着血的色彩迷糊住过路人的眼睛。

猩红色的光反射在汽车和电车的窗上，

冲着雨雪红酒和鲑鱼直下，

光亮的小圆点落在雨伞顶上。

白色闪亮的商店橱窗被划破了，

流着鲜血，

红色的凉鞋流着鲜血。）

这一切说的都是凉鞋。把这叫作“impersonal”，即“不受个人感情支配的”（非人格化）。这一串凉鞋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商店老板还是买主都不会去想到这一层。尽管如此，稍作停留，看上一眼，那么整个画面的自我就会迸发而出，就不会觉得它不屑一顾。那些喜欢刨根问底的人将会发问：“先生，它有什么意思？干吗拿凉鞋大做文章？它的颜色是红的，那又怎么啦？”对此，可能的回答是：“你自己为什么不去瞧一瞧呢？”“瞧一瞧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是无法答复的。

有一首有关美的（aesthetics）诗，写道：“一位姑娘在路上走着。有一位穿着有补丁的衣服的小男孩深深地被她吸引住，忍不住说了声：‘啊！真漂亮！’三年之后，姑娘又与那个男孩相遇。那年，沙丁鱼丰收。他的父亲和叔叔把鱼装进木桶里，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出售。那个男孩欣喜地摸着这些鱼。老人责骂道：‘一边待着去！’那个男孩用手摸着光泽鲜艳的鱼，怀着喜悦的心情，说的还是那句老话：‘真漂亮！’”

诗人说：“听到这句话：I was mildly abashed.（我脸上泛起了红晕。）”

无论是看到美丽的姑娘，还是看到沙丁鱼，都可用同一句话说：“真漂亮！”这种欣赏是不受个人感情支配的欣赏。因而，凉鞋商店是不能从诗中抹去的。

十九世纪的诗歌也罢，二十世纪的诗歌也罢，都是描写自我的内容。但是，今天强调的是诗歌内容的现实性，而不是强调修饰。因为修饰表达个人的兴趣，而纯粹的现实性则强调内容的表达。

其实，文学的这种现代化在产生以前，早已在图画里有所表现。它粗暴地不承认“绘画也是艺术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它认为：“艺术事业不是迷住心灵，而是战胜心灵。它的目的不是艺术魅力，而是现实性。”它不允许脸上有迷恋，只承认“个性”，亦即完整的自我显示。这张脸庞不想被人认识，仅仅强调地说：“我是可以被看到的。”其实不是强调表情，不是强调创造的模仿，而是强调自我创作的真实。这个真实不是宗教道德，不是行为准则，也不是感情的显露；这个真实是创作的真实，也就是说，之所以承认它，是因为它存在。正如我们承认孔雀存在，也承认秃鹰存在，也不能不承认猪的存在，至于牝鹿也是如此。

世上，有的事物是美的，有的是丑的，有的有用，有的无用。但在创作领域内不能用任何借口摈弃任何东西。文学和绘画也同样如此。如果某种形式的创造一旦完成，文学作品就不负任何责任；如果形式没有被创作出来，它的存在就没有力量；如果只有感情的表达，那它就应该抛弃。

所以，今天的文学接受今天的职责，它蔑视小心翼翼地维护旧时代的高贵印记，恪守种姓制度的做法，对它来说，没有什么不可接触的。艾略特[174]的诗就是这一类现代诗，不同于布里吉斯[175]的诗。艾略特写道：

在通向各家的路上，

飘浮着肉香，

使得寒冬的夜色浓缩。

现在刚六点——

朦胧的天色，闪亮的灯火弥漫在天地之间。

变幻莫测的风在脚旁吹起，

枯萎的树叶、破旧的报纸片，

飞起又落在荒芜的土地上，

雨点猛扑在破碎的玻璃窗上、烟筒上。

路的一旁站着出租马车的一匹马，

它身上冒出热气，

不时用蹄踢着地。

此后是充满“啤酒”气味的清晨的描写，着意描绘清晨里出现的一位女子：

你把床上的毛毯掀掉，

你仰卧在床，像是等待什么。

有时你合上双眼，回忆着黑夜中看到的

几幅低劣的梦幻画面，

正是这些画面养成了你的个性。

接着，请看看诗人是如何写男人的：

His soul stretched tight across the skies

That fade behind a city block，

Or trampled by insistent feet

At four and five and six o’clock.

And short square fingers stuffing pipes，

And evening newspapers，and eyes

Assured of certain certainties.

The conscience of ablackened street

Impatient to assume the world.

（他的心灵在城市后面变暗的天空上拉直，

或者在四点、五点和六点钟

被纷杂的脚步践踏。

他用粗短的手指装着烟斗，

看看晚报，弄清某些事实。

变黑的街道的良心，

急躁着要接受世界。）

在这昏暗和潮湿的以及充满各种酸臭味道和垃圾的傍晚和清晨之间，在诗人心中升起了另一幅图画：

I am moved by fancies that are curled

Around these images and cling，

The notion of some infinitely gentle

Infinitely suffering thing.

（我被空想推动，

它们围绕和依恋在这些图景的周围，

是一些无限高贵的

无限痛苦的事情的概念。）

在这里，"青蛙"和"阿波罗神"是不能结合在一起了，井中之蛙的叫声给阿波罗神的欢笑蒙上一层阴影。显而易见的是：诗人绝不因科学而无动于衷。他对这个坏世界的失望，通过对坏世界的描绘来体现。所以，在诗的结尾部分，他说得是那么粗鲁：

你再用手摸摸脸，笑一笑。

瞧，世界在旋转，

好像老态龙钟的妇女，

从荒芜的土地上捡着干牛粪饼。

这里明白无误地表现了诗人对这捡干牛粪饼的年老世界的厌恶。它与古代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在用五彩缤纷的梦幻编织的世界里忘记自己的意愿。诗人携带着自己的诗歌步行在这污泥里而对弄脏一件新衣服是毫不可惜的。这并不等于说，他迷恋泥泞。实际上，生活在这片泥泞的世界里，得正视泥泞，承认泥泞。如果其中也发出阿波罗神般的笑声，那是大好事；如果没有这种笑声，那就不能对青蛙的叫声听而不闻，至少它也是一种表现，也值得把它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观察，它也有值得一

提的地方。这里，不仅青蛙没有被安置在修饰的文学语言的屋内，而且大部分世界也被排斥在那修饰的文学语言的屋外。

黎明一觉醒来，第一个收获就是意识的新的亢奋。这种状态可以称为罗曼蒂克。这种觉醒的意识要公开使自己表现出来。心灵在世界和自己的创作里要使自己的思想和意愿具体化，心灵想把自己深处所向往的东西用种种幻觉在外界加以铸造成具体形象。然后，阳光普照，体验变得严酷，世俗的活动使不少幻觉消失。那时，在明亮的阳光里，辽阔的天空里，心灵与不少显露的现实结合。不同诗人以各种不同方式欢迎这熟悉的现实。有的以不相信的眼光，把它看成是一种叛乱，有的如此不尊重它，毫无顾忌地粗鲁地对待它。在强烈的光芒里人们从充分表达的外貌内部得到深奥的秘密，他们不会去想，还有什么秘密；他们不会去想，在那学识里所有一切都应毫无遗漏地被掌握。

在上次世界大战里人类有着那么沉痛的体验，那么残酷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所积累和流传的文化和文明因受到打击而毁灭。人类无忧无虑的、充分信赖的社会环境眼巴巴看着被破坏殆尽。当看到自己所依存的光辉和幸福传统被毁灭，现代人就把迄今为止的非凡财富说成是衰弱和心灵欺骗的诡计，好像只有对它们的轻蔑，才有强烈的快感。如今，人把世界的死气沉沉看成是真实。

但是假如现代化真有个本质，而那个本质是非人格的（不受个人感情支配的），那么可以说，这种对世界极端不信任和卑劣的看法，也是一种突然暴乱所产生的个人的心理变态。这也是种迷恋，其中缺乏从平和和失意的心中自然地获取现实的严肃性。许多人认为，它是激进的，它像黑山[176]一样不时击掌，这就是“现代”。但我不这么认为。今天尽管千百万人得流行性感冒，我绝不会说，流感就是身体的现代本性。它是外界的、表面的现象。在这流感之中藏匿着身体的自然本性。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现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将会回答：“不是从个人迷恋感情，而是以永恒的迷恋爱情看待世界，这就叫‘现代’。”这个观察是光辉灿烂的，是洁白无瑕的，这个看法就是无瑕疵的享乐。现代科学是以客观观点去分析现实，诗歌也正是以那样客观的意识全面地观察世界，这就是永远的“现代”。

然而，称其为“现代”纯粹是多此一举。这种客观的看法产生的快乐不是专属某一时代的，而是属于懂得在这无遮无掩的世界传播观点的人的。中国诗人李白创作的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他仍不失为现代诗人。他的观点就是现今观察世界的观点，他以简洁的语言写下了五言诗和七言诗。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177]

请看完一幅图画：

渌水净素月，

月明白鹭飞。

郎听采菱女，

一道夜歌归。[178]

还有一首诗：

懒摇白羽扇，

裸体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

露顶洒松风。[179]

再请听一个少妇的哀情：

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

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

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

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

岂止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

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

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

落叶秋风早。

八月蝴蝶黄，

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

坐愁红颜老。

早晚下三巴，

预将书报家。

相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180]

这首诗没有一丝感伤的深沉的调门，也没有讽刺或缺乏信念的嘲笑。内容是十分陈旧的，然而其中不乏情味。由于在它的风格里稍许采用了曲折的讽喻手法，这就成为“现代”诗了。因为是大家都能容易接受的事物，现代的人们不屑于把它入诗。极为可能的是，某个现代诗人会在这首诗的结尾里写道：“郎君拭泪频回首，良人剁鱼炸丸子。”为谁炸鱼丸子？回答这个问题又需要一行半诗……古代的读者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诗人回答：“哦，历来如此。”又问道：“别的就不能作了？”回答是：“也能。但太文绉绉了，没有一点儿诗味，高贵的感情是不会消除掉的。这样就不成其为现代诗。”那时代的诗歌的庸俗习气是高尚的宝石，今天的诗歌也有庸俗习气，但它现在坠入了腐朽的肉感享受之中。

与中国诗歌比较，英国诗人的现代诗歌显得不够质朴自然，而且沾有污泥。他们的心似乎以自己的胳膊推撞着读者。这样的诗人看到的和表达的那个世界，犹如断垣残壁，满是尘埃。他们的心在今天看来是不健康的，摇摆不定的，颠倒错乱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不能以真诚的感情把自己与世界割裂开来。他们看到倒塌的神像中的木头和稻草，就哈哈大笑："现在才抓到了真实的东西。"他们一面摆弄土堆、木头和稻草，一面说："用力把握住真正的真实。"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起了艾略特的一首诗，诗的大意是："老婆子归天了，她是名门望族之女。根据惯例，家庭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搬运死尸的人到达，根据惯例，开始安排后事。这时，家庭厨师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边，把保姆搂在怀里。"

这件事是可信的，真实的，无可怀疑的，但是旧时代的高傲的人们心里不免要产生这个问题："难道这样就使人称心如意了吗？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什么？谁会去读它？"如果诗歌写了美女甜蜜的笑声，那他们将会说："不错，这还值得一写。"但是，这首诗如果接着写："牙科医生来到，进行了检查，发现美女的牙里有蛀虫。"那他们将会说："这倒是确有其事，但不值得大肆宣扬。"如果我发现，有人对此种宣扬十分感兴趣，那我将有理由怀疑，他的天性里也有蛀虫了。如果说："以前的诗人斟字酌句写诗，而现代诗人却不是这样做。"那我也不能同意。现代诗人写诗时也斟字酌句。选择鲜艳的花朵也是种斟酌，选择长有虫子的枯萎的花儿也是种斟酌。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一直担心，可不要有人说他们选择的癖好，从而败坏他们的名誉。湿婆的信仰者选择了不洁的东西吃，使用简陋的东西，这仅仅为了证明他们不迷恋于最精美的东西。但其结果是他们对待不精美的东西的态度更加坚定。在诗歌里如果也照此办理的话，那么将把对纯洁抱有兴趣的人置于何地？总有一些树的花和叶上长虫子，而多数的树不长虫子——难道把强调前一种情况称为符合实际就是一种无畏的壮举吗？

有一位诗人描写了一位令人敬仰的人：

理查德·柯弟去城里，

像我们一样的行人怔怔地看着他。

一个有教养的人，匀称的身材，

从头到脚具有王子的风度。

质朴的风姿，简单的衣饰——

但当他说"早晨好"，那——

我们的热血立即沸腾起来。

他是百万富翁，

品行高尚，

他的目光落到某人身上，

某人就会感到——

要是我像理查德·柯弟该多好！

我们累死累活，

一心盼天明——

菜肴中没有肉，

我们诅咒厚厚的烙饼。

但在春天的一个寂静夜晚，

理查德·柯弟回到了家，

向自己额上开了一枪！

这首诗里没有现代主义的讽刺嘲笑，也没有捧腹大笑，同情的影子是有的。但其中包含了一个寓言，现代的寓言。这个寓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看到的健美的东西中也隐藏着某种致命伤。我们认为的富人，他可能是戴着面纱的乞丐。古代一些苦行者曾讲述过诸如此类的话。他们提醒活着的人，终有一天他们也不得不被抬上竹床，送往火葬场。欧洲传道牧师说："虫子总要啃吃埋在地下的腐朽的躯体。"传统的经典总是力图告诉我们，我们认为美的身躯，不过是血和骨骼的丑陋结合，致使我们大吃一惊。唤起我们对那样明显的事理的怀疑，这就是苦行实践的最好手段。但是，诗人不是任何苦行者的信徒，他是为维护爱而出现的。然而，这个时代难道是那么不足道，以致它的诗人也受到火葬场吹来的阵风的熏陶？他说：在我们认为伟大的事物里有蛀虫栖息，那么在我们认为美的和喜爱的事物里也存在着不可接触的东西吗？

在一颗衰老的心里没有纯洁的自然力量，那样的心是污秽不堪和不健全的，那样的心企图通过相反道路，克服自己的无所事事的行为。像腐烂的东西一样，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变形拯救着自己。当他们放弃屈辱和仇恨时，他们的额上也会荡漾出迷人的笑波。

维多利亚时代尊重现实，想以虔诚的方式去体验它；而今天的时代却鄙视现实，把毁灭它的整个名誉看作自己实践的主题。

如果把对世界的特别虔诚说成是"感伤主义"，那么也可给它的对立面下同样的结论。不管什么原因，心灵的变坏，使得意识变得不纯洁自

然。所以，如果用“道学先生”的说法来揶揄维多利亚时代，那么可以用与此相反的说法来嘲笑爱德华时代 181 。但是，那种事是不自然的，所以也不可能是永恒的。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它的沟通工具只能是客观（冷眼旁观）的心，欧洲在科学里得到了那颗心，但在文学里没有得到。

（倪培耕　译）

文学的实质

“我存在”和“其他一切存在”是我内心存在的一对结合。倘若我在自己之外感受不到什么东西，那也感受不到自己，外部的感受有多大，内心的存在也就有多大。

“我存在”——这个真实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所以当我这种感觉有增无减时，我就感到一种享受。我不能对外部的任何东西无动于衷，其中也包括我的兴趣，它催醒我的知觉，不管它是多么渺小，也不管它是纸鸢的飞翔或是陀螺的旋转，心灵就在其中获得了快乐。原因是，由于那种执着的叩击，我以特殊方式感受到自己。

我是“单个”，外界是“多数”。这个“多数”把我的知觉变得五光十色，我在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了解了自己。通过这种多样性，我的自我感觉始终处在渴望状态之中。假如外界情况是单一的情味，那么人类的心就像死去似的。

在经典里，“一”说：“我将是多数。”也就是说，“一”在多数里感受到自己的“一”。它的名字就叫作“创造”。我身上的“一”也想在多数里获得自己。原因是，认识的丰富在它的多数性中，多数的潮流就永远不停地在我们的知觉里畅流，在形式里、情味里、各种各样事件的激荡里畅流。它的抗衡力一直显示着我的“我存在”这个感受。在自己前面，自我揭示的明显性里就有着享乐，而在不清晰里则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

倘若囚禁在监狱里的孤独的犯人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那么他的自我感觉也就模糊了，而他似乎与“我不存在”或与“我将不存在”一样。“我存在”和“我不存在”这两股不停息的潮流不断地在内心集合，进行着自我的创造。当这种内外结合的潮流使我的创作变得微不足道或不完全时，那就将出现一种不愉快的情况。

这里可能会出现这个推论：由于“我存在”与“我”结合，这可能会产生痛苦。但是应该记住，痛苦是幸福的反面，而不是享乐的反面。其实，痛苦也包括在享乐之中，听起来这是自相矛盾的，但这是真实。我暂时把这个话题搁一下，后面再说。

我们的认识有两个方面，即知识的认识和感受的认识。“感受”一词的词根含义是“根据其他一些事物而产生”，不仅仅从外界取得信息，在

自己内部也发生着一种转化。由于与外界的物质相结合，自己的感受在某个特殊形式、特殊情味、特殊气味或特殊色彩里被体验着。所以，《奥义书》说：我们绝不是因为渴望儿子，儿子对我们来说是可爱的；我们是渴望得到自己，所以儿子对我们来说是可贵的。父亲在儿子身上感受或认识自己，就在那认识里存在着享乐。

被我们称之为“文学”或“艺术”的那个东西的目的，就是获得那个认识的享乐（欢悦），那个享乐就是在认识客观物质与主观感情的统一里的享乐。通过这种感受的严肃性，内部与外部结合一致的感受越是真实，享乐的界域，也就是自己“存在”的界域就越在生活的范围里扩展。日常的交往把我们的自我扩展隐藏在小小的部分里，把心灵禁锢在物质财富的狭隘理性认识中，实用世界用严厉的岗哨围困着我们，在那闭塞的日常习俗的粗野里，我们忘记了：只有纯粹实用知识的人是最低微的人，他是被实用剪刀裁开的人。

实用的要求是异常强烈的，是数不胜数的。原因是，多少的安排对我们来说是必须的，然而，这些安排没有满足自己的数量要求。消除贫乏之后，贪婪的欲望一直乞求着，钱财堆积如山，探寻仍不想休息。这个“渴望”的市场充斥于世界的所有部分，人在这个市场的周围寻觅着如此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的心能说“没有渴望”，也就是说，不渴望那种作为积聚财富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实利目的那样的压力，人一直大量地积聚着非实利的东西，非实利的价值对他来说是巨大的。他可引以为骄傲之处，他的富足之处，就是他抛弃实利的前进之处。

纯粹的文学是非实利的，它的情味是无原因的，这个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人在那解脱了职责的巨大闲暇的领域里清醒地认识着被想象魔杖触及的材料——也就是认识了自己的存在。在他的那种感受里也就是在自己的特殊认识里，存在着他的享乐。除了赋予享乐之外，文学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我就不晓得了。

人们说：“文学赋予的享乐是美的享乐。”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种观点。我不对美的奥秘进行分析解释，这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企图。在经验之外，我们发现，美渗透在无数的事实之中，那些事实既不美，也不丑。玫瑰花只有特殊的形状、花瓣、茎梗，绿色的枝叶围着它们。超越这一切又带着这一切而放出异彩的一个“一”的特性，才被我们称之为美。那个“一”呼唤着我内心的“一”，我人格的“一”。丑的物质的揭示也是一种完整，也有一个“一”，这是无疑的。但它的事物形态主要是事实，而“一”是次要的。玫瑰花的形貌、优美和浑然一体的每个部分，以特殊形式描述着被融化在它的完整之中的“一”，所以，玫瑰花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实，而是美。

然而，为什么仅仅是美呢？任何超越事实界域的物质，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自己存在那样真实。我们自己就是那种物质，那种物质把无数事实掩盖起来，成为不可分割的“一”。

高等代数里有一个严肃的美，它是一个“一”的形式。毫无疑问，数学家使自己沉浸在其中。它们结合的事实不仅仅是知识，而且是深刻的感受，在其中就有一种特殊的享乐。原因是，它在知识的高峰上被表达出来，在那里它摆脱了一切实利目的，或者说对实利目的漠不关心，在那里有着知识的解放。这里，内心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诗歌文学的内容？”不能的原因是，只有少数人感受到它，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通过那规范化的语言的媒介，了解它是完全可能的，但它没有大多数人心灵感受的接触，从而也不能构成生动的因素。在不能以非世俗激情进入心灵的语言里，是不可能有文学情味的创造和文学形式的创作。技巧工厂开始在现代诗歌和文学里取得地盘，它超越了机器的特殊实利目的的事实，能在我们的想象里显示它自己巨大力量的形式，那个形式仰仗自己隐秘的、和谐的悦耳音乐，超越自己的材料而产生。从想象的观点来看，似乎在它的各个部分的严肃性里，它的自我形式都能袒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个自我形式是我们个别形式的不可分割的形式。那个不是从机械知识而是从经验中来感受那个形式的人，就在其中获得了自己。船长在自己船内，仿佛由于自己的极端忠诚而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但是自然的选择或者最有才华的人的发展本性是不属于这个种类的。在对一切本质的认识里，也存在着真诚的享乐。但是那个享乐不是“存在的内心享乐”，而是“获得的享乐”，也就是说那个知识与自我存在的认识分离，它不是他个人存在的内宫里的东西，而是仓库里的东西。

我们的修辞学说：“诗歌就是带有情味的句子。”美中含有情味，但不能说：“在所有情味里都存在美。”就在存在被我们感受的地方，一切情味与美的情味相结合着。在感受之外情味没有任何意义。情味掌握着事实，然而以不可言状的方式超越它。情味是超越事物的一种“一的感受”182 ，它毫不迟疑地与我们的知觉结合。在这里，它的表达和我的表达是一回事。

人类在埋头于减轻物质的专制统治之中，为自己的感受创造闲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用水罐取水，这“取水”是人日常的实用目的，所以，他不得不承担肩负或头顶东西的重压。如果实用的统治是唯一的，那么这个陶罐将成为我们无生命的东西。然而，人使它变成美，美对装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这技艺在实用目的的粗野环境里，取得了一个闲暇机会。我们把自己被迫承认的陶罐看作自己的朋友，在人类历史里，从原始时代以来，这个努力一直在沿袭着。人给实用的东西以非实用的价值，人借助艺术技巧和帮助，使东西转化为超越的东西。文学创作、艺术创作，存在于那没有任何阻碍，没有意向，没有重压并把物质生活视为幻境的世界里，它的理解形式就是真实，在那里人把一切都占为己有。

但是如果你发现，众人说某某人在被迫承认的物质面前低头哈腰，那么就请你看那里，人们精心制造小陶罐取代洋油罐，并用扁担挑着小陶罐去取水。在贫乏前面，有着人的孤独屈辱。但那些创造陶罐美的人不马上承认口渴，他为了确认自己的个性而耗费许多时间。

物质的大地充满尘土和铁石，空气在它四周取得了巨大的闲暇。就在这上面有着大地的自我揭示的背景。生命的呼吸就从那里飘溢出来，这个生命是难以言状的。生命的艺术家的画笔，从这里取来了光、热、色彩，作成一幅幅画，它们填满了大地的画布。这里有着大地的游戏，也就是在这里有着它的创作。就在这里有它的个别形式的表达，那个个别形式是无法被分析的，无法被解释的，在那形式里有它的语言，它的现实，它的情味，它的黛绿[183]，它的波浪。人挣脱了各种必须活动的意愿，想自己拥有一个单独的天空。在那里有他的闲暇，在那里由于没有实用目的的游戏，因此在他自己的创作里，自己的表达就是他的最高目的——在那种创作里没有“理解”，没有“获取”，只有“存在”。

我早就说过，感受的意思是“存在”。由于外界的存在的叩击，一个收益进入那“存在”的感觉里，由此心灵在创作游戏里不安起来。我们的心灵的感觉由于维持生计的实用目的而工作着，我们自卫着，杀伤敌人，抚育子女；我们的心灵的职责是在这一切工作里积聚热情，培养兴趣。在这有限之内，人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就在于人使自己心灵感受摆脱事务的意愿，与想象结合起来，就在于感受的情味成为人无私的享用标志；就在于人由于表达自己感情的激励，始终忘记因果利益的极端必要性。就在那里，人不仅运用武器进行战争，而且也弹奏战争的弦琴，跳起战争的舞。当人的野蛮性为残酷的事业准备时，人使那野蛮性的感受超越事业，给它以夸张的形式。由此，人很可能在自己成功的希望中设置障碍。

他不仅在自己的创作里，而且也在世界的创作里，到处寻找着自己感受的标志。他的爱徘徊在花圃里，他的虔诚为朝圣而来到河流入海口、山脉顶峰上。他在物质和哲学里不能获得自己个别形式的亲密伙伴，他在蓝色的天空里，青翠的草地上，获得游戏的自由。在花丛里存在美；在果实里存在着甜蜜；在生物里存在着同情，在对“多数”发出自我恳求的地方，我们就从内心感受到自己个别与世界关系的永恒结合。那时我将说，这就是“现实”，在那现实里有着我自己的真实。

为了迫切表达自己，为了从自己身上认识无限，无论在财富还是在力量方面，我们都是不节俭的。我们想积聚财富，就得为计算一个个铜板而操心；我们想显示财富，就会毫不犹豫地给自己以神性，因为财富的显示就是个别人的表达。其实，人们也将看到，在世界上谁都不具有适合表达“我是富人”的财富。当把从敌人手中拯救出生命作为目的时，人们都得对魔鬼的每一个诡计和每一个欺骗行为保持警惕，但是在将显示自己勇敢作为目的时，就有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那表达里有着个别人的表达。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旅途里总是小心地花费钱财，但当良辰佳节之际，我们为表达自己的欢乐，就不会仔细研究如何花费钱财。原因是，我们意识到自己个别存在时，不会去计较世俗的事情。通常来说，我们与人打交道时，一直保持着距离，但在被我们所喜爱的、也就是与我们保持着最好关系的人面前，我们就没有任何距离了。对此，我们会脱口而出说：“从降生以来，我见过数以百计的形式，但眼睛仍得不到满足；多少世纪以来，我维护过多少心灵，但一个心灵也联系

不上。”

从事实方面来说，不能有如此大的夸张，但在人格人的感受里，有限的“短暂时间”能够包含着无限的“永恒时间”。一被生活之风吹动，石洞就形成，这在物质世界里是非常现实的，但倘若在个别世界里出于事实考虑，把它说得比此更小，那么它就不能到达真实。

世界的创造里也有类似情况，在物质世界的计算里，一个铜板的差错都是不允许出现的，但是在超越事实的界域里，它的计算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数量概念。

浮游的星云在高空的云层里，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现象，但由于初升阳光的抚触，其中有一束优美色彩的游戏之光，是不寻常的。它不仅是“随着风吹拂飘落下带着尘土的雨水”，它也仿佛是自然的一个毫无原因的夸大，它仿佛把一个有限东西的特殊信息转化为一个无限的不可言状的东西。当语言里有强大的感受时，它就违反了阿比塔那 184 字典里的词义界限。

所以，当语言说“足趾上的千百束宝石之光羞愧失色”时，我们不能说它发疯而加以取笑。因此，以本来面貌把世上的每一事实奉献在艺术的祭坛上，就会使艺术羞愧得无地自容。原因是，倘若给艺术表现以真实形式，那么其中就有夸大成分，然而，纯粹事实又无法容忍它。不管它如何正确无误地被叙述，然而在遣词造句和韵律的暗示里，有着超越那“正确无误”的界限的夸大的东西。在事实的世界里个别的形式就成为那个“夸大”的东西。高尚的交往与忙碌的交易活动的区别就在这上面，忙碌的交易活动要求精确的统计工作，而在高尚交往里只有夸大，它是个别人尊严的语言。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如今早已成为陈迹。当它存在时，那里的人民肩负着许多方面的职责，他们的需要也是坚实而巨大的，他们有着炽烈的热忱和强烈的追求。今天，它的任何印记都荡然无存，仅仅留下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没有职责的东西，不是实在的东西，而全国却以极度夸大的高尚情愫，热情地欢迎这些东西——正如我们在转轮王名字前面加上五个“先生”，就感到扬扬得意一样。国家在夸大的群山顶峰上尊重它们，而在地下充满日常活动的平坦地区是不会尊重它们的。人的个别形式的认识，容忍着长期的观察；石头上的雕刻线条和语言的文学词汇，给它们诚挚的请求以永恒形式和无限价值。

不管赋予那地方的、当时的和暂时的东西以多么大的价值，它总得不到来自国家天才方面的夸大的尊重，但在月夜里随波漂流的船歌能获得那种尊重：

船夫，你掌住舵，

现在还不是搁桨的时辰。

夜莺的歌唱也能得到那种尊重，听着歌声的诗人向自己的情人倾诉衷肠：

Listen Engenia，

How thick the burst comes crowding throught the

leaves.

Again-thou hearest？

Eternal passion！

Eternal pain！

（因杰尼那，请听

最密集的爆炸声怎样穿过这些叶丛。

你是否又一次听到？

永恒的爱恋！

永恒的痛苦！）

我早就说过，就在情味里，也就是在所有方面的心灵感受里，我们以特殊方式认识自己，在那个认识里有着特殊的享乐。在痛苦的认识里也存在享乐。就在这里会引起争论，看来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把痛苦、害怕理解为应该抛弃的感情，其原因是，我们由此受到损害，它打击着我们的生命，它反对我们的利益。当我们异常强烈地捍卫着的生命和利益，遭受到任何形式的打击时，它马上觉得难以忍受。所以，当我们个人的自我感觉由于痛苦感觉而异常激烈时，我们通常是讨厌它的。然而人们可以发现，在天性里不特别害怕死亡和众生的人，心甘情愿地召唤着灾难，进行艰险道路的旅行，纵身跳入难以成功的事业之中。他这样做是出于什么利益呢？他不是为了获取稀世的财富而这样做，他是在恐惧与灾难的打击里强烈地感受到自我存在而这样做的。人们看到，许多孩子十分残忍，他们在使昆虫、鸟儿等动物受难的过程中寻欢作乐。具有强烈理性的人是不会有如此快感的，那时理性会起阻碍作用的。我们将会看到，当这种理性自然地或习惯地衰退时，残酷的享受就会变得越发强烈起来。人们可以在历史中获取这方面的不少例证。在监牢里的工作人员持有这种态度，肯定不是稀罕的，责难者在对别人的谴责中获取享乐，这种享乐就是野蛮的毫无理由的享乐。而在自己受到特殊损害的情况下，他们肯定是不会谴责的。那些责难者一直幸灾乐祸地、成群结队地从事谴责的事业，他们无缘无故地诬告人们所不认识的、不对人们进行任何谴责的事物。这个活动是残忍的、卑鄙的，但它们的享乐是强烈的。被我们冷漠处之的东西不会给我们以幸福，然而我

们谴责的角色强烈地激发着我们的感受。因而不难理解，把别人的痛苦变为享乐的行为，为什么为了人的特殊需要而成为艺术享受的作品，为什么随着奉献水牛那样庞大的畜生，跳起鲜血四溅的狂舞是可能的。我们的感觉因痛苦的感受而激荡不已，由于痛苦的苦涩味，眼泪从双眼中扑簌扑簌淌下，尽管如此，痛苦的感觉也是值得领受的。痛苦的感受一般比幸福的感受强烈，痛苦的价值具有这个特征。由于小后吉迦伊的煽动，罗摩被放逐，驼背宫女欢乐，十车王死亡 185 ——其中没有一桩好事可以与我们用简明语言称之为“美”的事物等量齐观，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多少世纪以来，多少诗歌、多少戏剧、多少绘画、多少歌曲描绘着这一切，所有人都在其中获取艺术享受。原因是，具有机敏才能的个别人的强烈感受存在其中。有的人的知觉像被控制的水那样沉默，像热风那样缺乏自我的认识，对半死不活的单调乏味的重复练习，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不对知觉进行如此沉重的打击，存在的感觉就因此而黯然消沉。人想在痛苦、危险、叛乱、暴力所隐藏的冲动中，在强烈的感情激动中感受自己。

某个时候，我就这个问题写过一首诗，说：“我的内心的‘我’由于懒散和冲动，沉睡在享乐之中。残忍的打击驱除了‘我’的迟钝。唤醒了‘我’之后，我就深刻地获得了‘我’，就在那获得之中存在着享乐。”

迄今为止，绞尽脑汁，

把它安放在床铺上，

什么地方遭受打击，

痛苦如刀割，

所以夜以继日沉浸于工作，

创造铺满鲜花的幸福的卧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闭上了屋内暗扉。

（最后）宁静的生命饮了懒散的液汁，

在幸福的被褥上，

现在似醒非醒着。

光彩夺目的沉甸甸的项链，

同样夜以继日地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

一种曲调充满着没有痛苦的交易，

内心充溢着一种新的激动。

所以，在寂静无人的夜晚，

心里浮现一些新的游戏的念头。

握住死亡秋千的绳子，

两人肩并肩坐着，

暴风刹那间发出哈哈大笑，

秋千的摆动更趋剧烈，

生命和我们在阒无人迹的漆黑夜里，

跌跌撞撞摇晃着。

我们的经典说：

“请了解那痛苦的人，死亡由此将不给你以痛苦。”

从痛苦也就是从心灵的感受中认识那个人，也就是了解Personality（人格人）。当我的人格以非实用的经验认识无限人格时，良心—理智—心灵就在其中毫不犹豫地认识自己。那时将出现什么情况？死亡也就是虚无的痛苦将一去不复返，因为痛苦的人的感受是人的感觉，是反对虚无的感觉。

这个形而上学的实践，可以被引入文学领域。生活里的虚无感觉给我们以痛苦，在世上存在感觉模糊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不会唤醒我们感受的知觉。在那里，没有适合唤醒我们个人知觉的那种声音，即它能用明确的语言说：“我存在。”当沙恭达罗的心由于分离的虚无而悲痛欲绝时，沙恭达罗的门槛上响起了“我存在”的声音。但这个声音没有到达国王豆扇陀的身旁，因此，他的内心不能作出“我也存在”的回答。就在这里产生了她痛苦的原因。如果在世上“我存在”这一语言一直是清楚的，那时她就可以得到他发自内心的“我也存在”的确定无疑的回答。“我存在”这句话是以何等强大的声音响着的呢？它是从充满情味的真实中响起的。当我们亲眼目睹自己外部的情味形式时，我们就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个别人。由此，巴马尔抒情诗人 186 到处唱着：

我在哪儿寻觅到自己心灵的朋友！

因为优秀的人应该为了专一地取得自己心灵的朋友，成为“被认识的人”，那时虚无将不会给予痛苦。

为了填饱人的肚子，为了消除生活旅程的匮乏，人们进行着种种努力和种种事业。人类的文学，人类的艺术是为充实人的虚无，为了在种

种感情和情味里唤醒人类心灵而存在。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文学艺术的地位是何等宽广！它的数量是何等丰富！如果它在文明的任何一场毁灭性地震里毁于一旦，那么巨大的虚无就会像荒芜的大地一样，扩散在人的历史里！人的“劳作”领域存在于人的耕耘里，存在于人的办公室和工厂里；人类的文化领域存在于文学里，在文学里就存在人类自己的文明，人类在其中以适当的方式塑造着自己，人类自己就在其中“存在着”。因此，《爱达罗氏梵书》 187 说：“人在自己的艺术里给自己以教育。”

在教室墙上，玛塔沃用粗大的字母在另一个孩子的名字上书写：“拉合尔是猴子。”这时玛塔沃异常愤怒，在这愤怒的情绪里所有孩子对他来说都是模糊不清的。从存在观点考虑，拉合尔是多么巨大，他必须通过许多字母来表达，才能被人知晓。玛塔沃用绵薄的力量把愤怒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分离出去。这样，玛塔沃在墙上树立起一个字母形式，这个夸大形式提醒着：“玛塔沃愤怒着，玛塔沃想在整个世界面前显示这种感情。”可以把它称为抒情诗歌的一个小小的化身。玛塔沃那个不成熟的跛脚诗人的笔触，无法越“用猴子比喻拉合尔”雷池一步。毗耶娑以沙恭尼 188 的名义在《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着这件事。他的语言是独特的，此外，他用黑炭写的字母永远也不会被抹去，不管在上面刷上多少层墙粉。考古学者能够用种种证据证实，名为沙恭尼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我们的理智也承认那个事实。但是，我们直接的感受将证明，他确定无疑地存在着。格维坎坎的朋杜达德也是猴子，格维坎坎以白纸黑字宣布这件事。然而，我们轻视这些猴子的感情就是一种享受。

一种文学思潮眼看着涌现在我们国家面前，它们提出种种理由贬低文学的这种直观形象性。人类传记家可能会说：“像沙恭尼一样，不掺杂不好品行的人不是自然的人，他也应该具备与毫无原因的仇恨连在一起的伟大优点。”他说：“因为吉迦伊或麦克白夫人 189 ，希丁巴 190 或首哩薄那迦 191 是女人，是属于母亲的一类，所以在她们的品格里忌妒或卑劣的愿望的那种深刻的污点，是不值得尊重的。”从文学方面来说，这里没有值得采纳的任何论证，仅仅获得这样的回答就足够了：被引证的那些人物早已跨入创作的行列，他们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创作者隐入某种思索中，创作出像“长颈鹿”那样的动物。批评家可能会说：“它的颈脖不像牛，又不像鹿，更不像熊。像它后面那样坡度的骨架在四足动物界是找不到的，如此等等。”只有一个回答可以反对这一切异议，那就是这种动物在生命创造的同义词里，是最显而易见的。它正说着“我存在”。“不存在就适合”的说法是无法存在的。它的毫不犹豫的表达，就是它存在的最好说明，我们就称它为创造。就在这里，造物主的创造与文学的创造相遇。因为世上“存在着”骆驼，所以，在人的文学创作里，才出现了骆驼。对于鸵鸟来说，除了说“我存在”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回答。

人类也是从儿童时代起就获得这种享乐，获得直感现实的享乐。这种现实的含义不是“它永远发生着”或“它是联合一致的”。那个带着某个形式，直接地触及知觉的东西就是现实。

当诗的语言的隐喻或暗示唤醒那种现实时，它就成为语言创作的一种艺术的东西，它就与任何实用语言不相吻合，但从中显示出缠着我们的一种永恒思想。

彼岸河水呈现黝黑色，

细雨淅淅沥沥飘落着。

此岸河水犹如红辣椒幼芽般的殷红，

古鲁沃蒂姐姐，请别仔细打听心底的奥秘。

这诗的内容是异常平凡的，但一旦在诗的韵律的秋千里摇摆，它就好像成为适宜触及的东西。

猴子踩在熊背上起舞，

小手鼓扑通扑通敲起。

孩子们一听到鼓声，就欢呼雀跃。这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通俗的道理，仿佛是用韵律所制成的纸鸢，它就是飞翔，没有其他活动，就在这种飞翔里存在着惊奇。

因此，人类从婴儿时代起就说："请讲个故事吧！"人们把这种故事称为"形象的故事"。在形象故事里既不能存在历史事实，也不能存在必要的讨论，它不可能对任何问题进行解释或辩白。它在心灵面前树起某一种形象，唤醒人们对它的好奇，这个形象驱散着虚无，它就是现实。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

某地有只猛虎，

它全身布满了黑色斑纹，

它闯进家里，

准备吃仆人，

突然它的眼光投在镜子上，

仆人乘机逃出了自己家。

老虎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脸庞，

刹那间大为光火，

它不能容忍自己的丑态，

暴跳如雷地吼叫：

“我身上的斑纹怎么是黑色的！

谁给玷污的？谁给玷污上的？

他可别落在我手中，

不然他的生命将遭殃！

我将生吞活剥他，

他就像是驴子的崽子！”

户外是放置割草机器的房间，

姨母正在切割稻草，

老虎扑向那房间；

姨母吓得面如土色，

满脸怒色的老虎吼叫着：

“赶快拿甘油肥皂来！”

小女孩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一切，我说：“好了，今日到此为止。”她不安地说：“不行，后来怎么样，讲下去。”她肯定晓得，老虎的贪婪不止是擦擦肥皂而已。然而，完全不可能的事对她来说变成了充分的现实，活生生的老虎与她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她就在老虎照见自己面目而发疯的形象描绘中获得快乐。

可以把这种现象叫作“心灵的游戏”，就在没有事实根据的这种创作中存在着享乐。

表达美不是情味文学的唯一目的，我早已说过，在美学的一个阶段里，美是十分简单明了的。花是美的，蝴蝶是美的，孔雀是美的，这种美好像是一幢房屋，外面是客厅，没有内室的神秘，它顷刻间就可被抓获，它不寄希望于实践。但当在这座生命的房屋里获得心灵的礼物和接触人物时，它的院墙就扩大，那时美的思想不是简单明了的了。正如人的脸庞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这里仅仅通过肉眼观察马上得出结论，恐怕往往要出差错；在这里把从简单观察中得来的丑恶现象说成迷人的现象，也是可能的，甚至它的享乐创造者也会对平凡肃然起敬。心灵一听到抒情的曲调就会激动不已，道利曲调 [192] 的四个节奏催醒着知觉。“丁香树的令人神往的触及”可能是甜蜜的，但“佩戴春花的装饰”是迷人的。一个是耳闻的东西，另一个是心灵的东西；一个没有品行，只有娱乐，另一个则以品行为主，认识前者不需要特别的深思熟虑。

被我们称为“美”的东西的界限是狭隘的，被我们称为“迷人”的东西则是广为传播的东西。为了使心灵欢乐，它不能是超凡的，尽管它是平凡的，但也是特殊的。如果语言把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将称它为“合题”。但当文学把我们那个普通认识的东西以特殊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时它就是非凡的，唯一的，独立的。具有抚爱子女职责的人的知识是无比渊博的，在《摩诃婆罗多》里的持国可用上“极端不寻常”的形容词。但是那个被剥夺王权的瞎眼国王[193]，通过诗人的笔层层细腻触及，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带着一般特点的与他一样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但瞎眼国王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人的专注不存在于他的特别活动里，也不存在于任何部分的认识里，而存在于完美形式中。由诗人的创造所表达出来的它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在天才的自然才干中完善起来，低级的评论家的分析笔触是无法获得它的心灵的。

世上许多物质可直接成为我们普通的食物，每日成千上万人在路上行走着，即使其中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然而对我们来说都仅仅是普通的人而已。他们被一个巨大普通的遮布覆盖着，因而他们是不清晰的。我自己是被确定的，是特殊的，倘若任何别人带着自己的特殊性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给他在自己相应的界限以位置，那么在这种观念中我们将会获得欢悦。

这里必须阐明一件事，我的洗衣人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无可置疑的，跟着她的妹妹也是真实的。她作为洗衣人，从实用观点来看，同我非常接近，但她仍被排斥在我作为个别人[194]的全面感受之外。

我早先在别的地方说过，主要与我们实用活动联系的那个物质，归入普通等级的物质行列后，我们就无法看清那物质的特殊性。萨希吉花[195]之所以很迟进入诗歌之中，是因为我们以菜肴的形式和一种普通蔬菜的形式去认识它。至今，南瓜之花不能跨入诗歌的大门。洁白的番石榴花是适宜与梅花相比美的，但是，当我的目光投向它时，它不是以自己最好的形式被显示着，我是以从前食用花的认识目光观察它的。倘若它郑重地宣布自己的特殊性，那么它就能够在诗歌中获得尊重。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不能接受母鸡的美，稍稍加以思索，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的心不以上述的那种形式去欣赏它，而结合着其他东西，把它掩盖起来之后进行欣赏。

尽管在读我的诗歌的人们面前一再重复，然而我在这里仍要提出那个问题。我住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仆人，他没有值得称赞的理智和脸庞。他深夜回去，清晨过来，把抹布搭在肩上，做杂务工作。他有个主要优点是不多说话。我在他不在的那天感到“他存在”的这个事实。清早发现，洗澡水没有装满，卫生没有打扫。十点光景，他才来，我略微生气地对他说：“这之前没去哪儿？”他回答说：“昨天深夜我的女儿死了。”说毕，他马上开始自己的工作。彼时彼刻，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原作为仆人身份被实用目的遮掩物盖住，如今罩在他身上的遮盖物掀掉了。我看到的是作为女儿的父亲身份的他，他的本质与我的本质相吻

合。他突然成为直观的、特殊的人。

爱神手里执握着造物主的“通行证”，他进入任何地方都很容易。但是他是那么一个真诚的穆斯林，叫我如何说呢？他不能被说成是美的。父亲在世界上数不胜数，这个普通事实既不美又不丑。但是那一天，在同情情味的暗示下，那个仆人与我的“心灵之人”相遇了。越过实用目的的樊篱之后，真诚的穆斯林在想象背景下对我来说已成为现实。

百万富翁的家里举办姑娘的婚礼，如此奢华，连住宅区最年长的人也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婚礼的宣告在新闻报刊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不管婚事在居民的喧哗声中显得多么重大，然而耗资万贯的巨大盛会也不能使这件事高于以“姑娘的婚礼”为主题的极端的普遍性上。由于突出自己暂时的渴望，这个婚礼就不值得怀念。但如果某个诗人用自己的语言和韵律，使“姑娘的婚礼”这件极其平凡的事从它的一时一刻的稍纵即逝的自我宣传中引出来，成为伟大文学的素材，那么那个婚礼将会穿过习以为常的千百万个姑娘的婚礼的浓雾，以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同《鸠摩罗出世》里的乌玛的婚事一样，也像《罗怙世系》里的因杜默蒂的婚事一样。

桑丘·潘沙是堂·吉诃德 196 的仆人，如果他是一般仆人，那么他由于物质世界的千变万化而不显眼，那时谁能在成千上万的仆人的普通行列里识别他呢？然而，堂·吉诃德的那个仆人今天具有对永恒人的永恒认识，它给大家以自己的专一的直感的欢愉。不管迄今为止人们获得多少印度总督的生活传记，但他们在这个仆人面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今天许多具有聪明才智的大政治集团为裁减武器而进行争辩。从事实观点看，这个争论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争论，然而，假如文学清楚地表达战争给战士所带来的那种痛苦生活情景，那么，所有时代的人将给那种痛苦以比政治家建议和探讨更重要的地位。我们已肯定地知道，在创作《沙恭达罗》的时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问题和主张，他们的权威性在那个时代肯定是激动人心的，但这一切的印记如今已荡然无存，仅仅流传下《沙恭达罗》。

人类社会像天堂的幻影之路一样，它们大部分比由种种抽象因素（abstraction）组成的广漠无比的星河还要集中，它们的名称叫社会、国家、民族、贸易，真不知还有多少名称！它们无形的浓雾掩盖住具有个性的人类的痛苦现实。在名叫“战争”的一个中心的下面，成千上万人的特殊心灵的痛苦折磨所燃起的火星，被压在现实不可见的灰烬里。“民族”“国家”的词汇掩盖着全世界的罪恶和惨状，一旦人们掀掉这块遮盖物，那么人们在任何地方都遇不到保存自己羞愧的地盘。名为“社会”的物质制作着如此五花八门的愚昧和奴役的锁链，我们的目光始终看不清它们的清晰面孔。原因是，“社会”具有如此一个抽象因素，它使人的现实感沉睡在我们的心底里。罗摩·摩罕·罗易、维德亚萨格尔 197 不得不为反对那种沉睡而进行斗争。在“宗教”这个词的掩盖下发生着如此难以忍受的杀戮，它能够向全部经典所描绘的地狱发起挑战。在学校里，“班级”是抽象因素，在那里个体的学生消失于等级的普通中心之中，所以当

以他们的“心”所命名的活生生的物质给经典的背诵折磨得像花一样枯萎时，我们感到无比沮丧！在政府里有名为“官僚机构”的一个抽象的因素，它超出于人的个别的真实感受之外，所以在“缺乏真诚关系”的国家统治之下，任何地方无法消除巨大的祭坛的残酷性。

文学在人的心灵的这一切巨大的无知觉的浓雾里，给痛苦感受的特殊性以灿烂之光。一切创作在形式里是有限的，但在个别人的自我表达里是无限的。这个别人是人内部的统一的本质，而这就是人的最大秘密。它从人心的中心扩展到世界范围——它存在于人的体内，但战胜着肉体；它存在于人的心里，但超越人心；它掌握了人的现在，淹没了往昔和未来的河岸而存在着。这个别人以可知形式出现在有限内，而在真实形式里超过有限大步流星地前进着，任何地方都不想停下。由此它渴望美能给自我存在的表达以享乐形式、不朽的形式。

在这一切形式的创造里，世界与个人统一着，个别人通过这些创造送来了最高人 198 的声音的回答，这个最高人从没有光亮的特质群内部来到我们视线跟前，使自己的表达不断在真实的无限神秘里放出耀眼的光芒，在美的无法言状里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倪培耕　译）

文学的意义

植物有两大类：一类是草本植物，另一类是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刹那间破土而出，随着短时间果实的成熟，就枯萎死掉。木本植物有较长的寿龄，它的躯干有着千姿百态的外貌，它的伸展部分是繁茂的枝杈。

语言领域内也有两大类型的表达方式：一类，一旦它完成日常实用目的即刻就消失，在传递短暂的实践活动的信息中死亡；另一类则存在于它自己的内部，它不会在日常短暂目的的狭窄界域里全部消亡。它犹如高山上的常青树，不会在结出果实后很快就被折断，也就是说，它在时间的稳定领域里通过各种鲜艳的花果和嫩绿的枝叶，通过感情和形式的结合，高傲地宣告自己的完整存在。我们就把这称之为文学。

通过语言的媒介，我们相互间传递着事实的信息，传递着个人的情感。“我们对它有好感或我们厌恶它；我们不满意它或我们喜欢它”，我们不及时表达此种感情，是不会罢休的。不会说话的飞禽走兽也有确定的语言，这类语言中有些是声音，有些是动作。它们通过这种语言相互间传递某些信息和感情。人类的语言大大超过自己的应用范围。由于研究和论证的力量，事实的信息变成科学，与此同时，它日常的个人障碍消失了。这个世界仅仅说“我存在着”来表现自己，然而，人把它创造成巨大的知识世界。在世上，一切地方和时代的人的智慧，仰仗知识有效地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受感觉支配的关系。

人在表达情感方面也是如此。不能说，人只是表达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愤怒和自己的爱情，而且他使这种表达到达了顶点，使它超越最初的即兴冲动。人赋予这种表达以韵律和声响，赋予个人痛苦以普遍形式。他通过心灵使自己具有好恶感的情感世界变成全人类的文学世界。

“文学”一词的构成意义的解释，是否存在于修辞学中，我不知道。指出这个词最早出现时的确切意义的智慧，我是不具备的。但如果我把这个词的意义与称之为文学的东西联系起来考虑的话，恐怕是不无裨益的。

我理解文学的本来含义，就是“接近”，也就是结合的意思。人因为种种目的不得不相互结合，然后才是为结合而结合，也就是为了文学目的而结合。人与菜园的关系是收获菜蔬果实的关系。但是与花圃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关系。菜园的最终的用途，就是供人们收集食用的东西。花圃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被称作“文学”。就是说，我们的心灵想与它结合——我们去花园里闲坐、散步，在与它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感到心旷神怡。

从中我们可以明白，在语言的范畴里“文学”一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它的任务就是使心灵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最终目的。

商人从事玫瑰香精的买卖，把它运往城镇市场去出售。那里花朵美的价值是次要的，估量它的市场价格是重要的。毋庸置疑，在估量市场价格之中有着一种“固执”，但“情味”决断是没有的。对于价格的关注使它在同花朵的结合里筑起了一堵厚墙。因此，玫瑰香精的买卖不能成为文学的素材。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文学的素材，那只有通过诗人之手，而绝不是通过商人之手。

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一天，我泛舟在莲花河 199 上。仲秋的傍晚，太阳在云层里奉献出自己最后的全部财富之后，正在西沉。寂静的苍穹里弥漫着无法描绘的安宁情趣，河水里没有一丝涟漪，在光滑如镜的河面上流水缓缓地淌着，傍晚苍穹的五彩缤纷的光影，渐趋暗淡，慢慢消失。阒无人迹的干涸的沙丘，犹如远古时代的巨兽，匍匐在河的西岸。沿着河的东岸，紧贴着陡峭的岩壁，小舟缓缓地行进着。在峭壁的隙缝里，可以望到许多鸟巢。蓦地，一条大鱼泼刺一声，跃出水面，转眼间，又潜沉到水底去。它仿佛以转瞬即逝的惊讶，向我倾诉水底深处无声生物世界的、充满着生机的生命欢乐之情，同时，它似乎向正在消失的地平线，致以傍晚的最后问候。恰在那时，一个可怜的水手叹了口气，以十分懊丧的口吻，说：“哎哟！多么肥大的一条鱼！”此时此刻，他心中升起的图景只是：逮到这条鱼，送进厨房，做顿丰盛的菜肴。所有的美景在他的周围撕得粉碎，遁隐得无影无踪。这里可以说：“这个水手与大千世界的自然结合，荡然无存。他贪求食物，只求一饱口福。”因而，不忘掉自己是无结合可言的。

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其中之一是想吃鱼的欲望，但比这更大的欲望是要与世界接近，亦即结合的欲望。就是要使河岸上落日的壮观美景与自己整个心灵结合的欲望，这个欲望就是把自己从自我禁锢中解脱出来的欲望。苍鹭久久伫立在林中的树枝上、湖岸畔；太阳在天空冉冉升起，在玫瑰色的霞光里，涟漪泛着微光——难道苍鹭懂得把自己的心与这般美景结合吗？这种令人惊叹不已的欲望，只在文学里才有表现。所以伐致呵利[200]说：“丧失文学、音乐、艺术的人是动物，仅仅没有角和尾，就是如此区别而已。”鸟兽的感情只囿于自己的生活圈内，人的感情却创造着世上解放的道路，要在世上扩展自己——文学就是他的一条康庄大道。

在我的写字桌上放着一只花瓶，瓶里插着一束夜来香，在另一只花瓶里浓密的绿叶中间插着一朵素白的兰花。它们对写作毫无用处。然而，在这毫无用处之中宣告了我的一个自尊心。在这里面隐藏着我的一个喻示，这就是我生活旅程的需求，没有在我周围筑起一堵高耸入云的围墙，把我变成囚犯。在那两个花瓶里我的自由的本性印证着自己。对于知觉被囚禁的人来说，他最初的欲念的敌人，他的软弱，他的贫乏的想象力，在与世界相结合的现实文学利益中成为一种阻碍。我不是囚徒，我的大门敞开着，那些毫无用处的花卉便是证明。与它们的结合便是与外界世界结合的一扇开放着的窗户，我需要它们。那种说不上原因的需求，使人从单一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接受自己这种淳朴的关系，人做了多大的努力，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为了完美地表达这件事，人类社会里产生了多少诗人，多少艺术巨匠。

刚落成的新庙宇洁白如雪，四周花木环绕。庙宇与黑色的围墙不相协调，显得超脱和独立不羁。随着时光的流逝，大自然年复一年地用倾盆大雨给它洗礼，骄阳的灼热使得沙灰砌成的墙壁渐渐剥落，肉眼不易发现的水生植物种子不断落在它上面，整个庙宇才徐徐地染上了森林的自然色彩，从而与四周的环境完全协调起来。骄奢淫逸的人与自己周围不相协调，他们本身就分崩离析。连有学问的人也与周围不相协调，因为他们太超然。只有多愁善感的人才与周围相协调，他们用自己的感情和情趣在世界的躯体上抹上自己的色彩，即人的色彩。不言而喻，大千世界总是以自己洁白无瑕的本来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人不仅有自然属性，也有精神属性。因此，人日复一日地运用自己的心灵，对世界施加影响，使自己的心与物质世界相谐调。世界是由人的感情联系起来的，也就是由人的社会装饰起来的。随着人的个性的成熟，大千世界的精神成熟程度也日新月异地变化和增长。原始人眼中的大自然，如今对我们来说已不复存在。自然进入我们的感情越深，我们心灵的成熟广度和深度也就越大。

我们的船停泊在日本港口，我举目眺望那个国家——一阵清新、优美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位日本人也倚在甲板栏杆上伫立着。他不仅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国家，还见到了那个国家的山水草木经历了多少沧桑，通过同人的心灵的接触，有了特殊的情趣，那种情趣已不再是大自然原有的，而是人的。人赋予自然以情趣，同时，创造了与它相联结的人类生

活中的特有的文学。人类的国家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精神的。所以国家给人以特殊的幸福感，同样，人通过心灵情感，用自己的精神装饰着整个世界，掌握着整个世界，到处传播着自己的文学。

外界事实或事件成为感情素材之后，就在情味的影响下，与我们的心灵相结合。那时，人自然而然想使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接受那个结合。当情味的感受无比丰富时——它在我们心里储存不下，要向外溢出时，那时我们便想用永恒的语言表达它。诗人使那语言变成人能感受的语言，也就是说不是知识的语言，而是心灵的语言，想象的语言。当我们用感情的眼光去观察世上的任何事物或活动时，那么这种观察就不是机械的。摄影机的镜头能观察到事物的细枝末节，而描写的语言则无法表述得那么分毫不差。从妈妈的眼光来看，把婴儿的小鞋子说成鞋，则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所以，妈妈说：

宝宝登上船回家，宝宝穿上小船鞋。

（在词典里恐怕寻找不到“船鞋”一词的。毗湿奴虔诚诗[201]里通行着一种混杂语言，不能说它只是印地语系的阿伯珀仑谢语。诗歌创作者有意保持着那种混杂语言，因为表达感情的非凡性，普通语言是无法胜任的。）充满感情的文学里创造出一种语言——有些是表达意义的，有些依靠发音传神。这种语言藏头露尾，含蓄曲折。只有在那时，人才由于受到物质世界的冲击，创造出一个感情世界，表达着那个感情世界。不然，诗人为什么说：“眼睛像鸟儿那样追逐地张望。”看的愿望本是件普通的事，但当把那件事不局限于外表，而使之与心灵结合时，诗人说了一句妙不可言的话：“眼睛像鸟儿那样追逐地张望。”要求眼睛像鸟儿一样追逐的比喻是心灵的语言，不是客观陈述的语言。

在朦胧的黄昏里，美女从庙宇里走出，这是十分普通的事。但诗人说：“在初临雨季的乌云里，闪电似乎在扩散着战火而急行着。”由于这个比喻的运用，外界事物镂刻上自己的印记。一旦我们的心灵把它作为自己的创作内容，它就成为心灵自己的东西了。

这里，我把一位不知名的希腊诗人所写的一首诗翻译成散文。诗人写道：“秋风在苹果树丛里飒飒吹拂，睡意袭扰着颤抖的树叶，犹如急速流动的河水，向大地扩散开去。”枝叶间飘拂着温柔的金风的夜晚，像无声的河流一样迅速地传播睡意的夜晚，那便是我们心灵的夜晚。我们把这个夜晚变成自己的，那时我们就能充分地享用它。

有一位中国诗人写道：

山峦不断地向万仞高空伸展，

江河行走几百里，没有一丝涟漪。

沙丘洁白无瑕地闪烁着，

完美无缺的青翠松柏，

年复一年地万古长青。

河水川流不息地流着，

哪儿都不想歇脚休憩。

几万年的树木一直遵守着自己的诺言——

突然，它们抹去一个旅途者心中的全部痛苦和不幸，

用自己的笔谱写着一首新歌。

山川湖泊怎能抹去人的痛苦和不幸呢？河川是具有不少的自然特点，但绝不会有给人以慰藉的精神特点。人自己的心融入山川里，创造着自己的慰藉。客观的东西由于人心的接触，就成为人心的东西。由于心与世界相结合，人心的痛苦和不幸平息了，那时文学从那结合中脱颖而出。

人与人之间充分地体验和享受与世界相结合的能力，不是毫无差异的。原因是，通过一种力量我们与世界相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仅是感官的结合，而且是心灵的结合，这种结合所凭借的力量就是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把结合的道路变成我们心灵的道路。通过这种想象力的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地感受那些独立于我们的东西，但想象力是因人而异的。那些不是我们心灵的东西，一旦心与之结合，就能够变为心灵的东西。这个游戏是属于人的，其中有着人的快乐。当有人说“我在那里能得到自己心灵的挚友”时，我们将理解为，那位只在自己情感里具有自我的人是不能变成自己心灵的挚友的。因此，“我在家乡的外面流浪，始终遇不到失去的挚友。”心灵不能把他作为自己心灵的人，因而他不得不在外面徘徊不定。人的世界如果排斥于人的心灵之外，那就是造成不快乐的原因。当心灵把他变成自己的，那时文学就在他的语言里开始萌发，他的笔由于新的歌唱的疼痛而受到震动。

人也包括在世界自然之内，由于各式各样的环境冲击，心潮的波浪在整个人世间激荡着。在对事物完整的、专注的、清晰的观察中，存在着两个大的障碍。山峦或湖泊消极地存在着，它们与我们的关系是自然的，其中没有一点儿精神的东西。因此，心能够把它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情感去影响它。但是，我们的心与人类世界的实际事件的联系是积极的。在俱卢族会议里难降侮辱了黑公主[202]，那样的事如果在某个城镇里发生，我们就不会以人类命运的巨大悲剧形式去看待，我们仅仅把那件事看作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一件偶然发生的不正常的事而已。用我们常人的观点来说，这件事只配构成一个“警察诉讼案件”，然后我们愤怒地谴责它，像打扫日常垃圾一样把它清除掉。但是，《摩诃婆罗多》的森林之火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由于这种差距，它只变成一名作者的作品。心灵会以快感的眼光去观赏它，犹如欣

赏日月山水。但是，如果我们获得消息：由于大火灾，千百座城镇和粮仓毁于一旦，数以百计的人和飞禽走兽烧成灰烬，那么它定会勾起我们的同情，使心灵感到万分痛苦。当事件从实际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进入想象的巨大宫殿里，也就是进入无限宽广的疆域里，那时，它的文学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是纯洁的，无阻碍的。

还有一个障碍阻碍人们对人类事物进行清晰的观察。在世上大部分领域里发生的事件都不是相互关联的，不能看到它们的全貌。而我们想象的眼光探索着“一”，创造着“一”。譬如，我们听到或从报上读到某地的难降作恶的消息，但可能那个事件与以前或后来的某个大悲剧相联系，而我们不知道它的前因后果，也可能这个事情与家庭中的父辈的品行有关，而我们却不甚了解。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事件的各个部分，中间脱落了许多相互衔接的内容和事件。在如此情况下，要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就必须进行一番筛选，决定其中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而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从而把握事物的巨大意义。我们称之为“巨大意义”的东西，如果我们全面地观察它，那时就能在文学里显示出来。

在法国君主专制时代，每天都要发生一些事件，而当时谁也没有发现这些事件的最终意义。高乃依[203]对它们进行了选择，加上自己的想象力，完整地对它们进行了观察，那时我们的心就看到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的完整图景。从纯粹的历史观点看，可以在高乃依的选择里挑出不少毛病，而且也可能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不少却避而不谈，从纯粹的事实观点来说也缺乏必不可少的例子。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的心为高乃依作品里勾勒的缜密完整的图画所吸引。所以，从历史观点来看，它是不全面的，而从文学观点来说却是全面的。

就在当前，民族工业的种种努力和因此发生的事件在我们国家不断出现。在军事统治机器的特别法律内，在许多报刊的转瞬即逝的种种喧哗声中，我们听到了对上述变化的种种解释。在印度这个时代的整体民族形成之中，它们如今还没有获得站住脚的充分机会。在将来得到此种机会时，它们定将携带着人类的全部勇气、全部痛苦、全部利弊和全部弱点从新闻出版界中脱出身来，进入文学的光辉灿烂的世界中去。那时，法官、行政长官、法警、警棍，所有一切都将变得无足挂齿；那时，今天的大大小小的纷争和冲突在一个巨大的背景里获得统一，在无数时代的人心里取得崇高的光辉形象。

由于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冲突，我们的经验在整个世界越发变得五光十色，超乎异常。这个心灵世界是无数时代的创造，我们用人的本质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历史观点，对它进行思考之后，就能在人的关系里获得知识。这是一个事实积累和分析的工作。但是，在这知识世界里我们希望接近无比美妙的人类。埋在我们心底的这个愿望是十分庄严和强烈的。从童年时代起，人一直在说：“讲个故事吧。”这类故事不是罗列事件，而是介绍某个人的全面图画，完整的图画。我们生活的经验在其中得到了完善。形式的迷人力量，艰难旅途中的不屈不挠

的英雄气概，在罕见的探索里进行的难以实现的事业，善对恶的斗争，爱的追求，嫉妒对爱的破坏——这一切心灵的感受以各种不同的背景和形态在人类中传播着。其中有不少是幸福的感受，有不少是痛苦的感受。对这一切心灵的感受进行修饰加工，赋予优美的小说和绘画的形式，就变成文学艺术的形象故事。儿童们从早年起就一直倾听这些故事，从没有间断过。在这些形象故事里也有着非人间的生物的事情，但它们是人的象征。其中也有妖魔鬼怪，实际上就是人的化身，还有飞禽走兽，也是人的象征。在这些故事里人的现实世界经过想象改造，呈现在儿童心灵面前，而儿童从中获得了快乐。人是天生的创造者，因此，人把一切都转化为自己的创作，在创作中筑起了自己的巢窝。人靠纯粹的造物者创造，就会一无所成，纯粹的造物者的创造远远不能满足人的要求。人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着自己和世界，也用自己的手描绘着世界的图画，人通过它得到了无穷快乐，其原因是，那图画是完全接近人的心灵的。

在人类世界里沙恭达罗的事是可能发生的，诗人却在我们心灵面前把它真实化。《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也是如此被创作出来的。在《罗摩衍那》里所见到的罗摩，绝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形象——其中不时注入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的优秀品质和情味，无数人的形象，在诗人的心里就转化为高大完美的罗摩形象，于是，罗摩就成为我们“心灵的人”。与实际世界的无数完美无缺的人相比，罗摩在我们的心坎里更为真实。心灵不能像接受罗摩那样接近现实中的千百万人。然而，把“心灵的人”都理解成“理想的完人”，那也不对。世上还有许多坏人，他们与许多人厮混在一起。我们综合的经验能把他们的“坏处”分离出来示众。我们有对世上许多坏人的坏处的零星认识。这些认识来去匆匆，它们不时围困着我们，又在种种现象后面消遁得无影无踪。但是，在文学里它们被集中到一个现象上去，它就能成为我们每颗心灵上难以忘怀的形象。莎士比亚创作的福斯塔夫[204]是一个特殊性格的人，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应该指出，莎士比亚以自己的天才力量把我们许多人感觉的共同点凝聚在福斯塔夫的性格里，他没有把那些片段的感受硬性地黏合，而是把它们融化在想象的情味里进行加工创作。这样，我们的心较容易与它相结合，因为我们在其中获得了快感。

这里，我们的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在古代的诗歌和戏剧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模式的、一个阶层的人，因为他们是由一个阶层的不少人的资料加以集中概括而成的。然而，现代文学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人物是个别的。”

首先，个别是人的类别的基础，人不能脱离类别而独立存在。集合的人类来自每个人，每个特殊的人又与集合的人相结合，如果在人物塑造中把阶级作为次要因素，而把个人作为主要的，那么为了使那个人符合我们思想的完整价值，就需借助于艺术家之手。但艺术家的创作不是单纯模仿自然。在创作里我们看到的人物如果是由自然之手塑造成的，那么不管那个人物塑造得多么丰富和现实，他仍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能毫无疑义地承认其权威性。在其中有着许多隙缝

（gaps），许多是无意义的，它的前后的分量也搭配得不恰当。我们把在莲花里所看到的“一”称为“美”，因为它是自然的——在它狭隘的多样性里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没有虚假和无用的废物，我们的心可以不费力地控制它，不存在任何障碍。而在人类社会里矛盾的多样性使我们迷惑。倘若要使它的某个表达清晰又有趣，应具备艺术家的才华横溢的想象力，也就是能把外界的“实际”的东西转化为“心灵的东西”。艺术家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许多生活素材，要凭借想象力加以取舍剪裁。有些需要夸大，有些需要缩小，有些要放前，有些要靠后。我们将使“现实”中的贵重东西俯首听命，我们的心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它，又能从中轻快地解脱出来。自然创造物与真实的本质存在着差距，文学语言的桥梁，不仅缩短那种差距，而且使自然创造物接近本质。文学赋予那种接近，因此我们称结合为“文学”。

人企图从两个方面——实践和感情两方面占有自己所在的世界。哪儿有火种隐匿着，人就通过自己的双手去点燃它；天空光芒照不见的地方，人通过自己的才干用电光去照亮；人为了解决大自然中食物产量的不稳定和不充分的问题，开始用犁耕种；人本可以在山林和洞穴里居住，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根据自己的便利和爱好，建筑起自己的家。大地是天赐给人的，但它不完全符合人的愿望。所以，从远古时代起，人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大地符合自己的意愿，为此，人的机械力量和创造才能是永不枯竭的。在宇宙的水域、陆地、天空里，人到处扩展着自己的意愿，从大地中获取资源，进入大地的秘密宝库里吸取力量，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途径改变着大地。人类的城镇乡村、种植区域、公园广场、码头港口、通衢大道等所有一切都超越大自然的天然环境而独立地涌现出来。人积聚着分布在各个国家和地方的财富与力量，这样，分布在各个国度和地区的大地逐渐被征服，奉献出自己。在物质世界里人进行着世界性胜利的游戏，而在感情世界里人类的另一个游戏也在进行着。在实用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里人类都立起自己的凯旋柱。

从人的双手获得技能，语言取得意义的那天起，人通过自己的感官在感性认识的世界中取得了种种素材，通过它们创造着自己的感性世界。那些存在于自己所创造的实际世界中的事物，在这里也是处于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人没有被迫去接受存在于自己周围的那些事物，而通过想象赋予它以形式，通过心灵赋予它以情味，这样，它就成为人的心灵的东西，给人以快感。

我们称之为“感情世界”的是什么世界？心灵通过特殊情味认识了某个事物，我们通过无形的想象力，特殊地显示了那个事物——这个认识和显示在哪儿成为最高内容，那儿就有我们的感情世界。可以举个月夜的例子加以说明。在那明月之夜，有个特殊的情味控制着我们的心。在那个夜晚不仅有情味，还有外貌。我们是用想象的眼光去观赏那个明月之夜的。在树丫、小径、屋顶、湖面和暗示里都有它光影的拥抱和嬉戏。同时，有着各种各样的声响回荡——鸟巢里突然发出的振翅声，空中竹叶的飒飒声，黑暗的丛林里的蟋蟀低鸣声，河塘里桨橹划水的刷刷声，还有从遥远地方传来的看门狗的狂吠声，统统汇合在一起，在空旷

里回响着。仿佛随着轻风的吹拂，看不见的、陌生的花朵的香气扑鼻而来，又仿佛不时闻到了某些熟悉的花朵的幽香。这样，我们想象的目光看到了一个“明月之夜”的完整形象，这个形象把明显和不明显的东西汇合在一起。在这想象的目光里，以特殊形式和完整形式所看见的“明月之夜”，是人心最亲近的东西。人随同它获得的“最亲近的快感”就是结合的快感。

玫瑰花是不同寻常的，它以自己的美向我们显示特殊性，它自然是属于我们心灵的。但是有些事物是平凡的、不美的，我们的心却能用想象的“一”的目光，使它特殊化从而显示出来，并能把它从外部请到人心内部的闺房 205 里来款待它。举例说，年老的村妇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从灌木丛遮掩着的破旧土墙上收拾干牛粪块，放进屋内，她喂养的母犬总是紧跟在她身后走进走出，这使她烦恼不堪。如果这种景象以特殊的形象映入我们眼帘，如果我们把它从事物的普遍性中分离出来，在它的存在光辉中进行欣赏，那么，它将在我们感情的永恒世界里得到应有的位置。

实际上，艺术家也从这样的创造中获得了快感。他们自己的创作从那些浅薄的事物中是不会得到激励的力量的，艺术家用自己难得开口的嘴发出邀请，它能使没有造物主的通行证的人，进入心灵世界。许多大艺术家从不马马虎虎地把简单的美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创作活动里去。人类一直努力在物质世界里扩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与自己生活旅程相适应的一个实用世界。同样，人一直致力于扩展自己的感觉世界，运用各种精湛的艺术技巧，从事着自己感情、情味和快感世界的创作，这就是人的文学。人类通过实践才能，用力量和技术把世界占为己有；人又运用自己的艺术技能和想象力使世界亲近自己。它的价值不在实际运用里，而在心灵的实践里和文学的实践里。

关于文学的实践关系问题，古代有一则故事提示了那个时代的心灵情感，而这种情感是经得住时代的检验的。当一个猎人在动物交媾时杀死了它们，在愤怒情感的支配下，诗人写下一首诗篇。诗人在诗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世界出现之前，造物主的目光突然焕发出创造的光芒，那光芒里有着内心的冲动和表达力量。问题自然提出：“在这永恒里光究竟做了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光的原子集合体采取了永恒的表达的奇异形式，在苍穹里转动，那最初的光就构成了大梵天的威慑力。

那具有内心冲动力量的韵律突然出现在诗人心坎里，那时又会出现问题：“应该适宜地把它创作出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罗摩传》 206 被创作出来。也就是说，有些东西适宜在永恒的坐毡上就位，它的文学就值得受人尊敬。

人的创造力是强大的，人的才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才干，建设起数不胜数的城镇。“这些城市形象是值得人骄傲的。”没有这个创造愿望，对于那个充满力量、自尊和文明的人是不堪忍受的。一般来说，随着这个愿望，各种欲念（情欲、愤怒、贪婪、迷

恋、高傲等）接踵而来，从事破坏的情感（牟取暴利的诱惑、从事廉价事业的卑贱、富人对穷人的轻蔑、无教养和低级趣味的粗野等等）也如影伴随。这样，用厚颜无耻的残酷手段建立起令人作呕的黄麻工厂，蹂躏了恒河河畔的纯洁。由此夹杂在高贵住宅中的形形色色的简陋肮脏的住宅里疾病蔓延着，黑暗扩展着。简陋的家门、肮脏的商店和狭窄的街巷使我们的眼睛蒙上了痛苦和不幸，并一直巩固着自己的独立权力。强大的情欲和低能的形式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城市是为增添城市居民的骄傲而建立的”。人们这个意愿就是真实。任何人不会说城市的真实就是它的令人作呕的畸形发展。原因是，城市居民与城市有着特别亲近的结合——这个结合是稳定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亲近的结合，绝没有自己瞧不起自己，瞧不起与自己结合的人。

对文学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一旦贪欲的敌人进攻文学，这种文学就烙上怯懦的印记，就到处沾满污秽的垢斑。然而，仅仅建立在这一切低贱和贫乏之上的文学是不能完美地表达人的崇高伟大的。它不会产生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人在文学里以永恒的素材表达着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和结合，因为永恒的人不是“实际”的，而是“具有丰富感情”的。在永恒的人的心里的那个愿望秘密地或公开地存在着。那个愿望是高大的，朝向天堂的，是以不可战胜的气概而光彩照人的。在文学中这种认识的衰落，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出现，那么我们将感到耻辱。因为在文学里，人在自己难以捉摸的形象里向世人提示自己内心世界，犹如花在自己的花蕾里，星星在自己的光亮里提示自己。这个认识像在整个民族或国家的生活里燃烧着的火苗一样，点燃起人类未来时代的火炬，未来时代的万家灯火。

（倪培耕　译）

诗与韵律

自由诗体刚一出现，便使没有充分准备的读者们感到愕然。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正是格律才能以它均衡、流畅的节奏表达找到通向人类心灵之路的感情。

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散文与平凡的、日常的生活紧密相连，而诗的世界却与此迥然不同。诗的语言的特点鲜明地显示了这个不同之处。若你懂得这一点，那么就可以认为你是能理解诗意的。出家人身穿橙黄色的袈裟以区别于俗人，这件袈裟使得信徒匍匐在他的脚下。假若没有这件袈裟，那么也就不会有对出家人的顶礼膜拜。

不用说，出家人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他的袈裟，而在于他的真诚信仰。谁明白这一点，谁就会不在乎有没有这橙黄色的袈裟。他就会想：“我靠自己的智慧认识真理，而装饰常常掩盖了谬误。”

格律本身还不是诗。诗的本质在于激情，格律只是起着次要的、用

来表达这种激情的作用。除了那些为读者所熟悉的韵律之外，韵律对读者来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诚然，不能不顾及到习惯。有一个时期，诗按照停顿的要求被严格地分成一小段一小段，从而我们的耳朵也就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习惯。那时，诗是非押韵不可的。

但是，这个习惯现在被打破了：默图苏登在我们的文学中进行了自由体诗的创作。在韵脚发音长短相同的情况下，节奏感常常打破了一行诗与另一行诗之间的界限。换句话说，自由体诗使诗朝散文靠拢了，尽管它还没有最后地与传统的韵律学决裂。

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人们认为，品行端正的女人应足不出户，守在深闺内宅。第一批敢于打破这一规矩的妇女与传统决裂了，因而人们对她们投以白眼，在背后议论纷纷，甚至当面冷嘲热讽——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当女人开始同男人肩并肩地一起进大学读书时，对她们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的情况是时有所闻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看法也有变化。品行端正的女人今日依然品行端正，尽管她们已经走出了深闺内宅。

现在再也没人认为自由体诗违反了诗的定义，尽管它离诗很远。

这种新事物终于比较容易地被接受了。这是当时懂得英语的读者不得不尊重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所写的诗的缘故。

对此，持保守看法的人可能会说：“虽然自由体诗不限于十四行，但总还与十四字韵律一致。”有些人坚持认为，自由体诗正是用十四字韵表达诗意。照他们的说法，诗若不和十四字韵相关，那就不称其为诗。但究竟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取决于作品本身的优劣，而不是读者的习惯。这一点早就由自由体诗证明了。今天，自由体诗证明，散文也可充满真正的诗的意境。

什么东西使得步兵和骑兵在战争中统一行动呢？是他们的共同目的——赢得战争。

诗的目的是征服人心。它是骑在诗的马上驰骋呢，还是随着散文的队伍步行前进，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达到目的这一点来给它下结论。

失败总归是失败，无论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都不愿遭受失败。诗并不是史诗。关于这一方面，我们知道成千上万个例子。以后即使把散文作品算作史诗，我们仍将会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散文并非史诗。

诗的形式使诗具有比散文更胜一筹的美，这是令人瞩目之处。一种叫作桑代希的廉价甜食中，奶渣子可能不多，但糖怎么看来也已够分量。然而，好挑剔的人却嫌糖少。他们要的是真货，愤怒地拒绝一切代

用品。他们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史诗的价值在于它是否具有内在美，而不是有无格律。

无论是散文还是诗都有自己内在的韵律。韵律在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散文中则异常不明显。这种不明显的韵律一旦被破坏，散文中的诗味就会丧失殆尽。诗韵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它受制于一定的规则。而散文的韵律却是另一回事，只能靠感觉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在这一方面，无论什么学术论文也都是无能为力的。有许多人往往忘记，在散文中找出韵律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散文本身就代表着简朴和自然。忘掉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使人漫不经心。缪斯[207]不能容忍漫不经心，对此将会严惩不贷。

毫无疑问，缺乏精雕细琢的自由体诗应该受到鄙视和嘲笑。但现代的史诗，无论用短诗形式还是用散文形式，仍将是史诗。

现代的史诗把自己在周围看到的一切都吸引到自己热情洋溢的天地中来。纵使它在天空中翱翔，也还没有和罪恶的人间失却联系。

散文的使命是把平凡的世界和热情洋溢的世界结合起来。因而，就散文来说，没有什么不值一写的题材。

1936年

（倪培耕　译）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

一些属于精神现象领域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的。我们可以就具体的、摸得到的东西进行争论，但当我们就捉摸不定的、无法形容的东西进行争论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如何断定它是美的还是丑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天生的鉴别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了。为掌握科学，需要做出锲而不舍的努力。但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审美感，光有努力是不够的。无论是智力或知识都不能取代这种审美感。我说我喜欢或厌恶某种东西，也仅仅是靠自己的审美感而已。审美感取决于许多因素：性格、思维方式、教育，最后还有社会环境。如果你有审美感又兼有气度高尚、心胸宽阔及理解事物的敏感，那么这种审美感就会在文学领域内成为你可靠的领路者。然而，需要有正确的标准来审核你的审美感。根据审美感作出的判断和评价总带有一些不肯定的成分。这一点已由几千年的文学史所证明。假若一个人不大懂科学的话，那么，他往往会谦逊地承认自己并不在行。然而，当他看到搞艺术的人在相互间进行激烈的争论时，就会感到迷惑不解，会问：“你们干吗要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感嘛！”

因为这些争论往往不是以知识和经验为依据，所以就暴露出一些人的傲慢和粗暴。由于审美感不同而引起的争论常常是伤感情的，有时甚

至会到动武的地步。这不禁使人想起婆罗卢吉 208 饱含着痛苦的真理的话："千万别和没有审美感的人争论什么是审美感！"

诗人可以毫不困难地断定谁有谁没有资格评论诗。他把自己所有的读者分成两类：喜爱他作品的和不喜爱他作品的。创作艺术作品的人和评价他们的作品的人之间历来存在着敌意。据说，连迦梨陀娑也被评论者搞得坐卧不安：他的《云使》似乎曾经大删大改过。

用传统的语言和格律写成的诗，如果只从其形式，而不是从其内容来看，那么读起来的确是朗朗上口。但有时诗人为了探求独特的表达方法，就往往超越传统的界限。不理解这种做法的读者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拒绝接受诗人创造的新东西。只要旅行者还不熟悉陌生的路，那么他们对向导总是不信任，有时甚至怀有敌意。诗人则大胆地表明，他的见解要比读者的见解重要得多。读者主张："供应者应满足需求者的要求。"然而历史没有证明他们的话是对的。试图压制一切新生事物的结果从来都是使新生事物得到加强和巩固。

不久前，我开始尝试写散文诗和自由体诗。自然我未曾打算要立即博得读者们的喝彩。我的尝试虽然尚未得到承认，但这并不说明我已失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诗人总是要充满自信心。

我从事文学已有多年。我的作品可能给许多人带来了喜悦，对另外许多人来说，则可能不是这样。依据多年积累的经验，我想谈谈我的一些主张。当然，你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

言归正传。诗能否在散文形式中保持其特点呢？迄今为止，诗的形式是一成不变的，缺少美的享受。自由体诗不仅改变了诗的形式，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诗的概念，甚至改变了其内容。

我想重复一遍，问题是诗是否全然取决于它的形式？某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的回答则是否定的。诗不需要追求形式的美。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大概你们都知道，我写的关于贾巴拉 209 之子萨蒂耶加姆的诗取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这个故事用"被人瞧不起的散文"形式写成，是我在《歌赞奥义书》中看到的。当时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文学批评家可能会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这个作品终究不是用三十二字韵、十一字韵或十七字韵写成的。在我看来，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萨蒂耶加姆的故事属于古典诗作。若硬要谈论它是属于何种格律，显然是浅薄的。

在十七世纪，一些作家把《圣经》从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译成了英语。不能不承认，所罗门和大卫的赞歌是真正的史诗，而翻译的语言也具有如此令人惊奇的力量，使得歌中诗的原意和美都保存下来了。若是散文流畅的韵律被束缚于传统的格律之中，那么这些赞歌便会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假如不是所有的东西的话。在《夜柔吠陀》 210 中有一种用高昂韵律写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祷文，而不是诗。我们知道，祷文

的目的是加强充满内在意义的声音的作用。祷文给人以影响的是它的思想，再加上声音。这一点，大概多数人都注意到了。甚至在祷文念完之后，它还久久在我们耳边回荡。

一次，我一时兴起，把《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吉檀迦利》的英译本受到了赞扬，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觉得这些赞扬言过其实了。我是个外国人，在译文中韵押得不对，格律也不齐，但总算他们感受到了我诗中的激情。应当承认，他们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诗并未因为用散文形式译出而有所失色。假若我是用诗的形式译出的话，那么可能会令人感到不足和不可取。

记得有一次我对夏丹德拉 211 说过："你精于格律诗，何不尝试一下写写自由体诗？"

在孟加拉文学领域中，很少有人能和新格律的创造者夏丹德拉相提并论。也许，他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我在《小型艺术》中第一次尝试写散文诗。自然，我没有按诗的一行行的形式去写。

在这以后，我已多时没写散文诗了，显然是因为决心不大。

诗的语言颇需斟酌，受制于严格的规则——韵律。而散文则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任意选择写法。散文的语言，首先是政治的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它也可以被赋予诗的性质，但这样一来，就缺少日常口语的特点。散文没有令人软绵绵的柔情和多余的华丽辞藻。它柔刚皆备，适用于创立一种新的、审慎的风格。

当女舞蹈家穿着令人目眩的衣服翩翩起舞时，我们知道，她的每一个舞姿都是教就的。从另一方面说，娇媚差不多是所有的少女的本性。她们的动作有着自己的韵律。这个韵律不是教就的，是固有的。散文诗中的韵律也是如此：它不是没有条理的，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节奏的。

今天我在《穆罕默德》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该文作者写道，我的散文诗与我的一般散文很少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在《最后的诗篇》中也同样缺乏诗味。"这说明了什么呢？"——他要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莫非诗被玷污是因为上了大街吗？难道我们没有读到过用散文题材写成的诗吗？看一看布朗宁 212 的例子吧！难道我们没有读到过表现丰富的诗意的散文吗？散文和诗，对我来说，是亲姐妹，而不是婆婆和媳妇。

我不反对散文应有诗意，诗应有散文的严肃性。

争论什么是审美感是无益的。我要讲的只有一句话：我写了许多散文诗，在这些散文诗中我想说的东西是其他形式不能表达的。它们使人

感受到简朴的、日常的生活气息。它们可能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但它们并非因此而不美。我想，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散文诗应列于真正的诗作之中。

假如有人诘问：散文诗和自由体诗是什么玩意儿？它们应当如何写？那么，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它们的诗意是不言自明的。给予我美感——我不能准确地给其下定义——的是史诗，而把这美感写成诗还是散文，这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1939年

（倪培耕　译）

文学的职责 213

警察局局长的儿子、商人的儿子和王子出来寻找公主。实际上，三种类型的理智从三条道路寻找真实。

警察局局长的儿子只具有盘问的侦察理智，他千方百计地探寻到公主的踪迹。他从她的外貌判断她身体的本质，从她的品行考察她心灵的本质。但在这个本质的区域里她的价值与世上所有姑娘一样，在收拾干牛粪饼的姑娘与公主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这儿，警察局局长的儿子用哲学和科学的眼光观察她，这眼光中绝没有情味感受的力量，只有对问题的好奇心。

而有人从另一角度来看，公主却是个女仆，她烹调、设席、纺纱、织花布。这里，商人的儿子用那没有情味、没有询问、只有计算利润的眼光去瞧她。

王子不是科学家，在经济学的考试中也落第，但他度过了二十四个岁月，经历了人生竞技场上的考验。他不是为科学、为财富，而是为公主，通过了艰难的道路。显然，公主的位置不是在实验室、商业市场，而是在心灵的那个春光明媚的世界里。那儿，鲜花盛开在诗歌的如意树上。文学艺术和情味艺术表现着无法被通晓的、无法决定其名字的、在世俗交易中没有任何价格的、只能聚精会神地被体验的事物。任何通情达理的人不会去推撞这个艺术世界所表达的女神，并责问道："你干吗？"而是说："你就是我心爱的。"王子也在公主的耳旁说着同样一句话。沙杰汗王就为了说这句话，叫人建造了泰姬陵。

她的名字也可能在有限范围内传下来，但在有限之外的、无法抓住和触碰的东西，我们通过理智是得不到的，只有在感觉的深处才能获得。关于梵天，《奥义书》写道："既不能在心灵里，又不能在诺言中得到梵天，只有在快感中能得到，那时任何忧虑都烟消云散。"我们这个感觉的饥渴就是心灵的饥渴，心灵从这感觉中认识自己。只有通过在文学和艺术上占有席位的那种爱，那种专注，那种观察，这个感觉的渴望才

能满足。

我们在办公室里，完全能够捕捉住由墙围困住的一片天空。它可以根据克达和比卡 [214] 进行买卖，也可以被出租。但是它的外面，不可分割的天空里，有着星星的集会。它的无限性的快感，只存在于我的感受里。对于生命的游戏来说，那个狭隘的天空已是足够的了。大地内部的蛆虫证明了这点。世上也有人的蛆虫——天空的吝啬性不讨厌它。在利益世界之外，不展翅飞翔就无法生存的那颗心早已死亡。看到对那心灵已经死亡的人的鬼魂的赞美，诗人害怕了，求援于吉杜拉嫩 [215] 说：

不能忍受对缺乏情味的人谈诗的命运。

但是，故事中的王子的心灵是充满活力的。因而，王子在公主身上，看到了存在于像永恒蜡烛那样熠熠发亮的星空里所难以表达的美。他就是基于这种感受来对待公主的。别人的对待是另一种类型的。坠入情网之后，公主的心根据某首诗歌的韵律单位而颤动着——为了测定这首诗歌的韵律单位，由于科学的缺乏，即使用铁桶当量器，他也不会感到任何难堪。然而，商人的儿子把公主亲手从牛奶中提炼出的黄油装满在四方形的铁桶里，发往市场，随后感到心满意足。但如果王子从睡梦中得到为公主制作铁的手镯的暗示，那他肯定会忙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一睡醒，如果得不到金子，他一定会为寻找金香木 [216] 花而出走。从中可以明白，为什么把文学称为比喻学，在表达那种情感、精神时，比喻自己会涌现出来。用争辩是无法表达它的，这就是文学自己的特性。

比喻就是最高级的优美形象。母亲在婴儿身上获得了最高的情味感受，她在衣饰里和孩子身上表达自己那种感受。我们在受需要束缚的有限里看待仆人，他的价值由于受约束的工资才能得到体现，我们只有在无限中才能见到朋友。正因为如此，比喻在我们的语言里、嗓音里、欢笑里、活动里自个儿觉醒起来。在文学里用比喻语言来描述这位朋友，在那语言的暗示的铿锵声中响起“足够”，也就是“现在已足够啦”——这比喻的词句实际上就是“情味的句子”。

我们把英语中的“real”称为现实或有意义的。“普通的真实”是一个东西，“有意义的真实”又是一个东西。在“普通的真实”里完全没有修饰，而在“有意义的真实”里有着我们的选择。人们可以在“普通的真实”的屋内相遇，但真实的人“在百万人中也遇不到一个”。当在怜悯感情的冲动下的瓦尔米基从口中吐出诗的韵律时，他为了使那韵律受到赞美，到那罗陀大仙处探求一个真实的人。不能因为韵律是比喻的，真实便难以达到。但是倘若我们的心在其中得不到意义，那么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不真实。由于在诗人的心中、雕塑家的心中，真实感的疆域是异常宽广的，所以他们能够把真实的有意义的形式放大之后显示出来。我们在某个东西内部所看到的完整东西就是有意义的东西。一只手镯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一首诗对我们来说却是有着确定意义的。脚镯套在脚上，使我们难以忘怀；沙子掺入眼里，不得不去请医生来清除；什么东

西掉在吃的东西里，牙齿咀嚼时就要嘎吱嘎吱响。尽管如此，对我们来说，它们没有真实的完整性。虽然“韵文”没有用胳膊推撞我们，然而我们完整的心超越自己，欣然地接受了它。

有人把我们进行选择的心的美德介绍给别人。在萨希吉树的花里不缺乏美，然而在读持国的灌顶礼的咒文 [217] 时，诗人连萨希吉之花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它是我们可食用的东西——由于这种庸俗性，萨希吉在诗人面前失掉了自己花的真实性。紫铆花、茄子花、南瓜花等一切花都被拒之于诗歌门外，低垂着脑袋站着，只有厨房维护它们的尊严。不说诗人的事——诗人的女人也在为鬓发上插上萨希吉之花而感到踌躇。紫铆花环缠盘在她的发髻上不会有任何损害，但它无法进入她的心坎里。茉莉花和特卡尔花香味不浓，然而比喻的领域为它们敞开着大门，因为肚子的饥饿无法夺走它们。如果樱桃当作蔬菜食用，那么它作为对美女的嘴唇的比喻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亚麻花和芥子花千姿百态，然而由于它们最大限度涌入市场，诗人的想象不想回答它们的温柔问候。月季花和石榴花在形状特点方面没有任何差异，然而在诗行里，一个高贵特性丧失了，因为石榴花由于人们对食物的贪婪而被玷污了。具有勇敢气质的诗人在美的世界里是不顾及等级差别的。所以在迦梨陀娑的诗歌里黑色的琼布树归入黑檀树一类，欢迎着雨季。在诗歌里，由于在吉日良辰里通晓情味大神的考虑，杧果的蓓蕾在爱情的相思树上得到了位置。也许天堂不缺乏甘露，所以大神不贪求杧果。鱼儿在清澈的水中的浮泳和嬉戏的美，不逊于鸟儿在海阔天空中飞翔的美，但一提到鱼的名字，“肉食读者可不要在刹那间产生品尝鱼味的感觉”。鉴于这种害怕，它即使束缚在韵律约束中，要到达诗歌的彼岸也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派不到任何用处，所以鳄鱼被得救。女神把它投入水中，不会损害自己的骄傲。人们在选择描写对象时，不会把鱼的名字挂在嘴上。因此也不能责难女神由于鳄鱼的脊背上没有立足之地，或它的筋骨里缺乏力量，而不选择它。因为当艺术女神选择荷花作为自己的坐垫时，她也不会留意荷花的纤弱。

在这方面对于绘画艺术来说是容易做到的。在描绘光秃的阿鲁依树的图画里，画家的笔是不会困窘的，但是在描绘森林的光彩时，诗歌要提到光秃的阿鲁依树是困难的。我自己不是属于把人物划分类型的诗人，然而，在心中所产生的小竹林的具体形象还得以“竹林”来加以概括，进入每一活动中的感情与词汇结合着。正因为如此，我在诗歌中用古尔吉花的名称时感到有些困窘，但是在画它时，画家的笔是不会受到凌辱的。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有加以说明的必要，在欧洲诗人心里对有关词的“禁忌”习惯不是那么厉害。在他们看来，与名称相比较，事物的价值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在诗歌创作里运用名称和我们相比，他们遇到的阻力较少。

也有可能，我们想派用场的东西，看不到它的真实形式。它的真实本质由于实用阴影的遮盖而被隐匿起来。家庭主妇每天不得不动用储藏

室和厨房，但她努力使它们躲开世人们的眼目。没有客厅也能做事，然而那种木屋里要有一应俱全的家具什物，要有精心的装饰。家庭的主人就在那家庭里，挂起画，铺展地毯。他在这上面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特地选择了那样的家，想通过它使大家认识他自己的个性。“他吃或收拾食物”——这件事就使他丧失了个人本质的存在意义。他的骄傲带有一个特殊性，他用自己的客厅证明它，所以他绞尽脑汁装饰自己的客厅。

在生命的本质方面，人和畜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在两者的自然本质里自卫和保卫家族的倾向同样是强烈的。然而人没有在这种倾向中感受到自己人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不管对食物的渴望和享受是多么强烈，多么宽广，在文学和其他艺术中除了讽刺之外是无法用恭敬的态度来接受它的。人的食欲确实是一个强大的真实，但不是有意义的真实。人在自己艺术世界的神殿里是不会给满足食欲的事以位置的。

男女青年完全摆脱满足食欲的生活琐事，而在高雅的房间里幽会。因为心灵的相会与那种幽会保持着深刻的联系。从生活本质的基本实用观点看，它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人的生活中看，它把“主要”抛得远远的。爱情的结合用深刻的觉悟的光芒把我们内心和外貌照得通明。在保卫家族的主要本质里没有那种光芒，因此，它只在生理科学的范围里获得了主要位置。把男女心灵相会从自然的最后需要中分离出来，我们就在自己的特殊性里见到了它。正因为如此，它在诗歌和其他一切形式的艺术里取得了席位。

在人的观点里性交的巨大意义不在于“生育”意义上，因为在生育意义上的人是畜生。性交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爱情以及在那里他们是人。然而，性交的生活本质和人的心灵本质经常在有限领域内争吵着。

在文学领域里，对自己提出了征收全部钱粮税的控告之后，畜生和人才手挽着手一块儿前进。在现代文学里，民事法庭和刑事法庭一直为此开庭审理。

上面所应用的“畜生”这个词不是基于道德好坏的考虑，而是出于人的自我感受的特别意义考虑。科学家说：“保卫家族是畜生的职责，它在人的人性里也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然而，这纯粹是科学的事，它在人的知识和活动里有着价值，但在有情味感觉的文学和艺术那儿，这个理论是没有位置的。“悉多早就应该在无忧树林里患上不治之症的疟疾。”这是科学的语言。这句话在世上是有影响的，但在诗歌里情况就不是这样。这句话也会存在于社会的纪律中。在文学中产生有关性交问题的争论，从社会利益的考虑是不能解决这种争论的，只有从艺术情味方面才能获得它的解决。也就是说，性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218]，人把其中一个意义装饰之后想赋予以永恒时代的骄傲，这件事是值得探索的。

在这中间，某个时代里由于种种外部因素，有一种特殊冲动异常强烈，那种冲动控制了文学领域，战胜了它的自然本质。在欧洲第一次大战时，对战争的不安感在诗歌中骚动着，当时，那种骚动的大部分没有

能成为文学的永恒内容，眼看着它渐渐销声匿迹。在英国，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宗教时代之后，当品格堕落时刻来到时，那里的文学太阳也被自己玷污的文章遮掩住。但是文学的太阳的黑斑不是永恒的，那黑斑尽管有很大的面积，太阳光芒的形象每一时刻都在反抗着它。尽管它在太阳的存在里没有意义，但它的意义存在于光芒里。

中世纪某个时刻，欧洲经典统治风行一时。那时，那个统治击败了科学的“地球绕着太阳运行”的说法，人自己封住自己的嘴巴。在科学领域内，他不敢承认科学的权威，不敢承认科学的王位在宗教王国的界限之外。但是，今天出现了与它相反的环境，今天科学十分强大起来，现在它不想承认自己的界限，它的影响在人心的所有部分里派遣自己的使者。它佩戴了新力量的勋章，步入没有控制的领域里，丝毫不感到困窘。

科学实际上是个人本性被剥夺的东西，它的本质就是在真实关系中不偏不倚的好奇性。这好奇性的篱笆也逐渐地把印度文学围困起来。但是，文学的特殊性就是它的偏袒本质，文学的语言是有选择的，而科学的缺乏深思熟虑的好奇性为击败文学那种“选择”的天性而戒备着。在当前欧洲文学里流行着一种纯粹性交的描写，它的主要鼓舞力量是“科学”的好奇。它也曾经成为王权复辟时代里的一种贪欲，但正如那时代的贪欲的冲动永远也得不到文学王国的礼物一样，今天科学惊奇的渴望也永远不能留在文学里。

在我国的某个时代，当城市生活十分成熟时，帕勒特·钱德拉的《维德雅与松德尔的故事》[219]就受到十分推崇，这种巨大气息也存在于默登·莫哈那[220]的《判断修辞学》里。那个时代城市文学显示着这种形式主义的优势[221]，即使那些陶醉于这里面的人也不能想象：那个时代文学的富有情趣的炊烟不仅是主要的和稳定的东西，而且它的火苗也是真实的东西。但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文学的身体所沾上的污泥印记，没有成为它的肤色，如今在时代的源流里它的印记已荡然无存。记得在伊希沃尔·钱德拉·古普特[222]写有关山羊诗歌的那天，在英帝国的“奇特的加尔各答城”的老爷讨论会上响起了对他难以想象的赞扬声。今天读者自然而然不会使它在诗歌行列中占有席位——这不是出于反对过大食欲的毫无顾忌的思想，而是因为在今日读者的眼光里强烈食欲的连城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当前有一种崇洋媚外的败坏名誉的现象，出现在我们文学里。这里，一些先生把它理解为永恒的东西。他们恰恰遗忘了：大凡永恒的东西，不能完全排斥往昔的传统。往昔的荣誉在人的情味感受里是永恒存在的，往昔的崇高性在情味领域里也是永恒的。今天有人陶醉于科学的民主，大张旗鼓地宣称：“这种荣誉是软弱无力的，而缺乏思想的毫无廉耻性才是艺术的男子气概。”

在洒红节[223]的日子里，加尔各答的一条主要街道上，我们看到用破布裹着和溅满污泥的现代性的一个例证。在这里没有涂的红粉，没有

洒的红粉，没有喷雾器，没有歌唱和演奏。他们用潮湿的长长的破布裹着马路上的肮脏垃圾，相互狂叫着，把它投到对方身上，而所有人把那种疯狂性看作春天的欢乐，相互弄脏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不是用红粉相互着色，从中获得欢愉。人的心灵在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出如此不可避免的恶劣的狂热，那倒也不是。所以，社会心理学应该认真地考虑它的活动。但是人的情味感受应是那个节日的艺术源泉。那里如果把所有人弄脏说成是“表达快感”，那么把残酷的心说成荒唐，灾祸就接踵而来，而说成不真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许多人对有关在文学情味的洒红节里出现污泥一事提出问题：“它难道在真实里没有任何地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节日里，当洒红节的骚乱者像醉鬼一样，随着小鼓和钹一次次重复的调子，向受苦受难的天堂进犯时，痛苦的个人提出“这个是否真实”的问题就显得多余了，现实问题应该是：“这是否是享受？”我们认为，在自我陶醉的惊奇里存在着一个类型的狂热，在声音不倦的颤动里有一股巨大力量，但如果把缺乏甜柔的那种粗野的无教养性认为是力量的象征，那么也应该承认：角斗士的暴虐也是适合于赞美的。但上帝保佑！这个男子气概只能是短暂的过路货，绝不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东西。

在本文结束时应该强调指出：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由于科学不可阻挡的影响，毫无廉耻的惊奇倾向采用难降的形象，坚持要有夺取文学女神衣饰的权力，那么那个国家文学可以求援于科学，为压迫者辩白。如果科学没有权力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部与外界、理智与实践的任何地方，那么那个国家的文学向谁求援，消除借来的虚伪的厚颜无耻呢？如果在印度洋彼岸提出问题：“在你们的文学里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混乱？”那时将得到回答：“喧嚣混乱是不符合文学利益的，而是符合市场利益的。市场到处包围着呢！”但是如果在印度洋此岸问道，那将得到回答：“市场在这里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喧嚣是很大的，这就是现代文学的一种英勇气概！”

（倪培耕　译）

生活的回忆（自我的图画）

倪培耕　译

生活的回忆

无法知晓，谁在回忆的画板上，勾勒着生活的图画，但不管谁在画，他所画的毕竟是一幅图画。换言之，他不会手握剪子，坐着不动，亦步亦趋，摹绘所发生的事；他会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天晓得剪裁掉什么，增添着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前面的东西挪到后面去，把后面的东西放置到前面去。实际上，他的工作就是绘画，而不是在书写历史。

这样，事情的潮流在生活的表层上流动着，与此同时，内心的图画总被描摹着。两者肯定有吻合，有联系，但两者绝不是同一的东西。

我们没有工夫，仔细地观察自己内心的画室，我们偶尔在它的某个部分，匆匆投上一瞥，而它的大部分却坠入黑暗之中，滞留在人们察看不到的地方。

那些画家为何总在忙碌且不懈地作画，他何时完成绘画，那些画作又将挂在哪家画廊展出，谁能如数家珍说清呢！

若干年前的某天，有人问起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往事。我为获取这方面的材料，走进自己的那间画室。我原以为，从生活事件里采撷一些平凡素材，就可心满意足地回转，但当一打开门扇，我发现，生活的回忆不是“生活的历史”，它倒是某位不知姓甚名谁的画家的亲手创作。那里，到处涂抹的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它们不是生活外表的五光十色的反映——那些颜色出自画家自己心灵宝库，他用自己的情味调和着那些颜色——所以，画板上落上的印记，绝不能当作法庭上的证词。

在这座记忆的仓库里，收集绝顶真实的历史的尝试，恐怕会落空，但观赏图画却是一种陶醉。这种陶醉时时困扰着我。

旅人在道上行走，抑或在路旁凉亭憩息，那个道路或凉亭对旅人来说构不成一幅诱人的图画，而它们对他是绝对需要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当这种需要消失，当旅者穿越了小道或凉亭，它们就成为图画突现着，当生活旅途的清晨，人们穿越城镇、原野、河川、山麓，晌午潜入驿舍之前，回眸眺望，逝去的这一切景致在临近黄昏的余晖下，成为一幅幅画突现着。

一旦获有回眸观赏图画的机缘，就应细细观赏玩味，心灵就会沉醉于那一幅幅画中。

心灵所产生的兴趣，仅仅因着对自己生活往事的自然流露的喜爱情感而被激发的吗？当然。没有这种喜爱情感，兴趣也无法盎然。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图画也有其自身存在的一种诱人的魅力。在《后罗摩传》[224]的第一幕里，为取悦悉多，罗什曼取来一些与悉多生活相关的画，放在悉多与罗摩面前。这些画品之所以迷人，并不是取决于这些画的完全真实性。

我这“生活的回忆”里，没有值得永远保持回忆的东西，但文学并不局限于录下的材料的范围。那些自己感到美妙的内容，也一定会成为别人同样感觉的东西。我置信，人们肯定会这样估价它的。

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以图画形式所显示的内容，也可用语言来描摹，它理应在文学殿堂里占有一定的位置。我这些回忆图画定会成为文学材料。但若把它视为“笔录生活传记的尝试”，那就铸成大错了。假如从这个角度去看，这种笔录将会被证明是无用的，不完整的。

教育的开始

我们三个男孩[225]一块长大，我的两个同伴都比我大两岁。他们从师受业时，我的教育也开始了。但我依稀记不起学过什么东西。

我只记得，“雨儿淅沥着，叶儿晃动着”[226]。那时，我刚刚从“Kara”“Khala”等双音词的拼写法的风暴里走出来，靠上了岸。那天，我读着“雨儿淅沥着，叶儿晃动着”，这就是我生活里接触的最早的诗人的第一首诗。当今天回忆起那日的欢乐，我领悟到诗歌为什么要“押韵”。就因为有了韵律，话语结束了，却没有终止；诗歌背诵过了，它的余音绕梁，三日不止。耳朵和心灵带着韵律，相互间戏谑着。这样，辗转了大半人生，在我整个的意识中，那天的雨儿不停地淅沥着，叶儿不止地颤动着。

在我童年时期还有一件事情，牢记在我心上。

我们家有一位名叫盖什拉·穆卡尔吉的老会计，他好像是我们家里人似的，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家。他同谁都开玩笑，经常用嘲弄取笑使新近来到我府上的诸亲好友，往往处于尴尬境地。“甚至死后，他幽默诙谐的性情都不会失却。”——人们一直这样传闻着。有段时期，我家大人们玩扶乩，试图与阴曹地府谋取联系。一日，大伙发现，乩笔一次写出盖什拉·穆卡尔吉的姓名。于是，人们问他：“你在那儿的生活情况究竟怎样？”他答道：“我死后才能知晓的事，你们不死一趟，就想不费吹灰之力获悉？简直白日做梦！”

就是这位盖什拉·穆卡尔吉，在我童年时期，为博取我的欢心，叽里

咕噜背诵了一首自己胡诌的押韵长诗。那首歪诗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歪诗极其光彩地渲染了与即将降临的女主人公幽会的希冀。坐在人间天堂宝座的倾国倾城相貌的新娘，以其光艳照亮了未来命运的怀抱——听着听着，我心驰神往，不由自主。她从头到脚佩戴着价值连城的首饰，空前绝后的盛大奢华的婚礼，大人们听了这一切栩栩如生的描摹，也会心旌摇曳、晕头转向的。然而，孩子心醉神迷的是，因着闪现在他眼前的光怪陆离的令人惊叹的欢乐形象的图画和说得飞快的毫无拘束的字音的华丽和节奏的摇晃。

孩提时期两段文学情味的享受，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还有一个记忆难以忘怀，“雨水淅沥下，河水涨上岸……”227 这首诗犹如童年时期的《云使》228 。

这之后，我记得的是上学的情景。一天，我看到，我哥哥和比我年纪稍大的外甥萨底耶·普拉萨德两人去上学，但因我年龄小，不够上学的资格。除了大声哭闹，宣扬自己的能力外，我手里不握有其他法宝。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坐过车子，也没出过家门。这样，萨底耶·普拉萨德每每放学回家，就以极其夸张的渲染，绘声绘色地描绘他在上学路上所经历的惊险故事。我听后心旌摇曳，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并为出家门而哭闹不辍。我的家庭教师以有力的震响耳光，粉碎了我的幻想，说了一段深奥的话：“你现在吵着去上学，终有一天，你会为不想去上学而哭得比现在还凶呢！”那位教师的尊姓大名，脾气习性，相貌外表，我如今一点儿也记不起了。但那天，这段至理的话语和震响的耳光的记忆，在我心底里怎么也抹不掉。在我生涯中还没有哪天听到过那般真实的预言。

哭闹的力量，终于使我在不到上学年龄时，步入了东方学校。在那儿，我记不得受到了什么教育，但我对那儿的统治制度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背诵不出课文，学生被罚站在长凳上，双手伸直，掌心向上，班上的几块石板叠放在手心上。这种吸收知识的学习，能否从外表深入到内心，这有待于心理学家的探讨。

这样，十分年幼时，我的学校教育就开始了。而我文学的登堂入室的渊源则是流行于仆人圈子里的书籍，主要有《恰利卡耶歌集》的孟加拉译本和卡勒迪瓦斯 229 的《罗摩衍那》。阅读《罗摩衍那》的情景，在我心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那天，阴云密布。我在外面屋子的临街长廊里玩耍。记不得什么缘故，萨底耶·普拉萨德为了吓唬我，突然喊起：“警察，警察！”我对警察的职责，有个大致朦胧的认识。我知道，什么罪人落到警察手里，正如鳄鱼用自己的锯齿般的牙齿吞噬着猎物，潜入深水，不见踪影一样，警察抓住可怜人，送往深不可测的警察局，这是警察不言而喻的天职。

无辜的孩子怎能逃脱掉这无情凶残的专制惩罚呢？我简直一筹莫展，只得径直逃往内院。我禁不住害怕，仿佛警察正紧紧尾随我而来。我整个心战栗不已。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母亲跟前，诉说了自己行将遭

受临头大祸的情况，而我母亲无动于衷，脸上看不到任何焦虑的影儿。但我断定，出去无疑会遭受灭顶的祸殃。

外祖母是我母亲的婶母，她不间断阅读着卡勒迪瓦斯著的《罗摩衍那》。我捧起那本封面已经折角的、脏兮兮的书，坐在母亲的房间的门槛上，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

面前，四合的回廊，围着内院；午后，阴霾天空中透出的暗弱光线，落在回廊里。《罗摩衍那》中一则令人悲恸的描绘，使我伤心落泪，外祖母发现，强制地从我手中夺去了这本书。

家里和家外

我童年时代，几乎没有奢侈享受的安排。大体说来，那时的生活旅程比现在简朴得多。当今时代的人若见到那时代有教养社会维护尊严的生活资料，他将会害羞得不敢承认自己与那时代的关系——这就是那时代的特点。尤其，在我们家里不会出现对孩子特殊照料的喧嚷。其实，宠爱对监护者是一种欢愉的举止，而对孩子来说，再没有比此举更倒霉的了。

我们完全处在仆人的统治管辖下。那些仆人为了图省事，减轻自己的职责，一股劲儿阻止我们的自由活动。不管那种管束是多么严酷，不娇生惯养亦是一种特殊的自由。由此，我们的心灵获得了一种解放。我们的心灵没有受到从四面八方袭来的娇生惯养、奢侈、盛饰的迷惑，心境始终是清明的。

我们从没有享受过我们所期盼的美味佳肴，穿着朴素普通。倘若在现代孩子面前开出那些清单，他们定会怀疑，我们贵族的遗风和尊严是否已经荡然无存了。十岁之前，从未有哪一天，为某种目的穿过袜子。冬日里，我们穿一件白色的印度衬衣，外加一件白色的外褂，就足矣了。从来没有为此归罪于命运，抑或觉得寒酸，只有当我家的老裁缝尼亚玛特掉以轻心，认为没有必要在我们衬衣或外褂上做上口袋时，我们才表示遗憾。因为，只要孩子不是出生在一贫如洗的家庭里，他们的口袋总会装有一些值几枚铜板的东西。由于上帝的慈悲，贫富之家关于孩子财富的分配，不存在多大悬殊的差别。我们有可穿上脚的拖鞋，但只要我们光着脚，拖鞋也许永远不会停留在原处。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把拖鞋扔到前面去，如此运输，鞋子行走远比脚行走得多。这样，对制造拖鞋的目的来说，它每一步都是徒劳的。

我们长辈的衣食起居，娱乐闲谈，都与我们相距十万八千里。我们偶然见到它们的影儿，但永远也达不到。现在的孩子把大人变得“低贱”，他们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阻碍，他们不张口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切，而我们不容易得到任何一件东西。不论它是何等低贱，对我们都是稀罕的。我们有时把它托付给遥远的未来之手，希望长大后某个时刻将

得到它。这样做的结果是，当得到极其寒酸的东西，我们定会汲干它的全部汁液，换言之，从皮到核一点儿也不浪费。我看到，现代的孩子太容易获得心想的东西。一旦获得果子，往往啃了一半就扔掉了。他们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挥霍中毁掉了。

仆人们居住在外面屋宇二层的东南一隅的小屋内。我们就在这些仆人之间打发着日子。

我们有一位仆人，名叫夏玛。他肤色黝黑，身材圆胖，鬈发拖长，是从库鲁地区来的。他把我安顿在屋内一个指定的地方，用粉笔在我四周画了一个圆圈，装出一副严肃的脸相，竖起食指警告我："不许越出圆圈一步，不然灾祸临头！"我不太明白，灾祸究竟是物质的，还是超自然的。但是，一种可怕的忧虑笼罩着我的心。我读过《罗摩衍那》，知道悉多越出罗什曼所画的圆圈遭受的苦难。所以，我不敢不信地把这个圆圈当作笑料抹掉。

窗下，有一个有着坚实岸埠的池塘，池塘东面紧挨着院墙，有一棵偌大的中国榕树，南面椰树成林。关在圆圈里的囚徒——我，一打开百叶窗，整日像看图画书似的凝视着池塘，打发着日子。

从大清早起，左邻右舍就到这个池塘洗澡，洗完澡一一离去。我能准确晓得，谁什么时候来洗澡，我熟悉每人洗澡的姿势：有的用手指堵住耳朵，三番五次迅疾沉到水底，呛几口水，露出了水面，随即离去；有的不敢贸然下水，只一次次把毛巾浸湿，然后，把毛巾里的水拧在头上；有的用双手臂飞快地拨开水面上的脏东西，猛然扎进水中；有的从高高的台阶上，不做准备活动，扑通一声，跃入水中；有的从台阶一步步走入水中，一口气念着几行晨经；有的匆匆忙忙，洗一下就急于返回家；有的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沐浴，用毛巾擦身，搓洗换下的衣服，慢吞吞地整理腰带的褶子，然后在小花园里采摘几朵花儿，踩着欢愉、陶醉的碎步赶回家，他沐浴后那柔和滑润的身子，在空气里散发着清新爽快的气息。就这样，晌午悄悄地过去了，时钟指针指向一点光景。水塘的岸埠渐渐空寂起来，只有鹅鸭整日在河里凫游，寻觅小小水蛹，吞食着或用喙忙碌地、不停地整理它们的羽毛。

水塘寂静之后，我整个心灵被榕树底部的影儿吸引住了。许多细根悬挂在它树干四周，形成一个黑暗纠结的盘曲。仿佛宇宙的法则在变幻莫测的诡计里，在世界神秘的角隅里，迷惑得晕头转向；仿佛梦幻时代的虚无缥缈的王国，躲开了造物主的监视目光，如今进入了白日的光明之中。我用心灵的目光所看到的一切，以及人们用什么方式所进行的活动，今天我不可能用清晰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我有一天对榕树写道：

啊，古老的榕树，你头顶王冠，

绕缠的细根从你头上垂挂下来；

你还记得我来到你的影圈里玩耍，

你是那么崇高伟岸，我是那么瘦小细弱！

但可惜得很，那棵榕树如今已不复存在，那座照着上帝统治者的镜子的水池如今也荡然无存。那些来沐浴的多数人也随着榕树影儿的消失而模糊了，那个孩子如今长大成人了，他在自己周围形形色色的须根垂挂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盘曲里，计算着吉祥与凶卜日子的阳光与阴影。

我们是被禁止走出家门的，甚至在家宅内，我们心仪的地方都不能自由走动。所以，我们只能在掩藏里偷偷窥看宇宙自然。那个名叫“外面”的无限的东西，对我来说已逝去了，但它的形象、情味、话语、芳香，穿过门扇窗扇的种种隙缝，不时抚触我。它仿佛企图穿过枝条的帷幔，用各种各样的暗示与我戏谑玩耍。它是自由的，我是被囚禁的——没有法子可以相遇，因而爱的诱惑总是那么强烈。今日，那道粉笔的线条已被擦掉，但那个禁圈依然存在。遥远的依然是遥远，外面的依然是在外面。现在，我想起我长大以后所写的一首诗：

家豢的鸟儿在笼里，林飞的鸟儿在林中。

一天，它们不期而遇，怀着不同心境。

林中的鸟儿叫着说：“笼中的鸟儿，

听着，你跟我一块飞回林子，让

笼子空着。”

笼中的鸟儿低声说：“林中的鸟儿，

听着，你也来吧，飞回笼里，两

颗心交谈。”

“我为什么要陷入囚禁中！”林中鸟儿答道。

笼中鸟儿沮丧着，内心哭泣着：

“让我抛弃金屋，迷途林中！”

家豢的鸟儿在笼里，林飞的鸟儿在林中。

我们里屋屋顶凉台的矮墙，比我额头还高出一截。当我稍许长大了些，仆人的专制统治松懈了些，尤其新媳妇来我家时，我作为她休闲时的伙伴，从她那儿获得了爱护和支持，我终于在一些日子的晌午，能去屋顶的凉台。那时，家里人用过了午餐，从家务中获得了歇息，内院沉浸于宁静之中，沐浴时弄湿的纱丽搭在屋顶柱带上晒着；乌鸦在院子的

垃圾堆上啄取残食；笼中鸟儿透过矮墙的缝隙，同林中的鸟儿，喙对喙，亲昵地攀谈着。

我久久伫立，凝望着自己屋宇围墙内的花园、耸立在它周围的椰子树丛。穿过这些树丛，瞥见“信园”住宅区的一座水池，水池岸旁是一所为我家送牛奶的牧女达拉的牛舍。再往远处眺望，和树梢交错在一起的，加尔各答市廛街区的不同样式、不同院落群的鳞次栉比的屋顶凉台，随着正午阳光的灿然，融化到东方地平线的发蓝的色里；带有楼梯的尖塔昂起头，耸立在遥远的楼群屋顶上，仿佛它们竖起食指，眨着眼睛，企图向我暗示，阐释着自己里面的秘密，又仿佛乞丐站在皇宫院墙外，幻想着皇宫金库里关闭的箱子里藏着稀世的珍珠宝石。我无法说清，我是否也像乞丐一样，像那些陌生的屋宇一样，妄想窥探自由的宝库。头上天空的阳光，灼热炙人；从天际最深远处，一只鸢鸟细微的鸣叫，不断传到我耳际；从紧邻“信园”小巷的、沉浸于午睡休息中的屋宇里走来的小贩，用自己特殊的叫卖声喊着：“谁买手镯，手镯！谁买玩具，玩具！”一面叫卖着，一面行走着。此时此刻，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凉袭上我心头。

我父亲经常在外漫游，很少蛰居在家。他三层楼上的屋舍经常被关闭着。我常把手伸进百叶窗内，弄开门闩，打开房门。我溜进屋，躺在安置南端的沙发上，闭目养神，静静地打发着晌午时辰。一则这屋舍是经常关闭着的，一则又是“禁止入内”的，所以，那屋舍里仿佛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浓厚气息。烈日照射在屋宇前的阒无一人的屋顶凉台上——由此，一种莫名的悲凉又袭上我心头。除此之外，也存有一种魅力诱惑着我的心。

那时，城里安装起新的自来水管。它似乎对城里所有住宅区一视同仁，慷慨应允，因而城里南部和北部也享受着它赐予的利益。自来水管把水直送三层我父亲的沐浴室，我打开淋浴的水龙头，不适时地尽情洗澡，清除心中的期待。我那种沐浴不是为了舒服，仅仅为了打开愿望的缰绳，任凭愿望驰骋。一面是欢悦的自由，一面是束缚的恐惧，两者相合成的“自来水”，欢愉且震颤地流向我的心田。

对我来说，与外界的接触是那么艰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是那么容易感受到与外界接触的快乐。当物质异常丰裕时，心思就会懒散，人就会把一切都托付给外界，坐享其成，他就会忘记，在享受的筵席里，与外界相比内心的祈愿更为重要。这就是童年时期给人的最首要的教训。那时，他手里铜钱少得可怜，但为了获得欢乐，他不需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今世上，不幸儿童随时可获得大量玩具，然而，孩子的自然游戏就化为乌有了。

我们楼房院墙内有一座花园，不过，它被称为花园，委实有些夸张了。一棵香橼树，一棵枣树，一棵英国柠檬树，一行椰子树，这就是花园的主要植物。花园中间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圆坛，形形色色的杂草和灌木非法侵入它的裂缝里，插上自己胜利的旗帜，那些花苗没有埋怨园丁

的轻视，竭尽自己的力量，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花园北角上有一个打谷屋，内院的人也经常为家务事去那儿聚集。在加尔各答，谁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个打谷屋不知何时何日承认自己农村生活的彻底失败，羞愧地蒙着脸悄悄地溜走了。

倘若有人断言，人类之初的亚当的伊甸园胜过我们这座花园的装缀一筹，我至少不会甘心置信。因为，人类之初的伊甸园是没有遮掩的，赤裸裸的，它没有用人为的安排来掩饰自己。只有品尝了“知识果”之后，人类才会需要收拾打扮，而且这种需要与日俱增，这种持久增长直到人类不全部占有那个果实是不会罢手的。家庭的花园犹如伊甸园那般的乐园，它对我来说是够心满意足了。我清晰地记得，秋日黎明，一睁开惺忪睡眼，我就拔腿跑向那座花园。一钻进花园，一阵被朝露浸湿的花木草叶的令人愉悦的香气，扑鼻向我袭来；清晨带着温柔鲜亮的阳光，在花园东墙上，椰树的颤动叶子之间，伸出自己的脸庞，向我窥视。

我们楼宇北端，还有一块空地，我们至今还称它为“园仓”。这个名字表示着，某一久远年代，那儿是一座谷仓，储藏着全年的粮食。那时，城市和农村，像襁褓中的兄弟姐妹一样，显示大致一样的面孔，现在要寻觅那种兄妹之间的和谐关系，是比较困难的了。

我一获假日休闲的机会，就去那“园仓”，在那里我流连忘返。说我“到那里去玩玩”，或许不十分正确，与游玩相比，那个地方更吸引我的是什么，我一时真无法说清。兴许坐落在家中的一个角落里的荒无人迹之地，对我有一种神秘莫测的魅力。它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进入实用范围，是完全属于楼宇之外的，日常实用的标签不会贴在上面，它是块既无用又无修饰的不毛之地——谁都没有在那儿种上什么，连一棵枣树也没栽上。所以，在这块荒芜之地上，孩子的心可依据自己的意愿，不受阻碍地任凭想象，自由驰骋。只要哪一天，我设法逃过监护人专制统治的一瞬空闲儿，就来这儿，我会觉得，那天就是一个“假日”了。

除这个“园仓”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我今天已无法找到它的踪迹。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游戏女伴 230 称它为“皇宫”。我经常从她嘴里听到：“今天，我要去那儿。”但我一天也没有获得这般好运：我也能随她一块去观赏游玩。那边恐怕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那儿的游戏兴许是无比美妙，令人欢愉的。我仿佛觉得，它近在咫尺，坐落在一层楼或二层楼某个角落，然而，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抵达那儿。我曾多次向那位女伴试探问道：“难道皇宫坐落在我们楼宇外面？”但是，她始终如一道：“不，它就在这座楼宇里。”我坠入大惑不解的惊奇之中，苦苦寻思：“所有房间，我都察看过，那间我心仪的屋子，究竟在哪儿？”不过，我从没有问她，国王是谁。至今，我也无法获得关于这个王国的任何信息。我仅仅晓得，那座“皇宫”确实坐落在我们楼宇里。

当我转向我的童年时代张望，觉得世界和生活充满着神秘。到处潜

伏着梦想不到的奇迹，每日在心里浮起疑团——它何时显示自己，何时能触及它？自然仿佛攥紧着拳头，笑着问道：“你猜猜我手心里握有什么？”我们无法确切猜出，因为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南端廊厅的一个角落，播上了番荔枝的种子，我每天用水浇灌它。那么小小的种子竟会长大成树，想到这点，心里不由产生一种巨大的惊奇和热望。现在，番荔枝的种子长出幼苗，但如今伴随它幼苗茁壮成长的内心惊奇的幼苗就不存在了。这不是番荔枝种子的过错，而是心灵的过错。

有一次，我们从古朗兄长的花园的假山里，偷运来石头，在我们书房一角筑起一座假山，在上面种上花木。我们借着仔细照管的理由，对它们过分虐待，以致那些可怜的小树苗尽管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最终依旧很快夭折归天了。那座假山给我们多少快乐和惊奇，是无法言状的。我们内心置信，我们这个创造对于大人们来说，也肯定是令人叹赏的。但当我们获得自己信念接受考验的机会的那天，我们发现，我们书房的那座假山随着自己的树木一起，不晓得消失匿遁到哪里去了。书房不是适宜创造的领域——我们如此突然获得了这个粗暴的教训，深感到巨大的痛苦和震惊。我们的游戏与大人们的意愿，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如此大相径庭！从书房里撤出的石块，重重压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觉得，那个时代，大地的情味对我们是多么密切。无论大地还是雨水，树苗还是天空，所有一切仿佛都在尽情地交谈着，任何情形下都不让我们的心漠然处之。我们仅仅从表层看到大地，却无法探知大地内部的奥秘。多少日子里，我无法说清，这件事多次冲击着我的心。如何能揭开大地表层的土褐色的厚厚表皮，人们为此殚精竭虑推测构思。我内心也总设想，倘若一个竹竿接一个竹竿，捅下去，也许就可能探知到大地的最深底部。

庆祝玛克月[231]节日时，我们户外的院子四周要埋入一排排木柱，上面将悬挂吊灯。为此，玛克月前一天，人们就要在院子里挖土。对孩子来说，到处张灯结彩，准备过节，是件令人激动的事，但对我来说，掘土却是件具有特殊魅力的事。虽然，每年我都看到如此挖土，洞穴越挖越深，深到可以容纳进一个人，但窟窿里从来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东西，使王子或骑士在地下洞域里探险或旅行获得成功。然而，我每次都觉得，某个神秘的箱子正被开启着，我觉得只要稍许深掘一下，就能探知到秘密了——但是，一年又一年消逝过去，没有一次“再稍许深挖一下”。于是，我纳闷，不管他们年龄多大，也能够做一切，然而他们为何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滞留在如此浅层阶段上就罢手呢？倘若像我们这般孩子也能发号施令，那么大地神秘的对话，再也不会被永远埋在这般冷漠的土地下面。

还有一个忧思激动着我们的心，那就是天穹的蔚蓝后面，藏匿着苍穹的整个秘密。一天，我们的老师讲授《知识的诞生》，告诉我们：“天空看似一个蓝色的圆穹，它绝不是什么帷幕！”那天听了这席石破天惊的

话，我们的惊奇是无法形容的。老师继续讲：“尽管你把梯子一个接上一个，一直顺梯往上爬，你永远也蹬不到头。”我断定他吝惜使用梯子。于是，我提高嗓门，追问：“我们若再接上一个梯子，再接一个梯子，再一个梯子，再接无以计数的梯子呢？”最后，我终于明白，再增加无数梯子也无济于事。那时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怔怔地思索着。那时我断定，这样一个震惊消息，世上只有老师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会通晓的。

仆役统治

印度历史上，奴隶王朝不是一个幸福朝代。在我生活的历史上，我把眼光投入仆役统治时期，那里也没有什么光荣或快乐可言。国王都一直在更换，而我命中注定的拘禁和责罚的法则，却没有丝毫的变化。那时我没有获得理性批判的机会，我们的脊背忍受着落在自己上面的打击，而且我懂得，谁是“强大”的，他可打人；谁是“弱小”的，他就挨打——这就是世界的法则。与此相反，谁是“小的”，打人；谁是“大的”，挨打。我是很迟才懂得这个真理的。

猎人不以鸟的眼光，而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谁是恶，谁是善的问题。所以，在挨子弹之前，警觉的鸟儿发出啼声，催促同伴逃跑，猎人就会诅咒啼鸣的鸟儿；同样，我们挨打而哭泣，打的人就认为号哭是不文明礼貌的。其实，那是对仆役统治的反抗。我清楚地记得，为彻底地镇压那种暴乱，他们企图用大水罐吞没掉我们的哭泣。应该承认，“哭泣”对侵犯者来说是极其可憎的、极其不舒服的。

如今我不时寻思，我们为何遭受仆役们的如此残酷的待遇呢？粗略一看，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行为不轨，因而不配享受慈爱和同情的待遇，但真实的原因是，我们全部的负担压在仆役身上。而“全部负担”毫无疑问对一切人来说都是不堪忍受的，即使最亲近的人也无法欣然地载负它。倘若让小孩成为“小孩”，让小孩做小孩想做的事，玩呀，跑呀，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那时，一切都会顺理成章，自然简单了；倘若与此相反，我们决断，不让孩子去户外，干涉孩子的游戏，强逼他们像文明人那般正襟危坐待着，那么我们肯定会制造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样，原本孩子通过自己的孩子气很容易搬动的重负，就沉重地落到了监护者身上。正如一则寓言所说，不让马儿在地上跑，雇人扛在肩上走，而扛夫的脾性绝不可能改变，为获得工资好处，扛夫肯定要驮马儿，但他们每走一步就要抽鞭报复那可怜的马儿。

对童年时期的统治者的许多回忆仅仅留下拳打脚踢的印记，其他许多事情早就淡忘了。现在，只有一个人的事还在我心里记忆犹新，他的名字叫依什沃尔。依什沃尔（其真实名字叫伯勒吉什沃尔）起先在乡村当教师，是位十分清白、正统、规矩和严肃的人。世上，适宜于维护他圣洁的土和水，异常匮乏。因而，他终日不得不与肮脏的土地做不懈的斗争。倘若他去水塘汲水，往往闪电般地把水罐戳进水池里，为的是使水罐沉到深水里，避开水面的污秽；同样，他洗澡时，要用手臂不断地

拨开表面脏的浮水，然后出其不意地猛扎水中，仿佛他要趁水塘不注意时，略施小计，避开耳目，偷偷地把头沉到水里；走路时，他的右手臂总与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他的手臂不完全信任自己身上衣服的干净，仿佛无数错误污点无孔不入，潜入到水、大地、空气和人们的举手投足里。他战战兢兢躲开它们行走，这就是他的一个严酷的行为方式。他无法忍受世界的任何部分不知从哪个方面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他的严肃是深不可测的。他偏着脑袋，用深沉的声音装腔作势地说话，是他一贯的脾性。一些大人往往嘲笑他在普通谈话里运用优美辞令的癖好。我们家里流行着有关这方面的一则偶语：他把“Barānagara”偏说成“Varāhanagara”。 232 这可能是一种习俗，但我还知道，他不说“某人正坐着”，而偏说“某某正等着”。他嘴里吐出的文绉绉的辞令收进我们家的笑料库里，久久保存着。虽然，今天从某上流家庭里某位逝者嘴里说出的文绉绉的辞令已不被看作是笑料，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这里的书面语言渐渐向口头流行语言过渡，口头流行语言向书面语言靠拢。某个时候，两者存在着天壤之别，如今，这种差别正逐渐地消失着。

傍晚之后，这位前任教师为了管束我们，想出一条妙计：太阳隐没之后，他把我们召集在一盏破碎的蓖麻油灯的周围坐着，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给我们听，还有几位仆人也来洗耳恭听。蓖麻油在油灯里燃烧着，油灯把巨大的影子投射到房梁上，壁虎在墙上，捉着小虫子吃着，外面廊厅里的蝙蝠像疯叫花子，一直旋转不停地飞舞着，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时打着哈欠，听着故事。

现在，我还记得聆听俱舍和罗婆的故事的那天晚上，两位英勇的孩子决心立即把父亲叔伯粉碎成齑粉，于是，透不过气来的寂静笼罩着那个昏暗灯光下的聚会，紧张的悬念吊在嗓子眼儿上。那时夜已深，我们不睡的时辰快要使尽，但故事的结局却远远没有个眉目。

在这紧要关头，我父亲的随从基尚利·吉特尔吉来了，唱起达苏·罗易 233 的《庞伽利》 234 ，飞快地结束了故事的余尾。那时刻，卡勒迪瓦斯（即孟加拉语本的《罗摩衍那》的作者）的简单十四音节的柔和缓慢的悦耳旋律不知消失到何方去了，我们被《庞伽利》韵律的光彩和铿锵，弄得神魂颠倒了。

某些日子，听众会经常引发出有关神话传记故事文本的学术争论，最后依什沃尔对此作出带有深奥学问的评判，争论才偃旗息鼓。依什沃尔尽管是个看管孩子的仆役，但他在仆役社会里的地位是最低的。他虽然像在俱卢朝庭里毗湿摩老爷爷一样坐在最低位置上，然而谁也无法动摇他自己的教师荣光。

我们这位睿智的监护者有一个弱点，为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不得不揭示。他吸鸦片，更需要营养品滋补身体。比如他把一份牛奶送到我们面前时，他心里所产生的对牛奶的吸引力比排斥力更强烈。倘若我们对

喝牛奶不感兴趣，没有胃口，他没有哪天为履行保证我们健康的职责起见，再三请求我们喝。

他对于我们用早餐的能力也存有一种特别狭隘的观点。我们坐着用餐，一只盛放成沓的油炸薄饼的木盘放在我们面前。他先出于清洁卫生考虑，从很高处把一两张薄饼扔在我们的叶子盘里。尽管上帝十分不乐意，人们还是通过苦行为自己巧取豪夺神的礼物；同样，擅长于设席的他，也用冷漠迟笨的右手，不情愿地把像神的礼物般的薄饼，扔在我们的叶子盘里。

这以后，依什沃尔询问：“还要我再添增吗？”我深知最使他感激的回答。于是，为了不剥夺他享受的权利，我没有表示第二次索取薄饼的意愿。

依什沃尔还掌握我们点心的钱款。每天他总要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也懂得，他喜欢我们吃低廉的东西。因此，我们有时要求少许炒米花之类的食物，有时要一些有损健康的煮三角豆或炒花生。人们可以发现，在对我们有益健康和无益健康的食物的关注里，依什沃尔没有像在探讨经典法则、行为规范那样投入那么多的热情。

师范学校

在东方学校念书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地位很低。我为提高自己的地位，想出一个办法：在我家凉台的一个犄角上，开设了一个班。凉台前的木栏杆是我的学生，我手里执着一根木条，坐在它们前面的一只凳子上，做起老师。在木栏杆里，谁是好学生，谁是坏学生，我在自己心里早已下了定论，甚至我清楚地发现安静木栏杆与淘气木栏杆、聪明木栏杆与愚笨木栏杆的面部表情的区别。不间断地挨我木条鞭打的调皮木栏杆的情况是如此不幸，倘若它们有生命的话，肯定会抛弃生命，求得安宁，而且它们越是挨我木条抽打，形态越是变坏变丑，我对它们越是生气。我甚至不明白，给那些无用家伙多大惩罚，它们的模样才能被纠正。我对那些哑巴学生怎样蛮横施教，现在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已经无迹可寻了。如今，铁栅栏替代了那个时代我的木头学生。我们新一代中，谁也不会接受那种教育的重负，即使接受，现在，那种教育管教制度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我很好地考查过，孩子在教师授予的知识方面表现出十分迟缓的学习兴趣，而在学习教师的脾性习气方面，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有任何困难。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学到不公正、非理性、暴躁、性急和偏心，而没有学到其他教育成果。换言之，与学习内容相比学习方法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可喜的是，在我那懦弱的年纪里，除了哑巴和不动的东西，我还没运用棍棒，在谁身上宣泄自己的残暴。但应该承认，虽然栏杆学生与东方学校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然而，我与心胸狭隘的教师在心理上不存在丝毫的差别。

我在东方学校的日子不算长。这之后，我进入师范学校。那时，我的年纪仍十分小。我只记得一件事，上课前，所有孩子都坐在走廊里，吟唱着不知甚名的诗篇！也许校方企图使孩子受教育的同时，也感到有一些娱乐，但吟唱的词句是用英文抒写的，曲调也是外国味的。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在读着什么样的咒语，进行着什么样的祈愿。每天，吟唱那种无意义的单调的歌曲，我丝毫感觉不到愉悦。

最有趣的是，学校当局为自己接受当时一种替孩子安排娱乐的理论而踌躇满志！他们认为，察看孩子的反应，决定这种理论成败的思考是多余的，仿佛孩子的职责就是依据他们的理论获得快乐，否则就是孩子的罪过！因此，他们从英国书本中抄袭了那种理论，也自然而然从那种书本中采纳了那首彻头彻尾的英国歌曲，他们由此还自鸣得意、怡然自得呢。

但是，从我们嘴里发出的那段英文，究竟转化成什么语言，评论研究它对于语言学家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我只记得一行：

KalokīPulokīsigila meāimga melāinga melāginga.

揣摩了半天，我才能猜到它的部分原文，但“Kalouī”一词是哪一个英文词变来的，至今我仍无法断定。余下的部分，根据我的猜测应该是：

……Full of glee，Singing merrily，merrily，merrily！

……（高兴之极，快乐地，快乐地，快乐地唱！）

当我对师范学校的回忆，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时，我觉得，回忆的任何部分没有丝毫甜蜜的感觉。倘若我能够与大一些孩子相处交往，兴许对学识教育的痛苦不怎么难以忍受，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大多数孩子的举止是那么令人厌恶，不受尊重，以致在晌午休息时分，我与仆役一块跑到楼上，独自坐在临街的窗前，消磨时光。我心里计数着：一年，两年，三年……不晓得多少时光就这样消磨过去了！

教员中我记得一位，他操着如此肮脏的语言，以致我看不起他，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样，我终于默默地坐在他班上的最末一个座位上。

上课开始，我都在力图解决世上许多疑难的问题。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不握有武器，如何在战场上战胜敌人。这是我当时严肃思考的一个内容。我清晰记得，当同学朗朗背书时，我却坐在教室里，对这个问题想得出神。我曾设想，很好地训练出一批狗、狮子和其他凶猛动物，让它们排成几行，摆在战场上，那就可以激励战场上的战士情绪，有效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最后取得胜利就不难了。当这个极其简单的战略图画，在我想象世界里鲜明且生动地呈现时，我方在战场上取得

胜利是不容置疑了。

我还没踏上工作坦途时，我总能异想天开，发明许多令人吃惊的简易办法，但我开始工作时，我发现那些原本艰难的依旧艰难，那些难以实现的依旧难以实现。当然，这种情形不会使人愉快的。但当你试图取巧使它简易，艰难性将会变本加厉地增加。

我在那个班里，一年就这样荒度过去了。我们接受默图苏登·瓦查斯帕蒂老师用孟加拉语对我们进行的考试，我获得了第一名。我们班的老师向校方指控：考官偏袒我，做了手脚。而后，我考了第二次。这次，校长坐在考官桌子边的椅子上，幸运的是，我又考了第一名！

诗歌创作的开始

我有一个外甥，名叫乔迪帕勒伽什，他年纪比我大得多。那时，我的年龄不会超过七八岁。他十分迷恋英国文学，常常怀着极大热情，反复朗读《哈姆雷特》的大段独白。但是，他为何突然以那么大的热忱，鼓励我那样的毛孩子写诗，我也说不上。一天下午两点光景，他叫我到他屋里，说：“你应该写诗。”一面撺掇，一面讲解如何在帕雅尔韵律 235
里填上十四个字母的写诗法则。

这以前，我只在印刷的书上看到诗歌是些什么玩意儿。那些诗歌不允许作任何修改，也没有可作斟酌变动的任何余地，就是说，你不可能发现，它会有人类弱点的一丝一毫的印记。如此精雕细刻的诗歌，要经过何等的努力，才能写出。我简直不敢奢望自己能写出那样的诗歌。

有一天，我家逮住一个窃贼。虽然我吓得胆战心惊，仍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观看，发现他完全是个寻常的人，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惜之心。当守门人狠狠地抽打他时，我的心仿佛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似的。我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自己信手遣词造句创造成了一首帕雅尔韵律的诗歌时，我对诗歌创作的荣耀的幻觉顿时消失殆尽。现在我发现，落在可怜的诗歌上的鞭打也不少。有时也会产生恻隐之心，但鞭打绝对不会停歇，手一直发痒着。即使在窃贼背上，恐怕也不会落下那么多人的雨点般的棍棒。

当敬畏的感觉一经消逝，谁还能阻拦我前进呢！我承蒙一位职员的开恩，拿到了一本蓝纸本。我亲手用铅笔在上面画了许多间隔不相等的格子，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起诗歌。

犹如一只小鹿在新生的稚角刚冒出时，到处用角触顶一样，我也由于崭露头角的诗才，到处给人添麻烦。尤其是我哥哥苏曼德拉纳特为我那些作品感到无比骄傲。他在招徕听众方面所显露的那股热情，恐怕能融化大地。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兄弟俩走到底层，在庄园主管面前，炫耀我的诗才。正当回转时，我们迎头撞见刚跨进我们家门槛的《民族报》编辑纳沃戈巴尔·米特拉。哥哥马上抓住了他，说："纳沃戈巴尔先生，罗宾写了一首诗，请听听。"我急不可待地朗读起来。

那时，一般诗作的分量都不重，诗人的声望装在诗人的囊袋里，就能周游世界。当时，我集写作者、印刷者、出版者于一身，只在宣传媒介方面，哥哥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写的是一首描写莲花的诗。我站在门堂前，念给纳沃戈巴尔先生听。我朗读时又高又尖的声调，几乎可以同我的热情相媲美。他微微笑着说："写得蛮不错。不过，请解释解释'Dvirepha' 236 的词意是什么？"

"Dvirepha"和"Bhramara"两个词都由三个字音组成。倘若用Bhramara（大黑蜂）这个词，就不会有令人不快的感觉。这个怪僻的"Dvirepha"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的希望寄托在全诗的那个节骨眼的词上，那个作为诗眼的词使我在职员中赢得了一片喝彩声。然而，它没有感动纳沃戈巴尔，他只是粲然一笑。我深信，纳沃戈巴尔绝不是位睿智达理的人，今后我再也不会念诗给他听。

如今，我已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但谁有领悟力，谁不通情达理，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我是否有几许长进，我仍不晓得。也许，纳沃戈巴尔还会发笑，不过，"Dvirepha"一词肯定会像吸着蜜糖而昏昏欲醉的大黑蜂一样，咬住在自己的地盘上，纹丝不动。

各种知识学习的安排

一段时期，一位师范学校的老师名叫尼尔卡默尔·考什尔先生来我家教我们读书。他身体瘦弱，形容枯槁，嗓音尖锐。看上去，他身体像是一枝藤条似的。从早晨六点至九点半，教育我们的重负就落在他身上，我们跟他从学习《动人的课文》《事物的思考》和《生物故事》等文章到研读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的诗篇《因陀罗耆的伏诛》 237 。除此之外，苏敏德拉纳特哥哥还特别热心于给我们各种各样内容的教育，因此，家里学习的远远超过学校的必修功课。

清晨四点，天还没亮就起身，穿上三角裤，跟一位耳聋的拳师学摔跤，然后，带着摔跤场的尘土，身上披着一件外褂，开始学习《物质学》《因陀罗耆的伏诛》、几何学、数学、历史和地理。我们从学校一回来，图画和体操老师在家等候我们，太阳下山后，阿考尔先生就来教我们英语。这样，晚上九点以后，我们才能获得休息。

星期日清晨，我们向毗湿奴琼德拉老师学习音乐，除外，约莫每个星期天，番达那塔·德特先生教实验自然课，我对这门功课特别感兴趣。老师把锯木投进放在火上煮的盛有水的玻璃器皿里，水被加热后，容器

底部的水变得稀薄往上走，厚重的冷水往下去，水因此而沸腾了。那天见到这个自然实验，内心感到多么惊奇。至今那个情景仍历历在目。有一天，当我获悉水在牛奶里是独自分离的一种东西，煮开后水变成蒸汽逸飞掉了，牛奶就变得浓厚。对此，我也感到十分快活。倘若哪个星期天，他缺席不来，我就觉得那天就不是星期天了，就觉得乏味不堪了。

除外，还有一段时光，我向康贝尔医学校一位学生学习《人体解剖学》。为此，家人购买了一副用铁丝串起来的人体骷髅（请见短篇小说《骷髅》）挂在我们学习的屋里。这中间，海伦伯琼德拉·特沃楞特拉先生开始教我们背诵鲍波代沃的梵文文法。人体解剖学的骷髅名字与鲍波代沃的经文之间，究竟谁战胜谁，我也无法说准。我认为，骷髅些许较弱些。

待孟加拉语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开始学习英语。我们的老师阿考尔先生白天在医学院学习，晚上来教我们。经典告诉我们，从木头发现火是人的最大发现，我不想反驳这个观点。但我不由自主地遐想，鸟儿晚上不会点燃灯烛，这是它们的鸟仔的巨大幸运。鸟儿一清早开始学习语言，而且高兴地学习，大家都会看到这个实像。当然，我们应该记清，它们不必学习英语！

那位医学院的学生身体强壮得出奇，超出我们三个学生的想象。尽管我们不盼望他来，但他从没缺席一天来府讲授。唯有一次，医学院的孟加拉学生与欧洲白种人学生之间发生了斗殴，敌对一方扔过椅子，不幸击中老师头颅，头破血流，那时他才歇息不来讲课。诚然，这件事的发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然而我们不把教师先生的头破血流看作是一种罪过，不过，我们把他的健康恢复，视作“不必要那么迅速”的一种罪过。

夜深了，大雨如注，街上积水没过膝盖。我们的池塘水漫涨上岸，池塘旁的枣树低垂着自己沉重的头，觉醒着；雨水的欢畅，使我整个身心像黑檀树盛开出醉人的花一般心花怒放。过了教师先生该到的时辰，五六分钟过去了，仍不见他的影儿。我坐在临街的长廊里的椅子上，以同情的目光，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巷转角处。

正在这时，我们胸脯里的心仿佛突然喊着“啊”昏厥过去了似的。那把我们久已熟悉的黑伞不屈服于命运，不幸地在街角处出现了！可能是别人的吧！一定不会是他的！在这世上，可以遇见像薄婆菩提那样的人，但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就在我们小巷子里，出现像教师先生那般的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当我回忆起那时的一切生活情景，我发现，阿考尔老师完全属于冷漠无情的教师先生那一类。他没有使用手鞭管束我们，就连他从嘴里说出的恫吓，也没有多少怒斥咆哮的特殊意味，但不管他有多么的好心肠，他教课的时刻是在掌灯之后的夜晚，他所教的科目又是英语！在度过整个痛苦难熬的白天之后，又在阴惨昏暗的烛光里。倘若毗湿奴大神

自己把教印度孩子英文课的重担承担起来，我们也会把他视为阎王的使者。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阿考尔先生竭尽全力向我们解释：英语不是枯燥的语言。他为说明英语趣味盎然，举了一些散文和诗歌的例子，那些例子我已依稀记不清了。但他用迷醉的神情对我们朗读了一些英文诗行。我们觉得绝伦精妙，也因此哄笑起来，致使他不得不起身离去。他终于明白，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要获得证明还须花上十多年的辩论呢。

我们的教师先生有时力图把书本外的清风带进我们课堂的荒野里来。有一天，他突然从口袋里取出包裹着秘密的纸包，说："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件上帝的令人惊赞的创造。"他打开纸包，取出了一个发音器官，解释它的全部妙处。

我清晰地记得，它给我心灵带来了一个震惊。我从前认为，整个人在说话，现在可看到离开人体的器官可以单独进行说话的活动，这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机器和它的技能不管多么令人惊叹，它不可能比整个人伟大——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但心灵诚然是脆弱的，然而我内心没有与教师先生的那股热情相吻合。说话的真实秘密存在于这个人身上，而不是存在于这个发音器官里。解剖死尸时，他们兴许忘记了这个真理，所以，他对发音器官的解释，最终没有拨动起孩子的心弦。

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医学院的解剖室去。一具老妇的尸首直挺挺地横卧在木桌上——看到了它，我的心并不那么激动，但一只切断了的腿被扔在地上，那情景突然震动我整个心灵。把尸首肢解得那么支离破碎，人是多么残忍可憎，多么荒唐。我许多日子也无法忘怀扔在地上的那条毫无意义的腿的印象。

我们好不容易地读完了英语第一二册课本，开始学习高级课本。一则夜已深了，身心早已疲惫不堪，心向往着去内院休息，一则书的封皮又厚又黑，语言艰涩，内容无疑用不上令人同情的字眼。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发现，知识女神母亲对孩子洒下多少母爱的甘霖，那时没有流行像今天那般的儿童插图的图书。在每一课文的门槛上，都排列着一队队音节的发音规则，举着锋利的重音符号刺刀，为屠杀儿童进行着操练。我们不断在英语的石库门槛上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但都一无所获，铩羽而归。

教师先生经常举他的一位好学生的例子，每天责骂我们，我们没有因为这种比较评判而对那位好学生产生好感。我们尽管感到相当害羞，感到相形见绌，但那本黑色的厚书上的阴暗依旧原封不动地卧躺着。

老天爷对生物动了恻隐之心，在一切难以理解的事物上，洒下了催眠剂。我们一开始读英语，就打起瞌睡，即使往我们眼睛里洒水或让我们在走廊里跑步，教师先生也看不到任何的坚实果实。正在这时，我的哥哥德维琴德拉纳特不知从哪儿冒出，从长廊里走过，瞥见我们这般瞌

睡可怜相，那天晚上他下令释放了我们。但以后，我们的瞌睡将会消失于何方，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外出旅行

有一次，加尔各答流行登革热症，我们大家庭的部分人逃到帕尼赫迪躲凶，居住在恰都先生的花园别墅里。我们小孩儿也加入那个行列，这就是我第一次外出旅行。

恒河的沙岸仿佛像前生的熟悉的朋友把我接到他的怀里。花园里有柱子围着的一些小屋，专为仆人们住宿用的，在这排屋舍前面，一片番石榴树耸立着。我经常坐在那片番石榴树的树荫底下的凉台上，凝视着从番石榴树缝隙中流过的恒河水，打发着日子。每天清早，从床上一骨碌起身，我就感到，每天的日子好像是一封新来到的金色镶边的信件，一打开信件，将可获得从未听说过的消息。然后，唯恐损失点什么，我匆匆梳洗，就急步跑到外面的椅子上坐着。每日凝望恒河的奇光异彩，涨潮退潮，不同船舸不同行驰，番石榴树影从西朝东移动。恒河对岸的排列有序的树影上，黄昏的金色的生命血液洗濯着破碎的胸怀。有些日子，一清早乌云密布，眼看着下起倾盆大雨，地平线完全变得昏暗不清；对岸的线条仿佛含泪相互送别；河流欢畅地奔腾着，湿风在此岸的树叶间肆意吹刮着。

我仿佛觉得，自己钻进了梁木、椽柱和墙壁的肚子，获得了新生。在对万物获得了新的认识后，琐屑的、破污的外罩从大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确信，早餐用的蘸着甘蔗糖的油炸薄饼的味道，与天国里因陀罗大神痛饮的长生仙酒的味道，没有天壤之别，因为，长生仙酒不存在于汁液里，而存在于味的品尝里，所以，那些寻找长生仙酒的人是无法寻觅到那种情味的。

我们休息地方的后面，有一座四周围着坚实岸埠的小水池。岸埠旁有一棵白色的番石榴的参天大树，在它四周，许多果实累累的果树紧紧偎依着它，仿佛大地把拯救大仙妻子布什卡莉名誉的重任，托付给它们似的。后院的小花园被绿荫覆盖着，那绿荫穿戴着羞答答的面纱，对我们显示着极其奇妙的魅力；它与对面洒脱的恒河岸埠有着何等的差异！它像家里的盛装新娘，掩藏在一个角落里，盖着亲手绣成花纹的绿色被子，在那晌午万籁俱寂的时刻，正在低声诉说着自己心底的秘密。就在那晌午时刻，我独自坐在白色番石榴树荫掩蔽下的岸埠上，想象着水池深处阎王的可怕王国。

许多日子以来，我内心一直盼望很好地观看孟加拉农村。乡村的农舍、家庭、议事棚、集市、小径、游戏、谷仓、田野以及对农民的全部生活旅程的想象，一直对我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叩击着我的心扉。那样的农村坐落在恒河岸埠的花园背面，但是我们是被禁止去那儿的。我们虽出得了门户，仍没有自由。从前，蹲守在笼子里，现在被安顿在一

处住所里，脚镣没有被斩断。

一天清晨，我们两位长辈外出，在街坊转悠。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偷偷地、蹑手蹑脚地，保持一定距离，尾随着他们。当我走在乡村的浓密林荫小径上，走在参天的阔叶林群围着的、水面上浮满着青绿水草的池塘沿岸边，我狂喜地在自己的心幕上，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具有动律的画。我还依稀记得，一个人洗了晚澡，赤裸着身子，站在水塘岸边，用一枝嚼烂的树枝在刷牙。紧随不远，我的长辈突然发现了我，他们破口大声叱责："走，走，赶快滚回去！"他们仿佛觉得，我这身穿着打扮，跟随他们，十分不光彩，脚上没有穿袜子，身上除了一件衬衣，没有什么体面的服饰遮掩。他们认为，这是我的过错。但我从没有表示，不要穿袜子和服饰，因此那天，我只能扫兴地无可奈何地回家。然而我也没有纠正错误的任何办法，可使我在某日自由外出。

后院对我无疑是关闭着的，但恒河在前面解除了我的一切束缚。我的心儿可以毫不费劲地登上扬帆漂流的船儿，快乐地驶出，驶向那些陌生的国土，诚然那些大地至今也不可能在地球上被寻觅到。

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往事，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那座花园，那个开着的旃簸迦花树底下的可供洗澡的岸埠。那些树木花卉、家园庭落肯定不存在了，那座难以忘怀的梦牵魂系的花园也不可能存在了。因为花园不仅仅是由花木所筑成，它更是由一个孩子内心惊奇的欢乐所构建的。现在那种惊奇可在哪个天涯海角寻觅到呢？倘若有一天，我们又回到"乔拉桑戈"的家，我的孩儿又可能像每日定时的几口饭菜一样被送进师范学校的破裂嘴里吞噬掉。

习诗

歪歪斜斜的线条，肥肥瘦瘦的字母，犹如蜂巢似的，渐渐填满我那蓝纸本。孩子那固执的、不肯安分守己的手，先把书皮揉得折皱不堪，又渐渐地把边缘扯得参差不齐。本子仿佛伸出了许多爪子，把里面书写的东西紧紧地抓在自己掌心里似的。怀有恻隐之心的毁灭女神，什么时候把蓝纸本拿走，扔进韦特勒利古河[238]里，随波漂流，我就记不得了。可怜的蓝纸本，总算幸免于生死的可怕体验，摆脱了现代印刷机饥肠辘辘的折磨。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比较热衷于"我在写诗"的宣扬。沙特戈利·德特虽然不是我班的老师，但他特别宠爱我。他写过一本《生物故事》的书。我希望，任何机敏的幽默家，可别想到用那本书的内容来联系他对我宠爱的原因。一天，他叫我到他跟前，问："听说，你在写诗？""是的，我在写诗。"我直言不讳。从此，他为鼓励我起见，不时给我一两行诗句，让我续完它。其中有一首至今仍依稀记得：

骄阳似火，众人遭殃；

雨云骤集，唤来希望。

心灵啊，再也不用战栗。

我补全了诗，但记不得更多的诗句了。我那时所作的诗，绝不是晦涩难懂的。我举个例子说明：

湖河干涸，鱼儿消瘦，

雨季降临，碧波粼粼，

鱼儿欢跃，嬉戏湖水。

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奥秘都与湖水有关，这点恐怕是不会令人费解的。

我们学校的戈温德老师长得既黑不溜秋，又矮矮胖胖，是学校的督学，穿着一身黑色的印度服饰，坐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手不停地在注册簿上写着什么。他是学校里操纵处罚的审判官，因此，我们见他都感到害怕。有一天，我遭受同学的欺负，匆忙地逃进他的办公室。恃强欺弱的一方是五六个大孩子，而我一个证人也没有，唯有我的眼泪作证。但我在那场诉讼中打赢了官司，从那次相识之后，戈温德先生一直用仁慈的目光注视着我。

一天课间休息时，他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战战兢兢地走到他跟前。我刚站稳，他马上发问："我听说你在写诗？"我没有隐瞒这件事。他命令我写一首有关崇高的道德的诗，其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像从戈温德先生那样极其严肃的人的嘴里，发出写诗的旨意，简直不可思议。他那难得的温和，只有他的学生才能心领神会。

翌日，我把写就的诗念给他听。听罢，他立即把我带到最高学生班里，命令我："朗读吧！"于是，我高声地朗读起来。在这里，那首道德训诫的诗唯一值得赞许的是，它很快就被人遗忘掉。在这个班里所出现的道德训诫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这首诗至少没有激起那班听众对诗人产生一星半点的友善情感。孩子们窃窃私语，断定那首诗绝不是我自己写的。有的甚至说，它是从一首诗中抄袭来的，他还可以展示那首被剽窃的诗。当然，没有人会当真强迫他非拿出来不可。他的话不过想让大家相信而已。倘若引证，就会揭穿他的谎言。从这以后，追求诗名的人与日俱增，但那些人所选择的道路绝对不是赞颂进步的道路。

当今时代里，幼孩写诗已不是件稀罕的事。今天，作诗的障碍已被铲除。我记得，在当初，有几位女子写诗，大家简直把她们捧为天才。现在，倘若人们听说妇女不会胡诌几句诗，那顿时会觉得是件十分诧异的事。今天的时代里，即使缺乏热情的鼓励，诗才的幼苗也会在学龄前破土萌发。所以，在这里披露儿童写诗的炫耀之事，今朝的任何戈德温先生肯定不会对此显露任何惊讶之叹。

斯利干特先生

那时候，我拥有了一位听众，现在是不可能遇到那样的听众了。他就是那位拉易布尔的辛赫家庭的斯利干特·辛赫先生，他是萨因德拉那特·辛赫先生的大伯。他有一种什么都“喜爱”的非凡能力，因而他就完全不适宜做月刊评论员的工作。这位老人有着像孟买的杧果那样没有一星半点的酸味的天性。脑门秃着，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脸庞温和甜蜜，嘴里没有一颗牙，眼睛大大的，永远闪烁着幽默、亲切的光辉。当他用自己自然而雄浑的嗓音说话，我们仿佛觉得他全身在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热衷于学习波斯文的人，他一点也不接触英文，一支水烟杆是他寸步不离的伙伴，他怀里还总抱着一把印度弦琴，还不停地放声歌唱。

认识与否，无关紧要，他以自己自然且亲切的力量，毫无阻碍地占有了人们的心，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他的具有诱惑的占有。我清楚记得，一天，他带领我们去一个英国照相馆拍照。他用孟加拉语夹杂着印地语，同照相馆老板谈话。他像是老板一位极其熟悉的亲友，对老板说：“我绝对无能力支付如此昂贵的拍照费，我可是位穷人。”老板微笑着给他减了价拍照。在偌大的英国商店里，人们从他嘴里听到那种不适当的请求，不会觉得不文明，因为他与人相处是那么自然坦诚。其实，他对任何事都不拘谨，不做作，他心底压根儿没有忸怩做作的影儿。

有些日子，他还带领我去一位欧洲传教士的家。在那儿，他唱歌，弹弦琴，亲热地抚摩传教士的女儿，赞美传教士夫人穿着小靴子的秀脚。这样，聚会就活跃起来了。换了别人，就不会这样做。倘若有人这样做，一定被人认为他神经错乱了。但人们对斯利干特的自然得体的举止不会持这种不屑的看法，相反，人们欢迎他来说说笑笑。任何人也不会无故侮辱他，甚至那些飞扬跋扈的劣迹者也不会轻易伤害他。

有一段时间，我家来了一位颇有声望的歌唱家，在我家小住了几日。当他喝得烂醉如泥时，他就讽刺挖苦斯利干特先生。斯利干特先生则以宽容承受了这一切，不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最后，我们家对他的非礼行为忍无可忍，决定辞退他。斯利干特先生为此焦虑不安，出面为他说情。他反复解释：“他这是无意的，都是酒惹的。”他不忍看到别人受痛苦的情景，不忍听到有关痛苦的故事。所以，有一位学生开玩笑，想引起他痛苦，就念维达萨托尔 239 的《悉多的流放》或《沙恭达罗》有关悲悯内容的章节给他听。他听后异常激动，难以忍受，伸出双手，苦苦哀求，不要念下去。

这位老人是我父亲和哥哥的挚友，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仿佛跟我们处在同一年龄段。我们不可能遇到他那样诗歌的知音，正如水流与砾石相遇，会围着砾石，疯狂地起舞，他一获得情感刺激物，也会兴奋得欢呼雀跃。

有一次，我写了两首颂神诗，其中含有现实世界的磨难，含有浩渺宇宙的痛苦情思。他寻思，如此至善至美的诗歌应该读给我父亲听，父

亲定会欣喜过望。有一天，他怀着巨大热情带着我的诗，去父亲那儿。恰巧，我不在那儿。我后来获知，父亲觉得十分好笑和无奈，尘世间难以忍受的野火，竟会如此过早地折磨着他的小儿子，而小儿子又竟会用帕雅尔韵律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主题的严肃性丝毫没有能够征服我父亲的心。不过，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是我学校的戈温德老师的话，他一定会尊重我那些诗篇的。

在唱歌方面，我是斯利干特的得意门生，他教我唱一支歌，歌名为《我扔下克里希纳的芦笛》。他把我逐一领到每个房间，让我把那支歌唱给大家听。我唱歌，他用弦琴伴奏。当我唱到歌儿的主题词“我扔下”时，他自个儿情不自禁地、沉醉地投入合唱之中，他一次次重复着它，摇头晃脑，用迷醉的眼神望着大家的脸庞，仿佛提醒大家，更加倾心欣赏，热情喝彩叫好。

他是我父亲虔诚的崇拜者。我在他提供的印地语歌曲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首赞颂梵天的颂歌——《他藏在我内心最深处，不要遗忘他》。当这首歌唱给我父亲听时，他激动得从椅子上跳将起来，站立着，飞快地弹奏着弦琴，随后他又附声唱起来：“他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然后，他突然走到我父亲跟前，手舞足蹈，重复吟唱着：“你藏在我内心最深处！”

这位老人最后一次来钦久拉拜访父亲，那时父亲居住在那儿的恒河河畔的花园别墅里。斯利干特先生长期给病魔缠身，备感痛苦。他连站立的力气都耗尽了，他用手拨开眼睑，才能看见物体。他在女儿的照料下，居住在维尔波姆地区拉易布尔的小镇上。他仅仅为了拜访我父亲，由女儿携扶前来钦久拉。他异常艰难地向我父亲行触脚礼，尔后回到阔别多年的自己在钦久拉的房间里。没过数日，他溘然长逝（一八八四年或一八八五年）。从他女儿那儿获悉，弥留之际，哼唱着“主人，你的仁慈是何等甜蜜”的歌曲，然后接受了永恒的沉默。

孟加拉语课结束

在学校里，我们在有助学金年级的一个班里学习孟加拉语。在家里，我们学习孟加拉语课程比学校学习的深得多。我们早就读完了阿克什亚·古玛尔.德特的《物理学》和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的《因陀罗耆的伏诛》叙事诗。我们学习《物理学》，压根儿不结合任何自然事物，学习只限于书本上的知识，所谓“学问”也如是观。其实，花在上面的光阴完全被浪费了。我认为，比时间“浪费”还要多的东西也付之东流了。我们若什么也不做，只会浪费时间，而我们做了许多浪费时间的蠢事，这种损失是无法挽救的。《因陀罗耆的伏诛》叙事诗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消遣享受的东西，或是放在盘碟里的美味佳肴，倘若把它扔在你的头上，也会成为危险的什物。用学习一首叙事诗来教语言，这等于用刀剑刮胡须，委屈了刀剑，也难为了脖子和下巴。应该从情味的视角，从诗的层面，教授诗那样的东西。倘若自欺欺人，把它当作字典和语法教

人，那么智慧女神绝不会满意的。

一天，我们突然被告知，停止去师范学校。这里有一个插曲。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想读基肖利琼德拉·米特拉著的我祖父的传记（《德拉纳特·泰戈尔传》英文版）。我外甥兼同窗萨底耶·普拉萨德鼓起勇气，向我父亲借阅那本书。他满以为用普通人交谈时使用的孟加拉俗语与我父亲谈话，是难以奏效的。所以，他用赞颂风格，精心地编造了一组仿古文句，向我父亲借阅那本书。这样，我父亲立即推断，我们的孟加拉语的学习已经走得太远了，最后会抛弃孟加拉语性。翌日，我们按每日规矩，把桌子放到南面的凉台上，墙上挂起黑板，正襟危坐，等着尼尔卡默尔先生来上课。就在这时，父亲在上面房间叫唤我们，说："从今日起，你们不必再学习孟加拉语了。"听到这句话，我们的心马上欢腾起来。而我们的尼尔卡默尔先生还在楼下坐着等我们，孟加拉语几何书还摊在那儿。他心里兴许还让我们重读一遍《因陀罗耆的伏诛》叙事诗。但正如人临终之际，整个日常家务的安排对人来说都显得虚假多余一样，刹那间，每一件事物，从老师到悬挂黑板的钉子都像海市蜃楼一般，变得虚无缥缈。但是，要把我们从学习孟加拉语解脱的消息告诉那位始终如一地维护严肃性的老师，这不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屹立在我们面前。最后，我吞吞吐吐把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了他。悬挂在墙上的黑板上，画着的几何图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因陀罗耆的伏诛》的每一字，从前对我来说是"不友好的"，如今它如此淡漠地把心留在桌上。我除了把它理解为"友好"，再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临别时，先生赠言说："出于职责考虑，我对你们严厉了些，请不要计较，不要见怪。我所教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将来会明白它的价值的。"我后来委实明白了这个价值。在童年时期学习我的母语，我受用了一辈子，它使我整个心灵富有了活力。学习这个东西应当像有规律的饮食一样，当牙齿一咀嚼食物，就能享受到食物的味道，那么肚子填饱前，胃液就会欢喜地觉醒着，它会消除对食物味道吸收的怠慢。印度孩子对英文学习就不是那样。当第一口咬下去，上下两排牙齿从开始到最后松动着，嘴里发出大大小小的地震。这之后，待他明白，那不是石头而是浸透味的蜜糖时，他的大半个人生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在肚里填满拼音和文法，唾沫飞溅地摇头晃脑，嘟囔着，人依旧饥肠辘辘，最后十分迟疑地认识尝味的重要性，人已经饥饿待毙了。从一开始，倘若心灵没有获得运用的机会，那么心灵运用力量就会迟钝，束之高阁。那时代当周围响起学习英语的喧嚣，我的三哥勇敢地为我们安排了长期学习孟加拉语的计划。我对海敏德拉纳特哥哥在天之灵，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敬。

孟加拉学院

我们离开了师范学校，进入了欧亚混合学校——孟加拉学院。我们由此增加了某些自豪感，似乎我们已经长大了，至少我们登上了自由的第一层楼。其实，我们在这所学校有所长进的话，就是因着我们有了一

个自由环境。在那里，我们究竟学习了什么，一点也不明白，我们也不努力学习，也没有人来关心我们的学习。这里的孩子都是些调皮鬼，但不令人憎恶。这个感觉给我以极大的安慰。他们在手心里写上一个“驴”字，而嘴里说着“好啊！”一面亲热地把字拍在我们背上，仿佛在背心上刻上了人群中传布的不尊重人的四脚动物的名字，他们有时从背后捅我们的肋骨，然后没事儿似的把脸转向别处，他们有时悄悄地走着，突然把烂香蕉抹在人们的头上，然后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这一切恶作剧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没有在心里留下任何记恨的印记。只能说它是骚乱，而不是侮辱。我由此觉得，这就像人们从泥潭中走上岩石一般，没有沾上污泥，但有某些忧虑。

这所学校的最大好处就是，没有人抱着微小的希望——我们能在那里获得任何学业上的进步。它是一所很小的学校，收人经费也微薄。学校校长迪卡鲁先生十分欣赏我们的一个好品德，那就是我们能每月按时交学费。所以，拉丁语法不构成我们的阻碍，尽管作业有严重错误，我们脊背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害。这倒不是校方慈爱可怜我们，兴许校方禁止老师那样做。

这所学校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害处，但它毕竟是所“学校”。它的教室是那么冷酷无情，四面高墙像警察站岗，看守着我们。教室没有家宅的印记，它仿佛是盛放无数食物的一个硕大盒子，没有装饰，没有色彩，没有作出吸引孩子心灵的任何努力。校方从自己思想里完全驱赶掉对孩子“爱好”的关注。我们一迈进学校门槛，进入它狭窄庭院的那个时刻，整个心灵要经受住考验，我们沮丧消沉，以致我们无休止地逃学。

我们荣幸地获得了一位逃学的同谋者。我六哥有位波斯文老师，我们称他为门希[240]，其真实姓名我们记不清了。他是位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年人。他的骨骼仿佛被蒙上一张黑羊皮纸，里面没有血肉似的。他兴许娴熟地掌握着波斯语，英语水平也不差。但他丝毫没有奢望，在这方面获得殊荣。他相信，他的棍术倒是令人叹服的精湛，只有他的歌唱技巧可与之相媲美。他总站在阳光下我们家的院子中央，他在自己光怪陆离的影子上，耍舞着棍子。它的对手就是自己的影子。毋庸置疑，他的影子从未能战胜过他。当他带着瘦骨嶙峋的身躯在影子上挥舞着棍棒时，含着胜利的微笑，大呼一声，那个影子就颓伤地默然倒在他的脚边，痴呆地瞧望着。听他唱带鼻音很重的不谐调的歌儿，仿佛在听阴曹地府的歌似的，它是呻吟与呜咽的可怕结合。我们这里的毗湿奴歌手经常说：“门希先生，你将敲掉我们的饭碗。”门希没有作出回答，只是报以轻蔑的一笑。从这点我们明白了讨好门希先生不是件难事。我们围住他，撺掇他。他就答应放假，给校长写了封放假的信，校长从未细究信的内容，就应允了。他肯定晓得，从教学的效果上来说，我们上不上学无关宏旨。

同窗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一所学校——桑地尼克坦的净修林。那儿，学生们经常干出五花八门的淘气事，因为淘气是属于学生的，不饶恕是老师的职责。倘若我们中谁为同学的行为而被激怒，为学校过分的忧虑所困袭，那时刻定会有人致力于严厉惩罚他们，我与同窗的许多罪过，准会排着队望着我们微笑。我现在能很好地理解，这些错误就是用成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过失，他们经常忘记，孩子像泉水一样飞速流动。哪个水流若接触过错，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奔流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过错的纠正。什么时刻停滞不流动了，就会产生危险，就应该小心谨慎。所以，老师害怕错误发生，学生不这么害怕。

为维护种姓的纯洁，印度学生拥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在那个餐厅里我认识了两三位同学，他们比我的年纪稍大些。我可稍微详尽地叙一叙其中一位同学的趣闻。

他的特长是魔术，他甚至出版了一本关于魔术的书，封面上还刻印着自己的“教授”头衔。我迄今还没见过哪位同学印上自己的名字出书，所以，我对他的魔术学问表示深深崇敬。因为我无法想象，在铅印的字里行间，能让任何形式的虚假有容身之地。铅印字每时每刻教导着我们，所以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迷恋。能把自己的创作印在擦拭不掉的油墨里，难道这是区区小事吗？！那里没有任何遮掩，没有任何隐瞒，在世界面前列队站着，介绍自己，逃跑的路完全被封堵住，我很难相信如此超俗的自信。我清楚记得，我从梵社印刷厂或什么单位取了自己名字的两三个字模，上面抹上油墨，印在纸上。看到我的名字被印出来，这该是多么值得永远纪念的事。

我们每日请那位同窗——作家朋友坐我的车，同去学校。这样，他经常来往于我家。他对演戏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在自己家的摔跤场上打下几根木条，糊上纸，描摹上色彩鲜艳的图画。一座有模有样的舞台筑成了。也许是由于住在楼上的人的反对，我们没能在这座舞台上演出任何一出戏。

但后来不用戏台，我们在某日演出了一台喜剧，剧名可能是《误会》。这出喜剧的作者，读者早已有所耳闻，他就是萨特叶帕拉沙德。他如今看上去是那么怡静内向的样子，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在孩提时期，以令人惊叹的喜剧形式，创作出一台戏来。

我现在要讲的那件事，是在上述事件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的年纪约莫十二三岁，我的那位“教授”朋友经常叙述有关物质特点的叹为观止的故事。我们听了惊愕不已，我还渴望看到那些物质的试验，但那些物质是如此稀罕且来自遥远的地方，除了依赖海员辛巴德的帮助外，一筹莫展。有一次，“教授”偶然失口，说出了一个与难以实现相比较容易实现的简捷的途径。我准备试验一下。“教授”说，用树胶二十一次涂抹在种子上，让种子晒干。之后，一个小时内这颗种子就会长出小树，就会开花结果。这件事谁能置信呢！但是已经有书付梓的“教授”的话，我不敢不信。

我吩咐园丁，数日内收集大量树胶。在一个休假的星期日，我们用一只杧果核做试验。我们一块登上我们的秘密处——第三层屋顶。我专心致志地一次次涂抹上树胶汁，又让它晒干——盼着从中长出果树。我懂得，年长读者是不会对这种幼稚做法的结果，提出诘问。但我全然不知，萨特叶帕拉沙德却在之后的另一角落里，一个小时内，创造了带有枝叶的一棵奇异的魔幻般的果树，它结出的果实也十分奇特。

这件事之后，教授不好意思，躲着我。其实，许多日子以来，我早把这件事置于脑后，他不肯与我同坐一辆马车，处处远离我。

一天晌午，他突然来我的书房，建议道："来，从凳子跳下，试看每人是如何跳的。"

我思忖，世上不少秘密只有教授掌握，也许他从跳跃中探知到什么艰深的本质。于是，大伙都从凳子上跳下，我也跟随着跳下。教授哼了没有明显表示的一声"噢"，神情严肃，摇着头。尽管我们再三恳求，但比"噢"声更明白的语言，没有从他的嘴里吐出。

又有一天，那位魔术师说："一些低贱社会的孩子想与你们攀谈认识，我们去他们住处拜访拜访。"我们的监护者找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就去那儿。那间房子里簇拥着一批好奇的人，大家表示迫切喜欢听我唱歌。于是，我唱了几首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嗓音不像狮子吼声那般低沉。大家不止地点头，说："好嘛，嗓子倒是异常甜柔。"

午后，我坐着吃点心，大家饶有兴趣围着我，看我的吃相。这之前，我极少与外面孩子接触，我自然很拘谨。除此之外，我早已说过，在依什沃尔仆人的贪婪目光面前，我养成了食欲不旺的习惯。

那天，看到我小心翼翼且十分拘谨的吃相，所有观看者都感到大惑不解。那日，大家仿佛用极其精细的目光，观察着孩子的吞食能力，倘若那种视觉是坚定和敏锐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生物科学将取得非凡的进步。

数日之后，在这出喜剧的第二幕里，我获得了那位教授的几封绝妙怪论的信，这些信揭露了全部秘密。帷幕终于在这里落下了。

后来，我从萨底耶·普拉萨德那儿听到，某日，当我们在做杧果核试验时，他告诉教授，为便于我学习，庇护者把我装扮成男孩，实际是位女孩，女扮男装，才可外出多受教育。这里应该向那些对科学抱有幻想的人指出，我在跳跃考察里发现，女孩总用左脚先迈步的，在与教授做实验时，我就是那么跳跃的，但那时我并没发觉这种过失。

我的父亲 241

在我出生不久后，我父亲经常在全国各地旅行漫游。因此，从童年

时代起，他对我来说仿佛是位陌生人。他不时突然回家，带来一些外省的奴仆，我十分渴望与那些仆役相处。有一次，一位名叫莱奴的仆役，年纪不大，旁遮普人，随同父亲一块回家。他在我们心目中获得几乎与勒朗季特·辛赫 242 不相上下的尊敬。他不仅仅是位外省工，而且是位地道的旁遮普人，他就因此占据了我的心。

我们心中对旁遮普民族的尊敬，如同对《摩诃婆罗多》里的毗摩和阿周那般尊敬 243 。他们是武士，即使在战役里失败，我们也认为那是敌人的罪过。我们在自己家里遇到了来自那个民族的莱奴，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

我嫂子 244 房间里有一艘套着玻璃罩的玩具军舰，机关一开，在彩色绸布的汹涌波涛上，军舰随着八音匣的叮当响，摇晃不停。无数次苦苦哀求，嫂子才借给我那艘令人惊叹的军舰，我想让它使旁遮普的莱奴羡慕吃惊。

长年累月，锁闭在家庭的笼子里，外省的任何东西，遥远异乡的任何事物，都会对我心灵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因而，一遇到莱奴，我的心就摇曳不定，也就是这个缘故，一位名叫格尔比埃尔的犹太人，穿着绣花长袍，叫卖玫瑰油时，我心旌摇曳；还有穿着脏兮兮的宽大的大裤管的裤子，背着鼓囊囊的包袱的喀布尔人，也会使我觉得他有一种混杂着恐惧的“神秘”魅力。

当我父亲回到家，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离他稍远的仆役房间转悠，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我自己是无法靠近我父亲的。

我清楚记得，我童年时代某个时候，从人们嘴里听到，英国政府散布俄国妖怪将侵犯印度的谣传。有些好心的亲戚在我母亲面前，随心所欲，添枝加叶，渲染这种侵犯临头的灾难。我母亲心急如焚，因为我父亲那时正在喜马拉雅山。谁知道，俄国佬是否会越过中国西藏，通过喜马拉雅山山道，像彗星一样，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由于对俄国入侵的恐惧，妈妈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家里没有谁关心母亲的担忧。这样，妈妈从大人中得不到分担忧愁的帮助，在绝望中，就求助于我这个毛孩子。她对我说：“你赶快写封信给父亲，告诉他俄国佬将要侵犯印度的消息。”写给父亲有关妈妈担忧的信，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封信。我不知信该如何开头，如何结束。我去办公室求管产业的文秘默哈南德的帮助。不用怀疑，信写得蛮正确，但他的语言情感里透示着一种陈腐气息，一种地主管理所用的文书语言的刻板乏味的气息。我这封信竟然获得了回音。父亲在信中写道：“没有害怕的任何理由，我自己将驱赶走俄国人。”我不认为，如此强有力的保证语言，就能消除母亲对俄国人入侵的忧虑。但这封信使我对接近父亲的勇气陡增百倍。从那件事起，我几乎每天要去文书处找默哈南德的麻烦，求助给父亲写信。接连数日，默哈南德摆脱不了孩子的执拗纠缠，为我拟了草稿。但邮费从哪儿获得呢？心想，把信交付给默哈南德，我没有必要担心其他职责

了，信就会轻而易举地抵达目的地。我无须说明，默哈南德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比我世故得多，我的那些信当然不会抵达喜马拉雅山那边的。

在异乡居住了多日，父亲回到了加尔各答，逗留了数日。因着他存在的影响，整个家庭弥漫着沉闷肃穆的气息。我发现，长辈们规规矩矩地穿起长袍，举止拘谨，神态严肃；凡嘴里嚼着槟榔的，吐在外面，才能走到他跟前，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母亲亲自下厨房监督，以防烹调出错，不合胃口。年迈的基奴门役执着佩戴奖章的头巾，穿着白色印度式上衣，严守在父亲房门口，为不让我们在凉台上吵闹或追逐，破坏父亲的休息，他不断警告我们小心。我们蹑手蹑脚走路，压低声音说话，甚至没有勇气朝父亲屋里窥探一下。

一次，父亲主持授予我们圣线 [245] 的仪式，在韦当特瓦基什·阿南德琼德拉的帮助下，父亲亲自从《吠陀经》里收集了圣线的礼仪。数日里，父亲的朋友贝伽罗摩先生每日让我们坐在厅堂里，用传统方式不断背诵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中的一些经文。我们遵循古老的吠陀传统，完成了圣线仪式（1872）。那时，我们被剃了光头，戴上金耳环。我们三个小婆罗门被关在三层的一间小屋里，苦修了三天。

在那儿，我们觉得十分快活。我们戏谑玩耍，相互拽拉耳环。屋里放着一只手鼓，我们把它搬到凉台。每看到下面仆人走过，我们就使劲敲起手鼓，仆人抬头一望见我们的脸，自认有罪，抱头逃窜。其实，在修行室里，我们没有像圣贤的孩子那般严酷苦修度日。

不过，我置信，倘若能发现古代净修林，一定能遇到像我们那般淘气的孩子。他们有一颗十分优秀的心灵，我们得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明。当舍罗堕陀和舍楞伽罗婆 [246] 十一二岁时，他们背诵《吠陀经》，祭祀火神，打发整个童年日子。倘若这件事只在《往世书》里记载着，我们不必认真相信，因为关于“孩子天性”的《往世书》比所有《往世书》还要古老，像它那样真实的《往世书》任何语言里都没有被传颂。

成为新婆罗门教徒之后，我非常喜欢念诵《伽耶特里》 [247] 经文。我非常努力，专心致志，背诵上述经文。在那个年龄段里我是无法正确掌握它的经义的。

我清楚记得，我借“宇宙·世界·自我”这些词语的帮助，努力扩展自己的心灵。我究竟是如何理解、如何想的，难以说清，但确定无疑的是，理解字义不是人类最重要的事。

教育的最大目的不是“解释词义”，而是“叩击心灵”。在那叩击声内，什么东西鸣响着，倘若让孩子解释它，那么他说的话一定是傻里傻气的。但是，他心里的回响远比他嘴上所说的要多得多。那些只想通过考试决定自己学校教育的全部成果的人，绝不会获得这个心灵的任何信息的。

我记得，童年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我都不理解，但它们走进我的心

灵，翻腾驻足。在我特别年幼时，在穆拉乔拉的恒河岸边的花园里，一天，天空乌云密布，大哥坐在屋顶上，吟读着迦梨陀娑的《云使》，我不懂也没有必要非要弄懂它的每一个梵文词。其实，他入神的吟诵和铿锵的音节已经感染了我。

童年时期，我只掌握一星半点儿的英语。那时，我获得一本带有插图的书，书名叫《老古董店》，我从头到尾读完了。其中词条百分之九十九我认识，然而百分之一的模糊阴影却进入我的心灵，这些图画是用心灵不同色彩的线给穿起来的。我若参加考试的话，无疑会得到一个大零蛋，但我那铿锵有力的诵读绝不会得到一个大零蛋。

孩提时期，一次跟随父亲去恒河岸埠散步。我在他携带的书籍里找到一本古老的刊本，有沃尔特·维廉时期出版的《牧童歌》，好像是用孟加拉文写的散文版，因而没有根据诗的韵律分行。那时我完全不懂梵文，但懂孟加拉文，因而我读懂了其中许多词义。我现在已无法说清，我读了多少遍《牧童歌》，而胜天[248]在诗篇里所要说的东西，我全然不明白，但诗歌的韵律和字句的结合，在我心中所编织的东西，却不是普通且可漠然的东西。我依稀记得一些句子。

在孤寂的林荫度过一夜，

它使心灵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这诗句在我心里唤起一种特殊的美感。在韵律的铿锵声前，“孤寂的林荫”这一个词儿对我已是足够的了。

我通过努力，从散文版中发现胜天的奇妙的韵律，我觉得干这件事，十分愉快。那天，我能够从散文体中正确地分断诗行，加以吟诵。那日我的兴奋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当然，我离弄懂胜天的作品所蕴含的意义还很远，我甚至不敢夸口通晓了其中一部分，但那些字音和音节使我陶醉万分，它们在我心中勾勒了图画，它们的美充塞于我的心灵，促使我从头到尾把《牧童歌》抄在一个本子上，供我享用。

当我年纪稍大些，我读到迦梨陀娑《鸠摩罗出世》里的这句诗行，不由心旌摇曳：

微风带着神圣的曼达基尼泉流的喷雾，

摇撼着喜马拉雅山颤抖的雪松叶儿。

我不特别理解诗行的含义，但唯“曼达基尼泉流的喷雾”和“颤抖的雪松叶儿”迷住了我的心。于是，我的心为获取整个诗句的情味而焦急不安。但当老师解释了整个意义，心情就不好了，感觉十分乏味。“那阵微风吹开了渴望狩猎者头上的孔雀羽毛”——这种细腻精确使我顿觉失望，

恐怕对艺术形象的认识，越是模糊越好。

所有清楚记得自己童年时期的事的人都明白，自始至终地、一清二楚地了解事物的一切，不会给人们带来最大愉悦。我们家的弹唱诗人懂得这个真理。所以，他们说唱的故事里，总有许多填满耳朵的深奥梵语的艰涩词儿，读者从来无法清楚其含意，只感觉到一些暗示。

那些以计算利润得失来衡量教育的人也不能轻视领悟暗示的价值，那些人总以账目的收支来精确计算自己所传授的知识。但是，孩子和受教育很少的人却居住在不用多少理解就获得的知识的原始乐园里。而当这个乐园失落时，人们必须艰苦理解才能认识每件事物，痛苦的日子就接踵而来了。其实，世上不经理解就获得知识是最宽广之路。当那条路关闭时，世上住宅尽管还有市场的繁荣喧嚷，但人们找不到抵达通往自由大海岸边的途径，也无法寻觅到攀缘山巅的径道。

因此，我刚才说，在那般小的年纪里我无法通晓《伽耶特里》经文的任何意义，但存在于人的心里的一些东西，尽管我不尽然全知，却使我心醉神迷。

我由此蓦然想起一天的事情。我端坐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背诵着《伽耶特里》经文，突然泪水夺眶而出，为何而流泪，我无法解释清楚。这种情况下，我仿佛落到了一位严厉考官的手里，像傻瓜一样，说了与《伽耶特里》经文毫不相干的理由。其实，人们由内心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不会每时每刻把自己的信息传送到理智的领域。

喜马拉雅山的旅行

在授圣线仪式里，剃了光头，我为此苦恼不堪。现在我如何去学校呢？不管神牛对欧亚混血孩子内心具有何等的魅力，但他们对婆罗门丝毫不尊重。因此，他们若不把东西当作飞弹扔向光头，至少嘲弄也会像雨点般落在光头上的。

在忧心忡忡的时刻，一天我被父亲唤到三层楼上。父亲问我，想不想跟随他一块去喜马拉雅山。倘若我可以用冲破天空的声浪说："我想去！"那么这种说话的情态正符合我彼时彼刻的心愿。一面是孟加拉中学，一面是喜马拉雅山！简直无法比拟！

我们离家去旅行的那天，父亲按照自己的惯例，把家里人都召集到厅堂里，进行膜拜活动。向长辈们行过礼，我跟随父亲，坐上车，起程了。在我那个年纪里，家里第一次为我定做了新制服。父亲亲自顾问下令，购什么布，什么颜色，并让我戴上一顶嵌金边的天鹅绒圆帽，但那顶帽子，我只拿在手上，因为我内心排斥戴帽子，罩住光秃的头。一坐上车座，父亲命令道："把帽子戴上！"在父亲面前，谁都不敢借着习俗掩饰，犯有任何闪失。我羞愧地把帽子戴在头上。但一获有机会，我就

不由自主地摘下帽子，当我无法蒙骗父亲的锐利目光时，我只好乖乖地把帽子戴上。

父亲提出的设想建议，吩咐的一切事情都是恰如其分的，有规有矩的。他内心不容有半点含糊，处事犹豫不决，说话模棱两可；别人对他，他对别人，事事都规定得明明白白，绝不敷衍塞责，拖拖拉拉。他不像我们国人的脾性，懒懒散散，拖之任之。他不允许我们有丝毫懈怠杂乱。因此，我们同他打交道，格外谨慎，战战兢兢。做多做少，无关宏旨。但处事有一星半点儿的差错，他心灵将会受到打击，所以他待人接物，绝不容自己有丝毫差错。

他仿佛用心灵眼睛对他所关心做的事的每一细节，都审视得一清二楚。因而，每每活动里，什么东西安置在什么位置上，谁坐在哪儿，谁担负什么责任，他在心里始终划算着，决策着，做到任何情况下不容半点差错。当活动完毕或事情结束，他会听取各方面人的汇报、描述，然后在自己内心进行综合，努力清楚每件事的来龙去脉，看清它的完整形象。换言之，我们国家的上述的国民性在他身上是没有插足之地的，他的决心和思想，行为和举止不可能存在一丝一毫的懈怠懒散的印记。因此，喜马拉雅山的旅行里，多少日子与他一起待着，一方面我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一方面我所有行为举止都必须严守规定。他给予的假日，不会因着任何理由设置障碍；而他所制定的规矩，不允许有丝毫的空子可钻。

旅行初期，我们先在鲍尔普尔逗留了数日。不久前，萨底耶·普拉萨德与自己父母抵达这儿游玩。我从他们那儿听说过他们游玩时的耸人听闻的描述，十九世纪的贵族家庭的孩子是不会置信的。但是，我无法考察清楚，在我们的时代，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卡利迪瓦斯和伽什罗摩·达斯 249 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而彩色儿童读物和带插图的刊物也没有在真理与非真理方面向我们提供任何的提示。世上管制我们的严酷法规，直到我们触犯了它之后才学到。萨特叶帕勒沙德说：“缺乏特殊经验，登火车是件极其可怕危险的事。人们稍许滑脚，获救希望，微乎其微，而当火车启动，要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全力抓住座位，不然，你就要受到巨大冲撞，不知被抛向何处。人简直无法能在火车启动的时刻安稳待着！”

因此，抵达火车站时，我心里直发毛，但我们居然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火车。我不禁怀疑，也许乘火车的真正灾难还在后头呢！这之后，火车十分顺当稳妥地启动出发，没有发生意外的危险境遇，心里不禁失望沮丧。

火车疾驰飞跑。远处青绿树荫围着的广袤田野，静卧在绿荫之中的村庄，在火车两旁，像画中的两股泉水一样，风驰电掣地奔流着，又仿佛海市蜃楼般，时隐时现。

傍晚，火车抵达了鲍尔普尔。一坐进轿子，我闭上眼睛，想把整个

鲍尔普尔的美景良辰储存起来，以便在明晨再清晰地呈现它们。黄昏的朦胧里，我获得了多少印象，它们将变成明日不可分割的快乐情味！

清晨起身，我怀着颤抖的心，走出户外站着。先前到来的旅行者告诉我，鲍尔普尔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有一个特殊的区别是，从正房到下房的道上，虽然头上没有任何遮掩，然而阳光或雨水不会洒落在身上。我为寻找这条奇异小道外出。读者听了也许会沮丧，至今我也没有探寻到那条小道在何方！

我们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从前从没见过稻田，只在书本上读到过牧童的故事，那些有关乡村趣味盎然的想象图画，只被镂刻在心灵的背景上。我曾听萨特叶帕勒沙德说过，在鲍尔普尔的田野里，四周尽是稻田。在那儿与牧童一块游戏是每日必修的科目。从稻田里收集稻谷，做成米饭，与那些牧童一块坐着吃饭，这些都是游戏的主要特色。

我怀着焦急渴望的心情，环顾四周。但天哪，在荒芜的田地里，哪儿有稻田，哪儿能与牧童一块煮饭，一块游戏！田野里肯定有放牧的孩童，但谁能把他们与其他孩子分辨开来呢！

我对看不见摸不到的事物，已不抱任何幻想，我已满足于那些显现在我眼前的事物。这里不存在仆役的专制统治，这儿的地域女神在空间圈里画上蓝线，筑成栅栏，但它不会在我的自由遨游里设置任何阻碍。

我虽年幼，但父亲不限制我随心所欲游玩。鲍尔普尔的田野到处有被雨水冲刷过的沙地，堆满红色砾石的畦沟和奇形怪状的小石组成的小山脉，雨水犁开了许多簏沟，开辟了许多条小河流，呈现出小人国的奇特地貌。

我用衣襟兜集了各式各样的石块，放到父亲面前，他从不轻视我的劳动，对它不屑一顾。他鼓励说：“噢，这些石块的色彩和形状多美啊！”他欢叫着：“你从哪儿取来的这些石块？”

我认真地答道：“那儿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石块！成千上万！我可以每日带回来。”

父亲说：“那敢情好啊。你可用石块点缀我的小山！”

我们曾经在一个地方挖掘一个水池，但是土地十分坚硬，挖了一半，就被废弃，束之高阁。我们抬起洼地的泥土，放在南端，根据山的形状，堆起一座高高的小山。父亲每日清晨，在那儿放上凳子，进行晨祷。在他面前，东方地平线上太阳冉冉升起。

他鼓励我用砾石点缀了那座山。离开鲍尔普尔时，我无法携带成堆的砾石，感到十分难过。那时我不懂得背载重负和赋税的责任，而“因为我收集的，所以我能够与它们建立关系，然而我没有这个权利”。即使今朝我也难以理解这个事理。倘若造物主答应我那时心灵的唯一请求，开

恩让我可以携带这些石块，那么，今朝我就不会胆敢嘲笑这件事了。

从山峡里流出的水，汇集到一个洼地。那股水越过自己的封锁，穿过流沙，像到处涌流的泉水，汩汩流淌着，流水里小鱼戏谑着，争先恐后，逆流而上。

我马上告诉父亲："我发现了一股极好的清泉。从那儿汲来水沐浴和饮用，再好也不过了！"父亲也附和地加入我的兴奋中，说："对，对，这是极妙的好事，就这么办。"他为嘉奖发明者，进行日常安排，从那儿汲水用。我在山谷间漫游，寻觅从没人发现过的东西，那些被称为山冈的小沟壑，仿佛可用望远镜倒置看的未经发现的小人国利文斯敦。河流、山脉也是那么小，随处可见的野番石榴树、枣柳树也是那么矮小，我所发现的小河小溪里凫游的鱼也是那么小，还用说发明者自己吗？！

父亲也许为了培植我的勇气，给了我三四个拜沙，让我管理，说："记一下账。"这以后，他把打开沉重金表发条的重任也交给我。他不担心可能会出现损坏的危险，他的目的是培养我的责任心。清晨外出散步，他带着我。路上，遇上乞丐，他让我把钱施舍给乞丐。最后，我在父亲面前总算不清账，得不出总收支账的结果。有一次，我算的余额比他给我的还要多。

于是，父亲说："现在，我应该请你当会计，我的钱在你手里会增加！"

我孜孜不倦地、超乎异常热情地上金表发条，由于这种过分"不倦"，金表很快被送往加尔各答去修理了。

长大后，父亲让我管理地产，在他面前又得出具账目，我不由想起了从前的情景。父亲居住在花园街的住宅里。在每月的头两天，我把账目读给他听，那时他的视力衰退，已不能亲自躬身阅读账簿。我要把所有收支账目拿到他面前，我通常叙述款项的大致的来龙去脉，他却在内心精细盘算着。他若心里觉得有些疑问，我又得把一笔笔细账讲给他听。有时，账目存有纰漏或不清楚地方，我想搪塞文饰过去，避免引起他的不满，但纰漏总无法掩饰住，他总会在心灵背景上描绘出账目的全部面貌。哪儿有纰漏，他总能抓住。所以，月初头两三天是我最紧张的日子。

我在前已叙述过，在自己心幕上明白如画地看清东西是他的本性，不管是账目的计算，或是礼仪节目的安排，或是产业的增减，他都心里有数。他没有亲眼目睹过桑地尼克坦的新建庙宇，这样不管谁去过桑地尼克坦，只要来到他身边，他都让每位描述新庙宇的每一细节。他不把自己没有目睹的事物的完整形象镂刻在心幕上是绝不会罢休的。他的记忆力，他的思维判断力是超常非凡的。他只要一次在心里记住的东西，就永远也迷惑不住他。

父亲在《薄伽梵歌》里勾画出他所喜欢的诗句，他把这些诗句连同

孟加拉语译文的抄写重任交给我完成。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毛孩子，他把如此严肃的工作交给我做，我真觉得无上荣光。

这期间，我已告别了那本破旧的蓝本子，替代它的是一本有封皮的李特式的日记本。现在，我的目光已从簿记和外表饰物转向维护诗人的尊严。我不仅写诗，而且努力使自己作为诗人形象站立在自己的想象面前。因此，我在鲍尔普尔写诗时，我去花园，在一株幼小的柳树底下，伸腿坐在地上，手执日记本写诗，觉得怡然自得。我感到这才是适宜诗人写作的方式。阳光下，坐在没有草皮的砾石上，创作名为《帕利塔维国王之失败》的一首带有英勇味的叙事诗。不过，它的强烈的英勇味也没有使那首诗免于毁灭之手。记载它的带有封皮的李特式的日记本也跟随自己的同胞姐妹蓝笔记本，不知消失在何方。

离开鲍尔普尔，一路上在沙哈伯甘杰、达纳普尔、帕拉亚伽、坎普尔、阿拉哈巴德做了短暂逗留，我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阿姆利则。

途中，发生了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火车停在某个大站，检票员走过来查看我们的火车票。他朝我瞧了一眼，不知他心里有什么疑问，但没有勇气说出。隔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两人朝我们车厢探头探脑窥视了一番，又离去；第三次兴许是位站长，他亲自走来，查看了我的半票，向我父亲询问：

“这孩子难道没有超过十二岁？”

“没有。”父亲答道。

那时我实际年龄只有十一岁，但从我的长相和智慧来看，我的年龄肯定要比实际年龄大。

站长说：“你应该为他补张全票。”

父亲眼里愤怒得直冒火，一语不发。那时他就从钱匣子里取出一张纸币给站长，补了全票，站长把余钱找回给父亲。父亲拿着找头鄙夷地扔向窗外。铜板散落在月台的石板上，咣当作响。兴许站长为怀疑父亲因省钱而说谎的低卑念头难为情，低下了头，快快离去。

我经常做梦似的想起阿姆利则的古鲁达瓦拉。好几个清晨，我跟随父亲一块儿散步，抵达位于湖中的锡克金庙 250 。那儿一直进行着祈祷活动。父亲坐在那些锡克教徒中间，突然他也和着他们的声调唱起颂歌，进行膜拜。那些锡克顶礼者从一位异乡者嘴里听到祈祷声，大为惊讶，热情地欢迎他。我们回转时，携带冰糖和果品，满载而归。

一次，父亲使唤金庙的一位歌手来我们宅地，倾听他唱赞歌。他获得了超出意外的奖赏，喜出望外。这个举动产生了影响，许多后继者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住地，唱颂歌挣钱。我们不得不做出防范措施，阻止他们如潮水般涌来。

他们发现，难以靠近我们住宅，就开始在街头上截住我们。每日清早，父亲总带着我一块儿外出散步，那时他们会不期而至。我们远远看到肩上挂着冬不拉弦琴，就如同熟悉猎人的鸟儿，望到谁肩上扛着猎枪，大惊失色，仓皇飞逃一样，吓得魂飞魄散，急速躲藏。猎物显然成熟老练多了，冬不拉响声落空了，它把我们驱赶得远远的，再也无法逮住猎物了。

傍晚，父亲来到花园对面的凉台入座。他为听婆罗门音乐，把我使唤过去。月光透过树丛，洒满四周。我用维哈伽调吟唱：

啊，没有你，我的主，危机四伏，

我的主，黑茫茫宇宙的庇护者。

父亲盘膝而坐，木然不动，低垂着头，双手合十，凝听着。这个情景的完整回忆，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心中。

我前面已说过，一天，父亲从斯利干特先生嘴里听说我的处女作——一首颂神诗而发笑。后来，我长大了，我得到了它的补偿。这里，我想提及一下。在玛克月节日之际，清晨和傍晚，我创作了许多颂神歌，其中有一首是：

肉眼无法看到你，

你在每一眼眸里。

那时父亲住在钦久拉，已经卧床不起。他把我和乔蒂哥哥叫去。父亲要乔蒂哥哥拉手风琴，让我唱一首新创作的歌曲，还重唱旧歌。当唱歌结束，父亲说：

“倘若这国家的国王懂得自己国家的语言，又欣赏文学，他一定会犒赏诗人的。当国王无能力这样做时，只能由我来做这个工作。”说毕，他开出一百卢比支票，塞到我的手里。

父亲教我学英文，随身携带了一些彼得·帕尔利故事丛书，从中挑选一本《本杰明·富兰克林传记》作为我的英文课本。他满以为，传记将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将对我学习英语有所帮助。但是，他在教我们时发现上述感觉错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过于聪明练达，精于计算，过于程式化以及他的宗教观异常狭隘，这一切使父亲难受。教学时，他对富兰克林过于世俗观点的例子和教诲式的句子，深感不满，似乎不用激烈的语言打击它们，他是无法忍受的。

这以前，我除了背诵梵语文法外，谈不上接触了梵语。而父亲竟然从《纯洁梵文课本》的第二册开始教我学梵文，同时，他还让我记住维德亚萨格尔著作里的词形变化和词的结构，我们就是这样研读孟加拉语言的，它帮助了我们学习梵文 ，父亲一开始就鼓励我用艰深的梵语

写作。我改变梵语词汇构成，组成长长的复合字句，随心所欲地增添上鼻化元音，使神仙的语言变成恶魔的语言。但父亲没有嘲笑我那种奇特的鲁莽举动。

除此之外，父亲用浅易口语为我解释帕拉卡特尔的英文著作的内容，我用孟加拉语笔录了它。

父亲携带了许多自己阅读的书，其中有一种书在我看来是十分枯燥乏味的，那就是十一二卷的吉本著的《罗马史》。看来，我不应有这样的感觉，因其中还含有一些情味。我思量，我不得不被强制地阅读许多乏味的书，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只得屈从于为求知而读书，但那些成人可以依喜欢与否选择读书，可以不读上述乏味的书，他们何必自寻烦恼呢？

喜马拉雅山上

在阿姆利则小住了个把月，在印历正月底，我们离开了那儿，向达尔胡西山进发。我们在阿姆利则的最后几天，仿佛没有个完结似的，我正想赶快缩短它们，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召唤使我坐立不安。

我们抵达那儿，坐上轿子登山。沿途，我遥望，满山坡盛开着各式各样的春天花朵，恰似一层层一行行燃烧着的美丽火团。我们每日清晨喝过牛奶，吃些烙饼，出户游玩。日落之前，回驿站休息。整天，我的眼睛没有获得休息。我担心，可别有东西遗漏观看。到处是山弯、岔口、花丛、林涧，简直目不暇接。涓涓清泉宛如一位大仙少女，在沉思中的白发隐士怀里嬉戏着；它又穿过绿荫根部，从覆盖着青苔的黝黑的石块旁，从密不可透的寒冷黑夜的宁静幕后，潺潺流淌过去。轿夫就在这里把轿子搁下休息。而我若有所思，我为什么要抛弃这块心旷神怡的迷人宝地呢？永远蛰居在这里，该是多么令人惬意呀！

这就是新相识的一个优先特征。那时心灵还不晓得，诸如此类的良辰美景还会数不胜数地涌现。当一明白这个事理，计算的心灵就会竭力小心翼翼地节省花费；当物体十分稀罕，心灵就会消除自己的吝惜心理，给物体以巨大价值。因此，我某日走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我把自己当成异乡者，只有在这种假设的情况下，才会觉得这里可观赏的东西是很多的。倘若我们熟视无睹，心灵就不会给予所看到的东西以价值定位，那些真实价值无形中被丢失了，所以，我们心灵观赏的饥饿，会迫使我们去异乡旅行。

父亲把自己的小钱匣交给我保管。他绝不会理会我是这方面的无用之辈，他把它交给随从吉特尔吉，恐怕更安全些。因而，我思忖，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培养我的责任心和管理钱财才能的考虑。有一天，我们抵达一个驿站，我忘了带匣子，放在桌上。父亲申斥了我一顿。

在驿站，父亲经常叫人把椅子搬到驿舍的露天里，我们坐在那儿。暮色四合，山中清朗天空里，星星闪烁着光辉。那辰光，父亲讲解天文知识，让我辨识星座。

在伯卡鲁塔，我们寄宿在一山顶上的屋舍里。

那时已临近五月了，然而山顶的气候依然寒冷，山坡背阴处的冰雪还没融化。父亲不担忧危险，允许我们任意在山间漫游。

我们屋子下面是一座山崖，长满了喜马拉雅山的雪松。我独自执着一根嵌着铁头的棍子，在林间随心所欲地游荡。这座森林像巨大的魔鬼一样带着自己高耸森严的阴影，矗立着。它们不知会有几百年的生命！然而，昨儿抵达的一位异常渺小的人类孩童，居然没有任何顾忌，自由自在，到处遨游，而它们对我这种任性不言语、不阻拦。一进入森林阴影，仿佛某种触角碰着我，它们像蜥蜴的身体那样的冰冷透骨地抚摩我；而躺在地上枯叶堆上的斑驳阳光和阴影交错呈现，仿佛是太古时代的蜥蜴体上的奇特鳞甲。

我的卧室在住宅一隅。晚上，躺在床上，我透过玻璃窗户，在星星朦胧光照下，凝望着山峰的惨白冰雪的景色。不知什么时辰，父亲围上红色披巾，手执一支灯烛，走向何方。不一会儿，我看到，他已经坐在玻璃窗围住的凉台上，默默祈祷。而后，我已迷糊睡去。突然发觉，父亲推醒我。那时，夜色还没完全退去。这是背诵梵文文法和语尾变化的规定时刻。在严寒里，从温暖舒适的毡子里爬起来，这是多么难以忍受的觉醒啊！

太阳升起，父亲做完了晨祷。他喝了杯牛奶，然后把我叫到跟前，念诵《奥义书》经文，再次向神明祈祷。这之后，他带我出户散步。天哪，我怎能跟上他的步伐，一块散步呢？一些年龄大的孩子都难以追上他。因此，半途，我就转身，穿越过山路，径直返回家。

父亲回来，让我读一个小时的英文《富兰克林传记》。尔后，大约十点光景，用冰雪融化的水洗澡，我怎么也逃脱不掉这种严酷的锻炼。仆人不敢违抗他的指令，往冰水里灌热水。父亲讲述自己年轻时期的例子，如何坚持用难以忍受的冰水洗澡，借此鼓励我。

除此之外，喝牛奶又是一桩苦差事。父亲喜欢喝牛奶，而且大量地喝。我无法确切地说，我是否继承了父亲那般喝牛奶的能力。我早就提过那种尴尬境遇，在仆人专制统治下，我吃喝习惯朝相反方向发展，吃喝少得可怜，但我与父亲一起不得不饮牛奶。最终我求助于仆人的庇护，他们或者同情我，或者对我发慈悲，在我杯里偷偷灌入比牛奶还多的泡沫。

午餐过后的晌午，父亲又要我做功课。我的血肉之躯，委实无法忍受。清晨生气着的懒觉正实施着报复，我困得一次次摇晃倒下。父亲见我发困的状况，开恩放了我假。但奇怪的是，我一获假，瞌睡跑得无影

无踪了，最后竟然跑到喜马拉雅山去了。

有些日子晌午时分，我手执着拐杖，从一个山麓转悠到另一个山麓。父亲见了，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直到他生命最后，我发现，他都不想对我的自由独立，横加干涉。而我做的许多事，若违拗他的兴趣和意见，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马上阻拦，但他从没有这样做。他耐心等待着，让我们从内心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倘若我们只从表面接受真理和荣誉，他内心是不会满意的。他深知，没有全身心付诸于爱，不可能获知真理。他也深知，真理暂时远离而去，总有一天，真理会回来的，但倘若在虚假的统治里，强制地或盲目地接受真理，那么通向真理的道路将被封闭住。

年轻时，我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奢望，坐着牛车，沿着大干道抵达白沙瓦去旅行。谁也不支持我这个奇思异想，持反对意见者倒挺多。但是，当我向父亲诉说这个想法时，他却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好主意。火车旅行是什么旅行！"他还津津有味地叙述了自己如何徒步或骑车旅行的情景，而对他所遇到的困难或危险，只字未提。

还有一次，当我被委任原始梵社秘书时，我去父亲居住的花园街的寓所，说："我不赞成除了婆罗门不准其他种姓人坐上梵社祭台进行圣礼的做法。"那时，父亲对我说："这是个好主意，倘若你能够实施的话，你去矫正这个规矩。"

我获得了他的指令，但我发现自己没有矫正它的力量。我仅仅能够发现不完善，但不擅长于创造和完善事物。试问能和我合作并具备力量的人在哪儿呢？我也许能够召唤合适的人，但如此力量在哪儿呢？我能够在破坏的地方建设新的东西吗？它的设置在哪儿呢？当现实的人自己无法集合在一起认真做事时，那么有一种具有束缚性的规则的存在，兴许是件好事。这就是我父亲对现有秩序的看法，但他从未提及任何违抗破坏，借此解聘我。

正如他允许我独自一人在山林间漫游，在真理道上，他也同样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道路的自由。他不担心我将会犯错误，即使我遇到危险或磨难，他也不会惶恐不安。他在我面前提出了生活的理想，但他绝不施行专制统治的惩罚。

我经常与父亲交谈家里事，家里人来的信都及时交给他过目。无疑，他从我这里获得的信远远超过从其他人处获得的信札。大哥德维琴德拉纳特和二哥萨登德拉纳特的信件一到，父亲就让我阅读。看看他们是如何写信的，我确实从中获得了如何写信的启迪。父亲认为，这一切社交礼节、习俗规矩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我清楚记得，我二哥在一封信里写道，"繁忙事务"把他的"颈脖捏住了"，诉说他忙得要命。父亲让我解释其中几个梵文词的含义。我解释了其含义，其实不符合它的本意。他作了另外解释。但我过于自信，我不

接受他的释义，与他发生争执。若换了别人，一定让我闭上嘴。但我父亲容忍我的异议，耐心地向我解释。

父亲经常向我叙述一些诙谐且荒唐的故事，我了解了那个时代纨绔子弟的许多事情。那时代的公子哥儿觉得，达卡围裤的边缘太粗糙，会磨损他们娇嫩的皮肤，因而他们撕去粗糙边缘穿上。

有人发现，卖牛奶者在牛奶里掺水，所以为监视卖牛奶者安排了仆役，又为监督监督者安排了人。这样，周而复始，监督者人数越发增加，而牛奶的颜色却越发清淡，渐渐变成像近视眼睛般蓝光光。卖牛奶者对老板说，如果监视者还要递增下去，牛奶里将会出现喝牛奶的鱼儿了。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则笑话，不禁开怀大笑。

几个月后，他把我与仆人基肖利·吉特尔吉一块遣送回加尔各答。

回家

从前束缚我的仆人专制统治的锁链，在我离家去喜马拉雅山时完全被折断了。当从那儿归来时，我的权力增大了。谁的眼光都会落在近在咫尺人的身上，我离开众人视线远去，而现在又回来时，我发现，众人的目光又投到我身上。

回家途中，在火车里我就感到，我似乎开始了受宠若惊的命运。我头戴丝绸毡帽，独自一人散步，身边只跟随一个仆人。经过山旅生活的磨炼，我的身体越发强健。途中，多少英国绅士和太太，在火车里没有一个不夸奖我的强健体魄。

这次旅行归来，不仅仅是旅行归巢，而且我可以从以前被放逐的小屋抵达家庭内院了。住内院的禁锢被拆除了，我现在可以不去仆人的庇护所了，在妈妈的内宅占据了较大的坐毡。那时我家最小的媳妇（伽达摩波莉·黛维）过府来我家，我从她那儿获得了慈爱和宠幸。

童年时期，我没有乞求就获得了女人的宠爱，正如人需要空气和阳光，人自然也需要女人的温暖和服侍，但人们没有像我那样具有对空气和阳光的特殊感受。孩子需要女人慈爱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孩子也为逃出这种类型的溺爱罗网而焦急不安。但是，人在自然时间内应得的关切，他却没有获得，这是人的不幸，我的情况就是那样。

童年时期，我是在仆人专制统治下，住在外院屋子里长大的，现在突然获得了女人的柔爱，我永志无法忘却这份情感。

幼年时期，内院离我们是遥远的，我只能在内心，在自己想象世界里创造着那块乐土。我们把它称为“闺房”。在那儿，我发现了全部桎梏终结的宣告。我思忖，那儿没有学校，没有老师，谁都不用被强迫参加不愿干的事。那儿的幽深的悠闲，含有一种神秘意味；那儿，任何人不

用忙于整天的计算，或向人汇报，一切游戏玩耍完全按照自己意愿行事。

我还发现一个秘密，我的小姐姐（沃尔朝古玛莉）与我们一块上尼尔卡玛尔先生的课。然而，不管她读与不读，他都无动于衷。上午十点，我们得赶快用完早饭，像好学生一样准备上学，而小姐姐却摇摆着小辫子，无忧无虑地往内院走去。见到这般情形，我心烦意乱。

这之后，当颈脖上挂着金项链，新媳妇（伽达摩波莉·黛维）进我们家门时，内院的秘密更加迷惑住我的心。她是从外面来的，却变成家里人，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她却是自己人。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使我怀有一种想与她相见的强烈渴望，但困难的是，我借着某种机会走近她时，小姐姐把我抓住说："你们男孩来这儿干什么？走开！走到外院去！"那种失望加侮辱，给我心灵以沉重的打击。我们只能从窗外往她屋里窥探，看到玻璃橱里放着玻璃和瓷器做的玩具和奇形怪状的什物。它们有着斑斓的色彩，有着令人惊羡的装饰！我们连接触它们的资格都没有，永远也没有勇气去索求什么。对我们而言，那些稀罕奇妙的东西更增添了内院弥足珍贵的魅力！

这样，我的日子就在被拒之门外的打击下打发过去。外界自然离我们远远的，家庭内院也离我们远远的。因此，我们所获得的内院一鳞半爪的印象，仿佛都是些图片似的。

夜晚九点以后，上完阿考尔老师的课，我就进屋睡觉。一面走一面观望，装有百叶窗的长廊里挂着灯盏，忽明忽暗摇晃着，通过长廊，黑暗里走下四五层梯子，到达带有庭院的内院的回廊里，看到一柱月光从东方天空倾泻下来，斜照到回廊的西角，其余隐匿在黑暗之中。月光下，家里女仆们伸展着腿坐着，用废棉线搓着灯芯，低声谈着她们家家户户的故事。许多这样的日常生活的难以忘怀的图画，镂刻在自己心上，怎么也抹不掉。

这以后，用完晚餐，在走廊里洗了手脚，我们三人坐在一张大床上。保姆库长莉或帕娅莉或丁考莉坐在我们的床头，开始讲述王子旅行记。故事一讲完，卧室寂静无声。我把脸转向墙壁，在微弱的烛光下，凝望着墙壁剥落的灰泥，形成黑白相间的形状和线条，我内心在那些线条和形状上，想象出各种光怪陆离的图画。不久，我睡着了。在某些日子的后半夜，我半醒半睡，迷迷糊糊地听到，守夜者萨尔达尔的高高吆喝声，从一个走廊传到另一个走廊。

一天，我终于在陌生和想象里的内院获得了久已渴望的宠爱。当每天原本自然的、应得到的东西，突然连本带息补偿给我，我不能不受宠若惊，晕头转向。

小旅行家回家数天之内，给家里人没完没了讲述自己旅行的故事。一次次复述，故事越发散漫，以致它已不能符合实际情况。天哪！与其

他事物一样，故事也会变得陈旧、暗淡，而讲故事人的荣光也会受到损害。为使旧故事保持光彩新鲜，必须对它添油加醋，进行增色添彩的渲染。

从山上回家之后，在屋顶妈妈举行的露天集会上，我占据了主讲人的地位。从妈妈那儿获得赞美声的诱惑是难以抵御的，而获得声望并不是那么艰难的。

我在师范学校上学期间，一天，我第一次在一本儿童读物中读到，太阳比地球大一百四十倍。我在那天妈妈的聚会上，揭示了这个真理。从中可悟到，那些被证明渺小的人身上也会有伟大的天分。我还时常用口语诵读语法和修辞课本所列举的诗作，母亲听后大为吃惊。在那南风习习的晚间聚会上，我还不时抛出从普拉克特尔著作中所获知的天文知识。

父亲的侍者基肖利·吉特尔吉曾是位庞伽利 252 演唱团的歌手。我们住在山上时，他经常对我讲："噢，兄弟，那时你若参加我们的演出，我们庞伽利演唱团将会有何等风光！"这话给我一种巨大诱惑，我若参加庞伽利演唱团，在各地巡回演唱，这该是多么大的幸运。我那时向基肖利学习了许多庞伽利歌曲。这些庞伽利歌曲的演唱使聚会热烈拥挤，远胜于讲述太阳光的吸收和土星的月光时的盛况。

大部分人只阅读卡利迪瓦斯的孟加拉文的《罗摩衍那》，度过一生，而我向父亲学习大仙瓦尔米基所创作的梵语韵律的原文《罗摩衍那》。我这个消息最使妈妈激动不已。她喜出望外地说："好啊，儿子，你从梵文《罗摩衍那》中选几段，吟诵给我们听，我要考查考查。"

不幸得很，我父亲只选了《罗摩衍那》中的盖盖伊与十车王对话那一段，连这一段我也没有背熟。我背诵时露馅了。人们会发现，由于遗忘，许多地方变得模模糊糊。但是，母亲焦急盼等着享受自己儿子聪慧的奇才显露的那一快乐时刻，那时我哪有说"我忘记了"的力量。因此，当我背诵《罗摩衍那》中的一些诗句，瓦尔米基的创作与我解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和谐。这位生活在天国里的富有同情心的大仙瓦尔米基一定会带着惊奇的善意微笑，宽恕渴望获得母亲嘉许的现代孩子的这个过错，但是，默图苏登 253 高傲的摧毁者，是不会放过我的。

母亲认为，我完成了一种稀罕的成就。所以为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分享其欢乐情感，她说："你必须念给德维琴德拉听《罗摩衍那》！"

我心想，这是个多么危险的提议，我竭力反对，提出种种逃遁的理由。但母亲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叫人唤来大哥。他一来到，妈妈就迫不及待地说："罗宾 254 掌握了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让他念给你听听！"

我一筹莫展，硬着头皮朗读了。万幸的是大慈大悲的默图苏登只是虚晃一枪，稍许显示了自己骄傲的力量，稍纵就放过了我。大哥也许沉

浸于自己的创作中，他没有坚持听我的孟加拉文的解释，听了我两三行颂诗，就说了一声“很好”，拂袖离去了。

这之后，我感到自己更不愿去上学了。我提出了种种借口逃学，不去孟加拉中学。尔后，他们又勉勉强强地把我送入圣特吉比叶尔斯学校。在那儿也没有更好的结果。

期间，我哥哥做了些努力，最终他们完全对我放弃了希望，连骂也懒得骂了。一天，我的大姐（萨底耶·普拉萨德的母亲索达米尼·德维）说：“我们原抱着希望，罗宾长大成才，但如今希望已成泡影。”我清楚地意识到，在上流社会的市场里，我的价值正失落着。但学校对我而言犹如全面隔绝生活和美的监狱，它的围墙犹如医院的残酷折磨，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奉献给它那每日运转的压榨机。

然而，圣特吉比叶尔斯学校的一个弥足珍贵的记忆，至今仍没有消退去，那就是我对一位老师的回忆。我们的所有的老师都不是一样的，特别是我班上的一两位老师，我在他们身上没有发现对上帝虔诚的深沉谦恭。一般来说，教师是折磨孩子心灵的机器，他们不会超越同类教育机器的种类的。教育机器一方面把人类本性汁液汲干净；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的外部形式，进行祈愿敬神仪式。在这犹如巨大石磨似的世界里一颗颗年轻的具有自然本性的心被碾成齑粉。在这些宗教实践里，在教育机器磨盘旋转里是不会出现有用的人才的。我们的教师也许能在这教育机器里产生成熟模型，但我是不屑一顾的。而在我心里存有的珍贵记忆的一位老师超越了他们的生活和教育模式。

他就是迪贝奈伦达神父，一位西班牙人，英语发音似乎有些困难，也许是这个缘故，他教我们课，班上同学都不太注意他。我觉得，他深知学生们对他的冷漠，但他每天都谦和地忍受着。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从内心存有一种对他痛惜的感觉。他的脸并不漂亮，但他的相貌却奇异地吸引着我的心。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仿佛随时随刻在自己内心向神祈祷着，内心的广阔和深沉的宁静仿佛袭扰着他的周围。

在学校，我们有半小时仿写字帖。那时，我经常手里握着笔，心不在焉地坐着，胡思乱想着。一天，迪贝奈伦达神父做我们的班主任，在每一把椅子后面踱来踱去。兴许他几次发现，我的笔没有转动。我忽然发现，他在我背后俯下身，把手放在我背上，温柔关切地问道：“泰戈尔，你身体不舒服吗？”仅仅这句简单的问候，我至今仍无法忘掉。

我无法猜揣其他学生的感觉，但我看到了他的一颗博大的心灵。今天，我一想起他，仿佛我获得了步入孤寂幽静的神秘魅力。

那时，还有一位老师博得了同学的喜欢。他就是亨利神父。他在高年级教书，因此我不太了解他。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他懂孟加拉语，他向班上的一位名叫尼拉德 255 的同学问道：“你的名字含义是什么？”尼拉德对自己的一切，毫不在意，那天对自己名字的起源也没有表示少许

热情，所以他根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字典里有许多深奥的、不认识的字，但由于对自己名字来源的无知，他可能成为笑柄的傻瓜，遭到犹如自己滚落进马车底下那样悲惨的灾祸。于是，尼拉德毫无羞愧地答道：

"'Ni'是没有，'roda'是阳光，这就是我的尼拉德（Niroda）名字的含义，就是阳光不存在。"

家庭学习

阿南德琼德拉·韦当特瓦基的儿子甘琼德拉德拉·帕达伽尔叶先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当他发现学校的科目无法束缚住我，引起我兴趣，他就放弃这种管束的努力，另起炉灶。他教我读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并用孟加拉语翻译给我们；除此之外，他还用孟加拉语解释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一些段落，然后把我关在房间里，让我用孟加拉语把它们翻译出来，译完才能放我出来。这样，我终于把全剧译完。幸亏，译文早已遗失，我行为结果的重负也因此减轻了。

我的梵语教育的重负落在罗摩萨尔沃斯瓦·帕达伽尔叶先生身上。教不情愿学习文法者的艰难企图成为泡影之后，他也教我读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讲解它的意思。一天，他把我带到依什沃琼德拉·维德亚萨格尔处，让他听我的《麦克白》的翻译。那时，拉吉卡利希那·穆考巴塔亚叶 256 先生也在座。一步入他那堆满书籍的充满书香气的房间，我的心不禁战栗起来。他严肃恬静的脸庞也增加不了我多少勇气和胆量。但我有生以来没有遇到像维德亚萨格尔那样大名鼎鼎的观众，所以从那儿获取声誉的诱惑在我心底越发强烈。兴许我从那儿获取了一些勇气和荣誉，回了家。我记得，拉吉卡利希那先生教诲我："与戏剧其他部分相比较，女妖说话的语言和韵律应与其他角色不同，应保持差异的特殊性。"

童年时期，孟加拉语的文学作品很少见到。我想，我那时已把可读和不可读的孟加拉文的书都读遍了。那时，有关孩童与成人的书籍不存在特别的差异，我们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损害。现在，在文学情味里掺和了大量水分。为孩子所写的使心灵娱乐的书里孩子只获得十分幼稚的情感，而没有成人的成熟情思。其实，我们应该策划适合孩童读的书，它们应包括他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内容。我们在自己童年时期读得懂的和读不懂的书，它们都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影响。世界对孩子的心灵应该这样工作。他们懂得的东西就会变成自己的，不懂的东西也会把他们推向未来。

当图本吐·米特拉 257 的《集中营》喜剧问世时，我正处在不适宜读它的年纪，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正在阅读那本书，我再三恳求，她仍不肯借我一阅，并且把它锁藏起来。这种禁阅的阻力格外增加我的好奇心，我警告她说："我一定设法读这本书！"

晌午，她们正兴趣盎然地玩纸牌，一串钥匙拴在衣襟里，那件纱丽衣襟搭在她背上。我对玩纸牌从来不感兴趣，一直对它讨嫌厌恶。但那天谁都难以猜揣我的举止含义，我木雕似的正襟危坐看着。当她们正聚精会神地设圈套玩着，我却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企图取出纱丽衣襟上的钥匙。但我手指可能不轻巧，也可能过分紧张激动，我的企图被发现了，我被抓获了。她微笑着从背上取下拴住钥匙的衣襟，放在膝上，又兴高采烈地玩起牌。

现在，我又想出一条锦囊妙计。她有吸旱烟的习惯。我取来槟榔旱烟叶，放到她面前。正如我预想的那样事情发生了，她站起吐掉槟榔，她的纱丽连同钥匙一块从膝上掉在地上。她拾起纱丽又放在背上。

这次，我终于偷到了钥匙，她没有抓住我这个贼。我读了这本书。尔后，钥匙和书一块交到它的所有者手里，我根据偷窃法律保护自己。她想狠骂我一顿，但她的斥责不那么严厉，暗里还窃笑着呢。

拉琼德拉尔·米特拉 [258] 先生编辑出版了一本带图的《杂文月刊》，它的全年合订本放在海敏德拉纳特哥哥的书架上。我设法拿到了它，至今还记得那时重复阅读它的快感。我把那部正方形的大厚书放在膝上，仰卧在床上，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其中有对大海鲸的描绘，卡奇 [259] 的有趣的断案，卡利希那·古玛尔的言情小说，篇篇赏心悦目。我读着读着，不知消磨了多少时日的晌午。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出版那样的杂志呢？如今杂志一面刊登枯燥无味的科学和哲学文章，一面发表大量滥竽充数的低劣的短篇小说、游记之类的东西。在英国，《琼伯尔斯》《卡索尔斯》和《斯特朗德》等大量杂志报纸，满足了大众读者的阅读需要。它们是适宜大众口味的粗茶淡饭，它们对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是开卷有益的。

少年时期，我还看到了一本叫《愚人之友》的杂志。我从大哥的书橱里取出几本，坐在他房间相邻的一个小屋门槛上，不知读了多少日子。就在这杂志上，我最早读到了比哈利拉尔·吉卡勒沃尔迪 [260] 的诗篇。在那年代的所有诗歌作品里唯有比哈利拉尔的诗篇，最打动我的心。他这些抒情诗以简朴的笛子旋律，唤醒了我心中的田野和花园的美好音乐。

在《愚人之友》月刊里，我读到了从英文转译成孟加拉文的《保尔和薇吉妮》 [261] 的小说，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淌下了泪水。天哪，它是多么美妙的海岸！在海风的吹拂下，枣柳树摇曳着；多么奇特的山谷，山羊满山坡奔跑嬉戏！它们都在加尔各答城南的一个凉台上，在晌午温煦的阳光照射下，如何幻化成一座新鲜愉快的海市蜃楼，一位在荒无人烟的岛屿的黝黑的林间小径上的印度少年，如何热恋着头上裹着彩色头巾的小薇吉妮哩！

最后，般吉姆·钱德拉的《孟加拉观察》像风景一样掠走了孟加拉读

者的心。一方面我们要挨到月底，才能盼到它的问世；另一方面我们要等到大人们传阅之后才能轮到，我简直难以熬过这段日子。只要可能和喜欢，我们能一口气把般吉姆的《毒树》和《琼德拉什卡尔》等小说读完，但是我们一月复一月盼等它们的连载，我们只能在漫长的断断续续的时间里，阅读到小说的一小段，然而心中反复回味，获得心灵欢乐，同时关注着下期的出版。这样，我们处在满足与不满足、好奇与享受混杂着的阅读期待中，那种阅读期待的机缘和滋味，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那时，萨尔达查尔那·米特拉和阿卡什叶琼德拉·萨尔卡尔的《古诗集刊》也是吸引我的读物。我的长辈是它的订购者，却不是它的固定读者。因此，我不难获得它。维特亚帕迪的艰深的、走了样的马提利语的诗集，因着它的朦胧性，极大地吸引着我的心。我试着不依赖它的注释，探索它的含义。一些特别难以理解的词儿重复出现多少次，我就把它们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我也根据自己的理解，记下它们的语法特点。

家庭环境

少年时期，我拥有一个优越的环境，文学清风，夜以继日地吹进我的家园。我清楚记得，每天傍晚，我默然地倚在凉台的栏杆边，凝望着对面客厅的辉煌灯光，人影憧憧，华丽的马车直驶到门槛，宾客络绎不绝。究竟是什么集会，我不大清楚，我只是站在黑暗中，凝目观望着一排排明亮的光圈，它们间隔不大，然而它们却与我那儿童世界相距十分遥远。

我的堂兄格楞德拉（阿宁德拉纳特的大伯）刚看到罗摩阿拉易那·特尔卡勤登创作的新剧，就要在家庭里演出。他在文学与艺术里所显示的兴趣和热情是无底的，他仿佛从四面八方唤醒着孟加拉的现代性。服饰、诗歌、音乐、绘画、戏剧、宗教和爱国的所有领域，在他内心唤醒着一个十全十美的民族主义理想。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评述里，格愣德拉也表现出一种超常的热爱。他用孟加拉语撰写历史，但经文完成一半就束之高阁；他翻译梵文戏剧《优哩婆湿》，日后付梓问世；他所创作的梵文颂歌至今还在宗教音乐里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他还是那个时代孟加拉地区创作爱国主义歌曲和诗歌的先驱者。不知多少年前，格愣德拉所创作的歌曲《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一直在“印度教徒协会”的年会上传唱着。

他英年早逝时，我年纪还十分轻。但只要见过他一次，谁也忘怀不了他魁梧、英俊和庄严的相貌。他身上有一种远大的影响魅力，能把大众团结在他的周围，有他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仿佛世界再也不会四分五裂。我们国家盛行着一种风气，就像他那样一个个人物莅临，他们依赖于自己性格的特殊影响力量，很容易在整个家庭和四邻五舍里确立自己的名望。如果任何国度里出现那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就会在政治、商业和各种公共事业里成为民族领袖，就会把大众组成一个巨大集团。

可见，把不同人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是一种特殊天才人物的工作，而在我们国家里那种天才默默无闻地消失了。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浪费和糟蹋，它仿佛从星空世界中摘下星星当作柴火用一样，白白浪费了。

我还清楚记得，格愣德拉的弟弟古椤德拉（阿宁德拉纳特的父亲）使家庭完全充实起来。他心怀宽大，一视同仁地拥抱着诸亲好友。他俨然一位热情的“追恋者”的化身，出现在南边凉台上、南端花园里、水池的岸畔、垂钓聚会上。他那充盈美德和才德的心，仿佛无时无刻都洋溢着奔放的热情和无尽的精力。他对戏剧艺术特别酷爱，他在节庆娱乐等方面总有别出心裁的设想，而且他总使它们开花结果，闪烁新的光辉。

我们年龄小，无权参加他们策划的种种活动，但他热情的浪涛从四面八方袭来，一次次撞击着我们好奇的渴望之心。我清晰地记得，一次，大哥创作了一出绝妙的讽刺剧，每天中午，在古椤德拉的大客厅里排演。我们站在凉台上，透过敞开的窗户，听到排演讽刺剧时的哄堂大笑混杂着美妙歌声的片段，同时，我们能观看到阿克谢·默正达尔先生随心所欲的舞蹈。

现在，我记得一些歌词：

你不要讲这样的许诺，

哦，亲爱的，

不要许下如此诺言；

我亲爱的，不要在秘密中掺和毒药，

这会酿成笑柄的悲剧……

今天，我也弄不懂，这里又有什么可笑的事，但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懂得”，心灵也为此摇曳不定。

我还记得，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使我获得了古椤德拉对我特殊的慈爱。我在学校里从未获得过奖赏，除了一次获得品行优良的奖赏《韵律之环》书外。我们三人中萨底耶·普拉萨德读书最聪明，一次考试中他取得了好名次，获得学校奖赏。那天，从学校回家，从马车上下来，我径直走到古椤德拉堂兄处，报告这个喜讯。他坐在花园里，我老远就叫喊：“古椤哥哥，萨底耶·普拉萨德获奖了！”他高兴地笑起来，把我拉到身边，说：“你没有得到奖赏？”我答道：“没有，我没有得到，萨底耶·普拉萨德获得了。”他十分欣赏我，尽管我没有获奖，他认为，我对萨底耶·普拉萨德获奖感到由衷喜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秀品格。他向大家夸奖了我。我可从未想过，从中我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因而堂兄对我夸奖，我大吃一惊。这样，我尽管没有得奖却获得了奖赏，但这对我并不好。我认为，给孩子礼物是可以的，但他们不应得到夸奖或报酬，孩

子只是从外界考察，而不是从自己方面审视，这对他们成长是有害的。

午饭后，古楞堂兄去办公室，办公室对他而言，犹如俱乐部似的。这里，谈笑与处理事务混杂在一起。办公室里，当他坐在沙发上休息时，我就轻轻地投到他怀里。

他经常给我讲有关印度历史的故事，克里夫 262 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最后他返国时用剃刀割断了喉咙，自杀身亡。我听后惊讶万分。他掀开了印度历史的新的一页，然而在他心灵里隐藏着何等痛苦的秘密。表面上看，他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内心怎么会有如此失败的沮丧感呢？这个问号久久萦回在我脑际。

某些日子，古楞堂兄看到我的脸色和举止，即刻就明白，我口袋里藏有一个本子。获得稍许抚爱，那个本子就害羞地从隐蔽处走到外面来。古愣堂兄是位严厉的批评家，甚至他的意见若是作为广告刊登出来，定会起到好的宣传效果。我清楚记得，有一天，他发现了我的诗歌存在着许多孩子气，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写了一首《印度母亲》的诗，它的一行末尾的词是“Nikatha（亲近的）”，我既没有能力把这个词遣送到遥远的地方，又无法获得某种限制，因为有着押韵的韵脚要求。因此，我不得不在这行诗句的末尾接上“Sakatha（大车）”一词。显然，那里没有适宜大车通行的道路，然而“韵脚”要求这样做。这样，我挨了古楞堂兄的一记讽喻的闷棍，载我从那条艰难道路来的那个“大车”带着马儿，消失在来的道路中，无影无踪，至今不知它的任何音讯。

那时，大哥在南端的凉台，坐在坐毡上，面前放着一只桌子，挥毫写着《梦游记》。而古楞堂兄几乎天天清晨来我们南端凉台坐一会儿。他对情味享受的纯真欢愉，犹如春日催助我诗歌悟性的发展。大哥既写诗也朗诵诗，这时古愣堂兄听了，洪亮的笑声一次次震撼着凉台。

正如春天的杧果花苞过早地凋谢，铺在树下，《梦游记》的多少被撕弃的稿纸，散落了房子满地，没有任何着落。大哥的想象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他往往超过需要动用自己的丰富想象。所以，他不得不扔掉许多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谁能把它们收集并保存着，满可以装满孟加拉文学的花篮。

我们通过偷听偷看，就可以从那时诗歌情味的享受筵席里获取几许享受。也就是说，我们那时没有完全被摒弃在诗坛之外。它们是那样丰盛，使我们直感到不缺乏“祭品”。那时，大哥的创作异常旺盛，韵律、语言和想象犹如潮水般涌进他的笔触底下，那股涌泉带着常新不衰、奔腾不息的波涛的欢快呼声，响彻大大小小岸畔。我们那时究竟理解《梦游记》多少？天晓得。但是，我早已说过，为获取享受不必要充分理解。大海里是否获得珠宝，不晓得，然而即使获得珠宝，我们也不会认识它的价值。但只要我们尽兴，只要我们与波涛戏耍，一定会获取欢

悦。在那种欢乐的冲击下，生活的源泉在大大小小的血管里奔腾不息着。

我越想到那些往事越感到，那个时代的“集会” [263] 的东西如今已不复存在了。那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类型的密切自然的交往，我们在童年时代仿佛有幸看到了它的临终余晖。那时候，相互交往是那么紧密，因此“集会”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必需的东西。那时，那些赶“集会”的人受到了巨大的尊敬。现在，人们只是为工作而奔赶，仅仅为了见面而已，而不是为“集会”不召自来。现在，人们身边没有悠闲的时间，也没有亲密的情感。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家园里存在多少交往！多少欢笑声和闲谈声，响彻客厅和廊亭。我们可以容纳各式各样个性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洋溢着幽默的欢笑和闲扯。这可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如今这种亲和力不知消失在何方！人现在犹在，但那些客厅和亭台楼阁如今已空寂无人了。

那时的所有器皿、宴会、活动都是为多数人的，不管它们是多么豪华精巧，都不存在丝毫的傲慢情感。今天的大人物家里的装饰远远超过从前，但它们是无情感的，它们是没有节制的摆阔，也不懂以平等眼光去召唤，那些赤裸裸的、衣衫褴褛的和堆满笑脸的人，现在不准进入那里，那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坐毡。

今天，我们按照某种模式装饰楼房，根据自己休息的需要建立屋子也是社会性的，没有原先的亲近性了。我们原先的社会体系断裂了，没有任何途径可恢复那种社会体系。结果每个家庭都寂寞寡欢了。今天，我们为事务利益、为国家政治而聚会，但不纯是为彼此见面而集会坐在一起，也就是仅仅因着“人相互热爱”而聚集在一起，创造着各种亲善事，但如今这类聚会是不可能存在了。在世上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吗？正因为如此，在那个时代里那些人通过敞开心扉的爽朗的笑声，减轻着日常生活的重负，今天，那种人仿佛是从另一国度来的人了。

阿克塞耶·金德拉·焦杜里

少年时期，我有一个良师益友，他在我文学发展道路上所给予的帮助是无法估量的。他就是已故的阿克塞耶·金德拉·焦杜里塔利，也是我乔蒂哥哥的同窗好友，是英国文学的硕士。他不仅精通英国文学，而且喜爱得如醉似狂；另一方面，他又狂热地喜欢孟加拉文学的毗湿奴抒情诗人和作家 [264] ，如格维坎坎、拉姆普拉萨德、帕尔德·钱德拉、哈罗·泰戈尔、罗摩·巴苏、维杜巴布、夏列塔尔·卡塔卡等。天晓得，他记得多少孟加拉的逸名歌曲。不管走调与否，他总使劲地放声歌唱这些歌曲，听者的异议也丝毫影响不了他的热情。与此同时，在打拍子方面，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阻碍，不管是书桌还是书本，合法还是非法，凡一到手，就在上面有力地敲打着拍子，鼓动听众聚集起来。

他具有从世间万物吸收欢乐享受的非凡能力。他既能无阻碍地从每一事物中尽兴地汲取优美的情味，又能胸襟坦白地毫不吝惜地歌颂每一美好的事物。他还具有抒写歌曲和抒情诗的卓越才能。更使人满意的是，他没有因自己的作品而染上骄矜之气。他写在一叠又一叠的零散纸片上的作品到处乱扔，从不去过问。他才华横溢，却淡泊自若。

他的一首题为《淡泊》的诗，在当时的《孟加拉观察》杂志上刊登出来，受到了普遍的喝彩。我曾经听到过人们传唱着他的许多歌曲，而有趣的是，谁都不晓得它们的作者姓甚名谁。

真诚地热爱文学的热情比文学知识的渊博更弥足珍贵。阿克塞耶先生的那种无穷的热情，一直唤醒着我自己的文学感受力。他在情谊中正如在文学批评中那样胸怀宽大。他在陌生的人群里犹如“离水的鱼儿”，但在熟悉的朋友中他从不顾及年龄的差异或理智的高低，都一视同仁，亲如手足。他在孩子中间完全是个孩子。有多少次，当夜阑人静他辞别我兄长时，我就乘机一把抓住他，硬拽进我书房。他往往毫无困窘地坐在我桌旁，在煤油灯的乍明乍暗的光线下，和蔼可亲地与我交谈。这样，我聆听他纵情地讲解英国诗歌，与他进行过多次文学探讨；我还把拙作朗读给他听，倘若作品有些优点的话，他定会给予充分的肯定。

歌曲创作

从童年时代起，乔蒂哥哥就是我在文学和情感教育方面的主要辅助人。他自己热爱文学，也喜欢激发别人对文学的热情。我可以毫无阻碍地与他交流感情，讨论学问。他不因为我年幼而轻视我。他给了我巨大的自由，他友情的源泉荡涤了我内心的惶惑感。正如酷暑过后必然是雨季，对童心的约束解除之后，那种自由对我是十分必须的。

那时，如果那种桎梏不解除，生活在我内心将是残缺不全的。统治阶级抱怨自由的滥用，企图压制自由，然而自由若没有滥用的权力，它就不配称作自由。通过滥用所获得的教育是真正的教育。我至少可以强调地指出，通过自由所发生的一些喧嚣，把我带上消除喧嚣的道路；而通过鞭挞统治，暴虐管教，抑或提着我的耳朵硬往里灌输的东西，我却一丁点儿都没有汲取。倘若自己得不到解放，除了毫无意义的苦果外，我什么也得不到。

乔蒂哥哥无保留地把我带进认识自我的善与恶的环境中去。从那时起，我通过自己的力量培育了花朵，当然不免有荆棘滋生。由于从自己亲身感受中所获得的教益，我不害怕邪恶的力量，但惧怕通过专制达到的行善。我从来不对给人道德和政治惩罚的警察势力顶礼膜拜，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由此而产生的奴性更为不幸的了。

有一段时间，乔蒂哥哥埋头弹琴谱曲。每天，曲调的骤雨随着他手指的飞舞，纷纷飘落，我与阿克塞耶先生为他刚刚成就的曲调配词。我

歌曲创作的训练就是那样开始的。

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自己家庭的音乐环境中长大，我从中获得了裨益，充满真诚感情的歌曲占据了我整个心灵。不足的是，由于没有受到严格的、全面的学唱训练，音乐的教育是不完善的，因而我无法跨进通过“音乐学问”所能理解的领域。

文学的同伴

从喜马拉雅山归来，我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仆人们的统治已告终。我做了种种努力，解除了学校生活的束缚，而我自己也不特别尊敬家庭教师。我们从前的老师吉亚那教我们读《鸠摩罗出世》和不系统的其他几本书之后，就离职去当律师了。继他之后，帕勒吉先生担任我们的教学任务。起初，他只布置我做哥尔斯密[265]的《威克菲牧师传》的翻译练习，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此后，他安排的课程越来越多，我就对他不满了。

家里人早已对我绝望。不仅别人，甚至我内心也不抱有如此的希冀：我将来能做一番事业。因此，我对别的任何事不抱希望，只凭自己的爱好，一股劲儿在蓝纸本上胡乱作诗，所作的诗还像从前那个模样。我肚里没有什么货色，只有幻想的热气。那股热气散发出来的气泡和激情所产生的泡沫，环绕着一个个想象的旋涡，无意义地回旋着。这里，没有任何形象的创造，只不过是狂热活动的表现而已，它仅仅是沸腾、起泡、浮沫的活动而已。况且，这里面的东西也不尽是属于我的，往往是拾人牙慧、鹦鹉学舌的东西。属于我的东西仅仅是不安，是内心的一种难以抑制的不安感情。当力量没有成熟，仅仅产生冲动时，那时的情况只能是盲目的、纷乱的活动。

我的小嫂子拉妮（又称伽达摩波莉·黛维）酷爱文学。她可不是为消遣而阅读孟加拉作品，她是用自己整个身心去享受这些作品所带来的乐趣。我是她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对大哥的长诗《梦幻的旅程》，表示了一种企慕的虔诚。我也欣赏这首诗。尤其是，我们生活于创作和评论那首诗的环境中，所以它的美能够轻而易举地环抱我们的心灵。但是，那首诗的完美无缺，已完全超越我模仿的能力，我内心从未奢望过自己能够创作出那样的作品。

《梦幻的旅程》仿佛是某种宴会的绝顶华丽的宫殿。这座宫殿里有各式各样的大殿、廊道、厅堂、角楼，到处是图画、雕塑和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整个宫殿金碧辉煌，四周点缀着园林、游戏场、喷泉、楼台、亭阁和幽静的林荫。里面不仅充盈着诗意和遐想，而且布局也是十分精巧合理；里面还蕴含着能把任何巨大的事物完整地镶嵌在它的种种形态之中的力量。这股力量是非同寻常的，绝非雕虫小技。对此，我只能顶礼膜拜，望洋兴叹，从不敢奢望写出那样光彩夺目的东西。

就在这时，比哈利拉尔·吉卡勒沃尔迪在《雅利安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吟唱长诗《萨尔达颂》（1875）。拉妮嫂子陶醉于这部长诗的甜美中，她几乎能够背诵诗的大部分章节。她经常在我们家里宴请这位诗人，亲手刺绣了一个坐毡，奉献给他。

由于这个机缘，我也认识了诗人。他十分喜欢我，只要我愿意，清晨、晌午或黄昏，随时都可到他家去。他的胸襟犹如他宽阔的身躯那样宽大，他心中的诗才光环，缭绕在他四周，诗人的欢悦充盈在他心田里，仿佛他的幽灵般的身躯，拥有取之不尽的诗思。这就是他真切的形象。每当我去他那儿，总能呼吸到那股欢悦的春风。在炎热的晌午，他在二楼的一个宁静的小屋里，躺在洒了水的地板上，哼着曲调写诗。我往往在这种情景下，踏进他的门槛。我是个孩子，然而他始终怀着真诚和温存的情感，把我叫到身边，使我一点也不感到拘谨。他一会儿充满感情地放喉歌唱，一会儿声音铿锵地朗读诗歌。他的嗓子算不上甜美，但也不是完全不合调，他能够达到所唱的歌曲的完美意境。当他合上双眼，用深沉的音调吟唱时，洋溢感情的嗓音，弥补了他不甜润的音色。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他唱的一些歌词：

清澈的月光下，孩儿们欢畅地玩耍。

那宁馨儿犹如光影，在我的眼前摇曳。

我也不时附和他唱的曲调，唱歌给他听。

他对迦梨陀娑和瓦尔米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得，有一天他放开嗓子，朗读《鸠摩罗出世》的第一诗节，然后对我说：“这里一个接一个‘啊’音，绝不是任意写上的。诗人为了显示喜马拉雅山的显赫广袤，打开‘啊’音的大门，从天间到喜马拉雅山之间注入了那么多的形象。”

那时，“像比哈利拉尔先生一样写诗”的强烈愿望，在我心里翻滚着。往后的日子里，我总一心一意地想着要像他那样写诗。但是，诗人的一位虔诚的崇拜者——我的嫂子朝我这个狂妄的想法上浇了一瓢冷水。她时常提醒我：“追求作诗以图功名的卑鄙欲望，必蒙受奇耻大辱而无法实现。”她肯定懂得，倘若姑息我的那种狂妄，今后就难以制服它，她从来不想在我作诗和歌唱的才能方面夸奖我一句半句，相反，她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夸奖某某的嗓子是多么甜润！这样，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嗓音确实不十分圆润，也往往为怀疑自己有否诗才而感到沮丧。然而，唯一在这领域内，我还能保存自己一星半点儿的自尊心。所以，我绝对不能因为别人的评判，放弃希望的追求。此外，我心底有着一种奋发向上的坚定精神，任何人的力量也阻拦不住我作诗的冲动。

作品发表

我迄今所写的作品都是幽闭在相互熟悉的圈子里。这时候，一本名

叫《知识幼芽》的月刊问世，它的开创者也在寻找着适合杂志命名的一位处在萌芽状态的、崭露头角的诗人。这样，他不假思索地刊登了我的全部诗文（《野花》和《闲扯》）。在阎罗王的朝廷里，正在审议我的积善和罪过的时刻，我说不准哪一天，哪位热情的使者，听到阎罗王的召唤，将把它们从被人遗忘的月刊深宅内院中毫无廉耻地拽到大庭广众下展示，而对深宅内院的妇女呼救，置若罔闻。我的内心，现在仍存在着这种恐惧。

我最早写的一篇散文也刊登在《知识幼芽》上，它是对一本书的批评文章，它还有一段短的历史。

那时，一本名叫《波温莫希妮天才》的诗集问世。一般人认为，根据书名“波温莫希妮”，该诗集应出自妇女手笔。阿卡夏琼德拉·萨尔达尔在《萨达拉利》杂志上和波代沃·莫卡尔吉在《教育报》上用十分热烈欢呼的文字，宣布这位新诗人的出现。我那时候的一位朋友，其年纪比我大，他不时把“波温莫希妮”的亲笔信拿来给我看。他也十分迷恋于“波温莫希妮”的诗歌，他经常把作为虔诚礼物的布或书寄往她的住处。

在那些诗歌里，不少处情感和语言是无节制的，视它们是妇女的诗作，我认为是不对的。而一看到那些书信，更不可能相信那些书信的作者是妇女阶层。但是，我这些怀疑并没有减轻朋友的忠诚，他对她的崇拜依旧继续着。

后来，我在《波温莫希妮天才》《痛苦的夫人》和《闲暇的荷花池》三本书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是用假装正经的讽喻手法写的。我考证引据地阐释：叙事诗的特征是什么，抒情诗又有什么特性。现代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印刷铅字都是一样的，毫无瑕疵。看到它们的脸孔，谁也无法猜度：作者是怎么个模样，他（她）的学识智慧不知跑到了哪个边际。

我的朋友异常激动地跑来，恫吓我：“一位文学学士正在写反驳我的文章！”一听到“文学学士”，我噤若寒蝉。童年时代，萨特叶帕拉萨德从走廊里喊着“警察，警察”，我吓得魂不附体。今天，这位朋友也制造着那种唬人的情景。

我在众人面前指明：我在叙事诗和抒情诗所竖起的名声标柱，在巨大的引证博据的无情打击下，被碾成了齑粉，我在读者面前露脸的道路完全给封住了。“唉，我的批评，你诞生在一个不吉利的迷恋时辰！”我的日子就是在这巨大的惶恐中度过的。但最终发现，像孩提时代的那位警察一样，文学学士批评家始终没有出现。

帕努辛赫的诗

我早已说过，我十分认真地阅读阿卡夏叶琼德拉·萨尔加尔和沙尔达

吉尔那·米特拉选编的《毗湿奴古诗集》。诗选中的曼塔利混合语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不屈不挠地努力进入这个领域。正如我对隐藏在树苗里的幼芽和对埋在地底下没被发现的秘密，一直抱有好奇心一样，我对毗湿奴古诗的创作，也抱着浓厚的兴趣。撩开幕布，在陌生的宝库里发现一颗米粒大小的诗歌宝石的希望，始终鼓舞着我。当企图从渗透着深水的难以通行的神秘黑暗中探寻诗歌的珍宝时，一种渴求揭示那个被神秘莫测的幕布裹着的自我奥秘的希望，曾一度使我着了魔。

在这以前，我从阿克塞耶先生那儿听说过英国诗童查特顿 266 的故事。他的诗歌究竟怎样，我不清楚，恐怕阿克塞耶先生也不甚了解，即使知道，原诗的情味也完全可能消失殆尽。然而，这则故事有一种激奋的火苗，却始终点燃我的想象之火。查特顿模仿古诗，写了一些诗，但大部分读者都不懂它们的真实含义，最后十八岁的不幸诗童，抱恨自杀。我摒弃他自杀的徒劳无益的蠢举，下定决心，努力成为第二个查特顿，与他的伟绩相争辉。

一天晌午，天空乌云密布。我沉浸在瞬息万变的阴云带来的欢愉里，跨入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在一块石板上挥毫写着：

浓密的古苏姆花丛里，

芦笛把柔和甜美的音乐奏起……

写毕，颇为得意，立即把它念给我首先撞见的人听，那个人尽管不解其意，却频频点头称赞："好，写得委实好！"

有一天，我对那位我刚提及的朋友说："我从'梵社'图书馆里寻到了一本陈旧的古书，从中摘录了古代毗湿奴诗人帕努辛赫的一些诗章。"然后，我念了仿照的诗给他听。他听罢深受感动地说："我需要看看这本书。如此优美的诗，恐怕连维德亚伯迪和琼迪达斯 267 的生花妙笔，也是写不出来的。我得把它交给阿克塞耶先生，建议他选入《毗湿奴古诗集》里付梓。"

于是，我取出笔记本，递过去，这个证据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上面写的诗绝不是出自维德亚伯迪和琼迪达斯之手笔，分明是我的手迹。但是，那位朋友表情严肃地说："是的，是的，写得真不赖啊！"

当《帕努辛赫诗抄》在《婆罗多》杂志上刊登时（1878—1882），尼什伽特·乔迪巴叶博士在德国写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论我国抒情诗与欧洲抒情诗之比较。在那本小册子里，他给帕努辛赫的诗以巨大荣誉，把它视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像这样的荣誉，绝不是近代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他因为写那本书竟获得了博士学位。

不管帕努辛赫是什么人物，我能肯定地说，如果我读他的著作，绝不会上当受骗。虽然，它采用了古代语言形式，然而这种语言毕竟不是古代人民的语言，是掺假的。尽管在不同诗人的语言形式里会发现不同

的差异，但它们没有人为的虚情假意。稍许认真审视一下帕努辛赫的诗，就会发现它的虚情假意。这里面没有能够激动我们心弦的民族的鼓乐声，只有今天习俗的异国洋琴的叮当声而已。

爱国

从表面看，许多外国的习俗在我们家庭盛行，但是，祖国自豪的永不颤抖的火焰在它的心里燃烧着，父亲心底对自己国家的敬爱，在他一生沉浮里从没有舍弃过，他在整个家庭里传播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实际上，那时候绝不是奢谈爱国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受教育的人，远离于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感情。然而，在我们家庭里，我所有的兄长始终用祖国语言进行交谈，倘若任何一位新的亲近的人用英语给父亲写信，他会立即把信退回的。

在我们家庭的帮助下，那时候“印度教协会”进行着年会，奈沃戈巴尔·米特拉先生是那个年会的组织者。这是我们实现把印度作为祖国崇敬的第一次尝试。我一位哥哥（乔蒂林德拉纳特）就在那时候写了一首题为《所有印度子孙团结起来》的著名民族歌曲。在那个年会上，歌唱赞美祖国的颂歌，诵读爱国诗篇，展览祖国的工艺，奖励本国的优秀人才的聪明才智。

寇松爵士在德里宫廷参加接见典礼时，我写了一篇题为《言过其实》的散文，在莱顿爵士[268]做印度总督时，我写过一篇题为《印度教集会的礼物》的诗歌。那时期的英国政府害怕俄国，但是它不害怕十四五岁孩子诗人的那支笔。因此，虽然在我的诗篇里有着许多与我年龄相称的火热的激情，然而从那时的总司令到警察官员都没有为此而发生一星半点儿的不安；没有哪一位《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提及统治者对这位孩子的反叛情绪所表示的冷漠态度，只对英帝国的稳定地位表示深深的绝望。我在印度教协会的年会上，站在一棵树底下，朗读了这首诗。那时，听众中有一位那温琼德拉·赛恩先生，在我年迈时，他还向我提起这件事。

在我五哥乔蒂的努力促成下，我们组织了一个协会，名叫“生气勃勃协会”。年长的拉吉那拉衍·鲍苏兄长是这个协会的主席，这是个爱国主义组织。我们的协会活动在加尔各答的一条小巷的一所破旧的屋子里进行，那个协会的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其实，这种秘密是唯一使人敬畏的，然而我们的实践活动里没有使统治者或庶民有任何害怕的内容。我们的家里人不知道，我们晌午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会议的门是禁闭着的，屋里是黑黑的。我们念的咒语是《梨俱吠陀》经文。我们低声细语交谈，这一切使大家激动不已。那时除了这个激动狂喜，不需要更多别的东西。

像我这样的毛孩子也是这个协会的会员。在这个协会里，我们处于如此一阵疯狂的热风里，仿佛我们日夜腾空翱翔在无比高涨的热情天空

中，我们没有一丝害怕、羞涩、怯懦。在这个协会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煽起激动之火。

勇敢有时往往会成为使人难堪的东西，但是，人却永远对它保持一厢情愿的深深虔诚。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国家的文学为唤醒那种虔诚做了多大的努力和安排。因此，不管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心没有这种激励的冲击是不能获得解脱的。我们举行集会，展开想象的翅膀，高谈阔论，纵情歌唱，竭力维持这种冲击。

毋庸置疑，人类有一个天性，倘若对天性的那种尊敬的所有道路都被堵住，那么天性肯定会产生某种不合自然的堕落和变异。庞大的帝国体系只为牧师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不给人格力量的自然健康发展留有余地，帝国应该给勇敢本性留有一条路，不然，人类本性将会遭受痛苦，缺乏人类个性的发展道路，无形的激动像潜流不间断流动，它的流速将达到前所未有时，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如果英帝国政府滋生怀疑，采用恐怖的手段，那么我们协会的孩儿们的英勇气概所表现的喜剧，定能转化成严酷的悲剧。戏已经演完了，但连威廉堡的一块砖坯也没有受到损害。今天，我们想起那段往事，不禁好笑。

我的乔蒂哥哥认为，印度应该有一种统一的公共制服，在协会里，他提出种种样式图案。印度围裤碍手碍脚，不宜做事，外褂又太洋气，因此，他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结果是，外褂不受人喜欢，围裤也不结实，他在外褂上绑上用围裤布折叠成的一条三角小裤似的后腰带，又把本国的头巾与英国的太阳帽结合在一起。不伦不类的服饰连最勇敢者恐怕也不会恭维的。如此服饰样式，在大众接受之前，自己单独享用，这也不是寻常人所能办到的。然而，乔蒂哥哥心情愉快地穿上这套制服，晌午阳光下，乘车外出。亲属、朋友、门房和马车夫等人瞧着他这身打扮，个个目瞪口呆，他却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为国捐躯的英雄，但你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人，他为了国家利益，穿上这套公共制服，乘上马车，在加尔各答通衢大道上，招摇过市。每个星期天，乔蒂哥哥召集一群人去狩猎，邀请的和不被邀请的都来参加我们的狩猎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是我们所不认识的，这里面有木工、铁匠等各个阶层的人。狩猎过程很少发生流血事件，至少我没有亲眼目睹这类事件的发生。狩猎的其他安排是那么丰富多彩，使我们丝毫感觉不到猎物伤亡的必要。清晨，我们结队出发，嫂子为我们准备了成堆的薄煎饼，这些食品不必要靠打猎获取，所以我们没有一天实行斋戒。

我们闯入一所别墅花园，坐在水池岸畔。不分贫贱富贵，大家坐在一起，狼吞虎咽吃着薄煎饼。不一会儿工夫，只剩下空碗盘了。

在我们这支不杀生的队伍里，帕勒吉先生是位热心肠人，他是一所市立学院的主任，也曾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一天，他打猎回家，归途中他闯进一所别墅，呼唤园丁：“喂，我舅舅来过吗？”园丁惊恐地敬礼说道：“没有，先生。没有来过。”帕勒吉先生说：“好吧，去替我摘几颗绿椰子来。”毋庸赘述，那天我们吃了许多薄煎饼，又喝了许多椰子水。

我们这支队伍里还有一位中层档次的地主，他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在恒河岸畔，他有一所别墅。一天，在那儿我们打破种姓差异，聚集在一起进行野餐。临近黄昏，暴雨骤然而至。暴风雨里，我们站在恒河岸边，放声歌唱。拉吉那拉因先生的嗓子不能吐出纯正的七个音符，但他放开嗓子高唱，犹如梵文经文被泛滥成灾的注释淹没一般，他的热情洋溢的四肢表演把他的软弱嗓音驱赶得远远的，他按着节拍使劲地摇头，暴风在他飘舞的白胡须里狂欢乱舞着。深夜，各自回家。那时风雨已乍停，天空星辰正探出脸，黑夜渐深，林径荒凉，万籁俱寂。两旁树丛里的犹如礼火一般的萤火虫，仿佛无声地分配着一小撮一小撮的糖果。

我们协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国内创办火柴之类的小工业。为此，我们每个成员要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协会。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制造火柴的枝条从哪儿取到？我们知道，枝杆掌握在精干人的手里会发挥出足够的火的力量，而那种火柴不会产生那种火所能产生的力量。我们经过多少次试验，终于制成了几盒火柴。这些火柴没有因印度子孙所显示的热情而价值倍增。实际上，我们花费在每盒火柴上的钱足够支付一个乡村一年炉火的费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纰漏，就是这些火柴自己划不出火来，必须借助别的火才能点燃。如果对祖国炽热的爱能够增加它们的燃烧品格，那么今天它们定会在市场上有销路的。

那时，我们获悉，一位年轻学生正埋头于研制织布机。我们立即跑去观看。其实，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对它究竟有用与否的识别能力。但在信念和热情方面，我们能够拼命跑在最前列。在试验机器等过程中我们付清了他的花销和欠债。最终有一天，我们看见，帕勒吉先生头上绑着头巾，兴冲冲地来到我们在乔拉桑高的住宅，欢呼道：“我们的机器织出这块头巾了！”然后，他高举双手，跳起湿婆狂舞。那时他的头发已开始发白了。

最终，有一两位聪慧睿智的人加入我们的协会，他们让我们尝了知识树的果实，我们的天国之梦才被破灭。

少年时期，我们就与拉吉那拉因先生相识，但没有从各方面赏识和理解他的才能。他身上有许多互相抵触的东西。他的胡须尽管已花白，然而他与我们队伍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看不出有任何差别！他外表的德勋才干仿佛是一件雪白的外衣，永远保护着他那颗永葆青春的心，连他渊博的学问，也永远使他保持绝对单纯的品性。直到生命的终日，老成持重、身体不佳、家庭痛苦折磨、思想艰深以及学问庞杂等都没有阻碍他欢笑的激流奔腾向前。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整个地献给了上帝；另一方面他为祖国的进步所勾勒的能够实现和无法实现的设想，没有个尽头。他是理尔兹·德森（印度教学院）的得意门生。他从小就在英国学术气氛中长大，然而他克服了非传统的所有障碍，以完全热情和热烈的虔诚进入到孟加拉语言与文学中去。他虽是极其温存的人，但他身上充满着热情的火焰。他对祖国的炽爱，就是他那股永不熄灭的热情火焰的燃起，他渴望把祖国的整个缺陷和贫困烧成灰烬，他的眼睛燃烧

着，他内心的热情洋溢着，他热情地投入我们的歌唱，尽管他的嗓音总走调，他一点也不在意：

我们将把成千上万颗心，拧在一起，

我们为此抛头颅洒热血。

无疑，他那对神明的虔诚、永恒儿童的燃烧火焰、幽默且甜蜜的生命、不耽于痛苦和深沉的永远年轻的心，将是我们国家记忆宝库里永远弥足珍贵的东西。

婆罗多

我有过一段心醉神迷的辰光，多少个夜晚没有一丝睡意。无法说清，何种原因使我处于这种亢奋的精神状态。也许，夜晚睡眠是自然而然的，但执拗地把作息次序颠倒过来的意愿，就可能成为它的原因了。

我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在微弱的灯光下，潜心地研读书籍。远处，教堂的钟声，每隔十五分钟就敲响一次，一个个时辰好像是在进行拍卖似的。赴尼姆特拉河岸埠的火葬场的行人，走在空寂无人的吉特普尔的马路上，不时发出“赫利大神”的喊声。在如此深更半夜，我像鬼魂一样，走到三楼的屋顶阳台，毫无目的地、孤独地踯躅，唯有穿过四周树荫的若隐若现的月光伴随着我。

如果有人认为，这一切除了诗兴大发之外什么也不是，那他错了。我们曾把地球的一个年龄称为“地震和火浆喷吐的年龄”。在今日成熟的地球上也经常见到那样活动的陈迹，人们对此还感到惊讶万分。然而在地球初生的年龄里，它的表层还不坚硬，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热气时，地球内部难以想象的骚乱是十分猖獗的。我们青春初期，那种疯狂的沉醉，也是娼獗得很。正是那种疯狂的因素，铸造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叛乱，在生活的坚壳没有被铸造成熟之前，会一直持续下去。

就在这时，乔蒂哥哥决定创办一个名叫《婆罗多》（1878）的杂志。它是激励我们的一个新的精神力量。那时我刚好是十六岁，我始终没有脱离《婆罗多》杂志的编辑工作。

就在这之前，我以一种年少气盛、狂妄无知的心态，写了一篇对《因陀罗耆的伏诛》的严厉的批评文章，那篇文章渗透了生杧果的液汁，除了酸味、粗鲁批评和谩骂外，什么也没有。当其他才能贫乏时，讥笑的力量往往是异常强大的。我妄想对这不朽的诗篇刨根问底，吹毛求疵，从而不费吹灰之力使自己也能流芳百世。我就是以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开始为《婆罗多》杂志写东西。

我在第一年的《婆罗多》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长诗《诗人的故事》。在我那个年龄，作者是不会观察世上的其他事情的，只一味夸大

地显示自己还没有充分地发展的模糊形象。《诗人的故事》就是我那种年龄阶段的作品，所以它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那位诗人又完全是作者自身，倒也不能这样说，但事实上，作者似乎想剖析和渲染自己，那位诗人就是作者的影子。仅仅说是个“想法”，还不能获得正确含义，而只有说“这个想法是切合实际”的，才能获得确切的含义，也就是说，正如听众连连点头说：“不错，那个诗人是真实的。”

这部诗作就是那样的东西。它大力鼓吹世界之爱，这对青年诗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原因是，它听起来耸人听闻，讲起来又不费事。当没有在自己内心唤起真理，把别人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就不可能维护质朴和严谨，在从外面夸大自己的邪念里不可避免地要掺进怪诞和荒谬的东西。

我每次重读少年时代的作品，总不免感到羞愧，内心总不免升起一种疑惑，恐怕在成年的作品里也会以比较隐蔽的形式，保持那种极端装腔作势的丑陋和不真实。声嘶力竭地叙述某件大事，无疑会破坏作品的宁静和肃穆的格调。我深信，我大声喧哗定会淹没我想说的话，而总有一天它会被披露的。

在我的全部作品里，长诗《诗人的故事》是我最早成书的一部作品（1879）。当我与二哥待在阿哈姆达巴德时，我的一位热心的朋友（帕勒鲍塔琼德拉·考什）把它偷偷送去印刷成书。他这个突然的举动，使我感到困窘，我不认为他做了一桩好事。不过，我内心绝不会持有惩罚出版者的强烈愿望，然而他不是从本书作者，而是从买书人那儿受到了惩罚。听说，我的那本书长时间以来增加了书籍出售者橱窗和出版者心灵的重负。

在我那个年龄开始为《婆罗多》杂志去写的东西，是不会适宜出版的，出版少年时代的作品会遇到许多烦恼。然而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保持自己那种遗憾的心情。不过，这部诗作也有一个优点，在少年时代看到自己的作品被铅印成书所获得的那样醉心的欢愉，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优点便是，在少年时代完全摆脱了谁读我的书，谁会说什么，哪儿会有什么漏洞等等忧虑，摆脱了著作匆忙出版所遇到的如坐针毡般的痛苦，从而获得了比较充裕的时间，用一种健康而自由的心灵进行创作。总之，自己出版的作品越能摆脱在众人面前出丑的处境，越为上策。

年轻的孟加拉文学，没有那么深而广的影响，能够使那些作家就范于自己的创作方法的约束。然而，那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从自己内心滋长一种谨严的感情。所以，长期以来，积滞一些垃圾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成熟的年龄，内心总想凭借很少资本，猎取一鸣惊人的声誉。正因为如此，那些作品显示了对技巧和自然力量的滥用，企图超越真和美的界域。然而，想摆脱这种情况，进入自然界，也就是在自己力量里获得信念，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我少年游戏的无数令人惭愧的印记刻在许多期的《婆罗多》杂志上，它们不仅是不成熟的书写的羞愧，而且是那目空一切、装腔作势和言过其实的羞愧。今天，对当时所写的大部分东西，肯定会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但传播在那时的心坎里的一束热情之光，是不会丧失其存在价值的。那个时期是屡犯错误的时期，然而也是充满希望、树立雄心和尽情欢乐的时期，那就是少年时期的特征。如果把那些错误比作柴薪，它燃起热情之火，尽管要化为灰烬，但那因烈火所起的作用，在人们的生活里不会永远是毫无益处的。

阿哈姆达巴德

《婆罗多》跨入第二个年头，二哥（萨登德拉纳特）提议：他带我去英吉利。当父亲爽快地答应了的时候，我对于命运上帝所赐予的第二次不求自来的恩泽，深感惊奇。

在去英吉利旅行之前，二哥先把我带到阿哈姆达巴德，他是那儿的法官。我二嫂（格扬达南提尼·黛维）和他们的孩子那时都在英国居住，所以，房子几乎空无一人。

那时，二哥居住在名曰国王的花园的住宅里，它是古代帝王时代的宫殿，是专为皇帝而建造的。在那幢宫殿的长廊外，一条夏季清澈见底的萨沃尔默迪河流，流经自己沙床的一角。在河岸一端，宫殿前面的地方是又长又宽的敞开屋顶。白天，二哥去法院上班。而那时，在那座宏伟的宫殿住宅里，我独自留下待着。除了不时有鸽子的啼叫声，打破晌午的寂静外，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息。凝住的寂静，笼罩在四周。那时，我怀着一种莫名的惊奇心，在各个空旷的房里转悠徘徊。

我二哥把书摆设在一间很大的房子的壁龛里。其中有一本丁尼生诗集，带有不少插图，字很大。那时那部诗集对于我来说，好像那座皇宫一样静寂无声。我在它的插图里一次次徘徊不定。我不是完全不理解那些诗句的含义，然而它们对我来说，与枯燥的“句子”相比更多的是悦耳的“鸟啼”。在这图书馆里还藏有一本书，那就是哈伯林博士编纂的、斯利罗摩布尔印刷付梓的古典梵文诗集。要弄懂那本梵文诗集是超出我能力以上的，但梵文诗句的韵律和节奏的行进，真不知道多少晌午时分，总使我在应和着《阿摩卢百咏》诗句的擂鼓声的节拍之中来回徘徊。

皇宫花园别墅的一幢楼房的上层一间小屋，是我栖息睡觉的地方。那间屋子有一蜂巢，栖居在巢里的蜂就是我的陪伴。晚上，我独自在那寂静孤寡的屋里睡觉。有些日子，黑暗中一两只蜂从巢里掉到我床上，当我翻身恰好滚在它们上面，它们是不会高兴的，而蜂的尖刺，也不会安宁的。

月明之夜，临河的宽大屋顶上，独自信步转悠，不啻是我狂想的一种恩泽。就在那间屋顶上夜游时，我最早创作了一些具有个性旋律的歌

曲（第一首歌曲名为《在迷人的月光之下望着寂寞夜空》），歌集中有一首《献给我玫瑰女郎之歌》，现在在我诗集里占有一席之地。

我对英文的了解是十分不够的，所以，我整天借助于字典，读着各种英文书籍。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养成一种习惯，我不会由于不甚了解，就停止阅读，而我总是借着粗枝大叶的了解，在心里展开想象翅膀，超出它理解之外的想象，使我事倍功半。迄今，我享受着这种习惯好与坏的两个方面的结果。

英吉利

大约在阿哈姆达巴德和孟买，度过了六个月光景，我们一行起程去英吉利。在某个不吉利的时辰，我开始写英吉利旅行的书信，起初给亲人寄发，后来给《婆罗多》杂志邮寄。现在，我没有力量毁掉它们，这些书信中的大部分，只能配称为童年期的英勇气概的杰作，他企图通过浮夸、伤害和争论，燃起创作的烟火，“虔诚、接受和参与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虚怀若谷就能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利”——在这不成熟的年龄段里，内心就是不想去理解这句至理名言的意蕴，相反认为，羡慕和赞美仿佛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屈辱和软弱，以谩骂讥笑证明自己的优秀高贵品性的企图，今天会使人感到滑稽可笑，如果这种企图缺乏直率和礼貌，对我来说不是太折磨的话。

我从小就几乎与外界没有直接联系来往，所以当那时十七岁年龄里我突然要投入英吉利社会大海里，就有一种沉没危险的担忧。但是，那时我二嫂与自己的孩子居住在英国，我进入了她的庇护所，外国生活的第一次冲击，没能损害我几根毫毛。

冬天开始来临。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屋里的火炉边闲谈，正在这时，孩子们激动地跑来说：“下雪了！”我立即跑到屋外瞧着。天气极冷，皓月当空，地上铺满白雪。我往常所看到的大地完全变了个模样，仿佛这是个梦，仿佛是另一个异样的东西！远处的一切东西仿佛都退得远远的！仿佛一位满身洁白光亮的、纹丝不动的修道士，在肃穆专注沉思着！我从未看到过如此令人惊奇的美！

在嫂子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们的形形色色的喧闹中，我的日子过得十分快乐。我的奇怪的英语发音，孩子们感到十分有趣好笑。孩子们的所有其他游戏，我都乐意加入，从不设置任何障碍，唯有这种“有趣好笑”，我无法与他们苟同。“Warm”词中的“a”音发成“o”，而“Worm”词中的“o”音发成“a”，它们没有合乎自然逻辑的规则。我如何向孩子作出解释呢！我活该倒霉，他们讥笑的雨点落在我头上，而对英语发音规则的突发奇思的头是该给人嘲笑的合适地盘。

为使两个孩子（苏伦德拉和因迪拉）欢心，为使他们愉快消遣，我们几乎每天都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新花招。为使孩子欢喜的那种创造点

子的能力，后来还淋漓尽致地发挥过多次，今天它的需要仍不见减弱。不过，在那种能力里，我如今已没有丰富想象的感觉了。那时，平生我第一次获得了把自己的心献给孩子的机会，因而礼物的组织显得如此新颖和充分。

但是倘若仅仅为了从大海此岸的家庭步出，进入大海彼岸家庭的目的，我就不来英吉利了。我去那儿是为了攻读法律，成为律师。所以我进入布赖顿一所公立学校。校长一看到我的脸孔，就叫喊起来："哎哟，你的头是多么漂亮！"我永生难忘这一句话。为了抑制我的傲气，她采取有力的措施，让我懂得，与世上无数男孩相比，我的额头和脸庞的美只能处在中下水平线上。我那时对她的话是坚信不疑的，造物主给我外部的种种吝啬，我暗自感到痛苦。不过我希望，读者不要把它看做是我个性的优点。后来，我渐渐发现她所说的与英国朋友估价的不同。由此，我经常陷入沉思之中，两个国家的思想体系和理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我发现了布赖顿学校的一种现象，觉得很诧异，那就是，那儿的同学对我一点也不粗暴，他们经常在我口袋里塞进橘子、苹果之类的水果，然后飞快地跑开。我认为，他们对我的这种亲善举止，就是因为我是外国人。

在这所学校里，我也没能学习很长日子。这恐怕不是学校的过错。那些日子，达尔卡那塔·巴利特先生在英国。他认为，我这样下去学不到什么东西。他说服我二哥，把我带到了伦敦。起初，他在一所公寓独屋里，让我独自住着。那幢公寓在摄政公园对面。那时正值隆冬季节，对面公园里的树林，都已脱光了叶子，它们带着积雪覆盖的瘦细弯曲的树枝，挺立着，瞪着大眼，凝望着天际。看到这般景象，我身子不由因着寒冷而蜷缩起来。

对于一位新来的侨居者，再也没有比严冬的伦敦更为冷酷的地方了。附近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我连大街小巷也不熟悉。这意味着，独自默默地坐在家的窗户前，注视着外界的往昔日子，又回到我生活中来。但是，"外界"不像往日那么有趣迷人。它的额上起着皱纹，天空阴暗混浊，灯光像死人眼睛那般没有光亮。大地似乎瑟缩成一团，因为世上没有宽宏的召唤，家里缺少必要的陈设，不知何故，一架风琴的摆设是必须的。当白日过早地藏匿，黑暗将临近时，我坐在琴旁，凭着性子，胡乱地弹奏着。旅英印度人经常来府上与我相见，一般我都不熟悉他们，但当他们离去时，我总想拽住他们的衣角，让他们继续坐下。

当我居住在那幢屋子时，有一位先生来教我拉丁语，他瘦削的身体，褴褛的衣服，犹如严冬辰光下光秃的树，躲藏着严冬的利爪。他的年纪究竟有多大，我不得而知，但只要一看到他模样，就会明白，他的长相比自己实际年纪要衰老得多。某些日子，他教书时突然找不到字句了，他由此羞愧得无地自容。他家里人都认为，他是位有怪癖的人。一种特别的"理论"骑在他的头上。他经常说："世上每一个时代的同一时刻，在不同国家的人类社会里都会出现同一类型的思想观念，当然根据

文明的差异，那种思想观念的形式会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同一的。但绝不会因着相互模仿，只传播一种样式的思想观念；哪儿没有模仿，那儿也就不会有它的反抗。”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他始终收集事实根据，用心笔录下来。但当他做着这些事儿，他家无粒米，身无片衣，家妇对他的观点就不敢恭维了，而且很可能她们因他的疯癫而经常责难他。有些日子，我看他的脸色，就能猜度，他一定获得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新证明。他今天又写了一些文字，论文有了些进展。那天，我特意提及那个题目，在他的热情上，火上加油，使他的热情无以复加地高涨。某些日子，见到他满脸愁云，你就会明白，他所承担的重负再也无法承受了。那天，教学里一步紧似一步的阻碍，纷至沓来，他的目光不知凝视在哪个虚空，再也无法把自己的心拴回到第一课的拉丁语法上来。看到被自己理性观念的重负和写作职责所压迫的、受斋戒折磨的老师，我内心感到异常痛苦。虽然我十分明了我的拉丁课程不可能从他那儿获得什么教益，然而，我的心怎么也不会同意辞退他。我就在那幢屋子里，借着拉丁课，消磨时日。在我离开那座公寓时，我给他结算工资时，他怀着令人怜悯的嗓音，对我喃喃道：“我仅仅在浪费你的时间、我什么也没做，我不能从你那儿获取薪金。”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同意收下这笔酬金。

虽然，我的拉丁文教师从来没有把带有证明的理论拿来打扰我，然而我也不能不相信他的理论。现在我还坚信，整个世界的人类的心有一个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结着，某些地方存在着一种力量的扰乱，这个扰乱会通过这个秘密理论传播到其他地方去。

这以后，巴利特先生又把我从那儿领出，送到名叫伯尔卡尔的教师家里。他经常在自己家里辅导学生入学考试。他的家里除了一位老实巴交、淳朴温柔心肠的妻室之外，再没有什么迷人的东西了。我真弄不懂，这样脾性的教师如何招揽学生，因为那些可怜学生在那儿找不到任何表现自己喜欢的机会。但当我想到，如此糟透的人竟获得如此娇美的妻子，我心不免觉得酸溜溜的。一条狗是伯尔卡尔娇妻获得慰藉的依赖，因而当伯尔卡尔想要惩罚妻子，他就折腾虐待那条狗。这样，把那条狗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伯尔卡尔夫人，又扩大了自己痛苦的范围。

就在这时，从德文郡的托尔奎城送来嫂子召唤我的信息，我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跑到了她那儿。我无法说清，那儿的山麓、海岸、铺满鲜花的大大小小的花园、绿草茵茵的牧场和松树绿荫是多么令我心驰神往，我跟着自己两位活泼的游戏同伴，快乐地度过了多少时光。“当我双眼被美景迷醉，心灵被喜悦充盈，我的充满闲暇的日子，就担起无拘无束的快乐重负，度过无边无际的寂静无声的蔚蓝太空，我的心里为什么不升起写诗的灵感呢？”想到这一切，某些日子里我的心感受到了巨大的悲凉。因此有一天，我带着纸笔，头上顶着伞，为维护诗歌职责，抵达了蓝色大海的巉岩峭壁的沿岸。无疑，我选择的地方是异常美丽的，因而它不需要我的韵律和幻想，不需要我的搜肠刮肚。一座岩石堆筑的岸畔，在虚空中伸向大海。前面，白日天空，坐在泡沫点点的水波流动的、蔚蓝的摇篮里摇晃着，脸上带着波浪的悦耳歌声的微笑熟睡着；后

面，一排排矗立的松树林，散发出阵阵芳香的绿荫，宛如森林女神的慵怠飘逸的衣襟展开着。我坐在岩石王座上，抒写着一首题为《沉船》的诗篇。那天，我若把它沉到大海里去，今天我或许能遐想，那个东西肯定会成为优秀的诗篇。但是，那条道被封闭着，原因是现在它不幸地作为证人存在于我心里，虽然它早已遭受从我作品集中被驱逐走的惩罚，但一早送来法庭的传票，又不很艰难地把它拘了回来。

职责的使者永远也不会无忧无虑地闲坐着，催逼的信又来了，我不得不回伦敦。这次，我在一位名叫司各脱博士的有教养的家庭里获得了庇护。一天傍晚时分，我拎着箱子，背着包袱，出现在他的家里。那时刻，只有满头白发的博士、他的主妇和大女儿在家，两个小姑娘害怕印度客人的到来，躲跑到自己的亲戚家去了。她们兴许明白，我不可能给她们带来任何凶险的后果，就将会回来的。

没有经过多少日子，我似乎成为他们家的成员了。司各脱夫人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亲热着我。她的女儿们也以真诚的心款待我，这种款待兴许我亲属也不会施予。

我在那个家庭里发现，人的天性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而我也这样认为："我国具有对夫君忠诚的一个特殊传统，欧洲是不可能有的。"然而，我国忠贞妻室与司各脱夫人之间，我发现不了有特殊的差异。司各脱夫人全身心投入对丈夫的服侍。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没有过多仆佣的忙乱，她经常事必躬亲，操办处理夫君的每一个小事。傍晚，丈夫回家之前，她把丈夫坐的安乐椅和绒毛拖鞋放在炉火边。司各脱博士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什么举动喜欢与否，她都了如指掌。清晨，只带着一位女仆，全屋从上到下，从阶梯铜环到门槛把手，旮旮旯旯，都擦拭得一尘不染，锃亮光洁。这以后，傍晚时分，她参加我们的读书、抒写、唱歌和奏乐活动。总之，空闲时刻使人们消遣娱乐也是主妇职责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些日子的傍晚，我与姑娘一起玩转椅降神的活动。我们大家一块用手靠在一只只脚凳上，三脚凳满屋像疯子般狂转，渐渐地凡经我们手按的东西都摇晃起来。司各脱夫人对这种游戏不以为然，她不时显出严肃表情，摇着头说："我不觉得这种游戏有什么裨益。"但她容忍了它，从未企图强制地阻拦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而扫我们的兴。但有一天，当我把手按在博士先生的帽子上，使它旋转起来时，她气急败坏地跑过来，说："不不不，这顶帽子不能转动。"魔鬼的手只要一瞬间落在丈夫的帽子上，她是无论如何无法忍受的。

我在一切事务中始终看到，她对丈夫十分虔诚。一想起她那张自我奉献的脸上的甜蜜温柔的神情，我就会理解，女人爱的最高的转化自然是虔诚。哪儿她的爱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妨碍自己爱的发展，那么这种爱就会自然而然地抵达虔诚的彼岸；哪儿享受和奢侈过滥，哪儿消遣娱乐使日夜颠倒，那么那种爱就会转向丑陋，那时女人的天性再也得不到自己圆满的快乐。

几个月很快消逝过去，二哥归国的期限到了。父亲来信写到，让我与他们一块回国。这个建议使我感到异常高兴，祖国的天空和阳光召唤着我的心。

告别时，司各脱夫人握住我的手，哭诉着：“你这样快就离开，那你为何来我家呢？”现在这个家庭在伦敦已不复存在。那个家庭的什么人仙逝了，什么人漂流到何方，我一概不知晓，但那个家庭永远活在我心里。

冬季的一天，我走过唐卜莱治威尔斯城的一条街，看见一个人站在街边。他的脚趾从他的破鞋子里袒露出来，脚没穿袜子，他的前胸也裸露着。也许这里不准乞讨，他没有吱声，只怔怔地瞧着我的脸。我施给了超过他所希望的钱币。我走出不远，他跑到我面前，说：“先生，你错把一块金币给了我。”他说着想把金币退给我。这件事使我终生难以忘怀。还有一件事，我也终生难忘。兴许我第一次抵达托尔奎火车站，一个脚夫把我的行李从火车上搬下来，驮到汽车上。在口袋里没有找到像便士那样的零钱，在汽车将启动时，我不假思索地给了他一两个半先令的银币。不一会儿，我看到，他气喘吁吁从汽车后面追赶过来，他招手呼唤汽车司机停车。我以为，他把我当成愚蠢的异乡人，还想再多敲我竹杠。但当汽车停下，他走近说：“先生，您也许当作便士，把半个先令的银币给了我。”

当我在伦敦居住时，有没有谁欺骗我，我不敢肯定，但没有非要记住的或值得怀念的事。当然，小题大做，把它渲染夸大也是不恰当的。这件小事给我心灵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那些拥有信念的人就一定会相信周围人。在那儿，我是位外国人，不管我欺骗谁，我都能躲避付款而逃之夭夭，我若再次光顾那些商店或市场，谁都不会怀疑我的，依然会信任我的。

在伦敦的那段日子里，一出闹剧始终纠缠住我居住时的整个辰光。我偶然认识了一位高级英印官员的一位寡妇，她亲昵地叫我“茹比” 269
。为了纪念她丈夫的逝世，她的一位印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首悼念歌曲。他的诗才和语言驾驭能力，我不想多说什么。算我倒霉，这位作者偏偏指出，必须用比哈格调来唱这首悼念歌曲。一天，那位寡妇抓住我说：“你用比哈格调唱这首歌给我听。”我像一位顺从的老实人，听从了她的吩咐，用比哈格调与那首出世诗歌结合，将会是多么滑稽可笑，但在那儿除我之外，没有人会知晓个中之味。寡妇听了用印度调子唱的对丈夫的悼诗，十分高兴。我心想这场不幸灾祸总算应付过去了。

但是她始终没有使事情完结，纠缠我没完没了。我经常在某种宴会上与她相遇。宴后被邀的男女嘉宾都汇集在客厅里，她又要我用比哈格调唱歌，而所有宾客都想听印度那种令人惊奇的音乐，于是他们都附和她的要求。那时这位妇女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藏于其中的印着那首乐章的纸片，我的耳朵立即涨得通红，低垂着头，用羞怯的嗓音唱起这首悼诗。我十分清楚，这首悼诗除了我之外，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悲伤的感

觉。唱歌结束后，从一阵压低的笑声里听到：“十分感谢你，多么有趣呀！”在那么冷的严冬里我整个身子都冒汗了。高贵的英印高级官员之死对于我来说是件多大的不幸事。在我诞生或他人仙逝时，谁能料知这件事对我的沉重的打击呢！

这以后，当我住在司各脱博士家里，在伦敦大学开始学习时，许多日子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寡妇。她的家离伦敦较远，她经常发邀请信请我去她那儿，我因着那首悼诗所产生的恐惧，怎么也不同意她的邀请。最后有一天收到她一封催促的电报。收到这份电报，我正在去学院的道上。这时我回国的日子临近了，我思忖，我即将要离去，行前应该满足那位寡妇的邀请。

从学院出来没有回家，我直奔车站。那天，天气糟透了，异常寒冷，下着鹅毛大雪，天空弥漫着大雾。我要去的是那条线的终点车站，因此我可安心地坐在车厢内，不必去打听什么时候下车。

我发现，车站都靠右边，所以我坐在靠右边的窗座前，在车厢微弱的光线下读书。乌云密布，阴霾使白日很快隐遁去，天色已黑下来，窗外任何东西都瞧不见了。从伦敦上车的一些旅客，一个个在各自的目的地下了车。火车又往前行驶，驶向距终点车站的前一站的一个地方，稍许缓驶后，最终停止了。从车窗里探出头瞧望，外面一片漆黑，没有人影，没有站台，没有景物。在车厢里待着的人实际上被剥夺了认识真理的能力。火车为何在不适当时间、不适宜的地方停下来呢？没有一位乘客能猜度出它的原因，而我依然沉浸于读书中。过了一会儿，火车又朝后移动了。那时，我寻思，了解火车的个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但我后来发现，火车又停在不久前它曾通过的站台上。那时再保持无动于衷的态度，我颇觉困难了。我向一位站台上的人询问：“火车将何时去某站？”他说：“火车已从那里驶回。”我不安地又问：“现在火车将驶向何方？”他漫不经心地答道：“伦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列火车是摆渡的船，从这岸驶向那岸，又从彼岸驶回此岸。我惊恐地从那儿下了车。我问道：“现在何时我能搭上北去的火车？”得到的回答是：“今晚什么火车也搭不上了。”我又问道：“附近有留宿处吗？”他说：“五英里之内没有任何旅馆可借宿。”

我从早上十点吃了些东西，从家里出来，这么长时间我连一滴水也没进肚。但眼前除了斋戒外，又无计可施，解脱是最直接的道路。我把厚大衣的纽扣从下一直扣到脖子，在昏暗的站台灯下，坐在一张长凳上读起书来。我读的书是刚刚出版的斯宾塞[270]的《伦理学的资料》。当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安慰自己内心：什么地方也得不到如此完整的时间，专心致志阅读这类型的书。于是，我静心耽于阅读之中。

隔了一会儿，一位脚夫走过来告诉我：“今天一列特别快车已发出，半个钟点内将抵达这儿。”听后我兴奋得已无法把心集中于《伦理学的资料》的阅读上啦。

应该是七点钟抵达目的地，我九点才到达。女主人一看到我劈头就问："怎么了，茹比，发生了什么事？"我若能自豪地惟妙惟肖地叙述自己令人惊奇的旅行经历的话，就好了，但还不能这么说。我心里寻思，这过错不是我能预料到的，我更未料到应得到严酷的惩罚，何况，执行者是位美丽的寡妇。然后，那位英印高级官员的寡妇对我说："茹比过来，请喝一杯茶。"

我从来不喝那种茶，但我意识到，喝茶能有助于解除我的极度饥饿。于是，我十分勉强地就着几块圆饼干喝了那杯浓茶。我走到客厅发现，几位旧式妇女已坐在那里，有一位漂亮的姑娘，是美国人，是我主人侄子的未婚妻，她仿佛正体验着婚前的一场恋爱经历。

主妇说："现在可以开始跳舞了。"我对跳舞没有特别的兴趣，身心状态也不适宜跳舞。但是，那班十分高贵的人能完成世上难以完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虽然那个舞会是冲着订过婚的男女青年的，然而吃过十点钟的晚点心之后，我不得不为老朽的妇女伴舞。

现在，我的痛苦还不能就此结束，女邀请者问我："茹比，你今晚将在哪儿过夜？"我几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我呆若木鸡，怔怔地望着她的脸时，她又开口说："深夜十二点钟，这里的旅馆都要关门，所以现在还不迟，你应该去那儿借宿。"幸而，她善良天性还没完全丧失殆尽，我不至于亲自摸黑去寻找旅馆，一位仆人提着灯笼，把我送到一所旅馆。

我心想，诅咒也许将因此转为福祉，旅馆也许将有膳食的安排。我跨入门槛就问旅馆人："有肉有鱼吗？不管新鲜与否，我能获得一些吃的吗？"那些人道："酒想喝多少有多少，就是没有充塞肚子的东西。"那时我思量，睡眠女神的心是软的，她即使不赐予饮食，一定会恩赐遗忘意识，让我人睡。但是她在自己拥抱世界的怀里也没有给我那晚留宿的一席之地。在那小房间，我只获得那屋的冰雪似的寒冷的石板地。屋内有一张破旧小床，还有破裂的洗脸盆架，此外就没有其他陈设了。

清晨，我的东家英印寡妇召唤我去用早餐。依照英国人的习惯，安排了冷餐。其实就是昨儿晚餐的剩余，作为今日的早点冷餐。我若昨晚获得一些温的或冷的食物，这对世上谁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我的舞姿也不至于像水外躺着的鱼儿那般可怜蠕动，作惨烈死状。

早餐之后，女主妇说："她请我来是为唱一首悼念歌给卧在病床上的老太太听。我请你在她的户外站着唱。"于是，她把我安排在门外楼梯上。女主人指着关着的门说："她就躺在这间屋里。"我脸朝着那看不见的神秘地方站着，用比哈格调唱着那首悼念歌。这之后，那位女病人究竟如何，至今我没有从谁的嘴里听到过任何消息，也没有从报上读到过有关她的消息。

回到伦敦之后，两三天之内我一直卧在床上，忏悔着我所受的那种暴虐的善意接待。司各脱博士家的姑娘们央求我道："你遭遇了不幸，但

你绝不要把那种邀请视作我们国家对待客人的范例。这恐怕是他们吃了你们印度‘盐’所制造的奇迹。”

洛肯·巴利特

当我在英吉利大学的学院里上英国文学课时，洛肯·巴利特（达尔卡那塔·巴利特先生的儿子）是我的同窗好友。他大约比我小四岁。在我写《生活的回忆》那段年纪里，四岁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十二岁”与“十七岁”的差别是如此大，以至越过那种差异，建立友谊是艰难的。孩子在年龄上是没有自豪的地方，因而总想装出长辈般的尊严。但是，我从心底没有发现洛肯身上有那种心理障碍，我看不出洛肯在智力上比我差。

男女同学坐在学院图书馆读书，那儿就成为我们俩聊天的好场所。我们悄悄谈话，因而谁都没有提出异议。但是，我的朋友总因为小的逗笑，就会敞开年轻心胸，开怀大笑。所有国家的女学生在用功时很容易动肝火。天晓得，我们多少用功的女同学的无数双蓝眼睛，把多少无言的责难雨点，徒劳地洒在我们压抑不住的玩笑上。今天一想起那些情景，内心感到悔恨，但在那些日子里，对被打扰学习的痛苦，我内心没有产生一星半点儿的同情感觉，其实，我丝毫没有为此头痛过。兴许上帝的恩泽，课程的被干扰，我从没有难受过。

不仅在学校上课时我们放肆地开着玩笑，就是在文学讨论时我们也肆无忌惮地玩笑着。在文学讨论会上我不会认为我儿时朋友是现代的。他虽然读孟加拉语书比我少得多，但他思维敏锐补上了自己这个缺陷。一次讨论里引发了对孟加拉拼音法的评论。

我先说明引起这个题目讨论的缘由。司各脱博士的姑娘对学习孟加拉语表示了极大兴趣，我在教她们学习孟加拉字母时，非常自豪地说，我对语言有关发音有一种职责的知觉，步步触犯，不是它的规则，我同时向她们说，英语的字母拼音体系是杂乱无章的，显得可笑，我们仅仅为了考试才死记硬背它们，这是令人头痛的事。但是我的自豪没站稳，栽了一个跟头。大家发现，孟加拉词的拼写也不承认束缚，孟加拉语的发音也经常违背语言安排的规章，我由于习惯使然而视而不见。

后来，我埋头于寻找管理违反规则的规则，我坐在大学一学院图书馆里做着这件事。洛肯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真使我惊叹不已。

几年之后，洛肯参加了英印政府的工作，回到了印度。在学校图书馆里的那种玩笑和文学讨论会逐渐成为巨大溪流，潺潺流动不息。在文学创作里洛肯的强烈的快乐感成为我创作的进程风帆，不断策舟往前行驶。在青春日子里，我成为《实践》杂志的编辑（1892—1896）时，当我以不间断的速度驱动着散文和诗歌创作的列车时，洛肯的强大鼓励，使我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事业上不敢有丝毫松懈停顿。那时，《五个

灵魂的日记》的许多页和许多诗歌，都是在他的城郊别墅里写就的。谁能说清楚，我俩参加了多少次诗歌讨论会和音乐评论会。这些集会从晚星升起开始，又在金星闪现、晨风吹拂下，随着晚灯熄灭而结束。

在艺术女神的荷花丛里，女神的快乐兴许最多洒落在那朵盛开的友谊之荷花上。在那花丛里我没有沾上更多金色花粉，但吸吮了友情之爱的芬芳蜜汁，我没有半点抱怨的理由。

破碎的心

在英国居留时期，我打好了另一首长诗的腹稿。有些章节在旅行途中写就，回到故乡之后完成了全诗的写作，长诗于一八八一年六月发表，题为《破碎的心》。那时我自己感到这首诗“写得蛮不错”，作者有这个感受，没有什么稀奇，然而，那时的读书界也不特别怠慢它。记得，它在《婆罗多》杂志上发表后没几天，特里普尔的已故王公维尔钱德拉·玛利卡叶的部长来加尔各答与我相见，王公派他到加尔各答的目的，是让他向我转述王公对长诗《破碎的心》的赞扬，认为写得不错。王公对诗人今后的文学实践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我在三十岁时回顾自己十八岁时的这部诗作，写了一封信，这里我想援引一下：

当我开始写《破碎的心》时，我的年龄是十八岁。它既不是少年时期又不是青春期的年龄，处于那种边缘年岁的情况，我不可能具有清晰地表达真实的能力。实际上，它就是取得一些感受折射和一些朦胧阴影的岁月。那时的想象宛如黄昏的阴影，是拖长的，模糊的，在那种情景下所看到的真正世界似乎是一个奇异的世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即那时不仅我的年龄是十八岁，我周围所有人的年纪仿佛也都是十八岁。我们大家都驰骋在没有物质、没有根基的想象世界里，那个想象世界里的喜怒哀乐犹如梦境里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真实物质能掂估它的分量，只有自己的心，所以在自己的心里有着小题大做的夸张情绪。

在我的一生里，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二三岁的那段时间，实际上是一段杂乱无章的时间。在大地的山水没有明显分离的第一个纪元时，庞大而奇特的两栖动物游荡在充满泥泞的、没有高大躯干的灌木林里。我的情况正是那样，在我那还未成熟的心灵的朦胧岁月里，那些各式各样的激情像一个身躯不均衡的稀奇古怪的怪物游荡在没有名称、没有道路、毫无止境的森林阴影里。那时，他们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外部的世界。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他们一直亦步亦趋地模仿着某个东西，实际上非真实一直企图通过放荡不羁克服真实的匮乏。我生活在如此没有收获的岁月里，当内部隐藏的力量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引到外面，当真实不是它们可以感觉到的目标或不是它们可以依赖的支柱时，它们就通过夸大渲染，宣告自己的存在。当乳齿使劲冒出时，它们就用

高烧折磨着身体；当牙长出后不能消化外界的食物时，那种刺激就不存在任何意义。内心有着激情的情况也正是那样。当激情没有与外界建立起真实关系时，它们就像疾病一样使心灵蒙受痛苦。

我从那时的知识中所取得的教育，都在伦理经典里写着，这绝不意味着它只配做被轻视的角色。但一种东西攫住我们的欲望，并把它们存于自己内部，不让它们释放出来，就是它们毒化着我们的生活。自私不让我们的欲望达到最终目的，它不想充分解放它们，因而，夸大非真实与所有方面的打击，和自私实践沆瀣一气。当那些欲望在行善活动里获得解放，它们就发生了变化，它们就趋向于自然。我们的欲望的真正目的就在那儿，那也就是享乐的道路。

英国文学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当时的教育和榜样促进了我心灵的成熟。无法确切地说，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今天是否还持续着。现在，我追忆的正是自己耳闻目睹的那个时代。那时，我们在英国文学里所得到的精神食粮不如精神麻醉多。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拜伦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学之神，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内心激情的力量，极大地震撼着我们的心。那些内心激情曾被压制在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然而那些被压在社会生活下的内心激情，仿佛完全支配了他们的文学。这个文学有一个特性：“使内心激情极大地奔放，然后在熊熊烈火中泯灭。”我们至少可以把那种难以驾驭的感情奔放，当作英国文学的本质。

我童年时代的文学启蒙老师阿克塞耶·金达拉·焦杜里曾经如痴如醉地给我们讲解英国诗歌。当时我发现，那类诗歌具有一种狂醉的感情。无论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疯狂爱情里，李尔王的不可宽恕的悔恨痛苦里，还是奥赛罗 [271] 带有毁灭性的忌妒里，都有一种达到顶峰的东西，那就是充满在他们心中的激荡的感情。

我们的社会和我们小小的活动区域，都给坚如磐石的、一个模式的锁链团团围困住。心灵的感情风暴是吹不进去的，在那儿一切事物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和冷漠。所以，英国文学那种感情的奔放和凝结，热忱地震撼着我们，而那个震撼是我们心灵自然地向往的。但是，文学艺术之美所赋予我们的享乐，绝不可能是在极其凝固的东西里掀起巨大运动般的欢乐。在那里，只有“把脚底下全部的淤泥举过头顶，他才会俯首帖耳地承受”的感情。

在欧洲，当人的情感被压抑和痛苦的日子告终时，新生活的时代就以自己强大的反抗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戏剧文学，就是那个革命时代的戏剧表演。在那种文学里，善与恶、美与丑的思想，退居为次要地位，人好像想把自己心灵的自然本质，从自己禁锢的一切障碍中解放出来，观赏它奔放力量的最美形象。因此，那种文学具有表达的强烈、丰富和自由等特征。

欧洲社会那种洒红节的叛乱情调，闯进了我们极其温文尔雅的社会，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当我们的心灵从未获得过这个机会，认识被传统习俗的帷幕遮掩着全部面貌时，那个放荡不羁、生气勃勃的心灵的毫无遮掩的表演旋律，使我们感到惊讶和困惑。

当英国文学结束罗马时代的缓慢节奏，开始法国革命的快速舞蹈节奏时，诗人拜伦登上了文坛。他的诗，也就是他那个心灵的自由奔放的感情，使我们蒙着面纱的上等社会的心，那个蒙着面纱的新娘，脱离了与世隔绝的处境。这样，一股评论英国文学的新思潮出现在我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中间，这股思潮的浪头，从四面八方冲击着我们的少年时代。所以，最初的觉醒日子，不是节制的日子，而是令人亢奋的日子。

有意思的是，欧洲的社会情况与我们的社会情况有着天壤之别。欧洲心灵的那种活跃，对墨守成规的叛逆，都通过那里的历史反映在他们的文学里。它们是表里一致的。在那里掀起的是一场真正的风暴，所以能听到它的巨大吼声。在我们社会里，稍微吹起一阵轻风，它的真正声音也不会超过沙沙细声。然而，我们年轻的心灵，不想仅仅满足于那些轻声细语，我们刻意模仿那场风暴的吼声，强迫自己向感情夸张的方向前进。

现在，对我们的那个冲击是否平息了，还是个未知数。看来，它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因为英国文学艺术的谨严，至今还没有来临。现在的夸张叙述和夸张表现，在那里比比皆是。人的情感是文学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文学的目的。文学的目的是对完整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谨严和淳朴的追求，至今英国文学还没有接受这个真理。

我们的心，从童年到老死，一直在英国文学的模子里铸造。我觉得，那些曾在节制（谨严）实践里产生的文学艺术创作原则的欧洲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没有成为我们教育的楷模。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很好地掌握文学创作的原则和目的。

把那个时代的英国文学的强烈感情冲动，在我们面前加以形象化的阿克塞耶·金达拉·焦杜里，就是一位心灵的崇拜者。从外界获得的全部真实是不充分的，只有用心灵去感受它，它才具有完整的意义。这就是他的思想。从科学观点来说，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有趣的是，每当他诵唱有关黑天的歌儿，激动的泪水会从他的眼角里扑簌扑簌流下，为此他不需要任何真实的东西，只想把任何能激起自己心灵冲动的想象，当作真实一样使用。由于心灵体验的意义大于真实认识的意义，富有实用意义的粗俗东西也不能对他产生威慑作用，阻碍他去获取它。

在当时的欧洲文学里，无神论的影响是风靡一时的。那个时代是杰利米·边沁 [272] 、斯图亚特·穆勒 [273] 和奥古斯特·孔德 [274] 统治的天下。我们这里的青年经常持着他们的论点，展开剧烈的争论。在欧洲，穆勒时代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成果，为了从人类心里清扫垃圾，在他们勤勉的天性里早就具有那种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对我们国家来说，我们只从

字母意义上来接受它。我们没有在实际事务中运用，只在精神叛逆的激情方面应用了它。无神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麻醉剂。

正因为如此，那时我们看到了两种类型的人。有一种人运用论证的武器，居高临下，攻击上帝存在的信念。正如猎人在捕捉飞鸟中取得乐趣一样——当在树上或树下，或任何地方发现活着的生物时，他会马上为消灭那个生物而手发痒一样。那些人发现，一个“纯洁的信念”没有显示遭受任何攻击的忧虑，怡然自得地生存时，他们身上顷刻间会产生一种立即把它置于死地的感情冲动。有一位教师曾教过我一些日子，他也陶醉于那种乐趣中。当时我还是个毛孩子，但他没有放过我。令人发笑的是，他学问平庸，也没有探讨真理的热忱，却选择批判以往存在的全部观点的道路。他的所有本领仅仅是拾人牙慧，当听到别人嘴里的论点，他马上会拿过来利用。我使出浑身解数，与他作对，然而，我在他面前只成为无足挂齿的反对者，为此，我始终感到痛苦。有时，我十分恼恨，真想痛哭一场，发泄心中的愤懑。

还有一个团体，实际上是不信宗教的，但善于享用它。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着各种艺术技能、遣词造句、形式情味的创造，像享用食物一样享用这一切，从中获取欢愉。虔诚就是他们享乐的代名词。这两个团体的怀疑论和无神论，绝不是真实实践的苦行品种，主要是情感的冲动。

虽然，这种宗教叛逆给我以痛苦，但不能说它丝毫也没影响我。青春初期，这种宗教的叛逆带着理性的粗暴，曾在我的心田里占据了地盘。我的家进行宗教活动，但我与它毫无关系，不接受它。我使劲拉着风箱，使自己心灵激情的炉膛里的火，燃得更旺。这仅仅是对火的崇拜，仅仅是献上祭品，添大火势而已。它再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任何结果。想增添多少火势，就能够增添多少。正如在宗教里一样，在自己心里也没有任何真实的实际意义，冲动就足够了。我想起那个时代一位诗人的一首诗：

心灵不出售给任何人，

我的心就是我的；

不管心灵是多么破碎，

我的心还是我的！

根据真实的观念，心灵不必使自己蒙受痛苦，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它穿上破碎的衣裳，任何不幸的灾祸对它都是多余的。痛苦和苦行的真实是不符合心愿的，但它的情味刺激则成为享受的材料，所以诗歌中存在着情味的交往活动，人们就把它称为“离开神而探寻敬神的情味”。现在，我国无法摆脱这种不幸。因此，倘若今天我们不能在真实里给宗教以地位，那么只有通过自己的想象把宗教投入艺术领域里加以支持。这样，我们国家的无数善心者不能真正为祖国服务，而心灵对它只能有一

种情感体验的安排而已。

欧洲音乐

在布赖顿居住期间，我有一次光顾那儿的音乐厅，聆听一位著名的女歌手的歌唱。我已依稀记不起她姓甚名谁，或许叫尼尔逊夫人或叫阿尔巴尼夫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嗓音有如此慑魂动魄的惊奇力量。在我国，许多大歌唱家都无法掩饰炫耀他们唱歌技能的企图，他们不能自然而然地驾驭自己嗓音的高音区和低音区，尽管在显现超出正常表情的技能中，他们毫无愧色。我国精通音乐的听众喜欢用自己的感觉力量，在自己心里塑造歌唱的表现形象，他们不在乎音色悦耳的歌手的优美唱歌形象。他们甚至认为，外表的粗鲁和残缺更能无遮掩地表现真实的东西的现实形态，仿佛它像湿婆神，外表褴褛，而内含的神性赤裸裸地被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在欧洲音乐里是微乎其微的。那儿，外表装饰必须完美无缺，甚至起初存在一星半点儿的瑕疵，他在舞台上也不敢露脸，面对观众的注视。而我们乐于坐在音乐会上，半个时辰调整冬不拉的弦，或者把大小鼓试敲到谐音，也没有人抱怨或感到窘困。但在欧洲，这一切工作都在幕后产生完成，一亮相，必须要十分完美。所以在那里，歌唱者的嗓音不可能出现任何疵点。我们国家里歌唱的艺术表现是主要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这上面；而在欧洲嗓音的艺术表现是主要的，演员通过嗓音完成难以完成的表现。在我国观众听了歌曲就满足了，但欧洲观众是在听“嗓音表现”。

那些日子，我在布赖顿发现了这个现象。那位女歌手的唱歌简直妙不可言。我仿佛感到，嗓音像马戏团里的马嘶鸣着前进，在她嗓音里音调的游戏任何地方都不会碰到阻碍似的。那天，我内心不管多么惊叹，但我不甚喜欢那天的歌唱，尤其她不时模仿鸟的叫声，我觉得滑稽可笑。我认为，这是违反人类声音的自然天性。以后，我听了男歌手的唱歌，觉得舒畅。我特别喜欢中音区的乐声，它完全不像迷途的风景的非肉体的悲哀，我们从中可获得人嗓音里的血肉之感受。

这以后，我听了许多欧洲音乐，获得了它们的味。但迄今，我内心的这个观念没有变化：欧洲音乐与印度音乐是截然不同的，它们不是从同一扇门洞进入内心的。

欧洲音乐仿佛同人类实际物质生活奇特地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如此，那儿的旋律被绑縶在所有的事件和描绘的基础上。在我国，曲调若那样表现，它也会奇特无比，但它就没有任何情味了。我们的歌曲仿佛超越日常生活的包装，因而它们具有如此“慈悲”，如此“出世”，它们仿佛显示着浩渺的宇宙自然，表现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不可言喻的神秘莫测的图画。那个神秘的世界是异常宁静、荒凉、肃穆、庄重。那儿为享受者准备好幸福的花丛，为虔诚者准备好净修林，但那儿绝不会为忙于事

务的世人准备好什么安排。

不能说我已经深入欧洲音乐的灵魂殿堂，但我从外面获得了一些权力，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从某个方面欧洲音乐经常吸引着我的心。我感到，欧洲音乐是浪漫的。很难分析我称之为罗曼蒂克的说法，但一般讲，可以这样认为，它具有罗曼蒂克的倾向，这就是它具有丰富多彩的倾向，生活之海的波涛的游戏倾向，不间断运动上的光与影的追逐倾向；它还有宽广伸展的倾向，它是浩渺天际蔚蓝色和遥远地平线上的无限的宁静回响。很可能，我的话没有说清楚，但当享受欧洲音乐的味时，我内心一次次说："它是罗曼蒂克的，它用歌曲旋律演绎着、显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我们的音乐并不是完全没有做出同样的努力，但这种努力不是那么有力和成功。我们的音乐给印度星空的夜晚和黎明的曙光以语言，我们的音乐诉说着密雨的漫天哀愁和林中新春传播的庄严沉醉的无言激动。

蚁垤的天才

我们家收藏着一本装帧精致的书，是诗人莫尔 275 的《爱尔兰吟唱诗集》。我曾多次听过阿克塞耶先生神魂颠倒地吟诵那些诗歌，带有插图的那些诗在我心田里描绘出爱尔兰的一个古老的仙境般的世界。那时，我没有听过那些诗歌的曲调，而它们的旋律却在我的想象里酝酿成熟，插图中那把弦琴的旋律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希望自己在那种旋律里倾听和学习那些诗歌，然后给阿克塞耶先生讲述。但遗憾的是，生活的某些愿望一旦实现，它们随即消失得毫无踪影。到达英国，我就聆听和学习《爱尔兰吟唱诗集》中的那些歌曲，但最终我没有把学成的愿望坚持到底。无疑，许多旋律是甜蜜的、哀伤的和简朴的，但在插图中所描绘的爱尔兰古代诗人集会上的那把沉默的弦琴，没有在这些旋律里获得自己的旋律。

回到故国之后，我在亲人的聚会上唱了那些歌曲和其他几支英国歌。大家都说："罗宾的嗓子怎么变得那样！多么滑稽可笑！仿佛是外国的调门！"他们甚至说，我说话的声调怎么也变了。

就在练唱印度和外国的曲调中，《蚁垤的天才》问世了。它的大部分曲调是国产货，但在诗剧里我把它们从传统的高贵气质中拖出来，使那些行空飞马具有在地上奔驰的才能。我希望那些观赏这出诗剧演出的人，赞许我把如此的音乐引入诗剧里，并认可那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富有成效的。这就是《蚁垤的天才》诗剧的特点。音乐的这种形式束缚的解除和毫不犹疑地把它运用在一切实践中所产生的快感，完全占据了我的心。

《蚁垤的天才》的不少歌是采用古典歌曲的风格，许多是借用乔蒂哥哥所创作的旋律，只有两三首歌是在英国的旋律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我们古典歌曲的节奏，也就是拖长音调，能够很容易为这个剧所采用，这个剧的许多地方是这样做的。英国旋律的两首歌用在强盗醉酒后的歌唱中，还有爱尔兰曲调运用在森林之神的悲痛欲绝的歌唱中。

实际上，《蚁垤的天才》不是适合诵读的诗作，而是音乐创作的一个新实验，不用耳朵听只凭眼睛看表演的人是不可能获得任何趣味的。《蚁垤的天才》也不是像欧洲所称的“歌剧”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带有许多音乐曲调的戏剧，也就是说，音乐也不能在这诗剧里占支配地位。在这个剧里只有在有关戏剧曲调伴奏下的表演，而很少听到独立的迷人的音乐段落。

在去英国之前，我们家不时举行名为“学者相聚”的文学家聚会，在那聚会里除了歌唱和朗诵诗外，还安排些茶点款待。我从英国回来之后，于一八八一年印历十二月又举行了这样的聚会，我为这个会创作了《蚁垤的天才》。我自己扮演瓦尔米基，我的侄女普拉蒂帕（海敏德拉纳特的女儿）扮演艺术女神。在创作《蚁垤的天才》过程中有过这样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我在斯宾塞的一部著作里读道：“通常在交谈里出现一些内心感情的激荡，它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些优美的旋律，提炼了与谈话有关联的旋律，人就获得了音乐。”斯宾塞的这席话深深地刻在我心上。于是，我心里萌发一个想法，根据他这个观点，通过音乐自始至终表现出用旋律浇铸而成的各式各样的感情，为什么行不通呢？我国讲故事的人一直进行着这种努力，他们的言语依赖于旋律，而它绝不是出于节奏考虑的正统音乐。从押韵诗看来，它好像是无韵诗，从歌唱角度看来，它的情况也恰如那样，它没有严格的节奏约束，只有一个调子而已。它唯一目的是表现事物内部的激情，而不是纯粹地表现某种特殊的曲调或节奏。这里没有完全破坏《蚁垤的天才》里的歌唱联系，然而为了追求感情的表达，不得不减少节奏。而这种违反节奏规律的表演，没有给听众带来任何别扭感觉。

我在《蚁垤的天才》里的歌唱方面所进行的创新中获得了鼓舞，不久，又写了这种类型的另一个诗剧。它的名字叫《死神的狩猎》（1882），主要内容是叙述十车王杀了瞎眼大仙儿子的故事。在住宅屋顶上架起舞台，演出了这出戏。它的悲壮格调深深地打动了许多观众的心。后来，这部诗剧的许多部分融合在《蚁垤的天才》里，所以没有保留下它独立的戏剧形式。

不久，我又写了一个名叫《虚幻的游戏》的诗剧，但它完全是不同类型的戏。其中戏不是主要的，歌是主要的。正如《蚁垤的天才》和《死神的狩猎》是歌唱串线下的戏剧花环，而《虚幻的游戏》是戏剧串线下的歌唱花环。它不是依借事件的叙述，它的主要戏剧因素是心灵感情的激荡。实际上，当我写《虚幻的游戏》时，歌唱的情味占据着我整个心灵。我以后再也没有用创作《蚁垤的天才》和《死神的狩猎》的那种热情写出其他作品，这两部作品显示了我那时的音乐激情。

那时，乔蒂哥哥整日弹奏具有高度技巧的歌曲，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提炼，伴随他琴键的跳动，涌现出一个个空前未有的音乐形象和感情的象征。习惯于缓慢的步履并与习俗一块携手行进的音调，迫使自己以非常规律的形式奔跑起来。由于这种变革，它们的自然本质显示一种崭新的无所畏惧的力量，这股力量永远震撼着我们的心。他们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仿佛旋律诉说着变幻莫测的事物。我和阿克塞耶先生一起努力在乔蒂哥哥演奏的曲调里填词。那些词是不便于朗读的，它们仅仅为那些曲调做着沟通的工作而已。

正是沉浸在打破陈规陋习的歌曲变革里所获得的欢愉中，我创作了上述两个诗剧。所以其中只有伴随节奏和无节奏的舞蹈，没有英国创作风格和孟加拉创作风格之间的争执纠纷。我一次次通过自己的许多观点和创作方式，使祖国的读书界忧心如焚，但奇怪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对上述两出诗剧所冒的音乐改革的风险，提出任何异议，显露出任何忧心忡忡的感情，他们都欢天喜地地回家。在《蚁垤的天才》里有阿克塞耶先生作的几首歌曲，还有两首歌采用了比哈利拉尔·吉卡勒沃尔迪的《萨尔达颂》中的一些词句。

我在上述两出诗剧的演出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爱好戏剧表演。我自信，我具备从事戏剧事业的一种天赋的才干，我这种信念不是毫无根据的，它已得到证实。我在戏剧舞台上当着观众面大显身手之前，已在乔蒂哥哥的《现在不做这样的事》的喜剧里扮演过阿利卡先生。那就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表演（1877），当时我还年幼，唱歌时我从不感到嗓子吃力或有嘶哑的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绵绵不断的音乐溪流在我们的家庭里畅流。它的清澈的水滴仿佛在我的心田上抹上了音调的各种各样的色彩。那时青春的难以计数的新颖努力在追求新奇的道路上奔驰，渴望对所有东西加以检验。我根本不顾及自己能否从事某桩事业。那时一股劲儿写呀，唱呀，表演呀，从各个方面尽情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我就是这样跨进自己第二十个春秋的门槛。

那些天里，我们整个力量就像脱了缰绳的骏马一样奔驰着，而它的驾驭者是乔蒂哥哥，他没有丝毫的惶恐。当时我还完全是个小孩，他把我放在马背上，跟随我奔跑；他没有那种害怕心理：我这笨手笨脚的骑马者可别从马背上跌落下来。少年时代的一天，有一个消息传到我们的宿营地：一头狮子闯进乡村附近的小丛林里。于是，乔蒂哥哥带着我去捕猎。我手中没执武器，即使握有武器，我怕它更甚于狮子。在丛林外面脱下鞋袜，攀上半截竹子高的树顶，我好不容易在乔蒂哥哥背后坐定，暗自寻思：即使野兽猛扑我们，我也能让它尝一尝脚踢的滋味，让它蒙受奇耻大辱。就这样，即使甘冒最大的风险，他也给我最大的自由；他不顾忌任何礼仪，把我整个心灵从完全惶惑中解放出来。

暮歌

在我上述的自由精神央在被束缚情况时所写下的诗作，由英希特·钱德拉·赛纳编入我的作品选里，诗作题为《心灵的森林》。在《晨歌集》里有一首名叫《重逢》的诗，有一处描绘心灵的森林，这个标题就是从它那儿借引来的。

诗歌的精神是，以心灵命名的一座辽阔无比的森林，没有边缘，没有尽头，我在林中迷了途。黑暗笼罩着这座森林，而它的纵横交错的枝丫，也伸展开千百只柔软的手臂，拥抱着黑暗。这样，在内心不与外界结合，在迷恋于自己心灵，在想象借助于种种伪装漫游在无缘无故的激情和毫无目的抱负的情况下所写的诗作，统统从新的作品选集里被剔除了，只有在《暮歌集》里登出的一些诗，在《心灵的森林》里获得了站脚的地盘。

有一段时间，乔蒂去远方旅游，屋顶上那间房里空寂无人，我就占据了屋顶和屋舍，消磨了多少孤寂的日日夜夜。当我孤独地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那时不知怎么，曾经因袭我的诗歌创作的传统观念，像蛇皮一样脱落。从前，为了博得喜欢那类诗歌的同伴的喝彩，我自然而然地努力创作迎合他们口味的诗歌。也许乔蒂哥哥远行，我的心才从创作那些诗歌统治的囹圄中解脱出来。

我开始在石板上写诗，这也许是脱身的一个标志。从前，一切准备就绪，才在本子上写诗，所以我只能写遵命诗，这些诗一直为诗人功名而奔走呼号，所以肯定存在一种与周围进行斤斤计较的忧虑。但在石板上写作，纯粹是为了写而写。石板是那样的东西，它说：“有什么可惧虑的，想什么就写什么，手一抹，所有一切都泯灭了。”就这样写了一两首诗，心里产生一种巨大的欢乐冲动。我整个心灵说：“总算脱身了，现在自己所写下的东西里没有任何股东了，一切都属于自己了。”

不能把它误认为是我自负的开端。我早期作品里有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骄傲就是那些作品的额外报酬，我断然拒绝把自己应获得的报酬称为自负。父母为孩子诞生所获得的第一次欢乐，并不是因为孩子漂亮，而是因为孩子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与此同时，他们一想到子女的优点，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但它与自负完全是两码事。在自由的第一次欢乐的冲动下，我毅然弃绝对韵律法则的尊重。河川不像人工开凿的运河一样笔直流去，我的韵律诗也像河川一样，扮着千姿百态的形象，逶迤曲折地向前流去。早先，我也把它归入罪恶之中，但现在对此连羞怯的影儿都荡然无存了。自由在自己最初传播时打破了规则，尔后，它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法则，那时它真正属于自己了。

阿克塞耶先生是我那些自由诗歌的唯一听众，他突然见到那些诗歌，感到异常兴奋和惊愕。从他那儿赢得宝贵的支持之后，我的道路格外宽广了。

比哈利拉尔·吉卡勒沃尔迪先生在自己的《孟加拉美女》诗篇里所创造的韵律只有三个元音，如：

一日，年轻的提婆使炎热化为神河的甘霖，

一位天姿国色的少女的项珠，在荷花花瓣上嬉戏。

三个元音的东西不像两个元音成正四方形，而是成为像球一样的圆形，所以它能快速地滚动。它的那种跳跃好像一次次拨动琴弦，发出悦耳的铿锵声。有一日，我基本上采用这种韵律写诗。它仿佛不是用脚步行走，而是骑车飞驰似的，我渐渐习惯于这种韵律的创作。但在《暮歌集》里我不是存心而是自然地打破这种约束，那时我不顾忌任何法则约束，仿佛心里丝毫不存在害怕的念头。我一股劲儿地写，不去担忧在别人面前进行任何答辩，也不理会往昔的任何传统观念的尊严。我从这种写作中获取了力量，并发现这股力量就近在咫尺之处，而从前我要跋山涉水，到遥远的地方寻觅。不依靠自己就无法得到自己的东西，现在我仿佛突然从睡梦中苏醒，发现我的手没有被镣铐套住。正因为我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双手，就能依据心愿写作，表达自己的快感。

在我写诗的历史里，这段时间最值得怀念。从诗歌来说，《暮歌集》绝不是价值连城的作品，许多诗不成熟，它的韵律、它的语言和它的感情所采用的形象还不清晰。但是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我突然有一天，依靠自己的力量，想什么就写什么。”所以，尽管作品的价值低微，但我的“意愿”价值是存在的。

音乐论文

我准备在英国学习法律时，父亲召唤我回国。我的一些朋友为我中断学业，深感遗憾，向我父亲建议，再次把我送往英吉利。请求发生了效果，我再次赴英吉利旅行，萨帕勒萨德与我同行，但命运拒绝我成为“律师”，我废弃了赴英吉利的机缘，由于某种原因从马德拉斯就打道回府了。原因并不像结果那么重要。人们听了一定会发笑，我是那个笑料的唯一角色，所以我自己无法描绘它。不管如何说，我为获取拉克什米财富女神的恩泽两次去外国旅行，两次我都折了回来。我希望，法律之神以同情的目光注视我，因为我没有增加法律图书馆的证件负担。

那时，父亲居住在默苏利山上，我胆战心惊地去他身边。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他似乎很高兴。他无疑认为，回来对我是百利无一弊，吉祥女神祝福着我归来。

第二次赴英吉利的头天傍晚，我受到白求恩协会的邀请，在医学院礼堂宣读了一篇论文，这是我在公众集会上第一次宣读论文。一位年事已高的牧师卡拉什那·穆亨·班纳尔吉担任主席。论文的标题是“音乐”。有关器乐内容放在一边，我企图在声音方面作专门阐释：歌词要在音乐旋律里被充分表达，这是优秀音乐的主要目的。我的论文很短。我举了许多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我从头到尾用不同类型的旋律唱了表达同情味的歌儿。会议主席先生称赞我的唱歌像“瓦尔米基的杜鹃”。我以为，

他之所以大加称赞，恐怕因为我年龄小，竟用童声唱出各种各样旋律的歌，他心灵深受感动。但我所发表的观念恐怕是不合适的，今天我应该承认这点。

音乐艺术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质和任务。当词句存在于曲子里时，它们若获得这个机缘自顾自往前走，把曲子留下，这是不合适的。词句是曲子的工具，曲子本身的财富是巨大的，它为什么要做词句的奴仆呢？当词句结束的地方曲调就开始，曲调的影响存在于“不可言说”的领域，词句无法说的，就由曲调来完成，所以歌曲上的字句负担越少越好。在印度斯坦人的古典歌曲里词句一般是微乎其微的，曲调超越了它，容易传播自己的情味。因此，当曲调仅借声音的自由发展，优美地唤醒我们的心灵，那样的音乐就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圆满境地。但我们孟加拉地区的歌曲里词句总是泛滥成灾，它们是如此强大，以致这里的纯粹音乐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权力。因而，它在这个地区只好处在诗歌艺术姐妹的庇护所里，从旧式的毗湿奴吟唱诗到尼都（罗摩尼都·古帕特）歌曲，都依赖于词句，展示自己的甜蜜味。但是，正像我们国内，妻子依赖丈夫，才能管治丈夫，这个地区的歌曲担负起追随词句的重负之后，再超越词句。

我写歌曲时常有这种经验，一面哼着曲子，一面就写出了词句：

我的情人，

藏着心里的秘密，

请用柔声细语向我诉说，

不要把秘密藏在心里。

那时我发现，“词句”自个儿无法步行抵达曲调把词句所带到的地方。同时我感觉自己向曲调女神祈求，让我听到藏在心底的那个“秘密”，那个秘密仿佛混在森林的黝绿丛中，它仿佛沉没于朔月夜晚的寂静的纯洁之中，它仿佛藏匿在地平线的遥远的青霭氤氲之中，它委实是整个大地、空间和水域的亲切秘密的话语。

少年时，我听到一首歌：

我的情人。

谁把你打扮成异乡人！

那首歌曲的词在我心间镂下了美丽的图画，至今仍缭绕在我心间。有一天，我被这行歌词迷醉住了，坐下写了一首歌曲，随着曲调的哼唱，我写了第一行词：

我认识你陌生的女人，

你是从异乡来的女人。

倘若不配上曲调，歌词如何成立，我也说不准。但曲调咒语的远大魅力，使异乡女人的一个仪态万方的形象，突现在我眼前。我内心说：“我们这个世界里，有一位异乡女人来去匆匆，天晓得，她的家是在哪个神秘的大海彼岸的沿畔。我在秋日的晨曦里，春日的夜晚，时时刻刻瞥见她。她的优美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我内心深处，当我把耳朵冲向天际，经常谛听到她悦耳的歌声。”我那首歌的旋律把我带到宇宙世界的诱惑人的异乡女人门口伫立着，我对她说：

你的国度多么迷人，

我做客来到你门口，

我的异乡情人！

这以后许多日子的某天，一个人从鲍尔布尔的街上，一面唱歌一面走来：

这只陌生的鸟儿，

飞进了笼子又飞了出去，

一旦捉住，用爱把它的脚儿捆住！

我发现，这位民间吟唱歌手的歌儿诉说着同一回事，一只陌生的鸟儿不时飞进关闭的笼子，倾诉着无拘无束的、不可知的外界的细微絮语。心灵想抓住它成为永恒，但无法抓住。除了传播这只陌生鸟儿默默来去匆匆的信息歌儿的曲调，还能给予什么！

所以，我始终对出版歌集迟疑不决，因为歌曲书里没有真实的东西。抛弃音乐本体，只注意音乐的修饰包装，正如抛弃湿婆，抓住了湿婆的神车。

恒河岸畔

当我从英国旅行刚开始就折回时，乔蒂哥哥和嫂子正居住在琼德尔城的恒河岸畔的种植园里，我立即前往他们那儿去休养。

依然是那条一泻千里的恒河！又回到那些懒散和欢乐的不可言状的日日夜夜，那些伴随着忧伤和不安的日日夜夜，那些从昏暗河岸发出哀婉情愫的潺潺声的日日夜夜！这就是我朝夕向往的地方，这就是通过母亲的手抚育我长大的地方。祖国苍穹的全部光亮，南方吹来的阵阵爽风，恒河的汩汩水流，民族的懒散闲情，处在苍穹蔚蓝与大地青翠之间的地平线延伸的庄严时刻里整个身心解脱的奉献，这一切犹如消除饥渴

的水和食物一样，都是我极端需要的。从前我来过这儿，那是相去不远的事。然而在这中间，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绿荫掩映的恒河岸畔的静谧的住宅区。如今，林立的工厂像向空中吐蛇信的蛇一样蹿出，喷吐着浓黑的气息；如今，在炎热的晌午，被我们心灵所赞颂的大地柔和的婆娑阴影，也异乎寻常地变得狭窄；如今，忙碌伸展自己无数的手臂拥抱着全国各地。这可能是个新鲜事物，但不能保证说，它是永葆青春的事物。

我从前在恒河岸畔度过的美好辰光，像奉献给恒河里的盛开的荷花一样，一个个飘逝过去。有时，我们在乌云滚滚的雨季里，弹着风琴，在维代帕迪的诗行上随心所欲地谱曲，低吟雨季的迷人曲调，个个像被淫雨灌浇透身的疯子一样，欢快地消磨日子。有时，日出时刻，我们一起坐在船上，扬帆远行。乔蒂哥哥弹着弦琴，我伴唱。当我们从布勒比民歌一直唱到比哈民歌时，西岸的天空里金色玩具工厂 276 彻底破了产，月亮从东方黑黝黝的森林边缘上方渐渐露了脸。当我们回到庄园的埠头，坐在铺在岸上的床边时，四周的原野河川，万籁俱寂。河里见不到船影，彼岸的森林线条越发显得黝黑，没有一丝涟漪的河面上，倾泻的银辉乍明乍暗闪烁着。

我们的居住地是闻名遐迩的“莫勒纳先生的庄园”。从恒河直上的岸埠台阶，同大理石铺砌的精致长廊相衔接。这长廊也是众多屋舍的廊道，屋舍与它不平行，有的在高处，有的在低处，要走下三四个阶梯才能勉强进屋。所有的屋子也不是一个类型，岸埠上方是客厅，它的门窗镶上绘有色彩鲜艳的图画的玻璃。一幅画描绘着浓密的树枝上悬挂一个秋千，光影嬉戏的绿荫里，一对男女青年坐在上面摇荡，另一幅画展示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在通向古堡宫殿的阶梯上，摩肩接踵，上上下下。这两幅画似乎像节日的欢快的曲调，响彻恒河上空。不晓得它是哪个遥远国家，哪个遥远时代的节日，使自己无声的絮絮细语，不断地放射出光芒；也不晓得，在哪个地方的永恒宁静的树影里，一对对在秋千上摇荡的男女倩影的温馨情味，在恒河岸畔的树丛里传递着一个还没酝酿成熟的故事的痛苦信息！在宅邸的最高层有一间四面敞开的房子，我用它作为自己写诗的地方。在那里，除了黑黝黝的密林的尖顶和敞开的无垠苍穹外，什么也望不见。但那时，我的《暮歌集》的道路是通畅无阻的。我凝视了这座圆形的天穹，写道：

在无边无际的苍穹怀抱里，

蛰伏的乌云被惊醒；

我的家建筑在那边！

噢！不朽的诗篇！

再谈《暮歌集》

从此以后，诗歌评论家对我发出同一个声音：我是个韵律支离破碎、语言晦涩难懂的诗人。所有一切都仿佛成为我的朦胧的阴影似的。那时不管我对这种言论多么不喜欢，但它们不是无的放矢的。事实上，那些诗歌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坚实性。从童年时代起，我就远离外界世界，被困在围墙之内长大，这样，我如何获得写作的资本！

但是，我无法欣然同意：当他们声称我的诗为朦胧诗时，用隐晦或直露方式对它冷嘲热讽说“这是赶时髦”。视力好的人见到青年戴上眼镜，大为不满，误以为那个青年怀着猎奇的心情，把它作为首饰戴上的。“他用肉眼看不清东西”，人们是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的，但“他故弄玄虚地看不清”，这种看法就失之于公正。

正如不能把“银河”说成是“远离于创造的”——因为它也是创造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真实——把诗歌的朦胧说成欺骗，从而加以弃之，这就掩盖诗歌文学的一个真实。人在特殊阶段里就有一种感情冲动，它是无法言状的痛楚，模糊不清的忧虑。在人的自然里有那个真实，那么怎能把它的表达说成是虚假呢？“如此诗歌没有价值”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诚然，“没有价值”的说法是可以讨论的，但“一点价值也不存在”，难道不是言过其实了吗？原因是，人通过诗歌竭力在语言里表达自己的心灵。如果作品表达对心灵某个阶段的认识，人就收集保存那种认识；如果不表达那种认识，日深月久，人就会忘掉它们。因此，绝不能对心灵的不可言状的激情的表达横加罪名，那种罪名应该落在不能表达它上。

人有一种“两重性”，人既蛰居在外界的事变与生活的完整潮流里，又生活在内心深处的激情里，我们既无法认清又不能遗忘它，但我们在生活的内部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当人的内部音调不能和外界合拍，当两者的统一并不优美和完善时，人的本性一直不安着，处于内心痛苦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用特定的名字强安在这种痛苦上，也无法正确地描绘它。正因为如此，他的哭泣的语言不是直抒胸臆的，在这里面与有意义的词相比，无意义的音调的成分更多些。

《暮歌集》里所渴望表现的忧伤和痛苦的基本真实，融化在我内心存在的秘密之中。其实，不管生活如何折腾，也达不到完整生活的归宿点。正如在睡梦中被窒息的知觉与梦魇混战着，人想百般挣扎，使自己苏醒一样，内心的真实消除了外界的所有“复杂性”，为解脱自己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内心这种深刻而朦胧的搏斗史，就以不清晰的语言在《暮歌集》里表达出来。在所有创造里存在着两股力量的斗争，诗歌创作也不例外。当诗歌创作超越不和谐的限度，或者和谐得完美无缺时，诗歌创作就等于被扼杀掉。当不和谐的痛苦想以强烈方式取得和谐、表达和谐时，诗歌就像呼吸一样，冲破关闭的芦笛洞孔，活跃在音调里。

《暮歌集》之后，尽管在妇产房里不能吹奏海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谁能够不尊重它。我在自己一篇文章里叙述过：般吉姆先生站在勒曼什·钱达拉·德特 [277] 大人为姑娘婚礼而搭的喜庆棚子的门槛边，正当勒曼什先生把花环套在般吉姆先生的脖子上时，我兴冲冲地赶到了那儿。

般吉姆立即把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说："这花环应该套在他的脖子上。勒曼什，你读过他的《暮歌集》吗？"他回答："没有拜读过。"般吉姆先生对《暮歌集》的某些诗歌内容表示了自己的高见，我从中荣获了奖励。

帕利因那塔·赛纳

我通过《暮歌集》的创作，认识了一位朋友，他的鼓励像及时雨般的批评，在我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上投上了生命的激动，他就是帕利因那塔·赛纳。在这以前，他读了《破碎的心》，对我大失所望，但我用《暮歌集》赢回了他的心。那些与他相识的人都知道，他是文学的七大海洋的水手，他一直在国内外的所有语言文学的通衢大道和街尾小巷里来回走动。一坐在他身边，感情王国的遥远地平线上的景致就清晰地显示出来，这对于我是最有裨益的。他能够大胆地对文学进行批评，他绝不依据个人兴趣爱好，判断作品的好与坏，他一面步入世界文学情味的宝库，一面依赖和信任自己的力量。他在这两方面的权威性对我年轻的发展时期给予的恩泽，是无法说尽的。那时我不管写了多少诗篇，都念给他听，他赏识的快感使那些诗歌得以确立自己的地位。如果最初发展阶段我那耕耘田地里没有获得及时雨的机缘，那么很难说后来的诗歌创作的成果会是怎么个模样。

晨歌

我坐在恒河岸畔，除了创作《暮歌集》外，还经常写些散文。没有任何限定的内容，怎么想怎么写，像孩童玩扑蝶一样自由自在。春天降临在心灵的王国里，无数五彩缤纷的轻柔的青春感情，在那里盘旋翱翔，然而谁也没有专心关注它们。在悠闲的日子，一种抓住青春情愫的强烈欲望不由自主地从心底浮起。那时，我沉溺于这种渴望的实现，并高傲地宣称：我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写，不受任何命题的限定。我要写，这就是它的唯一激励。那些小小的散文作品汇集成小册子出版，命名为《杂感集》。在第一版的跋文里，我对它们进行了一些探讨，第二版时就没有贴上任何新生活的标签。可能也就在那时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王后市场》（1882—1883）。

就这样，我在恒河河畔消磨了一些时日，随后，跟随乔蒂哥哥去加尔各答乔信基博物馆附近十号大街居住了一些日子。在那里，我间或续写长篇小说《王后市场》，间或创作《暮歌集》的诗。就在那时，我的内心突然发生一种重大的变化。

一日傍晚，我在自己的乔拉桑戈屋顶上踯躅着。落日的余晖正同惨淡的黄昏光亮嬉戏，以至那天所降临的黄昏在我面前显示一种特殊的迷人魅力。当时我感到，连四周屋宇的垣壁也显得格外妖娆。我暗自遐想，难道晚霞施展了魔术？绝不可能。

我清醒地意识到，它的真实原因是，黄昏潜入了我的心，我整个身心沐浴在黄昏之中。在白日的光照里我自己的情绪是异常激烈的，我纠缠于那些自己所见所闻的事物，我自己被藏匿起来；现在，我的那个“我”从那儿退了出来，所以我在它的真实面貌里见到了世界。这个面貌绝不是卑劣的，而是优美的，充满着欢乐。

从那时起，我仿佛经常自觉地迫使自己站得远远的，像哲学家那样，努力观察大千世界。只有在那时，心灵才感到由衷地高兴。我依稀记得，有一天我竭力向家里的亲人阐述：我如何在真实的光亮里看到了世界，伴随而来，自己的职责的感觉就会减轻。但我没有获得丝毫的成功。正在那时，我在自己的生活里获得了一种感受，至今难以忘怀。

大街尽头是教会学校的一片园林。一天清晨，我伫立在阳台上向那儿眺望。那时刻，太阳从园林的树梢上冉冉升起。看着看着，霎时间，仿佛一块帷幕从我视线上方掀开。我看到，在空前未有的奇妙光辉的沐浴下，整个寰宇无遮无掩，一览无余。由于快乐和美丽，流水、大地、天空都处于激动之中。天穹的光芒撕开了我心底各处的忧伤的遮掩物，刹那间弥漫了我整个心灵。

就在那天，诗歌《清泉从梦中苏醒》如同泉水一般欢快地奔腾不息。我写作完毕，帷幕依然没有盖住那个快乐的世界。

那天或翌日，发生了一件令我吃惊的事。有一个人问我：“你好，先生，你什么时候亲眼目睹过上帝？”我不得不承认：“没有见过。”他却说：“我看见过。”我追问他：“怎么看到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它在我眼睛里面晃动着。”与那种人争辩等于糟蹋时间，毫无裨益，尤其那时我正埋头于写作。但那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不能阻拦他，一切都得听之任之。

一日晌午，他来拜访了。我高兴地对他说：“请进，请进。”他原是个愚笨、怪僻的人，但在今天，我仿佛看到他聋哑的云翳已被剔除。被我高兴地会晤的、被我热诚款待的人就是与我心灵相通的人，他与我没有任何隔阂，十分亲近。见到他，我觉察不到丝毫的痛苦，在我不觉得我的光阴白白度过时，我就获得了极大的快乐。我觉得，我的一张虚假的罗网被戳破了，许多日子以来那张虚假、多余的罗网一次次折磨着自己。

我久久伫立在阳台上。在路上来回走动的搬运工人的步姿、身影和脸庞，所有一切都使我大吃一惊，所有东西似乎犹如大海上互相追逐的波浪一样流动着。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养成用肉眼观察的习惯，但从今日起，我好像用自己全部的知觉进行观察。当一对青年伴侣手挽手，肩挨肩，无忧无愁地在路上走着时，我不认为这细小的生活现象是件普普通通的事。我在其中似乎看到，永不枯竭的情味源泉，像四周欢乐的瀑布一样奔腾不息地在寰宇深不可测的肃穆里畅流。

在做某桩普通事时，人的四肢和脸部一直显示着丰富的动作表情，从前我却始终没有留意过。但现在，所有人体的动作的和谐的音乐，时时刻刻令我心醉神迷。我不是用孤立而用统一的目光观察他们。就在同一时刻，成千上万人忙碌在光怪陆离的城乡、五花八门的事业和各式各样的需求里。在全面观察大地上人类躯体的繁忙活动中，我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的欢快感受。

朋友间的欢笑，母亲对孩儿的抚爱，老牛对牛犊的舐触——其中蕴含的那种无限情味，似乎用惊奇的有力一击，使我心灵蒙受一种痛楚。就在这时，我写下：

我不晓得，我心灵如何打开门扉，

让世间的人们进来，互相致以问候。

这绝不是诗人想象的夸张，我委实没有力量完美地表达出实际感受的东西。

一些日子以来，我始终沉浸于那种自我惊奇的欢愉之中。现在，乔蒂哥哥决定去大吉岭。我思忖，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我一定能在喜马拉雅山的峰巅上，怀着一种庄严的心情眺望我居住在大街上从城市拥挤中所看到的东西。至少从这种观点出发，喜马拉雅山究竟用什么方式显示自己，我肯定能获知的。抵达喜马拉雅山麓，环顾四周，顿时发现，那个观点已不复存在。从外界获得一些真实东西的想法，也许就是我的过失。喜马拉雅山不管多么高耸入云，它也不能用手举起什么东西给我；而有趣的是，赐予我东西的人，在加尔各答的一个胡同里，每时每刻都显示着大千世界。

我漫步在松林里，静坐在溪流畔，有时在溪流里洗澡，久久凝视着金黄色的广袤无际的云海。但我曾经认为，在这儿获得上述那个体验是容易的，然而就在那里我再也没有获得这个体验。我发现了宝物，突然它又消失了。现在我正仔细地欣赏着一只盒子，盒面上的手工制品十分漂亮，不过，现在我不认为它是一只空盒。

《晨歌集》的歌声停止了，我在大吉岭写下了仅仅是它遥远的回声形式的诗《心声集》。它成为何等晦涩的东西，某日竟有两位朋友下了赌注，猜度它的含义。一位仁兄猜度失败之后，来拜访我，想悄悄地探知它的含义。那个可怜的家伙在我的帮助下，能否赢得竞赛的胜利，我就无可奉告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肯支付赌输的钱。遗憾的是，我在雨季的莲花河上作诗的那些异常清晰的日子，不知躲到哪个天涯海角去啦！

任何诗都不是为解释某个东西而写的。实际上，心灵的感触竭力想从诗歌中获得具体形象。当有人听了诗歌，说：“不理解。”那就会使人啼笑皆非。假如有人闻到花朵的芳香，说：“什么也不理解。”可以这样回复他：“这里面没有需要理解的任何东西，这仅仅是芳香而已。”又可

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点我明白，但究竟为什么要有芳香呢？它的含义是什么？"或者干脆拒绝作答，或者用稍许隐晦的语言说："本性的快感就是通过芳香表达出来的。"但不幸的是，人们不得不用那些约定俗成的词汇写诗！为此，诗人不得不采用韵律等种种方式，采用颠倒自然的说话方式等技巧，夸大其词的感情色彩，方能最大限度地掩饰词义。这个"感情色彩"既不是本质，又不是科学，也不是能派作用处的东西。它只是像眼睛的泪水和脸孔的笑容一样显示内心表情的脸庞而已。有人想与它一起获得哲学、科学或其他任何理智的东西，那就让他去索取吧，但它是次要的。过河的人坐在船上渡河时，或许能逮住鱼，这就是他的大胆表现，但那只船绝不能说成是渔船。

《心声集》是很早以前写就的。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它，所以我在任何人面前不对此负有责任。它的内容尽管良莠不齐，但我要强调指出：它并不是存心要把读者推入疑惑的深渊中而不可自拔，也不是像煞有介事地讲述任何深刻的哲理。实际情况是，从心灵萌发的一种不安激动渴望表现自己而已。寻觅不出能表达那个不安的适当名称，那就起名为《心声集》。

从世界中心的本源里流淌出来的悦耳的音乐溪流奔腾向前，它的回声从我们喜悦的脸庞和我们周围美的事物中反射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也许不接受任何其他东西，但就喜爱那个回声。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连眼皮都没有时间抬一下，顾盼昨日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那个东西。

迄今为止，我们仅从外部方面来观察世界，所以无法看清它的完整快乐的面貌。当有一天，光线仿佛突然从我内心感情的中心处释放，照遍整个世界时，我再也不仅仅以客观事物的形态去观察世界，而始终如一地以完整形式去观察世界。这时，我心底产生了一个感受：从内心深处的肃穆幽谷里流出的音乐溪流越过时间和空间，它又以回声的形式流经整个时间和空间，它那欢愉的泉水就在那里返回。在朝这个无限方向返回的时刻，回声就以美激荡着我们的心。当天资聪颖的角色以自己整个心灵放声歌唱时，他们就从中获取一种欢愉，当歌声的溪流回到了他们的心时，他们就得到加倍的欢愉。当伟大诗人的诗歌欢快地回到他们的心田里，如果又让它流经我们的知觉，那么我们仿佛在难以表达的形式里开始了解世界的终极真理。在我们获得如此感受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爱，在那儿我们的心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投进朝无限方向流去的欢愉的激流里。这就是对美的渴望意向。

朝与无限结合的有限方向走来的声音，就是真实，就是善。它囿于规律，又被确定于形态。它的回声从有限又朝无限回转，那就是美，就是欢愉。倘若它不能收住和释放，它就会使我们与家庭分离。

我的心灵的这种感受企图通过《心声集》诗里的形式和歌曲反映出来。人们不能抱有这种希望：这种企图是清晰的，因为企图自己也不清晰地了解自己。

我上了年纪后，写了一封有关《晨歌集》的书札，在这里我援引一个段落：

在岁月的一个特殊阶段里，当心灵歌唱“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一切都存在我心田”时，当心灵请求援助时，他认为自己似乎要拥抱整个世界。他像初生婴孩一样认为，他可以把整个世界含在自己的樱桃小口里。以后，他才渐渐明白，心灵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那时我们遍洒泪水，依借狭隘的界限，开始自找烦恼，也使人恼恨。与此同时，从整个世界中什么也没获得。但最终通过整个心灵对任何东西的迷恋，人是能够抵达进入无限的凯旋大门的。其实，《晨歌集》是我内在自然的第一次呼吸，所以其中不存在任何等级的差别。

事实上，第一次呼吸引起的一个普通的欢愉把我们引向一个特殊的认识，那时初恋转化为迷恋。其实，迷恋比初恋狭窄，它不能一口吞掉一切，只能一口口咀嚼一切。那时，爱能够在部分中倾心地享用整个，在有限里享用无限；那时，他的心灵使自己从明显的有限扩展到不明显的无限中；那时，他所获取的一切不仅是他心灵不受限制的感情上的欢愉，而且他的心灵情感与外界直接结合，变成完整的真实。

莫希特·钱达拉在自己编辑的作品选里，把《晨歌集》起名为《外出》，因为那些诗歌是曾有几次从内心奔突而出、进入外部世界的絮絮细语。以后，在痛苦和欢乐时，在黑暗与光明里，旅途者的心灵在各种旋律和韵律里用奇异方式与大千世界结合着，最后它穿过千姿百态的幽谷，汇合认识的潮流一块漂流，总有一日，它进入无限。那无限不是飘忽不定的、模糊不清的幻觉，而是似无瑕白玉的、尽善尽美的真实。

从童年时代起，我与宇宙的自然有着十分淳朴和亲密的联系，房屋后面的每棵椰树十分真实地显露在我面前。一天下午四点光景，我从师范学校回家，下了马车，走到屋顶阳台时，发现浓密的雨云聚集在天空。就在刹那间，心灵感到一种强烈的欢愉，我至今无法忘怀那刹那间的情景。清晨醒来，整个大地的生命的欢乐像召唤自己游戏的伙伴，呼唤我的心；晌午，整个时间和空间似乎庄重而又亲切地把我变成犹如出家的和尚；夜晚，黑暗打开了幻境之途的神秘大门，引导我逾越可能与不可能的界限，泅渡七大洋十三条大河，进入前所未有的神话王国。这以后，有一天，当心灵在青春初次迸发里强求自己的份额时，一座难以逾越的屏障横亘在生活与外界的淳朴结合之中。那时萦绕在我心灵四周的创造又开始返回自身；那时知觉又局限于自己内部的存在。

这样，由于溺爱，内心关闭了，内部与外界的和谐丧失了，我又失掉了长期以来归我所拥有的权力，失掉那种权力的痛苦企图在《晨歌集》里表达出来。最终有一天，那扇紧闭的大门不知给何物冲撞，突然倒塌，那时丧失的东西又复得。不仅是失而复得，而且从倒塌的屏障的内部获得了它的完整认识。当不清晰的认识过渡到明晰的认识的获得，那时获得才有了意义。所以当在《晨歌集》里，再次获得自己童年时代的世界时，世界已变得“十分大了”。

我生活中的第一个戏剧在与自然简朴结合、分裂和重逢里落下了幕。说“落幕”那是不真实的，因为这场游戏又多姿多态地继续着，而且可以看到它又从一个不清晰的问题内部得出一个重大结论。特殊的人为在自己生活里完成特殊游戏而降临人世，他驾的车子的车轮在欢庆节日里依靠巨大圆周前进着，每一旋转似乎是突然分开一样，经一番探索，就会明白，中心只有一个。

当我正写《暮歌集》时，我的散文以《杂感》为题发表。从写《晨歌集》时起或这之后，我所写的散文汇集成《评论集》出版，凡读这两部散文著作的人，就会明白存在于其中的差异，从而了解作者心灵的情况。

拉琼德拉尔·米特利

就在这时，乔蒂哥哥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建立一个把孟加拉文学家聚集在一起的文学协会（1882），“编纂孟加拉权威的专用名词和繁荣孟加拉语言与文学”是这个协会的宗旨。这样，它和当代的文学协会的目的宗旨没有多大差异了。

拉琼德拉尔·米特利以巨大热情支持这个建议，并被推选为协会的主席。当我去邀请维德亚萨格尔先生入会，他一听到协会的宗旨和成员名字，说：“我给你一个建议，放弃像我这样盛名的人，你们和这些大腕在一起什么事也做不成，他们和谁的意见都不会相吻合。”这样，他不同意参加该协会。般吉姆先生成了该协会的成员，但他对协会工作究竟提供多大帮助，谁也说不清。

说真的，那些日子协会之所以能生存，都是因为依靠拉琼德拉尔独自担当了协会的全部工作。我们第一次参与了地理专用名词的定稿工作。拉琼德拉尔起草了专用名词的第一稿，并付了梓，散发给大家，以供批评指正之用。我们根据各个国家的通行发音，翻译成孟加拉语字母，编纂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专用名词。

维德亚萨格尔的预言最后被应验了。要把大腕聚集在一起，投入某件事，简直是异想天开。协会长出幼苗，不久就枯萎了。然而，拉琼德拉尔先生是位多面手，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协会。我认识他，应该说是我的幸运。迄今，我已认识了不少大文学家，但对拉琼德拉尔的怀念，在我心底获得如此光辉印象，其他人是望尘莫及的。

在马尼卡特拉尔的一座花园里设有监狱法庭法官的办公室，我只要愿意就能随时去那儿见他。我经常早晨去那儿，见他总忙于书写和阅读之中。因为年轻无知，我总毫无顾忌地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我从未见过他为此显露丝毫的不满。他一见到我，就立马放下手头工作，开始和我聊天。大家知道，他有些重听，所以他不给我提问题的机会，自个儿挑起一个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讲述。我就为了倾听他充满魅力的讲话，经

常到他那儿去，我从来没遇到谁在如此多的新的不同问题上作出那么多的新颖见解，我经常听得入迷似醉。

我依稀记得，他那时是教科书委员会的成员，不断有人送书来供他审阅。他读时用铅笔在书上做了记号和笔记。某些日子，他往往随意抽出某本书，作为谈论孟加拉语言风格和语言结构的参照，我从中受益匪浅。很少问题是他没有研究过或评论过的，凡研究过的问题，他都能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如果那时孟加拉文学协会工作不依靠协会其他成员，而让拉琼德拉尔独自承担，那么现代孟加拉文学协会的事业一定能朝前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

他的骄傲不仅仅在于他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在于他容光焕发的形象里突现的鲜明个性。他从不轻视像我那样的现代青年，谦虚且和蔼地与我一起谈论艰深的问题，而那时在才思敏捷方面几乎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的。我还利用他的谦虚，向他索取一篇为《婆罗多》杂志写的题为《阎王的狗》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打扰有名望的大作家，是超出我的勇气的，也不可能祈求获得那样的宽容。

但是，当他穿起战士服饰，他的愤怒形象使人不寒而栗。在市政委员会会议和大学评议会议上，所有反对者都惧他三分。那个年代，卡利希那达斯·巴尔先生是位玩弄手腕的圆滑的政治家，而拉琼德拉尔则是位骁勇的战士，在与一些大腕摔跤搏斗时他从来不服输，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

在为亚洲学会的书籍出版和古典经典的校勘和注释工作中，他与所雇佣的一些梵文学者一起工作。我记得，那时一些仇视和妒忌他的大人物乘机诬蔑说：“所有工作都是梵文专家做的。而米特利却不费吹灰之力窃取了名誉。”甚至今天，我们还可看到这样的举不胜举的例子，那些作为工具的人心里经常存有这种想法：“我做了全部工作，一切都付之东流，成就被人攫为己有。”倘若可怜的笔有知觉，它泼墨涂字，终有一天会悲叹不平：“我做了书写的全部工作，我脸上醮满墨水，弄得一身黑污，而荣誉的光彩却属于作者。”

孟加拉地区如此一位非凡的睿智的人，他死后竟然没有获得家乡人的赏识和尊重。它的一个原因是，他仙逝后几天，维德亚萨格尔也撒手人寰。在那种哀痛里，家乡人淡忘了拉琼德拉尔离去的悲痛；第二个原因是，他在孟加拉文学里的贡献不是太大，所以他没有获得大众应有的尊敬。

卡尔瓦尔

后来，我们放弃了在加尔各答萨德尔街举行的集会，把它迁到卡尔

瓦尔的西海岸畔。卡尔瓦尔在孟买省的南部，卡纳拉区的首府，一个布满小豆蔻蔓和檀香树的南方马拉巴边缘地区。我二哥在那儿当法官。

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海港，是如此荒无人烟，变化莫测，以致没有一丝城市港口的形象。新月似的海沙地把自己双臂伸向无垠的蓝色海岸，仿佛它渴望一个拥抱无限的形象出现。这片无垠河地边沿镶嵌着无数参天的柽柳树林，在森林一边有一条名叫黑河的小河流过，它穿过两旁排列成行的山峡，归入大海。

我记得，一天傍晚，我们乘坐一条小船在黑河里溯流而上，抵达了远处。靠近一个岸边我们下了船，参观了什瓦吉[278]的一个古老的山堡。然后，我们又乘船，漂游在河上，穿过寂静的森林山崖和荒凉狭隘的湍急水流。坐在星夜之下，专心致志地阅读着月音世界的咒语。我们在一处岸埠下了船，走进农家茅屋里一个打扫得极其光洁的院子。月光斜照在院墙的斜坡影儿上。在农舍厅屋前，我们坐在坐毡上用餐，归来时逢上退潮，我们只得弃船步行。

我们抵达大海出口处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到达出口的沙岸上，继续步行朝家走去。那时夜色浓浓，大海寂静，柽柳树的沙沙絮语骤然停止，远处浩渺的河地里的树影一动不动地矗立着，地平线上一团灰霭色的山影，也在天幕下安静沉睡着。我们一行拖着自己长长的黑影，默默无声地穿过星光闪闪和万籁俱寂的夜间。那是何等奇妙的时刻！当我们抵达家门，睡意已袭上，不知不觉我的睡眠沉落在更深沉的境界中去了。我在那夜写下的一首诗，就是和那夜晚的海岸纠缠在一起：

让我下沉复下沉，沉没在午夜的深处。

让大地把我释放，

从它的尘土障碍中使我自由。

噢，让陶醉于溶溶月光中的星辰，

远远把我凝视，跟踪我到天涯，

让缥缈的霭色地平线在我四周

静静地展翅飞扬。

我不要歌声、人声、抚触，

我也不要沉睡、苏醒，

只要月光洒满天际，照拂我身。

世界犹如载着无数香客的小舟，

渐渐地消失在浩渺的天际；

水手的歌声响彻苍穹，

越来越轻飘，直至消逝无踪；

我自己也越来越变小，缩小到一个圆点，

沉没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去。

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当心灵瞬间冲动而充盈感情，那时写下的东西一定会是上乘，这或许不是一条规律，它有可能只不过是声音词句的游戏。作家完全摆脱自己的感情是不可能的，同样诗歌创作完全与感情没有间隔也是不行的。其实，回忆的笔触可以很好地描摹诗歌的色彩。在感情表达里存在一种过分强迫，那么不突破它的指令，想象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地盘。不仅在诗歌创作，在一切艺术创作的领域里，艺术家的心灵必须有一种超脱；在人类灵魂的王国里的创造者如不把创造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他的创作不会有成效。倘若他超脱题材，发挥创造性，那么他心灵才能对它有所反映，不会成为事件的复制。

大自然的报复

我坐在卡尔瓦尔的海岸边，写了一部诗剧，名叫《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诗剧的主角是修道士，他挣脱了尘世间的情欲和迷恋的枷锁，克服了自然本质，然后想以纯洁的感情，达到对无限的认识。但最终，有一位姑娘使他坠入自己的情网，把他从对无限的专注中召回尘世，让他陷入人类爱的囹圄中。修道士归返人间，发现微不足道里就含有广袤无比，有限里蕴涵无限，凡有爱的地方就有心灵的自由。你若获得爱之光，把目光投向任何地方，都会发现一切有限融入无限。

实际上，“大自然的美不仅仅表现我心灵的幻想的海市蜃楼，而且也反映无限的欢愉。因此，我们在美的跟前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存在”。领悟这个事理的地方，就是卡尔瓦尔海滩。无限在外部自然法规的魔术里表达着自己，然而在那里，我们尽管身处大自然的魔术幻影里，却看不到无限。但心灵由于美和爱的结合，在低贱事物中以超脱凡俗的方式获得了那个无限“外壳”的接触。在那儿，任何辩术怎能在烛火如昼的抚触前停留住呢？

自然通过心灵的途径，把修道士带进有限宝座上的帝王即无限的宫殿里。在《大自然的报复》一剧里一方是过路行人，乡村男女，他们都在自己家庭所确定的日常的低微生活里，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日子；另一方是修道士，他正力图使自己和所有人都隐匿在同一个家庭所虚构的无限之中。当一座爱的桥梁消除了两方面的差异，当苦行者同结婚成家的人相结合，就在此刻，由于有限和无限的结合，有限的不真实的低贱和无限的不真实的虚无就消遁了。

正如年轻时，我进入自己内心的无方位的黑暗幽洞里，丧失了获取外界的简朴自然的权利，最终有一日，外界的一个迷人的亮光，射进了我的心坎，使我与自然浑然一体，现在，《大自然的报复》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那样的历史进程。它可以看作我后来全部文学创作的一个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我诗歌创作的唯一主题——即在有限之中达到与无限结合的欢愉。

我还在自己后半生的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个精神："苦行者通过实践，从无限欢愉中获得了解脱。"那时，我还写了许多名为《评论》的小文章，它们也竭力阐述《大自然的报复》一剧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实质。我在这些文章里还探索有限不受限制的问题，把深不可探的肃穆放在一点上加以显示。从哲学观点看，这种解释有否价值，和从诗歌角度看，《大自然的报复》究竟有什么地位，我全然无知。但是今天清楚地表明：只有这种思想倾向，乔装打扮，秘而不宣地制约着我的全部创作。

在从卡尔瓦尔回来的途中，我在船上写了《大自然的报复》中的几首歌曲。当时我坐在甲板上，怀着巨大的欢愉，一面哼着曲子，一面写它的第一支歌：

南达拉妮，归还我们的黑天。

我们的放牛娃要带他到牧场去，归还我们的黑天。

朝阳冉冉东升，百花争芳斗艳。牧童们走向草原，他们不想冷落金色的阳光，盛开的花朵，欢腾的草原，就在那儿他们想与黑天相会，观赏无限的千姿百态。

他们就是为了在田野、森林和山川里参加与无限结合的欢愉游戏，从各自家门走出。不是在虚无缥缈的远处，荣华富贵的权势中，而是在生气勃勃的田野里，在简陋低贱的农舍里，他们披着十分寻常的服装——黄色的围裤、野花的花环对他们来说已是足够的了——寻找欢愉。因为若要在豪华的地方寻找欢愉，他们就不得不为此虚情假意，不得不丧失真正的目标。

从卡尔瓦尔回家没多久，即一八八三年八月，我结了婚。那时我刚好二十二岁。

画与歌

我的《画与歌集》诗集于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出版，其中大部分诗就是在那时候写就的。那时我们住在乔伦基附近的下环路的一座花园住宅里，住宅的南面是一片很大的居民区。我经常坐在二层楼的窗户边眺望居民区的生活情景。在观察他们的工作、休息、游玩和交际中，我获得了一种快乐。这一切生活景象好像在我面前构成一则奇妙的故事。

有一个洞察万物的目光，仿佛始终在我头上悬挂着似的。那时，我仿佛带着心灵的欢愉，在想象的光照里观赏着一个个独立的图景。那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每一个特殊图景透视了哀婉动人的情味，涂上了绚烂多彩的颜色。这样，我在用自己心灵的想象所绘制的图画里获得了一种欢愉和情趣。在那里没有其他念头，只有描绘一幅幅生动的图画的愿望，这是用肉眼观察心灵的东西和用心灵观察肉眼所见的东西的愿望。

假如我能用画笔绘画，就会力图用线条和色彩在画布上描绘出自己那颗不安的心的意愿和创造，但我没能掌握那个艺术手段，只有诗歌的韵律和字句听从我的使唤。然而，当我没有学会用能说话的画笔勾勒出清晰的线条时，颜料就会到处乱泼。让它四处泼洒吧，当孩子最初获得小画箱时，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随心所欲地画些没头没脑的画。我也是在自己开始生活时喜获到“青春的五颜六色的画箱”的，我力图依照自己的意念，画出自己青春的五彩缤纷的画。就这样，我度过了那些难忘的青春日子。当今天看到那些与二十二岁吻合的画时，即使画面粗糙，线条生硬，色调模糊，但总能看到所要寻找的某一张脸庞。

我前面说过，我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在我写《晨歌集》的时候就结束了，但从写《画与歌集》起，我的生活戏剧又开始了。任何事物的开端总是热热闹闹，丰富多彩，但随着事业的推进，丰富性就退避三舍。面对这新的戏剧的开始，也许开头几页不会有价值。假如它们是树叶，它们就会适时地飘落，但书页不是那么容易被废除的。尽管冬来春往，它们依旧牢牢地粘在一起。以一种特殊方式观察极其细微事物的时期是从《画与歌集》开始的。像歌儿的旋律使简单变为庄重，不带强烈的功利目的使生活渗透着心灵的情味，然而消除它的卑贱的意愿在《画与歌集》里得到了深刻反映。

当自己心灵的节奏与万物音调合拍时，宇宙音乐的悦耳的声音从所有地方响起，时时刻刻唤起心弦的共鸣。就在那些日子里，一个美妙的旋律在作者心灵里被唤醒，外界万物对他说来都不是微不足道。最终有一天突然会发现，我内心的一个旋律正与那显示的东西相结合，正如孩子能随心所欲地捏泥人，垒砾石，磨贝壳，做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做游戏的意向，通过自己内心的游戏的欢愉真实地反映宇宙欢愉的游戏，所以，对他们来说到处都有游戏活动的安排。正因为如此，我内心深处的青春歌声充塞在各式各样的旋律中，就在那时，我们通过那个“感受”能够真实地发现，世上没有那样的地方，宇宙这把弦琴不把自己千变万化的音调的琴弦伸向四面八方。那时人们可用显而易见的和唾手可得的材料，举行音乐会，不必往远处寻觅。

儿童

在《画与歌集》与《刚与柔集》两部作品之间，一份名叫《儿童》的月刊杂志（1885）问世了。它获得了一年生长的草本植物的果实，就离开了世界。二嫂执拗地坚持为孩子出版一本带有插图的月刊，她要求

苏延德拉·伯愕德拉等家里的孩子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应该明白，杂志仅依靠他们的作品是无法运转的。她虽是该杂志的编辑，然而征集作品的重负让我来承担。

《儿童》出了一两期后，我去代沃格卡会见拉吉那拉叶伦先生，花去了两三天时间。回来时火车十分拥挤，点燃的灯烛正对着我眼睛，没有很好睡觉。我心想，乘睡意没有袭来，我为《儿童》构思一篇短篇小说，但在构思小说的紧张企图中故事始终没有产生，而睡意却袭来了。我在梦里看见一座庙宇的石阶上洒满的祭品鲜血，一位女孩怀着怜悯不安的心情问父亲："爸爸，这是什么？这是血？！"父亲内心由于女儿的怜悯焦虑深感不安，但他外表装作生气状，企图压住女儿的提问。一睁眼，我心想，这可是梦境给予的现成故事，我曾在许多梦境中获得故事题材。于是，我把这个梦境故事结合特列布尔国王戈温德·玛利卡亚的历史，创作了名叫《贤哲王》的小说，在《儿童》月刊上连载。

我那些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没有任何意图要在我的生活和我的诗歌与散文里强烈地表达自己。我那时没有加入人生道上的旅途者的行列，只是坐在道路旁的屋里，冷眼旁观窗外的世界。我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道上为各式各样的事务，来去匆匆忙碌着，而雨季——秋季——春季犹如异乡客人，不邀自来我家，同我一块打发着日子。

我不仅同秋季——春季交往着。有多少奇奇怪怪的不速之客没完没了地闯入我小小的家园，他们好像是没有锚的船儿，没有任何意图漂流到我这小小屋宇的港湾里来。有一两位可怜虫不费吹灰之力，反想通过施展阴谋诡计，从我那儿获取自己的满足。其实为达到欺骗我的目的，无须施展什么鬼蜮伎俩，那时我涉世不深，智商不高，我不会把"欺骗"当成欺骗。我曾经为一些学生长期提供学费。其实，这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学习从头到尾没有成效，白白荒废掉了。

一次，一位长头发的男青年给我送来一封他自个儿虚构的以女孩身份写的信。信中写道，她要求我保护受继母虐待的同胞兄弟，而那个继母同她一样是虚构的，只有那位同胞兄弟不是虚构的，我后来获得了这方面的确实证据。但正如在一只还没学会飞翔的鸟儿身上，没有必要大肆开枪射击一样，这封信对我完全是多余的。

又有一次，一位男青年跑来对我说，他正在读文学学士，但现在他正患头痛病，无法考试。听后，我忧心如焚，但我对医学知识像对其他大部分学识一样，一窍不通。我不晓得如何使他获得成功。他说："我在梦里见到，你的妻室就是我前世的母亲，喝了她的洗脚水，我的病就会痊愈。"然后他又笑着说："你也许不相信这类事。"我答道："不管我相信不相信，只要你病好了就行。"

于是，我把普通水说成是妻子碰触过的洗脚水，那位前世的"儿子"喝了它，获得了令人惊奇的效果！不久，依据进化的自然规律，从水转到了粮食，后来他又渐渐地占据了我房间的一隅，招来了他一帮狐朋

狗友，他们腾云驾雾地吸烟，我惶然地从这弥漫烟雾的房子中逃出。从这一两件小事中证明：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病，但他的脑子可没有任何衰弱的迹象。

以后，我不会轻易地在没有特殊证明出具之前相信前生子孙一类的事，但我后来发现，我正因那事名声大振。又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前生的一位女儿，为消除自己的病，想获得我的恩泽。这次我不得不狠下心，划清界限。我曾为了一位儿子受到了巨大痛苦，现在我再也不能承担起前世女儿的责任，我断然拒之门外。

现在，我与希利什琼德拉·默久默达尔情深意笃。傍晚时分，他与帕利叶那塔先生经常来我那个寒舍小坐闲聊。有时我们讨论音乐和文学直至深夜，有时整个白天就这样在欢聚中度过。

那时，我作为人从各个方面都没有坚强和成熟起来，我的生命犹如没有任何冲击的秋云一般飘游着。

般吉姆·钱德拉

就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开始认识了般吉姆·钱德拉，但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加尔各答大学发起召开老同学年会（1876），钱达拉纳塔·巴苏先生是它的主要组织者。他希望我将来能够领导那个年会，正出于这个考虑，他把在这年会上朗诵一首诗的重任委托给我。那时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我依稀记得，他自己想在那个年会上朗读一首英译的德国战士诗人的尚武诗。钱达拉纳塔是那么倾心于战士诗人对自己形影不离的佩剑的赞颂诗歌，这能使读者相信，甚至连赫赫有名的钱达拉纳塔也有青年时代的幼稚表现，实际上那个青年时代就是不同寻常的。

在那个年会上，我突然发现在人群中走动的一个人，他是那么超凡出众，绝不能归入芸芸众生里的等闲之辈。他身躯魁梧，红润的脸庞上闪耀着一种迷人的光彩。我无法遏制急于认识他的好奇心。在那天的人群里，我仅仅问了一个问题："他是谁？"当听到"这就是般吉姆·钱德拉"的答复时，我大为惊愕。从前，我读过他的作品，觉得他是位超凡出众的人；今天，我从他的容貌上感到他是那样的不同凡响，这种奇特的巧合在当时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高耸的鹰钩鼻，紧闭的嘴唇，锐利的目光都显示着一种超人的力量。他双手交叉在胸前，旁若无人地走动，仿佛他根本不想同任何人接近，这个举止最引我注意。他不仅是位具有睿智的洞察力的作家，他的额上似乎还点上无形的国王符志。

在这年会上发生了一桩小事，至今我记忆犹新。屋内，当一位梵文学者朗读一首自己所作的有关祖国的梵文诗，并用孟加拉语解释时，般吉姆刚巧进入屋里。诗里有一个典故不特别粗俗，但十分浮浅。学者开

始解释这个典故时，般吉姆双手捂着脸，夺门而出。他那天突然离去的情景，我至今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以后，我许多次渴望拜见他，但没有机缘。终于有一天，当他在豪拉担任代理法官时（1881），我斗胆上府拜见。双方会了面，我竭力进行得体的叙谈，但回转时，我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愧，我仿佛是个没经介绍，又未被邀请就贸然拜访的不懂礼仪的鲁莽的年轻人。

以后，我年龄大了些，获得了那个时代最年轻作家的头衔，但我这种地位不是稳固的，况且我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也未确定。我渐渐有了些小名气，但可怜的名声夹杂着许多疑惑和轻蔑。在那个时代，诗人和作家都时兴按上一个英美作家的名字，如谁是孟加拉的拜伦，谁是孟加拉的爱默生[279]，等等。有人开始称我是孟加拉的“雪莱”，这既是侮辱了雪莱，也是对我开玩笑。

那时，我还被人称为“大舌头的诗人”，肚里没有多少货色，生活经验也少，所以，我所写的诗文，幻想多于内容，诗文里没有值得人们给予称赞的东西。当时，我的穿着举止也够古怪，蓄着长发，孤芳自赏，一派诗人的怪诞的气质，与常人生活格格不入。

正在那时，阿卡夏叶·钱达拉·萨尔伽尔创办了《新生》月刊，我在上面发表了作品（1885）。那时，般吉姆结束了《孟加拉之镜》的编辑工作，沉浸于宗教的评论。他创办了《布道》杂志。我在《布道》上发表了一首抒情诗（《甜蜜》）和一篇热情赞扬毗湿奴诗人的作品的论文。就在这时，或者这之前，我又开始在般吉姆那儿走动。那时，他居住在帕瓦尼吉勒那·德特住的那条街上。

我经常走访般吉姆先生，但没有深谈。我那时是只有洗耳恭听的年纪，不是启齿讲话的年龄。我热切地渴望能同他深入交谈，但往往缺乏自信心，话到嘴边就往回缩了。那些日子，我常见到他的兄弟桑吉布，这个人经常是斜靠在枕头上。见到他的兄弟，我打心眼里高兴。他是闲扯的能手，他自己从中获取乐趣，也逗得听众眉开眼笑。读他作品的人一定会感到：他仿佛总是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写文章的，也就是说，他总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情趣妙生、诙谐幽默地拉扯家常。擅长这种谈话能力的人不多见，把它写成文章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

那时，萨夏塔尔的名字风靡加尔各答。我最早是从般吉姆先生的嘴里听到有关他教授保守疗法的事。我认为，般吉姆是最早把它介绍给普通人们的人。那些天，正统印度教突然企图借用西方科学力量，恢复印度教的权威性。这种企图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其实，通神学早已为这个运动打下了基础。

不能说，般吉姆先生全力支持这个运动。在他《布道》上所发表的解释宗教教义的文章里没有它的一丝影子，因为这种企图根本不会得逞的。

那时，我放弃守住家门的生活，走到外界社会上来。我所写的文章反映了我参加这场争论的经历。这些作品有讽刺诗、幽默戏剧，还有在《生命》杂志上发表的书信。那时，我决心撕破感情的迷惘，投入角斗场所。

在这种战斗激情的冲动下，我与般吉姆先生发生了正面冲突，那段冲突历史记载在当时的《婆罗多》和《布道》杂志上。在这里详尽评论这场冲突历史是多余的。般吉姆先生为了结束这场争论，写了一封信给我。遗憾的是，我把它遗失了。倘若信还保存的话，读者一定能了解到，般吉姆先生何等大度地拔掉了这场冲突的针刺。

船壳

一天晌午，乔蒂哥哥读了报上一则广告，直往拍卖行去了。回家后他向我们宣布一个消息，他用七千卢比购买了一条船壳。现在，需要在船壳里安上引擎，设置船舵，装配成一艘完美无缺的船只。

我三哥也许认为，国人只会摇笔杆、动舌头，但不会驾船。这实是一种耻辱。从前，他努力为国家制造火柴，但火柴摩擦许久，仍点燃不着；他又以无比热情，为国家开辟棉纺厂，但棉纺厂只生产了一条土布毛巾，就停止转动机器了。现在，他出于发展民族工业，推动轮船运输行业，购买了一只船壳，而这只空壳子曾在一天装置了引擎和舱房，三哥就此负了债，直至破产。

但是，人们应该记住，在这些工业的活动里他独自忍受那些损失和苦难，因此而产生的好处一定会落进他国家的账户上。

世上，这些难以计数的、不精通商业者一次次在振兴国家民族工业的活动里掀起没有结果的努力浪潮。那个浪潮一会儿汹涌而来，一会儿迅疾退去，但它们使国家的贫瘠荒滩变成肥沃的田地，待收获季节来临，人们已经遗忘了他们的牺牲。然而，他们也定能欣然接受死后被人遗忘的这种损失，正如他们生前根本不顾及那种损失一样。

一边是欧洲轮船公司，一边是乔蒂哥哥一个人，两方面的商业船队的战争渐渐地如此可怕地扩展着。至今，库尔那和伯利夏尔的人也许对此剧烈竞争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在剧烈竞争的压力下，轮船一艘艘建造，亏损却日益增长，收入越来越少，最终他取消了船票。伯利夏尔和库尔那轮船运输线里出现了真理运动[280]，旅客不仅不用购票进行旅行，而且还可免费享用甜食。那时，伯利夏尔的志愿服务队唱着赞美祖国的歌曲，列队走上轮船。旅客有增无减，然而其他一切匮乏也是有增无减。

国家利益者的热情是无法获得进入数学领域的通道。不管赞美之词堆积如山，不管热情之火高达万丈，数字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固执的。因

此，它的三乘三等于九，像蝴蝶飞往水池，开辟着债务的道路。

不善经营的、感情冲动的人，常与不幸命运形影不离，他们像一本打开的书很容易被人看透，但他们自己不能识别别人。有趣的是，要有一本使别人不易识别的书，他们需要花费更大的财力和时间，然而，他们在这一生中再也没有遇到把这种教训运用到事务中去的机会。当旅客免费地享用甜食，乔蒂哥哥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像苦行者进行斋戒，当给旅行者安排早餐，工作人员也没有被剥夺享用权利，但乔蒂哥哥获得的最大收益，便是他的全面破产，他勇敢且从容地面对着这一切。

在议论每天的胜败之中我们的兴奋没有个尽头。最后有一天传来消息，他的“自治”号的最后一条船与加尔各答豪拉桥相撞而沉没了。这样，他完全超越了自己能够承受的界限，他对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结束了自己的经营活动。

死亡的悲痛

这期间，家里人一个接一个死去。这之前，我从没有亲眼目睹过死亡。我母亲过世时，我还十分小（1874）。她病了很多日子，她生命何时出现危机，我也不晓得。母亲在我们卧室铺了一张床睡觉。她患病的那些日子，让她乘船，在河上漂游了数日。她回来后，住在内院三楼的一间屋里。

母亲死去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睡觉。那时不知深夜什么时辰，一位女仆跑到我们房间，哭喊着：“天哪，我的宝贝们，你们一切都完了！”嫂子（伽达摩波莉·黛维）那时斥责她，把她拖出屋。她担心，深更半夜，可不要给我们幼小心灵以沉重的打击。

在闪烁不定的昏暗灯光下，我醒了过来，坐将起来，心里十分害怕，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十分明白。清晨起身，当听到母亲的死讯，我也无法明白那件事的全部含义。

然后，我们走到外面走廊里，看到母亲被打扮的身躯躺在院子里的一张床上。然而，我在她身上没有发现可怕死亡的任何印记。那天晨光熹微，我们所看到的死神犹如安详睡眠一样宁静和优雅，我们从中并没有看到生与死之间的差别。

只有当她的身体被抬出院外，我们跟随着走向火葬场，那时悲痛的风暴仿佛突然给以强大的冲击，叩敲我的心。在那儿，人们呼天抢地叫喊着，我才明白过来：“现在我妈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这扇门，为在这永恒生命的家里取得自己的坐毡而回来了。”

晌午过后，我们从火葬场回来。走到胡同拐弯处，我朝三楼父亲房间的方向望去，父亲在前面的长廊里宁静地坐着祈祷。

家里的小媳妇（伽达摩波莉·黛维）担负起照料丧母孩子的重担，她管我们吃喝穿着，一刻也不离开我们，日日夜夜守护着我们，努力使我们不觉得丧失什么似的。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损失，也领受不了永恒的分离，然而忘却它们的力量是生命力量的一个主要特征。童年时期，这种生命力量异常强大和新鲜，那时它不会深重地接受任何打击，任何创伤也不会在心里镂刻下永恒的印记。所以，那个死神像黑影一样进入我生活里，但没有使自己永恒化，不久又悄悄地像黑影一般离去了。

当我稍大了些时，在一个春日的清晨，我从花园里撷取一把一把茉莉花，扎在头巾的一角，像疯子一般到处转悠。那些柔软滑腻的花蕾拂在面颊上，我不由记起了母亲洁白手指的抚触。那时我清醒地觉得，逗留在那些美丽手指上的温柔抚摩，每天在这些花朵里纯洁地开放。在世上，这种温柔的抚触是没有止尽的，不论我们遗忘还是记得。

但是，我二十四岁那年，我对死（伽达摩波莉·黛维的死）的认识是那么难以忘怀。那种认识结合着自己后来多次死别的悲痛，串成长长的细环，延续着。童年时代的幼小生命，能够轻而易举地回避巨大的死亡逃逸掉，但年纪稍大些，要轻易地欺骗死亡而获得出逃的道路企图是困难的。因此，我只能敞开胸怀，忍受那些日子的全部难以忍受的打击。

我那时还没有想过，生活中还会出现什么缝隙。那时，一切仿佛都是由悲欢棉线编织成的。在那编织物之外的一切，我都视而不见，我只接受了编织内的生活。就在这时，这位死神不知从何处钻出，刹那间在明白如画的生活的一个地方，凿开了一个裂口，那时我突然觉得不知所措。我开始思索，这是怎么搞的！这是什么样的谜语！四周的树木花草、大地天穹、日月星辰，依旧真实地存在着；我甚至觉得，比自己还真实的、与我身心联系着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人，转眼间就轻易地像梦幻一般告别人世离去了。那时，我环顾整个世界，觉得这是多么奇特的自我毁灭！多么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那些存在的与不存在的，如何使它们最终协调起来呢！

从生活这个缝隙内所显露的深邃的黑暗，日夜吸引着我的注意。我一次次转悠到那儿站住，往那个黑暗里凝视，探寻：“什么能替代逝者的空缺呢？”其实，人无论如何是不会从心底里相信这种虚无的，那些不存在的就是虚假的，而那些虚假的就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努力去寻找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在得不到东西的地方寻找获取东西的希望，永远也不会停息。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花蕾努力踮着脚伸向光明一样，人也通过自己整个努力，最大限度地跃过黑暗，把脸伸向光明。当心灵周围突然出现一个“不存在”——它站在黑暗的院墙处。那时我的整个身心夜以继日地努力想象在它的内部的一次次“存在”——并踮起脚在光明里站住。但是，当处在黑暗里，看不到穿过黑暗的道路，那时他面前除了痛苦还有什么可存在的呢！

然而，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却使我内心刮起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之风。我对此感到了巨大震动。“生活完全不是亘古不变的确定，这个痛苦的信息减轻了心灵的重负。”我又寻思：“我们肯定不是真实岩石围墙内的永恒囚犯。”我内心由此感到一阵阵的欢乐涌动，抓住了东西，又放开它，看到这个损失感受痛苦，然而望着它获得的自由，内心又感受到一种崇高的宁静。

世上的普通的巨大重负，通过生与死的占有和释放，轻易地使自己持续地漂流在四周。重负卸下就不会压迫人，谁都不会背负背叛神的生活重负。那天我仿佛第一次在一个令人惊叹真实的新生活里感受到了这个真理。

由于那种内心的禁欲，自然美格外庄严迷人了。几天以来，就由于我对生活盲目的迷恋完全被驱除之后，苍穹之下的四周树木花草的运动，在我泪水洗净的眼里洒下了甘露。为了观看世界的完整和优美形象，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死亡就把那种距离赐予我。我独自站立着，在死亡的巨大的背景上观赏着世界的图画，并懂得它的迷人魅力。

在那些日子里，我思想和举止上的古怪毛病又复发了。当人们把世上的行为举止看作绝对真实时，我不禁觉得好笑。它们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仿佛它们对我只不过是幻影——空中楼阁而已。一些日子以来，我完全不理睬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些天，我身披粗布床单，脚穿一双拖鞋，径直走进上流社会人经常光顾的书店，吃喝的安排也杂乱无章，不管是下雨刮风，还是酷热寒冷，我都在三楼外面的走廊上睡觉。在那儿，我可与天际星星，四目相视，我在那儿也不会耽误迎接清晨第一丝光亮的时机。

我这一切举止绝不是苦行者的严酷实践，倒像是节日狂欢的举止。当把世上手执教鞭的老师视作虚假的幻影，我就蔑视学校的每一个小小校规，那时也就尝到了自由滋味。某天清晨，从睡梦中醒来，倘若我发现，大地的地心吸引力比以前减少了一半，难道我们还有心思小心翼翼地走在政府的道上吗？那时我们肯定毫无原因地跨着大步，通过赫利森大道上的五层楼房；当我们在城堡的广场上散步兜风，宝塔迎面而来，我们不会有躲避行走的想法，我们将不假思索地飞跃过去。我的情况正是如此，一旦获有脚底下生活的吸引，我几乎放弃封闭的习俗道路。

我独自坐在楼房屋顶的凉台上。为看到深沉黑暗里死亡王国的一个顶端上的旗帜，为看到由死亡的黑色石块筑成的拱门上镂刻着的字迹的符号，我仿佛像瞎子在整个黑夜里摸索着，探寻着。然而，当晨光照射到我挂着帐子的床上时，我睁开眼看到，我心灵四周的遮幕仿佛被掀开了，雾霭散开了，大地、山麓、河流、森林仿佛闪着微光，人的生活所展示的、被寒冷露水浸濡的图画，在我的眼里变得异常新鲜和优美。

雨季和秋季

历书开始时，我们从湿婆和雪山女神的谈话中知悉：在某个纪元，某些星宿取得了国王和大臣的头衔；同样，我发现，每个季节以特殊方式谋取了生活的每个阶段的统治权力。我回顾自己的童年时期，那时的雨季是最令人瞩目的。东南风劲吹着，如注大雨哗哗下个不停，廊道地面到处积满了水，房屋的门窗全都紧闭。我把脸贴在窗棂上，看着一位熟悉的老妪从市场上购买了蔬菜，腋下夹着一小水罐，满身溅满泥水，正朝家奔来。我无缘无故地在长廊里欣喜若狂地奔跑着。

我依稀记得上学的情景，我们课堂坐落在用席子环抱的长廊里。晌午，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眼看着瓢泼大雨浇下来。闪电不时划破长空，仿佛一个疯婆子用闪电的手指撕开天空，疾风劲吹，围在四周的席棚被吹得东歪西倾，似乎要断裂倒塌。昏暗中已无法辨认书本的字迹，老师停止了讲课。我那时坐在长凳上，怡然自得地摇晃着腿，任凭外界的狂风暴雨的欢叫喧嚷，我的心却驰骋在可能或不可能的千变万化的幻想世界里。

我还记得，在斯拉万月 281 的漆黑的夜晚，淅沥的雨声穿过我睡眠的间隙，在我心里唤醒一种比酣睡更深的欢乐的激动。当瞌睡一醒，我心里请求：这场透雨明早也不要停下，我出门将能看到我们巷子里积满大水，水池埠头上的石阶也全给雨水淹没。

但当我往刚告诉你们的那个年月望去，发现秋季正坐在自己的王位上行使权力。那时的生活在阿斯温月 282 的后半期的清澈明洁的天空中展示，挂满露珠的鲜绿在金色的柔和阳光下显露出来。我在南面厢房里小住，作曲填词，附和着乔蒂哥哥所作的曲子，轻轻低哼。

清晨曙光照拂，我也不晓得我的心企求什么。

太阳渐渐高升，前客厅的时钟敲响正午时刻，整个心似乎沉醉于歌唱晌午悠闲的激情里，一点也不挂念日常琐碎的事，那就是秋日的一天。

我的心，在悠闲时辰里，你和自己做着什么样的游戏？

记得，一天中午，我坐在铺在地上的漆布上，拿着绘画本作画，绘画艺术不是严酷的实践，它仅仅是内心想作画的游戏而已。最重要的事留在心里，没有画在纸上。那时，慵倦悠闲的秋日晌午的金黄的美酒，穿透厚墙，从上到下，斟满了像酒杯一样的加尔各答那间貌不惊人的小屋。不知为什么，我就在那秋日的天空和光亮里一刻不停地注视着我那时生活的日日夜夜。正如它对于农民是催熟谷物的季节一样，对于我就是诗歌成熟的季节。对于我来说，那是整日充满灿烂阳光的悠闲的秋日，那是毫无原因的欢乐激情充盈我无拘无束的心灵的秋日，那是我无束缚的心随意作画和创作短篇小说的秋日。

我在少年时期的雨季和青春时期的秋季之间发现了一个差别：在雨季的日子里，外界矗立的自然严严密密地包围着我，它以自己五花八门

的剧团，光怪陆离的扮相，悦耳动听的乐曲组成的欢乐节日招待我；而在秋季柔和明媚的阳光下的欢乐是人的欢乐，在那里，光和影的游戏抛之九霄云外，人间的喜怒哀乐的激情的声音响遍寰宇，人的凝视在湛蓝的天穹上抹上了一层色彩，人心的愿望将随风飘荡。

现在，我的诗来到人类的门槛上驻足，这里不允许不拘礼节的来往——宫内有宫，室内有室，门后有门。多少次我只能站在道上，瞧一眼窗内灯光就不得不回转。从横笛里吹出的神明的欢悦歌声，从虚无缥缈的宫殿大门灌进我的耳朵。心灵与心灵协调着，意愿与意愿交往着。天晓得，在多少曲折的障碍里有几多来往！生活的激流冲击着这一切障碍，不时激起笑与泪的泡沫，欢舞旋转着，旋涡在它面前不断旋转着，我们无法确定它的流向。

我的《刚与柔集》是站在人类的生活庭院前街上的一支小夜曲。它步入神秘的人流，为取得坐毡而呼唤着！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不想死，

我希望居住在不朽的人类生活里。

这是我对宇宙生活的一个渺小生活的自我奉献。

阿输多什·乔杜里

当我第二次赴英离家时，我在船上第一次认识了阿输多什（1881）。他在加尔各答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目前正赴英国谋取律师职位。从加尔各答至马德拉斯的八天航程里，我们俩在船上待在一起。但人们可发现，深交不一定依赖于天数多少而定。他以自己真诚的心在短时间内赢得了我的心，他弥补了我与他从前不相识那段时间的隙缝。

当他从英国回来，我们与他建立了亲戚关系，他成为海敏德拉纳特
283 的女婿。那时他不断陷入律师事务，专心于挣钱的年纪，而且律师委托人的钱袋还没充分打开。那时，他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在文学的花园里的蜂蜜事业上。我清楚地发现，他那种对文学事业的热情完全融入他的天性中。文学之风在他内心劲吹着，在那股文学清风里绝没有图书馆里的摩洛哥山羊皮的发霉气味，只有海边不知晓树荫里的奇花异草的芳香。交谈时，我们仿佛步入遥远的林子，享受着春日的欢乐。

他对法国诗歌情有独钟。我那时正在创作《刚与柔集》诗作，在我诗篇里掺和着某些法国诗人的情感。他觉得，《刚与柔集》诗作里的种种形式显示着“人类生活的奇异情味游戏专注地吸引着诗人的心灵”和“为进入这个生活和从各个方面全面地汲取它的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是这些诗作的基调”。

阿输多什说："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安排出版你的这些诗歌。"这样，出版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他把"这个世界是美丽的"第十四首诗放在诗集的首位，他认为，"这诗篇里有着整个诗集的基调"。

在孩童年代，我被囚禁在家园里，我渴望的目光透过内院屋顶围墙的缝隙，注视着外面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我打开了自己的眼界，敞开了自己的心胸。青春开始的日子，人类生活强烈地吸引着我。然而，我没有投入其中，只在外面的一个路边，站着观望。驶往彼岸的帆船，仿佛升帆冲上浪尖飞渡着，我的心却留在岸边，我仿佛用手暗示叫唤船夫。那时生命渴望，走出户外进行生活旅程。

刚与柔

如果说独特的孤立的社会环境成为我进入人间生活海洋的障碍，这是不真实的；说我具有认识那些生活在社会激流里的同胞的心灵的强烈情感，也没有任何鲜明的证明。四周生活既有岸堤又有埠头，古老森林的阴森黑影笼罩在黑水上，而隐藏在深树密林里的夜莺却用古老的优美曲调婉转低鸣着。然而这里是一座被封闭的水池，水的源头在何方？哪儿有连天涌波，大海汹涌澎湃的洪水何时冲到这里？

人类自由生活的激流在什么地方穿过岩石，带着胜利的咆哮声的滚滚浪涛，运用自己整个力量汇入大海旅行？它的激流的咆哮声穿过我那巷子对面的居民社区，飘入我的耳朵没有？哪儿有生活的欢乐，我那颗孤独的心就为谋取那儿的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的邀请而乞求着。

浑浑噩噩的人在中午更是慵倦，昏昏欲睡，那里的人的生活由于丧失了对自己的全面认识，一种无比的沮丧包围着他们。我长期以来为摆脱这种沮丧而承受着痛苦的煎熬。那时有多少缺乏民族意识的政治集团和多少宣传运动，对祖国毫无认识和回避服务的那些所谓对祖国赤诚的兴奋剂，无孔不入地进入那时的教育领域，我的心无论如何不能支持它们。我自己和周围的一种无比不安和不满的情绪使我激动不安，我的心说："我倒希望成为阿拉伯的贝都因人，总比现在的处境更好！"

杜尔迦降临，倾国欢乐，

你看，行乞的少女伫立在富人家的门口。

这就是我自己的写照。哪个社会有无比自由的生活的欢乐，那里就有欢庆乐器的吹奏，那里的喧闹就不会停止。我们仅仅站在外面的庭院里，以贪婪的目光窥探着。我们什么时候能打扮自己，也加入他们的行列里呢？

在哪个国家，一切都是分裂的，都囿于小小的界限内，那么"在自己的生活里，那种要认识人类巨大生活里的千姿百态形式的不安愿望"肯定无法兑现。

正如我童年时代坐在仆人用粉笔画的圆圈内，渴望同窗外的自由的大自然进行令人心醉的游戏一样，在青年时期我那孤寂的心怀着痛楚的心情乞求人类的巨大的心灵世界，那个心灵世界是多么珍贵，多么难以接近，多么遥远！但是如果心灵不能和它结合，如果风不从那儿吹来，泉水不从那儿流来，旅人坚固的交通工具不自由运转，那么那一切陈旧破落的东西将阻碍崭新的道路的伸展，那时任何人也无法清除死亡堆积起来的废墟，堆积如山的废墟将窒息压在自己底下的一切生命。

在雨季的日子里只有乌云密布和如注雨水；在秋季有光和影的游戏，但它不遮住苍穹，只催熟庄稼。这样，当雨季的日子蛰居在我诗歌世界里，只滋生幻想的气流、气泡和水滴，那时只有不规则的韵律和不清晰的语言。但在秋天时刻写的《刚与柔集》里，不仅有天空的五彩缤纷的云彩，还有大地的五谷丰登。

现在，在与现实世界交往的活动里，韵律和语言正努力掌握千姿百态的形式。

在这里，生活的一个阶段告终了。家庭与世界，内心与外界，联系与交往的日子越来越亲近我的生活。从现在起，生活旅途的激流将穿越河川、陆地、世界内部，进入善与恶、苦与乐的旋涡里，它不能像图画一样供人愉快地欣赏。这里将发生多少破坏与兴建，分裂与组合，失败与胜利，不和与一致！

我生命之神将战胜一切障碍、敌视和曲折，朝着发展内在最深意义的方向前进，但我没有力量揭示那内在的神秘意义。如果无法揭示那令人惊奇的神秘性，那么我不论想表示什么，无非每步都误入歧途。倘若对任何偶像进行分析，得到的只能是尘土，从中不会获得艺匠的欢愉。因此，现在我来到自己内殿门前，告别了自己的读者。

孟加拉风光

冰心　译

序

这本集子里所译出的书信，概括了我文学生活中最丰产的时期，那时候，全靠一种好运气，我正年轻而未成名。

青春是精力充沛的，又有充裕的闲暇，我觉得写私信和写公函比，是一个快乐的需要。这是文学形式中的一种奢侈品，只有在思想感情有了积累之后，才写得出来。别种的文学形式是属于作者的，而且发表出来，也只为自己得到好处；写给私人的信就有慨然舍弃的特点。

恰巧在许多年之后，从这些大批书信中选出来的几十封，又辗转地回到我的手里。它正确地推测到那些日子的回忆会使我愉快，就是在微贱的荫蔽之下，我享受过生命中最大的自由。

因为这些书信，是和我发表过的相当多的作品同时写的，我想这平行的路线，会扩大读者对于我的诗歌的了解，正如同道路因为重走一次而加宽了一样。因此我为我的同胞编选发表了这本集子。希望这些书信里对于孟加拉乡村景物的描写，对英国的读者也会引起兴趣，这些选品中的一部分的翻译，是托给了一位，在许多我认识的人中，最能胜任愉快的。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

班都拉，海边

一八八五年十月

无遮的海不断地涌起，又化成苍白的泡沫，它使我联想到一个被捆住的恶魔在锁链上挣扎，我们在它巨颚前面的岸上，盖起房子，看着它挥甩着尾巴，多大的力气啊，那波浪就像巨人的肌肉一般地凸涨起来！

从创世之初，在地和水中间就存在着争执：干燥的地慢慢地默默地增加着它的领域，而且为它的子女开拓越来越宽的面积；海洋步步退却，起伏着呜咽着在绝望里捶着胸膛。要记住，海洋从前曾是唯我独尊

的暴君，绝对地自由。地从它肚子里升起，篡夺了它的王位。从那时起，这个愤怒的老东西，以苍白的波浪，不住地哀嚎，就像李耳王暴露在狂风暴雨里似的。

一八八七年七月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只有这件事不住地在我心中激荡——仿佛最近都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情似的。

但是活到了二十七岁——在一个人的前进中度过了全盛的二十年代，走向三十年代，这是一件小事吗？三十岁——这就是说成熟了——人们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是期望果实而不期望嫩叶的。但是，可怜得很，果实的指望在哪里呢？在我摇着脑袋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只感到满溢的浓郁的浅薄，而没有丝毫哲理的痕迹。

人们开始抱怨：“我们对你所期望的东西在哪里呢？——只因有那个希望，我们才喜爱那幼芽的嫩绿。难道我们对你的不成熟将永远忍受吗？这正是我们要晓得可以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油量的估计数字，就是那蒙起眼睛的，转磨的，公正的批评家能够从你身上榨取的。”

把这些人哄得渴望地等待着已经不再可能了。在我岁数不到的时候，他们放心地相信我；我在三十岁的边缘上，还使他们失望，是件伤心的事情。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不出来！我在供给可使大家受益的东西上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两首诗歌，几句闲话，一些轻松的笑谈以外，我一直不能写出什么更好的，结果呢，那些对我抱着很高的希望的人将对我发怒；但是从未曾有过人要求他们培养这些期望吗？

这就是袭击着我的一些思想，自从我在一个美好的维沙克月的早晨，在清新的微风与阳光、新茁的花儿和叶子中间醒起的时候，发现我已经跨进二十七岁了。

西来达

一八八八年

我们的船屋在离市较远的沙岸边停泊了下来。一片浩瀚铺开的沙，一直伸展到眼界以外的四边。到处都看到一条条的斑纹，仿佛有水经过似的，但是像水一样发光的也还是沙。

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几处露出地下泥土的、潮湿黝黑的裂缝，来打破这单调的灿白。

往东望，上面是无边的蓝，下面是无边的白。天上空虚，地上也空

虚——下面的空虚是僵硬而荒凉的，上面的空虚是穹形而轻清的——我们几乎哪儿也找不出这样的一幅绝顶荒凉的图画。

但是转向西望，那边有水，一湾止水的河，两边是高高的河岸，上面伸展着乡村的树林，有些村舍从林中外窥——在夜色中一切都像一个魅人的幻梦。我说“夜色”，因为我们是在夜晚出去散步的，所以这个光景就印刻在我的心上了。

沙乍浦

一八九〇年

那个县官正坐在他帐篷的凉台上，对在树荫下等候听审的群众进行审判。他们把我的轿子抬到他鼻子前放下，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很客气地接待我。他的发色很淡，中间杂着几绺深色的。胡须是刚开始长出。若不因为他那副非常年轻的面孔，人家也许会把他当作一个白发老人。我请他来吃饭，但是，他说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排一个猎野猪的宴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大堆的黑云涌上来了，随着就是一阵极其狂暴的倾盆大雨。我不能看书，也不可能写字，在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之下，我从这屋跑到那屋。这时已经很黑了，雷声仍在隆隆地响，电光也不停地闪着，不时还有一阵阵的突来的风，掐住那棵大荔枝树的脖子，使劲地摇撼它蓬松的树梢。房前的洼地立刻就积满了水，在我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应当让那个县官到我家里来避避雨。

我送去一封请帖；在检查以后，我发现那间唯一可用的屋子里堆塞着一张挂在梁上的厚板的木台，堆满了污旧的铺盖和枕头。仆人们的东西，一张极其污秽的席子，几把水烟袋，烟叶，火绒，和两副木制的棋子，都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无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长了锈的壶盖，一个没有底的铁炉，一把褪了色的旧镍茶壶，一只汤盆满盛着尘污的糖浆。屋角有一个洗碗盆，墙头钉子上挂着潮湿的擦碗布，还有厨师的围裙和小帽。仅有的一件家具就是一张摇晃的梳妆台，上面沤满了水迹，油迹，牛奶迹，黑的、黄的和白的，以及各种各色的痕迹。梳妆台上的镜子，倚在对面墙边，它的抽屉里盛满了零碎物件，从肮脏的餐巾以至开瓶子的钢丝和尘土。

我昏乱地愣了一会；然后就是——把管家叫来，把管仓库的叫来，召集所有的仆人，另外又找了些人，打水，把梯子放上，绳子解开，把木台拉下来，铺盖挪走，把碎玻璃片一一捡起，把钉子一个一个地从墙上拔了下来——灯架掉下来了，碎片撒得满地；又一片一片地捡起，我自己把那领脏席子从地上掀起丢到窗外去，把吃掉我的面包，我的糖浆，我鞋上的鞋油的一窝蟑螂惊散了。

县官的回信来了，他的帐篷的情况非常糟糕，他即刻就会来。快点！快点！当时就听见喊："大人到了。"匆忙慌乱之中，我拍掉我须发和身上的尘土，等到我到客厅里去接待他的时候，我竭力使我显得雍容尔雅，就像我一下午都在安闲地休息着似的。

表面上我沉着地和县官握手如仪，但是心里还不时地为他的住处发愁。等到我必须领着客人进到他卧室的时候，我觉得那屋子还过得去，如果那无家可归的蟑螂，不去抓挠他的脚的话，他也许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

卡利格雷

一八九一年

我感到懒洋洋地舒适，喜滋滋地轻松。

这是这地方的笼罩一切的主要情调。这里有一条河，但是谈不到流动，在它的浮草的小被窝里盖得严严地舒服地躺着，它仿佛在想——"既然可以清净无为地过日子，我又何必自己吵醒自己呢？"因此那两岸的茅草，除了渔人来张网的时候，简直没有受过惊扰。

四五条大号的船，彼此挨靠着，泊在近旁。在一条船的舱面上，一个渔夫拿被单从头到脚裹上，睡着了。另一条船上，那个船夫——也在晒太阳——悠闲地在搓着麻索。在第三条船的下甲板上，一个显得苍老的赤裸的家伙倚在桨上，茫然地注视着我们的船。

岸上还有些各式各样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说出他们为什么踱着最迂缓的步子，悠闲地来来往往，或是抱着膝头久久地坐着，或是瞪目直视，并没有认真地看着什么。

唯一的活跃的现象，只能从鸭群里看出，它们杂乱地叫噪着，一个劲儿地把头扎进水里，又伸了出来把水甩掉，它们仿佛不停地在探测水底的秘密，每次都得摇着头报告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什么也没有！"

在这里，日子把十二小时在太阳底下昏睡掉，此外的十二小时，就在黑暗的披巾之内沉默地睡去。在这种地方，你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对着风景左看右看，把你的思想来回地摇荡，哼一会子的曲调，再梦想地点一会子的头，就像一个母亲在冬天的正午，背朝着太阳，摇着哼着把她的婴儿哄睡了似的。

昨天，在我接见我的佃户的时候，五六个男孩子出现了，正正经经地排成一行站在我面前。我还没来得及问话，他们的发言人就用最精构的语言，开始说："先生，神明的恩惠和您的愚昧的孩子们的幸运，使阁下再度光临贱地。"他这样滔滔不断地说了几乎有半个钟头，在某些地方

他把讲词记错了，就停住，抬头看天，自己改正过来，再接着往下说。我推测是他们学校里缺少椅凳。“因为没有这些木制的座位，”他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坐在哪里，我们尊敬的老师们坐在哪里，当我们最高贵的观察员来访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坐在哪里。”

我简直忍不住发笑，从这么一个小人儿的嘴里，倾泻出这么文雅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在这个地方特别显得不相称，在这里，农民们用最直截了当的方言提出他们迫切的重大需要，连那不太平常的字眼都会不幸地被误用了。但是那几个书记和农民们似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很妒羡，仿佛慨叹他们父母所没有的东西，都赋予了孩子，使他们能够用这么美妙的方法，向柴门达尔请求。

在这位少年演说家还没说完的时候，我就把他打住了，我答应处理他们所必需的椅凳。他昂然地让我说完话，然后又接上他所没有讲完的讲词，一直说到底，才深深地向我鞠了躬，带着他的集团整队走了。我想，即或我拒绝给他们椅凳的话，他也许并不介意，但在他用心背熟了他的讲词之后，若夺去他词里的任何一段，他会非常反感的。因此，虽然有更重要的事务等待处理，我也一定要听他讲完。

沙乍浦附近

一八九一年一月

我们离开了那条缓慢得像临死的人的血液循环一样的卡利格雷小河，下驶到急流的河里，它流向那地和水茫茫一片的地方，如同孩提的弟兄姐妹一样，河和岸没有不同的打扮。

这条河没有了泥糊糊的被套，流水四溢，最后伸延成为湖泽，这边一块草地，那边一汪清水，这使我联想到当地球年纪还轻，大地刚从无边的水里伸出头来，固体和流质的界限还没有分清的时候。

在我们泊船的周围，竖立着渔夫的竹竿，鸢鸟在上面盘旋着想从网里抓鱼。文鸟立在水边的泥地上，道人似的在沉思。各种的水鸟很多。一片片杂草飘在水面，不须耕耘 284 的稻田从润湿的泥地上到处升起，蚊子在止水上成群地飞翔……

今早黎明我们又起航了，经过卡齐卡答，湖泽的水在六七码宽的弯曲的水道上，找到了出路，从这里穿过后，它就迅速地涌流。要把我们这条不容易驾驶的船屋穿走过去，真是一种冒险。河水以闪电的速度向前奔流，船夫们紧张地以桨代竿，提防船屋撞在岸上。这样我们又驶到大河里来了。

天空里一直堆着浓云，湿风吹着，不时地下几阵雨。船夫们都冷得发抖。在这冷天，这种潮湿阴暗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我度过了一个黯淡无趣的早晨。下午两点太阳出来了，从那时起就愉快得很。现在

河岸很高，被安静的树林和民居覆盖着，很幽静又充满了美。

这条河弯来弯去，一条孟加拉最中心的内院的无名的小溪，不懒惰也不声张，大大方方地把她爱情的财富给予了两岸，她絮说着平凡的欢乐和忧愁，絮说着来汲过水而又坐在她的旁边，用湿巾仔细地把自己身体擦得发光的村姑们的家长里短。

今晚我们把船泊在僻静的河湾。天空明净。明月正圆，看不见一只别的船。月亮在浪花上闪烁。两岸沉寂。远村躺在深林的怀中舒服地睡着了。尖脆的不断的蝉鸣是唯一的声响。

沙乍浦

一八九一年二月

在我的窗前，河的彼岸，有一群吉卜赛人在那里安家，支起了上面盖着竹席和布片的竹架子。这种的结构只有三所，矮得在里面站不起来。他们生活在空旷中，只在夜里才爬进这隐蔽所去，拥挤着睡在一起。

吉卜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哪里都没有家，没有收租的房东，带着孩子和猪和一两只狗到处流浪；警察们总以提防的目光跟着他们。

我常常注意着靠近我们的这一家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生得很黑，但是很好看。身躯健美，像西北农民一样。他们的妇女很丰满；那自如随便的动作和自然独立的气派，在我看来很像黧黑的英国妇女。

那个男人刚把饭锅放在炉火上，现在正在劈竹编筐。那个女人先把一面镜子举到面前，然后用湿手巾再三地仔细地擦着脸；又把她上衣的褶子整理妥帖，干干净净的，走到男人身边坐下，不时地帮他干活。

他们真是土地的儿女，出生在土地上的某一个地方，在任何地方的路边长大，在随便什么地方死去。日夜在辽阔的天空之下，开朗的空气之中，在光光的土地上，他们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他们劳动，恋爱，生儿育女和处理家务。

每一件事都在土地上进行。

他们一刻也不闲着，总在做些什么。一个女人，她自己的事做完了，就扑通地坐在另一个女人的身后，解开她的发髻，替她梳理；一面也许就谈着这三个竹篷人家的家事，从远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大胆地这样猜想着。

今天早晨一个很大的骚乱侵进了这块吉卜赛人宁静的住地里。差不多八点半或是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正在竹顶上摊开那当作床铺用的破烂

被窝和各种各样的毯子，为的晒晒太阳见见风。母猪领着猪崽，一堆儿地躺在湿地里，望去就像一堆泥土。它们被这家的两只狗赶了出来，咬它们，让它们出去寻找早餐。经过一个冷夜之后，正在享受阳光的这群猪，被惊吵起来就哇哇地叫出它们的厌烦。我正在写着信，又不时心不在焉地往外看，这场吵闹就在此时开始。

我站起走到窗前，发现一大群人围住这吉卜赛人的住处。一个很神气的人物，在挥舞着棍子，信口骂出最难听的话语。吉卜赛的头人，惊惶失措地正在竭力解释些什么。我推测是当地出了些可疑的事件，使得警官到此查问。

那个女人直到那时仍旧坐着，忙着刮那劈开的竹条，那种镇静的样子，就像是周围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任何吵闹发生似的。然而，她突然跳着站起，向警官冲去，在他面前使劲地挥舞着手臂，用尖粗的声音责骂他。刹时间，警官的三分之一的激动消失了，他想提出一两句温和的抗议也没有机会，因此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等他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后，他回过头来喊：“我只要说，你们全得从这儿搬走！”

我以为我对面的邻居会即刻卷起席篷，带着包袱、猪和孩子一齐走掉。但是至少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劈竹子，做饭或者梳妆。

邮政局就在我们产业事务所的一角——这是很方便的，因为信件一来我们就可拿到。有些晚上，那位邮政局长就上来和我闲谈。我很喜欢听他聊天，他以最严肃的态度谈着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昨天他告诉我，这地方的人是怎样地尊敬那条神圣的恒河。若是他们的亲属死去了，他说，他们没有力量把骨灰送到恒河里去的话，他们就从火葬场捡起一块骨头磨成灰收着。等到他们遇到一个在某时曾喝过恒河的水的人，他们就把骨灰藏在蒟酱里请他吃，这样他们就满意地想象着他们亲属遗体的一部分，已经和涤洗罪污的圣水接触过了。

我微笑着说：“这一定是个虚构的故事。”

他沉默地深思了好久，才承认说：“对了，这也许是。”

途中

一八九一年二月

我们已经走过几条大河，正在转进一条小河。

村妇们站在水里，洗浴或者洗衣服，有几个妇女，围着湿淋淋的纱

丽，拉起面纱把脸严严地遮住，把装满了的水罐抱在左边腰际，右臂自由地摆动着走回家去。孩子们，全身涂满河泥，喧闹地互相泼着水玩。同时有一个孩子喊着一支歌，也不管调子对不对。

在高岸上，村舍的屋顶和竹林的树梢隐约可见。天开了，太阳照耀着。残云流连在天边，像棉花的绒毛。风也暖和些了。

这小河上没有多少船只；只有几条小艇载着枯枝，悠闲地在疲倦的沙沙桨声中移动着。在河边竹竿之间晒着渔网。今天一天的工作，似乎都已经完毕了。

居哈里

一八九一年六月

当浓云从西边涌起的时候，我已经在舱面上坐了有十五分钟了。浓云涌起，乌黑，翻腾，碎裂的，一条条阴惨的光从这儿那儿的空隙里穿透过来。小船都连忙躲进支流里去，把锚安全地抛在河岸上。农人把割下的稻束顶在头上，急忙回家；母牛跟在后头，小牛跳跃着摇着尾巴，又跟在它们的后面。

这时来了一声怒吼。被撕裂的云片从西方急急奔来，像传达噩耗的、气喘吁吁的使者。最后，雷电风雨一齐来到，表演着一段疯僧的舞蹈。竹林似乎在叫号，当狂风用它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来回扫地的时候。高出一切声响之上，风暴呼呼地像一支粗大的驯蛇的笛子，千万条波浪像戴着头罩的蛇随着曲调摇曳。雷不停地轰击，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乌云后面被捶得粉碎似的。

把下颏靠在一扇洞开的背着风的窗边，我让我的思想参加这场可怕的狂欢；我的思想跳到广漠里去，像一群忽然放了学的孩子。但是等到我完全被雨点溅湿了之后，我只好把窗户和我的诗意一齐关上，像被关进笼里的鸟儿似的，静默地退到黑暗里去。

沙乍浦

一八九一年六月

从泊舟的河岸上，有一种气息从草中升起，地上的热气喘息似的传来，真切地接触到我的身躯。我感到温暖而有生气的大地在我上面呼吸，而且她也一定会感到我的呼吸。

稻苗在微风中摇曳，鸭子轮流着把头钻进水里，又梳理着它们的羽毛，除了那搭板，当它来回地在流水中轻轻摇荡的时候，摩擦着船旁发出的微弱、可怜的叽嘎声音以外，没有其他声响。

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渡头，一群穿着杂色衣服的人，聚集在榕树底下等待渡船回家；渡船一到，他们就急忙地一拥而上。我喜欢观看这个，看上几个钟头。今天是对岸村庄的一个集日，所以渡船就这样地忙碌，有的人扛着几捆稻草，有的人提着篮儿，有的人背着口袋；有的人到集上去，也有人从集上回来。这样，在寂静的中午，活动的人流慢慢地在两村之间过渡。

我坐着想：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田野上，河岸上，天空中和阳光里，都笼罩着这种深沉的忧郁的色调？我得到结论说，对于我们，自然而然地是更重要的东西。天空自由，田野无边；阳光把它们融成光明的一片。在这中间，人类显得那么渺小。他来了又去了，像渡船一样，从此岸渡到对岸；他说话的絮絮叨叨的声音，他的歌声的隐约的回响，被听到了；他在追求自己的微小愿望时候的轻微的活动，也在世界的市集上被看到了：但在宇宙的广大崇高之中显得多么微弱，多么短暂，多么可悲地无意义啊！

当我凝注着那条朦胧遥远的、点缀在对岸田野上树林的青线的时候，把美丽、辽阔、纯粹的安宁的自然——稳静、无为、沉默、深不可测——和我们自己的日常的忧虑——卑微、满心烦恼、争名夺利对比起来，使我几乎发狂了。

当自然隐藏起来，退缩在云、雪和黑暗之下，人就觉得他自己是个主人翁；他认为他的愿望，他的事业，是永久的；他要使这些永垂不朽，他瞩望子孙后代，他修建纪念碑，他写传记，他甚至于替死人竖立墓碑。他忙得没有时间去想有多少纪念碑都倒塌了，多少名字都被忘却了！

有一根粗大的桅杆躺在河岸上，几个赤裸的村童，在长久的商议之后，决定，如果一面推滚这根桅杆，一面大家应和着吆喝呼喊，那就是一种新鲜的使人满足的游戏。这决定立刻就配合着“好哟，弟兄们，大家来啊！嗨嗨哟！”行动起来了。桅杆的每一次滚转，都引起一场鼓噪和哄笑。

这群里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态度与众不同。她和男孩在一起玩只为的是寻求伴侣，但她对这个吵闹费劲的游戏显然是看不上眼。最后她爬到桅杆上，一语不发，从容地坐了下去。

这么好玩的游戏，这么突然地就停止了！有的孩子仿佛无可奈何地让步了；他们退到稍远的地方去，绷着脸瞪着那个冷淡严肃的女孩。有一个孩子似乎想把她推下去，这也没有惊动这女孩的满不在乎的悠闲的姿势，那个最大的孩子走到她跟前去，指出一个同样可以休息的地方；对这个她也使劲地摇头，把双手放在膝上，更稳定地坐在她的座位上，最后他们只有倚靠体力来辩论，而这辩论完全成功了。

快乐的喊叫又响彻云霄，那桅杆滚动得那么好玩，连那个女孩也放

下她自傲和庄严的矜持，勉强来参加这个无意义的热闹。但是我们一直可以看出，她的确认为男孩子们从不懂得怎样好好地游戏，而且总是那么孩子气！如果她手里有一个普通的、系着大黑蝴蝶结的黄泥娃娃的话，她还肯这样屈尊地来参加这些傻孩子的无聊的游戏吗？

忽然间，男孩子们又想到一个很妙的消遣方法。两个孩子把第三个孩子的手脚提起来，来回地甩。这个游戏一定极其好玩，因为他们对它都热心起来，只有那女孩子觉得实在受不了了，她鄙夷地离开了游戏场，一径回家去了。

这时，事故发生了。那个被甩的孩子摔下来了。他生气地离开了大家，走去躺在草地上，双臂交叉着放在头下，表示从今以后他和这个不好的冷酷的世界不发生任何联系了，他只要永远自己躺在一边，双臂枕在头下，数着天上的星星，观看云彩的游戏。

最大的男孩，看不过这种过早的遁世态度，跑到这个烦恼的人的身边，把他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赔错地哄着他："来吧，我的小弟弟！请起来吧，小弟弟！我们把你摔痛了吗，小弟弟？"不一会儿，我发现他们像两只小狗似的，彼此对揪着手又抽开手！不到两分钟的工夫，这小家伙又被人甩起来了。

昨夜我做了一个最奇怪的梦。整个加尔各答仿佛都包封在可怕的神秘之中，一切房屋只能在浓密的阴雾里隐约看出，在这块雾纱之后，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发生。

我坐着马车在公园路走，走过谢浮尔学院的时候，我发现它在浓雾包围之中，迅速变大，而且很快就变得不可思议地高。那时候我似乎知道有一帮魔术家来到加尔各答，如果给他们报酬，就可以做出许多这样的奇迹。

当我到达我们周拉辛科楼的时候，我发现那些魔术家也来到了。他们长得很难看。蒙古种的类型，留着稀疏的上须，颏下撅着几根长胡子。他们能使人变大。有几个女孩子想要长高一些，魔术家就在她们头上撒了些粉，她们立刻就抽得很高。对每一个我所遇见的人，就都不住地重复说道："这真是太奇怪了——就像一个梦！"

当时有些人提议说，我们的房子也应该让它长大。魔术家同意了，为做准备工作，先要拆下房子的某些部分。拆卸完了，他们要钱，否则他们就不再干下去，那位会计坚决拒绝。在完工之前怎能付款呢？魔术家们为此大发雷霆，他们把房子扭弄得可怕之极，人和砖石都混在一起，人身都在墙里，墙外只看到脑袋和肩膀。

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魔鬼玩意儿，我告诉我的大哥。"你看，"我说，"简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不如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吧！"但是不管我用尽多大力气，以上帝的名义来咒逐他们，我的心却仿佛破裂了，话也说不出来。这时我醒了。

这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吗？加尔各答在魔鬼的手里，而且恶魔似的在肮脏的云雾的黑暗中生长着！

当地的教师们昨天来拜访我。

他们一直待了下去，同时我想尽办法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谈。每五分钟我勉强问一个问题，对这些问题，他们用最简短的话来回答；以后我就茫然坐着，玩弄着笔，抓挠着头。

最后我鼓起勇气问到庄稼的事情，但是他们是教师，对于庄稼是一无所知。

关于他们的学生，我已经把我所能想到的问题都问过了，我又只好重新再问：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呢？一位说是八十个，另一位说是一百七十五个。我希望这问题会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没有，他们妥协了。

为什么在一个半钟头之后，他们会想起告辞，我也说不上来。他们大可以在一个钟头以前，用同样的理由来告别，或者，在十二个钟头之后才这样做！这决定显然是经验主义的，绝对没有什么方法。

一八九一年七月

码头上还有一只船，在它前面的河岸上，有一群农村妇女，有的显然是要上路，有的是来送行，婴孩，面纱和白发都在这集会里混杂着。

一个女孩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她总有十一二岁了；但她丰满而健硕，人会把她看成十四五岁。她有一副动人的面庞——很黑，但是很美。她的头发像男孩一样，剪得很短，非常适合于她的单纯、坦率而机敏的表情。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孩，以满不在乎的好奇的样子注视着我，在她的眼光里决不缺少直爽和聪明。她的半女半男的样子特别动人——一种传奇式的男性的潇洒加上女性的妩媚。我从没想到在孟加拉的农村妇女中，会有这种的类型。

这一家人显然都不拘小节。其中的一个，在阳光下打开发髻，用指头来梳理，同时用最高的声音同船上的另一个妇女谈着家务。我猜想她除了一个女孩之外，再没有儿女，这女孩是一个既不懂礼貌又不会说话，连家人外人都分不清的傻东西。我还听说哥帕的女婿竟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因此她的女儿不肯到她的婆家去。

起程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她们把我的那个剪短头发的，有着一双丰润好看的手臂的，戴着金镯的，有着老实的发光的脸的姑娘，送上船去。我可以猜测她是从娘家回婆家去。她们都站在那里，目送那只船开走，一两个妇女用垂拂的纱丽的一端擦着眼睛。一个头发紧紧结成一团的小女孩，搂住一个年纪较大的妇女的脖子，在她肩上悄悄地哭着。她也许失去了一个“宝贝姐姐”[285]，这个姐姐会和她一块玩着娃娃，而在她淘气的时候也会打她。

这只船在水上的悄然掠过，仿佛给痛苦添上一段离愁——像死亡一样——行人远到看不见了，留下的人，擦着眼泪，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不错，痛苦只有一会儿，在走的人和留的人的心中也许痛苦都已经消逝了——痛苦是暂时的，遗忘是永久的，但是真实的仍是痛苦而不是遗忘；而且在生离死别之顷，我们时常体会到这是多么痛切的真实。

到喀达克去的船上

一八九一年八月

我把皮包忘下了，我的衣服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容忍地难看了——这念头不断地涌上心来，和我的适当的自尊心难以相容。有了这皮包，我可以昂头阔步地面向着世人；没有这皮包，我就不得不躲在角落里，避开大家的眼光。我晚上穿着这身衣服上床，早上又穿着这身衣服出来，再加上这船上满是煤烟，白天的难以忍受的热气，弄得人身上总是讨厌的潮湿。

除此以外，我在船上已经有些时候了。我的旅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位阿勾里先生，在提到有生或无生的东西的时候，除了人身攻击以外，就说不出别的。另外有一位，音乐爱好者，坚持着试把“巴拉卜”[286]乐章的变奏曲放在深夜演奏。这使我深信他的演奏不只在一方面上是不合时宜的。

这只汽船从昨晚起在这条河的一道浅沟里搁浅了，现在是早晨九点多钟。我在拥挤的舱面的一个角落里过夜，简直和死去差不多。昨夜，我让船上的侍者给我煎几个油炸薄饼来做晚餐，而他拿来了几片形容不出的炸面包，也没有配合的蔬菜。在我惊愕的表情之下，他表示十分歉疚，而且主动地要立刻去给我弄点杂烩。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我拒绝了他的提议，勉强地把这东西干咽了几口。这时，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舱面上挤满了旅客，我就躺下睡觉了。

蚊子在头上嗡嗡着，蟑螂到处乱窜。有一个睡伴在我脚下横躺着，我的脚底不时碰到他身上。四五个鼻子在打鼾。几个让蚊子搅得睡不着的可怜人，抽起水烟来自寻安慰；在这些声音之上，又升起了那“巴拉卜”的变奏曲！最后，清晓三点钟，有些性急好事的人，互相大声地催促起身。在绝望里我也离开床位，坐到我的舱面椅子上，去等天明。这样度过那五花八门的噩梦的一夜。

一个水手告诉我说，这汽轮陷得很深，也许要一整天的工夫才能把它弄出来。我问另一个水手，是否还有别只开往加尔各答的轮船走过，得到的是一个微笑的回答，说这是这条航线唯一的船只，若是我愿意的话，等到达喀达克以后，我还可以坐原船回去！亏得运气还好，在大家竭力推拽之下，到了十点钟，就把它弄漂了起来。

提朗

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曰

巴利亚码头和排列两旁的壮大的树木，构成一幅很美的图画，大体说来，这运河总使我联想到浦那的那条小河。细想一遍以后，我确信如果这运河真是一条河的话，我会更喜爱它的。

椰子树和杧果树还有其他成荫的树，排列在两边河岸上，岸上铺着美丽的青草，渐渐地倾斜到水边去，上面还密布着正在开花的含羞草。到处有螺旋松林，从树林边缘的空隙里，可以瞥见到无边的田野，远远地伸延出去，雨后田里的庄稼，是那样绒一般的柔软，人的眼光仿佛能透入它的深处。然后又是椰子和枣椰丛林下面的小村，安稳地躺在低垂的秋云的凉润的阴中。

这条运河的缓缓的流水，穿过田野和村庄，在整洁的草岸中间，温柔地回绕着，窄窄的水面两边，镶上睡莲和水草夹杂的花边。但是我总是歉然地在想，无论如何它只不过是一条人工的河道。

它的潺潺的流声，并不曾达到原始的时间。它不通晓那些遥远难登的山窟的神秘。它没有流过多少世纪，没有荣获过旧世的芳名，没有用它的乳汁哺育过两岸。甚至一个古老的人工湖，也取得比它更大的气魄。

但是，一百年以后，它两岸的树长得更壮大了，它的崭新的里程碑受了风雨的剥落，长满了青苔而显得柔美了；闸门上刻的一八七一年字样，推回到可尊敬的古远时期；那时候，如果我再托生为我自己的曾孙，再来运河视察喀达克河边地产的时候，我对它的感想就会不同了。

西来达

一八九一年十月

一只又一只的船到达这个码头，过了一年的做客生涯，从遥远的工作地点回家来过节日，他们的箱子、篮子和包袱里装满了礼物。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他在船靠岸的时候，换上一条整齐地叠好的绉麻拖地，在布衣上面套上一件中国丝绸的外衣，整理好他颈上的仔细围好的领巾，高撑着伞，走向村里去。

潺潺的波浪流经稻地。杧果和枣椰的树梢耸入天空，树外的天边是毛茸茸的云彩。棕榈的叶梢在微风中摇曳。沙岸上的芦苇正要开花。这一切都是悦目爽心的画面。

刚回到家的人的心情，在企望着他的家人的热切的期待，这秋日的天空，这个世界，这温煦的晓风，以及树梢、枝头和河上的微波时普遍

地反应的颤动，一起用说不出来的哀乐，来感动这个从船窗里向外凝望的青年人。

从路旁窗子里所接受到的一瞥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愿望，或者毋宁说是，旧的愿望改了新的形式。前天，当我坐在船窗前面的时候，一只小小的渔船漂过，渔夫唱着一支歌——调子并不太好听。但这使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小时候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巴特马河的船上。有一夜我在两点钟时候醒来，在我推开船窗伸出头去的时候，我看见平静无波的河水在月下发光，一个年轻人独自划着一只渔舟，唱着走过，啊，唱得那么柔美——这样柔美的歌声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

一个愿望突然来到我心上，我想回到我听见歌声的这一天，让我再来一次活生生的尝试，这一次我不让它空虚地没有满足地过去，我要用一首我唇上的诗人的诗歌，在涨潮的浪花上到处浮游；对世人歌唱，去安抚他们的心；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让世人认识我，也让我认识他们；像热切吹扬的和风一样，在生命和青春里涌过全世界；然后回到一个圆满充实的晚年，以诗人的生活方式把它度过。

这算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吗？为使世界受到好处，理想无疑地还要崇高些；但是像我这么一个人，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抱负。我不能下定决心，在自制的饥荒之下，去牺牲这生命里珍贵的礼物，用绝食和默想及不断的争论，来使世界和人心失望。我认为，像个人似的活着、死去、爱着、信任着这世界，也就够了，我不能把它当作是创世者的一个骗局，或是魔王的一个圈套。我是不会拼命地想飘到天使般的虚空里去的。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二日

我一来到乡下，我就不把人孤立分开来看。就像一条河流过许多地方，人流也这样地潺潺地、曲折地流经乡村和市镇。“人来了又走了，但我却永远长流”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对比。人类和它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汇合的流水，和江河一样，一直流了下去，从它出生的泉源直到死亡的大海；两头是黑暗的神秘，中间是游戏、工作和不停的嘟哝。

那一边耕者在田里唱歌；这一边渔船浮掠了过去，时间过着，日光更热了。有些洗浴的人还呆在水里，有的洗完了提着装满的水罐回家去了。这样地，走过两边的河岸，千百年来总是嗡嗡地哼着，同时那叠句是用哀愁的和声唱出：我却永远长流！

在中午的静默之中，听到有年轻的牧人用最高的声音在叫他的同伴；有几只船哗哗地驶回家去，浪花溅打着村妇放在水里准备打水的空罐；在这些声音里面还有些不大明显的声音——鸟的啁啾，蜂的嗡哼，船屋在来回摇荡时的可怜的叽嘎声——这一切构成了柔和的催眠歌，像一个母亲在竭力地抚慰一个生病的孩子。“别急啊，”她唱着，安慰地拍

抚着他发热的前额，“别难受啊；也别再哭啦。把你的竞争、抢夺和打架都丢开吧；把这些忘记一会儿吧，睡一会儿吧！”

一八九一年，加尔底格月三日

这是库迦格 287 的满月，我在河边徐步，一面和自己对话。这简直不能叫做对话，因为尽是我说，而我想你的同伴尽是听着。这个可怜人简直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就是那股迫得他像傻子似的无言可答的力量吗？

但这是画样的一个夜晚啊！有多少次我想描写这样的夜晚，而总是写不出来。河上没有一丝波纹；从远远的中流一条沙碛的边缘外，看到了遥远的主流的最远的河岸，直达这边河岸，闪烁着一大宽条的月光。没有一个人，也看不见一条船；在新形成的小岛的沙岸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草。

就仿佛像一轮孤寂的明月从颓毁的大地上升起；一条无定的河水漫流过一片无生命的荒野；一段冗长的神话在一个荒废的世界里作了结束——所有的帝王，他们的臣子和朋友，和他们的黄金城堡都不见了，只剩下七个海，十三条河和冒险的王子们曾在上面行进过的无边的荒泽，在月下苍白地闪光。我来回徐步，像是这个临危的世界的最后的脉搏。其他的人似乎都在彼岸——生命的岸——在那里，英国政府和十九世纪，茶和烟，在统治支配着。

一八九二年一月九日

这几天，天气总在冬春之间摇摆。在早晨，也许，在北风扫掠之下，山和海都会发抖；在夜晚，又会和从月光里吹来的南风一同喜颤。

无疑地春天已经来临了。在长久中断之后，唤春从对岸的树林里又发出鸣声，人们的心也被唤醒了；夜色来临以后，可以听到村里的歌声；表示他们不再连忙地关起门窗，紧严地盖起被窝睡觉了。

今晚月亮正圆，她的圆大的脸从我左边的洞开的窗外向我凝视，仿佛在窥伺我的信中有没有批评她的话——她也许疑惑我们世人对于她的黑迹比她的光线更为关心。

一只鸟在河岸上“啼啼”地哀唤。河水似乎不再流动。河上没有一只船。岸上凝立的树林把不动的影子投在水面。天上的薄雾使得月亮看去像一只勉强睁开的倦眼。

从今起，夜晚会越来越黑暗了；而且当明天我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这个月亮，我客中的良伴，将离我更远一些，她疑惑她昨夜是否聪明，这样地对我完全袒露出她的心，因此她又逐渐地把它掩盖起来。

在陌生和孤寂的地方，自然真正地变得亲切了。我确实忧虑了好几

天，一想起月亮的圆时过去了，我将会每天地更觉得寂寞了；觉得离家更远了。当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美和宁静将不再在那里等着我了，我必须在黑暗中回去。

无论如何，我要记载下来，今夜是个满月——是今年春天的第一次月圆。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也许会回忆到这一晚上，回忆到河岸上“啼啼”的鸟叫，对岸船上闪烁的灯光，发亮的远伸的河水，河边树林的边缘所投下的模糊的阴影，和灿白的天空在我头上冷冷地发光。

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

河水落下去了，这边的支流里各处都深不到腰。所以船在河中间抛锚一点也不可怪。在我右边的岸上，农夫在犁田，不时地把牛牵到河边来饮水。在我左边的岸上，上面有古老的锡利达花园的杧果树和椰树，下面浴场的斜坡上有村妇在洗衣裳，装满水罐，洗浴，用本地的方言在谈笑着。

年轻的姑娘们仿佛永远在水里玩个不完；听着她们无忧无虑的欢笑是一种愉快。男人们正经地照例浸了几次水就走开了，但是女孩子们对水是比较亲热的，她们和水在同样的简单自然的方式之下，谈着、说着、卷着、溅着；她们也许都会在灼热的强光之下萎缩下去，但她们也都经得起打击，而不至于无力地碎裂。这个僵硬的世界，若没有她们，就探索不到她们双臂的柔美拥抱的神秘，就会荒芜起来了。

邓尼生说过，女人对于男人就像水对于酒一样。今天我觉得应该说是像水对陆地一样。女人和水在一起更感着舒服熟识，她们在水里沐浴，和水游戏，在水旁边集会；同时，对于她，其他的负担都不像从泉旁、井中、河岸或池塘取水那样地更为合适。

波浦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

世界有许多似非实是的道理，其中之一就是当风景是开阔的，天空是无垠的，云雾是浓厚的，情感是深不可测的——这就是说当“无穷”在明显突出的地方——它的适宜的伴侣只能是一个孤寂的人，一大群人在那里就会显得那么渺小，那么骚乱。

一个人和“无穷”是有相同的条件的，他们大可以从彼此的宝座上互相凝视，但是在有一大群人的地方，人类和“无穷”都变得那么微小，它们必须彼此碰掉一些，才能互相适合起来！每一个灵魂都要那么大的地方来扩展，在群众之中就必须窥伺空隙，不时地从那里伸出一个小小的仙鹤般的头去。

因此我们竭力聚在一起的唯一结果，就是使我们不能装满了，我们

和这无边无底的“广大”的，拉起来的手和伸出来的臂。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八日

努力说俏皮话的女人，结果只变成冒失，是很讨厌的；那想说滑稽话的，无论成功与否，对于女人都是不体面的。滑稽是难看而夸张，所以在某些地方是和高大有关的。象是滑稽的，骆驼和长颈鹿是滑稽的，一切长的太大的东西都是滑稽的。

尖锐和美倒是接近，像刺和花一样。所以讽刺对于女人，还不是不适宜的，虽然从她口中说出会刺伤你。讥笑有笨大的味道，女人不如把这个留给我们高大的男性。男的福斯塔夫能使我们笑得劈裂了肋条，而女的福斯塔夫只揪断我们的神经。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二日

我总在傍晚时分独自在屋顶凉台上漫步。昨天下午我觉得把本地风光介绍给客人是我们的责任，因此我陪他们一块出去散步，带着阿勾里做个向导。

在地平线的边缘，远远一片树林是青翠的，一线浅蓝色的薄云，徐徐升起，笼盖在树林上面，看去特别美丽。我想把它描画得带点诗意，我说这就像蓝色的化妆药水抹在睫毛的边上，使美丽的蓝眼睛更加美妙。在我的同伴之中，一个没有听见我的话，一个没有听懂，同时第三个用应付的话来回答：“对了，很好看。”我感到我奋发的诗情再也鼓不起来了。

走了一里路以后，我们到达一个水坝。水边有一排棕榈树，树下有一股天然的泉水。在我们站住观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见过的北方天边那一线蓝云，涨大了，变黑了，向着我们奔来了，同时电光也闪将起来。

我们得到了同一的结论，就是观赏自然的美，可以更好地在屋檐下进行，但正在我们趄回家去的时候，暴风雨已在空旷的原野上，怒吼着踏着大步赶上我们。我没想到我正赞赏美丽的自然夫人睫上的蓝水，她却会像一个生气的主妇那样追赶着我们，要给我们一记这么响的耳光！

沙土迷天，几步外什么都看不见了。风雨更强烈了。沙地上的碎砾打在我们身上，就像枪子似的；狂风又掐住我们的颈背，开始下落的雨点，鞭打着我们，撵着我们跑。

跑呀！跑呀！但是这里地是不平的，水流给它留下浑浑的瘢痕，平时都难走过，在风雨中就更不容易了。我弄得陷在荆棘丛里，当我站起挣开的时候，差点被狂风掀在地下。

当我们快到家的时候，一群仆人，又像一阵风暴似的，叫喊着做着

手势奔向我们。有的拉着我们的手臂，有的悲叹我们的窘境，有的热切地给我们引路，有的爬伏在我们的背上，仿佛怕狂风要把我们一齐刮走似的。我们竭力摆脱了他们的殷勤，最后，好不容易进到房子里，带着淋透的衣服，污秽的身体，零乱的头发，喘息着。

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将不再在小说或故事里写下这样的谎言，就是一位主人翁能够心头怀着情人的形象，毫不焦急地在风雨中行走。没有人能够在心里记住任何面貌，不论它多美，在这样的一场风雨里，光是不让沙子进入眼里，就够他忙的了！……

毗湿奴派诗人有声有色地歌唱拉达如何在风雨之夜去赴和克里希纳约定的幽会。我不知道他们曾否停下来想一想，当她走到他面前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很容易设想到，她的头发是那样地零乱，还有她的那些涂泽妆饰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她遍身泥污地跑到那凉亭上的时候，她一定难看极了！

但当我们读着毗湿奴派诗歌的时候，我们从不想到这些。在我们心头的画面上，我们只看到一幅一个美丽的女子，被她的绝世无双的英俊的情人所吸引，做梦似的在雨季沉黑的风雨之夜，不顾一切地，穿过开满繁花的醉花树底，来到株木拿河边的图画。她系起脚镯怕它作响；她披上深蓝的斗篷怕被人看见；但是她没有打着伞来防雨淋，也没有带着灯怕她跌倒！

有用的东西真是可怜，在实际生活上虽然那么重要，而在诗歌里却是那样地被忽视！但是诗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我们从和它的联系上甩开，它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甚至于这样，我们听说，文明进步的时候，消灭的将会是诗歌，但是它的特征将一个一个地不断被提了出来，作为改良鞋子和雨伞之用。

一八九二年，杰斯塔月十六日

这里没有教堂塔顶的钟声，附近也没有居民，鸟儿一停止了歌唱，绝对的寂静就和夜晚一齐来到。在这里，初夜和深夜没有多大差别。在加尔各答，不眠之夜像一条黑暗的缓流的大河；在你仰卧在床上的时候，能够数出它流过的种种声音。但是在这里，夜晚像一个阔大静止的湖水，安稳地睡着，一点动静都没有。当我昨夜辗转反侧的时候，我感到我像包围在浓厚的止水里一样。

今早我比平常起晏了一点，下楼到我屋子里去，背倚在靠垫上，叠膝而坐。这样，胸前放一块石板，我开始在晨风和鸟声的伴奏下写诗。我进行得很顺利——微笑在我的唇边浮泛，我的眼睛半闭着，我的头随着韵律摇晃，我哼着的东西，渐渐成形——当邮差来到的时候。

我收到一封信，最近一期的《实践》杂志，一本《一元论者》，和几张校样。我读了信，浏览了未裁开书页的《实践》杂志，然后又回去点头哼哼着写我的诗，我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一直把诗写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着一页一页的散文，也没有给我以写一首诗那么大的快乐。一个人的种种感情，在诗歌上能以应用完美的形式，就仿佛能用指头拈起来似的；但是散文就像满口袋的松散的东西，又沉重又笨大，不能随便地提得起来的。

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可以让我随时套上笼头的飞马！艺术的快乐，就在于当幻想愿意的时候，有个长空万里飞行的自由；那时节，即使在回到世界监狱里面之后，回响和欢情还会在耳边和心头缭绕着。

短诗不断地不招自来，这样就妨碍我把剧本写下去，若不因为这缘故，我大可以把叩我心门的一些思想，放进两三个剧本里去。我恐怕必须等到寒冷的冬天，除了《齐德拉》以外，我的所有的剧本都是在冬天写成的。在那个季节，抒情的意味容易变冷，人就有工夫去写剧本。

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天色已经黎明了。清爽的微风吹着，园里一切的鸟都醒起来开始歌唱。杜鹃鸟像发了狂似的。很难了解它为什么不倦不停地叫。这决不是为招待我们，也不是为分散苦恋的情人的心思——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目的。但是，够可怜的，这个目的仿佛永远不能达到。而它并没有灰心。它的咕咕——咕咕一直叫下去，不时还放出绝顶热烈的颤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在远处，另一只鸟用无力无情的微弱的声音咯咯地叫着，仿佛一切的希望都没有了；可是在那阴凉偏僻的地方，它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这小小的悲叹：咯咯，咯咯，咯咯。

关于这些胸颈柔软、毛羽辉煌的天真禽鸟的家务事，我们所真正知道的是多么少啊！到底为什么它们认为它们必须这样地坚持歌唱呢？

西来达

一八九二年杰期塔月三十一日

我恨这些客气的礼节。这些日子我总在重复这一句话：“我宁愿做一个阿拉伯的牧人！”一个上好的，健康的，强壮而自由的化外之民。

我感到我愿意从这个使人心身变老的，对于古老腐朽的东西不断地争论与计较中退出，去感受一个自由而健旺的生命的快乐；去享有——不管好坏——宽阔的，果决的，无拘无束的思想和抱负，从习惯与常识，常识与愿望，愿望与行动的永远摩擦中解脱出来。

只要我能完全地无限度地从我的桎梏生活中释放了出来，我将风暴

似的猛扑四方，到处喧嚣地兴波作浪；我将像一只野马，为我自己的速力而快乐得发狂地奔腾！但是我是一个孟加拉人，不是一个游牧的人！我照旧坐在角落里，垂头丧气，忧虑，争论。我把我的心思，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像煎着的鱼一样——沸滚的油先煎了这一面，又煎着那一面。

让它去吧，我既不能彻底地粗野，那么我只好力求彻底地文明。为什么要煽动这两者之间的争吵呢？

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六日

一个人在河上或在旷野里住得越久，就越看得清楚，再没有比纯朴自然地履行一个人日常的平凡义务更美丽更伟大的事情了。从地上的青草到天上的星辰，它们各个也只不过是做着这样的事情；在自然里有那么深远的宁静和那么卓越的美，也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力求超过自己的限度。

但是它们各个所做的事情决不是短暂的。青草要使出它所有的力量，从它细根的尖端来吸取食料，只为的是要像草似的生长；它并不空想要变成一棵榕树；因此大地得到了一张美丽碧绿的地毯。而且，的确地，在人类社会中找到的小小的美和宁静，都是来自细小责任的每天执行，而不是从大的作为和动听的谈话中得来的。

一八九二年阿沙拉月二日

昨天，是阿沙拉月 288 的第一天，雨季的登基典礼是用相当的盛大仪式来庆祝的。整天都很炎热，而在下午，浓云就大阵大阵地涌卷起来了。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下雨的头一天，我宁可冒着雨淋，也不愿禁闭在我那地牢似的船舱里。

在我的生命里，一二九三 289 年是不会再来了，提到这个的话，还有几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将会重来呢？我的生命必须相当地长，才能数到三十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它至少是对于我，《云使》的诗人说出了特殊的区别。

有时我想到我是多么幸福，我的生命中每一天的日子都是那么美好，有的被朝阳和落照映得绯红，有的是深暗的云彩送来了清新的凉意，有的像一朵白花在月光中开放，多么巨大的财富啊！

一千年以前，迦梨陀娑欢迎了阿沙拉月的头一天；而在我的生命中，每一年，这个阿沙拉月的头一天，都在它所有的光辉中发亮起来——这个和这位老优禅尼诗人完全相同的，给无数的男男女女带来了欢会与离愁的一天。

一年一度这样伟大的永受尊敬的一天，从我的生命中溜掉了；总有一个时候，迦梨陀娑的一天，《云使》的一天，印度的雨季永恒的头一天，将不为我而再来。当我体会到这点的时候，我感到我愿意好好地观赏自然，给每天的日出以有意识的欢迎，向每天的落日道别，像对一个密友一样。

多么盛大的一个节日，多么宽阔的庆祝会场啊！而我们还不能完全地反映它，我们真正是生活得离开世界太远了！星光走了千万里路到达了地上，但是它达不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在千百万里以外啊！

我陷进去的世界住满了陌生的东西。他们总是忙着在自己周围建起墙壁和法规，而且他们是那么小心地把窗帘掩上怕人看见啊！我总在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给花树做一个呢罩，或搭上天篷来揽住月光。如果来生是被今生的愿望所统治的话，那我就愿从我们这颗装殓起来的行星里，托生到自由空旷的快乐国土上去。

只有那些不能纳头深入美的整体的人，才轻看美，以它为感觉的对象。但是那些尝到了它的不可言说的味道的人，知道它超过年月的最高力量还有多远——不对，连人的心也没有力量达到它的渴望的终点。

再者——我漏掉了我在开头所想说的一件事情。不要害怕，这件事不用再用四张信纸，这就是，阿沙拉月头一天的晚上，大矛头般的阵雨，下得很大，完了。

赴阁隆达途中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无尽的形形色色的图画：沙岸、田野、庄稼和村庄，在空中飘浮的云彩，昼和夜相遇时光开放的色彩——都从两侧滑入眼底。小船轻轻地划过，渔夫在捕鱼；河水在悠长的日子里整天地发出柔畅的抚爱的声音，广阔的水面，在夜晚的沉默中静止了下来，像一个被哄进睡乡的孩子；无边天空的一切星辰，都在他上面环守着——这时节，当我在清醒之夜坐起的时候，两旁是睡着了的河岸，只有偶尔一两声村畔林中豺狗的嗥叫，和被尖利的巴特马河波浪所侵蚀的碎片，从峰顶般高的河岸上滚落水里的声响，打破了寂静。

风景并不常是特别引人入胜的——一片伸展的没有草树的黄黄的沙岸；一条空船系在岸边，和天空一样朦胧的绿水流了过去；但是我说不出它们是怎样地感动了我。我猜想是我那被奴仆看管的童年的愿望和追求——当我自己在寂寞的囚室里，我熟读了《一千零一夜》，参加了海员辛伯达的在许多异地的探险——在我心中还没有死去，而看到任何一条空船系在岸边的时候，旧的愿望和追求就又被唤醒了。

如果我在童年没有听过童话，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滨逊漂流

记》，我知道，远远的河岸和对岸的广阔的田野的景色，决不会这样地激动我——事实上，整个世界，对我将会有不同的魅力。

在人的心里，幻想和事实纠缠成怎样的一个迷阵啊！不同的几股——细小和巨大——的故事、事件和图画的线索是怎样地纠结在一起啊！

西来达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清晨很早，我还在床上的时候，听到浴场上的妇女叫出快乐的“乌鲁！乌鲁！”[290] 的笑声，这声音非常奇怪地感动了我，虽然说不出是为什么。

也许是这种快乐的呼声，使人想到这世界上前进着的、庆祝活动的大流，而个人和这些庆祝活动的大部分，都没有什么联系。世界是那么大，人们的集会是那么浩阔，但是一个人和这些集会的连接是多么少啊！遥远的生活的声音，飘送过来，带来了不相识的家庭的消息，使人体会到，大部分的世人不是他的亲属也不认识他；这时他感到被遗弃了，他和世界只有很松弛的连接，一种隐约的愁闷爬满了他的心头。

因此，这“乌鲁！乌鲁！”的呼声，使我的过去和将来的生活，变成一条长长的道路，从道路的两端，这声音向我飘来。而这个情感替我这一天的开始染上色彩。

等到经理人和他的同事以及佃户们一来见我，他们一走进这个场面，这个暗淡的对于过去和将来的臆想将立刻被挤了出去，而一个极其强壮的现在，将行着礼站在我的面前。

沙乍浦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今天的信里，提到了A的歌唱，使我的心中起了一种无名的热望。生命中每一种小小的快乐，夹杂在市嚣中间，没有得到欣赏的，现在向游子的心提出了要求。我喜爱音乐，而在加尔各答没有声乐和器乐的饥荒，我对于这些只是充耳不闻。但是，虽然我在那时候没有体会到，这个需要定会使我的心发渴。

在我读着今天的信的时候，我感到那么强烈的愿望，想听听A的美妙的歌声，我立刻确信许多被压抑的，呼吁充满的创造热望中之一，就是要求可以得到而被忽略了的快乐；当我们忙于追求空想的，不可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把生活饿死了……

没有尝过的容易得到的快乐所留下的空虚，总在我的生命中生长着。总有一天我会觉得，只要我能把过去拉回来，我将不再拼命追求那难得的东西，而只把那些生活所献出的，细小的，不招自来的日常的喜乐一口饮干。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昨天我说过，今天夜里我和诗人迦梨陀娑有个约会。当我点上蜡烛，把椅子拉到桌前，准备妥帖的时候，进来的不是迦梨陀娑，而是邮政局长。一个活的邮政局长当然比死的诗人更有优先权，所以我不好请他给应约而来的迦梨陀娑让位——他决不会了解我！因此我请他坐下，而给老迦梨陀娑一个回避不见。

这位邮政局长和我中间有一种连接。当邮局还设在这所房子里的时候，我曾同他天天见面。有一天下午，我就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一篇小说《邮政局长》。当这篇小说在《指导者》杂志发表的时候，他来看我，以一连串的腼腆的微笑，不以为然地提到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喜欢这个人。他有一大堆我爱听的逸闻轶事。他也有一种幽默感。

邮政局长走后时间虽已晚了，我才立刻开始读《罗怙世系》[291]，把整段的印都玛蒂的“择婚”[292]仪式读完了。

英俊华服的王子们坐在大厅里一排的宝座上。忽然间一阵法螺和号筒吹起，印都玛蒂穿着新娘的服装，在苏南达的扶掖之下，被请进来站在王子们中间的步道上。细细想象这幅画图真是一种愉快。

在苏南达把每一个求婚者向她介绍了之后，印都玛蒂在无情无意的敬礼中深深鞠躬，就走了过去。这谦恭的行礼是多么美妙。他们都比她年长。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少女。如果她没有把表示拒绝的不可避免的失礼，和她仁慈的温柔融合了起来，这场面将失去了它的美。

西来达

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

每当看到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的时候，我常想，“如果我能住在里面，那有多好！”就是这种愿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在这里，一个人在一个没有真实的、冷酷的、色彩鲜明的图画中，活泼了起来。当我小的时候，《保罗和弗珍妮亚》或《鲁滨逊漂流记》书里的森林和海的插图，会把我从日常世界中飘游了出去；这里的阳光把我当年凝视这些图画时候的感觉，又带到我的心上来。

我不能真切地说明，或明确的解释，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是哪一种的渴望。这仿佛是什么水流的脉搏流过了把我和广大世界连起的干线。我感到，仿佛那模糊遥远的、我和大地上一切合一的时期的记忆，又回到

我的心上来了；在我上面长着青草的时候，在我上面照着秋光的时候，在柔和的阳光接触之下，青春的温热气息会从我的宽大、柔软、青绿身躯的每一个气孔里升了上来，一个新鲜的生命，一种温柔的喜乐，将半自觉地隐藏起来，而又从我所有的广漠中无言地倾吐了出来，当它静默地和它的各个国家和山和海在光明的蓝天下伸展着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古老的大地，在被太阳吻着的日常生活中的狂欢感觉；我自己的意识仿佛涌流过每一片草叶，每一条吮吸着的草根，穿过树干和树液一同上升，在喜悦的颤抖中，和在田中摇动的玉米和沙沙作响的棕叶一同展放着。

我感到我不得不表示出我和大地的血缘联系，和我对她的亲属之爱，但是我恐怕人家不会了解我。

波利亚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在想，这时你的火车该走到什么地方了。现在太阳正升到靠近拿洼蒂车站的起伏的没有树木的岩石地带。那里的景物一定被清新的阳光所照亮，在阳光下，远远的青山开始隐约可见。

除了原始的部落人用水牛做过一点耕作之外，几乎看不见开垦过的田地；在铁路交叉处的两旁，都是堆叠起来的黑岩石——卵石留下了干涸河流的足迹——摇摆不定的黑鹡鸰鸟，站落在电线上。一个粗野的带着疤痕的自然躺卧在阳光下面，就像被一只柔软光明的仙手所抚摩而驯服起来似的。

你知道这景物使我忆起哪一张画吗？在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里有一个场面，在那里，豆扇陀王的幼子婆罗多和一只小狮在游戏。这孩子爱怜地把细软红润的手指，摸抚着这只巨兽的粗硬的鬃毛。这狮子在信赖的休息中，安静地躺卧着，不时地对它的小人朋友投着亲爱的眼光。

要我告诉你，这些干涸的、散堆着卵石的水道，使我想起什么了吗？我们在英国童话里读到《树林里的婴孩》，那一对小兄妹在被继母赶进树林的时候，怎样地随时丢下一块一块的鹅卵石，在陌生的树林里留下了他们彷徨的踪迹。这些小河就像是被送到世界上而中途迷路的婴孩，因此他们一面往前走，一面就留下卵石来做记号，为的使他们可能回来的时候，不至迷途。但是他们是没有回顾路的！

那图里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在孟加拉林外的落日里，有一种深沉的情感和宁静的气息沿着无边的寂静的田野，伸展到地平线上。

爱怜地，而又忧愁地，我们夜晚的天空，在远处低俯下去接触大地。它在大地上投射着留下的愁光——这光明给我们以“永别”[293] 的神圣哀愁的意味；弥漫在大地、天空和水里的静默是充满着表情的。

当我在沉迷的凝静中注视着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静默失掉了自制，如果这个现在的时间，从亘古以来就一直在寻求着的表现，会都发泄出来的话，会有一种深沉地严肃、痛快的动人的音乐，从地面涌上星空吗？

只要用一点坚定集中的精力，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这渗透万有的伟大的光明和颜色，转移到音乐里去。我们只要闭上眼睛，用心耳来感受这永远流涌的活动画面的颤动。

但是我要描写多少次的日落和日出呢？每次我都感到它们的全新的鲜艳；而我怎样地才能把这全新的鲜艳表现出来呢？

西来达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九日

在痛苦的病后，我还觉得软弱，正在休养着。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的调护真是甜柔的。我感到我和万物一样，懒洋洋地在阳光下闪耀出我的喜乐，我只不过心不在焉地在写着信。

世界对于我永远是新鲜的；像一个今生前世都曾爱过的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深长的。

我很能体会到，许多世纪以前，大地怎样在她原始的青春里，从海浴中上来，在祈祷中敬礼太阳，我一定是树林中的一棵树，从她新形成的土壤里，以最初冲动的全部新鲜的生意，展开我的密叶。

大海在摇晃，在动荡，在掩盖，像一个溺爱的母亲，不断地爱抚着她的头生婴儿——陆地；而我用整个心身在阳光中吮吸，以新生婴儿的说不出道理的狂欢在碧空下震颤，用我所有的根须紧紧地拉住我的大地母亲，快快地吮吸着。在盲目的喜乐中，我的叶子怒生，我的花儿盛放；当阴云聚集的时候，它们爽畅的凉荫，将以温柔的摩抚来安慰我。

此后，从世纪到世纪，我曾变化无定地重生在这大地上。所以当现在我们独对的时候，种种古老的记忆，慢慢一个一个地回到我心上来。

我的大地母亲今天穿着阳光照射的金色衣裳，坐在河边的玉米地上；我在脚边、膝下、怀中翻滚游戏。做了无数孩子的母亲，她只心不

在焉地，一面用极大的耐心，一面用相应的淡漠，来对付他们的不住的叫唤。她坐在那里，用遐思的眼光盯着过午的天边，同时我无尽无休地在她身旁喃喃地说着。

巴利亚

一八九三年二月，星期二

我不想再流浪了。我真愿意有一个能让我躲开大家而舒服地躺下的角落。

印度有两方面——一方面她是个户主，另一方面她是个漫游的行者。头一个决不肯离开家庭角落一步，第二个是简直没有家。我发现在我里面，二者兼而有之。我愿意到处流浪去看广大的世界，但我也想望一个隐秘的角落；像一只小鸟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窝巢让它居住，也有广阔的天空任它翱翔。

我想求一个角落，因为它会给我的心带来宁静。我的心真正愿意忙碌，但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它就不断和群众冲撞，变得完全狂乱，它也从里面不住地打击我——它的笼子。但只要让它能有一刻悠闲的静独，能以游目四望，任意思索，它就会称心如意地表达出它的感情。

这个静独的自由就是我的心所想望的；它将和它的想象独对！就像造物者在他在创作上凝思一样。

喀达克

一八九三年二月

在我们能做出一番事业以前，让我们隐姓匿名地生活着吧，我说。当我们只能受人轻视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要求人的尊敬呢？什么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什么时候在决定世界的方针路线上，有了我们的一份，我们才能微笑地和别人接触。在这以前让我们待在背景里，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事务吧。

但是我们的同胞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重视我们那些必须在幕后去谋求满足的需要——他们的整个注意力都指向暂时的架子和夸耀。

我们的国家真是被上帝忘却的国家。困难，当然有，那就全凭我们坚持意志的力量去干。在真实的意义上，我们从未得到什么援助。在数里方圆之内，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与商谈而取得活力的人。附近没有一个人在思索、在感觉，或在工作。没有一个人有从事巨大努力的经验，或是真正地生活着。他们都是吃着喝着，做些办公室的工作，抽烟，睡

觉，无聊地瞎谈着。当他们涉及感情方面的东西，他们就变得多愁善感，当他们讲理的时候，他们又很稚气。人们热望一个精神健旺的、坚强的、精干的人物；这些都是幢幢倏忽的阴影，和世界断绝接触的。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日

他是个充分发展极端类型的约翰牛——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子，狡猾的眼睛和一个一码长的下颏。目下政府正在考虑褫夺我们在陪审委员团下受审的权利。这个家伙把这题目揪出来，而且坚持同我们的主人可怜的B先生争论下去。他说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道德标准很低；他们对于生命的神圣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他们不配在陪审委员团里工作。

当我看到他居然能够接受一个孟加拉人的款待，谈着这样的话，坐在他的席上，而一点不受良心谴责的时候，我沉痛地感到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极端轻视。

饭后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的时候，周围一切在我眼中都变得模糊了。我仿佛坐在我的伟大的被侮辱的祖国的头边，她悲伤地黯淡无光地躺在我面前的尘土里。我说不出这种压在心头的深刻的悲痛。

那边那几个“太太们”，穿着夜宴的服装，用英语交谈的嗡嗡声，以及嘻嘻哈哈的笑声，这一切都多么不相称啊！我们古老的印度对于我们是多么丰富而真实，一个虚礼的英国式的宴会，是多么轻贱而诈伪啊！

一八九三年三月

如果我们开始把英国人的鼓掌放在过于重要的地位，我们就得丢掉许多我们的好东西，而接受许多他们的坏东西。

我们渐渐地将以不穿袜子出去为耻，看到她们舞会的衣裳也不以为羞。我们将毫不在意地把我们古老的礼貌扔了出去，去和他们作无礼的竞赛。我们将不再穿上褂，因为它需要改良，但又毫不思索地在我们头上顶上他们的帽子，虽然没有一种头饰比那个更难看。

简单地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将弄到根据他们的鼓掌与否，来削改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直截了当地说：“瓦罐啊，看到老天爷的面上躲开那只铜罐吧！不管他是生着气向你奔来，或者只是给你面子，拍一下你的脊梁，你就完了，反正都会碰碎的。所以记住老伊索的良言吧——我求你，远远地躲开吧。”

让那些铜罐去点缀豪富的家庭；你在贫苦的家庭中有的是工作可做。如果你让他把你撞破了，你在两家都没有了地位，只能回到尘土里去；最侥幸的话，也许在文物柜中——作为一件古董，可以占一个角落，你如果让农村里最卑贱的妇女拿这打水，那就是最最光荣的了。

西来达

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

诗歌是我的很老的情人——我想我只有罗提 [294] 那么大的时候，我已经和她订下婚约了。很久以前，在我们水池边老榕树下的歇息，那所内花园，房里地下室的陌生的地区，整个的外面世界，女仆们讲的儿歌和故事，在我心中建起了一个美丽的仙境。对于那一时期所发生的模糊而神秘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但这个是明确的，就是我同“诗的交换花环” [295] 的仪式已经正式行过了。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未婚妻不是一个吉利的女郎——不管她给人带来了什么，但决不是幸运。我不能说她从来不曾给我快乐，但是和她在一起是谈不到安宁的。她所爱的人可能得到圆满的喜乐，但是在她的残忍的拥抱之下，他的心血是会被绞出来的。她所选择的不幸的东西，永不会变成一个认真的，沉着的，舒舒服服地在一个社会基础上安居下来的户主。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诗歌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那是一个圣所，在那里，我生命中最深的真实得到了护庇。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日

乌黑臃肿的雪块涌来了，像一张吸墨纸似的把我面前风景里的金色阳光吸收掉了。雨一定快来了，因为微风感到潮湿而含满了眼泪。

在那边，刺进天空的西姆拉高峰上，你将感到很难正确体会，阴云的来到，在这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有多少人殷切地仰望天空，欢呼它们的来临。

我对于这些农民——我们的佃户——老天爷的高大、无能、幼稚的孩子，感到很深的慈怜，必须有饭送到他们的嘴里，否则他们就完了。当大地母亲的乳汁干了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只会哭泣。但当他们的饥饿一旦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忘掉了过去一切的灾害。

我不知道那社会主义的、财富合理分配的理想能否达到。如果不能的话，老天爷的分配就真是残酷的，人真是个不幸的东西。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苦恼，那也算了；但至少要留下几个小小的气孔，一瞥可怜的闪光，这也许可以鼓励人类中较高尚的一部分，去不断地为解除痛苦而希望，而奋斗。

他们说着一件极其冷酷的事情，那些人断言说，分配天下的物产；使每人有一口饭吃，一点衣服穿，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一切社会问题本来都是冷酷的！命运只容许给人类这么窄小可怜的一床被，把它拉到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别的部分就没有盖的了。解除了我们的贫

困，我们丧失了财富；而有了财富，我们就失掉无数的仁慈，和美，和力量。

但是太阳又出来了，虽然阴云仍在西方堆积着。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

在这里还有一件使我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纯朴的忠诚的老佃农们会来见我——他们虔诚的顺从是真诚的！他们在崇敬的美丽的纯朴和忠实上，比我不知伟大到多少。即使我是不配受他们的崇敬的——他们的情感并不因此而失掉价值。

我用对小孩子一样的热爱，来对待这些大孩子——但这里也有一个差别。他们比小孩子还幼稚。小孩子还会长大，这些大孩子却再也不会长大了。

一个温顺的灿烂的纯朴的灵魂，透过他们疲乏、起皱、衰老的躯体发出光来。小孩子只是单纯而已，他们没有这些大孩子的毫无疑问决不动摇的忠诚。如果有一股潜流使人们的灵魂可以沟通的话，那么我的真诚的祝福，定将伸向他们，为他们服务。

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过午洗完澡之后，爽畅而清洁，我在河岸上散步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以后我走上那只泊在中流的新的游艇，躺在铺在船尾板上的床上，在夜晚的黑暗中，我静静地仰卧着。小S坐在我旁边不住地说话，天空越来越繁密地点缀上了星辰。

这个思想每天浮上我的心头：我会再生在这个布满星辰的天空之下吗？在这条孟加拉河上，在世界的那么僻远的一个角落，这个美妙夜晚的宁静的狂欢，会再是我的吗？

也许不会，风暴也许会改变了；也许再生的，我带有不同的想法。许多这样的夜晚可能到来，但它们也许不肯这样信赖地、爱抚地、完全狂放地安息在我的胸怀里。

奇怪得很，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怕我重生在欧洲！因为在那里一个人不能这样地躺着，对上面的无限的空间敞开整个心身——我恐怕，一个人只要躺下去，就会让人家严厉地申斥一顿。我也许会在哪个工厂或是国会里拼命地忙着，像那边的道路，一个人的心思，因为交通拥挤，必须是石头铺成的，几何学式地铺开，使它开阔无碍而井井有条。

我确信我不能明确地说出，为什么这种懒懒的、梦想的、自我集中的、装满了天空的心境，对于我是最值得想望的。当我在这里躺在游艇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比最忙碌的俗人卑下。毋宁说，我若是束紧裤带拼命地干的话，和那些典型人物比起来，我可能显得非常软弱的。

一八九三年七月三日

昨晚，风像丧家之犬那样地整夜嗥叫。雨还在不停地倾注。田地里的水奔涌成无数漩涡流进河里。淋透了的农民搭渡过河，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拿山药的叶子盖在头上。大货船滑驶过去，舵工浑身精湿地坐在舵边，水手在雨里使劲地拉着拖绳。鸟儿郁闷地关在巢里，而人的儿子依旧行进，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世上的工作还必须做下去。

两个牧童在我的船前放牛。那几头母牛十分高兴地吃着草，它们的鼻子插进青葱的草里，尾巴不停地忙着拂打苍蝇。雨点和牧童的竿子都不住地、没有道理地落在它们的背上，但是它们都不计较地听任忍受着，镇定地大声咀嚼下去。母牛有着那样地柔和、慈爱、忧郁的眼睛；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会想到，应该把人的一切劳动负担，强加在这些壮大温和的牲畜的驯服的肩膀上？

河水每天上涨。我昨天只能从舱面上看到的东西，现在我可以从房舱的窗户里看到了。我每天早晨醒起，都发现我的眼界更加宽阔。不久以前，只有远村边的树梢，像深绿的云彩一般露了出来，今天整个树林都可以看见了。

陆地和水慢慢地对面走来，像一对腼腆的情人似的。他们差不多达到了羞怯的极限——他们的双臂将围抱到彼此的颈上。在豪雨中，我将会欣赏这满溢的河上的旅行。我在考虑下令开船。

一八九三年七月四日

今天早晨露出一点阳光。昨天雨停了一会儿，但是天边的阴云还堆得很浓，久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堆阴云望去就像一张厚厚的云毯卷在一边，任何时候一阵好事的风，可能又来把它铺开，盖住整个地面，把蔚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遮得毫无痕迹。

今年在天空中不知积存了多少的水。河水已经涨过了那低洼的沃化的田地 296 还要淹没田里所有长起的庄稼。不幸的佃农绝望地在割下一束一束的半熟的稻子，用小船运走了。他们走过我船前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哀叹自己的命运。很容易了解，一个农人逼得在收获的前夕割下稻来，会怎样地痛心，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些穗子可能已经结成谷子了。

天道里一定有些慈悲的成分，否则我们怎能从那儿得到我们的一份慈心呢？但是很难看出慈悲的心究竟在哪里。千百万无辜的人们的哀号似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大雨任意地倾注着，河水还在上涨，多少次的请求都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救济。人们只好说这样的话——这一切都在非人所能了解——来自寻安慰。但是，人是极其需要懂得世界上是有慈悲和正义这样的东西的。

然而，这只不过是发气。理性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决不能有圆满的快

乐的。只要它是不圆满的，它就必须忍受不圆满的忧伤。只有在它不是天地万物而是上帝的时候，才能是圆满的。我们敢于这样大胆地祈求吗？我们越思索，我们越是常常回到起点上去——为什么要有天地万物呢？如果我们不能决心拒绝事物的本身，只抱怨它的伙伴——忧伤，是无用的。

沙乍浦

一八九三年七月七日

农村生活的流动不是太快，但也没有停滞，劳动和休息携手同行。渡船来回地开，行人打着伞沿着纤路走去，女人们在浸在水里的竹篮里洗米，农民们头上顶着麻捆到市上去。两个人在用匀称的打击声，砍着一根木材。村里的木匠在一棵大无花果树下修理着一只倒放着的小船。一条蒙古种的狗，无目的地在河岸上来回地走。几头母牛，在饱餐了一顿丰富的青草之后，躺在那里反刍，懒洋洋地把耳朵前后摆动，用尾巴打拂着苍蝇。当几只乌鸦放肆地站到它们脊梁上的时候，它们偶然也不耐烦地摇一摇头。

这单调的伐木者的斧声，或木匠的锤声，哗哗的桨声，赤裸的孩子们在嬉戏中的欢笑声，农民们唱出的忧郁的歌声，更响的是转动着的油磨的叽嘎声，所有这些活动的声音，和微语的树叶、鸣唤的鸟语并不走调，而且都在联合起来像一支大的梦想管弦乐队的动人的曲调，演奏出一支绝妙的，微带着压抑的哀愁的乐曲。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日

对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着的沉默的诗人，我所要说的就是，虽然沉默的人和说话的人有着同样的情感的力量，但这和诗歌没有关系。诗歌不是情感的问题，它是形式的创造。

思想以一些隐秘和精妙的技巧，在诗人心中成形。创造力是诗歌的根源。知觉，情感或者语言，都不过是原料，一个人也许有丰富的感情，另一个人有丰富的语言，第三个人两样都有；但只有那同时也具有创造的天才的，才是诗人。

帕提沙

一八九三年八月十三日

穿过那些“湖泽” 297 到卡里格雷村去，一种想法在我心中形成。这想法并不是新的，但有时候旧的思想以新的力量来打动我。

流水没有被两岸夹起，而伸展成为一片单调的茫茫的时候，就失去

了它的美。就语言来说，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赋予诗歌以美和特征。就像河岸给每一条河以突出的个性一样，节奏也使每一首诗歌有一种独特的写法；散文就像那无形态、无个性的“湖泽”。而且，河水有流动，有前进；“湖泽”只用浩阔来席卷田地。因此，为要给语言以力量，韵律的狭窄的约束变成必要的；不然的话，它就不住地散展开去，而不能前进。

农村里的人称“湖泽”为“哑水”——它们没有语言，没有表情。河水不停地潺湲着；诗歌的字句也这样地吟唱，它们不是“哑字”。这样，格律产生了形式、运动和音乐的美；格律不但产生美，也产生了力量。

诗歌决心受格律的控制，不是受了盲目习惯的引导，乃是因为它这样做就得到了运动的快乐。有些傻子以为韵律是一种字句的体操或戏法，目的只求得群众的赞赏。这是不对的。韵律的产生像一切的美在整个宇宙中产生一样。思潮引进轮廓分明的范围里，给有韵律的诗句以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含糊的不明确的散文就做不到。

当我从江河进入“湖泽”，又从“湖泽”进入江河的时候，这想法对我渐渐明确起来了。

一八九三年斯拉万月二十六日

有些时候我曾这样地想过，男人是一件粗制滥造的货物，女人是一件完美的产品。

女人在礼貌，惯例，谈话，装饰上都有完整的一套。理由是，世纪以来，自然就指定她这个明确的角色，而且也已经使她适应了这个角色。洪水，政治革命，社会理想的变革，还都不能把她从她特殊的作用上转移开去，或是破坏她们中间的相互关系。她一直在恋爱着，照料着，爱抚着，此外什么都不做；而且在这些事上她学来的绝妙的技巧，渗透了她的心身与行动。她的性格和行动像花朵和香气似的，变成不可分离的，因此，她没有疑惑或踌躇。

但是男人的特性里还有许多洞孔和疙瘩；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对他的发展过程都有所贡献，也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因此有的人就有一个无边开展的前额，另一个人有个莫名其妙的突起的鼻子，第三个人又有一个出奇地冷酷的下颏。如果男人是一个目的的继续和划一，自然定会竭力地给他做一个明确的模型，使他能简单而自然地起着作用，不必去卖那么大的力气。他就不必有这么复杂的行动规程；当他受外界影响扰乱的时候，他也将不会那么容易地脱离常轨。

女人是在一个母亲的模型里造成的。男人没有这样的原始图案作为根据，因此他一直不能上升到和美一样的完全。

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九日

有两只大象来到这边河岸上吃草。我对它们极感兴趣。它们用一只蹄子轻轻地敲击地面，然后用鼻端卷住青草，揪起一大堆草皮土块和其他的东西。它们把这一大块甩来甩去，直到所有的土都甩干净了；然后放在嘴里吃掉。它们有时候忽然兴起，就把尘土吸进鼻孔里去，然后喷着鼻子把尘土洒满全身；这是它们大象式的化妆。

我喜欢看这些长得太大的动物，它们笨大的身躯，它们的无穷的力气，它们的形象难看的不相称，它们的驯良的浑噩，它们的身量和笨重使我对它们有一种慈怜——它们笨拙的身躯带些稚气，而且它们有宽大的心。它们撒野的时候是狂暴的，但当它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是和平的化身。

粗野和巨大合在一起并不排拒人，它反而能吸引人。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天空阴晴无定。忽然间一阵风来，使船身的一切接缝都在懒惰地叽嘎呻吟。一天就这样地消磨下去。

现在已经过了一点钟，沉浸在这乡村正午的时光中，和它的种种声音里——鸭群的叫噪声，走过的船激起的漩涡声，沐浴的人洗衣服的泼溅声，赶牛蹚水的人远远的吆喝声——使人甚至于难以想象到椅子，桌子——单调而沉闷的加尔各答每天例行的生活。

加尔各答像政府办公处一样，是沉重地规矩。每一天的日子到来，都像从一个造币厂铸出的金钱一样，轮廓鲜明，闪光发光。啊！那些枯燥沉闷、没有生气的日子，是那样地一般轻重，那样地正经体面啊！

在这里我躲开了我的圈子的要求，也不觉得像一件开足的机器。每一天都是我自己的，我带着闲暇和思想走遍田野，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在我低头漫步的时候，夜晚渐渐地在地上、空中、水面深了下去。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当我坐在船上窗前看着河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只奇怪的禽鸟，拼命地从水里凫到对岸去，后面跟着一大片的喧嚷。我发现那是一只家禽，它挣扎着，跳进水里，为要逃避它在船上厨房里逼在眼前的劫运。现在它已疯狂地竭力想抢渡过去，当它快达到彼岸的时候，残忍的捕逃者的毒手围上来了，它被胜利地掐住颈子带了回来。我告诉我的厨师，我今天什么肉也不想吃。

我真的必须停止吃荤了。我们想法吞咽鲜肉，只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做的是一件残酷罪恶的事情。有许多罪恶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些罪恶被镇压了，因为它们同习惯、风俗、传统背道而驰。但是残酷不在这些罪恶之内。它是一个主要的罪恶，不允许有争辩或微小的区别。只要我们不让我们的心变成麻木不仁，它对于残忍的抗议总是可以

清晰地听到的；但是我们大家一直都在轻松愉快地犯着残忍的罪——事实上，任何没有参放的人都被起个诨名叫作怪人。

我们对于罪恶的了解是多么虚伪！我觉得最高的戒律就是对于一切有情的同情。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那一天我读到一份英国报纸，说有五万磅的兽肉运到非洲驻军区去，但在运到的时候，发现那肉已经腐坏。这批托卖品又被退了回来，最后就在朴次茅斯以几镑钱的廉价拍卖掉了。这是多么惊人的生命的浪费啊！对于生命的真正的价值是多么麻木啊！有多少生物只为点缀一次宴会上的盘碗而被牺牲掉，而其中的大部分会是原封不动地撤下席去的。

只要我们对于我们残忍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我们也许是无罪的，但是如果在我们的慈悲心唤起了以后，我们仍旧坚持扼杀我们的情感，只为的是要去参加别人的对生命的掠夺，我们就侮辱了我们心中一切的善念。我已经决定试行素食了。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这里已经很暖了，但是我不大怕太阳的热气。热风呼啸着吹过，不时地在回旋中停了一会，又旋转起它的尘土和落叶枯枝的裙子，跳舞着走了。

今天早晨却是很冷的——几乎像一个隆冬的早晨；说实话，我对于洗澡并不太热心。要想说明在所谓“自然”这个大东西里，的确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是很困难的。一个不清楚的原因从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出现了，忽然间一切东西就都变了样。

人的心思的运转，和身外的自然一样的神秘——昨天我就这样地想起。一种奇妙的炼金术在动脉、血管和神经；在脑筋和骨髓里工作着。血水涌流下去，神经弦子颤动着，心的肌肉起伏着，人身内的季候在逐一地变换着。下一次又有哪一种的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吹来——对于这些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一天我确信我将生活得很好；我感到我坚强得能以跳越过世上一切妨碍我的忧伤和考验；而且，我仿佛有了一张印好了的终生的日程表，安全地放在口袋里，我的心情是舒畅的。第二天，不知道从哪一层地狱刮来了一阵大风，天空中显出险象，我就开始疑惑我是否真能禁受一切的暴风骤雨。只因为在某处血管或者神经纤维有点毛病，我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变得无用了。

我自己身内的神秘使我惊恐。它使我不敢说出我要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它为什么总是胶着在我身上——这个我既不能了解又不能驾驭的无边的神秘？我不知道它要引导我或是我引导它到哪里去。我看不出什么事情在发生着，也没有人来请教我说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然而我必须摆出主人公的样子，装作一个执行者……

我觉得我像一架活的钢琴，里面有很大很复杂的机构和钢丝，但是我没有法子知道谁是演奏者，而且对于演奏者为什么要演奏，也只能有一个猜度，我只能知道他弹的是什么，调子是愉快的或是哀伤的，什么时候那音符是婴音还是变音，曲调是不是合拍，基调是高还是低，但是，就连这些我也真正地知道吗？

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有时当我体会到生命的旅途是漫长的，所遭到的忧伤是很多而不可避免的，必须有一种极大的斗志来支持我的心的力量。有些夜晚，当我独坐着凝视着桌上的灯焰，我发誓我要像一个勇士似的活着——不动摇，沉静，不怨尤。这决心把我吹鼓了起来，当时我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十分、十分勇敢的人。当我担心着路上的荆棘会刺伤我的脚的时候，我又退缩了，我开始对于前途感到认真的忧虑。生命的道路又显得很长了，我的力量也显得不够了。

但是这最后的结论不会是真实的，因为正是那些细小的荆棘是最难忍受的。心的家务管理是节俭的，需用多少才花掉多少。在小事上决不浪费，它的力量的财富是精打细算地积攒起来，准备应付真正的巨大灾难的。因此，为较小的忧烦而流泪号哭，总不能引起慈善的反应。但当忧伤最深的时候，努力是没有限度的。那时候，外面的硬皮被戳穿了，慰安涌溢了出来，一切忍耐和勇敢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来尽它们的责任。这样，巨大的苦难也带来了伟大的持久的能力。

人性的一方面有追求愉乐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想望自我牺牲。当前者遇到失望的时候，后者就得到力量，这样，它们发现了更完满的范围，一种崇高的热情把灵魂充满了。因此当我们在微小困难面前是个懦夫的时候，巨大的忧伤激起了我们更真实的丈夫气概，使我们勇敢起来。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快乐。

说苦中有乐，不是一种空洞的似是而非的议论，反过来说，在愉乐中有缺憾，也有实在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应该是这样。

西来达

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我在这里还不过四天，因为不去计算时间，日子就仿佛已经很长了。我感到如果我今天回到加尔各答去，我会发现它变了很多——就像我自己一个人在逝水的光阴的外面站住了，不理会身外世界的渐渐变动的地位。

事实是，在这里，离开了加尔各答，我生活在我自己内心世界之中；在这里时钟不遵守通常的时间；在这里时间的持续是以情感的强度来衡量的；在这里因为外面世界不计算分秒，片刻变成小时，小时又变

成片刻。我似乎觉得时间和空间的细分，只不过是精神的幻觉。每一个原子都是不可计量的，每一段时刻都是无限的。

我小的时候，读到一段波斯的故事，我非常地喜欢它——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也能了解其中的深意，虽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为要指出时间的幻觉的本质，一个僧人倒些法水在一只桶里，请国王进去泡一泡。国王刚把脑袋浸进去，立刻就发现自己到了海边的一个国家里，在那里他度过很长的时间，经过了也做了许多事情。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儿女又都死了，他丧失了一切的财富，当他在痛苦中辗转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又回到自己的屋里，他的朝臣们在旁边围绕着。在他为他的痛苦而斥骂着这僧人的时候，他的朝臣们说："但是，陛下，您只不过把头浸在水里，立刻又抬了起来！"

我们整个生命中的苦乐，也同样地圈在片刻的时间之中。在苦和乐还在的时候，无论我们感觉到它是多么长久，多么强烈，只要我们一从世界的水里抬起头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都多么像一个细微的短暂的梦。

一八九四年八月九日

今天我看见一只死鸟随流而下。它死亡的经历是很容易推测的。它的窝巢是在村边的一棵杧果树上。它晚上回到家来，挨着它的羽毛柔软的伴侣，舒服地躺在里面，在睡眠中休息着它的纤小疲倦的身躯。忽然间，在夜里，巨大的巴特马河在它的床上轻轻转侧；杧果树根上的土被冲走了。这小东西的窝巢没有了，它在长眠不醒之前，只惊觉了短短的一瞬。

当我在毁坏一切的自然的可怕的神秘面前，我自己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就显得很微小。在城市里，人类社会总是摆在前面，朦朦浮现；它对其他生物的苦乐和自己的比较，总是残酷地淡漠。

在欧洲，同样地，人是那么复杂而突出，因此动物对于他，只不过是个动物。对于印度人，那灵魂轮回的想法，人托生成为动物，动物托生成为人，并不奇怪，所以我们的经文里，对一切有情的东西，慈悲并没有被看作多情善感的夸张而被放弃掉。

当我在乡村和自然密切接触的时候，我心中的印度人的成分就露出头角，我不能冷酷淡漠地对待一只小鸟的，柔软的毛茸茸的胸腹中跳动着的生命的喜乐。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

昨夜水里一阵汹涌的声音把我惊醒了——一阵突然的河流的狂闹的骚动——也许是雨融雪水的袭击，是这个季候常常发生的事情。踏在船板上的双脚会感觉到种种不同的力量在下面运行着。轻微的颤抖，小小的摇动，和缓的高起和凶猛的击撞，都把我和河流的脉搏联系起来了。

夜里一定有什么突然的动乱使得河水奔涌起来。我爬起坐在窗前。一片朦胧的晕光使汹涌的河水更显得疯狂。天空中散发着云雾的斑点。一颗极大的星星的光影，一长条地在水上颤动，像是一道痛苦的灼热的伤口。两岸被熟睡的模糊所笼罩，两岸中间是这粗野的不眠的动荡，不顾一切地奔涌着。

在夜半看到这种场面，使人觉得自己完全换了一个人，白天的生活只是一个幻觉。而今天早晨，那个夜半的世界又消退到梦境里去，融失为淡薄的空气。这两种生活是这样地不同，但是对于人，两种生活都是真实的。

白天的世界对于我仿佛是欧洲音乐——它的和谐与不和谐在交响乐的盛大队伍里交融起来，夜晚的世界像印度音乐——纯洁、自由的旋律，低沉而生动。即使它们的对照是那么显著——而这两种音乐都感动了我们。这个对立的原则是在创造的根柢的深处；是被国王和女王、白昼和黑夜统一和变异、永恒和进化的统治所区分着。

我们印度人是在夜的统治之下。我们沉浸在统一，即永恒之中。我们的曲调是为个人，对自己独唱的；它们把我们的日常世界引到静独的超然里去。欧洲音乐是为多数人的，带着他们舞蹈着穿过人的盛衰和哀乐。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三日

我所真切地想着的，真切地感到的，真切地体会的——它的自然的定数，就是要找到真实的表现。在我心里有一种力量不断地向这目的努力，但是这力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它还渗透着万有。当这股万能的力量在个人里面显现的时候，它就不受他的约束，而只照自己的本性行动起来；把我们的生命驯服在它的力量之下，是我们的最大的喜乐。它不但给我们以表情，也给我们以敏感和爱情；这就使我们的情感每次到来的时候，都会使我们感到它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充满了奇妙。

当我的女儿使我快乐的时候，她就融入到喜乐的原始神秘，也就是万有中去；我的慈爱就像崇拜似的被唤了起来。我确信我们一切的爱情都只是伟大神秘的崇拜，我们只是不自觉地实行着，否则那就是无意义的。

和万有的引力一样，在物质世界里支配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这个万有的喜乐，在我们全部的内心世界中运用着它的引力，我们若以局部的眼光来看它，我们的了解就受到阻碍。我们为什么从人和自然中会得到快乐，在《奥义书》中给我们做了唯一的合理的解释：

因为一切被创造的东西

都是在喜乐中诞生的。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

吠檀多似乎帮助了许多人在万有和它的由来上得到了解答，但是我的疑问仍然没有澄清。说吠檀多比其他大多数的理论是简单一点，这也是实话。关于创世和创世者的问题，越看下去是越复杂；但是吠檀多确实把它精简了一半，用割断死结的办法把创造整个删掉了。

剩下的只有婆罗摩——我们这些人只是在想象说我们也是——人类的心怎会找到地方来容纳这个思想，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更奇妙的是这想法并不像听去那样地不坚定，真正的困难倒是去证明世界上真个有物质存在。

无论如何，就像现在月亮升起了，以半闭的眼睛，我四肢伸展地躺在船舱上月光下面，柔风吹醒了。我的塞满问题的头脑，这时，大地、流水、四周的天空、河水的微波，从纤路上偶然走过的行人，不时掠过的小舟，田野外的树林，在月光下显得朦胧的树林外瞌睡的村庄，被村外树林的黑影围抱着——的确像是幻境中的幻觉；但是它们比真理还真实地缠绕而牵引着神志和心，真理是抽象的，使人变成不可能体会：从这些幻觉里面解脱出来，能得到什么样的超渡。

沙乍浦

一八九四年九月五日

我理会到我变得怎样地渴求空间而且尽情地享有它，当我以唯一的元首的身份，在门户洞开的屋里的时候。在这里，不像在别的地方，写作的愿望与力量都是我自己的。外面生活的刺激，在碧绿的波浪中卷到我心里，和这波浪一起卷来的光、香、声，都把我的想象力鼓动成为故事的写作。

每一天的下午，都有它们自己特殊的魅力。太阳的强光，那沉默，那寂静，鸟的鸣声，特别是乌鸦的叫噪，以及愉快的安静的闲暇——这一切通同一气地把我整个地带走。

就是这样的中午，似乎会使人写出《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在大马士革，布哈拉，或是撒玛尔汗，和它们的沙漠上的车路，一串一串的骆驼！漫游的骑手，清澈的泉水，从茸茸的枣椰树荫里涌了出来；它们的数不清的玫瑰，夜莺的歌声，士拉茨的酒；它们的张着鲜艳的天篷的狭窄的市街，人们穿着宽大的长袍，裹着彩色的头巾，卖着枣子、壳果和瓜；它们的宫殿，熏得喷香，窗边的蒙着梵锦的长床和枕垫，摆设得十分华丽；它们的邹碧蒂亚、或是阿米娜、或是索菲亚，穿着文绣鲜明的衣服，宽大的裤子，绣金的鞋子，一根长长的水烟袋，在她脚边袅袅地卷着青烟，锦衣华服的太监们守在她们的旁边——这个神秘遥远的地方，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人类的行为和愿望，欢笑和哀泣的故事。

赴代革帕提阿途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日

大树都立在洪水里，树身完全淹没了，枝叶俯伏在水面上。船只都系在杧果和榕树下面，人们在船背后洗着澡。到处都看到农舍立在流水上，院落都浸在水里。

当我的船从田里庄稼上面沙沙地穿行的时候，不时地走过大水以前的池塘，池塘周围的莲花还看得出来，潜水鸟也在里面捕鱼。

洪水穿进一切可到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看见陆地溃退到这个地步。陆地再多退一点，洪水就要涌进农舍里，里面的居民就得搭起席棚来住。母牛就要死掉，如果它们总是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所有的蛇都从洞穴里涌了出来，他们和无数的无家的爬虫和昆虫，必须和人类成为密友，在他屋顶的茅草里避难。

蔬菜都在水里烂坏了，各种的垃圾到处漂浮，四肢枯瘦脾脏胀大的赤裸的孩子，到处在溅泼着水，久经忧患的耐心的主妇们，穿着精湿的衣服在风中雨中蹒跚地掖起裙子做着日常的工作。在这一切的上面，一层棺衣似的蚊群，在污毒的空气里飞翔——这情景真不能使人愉快。

感冒和发烧和风湿每家都有，患疟疾的孩子整天在哭——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们。人们怎能居住在这样不可爱，不健康，肮脏、荒凉的环境里呢？事实上是我们习惯于垂手忍受一场自然的灾害，统治者的压迫，我们经典的压力，对于它们，我们一声不响地忍受，同时它们却永远把我们折磨下去。

赴波利亚途中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人家提醒我说，只有三十二个秋天在我的生命中来了又去的时候，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的记忆似乎退回到不可记忆的年光的蒙胧之中；当我的内心世界泛滥着像无云的秋晨一样的光明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坐在一座魔宫的窗前，出神地注视着被充满着一切“过去”的暗香的柔风所抚慰的，一个遥远记忆的场面。

歌德在临终的时候，要“光更亮些”。如果我在那时候还有愿望的话，那就是同时也要“空间更大些”；因为我非常喜爱光明和空间。许多人看不起孟加拉，因为它只是一片平原，但是正是为此，我对它的风景格外迷恋。它的无遮无碍的天空，像一只紫晶的酒杯似的，斟满了降临的暮色和夜晚的宁静，直到杯沿；凝静的中午的金裙，也毫无障碍地伸展开来，把它整个地盖住。

在哪里还有像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游目骋怀的地方呢？

加尔各答

一八九四年十月五日

明天是杜尔伽大祭节。在我到S.家去的路上，我注意到差不多每一所大房子里都在造着神像，使我想到在节日的几天中，老年人和青年人都变成孩子了。

我们细想起来，一切娱乐的筹备，其实和玩着玩具一样，本身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从表面上看也许像是浪费，但是在整个国家引起这样的感情的波浪，这能算是无益的吗？连那世故到最枯干的人也被这汹涌弥漫的情绪所感动，从自我中心的兴趣中跑出来了。

这样，一年一度有一段时间，一切的心都处在易于涌发爱恋和同情的柔怜的心情之中。迎神送神的歌曲，情人的相会，节日的笛管的调子，明净的天空，和秋光的熔金般的颜色，都是这首伟大的欢歌的一部分。

单纯的快乐是儿童的快乐。他们有这种用任一件或每一件细小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兴趣世界的力量，连那最难看的玩偶，也因着他们的想象而变得美丽，因着他们的生命而活了起来。在长大以后还能够保留享乐的天才的人，真是一个理想家。对于他，事物不仅是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而且也是心感得到的，它们的狭窄或不完全，都消失在他自己所填补上的喜乐的音乐里了。

每一个人不能都希望做一个理想家，但是全体人民在这样的一个节期中，能最接近于这种极乐的境界。这时候，我们平日当作玩具的东西，就失去它的局限性，而被理想的光辉所美化了。

波浦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九日

我们只在虚线画成的轮廓上认识人，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识中，还有许多必须由我们自己尽量去填满的空隙。这样，连那些我们很熟识的人，大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想象造成的。有的时候这条线是这样地破缺不全，连重要的点子都没有了，一部分的图画一直是黑黑的模糊一片。如果我们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是穿在想象的线上的一个轮廓的破片，那么我们真正地认识什么人了吗？或者除了用同样的支离破碎的方式以外，什么人又认识了我们呢？但是，也许就是这些洞孔，可以让彼此的想象进入，做成了亲密的友谊；否则每个人都安居在他的不可侵犯的个性里，除了里面的“居住者”之外，没有人能够去接近的。

对于我们自己，同样地，我们只能零碎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凭着这些零碎的材料，来模塑我们自传里的主人公——也必须请求我们想象的帮忙。无疑地，上天有意地省略去某些部分，让我们在创造自己的时候，可以自己帮一帮忙。

一八九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场北风今天开始颤抖地刮着。看去就像有税吏到余甘树林里来过一样——一切东西都失常了，叹息着，颤抖着，畏缩着。中午阳光的疲倦的冷淡，和它的在杧果树梢的浓荫中的、单调的鸽子的鸣唤，仿佛以临别的痛苦来笼罩这困倦的值日。

我桌上时钟的嘀嗒声，和松鼠在我屋里跳进跳出的啪达啪达的脚声，和其他一切的正午的声音协调着。

我觉得很好玩，看着这些柔软的、黑灰色条纹的毛茸茸的松鼠，和它们灌木似的尾巴，它们的念珠似的闪烁的眼睛，它们温柔而忙碌的老练的动作。一切可吃的东西，必须收放在屋角的纱橱里，防备这些贪婪的动物。因此它们在压抑不住的渴望中吸嗅着，来到碗橱周围闻来闻去的，想找个窟窿钻进去。如果有些谷粒或是面包的碎片掉在外面，它们就准能找到，而且用两只前爪捧着，使大劲地啃，一面把这东西转来转去地来适合它们的嘴。我只要有一点响动，它们立刻把尾巴撅到背上，飞快地跑走，可是跑到半道又停下了，坐在门口的垫子上，用后爪挠着耳朵，然后又跑回来。

这种微小的声音整天地继续着——咬啮的牙齿声，跳走的脚声，和架上瓷器的叮当的响声。

西来达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七日

每逢我在月下沙岸散步，S.总来谈些事务。

昨晚他来了；谈完了话，静默临到我上面的时候，我发觉那永在的万有，在夜色中站在我面前。一个人的琐碎的杂谈，足够使万有的弥漫一切的显示，变得模糊了。

杂谈的话语刚告了终结，星辰在宁静中降临了，把我的心斟到满溢，我在一个角落上找到了座位，和那些聚集的百万光球坐在一起，开着关于存在的伟大的神秘会谈。

在晚上我必须早些出去，好让我的心去吸收外界的宁静，否则S.就来向我拉杂地问到牛奶对我是否适合，或是我看完了那每年的契约没有。

我们是多么奇怪地安放在“永恒”与“刹那”之间啊！任何关于口腹的暗示，在心思居住在精神世界的时候，都显得无望地不调和——但灵魂和胃口已经同居了那么久了。月光照到的地方，是我在地上的产业，但是月亮告诉我，说我的经理人是个幻象，而我的经理人告诉我，说月光是完全空虚的。可怜的我呢，就在这两者之间挤扁了。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当我想给《实践》杂志写稿的时候，我简直是心不在焉，我举目观望每一条走过的船只，而且凝注着渡船的来往。这时在岸上靠近我的船的地方，有一群水牛在把它们宽大的鼻子伸进牧草里去，用舌头把草卷起送进嘴里，然后咀嚼起来！使劲地喷出一阵阵满足的热气，一面用尾巴赶着背上的苍蝇。

忽然间一个赤裸的瘦弱的娃娃，出现在场面上，做出无数的声音，又用一根棍子捅着耐心的牲畜中之一，而它只偶然地对这小家伙瞥视一下，一路还抽空揪着吃着一簇一簇的叶子和青草，这个不动声色的畜生，悠闲地走了几步，那个小鬼头就仿佛觉得他的牧人的责任已经尽到了。

我猜不透这个牧童心里的秘密。不论什么时候，一只乳牛或是水牛选好了自己喜爱的地方，舒服地在吃着草，我不懂为什么定要搅扰它，就像这牧童现在那样非赶它走开不可，直到它挪到别的地方。我推测那是人类在战胜他所驯服的大力气的牲畜的主人公光荣感。无论如何，我喜欢看水牛在青草丛中掩映。

但是我开头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告诉你，近来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分散我对于《实践》杂志的责任心。在我的上一封信 298 里告诉你的那些土蜂，它们为着无结果的追求，应和着无意义的嗡嗡调子，孜孜不倦地在我头上旋绕。

它们每天早上九十点钟的光景就来了，突然疾飞到我的饭桌上，又急转到书桌下，碰撞着有色的玻璃窗，然后在我头上绕一两圈，就嗤嗤地飞走了。

我很容易把它们当作冤魂不散的鬼，变成黄蜂一再地回来，在过路的时候对我作一次问候的拜访。但我并没有这样想。我确信它们是真的土蜂，在梵文有时叫作吸蜜者，更罕见的就是叫作双须类。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六日

在我们生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脚踏实地走。但在概括起来的时候，这却是十分细小的事情，两个钟头的集中思索，就可以把握一切。

在三十年的紧张生活之后，雪莱只能供给两卷的自传材料，而里面

有相当的一部分，还让道登的杂谈给占去了。我的三十年的生活，是连一卷也填不满的。

为了这小小的生命，我们是多么小题大做啊！只要想想有多大的土地、买卖和商务只为供给它的粮食，全世界上每一个人占了多大的空间，虽然一张椅子就容得下他的全身！而等到这一切都做好做完之后，只剩下两个钟头思索的材料，和几页的文章！

我的懒散的这一天，在我的几页上占了多少个无足轻重的断片呢！但是这宁静的一天，在平静的水边的荒凉岸上，不会在我永恒的过去与将来的卷轴上，多少地留下一点鲜明的金迹吗？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得到一封不具名的信，是这样开始的：

让自己全心全意地俯伏在另一个人的脚前，是一件最真诚的礼物。

写信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我，只从我的作品中认识了我，他又接着说：

无论是多么少或是多么远，太阳[299]的崇拜者也会得到一部分的阳光。你是世界的诗人，但是对于我，你似乎是我一个人的诗人。

还有一些同样情调的话。

人是那样地切望把他的爱寄托在一个对象上，这样他最后就和他自己的“理想”爱恋上了。但是我们怎么就该认为思想就不像事实那么真实呢？我们永远不能确实知道我们通过感官所得到的真理，对于思想后面的本质，也就是心的创造来说，为什么我们就有更大的疑问呢？

母亲在孩子身上实现了伟大的“思想”，这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的，但那不可言说的“思想”，对于任何其他的人，并没有显露出来。难道我们可以说那把母亲自己以生命和灵魂牵引出来的东西是虚幻的，而不能把我们同样地牵引出来的东西，却是真正的真实吗？

每一个人都值得承受爱情的无限财富——他的灵魂的美是没有边际的……但是我谈的太宽泛了。我所要表达的是，一方面，我没有权利接受我的崇拜者贡献给我的心；这就是说，对我来讲，一个看透了我的日常的外表的人，是决不会有这些美好的情感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是配受一切甚至于更高的崇拜。

赴帕卜那途中

一八九五年七月九日

我正滑穿过弯曲的小伊茶玛提，这条雨季的小小的河流。它两岸的一排排的村舍，它的麻地和蔗田，它的小小的一块一块的芦苇地，它的碧绿的浴场的斜坡，它像被人所喜爱而常常背诵的几行诗句。人们不能熟记像巴特马那样的大河，但是这条曲折的小小的伊茶玛提，它的音节的流动，是被雨的韵律所调节的。我正在慢慢地写我自己的诗……

这是黄昏时候，天空被云雾遮盖了，雷声怒吼，野树丛向着吹过的狂风波浪似的低首。竹林深处，墨一样地沉黑。苍白的微光像传报噩耗的使者，在河水上闪烁着。

我在阴暗中伏案作书，我愿意低声说出低调的亲密的话语，来和这黄昏的半阴影的画面，取得一致的情调。但正是这种的愿望，把一切的效果都毁坏了。愿望不是自己得到了满足，就是一点也得不到。所以准备打一场严酷的仗，比准备说一段随便的、没有条理的话，简单得多。

西来达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工作的一个主要之点，就是，为了工作的缘故，个人必须将私人的苦乐看轻；真的，要尽可能地忽视它们。我想起了在沙乍浦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早晨，我的仆人来晚了，对于他的迟到我感到十分愤怒。他走来站在我面前照例地问了安，用微带哽咽的声音解释说，他的八岁的女儿昨天夜里死去了。以后，他拿起掸子来，开始收拾我的屋子。

当我们察看工作的园地，我们看到有的人在经商，有的人在耕地，有的人在挑担，而在这下面，死亡、忧伤、损失，在一个看不见的潜流中每天地涌流——它们的隐秘没有受到干扰。如果有一天这些情感压制不住地奔腾到水面来，那么一切工作都要立刻停顿。个人的忧伤在下边流着，上面是一条坚硬的石轨，责任的火车载着人类的担负隆隆地走过，除了指定的车站以外，不为任何人停车。这工作的残酷性，也许，就是人的最严肃的安慰。

库施提亚

一八九五年十月五日

只从表面的经文传来的宗教，永远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和它的唯一联结是习惯上的。把宗教吸收到内心里，是一个人的伟大的终身事业。它必须在痛苦中诞生；必须在他生命的血液中生活；然后，不管它是否给他带来了幸福，人的旅程将在圆满的喜乐中终结。

我们很少体会到我们是多么虚伪，我们听别人嘴里说着，我们也跟

着不停地说，同时我们的“真理”的庙宇，却总在我们心里，一天一天地，一块砖一块砖地，不停地砌了起来。我们不能了解这永远建造的神秘，当我们在流逝的时光中，把苦乐分起来看；就像把一句话分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来读，就变成不可了解的了。

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在我们心中进行着的创造计划的一致性，我们就体会到我们和永远扩展的万有的关系。我们体会到我们也在被创造的过程之中，和在轨道上旋转的天星一样——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痛苦，都在整体里面找到它们恰当的地位。

我们也许不能确知有什么事情在发生；我们甚至于不能正确了解一粒尘土。但是当我们感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之流，是和外界万有的生命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切的快乐和痛苦，看去都是穿在一根喜乐的长线上。这些事实：我存在，我运动，我生长，它们和世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使它们显得无边地广大，事实是，连一粒最小的原子中，也不能没有我们的一份。

我的灵魂，同这个美丽的秋晨，同这个浩阔的光辉，是一种密切的亲属关系；这一切色彩、芬香、音乐不过是我们秘密的神交的外表的表现。这种经常的神交，不管体会到与否，都使我的心思永远在运动着；在我的内心和外界的沟通里，我得到了这种的宗教，多也罢少也罢，看我能力之所及；在这种思想的光照之下，在我能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宗教以前，我必须先考验一切的经典。

西来达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读着一本英国的文学批评，里面充满了对于诗歌、艺术和美等等一切的各种各式的争论。当我费力地读完这些矫揉造作的讨论之后，我的困乏的脑力，似乎走入一个充满了嘲弄的鬼脸的空幻的地区。

夜已经很深了，我砰的一声合上书，把它丢到桌上，然后我吹灭了灯想上床睡觉，我刚一吹灭灯，月光带着惊奇的激动，穿过洞开的窗户，立刻扑进我的屋里来。

那盏小灯曾经冷冷地在讥笑我，像那个靡非斯特匪勒司[300]：这个极小的讥笑，把这从全世界的深厚的爱中发出的，无穷的音乐之光给遮住了。说真的，我在那本空洞啰嗦的书里找些什么呢？这才真正是那件东西，充满着天空，在外面一直静静地等待着！

如果我不去开窗就上床睡觉，因而错过了这个幻象，它也会依旧等在那里，也不对那讥笑的小灯提出任何抗议。甚至于即使我终身对它是视而不见——让那盏小灯胜利到底——直到我最后一次摸着黑爬上床去

——即使在那时候，月亮也仍会在那里甜柔地微笑着，平静地、谦逊地和它从亘古以来一样地在等着我。

[1] 这里也可译作摇篮曲，直译是使儿童欢欣的民歌。

[2] 印度诗学概念。味是人类感情的艺术符号，是作品所反映的艺术化了的客观情感基调和欣赏界对这个艺术化了的情感基调的主观体验的统一。一般来说，味有八种：艳情味、滑稽味、悲悯味、暴戾味、英勇味、恐惧味、厌恶味、奇异味。

[3] 《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的经典。

[4] “一”与“多”的关系是印度哲学和宗教理论的一个特殊命题。“一”是万物之源，是最高之神，是最高无形实体。“多”是有形实体，是大千世界。“一”是“多”的本源，“多”是“一”的表象。

[5] 《往世书》：古代印度神话传说的汇集，印度教主要经典之一，现存十八部。

[6] 叶摩纳沃蒂女神：阎摩的妻子，又可作难近母（湿婆妻子）或作智慧女神。

[7] 湿婆：与梵天、毗湿奴为印度教三大神，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灭之神，既是苦行之神又是享乐之神。

[8] 《沙恭达罗》：印度古典梵语作家迦梨陀娑的一出著名剧作。情节大致如下：国王豆扇陀到林中狩猎，在净修林瞥见修材仙人义女沙恭达罗，一见钟情，私自成婚，留下信物戒指。后来沙恭达罗携子进城寻夫，但不慎把信物遗失，国王不认。后来一渔夫捕到大鱼，从鱼肚发现那只戒指，呈送国王。国王才如梦初醒，去净修林找到了别离的妻儿。

[9] 迦梨陀娑：印度古代诗人、戏剧家，著有剧作《沙恭达罗》等。

[10] 本文中提到的一些人物都是《暴风雨》和《沙恭达罗》中出现的人物，不一一再注。

[11]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

[12] 印度《摩奴法典》所认可的八种结婚方式之一，即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婚，而不用征求双方家长的同意。

[13] 本文所引的《沙恭达罗》剧中人的对白均引自季羡林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4] 系苏曼殊的译文。本文末这段话译文则为直译。

[15] 印度古代戏剧理论著作。成书时代约公元前后。书中主要论述戏剧的理论和实践，但兼及舞蹈、音乐甚至语法、修辞。所谓“舞”实指戏剧，包括音乐、舞蹈动作。其中接触到的文艺理论问题成了后来各派理论的依据。

[16]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长诗《失乐园》是他的主要诗作。

[17] 印度古曲音乐的节奏。作者的意思是纯粹的节奏也能产生美感或惊奇。

[18] 这是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剧中的一个情节。

[19] “亚特拉”，流动在孟加拉乡间的民间歌舞剧团，演出时不需要舞台，且歌且舞。

[20] 按印度教传说，世界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或叫作四个大劫，迦梨时期是最后一个时期，或称为末劫，它的期限是四十三万二千年。

[21] 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诗人。

[22] 但丁（1265—1321）：意大利伟大诗人。

[23] 瓦尔米基：又译跋弥或意译蚁垤，印度古代诗人，传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24] 勒特那卡尔：瓦尔米基创作《罗摩衍那》以前的名字。

[25] 格维坎坎：印度孟加拉语地区十六世纪左右的诗人，他的真名为穆肯德拉姆·恰格拉沃尔迪。格维坎坎（意译为诗镯）是他的称号；《难近母颂诗》又可译为《钱迪颂诗》。

[26] 夏洛特、亚瑟王、维多利亚时代等都是丁尼生作品中的有关人物和时代背景。

[27] 见《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和神灯》故事。

[28] 泰戈尔为迪纳什琼德拉·赛纳先生的《罗摩故事》作的序。

[29] 那罗陀大仙：天国的音乐家，他与创造神大梵天一起下凡，化成托钵僧，把大盗瓦尔米基改造成为富有怜悯心的吟唱诗人，瓦尔米基后来写出《罗摩衍那》。

[30] 吉迦伊：《罗摩衍那》里十车王的小后。她想让自己亲生儿子婆罗多即王位，胁迫十车王放逐长子罗摩。

[31] 本篇和以下几篇《文学的材料》《文学思想家》《美感》《世界文学》《美和文学》《文学创作》《历史小说》以及《诗人的传记》均选自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文学》一书。

[32] 外界世界只有一个，但当它与人的各种各样感情结合时，它就具有许多表现形式。——原注

[33] 这是印度古典文艺理论的术语。它的主要意思是，在美中有一种难以表达性，这种难以表达性就是真正的美。换句话说，美是不能被表达无遗的，然而人们又要不断地追求美的充分表达。在语言文学创作中维护这种特性就是美。

[34] 帕尔拉姆达斯：印度中世纪孟加拉语虔诚派诗人，生卒年月不详。

[35] 跋娑：印度古代戏剧家，大约生于公元初期，著名剧作有《惊梦记》等。

[36] 戈壁滩在蒙古，蒙古的文明十分古老。——原注

[37] 阿育王（？—前232）：一译阿输迦，意译无忧王。印度摩羯陀国孔雀王朝的国王。

[38] 曲女城：印度古代摩羯陀国的一个名城，即现在的巴特拿城。

[39] 拉贾普特人：曾经在公元八世纪至十二世纪统治过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这个时期在印度历史上称为拉贾普特时期。

[40] 帕坦人：指阿富汗人，曾在公元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在印度建立德里苏丹王国。

[41] 莫卧儿人：指蒙古族人，曾在公元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在印度建立强大的莫卧儿帝国。

[42] 在孟加拉阿利沃尔迪·汗王国时期，马拉提轻骑兵袭击孟加拉。——原注

[43]　古代高卢国（中欧地区）和不列颠的布道者或祭司的一个阶层。克尔特人口述自己宗教祈愿和教义等一切，他们进行巫术，迷信再生、星卜和神明，他们在栎树下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崇拜树，他们的祭司首领是法官，是纷争的调解者。——原注大量的树种才行。

[44]　难近母：雪山女神演化过来的，她原是印度大神湿婆之妻，美丽的爱情坚贞的女神，后来演化为降魔女神的形象，又转为迦梨女神等。

[45]　在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地方就能见到美，但在单纯满足需要里是不会产生美的。当我们的心随着需要的满足而得到巨大欢愉时，那么这种欢愉就是超过需要的另外一种东西的标志。满足需要之后所剩余的东西就是美。——原注

[46] 鲍什叶国王：吠陀时期的传说人物。

[47] 乌登克王子：吠陀时期某大仙的弟子。

[48]　 拿破仑（1760—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国皇帝（1804—1814/1815年在位）。

[49] 阿克巴（1542—1605）：一译亚格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1556—1605）。

[50]　种姓制度：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指职业世袭、内部通婚的社会等级（身份）集团。它始于印度奴隶社会。按《摩奴法典》规定，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

[51]　又译众友仙人，是古代印度传说中的人物。他又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一个人物，法力无比，教育罗摩和罗什曼那，使他们成为战胜妖魔的英雄。

[52]　欧洲文学往往是无目的的，它不像河流一样运动。它在一个点上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然后就在那里消失。在这种文学里存在着感情、观察、人心的精细的分析、美和享乐等一切，但是它们都是无结果的，它的目的不是造福于民众。“为艺术而艺术或为诗歌而诗歌”的含义不是艺术或诗歌没有任何实用目的，但在实用目的里它是达不到完善的，它的完善只有在艺术、诗歌或美中才能达到，而不是在实用目的里，美就是真正的完善。——原注

[53]　这里的形而上学，指的是一种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即超直观经验的东西的哲学，研究对象是神、灵魂和意志自由等。

[54] 指释迦牟尼。

[55]　罗摩是印度伟大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什曼那是他的弟弟。罗摩之父十车王听从小后吉迦伊的谗言，放逐罗摩去森林十四年，罗什曼那出于手足之情，也随同其兄去森林生活。

[56] 吉祥天女：印度教大神毗湿奴之妻，象征幸运和财富。

[57]　这里，作者的意思是：香蕉叶、金盘都是装饰物，无疑会增添宴会的美好气氛，但欣喜的心灵无疑比这些缺乏心灵的装饰物更可贵，宴会没有心灵的欣喜就会暗淡无光。

[58]　指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它讲一个药叉，是财神俱毗罗的奴仆，因事忤主人之意，被罚流放一年。他离别妻子，到南方的罗摩山去住。在放逐期间，看到雨季的行云，他便托向着北方飘去的云彩，带口信给自己的妻子，叙述自己的思念之情。

[59] 《鸠摩罗出世》：迦梨陀娑的长篇叙事诗。

[60]　赫斯蒂石窟：坐落在离印度孟买不远的一个岛上，建于十世纪，石窟内有数尊湿婆神及其

妻子的石像。

[61]　克纳塔克的太阳神庙：坐落在印度奥利萨邦东海边，建于十世纪。整个庙的外形仿照太阳神的车子建造，庙前有七匹马拉着这座车形的庙奔驰。庙内有八尊太阳神像及其他雕像。

[62]　这里的享乐关系，也可译作享受关系，快乐关系。凡本书中出现的享乐，均可指艺术上的享受、心灵上的欢悦，而不是指物质享受或享乐主义。

[63]　　据传，亚给沃尔盖是印度古代著名贤哲，著了很多书，这段话出自他的著作《广林奥义书》。

[64] 这里的扩大形式可以理解为完美形式，揭示真实本质的形式，也是一种观念形式。

[65]　使我们心灵高兴的那种感受不脱离我们自己，那种感受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之所以在那种感受中获得快乐，是因为我们通过它特殊地感受到自己。它就是我们的扩大形式。——原注

[66] 埃及达尔范希教派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

[67] 帕基勒梯：恒河三条支流之一，或是恒河的古老名称。

[68]　因陀罗：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他是天堂的统治者，天神之王，能随意变形。他又是雷雨之神。

[69] 吉卜林（1865—1933）：英国作家、诗人。

[70] 古吉拉特：印度的一个邦。

[71] 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的末代女王（1558—1603）。

[72]　瑜伽：指印度古代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流派之一，又指一种修身或修心方式。这里的瑜伽僧指出家人。

[73]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为印度的两大史诗。

[74]　维德亚伯迪（1368—1440？或1380—1460）：印度印地语诗人，有些孟加拉人认为他是孟加拉语诗人。

[75] 盖拉斯山：传说中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上的湿婆和财神住的山峰，有人说是冈底斯山。

[76] 文迪亚山脉：一座横亘在印度中部的大山脉。

[77]　雅利安人：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从西北进入印度的一个游牧民族，战败达罗毗荼人，统治势力逐渐扩展到全印度。

[78]　　耆那教：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一种宗教。“耆那”是创教者筏驮摩那的称号，原意为“胜利者”“完成修行的人”，故该教又称“胜利者的宗教”。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五世纪与佛教同时兴起。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主义等。

[79] 史文朋（1837—1909）：英国诗人。

[80]　印历也分十二个月，但与公历不相吻合，比如印历正月相当于公历三至四月，印历十二月

相当于公历二至三月，以此类推。

[81] 楞伽城，指今日斯里兰卡的一个城。

[82] 《文镜》（为古代印度文学理论中后期的综合论著，十四世纪的著作。）讲述味的本质时说，味是“完整”的。这篇文章竭力全面地、清晰地解释它的含义。如果没有这种完整，就不能有味的感受。——原注

[83] 朋杜达德：《难近母颂诗》里的一个狡诈、自私、仗势欺人和忘恩负义的人物形象。

[84] 格尔盖杜：原是一猎人，托女神的恩典成为国王。

[85] 这里指幼果的生命游戏，不待长成成熟的果实，就脱落了。

[86] 达什拉易（1806—1857）：印度孟加拉语诗人。

[87] 见迦梨陀娑《云使》。

[88] 阇多尼耶（1542—？）：印度孟加拉地区中世纪宗教虔诚运动的先驱者。

[89] 法国革命：这里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90] 罗摩和悉多：《罗摩衍那》中的男女主人公。

[91] 穆肯德拉姆（即格维坎坎）：印度十六世纪孟加拉语虔诚诗人。

[92] 克纳拉姆：印度十八世纪孟加拉语叙事诗人。

[93] 盖特基达斯：印度十七世纪左右孟加拉语叙事诗人。

[94] 帕拉德钱迪拉（1721—1760）：孟加拉语诗人。

[95] 《五卷书》：古印度寓言故事集。

[96] 《故事海》：作者是印度月天。

[97] 亚瑟王传奇：指中世纪西欧主要国家有关亚瑟王的作品的总称。

[98] 萨迦文学：是十三世纪前后冰岛和挪威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居民的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故事。

[99] 迈提里语：印地语的一种方言。

[100] 我国雅鲁藏布江下游在印度境内部分叫作布拉马普特拉河。

[101] 《罗怙世系》：印度迦梨陀娑的叙事长诗。

[102] 伏尔泰（1694—1778）：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史诗《亨利亚德》（1728）是他主要诗作。

[103] 达罗毗荼人：印度原始民族，公元前二〇〇〇多年建立了发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

[104] 指四世纪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远征西北印度，驱逐入侵的塞种人，建立阿育王以来版图最大的帝国。

[105] 即《罗摩衍那》里的悉多的父亲。

[106] 坚战：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五兄弟的老大。

[107] 格拉依伯：十九世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

[108] 乌特拉姆：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时的一位英雄。

[109] 格利迪瓦斯：大约是十六世纪初印度孟加拉语诗人。

[110] 杜勒西达斯：大约是十六七世纪印度印地语诗人。

[111] 哈奴曼：《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帮助罗摩降魔斩妖。

[112] 虔诚浪潮：即十六世纪前后的席卷全印度的“虔诚运动”，分为有形神派和无形神派，有形神派信奉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毗湿奴的化身为罗摩和黑天，该派因此又分为罗摩派和黑天派。格利迪瓦斯和杜勒西达斯为罗摩派。

[113] 格尔盖杜是印度十六世纪诗人格维坎坎的长篇叙事诗《难近母颂诗》中的一个猎人。塔纳帕迪原为印度创世时期的一个风神，后来保护众神的财产，变成财神，即俱毗罗。苏德格尔是孟加拉民间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114] 《因陀罗耆的伏诛》：孟加拉语诗人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的诗作，该长诗根据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段情节写成，它与传统相反，以恶魔罗波那的儿子因陀罗耆作为主人公，这里罗摩和罗波那之争不是善恶之争，而是两种文明之争。所以文中称该长诗与传统的《罗摩衍那》相比，有“迥然不同的本质”。

[115] 喜马拉雅山脉的一座山峰，恒河从那里流出。

[116] 纳维纳（1846—1909）：印度孟加拉语作家、诗人。

[117]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印度孟加拉语作家。

[118] 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

[119] 引自《文镜》。——原注

[120]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一部长篇小说。

[121] 雅度家族：《摩诃婆罗多》中描写的和般度族、俱卢族平行的家族。

[122] 克里希那（即黑天）、阿周那等都是印度神话传说中人物，亦是《摩诃婆罗多》里的主要人物。

[123] 毗耶娑：又称广博仙人，传说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

[124] 我们的修辞学经典著作写道：那些不适宜的历史东西，与角色或情味不相吻合的历史东西，或者应该弃之，或者应加以改造。从中我们得悉，在古代，叙事诗或戏剧改变历史，使之符合情味，这种改变在古代人眼里不认为是个错误，他们郑重地深思过这个问题。——原注

[125]　这篇序言是泰戈尔为自己《文学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该书于一九三五年问世，下面《现实》《诗人的辩白》《文学》《事实和真实》《创作》《文学的革新》《文学思想》《现代诗歌》《文学的实质》《文学的意义》等均选自该书。

[126] 《奥赛罗》：莎士比亚的著名剧本。

[127] 泰戈尔认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是一种“游戏”。罗摩游戏即以罗摩事迹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及对它的欣赏。

[128] 见《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一个著名的插话《那罗传》。故事主要说国王那罗由天鹅传递消息，在公主达摩衍蒂选婿时中选，结为夫妇。由于恶神的捉弄，那罗赌输了国土，夫妇逃入森林而失散。达摩衍蒂诈称再度选婿，因而重见那罗，全家团圆。这里说的就是达摩衍蒂选婿时的情节。

[129] 古印度神话传说中的“圣王”。此王即位，曾降伏四方。

[130] 梵社：印度一宗教改革社团，由罗易（1772—1833）于一八二八年创立。

[131] 印度教的一种礼俗，圣线用细绳制成，仅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种姓可使用，一般斜挂左肩而垂于右胁下。

[132] 《戈拉》：泰戈尔写于一九〇七年的一部作品。

[133]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

[134] 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

[135] 首陀罗：印度出身最低种姓的人，一般是社会底层的被剥削者。

[136] 达森：印度阿克巴帝王时代的一个宫廷歌手。

[137] 指欧洲人。

[138] 诗祖：一般指古代诗圣，如瓦尔米基、迦梨陀娑等。

[139] 梵：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名词，它是修行解脱的最后境界，是不生不灭的、常住的、无差别相的、无所不在的最高实体，也是宇宙的最高主宰。

[140] 鲍帕代沃：古代一个梵文学者。

[141] 奥朗则布（1618—1707）：印度莫卧儿帝国末期统治者（1658—1707年在位）。

[142] 盖纳达斯：十六世纪印度孟加拉语虔诚派诗人。

[143] 这里是指神明或指无实体的最高实在。

[144]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145] 大梵天：又译梵天，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创造之神，与湿婆、毗湿奴并称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三大神。

[146] 古什利达：印度神话中的人物。

[147] 印度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当人世间不能忍受暴君和妖魔的肆虐时，毗湿奴答应下凡为民除害，但有关黑天的神话传说故事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不同，黑天的形象也随之变化。在《摩诃婆罗多》中，黑天是天才的军事家；在《薄伽梵往世书》中，他作为牧童的形象很突出；到中世纪，牧区女子罗陀的形象被塑造出，黑天就成为多情的恋人。伯勒杰地方文学中的黑天就是情人的形象。

[148] 摩吐罗的公子指黑天，黑天出身贵族。

[149] 神盘和海螺都是毗湿奴大神手持的武器和器物。

[150]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男女主人公。

[151] 印度中古时期许多哲学家认为，哲学共有六个体系，即六个派别哲学。

[152] 《薄伽梵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印度教经典之一，成书于二三世纪，阐述黑天对阿周那的说教，把黑天作为最高实在。印度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常以注释《薄伽梵歌》的形式出现。

[153] 享乐世界即艺术享受。

[154] 摩罗维伽是迦梨陀婆的剧本《摩罗维伽和火友王》中的女主人公，优哩婆湿是迦梨陀娑的剧本《优哩婆湿》中的女主人公。

[155] 毕钵罗：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无花果树。传说佛陀在该树下获得佛性。

[156] 马大和马利亚：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157]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印度孟加拉语小说家。

[158] 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文艺流派。达达主义的宗旨在于反对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反对一切传统，反对一切常规，也反对被认为有意义的文学艺术。

[159] 那罗延：即毗湿奴神，毗湿奴神的化身之一是黑天，黑天在人间有时以牧童身份出现，所以这里说是“可怜的那罗延”。

[160] 婆罗门：高等种姓的人，饭菜考究，当然不能廉价，这里是反语。

[161] 巴敦吉尔：可能是一位古代瑜伽哲学家。

[162] 罗陀是胜天（十二世纪的梵语作家）的著作《牧童歌》中的女主人公，她是牧区女子，是黑天的情人。

[163]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

[164]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165]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

[166] 旃檀符志：原指印度教徒为表示所属教派点在额上面的，这里作者是讽刺那些一心追求“完美”的人。

[167] 《爱丁堡评论》：十九世纪英国有名的文学评论杂志。这里的“轩然大波”可能指的是诗人

拜伦与司各特派诗人之间的文学争论。

[168] 维多利亚时代：这里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在位的整个时代。

[169] 这里是指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

[170] 难降和黑公主：《摩诃婆罗多》中的两个人物。难降在赌博中胜了对方，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当面侮辱了黑公主，从此结下深仇大恨。

[171] 这里指的是当时印度孟加拉现代派中的一位青年诗人，他曾写过有关青蛙的诗。

[172] 阿波罗神：希腊神话中的主管光明、音乐、诗、青春等的神。

[173] 艾米·洛威尔（1874—1925）：美国女诗人，提倡意象主义诗歌。

[174] 艾略特（1888—1965）：英国现代派诗人。

[175] 布里吉斯（1844—1930）：英国诗人。

[176] 黑山：印度教对异教徒的称呼。

[177] 李白的《山中问答》。

[178] 李白的《秋浦歌》（十三）。

[179] 李白的《夏日山中》。

[180] 李白的《长干行》。

[181] 爱德华时代，指的是英国二十世纪初期。

[182] 这里是指对美的感受，对真理的感受，对最高实在的感受。

[183] 黛绿：这里暗示大自然的郁郁葱葱的植物。

[184] 阿比塔那：印度古代著名字典学家，生卒年月不详。

[185] 都是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内容。

[186] 巴马尔：孟加拉地区的一种抒情民歌，据说原是一位名叫巴马尔的和尚唱的歌，通常演唱这种歌要有独弦琴伴奏。

[187] “梵书”（或译“婆罗门书”）：古代印度各派婆罗门传授吠陀和祭祀仪式的典籍。《爱达罗氏梵书》是传授《梨俱吠陀》的最重要著作。

[188] 沙恭尼：《摩诃婆罗多》里的难敌的母舅，奸诈凶狠。

[189]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中的女主人公。

[190] 希丁巴：《摩诃婆罗多》里怖军的妻子，她是罗刹女。

[191] 首哩薄那迦：《罗摩衍那》里的楞伽城十首罗刹王罗波那的妹妹，爱上罗摩。罗什曼那一怒之下，割掉了她的鼻子和耳朵。她就怂恿罗波那劫走悉多。

[192] 道利曲调：印度一种曲调的名称。

[193] 瞎眼国王：《摩诃婆罗多》里有两个兄弟，兄是瞎子名叫持国，弟叫般度。般度为王，看破红尘到森林修行，后由持国执政。后来持国与般度的后代为争夺王位而进行战争。这里持国与瞎眼国王是一个人。

[194] 泰戈尔在这里讲的“个别人”，即有人格的人，有情感的人。

[195] 萨希吉花：印度的一种花。

[196] 桑丘和堂·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小说《堂·吉诃德》里的人物。

[197] 维德亚萨格尔（1820—1891）：印度近代孟加拉语散文作家。

[198] 个别人，有形（或有限）的人格人。最高人，无形（或无限）的人格人，亦即泰戈尔心目中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真善美统一的化身，是爱的代名词。

[199] 莲花河：帕德玛河。恒河流入孟加拉邦以后分成两个支流，一支就叫帕德玛河。

[200] 伐致呵利：印度古代诗人，可能是公元初期人，著有梵文诗集《三百咏》。

[201] 毗湿奴虔诚诗：毗湿奴虔诚运动的产物。毗湿奴运动即公元十五至十七世纪的“虔诚运动”中的有形神派，该派信奉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毗湿奴的化身为罗摩和黑天，因而，该派又可分为罗摩派和黑天派。该派最初流行于泰米尔地区，以后发展到南、北印度各地。该派认为对神的虔诚，就可以使个人灵魂归依，结合于神或梵，从而获得解脱。在实践中反对婆罗门至上和种姓分立。该派头领用诗歌形式宣传教义，主要诗人有杜勒西达斯和苏尔达斯。

[202] 这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情节。

[203] 高乃依（1606—1684）：法国著名剧作家。

[204]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此人爱吹牛，胆小，滑稽可笑。

[205] 请到闺房做客是印度人对最亲近的人、最知心的人的款待。这里是借用。

[206] 这里《罗摩传》可以理解为《罗摩衍那》，也可理解为印度众多的有关罗摩故事的作品。

[207] 缪斯：希腊神话中文艺女神的统称。

[208] 婆罗卢吉：印度古代著名语法家和诗人。

[209] 《歌赞奥义书》中有关贾巴拉及其子萨蒂耶加姆（又称贾巴利）的故事如下：贾巴利幼时去上学，教师问他的父亲是谁，他不知道，于是回家问母亲贾巴拉。母亲告诉他：她怀他时，她是好几个男子的奴仆。母亲让他告诉教师，他是随母亲的姓。贾巴利对教师据实以告，教师赞道：“你真是个诚实的孩子，你的名字应叫‘萨蒂耶加姆’。”“萨蒂耶加姆”意为“诚实之举”。

[210] 印度古代《吠陀》文献中的一部，全名是《夜柔吠陀本集》，是讲祭祀的经书。

[211] 夏丹德拉：孟加拉语诗人，生平不详。

[212] 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

[213] 选自《泰戈尔作品集》，加尔各答，一九五一年。

[214] 克达，印度量地长度单位，约等于二点五米。比卡，印度面积单位，等于二亩多。

[215] 传说吉杜拉嫩是梵天的别称，原意是四张脸。梵天见一美丽的仙女，仙女四处躲避，但梵天有东南西北四张脸，总可瞧见仙女。

[216] 金香木：花白色，香气浓烈。由这种花扎成的花环是给情人的最美的礼物。

[217] 《摩诃婆罗多》里的持国即位时所进行的仪式。

[218] 泰戈尔认为一是生育意义，一是爱情意义。

[219] 帕勒特·钱德拉（1712—1760）：印度孟加拉语诗人。《维德雅与松德尔的故事》是他的代表作，是一个艳情故事。钱德拉开创了印度十八世纪形式主义的艳情诗歌的风气。

[220] 默登·莫哈那：印度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生卒年月不详。

[221] 指形式主义艳情诗风。

[222] 伊希沃尔·钱德拉·古普特（1812—1859）：印度孟加拉语诗人。

[223] 洒红节：印度一节日。过节时，人们走街串巷，又唱又跳，见人便泼各种颜色的水。

[224] 《后罗摩传》：印度古代剧作家薄婆菩提的一出著名剧作。该剧的第一幕写道：罗摩完成登基仪式，悉多的父亲随同其客人离去。为排遣悉多别离的愁绪，罗什曼带领悉多和罗摩去观赏新近完成的绘有罗摩事迹的画廊。

[225] 指诗人的哥哥苏敏德拉纳特、外甥萨底耶·普拉萨德及诗人自己。

[226] 这诗句选自孟加拉近代诗人维德亚萨格尔的作品《字音的介绍》。

[227] 这是首孟加拉有名的俗诗，有着婚庆的趣味盎然的描写。

[228] 《云使》是印度古代梵语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首长诗。讲一个药叉，因事忤主人之意，被罚流放到南方一年。他看到向北方飘动的云彩，请云彩带去自己对别离妻子的思念。

[229] 孟加拉十六世纪诗人。十六世纪孟加拉文坛掀起改写或翻译梵语古典作品的热潮，改写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有三十余种，改写《罗摩衍那》的有二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卡勒迪瓦斯的《罗摩衍那》。《恰利卡耶歌集》是孟加拉语文学中最早的书面作品，十至十二世纪之间成书。它宣扬和谐的宗教精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

[230] 这里指萨底耶·普拉萨德的妹妹依拉沃蒂。

[231] 玛克月：印历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一至二月。

[232] 现代印度语里“Ba”与“Va”词缀往往可调换，而“Ba”是俗语词缀，“Va”是雅语词缀，如梵语。这里的乡村教师有咬文嚼字的习惯，就把“Ba”说成“Va”，显得谈吐文绉绉，但他加

上“ha”，这样，“Barānagara”原意是大城市，而“Varāhanagara”指猪城市，闹出了笑话。

[233] 达苏·罗易（1806—1857）：印度孟加拉语诗人。

[234] 《庞伽利》：流行于印度孟加拉地区的民歌曲调。

[235] 帕雅尔韵律：孟加拉诗歌的一种韵律格式，共两行，每行十四个音节。

[236] “Dvirepha”：“Bhramara”之意。“Bhramara”是印度古典诗歌里一种意象、比喻的习惯用词，而“Dvirepha”是俗语，不配入诗。其实，“Bhramara”一词中含有两个“r”音，而“Dvirepha”本来就是两“r”，因而后者是从前者演化过来的。

[237] 默图苏登（1824—1873）：印度孟加拉语诗人、剧作家。长诗《因陀罗耆的伏诛》是根据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段情节改写的。它与传统相反，以恶魔罗波那的儿子因陀罗耆为正面主人公，发出震撼人心的时代的叛逆呼声。

[238] 传说是人间通向冥府的一条河，作恶人在河中受罪，积德人容易通过。这里作“忘川”之用。

[239] 维达萨托尔（1829—1891）：印度孟加拉语作家。

[240] 阿拉伯语，意为教师。

[241] 德贝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

[242] 勒朗季特·辛赫（1780—1839）：旁遮普著名国王，有“旁遮普之狮”之称。

[243] 毗摩和阿周那是般度王的儿子，英勇无比。

[244] 这里指伽达摩波莉·黛维，是乔蒂林德拉纳特的妻子。

[245] 授圣线仪式未完成时，非婆罗门看一眼受仪人，就被认为有罪。

[246] 《沙恭达罗》中沙恭达罗义父干婆的两个徒弟。

[247] 《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诗。每个婆罗门早晚祈祷时必须背诵的。

[248] 胜天：十二世纪东印度人，他所写的《牧童歌》主要讲述黑天和牧女罗陀的爱情故事。

[249] 他们分别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语的改写者。

[250] 锡克教寺庙，为锡克教第五世祖阿尔琼·代汗所建造。勒朗季特·辛赫即位时，叫人在庙上加筑了一个金箔覆盖的铜顶，因此它被人称为金庙。

[251] 因为大部分孟加拉文学用语是直接从梵文中来的，因而学习孟加拉语作品，也有助于梵语学习。

[252] 庞伽利：东印度的一种民间歌曲。这种演唱团一般进行创作新歌、奏乐、跳舞、演唱比赛。

[253] 这里指“毗湿奴大神”，他杀死了高傲恶魔。

[254] 泰戈尔的爱称，取他名字罗宾德拉纳特的头两字，意为太阳。

[255] 尼拉德：梵语的含义是“云”，它是由Niro（水）和da（给予者）组合成的。

[256] 穆考巴塔亚叶（1845—1886）：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评论家。

[257] 图本吐·米特拉（1829—1874）：印度孟加拉语的剧作家。

[258] 拉琼德拉尔·米特拉（1824—1891）：印度历史学家。

[259] 伊斯兰有名的法官。

[260] 比哈利拉尔·吉卡勒沃尔迪（1835—1874）：印度孟加拉语诗人，被誉为孟加拉语现代抒情诗的先导，对泰戈尔的影响很大。

[261] 《保尔和薇吉妮》：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代表作，描写一对纯洁少男少女的恋爱故事。

[262] 克里夫（1725—1774）：征服印度的英殖民统治者。

[263] 指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

[264] 十四世纪，印度虔诚宗教运动席卷全国各地，孟加拉语虔诚文学也随之兴起。虔诚诗人主要描写毗湿奴的化身黑天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说，它反映了农民、牧民及手工业者和妇女的利益与愿望。

[265] 哥尔斯密（1730—1774）：英国作家，《威克菲牧师传》是他的代表作。

[266] 查特顿（1752—1770）：英国诗人，十二岁即开始写诗。

[267] 琼迪达斯：公元十四至十五世纪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代表作为《黑天颂》。

[268] 莱顿爵士（1831—1891）：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任印度总督。

[269] “茹比”：英文的“红玉”的拼音，应是女孩的名字。泰戈尔的爱称应是“罗宾”，太阳之意。

[270]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271] 以上都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的人物。

[272]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

[273] 穆勒（1806—1873）：英国社会政治改革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274]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

[275] 莫尔（1852—1933）：爱尔兰诗人，文学家。

[276] 比喻天空中的晚霞。

[277] 勒曼什·钱达拉·德特（1848—1909），印度孟加拉语小说家。

[278] 什瓦吉（1630—1680）：马拉提联邦的盟主，曾统治印度西海岸马拉提地域。

[279] 爱默生（1803—1882）：美国诗人，作家。

[280] 甘地领导的真理运动即不合作民族自治运动。

[281] 印历一年共分六个季节，即春、夏、雨、秋、冬、凉。斯拉万月是印历的雨季，大约是公历的七至八月间。

[282] 阿斯温月：印历的秋季，大约是公历的九至十月之间。

[283] 海敏德拉纳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三哥。

[284] 在河道肥沃的淤泥里，只须撒下稻种，秋熟时再去收割，不必再做别的。

[285] 一个大姐姐常被叫作“宝贝姐姐”。

[286] 印度古曲音乐中一种形式，适合于破晓演奏。

[287] 九月的月圆之夜，意思是“大家都醒着”。这一夜幸福的女神，拉克什米，把幸福赐给不睡的人。

[288] 雨季开始的一月。

[289] 孟加拉的纪元年代。

[290] 妇女们在节期所喊出的特别的尖脆的欢呼。

[291] 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所著的叙事诗。

[292] 印度的旧风俗，公主在许多求婚者之间，选一个自己中意的，给他颈上套上花环，表示他已中选。

[293] 指印度神话中普露沙和布拉克里蒂，即神与被创造者的永别。

[294] 作者的儿子，那时才五岁。

[295] 订婚仪式。

[296] 在沙岸填上一层可耕的土壤的田地。

[297] 有时候河流经过孟加拉平原，遇到低地，就展布成为面积无定的一片水，叫做“湖泽”，在干季，只有大池塘那么大小，在雨季，就变成无边广大。村庄是由几撮茅舍组成的，散立在小岛似的土丘上。小船和一种圆陶盆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水没过耕地，稻子露出相当深而十分清澈的水面，小船在上面行驶的时候，望去就像在稻田上走似的。“湖泽”里还有特别的植物和动物，有水莲花、鸢尾花和各种的水鸟。这样，这“湖泽”既不像泽又不像湖，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298] 此信未选入本集。

[299] 作者的名字，罗宾，是“太阳”的意思。

[300] 歌德所作《浮士德》剧中的魔鬼。



泰戈尔集06 倪培耕 编选

花钏女

泰戈尔戏剧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石 真 刘安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版权信息

花钏女：泰戈尔戏剧选

作者：（印）泰戈尔

译者：倪培耕　石真　刘安武

总策划：贺鹏飞

策划：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陈启甸　顾文剑

特约编辑：梁清波

监制：吴昊

目录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花钏女
牺牲
摩克多塔拉6
国王
邮局
马丽妮
南迪妮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

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花钏女

倪培耕　译

人物

玛德那爱神

伐森特春神

花钏女马尼布尔国王的公主

阿周那俱卢王室的王子。现隐姓埋名，蛰居森林

马尼布尔近郊的村民们

第一场

[郁郁葱葱的净修林。马尼布尔国王的公主花钏女、爱神玛德那、春神伐森特。

花钏女（对玛德那）

您是身携五支

利箭的爱情主宰吗？

玛德那　我就是那位爱神。

我把整个世上的男女之心，

在痛苦的桎梏里囚禁。

花钏女　女奴我全然明白，

那是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桎梏。

女奴向您致以触脚礼。

（转向伐森特）

我主，您是主宰什么的尊神？

伐森特　我是季节之神。

衰落和死亡之魔鬼无时不在渴求，

把世界吸吮得形销骨立。

我尾随他们不间断发起攻击，

那场战斗旷日持久。

我就是这个宇宙的永驻青春。

花钏女　我向您匍匐致礼。

女奴把你们众神瞻仰，

女奴的心愿才得以圆满。

玛德那　女施主，

你为何立下如此严酷的誓愿？

你现在正用何等苦行的炙热，

使你自己青春花果凋萎。

你这种膜拜神的礼仪值得商榷。

你姓甚名谁？

你把什么来祈愿？

花钏女　你们若对我洒以同情的甘霖，

请把我身世来静听，

我将把自己的意愿再次说明。

玛德那　高贵的女士请叙述，

我们将洗耳恭听。

花钏女　请你们垂听，

我名叫花钏女，

马尼布尔王室的公主。

湿婆大神满意我祖辈的苦行

垂降恩泽，

使我祖辈世代绵延的男储

没有中断，

但我却把那个伟大的恩泽毁灭。

那个世代相传的神旨，

没有把湿婆威力来显示，

把我在娘胎里的孱弱身形，

充任男子汉来铸造，

但我日后却磨炼成一个缺乏

柔情如水的坚强女性。

玛德那　我早就耳闻。

你父亲因而把你当成儿子抚育，

他把拉弓射箭的技艺对你传授，

把王权法典的繁文缛节知识

也对你灌输。

花钏女　我因而把男装穿上，

俨然王子自居把朝务料理；

我随心所欲四处闲逛，

我不懂羞涩矫情；

我从不知畏惧滋味，

我从不在闺房深居简出；

我不会以目传情的媚态装扮，

我不愿把赢得人心的诡计施展；

我不图情欲乐趣的享受，

我枯燥无味把拉弓射箭学习；

我的主，我不仅在学习上滞留，

还练就一副力大无比的硬朗身躯；

我可不费吹灰之力，

把你们男人的弓箭折断。

伐森特　哦，美人儿，

女人用不着把学识来钻研，

她们的眼睛不用教授，

自己天然就会工作，

它深知击中人心的奥秘。

花钏女　一天我独自去布尔那河畔，

在一座绿荫遮云的森林里猎鹿。

我把马在一棵大树上拴住，

循着牝鹿的足印前行，

闯入难以通行的曲折幽深的小径。

蟋蟀唧唧颤鸣，

蔽日林子漆黑一片。

我在杂草丛生的古战场上

走出不远几步。

我蓦然发现，

一个衣衫褴褛的脏兮兮男子，

在前面地上横卧，

把狭隘小径通道挡住。

我颐指气使喝令他起身让道，

他躺在原地纹丝未动不予理睬，

他甚至不转脸瞧上我一眼。

我怒不可遏，

用弓尖在他身上捅戳。

他挺拔伟岸的身躯，

以箭矢速度霍地跃起，

在我面前怒目伫立，

宛同一堆灰烬中的残火，

遇到油星又蹿出火舌。

一瞬间，仅仅一瞬间，

他把我上下打量，

愤怒目光随即消失；

一种温和欢愉的微笑的淡淡线条，

不易觉察地在他嘴角边闪烁，

兴许他发现我一副顽童模样，

付之一笑。

我迄今一直忘记，

自己学着男人的学识，

穿着男人的衣装，

同男人一块厮混。

自看见那张光彩照人的面孔，

看到那副信心十足的形象，

就在那顷刻间，

我恍悟自己是个女人；

就在那瞬间，

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

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在我面前屹立。

玛德那　这就是我的教诲。

在生活的一个吉祥时辰，

普天下男女从我处获得教诲，

女人意识到自己是女人，

男人意识到自己是男人。

请告诉我后来的进程。

花钏女“你是谁？”

我惧怕且诧异地问道。

“我是俱卢家族的阿周那。”

他高傲且率直地答道。

我听后惊得木雕似的呆立，

我完全忘了向他鞠躬敬礼。

他难道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周那？

这难道就是我毕生希求的一个

惊奇？

他难道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伟大

偶像？

我早已听说过，

他为了执行真理，

许下要过十二年独身生活

的重誓，

他于是在林间游荡不定。

这顶天立地的英雄阿周那！

多少回我受年轻人好胜心的驱使，

心里暗想用自己的臂力，

使阿周那的荣誉暗淡无光；

我立誓准确把目标击中，

我将女扮男装与他挑战；

让他认识我的英雄气度。

天哪，我糊涂透顶！

我那股争胜好强的劲儿，

不知在何处逃逸！

他所站立的土地上，

荆棘荒草不生，

英勇气概化为乌有，

一切都成为他脚底下的死亡同伴！

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如何思想，

但当我回过神发现，

他在林中消失无踪影。

我惊讶万分，

我后悔不迭，

我醒悟过来一次次把自己责备；

嗤！嗤！愚笨女人，

你没有说一句话，

你没有向他问候，

你也没有央求他原谅。

当他藐视你离去，

你却像粗野无礼之人痴呆站着。

天哪，

那时刻我若即刻死去，

一切悔恨烦恼将烟消云散。

翌日清晨，

我卸下男装。

我把手钏佩戴，

我把脚镯穿上，

我把腰链系上，

我把紧身围裤套上，

我把紫红色丝绸长衣披上。

不习惯的装束把我身子裹着，

令我觉得羞涩不自在。

但我已全然置之不顾，

急忙动身前往寻觅。

在一座森林的一所湿婆庙里，

我终于把隐居的他寻到。

玛德那　请继续往下说，

不必因我存在而感到害羞。

我是心灵之神，

我对心灵之秘密了如指掌。

花钏女　我已经记不清，

我是如何向他询问，

他又如何回答。

够了，够了，主神，

请不要再追问！

羞愧宛如雷霆在我头上落下，

但没能把我劈成碎片。

我尽管是位女子，

但我有男子那般的坚强生命力！

我不晓得，

我如何回到家里，

我惊慌不定，

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他最后的一句话语，

如同烧红的长矛朝我耳朵刺进：

“美人儿，

我已立下独居生活的重誓，

我没有资格配做你的丈夫！”

哦，男人的独身信誓！

这难道不是对我的诅咒，

这难道不是对我的侮辱？

这难道不是驱使我非设法让他食言不可？

爱神，您懂得，

天下无数圣贤在女人石榴裙下，

把自己毕生的苦修成果毁于一旦。

他那个刹帝利的独身主义！

我一回到家，

把存放在屋里的所有弓箭折毁，

我曾为弓弦压出茧子伤痕的手臂自豪，

而今朝我怀着无奈的愤怒心情把它谴责。

经历这么多日子，

我才恍然大悟，

女人若无法把男人之心征服，

她们的学识都子虚乌有。

女人柔润的手臂比它强千百倍，

依附男人的女子羞涩惊怕，

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姿风情，

值得普天下赞美！

平凡女人的柔情如水温柔，

赢得普天下的倾慕，

她们惊恐不安的目光，

使聪慧刚毅气度黯然失色。

哦，爱神，爱神，

你刹那间把我所拥有的男子虚荣自负夺去，

你把我所有学识化为乌有，

你把我所有力量踩在你脚下。

现在，乞求你把自己爱的本领对我传授，

把女人的柔弱力量对我赐予！

玛德那　你的迷雾终于消失，

我将成为你的挚友，

我助你一臂之力。

我要把征服世界的阿周那战胜，

作为一个囚徒把他带到你跟前。

你将登上女王宝座，

顺遂心意给他褒贬，

让你把这个桀骜不驯者加以统治。

花钏女　只要我有充裕时间，

毋须乞望神的帮助，

我会独自把他的心赢得。

我将作为他的伙伴形影不离，

我将成为他战场上的驭者把战马驾驭，

我将成为他狩猎中的帮手把猎物追捕，

我将成为他的卫士在他营帐守夜，

我将成为他忠诚信徒为他祈祷，

我将成为他的女仆精心把他伺候，

我将作为朋友在维护刹帝利的伟大誓言里对他辅助。

他终有一日带着惊奇目光把我凝视。

他内心会暗自思忖：

“那个孩子姓甚名谁？

难道是我前世的旧仆人：

随着我的丰功伟绩，

同我一块来到今世？”

他心灵的门扉渐渐洞开，

我在那儿获得可靠一席。

我深知，

我的爱不会用哭泣来换取，

我决不会用深夜的泪水，

默然的忍耐把永恒痛苦抚育；

我也决不会用惨淡的微笑，

把心底的痛苦掩饰。

我决不是楚楚动人的佳丽，

但我的愿望不会落空，

只要我能有一次把真我显示，

他一定会落到我手里。

天哪，那日他看到我尴尬模样！

他瞥见，

一个害羞而瑟缩的女子，

一个恐惧而战栗的女人！

一位孤立无援的女子，

一位语无伦次的女人！

难道这是我真实面貌吗？

天下女子在家庭内外，

在世俗环境周围，

成为哭泣的权力者！

我那时难道有更上乘表现？

但我有巨大耐心，

在未来漫长日子，

在认识祭台上把自己提供——

这是今世和来世的誓约，

我毕生孜孜以求的事业。

现在我在你的庇护里踯躅，

我向你们立下重誓。

哦，征服世界之爱神，

哦，伟大美丽季节之神，

乞望垂赐我一定的时间，

只要有一天把我女人的丑陋消除，

这个丑陋是造物主们给予的毫无疵瑕的诅咒产物。

让我空前绝伦的漂亮？

赐予我如此光辉的幸福一日，

这之后往昔依然把我伴随。

我乍看到他瞬间，

仿佛永恒春天在我心灵永驻。

我萌生一个远大愿望：

我实因青春的骚动，

整个身子迅即进入奇异亢奋状态，

我那个亢奋身子若像吉祥女神脚下莲花那般争艳开放！

哦，春神，

哦，春神伙伴爱神，

只要一天时间对我垂赐，

我就可把自己这个愿望实现。

玛德那　我们一定会成全你的乞求！

伐森特　我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我们不仅给你一天时间，

我们要赐予你整整一年辰光，

让你肢体绽放出茂盛春花的丽彩！

第二场

[森林的湿婆庙。隐居森林的俱卢王室的王子阿周那、花钏女。

阿周那　我依稀看见了谁的倩影！

难道是真实，

抑或是幻觉？

清澈的池湖坐落在渺无人迹的密林里，

在渺无人迹的荒凉里，

我似乎感到，

一个万籁俱寂的晌午时分，

森林女神洗澡完毕，

飘然而去；

宁静的午夜时分，

在沉睡的池湖湿漉岸畔，

她们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撇开衣裙，

甜蜜惬意沉睡着。

就在那儿，

在黄昏的斜影里我凝神思忖，

童年生活的回忆涌上心头。

冷眼相看这世界的人生游戏，

喜怒哀乐尽情宣泄；

失败的懊丧，

成功的喜悦，

生活的不满，

愿望的失落，

贫穷永无止境。

就在这时，

从稠密树丛的浓荫里，

一个无与伦比的倩影款款走出，

在湖池台阶白石上亭亭玉立；

何等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形象！

大地也似乎心醉神迷，

在她莲足下凝住。

宛如朝霞的金色云彩，

把自己绚丽的光彩放射，

旋即在东方雪峰上消失；

她身上披的如雾般轻纱，

实因欢乐激动，

渴望在她玉体温馨中消失。

她朝着湖池岸畔姗姗而至，

她俯着身子，

带着惊奇目光，

在明镜般湖水里，

把自己面影流连忘返观赏。

起初她大吃一惊，

随即她嫣然一笑。

她漫不经心伸展自己左臂，

松开自己的发髻，

让瀑布似的长发摇曳，

在纤足边垂落，

她轻缓地把袖子挽卷，

把自己完美无瑕的玉臂欣赏，

抚触把温和羞怯充盈，

纤臂把无比怜爱倾洒。

她低头凝视，

袒露玉体渴望青春的开放；

她举目端详，

白皙皮肤下的鲜艳红润光泽；

她凝神观赏，

浸入湖水中的双足嬉戏影儿；

她无比惊奇，

仿佛第一次把自己瞥见。

碧空洗净的那天清晨，

宛如洁白荷花闭着羞眼，

把自己蓓蕾年龄默然数清，

她同样沉默无言低垂头颈，

在碧绿湖水里把自己看清，

她整日不无惊喜顾影自怜。

但不知什么痛苦缘故，
唇边的微笑片刻消失，
忧伤的双眼黯然失色，
她把松散发辫绾起，
把轻纱往身子拉上；
她轻轻地长吁短叹，
她拖着步子缓缓离去，
宛如金色美丽的黄昏，
带着沮丧脸色，
向黑茫茫的深夜走去。
我暗自思忖，
大地慷慨解囊，
愿望的满足一闪现，
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暗暗思量，
大千世界的多少纷争，
人世间的多少杀戮，
天上人间的多少阴谋，
对男子英雄气概的苛求，
对引以自豪的名誉渴望，
在无瑕的完美面前，
它们统统归于平静，
没声没息往泥土里归宿。
假如再有一次……

咦，谁在敲门？

（打开了门扉）

哦，原来就是她！

冷静些，我的心啊！

美人儿，不用怕我，

我刹帝利家族的武士，

专门给胆惊的弱者把恐惧驱逐。

花钏女　高贵的刹帝利，

您是我尊敬的客人，

这座庙宇是我的庇护所。

我不知如何尽地主之谊，

好生把高贵客人来款待。

阿周那　美艳无比的小姐，

对客人最隆重的款待，

就是让客人把你的花容来瞻仰。

你若是不见怪，

我启齿询问一个谜题，

它在我心里把巨大惊奇唤起。

花钏女　请您不用多顾虑，

尽情放心问吧！

阿周那　你把什么重誓立下，

与普通人群隔绝，

把自己无与伦比的形象，

在这座孤寂的庙宇里禁锁，

任意地让它给摧残？

花钏女　我天天向湿婆大神祈求，

专注于藏在内心的一个秘愿的实现。

阿周那　天哪！

你还把什么来希求，

你就是全世界希望的财富！

从朝阳留下火焰般足印的极东山巅，

到夕阳洒下金子般甘霖的极西丛林，

我都一一走遍。

世上价值连城的东西，

世上绝伦无比的人儿，

世上伟岸称奇的事业，

我都一一目睹。

你对什么东西希求，

你对什么人渴望，

你只要对我诉说，

我可尽力为你天涯海角寻觅。

花钏女　我企望寻觅的人，

天堂人间地狱都认识。

阿周那　是吗？

这位神的宠儿究竟是谁？

在你被人们永恒向往的内心王国，

谁的名声把弥足珍贵的坐垫占据？

你快说，快说！

说出他的尊姓大名，

让我听后心悦诚服。

花钏女　他在最高贵的王室诞生，

他是世上出类拔萃的无双英雄。

阿周那　徒有虚名的荣誉在人们嘴里传布，

正如日出前瞬间的黑色云雾把朝霞掩住。

哦，高贵的小姐，

请不要用你稀罕的青春财富，

在施者的膜拜祭台上奉献。

你能否对我诉说，

谁是世上最优秀皇族的无与伦比的英雄？

花钏女　修道士！

你对别人的盛名似乎无法忍受。

你究竟是谁？

天下无人不晓，

俱卢王室是世上皇朝的珍宝！

阿周那　俱卢王室！

花钏女　你从未耳闻，

这个王室有位驰名四海的英雄？

阿周那　请说吧，

我要从你嘴里听到他的尊姓大名。

花钏女　阿周那！

宇宙的征服者。

我要从全世界人的口中，

把这个伟大不朽的名字掳来，

使自己少女心扉充盈，

我为此细心地把自己藏匿。

修道士！

你为何神色如此惶遽不安？

我说的难道是虚无缥缈？

阿周那的盛名难道是欺人的光彩？

请对我讲明，

这若是虚假的幻影，

我将决不迟疑把我心匣打碎，

把这块假宝丢弃；

他若徒有虚名，

在人们唇上飞传，

那么在女人心灵的位置上，

他不可能占有一席。

阿周那　哦，美人儿！

原来你指的是阿周那，

那个背负神弓神箭的阿周那，

现在正双膝跪在你足下，

乞望你的庇护。

他的英名，

他的荣誉，

他的英勇，

他的豪气，

不管是真是假，

在自己高贵的心灵里，

你却给予他一席之地。

今天看在慈悲分上，

不要从你心灵上把他驱逐。

花钏女　你就是那位声名显赫的阿周那！

阿周那　我就是那位阿周那。

我的女神，

我就是在你心灵前渴求爱的客人。

花钏女　我听闻，

阿周那正在把长达十二年独身生活的重誓履行。

那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现在却要把誓约背弃，

把美人儿渴求！

修道士！

你竟然是那位显赫的阿周那！

阿周那　你把我的重誓打碎，

正如月亮高高挂在中天，

刹那间把瑜伽者室前的黑暗荡涤。

花钏女　你将会受到诅咒，

你将会受到鄙视。

阿周那！

我是谁？

你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

你对我了解多少！

你竟为之把自己遗忘！

阿周那顷刻间把真理毁灭，

你究竟为了谁？

决不是为了真我，

你只不过为了一双美丽的青莲眼睛！

你用双手把真理桎梏摧毁，

阿周那可悲地在雪白柔润的双臂前屈服，

投入其中成为囚徒！

爱的尊严在何方消失，

女人的尊严在何方抖落！

天哪，天哪！

超越真我的法规，

赐予我令人鄙夷的躯体——

这个美丽的伪装，

这个脆弱的躯壳，

竟使人对不朽的精神唾弃！

我现在恍然大悟，

你的荣誉名声，

你的英雄气概，

统统归于虚无。

阿周那　名声是虚假的，

英勇是虚妄的，

我今日才豁然开朗。

我今日恍如觉得，

人世宛如南柯一梦。

唯独你完美无瑕，

唯独你至高无上，

你就是世界财富！

你虽是位女子，

但尘世间一切苦难就在你处告终，

你就是解脱一切劳作的自由女神。

晨曦，大梵无可比拟的光芒，

从黑茫茫的大海透露放射，

创造的荷花刹那间朝四面八方竞放。

经历漫长岁月，

我只认识少许几人，

但我与你一相遇，

我很快就把你一切窥探。

一次我在狩猎中感到身心疲惫，

我渴望去盖拉斯[1]修行。

于是在一天晌午，

我来到了玛纳斯湖畔，

那儿盛开着绚丽多姿的鲜花。

我探头窥视，

深不可测的圣湖湖水清澈碧绿，

我清晰地看清了湖中自我。

灿烂的正午阳光的金色，

荷花金色茎枝的光泽，

在无底的深水处相合；

湖波欢乐而战栗，

犹如千百条蛇吐着火信。

太阳神仿佛把千百个手指伸出，

向一生劳作疲惫厌倦的人们暗示，

无限清新且美妙的死亡在何方。

那个纯洁的炼狱，

我在你身上发现！

神的手指从四面八方向我指示，

我为荣誉困惑的生活，

就在你超凡绝伦的光辉里完美结束！

花钏女　不，不！

我决不是如你所说的那般。

天哪，阿周那！

哪位天神把骗局诡计布下！

回去吧，

回转吧，

我的英雄！

不要对虚幻顶礼膜拜！

自己的英勇，

自己的豪气，

自己的尊严，

不要在虚幻的脚前奉献！

回转吧，

你回转吧！

第三场

[大树底下。花钏女、玛德那、伐森特。

花钏女　天哪，天哪，

我似乎做不到把他赶回，

英雄心灵的热烈渴望，

战栗不止的焦急不安，

如同跳跃火舌的祭祀火堆！

他狂热的凝视，

仿佛变幻成心灵的手臂，

正来把我抢夺去；

他那颗燃烧的心，

仿佛挣脱了身体躯壳，

极力往外跳跑；

他的哀求哭泣，

仿佛通遍全身响起！

我怎能把他像乞丐一样撵走！

我怎能把那种渴求拒绝？

（伐森特和玛德那上）

哦，爱神

你用美的形体火焰，

把我团团围住，

使我熊熊燃烧，

我也把别人点燃。

玛德那　说吧，说吧，

请把昨晚之情况详尽叙述，

我很想听到，

我的花箭把什么壮举完成。

花钏女　昨日黄昏，

湖池的柔美岸畔，

我把春日的花瓣收集，

把温馨的花床铺成。

我带着倦慵的身子，

忧郁地在那儿躺下，

一副慵怠的模样；

头枕在左手上，

把已逝去的欢乐情景一一回忆；

把阿周那对我倾吐的颂扬仔细品味，

把那天积聚的甘露滴滴吮饮。

往昔生活的历史，

如同过去的诞生一样，

我统统都抛之九霄云外。

我仿佛不是位雍容华贵的公主，

过去和未来仿佛都不属于我。

我像孤傲的一朵花，

蓦然在大地上盛开——

没有亲生父母，

只有短短的一瞬间存在。

就在这稍纵即逝的时刻，

我将聆听林间蜂群的甜蜜嗡嗡赞美，

我将谛听林间树叶的欢乐簌簌声响，

然后在湛蓝的天幕下，

我将垂下仰望的眼睛，

我将垂下自己的头颅；

我将扇起风儿，

我将痛苦地变成随风飘舞的尘埃；

我将不掉一滴泪水，

结束自己短促的故事，

它没有往昔，

没有将来，

没有花香。

伐森特　在一个早晨，

无限的生命自生自灭！

玛德那　仿佛乐曲中一个短促的和声，

升起一缕没有终止的感情。

后来又怎么样呢？

花钏女　我正坠入遐想，

南风轻轻吹拂，

把我身上每一部位抚触，

把催眠的波浪掀起。

从七叶树上绽开芬香四溢的茉莉花，

无声无息把我懒洋洋的白皙肢体尽情地亲吻，

一些花瓣在我的头发上撒落，

有些花瓣在我脚底下，

在我乳头下把自己死亡花褥铺垫。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

我不知何时在睡态中，

突然觉得，

仿佛谁的迷恋目光，

如同十根手指，

以贪婪心情把我倦慵身体抚触。

我被惊醒。

我看到，

一尊木雕似的修道士，

在我脚边纹丝不动站着。

冬日已徐徐从东方天际，

朝向西方苍穹坠落，

把自己全部目光倾泻，

在我袒露的洁白优美胴体上飘落。

空气中弥漫着芬芳，

夜的宁静从蟋蟀的低鸣声中流出；

夜风已停止吹拂熟睡过去，

月光下寂静的树影在湖上悬挂；

如同图画里的高耸大树，

魁梧挺拔的修道士幻影般伫立。

我完全清醒，

朝四周巡视了一番。

我最初感觉，

真不知何时，

我已在被遗忘的重罪里把生命抛弃，

在迷醉的昏睡世界里回归；

在惨淡月光下的阴曹河畔，

我把迷梦做着。

我把惺忪睡眼轻揉了几下，

霍地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羞怯却像松散的衣裳，

在我脚畔垂落。

我分明听到他的呼唤：

“我爱，我最亲爱的！”

这个庄重的呼唤，

在我身上重又把我的生命唤醒，

唤醒那被忘却千百次的生命！

我答道：

“拿去吧，把我拿去吧！

我生命的主人，

把我一切都拿去吧！”

我把自己的双臂向他伸出。

月亮在林间坠落，

黑暗把大地笼罩。

天堂和人间，

时间和空间，

欢乐和痛苦，

死亡和生命，

难以忍受的狂欢，

使一切丧失了知觉。

天空放出拂晓最初的光线，

鸟儿响起清晨最初的鸣叫，

我依着左臂支撑，

缓缓地从床上坐起。

我看到，

英雄幸福安详地沉睡，

他唇边露出，

清晨新月般的宁和微笑——夜晚欢乐的余音。

拂晓，

玫瑰红的光辉在他高高额头上照拂，

仿佛人世间，

新的荣誉的日出，

把新生的山冈清涤。

我轻轻叹息了一下，

从床上起身。

我小心翼翼把茉莉花藤叶折弯，

把射在他脸上的流水般阳光挡遮。

我回眸审视，

景色依然。

我蓦然想起自己，

于是，像头害怕自己影子的牝鹿，

穿过清晨撒满木槿花的林径，

飞快地逃之夭夭。

我逃到人迹罕至的荒凉地方坐定，

我用手掩面，

想痛哭一场，

但眼里流不出泪水。

玛德那　哎呀，凡人的女儿！

我用双手把天堂幸福大门打碎，

从天库里把芳醇馥郁的甘露偷窃，

斟满人间的一夜，

让你痛饮，

然而我依然听到不满的哭泣。

花钏女　天神，

你给谁把窃来甘露痛饮？

你究竟给谁痛饮这杯甘醇，

把谁的饥渴来消除？

那个热吻，

那个爱的交媾，

犹同利箭的铿锵嗖嗖声，

现在还在体内不间断抖擞。

那个身体绝对不属于我的！

经历多少日子的亲证[2]，

我获得瞬间爱的结合。

然而谁又从我身上把这个爱的结合掳去！

带着永恒珍贵结合的幸福回忆，

我这个女性的甜蜜温柔，

也如同残花上的花瓣凋落。

而那个心灵贫乏的女人，

带着虚空的躯体，

将夜以继日地坐着哭泣。

爱神，

如同幻影的外表，

把恶魔当作女伴与我绑结——

这是怎样的结合！

热吻来到饥渴贪婪嘴唇，

它就把热吻来吸吮！

爱的目光那么执拗，

一落到那个外表上，

仿佛在上面留下了色彩纷呈的线条——

那个目光犹同阳光光线，

朝长夜禁欲的公主心灵荷花猛扑。

然而现在她已把它全然遗忘。

玛德那　这样你昨日一夜枉费了，

希冀的船儿已经驰近岸边，

难道一遇风浪的冲击，

就退缩驰回原港？

花钏女　天神，

昨晚的事儿已一点也记不清楚！

幸福的伊甸园近在咫尺；

而我却在自我遗忘的欢乐里陶醉，

没有感觉伊甸园船儿，

抵达抑或没有抵达此岸。

今日拂晓，

我从睡梦中醒来，

沮丧和诅咒冲撞着我，

我心灵打从深处破碎。

昨晚的事儿一桩桩回忆，

触电似的痛苦使我觉醒。

我里外与小妾相连，

无法把这个不光彩的身份忘却。

我每日当小妾精心打扮，

然后我被派遣到自己欲望胜地——

与情人幽会的花褥。

我每时每刻以小妾身份伺候他，

他不间断与我拥抱抚摩。

我的神，

两个身体接触抚爱，

使心灵在仇恨的火焰中燃烧，

世上还有谁会得到如此诅咒？

啊，天神，

请您收回自己的恩赐吧！

玛德那　我若把它收回——

把这个虚假的伪装抛掉，

你如同冬日没有花叶的干枯藤枝，

明儿清晨，你带着什么样脸孔，

在阿周那的面前出现？

你让他刚刚把第一口快乐的酒饮啜，

你现在却要从他嘴边把酒杯夺去，

把它摔得粉身碎骨！

他面对突如其来的莫名打击，

他将以何等愤怒的目光把你逼视？

花钏女　那也远胜于眼下的尴尬模样，

我将比伪装的美女强百倍，

我将向他把真我显露。

他若对我的真我讨嫌，

愤怒地拂袖离去，

我因而黯然神伤，

抑或忧心如焚，

我也心甘情愿把这一切接受。

主神，

那也远胜于眼下的尴尬处境。

伐森特　听我一句劝告吧，

当开花季节即将结束，

花果季节随之而临，

柔和花壳成熟凋落；

那时你将把自我骄傲显露，

阿周那把你真我见到，

他将庆幸自己的新命运。

走吧，孩子，

现在回到自己青春的欢乐里去！

第四场

[森林。阿周那、花钏女。

花钏女　亲爱的，

您为何如此把我凝视？

阿周那　我欣赏着你用灵巧的纤手，

把一枝枝花茎折断，

心无旁骛地把花环编织。

灵巧和优雅这一对孪生兄妹，

怀着轻松愉快心绪，

在你手尖上翩翩起舞。

我边观赏边思索。

花钏女　您思索着什么？

阿周那　我正遐想着，亲爱的，

你用同样的优美抚触，

同样的甜蜜情调，

把我漂泊日子编织成花环，

我将带着永恒欢乐的花环回家。

花钏女　家筑在这爱里吗？

阿周那　难道这不是家室吗？

花钏女　亲爱的，

这不能配称为家。

您想把我带回家？

请永远也不要提及家的事。

家属于永恒岁月的，

你要把永恒东西带回这个家。

我可是一朵森林之野花，

当森林之野花枯萎，

你鄙夷地把它丢弃在冰冷的石头上，

还是让它滞留在温馨的家里？

每天在森林的内宫，

野花枯凋着，

败叶飘零着，

枝蔓折断着。

短暂的生命就在那儿——

每时每刻都在盛开，衰败——

当黄昏来临，

我的游戏将全部结束，

我也随同林中千百次瞬间消逝的欢乐，

凋谢之后回到泥土消失无影踪。

谁的心里都不会存有任何抱憾。

阿周那　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结果？

花钏女　就是这样的结局！

英雄，您为什么因此而感到痛苦？

在懒散日子里您感到的美好印象，

请您在闲暇日子里把它抹去。

欢乐超过期限，

将受到莫大的惩罚，

届时欢乐将酿成巨大痛苦。

你把既成的欢乐印象撷走，

将它保留到再不能保留的时刻。

在欲望的清晨里，

您怀着多少的希求，

可在满足的黄昏里，

您不要寄予比它更多的希冀。

太阳已下坠，

您过来，

我把花环给您套上。

我已经疲倦困乏，

请把我倦怠身躯送进你的臂弯。

把装腔作势的忿懑驱逐，

让我们甜蜜地拥抱亲吻。

请来到我臂弯的枷锁里，

在爱的欢乐的永恒失败里，

我俩将相互成为囚徒！

阿周那　我最至爱的，请听，

森林之外的遥远村落，

响起了晚祷的宁和海螺声响。

第五场

[玛德那、伐森特。

玛德那　朋友，

我拥有五支箭：

第一支箭充盈着甜蜜的欢乐，

第二支箭流淌着痛苦的泪水，

第三支箭满怀着迷醉的希冀，

第四支箭传递着胆寒的恐惧，

第五支箭滋润着——

幽会与离别，

希冀与恐惧，

五味俱全。

伐森特　我已疲惫不堪，

我现在请求原谅。

朋友，收拾起自己施展射箭本领的战场！

我白天黑夜戒备着，

我期待的火堆里扇风到何时！

我不时打盹儿，

头耷拉下来，

扇子从手中脱落，

燃烧的火焰从灰烬中暗淡下来。

我又惊醒，

我又吹进新的空气，

在残火里扇起新的光亮。

现在请告别我吧！

朋友！

玛德那　我十分了解你，朋友！

你是位永恒孩子，

你永远没有安定，

你总在天地间，

无拘无束地走动游玩。

你花费多少时日，

你用巨大努力把美塑造；

转眼间，你又把它扔弃，

不回头瞧上它一眼。

现在不会太拖延了，

我们的工作快要结束。

这些轻松欢畅的日子，

喝了你扇子所扇的风儿，

犹如折断枝叶，

不知将飘飞到何方。

因着欢乐而昏厥的一年，

快走到自己的尽头。

第六场

[森林。阿周那、花钏女。

阿周那　清晨从睡梦中醒来，

我仿佛从梦中获得稀世珍宝。

在这块大地上，

我没有获得可安置家的地方；

又没有哪顶皇冠，

我可以把它嵌上；

又没有金钱，

我可以把它串挂。

我又不是那种无赖，

把它任意弃之。

刹帝利的手臂，

无所事事，

把自己职责遗忘，

日夜与她厮混。

[花钏女上。

花钏女　亲爱的，

您在想什么？

阿周那　亲爱的，

我在想今日狩猎之事。

你看，

淫雨洗刷着山坡，

云霾笼罩着林子；

涨溢的泉水像鲁莽的少年，

带着轻佻嘲弄的嬉笑，

发出越过堤岸的咆哮。

我记得，

这样雨季的来临，

我们五兄弟汇合一起，

去齐德拉卡森林狩猎。

在毫无恐惧心情下，

我们在浓密的黑暗里，

狂喜地消磨着整个日子；

我们的心灵应和着乌云雷鸣声，

翩翩起舞。

雨水的淙淙声，

泉水的潺潺声，

使得牝鹿听不见，

我们小心翼翼朝前走的步声；

虎豹五个利爪的抓痕，

在林间小径上印刻——

告诉人们它们走向自己洞穴的道路；

林中回响着孔雀的欢叫；

我们五兄弟从狩猎中解脱，

满怀着雨季带来的激情，

把湍急的河流横渡。

我心里想的，

现在我又出户，

进行那种趣味盎然的狩猎。

花钏女　哦，猎手，

你把业已开始的狩猎完成吧。

你难道拥有完全把握，

把那只金色的幼鹿逮住？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还从没有发生过这类事。

这只林中雌鹿刚要被逮住，

它突然神不知鬼不觉，

梦幻般地一溜烟逃逸。

无法忍受永恒的枷锁，

随同瞬间的游戏。

请看，

乌云与疾风是如何游戏！

乌云刹那间如同万箭对风暴进行攻击，

风暴仍如顽皮牝鹿，

自由自在，

不可驯服地疯跑，

我们之间进行着那样的游戏。

今日雨季来临，

你可尽情地把那只灵巧雌鹿捕捉，

你拥有那么多武器，

你箭壶里满载着弓箭，

你可把它们集中一起，

执拗地向我万箭齐放。

忽而黑云摧城，

顿失光明，

笑容收敛，

忽而雷电轰鸣，

倾盆大雨，

淋漓欢畅；

在乌云滚滚的世界里，

那只幼鹿永远无阻碍地，

自由自在地欢快奔跑。

第七场

[森林。玛德那、花钏女。

花钏女　唉，主神！

真不知你在我身上施展什么魔术！

我的血液里仿佛获得烈酒，

它使我变成疯子，

我像头迷醉于自己神速骄傲的牝鹿，

披散着发，

穿着鲜艳衣裳，

欢快地跨越地界。

我使黑色猎人筋疲力尽，

我使他沮丧不堪，

我使他在林间小径迷途徘徊。

我为残忍的胜利而惊喜，

发出震天欢笑。

现在我又为收拾这个游戏而害怕，

游戏若一旦停止，

我的心不要因痛苦而破碎。

玛德那　不要破坏这场游戏，

把这场游戏继续下去；

这是我所制造的美妙无比游戏，

万箭施放，

击中情人心胸。

今天在新雨季，

我的狩猎将在林间进行，

你要使那个猎手疲劳不堪，

你要他灰心丧气；

你要他在你脚下匍匐，

你要用坚固的枷锁把他锁住。

不要对他显露同情，

取笑间把他制服；

要用甘露和毒药混杂的语言之箭，

把他心胸射中。

这就是狩猎，

这里不存在同情的法则。

第八场

[森林。阿周那、花钏女。

阿周那　亲爱的，

难道你没有那样温馨的家，

当你离别时，

你像坠入爱河的人忧伤地哭泣？

你每日的温柔服务，

那个幸福小窝充满着甘露般的迷人陶醉，

而现在你把那个家园的灯火熄灭，

来到了这座幽美的森林？

难道没有这样地方，

勾起你对童年生活的温馨回忆，

引发你对逝去旧事挽留的哭泣？

花钏女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提出？

难道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已消蚀？

你看到的我就是那个模样，

对我不需要特别的认识。

清晨，紫荆花叶尖上挂着露珠，

难道你能按它姓甚名谁唤出？

难道你能把它的归宿猜出？

请问，

对它还需要什么认识？

你所爱的就是那颗露珠，

没有姓名，

没有住所。

阿周那　在这大地上，

它难道没有任何束缚？

难道一滴露珠从天堂滴落到地上，

仅仅是遗忘？

花钏女　就是那种情况，

它仅仅一念间使森林之花，

大放异彩。

阿周那　生命永远忧虑自己随即消失，

因而永远感到不满足，

永远也无法获得安宁。

我捉摸不透的人，

请再紧靠我一些！

我亲爱的，

请你走进千百种形态的束缚罗网——

姓名、住所、家庭、言辞、身心……

我将从四面八方把你围住，

轻轻把你抚触。

我将依傍着你，

无忧无虑生活！

你没有姓名？

我在心灵的殿堂里，

用什么爱的咒语为你念咒祈祷？

你没有家庭？

我能在什么样的荷花茎上把荷花采撷筑成家园？

花钏女　没有，没有，没有！

你想要的束缚东西，

就是种不可知的枷锁；

请你把它理解——

云霞的金色光彩，

花朵的飘逸芬芳，

河流的起伏波浪。

阿周那　那种人是不幸的，

对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钟爱。

亲爱的，

请不要用爱之手给予我空中之花，

请在痛苦与欢乐里，

在吉时与倒运里，

给予我心灵持久保存的东西。

花钏女　现在一年还没过去，

你已经如此厌倦？

天哪，现在我恍然大悟：

花儿短命就是神的祝福！

我迷人的身躯，

若与春之花儿一同凋谢，

我死得灿烂荣光。

阿周那，没有更多日子留给我们，

欢乐的日子所剩无几！

在短暂的时光，

消除自己宏愿，

尽情地享受欢乐；

在短暂的时光，

吸吮林中所剩的欢乐甘露，

把它吸吮得不剩一滴。

哦，亲爱的，

你以后不要借着回忆迷惘，

一次次围着这个地方转悠；

像那只干渴的黄蜂，

抱着撷取昨日黄昏坠落的夏花的希冀，

在这儿哭喊着，

徘徊不定。

第九场

[马尼布尔近郊的村民们、阿周那。

众村民　天哪，天哪！

如今谁来把我们拯救保护！

阿周那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危险把你们威胁？

众村民　一股强盗想把我们村洗劫，

他们像山洪一般，

从北方山上奔腾而下。

阿周那　在这国度里，难道没有任何保护者？

众村民　花钏女公主永远是这批坏蛋的镇压者，

这个国度只有她的威慑力存在。

我们除了惧怕阎王，

在这国度里不存在任何恐惧。

但听说，

她去远方朝圣，

带着神秘的旅行的誓言，

谁都不晓得她行踪的任何音讯。

阿周那　难道这个王国的保护者是位女子？

众村民　是的，

就在一个身子里，

她既充当热爱庶民的母亲，

又充任保护百姓的父亲；

在慈爱方面，

她是皇后；

在英勇方面，

她是父王。

[众村民下。

[花钏女上。

花钏女　我的主，

你为何独自一人坐在这儿，

冥思苦想？

阿周那　我在思忖，

花钏女公主究竟怎个模样！

我每日从千百张嘴里，

听到她无数的事迹，

一个比一个新奇，

一个接一个闻所未闻。

花钏女　啊，她长相奇丑无比！

她没有像我那样弯弯的细眉，

她没有像我那样漆黑透亮的大眼；

她那结实粗壮的手臂，

能拉弓射中任何目标，

但她无法用柔软圈套，

把英雄的心捆结。

阿周那　但我听人说，

她具备女子的温柔，

她又有男子般的英勇。

花钏女　嗤，嗤！

这就是她的最大不幸！

倘若女人就是女人，

倘若女人就是大地华彩，

倘若女人就是光明化身，

倘若女人就是爱情雨露；

她有时用柔和假象的目光，

使男子生气发愁；

她有时撒娇在男人脚边躺下，

她有时抱住男人脖子亲吻，

也有时纠缠不休抽噎不定，

她有时用玉臂把男子拥抱；

她忽而笑忽而哭，

装扮成各种模样；

她用服务和爱抚的心，

把男人之心温贴，

她永远把男人一切凝视；

那么她的一生才具有成功意义。

女人的事业荣耀，

女人的力量英勇，

女人的渊博学识，

究竟有什么用处？

哦，我至爱的，

你若昨日在这林间小径，

在布尔那河岸畔，

在湿婆庙寺，

看到她，

你就会不屑一顾离去。

天哪，天哪，

如今女人美丽姿色又使你厌倦乏味，

你难道指望在女子身上，

把男子气概的味道寻求？

来吧，我主，

请瞧，

我已经用青枝绿叶，

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

为你铺好了消除白日倦意的花床，

飞溅的泉水在它四周散放着凉意；

请瞧，

雎鸽在浓密枝叶阴影里栖息，

用充满倦意的声音，

咕咕哭说着：

“晚了，晚了！”

树荫底下，

河水淙淙流淌；

湿漉漉的黝黑岩石上，

温柔滑润青苔散发的凉意，

把男人柔和的嘴唇，

把他的刚毅的眼睛，

亲吻进入梦乡。

我主，来吧，

去那个稀世珍贵的栖息地！

阿周那　亲爱的，

今日我不去了。

花钏女　我主，

为什么不去？

阿周那　我听人诉说，

一股强盗正来把平民百姓掳掠，

我必须把武器准备，

把受苦的寻常百姓拯救！

花钏女　我主，你不必为他们担忧。

花钏女公主去朝圣前夕，

已经在四处把警惕的卫兵布置，

凡有险不可测的道路，

花钏女已周密细致给封锁。

阿周那　亲爱的，

尽管有花钏女公主周到布置，

我仍请求你给我短暂时间，

让我把自己职责履行。

刹帝利的手臂，

多日来已闲散不用。

亲爱的，

让新的荣光重新把双臂充实，

然后我把它们再放在你枕边，

使它们更配你的享用。

花钏女　我主，

我若不让你去，

我若用双臂紧紧把你抱住，

你会用全力挣脱我绝尘而去？

一切努力都徒劳枉费，

那你就去吧！

但你要记住，

蔓藤一经被折断，

再也无法被连接。

你的欲望已获得满足，

那就走吧，

我不会横加阻拦。

但请你记住，

你的欲望若没有获得满足，

活泼快乐的女神不会把谁坐盼，

她不是伺候任何人的女奴。

普天下的男人女人，

全心全意为女神服务效力，

把女神高高举过他们头眉之上，

使女神始终高兴满意。

你扔下欢乐的蓓蕾扬长离去，

傍晚从英雄业绩的场所回来发现，

花苞已开放败落，

掉在泥土里；

你那时会痛切感到，

所有的事情都徒劳无益；

那种永恒觉醒着的不满足的饥饿，

在生活中一直焦急不安。

我主，

来稍坐一会？

今日干吗如此心神不宁！

你惦记着谁的事儿？

难道牵挂着花钏女？

今天她为何如此走运？

阿周那　我在思考，

花钏女为何把如此艰难誓言立下？

她还缺乏什么呢？

花钏女　她还缺乏什么！

那个不幸女人身边有什么呢？

她的无比英勇，

在她四周矗立了高耸入云、

难以攻破的城堡，

阻止着女人那颗百般无奈哭泣着心灵的袒露。

女人天性是内向的，

女人总掩饰着自己，

谁能看清她那颗心灵呢！

倘若女人身躯的光彩里，

没有心灵影儿的反射，

她会缺乏什么呢！

像稍纵即逝柔和红绛色彩朝霞，

永远被自己灰暗朦胧的雾气所笼罩，

女人孤寂地在英勇的山峰上坐着。

她缺乏什么！

不要把这类事提及。

女人的故事历史，

对男人不会是悦耳甜蜜的。

阿周那　请说，请继续说下去，

不要把你的叙说停顿住。

我越发渴望了解她的一切，

我正用自己心灵，

感受她的心灵。

我仿佛是个陌生旅客，

深更半夜抵达了不知晓的国度。

那儿的河流森林山麓，

仿佛都沉浸在梦幻之中，

它们宛如白色宫殿光顶宝塔，

影影绰绰，朦朦胧胧，

而远处不断传来大海的咆哮声响。

清晨雾开日出，

四周景色仿佛在一种惊奇里消融，

我仿佛渴望把她等待。

请说，请继续说下去，

我今日洗耳恭听她的故事。

花钏女　你还想听什么？

阿周那　我仿佛已看到她的威武英姿，

她骑在白马上，

左手轻松自如地挽缰，

右手执弓箭；

她像位捍卫城市的胜利女神，

给担惊受怕的臣民以无畏的勇气。

王国尊严步入受苦受难人的狭窄门扉，

母亲般的慈爱洒满在那门扉。

她像头警惕的母狮，

从四周把幼狮保护，

不让敌人毫无顾忌地逼近。

她像位战神，

英勇豪迈，

乐观自信，

乘骑在英勇的雄狮上，

在大地四周转悠着。

我倾慕，

气吞山河的力量，

在那双柔软的双臂里充盈；

我蔑视，

手镯声悦耳般声响，

在她滑润手腕上发怒。

美人儿，

我那无价值的生命，

像蛇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

对往日无所事事的消沉不安。

来吧，让我俩把这匹疯狂马儿乘骑，

并肩驰骋，

犹如两颗发光的流星，

划过天空；

从这窒息的空气中，

从受到诅咒的花儿浓烈沉醉芬香中，

从森林停滞的盲目胚胎中，

让我们一块走出去！

花钏女　唉，阿周那，

请你好生想想，

倘若我是这诱人的美，

倘若我是这温存的怯懦，

倘若我有像被人抚触而羞怯的嫩枝花叶的温柔外表，

倘若它又像借来的衣饰，

我愤怒地把火从身上卸下，

扔在脚边，

你能忍受得住这种伤害？

倘若把女人的诡计伎俩揭穿，

倘若把幻觉的诅咒去除，

倘若我以一颗英勇心灵的力量，

使自己挺直站立，

倘若我像一棵高山上的年轻充满活力的山杉，

而不像卧躺的蔓藤那般纠缠媚人，

请问，她难道能够取悦于男人眼睛？

把它抛在一旁吧，

不去管它吧，

我眼前胜它一筹。

自己两天的青春，

稀世的财富，

我用珍宝修饰的青春，

一直把你等待。

当你有闲暇时光，

请光临我处；

我将自己甘露，

斟满自己身躯器皿，

请你慢慢品味；

当你对欢乐的享受厌倦而离去，

你就可以去工作场所。

当我衰老时，

给我一个插足之地，

我将谦卑且感激地领受。

倘若夜晚的温柔伴侣，

变成白天的工作伴侣；

倘若左手永远成为右手的追随者，

难道她就能使英雄的生灵满足？

阿周那　我无法把你的心底秘密猜透，

这么长日子，

我与你如影随形，

我依然无法把你摸透。

你仿佛一直在躲藏，

设法把我蒙骗；

你仿佛隐身在金像里面的女神，

你给予我无价之吻宝，

你给予我拥抱之甘露；

而你自己不需要任何回报，

你不捎去我任何的礼物；

缺乏韵律的爱，

每时每刻在生灵里，

唤起忧郁的痛苦，

唤起莫名的追悔。

哦，我的美人儿，

我不时在各种话语，

获得对你的美妙认识。

在你的面前，这个外表不过是美的堆积，

这个外表不过是个毫无生气的泥雕。

我不时觉得，

你的外表现在决不能把你取代，

它摇摇欲坠颤抖不休。

它灿烂欢笑隐含着你的泪水，

你那满盈的泪水，

有时好像要撕破帘幕，

滚滚直下。

你起初想用迷人幻象外衣，

在亲证者面前产生迷惑；

然后你应把内心光亮，

没有修饰的赤裸真实显示。

那个真实在你处的何方存在，

请你给予我这个真实，

我就渴望那个赤裸的真实。

我身上的真实，

你高兴地来把它取走。

那种相会将是永无倦意。

亲爱的，

你的眼里为何泪水直流？

双手掩住的脸面为何激动不安？

我难道使你增添了无比痛苦？

亲爱的，

不要揣摩我的话语，

把它搁在一旁吧！

你的销魂的美貌就是我功德的圆满。

我不时可在和煦春风里，

谛听到穿过青春的朱木拿河畔的音乐，

这就是我的最大造化。

我的痛楚就在这里，

它是比我的幸福还幸福，

它是比我的希望还大的希望，

它是比我心灵还大的心灵，

因为它就好像是心灵的痛楚。

亲爱的！

第十场

[玛德那、伐森特、花钏女。

玛德那　今晚是最后一夜。

伐森特　今晚一消逝，

你躯体的美，

将回到春天的永恒库房。

你鲜红的嘴唇，

将把阿周那的亲吻遗忘，

变成无忧树里的温柔芬芳花蕾；

在百朵洁白无瑕茉莉花里，

你将获得新的身体形态；

而在新的觉醒，

你将把前生如梦幻般的往事抛弃。

花钏女　啊，天神，伐森特神，

请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今晚的最后时刻，

像行将熄灭的残火发出最后光亮，

让我临近死亡的外貌放出最明艳的光彩。

玛德那　你的那个请求可以实现。

朋友伐森特将用生命激情，

唤醒南风，

让疲惫不堪的流速缓慢的源泉，

再次欢畅奔腾。

今天我将用自己的五支箭，

把夜色的沉睡穿破，

用享受之河的涛水，

把相亲相拥的两位情人浸透。

第十一场

[最后一夜。阿周那、花钏女。

花钏女（披着斗篷）

我主，

甘醇喝干了吗？

在我无可匹敌的绝伦艳美里，

包含着多少芬香，

盈满着多少甜蜜，

你却把它们品饮完了？

还剩有什么？

你还想要什么？

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已被吸吮光了。

一切该是结局了吗？

不，不，我主，

不管是好抑或坏，

剩下的所有一切，

今天我都把它们奉献，

作为你脚前的我最后礼物。

我最亲爱的，

只要你因此感到心满意足。

我经历了巨大亲证，

从天堂的森林里，

采撷了美丽的鲜花，

供奉在你脚下。

倘若膜拜已结束，

花儿若已凋谢，

那么我的主，

请你下令，

我把这个已毫无价值的花枝，

扔掷到庙外去。

（花钏女显出原来的男装）

现在请你用满意欢乐的眼光，

把你的服务者仔细察看！

我的主，

我不如膜拜的花儿

那般甜蜜，

那般柔和，

那般艳美。

我身上，

有缺点，

有优点，

有罪孽，

有德行。

天晓得，

我显得多么可怜，

又显得多么饥渴。

我是个旅客，

在大千世界的道上，

行行复行行，

衣服褛褴污垢，

双脚被荆棘刺伤淌血。

我到哪儿获取花儿的优美，

我到哪儿获取暂短生活的无瑕光辉？

但我给你的，

一颗坚贞不渝的充盈温柔的女人之心。

痛苦与欢乐，

希冀与恐惧，

羞惭与袒露，

充盈着一位女人胸怀。

她躺在泥土芳香的土地怀里，

多少迷惘，

多少痛楚，

多少情怀，

在她身上消融。

这颗心尽管有限，

但它是完美的，

它是高洁庄严的。

倘若花儿的芳香已耗尽，

请你仔细观察，

自己永恒的女侍者！

（太阳升起，花钏女揭开自己面纱）

我就是花钏女，

拉琼德拉国王的女儿。

你也许记得，

就是那天在萨勒西湖畔的湿婆庙，

你看见了一位佩戴金饰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子，

但她是位没有姣容的女子。

天晓得，她那张毫无羞耻的嘴里说些什么，

她以男人模样向男人礼拜求爱。

你不屑一顾拒绝了她。

你做得对，

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遇到那样平凡相貌的女人，

当时懊伤把那个可怜女人心刺痛。

我的主，

我就是那个女人；

然而我也不是那种女人，

她是伪装的，

不是真我。

春神洒下恩泽，

给我一年的最华丽的外貌，

欺骗的伪装却把英雄慑服，

使英勇的人春心荡漾，

心满意足。

我现在决心不做那种女人。

我是花钏女，

我既不是女神，

又不是普通平庸女人；

我又不是让膜拜尊敬的女人，

我更不是随便让人豢养，

而后又被人唾弃的那种女人。

倘若在危难的坦途上，

你把我放置在你身边，

倘若在纠缠不清的思虑里，

让我成为你的参谋；

倘若在你的自己重誓里，

允许我成为你的助手，

成为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

那时你将会把我真正认识。

倘若我腹里怀孕着你儿子，

我将精心把他培养成才，

让他成为第二个阿周那，

送还到你的脚前。

那天你将把我真正认识，

我最亲爱的！

我是花钏女，

我是拉琼德拉国王的女儿，

今天我在你脚前留下了这些请求！

阿周那　我最亲爱的，

今天我的生命得以圆满。

一八九二年

牺牲

倪培耕　译

前言

我把这个剧本奉献给那些英雄们。当战争女神要求人类付出牺牲时，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主张和平。

第一幕

第一场

[一座寺院。王后姑娜娃蒂、祭司勒柯帕迪、寺院侍者吉叶·辛赫、国王戈温德·马利盖、乞女阿帕尔娜。

姑娜娃蒂　我的天母，我的天母，

我不知什么地方把你触犯！

你把孩子赐予乞妇，

她却因生活困苦，

把自己怀里的孩子出卖；

你把孩子赐予淫妇，

她却慑于社会的谴责，

把腹胎里孤立无援的生命杀戮。

天哪！

我尽管充任一国的皇后，

天下臣民官兵在我足下匍匐，

但我只能在怀里把生育渴求揣着。

我主！

让我能有一次用自己胸脯把婴儿抚触；

让我在自己生命里感受一个

更心爱生命的躁动；

让我用胸膛、双臂、目光，

把一座充满勃勃生气的鸟巢筑成，

让我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在鸟巢里颤动。

在光亮的世界里，一双大眼将第一次睁开，

把我惊奇地瞧望；

在我怀里他头一个光灿的笑容将显露；

他无言语的唇边将把无名状的欢乐荡漾！

天母，

我犯下什么弥天大罪，

把我从圣母的天堂逐出？

（祭司勒柯帕迪上）

唉，我的主母，

我始终如一把你虔诚膜拜，

任何罪孽我没有故意犯下，

我夫君身体犹同湿婆般圣洁；

然而难近母女神竟以莫须有罪名，

你把我的立足地置于无孩墓地！

勒柯帕迪　谁能把主母的游戏猜透！

她似是铁石心肠的石头女，

欢乐与悲哀随她意愿决定。

忍耐吧，孩子！

我们今日将以你的名义膜拜，

只要主母欢愉，

今朝你定会获得神的恩泽。

姑娜娃蒂　今年我将亲自奉上祭礼。

我起誓，

主母娘娘若赐予我子女，

我将年年岁岁向她供奉

一百头水牛，三百只羊羔。

勒柯帕迪　膜拜的礼钟敲响了，

孩子，现在该准备了！

[俩人下。

[国王戈温德·马利盖、乞女阿帕尔娜、寺院侍者吉叶·辛赫上。

吉叶·辛赫　大王陛下有何吩咐？

戈温德　一位可怜小姑娘心爱的小羊羔，

听闻被人抢来宰杀，

作为祭品向主母供奉。

难道主母会用圣洁之手，

把沾满鲜血的贡物欣然接受？

吉叶·辛赫　大王陛下，我怎能晓得，

随从们从哪儿取来兽礼，

向女神膜拜。

（转向乞女阿帕尔娜）

唉，你为什么如此悲恸哭泣？

宇宙母亲高兴亲自把它取走，

难道为此流泪会给你增光添彩？

阿帕尔娜　谁是你的宇宙母亲？

难道我的孩子能认识她？

它没有母亲，

它无法知道自己的母亲。

我若是回家迟了，

它不啃草，

咩咩叫着把我的归路眺望，

我一回家，

便把它抱在怀里亲抚，

我把讨取的食物分摊给它同吃。

我若说真话，

我却是它唯一的母亲。

吉叶·辛赫　大王陛下，

我若把自己生命一部分献出，

能够把小羊羔救出，

我将心甘情愿去做。

但主母已把它取走，

天哪，

我现在怎能使它回转？

阿帕尔娜　主母早已把它取走了？

彻头彻尾的谎言！

兴许哪个女妖把它吞噬。

吉叶·辛赫　嗤！嗤！

如此亵渎神明的话，

不许从嘴里吐出！

阿帕尔娜　主母，难道你把一个一贫如洗的女人的全部财富抢夺？

大王陛下若偷盗，

我听说站在地上面的宇宙之王将加以制裁，

主母若从事偷盗，

谁来把她制裁？

大王陛下，请告诉我——

戈温德　女儿，我哑口无言——

尘世为啥那么痛苦不安？

寰宇为啥那么残杀流血？

谁能把详情对我诉说！

阿帕尔娜　鲜血从石阶上淌下，

斑斑血迹到处显露。

难道是我爱的鲜血？

天哪天哪，我的孩子！

你不知几多哭啼把我呼唤，

它的心惊恐万分，

焦急恐慌的目光，

朝四周张望寻觅，

我的小生命求救的悲哀呼唤，

为何没有穿过聋者世界，

直扑我心岸激起反响？

吉叶·辛赫（对着女神像）

主母，我从诞生就对你虔诚膜拜，

我至今无法明白

你播下的幻觉。

当听到小生命令人心碎的哀鸣，

人类之母的心竟然无动于衷！

阿帕尔娜（对侍者吉叶·辛赫）

你倒不是铁石心肠的无情人，

你亲眼目睹我的悲痛，

泪水从你脸上簌簌滚下。

你赶快把这座寺院抛弃，远走他乡，

请原谅我，我曾经把你当成罪人。

吉叶·辛赫（对着女神像）

哦，湿婆神之女！

在你的庙宇里何等崭新的音乐响起，

从可怜怯弱的生命中发出惊恐战栗的声音；

虔诚者之心以空前的痛苦，焦急不安；

哦，女主，

我现在抛弃这座寺院，将投奔何方！

哪儿是我的庇护栖息地？

戈温德（走到稍远处）

庇护处就在爱的驻地。

吉叶·辛赫　但爱在何方！这爱没有显现。

哦，女主，请你到我的小屋栖息，

我今日起誓，

我将把客人作为女神化身，加以膜拜。

[吉叶·辛赫和阿帕尔娜下。

第二场

[宫廷会议厅。国王戈温德·马利盖、祭司勒柯帕迪、王弟那卡什特利拉叶、统帅那因拉叶、首相、众朝臣。

[众朝臣站立候着。

众人　国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勒柯帕迪　我从王国仓库里取来祭礼。

戈温德　从今年起，寺院里牲口祭品禁止供奉。

那因拉叶　牲口祭品禁止供奉！

那卡什特利拉叶　好吧！牲口祭品严禁供奉！

勒柯帕迪　难道我在做梦；

在梦里把这惊人之语听闻？

戈温德　我的主，这不是梦！

我曾经生活在梦里，

今朝我终于醒悟。

主母以女子身份降临人间，

向我诉说，

她对生物的流血无法忍受。

勒柯帕迪　她迄今怎能一贯忍受？

千年来她把生物之血饮用，

她今日为何突然宣称不满？

戈温德　但她从未把鲜血来饮用，

你们在她面前使血流成河，

女神转过脸深感不悦。

勒柯帕迪　大王，你在胡说些什么？

望你好生三思行事，

你此话把经典法律违背。

戈温德　女神的旨意胜于一切经典。

勒柯帕迪　一个纯粹的迷惑，

愚昧者盲目的骄傲！

唯你听到了女神圣旨吩咐，

我祭司怎么听不到其音讯？

那卡什特利拉叶　对，对，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相，你持什么意见？

这可是多么令人百思不解，

祭司大人竟然没有听闻到！

戈温德　女神的旨意每时每刻在人世间回荡！

唯有聋子才会充耳不闻！

勒柯帕迪　陛下，一位固执的不信神的人，

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善者！

戈温德　祭司！时间正在消逝，

现在你该去把寺院事务照看。

沿途你要广为宣传：

“利用膜拜生物之母名义，

在我特利布拉国度从事生物杀戮，

我将给予强行驱逐的惩罚！”

勒柯帕迪　这就是你的最后决定？

戈温德　是的，这就是我的决定。

勒柯帕迪（起身）

那可是灭顶之灾！

你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昌德巴尔（奔跑而来）

哦哟！留步！留步！

祭司，你正在说什么！

戈温德　昌德巴尔请坐！

祭司请继续把你想说的话讲完！

心灵痛苦减轻后再把事务照料。

勒柯帕迪　你心里以为女神是特利布拉国的臣民，

你就有权对她实现自己的统治？

你就有权把她享用的祭品剥夺？

陛下请勿要忘记，

你没有如此能耐。

我现在将以主母捍卫者的面貌出现。

[下。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请宽恕臣下的勇气，

你有什么权力唾弃主母享用的祭品？

昌德巴尔　统帅请安静！

首相　大王陛下，你下达了这个不可置疑的决定，

这个决定难道不可能被撤回？

戈温德　首相，现在不撤回，

在这个国度里现在刻不容缓，

把这个灭绝人性的罪恶消灭！

首相　罪恶难道拥有这么长的寿数？

向女神献祭品是流传千古的典礼，

这个典礼也能被称为“罪恶”吗？

[国王沉默不言地思索

那卡什特利拉叶　对，首相，你的话完全正确，

难道千年古风能被定为“罪恶”吗？

首相　我们祖先一直虔诚地维护这个千古传统，

侮辱这个遗风，就是对他们的侮辱。

[国王陷入沉思之中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请仔细寻思，

它世世代代获得了千百万虔诚者的尊敬膜拜，

你难道有权朝夕间把它废除？

戈温德（长长叹了一口气）

首相，去向人们宣告命令：

“从今日起禁止祭品供奉！”

首相　禀告陛下，

皇后供奉的祭品快到寺院门口，

今日祭祀典礼即将开始。

戈温德　把祭品退回去！

[国王下。

首相（惊愕）

这究竟怎么啦！

那卡什特利拉叶　唉，首相！

这种结局我早已料到。

我听说摩羯陀寺院里没有这种祭祀典礼，

现在摩羯陀人[3]和印度教徒之间差别已不复存在！

昌德巴尔，请说说该怎么办，

你干吗沉默不言呢？

昌德巴尔　我是个怯懦的卑微者，

缺乏那种大智大勇品性，

我将不假思索把国王命令执行。

[众人下。

第三场

[寺院。侍者吉叶·辛赫、乞女阿帕尔娜、祭司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　主母，这里只有你和我，

长日里没有谁来寺院参拜。

白日慢悠悠消逝，

其间仿佛觉得谁在把我呼唤，

但唯有我独自在你身边守护。

[剧院后台响起歌声。

歌曲（1）

世上旅者独自行走，

谁把世间道路指引。

吉叶·辛赫　主母，你的幻影多么美妙奇特！

它给人类以生命，给神祇以生灵！

现在你却缄默无言，

纹丝不动，

一旦倾听到你子孙的呼唤，

你就觉醒过来，

就生动起来。

[唱着歌儿的阿帕尔娜上。

阿帕尔娜（唱）

歌曲（2）

世上旅者独自行走，

谁把世间道路指引？

不要害怕，不用惊惧，

活泼大蜂正把芬芳的

迷惑散布！

世上旅者不定徘徊。

世上旅者独自行走，

谁把世间道路指引？

吉叶·辛赫　难道永远只身孤影？

南风若不缓缓吹拂，

花香若不轻轻递送，

四周若不掀开疑惑，

幸福欢乐，在何处？

光明道路在何方？

阿帕尔娜你晓得，

你说谁是“孤独”？

阿帕尔娜　我是洞察一切，

我带着充实的心坐等着，

渴望给予施舍，

但我内心虚空无着落，

无人前来领受我的施礼。

吉叶·辛赫　正如混沌初开时，

创造神是无比孤寂的！

你说得完全正确，

这生活似乎是无比广阔，

然而它越是无垠，越是空寂，越是无意义。

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

我仿佛觉得你也是孤寂的，

我从这里发现，

你比贫穷人还穷困，

你仿佛正在寻觅夺取你所拥有一切的人，

你为此在所有不幸人的门槛徘徊。

我多少日夜在四处流浪乞讨，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群，

我瞧望着多少张表情变幻的脸孔——

人们认为我仅仅为了乞讨，

他们于是远远地洒以少许同情。

但是我哪儿都无法获得无形的他，

倘若今天获得了他，

我就会忘记自己的赤贫。

吉叶·辛赫　真实施主以布施身份，

朝着贫穷人方向在地上陡落。

正如乌云化作大雨从天空倾泻，

女神化作人在荒野降落，把爱洒向人间；

穷人与施主，神与人，那时刻都是平等的。

你瞧，我的导师正朝这儿蹒跚而来。

阿帕尔娜　我去寺院深处把身藏，

我对婆罗门向来诚惶诚恐。

他的目光严厉尖锐！

他的额头坚硬恍如寺院石阶！

吉叶·辛赫　坚硬？不错，

但这种坚硬成为生物与无生物的

一所坚固的庇护所，

犹同世界的创造者。

（阿帕尔娜下。勒柯帕迪上，吉叶·辛赫为他端上洗脚水）

师尊！

勒柯帕迪　滚开，滚开！

吉叶·辛赫　我端来了水。

勒柯帕迪　把水搁下。

吉叶·辛赫　要衣服穿？

勒柯帕迪　谁要衣服！

吉叶·辛赫　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

勒柯帕迪　又是那句话！

谁说你犯了大罪！

严重的迦梨时期[4]在这个世界上降临，

权力像日蚀一般把婆罗门神来吞没！

今日王位在祭坛面前使自己的头颅高高扬起！

天哪！迦梨时期众神何等孤立无援！

你们也像朝廷谄媚者在大王命令面前低头屈从？

天哪！毗湿奴，你也张开四肢把阴谋施展？

难道魑魅魍魉又在兴风作浪，把天堂掳掠？

难道众神在地狱四处窜逃把身藏？

如今妖魔与人类联合一起，在整个世界傲视一切，享受生活馈赠！

不见神灵显现，但还有婆罗门在，

今天王权和王位像祭祀劈柴一般在婆罗门愤怒祭祀火堆里燃烧！

（慈爱地走近吉叶·辛赫）

孩子，今天我对你十分粗鲁，

今天我内心异常纷乱。

吉叶·辛赫　我主，发生了什么事？

勒柯帕迪　发生了什么事？

我能说什么呢！

天堂之母含垢忍辱，

我能用嘴道出？

吉叶·辛赫　谁把主母来侮辱？

勒柯帕迪　戈温德国王自己！

吉叶·辛赫　是国王？

把谁侮辱了？

勒柯帕迪　侮辱了谁？

把你和我侮辱了，

把所有经典，所有时空侮辱了，

把最高时空的统治者迦梨女神侮辱了！

国王今天坐在低贱王座上，

把所有一切都侮辱了，

他以极端忌恨心情把对主母的膜拜祭祀加以禁止！

吉叶·辛赫　一切都是戈温德·马利盖干的？

勒柯帕迪　是的，是的！

就是你的国王戈温德肆无忌惮地把一切都侮辱了，

就是你心里至高无上的，

芸芸众生的帝王对一切都加以蔑视侮辱！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从童年起，我把你抚养长大，

花了多少心血，多少慈爱，

今天你却爱戈温德胜于我！

吉叶·辛赫　我主，卑微的沉醉的婴儿

在父亲怀里坐着，

把手伸向天际把圆月摘取。

父亲是我的神，是我的天空，

戈温德国王只不过是小小月儿！

我饶舌什么呢！

现在我听到了什么？

国王下令禁止对主母祭祀供献！

谁能服从他的命令？

勒柯帕迪　不服从者将受到被驱逐的惩罚。

吉叶·辛赫　我主，在禁止对主母膜拜的国度里

被放逐不算什么惩罚，

只要我生命存在，

我将完成对主母的祭祀供献膜拜。

[俩人下。

第四场

[内宫。姑娜娃蒂王后、女侍从、戈温德·马利盖国王、勒柯帕迪祭司。

姑娜娃蒂　你说什么？

我王后的祭品从寺院门口被遣送回！

他身上生有几个脑袋？

你告诉我，谁那么胆大包天？

女侍从　我没有说出他姓甚名谁的勇气。

姑娜娃蒂　你为什么没有这个胆量？

你说需要什么胆量能告诉我？

你怎么怕他比我还多三分？

女侍从　王后，请宽恕奴婢！

姑娜娃蒂　昨日傍晚我仍是一国王后，

直至昨晚女奴们向我唱赞歌，

婆罗门向我洒下祝福，

手下人双手合十听我吩咐。

难道一夜之间全部生活规律被弄颠倒？

主母今日不能领受膜拜，

王后的尊严被销毁！

难道特利布拉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国？

快把祭司叫唤！

[女侍从下。戈温德上。

姑娜娃蒂　国王陛下，您曾否听到？

我的牲口祭品从主母寺院被退回！

戈温德　我晓得，王后！

姑娜娃蒂　您已知道？

那么您为什么对这种狂妄举止不加以阻止？

您故意忍受对王后的这种侮辱！

戈温德　亲爱的，请你把他宽恕，

你可是天下宽恕的偶像。

姑娜娃蒂　您的龙体是同情的象征，

但您对这种侮辱默许容忍，

双手合十不是怜悯的表现，

而是怯懦的表露！

您被怜悯迷惑而变得软弱无能，

您若不亲手给以惩处，

我就出面施以严厉制裁。

请告诉我这个罪人是谁？

戈温德　这个罪人就是我，王后！

没有其他罪恶，

给你蒙受痛苦，

这就是我的罪过。

姑娜娃蒂　大王陛下，您胡诌什么？

戈温德　从今日起在我这国度里，

禁止以神的名义对活物的戮杀。

姑娜娃蒂　谁下达的禁令？

戈温德　主母娘娘自个儿下达的。

姑娜娃蒂　谁听见这个禁令？

戈温德　敝人听见了。

姑娜娃蒂　敢情您听见了？大王陛下，

我听了忍俊不禁，

女神降临王国门槛，

把自己的意愿来宣布！

戈温德　王后，请先别见笑！

主母自己降临，

把她子孙心灵里的痛苦来唤醒，

这可不是主母的意愿！

姑娜娃蒂　大王陛下，请留住自己这些话别再出口！

你的王国在寺院外面，

寺院里你的命令不通行，

请不要在那儿发号施令。

戈温德　这个命令不是我的，

主母娘娘下达的。

姑娜娃蒂　您怎么晓得？

戈温德　在昏暗的烛光世界里，

有一个地方是黑暗的。

灯火可以照亮一切地方，

但它无法把自己黑暗消除。

人类的智慧正如“灯烛下的黑暗”，

布施照亮到什么地方，

自己疑惑的阴影也紧步随着。

而当知识从天堂里降落，

疑惑片刻就驱逐得无踪影，

现在我心里不存有一星半点儿的疑惑。

姑娜娃蒂　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带着自己的无虑待着，

请不要把我的路挡住，

我带着自己膜拜的祭品，

奔赴主母的门槛处。

戈温德　王后，我无法把主母命令超越。

姑娜娃蒂　我也无法把自己说的话推翻，

我曾在主母面前宣过誓，

我根据她的经典礼仪，

对她进行供奉膜拜。

供奉主母三百只小羊，一百头水牛，

大王陛下，请您走开，走开！

戈温德　听从你的命令。

[国王下。

[勒柯帕迪上。

姑娜娃蒂　祭司尊者，我的膜拜祭品，

从主母门槛处被退回。

勒柯帕迪　女王陛下，被退回的祭品，

不是你的，

主母娘娘的膜拜祭品今日被退回！

女王陛下，穷人乞讨来的供奉祭品不比你的祭品少。

但遭到灭顶之灾的是，

主母的膜拜祭品被退回！

国王骄傲的无限膨胀是最大的毁灭，

它把走近女神门槛的膜拜者统统阻拦住，

它把世上王权界限来超越，

它用愤怒发红的眼睛，把女神的虔诚者来监视。

姑娜娃蒂　祭司尊者，现在将会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

勒柯帕迪　唯有女神难近母了如指掌，

我只晓得，王座的阴影落在

主母娘娘的门槛上；

那个高傲王座犹如喷泉四溅

向空中飞逸而去。

世世代代，祖先父王凝视着天空，

把王国的尊严高高扬起，

直刺云霄。

但如今一霎间，

王国的尊严被雷电击燃，

燃烧成一坯灰烬。

姑娜娃蒂　主，怜悯我们吧，

垂怜赐救我们吧！

勒柯帕迪　是，是，我一定设法把你拯救。

在天堂和人间，

一个强有力国王扩展着

自己的统治，

而你就是这位强劲国王的王后！

国王使天上众神，人间婆罗门，

无以复加地受辱唾弃！

他把迦梨时期的婆罗门统统加以鄙弃！

现在婆罗门的诅咒在何方？

婆罗门的智慧才干变得迟钝无用，

它今朝像毒蝎把自己心灵蜇伤，

婆罗门的依赖是多么虚假！

[他企图折断自己的圣线。

姑娜娃蒂（阻止他折断圣线的企图）

我的神，你在干什么！

安静些！

我的主，请在无辜者身上洒以同情之甘霖！

勒柯帕迪　哦，我的主，

把婆罗门应有的权力归还吧！

姑娜娃蒂　我将把婆罗门的一切权力归还，

我的主，去吧，

去寺院从事膜拜，

现在在你的膜拜里决不会有任何障碍。

勒柯帕迪　王后把膜拜的懿旨下达，

众神从你纯洁的凝视里感到心满意足，

你的懿旨恢复了婆罗门的智慧，

人们将对你感恩戴德，

直至神真正显灵。

[勒柯帕迪下。国王上。

戈温德　我亲爱的，

你愤怒的面孔，

正把整个世界的全部光明，

全部幸福消融！

我为此带着近似癫狂心灵，

回到你的身边，我的女神。

姑娜娃蒂　走开，走开，不许你回到王国九重深宫，

不要把诅咒带进这块净土。

戈温德　我亲爱的，

你的爱可把诅咒来消解，

你的同情可把不幸化为乌有，

爱若从贞妻心灵中消遁，

诅咒就会在夫君家里永驻，

那时我将弃家远走。

姑娜娃蒂　你走开，现在不许回来，

再也不要在我面前露面。

戈温德　当你想念我，

我就回来，我的皇后！

[国王欲下。

姑娜娃蒂（伏在国王足上）

请宽恕我，宽恕我，我主！

您竟变得如此残忍无情，

您竟鄙视女人的自尊扬长而去？

我最亲爱的，您知道吗，

我的爱装扮成愤怒来显示？

好吧，我服输，

我因自己自尊把自己侮辱，

请宽恕我！

戈温德　我最亲爱的，

信念一旦从你那儿升起，

这个生活桎梏就会被折断。

亲爱的，我深知，

乌云是暂时的，

太阳却永恒照耀。

姑娜娃蒂　乌云转瞬即逝，

造物主的闪电回到自己的归宿，

云开天晴，

永恒的太阳升起，

把永恒的荣耀唤醒，

整个世界又将获得无畏，

瞬间的噩梦将被遗忘。

请您发出这样的命令！

婆罗门将重新把权力归己，

女神又将开始取得膜拜祭品。

让王权又寻觅到大地的归宿，

那儿狂妄的权力将受到限制。

戈温德　损害宗教职责不是婆罗门的权力，

无辜“生物的流血”不是主母的祭品，

国王和婆罗门对维护神的圣旨负有同样的职责。

姑娜娃蒂　我在您足下匍匐，

诚恐诚惶向您乞讨，

望主垂怜赐救！

自古以来的习俗，

像自由清风永恒飘动着，

它不是国王的私有财富。

你的王后双手合十，

以全体臣民的名义向您乞求开恩。

亲爱的，请您把爱的呼唤来接受！

造物主也会对您实行宽恕，

当您曾经对爱犯有拒之门外的过错。

戈温德　这难道合适吗？女王！

我如何更好地向你把我心意表述？

我独自要同成百上千的人——

卑微私利、暴力傲慢、盲目无知、

古老的饮血的野蛮陋俗——战斗，

我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回到家，

渴望吮吸从女人心灵流淌出来的甘露。

但那儿为什么没有同情的甘露？

家里应该有爱的纯洁之水流淌，

但为什么家与血河沆瀣一气呢？

哪位魔鬼使血泉漂流，

致使虔诚和爱被鲜血浸透！

残忍的流血屠杀，

在富有同情心的美女生命里，

烙上了血腥的印记！

难道我不该去把这种流血的陋俗阻拦？

姑娜娃蒂（双手捂脸）

好，好，您走吧，

您离开我走吧！

戈温德　哦，王后！

职责是严酷的！

当您转脸不予理会。

[国王下。

姑娜娃蒂（哭泣着）

天哪，我这个可怜的女人，

你迄今把何等模样的迷惑，在自己心里抚育！

毋庸置疑，今朝任何请求，任何乞怜和自尊都无济于事。

嗤嗤，无法怀孕的妇人，

如何向夫君把自己的尊严显示；

你铭刻的自尊只能被尘埃埋葬！

命运熊熊燃烧，

“女皇”的尊严烧成灰烬！

爱情的游戏徒劳枉然，

婚嫁的哭泣无济于事。

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的位置——

在尘土里把自己头颅低垂；

抑或像青蛇把蛇信吐出，

把自己的凶残面貌显示！

第五场

[寺院。一些臣民。

纳巴尔　先生，你的三百只羊和一百头牛在哪儿？

这儿连壁虎被割断的尾巴踪影都不见！

所有车队鼓手跑到哪儿去了？

四周一切寂静无声！

我可是解囊花钱来观看膜拜祭祀，

我竟然得到如此惩罚！

格莱什　请瞧，你站在寺院面前，

请别把如此亵渎的话语从口中说出！

主母娘娘得不到祭品，

主母娘娘醒觉，

把你们一个个抓住，

往自己的肚里塞满填饱！

哈鲁　请说，去年你们这些老爷在何方？

当时王后娘娘立誓祭祀供奉，

难道你们脚被针刺入？

谁都没有来把膜拜祭祀观看。

那时高姆迪河[5]被血染红！

现在你们却像品行恶劣的人涌来，

当主母娘娘的膜拜被禁止。

我恨不得把你们一个个逮住，向主母娘娘供献，

以把我心头怨恨消除。

庚海亚　喂，老弟，你可别假装发火。

难道现在我们连张口说话的嘴都没有？

不然，我们干吗乖乖站着，

洗耳恭听你的话！

哈鲁　兄弟，你说得完全正确，

我真有些生气光火，

那天有人说了“坏蛋”之类话，

她若再往前多说一句话，

抑或把我身体触碰，

我就——

纳巴尔　好，好！我们去瞧瞧，

谁的骨头里究竟有多少力量！

哈鲁　走吧，你不晓得，

这儿的长官就是我的表兄弟！

纳巴尔　把你的长官与舅舅一块带来，

我不让你的长官头脑清醒，不叫纳巴尔！

哈鲁　你们大家听到了吧！

格莱什和伽奴　不要吵嘴了，

走，回家去。

今天感觉不好，

结束这种调侃吧！

哈鲁　这种调侃是我舅舅的调侃！

我长官父亲大人的调侃……

格莱什和伽奴　去你的，

你与你舅舅一块去见阎王吧！

看那边，谁来了？

[众人下。

[勒柯帕迪、那因拉叶、吉叶·辛赫上。

勒柯帕迪　统帅，难道你对主母娘娘也不虔诚？

那因拉叶　谁有对我如此说话的胆量！

我出身于虔诚的望族。

勒柯帕迪　好啊，好啊，

你是主母娘娘的仆人，

你是属于我们的人。

那因拉叶　祭司，

我就是主母娘娘虔诚的仆从。

勒柯帕迪　好啊，

虔诚将使你永垂不朽，

虔诚将使你臂力增添不可战胜的力量，

虔诚将使你的刀刃无比锋利，

虔诚将给你万钧般的分量，

虔诚将在你心坎里永驻，

使你的地位荣誉能与天公媲美。

那因拉叶　婆罗门的祝福不会付诸东流。

勒柯帕迪　统帅听着，

你聚集起自己全部力量，

奉献在主母娘娘的脚上，

把主母的叛逆者彻底消灭！

那因拉叶　教父，您下达命令！

谁是主母娘娘的敌人？

勒柯帕迪　戈温德·马利盖。

那因拉叶　我们的国王？

勒柯帕迪　带着自己的军队，

向他发动进攻。

那因拉叶　呸！这个罪恶的建议！

我主，你难道想把我考验？

勒柯帕迪　这就是对真实的考验。

你是谁的仆从，

现在就以此进行考验。

不要有其他担忧，

不要踌躇不前，

现在没有时间了。

女神的命令，

犹如毁灭的号角响彻着！

今天要把全部的桎梏粉碎。

那因拉叶　我没有任何忧虑，

我没有任何踌躇。

主母委我重任，

我将坚定不移地履行这个重任。

勒柯帕迪　赞美你，赞颂你的无畏胆识！

那因拉叶　我竟是主母娘娘仆人中的如此恶棍，

她因此对我下达这样的命令，

我将成为国王信念的破坏者！

宇宙之母自己站在心灵信念的力量上，

她怎么亲口指示，

捣毁我不可动摇的坐毡？

倘若今朝国王遭到厄运，

明儿女神将会愤然离去；

人性恍同建筑在沙滩上的宫殿，

轰然倒塌，

消失得无影无踪。

吉叶·辛赫　赞美您统帅，赞颂您统帅！

勒柯帕迪　肯定要赞颂的，

但你脑瓜怎么还迷糊！

国王已经成为主母娘娘的逆子叛臣，

哪儿还存有他信念的束缚？

那因拉叶　无谓争论有何裨益？

我不想陷入理智的旋涡。

我知道，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信念道路。

无知卑贱的仆从将永远从那条笔直道路行走下去。

[下。

吉叶·辛赫　教父，为何事忧心忡忡，

我们依赖自己的信念从事工作。

还害怕谁？

军事力量有什么作用？

武器算什么东西！

只要他肩负重任，

他就有完成重任的力量，

我们果真是主母娘娘的真实仆从，

我们就将始终如一对主母膜拜。

教父，走，

让我们把主母的大鼓擂起，

把普天下的臣民呼唤，

把寺院大门打开。

哦，大家快来！

向无畏顶礼膜拜！

大家无惧无畏地来吧，

你们都是主母娘娘的子孙，

臣民们快来啊！

[吉叶·辛赫和勒柯帕迪下。

[臣民们上。

阿卡鲁尔　哦，我们一块走啊，去祈祷！

众人　主母娘娘万岁！

哈鲁　来吧，主母娘娘的子孙，

举起双手跳舞唱歌！

歌曲（3）

圣母陶醉地跳舞，

我们紧随她跳舞！

陶醉的圣母向四周散布黑暗，

火焰在她红色舌头上燃烧，

飞蛾慌乱地扑向灯火，

眼看着它们向死亡奔去。

她的黑发在空中飘拂，

太阳惊恐地在何方藏匿，

血流从她黑石般肢体下淌出，

三界的人神鬼在她足下战栗。

圣母陶醉地跳舞，

我们紧随她跳舞！

众人　圣母娘娘万岁！

格莱什　现在没有什么可惧怕！

伽奴　哦，南方的人群逃向何方？

格莱什　那些小子无法忍受主母的威严，向四处逃窜。

哈鲁　不仅仅是主母的威严，

我也给他们恫吓，

那班小子吓得尿屁直流，

如今他们小心翼翼行动。

阿卡鲁尔兄弟明白吗，

一听到我表兄弟达帕达尔的名字，

那班小子吓得面如土色！

阿卡鲁尔　那天，我们的尼达依严厉地对他们训斥，

有一位脸相犹如麝香鼠，

他跳出来回答。

我们的尼达依说：“喂，你这

小子快给我滚开！

你南方人怎么知道北方事儿！”

听后，我们笑得前俯后仰。

格莱什　尼达依有副菩萨心肠，

但舌战中谁也甭想把他战胜。

哈鲁　尼达依活佛是我的姑父！

伽奴　你们听一下他的话，

尼达依在何时成为他姑父？

哈鲁　你们总在我的每句话里找碴，

好吧，不是我的姑父，而是你的姑父，

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勒柯帕迪和吉叶·辛赫上。

勒柯帕迪　听说军队正开来，

吉叶·辛赫，你拿起武器，

坚守在这儿。

你们大家也一块过来，

在这儿坚守。

大家联合起来把寺院保卫，

我分发给你们武器。

格莱什　武器！

武器有何用？祭司大人。

勒柯帕迪　国王军队正朝这儿开拔过来，

为了禁止向主母娘娘膜拜祭祀。

哈鲁　军队正往这儿开来？

我们大家得快离开！

祭司大人，向你致以跪拜礼！

伽奴　我们人单势薄，

军队即将开到，

我们能做什么？

哈鲁　大家什么都能做，

但军队抵达后，

这儿还会留有我们待的地方？

不用说战斗，

我们插足之地将在何方？

阿卡鲁尔　不用饶舌了，

没有瞧见，

祭司大人愤怒得全身战栗！

好吧，祭司大人只要一声令下，

我们将去召唤自己家人一块儿来。

哈鲁　对，这完全正确。

我也带自己表弟来，

但现在事不宜迟。

[大家都想溜走。

勒柯帕迪（愤怒状）

你们大家都站住！

吉叶·辛赫（双手合十）

教父，让他们走吧，

这些蠢人因害怕牺牲生命而颤抖，

他们死亡之前早已死了。

我是主母娘娘的唯一战士，

我有千军万马的力量独自战斗，

没有必要携带武器，

放胆怯者走吧。

勒柯帕迪（自言自语）

那个时代已经消逝，

现在需要武器，

只有虔诚并不顶用，

（向吉叶·辛赫）

拿住祭品，吉叶·辛赫！

膜拜活动将开始。

[外面传来奏乐声。

吉叶·辛赫　教父，不是军队，

王后的牲口祭品正朝寺院运来。

[王后、随从和臣民上。

众人　哦，不用任何惊惧！

不是军队，

而是主母的祭品正送来。

哈鲁　军队似乎已获悉消息，

我们在这儿聚集。

现在军队已没有勇气朝这儿赶赴。

伽奴　祭司大人，王后娘娘送来了祭品。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快安排祭祀活动。

吉叶·辛赫　教父，一切准备就绪。

勒柯帕迪　以我的名义请亲王那卡什特利拉叶快马加鞭赶到这儿。

[吉叶·辛赫下。

[臣民们跳舞唱歌，戈温德·马利盖国王上。

戈温德　你们从这儿离开，离开！

勒柯帕迪把牲口祭品拿开！

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

勒柯帕迪　没有听到。

戈温德　那你不是这国度的人！

勒柯帕迪　我就算不是这国度的人！

但我待的地方，

国旗正从国王手中滑掉，

王冠在大地尘埃里失落，

你们是谁，国民们，来啊！

把供奉圣母祭品朝这儿带来！

[鼓乐又齐鸣。

戈温德　停止你的一派胡言乱语！

（向他的侍从）

统帅在哪儿，快把他叫来！

唉，祭司，

你最终迫使我把军队动用，

把寺院包围。

召集军队举动使我感到羞愧，

臂力让我一次次痛苦地回忆。

勒柯帕迪　背教者，

难道你果真这样认为，

迦梨时期婆罗门神威已不复存在？

你由此铤而走险下了赌注？

不，婆罗门神灵依然在人间光照，

从内心燃烧的火焰，

将把你的王座烧成灰烬！

不然，我将把全部经典，

婆罗门的全部自尊，

千千万万尊虚假神像，

投到内心燃烧的火堆中去，

将它们烧成灰烬！

今朝你已不配“大王陛下”称号！

你将永远不会把今日的耻辱忘记！

[那因拉叶、昌德巴尔上。

国王（对那因拉叶）

统帅，请率领军队在这里守卫，

严禁生物的祭祀！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乞望对这卑贱的下人宽恕，

在女神寺院里大王仆从也无能为力。

大王的八面威风在哪儿伸延，

我们也如影儿一样把您跟随，

但……

昌德巴尔　统帅请留步，

灯焰只在一个地方滞留，

但它的光亮却能向远方辐射，

大王陛下的意愿抵达到哪儿，

我们也将随之抵达那儿。

戈温德　统帅，请停步！

你对我的命令存有怀疑。

职责与非职责，损害与利益

一切都由我来承受。

你的职责，

仅仅应把我命令执行。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

我心灵对这些话不予认同，

我确是您的仆从，

但我也是个人。

我有理智，有职责，有国王，

但我也拥有神。

戈温德　那么你现在把所有武器放下，

昌德巴尔，从现在起你是统帅。

现在你同时肩负起两个职务，

你带军队把寺院保护，

以免寺院被血玷污。

昌德巴尔　大王陛下，我一定把大王命令执行。

戈温德　那因拉叶，请把自己武器向昌德巴尔缴付。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

我为啥要把武器对昌德巴尔缴付，

你祖先把这把宝刀对我祖先托付，

你若想收回，亲自取回吧。

唉，先辈们，

你们在天堂栖息，

请你们做证人，

我们始终以巨大努力

勇敢使用这把祖传宝刀，

像维护祭祀神火一般，

维护着对国王的忠诚；

今朝这把宝刀毫无玷辱，

我将向国王把它完璧归赵！

昌德巴尔　兄弟，请把我的话仔细听明白。

那因拉叶　呸！

住嘴！

大王陛下，我现在告辞！

[鞠躬离去。

戈温德　朝廷的事务里怜悯没有任何位置，

神的职责全部落在卑贱人身上，

天哪，职责实现是多么艰难！

勒柯帕迪　婆罗门的诅咒正获得成功，

值得信赖的心灵缓缓地远走他乡，叛教者站立的地方眼看着正往下陷落。

[吉叶·辛赫上。

吉叶·辛赫　祭祀活动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祭品都送到！

戈温德　是给谁的祭品？

吉叶·辛赫　大王陛下，您在这儿！

请把我的一个恳求倾听，

大王陛下，请收回您高傲的命令，

作为人不应把圣母遮蔽。

勒柯帕迪　呸，吉叶·辛赫！

你在谁的脚上匍匐？

起来，起来！

你把我作为自己的导师，

你的头颅就只有在一个地方——我的脚上低垂！

蠢人，抬起头，

往这儿瞧，在我足下匍匐，

把宽恕重来乞求。

逝去日子多么可怖，

你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

寄望予大王的命令，

我们才能对女神进行祭祀？

在这儿把这些祭品留下，

就在这儿膜拜！

我倒要瞧瞧，

国王的高傲存在到何时日。

吉叶·辛赫快走，

从这儿跟我一块离去。

[勒柯帕迪和吉叶·辛赫下。

戈温德　难道在这世上不存在谦和？

唉，我的主母！

日夜在您脚下行走的人，

至今没有获得这个教诲，

他们是多么卑微孤立！

他们吸吮了您的威严，

在自己心里，语言里，行动里，

把多少妄自尊大注入！

[国王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寺院。勒柯帕迪、吉叶·辛赫、那卡什特利拉叶。

那卡什特利拉叶　教父，您为何把我叫来？

勒柯帕迪　昨晚，女神托梦对我诉说，

你将成为这个国度的国王。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将成为国王！

嗨，嗨，嗨！

你在胡说什么？

我将成为国王，

你在制造一条新闻！

勒柯帕迪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

你将成——为国王。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完全不敢置信，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勒柯帕迪　女神托梦完全是真的，

你将获得加冕，

不要有任何置疑。

那卡什特利拉叶　不用任何置疑？

我若没获得加冕，

那……

勒柯帕迪　你连我的话也不相信？

那卡什特利拉叶　祭司大人，我不是完全不信，

倘若命运不济，

没有获得加冕，

那——

勒柯帕迪　这断然不可能。

那卡什特利拉叶　断然不可能？

祭司大人，我们等着瞧，

一直到诺言出现。

在我登基之前，

一定把首相驱赶掉，

他一直对我监视，

他好像是我父亲的长辈！

我对他十分惧怕，

明白吗，祭司大人？

我将封你为一国之首相。

勒柯帕迪　我对首相位置蔑视。

那卡什特利拉叶　那我将委任吉叶·辛赫为首相，

您若洞察一切，

请把一切指明，

我何时登基成为国王？

勒柯帕迪　女神渴望饮吸国王的鲜血。

那卡什特利拉叶　女神对国王的鲜血渴求？

勒柯帕迪　你首先要把国王的鲜血献上，

那时你就能成为国——王。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从哪里获取国王的鲜血？

勒柯帕迪　女神想喝戈温德·马利盖的血。

那卡什特利拉叶　女神想喝他的血！是真的吗？

勒柯帕迪（对吉叶·辛赫）

镇静些，吉叶·辛赫，不要激动。

（对那卡什特利拉叶）

明白个中原委吗？

听我指教——

秘密地把他杀害，

把他滚烫的鲜血带来，

在主母娘娘足上把鲜血奉献。

（中间停了一下）

吉叶·辛赫，你若不能镇静，

就到什么地方躲藏一下。

那卡什特利拉叶，明白吗？

这是女神的吩咐，

在五月的深夜，

她想喝国王的血！

你们俩是皇族亲兄弟，

你哥若获救，摆脱厄运，

你的血就成为对圣母祭祀的血，

迦梨女神渴望饮血，

现在已没有思考时间了。

那卡什特利拉叶　祭司大人，你的建议是多么可怖！

我不需要加冕登基，

让国王的血在他身体内驻留，

我对我现在处境心满意足。

勒柯帕迪　不行，不行！

你现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法获得自由，

你必须去把国王的血取来，

这是女神对你的命令。

那卡什特利拉叶　祭司大人，你说吧，

我该如何行动？

勒柯帕迪　你随时准备着，

当我下达命令，

你应该很快执行，

在行动实现之前，

你必须守口如瓶，

好吧，现在你走吧。

那卡什特利拉叶　啊，主母娘娘，

比海还深的痛苦！

[那卡什特利拉叶下。

吉叶·辛赫　今朝我亲耳听到了什么！

大慈大悲的主母娘娘，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你的命令？

弟弟亲手把哥哥杀戮？

你可是宇宙之母！

教父，你把如此酷令称为主母的圣旨？

勒柯帕迪　还有什么其他法子，请说？

吉叶·辛赫　方法？

教父，什么方法？

谁的方法？

天哪，可怕的责难！

主母，你手上不是有尚方宝剑？

你盛怒时不是可以把霹雷施放？

你为了实现“意愿”，

还要到处寻觅其他方法！

还要像盗贼一般藏在地下凿壁洞？

这是什么样的罪孽！

勒柯帕迪　孩子，

你知道什么是善恶？

吉叶·辛赫　我可是从您那儿知晓一切的。

勒柯帕迪　孩子，你过来，

我再给你一个教诲，

世上实际没有什么善恶之分。

谁是谁的兄弟？

谁是谁的亲朋？

谁是谁的陌路者？

谁说过杀戮是罪过？

整个世界就是一座屠杀寓所。

难道你不晓得，

每个瞬间，

世上千百万生物往死亡口里走去，

这是谁的幻影游戏？

这世间的尘土被杀戮的血浸透，

每一步蹂踏，

千百条蠕虫被碾死，

难道它们不是生命？

年迈的湿婆神用血的字母，

在世界书页上，

不间断把生物的短暂历史书写。

森林里存在着杀戮，

尘世里有着屠杀，

鸟巢里存有杀戮，

虫穴里有着残杀，

深邃的海洋里存在凶杀，

碧蓝的天空里有着厮杀，

杀戮的游戏到处进行着。

为生存而杀戮，

为游戏而杀戮，

有无为的杀戮，

有非本愿的杀戮，

整个世界为逃避杀戮的惩罚，

在与生命搏斗里屏息静气地跑着，

它一刻也没停止奔跑，

犹如小鹿在猎虎猛追下奔突。

迦梨女神似永恒精灵巉石站立着，

她伸出渴求饮血的红色舌头！

在她手托永恒钵里，

生命血流从世界四面八方流入，

宛如从葡萄里挤出的汩汩汁水。

吉叶·辛赫　我的主，请不要说了，

够了，请停止，停止，停止！

天哪，女魔鬼，女骗者，

你步入没有母亲的世界，

装扮成主母娘娘，

怀着饮血的贪婪。

天啊，在毫无保护的鸟巢，

嗷嗷待哺的雏鸟怀着希冀，

把母亲归途痴痴盼等。

贪婪的乌鸦飞到巢边，

盲目的雏鸟用焦急嗓音，

把母亲来呼唤。

单纯的可怜雏鸟，

在嗜血如命的老鸦啄击下，

把自己柔软的小生命丧失。

你那举止犹同老鸦那样残忍！

慈爱、怜悯、爱惜，

一切都是虚假！

唯一真实是无休止的杀戮！

但为什么从乌云罗网中，

瓢泼大雨往蒙受痛苦煎熬的大地胸脯上倾泻？

为什么从坚硬的岩石缝隙里，

渗透怜悯的溪水往荒漠大地上消去？

为什么姹紫嫣红的鲜花，

在荆棘丛生中争斗竞放？

我主，你在把我欺骗！

你想看到我对母亲的虔诚，

我将剖开胸膛取出心血，

您可把我心血的祭品在主母脚上奉献。

您看，

主母，她因着我爱的坦然而狞笑着！

真的，主母你就是铁石心肠的女魔！

主母你就是我心歌颂的女吸血鬼！

主母你想把我的心取走？

主母你将在这一生中把子孙生命消灭？

难道我用矛箭把我心刺穿，

让这子孙血从心脏中流淌出来，

你就觉得那么有滋有味？

哦，我的母亲，

你确是铁石心肠的女魔！

教父，你在把我呼唤？

你这个阴谋诡计，

我如今全然明白，

你为渴求虔诚者的血，

把他的心撕裂。

主母的慈爱在你所制造的苦痛上倾洒，

这里幸福比痛苦胜百倍！

但国王的血！

嗤，嗤！

主母是位虔诚者的拯救者，

你却称她为渴血者！

勒柯帕迪　那么停止祭品供奉！

吉叶·辛赫　停止祭祀！

不，不，教父，

您一切世故熟知，

不会良莠不分。

“经典”的法规不是单纯的虔诚者法则，

眼睛不能从自己光中见到什么，

光只能从天际而来。

我主，乞望给我宽恕！

宽恕我这个奴仆的鲁莽，

宽恕我在痛苦冲动下的迷乱胡语，

我主，请告诉我，

女神果真想品饮“国王的血”？

勒柯帕迪　唉，孩子，

末了你对我也不信任？

吉叶·辛赫　不信任？

不，从来没有对你动摇过信任！

我若把你背弃，

我信任将在何处驻足呢？

犹如毗湿奴大神脱离毗湿奴神自己的头颅，

由于虚无他将在虚无中消失。

迦梨女神若想品饮国王的血，

我亲自取国王血奉献，

决不能让兄弟之间残杀。

勒柯帕迪　孩子，神的指示决不会成罪孽！

吉叶·辛赫　那就是积德，

我就将获得那个善德。

勒柯帕迪　我也就如实对你讲述，

孩子，我爱你胜过自己生命，

从襁褓起，我以比母爱还多的慈爱，把你抚育长大，

我不能忍受丧失你的痛苦。

吉叶·辛赫　我不会使“罪恶”的阴影，

投落到那个慈爱上，

我不会使“诅咒”的烙印，

在那个慈爱上镂刻。

勒柯帕迪　好，好，这些事往后放一下，

明儿我们再把这些事敲定。

[俩人下。

第二场

[寺院。阿帕尔娜、勒柯帕迪。阿帕尔娜哼着歌进场。

阿帕尔娜（唱）

歌曲（4）

哦，世界臣民听着，

我斋戒者在你门槛前站立。

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在哪儿？

在哪儿，吉叶·辛赫？

寺院里不见任何人影。

是谁在那儿站立，

哦，原来是纹丝不动的雕像！

缄默不语，丧失感觉站立着，

你竟然把世界的整个财富鲸吞！

世界瘦骨嶙峋的穷光蛋到处流浪，

他们来到你脚下把自我奉献！

但你究竟对他们有何意义？

你像守财奴把他们在寺院底下埋葬，

让他们躲避开这穷困世界的所有烦恼？

吉叶·辛赫，那石头神像给你什么幸福？

她能对你说什么话？

她能在你心的深奥器皿里，

夜以继日把什么样慰藉甘露灌注？

唉，斋戒之心，

你在谁的关闭门槛上安坐？

歌曲（5）

哦，世界臣民听着，

我斋戒者在你门槛上伫立，

观望着幸福的集会，

死亡的优美游戏。

生灵独自把死亡战胜，

不用耗费半个铜板。

财富的圈套引来不堪痛苦，

我整日把秘密的芦笛来倾听。

[勒柯帕迪上。

勒柯帕迪　你是谁，在这寺院里滞留？

阿帕尔娜　我是女乞丐，

吉叶·辛赫在哪儿？

勒柯帕迪　哦，你这个女恶魔，

你立刻走开，

离这座寺院远远的！

你整日把这座寺院缠绕，

痴心妄想把吉叶·辛赫从圣母身边夺走。

阿帕尔娜　难道圣母惧怕我？

我惧怕她，

她可别把我所有一切吞噬。

（阿帕尔娜唱着歌下）

歌曲（6）

财富要死亡，

生命要死亡，

为啥又要开始杀戮的战斗？

仿佛雷电不时闪耀，

心灵眼睛打开着。

我一直把甜蜜芦笛吹奏，

唱着“走吧，不要停留”。

把兽性面具抛掉，

这里痛苦弥漫着，

鱼儿在水里口渴。

唉，世界臣民听着！

第三场

[寺院前的道路。吉叶·辛赫、勒柯帕迪、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　把思虑罗网撕开，

把疑惑迷团消除，

行动胜于思虑的地牢，

不管它是多么残忍，

多么粗鲁！

行动有个尽头，

虑惧没个边际，

它像蒸汽变幻莫测；

它越是从四面八方把道路寻觅，

道路越是到处隐匿不见。

“一”肯定胜于“多”，

教父，你就是真理，

你的教诲就是真理，

你暗示方向就是真理道路。

“杀戮”不是罪过，

“同室操戈”不是罪孽，

“杀戮国王”不是罪恶！

这就是教父的真理，

善与恶纯属子虚乌有，

这就是真理。

把忧虑消除，

把自我烦恼遁去，

从心里把理性思维剔除。

（突然转向路人）

弟兄们，你们正往哪儿走去？

难道庙会正在尼什布尔举行？

下贱的舞女正在狂舞？

我也随同你们前往。

（自言自语）

在这大地上有着何等欢乐！

这儿的人们无忧无虑，

尽情欢乐地歌舞。

身体优美线条在四周摇曳着

犹同河水的涟漪层层涌现。

所有人无忧无虑，

尽情欢乐地从四面八方涌来，

歌声喷泉向高处飞溅，

欢笑声响的涌泉向四处奔流，

仿佛大地的华丽幻化成光彩夺目的形象，

跳着优美欢畅的舞蹈！

我也抵达了那儿。

（唱）

歌曲（7）

谁把我施舍领走？

我将自己身心生命献上。

我将把自己完全充实，

把日常事务遗忘，

让心灵尽情欢乐。

谁把我一块儿带走，

生命与生命交融。

你置身于什么样的形式市场，

你大步流星走在世界道路上，

我大汗淋漓紧随后面追赶，

看到众人充满欢笑脸容，

我由衷心花怒放。

旅者把一切阻碍打破，

就在今日你把我掳走，

心灵重负在所有家门口落上，

瞬间百川向大海疾迅汇合。

在这世上人们熙来攘往，

谁与谁相识？

哪位兄弟拥有尊严，

哪位嘴唇把微笑绽开，

在他的生命里就有甜蜜和声响起。

谁在把我呼唤，

“我认识你，与我一块结伴同行？”

你是谁，你是人上人，

引起这生命对他奉献。

谁把我施舍领走？

我将把自己身心生命献上。

[阿帕尔娜从远处进场。

吉叶·辛赫　谁，阿帕尔娜！

你为什么在远处伫立，

你目瞪口呆地倾听，

吉叶·辛赫今天把歌唱！

一切都是虚假，

一切都是欺妄，

我由此而戏谑狂笑，

我为此而放声歌唱！

请瞧！

人们由此无忧无虑，

从道上悠闲地行走，

由此对这一琐碎之事而嬉笑而惊奇，

无数姑娘因此精心梳妆打扮，

叮当作响在道上蹒跚行走。

倘若“真实”存在，

为什么会显现这样情况？

这里如此欢乐怎么会轻易地漂流？

那时在毁灭的土地上，

人们不安哭泣，

因着无可名状的痛苦，

惊愕地成为哑巴至绵绵无期。

芦笛若真的因痛苦而哭泣，

阿帕尔娜，

芦笛将会断裂，

它的音乐将会是无言无声。

一切都是虚妄，

因而其中充满着欢乐，

游戏在墓地怀里静坐，

歌声在痛苦身边安睡，

日常事务在残忍虎豹利爪下进行；

“真实”若存在，

这样怎么会可能发生呢？

对，阿帕尔娜，

我与你都没有一丝真实，

明白这个真理，

你就会欢乐幸福。

今朝，你为什么抬起惊奇柔顺的眼睛，

对我目不转睛地凝视？

女友，来吧，

我俩一块从这世界上走向永恒，

犹如两片小小云朵在虚空里飘游。

[勒柯帕迪上。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

吉叶·辛赫　我不认识你，

今天我走向自己盲目溪流里，

任它东西漂游，

正如千百万旅者在自己道上行走；

你是谁，叫我停步！

不，不，

你走开，走开！

我也将离去。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

吉叶·辛赫　面前笔直道路伸延，

我手托乞钵，

携带自己女乞友

一块在笔直道上行走。

谁曾经说过，

王道是世上最艰难最曲折之路！

我如何行走，

一旦日子行将结束，

我将抵达生命的最后刹那。

思想和行为，争辩和探究的罗网，

不知消失到何方！

我把卑微且疲惫人的诞生，

托付给大地的怀抱。

自己拥有的二三天生命期限，

二三天里的迷误和恐惧，

欢乐和痛苦，

心灵渺茫的希冀，

衰弱且破碎生活的重负，

一切都托付给永恒时间，

然后我将获得深沉休憩。

这就是世界！

经典法则有何用？

教父教诲有何用？

（惊愕了一会儿）

我主，父亲，教父！

我正胡言乱语什么！

我仿佛在做白日梦！

这就是那座寺院，

它像一场绵绵冬雨冷酷地直泻着，

它像残酷粗暴的现实屹立着。

我的神，什么指令？

我没有把自己职责忘掉，

我记得“该做什么”！

（亮出凶器）

擎着这把发出寒光的匕首！

我从内到外把你命令记忆，

永远鲜活地保持！

我主，还有别的命令吗？

勒柯帕迪　把这个姑娘从寺院里驱赶，

女孩子，我知道你的幻术。

（转向吉叶·辛赫）

吉叶·辛赫，就在现在把她驱赶，

把她驱逐得远远的！

吉叶·辛赫　我把她驱逐？

她像我那般穷困，

在寺院庇护所栖息；

她像我那样孤立无伴，

她像无刺的花卉那么无瑕；

她漂亮，天真，温柔，

她忧伤而胆怯。

我将把她从寺院里驱赶？

我主，我将驱赶，驱赶，

我将把你的指令执行！

走，走，走开，阿帕尔娜，

从这儿离开，走！

怜悯，仁慈，抚爱，

一切都是虚假！

一切都是幻影！

去死，去死，阿帕尔娜！

倘若世界外面什么地方，

你不拥有任何东西，

那也不完全确切，

你还拥有令人垂怜的死亡，

走吧，阿帕尔娜，

你从这儿走开吧！

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你也走吧！

你抛弃寺院离走吧，

我俩一块走，

不管天涯海角……

吉叶·辛赫　我们一块离去，

这是不是一场梦！

我曾经明白梦是什么，

这个世界就是梦，

我因此快活地欢笑，

我因此幸福地歌唱。

但这可是现实，

现在你别提及任何欢乐之事，

现在你别显示人心的诱惑，

在现实的牢狱，

我仅仅是个囚徒！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

这不是甜言蜜语的时刻，

现在刻不容缓，事不宜迟，

把这个女妖驱逐！

吉叶·辛赫　走开，阿帕尔娜！

走，走，离开这儿！

阿帕尔娜　我为何要离开？

吉叶·辛赫　这难道是你女人的尊严？

阿帕尔娜　现在我女人自尊亘古享有。

吉叶·辛赫，

你的痛苦远胜于我的全部痛楚，

你的痛苦远胜于我的全部骄傲，

你现在没有丝毫的自尊。

吉叶·辛赫　那么我离开，

当你在这儿盘桓，

我不愿瞧见你的脸容。

走吧，阿帕尔娜，走吧。

阿帕尔娜（对勒柯帕迪）

残忍的婆罗门，

让你的婆罗门德行去见鬼吧！

我这个低贱的女人，

把你来诅咒，

吉叶·辛赫决不会就范于你的桎梏，

你的罪恶桎梏永远也不可能把吉叶·辛赫套住！

[下。

勒柯帕迪　孩子，抬起头，

现在听我说。

我的爱，我的生命，

难道在我心里不存在对你似海深的爱？

我是你终生的保护者，

除外我还想索取什么？

稍纵即逝的幻影骗局被拆穿，

你为此而感到无比痛苦？

吉叶·辛赫　够了，我主，

现在您不要再把慈爱之言唠叨。

我心里只存有职责！

慈爱犹如大地上的蔓藤花叶，

生长，枯萎，

开花，凋谢；

它如同一场场新梦，

周而复始地消失。

冷酷无情的石塔夜以继日

在大地上矗立，

压在我心灵绵绵无期的重负！

[下。

勒柯帕迪　天哪！吉叶·辛赫，

我一直用力量、圈套，

对你做了多少亲证，

但总没有把你的心赢得！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始终无法猜透。

[下。

第四场

[寺院庭院。臣民们。

格莱什　老兄，你瞧瞧，

这次庙会不如从前熙熙攘攘，人山人海。

阿卡鲁尔　当今庙会怎会人声鼎沸？

如今印度教王国已不复存在，

莫卧儿帝国已取而代之！

主母娘娘的祭祀已被禁止，

人们来庙会干什么？

伽奴　兄弟，我们的国王已把理智丧失，

我觉得他的头脑越来越发昏。

阿卡鲁尔　倘若他头脑发昏，

他一定被鬼魅纠缠，

不然他为什么把祭祀禁止？

格莱什　兄弟，不管你说什么，

如今这个国度的祥和已不复存在。

伽奴　祭司大人亲口说过，

三个月内，瘟疫将蔓延，

国家将被毁灭。

哈鲁　谁说要三个月，

正如我发现的征兆，

三天都难以维持。

你们没有发现，

我兄弟玛桃已病了两年半，

至少能凑合活着，

但一旦祭祀停止，

他马上咽了气。

阿卡鲁尔　妙哉，妙哉！

他已经死去三个月了！

哈鲁　老兄，三个月不错，

但他可是在今年死去的。

琼达默利　喂，不用提他的事，

就拿我侄子做例子吧，

谁能料到他会暴死？

他连续三天发烧！

当他还没吃那医生丸药，

他眼皮就翻转，一命呜呼！

格莱什　那天，默吐尔市场的货栈失火，

烧得精光，一头小羊也不剩。

琼达默利　喂，这些芝麻绿豆小事有什么好吹嘘。

你们没有看到，

今年稻米价格是多么低廉，

谁都不过问。

谁知道，今年农民该是多么倒运！

哈鲁　静些，静些，

瞧呀，国王正在走来。

一大早，见到国王阴沉的脸，

真不晓得，今日将如何打发，

走，我们大家趁早从这儿溜之大吉！

[众人下。

[昌德巴尔和戈温德上。

昌德巴尔　大王陛下，请您小心警惕。

我眼观八方，耳听四面，

突发事的任何蛛丝马迹，

都逃避不过我的耳目。

我亲耳听到，

有一个谋杀你的秘密计划正在酝酿。

戈温德　谋杀我？

谁想把我谋杀？

昌德巴尔　我不敢对你诉说，

我怕那残酷信息

比真刀真枪，还要厉害地刺伤你。

戈温德　昌德巴尔，不用犹豫害怕，

请如实告诉我。

国王的心随时准备忍受打击，

谁密谋要把我杀害？

昌德巴尔　亲王那卡什特利拉叶。

戈温德　那卡什特利拉叶？

昌德巴尔　大王陛下，

我亲耳听到的，

勒柯帕迪和那卡什特利拉叶，

在寺院里把这件事密谋筹划。

戈温德　哦，我的天！

毕生的坚固亲骨血肉维系。

顷刻间就要烟消云散。

昌德巴尔　他们要取你的血，

在女神脚上供奉。

戈温德　哦，对女神祭献？

这里没有那卡什特利拉叶的过错。

我一切都明白了，

人类多少次以神的名义，

把自己的人性丧失。

去吧，去做你的事。

不用害怕，

我将警惕戒备。

（昌德巴尔下。国王对女神石像致礼）

女神，我不拿鲜血，

我取鲜花把您供奉。

我心里只存有虔诚，

不是杀戮、恫吓，

只有虔诚、膜拜。

主母，在这世上，

怯懦的人是如此孤立无援。

强者是如此冷酷残忍，

自私者是如此无情无义，

贪婪者是如此可怕狰狞，

无知者是如此狂妄自大；

骄横者把弱者放在自己脚下践踏；

慈爱者在异常细柔枝头上垂挂，

一经自私抚触，

他们即刻脱落入土。

主母，您若也举起刀子，

伸出流血的舌头，

四周一切将陷入黑暗之中。

今日兄弟反目，同室操戈，

今日妻室反君，同床异梦，

今日视友朋为敌，血流成河，

人类休息养身之地，被鲜血玷污。

今日杀戮成为积德，

怜悯心被洗劫一空！

主母，现在没有把自己伪装卸下！

难道现在还不到时候？

难道现在你还以毁灭面目出现？

他正从四面八方举起刀，

向我头颅上方挥舞。

难道这种情况就是你所企盼？

倘若可能，我愿以血祭奠，

愿血腥屠杀顷刻停止。

杀戮国王！兄弟残杀兄弟！

它将给全体臣民的心灵以打击，

世上所有兄弟的生灵将为之哭泣！

我的血将把怀有杀戮的主母伪装揭去，

让女魔原形毕露！

倘若这就是你的同情法则，

那就让它这样兑现吧，

你的愿望即将会圆满！

[吉叶·辛赫上。

吉叶·辛赫　迦梨女神，请说，

你真想喝国王的血？

请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快说，现在就说，

你亲口说，

以人的语言说，快说！

你真的要喝国王的血？

从后台传来声音　我要喝国王的血！

吉叶·辛赫　那么国王陛下请向家神祈祷，

你的最后时刻即将来到。

戈温德　吉叶·辛赫，

你怎么啦！

谁让你说触犯王规的这番话？

吉叶·辛赫　难道您没有亲耳听到？

当我向女神询问："你真的要国王的血？"

女神亲口说："我要喝国王的血。"

戈温德　吉叶·辛赫，

女神什么也没有说！

勒柯帕迪装成女神声音说的，

你没有听出他的熟悉声音？

吉叶·辛赫　躲在阴暗角落，

勒柯帕迪装作女神声音说的？

不，不，

我现在将不会从一个疑惑坠入

另一个疑惑。

一旦我抵达岸畔，

竟不知道谁把我推进漩涡中心，

他一定是个制造疑惑的魔鬼。

他现在不可能，

无论是教父还是女神，

结果都是一样。

[拔出匕首，又扔在地上。

戈温德　静听你孩子的哭泣，

主母，请你拿取鲜花！

主母，拿取鲜花！

我匍匐在你足下向你致敬，

作为祭品的鲜花将使你满足。

现在没有祭祀的血，

现在没有杀戮的血。

我的主母，

献上如血一般殷红的古苏姆花；

人类子孙血腥屠杀给大地带来痛楚，

而鲜花仿佛感受到大地这种

慈爱般的痛心疾首，

它们冲破大地母亲胸怀为爱而竞放。

主母，请您把它们领走吧，

您应该接受它们！

我不因把您的愤怒来触犯，

而感到担惊受怕，退缩畏惧，

我将不把祭血奉献。

你的双眼充满血腥愤懑，

我对此不介意，不害怕；

你举起弯刀利剑，

带领自己的队伍。

我对此不介意，不害怕！

[下。

吉叶·辛赫　发生了什么，天哪！

女神，教父，

我已在一瞬间，

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埋葬，

在世上我现在已一无所有！

[勒柯帕迪上。

勒柯帕迪　我已听到一切，

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一切都毁于一旦。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

你干下了什么勾当！

吉叶·辛赫　我主，请把我惩罚！

勒柯帕迪　一切都让你毁了，

你把梵天诅咒从半途撤回，

你把教父教诲胆大包天违背！

女神的命令付之一炬，

视自己理智比谁都高明，

你就这样把我一生慈爱债务偿付！

吉叶·辛赫　父亲，给我惩罚！

勒柯帕迪　我给你什么样惩罚？

吉叶·辛赫　索取我生命的惩处！

勒柯帕迪　不，你将领受比它还要大的惩罚，

向女神致以触脚礼，发个重誓！

吉叶·辛赫　我向女神致以触脚礼。

勒柯帕迪　现在你起誓说：“我将取国王的血，

在斯拉万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把国王的鲜血在女神脚上供奉！”

吉叶·辛赫　我把国王的鲜血取来，

在斯拉万月的最后一个夜晚，

把国王的鲜血在女神脚上供奉！

勒柯帕迪　现在你走吧，

主母将赐予你万钧的力量。

第三幕

第一场

[寺院。众人、勒柯帕迪、吉叶·辛赫。

勒柯帕迪　你们大伙为什么来这儿？

众人　我们大伙为瞻仰女神而来，

为把女神瞻仰而来！

勒柯帕迪　好，好，

你们要把女神瞻仰？

迄今你们还有雪亮眼睛，

明白祖先们的幸运！

如今这儿哪儿有女神？

女神把这个国家抛弃离去，

你们大伙能把女神在哪儿安置？

女神已经离去，已经离去。

众人　大人，您说些什么！

我们将面临灭顶之灾！

我们犯了什么过错？

尼什达利尼　我的外甥病了，

昨日没能来这儿膜拜敬献！

高次尔敦　数日前我把两头羊准备，

向女神贡献祭品，

这期间国王对牲口祭品严禁，

我有什么过失呢？

哈鲁　哦，兄弟们，请看肯塔玛登，

他对女神发了进献誓言，

随即又对女神食言背叛。

女神因此对他加以惩罚，

他脑瓜胀得如小鼓，

已六个月卧床不起，

这是罪有应得的报应，

他尽管是我们的大人，

也不能对女神欺骗！

阿卡鲁尔　你们大伙要安静，

不要无谓的喧哗。

好吧，祭司大人，

请告诉我们，

女神为什么要离去，

我们犯了什么过失？

勒柯帕迪　你们连一滴血也不能对女神供献，

这难道就是你们虔诚的表现。

大多数人　国王有令，

我们能怎么办？

勒柯帕迪　谁是国王？

难道主母宝座比国王宝座低下？

倘若你们这样认识，

你们簇拥着国王，

在无女神的国度里居住。

我倒要瞧瞧，

国王如何把你们来保护。

[众人惊慌一团，窃窃私语。

阿卡鲁尔　大家安静，不要作声！

祭司大人，

孩子若有什么闪失，

妈妈将给他以处罚。

但妈突然拂袖离去，

这仿佛不是妈的合乎情理的举止。

现在请祭司大人告诉我们，

我们做什么能使主母回来？

勒柯帕迪　只有当你们国王弃国出走，

女神才能踏入这个国度。

（大伙呆若木鸡，面面相觑）

你们想瞻仰女神吗？

请随我过来！

你们从很远地方，

怀着巨大希冀，

赶来瞻仰女神。

现在我向你们显示女神形象。

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瞧望。

[寺院大门渐开，显示神像背部。

众人　这怎么搞的！

女神的脸在哪儿？

阿卡鲁尔　哦，不幸的人们！

主母转脸不理人！

众人　哦，女神娘娘！

转脸过来，主母娘娘！

转向我们伫立，主母娘娘！

转过来站住，

请宽恕孩子的过错，主母娘娘。

主母娘娘您在哪儿？

我们一定请您回来，

我们绝对不把您弃离。

我们不需要国王。

让国王滚开，

让国王去死！

[吉叶·辛赫走到勒柯帕迪身旁。

吉叶·辛赫　我主，我不能说一句话吗？

勒柯帕迪　不行。

吉叶·辛赫　难道没有怀疑的任何理由？

勒柯帕迪　没有。

吉叶·辛赫　难道我被迫相信所发生的事？

勒柯帕迪　是。

[阿帕尔娜上。

阿帕尔娜（走到吉叶·辛赫附近）

吉叶·辛赫，过来！

快离弃寺院，快走！

吉叶·辛赫　我的心正在破碎。

[勒柯帕迪、阿帕尔娜、吉叶·辛赫下。

[国王上。

众人　乞望大王陛下保护，

对我们大家垂恩乞怜，

保护我们芸芸众生，

让主母娘娘回来！

戈温德　孩子们，请听我的话，

请大家注意倾听。

你们这个要求也是我的祈愿，

我以生命起誓，

我为主母娘娘回来殚精竭虑。

众人　大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祝您万寿无疆！

国王　我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难道不是从母胎中诞生？

你们在自己柔软心里一定感受，

母亲慈爱甘霖沐浴。

那么请你们说说，

母亲难道不在这儿吗？

世上最伟大的、最古老的、

最神圣的东西就是母爱。

在创造的最初刹那，

母爱就被唤醒，

独自低垂着眼睛坐着，

把年轻世界在自己怀里拥抱；

今朝古老母爱也那般安详坐着，

俨然一尊忍耐的雕像。

她把多少叛乱杀戮忍受，

她把多少痛苦悲伤忍受，

她把多少哀愁凄凉忍受，

她把多少凌辱污蔑忍受，

她把多少迫害暴行忍受。

就在眼前，她目睹着，

手足亲情间的流血冲突，

她目睹着，

残酷无情，猜疑忌恨的令人发指情景！

然而母亲把无言痛楚埋在心底，

依然那般安详地坐着，

依然不为所动地为孱弱者敞开自己的胸怀，

依然对普天下孤立无援者敞开自己完整心扉！

今天，我们犯下什么弥天大罪，

那无限慈爱消遁了，

使世界成为永远丧失母亲的孤儿。

孩子们，母亲们，

请你们抛开疑惑明白地说，

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

一些人说　您禁止对主母膜拜祭祀，

您关闭通向膜拜的大门！

戈温德　我禁止血的祭祀，

难道主母对我这种自尊讨嫌？

瘟疫蔓延，

饿殍遍野，

赤旱千里，

血流成河，

难道主母娘娘希望我们陷入那种处境！

每时每刻，

母亲用乳头把孱弱婴儿抚育，

她难道有饮血的贪婪？

你们在自己心里对母亲的侮辱如此容忍，

难道不会给你们终身母爱的记忆，给以沉重打击？

难道你们已经对母亲的怜悯脸容全然遗忘？

主母娘娘吼声道：

“我要饮血，我要饮血！”

哑巴的无援的孱弱生物，

吓得灵魂出窍，浑身抖动，

毫无怜悯心的男女老少，

热血沸腾地狂舞！

难道这就是我们母亲抚育的大家庭？

孩子们，难道这就是母爱的光彩？

众人　我们愚昧透顶，

我们无法知晓那么多道理。

戈温德　你们无法理解！

刚刚坠地的婴儿什么也不懂，

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母亲，

他也晓得害怕。

他懂得，

在妈妈的怀里他将获得无畏庇护；

他知道，

当他饿得嗷嗷乱叫时，

妈妈乳头有着他喝的奶。

当受到某种折磨侵袭，

他会望着慈母的脸，

泪流满面，乞求垂怜。

而你们却不懂这个道理，

坠入把母亲遗忘的迷惑罗网里。

难道你们不明白，

母亲是富有怜悯心的？

难道你们也不明白，

生物祭血是无法对主母膜拜的？

只有爱才能对主母进行膜拜。

你们也不明白，

哪儿有恐惧，

哪儿就没有母亲；

哪儿有杀戮，

哪儿就没有母亲；

哪儿有流血，

哪儿就没有母亲，

哪儿只有母亲的不止眼泪！

我的孩子们，

我如何向你们昭示，

我从母亲的脸上看到的痛苦神情！

我如何向你们解释，

她眼里含有何等的哀愁怜悯！

她眼里流淌着自尊泪水，

责备的泪水！

我若能向你们显示，

你们即刻就会认识自己的母亲。

当母亲以受苦贫穷装扮站在寺院门口，

用自己的泪水把宝座上的污斑洗刷干净，

母亲因我的罪过，

愤然地拂袖离去，

孩子们！

你们曾经对母亲境况深思熟虑过吗？

[阿帕尔娜上。

众人　大王陛下，请瞧，瞧！

请走进里面瞧望，

主母娘娘今日对她子孙规避。

阿帕尔娜（走到寺院门阶）

主母娘娘规避我们！

主母娘娘请到我们大家面前来！

（转动神像）

请看，主母正注视着自己子孙。

众人（齐声说）

主母看着我们啦！

主母娘娘万岁，万岁！

我们的主母娘娘，万万岁！

（众人齐唱）

歌曲（8）

万岁，万岁，主母娘娘万万岁！

我们大家的恐惧烟消云散。

母亲不会甘于把我们抛弃，

母亲不会忍受怀抱孩子的分离。

你的眼睛仿佛扔开了自己愤怒，

对我们的过错给以了宽恕；

你不会把我们足礼的权利剥夺，

你永远不会把我们加以唾弃；

母亲的心灵是怜悯的仓库，

今日我们都感到无比幸福。

万岁，万岁，主母娘娘万万岁！

我们大家的恐惧烟消云散。

[众人下。

[吉叶·辛赫和勒柯帕迪上。

吉叶·辛赫　主人，说真话，

难道这就是您的事业？

勒柯帕迪　不是真的，难道我在说假话？

我为什么怕说真话？

这就是我的事业，

我曾转动了神像的脸孔。

你还想说什么，请说！

今朝你仿佛成为教父之父，

竟然来把我谴责？

你给以什么教训，请给予！

吉叶·辛赫　我不该说三道四。

勒柯帕迪　一点也不想说？

不对我提出什么问题？

你不想把心中滋生的疑惑驱除，

向教父讨取教诲？

你为什么走得那么远？

今朝在教父与门徒心里，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裂痕？

蠢货，听着！

女神真的生气地规避，

但神像的脸因此不会转动，

我们在寺院里杀生流血，

女神把它的血饮喝，

但祭血不会流入神像的嘴里。

女神的愤怒从来不在神像脸上显示，

但我用什么方式向愚笨人阐明？

他们想亲眼目睹平时见不到的东西，

这样他们才能把不真实的视为真实。

蠢人，真实不掌握在你我之手，

现实的神像不是真实，

话语不是真实，

字母不是真实，

雕像不是真实，

思想也不是真实。

真实在哪儿，

谁也说不清，

谁也无法把它掌握，

那个真实以千千万万虚幻的形式，

在四面八方散布，

真实因而用了一个巨大幻影的名字，

它的含义就是巨大虚无。

真实的国王在王国内院待着，

他是千千万万“虚无”代表，

这些虚无向四周奔波。

你把手放在额上坐着三思，

我走了，许多事等着我，

百姓的心已改变。

吉叶·辛赫　波浪拍击着河岸，

它随即被拽回到河心。

没有真实，

什么都不是真实，

一切都是虚无，

一切都是虚妄！

女神不在神像里，

那她在哪儿？

任何地方都没有她，

女神不在任何地方。

一切都是虚无，

你是虚无，

赞美虚无，

祝贺虚无！

第二场

[皇宫一间屋。戈温德·马利盖国王、昌德巴尔。

昌德巴尔　庶民们正在密谋。

莫卧儿军师正为战争朝阿萨姆挺进，

他的军队已兵临城下，

三两天就会进驻这儿。

庶民正密谋把您从宝座上拉下，

庶民已把这个建议传送到军队。

戈温德　让我退位？

他们对我如此不满？

昌德巴尔　大王陛下，

请听听随从的哀求，

残忍的庶民若觉得，

祭上牲口的血为吉祥，

您不妨给他们牲口祭血，

让女魔嗜血愿望实现。

我内心一直感到担惊受怕，

不知何时会发生什么。

乞望这种忧虑即刻消除！

戈温德　我明白，昌德巴尔，

四周充满了恐惧，

但国王职责的重负落在我头上。

大海汹涌可怖，

我应把小舟靠岸。

难道庶民使者已到莫卧儿那边？

昌德巴尔　是，现在恐怕已抵达莫卧儿那边。

戈温德　昌德巴尔，

你即刻就去，

潜伏在莫卧儿本营卧底，

那儿发生的一切事情，

从速把消息送到这儿。

昌德巴尔　大王陛下，

在这儿你千万小心谨慎。

内外充满了大王的敌奸，

处处警惕行事，

我告辞了。

[昌德巴尔下。姑娜娃蒂上。

戈温德　亲爱的，

这个世界异常无情，

这个世界无比虚伪！

内外到处是仇敌。

亲爱的，过来，

坐在我身边一会儿，

带着你的笑容！

用自己充满爱意的眼睛，

朝我凝神注目！

你富有生气地出现在布满黑暗、

阴谋、痛苦的仇恨之上，

宛如皎洁月儿升起在漆黑的夜空上。

亲爱的，你为何沉默不语？

难道这就是思考我罪过的时刻？

我的饥渴心今天像荒野里死亡意识一样，

手端着空空的甘露杯子来到你身旁，

难道你把这个空杯送回？

（姑娜娃蒂下）

她离去了！

天哪，我那不堪负重的生活！

[那卡什特利拉叶上。

那卡什特利拉叶（自言自语）

我到任何地方，

人们都对我唱喏：

“您将成为国——王！”

“您将成为国——王！”

这是件多么令人惊讶的事。

当我独自坐着，

我也听到：“您将成为国——王。”

鹦鹉仿佛在我身畔筑巢，

反复一句话：“您将成为国王。”

好事，我将成为国王，

但难道他们将取来国王的血？

戈温德　那卡什特利拉叶！

（那卡什特利拉叶大吃一惊，猛醒）

那卡什特利拉叶，

难道你想把我置于死地？

你说实话，

你想把我杀害？

难道这件伤天害理之事，

日夜在你耳畔回荡着？

难道你心里隐藏着这个祸心，

却与我笑着谈话？

你一直对我施触脚礼，

你正经地向我祝福，

与我一起修身养性，

那时这个祸心却始终藏在你心里？

想用匕首把我心刺穿？

哦，我的兄弟，

当你最初把脚踩在坚硬的死亡土地时，

我就用胸脯紧紧地把你拥抱；

当主母娘娘把慈爱的心洒在你头上，

使大地虚无而离去时，

我用这个胸脯把你深深拥抱；

而如今你用利剑要把那个胸膛刺透！

我们俩身体内淌着同一条血流，

那条血流从祖辈兄弟血骨里一直畅流着，

而今天你却要撕破这条血管，

让鲜血汩汩从血管里流到地上！

我把寺院大门关闭，

你手执我的宝剑，

向我敞开的胸脯刺去！

使你心愿圆满成全！

那卡什特利拉叶　兄长，乞望宽恕，

赐予我宽恕！

戈温德　兄弟，来吧，

回到那胸膛里。

你要求宽恕，

我在那时就把你宽恕，

当我听到了那个痛苦的消息，

倘若我不能宽恕，

我就是位软弱无能的人。

那卡什特利拉叶　勒柯帕迪向我使出了这个坏主意，

请把我从他手里拯救出来。

戈温德　兄弟，你不用害怕，

你的兄长会把你保护。

第三场

[内宫的一间屋。姑娜娃蒂、塔鲁沃、那卡什特利拉叶。

姑娜娃蒂　我做了应做的一切，

但什么结果也没有捞到！

我原本心里希望，

只要我数日态度生硬，

他会因爱的渴望，

他会束手成为我爱的囚犯。

我内心原存在着多大高傲，

我一直对他不理不睬，

我不与他谈话，

我不掉一滴泪，

我只有无情的愤怒，

一次次对他不屑一顾，

我干了违反女人本能的一切，

但多少日子过去了，

没有任何结果产生。

听说女人的盛怒对男人是一种光泽，

犹如熠熠生辉的宝石光彩一般。

去它的光泽！

我的盛怒要像霹雳，

在这座宫殿上陡落，

让大王从睡梦中惊醒，

让大王高傲碾成齑粉，

让王后的尊严圆满。

我是王后！

为什么产生这个虚假的想象，

虚假的信念！

我是你“心灵的主宰”，

这个咒语为什么每天在我耳畔回荡？

为什么不对我明说，

我仅仅是购来的女奴，

我仅仅是国王的女仆，

我根本不是位女王！

今天我遭受着这个打击，

这个痛苦再也无法忍受。

[塔鲁沃上。

姑娜娃蒂　你去哪儿？

塔鲁沃　国王把我召唤。

[塔鲁沃下。

姑娜娃蒂　这个孩子是国王的掌上明珠！

哦，孩子！

你把这个坐毡窃取，

这个坐毡原应归于我子女，

而我的宝宝没有降世，

你乘虚把他们的父爱夺去！

你捧着棕榈叶杯，

国王心灵的甘露把它来斟满！

王子一旦降生，

难道他将把你的祭品获取！

迦梨女神，主母娘娘！

你是多么不公平，

您的游戏，您的创造，

它们是多么不可思议！

主母娘娘！

在您众多的游戏与创造里，

赐予我一个小宝宝！

我的主母，

只要把一个小男孩投入我怀里！

您想要什么，

我就把它供奉在您足上！

（那卡什特利拉叶上）

那卡什特利拉叶，去哪儿？

你为什么空手而归？

你害怕谁？

我是个女人，

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是个软弱无力的女人，

是个一筹莫展的女人，

是个孤立无援的女人，

难道我是那么阴森可怖？

你害怕地对我躲避？

那卡什特利拉叶　不，不，你不要把我理睬。

姑娜娃蒂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不愿做帝王。

姑娜娃蒂　就算你不愿做帝王，

你干吗慌慌张张抱头乱窜？

那卡什特利拉叶　国王将永垂不朽，

上帝保佑，

我将作为王太子死去。

姑娜娃蒂　你若要死，

你就快点死，

你的愿望会实现。

难道我向你伏地触脚乞求你活着？

那卡什特利拉叶　你想说什么，请说！

姑娜娃蒂　盗贼正把你的王冠窃取，

你应把他从道上驱赶，

明白吗？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一切都明白，

唯有这点蒙在鼓里，

谁是盗贼？

姑娜娃蒂　那个盗贼就是塔鲁沃这孩子，

他正投入大王的怀抱，

他正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走向夺取王冠之道。

那卡什特利拉叶　哦，现在我恍然大悟！

我曾见到，

塔鲁沃头上戴着玻璃王冠，

我原以为那仅仅是游戏！

姑娜娃蒂　游戏？去，去，去！

与王冠游戏！

那是一种巨大死亡的游戏，

从现在起你应奋起把那游戏消灭，

不然终有一日，

你将无奈地成为那场游戏的玩偶，明白吗？

那卡什特利拉叶　你说得无比正确，

那种游戏不是好征兆。

姑娜娃蒂　今日深更半夜，

你以我的名义把他秘密地送到女神足下，

用他祭血平息女神的愤怒，

使王朝的宝座巩固。

祖先将会对你的功德加以歌颂，明白吗！

那卡什特利拉叶　明白。

姑娜娃蒂　那你去吧，

我怎么吩咐你怎么做，

你必须记住，

你以我的名义在女神脚上献上祭血！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将会遵命去做。

这是场争夺王冠的游戏！

这是一场怎样毁灭性的游戏！

一切都全然明白，

女神的渴求，

王国的捍卫，

祖先的颂赞，

我对一切都大彻大悟。

第四场

[寺院的石阶。吉叶·辛赫、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　你是女神吗？

你必定是女神！

女神，你存在着，

你若像神圣毕钵罗树，

在无限茫茫黑夜的尽处坐落，

你就在那儿以最细微声音回答，

对我诉说：“亲爱的孩子，是我。”

不，不，不是女神，

女神不存在吗？

你洒下慈悲之甘露吧，女神！

哦，虚幻的女神，

洒下怜悯的甘霖，

乞望给吉叶·辛赫以怜悯，

你是真实无瑕的！

我以童年起的虔诚，

我毕生的爱，

不能给你以生活的颤抖？

你是那么大的虚幻？

吉叶·辛赫！

你给谁把自己生命投入！

你把自己所有一切，

扔进这真实虚无的、怜悯虚无的、

母爱虚无的荒野里！

（阿帕尔娜上）

阿帕尔娜，你又来了？

你一次次在寺院里被逐出，

然而你熟视无睹，

不断地在寺院四周徘徊。

在穷人的心坎里，

唯幸福憧憬似的幻想存在着，

真实与虚无唯一区分在这儿。

我十分努力地把虚无在寺院内安置，

然而它尽管不在也不驻足，

我藐视地把真实一次次从寺院逐出，

然而它一次次回转。

阿帕尔娜，你现在不要走，

现在我不会把你逐走。

你过来，

让我俩一块在这儿并膝而坐。

大半夜已消逝过去，

惨白的月儿，

已在树梢上冉冉升起；

渺茫无垠的土地上，

一切生物与无生物都已沉睡，

唯有我俩没有睡意。

阿帕尔娜，

你显得那么愁眉不展的悲戚，

难道虚幻的神把你来蒙骗？

我们为啥需要神祇？

我们为何把他召唤进自己温馨的小家庭里？

他难道熟知我们的痛苦？

他仅仅像岩石冷漠地把我们凝视，

他把我们兄弟间手足之情剥夺，

而我们把爱在他足下供奉！

我们这种至诚至真的爱，

难道对他有什么作用？

我们对美丽动人、令人愉悦的大地规避，

我们却始终如一对他专注；

但他凝视何方？

大地对他来说可能是肤浅渺小，

但大地却是我们的母亲；

在他眼里可能是蠕虫类卑微的生物，

他们对我们却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他把那些被蔑视的一切投在自己盲目车轮下碾轧，

然而那些被蹂躏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亲人。

阿帕尔娜，来吧，

我们大家没有因为无神而恐惧，

我们大家肩并肩走到一起，

用爱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女神，你渴求饮血吗？

你因此弃绝天堂的丰饶，

降临这贫瘠的大地？

天堂那儿没有人蛰居，

没有任何生物栖息，

没有生物的鲜血流淌，

没有任何痛苦的哀鸣，

难道你就因此对天堂讨嫌？

人类无数个小家庭，

在这块土地上怀着无畏自信幸福信念筑巢，

女魔，你来这儿狩猎？

阿帕尔娜，这儿没有女神，

我说了，这儿没有女神。

阿帕尔娜　那么你应离去，吉叶·辛赫！

把这座寺院弃绝，

你与我一块远走高飞。

吉叶·辛赫　我一定远走，

弃绝这座寺院离开！

唉，阿帕尔娜，

我最终不得不离开。

然而我将把毕生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债务偿付，

那时我才能远走天涯。

抛开这一切烦恼事儿！

现在你凝神细看，

圣河的涟漪踩着月光欢乐起舞！

波涛声仿佛反复说着同一句话。

一抹细弯月挂在天空，

慵倦地泛着昏黄光晕，

仿佛因多日未合眼，

它的双眼因不堪忍受睡意，

正闭合着。

世界是何等美妙！

对，阿帕尔娜，

在如此美好的夜晚，

女神是子虚乌有的，

去他的女神！

阿帕尔娜，你晓得，

何种语言像充盈幸福的甘露？

请你轻柔地向我耳畔细语，

听后刹那间，

我将心旌摇曳，

我将在地狱把一切悲痛遗忘。

死亡是多么甜蜜，

我首先将把它的滋味品尝。

阿帕尔娜，

今日你用甜蜜声音对我低语细诉，

用含情脉脉的眼睛把我凝视，

在这万籁俱寂，静谧无人的夜晚，

在全世界都沉浸于沉睡里，

阿帕尔娜，你细细吐露衷肠，

我听得神情恍惚，仿佛觉得，

四周什么也不存在，

唯有爱河在四周漂流；

在望月的沉睡夜晚，

处处散发着夜色的柔和芳香。

阿帕尔娜　哦，吉叶·辛赫，

我无法开口说什么，

我一切都明白，

今朝我心里千言万语涌现！

吉叶·辛赫　让我们更挨近些，

让我们心灵对心灵倾诉。

我在说着什么呢！

阿帕尔娜，阿帕尔娜，

你把寺院弃绝走吧，

走，走，这是教父的指令！

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

你不要那么残忍。

你一次次把我逐走，

我把巨大痛苦忍受，

唯有至高无上灵魂察明。

吉叶·辛赫　那么我就走开，

我现在在这儿一刻也不能逗留。

（走远了几步，又回来）

阿帕尔娜，

“我是残忍！”难道这句话在你心里永驻？

“吉叶·辛赫是残忍的人，冷酷心肠的人！”

我怎么永远也不会微笑，不会柔声细语说话呢？

难道我永远也不会把你呼唤在自己身边亲昵吗？

难道我永远也看不到你脸上挂满哀怨的泪水吗？

阿帕尔娜，你会遗忘所有事情，

唯有“吉叶·辛赫是残忍的，是铁石心肠的人”这个

记忆在你心里永远被唤醒了。

难道我正如那寺院的雕像那么铁石心肠？

从前，我们曾把这石像称之为女神，

天哪，你若是女神，

你一定会晓得我内心燃烧的情焰！

阿帕尔娜　这个低微女人的心灵，

充满无知的痛苦，

吉叶·辛赫，请你宽恕她。

来吧，吉叶·辛赫，你来吧，

让我们俩一块把这寺院弃离，

远走天涯海角。

吉叶·辛赫　阿帕尔娜，

乞望你把我保护，

乞望你对我洒以怜悯的甘露，

乞求你把我弃绝离去。

我这一生中还有一件事要做。

他是我生命的主人，

你无法把他的位置剥夺！

这就是我的乞求。

[急下。

阿帕尔娜　我曾经把难以数计的打击忍受，

今日我为何难以忍受？

今日我的心为何彻底碎了？

第五场

[寺院。那卡什特利拉叶、勒柯帕迪、塔鲁沃（睡状）。

勒柯帕迪　塔鲁沃哭着哭着睡去了。

像他一样丧失双亲的吉叶·辛赫，

从襁褓时期就投入了我的怀抱。

那时候，他也是那般哭泣，

他瞧望着自己四周，

觉得一切都是新奇。

傍晚时分他疲倦了，

他带着沮丧情绪睡在女神的脚旁。

一见塔鲁沃模样我不由想起，

那张诱人的婴儿的脸庞，

那个叫人怜爱的婴儿恸哭！

那卡什特利拉叶　祭司先生，现在再也不能耽误，

我感到心惊肉跳，

国王可别获得消息突然降临。

勒柯帕迪　国王怎能把个中秘密探知？

四周夜色茫茫，

万物昏昏沉睡。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仿佛觉得，

一个阴影在我后面跟踪而来！

勒柯帕迪　它就是你恐惧的阴影！

那卡什特利拉叶　哭泣声仿佛在我耳畔灌满！

勒柯帕迪　这是你心的突突跳动，

你把自己无谓的惧虑去除，

我们俩一块来把壮胆酒痛饮。

（二人痛饮烈酒）

当密谋在心里酝酿，

它显得硕大可怕，

但实行时它却变得异常渺小，

正如蒸汽成团飞腾弥漫，

化成水滴便显得微不足道。

这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只是一蹴而成的小事；

它所需耗费的工夫，

犹如吹灭烛火的瞬间，

他生命光亮在深夜刹那间消失，

犹同夏季风雨之夜霹雳一闪即逝。

唯有它的雷声会在国王骄傲心里永远回荡！

亲王，来吧，

你为什么沉默不语？

在一角隅沮丧坐着？

脸上不挂一丝笑容！

来吧，让我们一块把这欢乐之酒痛饮！

那卡什特利拉叶　已经很迟了，

夜色即将告退，

今日把这事暂且搁下，

明儿再举行祭祀膜拜吧。

勒柯帕迪　是的，已经延误良久，

夜色即将退去。

那卡什特利拉叶　你听，你听，

有人走来的脚步声！

勒柯帕迪　在哪儿？

我怎么一丝也没有听到？

那卡什特利拉叶　请瞧，谁来了，

请看，那儿有光亮！

勒柯帕迪　国王准已获知消息，

现在事不宜迟，刻不容缓。

[勒柯帕迪喊着“迦梨女神万岁”，举起宝剑。那时刻，戈温德和卫兵急速闯入。在国王的命令下，卫兵们把勒柯帕迪和那卡什特利拉叶逮捕。

戈温德　把他们投入监狱，

明儿再从长计议。

第四幕

第一场

[宫廷审议厅。戈温德·马利盖、勒柯帕迪、那卡什特利拉叶、众朝臣、若干卫兵。

戈温德（对勒柯帕迪）

你有什么要辩说的？

勒柯帕迪　没有，我没有什么要辩说的。

戈温德　你服罪吗？

勒柯帕迪　犯罪？不错。

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

我没能完成对女神的膜拜，

我愚蠢怯懦而耽误了，

女神给了我如此惩罚，

你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戈温德　所有在场的朝臣和百姓听着，

这个王国的法规：

“他把神圣的膜拜作为圈套，

鼓动愚昧无知百姓，

用生物祭品对女神进行膜拜供祭；

他对国王的命令胆敢蔑视，

他应领受被流放的惩罚！”

勒柯帕迪，你将被流放八年，

四个卫兵在国境外将把你放逐。

勒柯帕迪　除女神外我从不在他人面前屈膝讨饶，

我是婆罗门，你是刹帝利，

然而我今日双手合十向您请求，

给我夏季的最后两天的空余，

接踵而来的秋日头天清晨，

我自个儿将对您那个被诅咒的国度离弃，

我将远走他乡决不回头。

戈温德　我给你两天时间。

勒柯帕迪（含有讽喻口吻）

大王陛下是王中王！

你的尊严似海深，

你的仁慈如甘霖！

我只不过是尘土里的蠕虫，

一个不折不扣的可怜的蠢货。

[勒柯帕迪下。

戈温德　那卡什特利拉叶，

现在你认罪吧。

那卡什特利拉叶　大王陛下！

我是罪人，

我没有勇气，

乞望请您宽恕。

[跪在国王脚下。

戈温德　告诉我，

你听从谁的罪恶谗言，

决意插手如此邪恶的阴谋？

你的天性是软弱的，

你自己不可能如此居心叵测。

那卡什特利拉叶　我能把罪归于谁？

我不想通过这罪人的嘴，

把别人的名字泄露；

我就是唯一的罪人，

我自个儿陷进邪恶的渊薮。

您曾经不止一次宽恕，

你自己的这个愚昧无能兄弟的千百次罪过，

今朝您再一次对我罪过给以宽恕吧！

戈温德　那卡什特利拉叶，

起来，离开我足边。

听我说，

难道宽恕在我手里掌握！

我是坐在法庭席上的法官，

我受自己统辖的束缚。

我受缚甚于囚犯的受缚，

在同一罪行里，

一个人受了惩罚，

另一个却逃脱惩罚，

造物主也没有那样的宽恕。

众人　大王陛下，

请给以宽恕，

赏赐恩泽，

那卡什特利拉叶毕竟是大王陛下兄弟。

戈温德　你们大家安静些，

不管是我手足亲朋，

只要我还在这个法律坐毡坐着，

我只能铁面无私断决。

现罪证如山，

那卡什特利拉叶必须离开特利布尔，

在布拉马普德特拉河畔，

王国圣浴处被谪居，

在那儿度过八年流放生活。

（卫兵们正欲把那卡什特利拉叶带走，戈温德从宝座上走下）

我的兄弟！

过来向我做辞别的拥抱！

这个惩罚不仅你领受，

我也永受这个惩罚！

从今日起你留下宫廷空屋，

犹同针刺从四面八方直刺我心窝，

我的祝福将永远把你伴随，

这个祝福直到你回归我身旁。

神明将会保佑你！

（那卡什特利拉叶急下，国王对众朝臣讲）

现在你们离开王国议会，

我想找个僻静地方独自待一会儿。

[众人下。

[那因拉叶上。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灾难！险情！

可怕险情正从四面八方围来！

戈温德　难道王国空无一人？

天啊，造物主，

难道你不把他们的灵魂塑造，

正同你给他们带来贫困？

你给他们带来沉重痛苦，

难道你不给他们机会落泪？

怎样险情？

如何灾难？

快说！

那因拉叶　昌德巴尔带领莫卧儿军队开来，

使特利布尔城毁于一旦！

戈温德　那因拉叶，

这样说恐怕对你不适宜，

昌德巴尔可能成为你的敌人，

但你能把羞辱落在他的名下？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

您可以给这个可怜臣属以许多惩罚，

但今日这个不信任已超过以往的所有惩罚，

我确实远离您足下的莲花座，

但它决不意味着，

我是如此堕落！

戈温德　好吧，你再向我把全部真相叙述明白，

让我正确地理解判断。

那因拉叶　昌德巴尔想联合莫卧儿人，

把您从特利布尔王位上拉下。

戈温德　你如何截获这个消息？

那因拉叶　大王那天把我武装解除，

我带着被解除武装的羞耻，

我远离祖国去了他乡。

在那儿听说，

莫卧儿人马与阿萨姆人开战，

我马上奔赴那儿加入了军队。

我在军队开拔途中发现，

一支庞大莫卧儿军队朝特利布尔方向进发，

还发现昌德巴尔跟随着！

我经多方探听获悉，

这全然是昌德巴尔施展的阴谋。

我于是设法奔跑到你的足下。

戈温德　难道世上突然发生了这种破天荒的事？

三四天里蛇蝎从大地隙缝中倾巢而出！

它们从地牢钻到土地的四周吐信寻衅！

难道劫难时刻果真来临？

但现在不是惊慌失措的时刻，

统帅，你赶快担负起召集军队的重任，

开拔出征！

第二场

[寺院庭院。吉叶·辛赫、勒柯帕迪。

勒柯帕迪　我的荣誉骄傲被辱没，

我的聪明才智被挫伤，

我的婆罗门德性被羞侮，

孩子，我如今已不是你的教父！

我昨儿以教父的骄傲，

给你下达不容置疑的命令，

而今朝我只有带着哀求，

向你乞求恩泽。

我内心自尊的光亮已被熄灭，

而往昔我曾借助它的力量，

把昌盛繁荣的光彩唾弃，

把英勇威武的国王鄙夷。

天上的星辰陨落坠地，

地上的光亮因而放彩。

萤火虫在尘埃里到处寻觅它，

再也无法把它捉住。

地上的灯火熄又燃，

但天上的星辰若熄匿，

天际永远呈现黑暗。

我就是那颗永远失去光泽的星辰，

是最大寿数的极其短暂，

它只是神明的极其低微礼物，

除外它什么也不是！

我跪在王国大门槛上乞讨，

仅仅获得了“两天”的宽恕期限。

吉叶·辛赫，

我不想眼睁睁看着，

两天时间白白消逝。

我要两天时间内把耻辱消除，

我要在两天时间内用国王祭血把我的黑脸洗刷成红脸，

那时两天才能逝去，

除外我再不需要其他东西。

孩子，你为什么缄默不语？

这已不是教父的指示，

然而那个教父从小把你抚育，

难道我的请求得不到你的回应？

难道我不是孤儿你父亲？

难道我不是胜于你生父的父亲？

今天我无奈地用自己这种痛苦，

唤醒你的记忆良知！

同情的乞求可以被忍受，

爱的不幸乞求者也许比乞丐还低贱。

孩子，你还保持沉默不语！

我再次向你下跪乞求！

那时你在我臂弯里，

犹如我膝头那般高，

今天我却在你面前下跪！

我的孩子，我向你乞求。

吉叶·辛赫　父亲，

不要用五雷把这颗脆弱的心轰击，

女神想把国王的血品饮，

我自己将把它在女神脚上献斟，

你有什么渴求，

我就把这一切贡献上。

今朝我将把生活中的全部债务付清，

最终就是那个结果，

女神就是要索取那个结果！

[下。

勒柯帕迪　好吧，就这样吧！

女神渴求饮国王的血，

你就遵照吩咐把它奉献。

我如今已不是你的教父，

天啊，这个忘恩负义者！

女神向你做了些什么？

从童年起女神天天把你抚育，

患病时女神怎么把你侍候？

饥饿时女神如何把粮食往你嘴里送？

女神如何给你对知识渴求以满足？

最终女神敞开心扉发慈悲，

把你这忘恩负义的痛苦吞下？

天哪，迦梨女神！

一切随它去吧！

第三场

[皇宫的侧厅。戈温德·马利盖、那因拉叶、卫兵、使者。

[戈温德坐着，那因拉叶上。

那因拉叶　大王陛下，

为把叛乱军队驱赶回去，

我已把咱们军队召集完毕。

请大王下达我军挺进命令，

请大王给我们以胜利祝福！

戈温德　统帅拔寨出发，

我跟随大家一同把战场奔赴。

那因拉叶　只要我一口气尚存，

大王您尽管放心，

我们将赴汤蹈火……

戈温德　统帅！

我渴望分享你们的冒险，

在万分英勇中有我国王一份。

战士们来吧，

把我带到你们之中去，

你们可把国王从王位驱逐到最遥远地方，

但你们千万别剥夺他战士的荣誉，

他将跟你们一样投入殊死战斗中去！

[探使上。

探使　莫卧儿军队在我们护送亲王去流放的半途上，

把亲王那卡什特利拉叶抢走，

然后使他坐上皇帝宝座，

他正带领军队向首都进发。

戈温德　骚乱已经消除，

现在还害怕什么，

战争的可怖性也会随之消失。

[卫兵上。

卫兵　大王陛下，

从敌人垒营里发来一封信柬。

戈温德　让我看看，

那卡什特利拉叶的手迹！

也许送来的是和平信息，

这就是仁爱的呼唤！

这可不是那卡什特利拉叶的语言，

他们想把我流放，

不然将把沉睡的特利布尔推入血泊中，

任其漂流，

将把这个国家烧成灰烬，

将使无数特利布尔妇女成为女囚，

把她们送入莫卧儿人的闺房……

我完全能辨认，

这断然是那卡什特利拉叶的字迹，

“大王那卡什特利拉叶·马利盖署名！”

统帅请看！

他曾遭受发配流放的惩罚，

他如今摇身一变要把国王流放发配，

法则的游戏是何等的奇妙！

那因拉叶　流放发配的惩罚！

多么胆大包天！

现在战争还没结束！

戈温德　这支军队不是莫卧儿人的，

特利布尔的亲王已成为国王！

为什么就此还要发动战争？

那因拉叶　国家的美好前途……

戈温德　难道还存有国家的美好前途？

兄弟面对面对峙着，

用死亡的利刃向兄弟的心刺去，

这里有国家的美妙前途？

难道国家只有王位，

没有家庭，

没有人民乐园，

没有兄弟手足之情的束缚？

让我再一次仔细辨识，

难道这是他的真笔手迹？

不，这决断不是那卡什特利拉叶自己的杰作，

说我是掠夺者，

说我是上帝的坏人，

说我是不主持公正的暴君，

说我是这个国家的灾星！

不，不，这些指责决不是他发出的！

不管这个杰作是谁指使制作的，

这杰作的手迹却是他的，

确是他亲手写的。

仿佛有着蛇毒液，

他把它涂抹在自己的嘴上，

他把那些毒箭朝我心胸射来！

天啊，命运的法则，

这是你给的惩罚——流放！

我将被发配流放！

我将从他那儿默默地把这流放惩罚谦恭地领受！

第五幕

第一场

[寺院。勒柯帕迪、阿帕尔娜、吉叶·辛赫。

[外面狂风刮着。勒柯帕迪端着祭祀物品进场。

勒柯帕迪　经历多日的磨难，

女神今朝突然苏醒。

她愤怒地咆哮！

她朝漆黑城市上空奔驰而来，

她向这座亵渎神灵城市投以诅咒的霹雳。

你突然以毁灭的化身出现，

你用骇人可怖的火焰，

将把世界之林焚烧。

啊，啊，啊，啊！

我今朝将把你女神的朝斋成规打破！

你把虔诚者投入疑惑之中，

你女神在哪儿把自己躲藏？

你若不亲自把自己的大鹏扶起，

我们怎能把它扶起呢？

今朝看清了难近母脸，

何等快乐把我们心灵骤然充盈！

我们的疑虑如今荡然无存，

那个曾经丧失尊严的头颅，

今朝又获得新的力量高高扬起！

对，对，她正在走来，

听，听，他的脚步声！

你的膜拜物已送至，

伟大的女神，万岁万万岁！

[阿帕尔娜上。

阿帕尔娜　吉叶·辛赫在哪儿？

勒柯帕迪　滚开，罪恶女你从这儿滚开！

女魔你从这儿滚得远远的，

你也寻找吉叶·辛赫！

哦，你这个毁灭者，

你这个十恶不赦者，

从这儿滚开！

（阿帕尔娜下）

何等不吉祥的征兆！

吉叶·辛赫若不归回？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决断不会食言的。

迦梨女神万岁！

恐怖万岁！

吉叶·辛赫若陷入某种险境，

他受到某种阻碍，

他被捉拿投入死牢？

卫兵若把他生命夺去？

不，不，

无畏的圣母万岁！

虔诚者的救世女神万岁！

苏醒的女神万岁，万岁！

战无不胜的女神万岁！

不要使这世上的虔诚之爱丧失，

不要使仇敌把你无猜忌的惊奇嘲弄！

倘若子孙的母亲骄傲被泯灭，

谁来对你把“圣母”呼唤，

谁来把你的胜利旗帜高擎？

对，对，我听见了脚步声，

吉叶·辛赫正走来，

但他为何如此快回转？

难道他刺杀计谋失败？

不，不会的！

带着恐怖的骷髅女神万岁，

伟大女神的可怖力量万岁！

[吉叶·辛赫急上。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

国王的祭血在哪儿？

吉叶·辛赫　国王的祭血就在我身上。

放开我，放开我！

让我走进大殿，

亲自把国王的血献上！

大慈大悲的圣母，

养育尘世的天母，

你渴望国王血的品饮？

不然你的渴求就无法消除？

我也是位刹帝利，

我祖先也曾是位国王，

我的母辈家族现在还统治国家，

我的身上有着国王的血缘，

我将把自己皇族血奉献，

但这是最后的皇族之血，

它将把你无止境的饮血渴望消除！

[吉叶·辛赫用匕首刺向自己心胸。

勒柯帕迪　吉叶·辛赫，吉叶·辛赫！

你何等残酷无情，你把我彻底毁了！

吉叶·辛赫，

忘恩负义者！

背叛教父者！

你的心肠比钻石还要坚硬，

你的心肠比雷电还要凶猛，

你随意任性，

把父亲心血来背叛。

吉叶·辛赫，

你是我唯一的生命，

你的生命重于芸芸众生，

你是我生活的无价之宝！

吉叶·辛赫，

我的孩子，

我亲爱的门徒！

你快醒来，快醒来！

除了你我再也不乞求其他，

自尊，骄傲，婆罗门，刹帝利，神明，

天地人间的一切都任其消亡，

唯有你一定要回来！

[阿帕尔娜又上。

阿帕尔娜　你使我发疯了，

吉叶·辛赫，你在哪里？

勒柯帕迪　来，女儿，令人愉悦的！

用自己甜蜜的嗓音把他呼唤，

用自己焦虑的声音把他呼唤，

用自己生命的赌注把他呼唤，

你把吉叶·辛赫唤醒，

你来把他带走，

你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女儿，我什么也不想了。

（阿帕尔娜见吉叶·辛赫躺在血泊之中，昏厥过去。勒柯帕迪用头撞在女神雕像的脚上）

还我吉叶·辛赫！

女魔，还我吉叶·辛赫！

第二场

[宫殿。戈温德、那因拉叶、姑娜娃蒂。

[戈温德和那因拉叶上。

戈温德　从现在起欢乐之声响起，

恬不知耻的宫殿把一排排新灯挂起！

凯旋门在首都门口矗立，

它仿佛沉浸于欢乐之中把双臂举起，

我至今没有走出宫殿外一步，

我至今没有把王座放弃。

我已做了多日的国王，

难道我对谁没有做过积德之事？

难道我没有对不公之事做过处理？

难道我没有对罪恶之举加以惩处？

被流放的国王，

今日你却受到了谴责。

今日你在自己悲哀中闭门思过，

你把伤感的泪掉落，

死神王国的统治已经消亡，

但我依然是自己的主人，

今朝在我内心深处把伟大节日庆贺！

[姑娜娃蒂上。那因拉叶下。

姑娜娃蒂　我最亲爱的，

我最心爱的，

现在还有什么迟疑？

我听说没有女神的禁令！

我主，你来吧，

今晚举行最后的膜拜，

让我们俩像罗摩、悉多，一块去流放。

戈温德　我最亲爱的，

今日是我“吉祥日子”，

我的统治尽管已失却，

但我再一次把你获得！

亲爱的，来吧，

我俩一块去女神寺院——

我们只带着爱，

我们只捧着鲜花，

我们只含着结合的欢乐泪水，

我们也携带离别的圣洁悲戚；

今朝没有流血，

今朝没有杀戮，

今朝没有其他什么事发生，

唯有爱，

唯有爱的存在！

姑娜娃蒂　我的主人，

我有个乞求！

戈温德　我的女神，说吧！

姑娜娃蒂　你从今不要成为铁石心肠的人，

把王国的骄傲放弃，

你不要在神明前不承认失败，

你是我的痛苦，

你的心将融化，

你永远也不要冷酷，

我的主！

谁使你拥有铁石之心？

谁从我命运手中把你抢夺？

谁让我成为没有国王的王后？

戈温德　亲爱的，

望你再次把我信任；

尽管不理解，

你把我再次凝视就会明白，

你见到我眼泪就会洞察；

你从对我爱中就会恍悟——

现在没有流血杀戮。

我的女神，

不要对我不理睬，

不要把我抛弃，

不要使我灰心，

赋予我信心！

你若要离去，

请原谅我，走吧，

我最亲爱的！

（姑娜娃蒂下）

她终于离去了！

这个世界多么冷酷无情！

是谁？

谁也不是？

我走吧！

唉，昔日做伴的王座告辞了！

唉，神圣巍峨的宫殿告别了！

唉，我祖辈的怀抱告退了！

你们被流放的儿子向你们致礼，

今日向你们作揖辞别！

敬礼，敬礼，

唉，王座！

第三场

[内宫一屋。姑娜娃蒂。

姑娜娃蒂　奏乐，奏乐！

今晚将举行膜拜，

今朝我的践约将兑现。

把祭品送来！

把生命之花送来！

大家还原地站着？

没有听到我的命令？

现在我已一无所有！

统治失去，

难道一丝“王后”气数都不剩？

男女随从还把她的命令听从？

拿走这些手镯，

取走这些项链，

把所有首饰都掠走，

快去把女神膜拜安排，

今朝将举行女神的膜拜！

主母娘娘，迦梨女神，

把这女奴放在你自己脚边！

第四场

[寺院。勒柯帕迪、姑娜娃蒂、阿帕尔娜、 戈温德。

勒柯帕迪　瞧，瞧，

无生命的石塔如何矗立！

它完全像个没有感觉的傻瓜！

喂，哑巴！

跛脚！

瞎眼！

刽子手！

整个痛苦世界走到你跟前，

哭得死去活来！

在你岩石脚边，

伟大心灵把自己撕裂，

昏迷不醒！

啊哈，啊哈，啊哈！

多么残忍的笑声。

什么样的魑魅魍魉会议，

在宇宙中心大地举行，

占据着何等高的坐毡！

世上所有生物多少次把主母呼唤，

你却发出多少无情的狞笑声！

你还我吉叶·辛赫！

你快点还我吉叶·辛赫！

你这个女恶魔！

吃人妖魔！

（使劲把神像摇撼）

聋子你听见了什么吗？

你有耳朵吗？

你晓得你干了什么？

你知道你在喝谁的血？

你晓得你摄取谁的生命祭品？

伟大心灵的源泉从慈爱——同情——

爱情中潺潺流淌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

滚，滚！

你永无期限地这样待着，

你永远这样在这寺院的宝座坐着，

你对淳朴的虔诚者发出窃窃嬉笑！

我天天对你“膜拜”，

我天天对你致触脚礼仪，

我永远把大慈大悲的“主母”呼唤，

我不在任何人面前把你真相揭示。

你却要把我的吉叶·辛赫送回，

我能在谁的面前哭泣！

滚开，滚得远远的，女魔鬼！

把没心没肝的石像从这儿扔开！

让世界胸膛减轻压力。

[勒柯帕迪举起神像扔到戈姆边河水里。姑娜娃蒂跟随着火把，乐声上扬。

姑娜娃蒂　万岁，伟大女神万岁！

祭司，女神在哪儿？

勒柯帕迪　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女神。

姑娜娃蒂　教父，

把女神叫唤回来，

把她叫回来。

今朝我将使女神的愤怒平息，

今朝我带来了膜拜祭品，

我把统治、夫君一切都给抛弃，

我今朝将把自己践誓兑现，

祭司给我以同情，

让女神回来，

只要今天晚上一个时辰。

女神在哪儿？

勒柯帕迪　任何地方都没有女神，

女神不存在。

今朝女神不在天上，

在这块大地上不存在女神，

她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呈现。

姑娜娃蒂　难道女神不在这里？

勒柯帕迪　你把谁称为“女神”？

倘若这世上什么地方真有女神在，

难道女神何时能够忍受人间痛苦，

把嗜血女魔称为“女神”，

难道它意味着，

撕开心胸让无辜血在愚蠢石像脚下流淌？

你把她称为“女神”，

那个大女魔鬼喝足了祭血，

胀大了肚子而死去，

永远长眠于地下。

女神不存在，

你走开，走开！

姑娜娃蒂　教父，不要这样把我戏弄，

您说实话，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女神不存在？

勒柯帕迪　女神不存在。

姑娜娃蒂　女神不存在？

勒柯帕迪　不存在。

姑娜娃蒂　女神不存在？

那谁在那儿？

勒柯帕迪　谁也不是，

什么都没有。

走吧，

从这儿离开吧——

姑娜娃蒂　你们来取走“膜拜祭品”！

你也从这儿回去。

快说，大王陛下从哪条路走的？

[阿帕尔娜上。

阿帕尔娜　父亲！

勒柯帕迪　我的女儿，唉，我的女儿！

“父亲”！

这可是一种谴责，

“父亲”！我的女儿，

把杀害儿子的人称呼为“父亲”，

被你称呼的充满甜蜜的名字，

在你的嗓音里保存着，

它对我洒下了怜悯的甘霖，

啊哈，呼唤吧，

你再一次甜蜜地呼唤吧！

阿帕尔娜　父亲，走吧，

我们把这座寺院弃离走吧。

[戈温德执着花束上。

戈温德　女神在哪儿？

勒柯帕迪　她不在。

戈温德　地上怎么流着血？

勒柯帕迪　在这座寺院里是最后一次祭血，

充满着罪恶之血。

吉叶·辛赫用自己的血，

把流血冲突之火熄灭。

戈温德　哦，天上人间把他赞美，

我把膜拜鲜花对他供献。

姑娜娃蒂　大王陛下！

戈温德　亲爱的！

姑娜娃蒂　今朝不存在女神，

你是我唯一之神。

戈温德　人间的罪恶涤荡，

女神再次在我心灵宝座回归。

阿帕尔娜　父亲，我们走吧。

勒柯帕迪　神像石块被打碎，

我主母再次展示生机勃勃面貌，

母亲永恒不朽！

阿帕尔娜　父亲，我们走吧。

摩克多塔拉[6]

石真　译

[巫多尔古特——北岭——山地，有一条路通向山上的湿婆[7]庙。远方天际显出高耸入云的钢铁机器的尖顶，它的对面是湿婆庙顶的闪亮的三叉戟。路旁杧果林中搭着一座帐篷，那是国王罗那吉特的行宫。今天是初一，在没有月光的夜里，湿婆庙里要举行庄严的燃灯祭。国王必须步行到庙里去，他现在正在帐篷里休息。

罗那吉特的皇家技正比菩提经过多年的努力，费尽心血，终于利用钢铁制成的机器的功能把摩克多塔拉瀑布的水源闸住了。为了对他的这一特殊功勋表示敬意，巫多尔古特的居民正陆续来到湿婆庙前的广场上准备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湿婆的信徒们一边整日不停地唱着赞颂湿婆大神的歌词，一边游行着。他们有的捧着香炉，炉里香烟袅袅，有的吹着法螺，有的敲着铜锣，打着节拍。

[湿婆信徒们唱赞歌上。

赞颂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缔造者

大神湿婆！湿婆！

赞颂那

涤清疑虑的

扯毁枷锁的

驱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湿婆！

[下。

[一个异乡的旅客带着献神的供养上。他向巫多尔古特的市民询问。

旅客　请问，那个插在天空里、又高又大的东西是什么呢？看来怪可怕的。

市民　你连那个都不晓得？大概你是个外乡人？那是机器。

旅客　机器？什么机器？

市民　我们的皇家技正比菩提花了二十五年的工夫修造的机器呀！如今，总算完工了。今天是举行庆祝大会的日子。

旅客　那机器有什么用处呢？

市民　把摩克多塔拉的水源闸住。

旅客　哎呀！它简直像个阿修罗 8 的骷髅头，没有血，没有肉，颧骨高耸，露着锐利的牙齿。它站在天空，张开大嘴，日日夜夜窥伺着你们巫多尔古特这座酣睡的城市。你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啊，眼看着就会像一段枯木似的凋萎、僵硬、失掉生机啦。

市民　我们精力旺盛，不是那么容易被毁灭的，你倒不必替我们担忧。

旅客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那样的怪东西真不适宜在太阳和星光之下出现，隐藏起来会更好些。你还看不出来它好像惹得整个青天日夜都在生气吗？

市民　那么，你今晚不到庙里去看燃灯大祭了吗？

旅客　正是要看燃灯祭我才到这里来的。每年在这个季节里我都前来瞻拜湿婆大神，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庙宇上面的天空竟被这个怪物塞得黑压压地透不过气来。今天，突然看见了这种景象，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我的全身战栗。它狂妄地压低了庙顶，那是对神的不敬。我现在就去献上我的供养，可是我却失去了喜悦和宁静的心情。

[一妇人上。她头上蒙着一条雪白的披肩，遮盖了全身，一直拖到地面。

妇人　苏曼！我的苏曼！（向市民）伯伯，你们全都回来了，可是我的苏曼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回来啊！

市民　你叫什么名字？

妇人　我是周奈村的安巴。他……他是我眼睛里的光亮，我生命中的呼吸，我的苏曼。

市民　他怎么啦？小姑娘！

安巴他们把他带走啦——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我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等我回到家里，他们已经把他带走啦。

市民　我想他们一定是把他捉去修筑摩克多塔拉的水闸去啦。

安巴　我听说他们是从这条路上把他带走的，一直带到古里峰的西边——远哪，远得我都看不见了，而且，我也看不见那边有路啊！

市民　光是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用处！我们正要到湿婆庙里去看燃灯祭。今天是我们的大节日，你也跟我们一块去吧！

安巴　不，伯伯，那天我也是到庙里去礼拜湿婆大神的啊！从那天起我就怕去献上我的供礼了。听，我告诉你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供养，从来没有到达我们的天神，我们的父亲的身边，在半路上就被人抢去了。

市民　谁把我们的祈祷抢去了？

安巴　把苏曼从我的怀里抢走了的那个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苏曼！我的苏曼！我的孩子苏曼啊！

[全下。

[巫多尔古特的太子阿比吉特派遣的一位使者上，他要见皇家技正比菩提，比菩提正向湿婆庙那边走去，这时使者、比菩提相遇。

使者　比菩提老爷！太子特意派我前来见你。

比菩提　他有什么吩咐？

使者　这些年来你一直努力修建水闸，想把我们的摩克多塔拉水源闸住。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崩溃了，无数的生命埋葬在崩坍的泥沙里，无数的生命被湍急的奔流卷得无影无踪。今天，到底——

比菩提　他们的性命并没有白白地牺牲，我的水闸总算完工了。

使者　可是，西布特拉伊的居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决不会相信有谁能够把天神赐给他们的水源控制住。

比菩提　天神赐给他们的只是水，但是赐给我的却是控制水的能力。

使者　他们安心地生活着，他们绝没有料想到会有什么灾难来临。他们还不知道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的肥沃的田地……

比菩提　你怎么和我谈起他们的田地来了？他们的田地和我有什么相干？

使者　怎么？你修筑水闸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为了让他们的田地干裂，谷物旱死吗？

比菩提　不是的。我的目的只是想要证明人类的智慧能够战胜那些在他们的周围摆着阵式的泥沙、岩石和水流的威力。我没有闲工夫考虑什么农民的玉蜀黍田的干旱和损失。

使者　太子问你，难道现在还没有到你应该考虑的时候吗？

比菩提　是的。我默想的是那机器的伟大威力。

使者　那饥饿的哭唤竟不能打破你的沉思？

比菩提　不！洪水的怒涛冲不毁我的水闸，眼泪的压力也不会使我的机器颤抖。

使者　你不害怕诅咒？

比菩提　诅咒！你看，当我们在巫多尔古特征调不出劳工的时候，我们奉了国王的命令，到钱德帕德纳地区，挨家挨户地把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男子全都抓了来。他们有许多人再也不能回到他们家里去了，可是，我的机器却在千万个孩子的母亲的咒骂声中胜利完工。一个和天神的威力抗衡的人，人们的诅咒他何曾理会？

使者　你已经为你的声誉建立起纪念碑，这荣耀完全归于你自己。现在，王子吩咐你，要你自己把亲手建起的荣誉的碑石打碎，它会带给你更伟大的声誉。

比菩提　当那个纪念碑还不曾完工的时候，它只属于我自己；现在，它是整个巫多尔古特的财产，我已经没有毁坏它的权力。

使者　太子说，他自己要行使这种权力。

比菩提　什么？巫多尔古特的太子竟会说出这样的话吗？他莫非不是属于我们的？难道他是西布特拉伊的人？

使者　他说：巫多尔古特不仅仅是机器统治的王国，那里还有天神，他要证明这一点。

比菩提　在机器的神奇的威力面前，天神会自动退避三舍。这，我个人就可以负起提供证据的责任。告诉太子，在我那机器的铁掌中，我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从它掌心里逃脱的道路。

使者　毁灭之主却不是常常只在大路上巡行的呀！人们肉眼看不见的漏洞和罅隙在悄悄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呢！

比菩　提（吃惊地）罅隙！你说什么？你知道什么罅隙？

使者　我怎么能知道呢？那个需要发现它的人，他一定会知道的。

[使者下。

[巫多尔古特的市民们上，他们正要到庙里去参加庆祝大会。他们发现了比菩提。

市民甲　喂，大技正！你真能干！什么时候你偷偷一溜，就跑在我们前面来了？喏！我们连晓得都不晓得呢。

市民乙　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总是悄悄地一步一步向上爬，你还没有注意呢，他却赶过别人去了。他就是我们查布瓦村里的秃头比菩提呀！我们常常一块儿去上学，我们也常常一起被我们的老师凯拉斯拧耳朵。可是，现在他可把我们都给丢在后面了，并且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真是了不起！

市民丙　嘿，哥伯瑞！你拿着花篮、张着大嘴、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啊？莫非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把花环拿出来，我来给他戴上。

[他们给他套上花环。

比菩提　算啦，算啦，够啦……

市民丙　什么？够啦？不行。你忽然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了，你的脖子要是能够一下子长得像骆驼那样长该多好！整个巫多尔古特的人们都来向你的长脖子上套花环，一直埋到你的鼻子尖，那才合适呢。

市民乙　我说，老弟，哈里斯那个打鼓佬怎么直到现在还不见他露面呀？

市民甲　那个懒骨头！非得把他脊背的皮肉当作鼓敲打一通，才算……

市民丙　瞎讲这些做什么！要是单讲打鼓的话，他的手可比我们有劲儿。

市民丁　我本来想：我们今天应该把比沙伊·塞孟特的彩车借来，让我们的比菩提坐在里面出去巡行一番，可是，今天就是连国王也必须步行走到庙里去。

市民戊　你倒是做对了。塞孟特的车子呀，简直是“达沙罗特 9 ”！在路上走着走着它就破成十辆车子了。

市民丙　哈！哈哈哈！“达沙罗特”！我们的伦布有时候说话可真俏皮。“达沙罗特”！

市民戊　不是开玩笑。我儿子结婚的那天，我借用过他那辆彩车。

嘿，我拉它的时候比我坐它的时候还要多得多！

市民丁　让我们这么办吧！我们把比菩提抬到庙里去。

比菩提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哪！

市民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应该这么办。你虽然生长在巫多尔古特的怀抱里，可是，如今你已经骑到巫多尔古特的脖子上去了，你的头、你的肩膀当然也非得比一般人突出不可了。

[他们把木棒捆好搁在肩上，把比菩提抬了起来。

众市民（欢呼）皇家技正万岁！比菩提万岁！

（合唱）嗨！机器！嗨！机器！我们向你鞠躬，膜拜，顶礼！

你的机轮不停地发出庄严的轰鸣，

天上震耳的雷霆也羞惭地向你致敬。

你可怖的巨齿咬穿了世界万物的胸膛，

你鹰隼似的利爪撕破了大地的心脏——攫出散布在地心中的矿藏。

你的烈焰如千百攻坚摧固的炮火，

具有销熔钢铁，粉碎岩石，撼山摇海的力量。

有时你臃肿如土丘，高峻像杉木，难移如砖墙，

有时你轻如掠过大地，闪在海洋，飘在空中的一缕浮光。

你统治世界的魔术家机器哟！

我们向你膜拜，鞠躬，顶礼！

[国王罗那吉特和大臣从帐篷所在的那一方向上。

罗那吉特　你从来就没有能够把西布特拉伊的人民制服过。现在到底还是由比菩提借着控制摩克多塔拉的水源，找到了一个迫使他们驯服的方案。可是，你呢，好像并不十分热心。你是妒忌他吗？

大臣　不，请陛下原谅。我们的职责并不是拿着斧子、铲子与泥土和岩石作斗争。我们的工具是政治，我们交往的对象是人们的心灵。我曾经提出过派太子去治理西布特拉伊的建议，太子与当地人民之间的感情的牢固联系，实际并不弱于摩克多塔拉钢铁水闸的力量啊。

罗那吉特　可是结果如何？拖欠两年的租税！西布特拉伊过去也曾

经常闹严重的灾荒，可是却从来没有人拖欠过皇家的租税。

大臣　太子正为陛下获取比租税更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正在紧要关头，陛下却把他召回来了。要知道治理一个国家，对于广大的群众决不应该忽视。陛下必须记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痛苦的力量会逼使这些下等的顺民不顾一切地抬起头来。

罗那吉特　你的政治论调总是时时在变换。你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国王统治人民应该像骑士管束他的马匹——骑在它的身上，给它以压力，就会占优势；统治异族人民尤其需要采取高压手段。你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吗？

大臣　是的，我曾经这样讲过。当时的情况不同，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合理而又及时的。不过，现在……

罗那吉特　我简直一点儿也没有把王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意思。

大臣　为什么呢？陛下。

罗那吉特　那里的人民不是我们自己人，我们如果过分和他们接近，他们就会不怕我们。我们或许可以用情感赢得自己的人民，对于异族只有用恐怖使他们永远畏惧我们。

大臣　陛下，你忘掉把太子派到西布特拉伊去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太子不久以前似乎精神十分不安，我们怀疑太子对于自己的身世也许从旁了解了一些真情——他并不属于皇家血统，而是从摩克多塔拉瀑布脚下捡来的弃儿。为了使他忘怀……

罗那吉特　对于这一切我完全明了——最近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跑出去独自躺在瀑布脚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在瀑布脚下找到了他，我问他：“阿比吉特，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他说：“在这瀑布冲击的水流声里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大臣　我也曾经问过他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在皇宫里总看不见他。他说：“我得到启示，我是为开辟道路才来到世界上的。”

罗那吉特　我现在对于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统治者的预言，可完全失掉信心了。

大臣　说这个预言的可是陛下的太师的太师阿毗罗摩斯瓦弥啊！

罗那吉特　他准是算错了。我捡来这个孩子，我所得到的只有损失。为了制止西布特拉伊的毛织品到外地市场销售，从我的祖父执政时起一直封锁着南迪山口。现在阿比吉特把那条路开放了，我们巫多尔古特的粮食和布匹的价格一定要高涨了。知道吗？

大臣　太子还年轻，不是吗？他只是站在西布特拉伊的立场上……

罗那吉特　但是，这是对自己人民的叛逆行为！还有那个西布特拉伊的苦行者叫作什么塔南乔耶的坏家伙，专门干那惑乱人心，到处挑起不满情绪的勾当。我相信这件事里面一定也有他。现在非要把他脖子上挂的念珠勒紧，惩办他一下不可了。我要逮捕他。

大臣　我没有胆量来反抗陛下的意旨。可是，陛下知道，在风暴将起，四方孕育着灾难的时期，放任比压制来得安全啊。

罗那吉特　在这方面你倒不必担心。

大臣　我不是要担忧，我是希望陛下多加考虑。

[禁卫上。

禁卫　陛下，摩罕格尔的维斯瓦吉特皇叔驾到。

罗那吉特　好，又是一个！这个把阿比吉特教坏了的罪魁！唉！一个离心离德的亲属简直等于驼子背上隆起的驼峰，永远黏在背后，你想甩可是甩不掉，背着又真麻烦。啊，那是什么声音？

大臣　那是湿婆大神的信徒们在绕寺游行。

[信徒们歌唱上。

信徒们（唱）

湿婆，湿婆大神啊！

你的无情的烈焰

刺穿了黑暗的心脏，

惊动了荒凉的火葬场。

你的雷霆宣示了真理，

惩罚了邪恶与不义。

愤怒的湿婆大神啊，

你引领我们渡过死亡的海洋。

[众下。

[罗那吉特的叔父摩罕格尔的大王维斯瓦吉特上。他须发皆白，穿白色衣，裹白色头巾。

罗那吉特　叔父，我向您致敬。你居然肯赏光来参加我们为湿婆大神举行的祭祀大典，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荣幸。

维斯瓦吉特　我特意来告诉你：湿婆大神决不会领受你的供养。

罗那吉特　你的这种恶意的诅咒，对于我们今天的节日简直是……

维斯瓦吉特　节日？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呢？为了解除世间众生的干渴，众神之神从天堂把自己水罐里的水倒下来。那川流不息、一泻直下的自由奔腾的活水，你们为什么把它监禁起来？

罗那吉特　为了控制敌人。

维斯瓦吉特　你就不怕与全能的湿婆大神为敌吗？

罗那吉特　湿婆大神就是我们巫多尔古特的保护神，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他的胜利。因此他加入我们的阵营，把自己的恩赐收回了。他要用饥渴的长矛去刺穿西布特拉伊的胸膛，使它俯伏在巫多尔古特的宝座之下。

维斯瓦吉特　那么你的供养并不是对神的礼拜，只是付给雇工的工钱！

罗那吉特　叔父，你，你和异邦人是同党，你是自己人的仇敌。阿比吉特也因为受了你的挑唆不忠于自己的国家而失职。

维斯瓦吉特　受了我的挑唆？我从前难道不是你的同党？在钱德巴特纳，那次由于你的高压而惹起的大暴动，不是我用无情的屠杀把叛乱镇压下去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阿比吉特那个孩子来了，占据了我的心，并且给我带来了光明。于是我才发现我在愚昧无知里盲目杀害的人们的确是我自己的血肉。你呢，是因为听了阿毗罗摩斯瓦弥在他身上发现了转轮王的异相的预言才收留了他的啊！这样的人，你想你能够把他捆绑在你的那个巫多尔古特的小小的宝座上？

罗那吉特　他是从摩克多塔拉瀑布下面捡来的孩子，我想，一定是你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吧？

维斯瓦吉特　是的，是我。是在灯节那天，他在我的宫里做客，黄昏时分，我看见他独自站在阳台上凝望着古里高峰出神。我问他：“孩子，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端详着道路，那现在尚未开辟、蜿蜒在不可攀登的高山上的未来之路——那使遥远变为邻近的道路。”我一边在听一边在想：是那样一个斩断了家庭羁绊的母亲把他生在摩克多塔拉瀑布脚下的，有谁能够把他关在家里呢？我不能保持缄默了，我忍不住对他说：“孩子，你是生在路边的，从你降生起，这山林的主宰就欢迎你到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来，那家庭里的红纹法螺并没有呜呜地吹着招呼你回家去。”

罗那吉特　我终于明白了。

维斯瓦吉特　明白什么？

罗那吉特　正是因为听了你的话，阿比吉特对于巫多尔古特皇家的感情便渐渐淡漠了。他打通了南迪山口的道路就是这种淡漠与疏远的公开表示。

维斯瓦吉特　那又有什么关系！一条路要是打开了的话，就变成大家的了——既是巫多尔古特的，也是西布特拉伊的。

罗那吉特　叔父，你是我的亲族，又是我的长辈，因此我一直忍耐着。不过，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你是你自己人里面的奸细、叛徒！我命令你马上出境，离开这国土！

维斯瓦吉特　不过，我可绝不能丢开你不管，你们如果舍弃我，那么，我将忍耐。

[维斯瓦吉特下。

[安巴上。

安巴（面向国王）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哪？太阳快要下山了，我的苏曼还没有回来！

罗那吉特　你是谁？

安巴　我，谁也不是。他……他是我的一切！可是他们顺着这条路把他带走啦。莫非这路竟没有尽头？莫非我的苏曼现在仍旧在长途跋涉，一直不停地走啊，走啊——向西方古里峰走去？山背后，太阳沉没在那里，星星沉没在那里，一切都沉没在那里。

罗那吉特　曼特里 10 ！我想一定是……

大臣　是的，陛下，在修筑水闸的工程里……

罗那　吉特（向安巴）别伤心啦。我知道，你的儿子在今天已经获得世界上最伟大的礼物了。

安巴　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他在今天傍晚一定会把礼物带来交给我，我是他的妈妈。

罗那吉特　他一定会带给你的。可是现在还不到黄昏时候。

安巴　但愿你的话是真的，伯伯。我要在这条通往湿婆神庙的大路上等着他。啊，苏曼！

[下。

[巫多尔古特的小学教员率领着他的一队学生从不远的树荫下走来。

教员　我看，我看你们非挨一顿藤条不可！扯开喉咙喊：万岁！万王之王万岁！

学生们　万岁，万王……

教员（打了一两个离他较近的学生的嘴巴）之王万岁！

学生们　之王万岁！

教员　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伟大的……

学生们　伟大，伟大，伟大的……

教员（推了学生一把）喊五次。

学生们　喊五次。

教员　你们这些混账的小猴子！喊！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伟大的……

学生们　伟大，伟大，伟大，伟大，伟大的……

教员　巫多尔古特的统治者万岁！

学生们　巫多尔古特的……

教员　统治者……

学生们　统治者……

教员　万岁！

学生们　万岁！

罗那吉特　你们到哪里去？

教员　陛下，你要褒奖皇家技正比菩提，所以我也带着学生来参加庆祝。他们从小就学会崇拜那些给巫多尔古特带来荣耀的人物，而我也从没有让他们丢掉实际学习的机会。

罗那吉特　比菩提干了些什么，我想他们全都知道吧？

学生们（一边跳，一边拍掌）知道，知道，把西布特拉伊人喝的水截断啦！

罗那吉特　为什么截断呢？

学生们（兴高采烈）为了管教他们。

罗那吉特　为什么要管教他们？

学生们　因为他们是坏人。

罗那吉特　怎么坏法？

学生们　大家全知道，他们坏透啦，他们坏得可怕！

罗那吉特　你们好像不知道他们怎样坏法。

教员　知道，他们当然知道，陛下！哎呀，你们不是念过吗？你们不是在你们的课本上读过吗？（低声）他们的宗教顶糟糕，要不得。

学生们　是的，是的，他们的宗教顶糟糕，要不得。

教员　还有哪，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指自己的鼻子）说呀！

学生们　他们没有高鼻子。

教员　对啦！接着说：我们的著名的学者因此证明了什么？高鼻子表示什么？

学生们　表示我们民族的伟大。

教员　高鼻子的人干什么？说呀，他们要征服……说呀，他们要征服全世界！对吗？

学生们　对！他们要征服全世界。

教员　你们听说过巫多尔古特人在战争中吃过败仗吗？

学生们　没有，从来没有。

教员　我们的祖先帕拉格吉特老王陛下不是曾经有一次只率领了二百九十三名兵丁就打退了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个南方蛮族的军队吗？

学生们　是的，是的，打退了他们。

教员　陛下，您当然明白，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的那天，那些在巫多尔古特之外从倒霉的母亲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家伙们，一定要尝到心惊胆战、走投无路的滋味了，错了的话，我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教员！我们的责任是这样重大，我每时每刻都不敢忘怀，培养人才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您的大臣们却只会使用人才。可是，他们拿多少俸禄，我们又收

入多少薪金？陛下，您应该比比看啊！

大臣　可是，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就是你们的奖品啊！

教员　您真善于辞令，大臣老爷！这些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奖品！哎，可是，吃的东西太贵了，物价上涨，您看，牛油以前是……

大臣　好啦，好啦，我会考虑关于你的牛油的问题。现在，走吧！差不多要到举行大祭的时候了。

[教员率学生欢呼万岁下。

罗那吉特　你的这位教员老师的头脑里除了装满了牛油之外，似乎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大臣　他倒还装了一些牛身上的东西，至少牛身上产的五种东西[11]，他装了一种。不过，陛下，这种人也有他的用处。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老老实实地去执行，一成不变，天天如此。如果他们稍微聪明一点的话，他们就不会像机器一样被人利用，事情也就不会这样顺利进行了。

罗那吉特　曼特里！那边，那插入云霄的是什么东西？

大臣　陛下，您不记得了？那是比菩提的装置着机器的楼顶。

罗那吉特　啊！它从来也没显得这样清楚过。

大臣　清晨下了一阵暴雨，天空像洗过一样的清朗，因此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见它。

罗那吉特　它看来真像一只高举着握紧拳头的妖魔的长臂。它背后的太阳，不是脸儿涨得通红，好像在生气吗？把它修得这样高得出奇，怕不太好吧！

大臣　我却以为它像一支长枪刺进了我们苍穹的胸膛。

罗那吉特　现在该是我们到神庙里去的时候了。

[同下。

[巫多尔古特的另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你们当然注意到喽，如今比菩提总是拼命地躲避我们。他从骨子里想要把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的这一事实一笔抹杀。可是，有那么一天他会明白，剑要是比剑鞘还大的话就不妙了。

市民乙　不管你怎么说，老兄，比菩提总算为我们巫多尔古特挣来

了荣誉。

市民甲　算了吧！你们现在就开始替他吹嘘了。他费尽平生之力修建的那座水闸，哼，至少崩坍了十次。

市民丙　谁晓得它会不会再被水冲坏呢？

市民甲　你们看见过水闸北面的那一道堤岸吧？注意了没有？

市民乙　怎么？它怎么啦？

市民甲　它怎么啦！你连这个都不晓得？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说……

市民乙　他们说什么？老兄！

市民甲　他们说什么？你是傻子，还是装糊涂？这还用问吗？简直是……不必多说啦！

市民乙　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告诉我们一点儿，说啊！

市民甲　朗玖！你为什么张大嘴望着我？等一等，你知道，有一天，它会突然一下子……

[做手势。

市民乙　哎呀，老兄，你说什么，突然一下子？

市民甲　是的，老兄，你到恰格鲁那里打听打听去吧！他亲自上那儿去量了又量，算了又算，实地调查过的。

市民乙　恰格鲁有这种本领，并且头脑冷静。当别人全都在欢呼喝彩的时候，他却不声不响地把测量竿子亮了出来。

市民丙　我听人说比菩提的学问全是……

市民甲　我自己就知道，他是从班克特·瓦尔玛那里偷来的。班克特·瓦尔玛倒真正像个有学问的人，嘿！他的头可真大！唉，算了吧！如今比菩提成名啦，一切都归功于比菩提，而他，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反而吃不上饭，饿死了。

市民丙　仅仅是饿死的吗？

市民甲　好啦，好啦，讨论这些干吗？没有饭吃，也许有人给了他一点什么吃下去了，也许有人过甚其辞……我们这里并不缺乏散布流言的人。这个地方的人哪，简直就忍受不了听人说别人的好话！

市民乙　话尽管由你说，不过，这个人……

市民甲　哦，这并不新鲜。当然有人说他的坏话。想想他生在哪个国土上吧！我的曾祖父就是那个查布瓦村里的人，你们听说过他老人家的名字吧？

市民乙　当然，当然，在巫多尔古特居住的人，谁不久仰他老人家的大名？他就是那位……那位……那位什么……

市民甲　对，对！那位帕斯卡尔。像他老人家这样著名的配制鼻烟的能手，在我们这个县里再找不出第二个。输各拉吉特大王离开了他老人家亲手配制的鼻烟一天也活不下去。

市民丙　将来谈鼻烟的时候还多着呢，现在我们一同到庙里去吧。无论如何，我们总是比菩提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我们应该最先给他戴上花环，并且我们还要坐在他的右边呢。

声（幕后）弟兄们，别去，别去啊！回来吧！

市民乙　听！老巴杜来了。

[巴杜上。他身披破烂毛毯，手执弯曲的树枝作为手杖，头发乱蓬蓬的。

市民甲　喂，巴杜，你到哪里去？

巴杜　小心，小兄弟们，小心啊。别走上那条路，还来得及回头啊！

市民乙　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去？

巴杜　那里要举行血祭，拿活人做牺牲的血祭啊。他们抢去了我两个健壮的孙子，我的孙子再也回不来了。

市民丙　叔叔，为谁举行生人祭，供献牺牲啊？

巴杜　为干渴嗜血的魔鬼。

市民乙　干渴嗜血的魔鬼？她是哪一个？

巴杜　她贪得无厌，她攫取的越多，她的欲望也随着增长。她的干渴的舌头像舔了油的火焰一样越伸越长。

市民甲　疯子！我们是到湿婆神庙去的，那里怎会有嗜血的女魔？

巴杜　你没有听到消息？今天他们要把湿婆大神推出神庙，嗜血的阿修罗要登上祭坛的宝座。

市民乙　安静些，别说下去了，疯子。巫多尔古特的人们如果听见你说的这些话，他们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巴杜　是的，他们向我身上撒泥土，孩子们也向我抛掷石块。他们全都说：“你的两个孙子献出了生命，那是他们的光荣。”

市民甲　真的，他们并没有撒谎。

巴杜　真的？如果生命的牺牲不能换回生命。如果死亡仅能召来死亡，湿婆大神怎能容忍这极度的损失？当心啊！孩子们，别走上那条路吧！

[下。

市民乙　我怕，我心惊肉跳，汗毛直竖。

市民甲　朗玖！你胆子太小了。来，我们走吧。

[全下。

[太子阿比吉特与王子善乔耶上。

善乔耶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皇宫呢？

阿比吉特　有些事情你还不能够理解。“我的生命的激流，必须越过那石筑的宫墙”，是那耳边轻轻的召唤，把我带进露天的世界。

善乔耶　我发现你最近忧郁不安，那把你维系在我们中间的纽带，在你的心中已经松弛了，现在它是否已被扯断？

阿比吉特　善乔耶，看，看一看远方古里峰上日落的景象吧。它好像一只吐着火焰的飞鸟，展开彩云的双翅向黑夜飞去。那就是我生命旅程的写照，是被落日画在天上的。

善乔耶　但是，你没有看见那机器的尖顶正把自己刺进落日彩云的胸膛里吗？它正像一只胸前带箭的飞鸟，垂着翅膀，挣扎着投向暗夜的幽谷。不，我不喜欢这一切。现在是休息的时候，让我们到皇宫里去吧！

阿比吉特　在自由受到限制的地方，哪里会有休息？

善乔耶　为什么在长久的岁月过后，你才感觉到皇宫是拘禁你的藩篱？

阿比吉特　当我听到他们把摩克多塔拉用水闸囚禁起来的时候，我便明白了一切。

善乔耶　我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

阿比吉特　我们的神在我们周围的事物上到处写下了人类内心的秘密；我的灵魂的呼声寄托在自由倾泻的摩克多塔拉瀑布里。当他们在她的舞蹈着的双脚上加上铁链的时候，我被惊醒了，我忽然觉得那巫多尔古特的王位正是我生命的活流的桎梏。于是我走出皇宫，寻找从铁链的捆绑中解放出来的道路。

善乔耶　带我去作你旅途中的同伴吧。

阿比吉特　不，我的小兄弟，你必须找出自己应走的道路。你如果跟随着我，那么，我就会挡住你的去路。

善乔耶　请不要这样冷酷吧，你的冷酷刺伤了我。

阿比吉特　你了解我的心灵。你受了打击，你会更加了解我。

善乔耶　我不想问你：你从什么地方得到感召和你要到哪里去。但是，你看，黄昏来临了，宫门的阁楼上传出了晚歌声。难道那歌声竟不能吸引你吗？艰苦的事业里寓有光荣，但是甜蜜的生活也有它的价值。

阿比吉特　正是为了生活的甜蜜和它的价值，才更需要艰苦奋斗啊，我的好兄弟！

善乔耶　你记得有一天，当你看见你每天坐在上面晨祷的席子前面放着一朵白莲而惊讶的事吗？没有人告诉你，是谁在你起床之前，天将破晓的时候，悄悄地为你采来一朵白莲。但是，今天你竟能忘记那小小的甜蜜的举动是多么动人吗？把自己隐藏起来，却隐藏不了他奉献的胆怯的形象是不是还萦绕在你的心头？

阿比吉特　我当然记得。正因为爱，我才不能忍受那弄哑了大地歌声的、露出钢铁的巨齿仰天狂笑的魔鬼。正因为我爱天堂，我才毫不迟疑去和威吓天堂的阿修罗决斗。

善乔耶　看，黄昏的光辉已经晕倒在那边绿色的山峰上了，它没有给你心里带来一个哀伤的影子吗？

阿比吉特　是的，我忘不了那个忧郁的形象，我的心里也充满忧愁。别以为我是无情的，我并不歌颂冷酷。你看，那只小鸟，独自歇在苍松的最高枝头，我不知道它要归巢呢，还是要越过黑暗飞向远方陌生的树林？我只知道它静静地歇在树枝上，默默地凝望着天边的落日。那默默的凝望在我的心中歌唱着：世界是多么的美丽！我向那使我的生活变为甜蜜的一切敬礼。

[巴杜上。

巴杜　他们不许我向前走，他们把我打回来了。

阿比吉特　发生了什么事？巴杜，你的额头受了伤，流着血呀！

巴杜　我去警告大家，告诉他们：不要走上那条路，要赶快回头。

阿比吉特　为什么？怎么一回事？

巴杜　太子，你不晓得吗？他们要为饥渴的女魔举行登上机器祭坛的大礼。他们要举行生人祭。

阿比吉特　你说什么！

巴杜　当他们为祭坛奠基的时候，已经浇灌了我的两个孙子的鲜血。我曾想罪恶的祭坛会自己倒塌，但是，它并没倒塌，湿婆大神还没有睡醒。

阿比吉特　它就要倒了，到时候了。

巴杜（走近太子，低声说）那么，我想你听到啦？你听到湿婆大神的召唤？

阿比吉特　听到啦。

巴杜　哎呀，你不会逃避吧？

阿比吉特　不，不会。

巴杜　你没有看见血从我的头上流了出来，我的全身被抹遍了泥沙？太子，你能忍受吗？当你的心被撕碎的时候？

阿比吉特　由于湿婆大神的福佑，我能忍受。

巴杜　当四面都成了你的敌人的时候？当自己人诽谤你的时候？

阿比吉特　我将忍受到底。

巴杜　那么，也就无所谓恐惧了。

阿比吉特　没有，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巴杜　好！好！那么别忘了老巴杜吧。我和你走的是一条路。湿婆大神亲手在我额头点上了血的圣痣[12]，即使在黑暗中，它也会使你把我认出来。

[下。

[禁卫乌塔布上。

乌塔布　太子，你为什么要把南迪山口的道路打通呢？

阿比吉特　为了把西布特拉伊的人们从连续不断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乌塔布　国王准备救济他们，他也有恻隐之心。

阿比吉特　右手悭吝，左手慷慨，一方面堵塞了他们走向繁荣的道路，一方面又来救济，是解救不了他们的。因此，我把他们的那条可以把粮食自由运出运入的道路打通了。我看不出贫困依靠救济会产生什么效果！

乌塔布　国王说：南迪山口的打通，等于你敲掉了巫多尔古特盛粮食的桶底。

阿比吉特　我把巫多尔古特从一向是西布特拉伊的寄生虫的这一可耻可悲的地位中解救出来了。

乌塔布　您做了一件轻率、大胆的事情！国王已经得到报告……除此之外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如果您能够，现在就赶快逃跑吧！连站在街上和您谈话，如果被别人看见都不太安全了。

[下。安巴上。

安巴　苏曼！我的孩子苏曼！你们有谁在他们把我的孩子带走的那条路上经过呢？

阿比吉特　他们把你的孩子抓走了吗？

安巴　是的。从这儿一直向西，太阳落下的地方，白昼完结的地方。

阿比吉特　我正要走上那条路。

安巴　那么请您记住这个忧愁的女人的一句话吧。当您看到他的时候，告诉他，他的妈妈在路边等待着他回来呢！

阿比吉特　我会告诉他的。

安巴　那么，祝福你，愿你长寿。苏曼！我的苏曼！

[湿婆的信徒们唱赞歌上。

信徒　们（唱）

赞颂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缔造者

大神湿婆！湿婆！

赞颂那

涤清疑虑的

扯毁枷锁的

驱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湿婆！

[维佳耶帕尔将军上。

维佳耶帕尔　敬礼，太子！敬礼，王子！国王派我前来。

阿比吉特　国王有什么吩咐？

维佳耶帕尔　我只能秘密地告诉你。

善乔　耶（握紧阿比吉特的手）为什么要秘密地？对我都要保守秘密吗？

维佳耶帕尔　这是命令。太子！我请您到帐篷里来。

善乔耶　我也跟你一同去。

维佳耶帕尔　国王不希望如此。

善乔耶　那么，我就在路旁等候着。

[维佳耶帕尔带阿比吉特向帐篷走去。

[“巴乌尔[13]”歌者上。

歌者（唱）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再也，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迎着风暴撑出去的小船哪，

它再也，再也不能够靠岸。

他响应了那疯狂的召喊，

把哭泣留在后面……

你呀，你的双臂怎能再把他环抱在胸前？

[卖花女上。

卖花女　先生，请问谁是巫多尔古特的比菩提呀？

善乔耶　哦，你找他做什么？

卖花女　我是一个外乡人，我是从德欧达里来的。听说所有巫多尔古特的人都在他走过的路上向他撒着如雨的鲜花。我想他是一位圣人。为了瞻仰他的风采，我特意从自己的花园里采了鲜花来。

善乔耶　他？他也许不是圣人，可真是个聪明人。

卖花女　他做了些什么伟大的事呢？

善乔耶　他把我们奔腾的瀑布囚禁起来了。

卖花女　人们就是为了这个崇拜他？难道囚禁是神的事业？

善乔耶　不，在神的手里一切枷锁都将剥落。

卖花女　因此人们就向他撒花吗？我不明白。

善乔耶　你不明白倒好。不要对那不值得崇敬的人浪费神的鲜花，回去吧！……不，等一等，你肯把那朵白莲卖给我吗？

卖花女　我要献给圣人的花，我不能卖掉它。

善乔耶　我要把它献给一位我最崇敬的圣人。

卖花女　好，拿去吧。不，我不要钱。只请你把我虔诚的敬礼带给那位神圣的父亲。告诉他，我是德欧达里的一个可怜的卖花女。

[下。维佳耶帕尔上。

善乔耶　我的哥哥在哪里？

维佳耶帕尔　他成了帐篷里的囚犯。

善乔耶　太子成了囚犯！你真狂妄大胆！

维佳耶帕尔　看，这是国王的圣旨。

善乔耶　这是谁的阴谋？请你放我去看看他。

维佳耶帕尔　请原谅。

善乔耶　那么，逮捕我，我也是叛徒。

维佳耶帕尔　没有这样的指示。

善乔耶　好，我立刻就去，把指示给你带来！（走了不远，又转了回来）维佳耶帕尔，把这朵白莲交给哥哥吧！说是我送给他的。

[分下。

[西布特拉伊的塔南乔耶上。

塔南　乔耶（唱）

我要渡过这苦难的海洋，

在狂暴的飓风里

撑出我无畏的小船。

怀抱着坚定的信念

勇敢地扬起了破碎的白帆，

我要把小船靠拢在

你榕荫下的岸边。

你既在前面指引道路——

又怎肯把我弃置不管？

我只是不顾一切风险

撑出我脆弱的小船。

日落黄昏，小船泊岸——

我将在你的慈悲的脚前

献上我苦难日子的一朵红莲。

（西布特拉伊的群众上）怎么？你们的脸色像石灰一样的

惨白啊！

群众甲　师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国舅钱德帕尔的殴打了。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他蔑视我们的太子。

塔南乔耶　哎呀，直到今天你们还不能战胜暴力？直到今天他还能够伤害你们？

群众乙　不过，把我们拉到宫门口殴打，真是奇耻大辱！

塔南乔耶　不要把尊严堆在自己身上，你的内心有神在，把一切光荣放在他的脚边吧，那里，侮辱是打不进去的。

[群众领袖加奈希上。

加奈希　我受不了！我非打他不可！我的手痒得难受。

塔南乔耶　那么，你是约束不了你的两只手了？

加奈希　师父，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就会把那个蠢驴钱德帕尔的手杖夺过来，打个样儿给他看看，让他尝尝挨打的滋味。

塔南乔耶　你就不会做个不打的样儿给他看看？你的力气没处使了？不是吗？双桨拼命打击着波涛，波涛并不停息它的咆哮，把稳了舵，就会战胜它的凶暴。

群众丁　那么，请告诉我们怎么办吧！

塔南乔耶　给暴力以致命的还击。

群众丙　师父，那又该怎么办呢？

塔南乔耶　当你能够抬起头来敢说没有任何力量足以伤害你的时候，暴力就连根铲除了。

群众乙　说没有任何力量足以伤害我们，那可不太容易。

塔南乔耶　没有任何暴力能够伤害你们内在的人格，因为它是一团光焰；只有动物的本性才可以被伤害，因为它还只有血肉之体，受了打击，只能哀鸣着死去。哦，为什么张口呆立着呢？不懂我的话吗？

群众乙　我们了解你，可是不了解你所说的。

塔南乔耶　那可真要大祸临头了。

加奈希　领悟师父的教诲需要时间，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了解你，仅仅为了这个，就足以使我们得救了。

塔南乔耶　那么，当你们看到那将要靠岸的援救之船在你们眼前沉

没的时候怎么办呢？随之而来的将是一阵骚乱？如果你们不能在内心深处理解我所说的一切，不能把它变成坚定不移的信念，那就十分危险了。

加奈希　师父，请不要说那样的话吧！当我们在你的脚下找到了隐避之所的时候，这就证明我们已经明白了一切，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塔南乔耶　你们还没有明白，这是不容怀疑的了。你们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你们的喉咙里唱不出歌曲。让我为你们唱个歌好吗？

（唱）沉重地，沉重地，我的主啊，

沉重地打击加上打击吧！

哦，胆怯的人啊，你们为了避免打击，不是反抗，就是逃避，其实两者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你们还只是兽群之中的野兽，不能面对群兽的主宰。

（唱）我悄悄地逃亡在外，把自己藏起来，

我遭到洗劫，如今一无所有。

我躲避你，只是为了我满怀恐惧。

看，孩子们，我要去同摩里顿乔耶——死的征服者，湿婆大神算一次总账，我要告诉他：暴力与打击究竟有没有伤害我的能力，请你亲自考验并加以审判吧。我再不背负着惊恐或是威吓的重担前进了。

（唱）现在，你有什么本事就完全使出，使出来！

看一看，到底是我碰壁还是你失败？

我四海遨游，

我欢度岁月，

看谁能逼出我的眼泪来！

众（齐声）妙啊，师父！真的——

“看谁能逼出我的眼泪来”！

群众乙　可是，请告诉我们，你要到哪儿去呢？

塔南乔耶　参加国王的盛会去。

群众丙　在国王那方面说来，它是一个盛会。可是对你说来，谁知

道它将会是什么呢？你去那里干什么呀？

塔南乔耶　在宫廷里留下我的名字。

群众丁　如果你落在国王的手里……不，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塔南乔耶　为什么不会？一定会的！

群众甲　你不畏惧国王，可是，我们怕他。

塔南乔耶　是的，因为在你们的心里寓有伤害的意念，所以你们害怕。我从没有想到使用暴力，我也就不知道什么叫作害怕。心怀杀机的人，一定会被恐惧所吞噬。

群众乙　好吧，我们和你一同去。

群众丙　我也拜见一次国王。

塔南乔耶　哦，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呢？

群众丙　要求可不少，问题是他会给我们什么。

塔南乔耶　你是否要求做国王呢？

群众丙　师父，您在开玩笑？

塔南乔耶　为什么开玩笑？你知道跛了一只脚走路该是多么痛苦！如果王位只属于国王一个人，而不属于人民，那才是真正的跛脚王位。你们看见了那跛脚王位的跳跃也许会吃惊，但是，神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泪水。啊呀，为了国王，你们也应该要求他让出王位。

群众乙　他要是把我们赶走呢？

塔南乔耶　当那比国王更高的神允准了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国王的驱逐只能赶走国王自己。

（唱）我们时常把你的邀请忽略，

你呼喊着我们的名字

要我们登上你的宝座。

孩子们，要我把最简单的真理告诉你们吗？当你还不曾认识到那只是神的宝座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国王也好，普通人也好，都不能久占王位。它不是趾高气扬、傲慢蹲踞的胡床，它只是低头合掌祈祷的席座。

（唱）守门人，他不认识我们，

我们被阻在路中间，

我们伫守在大门外边——

唤我们，唤我们走进他的门槛吧！

是守门人对我们有意不相认吗？我们额上画着的国王的圣痣已经消失在沙尘里模糊不清。不能控制内心的王国，怎能追逐外在的暴力？国王的确是要坐在宝座上的，但是坐在宝座上却不一定都是国王。

（唱）你亲手赋予我们生命，

也赐给我们崇高的地位，

在贪婪、恐惧和羞愧中

我们有时失去了尊荣，

我们的生命蒙上了灰尘，

一天天地失去了光辉。

群众甲　无论您怎么解释，我总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到国王那里去？

塔南乔耶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吧！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不安和怀疑。

群众甲　什么？

塔南乔耶　知道吗，你们越是围着我、依赖我，你们就越难自立，而我也因为被你们拦阻而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我要到一个没有人尊敬我的地方获得自由与休息。

群众甲　可是国王不会轻易把你放走！

塔南乔耶　为什么他要放我走？如果他能够把我囚禁起来，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群众乙　可是，亲爱的师父，即使他的手在你的身上碰一下，我们也不能忍受啊！

塔南乔耶　我的身体已经奉献在神的脚前，如果神能忍受，你们也必须忍耐。

群众甲　好，师父，让我们一同走吧，我要去见识见识这位国王。以后呢，一切就都听凭命运的安排。

塔南乔耶　那就坐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吧。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我要到附近去打听一下。

[下。

群众甲　朋友，你看，看一看巫多尔古特人的这副尊容吧！好像造物主拿了一团肉开始造人，而没有工夫把它完工似的。

群众乙　还有，他们的衣服紧绷绷的多么可笑！

群众丙　他们把自己捆成一个小包裹，唯恐丢掉一点什么似的。

群众甲　他们是天生的苦力，因此他们必须把衣服裹紧。他们什么也不会，只会从市场到市场，从码头到码头，到处奔波，当苦力，找饭吃。

群众乙　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的所谓“文学”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

群众甲　什么都没有！简直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见过他们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母，像爬行的白蚂蚁似的？

群众乙　真像白蚂蚁！他们就是一群白蚂蚁！他们的文化所到之处，这群白蚂蚁就把当地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咬个精光。

群众丙　然后，再埋在他们的蚂蚁窠里。

群众甲　他们用武器杀害我们的身体，又用书籍毒害我们的心灵！

群众乙　罪恶！滔天的罪恶！我们的师父说过踏着他们的影子都会变为污秽不洁。你知道为什么？

群众丙　不知道，为什么呢？

群众乙　你连这都不知道？当天神和天魔从乳海里搅拌出甘露之后，天神得到了甘露，他喝着喝着，从他的杯子里溅出了几滴甘露落在地上，我们西布特拉伊族的祖先就是用那沾染了甘露的泥土做成的。天魔把天神喝过甩掉的杯子拿来舐了又舐，随后把它扔在臭沟里，巫多尔古特人的祖先是用那浸在臭沟里的杯子的破片捏成的。因此他们强壮有力，但是——呸！他们污秽！

群众丙　你从哪里听来的？

群众乙　我的师父亲口告诉我的。

群众丙　师父！（肃然起敬，合掌行礼）你就是真理！

[巫多尔古特市民上。

市民甲　一切都很圆满，只是国王把铁匠的儿子比菩提一下子提升为刹帝利种姓，那似乎不太……

市民乙　那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等回到我们的村庄里再讨论吧！现在是喊口号的时候。皇家技正比菩提万岁！

市民丙　比菩提把刹帝利种姓的武器与吠舍种姓的机器结合起来了。比菩提万岁，皇家技正万岁！

市民甲　喂，朋友，看那边有几个西布特拉伊人！

市民乙　你怎么知道是……

市民甲　你没有看见他们戴的帽子一直把耳朵都盖上了？瞧那怪样子！矮个子！好像是给谁突然从头上使劲拍了一巴掌，于是就再也长不高啦。

市民乙　那帽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非把耳朵盖上不可呢？难道他们以为神给他们安上耳朵是错了？

市民甲　也许他们怕自己那一点点智慧从耳朵里跑出来呢！

[众大笑。

市民丙　不对，他们是怕智慧突然钻进去呀！

[笑。

市民甲　是怕巫多尔古特的拉耳朵鬼拧他们的两只耳朵！（笑）喂！你们这群西布特拉伊的蠢东西！你们是哑巴吗？你们一声不响，是怎么啦？

市民丙　你们不知道今天是我们的大节日吗？喊！喊“比菩提万岁！皇家技正万岁！”

市民甲　你们一声不响，你们的喉咙堵死啦？非要我们掐着脖子把你们的声音挤出来吗？喊！喊“比菩提万岁！”

加奈希　为什么要喊“比菩提万岁”？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市民甲　你说什么？他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样重大的消息，直到现在居然还没有传到他们那里去！这真该归功于他们的掩耳帽了。

市民丙　你们喝的水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如果不发慈悲，你们就会像缺水的癞蛤蟆一样干瘪瘪的啦！傻瓜！

群众乙　我们喝的水握在比菩提的手心里？他忽然摇身一变，成了

天神啦？

市民乙　他让天神休假去了，天神的职务于是就由他自己来执行。

群众甲　执行天神的职务！拿出证据来！

市民甲　当然，向那边看——摩克多塔拉水闸！（西布特拉伊人齐声哄笑）你们以为这是开玩笑吗？

加奈希　难道不是开玩笑？摩克多塔拉瀑布的水会被闸住？湿婆大神亲手赠给我们的礼物，你们铁匠的儿子有本领把它抢去？

市民甲　睁开眼睛亲自看看吧——那边天空里！

群众甲　哎呀，那是什么呀！

群众乙　好像一个螳螂，一个跳在天空里的巨大的铁螳螂！

市民甲　哎！就是那螳螂用它的双臂就把你们的水给夹住了。

加奈希　少说废话吧！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告诉我们，你们铁匠的儿子坐在螳螂的翅膀上飞到天上捉月亮去了呢！

市民甲　看，这就是他们掩耳帽的好处！他们有耳朵，可是什么也听不进去，所以，他们非灭亡不可！

群众甲　我发誓，我们决不会灭亡。

市民丙　很好！好得很！可是谁来拯救你们？

加奈希　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的神？我们的活着的眼睛可以看见的神——我们的师父塔南乔耶？他的一个身体在神庙里，一个身体在外边。

市民丙　你们听这些掩着耳朵的说些什么呀！他们非灭亡不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们死亡的命运。

[巫多尔古特市民下。

[塔南乔耶上。

塔南乔耶　刚才你们说些什么？愚蠢啊！只有我自己背负着拯救你们的重担吗？如果你们这样想，那么你们早已死了七次，变了七次鬼魂了。

加奈希　巫多尔古特的人们狂妄地恐吓我们，说是比菩提已经闸住了摩克多塔拉的水源。

塔南乔耶　闸住了水源！是他们说的？

加奈希　是的，师父！

塔南乔耶　我想这些话并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

加奈希　那难道值得一听？我们一笑置之。

塔南乔耶　你们所有的耳朵全交由我一人保管吗？你们所有的听闻也必须由我来听取吗？

群众丙　师父，他们的话里面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地方吗？

塔南乔耶　你说什么？有人说把那难以制服的力量约束起来了——无论是从内心或是从外界——这难道是一件不值一听的小事吗？

加奈希　师父，如此说来，我们的饮水真会被断绝吗？

塔南乔耶　那是另一回事。那是湿婆大神所不允许的。你们等一等，我去探听一下真相。宇宙间到处布满了消息啊，那死亡的箭经常是从我们所忽略了的方向射来的。

[下。

[西布特拉伊另一居民上。

群众丙　啊，比善来了！有什么消息吗？

比善　国王把太子从西布特拉伊召回，并且不再让他复职了。

众　那不行，绝对不行！

比善　你们怎么办呢？

众　我们要把太子带回西布特拉伊去。

比善　用什么方法？

众　用武力！

比善　用武力对付国王？

众　我们从来没有把国王放在眼里。

[国王罗那吉特与大臣上。

罗那吉特　是谁？你们没有把谁放在眼里？

众　敬礼！陛下。

加奈希　我们是来向你请愿的。

罗那吉特　为了什么？

众　我们要求太子回去。

罗那吉特　什么？

群众甲　是的，我们要陪太子回西布特拉伊。

罗那吉特　然后，你们就舒舒服服地把缴纳租税的事忘个干净，是吧？

众　我们没有饭吃，快饿死了。

罗那吉特　你们的领袖在哪里？

群众　乙（指加奈希）他，加奈希是我们的领袖。

罗那吉特　不是他，我说的是你们的师父，那位出家人！

加奈希　看，他来了。

[塔南乔耶上。

罗那吉特　是你把这些人弄得疯疯癫癫的？

塔南乔耶　是我。连我自己也是疯疯癫癫的呀！

（唱）啊！天空里弥漫着醉人的曲调，

是哪个狂人在弹奏高歌？

他引我出门，疯狂地到处奔波。

黄昏来临，天色已晚，

疯子啊！看你如何再嬉戏忘返！

他急切地向我召唤，我却不肯露面，

唉，后来我寻遍高山密林，

我只有惊惧地哭喊。

罗那吉特　别指东说西，装疯卖傻！说！租税到底缴纳不缴纳？

塔南乔耶　不，陛下，不缴！

罗那吉特　不缴！好大胆！

塔南乔耶　不是你的东西，我们不能给你。

罗那吉特　不是我的？

塔南乔耶　我们多余的粮食才是你的，可是我们用来填饱饥饿的肚皮所需要的粮食不属于你。

罗那吉特　那么，是你阻止我的人民缴纳租税？

塔南乔耶　他们由于恐惧倒是想缴税的，是我阻止他们说：生命只能献给那赐给生命的人。

罗那吉特　你的鼓励只能暂时掩盖或遏止他们的恐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外在的鼓励如果稍微放松一些的话，那内心的恐惧便会以七倍的力量冲出去，那时候他们就会一败涂地。出家人，你应该知道，你的额头上写下了不幸的命运。

塔南乔耶　那命中注定的不幸，我已经把它迎接在心坎上，因为在我的心里居住着战胜一切不幸的天神。

罗那　吉特（向群众）我命令你们回西布特拉伊去。出家人！你留在这里。

众　那办不到，只要我们还活着，你办不到。

塔南　乔耶（唱）

你叫他留下，他就会留下？

你的命令几时有过结果？

兄弟们呀！别以武力相威逼，

该留下时，他不愿逃脱。

国王，强制、威胁不会使你有任何真正的收获，那甘心情愿献出的一切才真是属于你的。

罗那吉特　这是什么意思？

塔南乔耶　那给予一切的，他保有一切。贪婪带给你的，只是偷来的财物，你不会永远保有的。

（唱）你想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

你有武力，你可以把人来鞭打！

那被你折磨的人啊，

神能忍受的，他就不会说话。

陛下，你的错误就在于你以为可以用暴力夺取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也就因此归你所有。你不知道那抓紧在手心里的东西会从你指缝间悄悄溜走，只有放松，你才能占有。

（唱）你幻想一切都会被你占有，

宇宙也要按照你的韵律跳舞，

等你忽然睁开眼睛一看啊，

你要的是甜，偏偏来的是苦。

罗那吉特　曼特里，立刻逮捕他。

大臣　陛下……

罗那吉特　我的命令似乎不合你的心意？

大臣　一个最恐怖的惩罚机器已经建立起来，在它的上面如果再加上更多的恐怖的话，那么我们将要冒着总崩溃的危险啊！

众　我们不能忍受这一切。

塔南乔耶　走开，我吩咐你们回去。

群众甲　师父，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太子，你没有听说吗？

群众乙　如果我们再失掉了你，谁还能鼓舞起我们的内心的力量呢？

塔南乔耶　你们的力量真是只寄托在我的身上吗？如果你们这样说，那可确实使我变得软弱了。

加奈希　师父，不要试探我们吧！我们所有的力量，的确只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塔南乔耶　那么，我失败了。我必须离开你们。

众　为什么？师父！

塔南乔耶　因为得到我而丧失了你们自己的意志，你们幻想我有可能支付这样巨大的一笔损失？我真惭愧啊！

群众甲　师父，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好吧，我们一定依照师父的吩咐去做。

塔南乔耶　离开我，回去。

群众乙　我们回去又怎么办呢？您能够离开我们吗？您不爱我们了吗？

塔南乔耶　爱你们，为使你们获得心灵的自由而离开你们，比爱你们而使你们精神窒息要好得多啊！不要再多说了，回去吧！

众　是，师父，我们走啦，但是……

塔南乔耶　但是什么？不要“但是”！扬起头来，走！

众　是，那么我们走啦。

塔南乔耶　那样也叫“走”吗？打起精神，踏稳脚步。

加奈希　我们回去啦，可是我们的心留在这里。

[下。

罗那吉特　怎么啦？出家人！为什么这样沉默呢？

塔南乔耶　国王，他们太使我放心不下，太使我担忧啊！

罗那吉特　为什么？

塔南乔耶　我所做的是你的钱德帕尔的棍棒也办不到的事。我一直认为我是在激励他们的精神，坚定他们的意志，可是今天他们却当面对我说，是我把他们的意志偷去了。

罗那吉特　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塔南乔耶　只不过是我越鼓舞他们，他们越不能成熟罢了。欠债过多的人，仅只是催促并不能使他偿清债务。他们想象我比神还要伟大，以为他们亏欠神的债，可以由我替他们一笔勾销，因此他们盲目地依附于我。

罗那吉特　听说他们认为你就是他们的神。

塔南乔耶　是的，因此他们只停留在我的面前，永远不能和真正的神会面。那真正能够指导他们内心的神，反倒因我而被蒙蔽。

罗那吉特　他们来向国王缴纳租税的时候，你阻拦；他们把你当作神明来崇拜的时候，你又痛苦。不是吗？

塔南乔耶　哦，真的，我感到我在沉沦，如果能够飞也似的逃开，我才能生存。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我，那么他们在神的面前便宣告破产、无可奉献了。偿还这笔亏欠神的债务，便会落在我的头上，神是不会放松我的。

罗那吉特　那么，现在你应该怎么办呢？

塔南乔耶　躲开他们。如果我真的束缚了他们的意志，变为他们心灵上的枷锁，湿婆大神会给我和比菩提同样的惩罚，因为我们犯的是同样的罪恶啊！

罗那吉特　那么你为什么还在拖延？马上躲开。

塔南乔耶　我现在要是躲开的话，他们立刻就会骚动起来，把你的钱德帕尔的脖子扭断，那么，应该归到我身上的责罚就会落在他们的头上。考虑到这一切，我不能马上躲开。

罗那吉特　你不能够自动躲开的话，我会使你躲开。乌塔布，把他带进行宫监禁起来！

塔南　乔耶（唱）

你的铁链不会使我惊慌失措，

我不会在你暴力下伤心畏缩。

我的心中，我的心中啊，

藏有他亲手签字的通行证，

你的拘捕决不能把我擒获！

我所来去的道路，

你的禁卒啊，他怎能找得出？

我已经迈进他的宫门，

你的牢狱，怎能把我囚禁？

你的恫吓，震动不了我的心！

[乌塔布带塔南乔耶下。

罗那吉特　曼特里，去到囚室看看阿比吉特去。如果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恨的意思，那……

大臣　陛下如果亲自去……

罗那吉特　不，不！他是国家——他自己的国家的叛徒，除非他认罪，我决不见他的面！我回宫去了，有消息送到宫里去。

[下。

[湿婆大神的信徒们上。

信徒　们（唱）

湿婆，湿婆大神啊！

你的无情的烈焰

刺穿了黑暗的心脏，

震惊了荒凉的火葬场。

你的雷霆宣示了真理，

惩罚了邪恶与不义。

愤怒的湿婆大神啊，

你引领我们渡过死亡的海洋。

[乌塔布上。

乌塔布　怎么？国王不和太子见面就回宫去啦？

大臣　他害怕，他怕一见太子的面，他的决心就会消失。他和塔南乔耶故意谈得这样久，就是因为他心中犹豫不定，他既不能走进帐篷，离开帐篷他的脚又抬不动。算啦，我要瞧瞧太子去。

[下。两个女人上。

女人甲　姨母，为什么大家全都在发怒？为什么他们说太子犯了错误呢？对于这一切，我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

女人乙　你，巫多尔古特的姑娘，连这都不明白！他打通了南迪山口的道路。

女人甲　我不明白这样做会有什么罪过，可是，我一点也不相信太子会做坏事。

女人乙　你还年轻，等到有一天你吃过许多苦头、历尽辛酸之后，你就会明白，越是外表上十分善良的人，越应该引起怀疑。

女人甲　可是你们怀疑太子什么呢？

女人乙　人人都说他现在就想要借着西布特拉伊人民的帮助来夺取巫多尔古特的王位，他已经不能等待了。

女人甲　他要王位做什么，他已经获得了全体人民的衷心爱戴。我竟会相信那些毁谤太子的人们而不相信太子！哼！

女人乙　闭嘴！年轻轻的毛头小姑娘，简直不配谈这些。全国的人都在咒骂他，只有你对他……

女人甲　我要站在全国人的面前，告诉他们……

女人乙　别说啦，别说啦！

女人甲　为什么不让我说？眼泪要从我的眼睛里滚出来啊！我相信太子甚于相信一切——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的信念表白出来。今天我要用我长长的头发在湿婆大神的面前发誓，我要向他祈求说：“父亲，请你揭露人们毁谤太子的谎言，显示出太子的伟大吧！”

女人乙　别说啦，还是悄悄的，别说下去啦！有人会听见的。咳，你这丫头，非惹出是非不可！

[同下。

[巫多尔古特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我们决不放松，走，见国王去。

市民乙　那会有什么好结果？太子是国王最心爱的宝贝，国王决不能对他的罪行给以公平裁判，只能在我们的头上出气、发火。

市民甲　让他发火去吧！要说的话总要说个明白，管它什么结果。

市民丙　太子一方面对我们表示非常关心和亲近，简直要把天上的月亮摘给我们，可是，暗中他又干着这样的好事！怪不得他突然把西布特拉伊看得比巫多尔古特还重呀！

市民乙　这样一来，世界上还有天理存在吗？你说，老兄！

市民丙　简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人都不能信任。

市民甲　国王要是不惩罚他，那就由我们来办吧！

市民乙　怎么办？

市民甲　巫多尔古特没有他的立脚之地，叫他顺着他开辟的那条道路滚出去！

市民丙　可是，那个从查布瓦村来的人说太子不在西布特拉伊，这里皇宫里也没有他的影子。

市民甲　一定是国王把他藏起来了。

市民丙　藏起来了？哼！推倒了宫墙也要把他拉出来。

市民甲　放火把他烧出来。

市民丙　想欺骗我们！拼出性命，也要……

[乌塔布和大臣上。

大臣　怎么一回事？

市民甲　别和我们装糊涂！躲躲闪闪的行不通！把太子交出来。

大臣　哎呀，我是谁？胆敢把他交出来！

市民乙　你可以向国王建议——不过，你办不到！我们要自己去把他拉出来。

大臣　很好！那么先把法律抓在你们的手里，从国王的监狱里把他拉出来吧！

市民丙　从监狱里？

大臣　国王已经把他囚禁起来了。

众　国王万岁！巫多尔古特万岁！

市民乙　走！我们到监狱里去，到那里……

大臣　到那里干什么？

市民乙　先把我们献给比菩提的那些花环上的花朵扯掉，再把那些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

市民丙　为什么套在脖子上？捆在手上！修造水闸的人承受了鲜花的献礼，那残余的绳索正好做开路人手上的枷锁。

大臣　太子把路打通了，你们说他有罪；你们破坏了法律和秩序就没有罪吗？

市民乙　啊？那完全是两回事。好吧，就算我们破坏了法律，又怎么样？

大臣　你们不满意脚下的土地，说是要跳在天空里，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跳在天空里你们也仍然会感到不满意。你们应该先准备好一套法律，再去破坏原有的秩序。

市民乙　好啦，把监狱丢在一边，我们先到皇宫前面喊“国王万岁”去。

市民甲　看哪！看那边：太阳已经落山了，天也慢慢地黑啦，可是比菩提的机器尖顶上仍然闪耀着一片红光——红得像喝太阳光的酒，喝醉了似的。

市民乙　还有那湿婆庙顶上的三叉戟也是一样，它紧紧抓住落日的余光不撒手，而那落日的最后的光辉也像怕沉没似的留恋着它迟迟不肯离去。多么奇怪的神气！

[同下。

大臣　现在我才明白国王为什么要把太子监禁在帐篷里了。

乌塔布　为什么？

大臣　为了把他从群众的手里救出来。但是，情形不太乐观啊！群情激昂，人心越来越骚动了。

[善乔耶上。

善乔耶　我不敢在国王的面前显露出过分急切的心情，因为那只能促使他的决心更加坚定。

大臣　王子，请镇静些。不要把事情闹得更复杂了！

善乔耶　我也犯了叛逆之罪，我也应该被你们监禁！

大臣　你留在外面设法恢复他的自由比待在监狱里好。

善乔耶　我已经怀着这样的心愿去到人民中间，我知道他们爱护太子甚于他们的生命，太子的被捕，他们一定不能忍受。可是，我去了，却发现他们因为得到了打通南迪山口的消息正在愤怒不息。

大臣　那么你就该明白，只有在牢狱里太子才是最安全的啊！

善乔耶　我永远是他的追随者，让我也追随着他到监狱里去吧。

大臣　那有什么好处？

善乔耶　世界上没有一个孤独的人是个完整的人，他只是一半。只有当他和另一个人以赤诚的心，互相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得到完整。我和太子的关系正是这种真诚的结合。

大臣　王子，这话不错。但是这种真正的结合却并不需要随时随地形影不离啊！天上的云和海洋里的水本质上是一体，因此它们表面上的分离只不过使它们的结合变得更有意义。如今太子虽然不在这里，他却可以从你的身上显示出自己。

善乔耶　哦，曼特里，这话听来不像你自己的，倒像是太子说的话呀！

大臣　他的话散布在我们呼吸着的空气里，现在我来引用它，却忘记了是他的还是我自己的。

善乔耶　不过，你倒真的提醒了我，当他不在的时候，我要做他的工作。现在我就到国王那里去。

大臣　做什么？

善乔耶　请求国王把治理西布特拉伊的责任委托给我。

大臣　局势很紧张啊，现在……

善乔耶　正是因为如此，我的请求才是及时的。

[同下。

[维斯瓦吉特上。

维斯瓦吉特　谁在这儿呢？是乌塔布吗？

乌塔布　是的，大王。

维斯瓦吉特　我一直等待着天黑。你收到我的信了吧？

乌塔布　收到了。

维斯瓦吉特　我的命令你照办了？

乌塔布　等一会你就晓得了。不过……

维斯瓦吉特　不必犹疑。国王虽然自己不准备释放他，如果有人悄悄地想办法完成了这件事，对他说来却是极大的安慰。

乌塔布　不过他决不会饶恕那个完成这件事情的人。

维斯瓦吉特　我的士兵在这里，他们会把你和你的守卫们当作俘虏带走。一切完全由我负责。

幕后声　失……火啦！失火……啦！

乌塔布　啊？是啦！他们在囚室旁边做厨房用的帐篷里放了火，趁这好机会我去把太子和塔南乔耶放出来。

[跑下。

[不久，太子阿比吉特上。

阿比吉特　老爷爷！是你！

维斯瓦吉特　我是来捉你的，你一定要跟我到摩罕格尔去。

阿比吉特　今天什么都不能把我捕获了——无论是爱情，还是愤怒。你们以为是你们把火点起来的吗？不，这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燃烧起来的。今天我还不能享受被监禁的清福。

维斯瓦吉特　为什么？孩子，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办理？

阿比吉特　去偿还我降生时候所欠下的一笔债务。摩克多塔拉瀑布曾是抚育我的保姆，我要打开“她”的枷锁，恢复“她”的自由。

维斯瓦吉特　那将来有的是时间，不必忙在今天哪！

阿比吉特　我只知道，现在是时候了。时间会不会再来，谁又能够知道？

维斯瓦吉特　我们和你一同去。

阿比吉特　不，大家的任务并不一样，该我做的事，只能由我独自承当。

维斯瓦吉特　西布特拉伊的人民是你虔诚的信徒，他们迫切地等待着分担你的工作，你不准备召唤他们来吗？

阿比吉特　如果他们也听到了我所听到的召唤，他们就不会等待我了。我的召唤只能引他们走入迷途。

维斯瓦吉特　孩子，如今天色已晚，黑暗已经笼罩了我们。

阿比吉特　但是光明也会由那召唤发出的地方来临。

维斯瓦吉特　阻拦你走上你所选择的道路的那种力量我是没有的。虽然我知道你要独自在黑暗中跋涉，我也只好和你告别，任你前去。留

下一句安慰我的话再走吧，孩子，说：“我们还能再相见！”

阿比吉特　记忆着这句话吧——“我和你永远不会分离”。

[分下。

[塔南乔耶上。

塔南　乔耶（唱）

烈火啊！我的朋友，

我歌唱你的胜利。

我赞美你赤色形象的壮丽！

你扯断了手铐

向青天高举着双臂，

你踢开脚镣

狂舞在无畏的大地。

朋友啊！总有那一天：

生命的禁期会终结，

牢门上的铁闩会打开。

那天啊！捆人的绳索

会被你烧成灰！

那天啊！我和你欢舞在自由的舞台，

我的热力，你的猛火，

会把一切的苦难焚毁！

[巴杜上。

巴杜　师父，白天过去了，黑暗已经笼罩了大地。

塔南乔耶　我们过分习惯于依赖外面的光亮了，因此，黑暗一来，我们眼前只看见一片漆黑。

巴杜　我曾经想到，湿婆大神的健舞一定会在今天开始的，可

是……难道连他的手脚也被比菩提的机器捆绑起来了吗？

塔南乔耶　湿婆的舞蹈在最初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在它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启示。

巴杜　赐给我们希望和信心吧——我生命的主宰，因为我们十分恐惧。醒来吧，湿婆，醒来吧！光明已经消失，我们已经迷失了路途，我们哭唤，却得不到你的回应。哦！死的征服者，湿婆大神，用你降临的恐怖来制服我们的恐惧吧！醒来啊，湿婆，醒来啊！

[下。

[巫多尔古特市民上。

市民甲　骗人！太子不在监狱里，他们把他藏起来了。

市民乙　哼！看他们能把他藏在哪里！

塔南乔耶　不会的，孩子们！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把他隐藏起来。墙壁会倒塌，门户会破裂，阳光会迅速地照射进来——一切都会显示出来的。

市民甲　哎呀，这是谁？吓了我一跳。

市民丙　好哇，出家人，是你！把他捉住，捆起来。

塔南乔耶　对于一个等待被捉的人又何必费事捉他呢？

市民甲　把你那套“圣人腔”收起来吧！我们根本不在乎那个！

塔南乔耶　不在乎的好！你不想尊敬我，神就会亲手取得你们的尊敬，你们是幸福的。我深知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由于盲目崇拜以致失去了他们真正的师父。

市民甲　他们的师父是谁？

塔南乔耶　那鞭打他们的人就是他们的师父。

市民甲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你头上玩玩做师父的把戏呢？

塔南乔耶　我同意，孩子们！我要看看我是否真正能够在这门功课上考试及格！来！考验我吧！

市民乙　我疑心，是你玩了一些鬼把戏来煽惑我们的太子。

塔南乔耶　你们的太子比我聪明，是他鼓动我呢！

市民乙　你们听见了吗？他的话倒不可不注意。他们两个准是在进行什么阴谋诡计。

市民甲　不然的话，为什么天都晚了他还在这里绕来绕去？他要设法把太子带回西布特拉伊。让我们先把他捆起来丢在这里，等我们找到太子，然后再来和他算账。嗨！昆丹，捆紧了他，绳子在你手里呀！

昆丹　给你绳子，你自己捆。

市民乙　哎呀，你还算个巫多尔古特人吗？给我，把绳子给我！（捆塔南乔耶）怎么样？师父，还有什么话说吗？

塔南乔耶　他把我捆得真紧啊，他不会轻易放松我。

[湿婆信徒们上。

信徒　们（唱）

湿婆，湿婆大神啊！

你的无情的烈焰

刺穿了黑暗的心脏，

震动了荒凉的火葬场。

你的雷霆宣示了真理，

惩罚了邪恶与不义。

愤怒的湿婆大神啊，

你引领我们渡过死亡的海洋。

昆丹　你们看，天色越暗，我们的机器高楼也变得越加黑漆漆的了。

市民甲　白天它和太阳比赛，晚上它又想要胜过夜晚的黑暗了，简直是个鬼怪。

昆丹　为什么比菩提要把它筑成这个样子呢？在巫多尔古特无论你跑到什么地方再也躲不开它，它像一声凄厉的尖声长嗥，把你吓得昏头昏脑。

[市民丁上。

市民丁　我刚得到消息，太子在国王的行宫里呢，就在那边杧果园

的后面。

市民乙　哦，现在我才明白，怪不得那个出家人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不肯离开！好吧，让他就这么捆着待在这里，我们到那边瞧瞧去。

[同下。

塔南　乔耶（唱）

莫非你只扭紧了琴弦就算完成了你的工作？

哦！师父，我聪明的弹唱者哟！

那调准了弦索的竖琴就听凭它这样哑默着？

哦！师父，我聪明的弹唱者哟！

那么，你失败了，你失败了啊！

弦丝已经扭紧，音调已经调准，

哦！师父，我聪明的弹唱者哟！

如果你的手轻轻触抚一下琴弦，

哦！师父，我聪明的弹唱者哟！

那被禁锢的音乐就会发出自由的声音，

哦！师父，我聪明的弹唱者哟！

不然啊，缄默的羞惭会损坏了你的竖琴！

[巫多尔古特市民重上。

市民甲　真糟！这算怎么回事！

市民乙　国王的叔父带领着卫队把太子劫到摩罕格尔去啦。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昆丹　因为他是巫多尔古特人，他的血管里有着巫多尔古特的血液！他怕太子在这里得不到公平的裁判，因此，他用武力劫持了太子。

市民甲　真是太专横了。这简直是强奸民意！难道我们就不配惩罚太子？

市民乙　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明白吗？老兄！

市民甲　对！对！他们的金矿……

昆丹　还有，你们知道，他们的牛栏里至少至少也有五万头牛。

市民甲　没有问题，我们会一头一头地把它全部数出来，并且……哼！他太无法无天了！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蛮横！

市民丙　还有，他们出产的香料，每年至少收入……

市民乙　当然，当然，那要当作罚款。可是，现在我们怎样处置这个出家人呢？

市民甲　哦！扔下他，叫他在这里待着吧！

[同下。

塔南　乔耶（唱）

傻子啊！那被你们弃置在尘埃的，

你以为它便没有人理睬？

那知道他的价值的

会从泥土里把它拾起来。

“啊，这是一粒珍珠，”他说，

“占有它的不配是尘土。”

他的项链失去了光彩，

因为失落了这颗无价的珠粒。

为寻找它，你们竟不知道

他的使者走遍了大地？

被你们轻视遗弃的

将得到他更亲切的爱抚，

被你们羞辱折磨的

会忍受他所分担的痛苦！

[昆丹再上。

昆丹　师父，请不要生气。我来把绳子解开，你赶快逃回家去吧！谁晓得今天晚上……

塔南乔耶　谁又晓得今天晚上那召唤会不会传来？因此，我不能回家去。

昆丹　你的召唤从哪里来呢？从这里？

塔南乔耶　从盛节的结束里。

昆丹　你是西布特拉伊人，巫多尔古特的节日……

塔南乔耶　这是湿婆的节日，如今所欠缺的是西布特拉伊还没有献上它的燃灯祭。

幕后声　醒来啊，湿婆大神，醒来啊！

昆丹　我不明白，我不能理解。我怕。师父，再见吧。

[分下。

[巫多尔古特的两个皇家使者上。

使者甲　现在我们往哪儿走呢？纳巫萨奴的牧羊人说，他们看见太子一个人顺着这条小路一直往西去了。

使者乙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找到，这是国王的命令。

使者甲　有谣言说太子被捉到摩罕格尔去了，可是听了疯子安巴的话之后，我却以为她所看见的人毫无疑问地是我们的太子，并且太子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使者乙　可是，我可真不明白在这样的黑夜里他独自一个会到哪儿去呢？

使者甲　没有灯，我们可一步也走不了啦，我们到村寨里的更夫那里找个灯来再说。

[同下。一旅客上。

旅客　甲（喊）喂，布……丹！桑……普！桑普！好，他们把我丢下不管啦，叫我一个人为难！他们让我先走，说是他们马上会从小路上追上我。现在一个也不露面啦。瞧，那座黑压压的机器还在暗夜里向我做鬼脸，简直吓掉了我的魂！有人来啦，谁？谁呀？为什么不答应？是布丹吗？

[另一旅客上。

旅客乙　我是尼姆库，卖灯的。今天大节日，京城里要整夜灯光灿烂，他们需要灯盏。你是谁？

旅客甲　我是胡巴。流动戏班的唱戏的。路上你可遇到我们的剧团？我们的戏班主人安杜？

尼姆库　来来往往的有那么许多人，我怎么能认出他们呢？

胡巴　在千万人的中间你也不会迷失了他。我们的安杜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会消失在人海里，他会自己叫你把他认出来的……我说，大哥，你的筐子里似乎有不少灯盏，给我一盏吧！行路人比在家里的人更需要灯火啊！

尼姆库　你给多少钱？

胡巴　要是有钱给你的话，我就会像老爷似的和你大嚷大叫了，何必还和你花言巧语、低声下气呢？

尼姆库　哦，你倒真是个滑稽大王！

[下。

胡巴　好嘛，他不肯给我一盏灯，倒是给了我一个“滑稽大王”的鉴定。这也不简单！滑稽家有这样的一种才能，就是在漆黑的黑暗中也能叫人把他认出来……唉！听这蟋蟀的鸣声，青天都被它们给叫得昏昏沉沉要瘫痪了。喏，我要不和卖灯的来一通诙谐，直接了当，干脆——抢！一定解决问题！

[一个行路人上。

路人　喂！

胡巴　哎哟！吓我一跳，干什么？

路人　向前走！

胡巴　正是因为要向前走我才出来的呀！脱离群众的队伍，想独自一人前进，结果是一步也挪不动——我正在心里仔细玩味这个真理呢！

路人　队伍早就准备好了，你去参加就是。

胡巴　你说什么？我们丁·莫赫纳人有个坏习惯——话要是讲不清楚，我们就是不懂。你说队伍都准备好了，什么队伍呀？

路人　我们查布瓦村的人也有一个习惯——我们专门会让人把事情搞清楚。（打了他一拳）现在懂了吧？

胡巴　唔，明白啦！它的意思是：我必须走，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次请你温和一点回答我吧，你的第一次的回答，一拳就把我头脑打清醒了！

路人　到西布特拉伊去。

胡巴　到西布特拉伊去？在这漆黑的夜里？到那里唱哪出戏啊？

路人　唱把已经打通的南迪山口重新堵起来的那出戏！

胡巴　哦，叫我去堵塞南迪山口？哎，老兄，黑暗里你不能够看清楚我长的这副模样，否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废话了！我是……

路人　管你是谁，你总有两只手吧？

胡巴　我不能说我没有手，不过，我不是干这种活的一把手！不然的话，我……

路人　别废话！到时候我们自然会发现你到底长了一双什么样的手！现在，走！

[第二个路人带罗查曼上。

路人乙　嗨，甘加尔，我又抓到了一个人！

甘加尔　他是谁？

罗查曼　先生，不是别人，是罗查曼。巫多尔古特湿婆庙里的打钟的。

甘加尔　好！手膀子上有劲！走！到西布特拉伊去！

罗查曼　去就去，不过庙里的钟……

甘加尔　让湿婆自己打自己的钟去。

罗查曼　哎呀！求求你们，可怜我吧，我的老婆有病啊！

甘加尔　你走，她的病不是治好了，就是死了；你在，也是这样。

胡巴　罗查曼老兄！别多说啦，走吧！被他们抓走，这事固然不妙，可是，你要反对的话，危险也不少，我已经得到一点经验了。

甘加尔　听，纳尔辛格的声音！喂，纳尔辛格，事情顺利吗？

[纳尔辛格带着三四个人上。

纳尔辛格　看，我带了一队人来啦！还有几批已经被我先打发走

啦！

甘加尔　那么，马上动身！路上也许还能抓到几个。

队中一人　我不去！

甘加尔　干吗不去？你怎么啦？

队中一人　不怎么，我不走！

甘加尔　纳尔辛格，这人叫什么名字？

纳尔辛格　他叫布努瓦里。是个做莲子念珠的。

甘加尔　好，我来和他交涉，说，为什么不去？

布努瓦里　不愿意。我从来没有和西布特拉伊的人吵过嘴，打过架，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

甘加尔　好，就算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可我们是他们的对头，你应该为国家尽你应尽的责任。

布努瓦里　我不愿做不合理的事。

甘加尔　思想上你有认为哪是合理和哪是不合理的自由！可是现在，不合理就是不合理！巫多尔古特是个大的整体，你不过是它其中的小小一分子，它需要你做的事，错不错完全不要你去负任何责任。

布努瓦里　另外还有比巫多尔古特更大的，在它的面前巫多尔古特和西布特拉伊处于同等地位。

甘加尔　嗨，纳尔辛格！你听见了吗？这家伙在狡辩呢！对国家说来有这类狡辩家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了。

纳尔辛格　罚苦力，做笨重活儿，专门治“辩论”这种毛病。因此，我才把他抓来的。

布努瓦里　我只能累赘你们，与你们的工作没有一点好处。

甘加尔　你简直是巫多尔古特的累赘！我正好找到了铲除你、消灭你的办法。

胡巴　布努瓦里老叔！你是一切都讲道理的人，他们偏不讲理，你和他们争执什么呢？要么，按他们的规律办事，要么，就冷静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完事。

布努瓦里　你打算怎么办呢？

胡巴　我唱歌。我想在这里它也许不合适，因此我发不出声音来，不然我早就唱了。

甘加　尔（向布努瓦里）现在你打什么主意？

布努瓦里　我一步也不走。

甘加尔　那么我们叫你走，捆起他来！

胡巴　我说句老实话，甘加尔老兄，你可别生气。你背着他走，要消耗气力，不如保存你的力量办你的正事去。

甘加尔　惩办那些不愿为巫多尔古特效力的人也是一件大事！懂吗？花点工夫想想去。

胡巴　是啦，我懂啦，我现在就明白啦！

[除纳尔辛格和甘加尔之外，全下。

纳尔辛格　啊，比菩提来啦！皇家技正比菩提万岁！

[比菩提上。

甘加尔　事情办得很顺利，人也抓了不少。可是，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大家都等着为你举行庆祝会呢！

比菩提　我没有参加庆祝会的心情。

纳尔辛格　为什么？怎么啦？

比菩提　打通南迪山口的消息恰巧在今天传来，这正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我的功勋的注意。有一个敌人在和我暗地竞争。

甘加尔　谁在和你竞争？皇家技正！

比菩提　用不着提他的名字，你们大家都知道。竞争的目的是要搞清楚，巫多尔古特人们是更尊敬他，还是更尊敬我，如此而已。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你们，某有关方面曾经派出使者来叫我改变主意，并且给了我要破坏摩克多塔拉水闸的恐吓的暗示。

纳尔辛格　好大胆！

甘加尔　你能忍受吗？比菩提！

比菩提　狂言谵语不值一驳！

甘加尔　可是，比菩提，你这样的过分自信不太好吧？你自己不是

说过水闸上有一两处地方造得并不坚固吗？有谁知道的话，就会很容易地……

比菩提　可是知道的人也都晓得，谁要去扩大那个裂缝的话，他就会立刻被洪流卷去。

纳尔辛格　派人看守起来不是更好吗？

比菩提　不必为水闸担心，死神阎摩亲自看守在那里。现在如果我能够把南迪山口重新封锁起来，我便没有任何忧虑了。

甘加尔　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

比菩提　当然，我的工具全都准备好了。困难的是那条山路太狭窄，防御它是很容易的，只消几个人就可以把我们挡回去。

纳尔辛格　保卫它，阻拦我们？拼出性命，死也要把它堵塞起来。

比菩提　要牺牲许多人啊！

甘加尔　有该牺牲的人在，就不会缺少人去死。

幕后声　醒来啊！湿婆！醒来吧！

[塔南乔耶上。

甘加尔　看，谁来啦！真是不祥之兆。

比菩提　喂，出家人，像你们这样的有道的修行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湿婆唤醒，倒是我，一个你们所谓亵渎圣灵的无神论者要把湿婆给吵醒了。

塔南乔耶　这话我相信，唤醒他的责任是在你们的身上。

比菩提　可是我们不像你们似的用敲钟、燃灯来唤醒他。

塔南乔耶　是的，你们会用锁链把他捆起来，可是，为了扯断那捆绑着他的锁链他也会很快地觉醒起来。

比菩提　我们的锁链不同寻常，它是拧了又拧，绞了又绞，一环套着一环不易扯断的。

塔南乔耶　当痛苦达到顶点，忍无可忍的最后关头，那就是他觉醒的时候。

[湿婆信徒们上。

信徒　们（唱）

赞颂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缔造者

大神湿婆！湿婆！

赞颂那

涤清疑虑的

扯毁枷锁的

驱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湿婆！

[罗那吉特与大臣同上。

大臣　国王陛下，行宫里一片荒凉，许多帐篷都烧光了。那里的几个卫士也……

罗那吉特　先别管他们。我要知道阿比吉特现在在哪里！

甘加尔　陛下，我们要求您惩办太子。

罗那吉特　当一个人应受处分的时候，难道我还会等待你们的提醒才去惩罚他？

甘加尔　太子还没有找到，人们的心里已经产生了怀疑。

罗那吉特　什么！怀疑！怀疑哪一个？

甘加尔　陛下，请原谅。您必须了解您的属民心里所想的，越是迟迟找不到太子，大家也越发变得不能忍耐，大家已经愤怒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说，如果一旦找到了他，大家就不会等待您来惩办他了。

比菩提　陛下，现在我们没有等您下命令，就自己动手去修建南迪山口的碉堡了。

罗那吉特　为什么不由我来处理？

比菩提　因为您自己的家族中有人做出这样不名誉的事情，人们自然会怀疑您也在暗中同意的。

大臣　陛下，今天人民的心情一方面是矜夸自负，一方面又愤怒填胸。希望您不要以烦躁挑起他们更为烦躁的骚动。

罗那吉特　谁在那边站着呢？是出家人塔南乔耶吗？

塔南乔耶　我知道陛下还没有把出家人忘记。

罗那吉特　你一定知道太子阿比吉特在哪里！

塔南乔耶　不，陛下！对于我所确知的，我从不保持缄默，因此，我常落在危险之中。

罗那吉特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塔南乔耶　等待着太子出现。

幕后声　苏曼！我的孩子苏曼！天黑了，一片漆黑啊！

罗那吉特　谁？她是谁？

大臣　那个疯子安巴。

[安巴上。

安巴　怎么？他还没有回来！

罗那吉特　为什么还要找他？时间到了，湿婆大神把他叫走啦！

安巴　难道湿婆只会把人叫去？难道湿婆从来不曾把他们送回来？还是悄悄儿的？在漆黑的深夜里？……苏曼！苏曼啊！

[下。信使上。

信使　报告陛下，千千万万的人从西布特拉伊过来了。

比菩提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早已决定要出其不意地把他们解除武装，全部歼灭。无疑地是你们中间有不忠的叛徒把消息透露给他们了。甘加尔，除了你们几个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人参与机密而知道内幕的，那么，怎么会……

甘加尔　什么！比菩提！你连我们都怀疑了吗？

比菩提　怀疑并无止境！

甘加尔　那么，我们也怀疑你！

比菩提　你们有这种权利。不过，无论如何，有时间的话，总要彻底清算的。

罗那　吉特（向信使）你知道他们此来的目的吗？

信使　他们听说太子被监禁，他们发誓要把他救出去。当太子恢复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拥戴他做西布特拉伊的国王。

比菩提　我们也在寻找太子，他们也在寻找太子，看他究竟落在谁的手里。

塔南乔耶　你们双方都能找到他，在他的心里没有偏爱。

信使　啊，西布特拉伊的领袖加奈希来了！

[加奈希上。

加奈　希（向塔南乔耶）师父！我们能够得到他吗？

塔南乔耶　是的，你们能够。

加奈希　肯定地告诉我们吧！

塔南乔耶　一定能够得到他啊！

罗那吉特　你们在寻找什么人？

加奈希　哦，陛下！您必须释放他！

罗那吉特　释放谁？

加奈希　我们的太子。你不需要他，我们需要他。你们阻塞了我们的生机，夺去了我们的一切，难道连太子也不能例外吗？

塔南乔耶　傻子，你真不识人啊！谁有那种力量能够拘禁太子？

加奈希　我们拥护他做我们的国王！

塔南乔耶　一定会。他会穿着国王的礼服来临。

[湿婆信徒们上。

信徒　们（唱）

湿婆，湿婆大神啊！

你的无情的烈焰

刺穿了黑暗的心脏，

震动了荒凉的火葬场。

你的雷霆宣示了真理，

惩罚了邪恶与不义。

愤怒的湿婆大神啊，

你引领我们渡过死亡的海洋。

[众下。

幕后声　苏曼！妈妈在喊你！妈妈在唤你啊！回来吧，苏曼！回来吧！

比菩提　听！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声音？

塔南乔耶　那是暗夜心中发出的遏止不住的哧哧的欢笑。

比菩提　嘿！安静些！你们可能告诉我，声音是从哪一方向传来的？

幕后声　胜利归于湿婆大神！

比菩提　这清清楚楚的是流水轰鸣的声音。

塔南乔耶　是为开始起舞所敲的第一声鼓。

比菩提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了！

甘加尔　这似乎是……

纳尔辛格　我想它是……

比菩提　是的，是的，毫无疑问，是摩克多塔拉的水在自由地奔流！我的水闸啊，谁把它破坏的？哪一个破坏的？他逃不脱死亡的魔掌！

[甘加尔、纳尔辛格与比菩提急下。

罗那吉特　曼特里！这是怎么一回事？

塔南乔耶　那是邀请赴宴的召唤，邀请赴挣脱了锁链的自由欢宴的召唤！他来了——

（唱）在我的脉搏的跳动里，

他敲起了、敲起了长鼓。

大臣　陛下，这一定是……

罗那吉特　是的，这一定是他的……

大臣　除了他谁会……

罗那吉特　谁会有这样的胆量？

塔南　乔耶（唱）

在我生命的呼吸里，

他的双脚、他的双脚在跳舞！

罗那吉特　如果必须惩罚他的话，由我来惩罚他吧。可是，可是从这群疯狂了的属民手中，他……哦，我的阿比吉特是天神的宠儿，愿天神保护他吧！

加奈希　师父！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塔南乔耶（唱）

他踏着天上的星辰，

那暗夜的守望者，已经来临。

罗那吉特　听，我好像听见有脚步声！是阿比吉特！阿比吉特！

大臣　是他！他来了！

塔南乔耶（唱）

那爆炸了的内心的痛苦，

扯断了锁链，打开了桎梏！

[善乔耶上。

罗那吉特　是善乔耶！阿比吉特在哪里？

善乔耶　摩克多塔拉的水把他带走了，我们永远失掉他了。

罗那吉特　你说什么？孩子！

善乔耶　太子把摩克多塔拉的枷锁打开了。

罗那吉特　哦，我明白了！在摩克多塔拉的解放里他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善乔耶！他带你一同去了吗？

善乔耶　没有，但是我心里知道他一定会到那里去的，于是在黑暗

里我在半路上等他，可是到此为止，再没有什么了——他阻拦了我，不许我陪他同归于尽。

罗那吉特　再多告诉我一些你所知道的情形吧！

善乔耶　他终于在水闸上找出了罅隙，他从那裂缝里打击着魔鬼机器，魔鬼机器也给他以致命的反击，于是摩克多塔拉的自由的洪流像慈母似的把他受伤的身体抱在怀里带他走了！庄严地把他带走了！

加奈希　我们是来寻找太子的，现在，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他了吧？

塔南乔耶　不，现在他永远属于你们了。

[湿婆信徒们上。

信徒们（唱）

赞颂那

恐怖的毁灭之主

和平幸福的缔造者

大神湿婆！湿婆！

赞颂那

涤清疑虑的

扯毁枷锁的

驱逐恐惧的

大神湿婆！湿婆！

[落幕。

一九二二年

国王

刘安武　译

第一场

[暗室。

[王后苏德尔希娜和她的宫女苏伦格玛。

苏德尔希娜　光！光在哪里？这房间里难道永远没有光吗？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您的每一间房间都有光。为了避开光难道一间暗室也不行吗？

苏德尔希娜　为什么一定要有黑暗呢？

苏伦格玛　要不怎么能辨别出有光和无光呢？

苏德尔希娜　正像你是这间暗室的女仆一样，你的话也是暗黑的，使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倒说说，这间房间是在哪里？我从哪儿来？又从哪儿走出去？每天都使我感到像迷魂阵一样。

苏伦格玛　把覆盖的土层挖开，在大地的中心建造了这间房间。国王特别为您建造了它。

苏德尔希娜　国王难道缺少房间，非要特别建造这样一间暗室？

苏伦格玛　在有光的一些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来来往往。在这黑暗中才可以和你单独相会。

苏德尔希娜　不，不，我需要光！为了光我正焦急不安。如果你在某一天为我带来了光到这里，我要把我的项链赏给你。

苏伦格玛　娘娘，我哪有这种权力！国王陛下保持黑暗的地方，我岂能让它放光明！

苏德尔希娜　你这样忠心耿耿？但我听说，国王惩罚了你的父亲，是真的吗？

苏伦格玛　是真的。父亲好赌，好多青年聚在我家里喝酒、赌博。

苏德尔希娜　那你做什么呢？

苏伦格玛　娘娘，那您不是都听说了吗？我当时正走在毁灭的道路上，我的父亲有意让我走那条路。我没有了母亲。

苏德尔希娜　国王流放你的父亲时你没有感到不满吗？

苏伦格玛　我感到很不满。我心里想，如果有人杀死了国王，那才好呢！

苏德尔希娜　国王把你从你父亲手里解救出来，以后把你安置在哪里了呢？

苏伦格玛　我怎么知道，安置在哪里？但是我受了很多苦，好像有人用针扎我，在火上烤我。

苏德尔希娜　为什么？你是因为什么事而受这么多的苦呢？

苏伦格玛　我正走着毁灭的路，这条路一被堵死，我就感到好像我的任何依靠也没有了。我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吼叫着围着笼子转着，心里想：不管抓着什么人，撕扯他，咬啃他，把他撕成碎片扔掉。

苏德尔希娜　那时你是怎么看国王的呢？

苏伦格玛　啊，他多么残忍，多么残酷无情！多么没有一点儿宽容的凶残。

苏德尔希娜　那么你对这样一位国王为什么这么忠心了呢？

苏伦格玛　娘娘，我怎么知道呢？他是这样坚定、这样严厉，所以我能这样依靠他、信赖他。要不，像我这样堕落的人还能有什么依靠？

苏德尔希娜　你的心什么时候转变的？

苏伦格玛　娘娘，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是什么时候转变的？我的全部反抗情绪终于有一天承认失败而消失了。我看到：他有多么可怕，也有多么美。我得救了，得救了，终身得救了。

苏德尔希娜　那好，苏伦格玛，你向我起誓，真正地告诉我：我们的国王看起来怎么样？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他在黑暗中走到我身边来，又在黑暗中走去。我问过多少人，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回答我，所有的人都有所隐瞒。

苏伦格玛　我说真的，王后娘娘，我还真说不准他有多美。不，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美。

苏德尔希娜　你说什么，他不美？

苏伦格玛　不是，娘娘，说他美是作践他了。

苏德尔希娜　你的话全部令人不可理解。

苏伦格玛　娘娘，怎么办呢？所有的话不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小时在父亲的家里，看见不少的男子，我说他们美。他们日日夜夜强迫我听命于他们，他们扰乱我生活中的幸福和痛苦，这一切至今我未能忘记。我们的国王陛下难道像他们一样吗？像他们一样美吗？从来不是。

苏德尔希娜　不美！

苏伦格玛　对，应该这么说，不美。正因为不美，所以充满了一种惊异和奇特。当我从我父亲的家里被抢来带到他面前的时候，那时他显得多么可怕啊！我的心整个儿都憎恶他，甚至我即使瞎了眼睛，也不愿意用瞎了的眼睛看他。从那时起，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我早晨向他行礼时，我只看着他脚底下的泥土。而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的两眼已经很有意义了。

苏德尔希娜　你的话我都不理解，不过听起来还是好听的。但是你所说的，我一定得看到才放心。我是什么时候结婚的，都记不起来了，那时也不如现在懂得多。听母亲说过：看相的对她说，她的女儿所得到的夫君，像他那样的男子在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我也曾多次问过母亲：夫君看起来怎么样。她根本不想准确地告诉我。她说：我哪里看见过？从面纱里面根本看不清。一个优秀男子中的杰出者，我怎么能放弃看见他的贪欲呢？

苏伦格玛　娘娘，请看，微风吹来了！

苏德尔希娜　微风？哪里有微风？

苏伦格玛　这股香气，难道你没有闻到？

苏德尔希娜　没有，什么香气？我没有闻到。

苏伦格玛　大门已经打开，他来了，他进来了。

苏德尔希娜　你怎么发现动静的？

苏伦格玛　娘娘，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感到好像我的胸口里面听到了脚步声。我不是他的暗室的宫女吗？所以我内心的一种感觉苏醒了，我不需要亲眼见到就能理解。

苏德尔希娜　如果像你一样，我也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就达到彼岸了。

苏伦格玛　会的，娘娘，会的。您一直想“要看见他”，想得这样焦灼不安，于是您的心已经全部集中到看的方面来了。当您放弃这种聚精会神的思索时，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简单多了。

苏德尔希娜　我作为王后，对我尚且不简单；而你作为宫女，对你为什么简单了呢？

苏伦格玛　正因为我是宫女，所以就这么简单了。那天他把管理这暗室的担子交给我后说：“苏伦格玛，你每天要把这间房整理好，这就是你的任务。”我诚心诚意地接受了他的旨意。我打内心里都没有这样想过：一些人在您的有光亮的房间里点灯，也给我他们那样的工作吧。自从我担任了这项工作，工作的动力自然而然地在内心苏醒了，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不过现在他来了，就站在房间外边。陛下……

国王（歌声）

请打开房间，不要让我久站在房外边，

请示意，请注意我，伸开你的双臂。

白天的事已经结束，傍晚的星星已经出现。

太阳已经消失在大洋的彼岸。

我来到了房门口，不要让我久站在房外边。

是否用水罐打了水？是否已披上夜晚的衣衫？

是否梳理了发髻？是否摘来了鲜花？

用半开的花编制的花环是否编完？

飞鸟已经回巢，牛已经回到牛栏。

世界上所有的路，在黑暗中都合为一片。

我来到了你的房门口，不要让我久站在房外边。

苏伦格玛　国王陛下，您的门谁又能关上呢？门没有关上，仅仅虚掩着，一碰就自然而然地敞开，难到这一点您也做不到？只要娘娘自己不起身把门打开，您就不进去吗？

国王（歌声）

这是我的遮盖物，去掉它还要多久！

如果你愿意，呼出来的气就会把它吹走。

如果我继续躺在地上，吻着泥土，

那你就继续站在门口，这难道就是你的誓愿？

用车轮的轰鸣震醒所有的人。

充满活力回到自己的家里来吧，光荣地归来吧！

愿我的睡意消失，让我认识我的主人，

我跪在门口，让我将自己呈现在你的脚前。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您去吧，把房门打开吧，不然，国王陛下不会来了。

苏德尔希娜　我在这暗室里什么都看不清楚，房门在哪儿，我哪里知道？你知道这里的一切，您就代我打开门吧！（苏伦格玛打开门后行礼。下）你为什么不在有光亮的地方在我面前露面呢？

国王　你想在有光亮的地方和其他千百种东西混在一起看我吗？为什么不让我在这深沉的黑暗中作为你唯一的一个存在呢？

苏德尔希娜　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你，而我作为王后却不能看到你。

国王　谁说都能看到我呢？那些愚蠢的人自以为能看到我。

苏德尔希娜　不管怎样，你一定得在我面前露面。

国王　你会受不了的，你会痛苦的。

苏德尔希娜　会受不了，还有这种事吗？你有多么美，你又多么使人惊叹，这在这种黑暗中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怎么会在有光亮时还不能理解呢？当你的维那琴在外边奏响时，不知道我变成什么了，我开始感到，我就是你那维那琴的一首歌。你的含香味的披肩接触我的身体时，我感到好像我的整个身子由于极度的愉快而和空气混合在一起了。看到你以后我竟会受不了，这怎么可能呢？

国王　难道我没有任何形象进入你的内心吗？

苏德尔希娜　从一方面来说是进入了呀，不然的话，我又怎么能活下来呢？

国王　是哪一种形象？

苏德尔希娜　那也不是某一种形象。雨季刚来临的日子，当被饱含雨水的乌云覆盖的天空尽头，森林的轮廓和线条更为深沉的时候，我坐着一直在想：我的国王的形象也会是这个样子，这样起伏徘徊，这样覆盖大地，这样撩人眼睛，这样使人心满意足，那如嫩叶的眼睛这样充满幻影，那微笑是这样沉于严肃之中。在秋季的时光，当天空的覆盖物全都散去的时候，那时使我感到，你沐浴后行走在谢帕莉森林的路上，你的脖子上戴着茉莉花花环，你的胸口上有着白色檀香末的印迹，你的额

上缠着轻盈而又闪光的头巾，从你的两眼中射出的目光消失在天边的尽头。那时我感到你是我同路的伴侣，如果我能和你同行，那么在天涯海角，有石雕雄狮守护的金碧辉煌的宫门将会打开，我将能走进那清白的后宫。如果我不能这样做，我将坐在这窗前为一个遥远的理想而始终长吁短叹，我的内心将日以继夜地，夜以继日地为某一未知的森林小道，为某一尚未被嗅过的花朵的香味而不断悲伤啜泣，最后走向死亡。在春季里，当所有的森林都变得万紫千红的时候，我看到了你两耳戴着耳环，双手戴着手钏，身上披着淡黄色的披肩，手里拿着无忧树的花蕾，你的维那琴的每一根金黄色的弦都随着每一首曲调而急促不安。

国王　你看到了这么奇特的形象！那你为什么把这些都抛开，只想看到一个特别的形象呢？如果那一形象不是你内心所想象的，那么你的内心不是被破坏了吗？

苏德尔希娜　不过我敢肯定，会是我内心想象的。

国王　如果内心是属于他的，那么他就会是你内心所想象的，首先该是这样。

苏德尔希娜　我说真的：在这黑暗中，当我看不见你时，虽然我知道你就是我想象的，可是有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恐惧使我内心不时地发抖。

国王　有一种恐惧为什么不好呢？在受惊中如果没有恐惧，那就索然无味了。

苏德尔希娜　那好，我也想问你，在这黑暗中，你难道能看到我吗？

国王　那当然能看到啦！

苏德尔希娜　那你怎么能看到呢？又看到什么呢？

国王　我看到好像广阔无垠的太空的黑暗，由于受到我的欢乐的吸引旋转着，集中了许许多多星星的光亮在一个地方屹立着，其中有多少个时代的沉思，多少个宇宙空间的激情，多少个季节的赠礼！

苏德尔希娜　这就是我的形象！从你的嘴里听到后我的心很激动，但是不完全相信，我自己看不到我有这一切。

国王　把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从中是看不清自己的，而且显得渺小了。如果在我的心中看你自己，那是多么巨大，因为在我心中你不仅是你，而且成了我的形象。

苏德尔希娜　你说下去，你再说一遍，你的话我听起来像歌曲一样，像远古的歌曲，好像我世世代代一直在听着，那就是你唱的吗？就

是你唱给我听的吗？不，不，你所唱给那位听的人，她比我伟大，比我美丽得多。你的歌曲中那位看不见的美人，我却能看见，她是在我的内心里面呢还是在你内心里面？你所看到的我的形象，你只一次用顷刻间的工夫让我也看到吧！对你来说，难道黑暗根本算不了什么？因此，我从你那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恐惧，而这种严酷的像黑铁一样的黑暗，它在我头上像睡意那样，像昏迷那样，像死亡那样笼罩着。在你旁边难道它根本不算一回事吗？那样在这种场合我和你相会怎么可能呢？不行，不行，不能相会，不能在这里相会，在这种场合不行。要在我能看到树木花草，飞禽走兽，石头泥土等一切的地方，在那也能看到你的地方。

国王　好吧，那你看吧！但是你得自己辨认出来，没有人会告诉你，而且如果有人告诉你，难道你会相信吗？

苏德尔希娜　我会识别出来，会认出来的，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也会认出来的，决不会错。

国王　今天是三月十五，一个春天的节日，你站在后宫的屋顶上，从那里看，在我的花园中成千上万的人中间仔细辨认我。

苏德尔希娜　你一定会在他们中间吧？

国王　我会一次又一次在各个方向显示自己。苏伦格玛！

[苏伦格玛上。

苏伦格玛　陛下有何吩咐？

国王　今天是三月十五，春天的一个节日。

苏伦格玛　我需要做些什么？

国王　今天是你装饰的日子，不是工作的日子。今天在我的花园里你要协助我们行乐。

苏伦格玛　一定照办，陛下。

国王　王后今天想亲眼见一见我。

苏伦格玛　在哪儿见呢？

国王　就在那笛声吹响、番红花花瓣抛洒、月光和阴影相合的南边的小丛林里。

苏伦格玛　在那迷魂阵一样的地方能看到什么呢？在那里连风都急促不安，一切都是那样不稳多变，不会眼花缭乱吗？

国王　王后好奇呢！

苏伦格玛　满足好奇的东西千千万万，难道您和王后一起共同消除她的好奇心？您不是这样的国王啊！王后娘娘，您的好奇心最终要哭着返回的！

（歌声）你那双不安的眼睛像小鸟，

飞向何处遥远的森林？

今天心中如果吹响了爱的芦笛，

于是它就会自然地被手臂搂紧，

它会滞留下来，会一再徘徊，

啊，今天那双眼睛像小鸟飞回森林，

你没有看到心扉中进进出出的是谁。

你没有听到，南风在你耳边怎么说，

今天在花香中，在幸福的微笑中，在惊恐的歌声中，

永恒的春天为了寻找你显露出勃勃生机，

你那不安的眼睛像林中小鸟，

像疯了一样在外边寻找，在林中徘徊。

第二场

[道路。

[行人和卫兵。

行人甲　啊，先生！

卫兵　请说有什么事？

行人乙　路在何方？我们是外地人，请为我们指路！

卫兵　到哪里去的路？

行人丙　听说今天在举行节日的盛会，我们该向哪儿走？

卫兵　这里到处都是路，不管走哪条路，都会走到那里。从前面走吧！

[卫兵下。

行人甲　你听听他说的话，他说的意思是许多路都是一条路。如果是这样，那这样多的路有什么必要呢？

行人乙　啊，老兄，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制度。我们那地方可以说就根本没有道路，曲曲折折的小巷，好像迷魂阵一样。我们的国王说没有公共的道路才好呢，因为有了道路，老百姓就可以外出。而这个地方正好相反，走的人也没有阻拦，来的人也没有被挡住，可是还有这么多的人。要是我们那里有这种公开的自由，那早已荒无人烟了。

行人甲　杰那尔登老兄，这就是你的一大缺点。

杰那尔登　什么缺点？

行人甲　你尽力谴责自己的王国，公开的大道有什么好处呢？龚蒂尔雅老兄，你说说看，刚才他说，公开的道路好。

龚蒂尔雅　帕沃德特老兄，你不是一直看到杰那尔登的这种歪理吗？总有一天，他要陷入困境的，这种话一旦传到国王的耳朵里，那死后要找到抬尸体到坟场的人都会困难的。

帕沃德特　老兄，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公开道路的地方，我们的起居可没有得到一点儿便利。谁来了谁走了，任何人也没有一个准。成天老是憎恶自己的身体，唉，我的老天！

龚蒂尔雅　我也是听了杰那尔登的意见以后来这里的。我们那儿的社会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的父亲吧，他是多么大的伟人！根据经典，他量了四十九手臂长的圆周的地方，他就住在这里面一辈子，一天也没有伸出脚走出来一步。过世后产生了一个问题：火化也要在这四十九手臂长的圆周范围内进行，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最后精通经典的人裁决，不能超过四、九两个数字之外。所以把四十九颠倒过来成了九十四，这才能够把他从家中运了出来，不然火化得在家中进行。啊呀！天哪，多严格的风俗习惯，我们那个地方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地方。

帕沃德特　你说得对，过世后的事也要考虑到，这种事难道还简单！

龚蒂尔雅　这位杰那尔登也是那个地方的水土孕育成长的，可是他偏要说，公开的道路就是好！

[下，一位老大爷带一群孩子上。

老爷爷　孩子们，你们得和南风竞赛，承认失败是不行的。今天要让所有的道路都沉入在歌声中。

（歌声）来啊，我的春天，来啊！

今天，南大门已经敞开，

我要让你在内心的秋千上摇摆，

在崭新的青色光泽的车上，在铺着花的道路上，

在激动的芦笛声响起时，在花浸透花粉时。

来啊，我的春天，来啊！

来啊，在浓密的嫩叶丛中，来啊，在野茉莉花丛中，

带着温柔、甜美、迷人的微笑，在如痴如狂的风

飘拂的地方，

把自己的迫不及待的披肩抛向天空。

来啊，我的春天，来啊！

[下，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老兄，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的国王露面是恰当的。住在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国王，这难道不是令人遗憾的事吗？

市民乙　这其中的奥妙你们任何人也不知道，如果你不对别人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市民甲　我们都住在同一街区，我曾把一个人的话传给另一个人吗？对了，你的拉哈格大爷打井时曾挖到埋藏的财宝，那件事我可不是有意编造的，你全都知道得很清楚。

市民乙　对，对，我都知道。所以我才说，如果能保守秘密的话，我就对你说，要不，可能带来灾祸。

市民丙　你也是一个好人，维鲁巴格夏，如果可能带来灾祸，那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把灾祸请来呢？又有谁会成天为你保守秘密呢？

维鲁巴格夏　唉，提起了这件事嘛，所以……好吧，算了吧，我不说了，我也不是说废话的那种人。国王不露面，这是你们提起的，我才说，不是有意要露面的。

市民甲　唉，维鲁巴格夏，你就说了吧！

维鲁巴格夏　对你们说也不是什么过错，你们都是自己人。（轻声地）国王看起来很丑，所以他曾发誓，决不在任何人面前露面。

市民甲　那一定是这么回事。我们也老在想，所有国家的老百姓一看到国王就像树叶一样簌簌发抖，而我们的国王为什么不露面呢？不管怎样，如果有那么一次只露出眼睛来这么说：“砍掉所有孩子的脑袋！”那也会让我们知道：“是呀，毕竟还有国王存在。”所以维鲁巴格夏的话是可信的。

市民丙　什么也不可信，我是一点儿也不相信的。

维鲁巴格夏　你说什么？维希瓦沃苏？你想说我是撒谎吗？

维希瓦沃苏　我也不是想说你撒谎，但也不是就这样相信你说的。不管你是生气也好，或者想做其他什么也好。

维鲁巴格夏　你为什么会信呢？你就连你的父亲祖父也不相信，你就是这种德性。在这个王国里，如果国王不隐藏起来的话，那么这里就没有你容身之地了，你完全是一个什么也不信的人。

维希瓦沃苏那　好，你这个什么都信的人！如果是另一个国王统治的国家，那会把你的舌头割掉喂狗的，你竟说我们的国王看起来很丑。

维鲁巴格夏　维希瓦沃苏，说话可得克制点。

维希瓦沃苏　谁说话该克制点，这难道还得说出来吗？

市民甲　别说了，别说了，这样不好。看来你们要把我拖进灾难中去的，我不能陷进去了。

[都下，有几个人拉着老大爷上。

甲　大爷，今天谁把你打扮成这个样子？你的这花环是哪个巧手编制的呀？

老大爷　啊，蠢材，所有的事都要公开说出来吗？那就没有一点儿保留了。

乙　算了吧，老大爷，你的一切早就暴露了。我们那像雄狮一样的诗人为你写了一首歌，看来你还没有听到，就是在家家户户相传的那首歌。

大爷　在一个家里传就够了，家家户户谁有空闲传呢？

丙　老大爷，你这是在说多余的话呢！老大娘就好像用纱丽的边把你捆着似的，直到街区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发现你在场，你什么时候待在家里呢？

老大爷　唉，你的老大娘的纱丽边很长，到街区的任何地方去，都不可能摆脱她的纱丽边。不过诗人说的什么，让我听一听吧？

丙　诗人说：

（歌声）在那容光诱人眼睛的地方，

那儿像你一样徘徊的有谁呢？（老大爷）

在那风流人士聚会的最热闹的地方，

那儿这样沉于享受的人是谁呢？（老大爷）

老大爷　喂，住嘴，住嘴，在这春天的日子你为什么开始唱这样的歌？

甲　为什么开始唱这样的歌，你知道吗？

（歌声）在那儿搂着脖子，搂着腰身，

在那儿不沾染市场的一丝灰尘，

在那儿只有爱争吵的人在喧闹，

在那儿有纯洁、坦白、直率和真诚，

在那儿还有谁像你一样敞开心扉？（老大爷）

老大爷　如果你们问过你们的那位诗人，那就会知道，在这春天的日子像老大爷这种旧事物是完全不适宜的，不要把自己的歌和我联系在一起而浪费了曲调，而且这样会使智慧之神的维那琴的弦生锈的。

乙　老大爷，你在路上就像开起讨论会来了，什么时候去参加节日的庆祝？走吧，到我们那南边的小丛林里去吧！

老大爷　老弟，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品尝，最后总会找到食物的。

乙　老大爷，你看，今天这个日子有一件事总是使人心里不安。

老大爷　那是什么事，说给我听一听。

乙　这一次从本国和从外国来了好些人，他们都说，所有的地方都很美，不过国王为什么不露面？我们不能给任何人以回答，这是我们国家留下的很大的缺陷。

老大爷　缺陷？在我们国家里国王不在一个地方露面，所以整个王

国突然一下子到处都挤满了国王，而你所说的缺陷，却使我们都成了国王，至于另一个国王，他把节日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好像春天都要被窒息了。不过我们的国王自己却不圈地，把地都留给了大家，诗人格谢利的一首歌你知道吗？

（歌声）在这个王权的国度里，我们都是国王，

不然我们有什么权利要和国王会面？

我们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仍然在他意愿支配下生活，

在奴隶国王的恐惧中，我们没有受束缚，

不然我们有什么权利要和国王会面？

国王尊重大家，他自己也得到那种尊重，

谁也没有把我们卷入某种谎言，鄙视我们。

不然我们有什么权利要和国王会面？

我们按自己意志行事，但是最后还是相会在那一条路上，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消失在失败的旋涡中，

不然我们有什么权利要和国王会面？

我们都是国王！

丙　但是，老大爷，你所说的，还有一些人由于未能见到国王，自然产生对国王的一些议论，这都是不能忍受的。

甲　你看一看，如果有人骂我，那我会处罚他，但是有人骂了国王，却没有一个人来堵住他的嘴。

老大爷　这是有原因的，国王在老百姓内心中的那部分，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在老百姓内心之外的那部分，是不能碰的。就像太阳的热力以灯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吹一口它都忍受不了，但是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对着太阳吹，那太阳是绝不会熄灭的。

[维希瓦沃苏和维鲁巴格夏上。

维希瓦沃苏　老大爷，请看，就是这个人，他一再唠叨说，我们的国王很丑，所以才不在人前露面。

老大爷　那干吗这样生气呢？维希瓦沃苏，他的国王可能就是很丑的，要不，在国王的国度里像维鲁巴格夏[14]那样的面孔为什么会有呢？

他的父母自己也没有给他取名为美丽的战神的名字呀！正如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面孔一样，他也那样想象国王的面孔。

维鲁巴格夏　老大爷，我不指名道姓，但我这个信息是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听来的，这个人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老大爷　相信别人比相信自己还更多，你说是不是？

维鲁巴格夏　不是，我可以向你提供证明。

甲　这个人不知羞耻，一方面是他说了不该说的话，另一方面还想提供证明。

乙　让他和他的证明都见鬼去吧！

老大爷　老弟，请不要生气。他的国王长得很丑，为了传递这个信息，可怜他今天出来庆祝节日了。维鲁巴格夏老弟，你会碰到许多相信你的话的人，带着他们一起去吧，一起享乐去吧！

[都下。一群外国人上。

龚蒂尔雅　老兄，说真的，我们已经这样习惯了，一旦到这里哪儿也看不到国王时，就感到虽然是站在这里，可是脚底下好像没有土地一样。

帕沃德特　龚蒂尔雅老兄，你看，事实是他们这里的人就根本没有国王，所有的人一起传播一种谣言。

龚蒂尔雅　我也是这种感觉，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露面最多的就是国王，不让人把自己仔细地看个够是不罢休的。

杰那尔登　但是在这个王国里，从一端到另一端所表现出来的章法，没有国王是根本不可能的。

帕沃德特　这些天在国王的王国里待过之后你才知道这一点吗？章法如果可以存在的话，那还有国王的必要吗？

杰那尔登　现在你来看看，今天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欢度节日，如果没有国王，他们是不可能这样联合在一起的。

帕沃德特　好啊，杰那尔登！实际情况是你正在回避问题呢！有章法，这是可以看出来的，也在庆祝节日，这也是明显的，这都没有人表示怀疑。但是国王在哪里？在什么地方看见了国王？你说说看。

杰那尔登　我不正在说吗，你们只知道这样一种王国，即王国中要有用眼睛看得见的国王，要是得不到国王的动静的话，就认为那里只有鬼走动。你们看这里……

龚蒂尔雅　可是你还是转弯抹角的那句话。你为什么不回答帕沃德特的实际问题呢？是还是不是呢？看见过国王没有？看见过吗？

帕沃德特　龚蒂尔雅，我的朋友，撇开不谈吧。你和他谈的都是废话。他的公正的理论都已经和这个国家一模一样了，他已经不用眼睛开始看事物，那还能谈其他什么呢？现在唯一可能的是，让他吃几天没有粮食的饭，那时他的理智也许会和普通人一样醒悟的。

[下，一队唱歌者唱着歌上。

一队　歌者（唱）

我生命的人在生命中，

于是我到处都能看到他，

他在眼珠中，他在光芒中，

他这才不会失去。

我因而不管在哪里，不管朝哪里看，都能看到他，

为了听到他口中的言辞，我到处走，但没有听见。

今天回国后细听，他的声音原来在自己的歌中。

谁？你在找他，像乞丐那样挨家挨户？

他不会在那里露面。

奔跑吧，请在我心中看他，请在我的双眼中看他。

[下，一队步兵上。

步兵甲　闪开，闪开，让出路来！

行人甲　哈，很大的人物呀——迈着方步走路嘛！为什么？先生，为什么要让出路来？难道我们是路上的狗不成？

步兵乙　我们的国王要来了。

行人甲　国王？哪里的国王？

步兵甲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王！

行人甲　你难道疯了？我们国家的国王是要避开步兵，而且不让路上有人才走路的。

步兵乙　大王现在不再躲起来了，今天他亲自来庆祝节日。

行人乙　啊，是真的吗？

步兵乙　你看吧，旗帜在飘呢！

行人乙　呀！对，是真的，那真是国王的旗帜。

步兵乙　是绘有紫铆花的旗帜，没有看到吗？

行人乙　对，是绘有紫铆花的图，说得一点也不假，完完全全的红色在摆动呢！

步兵甲　那怎么样？刚才还不信我说的话呢！

行人乙　不是，老总，我没有不相信，是龚帕在制造混乱呢，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步兵甲　龚帕[15]真是一个空罐，才这么响呢！

步兵乙　这个人是谁？是你们的什么人吗？

行人乙　不是我们的什么人。我们村里不是有个收税官吗，这就是收税官的叔伯丈人，住在村街道的另一边。

步兵乙　对，对，面貌完全像他叔伯丈人一样，而头脑也完全和丈人一个样。

龚帕　受了许多苦，头脑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前不久的一天，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国王，名字前面冠了三百四十五个称号，吹吹打打地在全城游逛了一遍。我紧跟其后也没有少奔波，搞了多少祭祀，膜拜了多少神，甚至出现了拍卖家产的情况，最后他那国王的身份还剩下什么呢？当人们向他要求封地或领地时，他打开历书看了看，没有找到吉利的日子，但向我们征赋税时却不考虑什么灾星会造成障碍。

步兵乙　龚帕，你为什么把我们的国王说成是那样假的国王呢？

步兵甲　你这个叔伯丈人，你和那叔伯丈母娘告别后再来吧，看来你最后的时间来临了。

龚帕　老总请息怒，我认罪，我认罪，我哀求你，你要我退多远我就准备退多远站着不动。

步兵乙　好吧，那就算了，在这儿排成队站好，就当着国王已经来了。我们再往前整顿好路上的秩序。

[步兵们下。

行人乙　龚帕，你的这张嘴总有一天要害了你的。

龚帕　不，马特沃，这不是嘴的过错，而是脑袋的过错，当着假的国王出现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完全像一个善良人那样克制自己。可现在这一次当着真的国王要来时，不知怎么一些错话就从我的嘴里出来了，这一切都是脑袋的过错。

马特沃　我认为什么国王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反正承认他跟着走得了，我们难道认识国王吗？能判断出来吗，这就好像在黑暗中扔土块，扔得多了，总会有扔中目标的。老兄，我是从头开始一律都承认，是真的那有好处，不是真的有什么害处呢？

龚帕　你说土块，如果是纯粹土块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但是这里可是一些贵重的东西，挥霍了是要出问题的。

马特沃　国王来了，啊，真像国王样子的国王，看他那副面孔，就像奶油做的，龚帕，怎么样？你有什么看法？

龚帕　看来是很英俊的，老兄，怎么知道，也可能是国王。

马特沃　正好像造的一尊国王的像树立在那儿，真令人担心，可别让阳光一照融化了。（穿着王服的人上）大王万岁。为了朝见你我们从早晨一直站在这里，愿国王开恩。

龚帕　看来有点麻烦，去找老大爷来吧。

[下，另一群行人上。

行人甲　啊，国王来了，要见一见的，上来吧！

行人乙　国王陛下，我是古谢利沃斯杜地方乌德耶德特的孙子，我名叫维拉杰德特。请陛下不要忘记我，我一听说国王来了就跑了来，人们讲的什么话，谁讲了什么，我都没有在意，我认为陛下是高于一切的。

行人　丙（对行人乙）听听他讲的话，我一大早就一直站在这儿，那时凌晨的鸟都还没有叫呢，从那时起到现在你在哪儿呢？（转身）国王陛下，我是维格拉姆斯特利的帕德尔塞纳，请不要忘记忠于你的人。

维拉杰德特　大王陛下，我们这些人都很穷，这么多日子都没有能朝见您，这该向谁诉说呢？

着王服者　我会消除你们的贫穷。

[下。

行人甲　落在后面是不成的，要消失在群众中，国王就不会注意到

我们。

行人乙　你们看，看一看那罗德门的行动吧。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他把大家推到一边，不知从哪里拿了一把棕榈叶扇子，开始给国王扇风了。

马特沃　是呀！他的胆量可不小！

行人乙　有人抓着他强行推到一边去了，他难道配站在国王旁边吗？

马特沃　呀，国王难道这也不懂，这是对他极大的忠诚啊！

行人甲　不，国王们一般是不懂的，他们接受人家给扇风后，可能上当受骗。

[大家下。龚帕带老大爷上。

龚帕　刚才从这条路走过的。

老大爷　只要从路上走过就是国王吗？

龚帕　是，老大爷，是完完全全清楚地见到的，不是一两个人，道路两边所有的人都是看见了的。

老大爷　正因为这样才值得怀疑，我们的国王什么时候让过路人的眼睛看到他走路呢？这样的轰动事件国王从来没有制造过。

龚帕　那也许国王今天愿意这么做，那也是很难说的。

老大爷　肯定能够说。我们国王的意愿是一贯的，不是随时改变的。

龚帕　不过，老大爷我怎么给你说好呢！完全像是奶油做的，当时我想变成一片阴影，整个地罩在他的上面。

老大爷　好呀，你的想法！我们的国王是奶油做的，你要变成阴影为他遮阳。

龚帕　不管你怎么说，老大爷，是显得很英俊。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但是像他那样的一个也没有。

老大爷　我们的国王如果露面，你们的目光也不会碰上他的，他处在十个人中间，你就不可能把他和其他九个人区别开来，因为他和所有的人完全融和在一起了。

龚帕　但是我们看见了他的旗帜了。

老大爷　看到旗帜上的什么啊！

龚帕　旗帜上绘有紫铆花呢，很耀眼的。

老大爷　我们国王的旗帜上是莲花，莲花的中间是闪电。

龚帕　人们说，在节日里国王外出了。

老大爷　肯定地外出了。但是他身边没有步兵，没有鼓乐，也没有光，什么也没有。

龚帕　那样一来，谁也识别不出来。

老大爷　个别的人也许能识别出来。

龚帕　那能识别出来的人，也许他想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老大爷　不，能识别的人，根本不会想要什么。识别国王不是乞丐所能干的事，小乞丐把大乞丐就理解成王。今天那个全身戴满首饰向着道路两边聚集的人群的乞求的眼睛来回走动的人，你们那些贪心的人把他当作国王而惊慌失措了！我的那位疯子来了，来吧，老兄，来吧，再不能讲废话或闲话了，说点开心的话吧！

[疯子上。

疯子（歌声）

正如你说，我需要那只金鹿，

它吸引人，行动轻快，

它一闪就隐避起来，锁它不住，

听到一点动静，它就耍个花招跑掉。

可是我将在它后面奔跑，在田野里，在森林里，

不管能不能把它找到。

你得到的东西从市场上买来，把家填满，

那得不到的东西，为什么把我沾染？

我有的已经交出，没有的，任它耗损。

我的本钱已经付出，但你为什么想到我会为此伤心？

我很幸福，我笑，我没有苦恼，

我随心所欲地在田野里在森林里自由地奔跑。

第三场

[通向曲女城森林的大门口。

[老大爷和庆祝节日的孩子们。

老大爷　我们已经来到门口了，现在狠狠地打门吧！

（歌声）今天朵朵莲花已经半开，在轻轻摇曳，

圣洁的莲池泛起令人心旷神怡的波纹。

天空在香味中沉醉了，

微风因高兴而昏迷，

蜜蜂嗡嗡地唱着赞歌，

整个世界都这样欢乐迷人。

[众下。阿温蒂、高谢尔、冈吉等国王上。

阿温蒂　这里的国王难道在我们面前也不露面？

冈吉　他统治的一套办法该是怎样的呢？国王的御花园中举办节日，竟然对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限制。

高谢尔　对我们来说，完全安排另一个地方难道合适吗？

冈吉　那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争得我们的地位。

高谢尔　看了这里的一切，使人产生怀疑，这里根本就没有国王，有一个骗局在形成。

阿温蒂　对，这是有可能的。不过这里的王后苏德尔希娜不纯粹是个骗局。

高谢尔　就是贪图这点而来的呀！那看不到的，我们并不特别热心，但是那值得看的，如果不看到就回去，那就有上当的感觉。

冈吉　那就设一个圈套吧！

阿温蒂　圈套是不错，但是要是自己陷了进去，那怎么办？

冈吉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打着旗帜来了？这是哪里的国王呢？

（步兵上）你们的国王是哪里的？

步兵甲　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今天他来参加节日盛会。

[下。

高谢尔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里的国王到外边来了！

阿温蒂　不是这么一回事吗？那你看到他以后就该回去了，其他值得看的就看不成了。

冈吉　但是我们干吗听他的？这里并没有国王，所以他大胆地把自己说成国王后向人表白自己，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打扮成了怎么一副样子？打扮过分了。

阿温蒂　但是看起来很不错，只从外表上看，眼睛有时要上当的。

冈吉　一次是可能上当的。但是仔细地观察后，就会暴露的，我在你们面前立刻就揭穿他。

[着王服者上。

着王服者　国王们，欢迎！欢迎！在这里，在款待你们方面没有什么差错吧？

国王　们（假装谦虚地致敬）没有任何差错。

冈吉　不足的部分也因见到大王的面而得以弥补了。

着王服者　普通老百姓是不能看到我的，但是你们是我的追随者，所以来和你们见一次面。

冈吉　要承受这么大的恩典是太困难了。

着王服者　我不会在这里停得太久。

冈吉　这我早就是这么看的，也没有停留太久的迹象。

着王服者　如果这时你们有什么要求，那……

冈吉　是有要求要提出来，但是当着你的随从们的面提却不好意思。

着王　服者（对随从们）你们稍退后一会儿，（转身）现在你们可以毫不局促地说话了。

冈吉　我们将毫不局促地说，不过你也应该一点儿没有局促。

着王服者　是，请不必担心。

冈吉　那就来吧！那你就在地上向我们每个人磕头致敬！

着王服者　看来我的随从们在王室的帐篷里斟酒太慷慨了。

冈吉　喂，你这伪装的国王，要说谁喝醉了的话，那是你喝得太多了，所以现在出现了你要在泥土里打滚儿的局面。

着王服者　国王们，开这种玩笑是不合乎国王身份的。

冈吉　有权利开玩笑的人，他们就在身边。司令官在吗？

着王服者　没有什么必要。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你们是值得我崇敬的人，我的头自动地低了下来，没有必要通过尖锐的手段使我的头低得着地吧。当你们识别出我来时，我也识别出你们来了，所以请接受我对你们的敬礼。如果你们开恩，让我逃走的话，那么我是不会拖延的。

冈吉　为什么逃走？我们要让你成为这里的国王，让这个玩笑最后开完吧，你总会有些同伴和合作者吧？

着王服者　有，有。凡是行路的人，见到我后就跟在我的后面了。开头的时候，我的这个队伍还不大，那时所有的人都心有疑惧，但是随着人的增多，疑惧也就慢慢消除了。现在成群的人看到自己成群结队的情景时，都感到很高兴，我就一点不感到苦恼了。

冈吉　那好，从现在起，我们帮助你，不过你也得为我们干点事。

着王服者　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旨意和给我的王冠。

冈吉　现在倒不需要其他什么，我们想见到王后苏德尔希娜，这件事你得办到。

着王服者　我将尽量努力，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冈吉　不能依赖你的尽量努力，还是应按照我们提出的办法去做。现在你到御花园中的树丛中仍然还是装作国王庆祝节日吧。

[国王们和着王服者下。老大爷和龚帕上。

龚帕　老大爷，我还不理解你的意思，但我理解你本人。现在我不需要国王了，我已经跟在了你的后面，不过该不会受骗吧？

老大爷　只要和我在一起，你的事情可以圆满完成，那也就不会受骗了。但是如果你的需要比我更多，那你就一定会上当受骗。

龚帕　老大爷，现在节日的庆祝已经开始了，进里面去吧！

老大爷　不，先处理一下大门口的事，然后再去里边。我要会一会所有来的人，那边我们的一群乞丐来了。

一群乞丐　老大爷，我们找你，找得这么晚了。

老大爷　今天我一直站在门口，到其他地方怎么会找到我呢？

乞丐甲　你是我们节日的主持人呀！

老大爷　所以才一直站在大门口。

乞丐乙　今天你将和龚帕、斯肯、穆萨尔、多斯尔等在一起吗？本国的和外国的许多国王都来了，不想和他们认识认识？

老大爷　老兄，龚帕他们都是直率和诚实的人，只和他们不声不响地站一会儿，他们就会认为，已经为他们尽了很大的力了。可是在大人物面前，即使你把头砍了献上去，那他们也会认为胡乱地给了点东西而骗取了很多。

乞丐甲　老大爷，现在走吧！

老大爷　不，老兄，今天我就站在这里。我的心跟着人们进进出出，现在还有……那再重新开始吧！

（集体歌声）

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在家里和外边到处唱歌。

过去了很多日子，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愉快地唱歌。

那些在流动的金沙上用砖石建造家庭的人们，

我们唱着歌在他们面前走过。

当小偷不时地窥视我们的包裹时，

我们唱着歌打开空空如也的包裹。

当死亡老妪来到大门口，我们拒绝了她，

拉长声调高声唱歌。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外边装点很美，

但苦行者从中唱起了歌。

节日里付出豪情、洒落花瓣、风干大地，

空着手拍掌打着节拍唱歌。

[下。一群妇女上。

妇女甲　老大爷！

老大爷　有什么事？

妇女甲　今天随着春天节日，月圆之夜圆月的升起，我要换我的花环，我起了这个誓才从家里走出来的。

老大爷　要实现这个誓言看来是困难的。

妇女甲　为什么？说给我们听听？

老大爷　因为你们的老大娘仅仅在我脖子上戴了一个花环。

妇女丙　你们看到了吧？看看老大爷的顺从吧！

妇女乙　唉，这真是从天空落下了月亮！

老大爷　你们设下的圈套，怎么能够避开呢？

妇女甲　那你说说我们的圈套的高明之处是什么？

老大爷　月亮也是有眼力的，看到适合自己的圈套就自己甘愿受缚。

妇女丙　那好，老大娘的打算怎么样？如果今天不是节日，那一定会多给两个花环。

老大爷　不管给多少，都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只给了一个花环，一个就引不起任何麻烦。

妇女乙　老大爷，你就不离开大门吗？

老大爷　对，让大家都往前走，我跟在所有的人们后面走。（妇女们下。一群跳舞的人上）啊，来吧，来吧！

舞蹈者甲　我们的舞王就是你，我们一直在找你呢！

老大爷　我一直站在门口，我知道所有的人都要经过这儿，一看到你们我的两只脚就抖动起来了，你们跳一次吧，跳后再走。

一群　人（跳舞，歌声）

在我内心谁一直在跳舞？

随着舞蹈，鼓一直在敲，

哭和笑，随着钻石、宝石在额上飘摇。

优与劣，在随着韵律和节奏颤抖，

生和死跟在后面跳跃，

多么愉快、多么欢乐，

解放和束缚，日日夜夜，

在舞台中按其抑扬顿挫在舞蹈。

老大爷　去吧，兄弟们，你们就跳着舞去吧。

[一群跳舞者下。一群市民上。

市民甲　老大爷，我们没有国王，这一点我要说两百次。

老大爷　仅仅两百次？有什么必要这么克制呢？说它五百次吧！

市民乙　你们欺骗人，要把人蒙蔽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老大爷　老兄，我们也蒙蔽了我们自己呀！

市民丙　我们要到处宣传，说我们没有国王。

老大爷　你说，你是在和谁争吵啊？你的国王也没有抓住谁的耳朵说，我就是国王，他只是说你们才是国王呢，他的一切是为了你们的。

市民甲　这样吧，我们到大街的中心大声喊叫说，没有国王。如果有国王，他将做些什么，那就等着瞧吧！

老大爷　他什么也不会做。

市民乙　我的一个二十五岁的儿子，由于日夜不停地发烧，死了。国内如果有一个有道之主，我儿子难道会这样夭折吗？

老大爷　唉，你却还有两个儿子在呀！我呢，我的五个儿子一个个都死了，一个也没有留下。

市民丙　那怎么……

老大爷　那怎么？儿子死了就死了，难道因此我就闹起来，还把国王也丢掉吗？我是这样的蠢人吗？

市民甲　那些家里连粮食也没有的人，他们的国王又算什么？

老大爷　你说得对，那你就去把那能给粮食的国王找出来呀！坐在家里大喊大叫，他是不会露面的。

市民乙　我们的国王是如何公道，请考虑一下吧！我们的那位帕德尔森，他嘴里老是念叨着国王，人都快要死了，可是他家里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可以说连蝙蝠生活在那里都很困难。

老大爷　还看看我的情况吧！整天都在国王的宫门口受累，到今天连两个钱的赏钱也没有得到。

市民丙　那？

老大爷　那什么？我还以此骄傲呢！有人还给自己的兄弟以赏钱吗？算了吧，你们去吧！去愉快地喊叫没有国王吧！今天是我们所有各种各样的调子的节日，各种调子准确地汇成一股谐音。

（歌声）难道春天只是盛开的花朵的聚会？

难道你不看枯叶和落花的游戏？

难道只从升起的波涛的调子中奏海洋的歌？

下落的波涛的调子也是时刻苏醒着。

在我主的脚下难道只有红宝石在燃烧？

千千万万的土块也在他脚下躺着抽泣。

我的师尊的座前聪明的孩子有多少？

他把幼稚无知的孩子抱在怀里，

于是我成了他的门徒，

节日的国王正注视着，落花的游戏。

第四场

[后宫的屋顶。

[苏德尔希娜和她的女友罗赫妮。

苏德尔希娜　啊，罗赫妮，难道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的国王？

罗赫妮　听说所有的百姓都看见了，但是认出是国王的人却极少，所以当我看见某一个人后内心震动的话，我就想也许他就是国王，可是一两天后又觉得是错了。

苏德尔希娜　你们是可能看错的。我作为王后是不可能看错的，他就是我的国王啊！

罗赫妮　他多么尊重你！他是很快能被你认出来的。

苏德尔希娜　一看到那个形象，我的心就会自然而然地像笼中小鸟一样活跃起来。关于他，你是打听很清楚了才来的吧？

罗赫妮　的确是打听后才来的。不管是问谁，他都说是国王。

苏德尔希娜　哪里的国王？

罗赫妮　就是我们的国王。

苏德尔希娜　是不是额前有花的华盖的那位，你现在说的就是他吧？

罗赫妮　是，他的旗帜还绘有紫铆花的图案。

苏德尔希娜　我一看就认出来了，而你却还曾怀疑过。

罗赫妮　我们的胆量很小，那时感到害怕，谁知道一旦错了，还会因而获罪的。

苏德尔希娜　唉，如果有苏伦格玛在场，那就没有任何怀疑了。

罗赫妮　苏伦格玛好像在我们中间最老练。

苏德尔希娜　不管你说她什么，她能准确地认出国王来。

罗赫妮　这点我决不能承认，她不过是那样感觉。说她认识，其实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可能检验一番。如果我们也像她那样厚脸皮的话，我们说起来也不会吞吞吐吐。

苏德尔希娜　不，不，她倒什么也不说。

罗赫妮　她的那种神态，比说的还要多呢！她知道多少鬼花招，所以我们中谁也没有看见她。

苏德尔希娜　不管怎么样，要是她在旁边，是可以问问她的。

罗赫妮　她是从来不外出的。今天我却看到她装饰打扮一番后，去庆祝节日了，看到她的那副样子，真把我笑得要死。

苏德尔希娜　今天国王陛下有旨意，所以她装饰打扮一番走出来了。

罗赫妮　那倒也是，王后娘娘，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她叫来，让她的话消除你的怀疑，她有福气，由她来向王后娘娘介绍国王陛下。

苏德尔希娜　不，不，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绍。可是我愿意从任何人的口里听到有关他的事。

罗赫妮　所有的人都在说呢。请看，对他的欢呼声已经传到这里来了。

苏德尔希娜　那你做一件事，把这些用荷叶盖着的花献给他。

罗赫妮　如果他问，这是谁给的呢？

苏德尔希娜　不必对他说什么，他自己会理解的。他的看法是：我不能把他识别出来。他被抓住了，不说明我是不会放过他的。（罗赫妮拿着花下）今天我的心这样不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满月的这种月光像美酒的泡沫一样充溢四方，好像要把我灌醉似的。啊，春天，那所有胆怯又害羞的花朵，在深沉的夜里，在叶子的掩护下开放，正如你把它们的香味窃走他处一样，也把我的一颗心强行弄得郁郁寡欢，使它不能站立在大地上。守门宫女！

[守门宫女上。

守门官女　王后娘娘，有何吩咐？

苏德尔希娜　那些唱歌者正从杧果园的路离去，你去把他们叫来，我要听他们唱歌。（守门宫女下）

啊！月神，今天你对我的激动不安好像不屑一顾，你那饱含好奇的微笑好像充满了整个天空。对我来说，好像再没有其他地方可隐藏了，我好像看到我自己后感到羞愧了，恐惧、羞怯、幸福、痛苦，所有这一切好像会合起来在我内心跳舞，身上的血液在跳舞，周围的世界在跳舞，一切都在暗淡下去……

（孩子们上）来吧，来吧，你们所有这些少年形象就是春天的化身，开始你们的歌唱吧，我的身心都在唱歌，但是我的喉咙里没有发出声调，你们就代表我唱着歌走吧！

孩子　们（歌声）

今日春天的夜晚，离愁变得迷人，

深沉的音调在痛苦中奏鸣。

我对会晤的渴望笼罩了圆月之夜，

在眼中添满了多么可怜的蜃景。

远处阵阵幽香弥漫了空间，

徘徊飘荡着泯灭于我的生命。

谁的声音协同谁的调子节奏在嫩叶中簌簌作响？

和这些响声一起也响起了我的脚镯声。

苏德尔希娜　好了，好了，已经唱了很多了，听了你们的歌令人伤心落泪，而且使人感到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办法把它拿到手里，也根本没有必要把它抓在手里。好像就在这样寻求中，一切都变得令人陶醉。是哪一位出家修行人教给了你们这样美妙的歌曲呢？我真想：什么用眼睛看啦，用耳朵听啦，都通通让它毁灭掉。而我内心的那黑暗小丛林，我就在它的阴影里失意地徘徊逡巡。苦行的孩子们啊！我能给你们什么呢？你们说吧，我的脖子上仅有的这宝石的花环，它是这么坚硬的项链，只会给你们的脖子增加痛苦，而你们脖子上所戴的那种花环我却没有！（孩子们敬礼后下。罗赫妮上）

我搞糟了，罗赫妮，我搞糟了。在听你叙述前我就感到羞愧，我刚刚还不得不感到，要获得最大的东西，却不是接触后得到的，同样要给予最大的东西，也不是交给手里的。可是尽管如此，你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罗赫妮　我是自己把花交到国王手里的，可是他是不是懂得了，这还很难说。

苏德尔希娜　你在说什么？他没有懂？

罗赫妮　他没有懂，他目瞪口呆地像木偶一样坐着，他没有懂。为了使这点不暴露出来，所以他一声不响。

苏德尔希娜　唉，就像我表现得那么大胆一样，我得到了惩罚。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花取回来？

罗赫妮　怎么取回来呢？他身边还有冈吉国王，那是一个很狡猾机灵的人。他一看就全明白了，他扭头微笑着说：国王陛下，王后娘娘苏德尔希娜今天用膜拜春神的花朵在盛情地欢迎你。国王听后突然恢复知觉似的坐了起来说：“我的王国的荣誉已经遍播四方了。”我正羞愧地往回走时，冈吉国王用手取下了国王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对我说：“娘娘的女友，你所传递来的幸运，在它面前承认失败后，娘娘的珍珠项链自我呈现在你的手里。”

苏德尔希娜　话还不得不由冈吉国王理解后说了出来，今天圆月之夜的节日把对我的侮辱完全暴露无遗。好吧，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发

生好了，你去吧，我希望独自一人待一会儿。（罗赫妮下）今天我的傲慢被彻底粉碎了，可是还不能使我的一颗心从那个迷人的形象方面转移开来。我的自大受挫了，失败，到处都是失败，连转过脸去置之不理的力量也没有。我只希望向罗赫妮索取那珍珠项链，不过她会怎么想呢？罗赫妮！

罗赫　妮（上场以后）有什么事，娘娘？

苏德尔希娜　今天你的工作该获得什么奖赏呢？

罗赫妮　按照您的意见，我不配得奖赏。不过有人给了我，我是配从他那里得到奖赏的。

苏德尔希娜　不，不，这不叫给，这是强要。

罗赫妮　可是我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敢轻视国王脖子上的不受尊重的项链。

苏德尔希娜　看到你脖子上戴着这不受尊重的项链，我感到难受，拿来吧，从脖子上取下来给我，作为交换，我把我手上的手钏给你，你拿去吧！（罗赫妮下）

失败了，我失败了，本来应该把这项链打碎扔掉才合适的，可是我没有那么做。这像针刺一样的项链正扎着我，可我仍然不能抛弃它，从节日的神手里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一条不光彩的项链吗？

第五场

[丛林的入口处。老大爷和几个人。

老大爷　老兄，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甲　老大爷，太有意思啦！你没有看见，把我完全染红了吗？没有一个漏掉的。

老大爷　真的？把一些国王难道也染上颜色了？

乙　啊，没有，那儿谁又让进去？一些人围成圈子站着呢。

老大爷　哎，那对你们太糟了，在他们身上一点颜色也没有染上？那本该挤进去的。

丙　老大爷，给他们染色应该有另一种颜色！那种颜色存在于他们的眼里，存在于他们的步兵的头巾上。当看到他们那些出了鞘的宝剑的弯刃的时候，使人感到如果我们再尽力往里面挤的话，那剑刃就会被鲜红的颜色染红。

老大爷　那你们没有挤进去是做对了。他们都是受了惩罚被流放到大地上，所以同他们必须保持一定距离行走。现在你们正走回家吧？

丙　是的，老大爷。已经过了半夜了，你可一直还没有进去。

老大爷　到现在还没有叫我呢！我一直在门口。

乙　你的辛普、松肯他们到哪里去了？

老大爷　他们的瞌睡来了，都去睡觉了。

甲　对，他们难道都能像你一样这样不睡一直站着吗？

[众下。一群毗湿奴教派的信徒上。

信徒（歌声）

那黑色的，那白色的，

一切都被你染成了红色的。

正像你的脚心的颜色一样。

两者已经没有什么差异。

衣着首饰成了红色，

床铺梦境成了红色，

请看这一切怎么样了？

就像一池红莲在摇曳。

老大爷　好啊，老兄，玩得很不错！

信徒　很好！什么都是红色，只有天上的月亮骗了人，它仍然是白色。

老大爷　从外表看来，它显得是一片好心，如果能把它的白色披巾揭开看时，那它的狡猾就会被捉住。今天它悄悄地不断洒下色彩，我在这里站着一直看得很清楚，可是现在它自己却显得多么洁白！

（歌声）啊！我亲爱的，我的生命与你一同游戏，

今天它焦急不安，难道会在游戏中承认失败？

难道只有你要把我染成这个样子后离开？

你有意捉住我，把我的色彩放在胸上，

用我心中的莲花的花粉，

把你的披肩染成红色。

[毗湿奴教派的信徒下。一群妇女上。

妇女甲　我的妈呀，我们曾经见过待在那儿的，现在还仍然待着呢！

妇女乙　我们春天望日的月亮，这样晚了，至今还没有向西方移动一点呢！

妇女甲　为什么？我们的不动的月亮，它是在等着谁呢？

老大爷　等着那驱使它在道路上走的人。

妇女丙　抛开家庭难道要到外边寻找？

老大爷　对了，为了毁灭，心在焦躁不安。

（歌声）我带着我所有的一切，

坐着等待着毁灭，

我正等待着那样一个人，

他让行人在急流的中心沉没。

妇女乙　我们没有按道路行走的力量，把道路抛开行走更好，那自己不愿意被捉住的人，一定要把他捉住有什么好处？

老大爷　捉住，被捉住，得到释放都是一回事。

（歌声）那不露面的，但看得见的，

躲藏着相爱，

在那严肃的悄悄的爱恋中，

我的一颗心在下沉。

（一群妇女下。一群跳舞者上）已经半夜过了，但是看来内心的醉意并没有减少，你们正要回家去，跳了最后一次舞再回去吧！

（歌声）在你后面跳得我的头都已发昏，哒丁，哒丁……

我的脚协同你的节拍，谁说什么我一概不闻。

你的歌声使我生命中那疯狂的部分已经苏醒，

哒丁、哒丁……

我的羞愧的束缚，我的装饰的束缚都已经解除，

只有颂神的工具尚存，

舞蹈的快速动作使一切焦虑都无踪无影。

哒丁、哒丁……

[一群舞蹈者下。苏伦格玛上。

苏伦格玛　你一直在做什么呀，老大爷？

老大爷　在门口自己的岗位上。

苏伦格玛　那种工作已经结束了，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都回家了。

老大爷　那我进到里面去？

苏伦格玛　里面正传来笛声，注意听就可以明白了。

老大爷　对，当所有的人用棕榈的叶子做成喇叭吹起来的时候，那太喧哗了。

苏伦格玛　在节日里，是他主张安排喇叭的。

老大爷　他的笛子不会压倒任何乐费，不然，出于羞愧所有的调子都会停下来。

苏伦格玛　老大爷，请注意，在今天的节日里，我打心底里总是感到，现在国王要给我痛苦了。

老大爷　给你痛苦？

苏伦格玛　是，老大爷，现在他会把我流放很远。多少日子以来，我在他身边，这他是不能忍受的。

老大爷　那么，今后要经过充满荆棘崎岖的森林，通过你的手索取神树了，我们要是能够得到那条困难道路的信息，该多好！

苏伦格玛　你现在难道还想得到什么地方的消息？为了国王的事你什么道路没有走过？一旦有了什么新的旨意，我们就要到处奔忙寻找道

路。

（歌声）何处丛林鲜花开放？多么深的奥秘中！

香气四溢的南风沉醉了。多么深的奥秘中！

困乏的春夜和伴侣们一起在外边庭院里度过。

在那节日之王的地方，谁带进那住宅里？多么深的奥秘中！

[苏伦格玛下。着王服者和冈吉国王上。

冈吉　你就完全按照给你说的去做，别出失误！

着王服者　是，国王陛王，我已经看到了，不会有失误的，王后的后宫就在花园的正中间。

冈吉　就在花园里放火，然后就在火灾的混乱中达到我们的目的。

着王服者　不会有错。

冈吉　你这冒牌国王，你说，我一次一次感受到，我们提心吊胆，走来是大可不必的，这个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国王。

着王服者　我正努力要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呢。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总得有个国王，要不，是很有害的。

冈吉　啊，好心的先生，为了人民的福利，你的这种奇特的奉献精神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范例，我倒正在考虑，由我来做这种有益的事。（忽然发现老大爷）干吗，你是谁？你是藏在哪儿的？

老大爷　我没有藏在哪儿。我很渺小，所以没有被您看见。

着王服者　这个人介绍自己说，国王是他的朋友，老实人都相信他的话。

老大爷　聪明人的怀疑是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的，所以我们只和老实人打交道。

冈吉　你听到我们的话了吗？

老大爷　你们刚才正商量放火的事呢！

冈吉　那你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了，走，到营房里去。

老大爷　那今天使我感到以这种形式来召唤我了！

冈吉　你废话什么？

老大爷　我是说，由于对国家的感情，怎么也割不断，所以也许为了把我拉进后宫，派来了管账的听差。

冈吉　这老头子疯了？

着王服者　这个人说的尽是无头无尾的话，听不懂。

冈吉　越是听不太懂的话，老实人越是深信不疑。但我们面前这种滑头是不能得逞的，我们只理会明白无误的话。

老大爷　遵命，大王，我保持沉默。

第六场

[花园。

罗赫妮　这是怎么一回事，一点也弄不明白。（对园丁们）你们这样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啊？

园丁甲　我们到外边去。

罗赫妮　到外边哪儿去？

园丁乙　这我们不知道，国王陛下召我们了。

罗赫妮　国王就在花园里，还有什么国王？

园丁甲　这我们不能说。

园丁乙　就是我们一直侍候的那位国王。

罗赫妮　你们都去？

园丁甲　是，我们都去，现在就要去了，要不，会大祸临头的。

[众园丁下。

罗赫妮　这些人说些什么，一点也弄不明白。我感到害怕，就像大河的堤岸在溃决以前，树林中的动物弃它而去一样，这些人也在逃离啊！

[高谢尔国王上。

高谢尔　你们的国王和冈吉国王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罗赫妮　他们都在这座花园里，但在什么地方我一点也不知道。

高谢尔　他们商量的什么，我弄不明白，我轻信了冈吉国王，大约

搞糟了。

[高谢尔下。

罗赫妮　国王们中间在进行什么勾当啊？可能很快要有什么坏事发生，我该不会陷进去吧？

[阿温蒂国王上。

阿温蒂　罗赫妮，国王们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罗赫妮　他们谁到哪儿去了，这很难说清楚，高谢尔国王刚从这儿走了。

阿温蒂　高谢尔国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的国王和冈吉国王在哪里？

罗赫妮　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们了。

阿温蒂　冈吉国王一直在回避我们，肯定是会耍花招的，我陷了进去，把事情搞糟了。罗赫妮姑娘，从这花园出去的路在哪里呢？你知道吗？

罗赫妮　我不知道。

阿温蒂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指明道路吗？

罗赫妮　园丁们都离开花园走了。

阿温蒂　为什么走了？

罗赫妮　他们的话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但他们说了，国王吩咐他们马上离开花园。

阿温蒂　国王？哪个国王？

罗赫妮　他们没有能说清楚。

阿温蒂　这可不是好事。不管怎样，要找到走出去的道路，这儿一刻也不能待了。

[阿温蒂下。

罗赫妮　我一直生活在这花园里，但是今天我感到好像是被束缚在这里了，不到外边去是解脱不了的。如果能看到国王，那也是一种安慰，但是当我把王后的花交给他时，他好像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只是要给我奖赏，这种无缘无故的奖赏使我更害怕了。深夜了，鸟儿们为什

么飞呢？为什么突然害怕了？现在不是飞的时候啊！王后养的鹿在向哪儿逃呢？杰布拉，杰布拉，它不听我的呼唤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四周突然像醉鬼的眼睛发红了，周围好像不合时宜地出现了日落时的景象。老天爷，你今天怎么啦？我感到很害怕，哪儿能见到国王啊！

第七场

[王后后宫的门口。

着王服者　冈吉国王陛下，您这是干了什么？

冈吉　我不过想在这后宫旁边的地方放火，可是我未曾想到火这么快就蔓延到周围了。从这园子里出去的路在哪里呢？快告诉我！

着王服者　路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把我们引来的人，现在一个也不见了。

冈吉　你是这个国家的居民，你是肯定知道道路的。

着王服者　我从来没有走进过后宫的花园。

冈吉　这一些我不清楚，你得告诉我去路，要不我会把你砍成两截扔掉的。

着王服者　那样我的命是完了，但是找出道路的办法也就完了。

冈吉　那你为什么反复地说，你就是这里的国王？

着王服者　我不是国王，我不是国王，（躺在地上合掌求告）我们的国王啊，您在哪里？保护我吧！我是罪人，保护我吧！我是叛逆，惩罚我吧，不过，请先救我吧！

冈吉　这样对空喊叫有什么好处？还是努力寻找出去的道路吧！

着王服者　我就躺在这里了，我会怎么样，就让那种局面到来吧！

冈吉　那不成，如果要烧死，那我也不会一个人死，我要带着你一同烧死。（幕后的呼声：救人啊，国王，救人啊！周围都着火了！）啊，你这个蠢材，起来吧，别拖延时间了！

苏德　尔希娜（上场）请保护我吧，国王，火已经把我包围了。

着王服者　国王在哪里？我不是国王。

苏德尔希娜　你不是国王？

着王服者　我是下流的人，我是骗子。（把王冠扔进尘埃）让我的

欺诈见鬼去吧！

[着王服者和冈吉齐下。

苏德尔希娜　不是国王？他不是国王？那么火神啊，把我焚毁吧，我把自己交付给你手里，啊，火啊，把我的羞耻，把我的欲望都烧成灰吧！

罗赫　妮（边上场）王后娘娘，您往那边到哪里去？后宫周围都着火了，请不要进去吧！

苏德尔希娜　我要进到里面去，那是烧死我的火呀！

[进入宫殿。

第八场

[暗室。

国王　不要害怕，火烧不到这个房间。

苏德尔希娜　我不害怕，但我羞愧。羞愧像火一样跟随着我，我的幸福，我的两眼，我的一颗心被火烧烤着。

国王　这种烧烤的感觉过些时间就会消除的。

苏德尔希娜　绝不会消除的，永远不会消除的。

国王　别失望，王后。

苏德尔希娜　国王陛下，我不对你说假话，我脖子上戴了另外一个人的项链。

国王　那项链也是我的。不然，他从哪儿得到项链？他是从我房间里偷走的。

苏德尔希娜　但是这项链是他亲手给的，而我又没有能把它扔掉。现在四周都是火正向我包围过来，我曾经想过，把项链投进火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这颗有罪的心这样说：就戴着这项链让火烧死吧！我又想到在外边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你，所以像风筝一样投入火中，可是我没有死，而那竟不是火，这是怎样的火焰啊！

国王　你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因为今天你已经看见我了。

苏德尔希娜　难道我曾愿意在这彻底毁灭之中看到你吗？看到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心至今还突突跳个不停。

国王　王后，怎样看到的呢？

苏德尔希娜　可怕，那是可怕的，一想起我就感到害怕。黑的，你是黑的，我只是看了一刹那工夫，火光正照在你的脸上，我感到就像彗星出现在天空，你就像那天空那么黑，于是我闭紧了双眼，没有再看了。就像乌云那么黑，就像无边大海那样黑，而在乌云上泛起了晚霞的一道红光。

国王　我早对你说过，那事先对此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他突然看到我后是受不了的，会把我当作灾星，想一口气就从我身边跑掉，这种情况我见过好多次了，所以我想让你避免那种苦难，慢慢地让你知道我的情况。

苏德尔希娜　但是罪孽来破坏了这一切，现在还是那样认识你，我想都不敢想。

国王　还是可能的，王后，今天你看到那种黑后发抖了，你的心还会被那种黑所感动的，要不，我的感情还有什么用呢？

（歌声）我不会用相貌，而会用爱情迷惑你。

我不会用双手，而会用歌声推开大门。

我既不会用首饰，也不会用鲜花装饰你，

而要用吉祥幸福的项链戴上你的脖颈。

不会有人知道，是哪一阵暴风雨掀起了波涛，

我会像月亮一样通过看不见的引力让生命涨潮。

苏德尔希娜　不会的，不会的，仅仅有你的爱算什么？我的爱已经变冷漠了，我醉心于相貌，而且我不能摆脱这种迷醉的状态，这种醉心好像在我的两眼中放了火，将我的梦境都照亮了。现在我已经把所有的都对你说了，你惩罚我吧！

国王　惩罚已经开始了。

苏德尔希娜　但是如果你不丢开我的话，那我也会丢开你的。

国王　那努力试试看。

苏德尔希娜　不必做什么努力，我不能忍受你，打心里对你气恼。为什么你对我……我不知道。对我做了什么呢？你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们对我说，你长得英俊呢？你长得黑，这么黑，我决不会感到你好的。我所爱的人，我见到了，他像奶油那样细腻，像花那样温柔，像蝴蝶那样美丽。

国王　那像蜃景一样不真实，像泡沫一样空虚！

苏德尔希娜　可能吧，这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站在你的身旁，我只有离开这里，和你见面对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这种见面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我的心将飞向另一方。

国王　一点儿努力也不做吗？

苏德尔希娜　从昨天起做了努力，但是越努力，我的心越反感。由于待在你身边，一种憎恶的心情将不断地伤害着我，我是不圣洁的，我是不贞的，所以我希望走得远远的，远得在那里我根本再也不会把你记起来。

国王　那好，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

苏德尔希娜　你不伸手拦住我的路，所以从你身边逃走也有很多不便。你为什么不强迫抓着我的头发阻挡我呢？你为什么不打我呢？打我吧，打我吧，你也不说我什么，这更使我无法容忍。

国王　我不能说什么，这是谁对你说的？

苏德尔希娜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叫喊吧！你像霹雳的雷声那样发吼吧！能灌进我的耳朵的所有的话都往我耳朵里灌吧！别这么容忍地把我抛弃了，别让我走了！

国王　我会抛弃你，但不让你走！

苏德尔希娜　你不让我走，我一定要走！

国王　那好，你走吧！

苏德尔希娜　请注意，请别怪我了，你本来可以强迫抓住我，让我留下的，但你没有留我，你也没有捆住我，那我走了，你下命令给守门人拦住我吧！

国王　没有人阻拦你，就像暴风雨时片片的云无障碍地飘走一样，你也那样无障碍地走吧！

苏德尔希娜　速度慢慢地加快了，现在锚索已经断了，也许要沉入水了，但是永远不回来了。

[急下。苏伦格玛上并唱。

苏伦　格玛（歌声）

啊，湿婆大神，请毁灭我的恐怖，

严厉地让我的心屈服于你的双足。

我被墙包围，束缚在日常事务中，

一些金银饰品经常把我捆住。

来吧，大神，四面八方团团包围，

顷刻间将这种生活领向解脱的道路，

然后你那慷慨而又含笑的双眼，

还有你那无畏、平和、古老的形态将大放光明！

苏德　尔希娜（再上）国王陛下，国王陛下！

苏伦格玛　国王走了。

苏德尔希娜　走了，那好吧！那他就完全把我抛弃了。我回来了，但他并没有等我，算了，这也好，那我现在是解放了。苏伦格玛，他是不是对你说了要阻拦我？

苏伦格玛　没有，他什么也没有说。

苏德尔希娜　他又为什么会说呢？没有要说的话啊！那我是自由人了，那好，苏伦格玛，我曾想要问国王一个问题，但是在嘴边又缩回去了。你说，对那些囚犯国王是不是判了死刑？

苏伦格玛　死刑？我们的国王从来没有通过毁灭肉体而给以安宁。

苏德尔希娜　那他们怎么了？

苏伦格玛　国王把他们放了，冈吉国王承认失败回国去了。

苏德尔希娜　听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对您我有一个请求。

苏德尔希娜　难道你以为口头说了请求还要明说吗？直到今天我从国王那里所得到的装饰品，我都会给了你后走，这些装饰品现在在我身上是不光彩了。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我是国王陛下的宫女，他没有用任何装饰品装饰打扮我。他就是我的装饰品。在人们面前我值得骄傲的事，就是他没有给我什么。

苏德尔希娜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苏伦格玛　我要跟你走。

苏德尔希娜　这你是说的什么啊？抛弃自己的主人而远去，这是什么请求啊？

苏伦格玛　娘娘，不会远去。你正走向灾难，那他也会就在旁边的。

苏德尔希娜　你别像疯子一样废话了。我曾想带罗赫妮一块儿去，但她不愿意。你是凭什么勇气要去呢？

苏伦格玛　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但是我要去，勇气会来的，力量也会有的。

苏德尔希娜　不，我不能带你去，你在旁边我会很痛苦的，这我是不能忍受的。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不管是好还是坏，我都为你承担下来。你不能把我留在身边当外人，我是要同你去的。

（歌声）你的爱使我分担一切污点，

使我分担一切缺陷，

我为你摘掉你路上的荆棘，

在你充满尘土的床铺上，

我铺上自己浸透你的爱的纱丽。

我接受你的许诺，

不必捧着坐垫到处奔波，

在那淤泥上你踩过的地方，

我要把那脚印印在自己的胸脯上。

第九场

[曲女城王宫。

[苏德尔希娜的父亲——曲女城国王和大臣。

曲女城国王　早在她到来之前我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消息。

大臣　公主站在城外的河岸边，我是不是派人把她迎进城来？

曲女城国王　不幸的女人抛弃了自己的主人回来了，把她迎来不就是宣布她的耻辱吗？等天黑吧，等到路上没有行人时，让她悄悄地来吧！

大臣　是不是为她住在宫中做出安排？

曲女城国王　不必做什么安排。她自作主张放弃自己正宫王后的地位来了，在这里的王宫中她得以宫女的身份住下来。

大臣　她内心会感到很痛苦。

曲女城国王　要是我努力从那种痛苦中把她解救出来，那我就不配作为父亲了。

大臣　我将按照陛下的旨意办理。

曲女城国王　她是我的女儿，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要表露出来，不然将是非常有害的。

大臣　国王陛下，您为什么担心有害呢？

曲女城国王　一个女人，当她从自己的荣誉地位上堕落以后，在世界上她就作为可怕的灾难而显示出来了。你不知道，今天我因自己这个女儿而多么害怕，她是带着灾星回到我家里来的。

第十场

[后宫。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你走，你走，我内心正燃烧着一团怒火，我谁也不能忍受。你表现得这样平静，更使我生气。

苏伦格玛　你这是生谁的气呢，公主？

苏德尔希娜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一切的一切都烧得精光，化成灰。顷刻间我把那样高的王后的地位踢开后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藏在一个角落里拿着扫帚扫地？还有地方不着火的？还有大地不颤抖的？我身份的下降难道就像落花那样平凡？难道不像星星的陨落那样，化作烈焰刺破四面八方？

苏伦格玛　森林大火在发生以前还有一段酝酿冒烟阶段，还没有到时候。

苏德尔希娜　我毁了王后的重要地位来到了外边，再没有人可以与我相比，只有我一个人。为了接受我做出的这么巨大的牺牲，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向前迈步？

苏伦格玛　不仅您一个人，不仅一个人。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我跟你说真的：为了得到我，那个人在王宫里放了火，对此我竟没有生气，内心深处还高兴得直发抖，这样大的罪过！这样大的勇气！就是这种勇气唤醒了我的胆量。就在这种高兴愉快中，我踢开了我所有的一切，才能来到这里，但是这一切难道仅仅是我的幻想？今天为什么哪儿也没有表现出某种迹象来？

苏伦格玛　您内心里所想到的那个人，其实火并不是他放的，放火的是冈吉国王。

苏德尔希娜　懦夫，胆小鬼，相貌那样迷人，但是内心没有男子气概。因为这个废物，我自己受了多大的欺骗！哎，多么丢脸，不过，苏伦格玛，对你的国王来说，现在来接我回去难道不恰当吗？（见苏伦格玛不回答）你也许在想我急着要回去呢！绝不，即使国王来了，我也不会回去。但是，他一次没有阻挡，为了让我走，所有的门都敞开了。而外边的道路是那样崎岖不平，难道也不为我这个王后而难过，那崎岖不平的道路也像你的国王那样严酷。对他来说，我就像路上最可怜的乞丐那样渺小。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你的国王的这种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

苏伦格玛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国王是无情的、严酷的，难道曾有人使他改变过吗？

苏德尔希娜　那你为什么日日夜夜还在呼唤他呢？

苏伦格玛　唯愿他永远像山头一样坚定，不要因为我和我的请求有一点动摇。我的痛苦永远是我个人的，愿他的坚硬永远得胜。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你看，东方田野的那边好像尘土飞扬。

苏伦格玛　是，看来是尘土飞扬。

苏德尔希娜　再看，你没有看到车上的旗帜？

苏伦格玛　对，正是旗帜。

苏德尔希娜　那就来了，那就要到了。

苏伦格玛　谁就要来了？

苏德尔希娜　还有谁，还不是你那国王？这些日子他怎么待得下去？这么长的时间不声不响地待着，这令人奇怪。

苏伦格玛　不是，这不是我们的国王。

苏德尔希娜　为什么不是？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你的国王是这

样强硬，无论如何也不动摇。我看看，怎么不会动摇？我早就料到，他会跑来的，但是苏伦格玛，你要记住，我是从来没有请他的。你的国王如何在我面前认输，现在你看清楚吧，苏伦格玛，你去，去到外边看一看再来。（苏伦格玛下）国王来了要请我去，我是不是去呢？绝不，我不去，我绝不去。

[苏伦格玛上。

苏伦格玛　公主，不是我们的国王。

苏德尔希娜　不是？你是在说真话？他到现在还不来接我？

苏伦格玛　不是我们的国王，我们的国王不会这么丢脸地来。他什么时候来，还没有任何迹象。

苏德尔希娜　那也许……

苏伦格玛　和冈吉国王一起，那个人也来了。

苏德尔希娜　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苏伦格玛　他的名字叫苏瓦伦。

苏德尔希娜　那现在他来了。我原来想：我好像一堆垃圾一样被人扔在外边，没有一个人要我。但是，我的英雄来解救我了。苏伦格玛，你过去知道苏瓦伦吗？

苏伦格玛　当我还在娘家的时候，他在赌徒中……

苏德尔希娜　不，不，我不想从你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他是我的英雄，他是我的救星，关于他的情况，我会自己去了解的。但是，苏伦格玛，你的国王怎么样，你想一想看，我在这样卑劣的情况下，他也不来解救我。现在你可不能责怪我了吧！我可不能在这里日日夜夜充当仆役的同时，还长期地等待着他，像你这样表现出可怜相，我可办不到。好吧，苏伦格玛，你对我说真话，你很爱你的王国吗？

苏伦　格玛（唱）

我只不过是你的女奴，

爱的话，我怎么能说出口？

如果我有本事，也会在世界上获得声誉，

我只是不需要代价，出卖在你脚前的女仆。

第十一场

[营房。

冈吉（对曲女城国王的使者）去对你的国王说，我们不是来接受他的招待的，我们也完全准备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我们仅仅是为了从这里的女奴院解脱苏德尔希娜和把她带走而停留下来的。

使者　国王陛下，请您记住，公主是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家里。

冈吉　当姑娘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娘家是她的依靠。

使者　不过她和婆家仍然有着关系。

冈吉　她已经抛弃了那种关系来了。

使者　只要活着，那种关系是不能断绝的。中间有时受到冲撞，但是绝对不可能破裂。

冈吉　在这件事情上气度狭窄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她的主人为了接她回去亲自来了，国王陛下！

苏瓦伦　什么事，冈吉国王陛下？

冈吉　你的王后在娘家被派做女奴的工作，你对此能心安理得？

苏瓦伦　我不是这种懦夫！

使者　如果这不是你们开玩笑的话，那么，请到王宫接受招待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冈吉　国王陛下！

苏瓦伦　什么？大王陛下？

冈吉　你是不是愿意通过乞讨的方式带自己的王后回国？

苏瓦伦　这怎么可能！

使者　那您的愿望是什么？

冈吉　这还需要说明吗？

苏瓦伦　就是那样，那您是能够理解的。

冈吉　如果国王不顺利地把自己的公主交给我们手里，那么按照刹帝利的天职我们将强行把她带走，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决定。

使者　国王陛下，我们的国王也会履行刹帝利的天职，当他一旦听了要进行争斗的话，决不能把自己的女儿交给您。

风吉　我们也是准备听这种回答而来的，您回去对自己的国王讲清楚。

[使者下。

苏瓦伦　风吉大王，这是在冒险！

风吉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插手这样的事有什么乐趣？

苏瓦伦　对曲女城国王也可以不必害怕，但是……

风吉　要是怕“但是”，那样一来，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了。

苏瓦伦　说真的，国王陛下，这个“但是”是不露面的，不过能够逃脱它的地方世界上是没有的。

风吉　如果内心就害怕，那么这个“但是”的力量就越增大了。

苏瓦伦　请您想一想，花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您完完全全封锁后才开始行动，也不知道“但是”从哪儿钻了进去，它就是国王，我曾想不承认他，可是没有不承认的任何理由。

风吉　害怕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智慧，这时他就把事情给弄颠倒了。那天所发生的事纯系偶然。

苏瓦伦　您说它是也然，我说它是由于“但是”。如果能设法避开它行事，那才能够得到保全。

[军士上。

军士　国王陛下，高谢尔国王、阿温蒂国王、格林国王都带部队正向这里进发，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密报。

[军士下。

风吉　原来担心的事发生了。苏德尔希娜潜逃的消息传开了。现在所有的人在一起开始钩心斗角，结果是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

苏瓦伦　现在，国王陛下，算了吧！这一切都不是好的迹象。我敢肯定，这件秘密的事是我们的国王到处传开的。

风吉　为什么？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

苏瓦伦　好处就是贪婪的人彼此厮杀争夺下去，而他可以从中渔利。

冈吉　现在我才了解清楚了，你们的国王为什么从来不在任何人的面前露面。由于害怕，所有的人到处都注意他，这就是他的诡计。但是现在我还要说，你们的国王从始至终设的是一个骗局。

苏瓦伦　不过，国王陛下，还是请您放了我吧！

冈吉　不能放你，在这件事情上特别需要的就是你。

[军士上。

军士　国王陛下，维拉德、邦加尔、维德尔帕的国王们也来了，他们在河的那边安了营。

[军士下。

冈吉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大家该联合起来行动，首先和曲女城的国王开战，然后再想出某种办法来。

苏瓦伦　想出某种办法来时，如果不把我拖进去，那我就可以安心了，我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人物。通过我……

冈吉　你看，伪装的国王，办法这东西是渺小的，像梯子或道路都是处在人的脚底下。如果办法是很高明的话，那么，实行它也得反复思索才行。像你这样的人，使用起来方便之处在于，不必再进行任何形式的伪装了。不然，甚至和自己大臣商量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把偷窃说成是人民的福利，听起来也感到难听。

苏瓦伦　可是我倒见到，你的大臣还是能懂得事情的真实含义的。

冈吉　这样简单的语言学他也不知道的话，那我就不封他为大臣，而派他去负责牛栏的事务了，不过，我去一趟，将国王们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调动后再回来。如果所有的国王都行动的话，那么也就不必来一番象棋游戏了。

第十二场

[后宫。

苏德尔希娜　正在进行战争吗？

苏伦格玛　是，现在还在进行战争。

苏德尔希娜　在去打仗以前我父亲来对我说：“你摆脱了一个人回来了，却同时拉了七个人来，我真想把你砍成七块分给那七个人。”如果父亲真的那么做的话，那就好了。

苏伦格玛　什么，娘娘？

苏德尔希娜　你的国王如果有保卫力量的话，那他就能安心地待着了？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您为什么说到我啊？难道我有代表国王回答的能力吗？如果他要回答，他会亲自这样回答，使任何人不会留下不理解的余地，如果他不回答，那么所有的人都得保持沉默。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懂，所以我从来不坐下来考虑国王的事。

苏德尔希娜　你告诉我，战争中谁参加了？

苏伦格玛　七个国王参加了。

苏德尔希娜　还有谁没有参加呢？

苏伦格玛　苏瓦伦在开战前就尽力想悄悄逃走，冈吉国王已经把他囚禁在兵营里了。

苏德尔希娜　这样一来，我死了倒好了。不过，国王啊国王，如果为了保护我的父亲你亲自来了，那会增加你的荣誉，而不会有损你的荣誉。惩罚我的罪过为什么要惩罚到他头上呢？

苏伦格玛　娘娘，在世界上，我们任何人都不是孤单的，好坏都得大家分担着，所以这样才有恐惧，要不，一个个孤单的人，谁又怕谁？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你看，自从我来到这里，有几次我忽然感到好像在我的窗外下边有维那琴在响。

苏伦格玛　可能有谁在弹维那琴吧！

苏德尔希娜　那儿是很浓密的丛林，有几次我跳到外边细心地看，但总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苏伦格玛　可能是某一个行人坐在树荫下休息，顺便又弹起维那琴来了。

苏德尔希娜　这也是可能的。不过，我记起来我们王宫的那扇窗子，傍晚的时候，我装饰打扮后站在那里，从我们那个无灯的卧室的黑暗中，一支歌曲接着一支歌曲，一段和声接着一段和声，像喷出来的水雾，生气勃勃地在我面前进行着各种表演慢慢散去。那歌声不知从哪种黑暗中过来把我拉向哪一种黑暗。

苏伦格玛　啊，娘娘，那是多么黑暗呀！而我呢，正是那种黑暗中的奴仆呢！

苏德尔希娜　你为什么跟我一起从那儿到这里来呢？

苏伦格玛　我是怀着一种爱的希望，希望我们的国王拉着我们的手

带我们回去啊！

苏德尔希娜　不，不，他不会来，他完全把我们抛弃了。为什么不抛弃呢？我犯的罪过可不小啊！

苏伦格玛　如果他能抛弃的话，那就没有要他的必要了，而且那他也就根本不存在，那时我们的那种黑暗完全是无人的，从中不会有任何维那琴的琴声，不会有人呼唤，一切都是假的。

[守宫门者上。

苏德尔希娜　谁？你是谁？

守宫门者　我是这座宫殿的守门人。

苏德尔希娜　有什么消息，赶快说！

守宫门者　我们的国王被俘了！

苏德尔希娜　被俘了！啊，我的大地母亲。

[昏迷。

第十三场

[被俘的曲女城国王、其他一些国王、苏瓦伦。

冈吉　国王们，战场上的事结束了吗？

格林　哪里结束！获得英勇奖赏之前还得再一次表演英雄气概！

冈吉　国王陛下，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取得胜利的花环，而是为了取得选婿的花环。

维德尔帕　选婿的花环难道不是从胜利女神手里接过来吗？

冈吉　不是从胜利女神手里接过来，国王陛下，在爱神的宫里，那个花环正在编制着。想要通过沾着鲜血的手去夺取它，那它的花是会散落在尘土里去的。

格林　国王陛下，不过爱神在我们七个人中间怎么做出决定来呢？

冈吉　说来战争女神也不可能在我们七个人中做出决定。

高谢尔　冈吉国王陛下，您的意见是什么，请清楚地说出来吧！

冈吉　我的意见是：在选婿的大典上，公主把花环戴在谁的脖子上，谁就得到了这个春神的成果。

维德尔帕　这是最好的主意，我同意。

其他国王　我们也同意。

曲女城国王　国王们，要么把我杀掉，要么让我向你们挑战进行决斗。你们来同我交手吧！请不要让我这样不死不活吧！

冈吉　您的公主抛弃了婆家回来了，我们不想让您承受更多的痛苦，我刚才提的建议，您的公主还可因此而获得荣誉。

高谢尔　就定下明天吉祥时刻为选婿的时间吧！

冈吉　这很好。

维德尔帕　那我们开始准备吧。

冈吉　格林国王陛下，请您还看管一下曲女城国王吧。（除冈吉国王外其他国王下）啊，伪装的国王！

苏瓦伦　有什么吩咐？

冈吉　现在御者要退到一边，要把束发推到前面后行动了！16

苏瓦伦　国王陛下的话我还不能理解。

冈吉　在选婿大典上，你得作为我的持华盖者坐在那里。

苏瓦伦　臣仆愿为此效劳。不过，这样做对国王陛下您有什么好处呢？

冈吉　啊，苏瓦伦，我发现，你的智慧很少，所以你的自傲也很少。苏德尔希娜王后不是亲眼看见你吗？这一点你到现在还没有记在心里。不管怎样，在国王的选婿大典上，她不能把花环戴在持华盖的人的脖子上，可是她的心又不愿离去很远，无论如何，她的花环会落在我的华盖的旁边。

苏瓦伦　国王陛下，对我来说，您幻想的这一切是没有根据的，是一种很可怕的幻想。我求求您，别让我陷进这虚假的层层灾难之中，解放我吧！

冈吉　事情一完，我就马上一刻儿也不拖延地解放你，目的达到以后，谁也不会把达到目的的手段永久保持下去的。

第十四场

[窗下。

[苏德尔希娜和苏伦格玛。

苏德尔希娜　那么，选婿大典上我得非去不可，要不，父亲的生命就不能保全？

苏伦格玛　冈吉国王是这么说的。

苏德尔希娜　冈吉国王的话合适吗？是他亲口这么说的吗？

苏伦格玛　不是他本人，是他的使者苏瓦伦来说的。

苏德尔希娜　呸，我真可鄙！

苏伦格玛　同时他还给了我几朵枯了的花，对我说，去给你的王后说，春天节日的这个纪念物从外表上看已经越来越枯萎了，从内心来看，越来越在重新开放呢！

苏德尔希娜　住嘴，不要再折磨我了！

苏伦格玛　请看那边，国王们在选婿大典里都坐好了。那位身上没有戴任何装饰品的、王冠上围了一圈花环的就是冈吉国王。苏瓦伦举着华盖站在他的后面。

苏德尔希娜　那就是苏瓦伦吗？你说的是真的？

苏伦格玛　是，王后娘娘，我说的是真的。

苏德尔希娜　那天我看见的是他？不，不，我看到的是光明和黑暗，空气和气味相混合的另外的东西，不是他，不是他！

苏伦格玛　所有的人都说，他看起来很美。

苏德尔希娜　难道心也会走近这种美吗？我的这一双有罪过的眼睛该用什么东西洗涤，从而洗去遗恨呢？

苏伦格玛　要把眼睛沉入在那种黑色中洗涤，也就是我们国王的那种使所有的容貌都沉没的黑色。一旦容貌的污点在眼睛里染上了，就会在其中清洗掉。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一个人如何陷入这种失误之中呢？

苏伦格玛　只要他不能从失误中得救。

[女守门人上。

女守门人　国王们都在选婿大典上等候！

[女守门人下。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把我带面纱的披肩拿来（苏伦格玛下）国王，我的国王，你抛弃了我，这你做得合理。但我内心的故事你难道不知道吗？（抽出隐藏在胸前的匕首）我的身子沾上了污点，今天我在大众面前让这个身子躺在尘土里。但是我的心没有染上污点，这一点今天难道不能通过刺穿胸膛告诉你吗？我们相会的那间暗室今天在我的内心是一片寂静，它的门没有任何人打开。啊，我的主，你现在还不去打开吗？门旁边你的维那琴不再响了吗？那么让死亡来吧，死亡像你一样是黑的，像你一样美，也像你一样知道夺去人的心。

（歌声）请让这种黑暗沉没在你那无底的黑暗中，

啊，黑暗之主！

来吧，浓厚的深沉的黑暗，请从生命的那边，

落入我的心中。

让这身心变成曲调，消失无踪。

我的变化了的欲望，我的种种心愿，

都匍匐在你的脚下。

在驱逐中，我用不良欲望的绳索将自己捆住，

啊，黑暗之主！

用一切束缚将我和你自己捆在一起吧，我渴望

束缚。

我的幸福，我的吉祥，还有我那至高无上者，

一切都落下，一切都充满，那至高无上者来临，

而这个“我”死去，

啊，黑暗之主！

第十五场

[选婿大典。

维德尔帕　冈吉国王陛下，你没有戴任何装饰品！

冈吉　没有任何希望，所以才这样啊！装饰整齐后一旦失败，加倍

地丢脸啊！

格林　我看到，所有装饰品都由持华盖的人穿戴上了。

维拉德　冈吉国王希望用这种办法宣示：外表的华丽是次要的。他的充满大丈夫气概的骄傲不让他身上穿戴什么装饰品。

高谢尔　我了解他的诡计：他想通过自己的不穿戴任何装饰品，在一些用装饰品穿戴整齐者中间证明自己的伟大。

邦加尔　他这样做难道好吗？所有的人都知道：美人的眼睛像趋光蛾一样，首先是扑向装饰品的光亮。

格林　还要等多久？

冈吉　请耐心，格林国王陛下，晚摘的果子最香甜。

格林　如果肯定能得到果子，等一会也没有关系，如果不能肯定享受果子，所以就急着见一面了。

冈吉　您还正年轻呢！青年时期的希望一再放弃，也仍然会像成熟的女郎那样回来的，而我们却是青春不再了。

格林　不过，吉祥的时刻快要过去了呀！

冈吉　请不要着急，吉祥的星宿也要等待难得的会见呢。即使吉祥的星星这点也不懂的话，那么由于甜蜜的会见，不吉祥的星星的目光也会高兴的。

维德尔帕　维拉德国王陛下，您是什么时候出发到这里来的？

维拉德　是看了吉日才出发的，星相学家说过，一定会马到成功。

邦加尔　我们都是看了吉利的时刻才出发的，但是吝啬的老天爷却只安排了一个胜利的果子。

高谢尔　谁知道吉星的意图竟是让你放弃果子？

冈吉　高谢尔国王陛下，您说得多么丧气！要放弃果子的话，做这样的安排又有什么必要？

高谢尔　原来是有必要的，不抱愿望就谈不上放弃。冈吉国王陛下，我们的座位刚刚好像震动了，难道发生了地震？

冈吉　地震？也有可能！

维德尔帕　要么是另外某一国王的人马来了。

格林　那也有可能，不过那样我们该从使者那里早得到消息！

维德尔帕　我感到这不大吉利。

冈吉　用害怕的眼光去看，一切吉利的都会显得不吉利。

维德尔帕　由于没有见过，当然害怕啦！这里英雄气概是不顶用的。

邦加尔　维德尔帕国王陛下，在这场喜事面前，请别把我们打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吧！

冈吉　当没有看见过的变成看见了的时候，于是都可以理解了。

维德尔帕　到那时谁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我怀疑好像……

冈吉　请别谈这个“好像”的事了，它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而又毁灭我们自己的东西。

格林　外边是在奏乐？

邦加尔　对，对，看来是在奏乐。

冈吉　那还有什么其他？肯定的是苏德尔希娜公主，老天爷，这样晚了，才把我们命中注定的结果端上来，这是苏德尔希娜脚镯的响声。（回过头来）苏瓦伦，别这样猥猥琐琐地把自己藏在我的后面，我的华盖在你手里也在发抖了。

[老大爷着战士服装上。

格林　什么？这是谁？

邦加尔　不请自来的是什么人？

维拉德　此人好大胆！格林国王陛下，请您拦住他。

格林　你们都比我年长，在你们面前我先出头不光彩吧！

维德尔帕　先听听他说什么。

老大爷　国王来了。

维德　尔帕（吃惊地）国王？

邦加尔　什么国王？

格林　哪里的国王？

老大爷　我们的国王！

维拉德　你的国王？

格林　谁？

高谢尔　他是谁？

老大爷　你们全都知道，他是谁，他来了。

维德尔帕　来了？

高谢尔　干什么来了？

老大爷　他邀请了你们所有的人。

冈吉　啊，邀请了，怎么邀请的？

老大爷　凡是想接受他邀请的，从他那方面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他准备好了一切形式的欢迎。

维拉德　你是谁？

老大爷　我是他众多将领中的一位。

冈吉　将领？撒谎！吓唬人来了，你以为穿上伪装，我们就没有认出你来？我清楚地认识你，你，将领！

老大爷　您准确地认出我来了，像我这样无用的人还有谁呢？可是今天他还是给我送去了将领的服装，而让一个一个大英雄待在家里。

冈吉　那好，在适当的盛大集会上，为了维护他的邀请我们会去的，但是现在有一件必要的事情没有结束，你得等一等。

老大爷　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没有说还要等待。

高谢尔　我接受他的呼唤，我现在就去。

维德尔帕　冈吉国王陛下，现在看来，要等待的话显得不妥，我也走了。

格林　你们都很老练，我也跟着你们。

邦加尔　啊！冈吉国王陛下，请转身看一看，您的华盖掉在土里了，您的那个持华盖的人什么时候跑的，您都没有发现？

冈吉　好，这位使者注意，我也走了，但是我不是去集会上，而是战场上。

老大爷　那么到战场上我们的主人将会认识您，那倒是最好也是最广阔的场所。

维拉德　请注意，我们大家也许是出于想象恐惧而奔逃，看来最后胜利是单独冈吉国王一个人的。

邦加尔　那是可能的。看到果实刚要到手的时候，却害了怕放弃不要是不妥的。

格林　还是以帮助冈吉国王为好，他表现出来了这么大的勇气，难道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行动的吗？

第十六场

[苏德尔希娜和苏伦格玛。

苏德尔希娜　战事倒是结束了，那我的国王什么时候来呢？

苏伦格玛　这我倒说不准，现在我坐着在等待呢！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我心的深处高兴得正发抖呢，我高兴得有点痛苦了，我也羞愧得要死了，有什么脸见他啊！

苏伦格玛　这一次请您要完全承认失败后到他身边去，这样再也不会羞愧了。

苏德尔希娜　我得承认，我是永远地失败了。不过我骄傲了这许多日子，依他看来我不是一直断言最爱他吗？我不能一下子抛开他的。大家不是都说我无比的美貌？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吗？大家不是还说国王对我有没完没了的恩惠吗？因此在所有的人面前低下头来也感到非常羞愧。

苏伦格玛　不消除骄傲，羞愧也消除不了。

苏德尔希娜　想从他那里得到爱的愿望，无论如何也不想从心里消除。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都要消除，仅仅可以剩下一个愿望，那就是把自己呈献出来。

苏德尔希娜　还有那个对暗室的愿望！在那里没有看，没有听，没有想，只有把自己抛向深处。苏伦格玛，你祝福我吧，祝福我……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您这是在说什么啊？我能祝福您什么？

苏德尔希娜　我在所有的人面前低头求得祝福，所有的人都说“国王从来没有给任何人这么多的恩典”，反复听到这种说法以后，我的心变得

这样坚硬了，坚硬到我也能够给国王以打击，坚硬到一低头就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是要消除了，屈服于整个世界的时候到了。不过国王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不来领我呢？还等待什么呢？

苏伦格玛　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国王无情，非常残忍。

苏德尔希娜　苏伦格玛，你去，去打听一下他的消息来告诉我。

苏伦格玛　从哪儿能得到他的消息呢，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早已派老大爷去了，他回来时也许从他那里能得到一点消息。

[老大爷上。

苏德尔希娜　听说，你是我们国王的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也请你祝福我。

老大爷　王后娘娘，你这是做什么！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敬意，我和大家只是有着互相戏谑玩笑的关系。

苏德尔希娜　那你就表现自己的那种诙谐戏谑吧！请传达好消息给我吧，请告诉我，我的国王什么时候来领我啊！

老大爷　你这问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对我的朋友的心理活动根本不能理解。关于他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战事倒是结束了，他到底在哪里，这谁也不知道。

苏德尔希娜　走掉了？

老大爷　哪儿也没有一点动静。

苏德尔希娜　走掉了？你的朋友是这样的朋友！

老大爷　所以人们也谴责他，也怀疑他，但是我们的国王对此都不在乎。

苏德尔希娜　走掉了！唉，多么无情，多么残忍，完全是一块石头，完全是一块金刚石！我用了整个心的力量想摇动他，心也碎了，可是他还是不动。老大爷，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你是怎样相处的呢？

老大爷　我倒是识别了他，在幸福中在痛苦中两方面都识别了他，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伤心了。

苏德尔希娜　他是不是不让我识别他呢？

老大爷　不，不，要不他为什么给你这么多痛苦？他要使你很好地识别他以后才会罢休的，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罢休的人。

苏德尔希娜　那好，我要看看他还有多么无情，我要在这窗户边一声不响地待下去，一步也不动摇，我要看他怎么不来！

老大爷　你的年纪还很轻，你能执拗地待很多日子，但是我感到，即便过去很短的时间，也是很重大的损失，我能得到还是不能得到，我现在都得去寻找他了。

[老大爷下。

苏德尔希娜　不需要，我也不想，苏伦格玛，我不需要你的国王。他为什么来作战？是为我吗？完全不是，只不过是为了表现勇敢。

苏伦格玛　如果他的愿望是表现的话，那么他要表现得任何人不再怀疑，可是现在他表现了什么呢？

苏德尔希娜　走，走，你走开，你的话我不能忍受。使我遭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后还不满足，表现给世上的人看以后把我扔到这里走掉了！

第十七场

[几个市民。

市民甲　啊，老兄，这样多的国王集合起来决定打仗，我们原来想，有一场好戏看，可是看着看着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使人一点也不理解。

市民乙　你看一看，他们中间彼此乱了阵脚，任何人对其他人也不信任了。

市民丙　他们中间意见也没有能统一，有的希望前进，有的希望后退有的向这边走，有的向那边走，这也像打仗？

市民甲　他们的眼睛不是盯在打仗上，而是彼此盯着。

市民乙　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打仗打死了，会由别人来享受成果。

市民丙　但是冈吉国王是打了仗，这一点得承认。

市民甲　他失败了也不承认失败。最后武器正落在他的胸口上。

市民丙　在此之前，好像他还没有弄清楚，他正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市民甲　其他国王丢开他都逃了，谁逃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

市民乙　不过我听说，冈吉国王并没有死。

市民丙　是没有死，给治好了。但是在他胸脯上所留下的失败的印记，那是这一生中也抹不掉的。

市民甲　其他的国王一个也没有能跑掉，都被俘了，但是如何公正地对待他们？

市民乙　我听说了，所有的国王都受到了惩罚，只有那个冈吉国王，执法者让他坐在自己座位的右边，亲手给他戴上了王冠。

市民丙　这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

市民乙　对，这个决定听来是显得很不协调。

市民甲　这倒也是。所有的罪过都是冈吉国王的，其他王国都是悬在贪欲和恐惧之间，有时前进有时后退。

市民丙　这就好像是放虎归山了，只是把它的尾巴割了下来。

市民乙　如果我是执法者，那我岂会“原封不动地”放了冈吉国王，我要让他各方面打上失败的烙印。

市民丙　老兄，我们知道什么！有大大的执法者他们呢，他们的智慧是另一种样子的。

市民甲　这不是什么智慧的问题？这只是他们的个人意志，没有人出来阻拦罢了。

市民乙　老兄，不管怎么说，统治的责任要是在我们身上的话，可以肯定地说，要比现在行使得好得多。

市民丙　这还有说的必要吗？

第十八场

[道路上。

[老大爷和冈吉国王。

老大爷　这不是冈吉国王吗？您怎么在这里？

冈吉　你们的国王在路上把我放了。

老大爷　他的本性就是这样。

冈吉　此后他本人哪儿也不露面了。

老大爷　这也是他的一种消遣。

冈吉　可是他这样回避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当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承认他是国王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像暴风一样来了，顷刻间把我的旗帜撕破扔进泥土里。而今天当我为了在他面前承认失败这样奔波的时候，而他哪儿也不露面了。

老大爷　他就这样，不管是多大的国王，要是在他面前失败了，他得在他面前承认失败，不过，国王陛下，您在晚上为什么奔忙啊！

冈吉　我到现在还丢不开这一点面子。冈吉国王手托盛着王冠的盘子正在奔波着寻找你的国王的行宫呢，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看到了是会耻笑的。

老大爷　是，人们倒是这样，往往看到令人伤心流泪的情景时，好多人却心里窃笑呢！

冈吉　不过老大爷，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呢？是不是把那个节日中的那些少年也集合起来带到这里了呢？不过那些跟在你后面转的人，现在在这里我可没有看见啊！

老大爷　你是说我们的辛卜和苏肯那一伙吧？他们在打仗时被杀了。

冈吉　被杀了？

老大爷　是。他们曾对我说：老大爷，婆罗门对我们所说的，我们一点儿也不懂，你所唱的歌，我们也跟不上调子。但是，我们能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能够去死。你带我们去打仗吧，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意义吧，正如他们所说，结果他们阵亡了。他们冲到最前面，也最先牺牲了。

冈吉　那么，他们是走上直路，超过所有明智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还有其他什么呢？现在你和这一群少年一起是否在做少儿的游戏呢？

老大爷　这次的春天节日在不同的范围内按不同的方式庆祝，所以在所有的地方让他们来回巡游表演。那天花园里起了火，在战场上火也旺，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对我们来说再次又是伟大的道路的伟大的日子。为了把待在家里的人引出门外，我像南风一样带着伙伴出来了。啊，老兄，请将自己那冲击大门的调子升高一点吧。

（歌声）今天春天来到了你那蒙着面纱的消沉生活的门口，

请不要使它失望。

今天请打开心扉，将自己和别人的区别遗忘，

在这充满乐声的天空，请散布自己的芬芳。

忘掉去向，在外边世界请洒上成堆成堆的甜蜜，

在森林的嫩叶丛中，今天内心深沉的痛苦在颤抖。

大地不知等待天际的什么人而自己装饰起来。

我的生命中吹来了南风，不知它在敲响谁家的大门。这芬芳的不安的黑夜不知在大地上何人的脚前不眠。啊，美丽的亲爱的主人，你在为谁发出沉重的呼唤？

第十九场

[在路上。

[苏德尔希娜和苏伦格玛。

苏德尔希娜　得救了，苏伦格玛，我得救了，我承认了失败，好容易得救了。啊，我的骄傲是多么顽固，怎么样也软化不了。我的国王难道会到我身边来吗？还是我到他那里去吧，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也未能说服我的那颗心。整个夜晚就是在这窗下的尘土中躺着哭泣，南风就像我内心的痛苦一样呼呼地吹响着，在黑半月十四日的夜里巴古鸟彻夜不断地呼唤，好像黑暗一直在哭泣。

苏伦格玛　啊，昨夜使人感到无论怎样也过不完似的。

苏德尔希娜　不过说来你会不相信，整个晚上，我不时地感到好像哪儿有他的维那琴在响。一个这么无情的人，他那残酷的手，难道还能奏出这种求告的声音吗？外边的人看到我这种丢脸的样子都走开了，但是隐避在夜里的那种调子除我的一颗心外其他任何人也没有听见，那维那琴声你是听见了呢还是只是我的梦想，苏伦格玛？

苏伦格玛　我要听维那琴声，所以才一直跟着你。软化骄傲的调子总有一天要响起来，我知道这一点后一直坐着倾听呢！

苏德尔希娜　那是他的事。他把我弄成大路上的乞丐后丢弃了我。见面的时候我要对他说，是我来了，我没有一直坐在那儿等你。我要说，我一路哭着来了，走过难行的路来了。我不会放弃这种骄傲。

苏伦格玛　不过王后娘娘，这骄傲也将持续不下去，因为您来以前他已经来过，要不，谁有胆量把您赶出来带到大路上？

苏德尔希娜　对，他也许来过，我听见过动静，但不能相信。当我一直骄傲地坐着时，我也就一直感到他已弃我而去了。我排除骄傲到外边来后走在路上时，也就感到他也同我一起到外边来了。随着行路我也开始得到他了。现在我的心中没有任何不安了，为他而忍受的这种痛苦，又是这种痛苦把我和他结合起来了。这么崎岖不平的道路，由于我

的脚的碰撞，好像以某种甜蜜的调子发出音响来了，这就好像我的维那琴——我痛苦的维那琴。他在这痛苦的歌里，在这坚硬的石块上，在这幸福的尘土上，自己下来了，并且抓住了我的手，就像过去在那暗室中抓住我的手一样。突然惊愕的身子兴奋起来，这也正如以前那样。谁说不是他呢？苏伦格玛，难道你还能不了解吗，他悄悄地来了？

（歌声）在黑暗中你抓住了我的两只手，

主人，你什么时候用温柔的脚步走来了？

我曾以为我失掉了你，我的主人。

但是你不会失去我，这我在今晚才认清。

那个夜晚，我曾经用手把灯扑灭了，

而你却点燃了自己的北极星。

当我走在你的道路上失误时，

我看到你亲自暗暗在路上和我一起行进。

啊，这是谁呀？苏伦格玛，夜这么深了，在这黑暗的路上还有一个行人走路呢！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这看来是冈吉国王啊！

苏德尔希娜　冈吉国王！

苏伦格玛　不要怕，王后娘娘。

苏德尔希娜　害怕？为什么害怕？我害怕的日子过去了。

[冈吉上。

冈吉　王后娘娘，你也在行路呀！我也是这条路的行人，一点也不用害怕我。

苏德尔希娜　这倒好了，冈吉国王陛下，我们两人一同到他身边去，这很不错，我抛开家庭一到外边就曾见到了您，今天回家的时候又碰上了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出现了吉祥的时机，这以前谁又能想得到呢？

冈吉　不过娘娘，您现在用脚行走，这对您来说，不能给您增加光彩，如果您同意，现在就可以为您要来车辆。

苏德尔希娜　不，不，请不要说这样的话。从这条路，由离他很远

的地方走了来，将这条路的所有尘土用双脚踩遍回来，这样我的行路才会有意义，让我坐上车子带我去对我来说是一种虚伪。

苏伦格玛　国王陛下，您今天不也是走在尘土上吗？在这条道路上倒是从来没有见过谁的象车或马车。

苏德尔希娜　当我是王后的时候，两只脚只是踩着金和银，今天走在他的尘土上，我才能消除命运的过失。今天和我那带尘埃和泥土的国王一起在这尘埃和泥土中一步一步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幸福的事还有谁懂得呢？

苏伦格玛　王后娘娘，请看，请看东方吧！正在黎明呢！不会多久了，王后娘娘，他那宫殿的金顶显露出来了。

（歌声）已经黎明了，路已走完，

请听，世界到处都响起了光明的歌声。

由于彻夜不眠，疲乏的行路人啊，

你已大功告成，

满是灰尘的生命，你艰苦地取得了成功。

在森林的怀抱中风没有入睡。

像修行人的蜜蜂在爬满藤萝的树丛中聚集。

你的旅行完成了，请擦干眼泪，

羞愧、恐惧流走了，尊严和骄傲沉没了，

已经黎明了。

[老大爷上。

老大爷　已经黎明了，已经黎明了。

苏德尔希娜　托你的福，到达了，老大爷，到达了。

老大爷　可是你看到我们的国王的表现了吧？没有车，没有奏乐，也没有任何庆典。

苏德尔希娜　你说什么没有庆典？请看，整个天空都渐渐变成了红色，由于受到花香的欢迎，风也是满意的。

老大爷　那也可能。不过像我们的国王那么无情，我们却不可能那

样。我们难受的是，您这样一身寒碜的装束去王宫，我们怎能忍受呢？请您等一等，我跑去把您的王后的服装取来。

苏德尔希娜　不，不，不，那王后的服装已经由他永远和我分离开了，在所有的人面前，他给我穿上了女奴的服装。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今天是他的女奴，在他的所有的人中间，我是所有的人中最下等的。

老大爷　你的敌人见到你的这种情况会笑话的，那我们怎能忍受呢？

苏德尔希娜　愿敌人的笑话永存，愿他们往我的身上抛撒尘土。今天在这诽谤的时刻里，那种尘土成了我的香粉。

老大爷　那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我们进行春天节日的最后节目吧，愿花粉长存，愿南风现在扬起尘土。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带着满身灰土去到我们的主人那里，到那里去看他也满身泥土坐着。因为你所想的，人们会丢弃吗？谁停下来，都会向他身上抛撒去一两把尘土，而他竟不把那些尘土抖落。

冈吉　老大爷，你在自己那尘土的游戏中可别忘了我，我也要在这王服的装束中，用尘土这样来给自己染色，使别人辨认不出是我。

老大爷　兄弟，那不会等多少时间，你落脚的地方，在那里，你的盲目的一切自负都会自动抹去。眼看着情况会发生变化，你看看我们的这位主后吧，她正在对自己很生气呢！她想用扔掉首饰来轻视自己那使世界着迷的形象。但是由于遭受侮辱的打击，她那形象反而更加鲜艳了，好像这个形象再也没有办法掩盖住自己。我们的国王不是自己与美丽形象无缘吧，所以他对那奇异的形象这么爱，以致成了他内心的装饰。那个形象已经去掉了自己骄傲的掩盖物，今天在我们国王的暗室里维那琴将奏出什么样的调子，为了听这个调子我的心在激动不安呢！

苏伦格玛　请看，太阳出来了。

第二十场

[暗室。

苏德尔希娜　主人，你从我身上所转移的对我的那种爱，请不要再返回给我吧。我是你脚前的奴仆，请给我服侍你的权利吧！

国王　你对我能忍受吗？

苏德尔希娜　为什么不能忍受呢？国王陛下，我一定能忍受。在自己的幸福园中，我曾经希望在自己王后后宫中看到你，所以看到你是那样丑，在那里，你的奴仆的奴仆也看起来比你美得多。现在那样看你的

渴望已经完全消除了，你不美，主人，你不美，你是无可比拟的。

国王　你是出自内心给我的比喻？

苏德尔希娜　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无可比拟的。我内心里有你的爱，在那爱中印上了你的影子，在那里你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那一点儿不是我的，那是你的。

国王　今天我完全打开这所暗室的大门，这儿的一幕已经完了。来吧，跟着我来吧，来到外边的明亮处。

苏德尔希娜　来到外边之前，还是向黑暗的主人，向他的无情，他的恐怖敬礼吧！

一九一〇年

邮局

刘安武　译

第一幕

[马特沃的家。

马特沃　我陷进巨大的困境中了，没有他的时候，我一点没有什么，不担心任何事情。现在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后，就占有了我这个家。要是他走了，我的这个家就再也不称其为家了。医生先生，你是不是认为他……

医生　如果他的命里注定有寿的话，那他也能活很多日子。但是正如医典上记载的，似乎他……

马特沃　记载的什么？

医生　经典说："肝胆虚亏，四肢乏力，伤风感冒，其病为一。"

马特沃　算了，请别念了，再念使我更感到害怕。请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

医生（吸鼻烟）应该特别小心。

马特沃　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哪方面应该小心，请你定一定吧！

医生　我早就说过了，应该绝对不让他到外边去。

马特沃　他还是个孩子，整天把他关在家里是很困难的。

医生　你说那怎么办吧？秋天的太阳和风两者对他来说都是危险的，经典上说其原因是"癫病与寒热，咳嗽和黄疸，眼黄……"

马特沃　好了，好了，请你别引经据典了。那现在就得把他关在家里。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医生　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风里，太阳下，都一样"。

马特沃　请告诉我，你的这个"都一样"对我有什么作用呢？不要提它了，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不过，你的这个安排是很困难的。医生先生，疾病的全部痛苦可怜的小家伙都能默默忍受，但是，看到他吃药的时候的那股难受劲儿，我的心都要碎了。

医生　但是他越难受，效果也就越大，所以伟大的牟尼赤耶婆那说“良药和忠言，虽苦见效快”。好啦，请允许我走吧！

[下。

[老大爷上。

马特沃　啊，老大爷来了，这可麻烦了。

老大爷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害怕我？

马特沃　你可是一个哄骗孩子的老手啊！

老大爷　你又不是孩子，而且你家里也没有任何孩子，还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

马特沃　我倒要了一个孩子。

老大爷　什么？

马特沃　我妻子本来就急着要抱养一个孩子。

老大爷　那我一直听说她想抱养孩子，可是你一直不想抱养啊！

马特沃　你是知道的，我吃了多少苦，这才积累了一点钱财。别人的孩子一来，把我辛辛苦苦积下的钱毫不费力地花掉，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凉了。不过，这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却占有了我的心。

老大爷　所以为他你越花钱，你就越把这当成了积累钱财的幸福。

马特沃　以前我挣钱入迷了，不挣钱就感到不舒服。而现在挣钱都是为了这个孩子，挣钱的时候感到快乐。

老大爷　那好，你说说你从哪儿抱养了这个孩子？

马特沃　他是我妻子的侄儿。可怜的小家伙从小就没有母亲，前不久他的父亲也死了。

老大爷　唉，这孩子真可怜，那他就需要我了。

马特沃　医生说，他小小的身躯里有风湿，胆汁痰液都不正常。他活下去的希望不大了。救他的唯一办法是无论如何应该让他避开秋天的阳光和风，关在屋子里。你这么大的年纪，引诱孩子走出家庭是简单不过的事情，所以害怕你。

老大爷　你说得不假，我完全变成秋天的阳光和风那样可怕了。不过，老弟，我多少也知道一点把孩子关在家里的办法。让我把自己的事

情干完后再来，然后来和你那孩子交朋友，你看了也会认可的。

[下。

[阿马尔上。

阿马尔　姑父！

马特沃　什么事，阿马尔？

阿马尔　是不是我现在到院子里也不能去了？

马特沃　是不能去了，孩子！

阿马尔　就是姑姑磨面的地方也不能去吗？你看，松鼠翘起尾巴坐着正吃着麦粒哩。我也不能去那里吗？

马特沃　是不能去，孩子！

阿马尔　如果我是松鼠，那该多好。不过，姑父，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去呢？

马特沃　医生说，到外边去你会生病的。

阿马尔　医生怎么知道的呢？

马特沃　他作为医生，还有不知道吗？他读过很多经典呢！

阿马尔　读了经典就什么都知道吗？

马特沃　那当然，这点你都不知道？

阿马　尔（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没有读过经典，所以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特沃　你看，一些大大的学者也像你一样，他们也不走出家门。

阿马尔　他们不出家门？

马特沃　对，他们不出家门。你说，他们什么时候出去啊？他们一直坐着读经典，目不斜视。我们的小阿马尔先生，你长大了也要当学者，一直坐在那儿读经典，大家见到你都会大为吃惊的。

阿马尔　不，不，姑父！我给你磕头，我不当学者！姑父，我决不当学者！

马特沃　阿马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你要是能成为学者，那我会很幸福的。

阿马尔　我要看世界，我要周游各地，看世界上的一切。

马特沃　你要看什么？有什么值得看的？

阿马尔　为什么没有值得看的？坐在那窗子旁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那远处的山，我真想越过那座山。

马特沃　阿马尔，你真像疯子那样说话啊！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什么必要，随随便便要越过那座山！山为什么这样高呢？就是不让人越过它，不然，为什么集中那么多的大石头造就了这样高的山？

阿马尔　姑父，你是不是感到，大地不能说话，所以向蓝天伸出手来向我们这样呼唤？人们远远地坐在自己家里，在中午时坐在窗前倾听它的呼唤，大约学者们是听不到的。

马特沃　他们不像你这个小疯子，何况他们根本不想听。

阿马尔　昨天我看见一个像我一样的疯子。

马特沃　真的？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阿马尔　他的肩上有一根竹竿，竹竿的顶端系有一个小包。他的左手提了一个水罐。他穿着破旧的鞋子，穿过田野朝那座山走去。我叫住他问：“你到哪里去？”他说：“我说不准，就这样随便走向一个地方。”我问：“为什么去呢？”他说：“找工作。”姑父，工作得自己去找，是吧？

马特沃　那当然，到底有多少人找工作，也说不准。

阿马尔　那好，我也像他那样去找工作。

马特沃　找不到怎么办呢？

阿马尔　找不到，就再去找。后来那个人走了，我站在门口一直注视着他，那儿的无花果树下，不是有一股泉水流着吗？他在那儿放下了竹竿，慢慢地在泉水中洗了手，洗了脚，用水罐盛了水，然后打开那个小包，取出干炒面来吃。吃完之后，又把小包捆好挂在肩膀上，把围裤往上提着，走进泉水里，慢慢蹚了过去。姑父，我给姑姑说好了，有一天我也要到那泉水岸边吃干炒面。

马特沃　姑姑怎么说？

阿马尔　姑姑说：“等你好了，就带你到那泉水边，让你吃干炒面。”姑父，什么时候我会好呢？

马特沃　不会很久了，孩子。

阿马尔　不会很久了吗？不过我一好就要走了。

马特沃　到哪儿去呢？

阿马尔　我要蹚过好多曲曲弯弯的小溪，在水中洗濯我的脚，然后蹚过去。当中午所有的人都关着自家的门躺下休息的时候，我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工作，谁也不会知道。

马特沃　那好，先让你好起来，然后你……

阿马尔　然后别再让我当有学问的人了，姑父！

马特沃　那好，你说，你想当什么？

阿马尔　现在我什么也不记得了，让我想一想再告诉你。

马特沃　不过你再别这样叫住每一个外地人谈话了。

阿马尔　对外地人谈话我感到很高兴。

马特沃　如果有外地人把你抓住带走呢？

阿马尔　那不是很好吗？不过，没有人把我抓住带走的，都只是让我待着。

马特沃　我还有事，我要走了。但是孩子，你注意，别到外边去，好吧！

阿马尔　好，我不出去，就在靠大街的这间房子里坐着。

[马特沃下。

第二幕

[阿马尔坐在房间里。

[卖酸奶的上。

卖酸奶的　酸奶啊！酸奶啊！又鲜又甜的上等酸奶啊！

阿马尔　啊，卖酸奶的！卖酸奶的啊！

卖酸奶的　为什么叫我啊，要买酸奶吧？

阿马尔　怎么买啊，我身边没有钱。

卖酸奶的　你这孩子，不买干吗耽误我的时间啊？

阿马尔　如果我能同你一起走，那我就走了。

卖酸奶的　同我一起走？

阿马尔　对，你从老远的地方一路吆喝着走来，使我的心活跃起来了。

卖酸　奶的（放下装酸奶的罐子）小少爷，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

阿马尔　医生先生不准我外出，所以整天我就坐在这儿。

卖酸奶的　小少爷，你怎么啦？

阿马尔　我不知道，我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卖酸奶的，你从哪儿来？

卖酸奶的　从我们村子里来。

阿马尔　从你们的村子里来，你们的村子很远吧？

卖酸奶的　我们的村子在本杰莫拉山的山脚下，夏姆利河的岸边。

阿马尔　本杰莫拉山，夏姆利河，说不清楚，也许我看见过你们的村子，什么时候见过，却记不得了。

卖酸奶的　你看见过我们的村子？那山脚下你曾经去过吗？

阿马尔　没有，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在我的心里，大约我看见过。在很多古老的树下面就是你们的村子，就在红色大路的旁边，是不是？

卖酸奶的　你说得对，小少爷。

阿马尔　奶牛在那儿的山上山下吃草。

卖酸奶的　真是怪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奶牛，就在山上放牧。

阿马尔　村子里的妇女都到河边来打水，头顶上顶着满满的一罐一罐的水。她们都穿着红色的纱丽。

卖酸奶的　啊，太好了，你说得真准！我们村子里的妇女都到河里打水。都穿着红色的纱丽，这倒不尽然。不过你一定是到那儿去游玩过。

阿马尔　我说实话，卖酸奶的，那儿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当然，如果医生先生允许，我在某一天能够外出，你能在那天把我带到你们的村子里去吗？

卖酸奶的　为什么不带你去？一定带你去啊！

阿马尔　你教我像你一样卖酸奶，我也要像你一样到远远的地方吆喝着卖酸奶。

卖酸奶的　我的天，小少爷，你为什么卖酸奶呢？你缺少什么呢？你读一本本的厚书后会成为有学问的人。

阿马尔　不，不，我决不会成为有学问的人。我从你们村子里买了酸奶，从那榕树下的红色大路出发，到很远很远的村子里像你一样卖酸奶，像你那样吆喝。啊，酸牛奶，酸牛奶啊，又鲜又甜的上等酸奶啊！你要用这样的调子教我。

卖酸奶的　唉，天哪，这也是什么值得学的调子！

阿马尔　是，是值得学，你用这种调子吆喝，我感到很高兴。就像听到从天尽头传来鸟鸣声后内心激动那样，听到你那从十字路口成行的树中传来的调子后我的内心真想啊，想什么？又说不出！

卖酸奶的　啊，小少爷啊，你吃点酸奶。

阿马尔　我身边没有钱。

卖酸奶的　别，别，别提钱的事。你吃我的酸奶，我感到非常高兴。

阿马尔　不是把你的时间也耽误了吗？

卖酸奶的　小少爷，没有耽误什么，我没有受一点损失。在卖酸奶中有多么大的乐趣，这我今天是从你这里才学到的。

[下。

阿马　尔（用悦耳的声音）啊，酸奶，酸奶啊，又鲜又甜的上等酸奶啊！本杰莫拉山下，夏姆利河边村子里的酸奶。在那儿，养牛的人在早晨的树下挤奶，傍晚时就凝成酸奶，是这个村子的酸奶。啊，酸奶，酸奶啊，又鲜又甜的上等酸奶啊！啊，哨兵来了。啊，哨兵，请听我一句话再走吧！

[哨兵上。

哨兵　你为什么这么叫我，你不感到害怕吗？

阿马尔　为什么？有什么事需要怕你呢？

哨兵　如果把你抓走了，那……

阿马尔　你把我抓到哪里去呢？抓到很远的地方，在那座山的那一边？

哨兵　如果把你抓走，直接带到国王面前，那……

阿马尔　国王面前？那就把我带走吧！不过医生禁止我走到外面去。没有人能够把我抓走，一天到晚我都不得不这样坐着。

哨兵　医生禁止你外出？唉，这样一来，你的脸就苍白了，眼睛下陷，而你全身的青筋也露出来了。

阿马尔　放哨的，你不敲锣吗？

哨兵　还没有到时间。

阿马尔　有人说，时间已经过了，有人说时间还没有到，你一敲锣，时间不就到了吗？

哨兵　哪有这种事。时间一到，我们就敲锣。

阿马尔　你的锣使人感到真好，听起来声音优美。中午的时候，当家里的所有的人都吃喝完了，姑父到什么地方去干工作去了，姑姑读《罗摩衍那》读着读着入睡了，我们的狗在院子的一角把头埋在尾巴里睡觉。这时你的锣声响了起来，当、当、当，当、当、当！你干吗敲锣呢，放哨的？

哨兵　敲锣最重要的是要说明：时间并没有停下，它一直是在运行的。

阿马尔　它运行到哪里去了呢？那是哪个国家呢？

哨兵　这谁也不知道。

阿马尔　谁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国家吗？我真想跟着时间也到那个国家去，现在那里的情况谁也不知道，而且隔得很远。

哨兵　孩子，那个国家是所有的人都得去的。

阿马尔　我也得去？

哨兵　肯定无疑。

阿马尔　可是医生却禁止我外出。

哨兵　可能有一天，医生会自己抓着你的手把你带去的。

阿马尔　不，不，你不了解他。他只是抓着人，而不会让人走的。

哨兵　那比他还要好的医生会来让他放手的。

阿马尔　我那好医生什么时候来呢？我不高兴一直坐着待在这里。

哨兵　孩子，别这么说。

阿马尔　是，我是一直都坐在这里。让我坐在什么地方，我就不从那个地方起身往外走。不过当你的锣声响起来时，当当当，那我的心就开始动起来了。好吧，放哨的……

哨兵　小少爷，什么事？

阿马尔　在马路的那边，一座高楼上正飘扬着旗帜。而那里很多的人来来往往，那是在做什么呢？

哨兵　那里建立了新的邮局。

阿马尔　邮局，那是谁的邮局啊？

哨兵　谁的邮局？那当然是国王的邮局呀！（内心在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孩子。

阿马尔　国王的邮局里，信从哪里来的呢？从国王那里来的吗？

哨兵　对，对，为什么不是呢？你注意，也许有一天，有给你的信寄来。

阿马尔　有给我的信寄来？我现在还是孩子啊！

哨兵　国王很爱孩子，他给孩子们写很简短的信。

阿马尔　那倒是很有趣的，我什么时候收到信呢？不过，国王还会给我写信，你是怎么知道的？

哨兵　要不，他为什么在你窗子的前边，竖立起这面巨大的金黄色的旗帜，开设邮局啊！（内心自言自语）这个孩子显得多么可爱。

阿马尔　从国王那里来信，又是谁把信送给我啊？

哨兵　国王那里不是有很多邮差吗？你没有看到那些挂着圆圆的金黄色徽章的人到处奔走吗？

阿马尔　那他们奔走到一些什么地方啊？

哨兵　家家户户，东南西北！（内心自言自语）他的话令人可笑！

阿马尔　我长大后也要当国王的邮差。

哨兵　哈哈，邮差！可邮差得干很艰苦的工作，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不管是穷还是富，得每时每刻给每家每户送信。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阿马尔　你为什么发笑啊！我觉得这件工作很好。不，不，你的工作也很好。中午不管是炽烈的阳光，还是刮热风，一直都得敲锣，当当当！有一天晚上我突然醒来睁开眼，听到在黑暗中响起锣声：当当当！

哨兵　你看，村长来了，现在我得溜走了。如果他看到我在和你谈话，那可有点麻烦。

阿马尔　村长在哪里？在哪里？

哨兵　现在还远，头上戴着用树叶编成的伞走来的就是村长。

阿马尔　是国王叫他当村长的吗？

哨兵　那不是，是他自己要干的。谁要是不服从他，他就紧紧纠缠着谁，那就别提了，所以大家都怕他。只是通过和大家闹对立来维持他的生计。那我现在走了，小少爷，我得去工作了。明天我再来，我要把全城的消息讲给你听。

[下。

阿马尔　如果每天收到国王一封信，那就太有趣了。我就坐在这窗前读信，不过我不知道如何读信，有谁读给我听呢？姑姑读《罗摩衍那》，她会读国王的信给我听吗？如果没有人读信，我就把信集中起来保存着，等我长大了以后再读。不过如果邮差不认识我呢？村长先生，村长先生，请听我说句话好吗？

[村长上。

村长　哦，谁呀？我走路是谁这样叫我呀？这是哪里的小猴子？

阿马尔　你是村长吧，大家都服从你吧？

村长（高兴地）是，是，为什么不服从我呢？大家都很服从的。

阿马尔　国王的邮差听你的话吗？

村长　不听我的话他能活！有谁敢不听我的话！

阿马尔　你给邮差说一声，说我的名字叫阿马尔，我一直坐在这格子窗旁边。

村长　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

阿马尔　如果有人给我写信……

村长　给你写信？谁给你写信呀？

阿马尔　如果国王给我写信，那……

村长　哈哈，哈哈，看这个孩子多蠢！哈哈，哈哈，国王给你写信！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国王最要好的朋友呀！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和你会面，国王不是着急得身子都消瘦了吗？现在不要太多的时间了，今天或明天信就要来了。

阿马尔　村长先生，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啊？你在生我的气吗？

村长　我的天啦，我岂敢生你的气！你和国王有信件往来，啊，看来马特沃的头脑大大地膨胀了。有钱了嘛，现在他的家里除了帝王的事情以外根本就不谈其他的话题了。且等一等，让他尝尝一点滋味。小家伙，你等着，我现在很快就安排好，让国王的信来到你的家里。

阿马尔　别，别，你别为这事操劳了。

村长　为什么？有什么事？我要把你的消息传达到国王耳朵里，然后他会很快给你写信的。为了了解你们的情况，他马上会派人来。不，由于马特沃很骄傲自满了，不等国王知道，国王就会治一治他的。

[下。

阿马尔　你是谁？你的脚镯叮叮当当响着，你往哪里去呢？不能停一会儿吗？

[小姑娘上。

小姑娘　我难道还有停下的空闲吗？时间已经晚了呢！

阿马尔　你心里不想停下来，我的心也不想在这儿坐着。

小姑娘　看到你，使我感到，你就像清晨的一颗孤星。告诉我，你怎么啦？

阿马尔　不知道是怎么了，医生禁止我外出。

小姑娘　那好，你不要出来，应该听医生的话，不要淘气，好吧，不然，人家都会说你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看到外边，你的心一定很羡慕，是不是？我来把你的窗子给关上，好不好？

阿马尔　别，别，别关上，在这里对我来说，其他一切都是关闭着的，只有这窗户是开着的。告诉我吧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小姑娘　我是苏塔。

阿马尔　苏塔？

苏塔　你不知道，我是这儿的园丁的女儿？

阿马尔　你干什么呢？

苏塔　我采摘一篮一篮鲜花，编织一个一个花环，现在我正去摘花。

阿马尔　你去摘花吗？所以你脚上的脚镯显得这么高兴，你越走得快，你的脚镯就越叮当叮当作响。如果我能够跟着你一起去，我就会爬到那高不见顶的树枝上为你摘花。

苏塔　为什么不能呢？有关花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多，是吧？

阿马尔　我知道，我知道得很多，我知道金芭和她七兄弟的故事[18]。我感到，如果大家都抛弃了我，那我就走到浓密的森林里去，那里谁也找不到通行的道路。在那细细的树枝上，念珠似的小鸟摇来摇去打着秋千。我在那儿变成金香木花开放，你就作为我的芭鲁尔[19]姐姐好吗？

苏塔　你的头脑真想得出奇，我不当芭鲁尔姐姐，我是苏塔，我是夏西园丁的女儿苏塔啊。我每天不得不编织许多花环。如果像你一样一直在这儿坐着，那多有趣！

阿马尔　那你一天还干什么呢？

苏塔　我不是有个男洋娃娃吗，还有小商人的女儿，我要给他们成亲。我还有一只猫咪米妮，跟她……不说了，我要走了，很晚了，我会采不到花的。

阿马尔　和我一起再谈一会儿吧，我感到真好！

苏塔　那好，那你别再淘气了，好吧，就像一个王爷在这儿坐着。我采了花回来的时候再和你说话。

阿马尔　那你会给我一朵花吧？

苏塔　我不能这么把花给你，得付钱的。

阿马尔　当我长大的时候，我就把钱给你。当我到泉水的那边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把钱给你。

苏塔　那好！

阿马尔　那采花以后你会来吧？

苏塔　我来。

阿马尔　你会来？

苏塔　我会来！

阿马尔　你可别把我忘了，我名叫阿马尔，你记住了吧？

苏塔　我不会忘记，你等着吧，我记得的。

[下。

[几个孩子上。

阿马尔　小兄弟们，你们一伙都到哪儿去呀？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孩子们　我们正去玩儿呢！

阿马尔　小兄弟们，你们玩什么呢？

孩子们　我们玩耕地呢！

一个孩子　（出示竹竿）你看，这是我们的犁。

另一孩子　（出示另一孩子）你看，我们两人当牛。

阿马尔　玩一整天吗？

孩子们　对了，我们玩一整天！

阿马尔　在傍晚的时候沿着河岸回家吗？

孩子们　对啦，傍晚的时候回家。

阿马尔　经过我们的家，好吗？

孩子们　你也去和我们一起玩吧？

阿马尔　医生禁止我外出。

孩子们　医生？你听医生的话吗！（彼此议论）走吧，时间已经晚了。

阿马尔　别走，小兄弟们，你们就在这儿，在我窗前的大路上玩吧，我也可以看着你们玩。

孩子们　这儿怎么玩呢？

阿马尔　你们看，我有多少玩具啊！你们都拿去玩儿吧，我一个人在家里没有心思玩儿。我的这些玩具白白地扔在那里，对我一点儿也没有用。

孩子们　太好了，太好了！多好的玩具哟！你看，这船，这个老太婆！小兄弟们，你看，这个士兵多好，这些玩具你都给我们吗？你不会难过吗？

阿马尔　不会，我一点儿也不会难过。我都给你们。

孩子们　我们不再还给你吗？

阿马尔　不还给我，没有还的必要。

孩子们　没有人生气吗？

阿马尔　没有人生气。不过，每天早上你们来到这窗子前面玩一会儿这些玩具。当这些玩具破旧的时候，我再给你们要来新的。

孩子们　那好，兄弟，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来玩儿。（彼此议论）听，兄弟，让这些士兵站在这儿，我们玩打仗吧！不过，枪在哪里呢？对了，不是有根竹竿吗？我们把它折断后就可以做成枪！（对阿马尔）啊，你怎么睡着了？

阿马尔　对了，我太发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时地打瞌睡，我坐得太久了，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我的背都感到疼了。

孩子们　现在还是早晨呀！你为什么现在就发困呢？你听，才响白天的第一遍锣呢！

阿马尔　是，才响白天的第一遍锣，当，当，当，它催我睡觉呢！

孩子们　那我们走了，明天早晨再来。

阿马尔　在走以前，回答我的一个问题吧，小兄弟们，你们生活在外边，你们认识国王的那个邮局的邮差吗？

孩子们　为什么不认识呢？我们跟他们很熟啊！

阿马尔　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叫什么？

孩子们　一个叫巴德尔，一个叫夏尔德，还有一些。

阿马尔　那好，如果有写给我的信，他们会认出我，给我送来吧？

孩子们　为什么不给你送来呢？信上不是写有你的名字吗？看了名字后，他们一定会送来给你。

阿马尔　明天早晨你们不是要来吗，那时你们也带一个邮差来，让他认识我。

孩子们　好，我们带一个邮差来。

第三幕

[阿马尔躺在床上。

阿马尔　姑父，为什么今天我窗前也不能去了，医生禁止我去吗？

马特沃　是，孩子，每天都坐在那儿你的病会更严重的。

阿马尔　不，姑父，不会的。关于我的病我一无所知，但是，坐在那里我的身体感到很好，我感到很高兴。

马特沃　你坐在那里，和世界上的所有老老少少都交上了朋友，我家的大门口每天都像举办庙会一样，这样你的身体还能好起来吗？你看看今天你的脸色，多么苍白！

阿马尔　姑父，今天我那化缘和尚会来，他要在窗前看不到我就会回去的。

马特沃　化缘和尚？你那化缘和尚从何而来？

阿马尔　就是那个每天到我这儿，把各个地方的消息讲给我听的化缘和尚，他讲的我很爱听。

马特沃　他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阿马尔　现在正是他来的时候，他也许已经快到了。姑父，我给你磕头求你，你去给他说，叫他进来在我身边待一会儿吧。（老大爷身着化缘和尚的服装上）来了，来了，化缘和尚来了。来吧，来坐在我身边的床上吧。

马特沃　啊，这怎么？你……

老大　爷（用眼色示意）我是化缘和尚。

马特沃　你什么都是，只这一点我还不了解！

阿马尔　这一次你又去过哪里，化缘和尚？

老大爷　这次我去过苍鹭岛，直接从那里回来的。

马特沃　苍鹭岛？

老大爷　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可不像你一样，来来去去我又不需要什么花销。我想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

阿马　尔（高兴地鼓掌）你真会享乐，当我长大以后，你要收我做你的徒弟，你是说过的，记得吗？

老大爷　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会教给你到处旅行的咒语，使得大海、高山、森林什么也不能阻挡你。

马特沃　你们像疯子一样在谈些什么啊？

老大爷　孩子阿马尔啊，我不害怕大海、高山和森林。但是如果医生和你的这位姑父合在一起，那恐怕我的咒语也不得不承认失败。

阿马尔　不，不，姑父，你别对医生说什么。从现在起，我就会躺在这儿，动也不会动。不过，当我好了的那天，我就会向化缘和尚学会咒语走掉的，高山、森林和大海都不能捉住我不放。

马特沃　唉，孩子，别这样一次一次说走啊，这使我的心情很难受。

阿马尔　苍鹭岛是怎样的一座岛？化缘和尚，请告诉我。

老大爷　是很有趣的地方，你要是看到了，一定会大为惊异的。那里是鸟的世界，没有人居住。在那里生活的鸟群，是不会说话的，也不会走路，它们只是唱歌和飞翔。

阿马尔　那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在海边吧？

老大爷　是，是，就靠近海边。

阿马尔　那儿有青山吗？

老大爷　鸟儿都生活在青山上。在傍晚的时候，落日的余光照红了山顶，而绿色的鸟群纷纷飞回自己的巢里，天空的颜色，山的颜色和鸟群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煞是好看。

阿马尔　山上有山泉吗？

老大爷　你说得真好，山上还没有山泉吗？没有山泉的山是哪儿也没有的。山泉像金刚石一样闪闪发光，也像有人将金刚石熔化成水。你看它的舞姿吧，它像戴着脚镯发出铿锵的声音又跳又扭地行进，它还撞击着石头像奏乐一样发出音响，它还像叮叮咚咚唱着歌。又跳又顽皮的山泉最后做什么呢？你知道吗？它最后跳进大海里去了呢！它始终不停地跳进大海，它的舞蹈、歌唱和跳跃，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候。有哪个医生胆敢阻挡它片刻试试看！还有，小少爷，确切无疑的是，如果鸟群不把我当成一个渺小的人物而将我和它们隔开的话，那我也将在山泉的旁

边，在它们千千万万个窝巢中间，为自己筑一个窝巢住下来，我将整天地观看大海的波涛。

阿马尔　如果我是一只鸟的话，那就……

老大爷　那也还有一个困难。我听说你对卖酸奶的说了，你长大以后也要卖酸奶。在鸟的天地里，你的酸奶的生意做不下去，相反，还要受到损失的。

马特沃　现在别继续下去了，看来你们要把我也搞成疯子的。我走了。

阿马尔　姑父，我那个卖酸奶的来了后又回去了吗？

马特沃　不回去又做什么呢？他又不像你的这位化缘和尚师父，拿了口袋到苍鹭岛的鸟巢中间，飞来飞去可以填满肚子。他给你留下了一罐酸牛奶，还说了，他村子里他的外甥女出嫁，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筹备一支鼓乐队，他很忙。

阿马尔　他曾经说过，他要把他的小外甥女嫁给我。

老大爷　这一来可麻烦了，那现在？

阿马尔　他说，他的外甥女做我的媳妇儿。像小小钱包似的小媳妇儿，鼻子上戴着鼻饰，穿着红色条纹的纱丽。小媳妇儿每天早上亲手挤黑奶牛的奶，用陶碗装着连同泡沫喂给我喝。傍晚在牧人家里点燃灯后，到我这里来给我讲金芭和她七兄弟的故事。

老大爷　那多好，那才真是来了一个好媳妇儿！我作为化缘和尚，听了心头都羡慕起来。不过，孩子，你不要着急，这一次就让她出嫁。我对你说，如果你将来需要媳妇儿的时候，他家什么时候都不缺外甥女。

马特沃　你走吧，走，现在我再也受不了啦！

[下。

阿马尔　化缘和尚，姑父走了。现在你悄悄告诉我吧，邮局里写着我名字的国王的信是不是来了？

老大爷　我听说，国王给你的信已经发出了，现在也许还在途中。

阿马尔　在途中？在什么途中？是不是在那雨后天晴时远远露出浓密森林的途中？

老大爷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你的信正是通过那森林的途中来的。

阿马尔　化缘和尚，我什么都知道。

老大爷　看来是这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阿马尔　这我也不清楚，我感到就像我在眼前看到似的。我觉得，我看见过许多次，在很久以前，在许多日子以前，这都记不清了。我给你说，我看见了什么吗？我看见了国王的邮差从山顶高处独自一人往山下走，左手提着灯笼，肩膀上背着邮袋。多少日子以来，他一直向山下走着。在山下，山泉阻挡了去路，他又沿着山泉变成的曲曲折折的小河的岸边走着。小河岸上是黍田，他就从小河岸和黍田之间的羊肠小道走来。再往前是甘蔗地，沿着甘蔗地有一堤埂延伸很远，他就在堤埂上面一直朝这儿走来。田野里蟋蟀在鸣叫，小河的岸边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水鸟摇着尾巴来回走着。这我都看到了，邮差来到这里越近，我的心也就越高兴。

老大爷　孩子，我的眼睛比不上你的眼睛了，但是和你一起，我也仍然什么都看得见。

阿马尔　好，化缘和尚，你认识那位拥有这所邮局的国王吗？

老大爷　还有不认识的？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化缘呢！

阿马尔　那太好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也每天到他那里去化缘，不能去吗？

老大爷　孩子，你没有必要去化缘或乞讨，他要给你的东西，他会亲自来把东西交给你。

阿马尔　不，不，不，我要站到他大门口前面的街道上喊“愿国王胜利”，然后向他乞讨。我还要拍着手跳舞，那会很有趣的。

老大爷　对，对，那会很有趣。把你一同也带上，我会化到能吃饱肚子的缘的。你向国王乞讨什么呢？

阿马尔　我向他说，你把我派为你的邮差吧。然后，我也像邮差那样手里提着灯笼，挨家挨户送信。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说我长大后，他就教我乞讨，我就会随着他，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乞讨。

老大爷　那个人是谁？

阿马尔　恰达米。

老大爷　恰达米是谁？

阿马尔　就是那个跛脚的盲人，他每天都到我的窗前来。有一个正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让他坐在木轮车里拉着他走。我对他说过，当我长大以后，我就让他坐在我的车里拉着他到处跑。

老大爷　那太有趣了，小兄弟。

阿马尔　就是他对我说，要教我如何乞讨的办法。我对姑父说，要姑父施舍他东西，姑父说，他是装成又瞎又跛让人看的。那好，就算他不是真的盲人，但他不能用眼睛看东西，这是真的吧！

老大爷　孩子，你说得对，其中至少是他不能用眼睛看东西是真实的，尽管称他为盲人也罢，不称他为盲人也罢。不过当他讨不到东西时，他为什么还坐在你旁边呢？

阿马尔　我不是把一切都告诉他吗？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说给他听，可怜的他不是什么也看不见吗，你不是把好多地方的事情说给我听吗，我又把这所有的一切说给他听。有一天你不是给我说了“轻国”的故事吗？在那里，人们只要轻轻地一跃，就可以越过高山，谁高兴谁都可以到那里去，他听了我说“轻国”的故事后非常高兴。化缘和尚，从哪儿可以到那个国家去呢？

老大爷　从内部只有一条道路通向那里，不过，找到这条道路是非常困难的。

阿马尔　可怜他是一个盲人，也许他根本找不到那条路，他一辈子只是到处乞讨。对此，他那天特别苦恼。我对他说，在乞讨的过程中，你走过很多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消息呀，其他的人又哪里能够到过那么多的地方呢？

老大爷　孩子，坐在家里又有什么难过的呢？

阿马尔　没有，没有什么难过的。开头叫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感到白天好像没有一个完。后来当我看到了国王的邮局时，我就觉得待在家里很好了。总有一天我的信会来的，为此我高兴地默默地坐在这里。不过国王的信中写的是一些什么，这我可不知道。

老大爷　不知道，也就算了，这又有什么关系。你的名字是会写在上面的，这也就够了。

[马特沃上。

马特沃　你们两人一起为我制造了什么麻烦？你们说吧！

老大爷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马特沃　我听说，你们到处散布传言，说国王为了给你们寄信，开办了邮局。

老大爷　这又有什么？

马特沃　有什么？村长秘密地写信把这件事传到了国王那里了。

老大爷　什么事都会传到国王耳朵里的，这谁不知道！

马特沃　那你们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儿呢？你们为什么传播这种有关国王的毫无意义的话呢？你们自己毁了自己，还要把我也毁了。

阿马尔　化缘和尚，难道国王会因此生气吗？

老大爷　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生气呢？国王不会生气。他怎么生像我这样的化缘和尚和你这样的孩子的气，这我还要看一看。

阿马尔　化缘和尚，你看，今天从早晨起，我的眼睛就不时地发黑，好像什么都是一场梦。我想一声不响，我不喜欢说话。国王的信不会来吗？

老大　爷（给阿马尔扇风）会来的，信会来的，今天就会来！

[医生上。

医生　孩子，今天身体怎么样？

阿马尔　医生先生，看来今天身体很好，我觉得身上什么痛苦也没有了。

医生（背着阿马尔对马特沃）看来今天他的笑不大好，他说什么痛苦也没有了，这是不好的迹象，我们的杰格尔特尔 [20] 说……

马特沃　我求求你，医生先生，请不要提杰格尔特尔的话了，请告诉我今天他怎么样？

医生　看来阻挡不住他了。我是清清楚楚地对你说过不能让他外出，现在看来他还是被秋风吹了。

马特沃　没有，医生先生，我很小心地防避着他，绝对没有让他出去，门都关紧了的。

医生　今天突然刮起了大风，你就别提多大了。我刚刚看到，从你家的大门呼呼的风直往里吹，这绝对不好。请把大门紧紧关上并且上锁，两三天之内任何人也不能进到你家里来，这行不行？请在这几天完全断绝和外人的来往，如果还有人来，那还有后门。那从前面窗子进来的阳光也要封闭，阳光会使病人不能入睡。

马特沃　阿马尔已经闭上了眼睛，大约入睡了。不过从他的脸色看来，医生，使我感到，我领了一个外人的孩子来家，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爱他，事情还是没有办好。现在我恐怕不能保住他了。

医生　这是为什么？村长为什么到你家来了？这出了什么麻烦？现在我走了，老兄，不过，你现在去马上把大门关好。我回家后，立刻给

你送一剂猛药来，你让他服下，如果他是有救的，那剂药就能救他！

[马特沃和医生下。

[村长上。

村长　喂，小家伙！

老大爷（立刻站起）嘘，别说话！

阿马尔　不，化缘和尚，让他说吧！你以为我睡着了，我没有入睡，今天我能听见很远的声音，我感到好像我的爸爸妈妈正坐在我的床头说话呢！

[马特沃上。

村长　怎么，马特沃，我听说你近来和一些人物有了交往啦？

马特沃　你这是说什么啊，请别和我开玩笑，村长先生，我们不过是普通老百姓。

村长　你的这个孩子却正等着国王的信呢！

马特沃　他不过是孩子，村长先生，孩子的话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他懂得什么，不过是一个小疯子。

村长　不，不，这又有什么不好？像你这样的体面家庭，国王又往哪儿去找！所以嘛，你没有看到，就在你的大门正对面，国王开设了一个新的邮局。小家伙啊，写有你名字的信来了呀！

阿马　尔（吃惊地）真的？

村长　不是真的，还会是其他什么！国王跟你有了交情。（掏出一张白纸）哈哈，哈哈，这就是国王的信！

阿马尔　村长，别嘲笑我。化缘和尚，你说说吧，这是不是国王的信？

老大爷　是，孩子，我是化缘和尚，我跟你说，这的确是国王的信。

阿马尔　但是，我在上面什么也没有看到。今天在我的眼睛里看起来什么都是白的。村长先生，你告诉我，信里写的是什么呀？

村长　国王写道：“今天或明天我要到你的家里来，你们准备好炒粉供我食用，我对王宫现在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了！”哈哈，哈哈！

马特　沃（合掌求告）村长先生，求求你，现在关于这个问题请别开玩笑吧！

老大爷　玩笑？什么玩笑？有谁胆敢开这种玩笑！

马特沃　哦，老大爷，你也成了疯子吗？

老大爷　对，我成了疯子，所以我在白纸上看到一切。国王写道，他要亲自来看阿马尔，他还要把自己的御医也带来。

阿马尔　化缘和尚，你听，你听！国王出行的鼓乐声，你听到了吗？

村长　哈哈，哈哈，让化缘和尚发疯吧，发疯后他能听到的！

阿马尔　村长先生，我还以为你是生我的气，是不喜欢我啊。你真的会带来国王的信，这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的。请让我用你脚上的尘土涂在我额上吧！

村长　好呀，这样看来，这个孩子还真有点敬老之心啊！智慧不多，但心地坦白。

阿马尔　现在看来已经到了傍晚了，听，当当，当当，黄昏的星星已经出现了吧，化缘和尚，我为什么看不见，你能告诉我吗？

老大爷　他们已经把窗子都关上了啦，所以看不见了。

[有人在外边敲门。

马特沃　谁呀？是谁？捣什么乱？

门外音　开门！

马特沃　你们是谁！

门外音　开门！

马特沃　村长先生，莫不是强盗？

村长　喂，谁呀？我是村长，你们不害怕我吗？（对马特沃）你去到外边看一看，声音停下来了。听到村长的声音还置若罔闻，这样的好汉岂能活到今天！不管是强盗也好，还是……

马特　沃（把头伸出窗外看了看）门被打破了，所以声音停止了。

[国王的使者上。

使者　国王陛下今天夜里驾到！

村长　啊，一切都糟了。

阿马尔　使者，现在夜过了多久了？

使者　快到半夜了。

阿马尔　当我的朋友哨兵在城门上敲锣的时候，当当，当当，是那个时候吗？

使者　对，就是那个时候。国王为了看望自己的小朋友，先派了最好的御医来了。

[御医上。

御医　这为什么！周围完全封闭了起来？打开，打开，门窗全部打开！

（把手放在阿马尔身上）孩子，怎么样，你感到怎么样？

阿马尔　很好，我感觉很好。御医先生，我现在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痛苦。啊，现在门窗都打开了，所有的星星，在黑暗中的所有星星都可以看见了。

御医　当今晚半夜国王来的时候，你能够从床上起来，陪他到外边去吧？

阿马尔　能，能，我能去，我一定能去。到外边去我才能活，我要跟国王说，你在这黑暗的天空中指出北极星给我看吧，我大约看见了那颗星很多次了，但是没有认出来是哪一颗。

御医　他会都指给你看的。（对马特沃）为了在这房间里接驾，请把房间打扫一下，用花装饰一下！（向村长示意后）这是谁？不能把他留在这个房间里面！

阿马尔　不，不，御医先生，他是我的朋友。当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是他为我带来了国王的信。

御医　孩子，那好。你说他是你的朋友，那他可以留在这里。

马特　沃（附在阿马尔耳边）孩子，国王很爱你，今天他亲自要来了。你今天向他提出几点要求吧，他会给你称心如意的东西的。我们的境遇并不那么好，这是你知道的。

阿马尔　我都打定主意了，姑父，你不要担心了。

马特沃　孩子，你打定了什么主意？

阿马尔　我要向他要求，派我做一名邮差，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分到家家户户。

马特　沃（埋怨自己命苦）唉，我的命啊！

阿马尔　姑父，国王要来了，你准备什么供他享用呢？

使者　他自己说了，他在你们家中将享用炒米粉。

阿马尔　炒米粉！村长先生，你早就说了，你知道国王的所有信息，我们却一点不知道。

村长　如果派人到我家里去，那么就可以为国王拿来好多……

御医　没有什么必要，现在你们大家都安静地坐下吧！孩子来了瞌睡了，我会坐在他的床头，他现在要睡了。把灯吹熄吧，只让天空星星的光进来。孩子要睡了，可怜的孩子睡着了。

马特　沃（对老大爷）老大爷，你为什么这样像石头塑像一样一声不响地合掌坐着？我有点害怕，我所看到的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好迹象啊？这些人为什么让我的家里这么漆黑一片？天上的星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啊？

老大爷　别作声，你这个不信任别人的人，不要说话。

[苏塔上。

苏塔　阿马尔！

御医　阿马尔睡着了。

苏塔　我给他拿花来了，我不能把花放在他的手里吗？

御医　好，你交给我吧！

苏塔　阿马尔什么时候醒过来？

御医　快了，当国王来叫他的时候。

苏塔　你们能把我的一句话附在他的耳边给他说吧？

御医　什么话？

苏塔　就说：苏塔没有忘记你。

1912年

马丽妮

倪培耕　译

第一场

[王宫的楼阁廊亭，宫楼外的大路。

[迦什帕、马丽妮、默希茜、国王。

迦什帕　弃绝吧，孩子，弃绝幸福的希冀，弃绝痛苦的恐惧。消除感官享受的贪婪，砸碎尘世间的桎梏，废弃欢乐嬉戏的激动；使心灵日夜保持纯洁智性的光明，由此战胜迷恋和哀伤，彻底地把它们从心灵中驱逐掉。

马丽妮　上帝，我是被束缚的，被囚禁的，用肉眼是什么也见不到的，我雌黄蜂被束缚在镂刻上黄昏印记的莲花蓓蕾里，我在金沙堆里毫无知觉，呈半死不活的状态。然而，你若赐予怜悯的甘露，自由的音乐就会在我耳畔回荡不已。

迦什帕　我祝福你，黑夜很快要走到尽头。在知识——日出——欢乐节日里，在甦醒世界的凯旋欢呼声里，在良辰吉日里，在美好清晨里，你的花圃牢狱门扉将洞开，一个伟大时刻即将莅临。现在，我将去长久漂泊，云游四方。

马丽妮　请接受女仆的敬礼。（迦什帕下）

那伟大时刻即将来临！心灵激动不安起来，我的心仿佛是露珠垂挂在荷花叶上。真不知，谁正做着什么样的准备，想把我围困住！许多隐匿的形象在我四周来回转动。有时，它宛如闪电一般闪烁着，赐予光明的恩泽；有时，空气的波浪，低声细语地撞击着。今日真不晓得，有什么犹如痛苦似的东西直刺我心窝。我无法猜度，今日世上谁在一次次把我呼唤！

[默希茜上。

默希茜　孩子，我心爱的女儿，我能做什么，我能把你带向何处？我的女儿，在这不成熟的年龄里，难道你感到一切都美妙？与你美貌和青春相配的服饰在哪儿？金光灿灿的首饰又在哪儿？我“金子的曙光”今日没有“金色的光辉”！妈妈何时能亲眼目睹那般光景？

马丽妮　难道女乞不会诞生于帝王家里，王后你难道遗忘了作为穷人家族里母亲身份？你父亲的穷困，闻名于世。妈，请说说，贫穷将失

落在何方？正因为如此，我今日在充盈里获得你父亲赤贫的装饰，这就是我的光彩。

默希茜　你步入自己父亲的骄傲里，却对自己的父亲进行了谴责！难道我就为此在肚里怀了你？哦，你这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竟然高傲得如此不可一世！你要知道，我父亲比你父亲富裕百倍，因而他对人世间荣华富贵视如草芥！

马丽妮　这倒是众所周知的事，那天伯父剥夺了你父亲祖先遗产中的权利，他就抱恨终身地离开了家门；他毫无痛苦地抛弃了全部财产，只把祖传的一尊菩萨像搬进了自己的寒舍。在我生长期间，你把他的那个性格本质传授给了我，舍此再也无他物了。妈，你把那祖先家族贫富状况永远铭刻在自己女儿的心坎里，我父亲那些珍宝财富是为王子留着的。

默希茜　我的女儿，这里有谁理解你！听了你这番肺腑之言，我真不知为何泪水不禁流下。当年，你带着发呆的、不作声的面容来到我的怀抱；但谁料到，日后那张幼稚迷人的脸庞会说出如此意味深长的话语？我经常注视你的面孔，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害怕得直战栗。唉，我的宝贝女儿，你从哪儿获得这种真谛，从哪本经典获得这种至诚至理的箴言？我父亲的教义是远古时代的，陈腐过时的，而你这个教义超脱尘世，远离吠陀；你这个让时代铸成的教义异常新颖，不同寻常。你这个叛教的女修道士是从哪儿飞临我家的？我见到这一切，惶恐不安，害怕得要死。难道有人教授你咒语？把你单纯的心灵坠入虚无的罗网里？人们常说，佛陀是魔鬼的信徒，他通晓魔术，弄鬼弄神，他被证明是阴间的死鬼。听我的话，我的女儿！难道宗教需要到处去寻觅？宗教犹如太阳永恒存在，永恒放射光芒。你应皈依的宗教是异常朴素古老。你应虔诚地践誓，你应日夜膜拜湿婆，乞望恩泽，获得称心如意的夫君。那夫君就是你的神，就是精通经典学识的婆罗门。他们对真理与谬误、宗教与非宗教、主格与宾格、元音与辅音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他们在怀疑大海里为获得宁静而奔走呼号；他们为获取经典和探求经典之教义而不断流血牺牲；而妇女的职责永驻在心灵处、怀抱里和夫君与儿子身上。

[国王上。

国王　女儿，现在你安静几天吧，暴风云雨聚集在宫殿上空。

默希茜　大王陛下，你从哪儿带来虚假的恫吓！

国王　不是虚假的恫吓。唉，我天真无邪的女儿，你若想把新宗教引进家里，难道想使雨季河流泛滥成灾，淹没两岸，吸引国内外视线？难道不为此感到羞耻不安吗？自己的宗教就是属于自己的，它深藏在自己不朽的心灵里。不要仇视它，讥笑它，粗暴对待它。这就是我的嘱咐。倘若要想得到一种宗教，就应该在心灵深处获取它。

默希茜　大王陛下，为什么要责备无邪的孩子，我的女儿仿佛犯了

罄竹难书的大罪？孩子自己选择了教义，走自己的路，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国王　王后，人民恼怒着，他们齐声要求把我女儿放逐。

王后　放逐？放逐我的女儿？

国王　那些婆罗门教徒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我女儿传播异教。

王后　什么是异教？全部真理难道都写在他们的法典书本里？而在这世上为什么任何地方都没有它的市场？那些婆罗门在哪儿？把他们叫唤来。听听我女儿的教诲吧，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宗教，扔掉他们被蛀虫腐蚀的宗教。呸，呸！

我女儿，我将从你那儿获取新教的崭新咒语，打碎婆罗门的陈腐僵死的经典咒文。

他们将要给她流放的惩罚？大王陛下，你心安理得？你心里好好寻思寻思，这个姑娘是你的女儿，她不是寻常姑娘！决不是，大王陛下！她是纯洁明亮的火焰。今朝我要强调说，请您仔细听我说，这个姑娘不是凡夫俗子，而是神的化身，她戴着神的光圈投身到你的家。千万别蔑视她。不然，终有一日，游戏玩到自己头上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时，你哭喊都无济于事，倾注王国的全部财产，也无法再获得她。

马丽妮　父亲，满足你臣民的请求吧！伟大的时刻将莅临，把我放逐吧，父亲！

国王　为什么，孩子，难道你在父亲家里感到不满足？外面世界异常冷酷无情。它可不像你父母的怀抱，女儿！

马丽妮　父亲，听我说，他们想要我流放，就是他们对我的爱宠。妈，听着，妈，听我一言——您无法明白我内心的焦虑不安。放开我吧。妈，不要悲伤。如绿树理解它的落叶归土，让我到全体人民那儿去生活——外面世界来到王国门槛，邀请我。不知道有什么事业等着我，但我的伟大时刻今日已来临。

国王　完全是孩子气，你胡说些什么！

马丽妮　父亲，您是一国之王，您应履行您国王的职责。

我的主母，还有您的儿女们，放开我吧！妈，不要把束缚在您自己的慈爱里。

默希茜　国王，您听着，听着这些不可思议的话，这些话仿佛不是从她嘴里吐露的！我吃惊地凝视着女儿的脸庞！

为什么，女儿，你生长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你的位置。我的女儿，难

道你是宇宙的女神，难道世界的全部职责的重负落在你肩上？难道大千世界没有你就缺乏母爱的阳光雨露？你去了那儿将有新的崇拜！你走了以后，我们做母亲的将怎样再驻足在这里？

马丽妮　我醒后一直梦见，睡着一直听见，风暴仿佛劲吹着，河面上掀起狂风恶浪，夜黑沉沉的，小舟系在岸畔，谁将要渡河，没有任何舵手的影儿，漂泊的旅者沮丧地坐候着。

我觉得，现在我应该走，我仿佛认识通向岸畔的道路——我的抚触，小舟将获得生命，尔后它将全速疾驰——这样的信念从何处潜入我心里？

我是公主，我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一辈子守坐一个地方，四周都是幸福的围墙，谁能把我从这儿带出去，谁主洞悉！

大王陛下，请打碎枷锁！

放开我，妈！今天我不是一个普通姑娘，今天我不是一国公主，今天我就是那个内心充满着火焰般的伟大声音的人。

默希茜　大王陛下，您听到了吗？这是谁的话？我不明白，这难道是一个小女孩的话？这就是您的女儿？难道我在肚里分娩了她？

国王　正如黑夜催育黎明，她赋予黑夜以光明；女儿的灿烂光亮不属于黑夜；她是宇宙凯旋者——她给世界以生命！

默希茜　大王陛下，我因此要说，您去哪儿寻找迷惑的幻觉锁链，把光亮的偶像拴住。

（对着女儿）松散发辫掩映住你的脸庞，难道这是你的装扮！嗤，女儿。你如此对自己不尊重！过来，我给你好好扎梳发辫。人们将如何议论你？流放！倘若这就是婆罗门的宗教，那也行。

女儿，就让新的宗教诞生吧，人们将从你那儿学习宗教的本质。让我瞧瞧脸蛋，到光亮里来！

国王　王后，我们把孩子从这个楼廊上带开吧。你瞧见吗？成群结队的人们正在大街上聚集。

[默希茜和马丽妮下。

[统帅上。

统帅　大王陛下，婆罗门正在挑唆，全体臣民都起来叛乱造反！他们齐声要求放逐公主！

国王　你去，统帅，快去召集所有王室人员。

[国王与统帅下。

第二场

[寺院的庭院。众婆罗门。

众婆罗门　放逐，放逐，我们要求放逐国王的女儿！

克什曼卡尔　朋友们！这就是全部事情的要害。我们应坚守自己的决心。明白吧，弟兄们，我们不怕任何敌人，难道仅仅怕一个女人！

在她面前，我们的武器被折断，我们的全部逻辑和论证被宣告破产，我们的大力勇士低下自己的头颅；像女帝王似的蛊惑人心的女毁灭者竟如此在我们心灵里坐落！

伽鲁德特　大家都去宫廷大门，向国王诉说，奋起捍卫，捍卫宗教的纯洁！

国王陛下，从您巢穴里钻出来的雌毒蛇妄想吞噬掉雅利安宗教！

苏帕利叶　宗教？大人先生，请给愚昧者以教诲，“宗教是什么？”难道给一个无辜女子以流放惩罚就是宗教？

伽鲁德特　你好像是位施以恫吓的敌人，你在我们所有事务里设置障碍，这种举动难道对你来说是绝顶光彩的吗？

苏玛伽尔叶　我们大家保卫神圣的宗教，聚集在婆罗门社会圈里。你不知从哪儿来到我们中间，你极其聪明地用精细毁灭术，使坚固围墙开裂。

苏帕利叶　谁对宗教与非宗教，真理与非真理进行着理性思考？你们在信念里强化自己的观念；你们结帮成派，任意判断真理；你们依仗着人多势众，喧嚣叫喊，还有理智存在的余地吗？

伽鲁德特　你极端妄自尊大，苏帕利叶！

苏帕利叶　亲爱的伙伴，这不是我骄傲自大，我极其愚笨。妄自尊大是属于那些大人们的品德，他们今日从多种歧义的经典里学了片言只语，企图把天真无邪的公主赶出家门，抛到求乞的道上——仅仅是因为，她的经典与我们经典里有几个词语的差异！

克什曼卡尔　弟兄，在诡辩术里谁能把你战胜？

苏玛伽尔叶　把苏帕利叶从这儿驱逐走，把他从我们社会里赶出去！

伽鲁德特　我们都要求流放公主，有些人的观点与我们不相吻合，

他们离开我们的社会。

克什曼卡尔　弟兄们，请保持安静！

苏帕利叶　尊敬的婆罗门，你们错误地选择了我作为你们的盟友。我不是你们的随形的影子，我也不是你们经典箴言的应声虫。你们这些婆罗门所遵循的经典里哪儿都没有写着“哪个人有力量，他就拥有宗教”。魔鬼的观点却是“谁执着棍棒，有耕牛！”（转向克什曼卡尔）我走了，兄弟！允许我向您告辞。

克什曼卡尔　我不能让你告辞。你在辩论里疑虑重重，而在行动里你如山岗那么坚定果敢。我的兄弟，难道你不晓得，严重的不幸时刻已临头？苏帕利叶，今日你得保持沉默待着。

苏帕利叶　兄弟，今日我的良知受到了唾弃。现在我简直无法忍受愚笨者的妄自尊大。难道他们把祭祀、瑜伽、葬仪、斋戒称为宗教而深信不疑？给女孩流放的惩罚，竟然是为了捍卫宗教！

他们应该扪心自问，唤醒良知，这样他们就不会把虚假说成真理，加以广泛宣传。

公主也说“真理就是宗教”。她的宗教就是同情，爱怜所有生物，“生物之间的友爱”——这就是宗教的最高本质。难道还有超过它的证据？

克什曼卡尔　兄弟，安静些！基本教义是同一的，它的基础是迥异的；水流是同一的，河岸却不尽相同，水池也不雷同。我们祖祖辈辈用那水池里的水消除口渴，倘若新的水流如同洪水涌来，冲毁他岸土地，然后当洪水退去，此岸遭受破坏的水池里的水，难道不会再流出？

你内心充满着水泉，你就不需要蓄水的水池。但它决不意味着，你可以对晦气倒运的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不安排汲水池！难道你认为，世代相袭的坚固岸田，亘古以来用爱抚育的黝黑美，艰难长大的古老参天绿树，祖先宗教，热爱生命的制度，风行的葬仪，流行的习俗，凡此种种，都不复存在了吗？

丧失知觉、昏睡在真理母亲怀里的无数愚笨孩儿，不晓得谁是自己的母亲；不要为赋予他们知觉，给母亲身体予以打击！永远要保持耐心，朋友，要给适宜宽恕的人予以宽恕，在有知性的人里履行自己的职责。

苏帕利叶　我要永远跟随你，成为你的同路人。你的诺言应该永远被兑现。千真万确，世界的职责重任永远也不能停留在诡辩题目上。

[乌格尔辛上。

乌格尔辛　克什曼卡尔，行动获得了收效，国王的军队听到了婆罗

门的言辞，群情激昂，现在他们就想付诸行动，砸碎枷锁。

苏玛伽尔叶　国王军队？我异常讨嫌。

伽鲁德特　你说什么？这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件！这个反对力量可别渐渐地转化为敌对的叛乱！

苏玛伽尔叶　克什曼卡尔，事情这样往前发展不妙！

伽鲁德特　婆罗门的胜利源于宗教力量，而不在于暴力方面。通过背诵经文，举行祭祀，我们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成功。

朋友们来吧，让我们加倍热情，让我们团结一致，念诵咒语经文；我们用纯洁行为，瑜伽坐禅，获得梵王的力量与智慧，我们用专一无二之心向最高之神膜拜。

苏玛伽尔叶　女神，你在哪儿，圆满女神，宇宙女神，你在哪里！你脚下的仆人永远也不会成为无所事事的虔诚者。你夺去无神论者的狂傲，哦，消除狂傲的女神！今日你明白无误地显示虔诚者信念的力量，今日你以毁灭女神形象站在大众面前，哈哈大笑着。哦，自由女神，手执尚方宝剑，异教徒威慑者！

兄弟们来吧，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生命，用充满虔诚的共同心声，呼唤毁灭的力量。哦，毁灭女神，请向我们证明我们信仰的力量，引导我们走向胜利。

众婆　罗门（异口同声）我们双手合十乞求，毁灭圣母降临人间显示您的无敌力量！

[马丽妮上。

马丽妮　我驾到。

[除克什曼卡尔和苏帕利叶外，所有婆罗门伏地向她致敬。

苏玛伽尔叶　这位难道是女神？这难道是你的装束？慈祥的女神，今朝你以暗淡装束降临尘世，以人类的女儿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何等空前绝后的形象！你的眼里闪烁着何等慈爱之光芒！

这决然不是毁灭的形象！主母娘娘，您从哪儿飘然而至？您心里装着什么，您想做什么？

马丽妮　我被流放，弃离家庭出走，你们为此而把她呼唤？哦，婆罗门！

苏玛伽尔叶　流放！女神从天堂流放下人间，只因为人间虔诚者的呼唤！

伽鲁德特　天哪，天哪，主母娘娘！我们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乞望重恕。现在没有您的帮助引导，这个堕落衰败的世界就无法自拔得救。

马丽妮　我现在将不会回来。我早已知晓，你们的门扉为我敞开着，你们大家为我坐等着，我由此而觉醒；当你们要求流放我，我从王宫的骄奢淫逸的享乐里觉醒过来。

克什曼卡尔　公主！

众人　国王的女儿！

苏帕利叶　祝你幸运，祝你幸运！

马丽妮　你们把我从皇宫里流放出来，今日我的家由此筑在你们家里。然而请你们如实告诉我——难道我真有某种意义，难道你们需要我？

当我蛰居在自己寂寞无人的家里，与整个世界相隔遥远，在古老的王宫深闺里，离群索居，你们真从外面世界叫的名字，呼唤着我吗？那难道不是梦吗？

我的心因此而啜泣，无缘无故，不知个中滋味。

伽鲁德特　主母娘娘，请来，请过来！像富有同情心的圣母一样，你在众人心里永远占有一席！

马丽妮　今朝我来到了你们中间，首先请你们教我，你们干的是什么事情。我诞生于皇族家庭，我是位公主——但从未睁开双眼，瞧瞧外面的世界，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原是多么广袤无比！那儿有什么样痛苦忧伤，我一点也不知晓。听说，这块大地充满痛苦——我将与你们一块，认识那种痛苦。

代沃德特　主母娘娘，我们倾听你的诉说，我们漂浮在泪水海洋里。

众人　我们都是道貌岸然者，我们都是有罪者。

马丽妮　今朝我仿佛觉得，盛斟甘露的器皿犹如我的心，它仿佛能够消除这个世界的饥饿；它仿佛能够倾倒自己抚慰民心的仙酒——哪儿有几多痛苦，体恤甘露就漂淌在那儿。

请举头望天，乌云正从深黑天空中消遁散去，月儿倾泻着清辉！

何等广袤的人间，何等宁静的天空？谁伸出月亮的手臂，把太平世界拥抱在自己怀里——王道、住宅、宫殿、高耸的寺院、寂静的森林、远处的河岸，一切都被月光揽住，朦胧而孤寂！

膜拜的钟敲响着，我身体每个部分深感惊喜而汗毛直竖，专泪盈眶。今朝，我从哪儿走进你们的月儿世界，走进你们广阔的人世间！

伽鲁德特　你是宇宙之女神！我们的女神！

苏玛伽尔叶　罪恶的舌头，呸！它想把你流放，它不会因痛苦而被撕成碎片！

代沃德特　所有婆罗门联合起来，我们将带着胜利的欢呼声，簇拥母亲回到王宫家园里。

众人（高声齐呼）主母娘娘万岁，拉卡什米女神万岁！慈祥之母万岁！

[除了克什曼卡尔和苏帕利叶，大家簇拥着马丽妮下。

克什曼卡尔　让迷惑消除吧，让这幻觉被驱逐吧！苏帕利叶，你要到哪儿去？

苏帕利叶　放开我，不要纠缠我，让我走吧！

克什曼卡尔　你安静些，你怎么啦，朋友，你盲从地在人流里漂流？

苏帕利叶　这难道是一场昙花一现的梦境？克什曼卡尔！

克什曼卡尔　迄今你沉湎于梦幻里，现在你睁开双眼，往四周眺望。

苏帕利叶　你的王国楼阁，虚无缥缈；男女众神，子虚乌有。克什曼卡尔！我迄今在这世上一无所获地徘徊、飘泊；在经典里没有获得任何满足，心灵在疑惑里一直啜泣着。

今日，在心灵咫尺之处，我获得了自己的宗教。众人的神是“你经典”的神，但不属于我的；它的生命在何方？他们在我生命什么地方说话，难道他们回答了我的问题？难道，他们在痛苦道上洒下慰藉的甘霖？

你是谁？女神？今天谁把脚踩上我的生活之舟，谁夺去他的勇气，使他麻木愚钝！谁给他如此活力！经历了漫长日子，我在人的土地上获得了自己生命之神。

克什曼卡尔　唉，天哪，朋友。当自己陷入幻觉的欲望里不可自拔，心灵忘了自我时，那一个远大可怕的时刻到来，那时自己的意愿成为经典，幻想成为宗教！

清澈月光的夜晚，以自己无以伦比的幽静美，弥漫天地山水。难道

这就是永恒的真实？

明儿清晨，世界生命海洋里，难道不以自己上千成万张的饥饿的嘴，把它坠入千百万个命运的罗网？难道残酷的战斗，不以自己巨大喧嚣出现在世界的战场？那时，熟睡了的明月之夜仿佛像梦幻似的，剩下的微乎其微的真实，只不过是幻影而已；那个包围住你心灵的美的诱惑，也仿佛就像月光似的——你能把它称为宗教吗？

你睁开眼，向四周瞧望一下，存在着多少痛苦，多少赤贫，多少沮丧！

你那个宗教难道能消解欲壑难填世界的饥渴吗？在这个世界，你微小迷恋将对谁有裨益？你站在酷日下的战场上，难道你现在仍沉湎于昏睡里？在梦幻的宗教里，你把自己遗忘？除此之外就再也不剩什么了？不，朋友！

苏帕利叶　不，不。

克什曼卡尔　你举目瞧瞧，朝自己前面望去。兄弟，现在没有任何庇护，火早已点燃。陈旧的巍巍宫殿将着火轰然倒塌，千千万万芸芸众生世世代代生息的印度土地将烧成灰烬湮灭。

然而你眼里即刻还做着梦，朋友！当大千世界着火燃烧，整个鸟类冲向天际飞去，令人悲悯的哭泣包围着天堂，不禁使人想起依偎在母亲胸怀里的孤立无援的孩子情景。

唉，苏帕利叶，惶恐不安的祖祖辈辈也是那般从形形色色天堂中走出，焦虑不安地在虚无里徘徊；在危机四伏的印度上空，覆盖着充满痛苦的呼唤。

然而，我的朋友，你还执迷不悟，沉湎于梦境之中！

请记住！雅利安宗教的巨大堡垒就是这座朝圣市廛，充满功德的伽尸[21]！现在谁是它的守卫者？当敌人纷至沓来，夜晚呈现昏黑，朋友背叛变节，家宅丧失知觉时，难道你还沉湎于梦幻里，把自己的职责遗忘？

唉，苏帕利叶，举目瞧望一下！请你告诉我，当在这毁灭之夜，在这宇宙星辰相接的倒运晦气时刻，难道你忍心抛弃我，独自随着幻影走？

苏帕利叶　永远也不会，永远也不会。我永站在你一边，如影随行跟着你；我将抛弃一切安逸，弃绝生活的快乐。

克什曼卡尔　你听着，朋友，我走了。

苏帕利叶　你去哪儿？

克什曼卡尔　我去国外。现在这儿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家里早已着火，我将从外面带来血流——它将把这儿的火扑灭。我走了，我将带来军队。

苏帕利叶　这里的军队已经严阵以待。

克什曼卡尔　徒劳的指望。迄今，他们宛如成群结队的迷人飞蛾，将扑向熊熊火堆，燃烧死去。

你听，你听，胜利的响声！听到了吗？

激奋的庶民，今朝在宗教的火葬木柴堆上，点燃了欢庆节日的灯火！

苏帕利叶　你若决断离去，兄长，我将跟随你一块去他乡侨居。

克什曼卡尔　这你将去何方，我的兄弟？你就在这儿始终如一保持警惕坚守，刺探王宫的消息，写信告诉我。

我等着瞧，朋友，你的心可别再迷失于新的海市蜃楼的梦幻里，从而把我抛弃。你要永远记住侨居国外的自己这个朋友。

苏帕利叶　朋友，海市蜃楼新奇诱人，但我可不是见异思迁的人。你保持旧日友情，我也怀着旧日情怀，我们都是守旧的人。

克什曼卡尔　拥抱吧，我的兄弟！

苏帕利叶　今日是我们第一次分离，从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我们那时总带着一颗永不分离的心在一起——今日，你将漂泊天涯何方？而我将留守在哪儿？谁能知晓！

克什曼卡尔　你的兄弟，会再回来的。唯一担惊害怕的是，在那些革命变动的日子，在那个巨大遭殃的时刻，坚固的纽带将被扯得粉碎，同室操戈，朋友反目。

今朝我趁茫茫夜色离去，我也将在黑夜降临时回来。那时，我将瞧望，我的兄弟在家门上点燃灯火，坐着把我盼等？

我带着这个希望离去了兄弟，告辞了！

[下。

第三场

[内宫。王后默希茜、国王、太子。

默希茜　我的主母娘娘，这里也不见她的影儿！此时此刻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呢？请暗示我，去什么地方安憩呢！我一直心惊肉跳，夜不安寝，我不时惊醒，呼唤着她的名字，我眼帘垂挂着忧虑。我梦幻的美丽女神在哪儿藏匿！我将走遍天涯海角，把她来寻觅，看她躲藏到哪个旮旯角落？

[默希茜下。

[国王与王子一块上。

国王　我觉得，最终我将无可奈何地给女儿以放逐发配的惩处！

太子　没有其他锦囊妙计了，事不宜迟了。不然，统治将会丧失，大王陛下！

军队和卫兵将倒戈叛乱，扔掉慈爱柔情，尽职尽责，大王陛下！

赶快把马丽妮充配放逐！

国王　慢慢来，孩子，慢慢来。

我会给她流放惩罚，我会满足庶民的请求，我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你不要以为，我年事糊涂，我的心软弱，蔑视王国的职责，轻易掉下怜悯的眼泪。

[太子下。

[王后又上。

默希茜　大王陛下，大王陛下！请您如实告诉我，把她藏匿到哪儿去了？我忧虑落泪掩面，她在哪儿？

国王　王后，你指谁？

默希茜　我的马丽妮。

国王　她在哪儿？她弃家出走了？她不守在自己闺房里？

默希茜　她不在，我的主！你去带领军队，每家每户搜寻她。你快去。

唉，天哪，我的主，所有庶民联合一起，把她偷抱了去，这是他们的阴谋诡计。

把他们驱逐走，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不然，他们交还我的马丽妮。

国王　她离家出走了！我向天起誓，我一定要把自己怀抱里的女儿，找回到自己怀里来。我诅咒这个国家，诅咒没有宗教信仰的王国礼俗！

召集军队，召集军队！

[庶民和兵士带着马丽妮，举着火炬，浩浩荡荡上。

众婆罗门　万岁，万岁，灿烂光辉的功德女神万岁，我们富有慈悲心的偶像万岁！

默希　茜（疾步奔到马丽妮身边）哦，毁灭女神，魔鬼女儿，驻足在我心灵里的无情顽石！我一刻也无法让它脱离自己的心怀。

你说说，你避开众人耳目，躲藏到哪个旮旯角落里去了？

众庶民　王后，请息怒，请先别责难。我们的主母娘娘光临了我们的寒舍。

伽鲁德特　王后，难道她不属于我们？大慈大悲的女神只属于们？

代沃德特　我们带回功德女神。

苏玛伽尔叶　拉克什米女神，您听着，不应把我们遗忘。

我们希望，从吉祥女神的嘴里听到甜蜜沁心的语言；希望在自己如意的实践里获得她的良好祝福。那时，心舟将抵达彼岸，我们将获得解脱之路，我们将依靠行星的帮助，抵达自由之岸畔。

马丽妮　你们不要走远，到我身边来。大家应该每天在王国城堡相见。把大家召唤来，我想见见他们。我就在这儿驻足，我将走向庶民家里，与他们一起待着。你们应该放心地了解这一点。

众人　幸运！我们今朝将获得幸运，伽西今朝将遇到幸运！

马丽妮　哦，父亲，今日我属于所有的人。哦，今日我何等快乐！在告别时刻，千百颗心将同声发出胜利欢呼，何等幸福呀！

国王　今天的景象是多么壮丽！当拉克什米女神从混沌海洋中款款步出，海洋波涛以巨大悦耳声，令人沉醉，疯狂地把女神团团围住；同样，今日人民的海洋使人民自己的拉克什米女神生气勃勃，满怀喜悦！

马丽妮　我的母亲，你现在无法把我深藏在宫殿里，我要带领自己的人民一块儿走进你的内宫。今日我的肉体仿佛不存在，仿佛任何障碍也不存在，我仿佛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生命。

默希茜　就是这样。你作为宇宙生命存在于大众之中；你把大众带

到主母娘娘身边，没有向外离走的任何意图；你把自己巨大世界就带到这儿——母女俩将相会，我们将为她服务。

黑夜早已消逝，女儿，来吧，你坐在我身边，使自己心绪安宁。生命兴奋的火焰在你的眼里燃烧，它烧毁着睡眠的安宁。来吧，少许休憩一下，女儿！

马丽妮（依偎着妈）妈，妈，我筋疲力尽，整个身子颤抖着。我弃离了自己的妈，去了某个地方。在这广袤的世上，难道缺乏宁和的慈爱？

妈，把睡眠送到我眼里，您轻柔地为我吟唱催眠曲，正如童年时期，您的吟唱使我甜蜜地入睡。

今日，我眼里充盈着泪水，忧虑、痛苦笼罩着我的心。

默希茜　保护神，你在哪儿？众人都是世界之神，他们会保护我女儿的。人类世界将与天上世界相结合，我的女儿将会吉祥如意。

哦，太阳！哦，空气！我向您鞠躬致敬。四面八方的风帆，将把马丽妮的所有灾祸消除——哦哈，眼看着，她因瞌睡不住地眨眼，一切灾祸将被铲除！一切障碍将被拔掉。女儿，你将在妈的幸福舒适怀里休憩。

大王陛下，这是你的女儿，这是她做的什么游戏？整个世界是她手掌上的玩具，您把她藏匿在自己家里的哪个角落，我用莲手抚摸着她的额头，让她甜甜地入睡！

我见到女儿的处境，简直目瞪口呆，她的游戏正如玩具的游戏！

大王陛下，从现在起，您要小心谨慎！

您称什么为新宗教？谁带来新宗教？天际之花的出生地在哪儿？

真不晓得，那种东西在迷醉的水流里漂游到这儿，从妈妈的怀抱里把女儿抢去，您就称那种东西为新宗教？

我的主，您也不要卷入女儿的游戏里。对通晓吠陀的婆罗门说，让他们安静地举行祈愿仪式，让他们向神进行膜拜活动。

为马丽妮召开择婿大会，选择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举行婚姻游戏，把新郎花环套在相中的夫婿颈上。

我的主，那时才能把新教驱除，那时才能把她的悲痛消除。

第四场

[御花园。马丽妮、苏帕利叶、女侍。

马丽妮　天哪，我现在能说什么！你干吗来到我的门槛上，婆罗门？难道我能给你什么？难道我要进行什么辩白？你带什么经典来给我看？你不明白的，难道我能懂得吗？

苏帕利叶　我与经典辩论，不与你争辩。在议会里我是婆罗门，是通今博古的学者；在你脚边，我却像孩童一般天真无邪。

女神，卸下我身上的重伽。你将在哪个道路离去，我的生命将永远跟随你而去，我会抛弃所有争辩，就如烛灯下的无言影儿。

马丽妮　哦，婆罗门，当你提出任何问题，我的力量就会失去，就会忘记一切话语。我心里存在着巨大惊奇。

哦，苏帕利叶，难道你为寻知什么，走到我身边来？

苏帕利叶　我不要寻知什么，我不想谋取知识。我早已熟读全部经典，我掌握成千上万的论据和观点，忘掉那些引入歧途的谬论，让我所握有的全部知识抛上九霄云外吧。

道路千万条，唯没有光亮。哦，光明女神，我想从你心灵中获取灿烂美丽的光亮。

马丽妮　天哪，婆罗门，你所要索取的，我无法满足，我仿佛看见自己的赤贫。那天，一位神明用五雷轰击我的心，说了严厉的话，今日，他去了何方？

唉，婆罗门，那天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呢？你迄今为什么狐疑地袖手旁观呢？

今日，我到外面来，恐惧在我心里被唤起，我的心在战栗。

我能为你效劳什么呢，能说什么呢？我压根儿不明白。

女孩子不知伟大宗教之舟的舵手，他该走向何方。我此时此刻感到异常孤独，有着成堆的疑惑；而世界是那么广阔，无数道路是那么弯弯曲曲，生命是那么形形色色。

不可言传的知识突然而至，但瞬间光明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是异常睿智的人，你能帮助我吗？

苏帕利叶　你若需要我，我感到无上荣幸，女神！

马丽妮　沮丧仿佛不时阻拦我整个内心的生命之流，无缘无故的泪水从眼里汩汩淌下，不晓得是由什么深沉的痛苦引发！在万众间陌生视

线蓦然落在我身上，我不禁觉得惊骇。

在如此倒运晦气的时刻，你能做我的朋友吗？你能成为我咒语的导师，给予我新的生命吗？请你告诉我！

苏帕利叶　我永远准备把自己卑微生命奉献，我要自己整个心灵有力且纯洁，使理智冷静，我永远为你的事业而献身。

[女侍从上。

女侍从　臣民想朝觐您，女神！

马丽妮　今日不行，今天不见。我请求大家原谅，今日我身边一无所有。我空虚的心需要思索，我渴望休整，消除心力交瘁的疲劳。（女侍从下）

对，刚才你正在讲的是什么，你再叙述一下自己的故事。我听了十分惊讶，我获知了新的信息，崭新的景象在我眼前呈现。不管是你自个儿的悲欢离合，还是其他所有家庭的逸情趣闻，我都会洗耳恭听。

克什曼卡尔是你的挚友吗？

苏帕利叶　他是我的挚友、兄弟、主人，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太阳，我是他的行星，因而我就成为他的巨大迷惑！他的臂力强有力，我却是他的铁锁链。

从童年时代起，他的心坚强有力，而我始终遨游在疑惑的河流里。然而，他把我作为朋友，永远在他心里占有一席。

他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恐惧。他把我禁锢在他强大且坚固的爱的罗网里，像明月在自己轨道上无尽无止移动，带着慈祥的微笑，用自己整个心灵拥抱着自己永恒的斑点。

礼仪的规则不是永远无益的，女神。但是，铁制的小舟不管如何坚固，倘若它在自己胸口存在一个小小的隙缝，那么终有一日，它会束手无策地沉没到埋伏危机的海洋深底里去。

天哪，我将使自己永恒朋友沉没。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天然的规律！

马丽妮　你把他沉没了？

苏帕利叶　女神，我把他沉没了。我把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如实告诉了你，唯一那件事我隐瞒了（他沉吟了一下）。

那天，没有怜悯的宗教响起了仇恨的咆哮，把你围个水泄不通。

那时，你孤零零地站在自己的尊严里。你奏着什么样的调子！芦笛的声响，使叛逆者受到诅咒的打击。他们来到你脚下，低垂下自己的蛇信！

唯克什曼卡尔婆罗门那颗石头似的心，不受任何感动，坚定不移。

一天，他抓住我的手说："朋友，我要到遥远的国外去，我要带支军队来，把新教从伽西圣地连根铲除，扔到伐楼拿水神蛰居的河畔里去。"

然后，他徒手去陌生的地方了，独自带着自己石头似的心和坚硬的誓言。

这以后，你晓得我生了什么变化？我仿佛获得了新生的土地，那天，你把甘霖洒落在我这颗干涸的心田。

"爱一切生物"。众所周知，这是一句十分古老的谚语——然而，这句谚语千万年以来从世界海洋的彼岸扎根在这世界的此岸。你携带它，乘坐自己金色船，驰到家家户户的门槛边。

你给神的孩子以心灵甘露哺育，他今天获得了新生，在人类世界里把你称为"母亲"。

天堂是多么遥远，它的神在哪儿，谁掌握这个信息？我们只懂得，我们应该献出自尊，应该捧出爱，应该与所有生物亲善至爱，应该把世界的痛苦视作自己的痛苦。存在的欲望就是为自己的，因而它充满着痛苦。

瑜伽——修行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是自由的，自由只存在于世界的实践中，存在于爱里。

回到了家，深更半夜，突然啜泣起来，高声说："朋友，朋友，你去了何方？你去遥远陌生的广袤土地，究竟要漂泊到哪个地方为止？究竟要漂泊到何时为止？"

然而，我一直抱着希望，他一定会来信，但最终他没有来信。他的任何音讯都没有。

我一筹莫展，仅仅在王宫里徘徊不定，蹉跎岁月。

我密切注视四周，向外国人探寻各种消息。心灵一直处在犹疑中。我像水手在大海里观察，用警惕的眼光，搜寻着天际的每个角落，哪儿有风暴雨云聚集的踪迹。

风暴终于来临，它以一封小小信札形式来到。他写道，他将带领国外帝国的一支军队，正往这儿开拔而来。他写道，他此行为的是，为了使新教沉没在血河中，为了把濒于沉没的祖先宗教抢救上岸，将给公主

置于死地的惩罚！她曾给古老的爱的信仰以致命打击。

我把信交给了国王看，国王以打猎为借口，带领军队向他的军队发动了偷袭。

在这儿，我躺卧在尘土里，用自己的牙齿，撕咬着自己一颗破碎的心。

马丽妮　天哪，你为什么不把他连他的军队带到这儿，带到我家门上来？他会像尊敬客人一样进入这个家门——许多侨居者在国外漂泊多日，都回到了自己国度。

[国王上。

国王　来吧，拥抱吧，苏帕利叶！我在关键时刻从你那儿获得了珍贵的情报，这样我轻而易举地逮住了克什曼卡尔，把他投进了监牢。

倘若稍许迟一些，可怕的雷霆将会突然降落在沉睡中的王宫上，连醒觉的时机都不会得到。

来吧，我的朋友，来吧！

苏帕利叶　大王陛下，请宽恕我吧！

国王　只有法规不是亲善的，它是铁面无私的。

亲爱的朋友，不要在心里认为，国王的拥抱就是对你的奖励。

你渴望什么，需要什么样荣华富贵，请说。

我能为你创造何种新的荣誉，请告诉我。

苏帕利叶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不希求什么荣华富贵，什么高官厚禄。我将去千家万户乞讨，填饱肚子。

国王　你如实告诉我，你是否想王国的一片疆域封地？

苏帕利叶　我诅咒统治，去它的疆域封地！

哦，我现在明白了！你想战胜某个许愿。

你请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月儿？你请说，我将满足你心所向往的；我给你勇气，请说！

你敞开胸怀说吧，你心里存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你的语言到哪儿去了？你为什么沉默不语呢？

现在还没有逝去多少日子，你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吗，我想提醒你那天你冲在前面，高喊给马丽妮流放惩罚！今天，你难道要重提这个要求，把公主从祖袭宅院里流放出去？

在亲证里没有什么不可实现的，心想事成——在内心深处树立信念。

（转向女儿）生命偶像，孩子，听着。就是那位婆罗门苏帕利叶救了你的生命。

众人喜爱的、令人悦目的苏帕利叶——

苏帕利叶　大王陛下，请怜悯我！

（转向马丽妮）哦，女神！天下穷苦人在自己毕生虔诚的礼物回报里，能获得自己的心愿上帝——我若像他们那样获得自己的女神，我终身无憾，我会终身获得幸运！

从国王手里接过奖励！我究竟做了什么？我出卖了自己童年的朋友，我得到它的回报是，我把整个成功放在额上，带回自己家！

不，不！

倘若我经历修炼磨难，我要求最高奖励；倘若那时我获得了最高奖赏，我就不会忧虑重重。

破坏了朋友的信任，我连纯洁无瑕的王国都不想要。

你，女神，已使我满足。我服务于内心的庄严，获得了无止境的宁静淡泊。

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困人，我将盲目地徘徊在家家户户，自己心灵的重负已使我心力交瘁。

我不想额外索取什么，今后也不想索取。

你正给世界以吉祥祝愿。请记住，从那种祝愿中撷取一半点儿，赐予那个可怜的人。

马丽　妮（自言自语）哦，美女的心呀，你坐在哪儿？晌午，像寂静无人的鸟巢里，与情侣离别的雌鸽一样，心灵战栗着。

（转向父亲）对囚犯如何处置，父亲，请说？

国王　给他以死刑惩处。

马丽妮　请给以宽恕，我跪在你脚下，只有一个宽恕的请求。

国王　他是个反叛者！孩子，让我宽恕他？

苏帕利叶　在这世上，谁思考谁，难道他觊觎王国权力，大王陛下？他从前只知道，你是宗教叛逆者，因此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考虑对你处置。

他所有力量就是他作为思想家站在这块土地上。他今天若在什么地方战胜命运带来灾祸，这就是那位思想家所肩负的使命。然而，你却是位罪人，大王陛下！

马丽妮　父王，请宽恕他，赐予他以生命！之后，他将记住，这是自己朋友的友谊回报。

父王，根据你的意愿给以宽恕，他将会尊重地领受。

国王　苏帕利叶，你想说什么？让我给你朋友以亲善恩赐？

苏帕利叶　我将永远铭记住你的这个恩泽。

国王但在宽恕之前，我将再次考验他的英勇气概。我将瞧瞧，他是否会害怕死亡而动摇，抑或决定履行职责的力量。

尊严的火炬应像行星一样燃烧。灯火经风吹就熄灭，但天上的星星永远也不会被熄灭。

我们以后再谈这类话题。

苏帕利叶，你将获得自己的朋友，我在其中仅仅是一个中介。

你的心若还不满足这个礼物，我还会赐予其他礼物。当然，那个礼物不是作为奖赏而赐予。你战胜了国王的心——你从那儿将获得你心灵的最弥足珍贵的优秀宝贝。

（对女儿讲）女儿，你迄今羞涩还存留在哪儿！唯在消除羞怯，驱祛忧伤，姑娘暗淡的光才能获得暗日的白炽亮度；

你宛如在天神祭台尖顶上，款款而来的光彩照人的、温柔可爱的仙女，然而你却采用人间愚蠢笨拙的村姑装扮！

（向苏帕利叶）起来，离开我的足，孩子，来吧，拥抱我的心。

快乐使我无比激动，也使我感到沉重的痛苦。

请给我机缘，在欢乐的时刻我要独自仔细观察自己生命偶像的脸庞。（苏帕利叶下）

（自言自语）许多日子以来，羞涩之光映红了马丽妮的面颊。当朝

霞的脸颊呈现绛红色，我们就应该懂得，现在离日出不远了。

看到了这个鲜艳的光彩，一种欢乐情绪充盈我心。今天，我恍然大悟，现在我的女儿已经成熟了。她不是女神，不是慈悲女神；她是一位大家闺秀。

[女侍从上。

女侍从　大王陛下万岁，万万岁！

我们把囚徒克什曼卡尔带到门口。

国王　把他带进来。（被镣铐锁住的克什曼卡尔上）

他的目光坚定刚毅，他骄傲的头额在眉梢上高高昂起，宛如盘旋在喜马拉雅山峰上的夏季暴风雨的乌云。

马丽妮　铁链在他肢体上由于羞耻而自责着，尊严的侮辱由侮辱而黯然失色。

这个生命看到了蔑视胜者的因陀罗大神的形象，庆贺着自己的幸运。

国王（对着囚犯）你将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听你说说？

克什曼卡尔　死刑！

国王　我倘若免赦了你？

克什曼卡尔　再次担负起自己职责的重负——我再次走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决不回头，决不后悔。

国王　哦，婆罗门，你似乎怎么也不想求生了！

你就准备放弃生活的慈爱吧。

你提要求吧，有什么要求，我给你最后一次请求的机会。

克什曼卡尔　我什么也不希求，我只想看一下我的朋友苏帕利叶。

国王（对侍从说）传唤苏帕利叶进来！

马丽妮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真不晓得，什么样的无上力量，犹同雷霆般可怖地落在这张脸庞上！

父亲，请您保佑，不要传唤苏帕利叶来这儿。

国王　女儿，为什么产生无缘由的疑惧？不用任何惧怕。

[苏帕利叶被带到克什曼卡尔身边。

[苏帕利叶伸出双臂，欲要拥抱克什曼卡尔，但被克什曼卡尔断然拒绝。

克什曼卡尔　算了，算了。首先让我把该说的话说了，然后，奉献自己的爱。

朋友，你来这儿当然明白，我是穷于言辞的，我不会多说话。

我思考的时间剩下不多了。现在我只想弄明白你的想法，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举动？

苏帕利叶　那位亲密者是一位最优秀分子，她是我心灵的信念，其他一切都可抛弃，唯独保持对她的信念。

生命之交的朋友，她就是我的宗教。

克什曼卡尔　我晓得，我晓得，晓得谁是你的宗教！

她有张令人惊叹的美丽脸蛋，她内心充盈着光明，就是她以公主身份，在你面前发出神的动听语言！

你却把从吠陀以来的祖先宗教，供奉在蛊惑人心的眼光火焰祭台上，这就是你的宗教，你就在这张可爱的脸上，创造了新的宗教经典！

苏帕利叶　你通晓了真实，朋友！今天，我的宗教在贫乏的人世间，体现在妇女形象上。

迄今，经典对我来说曾经是盲目的，是缺乏生命力的，而我现在在灯火燃烧的光明里读了这些经典，这些世界经典写道：“哪儿有同情，哪儿就有宗教；哪儿有爱，有仁慈，哪儿就有宗教；哪儿有人类，哪儿就有宗教；哪儿人类有自己的家，哪儿就有宗教。”

我终于恍然大悟，宗教以母亲身份赋予爱，宗教又以儿子身份索取爱；宗教以施主身份赐予礼物，又以赤贫形象重新索回；宗教以学生身份虔诚膜拜，又以教师身份给以祝福；宗教作为情人给石头似的心灵取来了爱，然后乂作为依恋者放弃了一切。

宗教在大千世界里设置了心灵的罗网，而在永恒爱的游戏里，它又取得了整个世界。

就是那个伟大的桎梏，充盈着我的生命。我从欢乐和痛苦里，细细观察了朝霞般的令人怜爱的娇容。

那就是我的宗教。

克什曼卡尔　我怎么没有发现它呢？我也从未设想过，难道坠入那一瞬间的迷醉里，万古不变的宗教会采取女人形象，渴求摄取刚毅男人的心灵，走向天国？

我的想象冲动为什么不进入迷醉的心灵里，哪怕一瞬间？

朋友，就在这一瞬间，我胸膛伴随着千百支芦笛的闻所未闻的音乐哭泣着；最高的成功与我生命青春的希冀相互纠缠拥抱，为什么在我心里犹如花叶衰败呢？

难道我没有使用力量去冲破幻觉的束缚？难道我没有挨家挨户乞讨，挨国挨门求援？难道我没有把极端凌辱的无价值的手放在额上？难道我没有昼夜忍受终身挚友分离的痛苦？当结成成功果实，把胜利的花环套在朋友脖子时，你坐在这儿做什么——在企慕的长长闲暇里，沉浸于王苑庭院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荫里，你创造出什么样的宗教？

苏帕利叶　哦，我的朋友，这个世界难道不够广袤无垠？这个广大世界难道不能容纳无数性格脾性迥异的人？谁有什么样的企望，你难道都了如指掌？天际有难以数计的星斗，难道它们夜以继日地争论着？克什曼卡尔，请给以赐教！

这里，如此燃烧的光焰，唤醒着自己多少宗教精义？你若对它们唤醒，究竟有何损害呢？

克什曼卡尔　现在，言辞的罗网是徒劳无益的，雄辩的争论也是枉费心机的，朋友！

眼前，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消逝，这些话题的虚假游戏简直幼稚可笑，这些诡辩的真实玩意对谁都无裨益。

在这无限的世界里，还没有这样巨大的空间，可以毫无异议地让成千上万的真实与虚假相亲相爱在一起；在生长供人可食的稻米的地方，你却一直种植新的针刺植物，我的朋友，是吗？

这样的爱不是最高情人，存在着永恒且信赖爱的地方，你就带来了变节背叛，你心安理得地坐在朋友的胸膛上！

我的朋友，难道能如此宽容大度？

谁会为了维护宗教像窃贼受到无时无刻的虐待蹂躏而死去，又谁使宗教变成废物，自己却快乐且自尊地生活！

这个世界还没有如此坚强的胸膛，能够担起这样相反宗教的重负。朋友，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

苏帕　利叶（转向马丽妮）哦，女神，你已经获得了胜利！你用自

己的烛台在我的心殿里，点燃了神圣的火焰。今天，它的考验时刻来到了，你已经获得了胜利！

今天，我接受了所有侮辱的重负，承受了全部伤害打击。

在这里，血流像河水从撕裂的心泉里潺潺流淌出来——你的宁静，你的爱情，光彩夺目，女神！

今天，你吉祥的永恒不灭的光焰，坐落在最高的坐毡上。今天，虔诚受到了严峻考验——女神万岁，万万岁！

（转向克什曼卡尔）克什曼卡尔，你将献出生命；我也为自己的宗教献出胜于生命的爱和对你的信念。在它面前，害怕牺牲生命是低卑的。

克什曼卡尔　抛掉这些无益的空话吧！

我把死亡视作宗教之王——在它面前，宗教将受到考验。朋友，来吧，来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俩一块走向彼岸。

你曾记否，在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我们多少日子整夜争论，最后清晨我们俩一块儿去老师那儿。让他作一个真理判断，谁正确，谁谬误，记得吗？

今天就像那个清晨，我们俩带着所有疑惑，站在死亡的身旁；我们两位朋友分别带着各自的疑惑和问题，站在死亡左右两侧。

永恒真理光芒四射的地方，敌对思想犹同山岗雾气，瞬间腾飞得无影无踪！

而我们俩将相互对视着，天真无邪，开怀大笑！

今天把你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就抛弃在这儿。

前面，你将看到美丽的死亡之花！

苏帕利叶　朋友，就照你说的办吧！

克什曼卡尔　来吧，朋友，来吧，我们相互拥抱吧！

你曾离开自己的朋友很远很远，现在你走近我，在这儿我们永远也不会分离。

过来取吧！取去朋友的最后的手足之情，取去我爱的人的死亡赠品！

[克什曼卡尔用铁锁链击中苏帕利叶的头颅，苏帕利叶即刻应声倒在

血泊之中。

苏帕利叶　女神，你已获胜利！

[苏帕利叶死去。

克什　曼卡尔（扑到苏帕利叶尸体上）现在使唤执法官来，使唤执法官来！

国王（急忙离开王座）请来这儿！快把宝剑取来！

马丽妮　父王，请宽恕克什曼卡尔！

[说毕，马丽妮昏厥在地。

一八九六年

南迪妮

刘安武　译

[创作这个戏剧所根据的城市名叫夜叉城。这儿的工人干的是从地底下开采黄金的工作。这里的国王生活在非常复杂的网幕之内。王宫的网幕是这个戏剧的唯一场景。全部剧情发生在网幕之外。

[南迪妮和少年矿工吉肖尔上。

吉肖尔　南迪妮，南迪妮，南迪妮！

南迪妮　你为什么这么叫我啊，吉肖尔？难道我的耳朵听不见吗？

吉肖尔　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不过我喜欢这样叫你。你还要花儿吗？如果需要，我给你摘来。

南迪妮　去，去，去上班去，别迟到了！

吉肖尔　我成天挖土，开采黄金，能够偷空给你摘花儿，我才安心。

南迪妮　不过，要是他们知道了，是会处罚你的。

吉肖尔　你一再说过，你很需要红夹竹桃花儿。我高兴的是：这儿却不容易找到这种花，我找了久，才在一个杂乱的地方找到一棵花树。

南迪妮　你把那株树指给我看，那我就可以自己去摘花了。

吉肖尔　你可别这么说，南迪妮，你可别狠心。你就让我像保守我唯一的秘密一样保守这棵树的秘密吧。维休唱歌给你听，那歌是他自己的歌。今后我会经常送花给你，那花也将是我自己的花。

南迪妮　不过，这里那些粗野的家伙要是惩罚你，那我会伤心的。

吉肖尔　你的伤心会使我的花开得更多更鲜艳，那也是我的痛苦的结晶。

南迪妮　不过，你们的痛苦我又怎么能忍受啊？

吉肖尔　有什么痛苦的啊？南迪妮，总有一天我会为你去死的，我不止一次地这么想呢！

南迪妮　吉肖尔，你给我的这么多，你说，我给你什么呢？

吉肖尔　南迪妮，你答应我，你以后每天早上只从我手里接受花儿。

南迪妮　好，我答应，不过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吉肖尔　不，我不会小心行事，我面临他们的打也要每天送花给你。

[下。

[教师上。

教师　南迪妮，你别走，你回头看看吧！

南迪妮　老师，有什么事？

教师　你为什么不时地这样让人震惊后走掉呢？既然你震动了人心，那么你稍作答复又有什么不好？请待一会儿，让我和你谈谈。

南迪妮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教师　要说需要的话，那么请看：矿区的工人撕开了大地的胸膛，背上背着需要的东西，像虫子一样从地道里面往外爬。在这座夜叉城里，我们所有一切的财富，都是那泥土坑道里出来的黄金。不过，美丽的姑娘，你却不是从泥土中出来的黄金，你是代表光明的黄金，是谁也不能以需要的名义束缚住的。

南迪妮　你一次一次老是重复这样的话，老师，你看到我以后为什么这样惊异呢？

教师　清晨的阳光照到花园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从砖墙的墙洞射进来的光可不一样。你就是夜叉城里那种突如其来的光，你说说你对这儿的事有什么看法。

南迪妮　我看到这里的情况后很吃惊，全城的人都埋头于地下的黑暗中，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你们在地狱中筑起坑道挖掘夜叉的财富，那是藏了多少世纪的财富，大地早就把它埋葬了。

教师　我们要把那已埋葬的财富验证出来，我们还希望控制其作用。要是能够把金块捆住并加以降服，那么整个世界就要落到我们的手心里了。

南迪妮　而且你们还把自己的国王用一种奇怪网幕做的墙遮盖起来，以便不让任何人明白他也是一个人。是不是这样？我真想掀掉你们地道的那种黑暗的掩盖物，让里面倾泻进阳光。而且我还想把那难看的

网幕撕破，把里面的人救出来。

教师　在我们财富的鬼魂中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我们的超人国王也具有同样可怕的威力。

南迪妮　这都是你们自己胡乱编造的。

教师　肯定是编造的。赤裸裸的人是认不出来的，只有穿上了衣服，才能认出谁是国王，谁是穷人。来吧，到我家里来吧，我很高兴向你解释实质性的问题。

南迪妮　正像你们的矿工天天挖坑钻进地里一样，你也在你的书里挖洞钻进到里面去了。老师，你为什么愿和我谈话，白白浪费时间呢？

教师　我们是具体的没有空闲的坑道里的飞蛾，钻进了繁忙的工作里面。而你呢，却是自由自在的有着无限空闲的一颗黄昏时的星星，看到你以后我们的翅膀都跃跃欲飞呢！到我家里来吧，让我和你一起浪费一点时间吧！

南迪妮　不，不行，现在不行。我现在是来觐见你们的国王的，我将进入到网幕中去见他。

教师　你不能进到网幕中去，不会让你进去的。

南迪妮　老师，我不承认网幕的障碍，我就是为了进去才来的。

教师　南迪妮，你知道，我也是生活在一种网幕的后面。在那里，很大一部分人都已经衰朽了，只有婆罗门还醒着。就像我们国王那么可怕一样，我也是那么可怕的婆罗门。

南迪妮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老师，你一点儿也不显得可怕。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这些人把我带到这里来，为什么不把伦金也一起带来呢？

教师　把每一件东西搞得支离破碎后拿来是你们的习惯。不过我想问你，你为什么想把你生命的财富带到这尸体的财富之中来呢？

南迪妮　如果我的伦金到这里来，这些尸骨里面就将重新获得生命。

教师　一个南迪妮就使这儿的老爷不知所措了，要是伦金也来了，那他们将是怎么一种情况啊！

南迪妮　这些人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多么奇怪的人。在他们中间如果造物主突然一声大笑，那他们的骨骼都可能粉碎。伦金就是造物主的笑声。

教师　天神的笑声就像阳光，可以把冰消融，但石头却一动不动。要挪动我们老爷要有足够的力量。

南迪妮　我们伦金的力量就像你们的辛克尼河一样，他知道像辛克尼河那样笑，也知道像辛克尼河那样破坏。老师，我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消息，今天我要和伦金会面了。

教师　你怎么知道的？

南迪妮　会见面的，会见面的，今天我一定会和他见面，有消息传来了。

教师　避开老爷们的耳目，那消息是从什么途径来的？

南迪妮　就像传来春天要到来的消息一样，今天它带上了蓝天的色彩和风的飘拂飞舞。

教师　意思是说，在蓝天的色彩中，在风的飘拂飞舞中，传来了消息。

南迪妮　当伦金来的时候，我再指给你看，那传播的消息是如何达到地面的。

教师　一提起伦金，南迪妮你的嘴就止不住了。好吧，算了吧，还有哲学需要我钻进它的深处呢，现在没有待在外边的勇气了。（走了不远又回来）南迪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害不害怕夜叉城？

南迪妮　我为什么害怕呢？

教师　所有的动物都怕日食，但是不怕完整的太阳。夜叉城是被咬啃得残缺不全的城市，黄金的罗睺已经把它咬啃了 [22] 。它本身不完整，它也不希望任何人保持完整。我跟你说，你别待在这里，你离开这里以后，这些坑穴在我们面前更会张开大嘴。可是我仍然要对你说，逃离这儿吧，到那人们不进行掠夺，不把大地母亲的衣襟撕裂的地方和伦金幸福地生活吧。（走了不远又走回来）南迪妮，你的右手上戴着用红夹竹桃编的花环，你能摘下一朵花送给我吗？

南迪妮　为什么？你要它做什么呢？

教师　我曾多少次想到，你戴用红夹竹桃编的花环，可以肯定有某种含义。

南迪妮　我倒不知道有什么含义呢！

教师　也许你的命运之神知道，在它的血色中，并不是只有美，它还包含着一种恐惧的秘密。

南迪妮　我身上有一种恐惧？

教师　造物主在美的手上给予了红色的画笔，不知道你用红色来画些什么？有栀子花、有素馨花、有茉莉花，但是你为什么这些都不要，而只选择了红夹竹桃呢？你知道，人就是在这不知不觉中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的。

南迪妮　伦金有时亲切地叫我红夹竹桃。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我的伦金的爱是红色的，今天我就把这种红颜色的花戴到脖子上，戴到手上，戴在心里。

教师　南迪妮，你就把其中的一朵给我吧，仅仅一刻的赠与，我将尽力弄明白这种颜色的实际含义。

南迪妮　请接受这一朵吧。今天伦金要来了，为了表示欢乐我把这朵花给你。

[教师下。

[矿工戈古尔上。

戈古尔　请扭过头，让我看一看，直到今天，我仍然不了解你，你是谁？

南迪妮　你不是正在看我吗？我就是你看的人。你有什么必要要了解我？

戈古尔　不了解总觉得不好。国王因为什么事把你叫到这里来呢？

南迪妮　没有什么事。

戈古尔　你知道咒语吗？你用咒语把大家都迷住了，你是毁灭人的人。有的人看到你美丽的面貌，受到迷惑，那他是会死的。让我看一看，你的额上是什么？

南迪妮　一串红夹竹桃的花。

戈古尔　什么意思？

南迪妮　什么意思也没有。

戈古尔　我对你一点儿也不相信。你内心一定决定了什么，在今天天黑以前你一定会带来灾难，所以你才这样打扮着走来走去。哦，可怕啊，可怕啊！

南迪妮　对你我怎么显得这样可怕呢？

戈古尔　看到你，我感到我好像看到一个吐着红火的火把。让我去劝那些愚蠢的家伙吧：“大家小心点儿，警觉一点儿吧！”

[下。

南迪　妮（摇着网幕的大门）听着了吗？

幕后音　南迪妮，我在听着。不过，你别一次一次地叫我，我没有时间，一点儿时间也没有。

南迪妮　今天我特别感到高兴，我希望带着高兴的心情到你身边来。

幕后音　别来，别到家里来，你要说什么，就在外边说吧！

南迪妮　今天我给你用茉莉花编制了一个花环，我把它用荷叶盖着带来了。

幕后音　你自己戴它吧！

南迪妮　我不喜欢。我的花环是红夹竹桃编的。

幕后音　我像山峰一样，空无所有就是我的装饰。

南迪妮　山峰的腰部也有山泉涌出，也就像你脖子上挂着花环一样。把网幕打开吧，我要进来！

幕后音　别，我不会让你进来。你要说什么就赶快说吧，我没有时间了。

南迪妮　你在听唱歌吗？远处有人正唱歌呢！

幕后音　什么歌？

南迪妮　秋天的歌，庄稼已经成熟了，该收割了。在呼唤人们收割呢！

（唱）来，来，来，秋天在向你呼唤，

怀着欢快的心情来吧！

已经充盈的谷仓更会填满，

我一再要为此把自己呈献。

你没有看到，秋天的阳光是怎样把成熟庄稼的美映入天穹吗？

所有姑娘在打谷的场院，

被醉人的风所熏染。

炽烈的太阳把金光散播在大地，

我一再要为此把自己呈献。

你也到外边来吧，国王！我把你带到田野里去。

听到田野里的笛声，

苍穹都无限欢欣。

今天有谁还闷在家里？

打开吧，请打开大门！

幕后音　我到田野里去？在那里，我有什么用？

南迪妮　田野里的工作要比你的夜叉城的工作简单得多。

幕后音　简单的工作对我来说很困难。湖泊能够像瀑布那样戴上泡沫的脚镯跳舞吗？你走吧，别再多说了，我没有时间。

南迪妮　不过你的力量是奇特的。那天你曾让我钻进你的宝库里，我看到你的那些金砖后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但是，看到你用巨大的力量轻而易举地把那些金砖布置得像山一样时，我感到入迷了。可是我还要说，金块难道能够像稻田那样配合你的手的节奏吗？国王，请你告诉我，日日夜夜摆弄地下的这种死尸一样的财富，你难道不感到害怕？

幕后音　为什么？害怕什么？

南迪妮　有生命的大地把自己一生的东西自愿高兴地奉献出来，但是当你撕裂它的胸膛，把已经死亡的尸骨当作财富而挖掘出来时，就好像从黑暗中取出某一个瞎了眼的罗刹的诅咒。你没有看到，这儿的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生气，有的怀疑，有的害怕？

幕后音　诅咒？

南迪妮　对，诅咒，流血和争夺的诅咒。

幕后音　我不知道什么诅咒的事。南迪妮，我只知道从那里我们取来了威力。好吧，南迪妮，你高兴我的力量吗？

南迪妮　我很高兴。所以我才说，你走出来，把脚放在大地上，大地会高兴的。

看到稻穗上的露珠点点，

阳光高兴地苏醒过来。

大地内心里无限欣喜，

我一再要为此把自己呈献。

幕后音　南迪妮，你知道吗？造物主也隐蔽在形式的幻境中将你塑造得出奇的美。我真想从那隐蔽的幻境中把你抢过来捏在我的手心里。但是，我无论怎么样也不能抓住你，我想把你翻来覆去地看一看，如果不能看到，那我就要把你捏得粉碎。

南迪妮　你这是说的什么啊？

幕后音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把你的红夹竹桃的红色取出来，作为涂眼睛的涂料吗？这是因为那几片微不足道的花瓣，把它掩盖着，隐藏了起来。在你的身上存在着这样的障碍。正是因为你温柔，所以很困难。好吧，南迪妮，你把我看成什么人，请清楚地告诉我。

南迪妮　改日再告诉你吧，今天不是你没有时间吗？今天我走了。

幕后音　别走，别走，南迪妮，告诉我后再走，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南迪妮　我已经对你说过多少次，我感到你是很奇怪的人。你的双臂有着无限的气力，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翻滚着的云层，我看到后心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幕后音　是不是就像你看到伦金后，你的心高兴得跳了起来那样……

南迪妮　别谈那样的事了，你现在又没有时间。

幕后音　还有时间，你只要讲这点事后就可以走。

南迪妮　那种高兴得跳了起来的节奏是另外一回事，你是不了解的。

幕后音　我要了解，我想了解。

南迪妮　这一切我也说不清楚，我走了。

幕后音　别走，你告诉我，你觉得我很好，是不是？

南迪妮　对，我觉得你很好。

幕后音　像伦金一样？

南迪妮　你又拐弯抹角回到了这个问题上，这所有的一切你是不会了解的。

幕后音　我了解一点，我知道伦金和我之间有什么差别。我只有气力，而伦金却有魔力。

南迪妮　你说的魔力是什么？

幕后音　要我给你解释吗？地里边的石头、铁块、金块，那是力量的具体形象。地面上是土，土上面长着草，开着花，在那儿是魔力的表演。我能从困难的地方取来珍宝，但我却不能从不费力的地方抢来有生命力的魔力。

南迪妮　你有这么多的东西，那为什么你还这么贪心呢？

幕后音　我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包袱。积累很多黄金，又不能使黄金变成点金石。即使再扩大很多的力量，也不能得到青春。所以我想用监禁的办法把你捆绑住，如果我有伦金那样的青春，我能够不用绳索就捆住你。我的一生就是在这样搓结捆绑的绳索中度过的。唉，其他一切都可以捆绑住，只有欢乐不能捆住。

南迪妮　你把自己用网捆住了，那又何必这样不耐烦呢？真使人弄不明白。

幕后音　这你是不能理解。我是一片广大的沙漠，我向你这样一株小草伸出了手呼唤。我是灼热的，我是空虚的，我疲倦了，我没有活力。这片沙漠因燃烧着的饥渴把多少肥沃的土地吞食了，这样行吗！因此，沙漠不断扩大自己的面积，可是它却不能将脆弱的小草中存在的生命化为自己的。

南迪妮　你说你自己是疲倦了，可是看到你却没有这种感觉，我倒看到你是非常有精力的。

幕后音　南迪妮，从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我曾经看到一座像我一样疲乏的大山。从外表上看，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内部全部的石头都非常痛苦。有一天在半夜非常寂静的时候，听到一声巨响，使人感到好像是一个妖怪的噩梦从内部酝酿着突然爆发一样。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大山在地震的一声巨响中陷进地里面了。力量的重负在自己觉察不到的内部是怎样在碾碎自己，这在我看到那座山的情形之后非常深刻地理解了。而我在你身上却看到有一种东西，它却和这截然相反。

南迪妮　你看到我身上的什么？

幕后音　宇宙的笛声中所响起的那种舞蹈的旋律，我在你身上看到了。

南迪妮　我不能理解。

幕后音　那种旋律使得事物的巨大负荷得以减轻。也由于那种旋律，一群一群的星星，像穷孩子跳舞那样，在苍穹中来回飞舞。南迪妮，由于这种舞蹈的旋律，你才这样单纯，这样美丽。和我比起来，你多么微小，但是我仍然羡慕你。

南迪妮　你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使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割断了联系，你为什么不单纯一点，让人家可以捉摸呢？

幕后音　我把自己隐藏起来，是为了能够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宝库中窃取极为贵重的东西。但是造物主手中所握住的那种馈赠，你那金香木花花苞一样的手指能够取得，而我的全部体力也无法达到。不过，我是一定要打开造物主那紧握的手的。

南迪妮　你所说的这样一些话，我一点也不能理解。好，我走了。

幕后音　好吧，你走吧！不过我把我的手伸到这网幕的外边，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边吧！

南迪妮　不，不，你让你的一切都仍然保持在里边吧，如果突然从里边伸出一只手来，我会感到害怕的。

幕后音　我只想用一只手捉人，所以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逃走了。如果我想伸出双手来捉你，那么，南迪妮，你会让我捉住吗？

南迪妮　你根本就没有让我走进去，你又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幕后音　我很忙，我没有空闲的时间，我不能把你带到我家里来。一旦有一天你能乘着满帆的风来的时候，我会热心地欢迎你的到来。即使那种风是暴风雨的烈风，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还认为那样才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南迪妮　我跟你说，国王，伦金会带来那种满帆的风，随便他到哪里，他都会有空闲的时间。

幕后音　你的伦金到处奔走所带的那种空闲，是谁用红夹竹桃的蜜使它变得很美好，这难道我还不知道？南迪妮，你只是告诉了我那纯粹的空闲时间，那我从哪里弄到蜜使空闲充实起来呢？你告诉我吧！

南迪妮　那我走了。

幕后音　别走，回答了我的问题后再走吧！

南迪妮　如何使空闲的时间用蜜充实起来，你看到伦金后会得到回答的。他是很美的。

幕后音　美人儿，美丽的人儿才能得到美的回答。不美的人要强迫人回答的话，那维那琴就弹不响，而且弦就会折断。好吧，现在不谈了，你走吧，要不，会面临灾难的。

南迪妮　我走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的伦金就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你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的。

[下。

[矿工帕古拉尔和他的妻子金德拉上。

帕古拉尔　金德拉，你把我的酒藏到哪里去了？快拿出来！

金德拉　今天你怎么啦！大清早就要酒？

帕古拉尔　今天是假日。昨天是他们那些人对金蒂女神的斋戒日。今天是膜拜战旗的日子，同时也是膜拜兵器的日子。

金德拉　你说什么？他们相信泰古尔神吗？

帕古拉尔　你没有看到吗？那些人的酒窖、兵器库和神庙三者都是连在一起的。

金德拉　是不是一遇上假日你就要喝酒？以前住在农村的时候，只有在节日的时候……

帕古拉尔　鸟儿在森林里得到空闲的时候就会飞。在笼子里，你就是给时间让鸟儿飞，它也会感到懊丧。在夜叉城里，假日比干活更危险。你懂吗？

金德拉　那就不在这里干活了，回到自己村子里的家去吧！

帕古拉尔　回去的路被堵死了，你还不知道？

金德拉　为什么？为什么路被堵死了？

帕古拉尔　从我们的家里他们得不到任何利益。

金德拉　难道我们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被捆得紧紧的，就像稻谷壳紧紧地被附在稻米上一样？而我们自己则一点儿也没有剩下？

帕古拉尔　你知道我们的那位疯子维休吗？他说：保持山羊的完整，只有对山羊本身来说是必要的。那些吃它的人，却是把它的头骨、蹄、尾各个部分一一分开来后吃的。还有呢，它被当作祭品屠宰时发出“咩咩”的哀鸣，人们还认为是它的不当而感到反感。你看，那个疯子维休一面唱着一面朝这儿走来了。

金德拉　近来他的嗓子变好了。

帕古拉尔　对。

金德拉　他被南迪妮给迷住了，她不仅勾去了他的灵魂，而且也勾出了他的歌声。

帕古拉尔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金德拉　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你可得小心点，懂吗？要是有一天你也开始唱起歌来，那时，这附近的一些人的情况如何，那只有天知道了。南迪妮是一位魔术师，她懂得魔术，总有一天她要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的。

帕古拉尔　灾难不是从今天起才缠住维休的，在到这里来以前，他就知道南迪妮。

金德拉　啊，维休大爷！也到这里来唱唱吧！你要到哪里去呢？在这里你也可以碰上一两个听你唱歌的人，你是一定不会吃亏的。

[维休上。

维休（唱）

我梦中小船的划船人啊，

活泼的姑娘，你是谁？

布帆已被醉意的风鼓满，

沉于歌唱的疯狂的生命已经消失。

你有意地把我遗忘，

将船摇摇晃晃地划走，

带到自己那遥远的码头。

金德拉　那样一来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却离得很近啦！

维休（唱）

我的担心不会成真，

都离开我而去了，去吧！

啊，揭开自己的面纱，

啊，仰起你那活泼的两眼看我，

用自我陶醉掩盖不安的生命。

金德拉　你梦中小船的划船人是谁，我知道。

维休　从外边怎么会知道啊！你又没有看到过我梦中的船。

金德拉　我要告诉你，你的那位受宠的南迪妮要使你的船翻到激流中去的！

[矿工戈古尔上。

戈古尔　维休，你看，关于你的那位南迪妮，我一直很担心。

维休　为什么？有什么事？

戈古尔　事倒什么也没有，所以我才担心呀！国王不知为什么把她叫到这里来，使人很不理解，她的那种风度也使我理解不了。

金德拉　亲家，这就是我们难受的地方。在这里，她一天二十四小时显示她的美貌，这使我们受不了。

戈古尔　我们只相信那淳朴、老实、脸长得胖胖的人，而且是有相当重量的人。

维休　夜叉城的风气就是让人们轻视美，这就是毁灭的迹象。地狱里也存在着美，不过在那里谁也不懂得美，对地狱里的居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惩罚。

金德拉　那好，这算我们都是些愚蠢的人。不过这里的一些老爷却连看一眼也是不愿意的，这你知道吗？

维休　金德拉，你看，你可别染上了这些老爷的那种眼病了，要不，看了我们这些人，你的眼睛也会红起来的。那好，帕古拉尔，你看呢？

帕古拉尔　老兄，要我说真话，那我看到南迪妮后再看看自己，我简直羞愧得没有脸见人了。在她面前，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戈古尔　维休大哥，你看到那个姑娘后，已经失魂落魄了，因此，你看不到她带来了一些多么不祥的征兆。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了解这一点已经不需要好多时间了。

帕古拉尔　维休大哥，你的这位亲家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喝酒？

维休　托造物主的福，世界上到处都流行酒，甚至你们的眼睛随便

一瞥也能看到。我们用我们的手臂干活，而你们则用你们的手臂搂着我们让我们喝酒。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劳动干活，也不得不把它忘掉，没有酒谁能忘掉呢？

金德拉　为什么不能呢？啊，像对你这样的世世代代的酒徒来说，造物主的恩惠真是永无止境。造物主把酒窖的大门都敞开了。

维休　一方面，饥饿鞭打着我们，口渴鞭打着我们，叫嚷着要我们干活，另一方面，森林的翠绿像魔术似的铺盖了大地，太阳金黄色的光辉像幻景一样洒向了世界，它们使人世间陶醉了，喧嚷着假日来了，兄弟们，假日来了！

金德拉　你把这也当作酒吗？

维休　这是人生的酒。人生的酒没有什么味道，但是朝朝暮暮都存在着一种醉意，你要想得到证明，我可以给你提供。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地下干着挖坑的工作，于是我们自然的醉意就消失了，因而我们的心灵这样渴望市场上出售的酒。一个人在自然呼吸时有了障碍的话，那他就会大口喘着气呼吸。

（唱）你生命的美汁已经干涸，

于是你就用死亡的汁来斟满你的杯子。

像焚尸堆的火灌满了咽喉，

那是所有燃烧着的火。

现在火焰已经排除，

你微笑着让空虚变得丰富多彩吧！

金德拉　走吧，亲家，我们都从这儿逃走吧！

维休　逃到哪里去？到那蓝色的苍穹底下？到那公开的巨型酒场？不过道路被堵死了，所以我们才这样强烈地醉心于窃取这所监狱里的酒。我们再没有属于我们的天空，也再没有属于我们的空闲，所以我们全都高高兴兴地在炽烈的阳光下，将歌曲过滤成液态的火，我们就经常喝这种东西。哈哈，有多么具体的奴役，也有多么具体的假日！

（唱）你的太阳已隐蔽在浓云中，

你的白昼已消失在不当的手段中，

漆黑的夜晚已经来临，

消失并毁灭了的迷醉的故友啊，

为了遗忘闭上你那疲乏的眼睛吧！

金德拉　不管怎么说，维休亲家，你们来到这夜叉城后都开心了，而我们女人却一点儿也没有变。

维休　难道你们没有变吗？你们的花枯萎了。现在你们不是陷于“唉，黄金！唉，黄金”的深水中了吗？

金德拉　绝没有这种事。

维休　我要说，有这种事。不幸的帕古拉尔为什么干了十二个小时以后，还要干四个小时，那么不要命呢？这一点帕古拉尔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只有洞察内心的大神知道。你的“黄金梦”暗暗地在鞭打他，那种鞭子比老爷的鞭子还坚硬。

金德拉　那好，那我们又为什么不走呢？我们从这里走吧！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吧！

维休　这里的老爷们不只是堵死了我们回去的道路，而且扼杀了我们回去的意志。今天如果我们想回去住，那儿也是待不下去的，第二天，醉心于黄金的引诱就会把我们又拉到这里来。就像吸食鸦片上了瘾的鸟儿，即使把它从笼中放走，它也还会回到笼子里来那样，你也还会从农村再跑到这里来的。

帕古拉尔　好，维休老兄，你不是曾经准备读书，读到失去眼睛也在所不惜吗？那又是谁把你弄到我们中间，而且也把镐交给你了呢？

金德拉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过至今谁也没有从亲家嘴里得到这个问题的答复。

帕古拉尔　更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维休　什么事？

帕古拉尔　为了了解我们内部的信息，你被作为密探安排在这里了。

维休　大家都知道的话，为什么还让我活着？

帕古拉尔　大家也还知道，你不会干这样的事。

金德拉　这样舒服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干呢，亲家？

维休　舒服的工作？像一个人看不见的疮一样紧贴在他的背后，还是舒服的工作？我对老爷说，我要回故乡去，我的身体很不好。老爷说，在这样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回去呢？待在这里做点努力试试看。于是在这里想了点办法，现在身体好了。后来我看到，只要一进到

这个夜叉城的肚子里，它的嘴就闭上了，再也没有通道可能出来了。现在我就在这绝望的黑暗的肚子里被慢慢熔化掉。如今我和你们之间的区别就是：老爷对我的轻视比对你们更厉害得多。比起对落叶来，人们对自己的破罐更瞧不上眼。

帕古拉尔　这有什么难过的呢，维休大哥？我们都很尊重你。

维休　事情要是一暴露，而我就将被处死。你们有好感的地方，老爷的注意力也将集中在那里。可怜的雌性青蛙发出鸣叫声，尽管它是多么欢迎雄性青蛙，但它的叫声实际上是把自己所在的地方通知了蛇。

金德拉　还要多少日子你的工作才算完呢？

维休　日历上是没有写明最后的日子的，一天以后是第二天，第二天以后是第三天。每天都要继续挖掘地道，挖进一尺以后再挖一尺，再挖第三尺，而黄金也就这样被挖出来。一堆以后是第二堆，然后是第三堆，然后是第四堆。在夜叉城中数字也是没有完的，第一以后是第二，第二以后是第三，第三以后是第四，这个数字一直排下去，这个排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是人，是数字。帕古拉尔老兄，你的数字号码是多少？

帕古拉尔　我背上写的是甲47号。

维休　我是丁69号。当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我是人，到这里来之后变成了游戏的棋子，还用我们来赌博呢！

金德拉　亲家，他们这里黄金不是积累了很多吗？再多还有什么必要呢？

维休　如果有一个名叫“必要”的东西的话，那也意味着一个终结。比如有必要的东西，肚子一旦吃饱，也就终结了。没有必要醉酒，所以醉酒也就没完没了。黄金也是一种酒，在我们夜叉城这个国度里就是一种具体的酒，难道你不懂得吗？

金德拉　不懂。

维休　我们手中一端起酒杯，也就忘记了，我们是被囚在命运的围墙之中。我们还以为，有自由自在的假日。金砖一到手，这里的主人也就那样被迷住了。他想，普通老百姓的土地的引力不能拉住他，他是在超凡的太空中飞翔呢。

金德拉　庆丰收的时间快到了，不太远了，各个村子都在做准备。我给你磕头，去吧，咱们回家去吧，如果去对老爷……

维休　看来，以你的妇人之见，至今你还没有认清老爷。

金德拉　为什么？看起来他……

维休　看起来很好，闪闪发亮。鳄鱼的牙是很美的，它要咬住了人，那就咬得很可观了。即使鳄鱼王亲自来，也不能使它松口。

金德拉　看，老爷来了。

维休　那事情就算完了，他一定听见了我说的话了。

金德拉　为什么？你刚才又没有说什么话，他可以从中……

维休　亲家，我们只是谈谈话，但是他是可以断章取义的。所以，他把谁家的火点到谁家的草屋顶上，这谁也不知道。

[老爷上。

金德拉　老爷！

老爷　什么事，孩子？大家情况都好吗？

金德拉　请给我们假回一次家吧，老爷！

老爷　为什么？我给你的房子难道不好吗？比起你的家来要好十万倍呢！还动用政府的开支给你安排了一个守卫人员。啊，为什么？丁69号你为什么在这儿？看到你在他们中间使我感到，好像是鹤立鸡群，是鹤要教鸡跳舞吗？

维休　老爷，听到你开这种玩笑，我心里并不能轻松愉快。要是我的脚有能够教人跳舞的力量的话，那我早就高高兴兴地从这儿逃走了。在你这个地区教人跳舞的事情是多么危险，这种例子我已经见过了。事情常常是这样：正常走路时两腿也要发抖呢！

老爷　孩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听到善言，我请了格尼拉姆·古桑伊大师来。这些人的施舍可以作为他的开销，古桑伊在每天傍晚的时候……

帕古拉尔　不要，不要，老爷！请别这么做！现在傍晚的时候只是喝喝酒，喝醉以后最多也不过是喧哗一阵，要向我们说教，那会出现流血事件的。

维休　不要说了，帕古拉尔，别说了吧！

[古桑伊上。

老爷　看，说着说着人就来了。尊者，向你致敬！我们这些工人师傅的心很脆弱，不时地闹起来。请你给他们的耳朵里灌输一点平静的咒语吧，这是非常必要的。

古桑伊　你是说他们吗？啊，他们本身就是乌龟化身呀[23]！他们让自己在沉重的包揪下面压着，世界这才得以稳定呀！想到这一点，身心都为之振奋吧！甲47号，我的孩子，你想一想吧，我们用来颂神的一张嘴，是你们在为它张罗粮食，让身体圣洁而穿的那种印有神名的衣服，也是你们用血汗准备出来的，这难道是一般的小事吗？我为你们祝福。你们如果始终是这样坚忍不拔，那么大神的赐予始终会为你们所有。孩子，开口称颂大神吧，你们的全部重担会减轻的。

金德拉　啊，说得多么甜美啊！古桑伊尊者，多少日子以来没有听到这种话了，请你把你脚上的尘土给我一点吧，尊者！

帕古拉尔　直到现在我们是坚定的，不过现在不能再忍受了。老爷，为什么这么浪费钱呢？你要我们施舍，我们可以施舍，但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骗！

维休　帕古拉尔，你要是发疯，那得救就困难了，闭嘴吧！

金德拉　今世和来世你都失去了，你是怎么个样子，你自己想想吧！你以前不是这样一副脑筋的，这我很了解。反正你们这些人都是染上了南迪妮的毛病了。

古桑伊　不管说什么，老爷，你看看，他们多单纯，肚子里怎么想的，嘴上就说了出来。我们怎么教诲他们呢？该他们教育我们啊！你懂吗？

老爷　为什么不懂？我还懂得了，乱子正在从哪儿发生。他们的担子不得不由我来承担了。看在天神的面上，你到木工住的地区去颂扬大神的名字吧，那里出了点麻烦。

古桑伊　老爷，你说的是哪个地区？

老爷　就在那乙—丙区，乙71号是那儿的工头，戊65号住的左边的那个地区。

古桑伊　老爷，虽然那里还有些动荡，不过近来那里的人醉心于饮酒了，也打算接受经咒了。可是还需要在那里派军队驻扎几个月时间才好，原因是骄傲是最大的敌人，要用军队的压力来抑制骄傲。然后才轮到我们做工作，好吧，现在我走了。

金德拉　尊者，祝福吧，使这些人变得理智吧，不要过分注意他们的过错。

古桑伊　别害怕，孩子，这些人会完全冷静下来的。

[下。

老爷　请你谈谈，丁69号，你的居民区情况怎么样？我的确有点疑心呢！

维休　可能值得疑心。古桑伊把他们说成是化身乌龟，不过经典上面说，化身是可能改变的，乌龟突然成了野猪[24]，原来是龟壳的地方会长出牙齿，执拗会代替冷静。

老爷　不会，绝对不会。好吧，我听到了，也好，我会记着的。

[下。

金德拉　啊，我看到了，老爷是个多好的人，和所有的人都笑着谈话。

维休　不过，亲家，鳄鱼的牙齿开始都是笑着露出来的，然后才咬人。

金德拉　这有什么咬人的问题？

维休　你不知道，他们决定了，从现在起工匠的妻子不能和工匠住在一起了。

金德拉　为什么？

维休　在他们的账本里，我们是作为数字出现的，而在数字里，女人的数字却和算术中的数字不相符合。

金德拉　唉，老天，难道他们的家里就没有女人？她们怎么就能符合呢？

维休　她们也被黄金的美酒迷得头昏脑涨，在昏醉中她们不亚于她们的丈夫，不过我们见不到她们。

金德拉　亲家，你家里不是原来有女人吗？她现在怎么样了？好久没有她的消息。

维休　当我的名字还在密探的高级名单中时，老爷的太太们还经常叫她到她们的大楼里去陪她们玩扑克。但是，当我参加到你们帕古拉尔的一伙中后，也不再邀请她了。因为这种侮辱，可怜的她也就弃我而去了。

金德拉　唉，竟有人犯这种罪过！

维休　作为这种罪过的报应，下一辈子她将作为老爷的太太投生。

金德拉　啊，亲家，你看，你看那边！象轿、驼轿，还有孔雀羽毛的华盖。你看，轿上的缨络在闪光呢，多么威武雄壮的骑士队伍！你看

那长矛，那种闪光像是窃取了太阳的金光似的。

维休　你看，老爷的太太们也正应邀去参加祭旗的仪式呢！

金德拉　啊，多热闹啊，五颜六色的服装多鲜艳啊！她们的脸显得多么姣好。亲家，如果你不放弃你这项工作，你也会和他们一起这样威风地出行吗？而你的女人也……

维休　是，那我们的情况也会是这样。

金德拉　现在你不能参加进去？没有其他途径？

维休　有途径，那就是走进污秽的阴沟。

幕后　疯子大哥！

维休　什么事，疯姑娘？

帕古拉尔　看，南迪妮来叫你了，她一来你就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

金德拉　现在你就不要对自己的维休大哥抱什么希望了。好吧，亲家，你还是告诉我们吧，你是怎么和这儿连在一起的？

维休　是痛苦和痛苦连在一起，金德拉，别无其他。

金德拉　亲家，你为什么这么拐弯抹角地说话啊？

维休　你们不会懂的，啊，是一种比忘记痛苦更大的痛苦。

帕古拉尔　维休大哥，你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要不，我会生气的。

维休　告诉你，请听吧！贪求眼前东西的痛苦，那是牲口的痛苦，而渴望遥远未来的东西的那种痛苦，则是人的痛苦，我对遥远事物的永久痛苦的光通过南迪妮闪现出来了。

金德拉　你的所有这些话我都听不懂。我只懂得一点，那就是你们对某一个女人了解得越少，那个女人对你们就有越大的吸引力。我们是老老实实的农村妇女，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价值。可是不管怎样，还能够把你们引上正路。不过我今天要明确地指出，请你们记住，这个姑娘让你们掉进红夹竹桃花环的圈套中后，将把你们引向毁灭之途。

[金德拉和帕古拉尔下。

[南迪妮上。

南迪妮　疯子大哥，今天早晨，他从远远的道路上，唱着秋天的歌向田野走去，你听到歌声吗？

维休　难道我的早晨也像你的早晨一样，能让我听见歌声吗？我的早晨不过是被扫除的疲乏夜晚所遗留的垃圾。

南迪妮　今天因为高兴，我曾想登上这儿城堡高处的瞭望台，去听他的歌声，分享他的快乐，但是哪儿也没有找到路，所以到你这儿来了。

维休　我却不是瞭望台啊！

南迪妮　你就是我的瞭望台。到了你这里，我登高可以看到外部世界。

维休　听到你说这种话我感到奇怪。

南迪妮　为什么？

维休　自从进入这个夜叉城后，直到现在，我一直感到在生活中失去了我的天空。我觉得，和这里的一些寄人篱下的人一起，我被置于一个石臼之内，碾成了一团，没有一个洞孔和空隙。在这种情况下，你来到这里，注视我的面孔，我马上意识到了，在我的内心里还有一点亮光。

南迪妮　疯子大哥，在这封闭的城堡里，我和你之间还存在着一小片天空，其余的都填得结结实实了。

维休　由于存在着一小片天空，所以我能唱歌给你听。

（唱）啊，驱散我的睡意的姑娘，

为了听我唱歌，你不让我入睡。

啊，唤醒我痛苦的姑娘，

你撞击着我的心，召唤着我。

黑暗已经笼罩大地，

飞鸟已经展翅归巢，

航船已经靠在岸边。

但是在这儿哪有宁静？

我的心得不到安宁，

啊，唤醒我痛苦的姑娘！

南迪妮　疯子大哥，你在说我是唤醒痛苦的人？

维休　你是我那不可渡过的大海彼岸的信使。你来到夜叉城的那天，一股带海水盐味的风就来撞击我内心的大门。

（唱）你不时地只让我的一切事务停顿，

却不让我的悲哀止息。

你抚摩我的心灵，

用甘霖注满我的生命。

带走了幸福后，你避开了，

却经常隐藏在我痛苦的背后。

啊，唤醒我痛苦的姑娘！

南迪妮　疯子大哥，我有话跟你说，你所唱的那种痛苦，以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告诉过我。

维休　为什么？伦金没有……？

南迪尼　没有。他用双手划双桨载我渡过暴风雨的江河，他让我骑在野马上用手抓住野马鬃毛救我出森林。当狮子扑向我的时候，他用箭射中了狮子双眉中间的地方，立刻解除了我的恐惧。就像他跳进那迦伊的河里和波浪嬉戏一样，他也和我那样喧闹不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玩那胜负的游戏，在游戏中他战胜了我。过去你也曾参与了那种游戏，但是后来不知你出于什么考虑，你突然从那种游戏中脱身出来。来的时候好像你还望了我一眼，但我却什么也不懂。后来，有多少日子，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你是到哪里去了呢？告诉我吧！

维休（唱）

月亮啊，在痛苦的大海中，

涌来了眼泪的海潮，

堤岸都已满到边缘，

成了茫茫的一片。

我的船停靠在熟悉的岸边，

在那儿，绳索已经松开，

大风将把它吹到

哪一个陌生的地方？

南迪妮　是谁把你从那一个陌生的地方带到这里，带到这挖坑道的地方？

维休　是一个姑娘，就像一只突然中了箭的飞鸟落到地上那样，她把我扔在了这尘土里，我那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

南迪妮　那她是怎么触动你的呢？

维休　当干渴的人没有得到水的希望时，他很容易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然后他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忘记自己。有一天我从西边的窗子里正在观看云彩中的天堂的时候，她正在观看老爷的大楼上的金顶。她使眼色向我示意说，把我带到那里去吧，我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我骄傲地说：我一定把你带去。我把她带到了老爷的大楼里，那时我也清醒过来了。

南迪妮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把你从这儿带走，我要打碎你的黄金的锁链。

维休　你甚至能够动摇这里的国王，那我怎么能阻挡你呢？好，你说，你不害怕国王吗？

南迪妮　在网幕的外边感到害怕，可我在里面看到了他。

维休　看到什么了？

南迪妮　看到了：他也是一个人，不过很巨大。他的前额像一座七层高楼的大门，他的胳膊好像是一座攻不破的城堡的铁门闩，而且使人感到他是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25] 中走出来的人物。

维休　你在里面还看到了什么？

南迪妮　他的左手上站着一只雄鹰，他把雄鹰放在笼子里的栖木上之后，两眼直注视着我。此后，就像他用手指抚摩雄鹰的脚爪一样，他拉着我的手慢慢抚摩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不害怕我？我说一点儿也不害怕。于是他把他的手放在我散开的头发里，不声不响地闭着眼睛坐了好半天。

维休　你感到怎么样？

南迪妮　我感到很好。我怎么给你说呢？他就像是一株千年的大榕树，而我像一只小鸟。当我落在他那小枝头上轻轻摇曳的时候，那他全

身的每一部分都会很高兴，让他这个孤独者感到高兴，我也会感到高兴的。

维休　他后来又怎么说？

南迪妮　后来他突然站了起来，把他那像枪尖一样锋锐的目光直刺入我的眼里，说：我想知道你。我全身都颤抖了。我说，我有什么可知道的呢？我难道是你的一部典籍？他说所有典籍里所写的，他都知道了，就是不知道我。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激动起来，问我：关于伦金的一切你都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他的。我说：像水中的舵爱空中的帆那样，我的爱就是如此。帆爱风的音响，而舵呢，因水的抖动而苏醒。他像一个很贪婪的孩子那样不声不响地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然后又突然使我吃惊地说：你为他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吗？我说，是，马上可以献出生命。他一听大吼道：决不会。我说：一定会献出的。他问我那有什么好处，我说我也不知道。于是他内心异常激动地说，你走，从我家里滚出去，你别破坏我的工作了，赶快滚吧！我不懂他这是什么意思。

维休　他希望把一切都了解清楚，他要是不能了解某一事物，该事物就使他心烦，于是就生起气来。

南迪妮　疯子大哥，你不可怜他吗？

维休　哪一天造物主可怜他了，他就要死去了。

南迪妮　不，你不知道，他是多么想活下去啊！

维休　他活下去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就可以看到，不知道你能受不受得了。

南迪妮　你看，疯子大哥，你看那阴影，老爷一定是偷听了我们的谈话。

维休　在这里，四面八方都是老爷的阴影，要避开是不可能的。不过，对老爷，你感到怎么样？

南迪妮　我哪儿也没有看见过像他那样没有生命的东西。使人感到就好像是从森林里砍来的藤条，上面既没有叶子，也没有根，里面连一点液汁也没有，干枯得摇摇晃晃像是要落在谁头上似的。

维休　可悲的是他为了统治生命正付出生命。

南迪妮　别说了，他会听到的。

维休　就是你不说话，他也会听到的，而且那还更危险，当我和矿工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说话总提防着老爷，他们也把我当作是无用的废物，对我不屑一顾，也才使我能够活下去，棍棒才没有落到我身

上。但是疯姑娘啊，在你的面前，我的心急着要和你逞强呢，它恨起那种小心翼翼的状态来了。

南迪妮　不，不，不要招惹危险。你看，老爷来了！

[老爷上。

老爷　怎么样，丁69？和所有的人都有感情，对谁也没有什么禁忌，是吧？

维休　那还有什么不是呢？同你不是也曾开始有过感情吗？考虑禁忌才终止的啊！

老爷　你们刚才在谈些什么？

维休　我们刚才正在商量怎么才能从你们的堡垒中逃走。

老爷　你在说什么？好大胆！还竟然胆敢承认下来！

维休　老爷，你心里一切都明白。被关在笼中的鸟啄着笼子的栅栏，可不是出于爱那么做的，承认这一点和不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区别？

老爷　笼子中的鸟啄笼子的栅栏并不是出于爱，这点我知道。但是竟然胆敢公开承认，这我是刚刚才知道的。

南迪妮　老爷，你曾经说过，今天你要把伦金带来，你却没有兑现。

老爷　今天你将看到他。

南迪妮　这我知道，不过为了你给我带来的希望，我祝你胜利，接受我这个茉莉花环吧！

维休　唉，你糟蹋这个花环了，为什么不留给伦金呢？

南迪妮　还给他留了一个。

老爷　怎么会不留呢？不是戴在脖子上的吗？这个花环是胜利花环，用茉莉花编的，是手的礼物，而那郎君花环是用红夹竹编的，是心的礼物。不错，手的礼物尽快处理掉为好，不然就干枯了，心的礼物等待越久，其价值也就越大。

[下。

南迪　妮（走近网幕的窗子）听到了吗？

幕后音　你想说什么，说吧！

南迪妮　你走到窗子旁边来吧！

幕后音　好，我来了。

南迪妮　让我进到里边来吧，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幕后音　你一次又一次干吗这么徒劳地要求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和你在一起的是谁？是伦金的伙伴吗？

维休　不是，国王，我是伦金的另一面，没有光的，我是无月之夜。

幕后音　南迪妮有什么事需要你？南迪妮，他是你的什么人？

南迪妮　他是我的伙伴，他教我唱歌，他教我这么唱：

我要爱，

我要爱，

笛子奏出了这种声音，

海洋和陆地发出了共鸣。

幕后音　他是你的伙伴，现在如果我将他和你分开，那又会怎么样？

南迪妮　国王，你喉咙中发出的调子突然又怎么了？你等一等，难道你就没有任何伙伴吗？

幕后音　我的伙伴？正午的太阳有什么伙伴吗？

南迪妮　好，那就算了。你的手里是什么东西？

幕后音　一只死青蛙。

南迪妮　你要用它干什么？

幕后音　从前有一天，这只青蛙钻进了一个石孔里，它在里面藏匿了三千年。它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一直在向它学习这一秘诀。是怎样才能活下来，我不知道，今天我感到不高兴了，敲碎了石孔，使一直坚持活下来的它得到了解放，这难道不是好消息吗？

南迪妮　在我的周围你那石头的堡垒也将打开。我走了，我要和伦金去见面。

幕后音　我希望看到你们两人在一起。

南迪妮　不过在网幕的后面，透过针孔一样的小点，你是看不见的。

幕后音　让你们在家里坐好后再看。

南迪妮　这是什么意思？

幕后音　我想知道一切。

南迪妮　当你说要知道什么时，我就感到恐惧。

幕后音　为什么？

南迪妮　我想，用心不能得知的东西，只有用生命才能得知的东西，对它你是没有什么好感或同情的。

幕后音　我不敢相信那种东西，我一直感到害怕，怕以后一旦受到它的欺骗。你走吧，别浪费我的时间了。别走，别走，你把你那插在头发中下垂到耳边脸上的红夹竹桃的花束给我吧！

南迪妮　你要它干什么呢？

幕后音　我一看到这花束就感到，它好像是我那血光的灾星，化作红色的花出现在我面前了。有时我真想从你身上将它抢过来，把它撕得粉碎扔掉。可是又一想，如果有一天南迪妮亲手把这种花束插在我的王冠上，那……

南迪妮　那将是什么？

幕后音　那也许我能很容易地死去。

南迪妮　有一个人，他爱红夹竹桃花胜过他的生命。为了纪念他，今天用这种花编成了耳形花束戴上了。

幕后音　那我要忠告你，这既是我的灾星，也同样是那个人的灾星。

南迪妮　哼，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走了！

幕后音　你走到哪里去？

南迪妮　就坐在你的城堡大门口旁边。

幕后音　为什么？

南迪妮　当伦金从那条路走来时，他将会看到我正坐在那里等候着他。

幕后音　如果我把伦金捏碎混在泥土里，那你再也不能认出他来了。

南迪妮　今天你怎么啦？为什么毫无道理地吓唬我？

幕后音　毫无道理地吓唬？你不知道我是可怕的吗？

南迪妮　为什么你突然有了这种情绪？难道你真高兴看到人们害怕你吗？当我们村子里表演罗摩本事剧时，西利耿特扮演罗刹。当他粉墨登场时，孩子们看到他后个个害怕得发抖，但是西利耿特却因此感到很高兴。你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感到怎么样，让我说出真话来吗？你不会生气吗？

幕后音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南迪妮　这里的人靠吓唬人谋生，所以他们把你围在网幕里，把你弄得奇形怪状。而你这样打扮成怪物却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幕后音　你胡说什么，南迪妮？

南迪妮　多少日子以来，一直被你吓唬的那些人，他们总有一天会觉得害怕是耻辱。如果我的伦金在这里，他一定会当面嘲笑你，就是死也不会害怕的。

幕后音　你的冒险精神可不小。至今我所粉碎的一切东西，我真想把你放在那些东西堆成的山的顶尖，让你看到那一切，然后就……

南迪妮　然后就怎么样？

幕后音　然后就想进行我最后的一次破坏，就像我用十个指头捏碎一颗一颗的葡萄，在指头之间流出液汁那样，我用两只手把你……走吧，走吧，赶快从这里滚开吧，快！快！

南迪妮　不，我就站在这儿，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别变得这么令人讨厌，大声嚷嚷了！

幕后音　我真想现在马上显示给你直接的证明，我是多么出奇地残酷无情。难道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从我家里发出的呻吟吗？

南迪妮　我曾听见过，那是什么样的呻吟啊？

幕后音　我要破除造物主的高明的技巧，我希望夺取在宇宙深处所隐藏的一切，那呻吟就是那种被粉碎生命的哭泣。要从树里取火，就得烧掉那棵树。南迪妮，你的里面也有火，五颜六色的火，总有一天我要

烧掉你的那种火，在此之前是得不到解脱的。

南迪妮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

幕后音　我要么是取得，要么是毁掉。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对它我是不会怜惜的，把它破坏掉也是一种不错的取得。

南迪妮　这是什么？你为什么握紧拳头伸出手来？

幕后音　好吧，我缩回我的拳头！你走吧，就像母鸽看到鹰的影子那样逃走吧，快快滚开！

南迪妮　好吧，我走了，现在不惹你生气了！

幕后音　你听一下，别走，南迪妮！

南迪妮　你要说什么，说吧！

幕后音　在你的前面，你的脸上生命在嬉戏；而在你的后面，下垂的黑发却像无声的死亡的瀑布。那天，我的两手伸进你的乌黑头发里，得到了死亡的宁静。我从来没有尝到过这样的死亡的甜蜜，我真想把脸埋藏在你那乌黑头发的辫子中沉沉地睡去。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疲倦。

南迪妮　你从来不睡觉吗？

幕后音　我害怕睡觉。

南迪妮　那好，我把歌唱完，你听吧！

我要爱，

我要爱，

笛子奏出了这种声音，

海洋和陆地发出共鸣。

在遥远的天际，谁的内心，

那声调中响起了痛苦的心声？

在天的尽头，谁的美丽的双眼中，

眼泪像泉水似的涌流？

幕后音　别唱了，别唱了，停下来吧，你别唱了！

南迪　妮（继续唱）

就在那种声调中，海岸边，

海的堤岸已经打开，

内心深处的痛苦涌现。

就在那种声调中，无缘无故地

被遗忘了的歌者，在内心弹着

被遗忘了的悲泣的琴弦。

疯子大哥，国王抛下死青蛙逃走了，他害怕听人唱歌。

维休　他的胸膛里，一只衰老的青蛙避开任何声音待在那里，一听到歌声它就想死，所以国王才害怕。疯姑娘，我看到今天你的面孔上有一种光泽，你内心萌发了什么不安的情绪呢？不告诉我吗？

南迪妮　我内心接到一个信息，伦金今天一定会来。

维休　这确切的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

南迪妮　那我告诉你吧，请你听。在我的窗前，在一棵石榴树的枝头上，每天都有一只金丝雀飞来落在那里。每天一到傍晚，我朝北极星顶礼后就说：如果我的家里落下了金丝雀翅膀上的羽毛，那我便会理解为今天我的伦金就会来到。今天早上我一起来就看到，北风把一根羽毛吹落在我的床上了，你看，羽毛就在我的胸脯的内衣里。

维休　那好，正因为如此，该用番红花汁点上吉祥点。

南迪妮　见面的时候我还会把这片羽毛插在他的头巾上。

维休　人们说，金丝雀的羽毛是胜利的吉祥象征。

南迪妮　伦金的胜利进军是从我内心开始的。

维休　疯姑娘，现在你让我回去干活吧！

南迪妮　不，今天我不让你去干活！

维休　那你说我干什么呢？

南迪妮　唱歌。

维休　唱什么歌？

南迪妮　唱等待的歌。

维休（唱）

我以为几个世纪以来需要我的人，

他自那时起就坐在路上将我等待。

啊，当我瞥见他一眼，

为什么不时地回忆起那甜蜜的夜晚。

他自那时起就坐在路上将我等待，

在月圆之夜的音乐中，他选择了月光，

一个暗示，夜晚的黑色面纱就会揭开。

在月光下，在那洁白的夜晚相会，

网幕很快会移走，一点儿也不会拖延，

他自那时起就坐在路上将我等待。

南迪妮　疯子大哥，当你唱歌时就使我感到，你原来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很多东西，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能给你。

维休　我会将你那“一点也没有”作为吉祥痣涂在我的前额后走自己的路，用一点点代价我不会出卖自己。好吧，现在你到哪里去呢？

南迪妮　我会到伦金来的大路的路旁去，我会坐在那里仍然听你的歌。

[两人下。

[老爷和头人上。

老爷　不，决不能让伦金来到这个居民区里！

头人　为了使他离得远远的，我曾经带他到霹雳堡的地道里去干活。

老爷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头人　怎么也没有能制服他。他说，他没有服从命令干活的习惯。

老爷　就在那时让他弄成习惯有什么要紧？

头人　曾做过很大的努力。大头人还叫来了警官，但是他对什么也不感到害怕。还没有从嘴里说出管理的话，他就哈哈大笑起来。问他，

他就说：严肃是蠢才的遮羞布，我早就想撕掉扔在一边了。

老爷　为什么没有让他和坑道里的工人冲突起来？

头人　试过。我们曾想，作为工人会便于受到控制，可是正好相反，工人们倒是失去控制了。我们进行了煽动，他却说，今天我们要跳挖掘舞。

老爷　挖掘舞？是什么意思？

头人　伦金开始唱歌。工人们说，从哪儿拿手鼓来呢？他说，没有小鼓算了，镐却有的是。于是按节拍敲打镐，一片混乱。大头人走到那里，亲自对他们说，这是什么方式，哪有这样干活的？伦金说，干活的束缚解除了，现在不需要喘气了，跳着舞一切都会自动进行的。

老爷　看来是个疯子！

头人　就是疯子。我说举镐干活吧！他说，如果拿来六弦琴，活会出得更多。

老爷　你们不是把他带到霹雳堡去了吗？那他为什么从那里到财神堡去了？

头人　老爷，谁知道。毕竟用门闩栓好了的，可是不久去看，他还是照旧。没有东西能够约束住他，而且他不时地改变服装，改变面貌，看到以后，真令人吃惊，如果他在这里待几天，那工人就控制不住了。

老爷　啊，那不是伦金在前面走吗？还一边唱着歌，拿着破旧的六弦琴，看他是多么大胆，也不屑于躲避一下。

头人　你看，他是什么时候从监管中出来的，也不知道。他大约知道魔法。

老爷　走，去把他立即抓住。还要注意，决不能让他和这个居民区的南迪妮见面。

头人　眼看着跟他的人越来越多，说不定有一天他甚至会开始指挥我们。

[小老爷上。

老爷　到哪儿去？

小老爷　去抓伦金。

老爷　你为什么去呢？二老爷在哪里？

小老爷　看到伦金后他陷入迷魂阵了。他不愿用手接触伦金的身体。

老爷　你注意，没有必要去捆绑他，把他送到国王的王宫里去吧！

小老爷　他不准备听国王的话。

老爷　给他说，国王已经把他的南迪妮收为奴仆了。

小老爷　但是，如果国王……

老爷　你没有必要去考虑，走吧，我也亲自去。

[都下。

[教师和考古学家上。

考古学家　里面发生了什么毁灭事件？你说，多么可怕的声音！

教师　国王也许在生自己的气，所以他在破坏自己亲手做的一切东西。

考古学家　使人感到好像巨大的柱子在倒塌。

教师　你在前面所看到的一座山，山下有一大湖。辛克尼河的河水注入湖里。有一天湖的左方的石塔坍塌了，湖中的积水就像疯子一样狂笑着奔流而出。这几天看到国王以后使人感到，他那蓄水的湖的石头承受到了压力，它的底部已被磨损，变得脆弱了。

考古学家　你从哪儿把我带到这里？为什么带到这里来呢？

教师　世界上所有要知道的东西，国王知道以后就想占有它。他把我研究物质的学问破坏无余了，现在他不时地生起气来，说：你的学问是在墙上打洞破坏一堵墙，然后又去发现了另一堵墙。而作为生命的人的居室又在哪里呢？因此我想，今后让他有几天的时间陷入往世书的神话故事里才好。我的行囊已一无所有了。现在让他去占有历史吧！你现在看前面，你知道前面走的是谁吗？

考古学家　是谁？那个穿浅绿色纱丽的姑娘？

教师　对，正是她，那个我们的南迪妮，她将大地所有生命的欢愉都装进自己的身子在一步步走呢。在这夜叉城里，有老爷，有头人，有金矿的工人，还有我们这种研究学问的人，有警官，有刽子手，有抬尸体的人，所有的人中都有一种协调。不过，现在完全没有协调，到处都是市场的喧闹，好像定了调子的四弦琴。曾经有一天，她离去时的风刮破了我那研究物质的网。后来，我那注意力像野鸟一样嗖的一声就从中飞走了。

考古学家　你说的是些什么啊！你那结实的骨头也是这样彼此不协调吗？

教师　实际上，心的引诱比起求知的引诱更甚。要抑制住逃学的顽固性是很困难的。

考古学家　现在你告诉我，什么地方能够见到你们的国王？

教师　见面是困难的，只能在那网幕的外边和他谈话。

考古学家　只能在网幕的外边？

教师　那当然。不过也不像是和戴着面纱的女人有风趣的交谈，而是标准的会谈。他的牧人的牛栏里的奶牛也许不产牛奶，直接产奶油。

考古学家　排除多余的成分，吸取实质的成分，正是学问家的本色。

教师　不过造物主却不是这么干的，造物主为了培植非真实的东西而创造了真实的东西。他尊重果核，但却爱果肉。

考古学家　最近我发现你的科学正朝着穿浅绿色的人飞奔而去。不过，老师，你是怎么忍受你那个国王的？

教师　我对你实说吗？我爱他。

考古学家　啊！

教师　你不知道他是这样伟大，连他的错误也摧垮不了他。

[老爷上。

老爷　请你说说，研究物质的学问家，你不是经过一再选择，把他带来了吗？我们的国王一听到他研究的学问突然就生气了。

教师　那为什么？

老爷　国王说，世界上就根本没有叫作历史传说的东西，只有现时代的不断前进。

考古学家　如果没有历史传说，那怎么能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如果没有后面，那前面能存在吗？

老爷　国王说，伟大的时间在前面照耀着新时代不断前进，而学者们却抹杀这一事实，他们说伟大的时间背负着古老的过去前进。

教师　国王在南迪妮的蓬勃青春的幻影里突然看到了新的金鹿[26]，

但是他未能捉住它，所以他把他的全部愤怒发泄到了物质的研究上。

[南迪妮匆匆上。

南迪妮　老爷，老爷，你看，你看，那是什么？他们是些什么人？

老爷　南迪妮，你送给我的茉莉花环我将在深夜里戴上它。当在黑暗中我的外出模模糊糊的时候，也许你的花环在我的脖子上能够大放光彩。

南迪妮　你看，请睁开眼睛看一看，那儿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呀！也许是地狱的大门打开了，和卫兵们一起走的是些什么人呢？你看，是从国王宫殿的后门走出来的呢，他们是些什么人？

老爷　我们把他们叫作“国王吃剩的东西”。

南迪妮　这是什么意思？

老爷　总有一天你也会明白是什么意思的，今天就算了吧！

南迪妮　但是你看一看他们的面孔吧，他们还是人吗？难道他们还剩下骨头、肌肉或生命吗？

老爷　可能没有剩下。

南迪妮　过去是不是曾经有过？

老爷　也许有过。

南迪妮　那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老爷　老师，如果你能向她解释，就解释一下吧，我要走了。

[下。

南迪妮　这是什么？在那阴影中还出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呢！对，对，那两个一定是阿奴巴和乌伯帕尤。老师，这两兄弟是我们邻村的居民，他们两人有一副高大魁梧而又匀称的身材，而且还有力气。大家都称他们为棕榈树，在夏季的划船比赛中两人一直夺魁。唉，今天是谁把他们搞成这一副样子？啊，还有谢格鲁，在比剑中是他脖子上首先戴上了胜利的花环。（大声呼喊）阿奴巴，谢格鲁，你们看看这里，我是你们的南迪妮，伊夏尼村的南迪妮，怎么没有抬头看一眼呢？老师，可怜他们的头永远低下去了。啊，还有耿谷，唉，这个孩子也像一截甘蔗一样被吸尽了汁液扔到一边了。可怜多么腼腆的孩子，每当我去码头取水的时候，他就坐在码头旁的斜坡上，我故意戏弄他，使他够受的。啊，耿谷，看这边，抬起你的眼睛望一望这里吧。唉，唉，我的一个暗示就能使其血液奔流，今天他听了我的呼唤后连理也不理。完了，完了，一

切都完了，我们村子里的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老师，铁已被腐蚀了，只剩下铁锈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教师　南迪妮，今天你的目光落到的地方，都是灰烬。你也向火焰看一眼吧，你将会看到，火舌是多么闪闪发亮！

南迪妮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教师　你不是看见过国王吗？听说看到他的形象后，你的心着迷了？

南迪妮　为什么不着迷呢？他的面孔是一副有着出奇力量的面孔。

教师　他那出奇力量是积累的钱财，而那可怕的景象都是他开支的项目。小人物燃烧成为灰烬，而他变得巨大，继续燃烧，像火焰那样闪闪发亮，这就是变得巨大的实质。

南迪妮　这是罗刹的实质。

教师　对实质表示愤慨是没有用的，它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它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反对它就是反对存在。

南迪妮　如果这就是人类存在的道路，那我就不希望这样的存在，我要跟那些已成阴影的一起走，你给我指出道路吧！

教师　指出道路的日子就会到来，那时就会指出道路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道路这种不幸的东西。你看，考古学家早就慢慢地溜走了，他以为能够逃掉，挽救自己。但是逃不多远他就会明白，大网的包围已经从这里通过无数的柱桿捆扎得结结实实延伸几百里远。南迪妮，你在生气吧？今天你脸颊上的红夹竹桃的花束，显得好像是毁灭的黄昏那样昏暗。

南迪　妮（推着网幕的格子）听吧，请听一下吧！

教师　你在叫谁呢？

南迪妮　叫你们那被网幕覆盖的国王。

教师　里边的门已经关上了，他听不见你的叫唤了。

南迪妮　维休疯子，疯子大哥！

教师　你为什么叫他呢？

南迪妮　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有点害怕。

教师　刚才还看到他和你在一起的。

南迪妮　老爷说，为了识别伦金，要把维休叫去，我想跟他一起去，但没有得到允许。啊，这是谁在呻吟？

教师　也许是那个大力士。

南迪妮　那大力士是谁？

教师　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格纠，他的弟弟帕金很自傲地来和国王比赛摔跤，后来连他身上三角裤的一根纱也看不见了。一气之下，格纠来挑战了。我一开始就对他说，如果想在这个王国里挖坑道，采黄金，那就来吧，再苦也还能活一些日子。如果要表现英雄气概的话，那一刻儿站住脚也是困难的。这里是很严酷的地方。

南迪妮　日日夜夜守候着捉人的罗网，他们这样做生活得幸福吗？

教师　其中幸福是根本没有的，只有生存。他们的生存已经发展到了这样可怕的程度，如果不让千千万万的人来负担这个重负，他们是负担不了的。因此，罗网越来越扩展了，那些要生存的人，他们得生存下去。

南迪妮　要生存，就能生存下去吗？如果要像人一样生存不得不去死，那又有什么过错呢？

教师　你又生气了，还是那红夹竹桃的促使。话是很美妙的，但是事实总是事实。“为了生存可以死”，如果说这种话感到幸福，那就说吧！但是生存的人是那些说“为了生存可以要人死”的人。你们反对，说这样有损于人道，但是你在愤怒中忘记了，这就是人道。老虎不是吃老虎长大，只有人吃人之后才发展自己。

[大力士上。

南迪妮　啊，你看，可怜他是如何摇摇晃晃地走来呀！大力士，你躺在这儿吧。老师，你看，看他是哪儿受伤了？

教师　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到伤痕的。

大力士　仁慈的大神啊，在我的一生中，让我再得到一次力量吧，仅仅一天就行！

教师　老兄，为什么？

大力士　只为了扭断那位老爷的脖子。

教师　老爷把你的什么事情搞糟了？

大力士　什么没有搞糟呢？一切都是他的所作所为，我是不想比武的，今天他到处宣扬是我的过错。

教师　为什么？其中他有什么私利呢？

大力士　他们要使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力量，然后才会无忧无虑。仁慈的大神啊，给我力量吧，使我在某一天能够挖出他的两只眼睛，能够拔出他的舌头。

南迪妮　大力士，现在你自己感到怎么样？

大力士　我感到我的内部全都空了。这些人是罗刹，他们知道魔法，他们不仅吸干了我的力量，而且把我内部的信念也吸走了。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啊，大神，如果一次，仅仅一次……由于你的仁慈，还有什么不能的呢？如果有一次我能用我的牙齿咬住老爷的胸膛！……

南迪妮　老师，把他扶起来吧！我们两人一起把他送回家吧！

教师　南迪妮，我没有胆量。根据这里的惯例，我们那是犯罪。

南迪妮　让一个人死去难道不是犯罪？

教师　凡是没有人给以惩罚的犯罪，它可能是罪过，但不算是犯罪。南迪妮，你完全摆脱所有这一切事务吧！树用自己强有力的根作舌头，吸收地下的汁液，在它开展掠夺和盘剥的地方，却不开花。开花却开在树上的枝头，朝着天空。红夹竹桃啊，你懂了吗？在我们这里地下正在进行着一些什么，你就别去打听了，你在上面的空气中打你的秋千吧，我们只热心看你的这种举动。看，老爷来了，我走了，他是不能忍受我和你谈话的。

南迪妮　他为什么生我这么大的气呢？

教师　根据推测我可以说，你在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拨动他的心弦，声调越不协调，就越生硬刺耳。

[下。

[老爷上。

南迪妮　老爷！

老爷　南迪妮，古桑伊先生的眼睛在我的家里看到了那茉莉花环……你看，他自己就已经来了。师尊，向你敬礼，花环是南迪妮给我的。

[古桑伊上。

古桑伊　哈哈！洁白心灵的礼物，大神的洁白的茉莉花，就是落到好色的凡夫俗子的手里，它的洁白也不会被玷污。从中可以看出圣洁的

力量和罪人得到拯救的希望。

南迪妮　古桑伊先生，请你安排一下吧，这个可怜的人快要死了，他又还能活多久啊！

古桑伊　从所有各方面考虑的结果，我们的老爷需要他活多久，就一定会让他活多久。但是，我的孩子，从你的口里谈论这一切听起来刺耳，我们是不感兴趣的。

南迪妮　在这个王国里，一个人活的限度大约都规定好了？

古桑伊　那为什么不规定好呢？这尘世的生活本来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得不据此按数进行分配。大神给我们这一阶层的人肩上加上了难以承受的责任，为了承担这个责任，生命的精华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我们。他们少活些日子也过得去了，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减轻他们的担子。对他们来说，难道这不是大的救援吗？

南迪妮　古桑伊先生，大神在你们身上加上了哪些人的什么成分的沉重负担呢？

古桑伊　对那些生命没有限度的人来说，给他们分配时谁和谁也没有你争我夺的必要。我们这些传道的人就是来给那些人指明道路的。如果他们对此满意的话，我们就是他们的朋友。

南迪妮　那这个人是不是带着自己有限的生命就这样半死不活地一直躺下去呢？

古桑伊　为什么一直躺下去？是不是，老爷？

老爷　当然，我们为什么让他一直躺下去呢？从现在起，他没有必要靠自己的力气走路了，我们有力气让他走路。喂，是不是，格纠？

大力士　什么事，主人？

古桑伊　大神真是无限伟大，你看到了吧，他的嗓子多么快就变得这么甜润了！现在也许还能吸收他参加歌颂圣名的队伍呢！

老爷　去，到“壬癸”区的头人家里去，那里为你安排好了。

南迪妮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能走到那里去呢？

老爷　南迪妮，你可要注意，驱使人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知道，即便一个人来到这里后俯身倒下去了，狠狠地推他一把，他还是能够走一段路的，走吧，格纠！

大力士　遵命！

南迪妮　大力士，我也走到头人的家里去，在那儿没有人会照顾你。

大力士　不，不，你留在这里吧，老爷会生气的！

南迪妮　我不怕老爷生气！

大力士　我怕啊，大姐，求求你，请不要加剧我的危险了。

[下。

南迪妮　老爷，你别走，告诉我，你把我的维休疯子带到哪里去了？

老爷　带走他，我算老几？！风把云给带走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错误，那你得去了解，是谁把风推动的吧！

南迪妮　这是一个多么要命的国家，先生！你难道不是人吗？被你们驱使的，他们也不是人吗？你们是风？他们是云？古桑伊先生，你一定知道我的维休疯子在哪里。

古桑伊　我肯定知道。不过一个人不管在哪儿，都有好处。

南迪妮　那对谁有好处呢？

古桑伊　这你是不会明白的，不过别管了，算了吧！这不是我的念珠吗，看，都已经断了。啊，老爷，你们把这个姑娘……

老爷　不知道这个姑娘是怎样钻进到我们这儿的法律空隙里来了，我们的国王亲自……

古桑伊　啊，看来她连我那印满神名的衣服都会撕破的，真是灾难，我这就走了。

[下。

南迪妮　老爷，你可得告诉我，你把我那维休疯子藏到哪里了？

老爷　他已经被传到法庭里去了，我不能告诉你比这更多的了。算了吧，我还有事！

南迪妮　我是妇女，是不是因此你就不怕我？因陀罗神[27]通过闪电发出自己的霹雳，我把那种霹雳带来了，它将把你统治的金庙击得粉碎。

老爷　要我把真话对你说？把维休投入危险境地的正是你。

南迪妮　是我！

老爷　对，是你。直到现在可怜的他一声不响地像爬虫一样在地下挖洞，是你给了他死亡的翅膀，教会了他飞，懂了吗？因陀罗神之火啊，你还会把更多的人拖向毁灭的极限，然后在你和我之间做出最后的决定，现在这个日子不会太远了。

南迪妮　唯愿如此，但是你还得告诉我，你允许我会见伦金吗？

老爷　不，决不！

南迪妮　决不？那好，我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我一定要和他见面，而且就在今天，一定要见面。我也要看，你如何阻挡！（老爷下）（撞击着网幕的格子）听到了吧，国王，你听一听，你的法庭在哪里？我今天要打破你网幕的大门。那是谁？吉肖尔，吉肖尔，你告诉我，你知道不知道维休在哪里？

[吉肖尔上。

吉肖尔　是，我知道，南迪妮，现在你马上就会看见他了，你让你的心情静下来吧！不知道卫兵队长见到你的面孔后，为何对我产生了怜悯。他同意按我的要求将维休从这条道路带走。

南迪妮　卫兵队长？那难道……

吉肖尔　是，你看，他来了。

南迪妮　那是什么？手上有手铐，疯子大哥，这些人把你这样带到哪里去呢？

[卫兵带维休上。

维休　不要害怕，疯姑娘，经过了多少日子，今天我解放了。

南迪妮　你在说什么啊，我一点儿也不懂。

维休　当过去不得不小心翼翼谨慎行动时，可以显得自由，但是比那自由更重要的也许是限制。

南迪妮　你是犯了什么罪，他们才把你抓起来的呢？

维休　经过了许多日子，今天说了真话。

南迪妮　这又有什么过错呢？

维休　没有过错。

南迪妮　那为什么把你逮捕起来？

维休　这又有什么要紧？实际上我获得了解放，这个束缚是我获得解放的真实证明。

南迪妮　这些人把你像牲口一样铐起来押着走，他们自己也不感到可耻。唉，他们也是人啊！

维休　他们内心有一头巨大的牲口盘踞着，受到人的侮辱他们的头不会低下来，而内心牲口的尾巴却会高兴地摇摆。

南迪妮　啊，他们还打了你？这是什么伤痕？

维休　他们用鞭子抽我，那鞭子是他们用来打狗的。他们做鞭子所用的绳子，同样也用来穿古桑伊他们的念珠。当他们以大神的名义数念珠的时候，他们会忘记这件事的，但是大神明白一切。

南迪妮　让他们把我也像你一样捆着和你一起带走。我的大哥，如果我不能分担一部分你受的拷打，那我从今天起就会吃不下饭了。

吉肖尔　维休大哥，如果我想办法给他们说，他们一定会允许我换你的。这样他们就带我走了，大哥允许我这样做吧！

维休　吉肖尔，你这是发疯吗！

吉肖尔　处罚我，我不会难过，我还年轻，我会高高兴兴地忍受这一切的。

南迪妮　不，吉肖尔，不要这么说！

吉肖尔　南迪妮，今天我没有去上工，这他们肯定知道。他们在我身后已经安置了猎狗。如果我替代了维休大哥，我就可以逃脱他们对我的侮辱了。

维休　不，吉肖尔，这样自投罗网不顶用。你现在需要做一件危险的事。伦金到这里来了，不管怎样，要把他救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吉肖尔　南迪妮，那我就向你告辞了，和伦金见面时给你传什么话呢，你告诉我吧！

南迪妮　不要传什么话，替我把这一束红夹竹桃给他吧。这样他一切都会明白的。

[吉肖尔下。

维休　现在你就要和伦金见面了。

南迪妮　会面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空着手和你告别。而吉肖尔这个孩子，我又能给他什么呢？

维休　你给他内心点燃的火，照亮了他内部的一切宝藏，还要什么呢？记得吗，他要把金丝雀的羽毛插在伦金的头巾中？

南迪妮　你看，还在我胸前呢！

维休　疯姑娘，你在听收割的歌吗？

南迪妮　我在听呢，不过我的心灵在哭泣。

维休　田野中的游戏已经结束了。田地的主人正把成熟的谷物运回家里。走吧，卫兵，不要拖延了！

（唱）兄弟啊，这是收获季节最后的作物，

割吧，啊，快把稻穗收集起来。

遗留下的不要了，把它丢弃，

让它在泥土中化作泥土。

[都下。

[医生和老爷上。

医生　看到了吧，国王在生自己的气，这不是外表的毛病，而是内心的毛病。

老爷　有什么办法医治呢？

医生　应该狠狠地经受一次打击。要么和另外某一个国家开战，要么老百姓开始进行骚乱，这是唯一的医治办法。

医生　也就是说如果不让他损害别人，那他就伤害自己。

医生　他是大人物，也是大孩子，他经常做游戏，一种游戏如果玩腻之后，不及时指出另一种游戏的话，那他就动手破坏自己的玩具。但是，老爷，准备好，现在还不太晚。

老爷　看到征兆之后我早就做了准备了。但是，唉，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我们的夜叉城富足得说也说不完，繁荣昌盛达到空前程度的时候，却……好吧，你走吧，让我好好想一想。

[医生下。

[一个头人上。

头人　老爷，是你传呼我来的吗？我是“戊”居民区的头人。

老爷　你就是321号吗？

头人　主人真有惊人的记忆力，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都没有忘记。

老爷　我的太太从老家回来，要到你们居民区换拉车的牲口，你尽快地把她送到这里来。

头人　我们区的奶牛、水牛都在遭瘟死亡，主人，没有拉车的小牛。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把矿上的工人套上车。

老爷　送到哪儿知道吗？是在有花园的那栋房子里，今天在那儿有老爷们的宴会。

头人　遵命，不过我有一个请求，请大人注意。就是那个丁69号，人们把他称作维休疯子的人，应该尽快地改掉他的疯狂性。

老爷　为什么？有什么事？是欺负了你们吗？

头人　说来没有关系，不过那副德行样子……

老爷　没有什么关系，别着急，懂得吗？

头人　懂得了。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甲47号，他和丁69号勾结得太紧了。

老爷　我注意到了。

头人　大人的注意是可靠的。不过各个方面不得不小心点，可别出现差错。请看，还有一个我们的95号，从村子里的辈分来说是我的姑表丈人，他甚至准备用自己的肋骨给大人的清扫夫做鞋子穿。看到他的忠心耿耿，他的老婆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但是至今他还从来……

老爷　他的名字已经在总名册上登记了。

头人　那好，可怜的他长久以来的服务有了成效了。这个消息还得很小心地告诉他，他不是患有羊痫风吗？听了后要是……

老爷　好，行了，你快去吧！

头人　还有一个人的事要说一说。这个人虽然是我的舅子，但是自从他妈死后，就是我的妻子把他抚养成人。可是还没有侍侯主人……

老爷　他的事明天再说，你赶快去吧！

头人　二老爷要来了，请你为我跟他说一说。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我想，老爷，当丁69号和老爷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

老爷　没有，没有，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名字。

头人　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凡是有名的人物，不提他的名字就是扼杀他。采取各种手法暗示，在背后诽谤人是使人反感的。我们的那33号就有这种毛病，他没有其他什么事，成天就在主人的耳朵里说别人的坏话。人们都害怕，不知什么时候给谁编出什么来，这是没有一个准的。而他自己的情况呢，那……

老爷　今天没有时间了，你赶快去吧！

头人　那好，我向你行礼告别了，我这就走。（又走回来）还忘一件事。我们那居民区的88号，一年多以前月工资三十卢比雇的，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包括外快在内他已挣了一千到一千五百卢比了。老爷们的心肠好，就像天神一样，一听到空洞的歌颂就高兴了。一看到有人表面上伏地顶礼就……

老爷　今天没有时间了，你赶快走吧！

头人　我也是以慈悲为本的，我不是说要打掉他的饭碗。但是，安排他在库房里到底恰不恰当，请老爷想一想看。我们的维湿奴德特知道他的一切，把他叫来……

老爷　我今天就要叫他来的，你走吧！

头人　老爷，我的第二个儿子已经长得有才干了，曾经来向大人请安，等了三天回去了，没有能见到大人，他心里很不好受。我那儿媳妇还亲手给大人做了杧果酱菜和……

老爷　那好，后天叫他来吧，我会见他的。

[头人下。

[二老爷上。

二老爷　乐师和舞女我都把他们打发到花园里去以后才来的。

老爷　把伦金怎么处理了？

二老爷　这些事情我都办不来，小老爷亲自承担了这项任务，到现在也许已经把他……

老爷　难道国王……

二老爷　国王一定不清楚，也许知道一点，不过，这样把国王蒙在鼓里，我认为不大妥当。

老爷　就是为了对国王负责，根据需要才把他蒙在鼓里的。这件事的责任由我来承担。不过，这一次对那位姑娘要尽快……

二老爷　别，别，这些事请别对我说。既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那位头人，而他又是能干的人，他是不会害怕干任何肮脏的事的。

老爷　古桑伊知道伦金的事吗？

二老爷　估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不想都了解清楚。

老爷　为什么？

二老爷　因为他害怕万一堵住了他说“我不清楚”的路。

老爷　就是堵住了，又有什么？

二老爷　老爷，你还不懂得？我们只有一副面孔，就是老爷的面孔。但是他一方面又是婆罗门，另一方面又是老爷。他那印有圣名的外衣一揭开就都暴露了。所以，他不得不隐避地履行作为老爷的职责，这样在他歌颂大神的圣名时，内心才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老爷　放弃歌颂圣名又有什么呢？

二老爷　不管血液里是什么，但他从内心里来说，还有些畏惧宗教，所以公开地歌颂大神的圣名，而不公开地表现老爷气质，这样他才感到舒服。有他在，就使我们的神舒服一点，污点得以掩盖，要不，面目就会很难看。

老爷　不过就我看来，你的血液和作为老爷气质的血液也是不协调的。

二老爷　一旦血液干枯了，就再也不存在任何恐惧了。现在还是有希望的，不过到今天我也仍然不能忍受你的那个321号，用火钳远远地去接触一个人都感到恶心时，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称为朋友，不得不和他拥抱，那即使到某一圣地的圣水中洗了澡，也打心底里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恢复了圣洁。你看，那边南迪妮走来了！

老爷　现在走吧，离开这里吧！

二老爷　为什么，有什么可怕的？

老爷　我不能相信你，我知道南迪妮已经迷住了你的眼睛。

二老爷　老爷不过你不知道，红夹竹桃的颜色和你职责的色彩也多

多少少混在一起了，所以红色才变得这么可怕。

老爷　那也可能，心中的事连心也不知道。和我一起走吧！

[俩人下。

[南迪妮上。

南迪妮　眼看着绯红的云彩使得今天的黄昏也鲜艳起来了，这就是我团圆的色彩吗？我的发缝中间的朱砂好像扩散到整个天空了。（用手拍打着网幕的窗格子）听着，听着，听着，只要你不听一听，那我日日夜夜就在这儿不走了。

[古桑伊上。

古桑伊　你是在唤谁啊？

南迪妮　我唤你们那条躲着吞食人的大蟒蛇。

古桑伊　天哪，天哪，当大神要消灭小人物的时候，他就让他们不自量力地夸下海口。你看，南迪妮，请你确信，我希望你幸福。

南迪妮　这样我不会幸福。

古桑伊　到我的庙里来吧，我歌颂大神的圣名给你听。

南迪妮　只有名字我能干什么呢？

古桑伊　心里会得到平静。

南迪妮　如果得到平静，那我就是可鄙的，可鄙。我要在这个门口一直静坐下去。

古桑伊　比起天神来，你更相信人？

南迪妮　你的神就是那持旗杆的神，他什么时候也不会变温和的。不过，那个隐藏在网幕后面的人难道永远会在网幕中吗？去，去，你去吧，你的职业就是把人的生命肢解之后用颂神的方法哄骗他们罢了。

[古桑伊下。

[帕古拉尔和金德拉上。

帕古拉尔　维休是和你一起来的，现在他在哪里？老实告诉我们吧！

南迪妮　他被人抓走了。

金德拉　你这女妖精，是你让人把他抓走的，你是他们的密探。

南迪妮　唉，唉，你的嘴里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呢？

金德拉　要不你是干什么的？就是你，到处笼络所有的人。

帕古拉尔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怀疑其他的人。可是我还一直相信你，我打心底里对你……算了，不说它了。但是今天我的心里却有另外的想法。

南迪妮　那是可能的。也许因为他和我生活在一起，而陷入了困境。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是好好的，他自己也曾这样说过。

金德拉　那你为什么把他弄走，你这个害人精！

南迪妮　他曾经说过，他希望解放。

金德拉　你给了他好一个解放！

南迪妮　我对他的所有的话并不都理解，金德拉。他为什么对我说，陷入到危险的最深处就是解放？帕古拉尔，一个想从“安全的摧残”中得到解放的人，我怎么能救他呢？

金德拉　这一切我不懂，如果你不能把他弄回来，那你只有死。看到你的美貌我是不会受迷惑的。

帕古拉尔　金德拉，说这样一些无意义的废话有什么好处？走，我们到工人师傅的居住区把人组织起来，今天我们去打破监狱的大门。

南迪妮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帕古拉尔　你干吗去呢？

金德拉　算了，算了，你破坏够多了！你这骗子，害人精！

[戈古尔上。

戈古尔　首先要把这个女妖精活活烧死！

金德拉　烧死她？不，那算什么惩罚？先把她那用来毁灭所有人的面貌毁坏吧。就像用铲子铲草一样，把她的容貌铲掉。

戈古尔　这我能干。只要让我把这铲子挥舞一次……

帕古拉尔　小心点，如果有人碰了她，那……

戈古尔　帕古拉尔，你别作声。他是胆小鬼。他怕我，所以想害

我。我不怕，他能干什么呢？你动手吧，你这胆小鬼。

戈古尔　帕古拉尔，现在你还没有清醒过来呀！你只把老爷当成你的仇人，那是你的事。但是我尊敬那容易辨别的仇人，而对你的这位甜言蜜语的美人……

南迪妮　你尊敬老爷，就像脚底板尊敬泥土。一个奴隶还能尊敬人吗？

帕古拉尔　戈古尔，现在你表现勇气的时候到了，但是不是表现在对这个姑娘身上。走，和我们一起走吧！

[帕古拉尔、金德拉、戈古尔下。

[一群人上。

南迪妮　你们到哪里去啊？

一个人　我们去送祭旗的祭品。

南迪妮　你们在什么地方见过伦金吗？

另一个人　四五天以前曾见过他一次，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你问那些人吧，他们也许能告诉你。

南迪妮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第三个人　花园里今天有老爷们的宴会，这些人是给老爷们送酒去的。

[众人下。

[另一群人上。

南迪妮　戴红帽子的人啊，请告诉我，你们见到过伦金吗？

一个人　有一天夜里，我们见他在辛普头人的家里。

南迪妮　他现在在哪里？

另一个人　问问那些为老爷们太太们的宴会运送菜肴的人，他们经常听到一些我们不能听到的话。

[众人下。

[第三群人上。

南迪妮　请听我说，那些人把伦金藏到哪儿了，你们知道吗？

一个人　别出声，别出声！

南迪妮　你们一定知道，你们得告诉我。

另一个人　我们听进耳朵的，不能用嘴说出来，因此我们才得以待下来，你问那些带武器走过来的人吧！

[众人下。

[第四群人上。

南迪妮　请听我说，请你们停一停，告诉我，伦金在哪里？

一个人　请听，我告诉你。吉庆的时候到了，为了祭旗，国王今天得走出来，你问他吧。我们只知道开头，结局我们并不知道。

[众人下。

南迪　妮（摇晃着网幕的窗格子）你听一听，时间到了，打开门吧！

幕后音　你又来找麻烦了，完全不合时宜，你走吧，赶快走吧！

南迪妮　我没有等待的时间了，你得听我讲的话。

幕后音　你要说什么，就在外边说完走吧！

南迪妮　在外边说，声音达不到你的耳朵里。

幕后音　今天是祭旗的日子，不要使我的心惶惶不安，要不会影响祭祀的。你走吧，马上就从这里滚开吧！

南迪妮　我已经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了，你不能这样把我赶走。要死，我也愿死，但是门不打开我决不从这里移动一步。

幕后音　你也许是想伦金吧？我给老爷说了，很快就会把他带来。我要去祭祀了，在我去祭祀的行进中别这样站在门口，你要注意，你又不得不面临危险。

南迪妮　天神们的时间是不少的，他们能够世世代代坐在那里等待人们膜拜自己。但是人做不到，人希望看到自己痛苦的尽头，他们的时间不多。

幕后音　我疲乏了，我感到非常疲乏。去参加祭旗，我将消除我的疲惫。别让我懦弱下去。如果你要制造障碍，你将被神车的车轮轧得粉碎。

南迪妮　让你的神车的车轮从我的胸膛上轧过去吧，我不会从这里移动一步的。

幕后音　南迪妮，我姑息了你，所以你不害怕我。而今天你得害怕我了。

南迪妮　我倒希望，正像你吓唬所有的人那样吓唬我，我憎恨你的姑息。

幕后音　憎恨吗？我要粉碎你的傲气，现在是我显露自己的时候了。

南迪妮　我一直等待着你显露自己，把门打开吧！（门敞开了）啊，这是什么？是谁躺在这里？好像是伦金！

国王　你说什么？伦金？决不可能！

南迪妮　是，是，是我的那个伦金啊！

国王　他为什么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他为什么挑战式地对抗我啊？

南迪妮　伦金，醒来吧，我来了，我是你的女友南迪妮啊！国王，他为什么不醒呢？

国王　欺骗，他们欺骗了我！都被毁了！我自己的工具居然不服从我！把他叫来，把那位老爷捆来见我！

南迪妮　国王，把伦金唤醒吧，大家都说，你知道魔法，你把他弄醒吧！

国王　我向阎王学到了魔法，但我不能唤醒他。我只知道消除人的清醒的魔法，但不知道唤醒的魔法。

南迪妮　那你让我也这样长眠吧，我忍受不了。你为什么干出这样毁灭的事来啊？

国王　我毁灭了青春，长期以来我花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去毁灭青春，被毁灭的青春的诅咒落到我的头上了。

南迪妮　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吗？

国王　他那样提到你的名字，使我受不了，忽然间我全身的血管都像着了火似的。

南迪　妮（对伦金）我的英雄，你看，我把金丝雀的羽毛插在你的头巾上了。从今天起，你胜利的进军开始了，而我就是你胜利进军的传送者。唉，你手里还拿着红夹竹桃的花环，那你一定和吉肖尔会面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那个少年现在在哪里呢？

国王　哪个少年？

南迪妮　就是那个把这花环给了伦金的那个少年。

国王　那是一个很奇特的孩子，面孔长得像女孩，但是行为很放肆，说话很尖刻，他神气十足地向我挑战，攻击我。

南迪妮　后来呢，他怎么样了？告诉我，他怎么样了？你要说出来，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呀，快点说！

国王　他像气泡一样消失了。

南迪妮　国王，现在是时候了。

国王　什么时候？

南迪妮　我用全部力量和你战斗的时候。

国王　你要和我战斗？我马上可以置你于死地。

南迪妮　然后，我的死亡每时每刻都将不断地要你的命，我没有什么武器，我的武器就是死亡。

国王　那到我这儿来，有胆量相信我吗？和我一起走吧，南迪妮，今天你把我变成你的伙伴吧！

南迪妮　到哪里去？

国王　为了和我战斗，不过得手牵着手来干，你还不懂吗？战斗已经开始了。这是我的旗帜，我来砍断它的旗杆，你来把旗帜撕破，把你的手和我的手联起来弄死我，把我杀死吧，把我完全杀死吧，那就是我的解放。

随从们　大王，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你把旗帜砍倒了！我们天神的旗帜，它的战无不胜的一端插进地底，另一端插入天堂。你竟把那神圣的旗杆砍倒了！在祭旗的日子这是多么大的罪恶！走，走，去报告老爷吧！

[下。

国王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去破坏。南迪妮，你也和我一起去吧，你作为我毁灭的道路上的灯光！

南迪妮　好，我去！

[帕古拉尔上。

帕古拉尔　他们不释放维休，他们说，就是不放。这是谁，大约就是国王。南迪妮，你这个女妖精，你竟然和国王串通一气，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女人！

国王　你们这些人怎么了？你们出来是干什么的？

帕古拉尔　我们要去打破监狱的大门。我们宁可死，也决不返回。

国王　为什么返回！我也走上了破坏的道路！这是第一个证明，砍断了旗帜，我最后的荣誉的象征。

帕古拉尔　南迪妮，我不能准确理解，我们是头脑简单的人。可怜我们吧，不要欺骗我们了，你是我们家的姑娘啊！

南迪妮　帕古拉尔大哥，你们不是抱定死的决心吗？那还剩下什么值得害怕受骗上当的呢？

帕古拉尔　南迪妮，那你也跟着我们去吧！

南迪妮　这正是我还活着的目的。帕古拉尔，我曾希望伦金到你们中间来。你看，他来了，我的英雄，他已经藐视死亡后来了。

帕古拉尔　唉，唉，被毁灭了，那就是伦金吗？他像死去那样一声不响地躺着！

南迪妮　不是一声不响地躺着，从死亡中我听见他那战无不胜的声音。伦金会活过来，他决不会死。

帕古拉尔　唉，南迪妮，我美丽的姑娘，难道直到今天你一直待在我们这个黑暗地狱里就是这样等待着吗？

南迪妮　伦金会来，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现在来了。他还会来的，而我也还要再准备的，他会再来的。帕古拉尔，金德拉在哪里？

帕古拉尔　她带着戈古尔到老爷那里哭诉去了，他们对老爷非常信任。但是，大王，你大约不会错误地理解吧，我们是为了打破你的监狱而出来的。

国王　对，要打破我的监狱，我要和你们联合起来做这件事，单独去干是我的能力所不及的。

帕古拉尔　老爷一得到消息就会跑来阻拦我们。

国王　我们和他们要打一场战争，我们要战斗！

帕古拉尔　能打赢吗？

国王　我们能死，多少日子以来我感到死的意义了，我活了。

帕古拉尔　国王，你听到了吼声吗？

国王　对，我听到了。老爷正带军队来了，怎么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一定是早就做了准备。只有我不知道，他们欺骗了我，他们用我的力量束缚住了我。

帕古拉尔　我的伙伴们到现在还没有来，大王。

国王　老爷一定包围了他们，他们不能到这里来了。

南迪妮　我心里想，他们也许会把维休疯子送到我身边来，难道现在这不可能吗？

国王　没有任何办法。在堵住出路方面，在使对手束手无策方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老爷。

帕古拉尔　那么，南迪妮，走，我先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发生了什么，那时再看。老爷一看到你，他是不会让你活着的。

南迪妮　单独给我一个人以安全放逐的处罚吗？帕古拉尔，老爷比起你们来还要好，他打开了我胜利进军的道路。老爷，老爷，看啊，他的长矛的顶尖挂着我的茉莉花环，我要用我自己胸口的鲜血去把它染成红夹竹桃的颜色。老爷他已经看见我了。胜利属于伦金！

[急下。

国王　南迪妮！

[下。

[教师上。

帕古拉尔　老师，你要逃到哪里去啊？

教师　有人刚才说，国王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获得生命最终的奥秘后出来了。我也抛开了我的书籍来追随他。

帕古拉尔　国王刚刚去准备死，他听见了南迪妮的呼唤。

教师　他的网幕破了。南迪妮在哪里？

帕古拉尔　她到最前面去了。今后她再也不会落到你手里了。

教师　这正好是抓住她的时候。她不能欺骗我们后走掉，我一定要抓住她。

[下。

[维休上。

维休　帕古拉尔，南迪妮在哪里？

帕古拉尔　你怎么来的？

维休　我们的工人师傅们打破了监狱。你看，大家都跑去了。南迪妮在哪里？

帕古拉尔　她走到最前面去了。

维休　在哪里？

帕古拉尔　为了最后的解脱。维休，你看，那儿是谁躺着在睡觉呢？

维休　那是伦金呀！

帕古拉尔　你看到泥土里的那条血痕吗？

维休　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最后团圆的血色吉祥绳。现在我独自去走上最后旅程的时候已经到来了。也许她还会想听我的歌，我的疯姑娘，走啊，帕古拉尔，走，去进行战斗。

帕古拉尔　胜利属于南迪妮！

维休　胜利属于南迪妮！

帕古拉尔　你看，她那红夹竹桃编的手环还在泥土中滚动呢，是什么时候从她的右手腕上脱落下来的？疯姑娘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让自己的手空无一物后去了。

维休　已经对她说过，我不会从她的手里要任何东西，现在我不得不要她这最后的礼物了。

[下。

[远处传来了歌声。

幕后（唱）

来，来，来，秋天在向你呼唤，

怀着欢快的心情来吧！

已经充盈的谷仓更会填满，

我一再要为此把自己呈献。

一九二六年

[1] 盖拉斯，喜马拉雅山湿婆和财神居住的山峰。

[2] 指苦修的实践，苦修中求得梵我合一。

[3] 摩羯陀时代即佛教时代，不信奉杀生遗风。

[4] 印度教传说，世界分成四个时期，迦梨时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充满罪恶。

[5] 高姆迪河，在贝拿斯与迦吉布尔接壤处与恒河相汇的一条河。

[6] 摩克多塔拉，这里用作一个瀑布的私名，原字的意义是“自由的瀑布”。

[7] 湿婆，印度教三大天神的毁灭神。

[8] 阿修罗，魔鬼。

[9] 达沙罗特，十车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英雄罗摩的父亲的名字。此处是用作形容车子太破旧的俏皮话。

[10] 曼特里，大臣名。

[11] 牛身上产的五种东西，牛奶、乳酪、牛油、牛尿和牛粪。后两种被虔诚的印度教徒认为是去秽涤罪的圣物。

[12] 圣痣，印度人在额上点涂檀香末儿或朱砂表示宗教派别或庆祝喜庆大事。

[13] 巴乌尔，行吟弹唱的宗教乞食者。

[14] 维鲁巴格夏，在原文里的意思是眼睛长得难看的人。

[15] 龚帕，在原文里即是罐子之意。

[16] 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说：为了使大英雄毗湿摩丧命，阿周那的御者黑天设计，以毗湿摩不愿交手的束发战士做掩护，由阿周那躲在其身后放箭。

[17] 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名，《摩诃婆罗多》记载了其巨大的法力。

[18] 印度孟加拉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金芭也是金香木花名。

[19] 芭鲁尔也是一种花名。

[20] 杰格尔特尔，古代孟加拉地区名医。

[21] 伽尸，即印度比哈尔邦的贝拿勒斯，一向被印度教徒视为朝拜的圣地。

[22] 这里是神话传说的典故：日食和月食是一个名叫罗睺的邪神咬啃太阳和月亮的结果。

[23] 印度神话，当天神阿修罗共同搅乳海时，他们搬来大山做搅棒，用巨蟒做搅绳。但大山很快要沉入海底，这时毗湿奴大神化身为乌龟，充作大山的底座，使搅乳海的事业得以进行。

[24]　印度神话，大地将沉于海底，大神毗湿奴化身为野猪，用嘴顶着大地，使不致沉没，也挽救了众生。

[25] 印度古代两部著名史诗，里面有许多半人半神的人物，大都是超凡、武艺高强的英雄。

[26] 史诗《罗摩衍那》中十首王为了劫走悉多，曾派小妖化作金鹿引开罗摩。

[27] 印度神话，因陀罗是神王，他也是雷电之神。

Table of Contents

吉檀迦利：泰戈尔诗选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世界文学意义的泰戈尔
故事诗集
吉檀迦利
园丁集（1913）
飞鸟集
新月集
游思集
采果集
爱者之贻
渡口
再次集
叶盘集
边沿集
病榻集
生辰集
附录 泰戈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饥饿的石头：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密 探
河边的台阶
邮政局长
愚蠢的拉姆拉尔
达拉琼德的荣光
喀布尔人
骷 髅
摩哈摩耶
- 一
- 二
- 三
- 四

达利亚
- 序幕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六
金鹿
素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结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深夜
祖父
一
二
饥饿的石头
客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泡影
教授
一
二
三
四

五
献 眼
一
二
三
四
五
丢失的宝藏
加 冕
屈 辱
后记
因果报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秘密财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拉什莫妮的孩子
一
二
三
四

五
连载小说
一
二
三
四
女苦行者
两姐妹
莎尔密拉
尼勒达
乌尔密拉
萨山格
四个人
伯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沙奇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达米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插 曲
室利比拉斯
一
二
三
四

五
沉船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纠缠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生活的回忆：泰戈尔散文选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译本序：青色天幕下的知性光辉
文学的道路

儿歌
谈《沙恭达罗》
舞台
诗人的传记
《罗摩故事》序言
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材料
文学思想家
美感
世界文学
美和文学
文学创作
历史小说
情味的本质
《文学的道路》序言
现实
诗人的辩白
文学
事实和真实
创作
文学的革新
文学思想
现代诗歌
文学的实质
文学的意义
诗与韵律
散文诗和自由体诗
文学的职责
生活的回忆（自我的图画）
生活的回忆
教育的开始
家里和家外
仆役统治
师范学校
诗歌创作的开始
各种知识学习的安排
外出旅行
习诗
斯利干特先生
孟加拉语课结束
孟加拉学院
同窗
我的父亲
喜马拉雅山的旅行

喜马拉雅山上
回家
家庭学习
家庭环境
阿克塞耶·金德拉·焦杜里
歌曲创作
文学的同伴
作品发表
帕努辛赫的诗
爱国
婆罗多
阿哈姆达巴德
英吉利
洛肯·巴利特
破碎的心
英国文学
欧洲音乐
蚁垤的天才
暮歌
音乐论文
恒河岸畔
再谈《暮歌集》
帕利因那塔·赛纳
晨歌
拉琼德拉尔·米特利
卡尔瓦尔
大自然的报复
画与歌
儿童
般吉姆·钱德拉
船壳
死亡的悲痛
雨季和秋季
阿输多什·乔杜里
刚与柔
孟加拉风光
序
班都拉，海边
西来达
沙乍浦
卡利格雷
沙乍浦附近
沙乍浦
途中

居哈里
沙乍浦
到喀达克去的船上
提朗
西来达
波浦
西来达
赴阁隆达途中
西来达
沙乍浦
西来达
波利亚
那图里
西来达
巴利亚
喀达克
西来达
沙乍浦
帕提沙
西来达
沙乍浦
赴代革帕提阿途中
赴波利亚途中
加尔各答
波浦
西来达
赴帕卜那途中
西来达
库施提亚
西来达
花钏女：泰戈尔戏剧选
版权信息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花钏女
牺牲
摩克多塔拉
国王
邮局
马丽妮
南迪妮